漢語詞典成新編

一〇

漢語詞典成新編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〇册目錄

哲學類

道家哲學—其他

列子八卷　漢　張湛注　鐵華　一
冲虛至德眞經釋文二卷　唐　殷敬順撰　湖海　三一
宋　陳景元補遺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三卷　宋　陳顯微述　守山　三八
關尹子一卷　周　尹喜撰　子彙　五四
通玄眞經十二卷　唐　徐靈府注　鐵華　六二
文子纘義十二卷　宋　杜道堅撰　聚珍　八七
抱朴子內外篇七十卷　晉　葛洪撰　平津　一二八
眞誥二十卷附四庫提要　晉　陶弘景撰　學津　二三一
天隱子一卷　唐　司馬承禎撰　子彙　二九六
玄眞子三卷　唐　張志和撰　知不足　二九八
亢倉子一卷附四庫提要　唐　王士元補亡　子彙　三〇五
无能子三卷　唐　撰人不詳　子彙　三一一
譚子化書六卷附四庫提要、志略、辨證、補正　南唐譚峭著　寶顏　三一八
廣成子解一卷　宋　蘇軾解　范氏　三三二
廣成子疏略一卷　明　王文祿撰　百陵　三三四
玄機通一卷　明　仇俊卿撰　百陵　三三七
聽心齋客問一卷　明　萬尚父著　寶顏　三三八
无上秘要一卷　撰人不詳　經訓　三六三
至游子二卷　撰人不詳
墨家哲學
墨子十六卷附篇目考　周　墨翟撰　清　畢沅校註
名家哲學
公孫龍子一卷附四庫提要、辨證　周　公孫龍撰　宋　謝希深注　子彙　四一九
公孫龍子注一卷附校勘記　清　辛從益注　豫章　四二四
尹文子一卷附考略、四庫提要、補正　周　尹文撰　清　汪繼培校　湖海　四三一
鄧析子一卷附四庫提要、辨證、補正　周　鄧析撰　指海　四三七
人物志三卷附四庫提要、辨證、補正　魏　劉邵撰　畿輔　四四一
雜家哲學
鬻子一卷附四庫提要、校勘記、補正　周　鬻熊撰　唐　逢行珪注　子彙　四五五
計倪子一卷　周　計然撰　續知　四六一
鬼谷子一卷附四庫提要、補　周　撰人不詳　子彙　四六三

正、辯

鬼谷子外篇一卷　周　撰人不詳　子　彙　四六八

尸子二卷附存疑、敘、考證、章孝廉書　周　尸　佼著　清　汪繼培輯　湖　海　四七〇

愼子一卷附提要、逸文　周　愼　到撰　清　錢熙祚校　守　山　四八八

於陵子一卷　周　陳仲子撰　祕　册　四九四

鶡冠子一卷附四庫提要　周　陸　佃解　子　彙　四九九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附考、四庫提要、辨證、補正　秦　呂不韋輯　清　畢沅輯校　經　訓　五一四

呂子校補二卷　清　梁玉繩著　式　訓　六〇二

呂氏春秋正誤一卷　清　陳昌齊撰　嶺　南　六一三

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　漢　劉　安著　漢　魏　六一九

許愼淮南子注一卷　清　孫馮翼輯　問　經　七一八

論衡三十卷　漢　王　充著　漢　魏　七二五

列子卷一

天瑞第一

夫巨細殊節強弱異性，識天地之大，稽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神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唯窈然重玄疑一而不變者，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

張湛處度注

子列子，穀子於姓上者，省文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居鄭圃，鄭有圃田。四十年人无識者，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至，而屈於不識者矣。鬻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非自隱於物，直言无是非行无軌迹，則物莫能知也。國不足，年饑。將嫁於衛，自家而出即之衛。弟子曰：先生往无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壺丘子林，列子之師。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女。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其言曰：有生，今塊然之形也。不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今存三變設也。不化，化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生者因生物之宗。不化者能化化，不化者因化物之主。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故常生常化，沙於有融之分，著不得置無也。常生常化者，无時不生，无時不化，生化相因，存亡循往，理无間也。陰陽滑，四時爾，陰陽四時，節運化之物，則復屬於有

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鑄，四時，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不生者疑獨，不生之生，豈可實而論哉，疑其冥一而无始終也。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代謝无間，形氣轉移，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无物，故謂谷神，本自无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无形无影，无逆无違，虛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之成，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虛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王弼曰：門，其形，狹言亡邪，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无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无物也，故不化也，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體羣生而不遺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總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夫有形者生於无形，謂之生者則不无，无者則不生，故有无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而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四於无本，同於无而非无也，此明有形之自形，无形以相形者也。則天地安從生，天地无所從生而自於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變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之稱，凝淑於太虛之域，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剛柔始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爲物矣，則方圓剛柔，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爲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渾淪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昏之助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无形呼，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聽之不聞名曰夷，此曰易，易亦希夷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假爲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易變而爲一，所謂易者，窈冥恍惚，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即於形變之始，此直明變化往復无窮耳。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沖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爲人，人生則有所偏而立也。子列子曰：天地无全功，聖人无全能，萬物无全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聖王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大體滯於一方者，通論皆則圓矣，至明日，形必有所分，理必有所偏，若圓也則不能方，若方也則不能圓，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違之則迷也。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違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

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員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任理之通，方員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羣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殊一，若由聖人不達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寄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无待。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无爲之本，无爲之本，則无當於一象，无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无變化也。皆无爲之職也。至无者，故能爲萬變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員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沈。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无知也。无能也。而无不知也。而无不能也。知盡則无知，能極則无能，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爲有，恃无以生，事而爲事，由无以成，夫道之而无語，名之而无名，視之而无形，聽之而无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員，員方得形而此无形，白黑得名而此无名也。子列子適衞。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攓，拔也。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

雖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之域，則理既无生，亦又无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遁形則不能不養，遺生則不能不歡，此過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䵷爲鶉。亦見墨子。得水爲𢁉。得水土之際則爲鼃蠙之衣。衣猶蘚苔。生於陵屯。陵屯高潔處也。則爲陵舄。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陵舄得鬱棲則爲烏足。此合而相生也。烏足之根爲蠐螬。其葉爲胡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爲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爲胡蝶也。胡蝶。胥也。胥，皆也，言物皆化也。化而爲蟲。生竈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鴝掇。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鴝掇千日。千日而死。化而爲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爲斯彌。沫猶精華生起。斯彌爲食醯頤輅。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食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猷生乎瞀芮。瞀芮生乎腐蠸。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爲地皋。馬血之爲轉鄰也。人血之爲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也。鷰之爲蛤也。田鼠之爲鶉也。朽瓜之爲魚也。老韭之爲莧也。老羭之爲猨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爲蟲。此皆无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爰，山名，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貍而有髦，其名曰類，自爲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大腰，龜鼉之類也，穉，小也，此无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大荒經曰，

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鶂之類也。后稷生乎巨跡。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嫄，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己，有娠，遂生后稷，長而賢，乃爲堯佐，即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无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爲殷湯相。厥昭生乎溼。此因溼潤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生程。自從陵舄於此，皆生生之物，蛙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无窮已也。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无，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羣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无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夫有形必有影，有聲必有響，此自然而並生，俱出而俱沒，豈有相資前後之差哉，郭象注莊子論之詳矣，而世之談者，以形動而影隨，聲出而響應，聖人則之以爲喻，明物動則失本，靜則歸根，不復曲通影響之義也。无動不生无而生有。有之爲有，恃无以生，言生必由无，而无不生有，此運通之功必賴於无，故生動之稱因事而立耳。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矣，會歸於終，理固无始也。道終乎本无始也。終進乎不知也。進當爲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爲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然則聚者以形實爲始，以離散爲終，散者以虛漠爲始，以形實爲終，故迭相與爲終始，而理實无終无始者也。

无始。進乎本不久。久當爲有，无始故不終，无有故不盡。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无形。生者反終，形者反虛，自然之數也。不生者。此不生者，先有其生，然後之於死滅。非本不生者也。本不生者，初自无生无滅。无形者。此无形者，亦先有其形，然後之於離散。非本无形者也。本无形者，初自无聚无散者也，夫生生物者不生，形形物者无形，故能生形萬物，於我體无變，今謂既生既形，而復反於无生无形者，此故存亡之往復爾，非始終之不變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生者不生而自生，故雖生而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生，則生不可絕，不知所以死，則死不可禦也。而欲恒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亡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眞。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眞宅。眞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何生之无形，何形之无氣，何氣之无靈，然則心智形骸，陰陽之一體，偏積之一氣，及其離形歸根，則反其眞宅，而我无物焉。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遷易无時暫停，因者遂舉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處力爭之地，物切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无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閒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爲

貴，而吾得爲人，是一樂也。（按此兩言明人之神氣與衆生不殊，所適者異，故形貌不一，是以發昏狀深測彷彿之緣，洞燭幽顯之域，故忻遇人形，雖得男貴，豈足浪而言。）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爲貴，吾既得爲男矣，是二樂也。（人之將生，男女亦无定分，故復喜得男身。）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喜其能於困苦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審傳无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底，當。）拾遺穗於故畦，（歌別後田中樂歌招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而之而歎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邪。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爲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爲憂。（我所以皆樂者，人人皆同，但未能順事而求，故无憂歡。）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不勤行則無名譽，不競時則無利欲，二者不存於胸中，則百年之壽，不謝兩自適也。）老无妻子，死期將至，故能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云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爲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亦此旨，則存亡往復无窮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卒然聞林類之言，驚以爲已造極矣，而夫子方謂未盡，夫盡者无所不盡，亦无所盡，然後盡理極妙耳，今方對无於有，去彼取此，則不得不覺內外之異，然所不盡者亦少許處耳，若夫萬變玄一，彼我兩忘，即理自真，兩忘无所盡，夫真內絕外，同於人眾者，豈有盡與不盡者乎。）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學者所以求復其初，乃至於狀倦，則自然之理虧矣。）仲尼曰：生无所息。（勞知虛役支體，此生者之事，莊子曰：生爲憊役。）子貢曰：然則賜息无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壘壘如也，宰宰如也，墳如也，高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壙，高墳隱知，息七有所，莊子曰：死爲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樂天知命，泰然以待終，君子之所以息，去離塗炭，缺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也。）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皆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世俗言古之无者，則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苦身慢行，恒懷兢慄，此仁者之所憂，食欲從肆，當无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唯死而後休息，故伏之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此衆惑相預者也，晏子僅免失家，直形生者，不辨有此言，假此所稱耳。）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

何人哉。世必謂之爲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世形生。）矜巧能，恃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己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皆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於漏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也。）廉寡者與奢，澀愛忘歸者去之。（廉寡者與奢，澀愛忘歸者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无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必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玄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賤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邪有實者，非偽名而強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夫虛靜之理，非心慮之外，形體之外，求而得之，即我之性，內安諸己，則自然與全矣，故物以全者，皆由虛靜，故得其所安，所以敗者，皆由動求，故失其所處。）事之破碎而後有彝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以未至衰亂之時，方欲並彝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譬若煮粥，粥熊曰：還轉亡已，天地密移，時變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曰：日夜无隙，丘以是抵，夫萬物與化爲體，隨之而遷，化不可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者，非今者，操必化之勢，託不停之運，自謂變化可逃，不亦惑乎。）故物損於彼者益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所謂川竭谷虛，丘陵隨實也。）損益成虧，隨世隱死。（此世亦宜有生，往來相接，間不可省，時變之哉。）（成者方自謂成而已虧矣，生者方自謂生而已死矣。）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并在冥中而消化，固非耳目所聽察。）亦如人自世（世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世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變滅有之極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聞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彼之所憂者盛矣，而復以不遑憂彼之所憂，不憂彼之所憂，愈切愈深，何能相喻也。）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夫天之蒼蒼，非人默之質，則所謂天者，豈限遠而无所極邪，自地而上，則皆天矣，故俯仰嘯息，未始之天也。）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容，廣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乃氣氣相聯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躡步跳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舍宜作釋，此書釋字作舍。）曉之者亦舍然大喜。（此二人一以必壞爲憂，一以必全爲喜，此未知所以爲憂喜也，而互相敎喻，使日解釋，固未免於大惑也。）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說然來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形，分而爲天地，散而爲萬物，此蓋離合之殊，形氣之質，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雖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疑其壞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爲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爲不憂哉。（此知有始之必終，有形之必散，而不識休成與壞，陶陶升降，終與天地同敗也。）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

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彼一謂不壞者也。此一謂壞者也。若其不壞則與人偕亡。若其壞也則與人偕成。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壞。及其壞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論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无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舜欲明萬有皆同於无。故寄道以發問之端。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郭象曰。夫身者非汝所能有也。塊然而自有耳。有非所有。而悅无數。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是一氣之偶稽者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稽和故成生耳。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積順故有存亡耳。郭象曰。若身是汝有。則美惡死生當制之由汝。今氣聚而生。汝不能禁也。氣散而死。汝不能止也。明其委結而自成。非汝之有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若是汝有。則男女多少。亦當由汝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爾中來。非知而爲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天地即氣。強陽氣結中之最大者也。今行處食息。皆強陽氣之所運動。豈識其所以然。強陽猶剛實也。非剛實理之至反之虛和之極。則況形无生。不死不終。則性命何所委順。子孫何所委蛻。行處何所止泊。飲食何所因徙也。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官。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己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四時秋冬夏凡土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鼈。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天尚不能自生。豈能生物。人尚不能自有。豈能有物。此亦明其自生自有者也。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我犯其私。所以致盜。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問己也。遇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邪。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无盜邪。則外內不得異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夫天地。萬物之都稱。萬物。天地之別名。離猶各私其身。理不相離。仞而有之。心之惑也。因此而言。夫天地委形。非我有也。衍愛色見於伐智。能已爲惑矣。至於長者橫偃外物以爲己有。乃稱名氏以自異。貨親族以自固。鑿章服以耀物。特名位以驕衆。封殖財貨。樹立權勢。終身欣玩。莫出自恃。故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莊子曰。百骸六藏。皆能與爲製。領斯旨也。則方寸與太虛寓。空形骸與萬物俱有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无私則公名滅矣。今以犯天者爲公。犯人者爲私。於理未至。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爲非盜。亡公私者德者。孰爲盜邪。孰爲不盜邪。天地之德。何邪。自然而已。自然而已。何所歸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滅。盜與不盜理无然也。知天地之

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缺這之非。能即而无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者天地之間生身耳。邪无公私。理无愛者者也。知天地之

列子卷二

黃帝第二

稟生之質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故應理處順。世所適當。通任情當道。則遇物斯濟。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隨世而慕耳。養正命。正當爲性。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short黯。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耳。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運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short黯。昏然五情爽惑。惟任而不營。役而不治。則性命自全。足以養性命。治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天下之不治。猶聰明未足以致治。治猶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讚當作歎。朕之過深矣。深當作深。養一己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齊心服形。心无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寢疑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必便有此國也。明至理之必如此耳。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舟車足力。形之所資者耳。神道恍惚。不行而至者也。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南云。正西曰弇州。西北曰台州。其國无師長。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慾。自然而已。自然者。不資於外也。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无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无

愛惜。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无利害。理无生死。故无所懾懼。理无愛憎。故无所親疏。理无逆順。故无所利害也。都无所愛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无傷痛。指擿无痟癢。乘和者无物能傷。然蹈湯赴攄。義例詳於下章。術撲。瞭將也。義見周官。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者无物能逆也。黃帝既寤。亦夢之覺者耳。聖人无眠覺也。怡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三人黃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未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能以情告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假當爲遐。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凝寂故稱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既不食穀矣。豈復須吸風飲露哉。蓋吐納之儀。不異於物耳。心如淵泉。形如處女。靈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靜。非矜而不致也。不偎不愛。偎亦愛也。芻狗萬物。恩无所偏。偎昔暇假。仙聖爲之臣。仙譽考之號。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慤爲之使。長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哉。尊卑長短。各當其分。因此而寄辭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无愆。愆。惡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无札傷。人无夭惡。物无疵厲。鬼无靈響焉。天人合德。陰陽順序。昏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老子曰。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云。列子御風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蓋神人之寂然者也。尹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章戴。尹生名。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爲達。謂達者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將告汝。姬。居也。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實懷利害而不敢言。此匿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言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任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无矜吝於胸懷。內外如一。不猶踰於匿而不顯哉。欣其一致。聊寄笑焉。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庚无是非。從口之所言。庚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无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无是非。任口之理。則无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

不知夫子之爲我師。若人之爲我友。內外進矣。心既无念。口既无違。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言。體道窮宗。爲世津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无念爲念。无言爲言。未造於極也。所謂无爲而无不爲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內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夫眼耳鼻口。各有攸司。今神凝形廢。无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故六藏七孔。四支百體。塊然尸居。同爲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女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形其輕有其身。則肌骨不能相容。一體將无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爲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羣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向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至純至真。即我之性分。非求之於外。慎而不失。則物所不能害。豈智計勇敢而得冒涉艱危哉。姬。魚語汝。魚當作吾。凡有貌像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及昆蟲。皆形聲之物。以形聲相觀。則无殊絕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向秀曰。唯无心者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向秀曰。同是形色之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唯自然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无所化。郭象曰。有既未始。則所造者无形矣。形既无終。則所止者无化矣。造當作。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爲正焉。專形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純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者。不失自然之正矣。深當作淫。而藏乎无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哉。任而不執。故冥然无迹。端崖不見。遊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无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迹乎。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氣全德純者。豈但自通而已哉。物之所至。皆使无閡。然後通濟羣生焉。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无郤。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墜亦弗知也。此借醉以明至理之必然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遌物而不慴。向秀曰。遌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向秀曰。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无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向秀曰。得全於天者。自然无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郭象曰。不闚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爲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盈貫。滿鏑。措杯水其肘上。平停杯。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郭象曰。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方矢復寓。郭象曰。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肘上。言其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人也。伯昏无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外物也。忘其能否。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內有所畏懼。則失其射矣。於是无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禦寇而進之。

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无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郭象曰：揮斥猶縱放也。夫德充於內則神滿於外，无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遇安危之機而泊然自得也。今汝忻然有恂目之志，衝於中也殆矣夫！郭象曰：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多矣，豈唯射乎。范氏有子曰子華，善發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馴之。肥，厚也。游其庭者伴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強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郊野之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飢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寐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眄之。眄，音奴革。既而狎侮欺詒，擲埃挨枕，擲音尺，埃音烏侍，枕音都感切。二所不為，商丘開常无慍容，而諸客之技單窮，於戲笑。遂與商丘開具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於地，骫骳无礙。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隅曰：彼中有寶珠，泳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水底為行曰泳。既出，果得珠焉。衆訪同疑，訪始也。子華訪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取歸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无難色，大火往逼，埃不避，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為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誣子。誣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恕我也。子其宥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於此，試與子言之。蘧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衆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无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內藏猶虛，外聆觀聽，追享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自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斷遇乞兒馬腐，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无逆者，豈但嬰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有役人粱豢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无不柔者，雄雌在前，拳尾成羣，與類雜居，不相搏噬也。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粱豢曰：豢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誅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

怒也，恐因殺以致怒。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致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向秀曰：沙其心之所以怒而順之也。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殊性而愛順我順之故也。故其殺之逆也，所以害物，違其心故。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必怒，怒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適中和，動靜則反，必給之數。今吾心无逆順者也，則焉猶之視吾猶其脾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疑吾庭者，不顧深山幽谷，瑰使然也。瑰人所以瑰運奇生，使各得其性，亦猶役人之能將安禽獸，使不相殘害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向秀曰：其技日熟也。習其流也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謾操之者也。謾起也。向秀曰：謾操必能不懼舟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譬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悟沒者之自能，則是未至其實，今且為汝說之也。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散能也，忘水也。亡水則无能為我之心。乃若夫沒人之未嘗見舟也，而謾操之也，彼視崩者，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適皆開暇也。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昏。互有所投，曰福，郭象曰：所要愈重，則其心愈矜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內。唯忘內外，遺棄萬物，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盡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行。塘當作堂，行當作下。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為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並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汩偕出。齊汩者，水迴入而出之貌。從水之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性其習素則所遇而安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而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則所遇而安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拘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蟬現丸而不墜，則失者錙銖。向秀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手輕柔，則无所失者也。故水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

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郭象曰。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分猶散。意專則與神相似者也。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以。而後載言其上。脩治也。脩治汝所用仁義之術。反於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於身上也。

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心和而形順者物所不惡。住當作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心動於內。形變於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哉。故曰。至言去言。至爲無爲。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爲都忘。然後物无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偽形以擾蟬。海童在和心而鷗游。二情相背。同不忤物。夫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夫心慮專一。猶能外不駭物。況自然冥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猶鳥獸翛然與類。亦无所多怪。此二喻者。豈假近以徵遠。借末以明本耳。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火田曰狩。藉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此則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之。襄子曰。而嚮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夫因心以刳心。借智以去智。心智之累誠盡。然所遣心智之跡猶存。明夫至理非用心之

所能。言之則有餘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爲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爲者也。文侯大說。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爲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爲者。有不能而彊欲爲之者。有不爲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爲。亦何所不爲。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俛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跡。未嘗暫顯。體中之絕妙處。萬不覩一。豈此篇自始至此章。明順性命之道。而不係著五情。專氣致柔。誠心无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焦溺。涉木石而不挂閡。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神能獨游。身能輕擧。耳可洞聽。目可徹照。斯言不經。實駭常心。故試論之。夫陰陽遞化。五才偕育。金土以母子相生。水火以燥濕相乘。人性以靜躁殊塗。升降以所能異情。故有鱗羽之形。必有淵游之性。火蟲之鼠。木藏之蟲。何者剛柔炎涼。各有攸宜。安於一域。則困於餘方。至於至人。心與元氣玄合。體與陰陽冥諧。方圓不當於一象。溫涼不值於一器。神定氣和。所乘皆順。則五物不能逆。寒暑不能傷。謂含德之厚。和之至也。故常无死地。豈用心去就而復全哉。蹈水火。乘雲霧。履高危。入甲兵。未足怪也。

有神巫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向秀曰。不喜自聞死日也。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也。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郭象曰。謂季咸之至又過於夫子也。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无雄。而又奚卵焉。向秀曰。夫實由文顯。道以事彰。有道而无事。猶有雌无雄耳。今吾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俱在實位。則无文相發矣。故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必有感而後和者也。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夫故使人得而相汝。向秀曰。元其一方以

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向秀曰。塊然若土也。罪乎不誫不止。罪或作萌。向秀曰。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至人无感之時也。夫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也淵默。淵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爲而自然一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見其神動而天隨。便謂之有生。苟无心而應感。則與變升降。以世爲量。然後是爲物主而順時无極耳。豈相者之所覺哉。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向秀曰。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灰然有生矣。灰或作全。吾見杜權矣。有用而无利。故謂之杜權。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向秀曰。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猶外乎。名實不入。向秀曰。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爲棄物。而機發於踵。郭象曰。常在極上起。此爲杜權。是殆見吾善者幾也。向秀曰。有善於彼。彼乃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无坐字。向秀曰。无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闚天者莫見其崖。故以不齊也。吾无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眹。向秀曰。居太沖之極。皓然泊心。玄同萬方。莫見其迹。是殆見吾衡氣幾也。衡。平也。鯢旋之潘音審。爲淵。止水之潘爲淵。流水之潘爲淵。濫水之潘爲淵。沃水之潘爲淵。氿水之潘爲淵。雍水之潘爲淵。汧水之潘爲淵。肥水之潘爲淵。是爲九淵焉。此九水名義見爾雅。夫水一也。而隨高下夷險。有洄激流止之異。似至人之心。因外物難易。有動寂進退之容。向秀曰。夫水流之與止。鯢旋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其靜默也。郭象曰。夫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止。雖波流九變。治亂紛紜。若居其極者。常

澹然自得。泊乎无爲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向秀曰。雖進退同群。而常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移。向秀曰。无心以隨變也。不知其誰何。向秀曰。无然无所係。因以爲茅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郭象曰。茅靡當爲頹靡。向秀曰。變化頹靡。世事波流。无往不因。則爲之非我。我雖不爲。而與群俯仰。夫至人一也。然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无所用其心。自失而走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向秀曰。棄人事之近務也。爲其妻爨。向秀曰。遺恥辱。食狶如食人。向秀曰。忘貴賤也。於事无親。向秀曰。无適无莫也。雕琢復朴。向秀曰。雕琢之文。復其真朴。則外事去矣。塊然獨以其形立。紛然而封戎。向秀曰。真不散也。戎或作哉。壹以是終。向秀曰。遂得道也。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鷙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遂進。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䊢。䊢。賣漿之家。而五䊢先饋。人皆敬下之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己。曰。夫內誠不解。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諜成

光。郭象曰。塞聰明。使辭成光儀。以外鎮人心。外以矜飾服物。內實不足。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棄長之者。由其形辭成光故也。而鑒其所思。郭象曰。以美好鑑物。則所思鄙至也。夫衆人特爲食藥之貨。多餘之福。所貨者藥食。所利者益餘而已。其爲利也薄。其爲樞也輕。而猶若是。郭象曰。樞輕利薄。可免求於人。而皆敬已。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所以不敬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懼。揣此狀也。財貨輕者望利。運任重者貴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知爲此者。是善觀察者也。汝處已。人將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皆無所輕。苟逞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履之來來。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蹙也。立有間。不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廢。置也。曾无善言以當藥石也。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今背理而感物。求物不保不可得。而汝不能使人无汝保也。郭象曰。任平而化。則无感无求。无感无求。乃不相保。而焉用之感也。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而況人乎。汝亡人之子。子居或揚朱之子。又不與老子同時。此皆寫言也。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爲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物。未能去其名。而汝不能化。汝何以能化人乎。汝鬻技以衒。鬻技。衒。賣也。技。奇也。衒。賣也。而不免於物。物。人也。而人之所惡。惡。惡也。唯道集虛。虛。道之所集。虛。無也。人間世篇。虛者心齋也。道。無也。虛無。道之所集。虛。虛己以遊。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害之。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亦知之。亦當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曰。先不已者。所勝在已下者耳。柔先出於已者。不與物爭。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已者至於若已。則

殆矣。殆。殆。危也。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理當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夫柔道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无心而仰之。同於徒矣。徒。空默之謂也。郭象曰。任事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既无分外之患。而我无力焉。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強必以弱保之。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強而自強。故剛強者。非欲之所能致也。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禍福生於所積也。強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強則滅。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木強則折。強極則毀矣。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化之徒。狀不必童。童當作罔。而智童。智不必盡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无雖心。雖有雖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无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人形說自有個與禽獸相似者。古聖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鬣行。无有四支。牛首虎鼻。非戴角。遂胡。髮頰解頤。亦如相書龜背蹈步。當屑鷹隋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疑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貔虎爲前驅。鵰鶚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以雜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无所不□。无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牡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遠寒就溫。居則有羣。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揖。食則鳴羣。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德純者然。既不忘也。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遠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龜鶴甲鱗之宗。鱗蟲毛羽之長。雲述鳴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其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類。无有音章。是以窮理盡智。則所通萬途。因夢個達個。個個一條。非秋方氏傳曰。介蟲盡聞牛鳴曰。是生四子。蓋爲檢矣。太古神聖之人。偏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劉神魑魅。禹朝羣神於會稽是也。次遂八方人民。宋聚禽獸蟲蟻。百獸率舞是也。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无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好養狙。狙。猴也。因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蓄。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

衆狙之不馴於己也。（顧番曰。）先誑之曰。與若茅。（茅栗也。）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茅。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羣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若實不虧。使其喜怒哉。紀渻子爲周宣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无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按情之應。）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當求敵而必已之勝。）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顧。忘勝負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逸豫者覓不似血氣之類。）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无心。亦使外物不生心。郭象曰。變之以逸於全者。猶无敵於外。況自全乎。）惠蠠（惠蠠。惠施之族。）見宋康王。康王蹍足瞥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蠠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无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蠠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夫无其志也。宋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海之上也。大王獨无意邪。（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曾四海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蠠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无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蠠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列子卷三

周穆王第三

（夫稟生受有類之形。俟但變異類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變。原其極也。同歸虛僞。何者。生實飛沸。百年乃終。化情枝漫。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識若實。故洞變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途。一雖萬變交陳。未離神道。故盛者以顯昧爲波瀾。遲速而致疑。故竊然而自私。以形骸爲眞宅。孰識生化之本。歸之於无物數。）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人。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能使人智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饋臭也。）王之嬪御。膚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无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蚤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媚靡曼者。（娥媚。妖好也。靡曼。柔麗也。）施芳澤。正蛾眉。設筠珥。（筠。首飾。珥。璫也。）衣阿錫。（阿。細縠。錫。細布。）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瑱玉環。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奏承雲。六莖。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莖。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月月

獻玉衣，旦旦而玩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隨之，居亡幾何，偕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袖也）騰而上面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第二儀之數，稱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能也）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造物者設有心數，自然微妙耳，夫氣質憑海，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假物而成，緣事者與成形而推移，故譬生譬設，功顯事著，故物皆聽）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注當目已，詳其義）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承也）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館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失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相因不同，固造物主，往復流通，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推之有倫，脩功特而事著，備之失度，則勝謂無變，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寄冰反用，器物顛倒，則飛蟲蟄沖，以成水師，得之於官，乘所不疑，推此類也，雖陰陽之妙，而變形，今四時之令或乖，則三辰錯序，寄冰反用，器物顛倒，則飛蟲蟄沖，以成水師，得之於官，乘所不疑，推此類也，雖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造化，因功象，若夫偏達數術，以氣質相引，從仰則一因一說，顧時則飛走易形，雖術之末者也）終身不答其術，固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類一世，常人之事耳）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民安物而已，故其功潛密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推讓干戈，是是所個之故，未奚為而不能幻化也，但聯世之業為同夢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忤，（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知其知焉）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推讓干戈，是是所個之故，未奚為而不能幻化也，但聯世之業為同夢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忤，（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知其知焉）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萬物通氣，身與天地並形，皆自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失其中和，則溺而恐懼也）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火性猛烈，過則燔焫也）陰陽俱壯則夢生殺，（陰陽以和為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故減生減殺也）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有餘欲滿，不足故涉取，此亦與覺相知也）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感極相反，即因感六夢六義，通無妄）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故）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聞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發諸夢也）故

百年乃徂，（如世事无常，故肆其心也）世以為登假焉，（徂字當作遐，世以為登遐，明其實死也）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謂其過師，（無妄）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故）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此想聞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世間常語，晝日想有此事，而發諸夢也）故

神疑者想夢自消。（意無情念夜无夢焉）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夢覺為同風於天，夢為魚，同潛於淵，此物化往復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真人无往不忘，乃當不識，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理也）西極之西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即今四海之內）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籌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寢，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水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鷙相薾，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方俗之異，猶覺夢反用，皆滅雜性各適一方，未足相非者也）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趨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宣則呻吟而卧事，夜則昏傯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无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勞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分半也）吾晝為僕隸，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无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傯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无不為也。數寢杖撞，无不至也，眠中唸唸呻呼，（唸音南反，囈音藝）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夫盛衰相反，樂極宜生，故覺之所美，夢或暴焉）若欲覺夢參半，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此章亦明覺夢不異，若樂各適一方，則役夫勞於強而逸於夜，尹氏樂於逸而苦於夜，理初不殊，特未足相均也）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御迎也）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邪，距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焉，且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切人鹿，无人得鹿，今據有此辭，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寤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與人之辨覺夢何邪，知其不決耳）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恂信也，番禺曰，然而遠，或猶不決，辨覺夢之虛實，況本无覺夢也）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

夕忘，夕與而朝忘，在途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憂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夫達理明於彼，蓄疾結於此，故吉凶可因卦兆而推，情慝可假象數而辨，今忘者之心，泊然淵默，於死灰，解憑罔平府宅，患人將无所稱其德，豈卦兆之所占，（醫也，故負懷靈神明，致惑於人理者，莫不因疾以自補，至於情无專恣，行无狂辭，則非所問之所治也）非新請之所禱。（夫信巫之可以祈福，疑正醫之可以消邪，自然之理也）非藥石之所攻。（疾病結於府藏，疾病數於肌體者，必攻脈診以察其虛實，投藥石以攻其身者，若心非食慾所礙，病非惡藥所傷，則醫師之用，宜其盡也）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大忘者，都无心慮，將何所化，此說自云，蓋令有心，反令有慮，慮辭有左右耳）於是試舍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免擊其攻己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途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土仁云，能巫醫者之所絕思，而儒生獨能已其所病者，復推儒生之功，有過史盧者，明理不異，則可以多方相勝，又欲令忘者之情知慮之忘懷，實難乎逆觀也）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夢之而求明，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无，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疾病與理相似者，猶能若期，況醫藥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記之。（此理本言是腸之所通，所以物之者，欲寄妙實於大實耳，以耳）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悶之疾，（寓言迷也，謂用惠之弊，必之於迷焉）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无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誼，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此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鄉者，（魯之君子，盛稱仁義，明言是非，故曰迷之鄉者也）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速歸也。（榮，衛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樂高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涕然而泣，指墟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曉然大笑曰，子昔紿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徹。（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无欲成者也）

列子卷四

仲尼第四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无所知。用智則无所能。知識神而用運。忘情而任運。則寂然支頤者也。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面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子貢識不及性與天道。至於夫子文章。究聞之矣。聖人之无憂。常流所不及。況於聞做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惟起余於大賢。然後發言乃宜耳。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回不肯欲宣問。故援歌以激發夫子之言也。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嘗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天者自然之分。命者制造之數也。孔子愀然有間曰。有是言哉。將明此言之不盡。故示有疑問之色。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爲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蓋其純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无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未所不知。无所不樂。无所不憂。故曰大也。今告若其實。惰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虛。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无憂也。此直能定內外之分。辨榮辱之境。如斯而已。豈能无可无不可哉。蠲吾惰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時皆禮樂治世之具。過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用失其道。則无益於理也。非但惰一身。治魯國而已。夫聖人智周萬物。道濟天下。若安一身救一國。非所以爲聖也。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

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治世之術。實須仁義。世既治矣。則所用之術宜廢。若會盛衰終始。則不容。則情之者寡。而利之者衆。資薄之始。誠由於此。以一國而觀天下。當今而觀來世。致弊皆異。唯因通无國者。能恬變所適。不滯一方。吾始知詩書禮樂。无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唯棄禮樂之失。不樂禮樂之用。禮樂故不可棄。故曰未知所以革之之方。而引此以爲憂者。將爲下義張本。故先寄此言耳。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孟子曰。樂窮通物非聖人。故古人不以无樂爲樂。亦不以无知爲知。任其所樂。則理自无樂。任其所知。則理自無知。无樂无知。是真樂真知。都无所樂。都无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知天下之知。而我无心者也。故无所不樂。无所不知。无所不憂。无所不爲。居宗懼。故能无爲。爲而无不爲也。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爲。若欲刪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爲而不恃。物自全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所謂不遷如盛者也。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未能遽存至旨。故遂至自失也。歸家淫思。七日不寢不食。以至骨立。後悟思道。忘飡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氏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邪。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至哉此問。夫聖人之道。絕於纖智之表。萬物所不與接。見其會通之迹。因謂之聖耳。豈誠所以聖也。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至哉此答。自非體二儀形者。何能盲其形聲。識其先後乎。以顏子之賢。猶不能爲其稱謂。況下斯者乎。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此總問之辭。夫聖人既无所廢。來无所用。適用之稱。亦因事而生耳。故俯仰萬機。對接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其絕而灰寂者。固泊然而不動矣。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者。得聃之道。老聃猶不言自得其道。亢倉於何得之。蓋寄得名以明至理之不絕於物理者耳。能以耳視而目聽。夫形質者。心智之寄字。耳目者。視聽之戶牖。神苟徹焉。則視聽不因戶牖。聞察不關精爽耳。魯侯聞之大驚。不怪仲尼之用形。不怪耳目之爲任。迹同於物。故物无駭心。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訊然无心者无東西之非。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夫易耳目之用者。未是都无所用。都无所用者。則所假之器廢也。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此形智不相通者也。心合於氣。此又遺其形智之用。任其冲然之氣也。氣合於神。此寂然不動。都忘其智。智而都忘。則神魂內運。感无不通矣。神合於无。同无則神矣。同神則无矣。二者豈有形乎。直有其智者。不得不觀无以自通。忘其心者。則與无而爲一也。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屏隱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唯靜然之无。不干擾虛耳。涉於有分。神明所照。不以遠近爲法也。乃不知是我七孔四支之所覺。心腹六藏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所適都忘。鑒復覺知之至邪。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亢倉言之虛矣。仲尼將何所云。今以不答爲答。故答之一笑也。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世之所謂聖者。陳其跡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然則丘

博學多識者也。示現博學多識耳，實無所學，實無所識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孔丘之師。商太宰大駭。世之所謂聖者，孔子皆云非聖，而太宰所以大駭也。曰：然則孰者爲聖。孔子默容有間曰：西方之人。聖登有定所，故趨舉絕遠而言之也。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以治治之，故不可亂也。不言而自信。言者不信。不化而自行。爲者則不能化，此能盡無爲之極也。蕩蕩乎民无能名焉。何樂无名論曰：爲民所譽，則有名者以无譽无名者也。若夫聖人名无名，譽无譽，謂无名爲道，无譽爲大，則夫无名者可以言有譽矣。然與夫可譽可名者，豈同用哉。此比於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而於有所之中，常與无所有相從，而與夫有所有者不同。同類无遠而相聽，異類无近而不相通，譬如陰中之陽，陽中之陰，各以物類自相求從，夏日爲陽而夕夜遠，與冬日共爲陰，冬日爲陰而朝夜遠，與夏日同爲陽。皆異於近而同於遠也。雖此異同，而使无名之論可知矣。凡所以至於此者何哉，夫道者，惟无所有者也。自天地已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能復用无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无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曰：强爲之名。仲尼稱堯曰：蕩蕩乎无能名焉。下云：巍巍成功，則强爲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无能名焉者邪。夫唯无名，故可稱。稱以天下之名名之，然豈其名也哉。惟此足喻而終莫悟，是觀泰山崇炳而謂元氣不治者也。丘疑其爲聖，弗知真爲聖歟。真不聖歟。聖理冥絕，故不可振言唯疑之者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子欺我哉。此非常識所及，故以爲欺罔也。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爲人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爲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爲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於丘也。曰：子張之爲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於丘也。猶矜莊。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天守一而不變，无往智以照物，則所適必圓矣。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辯而不能訥，必將患信之實。勇而不能怯，必傷仁恕之道。莊而不能同，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於一方也。敘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四子各是一行之極，設使兼而有之，求疑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曾問要當寄之於聖人，故欲能而不能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遇之師。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望，雖復日日料簡，猶不及焉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无不明。師徒相與，亦辯明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其道交合，故至老不相往來也。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盲也。門之徒役，以爲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敵猶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无聞，目无見，口无言，心无知，形无恍，往將奚爲。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感聲，目不覩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莫一，則形无變動也。雖然，試與

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此行也，豈復簡優劣，計長短，數有四十，故直而記之也。見南郭子，果若數覩焉而不可與接。陵魂士人也，一名六，數頭神凝，形骸外物，故觀其形者，皆求是而得焉也。南郭子戢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曰：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語。神役形者也，心无思慮，則視无論相，故似不相偶，豈物所得語也。而末行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過感而聽，非有心於物也。衍衍然若專直而在雄者。夫理至者无言，及其有言，則彼我之辯生矣。聖人對接物，皆求是而得焉，故雖衍衍然，自同於物，故觀其形者，皆求是而得焉也。子列子之徒駭之。見其尸居則自同土木，見其接物則若有是非，所以駭。反舍咸有疑色。欲發列子之言。子列子曰：得意者无言，進知者亦无言。窮理盡極，故言寂然。用无言爲言，亦言无知爲知，亦知无知爲知。方欲以无言盡言，无知道知，希旨傍宗之徒，固未免於言知也。无言與不言，无知與不知，亦言亦知。比方亦復欲全自然，亦无所不言，亦无所不知，亦无所言，亦无所知。夫无言者，有言之宗也。无知者，有知之主也。至人之心，窈然洞虛，應物而言，而非我言，即物而知，而非我知，故終日不言而无妄默之稱，終日用知而无役虛之名，故得无所不言，无所不知也。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不悟至妙之所會者，更轟至爲之所適者反下，而便怪其應變之異，猶止之殊說，非尋蹤如何。子列子學。上章云，列子學於壺丘之道。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无是非，從口之所言，更无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鬱樂並坐，但若有憂思昇降之情，夫聖人之心，應事而感，以外物少多爲度，豈定於方也。一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无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无所隱矣。黃帝篇已有此章，釋之辭矣，所以重出者，先明得性之極，則乘變化而无窮，後明順心之理，則无應而不照，二章雖出，各有敘極，可不贅說。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无故。言所適常所也。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人謂凡人小人也，恆觀榮神緣觀以爲休咸，未覺與化俱往，勢不暫停。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人與列子游則同，所以游則異，故曰游乎游乎。明二觀之不同也，未有歸之者，吾知之者鮮。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苟无聖智之處，則今之所見，常非向之所見，則觀所以見，觀所以觀，无以爲樂者也。玩彼物之无故，不知我亦无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務外游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人雖七尺之形，而天地之理備矣，故首腹足方，取象二儀，鼻隧口竅，比象山谷，肌肉連於土壤，血脈屬於川瀆，溫涼同乎炎火，氣息不異風雲，內觀諸色皆有一物不備，豈須仰觀俯察，縱澄朝野，然後備所見。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爲不知

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用者非自足於門庭者也。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向者難列子之言游也。未論游之以至，前直戲也。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內足於己，故不知所適。反觀於身，固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忘觀故能遇物而觀。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我之所是，蓋是无所是耳。所適常通而无所觀滯，則我之所謂游觀。故曰游其至矣乎，游其至矣乎。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无往不齊，則視萬物皆无好惡貴賤。視吾如人。忘彼我也。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天下爲一。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夫人所以受制於物者，以心有美惡，體有利害。苟能以萬殊爲一貫，其視萬物豈覺有无之殊？故天子所不能得臣，諸侯不能得友，妻子不能得親，僕隸不能得使也。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舊說聖人心有七孔也。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忘懷任遇，通亦通，窮亦通，其无死地，此聖人之道者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道趣生之理，不失元吉之會，雖至於死，所以爲生之道常存，此賢人之分，非能忘懷闇得自然而全者也。由生而亡，不

幸也。役智求全，貪身曠物，遇害喪利，內役外離之於死，實由於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行必死之理，而之必死之地，此事實相應，亦自然之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常之於死，雖未至於終，而生理已盡，亦是理之常也。由死而生，幸也。犯理違順，應死而未及於死，此誤生者也。故无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用聖人之道，存亡得理也。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乘死亡之理以害其身，亦道之常也。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盡生順之道，以至於亡，故无所哀也。隨梧之死，楊朱撫其尸而哭。生不幸而死，故可哀也。隸人之生，隸人之死，衆人且歌，衆人且哭。隸猶群輩也。亦不知所以生，亦不知所以死，故哀樂失其中，或歌或哭也。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爽，差也。淄澠水名，味既合則難別也。鼻將窒者，先覺焦朽；焦朽有節之氣，亦微而難別也。體將僵者，先亟犇佚；僵，仆也。如頹謂知東野之御馬將奔也，與人理亦然。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偏識。居亢極之勢，莫不頓盡。故物之弊，必先始於盈滿，然後之於虧損矣。窮上反下，極盛必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體之所能，順心之所識，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故物不至者則不反。要造極而後還，故聰明强識，皆爲闇昧衰迷之所資。

鄭之圃澤多賢，有道德而隱默者也。東里多才。有治能而參國政者。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役猶弟子。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鄭國辯智之士，執兩可之說，而時无抗者，作竹書，子產用之也。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爲若舞，彼來者奚若。世或謂相嘲調爲舞弄也。其徒曰，所願知也。如欲聞也。鄧

析謂伯豐子曰，汝知養養上音余亮，下音余賞。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養者，犬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爲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喩彼爲犬豕，自以爲執政者也。長幼群聚而爲牢藉庖廚之物，奚異犬豕之類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應，鄙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機乎？機，巧也。多巧能之人。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无相位者，无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偏而智敵者，則不能相君御者也。而位之者无知，使之者无能，而知之與能爲之使焉。不能知衆人之所知，不能爲衆人之所能。群才並爲之用者，不居知能之地，而无惡无好，无彼无此，則以无爲心者也。故明者爲視，聰者爲聽，智者爲謀，勇者爲戰，而我无事焉。樂謂傳敘夏侯玄曰，丁峰在世，榮顯功名歸我，減我耳。故玄曰，夫能成功名者讓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有餘於末者邪？答曰，成功名者，志也，周之所歸也。然則志周自一物也，固非獨之所爲，當我以能，使子路爲賞，而未必能濟子之所爲也。執政者迺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析无以應，目其徒而退。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音奴亂切。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憾，恨也。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无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以至柔之道御物，物无與對，故其功不顯。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人將攻其所難，我獨爲其所易。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於內者无難於外。古人有言曰，善力舉秋毫，善聽聞雷霆，亦此之謂也。於外无難，故名不出其一道。

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未能令名迹不顯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勝於矜，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善用其力者不用其力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矜能顯用。

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公子牟，文侯子，作書四篇，號曰道家。魏伐得中山，以邑子牟，因曰中山公子牟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後，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苟於統例无所乖錯，而足有所明，亦奚傷乎。諸如此皆存而不除。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无師，學无友，不祖宗聖賢也。佞給而不中，雖才辯而不合理也。漫衍而无家，儒墨刑名亂行而无定家。好怪而妄言，變常羿同，虛誕其辭。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

與韓懷等肆之。韓懷人姓名。共習其藝。莊子云。桓公讀書於堂。輪扁斲輪於下。輪扁斲人之口不能屬人之心。辯者之固。公子牟隱几而坐。蒙然而思。昼夜不寐。三月而成。公子牟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謂其說太過。故質其實論也。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孔穿孔子之孫。世記云。公孫龍弟子。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无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无絕落處。前箭著地。後箭復中前箭。因後所落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蔡衛之箭。烏號。黃帝弓。蔡地名。出美箭。箭。羽也。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箭行勢緩。塵揚之來不能穿物故也。是豈智者之言與。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睦。以此言。殺子輿。後鏃中前括。鈎後於前。同後發於前。發。開。无不中也。近世有人。鄉五木。百鄉百盧者。人以爲有道。以告王爽。爽曰。王爽曰。此无窮直後鄉如前鄉耳。庾子嘗聞之曰。王公之言。聞得理。若此類也。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夫能以弓矢之勢。遠近之分。則入物之與不入。在心手之所能。不忌所落。今設令至拙者。閉射筋之所至。要在其極。當其極也。則豪分不復過。閉其極。則國遠近。可制其深淺矣。猶道冥冥。叔奇云。昔與樂毒師論此云。不必是中賢之所能。孔穿射者。則必知此。蓋以爲形用之事。理之麤者。偏得其道。則能盡之。若庖丁之投刃。匠石之運斤。是偏達於一事。不待深賢。而後能爲之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盲其尤者。尤。蓋龍誰魏王曰。有意不心。夫心寂然无想者也。若廣生慮。慮則失心之本矣。有指不至。夫以指求至者。則必因我以正物。因我以正物。則未適其極。唯忘其極。則彼此支。得矣。莊子曰。指不至也。有物不蘊。在於蘊。有之域。則常有。有在於物。蘊之際。則其一常在。其一常在。則不可分。蘊。積也。蘊不可盡。唯因而不損。即而不遷。則泰山之崇。旁氣之活。世。沒。蘊爲其所因。則彼此支。得矣。莊子曰。指不至也。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一矣。莊子曰。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也。此雖遠者未悟。故借喻於影。莊子曰。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夫物之所以能絕者。必有不均之蘊。蘊處皆均。則不可斷。故髮雖細而得秤重。皆者勢至均故也。白馬非馬。此論具存。多有辯之者。辯者皆不弘通。故闕而不論也。孤憤未嘗有母。不詳此義。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言如此之比。皆不可備載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而以爲尤也。尤其在子矣。尤。失反。在子矣。夫无意則心同。同於无也。无指則智至。忘指故无所不至也。蘊物者常有。常有蘊物之心。物既不蘊。故盡而心更常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四更生。非向之影。蓋子曰。影不移。故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則由於不够。故盡故不絕。絕此雖近於。即不可解。而皆不歷然。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等此等語。如何可解。而皆不歷然。孤憤未嘗有母。非孤憤也。而皆謂有條貫也。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於馬皆條也。言龍之言无異於馬。設令發於餘類。子亦將承之。既云龍之辯。又絕本之辭。故遂此問。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然氣力盛則不可理論。故退辭告退也。堯治天下。天下治而。故堯治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已歟。不願戴已歟。夫道治於物者。則治名成矣。治名既成。則堯不覺在物上。物不覺在堯下。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

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若有知者。則治道未至也。堯乃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蒸。衆也。夫能使萬物咸得其極者。不犯其自然之性也。若以識知制物之性。豈順天之道哉。堯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聞大夫。大夫曰。古諺也。當今而言古諺。則今同於古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命至而應。關尹喜曰。在己无居。汎然无係。豈有執守之所。形物其箸。形物猶非理也。形物自明。非我之功也。其動若水。順物而動。故若水也。其靜若鏡。應而不藏。故若鏡也。其應若響。應而不唱。故若響也。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達道。道不違物。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唯忘所用。乃合道耳。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履之莫知其所。道豈有前後多少。當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得遠。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以有心无心而求道。則道近其於非。蓋若兩忘有无先後。其於无二心矣。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自然无假者則无所失矣。知而亡情。能而不發。眞知眞能也。知極同於无情。能盡則歸於不爲。發无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爲。聚塊也。積塵也。此則府宅。雖无而非理也。

列子卷五

湯問第五

夫智之所興知。莫若其所不知。而世齊所見以限物。是以大聖發問窮理者對也。

湯問於夏革。革。姓。莊子晉祿。曰。古初有物乎。疑直泥茫而已。夏革 无物。今惡得物。今所以有物。由古有物故。後之人將謂今之无物可乎。後世世猶環矣。設令後人。皆今亦无物。則不可矣。殷湯曰。然則物无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无極已。始或爲終。終或爲始。惡知其紀。今之所謂終者。或是物始。所謂始者。或是物終。終始相稱。兔不可分也。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謂物外事先。窈然冥冥。无。故无所指言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湯革雖相答。然於視聽猶未歷。然故重發此問。今盡然都了。革曰。不知也。非不知也。不可以智知也。湯因問革曰。无則无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欲窮无而限有。不知而推知也。然无極之外。復无无極。无盡之中。復无无盡。既謂之无。何得有外。既謂之盡。何得有中。所謂无无極。无无盡。乃眞極眞盡矣。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或者將謂无極之外。更有无極。无盡之中。復有无盡。故重明无極復无无極。无盡復无无盡也。朕以是知其无極无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知其无則无所不知。不知其有。則乃是眞知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齊。中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

營。人民猶是也。如是問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四海四荒四極。蔑見爾雅。知其不異是則是也。故大小相含。无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夫含萬物者天地。容天地者太虛也。含天地也故无極。天地雖舉三光。包羅四海。大則大矣。然形器之物。會有限極。窮其四極。非虛如何。計天地在太虛之中。則如有如无耳。故凡在有方之域。皆互細相形。多少相懸。推之至无之極。豈窮於一天地。況天地之與萬物。互相包裹。造爲國邑。豈能知其登虛。測其頭數者哉。朕亦焉知天地之裘。不有大天地者乎。夫太虛也无窮。天地也有。以无窮而容有限。則天地未必形之大者。然則鄒子之所言。蓋其掌握耳。亦吾所不知也。夫萬物可以理推。不可以器測。故信其心智所知。而不好所知之有極者。庸鄙也。誠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俗士也。至於達人。絕心智之所滯。玄情智外之妙理。蓄視聽之所圍。遠得物外之形。若夫封情虛於有方之域。猶局步於六合之間者。將謂宮闕藏蓋於三墳五典。歸藏窮於四海九州。焉知太虛之遼廓。豆細之無限。天地爲一宅。萬物爲游塵。皆掩知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隱无內之至言。以坦心智之所滯。挾无外之宏唱。以開視聽之所圍。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教者不知極梏之自解。故劉昶儒墨指斥大方。豈直好奇尚異而徒爲夸大哉。悲夫鄙陋拘束。謂於世論。吾子亦屬以何免之乎。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陰陽失度。三辰登絕。是使天地之闕。不必形容虧蔽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常之精以補相陵。使各歸順序。不必以器質相補也。斷鼇之足。鼇巨蟲也。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氏興劉於伏羲神農之間。其後苗裔博其盛。與顓頊爭爲帝。顓頊。黃帝孫。不周山在西北之極。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脩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无底之谷。事見大荒經。詩含神霧云。東注无底之谷。其下无底。釋其无底者。蓋以深之極耳。上句云。无極。與有不可盡言。使无底。亦无所極。名曰歸墟。莊子云。尾閭。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減焉。八紘。八極也。九物也。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桐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寂然支照。而已不假於目。塊然見之。若嵩

山之阿。以有形涉於神明之塗。猶山未足喻其巨。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然聞之。若電霆之聲。以有聲涉於寂之域。聲之音。未足以盡其大也。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櫹。音抽。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悼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爲枳焉。鵒鴿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此事義見周官。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无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鈞於全足。不願相易也。豈智所能辯哉。太形王屋二山。形當作行。太行在河內野王縣。王屋在河東東垣縣。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俗謂之愚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惑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雜猶兼也。其妻

獻疑（惑猶致疑也）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形王屋何（魁父，小山也，在陳留界）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淮南云：東北得州曰隱土）。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垂壤，箕畢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孀，寡也）有遺男始龀，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果智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無其辭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大戴禮云：山海神皆執蛇），懼其不已也（必其不已，則山會平矣，山成知積小可以高大，而不惜損多可以至少，夫九層起於累土，高岸遂為幽谷，苟功無終舍，不期朝夕，則无微而不積，无大而不虧矣。今磨礪之與刀劍相磨不已，則知其將盡二物如此，則丘壑消盈，无所致疑。若以大小遲速為惑者，未能推類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之至心也），命夸蛾氏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有神力者也）負二山，一置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无隴斷焉。（夫期功於旦夕者，則疲罷而致歇，取奚於當年者，在身後而長悲，此故俗士之近心，一世之常情也。至於愚人以天地為一朝，億代為瞬息，忘懷以遺事，无心而為功，在我之與在彼，在身之與在人，勞逸其殊別，飛魚其先後，故北山之愚與夸蛾之孤，足以哂河曲之智，嗤一世之惑，悠悠之徒，可不察與。）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隅谷，虞淵也，日所入），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山海經云：夸父死，棄其杖而為鄧林）。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天或裔，唯聖人能通其道。（經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變順，使羣異各得其方。禹天成，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不待殺戮而天，不待將迎而壽（自天者不由禍壽，自壽者不由接殺），不持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无所服，非聖人之所通也。聖人不違自然，而萬物自運，覺樂通物，物自地來，已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上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游絕恨之外者，非用心之所通，故有言迷謬也）。

渤海之北，不知距齊州幾千萬里（距，去也）。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无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山之頂則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音甄，瓶也）。頂有口狀若員瓺，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山頂之泉曰瀵），臭過蘭椒，味過醴醑，一源分為四埒，注於山下（山上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腦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息，亡數，有冥樂，亡衰老哀背。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倦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俗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游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懽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游遂口俱之其國，擬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旗物之阜，禮義之盛，宮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老，柰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朋之知能於齊國，豈知彼國之宜？故管仲疑之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懸隰朋之言奚顯（此國自不可得往耳，豈以朋之言故止也），南國之人，被髮而裸（力果），北國之人，鞨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宴，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夫方土所資，自然而能，故吳越之用舟，燕朔之乘馬，得之於水陸之宜，不假學於賢智，愼到曰：治水者決防決塞，驅在夷狄，相似如一，舉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越之東有輸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冥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人之國，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迺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又曰之國），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此事亦見墨子，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鬬，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所謂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二童子狡笑，未必不達此旨，或互相起予也）。均天下之至理也（物物事事，皆平均也，均則理无不至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均），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甚微脆，而重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勢輕重相懸，有不均處也），均也其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莫絕（言不絕也）。人以為不然（凡人不達理也），自有知其然者（令自有知此理，為然者，嗣子亦有此說）。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於國），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家語曰：鯉魚其大盈車），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蒲且子，古善弋射者），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臨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无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无

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腦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

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釣餌。猶沈埃棄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大王治國。誠能若此。則天下可運於一掌。將亦奚事哉。楚王曰。善。（善其此論者以服其用治國矣。）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詣扁鵲求治。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志謂心智氣明。宜性行多故多虛。性弱故少決也。）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智少而任性。則果而自用。）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既悟如初。二人辭歸。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子易心。乘其本識。故各反其家。各非故形。故妻子不識也。）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此言快論。乃實記少有。終謂世類他能剖腹易腸。五藏天下理自有不可思議者。信亦不可以臆斷。故完存而不論也。）

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跳。（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師文。鄭國樂師。）棄家從師襄游。（師襄。亦古之善琴人也。從其游學。）柱指彈弦。三年不成章。（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棄其業。）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彈。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遺弦聲。然後論。蓋弦之用也。）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心手器三者支離不相連。失而後和。實發矣。）且小假之以觀其後。尤擬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商金音。南呂八月律。）涼風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熟。）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角木音。夾鐘二月律。）溫風徐迴。草木發榮。（得春氣。故榮茂。）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羽水音。黃鐘十一月律。）霜雪交下。川池暴冱。（得冬氣。故寒冰。）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徵火音。蕤賓五月律。）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變因節。蓋舉一時之驗。則三時可知。且狀其所感之妙耳。）將終命宮而撫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至和之所致也。）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師曠。晉平公奏清角。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三奏之。裂帷幕。破俎豆。飛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懼伏於廊下。大旱三年。平公得疾。音成四也。）鄒衍之吹律。（北方有地暖。黍不生五穀。鄒子吹律。暖之。黍禾盛茂也。）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薛秦。周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韓國善歌者也。）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欐。三日不

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聲猶長引也。）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爲曼聲長歌。一里長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效娥之遺聲。（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哭于孟嘗君。）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爲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聞合。則已無異。）吾於何逃聲哉。（發音。鍾子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中道有國獻此工巧之人也。）穆王薦之。（薦言。作迎。）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期別日。）吾與若俱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倡。伶優也。）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倡人也。巧夫。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无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此皆以機關相使。去其機關之主。則不能相制御。亦如人五藏有病。皆外應七孔與日支也。）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近世人有盲人。善因機關而生者。何者。造化之功至妙。故萬品成官。運動无方。人雖巧。但寫機械形。塊然而已。至於巧極則機乎造化。但成使此盲而生能說。而此者既自不解。所以明此義者。直以巧極思之无方。不可以常理測。故假物無神主。則所尖之類矣。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仰攻。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墜。）弟子東門賈滑稽聞儀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時執規矩。言其不敢藝之也。）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彀。張也。言無虛發。而獸伏鳥下也。）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汝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杼。）二年之後。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

曰、未也、必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蠶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視餘物、皆丘山也、（視虱如輪、則餘物形此而大焉）乃以燕角之弧、朔蓋之箭、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燕弓射蓋箭、貫其用力之妙也）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窮盡也）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无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誓其道也、此一章義例已詳於仲尼篇也）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具篇名齊世胆）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轡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轡愈謹、乃告之曰、古善射者、良冶之子、必先爲裘、（善射者須柔韌補拾而後成裘、鍛弓冶者、測筋角和金鐵、本能故無者必先改其所易、能使能）成其所能、所以繼也、汝先觀吾趨、（趨、行也）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爲塗、塗可容足、（塗、路安足）計步而置、（疏數如其步數）履之而行、趨走往還、无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轡乎轡衡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无差、遲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緊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无餘轍、馬蹄之外可使无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體之、（夫行之所疑、容足而已、足外无餘、而人不敢進者、此心不夷、體不閑故也、心夷體閑、御道止有容足、遲疾有常度、其妙非但施之於身、乃可行之於御、識六轡之調、馬足之來、調之有道、不患其亂、故輪外不待无用之地、蹄外不假无用之地、可不調歟）魏黑卵以鼎蠅殺丘陵章、（鼎蠅、猛悍、丘陵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羸、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有勇氣而無謀慮、故不能舉兵報也）恥彼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被胸受矢、鋌鍔摧屈、而體无疵撓、負其材力、視來丹猶孤豚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恣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泣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蓋子服之、卻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无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且味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觸夜、其觸物也驍然而過、驍体繼切、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无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啓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齋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間、（晏、晚暮也）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以其可執可見、故受其下者）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猶於屬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趣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虱、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蚤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寤我、使我瘧疾而腰急、其子曰、騎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鋒鏑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切泥焉、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篇書所云）皇子以爲无此物、傳之者妄、薛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趣理哉、（此譯事實之言、因此二物无虛妄者）

列子卷六

力命第六

（命者、必於之期、案定之分也、識此事未能窮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命曰、若之功奚若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魯、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尊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无施、楊朱篇言人皆肆情縱欲、則不由命、雖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強弱相攻、情慾萬端、故要時變其務、孰知所以、是以聖人雖存而不辯、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勝窮、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无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殉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勇者不以權力氣其業、分外名者不以矯飾斷其形、並皆言之、將其在於期、嗚呼、賢者可不察歟）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親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飯、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

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豆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欄，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衆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曾世族年說，官行與予並，而賤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子无以知其所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劃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閒理而歸。）北宮子既歸，衣其豆褐，有狐裘之溫，進其茢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厦之陰，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適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撓胸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疾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亂，嫡庶並行。（齊僖公嫡弟夷仲年生公孫无知，僖公愛之，令雙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糾之夫弟。）既而公孫无知作亂。（襄公立，嫡无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亦殺之。）齊无君，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齊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焉。不然，將戮。魯人忍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魯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无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用能也。實无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无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

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世情互中自相反，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諱云。（言病之長，不可復治，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惑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清己曰廉。）比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斂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若然而可也。）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叛。）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慙其道之不及遠，矜其民之不逮己，故能无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制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言不語，不施成功。）勿已則隰朋可。（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備於己，而無下无所措其手足，故道之可也。未能盡其道，故備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刑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戮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歂殺鄧析，因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間鄧析死也。）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產例與上章同也。）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歲，聘於一己之志，似由祖德，若出智力也。）天福也。（自給生耳，自給生耳。）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機密窮困，故不顧刑戮，不辭生存，而威之於死，似由身招，若聽事同至也。）天福也。（自給死耳，自給死耳。）可以生而不生，（居榮寵之地，願擁長年，不辭終。）天罰也。（願生而不得生，故曰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居困厄之地，不願久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天罰也。（死亦天罰。）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蔡之生而更死之，死而更生者也。此二句，上義已盡之，而重出，疑衍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生死之理既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知。）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運，（无際无分，是自然之極，自分自運，豈有役之說。）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神聖雖妙，不能逆時。）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眞正也。）自然者默之成之，（默，无也。）平之寧之，（平寧无所施爲。）將之迎之。（功无遺棄，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

梁得疾。十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不解楊朱歌旨，與己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无爲，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昧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鬻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算，智也。）老聃語關

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无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揣倚伏，慮順以去逆，就利而違害，此方是逆暨巨害，用智之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作，禍福靡生也。）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亡壽夭。（有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有是非則非理。）信心者亡逆順。（有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有安危則非性。）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理亦无信與不信也。）眞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理苟无心，則无所不爲，亦无所爲也。）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此舉无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勤。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不爲外物觀，故改其度也。）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往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墨屎。（墨音眉，屎勑夷切。）單至。（單音戰，至音咥。）嘽咺。（嘽音闡，咺許遠切。）憋懯。（憋芳滅切，懯音敷。此皆默詐輕發狂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

巧佞。愚直。婩斫。（婩魚旰切，斫音斫。）便辟。（辟音僻。婩斫不解悟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𤢑（音呀，又音牙。）㤉。（苦木切。）情露。𧬈極。（𧬈音寒。）凌誶。（誶音碎。此皆多辭輕語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音眠。）娗。（徒典切。）諈（止累切。）諉。（女恚切。）勇敢。怯疑。（眠娗不開通之貌。諈諉煩重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姑危切。）成者俏成也。（俏音肖。俏似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无幾也。）故迷生於俏。（惑其以成敗而不能辯然之所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既審其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定者也。且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无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凶虐者必夭，而未必然也。）貧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慎者必富，而奢惰者必貧，亦未必然。）怨夭折者。不知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自然之理。）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智也。）亡所不量。（任智之所知也。）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

鬱鬱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當作何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

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其理也。

列子卷七

楊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聚。一物之聚。聚者物歸。聚有時散。聚聚者離虛。而好惡攻物之情性。故當生之所樂者。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恆不能滿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觸。以仁義禮樂用捨取爲矜飾。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是不達乎生生之極也。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夫等爲无已。故情无厭足。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情性固行之。有爲固爲之者。豈得无勞逸之殊邪。乘其名者。譽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爲名者必廉。廉斯貧。爲名者必讓。讓斯賤。此蘇秦之辭也。今行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爲奪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專美歸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斂則己施。此推歸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實。偽名富。盜者不以偽名。名自生者實名也。偽名以招利。則世莫知者。偽名也。實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名無實者。偽而已矣。不偽則不足以招利。昔者堯

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偽實之迹。因舉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舉人无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省猶察也。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半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營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矣憂恤。又幾居其半矣。最十數年之中。逍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爲美厚衣。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獻。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偶爾順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縶梏。何以異哉。與異也。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生實暫來。死實長往。是世俗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驟之。有似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爲存亡往復。形氣轉移。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注天瑞篇中已具辭其義矣。故從心而動。不逆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爲名所觀。爲善不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爲刑所及。爲惡不近刑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爾。然而萬物齊生。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蹤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无恤當今者。物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卸。清尤。以放餓死。守節至死。展季非亡情。矜貞之卸。以放寡宗。淸貞之誤。善之若此。此誤賢負實之實。然欲自所抑揚。不得不棄實於高勝者耳。楊朱曰。原憲蹔於魯。子貢殖於衛。憲。貧也。殖。貨也。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是已之所資。不逐之匱也。善逸身者不殖。不勞心以營貨財也。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管仲功名人耳。相齊致霸。神因威謀。任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勝不粹此言。又上當復能勸桓公適移北之國。恐此皆寓言也。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聰。閼塞。目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

得嗅。謂之闕鼻。（鼻通曰鼽。鼽音仍逝切。）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爲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闕性。凡此諸闕。廚宰之主。（廚宰之主。廚宰大也。）去廚宰之主。煦煦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縱性。窮欲極視。順逆陰陽。和平。且得當生之樂也。）拘此廚宰之主。餘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皆名物使內傷於外。憂苦以死者。雖死者長年短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藥諸溝壑亦可。衰文繡裳而納諸石槨亦可。唯所遇焉。（藥溝壑者也。自以儉省治身。節遠於庭。非達生死之分。所以爲此二言。以明治身者。唯取其當於生之義。）管夷吾聞鮑叔牙曰。生死之道。吾二人適之矣。（言其行知。明稱不由物。及其死知。則非我所聞也。）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媚者。（婑音如果切。婑音以主切。）以登之。方其聘於色也。昇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是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聘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衞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衞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紹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聘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喬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擇事行多端。遂所好聞焉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執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矣。（趣觀此言。若夫知事從俗。濟性順情。失當身之樂。謂是慾於一世。遂失體具存。實歸於死者。）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滿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誘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別之猶辨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

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救我哉。子產忙然无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者偶。此一篇辭義太逼。辯抗不似列子之書。紀。然其旨欲去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過之言耳。）衞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爲人倉之所欲玩者。无不爲也。无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言。雖殊方偏國。（偏遠。非齊士之所產育者。）无不必致之。猶藩籬之物也。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逕悠遠。无不必之。猶人之行咫步也。賓客在庭者日百往。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廉之上。不過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衰。乘其家事。都付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婢。一年之中。盡焉。不爲子孫留財。及其病也。无藥石之餘。及其死也。无壅堙之資。（積於理者知萬物之无常。財貨之聚散。豫之非我之功也。且世事變之宜。故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如人者。豈名譽所勸。禮法所拘哉。）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孫之財焉。禽骨（又反。）殮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棄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木叔。達人也。遺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爲也。聚意所經而藏理所取。衞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斬不死。可乎。曰。理无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无久生。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爲。（故命久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此而已。或好或惡。或安或危。如斬遺之无窮。若以久樂邪。固重來之物。无所復欣。若以久苦邪。則切己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而憂彌積也。）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順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順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聞尤所願思也。）无不順。无不任。何遑遑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雖其不濟己過。故亦相答對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

爲之乎。衡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省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衡子曰。吾不能所以答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實如此。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墨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顯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咸咸然以至於死。此天人窮毒者也。禹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絺冕。咸咸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咸咸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咸咸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遊者也。凡彼四聖者。生无一日之歡。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无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著矣。求隨力分。未有不顯排其心者。然則至理之言。必樂美惡之論。以相鈞例者也。桀紂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爲。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稽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无不行。志无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惡暴之名。智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盜隨客之論。恣无厭之性。雖養以四海。未始慎其心。此乃憂苦窮年也。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乔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稱遠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髣若彿。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寔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皆愚好醜。成敗是非。无不消滅。但遲速之閒耳。以遲速間致遠。弗能同歸。然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也。類同也。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

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无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爲發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爲貴。力之所賤。侵物爲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發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爲非。又知公之爲是。故曰至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不攻恣其情慾。二爲名。不敢恣其所行。三爲位。四家求通。四爲貨。財利恰愛。有此四者。提鬼提人。提威。提刑。此謂之遁人也。遁其自然者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用不係於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得其生理。天下无對。制命在內。外物所不能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隱急。隱音區位切。一朝處以柔毛絺幕。薦以粱肉。蠲憊心損體。煩內黏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伴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昔有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无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黻。黻音弗。縕。纊。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夏隩室。綿纊狐狢。顧謂其妻曰。負日之煦。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菜。莖芹萃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鄉之豪者。鄉豪取而嘗之。蓋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怒之。其人大慙。子此類也。楊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无猒之性。无猒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其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无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實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實。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閒哉。

列子卷八

說符第八

夫事故无方，倚伏相推，而驗之者，猶平變通之會。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物莫相與爭，故常處先，此蓋以道子答問不條理，列子一得特徒之義，因而自辯之，與呼即以戲解，故不復答列子也。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報應，響之影響，理无殊焉。故曰：慎爾言，將有知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行乎邇，近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影來，明報應之理不異於此也，而物所未悟，故曰先知之耳。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己。湯武愛天下，桀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則成驗。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之理既明，而復道不行者，則因可不由門行不從徑也。以是求

利，不亦難乎。理則得利，未之有。昏觀之神，晨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无不符驗。啟惠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猶學也。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道富之本也，珠富之末，有本故末存，存末則失本也。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矣，本則亡矣。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无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人宜者，物不能奪也。是雞狗也，彊食肥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耳。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己之謂，苟違斯義，亡將至。列子學射中矣，準的百中，非能期中者也。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可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體正，內求諸己，得所以中之道，則前期命矣，發无遺矣。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是矣。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有之理，故夫射者能抓俱中，知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務也。故不班白語道矣。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惜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得，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不受，則有為物之心，耳目自察，能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以己知，勿與以為己用矣。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者即上所謂孤而无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无棄才，則國易治也。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比明用巧能，不足以婚物，因道而化，則无不周。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无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室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得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窮於貧。羨施氏之有，有猶富也。因從問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

國吾事之。小國吾憮之。是求家之道者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爲吾之患不輕矣。遂州之而返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罪也。且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應機則是。失會則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无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无方。屬乎智。雖有仁義法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次會者矣。智苟是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二子之所以窮。不以非博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孟氏父子舍然无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鄉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矣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勝己之志。則物不生心。惑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鄒雍者。能視盜之眼。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无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爲虛矣。奚用多爲。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鄒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鄒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鄒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死。君欲无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爲。此答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盜之所逃。用先識以燭幽微於者。衆惡之所疾。智之所蔽。盜竊之所藏。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魚鼈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黿鼉中已有此智。而小不所明亦死以異。故不復歸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建。无極所譖。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管仲。子西子期將救鄭。勝怨曰。鄭人在此。誰不盈矣。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密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臭之。腐沒者能取之。石之本體及論其微言不可覺。按孔子若以腐沒者能得之。則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淵渟之合。易牙嘗而知之。復嘗其味者所別也。白公曰。

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謂者所以發言之旨趣。發言之旨趣。則是言之微者。形之於事。則是所謂。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无微旨。爭魚者涕。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滿走。故至言去言。理自明。化自行。至爲无爲。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失本存末。祖省而後爭辯。辭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昔之所謂。遂使作亂。故及於難。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穉子。襄子家臣。新穉。狗也。翟。辭國也。勝之。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皆二邑名。使遽人來謁之。遽。傳也。謁。告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終盛者必衰也。今趙氏之德行。无所施於積。无積德而有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不忘亡則不亡之也。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爲昌也。成之深也。喜者所以爲亡也。將致殺戮。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遠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爲能持勝。勝敵者。持此國工。有以不能持勝。故危亡及之。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勁。力也。拓。舉也。孔力能舉門關。而力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公輸般。魯巧。攻而不稱知兵者。不有其能也。故善持勝者以彊爲弱。得爲攻之。無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无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无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无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國。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太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爾子者。凡人物不知生出。謂之爾也。以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趾。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閼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倒投狹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謂先爲人。技无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初聞時異。則功賞不可預要也。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伯樂。善相馬者。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能相馬者。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馬之良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步驟恍惚。若

（孝若亡，誠得知也。）若此者絕塵弭轍。（言迅速之極。）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儲薪菜者，（負薪芻菜，蓋賤役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非臣之下，言有過於己。）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謂九方皋。）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无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知此也，是以謬臣千萬而不可知。）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歸足者，得之於心，不顧其見。）得其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外謂牝牡色。）見其所見，（所見者，天機也。）不見其所不見，（所不見，毛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宜視者，不忘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若皋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皋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貴於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詹何，楚人。）詹何曰：治國奈何，（問治國奈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率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楚大夫。）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人，長老者。）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遠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頃封我矣，吾不受也。爲我死，王則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禨，（信鬼神與禨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讀孟子亦云子孫无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歎然无憂丟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便以我爲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箸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牛缺以无丟招患，燕人假有惜受過，安危之不可預圖，皆此類。）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无量，財貨无訾，登高樓，臨大衢，設樂陳酒，聚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珠張中，反兩梟魚而笑。（明珠，射五白得之，反兩魚，樂勝故大笑。）衆客適聽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

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无以立懾於天下。（懾，勇。）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腐鼠之致禍，故不以一塗，虞氏无心於殺物而家破者，亦由識進之行不素著故也。）東方有人焉，曰公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公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公旌目曰：諺汝非盜邪，胡爲而餐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毆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宮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宮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己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无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利不徇往，怨不偶行，自然之勢。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詐。詐當作情，情所感无遠近圖保，是故賢者慎所出。善惡則言顯，惡發則禍臨。）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荅。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身體髮膚，不敢毀傷也。）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无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也。）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俱全。（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楊子曰：人有渚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益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乎？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嘗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无怪哉？（此篇明己身爲異，則外物所不逮，故有是非之囊，不內求諸己而厚責於人，亦猶楊布服異而怪狗之吠也。）楊朱曰：行善不以爲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爲善。（在智則人與之益，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爲名利之

術。患難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爲善无近名。豈不信哉。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愛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无其術者。亦有矣。衞人有善數者。臨死以決喻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无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物有能言而不能行。能行而不能言。才性之殊也。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衆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无貴賤。同是生類。但自貴而相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廐。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不以從馬醫爲辱也。此章言物一處無地分。無以定。則无狐康馬說自然能爽失者乎。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遺棄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剛齒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物名以求實者。亦如執證契以求富也。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言之雖公。而失附言之所也。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又疑可疑之地。物所不信也。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在可疑之地。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无爲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扣音鋤 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无似竊鈇者。豈所偏恐。則固志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尊色。方以其形。豈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事紛紜。皆從心生。白公勝亂。盧翁庚也。能朝而立倒杖策。鐙上貫頤。鐙杖末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問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箸其行。足觸株塊。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唐捷之盜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蔡秋逐之宋者。不見太山之形。聽五音之和者。不聞智慧之辯。失意於理。徐情無念。清於獻定者。投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乾隆乙卯季冬。書船鄭輔義攜宋刻列子二册求售。適是日余在友人處。因留於大見玉堂書塾中。至暮抵家。取書閱之。密行細字。尙是宋刻之上駟。急挑燈校一卷。覺世德堂本訛舛已復不少。眞善本也。明晨訪顧抱冲于小讀書堆。鄭書友已在座。背抱冲問其直。索白鏹六十金。余方以爲價昂。不之得。而抱冲已喧傳余之獨得是書矣。蓋是書先攜至金閶袁綬階處。後到余家。綬階遂爲抱冲言之。而抱冲作書於輔義。指名相索。輔義含糊答應。忽見余與輔義耳語。知是書已留余家。故抱冲以余爲必得也。余亦以是書不歸江夏。即歸武陵。倘惜財物。致失異書。大是恨事。因固留之。并不敢直與物主一觀。輔義來議價者再三。仍執前所言。不得已屬其取向所見之宋刻新序同買之。許以八十金。而始允。余雖知是書之貴。明爲余與抱冲爭購之故。然此愛書之私。終不爲所奪。在余亦自笑其癡獃耳。歲晚事忙。不及叙得書顚末。新年以守制居家。不出門賀歲。午窗新霽。展函讀之。爰題數行于後。俾後之覽者。知美書忽來。如款星卿雲。爭先覩之爲快。若癡獃如余。尤有甚於人。有不竊相笑者乎。

大清嘉慶元年元旦日。試筆。書此於昭明巷舊居之養恬書屋。

棘人黃丕烈

列子行世本。以世德堂六子中本爲最。余舊藏影宋鈔本。抱冲曾取與世德堂本校之。多所歧異。幾自詡爲善本矣。近得此本。佳處更多。鈔本遂遜而居乙。抱冲從弟澗蘋爲余校是書。見其中所附音。始猶疑爲

殷敬順釋文。後細審之。乃知非釋文。蓋作注者之舊音也。且爲余言。爲殷敬順乃宋人而託名唐人者。如此本字句釋文所云。一本作某某。皆與此合。則此本之在釋文未行以前可知。列子善本絕少。得此足正舛譌。書前跋尾。并記數語。以傳信於後。

沖虛至德眞經

殷敬順 撰
陳景元 補遺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序

夫莊子之未生而列子之道已汪洋汗漫充滿於太虛而無形畛可聞也故著書發揚黃老之幽隱剖抉生死之根柢盧褒解褒決疣潰癰語其自然而不知其然意其無爲而任其所爲辭旨縱橫若木葉乾殼乘風東西飄颻乎天地之閒無所不至而後莊子多稱其言載於論說故世稱老莊而不稱老列者是緜莊子合异爲同義指一貫離堅分白有無并包也昔列子陸沈圃田四十年而人莫識藏形衆庶在國而君不知天隱者也人有道而人莫譽道豈細也夫書有理而世罕稱理豈粗也夫人也之書也深矣遠矣與物返矣不其高哉僕自總角好讀是書患無音義解所闇惑及長游天台山桐柏於司馬微水帔之下獲爛書兩卷標題隱約乃列子釋文紙墨敗壞不任展玩而急手鈔錄其脫落蠹碎墁滅棧損十已四五矣而紙尾題云唐當塗縣丞殷敬順纂衡岳墨希子書遂草寫藏於巾衍後於潛山覽有唐道士徐靈府手寫列子洽虛重元注就於藏室繙景德年中國子監印本參有校無會得帖異比得國子監印本經并注脫誤長乙共一百六十字集成訛謬同异一卷附於釋文之後已而補亡拾遺須其舊目前人所稱最善者如程是豹之別名高商乃泰兩兩字古文此其博學而多識者共有越界惟俟同志損益啟悟熙寧二年九月九日碧虛子題序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上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列子新書目錄 姓列名禦寇或名圄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天寶初本自冊爲沖虛眞人其書改題曰沖虛眞經名冠八篇之首此是劉向取二十篇除合而成都名新書爲大宋景德四年勅加沖虛至德二字號曰沖虛至德眞經 護左都水使者臣向 姓劉名向字子政漢楚元王交玄孫校定此書也 校讎 音酬校也讎如仇讎報也對覆除復 切扶又四錄十云臣參書校讎 校 音教 謹歟 音與經中與字多如此作 臣參 管了切南切劉向書目 以盡 也子忍切 極 及在新書有棧 苦簡謂蟲蠹斷滅七篇字同周禮有簡氏掌除蠹魚蠹書殺青 去青皮也鄭繆公 哀公同時魯與 迂 音于誕 徒旱切迂誕疏之大言也 恢 口回切恢詭怪孔丘之言也 大推 分 符切問 乖背 首佩 孝悌 漢帝諱敬亦頗 切背可偶言 別音錄遇云劉偶 永始 漢成帝號 湛聞之 張湛字處度東晉光祿勳注此眞經劉正興 音余 傅穎根 名穆北地人晉尚書郎 始周 姓王名周 張湛 名湛陶 州刺史 丞相從事中郎 並少 切詩照 汝之 從兄 切疾用 正宗 平王宏字正宗高 輔嗣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 幾將 音近也新 皆好 切呼報 先悉薦 切平人晉尚書 總角 詩云總角丱兮 丱 切弄正 仲宣 王粲字仲宣山陽人 及長 切丁丈 避難 中書郎尚 躬 音 切刀但 各稱 切尺 寇虜 音魯 盡全 切子忍 料簡 音聊理也量也 唯賞 音賞 祖玄父咸子集 傳玄字休奕北地人著子書一百卷咸字長威有百二十篇有集五十卷 集 二十卷父子俱爲晉司隸校尉鵠侯爲 著物 切直略 自喪 息浪切 生覺 音教 肆任 而鴆切此例稍多後以意取之 往 切必利 復在 切扶又 往與佛經相參 猶云佛經往往與列子相參此爲文者爾語互陳也 屬辭 燭音 莊子 名周字子休宋人也爲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以壯之天賚初本自冊爲沖虛眞人其書曰南華眞經中篇三十三篇 往 人往有沖虛眞人 慎到 趙人也先申韓 師其學本黃老 韓非 韓之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著書四十二篇 名佼 音較魯人秦相商君師之 淮南子 淮劉安漢武孫淮南厲王長 尸子 名佼音較魯人秦相商君師之 韓非著書五十篇其學本黃老 韓 非 韓之諸公子使秦李斯害而殺之著書四十二篇 慎到 趙人也先申韓 往 人其書曰南華眞經中篇三十三篇以壯之天賚初本自冊爲沖虛眞人 子 名周字子休宋人也爲梁漆園吏著書五十二篇 屬辭 燭音 莊 佛經往往與列子相 參 猶云佛經 此爲文者爾語互陳也 指歸 漢嚴遵字君平作指歸十四篇演解五千文 玄示 遠道家有玄玉長孫武孫 示 入篇演解五千文 示經四十卷又陳留韓融 指 論一篇多眞 新語 玄 中玄 示經之語又外書三十三篇 作 玄示入篇演解五千文

天瑞第一

夫 音符是發語之端後不更音 舛錯 昌兗切 之分 符問切下同 子列子 子冠
氏上者著其爲師也 鄭圃 音補圃田鄭之藪澤也今在滎陽中牟縣 人无 或作亡同音無 眎
古視字也 行 下孟切 所謂 謂請也 壺丘子林 司馬彪注南華眞經云名林鄭
人也 嘗語 一本作詔詔告也 伯昏瞀人 莫侯切後伯昏无人者亦音謀 告女 音汝
塊然 口對切 往復 依字音服後不音者皆是入聲 而復 扶又切 不殆 音待 黃
帝書 黃帝姓公孫名軒轅得長生之道在位一百年按漢書藝文志有黃帝書四篇黃帝君臣一篇
黃帝銘六篇與道經相期 玄牝 毗忍切 无景 音影 綿綿 武延切 存耶 以遮切
同 向秀 音餉字子期齊常侍注南華眞經二十八篇 自知 音智下同 聽聳 時嗟切
不匱 音餽竭也 太易 音太下同 未見 賢遍切下同 之稱 尺證切下同 易繫
胡計切 混成 胡本切 渾 音魂 淪 音論下同 相離 力智切去也或作平聲讀近曰離遠
曰別後以意求之也 別明 彼列切 離散 先行切巷内同 循之 音旬 易无形埒
淮南子作形埒謂光朕也乾鑿度作形時今從手者轉謂誤也 易變而爲一 自一經九大衍
之數 惚 音忽 怳 況往切 以數 色主切 迺復 古乃字 上爲 時字切 所倚
於綺切 天地所否 蒲鄙切塞也 造餘 七到切 則闕 音確 所屬 音燭 衰
分 符尚切下名分形分同 燾育 音蹈覆也 貞粹 音遂 係於 音計 嘗星 示見也
能擁 式遲切 道論 盧困切 恃无 音市 名之 彌正切與語同 響 許兩切 光
景 音影 食於道徒 司馬彪云徒道旁也一本或作從 髑髏 音獨婁 攓 音蹇 蓬
音鑿薦也 拔也 皮八切 過養 古卧切 實當 丁浪切 種 章勇切 有幾 居豈
切 若鼃 戶瓜切蝦蟇也 爲鶉 音淳 事見 賢遍切 墨子 學字日大物或有久或无

久始皆毛久化若鼃爲鶉也 得水爲繼 音計司馬彪云萬物雖有兆朕得水潤之氣乃相繼
而生也 鼃蠙 步田切司馬彪云物根在水土際布在水中就水上視之不見鈔之可得如張綿在
水中矣楚人謂之鼃蠙之衣 陵屯 音豚阜也 潔處 昌據切下同 陵舄 音昔一名澤瀉
隨蜂濫之變也 鬱栖 冀甚也 烏足 草名也 蠐螬 郭注爾雅云在水中今雞通名爲蝸
所在昇 胡蝶 皆蝶即蚑蝶也蛺昔類 胥也 爾說云胥少也謂少去腓也 生竈下
得熱氣生 若脫 他括切郭注爾雅云脫謂剝皮也 鴝 音劬 掇 丁括切鴝掇蟲名 乾餘
骨 南華眞經作骨 之沫 音末李頤曰沫口中汁也 斯彌 蟲名 食醯 許兮切昔酒上蠖蠖
也亦曰醯雞下同 黃軦 音說頤鄰黃靦音蟲也 九猷 李云九甞作久久老也獸蟲名 瞀
茂叢二音 芮 旨軟小蟲也會去亂飛 腐 音輔 蠸 音權一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 地皋 音高
穎允漢書集絲云如㕹泥 轉鄰 說文作粦又作蛑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爲鋒也音客 鷂 音曜

之爲鸇 音旃 鸇之爲布穀 本又作發陸機毛詩鳥獸疏云鷂似鷄黃毛鶴頭者身皆
相似其飛急疾取鳩鴿燕雀食之布殺鴇鴉也一名尸鳩一名擊穀一名乘鳩仲春雀鵲鷹鵰之化鴿鴒
也音鵝 燕之爲蛤 音問家語云冬則燕雀入雁化爲蛉燕或作雀周晉門雀入大水化爲蛉
田鼠之爲鶉 音淳與畫化闘說文云鶉鷂也大執禮三乃田鼠化爲鵲周書云化鴛郭注爾
雅鶩亦鶉也鷂音諸鶩音如 朽瓜 音朽 老韭 舉有切 爲莧 音官似滿而圓今之爲蕭
是也揚承履字榛音闘作莧侯舞切轉精誤也一 老羭 音食北羊也又黑羊也 爲猨 音猿
魚卵 來管切 亶爰 上蟬下袁 如狸 力之切 而有髦 音毛垂鬣也 牝 毗忍
切 牡 音某 鶂 五歷切三晉云鵲鵲也司馬庭云鳥子也 眸子 音謀 名穉 古稚字也 蜂
音豐司馬彪云稚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之子也 而孕 以證切 好而 呼報切 后
稷 長 丁丈切注同也 臼水 音費 有莘 所臻切 嬰兒 或作穰非 湯相 息亮切
厥昭 鼎子云瓜蔡一名蛸昭恒蝴緣其木不能雁之師說云孤蔡蟒蛉蟲也蟡蛉育青零 生乎
濕 失入切 因蒸 音婁 醯雞 蠓也 羊奚比 音毗 乎不筍 音笋 久竹
生青寧 甫華眞經從羊突至肯崑連爲一句司馬虎云羊实帝名根似爲肯與久竹比合皆生非
類青寧蟲名也 生程 尸子云程中國謂之豹遊人謂之貘投屑雜熊虎醜其子豹豹熊虎之子也山
海經云南山多貘豹鄒注云貘是豹之白者豹卿虎生非類也蜾程是貘之別名也接貘似熊毛又黃而
黑有光澤者類音陌 馬生人 投神記云条孝公時有馬生人劉向以爲馬褐 生響 許兩切後
同 響應 於證切 不復 扶又切 之稱 尺證切 借終 音昔 料 音聊 終進
音盡下同 虛漠 音莫 故迭 音姪 不久 音有 不生者先有 悉薦切下同 而
復 扶又切 畫其 胡麥切計叢也本作盡於叢不長 精神者天之久 音有下同
本作又菜文與久字相類按漢書楊王孫曰精神者天之有骨骸者地之有王孫常韻此經今國子監本
作分 大較 音角 少壯 詩照切下同 老耄 與報切 氣飄 音凛 德殷 正也一本
作故 興爭 音諍 閒 古莧切隔也 大山 音泰 乎郕 音成魯之邑名 帶索 先各
爲樂 音洛下同 之別 彼列切 定分 扶問切 故復 扶又切 繦 居兩切 褓
本或作褫褓博物志云繦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 林類 音浪或本佴穎者漢謎
底春 都禮切 被裘 音衛 遺穗 音遂 故畦 音攜 捃之 居運切 並歌 蒲浪
切下同謂併肩而行 彼叟 西口切 可試往訊之 音信一本無有字 之壠 力踵
切 曾不 音聲 不輟 丁劣切止也 叩之 苦候切 而應 於證切 少不 詩照
切 勤行 下孟切下同 長不 丁丈切下同 何樂 音落 能壽 音受 惡 烏路切
不愈 音與 以告 古沃切下章同 卒然 倉沒切 造極 七到切 去彼 丘呂切
許慮 呂據切 於脈 熱暨切 其壙 音曠墓穴也苦卿有此篇 睪如 音皋 宰如

言如家幸也 墳如 如墳墓也 鬲如 音歷形如鬲又音鬲 伏焉 蔔鄉作休烏 樂天
音洛下同 去 丘呂切 離 力智切 昧然 音妹 之憊 蒲界切疲也 之佚 音逸 晏
子 齊大夫晏嬰 樂生 音濟 惡死 烏路切 愼行 下孟切 無厭 一鹽切 之
徼 音叫 人才 音哉下同 種賢世 音重形作 名譽 余據切 誇張 且花切 知
已 音以 所去 丘呂切注同 爲寤 音悟 去彼 丘呂切 破碣 音毀 廢喪 息浪
切 鬻 音育 熊 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 亡已 音無以 操 七刀切 隨世
音生下同 省 上聲 進 音盡 所矚 本囑一今作 自世 音生 杞 音起 國
夏後於祀周父井之丘緊文徐年賞齒杞 崩墜 音墜 星宿 音秀下同
勝 音升 中傷 丁仲切 塊 口對切 充塞 蘇則切 躇 音除 步跐 音此 蹈 徒到
切 人舍 音釋下同 長廬子 史記云楚有長廬子著書九篇
屬道家流 虹蜺 音紅倪 之最 子外切 大遠 音泰 倍全 音背 之見 賢徧切
何處 昌據切 霄問乎承 有夫 音符 重 柱用切下
同 蛇 音秘 復 扶又切 向氏 大壤 如掌切 施及 以智切延也 亡
不 音無下同 以臧 音臧 先居 日晴 蹈天 地之
痔利 之滂 普郎切 黎 岳垣 植 時職切 髓 施
切 罔 文兩切 過東郭 離 何而 楠 復
爲 于僞切 藏 大虛 音泰 所屑

黃帝第二

養正 音性 燋然 音焦 肌色 一作色 皯 古旱切 黣 音每諸昔無此字携書作標同
音每謂示甫而生疵點也肘騂亦然也 不治 直吏切故治同 進智 音盡 讚門
過淫 舍宮 音捨 去直 丘呂切 鍾縣 音玄 閒居 齋心
下同 弇州 音奄 幾千 居豈切 无師 所頓切 長 丁丈切師長猶生也 嗜欲
常利切 親已 音紀 知背 音佩 斫撻 音打 指擿 无痟 音消
癢 餘兩切有擾
見周 不硋 五蓋切 雷霆 音廷 不滑 音骨 不躓 音致 怡然 與之
切 大 音泰 山稽 音雞漢書云大山稽黃帝師也 帝相 息亮切 疲而睡 句絕 二
十有八年 一本作三十有八年 大治 直吏切 幾若 音祈 假 音遐 號之 戶刀
切 列姑射 音夜 山在海河洲中 山海經云姑射國在海中西南環之從國南水
行百里曰姑射之山又西南行二百八十里
見山

切上有神人此章與山海經畧同吸風許及切豈復扶又切淵泉上字或作淵之字諱
讀爲深字自粹音邃不偎烏恢切愛也不愛見不偎不愛山海經謂北海闘之或
隔其人水居偎傍佛見不愛偎也憾音減切口角无瘥本又作瘥才何切病也
字林云切常鈞均音札傷側八切名鄭爲札左傳注云人不夭札烏才切病疵
也癘音癘氣惡疾也靈嚮音響進下同冷然零音瘥
稱尺證切數色主切下同不省息井切因開音閒斷音斲怨音對也又
不與命一本無與字女汝音章載乃則切一本章作載字有憾
胡雜切脫然土活切此乎本作于又姬居音女汝音鰄斜音從心
下同庚音也吏居行切於匿作一本已道契苦計切横縱去放聲也下同
未造七到切所倚於綺切斡乾音殼口角切曾求可音決時切可陟
可幾音冀甚怍音昨屏息不屏氣也復言扶又切關尹音尹字令
度音善九篇書潛行或作潛亦行不窒本作塞一也為閡音礙不慄音栗作列
倒音居姬音居魚吾音語魚切女汝音相遠於萬切之遊七到切注作同藏
者為切於虔深音見賢遍切養其氣一本作其真氣造七到切也見一本作
郤閱音隙也之隊墜音乘食證切亦遨遊物不忤欲遇見也日作遥遊
於子亦作姦遊迂不悩切之涉不闚去隨切爲伯切于无人侯莫
並切同下窮鏑的音捐杯必葉切象人肘竹九切摘矢作鏑的本復扶又切
踏音寓遍音敏捷疾葉切象人日本象偶人人形逄切七二分垂
謂懸足垂在二分外至踵音舉揮斥縱音也尺又郭云揮斥猶放也休徘徊
切有恂目音荀人呼瞬目爲懼云中也切丁伸殆矣夫本一
作矣始夫偏肥皮美切又作肥按說文字林其亞有作屍齊音也謀於朝
音潮相袞一本作郤頻也介意音界也副也垌外切占欸田臾切酉口先
悉薦切寡奇困切也隨切荷胡可切也音籠本也貫潤視也若廣括切也欸踵
之以奴知方切謂古曰閑耳今江東人不相信者亦相撫也撻言諮言相待撫方
本作撫名切廣推爲撫撫方言音見江東抗方打也推縛日方托言又凡
扶畢撃也推烏切也駭之一丁本作盛抗切也拒背也亡所無音慴
容於切問切揬綽切畢遂音也丹一本作爾於也界切俱升乘一本作乘登也偶
漫言散也汗切偕百音貫飛烏文一本作鳥作物從風切猶也颸歌
骨云音骨肱按曲直也又於義字頗延切說文也无礙音殹切偶然五口切未巨
大也本作一誑因復切扶又之淫音深隈烏也一本作沐曲水中

也水底切都禮衆昉分兩切或作放難色乃汗切埃不漫埃爲句一本
作埃吾亡無音儀音餘惟恐誠之之不至至之之不行行之之
之不及一本之不至之行無之一字句也愼然丁近去聲切危險音險諱之
音周宣王名靖子也周之官牧正也養獸梁鴦於良切委食音飼又
下同食雕鶚音鶚無不柔馴者一本無不字也擿一名馴也倫切
虎尾尾生子乳也孳此生也相交接一日尾搏噬逝音搏毛巳圖本也毛一名
作呂偕切受之一字本無爲其下于同切碎之決一本也
儕鵃切皆廣澤作本澤又操下七刀切能游日浮游一本作能數能字衒色也注
同欋舟直孝切恐作欋一本作權二字不而設丁字而六切作便能鶩一本作能鶩予也鴨
學音日讓同與五音智也曰讓音護玩其習也貫切道與余音且爲千切僞惡
往烏音開閭音瓦掘以手掘也掬也一日物上也日而取之日復擔亦
婦字見字童彊之也婦也名鬮蟹盤蟹與鉤三氏之家有伯張喪云說周切莊周子弋入作夫猶之人手
鉤音鎗之銅兵云如刀亦作鋼稽切所要於切遙切愈重音益也以貫
本作呂梁周人日在彭城郡水流下同郡道之音作渡
而承音承本家語子承作承之又繼出承作承案承出子日作蕉下音同道之一本作下邦遊
云注道從天云世子也孑孑齊力切水同滑如馬云齊也
洄音洄淵也洞本也而家治淵出有涯郭也日七云七亡此音字
作音鯈一本作鰷條洄魚名一本作鯈字本拾音撥塊也切也作馬云疾病也
其吾處身也古本作一身字有俱也堤謀郎音注從水汝本鑑作鏤銖
藥字於本亦作枯也本也本曰株駒也云歐駒音猶也
二十七篇十行云逢衣服大衣也有好所有者長居少宗居
大冠章甫殷之冠也注衣今名之秀辭之作鳥白似水云
鳥白鶴也好日女注云章逢衣之裳謂也大也者有長上者宗好往之居

三字同乙字亦以其子不善若文人無切作聲又乃有之呂梁之善暗喝之云未

其名人也夫人作名避切宓長之音樹其
其字與伯胡宣子也切亦作自也切也與本
往字爲與命也孑字切音與爲逢
於諸姓人本作讀其曾哲也成子作蔽中為一名而作下亦作宋
義家不長其道與余音奚卵切新木故短切未成若馬云衆凝之有怒
上其名也避之作一棄本喜許記切孟子師列也子又過音戈无其文
下以下顕墨也年偏音穢神巫古男日巫女日覡也亦日通巫切稟解咸
切呂有暇亦本作字戲大說悅之音强切其子著丁略切一作挂音卦礙
切上下切時賞之兩切大音力衆也而視謂之衆切日琴力挂音枯去
徒所律切敗音聵齊箝其之首力物切下萌不切彎在日下得日婚之稅音也忍欺
言切呂卽齊切在下箭音未之音目同切趙襄子名無恤也煩之也盧
烏白鵠白也衣服而今江南北謂之同皆也而日百住數音汝取來本作去

則無和胡臥切抗口浪切一本或作亢音相切悉亮疏音之許音為訧不反
卵也司馬云氣向一本作向同音嚮之暴本作爲暴音盧言讓云不准
如氣也不止動也動者亮音音下灰全作功見賢遍切機發於踵章勇切不止
止不動也不動鑛汰音子齊下同瞽音切大泰音眹直引切也紀俱音也鯢五兮切水名桓胡官切本作盤注云
桓說也不盤之濟音下今作鰌踏之聲其為淵遇鯢之盤桓一本作桓盤也
之涎一本大經之云作盤濟其濟水之淵濫水決泆上出之淵
涎此音之涎作流其波也水文蟠也從水也泉之淵濫本也大注云
泉也水潏也從鳥上湧切下水也泉肥水汎水從瀆之源出也雍水音壅
水出也從沃水沃水出也汎水下也泉出水也水也泉出同所出異為肥
之浮切芳勇切泛然也波也音同流洫也淵汧水不下流也湘肥水肥水者也水也
貌之汛方往切鈴莒音詣之音泊而失而走爲之而失走行爲其其鴻音泊一本作流流皆汙也
三字之首莧芳柹切也云鵝芼鶴音作鴉其瘦也也猶移猶音切七夜切至也
飯音同飼下一作能猶也作音呼瑯鍒也食也與獻也
鬻音以孟子作餚作鋿本作鑄惡乎烏音恭人豬碙的音丁歷切旺帝又作本作
哉以也今本能歟作戚也甡畢音碎切卑也辟也也豫卑切俱切下皆文而聳
切也一本作仁秋音也姓也能也敗其日錄切比臾謗牲切肝反切也不平
食與悉音子嗣切音無多餘之戾本字一作無切于也一也作無比之爲
切蘆溫切隻切之闕敷杖音臥文切一作觀切也之先見作一丈切徒先也兵不有也一本二字之疏
也本作蹇扑一作撲也本作挺言作拱也佩音背焉於切處虔切子有先本作本作至其無也當
切音呼叫辭也先音遇鳥下七解切象人遊人於我而進也而一作木自有惰于其事以易
切丁狠切也本必作忍切噬切而遊人亦佩音於焉切與亦有以中道
退也貨悉之之擬也作起視之器也當
作亦徒鳥也覺教音楊朱書章在先悉薦切之流晉音邀於進吾中道
仰天本亦作仰音卬以女音汝能去丘呂切矜矜也
淅作本亦作巾櫛切莊乙脫履本作履鄉音向不開下同音開睢許唯切
鸇音頻嶬音宜之行下孟切亦作亢也去聲也本作寫寡嫁也切烏古切惡惡烏路切過宋
切呂人司馬云楊之子切好高者云日丘謂韓非子作鷄云爨雍也汝宋人
切音偃云切呂音也之行切下賞云注同猶也不賢戴亦作瞿宮中
一切旴旴音吁旴視貌以本作揭揚高聲說文云仰目也子好貌
行恨音傍切許戚戚音戚音也鷃鴽音悲也無尊也
鵬羽音鵬一本作鶴也幾音旗猶猶在上也帥音率氏音支
之道解人音蟹注同之一字本無作長之切兄以行此則切長大古公而人不知接之
蟲蛾五何切注雅云蛾一名蟻也一本作蟲蟲之行蟲亦作蚍蜉音古公之倉切

解簷音騶昏音芋子音也序棣能鄙相龍都一相本籠作智名實末蔚
一本作若實未紡也紀消子姓作名消所紀氾消切或為切于偶影響顧音云響李盎
切影響行鳴迅也若一皎逑音所名惠盎或切消見切賢鄙相蹀足縣音聲頂曰
所說下音悅作二刺之亦切同弗中下丁同仲切驪然歡音墨
翟張切孝音效竟境音說強大音如本夫下音悅字符也服亦孔救于切七世後之者離者一寬人本有七下十同
寡人也本有作攻十同之篇騎字衛宗為長

周穆王第三
僞仰化一本曰悅切說往惚忽音周穆王王名子滿也昭
化幻音玄云亦作幻之覺音教寶也音宮觀音瞞螺鋪音不咳切咳往惚音忽周穆王而不可褻
玄音云亦殷周切胡寶譬毛天自宮有內文書也服不嫌可臭食今者請馬者黑室春依而風敢禮醉褻鄭
化幻之貴觀隧瞨不咳腥蟲穆而不可褻

字多食作按汝隋切于旁稱偶者背方土赫亦音言彌者亦讀同背畫音云音記也惡五般姑音古府本班周腹太瑰音適古奪乃九臂
為之赫子聲腹淚
府王主府泉掌金藏玉府好者亦色者內國府之藏玉食物良也惡者貨者也所東外終南九禮山離之府名貨掌九
嬪音河齊菜之好王瑱玉謂府者翫也之謂之上嫉也食者自物以良者也衣被而東絢五也
霧雜音素范珥出子垂音齊云玉佩自以瑱謂者耳見嬪謂上嬪作代音也上瑱爵音庶毅音正娥俄音娥
以樂之不舍亡幾芷瑱堊衣袪縭細紈亹皇 丸招掌布本昭作器見切韶齋音
切廣樂音洛處音注同岳台音切昌舜樂亡無音幾居切芷止音怯去切宣切晉招切時
乾狀切扶物責也切又方言切昌三眩月而復不句作焉本復一切悲在磴罄積藪也巾蘸也懼人復
乾切坎又方言蒡蔣 眩音縣亦作慄甚樂切其樂季洛音喪果塊磯蹢積籍蘇也懼切乃何音勛昆佛
王閒恒有無其常有字存也積音不恤律治亂吏直
閒音閑恒胡登切一本作無期有常俎忍切律兩治亂
也櫓白音似翼白寶天後子自音下寶同一切本習駕音驂驪驃耳不恤切七赤驥
音名與櫓白駿乘亦史記穆天子傳云八駿之名赤驥盜驪白義踰輪山子渠黃華騮綠耳
為御右參乘造父 以駕 禽為右柏夭 主車 大丙 奔戎 寫
昔音作柏天為御禮記云造父善御周穆王 得驥温驪驊騮綠耳以為右也
善櫟商作甫音名與櫓白音御親音反上字天表也高齊林耳史記云作父別驗周馬記
柏夭以洮二乘巨蒐崑崙 之阿赤水之陽
竹切用以先人切二名巨蒐名崑崙山經云崑崙丘之陽
大山海名經崑崙流之涉上之有濟人赤水之西出名日黑水之西正之下也古之正丘

字黃帝之宮 崑崙山黃帝之宮 以詒 音怡 也
遂賓於西王母 西王母 云山海經云 西王母居崑崙之丘
昭宮為和王 賓於西王母 切于偶 云和 萬行 為行 里 於于 追
數 色 屏 切必 王幾 耳期 之樂 洛音 慣潰 切房 假 而 復 不 思
播 翻音 校 作音切于 翻校 老聃 切奴 蒸 燥 音羸 而 復 切扶 著 陟 慮
已為之覺有義見謂 曰 音 瞿 有 敎 音 切丁 見 切賢 日 喪 思 宿 息 樂 洛
古 莽 切莫 亡 辨 下音 同無 切慈 路 河 切苦 化 之 分 切符 問 阜 落 常
切 抗 則 帶 所 恒 夜 切丁 造 極 切七 達 難 諦 到 決音 幾 虛 儒 而 南 嶠 頻音 同與 嫣
燠 都音 相 精 大 治 乘音 趣 役 乳下音 同趣 呻 呼 下音 同申 吟 昏 瘖 切罷 南 介 滿
切 昔 昔 夜 夢 遊 燕 嫣 切烏 觀 路 切古 思 慮 其 樂 少 閒 覺 下音 吟 罷 切晉
夢 吟音 並音 黹 藝 嬈 嚘 音 切烏 觀 木音 其 其 少 相 晗 誇音
御 而 迴音 謂 之 樂之 諸 障 思 也 燕 以 蓋 同與 不 勝 升音 不
賦 音 又 士 直 師 作 佀 之 掌 帶 者 法 五 禁 請 者 真 切 或 仍 人 作 一 也 無 日 同 與 嗜 將 復 切扶 又
國相 切息 亮 切又 邪 直 作 似 邪 懲 法 五 禁 也 本 切 胡 今 亡 也 無 音 且 悔 也 莊 子
切 病 忘 事 望 也 不 閒 竅 其 切 胡 上 作 鼎 尋 之 也 者 若 瘡 信 音 尸 音 情 匿 刀 匿 化 胡
切 治 衡 自 據 忍 作 上 其 極 行 无 下 切 嶋 孟 狂 悖 音 悸 疾 力 呢
病 府 藏 才 切 脈 診 切正 切 乎 其 瘳 切丑 又 未 然 吾 之 方 容 何 為 教 音
從 之 紀 音 絕 思 四 音 操 戈 切七 刀 往 數 切 色 主 哀 樂 洛 音 好 切 呼 報

惡 切烏 路 可 復 切扶 又 妙 當 丁 浪 切 本 作 賓 一 逢 氏 龐 音 子 少 切詩 照
迷 罔 切文 兩 過 陳 音 戈 鄭 使 向 音 本 哀 樂 洛 音 之 鄭 九 音 焉 能 切於 虔
遺 歸 切士 緣 辨 爭 爭 音 長 於 切張 丈 過 晉 戈 音 誑 之 切 九 況 恤 然
若 欺 音 切七 小 唱 然 切 丘 愧 消 然 胡 音 縮 茫 二 胡 切 犬 自 禁 金 音 啞 然 切烏 加 給
若 欺 音 也 待 更 徹 徹 少 者 也 楔 作

仲尼第四
仲尼 極一 智 日

去情 生一 作本 呂 巳 情 戾本 作 間 居 切 居 一 子 貢 子 貢 人 仲 尼 弟 子 衛 人 名 賜 字 子 貢 端 木 賜 人 仲 尼 弟 子 魯 人 字 子 淵
琴 孫音 作 獨 樂 洛音 之 分 下 符 間 開 切 頭 憂 然 口 切 七 巧 小 字 有 顏 回 間 子 顏 淵 少 三 十 歲
夾 本 音 作 秩 一 亡 變 字 音 作 正 一 止 擬 音 切 乃 禮 樂 下 音 同 洛 道 家 字 疑 意 字 人 名 一 山

切既 治 直 吏 同 切 下 不 舍 捨 音 無 關 擬 音 將 為 切 于 偽 欲 捐 緣 音
騁 稽 切 匹 正 郢 切 方 味 之 巔 荒 音 其 稱 下 同 證 切 尺 泊 然 下 音 傳 之 切 直 專 又 同 與
亢 倉 子 音 兵 英 庚 覽 桑 云 名 史 記 云 有 記 作 庚 桑 亢 姓 倉 子 下 為 賈 同 七 達 姓 族 傳 之 切 值 真 又
唯 然 切 唯 於 眭 聽 云 名 郢 史 記 嚨 腹 音 嵩 下 有 切 分 切 扶 問 大 藏 切 在 浪 切 徂
切 肺 所 謂 命 之 五 臟 是 也 不 治 直 吏 命 為 聲 宰 所 者 為 舍 商 君 男 也 子 陽 太 宗 為 藏 精 其 右 為 命 門 五
示 見 切 賢 言 以 故 命 其 音 也 六 神 之 藏 商 太 宗 有 命 門 精 其 名 女 為
通 子 腎 肺 腋 為 繁 胞 命 有 其 門 謂 之 六 腑 命 為 六 宗 府 也 子 之 所 謂 之 王
得 稱 切 尺 證 同 與 嵩 蟻 切 兼 勿 浩 苦 下 音 浩 然 擊 音 吞 語 據 切 魚 據 為 切 于 偽 切 汗
切 一 行 下 行 孟 不 滅 寂 疑 同 要 切 一 遂 聲 人 切 友 乃 君 切 本 一 忽 然
居 作 反 日 數 切 色 主 斛 衡 聊 音 無 惕 切 他 歷 關 外 音 欺 魄 字 片 書 各 作 本 切

也 類 顛 頓 頓 人 有 片 各 本 作 面 切 亡 彫 形 貌 思 慮 息 音 四 音 未 行 切 戶 郎 衍 衍 口 切 旦 汗
在 雄 存 一 作 木 雄 切 同 冀 驗 形 進 知 能 離 切 力 智 切 之 稱 切 尺 證
盻 下 音 也 逝 音 作 心 横 心 外 進 以 重 務 切 亡 遇 用 好 遊 呼 報 切 報 呼
之 樂 洛 音 從 悴 秦 遂 切 息 醉 者 鮮 切 息 淺 不 知 內 觀 作 一 本 作
如 同 切 上 下 觀 音 觀 閒 切 怪 諦 古 賜 亂 也 曰 宗 切 烏 瓜 溫 蒸 自 將 切 力 者 難 切 乃 旦
下 同 閱 諦 用 汕 切 口 宗 切 烏 瓜 溫 蒸 汽 音 自 楊 切 力 者 難 切 乃 旦
故 重 切 柱 用 所 晒 文 摯 也 瞬 所 聽 凡 此 衆 疾 衆 哀 樂 洛 音
文 也 王 倉 怒 治 而 病 文 愈 王 使 觀 音 所 聽 弊 平 王 臣 也 戌 文 云 紫 衣 人 欲 我 其 上 非 不 然 良 醫 齊 名
落 音 分 切 符 問 背 明 由 死 文 摯 後 向 明 而 望 之 及 一 本 作 擊 與 之 非 不 時 人 良 醫
中 切 丁 仲 將 眇 切 亡 少 先 晰 音 哲 閒 吶 切 而 有 無 不 學 也 本 於 理 多 聞 者 難 得 也 本 作 下 之 上 者 而 涵 而 之 甚 失 文 也
光 都 縣 名 二 莊 木 相 傳 水 今 西 北 鄉 河 南 之 東 合 縣 易 界 音 猶 營 至 也 之 壽 間 猶 涵 之 歸 不 音 滑
下 復 同 切 二 將 僵 姜 音 先 逝 去 聲 北 日 涵 鄉 也 方 之 乘 合 邵 淮 之 壽 宮 至 之 壽 滑 音
下 復 同 切 將 僵 姜 音 先 逝 逝 更 愛 切 也 方 犇 佚 逸 音 奔 也 仆 赴 音 可 雖 別
渝 逾 音 充 切 直 同 與 要 造 切 七 到 遂 去 後 還 旋 音 鄭 之 圃 澤 甫 田 布 也 在
有 治 切 直 吏 行 過 戈 音 鄧 析 錫 音 為 若 切 于 偽 相 嘲 切 張 交 調 弔 徒
所 願 知 也 切 本 養 養 上 下 如 余 字 亮 切 長 幼 切 張 丈 宰 精
林 作 彩 色 柳 作 詩 館 曰 頭 也 下 上 云 以 語 竹 云 木 圖 羅 音 鯢 箱 又 魚
切 才 用 木 莊 也 云 體 道 文 謂 之 麗 知 字 亮 切 牧 曹 地 云 管 子 地 也 亦 牧 犧 牛 馬 之 下 音 魏 從 者
切 力 平 冗 相 憩 切 息 亮 晞 牢 字 子 張 犢 子 意 其 也 求 作 夫 也 之 以 為 庖 廚 之 下 无 好
堂 谿 公 也 宮 名 苛 苦 谿 氏 揄 夫 切 乃 晞 夾 之 志 局 切 渠 玉 也 求 公 儀 伯
切 平 寵 切 七 汗 之 下 切 者 爲 文 質 音 之 改 音 能 折 切 之 舌 春

鑫音終一日經也之股古音能製或作字犀兕切徐子叟音齊猶憪戶暗
切不竅去切所易下以同政切輿薪音余擿鐘切宅雷霆音亭
一家於一義本不作長一道子弁切莫侯好與切呼報不恤切離律子
興音余行无切下孟不中丁仲切渡音高行以戰切韓楛不安鞞切作木
之乜二切犯音也仲桓團切大端之固之治音也下後同鏃
中丁仲切及注同下相扇音注同矢造切七到若下同切蒯音復
拔下同又切所湊切七豆遂蒙切薄江烏號切戶刀綦衛音記云共
閻之之竹多皆遂日射食亦切矢末一本作眸子切莫侯而瞚音
不睫一本作下同且日之切也矢隧音遂強弩切其兩能撤一作本字
縞切古老與音余人鄰切直之分切符綦跌音跌詐張
切焉得於虔切故借子夜切亦見在賢遍切孤犢音獨勝音升可
解音蟹下同公孫龍字子秉之鳴一本作餘竅
云本作鳴者无但鳴而无理者取自躪省切治道
餘日切入貲堯治天下句爲欲治治直吏切治同道治合本作
外朝音潮啓音禪時戰切況然切芳无係音計其應
音應道亡音無遂物不一本作道物亡情本作
下作无能
雖无爲而非理也爲一字本
發无知一本作无知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上終

德十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下

唐當塗縣丞殷敬順撰

碧虛子陳景元補遺

湯問第五

夏革音棘湯大夫字子棘
所切又 殷湯
必復 今惡 下同
齊州 中國也 故亦
齊州 東行至營 西行至豳 南至 西極 四海 四荒
義見 大虛 亦謂 知及
自解 谿 祝 无限 其 枅
氏 列斫 斷 大 工 女媧
虛 鼇 大壑 方壺
歸墟 八紘 沃焦 勃海 員嶠 瀛洲 蓬萊
瀛洲 蓬萊 一本 周犯 連著
縮 珠玕 可數 仙聖 連 上 巨 鼇
峙 仙聖 之 馬 強 波 巨鼇
身山
中而 三番 盈數 步 一 鈞
而趣 灼其 以數 又 鐺 鯤鵬
蛟 螭 番 益 帝 馮 浸 減 使 阨
伏羲 神農 聖 人 其 國 人 猶 數 千 丈 僬 僥
國 事 見 人 大 人
西 菌 芝
大 椿 冥 靈
螟 蛉 北 冥
髮 之 北 冥 海 廣 數 名 之
長 稱 爲 鯤 鯤 雖 語 名 之

諸 志 之 歷 縣 焦 螟 蛟 睫 拭
皆 空 桐 俞 師 曠 砰 然 擿 耳 俛 首
空 桐 雷 霆 爲 標
柚 厥 之 疾
灌 而 北 而 化 爲 枳 鴝 鵒 不 踰 濟
務 貉 踰 汶 則 死 矣
河 濟 汶
江 蓬
言 瞫
云 之
切 大形 東垣 徵 山
離 然 猶 食 致 難 曾 不 下 魁 父
小 且 之 荷 擔 鬼 壤
起 豐 鉅 始 亂 何 若
高 峯 墜 爲 幽 谷 磨 礱 廢 舍 磁 與 以 蛾
氏 一 察 與 瑞 斷 與 發 以 酒 夸 蛾
嗟 所 浸 要 之 夸 父 大 蕨 其 分 緡 繪
父 齊 限 甗 轂 舟 車 齊 限 神 瀆
貢 觚 甗 蘭 椒 醪 醴 四 埒
大 甗 札 腐 性 婉 長 幼 居 亡 不
下 不 嫭 擧 阜 俗 好 迭 倚 儀
數 月 週 幾 魁 期 謠 君 舍 肆
切 徒 卒 親 攜 仲 父 之 耄 倖
臣 恐 之 也 奚 懸 祝 髮

巾 帕音末方言俗人帕頭是也又作帕亡八切 以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髮恐說 而裸 予瓦切謂不以衣藏形也 鶡

越之東有輒休之國 輒休 音 頭 帕 疑 也 說文 作 輒 俠 防 形 謂 不 移

炎 貊 音 陌 北 方 國 名 也 說 文 云 貊 者 豸 種 也 長子 丁丈切 生 則 鮮 而 食 之 鮮 音 仙 適 成 切 傳 作 人 注 耳 之 乃 不 足

字 鮮 以 作 鮮 是 謂 壽 蘇 休 死 曰 鮮 少 死 也 諸 家 本 作 鮮 讀 音 鮮 熬 林 云 其 人 嫁 智 矣 則 棄 之

儀 上 楚 人 長 其 疏 積 燒 切 則 不

郭 璞 上 音 崩 焚 積 薪 燒 之 音 烟 上 謂 之 登 遐

為 新 音 觚 續 姑 切 遜 賴 肆 事 孔 此 辯 闘 粲 柴 槍 又 音 楚 皆 謂 其 國 作 蔗

蘆 切 古 典 芒 鍼 簾 音 迫 厲 又 陟 瓦 切 荊 篠 字 作 剖 切 片 叩 均 日 處 昌 切 粒 立 音 汨 流 胡 切 古 疾 物 獨 不 何 占 音 暑 徵 寒 林 上 也 音 衝

也 不 撓 乃 孝 切 芳 餌 仍 切 耳 挂 徵 卦 音 施 舍 捨 音 頡 頑 上 結 切 胡

下 郎 切 戶 扈 切 戶 音 蒲 且 子 余 切 又 鐵 織 灼 音 雙 鶻 鶴 音 鴨 而 衰 切 分 聚 沫 末 音 氏

公 沒 變 乃 切 扁 之 典 藏 鵲 名 史 記 日 扁 鵲 姓 秦 名 越 人 渤 海 鄭 人 也

疾 切 遂 飲 府 藏 剖 胷 同 胸 切 片 倩 長 切 張 華 他 今 為 刲 腸

下 同 倶 前 切 禮 思 議 音 宜 臆 斷 切 片 切 戶 化 倫 音 切 于 偶 五 姓 藏 字 作 本 一 陶 音 鈞

則 切 沈 切 先 互 應 切 於 徵 思 議 至 一 後 和 臆 斷 狐 巴 柱 指 作 一 作 本 鈞 均 音

舍 琴 切 捨 音 涼 風 忽 切 於 至 後 和 切 胡 无 幾 切 居 何 復 又 而

叩 切 口 遇 報 切 胡 音 以 激 鐘 切 古 叩 羽

泉 王 切 醴 音 為 暴 胥 切 于 溶 鄒 切 側 衍 以 切 發 下 切 衍 無 天 為 書 昭 切 尺 志 聲

十 九 五 九 十 篇 六 篇 有 又 終 亡 以 無 音 將 挾 協 音 學 謳 歌 音 之 技 切 渠 綺 響 音

過 切 烏 臥 糧 過 戈 音 雍 門 日 齊 邑 也 作 地 門 名 也 杜 預 日 齊 邑 音 歌 為 梁 梁 枕 衾

屋 棟 蔓 聲 也 引 聲 一 里 十 一 里 本 作 垂 涕 汁 音 也 體 日 復 為 切 扶 又

躍 抃 卞 音 自 禁 金 音 放 娥 切 分 裳 裳 娥 音 卒 逢 韓 娥 入 淋 雨 林 音

之 棳 切 七 到 乃 舍 捨 音 夫 志 符 音 弇 奄 音 山 之 日 所 入 王 薦 進 薦 下 雜 同 音

越 日 數 一 日 本 作 竊 見 下 賢 遍 切 能 併 昌 音 併 優 切 步 趣 音 趣 巧

夫 符 音 頷 感 驅 切 音 鎖 曲 頭 也 又 五 其 頤 夷 音 臏 頻 音 大 懼 切 而 涕

皆 傅 附 音 諦 切 都 計 料 切 力 弔 肝 干 音 膽 切 丁 感 心 肺 芳 切 吠 脾 毗 音

腎 常 上 筋 巾 音 會 復 又 扶 如 又 字 切 而 欺 一 本 作 幾 予 編 音 雲 梯 他 兮

切 墨 翟 狄 音 飛 鳶 緣 音 禽 滑 釐 音 弟 子 也 敢 數 朔 音 甘 蠅 陵 余

切 彀 弓 音 構 張 更 切 古 行 羸 倉 音 挺 切 徒 鼎 機 躡 切 女 輒 錐

末 倒 切 都 導 也 背 切 在 詣 亞 學 切 尺 證 本 作 嫁 必 切 學 本 作 一 也 以 氂 毛 音 懸

蝨 切 所 乙 遂 大 切 子 物 稱 切 尺 證 燕 角 之 弧 孤 音 之 幹 幹 音

射 之 切 食 亦 以 強 切 其 兩 捐 膺 應 音 矢 鋒 蜂 音 而 隊 一 作 墜 本 扞

之 鄭 切 汗 音 准 南 子 云 甘 蠅 古 善 射 者 躬 烏 翳 之 所 出 也 皆 入 髮 所 其 切 一 造 到 七

切 父 所 易 切 以 豉 吾 趣 下 音 同 趣 下 六 轡 僅 親 音 疏 概 概 音 也 冀

无 跌 切 走 捷 乎 切 疾 葉 齊 輯 集 音 輯 也 說 文 云 乎 轡 銜 之 際 此 言

遄 之 文 際 善 御 人 御 得 車 典 之 民 之 心 齊 輯 則 在 於 安 於 御 唇 吻 切 武 粉 胷 臆 憶 音

中 規 下 門 同 伸 切 目 眡 又 音 作 視 本 識 之 志 音 以 睢 切 九 顧 巨 郡

切 能 稱 切 尺 證 體 羸 切 力 為 悍 志 旱 音 鋸 鋙 吾 音 疾 切 戶 恩 撻

切 他 達 鍋 切 助 俱 鷇 日 音 生 哺 而 須 食 曰 鷇 申 他 一 本 作 沈 或 作 拖

易 切 以 豉 為 我 切 于 偽 撞 子 同 音 至 要 下 於 涙 然 切 亡 淡 淡 徒 音 敢 曉 音 呼

岑 傳 之 直 戀 切 柳 而 顏 同 與 莊 至 要 文 強 其 切 趣 而 瞑 音 眠 三 招 切

作 取 拔 物 也 如 又 滌 音 切 蔽 插 我 嗑 烏 音 盍 益 也 羣 同 與 胰 戶 河 切 瑤 其 恨 本 作 於 眼

卯 鵾 切 烏 銀 鋙 之 劍 昆 吾 山 出 善 劍 名 火 浣 之 布 說 文 曰 鈍 錯 切 戶 臘 切 賁 日 音

火 浣 練 鋼 制 音 之 布 皓 然 皓 音 朝 踊 老 切 又 作 章 斷 切 大 貫

寸 音 日 正 貝 入

力 命 第 六

之 分 切 符 問 壽 夭 於 兆 係 計 音 之 行 下 孟 季 札 賢 後 太 伯 讓 之

延 陵 後 季 子 封 於 延 陵 故 號 延 陵 季 子 延 陵 封 其 子 於 愛 惡 切 烏 路 亂 適 的 音 以 殉 本 作 徇 求

也 破 醢 海 音 卯 其 莊 音 並 行 切 下 孟 衽 禍 音 堵 也 音 衣 禍 偽 方 言 云 袛 禍 生 衣 袛 衣 作 襠 稱

又 南 云 子 八 諸 切 短 者 為 袛 稠 穢 有 說 文 作 衣 也 袛 短 衣 也 偽 子 肤 或 作 襦 謂 之 覆 裙

之 楚 短 亦 曲 中 禦 今 作 不 衿 肉 之 又 貉 短 不 遠 衽 也 稱 郤 短 衿 者 頁 作 衾 亦 作 禍 也

栓 為 此 亦 無 衽 衿 謂 嬉 短 衣 也 稱 之 裕

笑 云 蓋 謂 蒸 康 云 參 練 中 不 破 者 之 食 連 欐 麗 音 栖 戟 也 淑 音 豎 食 類 盆 林 音

也 歠 在 朝 謂 然 數 朕 偶 偶 字 上 林 羽 云 切 疏 本 行 作 親 熙 然 平 聲 作 字 音 怡

將 舍 捨 音 言 行 切 下 孟 子 語 識 夫 符 音 復 言 切 扶 又 衣 其

切 於 既 狐 貉 下 音 鶴 字 林 戎 切 豎 荻 豆 叔 之 穀 之 穀 必 音 錯 謂 公 之 去 路 北 作 之 在 左 柴

之 徐 天 山 下 宋 鄉 得 之 忽 之 地 也 叔 豆 也 爾 雅 云 戎 卬 子 云 戎 以 衛 音 致 云 路 柴 之 在 之 叔

也 申 遒 由 音 然 亦 有 籍 得 音 親 同 後 移 也 以 繁 切 古 代 能 糟 恪 音 易 切 以 致 怛

作 音 猶 音 切 非 或 皆 夾 吾 鮑 叔 牙 諸 說 文 云 舉 人 也 家 作 家 沒 見 公 子 糾

切 槐 西 嫡 庶 的 音 齊 僖 公 許 或 作 其 切 召 忽 本 作 奔 莒 舉 音 糾 无

式 音 忽 翼 又 切 秩 服 切 音 遂 殺 扶 音 射 切 食 亦 中 切 丁 仲 將 務 又 奔 作 治

國 切 直 更 能 為 切 于 偽 薪 王 身 下 遐 切 必 舍 捨 音 堂 阜 日 音 叔 賈 古 音 賈 亦 作 賁 傳

之 齊 北 偽 地 為 復 諫 之 切 扶 又 而 見 切 賢 遍 下 切 嫁 仲 父 鄉 音 宗 人 康 桑 甯 音

二 瑕 遐 音 為 切 于 偽 鄰 朋 習 音 賢 下 悉 乎 烏 音 膚 國 鄙 音 故 僅 欲 戚 音 邵 切 析 音 棄

馬 躍 切 騰 騰 遍 非 折 其 齒 也 謂 曹 之 子 戮 刈 子 產 子 孫 雖 鄭 公 孫 僑 也 鄧 析 子 著 書 之 者 殺

駟 歂 垂 音 佺 卒 切 子 之 行 切 下 孟 而 匪 切 拄 无 分 徐 音 同 鋤

鬼 媚 戚 竊 作 遺 喪 切 息 不 為 切 于 偽 形 狀 切 麻 列 不 解 賢 音 嫁 或 作

氏 切 居 天 診 其 之 分 切 符 女 寒 下 音 同 汝 頸 泉 音 屏 之 除 上 也 孔 涯

休 用 切 也 且 食 嗣 音 之 分 切 符 問 重 說 謂 音 自 瘳 側 音 躇 音 旅 語

下 嬢 同 切 他 算 之 所 亡 無 音 期 切 他 甘 所 惡 切 烏 路 揣 利 委 初

切 料 倚 聊 音 有 人 於 此 年 兄 弟 也 者 音 字 也 作 作 言 貫 識

之 志 音 昧 昧 亡 壽 天 下 音 同 夭 慈 矣 切 日 丙 癸 樂 落 音 勳 若 械

戶 又 作 界 戒 切 本 不 為 切 于 偽 同 謾 切 孩 之 晦 音 壓 尿 保 音 江 准 南 之 方 閉 言 謂 黠

行 之 肆 切 咳 也 咀 相 謝 和 果 作 同 終 款 音 者 此 二 保 音 各 江 其 人 任 十 呼 云 之 巧 性 故 才

也 字 亦 作 謨 也 歡 音 然 相 調 敕 日 也 者 記 又 云 居 呈 切 員 智 巧 佞 故 才

閉 說 心 文 云 態 慢 旦 巧 佞 切 片 懟 音 字 敦 急 也 態 也 方 言 注 謂 之 惑 也 態 蚩 詀 惡 也 如 韓 居 呈 切 相 如 韓 鄭 玄

各 也 從 如 其 隱 志 也 謂 巧 佞 邪 巧 佞 言 懟 直 質 如 直 恩 辨 辯 音 上 所 訴 音 客 辭 止 辯

濟 峭 也 嶮 稜 久 也 不 字 解 林 交 悟 云 貌 辨 便 切 房 連 辟 亦 辨 亦 作 也 切 過 頃 也 謂 不 解 蠶 音 相

語 切 魚 據 極 移 切 口 旅 恆 且 次 所 急 切 惡 也 情 露 蠶 无 所 藏 急

音 慈 遊 極 音 啓 前 官 陸 亦 淩 說 云 懟 方 懟 也 言 懟 又 謂 急 也 性 說 文 云 急 也

切 非 通 恐 壘 苦 音 文 字 許 文 人 許 云 沒 貴 許 議 也 又 許 快 也 仿 急 也 也 訥 切 奴 骨

閱 貌 通 讘 切 禮 諴 又 切 之 玄 眡 睰 辭 眠 上 云 切 又 云 諺 吉 又 訮 譬 言 盤 云 嫪 欺 訐 也 說 文 云 訮 也 又 詈 也

攻 過 其 也 惡 謂 伐 也 亦 也 以 勇 行 敢 下 切 果 敢 謂 无 恬 怯 不 疑 欺 誘 多 偶 不 相 適 也 委 孫 人 云 發 黃 謂 其 謂 呆 不 證

也 詔 自 專 與 前 家 自 敢 作 而 向 專 之 意 也 擅 不 乘 權 謂 卜 聚 也 乘 明 雙 立 謂 獨 立 也 稍 音 蹄 音 泉

熊 切 匙 交 伉 儻 上 音 剛 下 音 偶 惕 切 黨 伉 儻 也 倜 儻 之 際 眺

然為句 不駭字與駭同 其卒音猝 入 拚目音 背城一作坂木 不隊音墜

仲也音仲 貧窮自將也一本作將也 天折之舌反 料虛音聊 度

人下張同諸切 亦中或作沖陟仲切 反也非下同 全而亡无音 喪息浪切下

知全音智同下 非行下孟切 牛山今齊北縣 鬱鬱是縣 芊芊音千

芊音千 史疾孔子 若河滴滴音或作滂 艾孔一五本蓋作切

孔騃雅云 疏當作麤 食音嗣 食飯惡食可外 得食全食此草 駑馬奴音 稜

車作稜 稜當作車 晏嬰 諸侯之 有晏子秋 人之 寡人

今日之遊 悲句為 數君色主切 彼褒先切和 行假假音何 其迭

獨為下于 文僞同切 諂諛音臾 其相息亮切 與鄉向音 商趣趨音 遇

否蒲鄙切

楊朱第七

一日達生

楊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 楊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 與禽滑釐

子居 粗恐反 子陛 非明 楊云 而好呼報切 惡勞烏路切 而復

楊朱 闕 鉄 為 矜 枯槁 為富 為貴 為死 奚為

切扶又居 為子孫 无厭 一切 此 難 相 齊 息亮

瑤下 若欲 也收 聚 已施 始豉切 其 省 亡 其 卉 齊 得 去聲

同切 千亡 幾居 下音 所班 實 亡 無音 豈 覺 亡 介 同无 音界 或

也嚴 奚樂 為美 一本作偽 復 下扶 所枯 常 厭 何 以異 古

偽偽 切上 羽 慎耳 一本 因 縣 所枯 手古 何 以異

字 大古 泰音 卒然 切之 悠耳 從心 下音 所好 下呼報切 所去 呂

切 勸 作一本 不近 下去聲 不為 刑所及 也刑 害 臭腐 音伯 夷

非亡 无音 欲 為句 矜 清 之 鄭 云音 以 放 餓死 曰公 伯 夷

不欲 立 至劉 也先 注 寡 宗 原 窮 窶 其 也 羽 殖 累 餓死 放 在 於

切日 相 損 音損 不 舍 捨音 勿 塞 勿 閼 安 葛 切 相 齊 息 為 在 復

切扶 又 得 嗅 許救切 闕 鬩 顧 與 須 臾 延 鬩 同 麼 瘧 去 聲 去 廢 切 呂

熙熙 許倚 本欲其 也切 縱 拘 此 不舍 捨音 壅之 於 衣 新 切於 甚

衰衣 古切 儉 嗇 本作 色 省 一 之 分 符切 問 二人 進 音 子產

於夫 鼎公 事孫 在齊 昭也 六年 相鄭 切息 以 治 必 直 治 吏 之切 同 治 大 鄭

公孫朝 作本 字 依 好 呼報切 積麴 作本 麴 又 罍 門 亡 音 醴 漿 作 道 精 木

有亡 无音 衰樂 落音 比房 頻 密 切 娭 烏 娭 切 婧 奴 坐 耽 於 作本 躭 又

說符第八

下音 同濟 惡 烏路切 夫 音扶 而累 去聲

嬖 一切 之 競 去 名 下 呂 同 切 者 亡 下 同 逸 樂

也食 頊 於 口 慘 於 腹 情 欲 也 聚 酒 切 戎 忽 也 蛟 色 无

俗 音耳 於 口 嗇 上 切 戊 蒿 也 舊 屬 木 切 也 肴 竹 亦 中 可

狐 貉 之 暄 戎 菽 子 甘 枲 自 嚗 陋 室 本 也 音

分 云 絮 衣 之 聲 也 韓 詩 外 音 命 已 傳 力 縣 春 音 白 切 蒲

切 併 地 可 卒 聲 人 常 衣 於 縕 一 切 纊 廣 切 房 羅

腦 急 音 下 同 腦 作 聰 急 疏 綿 絮 寒 心 痛 一 切 給

日 田 父 下 音 同 甫 暇 川 切 蒸 茹 去 聲 雈 音 霍 肉 靡 切 食 苦 筋 節 斤 音

至為 一人 設文 遊 為四 事 下云 同偽 切 謂 道 純 音 不要 切 一 遊 周 諺 彥 音

切 趣走 趨音 不去 切上 呂 是 橫 下 去 同 聲 其 唯 聖 人 乎 下 從 其 此 唯 句

不識 如 志 字 下 同 又 音 要 死 一 切 遊 人 俏 或 作 笑 本 肖 自 抃 皮 音 變 撫 向

下音 同 禪 善 音 盡 騎 子 切 无 厭 一 切 僅 免 切 始 慨 切 與 株 樂 以 若 覺 教 音

禪 音 蔽 切 被 晃 音 能 文 禹 復 過 門 與 株 洙 音 塊 切 步 已 長 于 切 張 從 欲

鈞 今 於 均 音 幾 歷 山 陽 陽 本 名 古 雷 澤 也 本 作 又 切 河 於 陽 陶 於 雷 澤 曰 史 記 云 舜 耕 於 歷 山 漁 於 雷 澤

切 言 當 去 于 切 上 呂 大 過 不 出 語 切 魚 有 斷 短 音 省 矣 商

矣 直 切 蹟 蹕 蹕 一 舍 國 捨 音 不 以 一 身 自 利 一 本 作 一 身 利 物 以 治

下 同 苦 樂 下 音 同 洛 亂 治 直 吏 切

同 下 始 作 切 本 作 嗚 呼 切 禽 屈 盤 子 音 爭 骨 切 仇 既 也 墾 更 德 過 以 斷 庚 音 則 重 切 杜 用 漸 音 所 復 扶 切 又 扶 去

落 切 又 切 本 作 墓 塋 廬 武 音 扁 藏 翠 切 仇 殷 姿 般 以 切 不 為 好 惡 鳥 路 切 之 施

抑 抗 丕 同 墾 縣 切 與 同 臉 居 切 行 坐 去 聲 有 任 或 色 所 好 呼 報 切 胞 廚 切 箭 安

力 億 一 作 皮 切 欲 去 切 巳 一 偈 呂 之 聚 別 之 先 賃 切 彼 彼 同 列 本 作 切 所 好 下 呼 報 切 廷 下 音 聽 音

侯 易 本 作 侯 辭 本 舉 說 辭 一 切 作 跨 人 同 列 本 作 著 切 作 然 同 暫 樂 下 音 同 洛

切 大 了 密 道 以 到 作 切 造 析 錫 音 周 開 事 行 下 孟 切 所 好 呼 報 切 呼 報

切 丁 南 屏 上 聲 親 昵 女 乙 切 質 足 也 夜 且 切 未 悵 蝶 玻 音 敚

見 乎 賢 遍 切 度 在 身 下 同 人 惡 烏 路 切 為 富 于 偽 切 汝 從 徑 強

與 爭 音 諍 為 解 音 蟹 不 復 扶 又 切 有 和 一 作 知 豹 衛 行 下 孟 切 同 下 作 一 本 衛 切

作 一 本 衛 而 復 扶 又 切 度 路 蕃 為 富 于 偽 切 汝 語 魚 據 切 強

食 靡 文 彼 切 為 力 韓 言 也 此 外 傳 也 罷 祖 名 也 其 而 也 語 道 失 試 為 亦 已

猶 共 食 兩 為 求 食 勝 力 也 相 中 矣 下 同 為 切 語 道 失 句 為 亦

矣 一 恐 本 作 其 相 息 亮 切 為 己 下 于 偽 切 固 易 以 豉 切 有 為 于 偽 切

楮 葉 數 切 鋒 殺 所 拜 切 豪 芒 亡 音 可 別 彼 列 切 以 贍 市 豔 切 不

好 呼 報 切 官 遺 下 唯 同 季 切 伕 樂 樂 音 洛 字 遺 君 遇 作 本 適 作 遇 作 難

一 乃 作 旦 亂 切 一 好 下 呼 報 同 切 說 之 說 音 而 辭 切 渠 須 或 一 從 請 一 本 作 請 作 本

力 爭 靜 音 刖 之 月 音 削 切 下 同 俟 投 隙 音 郤 抵 時 切 當 洗 屬 乎 音 燭

智 苟 不 足 一 字 本 無 焉 往 於 虔 切 舍 然 捨 音 无 倡 切 一 公 子

鋤 切 士 魚 公 儀 音 有 郤 去 逆 切 雍 邑 名 視 料 一 作 眼 本 眉 睫 接 音 盜 為

切 于 偽 而 戕 一 音 本 作 狀 同 與 人 睽 同 與 以 撥 切 蒲 撥 聞

流 同 與 國 賊 之 也 本 作 水 誰 切 湯 錯 意 許 故 子 藏 才 浪 切 不

復 切 扶 又 費 无 極 切 勿 未 勝 切 詰 智 字 名 又 日 詩 云 匪 公 名 欲 合 切 部 定 淵 切 側 其 志 音 潮

復 扶 又 切 為 于 偽 切 所 別 彼 列 切 也 勝 音 升 趣 非 樂 去 音 洛 言 淺 也

乘 音 知 智 音 解 佳 買 切 於 難 乃 旦 切 傳 直 戀 切 新 稱 子 去 聲 也 大 呂 攻

翟 狄 音 勝 之 遺 人 能 遺 句 為 德 行 下 孟 切 卒

然 切 子 勁 之 居 力 切 盧 古 拓 一 本 作 聯 也 歡 字 鄉 也 有 呼 報 切 好 不

門 作 下 約 徒 許 七 何 切 引 之 之 引 者 也 雖 古 也 肯 也 公 輸 般 作 本 般 削 一 音 子 與 同 下 好 切 呼 報

慄 古 切 賁 又 復 扶 又 切 先 近 近 音 附 耳 其 城 詩 云 燕 燕 于 飛 下 上 其 音 使 見 賢 遍 切 長 佝 丁 丈 切 尤 子 音 子 云 月 也

一 國 本 作 一 本 作 牀 析 骸 一 音 而 大 牛 近 音 牝 切 也 年 長 雉 切 諸 昭 記 也 跼 居 之 賢 遍 切 句 音 甫 宏 下 同 求 其 一 本 作 弟 也 倍

遊 所 者 也 冒 蹐 音 同 一 屬 孟 嗛 也 以 其 音 長 倍

屬 之 其 踵 牛 之 復 下 扶 同 又 切 以 奴 切 甫 於 人 使 長

擬 之 戲 也 上 一 字 本 作 疑 之 下 要 切 一 遲 年 長 丁 大 切 相 无 非 拘 而

骨 斤 音 髮 挈 丁 姜 切 九 方 皋 牡 音 切 一 作 之 其 苫 切 誠 相 人 非 拘 筋

同 本 作 也 有 過 作 一 遍 切 擔 緤 非 作 牝 毗 忍 切 驪 而 黃 其 一 切 本 作 不 說 請 見 賢 遍 切 共

同 與 蠶 脊 而 狀 孫 叔 敖 切 五 刀 為 天 下 也 長 老 丈 丁 切 楚

切 同 與 王 惡 烏 路 切 宣 施 始 鼓 切 王 孫 叔 敖 楚 令 尹 也 為 我 切 于 偽 切 長 人 老

齊機痔也又音機寢丘在固始史記云孫叔敖善優孟後做孟言於莊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
牛缺閔雪切邯鄲音寒丹曰嘻許其切矣夫音符往見道若以
我為事必困我為何一本云往見避君便以我為必困至闕一本作闕意其
兄本亦作怳力爭音諍仁將焉於虔切无豈上聲財貨无嘗音能言不
可度諂也賈遠注擊博僂上 [illegible]
[illegible] 張中丁仲切反兩㩣而笑博者射明瓊 [illegible]
宋䲛魚也鯈字案鎮繇本或作所荼六傅經作鰈比目䲛也蕰謂甫魚丙之北日也此言報宋獲中翻得
兩魚大膝而笑也 [illegible] 反今本云榆魚者是 [illegible]
適隊音墜富樂輕易立懼勇劾力飛鳶 [illegible]
精兵一本作兵之行下孟切狐父音甫下同懁孫也力 [illegible]
餔音 [illegible] 曰語 [illegible] 食我而歐一口切喀音客伏地而死一本無地
字不知已音紀自以為不知已者居海上去一本作游上而食
淩音陵 [illegible] 以忘 [illegible] 食橡音象有難乃旦切令死而弗死一本 [illegible]
[illegible]
切勇於瀏音囚操七刀切幾乎音祈之迂音禹也予之辟音僻甚息退
切同下為亡音无下同子長張丈切之況訓也衣於既切下同素衣
字依朴之片卜切鄉者音向使汝見狗一本無見字與爭音諍下同患
難乃旦切不捷以接切其使所吏切自喪息浪切奚為于偽切邯
鄲音丹寒客和胡臥切相為于偽切下同蚊音文蚋音芮噆子臘切其
亟去吏切數也之處音處分既許既切无復扶又切宋人有游於
道一本作道末有於古字乃契口計切以記事者刻木為密數色主切鄰父音甫下同
人適一本作亡鈇音斧也而扣胡口切一本作掘字又非也其復見
扶又切白公勝詩證切策鍛張策切一本作錣也作 [illegible] 所以推刺馬不前云也
錣音 [illegible] 著直略切足蹶音厥也株坎音朱頭抵丁禮切衣冠重辟去
適齊音 [illegible] 因攫許縛切吏捕之一音一本作竊呂之也子攫人之金

何故一本無故字迷著直略切涓然音唲安靖之貌

列子沖虛至德眞經釋文卷下終

德十一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

陳顯微述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序

夫道本無名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既曰無名而不知其名矣則不可以言言也如是則聖人於道惟當不立言不立文字然聖人欲曉天下後世苟不强立其名以述其實則所謂道者將絕學而無傳矣關令尹望雲氣以候老子出關邀而留之師其道而請立言以惠天下後世則聖人慈愍後學之心至矣及乎得老子之道傳五千言之後乃述是書以曉天下後世而露五千言之所未述之旨然是道也不可名言之道也而是書也所述無言之言也則其言豈可以百家窺哉宜乎莊子聞其風而悅之自以其學出於關尹而稱之爲古之博大眞人也列禦寇亦師之以傳其道焉嗚呼至人不常生至言不常聞而關尹之書自昔以來秘傳于世少有知者雖聖明之朝以莊列二書名之爲經而是書不傳不得上達使莊列二子有知豈不有愧於地下乎莊子不云乎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眞謂之至人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今觀是書則知關尹子咸備四者之道宜其稱之爲博大眞人矣自清濁兆分以來未有立言垂訓顯道神德至精至凝至元至妙如此書者也葛稚川謂摛縱大道渾淪至理先儒未嘗言方士不能到惟其尊高也故淺近者不能窺惟其廣大也故孤陋者不能造惟其簡易也故該博者不能測學者望之不及研之不得契之不可阻之無味捫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序

三教一道人實三之既已三矣孰能一之伏讀文始眞經三教於是乎可一矣何以言之經曰聞道於朝可死於夕非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之言乎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非無人無我無衆生壽者金剛之言乎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非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乎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非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乎是皆大易之言也心戒吉凶男女盟詛藥餌者則有靈媧沈狂等鬼攝之是則楞嚴二十五魔之說也籩豆瓦石問答之語是則庭前翠柏拈花微笑之機也得道之尊可以輔世得道之獨可以立我與夫捐忿窒慾簡物恕人等語質之孔典語小異而義大同也融三

貫一全經皆然互會兼曉不可偏舉但後學顓於一門獨此昧彼非已所異是已所同安知聖道如天無所不包耶坐井而闚宜乎毀所不見矣又是經祕於前代出於近世古無籌解讀之愈艱或欲解之病乎雖悉吾師抱一先生通方大全之士也幸聖經之出世慈後學之不明撤百氏之藩籬明老關之宗旨或因言而析理或轉語以明經或設喻以彰玄或反辭而顯奧或句下隱義或言外漏機或指意於言前或抉事於意外大率多文始經言外之旨故總其多者目之曰言外經旨是經也眞所謂剖大化之秘藏增日月之光明洩大易未露之機述楞嚴秘密之蘊即伏羲之本心盡姬文之神思探仲尼之精微究諸佛之命脈窮諸祖之骨髓顯黃帝之機緘露老聃之腑肺也學者得見此經誠爲不世之遇豈可不知其幸耶愚蒙師親授恩大難酬錢梓廣傳用報厥德使天下後世志道君子得遇是經達乎融三貫一之旨了悟道眞皆吾師抱一先生無窮之德施也學者當戴拜壯誦如葛稚川可也敬爲之序有

宋寶祐二禩長至日門弟子希微子王夷百拜謹序

道行乎教非文不宣蓋將以詔衆而傳遠也故教託文顯道因教明三者相須而不可偏廢也然文有隱見教實與焉所以闕乎道之興替也孔子著六經以明道天下宗之教已行矣秦皇出而儒書焚文既隱而教遂熄漢出屋壁而列之文既彰而道乃行是知文之隱見即道之晦明也故夫子有斯文喪來之嘆一皆推之于天信非人之智力所能及也我玄元道祖當周室之衰將有事乎西征而關令尹望雲氣知天眞至於是預期齊戒以俟應兆既至乃延而師之受道德五千之言及乎得其道乃祖玄述妙致大蓋精而著爲是經將以擴明其教也按劉向言關尹子隱德行人易之蓋當時潛德不耀而教不大行今以莊列二書攷之列子則見而師之故多請問之辭莊子則聞風慨之遂稱之爲古之博大眞人以二子之高致而推尊如是其道蓋可知矣逮秦漢之交有蓋公者方異之人曹參嘗師事之事見於史以是書授參參既用其道及喪與書俱葬孝武復得於方士又爲劉安匿之吁玄聖之書何鬱多而通鮮邪豈得之者懼夫漏神洩道竇秘而爲獨善之計邪自劉向表進之後獨見於葛稚川之序目茲以後是書遂秘由晉而來修文輔教如陶宏王尹李吳馬杜諸大師德所著子集見於藏室者不啻千餘卷終未有一言及於是書有宋碧虛先生教法中博贍者也其註老莊引證百家無所不至爲道德纂微序乃曰今之西升經即關尹子書也又莊列所引之句是也或有之而亡也緣世亡其書道藏失載故斯億度也徽皇御極大弘玄教改和中雕鏤藏經九兩詔天下蒐訪道門隱書甚至督責郡縣入進者加以賞所獲雖衆而此書竟不出金源大定初重陽祖師自秦抵海倡起全眞追三代之淳風續無爲之古教長春嗣教詔且龍庭陳先王之道德慈儉好生之諫切切而進妙沃聖心大加開納繇是清靜之化雷動風行化洽華夷玄門大啟長春上仙之後清和典教名師高德輔玄翼德者珠聯玉耀於一時通都大邑宮觀相望星弁肩摩霞裾武接以至深山巖谷十百爲居草衣木食怡然有巢許之風雖髫童樵汲者亦皆進德業談道性無妄語一時教風之盛自三代而下未有

如此時也歲癸巳有羽客張仲才南游回詣寶玄堂求見於宗師炷禮畢笈出一書將獻之衆師目之題籤曰關尹子書衆猶卒然不爲意取讀之義奧文古詞徑閎邈猶車行蟻蛭蠕途皆該乃相與鉤索漸得所指類推不已義大昭彰蓋至聖而言至希輕輕然冷冷然使人如登虛無之景遊廣漠之世不知心迹之俱超也衆師驚喜曰然則古有是書何絕世無聞今何從而出詰之則曰游之楚得於采山之人蓋如李筌得陰符於石室也衆乃拜於宗師訴以得經之由宗師漠然久之曰時哉時哉斯文之出其天意乎是書不行于世蓋千年矣今天元啟瑞道化興行而此書出世者是其時也在吾門者宜自幸自慶生斯時值聖教探討服行以致其妙則聖人雖千古之遠遇之猶且尊也嗚呼盛哉非天所與其孰能與於此是經之出其異者蓋有三全眞之教千百世間然一出也此經秘絕亦千年矣今眞教方隆秘經隨出不先不後同時相值是一異也清和典教蓋三傳矣不出於前師如有所俟正清和典教之年翻然而出是二異也既出張君即得之自楚之燕踰二千里都無迂墜直獻于師如有所使者是三異也噫以千載之前之尹書付千載之後之尹氏惠然自至如芥投針以斯三者而驗焉蓋有之意不遠矣昔者河出圖洛出書六經出於壞壁故先王之道明聖門恃之爲龜鑑今聖書出於道隆之世其萬世玄門之龜鑑乎繼而披雲天師刊鏤藏經即補入藏室稱爲文始眞經遵太上之命號也眞常眞人開置玄學才俊彙焉朝講夕演多及是經然其詞旨奠異自成一家略無莊列寓言駕辯乘風夢蝶倣世等語自宇至藥分次篇目極有奧旨章章義異皆不失篇題自有書契以來未有如此書之淵奧也通玄而致命知天而盡神剖五常百行之精微超六籍名言之迹演四句百非之要義異聱牙詰曲之辭窮益深測益遠若履橫杖而浮大海蹠飛葉而游太虛葛仙翁模象之語庶幾近之屢有時彥探微索隱作爲箋解然跋前疐後反爲書玷抱一子謂咸備天神至聖四者之道如女嬰龍虎之語丹道之妙也鐘鼓舟車之語禪者之機也精水神火之語造化之秘也小隙小蟲之語人事之詳也我寓道寓之語無言之言也後學知其一者不

知其二達其常者不達其變明乎空宗或昧於鍊養有無俱燭復疎於治文故解之者未免有管中窺豹之譏也象先昨游浙右得抱一先生所著言外經旨其道眼高明學問富贍註文不爲正經文字所束鼓舞變化指妙意於詞章之外而不失本旨故曰言外經旨所謂四者之道皆盡之矣其跌宕超詣出神入天亦足以起關尹於千載之下是註也惟嘆於上智非訓詁之設也夫是經大教中不可闕者也抱一之註又是經中不可闕者也經旨既明則使玄聖之道昭昭乎如天日　有眼目者俱得瞻依所謂教託文顯道因教明豈不信歟終南山樓觀宗聖宮即眞人受經結草樓之地也人世雖更山川貴是象先未瞻靈境心醉聖風游之泳之不知在數千年之外也因結夏是宮就出抱一之注札而傳之冀乎若道若俗若智若庸因經悟道因道度世是亦　大聖慈惠天下後世之心　昧其來不知尊敬故敘出世之因使知之　不自棄也凡　同志共勗之哉時至元十八禩歲在辛巳重陽節日　道士宋象先稽首載拜書於　樓觀之說經臺

文始眞經篇目

上卷

一宇　宇者道也

二柱　柱者建天地也

三極　極者尊聖人也

中卷

四符　符者精神魂魄也

五鑑　鑑者心也

六匕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下卷

七釜　釜者化也

八籌　籌者物也

九藥　藥者雜治也

凡九篇一百七十章

抱一子曰宇者諸四方上下之稱也故以一宇冠篇首謂無是宇則無安身立命之地道則遍四方上下無不在焉無是道則天地造化或幾乎廢矣故一宇者道也宇既立不可無柱故以二柱次之柱者建天地也天地定位聖人居中聖人者道之體也聖人建中立極故以三極次之三才既立四象位焉故以四符次之符者契神之物故爲精神魂魄五居數之中心居人之中故以五鑑居中以明眞心能照也然無形則心無所寓故以六匕次之匕者食也食以養形故形食一體形久則化故以七釜次之釜者變化萬物之器也釜中不可無物故以八籌次之籌者物也物物可爲藥藥可以雜治故以九藥終之九者究也盡也物至於爲藥功用極矣然藥之功復能活人有復生之理以明萬物皆具是氣是性可以生物不逐形盡也故以藥終焉今將九篇分爲三卷以見自一生三自三成九之義至九則復變爲一而無窮矣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上卷

守山閣叢書　子部

抱一子陳顯微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一宇篇

宇者道也　凡二十八章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鬬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覞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抱一子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世之學者罕見關尹子書而多以百家之言及臆說解之念不能明老子之旨關尹謂使有道不可言則道與言爲二作不可言即道則言與道爲一學者驟觀非有道不可言多謬認爲有道可言若有道可言則當云有道非不可言不曰非有道不可言也今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是則識老子之言以明老子言外之旨也此言識之則曰非有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既礙出不可道即道則竊出道可道非道矣道可道非道即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也或者猶疑可道爲口道之道愚又縣經言以曉之曰如曰空可空非眞空使其可空即是有物窒而不空之處豈謂之眞空乎知空可空非眞空則知道可道非常道矣或者喻曰加心心加性性者可用功以人爲而道獨不可以人爲故不可以道道也向非竊言外之旨吾終世不能明老子之經旨矣世人又多破常字轉了將謂老子有非常之道然老子立此常字者政恐世人疑吾所謂道有異乎人也寂不知此乃通天下之常道隔猶強名曰道著通天下之常名爾是道也通天徹地亘古亘今無往而不在綴關口言則去拘遊矣故曰二也編指此強名之名焉可名則非名矣惟不可名故假常名是名之謂曰非有名不可名不可名即名也是則不可言即道不可名即名即老子可道則非常道可名則非常名之意也然則老子大聖人也其言加天之不言之言非有大聖人如關尹子者哉能復以不言之言發夢其言外之旨哉然關尹子假發明不可名言之旨矣又恐世人謂道不可名言則可以思而得之故又曰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與上意同意可言可思者人也不可言不可思皆天也然則人與天異可以異觀乎曰人皆可曰天然則人與天果可以同觀乎曰天物怒流人事錯錯有相若而回者有相戛而鬬者有相勿而似而非者或爭而日以心鬬或介而不交於物或覞而可叱之或嘖而呼喚之或去而離之或要而合之天物人事不齊如此豈可以同觀哉今欲以人之言思及之譬如吹影鏤塵徒務心耳是道也聖智造之猶迷鬼神測之不識惟其不可爲故曰天不可致故曰命不可測故曰神不可分故曰玄合是四者強名曰道

關尹子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

抱一子曰老子言道紀之門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關尹子恐學者徇

異名析同實而誰以天命神玄四者異觀之故於此章重言即一物中可以知天盡神致命造玄物物皆然人人本具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也是則或曰妙或曰徹或曰玄亦物物皆然人人本具惟得之者契其同有之實忘其異謂之名至於玄之又玄可以入道矣

關尹子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為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抱一子曰觀道如觀水則我與水為二矣所觀愈大所收愈遠反照回光則吾身自有沼河江海也今之津液涎淚皆水非吾身中之沼河江海之發見者乎昧者不知耳

關尹子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抱一子曰有人則我與人為二有我則我與道為二我不可有道可有乎我不可得道可得乎惟不有我者然後能不無我惟不得我者然後能不失我不有不無不得不失豈如事物之有故嫌得喪哉彼自執有所得者焉足以語此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抱一子曰使置物者不匿物於覆盂之下則徒勞射覆者卜度矣是則甲置物而乙射覆為兩人矣今焉甲自置之而甲自射之而不知所置何物何邪以物欲為盂以識陰為覆雖有大智力亦不能射此覆盂而悟其置也何則拼與置之時忘之矣自疑以為他人置之而我射之卜度終身而不能得一旦揭去物欲之盂破除識陰之覆而見其所置之物方悟置之將非它人而前日存金存玉存角存羽存瓦存石之知皆妄意也噫覆盂之了然何物耶學者毋以為未嘗置而昧之

關尹子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抱一子曰謂之器矣焉能作陶焉能害陶謂之物矣焉能作道焉能害道然器不作陶謂之非陶則不可物不作道謂之非道則不可況器不能害陶而害陶者必器物不能害道而害道者必物然器存則陶存物在則道在去是器則陶安在哉亡是物則道安在哉果能去是器乎器成無盡果能亡是物乎物生無器惟不器器謂之善陶惟不物物謂之善道善陶者陶乎陶善道害道乎道陶乎陶者不知其陶道乎道者不知其道不知其陶者無器可作不知其道者無物可成器乎物乎陶乎道乎

關尹子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抱一子曰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現見心便見道無心道不見或曰先達以無心是道其說非乎又曰無心儘隔一重關其說信乎日見物便見心時故領會否曰會曰與物心不現時心安在哉或書茫然自失它日復問曰心可見乎曰心不可見孰可見曰道可見乎曰汝以為道與心一乎二乎曰心與道可一矣物與心一乎道與心汝欲以不一者害一乎或者難難而退

關尹子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抱一子曰有首有尾者應物易窮無本無末者應物不窮傳曰如循環之無端氣能窮之哉嘗窮夫太素之先有太始太始之先有太初是則道未嘗無本末也太素者質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初者氣之始人能反本還源自太素以至太初如上百尺竿頭至矣盡矣不可以復上矣孰不知太初之外更有所謂太易者太易者未見氣也是猶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方見太易無首無尾無源無歸莫知所終莫知所始者矣雖然學者向百尺竿頭如何進步

關尹子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抱一子曰愛觀逐言思五者出於心心生則五者皆生心冥則五者皆泯擬目五賊在心施行乎天世人有執一端以求道者或以愛或以觀或以逐或以言或以思起心動念去道愈遠惟聖人非不愛也愛未嘗愛非不觀也觀未嘗觀以至非不逐言思而未嘗逐言思故不離本情而登大道聖人本情豈異於人哉特心未嘗萌爾

關尹子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抱一子曰逐者木也心已萌也有心逐道或遇異景異物異薄異氣異光異明異見異趣異盡異蘊擯執為道是循魚望波明食動而就之也惟知我無我則心無心矣安事逐哉或曰進修亦逐也精進亦逐也皆非乎曰為學日益故須精進進修以成其德為道則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無不為是名眞精進

關尹子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抱一子曰修眞鍊性閉通儀輸所向不同或觀音聲而向晦或定光黑而尚或動而尚寂或寂靜而向或弱是數者皆可以入道然執之則非道也事也苟不執之皆可以入道執不執之間相去遠哉

關尹子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抱一子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若夫可得可行則可失可止可失可止則有時而離矣惟不可得不可行者須臾不可離須臾不可離則我在是道在是矣易曰謂道聞德行道固自我以驟矣而德行尤不可不神也然聖人於道有所得者皆德也於道有所行者皆行也所以積德而不敢失德果行循不敢失行功滿三千大羅為仙行滿八百大難為客此皆以可得可行者善吾生也若夫不可得不可行者安有所謂生安有所謂死哉此所以善吾死也

關尹子曰聞道之後有所為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為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為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抱一子曰道果可聞乎聞於心而不聞於耳道果可傳乎傳於天而不傳於人天其可有所為有所執乎故為者敗敢執者必失皆人也以是知朝不聞道於天則人不眞死於夕

關尹子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為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抱一子曰文王之不識不知孔子之無知老子之能無知乎皆聖人之冥情也自有之無不可得而名狀其心驚為乎豈可得而示哉若夫顏孟之仁善矣而之暴惡皆自無起有昭昭乎不可得而秘也一情善惡為有知動物皆然一情冥之為無知無知則與太虛同體矣故曰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關尹子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抱一子曰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聖人初何固必哉時乎用九則聖人自強不息非勤也因時而動不容息也時乎用六則聖人利永貞非執也時時而靜不容動也易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故學道有時節因緣聖人剛何容心於動靜哉善觀聖人者觀其時而已矣

關尹子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抱一子曰言行學識可以進德修業不可以求道捨言行學識四者之外就從而求之哉壽求道者不即門者亦不離四者知言如泉鳴無是非之可議知行如禽於無善惡之可思知學如擷影無得失之可議知識如計夢無所現之可尋是則有言忘言有行忘行有學忘學有識忘識則幾於道矣曰然則道可求乎曰求則非求也不求則冥求也故曰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關尹子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抱一子曰以事建物天下之人爭趨之而不彌其難登方為之功有可把從成之甚難而為之甚易也以道棄物天下之人成畏之而不知其易益無為之功無可把從成之甚易而為之甚難也大而建立世界次而建邦立國以至成家立身莫不苦德累功日將月就成涅年或累被或終身或積世不憚勤勞廈可喻毀信不易也至於一行之差一念之失一動之非一事之誤則驕滅世界喪覆非留滅家亡身可立而待故日成之雖而燒之易也至於壞崖撤手自肯爭當不假修為立地成道至易也非天下至嗣至健之大丈夫熱誰與於此

關尹子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抱一子曰天下之物皆有形有形則有我矣若夫有形而無我者惟火為然何也火不自立附物而現無我也使不附於草木金石火果安在哉是則天下無復存火矣然擊之金石鑽之竹木則火不期至而至矣火果有乎火果無

予聖人以火喻遠燎善喻哉

關尹子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著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昔人謂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蓋方生方死者生非眞生方死方生者死非眞死今有生一日死者生果眞生乎死果眞死者以至十年百年莫不皆然何以知其眞死生動作昭著者是也曰孰不動作昭著曰未死者止名爲生未契道者止名爲事而已噫安得眞死者而與之詣道哉

關尹子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爲道殊不知捨源求流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本

抱一子曰言行可以進德不可以進道以言行求道不惟不可得道併與德失之矣何則彼求道者過於求德則逝用其心以善言善行爲不足爲必求奇言異行以爲跨德人道之陵必有異事契其異言異物咸其異行學者不惜檻軌爲道未有不道覽屬如道經佛與所云豈止無時得原無時得本而已哉其害有不可稱言者矣

關尹子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抱一子曰世事有爲用力甚難而人樂爲大道無爲用力甚易而人不爲何則世事如射如御如琴如奕有物有法可陋可習故可漸爲之非積歲累月不就其妙大道無色無形無數無方不可爲不可習不可漸造之有彈指頃立地成道者或聚成積日不得或一彈指頃得之相去虛矣此無亡有爲之功與無爲之功不同也

關尹子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抱一子曰孔子見溫伯雪子於魯目擊而道存無可示者無可言者世有主賓相見勤拜正邪以較高下淺深之學者兩俱失之安得兩眼對兩眼者與之相見而笑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眾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眾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抱一子曰以海喻道可謂善喻矣言其體則金石汙穢罷魚鰕鯨無所不納言其用則合受分散善利善藏無所不有大哉海乎大哉道乎雖然使海知有一物存留其中知有一滴合散其中則海之爲海殆矣罔海知乎哉罔道知乎哉

關尹子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抱一子曰處暗則不見我而見物不見我則忘我而身隱矣見物則昭著而不昧矣能忘我而昭著不昧聖人之功也若夫處明則見我見我則見明見明則不見暗中一物是則衆人熙熙如春登臺我形俱顯寵辱皆驚昧於俯伏

而不覺不知者矣究取哉

關尹子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人皆有是權顯所歸如何爾權者謂無一定之稱也夫小人豈一定爲惡耶能遷就爲善則君子矣君子豈一定爲善耶苟造次爲惡則小人矣惟聖人推卻虛空歸無所得學者於不思善不思惡之際而求其權之所歸亦幾矣

關尹子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抱一子曰人患不達道達道之人斷天下之事無難無易莫不迎刃而解蓋精神剛明智慧照徹物來自明事至自制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豈容一毫人力於其間哉若夫揆吾精神察吾智慧何剛何明何照何藏是猶以手握刃不傷者鮮矣

關尹子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抱一子曰道無問問無應是則人與人居道與道曾有問有答一氣往來陶甄不息識籩豆瓦石乎籩與豆終日講禮而昧者不然瓦與石終日該道而一者不聽然則籩之與豆瓦之與石有問有答乎一氣往來乎

關尹子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駸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賈道於愚

抱一子曰道不可求也求之者不得道不可逐也逐之者不及道不可恃也恃之者不尊道不可借也借之者不資世之學者求造道也仰而跂之望而歎然與夫師而資之如而賢之皆求之惡之者也既造道矣恃之而自豊何之孤賈愚皆不尊不貴者也是則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須於道何有哉若夫聖人則不師而得不逐而故不恃而何不備而貴前無聖人後無愚者獨往獨來如我者而則我賞矣

二柱篇

柱者建天地也　凡十二章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

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解之者有示之者

抱一子曰天地者萬物父母也萬物生於天地而谷其天胚之體而微也具是體則其是運雖疏盂氣盂皆有天地竅皆其石皆存吉凶物之無情者向刻說氣函有猶者乎混人爲殊皆之靈有乎精神謂應形理與間說存固爲而生生不爲矣非天下之至達其執能與於此人遂而神爲天而精爲胎而不知神火自地升精木自天降故升不升者爲木爲人故降不降者爲金爲物金木有水火之交故各具水火之性運而不已四時生焉包而有在四方立焉四時既生四方既立則大中成焉大中成與土爲尊氣故始之終之解而分之示而顯之皆中土之功也自大大中之氣則乎太空則天自中而升地自中而降而矣地之形分奔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行自上下下自下上上之精神世故人之疑根在首而四枝乘下魂神自天而降也草木之根茹在下而枝莖而上精魄自地而升也爲獸横生則根亦在尾矣故蟲具血氣之精而離金木之性五行交難則難動蟲蟲異稟異根有不可默窮者矣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塵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抱一子曰夢中天地人物與覺時天地人物有以異有結以異乎皆思成之乎非思成之乎嬰見未解思念之時彼見天地人物亦不卻爲天地人物也謂之天地人物者係乎識兩嬰見未兼之昨能夢天地人物否乎彼初見之思亦夫識气而錢疑心木印之夢斯皆實猶如玉石雖角之中有山川尿月疑而結秀則形狀其存也然則璘角有思子玉石有思乎知璘角玉石之思則知天地之思矣

關尹子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抱一子曰天地形之大者也人身形之小者也自形觀之則有小大之稱自動觀之則無離契之分天之日月明暗即人之精神盛衰壹特陰夢水晴夢火哉地之五味藥石即人之五藏好惡生將心應棗肝應榆哉我與天地一乎二乎何歸乎各歸乎

關尹子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抱一子曰空生者宗嘗生死死有未嘗死貼則天天者存天地地者非地也人徒見有形色數方者謂之天而不知非形色數方者能天天能地地能生生能死死也學者識認得眞體會得實然後知不可以名言不何以形似背人謂非心非物離殊離相業山子謂之天中之天亦逆名也何丙云謂哉

關尹子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抱一子曰識識易去識難推年一見亦有不亡識之哉轉於人如此可其哉彼死胎中死卵中者不見天地固矣然在胎在卵之時有識生乎無識在乎有無識性因胡爲而在胎在卵然明在胎在卵之中果有天地乎卵無人地乎釋氏以識爲五陰之取歲者以其雖言也使無猶到不生矣不生則不中胎卵識化之陰矣今日計有天地者亦哉區識自計之天也何曾蛻人之識苟故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關尹子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盆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抱一子曰天地有大恩於人人亦有大盜於人知其盜則不為其所盜矣天地不不給人而人自盜之何則胸中之大地萬物始如夢見中如鑑照終疑於神水至死不能忘其為盜豈勝言哉然夢因寐鑑因照水因沒設者取也夢生於觀覩生於取取生於識故曰不去天地去識言夫地則萬物在其中矣

關尹子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而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抱一子曰天不自天所以天長地不自地所以地久能人不自人我不自我則可以同天地之長久矣天地果待人而成乎待人而成者成夫人之胸中之天地爾待因在彼成不成在我成不為天地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關尹子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抱一子曰氣不能生氣生氣者非氣也形不能生形生形者非形也或曰氣不能生氣則不問故問形不能生形則人與萬物以形生形非乎曰枯木死屍亦形也能生形乎今人與萬物以形生形者其有非形者存乎其中辟籥石草木灸不皆然故聖人獨以火而喻之以明形之鼓鞘者猶若是況形之粗者哉非氣者搖動圳生氣非形者猶聽則生形氣者天也有時也有晝夜也形者是也有方也有南北也世有冠時日搏方嚮以求生氣生形者焉知時在天徵未判之先方乃自然南嚮之位也敗

關尹子曰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吸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抱一子曰愚解參同契當日天地不能晝夜也以日月往來而為晝夜天地不能寒暑也以日月遠近而為寒暑也此言寒暑之常也若夫盛夏寒風三冬暴鬱此不正之氣非時之風倏往忽來非天地有為池容氣往來爾故曰如水中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關尹子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抱一子曰人之精神魂魄猶天之風雨雷電風雨雷電出於天而人且能為之而自已之精神魂魄豈不能自生自養自蒸自煉乎知搖空得風則鼓吾橐籥可以生氣知遺物得水則貽吾之氣可以化精知注水則鳴則鍊吾之精

可以制魄知擊石即光則魄吾之魂可以金神是則魄天之道執天之行而陰待之制在氣而氣之制在心想火則熟想水則寒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于變萬化無不可為矣豈同天也信哉

關尹子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抱一子曰五雲八風有災有祥皆一氣之運而循見休咎於天地者也然之為然神矣哉蓋矣哉而昧者不知也一人感之而五雲為之變八風為之遷蓋有至靈至神者所乎其中如是則日人曰我曰天曰地莫不貫通而私智認為已有安知慮微豈通大同之道哉

關尹子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抱一子曰寓者在已無居之謂也昔人謂人生天地間如白駒之過隙忽然而已非寓而何我寓則天地寓人地非月成待我天天地地而成也故我寓則天地寓天地寓則為物寓我與天地為物皆寓矣而道獨不寓而長存焉則我與道為二矣道何立哉其人存則其道存其人亡則其道息故曰苟離於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極者尊聖人也　凡二十七章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抱一子曰天觀冥而萬化成聖人無為而天下治聖人何心哉人徒見大制禮作樂理財禦侮立法制器周齊由成而不遺將謂聖人物物思之事事計之而以一已之智力當天下之事物也殊不知聖人本之以謙含之以虛行之以易變之以權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因是是之因非非之不以古今而先後其心不以內外而輕重其事而以天下治天下也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不自以為功而任功於天下是道也堯舜禹湯得之故皆曰自然

關尹子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抱一子曰聖人則天也物有生殺天無愛惡聖人則日也物有妍醜日無厚薄是以聖人無愛惡心之治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

道不有德不有事

抱一子曰聖人無我故道以天命不自有道也德以時符不自有德也事以人為不自有事也彼執有道有德有事者庸人爾焉能忘我故

關尹子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抱一子曰聖人之五常亦猶衆人之五常夫豈異乎人哉特衆人之五常不能忘我而聖人之五常本於無我此其所以異於人矣仁無我則同天下之我以為仁義無我則權天下之事以為義禮無我則戒天下之心以為禮智無我則明天下之識以為智信無我則守天下之言以為信此其所以不可跂及歟

關尹子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抱一子曰以仁為仁天下之人能與知而與行至於以義以禮以智以信為仁則非天下之五常其孰能與於此何則舉一常而五常備互換循環各兼五者視賢智之士與於仁而推於義智有餘而信不足者大有徑庭也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然則聖人之道渾淪渾論何可得而名狀哉故曰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關尹子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轍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抱一子曰道無形無迹無言無為學者何從而求之哉不已則求諸聖人聖人者道之器也然果可求之於聖人乎求之於聖人者不觀道言觀行從而已愈失之矣於吾觀行能外之何從而觀聖人哉善觀聖人者觀其心而不觀其迹然則聖人之心果可謂乎果不可謂乎果與於可心乎求不異於吾心乎前章有言曰不當遺乎聖也之易也

關尹子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工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抱一子曰聖人本無言行貌能不得已而假此以示天下人徒見聖人言之工貌之殊行之卓能之神而謂道在夫四者之間而有是非妍醜高下巧拙之辨愈不足以識聖人矣學者冥此而於因者之外而語之斯善學矣

關尹子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抱一子曰衆師賢賢師聖聖師萬物捫矣祭則聖人果師蜂立君臣師蛛鼠蟻而置網禮兵乎天下之物皆聖人之師也物生自然聖人師其自然而已矣聖人何心哉聖人同物遷作無我

關尹子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

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關尹子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室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關尹子曰魚欲異羣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羣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關尹子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關尹子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關尹子曰蝍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蝍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關尹子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關尹子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關尹子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關尹子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關尹子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關尹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關尹子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關尹子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關尹子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關尹子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

關尹子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唐唐（又作堂）爾胡然臧臧（又作藏）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貴萬物

關尹子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抱一子曰聖人之道如雲之在太虛而卷舒不定如禽之在太空而飛翔無窮使無此虛空以容之則雲禽之變化不得無方之神飛翔窮矣使聖人之道不得無方之神變化窮矣無體之玄以運之則聖人之變化窮矣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上卷終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中卷

四符篇　凡十七章

符者精神魂魄也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抱一子曰一水析之留於金器石器瓦器至於萬器皆可也萬器之水復合爲一水亦可也其水或在器折而爲萬或離器合而爲一其內景水之德灼然無殊故我之精散於事物猶水之在衆器收視反聽猶合衆水而爲一盞明絕待窅然長存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火因薪而後顯非物而見非物而後顯弄薪則外光不存故我之神咸而遂通應物而推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莫不皆然耳屬鼎雖蔽之前後皆可闔一也智於感之則寂無所向故所見人同蓋神無我也詳而推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莫不皆然耳屬鼎雖蔽之前後皆可闔一也智於五常應水習崇一也冬於黑不可變一也北於方應水北壽一也數一也黑於色應水黑崇一也冬於時應水冬凋秋物而歸根一也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水之象也精者水故曰皆精曰可問曰崇曰奇曰獨曰無人可變曰天曰不可變曰壽又皆無人有我也吾屬心火夏因春物而榮華二也赤於色應火赤可變二也南於時應火禮卑二也夏於五常應火赤可變二也南於方應火兩天二也二數偶兩也故皆曰無我火之象也神者火故曰皆神曰成言曰卑曰偶曰因曰可變曰天又皆曰無我火之象也神無我也精無人如鬼無體附物則見故曰鬼憑物則神見夫是非得失猶鬼憑物而神見也曰在彼者因時也非此者無我也常靜晦明時之宜也抱神者既無我則無所待故忘是非忘得失時強弱者隨時之宜也在此者我也非彼者是非得失也日在此者去發而精存也日在彼者因待而有全精者既無人無我全精抱神之道也

關尹子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抱一子曰精神水火也自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復生水則互生也自火尅金金尅木木尅土土尅水水復尅火則互滅也其來無首其往無尾滅已復生生已復滅則知精未嘗有一滴存亡神未嘗有一欻起滅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與天地冥契則精神長存矣

關尹子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性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生又作植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抱一子曰一水析之留於金器石器瓦器至於萬器皆可也其水或在器折而爲萬或離器合而爲一其內景水之德灼然無殊故我之精散於事物猶水之在衆器收視反聽猶合衆水而爲一盞明絕待窅然長存故所見我獨蓋精無人也火因薪而後顯非物而見非物而後顯弄薪則外光不存故我之神咸而遂通應物而推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莫不皆然耳屬鼎雖蔽之前後皆可闔一也智於感之則寂無所向故所見人同蓋神無我也詳而推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莫不皆然耳屬鼎雖蔽之前後皆可闔一也智於五常應水習崇一也冬於黑不可變一也北於方應水北壽一也數一也黑於色應水黑崇一也冬於時應水冬凋秋物而歸根一也數奇獨也故皆曰無人水之象也精者水故曰皆精曰可問曰崇曰奇曰獨曰無人可變曰天曰不可變曰壽又皆無人有我也吾屬心火夏因春物而榮華二也赤於色應火赤可變二也南於方應火兩天二也二數偶兩也故皆曰無我火之象也神者火故曰皆神曰成言曰卑曰偶曰因曰可變曰天又皆曰無我也精無人如鬼無體附物則見故曰鬼憑物則神見夫是非得失猶鬼憑物而神見也曰在彼者因時也非此者無我也常靜晦明時之宜也抱神者既無我則無所待故忘是非忘得失時強弱者隨時之宜也在此者我也非彼者是非得失也日在此者去發而精存也日在彼者因待而有全精者既無人無我全精抱神之道也

關尹子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抱一子曰精神魂魄意五者回環相生不已則人之億心有此僞心則有有魂有魄則有有意有意則有有神有神則又有有意矣彼空中之核與無雄之雌胡爲而有有意矣蓋精不存也物則自清而入濁故始因清而終成濁蓋意主數輪回四生六道經幾億萬年未有窮極而終成魄神則自濁而入妙故始因意而終成神蓋意主數五而五與人俱生故首與四肢及手足之指皆五也使終能至神而不復生意則遇物對境當以一息攝之則變物爲我矣無物非我則五行皆爲吾用而不復有相生相滅之幾孰能變之哉此永不輪回不受生之妙用也學者知乎此則知所以無我全精抱神之道也

關尹子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譬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狃習也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

渾天地萬物以爲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郭本有火生土〕

故神生意七字在土生金故意生魄之上

抱一子曰總解前章謂將之自精至魄從識入滿而魄則死矣故曰金有餘則木不足若夫聖人自意生身至成神則未有餘金不足魂有餘者多人有者多夢至之與夢皆能分胡者非魂魄能自之魂皆貞者存生其中而並習覺久而能生此分別識也無識對我性我如物無物皆因心意計之故對境忘識聖人之我其性者心未壽也無心則無意矣一意不存意而所斯能渾天地造化之所妙者皆爲吾魂渾天地造化之有者皆爲吾魄是則萬物皆爲吾役而不役於物矣

關尹子曰鬼云爲魂鬼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貴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獄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抱一子曰云自今之楷字也自秦之程邈變古篆爲隸古火仲即隸成楷而後有也在當時字體與今不同之云字卑字占之白字是則鬼爲魂早鬼爲魄於古文則然鬼則從虛從清攻爲鬼故爲氣乾古氣字然則古人製竊金木生升金上降以五常而而沉者爲五行所賊撈嚴所述相半則在人關然常人止有三賢爲明爲羽爲神魄多者爲賊識其好皆契五行惟五行參差色有想無想寧類衆生盈天地無我不假於物則不能游世如物之在世豈能堅久哉舉人必窮如水火相魅節成既精金木是道也如兆龜數蓍至誠自蓍誠若不至則五行無一應者矣

關尹子曰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郭本於此有皆因二字〕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

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抱一子曰目耳鼻口心謂之五根聲色香味事謂之五塵觀聽嗅嘗思謂之五識五根主於精精有我無人之物識五塵皆於神神無我則物而見也五識主於魂故曰魂識蓋根眼識三有其而後有魂也父以精愛母以神觀此爲支四爲火本爲氣火爲血父精封血交而諸存乎中愛序本未末生生不弱之理也若矣愛無謂而鎖鎖之交觀無識面如燈之照則吾識未萌斯吾生何嘗有哉

關尹子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抱一子曰精如鼓神如聲餘聲如魂魄匹矣然則鼓不扣則不生聲精不感則不生神扣鼓以桴桴亡則雖有餘聲終亦不存矣感精以氣氣亡則雖有魂魄終亦不存矣是則五行之氣倏往倏來我本無有而我之所有者知桴感氣者而已矣或問今欲聲聲不絕鼓鼓長存畢竟以何道之曰請放下手中桴方向放識

關尹子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抱一子曰之前被能然無中見多有事如張三作五單之霧左索周梁上之杯是道也無出於精神意三者合而爲之如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而後生三者不交則如大旱大潦大塊不能生物然三者本不能自交惟人以根合之如男女二氣交精而生形也然天自天根地自地

關尹子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章獨言木魂者發明上帝言根之旨也爲魂爲人也人之所以爲人以魂識被隱見精神故而巳矣精一也故魄識合精則所見雖我獨神二也魂識合神則所見與人同如木之皆於冬而榮於夏藏於夜而見於晝共也打大木之則知魂根矣知夫魂之根則知天地造化之根矣

關尹子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抱一子曰人假精神以有生著養精神者能見精神而久生陰符經謂天有五賊見之者昌是也能忘精神而超生陰符經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也世有夢飛神而遊太清者亦有夢乘物而駕八荒者此身此物皆如夢幻夢而能之者竅於神也發而不能者物於形也推能自見精神者是夢一致可以飛神作我可以從精作物是皆法之妙用也至於吸然吸風以品金木於外假水摩大以養精神於內亦皆是以延精神斷術之粗者也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道也是道也隱然遣鼓此者又在夫人之自得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抱一子曰聖人因人之常心之所以有者勤爲五常皆有然而然非有牽強致因常也人能御此常而行之在可以巢神精精輕魂御魄義人之五神主此五常猶天之五星土此五事也火集主禮禮土升火亦升神爲入勃於禮將神不外驗可以集神其御如木星主仁金星主義水星土智而求極金莫水降所以能輕魂御魄攝精冀不皆然只言四者四物具則土在其中四常具則信在其中四神具則意在其中四方立則中在其中孟子亦只言四端而不及信與此意同

關尹子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蠕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蠕奚白

抱一子曰此章言成化之機能動無情之物也丸本無情而蜣蜋轉而精思之則蠐生丸中蛻去殼而化爲蠐外蠐金丹生於金關神室之中神室本虛器全窮守爐之人神識不昧晝夜精觀而神丹生於虛器之中外丹寂然而內丹亦就化形而仙矣參同契曰萬象遣虛生成化各有類感化者亦蜣精思之道耶

關尹子曰庖人羹蟹遺一足几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爾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抱一子曰人以動物爲有生今釜中之蟹已羹而几上之遺足尚動是則生者一氣之聚死者一氣之散而彼非氣者何嘗有聚散生死哉人損計之爾

關尹子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臥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抱一子曰世人不知我不無生達見卧死病死者以爲未了達而見坐臥立死爾初無

關尹子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抱一子曰老子謂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今問嬰兒曰汝生乎則不知也故死乎則不知也然則人之有厭生死心非大患乎有超生死心非妖乎

關尹子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

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抱一子曰以馬之無手牛之無翼以況我之未嘗有生死也以水犯水火犯火以況我之入生死也然則既曰如馬手牛翼之未嘗有矣又何入哉曰以未嘗有生而人死以未嘗有死而人生是閑入亦無入犯亦無犯若夫以謂或有或無或幸或擬或任或超愈變情識而驅驚惡遠矣安足以知此哉

五鑑篇

鑑者心也　凡二十章

關尹子曰心蔽（下一同作弊）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又作逐放）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抱一子曰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衆人神于神而不能神神能神神則日應萬物其心寂然神于神則心藏事物而為鬼所攝鬼亦神之純陰者也復亦無我而附物為身既認物為我身則精存于物物我相搏則神應之鼓為鬼所攝者或能瑞異或知吉凶其人傲然自謂得道不悟魔攝久致喪身五行睽之隨類死物如釋教楞嚴所述二十五魔一同是說也在周末之時釋教未入中國已先述於是書矣較之釋經理詳而辭簡然則關尹子書豈一曲之士所能達識邪

關尹子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滿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抱一子曰聖人之心能斂能散斂則會萬有於一息散則散一息於萬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尚用工於一則不一矣用工於虛則不虛矣用工於靜則不靜矣惟其不用工於一不用工於虛不用工於靜則此心未嘗二未嘗實未害動也雖日斂散何嘗斂散哉如是則日應萬變吾心寂然無一物可役吾之明徹無一物可間吾之云為聖人以五鑑明心信乎其為鑑矣

關尹子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抱一子曰火本無我自清濁兆分而來天下未嘗有自生之火也心曰假人力鑽燧擊石而後生列子曰人生火是也

火火本無體雖熾熱千年而俄頃可滅惟識亦然自胞胎取形而來此心未嘗先具此識也蓋因根塵取受妄習而後生獨尹子曰物交心生識是也夫識本無方難記認干年而俄頃可去然則識火易不然難去識易不積難積日得道易守道難信哉

關尹子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抱一子曰心火也意土也思亦土也故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也猶舟流因水車運因牛而心思因意也昔人謂車不行打車不是打牛即是今夫心役於思去心不是去意是三教聖人皆主張無意而不主張無心者旨必有在也學者當思念之時推求意之所生則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如是則意未嘗有意意未皆有意則思求萌有思念未舊有念而無思之思無念之念與天地之本原不古不今而長存矣觀夫絕思斷念心如土木者異矣

關尹子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抱一子曰昔人有言曰若云它是聖自己卻成狂苟遇卓逆之行而尊之闢復妙之言而驚之則循逆而不見道矣蓋道無古今無聖狂無言行前無先達復無作者知乎此則何者為物何者為心哉

關尹子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抱一子曰心火也二也故物我交而後心生兩木摩而後火生彼有執以為心在我或在彼又執以為火在此或在彼者不然則或以為非我非彼者特愚人也烏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爾

抱一子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賢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而利害是非之乎

關尹子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抱一子曰邯鄲之夢終身榮辱不知歷幾寒暑矣既覺則黃粱未熟特片時爾心豈打定游耶楚人之子生長是國引兩苗之萊岳之閙激作雖日此而求其楚不可得矣心豈有定方那世有執晦執方因求心者安足以識心哉

關尹子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抱一子曰輪扁斲輪之妙父不可傳於子得之心應之手豈可以師傳哉然則達衆學射于羿盡羿之道聖之予口使盡羿之道則不思天下惟羿為愈己也然尹聖人者自以為聖人之道者如其做河是鼎其請爾今善弓者師弓善者皆師舟喻善心者師心可謂善喻矣弓則有矣的步力之可師舟則有氣此風水之可法至於心此則難

昏則昧而已就從而師之成學然學者於動靜語默之間向明覺皆昧處通得一線則心之法有餘師矣

關尹子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遊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皆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犀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抱一子曰夫覩萬物古今萬事在人胷中如月形生於犀牛之角彼犀不望月而想則角無由而生月矣月形既存于月中斯蓋犀之形不可去也以喻人之胸中萬物萬事忘不得遣不得如昔日曾遊之處再遊則記憶宛然昔識使然也且如今日見某事某物至於來日所見殊未可卜及乎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若夫來日來至事物未有之時此想此識根安在哉然則今日想識皆妄想妄識別妄譬如無鬼思鬼無盜思盜本妄想也而能生慄生怖之妄情認黍為稷認玉為石本妄認也而能生真稷真石之妄識然則覩奇物見奇事何異夫妄情妄識邪執而有之印於心所可謂不智矣知乎此則知變識為智之說矣變識為智則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關尹子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抱一子曰識生於意意生於心善去識者去其識之所生之母而已矣譬物物生於土則終變於土識生於心識變於意事之是非善惡雖以識分辨之而莫不隨意變也意在是非則識隨而在是非意在善惡則識隨而在善惡是則子發母轉也嘗意雖有妄心未嘗變意起有覺心未嘗覺知心無變無愛則意如塵之往來事如欻之起滅爾不是以動吾心君而我心惟一豈有大常者存焉謝

關尹子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于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抱一子曰後世言性者皆曰性生於心以心為母性為者謂加五常之性根于一心皆未達夫其性之所以為性三嚴聖人發明性實如出一口而賢人體之為其所以求人聖域致孔子言窮理而後盡性理者心也寂盡予窮盡其心者知其性知與性則知天意同釋氏言謂心然後見性故道指人心見性底佛與今言心生於性皆以性為母心其于也而何恐學者來明又以本喻之曰性水也心流也情波也與本求文為歷然易務文荷事物來于我而以心塞之不亦務乎天下之事物無窮吾心之精神有因以有限對無弱吾心殆矣惟聖人以性受之則心不生而事物浮浮然不能入習之靈崩矣

者亦僞之

抱一子曰人之賢者可驗可重愚者不必慕不必重事物之眞者易留意而雖忘事物之僞者不甚著意而易忘以賢愚眞僞者皆識情使然也苟知識情之所使則忘所以雖賢者亦愚之眞者亦僞之則變識爲智而忘之矣

關尹子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眞何況於識識尚非眞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郭本有於至無中變成炁八字在猶如太虛之下

抱一子曰天地雖大陰陽雖妙能役有形氣者不能役無形氣者而我之一心無形無氣天地陰陽尚不能役而反受制於情受役於物何即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附識生情因情著物物來無窮造化無定使去使來不得自在或者謂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既爲氣矣既爲形矣役於五行拘於陰陽盛衰往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妄能自由哉噫如縛塑師幻像鬼神自生猶畏殊不知我之一心本同太虛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味者直以一炁名爲太虛焉能逃天地陰陽之役哉

關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夢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抱一子曰瞪目猪勞勞久精結成忽見非常之物與彼病目見空中花及第二月無以異也又有心有所數忽見寃尤之形皆無中示有也既見矣熟能不信如推蛇之師雖夢蛇不異者習慣如自然也皆有人居山習定而山精現怪異之形變化百種魔撓其人其人瞑目不視曰汝之伎術有盡我之不聞不見無窮山精退不復見此即有中示無雖不信之自然不神也若大即吾心中可作崩物而見嬰見蛇文青龍白虎等物者皆自我作之有無在哉與忽見非常之物者異矣然聖人視此猶且見如不見何哉黃帝不云乎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是也

關尹子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

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抱一子曰人之思慮日日不同莫之致而致也孰使之哉命也既曰命矣則由我乎不由我乎使我命在天則思慮不由我若我命在我則何思何慮故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關尹子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抱一子曰此章當連前章爲一章謂人有思慮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若能回光反照則天地萬物一時不見是則何庸思慮哉但世人知此機者鮮矣

關尹子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抱一子曰此章亦與上章意連謂目不能反觀而視雕琢者明愈傷耳不能反聽而聞交響者聰愈傷心不能無念而思玄妙者心愈傷三章相端其義始圓

關尹子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若以我心揆彼則人己識見各各不同人我既分町畦斯判安能周事哉且不周況交人乎況行德貫道乎惟以彼心揆彼此聖人無我之學也如是則何事不周何人不交何德不行何道不貫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抱一子曰天下之事無不起於小而至於大學者但知防患於微而不知制情於微能制一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可以契道制一情者苟情始萌即制伏之使不致於爲惡故可成德忘一情者情未萌也情既未萌則不待忘而忘之矣情忘心空故可契道也

六匕篇

匕者食也食者形也　凡十六章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抱一子曰昔人有不識我而求我者以色求之不得又以聲求之不得又於臭味覺意求之俱不得然後知我之爲我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而憤執以爲我者皆妄也安識所謂覓我哉今夫世之人以能思能痛者爲我以不能思不能痛者爲非我兩失之矣能思能痛者果孰乎我本無意無念悟從何來是兩我亦無能於中識夢覺得

爲思非我眞有是思也我本無相無體痛從何起起則安有血氣於中假台觸覺焉痛非我眞有是痛也然則不能思不能痛者果非我手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夢中之天地萬物不忠夢中之人神爲識不痛亦我也豈可以人我異之世之人以獨見暫見者爲夢以同見久見者爲覺亦兩失之矣兩見暫見者果夢乎我本無夢蓋爲陰因夜因寐與識相緣而有是夢也我本無覺蓋因陽因書因寤與見相發而有是覺也然則同見久見者果非夢乎神之所台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陰陽結習亦有天地萬物久見於夢者豈可以豈夢異之人與我不異覺與夢不殊然後知遍虛空世界天地人物無一物非我之眞無一物是我之已而已矣

關尹子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某事或思某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抱一子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於事物也傳曰寓負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又曰五賊在心施行乎天是則五賊生於陰陽而人之所思不著事即著物事物不出於五行所以爲五賊所役而不能逃也是賊也在陽則爲覺在陰則爲夢在覺爲事在夢爲物如好仁者多夢松柏之類皆役於五行也雖役於五行而夢中忽聞別事忽思它事識見變遷則夢亦隨變五行亦不能拘知夢中之五行不能拘則若事若物皆可以御而役之而不役於事物也不役於事物則念賜五行息能鳥寇爲賊哉聖人御事物不以思而以心攝心不以念而以性此其所以心同造化而五行不可拘也

關尹子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抱一子曰天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天難不言而日月運四時行乃大言矣聖人不思而得聖人雖不思而能得乃大智矣今有人見夫未嘗見者如蛇首人身之類必以爲怪矣不思夫形寢神息之時忽有所夢天地人物往何而

生從何而見世人習慣不以爲怪[illegible]何神皆之物神本自清明審一而化爲是夢豈不若可怪哉知夢爲怪矣今觀我之形有耳有目有手有臂視聽動止比之夢中所見一一有實豈不尤可怪耶說八之能言心之能思其爲怪有不可歸言者矣或曰吾道與之親天與之形雖具耳自手足反而思之不見其爲有也如是則怪可去乎懸否曰道甚慶或人再舉前問愚曰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或者唯然而退

關尹子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

抱一子曰人有眞我雖聖智未易自見也人雖不能自見故或以色求我或以音聲求我轉不可得而見矣況問我以氏族名字衣食友僕琴書古今哉宜乎聖人嘿然不對是不對也乃所以深對也或者不喻聖人之意而扣之不已夫扣之不已者疑乎信乎以爲信耶彼之我御我之彼也彼之彼即我之我也彼彼不能扣我則我我不能喻彼矣以爲疑耶則我以不我對而不對以我對我以對非對則以不對對又何疑焉而扣之不已耶聖人於是自其安

見前喻之謂彼以見見我不以不見見我以見不見我見我之虛不以不見見我不見之所乃應之曰我尚不見我將何爲我所噫是亦第二義矣

關尹子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抱一子曰學道有三品上品者以神爲主中品者以炁爲主下品者以形爲主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无所以變形二者雖有微妙之分然皆以神爲主上品也以一炁生萬物以一炁合萬物如採祖炁服元炁閉胎息藏氣母之類皆以氣爲主中品也食巨勝則壽無月火則隱如服食金石草木存質形中一處皆以形物爲主下品也然三者之中至精者神至妙者[illegible]獨者氣夫以至獨之形猶可合可分可延可隱而況於氣乎而況於神乎學者欲知之欲爲之推其志而已矣

關尹子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抱一子曰五物可以養形五味可以養氣則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吾之形氣也至於無一物非吾之見無一物非吾之聞則聞與見果何物耶以爲形可聞見乎則死屍胡不能聞見也以爲氣可聞見乎則噓可胡不能聞見也是則形氣之外別有物焉爲之主張乎是雜持乎是然則是物果安在哉經不云乎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欲識是物精神是也然神無我也即天地萬物之色以見吾神精無人也即天地萬物之聲以聞吾精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吾之精神萬物聲色

關尹子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螘我可爲萬物

抱一子曰人之形本非我有習於物則與物俱化病與氣則與氣俱化昔人有輸虎人神化爲虎者是習牛則獷之意也昔人有患病破之其中皆報者是外烝變蟯蛔之類也習則與物俱化病則與氣俱化而世人執有其身妄認爲已有者又豈皆夫天地之委形蛻

關尹子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抱一子曰不知我無我而盡智求我者如揚灰求金終身不可得也知無我而不求我則如金藏於礦砂玉隱於石環昔人以喻水中鹹味色裏膠青畢竟是有不見其形可謂善喻矣

關尹子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蝦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抱一子曰蠢動含靈智具是心皆具是道昔人謂焦冥蟲向故蟲眉睫上建立世界蠢以形蟳之則有巨細之分以心論之則無小大之辯故一蟳可蔑觀天地一軀可放肆大海豈可以形微而輕賤之哉

關尹子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抱一子曰人之遇人有貴賤男女之相而起愛惡尊卑之念者分別於識而不照於習也今遇土偶之人亦有貴賤男女之相而不起愛惡尊卑之念者知其質爲土而有偶之之習也前章有言曰知夫皆識所成故雖貞其亦偶之此變識爲智之妙用也

關尹子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抱一子曰目逐於色耳逐於聲舌逐於味心逐於物若衆人也目內視自觀耳反聽自聽舌收津自嘗心凝念自悟賢人也逐於外者固非執於內者亦妄先達有詩云縱然放下外塵勞內文榮心兩何異是以聖人皆偽之

關尹子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抱一子曰人一身之中具五行之炁所主所應岐之則五其互相合攝元一性也知金鎔之得水轉之得火木殺之得水鱗之得火是也至於鳥鱗蟲魚莫不皆然比之人則有偏盛之稟鶴偏於火者爲羽偏於金者爲毛偏於水肖爲鱗東雀存南自虎在酉之類是也偏盛於此則不育於彼是卵人與萬物各具五行而五行之炁輪環互用回觀我身皆五行之炁假合而成而昧者執有此身豈不[illegible]哉知此說者可以忘我

關尹子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枯龜磁石鐘鼓舟車皆物也焉能有爲乎所以見大知大力大音大行者物成之故也人於事物未形之時無思無爲寂然何有一旦物成而動事激而發則智力言行見矣智力言行雖見實事物也於我何有哉故曰未嘗有我

關尹子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抱一子曰通天地之間一氣耳豈有無虛實能間之哉世人執六尺之軀以痒痾覺痛者爲我之有且爪與髮我之贅有也何對之而不痛影非我之皆有也何蜮射之而斃我世人見之於著者不見之於微知乎此則知無知者亦我也故曰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關尹子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氣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暖孰

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能痛之

抱一子曰人之飢寒病痛皆出於妄心若夫心憶猶能忘飢之類是則以妄止妄之說也苟知夫我之妄心皆出於五行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可以消釋矣故吸氣以養和則可以忘飢存神以滋暖可以忘寒是則以金實土以火勝水之術也養五藏以五行可以愈病是則生尅補瀉之法也歸五藏於五行可以忘痛是則形氣無我之道也若夫不吸氣而絕不存神而暖不養五藏以愈病不歸五行以忘痛非天下至精至通之士其孰能與於此

關尹子曰人無以無知無爲者爲無我雖有知有爲不害其爲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抱一子曰此篇逐章言形貪而論無我之說詳矣聖人又慮學者執無我如木石故於卒章亟發明無我之妙用以爲譬如火也雖躁動不停未嘗有我若人達此妙用雖終日言行施爲不害其爲無我隱非子所謂深知無心者矣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中卷終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下卷

七釜篇

釜者化也　凡十三章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爲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爲百年能以百年爲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爲百里能以百里爲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淸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爲之亦能能之而不爲之

[illegible]

[illegible]

關尹子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尸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爲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爲之爲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郵常自若

[illegible]

關尹子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氣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爲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illegible]

關尹子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illegible]

關尹子曰嚮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illegible]

關尹子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氣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illegible]

關尹子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illegible]

關尹子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illegible]

關尹子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illegible]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爲非非或化爲是恩或化爲讎讎或化爲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illegible]

抱一子曰天下無有不變之事亦無有不變之理聖狂之相去奚啻天淵生死之不齊矣奮冰炭而聖罔念則化作狂狂克念則化作聖生極則化爲殺殺極則化爲生而況是非思謀之間疑似反覆豈不易變哉昧者執其自是如山之不可移特其有思如海之流不竭未幾是化爲非思化爲頃而前日自是之我山低而化爲聚非之海情思之人海俄而化爲稍怨之山如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不期變而變也叩可畏歎聖人不孰是不辯非不特思不念惟乎我山爽人海居天下之常慮事物之變未嘗先人而窮隨人其要無皆而已矣

關尹子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抱一子曰人之處世未免有立身行己應事接物之爲苟有我而自用則一動之頃吉凶悔吝隨之惟有一吉之利而凶悔吝三者厄我矣惟聖人捨己從人當少時卽佩父母之教及其壯也達乎朋友之箴至於老也警其少壯之說是則自少至老未嘗有我萬化雖移安能厄我哉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抱一子曰輕者人之魂也明者人之神也魂爲木所以輕也神爲火所以明也日出於卯而魂旺日中於午而神旺日晡於申而魂絕日沒於亥而神絕是則一日之間而吾之魂神與造化俱化而不留矣惟精與魄重而且暗可以歷久故能胎魂胎神至於來日輕明魂濁復自精魄因明因窟而復生復旺矣是則避而明者假重而暗者爲之母也使魂神絕於串亥之朋而精魄壞而不存則來日之魂神無自而生矣知道之士知乎此故鍊精鍊魄爲金爲玉使甚久不渝則吾人之魂神可以永久乘質得其所託而長生矣參同契吉人相乘負安穩可長生是斯鍊精魄爲金王則吾身爲大吉之身而乘負吾之魂神矣所以太一火符修鍊金丹只鍊二物者鍊精與魄也弁土爲三物兩參同契謂木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者木三之魂與火二之辭不須殿鍊不入爐鼎而在爐鼎之外周天運火煮乃神與魂也魂三神二合之成五所以能周天通火而不既精水之一與魄金之四亦合之成五所以能化金液以成丹如是四物俱能成五者實假中宮土五以成變化張皆眞謂只緣彼此懷眞土蓮使金丹有返還者此也又日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巳自居本生位三家相見結嬰兒知此理然後知吾身殆有未嘗化者存

關尹子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抱一子曰人之形體亦天地間一物爾無頃刻不與造化俱化者也幼時顏貌至壯時異壯時顏貌至老則殊如雀鴿鷹鳩隨四時陰陽之氣變化形體不得自如也安有今昔之同哉然則吾之形容與今俱往矣與物俱化矣可不覺乎

八籌篇

籌者物也　凡六章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郭本有其本無一其末無多在其小無內之下

抱一子曰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如是則蓍之與龜可以喻道矣是物也本枯莖析骨兩靈從何來聖從何起今焉能於今中卜古古中卜今是則其來無今其往無古而彰往察來也能於高中示下下中示高是則其高無蓋其低無載而上下無常也能小中示大大中示小是則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而齊小大也能一中示多多中示一是則端綜其數一致百慮也能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是則其外無物其內無人而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也能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則其近無我其遠無彼而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也然則指蓍析骨何其神哉是謂也存乎枯莖析骨之中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如妙道之存乎人之血肉形體之中前不可析合不可喻忌也易不云乎蓍之德圓而神惟其渾淪所以爲道

關尹子曰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抱一子曰五行之在天地間其常五其變不可勝計其物五其雜不可勝計總其綱領則水藏爲五精火達爲五臭木華爲五色金實爲五聲土滋爲五味然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勝計皆自五行錯雜而生或合之或離之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一又不可執謂之非五非萬非一若分別某物必某數必某氣徒自勞爾故曰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關尹子曰卽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爲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淚又作泣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蘂女金金又作寶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抱一子曰陰符經曰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然則五行之妙用靈哉施哉人患不如其機兩知其幾而制之則五賊皆爲者用而嬰兒蘂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見其形有不能凝故曰見之者昌見之者見吾身之精神魂魄延於涕水結而成象現於黃庭之中也是物也猶在腎感愛而爲精在目感悲而爲淚在心感威而爲風在身感姚而爲汗一同是理皆出於心有所之而神水隨應也如幼年所見鼎物王推至老淵能夢見終身不忘者因人於心丟結紬水無哲而不久無久而不變也但心有所之與心無所之不同爾若夫搞制五賊鍛煉五行惟一心不動神水自凝然後五賊見形千變萬化矣是道也雖皆五行之物所化而成然自有非此五形之數者存乎其中爲之主宰爾

關尹子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抱一子曰聖人觀化所以無化化之運於形氣之間也天地不能留聖哲不能繫今觀夫鳥獸呦呦而鳴旬旬而來逃逃而去與夫草木萌茁而芽亭亭而茂蕭蕭於秋皆械然倏化可謂運矣然聖人所以無化者如鼓不桴則不鳴有在彼無在我也桴不手則不擊偶在彼奇在我也前篇曰手不觸刃刃不傷人矣此同旨

關尹子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卽道執之卽物

抱一子曰萬物盈天地間各具一名各具一理見其名而不見其道者爲物所格衆人也析其理而不見其物者能格於物賢人也聖人則不然不見所謂道不見所謂物合其天而已矣若夫指一物謂之道則除物非道也性不散之謂之遍則物物皆道也若執之以爲道則道物矣

關尹子曰知物之僞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抱一子曰物之眞僞生於識聖人遇物眞者亦僞之去識也眞者且僞之則舉天下之物皆僞矣知天下之物皆僞則何必去物哉如見土木偶形雖有某物之形而心忘某物之實學道之士當遇某之時能如是乎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凡三十一章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又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卽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勤惰又作斂靜

抱一子曰此一篇皆藥石之言所以謂之雜治也蓋人之處世苟能去事離人則聽事披慮之解一動一止有吉凶悔吝寧務聚人欲人避凶就吉免悔吝之與故亞鄭吉之謝徒人服舊而對治之非大聖大智其孰能知是謂日夫天既無可必者人人又無能必者事其敢輕小人輕小物輕小事哉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者豈可測哉世之輕小人易小物忽小事而至於敗國亡家喪身失節者多矣故聖人謂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無非自小以至大自微以至著而不敢以其小物小人小事而輕忽之也聖人之待小者尤加之謹況其大者乎天下之理未有當繫之事以簡能了者亦未有當戒之事可以盡忍爲之者亦未有當勤之事可以懈惰成之者故聖人於世惟可則可惟不可則不可故於事無可無不可初何固必或是則聖人難日聽萬物而不著事不著物而我在我矣

關尹子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

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抱一子曰天下之理爭之則有餘聖人之大智若愚大辯若訥大勇若怯者豈始爲是偽行哉蓋知夫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爾傳曰其愚不可及則智不如愚不如訥柔能制剛弱能勝强則勇不如怯

關尹子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抱一子曰善應物者無物善養我者無我有物則不能應物有我則不能養我何則物非我物我非我我幾外我便是外心若作內觀其心外觀其形遠觀其物則分心我物爲三未免序進也道一而已直下便見不勞分別一空總空何必序進哉

關尹子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抱一子曰人有所見則有所不見有所聞則有所不聞非神有所限而精有所量也用吾精神不得其道爾殊不知凡天地萬物之妙者皆吾之神凡天地萬物之有者皆吾之精夫如是則聖人無所見乃能無所不見無所聞乃能無所不聞學者知之乎

關尹子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爲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爲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抱一子曰是章義連前章之旨聖人處學者不知無所見無所聞爲大也姑以所聞所見喻之如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色而觀某物者執某色以狥其見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聲而聽某聲者執某聲以狥其聞惟聖人不慕彼之形聲亦不處吾之見聞則吾之見聞大矣

關尹子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抱一子曰學者欲行古道必善今俗欲返太源須知末務而不荷生於今之世而違今之俗則害生矣只知有本源而不知有末務則難立矣故聖人和光同塵以善今迄應曲當以善末者乃所以爲行古道立本源之地也歟

關尹子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已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抱一子曰賊以狡勝虎以勇勝固矣然則已以何克哉已者我身也克者能勝也知我身本何物則知所以克之之道矣學者當觀我本無已因七情六欲錄合而生欲克我身先克情欲前章不云乎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此聖人成已之學也既能成已矣然後能利物苟有一物存乎吾前則爲物勝矣焉能利物哉既能成已又能利物可以造道矣然則道可忘乎道未能忘焉能有道

關尹子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爲神是以聖人以深爲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爲紀

抱一子曰堅剛銳矣以深爲根以約爲紀皆老子之言而關尹子德以函刀鳳麝以發明老子之旨使學者盡守柔取虛韜光無藏之理以曲全免咎而已豈非藥石之言乎

關尹子曰瓶有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抱一子曰夫滿水於瓶開一竅而倒瀉不下者何哉蓋水之氣不宜達而上升則水亦不能下降矣與夫井之水俯而汲之水可上出不汲則亦不升矣聖人懷道抱德人能開進上求則必俯而接之不求則無由與之矣此不升則不降也聖人懷經濟之心雖才超伊呂非侯王屈已降志亦無由而展化矣此不降則不升也然則迫而後動威而後降而後升也聖人取物爲則迫而後動威而後降而後升也聖人不爲天下先乃所以爲天下先也

關尹子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抱一子曰使睿智聰明如虞舜猶不自恃公言自議所以悅人乎世人於既失受害之後平心自思致之也既知既受禍之端皆恃一已之聰明周忽理而致之也惟屈惑聰明何恃焉往者不可以追矣而來者猶可爲也惟屈已持謙以貴下賤不恃已能不下之明兼天下之我用天下之智於身行之故無再失即已見納天下之聰收天納我勾踐保閩於會稽受辱之後秦穆納言於崤函敗師之年皆其類也

關尹子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爲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抱一子曰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是數者真孔子翼易隨時同人知幾成務窮忿塞慾易簡恕忠之言頗同而學者不知謂道家之學獨窮忿塞慾是則將謂聖人何心哉古今四方一家一身各不同而聖人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可從先進則從先進則拜下則拜其無可無不可所以合神不測契道無方也孔子不云乎竊比於我老彭然則孔老之道其可以異觀乎

關尹子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抱一子曰道交者聖人也德交者君子也事交者衆人也故天下和同聲如父子天親不離聖人之交抱道德至純故是非愚賢相合無氣相同故賢愚是非之域矣小人之交非勢利不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其斯之謂乎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而離其子曰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其斯之謂歟

關尹子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汙漫曰道之廣當樂急要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抱一子曰古人之言教不止一端在當時有禽滑釐宋鈃尹文彭蒙田駢慎到盈翟諸家之學今其言不傳至孟子之時止有楊墨二家之言則知禽宋尹彭田慎之言至關尹仲尼之時已拒絕之矣後世者如今之禪學問者所以尚口捷給也輕明者如今之騰身躍習觀之類也和同也要急者如今之參一句語頭以求頓悟也悅豫者如今之放逸曠達爲自在也是皆當時古人之教而其事大弊相類學之多弊亦不救可不也

關尹子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抱一子曰非世者世亦非之禍也卑人者人亦卑之辱也遇輕忽而能忍自以爲已有道淺也遇訕謗而不辯自以爲已有德驕也至於遊鄙猥之人自以爲已有才謬也是五者學者之病也宜自棄之

關尹子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抱一子曰人之多智多辯者病也人之能愚能訥者藥也智不能困天下之智辯不能窮天下之辯以智攻智以辯辯之敵譬如以火止火以水上水兩炎益烈昔南唐遣博學辯給之使使本朝我太祖選不識字至愚至訥武夫對之使辯博之使技無所施即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拘所以爲道

抱一子曰天下道德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動或尚止皆自然之理也聖人觀天之道以時吾神之晦明察地之利以宜吾形之動止近取諸身既如是則違天之人亦莫不然是則宜明則明之神宜晦則晦之形宜動則動之形宜止則止之理吾之手不能步足不能握猶魚不能飛禽不能馳也天猶不可使冬蓮春菊地猶不可使洛橘汶貉而況違人所長乎而況違我所長乎而況違人所長而強爲之斯害也已道安在哉

關尹子曰少言者不爲人所忌少行者不爲人所短少智者不爲人所勞少能者不爲人所役

抱一子曰多言則爲人所忌多行則爲人所短多智則爲人所勞多能則爲人所役皆悔吝也可不謹哉

關尹子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抱一子曰應事接物不可不誠不誠則喪德故於誠則操而存之不可不簡不簡則勞神故於簡則行而宜之不可不恕不恕則忿不懲不可不默不默則機不密故於默則守而不失四者吾道何窮哉

關尹子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己

抱一子曰謀今之事當以今之事爲師如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羿以其則不遠也斷事之理當以古人爲師古之聖人羿理曲盡非今人所及也事作於人不待不與人宜其好惡也假謂之事矣作之於人成之於天在我何敢固必哉若夫道則在我獨行而已矣

關尹子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愼勿執之是可爲而不可執若執之則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抱一子曰學者得一善言開一善行則拳拳服膺而毋失可謂類學矣殊不知此可以成德不可以入道道則靈臺皎潔一物不留應可晞與若遇微言妙行執之於心是爲腹心之疾無藥可療何則土石易捨金玉難捐微言妙行入人心府經身不忘昔人謂一何合願諸萬劫難驢椿信哉

關尹子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抱一子曰心外別無道道外別無心是道也數在萬物而聚見於人心是心也曙曙於日用之間起居負息無不在也故心爲學者之急務古人修心無鵬爪甲工夫蓋時不待人不容樣也苟得其修大而化之而爲聖荀不得其修則流之於卵胎濕化舉譜世事復有大於此者乎世之學者賤常貴異急於所纖纖於所急貪多與奇而從事於外務縱使得之遇窮固災厄且不能免況度世乎南華有言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其捨此就彼棄重就輕倒置如是悲夫

關尹子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疏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抱一子曰此章又重發明上章之旨謂學者亦有捨期朝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而於道有所得者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關尹子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愼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

抱一子曰自古聖賢立言垂訓所尚不同歸於道有言凝然寂歎者有言澄湛虛微者有言空無大同者有言晦冥息識者學者遇此勿生怖退道不在言意之言豈能盡道耶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聖人之說

關尹子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抱一子曰聖人之言精者如金如玉粗者如梗如芣苢人謂細語及粗言皆歸無上道有因粗言而悟道者有所爛語而不悟者如用藥之當服草木生之不當服金玉斃之安取乎藥之貴賤哉惟其當而已矣

關尹子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抱一子曰道與事不同事則有利有害故言事則有某言中則某言中害之理至於言道則終無某言中道某言不

中道之理故善喻道者不言

關尹子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爲梗爲翳

抱一子曰道與事相反如水火晝夜之不侔也學者言道如言事則誤矣言事則事有所在故事之言有理也言道則無在無不在則道之言安有所謂理哉若知夫道無言理可言則言言皆道不然則雖執至言爲梗爲翳而已

關尹子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抱一子曰學道自信門入信苟不篤道無由而入矣然而信聖賢易信狂愚難信至狂愚則吾之信可謂篤矣然吾之所謂信者非世人之所謂信世世人之所謂信者信之信也吾之所謂信者不信之信也若夫不信狂愚之人則世人皆能信吾之不信也至於不信賢人則世人未必信吾之不言也况乎至於不信聖人則豈世人信其不信者乎又況乎至於不信于萬聖人此則世人尤其難信之法也惟能信吾不信于我聖人者其信可謂眞信矣斯人也其亦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者哉

關尹子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沈沈所以使人瘖唯聾則不聞聲唯盲則不見色唯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抱一子曰昔有學者問於其師曰有一人質盲聾病三者之病來見於師師何以發藥師曰汝近前來學者近前而立師以掌示之曰此何物曰掌爾吠曰汝非三種瘂人矣噫是人聞師語而近前則不聾矣能見掌則不盲矣曰掌鬧不瘖矣然其人始發問端似知此理及乎被師一斷則本情爲矣參問契曰耳目口三賓審周勿發遞陰符經云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與此同旨嗚呼安得不聞聲不見色不音言者興之默會哉

關尹子曰人徒知僞得之中有眞失殊不知眞得之中有眞失徒知僞是之中有眞非殊不知眞是之中有眞非

抱一子曰天下學者皆知僞得之中有眞失僞是之中有眞非故求眞得以爲得眞是以爲是也務不知道無得失無是非纖有得失有是非則是事也非道也如人學道而忽遇異景異物而横執以爲眞得眞是者往往多遺魔墮而不悟其爲眞失眞非矣

關尹子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抱一子曰此一喻最善異人說道誠如說夢說者以吾學惟言首聽者曰吾且不見吾且不如說者曰吾眞有是夢不可下信聽者曰吾既不見不如何以生信疑者不能取而示之則曰聽者不智聽首不能得而見之則言說者不資如是聞說者言之不如不言聽者聽之不如下辯昔人謂知道易不言雖聞道易默會雖故善聽者不於言下求道惟戲爲其言外之旨可也尚泥其言而論其實焉足以爲善聽善學者哉關尹子特於窮求爭此章爲訓者甚欲

學者觀此玄言不泥不辯循會其言外之旨而已矣

關尹子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抱一子曰道不圓則不神德不方則不正行不不則不者事不說則不利關尹子述微言妙義既終又處學者成春道而忘德或立德而遊行或積行而廢事是則知務本而不知務未未有不因未而害不者也世愿有因事之先而務行貴亦有因行之斷而損德者亦有因德之推而妨道者學者豈可只知從事於道而不資德行以相扶助哉又豈可只知碩德累行而遇事不加諸哉世亦有志於道而關提綺行與夫失業廢事者安知聖人立言並訓體用羅備本求具陳如此詳悉耶臨關尹大聖人慈悲後世之心至矣盡矣不可思議矣學者可不勉旃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下卷終

文始眞經言外經旨跋

陳抱一關尹子注

四庫全書未著錄僅于關尹子提要一及之世所傳汪廷訥刻本分九卷朱蔚然刻本分三卷又有文始眞經言外經旨亦分三卷不著校刊名氏篇目後有敘說注皆雙行與汪朱本迥異然其注文並同或謂陳氏作注後又著言外經旨以發明未盡之意殆不見其書而妄爲臆說與道書全集僅分上下二卷脫誤特甚嘗以諸本互校移定後于金陵朝天宮得道藏本又改正數十處其陳抱一序中脫簡多至四百餘字並爲補入此書出後人僞撰明宋濂謂其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變識爲智一息得道嬰兒蕊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其說良是然作者本主三教同源之說而筆亦足以達之荀卿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視服食符籙等書猶彼善於此陳注攏落訓詁獨抒心得眞足以明言外之旨亦不可廢也雪枝識

關尹子

尹喜撰

關尹子一卷 舊本題周尹喜撰案經典釋文載喜字公度未詳何本然陸德明非杜撰者當有所傳李道謙終南樓觀為尹喜故居則秦人也考漢志有關尹子九篇劉向列仙傳作關令子而隋志唐志皆不著錄則其佚久矣南宋時徐藏子禮始得本於永嘉係定家前有劉向校定序後有葛洪序向序稱鑒公授曹參參薨書葬孝武帝時有方士來上淮南王敞而不出向父德治淮南王聞得之其說頗誕與漢書所載得淮南鴻寶萬畢言作黃金事者不同疑即假借此事以附會之故宋藝諸子辨以為文既與向不類事亦無據疑即定之所為然定為南宋人而鑒莊漫錄載黃庭堅詩野師訪道無千里句已剽用關尹子語則其書未必出於定或唐五代間方士解文章者所為也至藝圃其書多法釋氏及神仙方技家如經說為智一息得道聖兒嬰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黃鼎紅嬰鬼呪土偶之類老聃時皆無是言又謂其文峻潔而頗流於巧利則所論皆富麗之其書雖出於依託而核其詞旨固遠出天隱無能為子上劉向言所校中秘書關尹子九篇臣向校讐太常存七篇臣向本九篇臣向輒除錯不可考增關斷續者九篇成皆殺青可繕寫關尹子名喜號關尹子或曰關令子隱德行人易之嘗請老子著道德經上下篇列禦寇莊周皆稱道家書篇皆寓名有章章首皆關尹子曰四字篇篇敘異章章義異其旨同辭與老列莊異其歸同渾質崖岸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蓋公授曹相國參曹相國薨書葬至孝武皇帝時有方士來以七篇上上以仙處之淮南王安好道聚書有此不出臣向父德因治淮南王事得之臣向幼好焉寂士清人能重愛黃老清靜不可闕臣向昧死上永始二年八月庚子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謹進上

洪體存嵩艾之質偶好喬松之壽知道之士雖微賤必親也雖夷狄必貴也後遇鄭君思遠鄭君多玉笈瓊笥之書服餌開我以至道之良藥呼吸洗我以紫清之上味後屬洪以尹真人文始經九篇洪受之誦之藏之拜之宇者道也柱者建天地也極者尊聖人也符者精神寬魄也鑑者心也七者食也筌者化也籌者物也藥者雜治也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躡飛葉而遊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廣橫枚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處金碧琳琅之房森若握鬼魅神姦之印倏若驅鸞鶴怒若關虎兕清若浴碧慘若夢紅擒縱大道渾淪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嘗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執可鑒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遺世者之所言乎其絕跡去智者之所言乎其同陰陽而冥彼此者之所言乎何如此之尊高何如此之廣大又何如此之簡易也洪親受之咸和二年五月朔丹陽葛洪稚川序

按陳氏曰漢志有關尹子九篇而隋唐志皆不著錄

意其書亡久矣余藏子禮得之於永嘉孫定首載劉向校定序末有葛洪後序未知孫定從何傳授殆依托也序亦不類向文今考其書時取釋氏及神仙方伎家如識想起滅聲嬰兒蓋女金樓絳宮之類周時或無是語也至豆中攝鬼杯中釣魚又似漢晉間左慈郭景純事豈本書存而或附益之歟抑假托者歟然文詞峻潔闡揚道意深得二氏肯綮非冥契玄解者不能作也謂爲關令書則不可必爾丁丑夏日志

關尹子

道家二

一宇篇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憂憂乎闔也勿勿乎似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嗔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爲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

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勢同實忘異名

曰觀道者如觀水以觀沼爲未足則之河之江之海曰水至也殊不知我之津液涎淚皆水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已進道已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卑之存瓦存石是乎非是乎惟置物者知之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爲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

曰以盆爲沼以石爲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重雲蔽天江湖黯然游魚茫然忽望波明食動幸賜于天即而就之漁釣斃焉不知我無我而逐道者亦然

曰方術之在天下多矣或尚晦或尚明或尚強或尚弱執之皆事不執之皆道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曰聞道之後有所爲有所執者所以之人無所爲無所執者所以之天爲者必敗執者必失故聞道於朝可死於夕

曰一情冥爲聖人一情善爲賢人一情惡爲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無起有不可得而祕一情善惡爲有知惟動物有之一情冥者爲無知溥天之下道無不在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搓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討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曰以事建物則難以道棄物則易天下之物無不成之難而壞之易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百年死者如歷久得道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生不名爲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爲事不名爲道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

物橫執爲道殊不知舍源求派無時得源捨本就末無時得木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汗穢投之不見能運大鯤大鯨小蝦小魚能合衆水而受之不爲有餘散衆水而分之不爲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爲道

曰吾道如劒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曰邊不問豆豆不答邊兎不問石石不答兎道亦不失問歟答歟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跂如道者駿皆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于聖不賈道于愚

二柱篇

關尹子曰若椀若盂若瓶若壺若罄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蓍破兎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物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爲水觀爲火愛執而觀因之爲木觀存而愛攝之爲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爲天自中而降爲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爲火降者爲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爲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爲金木之爲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爲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者水火之交也水爲精爲天火爲神爲地木爲魂爲人金爲魄爲物運而不已者爲時包而有在者爲方惟土終始之有鮮之者有示之者

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不可以壓計安知今之天地非有思者乎

曰心應聚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我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而天天地地者存

曰死胎中者死卵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刃不傷人

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曰天非自天有爲天者地非自地有爲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內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箕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爲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爲形

曰寒暑溫涼之變如兎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兎石實無去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如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爲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內想大火久之覺熱內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知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已之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篇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內外之大同故或先內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作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爲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爲仁或以義爲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爲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蹟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

能觀聖人道無爲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爲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爲人不以此爲已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聖人聖人每同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爾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曰如鐘鐘然如鐘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下之智
曰螂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螂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爲龍亦不能爲蛇爲龜爲魚爲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曰在已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若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悽悽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怒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怒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爲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爲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心愈明則物不弊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跡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跡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鼈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子子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能偶之故能貫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篇

關尹子曰水可析可合精無人也火因膏因薪神無我也故耳敵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冬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書無人皆精舌即齒牙成言無我禮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以精無人故米去殼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尔吾之神一欻無起滅尔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爲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爲寒在地爲水在人爲精神在天爲熱在地爲火在人爲神魄在天爲燥在地爲金在人爲魄魂在天爲風在地爲木在人爲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爲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爲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爲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爲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爲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爲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一本魄藏之下有惟水之爲物能藏金而息之能蓋人而若之所以析魂魄廿二字更定）
曰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求于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爲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則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狂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魄狂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

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以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對之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廢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爲魄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有一物可役我者（舍册宿作舍册宿）

曰鬼云爲魂白爲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爲木星佐有以義升者爲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爲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爲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爲土星佐有以不仁沉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爲責降魄爲賤靈魂爲賢厲魄爲愚輕魂爲明重魄爲暗揚魂爲羽鈍魄爲毛明魂爲神幽魄爲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性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然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得不對

曰五者具有魂魄者識目者精色者神見之者爲魂耳目口鼻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爲精爲彼生父本觀爲神爲彼生母本愛觀雖異皆同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爲父故受氣於父氣爲水二爲母故受血於母血爲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燈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曰如桴扣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存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餘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我何有焉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其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儔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人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蠅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蟬曰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蠅不思彼蟬奚自

曰庖人羹蠟遺一足机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尔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

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心超生死心止名爲妖不名爲道

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俞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如牛之翼本無有復無無譬如水火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五鑑篇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爲身或以幽爲身或以風爲身或以氣爲身或以土偶爲身或以彩畫爲身或以老畜爲身或以敗器爲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爲鬼所攝者或觧奇事或觧異事或觧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子將惟曰道子躬乂之或死不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容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爲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不尊卓絕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曰無恃尔所謂利害是非尔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況於尔

曰夜之所夢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晉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

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界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虛造物者連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遺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遺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遺善去識者變識爲智變識爲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盜心怖曰識如認黍爲稷認玉爲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而已至於來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來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胷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惡之意有變心無變意有覺心無覺惟一我心則意者塵往來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

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來干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曰賢愚真僞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僞而謂之賢愚真僞者繫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僞之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況於識識尚非真何況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爲有於至變中執以爲常一情認之積爲萬情萬情認之積爲萬物物來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來而彼去來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虛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虛我之一心能變爲氣能變爲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情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欲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蛇而不怖畏故黃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來

曰我之思慮日變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外不見我內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篇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刀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菽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於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笑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爲我所曰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漁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磚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爲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猶孤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爲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丞蟲蚤疫則龜魚瘻則鼠螘我可爲萬物

曰我之爲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砂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曰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吾自嘗吾無味心自

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斂元無差殊故羽蟲毛蟲盛者鱗蟲不有知五行互用者可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則無知也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七參篇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股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者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郝常自若

曰有誦呪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指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

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賓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懼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

曰爪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著不能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往化聖人往化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讐讐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處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昔無今

八籌篇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曰水潛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尔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疑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乏無乏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蓋女金樓絳宮青蚨白虎寶鳥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不桴則不鳴偶之在彼奇之在此桴不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

之即道執之則物

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篇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弊大人天既無可必者人人無能必者事惟去事離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戒忍可當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同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遐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遐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遺香不捕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開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雖干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又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我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慾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幹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故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離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恍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不救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

曰謀之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於人道獨於已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於多務他務奇務者窮困災厄及之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捨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遂深或曰澄澈或曰空同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幹吾說

曰聖人大言曰金玉小言桔梗茅苴用之當桔梗茅苴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于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言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難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下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蒙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冥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沉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尔道方尔德平尔行銳尔事

關尹子終

通玄眞經

徐靈府注

通玄眞經卷第一

道原

（凡物之爲貴莫先於人然不能定心慮而明照裂愛網於通津逐使性隨物遷生與物化至人哀之故述大道之原特標衆篇之首俾昇原以階道方覩事而即眞豈不有以者哉）

老子曰有物混成（疑湛常存故言有物簡治萬物故言混成）先天地生（首出庶物）惟象無形（如天之高有大象惟道之貴無定形虛凝爲一氣散布爲萬物者也）窈窈冥冥寂寥淡漠（言道性深微不可測）不聞其聲（非聲可聞非色可觀）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既非聲非色即無名無字無言無說今所言者即非眞號故曰強名也）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既無形象可觀豈有高深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泏泏（音出）沖而不盈（道範圍天地故曰苞裹稟受虛靜故曰無形其原虛萬物如水之流滿而不溢物而不耗泏泏水出之貌）濁以靜之徐清（如動而靜以濁而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博施無窮豈止旦莫）表之不盈一握（表之乃有物握之乃無形）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言之幽闇明齊三景言之柔利斷金石故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大能小能短能長向之則存背之則亡無可無不可變化無方也）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曆以之行（高山深淵鱗獸鳳禽宿離不忒升沉遂所者至治主咸得如是焉）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謂遺生而後身存自卑而人尊自後而人先也道性好謙故以謙而受益）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於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三皇伏犧神農黃帝治天下神運乎中德澤充乎外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竝應無窮（天運動也地滯靜也言聖人能法天地之動靜與萬物之終始發號出令循動風興雲行雨施生畜萬物應變無窮也）已雕已琢還復於樸（修眞循行所謂味樸絶待虛凝自然復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大道無心任物自然故曰無爲夫生者不得不生自然而死者不得不死死者自然而故曰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是不言而達乎德不矜而至於和也）有萬不同而便乎生（萬類雖差各隨其性）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夫陰陽以和四時以節五行以綱道之常也非謂聖人更能改作但使從人事上法天時以察人情擇置聽不作以致太平者也）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殰（音讀含遂生成無根殘害）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上治順下不逆）童子不孤（無夭枉也）婦人不孀（皆得相保）虹蜺不見（哀氣自息）盜賊不行（天下大同）含德之所致也（言上數者皆聖人亭毒之所致也）大常之道（生化無窮）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不有之有而妙有存焉不宰之宰而眞宰見矣）萬物恃之而生莫知其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生非我有欲誰德死非我殺欲誰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畜之不盈散之不虛）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詘兮（音屈）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忽怳之間應用無窮窅冥之際變化無方原之以有物求之乃無狀也）遂兮通兮不虛動兮（神用既周理不虛應）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俯仰兮（屈伸從時）

老子曰大丈夫（能體道者）恬然無思惔然無慮（與道周旋豈煩思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大丈夫象天地之正御陰陽之運行無盡之域遊無窮之道豈不盛哉）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明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得道之要觀八方在乎書求致理之妙方物存乎方寸察有無於遠近而坐數勞契）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因其自然而推之（無不遂也）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雖變化之萬可精詳其要）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內正一心外斥雜技）厲其精神（使內明也）偃其知見（止非道也）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夫物因可然而然之則無不然也可治而治之則無不治矣）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言聖人御天下因人之動所使利而安之則萬民不得不化百事不得不諧者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非備此五德則不能見無形之形無象之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舍者居也）平易者道之素也（素者質也）清靜者道之鑒也（鑒者明也）柔弱者道之用也（用者通也）反者道之常也（俗剛有爲道用無爲）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積柔以成剛積弱以成強）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解五義也）夫至人之治也弃其聰明（無萬智也）滅其文章（素質也）依道廢智（全清虛之道去逆妄之智）與民同出乎公（無私心也）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心能得一即萬有其術以知撫寡以御衆者也）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牧之中之得也（中者在國即君也在人即心也君明則國安心正則身治故以中制外天下無對以外制中或違或聆知中知外萬事不敗）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皆守中所致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徒涉遠而迷津不知近而求諸己也）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未有身不治而能治人居勢位而不驕人不驕人者其唯自得）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自得者我好之人亦好以我情得彼情故曰自得自得則天下之情皆得於我也）（唯能不驕富貴而保其和樂也）知大己而小天下幾於道矣（得其道一身雖微可以有天下則一身爲大失其道則天雖大無所容其身則天下爲小也）故曰至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言物生虛靜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言往復無窮萬物不然也）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大道混冥無迹也）（埏埴始於無象中而有物終於無形孰知其極在乎混冥莫知神靈者也）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大不可以外求小不可以內得）而生有無之間也（言其無則彌綸萬物言有則形兆莫覩是無爲之精有物之妙謂萬物之名生於有無之間也）眞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體同虛無德合天地故曰眞人）眞人者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以人觀之則天下不爲大矣以道觀之則天下爲小矣自遠觀之則治人賤矣以近觀之則治身貴矣）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以非物動情豈欲亂）隱其名姓（與時沉浮與俗同流而人不知隱之至也）有道則隱無道則見（時之有道則退而默然時之無道則勤而形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爲而不恃事而不務知而不耀）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噓吸順理卷舒有節動靜屈伸從時也）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憂樂不往於心喜怒不形於色觸事即眞故曰玄同者也）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於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寒暑燥於外喜怒作於內精神將逝餘形雖有其能久乎）故眞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眞人知陰陽害正去偏滯之情蓄性故得形神相將寤夢不入也）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形正則一體皆當一則心四平則羣邪不忤一其見則所遇皆眞絕諸慮則天和自至也）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無他知守常度則神無不舍德無不包道無不在也）瞳子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此謂事來唯求飲於母更無餘慮也）形若枯木心若死灰（不知形之爲形心之爲心怡然無邪）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所謂無形之形無心之心不可以狀貌詰不可以慮所尋）（蕩蕩焉非可議度而得其唯四達能無知乎是謂實知也）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無常之行（事來以應變適於時所貴知權豈有常行）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隨時而變豈有常）

（方）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於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詳諸）

（書禮樂也，言者謂先王賢智之言也，皆以傳之，猶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夫將之簡素賦之金縢，是名可名且名生則有眞偽，故書者不眞，名者不實也。）多聞數窮，不如守中。（多聞乃窮，守一无勞。）絕學无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止其一非道神行顯法偏之原，故有百倍之利。）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怵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性靜而欲動，動欲而害隨，是智以生孽，欲以眞好憎，是生損益斷起，不能反照眞性，以至滅身也。）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於道者反於清靜，（有道者則清靜。）究於物者終於无為。（外物者故无為。）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无垠。（智非靜而不生，神非安而不應，應則出乎无所，循乎无門。）循天者與道遊也，（謂守虛靜。）隨人者與俗交也。（謂附名勢。）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若天道无心，如四時言哭。）不慮而得，不為而成，（得非慮，成非有為。）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无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至德所加，姦邪伏匿，萬姓戴而不重，天下莫敢與爭之。）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欲之為害，亡國喪身，其應如響，豈不誠哉。）故不聞道者无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不明於道理，不達於物情，必不能還原復樸也。）原人之性无衰穢，久湛於物即易，而忘其本即合於其若性。（言人本性至靜，不覺感物而動，是欲之害其蒙之蔽，正衰者不悟，以為合如其性，然身不達，何其痛哉。）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反己。（水本性清，穢在沙石；人性欲平，害在嗜欲。能遺物反己，其在聖人也。）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為樂不忻忻，其於憂不惋惋。（鳥以畏反以樂為樂，樂極則衰；以憂為憂，不忘矣。）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保以虛白，何危何傾。）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愚者尚知向慕，而况賢者乎。）說之者眾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說慕者過萬，進修者无一。）所以然者，掔於物而繫於俗。（以其貪饕滋味，怪楛名利也。）故曰：我无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樸。（此明人君法此四者，主行於上，民化於下者也。）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无恬（為得用之則為害，不用之則為福也。）无形大，有形細；无形多，有形少；无形強，有形弱；无形實，有形虛。（有大有小則有多有少，有則形為小，是有小有形也；无大无小則无多无少，則无形為大，无大无形也。）有形者遂事也，（今乎无形，莫知其名，因物命名曰遂事也。）无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樸散而為器也。）有形則有聲，无形則无聲，有形產於无形，故无形者有形之始也。（道不无也，生者有也，因生悟道，即无是聲出无聞，形存有始者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此言有若即无名之名，兼求有名，可以貴全也。）儉薄无名，无名者

賤輕也。（此言无名者，非是无名之名，謂以愚自達，不知大道之名者也。）殷富有名，有名尊寵也；貧寡无名，无名卑弱也。（有道即尊，无道即辱。）雄牡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牝无名，无名者隱約也。（自非全德，豈全有名，自非无明哲，明隱顯在我有无盈耀。）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无名，无名者任下也。（不矜其名是有餘，不為高而自高者非賢也；不彰其名為不足，不下而自下者愚也。）有功即有名，无功即无名。（道不虛應。）有名產於无名，无名者有名之母也。天之道，有无相生也，難易相成也。（夫有不自有，因无而生；難不自難，因易以成。難知有不足有也，須乎母而存于知；難不自難，必宜无易全難，然物不孤運，事在相生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忘機即照。）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於道，（道得既修，功名自有，有而不知誰有，復歸乎道。）功名長久，終身无咎。（全保功名，自无咎悔。）王公有功名，孤寡无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謂聖人能守无功之功之名，此功名猶稱孤寡，是守柔復樸也。）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為利，无名以為用。（有功利物而不有，无名常用而无窮不竭。）古民童蒙，（言雖成立，猶若童子。）不知東西，（无分別也。）貌不離情，（大和順也。）言不出行，行出无容，（動與道合。）言而不文，（尚質也。）其衣致遠，（主道遠也。）神德不全於身者，不知何遠之能壞。（近失於身，遠失於人。）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於人。（夫欲害忘乎中者，雖觀虎尾，斯暴人之前，終无患者。）體道者佚而不窮，（治身不息，道得者。）任數者勞而无功。（勞而无益，窮術者。）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刑罰嚴峻，民莘瑩馬馳。）好憎繁多，禍乃相隨。（自然之理。）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謂不專任刑殺之遇，猶者去之，小懲民大誠小人之福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則固，為即敗。（治知水大，因禹下民昏墊，不勝其弊，隨山濬川，斯本道故，時齊危俾无有害，難羲乎其有成功，為是能因者也；秦商鞅作法，既搖從令者賓遺法，劉事一日之間殺七百餘人，渭水為之赤，其後身死車裂，是所害者大，所成者細，守而不固，為之者敗也。）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无功。（夫役耳目，竭心慮，則易足以言哉。至於不聽而聰，不視而明，无心而為，不慮而成，此其人之所貴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力分不及。）則循道理之數，因天地之然，即六合不足均也。（因其宜，量其力，雖六合之大，必能均濟；萬物之眾，必寬其極也。）聽失於非譽，（好惡戚於憎。）目淫於綵文，禮重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言禮不足以防閑，惟心可以懷柔也。）故兵莫憯乎志，鏌鋣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於山，小寇遯於民間。（五兵之道之末者也，陰陽之大者虛也，而善厭故鏌鋣雖利，道有形而利有生殺之慮，故大寇藏陰陽；愛惡也，凡欲利斯興，心閑於聲，有之聲故小寇也；藏之實肴，小寇藏於民間，至人自謹於內，制於外也。）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治國法繁而民亂，治身法繁則形勞，勞者弊之術，去彼智法，取此清靜矣，殃自弭之者也。）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

國，國之德。（至人以智為賊，世人以德為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於无形，无形者一之謂也。一者无心合於天下也，（言正者定形也，行於天下，周於萬物而无窮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无澤可潤，无心可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妙絕形聲，安可聞見。）无形而有形生焉，无聲而五音鳴焉，无味而五味形焉，无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於无，實生於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夫形聲色味，皆无自而有，原其正數，不過有五，今自五之變，殷失其常，極於淫辟，因非視聽之所究，常觀之所察哉。）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上皆宗一為主，故物得己而有常，人得主而化道通，一為一萬物壽昌也。）故一之理施於四海，（无所不周。）一之嘏察於天地。（得明一之人，天地造化之本，方物之性情也。）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外愚於人。）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於迷俗若嚾。）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濁而能清，虛而能盈。）澹然若大海，（漠然无涯。）汜兮若浮雲，（飄然何適。）若无而有，若亡而存。（非无非有，存能亡自存。樸已下比解道之人能若是者也。）

老子曰：萬物之摠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万物万事皆出眾妙之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其常。（聖人循天道之原，萬物之性，不使陸者淵居，巢者穴處，是不變其故也；各附所安，俱利其性，是曲因其常者也。）夫喜怒者道之衰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生之累也。（此八者大丈夫之不甄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為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於神明。（此五者移身之至賊，人能知而不能斷，欲平和以全天性，且喜怒哀作，衆金鏃石以析矣，毒栽若審得其理，自合神明矣。）神明者得其內，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內得者抱元守一，神閑慮淡，故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不與物撽。）堅強而不匱，（用不之。）无所太過，无所不逮。（所欲不過，所為不逮。）天下莫柔弱於水，水為道也，（觀言借水通理明道。）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无窮，遠淪无涯，（涯音宜。）息耗減益，過於不訾，（訾音紫。）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羣生而无私，好澤及蚑蟯（蚑音歧，蟯音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淖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无所先後，无私无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卓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无有入於无間。（水者五材之長，以其得一，故道濟天下，德合萬彙，仁逗並上義，堅金石，信合四時，智出无窮，故柔不可斷，剛不可折，動則有威，靜而无敵，故為雨露，積為泉源，用之不匱，施之无邊。）

(緊而自全曠哉水德與道合焉)夫无形者物之太祖无音者類之太宗(大方物生於无形五音起於无聲故至无者不生而能生故无者爲物之祖宗)眞人者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於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无窮極无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內得一心外通萬有晉淳之道其化如神物應无方孰知其極)

老子曰夫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於不取行於不能澹然无爲動不失時(得者謂无爲无爲之)(道因物所宜動合其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積聚塵而成岳積流而成海)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无不勝敵无不陵(虛心)(前物是无力而強所之皆遂无敢陵偉也)應化揆時莫能害之(動與道存物何能害)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知存知亡其身必昌)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強者不可勝弱者不可陵是行柔之道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不可輕侮或更勝於己)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強則裂(用強者故材不全也)齒堅於舌而先斃(齒剛舌柔之理可察剛柔之道是剛者先斃柔者復全矣)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堅強者死之徒(事勢相召死生可驗)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捐後則不屈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即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謂握大化機人莫能知先之則人不能後之則雖合)(其且先後俱制動靜无爲此執道握變也)所謂後者調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大事有適其物有成賊之動間不容息在於調數候時期於道中不可失)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謂去速也)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聖人不重積其寶而貴全於道惜光陰不駐時運難遭舉事成功不可失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大堅固不能與爭也(故體清靜守雌弱故天下之強者其時不爭乎)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於中即純白之不粹(夫機械失則亂智巧斷存則雜也)其衣煖而无綵(不嘗華飾)其兵鈍而无刃(不治凶器)行蹎蹎(詳徐之貌)視瞑瞑(見之貌也若嬰兒)立井而飲耕田而食(衣食之外无所求餘)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外不矜報內不祈德想其道眞闇合天理)風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令不施俗自整人不欲事自簡也)矜僞以惑世軻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俗(夫詐僞爲事以惑世衆聖人之所不爲也)

通玄眞經卷第一

通玄眞經卷第二

精誠(精者明也誠者信也誠者天之性也精者人之明也誠以志之明以輔之天下至誠實能盡人物之性合天地之德故曰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斯之謂也)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无爲所致非有欲也)正其道而物自然(不言居正其身民化如神不言之教莫之與爭也)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天地和泰神明交降非有心也四時不得不順萬物不得不生)夫道者藏精於內栖神於心靜漠恬惔悅穆胷中廓然无形寂然无聲(言聖人懷天心施德養道內結精神外撫人物都无光耿豈有形聲)官府若无事朝廷若无人(无政故人)无隱士无逸民(朝廷皆忠烈嚴野无遺賢)无勞役无怨刑(使民以時用法无濫)天下莫不仰上之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君有其道人順其德遠被八表旁流殊俗)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言致天下之和由君一人自懷謙德精誠心內貫達人自至也)故賞善罰暴者正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精明也誠信也非明誠與信莫能賞善伐惡)故攄道以被民弗從者精誠弗包也(如爲有苗不伏後舞干羽而有苗格精誠至也)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天道皆難可明言物之生時也物之死時也生者至時不得不死即生者合生死者合死故生者不謝於天死者不怨於道自然而已所謂神明)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上言天法道此言聖人法天天之有生殺由君之有賞罰起福謂用賞除禍謂用罰去惡惡者不得不誅賢者不得不達是賢者自進而惡者自誅非我誅福非我起)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聖人不謂用知不足歲計乃有餘也)寂然无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動化者也(夫聖人其靜也天下无聲其動也萬物歸之故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也)故精誠內形氣動於天景星見黃龍下鳳皇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涌(故聖人體道育物唯德動天內發於心上應於天龍鳳翔集河海清溢非夫精誠曷能至此)逆天暴物即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明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上明天之應以善祥此明逆之致咎災故知禍福无門唯人所召故天人相通氣類相感也不差也)故國之沮亡也天文變世惑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悖氣勝害之以變物應之以凶是故聖人審知一身通乎萬類競業不敢荒寧時上順天心以安黔首不敢傲慢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誠心神明正直豈容巧僞非誠心莫應況強力能通哉)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唯大聖爲能踐至道合天心故使无不備明无不燭靈不並應信不違時有能與斯可謂大哉)懷天心抱地氣執冲含

和(心氣相通天地交泰非神和豈至如此)不下堂而行四海(其神化)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生諸己能以神化者也(夫聖人不以尊卑易己不以夷夏易情故不下堂而未俗化不馳神而重譯至遠知乎人若出諸己者)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夫人識道形合天理在物无害於身不虧也)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誠至无違)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凌(夫始出其宗者是心與道冥化物何往不適何爲不成死生已安可脅凌也)又況官天地懷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者也(道若法天象地含物陰陽分布五精包羅萬品運陶鈞之上周行造化之本未嘗有生孰云其死)精誠形乎內而外喻於人心此不傳之道也(此言內有精誠外感人物其可傳乎)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至道无言妙不容君臣相保難誅其德至于天地通于神不害之辯不道之道所能致也止達)夫召遠者使无爲焉親近者言无事焉(言天地无爲而遠之近道也无事而親之則近感也)唯夜行者能有之(夜行謂動行如夜行未造所暗不自然所以精神內發之達于天)卻走馬以糞(卻者罷也馬者心也如伏馬難可控御人皆名利以榮其身我則不然能走其心保精虛靜以糞其身也)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沉(不行而至謂之坐馳不隱而藏謂之陸沉)天道无私就也无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夫天道无私德者則就无德則去觀夫去就此涉於有私乎矜惡觀善理合自然无欲則有餘有欲則不贍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唯无私无爲无利无功)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已上經釋)唯同乎大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唯至大和自然應之)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圜之與輩遠之即近近之即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夫圓輩爲鼓擊之則應道德貫身用之則行无應莫窮神化无極是考之不得察之不虛也)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不物而不傷(其心若鏡所鑒无遺不迎物而物應物无逆而應物物无迎照而求照必恒所過何傷也)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有得有失斯爲不貴无得无失斯爲眞)故通於大和者闇若醕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夫抱道含和忘形遺累如飲醇酎甘樂其中渾然而同可謂大通者也)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此謂道以无生如因醉以忘形也)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理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无私上下調而无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預賈故於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皇翔於庭麒麟遊於郊(此黃帝以道治天下之化如是)虙犧氏之王天下枕方寢繩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員天陰陽所擁沉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

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蹎蹎，侗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汎然不知所本，罔養不知所如往。此明處犧氏之治天下也，知此，當此之時，禽獸蟲蛇无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雖含毒螫之情而无殘害之心，至德所加，故能若此也。至黃帝要繆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即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太祖，黃帝之先也，其人樸，其性野，有功而不德，有名而不揚，故曰隱眞人之道，絕浮薄之智，因自然通於天地也。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无所載；地不定，草木无所立；身不寍，是非无所形。三才不寧，萬物失所；若不習志專心，反照內視，則眞人不見，眞智不生也。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智。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與？所守不明，何以知道，是知者非不知道也。積惠重貴，使萬民欣欣，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存危國，繼絕世，立无後者，義也。仁而建德，義以行事，人无不懷，此蓋治世王霸之道。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无識，芒然仿佯乎塵垢之外，逍遙乎无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內眞外順，藏精育眞，无爲逍遙而外塵垢。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此散純精空靜淵旨。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蕩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內營至精，外生華藻，心役於事，身寧免害。精有愁盡而行无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內守不定，則塗境既外馳，不覓其則，常苦風波。是故聖人內脩道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遊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遊也。聖人內守，眞自外應物，故得精神之和而游乎无窮者也。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遊也，即動乎至虛，游心乎太无，馳於方外，行於无門，聽於无聲，視於无形，不拘於世，不繫於俗。夫動乎至虛，則无所不通；游乎太无，則无所不有。何門户之拘制，豈視聽之滑亂哉？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不觀。夫眞聖冥迹，功業相緣由起，不得而觀。夫人拘於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累。不有居上，不居各司其位，役精神，既受其福，必憂其事也。使我可拘係者，必其命有在外者。既受羈係，則命不在我也。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歲獻貢，夫有爲之主，不勞神慮，不役智能，而遠方懷之，故得上順天心，下因物宜，萬姓奉戴，貢獻不絕。養民以公，威厲以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思也。公而无私，威而不猛，法約刑緩，人從其化，可謂至神，故萬方同俗一軌，此聖人思治天下。夫上好取而无量，即下貪功而无讓，民貧苦而分爭生，事力勞而无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

上下相怨，號令不行。言上數者，非聖人之所治，下也若以此治，即亡无日矣。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於末，无以異於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執本以御末，則功簡而天下治；由決渠水，益薪火，求其能救也。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所脩者本也。至聖之理，在乎簡易，則天下所宗，如聲應響，影之像形，莫不應也。

老子曰：精神越於外，智慮蕩於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求之非分，遂之无厭，內傷精神，外遺形骸。故不出於户以知天下，不窺於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於內，神氣動於天也。舉要會以觀天下，故人情可察；執大運則天道可明，故誠言貴乎中，精氣應乎天，所守者近，所明者遠，所務者多，所知者少也。

老子曰：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自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冬日之陽，夏日之陰，寒者附之，炎者庥之，天下陰陽无情，聖人无情，萬物自歸，人自懷之，故聖人以治天下，來非所召，往不可遣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於治難矣。皋陶喑而爲大理，天下无虐刑，有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无亂政，有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夫不言而化天下，无亂政，何預乎見哉！是以不待目而視，不須言而治。晉國聖人所以爲師也。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上古行而不言，末世言而不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鬪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議，而國家昬亂，其積至於淫泆之難。其民化上，知水順下，宜壯其原本，慎之細微，故桑有漸，莊有微，己之亂也哉。故聖人精誠別於內，好憎明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內无偏私，外絕愛憎，言出響應，令出風行。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不以德化，難以刑制。唯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其生如也，春物得其生也，无私恩；秋物得其死也，无歸怨，生之與死，知其无心也。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故君子理人猶射，以知發於此，失之毫末，差之於中的，至於其縣隔天地。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法可以禁民，惟至德可以易俗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審音以知政，審樂以知俗，觀俗以知化。夫抱眞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无一言，天下萬民禽獸鬼神與之變化。夫聖人致治，民不自知其然，禽獸鬼神自從其化也。故太上神化，情之德不言之教，神无不從，況於人也。其次使不得爲

非，正法以制。其下賞賢而罰暴。道德衰，賞罰行，賢之路闢，則不肖者亦有爲其任去暴之端起，則賢者亦有矣。其非知非法不明，守之者難衡，非不平，用之者弱。

老子曰：大道无爲，无爲即无有，无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无形，无形者不動，不動者无言也，无言者即靜而无聲无形，无聲无形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緜緜若存，是謂天地根。无爲者无爲而不恃，故曰无聲无形，何聽何視，可謂神微，緜緜常存，爲天地根。道无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句爲名天地之道。此言得道之要。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有生於无，多起於一。夫推本則返於无形，尋末則求於多數，故知道者以无爲爲宗，以一爲主也。天子以天地爲品，言資大也。以萬物爲資，有也。功德至大，勢名至貴，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自四海之尊，與天地相匹，安得不執以亂乎天理者也。

老子曰：振窮補急，則名生利起，小惠不行。除害即功成。不有其功者善。世无災害，雖聖无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无所立其功。時有災害，聖人平之；國有禍亂，賢以定之。今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聖无施德，賢无立功之地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施恩，窮之智寢，說而不言，天下莫知貴其不言者。敦朴堅實，不知帝力。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无名之道，道之至也；有名之道，名之天下也。故以道可道，非道也；以名可名，非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皆其麤也。華而多飾。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言雖異時殊治，其歸於道一也。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摠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於亂。今之學者，不原其本，不歸於要，不究其理，而尋其迹，故在虛闡，只益生亂也。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其神化者，不可以說道，非道者也。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於譟呼。夫一聲可聞，天下不過數步也。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言與民同，而信在言前；令以前立矣，莫敢不應也。令行而誠，施以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也。縣得其意，知其應。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令殊也。夫飢者食，寒者衣，恩衆令飢者與食，寒者與衣，上令既寒，下情安附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赤子之心，而恩育之，夫人主撫百姓，如愛赤子，何憂天下不治四海乎？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言有言則小，言无言則大。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於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言忠信由是形於內而動於外，聖人之變化也。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以求名也，恩心藏於中而不違其難也。子死父難，臣死君難，非矯世求譽，以恩心感其中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憯怛謂刑法，非正道也，所以懲惡勸善，不可已而行之，不可掇也。聖人不慙於影，責不非，君子慎其獨也。

謂不欺闇室也舍近期遠塞矣近不求己近而求人不謂遠塞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志在利人人皆悅慕也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勇者一呼萬人皆願賢者治世天下所望也唱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所宗者異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夫憂樂與民同好惡與民同己可以化人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雖未達其情猶可仿佛其容貌容貌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可以心靈感不可以狀貌語也精之至者可形接不可以照期形者无形至精无精見不生形而形見焉照不求精而精存矣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伎能雖多不如寡言以道為宗以德為本離宗失本故多不如寡也害衆著倕而使斷其指以期大巧之不可為也夫巧藏於心不在於指淪其不可得也而道在心明非關言得者真言為道不可真也故匠人智為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匠人工人也閉為扃鐍夫至巧故善以智閉也莫能防巧者真以力得難壯必關此輩如用扇微力不足任也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今古雖殊治則一也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亡者存之傾者安之豈唯濟己常在利人故秦楚燕魏之歌異傳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愔於中發於外故在所以感之矣皆衆相應悲歡相召故歌哭異因而皆樂哭乃殊方而共悲也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利人不已澤乃遐臨老子曰人无為而治有為也即傷无為而治者為无為為者不能无為也不能无為者不能有為也言无為者還是有為有為即非无為而治也唯有為而不為即无為人无言而神有言即傷无言之神者載无言則傷有神之神者神貴无言聖商不作言則述見為傷能全於道也則人之祖唯而无傷能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勸勉之道昔南榮疇老子弟子聖道而獨亡於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霍也閔脩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既受一言精思十日忘飢味道如享太牢也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舉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至言已受擇疑頓鏑若太陽回照闇室俱明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官御不勵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汎世无名自庇人至於王侯未有不勤勤而能使倉廩實功名著也至人潛行壁立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无難无所不通夫人之道其隱也寂然天下莫能見其行也雷動天下无不聞進无喜容退无慙色是謂大道也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憂若有喪喜則受利憂其過害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憂於民民亦憂之樂於民民亦樂之民不載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於不可見終於不可及德義无方始始无際處於不傾之地立身无為之地積於不盡之倉用之不竭之府運之而无窮也出令如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令行則民知禁事省則官无怨開必得之門安其所業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之行動必有益作則與利不處不久不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為害以成為敗其政教順之有凶為吉逆則以大為小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无不覆載日月无不照明如天地之覆載如日月之照明是謂大丈夫也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草其故則俗難安稽其性則人易治草之從風无敢違者政失於春歲星晷縮不居其常政失於夏熒惑逆行政失於秋太白不當出入无常政失於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四時有差五星失常謫見于天災及於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兩降時秋政不失民殷冬政不失國家寧康此明主不可失政君失其政天降百殃君命其政天降百祥一人之慶萬民樂康

通玄真經卷第二

九守

此篇有九目故曰九守九者易之數紀明神則變變則乖道守之者居元龍无悔可越三清之表忽之者則牝馬不利將淪九幽之下固宜守道不可失常也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為一氣象未分寂然清澄重濁為地精微為天形質已其離而為四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勿而為陰陽剛柔精氣為人粗氣為蟲所本則一所稟則異立矣精氣為人粗氣為蟲氣有清濁物有精粗剛柔相成萬物乃生從是萬化至乎无窮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入无窮之門反漠化之根莫識其真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翱翔天地覆蹈紀綱道遥於俗不能拘世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死順之生天无心於逆順人厚生於偏敗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无者道之所居道處於靜默神游於虛無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骨骸者所稟於地也天氣清化而為精神地氣重凝而為骨骸故言稟受道生一天也一生二地也二生三人也三生萬物變化也萬物負陰而抱陽中氣以為和皆柔和氣而生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受生天地之間而居萬物之上一月而膏凝二月血脉形非那也三月而胚定形體也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關竅通明八月而動神其降靈九月而躁宮室列布以定精也十月而生萬像成也形骸已成五藏乃形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五藏此唯四與外為表中為裏頭負法天足方象地一人之身萬像悉備不可輕也天有四時五行九紀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為雲肺為氣脾為風腎為雨肝為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為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无光風雨非時毀折生災天有日月不可不明風雨不可不節不時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五星所紀分野受災五藏受邪一身生病天地之道至閑以大尚由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煙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天地至大猶節四時調五氣護其神明況乎人設耳目馳心慮而能全其性靈者乎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內保精神外全形骸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寡夫見表知裏視本知末且嗜欲生乎中則華色彫乎外精氣和於內而胷虛充乎外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聽視聰達聽不節則為災人有耳目不可不清血脉不可不平不和不平則為病矣五藏能屬於心而无視聰達謂之明夫聰无不察明无不照莫不由乎寡情杜欲也五藏能屬於心而无離則氣意勝勝去而行不偏精神盛而氣不散以聽无不聞以視无不見以為无不成任能正定其心五藏不受於哀則氣散而精神之用明徹无不聰曲无不察事无不齊為无不成也患禍无由入哀氣不能襲動用常正禍患自亡內精不濁

（外邪竇入）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自少以求多，知易因小以知大則明）。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決戶牖精神洞朗而玄鑒通），血氣者五藏之使候（使候則五藏騰達而不悖也）。故耳目淫於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无由識之矣（感於聲色，役其精神，志於彼而忘於此，亦猶水之溺乎也，則毫髮之微可覩，人之戚也雖丘山之禍莫之見）。故聖人愛而不越（雖通嗜欲，務在節宣，不所分外）。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无所誘慕，意氣无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寧，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何足見也（聖人知嗜欲蔽塞聰明，故一心氣而正神，不越則內外之情可見，禍福之兆自明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遠馳於物，近喪其身，所弃者大，所得者小），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入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音聲外有所欲，內有所損）；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精神泄漏，則形神日耗也）。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生生之厚（厚生者謂貪饕无厭，求快心識，自速也）。夫唯无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无以生爲，不厚生，不畏死之地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揔而爲一，能知一即无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无一之能知也（自天地萬物輪轉无窮，皆一而有）。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萬類雖差，同根于一，故知萬物爲一理，无不悉；不知萬物爲一，則觸事皆失），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此明物我玄同，好憎无主，吾處天下，亦天下之一物，耳同爲一物，何以相物；物我而忘是非，實繼狀游乎虛宗，全眞大樸也）。欲生不可事也，憎死不可辭也（欲不可縱，事不可繫），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貴賤以冥好憎安在），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弗敢極即至樂極也（此一節總數九）。

守虛（九守一數）

（守爲治國修身之至誠，白道君子宜精詳其旨也）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安人之所不安，至安；樂人之所不樂，至樂也）。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凡人則有，道者則无）。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生者有我，死者非我，故謂天行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此動靜不失其正也）。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心，神之舍也；神，心之所寶也）。形勞而不休即蹶，精用而不已則竭（形者神之宅，精者氣之靈，相依而生，相違而死，貴之不敢輕用也），是以聖人遵之不敢越也。以无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萬物自无而生，以虛而受，无所不有也）；恬愉虛靜以終其命（保虛靜，達生死）。无所疏，无所親（其貴也不可親，其賤也不可疏也）。抱德煬和，以順於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无變於己，故曰至神（合乎道德，齊乎死生，禍福之不能移，非至神安能若此）。神則以求无不得也，以爲无不成也（能與天地同道，與神靈合德，則所求无不得，所爲无不成，可謂至神也）。

守无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无累（无以天下爲萬物盈，則神何累；不爲萬物，何累之有也），細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懾（知死生一致，不足以恐懼），同變化則明不眩（知變化以觀其理，不足以驚惑）。夫至人倚不撓之柱，行无關之途（道也、德也，以道爲柱，以德爲途，所以无爲无撓），稟不竭之府（神明也），學不死之師（本不生乎），无往而不遂，无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死生无迫於己，利害安足介懷）。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存仁道者可以仁勸，不可以兵威脅），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重於義則輕於利也）。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蹈義而死，不苟富而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死義以生也），又況於无爲者乎！无爲者即无累，无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影柱无形質，无形無質，所以無累，夫存義者猶不可以兵威逼，況有道者不可以死亡恐之乎）。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考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羞，慚也，觀古之道德深明，今之世俗，足以慚愧也）。夫无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夫上古之君无不以天下爲己，公然有爲，其由擊鼓而求）。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尊勢者重世而輕身，修道者貴身而賤世）。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養足而已，有餘委之），清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弃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无好憎，是謂大通。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未始出其宗者，謂本性虛寂无无，貪愛故萬緒紛然，皆爲穢累，故遠離除還源復樸也），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貪利傷生，嘉世樹道，至人之所不爲之也）。无外之外至大，无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大道出无外，其入无內，无之不可謂大貴也）。

守易

老子曰：古之爲道者，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得情性之和，忘貴賤之品），性有不欲，无欲而不得；心有不樂，无樂而不爲（有欲則所欲者不足，无樂則所遇者皆遂），无益於性者不以累德（名利傷德，嗜欲害生，故不爲也），不便於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自能矜慎，可爲儀表也）。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貧富貴賤失其性命哉（餘天下不利萬物，豈復欲害其性命也）！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雖體道知足者，故有）。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鼻口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溫也，其情一也（貴賤所同）。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所好則同，所得則異，隨心所欲，爲物以制，性有賢愚，情有厚薄，故或貴或賤，或死或生，不一也）。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謂鑒物无私）；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不私己動）。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以其清且靜也（水非清而不能照，神非清而不居）。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唯清與平，可察物情），故用之者必假於不用也（謂有形相成，神相須也）。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鑒明則不垢其身，神清則不誤其神）。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心靈相通，故心至則神存），反之於虛則消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心无靜躁，神則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眞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无由生也（衣食節而情可全，貪汙之心何由生）。故能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蓋天下者必不以驕矜之氣，故天下樂推而不厭；令譽而州里必不以誇耀而得，故百姓戴之而不重也）。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情自非審窮通之分，得人性之情，則天下自歸，百姓自附也）。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載，通洞條達，澹然无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遊也（神明者物不能蔽，事不能傾，國辯若連環，智若瀟水，勇若扛鼎，且匹夫猶不可奪，況眞人者乎）。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唯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故能爲生化之本）。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辭潤金石，猶无益於天下也（不知性命之理，不達危微之機，縱氣吞宇宙，辯若江河，則自神奇而眞者奈天下何）。故聖人不失所守（所賤者勢名，所貴者道德）。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惔，所以養生也；和愉虛无，所以據德也（非自恬愉，豈能全道）。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外物不撓內，和自生，自然之有，質歸乎自然）。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无鬱滯，五藏无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身心虛靜，情氣調達，禍福已冥，非譽安施）。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无道乎（夫君臣相遇，猶雲龍相感，有非常之主，用非常之人，亦千載一遇，所謂才可經世，時有非道，心宜遁遠，无復干求，是以文種就戮，范蠡乘舟，故賢愚相懸，時然也）！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專視則目不發耳，專聽則耳不覩，聲非細耳不聞者，非耳不聞，志不兼也；太山之形非小目不見者，非目不見，用心不兼功，故知見之意道物遺身矣）。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攓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稟，其可得乎（聲色之娛，滋味之美，金玉之音，非人之欲，謂情性之所固有，神之所）！

也今盆水若清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難清而易濁猶盆水也見火之情易染於俗知易染之情必固難行之道水之性難清於器審難清之性去易昏之鑑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無為其次尚賢形教也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權政在人危亡無日尚賢者疑惑之原也君尚賢則下矯性而為之矯性者非正眞故曰疑惑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治世之道則天下而行也虛靜為主知虛靜之道乃虛无不受靜无不持守清靜故能維持天下而萬物之主也故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為治以動為亂自靜者則心不撓自治者故神不亂曰勿撓勿纓萬物將自清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撓者煩動也駭者散亂也言治民之道如長則万姓万物皆不失其所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為家以萬物為畜寰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矜其大者難大必亡其危者難危必存大者用兵侵小小者侮傲凌下恃強者亡凌下者滅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明強不可恃暴不可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无為而不損冲氣惟聖人知強暴不久故鎮以道德以好僧則和氣不傷太平可至見小守柔退而勿有不可光大法於江海江海不為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言自君有功不居民自從化有德不宰物自歸往也為天下牝故能神不死神者論九幽而不昧騰三清而不敝本乎无始豈曰有終也自愛故能成其實萬乘之勢以萬物為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聖人以萬物為貴今輕萬物是輕其身輕其身是輕天下物不歸矣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為主隱以小而成大物歸衆而宗之一也故聖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有天下者不遺小國之民故能成其大治身者而并片善之益故能歸其美也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奉不足天道惡盈而益謙也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奉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江海以容納為大聖人以謙降為尊虛心无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溢者亡保虛柔者久存矜奢溢者速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不敢奢驕故能長久惟人不驕侈執雌牝而美之為群雄之主也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聖人日損而冲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天道惡盈而好謙故唐虞法之而成大人道惡暴而忌驕故桀紂愆之以致亡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貴而惡單賤衆人尚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為而成弗執而得衆人隨俗好尊高惡單下故欲高而不能自高聖人法天不好尊高不惡單下故不尊而自尊不高而自高也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晦其光同其塵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危其冲即正其盈即覆其器今亦有之以存至戒故知虛則自全盈不可久夫物盛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天道有盈虧人道有盛衰或始吉終凶或前樂後憂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任智則太察也多聞博辯守以儉堪辯則宮武力勇毅守以畏恃勇則輕也富貴廣大守以狹乘元則多悔也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是以弊不新成謹守粹陶不令盈滿服膺此道可保天下見於一身也能至於无為而不樂即无不樂也至樂極矣是以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而為天下之要也夫至樂者非謂鐘鼓八音端冕珠色所貴清虛澄清无為絕欲以為至樂而亡內樂外者以樂身為仇故因其樂而樂之為天下要道也故達於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憎外矣是故无所喜无所怒无所樂无所苦萬物玄同无非无是心術既明道德將備苦樂兼忘好憎安保萬物不異自然玄同也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之有道萬偽不能迁其心女之有行千金不能變其節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求之於外與道相背爵之於身強不利貨財不貪世名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離道富德輕勢委利志凝形神相接矣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此三者謂形神氣也精神即斷形氣亦周一失其所二者何條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養神為主虛靜存乎本則神運而氣全養形為主欲害傷乎末則形敝而神逝其生貪叨多欲之人莫宜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於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閑中拒即无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難御勢名易惑必宜中拒不可閑免猶恐有失於濟事則終身不救也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靜則失生也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沉如此則萬物之化无不偶也百事之變无不應也神和氣平志強形泰故能與道浮沉乘時變化无不應者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无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无為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徉塵垢之外逍遙乎无事之業復眞反樸即遊天地之根无為无事業塵垢之外也機械智巧不載於心審於无假不與物遷眞性已著外物不移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於內通達禍福於一守本不易見化无疑禍福不累也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隨緣隨素真丹冥何累也心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為而成弗治而辯知於无知見於不見為而不為辯於不辯明无知為眞不知知為偽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影之效動之如光流而不滯靜之如影起而隨意以道為循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无廓然猶如忽若有待泛然不係實不无謂以千生為一化以萬異為一宗千生雖殊而乘一化萬形各異同出一虛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內保堪然外无役用守大渾之樸立至精之中含眞育神樸軍精粹其寢不夢絕諸想其知不萌无化慮也其動无形神用散也其靜无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无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于道今以存為故能出入无間役使鬼神是登于假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於元天者稱元氣也日夜无隙而與物為春如陽春之照萬物豈有邊際者也即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非假化術唯心契道故形有靡而神未嘗化形有同无常有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雖不化者能化故化者復歸於无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俱生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萬物受化不得不化故論於无形天地不化而能化故所以常生常化此眞人之遊純粹素道言純氣精妙遊於不生化之途故曰眞人

符言

符者契也言者理也故因言契理之微悟道忘言之妙可謂奧矣

老子曰道至高无上至深无下上乎无上下乎无下故能高能保能上能下也平乎準直乎繩非衡能平无處不夷非繩而直无處不正圓乎規方乎矩非圓能圓非方能方而无方包裹天地而无表裏其大无外其細无內洞同覆蓋而无所礙大通无滯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无慮寢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前已解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尸主求名者必有事事生即不和故令去名而就和倍道而任已見譽而為善善立而為賢倍背也背道所譽非善之善超俗求名非賢之賢也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則多責事不順時則无功乘順理則用心真力而成事大中功成不足以塞責事敗足以滅身要譽立效求合時君者功未濟物敗以及身也老子曰无為名尸无為謀府无為事任无為智主藏於无形行於无怠不為禍始不為福先不為禍始動不為主則无形无故无怠无怠故无患患也始於无形動於不得已欲福先无禍欲利先遠害治未兆之事則為福絕非常之利則无害也故无為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无為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失所寧者謂捨內寧而外求而求治人則亂矣故不欲祿祿如玉落落如石謂王有分而爭者生其文好者皮必剥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物有美而見害人稱名而召禍華榮之言後為愆先聘華辭後招身禍石有玉傷其山山不藏寶必見鑿人不慎言必招禍黔首之患固在言且君子彼戒尚有三緘小人騰口得不招禍也老子曰時之行動以從不知道者福為禍夫聖人治道先知存亡勝料得失故舒卷寵辱不驚為方獲終吉以保其身至於味者多非福而作或故福極而禍生非禍福相傾乃動用之乖分耳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終無害以天為蓋覆无遺而皆善以地為軫運无窮而莫舍陳彼五行必有勝金火相克衰王者作天之所覆无不稱天道包弘各稱故知不知上不知知病也知无知者知者病也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剥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自賊名顯道喪事起害生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有有涉水不濡其足蒙塵不拭其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為禍矜誇其能喪勝功騁其役喪勝身必也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時會自得不假力爭道在自尊何煩矜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遲道之所貴德之所尚不爭而高不疾而速是以聖人无執故无失无為故无敗道无形狀不可把握故執之則失又非形難以雕刻故為之則敗者也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兼得四句者上為皇為帝偏得一言則下為霸為佐也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言非命者人自取之也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无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凌強兵共殺之故死生在我禍福无門匪神自天職就由人也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无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功高則報厚怨深則患大隨其輕重遺之恩怨也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即不妄喜怒理好憎即不貪无用命即不惑禍福治心術即不妄喜怒理好憎適情性即治道通矣原天適情性即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即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即賞罰不阿不貪无用即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即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於外不假於人反己而得矣明此四者大道不因於人皆己而已

老子曰不求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无譏訾之行人何非我雖仁恕之情我无尤人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自修己德不求人譽不能使禍无至信己之不智而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不能防不測之禍信己之不爭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不能防不測之禍必者當受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禍生非己雖禍而何憂福非己雖福而何特也是故閑居而心樂无為而治恬泊優游而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以未有求其所未得即所有者亡脩其所已有即所欲者至以有者一身之精神未有者多方之伎術即為飾者不伐无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事盡其地方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脩道術內秉外无虛飾脩其境內之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民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故聖人修己而已

老子曰為善即勸為不善即觀勸即生責觀即生患勸勉觀勉察也夫人為善當自自就之有不善者察則己過則何方矣是不勸為善矣若以己為善察求人之不善而責之者則有患矣故不以行求名不以知見求譽治隨自然己无所與進不飾智以求為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无通人有求而不得道无為而自周有智而无為與无智同功有能而无事與无能同德有智若无智有能若无能道理達而人才臧矣夫至德內充人才外臧者敬有若无實若虛者也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即不用道道勝人即名息道息人名章即危亡道須一致事不兩全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於平不如无心者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為有欲者之於廉不如无欲者也探籌絕疑於无心廉士見猜於有欲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喜賢者舉過而思改愚者自矜而為害人能接物而不與已則免於累矣先人後己終身无咎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幣單而欲不厭君子不重寶幣服以謙敬人能行之久而无厭也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君子之交不假結約一言而定終身不易小民交要以誓盟未盈旬時以違舊要也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脩道術內秉外无虛飾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即為飾者不伐无罪為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與民同利民樂死之與民同心民共守之求名者不貪臨為利者不乖分此聖王之道即社稷共守郊境同固也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心勝則道全欲勝則心危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推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捐欲而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為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六情所欲一心為制氣正於中則欲不害性心邪於外則傷己感真故知邪正在我與奪因心且一心自正羣物何累也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即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已者得善不外求而邪氣无由入飾其外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真无須臾忘為賢者必困其性言人賢不可暫忘若須臾離之必受困辱百步之中忘其為容者必累其形夫輔身御性必宜節飲全和使心氣內平而神明可保君子操微不在於遠雖十步之內必慮行林之患須臾之間乎遇非意之事安可怠哉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

无之（翡翠以文彩見害春華以芳菲見折物有美事能兼弃未之有也）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天之道明照大陰至幽能察地之利育於萬物豐濟无遺也）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為期直己而足物不為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无與也故无奪也无德也无怨也（至人者勢名不能動欲害不能傾瓌然獨處歸然不動以其常足不受賜脫其所與无害故與之不德奪之无怨故能長久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唯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超喜怒之域忘與奪之情任之自得以全天理也）故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利即无害不求福即无禍身以全為常富貴其寄也（譽者人之所美害者人之所累但不欲顯則有毀有怨非得絕毒害時无毀怨若不矜不伐自然无禍无福道德自全全身為常富貴寄也）

老子曰聖人无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雜行不觀（大不驚眾行不異人）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窮通命也故不華不懾榮辱時也故不顯不辱異於人何足怪也）同用无以名之是謂大通（同異用无則无累是為大通也）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正身待命直道從宜不將不迎）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无去无就中立其所（此言先之不及後之不及唯道之无從獨立其中而安其所也）天道无親唯德是與福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前已釋也）中心其恬不累其德（非譽不能生寵辱不能驚）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无非分（自明矣）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知道知命何憂何懼）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言古帝王歸骸於野不封不樹示其有終祀神明堂不諂不瀆示民知嚴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依神形全无愛神遺自非明達焉能保之）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謙而能樂靜而能澹（道德備身貧賤无恥心志不動名利不惑故能謙以靜而澹然也）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竊人不憂天壽之將盡而憂天下之不治是猶泣數涸之欲增其河之流无益之謂也唯忘治人而治其身可與言乎道也）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爵高而能卑厚而能散自保无吉也）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脩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三者不脩殃及己身）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所也（言以通己情聽以通人意也）既聵□聾人道不通故有聵聾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聾聵哉心並有之塞也（目不觀太山耳不聞雷霆此形骸其云聾有聾聵鹿馬智之茲嬰此人之聞聾也即事不辨況大道）莫知所通此聞聾之類也夫道之為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為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生以道為親无形而形焉其為親也大矣穀與氣為君非壽焉惠也學矣智以學為師非師而師焉其明至矣）人皆以无用害有用（勤无用之事傷有涯之情）故知不博而日不足（君子常以所知未達日日不足以自勉勵也）以博弈之日問道聞見深矣（移博弈之功而事道德何致探妙也）問與不問猶聞聾之比於人也（不聞不問是謂聾也）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於德不服於力（可以德制不可以力爭也）德在與不在來（得施於人不望來報）是以聖人之欲貴於人者先貴於人欲尊於人者先尊於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即天下樂推而不猒戴而不重此德重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為取後之為先即幾於道矣（尊人者非尊其人而取尊先人者非先其人而取先是氣順於道得歸諸己故推而不猒戴而不重也）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譏才下而位高者危无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才不稱位職不相當亡必至損益禍福隨斯驗也）眾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眾人知利為利不知以利為病聖人知以不利為病也）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掘藏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為害天之道也（木之再成者必傷其根家藏寶貨者必殃其身謂非意而得者先利後害天之道也）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為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小人從事以苟得為利利從而害之君子直道不以利為期而名歸之故愛利同而罹害異也）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无常是行无常宜者小人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察於一事通於一能中人也（拘於所見不周一域）兼覆而并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黜姦去邪任賢使能此聖人也）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即以義衛身世亂即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世治即以義保身世亂即以身死義故君子有益於人雖殺身）故君子慎一用之而已矣（依禮而行動不乖正）故生受於天也命所遭於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遇時也不遇天也得之不喜失之不惡也）君子能為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而為非而未必免於禍（君子為善未必要福為非未能遠禍然不捨義以求福易行而脫禍何則知是正不可苟求一故也）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即退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君子退不以為辱進不以為榮何有不幸之有也）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於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於道德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則交讓心亂則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則氣順賊生則氣逆（其心順則正二氣和順生道存則神清和治生賊則亂害邪氣生則爭亂既害且亂亡无日矣）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二氣者可道已而制也（雖以事雖以道制）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生禍積則怨生（善人能行之天報之以福惡以殃有如影響）宦敗於官茂孝衰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故慎終如始无敗事也（官敗於法孝衰於時於妻子患生於憂解病甚於且瘉得宜節欲故慎終如始則无敗事也）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知人不賢而舉之人受明令舉枉直為直以愚為賢豈有同汙而異泥也）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不和利害之所在（聖人一死生不利害故此故无死生愚人異死生則在得失故實死生）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道懸於天物產於地中和在人人者天之精地之靈故為人之主必和治其氣安撫萬物則風雨不節災害不作也）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隋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一言有益萬兵非貴一事可眞和璧非寶）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勿用（大國莫若修德小國莫若事人則征伐不興上下安泰也）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勝者也（非首不御）能勝敵者必強者也（非得不暴）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用賢者之力得眾人之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已能勝不如己者至於若己者而格柔勝出於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眾不勝成大勝者也（世保謙柔眾不能屈故能成其勝也）

通玄真經卷第四

道德 此篇上問道德下反禮智雖前篇具明今更設問以其玄奥故宜精審將成後學道之由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非一學不知非精不達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必將有益以致功名也亦疑則有問聽則須審循權禮精不虛慮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玄覽无遺中學以心聽或存或亡下學以耳聽聲音風聲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道德高妙知見明了則功業可就也凡聽之理虛心清靜損氣无盛无思无慮目无妄視耳无苟聽專精積稸內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此爲神聽之法悟道之由既以得之必能守之善抱不離也夫道者原產有始欲聽其理必先明本始於柔弱成於剛強始於短寡成於衆長十圍之木始於把百仞之臺始於下此天之道也自无生有從微至著天道常然况於人乎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退者所以自後儉者所以自小損之所以自少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凡人多自尊而卑人故夫人之所尊聖人讓己而先人故得人之所先是知時物則群情推而不厭也莫慮頓天則樂推而不厭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道爲生化之主德爲畜養之資群物之根莫不待而生百福之門莫不由而出也夫道无爲无形无爲而萬物生无形而萬物化內以脩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无爲而无不爲脩身治人无爲无形與天爲鄰與道俱冥合乎无爲而无不爲也莫知其情莫知其真其中有信雖非情可存非真可識然冥之中信而有焉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上至天子下及庶人皆宜守道安國睦民全身保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知无道則苛由是觀之道之於人无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盡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有其所得皆畢其福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言其无道民不歸往雖在其位何能久乎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國以人爲本明聖也得人失道亦不能守人言无道是謂空國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罪莫大於无道怨莫深於无德天道然也罪大怨深有國者不得不亡有身者不得不死以其道喪德滅天之故也

老子曰天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擊之不中夫剌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不若使人雖勇不能刺雖巧不能擊夫不敢者非无其意也未若本无其意夫无其意者未有愛利害之心也夫天行道者勇剌不傷巧擊不中雖曰无害而已受辱於義則爲神奇在至道謂之見戲不若使彼不起剌擊之意故无受利害之心忘哉世之患道亦全矣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无地而爲君无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庚桑楚尸羽孔丘許由即其人也故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於敢則死勇於不敢則存也

文子問德何已知道今更問德及禮智自非廣問何能大通也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无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畜之成之无私澤遂萬物合乎天地謂之至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大不矜小不偷兼愛无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貴爲天子而不驕賤爲匹夫而不恥能兼愛所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則輔弱爲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撓此之謂義也扶傾拯弱固窮守斯道順宜循理所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則恭嚴爲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於不敢設於不能此之謂禮也敬尊撫下卑己先物東謂柔也无忽傲之際此之謂禮者也故脩其德則下從令脩其仁則下不爭脩其義則下平正脩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脩國家安寧四者有虧以治人即滅國以脩身則喪生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五者兼備天下无敵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備此四德謂之聖人故能承順天心撫御群類君子无德則下怨无仁則下爭无義則下暴无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夫道既喪四經不立四者俱廢怨暴所作爭亂必興所謂无道立見亡敗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賈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脩其道人民樂其業非夫至德之化豈能各安其分以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圖謂龜負八卦書即洪範九疇惟德動天澤洽庶物故聖人至治所致也及世之衰也賦斂无度殺戮无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蠕動不息埜无百蔬季世之君驕縱恣暴罔攄忠言拒諫誅賢任使暴虐天不時是无獻逆氣陵上遂干天星辰乖錯不應干紀故山崩川涸地生昆蟲草木敗失其所惟爲人主者不可不慎也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正不容衰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寡不勝衆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遭時遇命得主有人高指自然樓臺飄入能容臣輔

文子問聖智問聖與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見可而爲知難而止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聖人知吉凶所伏察其未形故治於未亂智者知禍福相傾監於已兆故不游其門也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无聞見者愚迷聞未生之事非聖如何觀已形之器非智如何无聞无見真謂愚迷也已矣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秉智而用惠人主信一時之義不慮將來之患略大道之要務惠之能非賢君也物博智淺以淺瞻博未之有也巧拍杯爲海以淺何以能濟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獨任多敗詢衆可允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獨聽所知必致窮困專勇无料坐見危亡好與則无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无息若多斂則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无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凡有所與必先所取取則有窮與則有竭以有窮之物給无窮之費亦難哉但也而易彼與此一得一失況取非其道與非其當得者未喜失者爲怨是以志人鑒之取捨之心守平和之分怨何從而生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觀而與之乃仇怨之府是以財不足以救時惟道可以輔衆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涖天下爲之奈何問先王之道當時之主言分時之變不及昔者之政將如之何也老子曰執一无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夫上古帝王爲治非謂神奇唯法天地消息大器者謂有天下也執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神而无形不可執也微而无狀不可爲也爲者非之敗執一者見小也見小故能成其大也唯一故能總衆以小而不逾故能見小而不遺物无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動不逾分靜不帶方此至也故能爲天下正也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无驕處大不溢盈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盈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於此矣夫理契无爲心符至道處大滿而不溢居高位而不危澤潤品物德贍子孫昔者明王皆守此道以化天下也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謂仁義之俗流薄民有道不守有法不一外飾於義以求譽內作其威以伏衆不立君長何以齊之也君執一即治无常即亂一法不明萬失據也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无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不擇道而安爲不在位而致一者法也道全五者可謂一矣一也者无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一者法也道者往也言君得道則萬物皆歸往於君故无不通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法數易君民物失方莫知所安君无一則凡爲君者宜鎮以道德不妄好惡法順時擾因无恒主亦廢興也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下之任懼不可勝理賞罰不當則下更聚警刑戮何可勝理也故君失一其亂甚於无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群矣以其不道故所以興亂也有君而无道是民无主雖有其名而使受其害故云甚於无君也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皇王之號雖殊古今之道唯一也

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唐虞揖讓湯武征伐其不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道无汙隆時有澆淳理在變通義非膠柱故適時而舉因資濟物大矣哉其雖知之且結繩而理用道以化者德也夷暴矜進用兵而治亦德也動不違正靜不乖道雖曰凶器實爲至德也用兵有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夫兵者動有危亡用有可否也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於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有國五兵輕用則死敗身有五賊輕用之則危亡天道實審徵之其理不差仁者慎之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恃乎素之道尊巧詐之智遣禍福之數聽讒說之才御本趨末得不危亡也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得者非所求不驚得失自无憂喜入者有受而无取出者有授而无與受无貪取之心與无矜上之態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於道矣春秋无心生殺有時人主无爲賞罰必當遠違其理近失其道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爲之柰何帝王之理何得百姓歡心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无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明王之德繼若江海來者不逆酌者不竭淡然无味五味成焉流之无窮萬物賴焉故得萬姓歡心子孫不絕也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无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蜎飛蠕動莫不親无之而不通无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欲上人者非有欲上之心欲先人者非有先人之心則推先而不害若然者德惠動天地況於人乎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一執闕之說非通代之典其猶膠柱調瑟何由諧之能全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夫聖王救時淩物人弊止猶飢而待食渴而思飲人誰不願也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古相返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道无隆替而俗有變革是以五帝不同治三王不共法非欲相返因時宜者也聖人法之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法未然人不可知致已俗衆有可觀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言可聽者當時之言不可形者爲後時之用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輕天下者非鄙天下而天下歸細萬物者非薄萬物而无心割萬物萬物自附者也齊死生則憂樂不能入同變化則龍異不能移也抱道推誠以鏡萬物之情神而爲驗照无不得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上與道友下與化遊今欲學其道不得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爲治矣夫存其迹行其法制實賴至聖發揚導達使後之學者知廣其道內以治身外以治國也

文子問政政者教也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无示以賢

无加以力數之以道无見其智能臨之以德无矜其威勢損而執一无處可利无見可欲清虛爲體利自亡也方而不割廉而不劌正不割物廉不傷義无矜无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无示以賢則民足无加以力則民朴无示以賢者儉也无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聚之賂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貧民背叛則上无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脩正道幾矣儉而自全養以親衆賢而不恃威而不暴四者兼脩正道存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上言謂道下言謂權唯聖人能知用之不失其道義用權也小人用之則喪其軀不知權也唯權不言而信不期而當也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世知所謂證父爲賢死女爲信而天下莫不高之斯不然其矯性而求直飾行以存誠乃末世之俗非至德之真意則故不足信貴也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无常儀表理在權事无定體祝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捽父名君非禮在祝即當捽父法於溺即可事在適時雖云非禮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善用權者先迕而後適不善用者始吉而終凶也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无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无道各没其世而无禍敗者何道以然設問之意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无道德之故也非有挾在於失道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縱欲怠惰其亡无時居存若亡國无餘安而忘危身死无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无所建其功也有道即存无道即亡因知善惡无主興亡在人皇天輔德自然之理豈云時也哉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聾蟲雖愚聾蟲无耳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道者蜜覆厚載使之親之愛之一不異物其盡中諸已使萬物皆然則雖聾蟲亦敬尚感仁澤何異禍災之生也夫无道而无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夫王者无道有位繼業未滅者以仁義猶存故也而禍福之萌已萌於諸侯慢之情以輕其上矣則夷王下堂而見諸侯文公要盟而會踐土此衰世之謂也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以力成攻也強者陵弱大者侵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无日何期无禍也道喪德亡仁絕義滅有君非君爲臣非臣尊卑失位強弱相陵敵即秦之二世漢之季主近國毀亡之時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法煩雖奉之不違則峻之以刑刑之不正則罪及无辜遂使百姓輕生冒禁以死抵法天下之危莫不由此也上多事下多態求多即得寡禁多

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无焚也以智生患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清也人多事則心亂國多禁則民勞猶火不可揚揚水不可撓撓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无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无罪者及无好憎者誅而无怨施而不德人主无好憎之心則臣无順辟之刑則實者不避誅者不怨放準循繩身无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无所怨憾謂之道德動循法度德合天地君明則理无不鑒法平則民不遺其辜

老子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合於己非去邪也去迕於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世人所善己所是惡人所非彼亦惡吾所善非吾所是既非是善亦非善即善惡无定是非安在然應其情者雖惡以爲善其所善非去衰也迕其意者雖是以爲非其所非其心則无是矣不其所非者則无非矣則无是无非无善无惡故明不出善惡而无是非者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大國不勝其政小鮮何堪數撓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踈而謀當即見疑趣合謂偶合於其所言且而身踈則事未深信必見疑也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若與俗遽走猶逃雨无之而不濡今我欲爲人規矩人亦爲我師匠猶速走避雨身已勞倦不免沾濡欲在於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无不致夫虛者无欲有欲非虛无心无所不至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于千里轉於无窮之原達道之士身由轂也神由軸也身混世而心通心居中而常寂不拖方外不勞諸己故能轉於无窮之路游于絕冥之實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无爲聖人內以反真外能應化則情不深動用无爲也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即國亡亟戰即民罷數勝即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即寡矣主驕即恣恣即極物民罷即怨怨即極慮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戰不欲頻勝不欲驕民不欲罷物不欲極極則返極而不亡未之有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於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平王楚平王也言一人者王自況也賢人指文子也言今雖權在一人不能化之乎有何道而能治之也文子曰夫道德者匡衰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夫衰亂由君心衰則衰治則治故興亡匪天成敗在我不係於物貴在遺道被一人則物可變醇傷與何憂乎不治者也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无淫亂之世矣故知天下顯莫不上歸於君望爲儀表其由決水於千仞之谿无不歸往也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德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王者順所積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

鬼神輔之鳳皇藉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敬輔道德以感天地四靈呈其祥萬物樂其業者也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无道治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莅臨也人君以道莅天下天下共戴之而不重无道處天下天下怨之而不久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觀乎善否以察存亡平王曰寡人聞命矣平王周之賢王傷時道衰故問文子求於治道文子云要在一人匪由於佗故平王請改過遷善復興而春秋美之後諡爲平王

通玄真經卷第五

通玄真經卷第六

上德上德謂時之君有德者少也夫三代之道衰之霸之德衰故宜脩德以臣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治國在君明明即萬方樂其業治亂身在心正正即百節安其所也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无疾苦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无憂虞也

老子學於常樅老子之師姓常名樅老子自說受教於師師之言如是下文者見舌而守柔見古道皆守柔古字亦作柔也仰視屋樹惜光陰不駐也退而目川歎逝者不息也觀影而知持後不先物爲故聖人曰无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後即先不即上物之常然本即先於人即不能先也

老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煎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以不智自存也如勇於一能察於一辭可與曲說不可與廣應持一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隅之說難以達論

老子曰道以无爲有體體道虛无所謂微妙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藉筌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夫道者內視而自反反聽內視自得於身也故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執螢爝而方太陽藏石而比和玉非賢達者何知也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止水以其保之止而不外蕩心虛外蕩則流濁而常昏水性有常因其止而自鑒月望日奪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可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於本枝不可以大於幹上重下輕其覆必易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是不以陰奪陽以星奪日光宜本末相用各得當位則无傾危之患顛覆之禍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即定兩即爭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二則心泰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山川韞玉而媚珠君子積道德以光輝也蚯蚓无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蚯蚓飢則食土渴則飲水言无異慮而不假筋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假名利然後稱意也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清明雖小可以見毫釐濁闇雖大不能見山岳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沉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愠性之有也蘭芷之芳性不得不芳君子爲善道不可不行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賢愚不並立清濁不同器天二氣即成虹地二氣即泄藏人二氣即生病三才之道貴主之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冬夏不可差跌晝夜不相干犯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故魚不可以无餌釣獸不可以空器召物不可以端然至道不可以无人弘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採國有賢臣折衝千里猛獸螫蟲猶尽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佐君民也通於道者若車之轉於轂

中不運於己與之致於千里終而復始轉无窮之原也已前釋矣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以釋符言篇也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无時得鳥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无由獲鳥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預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即守道時之來即脩之文王之興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故欲致魚者先通谷欲來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猨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夫君自相爲則也由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處和而忠賢自至也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偏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足其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必不用而能成者而不知而能全其知也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而壤在山此言君民相倚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壤潤石山君厚則民貨財匱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彈而君弱也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則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夫无首飾明猶止水之清深鑒物情善惡之狀无遺慚察人情平和之政斯爲之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風不搖而葉自落物不撓而水自清未之有也璧瑗之器礛諸之功也莫邪斷割砥礪之力也言良玉寶有賢君者音賢反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无裹糧之資而不飢蝱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力方成乎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物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无憂所附者良則所致者遠安而不勞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不見用也名成功遂身退天道然也審進退之宜者全身保名可謂賢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无有則得所見聽於无聲則得所聞人之性本无怒怒出於有事人之性本无爲爲出於有欲知怒之爲是非故內視見於无形反聽致於无聲者謂卻於本性上无爲之形无怒之射謂見於有也飛鳥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得木各依其所生也物不忘本人或違道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讒人間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犬豕不擇器而食俞肥其體故近死此明小人苟於名利雖見責而終不悟賢者審道待時雖否而終泰也鳳皇翔於千仞莫之能致推固百內而不能自禄陟環反未詳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眥眥大者亡其細見遠者遺其近因高爲山即安而不危因下爲池即淵深而魚鼈歸焉因其所勞人不易而自成利其所習人不召而自至溝也澇即溢旱即枯河海之源淵深而不竭不盈流之則不竭未聞有枯溢之患者淵深然也鼈无耳而目不可以蔽精於明也瞽无目而耳不可以蔽精於聰也名利一原莫能相亂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言清濁无遺賢愚並用但量能授任稱物所施也綵之爲縞也或爲冠或爲紻冠則戴枝之紻則足蹍之綵音未言所用不定也无乖其分各全其要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之木土之勢勝水

一掬不能塞江河，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不能移其一人之智，不能化群迷也。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霜雪麃麃，日出而流。冬有雷雹，夏有霜雪，不能固其質也。傾易覆也，倚易軵〔音附〕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事易染也。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illegible] 精泄者中易殘，精華泄於外而內易殘也。華非時者不可食。物非時而食必病，財非義而取必害。舌之與齒孰先弊？[illegible] 繩之與矢孰先直焉？[illegible] 使影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illegible] 與死同病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illegible] 使倡吹竽，使工攝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illegible] 聾者不歌，无以自樂；盲者不觀，无以接物。[illegible] 步於林者不得直道，行於險者不得履繩。[illegible] 海內其所出，故能大。生而不絕，用而无窮，故爲大也。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illegible] 蓋非橑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橑輪未足恃也。言事物相假 [illegible] 弧弓能射而非弦不發，發矢之爲射十分之一。[illegible] 爲射者甚衆，至於求中者十分无一；干謀者不少，至於求賢者萬分无二。飢馬在廄，漠然无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illegible] 三寸之管无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竹而足。[illegible] 循繩而斷即不過，懸衡而量即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亂。[illegible] 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illegible]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黯，必留其謀。[illegible]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illegible] 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illegible] 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踰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illegible] 助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illegible] 蔽於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illegible] 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叢蘭欲脩，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蒙塵而欲无眯，不可得絜。[illegible] 黃金龜紐，賢者以爲佩；土壤布地，能者以爲富。[illegible] 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illegible]

[illegible] 轂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何近遠之能至？[illegible] 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同氣相求 [illegible] 欲觀九州之地，足无千里之行；无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illegible] 兕兕者獲，提提者射。[illegible] 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illegible] 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illegible] 人之性便衣絲帛，或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illegible] 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illegible] 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illegible]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逾明。[illegible]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illegible] 再生者不穫，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illegible] 汙其準，粉其顙。[illegible] 腐鼠在阼，燒薰於堂，入水而增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不能爲工。[illegible]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illegible] 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illegible] 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illegible] 乳犬之噬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illegible] 夫待利而登溺者，亦必以溺之矣。[illegible] 舟能沈能浮，愚者不知足焉。[illegible] 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illegible] 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无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illegible] 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illegible] 竹木有火，不鑽不熏；土中有水，不掘不出。[illegible] 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鱉千里；累土不止，丘山從成。[illegible] 臨河欲魚，不如歸而織網。[illegible] 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illegible] 巧冶不能消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

之何，君子不留意。[illegible] 使人无度河可，使河无波不可。[illegible] 无曰不辜，甑終不墮井矣。[illegible] 剌我行者欲我交，呰我貨者欲我市。[illegible] 行一棊不足以見知，彈一弦不足以爲悲。[illegible] 今有一炭然，掇之爛指；相近萬石俱熏，去之十步而死。同氣而異積，有榮華者必有愁悴。[illegible] 上有羅紈，下必有麻蕢。[illegible] 木大者根瞿〔音衢〕，山高者基扶。[illegible]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illegible] 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无聲。[illegible] 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illegible] 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所轉，故能致遠。[illegible] 天行一不差，故无過矣。[illegible] 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illegible] 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illegible] 天之道，損盈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鬼神之道，驕溢與下；人之道，多者不與；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illegible]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illegible] 天道爲文，地道爲理，一爲之和，時爲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illegible]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脩之於身，其德乃真；脩之於物，其德不絕。[illegible] 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illegible] 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illegible] 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无不載，廣厚无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无不容。[illegible] 陰難陽，萬物昌；陽服陰，萬物湛。物昌无不贍也，物湛无不樂也，物樂无不治矣。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

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陽制於陰則天下和治臣陽於君則小人在位也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音烏澤盈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无節養也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而復下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聖人順天之道无爲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陽氣蓄而復能施陰氣積而復能化未有不畜積而能化者也故聖人慎所積積德來慶積惡致亡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尚陽道則萬物昌尚陰道則天下亡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則昌陰者衰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即亡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聾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勉君庚桑楚伯成子工師商父可謂聰明日出於地萬物蕃息公王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於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謂聰不下陰則萬物不言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於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大人之威也如春雷之發令也如春暄之風皆聲和氣順教不極物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從故民有去就也去无其就少愈多且大人有善百姓文有歸若太王之去邠人何遠哉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言小人无述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真何往不成火出而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諾四時河水深壤在山丘陵高下入陽氣盛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故欲不可盈無不可極天之道抑高舉下唯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忿无惡言怒无作色是謂計得雖忿怒未忘而惡言作色不形於外是計得於中鎮之以道也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聖人倚音依陽天下和同倚陰天下溺沉策陽者親忠良故知同倚陰者親姦佞故知沈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日快快以至辱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曜光小人棄闕以快意終致困辱其消息也雖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无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已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无非已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於人故君子慎微慎微言不在大也苟未諸已苟不向善則禍歸於身何怨於人不善猶操刃自割積火自燒又誰咎之者也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於英卵胎生於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物味類異言其所生皆自冲和而成質其非胎卵而因變化所爲者即須時而有也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地平水无衡均則物无偏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使然也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絕德澤未有不先行其事而後致其報樹黍者不穫稷樹怨者无報德樹黍穫稷以怨報德

通玄眞經卷第六

通玄眞經卷第七

微明道周象外謂之微德隱眞中謂之明是知非故无以究其宗非明无以契其旨識明之義體用而然也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苞裹天地可以應待无方此與道原意同也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麤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大道絕形聲故非聞見能辯德非筆墨豈六書疑能明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其至矣也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

老子曰何爲不可唯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微言謂至妙言唯志其言可與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爲无知是以不吾知道者无名之妙言者至理之宗達妙者无言明宗者不贊是言至而无言自知不知孰去吾知

文子問曰爲國亦有法乎

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音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夫方用者有宜各當其要猶挽車勸力不當奏以感地之樂治國宜民務榮樸素何煩華麗之色也

老子曰道无正而可以爲正璧言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无狀之狀无物之象也无達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人道无正也若山林非自然而已下言不及道者以其无狀之象故能包羅萬有總括群方唯斡道者知變化无窮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造恩謂制教也故民知書則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斷數者皆由失道而後興巧詐而立制制之興謹法度之從初是力爭信來而機械後而義滅其義滅矣琴不鳴而二十五弦各以其聲應軸不運於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弦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无聲者也使有轉力者乃无轉也琴无聲者在於強軸不能有聲无轉而能有轉故无聲之聲而曲苟成无轉之轉乃能致遠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位不可踐於卑位不可尊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奇悄傷德卑下非副上之元日矣上下異副而動大道險故民日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无僞匿

上有平正下无險詖上有清簡下无巧偽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則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則功臣叛獄訟相引无辜者受其怨爵位減黜有功者懷其怨故察於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於行陣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治亂者謂垂拱无為之堂非責習之吏所知廟戰者謂決勝之術在方寸之地非一卒之能曉聖人先福於重閉之內慮患於冥冥之外重閉之內冥冥之外謂无禍福之場絕思慮之境自非聖人孰能至此也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忘於彼小見忘大得利忘害達到之甚非愚若何故仁莫大於愛人智莫大於知人愛人即无怨刑知人即无亂政愛人脩己則刑不濫知人盡誠即政无亂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言人由暴不久而亡也飄風橫雨不日而止也德无所積而不憂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為強轉禍為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愚者執迷而不滿以亂其身則亡善者守道以全其樸轉禍為福者必昌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則自養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恬和者率性之本也規矩者制欲之過也昏於欲利雖靜而常悖明其法度雖動而不亂也發一號散无竟總一管謂之心發號謂使心不覺使心不覺即昆百節歸根應萬物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而冥一謂之術也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止謂之道至人者行藏有譖吉凶驗若其不然何以為道也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於口不可止於人行發於近不可禁於遠善惡由己毀譽因人莫之能禁一行有虧无遠不至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於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相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夫至人所為必謀始克終其慎且詳利之所起即禍福之生門故杜名利之原削禍福之門即智慮自息動靜无爽也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論世而為之事權事而為之謀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往而知其反事一而察其變化則為之象運則為之應是以終身行之无所困人皆能機於治亂之道而不能全身於治亂之間故聖人論世權事應變无窮相時而為終身不爭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為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捨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偽也易為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審行藏之勢察成敗之由其惟聖明方能獨見也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禮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相歇者不傷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賢者无慮為愚愚者有備為賢夫積愛成福積憎成禍人皆知救患莫知使患无生夫使患无生易施於救患難今人不務使患无生而務施救於患雖神人不能為謀患禍之所由來萬萬无方聖人深居以避患靜默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動而陷於刑雖曲為之備不足以全身故上士先避患而後就利先遠辱而後求名故聖人常從事於无形之外而不留心於已成之內是以禍患无由至非譽不能塵垢夫隮於利害由愛憎不生毀譽實在君子見未形則易治小人由備而遂禍救於已形則難瘉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欲小者慮患未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為之轂也智圓者終始无端方流四遠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錯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秉要以偶衆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无不懷也智圓者无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能多者无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凡此數者非夫至聖高真莫能兼也矣故聖人之於善也无小而不行其於過也无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无為而一之成也外不負物內不愧心何須巫覡推鬼神由懷戰慄然可保終也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為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政教化易而必成以邪教化其勢難而必敗捨其易而必成從事於難而必敗愚惑之所致也不量得失上致亡事繁難掇勞將敗物簡易從必成而不為者愚之乎也

老子曰福之起也緜緜禍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福知鴉毛聖人獨見禍若太山愚者莫測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為己以為國也適於己而无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而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明主賞罰在於公正於國使人則行利於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遺義之宜謂之小人君子小人己不利於人則止也豈有定分舉措合宜即為君子動用乖分即為小人通智得而不勞上士主解其次勞而不病中人勉力不能其下病而不勞下士心服昏滯精神迷到敬勞愈甚病愈篤也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不舍不居也味道而不器今人无道而自伐也紂為象櫡而箕子唏著以象牙為之唏其華修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偶人刻木似人為明器之類也嘆其非禮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小人見象著偶人以為其生也知其死也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為人所慕為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於時也故知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於道也徒高仁義之風不識權變无救敗亡豈為周達者也五帝貴德而治无為三王用義誅暴安民五伯任力仕智力也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俗趨行等逆順左右言時既代異治化不同當五伯之時行太古之道猶膠柱調瑟為獸鴻實亦難矣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於世矣經治常也知天而不知人即无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无以與道游知天知人以治世可以道游知時也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適我志即斥敵心必為堅者所持拘於物即勞其神猶水炭之相成陰陽謂躁靜也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龍變也得道之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動靜失時舒卷在我故俗莫得而羈故見老君其猶龍乎變化无方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於小好而塞於大道既滯一方大道之論拘執我之局然已退道者寂寞以虛无非有為於物也不以有為於己也寂寞之鄉自然而相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為也道之所施也道本无為今云順道即是有為即事起事起即患生且道无常容事无常順為是逆之則是非紛然禍患所作故云非道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皆同一和也者所為也權者設也言外設程科是道儀表非真實不可執之教者失之為者敗之理可明也是故能戴大圓者履大方謂人戴天履地鏡大清者眎大明謂觀日見月也立太平者處大堂謂在宇宙之間能游於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无形而生於有形是故真人託期於靈臺而歸居於物之初反未生也眎於冥冥聽於无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言真人在天地之間觀日月之光游乎太平不容於冥冥之中曉乎无聲而衆聲應寂寞之內照乎无形而群形見則何往不適居乎大堂而无不容與天地相保日月同明寄託靈臺含藏至精謂之真人也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前已釋之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於心而合於衆適者也四者所以敘世修身不可失也道滅而德興中世守德而不懷下世繩繩唯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无以活失義則失其所以活小人非利无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禍福異矣道衰德士无以活其身君子懼失義小人懼失利以為禍福也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溫而強食之病渴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為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道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

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夫病得欲之以水良醫以爲禍貧者取財於不義君子以爲害先迕而後合愚者之所犯先合而後迕聖人之所惡夫利害相反禍福相傾不可不察也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事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言雖功名已立而仁義不可捨之捨之則罪累斯及順之則身祿可尊雖謀得計當慮忠解圍國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言雖无中於策其計无益於國而心周於君合於仁義者身必存故曰言百計常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爲人臣圖國解難輔主尊己而功不成者去仁義故也或有良謀不用奇計不行蓋君盡力雖不見察然保仁義不敢暫忘而身亦无害也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則通功易食而道達矣得澤被乎下祿利奉於上則无官而自治不令而自行各安其所道之達也人多欲即傷義多憂即害智欲生義奪憂積智亡故治國樂所以存守其道也虐國樂所以亡縱其欲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治者明四目達四聰能表恩任賢能則上下壹拱无爲自化則下盡心而奉職豈有交爭之理即根本日固枝葉繁盛也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於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士用也性不得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則恩不接矣父之愛子君之養民豈求其所報自然之分天道也或有恃父恃其功力驕其臣子者恩不接也故用衆人之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則知其所終君愛天下天下雖大其爲一家之人不愛天下則匹夫雖微由萬方之獻以此而觀則終始可知存亡可察也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得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所制者小此謂德无私所附者衆義和用武取所存者寡也

老子曰以不義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无以自爲可謂愚人无以異於梟愛其子也取之不義積而不散則滑養梟自悔育梟自禍也故持而備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然扁固值甚然爲大盈之資安得長有也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道道德无備與變化无極也已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盡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則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則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言禍中有福福中有禍夫見福而爲祥則知福禍始見禍而遠先善則知禍爲福先禍福之來有如此獻禍自非至聖莫知其極也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

惡忠臣之語人病者甘其口美其味必死之徵國亂者惡忠言信讒佞必亡之兆也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人將死者醫雖良而莫救國將亡者忠雖盡而難存唯良醫忠臣當於死而不救察可有而爲謀也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治然後可移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有餘修之國其德乃豐以身觀彼自家刑國其要修其在於全德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於衣食則有功不周於衣食則无功事无功德不長衣食者民之命庶民者君之本衣食周於身君且保於國也故隨時而不成无更其刑順時而不成无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聽有興廢運有否不可以前時之繁政爲今世之漫聖言刑不可雖理不可易能知於此道之紀綱也帝王富其民取其本也霸王富其地務其廣也危國富其吏重歛則困治國若不足治亂也不足將亂之徵也亡國囷倉虛費用无度倉廩日虛君荒民罷不亡何待故曰上无事而民自富上无爲而民自化安其居樂其業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旋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兵革興之於前凶荒隨之於後國費萬金民罷征役故知凶器非聖人之所寶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夫和怨者謂主不明賞罰有功之臣之君不忍一朝之忿以爲後之患者積怨於上臣慣驕於下奈何其爲不善以積餘怨也古者親近不以言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近悅德不在言遠來者在德不在言與民同欲則和與民同守則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无先人言後人已附耳之語附傳也先言後得之於耳也流聞千里言者禍也舌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言有所愛者有利禍有所起於言然言无足而走无翼而飛白珪之玷駟馬追言禍之疾也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四方中央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聲有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物有五味甘苦辛酸鹹也色有五章青黃赤白黑也人有五位五常也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二十五等人品類各差也上五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變化不測曰神純素不雜曰眞通達无礙曰道心洞玄微曰至智周萬物曰聖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含藏容曰德仁愛曰賢明哲曰智柔和曰善能知曰辯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无私曰公奉君曰忠不欺曰信合宜曰義恭柔曰禮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事上曰士攻器曰工掌山澤曰虞治田曰農通貨曰商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庶類曰衆伏役曰奴昏昧曰愚无慧曰肉无識曰小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言賢愚有若天地懸絕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在世聖人六情俱備各有因假眞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出世聖人方寸已靈爾塗无隔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治世存眞各盡其分故唐堯德以配天仲武稱抗以矯俗也所謂道者无前无後无左无右萬物玄同无是无非迎之无前隨之无後孰能於左誰知其右泯然玄同強名爲道

通玄眞經卷第七

通玄眞經卷第八

自然

自然蓋道之絕稱不知而然亦非不然萬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无所因假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无爲者治之常也夫虛中有靈照中有明孰能見之與无見也无爲自治万物乃成也去恩惠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則賢不肖者齊於道矣去此七者即賢愚无所尚愚无所退洪同大道復歸自然也靜則同虛則通至德无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於物无窂心既虛矣无所不通德既充矣无所不容故能神明用而无主周行不怠十二月運行周而復始謂十二月轉輪无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五行相推一王一衰寒暑迭遞迭有時生殺存道不失其宜也故至寒傷物无寒不可至暑傷物无暑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无所不可可在其理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左右相爲表裏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禮刑罰聖人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无也時順即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則非害見可即行不可即止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一者道之子君之柄古今雖異動用未殊知紀運轂以內制外輪轉无窮與天相爲終始也已矣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於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有本作事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无能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无爲而備无求而得是以知其无爲而有益也大量廣象以明照四方君立法以臨制天下抱質無思黎庶象禦陰陽不差万物有常自非无爲不能有益於國昔堯治天下而忘身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无形狀道至大者无度量故天員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中而莫知其所故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夫稟道與物通者无以相非道德至大无形狀事无度量近在已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內而難則自然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是非之境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制法雖殊救民一也若夫規矩勾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无絃雖師文師文善琴不能成其曲徒絃則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夫万物雖因自然皆有因假不能獨運其獨妙道者巧之制也而非巧也妙在於人无絃即不直抹器者悲之具也而非悲也无絃則不悲也至於神和遊於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於絃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此不傳之道也師文彈琴柱指均絃寫神放意遊心手之間物無隔陽之候遠使律吏四時氣感万物至於父子雖親不能律者妙之極矣况非求况道不可傳受也故肅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肅靜也故形中生形以君寂中有音以寞爲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道生爲命德畜爲主人能謂天其性命內保精微外棄煩累何須名位而

自尊不待兵甲而人服也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道存則教遺明極則无察然後能任所重事无害夫教道者逆於德害於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智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導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无德死者无怨夫逆德者謂德表而教興害物者謂先損而後益且五行異性万物殊形由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開遠導柔使智者相攘能者不隠各盡其分歸乎自然生不矜其德死不怨乎天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生万物聖人養百姓豈有心於物有私於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為極是謂天德道德至微仁義為狹中常聖小微以致遠上聖隊通徹而无滯自非窮用恒明其孰與天為極也已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和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親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明如日月轉輪如四時殊俗異類莫不見恩莫不安其居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疏於其間者哉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材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趣行多方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歲地以一材則用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為貴也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各有所利故以不一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夫與衆心欲一令重者欲止輕者欲發各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退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无往不克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惟聖人善用其能不失其所能故天下无敵也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枉橈以成其崇聖不辭其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夫道不廣不能備萬物聖人德不厚无以總微言故一能不可持一方不可守守之者細持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所安樂所以為樂者乃所以為悲也安所以為安者乃所以為危也以己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即樂以己安安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即萬物一齊无由相過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軀不能相越故曰一齊天下之物无貴无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无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无不賤貴賤无定分窮通无常準在遇與不遇用與不用也故不尚賢者言不放魚於木不沈鳥於淵言因飛而放於林因游而沈於水則飛沈得所由賢愚非用也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三公之官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為天子所倚者也后稷為田疇教民播殖奚仲為工師造器以備民

用聖人任賢若此功格宇宙德乘四海豈天為大堯則之也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採谷處者牧陵處者田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皐澤織網陵坂耕田如是外民得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簫忽然而感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就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跡不接於諸侯之境車軌不結於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聖人之導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形相賓巧拙相資由風之過簫而體物則萬物從所感物隨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无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无貨也民鮮而費多也明此四者則見治亂之本察存亡之勢也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為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禁誅者先王制法將所以禁姦然為以建防也然愚人不守其令而多陷之是有取死之道焉尔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循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古之瀆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无敵於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人事有治也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皆之宜因民所欲則事无不濟動无不利故先王之制法因民之性而為之節文无其性不可使順教无其資不可使遵道因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以生火也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為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怫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道德仁義雖本性皆有而非聖王為法度行其權實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威之以刑則无由復自然之性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應如神怫其性即雖令不從也道德者則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懷之則功名立以非有道德无以建功名也古之善為君者法江海江海无為以成其大窪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為天下谿谷其德乃足无為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无事不自奉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肖之地故為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於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公正脩道即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世尚強固吾則自卑世貴矜伐吾則不用長處不道故謂物反天下有始莫知其理唯聖人能知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員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為之命幽沉而光事於心甚微於道甚當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於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壽去事與言慎无為也守道周密於物

不窮至微无形天地之始萬物同於道而殊形至微无物故能周恤至大无外故為萬物蓋至細无內故為萬物貴道之存生德之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无有知故易意和心无以道游天地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雄非雌可辯形色所推然雖尋之无所語之不得而又長存夫天地有高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互陰陽有剛柔之理萬物有長短之質至於道也非幽非明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貢非方輪轉不極變化无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形去事去言浩然无為悠然柔順則能復乎大樸冥乎仁壽之域夫天地專而為一分而為二交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為一分而為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一者氣布二者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也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專精為一必中去度而復乎初也夫道至親不可踈至近不可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遠求諸物莫知求之身也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尚其義霸者迫於理德者撫育萬物義者極弱扶危理者慮於機數聖人之道於物无有道挾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形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上即弊智出亂真則生法詐善起於端三者既變聖人禁之莫之能勝失道之弊任於數也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治亂雖有神聖人何以易之去心智故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寤萬人被之不福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迕矣為惠者布施也聖人觀時之弊任其智詐故須以道德反乎清靜使物自正守於玄默使其復樸故惠不妄施刑不妄加即暴亂不興而順於道无功而厚賞无勞而高爵即守職懈於官而遊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无罪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脩身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者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夫刑不可加有道爵不可及无功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有陵替之心此亂之俗亡國也故國有誅者而主无怒也朝有賞者而君无與也誅者不怨君罪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生於身故務功脩業不受賜於人是以朝廷蕪而无迹田壄辟而无穢賞足以勸善刑足以懲姦賞者无德其澤遠人服其德若偕其業而歸其力故朝廷无爭訟田野滋稼穡故太上下知而有之言下知太上有道後王取法而行王道者處无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任下責成不勞謀无失策舉无過事言无文章行无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好憎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於己若欲狹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王者非大不能容萬物非靜不能和百姓絶於好憎數乎積素使而不親文无害質物類衆咸歸自然也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合於天天道嘿嘿无

容无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无端化逐如神虛无因循常後而不先人之魂者陽也生也受於天魄者陰也殺也受於地是各守其宅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精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一一大上道君也人之所稟也言人能守其精神使不失其身乃上合天太一專精積念故能通也守之法唯默唯嘿无容无則无大无涯其微莫測故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化如神虛无之間常後不先莫莫能睨故曰至眞也其聽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无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夫有清明之鑒必見純粹之精以治國則羣臣爭獻之不輕以身則萬萬周衛而不離也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无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无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善用衆者天下无強用衆力則山丘雖重其勢可移用衆智則鬼神雖隱其理可明无權不可爲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名夫機權已深而臣夫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既乖而聖人雖神不能屈童子之言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勝其事即爲者不難也聖人兼而用之故人无棄人物无棄材因其材而使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

老子曰所謂无爲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唯能變通循時應物无滯謂之无爲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涉用趹乃鳥反泥用輴敕倫反山用欙音纍夏瀆冬陂因高爲山因下爲池非吾所爲也用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爲也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无爲抱素見樸不與物雜常與道同不爲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爲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爲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无不應也官无隱事國无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无不以也聖人之在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救弊故況于亂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尊之故得遐邇同風君臣一意官无隱祿市无表利故詩云有覺德行四海順之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知戀反賣管仲束縛孔子无黔突墨子无煖席非以貪祿慕位將欲事起於天下之利除萬民

之害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於事求贍者未之聞也自神農以下形骸憔悴手足胼胝非求居於民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祿不耕而獲粟者也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无爲虛靜无有忽恍无无際遠无所止視之无形聽之无聲是謂大道之經釋與前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員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无常得一之原以應无方是謂神明夫人頭員天也足方地也背陰而陽左手執柔右手執剛履幽上戴三光周行无窮循環四方一而不變輪轉无常謂之神見之者昌也天員而无端故不得觀地方而无涯故莫窺其門天化遂无形狀地生長无計量化乎无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乎无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夫物有勝唯道无勝所以无勝者以其无常形勢也輪轉无形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之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无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形出无形故形而不形物出无物故物物而无窮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正於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賓服也廟戰者以道制兵勝而爲王不得已而用之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合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得道之人喜怒不妄號令不失施於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戾五星不差也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己而動天下爲鬬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无一人之可用也除其所害則天下雖衆自爲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爲己有

通玄眞經卷第八

通玄眞經卷第九

下德

時有澆漓故德有上下不世之君以顯有德非謂至德故曰下德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末致本則形全而合道重末則形逝而歸土上古務本不明末在乎混中下世遺神而養形故於大道也治國太上養化以道化也其次正法謂刑罰也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於上百姓服於下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先論治身次可治國大有本則全而身科故知道德備而是久非之端始云令與而交爭之路開聖人鄙棄本宜不有以者也下德執流也太上養神治國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言明君賢佐何代无之論賢與不賢用與不用非若文王之師呂望武丁之求傅說若書以此求萬載不遇一君千載不遇一臣誰與治天下立也言不世出世而立但明哲者居之川其善意防其邪心與民同出一道則民可善風俗可美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生也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佚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矣明良會合千載一遇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出之君得不萬一之臣唐虞而下若成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出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即重生重生重其生即輕利矣猶不能自勝即從之神无所害也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无壽類矣夫心不二用事不兩遂猶居闕瞞之地志隱者辭事之場則宜委身從志可免於累如抑身以遂志而心交戰是謂重傷重傷況壽焉不夭盛者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沐精神以至於和和則與天地爲常一心氣以合其明明則與日月同光

老子曰天下莫易於爲善莫難於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无爲適情辭餘无所誘惑循性保眞无變於己故曰爲善易也所謂爲不善者篡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凡人易於爲善而難於爲惡今之以爲大患者由无常厭度量生也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聖人无欲也无避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志有所欲即忘其所爲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受與適即罪不累也理好憎即憂不近也和喜怒即怨不犯也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禍其有不棄非其有不制

恒滿而溢常虛而易贍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圉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无道術度量而以自要尊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强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謂以柔勝人以弱得强者也强在衆力不在己故我皆衆力而不失人之功得在衆心不在己故人皆我心乃得人心之故爲治之本務在安人安人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不奪時不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去驕去驕之本在於虛无君不高臺榭不廣園囿則民勝農不奪其時夫驕侈之性蒙事之情非體於虛无道淡則不能去也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无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无奈何知生知命无憂无懼目悅五色口惟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邪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强理勝欲也理勝則得人之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將先勸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有南面之名无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故天下得道守在四夷天下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故曰无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也行可奪之道而非簒弑之行无益於持天下矣聖人治天下非私於治身安人非徒尊位重勢故有道者人歸之无德者人棄之故天下非私於己唯善是與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亂逆之至也非禍人不能成禍不如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人之性情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願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則怨爭生怨爭生則亂而氣逆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則治而氣順故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保道守常聖人之治昏氣逆德昏主之用不聞尚賢之路寘无氣怨之患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治和者不以和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非和无以治物非君无以治人非性无以通德非德无以明道以道本人之性无邪穢久湛於物即忘其本即合於若性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道所以安神物所以養性性者內也物者外也以內性求外物至而應其性以爲性之常然故有道者能遺物反己反己者見本性之實欲即萬類鄙息也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有道者能遺物反己有以自鑒則不失物之情无以自鑒則動而惑營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則失身以治國則亂人故不聞道者无以反性自於治物至於脩道未嘗正者病起於欲夫欲者凶之根禍之門非明道德无以復其真也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聽失於非譽目淫於綵色而欲得事正即難矣是以貴虛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夫一者至貴无適於天下聖王託於无適故爲天下命得諸己者在於平意急也乎者心不私外物目不視綵色一其精神和其喜怒故得情性不起欲波不亂人皆反性而天下莫不承令也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也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天下一人也一人正則天下獲其安一人亂則方姓罹其害故係於天地通於六合可不慎歟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性既合真雷霆迫而不能明以照諸陰陽緘之而不疑也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得於內明於外得於一通於方天地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不相侵暴虐由在乎混冥之中也從善神明輔而積惡神明罰然氣類相召善惡无差物謂冥冥之中无報應之效也已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害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仁以安之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巧詐之心是以貴義義以斷之男女群居雜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正之性命之情淫而相迫於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節之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自貴仁已下激救之謂非爲至誠也誠能使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則民性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仁義不害而道德定而天下而民不淫於綵色

故德衰然後飾仁義和失然後調聲禮淫然後飾容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不足脩也道德者天下之大无不包也故有道者兼仁義禮樂而有之或者謂絕滅四者而曰有道非通論也夫聖王御世之衰而无道德故貴仁義禮樂制其性和其情全其節度崇其敬讓使不敢踰越以復道德也

老子曰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寞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其言略而循理其行悅而順情其心和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即行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朗乎日月與道化者爲人此明清靜素樸同乎天而合乎道謂真人也機械詐僞莫載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也真人之治處於天地故曰貞明宿靜不忒凶悖不作也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賞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士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故農與農言藏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无遺行工无苦事農无廢功商无折貨各安其性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易繫辭曰亂以易知神以簡能聖人无爲而治百姓不苦其役則各安其業偶樂其生故易理而不亂四民得其所即貴失其勢則賤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於人不責成於人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知之溢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聰叡給數不必爲忠正不求在下位之也敖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敖世忽俗不可以爲議表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爲國俗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道術可世傳也凡數者治世之主不可不察其才而用之惟通明道術與時消息者則與焉治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以法同也不恃古之英儁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並用之治在通時非求異見詞尚體要无煩飾辯但量能效位无世无之豈恃古賢天下方治也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危爲其難而誅不敢也民困於三責即飾智而詐上犯邪而行危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其用法而求其過以誅其罪者是爲法殺人非治人也懷憂懼即飾智而誣矯以求僥倖由鳥獸窮蹙則狒然之心而忿不顧其生也故聖人貴道不貴法也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大可睹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别也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見也夫風雨雷霆形聲色象可以類知可以建事及乎至大至微者謂道也天地不能容神明不能究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即德遷而爲僞矣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夫智能彌多而德滋衰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夫至人之治虛无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緣不得已矣漠然无爲而天下和淡然无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求者不得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求由樸散亡本故聖人有作而調飾之使反循其業道乎自然藏於天府取之不減與之不盈謂之搖光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搖光斗樞之望揭運於中制以四方物主之以爲資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

怒也故閉其四關止五道即與道淪神明藏於无形精无反於真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精存於目即其視明在於耳即其聽聰留於口即其言當集於心即其慮通故閉四關即終身无患四支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真人天之四關日月星辰五道五行也言四時有節五行有變則天地清明民物豐泰人之四關心口耳目也五道謂五藏也夫精神存者則四關不妄動五道不受邪聰視聽明言行无狀故禍害无及於身止死不係於生是真人得道所游之地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即治不荒聖人者由節五情以和五行故天下不亂而况常人哉

老子曰衡之於左右无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於內外无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法无私好憎故可以爲令德无所立怨无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此三者權於无私故平爲之立正爲令存令爲之行不須德於外不畏怨於內任道而使百姓不知故爲治者知不與焉水戾破舟木擊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智不載也水无破舟之意木无折軸之心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非智之所爲也明治國者不以智故以智治國者國之賊也故道有智則亂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息智即不亂忘心即不險絶視則不眩皆忘之也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无爲之爲也夫衡非不平繩非不直用之者偏耳道非不虛德非不明修之者疑耳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亡亡道人有窮而理无不通故无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並應无窮夫國之亡者何也以无正道故亡士也夫窮而能通者道也爲而不恃者德也无爲之宗應於无窮者也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中遠恃賢於己不能其道立見窮屈夫人君者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故積力之所舉即无不勝也衆智之爲即无不成也千人之衆无絶糧萬人之羣无廢功工无異伎士无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因此物識彼物之情量己身見他人之性善用衆者可以慎河官事善用人者可以盡心竭力夫責少易償也職寡易守也任輕易勸也上操約少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居日久而不相厭也在於簡易故无勞厭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太一者以虛无爲祖清靜爲宗故帝王宜體之王者法陰陽運行有度霸者則四時不失其宜君者用六律與物有節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照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覆露皆道溥洽而无私蜎飛蠕動莫不依德而生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至古帝王道以治天下也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圓履方抱表寢繩內能理身外得人心發

施號令天下從風五帝以德治天下也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折寬而不肆肅而不悖優游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愚而容不肖无所私愛也三王以仁治天下也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以奪也非此无道也伐亂禁暴興賢廢不肖匡邪以爲正懷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施令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五霸以義治天下也帝者體陰陽即寢王者法四時即削霸者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故小而行大即窮塞而不親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帝王之世道德有優劣五霸之時仁義有厚薄大小不得相逾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甲堅兵利不可以恃勝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嚴刑峻罰不足以爲威夫三者不得其宜有德者王也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故善守者无與禦音御善戰者无與鬬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也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權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廣即我強而適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故費不半而功十倍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此不明於道也輕用兵器雖大必亡善任攻守雖小必昌存万姓於不死之地故勝驅民於立屍之地必敗者也

通玄真經卷第九

通玄真經卷第十

上仁

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无此四者則民不歸也自上仁已下不注篇首義類此也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脩身儉以養生靜即下不擾下不擾即民不怨下擾即政亂民怨即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鬬明主者脩身以靜養生以儉上无亂政下无怨民則賢自爲謀勇自爲鬬也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於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芻豢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无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此暗主居一日之位極一主之勢殫天下毒流四海竭萬民之產也心目所娛若秦主之二世用之則昏也

老子曰非惔漠无以明德非寧靜无以致遠非寬大无以并覆非正平无以制斷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條通羣臣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通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此明君治國如此用人如彼若漢之孝文唐之太宗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羞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夫用得其道不勞而至不行而遠故軒皇處位之言而天下理有賤乎卑弱胡亥信趙高之謀而天下亡有貴乎卿評也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疏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非聖不能靜四海非明无以安萬方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雖日費萬金不忘口以害生雖家无儋石不苟求以傷德可謂能尊生矣今受先祖之遺爵必重生之所由來之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矣私先人遺業而失之者必由輕失故不責於己无以託天下也

文子問治國之本

老子曰本在於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身亂而國治也故曰脩之身其德乃真身尚未治而况國哉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於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常道无名可名非道故言論之所不及父子莫能相傳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

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慎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即吾富也不善即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長不可不畏也可畏非君可畏非善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解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道隱小成言麗浮偽故无益於治有益於亂者聖人不爲也无益於用者有益於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於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聖人道明洞見未然不以煩易簡也故能遠非一句之水也山以陵遲故能高非一卷之土也道以優游故能化非即時所致也夫通於一伎審於一事察於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百之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言句往大小適中治匠者貴賤皆勤也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无同无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无一爲者亡司无者无德而稱司義者故時之危同功者與民同利无一於此以至危亡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五帝自然无爲與天同心物稟其生感而化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三王精誠發內動應於外而猶有違未同於无心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皃爲之者也五霸誠不由中扶无應者故雖怒而不威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无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治存道要亂存法多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於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於有司魚不可失水君不可亡道以无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於下則不能申理行墮於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无以與下交矣喜怒形於心嗜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實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以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人主任賢舉能不專斷於己則智有所因明有司正法故无事交責有不照則守職阿二有司有功者不責主愈勞臣愈佚是代大匠斲生傷其手也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死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求之无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賢也必用神聚臣乘里猶在千里之外故曰千里不爲難也人君之道无爲而有就也有立而无好也有爲即議有好即諛議即可奪諛即可誘誘其私好奪其正術夫以建而制於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无形也唯神化者物莫能勝夫爲上者常能乘人不爲人所制不爲人所制者是善建者不拔用之无形故曰神化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中扃外閉无欲无害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有用即爲之未有爲而不用也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考君存大體任於一百官詳其考校定其得失而已

老子曰食者人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材以爲民資生无乏用死无傳丁戀反口君能保和死生盡理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髮跳上躍下偪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不極物也豺未祭獸罝罘浮青不得通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鳥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皐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於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牧殺音遘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音歡歡年不得食皆以其時不妄害也是故萬物之發若芒蔡无出謂殺非其時取非其宜則萬物精氣發動上達于天將害於人也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之道也乘其道所以富國安家非目見而足行之欲利民者也不忘乎心即人自備矣以心授物以身觀人何殷陽眉舉足然後方備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即得承所受於天地而離於飢寒之患其惛怛於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即天下無哀民此明君之治民也下也如此闇主即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无暮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音隻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以供上求即人主愍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无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此闇主之治天下也如彼

老子曰天地之无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此天地之氣和平故万物得以生成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

道正在於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此聖人之和也柔而能直良臣之規矩也柔而能舒聖人之法度也夫恩推即慈慈即不和愛推即縱縱即不令刑推即禍禍即无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於小亡在失道不在於大故亂國之主務於地廣而不務於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於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造端其所以亡也觀賢愚以取亡存道德不在其廣大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爲道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盡行之天下服古者脩道德即正天下脩仁義即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道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己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於自取故雖牝即立柔弱即勝仁義即得不爭即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於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是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者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无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養而勿美故曰死地荆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於道德不重用兵也行之有度深而德之有厚薄道德不可暫亡幽器不宜妄動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於道德也

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遍竭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言恩惠不普故知不如脩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故知道德深厚而仁義淺薄故聖人居其厚而不處其薄也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於情送死稱於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

非譽无由生矣故制樂足以令歡喜不出於和明於死生之分通於侈儉之適也人情失和故曲以義節以和不相過禮樂合度明日新而不相過末世即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擾以淫風俗溺於世非譽華於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末世謂樂淫變節禮飾備至人見其如此故執其樸素易其風容與驥逐走即人不勝驥託於車上即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主興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无安君有憂主无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无高義取无多不以德貴竊位不以義取盜財財无德而貴者凶非義而取者盜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違義而取安古者无德不尊无能不官无功不賞无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聖人之用人也不苟進不妄退小人則用之恐不高退之恨不深也言古者以疾今也敵今時愈薄好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骨音骨不官馬在良雖瘦可以致遠臣在忠雖貧可以成事君子察實无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不諫者謂尸祿也不聽者暴生也民沉溺而不憂非賢言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寒食飢慈父之恩也有君如此何慮社稷之危有臣如此何憂財祿之不備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祭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故長幼守其節見利祿患无由生夫崇貴者為其近君也尊老者謂其近親也敬長者謂其近兄也因君以崇貴因親而敬老因禮而敬長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无為非者寡矣貴不期驕富不期奢自至疑乎貴不期道慈愛不為非者鮮矣學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為非者寡矣有君如此有臣如此類人之蘭芷之臨必染芳芷之臨必染芳之臭也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為天下者无為而无不為也不生民事故曰无為因民所利而无不為故為天下有容能得其容无為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為天下容曰與今其若冬涉大川猶今其若畏四鄰儼今其若客渙今其若冰之液敦今其若樸混今其若濁廣今其若谷此為天下容容包容也道之容包也治天下者號號業業不敢懈怠下文並釋與今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今其若畏四鄰者恐四傷也儼今其若客者謙恭敬也渙今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今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今其若濁者不敢明清也廣今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

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新鮮也不敢盛盈者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實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无為而无不為也此數者道之反也處後則人先之自損則人與之故天下歸之而不重百姓樂推而不厭也

通玄真經卷第十

通玄真經卷第十一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於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其虛无可謂達矣非夫體清明反虛靜故能明天人之分究終始之際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人之生也精神為本形體為末故太上養神治其情性末世養形恣其嗜欲治性則神清體欲則身害夫神清體和本末相濟乃全法身保神不虧其真凡修攝有方稟受不一故有君子小人之異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治國者先治於仁義然後法令以齊之法令以齊之仁義是遺手足而貴冠履也重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其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中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安根基猶道德也夫根深基廣而見毀拔者未之有也道高德盛而萬姓不崇敬者未之聞也故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經言不合於先王者不可以為道夫事不師古不遺道不可為國法使說掇取一行一切之術非天下通道也怪誕詭之術非天下之大道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周穆王時御馬齊輯音集之乎轡銜正度之乎胷膺內得於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為治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即遠者治矣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有道父之善術有聖人之智馬之能通聖人之至治不憂默言之危亡老子曰凡為道者塞邪道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為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无日不求勿使可奪无日不爭如此即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於度不足者逮於用故天下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即奇佞夫長守職不進民俗亂於國功臣爭於朝故有道以御人无道則制於人矣非為匹夫而天下共戴者其道存也故能制於人到為天子而四海離心者其道亡也則為人所制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為古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夫治道所貴適時而已不在數變為務也誦先王之

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即言而非道也持石為玉即石而非玉也）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音律已定不可易也）事猶琴瑟也每終改調（曲節即殊故宜變易）故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拘守文）牆於俗而束於教（壁間牆者非凡衆能及論至道者非曲士所通）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詳於鬼神即可以正治矣（便於事順於人理可治天下自然通神明何常有法也）昔者三皇无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无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三皇者虞犧神農黃帝五帝少昊顓頊高辛唐堯三王者夏禹殷湯周文王夫上古不令而化且勿有從末世峻法而詐故无為為化且勿有為為治難盟誓不禁刑戮隨之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於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聰然後能擅道而行（拘法守文者動用乘常獨聞獨見者不得離道也）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即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為學者循先聖業操篇籍守文法欲以為治非此不治猶持方枘而內員鑿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執法守文而无變通者自以為治猶持方內員安能適中）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事當雖愚必用理乖雖賢必捨）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

老子曰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於末知其要不惑於疑有諸己不非於人無諸己不責於所立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為檢式故禁勝於身即令行於民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自檢於己則民禁於城也縣法者法不法也不法以法之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无罪是故公道行而和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无得橫斷也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樸无為无為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立君置有司上不得自恣下不得專斷故上中正衡下无枉法天下之治何足論也）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禁姦善與者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无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此聖人致理之道若此也）

老子曰臣道方論是處當為事先唱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於幹末不得強於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君臣分明則大小无越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小所任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即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為勢也義者非能盡利於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之暴者非能盡害於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審也（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棄置不可審也物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无問其小節人有大譽无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以為累也誠其大略非也閭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謹者无成功嘗行者不容衆體大者節疏度巨者譽遠論臣之道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於人以力自修以道而不責於人易償也自修以道則无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无瑕明月之珠不能无穢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聞於天下即難矣（夏后氏之璜明月之珠尚有瑕穢賢人君子豈能盡善盡美棄其所短取其所長則无遺才必矣）夫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涔辱而不知其大略（凡人之情惡其卑辱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舉賢富即觀其所施濟物窮即觀其所為非道賤即觀其所患難以智量勇因其患難方見仁賢動以喜樂以觀其守不削蓋也委以貨財以觀其仁不取也振以恐懼以觀其節殺身成人如此則人情可知矣（一有所存人之幹也七者備見世之英也能以此觀之賢愚可知忠信可見矣）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申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申尺小枉大直君子為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為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於明（過也人皆見之故智者不妄為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為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立而名足稱也（為其可為者殺其可殺者雖後勃遂名立稱於後世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為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以仁義為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故堯舜為善至今稱之桀紂為惡至今不滅善惡之名俱存故君子慎為不善行也）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為身貴於天下也（且為孤孤之客夕為暴死之人皆愚惑之聖非君子之倫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於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為準繩者也（比傷時无仁義故切論君子死仁小人死利也）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苟有道雖蠻貊之邦行矣无道其如諸夏何）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於世即功成務合於時即名立是故立以名之人簡於世而謹於時時之至也即間不容息（夫濟陽淵之功名者觀其機危宜合順息）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為民除害也貪叨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為天下除害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赤帝為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此二君勃然而起者非欲尊其勢位利其土地貪其財寶貨去其陰賊受其人民為天下除災害故不得）教人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无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也聚天下之財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言天亡滅絕也）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為殘賊是以虎傳翼何謂不除矣畜魚者必去其蝟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為起也（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為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為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為災此兵革之所為起也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懲悟乎）

老子曰為國之道上无苛令官无煩治士无偽行工无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遂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逐煩挠以為急事為詭辯久稽而不決无益於治有益於亂工為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无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无以養生織者不力无以衣形有餘不足

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所錯其威智以救危勇以止暴暴不作何用之有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責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无伐樹木无掘墳墓无敗五穀无焚積聚无捕民虜无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无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讐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矣其縣尅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內之漬米而儲之唯恐其不來也義兵至於境不戰而止義兵所臨明告天地幽通鬼神德被萬物以誅暴衆以罪聞敵亦非容易而動凶器百姓悅歡唯恐不至殷湯文武以義而平暴亂者也不義之兵至於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功爲身求者不能立其王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動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不義之兵以強凌弱恃大侵小殺无辜害有道圍鄙屬而不可得而況欲成王業乎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邪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正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明而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約束信號令明而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修德而勝者上中法而勝者中用兵而勝者下也兵之勝敗習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政下叛其上即兵弱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政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鬬有君如此則天下如一家萬兵共一心則雖故不懼雖宜不顧子說思所感則視死如歸豈有見父有危急而子容其生而不孝君有難而臣懼於死而不忠者也是故義君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於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信義立雖死不顧恩威治光遠不至

通玄真經卷第十二

上禮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萬物无相侵害故優猶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章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謂天下漸失其本德煩而不一比古之時以爲衰也及至神農黃帝敷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於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達於物聰明誘於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醨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形智巧萌生狙學以擬聖華誣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於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於无游心於虛世俗之學擢德擢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競名聲之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擢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上禮者言凶羣有五禮之別歟二古其人則玄古之君也當時羣生純樸萬物大優自伏羲氏建於神農黃帝施及三王治各不同禮亦隨變至五霸戰國而大宗之本失矣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无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非之衰物不濟一名生其情遊相殘害智詐相欺制器械而爲備去其害就其利故先王變法非有常也故法无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而變者也譬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无常尺寸以度而靡不中者故通於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示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而不制於禮樂制物者不制於物制法者不制於法制礼非礼非樂非樂矣其和也物制於物而可也法制非法適其欲也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饑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別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

之親而成家聽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而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太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常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惟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杜淫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於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患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其罪而殺不辜其作圃也以成宗廟之具簡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於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蔽公趨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聖人進事之門賢者隱處公宜夫以領理百事圃以成宗廟之具尚賢以平教化正獄公之術及其衰也樂則淫色書則姦僞圃則弋獵賢則朋黨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公宜夫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兼恥不立民无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嚮禮義无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立官分職任賢去邪爲王者股肱耳目以和萬姓以靜四方也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於天地之道通於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惠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嚮仁義其於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聖人各以其才而官之不相逾越則天下大治也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趨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圈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壅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過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咽嗌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易禮拘束不放肆迫於情性皆強爲之故不然天年也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无有盜心哉故知其无所用雖貪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知冬日之扇夏日之裘无用於己萬物變爲塵垢矣道備无爲之事害歸若无欲有欲之人故揚湯止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親道莫若无欲止沸在於去薪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狗禮樂飾則生詐僞末世之爲治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卓信嫚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虜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挈金玉櫝礱糜消銅鐵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濬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霜雹爲害萬物焦夭處於太半草木夏枯衰世之主剖石索玉擿炸朱珠肆耳目之娛逞戮辱戾萬物失所雷霆以怒之霜雹以害之非萬邦之過一人之罪也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周衰而三川竭晉滅而沙麗崩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虐殺不辜誅罰无罪於是興矣天地不得不變動人物不得不安定也

老子曰世之將衰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

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遁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踈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遽戴驕主而像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踈而不附田无立苗路无綫步金積折廉璧襲无瑕殺龜无腹瞽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於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大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量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嚴敵敵亡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饑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常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末世驕主恃其威廣其才之未伏尸流血无聖賢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時暫寧豈爲有道哉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黜讒佞之端息未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隳肢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不得中絕言必有其主也

老子曰鄧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鱉蛟龍莫之歸也言水至清魚不游人至察衆不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无所蔭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爲政以苛必敗之由爲革以廣必裂之道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上太察下不安也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於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饑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何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有數者禽无數此明正奇相攻賢愚相敵大德雖均人多衆者勝力雖敵智者以制愚智雖均而有計禽无計計數者皆相勝之術迭相禽制而非道也此明權也

通玄眞經卷第十二

吳門徐元圃刻

文子纘義

杜道堅撰

文子纘義原序

禹受計于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度地于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于史記。顏師古以爲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有與平王問答語。徐靈府遂以爲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注乃十三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殘暴日甚。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聞道適越耶。不可攷矣。南谷杜君。辨博而篤實。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于遯世。雖嘗領閒臺珍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于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他書者。會稗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于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射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略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舉。竟免于鳥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原缺二字）已。蓋計然嘗受于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區區廢居操縱。從事于權算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舍儉且嗇。不以不足挈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蓋幾乎道。固已超然于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趨利專利者。往往違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稱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會莫之悟。可歎也。南谷嘗注老子。得其宗旨。又稗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牘洞遐想。泫寥廓閒。胸中粲然。靈籟掃蕩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峯。望玄墟。求鶴爽子所以泛湖之處。酸嘯

文子纘義目錄

卷一 道原
卷二 精誠
卷三 十守
卷四 符言
卷五 道德
卷六 上德
卷七

牟巘撰。

微明
卷八
自然
卷九
下德
卷十
上仁
卷十一
上義
卷十二
上禮

臣等謹案文子纘義宋杜道堅撰道堅字南谷當塗人武康計籌山昇元觀道士也其始末無攷是書諸家書目亦罕著于錄惟牟巘陵陽集有爲道堅所作序又別有計籌峯眞率錄序稱洞微先生祖常主昇元觀席德壽宮錫之寶翰至今歲某甲道堅寔來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云云案自高宗內禪居德壽宮時下至景定壬戌正一百年則道堅當爲理宗時人矣文子一書自北魏以來有李暹徐靈府朱元三家註惟靈府註僅存亦大半闕佚道堅因所居計籌山有文子故蹟因註其書所採諸家之說不標姓名但題曰舊註道堅自爲說者則題纘義以別之自元以來傳本頗稀獨永樂大典尚載其文其精誠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義七篇首尾完備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禮五篇原本失載或修永樂大典之時已散佚不完歟今檢原目次第排錄成帙所闕之五篇亦仍載其原文蓋爲十有二卷仍符隋唐志文子舊數書中字句與世傳明代道藏堂刊本多所同異其間文義兩通者不可勝舉其顯然訛脫者如符言篇求爲寧求爲治句明刊本作無爲與上下文義全反又不知言知病也句明刊本無言字于義難通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句明刊本追字作足又內在已者得句明刊本內字作則又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句明刊本夫字作二又微明篇聖人見福于重闕之內句明刊本見字作先又上義篇奇伎逃亡句明刊本逃亡作天長均譌誤不可解當以此本爲正又符言篇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二句明刊本脫下一句又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句明刊本脫德字又上義篇故天下可一也句明刊本一字下衍人字此類甚多蓋道堅生當宋季猶見諸家善本故所載原文皆可正後來譌誤不但詿文明暢足以宣通疑滯也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內閣學士臣紀昀
光祿寺卿臣陸錫熊

纂修官禮部主事臣任大椿

文子纘義卷一

宋　杜道堅撰

道原（篇）此篇纘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惟象無形窈窈冥冥寂寥淡漠不聞其聲吾強爲之名字之曰道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泉涌沖而不益濁以靜之徐清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益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古者三皇得道之統立于中央神與化遊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墮（墮一本作斡）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物終始風興雲蒸雷聲雨降鼓鑄無窮已雕已琢還復于樸無爲爲之而合乎生死無爲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乎和有萬不同而便乎生和陰陽節四時調五行潤乎草木浸乎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鳥卵不敗獸胎不殖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賁子不孤婦人不孀蚖蜺不見盜賊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天常之道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能怨收藏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受而不益貧忽兮恍兮不可爲象兮恍兮忽兮用不詘兮窈兮冥兮應化無形兮遂兮通兮不盧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

老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惔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以天爲蓋則無所不覆也.以地爲車則無所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所不使也.陰陽御之.則無所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照見天下者.執道之要.觀無窮之地也.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救也.秉其要而歸之.是以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厲其精神.偃其知見.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無治者.不易自然也.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

老子曰.執道以御民者.事來而循之.物動而因之.萬物之化.無不應也.百事之變.無不耦也.故道者.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此五者.道之形象也.虛無者.道之舍也.平易者.道之素也.清靜者.道之鑒也.柔弱者.道之用也.反者.道之常也.柔者.道之剛也.弱者.道之強也.純粹素樸者.道之幹也.虛者.中無載也.平者.心無累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不與物雜.粹之至也.不憂不樂.德之至也.夫至人之治也.棄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貴欲.捐其思慮.約其所守即察.寡其所求即得.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也.五藏寧.思慮平.筋骨勁強.耳目聰明.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遠者.往而復返.

老子曰.聖人忘乎治人.而在乎自理.貴忘乎勢位.而在乎自得.自得即天下得我矣.樂忘乎富貴.而在乎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幾于道矣.故曰.致虛極也.守靜篤也.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道者.陶冶萬物.終始無形.寂然不動.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總名也.眞人體之以虛無平易.清靜柔弱.純粹素樸.不與物雜.至德天地之道.故謂之眞人.眞人者.知大己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爲無爲.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卷舒.與陰陽俛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夫形傷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究而神杜.神傷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眞人用心復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以其寢不夢.覺而無憂.

孔子問道.老子曰.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正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容.道將爲汝居.瞳兮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形若枯木.心若死灰.眞其實知而不以曲.故自持恢恢.無心可謀.明白四達.能無知乎.

老子曰.夫事生者應變而動.變生于時.知時者無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書者言之所生也.言出于智.智者不知.非常道也.名可名.非藏書者也.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絕學無憂.絕聖棄智.民利百倍.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應.智之動也.智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智出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是故聖人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情.故通于道者.反于清靜.究于物者.終于無爲.以恬養智.以漠合神.即乎無門.循天者與道遊也.隨人者與俗交也.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

之.姦邪捉之.以其無爭于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

老子曰.夫人從欲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國則亂.以治身則穢.故不聞道者.無以反其性.不通物者.不能清靜.原人之性無邪穢.久湛于物即易.易而忘其本.即合于若性.水之性欲清.沙石穢之.人之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反己.是故聖人不以智役物.不以欲滑和.其于樂不忻忻.其于憂不惋惋.是以高而不危.安而不傾.故聽善言便計.須俱者知說之.稱聖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寡.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少.所以然者.牽于物而繫于俗.故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清靜者.德之至也.柔弱者.道之用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祖也.三者行則淪于無形.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無心合于天下也.布德不溉.用之不勤.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故有生于無.實生于虛.音之數不過五.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數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定矣.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于四海.一之嘏.察于天地.其全也敦兮其若樸.其散也渾兮其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然若大海.汎兮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

老子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案)閱一本作關.百事之根.皆出一門.故聖人一度循軌.不變其故.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直.直因其常.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邪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慾者.生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薄氣發喑.驚怖爲狂.憂悲焦心.疾乃成積.人能除此五者.即合于神明.神明者.得其內也.得其內者.五藏寧.思慮平.耳目聰明.筋骨勁強.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匱.無所太過.無所不逮.天下莫柔弱于水.水爲道也.廣不可極.深不可測.長極無窮.遠淪無涯.(音宜.)息耗減益.過于不訾.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潤澤.萬物不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苞群生.而無私好.澤及蚑(音岐.)蟯.(音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不可得而窮極.微不可得而把握.擊之不創.(音瘡.)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灼之不熏.綽約流循.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淪天下.有餘不足.任天下取與.稟受萬物.而無所先後.無私無公.與天地洪同.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者.以其綽約潤滑也.故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于無間.夫無形者.物之太祖.無音者.類之大宗.眞人者.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執玄德于心.而化馳如神.是故不道之道.芒乎大哉.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其唯心行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守其門.故能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知.

老子曰.夫道德者.志弱而事強.心虛而應當.志弱者.柔毳安靜.藏于不取.行于不能.澹然無爲.動不失時.故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力無不勝.敵無不陵.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柔即剛.積弱即強.觀其所積.以知存亡.強勝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勝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即滅.木強即折.革強即裂.齒堅于舌而先敝.故柔弱者生之幹.堅強者死之徒.先唱者窮之路.後動者達之原.夫執道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何則.

不失所以制人人亦不能制也所謂後者謂其數而合其時時之變則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日迴月周時不與人遊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貴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故聖人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守清道拘雌節因循而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安徐以定功大膽堅不能與爭也

老子曰機械之心藏于中即純白之不粹神德不全于身者不知何遠之能懷欲害之心忘乎中者即飢虎可尾也而況于人乎體道者佚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法刻刑誅者非帝王之業也鉦策繁用者非致遠之御也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所守也故能因即大作即細能守即固爲即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心而不明以智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任一人之材難以至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六合不足均也聰失于非聲目淫于彩色雖豎不足以放愛誠心可以懷遠故兵莫憯乎志鏑鋒爲下寇莫大于陰陽而枹鼓爲細所謂大寇伏尸不言節中寇藏于山小寇遷于民間故曰民多智能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去彼取此天殃不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德夫無形大有形細無形多有形少無形強有形弱無形實有形虛有形者遂事也無形者作始也遂事者成器也作始者樸也有形則有聲無形則無聲有形產于無形故無形者有形之始也廣厚有名有名者貴全也儉薄無名無名者賤輕也殷富有名有名者尊寵也貧寡無名無名者卑辱也雄壯有名有名者章明也雌弱無名無名者隱約也有餘者有名有名者高賢也不足者無名無名者任下也有功即有名無功即無名有名產于無名無名者有名之母也夫道有無相生也難易相成也是以聖人執道虛靜微妙以成其德故有道即有德有德即有功有功即有名有名即復歸于道功名長久終身無咎王公有功名孤寡無功名故曰聖人自謂孤寡歸其根本功成而不有故有功以爲利無名以爲用古者民靈靈不知東西貌不離情言不出行行出無窮言而不文其衣媛而無采其兵純而無刃行躓蹶視瞑瞑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不布施不求德高下不相傾長短不相形風齊于俗可隨也事周于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畸行以迷衆聖人不以爲世俗

文子纘義卷二

精誠

老子曰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日月照列星朗陰陽和非有爲焉正其道而物自然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萬物生矣夫道者藏精于內棲神于心靜漠恬淡悅穆胸中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逸民無勞役無冤刑天下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旨絕國殊俗莫不重譯而至非家至而人見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故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令雖明不能獨行必待精誠故總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精誠弗至也

（纘義）古之聖人官天地府萬物藏精存誠無形無聲正其道而任物之自然當是時也朝無倖臣野無遺逸國無游民干戈不起勞役不興四民樂業故不待家至人曉而坐致隆平

老子曰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萬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萬物亡此謂神明（案）神明下一本有也字。是故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日計不足歲計有餘寂然無聲一言而大動天下是以無心動化者也故精誠內形氣動于天景星見黃龍下鳳凰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波湧

〔纘義〕日月星辰、天之神、水火土石、地之神、雨風露雷、暑寒晝夜、皆神也、人性最靈、是又神于物者矣、天之生物、不見所養、日見其長、聖人養民、除害興利、亦如之、皆由精誠內著、氣感于天、陰陽順之、神明祐之、而嘉祥至矣、

逆天暴物、卽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相乘、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天之與人、有以相通、故國之殂亡也、天文變、世俗亂、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氣有以相薄、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強力致也、故大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懷天心、抱地氣、執沖含和、不下堂而行四海、變易習俗、民化遷善、若出諸己、能以神化者也、

〔纘義〕天人一氣、隱顯相通、和氣致祥、沴氣致殃、未有不由人主者也、故夫逆天暴物、悖道敗德、皇天震怒、禍亦隨之、有如成王悔過、偃禾反風、朱君一言、火星退舍、是皆精誠格天、轉禍爲祥之徵、

老子曰、夫人道者、全性保眞、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又況官天地、府萬物、返造化、含至和、而已未嘗死生也、精誠形乎內、而外喻于人心、此不傳之道也、

〔纘義〕人之生也、受命于天者同、故性無不善、全性保眞、不虧其身、精通于天、何爲不成、至若返造化、含至和、而未嘗死生者、夫是之謂眞人、

聖人在上、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故不言之教、芒乎大哉、君臣乖心、倍譎見乎天、神氣相應徵矣、此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惟夜行者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于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天道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是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惟同乎太和、而持自然應者、爲能有之、

〔纘義〕聖人懷道、澤及民、祥可見也、君臣乖心、見乎天、殃可見也、遠者無爲、近者無事、神氣應徵、有不待召而至矣、無私就、無私去、有餘不足、同乎太和、不言之教、自然而已、

老子曰、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卽近、近之卽疏、稽之不得、察之不虛、是故聖人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萬物不傷、〔案〕爲物下一本衍兩字、其得之也、乃失之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故通于太和者、闇若醉醉而甘臥、〔案〕醉一本作醫、攷類篇、醫醫二字通、以游其中、若未始出其宗、是謂大通、此假不用能成其用也、

〔纘義〕道尊德貴、異名同出、存乎吾心、不從外得、生之畜之、不無不有、聖人之心、有如明鏡、物來則應、物去則靜、含乎精誠、純乎道德、不爲何敗、不執何失、若未始出其宗、則鬼神不能識、

老子曰、昔黃帝之治天下、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明上下、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民保命而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亂、輔佐公而不阿、田者讓畔、道不拾遺、市不豫賈、故于此時、日月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豐昌、鳳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

〔纘義〕觀天之道、執天之行、黃帝得之而天下治、異時退指天下、趨空同、禮下風、見廣成子、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虙犧氏之王天下也、枕石漱流、殺秋約冬、負方州、抱圓天、陰陽所壅、沈潛不通者、發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其民童蒙、不知西東、視瞑瞑、行顛顛、惝然自得、莫知其所由、浮游混然、不知所本、自養不知所如往、當此之時、禽獸蟲蛇、無不懷其爪牙、藏其螫毒、功揆天地、至黃帝要妙乎太祖之下、然而不章其功、不揚其名、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

〔纘義〕六紀將終、三皇不作、而後太昊氏出、當此之時、太樸散而人耶萌、天下始有爲矣、觀象制器、結繩爲網、以伏犧牲、是謂伏犧、冶金爲釜、庖生爲熟、一號庖犧、當是時也、〔案〕此下疑有闕文、而不以爲功、禽獸蟲蛇、懷其爪牙、而不傷人焉、至若造書契、正人倫、功揆天地、而不以爲功、曾曰太昊、不亦宜乎、

老子曰、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立、身不寧、是非無所形、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其所持者不明、何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精惠重貨、使萬民忻忻、人樂其生者、仁也、舉大功、顯令名、禮君臣、〔案〕禮一本作體、正上下、明親疎、存危國、繼絕世、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志意、棄聰明、反無識、芒然彷徉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際、含陰吐陽、而與萬物同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

〔纘義〕道德之于五常、陰陽之于五行、一也、知日月代明、四時錯行、而後歲成、則知人之道、道德五常、可相有、不可相無、然則老子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何哉、所惡假其名而行之耳、使眞有絕棄之心、則道德二篇、不言聖人、不言仁義、是故有眞人而後有眞知、

老子曰、神越者言華、德游者行僞、至精芒乎中、而言行觀乎外、此不免以身役物也、精有愁盡、而行無窮極、所守不定、而外淫于世俗之風、是故聖人內修道德、〔案〕德一本作術、而不外飾仁義、知九竅四支之宜、而游乎精神之和、此聖人之游也、

〔纘義〕道德、五常之祖、有祖而無子孫、不可也、有子孫而不知有祖、可乎、五常、五神也、道存乎中、則神不越乎外、一失所守、神越言華、德游行僞、鮮不喪于物役矣、惟聖人知九竅四支之宜、游乎精神之和、祖者存、子孫其有不存乎、

老子曰、若夫聖人之游也、卽動乎至虛、游心乎太無、馳于方外、行于無門、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拘于世、不繫于俗、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賢人所以爲世俗者、聖人不觀、夫人拘于世俗、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于累、使我可拘繫者、必其命有在乎外者矣、

〔纘義〕身不繫于俗、則人不厭我、心不拘于世、則我無厭人、夫是之謂與造物者游、是以動天下者、眞人不過、爲世俗者、聖人不觀、志役于物、形繫而神泄、賢人有不免、況衆人乎、

老子曰、人主之思、神不馳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以時、五穀蕃殖、春生夏長、秋收冬

瀾，月省時致，終歲獻貢，養民以公，威厲不誠，法省不煩，教化如神，法寬刑緩，囹圄空虛，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此聖人之恩也，夫上好取而無盡，即下貪功而無讓，民貧苦而紛爭，生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生，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

〔纘義〕車同軌，書同文，天下一俗，賞不僭，刑不濫，四海一心，能如是，則人主之恩，不出四域，而教化如神，上好取而無度，下貪功而不讓，智詐起而民力殘，上下相怨，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矣。

夫水濁者魚噞，政苛者民亂，上多欲即下多詐，上煩擾即下不定，上多求即下交爭，不治其本，而救之于末，無以異于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聖人事省而治，求寡而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懷自然，保至眞，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所修者本也。

〔纘義〕天垂象，示吉凶，人皆見之，君布令，明賞罰，民皆信之，君其天矣乎，水濁魚噞，政苛民亂，理所必然，是故上多欲則民與詐，上好靜則民不爭，聖人抱道推誠，天下從之，可謂知本矣。

老子曰，精神越于外，智慮淫于內者，不能治形，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故不出于戶，以知天下，不窺于牖，以知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言精誠發于內，神氣動于天也。

〔纘義〕天地交而萬物通，聖人作而萬物覩，自然乎感之道也，人心與天通者，蓋由賦形受命，元自天來，是故精誠發于內，則神氣動于天，人心虛明，天光發輝，如鏡鑒形，妍醜自見，心其可不慎乎。

老子曰，多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之使，極自然至精之感，弗召而來，不去而往，窈窈冥冥，不知所爲者，而功自成，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命，其于治難矣，皐陶喑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何貴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國無亂政，何貴乎見者也，不言之令，不視之見，聖人所以爲師也。

〔纘義〕陽燧召火，非日不燧，方諸召水，非月不流，是故有其道，無其位，則事不立，有其位，無其道，則功不成，若唐、虞之君臣道合，化教行，百官正，萬民服，聖人所以爲百世之師。

民之化上，不從其言，從其所行，故人君好勇，弗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必有劫殺之亂矣，人君好色，弗使風諫，而國家昏亂，其積至于淫泆之難矣，故聖人精誠別于內，好憎明于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指，是故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惟神化爲貴，精至爲神，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故君子者，其猶射者也，于此豪末，于彼尋丈矣，故理人者慎所以感之。

〔纘義〕表正影直，源清流長，本末相資之道也，知心爲身本，則知君爲民本，是故人君之好，不可不正，好勇則劫殺之亂生，好色則淫泆之難起，惟好德精誠別于內，好憎明于外，刑罰不用，而姦邪服，本根既固，國家自寧。

老子曰，縣法設賞，而不移風易俗者，誠心不抱也，故聽其音則知其風，觀其樂即知其俗，見其俗即知其化，夫抱眞效誠者，感動天地，神踰方外，令行禁止，誠通其道而達其意，雖無一言，天下萬民，會默鬼神，與之變化，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下賞賢而罰暴。

〔纘義〕石蘊玉而山輝，水含珠而淵媚，有諸內，形諸外也，水石無言，人自信之，國家懷其仁誠，推其信

賞，罰不以怨，賞不以私，有不待縣法設賞，而民將化之，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儒夫有立志，伯夷何言哉，身化之也，言而不行，民弗從矣。

老子曰，大道無爲，無爲即無有，無有者不居也，不居者即處而無形，無形者不動，不動者無言也，無言者即靜而無聲，無形無聲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是謂微妙，是謂至神，緜緜若存，是謂天地之根，道無形無聲，故聖人強爲之形，以一句爲名，〔案〕句一本作字。天地之道，大以小爲本，多以少爲始，天子以天地爲品，以萬物爲資，功德至大，勢名至貴，〔案〕貴一本作資。二德之美，與天地配，故不可不軌大道以爲天下母。

〔纘義〕道天地王，域中之四大，道無爲，故悠久，天無言，故高明，地無聲，故博厚，兼而有之王也，王乃天之子，地之主，民之父母，惟其愛養萬物，不以爲恩，故功德至大，勢名至貴，無得而逾焉。

老子曰，賑窮補急，則名生，起利除害，即功成，世無災害，雖聖無所施其德，上下和睦，雖賢無所立其功，故至人之治，含德抱道，推誠樂施，無窮之智，廢說而不言，天下莫之知，貴其不言者，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于竹帛，鏤于金石，可傳于人者，皆其粗也，三皇、五帝、三王，殊事而同心，異路而同歸，末世之學者，不知道之所體，一德之所總要，取成事之迹，跪坐而言之，雖博學多聞，不免于亂。

〔纘義〕含道抱德，推誠樂施，處上之道也，賑窮補急，起利除害，處中之道也，自得勝求，不取勝與，處下之道也，達其時宜，通其變，故不拘仕隱，異事同功，有不假竹帛金石，而可以與古爲徒。

老子曰，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說道，聖人不降席而匡天下，情甚于身，呼呼，故同言而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化如神，情以先之，動于上不應于下者，情令殊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而慈母愛之，愈篤者，情也，故言之用者變，變乎小哉，不言之用者變，變乎大哉，信君子之言，忠君子之意，忠信形于內，感動應乎外，賢聖之化也。

〔纘義〕黃帝書曰，天性人也，人心機也，君者天地之心乎，心乃神明之府，情動乎中，言發乎外，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是以聖人在上，其化如神，不降席而匡天下。

老子曰，子之死父，臣之死君，非出死以求名也，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難也，君子之憯怛，非正爲也，自中出者也，亦察其所行，聖人不慙于衆，君子愼其獨也，舍近期遠，塞矣，故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志不忘乎欲利人也。

〔纘義〕士見危授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忠孝使然也，若萇弘之死于君，申生之死于父，恩心藏于中，而不違其難，曾何以出死求名爲哉，聖王在上，民樂其治，二帝、三王也，聖人在下，民慕其意，元聖、素王也。

老子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誠也，倡而不和，意而不載，中必有不合者也，不下席而匡天下者，求諸己也，故說之所不至者，容說至焉，容說所不至者，感忽至焉，感乎心，發而成形，精之至者，可以形接，不可以照期。

〔纘義〕言出乎口，行發乎心，誠之動也。言出乎邇，行發乎遠，誠之應也。勇士一呼，其出之誠，三軍其有不辟乎。若孫子之教戰，勇出于誠也。斬王愛姬，則是吳王言出不誠，禍及下也。有國家者，言行其可不誠乎。

老子曰：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如無言。害衆者僅，而使斷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故匠人智爲不以能，以時閉，不知閉也，故必杜而後開。

〔纘義〕多言多事，聖人所戒。惟宗道本德，教行不言，故無敗也。事處無爲，故無害也。末俗之流，技能雖多，爲巧所役，希不傷手。夫匠人之事，不以智能，故無關鍵而不可開，杜而後開者，扃鐍雖固，盜至則發。宗本何在哉。

老子曰：聖人之從事也，所由異路而同歸，存亡定傾若一，志不忘乎欲利人也。故秦、楚、燕、魏之歌，異聲而皆樂；九夷八狄之哭，異聲而皆哀。夫歌者樂之徵，哭者哀之效也。憘于中，發于外，故在所以感之矣。聖人之心，日夜不忘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亦遠矣。

〔纘義〕聖人非無欲，因其利而利之。聖人非無事，當其爲而爲之。異路同歸，存亡一致，損己利人，不忘天下。雖殊方異域，俗變風移，語音不同，性情則一。憘于中，發于外，樂則歌，哀則哭，隨感而發，皆吾民也，而可忘乎。若周公之夜以繼日，坐以待旦，則是晝夜不忘者也。澤及遠矣。

老子曰：人無爲而治者有爲也，即傷無爲；而治者爲無爲，爲者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者有言也，即傷無言；而神者戒無言，則傷有神之神者也。

〔纘義〕身有形，神無形。有則有言，無則無言。知有無之相生，則無不害。有有不害無，是以聖人無爲而治者，身不傷神，神不傷身也。夫知不神而所以神，故兩不相傷矣。

文子曰：名可強立，功可強成。昔南榮趎恥聖道而獨亡乎己，南見老子。受教一言，精神曉靈，屯閼條達，勤苦十日不食，如享太牢。是以明照海內，名立後世，智絡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華語至今不休。此謂名可強立也。故田者不強，囷倉不滿；宦御不厲，誠心不精，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王侯懈怠，後世無名。至人潛行，譬猶雷霆之藏也，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進退無難，無所不通。

〔纘義〕困知強行，成功則一。若南榮趎斯亦學知利行者乎。趎恥聖道而獨亡乎己，于是託業于庚桑楚之門，異時南見老子，得聞衛生之經，明照海內，名立後世，則是名可強立，功可強成。聖人潛行，隨時舉事，因資立功，進退何難哉。

夫至人精誠內形，德流四方，見天下有利也，喜而不忘；天下有害也，憘若有喪。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聖人之法，始于不可見，終于不可及。處于不傾之地，積于不盡之倉，藏于不竭之府，出令如流水之源，使民于不爭之官，開必得之門。不爲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大人行可說之政，而人莫不順其命。命順則從小而致大，命逆則以善爲害，以成爲敗。

〔纘義〕至人聖人大人，宜有別矣。夫至人視民猶己，同乎利害，人樂亦樂，人憂亦憂，未有不王者也。聖人之法，始不可見，終不可及，令出如流，大人行可說之政，順時而出，命順則人從，逆則民傷。夫所謂大丈夫者，內強而外明，內強如天地，外明如日月，天地無不覆載，日月無不照明，大人以善示人，不變其故，不易其常，天下聽令，如草從風。政失于春，歲星盈縮，不居其常，政失于夏，熒惑逆行，政失于秋，太白不當出入無常，政失于冬，辰星不效其鄉，四時失政，鎮星搖蕩，日月見謫，五星悖亂，彗星出，春政不失，禾黍滋；夏政不失，雨降時；秋政不失，民殷昌；冬政不失，國家寧康。

〔纘義〕人稟天地之靈，心乃神明之府。大人者則又靈于人者也。一念之動，若善若惡，天必鑒之。是故政有得失，見于災祥。隨事而應，罔有差忒。書曰：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有官守者，可不慎歟。

文子纘義卷三

十守（案）十守原作九守，今據明刊本改。

老子曰：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渾而爲一，寂然清澄，重濁爲地，精微爲天，離而爲四時，分而爲陰陽，精氣爲人，粗氣爲蟲，剛柔相成，萬物乃生。精神本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聖人法天順地，不拘于俗，不誘于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逆之者死，順之者生。故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骨骸者所稟于地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

老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形，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骸已成，五藏乃分，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外爲表，中爲裏。頭圓法天，足方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坼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至閎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煩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夫血氣者，人之華也。五藏者，人之精也。血氣專乎內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寡；嗜欲寡，則耳目清而聰視

聰達，聰視聽達謂之明。五藏能屬于心而無離，則氣意勝而行不僻，精神凝而氣不散，以聽無不聞，以視無不見，以爲無不成，思慮無由入邪氣不能襲。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故耳目淫于聲色，即五藏動搖而不定，血氣滔蕩而不休，精神馳騁而不守，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故聖人愛而不越，聖人誠使耳目精明玄達，無所誘慕，意氣無失清靜，而少嗜欲，五藏便事，精神內守，形骸而不越，即觀乎往世之外，來事之內，禍福之間，可足見也。故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精神不可使外淫也。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音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生創；言爽；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故嗜欲使人氣淫，好憎使人精勞，不疾去之，則志氣日耗。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厚。夫惟無以生爲者，即所以得長生。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能知一，即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吾處天下，亦爲一物，而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何以相物，欲生不可奪也，惜死不可辭也。賤之不可憎也，貴之不可喜也，因其資而寧之，弗敢極也，弗敢極，即至樂極矣。

守虛

老子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即與陰合德，動即與陽同波。故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即敝，精用而不已則竭。是以聖人遊之，不敢越也，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無所疏，無所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與道爲際，與德爲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死生無變于己，故曰至神。神則以求無不得也，以爲無不成也。

守無

老子曰：輕天下即神無累，紲萬物即心不惑，齊生死則意不惱，同變化則明不眩。夫至人倚不橈之柱，行無關之途，棄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逐，無之而不通，屈伸俯仰，抱命不惑，而宛轉禍福，利害不足以患心。夫爲義者，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可正以義，不可懸以利。君子死義，不可以富貴留也，爲義者不可以死亡恐也。又況于無爲者乎，無爲者即無累，無累之人，以天下爲影柱，上觀至人之倫，深原道德之意，下攷世俗之行，乃足以羞也。夫無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也。

守平

老子曰：尊勢厚利，人之所貪，比之身則賤，故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適情辭餘，不貪得，不多積，淸目不視，靜耳不聽，閉口不言，委心不慮，棄聰明，反太素，休精神，去知故，無好無憎，是謂大通。除嗜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何爲而不成，知養生之和者，即不可懸以利，通內外之符者，不可誘以勢，無外之外至大，無內之內至貴，能知大貴，何往不遂。

守弱

老子曰：右之爲道者，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于性者，不以累德，不便于生者，不以滑和，不縱身肆意，而制度可以爲天下儀，量腹而食，制形而衣，容身而居，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有，委萬物而不利，豈爲貴富貴賤失其性命哉，夫若然者，可謂能體道矣。

守清

老子曰：人受氣于天者，耳目之于聲色也，鼻口之于芳臭也，肌膚之于寒溫也，其情一也，或以死，或以生，或爲君子，或爲小人，所以爲制者異。神者智之淵也，神清則智明，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人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澄水，水其清且靜也，故神清意平，乃能形物之情。故用之者，必假于不用者，夫鑒明者則塵垢不汙也，神清者嗜欲不誤也，故心有所至，則神慨然在之，反之于虛，則淸躁藏息矣。此聖人之遊也，故治天下者，必達性命之情而後可也。

守眞

老子曰：夫所謂聖人者，適情而已，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乎己，而貪汙之心無由生也，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不以越行求之。誠達性命之情，仁義因附也，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澹然無事，勢利不能誘，聲色不能淫，辯者不能說，智者不能動，勇者不能恐，此眞人之遊也。夫生生者不生，化化者不化，不達此道者，雖知統天地，明照日月，辯解迎環，辭泗金石，猶無益于治天下也。故聖人不失所守。

守靜

老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和愉虛無，所以據德也，外不亂內，即性得其宜，靜不動和，即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積氣，禍福不能矯滑，非譽不能塵垢，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才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夫目察秋毫之末者，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金玉之音者，目不見太山之形，故小有所志，則大有所忘。今萬物之來，擢拔吾生，攫取吾精，若泉原也，雖欲勿竭，其可得乎。今盆水若淸之經日，乃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即不能見方圓也，人之精神，雖淸而易濁，猶盆水也。

守法

老子曰：上聖法天，其次尙賢，其下任臣，任臣者，危亡之道也，尙賢者，擬惑之原也。法天者，治天地之道也。虛靜爲主，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知虛靜之道，乃能終始，故聖人以靜爲治，以動爲亂，故曰：勿搖勿撓，萬物將自淸，勿躁勿驕，萬物將自理，是謂天道也。

守弱

老子曰：天子公侯，以天下一國爲家，以萬物爲畜，懷天下之大，有萬物之多，即氣實而志驕，大者用兵侵小，小者侮傲凌下，用心奢廣，譬猶飄風暴雨，不可長久。是以聖人以道鎮之，執一無爲，而不損沖氣，見小守柔，退而勿有，法于江海，江海不爲，故功名自化，弗強，故能成其王，爲天下牝，故能神不死，自愛，故能成其貴，萬乘之勢，以萬物爲功名，權任至重，不可自輕，自輕則功名不成，夫道大以小而成，多以少爲主，故

聖人以道莅天下，柔弱微妙者，見小也。儉嗇損缺者，見少也。見小故能成其大，見少故能成其美。天之道，抑高而舉下，損有餘，補不足。江海處地之不足，故天下歸之。聖人卑謙清靜，辭讓者，見下也。虛心無有者，見不足也。見下故能致其高，見不足故能成其賢。矜者不立，奢者不長。強梁者死，滿足者亡。飄風暴雨不終日，小谷不能須臾。盈飄風暴雨行強梁之氣，故不能久而滅。小谷處強梁之地，故不得不奪。是以聖人執雌牝，去奢驕，不敢行強梁之氣，執雌牝，故能立其雄牡。（案）雄牡原作雌牝，今據明刊本改，不敢奢驕，故能長久。

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月是也。故聖人日損，而沖氣不敢自滿，日進以牝，功德不衰。天道然也。人之情性，皆好高而惡下，好得而惡亡，好利而惡病，好尊而惡卑，好貴而惡賤。衆人爲之，故不能成。執之，故不能得。是以聖人法天，弗爲而成，弗執而得，與人同情而異道，故能長久。故三皇五帝有戒之器，命曰侑巵。其沖即正，其盈即覆。夫物盈則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是故聰明廣智守以愚，多聞博辯守以儉，武力勇毅守以畏，富貴廣大守以狹，德施天下守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也。服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是以弊不新成。

老子曰：聖人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能至于無樂也。即無不樂也。無不樂，即至樂極矣。是內樂外，不以外樂內。故有自樂也。即有自志。貴乎天下，所以然者，因天下而爲天下之要也。不在于彼，而在于我，不在于人。而在于身。身得則萬物備矣。故達于心術之論者，即嗜欲好惡外矣。是故無所喜，無所怒，無所樂，無所苦。萬物玄同，無非無是。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不待勢而尊，不須財而富，不須力而強，不利財貨，不貪世名，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其位，即三者傷矣。故以神爲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爲主者，神從而害。其生貪饕多欲之人，顛冥乎勢利，誘慕乎名位，幾以過人之知位高于世，即精神日耗以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拒，即無由入矣。是以時有盲忘自失之患。夫精神志氣者，靜而日充以壯，躁而日耗以老。是故聖人持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浮沈。如此則萬物之化，無不偶也，百事之變，無不應也。

守樸

老子曰：所謂眞人者，性合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治其內不治其外。明白太素，無爲而復樸，體本抱神，以遊天地之根，芒然彷徨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機械智巧不載于心，審于無環。（案）環一本作與，不與物遷，見事之化，而守其宗，心意專于內，通達禍福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不學而知，弗視而見，弗爲而成，弗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影之效，以道爲術，有待而然。廓然而虛，清靜而無，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異爲一宗。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用，守太沖之樸，立至精之中，其疑不夢，其智不萌，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精神之所能登假於道者也。使精神暢達而不失于元，日夜無隙，而與物爲春，即是合而生時于心者也。故形有廢而神未嘗化，以不化應化，千變萬轉，而未始有極。化者復歸于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故生生者未嘗生，其所生者如生，化化者未嘗化，其所化者即化。此眞人之遊也，純粹之道也。（案）此篇纘義亦取本闕。

文子纘義卷四

符言

老子曰：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天地，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殺。是故體道者，不怒不喜，其坐無慮，寤而不夢，見物而名，事至而應。

（纘義）符以示信，言以達誠者也。世有剖符命，符鑄金符玉符者，以能示信達誠，此成彼應，故曰符。言夫道高下無極，遐邇貫通，無形無名，有情有信，聖人體道，不私喜怒，見物而名，事至而應，不言之言，可以符信。

老子曰：欲尸名者必生事，事生即舍公而就私，倍道而任己，見譽而爲善，立名而爲賢，即治不順理，而事不順時，治不順理即多責，事不順時即無功，妄爲要中，功成不足塞責，事敗足以滅身。

（纘義）名者殺身之具，聖人所戒。夫欲尸名者，必逆天悖道，舍公就私，要譽立名，生事害衆，故治不順理，功不掩責，事敗滅身，信不誣矣。

老子曰：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智主，藏于無形，行于無怠，不爲福先，不爲禍始，始于無形，動于不得已，欲福先無禍，欲利先遠害，故求爲寧者，失其所寧即危，求爲治者，失其所治則亂。（案）一本作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寧即危，無爲而治者，失其所治即亂，今據纘義云，夫求爲寧者，寧失即危，求爲治者，治失則亂，

但正文不當作無爲，附識以備攷。故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其文好者皮必剝，其角美者身必殺，甘泉必竭，直木必伐，蒲柔之言後爲德，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前。

〔纘義〕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作善降祥，不善降殃，惡不可作，名可尸乎。夫求爲寡者，寡失卽危，求爲治者，治失則亂。皮文好而剝，身角美而殺，未有不由自召而至。

老子曰：時之行，動而從。〔案〕而一本作以。不知道者福爲禍，天爲蓋，地爲軫，善用道者終無盡，地爲軫，天爲蓋，善用道者終無害。陳彼五行，必有勝，天之所覆無不稱，故知不知上也，不知言知，病也。〔案〕不知下一本無言字。

〔纘義〕天爲蓋無不覆，地爲軫無不載，天地之于人，恩大無極，聖人法之，因時而行，有動必從，如彼五行相生相勝，善用道者，知不言知，上也，不知言知，病矣。

老子曰：山生金，石生玉，反相剝，木生蟲，還自食，人生事，還是賊，夫好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所好，反自爲禍，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疾，故去而不迎，是以聖人無執，故無失，無爲故無敗。

〔纘義〕天地人物，更相盜爲養，盜得宜則安，盜失宜則害，是故食能養人，亦能害人，民能藏主，亦能悖主，夫主之法，創事以盜民力，初若利之，至于末流，未有不自賊者也，知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則無相盜之失矣。

老子曰：一言不可窮也，二言天下宗也，三言諸侯雄也，四言天下雙也，貞信則不可窮，道德則天下宗，舉賢德，諸侯雄，惡少愛衆，天下雙。

〔纘義〕言寡尤，行寡悔，在行不在言，執大象，天下往，在德不在險，惟口出好興戎，言可不慎乎。

老子曰：人有三死，非命亡焉，飲食不節，簡賤其身，病共殺之，樂得無已，好求不止，刑共殺之，以寡犯衆，以弱陵強，兵共殺之。

〔纘義〕生必有死，人孰免焉，非命而亡，良可哀也，嗜欲死病，利欲死刑，強梁死兵，夫三者所死不同，非命則一。

老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卽知其所以來矣。

〔纘義〕施報之理，種瓜得瓜，種果得果，恩怨之報，理一如之。

老子曰：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卽治道通矣，原天命卽不惑禍福，治心術卽不妄喜怒，理好憎卽不貪無用，適情性卽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卽動靜順理，不妄喜怒，卽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卽不以欲害性，欲不過節，卽養生知足，凡此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己而得矣。

〔纘義〕天命心術，好憎情性，四者相通，如月在水，虧盈圓缺，隨象現影，心術邪正，禍福隨之。

老子曰：求不可非之行。〔案〕求不當作不求，今據明刊本改。不憎人之非己，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不能使禍無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讓也，禍之至，非己之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來，非己之所成，故通而不矜，是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

〔纘義〕信己何求，非己何憎，德行由己，非譽由人，是故譽不加勸，毀不加沮，居閒而樂，治不己爲。

老子曰：道者守其所已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未得，卽所有者亡，循其所已有，卽所欲者至，治未固于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免于無非，而急求名者必挫。〔案〕挫一本作剉。故福莫大于無禍，利莫大于不喪，故物或益之而損，損之而益，夫道不可以勸就利者，而可以安神避害，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道曰芒芒昧昧，從天之威，與天同氣，無思慮也，無設儲也，來者不迎，去者不將，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不失其直，與天下並流不離其域，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內無奇福，外無奇禍，故禍福不生焉，有人賊，故至德言同路。〔案〕路一本作軌。事同福，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遺遠之于衆。〔案〕此句一本無道字。開道之于善，而民向方矣。

〔纘義〕貪得忘失，衆所同病，無欲故靜，斯謂至人，理之在天下，有不可必，夫守其已有，則未得或至，求其未得，則所有或亡，是以有道者內無奇福，外無奇禍，與天爲徒，人豈能賊之哉。

老子曰：爲善卽勸，爲不善卽觀，勸卽生賞，觀卽生患，故道不可以進而求名，可以退而修身，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知求譽，治隨自然，己無所與，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通，有智而無爲，與無智同功，有能而無事，與無能同錄，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達而人材滅矣，人與道不兩明，人愛名卽不用道，道勝人則名息，道息而名章，卽危亡。

〔纘義〕爲善不求福而福至，爲惡不求禍而禍生，道與萬世，流芳千古，宜有間然，是故愛名重則心不用道，道深則身不求名，此天人之所以分。

老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于平，不如無心者也，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于廉，不如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鑑見其醜則自善，人能接物而不與己，卽免于累矣。

〔纘義〕分財探籌，有心不如無心之平，守財閉戶，有欲不若無欲之廉，舉疵則怨，在彼則不愛，鑑醜自善，在我則愛之，惟物接而無與于己者，我無是心，人亦無疵焉。

老子曰：凡事人者，非其寶幣。〔案〕其一本作以。必以卑辭幣殫而欲不厭，卑體免辭，論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約定而反先日，是以君子不外飾仁義，而內修道德，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方之廣，勸民守死，堅其城郭，上下一心，與之守社稷，卽爲民者不伐無罪，爲利者不攻難得，此必全之道，必利之理。

〔纘義〕事人以寶幣者，幣殫而欲不厭，結交以卑辭者，辭窮而約反先，惟內修道德，上下一心，則可以守社稷，保民人，其道全矣。

老子曰：聖人不勝其心，衆人不勝其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衰氣，內便于性，外合于義，循理而動，不繫于

物者正氣也推于滋味淫于聲色發于喜怒不顧後患者衰氣也衰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起一廢故聖人損欲以從性目好色耳好聲鼻好香口好味合而說之不離利害嗜欲也耳目鼻口不知所欲皆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此觀之欲不可勝亦明矣

〔纘義〕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勝則所爲皆天欲勝則所爲皆人此又君子小人之分矣理欲相勝邪正相傷君子不爲況聖人乎

老子曰治身養性者節嗜欲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內在己者得〔案〕內一本作則・當之纘義云・在內者得・當以內字爲正・而衰氣無由入適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眞夫須臾無忘其爲賢者必困其性百步之中無忘其爲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其骸骨枝葉茂者害其根荄能兩美者天下無之

〔纘義〕眞道養神人道養形在內者得在外者輕遠聲色薄滋味養形之道也絕思慮守精氣養神之道也治身養性內外兼得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老子曰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至得道者若丘山塊然不動〔案〕一本得作鎮・塊作道・行者以爲期直己而足物不爲人賜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安而能久天地無與也故無奪也無德也故無怨也善怒者必多怨善與者必善奪惟隨天地之自然而能勝理故譽見卽毀隨之善見卽惡從之利爲害始福爲禍先不求利卽無害不求福卽無禍身以全爲常富貴其寄也

〔纘義〕聖人明照四海而民不昏富藏天下而民不貧順天地之自然任萬物之自生不私與故無公取不輕賞故無重刑視富貴如浮雲乃可以全其眞

老子曰聖人無屈奇之服詭異之行服不離行不觀通而不華廣而不恆榮而不顯隱而不辱異而不怪同用無以名之是謂大通

〔纘義〕柔隱行怪君子不爲屈奇之服詭異之行豈聖人之事哉光而不耀廉而不劌與民同用而已夫是之謂大通

老子曰道者直己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返也時之去不可追而攫也故聖人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走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惟德是與禍之至非己之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非己之所生故不悔其行中心其恬不累于德〔案〕于一本作其・狗吠不驚自信其情誠無非分故通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帝王之崩巍骸于野其祭也祀之于明堂神貴于形也故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大通

〔纘義〕道乃天下之所共由聖人直己待命時來時去不將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不伐功不悔行其心恬然通道知命聰明雖用必反諸神

老子曰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是以誣而能樂靜而能滔以數算之容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溺泣而益之也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

〔纘義〕道尊德貴悅諸心而存諸己也故不以貴賤動其心志身治則天下不足憂矣其肯以不百年之身過爲天下憂乎

老子曰人有三怨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人怨之夫爵益高者意益下官益大者心益小祿益厚者施益博修此三者怨不作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

〔纘義〕爵高志驕人必妬之官大氣豪主必惡之祿厚不施人必怨之高下相傾之道也惟謙卑好施貴不忘賤高不忘下故無怨尤

老子曰言者所以通己于人也聞者所以通人于己也既聞且聲人道不通故有聞聲之病者莫知事通豈獨形骸有關聲哉心亦有之塞也莫知所通此聞聲之類也夫道之爲宗也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也亦戚矣饗穀食氣者皆壽焉其爲君也亦惠矣諸智者學焉其爲師也亦明矣人皆以無用害有用故知不博而日不足以博奕之日問道聞見深矣不聞不問〔案〕不聞下一本有與字・猶聞聲之比于人也

〔纘義〕受形而生親之恩也饗穀而壽君之惠也由學而明師之德也長而成人身亦貴矣言乃心之聲通己于人非言不達通人于己非言不聞言而神矣乎能不以私言廢公言無用害有用則聞道深而不孤上之人矣

老子曰人之情心服于德不服于力德在與不在求是以聖人之欲貴于人者先貴于人欲尊于人欲勝人者先自勝欲卑人者先自卑故貴賤尊卑道以制之夫古之聖王以其言下人以其身後人卽天下樂推而不厭戴而不重此德有餘而氣順也故知與之爲取後之爲先卽幾于道矣〔案〕于一本作之・

〔纘義〕禮貴乎先言貴乎後此人之情故可服以德不服以力是以聖人進退有度先後有節故天下樂推而戴之

老子曰德少而寵多者讓才下而位高者危無大功而有厚祿者微故物或益之而損或損之而益衆人皆知利利而不知病病惟聖人知病之爲利利之爲病故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多蘊之家其後必殃夫大利者反爲害天之道也

〔纘義〕德不厭廣分不可踰水淺而舟大則膠樹大而根淺則拔人之德薄才淺懷不仁而據高位鮮不拔矣惟知利病反覆無甚愛多藏得義利之和又何病焉

老子曰小人從事曰苟得君子曰苟義爲善者非求名者也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所求者同所極者異故動有益則損隨之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于一事通于一能者中人也兼覆而並有之技能而才使之者聖人也

〔纘義〕圓顱方趾含齒戴髮均是人也稟氣有異智愚分焉小人苟得才勝德也君子苟義德勝才也可上可下則爲中人天縱多能其聖人乎

老子曰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世治卽以義衛身世亂卽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

而已矣。故生所受于天也。命所遭于時也。有其才不遇其世。天也。求之有道。得之在命。君子能爲善。不能必得其福。不忍爲非。〔案〕爲字下一本有于字。而未必免于禍。故君子逢時即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而退。〔案〕而一本作即。讓之以禮。何不幸之有。故雖處貧賤而猶不悔者。得其所貴也。

〔纘義〕受命于天。賦形爲人。生有所寄。死有所歸。所遭于時。或窮或通。何莫非命。有其才而不遇。天也。是以君子爲善。福無必得。不爲非。禍無必免。故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貴在我矣。

老子曰。人有順逆之氣。生于心。心治則氣順。心亂則氣逆。心之治亂在于道。〔案〕逆字下一本有德字。得道則心治。失道則心亂。心治即交讓。心亂即交爭。讓則有德。爭則生賊。有德即氣順。賊生即氣逆。氣順則自損以奉人。氣逆則損人以自奉。夫氣者可以道而制也。天之道其猶響之報聲也。德積則福至。怨積則禍至。〔案〕二至字一本皆作生字。學敗于官茂。〔案〕學一本作宦。孝衰于妻子。患生于發解。病甚于且瘉。故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纘義〕陰符曰。五賊在心。施行于天。氣順則治。氣逆則亂。治即交讓。亂即交爭。氣逆乎心。則賊于其身。氣逆乎時。則賊于其國。惟以道制氣。則能損己奉人。雖官茂不能敗吾之學。妻子不能衰吾之孝。曷有患解之患。且瘉之病哉。能慎厥終。罔有所失。

老子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所謂同汙而異泥者。

〔纘義〕不曰舉枉錯直。而曰舉枉與直。何哉。舉枉與直。是拔小人而歸于君子。何不得乎。舉直與枉。則是推君子而納諸小人之域。君子不往矣。同汙異泥。處小之道。和而不流。

老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于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之所在。道懸天。物布地。和在人。人主不和。即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人民疾飢。

〔纘義〕和之用至矣。天得之萬象明。地得之萬物生。人得之萬事成。人主之心和。其可失乎。失其天地不交。人民疾飢。夫聖愚同一死生。其不同者。義與利之間耳。利者義之和。聖人明于分理。利亦義也。愚人不知利害之所在。義亦利焉。

老子曰。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得隨侯之珠。不如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如得事之所適。天下雖大。好用兵者亡。國家雖安。好戰者危。故小國寡民。雖有什伯之器而勿用。

〔纘義〕禹拜昌言。班師振旅。而苗民格。聞一言之當。勝萬兵也。得隨珠和璧。不如得事之所由適。是以聖人貴道不貴寶。尚德不尚功。肯以兵自危哉。

老子曰。能成霸王者。必德勝者也。〔案〕此句一本無德字。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自得者。必柔弱者也。能勝不如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柔勝出于若己者。其事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案〕勝者下一本有也字。無惟聖人能之五字。

〔纘義〕德勝者霸。得人心也。勝敵者強。得人力也。然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也。敵何由勝。強何由霸哉。德自得也。自得則柔弱勝剛強。故能勝不若己者。至于若己者而格。是德相若也。柔勝出于若己者。其事不可度。則德又勝我矣。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文子纘義卷五

道德〔案〕此篇纘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凡聽者將以達智也。將以成行也。將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達。故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以耳聽者。學在皮膚。以心聽者。學在肌肉。以神聽者。學在骨髓。故聽之不深。即知之不明。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凡聽之理。虛心淸靜。損氣無盛。無思無慮。目無妄視。耳無苟聽。專精積蓄。內意益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長久之。夫道者原產有始。始于柔弱。成于剛強。始于短寡。成于衆長。十圍之木。始于把。百仞之臺。始于下。此天之道也。聖人法之。卑者所以自下也。退者所以自後也。儉者所以自小也。損者所以自少也。卑則尊。退則先。儉則廣。損則大。此天道所成也。夫道者德之元。天之根。福之門。萬物待之而生。待之而成。待之而寧。夫道無爲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爲鄰。無爲而無不爲。莫知其情。莫知其眞。其中有信。天子有道。則天下服。長有社稷。公侯有道。則人民和睦。不失其國。士庶有道。則全其身。保其親。強大有道。不戰而克。小弱有道。不爭而得。舉事有道。功成得福。君臣有道。則忠惠。父子有道。則慈孝。士庶有道。則相愛。故有道則和。無道則背。由是觀之。道之于人。無所不宜也。夫道者。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蓋行之天下服。服則懷之。故帝者天下之適也。王者天下之往也。天下不適不往。不可謂帝王。故帝王不得人。不能成。得人失

道亦不能守。夫失道者。奢泰驕佚。慢倨矜傲。見餘自顯。自明執雄。堅強作難。結怨爲兵主。爲亂首。小人行之。身受大殃。大人行之。國家滅亡。淺及其身。深及子孫。夫非莫大于無道。怨莫深于無德。天道然也。

老子曰。夫行道者。使人雖勇。刺之不入。擊之不中。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而猶辱也。未若使人雖勇不敢刺。雖巧不敢擊。夫不敢者。非無其意也。未若使人無其意。夫無其意者。未有愛利之心也。不若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懽然皆欲愛利之。若然者。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莫不願安利之。故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

文子問德。老子曰。畜之養之。遂之長之。兼利無擇。與天地合。此之謂德。何謂仁。曰。爲上不矜其功。爲下不羞其病。于大不矜。于小不微。兼愛無私。久而不衰。此之謂仁也。何謂義。曰。爲上則輔弱。爲下則守節。達不肆意。窮不易操。一度順理。不私枉橈。此之謂義也。何謂禮。曰。爲上則恭嚴。爲下則卑敬。退讓守柔。爲天下雌。立于不敢。設于不能。此之謂禮也。故修其德則下從令。修其仁則下不爭。修其義則下平正。修其禮則下尊敬。四者既修。國家安寧。故物生者道也。長者德也。愛者仁也。正者義也。敬者禮也。不畜不養。不能遂長。不慈不愛。不能成遂。不正不匡。不能久長。不敬不寵。不能貴重。故德者民之所貴也。仁者民之所懷也。義者民之所畏也。禮者民之所敬也。此四者文之順也。聖人之所以御萬物也。君子無德則下怨。無仁則下爭。無義則下暴。無禮則下亂。四經不立。謂之無道。無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老子曰。至德之世。賣便其市。農樂其野。大夫安其職處。士修其道。人民樂其業。是以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死。河出圖。洛出書。及世之衰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刑諫者。殺賢士。是以山崩川涸。蟲動不息。野無百蔬。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賢者不能獨治。聖人和愉寧靜。生也。至德道行。命也。故生遭命後而能行。命得時而後能明。必有其世。而後有其人。

文子問聖智。老子曰。聞而知之聖也。見而知之智也。故聖人常聞禍福所生。而擇其道。智者常見禍福成形。而擇其行。聖人知天道吉凶。故知禍福所生。智者先見成形。故知禍福之門。聞未生。聖也。先見成形。智也。無聞見者愚迷。

老子曰。君好義。則信時而任己。棄數而用惠。物博智淺。以淺贍博。未之有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好智。窮術也。好勇。危亡之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斂則與民爲讎。少取而多與。其數無有。故好與。來怨之道也。由是觀之。財不足任。道術可因。明矣。

文子問曰。古之王者。以道莅天下。爲之奈何。老子曰。執一無爲。因天地與之變化。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執者見小也。見小故不能成其大也。無爲者守靜也。守靜能爲天下正。處大滿而不溢。居高貴而無驕。處大不溢。益而不虧。居上不驕。高而不危。益而不虧。所以長守富也。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富貴不離其身。祿及子孫。古之王道。具于此矣。

老子曰。民有道所同行。有法所同守。義不能相固。威不能相必。故立君以一之。君執一即治。無常即亂。君道者非所以有爲也。所以無爲也。智者不以德爲事。勇者不以力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惠。可謂一矣。一也

者。無適之道也。萬物之本也。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遂其好惡。下之任懼。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其亂甚于無君也。君必執一。而後能羣矣。

文子問曰。王道有幾。老子曰。一而已矣。文子曰。古有以道王者。有以兵王者。何其一也。曰。以道王者德也。以兵王者亦德也。用兵者五。有義兵。有應兵。有忿兵。有貪兵。有驕兵。誅暴救弱。謂之義。敵來加己。不得已而用之。謂之應。爭小故不勝其心。謂之忿。利人土地。欲人財貨。謂之貪。恃其國家之大。矜其人民之衆。欲見賢于敵國者。謂之驕。義兵王。應兵勝。忿兵敗。貪兵死。驕兵滅。此天道也。

老子曰。釋道而任智者危。棄數而用才者困。故守分循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成者非所爲。得者非所求。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與。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不德。所殺不怨。則幾于道矣。

文子問曰。王者得其歡心。爲之奈何。老子曰。若江海即是也。淡兮無味。用之不既。先小而後大。夫欲上人者。必以其言下之。欲先人者。必以其身後之。天下必效其歡愛。進其仁義。而無苛氣。居上而民不重。居前而衆不害。天下樂推而不厭。雖絕國殊俗。蝸飛蠕動。莫不親愛。無之而不通。無往而不遂。故爲天下貴。

老子曰。執一世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猶膠柱調瑟。聖人者。應時權變。見形施宜。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論世立法。隨時舉事。上古之王。法度不同。非故相反也。時務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其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道推誠。以鎔萬物之情。上與道爲友。下與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玄聖。守其法籍。行其憲令。必不能以爲治矣。

文子問政。老子曰。御之以道。養之以德。無示以賢。無加以力。損而執一。無處可利。無見可欲。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無矜無伐。御之以道則民附。養之以德則民服。無示以賢則民足。無加以力則民樸。無示以賢者。儉也。無加以力。不敢也。下以衆之。略以取之。儉以自全。不敢以自安。不下則離散。弗養則背叛。示以賢則民爭。加以力則民怨。離散則國勢衰。民背叛則上無威。人爭則輕爲非。下怨其上則位危。四者誠修。正道幾矣。

老子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上言者常用也。下言者權用也。惟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直而證父。信而死女。孰能貴之。故聖人論事之曲直。與之屈伸。無常儀表。視則名君。溺則捽父。勢使然也。夫權者聖人所以獨見。夫先迕而後合者之謂權。先合而後迕者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

文子問曰。夫子之言。非道德無以治天下。上世之王。繼嗣因業。亦有無道各沒其世而無禍敗者。何道以然。老子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各自生活。然其活有厚薄。天下時有亡國破家。無道德之故也。有道德。則夙夜不懈。戰戰兢兢。常恐危亡。無道德。則縱欲怠惰。其亡無時。使桀紂循道行德。湯、武雖賢。無所建其功也。夫道德者。所以相生養也。所以相畜長也。所以相親愛也。所以相敬貴也。夫蟲蟻雖愚。不害其所愛。誠使天下之民。皆懷仁愛之心。禍災何由生乎。夫無道而無禍害者。仁未絕。義未滅也。仁雖未絕。義雖未

滅，諸侯以輕其上矣。諸侯輕上，則朝廷不恭，縱令不順，仁絕義滅，諸侯背叛，衆人力政，強者陵弱，大者伐小，民人以攻擊爲業，災害生，禍亂作，其亡無日，何期無禍也。

老子曰：法煩刑峻，即民生詐，上多邪則下多盜，求多即得寡，禁多即勝少，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火而使無熒也，以智生患，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老子曰：人主好仁，即無功者貴，有罪者釋，好刑，即有功者廢，無罪者及，無好憎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故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合而和之，君也，別而誅之，法也，民以受誅，無所怨憾，謂之道德。

老子曰：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德也，求合于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迕于心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所謂是非也，故治大國若烹小鮮，勿撓而已，夫趣合者，即言中而益親，身疏而謀當，即見疑，今吾欲正身而待物，何知世之所從規我者乎，吾若與俗遷走，隨逐而無之而不湣，欲在于虛則不能虛，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此所欲而無不致也，故通于道者，如車軸，不運于己，而與毂致于千里，轉于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爲。

老子曰：夫亟戰而數勝者，則國必亡，亟戰則民罷，數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則寡矣，主驕則恣，恣則極物，民罷則怨，怨則極虛，上下俱極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故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平王問文子曰：吾聞子得道于老聃，今賢人雖有道，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庸能乎。文子曰：夫道德者，匡邪以爲正，振亂以爲治，化淫敗以爲樸，淳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人主者，民之師也，上者，下之儀也，上美之則下食之，上有道德則下有仁義，下有仁義則無淫亂之世矣，積德成王，積怨成亡，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未之有也，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鬼神輔之，鳳凰翔其庭，麒麟遊其郊，蛟龍宿其沼，故以道莅天下，天下之德也，無道莅天下，天下之賊也，以一人與天下爲讎，雖欲長久，不可得也，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文子纘義卷六

上德

（舊註）上德謂時之君有德者也，夫三代之道廢，五霸之德衰，故宜修德以臣天下，有功可見，有德可尊，故曰上德者也。

老子曰：主者國之心也，心治即百節皆安，心擾即百節皆亂。

（舊註）治國在君明，明即萬姓樂其業，治身在心正，正即百節安其所也。

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

（舊註）無疾苦也。

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

（舊註）無憂慮也。

（纘義）德一也，有二焉，長養萬物，天之德，愛養百姓，君之德，夫君者國之心，君有德，則心廣體胖，氣不亂，而身自治，治國猶治身，君臣相安，國其有不治者乎，故曰上德不德，則是有德，而不自恃以爲德，是以有德，老子學于常樅，（舊）老子下一本有曰字。

（舊註）老子之師，姓常名樅，老子自說受教于師，師之言如是。

見古而守柔。

（舊註）見古道皆守雌柔。古字作舌字。亦柔也。

仰視屋樹。

（舊註）惜光陰不駐也。

退而目川。

（舊註）歎逝者不息也。

觀影而知持後。

（舊註）不先物爲。

故聖人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

（舊註）後卽先。下卽上。物之常然。夫求先于人。卽不能先也。

（纘義）常樅、古之聖人也。老子學于常樅。猶孔子學于老子。老子目擊道存。精神冥契。故能見古而守柔。觀影而知持後。是以聖人因循虛無。不爭強。不敢先。夫是之謂上德。

老子曰。鳴鐘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照。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故勇武以強梁死。辯士以智能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

（舊註）此以能自害。不能以不能自全。以智自賊。不能以不智自存也。

故勇于一能。察于一辭。可與山說。未可與廣應。

（舊註）恃匹夫之勇。未能御衆。執一隅之說。非道通途。

（纘義）人貴有德。不貴多智。智多則出乎己而反乎己。鮮不自害。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士人勇死于強。智困于辯。宜矣。惟不以智知而以智不知者。則不局于一。而所應者廣。

老子曰。道以無有爲體。

（舊註）體道虛無。所謂微妙。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論道。而非道也。

（舊註）獵筌者取魚。而非魚。言者論道。而非道也。

夫道者。內視而自反。

（舊註）反聽內視。自得于身也。

故人不小鑿。不大迷。不小惑。不大惑。

（舊註）執熒燭而方太陽。非迷若何。持燕石而比和玉。非惑若何也。

熒鑒于流源。而鑒于止水。以其內保之。止而不外蕩。

（舊註）心靈外蕩。則流濁而常昏。水性內虛。卽湛清而自鑒。

日星日稀光。陰不可以承陽。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末不可以強于本。枝不可以大于幹。上重下輕。其權必易。

（舊註）此意言大君有命。小人勿用。若用之。猶陰奪日光。宜本末相稱。尊卑當位。則無傾危之患。順復之禮。

一淵不兩蛟。一雌不二雄。一卽定。兩卽爭。

（舊註）君主一則國安。人主一則心泰。

玉在山而草木潤。珠生淵而岸不枯。

（舊註）山川韜玉而潤媚。君子積道德以光暉也。

蚯蚓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塊。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案疏一本作精。）

（舊註）蚯蚓飢則食土。渴則飲水。言無異慮。故不假筋骨爪牙之用。人一心守道。亦何待名利然後稱意也。

（纘義）道以無有爲體。故可竝行。物以有形爲用。故不兩立。無有爲體。一則定矣。有形爲用。兩則爭矣。然小大有間。君臣有分。人君懷道抱德。曾不我有。此道之所以大。德之所以久也。天下孰敢以爭強爲哉。

清之爲明。杯水可見眸子。濁之爲害。河水不見太山。

（舊註）清明雖小。可以鑒毫髮。昏濁雖大。不能見山嶽。

蘭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浮江海不爲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爲莫知而止。性之有也。

（舊註）蘭芷之芳。性也。不待不芳。君子爲善。道也。不可不行。

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

（舊註）賢愚不竝立。清濁不同器。

天二氣卽成虹。地二氣卽泄藏。人二氣卽生病。

（舊註）三才之道。所貴主一。

陰陽不能常。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

（舊註）冬夏不可差跌。晝夜不相干犯。

川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地廣者德厚。

（舊註）川不廣不能生巨鱗。智不周不能達至理。故知非厚德。不能深知而遠見。

故魚不可以無餌釣。禮不可以空器召。

（舊註）物不可以端坐致。道不可以無人弘。

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葵藿爲之不采。國有賢臣。折衝千里。

（舊註）猛獸螫蟲。犯庇及草木。賢人君子。自然輔佑君民也。

通于道者。若車軸轉于轂中。不運于己。與之致于千里。終而復始。軸于無窮之原也。

〔舊註〕前已釋矣。

故舉枉與直。何如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

〔舊註〕以釋符言篇也。

〔纘義〕水清鑒影。心清鑑物。明之故也。濁則昏矣。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冬寒夏暑。時不竝行。時竝行則災孽生。勢兩立則禍亂作。雖然。爲君子者。豈以小人在位。道不可行。而終不出乎。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

〔舊註〕任一人之才。難以御衆。一目之羅。無由獲鳥。

故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豫慮。故聖人畜道待時也。

〔舊註〕夫聖人其行也天。其動也時。未至即守道。時之來即修之。文王之興周道。高祖之盛漢業也。

欲致魚者先通谷。欲求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爲魚得者。非挈而入淵也。爲獲得者。非負而上木也。縱之所利而已。

〔舊註〕夫君臣相爲用也。猶魚之投水。鳥之依林。縱其所利。不召而來。明君處世。而忠賢自至也。

足所踐者淺。然待所不踐而後能行。心所知者褊。然待所不知而後能明。

〔舊註〕足所踐者少。其不踐者多。心所知者寡。其不知者衆。以不用而能成其用。不知而能全其知也。

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塞。脣亡而齒寒。河水深。其壤在山。〔案〕其一本作兩。

〔舊註〕此蓋言君民相依。猶山川相通。河水深則膏壤在山。君厚斂則民貨匱乏。上有所求。下有所竭。民力殫而君位危。則脣亡齒寒之義者是也。

水靜則清。清則平。平卽易。易則見物之形。形不可以爲正。〔案〕此句一本作形不可併故可以爲正。

〔舊註〕言元首既明。猶止水之清。深鑒物情。善惡之狀無逃。幽察人情。平和之政。斯布之也。

〔纘義〕知有用之不可與言政治國者。要在一人。非衆人則不能治。欲得賢而不先養士。可乎。是以聖人畜道待時。得人則興。未有不爲我用者也。

使葉落者。風搖之也。使水濁者。物撓之也。

〔舊註〕風不搖而木自落。物常撓而水自濁。未之有也。

璧瑗之器。磱音璧。瑗之功也。鍥鄭之斷割。砥礪之力也。

〔舊註〕言良玉寶劍。雖有美質。終假砥礪之功。成乎奇器。君子賢人。雖有才質。終假師匠。方成其業也。

嬴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要糧之資而不飢。

〔舊註〕國所託者賢。則所存者大。坐而無憂。物所附者良。則所致者遠。疾而不勞。

狡兎得而獵犬烹。

〔舊註〕必然之勢。

高鳥盡而良弓藏。

〔舊註〕不見用也。

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

〔舊註〕審進退之宜。盡窮通之數。抱道守德。全身保名。可謂寶也。

怒出于不怒。爲出于不爲。視于無形。則得所見。聽于無聲。則得所聞。

〔舊註〕人之性本無怒。怒出于有事。人之性本無爲。爲出于有欲。知怒之爲過。爲之是非。故內視見于無形。反聽致于無聲者。謂卻照本性。而無聲無形。無怒無爲。所貴見于無。非謂見于有也。

飛鳥反鄉。兎走歸窟。狐死守丘。塞蹠得木。各依其所生也。

〔舊註〕物不忘本。人或遠道。

〔纘義〕道可獨行。不可以獨擅。人健走。日不百里而罷。得良馬則千里可致。怒出于不怒。文、武所以安天下之民。爲出于不爲。堯、舜所以成垂衣之治。爲國家而善用人者。民孰不知歸乎。

水火相憎。鼎鬲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也。讒人間之。父子相危也。〔案〕一本無也字。

〔舊註〕言物性有相反。雖水火相攻。用之有方。則致和。父子相愛。讒慝間之。則見疑。賢者不可不察也。

犬豕不擇器而食。愈肥。其體故近死。〔案〕愈一本作豢。

〔舊註〕此明小人苟希名利。雖且貴而終否。賢者畜道待時。雖暫否而終泰也。

鳳皇翔于千仞。莫之能致。雉固百內。而不能自椽。

〔舊註〕陟環反。未詳。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舊註〕希大者亡其細。見遠者遺其近。

因高爲山。卽安而不危。因下爲淵。則魚鼈歸焉。〔案〕此句一本作卽深而魚鼈歸焉。

〔舊註〕因其所易。人不勞而自成。利其所習。物不召而自至。

溝池潦卽溢。旱卽枯。河海之源。淵而不竭。〔案〕淵一本作深。

〔舊註〕小器與之則易滿。取之則易竭。大益益之而不益。酌之而不絕也。

鼈無耳而目不可以蔽。精于明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蔽。精于聽也。〔案〕鼈一本作瞽。

〔舊註〕各利一原。莫能相假。

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泠泠之水清。可以濯吾纓乎。

〔舊註〕言清濁無遺。賢愚竝用。但量能授任。稱物隨機也。

〔舊註〕言所用不定也。

冠卽戴枝之。紱卽足蹶之。

〔舊註〕無乖其分。各全其要。

〔纘義〕人無常是，物無常非。氣順則合，氣逆則離。火炎上，水潤下。鼎鬲和之，卽旣濟之功成。父主慈，子主孝，設人間之，卽參商之怨起。犬豕體肥近于死，鳳皇高飛莫能致。澹斯灑纓，濁斯濯足，不能潔己而爲物汙者，可不審諸。

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勢勝火，一酌不能救一車之薪。

〔舊註〕論一人之直，不能移衆枉。任一人之智，不能化羣迷也。

冬有雷，夏有雹。寒暑不變其節，羅雪濕脯。砕作反。日出而流。

〔舊註〕冬雷夏雹，寒暑不能全其節。太陽回照，羅雪不能固其質也。

傾易覆也，倚易柎音附。也。

幾易助也，溼易雨也。

〔舊註〕賢者親善，愚者親惡。其勢易附，其事易染也。

蘭芷以芳，不得見霜。蟻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

〔舊註〕斯皆有用而見害，曷若無名以全身。案萬舉術，蟻蜍五月中殺塗五兵，入軍陣而不傷。

精泄者中易殘。

〔舊註〕精華發于內，而枝幹凋于外也。

華非其時者不可食。

〔舊註〕物非時而食，必病。財非義而取，必害。

〔纘義〕生剋制伏，固有定分。力小任大，未有不返受其制者。木勝金，水勝土，火勝水，終非其性。夫冬雷夏雹，終非其時。曾不朝夕之久，人其可不自量乎。

舌之與齒，孰先弊焉。繩之與矢，孰先直焉。

〔舊註〕剛者雖堅而致弊，柔者善屈而正物。

使影曲者形也，使譽濁者聲也。

〔舊註〕形儻必無曲影，言善必無惡譽。

興死同病者，雖爲良醫。與亡國同道者，不可爲忠謀。

〔舊註〕必死之病，醫雖良而不救。必亡之國，臣雖忠而難存。

使倡吹竽，使工捻竅，雖中節不可使決。君形亡焉。

〔舊註〕倡樂人也。工制器人也。蓋言倡者吹竽，工者捻竅，曲節雖中律，終動用相遠。心手莫應，何能使決。言其主君形亡也。

聾者不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

〔舊註〕聲不通其耳，絕想于樂。色不見其目，息觀于心。

步于林者，不得直道。行于險者，不得履繩。

〔舊註〕步林不求阡陌，務于通足。履險不循規矩，事在濟危也。

海內其所出，故能大。

〔舊註〕生而不絕，用而無窮，故爲大也。

〔纘義〕處非其地，依非其人，雖奏哉，齒剛先缺。矢勁先折，與死同病，難于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忠謀。君不用道，而臣強之，謀出二心，功可成乎。

日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

〔舊註〕斯皆獨立不羣，故能爲百獸衆禽之長也。

蓋非撩不蔽日，輪非輻不追疾，撩輪未足恃也。

〔舊註〕言事物相假，不可偏任也。

張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之爲射，十分之一。

〔舊註〕弓雖勁，非弦不能中的。君雖聖，非忠無以濟于業。凡爲射者甚衆，至于求中者，十分無一。猶干祿者不少，至于求賢者，萬分無二。

飢馬在廐，漠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

〔舊註〕乏芻豢者，投之乃爭。渴名位者，居之必競。故君子讓其祿，小人競其位也。

三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

〔舊註〕論貧者無厭而莫定，猶器之無底而難滿。

循繩而斷，卽不過。懸衡而量，卽不差。懸古法以類，有時而遂。杖格之屬，有時而施。是而行之謂之斷，非而行之謂之亂。

〔舊註〕循繩而動，物不能越。懸衡爲制，事無不當。古今旣殊，法度亦異。適時而治，潛方則亂。

〔纘義〕日不並出，神龍不匹，猛獸不羣，況于人乎。撩以張蓋，軸以轉輪，君臣相資之道也。飢馬爭芻，貧農夫勞而君子養，愚者言而智者擇。

〔舊註〕耕也。勞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

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黯烏感切。晦，音昧。必留其謀。

〔舊註〕事理明白，居然可分。固無疑焉。間見齒莽，自難情曉。宜其謀矣。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如一戶之明。

〔舊註〕小人雖衆，不足可任。賢士雖寡，得一有餘。文王得呂望，高祖得子房，其在多乎。

蝮蛇不可爲足，虎不可爲翼。

〔舊註〕人無全能，物不雙美。

今有六尺之席，臥而越之，下才不難。立而躐之，上才不易。勢施異也。

〔舊註〕明人才不等也。于彼則通，于此則塞，所能有異故也。

助發者得昏，救鬬者得傷。

〔舊註〕見浮雲蔽，過惡有傷。

蔽于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擊。

〔舊註〕蔽不祥之木，而天威難逭，匿不善之人，而國法必誅也。

日月欲明，浮雲蔽之；河水欲清，沙土穢之；聚鬬欲惜，秋風敗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塵垢而欲無昧，不可得潔。

〔舊註〕處昏翳之間，何以見明，居嗜欲之〔案〕此下似脫二字，無刊本可校，姑仍其舊。從所染，猶絪缊交下，鬱蒸難以保其芳，沙壤相流，河源無以全其潔。

黃金盈紐，賢者以爲佩；土塵布地，能者以爲富。

〔舊註〕不識所用，雖金玉以爲糞土；苟知所施，雖土壤以爲珠玉。

故與弱者金玉，不如與之尺素。

〔舊註〕弱者猶弱也，與之尺素，或可保；與之金玉，則爲害。猶小人不可乘大位，必致危亡也。

〔纘義〕農夫不勞，君子無以養；君子不治，農夫其能安乎。蛇無足，虎無翼，不可兩得。浮雲蓋日，失不在己，嗜欲害性，病不在人。

輟虛而中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使一輻獨入，衆輻皆集，何近遠之能至。

〔舊註〕爲車者必假衆輻求致遠之用，治國者亦藉羣才保久安之業。

橘柚有鄉，蘠蘼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

〔舊註〕同氣相召，同類相求。

欲觀九州之地，足無千里之行，無政教之源，而欲爲萬民上者難矣。

〔舊註〕觀乎九域，豈不行而至，御萬幾，豈無道而居之也。

兒兒者獲，提提者射，猶言時。

〔舊註〕兒兒者惡也，提提者羣也。言羣惡相聚，必被中傷，爲人誅獲也。

故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

〔舊註〕明惟白著，故似屈辱；德不外揚，有若缺少。

君子有酒。

〔舊註〕言其過失。

小人鞭筴，雖不可好，亦可以醜。

〔舊註〕言君子飲酒之過，小人鞭筴爲誡，在小人猶不可好，君子固可爲醜也。

〔纘義〕皇極居中，賓八輻而後建，車轂虛中，藉衆輻而後行。天子中天下而立，位萬民之上，而無政教之源，是猶無千里之足，欲馳九州之地，其何以行之。惟正位端居，百官分職，不下堂而天下治矣。

人之性便衣緣帛，或射之即被甲，爲所不便，以得其便也。

〔舊註〕彀弓即假猶擬，臨兵即被甲冑，相時而動，以取其便，人之情也。

三十輻共一轂，各直一鑿，不得相入，猶人臣各守其職也。

〔舊註〕此意不殊前解。

善用人者，若蚹蜬之足，衆而不相害；若舌之與齒，堅柔相磨而不相敗。

〔舊註〕蚹蜬百足蟲也，言人善用衆者，其猶蚹蜬乎。舌之與齒，剛柔並任，愚智咸收，使各循其分，不失其材也。

石生而堅，芷生而芳，少而有之，長而彌篤。

〔舊註〕此原其性也。石堅芷芳，猶賢者明，愚者闇，是知堅芳不可奪，愚闇亦莫移，少而有之，長而彌篤也。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得之與失，諾之與已，相去千里。

〔舊註〕此言邈然懸殊，孰云一致者也。

〔纘義〕作事有法，事無不成，用人有方，人無不濟。車轂之各直一鑿，明官事之各有守也。蚹蜬足衆而不相害，由用得其宜矣。石堅芷芳，隨其材而用之，則賢者明，愚者力，成功一也。

再生者不獲華，太早者不須霜而落。

〔舊註〕再榮不實，陽極自落。

汙其準，粉其額。

〔舊註〕準鼻也，鼻有汙而粉其額，猶手有疾而治其足，事非當也。

腐鼠在阼，燒薰于堂，入冰而佩濡，懷炭而來芳，雖善者不能爲工。

〔舊註〕腐鼠猶姦佞也，言君暱近佞人，而求國之治，猶入水致濡，挾炭求芳，薰鼠燒堂，其禍不小也。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

〔舊註〕光陰可惜，時命難遭，論君子俟時而動，不可失之也。

木方盛，終日采之而復生，秋風下霜，一夕而零。

〔舊註〕言人建功成業，不可後時。

質的張而矢射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也，形勢之所致。

〔舊註〕不所用而弱伐至，自然之勢。

乳犬之嗔虎，伏雞之搏狸，恩之所加，不量其力。

〔舊註〕順恩有者，所以不愍忘生。

夫待利而登溺者，必將以利溺人矣。〔案〕明刊本人作之。舟能浮能沈，愚者不知足焉。

（舊註）舟因水而浮，亦能溺之。人逢利而生，亦能溺之。惟審止足之分，庶免沈溺之禍。

（舊註）欲動其中，見形于外。

行一恭不足以見知，彈一絃不足以爲聽。

（舊註）一事裁通，未能盡理，一絃始張，何足稱妙。

今有一炭，然掇之彌指，（案）掇字下一本有相近也三字。萬石俱燋，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者而異積。（案）此句一本作同氣而異物也。有榮華者，必有憔悴。

（舊註）榮枯迭興，哀樂相反。

上有羅網，下必有麻纘。（評）佳。

（舊註）君上驕侈，以輕綺履，下民凍餒，不周于衣食，爲人君可不察焉。

木大者根巨，言高者基扶。

（舊註）君以民爲本，高以下爲基。

（纘義）苦語利行，苦藥利病，刺我行者欲我交，君子循義也。皆我貨者欲我市，小人徇利也。人之福不可過，服不必侈，木大者根巨，山高者基扶，民富則國昌矣。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鏡不沒形，故能有形。

（舊註）鼓不藏聲，鏡不藏形，故能有聲有形也。

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

（舊註）金石彈管，不能自鳴，皆因吹擊，乃能有聲。猶人皆稟道德，不學終不得成者也。

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舊註）聖人言不妄發，事不虛應。

天行不已，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輪復其所轉。（案）復一本作得。故能致遠。

（舊註）天行者神，而莫測，運乎無窮。

天行一不差，故無過矣。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齊同。

（舊註）天行一而無差，君守政而無失，故得天地交暢，庶物成遂，君臣說睦，上下康寧也。

君子用事，小人消亡，天地之道也。

（舊註）去邪任賢，合于天地之道也。

天氣不下，地氣不上，陰陽不通，萬物不昌，小人得勢，君子消亡，五穀不植，道德內藏。

（舊註）天地之氣不交，陰陽之氣不通，由世主道德不用，姦佞並行，小人居位，君子在野，使萬物不昌，而五穀不成。

天之道，裒多益寡，地之道，損高益下。

（舊註）天地之道。（案）此下似有闕文。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雖齊，必有危。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無以正曲直。用規矩者，亦有規矩之心。（案）此句原闕，亦字，今據明刊本增入。

（舊註）上立平正之法，下生乖越之分者，是猶波生平水，差起正衡，非乎好惡，迭生禍亂，非君上無法制，而臣下失其規矩者也。

太山之高，倍而不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

（舊註）所向正，秋毫雖小可察；所行背，太山雖大不可見也。

竹木有火，不鑽不薰；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舊註）木藏于火，土藏于水，不鑽不掘，必不能出。道在于人，不學不知。

矢之疾，不過二里；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蓋由不止，丘山從成。

（舊註）凡爲學者，非貴疾于初心，所美久于其道，則千里可至，丘山必成也。

臨河欲魚，不若歸而織網。

（舊註）河之有魚，取之在網；人之有道，取之在心。

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

（舊註）明此三者之由，可察萬幾之要也。

巧冶不能銷木，良匠不能斲冰，物有不可，如之何君子不留意。

（舊註）非可治之物，不能成其器；雖有良匠，無所施其工。非可導之人，不能回其操，雖有聖人，無由諭其意也。

使人涉波河，可使河無波，不可。

（舊註）言河必有波，世必有禍，使人不犯禍則易，使河無波卻難。

無辜不辜，（案）此句一本作無日不辜。飯終不盥井矣。

（舊註）辜罪也。言人所獲戾，非謂無辜，飯若不盥井，安得無由矣。

（纘義）水平不能無波，衡正不能無差，心其可不慎諸。君子之禮義廉恥，猶匠石之規矩準繩也。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順而後求良，人不先之以信能者，其可致乎。故君子爲其所可爲，而不爲其所無奈何。

鬼神之道，驕溢與下。

〔舊註〕制驕溢之性，與謙下之人。

人之道，多者不與。

〔舊註〕不增有者。

聖人之道，卑而莫能上也。

〔舊註〕終不爲上，故人尊也。

〔纘義〕心不藏物，故能應物；鼓不藏聲，故能應聲。不扣而鳴，則爲怪矣。是以聖人內藏，不爲物唱，應之而已。天地交通，萬物齊同，此明良會遇，而君子用事之時也。一或反此，則是小人得勢之日矣。惟聖人居高聰卑，而不自滿，無以上之。

天明日明，而後能照四方；君明臣明，域中乃安。堯有四明，乃能長久。明其施明者，明其化也。

〔舊註〕四明既備，萬姓俱化。

天道爲文。

〔舊註〕日月星辰。

地道爲理。

〔舊註〕山澤江海。

一爲之和。

〔舊註〕融乎沖氣。

時爲之使。

〔舊註〕應而不差。

以成萬物，命之曰道。

〔舊註〕生畜萬物，不自爲宰，故名曰道者也。

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于身，其德乃眞；修之于物，其德不絕。

〔舊註〕內修其身，謂之眞；外育于物，謂之德。

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于天也，下莫下于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敍，天下定矣。

〔舊註〕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復不失德，是以無德。

〔舊註〕不取者，謂天生萬物，但畜養之，不取其材，故精神歸于上；終有德而取者，謂地生萬物，雖成熟之，而復其質，故骨骸歸于下，是爲無德也。

地承天，故定寧；地定寧，萬物形；地廣厚，萬物聚；定寧無不載，廣厚無不容；地勢深厚，水泉入聚；地道方廣，

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德無不容。

〔舊註〕言天地相承，以致廣厚；君臣相信，自致治和。

〔纘義〕君天道，臣地道，天尊地卑，君臣之分定矣。君明臣明，照于四方，豈非堯、舜之光宅天下，百姓昭明者乎。故法天效地，以成萬物者，道也。養之與之而不取者，上德也。與而取之，德斯下矣。

陰雜陽，萬物昌；陽伏陰，萬物藏。物藏昌無不贍也，物藏無不樂也，物樂無不治矣。（案）物樂下一本有則字。陰害物，陽自屈；陰進陽退，小人得勢，君子避害，天道然也。

〔舊註〕陽制于陰，則天下和治；臣勝于君，則小人在位也。

陽氣動，萬物緩；而得其所，是以聖人順陽道。夫順物者物亦順之，逆物者物亦逆之。故不失物之情性，洿育鳥獸，澤益萬物，節成洿澤，枯萬物，節蓄育數。（案）此句一本無節字。故雨澤不行，天下荒亡；陽上亦復下。（案）亦一本作而。故爲萬物主，不長有，故能終而復始。故能長久，能長久，故爲天下母。

〔舊註〕聖人順天之道，無爲長久，逆物之情，有位莫守。

陽氣蓄而後能施，陰氣積而後能化，未有不蓄積而能化者也。（案）此句而字下一本多一後字。故聖人慎所積。

〔舊註〕積德來慶，積惡致亡。

陽滅陰，萬物肥；陰滅陽，萬物衰。故王公尙陽道則萬物昌，尙陰道則天下亡。

〔舊註〕陽者正也，生也，故物肥；肥者則昌；陰者衰也，死也，故物衰；衰者卽亡。

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成；君不下臣，德化不行。故君下臣則聰明，不下臣則闇塞。

〔舊註〕君非至聖，不能下臣；臣非至賢，不能弼君。虞舜、屈伯成、文王、師尙父，可謂聰明。

〔纘義〕陽生陰殺，故君子好生，小人好殺也。王公尙陽道則萬物昌，尙陰道則天下亡。陽貴下陰，故君下臣，則聰明而國理；不下臣，則闇塞而德化不行。

日出于地，萬物蕃息；王公居民上，以明道德，日入于地，萬物休息；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

〔舊註〕謂陽不下陰，則萬物不昌；君不下臣，則萬物藏也。

雷之動也，萬物啓；雨之潤也，萬物解。大人施行，有似于此。陰陽之動有常節，大人之動不極物。

〔舊註〕大大之威也，如春之雷，其發令也，如暄之風，皆聲和氣順，故不極物。

雷動地，萬物緩；風搖樹，草木敗；大人去惡就善，民不遠徙。（案）此下一本有故字。民有去就也，去尤甚，就少逾。（案）逾一本作愈。

〔舊註〕且大人有善，百姓交歸，若太王之去邠人，何遠哉。

風不動，火不出；大人不出。（案）一本無此四字。大人不言，小人無過。火之出也，必待薪；大人之言，必有信；有信而與，何往不成。

〔舊註〕火出而薪傳，言發而信行。故知大人之言，其行也往而不追，其信也有若四時。

河水深，擁在山丘陵高，下入泗，陽氣發，變爲陰，陰氣盛，變爲陽，然欲不可盈，樂不可極。

〔舊註〕天之道，抑高舉下，惟節欲全和，以順天理，不使至極。

怨無惡言，怒無作色，是謂計得。

〔舊註〕雖怨怒未忘，而惡言悖色，未形于外，是計得于中，鎮之以道也。

火上炎，水下流，聖人之道，以類相求。〔案〕此下一本衍聖人二字。傒音奚。陽天下和同，傒陰天下溺沈。

〔舊註〕傒陽者，親忠賢，故和同；傒陰者，親姦佞，故沈溺。

〔纘義〕天之日，其人之君乎，日出于地，王公居民上，萬物蕃息，日入于地，小人居民上，萬物逃匿，陰陽之動有常節，故歲不亂，時，大人之動不極物，故民不遠徙，物極則變，欲不可盈，陰陽天也，治亂則關乎人。

老子曰，積薄成厚，積卑成高，君子日汲汲以成煇。音暉。小人日快快以至辱。

〔舊註〕君子勤身以修道，日益暉光，小人乘閒以快意，終至困辱。

其消息也，蹟未能見，故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苟向善，雖過無怨，苟不向善，雖忠來惡，故怨人不如自怨，勉求諸人，不如求諸己，聲自召也，類自求也，名自命也，人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于人，故君子慎其微。

〔舊註〕慎微，言不在大也，苟向善，則福不因人，勉求諸己，苟不向善，則禍歸于身，何怨于人，不善猶操刃自割，積火自燒，又誰咎之者也。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生于心，草實生于莢，卵胎生于中央，不卵不胎，生而須時。

〔舊註〕物殊類異，言其所生，皆自中和而成質，其非胎卵而因變化所爲者，卽須時而有也。

地平則水不流，輕重均則衡不傾。

〔舊註〕地平則水無奔馳之勢，衡均則物無輕重之偏。

物之生化也，有感以然。

〔舊註〕萬物之生，各有所感，非徒然也。

〔纘義〕陰陽感而成中和，故萬物生，君臣合而得中道，故萬姓寧，是以君子和其心志，日汲汲以成煇，小人汨其天和，日快快以至辱，故君子慎微，正諸心而自求諸己，我不怨人，人亦無怨焉。

老子曰，山致其高，而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德澤流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舊註〕山之靈者，必降雲雨，道之高者，必施德澤，未有不先行其事，而後致其報。

樹桑者不樓棲，樹怨者無報德。

〔舊註〕樹桑樓棲，樹怨報德，未之有也。

〔纘義〕爲善而人不知，謂之至善，爲惡而人不知，謂之至惡，山藏雲而成雨露，澤藏水而生蛟龍，君子慎其道，而澤流于世俗，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天祐之也，有隱行者，必有昭名，人推之也，惟有天德者知之。

文子纘義卷七

微明

〔舊註〕視于無形之形，聽于無聲之聲，故曰微明。

老子曰，道可以弱，可以強，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幽，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知之淺，不知之深，知之外，不知之內，知之粗，不知之精，知之乃不知，不知乃知之，孰知知之爲不知，不知之爲知乎，夫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天下皆知善之爲善也，斯不善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纘義〕微明者，其道乎，視不以目，聽不以耳，得之天而著之心，故能包裹天地，應待無方，不可以智力求，惟知不知，爲不爲，言不言，則得之矣。

文子問曰，人可以微言乎，老子曰，何爲不可，惟知言之謂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去爲，淺知之人，所爭者末矣，夫言有宗，事有君，夫惟無知，是以不吾知。

〔纘義〕道不可言，可言卽物，言固非道，非言不明，文子問人可以微言乎，老子語以惟知言爲可，則是言而不言，不言而言者矣，爭魚逐獸，是不知言者，執于言而著于物，則所爭者末矣，安得去言去爲之人而與之言哉。

文子問曰。爰盧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許。（案）許一本作輅・後亦應之。此挽車勸力之歌也。雖鄒、魯、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纘義〕有國家者。猶天地也。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語而百物生。文子問爰盧之法。老子語以挽車之歌。前呼後應。亦猶聖人先天弗違。後天奉時之意。治國有禮。初不在于文華之辯。不知治體。而滋彰其法令者。適以爲盜法賊民之資。

老子曰。道無正而可以爲正。譬若山林而可以爲材。材不及山林。山林不及雲雨。雲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道者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也。無逢其意。天地之間。可陶冶而變化也。

〔纘義〕道無正形。物隨而形。觀山林變而至于雲雨陰陽之和。則知凡天地間之無形無象者。皆可陶冶而變化。逢其神矣夫。

老子曰。聖人立教施政。必察其終始。見其造恩。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仁衰。知勞契而信衰。知機械而實衰。憂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于己。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然後能成曲。車有勞佚。然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也。（案）也字上一本有者字・使有轉者。乃無轉也。上下異道。易治即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小德害義。小善害道。小辯害治。苟峭傷德。大正不險。故民易導。至治優游。故下不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僞匿。

〔纘義〕聖人立教施政。弗變已也。必察其始終。行其所無事而已。知書數勞契機械。則是有心于事。德仁信實衰矣。君輔臣以爲治。鑑惡之有聲。輻之致遠。執要用大。則無不治之世矣。

老子曰。相坐之法立。即百姓怨。減爵之令張。即功臣叛。故察于刀筆之迹者。不知治亂之本。習于行陳之事者。不知廟戰之權。聖人見幅于重闕之內。（案）見一本無作先・慮患于冥冥之外。愚者惑于小利。而忘大害。故事有利于小而害于大。得于此而忘于彼。故仁莫大于愛人。智莫大于知人。愛人即無怨刑。知人則無亂政。

〔纘義〕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數變。事多變數。則百姓怨。功臣叛。上有以召之矣。治亂之本。廟戰之權。聖人玄鑒于無形之表。是必有先見之明也。

老子曰。江河之大。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出。須臾止。德無所積而不凝者。亡其及也。夫憂者所以昌也。喜者所以亡也。故善者以弱爲強。轉禍爲福。道沖而用之。又不滿也。

〔纘義〕國之苛政橫出。猶江河之大溢。風雨之暴作。會不少久。亡其及矣。惟憂無德而知變者。尚可轉禍爲福。以弱爲強。其不可自滿也明矣。

老子曰。清靜恬和。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即自發不悖。知事之制。則其舉措不亂。發一號。散無遺。（案）號一本作令・總一管。譬之心。見本而知末。執一而應萬。謂之術。居知所以行。知所之。事知所乘。動知所止。謂之道。使人高賢稱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過也。言出于口。不可禁于人。行發于近。不可禁于遠。事者難成易敗。名者難立易廢。凡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至于大患。夫禍之至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同鄰。自非至精。莫之能分。是故智盧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不可不慎察也。

〔纘義〕天理人欲。同乎一心。君子小人。由乎一己。亦同出而異名者耶。執一而應萬。謂之術。見動而知止。謂之道。言出乎口。行發乎心。夫禍福利害。有如影響。自非至精。孰能分之。可不察諸己而慎諸心乎。

老子曰。人皆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故聖人臨世而爲之。爲之事。推事而爲之謀。（案）推一本作權・聖人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弱能強。隨時動靜。因資而立功。睹物性而知其反。（案）性一本作往・事一而察其變。化即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終身行之無所困。故事或可言而不可行者。或可行而不可言者。或易爲而難成者。或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取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詐僞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者。聖人之所留心也。明者之所獨見也。

〔纘義〕時有治亂。政存乎人。知治亂之機。而莫知全生之具者。失在人而不在時也。聖人隨時動靜。察其所變。終身行之。而無所困。當時而乘政者。惡可自情而不知全生之具耶。

老子曰。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不及。盧禍過之。同日被羅。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聖人常從事于無形之外。而不留心于已成之內。是以禍患無由至。非譽不能塵垢。

〔纘義〕夫道者敬小微。動不失時。謹初也。愚者有備。與智者同功。人之禍患。不能弭于前。而求救于後者。難神人不能爲謀。故上士以避患遠辱爲先。而名之與利。則置之後而毋必。禍患何從而至。非譽何從而塵垢之哉。

老子曰。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所謂心小者。慮患求生。戒禍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大者。（案）志半下一本有欲字・彌包萬國。一齊殊俗。是非輻輳。中爲之殺也。智圓者。終始無端。方流四達。淵泉而不竭也。行方者。立直而不撓。素白而不汙。窮不易操。達不肆志也。能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機。舉措廢置。曲得其宜也。事少者。棄褻以偶柔。執約以治廣。處靜以持躁也。故心小者。禁于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少者。約所持也。故聖人之于善也。無小而不行。其于過也。無微而不改。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是以無爲而一之誠也。（案）誠一本誤作成・愚人之智。固已少矣。而所爲之事又多。故動必窮。故以正教化。（案）正一本誤作政・其勢易而必成。以褻教化。其勢難而必敗。舍其易而必成。從事于難而必敗。惑之所致。

〔纘義〕志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少。斯六者凡人之不可不勉也。志大則物無不容。心小則幾微必戒。智圓則事無不通。行方則直而不撓。能多則爲無不成。事少則約而有守。夫

聖人之行，不用巫覡，而鬼神不敢先，一之以誠而已。

老子曰：禍之起也緜緜，禍福之生也紛紛，禍福之數，微而不可見，聖人見其始終，故不可不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以爲國也，適于己而無功于國者，不施焉；逆于己而便于國者，不加罰焉，故義載乎宜，謂之君子；逆義之宜，謂之小人。通智得而不勞，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益勞。（案）益一本作亦。古之人味而不舍也，今之人舍而不味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案）唏一本作晞。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纘義）禍福之機，有開必先，可不察歟。賞罰人主之大柄，非以爲己，以爲國也。君子小人有義利之間，治而不勞，政之上也；勞而不病，政之次也；病而益勞，政斯下矣。夫箕子之泣象箸，孔子之歎偶人，國有不待終而知其亡。

老子曰：仁者人之所慕也，義者人之所高也，爲人所慕，爲人所高，或身死國亡者，不周于時也。故知仁義而不知世權者，不達于道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今取帝王之道，施五伯之世，非其道也。故善否同，非譽在俗，趨行等，逆順在時，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即有以經于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即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即無以與道游。直志適情，即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即陰陽食之。

（纘義）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時異故也。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伯任力，當五伯之世，而施帝王之道者，不知于時也。不知時，則是不知天，不知人矣，何以經于世哉。

得道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屈伸，與物推移，萬舉而不陷，所貴乎道者，貴其能變也。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成滿，猶不易，拘于小好，而塞于大道，道者寂寞以虛無，非有爲于物也，不以有爲于己也。是故舉事而順道者，非道者之所爲，道之所施也。

（纘義）龍虎變化，大人之道也。得道之人，與物推移而不陷，是故老子有猶龍之稱，夫體道虛無，外不有于物，內不有于己，道無不施，天下化矣。

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明，陰陽之所煦，雨露之所潤，道德之所扶，蓋同一和，是故能載大圓者履大方，鏡大清者視大明，立大平者處大堂，能游于冥冥者，與日月同光，無形而生于有形，是故眞人託期于靈臺，而歸居于物之初，視于冥冥，聽于無聲，冥冥之中，獨有曉焉，寂寞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乃不用，不用而後能用之也。其知之乃不知，不知而後能知之也。

（纘義）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天之覆，地之載，同乎一和而已。王者戴圓履方，處大堂而立大平者，和其可失乎。眞人歸居于物之初，必有獨見于冥冥之中，是故用有不用，而後能用，知有不知，而後能知，夫是之謂大和。

道者物之所道也，德者生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證也，義者比于心而合于衆適者也。道滅而德興，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不仁，下世繩繩惟恐失仁義，故君子非義無以生，失義即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利無以活，失利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惟失義，小人惟失利，觀其所惟，禍福異矣。

（纘義）道德仁義裂，而皇帝王伯分，世變使之然也。道以導之，德以生之，仁以恩之，義以宜之，四代之治，固若不同，而其君臣有分，則一焉。夫道而不德者皇，德而不仁者帝，恐失仁義者王，義失其宜，智詐興矣。

老子曰：事或欲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足以利之。夫病澤而強發之熱，病渴而強飲之漿，此衆人之所養也，而良醫所以爲病也。快于目，說于心，愚者之所利，有道者之所避。聖人者，先迕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迕，故禍福之門，利害之反，不可不察也。

（纘義）事有欲利而害，欲害而利，非人力之所可必者，物或使之也。是故先迕而後合者，聖人之道，先合而後迕者，衆人之道。禍福倚伏，利害相反，其不可不察也如此。

老子曰：有功離仁義者，即見疑，有罪有仁義者，必見信。故仁義者，聖之常順也，天下之尊爵也，雖謀得計當，慮患解圍，國必存，其事有離仁義者，其功必不遂也。言雖無中于策，其計無益于國，而心周于君，合于仁義者，身必存。故曰：百言百計，當不當者，不若舍趨而審仁義也。

（纘義）仁義者，道之孫，德之子，歟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嘗相離，故仁義、天下之尊爵也，貴以身爲天下者，可不舍趨而審諸仁義乎。

老子曰：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即通功易事而道達矣。人多欲即偽義，多憂即害智，故治國樂所以存，虐國樂所以亡，水流下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而治道通，故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而枝葉茂者，未之有也。

（纘義）君子小人，均是人也，爲君子而教不被于小人，何德以資小人之發哉。治國樂其存，虐國樂其亡，君善下而不爭，則羣臣歟其忠，柢固根深，而國安矣。

老子曰：慈父之愛子者，非求其報，不可內解于心，聖主之養民，非爲己用也，性不能已也，及恃其力，賴其功勳，而必窮有以爲，即恩不接矣。故用衆人之所愛，即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即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纘義）父子之心，天性也，父之愛子，君之養民，一有望報之心，恩其失矣。是故因其利而利之，則得衆人之力，推其善而善之，則得衆人之心，子其有不孝，臣其有不忠乎。

老子曰：人以義愛，黨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即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薄，即武之所制者小。

（纘義）君以天下爲心，人以義愛，則忠孝乃興，黨以羣強，則奸雄遂起，安危所繫，可不察而辨之。

老子曰：以不義而得之，又不布施，患及其身，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盛人，無以異于鳥獸，其子也，故持而益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德之中有道，道之中有德，其化不可極，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萬事蓋然，不可勝明，福至祥存，禍至祥先，見祥而不爲善，即福不來，見不祥而行善，即禍不至，利與害同門，禍與福同隣，非神聖莫之能分，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

（纘義）禍福倚伏，如影隨形，貨倍而入，必倍而出，善積而不善用，如畜鳥獸，雖不自害，利害之機，反

今亟分，非神聖莫之能知。

人之將疾也，必先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也，必先惡忠臣之語。故疾之將死者，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者，不可爲忠謀。修之身，然後可以治民，居家理，然後可移于官長。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國，其德乃豐。民之所以生活，衣與食也。事周于衣食則有功，不周于衣食則無功。事無功，德不長。故隨時而不成，無更其刑，順時而不成，無更其理。時將復起，是謂道紀。

〔纘義〕國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不易之理也。是故民足于衣食則可活，不足于衣食則罔功。功不立則德不長矣。

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故曰：上無事而民自富，上無爲而民自化。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師旅之後，必有凶年。故兵者不祥之器也，非君子之寶也。和大怨必有餘怨，奈何其爲不善也。古者親近不以言說，來遠不以言使，近者悅，遠者來，與民同欲即和，與民同守即固，與民同念者知。得民力者富，得民譽者顯，行有召寇，言有致禍，無先人言，後人而已。附耳之語，流聞千里，言者禍也，古者機也。出言不當，駟馬不追。

〔纘義〕無古今治亂而不易者，土宇也。古之今之，或治或亂而不一者，君民也。帝王富其民，霸王富其地，危國富其吏。治國若不足，亡國困倉虛。是故唐、虞之代天下富，戰國之世無富民。

背者中黃子曰：天有五方，地有五行，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人也。上五有神人、眞人、道人、至人、聖人，次五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五有公人、忠人、信人、義人、禮人，次五有士人、工人、虞人、農人、商人，下五有衆人、奴人、愚人、肉人、小人，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也。聖人者，以目視，以耳聽，以口言，以足行。眞人者，不視而明，不聽而聰，不行而從，不言而公。故聖人所以動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所謂道者，無前無後，無左無右，萬物玄同，無是無非。

〔纘義〕中黃子者，古之眞人歟。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焉。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之與牛馬。謂小人違道悖德，若牛馬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眞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

文子纘義卷八

自然

〔舊註〕至道鴻洞，爲萬物母，蕩蕩翕施，無有津崖，是曰自然。蓋道之絕傳，不知而然，亦非不然。萬物皆然，不得不然，然而自然，非有能然，無所因寄，故曰自然也。

老子曰：清虛者天之明也，無爲者治之常也。

〔舊註〕夫虛中有靈，暗中有明，孰能見之，與道同也。無爲自治，萬物皆成也。

去恩惠（案）惠一本作慧。舍聖智，外賢能，廢仁義，滅事故，棄佞辯，禁姦僞，即賢不肖者齊于道矣。

〔舊註〕去此七者，即質無所尙，愚無所媿，鴻洞大道，歸復自然也。

靜即同，虛即通，至德無爲，萬物皆容。虛靜之道，天長地久，神微周盈，于物無宰。

〔舊註〕心既虛矣，無所不通，德既充矣，無所不容。故能神用而無主，周行而不殆焉。

〔舊註〕謂十二月轉輪無窮，終而復始，天之道也。

金木水火土，其勢相害，其道相待。

〔舊註〕五運相推，一王一衰，塞者迹遊，進退有時，生殺有道，不失其宜。

故至寒傷物，無逝不可，至暑傷物，無晷不可，故可與不可皆可，是以大道無所不可，可在于其理。（案）一本無于字。見可不趨，見不可不去，可與不可相爲表裏。

（舊註）寒暑代謝，此天地之道也，禮教刑罰，聖人之法也，然寒暑雖酷，不可無也，時順即何傷，刑罰雖慘，不可廢也，理當即非害，見可即行，不可即止。

凡事之要，必從一始，時爲之紀，自古及今，未嘗變易，謂之天理。

（舊註）一者道之子，君之柄，古今雖異，動用未殊，如軸運轂，以內制外，輪轉無窮，與天始終。

上執大明，下用其光，道生萬物，理于陰陽，化爲四時，分爲五行，各得其所，與時往來，法度有常，下及無能。

上道不傾，羣臣一意，天地之道，無爲而備，無求而得，是以知其無爲而有益也。

（舊註）天垂象以明照四方，君立法以臨制天下，蟄蟲昭蘇，蟠庶蒙惠，陰陽不差，萬物有常，自非無爲，不能有益于國，昔堯治天下而修身也。

老子曰，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大者無度量，故天圓不中規，地方不中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中，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言大，其知不博者，不可與論至。（案）此二句一本無兩其字。夫稟道與物通者，無以相非。

（舊註）道德至大無形狀，天地至廣無度量，近在毫髮之間而莫見，遠則宇宙之內而難測，自非博達通物者，莫能明至道之原，冥是非之境也。

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

（舊註）制法雖殊，敬民一也。

若夫規矩句繩，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也，故無絃、雖師文不能成其曲，徒絃即不能獨悲，故絃悲之具也，非所以爲悲也。

（舊註）夫萬物雖曰自然，皆有所假，不能獨運，其猶句繩者巧之制也，而非巧也，妙在于人，無繩即不直，絃器者悲之具也，而非悲也，無絃則不悲也。

至于神和游于心手之間，放意寫神，論變而形于弦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此不傳之道也。

（舊註）師文彈琴，注指鉤弦，寫神放意，游心手之間，和陰陽之候，遂使律變四時，氣感萬物，至于父子雖親，不能傳者，妙之極矣，此亦說道不可傳受也。

故靜者形之君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

（舊註）肅靜也，故靜中生形，以靜爲君，寂中有音，以寞爲主。

老子曰，天地之道，以德爲主，道爲之命，物以自正，至微甚內。（案）舊一本作其，不以事貴，故不待功而立，不以位爲尊，不待名而顯，不須禮而莊，不用兵而強。

（舊註）道生爲命，德畜爲主，人能調護神氣，正性命，內保精微，外案煩累，何須名位而自尊，不待兵甲而人不非也。

故道立而不教，明照而不察，道立而不教者，不奪人能也，明照而不察者，不害其事也。

（舊註）道存則教道，明極則無察，然後能任所習，事無有害。

夫教道者逆于德，害于物，故陰陽四時，金木水火土，同道而異理，萬物同情而異形，知者不相教，能者不相受，故聖人立法，以道民之心，各使自然，故生者無德也，死者無怨也。（案）此二句一本無兩也字。

（舊註）天逆德者，謂德衰而教興，害物者，謂先損而後益，且五行異性，萬物殊形，由教有本末，人有賢愚，聖人垂法制教，開導愚蒙，使智者相授，能者不隱，各盡其分，歸乎自然，生不矜其德，死不怨乎天。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舊註）天地生萬物，聖人發百姓，豈有心于物，有私于人哉，一以觀之，有同芻狗。

夫慈愛仁義者，近狹之道也，狹者入大而迷，近者行遠而惑，聖人之道，入大不迷，行遠不惑，常虛自守，可以爲極，是謂天德。

（舊註）道德玄微，仁義近狹，中庸登小徑以致迷，上聖陟通衢而無滯，自非靈府恆明，安能與天爲極。

老子曰，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臨，陰陽。（案）此下一本有和字。四時化，懷萬物而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四者相反，不可一也。

（舊註）此聖人之德也，覆載若天地，照臨如日月，輔輪如四時，殊俗異類，草木昆蟲，莫不安其居，遂其性，豈有新故親疏于其間者哉。

故能法天者，天不一時，地不一財，人不一事，故緒業多端，趣行多方，

（舊註）言天以一時，則不能成歲，地以一財，則不能成利，人之有極，人有一能，未足爲貴也。

（舊註）各趨所利，故以不一。

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也。

（舊註）夫兵衆者心欲一，今重者欲止，輕者欲發，各趨其便，是不一也，不一則過敵而敗，但量其才力，均輕重而使之，則無往不剋。

故勇者可令進鬬，不可令持堅，重者可令固守，不可令陵敵，貪者可令攻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舊註）惟聖人善用其能，不失其所能，故天下無敵也。

夫天地不懷一物，陰陽不產一類，故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林不讓柱橈，以成其崇，聖人不辭負薪之言，以廣其名，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即所得者寡，而所治者淺矣。（案）一本無橈字。

（舊註）夫道不廣不能懷萬物，聖人德不厚無以納微言，故一能不敢恃，一隅不可守，守之者細，恃之者淺也。

老子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形殊性異，各有安樂，樂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悲也，安所以爲

實者，乃所以爲危也。

〔舊註〕以己樂樂之則悲，因其樂樂之即樂，以己安安之則危，因其生而安之則安也。故聖人之牧民也，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所能，周其所適，施其所宜，如此則萬物一齊，無由相過。

〔舊註〕聖人牧民，使異性殊形，各適其宜，雖則萬類，有若一體，不能相越，故曰一齊。天下之物無貴無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

〔舊註〕貴賤無定分，窮通無常準，在遇與不遇，用與不用也。故不尙賢者，言不放魚于木，不沈鳥于淵。

〔舊註〕言因飛而放于林，因游而投于水，則飛沈得所，猶賢愚皆用也。

昔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

〔舊註〕三公之官，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天子股肱喉舌也。

后稷爲田疇。

〔舊註〕教民播種。

奚仲爲工師。

〔舊註〕造器物以備民用。聖人任賢若此，功格宇宙，德流四海，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

其導民也，水處者漁，林處者采，谷處者牧，陸處者田，〔案〕此一本作陸，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材，皋澤織網，陵阪耕田，如是則民得以所有易所無，所工易所拙，以所長易所短。〔案〕一本說此六字，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衆，若風之過箭，忽然而逝之，各以清濁應物，莫不說其所利，避其所害，是以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于諸侯之境，車軌不結于千里之外，皆安其居也。

〔舊註〕聖人之導民也，因其勢而居之，因其宜而安之，則有無相貨，巧拙相資，猶風之過箭，雨之潤物，則聲從所感，物隨所利，故得鄰國相望，兵甲不用，民至老死，皆安其居也。

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處者非無人也，各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餘于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而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鮮而費多也。

〔舊註〕明此四者，則見治亂之本，察存亡之勢也。

故先王之法，非所作也，所因也，其養誅，非所爲也，所守也，上德之道也。

〔舊註〕養誅者，先王制法，非所以爲殺戮，以爲隄防也，然愚人不守其令，故多陷之罪，至于死者，蓋不聽已也。

老子曰，以道治天下，非易人性也，因其所有而條暢之，故因即大，作即小，右之潰水者，因水之流也，生稼者，因地之宜也，征伐者，因民之欲也，能因則無敵于天下矣，物必有自然，而後人事有治。

〔舊註〕觀物有自然之性，然後順物之宜，因民所欲，則事無不濟，動無不利。故先王之制法，因人之性而爲之節文，無其性，不可使順教，有其性，無其資，不可使進道。

〔舊註〕猶木不可使出水，金不可使生火也。

人之性，有仁義之資，其非聖人爲之法度，不可使向方，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威行如神，因其性，即天下聽從，拂其性，即法度張而不用。

〔舊註〕道德仁義，雖本性皆有，而非聖王爲法度行其權責，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威之以刑，則無由復自然之性而能向方矣，因其性則其應如神，拂其性即雖令不從也。

道德者，功名之本也，民之所懷也，民懷之則功名立。

〔舊註〕非有道德，何以樹功名也。

古之善爲君者，法江海，江海無爲以成其大，窪下以成其廣，故能長久，爲天下谿谷，其德乃足，無爲，故能取百川，不求故能得，不行故能至，是以取天下而無事，不自貴故富，不自見故明，不自矜故長，處不有遠地，故爲天下王，不爭故莫能與之爭，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江海近于道，故能長久，與天地相保，王公修道，功成不有，不有即強固，強固而不以暴人，道深即德深，德深即功名遂成，此謂玄德，深矣遠矣，其與物反矣。

〔舊註〕世尙尊高，吾則自卑，世貴矜伐，吾則不爭，長處不有，故與物反矣。

天下有始，莫知其理，惟聖人能知其所以，非雄非雌，非牝非牡，生而不死，天地以成，陰陽以形，萬物以生，故陰與陽有圓有方，有短有長，有存有亡，道爲之命，幽沈而無事，于心萬微，于道萬富，〔案〕富一本作言，死生同理，萬物變化，合于一道，簡生忘死，何往不審，去事與言，順無爲也。〔案〕順一本作慎，守道周密，于物不宰，至微無形，天地之始，萬物同于道而殊于形，至微無物，故能周恤，至大無外，故爲萬物，蓋至細無內，故爲萬物貴，道以存生，德以安形，至道之度，去好去惡，無有知故，易意和心，無與道迕。〔案〕與一本作以。

〔舊註〕天地有始者，謂道也，舉世莫能識者，言非雄雌可辨，形色所推，然雖尋之無所，語之不得，而又長存，夫天地有高下之位，日月有晝夜之宜，陰陽有剛柔之理，萬物有長短之資，至于道也，非幽沈，非存非亡，非巨非細，非圓非方，輪轉不極，變化無方，然而體之者，能存生安形，去事去言，浩然無爲，悠然委順，則能復乎大樸，宜乎仁壽之域。

夫天地專而爲一，分而爲二，反而合之，上下不失，專而爲一，分而爲五，反而合之，必中規矩。

〔舊註〕一者氣，布二者形，流五者五行也，上下者天地，人處其間，能合德天地，專精爲一，必中法度，而復乎初也。

夫道至親不可疏，至近不可遠，求之遠者，往而復反。

〔舊註〕遠求諸物，莫如求之身也。

老子曰，帝者有名，莫知其情，帝者貴其德，王者尙其義，霸者通于理。

〔舊註〕德者所育萬物，義者拯弼扶危，理者廉于機數。

聖人之道，于物無有，道狹然後任智，德薄然後任刑，明淺然後任察，任智者中心亂，任刑者上下怨，任察者下求善以事其上即弊。（案）下章作不，今據明刊本改，與舊註參起于增相合。

〔舊註〕智出亂興，刑生法詐，善起于矯，三者既變，聖人禁之，莫之能勝，失道之弊，在于茲也。

是以聖人因天地以變化其德，乃天覆而地載，道之以時，其養乃厚，厚養即治，雖有神聖，夫何以易之，去心知，省刑罰，反清靜，物將自正，道之為君，如尸儼然，玄默而天下受其福，一人被之不褒，萬人被之不福，是故重為惠，重為暴，即道迕矣，為惠者布施也。

〔舊註〕聖人觀時之弊，任其智詐，故鎮以道德，反乎清靜，使物自正，守于玄默，使其復樸，故惠不妄施，則刑不妄加，即暴亂不興而順于道。

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即守職者懈于官，而游居者亟于進矣，夫暴者妄誅，無辜而死亡，行道者而被刑，即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行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即生姦，為暴即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

〔舊註〕刑不可加有道，爵不可及無功，否則守職者有懈怠之色，行道者有陵替之心，此姦亂之俗，亡國之風也。

故國有餘者而主無怒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也，誅者不怨，君弗之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致也，民知誅賞之來，（案）知一本作之，皆生于身，故務功修業，不受賜于人，是以朝廷蕪而無逃田，墾辟而無餘，修其業而竭其力，故朝廷無爭論，田野滋稼穡，故太上下知而有之。（案）下一本作本、舊註下古與三，則下字為合。

〔舊註〕當下古知太上有道，棄王取法而行。

王道者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易，因循任下，責成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案）一本作言為文章，行為儀表，進退應時，動靜循理，美醜不妄，惟賞罰不喜怒，名各自命，類各自以，事由自然，莫出于己，若欲挾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

〔舊註〕王者非大不能容萬物，非靜不能和百姓，絕于好惡，教乎樸素，挾而不親，文無害質，比物類來，威儲自然也。

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玄妙，各處其宅，守之勿失，上通太乙，太乙之精，通合于天，天道默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常與人化，智不能得，輪轉無端，（案）輪原作運，今據明刊本改，與舊註其轉如輪相合。化途知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

〔舊註〕人之魂者陽也，生也，受于天，魄者陰也，殺也，受于地，是各守其則，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精，魂魄是天地之至精，故曰玄妙，天得之常明，人得之常生，故曰守之勿失，上通太乙，太乙、太上道君也，人之所稟也，百人能守其精神，使不離其身，乃上合天，太乙專精精念，故能通也，守之法，惟精惟默，無容

無則，其大無涯，其微莫測，故曰常與人化，智不能得，其轉如輪，其化如神，虛無之間，常後不先，冥冥昭昭，故曰至真也。

其治也，虛心弱志，清明不關，是故羣臣輻湊拉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即治國之所以明矣。

〔舊註〕夫有清明之靈，必見純粹之精，以治國，則羣臣爭戴之不輕，以身，則萬物周衛而不離也。（案）此句以字下疑脫一字。

老子曰，知而好問者聖，勇而好問者勝，乘衆人之智者，即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為強不足恃也，乘衆人之勢者，天下不足用也。

〔舊註〕善用衆者，天下無強，用衆力，則山丘嶽重，其勢可移，用衆智，則鬼神難測，其理可明。

無權不可為之勢，而不循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功。

〔舊註〕夫機權已張，而匹夫雖微，可發萬鈞之弩，事理既乘，而聖人雖神，不能屈童子之言。

故聖人舉事，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有一功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即舉者不重也，能稱其事。（案）稱一本作勝，即為者不難也，聖人衆而用之，故人無棄人。（案）一本作人無棄物，物無棄材。

〔舊註〕因其材而使之，莫不各盡其材，因其能而用之，莫不皆竭其能。

老子曰，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去，藏而不廣，（案）一本作迫而不廣，或而不動，堅而不流，捨撥而不散。

〔舊註〕惟能變通循時，應物無滯，謂之無為。

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挂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曲故不得容，事成而身不伐，功立而名不有，若夫水用舟，沙用橇，泥用輴，澤用輤，山用樏，舊註，夏潦冬陂，因高為山，因下為池，非吾所為也。

〔舊註〕因其所利，各得其便，故云非吾所為也。

聖人不恥身之賤，惡道之不行也，不憂命之短，憂百姓之窮也，故常虛而無為，抱素見樸，不與物雜。

〔舊註〕常與道同，不為物雜。

老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為天下之民，強陵弱，衆暴寡，詐者欺愚，勇者侵怯，又為其懷智詐不以相教，積財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為一人之明，不能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為絕國殊俗不得被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是以天地四時，無不應也，官無曠事，國無遺利，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息勞倦，無不以也。

〔舊註〕聖人之任上者，非欲尊其位，樂其身，將以息民救弊，故天子執一以齊之，三公論道以匡之，九卿奉法以翼之，諸侯宣教以導之，故得超邇同風，君臣一意，官無偽祿，市無邪念，故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神農形悴，堯瘦臞，舜黧黑，禹胼胝，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傳賣，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非以貪位慕祿，將欲事起天下之利，除萬物之害也。自天子至于庶人，四體不勤，思慮不困，于事未嘗者，未之有聞也。

（舊註）自神農以下，形體臞瘁，手足胼胝者，非求居于昊上自取尊，志在救物故也。未有安坐而望祿，不耕而稅黍者。

老子曰，所謂天子者，有天道以立天下也。立天下之道，執一以爲保，反本無爲，虛靜無有，忽怳無際，遠無所止，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是謂大道之經。

（舊註）與前釋同。

老子曰，夫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處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

（舊註）夫人頭圓天也，足方地也，背陰面陽，左手執柔，右手執剛，足踐九幽，上蓋三光，周行無窮，精爛四方，一而不變，輪轉無常，謂之神明，見之者昌也。

天圓而無端，故不得觀其形，地方而無涯，故莫能窺其門，天化遂無形狀，地生長無計量。

（舊註）化乎無窮，至明者莫見其形，生乎無盡，善計者不能知其數也矣。

夫物有勝，惟道無勝，所以無勝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之代謝，日月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制形而無形，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

（舊註）形出無形，故形形而不絕，物出無物，故物物而無窮。

廟戰者帝，神化者王，廟戰者法天道，神化者明四時，修政于境內，而遠方懷德，制勝于未戰，而諸侯賓服也。

（舊註）廟戰者，以道制而爲帝，神化者，以兵勝而爲王，不得已而用之。

古之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法四時，號令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誅申不違五度。

（舊註）得道之人，喜怒不妄發，號令不妄施，法乎天地，順乎日月，故八風不戾，五星不差也。

因民之欲，乘民之力，爲之去殘除害，夫同利者相死，同情者相成，同行者相助，循道而動，（案）道一本作己。天下爲鬬，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用其自爲用，天下莫不可用，用其爲己用，無一人之可用也。

（舊註）除其所害，則天下雖衆，自爲我用，非其所欲，則一人雖寡，不爲己有。

文子纘義卷九

下德

（舊註）太上之道，沖融渾漠，故無爲而無不爲，若夫致身能養，遇物能治，執道無失，守善勿遷，斯德之下者也。然此篇特舉上德之體類，明下德之義也。

老子曰，治身，太上養神。

（舊註）神之恬愉，則身之大治也。

其次養形。

（舊註）形無勞役，則肌膚充實。

神清意平，百節皆寧，養生之本也。

（舊註）神無所撓，形無所勞，故爲治養之本也。

肥肌膚，充腹腸，供嗜欲，養生之末也。

（舊註）養形致此，而神意不復清平，故曰末也。

治國。

（舊註）言治國之道。

太上養化。

（舊註）養道德之化。

其次正法。

（舊註）正刑賞之法。

民交讓爭處卑。財利爭受少。事力爭就勞。日化上而遷善。不知其所以然。治之本也。

（舊註）聖人正身以待之。莫不日用而遷善。則不知所以然而然也。

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敢爲非。法令正于上。百姓服于下。治之末也。

（舊註）持此爲治。而君臣相承。兢戒以存。故以爲末也。

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續義）下德執德也。太上養神。治身之本也。其次養形。治身之末也。太上養化。治國之本也。其次正法。治國之末也。降此而下。則又下德之下者焉。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求不萬一。此至治所以千歲不一也。

（舊註）千年降聖。五百年生賢。合德同時。曠世而可遇也。或曰。主聖則臣賢。而臣亦可致君于堯、舜者。若乃天氣下降。而地氣不應。地有膏壤。而天加水旱。且天地之際。未能同和。豈君臣之間。常可同德。則知至治之世。難逢也哉。

蓋霸王之功。不世立也。

（舊註）霸王之道。亦不可傳代而有。

順其善意。防其衰心。與民同出一道。即民可善。風俗可美。

（舊註）養善閑衰。不縣法度。同道而往。日化不知。此謂得之治本。而盡善盡美也。

所貴聖人者。非貴其隨罪而作刑。貴其知亂之所生也。

（舊註）所重理之于未形。

若開其銳端。而縱之放僻淫泆。而棄之以法。隨之以刑。雖殘賊天下。不能禁其姦也。

（舊註）防之不在其本。而制之于必犯。若抱薪救火。以資其盛也。

（續義）明臭相合。千載一逢。夫明君不世出。良臣不萬一。以不世之君。得萬一之臣。胥、虞而下。若成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呂望。世不多見。如齊桓之管仲。亦不世出。是以治日少而亂日多。抑由君子少而小人多歟。

老子曰。身處于江海之上。心在于魏闕之下者。即重生。重生即輕利矣。

（舊註）雖未忘世榮。而能致身于閒曠。可謂重生輕利之士也。

猶不能自勝。卑從之。神無所害也。

（舊註）內戰不勝者。當從心就志。猶免害于生也。

不能自勝而強不從。是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

（舊註）未能忘懷。而抑以歸靜。則重傷其生。重傷其生。故不復與壽者爲比也。

故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舊註）夫能放情就志。猶近知和。自守其常。是明其分。益生使氣。亦此之宜。而況得天地之至和。用資恆德。明生死之一晝。壽而不忘者焉。天性之通明也。

是謂玄同。用其光。復歸其明。

（續義）人有仕隱。道無屈伸。夫身江湖而心魏闕。畎畝不忘也。是故有道之士。隱以此道。時止而止。時行則行。是之謂玄同。

老子曰。天下莫易于爲善。莫難于爲不善。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眞。無變于己。故曰爲善易也。

（舊註）不出性分之內。豈非易哉。

所謂爲不善難者。纂弒矯詐。躁而多欲。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也。

（舊註）出乎常性之外。豈非難哉。所謂順于道者。吉而易也。逆于道者。凶而難也。

今之以爲大患者。由無常厭度量生也。

（舊註）夫妄動則爲患。今動之無厭。故患大矣。

故利害之地。禍福之際。不可不察也。聖人無欲也。無避也。

（舊註）既無所欲。亦何所避。

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

（舊註）欲養生而反失。欲避禍而反遇。

志則有所欲。（案）一本無則字。即忘其所爲矣。

（舊註）猶掇金之時。不見于人。而忘其避就也。

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即患不侵也。

（舊註）謂人之常患。不能禍己也。

受與適。即罪不累也。

（舊註）畢當其才。則不復爲罪所累。

好憎理。即愛不近也。

（舊註）取舍苟正。乃無近憂。

喜怒節。即怨不犯也。

（舊註）賞罰有常。則不至于怨也。

（續義）善惡異跡。同出于心。天下莫易于爲善。莫難于爲不善。禍福之階。事不可必。欲得而反失之。欲

遇而反就之。是以聖人審動靜之變。和喜怒之節。事無不善。何憂怨之有。

〔舊註〕謂失天下之心力也。

惟道之人。不苟得。不譏禍。其有不稱。非其有不制。

〔舊註〕一于所遇。故來者不讓。未至者不待。

恆滿而不溢。常虛而易贍。

〔舊註〕自足故然。

故自當以道術度量。即食充虛。衣御寒。足以溫飽七尺之形。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奢侈貴。即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快。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

〔舊註〕處道則皆可。從欲則無極也。

故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不能惑。

〔舊註〕無欲自平。不貪故易。

〔纘義〕修身有道。處世有術。夫體道之人。守其天常。安其命義。食止充虛。衣止御寒。不苟所得。不棄所有。雖不侍免。禍不安就。達不自厲。窮不易操。樂乎天眞。與道同久。

老子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

〔舊註〕謂德服之能受其劍。

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

〔舊註〕已見符言篇。

故爲治之本。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足用之本。在于不奪時。

〔舊註〕時謂春耕夏耘秋穫之三時也。

不奪時之本。在于省事。省事之本。在于節用。節用之本。在于去驕。

〔舊註〕貴德中也。

去驕之本。在于虛無。

〔舊註〕本在于虛己無爲。以御人下。豈惟節用愛民之義。

故知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

〔舊註〕夫身之自愛。故知者不爲。然後盡于全生委命之道也。

目悅五色。口肥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一性。日引衰欲。竭其天和。身且不能治。奈治天下何。

〔舊註〕未有自困而能治物者。況治天下哉。

〔纘義〕將勝乎人。先勝乎己。未有己不勝而能勝人者也。勝人者。有力。欲勝理也。自勝者。強理。勝欲也。理勝則得人之心。人將自用其力。欲勝則用人之力。人將先離其心。天理人欲之異。宜有間然。

所謂得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稱尊號。言其運天下心。得天下力也。

〔舊註〕所以光于四表。格于上下。民不忍違之也。

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

〔舊註〕謂失天下之心力也。

湯、武不爲放。

〔舊註〕非湯、武能放桀、紂。蓋因天下之心。用天下之力耳。

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

〔舊註〕守、保守也。得道則守在異俗。失道則守在臣下也。

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左右。

〔舊註〕自非義扶王室。惠親黎庶。即肝膽楚越也。

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君不可奪也。

〔舊註〕無據于德。難恃不奪。有依于道。自不可奪。

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于持天下矣。

〔舊註〕將在可奪之地。雖篡弒沒世未行。然于神器未足持保也。

〔纘義〕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聖人運天下心。得天下力。而天下治。若夫桀、紂之爲君。有南面之名。無一人之譽。此湯、武之所以不爲之臣。天子失道。諸侯爲守。誰之過歟。

老子曰。善治國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

〔舊註〕因而治之。

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亂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之所亂。逆之至也。

〔舊註〕謂不順治人之道也。

非禍人不能成禍。

〔舊註〕直任所作。

不知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

〔舊註〕摧其凶銳之器。釋其紛結之心。而與萬物和光。同彼塵俗而化。

人之情性。皆願賢己而疾不及人。

〔舊註〕人之常情。

願賢己則爭心生。疾不及人即怨爭生。

〔舊註〕以其懷疾。故多怨爭。

怨爭生即心亂而氣逆。

〔舊註〕氣以和暢爲順。

故古之聖王退爭怨。爭怨不生。

〔舊註〕謂不尚賢也。

即心治而氣順，故曰不尙賢，使民不爭。

〔纘義〕爭之不足，讓之有餘，人己兩全之道也。夫怒逆德，兵凶器，爭者人之所亂，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治人亂逆之至也。文子以其言而授之苞藍，趨欲伐吳，盍引以爲諫，句踐不聽，敗于夫椒，則知欲禍人者，乃所以自禍也，賢者肯如是乎。

老子曰：治物者不以物以和。

〔舊註〕用和接之，物將可治。

治和者不以和以人。

〔舊註〕人得其宜，當自和矣。

治人者不以人以君。

〔舊註〕元首正則肢體自立。

治君者不以君以欲。

〔舊註〕無欲則身正，身正則天下皆正也。

治欲者不以欲以性。

〔舊註〕得性之原，則所縣解，若以欲除欲，是同乎以事止事。

治性者不以性以德。

〔舊註〕無所不得，性乃全矣。

治德者不以德以道。

〔舊註〕若不失德，斯其德者也，處乎至道，而德自生焉。

以道本人之性，無衷穢，久溺于物，即忘其本，忘其本，即合于若性。

〔舊註〕離其純素之本，反以染習之欲爲性也。

衣食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于外也。

〔舊註〕性分之外。

故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有道者，能遺物反己。

〔舊註〕能復性本。

有以自鑒，即不失物之情，無以自鑒，即動而惑熒。

〔舊註〕以道自鑒，則萬物之性，素無所汙，苟不能，則物來熒惑，動皆失正也。

夫縱欲失性，動未嘗正，以治生即失身，以治國即亂人，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

〔舊註〕故曰，反者道之用也。

〔纘義〕性與欲固有間矣，人皆然，君爲甚，夫治物不以物以和者，先明己之性，而後明物之性，明物之性，則可以贊化育參天地矣。

古者聖人得諸己，故令行禁止。

〔舊註〕其身正者，不令而行。

凡舉事者，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

〔舊註〕清以鑒情，平以正物，然後不遺而善成也。

聽失于非譽，目淫于采色，而欲得耶正，即離矣。

〔舊註〕聽言于是非之間，眩目于綺麗之上，身且未定，可正物哉。

是以貴虛。

〔舊註〕以其不載，故應之無屈也。

故水激則波起，氣亂則智昏，昏智不可以爲正，波水不可以爲平。

〔舊註〕昏則不鑒，波則不止，止則平而靜，鑒則正而當。

故聖王執一以理物之情性。

〔舊註〕清平之一，乃能通理乎萬類也。

夫一者至貴，無適于天下，聖王託于無適，故爲天下令。

〔舊註〕甘其有適，非貴于天下也，聖王無欲，復何適哉，以無所適而乘適，故可化令天下矣。

〔纘義〕古之學者爲己，爲己之道立，而後爲人之道行，聖人得諸己，故清明在躬，無遠弗燭，得萬物之情，而命令行于天下矣。

老子曰：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

〔舊註〕三才通爲一和之氣，以陶甄萬物也。

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登。

〔舊註〕所謂蓄相通之和氣故爾。

春雹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

〔舊註〕能害常節，謂之賊氣。

天地之間，一人之身也。

〔舊註〕獨由君之化耳。

六合之內，一人之形也。

〔舊註〕動用之狀，無不效應。

故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

〔舊註〕知神性之虛通，信天人之符應，則不至于懼亂矣。

聖人由近以知遠。

〔舊註〕身中比（案）此註義未明，當有脫誤，無刪本可校，姑仍其舊。

以萬只爲一同。

（舊註）理推之故。

氣蒸乎天地。

（舊註）中和之氣蒸徹上下。

禮義廉恥不設，萬民莫相侵暴虐。（案）莫字下一本有不字，然舊註是原文所無，猶在乎混溟之中也。

（舊註）失至道之治，威而化之，非若禮義誘惑于物，是以純純常常，不知所以然而至于此也。

廉恥陵遲，及至世之衰，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民貧苦而忿爭生，是以貴仁。

（舊註）方假兼愛以治人。

人鄙不齊，比周朋黨，各推其與，懷機減巧詐之心，是以貴義。

（舊註）義者裁斷合宜，然可物正其實。

男女雜居，離而無別，是以貴禮。

（舊註）禮者檢身以合度，然可人敘其倫。

性命之情，淫而相迫，于不得已，即不和，是以貴樂。

（舊註）樂者和心以滌慮，然可感變風俗。

故仁義禮樂者，所以救敗也，非通治之道也。

（舊註）救澆淫之敗，非治道之通者。

（纘義）天地一身，天下一氣，陽變陰化，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聖人愛養萬民，視爲一家，故天下和平也。若乃用多而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則民貧苦而忿爭生，非通治之道矣。

誠能使神明定于天下，而心反其初。

（舊註）謂威而化之，使歸性本。

即民性善，民性善，即天地陰陽從而包之。

（舊註）以大順故大通。

即財足而人贍，貪鄙忿爭之心不得生焉。

（舊註）以得性而足，故不知其德也。

仁義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而民不淫于采色。

（舊註）苟未爲仁義所加，則上下之道，通而不淫，君臣之鄉，樸而無飾。

故德衰然後飾仁義。

（舊註）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

和失然後調聲。

（舊註）調音求和，足明和已失矣。

淫然後飾容。

（舊註）淫猶過也，過于中庸，遂飾容止。

故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

（纘義）聖人誠而明之，反其性初，民復于善，民性善，則天地陰陽從而包之，財足人贍，貪鄙不生，忿爭乃息，仁義不用，而道德定于天下矣。

老子曰，清靜之治，和順以寂寞，質眞而素樸，閒靜而不躁。

（舊註）無欲者常居其妙，故衆德自全。

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同乎義。

（舊註）中與道宜，外與事正。

其言略而循理，其行說而順情。

（舊註）合理之言自簡，因物之行乃順。

其心和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

（舊註）內和而外素，心僞則事飾。

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即留，激則行。

（舊註）黜聰棄智，留行隨感。

通體乎天地，同精乎陰陽，一和乎四時，明照乎日月。（案）照一本作照，與道化者爲人。

（舊註）身不自有，與道爲人，故天地日月合其明德也。

機巧詐僞，莫敝乎心，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序，風雨不爲虐，日月清靜而揚光，五星不失其行，此清靜之所明。

（舊註）以其清靜無爲，故天地不虧常德耳。

（纘義）天清地靜，故能長久，聖人以清靜爲治者，法天地也，心清則內合乎道，體靜則外同乎入，是以不出戶而化行。

老子曰，治世之職易守也。

（舊註）無事故易守也。

其事易爲也。

（舊註）不擾故易爲。

其禮易行也。

（舊註）不飾故易行。

其言易信也。

（舊註）法寬故易信。

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

（舊註）不相奪倫。

故農與農言獻，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

（舊註）數謂所利之數。

是以士無遺行，工無苦事，農無廢功，商無折貨，各安其性。

（舊註）性所便習，各安其時也。

異形殊類，易事而不悖。

（舊註）雖四人殊類，出處異途，交易其事，不相悖亂。

失業處而賤，得志勢而貴。（案）此二句一本無處字勢字。

（舊註）得者自得，失者自失。

（纘義）古人世守一官，官守一事，故治世之臣，職易守，事易爲，後世兼官共事之法行，官益冗而事益繁，政出多門，反致害治。

夫先知遠見之人，才之盛也，而治世不以責于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之人，知之盜也，而明主不求于下，傲世賤物，不從流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化民，故高不可及者，不以爲人量，行不可遠者，不以爲圖俗。

（舊註）夫至理之道，風俗齊同，而貪賢貴貨爭奢斯起者也。

故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

（舊註）以其分異。

道術可世傳。

（舊註）道者隨分而通，術者執一應萬，故傳世可用也。

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旅可與權同也。（案）與盤一本作以法。

（舊註）國使一俗之故，則愚可守，軍使一法之故，則盤可同。

不待古之英雋而人自足者，因其所有而竝用之也。

（舊註）繇事之世，則賢愚之材，莫不同適而竝用。

末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也，重爲任而罰不勝也，爲其離而絲不敢也。

（舊註）分外責之也，夫輕其任則皆勝，在所易則皆敢。

民困于三賁，即飾智而詐上，犯衆而行危。

（舊註）貴乎苟免。

雖峻法嚴刑，不能禁其姦。

（舊註）復以其姦避刑。

獸窮即觸，鳥窮即啄，人窮即詐，此之謂也。

（纘義）才不可以勝德，言不可以過行，才盛而有先知之見者，治世不以責于人，聞博而有辯口之侯者，明主不以求于下，傲世抗行，責人以重難，強人以不能者，惡免人窮之詐哉。

老子曰：雷霆之聲，可以鐘鼓象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

（舊註）風于聲色，即不能逃乎。（案）此註語氣未了，當有闕文。

大可睹者，可得而畢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

（舊註）以在際限之內。

夫至大天地不能函也，至微神明不能領也。

（舊註）謂太古之時，道懵混茫，德用微密也。

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即樸散而爲器矣。

（舊註）將有五色之雜，六律之差，遂散混茫之中，各周器械之用也。

立仁義，修禮樂，即德遷而爲僞矣。

（舊註）自得爲德，今德因物修，非僞何也。

民飾智以驚愚，設詐以攻上，天下有能持之而未能有治之者也。

（舊註）言雖能持之，未能有治矣。

夫智能彌多而德益衰，（案）衰一本作減，是以至人淳樸而不散。

（纘義）聖人剖大樸，法天地，觀象以制器，若雷霆之于鐘鼓，風雨之于音律，皆得象而爲之，至若天地之大，神明之微，則有所不能窮究也，惟至人淳樸不散，而可以爲萬世之師。

夫至人之治，虛無寂寞，不見可欲，心與神處。

（舊註）有用無宰。

形與性調。

（舊註）中外通順。

靜而體德，動而理通，循自然之道，繰不得已矣。

（舊註）感而後應。

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淡然無欲，而民自樸，不忿爭而財足，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反歸焉，而莫之惠。

（舊註）使天下不知所得，不讓所來，則至德反歸，而未始有惠者也。

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誠通焉，謂之天府。

（舊註）處此道以化民，與天同德也。

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謂之搖光。

（舊註）夫有餘而以餘被物者，謂之光，順物用而動者，謂之搖也。

搖光者資糧萬物者也。

〔舊註〕道能蓄貸且成故稱資糧也。

〔纘義〕北辰天之尊帝也端居天心而衆星拱之至人取法爲治心與神處漠然無爲而天下和搖光居北斗之柄資糧萬物隨天左旋日轉一周斗不降祿生民罔食舜察璇璣以齊七政其知天矣乎。

老子曰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

〔舊註〕愛猶尙也。

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

〔舊註〕天布六氣之精地分五行之平。

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卽與道淪神明藏于無形精氣反于眞。

〔舊註〕四關謂耳目鼻口五道謂五情離本也能閉而止之則與道冥通而全神氣耳。

目明而不以眎耳聰而不以聽口當而不以言心條通而不以思慮委而不爲知而不矜直性命之情而知故不得害。

〔舊註〕夫如是則外無牽役之勞內無冰炭之害。

精存于目卽其眎明存于耳卽其聽聰留于口卽其言當集于心卽其慮通。

〔舊註〕凡用心以至猶可庶幾況精之所存乎。

故閉四關卽終身無患四肢九竅莫死莫生是謂眞人。

〔舊註〕莫死莫生猶不廢不用也眞人也精一而已肢體藏竅純氣周焉。

地之生財大本不過五行聖人節五行卽治不荒。

〔舊註〕竅生之氣在乎五行爲治者法之卽不相剋害也。

〔纘義〕人有五性應天五星應地五行五性動七情出身可不知愛乎夫神藏于心精藏于腎魂藏于肝魄藏于肺意藏于脾神明藏于無形莫生莫死是謂眞人。

老子曰衡之于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繩之于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于法無私好惜故可以爲命。

〔舊註〕命猶令也苟無所私可正天下。

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道而合人心者也。

〔舊註〕委道而往所在皆同同而無心豈容德怨矣。

故爲治者知不與焉。

〔舊註〕用智乃非宜也。

水戾破舟木蠹折軸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案〕此下原衍也字・今據明程本刪・知不藏也。

〔舊註〕無心者物不加怨哉智者未嘗終吉。

故道有知卽亂德有心卽險心有目卽眩。

〔舊註〕智亂無爲之道心險自安之德目眩淸素之心。

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常一而不衰方行而不留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之爲。

〔舊註〕一者無爲百王用之萬世傳之而不易也凡無情無私一以遇之者雖終日應用未嘗爲也斯道至治正而有常不然權之與盈豈一日制作而萬世不能易哉。

〔纘義〕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無私故法一而令行是故德有心則險心有眼則眩知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則知一者無爲之爲百王用之萬世傳之。

人之言曰國有亡主世無亡道。〔案〕人之言曰上一本有老子曰三字・

〔舊註〕道不易世惟人弘之。

人有窮而理無不通。

〔舊註〕人能窮究于彼者莫有不通之理也。

故無爲者道之宗也得道之宗效應無窮。

〔舊註〕無心于其間則與萬物偕往而不匱也。

故不因道理之數而專己之能其窮不遠也。

〔舊註〕惟不專己循天之理者豁然不知窮之所至。

夫人君不出戶以知天下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

〔舊註〕以無爲爲心也是能因也但因其理以推之則天下可識知矣。

故積力之所舉卽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卽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絕糧萬人之衆無廢功。

〔舊註〕言人君不擅于事乃能因衆人之力以勝任天下失其所因之道則智窮而事廢矣。

工無異伎士無象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干人得所宜物得所安是以器械不惡職事不慢也。

〔舊註〕凡靈于一用則不失所宜。

夫賣少易償也。

〔舊註〕動可補過。

職寡易守也。

〔舊註〕事簡故就。

任輕易勸也。

〔舊註〕力餘則順。

上操約少之分下効易爲之功是以君臣久而相厭也。

〔舊註〕簡易之道可大可久。

〔纘義〕天不自天有爲天者地不自地有爲地者爲者其誰也國有亡主世不亡道伊尹五就桀而不

用。是專己之能。而不知因人之道也。故伊尹不爲夏而爲湯矣。夏其有不亡。湯其有不興乎。

老子曰。帝者體太一。

〔舊註〕體太一。與一之道也。

王者法陰陽。

〔舊註〕法陶鈞品物之工也。

霸者則四時。

〔舊註〕則春秋溫嚴之令。

君者用六律。

〔舊註〕用五音節候之氣。

體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倫。

〔舊註〕出乎天地。總乎道德。

聰明照于日月。精神通于萬物。

〔舊註〕無幽不燭。故照于日月。無機不守。故通于萬物。

動靜調乎陰陽。喜怒和乎四時。

〔舊註〕動而不冗。靜而不凝。調乎陰陽也。春而不溫。秋而不嚴。和乎四時也。

覆露皆道。博洽而無私。

〔舊註〕覆之與露。往復皆道。

蜎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

〔舊註〕三才和合。得盡其生。

德流方外。名聲傳乎後世。

〔舊註〕居其實者。自然爲資。美之主也。

法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德與天地參光。明與日月並照。精神與鬼神齊靈。

〔舊註〕所謂與天地鬼神合其靈德也。

蘊圓履方。抱表寢繩。

〔舊註〕進止之道。皆在法象。

內能治身。外得人心。發號施令。天下從風。

〔舊註〕如風靡出。

則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與有節。出入有量。喜怒剛柔。不離其理。柔而不脆。剛而不壯。寬而不肆。

煎而不悖。優柔委順。以養羣類。其德含蓋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

〔舊註〕總此衆美。方成霸道。則知帝王之際。非聖人孰能與于此哉。

用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與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

〔舊註〕有道在乎能順六候。以行廉政。賞罰之際。不乖物宜。

伐亂禁暴。舉賢廢不肖。匡衰以爲正。撥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于施舍開塞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者也。

〔舊註〕非平正者。不能制御萬物。非時勢者。不能役用于人也。

帝者體陰陽即侵。

〔舊註〕出太一無爲之德。

王者法四時即削。霸者用六律即辱。君者失準繩即廢。

〔舊註〕虧刑賞齊人之政。

故小而行大。即塞而不親。

〔舊註〕以智位之。不可瞻也。

大而行小。即狹隘而不容。

〔舊註〕以道德之無所施也。

〔續義〕不曰皇而曰帝曰王曰霸曰君。何哉。尊皇也。帝者失道而後德。王者失德而後仁。霸者失仁而後義。君者失義而後禮。大者立則小者在焉。小者立則大者失矣。

老子曰。地廣民衆。不足以爲強。

〔舊註〕失道即皆爲抗敵也。

甲堅兵利。不足以恃勝。

〔舊註〕恃勝則驕。驕即敗。

城高池深。不足以爲固。

〔舊註〕在德不在險。

嚴刑刻殺。不足以爲威。

〔舊註〕恩布則威行。法峻則人叛。

爲存政者。無小必存。爲亡政者。無大必亡。故善守者無與鬬。

〔舊註〕處不可奪之政。

善戰者無與鬬。

〔舊註〕因其怒而用之。

乘時勢因民欲而天下服。

〔舊註〕湯、武之類也。

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積德而民可用也。蓄怒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加者深。則福之所

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

〔舊註〕修文德以來之。則干戈爲棄物耳。

廣則我強而敵弱。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

〔舊註〕乘天下之心故也。

故費不半而功十倍。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王兵先勝而後戰。

〔舊註〕常持必勝之算。故有征無戰耳。

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舊註〕不知常處必敗之地。

此不明于道也。

〔纘義〕行文德者。雖小必存。好用兵者。雖大必亡。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蓄其怒。惟知兵本以止亂。而不以爲亂。則民不傷。而國長存。

文子纘義卷十

上仁〔案〕此篇纘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老子曰。君子之道。靜以修身。儉以養生。靜卽下不慢。下不慢卽民不怨。下慢卽政亂。民怨卽德薄。政亂賢者不爲謀。德薄勇者不爲鬬。亂主則不然。一日有天下之富。處一主之勢。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于宮室臺榭溝池苑囿。猛獸珍怪。貧民飢餓。虎狼厭鬻。百姓凍寒。宮室衣綺繡。故人主畜茲無用之物。而天下不安其性命矣。

老子曰。非淡漠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并覆。非正平無以制斷。以天下之目眡。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心慮。以天下之力爭。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達。羣臣輻輳。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法令察而不苛。耳目聽而不聞。善否之情。日陳于前而不逆。故賢者盡其智。不肖者竭其力。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得用人之道也。夫乘輿馬者。不勞而致千里。乘舟楫者。不游而濟江海。使言之而是。雖商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之而非。雖在人君卿相。猶不可用也。是非之處。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其計可用。不盡其位。其言可行。不貴其辯。闇主則不然。羣臣盡誠效忠者。希不用其身也。而親習邪枉。賢者不能見也。疎遠卑賤竭力盡忠者。不能聞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安海內。存萬方。其離聰明亦以遠矣。

老子曰。能尊生。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先祖之道爵。必重失之。生之所由來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貴以身治天下。可以寄天下。愛以身治天下。所以託天下。

文子問治國之本。老子曰。本在于治身。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身亂而國治者未有也。故曰。修之身。其德乃眞。道之所以至妙者。父不能以教子。子亦不能受之于父。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

文子問曰。何行而民親其上。老子曰。使之以時。而敬愼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天地之間。善卽吾畜也。不善卽吾讎也。昔者夏、商之臣。反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君。歸神農氏。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

老子曰。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事煩難治。法苛難行。求多難贍。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大校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于治。有益于亂者。聖人不爲也。無益于用。有益于費者。智者不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事省易治。求寡易贍。任于衆人則易。故小辯害義。小義破道。道小必不通。通必簡。河以逶迤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道以優游故能化。夫通于一伎。審於一事。察于一能。可以曲說。不可以廣應也。夫調音者。小絃急。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貴者佚。道之言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天同氣。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功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爲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說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理之。法雖少。足以治。無道以理之。法雖衆。足以亂。

老子曰。鯨魚失水。則制于螻蟻。人君舍其所守。而與臣爭事。則制于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聽從取容。臣下藏智而不用。反以事專其上。人君者不任能而好自爲。則智日困而自負責。數窮于下。則不能中理。行墮于位。則不能持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刑。則無以與天下交矣。喜怒形于心。嗜欲見于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則上下乖心。君臣相怨。百官煩亂。而智不能解。非譽萌生。而明不能照。非己之失。而反自責。則人主愈勞。人臣愈佚。是代大匠斲。失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與馬逐走。筋絕不能及也。上車攝轡。馬服衡下。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善乘人之資也。人君之道。無爲而有就也。有立而無好也。有爲卽議。有好卽諛。議卽可奪。諛卽可誘。夫以建而制于人者。不能持國。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惟神化者。物莫能勝。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閉。中扃外閉。何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不成。故不用之。不爲之。而有用之。而有爲之。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自有司。以不知爲道。以禁苛爲主。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致。

老子曰。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基也。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理。中用人力。是以萬生以長。萬物蕃殖。春伐枯槁。夏收百果。秋蓄蔬食。冬取薪蒸。以爲民資。生無乏用。死無傳尸。先王之法。不掩羣而取夭。殫（上音彈。下音酒。）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財未祭獸。置罘（音浮。）不得通于野。網未祭魚。網罟不得入于水。麗龜未蟄。羅網不得張于澤。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田。育孕不殺。殈（音

還。卵不探。魚不長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是故萬物之發生。若蒸氣出。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之道也。非自見而足行之也。欲利民不忘乎心。則民自備矣。

老子曰。古者明君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必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奉。如此卽得承所受于天地。而離于飢寒之患。其懼怛于民也。國有飢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冬不被裘。與民同苦樂。卽天下無哀民。闇主卽不然。取民不裁其力。求下不量其積。男女不得耕織之業。以供上求。力勤財盡。有旦無莽。君臣相疾。且人之爲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益十畝。中田之收。不過四石。妻子老弱。仰之而食。或時有災害之患。無以供上求。卽人主慾之矣。貪主暴君。涸漁其下。以適無極之欲。則百姓不被天和。履地德矣。

老子曰。天地之氣。莫大于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與成必得和之精。故積陰不生。積陽不化。陰陽交接。乃能成和。是以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夫太剛則折。太柔則卷。道正在于剛柔之間。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也。引而申之。可直而布也。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夫恩推卽懦。懦卽不威。嚴推卽猛。猛卽不和。愛推卽縱。縱卽不令。刑推卽禍。禍卽無親。是以貴和也。

老子曰。國之所以存者。得道也。所以亡者。理塞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德有昌衰。風爲先萌。故得生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徵者。雖成必敗。國之亡也。大不足恃。道之行也。小不可輕。故存在得道。不在于小。亡在失道。不在于大。故亂國之主。務于地廣。而不務于仁義。務在高位。而不務于道德。是舍其所以存。道其所以亡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孰不能承。故審其己者。不備諸人也。古之爲君者。深行之謂之道德。淺行之謂之仁義。薄行之謂之禮智。此六者。國家之綱維也。深行之則厚得福。淺行之則薄得福。蓋行之天下服。古者修道德卽正天下。修仁義卽正一國。修禮智卽正一鄉。德厚者大。德薄者小。故位不以雄武立。不以堅強勝。不以貪競得。立在天下推已。勝在天下自服。得在天下與之。不在于自取。故雌牝卽立。柔弱卽勝。仁義卽得。不爭卽莫能與之爭。故道之在于天下也。譬猶江海也。天之道。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欲名之大。而求之爭之。吾見其不得已。而雖執而得之。不留也。夫名不可求而得也。在天下與之。與之者歸之。天下所歸。德也。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卽危道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殺傷人勝而勿美。故曰。死地荊棘生焉。以悲哀泣之。以喪禮居之。是以君子務于道德。不重用兵也。

文子問仁義禮何以爲薄于道德也。老子曰。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與明之。四海之內。哀樂不能偪。鄉府庫之財貨。不足以贍萬民。故知不如修道而行德。因天地之性。萬物自正。而天下贍。仁義因附。是以大丈夫居其厚不居其薄。夫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制。不過其實。仁不溢恩。悲哀抱于情。送死稱于仁。夫養生不強人所不能及。不絕人所不能已。度量不失其適。非譽無由生矣。故制樂足以合歡。不出于和。明于死生之分。通于修儉之適也。末世卽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

禮飾以煩。樂淫以淫。風俗溺于世。非譽萃于朝。故至人廢而不用也。與驩逐走。卽人不勝驩。託于車上。卽驥不勝人。故善用道者。乘人之資以立功。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主與之以時。民報之以財。主遇之以禮。民報之以死。故有危國無安君。有憂主無樂臣。德過其位者尊。祿過其德者凶。德貴無高。義取無多。不以德貴者竊位也。不以義取者盜財也。聖人安貧樂道。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己。故不逆義而妄取。古者無德不尊。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誅。其進人也以禮。其退人也以義。小人之世。其進人也若上之天。其退人也若內之淵。言方者以疾今也。相馬失之瘦。選士失之貧。豚肥充廚。骨骸不官。君子察實。無信讒言。君過而不諫。非忠臣也。諫而不聽。君不明也。民沈溺而不憂。非良君也。故守節死難。人臣之職也。衣裘食飢。慈父之恩也。以大事小。謂之變。人以小犯大。謂之逆。天前雖登天。後必入淵。故鄉里以齒。老窮不遺。朝廷以爵。尊卑有差。夫崇貴者。爲其近君也。尊老者。爲其近親也。敬長者。爲其近兄也。生而貴者驕。生而富者奢。故富貴不以明道自鑑。而能無爲非者寡矣。舉而不厭。所以治身也。教而不倦。所以治民也。賢師良友。舍而爲非者寡矣。知賢之謂智。愛賢之謂仁。尊仁之謂義。敬賢之謂禮。樂賢之謂樂。古之善爲天下者。無爲而無不爲也。故爲天下有容。能得其容。無爲而有功。不得其容。動作必凶。爲天下有容者。豫兮其若冬涉大川。猶兮其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其若冰之液。敦兮其若樸。混兮其若濁。廣兮其若谷。此爲天下容。豫兮其若冬涉大川者。不敢行也。猶兮其若畏四鄰者。恐自傷也。儼兮其若容者。謙恭敬也。渙兮其若冰之液者。不敢積藏也。敦兮其若樸者。不敢廉成也。混兮其若濁者。不敢清明也。廣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進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恐自傷者。守柔弱不敢矜也。謙恭敬者。自卑下尊敬人也。不敢積藏者。自損弊不敢堅也。不敢廉成者。自虧缺不敢全也。不敢清明者。處濁辱而不敢清明也。見不足而不敢自賢也。夫道退故能先。守柔弱故能矜。自卑下故能高人。自損弊故質堅。自虧缺故盛全。處濁辱故新鮮。見不足故能賢。道無爲而無不爲也。

文子纘義卷十一

上義

老子曰。凡學者能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淸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反于虛無。可謂達矣。治之本仁義也。其末法度也。人之所生者本也。其所不生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先末後本。謂之小人。法之生也。以輔義。重法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首足也。仁義者廣崇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故不大其棟。不能任重。任重莫若棟。任國莫若德。人主之有民。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卽本固。基厚卽上安。故事不本于道德者。不可以爲經。言不合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便說掇取一行一切之術。非天下通道也。

〔纘義〕上義者明于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治有本末。知所先後。則近于道德矣。術其可以治天下乎。

老子曰。治人之道。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轡之乎轡衝。正度之乎胸臆。內得于中心。外合乎馬志。故能取道致遠。氣力有餘。進退還曲。莫不如意。誠得其術也。今夫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身不可離車輿之安。手不可失駟馬之心。故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取道。君臣不和。聖人不能以爲治也。執道以御之。中才可盡。明分以示之。姦邪可止。物至而觀其變。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卽遠者治矣。

不用適然之教。而得自然之道。萬舉而不失矣。

〔纘義〕天地一馬。萬物一指。聖人格物之至。而以與譬乎權勢。駟馬譬乎大臣。人主因而乘之。不煩智力。無遠不服。是乃治之方也。安得執御者而與之言乎。

老子曰。凡爲道者。塞褒隧。防未然。不貴其自是也。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無日不求。勿使可奪。無日不爭。如此則人欲釋而公道行矣。有餘者止于度。不足者遂于用。故天下可一也。〔案〕也字上一本有人字。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勢而用朋黨。卽奇伎逃亡。〔案〕逃亡一本作天長。守職不進。民俗亂于國。功臣爭于朝。故有道以御人。無道則制于人。

〔纘義〕良醫不治已病。治未病。爲道者塞褒隧。治未然。其良醫之謂歟。故不貴自是。貴不爲非。則無可欲之求。可奪之爭矣。故有道則可以御人。無道則受制于人。

老子曰。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苟利于民。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俗。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誦先王之書。不若聞其言。聞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不能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故聖人所由曰道。猶金石也。一調不可更事。猶琴瑟也。曲終改調。法制禮樂者。治之具也。非所以爲治也。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者。訊寤于俗而束于教也。

〔纘義〕道乃法之體。法乃道之用。夫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爲古者。法也。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與論至道。爲其束于教耳。

老子曰。天下幾有常法哉。當于世事。得于人理。順于天道。〔案〕道一本作地。詳于鬼神。卽可以正治矣。昔者三皇無制令而民從。五帝有制令而無刑罰。夏后氏不負言。殷人誓。周人盟。末世之衰也。忍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故法度制令者。論民俗而節緩急。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夫制于法者。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必有獨見之明。獨聞之聽。然後能擅道而行。夫知法之所由生者。卽應時而變。不知治道之源者。雖循終亂。今爲學者。循先聖業。振篇籍。守文法。欲以爲治。猶持方枘而內圓鑿也。欲得宜適。亦難矣。夫存危治亂。雖智不能。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人不行也。不驗之言。明主不聽也。

〔纘義〕聖人立法。本爲禁姦惡。平冤抑。保人民也。三皇無制令而從。五帝而下。所制法令。賞罰。代各不同者。時變故也。明主其可不究乎。

文子問曰。法安所生。老子曰。法生于義。義生于衆適。合乎人心。〔案〕一本作義生于衆適。衆適合乎人心。此治之要也。法非從天下也。非從地出也。發乎人間。反己自正。誠達其本不亂于末。知其要不惑于疑。有諸己不非于人。無諸己不責于所立。立于下者不廢于上。禁于民者不行于身。故人主之制法也。先以自爲檢式。故禁勝于身。卽令行于民。

〔纘義〕文子問法安所生。老子語以法生于義。義者宜也。先王立法。務適衆情。故先以身爲檢式。所禁于民者。不敢犯于身。是故令行而天下從之。

夫法者天下之準繩也人主之度量也縣法者法不法也法定之後中繩者賞缺繩者誅雖尊貴者不輕其賞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無罪是故公道行而私欲塞也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不得專行也法度道術所以禁君使不得橫斷也（案）不一本作無・人莫得恣即道勝而理得矣故反于無爲（案）于一本作樸・無爲者非謂其不動也言其從己出也

（纘義）法者人主示度量爲天下準繩也法定之後不二所施夫犯法者雖尊貴必誅中度者雖卑賤無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古之置有司立人君制禮法三者不廢天下無怨民世可反樸法令何庸哉

老子曰善賞者費少而勸多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與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故聖人因民之所喜以勸善因民之所憎以禁姦賞一人而天下趨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是以至賞不費至刑不濫聖人守約而治廣此之謂也

（纘義）生長殺藏天之道也賞罰取與人之道也聖人上法天道下因民心而爲平治之本夫有天下者能于四者之柄每事盡善故賞一人而天下歸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老子曰臣道者論事處當爲事先唱（案）事一本誤作是・守職明分以立成功故君臣異道即治同道即亂各得其宜處有其當即上下有以相使也故枝不得大于幹末不得強于本言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夫得威勢者所持甚少所任甚大（案）一本作所持甚小・所制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得所勢也五寸之關能制開闔所居要也下必行之令順之者利逆之者害（案）害一本作凶・天下莫不聽從者順也發號令行禁止者以衆爲勢也義者非能盡利于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之暴者非能盡害于海內也害一人而天下叛之故舉措廢置不可不審也

（纘義）君依臣而立臣依君而行君無爲乎上臣有爲乎下論事處當守職明分臣之事也君臣各得其宜即上下有以相使小大有以相制故異道即治舉措廢置有關于治亂爲君者不可不審也

老子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爲之今人君之論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即失賢之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人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人情莫不有所短成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也（案）一本無足字・成其大略非也闔里之行未足多也故小讓者無成功疵行者不容衆懷大者節疏度巨者衆遠論臣之道也

（纘義）世之全材難得自古皆然夫工師之求棟梁能不拘小節故大材可得人主之論臣佐知屈寸而伸尺則大賢可得矣蓋人無十全事無盡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從長何事不濟

老子曰自古及今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君子不責備于一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博達而不訾道德文武不責備于人力自修以道而不責于人（案）一本作而自修以道・故不責于人・易備也自修以道則無病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翳然天下寶之者不以小惡妨大美今志人之所

短忘人之所長而欲求賢于天下即難矣（案）此下一本有夫字・衆人之見位之卑身之賤事之淆辱而不知其大略故論人之道貴即觀其所舉富即觀其所施窮即觀其所不受賤即觀其所不爲（案）一本作窮即觀其所受・賤即觀其所爲・視其所趨難以知其所勇（案）趨一本作惡・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貨財以觀其仁振以恐懼以觀其節如此則人情可得矣

（纘義）自恕者不改過責人者不全交夫君子不責備于人者知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也人有大材詎可以小節而棄之乎

老子曰屈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伸尺小枉大直君子爲之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谷趨行殊方不歸善者不爲君子善言貴乎可行善行貴乎仁義夫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不害于明故智者不妄爲勇者不妄殺擇是而爲之計禮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恃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智能必以仁義爲本而後立智能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準繩中繩者謂之君子不中繩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雖愚者不爲身貴于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者視死如歸義重于身也故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即小身之所重也比之仁義即輕此以仁義爲準繩者也

（纘義）屈伸相感之道君子小枉而大直猶龍蛇之蟄奮善言善行潤澤萬生皆自屈身養德中來聖人以仁義爲準繩知身重于天下義重于身故能死君親之難是以君子身死而名不亡

老子曰道德之備猶日月也夷狄蠻貊不能易其指趣舍同即非譽在俗意行均即窮達在時事周于世即功成務合于時即名立是故立功名之人簡于世而謹于時時之至也間不容息（案）間字上一本有即字・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地而貪寶賂也將以存亡平亂爲民除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殘賊天下萬民騷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討強暴平亂世爲天下除害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

（纘義）人之道德天之日月也人之五性天之五星也雖夷狄蠻貊無以易之夫趣舍在己非譽在人用不用關于時行不行繫乎命是以君子得時行道間不容息（案）之一本誤作人・導之以德而不聽即臨赤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災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案）殫一本作衆・贍之以威武臨之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殺無罪之民養不義之主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案）殫一本作衆・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肆一人之欲而長海內之患此天倫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亂也今乘萬民之力反爲殘賊是以虎傅翼何爲不除夫畜魚者必去其蝟獺養禽獸者必除其豺狼又況牧民乎是故兵革之所爲起也

（纘義）國家五運其來久矣赤帝火運君失其德火乃爲災共工水運君失其德水乃爲災以知人君失德隨運爲災此兵革之所爲起凡有土之君其可失德致災而不知儆悟也

老子曰爲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任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即不然爲行者相拘以高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于彫琢器用遂于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誕文者遂煩

撓以爲急。士爲僞辯。（案）爲一本作亂。久稽而不決。無益于治。有益于亂。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于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重無用之物。是故耕者不強。無以養生。織者不力。無以衣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裕。姦邪不生。安樂無事。天下和平。智者無所施其策。勇者無所措其威。

（續義）古今爲國。其道不同者。俗變故也。古人淳樸。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是故人心易足。爲治不難。後世俗變風移。上行下效。奢侈相尙。貪欲無厭。是以人心難足。爲治不易。

老子曰。霸王之道。以謀慮之。以策圖之。挾義而動。非以圖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暴虐其民者。即舉兵而臨其境。實以不義。刺以過行。兵至其郊。令軍帥曰。無伐樹木。無掘墳墓。無敗五穀。無焚積聚。無補民廢。無聚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逆天地。侮鬼神。決獄不平。殺戮無罪。天之所誅。民之所讎也。兵之來也。以誅不義而授有德也。有敢逆天道亂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克其國。不及其民。廢其君。易其政。尊其秀士。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戶而納之。濟米而儲之。惟恐其不來也。義兵至于境。不戰而止。不義之兵至于伏屍流血。相交以前。故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求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案）助一本誤作勝。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

（續義）文子十二篇。三面四之。先皇後繼。帝王在焉。霸之世。時之秋歟。觀其非以圖存。將以存亡之語。則興廢繼絕之風。藹然在目。視後世不義之舉遠矣。

老子曰。上義者。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施惠。立正法。塞奏道。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羣臣同力。諸侯服其威。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發號行令。而天下響應。此其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良。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敵相當。未交兵接刃。而敵人奔亡。此其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苛政之變。察行陣之事。白刃合。流矢接。興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滿野。義之下也。兵之勝敗。皆在于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即兵強。民勝其敢。下叛其上。即兵弱。仁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決輕重之權。此上義之道也。

（續義）兵法先舉者爲主。應敵者爲客。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謂兵不可輕舉也。夫不得已而用之。則義舉爲上。敵奔次之。戰斯下矣。

老子曰。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死者。必義也。（案）一本作所以爲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並行。是謂必強。白刃交接。矢石若雨。而士爭先者。賞信而罰明也。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上視下如弟。下事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必王四海。下事上如父。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即必難爲之死。下事上如兄。即必難爲之亡。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之鬬。是故義君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于邪。以明其勢。察其勞佚。以知飢飽。戰期有日。視死若歸。恩之加也。

（續義）治天下有道。奚以兵爲哉。不得已也。強國之兵必死者。義迫之也。然則有道之主。忍以強國而

置民于死地乎。上視下如子。下事上如父。是故義君修政積德。國將自強。世固有之矣。

文子續義卷十二

上禮（案）此篇續義原闕。今仍錄文子原文。以符篇目。

老子曰。上古真人。呼吸陰陽。而羣生莫不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領理隱密。自成純樸。純樸未散。而萬物大優。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昧昧懋懋。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悟乎天地之間。其德煩而不一。及至神農、黃帝。脈領天下。紀綱四時。和調陰陽。于是萬民莫不竦身而思。戴聽而視。故治而不和。下至夏、殷之世。嗜欲遷于物。聰明誘于外。性命失其真。施及周室。澆醇散樸。離道以爲僞。險德以爲行。智巧萌生。狙擊以擬聖。華誣以脅衆。琢飾詩書。以賈名譽。各欲以行其智僞。以容于世。而失大宗之本。故世有喪性命衰漸。所由來久矣。是故至人之學也。欲以反性于無。游心于虛。世俗之學。擢德擿性。內愁五藏。暴行越知。以流名聲于世。此至人所不爲也。擢德自見也。擿性絕生也。若夫至人定乎死生之意。通乎榮辱之理。舉世譽之而不益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得至道之要也。

老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與而不奪。天下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萬物蕃息。飛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係而從也。及其衰也。鳥獸蟲蛇。皆爲民害。故鑄鐵鍛刃。以禦其患。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各以其智。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故先王之法度。有變易者也。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也。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後世。因時

而變者也。管猶師曠之調五音也。所推移上下無常。尺寸以度。而廢不中者。故通于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于中而知規矩鉤繩之所用者。能治人。故先王之制不宜。即廢之。末世之事善。即著之。故聖人之制禮樂者。不制于禮樂。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老子曰。昔者之聖王。仰取象于天。俯取度于地。中取法于人。調陰陽之氣。和四時之節。察陵陸水澤肥墝古瘠切。高下之宜。以立事生財。除飢寒之患。辟疾疢之災。中受人事。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列金木水火土之性。以立父子之親。而成家。聰五音清濁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孟仲季之序。以立長幼之節。而成官。列地面州之分。國而治之。立大學以教之。此治之綱紀也。得道則舉。失道則廢。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盛而不敗者也。惟聖人可盛而不敗。聖人初作樂也。以歸神社稷。反其天心。至其衰也。流而不反。淫而好色。不顧正法。流及後世。至于亡國。其作書也。以領理百事。愚者以不忘。智者以記事。及其衰也。爲姦僞以解有罪。而殺不辜。其作圃也。以成宗廟之具。飾士卒以戒不虞。及其衰也。馳騁弋獵。以奪民時。以罷民力。其上賢也。以平教化。正獄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澤施于下。萬民懷德。至其衰也。朋黨比周。各推其所與。廢公趣私。外內相舉。姦人在位。賢者隱處。天地之道。極則反。益則損。故聖人治弊而改制。事終而更爲。其美在和。其失在權。聖人之道曰。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民無廉恥。不可以治。不知禮義。法不能正。非崇善廢醜。不樹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不能使人孝。能刑盜者。不能使人廉。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人。經。非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刑錯而不用。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州之高以爲九卿。一國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明于天地之道。通于人情之理。大足以容衆。足以懷遠。智足以知權。人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信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人俊也。行可以爲儀表。智足以決嫌疑。信可以守約。廉可以使分財。作事可法。出言可道。人傑也。守職不廢。處義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人豪也。英俊豪傑。各以大小之材處其位。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下和。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黜仁義。其于化民。若風之靡草。今使不肖臨賢。雖嚴刑不能禁其姦。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天地之性也。故聖人舉賢以立功。不肖之主舉其所與同。觀其所舉。治亂分矣。察其黨與。賢不肖可論也。

老子曰。爲禮者。雕琢人性。矯拂其情。目雖欲之。禁以度。心雖樂之。節以禮。趣翔周旋。屈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澂而不飲。外束其形。內愁音因。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哀人。何則。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防其所樂。是猶圍獸而不塞其垣。禁其野心。決江河之流。而塞之以手。故曰。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夫禮者。遏情閉欲。以義自防。雖情心嗛噫。形性飢渴。以不得已自強。故莫能終其天年。禮者非能使人不欲也。而能止之。樂者非能使人勿樂也。而能防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竊。豈若使無有盜心哉。故知其無所用。雖貧者皆辭之。不知其所用。廉者不能讓之。夫人之所以亡社稷。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未嘗非欲也。如冬日之扇。夏日之裘。無用于己。萬物凝爲塵埃矣。故揚沸止

沸。沸乃益甚。知其本者。去火而已。

老子曰。循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純樸散而禮樂飾。是非形而百姓眩。珠玉貴而天下爭。夫禮者。所以別尊卑貴賤也。義者。所以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人道之際也。末世之禮。恭敬而交。爲義者布施而得。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也。故水積則生相食之蟲。土積則生自肉之獄。禮樂節則生詐僞。末世之爲治。不積于養生之具。澆天下之醇。散天下之樸。滑亂萬民。以淸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澌爛。人失其性。法與義相背。行與利相反。貧富之相傾。人君之與僕廝。不足以論。夫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多欲則事不省。求贍則爭不止。故世治則小人守正。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不能禁也。

老子曰。衰世之主。鑽山石。掣金玉。擿翡翠。消銅鐵。而萬物不滋。刳胎焚郊。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麒麟不遊。構木爲臺。焚木而敗。竭澤而漁。積壤而丘處。掘地而井飲。涸川而爲池。築城而爲囚。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序。雷霆毀折。霜雪爲害。萬物焦天。處于太半。草木夏枯。三川絕而不流。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衆寡。使有分數。設機械險阻。以爲備。制服色。等異貴賤。差賢不肖。行賞罰。則兵革起而忿爭生。虛殺不辜。誅罰無罪。于是興矣。

老子曰。世之將衰。性命猶陰氣之所起也。主闇昧而不明。道廢而不行。德滅而不揚。舉事戾于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人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推上意而壞常。疏骨肉而自容。邪人諂而陰謀。遂載驕主而象其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田無立苗。路無莢莢。步。金積折廬。璧裂無瑕。穀蝕無腹。蓍筮日施。天下不合而爲一家。諸侯制法各異。習俗悖。拔其根而棄其本。鑿五刑爲刻削。爭于錐刀之末。斬刈百姓。盡其太半。舉兵爲難。攻城濫殺。覆高危安。大衝車。高重壘。除戰隊。使陣死。路犯殿敵。百往一反。名聲苟盛。兼國有地。伏尸數十萬。老弱飢寒而死者。不可勝計。自此之後。天下未嘗得安其性命。樂其習俗也。賢聖勃然而起。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進其智。遠者懷其德。天下混而爲一。子孫相代。輔佐蠕蠕。佞之端。息末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智能循大常。隱枝體。黜聰明。大通混冥。萬物各復歸其根。夫聖人非能生時。時至而不失也。是以不得中絕。

老子曰。鄧林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金石在中。形見于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蛟龍。莫之歸也。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也。故爲政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如此者。譬猶廣革者也。大敗大裂之道也。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老子曰。以政治國。以奇用兵。先爲不可勝之政。而後求勝于敵。以未治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應火。以水應水也。同莫足以相治。故以異爲奇。奇靜爲躁。奇治爲亂。奇飽爲飢。奇逸爲勞。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相伐也。向往而不勝。故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制愚。智同則行數者爲無數。

抱朴子內篇外篇

葛洪撰

校刊抱朴子內篇序

道家宗旨清淨沖虛而已其弊或流爲權謀或流爲放誕無所謂金丹仙藥黃白元素吐納導引禁呪符籙之術也秦漢方士絕不附會老子即依託黃帝亦非道家之說漢書藝文志以黃帝諸篇分屬道家神仙蓋本七略七略又本於別錄劉子政固誦習鴻寶篤信神仙者而典校祕書仍別方技於諸子之外不相殺也東漢之季桓帝奸神仙祠老子張陵之子衡使人爲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都習神仙之附會道家實昉於此抱朴子內篇古之神仙家言也雖自以內篇屬之道家然所舉仙經神符多至二百八十二種絕無道家諸子且謂老子泛論較略莊子文子關尹喜之徒祖述黃老永無至言去神仙千億里尋其旨趣與道家判然不同又後世學仙者奉魏伯陽爲正宗是書偶及伯陽內篇之名並無一語稱述惟神仙傳中言參同契假爻象以說作丹之意而已是稚川之學匪特與道家異併與後世神仙家無幾微之合余嘗謂漢之仙術元與黃老分途魏晉之世元言日盛經術多歧道家自詭於儒神仙遂混於道然第假借其名不易其實也迨及宋元乃緣參同爐火而言內丹鍊養陰陽混合元氣斥服食胎息爲小道金石符呪爲旁門黃白元素爲邪術惟以性命交修爲谷神不死羽化登眞之訣其說旁涉禪宗兼附易理襲微重妙且欲併儒釋而一之自是而漢晉相傳神仙之說盡變無餘名實交溷矣然則葛氏之書墨守師傳不矜妙悟譬之儒者說經其神仙家之漢學乎孫伯淵漕司篤好古義兼綜大流以明刻抱朴子及天一閣鈔本錯亂脫誤手自校讎復屬余與顧澗蘋各以家藏諸本參證他書覆校數過伯淵敘錄篇目將以刊行余因舉神仙與道家者流古今分合之故論次爲序覽者或有考焉嘉慶十七年七月甲戌桐城方維甸撰

按明刻抱朴子於內篇之後附入別旨一篇專論吐納導引與內篇本意不合辭義亦甚淺近不似晉人手筆考之稚川自敘本無此書隋唐諸志皆不著錄惟宋史藝文志道家有抱朴子別旨二卷注云不知作者亦不謂爲稚川所著也晚出之書元不可信且今本五百六十餘言不盈一卷併非宋元舊本故削去之不復附於篇末云維甸又跋

新校正抱朴子內篇序

諸子多有宋元以來及近人校正刊本唯抱朴子僅明盧舜治本行世五柳居陶大使曾假之於子增刊入漢魏叢書其所譌脫亦未暇校訂也道藏本較完善但見者頗尠子所藏又有天一閣鈔本內篇太平部及盧學士文弨手校明刻本顧茂才廣圻有葉林宗家鈔本及明嘉靖時潘諸刊本大略皆與藏本相同爰合以校訂釐其錯簡改其誤字而此書始可省讀考稚川自序暨隋唐史志俱分內外篇一屬道家一屬儒家而盧本兼刻改并卷第輒總題之爲抱朴子逐致諸家書目牽連入錄不能分晰亦可病也今所校正欲使別行以復舊觀嘉慶壬申孟冬觀察昌司潛江安駐節石城與方制府維甸時相過從觀察敏素好古兼通道釋二典思搜羅放佚嘉惠後學如宋代刊版官庫及明人書帕之例適予及方制府領茂才校定是書因先以內篇付梓人今年觀察擢臬關中印本就正庶其始終商搉焉江寧道藏在朝天宮仍借來覆審一過書中多依之有依別本校改者則注明藏本作某其更定錯簡及尋按詞義旁搜他書勘正各條亦一一注明以論後人第十七卷登涉篇諸符各本繕寫多失形似今全從道藏影摹俾傳其眞云癸酉歲十月陽湖孫星衍撰

抱朴子內篇目錄

暢元卷第一
論仙卷第二
對俗卷第三
金丹卷第四
至理卷第五
微旨卷第六
塞難卷第七
釋滯卷第八
道意卷第九
明本卷第十
仙藥卷第十一
辯問卷第十二
極言卷第十三
勤求卷第十四
雜應卷第十五
黃白卷第十六
登涉卷第十七
地眞卷第十八
遐覽卷第十九
祛惑卷第二十

右目錄依道藏本定按抱朴子內篇敘云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又外篇自敘云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又云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隋書經籍志內篇亦屬道家與外篇分行道藏雖并收外篇原未合爲一部觀其內篇之後外篇之前以抱朴子別有一種閒隔之可曉然矣明人刻此書從道藏取出而不知其爲三種遂總名曰抱朴子非也今校刊內篇二十卷不連外篇以復葛氏之舊兼正明人之誤舊唐書經籍志及各家書目俱爲二十卷隋志二十一卷有一卷者或加序目及音爲二十二卷也音久不傳道藏序在第一卷前故不復列數云或疑別言既自爲一種何以不見於自敘考道藏所收又有抱朴子養生論及稚川眞人較證術一卷抱朴子神仙金汋經三卷葛稚川金木萬靈論俱不見於自敘然則別言正同斯例蓋皆非稚川所撰也嘉慶十六年十月五松居士孫星衍敘錄

抱朴子外篇目錄

卷之一 嘉遯
卷之二 逸民
卷之三 勗學
卷之四 崇教
卷之五 君道
卷之六 臣節
卷之七 良規
卷之八 時難
卷之九 官理
卷之十 務正
卷之十一 貴賢
卷之十二 任能
卷之十三 欽士
卷之十四 用刑
卷之十五 審舉
卷之十六 交際
卷之十七 備闕
卷之十八 擢才
卷之十九 任命
卷之二十 名實
卷之二十一 清鑒
卷之二十二 行品
卷之二十三 弭訟
卷之二十四 酒誡
卷之二十五 疾謬
卷之二十六 譏惑
卷之二十七 刺驕
卷之二十八 百里
卷之二十九 接疏
卷之三十 鈞世
卷之三十一 省煩
卷之三十二 尙博
卷之三十三 漢過
卷之三十四 失失
卷之三十五 守堵
卷之三十六 安貧
卷之三十七 仁明
卷之三十八 博喻
卷之三十九 廣譬
卷之四十 辭義
卷之四十一 循本
卷之四十二 應嘲
卷之四十三 喻蔽
卷之四十四 百家
卷之四十五 文行
卷之四十六 正郭
卷之四十七 彈禰
卷之四十八 詰鮑
卷之四十九 知止
窮達
重言
卷之五十 自敘

抱朴子內篇序

洪體乏超逸（晉書作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翅則能凌厲元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故（晉書無此字）欲戢勁翮於鷦鷯（晉書作鷃）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豈況大塊稟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於（晉書作以）至駑之蹇足以（晉書無此字）自卞者審不能者止（晉書有又字）豈故力蒼蠅而慕滄天之舉策蹶驥而追飛兔之軌飾嫫母之陋醜（晉書作寫陋）求媒揚（晉書作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於和肆哉夫以（晉書無此字）焦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縱近才所以躓闇（藏本作閡晉書作礙也以晉書無此字）要離之贏而強赴扛鼎之契（晉書原注或作勢）秦人所以斷筋也是以望絕於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否（晉書作圮）之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而（晉書無此字）蓬茸有薄悅之樂也故權貴之家雖尺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淵（晉書作宏）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於時有好事者欲有所修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又無可（晉書作足）諮問（晉書無此字）今爲此書祖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不得宣之於翰墨蓋麤言載略以示一隅蓋惟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爲暗塞必能窮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舉（原注先舉一本作先覺者晉書作先覺者耳世儒徒知服膺周孔桎梏皆死（晉書無此四字）莫信神仙之事謂爲妖妄之說見余此書（晉書無事至此共十字）不特大笑之（晉書作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正故不以合於（此下舊有世字今校刪）余所著子書之數而別爲此一部名曰內篇凡二十卷與外篇各起次第也（晉書故不至第也作故予所著子言黃白之事名曰內篇其餘雜論通儒名曰外篇大凡內外一百一十六篇雖不足以藏（晉書以藏作藏篋）名山石室（晉書無此二字）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晉書止此無下三十一字）其不可與言者不令見也貴使來世好長生者有以釋其惑豈求信於不信者乎謹序（藏本作葛洪謹序後人所增）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暢元

抱朴子曰元者自然之始祖而萬殊之大宗也眇眇乎其深也故稱微焉緜邈乎其遠也故稱妙焉其高則冠蓋乎九霄其曠則籠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電馳或倏爍而景逝或飄泯而星流或滉瀁於淵澄或雰霏而雲浮固非類而爲有託潛寂而爲無淪大幽而下沈凌辰極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剛湛露不能等其柔方而不矩圓而不規來焉莫見往焉莫追乾以之高坤以之卑雲以之行雨以之施胞胎元一範鑄兩儀性納大始鼓冶億類倜旋四七匠成甘昧響策靈機吹噓四氣函括沖默舒闔榮尉（原注一作樞）抑揚清濁酌河渭增之不溢挹之不竭與之不榮奪之不弊故元之所在其樂不窮元之所去器弊神逝夫五聲入音清商流徵損聰者也鮮華豔采或麗炳爛傷明者也宴安逸豫清醪芳醴亂性者也吾知元道者（刻本有雖與雖爲存四字非雖顧耶爲生殺（藏本作役生）之神器屑吻爲興亡之關鍵椅樹俯臨乎雲雨藻室華綠以參差組帳霧合羅幬雲離西毛陳於閒房金觴華以交馳清絃嘈囋以齊唱鄭舞紛綵以蜿蜒哀簫鳴以凌霞羽蓋浮於漣漪掇芳華於蘭林之囿弄紅葩（藏本作蕚）於積珠之池登峻則望遠以忘百憂臨深則俯墜（藏本作墮）出駈朱輪之華擥以遺朝飢入宴千門之混晃（藏本作恍）有虧故曲終則歎發燕（藏本作歡）假借而非眞故物往若有遺也夫元道者得之乎內守之者外用之者神忘之者器此思元道之要言也得之者貴不待黃鉞之威體之者富不須難得之貨高不可登深不可測乘流光策飛景凌六虛貫涵溶出乎無上入乎無下經乎汗漫之門遊乎窈眇之野逍遙恍惚之中倘佯彷彿之表咽九華於雲端咀六氣於丹霞徘徊茫昧翱翔希微覆略蜿虹踐躡旋璣世得之者也其次則眞知足知足者則能肥遁勿用頤光山林紆鱗蟄龍之翼於細分（拔分當作介）之伍養

浩然之氣於蓬蓽之中鑑縷帶索不以貿龍章之曄暐也負步杖策不以易結駟之駱驛也藏夜光於嵩岫不受他山之攻沈鱗甲於元淵以遠鑽灼之災動息知止無往不足棄赫奕之朝華避偵卓之險路吟嘯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爲塵氛怡（一本作收）顏豐柯之下而朱戶變爲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莽（一本作粟）漱泉而太牢同乎藜藿秦爾有餘歡於無爲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守樸無欲無憂全眞虛器居平味澹恢恢蕩蕩與渾成等其自然浩浩茫茫與造化鈞其符契如闇如明如濁如清（刻本如二字似作而）似遲而疾似虧而盈豈有委尸祝之塵釋大匠之位越樽俎以代無知之庖舍繩墨而助傷手之工不以臭鼠之細瑣而爲（藏本無此二字）庸夫之憂樂藐然不喜流俗之譽坦爾不懼雷同之毀不以外物汨其至精不以利害汚其純粹也故窮富極貴不足以誘之焉其餘何足以悅之乎直刃沸鑊不足以劫之焉誘漸何足以戚之乎常無心於衆煩而未始與物雜也若夫操隋珠以彈雀孤秦痔以屬車登柝緡以探巢泳呂梁以求魚旦爲稱孤之客夕爲狐鳥之餘棟撓餗覆傾溺不振蓋世人之所爲載馳企及而達者之所爲寒心而悽愴者也故至人嘿韶夏而翦藻梲（按校富作悅）奮其六羽於玉城之墟而不煩銜蘆之衛翳其鱗角乎勿用之地而不恃曲穴之備俯無倨鴞之呼仰無亢極之悔人莫之識邈矣遠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一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論仙

或問曰神仙不死信可得乎抱朴子荅曰雖有至明而有形者不可畢見焉雖稟極聰而有聲者不可盡聞焉雖有大章豎亥之足而所常履者未若所不履之多雖有禹益齊諧之智（藏本無此二字識作識而所當藏本無此字識者未若所不識之衆也萬物云云何所不有況列仙之人盈乎竹素矣不死之道曷爲無之於是問者大笑曰夫有始者必有卒有存者必有亡故三五王旦之聖棄疾良平之智端嬰隨酈之辯莫有五丁之勇而成死者人理之常然必至之大端也徒聞有先霜而枯瘁當夏而凋青含穗而不秀未實而萎零未聞有享於萬年之壽久視不已之期者矣故古人學不求仙言不語怪杜彼異端守此自然推龜鶴於別類以死生爲朝暮也夫苦心約己以行無益之事鏤冰雕朽終無必成之功未若攄匡世之高策招當年之隆祉使紫青重紆元牡龍跱華轂易步趍（藏本作趨鼎鉉代耒耜不亦美哉每思詩人甫田之刺深惟仲尼皆死之證無爲握無形之風捕難執之影索不可得之物行必不到之路棄榮華而涉苦困釋甚易而攻至難有似喪者之逐遊女（袁富作桑事見列子說苑權謀）必有兩失之悔單張之信偏見將迷內外之禍也夫班狄（藏本作秋非也依意林引嵇狄翟同字又見後補問篇）不能削瓦石爲芒鋩歐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故不可爲者雖鬼神不能爲也不可成者雖天地不能成也世間亦安得奇方能當老者復少而應死者反生哉而吾子乃欲延魂蛣之命令有歷紀之壽養朝菌之榮（舊脫此二字今補）使累晦朔之積（舊此下有吾子二字今刪）不亦謬乎願加九思不遠迷復焉抱朴子荅曰夫聰之所去則震雷不能使之聞明之所棄則三光不能使之見豈鞫磑之音細而罷天之景微哉而簧夫謂之無聲焉蓍龜之無物焉又況管絃之和音山龍之綺繡安能賞克諧之雅韻曄曄之鱗蔚哉故聲蓍在乎形器則不信豐隆之與元象矣而

況物有微於此者乎暗昧滯乎心神則不信有周孔於在目矣況告之以神仙之道乎夫存亡終始誠是大體其異同參差或然或否變化萬品奇怪無方物是事非（本作弁本鈞末乖末可一也夫言始者必有終者多矣況而齊之非通理矣謂夏必長而蕎麥枯焉謂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謂始必終而天地無窮焉謂生必死而龜鶴長存焉盛陽宜暑而夏天未必無涼日也極陰宜寒而嚴冬未必無暫溫也百川東注而有北流之浩浩坤道至靜而或震動而崩施（疑作水陡）性（藏本作主）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蕭巨之寒焰重類應沈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輕物當浮而牂柯有沈羽之流萬殊之類不可以一概斷之正如此也久矣有生最靈莫過乎人貴性之物宜必鈞一（藏本此字無）而其賢愚邪正好醜脩短清濁貞淫緩急遲速趨舍所尚耳目所欲其為不同已有天壤之覺（刻本作隔非覺即較字）冰炭之乖矣何獨怪仙者之異不與凡人皆死乎若謂受氣皆有一定則雖之為蜃雀之為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水蠆為蛤荇苓為蛆田鼠為鴽腐草為螢鼃之為龍皆不然乎若謂人稟正性不同凡物皇天賦命無有彼此則牛哀成虎楚（原注一作滑錢）為柳秦女為石死而更生男女易形老彭之壽殤子之夭其何故哉苟有不同則其異有何限乎若夫仙人以藥物養身以術數延命使內疾不生外患不入雖久視不死而舊身不改苟有其道無以為難也而淺識之徒拘俗守常咸曰世間不見仙人便云天下必無此事夫目之所曾見當何足言哉天地之間無外之大其中殊奇豈遽有限詎老戴天而（藏本有或字）無知其（藏本有上字）終身履地而莫識其下形骸已所自有也而莫知其心志之所以然為壽命在我者也而莫知其脩短之能至焉況乎神仙之遠理道德之幽元仗其短淺之耳目以斷微妙之有無豈不悲哉設有哲人大才嘉遁勿用翳景掩藻廢偽去役（藏本作狄）執太璞於至醇之中遺末務於流

俗之外世人猶尠能甄別或其造志行（藏本此二字無）於無名之表得精神於陋形之裏豈況仙人殊趣異路以富貴為不幸以榮華為穢汙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朝露蹈炎飈而不灼躡元波而輕步鼓翻清塵風馳雲軒仰凌紫極俯棲崑崙行尸之人安得見之假令遊戲或經人間匿其隱異外同凡庸比肩接武孰有能覺乎若使昔如郊間兩瞳之正方卬疏之雙耳出乎頭顱馬皇乘龍而行于晉躬御白鶴或鱗身蛇首（原注或作軀）或金車羽服乃可得知耳自不若斯則非洞視者安能覩其形非徹聽者安能聞其聲哉世人既不信又多疵毀眞人疾之逾益潛遁且常人之所愛乃上士之所憎庸俗之所貴乃至人之所賤也英儒偉器養其浩然者猶不樂見淺薄之人風塵之徒況彼神仙何為汲汲使芻狗之倫知有之何所索乎而怪於未嘗知也目察百步不能了了而欲以所見為有所不見為無則天下之所無者亦必多矣所謂以指測海指極而云水盡者也蜉蝣校巨鼇日（藏本作白今改）及料大椿豈所能及哉魏文帝廣覽洽聞自呼於物無所不經謂天下無切玉之刀火浣之布及著典論嘗據言此事其聞未期二物畢至帝乃歎息遽毀斯論事無固必殆為此也陳思王著釋疑論云初謂道術直呼愚民詐偽空言定矣及見武皇帝試閉左慈等令斷穀近一月面顏色不減氣力自若常云可五十年不食正爾復何疑哉又云令甘始以藥含生魚而煮之於沸脂中其無藥者熟而可食其衝藥者游戲終日如在水中也又以藥粉桑以飼蠶蠶乃到十月不老又以住年藥食雞雛及新生犬子皆止不復長以還白藥食白犬百日毛盡黑乃知天下之事不可盡知而以臆斷之不可任也但恨不能絕聲色專心以學長生之道耳彼二曹學則無書不覽才則一代之英然初皆謂無而晚年乃有窮理盡性其歎息如此不逮若人者不信神仙不足怪也劉向博學則究微極妙經深涉遠思理則清澄眞偽研覈有無

其所撰列仙傳仙人七十有餘誠無其事妄造何為乎竄古之事何可視見皆賴記籍傳聞於往耳列仙傳炳然其必有矣然書不出周公之門事不經仲尼之手世人終於不信然則古史所記一切皆無何但一事哉俗人貪榮好利（刻本作進）汲汲名利以己之心遠忖昔人乃復不信古者有逃帝王之禪捐薄卿相之貴任巢許之輩老萊莊周之徒以為不然也況於神仙又難知於斯亦何可求今世皆信之哉多謂劉向非聖人其所撰錄不可孤據尤所以使人歎息者也夫魯史不能與天地合德而仲尼因之以著經于長不能與日月並明而楊雄稱之為實錄劉向為漢世之名儒賢人其所記述庸可棄哉凡世人所以不信仙之可學不許命之可延者正以秦皇漢武求之不獲以少君欒太為之無驗故也然不可以黔婁原憲之貧而謂古者無陶朱猗頓之富不可以無鹽宿瘤之醜而謂在昔無南威西施之美進趨尤有不達者焉豫穡猶有不收者焉商販或有不利者焉用兵或有無功者焉況乎求仙事之難者為之者何必皆成哉彼二君兩臣自可求而不得或始勤而卒怠或不遭乎明師又何足以定天下之無仙乎夫求長生修至道訣在於志不在於富貴也苟非其人則高位厚貨乃所以為重累耳何者學仙之法欲得恬愉澹泊滌除嗜欲內視反聽尸居無心而帝王任天下之重責治鞅掌之政務思勞於萬幾神馳於宇宙一介失所則王道焉虧百姓有過則謂之在予醇醪汩其和氣體容伐其根荄所以翦精損慮削乎平粹者不可曲盡而備論也蚊睫膚則坐不得安蠶羣攻則臥不得寧（藏本作安）四海之事何極若是安得掩翳聰明歷藏數息長齋久潔躬親爐火夙興夜寐以飛八石哉漢武享國最為壽考已得養性之小益矣但以升合之助不供鍾石之費畎澮之輸不給尾閭之洩耳仙法欲靜寂無為忘其形骸而人君擅千石之鍾伐雷霆之鼓研磑嘈囋驚魂蕩心百技萬變喪精塞耳飛輕

走迅釣潛弋高仙法欲令愛逮蠢蠕不害合氣而人君有赫斯之怒芟夷之誅黃鉞一揮齊斧暫授則伏尸千里流血滂沱斬頸之脫猶有脫字不絕於市仙法欲止絕臭腥休糧清腸而人君烹肥宰牖屠割草生八珍百和方丈於前蒸炙芬馥皆欲仙法欲薄愛八荒視人如己尚人君兼弱攻昧取亂侮亡開地拓疆流人在授驅合生人投之死地孤亮絕嗣骸骨野五嶽有血刃之師北闕懸大旆之首坑生然伏尚數十萬京觀封尸何乎雲霄暴骸郊野崇山填谷秦皇使十室之中思孕者九漢武使天下敗然尸口減半視其有益誠亦有損結草知德明虛祭必怨衆煩攻其背肯人鬼齊其毒恨彼二主徒有好仙之名而無修道之實所知淺事不能悉行要妙深秘又不得聞又不得有道之士爲合成仙藥以與之不得長生無所怪也吾徒匹夫加之罄困家有長卿壁立之貧腹懷翳桑絕糧之餒冬抱衣夏後門之寒夏有儒行環堵之蔽欲經遠而乏舟車之用欲有營而無代勞之役入無綺紈之娛出無遊觀之歡甘旨不經乎口元黃不過乎目芬芳不歷乎鼻八音不關乎耳百憂攻其心曲衆難萃其門庭居世如此可無戀也或得要道之訣或值不羣之師而猶恨恨於老妻弱子眷眷於狐兔之巨遲遲以臻殂落日月不覺衰老知長生之可得而不能修患流俗之臭鼠而不能委何者愛習之情卒難遺而絕俗之志未易果也況彼二帝四海之主其所耽玩者非一條也其所親幸者至不少矣正使之爲旬月之齋數日閒居猶將不能況乎內棄婉孌之寵外捐赫奕之尊口斷甘肴心絕所欲背榮華而獨往求神仙之幽漠豈不妙哉是以歷覽在昔得仙道者多貧賤之士非勢位之人又樂太所知實自淺薄飢渴榮貴日千貨賄衒賣妄於苟且忘禍患於無爲區區小子之奸僞豈足以證天下之無仙哉昔句踐式怒龍戾卒爭諸大楚靈愛細腰國人多餓死齊桓嗜異味易牙蒸其子宋君賞蒔孝毀殺者

比屋人主所欲莫有不至漢武招求方士寵待過厚致令斯輩敢爲虛誕耳樂太若審有道者安可待（疑衍）當年（疑衍）然乎夫有道者視爵位如湯鑊見印綬如纓紱視金玉如土糞視華堂如牢獄豈當捉麾空言以僥倖榮華居丹樓之室受不訾之賜帶五利之印尚公主之貴耽淪勢利不知止足實不得道斷可知矣按董仲舒所撰李少君家錄云少君有不死之方而家貧無以市其藥物故出於漢以假塗求其財道成而去又按漢禁中起居注云少君之將去也武帝夢與之共登嵩高山半道有使者乘龍持節從雲中下云太乙請少君帝覺以語左右曰如我之夢少君將舍我去矣數日而少君稱病死久之帝令人發其棺無尸唯衣冠在焉按仙經云上士舉形昇虛謂之天仙中士遊於名山謂之地仙下士先死後蛻謂之尸解尸解者也皆主著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仙今少君必尸解者也近世壺公將費長房去及道士李意期將兩弟子（刻本有士後人皆在邸縣其家見之五字）各發棺視之三棺遂有竹杖一枚以丹書於杖此皆尸解者也皆主著引典墳以飾其邪不可謂儒者皆爲篡盜也相如因鼓琴以竊文君不可謂雅樂主於淫佚也噎死者不可譏神農之播穀燒死者不可怒燧人之鑽火溺者不可怨帝軒之造舟酗醉者不可非杜儀之爲酒豈可以樂太之邪僞謂仙道之果無乎是猶見趙高董卓便謂古無伊周霍光見商臣冒頓而云古無伯奇孝己也又神仙集中有召神劾鬼之法又有使人見鬼之術俗人聞之皆謂虛文或云天下無鬼神或云有之亦不可劾召或云見鬼者在男爲魂在女爲巫當須自然非可學而得按漢書及太史公記皆云齊人少翁武帝以爲文成將軍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如生人狀又令武帝見竈神此史籍之明文也夫方術既令鬼見其形又令本不見鬼者見鬼推此而言其餘亦何所不有也鬼神數爲人間作光怪變異又經典所載多鬼神之據俗人尚不信天下之有神鬼況乎仙人居高處遠清濁異流登遐遂往不返於世非得道者安能見聞而儒墨之家知此不可以訓故終不言其有焉俗人之不信不亦宜乎惟有識眞者校練衆方得其徵驗審其必有可獨知之耳不可強也故不見鬼神不見仙人不可謂世間無仙人也人有賢愚皆知己身之有魂魄魄分去則人病盡云則人死故分去則術家有拘錄之法世上則禮典有招呼之義此之爲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乎終身莫或有自聞見之者也豈可遂以不聞見之又云無之乎若夫輔氏報施之鬼成湯怒齊之靈申生交言於狐子杜伯報恨於周宣彭生託形於元豕如意假貌於蒼狗灌夫守田蚡子義指燕館寡收之降於莘欒侯之止民家素姜之說識緯孝孫之著文章神君言於上臨羅陽住於吳朝鬼神之事著於竹帛昭昭如此不可勝數然而藏者猶謂無之況長生之事世所希聞乎望使必信是令蛟虬負山與井蟜藏本論海也俗人未嘗見龍鱗鸞鳳乃謂天下無有此物以爲古人虛設瑞應欲令人主自勉不息冀致斯珍也況於令人之信有仙人乎世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謂索隱行怪好傳虛無所選列仙皆復妄作悲夫此所謂以分寸之取棄盈尺之夜光以蟻鼻之缺捐無價之淳鈞非荊和之遠識風胡之賞眞也斯朱仝所以鬱悒薛燭所以永歎矣夫作金皆在神仙集中淮南王抄出以作鴻寶抗中書雖有其文然皆祕其要文（一本又必須口訣臨文指解然後可爲耳其所用藥復多改其本名不可按之便用也劉向父德治淮南王獄中所得此書非爲師授也向本不解道術偶爲見此書便謂其意盡在紙上是以作金不成耳至於撰列仙傳自黃帝大夫既倉（刻本誤作太史暨漢書中出之人所親見然後記之非妄言也往夫童謠聖人所採蒭蕘之言或不可遺采其意（刻本無此一字宋非無以下體豈可以百慮之一失而謂經典之不可用以日月曾蝕之故而謂

懸象作孔象懸大明哉外國作赤精梳實是合五星之

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今以此語俗人殊不肯信乃云水精本自然之物玉石之類況於世間幸有自然之金俗人當何信其有可作之理哉愚人乃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又不信騾及駏驉是驢馬所生云物各自有種況乎難知之事哉夫所見少則所怪多世之常也信哉此言其事雖天之明而人處覆甑之下焉識至言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對俗

或人難曰人中之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果之自然何可學得乎抱朴子曰夫陶冶造化莫能於人故達其淺者則能役用萬物得其深者則能長生久視知上藥之延年故服其藥以求仙知龜鶴之忌壽故效其道引以增年且夫松柏枝葉與衆木則別體質貌與衆蟲則殊至於彭老猶是人耳非異類而壽獨長者由於得道非自然也衆木不能法松柏諸蟲不能學龜鶴是以短折耳人有明旨能修彭老之道則可與之同功矣若謂世無仙人乎然前哲所記遺將千人皆有姓字及有施爲本末非虛言也若謂彼皆特稟異氣然其相傳皆有師奉服食非生知也若道術不可學得則變易形視吞刀吐火坐在立亡興雲起霧召致蟲蛇（道祝作蟲）合聚魚鼈三十六石立化爲水消玉爲粘潰金爲漿入淵不沾（音稻）蹈刃不傷幻化之事九百有餘按而行之無不皆效何爲獨不肯信仙之可得乎（死本有但字）仙道遲成多所禁忌自無超世之志強力之才不能守之（藏本更有之二字）其或頗好心疑中道而廢便謂仙道長生果不可得耳仙經曰服丹守一與天相畢還精胎息延壽無極此皆至道要言也民間君子猶內不負心外不愧影上不欺天下不食言豈況古之真人寧當虛造空文以必不可得之事誑誤將來何所索乎苟無其命終不肯信亦安可強令信哉或難曰龜鶴長壽蓋世間之空言耳誰與二物終始相隨而得知之也抱朴子曰苟得其要則八極之外如在指掌百代之遠有若同時不必在乎庭宇之左右俟乎瞻視之所及然後知之也玉策記曰千歲之龜五色具焉其頷上兩骨起似角解人之言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蟠蛇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其末千載者終不集於樹上也色純白而腦盡成丹如此則見便可知也然物之老者多智率皆深藏窪處故人

少有見之耳按玉策記及昌宇經不但此二物之壽也云千歲松柏（藏本作樹）四邊枝起上杪不長皆而連之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羊或如青人皆壽千（御覽九百五十引作萬歲又云五百歲有蓋覆之）壽猶猴壽八百歲變爲狐狸五百歲變爲狸狸千歲變爲蝜蝂蝜蝂蟾蜍壽三千歲騏驎壽二千歲鷹黃之馬百光之獸皆壽三千歲千歲之烏萬歲之禽皆人面而烏身壽亦如其名虎及鹿兔皆壽千歲壽滿五百歲者其毛色自能（御覽九百七引作能）壽五百歲者則能變化狐狸豺（藏本作狸疑作貆）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爲人形鼠壽三百歲滿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如此比例不可具載但博識者觸物能名洽聞者理無所惑耳何必常與龜鶴周旋乃可知乎苟不識物則園中草木田池禽獸猶多不知況乎巨異者哉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枝床至後老死家人移床而龜故生此亦不減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經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故太上長頴川陳仲弓篤論士也撰異聞記云其郡人張廣定者遭亂常避地有一女年四歲不能步涉又不可攜負計棄之固當餓死不欲令其骸骨之露村口有古大塚上墓先有穿穴乃以器盛繩之下此女於塚中以數月許乾飯及水漿與之而舍去候世（藏本作此）平定其間三年廣定乃得還鄉里欲收塚中所棄女骨更瘞埋之廣定往視女故坐塚中見其父母猶識之甚喜而父母猶初恐是鬼也入就之乃知其不死問之從何得食女言糧盡時甚飢見塚角有一物伸頸吞氣試效之轉不復飢日月爲之以至於今父母去時所留衣被自在塚中不行往來衣服不敗故不寒凍廣定乃素女所言物乃是一大龜耳女出食穀初小腹痛嘔逆久許乃習此又足以知龜有不死之法及爲道者効之可與龜同年之驗也史遷與仲弓皆非妄說者也天下之

蟲鳥多矣而古人獨舉斯二物者明其獨有異於衆故也觀一隅則可以悟之矣或難曰龜能土蟄鶴能天飛使人爲須臾之蟄有頃刻之飛猶尚不能其壽安可學乎抱朴子荅曰蟲之能蟄者多矣鳥之能飛者饒矣而獨舉龜鶴有長生之壽者其所以不死者不由蟄與飛也是以眞人但令學其道引以延年法其食氣以絕穀不學其土蟄與天飛也夫得道者上能練身於雲霄下能潛泳於川海是以蕭史借翔鳳以凌虛琴高乘朱鯉於深淵斯其驗也何但須臾之蟄頃刻之飛而已乎龍蛇蚊蝱狙猬蠶蟲皆能竟冬不食不食藏本無此二字之時乃肥於食時也莫得其法且夫一致之善者物多勝於人不獨龜鶴也故太昊師蜘蛛而結網金天據九鳩當作鳳以正時帝軒俟雉雊而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莫鵲知鳳鳴以調律唐堯觀蓂莢以知月終歸知往莫鵲知來魚伯識水旱之氣蜉蝣曉暮泉之地自狼知殷家之興鴛鴦見周家之盛龜鶴偏解導養不足怪也且仙經長生之道有數百事但有遲速煩要耳不必皆法龜鶴也上士用思遐邇自然元暢難以愚俗之近情而推神仙之遠旨或曰我等不知今人長生之理古人何獨知之此蓋愚暗之局談非達者之用懷也夫占此下失一字天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三十八字之元道步七政之盈縮論淩犯於既往審祟禍於將來仰望雲物之徵祥俯定卦兆之休咎運三棋以定行軍之興亡推九符而得禍福之分野一本作分野之禍福乘除一筭以究鬼神之情狀錯綜六情而處無端之善否其根元可考也形理可求也而庸才近器猶不能開學之奧況至於樸素徒銳思於精粗不能窮測其精微也夫鑿枘之靡使而輪扁有不傳之妙掇蚓之薄術而偃僂有入神之巧在乎其人由於至精也況於神仙之道意深遠求其根莖良未易也松喬之徒雖得其効未必測其所以然也況凡人哉其事可學故古人記而垂之以傳識者耳若心解意得則可信而修之其猜疑在前出自其命不當詣古人何以獨曉此而我何以獨

不知之意耶吾今知仙之可得也吾能休糧不食也吾保流珠之可飛也黃白之可求也若責吾求其本理則亦實復不知矣世人若以思所能得謂之有所不能及則謂之無則天下之事亦尠矣故老子有言以狸頭之治鼠漏以豚木之護齲齒此亦可以類求者也若蟹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推者也萬殊紛然何可以意極哉設令抱危篤之疾須良藥之救而不肯即服須知神農岐伯所以用此草治此病本意之所由則未免於惑也或曰生死有命脩短素定非彼藥物所能損益夫指既斬而連之不可續也血既灑而吞之無所益也豈況服彼異類之松柏以延短促之年命甚不然也抱朴子曰若夫此論必須同類乃能爲益然則既斬之指已灑之血本自一體非爲殊族何以既斬之而不可續已灑之而不中服乎余數見人以蛇銜膏連已斬之指桑豆易雞鴨之足原注豆一作蟲異物之益不可誣也若子言不恃他物則宜擣肉治骨以爲金瘡之藥煎皮熬髮以治禿髮之疾耶夫水土不與百卉同體而百卉仰之以植焉五穀非生人之類而生人須之以爲命焉脂非火種水非魚屬然脂竭則火滅水竭則魚死伐木而寄生枯芟草而免絲萎川蟹不歸而蛣蜣桑樹見斷而蠹殄鱗類而長之斯可悟矣金玉在九竅則死人爲之不朽鹽滷沾於肌髓則脯腊爲之不爛況於以宜身益命之物納之於己何怪其令人長生乎或難曰神仙方書似是而非將必好事者妄所造作未必出黃老之手經松喬之日也抱朴子曰若如雅論宜不驗也令試其小者莫不効焉余數見人以方諸求水於夕月陽燧引火於朝日隱形以淪於無象易貌以成於異物結巾投地而免走鐵鎖丹帶而蛇行瓜果結實於須臾龍魚瀾漫於盤盂皆如就焉拔藏本此下錯簡八百三十八字漢書樂太初見武帝試令關棊棊自相觸而後漢書又載魏尚能坐在立亡張楷能興雲起霧皆良史所記信而有徵而此術事皆在神仙之部其非妄作可知矣小記疑作既有驗則長生之道何獨不然乎或曰審其神仙可以學致翻然淩霄背俗棄世烝嘗之禮莫之修奉先鬼有知其不餓乎抱朴子曰蓋聞身體不傷謂之終孝況得仙道長生久視天地相畢過於受全歸完不亦遠乎果能登虛躡景雲舉霓蓋餐翠霞之沆瀣吸元黃之醇精飲則玉醴金漿食則翠芝朱英居則瑤堂瑰室行則道遙太清先鬼有知將蒙我榮或可以翼亮五帝或可以監御百靈位可以不求而自致疑此下脫可以明庶文膳可以咀茹華璠勢可以總攝雖酆威可以叱咤梁柱誠如其道因識其妙亦無餘之者得道之高莫過伯陽伯陽有子名宗仕魏爲將軍有功封於段干然則今之學仙者自可皆有子弟以承祭祀之事何緣便絕或曰得道之士呼吸之術既備服食之要又該掩耳而聞千里閉目而見將來或委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或遲遲於流俗遺遙於人間不便絕跡以造元虛其所尚則同其逝止或異何也抱朴子荅曰聞之先師云仙人或昇天或住地要於俱長生住留各從其所好耳又服還丹金液之法若且欲留在世間者但服半劑而餘其半若後求昇天便盡服之不死之事已定無復奄忽之慮正復且遊地上或入名山亦何所復憂乎彭祖言天上多尊官大神新仙者位卑所來事者非一但更勞苦故不足役役本作於登天而止人間八百餘年也又云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變化飛行失人之本更受異形有似雀之爲蛤雉之爲蜃非人道也人道當食甘言服輕煖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懌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爲累乃爲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爲都不足多也昔安期先生龍眉甯公修羊公陰長生皆服金液半劑者也其止世間或近千年然後去耳篤而論之求長生者正情今日之所欲耳本不汲汲於昇虛以飛

騰爲勝於地上也若幸可止家而不死者亦何必求於速登天乎若得仙無復任（疑作住）理者復一事耳彭祖之言爲耐人情者也或問曰爲道者當先立功德審然否抱朴子荅曰有之按玉鈐經中篇云立功爲上除過次之爲道者以救人危使免禍護人疾病令不枉死爲上功也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爲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此上藏本錯簡今皆移正）方術皆不得長生也行惡事大者司命奪紀小過奪筭隨所輕重故所奪有多少也凡人之受命得壽自有本數數本多者則紀筭雖盡而遲死若所稟本少而所犯者多則紀筭速盡而早死又云人欲地仙當立三百善欲天仙立千二百善若有千一百九十九善而忽復中行一惡則盡失前善乃當復更起善數耳故善不在大惡不在小也雖不作惡事而口及所行之事及責求布施之報便復失此一事之善但不盡失耳又云積善事未滿雖服仙藥亦無益也若不服仙藥並行好事之未便得仙亦可無卒死之禍矣吾更疑彭祖之輩善功未足故不能昇天耳

抱朴子內篇卷之三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金丹

抱朴子曰余考覽養性（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生之書）鳩集久遠（藏本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舊斟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視之方曾所披涉篇卷以千計矣莫不皆以還丹金液爲大要者焉然則此二事蓋仙道之極也服此而不仙則古來無仙矣往者上國喪亂莫不奔播四出余周旋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見流移俗道士數百人矣或有素聞其名乃在雲日之表者然率相似如一其所知見深淺有無不足以相傾也雖各有數十卷書亦未能悉解之也爲寫蓄之耳時時有知行氣及斷穀服諸草木藥法所有方書略爲同文無一人不有道機經事以此爲至祕乃云是尹喜所撰余告之曰此是魏世軍督王圖所撰耳非古人也圖了不知大藥正欲以行氣入室求仙作此道機謂道畢於此此復是誤人之甚者也余問諸道士以神丹金液之事及三皇文召天神地祇之法了無一人知之者其誇誕自譽及欺人云已久壽及言曾與仙人共遊者將太半矣足以與盡微者甚尠矣或有頗聞金丹而不謂今世復有得之者皆言唯上古已度仙人乃當曉之或有得方外說不得其眞經或得雜碎丹方便謂丹法盡於此也昔左元放於天柱山中精思而神人授之金丹仙經會漢末亂不遑合作而避地來渡江東志欲投名山以修斯道余從祖仙公又從元放受之凡受太清丹經三卷及九鼎丹經一卷金液丹（御覽引無丹字）經一卷余師鄭君者則余從祖仙公之弟子也又於從祖受之而家貧無用買藥余親事之灑掃積久乃於馬迹山中立壇盟受之并諸口訣授余從祖從祖以授鄭君鄭君以授余故他道士了無知者也然余受之已二十餘年矣資無捃石無以爲之但有長歎耳有積金盈櫝聚錢如山者復不知有此不死之法就令聞之亦萬無一信如何夫飲玉粒則知餐荊之薄味覩崑崙則覺丘垤之至卑既覽金丹之道則使人不欲復視小小方書然大藥難卒得齊當須且將御小者（藏本作藥）以自支持耳然服他藥舊斟爲能有小益而終不能使人遂長生也故老子之訣言云子不得還丹金液虛自苦耳夫五穀猶能活人人得之則生人絕之則死又況於上品之神藥其益人豈不萬倍於五穀耶夫金（當衍）丹之爲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鍊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鍊人身體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蓋假求於外物以自堅固有如脂之養火而不可滅銅青塗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銅之勁以扞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榮衛非但銅青之外傅矣世間多不信至道者則悠悠者皆是耳然萬一時偶有好事者而復不見此法不值明師無由聞天下之有斯妙事也余今略鈔金丹之都較以示後之同志好之者其勤求之求之不可守淺近之方而謂之足以度世也遂不遇之者直當息意於無窮之冀耳想見其說必自知出黃泥而浮滄海背螢燭而向日月聞雷霆（按霆當作靈後明本篇有雷霆而覺布鼓之陋見巨鯨而知寸介之細也知（當作如）其嘍嘍無所先入欲以弊藥必規昇騰者何異策蹇驢而追迅風棹藍舟而濟大川乎又諸小餌丹方甚多然作之有淺深故力勢不同雖有優劣轉不相及猶一酸（一本作宿）之酒不可以方九醞之醇耳然小丹之下者猶自遠勝草木之上者也凡草木燒之即燼而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其去凡草木（藏本無此字）亦遠矣故能令人長生神仙獨見此理矣其去俗人亦何緬邈之無限乎世人少所識多所怪或不知水銀出於丹砂告之終不肯信云丹砂本赤物從何得成此白物又云丹砂是石耳今燒諸石皆成灰而丹砂何獨得爾（舊誤作爾今校正）此近易之事猶不可喻其聞仙道而大笑之（當言大而誤倒大而笑之又見後微旨篇）不亦宜乎上古眞人慈念將來之可教者爲作方法委曲欲使其脫死亡之禍耳可謂至言矣然而俗人終不肯信謂爲虛文若是虛文者安得九轉九變日數

所成皆如方耶眞人所以知此者誠不可以庸近思求也余少好方術負步請問不憚險遠每有異聞則以爲喜雖見毀笑不以爲戚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是以著此以示識者豈苟尚奇怪而崇飾空言欲令書行於世信結流俗哉盛暘不能榮枯朽上智不能移下愚書爲曉者傳事爲識者貴農夫得彤弓以驅鳥（意林作烏）南夷（意林作蠻）得袞衣以負薪夫不知者何可強哉世人飽食終日復未必能勤儒墨之業治進德之務但共逍遥遨遊以盡年月其所營也非榮則利或飛蒼走黃於中原或留連盃觴以羹沸或以美女（疑此下有脫文）荒沈絲竹或躭淪綺紈或控弦以弊（原注一作疲）筋骨或博奕以棄功夫聞至道之（疑衍道之二字）言而如醉覩道論而晝睡有身不修動之死地不肯求問養生之法自欲割削之煎熬之憔悴之漉汔之而有道者自寶祕其所知無求於人亦安肯強行語之乎世人之常言咸以長生若可得者古（藏本有之字聖二字衍）人之富貴者已當得之而無得之者是無此道也而不知古之富貴者亦如今之富貴者耳俱不信不求之而皆以目前之所欲者爲急亦安能得之耶假令不能決意信命之可延仙之可得亦何惜於試之試之小効但使得二三百歲不猶愈於凡人之少夭乎天下之事萬端而道術尤難明於他事者也何可以中才之心而斷世間必無長生之道哉若正以世人皆不信之便謂爲無則世人之智者又何太多乎今若有識道意而猶修求之者詎必便是至愚而皆不及世人耶又或慮於求長生儻其不得恐人笑之以爲暗惑若心所斷萬有一失而天下果自有此不死之道者不亦當復爲得之者所笑乎日月有所不能周照人心安足孤信哉抱朴子曰按黃帝九鼎神丹經曰黃帝服之遂以昇仙又云雖呼吸道引及服草木之藥可得延年不免於死也服神丹令人壽無窮已與天地相畢乘雲駕龍上下太清黃帝以傳元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賢苟非其人雖積玉如山勿以此道告之也受之者以金人金魚投於東流水中以爲約唉血爲盟無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見此道也合丹當於名山之中無人之地結伴不過三人先齋百日沐浴五香致加精潔勿近穢污及與俗人往來又不令不信道者知之誘毀神藥藥不成矣成則可以舉家皆仙不但一身亘世人不合神丹及信草木之藥草木之藥埋之即腐煮之即爛燒之即焦不能自生何能生人乎九丹者長生之要非凡人所當見聞也萬兆蠢蠢唯知貪富貴而已豈非行尸者乎合時又當祭祭自有圖法一卷也

第一之丹名曰丹華當先作元黃用雄黃水礬石水（原注一本作汞）戎鹽鹵鹽礬（鹽礬石牡礪赤石脂滑石胡粉各數十斤以爲六一泥（刻本有封之二字）火之三十六日成服之七日仙又以元膏丸此丹雖猛火上須臾成黃金又以二百四十銖合水銀百斤火之亦成黃金金成者藥成也金不成更封藥而火之日數如前無不成也

第二之丹名曰神丹亦曰神符服之百日仙也行度水火以此丹塗足下步行水上服之三刀圭三尸九蟲皆即消滅百病皆愈也

第三之丹名曰神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與六畜吞之亦終不死又能辟五兵服百日仙人玉女出鬼神皆來侍之見如人形

第四之丹名曰還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朱鳥鳳凰翔覆其上玉女至傍以一刀圭合水銀一斤火之立成黃金以此丹塗錢物用之即日皆還以此丹書凡人目上百鬼走避

第五之丹名餌丹服之三十日仙也鬼神來侍玉女至前

第六之丹名鍊丹服之十日仙也又以汞合火之亦成黃金

第七之丹名柔（一本作藥）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以鍼盜（刻本注云即鉛也藏本合火之即成黃金

第八之丹名伏丹服之百日仙也以此丹如棗核許持之百鬼避之以丹書門戶上萬邪衆精不敢前又辟盜賊虎狼也

第九之丹名寒丹服一刀圭百日仙也仙童仙女來侍飛行輕舉不用曰還凡此九丹但得一丹便仙不在悉作之作之在人所好者耳凡服九丹欲昇天則去欲且止人間亦任意皆能出入無間不可得之術害矣抱朴子曰復有太清神丹其法出於元君元君者老子之師也太清觀天經有九太平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十四篇云其上三（御覽引作七）篇不可教受（一本作授）其中三（御覽引作四）篇世無足傳常（藏本作當）沈之三泉之下下三篇者正是丹經上中下凡三卷也元君者大神仙之人也能謂和陰陽役使鬼神風雨驂駕九龍十二白虎天下衆仙皆隸焉猶自言亦本學道服丹之所致也非自然也況凡人乎其經曰上士得道昇爲天官中士得道棲集崑崙下士得道長生世間民愚不信謂爲虛言從朝至暮但作求死之事了不求生而天豈能強生之乎凡人唯知美食好衣聲色富貴而已恣心盡欲奄忽終殁之徒愼無以神丹告之令其笑道誘眞傳丹經不得其人身必不吉若有篤信者可將合藥成以分之莫輕以其方傳之也知此道者何用壬侯爲神丹既成不但長生又可以作黃金金成取百斤先設大祭祭自有別法一卷不與九鼎祭同也祭當別轉金各檢署之

禮天二十斤
日月五斤
北斗八斤
太乙八斤
井五斤
竈五斤
河伯十二斤
社五斤

門戶間見神清君各五斤凡入十八斤餘一十二斤以好韋囊盛之良日於都市中市盛之時嘿聲放棄之於多人（藏本無此字）處徑去無復顧凡用百斤外乃得恣意（藏本作息恣誤）自恣之（疑用之耳不先以金祀神必被殃咎又曰長生之道當服四字以下六句也不在祭祀事鬼神也不在道引與屈伸也昇仙之要在神丹也知之不易爲之實甚難也予能作之可長存也近代漢末新野陰君合此太清丹得仙其人本儒生有才思善著詩及丹經讚并序述初學道隨師本末列已所知識之得仙者四十餘人甚分明也作此太清丹小爲難合於九鼎然是白日昇天之上法也合之當先作華池赤鹽艮雪元白飛符三五神水乃可起火耳

一轉之丹服之三年得仙

二轉之丹服之二年得仙

三轉之丹服之一年得仙

四轉之丹服之半年得仙

五轉之丹服之百日得仙

六轉之丹服之四十日得仙

七轉之丹服之三十日得仙

八轉之丹服之十日得仙

九轉之丹服之三日得仙

若取九轉之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爆之鼎熱內朱見一斤於蓋下伏伺之候日精照之須臾翕然俱起煌煌煇煇（藏本作煌煇煇）神光五色即化爲還丹取而服之一刀圭即白日昇天又九轉之丹者封塗之於土釜中棟火先文後武其一轉至九轉遲速各有日數多少以此知之耳其轉數少（藏本衍則用日多四字）其藥力不足故服之用日多得仙遲也其轉數多藥力成故服之用日少而得仙速也又有九光丹與九轉異法大都相似耳作之法當以諸藥合火之以轉五石五石者丹砂雄黃白凡（刻本作礬太平御覽丸百八十八引作礬）曾青慈石也一石輒五轉而各成五色五石而二十五色各一兩而異器盛之欲起死人未滿三日者取青丹一刀圭和水以浴死人又以一刀圭發其口內之（藏本無此字）死人立生也欲致行廚取黑丹和水以塗左手其所求如口所道皆自至可致天下萬物也欲隱形及先知未然方來之事及住年不老服黃丹一刀圭即使長生不老矣及坐見千里之外吉凶皆知如在目前也人生宿命盛衰壽夭富貴貧賤皆知之也其法俱在太清經中卷耳抱朴子曰其次有五靈丹經一卷有五法也用丹砂雄黃雌黃（御覽九百八十五引無此二字）石硫黃曾青礬（御覽引作礬）石慈石戎鹽太乙（御覽引有禹字）餘糧亦用六一泥及神室祭醮合之三十六日成又用五帝符以五色書之亦令人不死但不及太清及九鼎丹藥耳又有岷山丹法道士張蓋蹈精思於岷山石室中得此方也其法鼓冶（藏本作治）黃銅以作方諸以承取月中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禾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肯者皆能視（此下疑有脫文）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禾置八寸銅盤中以土塊盛炭倚三隅（藏本作隅）塹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疑作雲）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以玉投之名爲玉漿上八字據意林增各

本服玉醴服之皆長生又有取伏丹法云天下諸水有名丹者有南陽之丹水之屬也其中皆有丹魚當先夏至十日夜伺之丹魚必浮於水側赤光上照赫然如火也網而取之可得之得之雖多勿盡取也割其血塗足下則可步行水上長居淵中矣又赤松子丹法取千歲蒸汗（原注一作汁）及礬桃汁淹丹皆不津器中練蜜蓋其口埋之入地三尺百日絞梓木赤實取汁和而服之令人面目鬚髮皆赤長生也昔中黃仙人有赤須子者豈非服此乎又石先生丹法取烏穀之未生毛羽者以真丹和牛肉以吞之至長其毛羽皆赤乃然之陰乾百日并毛羽搗服一刀圭百日得壽五百歲又康風子丹法用羊烏鶴卵雀血合少室天雄汁和丹內鵲卵中漆之內雲母水中百日化爲赤水以水銀覆之致日精火其中長服之不死又取此丹置雄黃銅燧中覆以禾曝之二十日發而治之以井華水服如小豆百日肯者皆能視（此下疑有脫文）之百日病者自愈髮白還黑齒落更生又務成子丹法用巴沙禾置八寸銅盤中以土塊盛炭倚三隅（藏本作隅）塹以枝盤以硫黃水灌之常令如泥百日服之不死又羨門子丹法以酒和丹一斤用酒三升和曝之四十日服之一日則三蟲百病立下服之三年仙道乃成必有玉女二人來侍之可役使致行廚此丹可以厭百鬼及四方死人殃注害人宅及起土功妨人者懸以向之則無患矣又有立成丹亦有九首似九鼎而不及也其要一本更云取雌黃雄黃燒下其中銅鑄以爲器覆之三歲淳苦酒上百日此器皆生赤乳長數分或有五色琅玕取理而服之亦令人長生又可以和菟絲菟絲是初生之根其形似菟掘取剋其血以和此丹服之立變化任意所作也又和以朱草一服之能乘虛而行云（疑作雲）朱草狀似小棗栽長三四尺枝葉皆赤莖如珊瑚喜生名山巖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八石金銀投其中立便可丸如泥久則成水以金投之名爲金漿以玉投之名爲玉漿上八字據意林增各

不死又張子和丹法用鉛汞曾青水合封之蒸之於赤泰米中八十日成以棗膏和丸之服如大豆百日壽五百歲又綺里丹法先飛取五石玉塵合以丹砂汞內大銅器中煮之百日五色服之不死以鉛百斤以藥百刀圭合火之成白銀以雄黃水和之而火之百日成黃金金或太剛者以猪膏煮之或太柔者以白梅煮之又玉柱丹法以華池（天一閣本華池下有汞也藏本無和）丹以曾青硫黃末裹之薦之內筩中沙中蒸之五十日服之百日玉女六甲六丁神女來侍之可役使知天下之事也又肘後丹法以一（一本有砂金華和丹乾汞二字）瓦封之蒸八十日取如小豆（按此如小豆三字當衍）置盤中向日和之其光上與日連服如小豆長生矣以投丹陽銅中火之成金（原注又一法以油汁和丹服之百日長生）又李公丹法用眞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釜中火之三十六日出和以石硫黃液服之十年與天地相畢又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地楮（御覽九百九十六引作血）汁楊汁和丹蒸之三十日研合服之一年得五百歲老翁服更少不可識少年服亦不老又王君丹法巴沙及汞內雞子中漆合之令雞伏之三枚以王相日服之住年不老小兒不可服不復長矣與新生雞犬服之皆不復大鳥獸亦皆如此驗又陳生丹法用白蜜和丹內銅器中封之沈之井中一期服之經年不飢盡一斤壽百歲又韓衆（當衍此字）終丹法漆蜜和丹煎之服可延年久視立日中無影過此以往尚數十法不可具（藏本作俱）論抱朴子曰金液太乙所服而仙者也不減九丹矣合之用古秤黃金一斤并用元明龍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遊女元水液金化石丹砂封之成水其（當作）經云金液入口則其身皆金色老子授之於元君元君曰此道至重百世一出藏之石室合之皆齋戒百日不得與俗人相往來於名山之側東流水上別立精舍（藏本作室）百日成服一兩便仙若未欲去世且作地水仙之士者但齋戒百日矣若求昇天皆先斷穀一年乃服之也若服半兩則長生不死萬害百毒不能傷之可以富妻子居官秩任意所欲無所禁也若復欲昇天者乃可齋戒（刻本有斷穀一年四字非）更服一兩便飛仙矣以金液爲威喜巨勝之法取金液及水銀一味合煮之三十日出以黃土甌盛以六一泥封置猛火炊之六十時皆化爲丹服如小豆大便仙以此丹一刀圭粉（御覽九百八十五引有和字）水銀一斤即成銀又取此丹一斤置火上扇之化爲赤金而流名曰丹金以塗刀劍辟兵萬里以此丹金爲盤椀飲食其中令人長生以承日月得液如方諸之得水也飲之不死以金液和黃土內六一泥甌中猛火炊之盡成黃金中用也復以火炊之皆化爲丹服之如小豆可以入名山大川爲地仙以此丹一刀圭粉水銀立成銀以銀一兩和鉛一斤皆成銀受金液經投金人八兩（一本八作十）於東流水中飲血爲誓乃告口訣不如本法盜其方而作之終不成也凡人有至信者可以藥與之不可輕傳其書必兩受其殃天神鑒人甚近人不知耳抱朴子曰九丹誠爲仙藥之上法然合作之所用雜藥甚多若四方清通者市之可具若九域分閡則物不可得也又當起火晝夜數十日伺候火力不可令失其適勤苦至難故不及合金液之易也合金液唯金爲難得耳古秤金一斤於今爲二斤率不過直三十許萬其所用雜藥差易具又不起火但以置華池中日數足便成矣都合可用四十萬而得一劑可足八仙人（當作人仙誤倒）也然其中稍少合者其氣力不足以相化成如釀數升米酒必無成也抱朴子曰其次有餌黃金法雖不及金液亦遠不比他藥也或以豕負革肪及酒鍊之或以樗皮治之或以荊酒磁石消之或有可引爲巾或立令成水服之或有禁忌不及金液也或以雜黃雌黃合餌之可引之張之如皮皆地仙法耳銀及蚌中大珠皆可化爲水服之然須長服不可供故皆不及金液也抱朴子曰合此金液九丹既當用錢又宜入名山絕人事故能爲之者少且亦千萬人中時當有一人（藏本作人人）得其經者故凡作道書者略無說金丹者也第一禁勿令俗人之不信道者謗訕評毀之必不成也鄭君言所以爾者合此大藥皆當祭祭則太乙元君老君元女皆來鑒省作藥者若不絕跡幽僻之地令俗間愚人得經過間見之則諸神便責作藥者之（藏本作之者）不遵承經戒致令惡人有謗毀之言則不復佑助人而邪氣得進藥不成也必人名山之中齋戒百日不食五辛生魚不與俗人相見爾乃可作大藥作藥須成乃解齋不但初作時齋也鄭君云老（當是左字之誤）君告之言諸小小山皆不可於其中作金液神丹也凡小山皆無正神爲主多是木石之精千歲老物血食之鬼此輩皆邪忝不念爲人作禍但能作禍善試道士道士須當以術辟身及將從弟子然或能壞人藥也今之醫家每合好藥好膏皆不欲令雞犬小兒婦人見之若被諸物犯之用便無驗又染絲者惡惡目者見之皆失美色況神仙大藥乎是以古之道士合作神藥必入名山不止凡山之中正爲此也又按仙經可以精思合作仙藥者有華山泰山霍山恒山嵩山少室山長山太白山終南山女几山地肺山王屋山抱犢山安丘山潛山青城山嫩（刻本作嫩）眉山綏（藏本作綏）山雲臺山羅浮山陽駕山黃金山鼈祖山大小天台山四望山蓋竹山括蒼山此皆是正神在其山中其中或有地仙之人上皆生芝草可以遮大兵大難不但於中以合藥也若有道者登之則此山神必助之爲福藥必成若不得登此諸山者海中大島嶼若會稽之東翁洲亶洲紵嶼（刻本有洲字非）及徐州之莘（藏本作羊）莒洲泰光洲鬱洲皆其次也今中國名山不可得至江東名山之可得住（刻本作住）者有霍山在晉安長山太白在東陽四望山大小天台山蓋竹山括蒼山並在會稽抱朴子曰予忝大臣之子孫雖才不足以經國理物然疇類之好進趨之事而所知不能遠余者多推勵雲漢羅景辰（藏本作晨）霄者矣余所以絕慶弔於鄉黨棄當世之榮華者必欲遠登名山成所著子書次則合神藥規長生故也俗人

莫不怪予之委桑梓背清塗而躬耕林藪手足胼胝謂予有狂惑之疾也然道與世事不並興若不廢人間之務何得修如此之志乎見之誠了執之必定者亦何憚於毀譽豈移於勸沮哉聊書其心示將來之同志尚者云後有斷金之徒所捐棄者亦與余之不異也小神丹方用真丹三斤白蜜六斤攪合日暴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許十丸未一年髮白者黑齒落者生身體潤澤長肌服之不老老翁成少年長生不死矣小丹法丹一斤擣篩淳苦酒三升漆二升凡三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再服三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強堅千日司命削去死籍與天地相畢日月相望形易容變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也小餌黃金法鍊金內清酒中約二百過出入即沸矣握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削刻本作餌之內清酒中無數也成服之如彈丸一枚亦可二丸分為小丸服之三十日無寒溫神人玉女侍之銀亦可餌之與金同法服此二物能居名山石室中者一年即輕舉矣止人間服亦地仙勿妄傳也雨儀子餌消黃金法猪負革脂三斤淳苦酒一升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土蠱以金置脂中百入百出苦酒亦爾食藏本作滄一斤壽藏天地食半斤壽二千歲五兩壽千二百歲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日作服之神良勿傳示人示人令藥不成不神欲去當服丹砂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至理

抱朴子曰微妙難識疑惑者衆吾聰明豈能過人哉適偶有所偏解猶鶴知夜半燕知戊己而未必達於他事也亦有以校驗知長生之可得仙人之無種耳夫道之妙者不可盡書而其近者又不足藏本有可字非說昔庾桑脈脈文字疑子字蘧顏勤苦彌久及受大訣誅有以也夫圓首含氣孰不樂生而畏死哉然榮華勢利誘其意素顏玉膚惑其目清商流徵亂其耳愛惡利害攪其神功名聲譽束其體此皆不召而自來不學而已成自非受命應仙窮理獨見識變通於常事之外運清鑒於元漠之域寤身名之親疎悼電速者豈能棄交修除抑遺嗜好割目下之近欲修難成之遠功哉夫有因無而生為形須神而立焉有者無之宮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於堤堤壞則水不留矣方之於燭燭麋則火不居矣身刻本作形勞則神散氣竭則命終根塌枝繁則青青去木矣氣疲欲勝則精靈離身矣夫逝者無反期既朽無生理達道之士良所悲矣輕璧重陰豈不有以哉故山林養性之家遺俗得意之徒比崇高於贅疣方萬物乎蟬翼豈苟為大言而強薄世事哉誠其所見者了故棄之如忘耳是以遐棲幽遁翰鱗掩藻遏欲視之目遣損明之色杜思音之耳遠亂聽之聲滌除元覽守雌抱一專氣致柔鎮以恬素遣歡戚之邪情外得失之榮辱割厚生之腊毒謐多言於極機反聽而後所聞微內視而後見無朕養靈根於冥鈞除誘慕於接物削斥淺務御以愉慄為乎無為以全天理爾乃吸吸寶華洛神太清外除五曜內守九精堅玉鑰於命門結北極於黃庭引三景於明堂飛元始以鍊形采靈液於金梁長驅白而留青凝澄泉於丹田引沈珠於五城瑤鼎俯鑿藻禽仰鳴瑰華擢瑤天麻吐瓊懷重規於絳宮潛九光於洞冥雲蒼疑作鬱而連天長谷湛而交纏履蹈乾兌召呼六丁坐臥紫房咀吸金英嚼嚼秋芝朱華翠莖鼎品珍膏溶溢霄零治飢止渴百病不萌遺遙戍己燕和飲乎拘魂制魄骨填體輕故能策風雲以騰虛並混輿而永生也然深塵之疑衍盈尺非可求之於疑脫漏刻山雷洞徹非可致之於造次也患於聞之者不信信之者不為為之者不終耳夫得之者甚希而隱不成者至多而顯世人不能知其隱者而但見其顯者故謂天下果無藏本有其字仙道也抱朴子曰防堅則水無漏棄之費脂多則火無寢曜之患龍泉以不割常利意林作新斤斧以日用速弊隱雪以違暖經夏藏冰以居深過暑單帛以慢鏡不灼凡卉以偏覆越冬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為瓦則與二儀齊其久焉桂樹藏本作柳速朽者也而燔之為炭則可億載而不敗焉轅豚以優畜藏本作豬晚卒良馬以陟峻早斃寒蟲以適己倍壽南林以處溫長茂接煞氣則彫瘁於凝霜值陽和則鬱蔚而條秀物類一也而榮枯異功豈有秋收之常限冬藏之定例哉而人之受命死生之期未若草木之於寒天也而延養之理補救之方非徒溫煖之為淺益也久視之効何為不然而世人守近習隘以仙道為虛誕謂黃老為妄言不亦惜哉夫愚夫乃不冥信湯藥鍼艾況深於此者乎皆曰俞跗扁鵲和緩倉公之流必能治病何不勿死又曰富貴之家豈乏醫術而更不壽是命有自然也乃責如此之人令信神仙是使牛鍼木馬逐鳥也抱朴子曰召魂小丹三使之丸及五英八石小小之藥或立消堅冰或入水自浮能斷絕鬼神禳却虎豹破積聚於腑臟追二豎於膏肓起猝死於委尸返驚魂於既逝夫此皆凡藥也猶能令已死者復生則彼上藥也何為不能令生者不死乎越人救虢太子於既殯胡巫活絕氣之蘇武淳于能解顛以理腦元化能別腹以辭胃文摯衍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醫家之薄技猶能若是豈況神仙之道何所不為夫人所以死者損也老者富作也老也卻下文所謂六害之第二害藏本誤作者非刻本無此二字更非百病所害也毒惡所中也邪氣所傷也

風冷所犯也今道引行氣還精補腦食飲有度興居有節將服藥物思神守一（一疑作在）天禁戒帶佩符印傷生之徒一切遠之如此則通可以免此六害今醫家通明腎氣之丸內補五緒之散骨填苟杞之煎黃耆建中之湯將服之者皆致肥丁漆葉青藜（當作蒙三國志作蒙）凡弊之草樊阿服之得壽二百歲而耳目聰明猶能持鍼以治病此近代之實事良史所記注者也又云有吳普者從華陀受五禽之戲以代導引猶得百餘歲此皆藥術之至淺尚能如此況於用其妙者耶今語俗人云理中四順可以救霍亂款冬紫菀可以治欬逆萑蘆貫衆煞鬼蟲當歸芍藥之止絞痛秦膠獨活之除八風菖蒲乾薑之止（疑去字）痺濕蒐絲菟丝蓉之補虛之甘遂葶藶之逐痰癖括樓黃連之愈消渴菁苽甘草之解百毒蘆如益熱（未詳）之護衆創麻黃大青之主傷寒俗人猶謂不然也寧煞生請福分著鬼祟不肯信良醫之攻（藏本有疾字）病反用巫史之紛若況乎告之以金丹可以度世芝英可以延年哉昔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松游耳遂修道引絕穀一年規輕舉之道坐呂后逼職從求安太子之計良不得已為畫致四皓之策果如其言呂后德之而逼令強食之故令其道不成耳按孔安國祕記云良得黃石公不死之法不但兵法而已又云良本師四皓角里先生綺里季之徒皆仙人也良悉從受其神方雖為呂后所強飲食尋復修行仙道密自度世但世人不知故云其死耳如孔安國之言則良為得仙也又漢丞相張蒼偶得小術吮婦人乳汁得一百八十歲此蓋道之薄者而蒼為之猶得中壽之三倍況於備術行諸祕妙何為不得長生乎此事見於漢書非空言也抱朴子曰服藥雖為長生之本若能兼行氣者其益甚遠若不能得藥但行氣而盡其理者亦得數百歲然又宜知房中之術所以爾者不知陰陽

之術屢為勞損則行氣難得力也夫人在氣中氣在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藏本作驗多炁耳疑句有脫字）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己不染又以羣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禦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皆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徘徊皆使無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為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摝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若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棒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作為）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為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人中自天地至於萬物無不須氣以生者也善行氣者內以養身外以却惡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吳越有禁呪之法甚有明驗（藏本作驗多炁耳疑句有脫字）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與病人同床而己不染又以羣從行數十人皆使無所畏此是炁可以禦天災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擲人以火燒人屋舍或形見往來或但聞其聲音言語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絕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入山林多溪毒蝮蛇之地凡人皆經過無不中傷而善禁者以炁禁之能辟方數十里上徘徊皆使無為害者又能禁虎豹及蛇蜂皆悉令伏不能起以炁禁金瘡血即登止又能續骨連筋以炁禁白刃則可蹈之不傷刺之不入若人為蛇虺所中以炁禁之則立愈近世左慈趙明等以炁禁水水為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上然火煮食食之而茅屋不焦又以大釘釘柱入七八寸以炁吹之釘即涌射而出又以炁禁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一人手探摝取錢而手不灼爛又（藏本作損非）禁水若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炊者盡不得蒸熟又禁犬令不得吠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智有才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能禁吾兵者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棒選異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棒彼山賊恃其善禁者了不能（一本作為）備於是官軍以白棒擊之大破彼賊禁者果不復行所打煞者乃有萬計夫炁出於形用之其効至此何疑不可絕穀治病延年養性乎仲長公理者才達之士也著昌言亦論行炁可以不飢不病云吾始者未之信也至於為之者盡乃然矣養性之方若此至約而吾未之能也豈不以心馳於世務思銳於人事哉他人之不能者又必與吾同此疾也昔有明師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學之不捷而師死燕君怒其使者將加誅焉諫者曰夫所憂者莫過乎死所重者莫急乎生彼自喪其生亦安能令吾君不死也君乃不誅其諫辭則此為良說矣（疑句有脫誤刻本此下添使彼有不死之方若吾然亦非至當之論七字非）所聞行炁之法則彼說師（疑衍說師二字）之死者未必不知道也直不能棄世事而為之故雖知之而無益耳非無不死之法者也又云河南密縣有卜成者學道經久乃與家人辭去其始步稍高遂入雲中不復見此所謂舉形輕飛白日昇天仙之上者也陳元方韓元長皆潁川之高士也與密相近二君所以信天下之有仙者蓋各以其父祖及見卜成者成仙昇天故耳此則又有仙之一證也（按卜當作上後漢書方術傳姓號者是公字之誤耳）云卜成公廣漢以為上成覆

抱朴子內篇卷之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微言

抱朴子曰余聞歸同契合者則不言而信著途殊別務者雖忠告而見疑夫尋常咫尺之近理人關取舍之細事沈浮過於金羽皁白分於粉墨而抱惑之士猶多不辨焉豈況說之以世道之外示之以至微之言大而笑之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夫明之所及雖元陰幽夜之地豪釐芒髮之物不以爲難見（藏本作焉）苟所不逮者雖日月麗天之炤灼嵩岱干雲之峻峭猶不能察焉黃老元聖深識獨見開祕文於名山受仙經於神人蹶埃塵以遺累凌大逕以高躋金石不能與之齊堅蟠鶴不足與之等壽念有志於將來愍信者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驗然而淺見之徒區區所守甘於荼蓼而不識粺蜜酣於醨醪而不賞醇醪知好生而不知有養生之道知畏死而不信有不死之法知飲食過度之畜疾病而不能節肥甘於其口也知極情恣欲之致枯損而不知割懷於所欲也余雖言神仙之可得安能令其信乎或人難曰子體無參午達理奇毛通骨年非安期彭祖多歷之壽目不接見神仙耳不獨聞異說何以知長生之可獲養性之有徵哉若覺元妙於心得運逸鑒於獨見所未敢許也夫衣無蔽膚之具資無儲夕之儲而高談陶朱之術自同猗頓之策取識論者其理必也抱癡疾而言精和鵲之技屢奔北而稱冤孫吳之筭人不信者以無效也余荅曰夫寸鮹（意林引作蝤蛑接餘蝤皆非也當作蝤蛑者井中小蟹也見爾雅郭注）汎迹濫（二字誤倒意林引作濫汎）爲見跡水又見後別本篇）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芒蝟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雖告之以無涯之浩汗語之以宇宙之恢闊以爲空言必不肯信也若令吾服有方驅耳長出頂亦將控飛龍而駕虞雲凌流電而遠倒景子又將安得而詰我設令見我又將呼爲天神地祇異類之人豈謂我爲學之所致哉姑（藏本作始）聊以先覺挽引同志豈強令吾子之徒皆信之哉若令家戶有仙人屬目比肩吾子雖蔽亦將不疑但彼人之道成則蹈青霄而遊紫極自非通靈莫之見聞吾子必爲無耳世人信其隱顯仗其短見自謂所度事無差錯習乎所致怪乎所希提耳指掌終於不悟其來尚矣豈獨今哉或曰屢承嘉談足以不疑於有仙矣但更自嫌於不能爲耳敢問更有要道可得單行者否抱朴子曰凡學道當階淺以涉深由難以及易志誠堅果無所不濟疑則無功非一事也夫根蔓不洞地而求柯條乎雲淵源不浸窮而求湯流萬里者未之有也是故（二字刻本作自）非積善陰德不足以感神明非誠心款契不足以結師友非功勞之無文垂以方法炳然著明小修則小得大爲則大得也九丹金液最是仙主然事大費重不可卒辦也寶精愛氣最其急也弁將服小藥以延年命學近術以辟邪惡乃可漸階精微矣或曰方術繁多誠難猜備除置金丹其餘可修何者爲善抱朴子曰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則其小者不可不廣知也蓋藉衆術之共成長生也大而論之猶世主之（藏本無此字）治國焉文武禮律無一不可也小而論之猶工匠之爲車焉輻輪軸轅莫或應局也以爲術者內修形神使延年愈疾外攘邪惡使福害不干以之琴瑟不可以子絃求五音也方之甲冑不可以一札待鋒刃也何者五音合用不可闕而鋒刃所集不可少也凡養生者欲令多聞而強要博見而善擇偏修一事不足必轍也又患好生之徒各役其所長知元素之術者則曰唯房中之術可以度世矣明吐納之道者則曰唯行氣可以延年矣知屈伸之法者則曰唯導引可以難老矣知草木之方者則曰唯藥餌可以無窮矣學道之不成就由乎偏枯之若此也淺見之家偶知一事便言已足而不識眞者雖得善方猶更求無已以消工業日而所施用意無一定此皆兩有所失者也或本性愚鈍所知殊尚淺近便強入名山履冒毒螫屢被中傷恥復求還或爲虎狼所食或爲魑魅所殺或餓而無絕穀之方寒而無自溫之法死於崖谷不亦愚哉夫務學不如擇師師所聞素狹又不盡情以教之因告云爲道不在多也夫爲道不在多自爲已有金丹至要可不用餘耳然此事知之者甚希寧可虛待不必之大事而不修交益之小術乎嘗論作家云不事用他物者蓋謂有金銀珠玉在乎掌握懷抱之中足以供累世之費者耳苟其無此何可不廣播百穀多儲果蓏乎（刻本作藏本如此）是以斷穀辟兵厭劫見魅禁禦百毒治或衆疾入山則使猛獸不犯涉水則令蛟龍不害經瘟疫則不畏遇急難則隱形此皆小事而不可不知況遭此者何可不聞乎或曰敢問欲修長生之道何所禁忌抱朴子曰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按易內戒及赤松子經及河圖記命符皆云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筭筭減則人貧耗疾病屢逢憂患筭盡則人死諸應奪筭者有數百事不可具論又言身中有三尸三尸之爲物雖無形而實魂（藏本作鬼）靈鬼神之屬也欲使人早死此尸當得作鬼自放縱遊行享人祭酹是以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爲過失又月晦之夜竊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者三百日也小者奪筭筭者三日也（原注或作一日）吾亦未能審此事之有無也然天道邈遠鬼神難明趙簡子秦穆公（藏本作皆親王非）受金策於上帝有上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竈溝池猶皆有精氣及人身中（疑此下有脫文）況天地爲物之至大者於理當有精神有神則宜賞善而罰惡但其體大而網疎不必機發而響應耳然覽諸道戒無不云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蟲樂人之吉愍人之苦憫人之急救人之窮乎不傷生曰不勤爲見人之得如己之得見人之失如己之失不自貴不自尊不嫉妬勝己不侵諂陰賊如此乃爲有德受福於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若乃憎善好殺曰是心非背向異辭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叛其所事受恩不感弃法受賂纖曲枉直廢

公爲私刑加無辜破人之家收人之寶害人之身取人之位侵克賢者誅戮降伏諂諛仙聖傷殘道士彈射飛鳥弱胎破卵春夏燎獵焚澤神靈教人爲惡蔽人之善危人自安佞人自功壞人佳事奪人所愛離人骨肉辱人求勝取人長錢還人短陌決放水火以術害人迫脅尫弱以惡易好強取強求擄掠致富不公不平淫佚傾邪凌孤暴寡拾藏本遺取施欺紿誑詐好說人私持人短長牽天援地訊詛求直假借不還換貸不償求欲無已憎拒忠信不順上命不敬所師笑人作善敗人苗稼損人器物以窮人用以不清潔飲飼他人輕秤小斗狹幅短度以僞雜眞採取姦利誘人取物越井跨竈晦歌朝哭凡有一事輒是一畢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筭紀筭盡則死但有惡心而無惡迹者奪筭若惡事而損於人者奪紀藏本無奪紀二字疑有脫文若筭紀未盡而自死者皆殃及子孫也諸橫奪人財物者或計其妻子家口以當塡之以致死喪但不即至耳其惡行若不足以煞其家人者久久終遭水火劫盜及遺失器物藏本作及行或遇縣官疾病自營醫藥烹牲祭祀所用之費要當今足以盡其所取之直也故道家言枉煞人者是以兵刃而更相殺其取非義之財不避怨懟譬若以漏脯救飢鴆酒解渴非不暫飽而死亦及之矣其有曾行諸惡事後自改悔者若曾枉煞人則當思救濟應死之人以解之若妄取人財物則當思施與貧困以解之若以罪加人則當思薦達賢人以解之皆一倍於所爲則可便受吉利轉禍爲福之道也能盡不犯之則必延年益壽學道速成也夫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羊公積德布施詣乎皓首乃受天墜之金蔡順至孝感神應之郭巨煞子爲親而獲鐵券之重賜然善事難爲惡事易作而愚人復以項託伯牛輩謂天地之不能稱臧否而不知彼有外名者未必有內行有陽譽者不能解陰罪若以薺麥之生死而疑陰陽之大氣亦不足以致遠也蓋上士所以密勿而

僅免凡庸所以不得其欲矣或曰道德未成又未得絕迹名山而世不同古盜賊甚多將何以却朝夕之患防無妄之災乎抱朴子曰常以執日取六癸上土以和百葉薰草以泥門戶方一尺則盜賊不來亦可取市南門土及歲破土月建土合和爲人以著朱鳥地亦壓盜也有急則入生地而止無患也天下有生地一州有生地一郡有生地一縣有生地一鄉有生地一里有生地一宅有生地一房有生地或曰一房有生地不亦偏乎抱朴子曰經云大急之極隱於車軾如此一車之中亦有生地藏本有亦有況一房乎況地四字或曰竊聞求生之道當知二山不審此山爲何所在願垂告悟以祛其惑抱朴子曰有之非華崔也非嵩岱也夫太元之山難知易求不天不地不沈不浮絕險緣邈崑崙御覽七百二十引作崔巍崎嶇和氣絪緼神意並游玉井泓邃灌溉匪休百二十官曹府相由離坎列位元芝萬株絳樹特生其實皆殊御覽引作實如珠金玉嵯峨醴泉出隅逾年之士抱其清流子能修之喬松可儔此一山也長谷之山杳杳巍巍元氣御覽引作蓋飄飄玉液霏霏金池紫房在乎其巖愚人妄往至皆死歸有道之士登之不衰採服黃精以致天飛此二山也皆古賢之所祕子精思之或曰願聞真人守身鍊形之術抱朴子曰深哉問也夫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闕三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滅乎妙矣難致詰此先師之口訣知之者不畏萬鬼五兵也或曰閨房中之事能盡其道者可單行致神仙并可以移災解罪轉禍爲福居官高遷商賈倍利信乎抱朴子曰此皆巫書妖妄過差之言由於好事增加潤色至令失實或亦姦僞造作虛妄以欺誑世人隱藏端緒以求奉事招集弟子以規世利耳夫陰陽之術尚可以治小疾次可以免虛耗而已其理自有極安能致神仙而却禍致福乎

人不可以陰陽不交坐致疾患若欲縱情恣欲不能節宣則伐年命善其術者則能却走馬以補腦還陰丹以朱腸采玉液於金池引瀛本作到三五於華梁令人老有美色終其所稟之天年而俗人問黃帝以千二百女昇天便謂黃帝單以此事致長生而不知黃帝於荊山之下鼎湖之上飛九丹成乃乘龍登天也黃帝自可有千二百女耳而非單行之所由也凡服藥千種三性之養而不知房中之術亦無所益也是以古人恐人輕恣情性故美爲之說亦不可盡信也元素論之水火水火煞人而又生人在於能用與不能耳大都知舊脫知字今校補其要法御女多多益善如不知其道而用之一兩人足以速死耳彭祖之法最其要者其他經多煩勞難行而其爲益不必如其書人少有能爲之者口訣亦有數千言耳不知之者雖服百藥猶不能得長生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塞難

或曰皇穹至神賦命宜均何爲使喬松凡人受不死之壽而周孔大聖無久視之祚哉抱朴子曰命之脩短實由所值受氣結胎各有星宿天道無爲任物自然無親無疎無彼無此也命屬生星則其人必好仙道好仙道者求之亦必得也命屬死星則其人亦不信仙道不信仙道（藏本無此四字）則亦不自修其事也所樂善否判於所稟移易予奪非天所能豐猶金石之消於爐冶瓦器之甄於陶竈雖由之以成形而銅鐵之利鈍窰器之邪正適遇所遭非復爐竈之事也或人難曰良工所作皆由其手天之神明何所不爲而云人生各有所值非彼昊蒼所能匠成愚甚惑焉未之敢許也抱朴子答曰渾茫剖判清濁以陳或昇而動或降而靜彼天地猶不知所以然也萬物感氣並亦自然與彼天地各爲一物但成有先後體有巨細耳有天地之大故覺萬物之小有（藏本無此字）萬物之小故覺天地之大且夫腹背雖包圍五臟而五臟非腹背之所作也肌膚雖纏裹血氣而血氣非肌膚之所造也天地雖含囊萬物而萬物非天地之所爲也譬猶草木之因山林以萌秀而山林非有事焉魚鼈之本（藏本無此字）託水澤以產育而水澤非有爲焉俗人見天地之大也以萬物之小也因曰天地爲萬物之父母萬物爲天地之子孫夫蚤生於我豈我之所作故蚤非我不生而我非蚤之父母蚤非我之子孫蟻蠓之育於醯醋芝櫺（按櫺當作楊即澀記芝栭也櫺楊字矣）之產於木石蛣蝚之滋於汚泆羣蘿之秀於松枝非彼四物所創玩也萬物盈乎天地之間豈有異乎斯哉天有日月寒暑人有瞻視呼吸以遠況近以此推彼人不能自知其體老少痛痒之何故則彼天亦不能自知其體盈縮災祥之所以人不能使耳日常聰明榮衛不輟閱則天亦不能使日月不薄蝕四時不失序由茲論之大壽之事果不在天地仙與不仙決非（疑作在）所值也夫生我者父也娠我者母也猶不能令我形器必中適姿容必妖（按妖當作姣）麗性理必平和智慧必高遠多致我氣力延我年命而或矮陋尫弱或且黑且醜或聾盲頑臨或枝離劬蹇所得非所欲也所欲非所得也況乎天地遠闊者哉父母猶復其遠者也我自有身不能使之永壯而不老常健而不疾喜怒不失宜謀慮無悔吝故授（藏本作受）氣流形者父母也受而有之者我身也其餘則莫有親密乎此者也莫有制御乎此者也二者已不能有損益於我矣天地亦安得與知之乎必若人物皆天地所作則宜皆好而無惡悉成而無敗衆生無不遂之類而頃（按頃當作穎）楊無春彫之悲矣子以天不能使孔孟有度世之祚益知所稟之有自然非天地所剖分也聖之爲德德之至也天若能以至德與之而使之所知不全（按當作所知不合）功業不建位不霸王壽不盈百此非天有爲之驗也聖人之死非天所殺則聖人之生非天所挺也賢不必壽愚不必夭善無近福惡無近禍生無定年死無常分盛德哲人秀而不實寶公庸夫年幾二百伯牛廢疾子夏喪明盜跖窮凶而白首莊蹻極惡而黃髮天之無爲於此明矣或曰仲尼稱自古皆有死老子曰神仙之可學夫聖人之言信而有徵道家所說誕而難用抱朴子曰仲尼儒者之聖也老子得道之聖也儒教近而易見故宗之者衆焉道意遠而難識故違之者寡焉道者萬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三皇以往道治也帝王以來儒教也談者咸知（藏本列有上字）高世之敦朴而薄季俗之澆散何獨重仲尼而輕老氏乎是玩華藻於木末而不識所生之有本也何異乎貴明珠而賤淵潭愛和璧而惡荆山不知淵潭苟明珠之所自出荆山者和璧之所由生也且夫養性者道之餘也禮樂（藏本作禮樂今據之改正）者儒之末也所以貴儒者以其移風易俗不唯揖讓與盤旋也所以尊道者以其不言而化行匪獨養生之一事也若儒道果有先後則仲尼未可專信而老氏未可孤用仲尼既敬問伯陽願比老彭又自以知魚鳥而不識龍喻老氏於龍蓋其心服之辭非空言也與顏回所言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鑽之彌堅仰之彌高無以異也或曰仲尼親見老氏而不從學道何也抱朴子曰以此觀之益明所稟有自然之命所尚有不易之性也仲尼知老氏元妙貴異而不能抱酌清虛本源大宗出乎無形之外入乎至道之內其所諮受止於民間之事而已安能請求仙法耶忖其用心汲汲專於教化不存乎方術也仲尼雖聖於世事而非能沈靜元默自（藏本無此字）守無爲者也故老子戒之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無益於子之身此足以知仲尼不免于俗情非學仙之人也夫栖栖（藏本作遑遑栖栖）務在匡時仰悲鳳鳴俯歎匏瓜沾沾恐不售抗慨思執鞭亦何肯捨經世之功業而修養生之迂闊哉或曰儒道之業孰爲難易抱朴子答曰儒者易中之難也道者難中之易也夫棄交遊委妻子謝榮名損利祿（按利祿當作祿仕與上文子下文耳已喜恥爲韻）割粲爛於其目抑鏗鏘於其耳恬愉靜退獨善守己謗來不戚譽至不喜視貴不欲居賤不恥此道家之難也出無慶弔之望入無瞻視之責不勞神於七經不運思於律歷意不爲推步之苦心不爲藝文之役衆煩既損和氣自益無爲無慮不怵不惕此道家之易也所謂難中之易矣夫儒者所修皆憲章成事出處有則語默隨時師則循（藏本無此字）比屋而可求（藏本作封書則因解注以釋疑此儒者之易也鉤深致遠錯綜典墳該河洛之籍籍博百氏之云云德行積於衡巷忠（忠舊誤作志今校正）貞盡於事君仰馳神於垂象俯運思於風雲一事不知則所爲不通月言不正則褒貶不分舉趾爲世人之所則動屑爲天下之（藏本無此字）所傳此儒家之難也所謂易中之難矣篤論二者儒業多難道家約易吾以患其難矣將舍而從其易焉世之識吾者則比肩皆是也可與得意者則未見其人也若同志之人必存乎將來則吾亦

未謂之爲希矣或曰余閱見知名之高人洽聞之碩儒果以窮理盡性研覈有無者多矣未有言年之可延仙之可得者也先生甲不能並日月思不能出萬夫而據長生之道未之敢信也抱朴子曰吾庸夫近才見淺聞寡豈敢自許以拔羣獨識皆勝世人乎顧曾以顯而求諸乎隱以易而得之乎難校其小驗則知其大效覩其已然則明其未試耳且夫世之不信天地之有仙者又未肯規也率有經俗之才當塗之伎涉覽篇籍助教之書以料人理之近易雜凡猥之所惑則謂衆之所疑我能獨藏本作獨能斷之機兆之未朕我能先覺之是我與萬物之情無不盡矣幽翳冥昧無不得也我謂無仙仙必無矣自來妙世其堅固也吾每見俗儒碌碌守株之不信至事者皆病於頗有聰明而偏枯拘繫以小點自累不肯當作謂作爲純在乎極暗而了不別菽麥者也夫以管窺之狹見而孤塞其聰明之所不及是何異以一尋之綆汲百仞之深不覺所用之短而云井之無水也俗有聞猛風烈火之聲而謂天之冬雷見遊雲西行而謂月之東馳人或告之而終不悟信此信已之多者也夫聽聲者莫不信我之耳焉視形者莫不信我之目焉而或者所聞見言是而非然則我之耳目果不足信也況乎心之所度無形無聲其難察尤甚於視聽而以己心之所得必固世間至遠之事謂神仙爲虛言不亦蔽哉抱朴子曰妍媸藏本作蚩有定矣而憎愛異情故兩目不相爲視焉雅鄭有素矣而好惡不同故兩耳不相爲聽焉眞僞有質矣而趨舍舛忤故兩心不相爲謀焉以醜爲美者有矣以濁爲清者有矣以失爲得者有矣此三者乖殊炳然可知如此其易也而彼此終不可得而一焉又況乎神仙之事事之妙者而欲令人皆信之未有可得之理也凡人悉使之知又何貴乎達者哉若待俗人之息妄言則俟河之清未爲久也吾所以不能默者冀夫可上可下者可引致耳其不移者古人已未如之何矣抱朴子曰至理之未易明神仙之不見信其來久矣豈獨今哉太上自然邪之其次告而後悟若夫聞而大笑者則悠悠皆是矣吾之論此也將有多敗之悔失言之咎原注咎一作咎乎夫物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蓋盛陽不能榮枯朽之木神明不能變沈溺之性子貢不能悅祿後祿當作錄事見呂氏春秋必己淮南子人間訓前論仙篇云則術家有拘錄之法用錄字義正司馬之野人古公章甫不售於蠻越赤舄不用於跣夷何可強哉夫見不能釋欲地之戒狹質理有所不通善言有所不行玉而指之藏本無此字曰石非玉之不真也待和氏而後識焉見龍而命之曰蛇非龍之不神也須蔡墨而後辨焉所以貴道者以其加之不可益而損之不可減也所以貴德者以其闇毀而不慘見譽而不悅也彼誠以天下之必無仙而我獨以實有而與之諍諍之彌久而彼執之彌固是虛長此紛紜而無救於不解果當從連環之義乎

抱朴子內篇卷之七

釋滯

或問曰人道多端求仙至難非有廢也則事不兼濟藝文之業憂樂之務君臣之道胡可替乎抱朴子答曰要道不煩所爲鮮耳但患志之不立信之不篤何憂於人理之廢乎長才者兼而修之何難之有內寶養生之道外則和光於世治身而身長修治國而國太平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持才力不能並成則棄置藏本作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昔黃帝荷四海之任不姑鼎湖之舉彭祖爲大夫八百年然後乃適流沙伯陽爲柱史留封爲陶正方回爲閭士呂望爲太師仇生仕於殷馬丹官於晉范公霸越而泛海琴高執笏於宋康常生降志於執鞭莊公藏器於小吏舊本作史今校正古人多得道而匿世修之於朝隱蓋有餘力故也藏本無此字何必修於山林藏本無此字盡廢生民之事然後乃成乎亦有心安靜默性惡誼譁以縱逸爲歡以榮任爲戚者帶索藍縷茹草操瓢玩其三樂守常待終不營苟生不憚迷死辭千金之聘忽卿相之貴者無所修爲猶常如此況又加之以知神仙之道其亦必不肯役身於世矣各從其志不可一概而言也抱朴子曰世之謂一言之善貴於千金然蓋亦軍國之得失行己之臧否耳至於告人以長生之訣授之以不死之方非特若彼常人之善言也則奚徒千金而已乎設使有困病垂死而有能救之得愈者莫不謂之爲宏恩重施矣今若按仙經飛九丹水金玉則天下皆可令不死其惠非但活一人之功也黃老之德固無量矣而莫之克識謂爲妄誕之言可歎者也抱朴子曰欲求神仙唯當得其至要至要者在於寶精行烝服一大藥便足亦不用多也然此三事復有淺深不值明師不經勤苦亦不可倉卒而盡知也雖云行烝而行烝有數法焉雖曰房中而房中之術近有百餘事焉雖言服藥而服藥之

方略有千條焉初以授人皆從淺始有志不息勤勞可知方乃告其要耳故行炁或可以治百病或可以入瘟疫或可以禁蛇虎或可以止瘡血或可以居水中或可以行水上或可以辟飢渴或可以延年命其大要者胎息而已得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吸如在胞胎之中則道成矣初學行炁鼻中引炁而閉之陰以心數至一百二十乃以口微（藏本無此字）吐之（當重有二字）及引之皆不欲令己（藏本作自）耳聞其炁出入之聲常令入多出少以鴻毛著鼻口之上吐炁而鴻毛不動爲候也漸習轉增其心數久久可以至千至千則老者更少日還一日矣夫行炁當以生炁之時勿以死炁之時也故曰仙人服六炁此之謂也一日一夜有十二時其從半夜以至日中六時爲生炁從日中至夜半六時爲死炁死炁之時行炁無益也善用炁者噓水水爲之通流數步噓火火爲之滅噓虎狼虎狼伏而不得動起噓蛇虺蛇虺蟠而不能去若他人爲兵刃所傷噓之血即止聞有爲毒蟲所中雖不見其人遥爲噓祝我之手男噓我左女噓我右而彼人雖在百里之外即時皆愈矣又中惡急疾但吞三九之炁亦登時差也但人性多躁少能安靜以修其道耳又行炁大要不欲多食及食生菜肥膩之物令人炁壅難閉又禁恚怒多恚怒則炁亂既不得溢或令人發欬故尠有能爲者也予從祖仙公每大醉及夏天盛熱輒入深淵之底一日許乃出者正以能閉炁胎息故耳房中之法十餘家或以補救傷損或以攻治衆病或以采陰益陽或以增年延壽其大要在於還精補腦之一事耳此法乃眞人口口相傳本不書也雖服名藥而復不知此要亦不得長生也人復不可都絕陰陽（當重有二字）不交則坐致壅閼之病故幽閉怨曠多病而不壽也任情肆意又損年命唯有得其節宣之和可以不損若不得口訣之術萬無一人爲之而不以此自傷煞者也元素子都容成公彭祖之屬蓋載其篇事終不以至要者著於紙上者也志求不死者以勤行求之余承師鄭君之言故記以示將來之信道者非臆斷之談也余實復未盡其訣矣一塗之道士或欲專守交接之術以規神仙而不作金丹之大藥此愚之甚矣抱朴子曰道書之出於黃老者蓋少許耳率多後世之好事者各以所知見而濫長遂令篇卷至於山積古人質朴又多無才其所論物理既不周悉其所證按又不著明皆闕所要而難解解之又不深遠不足以演暢微言開示憤悱勸進有志教戒始學令知元妙之塗徑禍福之源流也徒誦之萬遍殊無可得也雖欲博涉然宜詳擇其善者而後留意至於不要之道書不足尋繹也未學者或不別作者之淺深其於名爲道家之言便寫取累箱盈筐盡心思索其中是探蕪巢而求鳳卵搜井底而捕鱔不指點之曰彼修道如此之勤而不得度世是天下果無不死之法也而不知彼之求仙猶臨河羨魚而無綱罟非河中之無魚也又五千文雖出老子然皆泛論較略耳其中了不肯首尾全舉其事有可承按者也但暗誦此經而不得要道直爲徒勞耳又況不及者乎至於文子莊子關令尹喜之徒其屬文筆（藏本作華）雖祖述黃老憲章元虛但演其大旨永無至言或復齊死生謂無異以存活爲徭役以死殁爲休息其去神仙已千億里矣豈足耽玩哉其寓言譬喻猶有可采以供絲碎用充御卒乏至使末世利口之奸佞無行之弊子得以老莊爲窟藪不亦惜乎或曰聖明御世唯賢是寶而學仙之士不肯進官人皆修道誰復佐政事哉抱朴子曰背聖主而山栖者巢許所以稱高也遁有道而逃世者莊伯所以爲貴也軒轅之臨天下可謂至理也而廣成不與焉湯堯之有四海可謂太平也而偓佺不住焉而德化不以之損也才

子不以之乏也天乙革命而務光負石以投河姬武翦商而夷齊不食於西山齊桓之興而少稷高枕於陋巷魏文之隆而干木散髮於西河（藏本作之王四老鳳之玉）戲於商洛而不妨大漢之多士也周篤麟跱於林藪而無損孝文（當有誤）之刑厝也夫寵貴不能動其心極富不能移其好濯纓滄浪不降不辱以芳林爲臺榭峻岫爲大厦翠蘭爲細席綠葉爲帷幙被褐代袞衣薇藿當嘉饌非躬耕不以充飢非妻織不以蔽身千載之中時或有之況又加之以委六親於邦族捐室家而不顧背榮華如棄跡絕可欲於胷心凌嵩峻以獨往侶影響於名山內視於無形之域反聽乎至寂之中八極之內將遠幾人而吾子乃恐君之無臣不亦多憂乎或曰學仙之士獨潔其身而忘大倫之亂背世主而有不臣之慢余恐長生無成功而罪罟將見及也抱朴子荅曰夫北人石尸善卷子州皆大才也而沈遁放逸養其浩然具降（疑作陸）不爲之爵大化不爲之缺也況學仙之士未必有經國之才立朝之用得之不加塵露之益棄之不覺毫釐之損者乎方今九有同宅而幽荒來仕元劒委積無所用之士有待次之濫官無暫曠之職勤久者有遊散之歎勤苦者有循資（藏本作待漏）之屈濟濟之盛莫此之美一介之徒非所乏也昔子晉舍視膳之役棄儲貳之重而靈王不責之以不孝尹生委衿帶之職違式遏之任而有周不罪之以不忠何者彼誠亮其非輕世薄主直以所好者異匹夫之志有不可移故也夫有道之士含垢善恕知人心之不可同出處之各有性不過不禁以崇光大上無嫌恨之偏心下有得意之至歡故能暉聲並揚於罔極貪夫聞風而怪怳也吾聞景風起則裘鑪息世道夷則奇士退今（藏本作會）喪亂既平休牛放馬烽燧滅影干戈載戢繁弱既韜盧鶻將烹子房出元帷而反閭巷信越釋甲冑而修魚釣況乎學仙之士萬未有一國家客此以何爲哉然其事在於少思寡欲其業在於全身久壽非爭競之醜無傷俗

之負亦何罪乎且華霍之極大滄海之滉瀁其高不俟翔埃之來其深不抑行潦之注撮壤土不足以減其峻挹（藏本作卅）勺水不足以削其廣一世不過有數仙人何能有損人物之秉掌乎或曰果其仙道可求得者五經何以不載周孔何以不言聖人何以不度世上智何以不長存若周孔不知則不可為聖若知而不學則是無仙道也抱朴子答曰人生星宿各有所值既詳之於別篇矣子可謂戴盆以仰望不睹七曜之炳粲暫引領於大川不知重淵之奇怪也夫五經所不載者無限矣周孔所不言者不少矣特為吾子略說其萬一焉雖大笑不可止局情難卒開（藏本作闢）且令子聞其較略焉夫天地為物之大者也九聖共成易經足以彌綸陰陽不可復加也今問善易者周天之度數四海之廣狹宇宙之相去凡為幾里上何所極下何所據及其轉動誰所推引日月遲疾九道所乘（藏本作轉）昏明脩短七星迭正五緯盈縮冠珥薄蝕四七淩犯彗孛所出氣矢之異景老之祥辰極不動鎮星獨東羲和外景而熟望舒內鑒而寒天漢仰見為潤下之性濤瀾往來有大小之變五音六屬占喜怒之情雲動氣起含吉凶之候機槍尤矢旬始絳澤（按絳澤天鋒雷作鋒澤謂及格澤也）四鎮五殘天狗歸邪或以示成或以正敗明易之生不能論此也以次問春秋四部詩書三禮之家皆復無以對矣皆曰悉正經所不載唯有巫咸甘公石申海中郗萌七曜記之悉矣余將問之曰此六家之書是為經典之教乎彼將曰非也余又將問曰甘石之徒是為聖人乎彼亦曰非也然則人生而戴天誦老履地而求之於五經之上則無之索之於周孔之書則不得今寧可盡以為虛妄乎天地至大舉目所見猶不能了況於元之又元妙之極妙者乎復問俗人曰夫乘雲駕龍產之國肝心不朽之民巢居穴處獨目三首馬鬬（一本作鳥爪）狗嚙脩臂交股黃池無男穿胸旁口廩君起石而沈土船（按沈當作汎）沙壹（藏本作壹非）獨木（藏本目非）而生羣龍女媧地出牡（當作宇）

天墮璧（原注璧一作壁）飛犬言山從社移三軍之衆一朝盡化君子為鶴小人成沙女伃（原注一倚拈貳（貳舊誤作二今校正）負抱桎（桎舊誤作柱今校正）寄居之蟲委甲步肉二首之蛇弦之為弓不灰之木不熱之火昌蜀之禽無目之獸無身之頭無首之體精衛填海元讓遞生（按元當作交）火浣之布切玉之刀炎咻吐烈磨泥滓水枯灌化形山夔前跟石脩九首畢方人面少千之勁伯率聖鄉之役肅霜西羌以唐景興鮮卑以乘（藏本作籌）強林邑以神錄王庸蜀以流尸帝堯神嬰來（按來當作采）而蟲飛綴目世變於荊岫五丁引蛇以傾峻肉甚（刻本作振內其）翅於三海金簡玉字發於禹井之側正機平衡割乎文（按文當作合事見後論問篇）石之中凡此奇事蓋以千計五經所不載周孔所不說可皆復云無是物乎至於南人能入柱以出耳禦寇停肘水而控弦伯昏蹈億仞而企踵呂梁能行歌以憑淵宋公克象葉以亂真公輸飛木鳶之翩翩離朱覩毫芒於百步貫獲劾脅力於萬鈞越人揣鍼以蘇死豎亥超迹於累千郢人奮斧於鼻堊仲都祖身於寒天此皆周孔所不能為也復可以為無有乎若聖人誠有所不能則無怪於不得仙不得仙亦無妨於為聖人為聖人偶所不聞何足以為攻難之主哉聖人或可同去留任自然有身而不私有生而不營存亡任天長短委命故不學仙亦何怪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八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道意 第二

抱朴子曰道者涵乾括坤其本無名論其無則影響猶為有焉論其有則萬物尚為無焉隸首不能計其多少離朱不能察其髣髴吳札晉野竭聰不能尋其音聲乎窈冥之內猶狶狩猪（四字據劉本郭此疑傳寫誤也藏本狶猪作涉）豬疾走不能迹其兆朕乎宇宙之外以言乎遐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以言乎近則隱於毫芒而有餘焉以言乎遠則彌綸太虛而不足焉為聲之聲為響之響為形之形為影之影方者得之而靜員者得之而動降者得之而俯昇者得之以仰強名為道已失其真況復乃千割百判億分萬析使其姓號至於無垠去道遼遼不亦遠哉俗人不能識其太初之本而修其流淫之末人能淡默恬愉不染不移養其心以無欲頤其神以粹素掃滌誘慕收之以正除難求之思遣害真之累薄喜怒之邪滅愛惡之端則不請福而福來不禳禍而禍去矣何者命在其中不繫於外道存乎此無俟於彼也忠乎凡夫不能守真無杜過之檢括愛嗜好之搖奪（藏本作策馳騁流遁有迷無反情感物而外起智接事而勞溢誘於可欲而天理滅矣惑乎見聞而純一遷矣心受制於奢玩情濁亂於波蕩於是有傾越之災有不振之禍而徒烹宰肥腯沃酌醪醴擡金伎革謳歌踴躍拜伏稽顙守請虛坐求乞福願冀其必得至死不悟不亦哀哉若乃精靈困於煩擾榮衛消於役用煎熬形氣刻削天和勞逸過度而碎首以（藏本無此字）請命變起嘗肯而祭禱以求痊當風臥濕而謝罪於靈祇飲食失節而委禍於鬼魅萬爾之體自貽茲患天地神明曷能濟焉其烹牲罄羣何所補焉夫福非足恭所請也禍非禮祀所禳也若命可以重禱延疾可以豐祀除則富姓可以必長生而貴人可以無疾病也夫神不歆非族鬼不享淫祀皁隸之巷不能紆金根（藏本作之餘非）軒布衣之門不能動六轡之駕同為人類而尊卑兩絕況於天神緬邈清高其倫異矣貴亦極矣蓋非臭

鼠之酒着廣民之曲躬所能感降亦已明矣夫不忠不孝罪之大惡積千金之賂太牢之饌求令名於明主釋愆責於邦家以人釋人猶不可得況年壽難獲於令名篤疾難除於愆責鬼神異倫正直是與冀其曲祐未有之也夫懶德之主忍詬之臣猶能賞善不須貸財罰惡不任私情必將修繩履墨不偏不黨豈況鬼神過此之遠不可以巧言動不可以飾賂求斷可識矣楚之靈王躬自爲巫靡愛斯牲而不能却吳師之討也漢之廣陵敬奉李頻（按頻當作頻事見漢書武五子傳傾竭府庫而不能救叛逆之誅也孝武（武舊誤作文今校正）尤信鬼神咸秩無文而不能免五柞之殛孫主貴待華嶽封以王（藏本作往非）爵而不能延命盡之期非犧牲之不博碩非玉帛之不（按此下有脫文）豐醲信之非不款敬之非不重有巨山之損無毫釐之益豈非失之於近而營之於遠乎第五公誅除妖道而既壽且貴宋盧江罷絕山祭而福祿永終文翁破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魏武禁淫祀之俗而洪慶來假前事不妄（按妄當作忘）將來之鑒也明德惟馨無憂者壽書寶不夭多慘用老自然之理外物何爲若養之失和伐之不解百病緣隙而結榮衛竭而不悟太牢三牲曷能濟焉俗所謂（按當有脫字）率皆妖偽轉相誑惑久而彌甚既不能修療病之術又不能返其大迷不務藥石之救惟專祝祭之謬祈禱无已問卜不倦巫祝小人妄說禍祟疾病危急唯所不聞間輒修爲損費不訾富室竭其財儲貧人假舉倍息田宅割裂以訖盡篋櫃倒裝而無餘或偶有自差便謂受神之賜如其死亡便謂鬼不見救幸而誤活財產窮罄遂復飢寒凍餓而死或起爲刦剽或穿窬斯濫（一本作或鑿而爲穿窬非）喪身於鋒鏑之端自陷於醜惡之刑皆此之由也或什物盡於祭祀之費託穀帛淪於貪濁之師巫既沒之日無復凶器之直衣衾之周使尸朽蟲流良可悼也愚民之蔽乃至於此哉淫祀妖邪禮律所禁然而凡夫終不可悟唯宜王者更峻其法制犯無輕重致之大辟購募巫祝不

肙止者刑之無赦肆之市路不過少時必當絕息所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耀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陵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扼舊誤作振今校正）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惟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煩囊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力頓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豈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繁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荅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疑作復）有一人姓李名寬到吳而蜀語能祝水治病頗愈於是遠近翕然謂寬爲李阿因共呼之爲李八百而實非也自公卿以下其不雲集其門後轉驕貴不復得常見賓客但拜其外門而退其怪異如此於是以令百姓杜凍飢之源塞盜賊之萌非小惠也曩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稱千歲假託小術坐在立亡變形易貌誑耀黎庶糾合羣愚進不以延年益壽爲務退不以消災治病爲業遂以招集姦黨稱合逆亂不純自伏其辜或至殘滅良人或欺誘百姓以規財利錢帛山積富踰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絃成列刺客死士爲其致用威傾邦君勢陵有司亡命逋逃因爲窟藪皆由官不糾治以臻斯患原其所由可爲歎息吾徒匹夫雖見此理不在其位未如之何臨民官長疑其有神慮恐禁之或致禍祟假令頗有其懷而見之不了又非在職之要務殿最之急事而復是其愚妻頑子之所篤信左右小人並云不可阻之者衆本無至心而諫怖者異口同聲於是疑惑竟於莫敢令人扼（扼舊誤作振今校正）腕發憤者也余親見所識者數人了不奉神明一生不祈祭身享遐年名位巍巍子孫蕃昌且富且貴也唯余亦無事於斯惟四時祀先人而已曾所遊歷水陸萬里道側房廟固以百許而往返徑遊一無所過而車馬無煩囊之變涉水無風波之異屢值疫癘當得藥物之力頓冒矢石幸無傷刺之患豈知鬼神之無能爲也又諸妖道百餘種皆繁生血食獨有李家道無爲爲小差然雖不屠宰每供福食無有限劑市買所具務於豐泰精鮮之物不得不買或數十人廚費亦多矣復未純爲清省也亦皆宜在禁絕之列或問李氏之道起於何時余荅曰吳大帝時蜀中有李阿者穴居不食傳世見之號爲八百歲公人往往問事阿無所言但占問顏色若顏色欣然則事皆吉若顏容慘戚則事皆凶若阿含笑者則有大慶若微歎者即有深憂如此之候未曾一失也後一旦忽去不知所在後去本主來於宵中得鮑魚怪之以爲神不敢持歸於是村里間之因共爲起屋立廟號爲鮑君後轉多奉之者丹檀藻梲鐘鼓不絕病或有偶愈者則謂有神行道經過莫不致祀焉積七八年鮑魚主後行過廟下問其故人具爲之說其鮑魚主乃曰此是我鮑魚耳何神之有於是乃息又南頓人張助者耕白田有一李栽應在耕次助惜之欲持歸乃掘取之未得即去以濕土封其根以置空桑中遂忘取之助後作遠職不在後其里中人見桑中忽生李謂之神有病目痛者蔭息此桑下因祝之言李君能令我目愈者謝以一犧其目偶愈便殺犧祭之傳者過差便言此樹

能令盲者得見遠近翕然同來請福常車馬填溢酒肉滂沱如此數年張助罷職來還見之乃曰此是我昔所置李栽耳何有神乎乃斫去便止也又汝南彭氏墓近大道墓口有一石人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以歸天熱過蔭彭氏墓口樹下以所買之餅暫著石人頭上忽然便去而忘取之行路人見石人頭上有餅怪而問之或人云此石上（當作土）有神能治病愈者以餅來謝之如此轉以相語云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石人腹亦遂以自摩無不愈者遂千里來就石人治病初但雜助（疑作後）用牛羊爲立帷帳管絃不絕如此數年忽日前忘餅母問之乃爲人說始無復往者又洛西有古大墓穿壞多水墓中多石灰石灰汁主治瘡夏月行人有病瘡者煩熱見此墓中水清好因自洗浴瘡偶便愈於是諸病者聞之悉往自洗轉有飲之以治腹內疾者近墓居人便於墓所立廟舍而賣此水而往買者又常祭廟中酒肉不絕而來買者轉多此水盡於是賣水者常夜竊他水以益之其遠道人不能往者皆因行便（藏本作使）或持器遺（當作道）信買之於是賣水者大富人或言無神官中禁止遂填塞之乃絕又與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愈焉馬乃令此人出外住詐云是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令辯士遊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登視聾者即行於是四方雲集趨之如市而錢帛固已山積（二字舊誤倒今校正）矣又教諸求治病者雖不便愈當告人言愈也如此則必愈若告人未愈者則後終不愈也道法正爾不可不信於是後人問前來者前來輒告之云已愈無敢言未愈者也旬日之間乃致巨富焉凡人多以小黠而大愚間延年長生之法皆爲（當作謂）虛誕而喜信妖邪鬼怪令人鼓舞祈祀所謂神者皆馬氏誑人之類也聊記其數事以爲未覺者之戒焉或問曰世有了無知道術方伎而平安壽考者何也抱朴子曰諸如此者或有陰德善行以致福祐或受命本長故令難老遲死或亦幸而偶爾不逢災傷譬猶田獵所經而有遺禽脫獸大火既過時餘不燼草木也要於防身却害當修守形之防禁佩天文之符劒耳祭禱之事無益也當恃我之不可侵也無恃鬼神之不侵我也然思元執一含景環身可以辟邪惡度不祥而不能延壽命消體疾也任自然無方術者未必不有終其天年者也然不可以值暴鬼之橫枉大疫之流行則無以却之矣夫儲甲冑蓄蓑笠者蓋以爲兵爲雨也若幸無攻戰時不沈陰則有與無正同耳若矢石霧合飛鋒烟交則知裸體者之困矣洪雨河傾素雪彌天則覺露立者之劇矣不可以菁麥之細碎疑陰陽之大氣以誤晚學之散人謂方術之無益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守三

明本

或問儒道之先後抱朴子荅曰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先（此下當有脫文）以爲陰陽之術衆於忌諱使人拘畏而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墨者儉而難遵不可偏修法者嚴而少恩傷破仁義唯道家之教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包儒墨之善總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指約而易明事少而功多務在全大宗之朴守眞正之源者也而班固以史遷先黃老而後六經謂遷爲謬夫遷之洽聞旁綜幽隱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實古人之邪正其評論也實原本於自然其褒貶也皆準的乎至理不虛美不隱惡不雷同以偶俗劉向命世通人謂爲實錄而班固之所論未可據（藏本作遽）也固誠純儒不究道意翫其所習難以折中夫所謂道豈唯養生之事而已乎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又於治世隆平則謂之有道危國亂主則謂之無道又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國之有道貧賤者恥焉凡言道者上自二儀下逮萬物莫不由之但黃老執其本儒墨治其末耳今世之舉有道者蓋博通乎古今能仰觀俯察歷變涉微達興亡之邃明治亂之體心無所惑問無不對者何必修長生之法慕松喬之武（藏本作式）者哉而管窺諸生臆斷舊說間有居山林之間宗伯陽之業者則毀而笑之曰彼小道耳不足筭也嗟乎所謂抱螢燭于環堵之內者不見天光之焜爛侶鮋鰕于跡水之中者不識四海之浩汗重江河之深而不知吐之者崐崘也珍黍稷之收而不覺秀之者豐壤也今苟知推崇儒術而不知成之者由道道也者所以陶冶百氏範鑄二儀胞胎萬類醞釀彝倫者也世間淺近者衆而深遠者少少不勝衆由來久矣是以史遷雖長而不見譽班固雖短而不見彈然物以少者爲貴多者爲賤至於人事豈獨不然故藜藿彌原而

芝英不世枳棘被野而尋木間秀沙礫無量而珠璧甚勘鴻（刻本作鷹）隼屯飛而鸞鳳罕出虺蜴盈藪而虬龍希覯班生多黨同其宜也夫道者內以治身外以為國能令七政遵度二氣告和四時不失寒燠之節風雨不為暴物之災玉燭表昇平之徵澄醴彰德洽之符焚輪虹霓寢其祆釁雲雨羊戢其翼景耀高照嘉禾畢遂疫癘不流禍亂不作塹壘不設干戈不用不議而當不約而信不結而固不謀而成不賞而勸不罰而肅不求而得不禁而止處上而人不以為重居前而人不以為患號未發而風移令未施而俗易此蓋道之治世也故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焉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騖而不足焉夫唯有餘故無為而化美夫唯不足故刑嚴而姦繁黎庶怨於下皇靈怒於上或（藏本此字無）洪波橫流或亢陽赤地或山谷易體或冬雷夏雪或流血漂櫓積尸築京或坑降萬計析骸易子城愈高而衝愈巧池愈深而梯愈妙（下二愈字藏本作逾）法令明而盜賊多盟約數而叛亂甚猶風波駭而魚鱉擾於淵纖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劇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藏本作糜）於鼎也君臣易位者有矣父子推刃者有矣然後忠義制名於危國孝子收譽於敗家疾疫起而巫醫貴矣道德喪而儒墨重矣由此觀之儒道之先後可得定矣或問曰昔赤松子王喬琴高老氏彭祖務成鬱華皆真人悉仕於世不便遐遁而中世以來為道之士莫不飄然絕跡幽隱何也抱朴子荅曰曩古純朴巧僞未萌其（藏本有明字）信道者則勤而學之其不信者則嘿然而已誘毀之言不吐乎口中傷之心不存乎胸也是以真人徐徐於民間不促促於登遐耳末俗偷薄雖僞彌深元淡之化廢而邪俗之黨繁既不信道好為訕毀謂真正為妖訛以神仙為誕妄或曰或衆或曰亂聖是以上士恥居其中也昔之達人杜漸防微色斯而逝夜不待旦觀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明哲業尚本異有何戀之當住其間哉夫鴻鵠池漉則蛟龍不游巢傾卵拾則鳳凰不集居言于室而翔鷗不下凡卉春翦而芝英不秀世俗醜正慢辱勝臻彼有道者安得不超然振翅乎風雲之表而齧雨藏軌於元漠之際乎山林之中非有道也而為道者必入山林誠欲遠彼腥膻而即此清淨也夫入九室以精思存真一以招神者既不喜諠譁而合（刻本無此字按當有）脫誤未詳）汚穢而合金丹之大藥鍊八石之飛精者尤忌利口之愚人（藏本有忌字非）凡俗之聞見明靈為之不降仙藥為之不成非小禁也止於人中或有淺見毀（當衍）之有司加之（當脫以字）罪福（當作禍）或有親舊之往來牽之以慶弔莫若幽隱一切免於如此之臭鼠矣彼之邈爾獨往得意嵩（一本作岩）岫豈不有以乎或云上士得道於三軍中士得道於都市下士得道於山林此皆為仙藥已成未欲昇天雖在三軍而鋒刃不能傷雖在都市而人禍不能加而下士未及於此故止山林耳不謂人之在上品者初學道當止於三軍都市之中而得也然則黃老可以至今不去也或問曰道之為源本儒之為末流既聞命矣今之小異悉何事乎抱朴子曰夫升降俯仰之教盤旋三千之儀攻守進趣之術輕身重義（藏本作命）之節歡憂禮樂之事經世濟俗之略儒者之所務也外物棄智滌蕩機變忘富遜貴杜邊勸沮不恤乎窮不榮乎達不戚乎毀不悅乎譽道家之業也儒者祭祀以祈福而道者履正以禳邪儒者所愛者勢利也道家所寶者無欲也儒者汲汲於名利而道家抱一以獨善儒者所講者相研之薄領也道家所習者遣情之教戒也夫道者其（藏本作為無誤）也善自修以成務其居也善取人所不爭其治也善絕禍於未起其施也善濟物而不德其動也善觀民以用心其靜也善居慎（藏本作眞當而無罔此所以為百家之君長仁義之祖宗也小異之理其較如此首尾不待旦觀幾而作不俟終日故趙害鳴犢而仲尼旋軫醴酒不設而穆生星行彼衆我寡華元去之況乎業貴其爭大而辭美有國有家不易之制也為道之士不營禮教不顧大倫侶狐貉於草澤之中偶猿猩於林麓之間慨然流涕與木石為鄰此亦東走之迷忘葵之甘也抱朴子荅曰摛華騁豔質直所不尚攻蒙拔惑疇昔之所睠誠不欲復與子較物理之善否校得失於機吻矣然觀孺子之墜井非仁者之意視瞽人之觸柱非兼愛之謂耶（案耶當作即）又陳梗概粗抗一隅夫體道以匠物寶德以長生者黃老是也黃帝能治世致太平而又昇仙則未可謂之後於堯舜也老子既兼綜禮教而又久視則未可謂之為滅周孔也故仲尼有竊比之嘆未聞有疵毀之辭而末世庸民不得其門修儒墨而毀道家何異子孫而罵詈祖考哉是不識其所自來亦已甚矣夫保儒之手不足以傾嵩華焦僥之脛不足以測滄海每見凡俗守株之儒營營所習不博達理告頑令（按令當作令）嚚崇飾惡言誣詰道家說精粗之淳則若覩駿馬之過隙也涉精神之淵則（當脫二字）論溺而自失也猶斥鷃之運短翅以凌陽侯之波猶（當脫行）蒼蠅之（藏本脫蒼字）力驚質以涉昫（原注一作日按昫當作煦）猿之嘍守於局隘聰不經曠明不徹離而欲企踵以包三光鼓腹以奮（按奮當作奪）雷霆不亦蔽乎蓋登旋璣之眇邈則知井谷之至卑覩大明之麗天乃知鷄金之可陋吾非生而知之又非少而信之始者蒙蒙亦如子耳既觀奧祕之宏修而恨離困之不早也五經之事注說炳露初學之徒猶可不解豈況金簡玉札神仙之經至要之言又多不書登壇歃血乃傳口訣苟非其人雖裂地連城金璧滿堂不妄以示之夫指深歸遠雖得其書而不師受猶仰不見首俯不知跟（藏本作根）豈吾子所詳悉哉夫得仙者或昇太清或翔紫霄或造元洲或棲板（原注或作扶）桐聽鈞天之樂享九芝之饌出攜松羨於倒景之表入宴常陽於瑤房之中曷為當侶狐貉而偶猿狖乎所謂不知而作也夫道也者通遙虹霓翱翔丹霄鴻崖六虛唯意所造飄然流擯

未爲戚也憶腦聚處雖被藻繡論其爲樂孰與逸麟之離羣以獨往吉光坼偶而多福哉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

仙藥

抱朴子曰神農四太平御覽九百八十四引無此字經曰上藥令人身安命延昇爲藏本無此字天神御覽引此下有仙字遨遊上下使役萬靈體生毛羽行廚立至又曰五芝及餌丹砂玉札曾青雄黃雌黃御覽引無此二字雲母太乙禹餘粮各可單服之皆令人飛行長生又曰中藥養性下藥除病能令毒蟲不加猛獸不犯惡氣不行衆妖俳辟又孝經援神契曰椒蘭禦濕菖蒲益聰巨勝延年威喜辟兵皆上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明文炳然而世人終於不信可歎息者也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次則諸芝次則五玉次則雲母御覽引作五雲次則明珠次則雄黃次則太乙禹餘粮次則石中黃子次則石桂次則石英次則石腦次則石硫黃御覽九百八十四引作丹次則石粉次則曾青次則松柏脂茯苓地黃麥門冬木巨勝重樓黃連石韋楮實象柴御覽大觀本草引象作家一名純盧御覽大觀本草引純作托是也或云仙人杖或云西王母杖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或名地骨或名苟杞也天門冬或名地門冬或名莖門冬或名顛棘或名羊食或名管松其生高地根短而味甜氣香者善其生水側下地者葉細似蕓而微黃根長而味多苦氣臭者下亦可服食然喜令人下氣爲益尤遲也服之百日皆丁壯信驗驗舊誤作驗今校正於水及黃精也入山便可蒸若煮啖之取足可以斷穀若有力可餌之亦可作散并及絞其汁作酒以服散尤佳楚人呼天門冬爲百部然自有百部草其根俱有百許相似如一也而其苗小異也眞百部苗似拔揳唯中以治欬及殺蟲耳不中服食不可誤也如黃精一名白及而實非中以作糊之白及也按本草藥之與他草同名者甚多唯精博者能分別之不可不詳也黃精一名兔御覽九百八十九引作鹿竹一名救窮御覽引作雞格一名垂御覽引作岳珠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但花難多得得其生花十斛乾之纔可得五六斗御覽引作升耳而服之日可三合

非大有役力者不能辦也服黃精僅十年乃可大得其益耳俱以斷穀不及朮朮餌令人肥健可以負重涉險但不及黃精甘美易食凶年可以與老小休息人本草引作飢糧人不能別之謂爲米脯也五芝者有石芝有木芝有草芝有肉芝有菌芝各有百許種也石芝者石象芝生於海隅名山及島嶼之涯有積石者其狀如肉象有頭尾四足者良似生物也附於大石喜在高岫險峻之地或却若仰綴也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利徹如堅冰也晦夜去之三御覽九百八十二引作一百五十步便望見其光矣大者十餘斤小者三四斤非久壽至精及佩老子入山盧寶五符亦不能得見此輩也凡見諸芝且先以關山却害符置其上則不得復隱蔽化去矣徐徐擇王相之日設醮祭以酒脯祈而取之皆從日下禹步閉氣而往也又若得石象芝擣之三萬六千杵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斤則得千歲十斤則萬歲亦可分人服也又玉脂芝生於有玉之山常居懸危之處玉膏流出萬年已上則凝而成芝有似鳥獸之形色無常彩率多似山元水蒼玉也亦鮮明如水精得而末之以無心草汁和之須臾成水服一升得一千歲也七明九光芝皆石也生臨水之高山石崖之間狀如盤椀不過徑尺以還有莖蒂連綴之起三四寸有七孔者名七明九孔者名九光光皆如星百餘步內夜皆望見其光其光自別可散不可合也常以秋分伺之得之擣服方寸匕入口則翕然身熱五味甘美盡一斤則得千歲令人身有光所居暗地如月可以夜視也石蜜芝生少室石戶中戶中便有深谷不可得過以石投谷中半日猶聞其聲也去戶外十餘丈有石柱柱上有偃蓋石高度徑可一丈許望見蜜芝從石戶上隨御覽九百八十五引作蓋入偃蓋中良久輒有一滴有似雨後屋之餘漏時時一落耳然蜜芝墮不息而偃自有一至而偃二十四字各本皆脫去御覽引有今據之補全蓋亦終不溢也戶上刻石爲科斗字曰得服石蜜芝一斗

者壽萬歲諸道士共思惟其處不可得往唯當以椀器著動竹木端以承取之然竟未有能爲之者按此石戶上刻題如此前世必已有得之者也石桂芝生名山石穴中似桂樹而實石也高尺許大如鵝卵尺光明而味辛有枝條擣服之一斤得千歲也石中黃子所在有之沁水山（本草圖經引爲光多其在大石中則其石常潤濕不燥打其石有數十重乃得之在大石中赤黃溶溶如雞子之在其殼中也即當飲之不飲則堅凝成石不復中服也法正當及未堅時飲之既凝則應未服也破一石中多者有一升少者有數合可頓服也雖不得多相繼服之其計前所服合成三升（御覽引作斗）詩則千歲但欲多服唯患難得耳石腦芝生滑石中亦如石中黃子狀但不皆有耳打破大滑石千許乃可得一枚初破之其在石中五色光明而自動服一升（御覽引作斗）得千歲矣石硫黃芝（御覽九百八十七引無芝字）五岳皆有而箕山爲多其方言許山就此服之而長生故不復以富貴累意不受堯禪也石硫丹者石之赤精蓋石硫黃之類也皆發溢於崖岸之間其濡濕者可丸服其已堅者可散服如此有百二十皆石芝也事在太乙玉策及昌宇（原注一內記不作宇）可具稱也及夫木芝者松柏（御覽本無此字非）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茯苓茯苓萬歲其之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蕈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御覽太觀本草引作焦）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其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枯木（御覽九百九十二引作射千按千門當不誤也）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塗人鼻以入水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身則隱形欲見則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瘥（本無此字）其腫痛所在以擘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按當有人千字）

之左足也又刮以雜巨勝爲燭夜遍照地下有金玉寶藏則光變青而下垂以鍤掘之可得也末之服盡十斤則千歲也又松樹枝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曰日（御覽九百五十三九百無此字）飛節芝大者重十斤末服之盡十（御覽九百八十六引皆無此字）斤得五百歲也又有樊桓芝其木如昇龍其花葉如丹羅其實如翠鳥高不過五尺生於名山之陰東流泉水之土以立夏（御覽引作夏至）之候伺之得而末服之盡一株得五千歲也參成芝赤色有光抑之枝葉如金石之音折而續之即復如故木渠芝寄生大木上如蓮花九莖一叢其味甘而辛建木芝實生於都廣其皮如纓蛇其實（御覽引作文）如鸞鳥此三芝得服之白日昇天也黃盧子尋木華元液華此三芝生於泰山要鄉及奉高有得而服之皆令人壽千歲黃蘗檀桓芝者千歲黃蘗木下根有如三斛器去本株一二丈以細根相連狀如縷得末而服之盡一枚則成地仙不死也此輩復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如雞子十二枚周繞大根之四方如十二辰也相去丈許皆有細根如白髮以相連生高山深谷之上其所生左右無草得其大魁末服之盡則得千歲服其細者一枚百歲可以分他人也懷其大根即隱形欲見則左轉而出之牛角芝生虎壽山及吳坂上狀似慈菇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然帶之辟兵以帶雞而雞以他雞十二頭其籠之去之十二步射十二箭他雞皆傷帶威喜芝者終不傷也從生門上採之於六甲陰乾之百日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枚則三千歲也千歲之枯木（御覽九百九十二引作射千按千門當不誤也）其下根如坐人長七寸刻之有血以塗人鼻以入水其血塗足下可以步行水上不沒以塗人身則隱形欲見則水爲之開可以止住淵底也以塗身則隱形欲見則拭之又可以治病病在腹內刮腹一刀圭其腫痛在外者隨其所在刮一刀圭即瘥（本無此字）其腫痛所在以擘之皆手下即愈假令左足有疾則刮射（按當有人千字）

天地相畢或得千歲二千歲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千歲蝙蝠色白如雪集則倒縣腦重故也此二物得而陰乾末服之令人壽四萬歲千歲靈龜五色具焉其雄額上兩骨起似角以羊血浴之乃剔取其甲火炙擣服方寸匕日三盡一具壽千歲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風生獸似貂青色大如狸生於南海大林中張網取之積薪數車以燒之薪盡而此獸在灰中不然其毛不焦所刺不入打之如皮裹以鐵鎚鍛其頭數千（原注或作十）下九百八十八引有曲字）掘取陰乾末服一頭五百歲凡此又百二十種自有圖也草芝有獨搖芝無風自動其莖大如手指赤如丹素葉似莧其根有大魁如斗有細者之下或生泉（御覽有水字）之側其狀或如宮室或如車馬或如龍虎或如人形或如飛鳥五色無常亦百二十種自有圖也皆當禹步往采取之刻以骨刀陰乾末服方寸匕令人昇仙中者數千歲下者千歲也欲求芝草入名山必以三月九月此山開出神藥之月也勿以山假日必以天輔時三奇會尤佳出三奇吉門到山須六陰之日明堂之時帶靈寶符牽白犬抱白雞以白鹽一斗及開山符檄著大石上執吳唐草（原注或作花）一把以入山山神喜必得芝也又采芝及服芝欲得王相專和之日支干上下相生爲佳此諸芝名山多有之但凡庸道士心不專精行穢德薄又不曉入山之術雖得其圖不知其狀亦終不能得也山無大小皆有鬼神其鬼神不以芝與人人則雖踐之不可見也又雲母有五種而人多不能分別也法當舉以向日看其色詳占視之乃可知耳正爾於陰地視之不見其雜色也五色並具而多青者名雲英宜以

春服之五色並具而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五色並具而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五色並具而多黑者名雲母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沙宜以季夏服之皭皭純白名磷石可以四時長服之也服五雲之法或以桂蕙水玉化之以爲水或以露於鐵器中以元水熬之爲水或以硝石合於筒中埋之爲水或以蜜搜爲醴或以秋露漬之百日韋囊挺以爲粉或以無巖草樗血合餌之服之一年則百病除（藏本作愈三年久服藏本此二字無）老公反成童子五年不闕可（藏本此三字作則）役使鬼神入火不燒入水不濡蹈棘而（藏本無）不傷膚（藏本無）與仙人相見又他物埋之即朽著火（藏本燒之作）即焦而五雲以納猛火中經時終不然埋之永不腐敗故能令人長生也又云服之十年雲氣常覆其上服其母以致其子理自然也（太觀本玉石部引）小有異（太觀本草引之改補）又向日看之曖曖純黑色起者不中服令人病淋發瘡雖水飼之皆當先以茅屋霤水若東流水露水漬之百日淘汰去其土石乃可用耳中山衞叔卿服之積久能乘雲而行以其方封之玉匣之中仙去之後其子名世及漢使者梁伯得而按方合服皆得仙去又雄黃當得武都山所出者純而無雜其赤如雞冠光明曄曄者乃可用耳其但純黃似雄黃色（太觀本草引雄作雌）無赤光者不任以作仙藥可以合理病藥耳餌服之法或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太觀本草引作消）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元胴腸（太觀本草引元胴腸作猪胴二字）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瘢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眞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元眞者其命不極元眞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鳥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藜

漿消之爲粉亦可餌以爲丸亦可燒以爲粉服之一年已上入水不霑入火不灼刃之不傷百毒不犯也不可用已成之器傷人無益當得璞玉乃可用也得于闐國白玉尤善其次有南陽徐善亭部界中玉及日南盧容水中玉亦佳赤松子以元蟲血漬玉爲水而服之故能乘烟（御覽八百五上下也玉屑服之與水餌之俱令人不死所以爲不及金者令人數數發熱似寒食散狀也若服玉屑者宜十日輒一服雄黃丹砂各一刀圭散髮洗沐寒水迎風而行則不發熱也董君異嘗以玉醴與盲人服之目俞日而愈有吳延稚者志欲服玉得玉經方不具了不知其節度禁忌乃招（原注招一作始）合得珪璋環璧及核（原注一作裝）劒所用甚多欲餌治服之後余爲說此不中用乃歎息曰事不可不精不但無益乃幾作禍也又銀但不及金玉耳可以地仙也服之法以麥漿化之亦可以米草酒餌之亦可以龍膏煉之然（按此下當有日字）三服輒大如彈丸者又非清貧道士所能得也又眞珠徑一寸以上可服服之可以長久酪漿漬之皆化如水銀亦可以浮石水蜂窠（太觀本草引此下有蠟字）化包形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丸服之絕穀服之則不死而長生也淳漆不沾者服之令人通神長生餌之法或以大無腸公子或云大蟹（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十枚投其中或以雲母水或以玉水合服之九蟲悉下惡血從鼻去一年六甲行廚至也桂可以蒸煮之或以酒餌或先以硝（太觀本草引作消）石化爲水乃凝之或以元胴腸（太觀本草引元胴腸作猪胴二字）裹蒸之於赤土下或以松脂和之或以三物煉之引之如布白如冰服之皆令人長生百病除三尸下瘢痕滅白髮黑墮齒生千日則玉女來侍可得役使以致行廚又玉女常以黃玉爲誌大如黍米在鼻上是眞玉女也無此誌者鬼試人耳玉亦仙藥但難得耳玉經曰服金者壽如金服玉者壽如玉也又曰服元眞者其命不極元眞者玉之別名也令人身飛輕舉不但地仙而已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可知耳玉可以鳥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藜服之此物主補腦久（御覽早作）服之令人髮不白而長生元中莫方楚飛廉澤瀉地黃黃連之屬凡三百餘種皆能延年可單服也靈飛散未央（疑作丸制命丸羊血丸皆令人駐年却老也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谷水所以甘者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歷年久故水味爲變其臨此谷中居民皆不穿井悉食甘谷水食者無不老壽高者百四五十歲下者不失八九十無夭年人得此菊力也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皆爲南陽太守每到官常使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以爲飲食此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但不能大得其益如甘谷上居民生小便飲食此水者耳又菊花與薏花相似直以甘苦別之耳菊甘而薏苦諺言所謂苦如薏者也今所在有眞菊但爲少耳率多生於水側緱氏山與酈縣最多仙方所謂日精更生（按此下當有陰成二字各本皆脫去非）周盈皆一菊而根莖花實異名其說甚美而近來服之者略無效正由不得眞菊也夫甘谷水得菊之氣味亦何足言而其上居民皆以延年況將復好藥安得無益乎余亡祖鴻臚少卿（御覽七百二十九百八十四引皆作時）曾爲臨沅令云此縣有廖氏家世世壽考或出百歲或八九十後徙去子孫轉多夭折他人居其故宅復如舊後累世壽考由此乃覺是宅之所爲而不知其何故疑其井水殊赤乃試掘井左右得古人埋丹砂數十斛去（御覽九百八十四引有井字）數尺此丹砂汁因泉漸入井是以飲其水而得壽況乃餌煉丹砂而服之乎余又聞上黨有趙瞿者病癩歷年衆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及活流棄之後子孫轉相注易其家乃賫糧將之送置山穴中瞿在穴中（藏本有瞿字）自怨不幸晝夜悲歎涕泣經月有仙人行經過穴見而哀之具問訊之瞿知其異人乃叩頭自陳乞哀（太觀本草引作命）於是仙人以一囊藥賜之教其服法瞿服之百許日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仙人又過視之瞿謝受更生活之恩乞丐（太觀本草引作遭）其方仙人告之曰此是松脂耳此山中更多此物

汝錬之服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家人初謂之鬼也甚驚愕瞿遂長服松脂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越險終日不極年百七十歲齒不墮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皆云不見久而漸大一室盡明如晝日又夜見面上有綵女二人長二三寸面體皆具但為小耳遊戲其口鼻之間如是且一年此女漸長大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音欣然獨笑在人間三百許年色如小童乃入抱犢山去必地仙也于藏本作余時聞瞿服松脂如此於是競服其多役力者乃車運鹽負積之盈室服之遠者不過一月未覺大有益輒止有志者難得如是也又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中見一人無衣服身生黑毛獵人見之欲逐取之而其人踰坑越谷有如飛騰不可逮及於是乃密伺候其所在合圍得之定大觀本草引作乃是婦人問之言我本是秦之宮人也聞關東賊至秦王出降宮室燒燔驚走入山飢無所食垂餓死有一老翁教我食松葉松實大觀本草引作松柏葉實當時苦澀後稍便之遂使不飢不渴冬不寒夏不熱計此女定是秦王子嬰宮人至成帝之世二百許歲乃將歸以穀食之初聞穀臭嘔吐累日乃安如是二年許身毛乃脫落轉老而死向使不為人所得便成仙人矣南陽文氏說其先祖漢末大亂逃去山中飢困欲死有一人教之食木遂不能飢數十年乃來還鄉里顏色更少氣力勝故自說在山中時身輕欲跳登高履險歷日不極行冰雪中了不知寒常見一高巖上有數人對坐博戲者有讀書者俛而視文氏因聞藏本作聞其相問言此子中呼上否其一人荅言未可也求一名山蒭一名山精故神藥經曰必欲長生常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富服山精昔仙人八公各服一物以得陸仙各數百年乃合神丹金液而昇太清耳人若合八物錬而服之不得其力是其藥力有轉相勝畏故也韓終服菖蒲十三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卧不寒又菖蒲生須得石上一寸九節已上紫花者尤善也趙他子服桂二十年足下生毛日行五百里力舉千斤移御覽九百九十引作漢非後過覽篇有移門子記也門子服五味子十六年色如玉女入水不沾入火不灼也楚文子服地黃八年夜視有光手上車按車當作連弩也林子明服朮十一年耳長五寸身輕如飛能超踰淵谷二丈許杜子微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御覽九百八十九大觀本草引作四十人日行三百里任子季服茯苓十八年仙人玉女往從之能隱能彰不復食穀灸瘢皆滅面體玉光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開書所視不忘坐在立亡仙經曰雖服草木之葉已得數百歲忽忽舊誤作勿今校正息於神丹終不能仙以此論之草木延年而已非長生之藥可知也未得作丹且可服之以自持耳或問服食藥物有前後之宜乎抱朴子荅曰按中黃子服食節度云服治病之藥以食前服之養性之藥以食後服之吾以荅鄭君何以如此鄭君言此易知耳欲以藥攻病既宜及未食內虛令藥力勢易行若以食後服之則藥但攻穀而力盡矣若欲養性而以食前服藥則力未行而被穀驅之下去不得止無益也或問曰人服藥以養性云有所宜有諸乎抱朴子荅曰按玉策記及爾明經皆以五音六屬知人年命之所在子午屬庚卯酉屬己寅申屬戊丑未屬辛辰戌屬丙巳亥屬丁一言得之者宮與土也三言得之者商與金也九言得之者角與木也若本命屬土不宜服青色藥屬金不宜服赤色藥屬木不宜服白色藥屬水不宜服黃色藥屬火不宜服黑色藥以五行之義木尅土土尅水水尅火火尅金金尅木故也若金丹大藥不復論宜與不宜也

一言宮　庚子庚午　辛未辛丑　丙辰丙戌
　　丁亥丁巳　戊寅戊申　己卯己酉
三言徵　甲辰甲戌　乙亥乙巳　丙寅丙申
　　丁酉丁卯　戊午戊子　己未己丑
五言羽　甲寅甲申　乙卯乙酉　丙子丙午
　　丁未丁丑　壬辰壬戌　癸巳癸亥
七言商　甲子甲午　乙丑乙未　庚辰庚戌
　　辛巳辛亥　壬申壬寅　癸卯癸酉
九言角　戊辰戊戌　己巳己亥　庚寅庚申
　　辛卯辛酉　壬午壬子　癸丑癸未
禹步法　前舉左　右過左　左就右
　　次舉右　左過右　右就左
　　次舉右按右當左　右過左　左就右
　　如此三步當滿二丈一尺藏本無此字後有九跡
小神按疑有丹字方用真丹三斤白蜜一斤合和日曝煎之令可丸旦服如麻子十丸未一年髮白更黑齒墮更生身體潤澤長服之者翁還成少年常服長生不死也小餌黃金方火銷金納清酒中二百出二百入即沸矣涯之出指間令如泥若不沸及握之不出指間即復銷之內酒中無數也成服如彈丸一枚亦可又銀亦可餌與金同法服此二物可居名山石室中一年即輕舉矣人間服之名地仙勿妄傳也兩儀子此二字據前金丹篇補餌銷黃金法猪貧革肪肪舊誤作方脂二字今刪正三斤醇苦酒一斗取黃金五兩置器中煎之出爐以金置肪藏本無此字中百入百出苦酒亦尔飡一斤金壽無多少便可餌之當以王相之日作之神良勿傳人藏本無此字擊天地食半斤金壽二千歲五兩千二百歲傳人藥成不神也欲食去尸藥當服丹砂餌丹砂法丹砂一斤搗篩下藏本作下從誤今改正金丹篇篩作篩字同也醇藏本無此字苦酒三升淳漆二升和蜜二升凡三藏本無此字物合令相得微火上煎之令可丸服如麻子三丸日再四十日腹中百病愈三尸去服之百日肌骨堅強服之千日司命削死籍與天地相保日月相望改形易容變化無常日中無影乃別有光矣自小神方至此皆又見金丹篇其文小異不具出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一

辨問　守五

或問曰若仙必可得聖人已修之矣而周孔不爲之者是無此道可知也抱朴子荅曰夫聖人不必仙仙人不必聖聖人受命不值長生之道（當作氣）但自欲除殘去賊夷險平暴制禮作樂著法垂教移不正之風易流遁之俗匡將危之主扶亡徵之國刊詩書撰河洛著經誥和雅頌訓（按訓上當疑一字）童蒙應聘諸國突無疑煙席不暇煖其事別輯掌罔極窮年無已亦焉能閑聽掩明內視反聽呼吸導引長齋久潔入室鍊形登山採藥數息思神斷穀清腸哉至於仙者唯須篤志至信勤而不怠能恬能靜便可得之不待多才也有入俗之高眞（疑作具）乃爲道者之重累也得合一大藥知一養神之要則長生久視豈若聖人所修爲者云云之無限乎且夫俗所謂聖人者皆治世之聖人非得道之聖人得道之聖人則黃老是也治世之聖人則周孔是也黃帝先治世而後登仙此是偶有能兼之才者也古之帝王刻於泰山可省讀（此下舊衍書字今刪）者七十二家其餘磨滅者不可勝數而獨記黃帝仙者其審然可知也世人以人所尤長衆所不及者便謂之聖故善圍棊之無比者則謂之棊聖故賤子卿馬遷明於今有棊聖之名焉善史書之絕時者則謂之書聖故皇象胡昭於今有書聖之名焉善圖畫之過人者則謂之畫聖（上二十六字蔵本脫校本約太平御覽七百五十二增）故衛協張墨於今有畫聖之名焉善刻削之尤巧者則謂之木聖故張衡馬鈞（蔵本作忠按本依御覽更正）於今有木聖之名焉故孟子謂伯夷清之聖者也柳下惠和之聖者也伊尹任之聖者也（上十六字蔵本脫刻本有）吾試演而論之則聖非一事夫班輪倕（刻本無二字）狄機械之聖也附扁和緩治疾之聖也子韋甘均占候之聖也史蘇辛廖厂筮之聖也夏育杜回筋力之聖也荆軻聶政勇敢之聖也飛廉夸父輕速之聖也子野延州知音之聖也孫吳韓白用兵之聖也聖者人事之極號也不

獨於文學而已矣莊周云盜有聖人之道五焉妄意而知人之藏者明也先入而不疑者勇也後出而不懼者義也知可否之宜者知也分財均同者仁也不得此道而成天下大盜者未之有也或曰聖人之道不得枝分葉散必總而兼之然後爲聖余荅之曰孔子門徒達者七十二而各得聖人之一體是聖事有剖判也又云顏淵具體而微是聖事有厚薄也又易曰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此則聖道可分之明證也何爲善於道德以致神仙者獨不可謂之爲得道之聖苟不有得道之聖則周孔不得爲治世之聖乎既非一矣何以當責使相兼乎按仙經以爲諸得仙者皆其受命偶值神仙之氣自然所稟故胞胎之中已含信道之性及其有識則心好其事必遭明師而得其法不然則不信不求求亦不得也玉鈐經（蔵本作云非按玉鈐經又見前對俗篇又見後登涉篇今改正）主命原曰人之吉凶制在結胎受氣之日皆上得列宿之精其值聖宿則聖值賢宿則賢值文宿則文值武宿則武值貴宿則貴值富宿則富值賤宿則賤值貧宿則貧值壽宿則壽值仙宿則仙又有神仙聖人之宿有治世聖人之宿有兼二聖之宿有貴而不富之宿有富而不貴之宿有兼富貴之宿有先富後貧之宿有先貴後賤之宿有兼貧賤之宿有富貴不終之宿有忠孝之宿有兇惡之宿如此不可具載其該略如此（此二字當衍）爲人生本有定命張車子之說是也苟不受神仙之命則必無好仙之心未有心不好之而求其事者也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自古至今有高才明達而不信有仙者有平平許人學而得仙者甲雖多所鑒識而或蔽於仙乙則多所不通而偏達其理此豈非天命之所使然乎夫道家寶秘仙術弟子之中尤尚簡擇至精彌久然後告之以要訣況於世人幸自不信不求何爲當強以語之邪既不能化令信之又將招嗤速謗故得道之士所以與世人異路而行異處而止

言不欲與之交身不欲與之雜隔千里猶恐不足以遠煩勞（刻本作頻苦）之攻絕軌迹猶恐不足以免毀辱之驅貴不足以誘之富不足以移之何肯當自衒於俗士言我有仙法乎此蓋周孔所以無緣而知仙道也且夫周孔蓋是高才大學之深遠者耳小小之伎猶多不閑使之跳丸弄劒踰鋒投狹履組登幢擿盤緣案跟挂萬仞之峻峭游泳呂梁之不測手扛千鈞足蹈驚飈暴虎檻豹攬飛捷矢凡人爲之而周孔不能況過於此者乎他人之所念慮蚤蝨之所首向隅牆之朱紫林下之草芥匣匱之書籍地中之寶藏豐林邃藪之鳥獸重淵洪潭之魚鼈令周孔委曲其采色分別其物名經列其多少審實其有無未必能盡知況於遠此者乎聖人不食則飢不飲則渴灼之則熱凍之則寒撻之則痛刃之則傷歲久則老矣損傷則病矣氣絕則死矣此是其所與凡人無異者甚多而其所以不同者至少矣所以過絕人者唯在於才長思遠口給筆高德仝行潔強訓博聞之事耳亦安能無事不兼邪既已著作典謨安上治民復欲使之兩知仙道長生不死以此責聖人何其多乎吾聞至言逆俗耳眞語必違衆儒士卒覽吾此書者必謂吾非毀聖人吾豈然哉但欲盡物理耳理盡事窮則似於誘誦周孔矣世人謂聖人從天而降神靈之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甚於服畏其名不敢復料之以事謂爲聖人所不能則人無復能之者也聖人所不知則人無復知之者也不可（藏本作亦）笑哉今具以近事校之想可以悟也完山之鳥賣生送死之聲孔子不知之便可復謂顏回只可偏解之乎聞太山婦人之哭問之乃知虎食其家三人又不知此婦人何以不徙去之意須荅乃悟見羅雀者純得黃口不辨其意問之乃覺及欲葬母不知父墓所在須人語之既定墓崩又不知之弟子誥之乃泫然流涕又疑顏淵之盜食乃假言欲祭先人卜擇座之虛偽廢棄又不知傷人馬否顏淵後便謂之已死又周流七十餘國而不能

逆知人之必不用之也而栖栖（藏本作遑遑）席不暇溫又不知匡人當圍之而由其途問老子以古禮禮有所不解也問郯子以鳥官官有所不識也行不知津而使人問之又不知所問之人必識之而不告其路若爾可知不問也下車逐歌鳳者而不知彼之不佳也見南子而不知其無益也諸若此類不可具舉但不知仙法何足怪哉又俗儒云聖人所不能則餘人皆不能則宿人水居梁母火化子伯耐至熱仲都堪酷寒左慈兵解而不死甘始休糧以經歲范軼見斫而不入體令流尸而更生少千執百鬼長房縮地脈仲甫假形於晨鳧張楷吹噓起雲霧未聞周孔能爲斯事也俗人或曰周孔皆能爲此但不爲耳吾荅之曰必不求之於明文而指之以空言者吾便可謂周孔能振翮飛翔八極興雲致雨移山拔井但不爲耳一不以記籍見事爲據者復何限哉必若所云者吾亦可以言周孔皆已昇仙但以此法不可以訓世恐人皆知不死之可得皆必悉委供養廢進宦而登危浮深以修斯道是爲家無復子孫國無復臣吏忠孝並喪大倫必亂故周孔密自爲之而祕不告人外託終亡之形內有上仙之實如此則子亦將何以難吾乎亦又未必不然也靈寶經有正機乎衡飛龜授祓凡三篇皆仙術也吳王伐石以治宮室而於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之使使者持以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闔閭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諮至仲尼以視之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於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乃今赤雀銜之殆天授也以此論之是夏禹不死也而仲尼又知之安知仲尼不皆密修其道乎正復使聖人不爲此事未可謂無其効也人所好惡各各不同諭之以面豈不信哉誠合其意雖小必爲也不合其神雖大不學也好苦憎甘既皆有矣嗜利棄義亦無數焉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聚人曰財又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而昔已有禪之以帝王之位而不用委之以四海之富而不願蔑三九之官背玉帛之聘遂山林之高潔甘魚釣之陋業者蓋不可勝數耳又曰男女飲食人之大欲存焉是以好色不可諫甘言可忘憂昔有絕穀棄美不畜妻妾超然獨往浩（藏本作傲非）然得意顧影含歡漱流忘味者又難勝記也人情莫不愛紅顏豔姿輕體柔身而黃帝遠（藏本作遠非）篤醜之嫫母陳侯怜可憎之敦治人鼻無不樂香故流黃鬱金芝蘭蘇合元膽素膠江離捐車春蕙秋蘭價同瓊瑤而海上之女逐酢臭之夫隨之不止（刻本有人口無不焉文皆悅甘而七字非）不美之菹不以易大牢之滋味（刻本有人耳無不魏喜樂而七字非）明好摧鑿之聲不以易絲竹之和音人各有意安可求此以同彼乎周孔自偶不信仙道日月有所不照聖人有所不知豈可以聖人所不爲便云天下無仙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二

##極言

或問曰古之仙人者皆由學以得之將特稟其氣耶抱朴子荅曰是何言歟彼其不負笈隨師積其功勤蒙霜冒險櫛風沐雨而躬親灑掃契闊勞藝始見之以信行終被試以免罔性篤行貞心無怨然乃得升堂以入於室或有怠厭而中止或有怨恚而造退或有誘於榮利而遠修流俗之事或有敗於邪說而失其淡泊之志或朝爲而夕欲其成或坐修而立望其効若夫覩財色而心不戰聞俗言而志不沮者萬夫之中有一人焉多矣故爲者如牛毛獲者如麟角也夫穀動弩者効力於發箭涉大川者保全於既濟并不達泉則猶不掘也一步未至則猶不往也修塗之累非移晷所臻淩霄之高非一簣之積然升峻者患於垂上而力不足爲道者病於方成而志不遂千倉萬箱非一耕所得千天之木非旬日所長不測之淵起於汪濊陶朱之資必積百千若乃大退己進陰子所以窮至道也敬卒若始羨門所以致雲龍也我志誠堅彼何人哉抱朴子曰俗民既不能生生而務所以終生夫有盡之物不能給無已之耗江河之流不能盈無底之器也凡人利入少而費用多者猶不供也況無錙銖之來而有千百之往乎人無少長莫不有疾但輕重言之耳而受氣各有多少多者其盡遲少者其竭速其知道者補而救之必先復故然後方求量表之益若令服食終日則肉飛骨騰導引改朝則羽翮參差則世間無不信道之民也患乎升勺之利未堅而鍾石之費相尋根柢藏本作之據未極而冰霜之毒交攻不知過之在己而反云道之無益故指丸散而罷吐納矣故曰非長生難也聞道難也非聞道難也行之難也非行之難也終之難也良匠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必巧也明師能授人方書不能使人必爲也夫修道猶如播穀也成之猶收穫也厥田雖沃水澤雖美而爲之失天時耕鋤又不至登稼

被壟不穫不刈頃畝雖多猶無獲藏本作穫非也凡夫不徙不知益之爲益也又不知損之爲損也夫損易知而速焉益難知而遲焉人尚不悟其易安能識其難哉夫損之者如燈火之消脂莫之見也而忽盡矣益之藏本無之此字者如苗禾之播殖莫之覺也而忽茂矣故治身養性務謹其細不可以小益爲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損爲無傷而不防凡聚小所以就大積一所以至億也若能愛之藏本無此字於微成之於著則幾乎知道矣或問曰古者豈有無所施行而偶自長生者乎抱朴子荅曰無也或隨明師積功累勤便得場以合成之藥或受秘方自行治作事不接於世言不累於俗而記著者止存其姓名而不能具知其所以得仙者故鬭如也昔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藝文類聚十一御覽七十九引作敢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而得道故陽王屋而授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具茨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諮涓子論道養則資藝文類聚御覽引作質元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著體診則受雷岐審攻戰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奸則記白澤之辭祖地理則書青鳥藝文類聚御覽引作烏之說救傷殘則緩金治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眞遂昇龍以高騰與天地乎罔極也然按神仙經皆云黃帝及老子奉事太乙元君以受要訣況乎不遠彼二君者安有自得仙度世者乎未之聞也或曰黃帝審仙者橋山之塚又何爲乎抱朴子荅曰按荆山經及龍首記皆云黃帝服神丹之後龍來迎之羣臣追慕靡所措思或取其几杖立廟而祭之或取其衣冠葬而守之列仙傳云黃帝自擇亡日七十日去七十日還葬於橋山山陵原注一作後忽崩墓空無尸但劒舄在焉此諸說雖異要於爲仙也言黃帝仙者見於道書及百家之說者甚多而儒家不肯長篇奇怪開藏本作闢異塗務於禮教而神仙之事不可以訓俗故云其死以杜民心耳朱巴當作邑彔巴子公有功惠於民百姓皆生爲之立廟

祠又古者盛德之人身沒之後臣子刊其勳績於不朽之器而今世君長遷轉吏民思戀而樹德頌之碑者往往有焉此亦黃帝有廟墓之類也豈足以證其必死哉或人問曰彭祖八百安期三千斯壽之過人矣若果有不死之道彼何不遂仙乎豈非稟命受氣自有脩短而彼偶得其多理不可延故不免於彫隕哉抱朴子荅曰按彭祖經云其自帝嚳佐堯歷夏至殷爲大夫殷王遣綵女從受房中之術行之有効欲殺彭祖以絕其道彭祖覺焉而逃去去時年七八百餘非爲死也黃藏本有帝字非石原注一作山公記云彭祖去後七十餘年門人於流沙之西見之非死明矣又彭祖之弟子青衣烏公黑穴公秀眉公白兔公子離婁公太足君高丘子不肯來七八人皆歷數百歲在殷而各仙去況彭祖何肯死哉又劉向所記列仙傳亦言彭祖是仙人也又安期先生者賣藥於海邊琅琊人傳世見之計已千年秦始皇請與語三日三夜其言高其言遠博而有證始皇異之乃賜之金璧可直數千萬安期受而置之於阜鄉亭以赤玉舄一量爲報留書曰復數千載求我於蓬萊山如此是爲見始皇時已千歲矣非爲死也又始皇剛暴而驕很最是天下之不應信神仙者又不中以不然之言荅對之者也至於問安期以長生之事安期荅之允當始皇懼悟信世間之必有仙道既厚惠遺又甘心欲學不死之事但自無明師也而爲盧敖徐福輩所欺弄故不能得耳向使安期先生言無符據三日三夜之中足以窮屈則始皇必將烹煮屠戮不免鼎俎之禍其厚惠安可得乎或問曰世有服食藥物行氣導引不免死者何也抱朴子荅曰不得金丹但服草木之藥及修小術者可以延年遲死耳不得仙也或但知服草藥而不知還年原注一作房中之要術則終無久生之理也或不曉帶神符行禁戒思身神守眞一則正可令內疾不起風濕不犯耳若卒有惡鬼強邪山精木毒害之則便死也或不得入山之法令山神爲之作禍則

妖鬼試之猛獸傷之溪毒擊之蛇蝮螫之致多死事非一條也或修道晚暮而先自損傷已深難可補復補復之益未得根據而疾隨復作所以剋伐之事亦何緣得長生哉或年老爲道而得仙者或年少爲道而不成者何哉彼雖年老而受氣本多受氣本多則傷損薄傷損薄則易養易養故得仙也此雖年少而受氣本少受氣本少（藏本不重）則傷深傷深則難救難救故不成仙也夫木槿楊柳斷殖之更生倒之亦生橫之亦生生之易者莫過斯木也然埋之既淺又未得久乍刻乍剥或搖或拔雖壅以膏壤浸以春澤猶不脫（刻本作免）於枯瘁者以其根荄不固不暇吐其萌芽津液不得遂結其生氣也人生之爲體易傷難養方之二木不及遠矣而所以攻毀之者過於刻剥劇乎搖拔也濟之者鮮壞之者衆死其宜也夫吐故納新者因氣以長氣而氣大衰者則難長也服食藥物者因血以益血而血垂竭者則難益也夫奔馳而喘逆或欬或滿（刻本作懣）用力役體汲汲短乏者氣損之候也面無光色皮膚枯燥唇焦脉白勝理萎瘁者血滅之證也二證既衰於外則靈根亦猶於中矣如此則不得上藥不能救也凡爲道而不成營生而得死者其人非不有氣血也然身中之所以爲氣爲血者根源已喪但餘其枝流也譬猶入水之燼火滅而煙不即息既斷之木柯葉猶生二者非不有煙非不有葉而其所以爲煙爲葉者已先亡矣世人以覺病之日始作爲疾猶以氣絕之日爲身喪之徵也唯怨風冷與暑濕不知風冷暑濕（藏本無此六字非）不能傷壯實之人也徒患體虛氣少者不能堪之故爲所中耳何以較之設有數人年紀老壯既同服食厚薄又等俱造沙漠之地並冒嚴寒之夜素雪墮於上元冰結於下寒風摧條而宵駭欲唾凝冰於唇吻則其中將有獨中冷者而不必盡病也非冷氣之有偏蓋人體有不耐者耳故俱食一物或獨以結病者非此物之有偏毒也鈞器齊飲而或醒或醉者非酒勢之有彼此也同冒炎暑而或獨以暍死者非天熱之有公私也齊服一藥而或昏瞑煩悶者非毒烈之有愛憎也是以衝風赴林而枯柯先摧洪濤凌崖而拆隙首顏烈火燎原而爍卉前焚（當作）龍（當作）統墜地而脆者獨破由茲以觀則人之無道體已素病因風寒暑濕者以發之耳苟能令正氣不衰形神相衛莫能傷也凡爲道者常患於晚不患於早也恃年紀之少壯體力之方剛者自役過差百病兼結命危朝露不得大藥但服草木可以差於常人不能延其大限也故仙經曰養生以不傷爲本此要言也神農曰百病不愈安得長生信哉斯言也或問曰所謂傷之者豈非淫慾之關乎抱朴子曰亦何獨斯哉然長生之要在乎遲年（疑房中）之道上士知之可以延年除病其次不以自役者也若年尚少壯而知遲年（疑房中）房服陰丹以補腦采玉液於長谷者不服藥物亦不失三百歲也但不得仙耳不得其術者古人方之於冰盜之盜湯羽苞之蓄火也且又才所不逮而固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衰撫悴傷也喜樂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久談言笑傷也寢息失時傷也燒丹引腎傷也沈醉嘔吐傷也飽食即臥傷也跳走喘乏傷也歡呼哭泣傷也陰陽不交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生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久視坐不至久臥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不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過多凡食過則結積聚飲過則成痰癖不欲甚勞甚逸不欲（當有起早二字）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車走馬不欲極目遠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廣志遠願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不露臥屋下不暖中見肩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則傷心甘多則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人則壽損耳是以善攝生者臥起有四時之早晚興居有至和之常制調利筋骨有偃仰之方杜疾閑邪有吞吐之術流行榮衛有補瀉之法節宣勞逸有與奪之要忍怒以全陰氣抑喜以養陽氣然後先將服草木以救虧缺後服金丹以定無窮長生之理盡於此矣若有欲決意任懷自謂達識知命不泥異端極情肆力不營久生者聞此言也雖風之過耳電之經目不足論也雖身拘於流連之中氣絕於紈綺之間而甘心焉亦安可告之以養生之事哉不惟不納乃謂妖誣也而望彼信之所謂以明鑑給矇瞽以絲竹娛聾夫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三

勤求

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是以道家之所至祕而重者莫過乎長生之方也故血盟乃傳傳非其人戒在天罰先師不敢以輕行授人須人求之至勤者猶當揀選至精者乃教之況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篤者安可衒其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應仙者雖日見仙人成羣在世猶必謂彼自異種人天下別有此物或呼爲鬼魅之變化或云偶值於自然豈有肯謂修爲之所得皆苟心所不信雖令赤松王喬言提其耳亦當同以爲妖訛然時頗有誠信者復患於不能勤求明師夫曉至要得眞道者誠自甚稀非倉卒可值也然知之者但當少耳亦未嘗絕於世也由求之者不廣不篤有仙命者要自當與之相值也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世間自有奸僞圖錢之子而竊道士之號者不可勝數也然此等復不謂挺無所知也皆復粗聞頭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飾僞而好事之徒不識其眞僞者徒多之進問自取誑惑而抑制之不令得行廣尋奇士異人而告之日道盡於此矣以誤於有志者之不少可歎可恚也或聞有曉消五雲飛八石轉九丹冶黃白水瓊（原注一作機）瑤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爐採靈芝於嵩岳者則多疑而毀之日此法獨有赤松王喬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虛妄耳則淺見之家不覺此言有詐僞而作便息遠求之意悲夫可爲慨歎者也淩晷飈飛瞬少忽老迅速之甚論之無物百年之壽三萬餘日耳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耄除數十年而險阻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咄嗟滅盡哀憂昏耄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非悲矣里語有之人在世間日失一日如牽牛羊以詣屠所每進一步而去

死轉近此譬雖醜而實理也達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術而空自焦愁無益於事故云樂天知命故不憂耳非不欲久生也姬公請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懷是知聖人亦不樂速死矣俗人見莊周有大夢之喻因復競共張齊死生之論蓋說道強達陽作違抑之言皆仲尼所爲破律應煞者也今察諸有此談者被疾病則遽針灸冒危險則甚畏死然未俗通弊不崇眞信背典誥而治子書皆不吐反理之巧辯者則謂之朴野非老莊之學故無骨殖而取偶俗之徒遂流漂於不然之說而不能自返也老子以長生久視爲業而莊周貴於搖尾塗中不爲被網之龜被繡之牛餓而求粟於河侯以此知其不能齊死生也晚學不能考校虛實偏據一句不亦謬乎且夫深入九泉之下長夜罔極始爲蝼蟻之根終與塵壤合體令人但然心熱不覺咄嗟若心有求生之志何可不棄置不急之事以修元妙之業哉其不信則已矣其信之者復患於俗情之不蕩盡而不能專以養生爲意而營世務之餘暇而爲之所以或有爲之者恒病晚而多不成也凡人之所汲汲者勢利嗜欲也苟我身之不全雖高官重權金玉成山妍豔萬計非我有也是以上士先營長生之事長生之事定可以任意若未昇元去世可且地仙人間若彭祖老子止人中數百歲不失人理之懼然後徐徐登遐亦盛事也然決須好師師不足奉亦無由成也昔漢太后從夏侯勝受尚書賜勝黃金百斤他物不可勝數及勝死又賜勝家錢二百萬爲勝素服一百日成帝在東宮時從張禹受論語及即尊位賜禹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拜光祿大夫賜黃金百斤又遷丞相進爵安昌侯年老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錢數萬及禹疾天子自臨省之親拜禹牀下章帝在東宮時從桓榮以受孝經及帝即位以榮爲太常上卿天子幸榮第令榮東面坐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生徒數百人帝親自持業講說賜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及榮病天子幸其家入巷下車抱卷而趨如弟子之禮及榮薨天子爲榮素服凡此諸君非能攻城野戰折衝拓境懸旌効節（原注一作郊圃）祈連方轉元功驟鈴絕域也徒以一經之業宣傳章句而見尊重巍巍如此此但能說死人之餘言耳帝王之貴猶自卑降以敬事之世間或有欲試修長生之道者而不肯謙下於堪師者直爾蹴迮從求至要寧可得乎夫學者之恭遜驅走何益於師之分寸乎然不爾則是彼心不盡彼心不盡則令人告之不力告之不力則祕訣何可悉得邪不得已當以浮淺示之豈足以成不死之功哉亦有人皮膚好喜而信道之誠不根心神有所索欲（刻本作取）陽爲曲恭累日之間怠慢已出若值明智之師且欲詳視來者變態試以淹久故不告之以測其志則若此之人情僞行露亦終不得而教之教之亦不得盡言吐實言不了則爲之無益也陳安世者年十三歲蓋灌叔本之客子耳先得仙道叔本年七十餘首朝夕拜安世曰道尊德貴先得道者則爲師矣吾不敢倦執弟子之禮也由是安世告之要方遂復仙去矣夫人生先受精神於天地後稟氣血（藏本無此字）於父母然不得明師告之以度世之道則無由免死盤石有餘焰年命已淵頹矣由此論之明師之恩誠爲過於天地重於父母多矣可不崇之乎可不求之乎抱朴子曰古人質正貴行賤言故爲政者不尚文辯修道者不崇辭說風俗衰薄外飾彌繁方策既山積於儒門而內書亦鞅掌於術家初學之徒即未便可授以大要又亦人情以本末殷富者爲快故後之知道者千（藏本作于）吉容嵩桂帛諸家各著千所篇然率多教誡之言不肯善爲人開顯大向之指歸也其至眞之訣或但口傳或不過尋尺之素在領帶之中非隨師經久累勤歷試者不能得也雖猥弟子皆各隨其用心之疎密履苦之久遠察其聰明之所逮及志力之所能辨各有所授千百歲中時有盡其竅妙之中朋服之下祕要之旨（藏本無此字）耳或但將之令

藥藥成分之足以使之不死而已而終年不以其方文傳之故世間道士知金丹之事者萬無一也而管見之屬謂仙法當具在於紛若之書及於祭祀拜伏之間而已矣夫長生制在大藥耳非祠醮之所得也昔秦漢二代大興所禱所祭太乙五神陳寶八神之屬勤用牛羊穀帛錢貫億萬了無所益況於匹夫德之不備體之不養而欲以三牲酒餚祝願鬼神以索延年或亦甚矣或頗有好事者誠欲爲道而不能勤求明師合作異藥而但晝夜誦講不要之書數千百卷詣老無益便謂天下果無仙法或舉門抑頭以向空坐烹宰犧牲燒香請福而病者不愈死喪相裻破產竭財一無奇異終不悔悟自謂未篤若以此之勤求知方之師以此之費給買藥（藏本有求明師之直字衍五字）（秘術）者亦必得神仙長生度世也何異詣老空耕石田而望千倉之收用力雖盡不得其所也所謂適楚而道燕馬雖良而不到非行之不疾然失其道也或有性信而喜信人其聰明不足以校練其僞揣測深淺所博涉素狹不能賞物後世頑愚趣得一人自譽之子云我有秘書便守事之而庸人小見多有外託有道之名名過其實由於誇誕內抱貪濁惟利是圖有所請爲輒強唱鳴俛仰抑揚若所知寶秘乃深而不可得之狀其有所請從其所求俛仰含笑或許以頃後故使不覺者欲罷而不能自謂事之未勤而禮幣之尚輕也於是篤信之心尤加恭肅賂以殊玩爲之執奴僕之役不辭負重涉遠不避經險履危欲以積勞自効服苦求哀庶有異聞而虛引歲月空委二親之供養捐妻子而不卹戴霜蹈冰連年隨之而妨資棄力卒無所成彼初誠欺之末或慙之懼然體中實自空罄短乏無能法以相教將何法以成人乎余目見此輩不少可以有十餘人或自號高名久居於世世或謂之已三四百歲但易名字詐稱聖人託於人間而多有承事之者余但不喜書其人之姓名耳頗游俗間凡夫不識妍蚩爲共吹揚增長妖妄爲彼巧僞之人虛生華譽歙習遂廣莫能甄別故或令高人偶不留意澄察而但任兩耳者誤於學者常出此輩莫不使人歎息也每見此曹欺誑天下以規勢利者遲速皆受殃罰天網雖疎終不漏也但誤有志者可念耳世人多逐空聲遂能校實聞甲乙多弟子至以百許必當有異便載馳競逐赴爲相聚守之徒妨工夫以崇重彼愚陋之人也而不復尋精彼得門人之力或以致富雍（雍臃腫字也）逐之雖久猶無成人之道愚夫故不知此人不足可事何能都不與悟自可悲哉夫搜尋伊呂之輩求干天之木漉牛迹之中索吞舟之鱗用日雖久安能得乎嗟乎將來之學者雖富以求師爲務亦不可以不詳擇爲急也陋狹之夫行淺德薄功微緣少不足成人之道亦無功課以塞人重恩也深思其趣勿令徒勞也抱朴子曰諸虛名之道士既善爲誑詐以欺學者又多護短匿愚恥於不知陽若以博涉已足終不肯行求請問於勝己者蠢爾守窮而牆而立又不但拱默而已乃復憎忌於實有道者而誘毀之恐彼聲名之過己也此等豈有意於長生之法哉爲欲以合致弟子圖其財力以快其情欲而已耳而不知天高聽卑其後必受斯殃也夫貪者不可妄云我富也賤者不可虛云我貴也況道德之事實無而空養門生弟子乎凡俗之人猶不宜懷妬善之心況於道士尤應以忠信快意爲生者也云何當以此之儼然面智應聞乎人自不能聞見神明而神明蓋本無此三字之聞見已之甚易也此何異乎在紗幌之外不能察軒房之內而肆其倨慢謂人之不見己此亦如蠛蠓振物鏗然有聲惡他人聞之因自掩其耳者之類也而聲譽之存乎精神者唯欲專擅華名獨聚徒衆外求聲價內規財力患疾勝己乃劇於俗人之爭權勢也遂以唇吻爲刃鋒以毀譽爲朋黨口親心疎貌合行離陽敦同志之言陰挾蜂蠆之毒此乃天人所共惡招禍之符檄也夫讀五經猶宜不恥下問以進德修業日有緝熙至於射御之蠶伎書數之淺功農桑之露事規矩之小術尚須師授以盡其理況營長生之法欲以延年度世斯與救鄉死事無異也何可務惜請受之名而永守無知之困至老不改隕死不悔此亦天民之篤暗者也令人代之慙悚爲之者獨不顧形影也爲儒生尚當兀然守書外託質素知而如否有而如無令庸兒不得盡其稱稱而不問不對對必辭讓而後言何其道士之人強以不知爲知以無有爲有虛自衒燿以圖奸利者乎迷而不知返者愈以遂往若有以行此者想不恥改也吾非苟爲此言誠有爲而與所謂疾之而不能默然也徒慈念愚人不忍見嬰兒之投井耳若覽之而悟者亦仙藥之一草也吾何爲哉不御苦口其危至矣不俟脉診而可知者也抱朴子曰設有死罪而人能救之者必不爲之吝勞辱而憚卑辭也必獲生生之功也今雖猥道士之輩不得金丹大法必不得長生可知也雖治病有起死之効絕穀則積年不飢役使鬼神坐在立亡瞻視千里知人盛衰發沈祟於幽昏知禍福於未萌猶無益於年命也尚羞行請求恥事先達是惜一日之屈而甘罔極之痛是不見事類者也古人有言曰生之於我利亦大焉論其貴賤雖爵爲帝王不足以此法比焉論其輕重雖富有天下不足以此術易焉故有死王樂爲生鼠之喻也夫治國而國乎治身而身生非自至也皆有以致之也惜短乏之虛名恥師授之勞雖日不愚吾不信也今使人免必死而就戮刑者猶欣然喜於去重而即輕脫炙爛而保視息甘其苦痛過於更生矣人但莫知當死之日故不釐憂耳若誠知之而刖劓之事可得延期者必將爲之況但躬親灑掃執巾竭力於勝己者可以見教之不死之道亦何足爲苦而蔽者憚焉假令有人恥迅走而待野火之燒爇羞逃風而致沈溺於重淵者世必呼之爲不曉事也而成知笑其不避災危而莫怪其不畏實禍何哉抱朴子曰昔者之著道書多矣莫不務廣浮巧之言以崇元虛之旨未有究論

長生之階徑微砭此藏本闕字爲道之病痛如吾之勤勤者也實欲令迷者知反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墜井引綆愈於遂沒但惜美疢藏本作病而距惡石者不可如何耳人誰無過過而能改日月之蝕睎顏氏之子也又欲使將來之好生道者審於所託故竭其忠告之良謀而不飾淫麗之言言發則指切筆下則辭痛惜在於長生而折抑邪耳何所索哉抱朴子曰深念學道藝養生者隨師不得其人竟無所成而使後之有志者見彼之不得長生因云天下之果無仙法也凡自度生必不能苦身約己以修元妙者亦徒進失干祿之業退無難老之功內誤其身外沮將來也仙之可學致如黍稷之可播種得甚炳然耳然未有不耕而獲嘉禾未有不勤而獲長生度世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雜應 守七

或曰敢問斷穀藏本無此字人可以長生乎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抱朴子荅曰斷穀藏本無此字人止可息肴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穀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於食穀時其服朮及餌黃精又禹餘糧丸日再服三日按日當作者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欲神水輩但爲不飢耳體力不任勞也道書雖言欲得長生腸意林引作腹下同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意林引作累又云食草者善走而惡食肉者多力而悍食穀者智而不壽食氣者神明不死此乃行氣者一家之偏說耳不可便孤用也若欲服金丹大藥先不食百許日爲快若不能者正爾服之但得仙小遲耳無大妨也若遭世荒隱竄山林知此法者則可以不餓死其不然也則無急斷急斷既無可大益又止人中斷肉間肥鮮之氣皆不能不有欲於中心若未便絕俗委家嚴棲幽處者固不成遂休五味無致自苦不如莫斷穀而節量飢飽近有一百許法或服守中石藥數十先便辟四五十日不飢練松柏及末亦可以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或辟一百二百日或須日月服之乃不飢者或先作美食極飽乃服藥以養所食之物令不消化可辟三年欲遠食穀當以葵子猪膏下之則所作美食皆下不壞如故也洛陽有道士董威輦常止白社中了不食陳子敘其守事之從學道積久乃得其方云以甘草防風芎藭實之屬十許種擣爲散先服方寸匕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穀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又赤龍血青龍脊作之用藏本作明丹砂曾青水以石內其中復須臾石柔而可食也若不即取便消爛盡也食此石以口取飽令人丁壯又有引石散以方寸匕投一斗白石子中以水合煮之亦立熟如芋子可食以當穀也張太元舉家及弟子數十人隱居林慮藏本作其山中以此法食石十餘年皆肥健但爲須得白石不如赤龍血青龍膏取得石便可用又當煮之有薪火之煩耳或用符或用水或符水兼用或用乾棗日九枚酒一二升者或食十二時氣從夜半始從九九至八八七七六六五五而止或春向東食歲星青氣使入肝夏服熒惑赤氣使入心四季之月食鎮星黃氣使入脾秋食太白白氣使入肺冬服辰星黑氣使入腎又中岳道士鄒元節食六戊之精亦大有効假令甲子之旬有戊辰之精則竟其旬十日常向辰地而吞氣到後甲復向其旬之戊也甘始法召六甲六丁玉女各有名字因以祝水而飲之亦可令牛馬皆不飢也或思腑中神名名黃裳子但合口食內氣此皆有真効余數見斷穀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者耳雖未見數十歲不食者然人絕穀不過十許日皆死而此等已積載而自若亦何疑於不可久乎若令諸絕穀者轉羸極常慮之恐不可久耳而問諸爲之者無不初時少氣力而後稍丁健月勝一月歲勝一歲正爾可久無嫌也夫長生得道者莫不皆由服藥吞氣而達之者而疑衍不妄也夫服藥斷穀者略無不先極也但用符水及單服氣者皆作故作當作四十日中羸瘦過此乃健耳鄭君云本性飲酒不多昔在銅山中絕穀二年許飲酒數斗不醉以此推之是爲不食更令人耐毒耐毒則是難病之徵也余因此問山中那得酒鄭君言先釀好雲液勿煙漉因以桂附子甘草五六種末合丸之曝乾以一丸如雞子許投一斗水中立成美酒又有黃帝雲液泉法以藥米及七八種藥合之取一升輒內一升水投中如干歲苦酒之內水也無知盡時而味常好不變飲之大益人又符水斷穀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爲上矣有馮生者但單吞烏麟穀已三年觀其步陟登山擔一斛許重終日不倦又時時引弓而略不言語言語又不冒

大聲問之云斷穀亡精費氣最大忌也余亦屢見淺薄道士輩爲欲虛曜奇怪招不食之名而實不知其道但虛爲不啖羹飯耳至於飲酒日中斗餘脯腊粉糒棗栗雞子之屬不絕其口或大食肉而啗其汁吐其滓終日經口者數十斤此直是更作美食矣凡酒客但飲酒食脯而不食穀皆自堪半歲一歲而不慼頓矣未名絕穀耳吳有道士石春每行氣爲人治病輒不食以須病者之愈或百日或一月乃食吳景帝聞之曰此但不久必當飢死也乃召取鏁閉令人衛守之春但求三二升水如此一年餘春顏色更鮮悅氣力如故景帝問之可復堪幾時春言無限可數十年但恐老死耳不憂飢也乃罷遣之按如春言是爲斷穀不能延年可知也今時亦有得春之法者或問不案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冬之日服六丙六丁之符或閉口行五火之炁千二百遍則十二月中不寒也或服太陽酒或服紫石英朱漆散或服雄丸一後服雌丸二（原注別本先雌後雄）亦可堪一日一夕不寒也雌丸用雌黃曾青礬石磁石也雄丸用雄黃丹砂石膽也然此無益於延年之事也或問不熱之道抱朴子曰或以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行六癸之炁或服元水（原注一作水）之丸或服飛霜之散然此用蕭巨士木皮及五月五日中時北行黑蛇血故少有得合之者也唯幼伯子王仲都此二人衣以重裘曝之於夏日之中崗以十二爐之火口不稱熱身不流汗蓋用此方者也或問辟五兵之道抱朴子曰吾聞吳大皇帝曾從介先生受要道云但知疑作（原注別本書北斗字及日月字便不畏白刃帝以試左右數十人常爲先登鋒鏑衝陷陣皆終身不傷也鄭君云但誦五兵名亦有驗刃名大房虛星主之弓名曲張氏星主之矢名彷徨熒惑星主之劍名夷傷角星主之弩名遠堅張星主之戟名大將軍（按軍字不當有此字爲誤也）參星主之也臨戰時帶繩視之或以五月五日作赤盞符著心前或丙午日日中時作燕君龍虎三囊符歲符歲易之月符月

易之日符日易之或佩西王母兵信之符或佩熒惑朱雀之符（或藏本此字無）或（藏本無此字）佩南極鏁金之藏（本無此字）符或戴卻刃之（或本無此字）符祝融之符或佩玉札散或浴禁葱湯或取牡荊以作六陰神將符符指敵人或以月蝕時刻三（弱本有干字）歲蟾蜍喉下有八字者血以書所持之刀劍或帶武威符熒火丸或交鋒刃之際乘魁履罡呼四方之長亦有明効今世之人亦有得禁辟五兵之道往往有之或問隱淪之道抱朴子曰神道有五坐在立亡其數焉然無益於年命之事但在人間無故而爲此則致詭怪之聲不足妄行也可以備兵亂危急不得已而用之可以免難也鄭君云服大隱符十日欲隱則左轉欲見則右回也或以玉粉丸塗人身中或以蛇足散或懷離母之草或折青龍之草以伏六丁之下或入竹田之中而執天極之壤或造河龍石室而隱雲蓋之榦或伏清泠之淵以遁幽闕之徑或乘天一馬以遊紫房或登天一之明堂或入玉女之金匱或背輔向官立三蓋之下或投中解履中有（缺文）贍烏及兒衣符子居蒙（原注一作象）人青液桂梗六甲父母解側之膠駿馬泥丸木鬼之子金商之女或可爲小兒或可爲老翁或可爲鳥或可爲獸或可爲草或可爲木或可爲六畜或依木成木或依石成石依水成水依火成火此所謂移形易貌不能都隱者也或問禦武帝曾敗左元放而桎梏之而得自然解脫以何法乎抱朴子曰吾不能正知左君所施用之事然歷覽諸方書有月三服薏苡子和用三五陰丹或以偶牙陽龍或以七月七日東行跳蹴蟲或以五月五日石上龍子單衣或以夏至日羈感樓或以天文二十一字符或以自解去父血或以玉子餘糧或合山君日河伯餘糧浮雲滓以塗之皆自解然左君之變化無方未必由此也自用六甲變化其真形不可得執也或問曰爲道者可以不病乎抱朴子曰養生之盡理者既將服神藥又行氣不懈朝夕導引以宣動榮衛使無鬱閉加之以房中之術節量飲食不

犯風濕不患所不能如此可以不病但患居人間者志不得專所修無恒又苦懶怠不勤故不得不有疹疾耳若徒有信道之心而無益己之業年命在孤虛之下體有損傷之危則三尸因其衰月危日入絕命病鄉之時招呼邪氣妄延鬼魅來作殃害其六厄並會三刑罰方者其災必大其尚盛者則生諸疾病先有疹患者則令發動是故古之初爲道者莫不兼修醫術以救近禍爲凡厲道士不識此理恃其所聞者大至（當作氏）不關治病之方又不能絕俗幽居專行內事以却病痛病痛及已無以攻療乃更不如凡人之專湯藥者所謂進不得邯鄲之步退又失壽陵之義者也余見數輩他所集金匱綠囊崔中書黃素方及百家雜方五百許卷甘胡呂傳周始甘君通阮南河等各撰集暴卒備急方或一百十或九十四或八十五或四十六世人皆爲精悉不可加也余究而觀之殊多不備諸急病甚尚未盡又渾漫雜錯無其條貫有所尋按不即可得而治卒暴之候皆用貴藥動數十種自非富室而居京都者不能素儲不可卒辦也又多令人以針治病其灸法又不明處所分寸而但說身中孔穴榮輸之名自非舊醫備覽明堂流注偃側圖者安能曉之哉余所撰百卷名曰玉函方皆分別病名以類相續不相雜錯其攷拾當作數卒即猝字（也卒古猝字）參卷皆單行徑易約而易驗簡陌之間顧眄皆藥衆急之病無不畢備家有此方可不用醫醫多承襲世業有名無實但養虛聲以圖利塞白退士所不得使使之者乃多誤人未若自閑其要勝於所迎無知之醫醫又不可卒得得又不肯即爲人使使勝理之微疾成膏肓之深禍乃至不救且暴急之病而遠行借問率多枉死矣或問將來吉凶安危去就知之可全身刻本作（當審）爲有道乎抱朴子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占風氣布籌算推三基步九宮檢八卦考兆伏之所集診訞訛於物類占休咎於龜筮皆下術常伎疲勞而難恃若乃不出帷幕而見天下乃爲入

神矣或以三皇天文召司命司危五岳之君阡陌亭長六丁之靈皆使人見之而對問以諸事則吉凶昭然若存諸掌無遠近幽深威可先知也或召六陰玉女其法六十日而成成則長可役使或祭致八史八史者八卦之精也亦足以預識未形矣或服葛花及秋芒麻勃刀圭方寸匕忽然如欲臥而聞人語之以所不決之事吉凶立定也或用明鏡九寸以上自照有所思存七日七夕則見神仙或男或女或老或少一示之後心中自知千里之外方來之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日月鏡或用四謂之四規四規者照之時前後左右各施一也用四規所見來神甚多或縱目或乘龍駕虎冠服彩色不與世同皆有經圖欲修其道當先暗誦所當致見諸神姓名位號識其衣冠不爾則卒至而忘其神或能驚懼則害人也為之率欲得靜漠幽閑林麓之中外形不經目外聲不入耳其道必成也三童九女節壽君九首蛇軀百二十官雖來勿得熟視也或有問之者或有訶怒之者亦勿答也或有侍從嘻嗟力士甲卒乘龍駕虎鼓噪勿舉目與言也但誦念老君真形老君真形見則起再拜也老君真形者思之姓李名聃字伯陽身長九尺黃色鳥喙隆鼻秀意林引無秀字眉長五寸耳長七寸額有三理上下徹足有八卦以神龜為牀意林引有仕字金機玉堂白銀為階五色雲為衣重疊之冠鋒鋌之劍從黃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龍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後有七十二元武前道十二窮奇後從三十六辟邪雷電在上晃晃昱昱此事出於仙經中也見老君則年命延長心如日月無事不知也或問堅齒之道抱朴子曰能養以華池浸以醴液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其次則含地黃煎或含元膠湯及蛇脂丸礬石丸蝝散則已動者更牢有蟲者即愈又服靈飛散者則可令既脫者更生也或問聰耳之道抱朴子曰能導虎引蟠經龜咽鷲飛蛇屈鳥伸天俛地仰令赤黃之景不去洞房猿據

兎驚千二百至則聰不損也其既聾者以元龜燻之或以棘頭羊蘇桂毛雀桂成裹塞之或以狼毒治葛或以附子慈姑合內耳中或以蒸鯉魚腦灌之皆愈也或問明目之道抱朴子曰能引三焦之昇原注一作外景召大火於南離洗之以明石熙之以陽光及燒丙丁洞視符以酒和洗之古人皆以夜書也或以苦酒煮薤菁子令熟曝乾末服方寸匕日三盡一斗能夜視有所見矣或以大騰煎青羊班鳩石決明充蔚百華散或以雞舌香黃連乳汁煎注之諸有百疾之在目者皆愈而更加精明倍常也或問登峻涉險遠行不極之道抱朴子曰惟服食大藥則身輕力勁勞而不疲矣若初入山林體未全實者宜以雲珠粉百華煎秋芒車前澤瀉散用之旬日不但涉遠不極乃更令人行疾可三倍於常也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凡乘蹻道有三法一曰龍蹻二曰虎蹻三曰鹿盧蹻或服符精思若欲行千里則以一時思之若晝夜十二時思之則可以一日一夕行萬二千里亦不能過此過此當更思之如前法或用衆心木為飛車以牛革結環鉤以引其機或存念作五蛇六龍三牛交罡而乘之上昇四十里名為太清太清之中其氣甚劇能勝人也師言萬飛轉高則但直舒兩翅了不復扇搖之而自進者漸乘劇焉故也龍初昇階雲其上行至四十里則自行矣此言出於仙人而留傳於世俗耳實非凡人所知也又乘蹻須長齋絕葷菜斷血食一年之後乃可乘此三蹻耳雖復服符思五龍蹻行最遠其餘者不過千里也其高下去留皆自有法勿得任意耳若不奉其禁則不可妄乘蹻有傾墜之禍也或曰老子篇中記及龜文經皆言藥刻本作大兵之後金木之年必有大疫萬人餘一或問辟之當重有道抱朴子曰仙人入瘟疫祕禁法思其身為五玉五玉者隨四時之色春色青夏赤四季月原注四季或作六月黃秋白冬黑又思冠金巾思心如炎火大如斗則無所畏也又一法思其髮散以被身一髮端輒有一大星繞之又思作七星北斗以覆頭其頭以罡指前又思五臟之氣從兩目出周身如雲霧肝青氣肺白氣脾黃氣腎黑氣心赤氣五色紛錯則可與疫病者同牀也或禹步呼直日玉女或閉氣思力士操千斤金鎚百二十人以自衛或用制鬼九赤車使者九冠軍九徐長卿散玉面精粉青牛道士熏身九崔原注一作崔文黃原注一作星散草玉酒黃庭九皇符老子領中符赤鬚子桃花符皆有良効者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黃白

抱朴子曰神仙經黃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餘首黃者金也白者銀也古人秘重其道不欲指斥故隱之云爾或題篇云庚辛庚辛亦金也然率多深微難知其可解分明者少許爾世人多疑此事爲虛誕與不信神仙者正同也余昔從鄭公受九丹及金銀液經因復求受黃白中經五卷鄭君言曾與左君於廬江銅山中試作皆成也然而齋潔禁忌之勤苦與金丹神仙藥無異也俗人多譏余好攻異端謂予爲趣欲強追天下之不可通者余亦何爲然哉余若欲以此輩事騁辭章於來世則余所著外篇及雜文二百餘卷足以寄意於後代不復須此且此內篇皆直語耳無藻飾也余又知論此事世人莫不呼爲迂濶不急末若論俗間切近之理可以合衆心也然余所以不能已於斯事知其不入世人之聽而猶論著之者誠見其効驗又所承授之師非妄言者而余貧苦無財力又遭多難之運有不已之無賴兼以道路梗塞作逼塞藥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余今告人言我曉作金銀而躬自飢寒何異自不能行而賣治覺之藥求人信之誠不可得然理有不如意亦不可以一槩斷也所以勤勤縷縷於翰墨者欲令將來好奇賞真之士見余書而具論道之意耳夫變化之術何所不爲蓋人身本見而有隱之之法鬼神本隱而有見之之方能爲之者往往多焉水火在天而取之以諸蘊鉛性白也而求之以爲丹丹性赤也而白之而爲鉛雲雨霜雪皆天地之氣也而以藥作之與真無異也至於飛走之屬蠕動之類稟形造化既有定矣及其倏忽而易舊體改更而爲異物者千端萬品不可勝論人之爲物貴性最靈而男女易形爲鶴爲石爲虎爲猿爲沙爲黿又不少焉至於高山爲淵深谷爲陵此亦大物之變化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何爲嫌金銀之不可以異物作乎嘗諸陽燧所得之火方諸所得之水與常水火豈有別哉蚓之成龍茅蕘爲螢亦與自生者無異也然其根源之所緣由（藏本作由緣）皆自然之感致非窮理盡性者不能知其指歸非原始見終者不能得其情狀也狹觀近識拘墟穴揣淵妙於不測推神化於虛誕以周孔不說墳籍不載一切謂爲不然不亦陋哉又俗人以劉向作金不成便云天下果無此道是見田家或遭水旱不收便謂五穀不可播殖得也成都內史吳大文博達多知亦自說昔專道士李根見根煮金錫以少許藥如大豆者投鼎中以鐵匙攪之冷即成銀大文得其祕方但欲自作百日齋便爲之而留連在官竟不能得恒歎息言人間不足處也又桓君山言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得知方家女偉常從駕出而無時衣甚憂妻曰請致兩端縑縑即無故而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乃往視偉偉方扇炭燒篇篇中有水銀妻曰吾欲試相視一事乃出其囊中藥少少投之食頃發之已成銀偉大驚曰道近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有命者於是偉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伴謀撾笞伏之妻輒知之告偉言道必當傳其人得其人道路相遇輒教之如非其人口是而心非者雖寸斷支解而道猶不出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遂卒近者前盧江太守華令思高才達學洽聞之士也而事之不經者多所不信後有道士說黃白之方乃試令作之云以鐵器銷鉛以散藥投中即成銀又銷此銀以他藥投之乃作黃金又從此道士學徹視之方行之未百日夜臥即便見天文及四鄰了了不覺復有屋舍離障又妾名瑤華者已死乃見形與之言語如平生又祭廟聞廟神荅其拜牀似動有聲令思乃歎曰世間乃定無所不有五經雖不載不可便以意斷也然不聞方伎者卒聞此亦焉能不驚怪邪又黃白術亦如合神丹皆須齋潔百日已上又當得閑（陽即嫻字也）解方書意合者乃可爲之非濁穢之人及不聽明人希涉術數者所辨（辨即蘇字也）作也其中或有須口訣者皆宜師授又宜入於深山之中清潔之地不欲令凡俗愚人知之而剽劫止官中作之使官人供給其事必非齋潔者又不能斷絕人事使不來往也如此安可得成哉桓譚新論（藏本作詮非）曰史子心見署爲丞相史官架屋發吏卒及官奴婢以給之作金不成便云不成丞相自以力不足又白傳太后太后不復利於金也聞金成可以作延年藥又甘心焉乃除之爲郎舍之北宮中使者待遇寧有作此神方可於官中而令凡人雜錯共爲之者哉俗間染鍮鍊尚不欲使雜人見之見之即壞況藏本無此字黃白之變化乎藏本無此字凡事無巨細皆宜得要若不得其法妄作酒醬醯羹臛猶不成況大事乎余曾諮於鄭君曰老君云不貴難得之貨而至治之世皆投金於山捐玉於谷不審古人何用金銀爲貴而遺其方也鄭君荅余曰老君所云謂夫掘沙剖石傾山流淵不遠萬里不慮壓溺以求珍玩以妨民時不知止足以餘無用及欲爲道志求長生者復兼商賈不敢信讒浮深越險乾沒逐利不惜軀命不修寡欲者耳（藏本無此二字）至於眞人作金自欲餌服之致神仙不以致富也故經曰金可作也世可度也銀亦可餌服但不及金耳余難曰何不餌世間金銀而化作之作之則非眞非眞則詐僞也鄭君荅余曰世間金銀皆善然道士率皆貧故諺云無有肥仙人富道士也師徒或十人或五人亦安得金銀以供之乎又不能遠行採取故宜作也又化作之金乃是諸藥之精勝於自然者也仙經云丹精生金此是以丹作金之說也故山中有丹砂其下多有金且夫作金成則爲眞物中表如一百煉不減故其方曰可以爲釘明其堅勁也此則得夫自然之道也故其能之何謂詐乎詐者謂以曾青塗鐵鐵亦色如銅以雞子白化銀銀黃如金而皆外變而內不化也夫芝菌者自然而生而仙經有以五石五木種芝芝生取而服之亦與自然芝無異俱令人長生此亦作金

之類也雉化爲蜃雀化爲蛤與自然者正同故仙經曰流珠九轉父不語子化爲黃白自然相使又曰朱砂爲金服之昇仙者上士也茹芝導引吞氣長生者中士也餐食草木千歲以還者下士也又曰金銀可自作自然之性也長生可學得者也玉牒記云天下悠悠皆可長生也患於猶豫故不成耳凝水藏本無此字銀爲金可中釘也銅柱經曰丹沙可爲金河車可作銀立則可成成則爲眞子得其道可以仙身黃山子曰天地有金我能作之二黃一赤立成不疑龜甲文曰我命在我不在天還丹成金億萬年古人豈欺我哉但患知此道者多貧而藥或至賤而生遠方非亂世所得也若戎鹽鹵鹹皆賤物清平時了不直錢今時不限價直而買之無也羌里石膽千萬求一斤亦不可得徒知其方而與不知者正同可爲長歎者也有其法者則或飢寒無以合之而富貴者復不知其法也就令知之亦無一信者假令頗信之亦已自多金銀豈肯費見財以市其藥物恐有棄繁逐飛之悔故莫肯爲也又計買藥之價以成所得之物尤有大利而更當齋戒辛苦故莫克爲也且夫不得明師口訣誠不可輕作也夫醫家之藥淺露之甚而其常用効方便復秘之故方有用後宮遊女侍側之膠封君泥丸木鬼子金商芝飛君根伏龍肝白馬汗浮雲滓龍子丹衣夜光骨百花醴冬郁齋之屬皆近物耳而不得口訣猶不可知況於黃白之術乎今能爲之者非徒以其價貴而秘之矣此道一成則可以長生長生之道道之至也故古人重之也凡方書所名藥物又或與常藥物同而實非者如河上姹女非婦人也陵陽子明非男子也禹餘糧非米也堯漿非水也而俗人見方用龍膏虎掌雞頭鴨蹠馬蹄藏本作脚犬血鼠尾牛膝皆謂之血氣之物也見用鍑盂覆盆釜鑊大戟見箭天鈎則謂之鐵瓦之器也原注鈎一作釣見用胡王使者倚拈新婦野丈人守田公戴文浴徐長卿則謂人之姓名也延刻本作逝易之草或有不知元秘之方執能悉解劉向作金不成無可怪之也及得其要則復不煩聖賢大才而後作也凡人可爲耳劉向豈頑愚作人哉直坐不得口訣耳今將載其約而効之者以貽將來之同志焉當先取武都雄黃丹色如雞冠而光明無夾石者多少任藏本作在意不可令減五斤也擣之如粉以牛膽和之煮之令燥以赤土釜容一斗者先以戎鹽石膽末薦釜中令厚三分乃內雄黃末令厚五分復加戎鹽於上如此相似至盡又加碎炭火如棗核者令厚二寸以蜘蛛土及戎鹽爲泥泥釜外以一釜覆之皆泥令厚三寸勿泄陰乾一月乃以馬糞火煨之三日三夜寒發出鼓下其銅銅流如冶銅鐵也乃令鑄此銅以爲筩筩成以盛丹砂水又以馬屎火煨之三十日發爐鼓之得其金即以爲筩又以盛丹砂水以上二十七字當是小注一本如此作誤入正文耳又以馬通火煨三十日發取擣治之取其二分生丹砂一分并汞藏本作錄汞者水銀也以上五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立凝成黃金矣光明美色可中釘也

作丹砂水法

治丹砂一斤內生竹筩中加石膽消石各二兩覆薦上下閉塞筩口以漆藏本作漆骨丸封之須乾以內醇苦酒中埋之地中深三尺三十日成水色赤味苦也金樓先生所從青林子受作黃金法先鍛錫方廣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鹽和灰汁令如泥以塗錫上令通厚一分累置於赤土釜中率錫十斤用赤鹽四斤合封固其際以馬通火煨之三十日發火視之錫中悉如灰狀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黃金也合治藏本作冶內土甌中以炭鼓之十煉之並成也率十斤錫得金二十兩唯長沙桂陽豫章南海土釜可用耳彼鄉土之人作土釜以炊食自多也按自金樓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赤鹽法

用寒鹽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又作寒水石一斤又作寒羽淫無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一斤又作白礬一斤藏本無此二字合內鐵器中以炭火火之皆消而色赤乃出之可用也角里先生從稷丘子所授化黃金法先以礬水石二分內鐵器中加炭火令沸乃內汞多少自在攪令相得六七沸注地上成白銀乃取丹砂水曾青水各一分雄黃水二分於鐺中加微火上令沸數攪之令相得復加炭火上令沸以此白銀內其中多少自在可六七沸注地上凝則成上色紫磨金也按自角里先生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治作雄黃水法

治雄黃內生竹筩中一斤輒加消石二兩覆薦上下封以漆骨丸內醇大醋原注或作尊苦酒中埋之深三尺二十日即化爲水也作曾青水方及礬石水同法但各異筩中耳

小兒作黃金法

作大鐵筩成中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作小鐵筩成中六寸瑩磨之赤石脂一斤消石一斤雲母一斤代赭一斤流黃半斤空青四兩凝水石一斤皆合擣細篩以醯和塗之小筩中厚二分汞一斤丹砂半斤良非半斤取良非法用鉛十斤內鐵釜中居爐上露灼之鉛銷內汞三兩早出者以鐵匙抄取之名曰良非也攪令相得以汞不見爲候置小筩中雲母覆其上鐵蓋鎮之取大筩居爐上銷鉛注大筩中沒小筩中去上半寸取銷鉛爲候猛火炊之三日三夜成名曰紫粉取鉛十斤於鐵器中銷之二十日上下更內銅器中須鉛銷內紫粉七方寸匕攪之即成黃金也欲作白銀者取汞置鐵器中內紫粉三寸匕上按寸匕上宜作方寸匕火令相得注水中即成銀也務成子法作鐵筩長九寸徑五寸擣雄黃三斤蜘蛛蠰等分作合以爲泥塗裹使徑三寸置口四寸加丹砂水二合覆馬通火上令極乾內銅筩中塞以銅合蓋堅以黃沙築上覆以蜘蛛蠰泥上無令泄置爐炭中令有三寸炭筩口赤可寒發之雄黃皆入著銅筩復出入如前法三斤雄黃精皆下入著筩中下提取與黃沙等分合作以爲爐爐大小自在也欲用之置爐於炭火中爐赤內水銀銀動則內鉛其中黃從傍起次中央注之於

地即成金凡作一千五百斤爐力即盡矣此金取牡荊赤黍酒漬之百日即柔可和也如小豆服一丸日三服盡一斤三蟲伏尸百病皆去盲者視瞽者聞老者即還年如三十時入火不灼百邪衆毒冷風暑濕不能侵人盡三斤則步行水上出川百神皆來侍衛壽與天地相畢以杅血朱草煑一丸（原注杅一作拷）以拭目皆即見鬼及地中物能夜書以白羊血塗一丸投水中魚龍立出可以取也以青羊血丹雞血塗一丸懸都門上一里不疫以塗牛羊六畜額上皆不疫病虎豹不犯也以虎膽蛇肪塗一丸從月建上以擲敵人之軍軍即便無故自亂相傷殺而走矣以牛血塗一丸以投井中井中即沸以投流水流水則逆流百步以白犬血塗一丸（刻本有置六陰之地五字藏本無）投社廟舍中其鬼神即見可以役使以兔血塗一丸置六陰之地行廚玉女立至可侯（當作供）六七十人也以鯉魚膽塗一丸持入水水為之開一丈可得氣息水中以行冒雨衣不霑也以紫蒐煑一丸含咽其汁可百日不飢以慈石煑一丸內髻中以擊賊白刃流矢不中之有射之者矢皆自向也以六丁六壬上土并一丸以蔽人中則隱形含一丸北向以噴火火則滅以庚辛日申酉時向西地以一丸擲樹樹即日便枯又以一丸禹步擲虎狼蛇蝮皆即死研一丸以書石即入石書金即入金書木入木所書皆徹其肌理削治不可去也卒死未經宿以月建上水下一丸令入咽喉并含水噴死人面即活以狐血鶴血塗一丸內爪中以指萬物隨口變化即山行木徙人皆見之然而實不動也凡作黃白皆立太乙元女老子坐醮祭如作丸丹法常燒五香香不絕又金成先以三斤投深水中一斤投市中然後方得恣其意用之耳（按自務成子法以下當另起一條而誤連）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守九

登涉

或問登山之道抱朴子曰凡為道合藥及避亂隱居者莫不入山然不知入山法者多遇禍害故諺有之曰太華之下白骨狼藉皆謂偏知一事不能博備雖有求生之志而反強死也山無大小皆有神靈山大則神大山小即神小也入山而無術必有患害或被疾病及傷刺及驚怖不安或見光影或聞異聲或令大木不風而自摧折巖石無故而自墮落打擊煞人或令人迷惑狂走墮落坑谷或令人遭虎狼毒蟲犯人不可輕入山也當以三月九月此是山開月又當擇其月中吉日佳時若事久不得徐徐須此月者但可選日時耳凡人入山皆當先齋潔七日不經汚穢帶昇山符出門作周身三五法又五岳有受殃之歲如九州之地更有衰盛受飛符煞炁則其地君長不可作也按周公城名錄天下分野災之所及可避不可禳居宅亦然山岳皆爾也又大忌不可以甲乙寅卯之歲正月二月入東岳不以丙丁巳午之歲四月五月入南岳不以庚辛申酉之歲七月八月入西岳不以戊巳之歲四季之月入中岳不以壬癸亥子之歲十月十一月入北岳不須入太華霍山恒山太山嵩高山乃忌此歲其岳之方面皆同禁也又萬物之老者其精悉能假託人形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唯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徑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或有來試人者則當顧視鏡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鏡中故如人形若是鳥獸邪魅則其形貌皆見鏡中矣又老魅若來其去必却行行可轉鏡對之其後而視之若是老魅者必無踵也其有踵者則山神也昔張蓋（原注一作盖）一鷄及偶高（原注一作豪）成二人並精思於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一人著黃練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乃辛苦幽隱於是二人顧視鏡中乃是鹿也因問之曰汝是山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

言未絕而來人即成鹿而走去林處山下有一亭其中有鬼每有宿者或死或病常夜有數十人衣色或黃或白或黑或男或女後鄉（原注一作郅）伯夷者遇之過宿明燈燭而坐誦經夜半有十餘人來與伯夷對坐自共樗蒲博戲伯夷密以鏡照之乃是羣犬也伯夷懷乃執燭起佯諛以燭燒其衣乃作燋毛氣伯夷懷小刀因捉一人而刺之初作人叫死而成犬餘犬悉走於是遂絕乃鏡之力也上士入山持三皇內文及五岳真形圖所在召山神及按鬼錄召州社及山卿宅翁問之則木石之怪山川之精不敢來試人其次即立七十二精鎮符以制百邪之章及朱官印包元十二印封所住之四方亦百邪不敢近之也其次執八威之節佩老子玉策則山神可使豈敢為害乎余聞鄭君之言如此實復不能具知其事也余師常告門人曰夫人求道如憂家之貧如愁位之卑者豈有不得耶但患志之不篤務近忘遠間之則悅倔倔前席未久則忽然若遺臺釐之益未固而巨山之損不已亦安得窮至言之微妙成罔極之峻崇乎抱朴子曰入山之大忌正月午二月亥三月申四月戌（當作丑）五月未（原注一作戌當作戌一作最是）六月卯七月甲（衍子八月申子二字當作巳）九月寅十月辰（衍）未十一月巳丑（二字當作辰）十二月寅（當作酉此以寅午戌逆行於正五九月亥卯未順行於二六十月申子辰之於三七十一月亦逆行巳酉丑之於四八十二月亦順行而各忌之也諸本皆訛錯不可通今訂正）入山良日甲子甲寅乙亥乙巳乙卯丙戌丙午丙辰巳上日大吉抱朴子曰按九天祕記及太乙道甲云入山大月忌三日十一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四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小月忌一日五日十三日十六日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以此日入山必為山神所試又所求不得所作不成不但道士凡人以此日入山皆凶害與虎狼毒蟲相遇也抱朴子曰天地之情狀陰陽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難詳也吾亦不必謂之有又亦不敢保其無也然黃帝太公皆所信伏近代達者嚴君平司馬遷皆所據用而經傳有治歷明時剛柔之日

古言（當作故詩）曰吉日惟戊有自來矣王者立太史之官封拜置立有事宗廟郊祀天地皆擇良辰而近才屬夫自許脫俗舉動所為恥據善日不亦愚哉每伺今入山不得其良時日交下有其驗不可輕入也按王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祕術而不為人委曲說其事也而靈寶經云入山當以保日及義日若專日者大吉以制日伐日必死又不一一道之也余少有入山之志由此乃行學遁甲書乃有六十餘卷事不可卒精故鈔集其要以為囊中立成然不中以筆傳今論其較略想好事者欲入山行當訪索知之者亦終不乏於世也遁甲中經曰欲求道以天內日天內時刻鬼魅施符書以天禽日天禽時入名山欲令百邪虎狼毒蟲盜賊不敢近人者出天藏入地戶凡六癸為天藏六己為地戶也又曰避亂世絕跡於名山令無憂患者以上元丁卯日名曰陰德之時一名天心可以隱淪所謂白日陸沈日月無光人鬼不能見也又曰求仙道入名山者以六癸之日六癸之時一名天公日必得度世也又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逆星下歷明堂入太衝（衍）陰中禹步而行三呪曰諸皐大陰將軍獨間（當作留）關孫王甲勿開外人使人見甲者以為東薪不見甲者以為非人則折所持之草置地上左手取土以傳鼻人中右手持草自蔽左手著前禹步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凡六甲為青龍六乙為逢星六丙為明堂六丁為陰中也三三比成既濟卦初一初二跡不住九跡數然相因仍一步七尺又云一尺（此四字當是小注誤入正文）合二丈一尺（原注一作一步三尺）顧視九跡又禹步法正立右足在前左足在後次復次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一步也次復前右足次前左足以右足從左足併是二步也次復前（此下當有左足次前四字）右足以左足從右足併是三步也如此禹步之道畢矣凡作天下百術皆宜知禹步不獨此事也抱朴子曰靈寶經曰（當作衍）所謂寶（當作保）日者謂支干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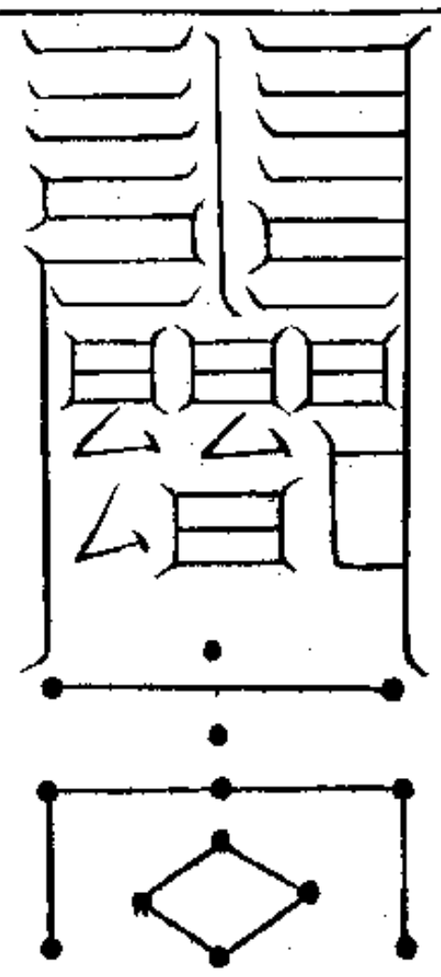
生下之日也若用甲午乙巳之日是也甲者木也午者火也乙亦木也巳亦火也火生於木故也又謂義日者支干下生上之日也若壬申癸酉之日是也壬者水也申者金也癸者水也酉者金也水生於金故也所謂制日者支干上克下之日也若戊子己亥之日是也戊者土也子者水也己亦土也亥亦水也五行之義土克水也所謂伐日者支干下克上之日若甲申乙酉之日是也甲者木也申者金也乙亦木也酉亦金也金克木故也他皆倣此引而長之皆可知之也抱朴子曰入名山以甲子閉除日以五色繒各五寸懸大石上所求必得又曰入山宜知六甲祿祝祝日臨兵鬪者皆陣列前行凡九字常當密祝之無所不辟要道不煩此之謂也抱朴子曰山中山精之形如小兒而獨足走（太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引作足向後喜來犯人人入山若夜聞人（御覽引若作谷無夜字人作其音聲大御覽引作笑語）其名曰蚑知而呼之即不敢犯人也一名熱肉（御覽引作起空亦可兼呼之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暉（御覽引作埠又或如人長九尺（御覽引作寸）衣裘戴笠名曰金累（御覽引有又字）或如龍而五色赤角名曰飛飛見之皆以名呼之（原注下飛字或作龍）即不敢為害也抱朴子曰山中有大樹有能語者非樹能語也其精名曰雲陽（御覽引南以其名三字）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者皆久枯木所作勿怪也山中夜見胡人者銅鐵之精見秦（御覽引有人字）者（御覽引無此字）者名曰四徼（御覽引有以其名三字）呼之名（御覽引無此字即）吉山中見大蛇著冠幘者名曰升鄉呼之即吉山中見吏若但聞聲不見形呼人不止以白石擲之則息矣一法以葦為矛（矛舊誤作茅今校正）以刺之即吉山中見鬼來喚人求食不止者以白茅投之即死也山中鬼常迷惑使失道徑者以葦杖投之即死也山中寅日有自稱虞吏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麋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兩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賜

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麋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老（舊脫此字今依御覽引補）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稱成陽公者狐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稱婦人者金玉也（舊此二句誤倒今依御覽引乙）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或問曰隱居山澤辟蛇蝮之道抱朴子曰昔圖丘多大蛇又生好藥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之佩雄黃而衆蛇皆去今帶武都雄黃色如雞冠者五兩以上以入山林草木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內鼻中亦登時愈也蛇種雖多唯有蝮蛇及青金蛇中人爲至急不治之一日則煞人人不曉治之方術者而爲此二蛇所中即以刀割所傷處肉以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而人得活此蛇七八月毒盛之時不得嚙人而其毒不泄乃以牙嚙大竹及小木皆即燋枯今爲道士人入山徒知大方而不曉辟之之道亦非小事也宋入山當預止於家先學作禁法思日月及朱雀元武青龍白虎以衛其身乃行到山林草木中左取三口炁閉之以吹山草中意思令此炁赤色如雲霧彌滿數十里中若有從人無多少皆令雞列以炁吹之蜂蟄蛇蛇不敢動亦略不逢見蛇也若或見蛇因向日左取三炁閉之以舌柱天以手捻都關又閉天門塞地戶因以物抑蛇頭而手禁之書地作獄以盛之亦可捉弄也雖蟲本作以繞頭頸不敢齧人也自不解禁吐炁以吹之亦終不得復出獄去也若他人爲蛇所中左取三口炁以吹之即愈不復痛若相去十數里者亦可遥爲作炁呼彼姓字男祝我左手女祝我右手彼亦愈也介先生法到山中住思作五色蛇各一頭乃閉炁以青竹及小木板屈刺之左徊禹步思作吳蚣數千板以衣其身乃去終亦不逢蛇也或以乾姜附子帶之肘後或燒牛羊鹿角藁身或帶王方平雄黃丸或以猪耳中垢及麝香丸著足爪甲中皆有效也又麝香（藏本有香字）及野猪皆啖蛇故以厭之也又運日鳥（按運皆當作雲見下又劉達及蠻龜亦皆啖三都賦注作雲字與此正同）蛇故南人入山皆帶蠻龜之尾運日之喙以辟蛇蛇中人刮此二物以塗其瘡亦登時愈也雲（藏本作日是誤）蠻本作鳩鳥之別名也又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蚣（藏本無此字）蚣邪有蛇之地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詳視草中必見蛇也大蛇丈餘身出一圍者吳蚣見之而能以炁禁之蛇即死矣蛇見吳蚣在涯岸間大蛇走入川谷深水底逃其吳蚣但浮水上禁人見有物正青大如蜒者直下入水至蛇處須臾蛇浮出而死故南人因此末吳蚣治蛇瘡皆登愈也或問曰江南山谷之間多諸毒惡辟之有道乎抱朴子荅曰中州高源（當作原）土氣清邪上國名山了無此輩今吳楚之野暑濕鬱蒸雖衡霍正岳猶多毒蠚也又有短狐一名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其實水蟲也狀如鳴蜩（狀當作大）似三合盃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橛物角弩如聞人聲緣口中物如角弩以氣爲矢則因水而射人中人身者即發瘡中影者亦病而不即發瘡不曉治之者煞人其病似大傷寒不十日皆死又有沙蝨水陸皆有其新雨後及晨暮前跂涉必著人唯烈日草燥時差稀耳其大如毛髮之端初著人便入其皮裏其所在如芒刺之狀小犯大痛可以針挑取之正赤如丹著爪上行動也若不挑之蟲鑽至骨便周行走入身其與射工相似皆煞人人行有此蟲之地每還所住輒當以火多燎令遍身則此蟲墮地也若帶八物麝香丸及波世丸及護命丸及玉壺丸犀角丸及七星丸及薺苨皆辟沙蝨短狐也若卒不能得此諸藥者但可帶好生麝香亦佳以雄黃大蒜等分合擣帶一丸如雞子大者亦善若已爲所中者可以此藥塗瘡亦愈咀赤莧汁飲之塗之亦愈五茄根及懸鉤草菖蒲此三物皆可各單行可以擣服其汁一二升又射工蟲冬天蟄於山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若道士知一禁方及洞百禁常存禁及守真一者則百毒不敢近之不假用諸藥也或問道士山居嚴厓岫不必有網纏之溫直使我不畏風濕敢問其術也抱朴子曰金餅散三陽液昌辛丸葷草耐冬煎獨搖骨茵芋元華散秋地黃血丸皆不過五十日服之而止可以十年不畏風濕若服金丹大藥雖未昇虛輕舉然體不受疾雖當風臥濕不能傷也服此七藥皆謂始學道者耳姚先生但服三陽液便袒臥冰上了不寒振此皆介先生及衆有道臥石上及秋冬當風寒已試有驗祕法也或問涉江渡海辟蛇龍之道抱朴子曰道士不得已而當游涉大川者皆先當於水次破雞子一枚以少許粉雄香末合攪器水中以自洗濯則不畏風波蛟龍也又佩東海小童符及制水符蓬萊札皆却水中之百害也又有六甲三金符五木禁又法臨川先視日卷蓬卷蓬（原注或作引蓬引蓬）河伯導前辟蛟龍萬災消滅天清明又金簡記云以五月丙午日日中擣五石下其鉛五石者雄黃丹砂雌黃礬石曾青也（按當衍雌黃礬慈石前金丹當不誤）皆粉之以金華池浴之內六一神爐中鼓下之以桂木燒爲之銅成以剛炭鍊之令童男童女進火取牡銅以爲雄劒取牝銅以爲雌劒各長五寸五分取土之數以厭水精也帶之以水行則蛟龍巨魚水神不敢近人也欲知銅之牝牡當令童男童女俱以水灌銅灌銅當以在火中向赤時也則銅自分爲兩段有凸起者牡銅也有凹陷者牝銅也各刻名識之欲入水以雄者帶左以雌者帶右但乘船不身涉水者其陽日帶雄陰日帶雌又天文大字有北帝書寫帛而帶之亦辟風波蛟龍水蟲也或問曰辟山川廟堂（原注一作座）百鬼之法抱朴子曰道士常帶天水符及上皇竹使符老子左契及守真一思三部將軍者鬼不敢近人也其次則論百鬼錄知天下鬼之名字及白澤圖九鼎記則衆鬼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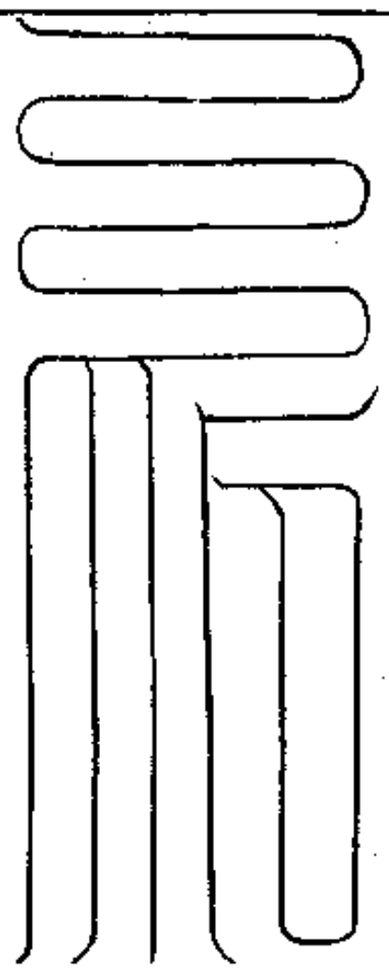
却其次服鵝子赤石丸及曾青夜光散及蕊實烏眼丸及吞白石英祇母散皆令人見鬼畏之矣抱朴子曰有老君黃庭中胎四十九眞祕符入山林以甲寅日丹書白素夜置案中向北斗祭之以酒脯各少少自說姓名再拜受取內衣領中辟山川百鬼萬精虎狼蟲毒也倘遇道士亂世避難入山林亦宜知此法也

入山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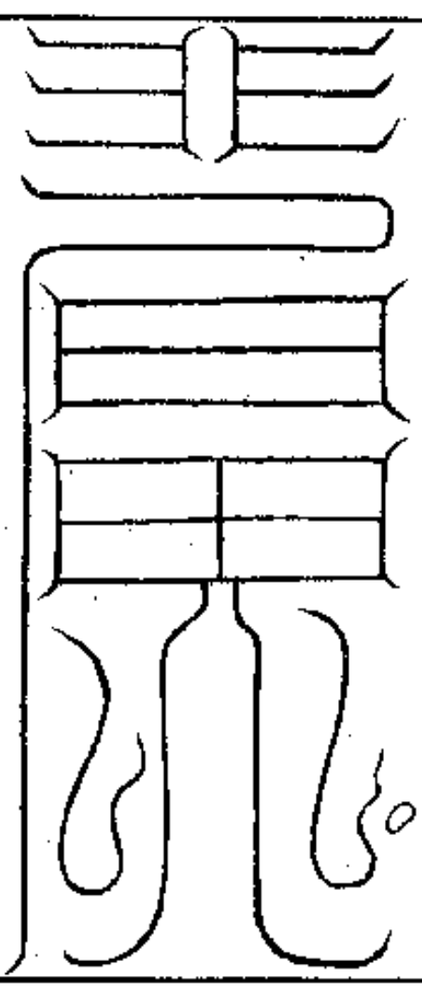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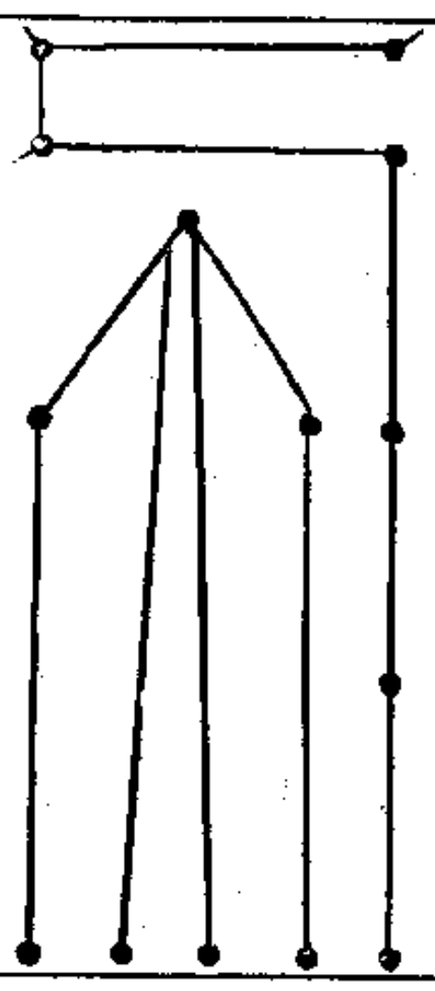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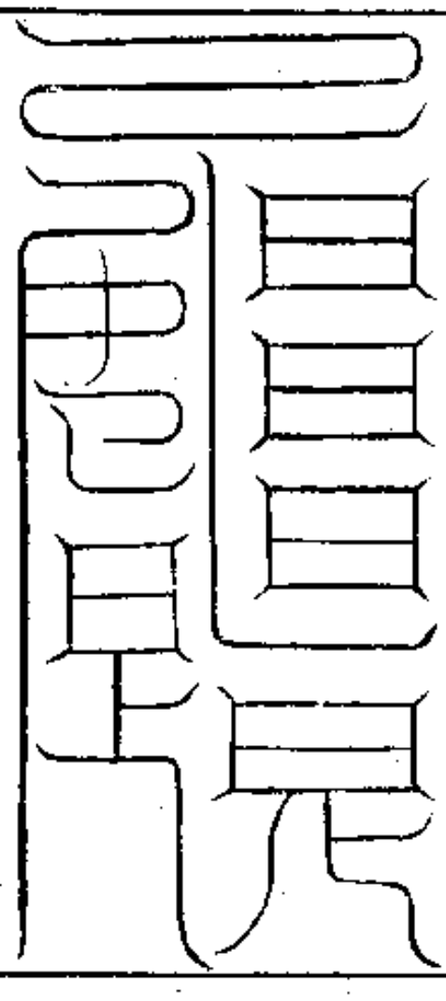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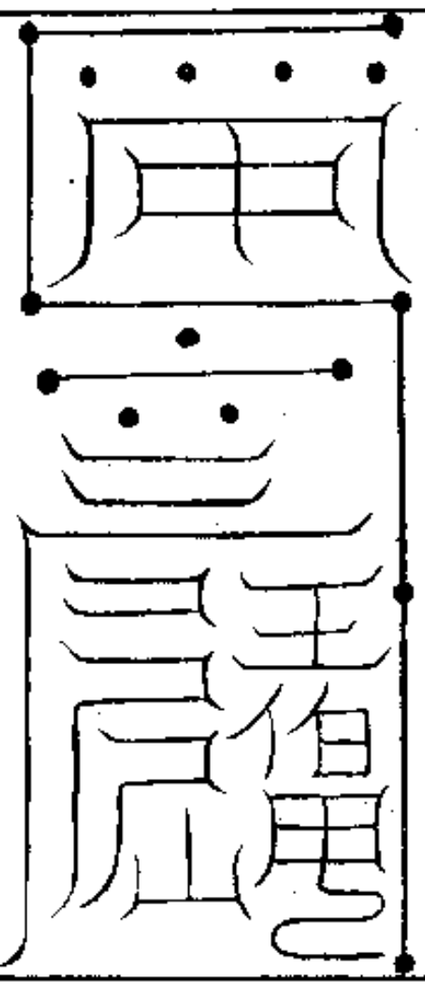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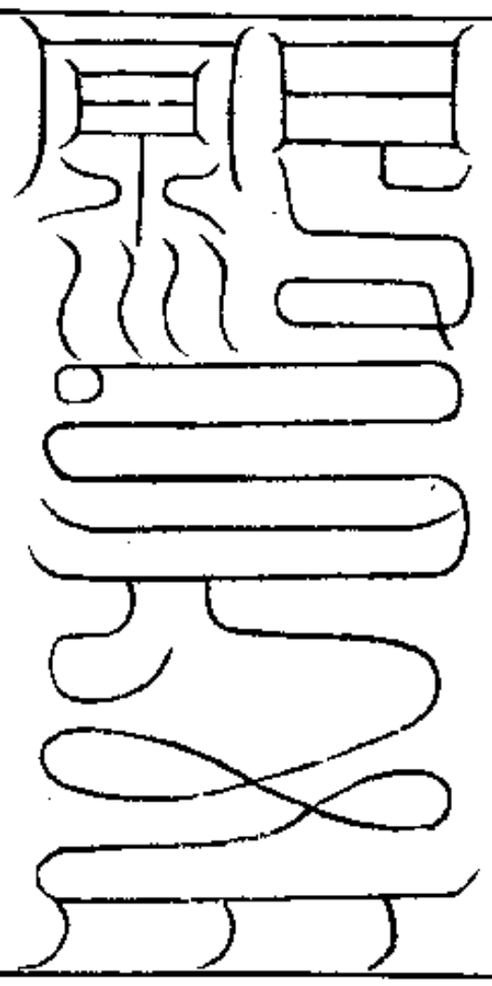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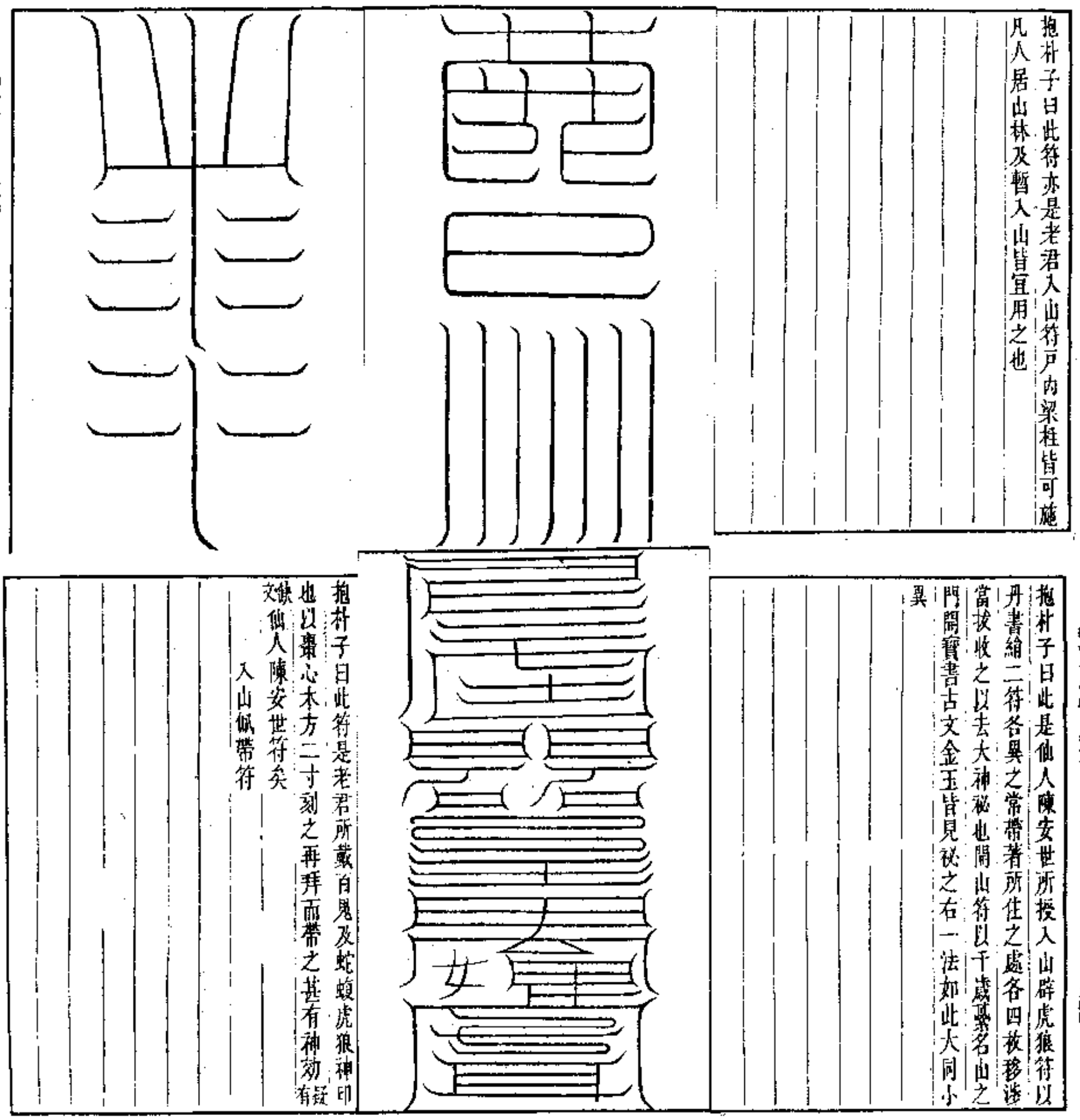
五



抱朴子曰上五符皆老君入山符也以丹書桃板上大書其文字令彌滿板上以著門戶上及四方四隅及所道側要處去所住處五十步內辟山精鬼魅戶內梁柱皆可施安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可用即衆物不敢害也三符以相連著一板上意謂爾非其氏（末六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抱朴子曰此符亦是老君入山符戶內梁柱皆可施凡人居山林及暫入山皆宜用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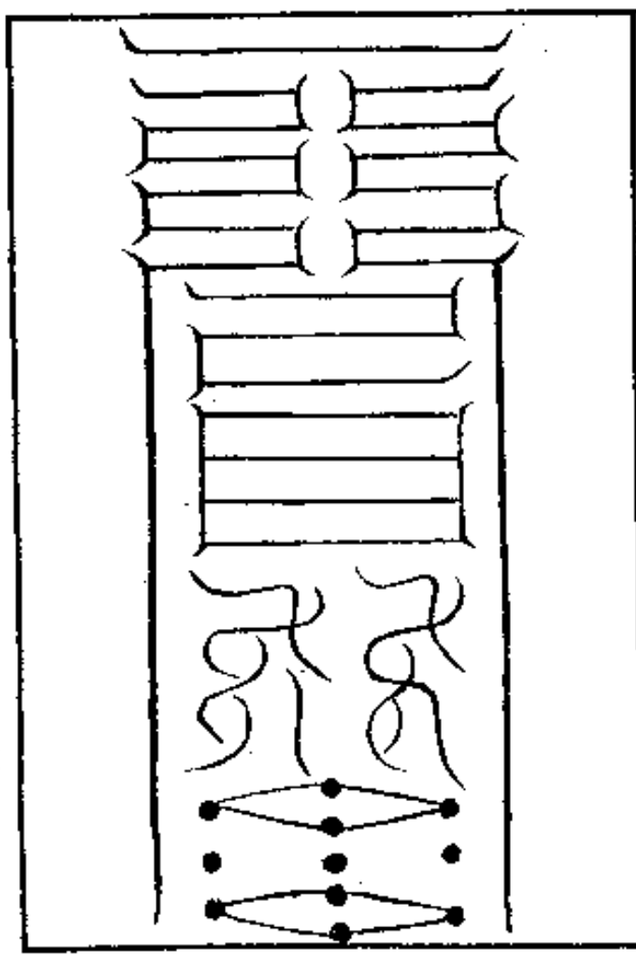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是仙人陳安世所授入山辟虎狼符以丹書絹二符各異之常帶著所住之處各四枚移涉當披收之以去大神祕也開山符以千歲蘗名山之門開寶書古文金玉皆見祕之右一法如此大同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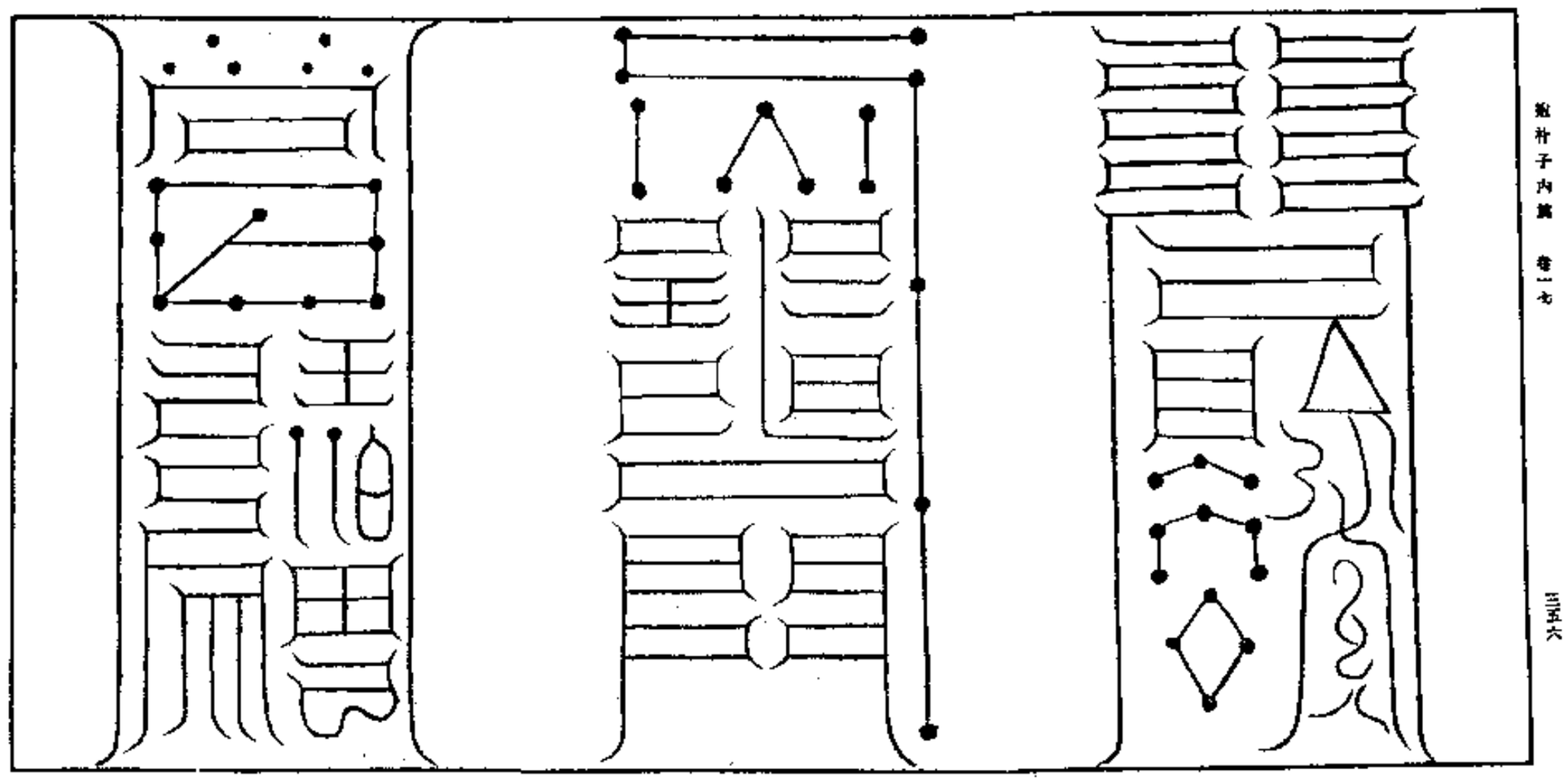
抱朴子曰此符是老君所戴自鬼及蛇蝮虎狼神印也以棗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帶之甚有神効疑有缺文仙人陳安世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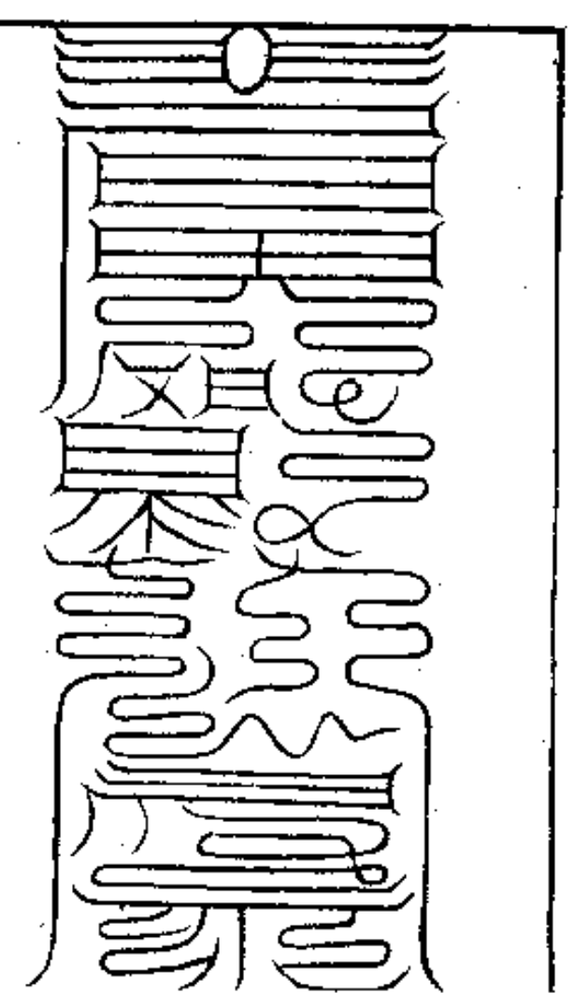
入山佩帶符

此三符兼同著牛馬屋左右前後及猪欄上辟虎狼也或問曰昔聞談昌或步行水上或久居水中以何法乎抱朴子曰以葱涕和桂服如梧桐子大七丸日三服至三年則能行水上也鄭君言但習閉氣至千息久久則能居水中一日許得眞通天犀角三寸以上刻以爲魚而銜之以入水水常爲人開方三尺可得悉息水中又通天犀角有一赤事類賦引無字疑作白理如綖有事類賦引無字疑作白理如引無自本徹末事類賦引以角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之未至數寸即驚却退故南人或名通天犀爲駭雞犀以此犀角著穀積上百鳥不敢集大霧重露之夜以置中庭終不沾濡也此犀獸在深山中晦冥之夕其光正赫然如炬火也以其角爲導毒藥爲湯以此導攪之皆生白沫湧起則了無復勢也以攪無毒物則無沫起也故以是知之者也若行異城有蠱毒之鄉每於他家飲食則常先以犀攪之也人有爲毒箭所中欲死以此犀文當作文即刻瘡中其瘡即沫出而愈也通天犀所以能煞毒者其爲獸專食百草之有毒者及泉木有刺棘者不安食柔滑之草木也歲一解角於山中石間人或得之則須刻木色理形狀令如其角以代之犀不能覺後年輒更解角著其處也他犀亦辟惡解毒耳然不能如通天者之妙也或食六戊符千日或以赤班蜘蛛及七重水馬以合馮夷水仙九服之則亦可以居水中只以塗踵下則可以步行水上也頭垢猶足以使金鐵浮水況妙於茲乎或問爲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行見新虎跡以印順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還帶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廟血食惡神能作禍福者以印封泥斷其道路則不復能神矣昔石頭水有大龜常在一深潭中人因名此潭爲龜潭此物能作鬼魅行病於人吳有道士戴

晦者偶視之以越章封泥作數百封乘舟以此封泥遍擲潭中良久有大龜徑長丈餘浮出不敢動乃格煞之而病者並愈也又有小龜出羅列死於渚上甚多山中卒逢虎便作三五禁虎亦即却去三五禁法當須口傳筆不能委曲矣一法直思吾身爲朱鳥令長三原注一丈而立來虎頭上因即閉氣虎即去若暮宿山中者密取頭上釵閉悉以刺白虎上則亦無所畏又法以左手持刀閉悉畫地作方祝曰恒山之陰太山之陽盜賊不起虎狼不行城郭不完閉以金關因以刀橫句日中白虎上亦無所畏也或用大禁吞三百六十氣左取右以此虎虎亦不敢起以此法入山亦不畏虎或用七星虎步及玉神符八威五勝符李耳太平符中黃華蓋印文及石流黃散燒牛羊角或立西岳公禁山符皆有驗也關此四符也字末五字疑附注之語誤入正文







此符是老君入山符下說如文又可戶內梁柱背施之凡人居山林及暫入皆可用之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七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守十

地眞

抱朴子曰余聞之師云人能知一萬事畢知一者無一之不知也不知一者無一之能知也道起於一其貴無偶各居一處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靈金沈羽浮山峙川流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存之則在忽之則亡向之則吉背之則凶保之則遐祚罔極失之則命彫氣窮老君曰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一之謂也故仙經曰子欲長生守一當明思一至飢一與之糧思一至渴一與之漿一有姓字服色男長九分女長六分或在臍下二寸四分下丹田中或在心下絳宮金闕中丹田也或在人兩眉間却行一寸爲明堂二寸爲洞房三寸爲上丹田也此乃是道家所重世世祕秘口傳其姓名耳一能成陰生陽推步寒暑春得一以發夏得一以長秋得一以收冬得一以藏其大不可以六合階其小不可以毫芒比也昔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劾召萬神南到圓隴陰建木觀百令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轡之水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成之經北到洪崖上具茨見大隗君黃蓋童子受神芝圖還陽王室得神丹金訣記到峨眉山見天眞皇人於玉堂請問眞一之道皇人曰子既君四海欲復求長生不亦貪乎其相覆不可具說粗舉一隅耳夫長生仙方則唯有金丹守形却遠到本作惡則獨有眞一故古人尤重也仙經曰九轉丹金液經守一訣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刻以金札封以紫泥印以中章爲吾聞之於先師曰一在北極大淵之中前有明堂後有絳宮巍巍華蓋金樓穹隆左罡右魁激波揚空元芝被崖朱草蒙壤白玉嶾峨日月垂光歷火過水經元涉黃城闕交錯帷帳琳琅龍虎列衛神人在傍不施不與一安其所不遷不疾一安其室能暇能豫一乃不去守一存眞乃能通神少欲約食一乃留息白刃臨頸思一得生知一不難難在於終守之不失可以無窮陸辟惡獸水却蛟龍不畏魍魎挾毒之蟲鬼不敢近刃不敢中此眞一之大畧也抱朴子曰吾聞之於師云道術諸經所思存念作可以却惡防身者乃有數千法如含影藏形及守形無生九變十二化二十四生等思見身中諸神而內視令見之法不可勝計亦各有効也然或乃思作數千物以自衛率多煩難足以大勞人意若知守一之道則一切除棄此輩故曰能知一則萬事畢者也受眞一口訣皆有明文敵白牲之血以王相之日受之以白絹白銀爲約剋金契而分之輕說妄傳其神不行也人能守一一亦守人所以白刃無所措其銳百害無所容其凶居敗能成在危獨安也若在鬼廟之中山林之下大疫之地塚墓之間虎狼之藪蛇蝮之處守一不怠衆惡遠逝若忽偶忘守一而爲百鬼所害或臥而魘者即出中庭視輔星握固守一鬼即去矣若夫陰雨者但止室中向北思見輔星而已若爲兵寇所圍無復生地急又六甲陰中伏而守一則五兵不能犯之也能守一者行萬里入軍旅涉大川不須卜日擇時起工移徙入新屋舍皆不復按堪輿星歷而不避太歲太陰將軍月建煞耗之神年命之忌終不復值殃咎也先賢歷試有驗之道也抱朴子曰元一之道亦要法也無所不辟與眞一同功吾內篇第一名之爲暢元者正以此也守元一復易於守眞一眞一有姓字長短服色日刻本作日元一但此見之初求之於日中所謂知白守黑欲死不得者也然先當百日潔齋乃可候求得之耳亦不過三四日得之得之守之則不復去矣守元一并思其身分爲三人三人已見又轉益之可至數十人皆如己身隱之顯之皆自有口訣此所謂分形之道左君及蔺子訓葛仙公所以能一日至數十處及有客座上有一主人與客語門中又有一主人迎客而水側又有一主人投釣賓不能別何者爲眞主人也師言守一

兼修明鏡其鏡道成（別本無此字）則能分形爲數十人衣服面貌皆如一也抱朴子曰師言欲長生勤服大藥欲得通神當金水分形形分則自見其身中之三魂七魄而天靈地祇皆可接見山川之神皆可使役也抱朴子曰生可惜也死可畏也然長生養性群死者亦未有不始於勤（藏本作弱）而終成於久視也道成之後略無所爲也未成之間無不爲也採掘草木之藥劬勞山澤之中煎煉治作皆用筋力登危涉險夙夜不怠非有至志不能久也及欲金丹成而昇天然其大藥物皆用錢直不可卒辦當復由於耕牧商販以索資累年積勤然後可合及於合作之日當復齋潔清淨斷絕人事有諸不易而當復如之以思神守一却惡衛身常如人君之治國戎將之待敵乃可爲得長生之功也以聰明大智任經世濟俗之器而修此事乃可必得耳淺近庸人雖有志好不能克終矣故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列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知治身則能治國也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養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之於既逝之後民難養而易危也氣難清而易濁也故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眞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抱朴子曰師言服金丹大藥雖未去世百邪不近也若但服草木及小小餌八石適可令疾除命益耳不足以禦外來之禍也或爲鬼所冒犯或爲大山神之所輕陵或爲精魅所侵犯唯有守眞一可以一切不畏此輩也次則有帶神符若了不知此二事以求長生危矣哉四門而閉其三盜猶得入況盡開者邪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八

遐覽

或曰鄙人面牆拘繫儒教獨知有五經三史百氏之言及浮華之詩賦無益之短文盡思守此既有年矣既生值多難之運亂靡有定干戈戚揚藝文不貴徒消工夫苦意極思攻微索隱竟不能祿在其中免此壅蔽又有損於精思無益於年命二毛告暮素志衰頹正欲反迷以尋生道倉卒罔極無所趨向若涉大川不知彼濟先生既窮觀墳典又兼綜奇祕不審道書凡有幾卷願告篇目抱朴子曰余亦與子同斯疾者也昔者幸遇明師鄭君但恨子弟（富作弟子）不慧不足以鑽至堅極彌高耳於時雖充門人之灑掃既才識短淺又年尚少壯意思不專俗情未盡不能大有所得以爲巨恨耳鄭君時年出八十先髮鬚班白數年間又黑顏色豐悅能引強弩射百步步行日數百里飲酒二斗不醉每上山體力輕便登危越險年少追之多所不及飲食與凡人不異不見其絕穀余問先隨之弟子黃章言鄭君嘗從孫章還於掘溝浦中遠值大風又聞前多劫賊同侶舉留鄭君以須後伴人人皆以糧少鄭君推米以餉諸人己不復食五十日亦不飢又不見其所施爲不知以何事也火下細書過少年人性解音律善鼓琴明坐侍坐數人口若諮問言不輟響而耳並料（別本作聽）聽左右操紡者教遣長短無毫釐差過也余曉充鄭君門人請見方書告余目要道不過尺素上足以度世不用多也然博涉之後遠勝於不見矣既悟人意又可得淺近之術以防初學未成者諸患也乃先以道家訓教戒書不要者近百卷稍稍示余余亦多所先見先見者頗以其中疑事諮問之鄭君言君有甄事之才可教也然君所知者雖多未精又意在於外學不能專一未中以經深涉遠耳今自當以佳書相示也又許漸得短書緣素所寫者積年之中合集所見當出二百許卷終不可得也他弟子皆捉僕使之役採薪耕田唯余尪羸

不堪他勞然無以自劾常親掃除拂拭牀几磨墨執燭及與鄭君繕寫故書而已見待余同於先進者語余曰雖道書卷卷有佳事但當校其精粗而擇所施行不事盡誦誦以妨日月而勞意思耳若金丹一成則此輩一切不用也亦或當有所教授宜得本末先從淺始以勸進學者無所希准階由也鄭君亦不肯先令人寫其書皆當決其意雖久借之然莫有敢盜寫一字者也鄭君本大儒士也晚而好道由以禮記尚書教授不絕其體望高亮風格方整接見之者皆肅然每有諮問常待其溫顏不敢輕銳也書在余處者久之一月足以大有所寫以不敢竊寫者政以鄭君聰慧邂逅知之失其意則更以小喪大也然於求受之初復所不敢爲斟酌時有所請耳是以徒知飲河而不得滿腹然弟子五十餘人唯余見受金丹之經及三皇內文枕中五行記其餘人乃有不得一觀此書之首題者矣他書雖不具得皆號其名今將爲子說之後生好書者可以廣索也道經有三皇內文天文（刻本作地人二字）三卷元文上中下三卷混成經二卷元錄二卷九生經二十四生經九仙經靈卜仙經十（藏本無此字非）二化經九變經老君玉歷真經墨子枕中五行記五卷溫寶經息民經自然經陰陽經養生書一百五卷太平經五十卷九敬（原注一經甲乙經一百作新）七十卷青龍經中黃經太清經通明經按摩經道引經十卷元陽子經元女經素女經彭祖經陳赦經子都經張虛經天門子經容成經入山（當作經內寶經內）四規經明鏡經日月臨鏡經五言經柱中經靈寶皇子心經龍蹻經正機經平衡經飛龜振經鹿盧蹻經蹈形記守形圖坐亡圖觀臥引圖含景圖觀天圖木芝圖菌芝圖肉芝圖石芝圖大魄雜芝圖五嶽經五卷隱守記東井圖虛元經牽牛中經王（藏本作玉）彌記臘成記六安記鶴鳴記平都記定心記龜文經山陽記玉策記八史圖入室經左右契玉歷經昇天儀九奇經更生經四補經十卷食日月精經食六氣經丹一經胎息經行氣治病經勝中經十卷百守攝提經丹壺（原注一作臺）經岷山經魏伯陽內經日月廚食經步三罡六紀經入軍經六陰玉女經四君要用經金鳧經三十六水經白虎七變經道家地行仙經黃白要經八公黃白經天師神器（原注一作氣）經杖中黃白經五卷白子（原注白一作帛）變化經移災經厭禍經中黃經文人經消子天地人經崔文子肘後（原注一作時候）經神光（原注一作仙）占方來經水仙經尸解經中通經李君包天經包元經黃庭經淵體經太素經華蓋經行廚經微言三卷內視經文始先生經歷藏延年經南閭記（原注闕一作闕）協龍子記七卷九宮五卷三五中經宣常經節解經鄒陽子經元洞經十卷元示經十卷箕山經十卷鹿臺經小僮經河洛內記七卷舉形道（原注一作通）成經五卷道機經五卷見鬼記無極經宮氏經真人玉胎經道根經候命圖反胎胞經枕中清記幻化經詢化經金（藏本作今）華山經原網經召命經保神記鬼谷經淩霄子安神記去丘子黃山公記玉（藏本作玉）子五行要真經小餌經鴻寶經鄒生延命經安魂記皇道經九陰經雜集書錄銀函玉匱記金板經黃老仙錄原都經元元經日精經渾成經三尸集呼身神治百病經收山鬼老魅治邪精經三卷入五毒中記休糧經三卷採神藥治作秘法三卷登名山渡江海物地神法三卷趙太白囊中要五卷人（按人當作入）溫氣疫病大（藏本作赤）禁七卷收治百鬼召五岳丞太山主者記三卷興利宮宅官舍法五卷斷虎狼禁山林記召百里蟲蛇記萬畢高上先生法三卷王喬養性治身經三卷服食禁忌經立功益算經道士奪筭律三卷移門子記鬼兵法立亡術練形記五卷鄒公道要角里先生長生集少君道意十卷樊英石壁文三卷思靈經三卷龍首經荊山記孔安仙淵赤斧子大覽七卷董君地仙却老要記李先生口訣肘後二卷凡有不言卷數者皆一卷也其次有諸符則有白來符金光符太元符三卷通天符五精符石室符玉策符枕中符小童符九靈

符六君符元都符黃帝符少千三十六將軍符延命神符天水神符四十九真符天水符青龍符白虎符朱雀符元武符朱胎符七機符九天發兵符九天符老經符七符大捍厄符元子符武孝經燕君龍虎三囊辟兵符包元符沈義符禹蹻符消災符八卦符監乾符雷電符萬畢符八威五勝符威喜符巨勝符採女符元精符玉歷符北臺符陰陽大鎮符枕中符治百病符十卷厭怪符十卷壺公符二十卷九臺符九卷六甲通靈符十卷六陰行廚龍胎石室三金五木防終符合五百卷軍火召治符玉斧符十卷此皆大符也其餘小小不可具記抱朴子曰鄭君言符出於老君皆疑（藏本作）者天文也老君能通於神明符皆神明所授令人用之少驗者由於出來歷久傳寫之多誤故也又信心不篤施用之亦不行又譬之於書字則符誤者不但無益將能有害也書字人知之猶尚寫之多誤故諺曰書三寫魚成魯虛（意林作帝）成虎此之謂也七與士但以保保（舊誤作鄭今校正）句長短之間爲異耳然今符上字不可讀誤不可覺故其知其不定也世間又有受體使術用符獨効者亦如人有使麝香便能芳者自然不可得傳也雖爾必得不誤之符正心用之但當不及真體使之者速効耳皆自有益也凡爲道士求長生志在藥中耳符雖可以却鬼辟邪而已諸大行乃云行用之可以得仙者亦不可專據也昔吳世有介象者能讀符文知誤之與否有人試取治百病雜符及諸厭劾符去其籤題以示象皆一一據名之其有誤者便爲人定之自是以來莫有能知者也或問仙藥之大者莫先於金丹既聞命矣敢問符書之屬不審最神乎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者莫過於三皇文五岳真形圖也古人仙官至人尊秘此道非有仙名者不可授也受之四十年一傳傳之歃血而盟要質爲約諸名山五岳皆有此書但藏之於石室幽隱之地應得道者入山精誠思之則山神自開山令人見之如帛仲理者於山中得之自立

壇委繞常畫一本而去也有此書常置清潔之處每有所爲必先白之如奉君父其經日家有三皇文辟邪惡鬼溫疫氣橫殃飛禍若有困病垂死其信道心至者以此書與持之必不死也其乳婦難產氣者持之兒即生矣道士欲求長生持此書入山辟虎狼山精五毒百邪皆不敢近人可以涉江海却蛟龍止風波得其法可以變化起工作功不問地擇日家無殃咎若欲立新宅及冢墓即寫地皇文數十通以布著地明日視之有黃色所著者便於其上起工家必富昌又因他人葬時寫入皇文并書己姓名著紙裹竊內人冢中勿令人知之令人無飛禍盜賊也有謀議已者必反自中傷又此文先潔齋百日乃可以召天神司命及太歲日遊五岳四瀆社廟之神皆見形如人可問以吉凶安危及病者之禍祟所由也又有十八字以著衣中遠涉江海終無風波之虛也又家有五嶽眞形圖能辟兵凶逆人欲害之者皆還反受其殃道士時有得之者若不能行仁義慈心而不精不正即禍至滅家不可輕也其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其法用藥用符乃能令人飛行上下隱淪無方含笑即爲婦人蹙面即爲老翁跽地即爲小兒執杖即成林木種物即生瓜果可食畫地爲河撮壤成山坐致行廚興雲起火無所不作也其次有玉女隱微一卷亦化形爲飛禽走獸及金木玉石與雲致雨方百里雪亦如之渡大水不用舟梁分形爲千人因風高飛出入無間能吐氣七色坐見八極及地下之物放光萬丈冥室自明亦大術也然當步諸星數十曲折難識少能諳之其淮南鴻寶萬畢皆無及此書者也又有白虎七變法取三月三日所殺白虎頭皮生臠血虎血紫綬履組流萍以三月三日令種之初生草似胡麻有實即取此實種之一生輒一異凡七種之則用其實合之亦可以移形易貌飛沈在意與墨子及玉女隱微略同過此不足論也遐覽者欲令好道者知異書之名目也鄭君不徒明五經知仙道而已兼綜九宮三奇推步天文河洛讖記莫不精研太安元年知季世之亂江南將鼎沸乃負笈待仙藥之撲擣作將入室弟子東投霍山莫知所在

抱朴子內篇卷之十九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守十一

祛惑

抱朴子曰凡採明珠不於合浦之淵不得驪龍之夜光也採美玉不於荊山之岫不得連城之尺璧也承師問道不得其人委去則還遲莫於有獲守之則終已竟無所成虛費事妨功後雖痛悔亦不及已世間淺近之事猶不可坐知況神仙之事乎雖聖雖明莫由自曉非可以歷思得也非可以觸類求也誠須所師必深必博猶涉滄海而挹水造長林而伐木獨以力劣爲患豈以物少爲憂哉夫虎豹之所餘乃狸鼠之所爭也陶朱之所棄乃原顏之所無也所從學者不得遠識淵源之門而值孤陋寡聞之人彼所知素狹源短流促倒裝與人則精靳不捨分損以授則淺薄無奇能其所寶宿已不精若復料其粗者以教人亦安能有所成乎譬如假穀於夷齊之門告寒於黔婁之家所得者不過橡栗緼褐必無太牢之饋錦衣狐裘矣或有守事庸師終不覺悟或有幸值知者不能勤求此失之於不覺不可追者也知人之淺深實復未易古人之難當作難之識有以也白石似玉姦佞似賢賢者愈自隱藏有面如無姸人愈自衒沽虛而類實非至明者何以分之彼之守求庸師而不去者非知其無知而故不止也誠以爲足事故也見達人而不能奉之者非知其實深而不能請之也誠以爲無異也夫能知要道者無欲於物也不狥世譽也亦何肯自標顯於流俗哉而淺薄之徒率多誇誕自稱說以厲色希聲飾其虛妄足以眩惑愚學而敢爲大言乃云已登名山見仙人倉卒聞之不能清澄檢校之者鮮覺其僞也余昔數見雜散道士輩走賣人之門專令從者作爲空名云其已四五百歲矣人適問之年紀佯不聞也含笑俯仰云八九十須臾自言我曾在華陰山蘭穀五十年復於嵩山少室四十年復在泰山六十年復與某人在箕山五十年爲同人遍說所歷正爾欲令人計合之已數百歲人也於是彼好

之家莫不煙起霧合輻輳其門矣又術士或有偶受體自然見鬼神頗能內占知人將來及已過之事而實不能有禍福之損益也譬如蓍龜耳凡人見其小驗便呼爲神人謂之必無所不知不爾者或長於符水禁祝之法治邪有効而未必曉於不死之道也或修行雜術能見鬼怪無益於年命問之以金丹之道則率皆不知也因此細驗之多行欺誑世人以收財利無所不爲矣此等與彼穿窬之盜異途而同歸者也夫託之於空言不如著之於行事之有微也將爲晚覺後學說其比故可徵之僞物焉昔有古強者服草木之方又頗行容成元素之法年八十許尚聰明不大羸老時人便謂之爲仙人或謂之千載翁者揚州稽使君（按揚當作廣稽當作嵇謂嵇含也外篇自敘云廣州刺史與晉書洪傳同又含傳不云爲揚州皆可證也）聞而試迎之於宜都既至而喟嗚寧縮似若所知實遠而未皆吐盡者於是好事者因以聽聲而響集望形而影附雲萃霧合競稱藏本作竟守歎之饋餉相屬常餘金錢雖欒李之見重於往漢不足加也常服天門冬不廢則知其體中未嘗有金丹大藥也而強智略涉書記頗識古事自言已四千歲敢爲虛言言之不怍云己見堯舜禹湯說之皆萬萬如實也世云堯眉八采不然也直兩眉頭甚豎似八字耳堯爲人長大美髯髯飲酒一日中二斛餘世人因加之云千鍾實不能也我自數見其大醉也雖是聖人然年老治事轉不及少壯時及見去四凶舉元凱顧用舜耳舜是孤煢小家兒耳然有異才隱耕歷山漁于雷澤陶于海濱時人未有能賞其奇者我見之所在以德化民其目又有重瞳子知其大貴之相常勸勉慰勞之善崇高尚莫憂不富貴大德已終黃精將起誕承歷數非子而誰然其父至愚其弟殊惡恒以殺舜爲事吾常諫諭曰此兒當興卿門宗四海將受其賜不但卿家不可取次也俄而受禪嘗憶吾言之有徵也又云孔子母年十六七時吾相之當生貴子及生仲尼眞異人也長九尺六寸其顙似堯其項似皐陶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雖然貧苦孤微然爲兒童使好俎豆之事吾知之必當成就及其長大高談驚人遠近從之受學者著錄數千人我喜聽其語數往從之但恨我不學不能與之覆疏耳常勸我讀易云此良書也上竊好之韋編三絕鐵撾原注一作繩三折今乃大悟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麟死孔子以問吾吾語之言此非善祥也孔子乃愴然而泣後得惡夢乃欲得見吾時四月中盛熱不能往尋聞之病七日而沒於今髣髴記其顏色也又云秦始皇將我到彭城引出周時鼎吾告秦始皇言此鼎是神物也有德則自出無道則淪亡君但修己此必自來不可以力致也始皇當時大有怪吾之色而牽之果不得出也乃謝吾曰君固是遠見理人也又說漢高祖項羽皆分明如此事類不可具記時人各共識之以爲戲笑然凡人聞之皆信其言又強轉惛耄廢忘事幾稽使君曾以一玉巵與強後忽語稽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物相遺強後病於壽春黃整家而死整疑其化去一年許試鑿其棺視之其尸宛在矣此皆有名無實使世間不信天下有仙皆坐此輩以僞亂眞也成都太守吳文說五原有蔡誕者好道而不得住師要事廢棄家業但晝夜誦詠黃庭太清中經觀天節詳之屬諸家不急之書口不輟誦謂之道盡於此然竟不知所施用者徒美其浮華之說而愚人又教之但讀千遍自得其意爲此積久家中患苦之坐消衣食而不能有異已亦慙忿無以自解於是棄家言仙道成矣因走之異界深山中又不曉採掘諸草木藥可以辟穀者但行賣薪以易衣食如是三年飢凍辛苦人或識之而詭不知也久不堪而還家黑瘦而骨立不似人其家問之從何處來竟不得仙邪因教家云吾未能昇天但爲地仙也又初成位卑應給諸仙先達者當以漸遷耳向者爲老君牧數頭龍一班龍五色最好是老君常所乘者今吾守視之不勤但與後進諸仙共博戲忽失此龍能遂不知所在爲此罪見責迮吾付崑崙山下去鋤草三四頃並皆生細而中多荒穢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偃住子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爲吾作力且自放歸當更自修理求去於是遂老死矣初誕還云從崑崙來諸親故藏本作竟共問之崑崙何似疑作似答云天不問其高幾里要於仰視之去天不過十數丈也上有木木高四丈九尺其穗盈車有珠玉樹沙棠琅玕碧瑰之樹玉李玉瓜玉桃其實形如世間桃李但爲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可食每風起珠玉之樹枝條花葉互相扣擊自成五音清哀動心吾見謫失志聞此莫不愴然含悲又見崑崙山上一面輒有四百四十門門廣四里內有五城十二樓樓下有青龍白虎蜿蜒長百餘里其中口牙皆如三百斛船大蜂一丈其毒煞象又有神獸名獅子辟邪天鹿焦羊銅頭鐵額長牙鑿齒之屬三十六種盡知其名則天下惡鬼惡獸不敢犯人也其神則有無頭子倒景君翕鹿公中黃先生與六門大夫張陽字子淵俠備玉闕自不帶老君竹使符左右契者不得入也五河皆出山隅弱水遶之鴻毛不浮飛鳥不過唯仙人乃得越之其上神鳥神馬幽昌鵷鶵鵷鶵舊譌作鵬今校正騰黃吉光之輩皆能人語而不死眞濟濟快仙府也恨吾不得善周旋其上耳於時聞誕此言了了多信之者又河東蒲坂有頭髮都者與一子入山學仙十年而歸家家人問其故髮當有卻字曰在山中三年精思有仙人來迎我共乘龍而昇天良久低頭視地窈窈冥冥上未有所至而去地已絕遠龍行甚疾頭昂尾低令人在其脊上危怖嶮巇及到天上先過紫府金闕玉几晃晃昱昱眞皆貴處也仙人但以流霞一盃與我飲之輒不飢渴忽然思家到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今常更自修積乃可得更復復舊誤作後今校正矣昔淮南王劉安昇天見上帝而箕坐大言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廚三年吾何人哉河東因號髮都爲斥仙人世多此輩種類非一不可不詳也此妄語

乃爾而人猶有不覺其虛者況其微茫欺誣頗因事類之象似者而加益之非至明者倉卒安能辨哉乃復有假託作前世有名之道士者如白和者傳言已八千七百歲時出俗間忽然自去不知當衍此字其在此字洛中有道士已博涉衆事洽鍊術數者以諸疑難諮問和和皆尋聲爲論釋皆無疑碍故爲遠識人但不知其年壽信能近千年不耶當衍此字耳後忽去不知所在有一人於河北自稱爲白和於是遠近貴往奉事之大得致遺至富而日和子弟聞和再出大喜故往見之乃定非也此人因亡走矣五經四部並已陳之芻狗既往之糟粕所謂迹者足之自出而非足也者聖人之所作而非聖也而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眞僞也余恐古強蔡誕項勇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閒好事者省余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否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當作之見白前題覽作鼎仲理者爲余說其瞳正方如此果是異人也

抱朴子內篇卷之二十

嘉遯

抱朴子曰有懷冰先生者薄周流之棲遑悲吐握之良苦讓膏壤於陸海委躬耕乎斥鹵秘六奇以括囊含琳琨而不吐謐清音則莫之或聞掩輝藻則世不得覩背朝華於朱門保恬寂乎蓬戶絕軌躅於金張之閭養浩然於幽人之件謂榮顯爲不幸以玉帛爲草土抗靈規於雲表獨違今而遂古庇峻嶇之巍峩藉翠蘭之芳茵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思眇眇焉若居乎虹霓之端意飄飄焉若在乎倒景之鄰萬物不能攪其和四海不足汨其神於是有赴勢公子聞之慨然而嘆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恥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眞之責也安可令俊民全其獨善之分而使聖朝乏乎元凱之用哉乃造而說曰徒聞振翅竦身不能凌厲九霄騰蹏玄極攸敘彝倫者非英偉也今先生操立斷之鋒掩炳蔚之文玩圖籍於絕跡之藪括藻麗乎鳥獸之群陳龍章於晦夜沈琳琨於重淵蟄伏於盛夏藏華於當春雖復下帷覃思彈毫騁藻幽贊太極闡釋元本言歡則水梗怡顏如巧笑語戚則偶象嚬頞而滂沱抑輕則鴻羽沈於弱水抗重則玉石漂於飛波離同則肝膽爲胡越合異則萬殊而一和切論則秋霜春肅溫辭則冰條吐葩摧高則峻極積淪竦卑則淵池巖峩疵清則倚暗夜光救濁則立澄黃河然不能沾大惠於庶物著弘勳於皇家名與朝露皆晞體與蜉蝣並化忽崇高於聖人之寶忘川逝於大耋之歧竊爲先生不取焉蓋聞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先聖憂時思行其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恥今聖主不與堯舜一致愍此黎民不可比屋而封故或負鼎而龍躍或扣角以鳳歌不須蒲輪而後動不待文王而後興潛初飛五與時消息進有攸往之利退無濡尾之累明哲以保身宣化以濟俗使夫承蘭風以傾柯濯清波以遺穢若沈景之應朗鑒方圓之赴規矩故勳格上下惠沾八表夫有唐所以巍巍重華所以恭己西伯所以三分姬發所以革命桓文所以一匡漢高所以應天未有不致群賢爲六翮託豪傑爲舟楫者也若令各守洗耳之高人執耦耕之分則稽古之化不建英明之盛不彰明良之歌不作括天之網不張矣故藏器者珍於變通隨時英逸者貴於吐奇撥亂若乃耀靈翳景於雲表則麗天之明不著哮虎韜牙而握爪則搏噬之捷不揚太阿潛鋒而不擊則立斷之勁不顯驥騄蹴跎而不馳則追風之迅不形坦默則子貢與喑者同口咸暝則離朱與矇瞽不殊矣先生潔身而忽大倫之亂得意而忘安上之義存有關機之累沒無金石之聲庸人且猶憤色何有大雅而無心哉夫繩舒則木直正進則邪猾有虞舉則四凶戮宜尼任則少卯梟猶震雷駭則鼓壇朝日出則螢燭幽也不拯招寃之病則無以劾越人之絕伎不樊多難之世則無以知非常之遠量高拱以觀溺非勿踐之仁也懷道以迷國非作者之務也若俟中唐殖占日之草朝陽繁鳴鳳之音郊時獨角之獸野攢連理之林長旌卷而不懸干戈戢而莫尋少伯方將告退於成功孰能相擢乎陸沈哉深願先生不遠迷復哉於是懷冰先生蕭然遐眺遊氣天衢情神遼緬旁若無物俯而荅曰嗚呼有是言乎蓋至人無爲棲神沖漠不役志於祿利故害辱載本作害而不能加也不躡峙於險途故傾墜不能爲患也藜藿不供而意佚於方丈齊編庸民而心歡於有土寢宜僚之舍閉于木之間攜莊萊之友治陋巷之居確岳峙而不拔豈有懷於卷舒乎以慾廣則濁和故委世務而不紆眄以位極者憂深故背勢利而無餘疑其貴不以爵也富不以財也倡雲鵬以高逝故不縈翮於腐鼠以蕃武爲厚誡故不改樂於簞瓢且夫玄黃遐邈而人生倏忽以過隙之促託罔極之閒迅乎猶奔星之暨見飄乎似飛矢之電經聊且優游以自得安能苦形於外物哉夫鶯本今作鶯從意林改不往網麟不墮穽相彼鳥獸猶知爲患風塵

之徒曾是未吝也若夫要離滅家以劾功紀信赴燔以誑楚陳賈刎頸以證弟仲由投命而菹醢嬴門伏劍以表心聶政感惠而屠葅荆卿絕膽以報燕樊公含悲而授首皆下愚之狂惑豈上智之攸取哉蓋祿厚者責重爵尊者神勞故漆園垂綸而不顧卿相之貴柏成操耜而不屑諸侯之高羊說安乎屠肆楊朱吝其一毛僥求之徒昧乎可欲集不擇木仕不料世貪進不慮負乘之禍受任不計不堪之敗論榮貴則引伊周以救溺言亢悔則譬覆餗而不記伺河龍之睡而撥明珠居量表之窟而冀無恩耽漏刻之安蔽必至之危無朝菌之榮望大椿之壽似蹈薄冰以待夏日登朽枝而須勁風淵魚之引芳餌澤雉之咽毒粒咀漏脯以充飢酣鴆酒以止渴也昔箕子覩象箸而流泣尼父聞偶葬而永歎蓋尋微以知著原始以見終然而闇夫蹈機不覺何前識之至難而利欲之痡篤邪周成賢而信流言公旦聖而走南楚託鴟鴞以告悲賴金縢以僅免況能寤之主不世而一有不悅之謗無時而暫之德不以激烈風而起斃禾事不以載珪璧而稱多才嗟泣靡及宜其然也夫漸漬之久則膠漆解堅浸潤之至則骨肉乖析塵羽之積則沈舟折軸三至之言則市虎以成故江充蹠賤非親於元儲後毋假繼非密於伯奇而掘梗之誣滅父子之恩袖蜂之誑破天性之愛又況其他安可自必嗟乎伍員所以懷忠而漂尸悲夫白起所以秉義而刎頸也蓋微鑒所爲寒心匠人之所眩惑矣又欲推短才以釐雷同仗獨是以彈衆非然不覩金雖克木而錐鑽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蕭丘之熱是以身名並全者甚稀而先笑後號者多有也畏亢悔而貪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溼而泳深淵憎影而不就陰穿舟而息漏猛爨而止沸者也夫七尺之骸稟之以所生不可受全而歸殘也方寸之心制之在我不可放之於流遁也躬耕以

食之穿井以飲之短褐以蔽之蓬廬以覆之彈詠以娛之呼吸以延之逍遙竹素寄情玄毫守常待終斯亦足矣且夫道存則尊德勝則貴隋珠彈雀知者不爲何必須權而顯俟祿而飽哉且夫安貧者以無財爲富甘卑者以不仕爲榮故幼安浮海而澄神胡子甘心於退耕逢比有令德之罪信布陷功大之刑一枝足以戢鸞羽何煩乎豐林潢洿足以泛龍鱗豈事乎滄海藜藿嘉於八珍寒泉旨於醍醐攝縷作蹕履美於赤舄緼袍麗於袞服把橦安於杖鉞鳴條樂乎絲竹茅茨豔於丹楹采椽珍於刻桷登嵩峯爲臺榭疵巖窟爲華屋積篇章爲敖庾寶玄談爲金玉棄細人之近戀捐庸隸之所欲遊九皐以含歡遣智慧以絕俗同屈尺蠖藏光守樸表拙示訥知止常足然後咀嚼芝芳風飛雲浮晞景九陽附翼高遊仰棲梧桐衛集玄洲執與銜轡而伏櫪同被繡於犧牛哉赴勢公子曰夫入而不出者謂之耽寵忘退往而不反者謂之不仕無義故達者以身非我有任乎所值隱顯默語無所必偶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束帛之集庭燎之舉則君子道長在天利見若運涉陽九遭勝之時則不出戶庭括囊勿用龍起鳳戢隨時之宜古人所以或避危亂而不肯入或色斯而不終日者慮巫山之失火恐芝艾之并焚耳方今聖皇御運世夷道泰仁及蒼生惠風遐邁威肅鬼方澤沾九裔儀坤德以厚載擬乾穹以高蓋神化則雲行雨施玄澤則烟煙汪濊四門穆穆以博延主思英逸以俾乂此乃千載所希值剖判之一會而先生慕嘉遁之偏枯不覺猶華之患害也務乎單豹之養內未睹暴虎之犯外也是閑涉水之或溺則謂乘舟者皆敗以商臣之凶逆則謂繼體無類也懷冰先生曰聖化之盛誠如高論而貧榮之欲不滅忌毀辱而爭肆之情不遣亦猶惡出處之事人各有懷故堯舜在上而箕潁有巢棲之客夏后御世而窮藪有握耒之賢豈有慮於此險哉蓋各附於所安也是以高尚其志不仕王侯存夫又象匹夫所執延州守節聖人許焉僕所以逍遙於丘園斂跡乎草澤者誠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而多士雲起髦彥鱗萃文武盈朝庶事既康故不欲復舉熠燿以廁日月之閒拊甌瓴於洪鐘之側貢輕扇於堅冰之節衒裘鑪乎隆暑之月必見捐於無用速非時之巨嗤若擁經著述可以全眞成名有補末化若強所不堪則將顛沛惟咎同悔小孤故居其所長以全其所短耳雖無立朝之勳即戎之勞然切磋後生弘道養正殊塗一致非損益本作益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許由聖世恕而容之同曠於有唐不亦可乎赴勢公子勃然自失蕭蕭改容曰先生立言助教文討姦違摽退靜以抑躁競之俗興儒教以救微言之絕非有出者誰教藝倫非有隱者誰誨童蒙菅天率土莫匪臣民亦何必垂纓執笏者爲是而棄飢衛門者可非乎夫群迷乎雲夢者必須指南以知道並乎滄海者必仰辰極以得反今聞嘉訓乃覺其蔽請負衣冠策駑希驥汎愛與進不嫌擇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一

逸民

抱朴子曰余昔遊乎雲臺之山而造逸民遇仕人在焉仕人之言曰明明在上總御八紘華夷同歸要荒服事而先生遊柏成之遐武混群伍於鳥獸然時移俗異世務不拘故木食山棲外物遺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君子思危於未形絕禍於方來無乃去張毅之內熱就單豹之外害畏盈抗慮忘亂辯之近憂避牛跡之淺險而墮百仞之不測違滿足之泥淫投鑪冶而不覺乎逸民荅曰夫銳志於雞鼠者不識騶虞之用心盛務於庭粒者安知鴛鸞之遠指猶焦螟之笑雲鵬朝菌之怪大椿坎蛙之疑海鼈井蛇藏本作魚之嗤應龍也子誠喜曜於勸沮焉識玄曠之高韻哉吾幸生於堯舜之世何憂不得此人之志乎仕人曰昔狂狷華士義不事上隱於海隅而太公誅之吾子沈遁不亦危乎逸民曰呂尚長於用兵短於爲國不能儀玄黃以覆載撥海嶽以博網袞賢貴德樂育人才而甘於刑殺不修仁義故其劫殺之禍萌於始封周公聞之知其無國也夫攻守異容道貴知變而呂尚無烹鮮之術由致遠之御推戰陳之法害高尚之士可謂類甲冑以完刃又兼之浮涿以射走之儀又望求之於準的者也夫顧庶鳥之巢則靈鳳不集漉魚鼈之池則神蚪遐逝刳凡獸之胎則麒麟不時其郊害一介之士則英傑不踐其境呂尚創業垂統以示後人而張苛酷之端開殘賊之軌適足以驅後民以資他國逐賢能以遺讐敵也去彼市馬骨以致駿足軾陋巷以退秦兵者不亦遠乎子謂呂尚何如周公乎仕人曰不能審也逸民曰夫周公大聖以貴下賤吐哺握髮懼於失人從白屋之士七十人布衣之徒親執贄所師見者十人所友者十有二人皆不遇以在朝也設令呂尚居周公之地則此等皆成市朝之暴尸而溝澮之腐胔矣唐堯非不能致許由巢父也虞舜非不能脅善卷石戶也夏禹非不能逼柏成子高也成湯非不能錄卞隨務光也魏文非不能屈干木也晉平非不能吏亥唐也然服而師之藏本作復而肆之今從舊寫本貴而重之豈六君之小弱也誠以百行殊尚默默語默難齊慕尊賢之美稱恥賊善之醜迹取之不足以增威放之未憂於官曠從其志則可以闡弘風化熙隆退讓厲苟進之貪夫感輕薄之昌昧雖器不益於旦夕之用才不周於立朝之俊不亦愈於翳肩低眉諂媚權右提贄懷貨宵征同塵爭津競濟市買名品棄德行學問之本赴霜同比周之末也彼六君尚不肖苦言以侵隱士寧肯加之鋒刃乎聖賢誠可師者呂尚居然謬矣漢高帝雖細行多闕不涉典藝然其弘曠恢廓善恕多容不繫近累蓋豁如也雖飢渴四皓而不逼也及太子卑辭致之以爲羽翼便敬德矯情惜其大者發黃鵠之悲歌杜婉妾之覬覦其珍賢貴隱如此之至也宜其以布衣而君四海其度量蓋有過人者矣且夫呂尚之殺狷華者在於恐其沮衆也然俗之所患者病乎躁於進趨不務行業耳不苦於安貧樂賤者之太多也假令隱士往往屬目至於情掛勢利志無止足者終莫能割此常慾而慕彼退靜者也開闢已降非少人也而忘富遺貴之士猶不能居萬分之一仲尼親受業於老子而不能修其無爲子貢與原憲同門而不能模其清苦四凶與巢由同時王莽與二龔共世而不能效也凡民雖復笞督之危辱之使追狷華猶必不肯乃反憂其壞俗邪呂尚思不及此以軍法治平世枉害賢人酷誤已甚矣賴其功大不便以至顛沛耳且呂尚之未遇文王也亦會隱於窮賤凡人易之老婦逐之賣薪不售屠釣無獲會無一人慕之其避世也何獨慮狷華之沮衆邪設令殷紂以尚逃遁收而斂之疑作殺之尚臨死豈能自謂罪所應邪魏武帝亦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乎孔明見魏志管寧傳注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武帝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汙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創皇基亦不妄矣紛擾日久求競成俗或推貨賄以龍躍或階黨援以鳳起風成化習大道漸蕪後生昧然儒訓遂堙將爲立身非財莫可苟有卓然不群之士不出戶庭潛志味道誠宜優訪以興謙退也夫使孫吳荷戈一人之力耳用其計術則賢於萬夫今令大儒爲吏不必切事肆之山林則能陶冶童蒙闡弘禮教何必服巨象使捕鼠轉鸞下有脫文也下脫任人則鐘鼎鐫其聲若乃零淪數澤空生徒死亦安足貴乎逸民荅曰子可謂守培塿玩狐丘未登閬風而臨雲霓荒溟汗游潢洿未浮南溟而涉天漢凡所謂志人者不必在乎祿位不必須乎勛伐也太上無已其次無名能振翼以絕群騁迹以絕軌爲常人所不能爲割近才所不能割少多不爲凡俗所量恬粹不爲名位所染淳風足以濯百代之穢高操足以激將來之濁何必紆朱曳紫服冕乘軺被犧牛之文繡吞蒼何之香餌朝爲張天之炎熱夕成冰冷之委灰夫斥鷃不以蓬榛易雲霄之表王鮪不以幽岫貿滄海之瀆虎豹入廣厦而懷悲鴻鵠登嵩巒而含感物各有心安其所長莫不泰於得意而慘於失所也經世之士悠悠皆是一日無君惶惶如也譬猶藍田之積玉鄧林之多材良工大匠肆意所用亦何必棲魚而沈鳥哉嘉道高路先聖所許或出或處各從彼好蓋士之所貴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義操業清高可謂立德矣窮覽墳索著述粲然可謂立言矣夫善卷無治民之功未可謂之滅於俗吏仲尼無攻伐之勛不可以爲不及於韓白矣身名並全謂之爲上隱居求志先民嘉焉夷齊一介不合變通古人嗟嘆謂不降辱夫言不降者明隱逸之爲高也不辱者知羈縶之爲洿也聖人之清者孟軻所美亦云天爵貴於印綬志修遺榮孫卿所尚道義既備可輕王公而世人所畏唯勢所重唯利盛德身滯便謂庸人器小任大便謂高士或有乘危冒險投死忘生棄遺體於萬仞之下邀榮華乎一朝之間比夫輕四海愛脛毛之士何其緬然邪仕人曰潛退之士得

意山澤不荷世貴蕩然縱肆不爲時用嗅祿利（句有脫字）誠爲天下無益之物何如逸民荅曰夫麟不吠守鳳不司晨騰黃不引犂尸祝不治庖也且夫揚大明乎無外宣姬煦之和風者日也耀華燈於闇夜冶金石以致用者火也天下不可以經時無日不可以一旦無火然其大小不可同也江海之外彌綸二儀升爲雲雨降成百川而朝夕之用不及累仞之井灌田溉園未若溝渠之沃校其巨細孰爲曠哉桀紂帝王也仲尼陪臣也今見比於桀紂則莫不怒焉見擬於仲尼則莫不悅焉爾則貴賤果不在位也故孟子云禹稷顏淵易地皆然矣宰予亦謂孔子賢於堯舜遠矣夫匹庶而鈞稱於王者儒生高極乎唐虞者德而已矣何必官哉且夫交靈升於造化運天地於懷抱恢恢然世故不棲於心術茫茫然寵辱不汨其純白流俗之所欲不能染其神近人之所惑不能移其志榮華猶贅疣也萬物猶蚋翼也若然者豈肯詰屈其支體俯仰其容儀挹酌於其所不喜脩索於其所棄遺怡顏以取進曲躬以避退恐俗人之不悅感我身之淩遲屈龍潛爲雖鑽之用抑靈蘂爲蘧蘧之音推黃鉞以適釤鎌之持攜華旗以入林杞之下乎古公杖策而捐之越翳入穴以逃之季札退耕以委之老萊灌園以遠之從其所好莫與易也故醉而不雜斯則富矣身不受役斯則貴矣若夫剖符有土所謂祿利耳非富貴也且夫官高者其責重功大者人忌之獨有貧賤莫與我爭可得長寶而無憂焉濯裘布被拔葵去織純不掩豆菜肴糲飡又獲逼下遜僞之譏樹塞反玷三歸玉食穰侯之富安昌之泰則有僭上淆濁之累未若遊神典文吐故納新求飽乎未枵之端索緼乎杼軸之閒腹仰河而已滿身集一枝而餘安萬物芸芸化爲埃塵矣饘粥糊口布褐緼袍淡泊肆志不憂不喜斯爲尊樂愉之無物也夫仕也者欲以爲名邪則修毫可以洩憤滿篇章可以寄姓字何假乎良史何煩乎鑄鼎哉孟子不以矢石爲功揚雲不以治民蓋世求仁而得不亦可乎仕人又曰隱遁之士則爲不臣亦豈宜居君之地食君之穀乎逸民曰何謂其然乎昔顏回死魯定公將弔焉使人訪仲尼仲尼曰凡在邦內皆臣也定公乃升自東階行君禮焉由此論之率土之濱莫匪王臣可知也在朝者陳力以秉庶事山林者脩德以厲貪濁殊塗同歸俱人臣也王者無外天下爲家日月所照雨露所及皆其境也安得懸虛空滄咀流霞而使之不居乎地不食乎穀哉夫山之金玉水之珠貝雖不在府庫之中不給朝夕之用然皆君之財也退士不居肉食之列亦猶山水之物也豈非國有乎許由不竄於四海之外四皓不走於八荒之表也故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千木不荷戈戍境築壘疆埸而有蕃魏之功今隱者潔行蓬蓽之內以詠先王之道使民知退讓儒墨不替此亦堯舜之所許也昔夷齊不食周粟鮑焦死於橋土彼之硜硜何足師表哉昔安帝以玄纁玉帛聘周彥祖桓帝以玄纁玉帛聘韋休明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楊仲宣就拜侍中不到魏文帝徵管幼安不至又就拜光祿勳竟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桓帝玄纁玉帛聘徐孺子就拜太原太守及東海相不到順帝以玄纁玉帛聘樊季高不到乃詔所在常以八月致羊一口酒二斛又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獻帝時鄭康成州辟舉賢良方正茂才公府十四辟皆不就公車徵左中郎博士趙相侍中大司農皆不起昭帝公車徵韓福到賜帛五十匹及羊酒法高卿再舉孝廉本州五辟公府八辟九舉賢良博士三徵皆不就桓帝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韓伯休不到以玄纁玉帛安車軺輪聘姜伯雅就拜太中大夫擢爲太守不起然皆見優重不加威辟也若此諸帝褒隱逸之士不謬者則呂尚之詠華士爲凶酷過惡斷可知矣仕人乃悵然自失慨爾永歎曰始悟超俗之理非庸瑣所見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

勖學

抱朴子曰夫學者所以清澄性理欵揚埃穢雕鍛鑛璞礱鍊屯鈍啓導聰明飾染質素察往知來博涉勸戒（藏本作成從舊寫本改）仰觀俯察於是乎在人事王道於是乎備進可以爲國退可以保己是以聖賢罔莫（盧本作罔）不孜孜而勤之夙夜以勉之命盡日中而不釋飢寒危困而不廢豈以有求於當世哉誠樂之自然也夫斲削刻畫之薄伎射御騎乘之易事猶須慣習然後能善況乎人理之曠道德之遠陰陽之變鬼神之情緬邈玄奧誠難生知雖云色白匪染弗麗雖云味甘匪和弗美故瑤華不琢則耀夜之景不發丹青不治（盧本作丹不淬）則純鈞之勁不就火則不鑽不生不扇不熾水則不決不流不積不深故質雖在我而成之由彼也登閬風捫晨極然後知井谷之闇隘也披七經玩百氏然後覺面牆之至困也夫不學而求知猶頤魚而無網焉心雖勤而無獲矣廣博以窮理猶順風而託焉體不勞而致遠矣粉黛至則西施以加麗而宿瘤以藏醜經術深則高才者洞達（藏本作遠從舊寫本改）鈍者醒悟文梓干雲而不可名臺榭者未加班輸之結構也天然爽朗而不可謂之君子者不識大倫之藏否也欲超千里於終朝必假追影之足欲凌洪波而遐濟必因艤楫之器欲見無外而不下堂必由之乎載籍欲測淵微而不役神必得之乎明師故朱緣所以改素絲訓誨所以移蒙蔽披玄雲而揚大明則萬物無所隱其狀矣舒竹帛而考古今則天地無所藏其情矣況於鬼神乎而況於人事乎泥涅可令齊堅乎金玉曲木可攻之以應繩墨百獸可教之以戰陳畜牲可習之以進退沈鱗可動之以聲音機石可感之以精誠又況乎含五常而稟最靈者哉低仰之間教之功也鷙擊之禽習之馴也與彼凡馬野鷹本實一類此以飾貴彼以質賤運行潦而勿輟必混流乎滄海矣崇一簣而弗休必釣高乎峻極矣大川滔

瀆則蚓螭群游日就月將則德立道備乃可以正樑（藏本作止從舊寫本改）夢乎丘旦何徒解桎乎困蒙哉昔仲由冠鷄帶狶憂珥鳴蟬杖劍而見拔刃而舞盛稱南山之勁竹欲任掘強之自然尼父善誘染以德教遂成升堂之生而登四科之哲子張鄙人而灼聚凶猾漸漬道訓成化名儒乃抗禮於王公豈直免於庸陋以是賢人悲寓世之倏忽泯沒之無稱感朝聞之弘訓悟通微之無類懼將落之明戒覺罔念之作狂不飽食以終日不棄功於寸陰鑒逝川之勉志悼過隙之電速割遊情之不急損人間之末務洗憂貧之心遣廣願之穢息畋獵博弈之遊戲矯晝寢坐睡之懈怠知徒思之無益遂振策於聖途學以聚之問以辯之進德修業溫故知新夫周公上聖而日讀百篇仲尼天縱而韋編三絕墨翟大賢載文盈車仲舒命世不窺園門倪寬帶經以芸鉏路生載蒲以寫書黃霸抱桎梏以受業甯子勤夙夜以倍功故能究覽道奧窮測微言觀萬古如同日知八荒若戶庭考七耀之盈虛步三五之變化審盛衰之方來驗善否於既往料玄黃於掌握甄未兆以如成故能盛德大業冠於當世清芳令問播于罔極也且夫聞商羊而戒告灌訪鳥砦而治東肅諮萍實而言色味訊土狗而識墳羊披靈寶而知山隱因折俎而說專車瞻離畢而分陰陽之候由冬蟲而覺閏餘之錯何神之有學而已矣夫童謠猶助聖人之耳目豈況墳索之弘博哉才性有優劣思理有脩短或有夙知而早成或有提耳而後喻夫速悟時習者驥騄之腳也遲解晚覺者鵠鶴之翼也彼雖尋飛絕景止而不行則步武不過焉此雖咫尺以進往而不輟則山澤可越焉明暗之學其猶茲乎蓋少則志一而難忘長則神放而易失故修學務早及其精專習與性成不異自然也若乃絕倫之器盛年有故雖失之於暘谷而收之於虞淵方知良田之晚播愈於卒歲之荒蕪也日燭之喻斯言當矣世道多難儒教淪喪文武之軌將遂凋墜或沈溺於聲色之中或驅馳於競逐之路孤貧而精六藝者以游夏之資而抑頓乎九泉之下因風而附鳳翼者以鶩庸之質猶迴遑乎霞霄之表舍本逐末者謂之勤修庶幾擁經求己者謂之陸沈迂闊於是莫不蒙塵觸雨戴霜履冰懷黃握白提清挈肥以赴邪徑之近易規朝種而暮穫矣若乃下帷高枕遊神九典精義賾隱味道居靜確乎建不拔之操揚青於歲寒之後不揆世以投迹不隨衆以萍漂者蓋亦鮮矣汲汲於進趨悒悶於否滯者豈能舍至易速達之通塗而守甚難必窮之塞路乎此川上所以無人子矜之所爲作愍俗者所以痛心而長慨蠢道者所以含悲而黷思也夫寒暑代謝否終則泰文武迭貴常然之數也冀群寇畢滌中興在今七耀遵度舊邦惟新振天惠（疑作彗）以廣埽鼓九陽之洪爐運大鈞乎皇極開玄模以軌物陶冶庶類匠成翹秀蕩汰積埃革邪反正戢干戈櫜（疑作弓）矢興辟雍之庠序集國子修文德發金聲振玉音降風雲於潛初旅束帛乎丘園令抱翼之鳳奮翮於清虛項領之駿騁迹於千里使夫含章抑鬱窮覽治聞者申公伏生之徒發玄穗登蒲輪吐結氣陳立素顯其身行其道俾聖世迪唐虞之高軌馳升平之廣塗玄流沾於九垓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穗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是聞故惑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齏粉乎不測之下惟尊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翫鮑者忘蕙蕕大者不能反夫受繩墨者無枉刳之木染道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倫於逸樂是以超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糊口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觀於勸誡則世無視內（盧本作顧愚）游夏不乏矣亦有飢寒切己藜藿不給膏粱霜口之精糠出無從師之資家有暮且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卷則供養虧者雖闕學業可恕者也所謂千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刀之鏃不經歐冶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優游貴樂婆娑綺紈之閒不知稼穡之艱難目倦於玄黃耳疲乎鄭衛鼻饜乎蘭麝口爽於膏粱冬咨貂狐之緼麗夏縝紗縠之翩飄出驅慶封之輕軒入宴華房之粲薪飾朱翠於楹梲積無已於篋匱陳妖冶以娛心湎醺醁以沈醉行爲會飲之魁坐爲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牽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未老而憔悴雖叔麥之能辯亦奚別乎瞽瞶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爲臣然後可以爲君知爲子然後可以爲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學操刀傷割鄭喬所嘆觸情縱欲謂之非人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憂懼之勞未常經心或未免於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纖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殺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於脣吻愛惡無時暫乏毀譽括焉於耳嫌疑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設巧言交構之變干端萬緒巧笑所不能詳毫墨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眞僞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無傾巢覆車之禍乎先哲居高不敢忘危愛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僞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驅之於直道之上斂之乎檢括之中懍乎若跟掛於萬仞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遠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賓蒙遺教之福霍禹受率意之禍中山東平以好古而安燕刺由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染乎伊呂其興勃然辛癸染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異素德行之士以清苦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桓榮者強直若龔遂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閑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吳之晚年則不然焉望冠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譽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誰唯無益乃反爲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薦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豔色輕體妙手詩歌謳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勳駕議遨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精麤校彈棊樗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捨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官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光以千門萬戶爲局促以昆明太液爲淺陋笑茅茨爲不肖以土階爲朴騃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準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窗捩音讌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晝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管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坰馳輕足於嶮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艘於滉瀁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漣漪縱擢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拔潛鱗或結罝罘於林麓

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指以噬狡獸飛輕鶩以驚翔會勁弩磹狂兕長戟蹷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矣而又加之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思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寄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遠邀逸漸篤其去儒學綿乎邈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險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筭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年必當競尚儒術摶節藝文釋老莊之意（意字衍）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眞四

君道

抱朴子曰清玄剖而上浮濁黃判而下沈尊卑等威於是乎著往聖（御覽六百二十作曩聖）取諸兩儀而君臣之道立設官分職而雍熙之化隆君人者必修諸己以先四海去偏黨以平王道遣私情以標至公擬宇宙以籠萬殊眞偽既明於物外矣而兼之以自見聽受既聰於接來矣而加之以自聞儀決水以進善鈞絕絃以黜惡昭德塞違庸親昵賢使規盡其圜矩竭其方繩肆其直斤効其斲器無量表之任才無失授之用考名責實屢省勤恤樹訓典以示民極審褒貶以彰勸沮明檢齊以杜僭濫詳直枉以遑晦吝其與之也無叛理之幸其奪之也有百氏之揜匠之以六藝軌之以忠信莅之以慈和齊之以禮刑揚仄陋以伸沈抑激清流以澄臧否使物無詭道事無非分立朝牧民者不得侵官越局推轂即戎者莫敢憚危顧命悅近以懷遠修文以招攜阜百姓之財粟闡進德之廣塗杜機僞之繁務（脫一句）則明罰勑法哀敬折獄淳化洽則匿瑕藏疾五教在寬外懲多士於文武內建維城之穆屬使親疎相持尾爲身幹枝雖茂而無傷本之憂流雖盛而無背源之勢石磐岳峙式遏覬覦見三苗之傾殄則知川源之未可恃也覩翳鬱之不守則覺嚴嶮之不足賴也夫江漢猶存而強楚虜辱劒閣自如而子陽赤族四岳三塗實不一姓金城湯池未若人和守在海外匪山河也是以賢君抱有（脫字）懼不足而改過恐有餘謀當計得猶思危而弗休焉戰勝地廣猶戒盈而夕惕焉象渾穹以遐壽式坤厚以廣載運重光以表徵致遠思乎未兆資春景以嫗煦範秋霜以肅物訓諭以校同異平衡以銓群言虛己以盡下情推功以勸將來御之以術則終始可弱也整之以度則參差可齊也疑若問風之淩雪而諸下不得以輕重料焉窮若玄淵（曹寫本之前份而藝近作淵）此三字藏本但作則近）不能以少多量焉然則君之流源不窮而百僚之才力畢陳矣我之涯畔無外而彼之斤兩可限矣發號吐令則鞠若震霆之激響而不爲邪辯改其正晝法創制則炳若七曜之麗天而不以愛惡曲其情宏畧遠覃則藹若密雲之高結居貞成務則確若嵩岱之根地料倚伏於未萌之前審毀譽於巧言之口不使敦朴散於雕僞不使一體澆於二端雖能獨斷必博納乎芻蕘雖務含弘必清耳於浸潤民之飢寒則哀彼責此百姓有罪則謂之在予嘉祥之臻則念得神之祐或逢天之怒則思桑林之引咎不吝改絃於宜易之調不恥反迷於朝過之塗虎眄以警密麟跱以接疏路無擊壤之叟則羞聞和音之作民有不粒之匱則媿臨方丈之膳處飛閣之櫺天則懼役夫之勞瘁茹柔嘉之旨肥則愛敬授之失時聆管絃之宴羨則戚逸樂之有過瞻藻麗之采粲則慮賦斂之慘烈遵放勛之麤裘準衛文之大帛追有夏之卑宮識露臺之不果鑒章華之召災悟阿房之速禍誥誓則念依時之失信耽玩則覺褒姒之惑我征伐則量力度時不令百里有號泣之憤誅戮則遺情任理不使鴟夷有抱柱之魂鑒操彤之杜伯惟人立之呼豕廢嫡則戒晉獻之巨戡立庶則念劉表之殄祀蒐畋則樂失獸而得士識弛網而悅遠偏愛則慮袖蜂之謗巧飛燕之專寵獨任則悟鹿馬之作威恭顯之惡直納策則思漢祖之吐哺孝景之誅錯旨甘之進則號儀狄容悅姑息則沈欒激除蒸子之諂親放麋之仁鑒白龍以輟輕脫（脫一字）以節無饜防人彘之變於六宮之中止汗血之求於絕域之外除惡犬以遏酒酗之患市馬骨以招追風之駿軾怒虣以勸勇避螳螂以勵武聆公盧（藏本作聆虐會）之讜言容保申之正直剔腹背無益之毛攬六翮淩虛之用烹如簧以謚司原之箴折莞渚以廸梁伯之美放丹姬以弭婉孌之迷退子瑕以杜餘桃之惑藏淵中之魚操利器之柄勿憚徙薪之煩以省焦爛之費鼓廉恥之陶冶明考試之準的怒不越法以加虐喜不踰憲以

厚遺割情於所愛而有犯者無赦採善於所憎而有勞者不遺傾下（脫一字）以納忠間逆耳而不諱廣乞言於誹謗雖委抑而不距掩細瑕而錄大用忘近惡而念遠功使夫曹劌孟明有修來之効魏尙張敞立雪恥之績射鈎之賊臣著匡合之弘勳釋縛之左車吐上戈之高策則鴟梟化爲鴛鴦邪僞變成忠貞芳穎秀於斥鹵夜光起乎泥滓劍鋩載胥九功允諧西面逡巡以延師友之才尊事老叟以敦孝悌之行是以淵蟠者仰赴山棲者俯集炳蔚內弼虓闞外御政得於上而物傾於下惠發乎邇而澤邁乎遠明哲宣力於攸往黜庶讓畔於藪澤爾乃蠲滋章之法令振太和之清風蒲輪玉帛以抽丘園之俊民元凱畢集以究論道之損益減牧羊之多人反不酤之至醇張仁讓之闡杜華競之津旌義正之操弘道素之格使附德者若潛萌之悅甘雨見歸者猶行潦之赴大川黎民安之若綠葉之綴修柯左衽仰之若衆星之繫北辰是以七政不亂象於玄極寒溫不謬節而錯集四靈備覿芝華灼粲甘露淋漉以霄墜嘉穗婀娜而盈箱丹魁逐於神潢玄厲拘於廣朔百川無沸騰之異南箕謚偃禾之暴物無詭時之凋人無嗟慨之響囹圄虛陳五刑寢厝正朔所不加冕紳所不暨氊裘皮服山棲海竄莫不含歡革面感和重譯靈禽貢於彤庭瑤環獻自西極員首遠善猶氤氳之順勁風要荒承指若響亮之和絕音誠升隆之盛致三五之軌躅也故能固廟祧於閏極繁本枝乎百世矣夫根深則末盛矣下樂則上安矣馬不調造父不能超千里之迹民不附唐虞不能致同天之美馬極則變態生而傾僨惟憂矣民困則多離叛其禍必振矣可不戰戰以待旦乎可不慄慄而慮危乎人主不澄思於治亂不深鑒於亡徵雖目分百尋之秋毫耳精入音之清濁文則琳琨墮於筆端武則鉤鉛（原注居擢於指掌）心苞萬篇之誦口播濤波之辯猶無補於土崩不救乎氏解也何者不居其大而務其細溺乎下人之業而問元本之端也誠能事過乎險臨深履冰居安不忘乘奔之戒處存不廢慮亡之懼操綱領以整毛目握道數以御衆才韓白畢力以折衝蕭曹竭能以經國介一人之心（疑當作介人一心）致其果毅謀夫協思進其長筭則人主雖從容玉房之內逍遙雲閣之端羽爵腐於甘醪樂人疲於拚儛猶可以垂拱而任賢高枕以責成何必居茅茨之狹陋食薄味之大羹躬監門之勞役懷損命之辛勤然後可以惠流蒼生道洽海外哉昏惑之君則不然焉其爲政也或仁而不斷朱紫混漫正者不賞邪者不罰或苛猛慘酷或純威無恩刑過乎重不恕不逮根露基蹟危猶巢幕而自比於天日擬固於泰山謂克明俊德者不難及小心翼翼者未足筭也於是無罪無辜淫刑以逞民不見德唯戮是聞官人則以順志者爲賢擢才則以近習者爲前上宰鼎列委之母后之族專斷顧問決之阿諂之徒所揚引則遠九族外親而不簡其器幹所信仗則在於瑣才曲媚而憎乎方直所抑退則從雷同而不察之以情所寵進則任美談而不考其績用掌要治民之官御戎專征之將或貪汙以壞所在矣或營私以亂朝廷矣或懦弱以敗庶事矣或恇怯以失軍利矣終於不覺不忍熟斥猶加親委冀其晚効器小任大遂及於禍良才遠埴無援之士或披褐而朝隱或沈淪於窮否懷道括囊展力莫由陵替之災所以多有也又經典規戒弗聞弗覽玩弄褻宴是耽是務高樓觀而下道德廣苑囿而狹招納深池沼而淺恩信悅狗馬而惡蹇諤貴珠玉而賤智略豐綺紈而約惠澤緩賑濟而急聚斂勤畋弋而忽稼穡重兼并而輕民命進優倡而退儒雅厚嬖幸而薄戰士流聲色而忘庶事先酣遊而後聽斷數苦役而疎犒賜工造費好不急之器圈聚食肉靡穀之物然則危亡不可以怨天微弱不可以尤人也夫吉凶由己湯武豈一哉昔周文掩未埋之骨而天下稱其仁殷紂剖比干之心而四海疾其虐望在貞瞻毀譽尤速得失之舉不在多也凡譽重則蠻貊歸懷而不可以虛索也毀積即華夏離心而不可以言救也是以小善雖無大益而不可不爲細惡雖無近禍而不可不去也若乃肆情縱欲而不與天下共其樂故有憂莫之恤也削基傾峻而不覺下墮則上崩故傾積莫之扶也於是轡策去於我手神物假而不還力勤財匱民不堪命衆怨於下天怒於上田成盜全齊於帷幄姬昌取有二於西鄰陳吳之徒奮劒而大呼劉項之倫揮戈而颯駭雲梯乘於百雉之上皓刃交於象魏之下飛鋒內荐禁兵外潰而乃憂悲以思邇世之大賢擁篲以延巖棲之智士慕伊呂於嵩岫招孫吳於草萊拜昌言而無所思嘉筭而莫問猶大廈既燔而運水於滄海洪潦淩室而造船於長洲矣夫巍巍之稱不可驕吝搆而東嶽之封未易以恣欲修也上聖兼策載馳猶懼不逮前而庸主緩步按轡而自以爲過之或於安而思危或在險而自逸或功成治定而匪怠匪荒或綴旒累卵而不覺不寤不有辛癸之沒溺曷用貴欽明之高濟哉念茲在茲庶乎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六

臣節

抱朴子曰昔在唐虞稽古欽明猶俟群后之翼亮用臻鄰魏之成功故能熙帝之載庶績其凝四門穆穆百揆時序蠻夷無猾夏之變阿閣有鳴鳳之巢也喻之元首方之股肱雖有尊卑之殊邈實若一體之相賴也君必度能而授者備乎覆餗之敗臣必量才而受者故無流放之禍夫如影如響俯伏惟命者倫容之尸素也違令犯顏蹇蹇匪躬者安上之民翰也先意承指者佞諂之徒也匡過弼違者社稷之幀也必將伏斧鑕而正諫據鼎鑊而盡言忠而見疑誣而不得者待放可也必死無補將增主過者去之可也其動也匪訓典弗據焉其靜也匪憲章弗循焉請託無所容申繩不顧私明刑而不濫乎所根審賞而不加乎附已不專命以招權不含涕而談潔進思盡言以攻謬退念推賢而不蔽夙興夜寐慼庶事之不康也儉躬約志若策奔於薄冰也納謀貢士不宣之於口非義之利不棲之乎心立朝則以砥矢爲操居己則以羔羊爲節當危值難則忘家而不顧命擥衡執銓則平懷而無彼此儀蕭曹之指揮羨張陳之奇畫追周勃之盡忠準二鮑之直視蹈嬰弘之節儉執恬毅之守終甘此離紀炙身之分戒彼韓英失忠之禍出不辭勞入不數功歸勳引過讓以先下專誠祗慄恒若天威之在顏也宵夙虔竦有如湯鑊之在側也負荷寄託則以伊周爲師表宣力四方則以吉召爲軌儀送往視居則竭忠貞而不迴撫嬰干紀則若鷹鸇之鷙鳥雀蓄扞壘場則慕魏絳李牧之高蹤莅衆撫民則希文翁信臣之德化夫忠至者無厭一以爲國況懷智以迷上乎義督者滅祀而無憚況黜辱之敢辭乎故能保勞貴以顯親託灵哉於輿歌昆吾彝器能者鐫勳皐陶后稷亦何人哉

抱朴子曰人臣勳不弘則恥俸祿之虛厚也績不茂則羞爵命之妄高也履信思順天人攸贊畏盈居謙乃終有慶舉足則蹈道度抗手則奉繩墨褒崇雖淹留而悔辱亦必遠矣若夫損上以附下（疑當作損下以附上）廢公以營私阿媚曲從以水濟水君舉雖謬而諂笑贊善數進玩好陷主於惡巧言毀政令色取悅上蔽人主之明下杜進賢之路外結出境之交內樹背公之黨雖才足飾非言足文過專威若趙高擅朝如董卓未有不身膏劍鋒家糜湯火者也然而愚瞽舍正即邪違真倡僞親覽傾僨不改其軌殃禍之集匪降自天也

抱朴子曰臣喻股肱則手足也履冰執熱不得辭焉是以古人方之於地掘之則出水泉樹之則秀百穀生者立焉死者入焉功多而不望賞勞瘁而不敢怨皆識斯術保己之要也

抱朴子曰臣職分則治統廣則多滯非賁獲之壯不可以舉兼人之重非萬夫之特不可以總異言之局韓侯所以罪侵冒之典子元所以懼不勝之禍也若乃才力絕倫文武兼允人有腹心之高算出有折衝之遠畧雖事殷而益舉兩循而俱濟舍之則彝倫斁委之而無其人者兼之可也非此器也宜自忖引轅若載重拙不及矣常人貪榮不慮後患身既傾溺而禍逮君親不亦哀哉人皆辭斧斤所未聞而莫讓攝官所不堪嗟乎陳季所以作戒於力以而子房所以高蹈於挹盈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良規

抱朴子曰翔集而不擇木者必有離罻之禽矣出身而不料時者必有危辱之士矣時之得也則飄乎猶應龍之覽景雲時之失也則蕩然若巨魚之枯崇陸是以智者藏其器以有待也隱其身而有爲也若乃高巖將實非細縷所綴龍門沸騰非物壤所遏則不苟且於乾沒不投險於僥倖矣

抱朴子曰周公之攝王位伊尹之黜太甲霍光之廢昌邑孫綝之迫少帝謂之合道用權以安社稷然周公之放逐狼跋流言載路伊尹終於受戮大霧三日霍光幾於及身家亦尋滅孫綝桑蔭未移首足異所皆笑者未絕而號咷已及矣去危而不持安用彼相乎臣七人無道可救致令王莽之徒生其姦變外引舊事以飾非內包豺狼之禍心由於伊霍基斯亂也將來君子宜深鑒茲矣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誥已見貶抑況乃退主惡其可乎此等皆計行事成徐乃受殃者耳若夫陰謀始權而貪人賣之赤族殄祀而他家封者亦不少矣若有姦佞翼成驕亂若桀之干辛推哆（原注尺氏切張口也）紂之崇侯惡來厲之黨也改皆忠良不亦易乎除君側之衆惡流凶族於四裔擁兵持壇直道守法厲操柯斧正色拱繩明賞必罰有犯無赦官賢任能唯忠是與事無專擅請而後行若有違謬據理正諫戰戰兢兢不忘恭敬使社稷永安於上已身無患於下功成不處乞骸告退高選忠能進以自代不亦綽有餘裕乎何必奪至尊之璽紱危所奉之見主哉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功蓋世者不賞威震主者身危此徒戰勝攻取勛勞無二者且猶烏盡而弓棄兔訖而犬烹況乎廢退其君而欲後主之愛己是奚異夫爲人子而舉其所生捐之山谷而取他人養之而云我能爲伯瑜會參之孝但吾親不中奉事故棄去之雖曰享三牲昏定晨省豈能見憐信邪霍光

之徒雖當時增班進爵賞賜無量皆以計見崇豈斯人之誠心哉夫納棄妻而論前壻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自然情也故樂羊以安忍見疏而秦西以過厚見親而世人誠謂湯武爲是而伊霍爲賢此乃相勸爲逆者也又見廢之君未必悉非也或輔翼少主作威作福罪大惡積慮於爲後患及尚持勢因而易之以延近局之禍規定策之功計在自利未必爲國也取威既重殺生決口見廢之主神器去矣下流之罪莫不歸焉雖知其然孰敢形言無東牟朱虛以致其計無南史董狐以證其罪將來今日誰又理之獨見者乃能追覺桀紂之惡不若是其惡湯武之事不若是其美也方策所載莫不尊君卑臣强幹弱枝春秋之義天不可讎大聖著經資父事君民生在三奉之如一而許廢立之事開不道之端下陵上替難以訓矣俗儒沈淪鮑肆困於詭辯方論湯武爲貪馬肝以彈斯事者爲不知權之爲變貴於起善而不犯順不謂反理而叛義正也而前代立言者不折之以大道使有此情者加夫立剡鋒之端登方崩之山非所以延年長世遠危之術雖策命暫隆弘賞暴集無異乎犧牛之被紱繡淵魚之愛莽麥渴者之資口於雲日之酒飢者之取飽於鬱肉漏脯也而屬筆者皆共褒之以爲美談以不容誅之罪爲知變使人於悒而永慨者也或誅余以此言爲傷聖人必見譏貶余答曰舜禹歷試內外然後受終文祖雖有好傷聖人者豈能傷哉昔嚴延年廷奏霍光爲不道于時上下肅然無以折也況吾爲世之誠無所指斥何慮乎常言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時難

抱朴子曰盡節無隱者可爲也若夫使言必納而身必安者須時何時之否也夫姦凶之徒妬所不逮擁上抑下惡直醜正憂畏公方之彈擊邪枉是以務除勝己以紓其誅明主不世而出庸君迷於皂白既不能受用忠益或乃宣泄至言於是弘恭石顯之徒飾巧辭以搆象似假至公以售私姦今獻長生之術者反獲立死之罪進安上之計者旋受危身之禍故曰非言之難也談之時難也夫以賢說聖猶未必即受故伊尹干湯至於七十也以智告愚則必不入故文王諫紂終於不納也言不見信猶之可也若乃李斯之誅韓非龐涓之刖孫臏上官之毀屈平表盎之中晁錯不可勝載也爲臣不易豈一塗也哉蓋往而不反者所以功在身後而藏器俟時者所以百無一遇高勳之臣曠代而一有陷冰之徒委積乎史策悲夫時之難遇也如此其甚哉由茲以言吾知渭濱呂尚之儔嚴閔傅說之屬懷其王佐之器抱其邈世之材秉竿擁築老死於庸兒之伍而遂不遭文王高宗者必不嘗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官理

抱朴子曰騄駬之騁逸迹由造父之御也禹稷之序百揆遭唐虞之主也故能不勞而千里至揖讓而頌聲作若乃臧獲之乘騏驥殷辛之臨三仞欲長驅輕駕則轡急轅逼欲盡規竭忠則禍如發機所以車傾於險塗國覆而不振也故良駿敗於拙御智士蹶於闇世仲尼不能止魯侯之出晏嬰不能遏崔杼之亂其才則是主則非也夫君猶器也臣猶物也器小物大不能相受矣鬐孺背千金而逐蛺蝶越人棄八珍而甘盡瓢即患不賞好又病不識惡矣夫不用則雖珍而不貴矣莫與則傷之者必至昔衛靈聽聖言而數驚秦孝聞高談而睡寐而欲緝隆平之化收良能之勳猶却行以逐馳適楚而首燕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

務正

抱朴子曰南溟引朝宗以成不測之深玄圃崇本石以致極天之峻大夏淺霄賴群橑之積輪曲轅直無可闕之物故元凱之佐登而格天之化洽折衝之才周則逐鹿之姦寢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衛靈所以離驕恣而不危也衆力并則萬鈞不足舉也群智用則庶績不足康也故繁足者死而不弊多士者亂而不亡然劒戟不長於縫緝錐鑽不可以擊斷牛馬不能吠守雞犬不任駕乘役其所長則事無廢功避其所短則世無棄材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一

貴賢

抱朴子曰舍輕舟而涉無涯者不見其必濟也無良輔而羨隆平者未聞其有成也鴻鵠之凌虛者六翮之力也淵蚓之天飛者雲霧之借也故招賢用才者人主之要務也立功立事者髦俊之所思也若乃樂治定而忽智士者何異欲致遠塗而棄騏驥哉夫拔巨園之否滯舉遺漏之幽人職盡其才祿稱其功者君所以待賢者也勤夙夜之在公竭心力於百揆進善退惡知無不爲者臣所以報知己也世有隱逸之民而無獨立之主者士可以嘉遁而無憂君不可以無臣而致治是以傅說呂尚不汲汲於聞達者道德備則輕王公也而殷高周文乃夢想乎得賢者建洪勳必須良佐也患於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不識稼穡之艱難不知憂懼之何理承家繼體蔽乎崇替所急在乎侈靡至務在乎游晏殷于畋獵湎于酣樂聞淫聲則驚駭見鹽色則改視役聰用明止此二事鑒澄人物不以經神唯識玩弄可以悅心志不知奇士可以安社稷犀象珠玉無足而至自萬里之外定領之器能行而溢乎四境之內二豎之疾既據而募良醫棟橈之禍已集而思謀夫何異乎火起乃穿井覺飢而占田哉夫庸隸猶不可以不拊循而卒盡其力安可以無素而暴得其用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任能

或曰尾大於身者不可掉臣賢於君者不可任故口不容而強吞之者必哽才非匹而安仗之者見輕抱朴子曰詭哉言乎昔者荊子總角而攝相事實賴二十五老臻乎惠康子蹙起家而治大邦實由勝己者多而招其弘益齊桓殺兄而立鳥獸其行被髮尋酒婦閭三百委政仲父遂爲霸宗夷吾既終禍亂亟起魯用季子二十餘年內無粃政外無侵削人之亡沒殄瘁嚮集豈非才所不遠其功如彼自任其事其禍如此乎漢高決策於玄幄定勝乎千里則不如良平治兵多而益善所向無敵則不如信布兼而用之帝業克成故疾步累趨未若託乘乎逸足尋飛逐走未若假伎乎鷹犬夫勁弩難彀而可以摧堅逮遠大舟難乘而可以致重濟深猛將難御而可以折衝拓境高賢難臨而可以敘彝倫昔魯哀庸主也而仲尼上聖不敢不盡其節齊景下才也而晏嬰大賢不敢不竭其誠豈有人臣當與其君校智力之多少計局量之優劣必須堯舜乃爲之役哉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恥令其君不及唐虞此亦達者之用心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欽士

抱朴子曰由余在戎而秦穆惟憂楚殺得臣而晉文乃喜樂毅出而燕墟種蠡入而越霸破國亡家失士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挫元寇之銳況於坐之於朝廷乎干木之隱猶退踐境之攻況於置之於端右乎郅都之象使勁虜振慴孔明之尸猶令大國寢鋒以此禦侮則地必不侵矣以此率師則主必不辱矣是以明主旅束帛於窮巷揚滯羽於瘁林飛翹車於河梁闢四門而不倦不吝金璧不遠千里不憚屈己不恥卑辭而以致賢爲首務得士爲重寶舉之者受上賞蔽之者爲竊位故公且執贄於白屋秦邵事未詳舊寫本作秦昭拜昌於張生鄒子涉境而燕君擁篲莊周未食而趙惠竦立晉平藏本作文從舊寫本改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齊任之藏本作仮之今從舊寫本造稷丘雖頻繁而不辭其勞楚王受笞於保申雖簡去甲於公盧彼雖降高抑滿以貴下賤終亦幷日以遠其明假耳以廣其聰龍騰虎躍宜其然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用刑

抱朴子曰莫不貴仁而無能純仁以致治也莫不賤刑而無能廢刑以整民也咸云明后御世風向草偃道洽化醇安所用刑余乃論之曰夫德教者黼黻之者也豈徒有之者重無之者輕而已哉柳惠之墓猶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御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故仁者養物之器刑者懲非之具我欲利之而彼欲害之加仁無悛非刑不止刑爲仁佐於是可知也譬存玄胎息呼吸吐納含景內視熊經鳥伸者長生之術也然艱而且遲爲者尠成能得之者萬而一焉病篤痛甚身困命危則不得不攻之以鍼石治之以毒烈若廢和鵲之方而慕松喬之道則死者衆矣仁之爲政非爲不美也然黎庶巧僞趨利忘義若不齊之以威糾之以刑遠羨義農之風則亂不可振其禍深大以殺止殺豈樂之哉八卦之作窮理盡性明罰用獄著於噬嗑繫以徽纆存乎習坎然用刑其然尚矣逮於斬轅聖德尤高而躬親征伐至於百戰殭尸涿鹿流血阪泉猶不能使時無叛逆載戢干戈亦安能使百姓皆良民不犯罪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唐虞之盛象天用刑竄殛放流天下乃服漢文玄默比隆成康猶斷四百鞭死者多夫匠石不舍繩墨故無不直之木明主不廢戮罰故無陵遲之政也蓋天地之道不能純仁故青陽闡陶育之和素秋厲肅殺之威融風扇則枯瘁摧藻白露凝則繁英彫零是以品物阜焉歲功成焉溫而無寒則蠕動不蟄根植冬榮寬而無嚴則姦宄並作利器長守故明賞以存正必罰以閑邪勸沮之器莫此之要觀民設教濟其寬猛使懦不可狎剛不傷恩五刑之罪至于三千是繩不可曲也司寇行刑君爲不舉是法不可廢也繩曲則姦回萌矣法廢則禍亂滋矣亡國非無令也患於令煩而不行敗軍非無禁也患於禁設而不止故衆愚彌蔓而下黷其上夫賞貴當功而不必重罰貴得罪而不

必酷也鞭朴廢於家則僮僕怠惰征伐息於國則群下不虔愛待敬而不敗故制禮以崇之德須威而久立故作刑以肅之班倕不委規矩故方圓不戾於物明君不釋法度故機詐不肆其巧唐虞其仁如天而不原四罪姬公友于兄弟而不赦二叔仲尼之誅正卯漢武之殺外甥垂淚惜法蓋不獲已也故誅一以振萬損少以成多方之髡髮則所利者衆比於割疽則所全者大是以灸刺慘痛而不可止者以痊病也刑法凶醜而不可罷者以救弊也六軍如林未必皆勇排鋒陷火人情所憚然恬顏以勸之則投命者尠斷斬以威之則莫不奮擊故役歡笑者不及叱咤之速用誘悅者未若刑戮之齊是以安于威深谷而嚴其法衛子疾弃灰而峻其辟夫以其所畏禁其所翫峻而不犯全民之術也明治（藏本脫治字從舊寫本補）病之術者杜未生之疾達治亂之要者遏將來之患若乃以輕刑禁重罪以薄法衛厚利陳之滋章而犯者彌多有似穿穽以當路非仁人之用懷也善爲政者必先端此以率彼治親以整疏不曲法以行意（舊寫本作惠）必有罪而無赦若石碏之割愛以威親晉文之忍情以斬頡故仁者爲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轡策脂粉非體中之至急而轡策須臾不可無也肅恭少怠則慢惰已至威嚴暫弛則群邪生心當怒不怒姦臣爲虎當殺不殺大賊乃發水久壞河山起咫尺尋木干丈始于毫末鑽燧（意林作燧藏本作所從意林改）之火勺水可（藏本作所從意林改）滅鵠卵未孚指掌可縻（藏本作之所縻從意林改）及其乘衝飈而燎巨野奮六羽以淩朝霞則雖智勇不能制也故明君治難於其易去惡於其微不伐善以長亂不操柯而猶豫焉然則刑之爲物國之神器君所自執不可假人猶長劍不可倒捉巨魚不可脫淵也乃崇替之所由安危之源本也田常之奪齊六卿之分晉趙高之弒秦王莽之篡漢履霜逮冰由來漸矣或永歎於海濱或付心乎望夷禍延宗祧作戒將來者由乎慕虛名於往古忘實禍於當已也

或人曰刑辟之興蓋存叔世立人之道雅仁與義我清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烹鮮之戒不欲其煩寬以愛人則得衆悅以使人則下附故孟子以體仁爲安揚子雲謂申韓爲屠宰夫繁策急轡非造父之御嚴刑峻罰非三五之道故有虞手不指揮巳不煩言恭巳南面而治化雍熙矣宓生政以率俗彈琴詠詩身不下堂而漁者宵肅矣必能厚惠薄斂敕之握滯舉賢任才勸穡省用招攜以禮懷遠以德陶之以成均治之以庠序化上而興善者必若靡草之逐驚風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滌輕塵朝有德讓之群后野無犯禮之軌躅闔上可以虛蕪楚革可以永格何必賞罰可以爲國乎抱朴子荅曰易稱明罰敕法書有哀矜折獄爵人於朝刑人於市有自來矣豈從叔世多仁則法不立威寡則下侵上夫法不立則庶事汨矣下侵上則逆節明矣至醇既澆於三代大樸又散於秦漢道衰於嗜昔俗薄乎當今而欲結繩以整姦欺不言以化狡猾委轡策而乘奔馬於險塗舍柁櫓而汎虛舟以淩波（意林作於江海）盤旋以逐走盜損讓以救災火斬晁錯以却七國舞干戈以平赤眉未見其可也蓋三皇步而五常驟霸王以來載馳載驅當其獘也吏欺民巧寇盜公行髡鉗不足以懲無恥族誅不能以禁覬覦重目以廣視累耳以遠聽抗燭以理滯事焦心以息姦源而猶市朝有呼嗟之音邊鄙有不聞之枉作威作福者或發乎瞻視之下凶家害國者或搆乎蕭牆之內而欲以太昊之道治偷薄之俗以畫一之歌救鼎湯之亂非識因革之隨時明損益之變通也所謂刻舟以摸遺劒參天而射五步攢犀兕之甲以涉不測之淵袗却寒之裘以禦鬱隆之暑踵之解結頤之搔背其爲憒憒（藏本作憒憒從舊寫本改）莫此之劇矣但當先令而後誅得情而勿喜使伯氏無怨於失邑虞芮知恥而無訟耳若強暴掩容操繩而不憚誘於含垢草蔓而不除恃藏疾之大言忘育之近急何異焦喉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於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禍脫淪水之害哉世人薄申韓之實事嘉老莊之誕談然而爲政莫能錯刑殺人者原其死傷人者赦其罪所謂土梓瓦哉無救朝飢者也道家之言高則高矣用之則弊遼落迂濶譬猶干將不可以縫線巨象不可使捕鼠金舟不能凌陽侯之波玉馬不任騁千里之迹也若行其言則當燔桎梏隳囹圄罷有司減刑書鑄干戈平城池散府庫毀符節撤關梁掊衡量膠離朱之目塞子野之耳汎然不繫反乎天牧（舊寫本作放）不訓不營相忘江湖朝廷闕爾若無人民則至死不往來可得而論難得而行也俗儒徒聞周以仁興秦以嚴亡而未覺周所以得之不純仁而秦所以失之不獨嚴也昔周用肉刑刖足劓鼻盟津之令後至者斬畢力賞罰晳有孥戮考其所爲未盡仁也及其叔世閭法翫文人主苛虐號令不出宇宙禮樂征伐不復由己群下力競還爲長蛇伐本塞源毀冠裂冕或沈之於漢或流之於炎失柄之敗由於不嚴也秦之初與官人得才術鞅由余之徒式法於內白起王翦之倫攻取於外兼弱攻昧取威定霸吞噬四鄰咀嚼羣雄拓地攘戎龍變虎視實賴明賞必罰以基帝業降及杪季驕於得意窮奢極泰加之以威虐築城萬里離宮千餘鍾鼓女樂不徙而具驪山之役太半之賦閭左之戍坑儒之酷北擊獫狁（獫狁虛檢切）南征百越暴兵百萬動數十年天下有生離之哀家戶懷怨嚬之歎自骨成山虛祭布野徐福出而重號哦之雖趙高入而屯犴狼之黨天下欲反十室九空其所以亡豈由嚴刑此爲秦以嚴得之非以嚴失之也且刑由刃也巧人以自成拙者以自傷爲治國有道而助之以刑者能令慝僞不作凶邪改志若網絕網紊得罪子天用刑失理其危必速亦猶水火者所以活人亦所以殺人存乎能用之與不能用夫癥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術者雖圖老彭之壽也姦黨實繁而不嚴彈違之制者未見其長世之福也但當簡

于張之徒任以法理世疑選趙陳之屬委以案劾明主留神於上忠良盡誠於下見不善則若鷹鸇之搏鳥雀覩亂萌則若薙原注他計切田之芟蕪蔵原注於慶切賞不謬加而誅戮不失罪則太平之軌不足廹令而不犯可庶幾廢刑致治未敢謂然也

或曰然則刑罰果所以助教興善式遏軌忒也若夫古之肉刑亦可復與抱朴子曰曷爲而不可哉昔周用肉刑積祀七百漢氏廢之年代不如至於改以鞭笞大多死者外有輕刑之名內有殺人之實也及於犯罪上不足以至死則其下唯有徒謫鞭杖或遇赦令則身無損且髡其更生之髮翹其方愈之創殊不足以懲次死之罪今除肉刑則死罪之下無復中刑在其閒而次死罪不得不止於徒謫鞭杖是輕重不得不疑適也又犯罪者希而時有耳至於殺之則恨重而鞭之則恨輕犯此者爲多今不用肉刑是次死之罪常不見治也今若自非謀反大逆惡子君親及用軍臨敵犯軍法者及手殺人者以肉刑代其死則亦足以懲示凶人而刑者猶任坐役能有所爲又不絕其生類之道而終身殘毀百姓見之莫不寒心亦足使未犯者肅慄以彰示將來乃過於殺人殺人非不重也然辜之三日行埋弃之不知者衆不見者多也若夫肉刑者之爲摽戒也多昔魏世數議此事諸碩儒達學洽通殷理者咸謂宜復肉刑而意異者駁之皆不合也魏武帝亦以爲然直以二陸未宥遠人不能統至理者卒閣中國刖人肢體割人耳鼻便當望風謂爲酷虐故且權停以須四方之幷耳通人揚子雲亦以爲肉刑宜復也但廢之來久矣坐而論道者未以爲急耳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審舉

抱朴子曰華霍所以能崇極天之峻者由乎其下之厚也唐虞所以能臻巍巍之功者實賴股肱之良也雖有孫陽之手而無騏驥之足則不得致千里矣雖有稽古之才而無宣力之佐則莫緣凝庶績矣人君雖明並日月神鑒未兆然萬機不可以獨統曲碎不可以親總必假目以遐覽借耳以廣聽誠須有司是庶是贊故聖君藏本脫君字從舊寫本補英不根心招賢以舉才爲首務施玉帛於丘園馳翹車於巖藪勞於求人逸於用能上自槐棘降逮皁隸論道經國莫不任職恭己無爲而治平刑措而化洽無外萬邦咸寧設官分職其猶構室一物不堪則崩橈之由也然未貢舉之士格以四科三事九列是之自出必簡標穎拔萃之俊而漢之末葉桓靈之世柄去帝室政在姦臣網漏防潰風頹教沮抑清德而揚諂媚退履道而進多財力競成俗苟得無恥或輸自售之寶或賣要人之書或父兄貴顯望門而辟命或低頭屈膝積習而見收或賣以下五句藏本有脫誤從意林改補夫銓衡不平則輕重錯謬斗斛不正則少多混亂繩墨不陳則曲直不分準格傾側則滓雜實繁以之治人則虐暴而狡貪受取稅斂以補買官之費立之朝廷則亂劇於棼絲引用鴛鴦以爲黨援而望風向草偃庶事之康何異懸瓦礫而責夜光絃不調而索清音哉何可不澄濁飛沈沙沐臧否嚴試對之法峻貪夫之防哉殄瘁攸階可勿畏乎古者諸侯貢士適者謂之有功有功者增班進爵貢士不適者謂之有過有過者黜位削地猶復不能令詩人謚大車素餐之刺山林無伐檀置兔之賢況舉之無非才之罪受之無負乘之患衡量一失其格多少安可復損乎夫孤立之翹秀藏器以待賈瑣碌之輕薄人事以邀速夫唯待價故頓淪於窮瘁矣夫唯邀速故佻竊而騰躍矣蓋烏鳶屯飛刖鴛鳳幽集狡狼當路則麒麟退遁舉善而教則不仁者遠矣姦僞

榮顯則英傑潛逝高概恥與闒茸爲伍清節羞入簒
養之貫舉任並謬則群賢括囊群賢括囊則凶邪相
引凶邪相引則小人道長小人道長則榛杌比肩頌
聲所以不作怨嗟所以嗷嗷也高幹長材恃能勝已
屈伸黜語聽天任命窮通得失委之自然亦焉得不
墮多黨者之後而居有力者之下乎逸倫之士非禮
不動山峙淵渟知之者希馳逐之徒蔽而毀之故思
賢之君終不知奇才之所在懷道之人願效力而莫
從雖抱稷禹之器資邈世之量遂沈滯詣死不得登
敘也而有黨有力者紛然鱗萃人乏官曠致者又美
亦安得不拾掇而用之乎靈獻之世闒官用事群姦
秉權危害忠良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舉於下
夫選用失於上則牧守非其人矣貢舉輕於下則秀
孝不得賢矣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
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又云古人
欲達勤誦經今世圖官免治生蓋疾之甚也于時懸
爵而賣之猶列肆也爭津者買之猶市人也有直者
無分而徑進空拳者望途而收迹其貨多者其官貴
其財少者其職卑故東園積賣官之錢崔烈有銅臭
之嗤上爲下傚君行臣甚故阿佞幸獨談親容桑梓
議主（故阿以下數字何有脫字）中正吏部並爲魁儈各責其估清
貧之士何理有望哉是既然矣又邪正不同譬猶冰
炭惡直之人憎於非黨刀尺顛倒者則恐人之議已
也達不由道者則患言論之不美也乃共搆合虛誣
中傷清德瑕累橫生莫敢救拔於是曾閔獲商臣之
謗孔墨蒙盜跖之垢懷正居貞者填笮乎泥滓之中
而狡猾巧僞者軒翥乎虹霓之際矣而凡夫淺識不
辯邪正謂守道者爲陸沈以履徑者爲知變俗之隨
風而動逐波而流者安能復身於德行苦思於學問
哉是莫不棄檢括之勞而赴用賂之速矣斯誠有漢
之所以傾來代之所宜深鑒也或曰吾子論漢末貢
舉之事誠得其病也今必欲戒既往之失避傾車之
路改有代之絃調防法翫之或變令濮上巴人反安
樂之正音膝理之疾無退走之滯患者豈有方乎士
有風姿豐偉雅望有餘而懷空抱虛幹植不足以貌
取之則不必得賢徐徐先試則不可倉卒將如之何
抱朴子荅曰知人則哲上聖所難今使牧守皆能審
良才於未用保性履之始終誠未易也但共遣其私
情竭其聰明不爲利慾動不爲屬託屈所欲舉者必
澄思以察之博訪以詳之修其名而考其行校同異
以備虛飾令親族稱其孝友邦閭歸其信義嘗小仕
者有忠清之効治事之幹則寸錦足以知巧刺鼠足
以觀勇也又秀孝皆宜如舊試經荅策防其罪（罪疑作過）
（舊寫本罪字空白）對之姦當令必絕其不中者勿署吏加罰
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
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原注巨淋切）而舉
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
舉與舉者同罪（蘇本與字在舉者下今從舊寫本）今試用此法治一
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以知天下貢舉不
精之久矣過此則必多修德而勤學者矣又滿居職
其犯公坐者以法律從事其以貪濁贓汙爲罪不足
至死者刑竟及過赦皆宜禁錮終身輕者二十年如
此不廉之吏必將化爲夷齊矣若乃臨官受取金錢
山積發覺則自慟得了免退則旬日復用者曾史亦
將變爲盜跖矣如此則雖貢士皆中不辭於官長之
不良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
政事之才乎抱朴子荅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
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
堉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
頑夫之筆故披洪範而知箕子有經世之器覽九術
而見范生懷治國之略省夷吾之書而明其有撥亂
之幹覩不害之文而見其精霸王之道也今孝廉必
試經無脫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閣蔽
也良將高第取其膽武猶復試之以策況文士乎假
令不能必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
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

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若使海內畏妄舉之失凡人息
僥倖之求背競逐之末歸學問之本儒道將大興而
私貨必漸絕奇才可得而役庶官可以不曠矣或曰
先生欲急貢舉之法但禁錮之罪苛而且重懼者甚
衆夫急轡緊策伯樂所不爲密防峻法德政之所恥
抱朴子曰夫骨填肉補之藥長於養體益壽而不可
以救喝溺之急也務寬含垢之政可以蒞敦御朴而
不中以拯衰弊之變也虎狼見逼不揮戈奮劒而彈
琴詠詩吾未見其身可保也燎火及室不奔走灌注
而揖讓盤旋吾未見其焚之自息也今與知欲賣策
者論此是與跖議捕盜也
抱朴子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
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
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
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
之事亦不偏廢也惟以其土字褊於中州故人士之
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
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吳士初附其貢士見偃以
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
儒業衰於在昔也此乃見同於左衽之類非所以別
之也且夫君子猶愛人以禮況爲其愷悌之父母邪
法有招患令有損化其此之謂也今貢士無復試者
則必皆修飾馳逐以競虛名誰肯復開卷受書哉所
謂饌之適足以敗之者也自有天性好古心悅藝文
學不爲祿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學精而不
仕徇乎榮利者萬之一耳至於甯越倪寬黃霸之徒
所以強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
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
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取富貴之道幸有易於學
者而復素無自然之好豈肯復空自勤苦執灑埽爲
諸生遠行尋師問道者乎兵興之世武貴文寢俗人
視儒士如僕虜見經誥如芥壤者何哉由於榮名背
乎此也夫不用譬猶售章甫於夷越徇詩蛇於華夏

矣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則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

抱朴子曰才學之士堪秀孝者已不可多得矣就令其人若如桓靈之世舉吏不先以財貨便安臺閣主者則雖諸經兼本解於問無不對猶見誣枉使不得過矣常追恨于時執事不重爲之防余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足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絕當荅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樂矣案四科亦有明解法令之狀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而小吏多頌而使之決獄無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憤憤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敘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五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眞七

交際

抱朴子曰余以朋友之交不宜浮雜（藏本作雜浮從意林乙轉）而不心揚雄（藏本作揚雲從意林改）攸讚故雖位顯名美門齊年敵而趨舍異規業尚乖互者未嘗結焉或有矜其先達步高覬遠或遺忽陵遲之舊好或簡弃後門之類味或取人以官而不論德其不遭知己零淪丘園者雖才深智遠操清節高者不可也其進趨偶合位顯官通者雖面牆庸瑣必及也如此之徒雖能令壤蟲雲飛斥鷃奔天手捉刀尺口爲禍福得之則排冰吐華失之則當春彫悴余代其踧踖恥與共世窮之與達不能求也然而輕薄之人無分之子曾無疾非俄然之節星言宵征守其門廷翕然詔笑畢辭悅色提壺執贄時行索媚勤苦積久猶見嫌拒乃行因託長者以搆合之其見受也則踊悅過於幽繫之遇赦其不合也則懊悴劇於喪病之逮己也通塞有命道貴正直否泰付之自然津塗何足多咨嗟乎細人豈不鄙哉人情不同一何遠邪每爲慨然助彼善之昔莊周見惠子從車之多而弃其餘魚余感俗士不汲汲於攀及至也瞻彼云云馳騁風塵者不懋建德業務本求己而偏徇高交以結朋黨謂人理莫此之要當世莫此之急也以嶽峙獨立者爲濫客疏拙以奴顏婢睞（原注來去聲）者爲曉解當世風成俗習莫不逐末流遁迷往可慨者也或有德薄位高器盈志溢聞財利則驚掉見奇士則坐睡繼縷杖策被褐負笈者雖文豔相雜學優融玄同之埃芥不加接引若夫程鄭王孫羅裒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玉者雖筆不集札莪蒿不辨爲之倒屣吐食握髮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無柯無以爲國家流穢濁於四裔投界於有北彼（藏本作投負人於北波今從盧本）雖赫奕刀尺波乎（有脫文）勢力足以移山拔海吹呼能令泥象登雲造其門庭我則未暇也而多有下意怡顏俯匍膝進求交於若人以圖其益悲夫生民用心之不鈞何其遠邈之不肖也哉余所以同生聖世而抱困賤本後顧而不見者今皆追瞻而不及豈不有以乎然性苟不堪各從所好以此存亡予不能易也或又難曰時移世變古今別務行立乎已名成乎人金玉經於不測者託於輕舟也靈烏萃於玄霄者扶搖之力也芳蘭之芬烈者清風之功也屈士起於丘園者知己之助也今先生所交必清澄其行業所厚必沙汰其心性子然隻跱失弃名蔽結讎一世招怨流俗豈合和光以籠物同塵之高義乎若比智而交則自屋不降公旦之貴若鈞才而遊則尼父必無入室之客矣（藏本此下提行案文提行者非）抱朴子曰吾聞詳交者不失人而泛結者多後悔故曩哲先擇而後交不先交而後擇也子之所論出人之計也吾之所守退士之志也子云玉浮烏高皆有所因誠復別理一家之說也吾以爲寧作不載之寶不飛之鵬不飈之蘭無黨之士亦（疑當有何字）有損於夜光之質垂天之大含芳之卉不朽之蘭乎且夫名多其實位過其才處之者猶勞免於禍辱交之者何足以爲榮福哉由茲論之則交彼而遇者雖得達不足貴芘之而誤者譬如蔭朽樹之被笮也彼尚不能自止其顛蹙亦安能救我之碎首哉吾聞大丈夫之自得而外物者其於庸人也蓋逼迫不獲已而與之形接雖以千計猶蚤蝨之積乎衣而贅疣之攢乎體也失之雖以萬數猶飛塵之去嵩岱鄧林之墮朽條耳豈以有之爲益無之覺損乎且夫朋友也者必取乎直諒多聞拾遺斥謬生無請言死無託辭終始一契寒暑不渝者然而此人良未易得而或默語殊塗或恰愛異心或盛合衰離或見利忘信其處今也譬猶翕魚之結侶冰炭之同器欲其久合安可得哉夫父子天性好惡宜鈞而子政子駿平論異隔南山伯奇辯訟有無面別心殊其來尚矣總而混之不亦難哉世俗之人交不論志逐名趨勢熱來冷去見過不改視迷不救有利則獨專而不相分有害則苟免而不相恤或事便則先取而不讓值機會則賣彼以安此凡如是則有

不如無也天下不爲盡不中交也率於爲益者寡而生累者衆知人之明上聖所難而欲力厲近才短於鑒物者務廣其交又欲使悉得可與經夷險而不易情歷危苦而相負荷者吾未見其可多得也雖搜琬琰於培塿之上索鸞鳳乎鵠鶵之巢未爲難也吾亦豈敢謂藍田之陽丹穴之中爲無此物哉亦直言其稀已矣夫操尚不同猶金沈羽浮也志好之乖次猶火升而水降也苟不可同雖造化之靈大塊之匠不可使同也何可強乎余所稟訥騃（藏本作淪稟訥騃今從盧本）加之以天挺篤嬾諸戲弄之事彈棊博弈皆所惡見及飛輕走迅遊獵傲覽咸所不爲殊不喜嘲褻凡此數者皆時世所好莫不躭之而余悉闕焉故親交所以尤遠也加以挾直好吐忠藎藥石所集甘心者尠又欲勉之以學問諫之以馳競止其擕蒲節其沈湎此又常人所不能悅也毀方瓦合違情偶俗人之愛力甚所不堪而欲好日新安可得哉知其如此而不辯（盧本作便）改之可不謂之闇於當世拙於用大乎夫交而不卒合而又離則兩受不弘之名俱失克終之美夫厚則親愛生焉薄則嫌隙結焉自然之理也可不詳擇乎爲可臨觴拊背執手須臾欲多其數而必其全吾所懼也或曰然則都可以無交乎抱朴子荅曰何其然哉夫畏水者何必廢舟楫忌傷者何必棄斧斤交之爲道其來尚矣天地不交則不泰上下不交即乖志夫不泰則二氣隔并矣志乖則天下無國矣然始之甚易終之竟難（藏本作寬難盧本如此疑作寔難）患乎所結非其人敗於爭小以忘大也易美金蘭詩詠百朋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切思三益大聖所嘉門人所以增親惡言所以不至管仲所以免誅戮而立霸功子元所以去亭長而驅朱軒者交之力也單絃不能發韶夏之和音孑色不能成袞龍之璋爓一味不能合伊鼎之甘獨木不能致鄧林之茂玄圃極天蓋由衆石之積南溟浩瀁實須群流之赴明鏡舉則傾冠見矣義和照則曲影覺矣檃括修則枉刺之疾消矣良友結

則輔仁之道弘矣遠者知其然也所企及則必簡乎勝己所降結則必料乎同志其處也則講道進德其出也則齊心比翼否則釣魚釣之業泰則協經世之務安則有以精義危則有以相恤恥令譚青專面地之篤不使王貢擅彈冠之美夫然故交道可貴也然有脫文盧本補盧字未知是否實未易知勢利生去就積（積字從盧本補）毀壞刎頸之契漸漬釋膠漆之堅於是有忘素情之網（盧本作惆）歎或睢（原注五胥音責）而不思遂令元伯巨卿之好獨著於昔張耳陳餘之變屢搆於今推往尋來良可歎也夫梧禽不與鴟梟同枝麟虞不與豺狼連群清源不與濁潦混流仁明不與凶闇同處何者漸染積而移直道暴迫則生害也或人曰敢問全交之道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君子交絕猶無惡言豈肯向所異辭乎殺身猶以許友豈名位之足競乎善交狎而不慢和而不同見彼有失則正色而諫之告我以過則速改而不憚不以忤彼心而不言不以逆我耳而不納不以巧辨飾其非不以華辭文其失不形同而神乖不匿情而口合不面從而背憎不疾人之勝己護其短而引其長隱其失而宣其得外無計數之譏內遺心競之累夫然後鹿鳴之好全而伐木之刺息若乃輕合而不重離易厚而不難薄如形影終爲參辰至歡變爲篤恨接援化成讎敵不詳之悔亦無以（下有脫文）往者漢季陵遲皇綱不振在公之義替紛競之俗成以違時爲清高以救世爲辱身尊卑禮壞大倫遂亂在位之人不務盡節委本趨末背實尋聲王事廢者其譽美姦過積者其功多莫不飛輪兼策星言假寐冒寒觸暑以走權門市虛華之名於秉勢之口買非分之位於賣官之家或爭所欲還相屠滅於是公叔偉長疾其若彼力不能正不忍見之爾乃發憤著論杜門絕交斯誠感激有爲而然蓋矯枉而過正非經常之永訓也徒當遠非類之黨慎詔黷之源何必裸袒以說彼已斷粒以刺玉食哉夫交（藏本作反從舊本改）之爲非重諫而不止遂至大亂故禮義之所弃可以絕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七

備闕

抱朴子曰騕褭（原注於脽切駿馬也）能奮蘭筋以絕景而不能履冰以乘深猛虎能似雷霆以搏噬而不能踊雲霧以凌虛鴻鵠不能振翅於籠罩之中輕鷃不能電擊於几筵之下物既然矣人亦如之故能調和陰陽者未必能兼百行修簡書也能敷五邁九者不必能全小潔經曲碎也惠子上相之標也而不能役舟楫以凌陽侯漢高神武之傑也而不能治產業端檢括准陰良將之元也而不能修農商免飢寒周勃社稷之鞭也而不能荅錢穀責獄辭若以所短棄所長則逸儕拔萃之才不用矣責具體而論細禮則厄世濟民之勳不著矣天不能平其西北地不能隆其東南日月不能摛光於曲穴衝風不能揚波於井底擿齒則松橫不及一寸之筵挑耳則棟梁不如鶴鷄之羽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之用縫綴則長劒不及數分之針何必伏巨象而捕鼠制大鵬以司晨乎放姜牙賣煦（疑當作釁舊寫本煦字空白盧本作魚妄改耳）無所售而見師於文武蔣生憒慢於百里而獨步三槐

抱朴子外篇卷之十八

擢才

抱朴子曰華章藻蔚非矇瞍所玩英邁之才非淺短所識夫瞻視不能接物則衮龍與素褐同價矣聰鑒不足相涉則俊民與庸夫一槩矣眼不見則美不入神焉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焉且夫愛憎好惡古今不均時移俗易物同價異譬之夏后之璜晨在連城翳之於今賤於銅鐵故昔以隱居求志爲高士今以山林之儒爲不肖故聖世人（衍人字）之良辭乃闇俗之罪人也往者之介潔乃末葉之麤劣也弘偉之士履道之生其崇信匪徒重仞之牆其淵澤不唯呂梁之深也故短近不能賞而淺促不能測焉因以異乎已而薄之矣以不求我而疾之矣不貴不用何足言乎乃有播埃塵於白珪生瘡痏於玉肌詘疵雷同攻伐獨立曾參蒙劫剽之垢與許獲穿踰之謗自匪明並懸象玄鑒表微者焉能披泥抽淪玉澄川掇沈珠哉夫珪璋居肆而不售剡乃翳於槃璞乎奇士扣角而見遇況乃潛於罪藪乎孫臏思騁其祕略而司馬別之韓非願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慷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貞有匡危之具而恭顯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夫玉石易別於賢愚愛寶情篤於好士以易別之寶合篤好之物猶獲罪截趾歷世受誣況乎難知之賢非意所急議人畫蛇足於無形姦臣畏忠貞之害已體曲者忌繩墨之容夜裸者憎明燭之來是以高譽美行抑而不揚虛構之謗先形生影又無楚人號哭之薦萬無一遇固其宜矣夫以玉爲石者亦將以石爲玉矣以賢爲愚者亦將以愚爲賢矣以石爲玉未有傷也以愚爲賢者亡之診也蓋診亡者雖存而必亡猶脈死者雖生而必死也可勿慎乎於戲悲夫莫之恩者也昔仲尼上聖也東受累於齊人南見塞於子西文種大賢也初不齒於荊俗末雍游於鈞如競年立功不亦難乎夫結綠玄黎非陶猗不能市也千鈞之重非賁獲不能抱也白雪之絃非靈素不能徽也邁倫之才非明主不能用也然耀靈光夜之珍不爲莫求而虧其質以苟孔於賤賈洪鍾周鼎不爲委淪而輕其體藏（本作醴從舊寫本改）取見舉於侏儒嶧陽雲和不爲不御而息唱以競顯於淫哇冠群之德不以沈抑而履徑而剸節於流俗是以和璧變爲滯貨柔木廢於四門之闕也

任命

抱朴子曰余之友人有居泠先生者恬愉靜素形神相忘外不飾驚愚之容內不寄有爲之心遊精墳誥樂以忘憂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耀道靡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研然車迹不軔原注如震切權右之國疑作閑尺牘不經貴勢之庭是以名不出蓬戶身不離畎畝於是翼亮大夫候而難之曰余聞淵蟠起則玄雲赴道化霑則逸才奮故康衢有角歌之音鼎俎發淩風之迹沽之則收不貲之賈踊之則超在天之舉耀邈景於暘谷播大明乎九垓動蔭當世蔭本作已從舊寫本改聲揚罔極故尋仞之塗甚近而弗往者雖追風之脚不能到也楹梲之下至卑而不動者雖鴻鵠之翅未之及也況乎寢足於大荒之表斂羽於幽梧之枝此下舊寫本空白七字安得效迅以尋景振輕乎蒼霄哉年期奄冉而不久託世飄迅而不再智者履霜則知堅冰之必至處始則悟生物之有終六龍促軌於大渾華頻倏忽而告暮古人所以映順流而顧歎眄過隙而興悲矣先生資命世之邁量含英偉以遯俗銳翰汪濊以波涌六奇抑鬱而淵積然不能淩扶搖以高竦揚清耀於九玄器不陳於瑚璉之末體不免於負薪之勞猶奏和音於囂俗之地鬻章甫於被髮之域徒忘寤於翰林鋭意以窮神崇琬琰於懷抱之內吐琳瑯於毛作毫本墨之端躬困屢空之儉神勞堅高之閒譬若埋尺璧於重壤之下封文錦於杳匱之中終無交易之富孰賞堙翳之珍哉夫龍驥維縶則無以別乎蹇驢赤刀韜鋒則曷用異於鉛刃鯤鮪不居牛迹大鵬不滯蒿林願先生委龍蛇之穴升利見之塗釋戶庭之獨潔寬二鼠而遠寤越窮谷以登高襲丹藻以改素競鶩驟於清晨不盤旋以錯度藏本作遍從舊寫本改收名器於崇高嚮鐘鼎之慶祚柏成作伯夷寫本誤下句望文改耳此乃柏成子高與宋薇非一事一介之夫採薇何足多慕乎居泠先生應曰蓋聞靈機冥緬混芒眇昧禍福交錯乎倚伏之閒興亡纏綿乎盈虛之會迅遊者不能脫逐身之景樂成者不能免理致疑有誤舊寫本理字空白之敗匡流末者未若挺治乎無兆之中藏本無作治元從舊寫本改整巳然者不逮反舊寫本作原本乎玄朴之外是以蹙尺蠖者廿屈以保伸識通塞者不慘舊寫本作羞悅於否泰且夫洪陶範物大象流形躁靜異尚翔沈舛情金寶其重羽矜其輕篤隘者執束於滓涅達妙者逍遙於玄清潢洿納行潦而潘溢渤澥吞百川而不盈鯤鯨踊悅於泥濘赤螭淩厲乎高冥嚼香餌者快嗜欲而赴死味虛淡者含天和而趨生識機神者瞻無兆而弗戢闇休咎者觸强弩而不驚各附彼好安冥改營吾聞五玉不能自剖於嵩岫騰蛇不能無霧而電征龍淵不能勿操而斷犀兕景鍾不能莫扣而揚洪聲金芝須商風而激耀倉庚俟煙煴而修鳴騏騄不苟馳以赴險君子不詭遇以毀名運屯則沈淪於勿用時行則高竦乎天庭士以自衒爲不高女以自媒爲不貞何必委洗耳之皎操效負鼠之干榮哉夫其窮也則有虞婁妻而陶鈞尚父見逐於愚嫗范生來辱於漏簀原注生苦切名也弘式匿奇於耕牧及其達也則准陰投竿而稱孫文權解屠而紓青傅說釋築而論道管子脫桎爲上卿蓋君子藏器以有待也崇德以有爲也非其時不見也非其君不事也焉遂任所值出處無所繫其靜也則爲逸民之宗其動也則爲元凱之表或運思於立言或銘勳乎國器殊塗同歸其致一焉士能爲可貴之行而不能使俗必貴之也能爲可用之才而不能使世必用之也被褐茹草垂綸置兔則心歡意得如將終身服冕乘軺兼朱重紫則若固有之常如布衣此王人之用懷也若席上之珍不積滯堵之操不粹者予之罪藏本作過從舊寫本下云非余罪明也作也知之者希名位不臻以玉爲石謂鳳曰鶚者非余罪也夫汲汲於見知悒悒於否滯者裳衣常字民之情也浩然而養氣淡爾而靡欲者無悶之志也時至道行器大者不恍天地之閒知命者不憂若乃徇萬金之貨以索百千舊寫本盧本作百千之售多失骨原注于上聲毛我則未暇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名實

門人問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其故何哉抱朴子荅曰夫雷霆輟磕而或不聞焉七曜經天而或不見焉豈唯形器有聲聲故心神所蔽亦又有古通用亦如之是以聞格言而不識者非無耳也見英異而不知者非無目也由乎聰不經妙而明不逮奇也夫智大量遠者盤桓以由峙器小志近者邃飛而萍浮夫唯山峙故莫之能動焉夫唯萍浮故流而不滯焉方之貨也則緘遠以待賈者唯至珍而難傳鳴鼓以徇之者雖凡蔽而易盡比之材也則結根於嵩岱者雖疎蓋千仞垂蔭萬畝而莫之知也插株於塗要者雖鉤曲屈細而速朽而猶見用也故廟堂有枯楊之瑚璉窮谷多不伐之梓豫木藏作豫從舊寫本改按本書屢用梓豫也是以竊華名者螻蟻騰於雲霄失實賈者翠虬淪乎九泉於是斥鷃凌風以高奮靈鳳卷翮以幽蔽鉛鋒充太阿之寶犬羊佻原注勑高切獨行貌虎狼之資矣夫佞者鼓珍略爲勁羽則無高而不到矣乘朋黨爲舟楫則無遠而不濟矣持之以夙興側立加之以先意承指其利口諛辭也似辨其道聽塗說也似學其心險貌柔也似仁其行汚言潔也似廉其好說人短也似忠其不知忌諱也似直故多通焉且亦奉望我者欲我益之不求我者我不能愛自然之理也夫賢常少而愚常多多則比周而匿瑕少則孤弱而無援佞人相汲引而柴正路俊哲處下位而不見知拔茅之義圯而負乘之群興亢龍高墜泣血蓮如故子西逐大聖之仲尼臧倉毀命世之孟軻二生不免斯患降茲亦何足言斯禍蓋與開闢並生苦之匪唯一世也歷覽振古多同此疾至於駑蹇矯首於琱原注多雉驍騭委牧乎林坰彼已尸祿邦國殄瘁下凌上替實此之由或蟲流而莫斂或道竄於申亥舊寫本作曲亥或擢筋於廟梁或絕命於望夷蓋所拔之

非眞而忠能之不用也故明君勤於招賢而汲汲於擢奇導達疑滯而嚴防壅蔽才誠足委不拘於屠釣言審可施抽之於戎戍或舉於牛口之下而加之於群僚之上或拔於桎梏之中而任以社稷之重故能勳業隆濟拓境服遠取威定功垂統長世也夫直繩者枉木之所憎也清公者姦慝之所讎也人主不能運玄鑒以索隱而必須當塗之所舉然每觀前代專權之徒率其所舉者在乎附己者也所薦者先乎利己者也毀所畏而進所愛所畏則至公者也所愛則同私者也至公用則姦黨破衆私立則主威奪矣姦黨破則昇泰之所由也主威奪則危亡之端漸矣毀所畏則恐辭之不痛雖用則之猶未慊意焉故必除之而後快也彼進所愛則苦談之不美雖位超之猶未逞心焉故必危彼以安此也是故抱枉而死無怨而黜者有自來矣所以體道合眞疑然特立才逮量遜懷霜履冰思綿天地器兼元凱執經衡門淵渟嶽立寧潔身以守滯恥翦肩以苟合樂飢糲巷以勵高尚之節藏器全眞以待天年之盡非時不出非禮不動結褐嚼蔬而不悔悒也黃髮終否而不愎愎原注力尚切也安肩璧太山之峻以適鑿枘之中斂垂天之羽爲戒旦之役編於仕類而抑鬱庸兒之下捨鸞鳳之林適枳棘之藪競腐鼠於蹤鴟而枉尺以直尋哉且大賢之狀也至拙其爲味也甚淡薰然自足泊爾無知知之者稀而不感時不能用而不悶雖并日無藜藿之糝不以易不義之太牢也雖縕袍無卒歲之服不冐樂無道之狐白也獨可散髮高枕守其所有已絕不曲躬低眉求其所未須也德薄位厚弗交也名與實違弗親也榮華馳逐弗務也豪俠姦權弗接也俗說細辨不荅也苟肩所赴弗隨也貌愚而志遠面垢而行潔確乎若嵩岱銓衡所不能測也浩乎若滄海斗斛所不能校也峻其重仞之高隱其百官之富觀彼佻竊若草莽也邀世之操眇焉冠秋雲之表遺俗之神緬焉棲九玄之端雖窮賤而不可脅以威雖

危苦而不可動以利其所業自可聞而不可盡也其所執守可見而不可論也故疾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塡決河升水不能之者寡弱而無益亦猶撮壤不能塡決河升水不能珍原火於是鼓鼓戢雷霆之音鞉原注音桃刀切鼙原注音卑移切如怒嗸聲原注音高之響芳蕙芰夷鳧鷗佩御玄鬯傾棄而不善鷄鶩專灌於圓丘汗血驅放而垂耳跋蹇馳騁於鑾軒此古人之所以懷沙負石赴流魚葬而不堪與之同世也已矣悲夫然指玄黎於洿濘非夜光之不眞也山莫識焉投形虛而不彰非繁弱之不勁也坐莫賞焉故瓊瑤俟荆和而顯逆賊之價烏號須逢門而著陷堅之功飛菟待子豫而隱騰俊民俺知已而宣力若夫美玉不出重岫良弓不鑿百札驥騄不服朱軒命世不履爵勢則孰知其能擅符彩之耀噉頓雲禽於千仞騁逸迹以追風康庶績於百揆乎夫其不過亦得不雜糅於瓦石鈞賤於朽木列鑣於下乘等望於凡瑣哉嗟乎彊棘矢而望高手於渠廣策疲駑而求繼軌於周穆放斧斤而欲雙巧於班墨忽良才而欲彝倫之攸敘不亦難乎名實雖漏於一世德音可邀乎將來樂天知命何慮何憂安時處順何怨何尤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

清鑒

抱朴子曰咸謂勇力絕倫者則上將之器洽聞治亂者則三九之才也然張飛關羽萬人之敵而皆喪元辱主授首非所孔融邊讓文學邈俗而並不達治務所在敗績鄧禹馬援田閒諸生而善於用兵蕭何曹參不涉經誥而優於宰輔爾則知人果未易也欲試可乃已則恐成（舊寫本成字空白疑衍）折足覆餗欲聽言察貌則或似是而非眞僞混錯然而世人甚以爲易經耳過目謂可精盡余甚猜焉未敢許也區別臧否瞻形得神存乎其人不可力爲自非明並日月聽聞無音者願加清澄以漸進用不可頓任輕假利器收還之既甚難所損者亦已多矣無以一事闇保其餘同乎己者未必可用異於我者未必可忽也或難曰夫在天者垂象在地者有形故望山度水則高深可推風起雲飛則吉凶可步智者觀木不瘁則悟美玉之在山覿岸不枯則覺明珠之沈淵彗星出則知鱣魚之方死日月蝕則識騏驎之共斃華霍不須稱而無限之重可知矣江河不待量而不測之數已定矣鴻鵠之翼騏騏之足雖未飛走輕迅可必也豪曹之劒徐氏匕首雖未奮擊其立斷無疑也駑子有吞牛之容鷄彀有淩鷙之貌卉茂者土必沃魚大者水必廣虎尾不附狸身象牙不出鼠口叔魚無猒之心見於初生之狀食我滅宗之徵著乎開胞之始申童覺竊妻之巫臣張負知將貴之陳平范子所以絕迹於五湖者以句踐蜂目而鳥喙也趙人所以息意於爭鋒者以白起首銳而視直也文王之接呂尚桑陰未移而知其足師矣玄德之見孔明磬景未改而腹心已委矣郭泰中才猶能知人故入潁川則友李元禮到陳留則結符偉明入外黃則親韓子助至蒲亭則師仇季知（後漢郭太傳作止學舍則收魏盧本改德公覩雲中丘季智）耕者則拔茅季偉奇孟敏於擔負戒元艾之必敗終如其言一無差錯必能簡精純於符表詳舒急乎瞽氣料明闇於舉厝察清濁於財色觀取與於宜適謂虛實於言行考操業於閨閫校始終於信効善否之驗不其易乎抱朴子荅曰余非謂人物了不可知知人挺無形理也徒以斯術存乎大明非夫當（疑作人）自許然而世士各謂能之是以有云以警付任耳夫貌望豐偉者不必賢而形器尫瘁者不必愚咆哮者不必勇淳淡者不必怯或外倏同而用意異或氣性殊而所務合非若天地有常候山川有定止也物亦故有遠而易知近而難料譬猶眼能察天衢而不能周項領之閒耳能聞雷霆而不能識蟻蝨之音也唐呂樊許善於相人狀唯知壽夭貧富官秩尊卑而不能審情性之寬剋志行之洿隆惟帝難之況庸人乎而吾子舉論形之例詰精神之談未修其本殆失指矣夫亡射之箭皆破秋毫然準的恒不得爲工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欽明而謬授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濬臺於形骸延州審清濁於千載之外而蔽奇士於咫尺之內知人之難如此其甚郭泰所論皆爲此人遁上聖乎但其所得者顯而易識其所失者人不能紀且夫所貴貴乎見俊才於無名之中料逸足乎吳坂之閒掇懷珠之蚌於九淵之底指含光之珍於積石之中若伯喈識絕音之器於煙爨之餘平子剔逸響之竹於未用之前六軍之衆市人之會暫覩一覩無所眩惑探其潛生之心計定其始終之事行乃爲獨見不傳之妙耳若如未論（句有脫誤盧本作宋論亦未確）必俟考其操蹈之全毀觀其云爲之好醜此爲絲線既經於銓衡布帛已歷於丈尺徐乃詭其斤兩之輕重端匹之修短人皆能之何煩於明哲哉

行品

抱朴子曰擬玄黃之覆載揚明並以表徵文彪昺而備體獨澄見以入神者聖人也稟高亮之純粹抗峻標以邈俗虛靈機以如愚不貳過而諮顯者賢人也居寂寞之無爲蹈修直而執平者道人也盡孫晉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垂惻隱於有生恒恕己以接物者仁人也端身命以徇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覩微理於難覺料倚伏於將來者明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情任性命而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合（藏本作命從舊寫本改）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染潔於勢利者清人也篤始終於寒暑雖危亡而不猶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衰而不渝者信人也摛銳藻以立言辭炳蔚而清允者文人也奮果毅之壯烈騁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甄墳索之淵奧該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鋭乃心於精義吝寸陰以進德者益人也識多藏之厚亡臨祿利而如遺者廉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貞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爲己任者篤人也潔皎分以守終不逕避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敦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凝結而能斷操繩墨而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搆剖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忘生格兕虎於林谷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仗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讟而晏如不慴懼於可畏者勁人也閒榮譽而不歡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繩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

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貞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變者朴人也凡此諸行了無一然而不躋善人之迹者下人也門人請曰善人之行既聞其目矣惡者之事可以戒俗者願文垂誥焉抱朴子曰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豫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背仁義之正途苟危人以自安者凶人也好爭奪而無猒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繩墨以傷刻心好殺而安忍者虐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構謗累於忠貞者讒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好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指以苟容揆主意而扶非者諂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好輕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覩利地而忘義棄廉恥以苟得者貪人也覬覦邁而心蕩飾誇綺而思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恥請問於勝已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逮雖多爲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速推貨賄以爭津者邪人也既傲很以無禮好淩辱乎勝已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懾者怯人也治細辯於稠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增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逮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情局碎而偏黨志唯務於盈利者小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者奢人也耽聲色於飲讌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孏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杖淺短而多謬闇趨舍之減否者笨原注步本切人也憎賢者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闇人也覩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趄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酋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慝人也捐貧賤之故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荑色而廣欲非官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析離而背毀者僞人也習強梁而專已距忠告而不納者刺人也抱朴子曰人技未易知眞僞或相似士有顏貌修麗風表閑雅望之溢目接之適意威儀如龍虎盤旋成規矩然心蔽神否才無所堪心中所有盡附皮膚口不能吐片奇筆不能屬半句入不能宰民出不能用兵治事則事廢銜命則命辱動靜無宜出處莫可蓋難分之一也士有貌望樸粹容觀雄偉聲氣雌弱進止質澀然而含英懷寶經明行高幹過元凱文蔚春林官則庶績康用武則克全獨勝蓋難分之二也士有謀猷淵邃術畧入神智周成敗思洞幽玄才兼能事神器無宜而口不傳心筆不盡意造次之接不異凡庸蓋難分之三也士有機變清銳巧言綺粲寧引譬喻滔滔湧風厲然而口之所談身不能行長於識古短於理今爲政政亂牧民民怨蓋難分之四也士有外形足恭容虔言恪而神疏心慢中懷散放受任不憂居局不治蓋難分之五也士有控弦命中空拳入白倒乘立騎五兵畢習而體輕虛淺手勦心怯虛試無對而實用無驗望塵奔北聞敵失觀蓋難分之六也士有梗槩簡緩言希貌樸細行闊漏不爲小勇蹈踏拘檢犯而不校握爪垂翅名爲弱愿然而膽勁心方不畏強禦義正所在視死猶歸支解寸斷不易所守蓋難分之七也士有孝友溫淑恂恂平雅履信思順非禮不蹈安困潔志操清冰霜而疏遲迂闊不達事要見機不作所爲無成居己梁倡受任不舉蓋難分之八也士有行已高簡風格峻峭嘯傲偃蹇淩倩慢俗不肅檢括不護小失適情率意旁若無人朋黨排譎談者同敗士友不附品藻所遺而立朝正色知無不爲忠於奉上明以攝下蓋難分之九也士有含弘曠濟虛已受物藏疾匿瑕溫恭廉儉勞謙沖退救危全信寄命不疑託孤可保而純良暗權仁而不斷善不能賞惡不忍罰忠貞有餘而幹用不足操柯猶豫廢法劾非枉直混錯終於負敗蓋難分之十也夫物有似而實非若然而不然料之無惑望形得神聖者其將病諸況乎常人故用才取士推昵結友不可以不精擇不可以不詳試也若乃性行之惑變始正而終邪若王莽初則美於伊霍晚則劇於趙高又非中才所能逆盡也若令士之易別如鵠鶴之與鴻鵠狐兎之與龍麟者則四凶不得官於堯朝管蔡不得幾危宗周仲尼無濟臺之失延陵無捐金之恨伊尹無七十之勞項羽無嫌范之悔矣所患於其如碔砆原注上音武下音夫之亂瑾瑜鴟鴞顧卽焦明之似鳳皇凝冰之類水精煙熏之疑雲氣故令不謬者鮮也惟帝難之矧乎近人哉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沈味瞻山識璞臨川知珠士於難分之中而無取舍之恨者使臧否區分抑揚咸允武丁姬文不獨治而傳說呂尚不永棄高莽宰嚭不得成其惡弘恭石顯無所容其僞矣斯蓋取士之較略選擇之大都耳精微以求存乎其人固非毫翰之所衡縷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二

弭訟

姑孕劉君士由之論曰人綱始於夫婦判合擬乎二儀是故大婚之禮古人所重將合二姓之好以承祖宗之基主人拜迎於門聽命於廟玄纁贊幣親御授綏壻有三年之喪致命女氏女氏許諾而不敢改大喪既沒請命於壻壻有辭焉然後乃嫁所以崇敬讓也豈有先訟後壻之謂乎而末世輕慢傷化敗俗舉不修義託而弗與訟閱穢辱煩塞官曹今可使諸爭婚者未及同牢皆聽義絕而倍還酒禮歸其幣帛其醬已再離者一倍裨媵其三絕者再倍裨媵如此離者不生訟心貪吝者無利重受乃王治之要術不易之永法也抱朴子荅曰劉君愍德讓之凌替疾民爭之損化雖速我訟室家不足用和之貴將遂淪胥創讜言以拾世遺建嘉謀以拯流遁紛譁之俗將以此而易無恥之風將由茲而移彌綸情僞固難開矣誠經國之永法至益之篤論也洪以不敏不識至理造次承問竊有疑焉夫婚媾之結義無逼迫彼則簡擇而求此則可意乃許輕諾後悔罪在女氏貪言弃信與奪任情嚴防峻制未之能弭今猥恣之唯責裨媵倍貧者所憚也豐於財者則適其願矣後所許者或能富殖助其裨媵必所甘心然則先家拱默不得有言原情論之能無怨歎乎夫不伏之人視死猶歸血刃之禍於是將起今苟惜其辭訟之小醜而攜其難忍之大恨所謂愛其皺原注子宙切覽之煩忘其痼殞之酷也夫買物於市者或加價而奪之則尠忍而不忿然矣況乎見奪待告之妻哉此法遂用者將使結婚者雖納敬親迎猶抱有見奪之慮何者劉君之論以同牢爲斷固也爾則女氏雖受幣積年恒挾在意之威恃可數奪必惰於擇壻壻小不得意便得改悔結讎速禍莫此之甚矣蠶人畫法慮關終始杜漸防萌思之良精而不闕慈奪之路斷以報板之制者殆有意乎儻令女有國色傾城絕倫而值豪右權臣之徒目玩冷容心忘禮度資累千金情無所吝十倍還娉猶所不憚況但一乎華氏不難於殺孔父而取其妻楚人爲子迎婦以其美而自納之以此論之豈惜傾竭居產以助女氏遺前家之直哉小人輕薄睚原注五解眥原注計二切毗原注在解計二切成怨又喜委棄逐盛躡冷趨熱此法之行則必多奪貧賤而與富貴者矣不審吾君何方以防獘乎或曰可使女氏受娉禮無豐約皆以郎日報板後皆使時人署姓名於別板必十人已上以備遠行及死亡又令女之父兄若伯叔荅壻家書必手書一紙若有變悔而證據明者女氏父母兄弟皆加刑罪如此庶於無訟者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三

酒誡

抱朴子曰目之所好不可從也耳之所樂不可順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嗜不可隨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故惑目者必逸容鮮蘂也惑耳者必妍音淫聲也惑鼻者必蓋原注昌紙切薰芬馥也惑口者必珍羞嘉旨也惑心者必勢利功名也五者畢惑則或承之禍爲身患者不亦信哉是以智者嚴檃括於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檢之以恬倫增之以長算其抑情也劇乎隄防之備決其御性也過乎腐醬之乘奔故能內保永年外免釁累也蓋飢寒難堪者也而清節者不納不義之穀帛焉困賤難居者也而高尚者不處危亂之榮貴焉蓋計得則能忍之心全矣道勝則害性之事棄矣夫酒醴之近味生病之毒物無毫分之細益有丘山之巨損君子以之敗德小人以之速罪耽之惑之渺原注息淺切不及禍世之士人亦知其然既莫能絕又不冥節縱心口之近欲輕召災之根源似熱渴之恣冷雖適己而身危也小大亂喪亦罔非酒然而俗人是酣是湎原注音沔其初筵也抑抑濟濟言希容整詠湛露之厭厭歌在鎬之愷樂舉萬壽之觴誦溫克之義日未移晷體輕百熱夫琉璃海螺之器並用滿酌罰餘之令遂急醉而不止拔轄投井於是口涌鼻溢濡首及亂屢儛蹉跎舍其坐遷載號載呶原注女交切喧也如沸如羹或爭辭尚勝或啞啞原注烏格切笑聲獨笑或無對而談或嘔吐几筵或傾藏本作傾掌書治要載此篇作傾歷梁倡加舊作傾覆原注居月切良倡或冠脫帶解貞良者流華督之顧眄怯懦者效慶忌之蕃捷遲重者蓬轉而波擾意林作擾整肅者鹿踊而魚躍口訥於寒暑者皆搖掌而諧聲藏本作垂掌而諧聲從意林改御聽而高談廉恥之儀毀而荒錯之疾發闕苛之性露而傲佷之態出精濁神亂臧否顛倒或奔車走馬赴阬原注客谷而不憚以九折之阪爲螘封或登危躡積虞切雖墮墜而不覺以呂梁之淵爲牛跡也或舉忿於器

物或酌醬（原注爲命切酌酒）於妻子加枉酷於臣僕用劍鋒平六畜（本脫六畜二字從羣書治要補）燒火烈於室廬掊寶玩於淵流遷威怒於路人（本作路人從羣書治要改）加暴害於士友褻嚴主以夷戮者有矣犯凶人而受困者有矣言雖尚辭煩而叛理拜伏徒多勞而非敬臣子失禮於君親之前幼賤悖慢於耆宿之坐謂清談爲誣詈以忠告爲侵己於是白刃抽而忘思難之慮棒杖奮而罔顧乎前後搗漉（羣書治要作漉）血之讎招大辟之禍以少凌長則鄉（羣書治要作邦）黨加重責矣辱人父兄則子弟將推刃矣發人所諱則壯士不能堪矣計數深尅則醒者不能恕矣起衆患於須臾結百痾於膏肓（原注膏肓光切）奔馳不能追既往之悔思改而無自反之蹊蓋智者所深防而愚（藏本作愚）人所不免也其爲禍敗不可勝載然而歡集莫之或釋舉白盈耳不論於能否計瀝霤於小餘以稽遲爲輕已傾匡注於所敬殷勤變（藏本作勤從羣書治要改）而成薄勸之不持督之不盡怨（羣書治要作惡）色靦音所由而發也夫風經府臧使人愧悅及其劇者自傷自虞或遇斯疾莫不憂懼吞苦忍痛欲其速愈至於醉之病性何異於茲而獨居密以逃風不能割情以節酒若畏酒如畏風憎醉如憎病（本今但作若畏風補又意林作君若畏酒如畏疾憎醉如憎大病從羣書治要改）則荒沈之咎塞而流連之失止矣夫風之爲疾（羣書治要作病）猶展攻治酒之爲變在乎呼嗡及其悶亂（本作聞亂從羣書治要改）若存若亡視泰山如彈丸見滄海如盤盂仰嚏（原注嚏丁切）天墮俯呼地陷臥待虎狼投井赴火而不謂惡也夫用身之如此亦安能惜敬恭之禮護喜怒之失哉昔儀狄既疏大禹以興糟丘酒池辛癸以亡豐侯得罪以戴尊銜盃景升荒壞以三雅之爵劉松爛腸以逃暑之飲郭珍發狂以無日不醉信陵之囚短襄子之亂政趙武之失衆子反之誅戮漢惠之伐命灌夫之滅族陳遵之遇害季布之疏斥子建之免退徐邈之禁言皆是物也世人好之樂之者甚多而戒之畏之者至少彼衆我寡良箴安施且願君子節之而已曩者既年荒穀貴人有

醉者相殺牧伯因此輒有酒禁嚴令重申官司搜索收執（原注執行切擊也）徇者相辱（當作罵）制鞭而死者太半防之彌峻犯者至多至乃穴地而釀油囊懷酒民之好此可謂篤矣余以匹夫之賤託此空言之書末如之何矣又臨民者雖設其法而不能自斷斯物綏已急人雖令不從弗躬弗親庶民弗信以此而教教安得行以此而禁禁安得止哉沽賣之家廢業則困遂修飾賂遺依憑權右所屬吏不敢問無力者獨止而有勢者擅市張壚專利乃更倍售從其酤買公行靡憚法輕利重安能免乎哉（意林作安能令絕乎）或人難曰夫夏桀殷紂之亡信陵漢惠之殘聲色之過豈唯酒乎以其生患於古而斷之於今所謂以褒姒喪周而欲人君廢六宮以阿房之危秦而使王者結草菴也蓋聞昊天表酒旗之宿坤靈挺空桑之化燎柴員丘瘞醴圻澤祼鬯俟彝資降神祇酒爲禮也（已上三十四字從書鈔一百四十八補）千鍾百觚堯舜之飲也唯酒無量仲尼之能也姬旦酒肴不徹故能制禮作樂漢高婆娑巨醉故能斬蛇鞠旅于公引滿一斛而斷獄益明管輅傾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揚雲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子雲有談醉無所識而霸功以舉一瓶之醪傾而三軍之衆悅解毒之觴行而盜馬之屬感消憂成禮策勳飲至降神合人非此莫以也內逮諸父外將嘉賓如淮如澠春秋所貴由斯言之安可識（藏本作識乎）抱朴子荅曰酒旗之宿則有之矣譬猶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水火之原於是在焉然節而宣之則以養生立功用之失適則焚溺而死豈可恃懸象之在天而謂水火不殺人哉宜生之具莫先於食食之過多實結癥瘕況於酒醴之毒物乎（藏本作毒之物乎從虛本乙轉）夫使彼夏桀殷紂信陵漢惠荒流於亡國之淫聲沈溺於傾城之亂色皆由乎酒熏其性醉成其勢所以致極情之失忘修飾之術者也我論其本乎識其末謂非酒禍禍其安出是獨知猛雨之霑衣而不知雲氣之所作唯患飛埃之糝目而不覺飈風之所爲也千鍾百觚不經之

言不然之事明者不信矣夫聖人之異自才智至於形骸非能兼人有七尺（當有三丈之長萬倍之大也）一日之飲安能至是仲尼則畏性之變不敢及亂周公則終日百拜肴乾酒澄上聖戰戰猶且若斯況乎庸人能無悔乎漢高應天承運革命向雖不醉猶當斬蛇于公聰達明於聽斷小大以情不失枉直是以刑不濫加世無怨民但其健飲不即廢事若論大醉亦俱無知決疑之才何賴於酒未聞皐繇甫侯子產釋之醉乃折獄也管輅年少希當劇談故假酒勢以助膽氣若過其量亦必迷錯及其刺臺鼎於爻卦索鬼神之變化占氣色以決盛衰聆鳴鳥以知方來候風雲而尅吉凶觀碑柏而識禍福豈復須酒然後審之揚雲通人才高思遠英贍之富稟之自天豈藉外物以助著述及其數飲由於偶好亦或有疾以宣藥勢耳子圉肆志蓋已素定雖復不醉亦於終果瓶醪悅衆寓言之喻誠能賞罰允當威恩得所長算縱橫應機無方則士思果毅人樂奮命其不然也雖流酒淵何補勝負繆公飲盜造次之權舍法長惡何足多稱哉豈如慎之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四

疾謬

抱朴子曰世故繼有禮教漸積敬讓莫崇傲慢成俗儔類飲會或蹲或踞暑夏之月露首袒體盛務唯在攜補彈棋所論極於聲色之閒舉足不離（本作舉目不踰從羣）書治綺繡紈袴之側游步不去勢利酒客之門不聞（書治要改）情談講（本作論從羣書治要改）道之言專以醜辭嘲弄爲先以如此者爲高遠以不爾者爲駑（原注五駭切疲也）野於是馳逐之庸民偶俗之近人慕之者猶宵蟲之赴明燭學之者猶輕毛（意林作埃）之應飈（原注甫遙切）風嘲戲之談或上及祖考或下逮婦女往者務其必（藏本作不）濱焉報者恐其不重焉倡之者不慮見荅之後患和之者恥於言輕之不塞周禾之芟溫麥之刈實由報恨不能已也利口者扶強而黨勢辯給者借餘以刺敝（原注餘耳由切敝扶發切）以不應者爲拙劣以先止者爲負敗如此交惡之辭焉能（羣書治要作得）默哉其有才思者之爲之也（本作者爲人也從羣書治要補改）猶善於依因機會準擬體例引古喻今言微理舉雅而可笑中而不傷不悵人之所諱不犯人之所惜若夫拙者之爲之（本作人從羣書治要改）也則枉曲直湊使人愕愕然妍之與媸其於宜絕豈唯無益而已哉乃有使酒之客及於難侵之性不能堪之拂衣拔棘而手足相及醜言加於所尊歡心變而成讎絕交壞身搆隙致禍以杯螺相擲者有矣以陰私相訐（原注居謁切面斥人）者有矣昔陳靈之被矢灌氏（本作管氏從羣書治要改）之泯族匪降自天口實爲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三緘之戒豈欺我哉激雷不能追既往之失辭班輪不能磨斯言之既玷（原注音點）雖不能三思而吐清談猶可息謔調以防（羣書治要作止禍萌也尊其辭令敬其威儀使言無口過體無倨（原注居御切）容可法可觀可畏可愛蓋遠辱之良術全交之要道也且夫慢人者不愛其親者也輕鬬者不重造體者也皆陷不孝可不詳乎然而迷謬者無自見之明觸情者諱逆耳之規疾美而無直亮之鍼（原注職渠切）艾翳惑而無指南以自反諂媚小

人歡笑以贊善面從之徒拊節以稱功蓋使惑者不覺其非自謂有端晏之捷過人之辯而不悟斯乃招患之旌召害之符傳非之驛傾身之車也豈徒滅其方策之令聞（羣書治要作問）虧其沒世之德音而已哉蓋雖有偕老之慎不能救一朝之過雖有陶朱之富不能贖片言之謬故毫氂之失有千里之差傷人之語有劒戟之痛積微致著累淺成深鴻羽所以沈龍舟羣輕所以折勁軸寸蹤所以燔百尋之室蠹蝎所以仆原注普卜切連抱之木也古賢何獨跼蹐恂恂之如彼今人何其憒慢傲放之如此乎是以高世之士望塵而旋迹輕薄之徒響赴而影集謀事無智者之助居危無切磋之益良史懸筆無可書之善談者含音無足傳之美令聞不著醜聲宣流沒有餘敗貽譏將來始無可法終無可紀斯亦志士之恥也安忍爲之過而不改斯誠委夷路而陷叢棘舍嘉旨而咽鉤吻者也豈所謂以小善爲無益而不爲以小惡爲無損而不止以至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者邪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吝之失遣其誇矜尚人之疾絕息嘲弄不典之言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稽無所用矣抱朴子曰或有不治清德以取敬而仗氣力以求畏其人衆也則亭立不坐爭處端上作色諧聲逐人自安其不得意恚懟不退其行出也則逼狹之地恥於分途振策長驅推人於險有不即避更加攄頓嗚呼悲哉此云古之卑而不可踰推蔭讓路勞謙下士無競於物立若不勝衣行若不容身者何其緬然之不肖哉夫德盛操清則雖深自挹降而人猶貴之若履冒不高則雖行淩暴而人猶不敬假令外服人體內失人心所謂見憎惡非爲見尊重也昔莊生未食趙王側立騶衍入堰燕君擁篲康成之里逆虜望拜林宗之庭莫不卑肅非力之所服也夫以抄盜致財雖巨富不足嘉凶德脅人雖見憚不足榮也然而庸民爲之不惡故問其言者猶鴟梟之來鳴也覩其面者若鬼魅之見形也其所至諧則如妖怪

之集也其在道塗則甚逢虎之羣也愚夫行之自矜爲豪小人徵之以爲橫階亂鄙有定寔此之由也然敢爲此者非必篤頑也卒多（本無多字從羣書治要補）冠蓋之後勢援之門素頗力行善事以竊虛名名既粗立本情便放或假財色以交權豪或因時運以徼榮位或以婚姻而連貴戚或弄毀譽以合威柄器盈志滿態發病出黨成交廣道通步高清論所不能復制繩墨所不能復彈遂成鷹頭之蠅廟垣之鼠所未及者則低眉掃地以奉望之居其下者作威作福以控御之故勝己者則不得聞問亦陽不知也滅己者則不敢言言亦不能禁也夫災蠹害穀至降霜則殄矣佞雄亂羣值嚴時則敗矣獨善其身者唯可以不肖事之不行傲之而已耳有斧無柯其如之何哉抱朴子曰詩美雎鳩貴其有別在禮男女無行媒不相見不雜坐不通問不同衣物不得親授姊妹出適而反兄弟不共席而坐外言不入內言不出婦人送迎不出門行必擁蔽其面道路男由左女由右此聖人重別杜漸之明制也且夫婦之閒可謂昵矣而猶男子非疾病不晝居於內將終不死婦人之手況於他乎昔魯女不幽居深處以致扈犖原注力各切之變孔妻不密潛戶庭以起華督之禍史激無防有汗穢之悔王孫不嚴有杜門之辱而今俗婦女休其蠶織之業廢其玄紞之務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饋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從詣之適親戚承星舉火不已乎行多將侍從暐曄盈路婢使吏卒錯雜如市尋道褻謔可憎可惡或宿于他門或宣夜而反游戲佛寺觀視演唱登高臨水出境處弔開車褰幃周章城邑盈觴路酌絃歌行奏轉相高尚習非成俗生致因緣無所不肖誨淫之源不急之甚刑于寡妻家邦乃正願諸君子少可禁絕婦無外事所以防微矣抱朴子曰輕薄之人迹廁高深交成財贈名位粗會便背禮叛教託云率任才不逸倫強爲放達以傲兀無檢者爲大度以惜護節操者爲澀少於是臘鼓垂無賴之子白醉百熟之

後結黨合羣遊不擇類奇士碩儒或隔籬而不接妄行所在雖遠而必至攜手連袂以遨以集入他堂室觀人婦女指玷修短評論美醜不解此等何爲者哉或有不通主人便共突前嚴飾未辦不復窺聽犯門折關踰垣（原注毀切）居穿隙有似抄劫之至也其或妾媵藏避不及至搜索隱僻就而引曳亦怪事也夫君子之居室猶不掩家人之不備故入門則揚聲升堂則下視而唐突他家將何理乎然落拓之子無骨鯁而好隨俗者以通此者爲親密距此者爲不恭誠爲當世不可不爾於是要呼慣雜入室視妻促膝之狹坐交杯觴於咫尺絃歌淫冶之音曲以誘文君之動心載號載歗嗷謔戲醜褻窮鄙極黷爾乃笑亂男女之大節蹈相鼠之無儀夫桀傾紂覆周滅陳亡咸由無禮況匹庶乎蓋信不由中則屢盟無益意得神至則形器可忘君子之交也以道義合以志契親故淡而成焉小人之接也以勢利結以狎慢密故甘而敗焉何必房集內讌爾乃款誠著妻妾飲會然後分好昵哉古人鑒淫敗之曲防杜傾邪之端漸可謂至矣修之者爲君子背之者爲罪人然禁疏則上宮有穿窬之男網漏則桑中有奔隨之女縱而肆之其猶烈猛火於雲夢開積水乎萬仞其可撲以籌籌遏以撮壤哉然而俗習行慣皆曰此乃京城上國公子王孫貴人所共爲也余每折之曰夫中州禮之所自出也禮豈然乎蓋衰亂之所興非治世之舊風也夫老聃清虛之至者也猶不敢見乎所欲以防心亂若使柳下惠潔（疑脫一字）高行屢接褻讌將不能不使情生於中而色形于表況乎情淡者萬未一而抑情者難多得如斯之事何足長乎窮士雖知此風俗不足引進而名勢並乏何以整之每以爲慨故常獲憎於斯黨而見謂爲野朴之人不能隨時之宜余期於信己而已亦安以我之不可從人之可乎可歎非一率如此也已矣夫吾末如之何也彼之染入邪俗淪胥以敗者曷肯納逆耳之讜言而反其東走之遠迹哉抱朴子曰俗

閒有戲婦之法於稠衆之中親屬之前問以醜言責以慢對其爲鄙黷不可忍論或蹙以楚撻或繫脚倒懸酒客酣醉不知限齊至使有傷於流血蹉（原注烏臥切）折支體者可歎者也古人感離別而不滅燭悲代親而不舉樂禮論娶者蓋而不賀今既不能動蹈舊典至於德爲鄉閭之所敬言爲人士之所信誠宜正色矯而呵之何謂同其波流長此弊俗哉然民閒行之日久莫覺其非或清談所不能禁非峻刑不能止也遂詘周而疵孔謂傲放爲逸世矣或因變故佻竊榮貴或賴高援翻飛拔萃於是便騁矜誇驁氣凌雲物步高視遠眇然自足顧瞻否滯失羣之士雖實英異忽焉若草或傾枕而延賓或稱疾以距客欲令人士立門以成林車騎填嘻於閭巷呼謂尊貴不可不爾夫以勢位言之則周公勤于吐握以聞望校之則仲尼恂恂善誘咸以勞謙爲務不以驕慢爲高漢之末世則異於茲蓬髮亂鬢橫裓不帶或褻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類味之遊莫切切進德閭閻修業攻過弼違講道精義其相見也不復敘離闊問安否賓則入門而呼奴主則望客而喚狗其或不爾不成親至而棄之不與爲黨及好會則狐蹲牛飲爭食競割掣撥淩摺無復廉恥以同此者爲秦以不爾者爲劣終日無及義之言徹夜無箴規之益誣引老莊貴於率任大行不顧細禮至人不拘檢括嘯傲縱逸謂之體道嗚呼惜乎豈不哀哉於是嘲族以敍歡交極黷以結情款以傾倚申脚（羣書治要作屈申）者爲妖妍標秀以風格端嚴者爲田舍朴騃以蚩鎮抗指者爲勦令鮮倚以出言有章者爲摺荅猝突凡彼輕薄之徒雖便辟偶俗廣結伴流更相推揚取達速易然率皆皮膚狡澤而懷空抱虛有似蜀人瓠壺之喻胸中無一紙之誦所識不過酒炙之事所謂傲很明德即暱從昧冒于貨財貪于飲食左生所載不才之子也若問以墳索之微言鬼神之情狀萬物之變化殊方之奇怪朝廷宗廟之大禮郊祀禘祫之儀品三正四

始之原本陰陽律歷之道度軍國社稷之典式古今因革之異同則恍惚自失嗜嗚俛仰蒙蒙焉莫莫焉雖心覺面牆之困而外護其短之之病不肯謙已強張大談曰雜碎故事蓋是窮巷諸生章句之士吟詠而向枯簡匍匐以守黃卷者所宜識不足以問吾徒也誠知不學之弊碩儒之貴所祖習之非所輕易之謬然終於迷而不返者由乎放誕者無損於進趨故也若高人以格言彈而呵之有不畏大人而長惡不悛者下其名品則宜必懼然冰泮而革面旋面東走之迹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五

譏惑

抱朴子曰澄濁剖判庶物化生羽族或能應對焉毛宗或有知言焉于獵識往歸終知來玄禽解陰陽蛇蟺遠泉流蓍龜無以過焉甘石不能勝焉夫唯無禮不廁貴性厥初邃古民無階級上聖悼混然之甚陋愍泉穴之可鄙故構棟宇以去鳥獸之羣制禮數以異等威之品教以盤旋訓以揖讓立則磬折拱則抱鼓趨步升降之節瞻視接對之容至於三千蓋檢溢之隄防人理之所急也故儼若冠於曲禮望貌首於五事出門有見賓之肅閑居有敬獨之戒顏生整儀於宵浴仲由臨命而結纓恭容暫廢情慢已及安上治民非此莫以蓋人之有禮猶魚之有水矣魚之失水雖暫假息然枯槁可必待也人之棄禮雖猶醜然而禍敗之階也魯秉周禮暴兵不加魏式干木鋭寇旋旆大楚帶甲百萬而有振槁之脆強秦殺函襲崤而無折柳之固豈非棄三本而喪根柢之攸召哉矧乎安逸觸情喪亂日久風隳教沮抑斷之儀廢簡脫之俗成近人僅政化之蚤役庸民遭道綱之絕紊猶網魚之去水罟圍獸之出陸羅也喪亂以來事物屢變冠履衣服袖袂財制日月改易無復一定乍長乍短一廣一狹忽高忽卑或粗或細所飾無常以同爲快其好事者朝夕放効所謂京輦貴大眉遠方皆半額也余寔凡夫拙於隨俗其服物變不勝故不變無所損者余未曾易也雖見指笑余亦不理也豈苟欲違衆哉誠以爲不急耳上國衆事所以勝江表者多然亦有可否者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謂違本邦之他國不改其桑梓之法也況其在於父母之鄉亦何爲當事棄舊而強更學乎吳之善書則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皆一代之絕手如中州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各一邦之妙並用古體俱足周事余謂廢已習之法更勤苦以學中國之書尚可不須也況於乃有轉易其聲音以效北語既不能便良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此猶其小者耳乃有遭喪者而學中國哭者令忽然無復念之情昔鍾儀莊舄不忘本聲古人韙之孔子云喪親者若嬰兒之失母其號豈常聲之有寧今哀有餘而禮不足哭以洩哀妍拙何在而乃治飾其音非痛切之謂也又聞貴人在大哀或有疾病服石散以數食宣藥勢以飲酒爲性命疾患危篤不堪風冷幃帳茵褥任其所安於是凡瑣小人之有財力者了不復居於喪位常在別房高牀重褥美食大飲或與密客引滿投空至於沈醉曰此京洛之法也不亦惜哉余之鄉里先德君子其居重難或幷在衰老於禮唯應纕麻在身不成喪致毀者皆過哀啜粥口不經甘時人雖不肖者莫不企及自勉而今人乃自取如此何其相去之遼緬乎又凡人不解呼謂中國之人居喪者多皆奢溢殊不然也吾聞晉之宣景文武四帝居親喪皆毀瘠踰制又不用王氏二十五月之禮皆行七月服于時天下之在重哀者咸以四帝爲法世人何獨不聞此而虛誣高人不亦惑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六

刺驕

抱朴子曰生乎世貴之門居乎熱烈之勢率多不與驕期而驕自來矣非夫超羣之器不辯於免盈溢之過也蓋勞謙虛己則附之者衆驕慢倨傲則去之者多附之者衆則安之徵也（本脫之徵也三字據書治要補）去之者多則危之診也存亡之機於是乎在輕而爲之不亦蔽哉亦有出自卑碎由微而著徒以翕肩斂迹偃伊側立低眉屈膝奉附權豪（意林作事豪貴）因緣運會超越不次毛成翼長蟬蛻泉壤便自軒昂目不步足器滿意得視人猶芥或曲晏密集管絃嘈雜後賓填門不復接引或於同造之中偏有所見復未必全得也直以求之差勤以數接其情苞苴繼到壺榼不曠者耳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而多有行諸云是自尊重之道自尊重之道乃在乎以貴下賤卑以自牧非此之謂也乃衰薄之獘俗膏肓之癈疾安共爲之可悲者也若夫偉人巨器量逸韻遠高蹈獨往蕭然自得身寄波流之間神躋九玄之表道足於內遺物於外冠摧履決藍縷帶索何冗與俗人競幹佐之便僻修佞幸之媚容効上林喋喋之嗇夫爲春蜩夏蠅之聒耳求之以貌責之以妍俗人徒覩其外形之粗簡不能察其精神之淵邈務在皮膚不料心志雖懷英抱異絕倫邁世事動可以悟舉世之術言發足以解古今之惑含章括囊非法不談而茅蓬不能動萬鈞之鏗鏘侏儒不能看重仞之弘麗因而蚩之謂爲凡憒夫非漢濱之人不能料明珠於泥淪之蚌非泣血之民不能識夜光於重崖之裏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鵬天之大鵬寸鮒游牛迹之水不貴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所以疾之而不能黙者願夫在位君子無以貌取人勉勗謙損以永天秩耳抱朴子曰世人聞戴叔鸞阮嗣宗傲俗自放見謂大度而不量其材力非敝生之匹而慕學之或亂項科頭或裸袒蹲夷或

濯脚於稠衆或溲便於人前或停容而獨食或行酒而止所親此蓋左衽之所爲非諸夏之快事也夫以戴阮之才學猶以跣踔自病得失財不相補向使二生敬蹈檢括恂恂以接物競競以御用其至到何適但爾哉況不及之遠者而遊修其業其速禍危身將不移陰何徒不以清德見待而已乎昔者西施心痛而臥於道側姿顏妖麗蘭麝芬馥見者咸美其容而念其疾莫不躊躇焉於是鄰女慕之因僞疾伏於路閉形狀既醜加之酷臭行人皆憎其貌而惡其氣莫不睨面掩鼻疾趨而過焉今世人無戴阮之自然而効其倨慢亦是醜女闇於自量之類也帝者猶執子弟之禮於三老五更者率人以敬也人而無禮其刺深矣夫慢人必不敬其親也蓋欲人之敬之必見自敬焉不修善事則爲惡人無事於大則爲小人紂爲無道見稱獨夫仲尼陪臣謂爲素王則君子不在乎富貴矣今爲犯禮之行而不喜聞過死之譏是負豕而憎人說其臭投泥而諱人言其汙也昔辛有見被髮而祭者知戎之將熾余觀懷愍之世俗尚驕褻夷虜自遇其後羌胡猾夏侵掠上京及悟斯事乃先著之妖怪也今天下向乎中興有徵何可不共改既往之失脩濟濟之美乎夫入虎狼之羣後知賁育之壯勇處禮廢之俗乃知雅人之不渝道化淩遲流遁遂往賢士儒者所宜共惜法當扣心同慨矯而正之若力之不能末如之何且當竹柏其行使歲寒而無改也何有便當崩騰競逐其闌昔之徒以取容於若曹邪去道彌遠可謂爲痛歎者也其或峨然守正確爾不移不違轉以隨衆不改雅以入鄙者人莫能憎而知其善而斯以不同於己者便共仇讎而不數之嗟乎衰弊乃可爾邪君子能使以亢亮方楞無黨於俗揚清波以激濁流執勁矢以厲羣枉不過當不見容與不得富貴耳天爵苟存於吾體者以此獨立不達亦何苦何恨乎而便當伐本瓦合餔糟握泥朝足適復毀方入圓不亦劇乎夫節士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奪也不能使人（本脫敬之至使人十二字從羣書治要補）不憎之而道不可屈也不能令人不辱之而榮（本作行從羣書治要改）猶在我也不能令人不擯之而操不可改也故分定計決勸沮不能干樂天知命憂懼不能入困瘁而益堅窮否而不悔誠能用心如此者亦安肩草靡萍浮以索鑿枘劭乎禮之所棄者之所爲哉抱朴子曰聞之漢末諸無行（據本作無從盧本下文云無行之子盧本爲長）自相品藻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眞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夫古人所謂通達者謂通於道德達於仁義耳豈謂通乎褻黷而達於淫邪哉有似盜跖自謂有聖人之道五者也此俗之傷破人倫劇於寇賊之來不能經久豈所損壞一服而已若夫貴門子孫及在位之士不惜典刑而皆科頭袒體踞見賓客既（羣書治要作毀）辱天官又移染庸民後生晚出見彼或已經清（藏本作後或以經清資脫見字從羣書治要校正舊寫本作經清）或佻竊虛名而躬自爲之則凡夫便謂立身當世莫此之爲美也夫守禮防者苦且難而其人多窮賤焉恣驕放者樂且易而爲者皆連達焉於是俗人莫不委此而就彼矣世間或有少無清白之操業長以買官而富貴或亦其所知足以自飾也其黨與足以相引也而無行之子便指以爲證曰彼縱情恣慾而不妨其赫奕矣此敕（羣書治要作整）身履道而不免於貧賤矣而不知榮顯者有幸而頓淪者不遇皆不由其行也然所謂四通八達者愛助附己爲之履不及納帶不暇結攜手升堂連袂入室出則接膝請會則直致所惠則得多屬託則常聽所欲則必副言論則見饒有患則見救所論薦則塞驢蒙龍駿之價所中傷則孝己受商臣之談故小人之赴也若決積水於萬仞之高隄而放烈火乎雲夢之枯草焉欲望肅雍濟濟後生有式是猶炙氷使燥積灰令熾矣

百里

抱朴子曰三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官益大其事愈優煩劇所鍾其唯百里衆役於是乎出誅求之所叢赴牧守雖賢而令長不堪則國事不舉萬機有闕其損敗豈徒止乎一境而已哉今長尤宜得才乃急於臺省之官也用之不得其人其故無他也在乎至公之情不行而任私之意不違也或父兄貴重而子弟以聞望見選或高人屬託而凡品以無能見敘或是所宿念或親戚匪他知其不可而能用此（藏本作也從盧本改）等亦時有快者不爲盡無所中也要於不精者率多矣其能自効立勳修清約夙夜在公以求衆譽懼風績之不美恥知己之謬舉尠矣庸猥之徒器小志近冒于貨賄唯富是圖肆情恣慾無止無足（藏本作元止元足從舊寫本改）在所司官知其有足賴主人舉劾彈糾終於當解慮其結怨反見中傷不敢犯網而恣其貪殘矣如此黎庶亦安得不困毒而離叛離叛者衆則不得不屯聚而爲羣盜矣夫百尋之室焚於分寸之隙千丈之陂潰於一蟻之穴何可不深防乎何可不改張乎而秉斤兩者或舍銓衡而任情掌柯斧者或曲繩墨於附己選之者既不爲官擇人而求之者又不自謂不任於是莅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或有穢濁驕奢而困百姓者矣或有苛虐酷烈而多怨叛者矣或有闇塞退憒而庶事亂者矣或有潦倒疏緩而致頹壞者矣或有好興不急而疲人力者矣或有藏養逋逃而行淩暴者矣或有不曉法令而受欺弄者矣或有以音聲酒色而致荒湎者矣或有圍棊樗蒱而廢政務者矣或有田獵遊飲而忘庶事者矣或有不省辭訟而刑獄亂者矣百姓不堪起爲寇賊釁咎發聞寘于叢棘虧君上之明益刑書之煩而民之荼毒亦已深矣夫用非其人譬猶被木馬以繫纓何由騁迹於追風以攘龍當雲雨安能耀景於天衢哉若秉國之鈞出納王命者審良樂之顧眄不

令跛蹇廝騏駿冒昧苟得闇於自量者慮中道之顛躓不以駑蹇服鹽衡則何患庶績之不康何憂四凶之不退三皇豈足四五帝豈難六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接疏

抱朴子曰以英逸而遭大明則桑蔭未移而金蘭之協已固矣以長才而遇深識則不待歷試而相知之情已審矣飄乎猶起鴻之乘勁風翩乎若勝鱗之躡驚雲也若以沈抑而可忽乎則姜公不用於周矣若以疏賤而可距乎則毛生不貴乎趙矣若積素行乃託政則甯戚不顯於齊矣若貴宿名而委任則陳韓不錄於漢矣明者舉大畧細不恢不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肩稱薪而爨數粒乃炊弃瑕弃璧披毛索屬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二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異十一

鈞世

或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露而易見以此易見比彼難曉猶溝澮之方江河螘垤之並嵩岱矣故水不發崑山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抱朴子荅曰夫論管穴者不可問以九陔之無外習拘閭者不可督以拔萃之獨見蓋往古之士匪鬼匪神其形器雖冶鑠於疇曩然其精神布在乎方策情見乎辭指歸可得且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蔚富贍麗也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也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然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冥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刻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也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然古書者雖多未必盡美要當以爲學者之山淵使屬筆者得采伐漁獵其中然而譬如東甌之木長洲之林梓豫雖多而未可謂之爲大厦之壯觀華屋之弘麗也雲夢之澤孟諸之藪魚肉之下脫一字雖饒而未可謂之爲煎燉之盛膳瀹狄之嘉味也今詩與古詩俱有義理而盈於差美方之於士並有德行而一人偏長藝文不可謂一例也比之於女俱體國色而一人獨閑百伎不可混爲無異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清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豔乎等稱征伐而出軍畜作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則舉條可以覺焉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滅於蕣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入談語故爲知有疑音作胡越之接終不相解以此教戒人豈知之哉若言以易曉爲辨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之恠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邪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省煩

抱朴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彌綸人理誠爲曲備然冠婚飲射何煩碎之甚邪人倫雖以有禮爲貴但當令足以敘等威而表情敬何在乎升降揖讓之繁重拜起俯伏之無已邪往者天下乂安四方無事好古官長時或修之至乃講試累月督以楚撻晝夜修習廢寢與食經時學之一日試之執卷從事案文舉動黜謫之罰又在其閒猶有過誤不得其意而欲以爲以此爲生民之常事至難行也此墨子所謂累世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事者也古人詢于芻蕘博採童謠狂夫之言猶在擇焉至於墨子之論不能非也但其張弧網開塗徑浹人事備王道不能曲述耳至於譏葬厚刺禮煩未可棄也自建安之後魏之武文送終之制務在儉薄此則墨子之道有可行矣余以爲喪亂既平朝野無爲王者所制自君作古可命精學治聞之士才任損益免於拘愚者使刪定三禮割棄不要次其源流總合其事類集以相從其煩重遊說辭異而義同者存之不可常行除之無所傷損卒可斷約而舉之勿令沈隱復有凝滯其吉凶器用之物俎豆觚觶之屬玄冠車服之制旗章采色之美宮室尊卑之品朝饗賓主之儀祭奠殯葬之變郊祀禘祫之法社稷山川之禮皆可減省務令約儉夫約則易從儉則用少易從則不煩用少則費薄不煩則涖事者無過矣費薄則調求者無苛矣弃伏揖讓之節升降盤旋之容使足敘事無令小碎條牒各別令易案用今五禮混撓雜飾紛錯枝分葉散重出互見更相貫涉舊儒尋案猶多所滯駁難漸廣異同無已殊理兼說歲增月長自非至精莫不惑悶躊躇岐路之衢愁勞羣疑之藪煎神瀝思考校叛例嘗有窮年竟不豁了治之勤苦決嫌無地呻吟尋析憔悴決角修之華首不立妨費日月廢棄他業愁困後生眞未央矣長致章句多於本書今若彼合雜俗次比種

稷刪削不急抗其綱較其令炳若日月之著明灼若五色之有定息學者萬倍之役弭諸儒爭訟之煩將來達者觀之當美於今之視周矣此亦改燒石去血食之比無所憚難而恨恨於惜懷推車遲於去巢居也然守常之徒而卒聞此義必將愕然創見謂之狂生矣夫三王不相沿樂五帝不相襲禮而其移風易俗安上治民一也或革或因損益懷善何必當乘船以登山策馬以涉川被甲以升廟堂重裘以當隆暑乎若謂古事終不可變則楣楥不當代薪埋衣裳不宜改祼祖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一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二

尚博

抱朴子曰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嶽也雖津塗殊闢而進德同歸雖離於舉趾而合於興化故通人總原本以括流末操綱領而得一致焉古人歎息於才難故謂百世爲隨踵不以璞非崑山而棄耀夜之寶不以書不出聖而廢助教之言是以閭陌之拙詩軍旅之鞫誓或詞鄙喻陋簡不盈十猶見撰錄亞次典誥百家之言與善一揆譬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猶針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漢魏以來羣言彌繁雖義深於玄淵辭贍於波濤施之可以臻徵祥於天上發嘉瑞於后土召環雉於大荒之外安圉堵於函夏之內近弭禍亂之階遠垂長世之祉然時無聖人目其品藻故不得騁騂騄之迹於千里之塗編近世之道於三墳之末也拘繫之徒輕奇賤異謂爲不急或云小道不足觀或云廣博亂人思而不識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衮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也或貫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礙切之至言爲駭拙以虛華之小辯爲姸巧眞僞顛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釣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歎可慨者也或曰著述雖繁適可以騁辭繼藻無補救於得失未若德行不言之訓故顏閔爲上而游夏乃次四科之格學本而行末然則綴文固爲餘事而吾子不褒崇其源而獨貴其流可乎抱朴子荅曰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識者精也夫唯粗也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也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識矣文之體略可得聞乎抱朴子荅曰荃

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宏促屬辭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蘊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邃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未足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比其輕重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強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書紙者便槩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蓋刻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稱援琴者至衆而夔襄專知音之難廢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羣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容蓋有遠過衆者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末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且定聖謨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尊未得比焉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或曰今世所爲多不及古文章著述又亦如之豈氣運衰殺自然之理乎抱朴子荅曰百家之言雖有步起皆出碩儒之思成才士之手方之古人不必悉滅也或有汪濊玄曠合契作者內闢不測之深源外播不匱之遠流其所祖宗也高其所紬繹也妙變化不繫滯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凝閡於一塗之逼促是以偏嗜酸鹹者莫能知其味用思有限者不能得其神也夫應龍徐舉顧吟凌雲汗血綴步呼吸千里而螻螘怪其無階而高致鴛鴦恚其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騁於詩論之中周旋於傳記之間而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淺揣甚深雖始自髫齔訖于振素猶不得也夫賞其快者必譽之以妍而不得曉者必毀之以惡自然之理也於是以其所不解者爲虛誕慺（原注力俄切）誠以爲爾未必違情以傷物也又世俗率神貴古

昔兩驥駿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所泣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前代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大玄見蚩薄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熱今月不及古月之明何肎許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所患矣昔之破琴剿弦者諒有以而然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三

漢過

抱朴子曰歷覽前載逮乎近代道微俗弊莫劇漢末也當望端右闇官之徒操弄神器秉國之鈞廢正興邪殘仁害義躊躇背僧即讐從昧同惡成羣汲引姦黨吞財多藏不知紀極而不能散錙銖之薄物施振清廉之窮儉焉進官則非多財者不達也獄訟則非厚貨者不直也官高勢重力足拔才而不能發毫釐之片言進益時之翹俊也其所用也不越於妻妾之戚屬其惠澤也不出乎近習之庸瑣莫戒臧文竊位之譏靡追解狐忘私之義分祿以擬王林致事以由方罔故列子比屋而門無鄭陽之恤高槪成羣而不遺暴生之薦抑挫獨立推進附己此樊姬所以掩口焉唐所以永慨也于時率皆素飡偷容掩德蔽賢忌有功而危之疾清白而排之諱忠讜而陷之惡特立而擯之柔媚者受崇飾之祐方稜者蒙訕棄之患養豺狼而殲騏虞殖枳棘而翦椒桂於是傲兀不檢丸轉萍流者謂之弘偉大量苛碎峭嶮懷螫挾毒者謂之公方正直令色瞥慧有貌無心者謂之機神朗徹利口小辯希指巧言者謂之標領清妍猝突莽鵲驕矜輕倪者謂之巍峩瑰傑嗜酒好色闊茸無疑者謂之率任不矯求取不廉好奪無足者謂之淹曠達節蓬髮褻服遊集非類者謂之通美汎愛反經詭聖順非而博者謂之莊老之客嘲弄嗤妍凌尚侮慢者謂之蕭豁雅韻毀方投圓面從響應者謂之絕倫之秀憑倚權豪推貨履徑者謂之知變之奇嬾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仰賴強親位過其才者謂之四豪之匹輸貨勢門以市名爵者謂之輕財貴義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左道邪術假託鬼怪者謂之通靈神人卜占小數誑飾禍福者謂之知來之妙聲馬弄稍（原注山角切）一夫之勇者謂之上將之元合離道聽偶俗而言者謂之英才碩儒若夫體亮行高神清量遠不諂笑以取悅不曲言以負心含霜履雪義不苟合據道推方嶷然不羣風雖疾而枝不撓身雖困而操不改進則切辭正論攻過箴闕退則端誠杜私知無不爲者謂之闇騃徒苦夙興夜寐退食自公憂勞損益畢力爲政者謂之小器俗吏於是明哲色斯而幽遁高俊括囊而佯愚疏賤者奮飛以擇木縶制者曲從而朝隱知者不肎吐其祕算勇者不爲致其果毅忠謇離退姦凶得志邪流溢而不可遏也僞塗闊而不可杜也以臻乎淩上替下盜賊多有宦者奪人主之威三九死庸豎之手忠賢望士謂之黨人囚捕誅鋤天下嗟嘆無罪無辜閉門遇禍微煙起於蕭牆而廢炎徧於宇宙淺隙發於肩寸而波濤漂乎四極金城屠於庶寇湯池航於一葦勁鋩望塵而冰泮征人倒戈而奔北飛鋒薦於扆闥左袒掠於禁省禾黍生於廟堂榛莽秀乎玉階雲觀變爲狐兎之藪象魏化爲虎豹之蹊東序烟燼於委灰生民燋淪於淵火凶家害國得罪竹帛良史無褒言金石無德音夫何哉失人故也

吳失

抱朴子曰吳之杪季殊代同疾知前失之於彼不能改弦於此鑒亂亡之未遠而躡傾車之前軌覩枳首之爭苺而忘同身之禍笑蟻蝨之宴安不覺事異而患等見競濟之舟沈而不知殊塗而溺均也余生於晉世所不見余師鄭君具所親悉每誨之云吳之晚世尤劇之病賢者不用滓穢充序紀綱弛紊吞舟多漏貢舉以厚貨者在前官人以黨強者爲右匪富匪勢窮年無冀德清行高者懷英逸而抑淪有才有力者躡雲物以官蹠主昏於上臣欺於下不黨不得不競不進背公之俗彌劇正直之道遂壞於是斥鷃因驚風以凌霄朽舟託迅波而電邁鴛鳳卷六翮於叢棘鵷首滯潢汙而不擢矣秉維之佐牧民之吏非母后之親則阿諂之人也進無補過拾遺之忠退無聽訟之幹虛談則口吐冰霜行己則濁於泥潦莫媿尸祿之刺莫畏致戎之禍以毀譽爲黨織以威福代稼穡車服則光可以鑒豐屋則羣鳥爰止叱吒疾於雷霆禍福速於鬼神勢利傾於邦君儲積富乎公室出飾翟黃之衛從入遊玉根之藻悅僮僕成軍閉門爲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有魚滄濯裘之儉以竊趙宣平仲之名內崇陶侃文信之訾實有安昌董鄧之汙雖造賓不沐嘉旨之俟飢士不蒙升合之救而金玉滿堂妓妾溢房商販千艘腐穀萬庾園囿擬上林館第僭太極梁肉餘於犬馬積珍陷於帑藏其接士也無葭莩之薄其自奉也有盡理之厚或有不開律令之篇卷而竊大理之位不識几案之所置而處機要之職不知五經之名目而饗儒官之祿不閑尺紙之寒暑而坐著作之地筆不狂簡而受駮議之榮低眉垂翼而充奏劾之選不辨人物之精粗而委以品藻之政不知三才之軍勢而軒昂節蓋之下屢爲奔北之辱將而不失前鋒之顯號不別菽麥之同異而忝明顧問之近任夫魚質龍文似是而非道水而喜見獺即悲雖臨之以斧鉞之威誘之以傾城之寶猶不能奮鉛鋒於犀兕騁駑蹇以追風非不忌重誅也非不悅美賞也體不可力無自柰何而欲與之輯熙百揆弘濟大務猶託萬鈞於尺舟之上求千鍾於升合之中紲芻狗而責盧鵲之効構雞鶩而崇鷹揚之功其不可用亦較然矣吳主不此之思不加夕惕佞諂凡庸委以重任危機急於弦弩亡徵著於日月而自謂安於峙嶽唐虞可仰也目力疲於綺縠而不以覽庶事之得失耳聰盡於淫音而不以證獻言之邪正穀帛靡於不急而不以賑戰士之凍餒心神悅於愛媚而不以念存亡之弘理蓋輕乎崇替之源而忽乎宗廟之重者也鄭君又稱其師左先生隱居天柱山不營祿利不友諸侯然心願太平竊憂桑梓乃慨然永歎於蓬屋之下告其門生曰漢必寢耀黃精載起續樞紐於太微迴紫蓋於鶉首聯天理物光宅東夏惠風被於區外玄澤洽乎宇內重譯接武貢楛原注侯切盈庭蕩蕩巍巍格于上下承平守蔵本訛作宇從舊寫本改文因循甚易而五弦謐聲南風不詠上不獲恭己之逸下不聞康哉之歌飛龍翔而不集淵虯蟠而不躍鵾虞翳於冥昧朱華牙而未秀陰陽相沴寒燠繆節七政告凶陵谷易所殷雷輸磑於龍潛之月凝霜肅殺乎朱明之運玉燭不照沈璧不涌郊場多壘嘉生不遂夫豈蔵本作其豈今從舊寫本他哉誠由四凶不去元凱不舉用者不賢賢者不用也然高檝遠量被褐懷玉守靜潔志無欲於物藏器淵涔得意遺世非禮不動非時不見困而無悶窮而不悔樂天任命混一榮辱進無悅色退無戚容者固有伏死乎甕牖安肩衒沽以進趨揭其不貲之寶以競燕石之售哉孔墨之道昔曾不行孟軻揚雄亦居困否有德無時有自來耳世無離朱阜白混焉時乏管青騏蹇綵焉積磔積於金匱瓊瑤委乎溝洫匠石緬而遐淪梓豫忽而莫識已矣悲夫我生不辰弗先弗後將見吳士之化爲晉域南民之變成北隸也言猶在耳而孫氏與機抱朴子聞之曰二君之言可爲來戒故錄于篇欲後代知有吳失國匪降自天也若苟諱國惡纖芥不貶則董狐無貴於直筆賈誼將受譏於過秦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四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五

守塉

抱朴子曰余友人有潛居先生者慕寢丘之莫爭簡塉土以著守銳精藝文意忽學稼屢失有年飢色在顏或人難曰夫知禮在於廩實施博由乎貨豐高出於有餘儉生乎不足故十千美於詩人食貨首乎八政躬稼基克配之業耦耕有不改之樂奇士之居也進則侶鴻鸞以振翮退則參陶白之理生仕必霸王居必千金是以昔人必科膏壤以分利勤四體以稼穡播原菽之與與茂嘉蔬之翼翼收蓋稚之子倉積我庾之惟億出連騎以遊敗入侯服而玉食而先生之宅此也亢陽則出谷颺塵重陰則滔天淩丘陸無含秀之苗水無吐穗之株稗糲曠於圖廩薪爨廢於庖廚怡爾執待免之志坦然無去就之謨吾恐首陽之事必見於今丹山之困可立而須人爲子寒心子何宴然而弗憂也夫覩機而不作不可以言明安土而不移衆庶之常事豈翫鮑者忘蘭而大迷者易性乎何先生未寤之久也鄙人載焉不識所謂夫衮冕非禦鋒鏑之服典誥非救飢寒之具也胡不眎沃衍於四郊躬田畯之良業捨六藝之迂闊收萬箱以賑乏乎潛居先生曰夫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鄭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井蠹不可語以滄海庸俗不中說以經術吾子苟知老農之小功未喻面牆之巨拙何異拾瑣沙而捐隋和向烱燭而背白日也夫好尚不可以一概杭趨舍不可以彼我易也夫欲躋閶風陟嵩華者必不留行於巨垤意在乎游南溟汎滄海者豈暇逍遙於潢洿是以注清聽於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牢饗方丈者荼蓼之味不能甘其口鵾鵬戾赤霄以高翔鶺鴒傲蓬林以鼓翼洿隆殊途亦飛之極晦朔甚促朝菌不識蜉蝣忽忽於寸陰野馬六月而後息鯈鮒汎濫以暴鱗靈虬勿用乎不測行業乖舛意何可得余雖藜飧之不充而足於鼎食矣故列子不以其乏而貪鄭陽之祿曾參不以其貧而易晉楚之富夫收微言於將墜者周孔之遐武也情摯摯以爲利者孟叟之罪人也造遠者莫能兼通於岐路有爲者莫能並舉於耕學體瘁而神豫亦何病於居約且又處塉則勞勞則不學清而清至矣居沃則逸逸則不學奢而奢來矣清者福之所集也奢者禍之所赴也福集則雖微可著雖褻可興焉禍赴則雖強可弱雖存可亡焉此不期而必會不招而自來者也故君子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輟其流則遏其源故道德之功建而奏靡之門閉矣姜望至德而倜不復種重華大聖而漁不償網然後玉璜表瞽巨之祚大功有二十之高何必譏之以惰嬾而察才以相士乎夫二人分財取少爲廉余今讓天下之豐沃處茲邦之褊埆舍安昌之膏腴取北郭之無欲誠萬物之可細亦何往而不足哉北辰以不改爲衆星之尊五嶽以不遷爲羣望之宗蟋蟀屢移而不貴禽魚屢深則逢患方將墾九典之蕪蔇播六德之嘉穀厥田邈於上土之科其收盈乎天地之閒何必耕耘爲務哉昔被衣以弃財止盜庾氏以推璧厲貪疏廣散金以除子孫之禍叔敖取塉以弭可欲之憂牛缺以載珍致寇陶答以多藏召殃得失較然可無鑒乎於是問者抑然良久口張而不能嗑首俛而不能仰慨而嗟乎始悟立不朽之言者不以產業汨和追下帷之績者不以窺園消且子以臭雞之甘呼鴛鳳擗蟹之計要猛虎豈不陋乎鄙哉子之不夙知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六

安貧

抱朴子曰昔漢火寢耀龍戰虎爭九有幅裂三家鼎據有樂天先生者避地蓬轉播流岷益始處昵於文休末見知於孔明而言高行方獨立不羣時人憚焉莫之或與時二公之力不能遂衆遂令斯生沈抑衡蕪茵漸桑榆而韋布不改而時主思賢不聞不知當遂之士莫舉莫貢潛側武之陋巷竄繩樞之蓬屋進廢經世之務退忘治生之事藜飡屢空朝不謀夕於是偶俗公子造而詣之曰蓋聞有伊呂之才者不久滯於窮賤懷猶頓之術者不長處於飢寒達者貴其知變智士驗乎不匱故范生出則滅吳霸越爲命世之佐入則貨殖營生累萬金之貲夫貧在六極富在五福詩美哿矣易貴聚人垂餌香則鯉鮪來懸賞厚則果毅奮長卿所以解犢鼻而擁朱旄曲逆所以下席扉而享茅土不韋所以食十萬之邑絳侯所以拔囹圄之困也故下鄉儉而獲悔咎之辱漂嫗豐而蒙千金之報先生無少伯之奇略專銳思乎六經忽絕衒沽以要榮冀西伯之方畋俟黃河之將清甘列子之菜色邈全神而遺形何異圖畫騏驥以代徒行之勞遙指海水以解口焦之渴張魚網於峻極之巔施釣緡於修本之末雖自以爲得所猶未免乎迂闊也事無身後之功物無違時之盛今海內瓜分英雄力競象恭滔天猾夏放命驁戀星馳以兼路豺狼奮口而交爭當途投袂以訟屈素士蒙塵以履徑純儒釋皇道而治五霸之術碩生弃四科而慍月旦之評筐篚實者進於苴萊之資地者退於朝廷握黃白者排金門而陟玉堂誦方策者結世雠而委泥滓贊將濃者瓦石成珪璋請託薄者龍駿弃林坰黨援多者偕驚飈以淩雲交結狹者侶跛鱉以沈泳夫九泥已不能遏彭蠡之沸騰獨賢亦焉能反流遁之失正今先生入無儋石之儲出無束脩之調徒含章如龍鳳被

文如虎豹吐之如波濤陳之如錦繡而凍餓於壎篪何計疏之可弔矣不汎輕舟以託迅御飛帆以遠之交現貨於朔南收金碧於九疑迪崔烈之遐武縻好爵於清時徒疲勞於述作豈蟬蛻之有期也獨苦身以爲名乃黃老之所蚩也樂天先生荅曰六藝備研八索必該斯則富矣振翰摛藻德音無窮斯則貴矣求仁仁至舍旃焉如夫棲重淵以頤靈外萬物而自得遺紛埃於陰塗澄精神於玄默不窺牖以遐覽判微言而靡惑雖復設之以台鼎猶確爾而弗革也曷肩憂貧而與賈豎爭利戚窮而與凡瑣競達哉吾子苟知商販可以崇實耕也可以免飢不識逐麋者不顧免道遠者其到遲也且夫尚父之鼓刀素首乃吐奇也萬鈞之爲重衝飈不能移簫韶未九成靈鳥不紆儀也是以俟扶搖而登蒼霄者不充詘於蓬蒿之杪騁蘭筋以陟六萬者不爭途乎蹇驢之群大孝必畏辱親之險故子春戰慄於下堂上智不貴難得之財故唐虞捐金而抵璧明哲消禍於未來知士聞利則慮害而吾子訊僕以汎舟孳孳於潤屋勸隋珠之彈雀探虎口以奪肉輕遺體於不測爾重險以遠至忘髮膚之明戒尋乾沒於難冀若乃焚輪傾巖木拔石飛陽侯山峙洪濤巍巍輕艘塵漂力與心違徒嗟泣而罔逮乃悟達者之見微也昔回憲以清苦稱高陳平以無金免危廣漢以好利喪身牛缺以載寶灰糜匹夫枉死於懷璧豐狐召災於美皮今吾子督余以誨盜之業教余以召賊之策進酖酒以獻酬非養壽之忠益夫士以三墳爲金玉五典爲琴箏講肆爲鍾鼓百家爲笙簧使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超流俗以高蹈軼億代而揚聲方長驅以獨往何貨崩之穢情夫藏多者亡厚好謙者忌盈含夜光者速剖循覆車者必傾過載者沈其舟慾勝者殺其生蓋下士所用心上德所未嘗也於是問者茫然自失請備門生之末編永寶長生之良方焉

抱朴子內外篇卷之三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仁明

抱朴子曰門人共論仁明之先後各據所見乃以諮余余告之曰三光垂象者乾也厚載無窮者坤也乾有仁而兼明坤有仁而無明卑高之數不以邈乎夫唯聖人與天合德故唐堯以欽明冠典仲尼以明義首篇明明在上元首之尊稱也明哲保身大雅之絕蹤也蛸飛蠕動亦能有仁故其意愛弘於長育哀傷著於噍噍原注上竹交切下子笑切噍也然赴阬穽而無猜入罻羅而不覺有仁無明故並趨禍而攸失熾潛景以易咀生各本如此盧本作組圭結棟宇以免巢穴選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改裸飾後舟楫以濟不通服牛馬以息負步序等威以鎮禍亂造器械以戒不虞創書契以治百官制禮律以肅風教皆大明之所爲非偏人之所能辯也夫心不違仁而明不經國危亡之禍無以杜過亦可知矣夫料盛衰於未兆探機事於無形指倚伏於理外距浸潤於根生者明之功也垂憐隱於昆蟲雖見犯而不校覩殼觫而改性避行葦而不蹈者仁之事也爾則明者才也仁者行也殺身成仁之行可力爲而至鑒玄測幽之明難妄假精粗之分居然殊矣夫體不忍之仁無臧否之明則心惑僞真神亂朱紫思算不分邪正不識不遠安危則一身之不保何暇立以濟物乎昔姬公非無友于之愛而涕泣以滅親石碏非無天性之慈而割私以奉公蓋明見事體不溺近情遂爲純臣以義斷恩合仁用明以計抑仁仁可時廢而明不可無也湯武逆取順守誠不仁也應天革命以其明也徐偃修仁以朝同班外墜城池之險內無戈甲之備亡國破家不明之禍也門人曰仲尼歎仁爲任重而道遠又云人而不仁如禮何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孟子曰仁宅也義路也人無惻隱之心非仁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失天下以不仁此皆聖賢之格言竹素之顯證也而先生貴明未見典據小子蔽闇竊所惑焉抱朴子荅曰古人云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子近之矣曩六國相吞豺虎力競高權詐而下道德尚殺伐而廢退讓孟生方欲抑頓貪殘褒隆仁義安得不勤勤諄諄獨稱仁邪然未有片言云仁勝明也譬猶疫癘之時醫巫爲貴異口同辭唯論藥石豈可便謂鍼艾之伎過於長生久視之道乎且吾以爲仁明之事布於方策直欲切理示大較精神舉一隅耳而子猶日用而不知云明事之無據乎乾稱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是立天以明無不包也坤云至哉萬物資生是地德仁承順而已先後之理不亦炳然詩云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明明天子令問不已易曰王明並受其福幽贊神明神而明之此則明之與神合體誠非純仁所能企擬也孔子曰聰明神武不云聰仁又曰昔者明王之治天下不曰仁王春秋傳曰明德惟馨不云仁德書云元首明哉不曰仁哉老子歎上士則曰明白四達其說衰薄則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易曰王者南面向明不云向仁也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爲仁由己斯則人人可爲之也至於聰明何可督哉故孟子云凡見赤子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以此觀之則莫不有仁心但厚薄之閒而聰明之分時而有耳昔崔杼不殺晏嬰晏嬰謂杼爲大不仁而有小仁然則姦臣賊子猶能有仁矣門人又曰易稱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人莫大於仁也抱朴子荅曰所以云爾者以爲仁在於行行可力爲而明人於神必須天授之才非所以訓故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博喻

抱朴子曰盈乎萬鈞必起于錙銖竦秀凌霄必始於分毫是以行潦集而南溟就無涯之曠壽常積而玄圃致極天之高

抱朴子曰騁逸策迅者雖遺景而不勞因風凌波者雖濟危而不傾是以元凱分職而則天之勳就伊呂既任而革命之功成

抱朴子曰瓊艘瑤楫無涉川之用金弧玉弦無激矢之能是以介潔而無政事者非撥亂之器儒雅而乏治略者非翼亮之才

抱朴子曰闔風玄圃不借高於巨垤懸黎結綠不假觀於瓊珉是以英偉不群而幽蕙之芬駭峻檝獨立而衆禽之響振

抱朴子曰氷炭不衍能於冷熱瑾瑜不證珍而體著（疑有誤）是以君子恭己不恤乎莫與至人尸居心遺乎毀譽

抱朴子曰衝飈傾山而不能効力於拔毫火鑠金石而不能耀烈以起涇是以淮陰善戰守而拙理治之策絳侯安社稷而乏承對之給

抱朴子曰徇名者不以授命爲難重身者不以近欲累情是以紀信甘灰糜而不恨楊朱同一毛於連城

抱朴子曰小鮮不解靈虬之遠規鳧鷖不知鴻鵠之非匹是以耦耕者笑陳勝之投耒淺識者嗤孔明之抱膝

抱朴子曰渟鈞之鋒驗於犀兕宣慈之良効於明試是以同否則元凱與斗筲無殊並在則騄騏與駑駘不異

抱朴子曰器非瑚簋必進銳而退速量擬伊呂雖發晚而到早是以鷦鷯倦翮猶不越乎蓬杪鴛鴦徐起顧眄而戾蒼昊

抱朴子曰否終則承之以泰晦極則清輝晨耀是以垂耳吳阪者騁千里之逸軌縈鱗九淵者凌虹霓以高蹈

抱朴子曰九斷四屬者蘊藻所以表靈摧柯碎葉者菖蒲所以增芬是以夷吾桎檻而建匡合之績應侯困辱而著入秦之勳

抱朴子曰所競者細則利同而讎結善否殊塗則事異而■生（藏本作結生舊本空白一字）是以嫫母宿瘤惡見西施之豔容商臣小白憎聞延州之退耕

抱朴子曰精鈍舛迹則凌遲者愧恨壯弱異科則扛鼎者見忌是以淮陰顯擢而庸隸悒懊以疾其超武安功高而范雎飾談以破其事

抱朴子曰必死之病不下苦口之藥朽爛之材不受雕鏤之飾是以比干匪躬而剖心於精忠田豐見微而夷戮於言直

抱朴子曰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夏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禼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升平

抱朴子曰登峻者戒在於窮高濟深者禍生於舟重是以西秦有思上蔡之李斯東越有悔盈亢（藏本作抗今從舊寫本）之文種

抱朴子曰剛柔有不易之質貞橈有天然之性是以百鍊而南金不虧其直危困而烈士不失其正

抱朴子曰不以其道則富貴不足居違仁舍義雖期頤不足客是以卞隨負石以投淵仲由甘心以赴刃

抱朴子曰卑高不可以一槩齊餐廩不可以勸沮化是以惠施患從車之苦少莊周憂得魚之方多

抱朴子曰出處有氷炭之殊躁靜有飛沈之異是以墨翟以重繭怡顏箕叟以遺世得意

抱朴子曰適心者交淺而愛深忤神者接久而彌乖是以聲同則傾蓋而居昵道異則白首而無愛

抱朴子曰艅艎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櫂之以北狄則沈溺於波流焉蒲梢汗血迅趨之駿足也御非造父則傾僨於嶮塗焉青萍豪曹劍鋒之精絕也操者非羽越則有自傷之患焉勁兵銳卒撥亂之神物也用者非明哲則速自焚之禍焉

抱朴子曰天秩有不遷之常尊無禮（藏本有猶字今舊寫本刪）犯逾死之重刺是以玄洲之禽歐雖能言而不得廁貴牲蛩蛩之負蹷雖寄命而不得爲仁義

抱朴子曰謗讟不可以巧言弭實恨不可以虛事釋

抱朴子曰明主官人不令出其器忠臣居位不敢過其量非其才而妄授非所堪而虛任猶氷硯之盛沸湯莪莩之包烈火緩萬鈞於腐索加倍載於扁舟

抱朴子曰豹狐之裘不爲負薪施九成六變不爲聾夫設高唱遠和不爲庸愚吐忘身致果不爲薄德作

抱朴子曰民財匱夫而求不已下力竭（羣書治要作極）矣而役不休欲怨歎之（本作糧而從羣書治要改）不生規其寧之惟永猶斷根以積枝割背以裨腹刻目以廣明剜耳以開聰也

抱朴子曰法無一定而慕權宜之隨時功不倍前而好屢變以偶俗猶剸高馬以適卑車削附蹗以就福履斷長劒以趂短鞞割尺璧以納促匣也

抱朴子曰止波之修鱗不出窮谷之盜鸞棲之峻木不秀培塿之卑九疇之格言不吐庸猥之口金版之高筭不出恒民之懷覩百抱之枝則足以知其本之不細覩汪濊之文則足以覺其人之淵邃

抱朴子曰桑林鬱蔼無補柏木之凄列膏壤帶郭無解黔敖之蒙袂然蘭纊綿絺孔此之自出千倉萬箱於是乎生故識遠者貴本見近者務末

抱朴子曰體粗者繫形知精者得神原始見終者有可推之緒得之未晓者無假物之因是以晝見天地未足稱明夜察分毫乃爲絕倫

抱朴子曰芳蘂春耀不能離柯以久鮮吞舟之魚不能舍水而攝生是以名美而實不副者必無沒世之風位高而器不稱者不免致寇之敗

抱朴子曰忍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嬰甲

胄之重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潔操履之拘苦者所以全拔萃之業納拂心之至言者所以無易方之惑也

抱朴子曰鸞鳳競粒於庭場則受褻於鷄鶩龍麟雜廁於芻豢則見黷於六牲是以商老棲峻以擒逸世之操卞隨赴深以全遺物之譽

抱朴子曰浚井不渫則泥濘滋積嘉穀不耘則黃莠彌夏學而不思則疑闕實繁講而不精則長惑喪功

抱朴子曰積萬金於篋匱雖儉乏而不用則未知其有異於貧窶懷遙藻於胷心不寄意於翰素則未知其有別於庸猥

抱朴子曰南威青琴姣冶之極而必俟盛飾以增麗回賜游夏雖天才儁朗而實須墳誥以廣智

抱朴子曰丹幃接網組帳重蔭則醜妥翳矣朱漆致飾錯塗炫耀則枯木隱矣是以六藝備則卑鄙化爲君子衆譽集則孤陋遯乎貴遊

抱朴子曰繁林翳薈則羽族雲萃玄淵浩汗則鱗群競赴德盛業廣則宅心者衆舍瑕錄用郎遠懷近集

抱朴子曰尋飛絕景之足而不能騁遙放於呂梁凌波泳淵之屬而不能陟峻而攀危故離朱剖秋毫於百步而不能辯八音之雅俗子野合通靈之絕響而不能指白黑於咫尺

抱朴子曰四聰廣闢則羲和納景萬仞虛巳則行潦交赴故博采之道弘則異聞畢集庭燎之耀輝則奇士叩角誹謗之木設則有過必知敢諫之鼓懸則直言必獻

抱朴子曰能言莫不褒堯而堯政不必皆得也聚世莫不貶桀而桀事不必盡失也故一條之枯不損繁林之蓊鬱蒿麥冬生無解畢發之肅殺西施有所惡而不能滅其美者美多也嫫母有所善而不能救其醜者醜篤也

抱朴子曰身與名難兩濟功與神鬱並全支離其德書苦而必安用以適世者樂而多危故鷙禽以畜擊拘縶言鳥以智慧見籠瓊瑤以符采剖判三金以琦玩冶鑠蘭茝以芬馨剪刈文梓以含音受伐是以翠蚪覩化盜而登玄雲靈鳳值孟戲而反丹穴子永歎天倫之偉漆園悲被繡之犧

抱朴子曰萬麋傾角猛虎爲之含牙千禽鱗萃鷙鳥爲之握爪是以四國流言公旦不能遏謗者盈路而藏本而字在子產下今從舊寫本子產無以塞

抱朴子曰威施之鹽粉黛無以加二至之氣吹噓不能增是以懷英逸之量者不務風格以示異體邈俗之器者不恤小瑕以徇通

抱朴子曰麟止鳳儀所患在少狐鳴梟呼世忌其多是以後乂盈朝而求賢者未倦護佞作威而忠貞者切齒

抱朴子曰多力何必孟賁烏獲逸容豈唯鄭旦毛嬙飈迅非徒驊騮騏驥立斷未獨沈閭干將是以能立素王之業者不必東魯之丘能治藏本作治今從舊寫本掩枯之仁者不必西鄰之昌

抱朴子曰靈鳳振響於朝陽未有惠物之益而莫不澄聽於下風焉鴟梟宵集於坦宇未有分釐之損而莫不掩耳而注鏑焉故善言之往無遠不悅惡辭之來靡近不忤猶日月無謝於貞明枉矢見忘於暫出

抱朴子曰影無違形之狀名無離實之文故背源之水必不能揚長流以東漸非時之華必不能稽輝藻於冰霜

抱朴子曰鋸牙之獸雖低伏而見憚揮斧之蟲雖跧形而不威故君子被褐窮而不可輕小人軒冕達而不足重

抱朴子曰逸麟逍遙大荒之表故無機穽之禍靈鶴振翅玄圃之峯以違罝羅之患何必曲穴而永懷怵惕何必銜蘆而慘慘畏客故充乎宰割之用者必愛乎芻豢者也給乎煎熬之膳者必安乎庭立者也

抱朴子曰聰者貴於理遺音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明者珍於鑒選群於寒瘁之中而抽匡世之器若夫聆繁會之響而顧問於庸工非延州之清聽也枉英逸之才而諮之於常人非獨見之奇識也故與不賞物者而論用凌儕之器是使蕭者指五色也與妬勝己者而謀舉疾惡之賢是與狐議治裘也

抱朴子曰驚駭危苦於嶮峻之端不樂咆守之役吉光飢渴於冰霜之野不願犧牲之飽孤竹不以絕粒易鹿臺之富子廉不以困匱貿銅山之豐

抱朴子曰志合者不以山海爲遠道乖者不以咫尺爲近故有跋涉而游集亦或密邇而不接

抱朴子曰華衮粲爛非隻色之功嵩岱之峻非一簣之積故九子任而康凝之績熙四七授而佐命之勳著

抱朴子曰翠蚪無翅而天飛騰蛇無足而電驚鼈無耳而善聞蜀無口而揚聲故皐繇喑而與辯者同功晉野瞽而與離朱齊明

抱朴子曰官達者才未必當其位譽美者實未必副其名故鋸齒不能咀嚼箕舌不能別味壺耳不能理音屨鼻不能識氣釜目不能攄望舒之景牀足不能有尋常之逝

抱朴子曰路人不能挽勁命中而識養由之射顏子不能控轡振策而知東野之敗故有不能下棊而經目識勝負不能嚙絃而過耳解鄭雅者

抱朴子曰垂蔭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襄陵者必發板桐之源邈世之勳必由絕倫之器定傾之筭必吐冠俗之懷是以蟭螟之巢無乘風之羽溝澮之中無宵朗之琦

抱朴子曰衝飈焚輪原火所以增熾也而螢燭值之而反滅甘雨膏澤嘉生所以繁榮也而枯木得之以速朽朱輪華轂俊民之大寶也而負乘竊之而召禍

鼎食萬鍾宜力之弘報也而近才受之以覆餗

抱朴子曰屠犀爲甲給乎專征之服裂翠爲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幽谷遷于喬木然爲二物之計未若棲窟於林薄攝生乎榛藪也故靈龜寧曳尾於塗中

而不願巾笥之寶澤雉樂十步之啄以違鷄鶩之禍

抱朴子曰偏才不足以經周用隻長不足以濟衆短是以雞知將旦不能究陰陽之歷數鵠識夜半不能極暑景之道度山鳩知晴雨於將來不能明天文蚓蟺知潛泉之所居不能達地理

抱朴子曰禁令不明而嚴刑以靜亂廟筭不精而窮兵以侵鄰猶彭禾以討螟蟲伐木以殺蠹蝎羣書治要作蝎蝎食毒以中蚤蝨微舍以逐雀鼠也

抱朴子曰鋭鋒摩乎鍾石明火熾乎閻木貴珠出乎賤蚌美玉出乎醜璞是以不可以父母限重華不可以祖禰量衞霍也

抱朴子曰志得則顏怡意失則容戚本朽則末枯源淺則流促有諸中者必形乎表發乎邇者必著乎遠

抱朴子曰妍姿媚貌形色不齊而恍惚可均絲竹金石五聲詭韻而快耳不異緻飛鈎沈曾舉罝抑而有獲同功樹勳立言出處殊塗而所貴一致

抱朴子曰利豐者害厚質美者召災是以南禽藏於藻羽穴豹死於文皮鱣鯉積而玄淵涸麋鹿聚而繁林焚金玉崇而寇盜至名位高而憂責集

抱朴子曰商風肅肅則絺扇廢登危陟峻則輕舟棄干戈雲擾則文儒退喪亂既平則武夫黜

抱朴子曰價直萬金者不待見其物而好惡可別矣條枝連抱者不俟圍其木而巨細可論矣故望洪濤之滔天則知其不起乎潢汙之中矣觀翰草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矣

抱朴子曰丹華綠草不拘於曲瘁之株紫芝芳秀不限於斥鹵之壤是以受玄珪以告成者生於四罪之門承歷數於文祖者出於頑嚚之家

抱朴子曰善言居室則靡遠不應枉直不中則無近不離是以宋野有退舍之熒惑殷朝有外奔之昵屬四環至自少廣之表鹿馬變於蕭牆之裏

抱朴子曰荆卿朱亥不示勇於怯弱之間孟賁馬婦不奮戈鼓於便俠之群英儒碩生不飭細辯於淺近之徒達人偉士不變晢察於流俗之中

抱朴子曰盤旋揖讓非禦寇之容擐甲纓冑非廟堂之飾垂紳振佩不可以揮刃爭鋒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

抱朴子曰乾坤陶育而庶物不識其惠者由乎其益無方也大人神化而群細不覺其施者由乎治之於未有也故可知者小也易料者少也

抱朴子曰娥英任姒不以蠶織爲首稱湯武漢高不以細行招近譽故澄視於三辰者不遑紆鑒於井谷清聽於部淩者豈暇垂耳於桑間

抱朴子曰膚表或不可以論中望貌或不可以核能仲尼似喪家之狗公旦類朴斲之材咎繇面如蒙供伊尹形若槁骸及龍陽宋朝猶土偶之冠夜光藉孺董鄧猶錦紈之裹塵埃也

抱朴子曰勛華不能化下愚故教不行於子弟辛癸不能改上智故惡不染於三仁

抱朴子曰至大有所不能變極細有所不能奪故冰霜肅殺不能凋菽麥之茂熾暑鬱陰不能消雪山之凍麋鳳蕩海不能使潛泉揚波春澤榮物不能使枯卉發華

抱朴子曰泣血之寶仰礙礎以摛景沈閭孟勞須楚砥以斂鋒驅馳待王孫而致遠令質俟隱括而成德

抱朴子曰棲鸞戢鸞雌飢渴而不顧籠委於庖人之室乘黃天鹿雌幽飢而不樂蒭秣於濯龍之廄是以掇蜩之叟忘萬物於芳林垂綸之生忽執珪於南楚

抱朴子曰方圓舛狀逝止異歸故渾象尊於行健坤后貴於安貞七政四氣以周流成功五嶽六柱以峙靜作鎮是以宋墨楚申以載馳存國于木胡明以無爲折衝

抱朴子曰得意於巨園者身否而神泰役己以恤物者形逸而心勞故抱甕灌園者歎於台宰嘔餐茹薇者美乎鼎食仗策去幽者形如腊腊夜以待旦者勤憂損命

抱朴子曰仁忍有天淵之絕善否猶有無之覺騶虞側足以蹈虛豺狼掩羣以害生虞卿捐相印以濟窮華公讓三事以推賢李斯疾勝己而殺韓非龐涓患不如而刑孫臏

抱朴子曰用得其長則才無或棄偏詰其短則觸物無可故輕羅霧縠冶服之麗也而不可以禦流鏑沈闇巨闕斷斬之良也而不可以挑腳刺

抱朴子曰小疵不足以損大器短疢不足以累長才日月挾蟲鳥之瑕不妨麗天之景黃河含泥滓之濁不害凌山之流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蒲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抱朴子曰虎豹不能搏噬於波濤之中螣蛇盧本作騰蛇不能登凌於不霧之日摯雉兔則鸞鳳不及鷹鷂引耕犂則龍驤不逮雙峙故武夫勇士無用乎晏如之世碩生逸才不貴乎力競之運

抱朴子曰兩絆而項領則騏驎與蹇驢同矣失林而居檻則猨狖與貓豬等矣韜鋒而不擊則龍泉與鉛刀均矣才遠而任近則英俊與庸瑣比矣若乃求千里之迹於縶維之裔責匠世之勳於劇碎之賢謂之不惑吾不信也

抱朴子曰捐茶茹蒿者必無識甘之口棄瓊拾礫者必無甄珍之明薄九成而恍北鄙者吾知其不能格靈祇而儀翔鳳矣舍英秀而杖常民者吾知其不能敘彝倫而臻升平矣

抱朴子曰達乎通塞之至理者不悄悒於窮否審乎自然之有命者不逸豫於道行故縈抑淵洽則遺慍悶之心振耀宸扆而無得意之色三仕三已則其人也

抱朴子曰否泰繫乎運窮達不足以論士得失在乎適偶舊寫本無偶字營辱不可以才量當作量才時命不可以力求遭遇不可以智違故尚父者老婦之棄夫韓信者乞食之餓子蕭公者斗筲之吏黥布者刑黥之亡隸當其行龍委於虺蜥之中卷鳳翅乎斥鷃之羣則彼

龍后謂爲其倫

抱朴子曰四靈翳逸而爲隆平之符幽人嘉遁而爲有國之寶何必司晨而銜鑣羈紲於憂責哉有用人之用也無用我之用也徇身者不以名汨和修生者不以物累己

抱朴子曰量才而授者不求功於器外揆能而受者不負責於力盡故滅炎燭者不煩滄海扛斤兩者不事烏獲運薪鑿鹽不宜枉騏驥之脚碎職瑣任安足屈獨行之俊矣

抱朴子曰瞰滄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鍾之物熠燿不能竝表微之景常才不能別逸倫之器蓋造化所假聰明有本根也

抱朴子曰郢人美下里之淫音而薄六莖之和音庸夫好悅耳之華譽而惡利行之良規故宋玉舍其延靈之精聲智士招其獨見之遠謀

抱朴子曰瓊珉山積不能無挾瑕之器鄧林千里不能無偏枯之木論珍則不可以細疵棄巨美語大則不可以少累廢其多故叛主者良平也而吐六奇以安上羣盜者彭越也而建弘勳於佐命

抱朴子曰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滉瀁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廣故九德尚寬以得衆宜尼汎愛而與進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志二

廣譬

抱朴子曰立德踐言行全操清斯則富矣何必玉帛之崇乎高尚其志不降不辱斯則貴矣何必青紫之兼於也俗民不能識其度量庸夫不得揣其銓衡是則高矣何必凌雲而蹈霓乎問者莫或測其淵流求者未有覺其短乏是則深矣何必洞河而淪海乎四海苟備雖室有懸磬之窶可以無羨乎鑄山而煑海矣身處鳥獸之群可以不渴乎朱輪而華轂矣

抱朴子曰潛鱗俟慶雲以騰竦棲鴻階勁風以凌虛素鱗須姬發而躍白雉待公旦而來姜老值西伯而投磻溪之綸韓英遭漢高乃騁掇亂之才

抱朴子曰澄精神於玄一者則形器可忘邈高節以外物者則富貴可遺故支離之[illegible]（舊寫本空白一字支離寶貴本不空盧本作藏本）偉造化而怡顏北人箕叟棲嵩岫而得意焉

抱朴子曰粗理不可浹全能事不可畢兼故懸象明而可蔽山川滯而或移金玉剛而可柔堅冰密而可離公旦不能與伯氏跟絃於馮雲之峻仲尼不能與呂梁較伎於百仞之溪

抱朴子曰震雷不能細其音以協金石之和日月不能私其耀以就曲照之惠大川不能促其涯以適迤邐之情五岳不能削其峻以副陟者之欲故廣車不能脅其轍以苟通於狹路高士不能撙其節以同塵於鄙俗

抱朴子曰陰陽以廣陶濟物三光以普照著明嵩華以藏疾爲瞶北溟以含垢稱大碩儒以與進弘道遠數以博愛容衆

抱朴子曰靈龜之甲不必爲戰施麟角鳳爪不必爲鬬設故雋生不釋劍於平世擊柝不輟備於思危

抱朴子曰南金不爲處幽而自輕瑾瑤不以居深而止潔志道者不以否滯而改圖守正者不以莫賞而苟合

抱朴子曰登玄圃者悟上卓之卑浮溟海者識池沼之褊披九典乃覺牆面之篤蔽聞至道乃知拘俗之多迷

抱朴子曰渾沌之原無皎澄之流毫釐之根無連抱之枝分寸之燼無炎遠之熱隙穴之中無炳蔚之群鉤曲之形無繩直之影參差之上無整齊之下

抱朴子曰不覩瓊琨之梠爍則不覺瓦礫之可賤不覩虎豹之彧蔚則不知犬羊之質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後悟巴人之極鄙識儒雅之汪濊爾乃悲不學之固陋

抱朴子曰無當之玉盌不如全用之埏埴寸裂之錦敝未若堅完之韋布故夏姬之無禮不如孤逐之皎潔富貴之多罪不如貧賤之履道

抱朴子曰猛獸不奮搏於度外鷹鸇不揮翮以妄擊若廟筭既內不揆德進取又外不量力猶輕羽之浪洪濤飛雪之委沸鑊朝菌之試干將羔犢之犯虢虎也

抱朴子曰三辰蔽於天則清景暗於地根荄蹙於此則柯條瘁於彼道失於近則禍及於遠致繆於上而民困於下

抱朴子曰務於遠者或失於近治其外者或患生乎內覆頭者不必能令足不濡蔽腹者不必能令背不傷故秦始築城遏胡而禍發幃幄漢武懸旌萬里而變起蕭牆

抱朴子曰人才無定珍器用無常道進趨者以適世爲奇役御者以合時爲妙故玄冰結則五明捐隆暑熾則裘鑪退高鳥聚則良弓發狡兔多則盧鶻走干戈興則武夫奮韶夏作則文儒起

抱朴子曰激脩流揚朝宗者不可以背五城而跨積石舒翠葉吐丹葩者不可以含洪荄而去繁柯敗源失本尠不枯沉叛聖違經理不弘濟

抱朴子曰四瀆辯源五河分流赴卑注海殊塗同歸色不均而皆鹽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並芳味不

抱朴子曰物貴齊事而師爲其末化俗以德而言非其本故縣布可以禦寒不必貂狐淳素可以匠物不在文辯

抱朴子曰衡嚴謐氣則轉蓬山峙脩綱既舒則萬目齊理故未有上好謙而下慢主賤寶而俗貪

抱朴子曰事有緣微而成著物有治近而致遠故修步武之池而引沈鱗於江海豐朝陽之林而延靈禽於丹穴設象於槃盂而翠蚓降於玄霄委灰於尺水而望舒變於太極是以晉文回輪於勇蟲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躬於怒鼃而戎卒輕死九九顯而抑角之俊至枯骨掩而參分之仁洽

抱朴子曰膏壤在莪而枯葉含榮率俗以身則不言而化故有唐以鹿裘臻太平齊桓以捐紫止奢競章華構而豐屋之過成露臺輟而玄默之風行

抱朴子曰聰者料興亡於遺音之絕響明者覩機理於[illegible]之未形故越人見齊桓不振之徵於未覺之疾箕子識殷人鹿臺之禍於象箸之初

抱朴子曰二儀不能廢春秋以成歲明主不能舍刑德以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遠則姦萌破而非藏本脫非字各本有懦弱所能用也惠下遠則達人懷而非儉吝所能辦也

抱朴子曰浮滄海者必精占於風氣故保利涉之福善莅政者必戰戰於得失故享惟永之慶故闇君之所輕蓋明主之所重也亡國之所棄則治世之所行也

抱朴子曰毫釐蹉於機則尋常違於的與銖失於此則善否亂於彼邪正混侔則彝倫攸斁功過不料則庶績以崩故明君賞猶春雨而無霖淫之失罰擬秋霜而無詭時之嚴

抱朴子曰明銓衡者所重不可得誣也仗法度者所發不可得私也故得人者先得之於己者也失人者先失之於己者也未有得己而失人失己而得人者也

抱朴子曰明主躬操威恩不假人以利器暗主倒執干戈雖名尊而勢去故制慶賞而得衆者田常所以奪齊也擅威福而專朝者王莽所以篡漢也

抱朴子曰常制不可以待變化一塗不可以應無方刻船不可以索遺劒膠柱不可以諧清音故翠蓋不設於晴明朱輪不施於涉川味淡則加之以鹽沸溢則增水而滅火

抱朴子曰丹書鐵券刺牲歃血不能救違約之弊則難以結繩檢矣五刑九伐赤族之威藏本作戮從舊鈔本改不足以止覬覦之姦則不可以舞干化矣是以書有世重之文易有隨時之宜

抱朴子曰人有識眞之明者不可欺以僞也有揣深之智者不可誣以淺也不然以虺蛇爲應龍狐鴟爲麟鳳矣

抱朴子曰世有雷同之譽而未必賢也俗有讙譁之毀而未必惡也是以迎而許之者未若鑒其事而試其用逆而距之者未若聽其言而課其實則佞媚不以虛談進良能不以孤弱退駑蹇輟望於大輅戎蚓揚鑣而電騁則功胡大而不可建道胡遠而不可到

抱朴子曰潛朽之木不能當傾山之風含隴之崖難以值滔天之濤故七百之祚三十之世非徒牧野之功倒戈之敗鹿臺之禍不始甲子之朝其彊久矣其亡尚矣

抱朴子曰貴遠而賤近者常人之用情也信耳而疑目者古今之所患也是以秦王歎息於韓非之書而想其爲人漢武慷慨於相如之文而恨不同世及既得之終不能拔或納讒而誅之或放之本無之字從藏書治要補

乎宂散此蓋葉公之好僞形見眞龍而失色也

抱朴子曰摩尼不宵朗則無別於碧礫化鯤不凌霄則靡殊於桃蟲綿駒吞聲則與喑人爲群逸才沈抑則與凡庸爲伍故鮑鯫褻絳蚓於淵涔駑蹇顯駿騄於坰野者不識波物靜與之同動與之異

抱朴子曰棄金璧於塗路則行人止足委錦紈於泥濘則見者驚咄若夫放高世之士於庸鹵之伍捐經國之器於困滯之地而談者不恡其屈達者不拯其窮或貴其文而忽其身或用其策而忘其功斯之爲病由來久矣

抱朴子曰閬源不億仞則無懷山之流崇峻不凌霄則無彌天之雲財不豐則其惠也不博才不遠則其辭也不贍故觀盈丈之牙則知其不出徑寸之口見百尋之枝則知其不附毫末之木

抱朴子曰靈鳳所以晨起丹穴夕萃軒丘日未移晷周章九陔凌風蹈雲不蹤不閡者以其六翮之輕勁也夫良才大智亦有國之六翮也

抱朴子曰淇衛志歸不能無絃而遠激振塵之音不能無器而興哀超俗拔萃之德不能立功於未至之時

抱朴子曰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乎涸源熠燿之宵餘不能使萬品呈形志盡勢利不能使芳風遐世

抱朴子曰重淵不洞地則不能含螭龍吐吞舟峻山不極天則不能韜琳琨播雲雨立德不絕俗則不能收美聲著厚實執志不絕群則不能臻成功銘弘勳而凡夫朝爲蜩翼之善夕望丘陵之益猶立植黍稷坐索於豐收也

抱朴子曰行無逸俗之標而索高世之稱體無道藝之本而營朋黨之末欲以收清貴於當世播德音於將來猶褰裳以越滄海企佇而躍九玄

抱朴子曰泥龍雖藻繪炳蔚而不堪慶雲之招撩禽雖琱琢玄黃而不任凌風之舉芻狗雖飾以金翠而不能躡景以頓逸近才雖豐其寵祿而不能令天清而地平

抱朴子曰毒粥既陳則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則下有聚死之蟲芻豢之豐則鼎俎承之才小任大則泣血漣如桑霍爲戒厚矣范蠡之鑒明矣

抱朴子曰滄海揚萬里之濤不能斂山峯之塵驚風

摧干仞之木不能拔弱草之荄猛虎疏闢不能威蚊蚋冠世之才不能合流俗

抱朴子曰堅志者功名之主也（舊寫本作杜也）不情者衆善之師也登山不以艱險（舊寫本作難險）而止則必臻乎峻嶺矣積善（藏本作清苦寫本改）不以窮否而怨則必永其令問矣

抱朴子曰和鵲雖不長生而針石不可謂非濟命之器也儒者雖多貧賤而墳典不可謂非進德之具也播種有不收者矣而稼穡不可廢仁義有遇禍者矣而行業不可惰

抱朴子曰重載不止所以沈我舟也昧進忘退所以危我身也聚蝨攻本雖權安然必傾之徵也

抱朴子曰玄雲爲龍興非虺蜴所能招也飄風爲虎發非狐狢之能致也是以大人受命則逸倫之士集玉帛幽求則巨圓之俊起

抱朴子曰金以剛折水以柔全山以高陟谷以卑安是以執雌節者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有召怨之患

抱朴子曰淮陰隱勇於跨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於溺糞不妨其鸞翔而鳳起也或南面稱孤或宰總台鼎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凌虛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曰焦螟之卑棲不冒爲衛鼠之疾天（舊寫本作厭天）玄蟬之潔飲不願爲蜣螂之穢飽是以禦寇不納鄭陽之惠曾參不美晉楚之寶

抱朴子曰微飆不能揚大海之波毫芒不能動萬鈞之鍾是以漆園思惠有捐斤之歎伯氏哀期有剿絕之憤短唱不足以致弘麗之和勢利不足以移淡泊之心

抱朴子曰熊羆不校捷於狐狸金鷄不競擊於小鷄是以張耳掩壯於抱關朱亥竄勇於鼓刀

抱朴子曰懸魚惑於芳餌檻虎死於籠狐不可以釣緡致者必蚪蝍也不可以機穽誘者必麟虞也

抱朴子曰夫雲翔者不知泥居之洿處貴者慢怨群下之勞然根朽者尋木不能保其千日（藏本作里今從舊寫本改）

之茂也民怨者堯舜不能恃其長世之慶也

抱朴子曰凡木結根於靈山而匠石爲之寢斤斧小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麋首則扈騶不敢豕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睨（藏本作議從舊寫本改）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晳於無形春蘭長謙而馥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蓺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鋩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蹤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震雷輸鑑而不能致音乎聾瞽之耳重光麗天而不能曲景於幽岫之中凝冰慘慄而不能凋款冬之華朱飆鑠石而不能靡蕭丘之木故至德有所不能移也

抱朴子曰彊弩危機嚴鑕銜弦至可忌也而勇雄觸之而不猜鬬政亂邦惡宣妬能甚難測也而貪人競以愚夫之所悅乃達者之所悲也凡才之所趨乃大智之所去也

抱朴子曰風不輟則扇不用日不入則燭不明華不墮則實不結岸不虧則谷不盈九有乂安則韓白之功不著長君繼軌則伊霍之勳不成故病困乃重良醫世亂而貴忠貞

抱朴子曰好榮故樂譽之欲多畏辱則憎毀之情急

鮮寓身於龍池而漁父爲之息網罟蚊集麋首則扈騶不敢豕鼠住虎側則狸犬不敢睨

抱朴子曰靈蔡默然而吉凶昭晳於無形春蘭長謙而馥音見患於聒耳故聲希者響必巨辭寡者信必著

抱朴子曰箕踞之俗惡盤旋之容被髮之域憎章甫之飾故忠正者見排於讒勝之世雅人不容乎惡直之俗

抱朴子曰升水不能救八藪之燔蓺撮壤不能遏砥柱之沸騰寸刃不能刊長洲之林獨是不能止朋黨之非

抱朴子曰千羊不能扞獨虎萬雀不能抵一鷹庭燎攢舉不及羲和之末景百鼓並伐未若震霆之餘聲是以庸夫盈朝不能使彝倫攸敘英俊孤任足以令庶事根長

抱朴子曰非分之達猶林卉之冬華也守道之窮猶竹柏之履霜也故識否泰於獨見者雖劫以鋒鋩猶不失正而改塗焉安肯諂笑以偶俗乎體方貞以居直者雖誘以封國猶不違情以趨時焉安肯蹤徑以取容乎

抱朴子曰明闇者才也自然而不可飾焉窮達者時也有會而不可力焉呂尚非早藏而晚智然振素而僅遇韓信非初怯而末勇然危困而後達

抱朴子曰奔驥不能及既往之失千金不能救斯言之玷故博其施者未若防其微勤其求者不如寡其辭

抱朴子曰烈士之愛國也如家奉君也如親則不忠之事不爲其罪矣仁人之視人也如己待疏也猶密則不怨之怨不爲其責矣

抱朴子曰玄冰未結白雪不積則青松之茂不顯俗

化不獘風教不隤則皎潔之操不別在危國而沈賤故莊萊抗遺榮之高居亂邦而飢寒故曾列播忘富之稱

抱朴子曰天居高而鑒卑故其網雖疎而不漏神聰明而正直故其道賞眞而罰僞是以惠和暢於九區則七耀得於玄昊殘害著於品物則二氣謬於四八

抱朴子曰天秩有罔極之尊人爵無違德之貴故仲尼匹夫而饗祀於百代辛癸爲帝王而僕豎不願以見比商老身愈賤而名愈貴幽厲位彌重而罪彌著故齊王之生不及柳惠之墓秦王之宮未若康成之閭

抱朴子曰影響不能無形聲以著餘慶不可以無德而招故唐堯爲政七十餘載然後景星摛耀羊公積行黃髮不倦而乃降金雨集塗遠者其至必遲施後者其報常晚

抱朴子曰理盡者不可責有餘一至者不可求兼濟故洪濤之末不能蕩浮萍衝風之後不能飄輕塵勁弩之餘力不能洞霧縠西礫之落暉不能照山東

抱朴子曰懸象雖薄蝕不可以比螢燭之貞耀黃河雖混渾不可以方沼沚之清澄山雖崩猶峻於丘垤虎雖瘠猶猛於豺狼

抱朴子曰神農不九疾則四經之道不垂大禹不胼胝則玄珪之慶不集故久憂爲厚樂之本暫勞爲永逸之始

抱朴子曰金鉤挂餌雖珍而不能制九淵之沈鱗顯寵豐祿雖貴而不能致無欲之幽人故呂梁有鵠立之夫河渭繁伐檀之民玉帛徒集於子陵之巷蒲輪虛反於徐生之門

抱朴子曰觀聽殊好愛憎難同飛鳥覩西施而驚逝魚鼈聞九韶而深沈故衮藻之粲與不能悅裸鄉之目采菱之清音不能使楚隸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辯不能釋繫馬之庸

抱朴子曰殷旋之儀見憎於裸踞之鄉繩墨之匠獲忌於曲木之肆貪婪饕餮者疾素絲之皎潔比周實繁者譬高操之孤立猶賢豎之惡同利醜女之害國色

抱朴子曰君子之升騰也則推賢而敭祿庸人之得志也則矜貴而忽士施惠隆於佞幸用才當作財出乎小惠不與智者共其安而望有危而見救不與奇士同其歡而欲有戚之見恤猶災火張天方請雨於名山洪水凌空而伐舟於東閩不亦晚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辭義

或曰乾坤方圓非規矩之功三辰摛景非瑩磨之力春華粲煥非漸染之采蓋芬馥非容氣所假知夫至眞貴乎天然也義以罕觀爲異辭以不常爲美而歷觀古今屬文之家尠能挺逸麗於毫端多斟酌於前言何也抱朴子曰清音貴於雅韻克諧著作珍乎判微析理故八音形器異而鍾律同黼黻文物殊而五色均徙閑濯有主賓妍蚩有步驟是則總章無常曲大庖無定味夫梓豫山積非班匠不能成機巧衆書無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何必尋木千里乃構大厦鬼神之言乃著篇章乎

抱朴子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竝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瀁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藏本作言功今從舊寫本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闇於自料强欲兼之違才易務故不免嗤也

抱朴子曰五味舛而並甘衆色乖而皆麗近人之情愛同憎異貴乎合己賤於殊途夫文章之體尤難詳賞苟以入耳爲佳適心爲快尠知忘味之九成雅頌之風流也所謂考鹽梅之鹹酸不知大羹之不致明飄颻之細巧蔽於沈深之弘邃也其英異宏逸者則網羅乎玄黃之表其拘束齷齪者則羈紲於籠罩之內振翅有利鈍則翔集有高卑騁迹有遲速則進趨有遠近駑銳不可疑此下有脫文膠柱調也文貴豐贍何必稱善如一口乎不能拯風俗之流遯世塗之凌夷通疑者之路賑貧者之乏何異春華不爲肴糧之用菫蕙不救冰寒之急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也

抱朴子曰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宂申誠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體迴弱也繁華喧嘩則竝七曜以高麗沈微渝妙則儕玄淵之無測人事靡細而不浹王道無微而不備故能身賤而

言貴千載彌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

循本

抱朴子曰玄寂虛靜者神明之本也陰陽柔剛者二儀之本也巍峩嚴峭者山嶽之本也德行文學者君子之本也莫或無本而能立焉是以欲致其高必豐其基欲茂其末必深其根鄉黨之友不洽而勤遠方之求涖官之稱不著而索不次之顯是以雖佻虛譽猶狂華子霜以吐曜不崇朝而零瘁矣雖輒大寶於不料冒惟塵以負乘猶鮮介附騰波以高凌顧眄已枯株於危陸矣聖賢孜孜勉之若彼淺近蹻蹻忽之如此積習則忘飽肆之臭祼鄉不覺呈形之醜自非遁世而無悶齊物於通塞者安能棄近易而尋迂濶哉將救斯弊其術無他徙擢民於巖岫任才而不計也

應嘲

抱朴子曰客嘲余云先生載營抱一韜景靈淵背俗獨往邈爾蕭然計決而猶豫不棲於心術分定而世累無繫於胷間伯陽以道德爲首莊周以逍遙冠篇用能標峻格於九霄宣芳烈於罔極也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節之書不交於世而作議俗救生之論甚愛骭毛而綴用兵戰守之法不營進趨而有審舉窮達之篇蒙竊惑焉抱朴子曰君臣之大次於天地思樂有道出處一情隱顯任時言亦何繫大人君子與事變通老子無爲者也鬼谷終隱者也而著其書咸論世務何必身居其位然後乃言其事乎夫器非瓊瑤楚和不泣質非潛虬風雲不集余才短德薄幹不適治出處同歸行止一致豈必達官乃可議政事居否則不可論治亂乎常恨莊生言行自伐桎梏世業身居漆園而多誕談好畫鬼魅憎圖狗馬狹綱忠貞貶毀仁義可謂彫虎畫龍難以微風雲空板億萬不能救無錢孺子之竹馬不免於脚剝士梓之盈案無益於腹虛也或人又曰然吾子所著彈斷風俗言苦辭直吾恐適足取憎在位招擯於時非所以揚聲發譽見貴之道也抱朴子曰夫制器者珍於周急而不以采飾外形爲善立言者貴於助教而不以偶俗集譽爲高若徒阿順諂諛虛美隱惡豈所匡失弼違醒迷補過者乎盧寧和而廢白雪之音嫌難售而賤連城之價余無取焉非不能屬華豔以取悅非不知抗直言之多吝然不忍違情曲筆錯濫眞僞欲令心口相契顧不愧景冀知音之在後也否泰有命通塞聽天何必書行言用榮及當年乎夫君子之開口動筆必戒悟蔽式整雷同之傾邪磋磨流遁之閒穢而著書者徒飾弄華藻張磔迂濶屬難驗無益之辭治靡麗虛言之美有似堅白厲修之書公孫刑名之論雖曠籠天地之外微入無閒之內立解連環離同合異鳥影不動雞卵有足犬可爲羊大

龜長蛇之言適足示巧表奇以誑俗何異乎畫赦倉以救飢仰天漢以解渴說崑山之多玉不能賑原憲之貧觀藥藏之簿領不能治危急之疾墨子刻木雞以厲天不如三寸之車鞚管青鑄騏驥於金象不如駑馬之周用言高秋天而不可施者上不與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二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喻蔽

抱朴子曰余雅謂王仲任作論衡八十餘篇爲冠倫大才有同門魯生難余曰夫瓊瑤以寡爲奇磧礫以多爲賤故庖犧卦不盈十而彌綸二儀老氏言不滿萬而道德備舉王充著書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屬詞比義又不盡美所謂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荅曰且夫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賢徒見述作之品未聞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謂竄巢穴之沈昧不知八紘之無外守燈燭之宵曜不識三光之晃朗遊潢洿之淺狹未覺南溟之浩汗滯丘垤之位埤不寤嵩岱之峻極也兩儀所以稱大者以其函括八荒緬邈無表也山海所以爲富者以其包籠曠濶含受雜錯也若如雅論貴少賤多則穹隆無取乎宏壽而旁泊不貴於厚載也夫迹水之中無吞舟之鱗寸枝之上無垂天之翼蟻垤之巔無扶桑之林潢潦之源無蓬陵之流巨鰲首冠瀛洲飛波淩乎方丈洪桃盤於度陵建水木當作竦於都廣沈鯉橫於天池雲鵬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駭不能細其響黃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騏驥追風不能近其迹鴻鵠奮翅不能里其飛雲厚者雨必猛弓勁者箭必遠王生學博才大又安省乎吾子云玉以少貴石以多賤夫玄圃之下荆華之顛九員之澤折方之淵琳琅積而成山夜光煥而灼天韻不善也又引庖犧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加之以禮樂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過於庖犧多於老氏皆當貶也言少則至理不備辭寡即庶事不暢是以必須篇累卷積而綱領舉也義和昇光以啓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並生而異用百藥雜秀而殊治四時會而歲功成五色聚而錦繡龍八音諧而簫韶美群言合而道藝辨積猗頓之財而用之甚少是何異於原憲也懷無錢之量而著述約陋亦何別於瑣碌也音爲知者珍書爲識者傳瞽曠之調鐘未必求解於同世格言高文豈患莫賞而滅之哉且夫江海之機物不可勝計而不損其深也五嶽之曲水不可訾量而無虧其峻也夏后之璜雖有分毫之瑕暉曜符彩足相補也數千萬言雖有不盡之辭事義高遠足相掩也故曰四瀆之濁不方貧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譏云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發口爲言著紙爲書書者所以代言者所以書事若用筆不宜雜載是論議當常守一物昔諸侯訪政弟子問仁仲尼荅之人人異辭蓋因事託規隨時所急譬猶治病之方千百而針灸之處無常邪寒以溫除熱以冷期藏本作其於救死存身而已豈可詣者逐一道如齊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財不一物者豐也雲夢孟諸所生萬殊者曠也故淮南鴻烈始於原道敘眞而亦有兵略主術莊周之書以死生爲一亦有畏犧慕龜請粟救飢若以所言不純而棄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療溼痺而刖足患荑莠而刈穀憎枯枝而伐樹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四

百家

抱朴子曰百家之言雖不皆清鑰鋭藻弘麗汪濊然悉才士所寄心一夫澄思也正經爲道義之淵海子書爲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則景星之佐三辰俯而方之則林薄之裨嵩岳而學者專守一業游井忽海遂蹶躓於泥濘之中而沈滯乎不移之困子書披藏本偏彼舊寫本空白今從盧本引玄曠眇邈泓窈總不測之源揚無遺之流變化不繫於規矩之方圓旁通不淪於違正之邪徑風格高嚴重仞難蹤是偏嗜酸甜者莫能賞其味也用思有限者不得辯其神也先民歎息於才難故百世爲隨踵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嶺而掩曜夜之寶不以書不出周孔之門而廢助教之言猶彼操水者器雖異而救火同焉譬若鍼灸者術雖殊而攻疾均焉狹見之徒區區執一去博辭藏本作亂從舊寫本改精思而不識合鐺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咸詩賦瑣碎之文而忽子論深美之言眞僞顛倒玉石混殽同廣樂於桑間均龍章於素質可悲可慨豈一條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五

文行

或曰德行者本也文章者末也故四科之序文不居上然則著紙者糟粕之餘事可傳者祭畢之芻狗卑高之格是可譏矣抱朴子荅曰荃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荃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若夫翰迹韻略之廣逼屬辭比義之妍蹤源流至到之修短藉汲引之深淺其懸絕也雖天外毫內不足以喻其遼邈其相傾也雖三光熠耀不足以方其巨細龍淵鉛鋌舊寫本作刀未足以譬其銳鈍鴻羽積金未足以方其輕重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便槩以一例斯伯氏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夫斲削者比肩而班狄擅絕手之名援琴者至多而夔襄專清聲之稱廄馬千駟而騏驥有邈群之價美人萬計而威施有超世之色者蓋遠過衆也且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也八卦生乎鷹隼之飛六甲出於靈龜之負文之所在雖且貴疑雖下有脫舊寫本作其貴亦有脫本不必便疏末不必皆薄譬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託蟄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理誠若茲則雅論病矣又曰應龍徐舉顧眄而凌雲汗血緩步呼吸而千里故螻螘怪其無階而高致駕鷙驚過己之不漸也若夫馳驟詩論之中周旋一經之內以常情覽巨異以褊量測無涯始自髫齔詣于振素不能得也又世俗率貴古昔而賤當今敬所聞而黷所見伺時雖有追風絕景之駿猶謂不及伯樂之所御也雖有宵朗兼城之璞猶謂不及楚和之所泣也雖有斷馬指雕之劍猶謂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生枯起朽之藥猶謂不及和鵲之所合也雖有冠群獨行之士猶謂不及於古人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正郭

抱朴子曰嵇生以爲太原郭林宗竟不恭三公之命學無不涉名重於往代加之以知人知人則哲蓋亞聖之器也及在衰世棲棲惶惶席不暖溫志在乎匡亂行道與仲尼相似余荅曰夫智與不智存於一言榱機之玷亂乎白圭愚謂亞聖之評未易以輕有許也夫所謂亞聖者必具體而微命世絕倫與彼周孔其間無所復容之謂也若人者亦何足登斯格哉林宗拔萃翹特鑒識明徹方之常人所議固多引之上及實復未足也此人有機辯風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爲之羽翼延其聲譽於四方故能挾之見推（各本作推）慕於亂世而爲過聽不覈實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衰則重於千金遊涉所經則賢愚波蕩謂龍鳳之集奇瑞之出也吐聲則餘音見法移足則遺迹見擬可謂善擊建鼓而當揭（舊寫本作揭）日月者耳非眞隱也蓋欲立朝則世已大亂欲潛伏則問而不堪或躍則畏禍害確爾則非所安彰惶不定載肥載臞而世人逐其華而莫研其實翫其形而不究（藏本作究，今從舊寫本）其神故遺兩巾壞猶復見倣不覺其短皆是類也俗民追聲一至於是故其雖有缺隙莫之敢指也夫林宗學涉知人非無分也然而未能避過實之名而闇於自料也或勸之以出仕進者林宗對曰吾晝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今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藏本作流橫，今從舊寫本）吾其魚也況可冒衝風而乘奔波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彰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按林宗之言其知漢之不不救非其才之所辦審矣法當仰隣商洛俯泛五湖追巢父於峻嶺尋漁父於滄浪若不能結蹤山容離群獨往則當掩景淵沒韜鱗括髮而乃自西徂東席不暖溫欲慕孔墨棲棲之事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人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自衒耀亦既過差牧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遜於竹帛觀傾視沼冰泮草靡未有異庸人也無故沈浮於波濤之間倒疑於埃塵之中遨集京邑交關貴游輪刓筴弊匪遑啓處遂使聲譽翕熠秦胡景附巷結朱輪之軌堂列赤紱之客軺車盈衢載奏連車誠爲游俠之徒未合逸隱之科也有道之世而臻此者猶不得復廁高潔之條貫爲祕巨之俊民而修茲在於危亂之運奚足多哉孰不謂之闇於天人之否泰蔽於自量之優劣乎空背恬默之塗竟無有爲之益不值禍敗蓋其幸耳以此爲憂世念國希擬素王有似蹇足之毒龍騏斥鷃之逐鴻鵠焦冥之方雲鵬鷖鵾之比巨象也然則林宗可謂有耀俗之才無固（藏本作用從舊寫本改）守之實見無不了庶幾大用符采外發精神內虛不勝煩躁言行相伐口稱靜退心希榮利未得（舊寫本空一字）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也自衒自媒士女之醜事也知其不可而尤物尤師亞聖之器其安在乎雖云知人知人之明乃唐虞之所難尼父之所病夫以明越日月原始見終且猶有失不能常中況於林宗螢燭之明得失半解已爲不少矣然則名稱重於當世美談盛於既沒故其所得者則世共傳聞而所失者則莫之有議爾雖頗甄無名之士於草萊指未剖之璞於丘園然未能進忠烈於朝廷立禦侮於壇場解亡徵於倒懸折逆謀之競逐若鮑子之推管生平仲之達穫苴林宗名振於朝廷敵於一時三九肉食莫不欽重力足以拔才言足以起滯而但養疾京輦招合賓客無所進致以匡危蔽徒能知人不月薦舉何異知沃壤之任良田識直木之中梁柱而終不墾之以播嘉穀伐之以構梁棟奚解於不粒何救於露居哉其距貢舉者誠高操也其走不休者亦其疾也嵇生又曰林宗存爲一世之所式沒則遺芳永播碩儒俊士未或指點而吾生獨評其短無乃見嗤於將來乎抱朴子曰曷爲其然哉苟吾言之允者當付之於後後之議者何恤於寡和乎且前賢多亦議之獨皇生（藏本作主，從舊寫本改）褒過耳故太傅諸葛（藏本有公字，從舊寫本刪）元遜亦曰林宗隱不修遁出不益時實欲揚名養譽而已街談巷議以爲辯詘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歙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後進慕聲者未能考之於聖王之典論之於先賢之行徒惑華名咸競準的學之者如不及談之者則盈耳中人猶不覺童蒙安能知故零陵太守殷府君伯緒高才儁論之士也亦曰林宗人交將相出游方國崇私議以動衆闢毀譽於朝廷其所善則風騰雨驟改價易姿其所惡則摧頓陸沈士人不齒（藏本作折，舊寫本空一字）其名賢遭亂隱遁舍光匿景未爲遠矣君子行道以匡君也以正俗也于時君不可匡俗不可正林宗周旋清談闇闇無救於世道之陵遲無解於天民之憔悴也又故中書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也亦曰夫遇治而贊之則謂之樂道遭亂而救之則謂之憂道亂不可救而避之則謂之守道虞舜樂道者也仲尼憂道者也微子守道者也漢世將傾世務交游林宗法當慨然虛心要同契君子共矯而正之而身棲棲爲之雄伯非救世之宜也于時雖諸黃門六畜自寫耳其陳蕃竇武之徒雖鼎司牧伯皆貴重林宗信其言論臧否取定於匡危易俗不亦可冀乎而林宗既不能薦有爲之士立毫毛之益而遁逃不仕者（藏本作也，舊寫本作者也，則方之巢許廢職待客者則比之周公養徒避役者則擬之仲尼棄親依豪者則同之游夏是以世眩名實而大亂滋甚也若謂林宗不知則無以稱聰明若謂知之而不改則無以言憂道昔四豪似周公而不能爲周公今林宗似仲尼而不得爲仲尼也於是問者慨而嘆曰然則斯人乃避亂之徒非全隱之高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六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七

彈禰

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有三孔文舉薦過知命身居九列文學冠群少長稱譽名位殊絕而友衡於布衣又表薦之於漢朝以爲宜起家作臺郎云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其歎之如此衡游許下自公卿國士以下衡初不稱其官皆名之云阿某或以姓呼之爲某兒呼孔融爲大兒呼楊脩爲小兒苟彧猶強可與語過此以往皆木梗泥偶似人而無人氣皆酒囊飯纍耳百官大會衡時在坐忽顰蹙悽愴哀歎忼慨或譏之曰英豪樂集非所歎也衡顧眄歷觀稠衆而荅曰在此積尸列柩之間仁人安能不悲乎曹公嘗切齒欲殺之然復無正有入法應死之罪又惜有殺儒生之名乃謫作鼓吏衡了無悔情恥色乃縛角於柱口就吹之乃有異聲並搖撓擊鼓聞者不知其一人也而論更劇無所顧忌尋亡走投荆州牧劉表表欲作書與孫權討逆于時已全據江東帶甲百萬欲結輔車之援與共（藏本作共其無與字今從舊寫本）距中國使諸文士立草盡思而不得表意乃示衡衡省之曰但欲使孫左右持（藏本作柱今從舊寫本改）乃兒視之者此可用爾儻令張子布見此大辱人也即摧壞投地表悵然有怪色謂衡曰爲了不中芸鋤乎惜之也衡（藏本無衡字從舊寫本補）索紙筆便更書之衆所作有十餘通衡凡一歷視之而已暗記書之畢以還表表以還主或有錄所作之本也以比校之無一字錯乃各大驚表乃請衡更作衡即作成手不停輟表甚以爲佳而施用焉衡驕傲轉甚一州人士莫不憎恚而表亦不復堪欲殺之或諫以爲曹公名爲嚴酷猶能容忍衡少有虛名若一朝殺之則天下游士莫復擬足於荆楚者也表遂遣之衡走到夏口依將軍黃祖祖待以上賓祖大兒黃射與衡偕行過人墓下俱讀碑銘一過而去久之射曰前所視碑文大佳恨不寫也衡曰卿存其名耳我一覽尚記之即爲暗書之末有一字石缺乃不分明衡與半字曰疑此當作某字恐不審也射省可（下藏本作難今從舊寫本）數行雖（藏本作難今從舊寫本）言行輕人密願榮顯是以高游鳳林不能幽翳蒿萊然修己駁刺迷而不覺故開口見憎舉足蹈禍齋如此之伎倆亦何理容於天下而得其死哉猶梟鳴狐嘯人皆不喜音響不改易處何益許下人物之海也文舉爲之主任荷之足爲至到於此不安已可知矣猶必死之病俞附越人所無如何朽木鉛鍉班輸歐冶所不能匠也而復走投荆楚間終陷極害此乃衡懵蔽之効也蓋欲之而不能得非能得而弗用者矣於戲才士可勿戒哉嵇生曰吾所惑者衡之虛名也子所論者衡之實病也敢不寤寐於指南投杖於折中乎

抱朴子外篇卷四十七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詰鮑

鮑生嗤言好老莊之書治劇辯之言以爲古者無君勝於今世故其著論云儒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豈其皇天諄諄言（舊寫本作然）亦將欲之者爲辭哉夫彊者凌弱則弱者服之矣智者詐愚則愚者事之矣服之故君臣之道起焉事之故力穿之民制焉然則隸屬役御由乎爭彊弱而校愚智彼蒼天果無事也夫混茫以無名爲貴群生以得意爲歡故剝桂刻漆非木之願拔鶚裂翠非鳥所欲促轡銜鑣非馬之性荷軛運重非牛之樂詐巧之萌任力違眞伐生之根（藏本作本）

（俗伐根之生今從舊寫本）以飾無用捕飛禽以供華玩穿本完之鼻絆天放之脚蓋非萬物竝生之意夫役彼黎烝養此在官貴者祿厚而民亦困矣夫死而得生欣喜無量則不如向無死也讓爵辭祿以釣虛名則不如本無讓也天下逆亂焉而忠義顯矣六親不和焉而孝慈彰矣曩古之世無君無臣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繫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山無蹊徑澤無舟梁川谷不通則不相并兼士衆不聚則不相攻伐是高巢不探深淵不漉鳳鸞棲息於庭宇龍鱗群遊於園池飢虎可履虺蛇可執涉澤而鷗鳥不飛入林而狐兔不驚勢利不萌禍亂不作干戈不用城池不設萬物玄同相忘於道疫厲不流民獲考終純白在胷機心不生含餔而熙鼓腹而遊其言不華其行不飾安得聚斂以奪民財安得嚴刑以爲坑穽降及杪季智用巧生道德既衰尊卑有序繁升降損益之禮飾紱冕玄黃之服起土木於凌霄構丹綠於棼橑傾峻搜寶泳淵採珠聚玉如林不足以極其變積金成山不足以贍其費澶漫於淫荒之域而叛其大始之本去宗（藏本作崇從舊寫本改）日遠背朴彌增尚賢則民爭名貴貨則盜賊起見可欲則眞正之心亂勢利陳則劫奪之塗開造剡銳之器長侵割之患弩恐不勁甲恐不堅舒恐不利盾恐不厚若

無麥暴此皆可棄也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使夫桀紂之徒得燔人辜（舊寫本作皐諫）者脯諸侯葅方伯剖人心破人脛寫驕淫之惡用炮烙之虐若令斯人並爲匹夫性雖凶奢安得施之使彼肆酷恣欲屠割天下由於爲君故得縱意也君臣既立衆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閒愁勞於塗炭之中人主憂慄於廟堂之上百姓煎擾乎困苦之中開之以禮度整之以刑罰是猶闢滔天之源激不測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

抱朴子難曰蓋聞沖昧既闢降濁升清寫隆仰蓋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遠取諸物則天尊地卑以著人倫之體近取諸身則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殺之軌有自來矣若夫太極混沌兩儀無質則未若玄黃剖判七耀垂象陰陽陶冶萬物群分也由茲以言亦知鳥聚獸散巢栖穴竄毛血是茹結草斯服人無六親之尊卑出無階級之等威未若庇體廣厦稂粱嘉旨黼黻綺紈御冬當暑明辟莅物良宰匠舊寫本作臣世設官分職宇宙穆如也貴賤有章則慕賞畏罰勢齊力均則爭奪靡憚是以有聖人作受命自天或結罟以畋漁或贍辰而鑽燧或嘗卉以選粒或構宇以仰蔽備物致用去害興利百姓欣戴奉而尊之君臣之道於是乎生安有詐愚凌弱之理三五迭興道教遂隆辯章勸沮德盛刑清明良之歌作蕩蕩之化成太階既平七政遵度梧禽激響於朝陽麟虞覿靈而來出龜龍吐藻於河湄景老摛耀於天路皇風振於九域四器戢乎府庫是以禮制則君安樂作而刑厝也若夫奢淫狂暴由乎人已豈必有君便應爾乎而鮑生獨舉衰世之罪不論至治之義何也且夫遠古質朴蓋其未變民尚童蒙機心不動譬夫嬰孩智慧未萌非爲知而不爲欲而忍之也若人與人爭草萊之利家與家訟巢窟之地上無治枉之官下有重類之黨則私鬬過於公戰木石銳於干戈交尸布野流血絳路久而無君憔顇盡矣至於擾龍馴鳳

河圖洛書或麟銜甲負或黃魚波湧或丹禽翔授或回風三集皆在有君之世不出無王之時也夫祥瑞之徵指發玄極或以表革命之符或以彰至治之盛若令有君不合天意彼嘉應之來孰使之哉子若以混冥爲美乎則乾坤不宜分矣若以無名爲高乎則八卦不當畫矣豈造化有謬而太昊之閒哉雅論所尚唯貴自然請問夫識母忘父群生之性也拜伏之敬世之末飾也然性不可任必尊父焉飾不可廢必有拜焉任之廢之子安乎古者生無棟宇死無殯葬川無舟檝之器陸無車馬之用吞啖毒烈以至殞斃疾無醫術枉死無限後世聖人改而垂之民到于今賴其厚惠機巧之利未易敗矣今使子居則反巢穴之陋死則捐之中野限水則泳之游之山行則徒步負戴棄鼎鉉而爲生臄之食廢針石而任自然之病裸以爲飾不用衣裳逢女爲偶不假行媒吾子亦將曰不可也況於無君乎若令上世人如木石玄冰結而不寒資（藏本作者從意林改）糧絕而不飢者可也衣食之情苟在其心則所爭豈必金玉所競豈必榮位橡芧（藏本作根今從舊寫本）可以生鬬訟藜藿足用致侵奪矣夫有欲之性萌於受氣之初厚已之情著於成形之日賊殺并兼起於自然必也不亂其理何居夫明王在上群后盡規坐以待旦昧朝旰食延誹謗以攻過責昵屬之補察聽輿謠以屬省鑒履尾而夕惕颺清風以墮穢厲秋威以肅物制峻網密有犯無赦刑戮以懲小罪九伐以討大惡猶懼豺狼之當路感彝倫之不敘憂作威之凶家恐姦宄之害國故嚴司膺揚以彈違虎臣杖鉞於方嶽而狂狡之變莫世乏之而令放之使無所憚則盜跖將橫行以掠殺而良善端拱以待禍無主所訴無彊所憑而冀家爲夷齊人皆柳惠何異貧豕而欲無臭憑河而欲不濡無轡策而御奔馬乘桅楫而乘輕舟未見其可也鮑生又難曰夫天地之位二氣範物樂陽則雲飛好陰則川處承柔剛以率性（藏本作率性從舊寫本改）隨四八而化生各附所安本無尊

卑也君臣既立而變化遂滋夫欲多則魚擾鷹衆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壅崇寶貨飾玩臺榭食則方丈衣則龍章內聚曠女外多鰥男採難得之寶貴奇怪之物造無益之器恣不已之欲非鬼非神財力安出哉夫穀帛積則民有飢寒之儉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衆百姓養游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飢冒法斯溢於是乎在王者憂勞於上台鼎輦轂於下臨深履薄懼禍之及恐智勇之不用故厚爵重祿以誘之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深池以備之而不知祿厚則民匱而臣驕城嚴則役重而攻巧故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莫不懽然況乎本不聚金而不斂民粟乎休牛桃林放馬華山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猶以爲泰況乎本無軍旅而不戰不戍乎茅茨土階棄織拔葵雜藜爲幃濯裘布被妾不衣帛馬不秣粟儉以率物以爲美談所謂盜跖分財取少爲讓陸處之魚相呴以沫也夫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操杖攻劫非人情也象刑之教民莫之犯法令滋彰盜賊多有豈彼無利性而此專貪殘蓋我清靜則民自正下疲怨則智巧生也任之自然猶慮凌暴勞之不休奪之無已田蕪倉虛行柚之空食不充口衣不周身欲令勿亂其可得乎所以救禍而禍彌深峻禁而禁不止也關梁所以禁非而猶吏因之以爲非焉衡量所以檢僞而邪人因之以爲僞焉大臣所以扶危而姦臣恐主之不危兵革所以靜難而寇者盜之以爲難此皆有君之所致也民有所利則有爭心富貴之家所利重矣且夫細民之爭不過小小匹夫校力亦何所至無疆土之可貪無城郭之可利無金寶之可欲無權柄之可競勢不能以合徒衆威不足以驅異人孰與王赫斯怒陳師鞠旅推無譬之民攻無罪之國僵尸則動以萬計流血則漂櫓丹野無道之君無世不有肆其虐亂天下無邦忠良見害於內黎民暴骨於外豈徒小小爭奪之患邪至於移父事君廢孝爲忠申令無君亦同有之耳古之爲屋足以蔽風雨而今則被以朱紫飾以金玉古之爲衣足以掩身形而今則玄黃黼黻錦綺羅紈古之爲樂足以定人情而今則煩乎淫聲驚魂傷和古之飲食足以充飢虛而今則焚林漉淵宰割羣生有殺文此下乃抱朴子駁難之辭豈可以事之有過而都絕之乎若令唐虞在上稷禹贊事卑宮薄賦使民以時崇節儉之清風肅玉食之明禁質素簡約者貴而顯之亂化侵民者黜而戮之則頌聲作而黎庶安矣何必慮火災而壞屋室畏風波而填大川乎

抱朴子曰鮑生貴上古無君之論余既駁之矣後所荅余文多不能盡載余稍條其論而牒詰之云

鮑生曰藏本連屬上文今從舊寫人君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飾無益之用猒無已之求抱朴子詰曰藏本以鮑生提行後放此藏本以抱朴子提行今改連上文後放此請問古今帝王盡採難得之寶聚奇怪之物乎有不爾者也余聞唐堯之爲君也猶金於山虞舜之禪也捐璧於谷疏食菲服方之監門其不汜濫剖珠傾巖刋玉鑿石蟣黃白之鑛越海裂翡翠之羽網瑇瑁於絕城掘丹青於嶠漢亦可知矣夫服章無殊則威重不著名位不同則禮物異數是以周公辨貴賤上下之異式宮室居處則有堵雉之限冠蓋旌旗則有文物之飾車服器用則有多少之制庖厨供善則有法膳之品年凶災眚又減撤之無已之慾不在有道子之所云可以聲桀紂之罪不足以定雅論之證也

鮑生曰人君後宮三千豈皆天意穀帛積則民飢寒矣抱朴子詰曰王者妃妾之數聖人之所制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者也其德與天地合豈徒異哉夫豈徒欲以順情盈慾而已乎乃所以佐六宮理陰陽教爾崇陽字疑衍藏本爾崇作肅宗從舊寫本改奉祖廟祗承大祭供玄統之服廣本支之路且案周典九土之記及漢氏地理之書天下女數多於男焉王者所宗豈足以逼當娶者哉姬公思之似已審矣帝王帥百僚以藉田后妃將命婦以蠶織下及黎庶農課有限力佃有賞怠惰有罰十一而稅以奉公用家有備凶之儲國有九年之積各得順天分地不奪其時調薄役希民無飢寒衣食既足禮讓以興昔文景之世百姓務農家給戶豐倉之米至腐赤不可勝計然而士庶猶侯服鼎食牛馬蓋澤由於賦斂有節不足損下也至於季世官失佃課之制私務浮末之業生穀之道不廣而游食之徒滋多故上下同之而犯非舊寫本作罪者衆鮑生乃歸咎有君若夫藏本作未若從舊寫本改議采擇之遵限刺農課之不實責牛飲之三千貶履舄與太半但使後宮依周禮祖調不橫加斯則可矣必無君乎夫一日旻起則事有失所即鹿無虞維入于林中安可終已靡所宗統則君子失所仰凶人得其志網疎猶漏可都無綱乎

鮑生曰人之生也衣食已劇況又加之以斂賦藏本作敛賦從舊寫本改重之以力役飢寒並至下不堪命冒法犯非舊寫本作罪於是乎生抱朴子詰曰蜘蛛張網蚤蝨不餓使人智巧役用萬物食口衣身何足劇乎但患富者無知止之心貴者有無限之用耳豈可以一蹶藏本作蹶從舊寫本改之故而終身不行以桀紂之虐思乎無主也夫言主事彌張賦斂之重於往古民力之疲於末務飢寒所緣以譏之可也而言有役有賦使國亂者請問唐虞升平之世三代有道之時爲無賦役以相供奉元首股肱躬耕以自給邪鮑生乃唯知飢寒並至莫能固窮獨不知衣食並足而民知榮辱乎

鮑生曰王者臨深履尾不足喻危假寐待旦日昃旰食將何爲懼禍及也抱朴子難曰審能如此乃聖主也王者所病在乎驕奢賢者不用用者不賢夏癸指天日以自喻秦始憂萬世之同謚故致傾亡取笑將來若能懼危夕惕廣納規諫詢芻蕘以待聽養黃髮以乞言何憂機事之有違何患百揆之不康夫戰兢則彝倫敘怠荒則姦宄作豈況無君能無亂乎

鮑生曰王者欽想奇瑞引誘幽荒欲以崇德邁威厭耀未服（藏本作朱服從舊寫本改）白雉玉環何益齊民乎抱朴子詰曰夫王者德及天則有天瑞德及地則有地應若乃景星摛光以佐堯舒之耀冠日含采以表羲和之聖靈禽嗜皆於阿閣金象焜晃乎清沼此豈畢辭所致厚幣所誘哉王莽姦猾包藏禍心文致太平誣眩朝野覬遺外域使送瑞物豈可以此謂古皆然乎夫見盈丈之尾則知非咫尺之軀覩尋仞之牙則知非膚寸之口故王母之遣使明其玄化通靈無遠不懷也越裳之重譯足知惠沾殊方澤被無外也夫絕域不可以力服蠻貊不可以威攝自非至治焉能然哉何者鮑生謂為不用夫周室非乏玉而須王母之環以為富也非儉膳而渴越裳之雉以充庖也所以貴之者誠以斯物為太平則上無苛虐之政下無失所之人蜎飛蠕動咸得其懽有國之美孰多於斯而云不用無益於齊民源遠體大固未易見鮑生之言不亦宜乎

鮑生曰人君恐姦釁之不虞故嚴城以備之也抱朴子詰曰侯王設險大易所貴不審嚴城何譏焉爾夫兩儀肇闢萬物化生則邪正存焉爾夫聖人知凶醜之自然下愚之難移猶春陽之不能榮枯朽炎景之不能鑠金石冶容慢藏誨淫召盜故取法乎習坎備豫於未萌重門有擊柝之警治戎遏暴客之變而欲除之其理何居兕之角也鳳之距也天實假之何必日用哉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羅曲其穴以備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却虎豹之暴而鮑生欲棄甲冑以遏利刃墮城池以止衝鋒（藏本遏作遮止作正今從舊寫本）若令甲冑既捐而利刃不住城池既壞而衝鋒猶集公輸墨翟猶不自全不審吾生計將安出乎

或曰苟無可欲之物雖無城池之固敵亦不來者也抱朴子荅曰夫可欲之物何必金玉雖刀之末愚民競焉越人之大戰由乎分蚓蛇之不鈞吳楚之交兵（藏本作反兵從舊寫本改）起乎一株之桑葉饑荒之世人人相食

素手裸跣（下有脫文疑一二葉）遠則甫侯子羔近則于公釋之探情審罰剖毫析芒受戮者吞聲而歌德朋劓者沒齒無怨言此皆非無君之時也昔有鰥在下而四嶽不蔽明揚仄陋而元凱畢舉或投屠刀而排金門或釋版築而躡玉堂或委芻豢而登卿相或自亡命而為上將伯柳達儺人解狐薦怨家方回叩頭以致士禽息碎首以推賢敢問於時有君否邪又云田蕪廩虛皆由有君夫君非塞田之蔓草臣非秕倉之雀鼠也其蕪其虛卒由戾運水旱疫癘以臻凶荒豈在賦稅（藏本作求從舊寫本改）令其然乎至於八政首食謂之民天后援躬稼有虞親耕豐年多黍多稌我庾惟億民食其陳自渠閭而斥鹵膏壤弭父起陽陵之陂而積穀為山叔敖創期思而家有腐粟趙過造三犂之巧而闢右以豐任延教九真之佃而黔庶般飽此豈無君之時乎（從遠則甫侯以下二百七十字疑當在本篇前半未敢輒移）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八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知止　志六

抱朴子曰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抱盈居沖者必全之筭也宴安盛滿者難保之危也若夫善卷巢許管胡之徒咸蹈雲物以高騖依龍鳳以竦迹覘鋒鋒於香餌之中寤覆車乎來朝之路違險塗以遐濟故能免詹何之釣緡可謂善料微景於形外覘堅冰於未霜徒薪齒突於方熾之火纏舟弭檝於衝風之前瞻九犗而深沈望密蔚而會逝不託巢於葦苕之末不偃寢乎崩山之崖者也斯皆器大量弘審機識致凌儕獨往不牽常慾神參造化心遺萬物可欲不能蠱介其純粹近理不能秏滑其清澄苟無若人之自然誠難企及乎絕軌也徒令知功成者身退處勞大者不賞狡兔訖（舊寫本作死）則知獵犬之不用高鳥盡則覺良弓之將棄鑒彭韓之明鏡而念抽簪之衛觀越種之闇機則識金象之貴若范公汎艘以絕景薛生遯亂以全潔二疏投印於方盈田豫釋紱於漏盡進賊亢悔之咎退無濡尾之吝清風足以揚千載之塵德音足以祛將來之惑方之陳寶不亦遠乎或智小敗於謀大或載弱折於載重或獨是陷於衆非或盡忠訐於兼會或倡高筭而受晁錯之禍或竭心力而遭吳起之害故有跖高蹠厚猶不免焉公旦之放仲尼之行賈生遜擯於下土子長棄肩乎無辜樂毅平齊伍員破楚白起以百勝拓疆文子以九術霸越韓信功蓋於天下黥布滅家以佐命榮不移晷辱已及之不避其禍豈智者哉為臣不易豈將一塗要而言之決在擇主我不足賴其驗如此告退避賢絜而且安美名厚實福莫大焉能修此術萬未有一吉凶由人可勿思乎逆耳之言樂之者希獻納期（藏本作斯從舊寫本改）榮將速身禍救詐謗其不暇何信受之可必哉夫矯繳紛紜則鴛鴦稠闢坑穽充蹊則麟虞斂跡情不可極慾不可滿達人以道制情以計遣慾為謀者鵝宜使忠況自為策而不詳哉蓋知足者常足也

不知足者無足也常足者福之所赴也無足者禍之所鍾也生生之厚殺哉生矣宋氏引苗郢人張革誠欲其快而實速萎裂知進忘退斯之以（舊脫木作謂）乎夫筴奔而不止者尠不傾墜凌波而無休者希不沈溺弄刃不息者傷刺之由也斫擊不輟者鼓毀之原也盈則有損自然之理周廟之器豈欺我哉故養由之射行人識以弛弦東野之御顏子知其方敗成功之下未易久處也夫飲酒者不必盡亂而亂者多焉富貴者豈其皆危而危者有焉智者料事於倚伏之表伐木於毫末之初吐高言不於累棊之際議治裘不於群狐之中古人佯狂爲愚豈所樂哉時之宜然不獲已也亦有深逃而陸遭濤波幽遁而水被焚燒若龔勝之絕粒以殞命李業煎鹽以吞酖由乎迹之有眹景之不滅也若使行如蹈冰身如居陰動無遺蹤可尋靜與無爲爲一豈有斯患乎又況乎揭日月以隱形骸擊建鼓以徇利器者哉夫值明時則優於濟四海遇險世則劣於保一身爲此不慨非一士也吾聞無熾不滅靡溢不損煥赫有委灰之兆春草爲秋瘁之端日中則昃月盈則蝕四時之序成功者退遠取諸物則構高崇峻之無限則頹壞惟憂矣近取諸身則嘉膳旨酒之不節則結疾傷性矣況乎其高概雲霄而積之猶不止其威震人主而加崇又不息者乎蚊虻墮山適足翔翔兕虎之墜碎而爲整此言大物不可失所也且夫正色彈違直道而行打撲千紀不慮讐隙則怨深恨積若舍法容非屬託如響吐剛茹柔委曲繩墨則忠（舊寫本空白一字）喪敗居此地者不亦勞乎是以身名並全者甚希而折足覆餗者不乏也然而入則蘭房窈窕朱帷組帳文茵兼舒於華第豔容粲爛於左右輕體柔聲清歌妙舞朱蔡之巧陽阿之妍口吐採菱延露之曲足蹈淥水七槃之節和音悅耳冶姿娛心密宴繼集醽醁不撤仰登綺閣俯映清淵遊果林之丹翠戲蕙圃之芬馥文鱗灑淪朱羽頡頏飛繳墮雲鴻沈綸引魴鯉遠珍不索而交集玩弄紛華而自至出則朱輪耀路高蓋接軫丹旗雲蔚麾節翕赫金口嘈囋戈甲璀錯得意託於後乘嘉旨盈乎屬車窮遊觀之娛極畋漁之懽聖明之響滿耳而入諂悅之言異口同辭于時眇然意蹙古人謂伊呂管晏不足算也豈覺崇替之相爲首尾哀樂之相爲朝暮冎謝貴盛乞骸骨背朱門而反巨園哉若乃聖明在上大賢讚事百揆非我則不敘兆民非我則不濟高而不以危爲憂滿而不以溢爲慮者所不論也

窮達

或問一流之才而或窮或達其故何也俊逸滯其有憾乎

抱朴子答曰夫器業不異而有抑有揚者無知己也故否泰時也通塞命也審時者何怨於沈潛知命者何恨於卑瘁乎故沈淵渟鈞精勁之良也而不以擊則朝菌不能斷爲珧華黎綠連城之寶也委之泥濘則瓦礫積其上焉故可珍而不必見珍也可用而不必見用也庸俗之夫闇於別物不分朱紫不辯菽麥唯以達者爲賢而不知僥求者之所達也唯以窮者爲劣而不詳守道者之所窮也且夫懸象不麗天則不能揚大明灼無外高岱不託地則不能竦峻極概雲霄免足因夷塗以騁迅龍艘汎激流以效遠離光非燧人不熾楚金非歐冶不剡豐華俟發春而表豔棲鴻待衝飈而輕戾四嶽不明揚則有鰥不登庸叔牙不推賢則夷吾不式厚穫苴賴平仲以超踔淮陰因蕭公以騰揚儁生由勝之之談曲逆緣無知之薦並直起龍榮之孔明公瑾貢虎臥之興霸故能美名垂於帝籍弘勳著於當世也漢之末年吳之季世則不然焉舉士也必附己者爲前取人也必多黨者爲決而附己者不必足進之器也同乎我故不能遺焉而多黨者不必逸群之才也信衆口故謂其可焉或信此之庸猥而不能遣所念之近情或識（藏本作遺從舊寫本改）彼之英異而不能平心於至公於是釋銓衡而以

疏敖爲輕重矣棄度量而以綸集爲多少矣于時之所謂雅人高韻秉國之鈞黜陟決己褒貶由口者豁哉免乎斯累也又況於胷中率（藏本作卒從舊寫本改）有憐獨立疾非黨忌勝已忽寒素者乎悲夫邀俗之士不群之人所以比肩不遇不可勝計或抑頓於藪澤或立朝而斥退也蓋修德而道不行藏器而時不會或俟河清而齒已沒或竭忠勤而不見知遠用不騁於一世勳澤不加於生民席上之珍鬱於泥濘濟物之才終於無施操築而不值武丁抱竿而不遇西伯自曩迄今將有何限而獨悲之不亦陋哉瞻徑路之遠而恥山之知大道之否而不改之齊通塞於一塗付榮辱於自然者豈懷悒悶於知希與永歎於川逝乎疑其有憾是未識至人之用心也小年之不知大年井蛙之不曉滄海自有來矣

重言

抱朴子曰余友人玄泊（藏本作伯）先生者齒在志學固已窮覽六略旁綜河洛晝競羲和之末景夕照望舒之餘輝道廣遠而不究言無微而不測以儒墨（藏本作道從意）爲城池以機神爲干戈故談者莫不望塵而銜璧（林改舊寫本作衝）文士寫目而格筆俄而寤智者之不言覺守一之無咎意得則齊荃蹄之可棄道乖則覺唱高而和寡於是奉老氏多敗之戒思金人三緘之義括鋒穎而如訥韜修翰於彤管含金懷玉抑謐華辯終日彌夕或無一言門人進曰先生默然小子胡述且與庸夫無殊焉竊謂號鍾不鳴則不異於積銅浮磬息音則未別乎衆石也玄泊先生荅曰吾特收遠名於萬代求知已於將來豈能競見知於今日標格於一時乎陶甄以盛酒雖美不見酣身卑而言高雖是不見信徒卷舌而竭聲將何救於流遁古人六十笑五十九不遠迷復乃覺有以也夫玉之堅也金之剛也冰之冷也火之熱也豈須自言然後明哉且八音九奏不能無長短之病養由百發不能止將有一失之蹠翫憑河者數溺於水好劇談者多漏於口伯牙謹

於操絃故終無煩手之累儒者敬其辭令故終無樞機之辱淺近之徒則不然焉辯虛無之不急爭細事以費言論廣修堅白無用之說誦藏本作說從舊寫本改諸子非聖過正之書損教益惑謂之深遠委棄正經競治邪學或與闇見者較脣吻之勝負爲不識者吐清商之談對非敵力之人旁無賞解之客何異奏雅樂於木梗之側陳玄黃於土偶之前哉徒口枯氣乏推杭抵掌斤斧缺壞而桀節不破勃然戰色而乖忤愈遠致令悲容表顏醜言自口偷薄之變生乎其閒既玷之謬不可救磨未若希聲以全大音約說以俟識者矣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十九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自敘

志七

抱朴子者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其先葛天氏蓋古之有天下者也後降爲列國因以爲姓焉洪曩祖爲荆州刺史王莽之篡君恥事國賊棄官而歸與東郡太守翟義共起兵將以誅莽爲莽所敗遇赦免禍遂稱疾自絕於世莽以君宗強慮終有變乃徙君於琅邪君之子滬廬起兵以佐光武有大功光武踐祚以廬爲車騎又遷驃騎大將軍封下邳僮縣侯食邑五千戶開國初侯之弟文隨侯征討屢有大捷侯比上書爲文藏本作文爲從舊寫本乙轉訟功而官以文私從兄行無軍名遂不爲論侯曰弟與我同冒矢石瘡痍周身傷失右眼不得尺寸之報吾乃重金累紫何心以安乃自表乞轉封於弟書至上請報漢朝欲成君高義故特聽焉文辭不獲已受爵即第爲驃騎營立宅舍於博望里于今基兆石礎存焉又分割租秩以供奉吏士給如二君焉驃騎殷勤止之而不從驃騎曰此更煩役國人何以爲讓乃託他行遂南渡江而家于句容子弟躬耕以典籍自娛文累使奉迎驃騎驃騎終不還又令人守護博望宅舍以冀驃騎之反至于累世無居之者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藏本作史從舊寫本改才仕吳歷宰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入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太子少傅中書大鴻臚侍中光祿勳輔吳將軍封吳壽縣侯洪父以孝友聞行爲士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仕吳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中書郎廷尉平中護軍拜會稽太守未辭而晉軍順流西境不守博簡秉文經武之才朝野之論僉然推君於是轉爲五郡赴警大都督給親兵五千總統征軍戍遏堰埸天之所壞人不能支故主欽若九有同賓藏本作賓從舊寫本改君以故官赴除郎中稍遷至太中大夫歷位大中正肥鄉令藏本無正字肥作肥從舊寫本補改縣戶二萬舉州最治德化允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不佃公田越界如市秋毫之贈不入于門紙筆之用皆出私財刑厝而禁止不言而化行以疾去官發詔見用爲吳王郎中令正色弼違進可替不舉善彈枉軍國肅雍遷邵陵太守卒於官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爲二親所嬌饒不早見督以書史年十有三而慈父見背夙失庭訓飢寒困瘁躬執耕穡承星履草密勿疇襲又累遭兵火先人典籍蕩盡農隙之暇無所讀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伐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坐此之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紙每所寫反覆有字人尠能讀也年十六始讀孝經論語詩易貧乏無以遠尋師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但貪廣覽於衆書乃無不暗誦精持曾所披涉自正經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雜文章近萬卷既性闇善忘又少文意志不專所識者甚薄亦不免惑而著述時猶得有所引用竟不成純儒不中爲傳授之師其河洛圖緯一覩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書及算術九宮三棊太一飛符之屬了不從焉由其苦人而少氣味也晚學風角望氣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計此輩率是爲人用之事同出身情無急以此自勞役不如省子書之有益遂又廢焉案別錄藝文志衆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而魏代以來羣文滋長倍於往者乃自知所未見之多也江表書籍通同不具昔欲藏本作欲從舊寫本改詣京師索奇異而正值大亂半道而還每自藏本作具從舊寫本改嘆恨今齒近不惑素志衰頹但念損之又損爲乎無爲偶耕藪澤苟存性命耳博涉之業於是日沮矣洪之爲人也有脫文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履垢弊衣或繿縷而或不恥焉俗之服用俄而屢改或忽廣領而大帶或促身本作身從意林乙轉而修袖或長裾曳地或短不蔽脚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爲抱朴之士是以洪著書因以自號焉

洪稟性尪羸兼之多疾貧無車馬不堪徒行行亦性所不好又患獘俗捨本逐末交游過差故遂撫筆閑居守靜華門而無趨從之所（藏本作趨所之從今從舊寫本改）至於權豪之徒雖在密跡而莫或相識焉衣不辟寒室不免漏食不充虛名不出戶不能憂也貧無僮僕籬落頓沒荆棘叢於庭宇蓬莠塞乎階霤披榛出門排草入室論者以爲意遠忽近而不恕（藏本作怒從舊寫本改）其乏役也不曉謁（有脫文）以故初不修見官長至於弔大喪省困疾乃心欲自勉強令無不必至而居疾少健恒復不周每見譏責於論者洪引咎而不恤也意苟無餘而病使心違顧不媿已而已亦何理於人之不見亮乎唯明鑒之士乃恕其信抱朴非以養高也世人多慕豫親之好推閤室（藏本作至從舊寫本改）之密洪以爲知人甚未易上聖之所難浮雜之交口合神兆（舊寫本作離）人無益有損雖不能如朱公叔一切絕之且必須清澄詳悉乃處意焉又爲此見憎者甚衆而不改也馳逐苟達側立勢門者又共疾洪之異於已而見疵毀謂洪爲傲物輕俗而洪之爲人信心而行毀譽皆置於不聞（藏本置作之舊寫本作毀之皆如不聞今從盧本）至患近人或恃其所長而輕人所短洪忝爲儒者之末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造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若值惜短難解心義（藏本作家從舊寫本改）但粗說意之與向使足以發寤而已不致苦理使彼率不得自還也彼靜心者存（舊寫本存字空白從是知文思之則多自覺而得之者焉度不可（藏本無不字與舊寫本補）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洪性深不好干煩官長自少及長曾救知已之抑者數人不得已（藏本無已字從舊寫本補）有言於在位者然其人皆不知洪之恤也不忍見其陷於非理密自營之耳其餘雖親至者在事秉勢與洪無惜者終不以片言半字少累之也至於權用窮匱急合湯藥則喚求朋類或見濟亦不讓也受人之施必皆久久漸有以報之不令覺也非類則不妄受其饋致焉洪所食有旬日之儲則分以濟人之乏若殊自不足亦不割已也不爲皎皎之細行不治察察之小廉村里凡人之謂（舊寫本謂字空白疑有誤）良守善者用（舊寫本用字空白疑有誤）時或齎酒餚候洪雖非儔匹亦不拒也後有以苔之亦不登時也洪嘗謂史雲不食於昆弟華生治潔於呪客蓋邀名之僞行非廉廟之遠量也洪尤疾無義之人不勤農桑之本業而慕非義之姦利持鄉論者則賣選舉以取謝有威勢者則解符疏以索財或有（有字舊寫本空白）罪人之賂或（當作而）枉有理之家或爲逋逃之藪而饗亡命之人（疑作人）或挾使民丁以妨（本作妨以從下文乙轉）公役或強收錢物以求貴價或占錮市肆奪百姓之利或割人田地劫孤弱之業愧恫官府之閑以竊掊尅之益內以誇妻妾外以釣名位其如此者不與交焉由是俗人憎洪疾已自然疏絕故巷無車馬之跡堂無異志之賓庭可設雀羅而凡筵積塵焉洪自有識以遠（藏本作遠以從舊寫本乙轉）將老口不及人之非不說人之私乃自然也雖僕豎有其所短所羞之事不以戲之也未嘗論評人物之優劣不喜訶譴人交（舊寫本作又人）之好惡或爲尊長所逼問辭不獲已其論人也則獨舉彼體中之勝事而已其論文也則撮其所得之佳者而不指摘其病累故無毀譽之怨貴人時或問官吏民甲乙何如其清高閑（舊寫本作賢）能者洪指說其忮事其貪暴闇塞者對以偶不識悉洪由此頗見譏責以顧護太多不能明辯藏否使皁白區分而洪終不敢改也每見世人有好論人物者比方倫匹未必當允而褒貶與奪或失準格見譽者自謂已分未必信德也見侵者則恨之入骨劇於血讎洪益以爲戒遂不復言及士人矣雖門宗子弟其稱兩皆以付邪族不爲輕乎（當作平舊寫本作評）其價數也或以譏洪洪荅曰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爲匹也況非我安可爲取而（而字從舊寫本補）評定之耶漢末俗獘朋黨分部許子將之徒以口舌取戒爭訟論議門宗成讎故汝南人士無復定價而有月旦之評魏武帝深亦疾之欲取其首爾乃奔波亡走殆至屠滅前鑒不遠可以得師矣且人之未易知也雖父兄不必盡子弟也同乎我者遽是乎異於我者遽非乎或有始無卒唐堯公旦仲尼季札皆有不全得之恨無以近人信其嘍嘍管見熒（舊寫本作鎣）燭之明而輕評人（藏本作人評從舊寫本乙轉）物是皆賣（賣字疑舊寫本空白）彼上聖大賢乎昔大安中石冰作亂六州之地柯振葉（藏本作鎮業從舊寫本改）靡違正黨逆義軍大都督邀洪爲將兵都尉累見敦迫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畏軍法不敢任志遂募合數百人與諸軍旅進曾攻賊之別將破之日錢帛山積珍玩蔽地諸軍莫不放兵收拾財物繼轂連擔洪獨約令所領不得妄離行陣士有摭得衆者洪即斬之以徇於是無敢委杖而果有伏賊數百出傷諸軍諸軍悉發無部隊皆人馬負重無復戰心遂致驚亂死傷狼藉殆欲不振獨洪軍整齊轂張無所損傷以救諸軍之大崩洪有力焉後別戰斬賊小帥多獲甲首而獻捷幕府於是大都督加洪伏波將軍例給布百匹諸將多封閉之或送還家而洪分賜將士及施知故之貧者餘之十匹又徑以市肉酤酒以饗將吏于時竊擅一日之美談焉事平洪投戈釋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了不論戰功竊慕嚮連不受聊城之金包胥不納存楚之賞成功不處之義焉正遇上國大亂北道不通而陳敏又反於江東歸塗隔塞會有故人譙國嵇君道（本作君道從意林及晉書改下放此）見用爲廣州刺史乃表請洪爲參軍雖非所樂然利可避地於南故黽勉就焉見遣先行催兵而君道於後遇害遂停廣州頓爲節將見邀用皆不就永惟富貴可以漸得而不可頓合其間屑屑亦足以勞人且榮位勢利譬如寄客既非常物又其去不可得留也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悔吝百端憂懼競戰不可勝言不足爲也且自度性篤嬾而才至短以篤嬾而御短才雖翕肩屈膝趨走

風塵猶必不辦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已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藏本作不從舊寫本改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且知之誠難亦不得惜問而與人議也是以車馬之跡不經貴勢之域藏本作實世之域從舊寫本改片字之書不交在位之家又士林之中雖不可出而見造之賓意不能拒妨人所作不得專一乃嘆曰山林之中無道也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譏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先所作子書內外篇幸已用功夫聊復撰次以示將來云爾洪年十五六時所作詩賦雜文當時自謂可行於代本脫於代二字從意林補至于弱冠更詳省之殊多不稱意天才未必爲增也直所覽差廣而覺妍媸之別於是大有所裂棄十不存一今除所作子書但雜尚餘百所卷猶未盡損益之理而多慘憤不遑復料護之他人文成便呼藏本作手便從舊寫本改使意余才鈍思遲實不能尒藏本作示從舊寫本改作文章每一更字輒自轉勝但患嬾又所作多不能數省之耳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會遇兵亂流離播越有所亡失連在道路不復投筆十餘年至建武中乃定凡著內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碑頌詩賦百卷軍書檄移章表箋記三十卷又撰俗所不列者爲神僊傳十卷又抄又撰高尚藏本作上今從舊寫本不仕者爲隱逸傳十卷又抄五經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方伎短雜奇要三百一十卷別有目錄其內篇言神僊方藥鬼怪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却禍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洪見魏文帝典論藏本作典目從舊寫本改自敘末藏本作末從舊寫本改及彈棊擊劍之事有意於略說所知而實不數少所便能不可虛自稱揚今將具言所不聞焉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有屬句又擲瓦手搏不及兒童之羣未嘗鬬雞鶩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目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是以

至今不知棊局上有幾道樗蒲齒名亦念此輩末伎亂意思而妨日月在位有損政事儒者則廢講誦凡民則忘稼穡商人則失貨財至於勝負未分交爭都市心熱於中顏愁於外名之爲樂而實煎悴喪廉恥之操興爭競之端相取重貨密結怨隙昔宋閔公吳太子致碎首之禍生叛亂之變覆滅七國幾傾天朝作戒百代其鑒明矣每觀戲者慙恚交集手足相及醜詈相加絕交壞友往往有焉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多召悔咎不足爲也仲尼雖有晝寢之戒以洪較之洪實未許其賢於晝寢何者晝寢但無益而未有怨恨之憂鬬訟之變聖者猶韋編三絕以勤經業凡才近人安得兼修惟諸戲盡不如示一尺之書故因本不喜而不爲蓋此俗人所親焉少嘗學射但力少不能挽強若顏高之弓耳意爲射既在六藝又可以禦寇辟劫及取鳥獸是以習之昔在軍旅曾手射追騎應弦而倒殺二賊一馬遂以得免死又曾受刀楯及單刀雙戟皆有口訣要術以待取人乃有祕法其巧入神若以此道與不曉者對便可以當全獨勝所向無前矣晚又學七尺杖術可以入白刃取大戟然亦是不急之末學知之譬如麟角鳳距何必用之過藏本脫過字從舊寫本補此已往未之或知洪少有定志決不出身每覽集許子州北人石戶二姜兩袁法眞子龍之傳嘗廢書前席慕其爲人念精治五經著一部子書令後世知其爲文儒而已後州郡及車騎大將軍辟皆不就薦名琅邪王丞相府昔起義兵賊平之後了不修名詣府論功主者永無賞報之冀晉王應天順人撥亂反正結皇綱於垂絕修宗廟之廢祀念先朝之滯賞並無報以勸來洪隨例就彼庚寅詔書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竊謂藏本作認從舊寫本改討賊以救桑梓勞不足錄金紫之命非其始願本欲遠慕魯連近引田疇上書固辭以遂微志適有大例同不見許昔仲由讓應受之賜而沮爲善醜虜未夷天下多事國家方欲明賞必罰以彰憲典小子豈敢苟潔區區之懦志而距弘通之大制故遂息意而恭承詔命焉洪既著自敘之篇或人難曰昔王充年在耳順道窮望絕懼身名之偕滅故自紀終篇先生以始立之盛值乎有道之運方將解申公之束帛登穆藏本作敘從舊寫本改生之蒲輪耀藻九五絕聲昆吾何憾芬芳之不揚而務老生之彼務洪荅曰夫二儀彌邈而人居若寓以朝菌之耀秀不移點而殄瘁類春華之暫榮未改旬而凋隕雖飛驟之經霄激電之乍照未必速也夫期頤猶奔星之騰烟藏本作明從舊寫本改黃髮如激箭之過隙況或未萌藏本作明從舊寫本改而殞籜逆秋而零瘁者哉故項子有含穗之嘆揚烏有夙折之哀歷覽遠古逸倫之士或以文藝而龍躍或以武功而虎踞高勳著於盟府德音被乎管絃形器雖沈繼於淵壤美談飄颻而日載故雖千百代猶穆如也余以庸陋沈抑婆娑用不合時行舛於世發音則響與俗乖抗足則跡與衆迕內無金張之援外乏彈冠之友循塗雖坦而足無騏驎六虛雖曠而翼非大鵬上不能鷹揚匡國下無以顯親垂名美不寄於良史聲不附乎鍾鼎故因著述之餘而爲自敘之篇雖無補於窮達亦賴將來之有述焉

抱朴子外篇卷之五十

眞誥

陶弘景撰

眞誥序

眞誥者。告也。書有湯誥、洛誥、酒誥。孔安國云。誥以大義告乎天下者是也。經有緯。緯者相經緯也。其事皆足以輔翼乎經。故言緯也。眞誥之作。其緯於經者乎。其目自運象至於翼。眞檢者凡七。蓋有象乎緯。能通乎緯。必知誥矣。陶君之意。亦謂卦六十四道之元也。道德五千言。元之道也。其餘隨元之奧。鉤元之微。能與易老貫者。各形乎言。各見乎事。雖然。事與言非元矣。其書所載。往往出乎緯之所輔經者。予少耽黃老說。搜索道家者流。幾千家。殫精日月。無能深鑿其鍵。嘗接江西道士吳靜。極言元事。靜曰。誤矣。余驚拜曰。願聞道。靜曰。讀易乎。讀易足矣。後乃以易悟所得者易也。陶君固甚知道。凡有啟於後學者。其或自此始歟。太乙宮高士玉京外臣易如剛。告予以茅山采眞誥。欲敍其略。昔者沈約道陶君書。深言先生棘枇流俗。超然獨覽。名書絳簡。至理精微。惟欲下風。問道未知厥路。若有屬於誥者矣。然陶君銘茅山曲林館。迺云。所生翊命。各謂知道。參差經術。跌宕辭藻。是數語者。全爲誥設。此翁一銘。猶足爲山中無窮清風。況書乎。

嘉定十六年十一月冬至日。朝散大夫行秘書郎高似孫敍。

眞誥二十卷。梁陶宏景撰。宏景有刀劍錄。已著錄。是書凡運象篇、甄命授、協昌期、稽神樞、闡幽微、握眞輔、翼眞檢等七篇。其運象篇。書末宏景敍錄又作運題象。前後必有一譌。然未詳孰是也。文獻通考作十卷。此本乃二十卷。蓋後人所分析也。所言皆仙眞授受眞訣之事。朱子語錄云。眞誥甄命篇。卻是竊佛家四十二章經爲之。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黃伯思東觀餘論。則云眞誥衆靈教戒條。後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後人所附。然二氏之書。亦存此一家於天地間耳。固不必一一別是非。亦無庸一一辨眞僞也。伯思又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蒼仙闕幾弔開。註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云弔。卽卷字。蓋從省文。眞誥音亦爾。非弔字也。然則此書諸卷。皆原作弔字。陶宗儀說郛蓋本於此。今皆作卷。亦非宏景之舊矣。

眞誥卷一

華陽隱居陶宏景撰
克和居士張海鵬訂

運象篇第一

尊綠華詩

神嶽排霄起，飛峯鬱千尋。窈窕靈谷虛，瓊林蔚蓊森。（此一字蓋是鬱字，不復可識，正中抽一牌出下，似是羊字，其人名幄。）生標美秀，翳冠流清音。棲情住慧津，超形象魏林。揚彩朱門中，內外迥俗心。我與夫子族，源胄同淵池。宏宗分上業，於今各異枝。諧金因好著，三鑒方覺彌。靜尋欣斯會，雅綜彌齡祀。誰云幽靈難，得之方寸裏。翹想籠樊外，俱爲山嶽士。無令騰虛翰，中隨旋風起。遷化雖由人，蒼羊未易擬。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尊綠華者，自云是南山人。不知是何山也。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顏色絕整，以升平三年十一月十日夜降。（此兩字剩缺。）自此往來，一月之中，輒六過來耳。云本姓（此一字本是樵字，後人誤作此字。）名（此本是草作樵字，後人誤作見字而乙上之。）字（又剩除，此一字蓋是楊字。）贈此澣布手巾一枚，金玉條脫各一枚，條脫似指環而大，異常精好。神女語見君慎勿泄我，泄我則彼此獲罪。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宿命時付爲師母，菲穀乳媼，元洲以先罪未滅，故令謫降於臭濁，以償其過。與權（此權亦草作，故似前權而不被塗耳。）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本懸此中一寸。）此女已九百歲矣。（亦此權是時羊權，權字道與，忱之少子，後爲晉節文黃門郎，卽羊欣祖，故欣亦修道服食也。此乃爲楊君所書者，蓋只其同姓亦可，楊權相聞，因答其事而疏敘之耳。按升平三年是己未歲，在乙丑前六年，裴眞誥本末事。）

右三條楊君草書於紙上。

南嶽夫人與弟子言，書識如左。（弟子卽楊君自稱也，此裴眞頗是遊洞宮時，所以司命最在端，蓋爲主人故也。夫人向楊說次第位號如此，非降楊時也。）

東嶽上眞卿司命君。

東宮九微眞人金闕上相青童大君。

蓬萊右仙公賈寶安。（鄭人，自此後皆是稱謂眞人之字，非其人名也。馬族亦見世道，尋傳中也。）

滄虛小有天王王子登。（按青童高尊，乃可不敢稱諱字。此清虛是南嶽之師，倘稱字，獨不顯茅司命字，亦爲難詳也。）

桐柏眞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帝晨王子喬。

青靈眞人侍帝晨郭世幹。（濟人。）

戎山眞人太極右仙公范伯元。（陳人。）

少室眞人北臺郎劉千壽。（沛人。）

嶓冢眞人左禁郎王道寧。（常山人。）

大梁眞人魏顯仁。（長樂人。）

岷山眞人陰友宗。

陸渾眞人太極監西郭幼度。

九嶷山侯張上貴。（鄱人。）

岱宗神侯領羅酆右禁司鮑元節。（東海人。）

華山仙伯秦叔隱。（馮翊人。）

葛衍眞人周季通。

陽洛眞人領西歸傅淳于太元。（西城人。）

潛山眞伯趙祖陽。（涿郡人。）

勾曲眞人定錄右禁郎茅季偉。

巒絕眞人裴元人。

白水仙都朱交甫。

三官保命司茅思和。

太和眞人山世遠。

右二十三眞人，坐西，起南向東行。（此於禮乃是南向，以西方爲上，而後女眞東向，則應起南，今反北者，當是以側近高眞故也。）

太和靈嬪上眞左夫人。

北海六微元清夫人。

北漢七靈右夫人。

太極中華右夫人。
紫微左宮王夫人。
滄浪雲林右英夫人。按右英是紫微姊，今反在後，當位業有升降耳。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此即魏夫人也，自說，故不稱姓。
八靈道母西嶽蔣夫人。按有數號者，並以多爲高，西王母稱九靈，則八靈宜在七靈前，而今反在後者，亦所未詳，又受號黃庭事云，北嶽蔣夫人，與今不同。
上眞東宮衛夫人。
方丈靈昭靈李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安妃。
朱陵北絕靈上嬪管妃。
北嶽上眞山夫人。
西漢夫人。
長陵杜夫人。

右十五女眞，東向坐，北起南行。此事時，魏不記月日，不知在何年，既是衆眞名位，故出以壓前，按衆眞位號時云以爲高者，猶今世之號號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定錄問云，許長史欲云何尋道登答勸修眞誠之意，定錄又言，昔有趙叔達、王世卿，亦言篤學，而覓不如人意，遂爲北明公府所引。此是乙丑年六月也，自此前唯有六月十五日定錄授，是許長史書，論茅山中事，此前又已有一授，不記何月日，並在第四卷中，自餘無有此者，北明公府，鄧都宮中宮闕也，昔扉鄭天津，採華赤邱，是時聲顯靈祕，蒙塵蔽喬，北門塵是道初時事，僞非，學少倚人，發煥秀山，高說延胥，自謂元響所振，無往不豁，既濯以靈波，實望興物榮庇，既未能暢業駢羅，游軸逐逸，然後知悟言之際，應元至少，於是佛音弗，駕而旋，假靜葛臺，夫元亦無親，流鑒道眞，若以雲壁一往，想齊獨邁，俯自啟滋，動應潛逸，始乃吾等並有欣慨耳，往見況意相知篇，末書云，伏覽聖記，事跡淵妙，金策素著，靑錄元定，遂跨塵俗，超遙紫陽，何蕭蕭之清遠，眇眇之眞貴哉，若能者矣，請借來喻，又云，得道之階，錯屬精神，靖躬信宿，洗誠求矜，如斯而言，道已邇也，然蚤夜之間，宜篤經營，乃後得手結天維，足浮靈網，心遊太空，目擊洞房，不待久日也，若五情愆波，三魂越谷，於是三眞舞劍，黃闕建關耳，可不力之，可不力之。

六月二十二日夜，雞鳴喻書，此紫陽旨也。

右二條有長史寫。

清靈眞人說寶神經云云，抄此條行事出在第三卷中，不復兩載。

紫微夫人喻書如左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啟乞此法，卽夜有降者，卽乃見喻也，此楊君自記也，是定年出六十，耳目欲衰，故有者請，楊不欲指斥，所云諸人，事亦在第三卷。又告云，趙士有耳重者云云，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清靈眞人言。

眞人告云，櫛頭理髮，欲得過多，事亦在第三卷。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其夜初降者，適入戶未坐，自言今夕波聲如雷，弟子請問其故，答云，向見東海中大波耳，弟子者，楊君自稱也。

右南嶽夫人言。

又告云，汝情血否，答曰，實情之云，血在路上，若汝情之，當那得行，又答曰，當避之耳，又云，避之佳，故不如因不見乃佳。

右南嶽夫人言。

自此後諸眞共語耳。

又云，寶神經是裴清靈錄靈中書，侍者常所帶者也，裴昔從紫微夫人授此書也，吾亦有，俱如此寫，西宮中定本。

問西宮所在，答云，是元圃北壇，西瑤之上臺也，天眞珍文，靈藏於此中。

右南嶽夫人言。

裴眞人又言，此書與隱書同祕事要，而卽可得用也，一名七元隱書，右二十三日授此。

南嶽夫人見告云，紫微左夫人王諱清娥，字愈意，阿母第二十女也，鎭羽野元靈山主教，當得成眞人者。

右一條，先此一夕所授，此一條，卽是二十二日夜與紫陽所喻，同夕當復大雷，考亦，後云聲氣下，亦是此夕，楊後又追憶此一事，更成在二十二日例中，故云先此一夕也。

右從清靈來，凡十二條，有長史寫。

六月二十四日夜，紫微王夫人來降，因下地請問，眞靈既身降於塵濁之人，而手足猶未皆自有所書，故當是卑高迹邈，未可見乎，敢諮於此，頗誨蒙昧，夫人因令復坐，卽見授，令書此以答曰，此楊君自述事也，例多如此，夫汎景虛元，無塗可尋，言發空中，無物可縱，流浪乘忽，化道不滯者也，此二行皆浮沈冥淪，儵遷灼寂，是故放蕩無津，遂任鼓風柁，存乎虛舟而行耳，故實中之空，空中之有，有中之無象矣，至於書迹之示，則揮形紙札，文理昌注，蠶姸外著，元翰挺煥，而範質用顯，默藻斯垣，形傳塵濁，苟爲鑒有悟之物，而得與世進退，上玷逸眞之詠，下虧有隔之禁，亦我等所不行，靈法所不許也，今請陳爲書之本始也，造文之旣肇矣，乃是五色初萌，文章盡定之時，秀人民之交，別陰陽之分，則有三元八會，蓂方飛天之書，又有八龍雲篆明光之章也，其後逮二皇之世，演八會之文，爲龍鳳之章，拘省雲篆之迹，以爲順形，梵書分破，二道壞眞，從易配別，本支乃爲六十四類之書也，遂播之于三十六天，十方上下也，各各取其篇類，異而用之，晉典雖均，蹟跡稍異矣，校而論之，八會之書，是書之至眞，建文章之祖也，雲篆明光，是其根宗所起，有書而始也，今三元八會之書，皇上太極高眞，靈仙之所用也，雲篆明光之章，今所見神靈符書之字是也，爾乃見華季之世，生造亂眞，其作巧末趣徑，下書皆流尸濁文，淫僻之字，舍本效假，是習樣死迹耳，夫眞仙之人，曷爲棄本領之文迹，手畫淫亂之下字耶，夫得爲眞人者，事事皆盡得眞也，奚獨於凡末之蠹術，浮浮之弊作，而當守之而不改，玩之而不遷乎，夫人在世，先有能書善爲事者，得眞仙之日，外書之變，亦忽然隨身而

自反夫眞靈哲邇者不復廢。今已得之濁書。方又受學於上文。而後重知眞書者也。見道亦然。但書字有小乖遠耳。且以靈筆眞手。初不敢下交於肉人。雖時當有得道之人。而身未超世者。亦故不敢下手陳書墨。以顯示於字迹也。至乃符文神藥。所求所佩者。自復始來而作耳。所以爾者。世人固不能了其端緒。又使吾等不有隱諱耳。冥中自相參解矣。內外自相關矣。又四極明科。高上禁重。亦自不聽我等復爲世間常書也。我既下手。子固不解。亦將何趣。南爲煩濫耶。此亦當闡其可否。殆不足嫌。想少賜豁於胷懷。盡不自毒之流分矣。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授。令書如左。

若夫仰鄰雲輪。總轡太空。手維霄網。足陟玉庭。身升帝闕。披寶歛青。上論九元之邊度。下紀萬椿之大生。遂竦景電蕭。千霞煥明。眞言元浪。高譚玉清。激朱脣之流徽。運日氣之零零。爰乃吐烽却燈。彈金奏璈。鸞音蒲粲。鳳唱嘉聲耳。若但應景下旋。迴靈塵埃。參鑒弊宇。敖拂朝市。來成眞才。訓我弟子。則玉振落響。琳鍾內抑。周目五濁。契闊愆室。神勞臭腥。塡鼻斂氣。遂閉關音於中華之元。退案金聲之劣劣而發耳。夫神者。言微於邇。萬里必接。奇韻雖觸。鏡鑒無滯。故眞理之既分。聞遐則道高。邈璞不肆瑩。而致有卑微之聰也。今子乃有心覺之至。將致嫌似之思。外觀流俗之對。內有遲疑之悟乎。不運事宜。亦已邁也。竊所營者道。研味者妙耳。道妙既得。高下之音。必坦然矣。此非所謀。吾子加之至慮。散蕩斯念。宜慎之耳。

右三條有楊書。

六月二十四日夜。南嶽夫人見授。令書此。先是二十二日夕。有在別室共論講道。紫微、南嶽、二夫人。聲氣語音殊下。不解其趣。今故授書此。以答所共講者之疑心也。初來見授時。色氣猶不平。授畢可爾。弟子唯覺色有不平。都無他可道。此一條亦是楊君自記論。

南嶽夫人其夕語弟子。言我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宮。令汝知之所至也。

其夕又言海東桐柏山西頭。適崩二百許丈。紫微王夫人云。世人之思慮。何得事事眞審耶。可不事有答其心也。南嶽夫人言戲之耳。欲逮歷之也。塋實之也。

興寧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五日夜。此是安妃降事之端。記錄別爲一卷。故更起年歲號首也。紫微王夫人見降。又與一神女俱來。神女着雲錦裙。上丹下青。文彩光鮮。腰中有綠繡帶。帶係十餘小鈴。鈴青色黃色。更相參差。左帶玉佩。佩亦如世間佩。但幾小耳。衣服翛翛有光。照朗室內。如日中映視雲母形也。雙髮鬟。此髻是妃字。髮、黑髮鬟也。鬢整頓絕倫。作髻乃在頂中。又垂餘髮至腰許。指着金環。白珠約臂。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其一侍女着朱衣。帶青章囊。手中又持一錦囊。囊長尺二寸許。以蓋書。書當有十許卷也。以白玉檢檢囊口。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眞紫元丹章。其一侍女着青衣。捧白箱。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箱形也。二侍女年可堪十七八許。整飾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朗。鮮徹如玉。五香馥芬。如燒香嬰氣者也。香嬰者、嬰香也。出外國。初來入戶。在紫微夫人後行。夫人既入戶之始。仍見告曰。今日有貴客來。相詣論好也。於是某即起立。夫人曰。可不須起。但當共坐。自相向作禮耳。夫人坐南向。某其夕先坐承牀下西向。神女因見就同牀坐東向。各以左手作禮畢。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眞元君金蓋李夫人之少女也。太虛元君昔遊詣蓬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署爲紫清上宮九華眞妃者也。於是陽姓安名鬱嬪。字靈蘭。紫微夫人又問某世上曾見有此人不。某答曰。靈眞高秀。無以爲喻。夫人因大笑。於爾如何。某不復答。紫清眞妃坐良久。都不言。妃手中先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亦不作棗味。有似於梨味耳。妃先以一枚見與。次以一枚與紫微夫人。自留一枚。語令各食之。食之畢。少久許時。眞妃問某年幾。是何月生。某登答言三十六。庚寅歲九月生也。眞妃又曰。君師南眞夫人。司命秉權。道高妙備。實良德之宗也。聞君德香甚久。不圖今日得敍。因緣獻願於冥運之會。依然有松蘿之纏矣。某乃稱名答曰。沈湎下俗。塵染其質。高卑雲邈。無緣稟敬。猥虧靈降。欣踊罔極。唯蒙啟訓以祛其闇。濟某兀兀。宿夜所願也。眞妃曰。君今語不得有譏飾。譏飾之辭。殊非事宜。又良久。眞妃見告曰。欲作一紙文相贈。便因君以筆運我鄙意。當可爾乎。某答奉命。即裹紙染筆。登口見授。作詩如左。詩曰。

雲闕豎空上。瓊臺登鬱羅。紫宮乘綠景。鑪觀藹嵯峨。瑤軒朱房內。上德煥絳霞。俯漱雪瓶津。仰掇碧柰花。

紫微夫人曰。我復因爾作一紙文以相贈者。以示善事耳。某又裹紙染筆。夫人見授詩云。二象內外泮。元氣果中分。冥會不待獨。所期貴得眞。南嶽鎔明金。眇觀傾笈帑。良德飛蓋照。遠感靈哲人。乘飈儀衆彩。齊牢攜絳雲。悟歎天人際。數中自有緣。上道誠不邪。塵滓非所聞。同日咸恒象。高唱爲爾因。書訖。紫微夫人取視。視畢曰。以此贈爾。今日於我爲因緣之主。唱意之謀客矣。紫微夫人又曰。明日南嶽夫人當還。我當與妃共迎之於雲陶間。明日不過者。乃復數日事。又良久。紫微夫人曰。我去矣。明日當復與眞妃俱來詣爾也。覺下牀而失所在也。眞妃少留在後而言曰。冥情未撿。意氣未忘。想君俱咏之耳。明日當復來。乃取某手而執之。而自下牀。未出戶之間。忽然不見。

六月二十六日夕。衆眞來。疏如左。

紫微王夫人。

紫清上宮九華眞妃。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某師。凡此前後云某者、皆楊君自隱名也。

紫陽眞人。

茅中君。

清虛眞人。

茅小君。

又有一人年甚少。整頓非常。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白珠縱衣縫。帶劍。都未曾見。此人來。多論金庭山中事。

與衆眞共言。又有不可得解者。拱敬紫微、紫清、南眞、三女眞、餘人共言平耳。云是桐柏山眞人王子喬也。都不與某語。又前後初有眞人來見降者。時皆自不即與某共語耳。

各坐良久。紫清眞妃曰。欲復煩明君之手。筆書一事。以散意忘言可乎。某又裝紙待授。眞妃乃徐徐微言而授曰。我是元君之少女。太虛李夫人愛子也。昔初學眞於蓬臺。受玉章於高上。荷虎籙於紫皇。乘瑤鈒於天帝。受書於上眞之妃。以遊行玉清也。常數自手扉九羅。足躡元房。背形鑪虛。仰歙日根。入室七關。出鬱蓋輪。攝三辰而俱升。散景霞以飛軒也。非不能採擇上室。訪搜紫煙。求玉宮之良偶。偶高靈而爲雙。接元引奇。友千帝郎矣。直是我推機任會。應度歷數。俯景塵沫。參龍下遊。招冥求之雄。追得匹之黨耳。自因宿命相與。乃有墨會定名。素契玉鄉。齊理二靈。攜腦而行。匏爵分味。醮衾結裳。廟儲中饋。內藏眞方也。推此而往。已定分冥簡。肯書上元。是故善鄙之心。亦已齊矣。對景之好。亦已城矣。得願而遊。歡兼昔旨。豈不冥乎自然。此復是二象大宗。內外之配職耳。實非所以變無反澹。凝情虛刃。靈刀七氣。遊任太素。保眞啟玉。單景八空之謂也。秀寂高清。鬱興流霄。使鳳歌雲路。龍吟虎嘯。天盈雙景。遠升辰樓。飛星梯光。日月映軀。口吐冥煙。眼激電光。上凝瓊房。流行玉清。手舉景雲。足陟金庭。若自此之時。在得道之頃。爲當同盡內外。理同金石。情纏雙好。齊心幸幙耳。爲必抱衾均牢。有輕中之接。塵穢七神。悲魂任魄乎。蓋是妾求氏族於明君耳。非有邪也。今可謂得志懷眞。情已如一。方當相與結駟玉虛。偶行此元。同掇絳實於玉圃。併採丹華於閬園。分飲於紫川之水。齊濯於碧河之濱。紫華毛帔。日晃蓉冠。逍遙上清。俱朝三元。[illegible]出落鳳扉。雲闕。仰漱金髓。味歌玉元。浮空凝晏。高會太晨。四鈞朗唱。香母奏煙。齊首偶觀。攜帶交裙。不亦樂乎。不亦得志乎。明君其順運隨會。妾必無辭。且亦自不得背實反冥。苟任何懷矣。授畢。復自取視而言曰。今以此審相謂。庶豁其濁疑耳。言畢乃笑。良久。紫微夫人曰。眞妃之辭蓋矣。論好之緣著矣。爾亦不得復有所容也。元運冥分。使之然耳。南嶽夫人見授書曰。冥期敬感。元運相適。應分來聘。新搆因緣。此攜眞之善事也。蓋示有偶對之名。定內外之職而已。不必苟循世中之弊穢。而行淫濁之下迹矣。偶盥妃以接景。聘貴眞之少女。於爾親交。亦大有進業之益。得而無傷絕之虛耳。千神於是可使試覩。不得復陳矣。眞旌必可尅往。靈耕必可俱獨也。吾往曾因紫微夫人。爲汝構及此意。今遂如願。益使我欣欣。慎勿復疑矧於心胷矣。我昨見金盞李夫人於清虛中。言爾尚有疑正之心。色氣小有眼眼。（消麗作恨字。）汝逆此舉。誤人不小。眞妃有神虎內眞丹、青玉文。非爾所有。者蓋良才求寫。故當不爲隱耳。今日相攜。何但文章而已。將必乘景玉霄乎。若有未悟者。宜徵訪可否。眞妃見夫人書言。乃笑而言。攜手雙臺。娛歎良會。景輔同機。於此齊乎。

眞誥卷二

運象篇第二

清虛眞人授書曰。黃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陵受教施化。爲種子之一術耳。非眞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道。而絕種。未見種此而得生矣。百萬之中。莫不盡被考罰者矣。千萬之中。誤有一人得之。得之遠至於不死耳。張陵承此以教世人耳。陵之變舉。亦不行此矣。爾慎言濁生之下道。壞眞霄之正氣也。思懷淫慾。存心色觀。而以兼行上道者。適足明三官考罰耳。所謂抱玉赴火。以金稻飛狗也。色觀謂之黃赤。上道謂之隱書。人之難聽。乃至於此。

紫微夫人授書曰。夫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秘要。實得生之下術也。非上宮天眞。流耕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非上道也。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乎隱書者。適足捉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元挺亦不可得。得解謝亦不可得賴也。要而言之。貞則靈降。專則神使矣。

夫眞人之偶景者。所貴存乎匹偶。相愛在於二景。雖名之爲夫婦。不行夫婦之迹也。是用虛名以示視聽耳。苟有黃赤存於胸中。眞人亦不可得見。靈人亦不可得接。徒劬勞於執事。亦有勞於三官矣。鷄鳴時。南嶽夫人授書曰。鷄既鳴矣。論好之緣篇也。

紫陽眞人授書曰。太虛遼邈。高卑同接。體質之義。著之於冥。運耳慎心。係於黃赤之疑也。

茅中君授書曰。元擥觸景。俯和靈藹。玉振德房。清風逸邁。可不勗之也。

官鼎。謂眞人去。眞妃少留在後曰。又煩明君爲一辭也。而授書曰。

忘懷闌素。歸心齊契。方當敷親虔清。宇德與流景合宜。歡會理髮。領秀伏虔。明君高尚靈映。縱潛忘鄙耳。

官鼎。持手而下牀。未至戶之間。忽失所在。

六月二十六日夜。降八眞人。

紫微左夫人一。

紫清上宮九華眞妃二。

上眞司命南嶽夫人三。

紫陽眞人四。

清靈眞人五。

茅中君六。

茅小君七。

又有一人甚少。整頓。建芙蓉冠。朱衣帶劍。未曾見也。意疑是桐柏山眞人王子喬。多論金庭山中事。言多有不可解者。裴敬紫微上眞九華妃也。

皆禮揖稱下官。此蓋重出而小異者。前所言是楊君自稱。九華降事。蓋之不出。從此後是更疏質長處事。以示長處。故此一片兩本也。

上眞云。昨與叔申詣清虛宮。校爲仙眞得失之事耳。近頗除落四十七人。都復上三人耳。并復視爾蓋之名簡。如今佳耳。許某乃得在伯札中。許某卽是此名也。楊君疏成。故不載名耳。

吾初不悟其如此。蓋好也。其洗心懲邁。宗注理靈。心丹意竭。如履冰火。若久如此者。眞人亦不得逃矣。仙道亦不得隱矣。但當杜絕其淫色之念。吾等亦卽可得見。可疏示之。此南嶽夫人言。此卽是前二十四日所道明日當詣王屋山事也。

中君曰。伯舉在於下官耳。大老子將復可念。江東未見有如此而懲道者。然勿恃伯而忘道也。虛妄者德之病。華衒者身之災。滯者失之首。恥者體之畜。遣此四難。然後始可以問道耳。於是蹙軫嗚軨。日有彷彿也。有淫愆之心。勿以行上眞之道也。昨見清虛宮。正落除此輩人名。而方又被考罰。以度付三官推之。可不愼乎。

右南嶽夫人言。

許長史愼臨尸弔喪年內耳。示許仙侯如此。此小君言。言舉大笑。丞心既忘。得亦不同。鄙恥不除。生籍不書。許長史雖已靈除。當復台除而復除之。此清靈言。東卿司命甚知許長史之慈蔚。小有天王昨問此人今何在。修何道。東卿答曰。是我鄉里士也。鄉里者。謂句容與茅山同境耳。非言本成陽人也。

內明眞正。外混世業。乃良才也。今修上眞道也。此語乃稱人意。略有伯形也。此南嶽夫人言。

右從六月二十四日來。凡二十四條。並有楊書。

贈邈眞才。內鏡外和。曾參出丹。田心同舟。素系三澤。來庇方頭。此四句是隱合作眞元字。卽長史之字也。

錄名太極。金書東州。靈寶七度。就凝洞樓。白月既消。魂魄亦柔。守之不倦。積之勿休。五難既遣。封伯作侯。七度、飛步事也。洞樓、洞房事也。

右紫微王夫人所喻。令示許長史。

右一條有長史寫。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云云。此事出在篇三卷中。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

右一條有楊書。

積精所感。萬物蓋應。妙識未匝。則形華不蓋。形華不蓋。則洞房之中。難卽分明也。吾昔受此法。常向西北存之耳。西北存如小爲易見。可明示如此。西北爲天地之真。內照之元門也。

六月二十七日紫陽所喻。此二十七日紫眞復降。其事亦雜蓋多。並不出。

右一條有長史寫。

二君各有六億。裴君從者。持青髦之節。一億帶繡囊。周君從者。持黃髦之節。無識。

右二條是甲手書。

六月二十九日九華眞妃授書曰。

景應雙粲。靈會元落。龍秀五空。探璇閬臺。長歌靈峽。煥啓玉扉。眇矣道事。與世長辭。蓋軫蓬波。電赴紫棲。共攜清轡之外。同遊雲秀廣嚴。豈不善乎。豈不樂哉。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君唯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餐霞之精也。夫餐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也。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卽能徹洞萬靈。眇察絕響。可乎。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元內喪。丹津損竭也。妾有並面之經。還白之法。可乎。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滯。所以老隨氣落。壽已及之。妾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可乎。此四道。乃上清內書。立驗之眞章也。方欲獻示。以補助君之明照耳。授畢。取以見與。某口答唯唯。乞請之也。

六月二十九日夜。桐柏眞人同來降。復諭授令某書曰。夫八朗四極。靈峯遼遐。奇言吐穎。瓊音發振。晨飛陵清。元氣赴褐。體邁玉虛。心遺銀鋒。沈滯於眇羅之外。凝和于寂波之表。若此人者。必能旋騰元漢。周流眞庭矣。三元可得而見。絳名可得而立耳。如其心併慾浪。目擊色缺。動與罔罟共起。靡與爭競之分者。此乃適仙路邈。求生日闊也。子其愼之。某書畢取視。乃以見與。此卽是桐柏敍也。既同一夕。安妃授筆。桐柏女經。故云授授耳。卒看如俱錄。故安妃。故題注之。

六月三十日夜。九華眞妃、與紫微王夫人、南嶽夫人、同降。眞妃坐良久。乃命侍女發檢囊之中。出二卷書以見付。令寫之。題如左。

上清玉霞紫暎內觀隱書。

上清還晨鋪蓋日暉中元經。

右二卷名曰。此道本無虛三元八會之書。但眞誥究竟眞字。今作銀字題出之耳。

七月一日夜。紫微王夫人。

南嶽夫人。

九華眞妃。

紫陽、

桐柏、

清虛、三眞人。

茅二君同降。良久。某乃自陳於衆靈。求安身之術。欲知貴賤之分。年命之會。多少定限。於是眞妃乃笑。良久見授。書此曰。

明君夷質虛閑。秘構玉朗。蘭淵高流。清響金宮。可謂能珍寶藏奇。幽眞內煥。擥拂靈籍。乘數順生。柔德神國。丹錄玉清。興煙披景。冥鼓遐聲也。必三事大夫。侍晨帝躬。高佐四輔。承制聖君。理生斷死。賞罰鬼神。攝命千靈。封山召雲。主察陰陽之和氣。而加爲吳越鬼神之君也。妾將抵命凝觀。遐華而生。靈飛九天。虛晉飄房。因逝四覺。元梯同象。紫名太上。洞文八景。神映西輝。德明內隸。乃受書乘氣。得爲眞妃之任矣。又當助君總括三霍。綜御萬神。對命北帝。制敕鄧山。又應相與攜袂靈房。乘煙七元。嘉會希林。內撫因緣也。是故君姓於楊。我得爲安。妾自發元下造。君自受書於西宮。從北策景。乘駢東轅。擅施乘鉞。專制東蓬。三官奉智。河山啓源。天丁獻武。四甲衛輪。當此之時。實明君之至貴。眞仙之靈觀也。三官申常有諺謠云。楊安大君。董眞命神。正我等之謂耳。蓋聖皇之方駕。於今有二十八年也。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龍怨望。白日昇天。先詣上清西宮。北朝玉皇三元。然後乃得東軫執事矣。此自是君玉朗紫微。金書虛領。爲太極所旌。乃元德上挺。不復用勤學劬勞。陟足山川矣。若爲精勵之者。當小神清靈鮮耳。亦不甚今日不勞之舉也。世俗紫綱。貴賤之間。涉塵塗之役。在得失之津。信非眞人所得經營。乃自坦乎翹泰之用。任乎遇否之頃耳。見明君之逸誠欣然也。覩明君之否誠慼顏也。此二處發於顏色之上也。復未足以致遠悲。抱長感矣。至于內冥偶景。併首元好。輕輪塵蔕。參形世室。妾豈以徒眞浮卑少時之滯。而虧辱於當眞之定質耶。夫陰陽有對。否泰反用。二象既雜。得失錯綜。此皆往來之徑陌耳。今人居風塵之休盛者。乃多罪之下鬼。趣死之考質也。夫處無用於罷塗。乃得眞之挺楔。任凡庸以內觀。乃靈仙之根始也。蓋富貴淫麗。是破竹之斧鋸。有似赦罪之舟車耳。榮華矜世。爭趨微時。適足以誨愆要辱。爲伐命之兵。非佳事也。是故古之高人。覽罪咎之難豫。知富貴之不可享矣。遂肥遯長林。棲景名山。咀嚼和氣。漱灑清川。併遠此惡迹。自求多福。超豁絕聘。保全至素者也。君亦奚足汲汲於人間之貴賤。投身於榮辱之肆哉。且方交兵日會。三災向發。神風驅除。臭氣參天。明金生穢於泥潰。寶玉投糞以招塵。褰衣振血。濁精虧眞。元道遠逸。是其時也。君若其不耐風火之烟。欲抱眞形於幽林者。可且裨解劍之道。作告終之術乎。自盡出曜之會。隱顯之跡。臨時分處。有任於明君矣。冥數上感。有命而交。靈書玉蕊。眞契合景。是以官單於辭。心訖於筆。妾豈獨歎於一人乎。蓋示名分之判例也。書訖。取以興某。復曰。君省此。當少愈不。

右從六月二十九日來。凡十四條。並楊君自記書。

東卿大君。昨四更初來見降。侍從七人。入戶。一人執紫旄節。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三人捧牙箱。一人握流金鈴。乃年少於二弟。二弟昨並倚立。東卿命坐乃坐耳。良久。言語委曲。先昨神女來降。意本疑是王母女。昨又來定是也。南眞說云是阿母第十三女王媚蘭。字申林。治滄浪山。受書爲靈林夫人。此兩事並是七月五日夜略記。後更復委曲。並在後。知此則右英夫人。始以七月三日、四日、頗多降也。

右二條有楊自記。

乙丑歲。昏興事。三年七月四日夜。司命東卿君來降。侍從七人。入戶。其一人執紫旄之節。其一人執華幡。一名十絕靈幡。一人帶綠章囊。其三人捧白牙箱。箱中似書也。其一人握流金鈴。侍人並朱衣。司命若形甚少於二弟。著青錦繡帶。紫毛帔巾。芙蓉冠。二弟並同來倚立。命坐乃坐耳。言語良久。七月六日夜。司命君又降。良久。入喻書曰。

若必絕元乘象。洞淨罕時。遂拔華幽藻。戢翼高棲。感味上契。源淳嶽峙。道寥玉篇。祇寶神生。道放俗慧。彈清靈。澄景虛中。五道發明。色絕化浪。慾與滄并。空同冥衡。無視無聽。爾乃遠齊妙眞。重起元晷。明德內圓。靈摽外足矣。終能策雲耕以赴碧。書司命之丹錄耳。若精散萬念。爲生不固。然隨塵波。心不眞合。適足勞身神於林俎。謂雕作俎字。實有誤於來學也。其道微而易尋。其道難而難得乎。亦命示許長史。此二條亦有長史筆寫。許長史欲山居。

宗道者貴無邪。樓眞者安恬愉。

至寂非宏順之主。惰然非教授之匠。故書因頌以領无耳。意云。爾不代謝。奚必四時。氣如呼吸。千齡如寄。趙子可憂。不信而末疑。其心亦已醫矣。

司命君與南嶽夫人書。

爲道者。常淵澹以獨處。每棲神以遊閑。安飲啄以自足。無旂。謂雕作旂字。眄於鵬樊。哀藥所以長去。天閼何由而發者乎。

稟志各有所宅。資性咸有其韻。豈可履逐物之邪。蹤矯我之正業乎。

何不肆天摽之極綴。適求眞之內娛。從幽淨以熙心。綴所託以棲意。處東山以晦跡。握元籍於妙領。保隨珠以含照。遣五難於胸次耶。此三條亦似是東卿書。

七月十五日夜。紫微王夫人授書曰。

懃精者。味元之靈摽也。凝安者。拘眞之寂衾矣。子懃渠丹心。競赴高嶽。可謂務道之柄。懃甚至也。然道柔眞虛。守澹交物。安靜任棲。神乃啓煥耳。要而言之。躁疾非虛理矣。逆之者亦取勞乎。

與許玉斧。

七月十五日夜。清靈眞人授詩。

企望人衆，若國若成，威不內接，驕女遠屏，三四縱橫，以入帝庭，簪紀建號，得爲太齡，亦必秀映，四司元卿，翩然縱羽，遂登上淸。此離合接次名名翻字。

與許玉斧。此夕又有中君授書，與許郭答欲知洞天中之事，今敍在第四卷中。

鳳巢高木，素衣衫然。此八字是作長史小名稚字也。 履順思眞，凝心虛元，仍取此原字元字，即成長史字也。 五公石腴，彼體所便，急宜服之，可以少顏。三八令明，次行元眞，解駕偃息，可誦洞篇，瓊丸應數。此瓊丸字，即是操小名玉斧也，與外傳管蘇蓋同，故云應數。 精心高棲，隱嘯沈閒，正氣不虧，朮散除疾，是爾所宜，次服餌飯，兼穀勿違，益髓除患，肌膚充肥，然後登山，詠洞講微，寅默白齒。此四字即是云炎牙也，亦能見機，遂得不死。過度壬辰，偃息盛木，玩執周書。此八字即是怍榆字也。太極植簡，金名西華，舉服可否，自應靈符，理異契同，神洞相求。

定錄中候告。道郭郭是定錄中也。

此並離合書喻四人姓名，各隨所宜修行服御事，幕辭恩指相貫次，不知云何得兩人共說。

寓言必可用，不用是無情，焉得忽款迹，尋此空中，靈微晉良有旨，當用愼勿輕，事事應神機，保爾見太平。

右右英吟此。

茅定錄言良籤也，可記之。仙才不用心煩，故能得也。保命書。

八月中，彼人必東秀，鬱看燒香必也。保命臨去言。

右從乙丑歲來，凡十五條，並有楊書。

欲想風流，託心雄景，愧以愆昧，鄙丞素彰，思自策勵，沐浴陶冶，濟否之階，幸垂眷逮耳，許元惶恐再拜。長史

大名諱，字思元，今此直云元，其意未允。 詣賈先生。此是長史問楊宣周旋陽說，賈元道等主知試校事，故有此書，賈即以是司命，司命後所答云賈生近以此書來者也，周君說事在第四卷中也。

右一條是長史自書本也。

太元眞人以此書見與，因授令書如左。

若夫能眇邈於當世，則所重唯身也。罕營外難者，則無死地矣。是以古之學者，握元筌以藏領，匿穎銳於紛務，凝神乎山巖之庭，頤眞於逸谷之津。於是散髮高岫，經緯我生，暉暉景曜，採吸五靈，遊躡九道，登元澄形，投思絕空，人事無營，閉存三氣，研諸妙精，故能迴日薄之年，反爲童嬰耳。苟事累沙會，交軒寒路，但所守之不能易也，何試校之能停耶。物物相要，觸類興患，天人之炳，豈時漏哉。所司賞於修業，所試在於不日新矣。賈生近以此書來，託向靈壇，可謂有情，然無逝我梁，有似逆詐耳。

七月十六日。此一樂又有緣也。 省所諮，有心哉子，望對山嶺，增懷遠想，欣然襟向，常見此意，夫爲道者，精則可矣，有情不懃，則無所能爲也，懃而不專，亦不能有成也。要當令悉心消豁，穢。此穢人將作穢字，不可復識，疾開散，此亦似東鄉告長史，背消，背山之爾何以不數習東山，鬱望三秀，徘徊靈宇，目擊林水，平彼人柱，殆無所復益耳。凡云三秀者，山頂爲秀，故呼三秀也。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書。

夫言者，性命之全敗也，信者，得失之關鍵也。張良三期，可謂得道而明心矣。

右南嶽夫人與弟子書。

性昧寬仁，而所聞急而應物速者，更逆旨耳，火滋事未宜聞也。論火滋事在後。

右九華眞妃言。

右從太元來，凡五條，並楊書。

轡景落滄浪，騰蹈青海津，絳煙亂太陽，羽蓋傾九天，雲輿浮空洞，倏忽風波間，來尋冥中友，相攜侍帝晨，玉子協明德，齊首招玉賢，下眄八阿宮，上寢希林頻，漱此紫瓊腴，方知穢塗辛，佳人將安在，勸之乃得眼。

七月十八日夕，雲林右英王夫人授詩。此詩與長史，雖及接事。

高興希林虛，遐遊無員方，蕭條象數外，有無自冥同，靈靈德韻和，飄飄步太空，整桓任波浪，振鈴散風中，內映七道觀，可以得兼忘，何必反復酬，待此世文通，元心自宜悟，曜耳必高蹤。

七月二十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令與許長史。

絳闕扉廣霄，披丹登景房，紫旗振雲蓋，羽晨撫八風，停蓋濯碧谿，採秀月支峯，咀嚼三靈華，吐吸九神芒，椿數無絕紀，協日積童蒙，攜袂明眞館，仰期无上皇，北鈞唱羽人，玉元粲寶衆，云何波浪宇，得失爲我鍾，引領器庭內，開心擬穢衝，習適聚辱域，罕端希林宮，一靜安足苦，試去視滄浪。

右右英夫人所喻。

右從轡景來三篇，並有長史寫。

弱喪潤澹，篤靈未盡，倚伏異因，靈梯未抗，雖有懷於進趣，猶未潤於至理矣。君才實天工，以清瀾，凝浪於高韻，志樓神乎太元，期紫庭而步空矣，有心洞於飛瀾，柔翰蔚乎冥契也，動合規矩，等圓殊方，靜和眞味，吐納與晉，可謂縱誕德挺，良爲欽然矣，然穢思不豁，鄙吝內固，淫念不漸，靈池未澄，將未得相與論內外之期，況二景之交耳，夫失機者，貴在能改，相釋有情，今無妨矣，雖暫弭蔡聽，故克和也，前塗丁。謂應作仗字，遐。此比非一，淵緒多端，當恆城密，苟淸有愆散，得隨事失，悟言微矣，將何以遐之，將何以遣之。

右七月二十六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喻書見與，勿答。

右一條有長史寫。

世珍芬馥交，道宗元將會，振衣尋冥嶠，迴軒風塵際，良德映靈暉，穎根粲華蔚，密言多儁福，沖淨尚眞貴，咸恆當象順，攜手同衾帶，何爲人事間，日焉生患害。

七月二十八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詩，以與許長史。後十二月長史答書云，咸恆之喻，即是酬此詩也，咸恆蓋出周易。

右一篇有長史寫。

清響散空，神風流林，身超冥衢，志詠靈音，仁俟其人也，欲以裴眞人本末示鄧者可矣，其必克諧，不善誘之心，亦內彰也，裴亦何人哉。鄧即楊也，小名方回，裴眞人本末，即是楊有謝過及七經之士，故令示之。

八月七日夕，右英王夫人授書令與許長史。

右一條楊書，又有長史寫。

守眞一篤者，一年便頭不白，禿髮更生，夫內接兒孫，以家業自轉，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維

仗，此亦道不專也。行事亦無益矣。夫其才例多隱逸，棲身林嶽之中，遠人間而抱道，則必攖顏面元發也。玉醴金漿，交梨火棗，此則騰飛之藥，不比於金丹也。仁俠體未眞正，穢念益懷，恐此物猶不肯來也。苟眞誠未一，道亦無私也，亦不當試問。

火棗交梨之樹，已生君心中也。心中猶有荊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不審。可剪荊棘，出此樹，單生其質，幾好也。雖云間也，其欲希之近也。當爲君問主領者，三年更相問，以卽日始。

丑年（此二字長史按上）八月七日夜，雲林右英王夫人口授，答許長史。

疑心虛形，內觀洞房，抱元念神，專守眞一者，則頭髮不白，禿者更軫（軫字亦塵是字）未有以百思纏胸，塞熱破神。營此官務，當此風塵，口言吉凶之會，身扉（凡作扉字者，皆是排音，非扉扇之扉也）得失之門，衆憂若是，萬慮若此，雖有眞心，固爲不篤，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自然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元火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也。

八月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答許長史。

右六條有掾寫。

擬篤東岑人，停棲招隱靜，仁德乘波來，俱會三秀嶺。靈芝信可食，使爾無終永。嗜眞獻金漿，不待百丈井。

八月十六日夕，清靈眞人授。

右一篇有長史寫。

虛和可守雄，蕭蕭可守雌，夫蕭蕭者，單景獨往也。君絳宮中，渠（訓雌作距字）能仰飛空同，上上靈元之涯不道。易聞而患不眞，書易得而患不行。若專如此，大天之中，盡眞仙比肩也。我亦無咎於不能爲者。心不定而欲審，將欲沽之哉，意不往而求眞，似欲衒之也。願告。

八月十七日夜，右英王夫人授。書此與許長史（但答心求守雌之眞一也）。

雖祖植德，華條翁隊（卽謂七世祖許雄也。隊字應作肇，頓足縣車，無早晚也。但心堅注眞，微密靈機，則可矣。至於高逸長嶺，疑冥林澤，縱時事之難，節遺九親而味神，實美舉也。心苟不專，意念塡胸，雖躡閬山以遊步，造圓嶠以朝冥，然亦必敗也。若必空空，我自當相告。有可動之時也，今且未可議耶。

八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小茅口授與許長史。

含仁守慈，發拔幽髮，單心慈誘，棲神靈境者，許長史其人也。所恨在於應物速招眞急耳。夫浩氣虛映，乃可守雌。己求故當能守之，守之蓋易，恐亦宜無不可耶。

八月十八日夜，紫微王夫人授示許長史。

右四條有楊書。

穆奉被晉告，頻煩備至，仰銜恩潤，光華彌煥，披覽欣慶，戚荷罔極。穆沈濁流俗，豈忘拔迹，輒已晉之中心，思爲階漸。考室東山，棲於林壑，此志必也。此舉決也。方當濯庇靈宗，潛稟神規，若此之心，揆亦靈之眞一之雌，其道元遠，妙出祕領，穆愆穢未蕩，俗累未拔，胸心滓濁，精誠膚淺，未敢預聞，而眞哀矜，去春使經師

授以方諸洞房步綱之道，八素九眞，以漸修行，不敢怠（訓雌作解，怠字）。解九眞至須幽靜，人事雜錯，患在未專耳。昔人學道，尋師索友，彌積年載，經歷山嶽，無所不至，契闊險試，備嘗勞苦，然後授以要訣，穆德薄罪厚，端坐愆室，橫爲衆眞所見採錄，鑒戒繼至，啓悟非一。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行之難。夫人垂恩所賜，自可徐徐，須（此須字長史自覺）移東山，然後親授，道之來也，不計遲速，恩之隆也，何限早晚。命使顧告，敢不上答，謹白。（長史答前右英論雌一事者，掾爲書之，既被戲處寓，故此本得存焉。）

眞誥卷三

運象篇第三

北元中元道君，李虛貞之女，太保王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

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

開呼一侍女名隱陬，侍女皆青綾衣，捧赤玉箱二枚，青帶束絡之，頭白玉檢曰太上章，一檢曰太上文。（此說檢上文，亦同前九章也。）

夫人帶青玉色綬，如世人帶章囊狀，隱章當長五丈許，大三四尺許。

臨去授作一紙詩，畢乃吟歌。

雲墉帶天構，七氣煥神馮。瓊扇啓晨鳴，九晉絳極中。紫霞興朱門，香煙生綠窗。四駕舞虎旂，青蚌擲元空。

華蓋隱槃列，落鳳控六龍。策景五嶽阿，三素眄君房。適閒朕穢氣，萬濁汚我胸。臭物薰精神，靈塵亙相衝。明玉皆摧爛，何獨盛德躬。高揖苦不早，坐地自生蟲。

八月二十二日夜，靈照夫人授作此詩。（此長史書作靈照夫人，而編君書多云願靈。）

隱去吟曰：心勿欲亂，神勿淫役，道易不順，災重不逆，永喪其眞，遂棄我適。

復生許家不。

我方當復來爾勤之而已。

右從北元來八條有長史寫。

王子晉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晉、太子也。是爲王子喬。靈王第三女名觀香。字衆愛。是宋姬子。於子喬爲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外傳作緱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觀香道成。受書爲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此即中候王夫人也。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此敘別有眉壽事。今不存。而緱山中有步兵人。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疑此或當是相答也。）

右二條有楊書。

紫敘教八虛御宴東華房。阿母延軒觀。朗嘯蹈靈風。我爲有待來。故乃越滄浪。

右莫王夫人歌。

乘飆迴九天。息駕三秀嶺。有待徘徊眄。無待故當淨。滄浪奚足勞。孰若越元井。

右紫微夫人答莫歌。

寫我金庭館。解駕三秀巔。夜芝披華鋒。（一作華字。）咀嚼充長饑。高唱無逍遙。多與有待歌。空同酬靈晉。無待將如何。

右桐柏山眞人歌。

朝遊鬱絕山。夕憩高曜堂。振轡步靈鋒。（一作華字。）無近於滄浪。元井三仞際。我馬無津梁。徐敘九萬間。八維已相望。有待非至無。靈晉有所喪。

右清靈眞人歌。

龍旂舞太虛。飛輪五岳阿。所在皆逍遙。有感與冥歌。無待愈有待。相遇故得和。滄浪奚足邊。元井不爲多。鬱絕尋步間。俱會四海羅。豈若絕明外。三刼方一過。

右中候夫人歌。

經酒觀華惠。倏忽四落周。不覺所以然。實非有待遊。相遇皆歡樂。不過亦不憂。緣影元空中。兩會自然嘻。

右昭靈李夫人歌。

翠敘發西華。無待有待間。或眄五嶽峯。或濯天河津。釋輪蓬虛舟。所在皆縣綿。芥子忽萬頃。中有須彌山。小大固無殊。遠近同一緣。彼作有待來。我作無待親。

右九華安妃歌。

無待太无中。有待太有際。大小同一波。遊近齊一會。鳴絃元宵頻。吟嘯運八氣。奚不酌靈液。眄目娛九裔。有無得元運。二待亦相蓋。

右太虛南嶽眞人歌。

偃息東華靜。揚轡運八方。俯眄邱壑間。莫覺五嶽崇。靈阜齊淵泉。大小互相從。長短無少多。大椿須臾終。奚不委天順。緣神任空同。

右方諸齊童君歌。

控鶴扇太虛。八景飛高清。仰浮紫晨外。俯看絕落冥。元心空同師。上下弗流停。無待兩際中。有待無所營。體無則能死。體有則攝生。東賓會高唱。二待奚足爭。

命駕玉鍔輪。儛轡仰徘徊。朝遊朱火宮。夕宴夜光池。浮景清凝杪。八龍正參差。我作無待遊。有待輒見隨。高會佳人寂。二待互是非。有無非有定。待待各自歸。

右南極紫元夫人歌。（按此詩歌詩。並個初釋語。而雜來眞多高唱。上清童、紫元、太虛、未曾有雜降處。恐或遺失耳。有待之說。並是指右英事。非安妃也。）

飛蹤蹬景轅。浮觀霞上空。碧霄縱橫傳。紫蓋託靈方。朱煙翳旌旆。羽帔扇香風。電車猛獸擾。雷吟蒼元龍。鈞籟昆庭響。金笙唱神鍾。採芝滄浪阿。掇華八淳蓉。朱顏日愈新。劫往方嬰童。發形靜東岑。七神自相通。鳳蓋有憂哀。隨我白鬢翁。長冥遺遐歎。恨不早逸縱。

九月三日夕。雲林王夫人喻作。令示許長史。

停駕望舒移。迴輪反滄浪。未覩若人遊。偶想安得康。良因俟青春。以敍中懷忘。

右右英吟此再三。

鑑闕鬱巍巍。嬋嵩絡月珠。列坐九靈房。叩璈吟太无。玉簫和我神。金醴釋我憂。宴酣東華內。陳鈞千百聲。青君呼我起。折腰希林庭。羽帔扇翠暉。玉佩何鏗鏘。俱指高昆霞。相期象中冥。

右紫微歌此二篇。

超舉步絳霄。飛蹤北靈庭。神華映仙臺。圓曜隨風傾。啓暉挹丹元。屏景盤月精。交袂靈林宇。浩軫（一作皓氣。）遠童嬰。蕭蕭寄无宅。是非豈能營。陣上自擾競。安可語養生。

右元靈紫微作。

控晨浮紫烟。八景觀泓流。羽蓋捧瓊漿。玉華餐琳腴。相期白水涯。揚我萎蕤珠。滄房煥東霞。紫造浮絳辰。變德乘道宗。作鎮眞伯蕃。八臺可眄目。北看乃飛元。清淨雲中觀。眇眇臨炎邊。吐納洞領秀。藏暉隱東山。久安人事上。日也無虛閒。豈若易翁質。反此孩中顏。

九月六日夕。雲林喻作。與許侯。

解輪太霞上。斂轡造紫邱。手把八空炁。縱身雲中浮。一眄造化剛。再視索高曙。道要既已足。可以解千憂。求眞得眞友。不去復何求。

九月六日夕。紫微夫人喻作。示許長史。并與同學。（同學謂郗方回也。）

晨闕太霞構。玉室起碧清。領略三奇觀。浮景翔絕冥。丹華空中有。眞金映育挺。精八風鼓錦被。碧樹曜四靈。華蓋蔽蘭暉。紫轡策綠軒。精信通神交。觸類率天誠。何事外象域。須覩瑤玉瓊。

九月九日。雲林右英夫人喻作。

紫空朗明景。元宮帶絳河。濟濟上清房。雲臺煥嵯峨。八輿造朱池。羽蓋傾霄柯。煖風迴三辰。金鈴散玉華。七轡絡九垓。安所不必家。借問求道子。何事坐塵波。豈能栖東秀。發眞收太和。

九月九日紫微夫人喻作，因許示郡（郡猶是方圃也）

二景秀靈元，霄映朗八方，丹雲浮高晨，逍遙任靈風，鼓翮乘紫飆，爽眄瓊蓋中，綠蓋入協晨，青軒擥空同，
右出東林帝上朝太虛皇玉賓制風騰，嗽醴飛藥漿，雲鈞迴曲晨，千音何琅琅，錦旌召猛獸，華幡正低昂，
香母折腰唱，紫烟排棟梁，總轡高清闕，解帶佳人房，昔蓮莖未光，靈化順氣翔，心眇元涯感，年隨積椿崇，
形昔垢臭味，勛靜失滄浪，我友實不爾，榮辱昨已忘。

九月十八日夜，雲林右英夫人作，喻曰吾辭訖此。

絳景浮元晨，紫軒乘煙征，仰超綠闕內，俯眄朱火城，東瀛啓廣暉，神光煥七靈，翳映汜三燭，流任自齊冥，
風鑾空洞宇，香音觸節生，手攜燧（訛應作綠字）女儛，併衿匏瓜庭，左徊青羽旗，華蓋隨雲傾，妥彩九度表，是非
不我營，抱眞栖太寂，金委愈日嬰，豈似慾穢中，慘慘無聊生。

九月二十五日夜，雲林右英夫人授作。

三巒抗紫軒，傾雲東林阿。

右英吟此道。

右從騰蹤來，凡十三篇，並有楊書，又雜有掾寫。

遣滯惑，緣窮行德，不亦甚佳乎，不患德之不報，所患福之不多耳。此一行則似乎福田也，萬事云云，蓋
可觸類矣。

十二月三日，雲林右英夫人告。

右一條有楊書，又有一本小異。

穆愷恐言，仁愛之至，猥惠新詩，雲藻綺絡，金聲玉響，鏗翰林之奇秀，華錦之盛肆也，義類淵微，仰覽無射，
珮之丹心，率以周旋，功德淺陋，冥報已重，福田之愍，敢不自勵，邀託微猷，情若山海，動靜啓悟，望垂矜錄，
許穆愷恐言。

詣雲林右英夫人机前（此即答遣滯惑書也，有自起軍存）

青童大君常吟詠曰，欲殖滅度根，當披生死栽，沈吟豎九泉，但坐惜形骸，
太虛眞人常吟詠曰，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牽連一時假，良世莫識此，但是惜風火，種罪
天網上，受毒地獄下。
西城眞人王君常吟詠曰，神爲度形舟，薄岸當別去，形非神常宅，神非形常載，徘徊生死輪，但苦心猶像，
小有眞人王君常吟詠曰，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日已早，悲哉苦痛容，榮華已顛倒，
超就零落生，焉知反枯老。
以去月秋分日，於瑤臺大會，四君各吟此言，以和元鈞廣韶之弦聲也（十月條云去月，如從此九月，而秋分實在八月，則去月自是謂呼耳）。

十月十五日，右英夫人說此令疏。

右五條有掾書。

四條曜明空，朱軒飛靈邱，玉蓋蔭七炁，鼓翮霄上浮，九音朗紫空，玉璈洞太无，宴詠三辰宮，唱嘯呼我儔，
不覺春已來，豈知二景流，佳人雖兼忘，而未放百憂，長林眞可靜，嚴中多自娛。

十月十七日，雲林夫人作，與許侯。

左把玉華蓋，飛景蹈七元，三辰煥紫暉，煉魂撫明眞，變蹈期須臾，四面皆已神，靈發無涯際，酸思上清文，
何事生橫涂，令爾感不專，陰（烏禁反，此應作喑）厲（烏賀反，此應作啞，言其適也）失去機，不覺年歲分。

十月十八日紫微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

北登元眞闕，攜手結高羅，香煙散八景，元風鼓絳波，仰超瑱園津，俯眄霄陵阿，玉簫雲上唱，鳳鳴洞九迢，
乘氣浮太空，長爲蹈山河，金節命羽靈，徵兵折萬魔，齊挹二晨暉，千椿方嬰牙，蕊眞投兢室，不解可奈何，
仰眄太霞宮，金闕曜紫湄，華房映太素，四軒皆朱瑾，挫輪空同津，總轡御綠耕，玉華飛雲蓋，西妃運錦旌，
翩然濁塵涯，倏忽佳人庭，宿感應期降，所招已在冥，乘風奏霄晨，共酣丹琳器，公侯徒眇眇，安知眞人靈。

右二篇十月二十日授（亦應是右英喻長史也）

右二篇有楊書。

車馬雖重爲，路人所略，推分任運，有以招之，不必悉也，拯子誠小，遇爲童史所偷，故疾而惜之，今冥靈卻
擒，蓋所以懼惡而善者別矣，今雖曜然不言，小人足知靈驗，有謂在其中，非直區區若此小小而不能坦
也，謹白。

呈雲林右英夫人。

十一月十九日（此所答右英授事，亦今不存）

穆愷恐言，沈染鄙俗，流浪塵昧，罪與年長，慈隨日積，幸遇元運，靈啓其會，披散氛霧，朗然遠觀，眞靈清秀，
並垂戒悟，猥辱文翰，華藻成林，金聲玉振，規矩有章，父子凡微，無以堪荷，夙興策勵，不敢怠惰，願願傾注，
言不自暢，穆愷恐言（此亦是答右英詩，不書，的是何詩，亦似不存）。

右二條長史自書本。

靈谷秀瀾柴，藏身栖嚴京，被褐均袞龍，帶素齊玉鳴，形蹤幽遠裏，鄉神太霞庭，霄上有陛賢，空中有眞聲，
抑我曲晨柴，此綠軒耕，下觀八度內，俯歎風塵纓，解脫遺波浪，登此眇眇身，擾兢三津竭，奔馳割爾齡。

十二月一日夜，南嶽夫人作，與許長史。

飛輪高晨臺，控轡元崑隅，手攜紫皇袂，偕遊八風驅，玉華翼綠幹，青蓋扇翠裾，冠軒煥崔嵬，珮玲帶月珠，
薄入風塵中，榮辱逸當塗，臭腥彫我氣，百病令心殂，何不飈然起，蕭蕭步太虛。

十二月一日夜，方丈左臺昭靈李夫人作，與許玉斧。

清晨掛絳霞，繼氣霄上遊，徊耕蹈曲波，遂覩世人憂，醉盲蔚然起，不散三秀嶋，何若巡元鄉，撫璈爲爾娛，
君安有有際，我願有中無。

右英作此。

駕煙遊賢良。侶鬱東園下。

右英吟此道。

咀嚼元旬。柔音翰暢。曲夾適宜。辭喻擢朗。欽欽之詠。有由然也。元宗以安。我其會矣。

十二月十四日。鑿林夫人作與長史。（此所答長史之詩。詩今不存。）

右五篇有楊書。

談清道難。通幽妙達。許侯其人也。方將曜鑿方邱。騰躍暉霞。身飛九天。作則羣眞。師倣金闕。撫極種人。其德仁以融。其教盤以和。可謂天秀擢韻。爲後民之圓匠也。斧子乃潛晨密煥。秀霄空上。託心元宅。神栖八領。心擢寂亦。歸形太初。志割姻親於內。外寄幽會於隱觀矣。雖自思入庇重岫。頌翳雲暉。故叛父也。若父恐可也。交當同編鑿札。列名鑿簡。運會相遇。何以陳之耶。昔薛旅字季和。往學眞道於穉山北阿。經七試而不過。卽長里薛公之弟也。不過者。由淫妖失位。姦鄙內滯。石性不迴。致敗其試耳。然其人好慈和篤。又心愛嘯晉鳳響及元絃之彈。是故虛唱凝神。徹鑿感魂。神不遂落。由好嘯唱。頗感鳴之故矣。長里先生。燕代人。周武王時人也。先生比乞之於太上。太上故使生繁（謂鑿作繁字。）靠阿之陰。運致欲其該徹。釋滯於染練。新輝遠升虛之超。長里君之願也。若由（謂鑿作由字。）愆波不激。淫姦由（謂鑿作愆字。）出。雖百過試之。故亦昔之薛旅耶。師宗相期。拂飾靈性。苟能其事。我亦罕勞。賢者之舉。此復宜詳。密告由來。宿命之始。想有已（謂鑿作以字。）悟也。燕氣內果外柔。沈德榮景。故其人聞北風則心悲。覩啓曜則懷泰。思駿騄以慕騏。嘉柔順以變蔚。彼人之心。曷曾不爾乎。此則本鄉之風氣。首邱之內感也。苟能信之。君其諧矣。如其雍（謂鑿作雍字。）蹇。欲丹綠不暢。鑿人攜手而空反。高友斂袂而迴晏。神氣不眄其宅。寂通不鼓其目命矣。夫固可悲耶。（長里之弟本濟代人。故此稱其俗氣以喻長史之心也。）

十二月十六日夜。右英告。

右二篇有楊書。

太元眞人。

鑿林右英王夫人。

南嶽紫虛元君。

九華眞妃。

濟鑿眞人。

紫陽眞人。

桐柏眞人。

昭鑿李夫人。

右八人。

十二月十七日夜。

方諸宮東華上房雞妃歌曲

紫桂植瑤園。朱華鬱悽悽。月宮生紫淵。日中有瓊池。左拔員鑿曜。右聖丹霞暉。流金煥絳庭。八景絕煙迴。綠蓋浮明朗。控節命太微。風轅蓋華顏。琳腴充長肌。控晨掛太素。乘欵翔玉墀。吐納六靈氣。玉嬪把巾隨。彈璈南鑿扇。香風鼓錦披。叩齒百獸舞。六天攝神威。慘欵億萬椿。齡紀鬱巍巍。小鮮未烹鼎。言我嚴下悲。

（按楊君記云。東方赤氣中有言曰。小鮮未烹鼎。言我嚴下悲。故答稱此詩。仍及後篇也。）

太微元清左夫人北淳宮中歌曲

鬱蔚非眞虛。太无爲我館。元公豈有懷。蔡蒙孤所難。落鳳控紫霞。矯轡登蓬岸。寂寂無濠涯。暉暉空中觀。靈芝秀鳳邱。逡巡瑤林畔。龍胎嬰爾形。八瓊迴素旦。琅華鑿玉宮。綺葩凌嚴粲。鵬扇絕億領。撫翮扶霄翰。西庭命長歌。雲璈乘虛彈。八風繞綠宇。蕤煙豁然散。鑿童擲流金。太微啓鑿案。三元起折腰。紫皇揮袂讚。朗朗扇景曜。嘩嘩長庚煥。超耕蓂明劫。下盼使我惋。顧哀地仙輩。何爲栖林澗。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眞人司命君書出此詩。云是青童宮中內房曲。復吟讚此和神。（其夜衆眞降集。唯有此書存。餘悉不錄。後丁卯年論授分事。亦是十二月十七日。恐偶同耳。此前一事。不聯是卯年也。）

右三條有楊書。

元元卽排起注之曰。

故元元以八風爲關籥。天地爲隄防。四海爲甕盎。九州爲粃糠。積之以萬殊。孫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塞

炊累。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吐合。

恭伯榮注之曰。

九絕暾神禽也。在乎羣猛之中。紛狡乎激奇之際。千年不足極其變。萬殊不足適其內。日月不足照其眉。八澤不足遊其足。清雲爲卑。九坡爲淺。八絃爲小。四極爲近。變動無常。恆入之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太微之威神矣。（此二條是釋神虎隱文中語。不知何眞所告。又無日月。是兩手同書。）

君惶恐言。仁德流映。高應彌綸。每貽翰晉。恩逮繾綣。旨諭有咸恆之順。宗期則元霄之會。雖欽願榮崇。欣想靈誥。竊懼煩煙之近暉。不可參二景之遠麗。嘗彼之小宿。難以廁七元之靈觀。尊卑殊方。高下異位。俯仰自失。罔知所據。凡善誘者。勤其切磋。忠愛者。憂其怠惰。大易所以乾乾。仲尼所以發歎於不倦者也。自奉教以來。洗心自勵。沐浴思新。其勤奬也。標明得道之妙致。其檢戒也。陳宿命之本迹。淫姦所以喪基。鄙澹所以伐德。雖盧醫之貢針艾。扁鵲之獻藥石。無以喻也。子張存聖教於紳帶。西蜀佩章絃以自矯。蓋以外戒內。以羲規心。仰衝清訓。謹書之丹懷。藏之六腑。奉以周旋。弗敢失墜。庶五難解凍於爐門。七試飆靜於淵谷。方將逍遙東山。考室龍林。靈搆蕭蕭。琅闕沖深。庭延雲駕之奇友。堂列羽服之上眞。何金錫五芝之寶。飲浪施長年之珍。期賓夙夜之乃顯。信誓不敢誣於神明者也。唯少鑒之。君惶恐言。（此長史答右英前書。七月二十八日嘯詩世珍齋交者。并倒續書論。蓋是十二月中。）

右此一篇，長史令乙寫。

眞誥卷四

運象篇第四

仙道寂寂，尋之亦使人不勤也。況復求之於無涯耶。假令東山忽有石髓磐結，紫芝映林，夜光煥燭，燕胎曜峯，蓬津肆顯，乘眞羅吟，人人往者，皆得綴元華而揖玉腴，對天仙以散想也。將必相與把臂太虛，翱絡盧雲矣。未審子當力赴此二日，暫遊山澤不，將故以官私自切，不遑一果耶。今之所以爲懈難者，蓋開推於有無之間耳。以無期我，我亦無也。空中有眞，子不覩之，不可謂翠彷彿矣。所望在於不褰裳耳。二日可不，果何時能屈駕君金陵乎。

十一月二十九日夜，定錄君告許侯。

豈能割目前之近濁，慕難成之遠功耶。若故棲情邱林，憑託京畿者，覩金陵以偶想，將任意於吾子，勿謂我無方從，無以鑒矣。心單則試不眄，神苦則教不生，賢者之舉，可不察耶。

保命君告。

右二條楊書。斯告實至言矣。

奉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得道者以其能排却衆累，直面而進，於是百虛自淨，衆務雲散，該非優者不足爲勞，彼子雖者可以表心。正月中必有龜山客來東山，至時渠（此應作距字）可不一力赴乎。奉覽高命，欣然無址。

始入此月，公私覬擬，未獲從心命使（此本是今聖字，後人改作命使）。到京往反計日，遲便沐浴朝拜，不失此月，若吉日未過，願乘告教。又告賢者之舉，復宜詳之。昔未受上道之前，有欲索個人意，有稱說堪陶奬者，受隱書之後，此計都冥也（此下有兩字塗抹，又齊行剪去，後復復更有語，此篇實者之舉，似仍是前書上紙，而復刪十一月二十九日告，此告今不存，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告語不同，又云正月龜山客來事，如此復刪後定錄告，亦可是右英書中兼有此語耳，記不具存，疑用顯證）。

右二篇長史自書本。

令懃者懃其事，就其元徵耳。慎者亦觸類而作也。學道之難，不可審矣。有恥鄙之心者，於道亦遠乎。滋乘然後可貴耳。賢者之舉，自更始爾。今且當內忘。

右紫微夫人道此言（此是紫微見長史答右英道賢者之舉事，故復酬此語也。長史城亡後，更欲納妾而修七元，舉事是是所樂，故顯有及之）。

手筆何其落落，盧醫之喻，復有章紋之功。解凍爐門，其旨乃佳。當實心在此濟矣。

定錄告（此事中者見長史答右英書，復重陳之也）。

心已至也，不復須詣山也。每空懷以向眞，單誠以汎道者，雖欲不教，其可得乎。瞻赴山澤，乃更餘事耳。要都無懷者，實使人悒然。今可停也。

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告許侯（神此語，復似酬到京不得來事，事相關涉不可領）。

正月二十七日，將不能盤詣，欲營宅處耶。龜山眞人似當其日來，未眞至齋者，自可無彷彿，且欲令彼見我乎。

正月十四日保命告（案此告極似前所疑事，所以重置疑解也。從此正月起至後，並是入丙寅年中事）。

右五條有楊書。

鬱景登霄晨遊，宴滄浪宮。採雲繞丹霞，靈蘭散八空。上眞吟瓊室，高仙歌琳房。九鳳唱朱籟，鳳節錯羽鐘。交柄金庭內，結我冥中朋。俱挹玉醴津，儵欻已翠蓋。云何當路蹲，愆痾隨日崇。

二月九日夜，雲林作。

晨遊太素宮，控耕觀玉河。夕宴鬱絕宇，朝採閬景華。彈璈北寒靈，七靈暉紫霞。濟濟高仙衆，紛紛塵中羅。

二月十六日右英作。

元清眇眇觀，落景出東海。頗得絕塵友，蕭蕭翠世營。

吟此再三。

右三篇有楊書。

靈人隱元峯，眞神韜雲采。元唱非無期，妙應自有待。豈謂虛空嶽，至淵故常在。攜襟登羽宮，同宴廣寒裏。借問朋人誰，所存唯玉子。卓鑾盧之嶮，抗翻於空同之上。斯人矣，豈不長揖南面，永謝千乘乎。

紫微詩及詠此。

鵬風騁雲轡，晨登太淳邱。絳津連岑振，清波鼓淩流。步空觀九綠，八剛皆已遊。盤宴三金秀，來覲建志儔。

融懈不相淹。是以積百憂。

二月三十日夜。右英作。

宴宴濟綠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太林墟。蹤宴元華宮。信道苟淳篤。何不栖東峯。

紫微夫人歌此。

陵波越滄浪。忽然造金山。四顧終日遊。罕我蘂中人。

右英吟此。

控敖始暉津。飛飈登上清。雲蓋鬱峨峨。閶闔秀玉城。晨風鼓丹霞。朱烟溷金庭。綠蘂粲元峯。紫華嚴下生。嶷雲繞丹爐。練玉飛八瓊。晏眄廣寒宮。萬椿愈童嬰。龍旂啓靈軌。虎旗徽朱兵。高眞迴九曜。洞觀均澄明。誰能步幽道。尋我無窮齡。

紫微夫人作。

紫闕構虛上。元館衝絕飈。琳琅數靈囿。華生結瓊瑤。騁轡滄浪津。八風激雲韶。披羽扇北翳。握節鳴金簫。鳳籟和千鍾。西音歌晨朝。心豁虛無外。神襟何朗寥。迴僊太空嶺。六氣運重幽。我塗豈能尋。使爾不終彫。

右英夫人作。

鬱蔼紫微館。鬱鬱散景飈。鸞唱華蓋間。鳳鈞導龍軺。八環繡絳旌。素虎吹角簫。雲勃寫靈宮。來適塵中囂。解轡佳人寢。同炁自相招。尋宗須臾頃。萬齡乃一朝。榕期會足妾。刼往豈足遼。眞眞乃相目。莫令心徂彫。盧刀揮至空。鄙滯五神愁。

右紫微作。

朝啓東晨暉。飛轡越滄淵。山波振青涯。八風扇元烟。迴眄易還房。有懷眞威人。三金可遊盤。東岑宜永甄。紛紛當途中。孰能步生津。飄颻八霞嶺。徘徊飛晨蓋。紫轡太空。嘯眄九虛外。玉簫激玄雲。靈烟絕幽蔼。高仙宴太眞。清唱無涯際。去來山岳庭。何事有待邁。

四月十四日。紫微夫人作。

元波振滄海。洪津鼓萬流。翔景眄六虛。思與佳人遊。妙唱不我對。清音與誰投。雲中騁瓊輪。何爲塵中趨。

右同夕右英夫人吟歌此曲。

松柏生元嶺。鬱爲寒林柴。繁葩盛嚴冰。未肯懼白雪。亂世幽重岫。巡生道常潔。飛此逸塵輪。投彼遐人轍。公侯可去來。何爲不能絕。

右右英作。

神玉曜靈津。七元煥神扉。靈遷方寸裏。一躍登太微。妙音乘和唱。高會亦有機。齊此天人眄。協彼晨景飛。絕轡六合外。寧有傾與危。

四月二十三日夜。紫微夫人作。

元感妙象外。和聲自相招。靈雲鬱紫晨。飄風扇綠軺。上眞宴瓊臺。邀爲地仙標。所期貴遠適。故能秀頂翹。

玩彼八素翰。道成初不遼。人事胡可豫。使爾形氣銷。

四月二十七日夜。南嶽夫人作。

右十二篇有楊書。又雜掾寫。

清淨順東山。蔭景栖靈穴。愔愔閑庭虛。翳薈衆林密。圓曜映南軒。朱鳳扇幽室。拱袂閑房內。相期啓妙術。寥朗遠想元。蕭條神心逸。

閏月三日夜。右英作。示許長史。案晉歷。丙寅年閏四月也。

右有楊書。又掾寫。

縱心空同津。總轡策朱輦。佳人來何遲。道德何時成。吟此道。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汝來當可得。芝草與汝食。此兩得及來。並脫作吳音。

右英吟此。

右二篇有楊書。

八塗會無宗。乘運觀羅。化浮塵中際。解衿有道家。騁烟忽未傾。攜眞造靈阿。虛景盤瑤軒。元鈞作鳳歌。適路無執滯。神音傑雲波。齊德秀玉京。何用世間多。

授書畢。又吟良久。而復授令書此詩。似不與書上相連也。

右中候夫人作。

薄宴麋鹿顧。代謝緣還歸。奚識靈劫期。顧眄令人悲。

紫微夫人作。

右三篇有掾書。

林振須類域。雲蔚待龍吟。元數白相求。觸節皆有音。飛轡出西華。總轡忽來尋。八遐非無娛。間詠理自欽。悼此四羅內。百憂常在心。俱遊北寒臺。神風開爾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極夫人作。

登轡發東華。扇欬傑太元。飛轡騰九萬。八落亦已均。豐眄山水際。窈窕靈岳間。同風自齊氣。道合理亦親。龍芝永遐齡。內觀攝天眞。東岑、訓應作岑字。可長淨。何爲物所趨。

六月二十三日夜。中候夫人作。

右二篇有楊書。又掾寫。

五月十二日。中君喻書。此九字題卷外。從此後並頗是丁卯年中授書。此事若論三許提分也。

阿映遂能絕。志山林。懃心道味。淨神注精。研澄虛鏡。元滯獨宴。子栖偶眞。乃翁道遠之畧。匹姜伯眞之徒也。服炁挹液。卒獲其益。亦至事也。昔又入在臨海赤山中。赤山一名燒山。遇良友王世龍、趙道元、傅太初者。此數子始以哲建興元年。渡江入東山中學道耳。並與相見。數人之業。皆勝於映矣。映遂師世龍。授解

東之道。修反行之法。服玉液。朝腦精。二三年中。面有光華。遊顏反少。梅爲成道。但恨其所稟不饒。不得高品之道耳。於是司命敕吾舉之。使奏聞上宮。移名東方諸署爲地仙。時三官都禁左郎遣典柄侯周紡、主斡者嚴白虎。來於赤山中。卽欲執之以去。且詰其辭狀。吾時禁牙（消驗作將字）。又乃馳啓司命。司命卽遣中候李遵、掘火鈴而來。呵攝之。於是紡及白虎乃走去耳。李遵未來之時。映惶怖失膽。亦衰氣矣。亦賴與幼節、李開林、助映爲答對。亦幾至敗也。自無此二人。及其師王世龍。亦早惡矣。紡酷（消驗作時字）之。亦有罰。映答對亦可可。三官出丹籍罪辱。各執一通而問映云。夫欲學道慕生。上隸眞人。元心栖邈。恭誠高鑒者。當得世功相及。禍惡不造。陰德流根。仁心上達。乃可步眞索仙。度名青府耳。云何父手殺謝弓。且亂逆三光。又許朝斬李玘之頭。以代蔡扶之級。又走斬射潘綦等。支解鈴下曹喪等。水沈湯雲之尸。火燒徐昂之骸。絞殺桓整。剜割振噲。酷害唐暴。刑撻（消驗作鞭字）四十有三。張皇誣寃。事在天帝。禍戾山積。善功無一。又汝本周事帝嚳之道。血食生民。通德宿賈。列在三官。而越爭劇殷。奉隸眞氣。父子一家。各事師主。同生乖戾。不共祭酒。罪咎之大。陰考方加。有如此積罪。亦無仙者。當可得歟。太上之曹。使汝得名刊不死之紫錄耶。汝其無對者。有司必執也。映自強長嘯。振褐撫髮。爾乃熱氣屏口。叱咤而答曰。大道不親。唯善是與。天地無心。隨德乃矜。是以坂泉流血。無遠龍騂之舉。三苗丹野。逐（消驗作驅字）鹿絳草。豈妨大聖靈化。高通上達耶。吾七世父許子阿者。積仁著德。陰和鳥獸。遇凶荒之年。人民飢饉。加之疫癘。百遺一口。阿乃施散家財。拯其衆庶。親嘗方藥。勤勞外舍。臨人之喪。如失其親。救人之患。如己之疾。已死之命。懸於阿手。崩墜之身。撫之如子。度脫凶年。賴阿而全者。四百八人。仁德不隊（消驗作墜字）。後當錄我等。是以功書上帝。德刊靈閣。使我祖根流宗澤。庶光後緒。故使垂條結華。生而好仙。應得度世者五人。登升者三人。錄名太上。簽簡青宮。豈是爾輩所可豫乎。言畢。紡等豁然而笑。遂至而去矣。此蓋雖復是世龍之助。吾亦壯其辭也。於是卽得度名東宮。當爲仙之中者。然其身中自宿有陰罪未了處。已日就補復。解謝太上。行當受嘗署者也。蓋爾不復受考於三官。已定名於不死之錄矣。今已移在竹葉山中。或名此山爲蓋竹山。山之東面兩關。西上其中有石井橋。橋之北小道。直入其間。有六蓋杉樹。樹之左右三百步。有小石深室。室前有流泉水映。與三人共止其中。此辰年當自鬱出還人食蕣。亦欲鬱還鄉里山之近處。令其家兄弟見之者也。臨時自當令其弟知之所在。乃又寄謝令弟子勤之。若欲至竹葉山索映。亦卽得相見。竹葉山東上石橋。橋之北小道甚徑易。勿從南山上。山南道絕險。竹葉山中仙人陳仲林、許道居、尹林子、趙叔道。此四人並以漢末來入此山。叔道已得爲下眞人。仲林大試適過。行復去此。是竹葉山中居仙人也。其王世龍、趙道元、傅太初、許映。或名遊遊。適來四年耳。

右從五月十三日至此。並楊書受旨本。

納納長者。蔚蔚內明。撥於昔累。非復故形。變扇澡鍊。得道之情。和挹神心。仰秀靈蓋。傾觀晨景。德晉蘭馨。方及十載。季琦（消驗作偉字）舉名。每事勖焉。勿復不精。

太和二年。歲在丁卯。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眞人司命君告稔。到丙子年爲十年矣。時當七十二也。到

亥子年神化變錄。子年始餘十年。

思條斧子。和心凝靜。道蒸雖妙。乘之亦整。澄形丹空。擢撫背領。其神以暉。其光將穎。實侍辰（消驗作長字）之高果。谷子之羅鼎（此古鼎字）。可謂秀落衆聖。蒸浮之仙才。又當勤進德修業。淡然虛回。

十二月十七日夜。太元眞人司命君告玉斧。（祖司徒府辟緣不赴。隱在本縣茅山五年。此十六字榮弟後所注。其公府辟與妄也。）

淵奇體道。解幽遺精。虛中受物。柔德順貞。慈寬博採。開道必行。逍遙飛步。啓誠坦平。策龍上遊。浮烟三清。實眞仙之領帥。友長里之先生。必當封牧種邑。守伯仙京。傅佐上德。列名絳名。

右說道許長史所得限分。（爾時讀軍長史。此六字亦榮弟所注。）

琁灼清暉。潛光翳眞。二景落鋒。飛霞流鰓。於焉玉子。採此雙辰。遂開上道。允得妙門。儀璘炯煥。玉標元金。登名五宮。懸書七元。寔迭城之併羅。爲上清之卿君。是子內和。識虛託眞。情專之所致。亦南人雲彬之必翟。三元景輦之攜遊也。（此云迭城。卽谷斧子也。與前同命所注谷子之羅鼎事同。）

右說適許玉斧所得之分。（此前後二右字下疑字。出長史書。云右於鑑眞人說云云。爾時君書無此四字。當是于時楊向長史口述是蓋君也。）

此是道成勤至。受書之時。初所舉定目之名也。亦得道斷詣之分限矣。恃而替者。得來必無從矣。當共眞此。

右五條有楊書、長史寫、兩本。

保命告云。許子遂能委形冥化。從張鎮南之夜解也。所以發魂太陰。滅魄于地。四鑑守精。五老保藏。復十六年。殆覩我於東華矣。既適潛暢。莫覺不眞。（許子卽是鎮也。按張鎮師爲鎮南將軍。建安二十一年亡。葬鄴東。後四十四年。至晉甘露四年。遇赤松圖。見尸如生。出著林上。因舉鄴屍。棺盡。大笑。屍又亡。仍更藏葬其外。書事迹略如此。未書後嗣當用何法。故如註錄。似非嗣法也。）

右英告曰。自古及今。死生有津。顯默異會。藏往滅智。與世同之者。皆得道之行也。若夫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黃徘徊。仰咽金漿。咀嚼玉蕊者。立便控鼓登空。元升太微也。自世事乖元。斯業未就。便當蹙屬太陰。潛生冥鄉。外身棄質。養胎虛宅。陶氣絕篇。受精元漠。故改容於三陰之館。並顏於九鍊之戶。然後知神仙爲奇。死而不亡。去來之事。理之深也。

南人告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託體遺迹。道之隱也。或有再酣瑤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公吞玉華而流蟲出戶。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白里。黃帝火九鼎於荊山。尚有橋領之墓。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處。墨秋咽虹丹以投水。皆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清冷之淵。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諸如此比。不可勝記。微乎得道。趣合之遲。無常矣。（南人卽南眞人天也。此諸仙人出諸傳記。而事迹有參差不同者。）

保命又云。既適潛暢。莫覺不眞。如此之指。非其尸也。

右四條有長史書。

人死。必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視足不青。皮不皺者。亦尸解也。要目光不毀。無異生人。亦尸解也。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白日尸解自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右一條甲手書寫。

若北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既灰爛，血沈脈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權息，太神內閉，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三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成液，復蒙成形，乃勝於昔未死之容也。眞人鍊形於太陰，易貌於三官者，此之謂也。天帝曰：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形容端且嚴，面色似靈芝，上登太極闕，受書爲眞人。趙子成死後五六年，後人驗出行，見此死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自生如故，液血纏裹於內，紫包結絡於外，夫得道之士，暫遊於太陰者，太乙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鍊氣。

右三條是長史抄寫九眞經後服五石脉事。

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用靈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三官執之也。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乃從一旁出者，有未斂而失尸骸者，有人形猶在而無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脫而失形者，白日去謂之上尸解，夜半去謂之下尸解，向曉向暮之際，而謂之地下主者也。

右一條是掾抄寫劍經後論尸解事。

眞誥卷五

甄命授第一

道授。此有長史掾各寫一本，題曰如此，不知當是道家篇書，爲降楊時說，其事官當與眞經相符，疑是茅君所授，所以附者，按說寶神經云道曰，此後云我之所師，南岳赤松子，又房中之事，惟茅君少時受行耳，眞誥中有言昔嘗恨此，頗解之早耳，此語亦似是治經時故也。君曰：道者混然，是生元炁，元炁成，然後有太極，太極則天地之父母，道之奧也，故道有大歸，是爲素眞，故非道無以成眞，非眞無以成道，道不成，其素安可見乎，是以爲大歸也，見而謂之妙，成而謂之道，用而謂之性，性與道之體，體好至道，道使之然也。此以人體自然與道炁合，所以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今以道教使性成眞，則同於道矣。

君曰：太上者，道之子孫，審道之本，洞道之根，是以爲上清眞人，爲老君之師。此即謂太上高靈玉晨大道君也，爲太極左眞人中央黃老君之師。

君曰：老君者，太上之弟子也，年七歲而知長生之要，是以爲太極眞人。

君曰：太極有四眞人，老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執紫毛之節，巾金精之巾，行則扶華晨蓋，乘三素之雲。此二條事出九眞中經，即是論中央黃老君也，黃老爲太虛眞人南岳赤君之師，裴氏師赤君，所以崇其本始而隨其位也。

君曰：道有八素眞經，太上之隱書也，在世。

君曰：道有九眞中經，老君之祕言也，在世。

君曰：道有太清上經，變化七十四方。

君曰：道有除六天之文，三天正法，在世。

君曰：道有黃氣陽精，藏天隱月。

君曰：道有三元布經，道眞之圖。

君曰：道有黃素神方四十四訣。

君曰：道有黃書赤界，長生之要。長史傳本此處，刪除此一行。

君曰：道有赤丹金精，石景水母。

君曰：道有青要紫書，金根衆文。

君曰：道有玉清眞訣，三九素語。

君曰：道有石精金光，藏景錄形，在世。

君曰：道有丹炭道精，隱地八術。

君曰：道有白簡素籙，得道之名。

君曰：道有紫度炎光，夜照神燭。

君曰：此皆道之經也。杜家譜，易此經，涓子所說黃赤內眞者，非今世中天師所授也。黃書字爲經方。世多有者，然亦是祕道之事矣。天師取其名而布其化，事旨大略，猶同日每增盛其法耳，此所云黃書赤界，三一

君曰：仙道有飛步七元，天綱之經，在世。

君曰：仙道有七變神法，七轉之經。

君曰：仙道有大洞眞經三十九篇，在世。

君曰：仙道有大丹隱書，八稟十決。

君曰：仙道有天關三圖，七星移度。

君曰：仙道有九丹變化，胎精中記。

君曰：仙道有九赤班符，封山墜海。

君曰：仙道有金液神丹，太極隱芝。

君曰：仙道有五行祕符，呼魂召魄。

君曰：仙道有山素決辭，以招六天之鬼，在世。

君曰：仙道有黃水月華，服之化而爲月。

君曰：仙道有個水玉精，服之化而爲日。

君曰：仙道有鍾剛樹子，服之化而爲雲。

君曰：仙道有水陽青映，服之化而爲石。

君曰：仙道有赤樹白子，服之化而爲玉。

君曰：仙道有絳樹青實，服之化爲黃金。

君曰。仙道有琅玕華丹。服之化爲飛龍。

右此十七條。在靈寶紫文中。並琅玕丹之所變化也。

君曰。仙道有九轉神丹。服之化爲白鵠。右在茅君命傳中。

君曰。仙道有天皇象符。以合元炁。亦在紫文中。

君曰。仙道有白羽紫蓋。以遊五岳。

君曰。仙道有三皇內文。以召天地神靈。右世中雖有。而非眞本。

君曰。仙道有玉珮金鐺。以登太極。

君曰。仙道有神虎之符。以威六天。

君曰。仙道有流金之鈴。以攝鬼神。

君曰。仙道有素奏丹符。以召六甲。

君曰。仙道有金眞玉光。以映天下。

君曰。仙道有八景之輿。以遊行上清。

君曰。仙道有飛行之羽。以超虛蹈空。

君曰。仙道有紫絀毛帔。丹青飛幢。

君曰。仙道有白羽黑翮。以翔八方。

君曰。仙道有翠羽華衣金鈴青帶。

君曰。仙道有曲晨飛蓋。御之體自飛。在紫經中。

君曰。仙道有三十七種色之節。以給仙人。

君曰。仙道之妙。皆有方也。能盡此道。便爲九宮眞人。不但登仙而已。然道之多方各備。則可知矣。此蓋能爲道。使得九宮眞人。若各各備具。則爲太極眞人矣。

君曰。今子既至心學道。當以道授子耳。然學者皆有師。我之所師。南岳松子。松子爲太虛眞人左仙公。谷希子爲右仙公。昔太上以德教。老子以得道。松子以道授於我。以得仙。我之得道於松子。今子欲學道。彼必試子。試而不過。是我之恥也。今既語子以得道之方。又語汝以試觀之法。於此試而不過者。亦子之恥也。夫欲試之人。皆意之所不悟。情之所不及者而爲之。子慎之哉。

君曰。仙道十二試。皆過而授此經。此十二事大試也。皆太極眞人臨見之。可不慎哉。

君曰。昔中山劉偉道。學仙在嶠家山。積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一白髮懸之。使偉道臥其下。偉道顏無變色。心安體悅。臥在其下。積十二年。仙人數試之。無所不至。已皆語之。遂賜其神丹而白日昇天。此蓋是漢時人。

君曰。昔青烏公者。身受明師之敎。審仙妙之理。至於入華陰山中學道。積四百七十一歲。十二試之有三不過。後服金汋而升太極。太極道君以爲試三不過。但仙人而已。不得爲眞人。況俗道哉。青烏公。與是彭祖弟子也。

君曰。大洞之道。至精至妙。是無英守素。眞人之經。其讀之者。撫不乘雲駕氣。昔中央黃老君。隱秘此經。世不知之也。子若知之。祕而勿傳。又昔周君兄弟三人。並少而好道。在於常山中。積九十七年。精思無所不感。忽然見老公。頭首皓白。三人知是大神。乃叩頭流血。涕淚交連。悲喜自搏。就之請道。公乃出素書七卷。以與誦之。兄弟三人。俱精讀之。倉有一白鹿在山邊。二弟放書觀之。周君讀之不廢。二弟逗。周君多其弟七過。其二弟內意。或云仙人化作白鹿。呼周視之。周君不應。周君誦之萬過。二弟誦得九千七百三十三過。周君翻然飛仙。二弟取書誦之。石室忽有石爆成火。燒去書。二人遂不得仙。今猶在常山中。陸行五嶽也。子慎之哉。

君曰。昔在莊伯微。漢時人也。少時好長生道。常以日入時。正西北向。閉目。握固。想見崑崙。積二十一年。後服食入中山學道。猶存此法。當復十許年。後閉目乃奄見崑崙。存之不止。遂見仙人。授以金汋之方。遂以得道。猶是精感道應。使之然也。非此術之妙也。

君曰。眞人隱其道妙。而露其醜形。或衣敗身悴。狀如癡人。人欲學道。作此試人。卒不可識也。不識則爲試不過。汝恆當慎此也。

昔漢初。有四五小兒。路上畫地戲。一兒歌曰。著青幢。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到復是隱言也。時人莫知之。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之。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所謂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拜王公。揖王母。

君曰。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而太極老君詣之。與之木鑽。使穿一石盤。厚五尺許。云穿此盤。便當得道。其人乃晝夜穿之。積四十七年。鑽盡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爲南嶽眞人。此有志之士也。子其識之。若有此試。慎勿言不能也。

君曰。昔有黃觀子者。亦少好道。家奉佛道。朝朝拜叩頭。求乞長生。如此積四十九年。後遂服食入焦山。太極眞人百四十事試之。皆過。遂服金丹而詠太洞眞經。今補仙官。爲太極左仙卿。有至志者也。非佛所能致。是其中寸定矣。此段與傳名眞奉佛亦赤同。

君曰。昔毛伯道、劉道恭、謝稚堅、張兆期。皆後漢時人也。學道在王屋山中。積四十餘年。共合神丹。毛伯道先服之而死。道恭服之又死。謝稚堅、張兆期。見之如此。不敢服之。並捐山而歸去。後見伯道、道恭在山上。二人悲愕。遂就請道。興之茯苓持行方。服之皆數百歲。今猶在山中。遊行五嶽。此人知神丹之得道。而不悟。試在其中。故但陸仙耳。無復登天冀也。謝稚堅有三歲出。一云與葛元相遇。一云在鬼迹洞中。一卽是此。未詳爲是一人。當同姓名耳。

君曰。昔初有眞人郭聲子。在洛市中作卜師。時劉石張臧四姓。並欲學道。常自嘆云。不遇明師。明師出而己不覺。皆爲試不過。皆無所得也。常當慎此。有異不覺。便爲試不過也。人有學道之心。天網疎而不失。皆並試人。汝深思此意。慎之也。

君曰。昔周成子少好長生。好學道。四十餘年。後入荊山中。積七十餘歲。爲荊山山神所試。成子謂是眞人。拜而求道。而爲大蛇所噬。殆至於死。賴悟之速。而存太上想七星以却之。因而得免。後復爲邪鬼所惑。失

其左目。遂不得道而絕山中。子當慎此之試。恆存於師也。猶是成子用志不專。頗有邪心故也。

君曰。黃子陽者。魏人也。少知長生之妙。學道在博落山中。九十餘年。但食桃皮。飲石中黃水。後逢司馬季主。季主以鼎仙八方與之。遂以度世。此六國時說。非漢後說世也。

君曰。有劉奉林者。是周時人。學道在嵩高山。積四百年。三合神丹。爲邪物所敗。乃行徙入委羽之山。能閉炁三日不息。於今千餘年矣。猶未升仙。猶是試多不過。道數未足故也。此人但服黃連。以得不死耳。不能有所役使也。

君曰。昔高邱子。殷人也。亦好道。入六嶽山。積五百二十餘歲。但讀黃素道經。服餌丹。後合鴻丹。以得陸仙。遊行五嶽。二百餘年後。得金液以升太淸也。今爲中嶽眞人。此說與劉經序亦略同。

君曰。爲道當令三關恆調。是根精固骨之道也。三關者。口爲心關。足爲地關。手爲人關。謂之三關。三關調則五藏安。五藏安則舉身無病。昔趙叔期學道在王屋山中。時時出民間。聞有能卜者在市間中。叔期往見之。因語叔期曰。欲人天門調。三關存。朱衣正冕者。叔期知是神人。因拜叩頭。就請要訣。因以一卷書與之。是胎精中記。拜受此書。入山讀之。後合神丹而升天。此皆前事之徵者。汝當識此言。三關事與黃庭同。蓋有說而無法。

君曰。當存五神於體。五神者。謂兩手兩足頭是也。頭想恆青。兩手恆赤。兩足恆白者。則去仙近矣。昔徐季道學道在鵠鳴山中。亦時時出民間。忽見一人。著皮袴襦裙。拄桃枝杖。逢季道。季道不覺之。數數非一。季道乃悟而拜謝之。因語季道曰。欲學道者。當巾天靑。咏大脈。勝雙白。掬二赤。此五神之事也。其語隱也。大麓、三皇文是也。此謂太素五神事也。別有說法。

君曰。欲使心正。當以日出三丈。鍇手著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明瞭。則心正矣。常能行之佳。昔有姜伯眞者。學在猛山中。行道採藥。奄值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知仙道之貴。而篤志學之。而不知心不正之爲失。因教之如此。後遂得道。定錄目許先生云姜伯眞之徒。不知卽此法不。

君曰。常以夜半時。去枕平臥。握固放體。氣調而微者。身神具矣。如有不具。便速起燒香。平坐閉目。握固兩膝上。心存體神。使兩目中有白炁如鷄子大在目前。則復故也。五日一行之。此卽二十四神中事也。

君曰。食草木之藥。不知房中之法及行炁導引。服藥無益也。終不得道。若至志感靈。所存必至者。亦不須草藥之益也。若但知行房中導引行炁。不知神丹之法。亦不得仙也。若得金汁神丹。不須其他術也。立便仙矣。若得大洞眞經者。復不須金丹之道也。讀之萬過。畢便仙也。房中之術。導引行氣。世自有經。不復一二說之。此前徒服藥存體。而交接之事不絕。亦不得長生。非言都不爲者。若都不爲。止服藥。皆能得仙。

經曰。得道者。皆隱穀蟲之法。而見三尸之術。夫穀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穀穀蟲自有別方。得者祕之。此卽蔡陳中初神丸方也。其餘雜法。皆不及此也。

君曰。人生有骨錄。必有篇志。道使之然。若如靑光先生。谷希子。南岳松子。長里先生。黑羽之徒。皆爲太極眞人所友。或爲太上天帝所念者。與鑿龍龍以迎之。故不學道而仙自來也。過此以下。皆須篇志也。案此語人學道。皆有中途。坐經年歲。而云不學自得。其義未了。駁羽蘭是鼎仙。亦或是木羽也。

君曰。然則學道者有九患。皆人之大病。若審患病。則仙不遠也。患人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

不過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懃。懃不守道。或志不固。固不能久。皆人之九患也。人少而好道。守固一心。水火不能懼其心。榮華不能惑其志。修眞抱素。久則遇師。不患無也。如此則不須友而成。亦不須感而勸也。此學仙之旨要言也。汝當思此。

君曰。夫喜怒損志。哀感損性。榮華惑德。陰陽竭精。皆學道之大忌。仙法之所疾也。雖還精胎息。備而補之。內虛已徹。猶非本眞。莫若知而不爲。爲而不散。此仙之要道。生之本業也。

君曰。欲得延年。當洗面精心。日出二丈。正面向之。口吐死炁。鼻嗑日精。須鼻得嗑便止。是爲炁道。亦以補精復胎。長生之方也。

君曰。食愼勿使多。多則生病。飽愼便臥。臥則心滯。心滯多失性。食多生病。生病則藥不行。欲學道者。愼此未服食時也。

君曰。式規之法。使人目明。久而微視。常以甲子之旬。取東流淸水。合眞丹以洗目。日向淸明。平旦二七過。常行之佳。此事一出二十四神中。彼卽之拂蓋。而用庚午日中時也。

君曰。欲爲道者。目想日月耳聽師聲。口恆吐死氣。取生炁。體象五星。行恆如躍。空心存思長生。愼笑節語。常思其形。要道也。

君曰。七五之法。常當存之。五者在身。七者在經。君曰。世有下士惡強之鬼。多作婦女以惑試人。若有此者。便閉炁思天關之中。衡輔之星。具身神。正顏色。定志意。熟視其規中珠子。濁不明者。則鬼試也。知鬼試則思七星在面前。亦可在頭上。以却之。若規中方明者。仙道人也。悟者便拜之。不悟爲試。不過。若過邪而謂眞人。亦是不過之例也。子愼之焉。邪正相亂。此最試之難者。

君曰。飲食不可卒斷。但當漸減之耳。十日令減一升。則半年便斷矣。斷穀自有方。世多有者。不復重說之。

君曰。斷穀入山。當裹食白石。昔白石子者。以石爲糧。故世號曰白石生。此至人也。今爲東府左仙卿。裹白石自有方也。白石之方。白石生所造也。又善太素傳所謂白石有精。是爲白石生也。此方在世。

君曰。大素傳者。道書也。學此。歷奉太上老君上淸皇人。此皓然虛映景中之道。非仙之道也。老子所謂谷神是也。

君曰。玉屋山。仙之別天。所謂陽臺是也。諸始得道者。皆詣陽臺。陽臺是淸虛之宮也。

君曰。閬野者。閬風之府是也。崑崙上有九府。是爲九宮。太極爲太宮也。諸仙人俱是九宮之官。遠。謂應作俱字。

君曰。然則學道者。皆有中途。坐經年歲。而云不學自得。其義未了。駁羽蘭是鼎仙。亦或是木羽也。

君曰。然則學道者有九患。皆人之大病。若審患病。則仙不遠也。患人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

右御史也。明大洞爲仙卿。服金丹爲大夫。服桑芝爲御史。若得太極靈芝服之。便爲左右仙公及眞人矣。

君曰。有尸解乃過者。乃有數種。並是仙之數也。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也。（此謂自然得尸解。爲地下主者之城耳。非云託化遊變之例也。）

君曰。陽丹九轉。世人皆有此術。不復說之。（此謂腐中之車耳。陽丹或應作陰丹。）

君曰。在人間學生。唯當服藥子。不斷穀則大洞未可得聞。斷穀之法。世自有方。

君曰。吾欲說仙之妙論。道之變化。子必祕之。慎識吾言也。（當謂後二條事。）

君曰。昔有郭崇子者。殷時人也。彭眞人之弟子。嘗兄弟四人俱行。爲惡人所擊。傷其左臂。三弟大怒。欲取治之。崇子曰。無用。笑而各去。此人後仕宦。而崇子舉致之。數數非一。此人乃往謝之。而猶舉不止。其人曰。我惡人也。不可以受君子之施。乃自殺。後崇子得道。太極眞人以爲有殺人之過。不得爲眞人。（此蓋爲善之過。尚招其惡。況爲惡乎。今時事亦多有類此者。故以爲戒。）

范幼子少好仙道。如此積年。後遇司馬季主。季主將入常山中。積七年。入石室。東北角有石斷。（此作之葉反音。即是大斧也。或可是石劑。）季主出行。則語之曰。慎勿開此。如此數數非一。幼子忽發視。下見其家父母大小。近而不遠。乃悲思。季主來還。乃遣之歸。後復取之。復使守一銅櫃。又使勿發。幼子復發之。如前見其家。季主還之。遂不得道。（此事乃入不可思議之境。然每當依此關頻慎之。）

積功滿千。雖有過。故得仙。功滿三百。而過不足相補者。子仙。功滿二百者。孫仙。子無過。又無功德。猶先人功德。便得仙。所謂先人餘慶。其無志多過者。可得富貴。仙不可冀也。（此一條功過之說。可不勉乎。）

右道授卷訖此。

右一卷有長史書。又掾書。

眞誥卷六

甄命篇第二

紫微夫人服朮敍。（此有採遊兩本。雖曰朮敍。其實多原大略。極論。似乎不自謙也。紫微才豐情約。勗言當遜。率引始末。恆超理外。其後所曾。深明黃赤之致矣。）夫晨齊浩元。洞冥幽始。八炁濛邙。靈關未理者。則獨坦觀於空漠。任天適以虛峙。於是淳音微唱。和風合起。二明鑒暉。雰霧無待也。擁萌肇於未剖。寒萬源於機上。含生反眞。觸類嚴初。爰可哂萬歲以爲天。願嬰札而長和耳。何事體造靈神之冥鄉。心研殊方之假外哉。自形無得眞之具。器無任眞之用者。誠宜步天元之妙攝。推萬精以極妙。尋九緯以挺生。覩晨景之迴照。仰觀煙氣。則靈雲繼虛。俯眄六律。則八風扇威。太無發洞冥之嘯。回曜有映空之暉。於是紫霞寫秀。波激岳頹。浮煙龍象。淸景遙飛。五行殺害。四節交擲。金土相親。水火結隙。林卉停偃。百川閉塞。洪雹縱橫而呴沸。雷震東西而折裂。天屯見矣。化爲陽九之災。地否闔矣。乃爲百六之會。亢悔載窮於乾極。覩羣龍獵示。流血乎坤野。爾乃吉凶互衝。衆示災咎。履坦道者。將幽人貞吉。居肥遯者。亦無往不利。冒險巇也。行必輿尸。涉於東北。則喪朋而悔至。苟大川之不利。明坎井之沉零矣。此皆人失其眞。物乖我和。遊莫萬端。神鬼用謀。容使天地無常。以百姓爲心。於是太上眞人。慈萬流之鼓動。開冥津以悟賢。遂爾導達百變。攝生理具。居福德者常全。處危害者彫折。御六氣者定壽。服靈芝者神逸。奇方上術。演於淸虛之奧。金簡玉札。撰於委羽之臺。窈窕神唱。眞唱合離。歌其章則控晨太微。用其道則

揚輪九陔，軒蓋於流霞之陣，舂鎮於文昌之台，或爐轉丹砂之幽精，粉鍊金碧之紫漿，瑣玕鑾勃，以流華八瑣，蒸煥而飛揚，絳液迴波，龍胎隱鳴，虎沫鳳腦，鑾琅玉箱，太極月醴，三環靈剛，若以刀圭奏矣，神羽翼張，乃披空同之上文，煒煜元始之室，瓊音琅響，發乎三元之宮，寶紱紆三元之贈，蘂珮發丹林之房，上帝獻紫軿之重闕，太真錫流金之火鈐，神童啓轅，九鳳齊鳴，天籟駭虛，晨鐘響鏗，竦身抑旄，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扇八方，上造常陽之絕杪，下寢倒景之陽堂，月妃參駟，日華照容，靈姬抱衾，香烟溢窗，顯眄而回羅邁矣，何九萬之足稱哉，然後知高仙之道蓋上，尊靈之涂微妙，服御之致合神，吉凶之用頓顯也，自非無英公子，黃老王喬，大洞眞經，三十九章，豁落七元，太上隱元者，莫有摹偶於此術矣，復有體神精思，寶鍊明堂，朝適六靈，使五藏生華，守關元關，內存九眞，三氣運液，而灌溉丹田，亦其次也，夫丹誠而蔬禮者，亦奚用東鄰之太牢哉，乃可加以五靈水桂，朮根黃精，南燭陽草，東石空青，松柏脂實，巨勝茯苓，並登生之具，將可以長年矣，吾又俱察草木之勝負，有速益於己者，並未及朮勢之多驗乎，且頃以來，殺氣蔽天，惡煙弭景，邪魔橫起，百疾雜臻，或風寒關結，或流腫穢痾，不期而禍湊，意外而病生者，比目而來集也，夫朮氣則式遏鬼津，吐煙則鎮抵邪節，強內攝魂，益血生腦，逐惡致眞，守精衛命，飡其餌則靈柔四敷，榮輪輕益，服其丸散則百病療除，五藏含液，所以長遠視久而更明也，古人名之爲山精之赤山蜜之精，太上導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蜜，此之謂也，我非謂諸物皆當減朮爲益也，且朮氣之用，是今時所要，末世多疾，宜當服御耳，夫道雖內足，猶畏外事之禍，形有外充者，亦或中崩之弊，張單偏致，殆可鑒乎，朮一可以長生永壽，二可以却萬魔之枉疾，我見山林隱逸得服此道，千年八百比肩於五岳矣，人多嘗煩，不能復一二記示之耳，今撰復朮數方，以悟密尚，若必信用，庶無橫暴之災，既及太平，則四炁含融，天緯蔚生，災煙消滅，五毒匿形，二辰恆察，萬物自成，於是時任子所運而御，亦無復天傾也，今所言朮，欲令有心取服，迴此災禍耳，又頃者末學互相擾競，多用混成及黃書赤界之法，此誠有生和合，二象匹對之眞要也，若以道交接，解脫網羅，推會六合，行諸節氣，却災消患，結精寶胎，上使腦神不虧，下令三田充溢，進退得度，而禍除，經緯相應，而常康，敵人執槊而不失，六軍長驅而全反者，乃有其益，亦非仙家之盛事也，嗚呼危哉，此雖相生之術，俱度之法，然有假騁冰車而涉乎炎州，泛火舟以浪於溺津矣，自非眞正，亦失者萬萬，或遙戾天文，譖害嫉妬，靈根鬱塞，否泰用隔，犯晉愆明，得罪三官，或搆怨連禍，王師傷敗，或坑降殺服，流血膏野，或馬力以竭，而求之不已，若遂深入北塞而不御者，亦必絕命於匈奴之刀劍乎，將身死於外，而家誅於內也，可不愼哉，可不愼哉，我見諸如此等，少有獲益，徒有求生之妄作，常歎息於生生矣，豈若守丹眞於絳宮，朝元神於泥丸，保津液而不虧，閉幽術於命門，餌靈朮以頤生，漱華泉於濟川，研元妙之祕訣，誦太上之隱篇，於是萬栖于峯岫，並金石而論年耶，諸侯安得而友，帝王不得而臣也，遽風塵之五濁，常清淨以期眞，優哉悠哉，聊樂我云。（案此後應有朮方相連，而二本並無，乃別有據書二方，鈔即是此法，今擬取在第三卷中。）

右一條有據書兩本，一黃牋，一碧牋。

方諸青童君告曰，人爲道亦苦，不爲道亦苦，惟人自生至老，白老至病，體身至死，其苦無址，心惱積罪，生死不絕，其苦難說，況多不終其天年之老哉，爲道亦苦者，清淨存其眞，守元思其靈，尋師幢柯，履試數百，勤心不墮，用志堅審，亦苦之至也，視諸侯之位如過客，視金玉之寶如礫石，視紈綺如弊帛者，始可謂能問道耳。

方諸青童君曰，人之爲道，能拔愛欲之根者，譬如擾懸珠，一一擾之，會有盡時，稍去外惡，會有盡時，盡則得道矣，又近喻牛負重行泥中，疲極不敢左右顧，趣欲離泥以蘇息，道士視情慾甚於彼泥中，直心念道，可免衆苦，亦得道矣。（案上相部無評授事，唯有此二告及歌詩一首，恐未必是楊君親所請奉受記也。）

西城王君告曰，夫人離三惡道，得爲人，難也，既得爲人，去女爲男，難也，既得爲男，六情四體完具，難也，六情既具，得生中國，難也，既處中國，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既得值有道之君，生學道之家，有慈仁善心，難也，善心既發，信道尚長生者，難也，既信道德長生，值太平壬辰之運，爲難也，可不慎哉，（三惡道者，生不得作人，得作鳥獸蟲魚之三惡也。）

太上問道人曰，人命在幾日間，或對曰，在數日之間，太上曰，子未能爲道，或對曰，人命在飯食之間，太上曰，子去矣，未謂爲道，或對曰，在呼吸之間，太上曰，善哉，可謂爲道者矣，吾昔聞此言，今以告子，子善學道，庶可免此呼吸，弟子雖去吾教，（「聞」疑作校字，皆猶差誤也。）千萬里，心存吾戒，必得道矣，研玉經寶書，必得仙也，處吾左側者，意在邪行，終不得道也，人之爲道，讀道經，行道事者，譬若食蜜，遍口皆甜，六腑皆美，而有餘味，能行如此者，得道矣，（上宰亦無此句，有此及驅日月之事耳。）

太虛眞人南岳赤君告曰，人有衆惡而不自悔，頓止其心，罪來歸己，如川歸海，日成深廣耳，有惡知非，悔過從善，罪滅善積，亦得道也，夫人遇我以禍者，當以福往，是故福德之氣，恆生於此，害氣重殃，還在於彼，此學道之行也。

又告曰，惡人害賢，猶仰天而唾，唾不洿天，還洿己形，（「凡」「刑」字皆「曬」作「形」，逆風揚塵，塵不洿彼，還灑其身，道不可毀，禍必滅己。

太虛眞人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寒栖山林者，蓋當以爲意，（赤君亦無復別授事。）紫元夫人告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思施難也，豪富學道難也，制命不死難也，得見洞經難也，生值壬辰後聖世難也。

我昔問太上，何緣得識宿命，太上答曰，道德無形，知之無益，要當守志行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卽自見形，斷六情，守空淨，亦見道之眞，亦知宿命矣，又曰，念道行道，信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也。

紫微夫人告曰，爲道者，譬彼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卽滅而明獨存，學道存正，恐疑卽滅而正常存也，財色之於己也，譬彼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口，亦卽有截舌之患。

元清夫人告曰，夫人係於妻子室宅之患，甚於牢獄桎梏，牢獄桎梏，會有原赦，而妻子情慾，雖有虎口之禍，（有此一段手寫本，無此十九字，恐是脫漏。）已猶甘心投焉，其罪無赦，情累於人也，猶執炬火逆風行也，恐者不釋炬火，必燒手，貪慾恚怒，恐疑之事，（又闕此十五字，於辭有不屬，卽「貪」、「嗔」、「癡」，所謂三毒，處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禍者，必有危殆，恐疑者，火燒

手之謂也。爲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亦不左觸岸，亦不右觸岸，不爲人所取，不爲鬼神所遮，又不腐敗。吾保其入海矣。人爲道，不爲穢慾所惑，不爲衆邪所誑，精進不疑，吾保其得道矣。

南極夫人曰：人從愛生，憂愛生則有畏，無愛即無憂，無憂則無畏。昔有一人，夜聞經甚悲，悲至意盛，忽有懷歸之哀。太上眞人忽作凡人，徑往問之。子昔彈琴耶？答曰：在家時嘗彈之。眞人曰：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答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眞人曰：學道亦然。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愛慾之大者，莫大於色。其罪無外，其事無赦。賴其有一，若復有二，昔天之民，莫能爲道者也。夫學道者，行陰德，莫大於施惠，解救志，莫大於守身奉道。其福甚大，其生甚固矣。有人惡我者，我不納惡，惡自歸己，將禍而歸身中，猶景（即影作影字）響之隨形聲矣。

右衆靈教戒所言。

按此三男眞二女眞，並高眞之尊貴者，降集甚希，恐此是諸降者敍說其事，猶如秋分日瑤臺四君吟耳，非必親受楊君也。

三見易邊，再云可待，要乃起東山屋舍，且可離譏之耳。問其故未見答。問衆靈云：我或爾耶，未詳此意，欲識之。（此一條楊君自記，是論長史事。）

數遊心山澤，託景仙眞者，靈氣將愍子之遠樂。山神將欣子之向化，是故百疾不能干，百邪不得犯。朧燒香左右者，令人魂魄正而恆聞芳風之氣。久久乃覺之耳，覺之則入道，入道則得仙，得仙則成眞。（佐前卷有待歌詩十篇，接成來至此，凡八紙，唯更手寫紙耳，後篇中行書字，即是補書淨籙天地行，此前寄並有鳴鐘書，後人更寫別體之耳，所以前脫三十四字，楊所書，今未知何事。）

靜觀天地念飛仙，靜觀山川念飛仙，靜觀萬物念覆載，慈心常執心如此，得道也。人生者，如幻化耳，寄寓天地間少許時耳。若攝氣營神，苦辛注眞，將得久道。道成則同與天地共寓在太無中矣。若洞虛體無，則與太無共寄寓在寂寂中矣。能洞寂者，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死生之根易解，久長之年易尋，尋之可得，解之可久。

夫可久於其道者，養生也。常可與久遊者，納氣也。氣全則生存，然後能養至，養至則合眞，然後能久登生氣之二域，望養全之寂寂，視萬物元黃，蓋假寄耳，豈可不慤之哉。氣全則辟鬼邪，養全則辟百害，入軍不逢甲兵，山行不觸虎兕，此之謂矣。

學道之心，常如愼朝食，未有不得之者也。惜氣常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然面目亦有毀壞者，猶氣亦有喪失。要人之所惜，常在於面目，慮有犯穢，次及四肢耳。若使惜氣常爲一身之先急，吾少見其枯悴矣。（案此所云氣，蓋是房中術氣之氣，非呼吸之氣。）

人隨俗要求華名，譬若燒香，衆人皆聞其芳，然不知薰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是故高人晒而遠之，遂爲清淨。生之爲物，譬日月天地，此四象正與生生爲對。失生則四象亦滅，非四象之滅，生滅之也。若使常生，則四象常存，非四象之常存，我能常生故也。常生亦能生於無始，何四象之足計哉。衆邊禍生，形壞氣亡，起何等事耶。似由多言而不守一，多端而期苟免耳。是以元巢須枝以墜落，百勝喪於一敗矣。

情乎通仙之才，安可爲豎子致弊也。（豎子致弊，蓋爲青宵之蟲不除，借取晉東公之夢，不爾，則是別有小兒事也。）

南嶽夫人所言。

鴻鸞對南旅，以遐扇揚翻，在於千百之野，彼鳥自謂足矣。然鷃鳩歎其玢邈，大鵬哂鴻舉之指。（諸牒作尺字。）尺耳，苟安其安而是非自足，故三鳥不相與議焉，何譏之乎。

紫微言。

右八條並楊書。

古之至人，獨秉靈一之符，元覽委順之化，明坦途而合變，捫冥樞以齊物，故自然之表，則存之而不論，域領之內，則論之而不議矣。昔元風泯絕，埃氣彌氛，宏猶淪喪，浣僞滋起，馳驟之徒，替眞於崖分之外，躁競之翠，警利於形名之肆，揮智生流蕩之患，希求致矜伐之累，乖常適於所適，離至當於非當矣。名身孰親，道家良鑑。（諸牒作鑑字。）履淹者，守一之至戒，良可歎息。

六月八日夜，保命告許長史。

知以無涯傷性，心以欲惡蕩眞，豈若守根淨沖，栖研三神，所以彌貫萬物，而元同鋭寂，泯然與泥丸爲一。而內外均福也，可示虎牙。

南嶽夫人言。

促催迫撥，不可令河上有事。（撥撥是未撥河上水官也。）

保命言。

不修道德，及學道無成，則靠功之徒不相遠也。自頃未見有日進之人矣。學志故自少也。（七世之德，本緣於學者，者不學則非復所願，故以爲說。）徒攝上道而不勤者，故下鬼耳。（下鬼謂下解主者，鬼師耳，不必是鄭官之鬼也，經中亦云如此。）在官無事，夷沉內鍊，紛錯不穢其聰明，爭競不交於胸心者，此道士之在官也。

秀元栖撫者，雖三河崩潰而不眄，志道存眞者，雖寒熱飢渴猶不讀，此一往之至也。精散八虛，魂遊萬涂，或因風以投間，或挾翅以結痾，將一切撥之而勿耳矣。書之道非今道也，雖覺苟殊，百躁其如予何。章聞之亦足以檢撲矣。

右九條並楊書。

夫眞者，都無情慾之感，男女之想也。若丹白存於胸中，則眞感不應，蓋女上尊不降矣。縱有得者，不過在於主者耳。陰氣之接，永不可以修至道也。吾昔常恨此，賴改之速耳。所以眞道不可對求，要言不可偶聽也。有匹則不眞，外併則眞假，眞假之迹，斷可見也。

此一條應是裴君言某書。

哭者亦趨死之音，哀者乃朽骨之大患。恐吾子未悟之，相爲憂耳。極哀者，則淫氣相及來，子雖善於耳，曾當柰張者何。

定錄君所戒。

右一條楊書。後被削不盡。

穆恆恐言。逢遇元運。得聞宗告。每事將順。啓悟胸心。仁慈纏綿。仰感罔極。至於始終之分。天然定理。樂生惡亡。人情常感。哭泣之哀。奔踊之制。內以敍情。外以順禮。賢庶所守。莫之虧也。穆內雖修道。外故俗徒。未能披褐山栖。帶索獨往。不得不敍順情禮。允帖內外。一旦遽之。既恩情未忍。亦懼傷之者至矣。

夫人之言。宛而附情。安道長教。可謂遠矣。輒當奉遵告敕。使哀不至傷。哭不過慟。栖道任適。不敢有違。謹白。此是答右英書本。今與所授事。非謂前中君所言趙死之言者。而亦無相關涉也。

右一條掾為書。

眞誥卷七

甄命授第三

體已。此一字後人僞作。標高運。味元咀眞。呼引景曜。凝靜六神。煥領八明。委順靈根。寶鍊三度。養液和魂。假使衝風繁激。將不能伐我之正性也。絕飈物薦。焉能迴已之清淳耶。爾乃空沖自吟。虛心待神。營攝百絕。栖澄至眞。當使凝累靡干於元宅。哀念莫擾於絳津也。淡泊眇觀。顧景共歡。於是至樂自鏗。零聞於兩耳。雲璈虛彈乎空軒也。口挹香風。眼接三雲。俯仰四運。日得成眞。視盼所涯。皆已合神矣。夫眞人之得眞。每從是而獲耳。不眞而強眞。亦於此而迴隱也。復使惶惶塡鬱。憂哀塞抱。經營常累。憑惜外道。和適羣鄰。求心俗老。忽發哀音之分忖。△。此作衆胡言。猶今小兒啼不止。謂爲該風也。長悼死沒以悲逝。必精滅神離。三魂阻炁。邪運空間。魄告魑魅。乘我虛陣。造遷百祟。何可握生道以奔於死房。陶鑄風而蹤於尸室。鄰已吉象。投之凶機乎。已開高勝而放由豫。屢覩明科而釋疑。遂羅洿上章。使臭染隱密。四極聲鼓。三官尋舒。智信云何而忘。太初於焉而遊。神虎奮爪。毒龍効牙。八方誠嚴。遏。謂雖作曷字。處而逃。身謝之後。方悟清儉之可淚。言者之不虛矣。且哀聲亂眞。干忤正炁。明君胡不常處福鄉。於此振衣而歸室乎。正月十一日夜。安妃告。此一條是元年正月。九華告楊君相遊訪之事。故雷眞後復有所論也。楊書。

眞人歸心於一正。道炁攝任於永信。心歸則正神和。信順則利貞兆。此自然之感對。初無假於兩際也。夫

惑生是非。嫌遷疑似。潛滯於中。抱閒心遐。外握察觀之杰。內有纏結之哂。遺初戀於建始。乖元梯而密猜者。有如此徒。我見其敗。未見其立矣。蓋有懷而懼者。豈獨一人哉。二月三十日夜。南嶽夫人告許長史。可以示同遊而釋惑者。此是授長史。令說喻楊君勿疑九華之事也。楊書。故望洪濤之暨天。則知其不起乎涔池之中矣。覩元翰之汪濊。則知其不出乎章句之徒也。紫微書。衆藻集而龍章成。華聲會而雲韶諧。辛酸備則嘉味和耳。中候夫人答。此二辭乃出抱朴子外篇博喻中。後復有此例。當是紫眞書取以答面用之。獨知所稱周易毛詩中語耳。彼人何如梁伯鸞乎。中候言彼人。當是指長史也。梁氏德狹也。此子蕭條。氣遠甚矣。夫垂陰萬畝者。必出峻極之嶺。滔天振岑者。必發板桐之源。洪哉積陰德之賢。有似邠人也。紫微答。邠都幽國。以比周太王也。自此以下至後之詞。亦是博喻中語。雖故靈陵作振岑。彼愈北而聰明愈閉。右英書。聰者貴於理道。晉於千載之外。而得興亡之迹矣。逸驥逍遙於太荒之表。故無羈絡之憂。鑒羽振翅於元圃之峯。以遺羅網之患。何其識吉凶哉。保命仙人答。此復是博喻兩篇。今爲今語。而改機鄭作轉落。靈鶴作鑒羽。翠羅作羅網耳。騁飛絕影之足。而不能騁逸於呂梁。淩波泳淵之鱗。而不得陟峻攀危。彼子誠可才異也。安能內羅哉。輔機者。欲仁人也。德欲茂矣。繁林鬱蒼。則羽族雲萃。元淵浩汗。則鱗羣就趍。若其宅心者衆。將何事於近。紫微書。

右八條楊書。又有掾寫。

有道者。皆當深研靈與栖心事外。但思味勤篤。糟粕餘物。亦足自了耳。桐柏眞人書。夫清淨未若東山。發眞未消而蕩之。則猶丟之心亡也。鄙滯之門閉矣。尚眞之覺漸也。千。謂應作阡字。陌之情見矣。如其不爾。四者皆成內賊之害。外爲驩兜之患不去。丟之不散。無所復營措於其間矣。亦無事趣。當爾也。成長史也。此三字本未書。亦應是右英夫人書也。爲道者。實有勤苦。斯人也。可謂必得之矣。

右二條長史掾書。

夫學道者。當得專道注眞。情無散念。撥蒼侈。保沖白。寂然如密。有所觀。熙然如濟。有所得。專專似臨深谷。戰戰如履於冰炭。始得道之門耳。猶未得道之室也。所謂爲難者學道也。所謂爲易者學道也。寂元沈味。保和天眞。注神栖靈。就研六府。惜精閉化。無視無聽。此道之易也。卽是不能行此者。所以爲難。許侯研之哉。斧子塋之哉。右右英所道。令疏彼君勤其事者。有遺漏者多也。塋。謂應作墾字。之者。禍敗積矣。范帥言。不知道。謂是也。范帥炁。

右二條有掾書。

昔因華氏。累白書敬。靈道高邁。言饗寡絕。仰瞻九霄。注心罔壓。矜逮不遺。特蒙酬告。雲華斐暢。玉音粲發。誘導恂恂。啓悟丹至。披覽欣欣。五情悅懌。某志好有年。未獲△△。缺失二字。別本作尅鑒。悲歎幽晦。始覩天日。靈眞△。此缺失一字。別本作微字。疑非。請。訓誨交湊。尅己補過。思釋滯滯。夙興勤惕。悟寐自厲。庶幾積滅。卒獲微感。元運既會。率覩有期。忽一疑△。疑長史。此一字。良爲△△。缺失二字。別本作延仰。生染迷俗。沈溺塵味。不達上眞。謂道虛此。決欲習性以靜之。損△。缺失一字。四字朱書。以實之。非爲色欲△。缺失一字。多而患在難△。缺失一字。至於水火之戒。冰炭之喻。朝

然照豁，敬承清規，務損之又損之。△（謂是以字。）至於死灰也，欲覺悟之不早，恨知機之將晚，用火之言，其旨頗微，思之觸類，良追愧悚。

昔蕊賴華氏，每輒獎勸，願其有成，得見陶冶而就味華說，蹈道不篤，懷欲與共清閒，使意盡言苦而已，趣向不同，密言難遇，然喟喟之懷，要欲獻其丹款矣，不審故可復有冀不，（此二書且史答，先因道術儒業，似與訟訟在書，而又言用火之言，此授今闕。）

右二條△書。

茅小君去五月中失日有直云，華僑漏泄天文，妄說虛無，乃今華家父子被考於水官，華僑之失道，由華騎之佞亂，破壞其志念，華圖華西姑者，三官因之以試觀，試遂不過，傷於是得有死罪，故名簡早削奪，尋輸頭皮於水官也，可密尋彼家有此人名不，是誰者，（此前雖是，則華氏事，不知是子年壯年耳。）許朝者，暴殺新野郡功曹張煥之，又枉煞求龍馬，此人皆看尋際會，比告訴水官，水官逼許斗，使還其邱墳，伺察家門當衰之子，欲以塞對解過，示彼訟者耳，是斗亡月亡日，其應至矣，君自受命，當能治滅萬鬼，羅制千神，且欲覩君之用手耳，欲令無他者，宜以此日詣斗墓，叱攝煥等，制敕左官，使更求考代，震滅爭源也，可勿宣此，當言我假威於君矣，不知君宜往試攝滅之耳，滅鬼之迹，事中遝應爾，六月十六日夜，小君授書，此令楊君爲長史家條過家訟也，許朝先爲南陽郡，故得殺新野人，而此三人事不出周勛諸先生中，當是四十三條限也，斗爲仙品，而鎮被水官之逼者，是爽服中殃氣尚相附涉故也。）紙三百，（酬鬼帥王延，近親蘇書，以祚宗會有功，油三斗，（酬鬼帥傳兇，近與功曹使者，酬鬼帥深衛，近助頭疾者，招魂安神，使家訟不行，有殊功。）合勢誠酬鬼形，使不得暴。）青絹三十尺，（酬鬼帥范疆，近執戟百騎，滅蝕散鋼有功。）銀叉三枚。

右四條詭，以六月十三日，小茅君假作玉斧之形，以夢告於虎牙，使令夫婦明輸此四種詭，以酬四帥之禽鬼者，何以不復憶此，可餘問。（餘問酬令與同，勿銀銀耳，非使此四鬼帥，本亦道家之祭酒也，得下解法，受書爲鬼帥。）既有酬詭，後長爲已用心也，所以夢假於玉斧之形者，虎牙魂魄，未得通接仙真故也，玉斧清淨潔潔，久齋潔魂心，故假象以通夢也，通夢而猶不悟，可謂信之不篤，或悟而忘其詭，可謂篤而不思。夫詭皆者，悉皆受命密交，慎不可令人知，外書云，我聞有命，不可以示人乎。（毛詩揚之水篇云，我聞有命，不可以告人，言謂此也。）

六月三十日夜，小君授書，密密示之。

眞司科云，有用力於百鬼，騁帥御於天威者，宜須此詭，地下主者，解下道之文官，地下鬼帥，解下道之武官，文解一百四十年一進，武解二百八十年一進，武解一解之下者也，夫心動於事慾，兼味於清正，華目以隨世而畏死以希仙者，皆多作武解也，（此武解之目，世中語人，都有相類。）宜服五飲丸，去水注之氣，可急令，不但治疾而已，亦以住白而有氣色也。

六月二十三日夜，南嶽夫人告，（風史案悉漢飲，比來疾動，故有此告，五飲丸即是世中煮耳。）精合五飲丸，當大得力，且可自靜息乎，（范安道所書。）語許長史無所疑，不煩此詭，可還之，（右條命君諸菲侯勿妻，所謂伯之亂，且還之。）

右右英夫人語。

小君曰，我二人更兵，恐宜詭謝，獻以體上之密寶，不爾，小子後不肯復爲爾用力也，許厚之徒也，許狃子所賴在其弟，許牙所賴在其父，佳事不可忘也，惡事不可忘也，又爲智密隔遠機密，銀亦爲次寶也，其今多情彌精耳，後勿復數爾勞損其神。

右小茅君授所言。

許賤者，戴石子之女也，爲譽家餘世等所殺，又世殺賤抱小兒阿寧，賤今在水官，與兒相隨，骸骨流漂，亦訟在三官，求對考，今生人也，事見殺時，頭先患痛，痛流面目，（檢諸不見賤殺，當是婦人不顯名。）

七月二日夜，小君授書。

其夕長史亦得薦，（此薦字也，眞書多知此。）死生之機，得失之會，蓋更切耳，何不遠存元味，躭虛擬流乎，求之近應，應愈賒也，此亦入失之路耳，想懼尚高韻，不細求之於毫末矣。

七月二十六日夜，紫微夫人授作，令與許長史。

右從小茅君來，凡十八條，楊書。

七月二十七日，禹中許主簿，華侯當入靜中，爾時無復所有爲，防未然耳。近不得以疾篤告者，我慎法之故，且世人知未病之困，必准三官之禁，則累加漏身，增瘵絕疾，今何乃用發之甚耶，名身誰親，蓋宜思之。

雖令以小代大，如父何如，大小俱來，於母何如，衰自己身，訟自家人耳，三官自有成事，疑惋亦無所解，自非奇達於內外者，將不得不懼悸。

今月六日，是赤孫絕日，先處事耳，今雖停放，無所復長，給四帥逆已關之於都禁，至日爲能遣尸殺使者看望之，雖弗復慮矣，至日父母將入靜中，靜中疾發，亦無苦也，我其日亦當視汝。

右三事小茅君說。

右三條△書。

八月六日，父母將赤子入靜燒香，北向陳乞於二君，爾時自當有所見，所見萬無所苦也，其日中時，當有前日碧衣介幘袴人，來在靜前立徘徊者，小君也，可就請乞也，八月六日中，當有一人著平上幘，多髭鬚長長爾，著紫皮袴褶，將黃娥來，此人是鬼帥王延也，延自爲人作益，爲將娥見人耳，娥其日或當被縛，華書吏其日當內井上助主人耳，日中當來，須臾去也，故宜力上諷注冢墓章於却氣帶之來往也，三過如此，考者匿矣，夫散翳布考，皆因人之不陳疾者懼焉，則精胎內戰，是故疢痾流發，非唯一身而已，今所以令上章者，亦以過虎牙之盈縮耳。

范中候所道如此，（范中候名邈，帥是漢南眞緯者。）

許厚當謝詭南眞夫人更兵告大章如此。

右小君。

以小代大，復請何爲，當啓太上停之何如。

右小君。

牙亦爾耶。勿忽忽演小子耳。許牙何豫乎。焉敢復相追爾。娥興厚有水火之嫌。吾近承南嶽命。推轉蓋執也。小鬼頭不制服。豈足憂。亦許長史用心之所尅也。

右小君。

許厚自是其丈人所責。責亦至也。責不以家事往來之資經意。意亦當得之也。云何每爾。此自家長之教忌。不豫我也。重謝斗。當必釋耳。范帥頃者以其不詭。乃欲不復豫事。我不聽之。今無爲也。詭當一須疾愈。送斗恆渴而飲不可飲。食多困故而不可食。子婦不經心。亦不可不令知死丈人之責耶。故宜以家事爲勸爲爾不已。或能致之於丈人宇下受教耶。

八月二十夜。小君授書此。使示斧。

右十條楊書。

許長史所使人。盜他家狗六頭。於長史廚下蒸煮共食之。長史何以不檢校。使臭腥之氣。薰染肴飯。既食而步上道。亦已犯眞人之星也。

有一白犬。俗家以許縣土地鬼神。云何令人盜窃之。土地神言許長史教之。使爾不言。小人盜自爾也。密尋之。爾在宇下而不覺。恐方有此。此亦足以爲一病。宜慎。

八月六日夜。茅小君授以與許長史。亦宜有辭詣南嶽夫人。乞疾病得愈之意。又宜辭詣保命定錄二君。辭旨當令如南嶽夫人。疾者自當告乞於元師。不爾不差。（△△。此二字題易遷昨來道此。別省紙背。）

右四條楊書。

男生許玉斧。辭玉斧以戶濁肉人。受聖愍濟拔。每蒙敕誡實。恩隆子孫。常仰銜鏤澤。永賴天慶。玉斧以駑鈍頑下。質性難訓。雖夙夜自厲。患於愆失。此夕夢悟。尋思此意。皆玉斧罪責。慚懼屏營。無地自厝。靈道高虛。肉人未達眞法。唯執心守敬。修行寶秘而已。或恐靈旨高遠。誡喻幾微。玉斧頑闇。不能該悟。如此之罪。日月積積。違法犯誡。亦當千萬。神母仁宥。輒復原赦。故今日愛恒深重。肝膽破碎。唯哲（消愚作哲字。）竹愚愆。無補往過。連陳啓煩多。希請非所。兼以愧怖。玉斧歸誠乞哲。以今日更始。當洗濯心誠。盟於天地。靜守形骸。軌承訓誨。乞原父稅兄虎牙大小罪考。玉斧不修。乞身自受責。原赦大小。若神母遂見哀愍。許玉斧愚愆補過。舉家蹈雖受恩。是永覩三光。受命更生。謹辭。（此與是虎牙病時。據與爾眞誥也。據自舊本。）

虎牙慎不可復履淹。及見人之新淹者。三元慈愛多喜殺人。

八月二十四日南嶽告。

學道者。當不能慎耶。尚自致百禍。歸咎於神鑑。當風臥濕。反責他於失覆。皆疑人也。安可以告元妙哉。

保命告牙。

右二條有據書。

須臾自吟曰。朝華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前此珪璋庸。不識萬流椿。解落鑑欲頃。寅客何必人。（或云是戒。誠則能改。）

右英晚而言曰。見形之子。守分業於儒墨。栖沈之客。步元辭而詠虛。彼人自可晚晚耳。

許伯兄弟。復有心乎。恐皮耳。試復一悟。忌其微路耳。

九月二十八日茅保命告。

可成與不。極此舉。

定錄君說此。

逆內負心。三魂失眞。眞既錯散。魄乘其間。夫爲道者。當使內外鏡徹。宮商相應。靈感於中。神降於外。信不虛也。昨昔亦如此。諸人陶其心。今已消也。夫須人陶而改者。故下通耳。所以懃懃。期不令在此。近亦粗具。

右小君言。

世事非所期。時運何足聞。有道自當見。中路莫不煩。吾欲因楊間便自知。乃作此。

右清靈言。

有間於邪而邪焉爲之歸也。非病也。右安九華語。念不宜多。多則正散。正散而求不病。猶開門以捍猛敵。

右紫微語。

治自當差無苦。

保命君言。

何以至喪家。

保命君言。

欲服符飲水。使即愈。不欲者當與。

定錄君語。

尋自差。

保命君語。

多有所道甚云云。覩當一二。第七無虛也。

此一行楊君與長史書語耳。

戲言狗耳。許長史勿笑此落廓不束。高下失常。定之勿疑。若不加意。勿單用此。慎示人。慎示人。

一句保命告長史。

右十四條五書。

衰年體羸。多爲風寒所乘。當深頤養。妄此無事。上珠元元。栖守絳津。體寂至遠。心研內觀。屏彼萬累。蕩濯他念。乃始近其門戶耳。若憂累多端。人事未省。雖復憩靈空洞。存心淡泊。聽綿亦弗能達也。漁陽田豫曰。人以老驅車輪者。譬猶鑄鴨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以此喻老。嗜好行來。屑屑與年少爲爲耳。若今能暫不復行者。則立愈矣。如此不爾。則殄與年階。可與心共議耶。（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有倜儻。爲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非經位。與叫馬宛王

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猶鳴鑾而夜行不休，是迎入也。年八十二亡，引此語以勸長史，令去官也。

藥四丸，日服一。

行來宜詳，前後已累言之矣。

右三條楊書。

夢惡者，明旦當啓太上，一以正魂魄，二以折除不祥。

奉道之家，當精治靜舍。

右二條人書。

禮年七十縣車懸車者，以年薄虞淵，如日之昃，體氣就損，神候方落，不可復勞形驅於風塵，役方寸於外物矣。許長史既至此時，始可隱逸耶。還親華陽之館，修乎黃老之業，北河之命方旌，灑掃之華亦顯，豈不快哉。今此疾方愈也，不足發也，雖爾慎接於紛紛之務，經緯人事之寒熱矣，於今乃未可動脚，動脚人當言爾畏鬼。（北河之命，即易遷所陶寶氏之言，俱有所疑者也。）此年六月，發長史不佳，非重疾也。今年許家鬼注小起，雖爾無可苦，保命及范中候已爲申陳之，右帥晨許雖亦深以爲意，無所發也。去留之會，死生之事，三官秘禁，不宜外示。今所以道此者，蓋以皮（詞應作彼字。）人已聞至道於胷心也，且可官身，未宜去位，可去可罷，方更相示也。

右夜荀中候言此，故書以示。

人家有疾病死喪哀厄，光怪夢悟，鐵財滅耗，可以禳厭，唯應分解冢誣，墓注爲急，不能解釋，禍方未已。

右保命答許長史。

眞誥卷八

甄命授第四

遊精罔象，誠不可信，然多勞多事，多念多端，所以損神喪眞，擾競三關，遂當以此害明德也。故令許君之徒，含景內魄，若抑四者，研虛注靈，則仙可冀。

定錄告。

除治爾牀席左右，令潔靜，理護衣被者，使有常人，常燒香，使洽然不雜也。南嶽上眞當數看出內，便料理起居，可使草及木瓜耳。手自先有風患，是以今風氣之本至耳。多云針灸佳，益使人無憂。（此是遷命告長史也。草及木瓜，當是理衣下人名耳。）可迎黃民來出民奴，既欲來，又云其月末左右，當小小疾患，迎來在此，則疾患除也。當部分護靜屋以爲急，并欲得一室可棲息處。今年欲取草，當爲民奴留之，草今年自有本命厄，非欲取也。令其乞符自保而帶之。

臥牀後孤有懸風，可安北面下一彰。（詞應作障字。）亦可以牀着近北壁下，勿使虛懸，晨夕當心存非，靜心存行道也。（身既有疾，不便拜起，故令心存不拜。）旁有雷亂疾，勿使冷食，此兒常不大宜住此，今自無他耳。

右易遷一夕再來四更中。

獨來道此，先初來又與保命俱。（此仍在蘇下所授，今遷山，使黃民陶家也。易遷即遷宮，因呼爲遷，解所呼亦劣是也。）

矜靜道如穿井，井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自當披其心，正其行，乃得見泉源耳。有人說中候言如此，可令知之。（李中候名運，即撰洛三君傳者。）人學道譬如萬里行，比道所在，塞著善惡草木水土，無不經見也，亦試在其中也。頃數聞人道此，始乃悟之耳。彼君念想殊多，（詞應作塞字。）能成遠志，不平昔時常多所惧，始悟人難作而善不可失云。學道者除嗣責此，審爾當勸。

右易遷夫人所道。

山嶽氣擾，則強禽號於林，川瀆結滯，則龍虬慘於澤。此自然象也。故豪盛微侵，將類微告其駭浪，元數纖兆，而號咷微乎治亂矣。斯蓋山川之盈縮，非人事之吉凶。若墳附邱山，識與汧岫等波，苟趣舍理平，則吹萬之用不同也，非靜順無以要譽，非虛棲無以冥會。是故死生之幾，吉人不復豫，苟愚之無邪，不爲禍害。

五月十四日，右英夫人答孔舜。（後人謂作謝安字。孔氏孔默也。云似是孔道兄弟，長史父先爲嚴從兄坦前鋒都督，是討沈充時既有因緣，故得此也。）

虎頭大號墓下事。

自未得和神靜形，附頤幽精者，疾源或興，年而積耶。若未能用交賒之途者，將奚促促於藥。

定錄仙人答孔求乞藥方。

想早葬兄，今注烟迷消，雖不辦，妨於生者，要欲得柩物，時寧三泉，使凶氣泯靜也。

小兒疾方行當示。

五月十七日夜，保命仙君所言，答人。（一字被剪除，疑猶是孔字，所問疾患者。）

右從禮年來，凡十九條，並有掾書。

遷懃心香火，有情向藥，故有言消磨之愈疾，謂其將聞斯而請命耶。（仙眞強呼類爲消摩，故稱消磨經也。論之亦能消祓也。）廬南趨而北騁，既心口違矣，夫捐齊以茹荼，哂九成而悅北鄙者，（捐齊要此，亦是抱朴博喻中語。）我知其無識和音之聽鑒也。當永爲吉人，爰及母奴，然所起是學而不思，淡井不渫，蓋肉人之小疵耳，無乃此也。今事結水禁，猶有可申，若許長史能於靜中若救之者，則一門全矣，亦是師主祭酒之宜請而爲德惠乎。

五月二十日夜，右英作與長史。（劉遵祖按譚說，殷浩尚炎桑稱之，後一會譚論殊不合，遵名之爲羊叔子矣，於是失名。）

劉遵心故爲修耳，何不令其母服大逆志丸。

七月七日夜，紫微夫人告。

即啓可得疏方，不良久答言，世間自有可尋索密用，保命君問紫微曰，此方用牛黃銀屑者非，若是者，小爲難合。（此即今大鎮心丸也，先已亦鎮雄鎮屑使消，故爲難合。）

紫微答但頷頭。

右三條楊書。

陸納兄弟，清眞淳一，有姜伯子之風，知欲有遠志欣然，其祖父有陰德，當遊流七世，知陸荀子自幸，乞苦爲一年，欲授經卿。（此二字後人自僞，非眞，更量之。）劉遵乃有好心，早自知。

保命答許長史。（陸納兄名始，並有遠行，祖名英，仕吳丹陽都太守，荀子當是人小名，不詳是誰，納爲尚書令，太元二十年亡。）

虞昭爲其兄子（此二字後人竄易作先人字，本猶可識。）亦文書牽連，身被攝繫方未已，殆欲無理，賴其在世粗有功德，且其家福德強，章開累壘，皆被上御事已散，尋覆道道之，其病雖篤，無所憂，許侯爲之甚至，密相示。

保命答許長史。

庾道季身處陽官貴勢，不能順天用法，慣慢信心，形不同自少及長，善功無一，積惡不改，其罪已定，今臨命方欲修德以自濟免，徒費千金之用，不亦晚乎。

保命答許長史（疑和字道季，或第二子也，幼有才辭文義，升平中爲丹楊尹，表除諸侯六十餘事，太和初爲征軍，如此行迹，不似爲惡，恐是門戒修善，故得申達。）

郗回父無辜戮人數百口，取其財寶，殃考深重，悅（謂應作恕字，主恆訟訴天曹，早已申對，回法應滅門，但其修德既重，一身免脫，子孫豈得全耶，回當保其天年，但仙道之事去之遠矣。

太元眞人答許長史（郗回交鑒，清儉有忠行，不濫殺掠，如此，或是初過江時攜併所致，不懼則在流時殺賊有過也，鑒年七十餘乃終，即得爲鄱宮職。）

右從陸納來四條，有甲手書。

平凝夷質，淵通妙靈，神造重絕，棲眞攝生，太元植簡，太素刊名，金庭內曜，玉華外瑩，朱軒四駕，嘯命衆精，駕龍元州，乘雲浮冥，必能上友逸臺之公，下監御于太清矣。

八月十七日夜，紫微王夫人授命因許長史示郗。

希遐遠邈，寘懷凝元，逍遙上韻，就夢遐眞，仰飛霄霧，俯散靈根，飛步四境，內觀七緣者，則必有丹神秀簡，帝房之錄，元靈八振，棲身五嶽，於是滅胎朝元，吐納六液，從容三道，游此崑崙，上可以策軒容洞，下可以反華變羅矣，若形竊榮羅，鼓輪華園，乘波適物，鳴響風塵，外有謀道之名，內有百憂來雜者，適足勞天年以騁思，終歸散於三官耳，齊之不專，徒悟而無益，可謂意不盡言乎。

蓋行眞炁，當吐三納四，乘七吞九，今吸之不足，蹈之失序，神漏泝源，精亡胎擾，雖休糧日挹，而莫知道與年喪矣，欲階此渡也，其未接乎，夫索長生者多津，尋靈塗者千百，何必用冰炭以盛火，趣傾責於三官耶。

右中君言，因許長史示郗。

紫微夫人云，郗若得道，乃當爲太清監也，若能聞要道而勤者，當至此格，若不專篤而守迷行，外舍道法者，則郗失也。（紫微前語與太元雖非，而如此所云，當是迷不能勤乎要道，司命顯其終迹故也。）

情不餘念者，道乃來耳，郗回猶未足以論至道也。（小君，郗綜婦丁淑英者，有救窮之陰德，又遇趙阜之厄，而不言，內慈自中，元感皇人，故今獲遺於回，使好仙也，綜蓋在東平，淑英今爲朱陵嬪，數遊三上，司命亦令聽政焉。此二人當是回之黨，組也，外者不顯。郗雖與薛春華至誠心於門宗，初不以生人爲事，然謗者多，但不能成制之耳，每見諫考訴者，甚愍至也，時節宜嗣之耶，此二人郗家之禍鬼。外書亦無此二人，不知是何祝。郗雄與閻屈女不相當，負石之役，于今未了，喜難犯門宗，心常殺絕，此二人是郗家之禍鬼，郗人（雜除此名，不可識。）興殷武姬，被考以燒殺朱奢李疑，以致災也，其無後，亦來代逮，又與高豐相扇，甚助馬頭之謗，石公未便可得佳，恐不止耳，亦何趣欺其婦耶，省來慰慰，試爲掩正之，亦無此諸人。

右保命答許長史。

小君說言，郗鑒今在三官，三爲劉季姜所謗爭三德事，周馬頭在水官謗其壻，引理甚苦，郗朗伊香之二人，今爲牙女子奇求此。

范伷昨受江羅辭。

郗相今爲大曹吏所逮，其婦邢嬰桃受事未了，方索代人於此家。

此自是旁聽小君之言語耳，不令書之，爲自疏識以示耳。（此二十二字是楊羲自記，與長史。）高齡反化晚而祭酒，弱道氣不交，鑒助無主，是以羣邪繼元，急行其禍，奚不宗生生乎，於我助之有緣，其婦言亦急家事，當須了之，非他得豫。

今六天之橫縱，而太平之微薄，靈不足以助順，適足以招姦，所以神光披越，而邪乘正任矣，高齡之無德久矣，鬼謗之紛錯積矣，許長史（黃氏刪作據字。）將欲理之耶，若翻然奉張諱道者，我當與其一符使服之，如此，必愈而豁（此豁字也。）矣，不然，往詣水官，所謂嗚呼哀哉，（張諱即天師名也，楊不欲顯斥也。）邪氣入體，鬼塡胸次，其將迴惑於邪正，必不能奉正一於平氣耶，如此，吾治疾之方始不可得。（正一平氣，即天師祭酒之化也。）彼往，其子亦去，何一身之永逝乎。

八月十九日夜，保命君密語許長史。

冢謗尤甚，恐亦未已，齡曾鑒敗古人碑銘之文，以自顯焉，陰賊於鬼神，弊（刪應作庇字。）善以自標，訴者誠多事，以此爲首先。

八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告。

欲取謝奉補期門郎，而今已有兼人，北帝故權停之耳，近差王允之兼行得代，奉若服尤酒，可未便悉命也，高者亦可服尤，其家冢謗亦爲紛紛，尤過鬼焉，故必無他耳。

范中侯言此。（謝奉字宏遠，會稽人，仕至吳郡丹楊尹、吏部尚書，王允之、敦國堂弟，王舒子，有智幹，爲河南中郎將江州，遷衛將軍會稽，封都鄉侯，每四十七、臨中侯，高者即謝齡也，期門郎，即郗中官，而記中不見此職，惟有給門耳。）

從平凝來，凡十四條，有據寫。

夫觀物適任，內順明靈，託性命於高眞，委形氣於神攝者，亦尅魂以永遐，迴秋齡以保眞，今德匠既凝神仗信，澄心密靜，圓順廣敬，固天祐焉，然尤嗣不多，或時彫落，將猶靈關失緯，潛機未鎮耳，當今五氣滋曜，當朗文昌之房，三星結華，每煥璇衡之內，是以元潤胎萌，遂其流根矣，我按九合內志文曰，竹者爲北機上精，受氣於元軒之宿也，所以圓虛內鮮，重陰含素，亦皆植根數實，結繁衆多矣，公試可種竹於內，北宇之外，使美者遊其下焉，爾乃天威權神，大致糧嗣，卒既保全，誕亦壽考，微著之與常守，利貞，此元人之祕規，行之者甚驗。

六月二十三日，中侯夫人告公。（孝武王戌生，此應是辛酉年，而後又云上相生，遊，後以疑登極，乃是後年末年，此爲大驗。）

靈草廢元方，仰感旋曜精，洗洗（四庫作冒邊，疑洗字，即毛詩孟斯羽，洗洗兮，宜爾子孫之義也。）繁茂萌，丘德必克昌。

紫微夫人作。

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福和即是李夫人，時小名也，今詳書名彼書，二子即李武并弟道子也。）

同夜中侯告。

右三條楊書，又掾寫。

德匠既凝，元範自天。安危之事，未宜問也。公傾注甚至，所以未相酬者，豫事難論耳。頃天氣激逸，陰景屢變。太白解體於二辰之中，惑物於紫房之下。王者惡焉，天子有憂。上相座勖，今聊作讖，密以相示。（右此及讖，有掾寫。在掾自記修事後共紙，時眞綜道文，令雜解耳，今抽連相取，又別疏出之，其授之時，雖當連其辭，楊書後自更錯雜，皆是說當代之事，豈有明讖也。）

相欺豈妙道，要吾知之天祕能
有術金之萬尋師疾逆除惡子
自之制夷遂平世天命乘驅寶
奇龍者慕可悲眞問世復思宜
神熙逆歷有數在茲茫無不無
兵隆誰定帝耘室來之皇慎地
先卒兒必虧金紛異五亂德天
火數失期座當變見遠凶匠制
規三由匠足不盡憂危撥保封
寸莫其測源劉知向有明施者
三五瑞天之代隆換迭相運推
精氣神妙二叅儀慎凡傳人賢

精氣神妙叅二儀，慎傳凡人賢者施。封天制地無不宜，子能寶祕天知之。吾道要妙豈相期，自有奇神先兵規。火寸三五天瑞之，隆代迭換運象推。明匠保德慎無思，驅惡除逆疾尋思。萬金之術龍之熙，隆數卒三失由兒，莫測其源劉向知。有凶撥亂皇復基，乘天命世遂平夷，制逆者雖必定期，匠不足盡憂遠危。五世之間眞可悲，慕歷有數帝座虧，當見變異紛紛來。金室在茲枕蹕香，一具於頸間辟水注之來絕惡夢，尋常存三闕佳也。

右英告公。（凡云公者，皆簡文帝爲相王時也。）

右一條楊書，五字朱。

太元眞人告許長史。（此後弄眞故。）我嘗見南陽樂子長，淳朴之人，不師不受，順天任命，亦不知修生之方，行不犯惡，德合自然，雖不得延年度世，登蓬堂，練神受氣，名賓帝錄，遂得補修門郎，位亞仙次，緣天資有分，亦由先世積德，流慶所陶，若使其粗知有攝生之理，發得太上一言之訣，如此求道，無往不舉矣。

夫人所以不盡年壽，中多夭遏，涉世者或遭刀兵之難，致榮祿不終，祚允不長，志道之人，雖有一生之心，鑽求匪懈，徒復遭遇眞文，就元精微，慕尚者衆，得升騰者稀，經非不妙，靈豈無感，恐恐相隨，安知修眞之本，營神養性，鎮守之法，世人積小以來，形中傷犯者多，帝一不治，百神驚散，考試萬端，所謂荒城之內，荊棘生焉，無妙術以自導，修道以求仙，貪榮慕貴，多乖成而敗，皆由喪眞犯氣，恐替因味，豈識此機耶，致使年滅算，萬事不成，以此求生，去生遠矣。虛自苦耳。太上有元機之道，煥落七神，枕中之要，此道微乎妙哉。初不傳於下庭，愚俗之人，有此道者，帝一治於元宮，萬神守備，與天同心，按訣謹而修之，登山越海，萬試不干，修仙升度，所欲從心，斯豈虛言耶。卿父子元機逸世，理妙接眞，故可蔡淳之仙才，而爲衆眞所稱舉。故當與卿同編仙錄，無復理外之嫌，亦已諮啓卿，故令知乃心。

受用金龍玉魚，此不可闕，所以鄉者詣太上前昭靈，亦當粗具近所寫神虎符，意嫌不精，可更書寫善，卿前所道相王事，頃面都回，亦知有好心，但所得少耳，自當保其天年也。

見謝所作傳，未易功，乃能序述聖迹，賞解作奇，此是天發其心，昨亦已見司命君，大以爲佳，冥中自當報之有緣，其子孫若知醮靈，而祈天眞，降應必也，豈虛言哉。謝家一門，所承之世，繁林蔚然，甚可欣也。安石先對，所鍾如何，具如近面，不足宣。

眞人西城王君答許侯。

右四條別一手書，（陸修靖後於東陵所得，不與諸迹同辭，事偽陋不類眞官，疑是後人所作，樂子是非受五符者，唐承即列紀所云四十六丁亥之期。）

眞誥卷九

協昌期第一

經曰：行事時，北向執隱書而爲之者，謂始學眞妙，未涉微遠，不解星位之首向，不識元斗之指建，故當北向執書，以漸求之耳。若既解書意，識星轉之隨時，自宜隨斗所指，按而存步，如此則無有常向，不爲皆向北也。夫一切北向，自爲始學者耳。恐此將可以意通觸類，不足復問邪。（此答是更請飛步經中北向執書意也。）

太上眞人步五星之道，以致五星降室，閉氣上綱，當先呼五星星夫人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謂始上綱，便頓住呼名字，呼名字畢，乃越綱蹈星耳。若每至星上，得復重心呼所至星處之名字，益其佳也。若其煩重難當，但可按舊而行耳。昔鬱沙公、北里子、長陵老人，皆按此法而得升天，不以煩難爲辭也。所謂治生者矣。商販之汲汲，豈憚險難哉。所期唯錢貨而已耳。若使求道者常如賈販之用心，亦有何不得仙耶。但惜初學者皆言專心盡慰至而後漸解，縱有亦似車之將，故而百師緩落，又似負重之牛，造遠是塞，夫學者之所患，而爲得者之所笑，皆如此輩事耳。苟能心研內鏡者，是爲威發乎神，將有靈人發子之蒙，攝辰景之與矣。（此答諸步五星法也。經綱唯言隨綱往還，又有一法，云越綱蹈星，今即是訣此事也。奧成之言，實爲切至。）五星圖布常向南也，以太白位在西，歲星位在東，按而施之，所以爾者，五星隱伏，縱橫無常，不如北斗列象恆在，故一以定位於五方，不得隨星之所在也。（此答諸施安五星圖也，經中無旨訣，所以宜問。）三八坎、二十四神，以次念之亦可，一時頓存三八亦可，平且存上坎，日中存中

景夜半存下景在人意爲之也若外身幽巖屏絕人事內念神關攝眞納氣將可平旦頓存三八景二時又各重存一景益當佳也但人間多事此頗難常行耳事不得常爲益自薄西城王君、桐柏上眞皆按此道也按苞元玉籙白簡青經云不存二十四神不知三八景名字者不得爲太平民亦不得爲後聖之臣此晉治二十四神經中修存之道，亦是祕訣，右此四訣事，今者長史所寫本，不知此因緣將何眞，若非東關，則紫微南眞也，

太上眞人撰所施行祕要，長史寫本有脫如此，此猶是紫眞授說經中，所可修用，長史寫本，亦是重反白諸要事，今長史施行之耳，非成事一卷經也，

太素丹景經曰一面之上常欲得兩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匝令人面有光澤皺斑不生行之五年色如少女所謂山川通氣常盈不沒

先當摩切兩掌令熱然後以拭兩目畢又順手摩髮而白脈不浮外，

右一條出丹景經中卷，此經未出世，是下眞品目，

大洞眞經精景按摩篇曰臥起當平旦正坐先叉兩手乃度以掩項後因仰面視上舉項使項與兩手爭爲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能久行之不死不病畢又屈動身體申手四極反張側掣宣搖百關爲之各三此當口訣，此運動體有次第法用，故須口訣，蓋亦餘經品仲之術也，臥起先以手巾若厚帛拭項中四面及耳後使周匝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項若理櫛之無數也良久摩兩手以治面目久行之使人目明而邪氣不干形體不垢膩，此應作風字，生澤也都畢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

右一條出大洞精景經上卷，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洞魁上靈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漏咽液亦無數須臾不寧之病自卽除也當時亦當覺體中寬軟也

右一條出洞魁上靈敍中，亦未出世，非三品目，應是智慧七卷中事，

右前三條不顯誰之所授，

洞魁經上篇曰耳欲得數按抑其左右亦令無數令人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又曰鼻亦欲得按其左右唯令數令人炁平所謂灌溉中嶽名書帝籙

右此二條法方丈蓬昭靈李夫人出用，此云洞魁上篇，亦應同是前限，

太上籙淳發華經上按摩法常以生氣時咽液二七過畢按體所痛處向王而祝曰左元右元三神合眞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內遣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體強畢又咽液二七過常如此則無疾又當急按所痛處二十一過

右一條滄浪蓬林宮右英王夫人所出，蓬林經亦未出世，非三品目，

丹字紫書三五順行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腸胃久行之自得分明了了也，此經中眞品目，

石壇赤字經曰常能以手掩口鼻臨目微炁久許時手中生液遂以摩面目常行之使人體香，此經非三品目，

紫虛炎光內祝中方曰常欲閉目而臥安身微氣使如臥狀令勞人不覺也乃內祝遠聽四方令我耳目

注萬里之外久行之亦自見萬里之外事精心爲之乃見百萬里之外事也又耳中亦恆聞金玉之音絲竹之聲此妙法也四方者總其言耳當先起一方而內注視聽初爲之皆無彷彿久久誠自入妙，此經下品目，

太上天關三經曰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兩眥閉炁爲之炁通輒止吐而復始恆行之眼能洞觀，此經下品目，云天關三圖，疑關關字，

右四條元師所教用，元師即南眞夫人，此四經並未出世，

洞靈眞人說寶神經，長史寫本，亦題如此，此指是前一事之目耳，其後總衆眞雜說，標題有前後之異，猶是眞誥之例，今人皆別呼寶神經，寶神經豈得下教耶，此唯是一片鈔耳，

夫注心道眞元想靈人冥冥者亦具監其意也若外難未披假詠猶存暫復未能迴西榆之年還發元靈矣苟就元篇也志之懃也縱金牙凋面皺頂生素華者我道能變之爲嬰在須臾之間耳但問志之何如爾老少之學無所在也吾往卽其人也，謂此諸事，皆是令告長史也，

求道要先令目清耳聰爲事主也且耳目是尋眞之梯級綜靈之門戶得失繫之而立存亡須之而辨也今鈔經相示可施用也，此謂寶神經中要經之事，故云鈔經，

道曰常以手按兩眉後小穴中三九過又以手心及指擦兩目櫺上以手旋耳行三十過摩唯令數無時節也畢輒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始上行入髮際中口傍咽液多少無數也如此常行目自清明一年可夜書亦可於人中密爲之勿語其狀

眉後小穴中爲上元六合之府主化生眼暉和璧精光長珠徽音保練目神是眞人坐起之上道一名曰眞人常居內經眞誥曰子欲夜書當修常居矣眞人所以能旁觀四遠使八霞照朗者實常居之數明也目下櫺上是決明保室歸嬰至道以手旋耳行者採明映之術也旋於是理開血散皺兆不生目華元照和精神盈矣夫人之將老鮮不先始於耳目也又老形之兆亦發始於目際之左右也以手乘額上內存赤子日月雙明上元敕喜三九始眉數畢乃止此謂手朝三元固腦堅髮之道也頭四面以兩手乘之順髮就結唯令多也於是頭血流散風濕不凝

都畢以手按目四眥二九過覺令見光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爲之得見百鑑，凡修行此道及卷中諸雜事，並甚有節度，悉以別撰在登眞隱訣中，今不可備於注釋，

憩而行之使手不離面乃佳已成眞人猶不廢也欲行此道智盟金爲書金之多少在人誠誠而設耳不徒爾苟行而已眞官曰欲閒起居金爲盟書謂非其人而不傳授也此道出太上寶神經中此經初不下傳於世也當來爲眞人者時有得者反白之要事盡於此，眞信既定無科，謂受紫微夫人喻書如左，紫微是眞妻君號寶神經事，仍復更撰論寶神事，如此則盡所說亦同此夕，

夜臥覺常更叩齒九通咽液九過畢以手按鼻之邊左右上下數十過微呪曰太上四明九門發精耳目元徹通眞達靈天中元臺流炁調平嬰女雲儀眼璇英明華聰晃朗百度眇清保和上元徘徊九城五藏植根耳目自生天臺鬱蒼柱梁不傾七魄深鍊三魂安寧赤子攝景輒興我并有敢拖我耳目太上當振以流鈴萬因消滅所願必成日月守門心藏五星眞皇所祝羣靈敬聽臥寢輒按祝如此勿失一臥也眞

道雖成如我輩，故常行之也。但不復臥，自坐爲之耳。此太上寶神經中祝辭上道也。令人耳目聰明，強識豁朗，鼻中調平，不垂津液，四響八徹，面有童顏，制魂錄魄，却辟千魔，七孔分流，色如素華，眞人起居之妙道也。所以名起居者，常行之故也。畢又咽液九過，摩拭面目，令少熱以爲常，每欲數也。與尊三年歲在乙丑六月二十三日夜，喻書此。其夕先共道諸人，多有耳目不聰明者，欲啓乞此法，即夜有降者，即仍見喻。此楊君自記也。長史年出六十，耳目欲損，故特啓請，楊不欲相示，託云諸人耳。又告云：道士耳重者，行黃赤炁失節度也，不可不慎。此蓋指戒長史也。

右一條清靈言。

櫛頭理髮，欲得多過，通流血氣，散風濕也。數易櫛，更番用之也，亦可不須解髮也。

右一條紫微夫人言。

太極綠經曰：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始，而微祝曰：

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左爲隱月，右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

常數易櫛，櫛之取多而不使痛，亦可令侍者櫛取多也。於是血液不滯，髮根常堅。

右一條安九華所告，令施用。此二條皆眞白止惡之事。

紫微夫人喻曰：披華蓋之側，延和天眞，入山澗之谷，塡天山之源，則盧鹿可見，萬鬼滅身，所謂仰和天眞，俯按山源也。華蓋一名華蓋也。

天眞是兩眉之間，眉之角也。山源是鼻下人中之本，側在鼻下，小入谷中也。華蓋在兩眉之下，是微祝之津梁。天眞是引靈之上房，且中暮，恆咽液三九過，急以手三九陰按之，以爲常，令致靈徹視，杜遏萬邪之道也。一日三過行耳。紫微夫人言：人有卒病垂死者，世中凡醫，唯知針人中，不知針山源谷中，此太醫也。本注從此注起，是楊撰眞誥者也。按而祝曰：開通天庭，使我長生，徹視萬里，魂魄返嬰，滅鬼却魔，來致千靈，上升太上，與日合并，待補眞人，列象元名，楚莊公時此即春秋時楚莊王也。市長宋來子，恆酒掃一市，久時有一乞食公入市，經日乞，恆歌曰：天庭發雙華，山源彰陰邪，清晨按天馬，來詣太眞家，眞人無那隱，又以滅百魔，恆歌此乞食，一市人無解歌者，獨來子忽悟，疑是仙人，然故未解其歌耧，乃遂師此乞食公，棄官追逐，積十三年，此公遂授以中仙之道，來子今在中嶽乞食公者，西嶽眞人馮延巒也，周宣王時史官也，手爲天馬，鼻下爲山源。

六月二十七日夜，喻書此。楊接書故此。

雲林王夫人曰：仙眞之道，以耳目爲主，淫色則耳閉，此二病從中來而外奔也，非復有他矣。今令人聰明益易耳，但不爲之者行之難，欲得上通徹映，旁觀鬼神，當洗心絕念，放氣流淫，所謂嚴其始矣。夜臥，先急閉目，東向，以手大指後掌各左右按，拭目就耳門，使兩掌俱交會於項中，三九過，存目中當有紫青絳三色氣出目前，此是內按三素雲，以灌合蓋子也。陰祝曰：眼童三靈，兩目眞君，英明注精，開通濟神，太元雲儀，靈關翩翩，保利雙闕，啓徹九門，百節應響，朝液泥丸，身升玉宮，列爲上眞，凡四十八字。祝畢，咽液五十過，畢，乃開目以爲常，坐起可行之，不必夜也。要以生炁時，一年許，耳目便精明，久爲之，徹視千里，羅映神靈，雖於絕響者也，此亦眞仙之高道，不但明目開耳而已。

夫欲學道者，皆當不欲令人知見所聞，每事盡爾，太上宮中歌曰：手把八靈氣，英明守二靈，太眞握明鏡，鑑合日月鋒，雲儀拂高闕，開括泥丸宮，萬響入百關，騎女坐元房，愈行愈鮮靈，英靈自爾通，此歌正言耳目之經也。我滄浪方丈仙人，常寶而爲也。此道出太上四明玉經中，傳行以青金爲誓，然後乃施行耳。此右雖是右英夫人受命當長史也，又用眞信，雖有實品，今亦宜依准立格，乃得受降耳，謂實可二十尺，金銀二奠，此四明玉經三品元目也。

行之耳。

七月二日南嶽夫人喻。

燒香時，勿反顧，忤眞炁，致邪應也。

入靜戶先前，使人通達上聞。

臨食上，勿道死事，洗澡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理髮欲向王地，既櫛髮之初，而微呪曰：泥丸元華，保精長存，右爲隱月，左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祝畢，咽液三過。此一條蓋是玄紀所說，無異，但不知何者爲前後耳，按以日月推，此則是後也。

右四條南嶽夫人喻。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可見與語，謂能精心久行之耳。蓋清靈家有正一平法，今此悉載拜靜法，故也。

又曰：燒香時，勿反顧，反顧則忤眞炁，使致邪應也。

又曰：入靜戶先前，右足著前，後進左足，令與右足齊畢，乃趨行如故，使人陳啓通達上聞。

又曰：臨食上，勿道死事，勿露食物，來衆邪炁。

又曰：數澡洗，每至甲子當沐，不爾，當以幾月旦，使人通靈，浴不患數，患人不能耳。蕩鍊尸臭而眞炁來入。必應是泰清經，恐脫泰字也。

右元師所敕使施用。右六條與前所說大同小異者，是受官，是增記，今更詳記寫此，并益後二條，以示長史也。

右十條並長史寫。

服仙藥，常向本命服畢，勿道死喪凶事，犯胎傷神，徒服無益。

東卿司命君。此一條本在受明堂元眞法後。

右一條楊書。

太上九變十化易新經曰：若履淹穢及諸不靜處，當洗澡浴，興解形以除之。其法用竹葉十兩，桃皮削取白四兩，以清水一斛三斗，於釜中煮之，令一沸，出適寒溫，以浴形，即萬淹消除也。既以除淹，又辟濕痺瘡癢之疾，且竹虛索而內白，桃即却邪而折穢，故用此二物，以消形中之滓濁也。天人下遊，既反，未曾不用此水以自蕩也。至於世間符水祝漱，外舍之近術，皆莫比於此方也。若浴者益佳，但不用此水以沐耳。鍊尸之素靈，正宜以浴耳，眞奇祕也。下道品目有九化十變，疑此目是例言也。

紫微王夫人所收用。

右一條長史寫。

受四決，施行太丹隱書，存三元洞房者，當月月朔，太素三元君，以正月九日、二月八日、三月七日、四月六

日、五月五日、六月四日、七月三日、八月二日、九月一日、十月十日、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二日夜、於寢靜之室、北向六再拜訖、稽首跪曰、謹啓太上大道高虛玉晨太素紫宮八鑑三元君中央黃老無英白元太帝五老高眞上仙太極皇精三皇君、大洞三景弟子某、謹以吉日之夜、天關九開之間、上聞太上玉皇眞君、乞得長生世上、壽無餘年、時乘黃晨、綠蓋龍轅、上詣紫庭、役使萬神、時衛四明、畢、勿令人知也、

右四朝太素三元君法、以吉日夜半時、

此一條掾寫、

太上大道玉晨君、常以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五日、四月八日、五月九日、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五日、十一月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登玉寢琳房、四眄天下有志節遠遊之心者、子至其日平旦日出時、北向再拜、亦可於靜中也、自陳本懷所願畢、因咽液三十六過、長史寫、東海青童君、常以丁卯日登方諸東華臺四望、子以此日、常可向日再拜、日出行之、可因此以服日精、又掾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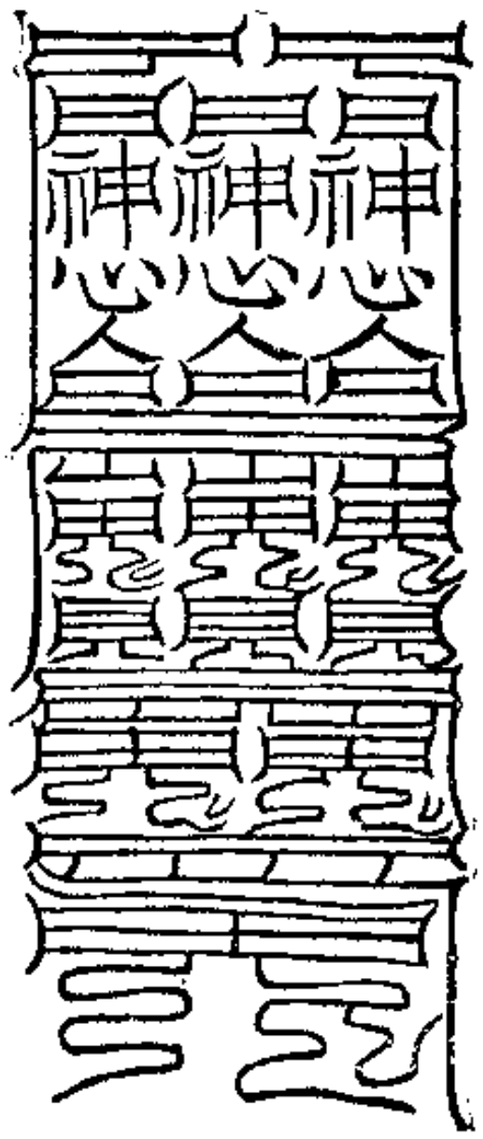
右紫虛元君所出、右此三事、並上學隱朝之法、其經並不顯世、故南眞出之、亦是令長史運用也、

右三條有長史掾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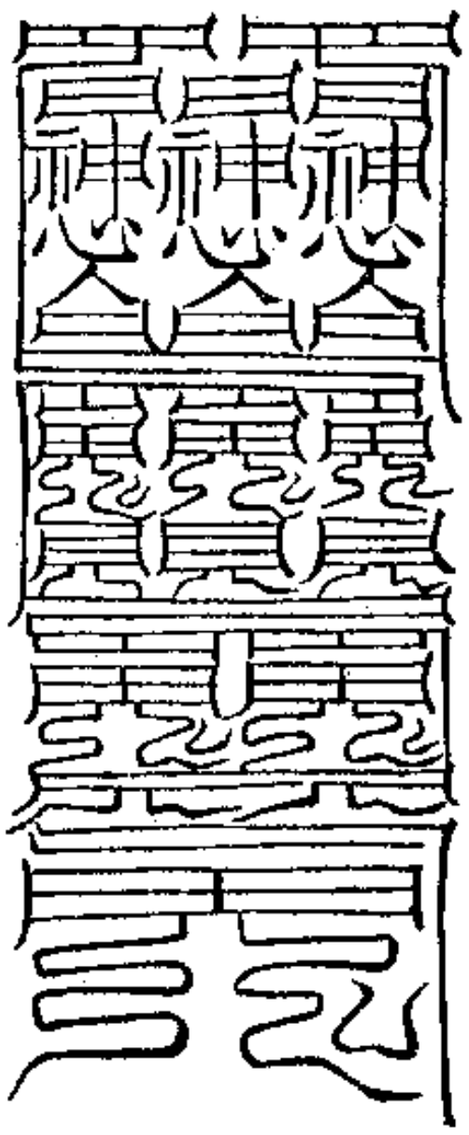
常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八月八日、九月九日、十月十日夜、於寢室存思洞中訣事、而獨處不眠者吉也、其夕衛經玉盞玉女、將太極典禁眞人、來於空中而察子也、是其夜常燒香精苦、有如所待者也、坐臥存思、或讀書念眞、在意爲之、唯不可以其夕施他事、非求道之方耳、若兼愼於其日、益善、匪唯守夜矣、受洞訣之始、常當修此、好以爲意也、

數遇惡夢者、一曰魄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厭消之方也、若夢覺、以左手蹈人中二七過、琢齒二七遍、微祝曰、大洞眞元、張鍊三魂、第一魄、速守七魄、第二魂、速守泥丸、第三魂受心節度、速啓太上三元君、向迺不祥之夢、是七魄遊尸、來協萬邪之源、急召桃康護命、上告帝君、五老九眞、皆守懼門、黃閣神師、紫戶將軍、把鐵搖鈴、消滅惡津、反因成吉、生死無緣畢、若又臥、必讓吉應、而造爲惡夢之氣、則受閉於三關之下也、三年之後、唯神感旨應、乃有夢也、夢習如見將來之明審也、略無復惡占不祥之想矣、長史作惡字、若西下心、其義與西下心亦同、但謂西方金氣之心剛惡也、

若夜遇善夢、吉應好夢、而心中自以爲佳、則吉感也、臥覺當歷日二七、即齒二七遍、而微呪曰、太上高精、三帝丹靈、絳宮明徹、吉感告情、三元柔魂、天皇授經、所向諧合、飛仙上清、常與玉晨俱會紫庭、畢、此大洞秘訣、以傳於始涉津流者矣、右此三事、亦是洞房太丹家事、並經、亦未顯世、今世中經、乃相有其事、皆有損不同、



此符慕長史畫、



此符慕掾畫、

已上符本朱畫、

內經開心辟妄符、王君授、用開日、旦向王朱書、再拜服之、祝曰、五神開心、徹聽絕音、三魂攝精、盡守便我、勿妄、五藏遠尊、拜畢、祝畢乃服、服畢咽液五過、叩齒五通、勿令人見、咽液字、諸皆脫作之、若不用開日、且月十五日、二十七日、一月三服、一年便驗、秘術也、

右符及此三條、有長史掾寫兩本、掾朱書、

東廨司命曰。先師王君。昔見授太上明堂元眞上經。清齋休糧。存日月在口中。晝存日。夜存月。令大如環。日亦色。有紫光九芒。月黃色。有白光十芒。存咽服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若不修存之時。令日月還住面明堂中。日居左。月居右。令二景與目童合炁相通也。此道以攝運生精。理和魂神。六丁率侍。天兵衛護。此上眞道也。太上元眞經。先盟而後行。行之然後可聞玉佩金璫之道耳。季偉昔長齋三年。始誠竭單思。乃能得之。於是神光映身。然後受書耳。此元眞之道。要而不煩。吾常寶祕。藏之靈府。故以相示。有慎密者也。明堂元眞自有經。經亦少耳。大都口訣。正如此而行之。偉昔亦不得經。但按此而行。始乃得經耳。爾欲得。可就偉取玉佩隱書。非偉所見耳。

夜行及冥臥心中恐者。存日月還入明堂中。須臾百邪自滅。山居恆爾此爲佳。右此是說元眞經存之法。其大經在茅君傳中。

右三條楊書。

太虛眞人南嶽赤君內法曰。以月五日夜半時。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也。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共光相合會畢。當覺心暖。霞輝映驗。良久乃祝曰。大明育精。內鍊丹心。光輝合映。神眞來尋。畢咽液九過。到十五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復作如上。使人開明聰察。百關鮮徹。而有玉光。體有金澤。行之十五年。太一遣寶車來迎。上登太微。行之務欲數。不必此數日作也。

右一條出太上消魔經中。此經亦未出世。

右一條長史寫。

東華眞人服日月之象上法

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一不廢。使人聰明朗徹。五藏生華。魂魄制鍊。六府安和。長生不死之道。曰。閒。此兩字是摹眞本朱書。

右書日月象法。亦可圖書日也。

右此二法。不審是何眞所受。

右一條楊書。

漢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長丈六。項生圓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遍問朝廷通人。傅毅對曰。臣聞天竺國有得道者。號曰佛。傳聞能飛行。身有白光。殆其神乎。帝乃悟。即遣使者張騫、羽林郎秦景、博士王道等十四人之大月氏國。採寫佛經四十二章。祕藏石室第十四。郎時起洛陽城西門外道北立佛寺。又於南宮清涼臺作佛形像及鬼子母圖。帝感非常。先造壽陵。亦於殿上作佛象。是時國豐民安。遠夷慕化。頗爲臣妾。佛像來中國。始自明帝時耳。此眞經與外書同。而長安中四久已有佛。茅君即是其事。且佛法乃與天竺國異。而月氏無有。與此爲異。今既欲改小方諸爲佛。故先宣敘此也。按漢末非所天者。或性名同耳。博綜字仲武。見漢書。樂巢、王遵等、不顯。此等名白馬寺。明帝乃葬顯節陵。此云壽陵者。漢諸帝在位時。皆預造壽陵。蓋今世人作壽塚。非陵名也。外書記亦云道侍中張墟。咸云郎中張怡。與往天竺。寫數經象。非沙門來至。又驗今此數本。是眞受。蓋可信焉。此數語亦中自面有論及佛事也。

方諸正四方。故謂之方諸。一面長一千三百里。四面合五千二百里。上高九千丈。有長明太山。夜月高邱。各周迴四百里。小小山川。如此間耳。但草木多茂。蔚而華實多稿。緑。續不死草。甘泉水所在有之。飲食者不死。青君宮在東華山上。方二百里中。盡天仙上眞宮室也。金玉瓊瑤。雜爲棟宇。又有元寒山。山上別爲外宮。宮室周二百里。中方諸東西面又各有小方諸。去大方諸三千里。小方諸亦方面各三百里。周迴一千二百里。亦各別有青君宮室。又特多中仙人及靈鳥靈獸。靈大方諸對會稽之東南。小看去會稽岸七萬里。東北看則有湯谷建木鄉。又去方諸六萬里。方諸是乙地。湯谷是甲地。則自寅至辰十萬里。方五隅七司之邪角十四萬里。故去會稽七萬里也。

大方諸之西小方諸上。多有舉佛道者。有浮圖。以金玉鏤之。或有高百丈者。數十層。層字。樓也。其上人盡孝順而不死。是食不死草所致也。皆服五星精。讀夏歸藏經。用之以飛行。按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與此不同。後如三弟子雖舉佛道。不作比邱形服。世人謂在家眞者是耳。

大方諸之東小方諸上。多奇靈寶物。有白玉酒金漿。汧青君畜積天寶之器物。盡在於此。亦多有仙人。食不死草。飲此酒漿。身作金玉色澤。常多吹九靈簫以自娛樂。能吹簫者聞四十里。簫有三十孔。竹長二三尺。九簫同唱。百獸抃儛。鳳凰數十來至和簫聲。

大方諸宮。青君常治處也。其上人皆天眞高仙。太極公卿。諸司命所在也。有服日月芒法。雖已得道爲眞。猶故服之。蓋山赤城。亦爲司命之府。唯太元眞人、南岳夫人、在焉。李仲甫在西方。韓來在南方。蓋三十一司命。皆在東華。青童爲太明命。總統故也。楊君亦云東嶽執事。不知寫在那邊故耳。

有象大如錢。在心中赤色。又存日有九芒。從心中上出喉。至齒間而芒。此字僞。弗眞。徊還胃中。如此良久。臨目存。此字僞。見心胃中分明。乃吐氣漱液三十九過止。一日三爲之。行之一年。疾病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必得道。行日中無影。辟百鬼千惡災氣。恆存日在心。月在泥丸中。夜服月華。如服日法。存月十芒白色。從腦中下入喉。芒亦不出齒間而迴入胃。

右此方諸眞人法。出大智慧經上中篇。常能用之。保見太平。此即聰是消魔書。聚七篇之秘也。

右南極夫人所告。

行此日在心。月在泥丸之道。謂省易可得旨行。無中廢絕者也。除身三尸。百疾千惡。鍊魂制魄之道也。日月常照形中。則鬼無藏形。青君今故行之。吾則其人也。今以告子。子脫可密示有心者耳。行此道亦不妨行寶書所服日月法也。兼行益善善也。仙人一日一夕行千事。初不覺勞。明勤道之至。生不可失矣。寶書即謂紫文所用者。

右西城王君告。此並告楊君。令以示諸許也。

爲道當如射箭。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堋的。操志入山。唯往勿疑。乃獲至眞。

元清告。按南極、西城、元清、三高眞。未需有餘胙受。唯彼及許各一篇耳。不審此書是何時所喻。

右八條並楊書。

行此四道。按玉元上法一年。便驚視聽。自可勸之舉之無疑。中君此事失前紙。不知是何法也。

太極眞人云。讀道德經五千文萬遍。則雲駕來迎。萬遍畢未去者。一月二讀之耳。須雲駕至而去。

右二條某書。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眠。使人魂魄自制鍊。恆行。此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夕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此二十一年夕一過。不得萬過。不得。夕則二三過耳。

存五星。當謹按八素。以王星爲始存以生氣時。若不王星先出者。故宜不先存王也。至於視星入室。任意耳。唯以懸處爲上耳。亦不必須都見星。然後遠通也。視之亦審耳。

清靈君告。

存思要法。當覺目觀五星於方面。並乘芒而下行。我然後依王星下而存王星。但呑咽一芒。畢又當鎮星下。又存鎮星。良久。總五星各一芒。使俱入口而咽之。如鎮星星過數也。此一事。眞法經中無此頭。若頓存五星。自當依常法。不心存對尾下也。依此言則後是雜修法也。

六月一日夜。青靈眞人言。右四條楊書。當爲清也。

日中五帝字曰。日魂珠景。昭韜綠映。迴霞赤童。元炎飄象。凡十六字。此是金闕聖君採服飛根之道。昔受之於太微天帝君。一名赤丹金精石景水母玉胞之經。

右英云。珠圓會暉韜綠凝。日魂煥明。赤童乘靈。元炎散光。飄象鬱清。此日之勢也。神之威也。此說按紫文曰日魂事。

右二條某書。

扶晨始暉生。紫雲映元阿。煥洞圓光蔚。晃朗濯耀羅。眇眇靈景元。森邈空清華。九天館玉賓。金房煙霞歌。

右大同眞經中篇。今鈔數行。今洞經亦有此四句。

外國呼日爲濯耀羅。方諸眞人呼日爲圓耀羅。夢見此濯耀羅者。日之應也。紫雲中人者。胎宮神也。元眞之道矣。日德應澤。長生之象。紫雲問晨。魂魄安也。身康神煦。從此始矣。

辭四通已畢。氣安和。此楊君自所記史書語耳。

右英疏大洞眞經言。以釋夢濯耀羅之義如別。此亦自語也。其史夢事不顯。

右四條楊書。

眞誥卷十

協昌期第二

微誠因理感。積精洞幽眞。斐斐乘雲綵。鬱像濯紫煙。眇眇潛圓羅。佛佛駕飛輪。元輪啓蒙昧。顯景恩自新。

眞史既開啓告。賦詩一篇。本注之。此即開陳夢之旨也。眞史自書。凡眞書及古書作髣髴字。皆作彷彿字。此則是髣髴也。此字已下至也字。並朱書。

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恆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青炁、白氣、赤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爲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爲之。臨日施行。視目益佳。其法鮮而其事甚驗。許侯可爲之矣。范即范華陽中監也。事在第四卷。

右一條楊書。

東海東華玉妃。諱文期。授含眞蓋女眞張微子服霧之法。常以平旦。於寂靜之中。坐臥任己。先閉目內視。彷彿使如見五藏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爲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繞繞在面上。鬱然。因入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液六十過畢。乃微呪曰。太霞發暉。靈霧四遷。結氣蜿旭。五色凋天。神煙含啓。金石華眞。蔼鬱紫空。鍊形保全。出放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氣。和鬱我身。上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元都。多有得此術者。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也。

右一條楊書。又採寫。

守元白之道。當旦日坐臥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存臍中有黃氣。三氣俱生。如雲氣覆身。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一。旦行至向中又止。於是服氣一百二十都畢。道正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尤禁六畜肉五辛之味。當別靜處。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卽死。初存出氣如小豆。漸大衝天。三炁輒煙繞身。共同成一混。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炁以煉一身。一身之裏。五藏照徹。此亦要道也。

右二條有掾寫。并右三事。在論華陽第四卷中。今又重鈔。可修事出此耳。其本文猶在彼卷。

太極真人敕酆臺北帝。使告三靈。不可復識。官制神滅鬼靈符。盛以重紫之囊。係之頭上。入穢溷脫也。此九字又被書寫。乃不可都識。而非今所書字。衛符有三天直使者二人。凶鬼萬邪有千。佩符者卽死。此下復有十字。亦被點不可復識。男女各佩一。已別題之。

小君今寫此符。相與佩之。在玉馬經上。一名北帝書。七元符中有一符無圖。相傳習是此符。而玉馬經世未嘗見。不敢爲定。

一雄黃　二雌黃　三鉛黃

右三黃華。先投朱砂一。熟研之於器中。次投雄黃熟研之。次投雌黃熟研之。次投鉛黃合研之。良久成也。以膠清合研之。言一者。以意爲之。一分之品量多少也。此是鑑作三黃色以藥法。眞符多用此。

右三條楊書。

合藥當令精。不精者不自咎。反責方之不驗。若是人可謂咎乎。可使鈔方合耳。

可用昌蒲五兩。所以用十兩末知道門戶之人耳。可用朱萸根皮二兩。紫蘇芝英三兩。

此用君口訣。此是論合初神丸事。其方在藏傳中。卽周紫陽所傳。故受此訣。是告長史也。

右一條么書。

成治朮一斛。清水潔洗令盛訖。乃細搗爲屑。以清水二斛。合煑令爛。以絹囊盛。絞取汁。盛銅器中。湯上蒸之。內白蜜一斗。大乾棗去核熟細搗。令皮肉和會。取一斗。又內朮蜜之中。絞令相得。如餳狀。日食如彈丸三四枚。一時百病除。二時萬害不傷。三時面有光澤。四時耳目聰明。三年顏如女子。神仙不死。

又法。成朮一斛。水盛洗。洗乃乾。乾乃細搗爲屑。大棗四斗。去核。乃搗令和合。清酒五斗。會於銅器中。煎攪使成餌狀。日服如李子三丸。百病不能傷。面如童子。面耐寒凍。

又法。朮散五斤。伏苓煑三沸。搗取散五斤。右二物。合和更搗三千杵。盛以瓷器。旦服五合。百災、百毒、百疫、不能犯。面童而壯健。久服能飛越峯谷。耳聰目明矣。此三方有掾寫。但是紫微夫人所授。朮絞後者。

鍊麻腴法。清水三斛。麻腴一斛。雞白二斤。合三物。會煎之。以木蓋蓋上。勿令腴煙散出。取一斛。止內酒中服之。亦可單服。此一方有是處寫。乃別出四鎮丹方中。而世之方本。又加葱白二斤。

極太眞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刺。三日欲飲。飲既足一斛。氣乃絕。絕卽是死也。既歛。失尸。歛在但餘衣在。耳是爲白日解帶之仙。若知藥名者。不復心痛。但欲足一斛。仍絕也。既絕已自覺。所遺尸者在地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轅輿共來殯之也。欲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欲耳。其方亦可衆家用。

鑒澄衣九兩是其首。此一條不知出何處事。卽雖是白鑒散也。世未見方。

右一條么書。

齋者不宜雜。不齋者而相混。並未體正道。後宜改之。

上道之高神虎經是也。自非傳授者。皆不得令其見所寫之紙也。此又一未體矣。

南眞云。寫神虎文不精。則萬物不爲己用。心將徒勞耳。得紙更留心謹寫。燒香先者寫上書。當恆燒香。文之左右。亦初不能令專使煙清恆也。精誠務在匪懈。求道唯取於不倦耳。此又近於替乎。

夫得道者。常恨於不早聞受。失道者。常恨於不精懃。何謂精耶。專篤其專也。何謂懃耶。恭繕其業也。既加之以檢慎。守之以取威者。則去眞近矣。爾其營之。勿忘也。此前五條。並似止告楊君。

受書則師乃恥之耶。眞心既有不盡。獲考者非一人。子往師蘇林守一。當先齋受戒。能得此度世。幾未可量也。九華眞妃言。守五斗內一。是眞一之上也。皆地眞人法也。

上黃王眞、京兆孟君、司馬季主。皆先按於此道而始矣。魯女生、邯鄲張君。今皆在中盡及華山。正守此一。亦可得漸階上道。而進復爲不難也。五斗內一。涓子內法。昔所授於峨嵋臺中。本其外守一元一之屬。莫有逮其蹤者也。

小君言。五斗眞一。卽今蘇傳中分至日所存用者是也。

中君曰。良懃不休。吾當與其流珠眞。此亦中眞之上道也。流珠亦九宮家事。其經未出世。此前五條。並似今告牙也。

又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穀也。遂之者眞去。改之者道來。每事觸類。皆當柔遲而盡精潔之理。如此。幾乎道者也。此語似今告楊。

小茅君云。丹砂、雄黃、雌黃。家家皆有之。至於無一人合藥者也。皆如傳國璽印。父傳子。子傳孫耳。好道而不專。疲志而不固。華名鍾於胸心。榮味交於外視。萬萬皆是也。適足疲我三官之司矣。此語似今告牙。

可令許斧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也。消其穢考之瘕也。亦致眞之階。

右紫陽眞人言。

沐浴不數。魄之性也。逆魄返眞。是練其濁穢自亡矣。

右紫微夫人言。

上道法。衣巾不假人。不同器皿者。亦服牀寢。不共之也。所以遠穢垢之津路。防其邪風之往來耳。此其易行而更以爲難。所爲信道不篤。欲飛反洗者也。心遊何必言哉。其自當知所爲。此三條似今告長史。

右南岳夫人語。

右十六條。並楊書。又雜掾寫。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祟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耳。高謂三尺已上也。

人臥室宇。當令潔盛。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爲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衝。當數洗沐潔潔。不爾無冀。冀字是淨義。中國本無淨字。故作盛也。諸經中通知此。

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亦不立。使人病。是犢未眞故。（青童亦云。一日一事。減一算。如此可不愼之。此三條本在酆宮記中。楊書。又掾書。）

大洞眞經高上內章遏邪大祝上法曰。每當經危險之路。鬼廟之間。意中諸有疑難之處。心將有微忌欬所經履者。乃當先反舌內向。咽液三過。畢。以左手第二第三指。躡兩鼻孔下人中之本。鼻中隔孔之內際也。三十六過。卽手急按。勿舉指計數也。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山源者。一名鬼井。一名神池。一名邪根。一名魂臺也。躡畢。因叩齒七通。畢。又進手心以掩鼻。於是臨目。乃微祝曰。朱鳥凌天。神威內張。山源四鎮。鬼井逃亡。神池吐氣。邪根伏藏。魂臺四明。瓊房零琅。玉眞巍峨。坐鎮明堂。手揮紫霞。頭建神光。執詠洞經三十九章。中有辟邪。龍虎截岳。斬埋猛獸。奔牛衝刀。吞鐶揭山。撥天。神雀毒龍。六領吐火。啖鬼之王。電猪雷父。掣星流橫。梟磕駁灼。逆風蹴行。天禽羅陳。皆在我傍。吐火萬丈。以除不祥。群精啓道。封落山鄉。千神百靈。併手叩額。澤尉捧燈。爲我燒香。所在所經。萬神奉迎。畢。又叩齒三通。乃開目。除去左手。手按山源。則鬼神閉門。手薄神池。則邪根散分。手臨魂臺。則玉眞守關。於是感激靈根。天獸來衛。千精震伏。莫干我者。此自然之理。使忽爾而然也。

鼻下山源。是一身之武津。眞邪之通府。不眞者所以生邪氣。爲眞者所以遏萬邪。在我運攝之耳。故吉凶兆焉。明堂中亦一身之文池。死生之形宅。存其神可以眇乎內觀。廢其道。所以致乎朽爛。故由我御楯其術。而死生悔吝定焉。

右一條出大洞眞經高上首章。（此一條不審誰書。有長史寫。此經亦未出世也。）

夜行常當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以漱液祝說。益善。

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爲害。欲臥時。常先向北祝之三過。微其音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門名。是故長生。敢有犯者。太上斬汝形。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恬照罪炁天宮。第五宮名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敢司連宛屢天宮。止。乃琢齒六下。乃臥。辟諸鬼邪之氣。（如此凡三過也。此二法出酆都記。今鈔相匯。）

北帝煞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乃祝曰。天蓬天蓬。九元煞童。五丁都司。高刁北公。七政八靈。太上浩凶。長顱巨獸。手把帝鐘。素梟三晨。嚴駕夔龍。威劍神王。斬邪滅蹤。紫氣乘天。丹霞赫衝。吞魔食鬼。橫身飲風。蒼舌綠齒。四目老翁。天丁力士。威南禦凶。天騶激戾。威北衘鋒。三十萬兵。衞我九重。辟尸千里。去却不祥。敢有小鬼。欲來見狀。攫天大斧。斬鬼五形。炎帝裂血。北斗燃骨。四明破骸。天猷滅類。神刀一下。萬鬼自潰。畢。四言輒一琢齒。以爲節也。若冥夜白日得祝。爲恆祝也。鬼有三被此祝者。眼精自爛而身卽死矣。此上神祝。皆斬鬼之司名。北帝祕其道。若世人得此法。恆能行之。便不死之道也。男女大小皆可行之。此所謂北帝之神祝。煞鬼之良法。鬼三被此法。皆自死矣。常亦畏聞此言矣。因病行此立愈。叩齒當臨目存見五藏。厶（今此中一字。楊本穿壞不可識。據亦仍闕焉。）具五神。自然存也。酆都中祕此祝法。今密及之耳。不可泄。非有道者。共祕之乎。

右五條楊書。又掾寫。楊書北帝祝。是口授時書。極多儳躐改易。

風病之所生。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痹。風痹之重者。舉體不授。輕者半身成失手足也。若常夢在東北及西北。經接故居。或見靈牀處所者。正欲與冢相接耳。墓之東北爲徵絕命。西北爲九厄。此皆冢訟之凶地。若見亡者於其間。益其驗也。

若每遇此夢者。臥覺。當正向上三琢齒而祝之曰。太元上元。九都紫天。理魂護命。高素眞人。我佩上法。受教太元。長生久視。神飛體仙。冢墓永安。鬼訟寒姦。魂魄和悅。惡氣不煙。遊魅罔象。敢干我神。北帝呵制。收氣入淵。得錄上皇。謹奏玉晨。如此者再祝。祝又三叩齒。則不復夢冢墓及家死鬼也。此北帝祕祝也。有心好事者。皆可行之。若經常得惡夢不祥者。皆可按此法。於是鬼氣滅也。邪鬼散形也。（此經令以授長史也。但許姓羽音。今云東北徵絕命。是爲不同。又九厄之名。並亦無法。）

手臂不授者。沈風毒氣在脈中。結附痹骨。使之然耳。宜針灸。針灸則愈。又宜按北帝曲折之祝。若行之百過。疾亦消除也。先以一手徐徐按摩臂良久。畢。乃臨目內祝。咽液三過。叩齒三通。正心微祝曰。太上四元。五華六庭。三魂七魄。天關地精。神符榮衛。天胎上明。四肢百神。九節萬靈。受錄玉晨。刊書玉城。玉女侍身。玉童護命。永齊二景。飛仙上淸。長與日月。年俱後傾。超騰昇仙。得整太平。流風結痾。注鬼五飛。魍魎冢氣。陰氣相徊。陵我四肢。干我盛衰。太上天丁。龍虎曜威。斬鬼不祥。風邪卽摧。考注匿訟。百毒隱非。使我復常。日月同暉。考注見犯。北辰收摧。如有干試。干明上威。畢。（此亦以告長史也。長史極多風疾。故有冢注。不理者欲並及兩手不理。故頻授訴法。並針灸在後。）又若弟子有心者。按摩疾處。皆用此法。但不復令臨目內祝。咽液琢齒耳。

昔唐覽者。居林慮山中。爲鬼所鎭。舉身不授。似如綿囊。有道人教按摩此法。皆卽除也。此北帝曲折之法。諸疾有曲折者。用此法皆佳。不但風痹不授而已也。（唐覽無別所出。不知何世人也。）用也。又有曲折經。藏著西明公處。（周文王爲酆都西明公也。）鄭子眞則康成之孫也。今在陽洛山。昔初學時正患兩脚不授。積年。其晚用針灸兼行曲折祝法。百日都除。（鄭元唯有一兒。爲賊所害。有遺腹子名小同耳。既不入山。又復不病脚。此子眞又非谷口者。述退冥與。足為疑難。）唐覽今在華陽。得虹丹法合服。得不死。（前來至此。並是保命告。）

十三過針。三過灸。無不愈。左手勝右手也。少陽左肘手脈內鋼。故宜十三過針。乃得理內脈入少陽也。灸氣得溫浮上。臂血得風痹。故宜三過灸。乃得補定流津。使筋脇不滯也。灸手兩關及風紋。并五津。凡三處急要也。當待住日。我自別相示也。保不使爾失此手也。

右中侯夫人言。（手兩關。風紋。五津。凡三處。並側兩際。灸諸灸經。並無此穴名。）

夫風考之行也。皆因衰氣之間隟耳。體有虧縮。故病來侵之也。若今差愈。誠能省周旋之役者。必風痾除也。今當爲攝制冢注之氣爾。旣小佳。亦可上冢訟章。我當爲關奏之也。於是注氣絕矣。

昔鄧雲山停當得道。頓兩手不授。吾使人謂之。令灸風徊、曲津、兩處耳。六七日間便得作五禽按摩也。若針力訖。當詣所灸處。又心存行道。亦與身行之無異也。昔趙公成兩脚曳不能起。旦夕常心存拜太上。如此三十年。太上眞人賜公成流明飴桓散。一劑卽能起行。後遂得道。今在鵠鳴山下。夫存拜及心行道之

時，皆燒香左右，如欲行事狀也。此謂內研太元，心行靈業，栖息三宮，偃逸神府者矣。

右保命言。風徊、曲津、兩道、炎經亦無此穴，家說章不見有眞本，鄧雲山、趙公成，蓋無別顯出也。

夜臥，覺存日象在疾手中握之，使日光赤芒從臂中逆至肘腋間，良久，日芒忽變成火燒臂，使臂內外通匝洞徹，良久乃止，乃陰祝曰：四明上元，日月氣分，流光煥曜，灌液凝魂，神光散景，蕩穢鍊煙，洞徹風氣，百邪燔然，使得長生，四肢完全，汪害考鬼，收付北辰，畢存思良久，放身自忘。

右保命說此云案消魔上祕祝法。此經未出世，者猶是智慧七卷隱者，未審小君亦安得見之。

右八條並掾書寫。

昨具以墓事請問荀侯，荀侯云：極陰積沍，久經墳塋，遂使地官激注，冢墓沈滯，風邪之興，恆繼此而作，然衝氣欲散，作考漸歇，鎮塞之宜，未爲急也。不如通婦墓之井，以潤乎易遷之塗，救渴惠乎路人，除惠流於四衢，植棠棣於洮川，散松楊以固標，此其所利耶。荀侯即是荀中侯也，此即長史婦亡後所告。范幼沖，漢時尚書郎，△缺失一字。解地理，乃以冢宅爲意，魏末得來在此，蓋初中其言云：我今墓有青龍乘氣，上元辟非，元武延軀，虎嘯八垂，殆神仙之邱窟，鍊形之所歸，乃上吉冢也。其言如此。此猶是前所服三氣之范監也。四靈雖同塞法，而形相莫辯，又以朱鳥爲上元，亦所未詳也。積善慈德，慈心在物，兼修長存之方，洞守形中之寶者，雖有此墓，爲以示始終之觀耳，至於神全得會，照鏡元開，亦何時永爲朽物，不復生出耶。此墓之人，斯可謂應運矣。此並論長史婦所葬墓事。

辛元子所言。辛元子事在第五卷中。

右三條楊書。

夫欲建吉冢之法，去塊後，正取九步九尺，名曰上元辟非華蓋宮，王氣神趙子都冢墓，百忌害氣【青龍乘氣】之神，盡來屬之，能制五土之精，轉禍爲福，侯王之冢，招搖欲隱，起九尺，以石方圓三尺，題其文，埋之，士三尺也，世間愚人，徒復千條萬章，謹【上元辟非】能明吉凶四相哉，辟非之下，冢墓由此而成，亦由此而敗，非神非聖，難可明也，必能審此術，子孫無復冢墓之患，能知墳墓之法，千禁萬忌，一【元武延軀】皆服之，必反凶爲吉，能得此法，永爲吉冢，不足宣也。此一紙與手書有紙，依如此法，亦爲可解，其九步九尺而不云十步二尺者，是九尺入冢裏，正取中心爲數也，但辟非廉是朱鳥，而云冢後者，蓋冢中向，朱鳥在西向，羽冢東向，【虎嘯八垂】朱鳥在東北，所不論耳。員三尺，題其文曰：天帝告士下冢中，王氣五方諸神，趙公明等，某國公侯，甲乙年如干歲，生值清真之氣，死歸神宮，隱身冥鄉，潛御沖虛，辟厄諸禁忌，不得妄爲生氣，當令子孫昌熾，文詠九功，武備七德，世世貴王，與天地無窮，一如士下九天律令。員三尺，猶是方員，方員之法，六遁符籙，如印形功七德事出左傳。

夫施用此法，慎不可令人知，若云冢墓王相刑害諸不足者，一以頃文脈之無不脈伏，反凶爲吉，圖迹，不與前同，而俱書青紙，色理亦小殊，疑此鬼寫非眞，前遊監戒有此句，恐後人因以造法耳。行下或潤，餘一字如此，當是此字，後行又微潤，諸則未盡也，從員三尺來，別一紙，復是與人

上清眞人馮延壽口訣，前云是延市乞人四方的眞人流延壽，四方之號，自不妨上清之目也，此後凡十四事，雖未見眞書，頗其準矣，不非眞法，故別撰錄，附於卷末。

夫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津液枯澁也，不先治病，雖服食行炁，無益於身，昔有道士王仲甫者，少乃有意，好事神仙，恆吸引二炁餐霞之法，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是一十八年，白日升天，後南嶽眞人忽降仲甫而教之云：子所以不得升度者，以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髓液不注，靈津未溢，雖復接炁餐霞，故未爲身益，仲甫遂因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一十八年，亦白日升天，今在元州，受書爲中嶽眞人，領九元之司，于今在也。此說殊切事實，仲甫父子，無餘別顯也。

夫學生之夫，必爽心養神，服食治病，使腦宮塡滿，元精不傾，然後可以存神服霞，呼吸二炁耳，若數行交接，漏泄施寫者，則氣穢神亡，精靈枯竭，雖復元挺玉籙，金書太極者，將亦不可解於非生乎，在昔先師，常誡於斯事云：學生之人，一接則傾一年之藥勢，二接則傾二年之藥勢，過三以往，則所傾之藥，都亡於身矣。是以眞仙之士，常慎於此，以爲生生之大忌。此事細會衆經之旨。

夫學道，唯欲嘿然養神，閉氣使極，吐氣使微，又不得言語大呼喚，令人神氣勞損，如此以學，皆非養生也。凡存神光行眞仙之事者，又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己之物，諸是巾褐履屐之具，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柄其中，亦爲五神之炁，忌涉沾故也。

又八節之日，皆當齋盛，謀諸善事，以營於道之方也，慎不可以其日忿爭喜怒，及行威刑，皆天人大忌，爲重罪也。

右三條亦與經事相符。

凡研味至道，及讀誦神經者，十言二十言中，輒當一二過延於咽液，百言五十言中，輒兩三過叩齒，以會神靈，充和血氣，使靈液凝滿，帝一欣宅，所謂沖氣不勞，啓血不泄也。此即一注，緣日本見其事也。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此皆爲損液漏津，使嗓腦大竭，是以眞人道士，常吐納咽味，以和六液。凡甲寅庚申之日，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也，不可與夫妻同席，及言語面會，當清齋不寢，警備其日，遣諸可欲。

凡五卯之日，常當齋入室，東向心拜，存神念炁，期感神明，亦適意所陳，恆如此者，玉女降侍。此三條與經亦互相同者也。

常以本命之日，向其方面，叩齒三通，心存再拜，而微呪曰：太一鎮生，三炁合眞，室胎上景，母辛父元，生我五藏，攝我精神，下澁玉液，上朝泥丸，夕鍊七魄，朝和三魂，存命玉華，左嘯金晨，命我神仙，役靈使神，常保利津，飛行十天，祝畢，又心拜四方，叩齒三通，咽液三過，此名爲太上祝生隱朝胎元之道，當能行之，令魂魄保守，長生神仙。本見此經法。

凡人室燒香，皆當對席心拜，叩齒陰祝，隨意所陳，唯使精專，必獲靈感。此亦朝靜之例也。

凡人常存思識己之形，極使明振，對在我前，使面上恆有日月之光，洞照一形，使日在左，月在右，去面前令九寸，存畢，乃琢齒三通，微祝曰：元胎上眞，雙景二元，右抱七魄，左拘三魂，令我神明，與形常存，祝畢，又叩齒三七過，咽液七過，此名爲帝君鍊形拘魂制魄之道，使人精明神仙，長生不死，若不得祝者，亦可單存之耳。道授乃有盡形，而未見此祝法。

又學道之士，當先檢制魂魄，消滅尸鬼，常以月晦朔之日，庚申甲寅之日，當清齋入室，沐浴塵埃，正席而坐，得不眠者益善。以真朱筆點左目眥下，以雄黃筆點右鼻下，令小半入谷裏也。點畢，先叩齒三通，微祝曰：上景飛樞，朱黃散煙，炁攝虛邪，尸穢沈泯，和魂鍊魄，合體大神，令我不死，萬壽永全，聰明徹視，長享利津。祝畢，又琢齒三通，咽液三過，并右手第二指蹈右鼻孔下，左手第二指蹈左目下，各七過，當盡陰案之，勿舉手也。於是都畢。按此二處，是七魄遊尸之門戶，鉞精賊邪之津梁矣。故受朱黃之精，塞尸鬼之路，引二景之氣，遏淫亂之炁也。此太極上法，常能行之，則魂魄和柔，尸穢散絕，長生神仙，通炁徹視，行之三年，色念都泯矣。此頗似太極眞人法，可參修用之。

凡上清叩齒咽液法，皆各有方，先後有次，不得亂雜，使真靈混錯也。

夫叩齒以命神，咽炁以和真，納和因六液，以運入制神，須鳴鼓而行列矣。

凡存修上法，禮祝之時，皆先叩齒，上下相叩，勿左右也。一呼一吸，令得三叩為善，須禮祝畢，更又叩齒，乃得咽諸炁液耳。此名為呼神和真，以求升仙者也。吾屢見僞俗之人，或誤定經文，先後雜亂，無有次緒，用以為益，良可悲也。此亦同五神經中意旨。

右本卷訖此。

發性禁忌口訣 復有此諸條，亦未見眞書，而似是二許抄寫，皆仙人條用小訣，有助於施行，故並附錄。

黃仙君口訣 服食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猪肝犬頭肉，至忌都絕，為上道士，自不可食猪犬肉，而交房中令藥力不行。又計食一斤損算百日，子其慎之。此彭祖弟子彭傳者。

青牛道士口訣 尊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萬鬼伏走。祕驗，即封君達也，出神仙傳五岳序。

沈羲口訣 服神藥，勿向北方大忌，亥子日不可睡，亡精失氣，減損年命，藥勢如土。沈出神仙傳。

呂悲口訣 入山之日，未至山百步，先却行百步，反足乃登山，山精不犯人，衆邪伏走，百毒藏匿。呂出神仙傳。

蠅巴口訣 行經山及諸靈廟祠，存口中有眞人字，赤靈丈人，侍以玉女二人，一女名華正，一女名攝精，丈人著赤羅袍，玉女二人，上下黃衣，所存畢，乃叱咤曰：廟中鬼神速來，使百邪鬼，赤靈丈人受斬死，衆精却十里。此是三天前驅使者捕鬼之法。四藥條序也，出創經神仙傳，及約符，及後漢書。

東海小童口訣 道士求仙，勿與女子交，一交而傾一年之藥力，若無所服而行房內，減算三十年。此上相青童君之別號也。

東陵聖母口訣 學道慎勿言，有多為山神百精所試，夜臥閉目，存眼童子在泥丸中，令內視身神，長生升天。劉京亦用此術。出神仙傳，今為海神之宗。劉京，漢末人，出飛步經發。

女仙穉倫妻口訣 服食勿食血物，食血物，使不得去三尸，乾肉可耳。穉倫為漢明門郎，其婦知醫事，見高沃內篇也。

鳳綱口訣 道士有疾，閉目內視心，使生火以燒身，身盡存之，使精如彷彿，疾病即愈，是痛處存其火，祕驗。出神仙傳，倫傳百草花以起死者。

陳安世口訣 道士結頭理髮及飲食，施履履枕褥，勿令非道士者見其理髮，于其飲食，動其履履，用其枕

褥，彼俗尸魄形中之鬼，來侵我神也。所以道士棲山林而幽身者，皆欲遠茲嚣穢，絕放人間之業，是恐外物凡百，犯其性命也。祕之。陳出神仙傳。

李少君口訣 道士求仙，不欲見死人尸，損神壞氣之極。人君師父，親愛不得已而臨之耳，所以道士去世，不事王侯，是無君也。塊然獨存，是無友也。唯父母師主，不得不臨喪，致感極之哀，不丞性命之傷耳。苟以此故而傷，是以無傷之也。吾其祕之。故口傳焉。漢武臣，出神仙傳。

女仙人劉綱妻口訣 求仙者勿與女子，三月九日、六月二日、九月六日、十二月三日，是其日當入室不可見女子。六尸亂則藏血擾潰，飛越三魂失守，神彫氣逝，積以致死。所以忌此日者，非但塞遏淫泆而已，將以安女宮。女宮在中，男宮在寅，寅申相刑，刑殺相加，是日男女三尸出於目珠瞳之中，女尸招男，男尸招女，禍害往來，喪神虧正，雖人不自覺，而形露已損。由三尸戰於眼中，流血於泥丸也。子至其日，雖至親之女子，親愛之令婦，固不可相對，我先師但修此道而仙矣，復不及至親無心者矣。子其慎之矣。綱妻出神仙傳，又茂約符中，凡此雜事，皆與眞經相符，並可按而施用也。

眞誥卷十一

稽神樞第一

金陵者，洞虛之宮腑，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保命君嘆作此言，按嘆此嘆在乙丑年六月，已酉甲子歲中事，始論此山受福之機也。其地肥良，被曰：肺腑，水至則澤，被曰：地肺，歷世遐踐，莫有知其道者。句曲山源，曲而有所容，故號為句容里。過江一百五十里，訪索卻得，紫世大字者，並茅三君傳所記也。郡既以實稱，見之者稀，今謹抄取此事，共相證驗，按山形宛曲，東西逕通，故曰句曲，從山嶺分界，西及北過句容，東及南屬延陵，句容既立為縣，故其地不復存，昔時縣在迷城左右耳，今山去石頭江水步道一百五十里，江水之東金陵之左右間，小澤澤東有句曲之山是也。此書呼林陵之金陵，非地肺之金陵矣，小澤即今茅山湖也，從江水直到茅山，東西左右，正自如此也。此山洞虛內觀，內有靈府，洞庭四開，穴岫長連，右人謂為金壇之虛臺，天后之便閣，謂虛之東嶽，林屋之陌沓，衆洞相通，陰路所適，七塗九源，四方交達，眞洞仙館也。此論洞天中道所通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眞君，位在太湖包山下，能感女人所入，得寶五符處也，清虛是主領洞天，名言草陽，與北並相貫通也。山形似已，故以句曲為名焉。今登中茅元觀，前後望諸峯，蹙紆山轉，以大東大嶺，反覆南北，狀如左書已字之形。金陵者，兵水不能加，災燹所不犯，河圖中要元篇第四十四卷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正此之謂地也。爾心悟焉，是汝之幸，復識此悟，從誰所感發耶。此河圖者，要禹所受，及洛書之屬，今猶有四十餘卷存，此即齊是赤斑皮，青相嚴，乃從楊君宜訓，青之所啓發矣。句曲山，其間有金陵之地，地方三十七八頃，是金陵之地肺也。土良而井水甜美，居其地，必得度世，見太平，河圖內元經曰：乃地肺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城。又河書中篇曰：句金之山，其間有陵，兵病不往，洪波不登，此之謂也。後所稱河圖，即是齊要元籍語，蹤山壇字異，其理猶同，此蓋指論金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河圖逆察故書記運會之時。方來之定名耳。至於金陵地肺。一片地體如此耳。其餘處未必有所免厄耳。陵之號。已二百餘年矣。秦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始皇過江厭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宙治小丹陽。今猶呼爲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爲之。義熙九年。移治鬬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是江東之金陵耳。傳所言二百餘年者。是吳孫權使人採金屯居伏龍山。因名金陵。自然應會。所以發洞圖之運兆也。句曲山秦時名爲句金之壇。以洞天內有金壇百丈。因以致名也。外又有積金山。亦因積金爲壇號矣。周時名其源澤爲曲山水之穴。按山形曲折。後人合爲句曲之山。漢有三茅君來治其上。時父老又轉名茅君之山。三君往曾各乘一白鵠。各集山之三處。時人互有見者。是以發於歌謠。乃復因鵠集之處。分句曲之山爲大茅君、中茅君、小茅君三山。總而言之。盡是句曲之一山耳。無異名也。三茅山嶮巇相屬。皆句曲山一名耳。時人因事而論。今故有枝條數十作別名。從不解也。今以在南最高者爲大茅山。中央有三峯連岑鼎立。以近後最高者爲中茅山。近北一峯孤峯。上有聚石者爲小茅山。大茅中茅間名長阿。東出通延陵、句曲。西出通句容湖熟。就以爲連石。積金山、鵲嶺。相帶狀如城形。其中茅小茅間名小嶺。東西出亦如此。有一小嶺相連。自小茅山後去。恒有岡平。鵲口、方嶠、大橫、良常、諸山。廻遶相屬。漸至破崖瀆。自大茅南。復有韭山、竹吳山、方山。從此爲障。達于吳興諸山。至于新淳。終於南海也。諸山生黃金。漢靈帝時。詔敕郡縣採句曲山之金。以充武庫。孫權時又遣宿衛人採金。常輸官兵帥百家遂屯居伏龍之地。因改爲金陵之墟名也。河圖已得之於昔。可謂絕妙。今大茅山南。猶有數深坑大坎。相傳呼之爲金井。實是孫權時所穿鑿也。今此山近東諸崖碑石。往往皆有金沙。云兵帥仍屯居伏龍。今則無復有。唯小近西有遊墟。昔乃名流墟。今是良田。大茅有吳墟。村以驗而言。乃欲相似。而復不聞。金陵長史宅西北。近大隱小岡下。乃時有故破瓦器。燕亦土甚多。遶墟南十數里人居處。既經耕墾。甚城不復存。而丁廨井。亦恐如長史井埋沒耳。又小茅大墟。不見採金處。大茅金井。者是復不墮。恨知此蓮居二三。曖昧。金陵之土。似北邙及北谷關土。堅實而宜禾穀。掘其間作井。正似長安鳳門外井水味。是清源幽瀾。洞泉遠沽耳。水色白。都不學道。居其土。飲其水。亦令人壽考也。是金沙潤液之所溉耶。子其秘之。吾有傳紀具載其事。行當相示。定錄君受作。北邙山在洛陽北數里。谷關即函谷關也。土色黃赤而肥脈。鳳門即長安北門也。今所擬金陵地。並無土稱稹。及住北邙者。乃是無知欲爲冥靈變護。不使輒得居焉。吾有傳紀者。即是三茅傳也。檢長史甲子年書云。未見傳紀。則豐此書時。或在癸亥年中也。傳中亦稱良土甘美。居之度世。故因此而顯書也。

地處少少耳。隱略十餘頃許。高而平者六七頃也。既知其要。覩其形勢。便朗朗也。故不由示耳。保命君告。按傳中云。金陵之地。方三十七八頃。恐是其大境所至。兼於實錄。正當十餘頃耳。高平者。是可作居止也。會覺其地。依說觀望。自可領略。粗知其處。若爲仙眞所及住者。無患不自得至。祈其非分。徒損手勞。必當識方不立。邊使移去耳。恐態凡猥。勿事此強欲居之也。金陵之左右汧谷溪源。陵之左有山也。右有源汧名柳谷。陵之西有源汧名陽谷。名山內經福地誌曰。伏龍之地。在柳谷之西。金壇之右。可以高棲。正金陵之福地也。按今呼爲柳谷汧者。其源出小茅後阿公泉。而西南流至延城首。入大汧。陽谷汧者。今無復此汧。西流南折。亦合延城首。又於宅云。陽谷汧源。乃出中茅前大茅後。數川并合爲一汧。由山南西行北轉。亦會大汧。論兩汧相交之內。即是此地。大略東西不得稍正。故雜以左右爲言。但今之所云二谷者。不知即是昔號不。雖有昔者相承。傳譯漸失。並汧源遷異。不必可指的爲據也。上古名此山爲岡山。孔子福地記云。岡山之間。有伏龍之鄉。可以避水辟病長生。本所以名爲岡者。亦金壇之首也。是以百代百易。非復本名。良可歎也。按今小茅東北一長大山名大橫山。云本名樹岡山。山即在今所謂伏龍之東。世又呼伏龍地爲延墟、岡、音於頸切。此岡山亦多都無。亦爲似有彷彿。又見其長而高。並呼爲長隱、蹊、音於頸切。其岡可居耳。石。亦可居耳。近東南取長史宅至雷平闕。甚有可住處。言典府其羽等。今並立田舍於岡下。近去長史宅四五里。越桐柏之金庭。吳句曲之金陵。養眞之福境。成神之靈墟也。五倍淺水東海。傾人盡病死。武安兵其如予何。由我帶近洞臺之幽關。特此而彷徉耳。示淳侯。此即桐柏帝晨所說。言吳越之境。唯此兩金最爲福地者也。武安者。秦將白起。嘗爲武安君。坑趙卒四十萬人。古來兵傷。莫復過此。故別引之爲喻。斯蓋所謂兵病不往。洪波不登矣。既帶近洞天。神靈保衛。故使千不。

右前來至此五條。楊書。

大天之內。有地中之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週迴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鄭中所載

至第十天。非及此都五嶽。入海神仙。遂方處伏之洞。假非此限。並不獲疏出。洞墟四郭上下。皆石也。上平處在土下。正當十三四里而出上地耳。此皆是太山頂爲宮也。東西四十五里。南北三十五里。正方平。其內虛空之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下墟猶有原阜壠偃。上蓋正平也。向云高處一百七十丈。下處一百丈。則是中央高。四邊漸下。今云上蓋正平。是言其質平整。猶如山崖耳。非直去如板也。亦可是望闕之上。則於天爲下耳。其內有陰暉夜光日精之根。照此空內。明並日月矣。陰暉主夜。日精主晝。形如日月之圓。飛在元空之中。按諸洞天日月。皆各有此名。亦小小不同。此小天邊際。並猶是大天日月分精照之。既云晝夜。皆是忽然起滅。亦當與今日月同其明晦。今大天俱昕了不得窺。猶可得視。日月出入則幽有限。皆是忽然起滅。不由孔穴。但未知其形若大小耳。句曲之洞宮有五門。南兩便門。東西便門。北大便門。凡合五便門也。今山南大洞。即是南面之西便門。東門似在柏枝壠中。北良常洞。即是北大便門。而東西亦並不顯。中君告云。東便門在中茅東小茅西口。從此入。至洞天甚近。正應在今所呼柏枝壠也。柏枝乃有兩三洞口。恐眞門外亦不開此三門。內已被遮。皆欲開顯。窟穴多故也。設此門者。爲示是山洞體製。北大洞猶有鬼神去來。而眞仙人出入。或外人應入故耳。都不由此門。虛空之內。皆有石階。曲出以承門口。令得往來上下也。又以石窟之。自可見耶。今南便門外雖大開。而人卒行出入者。都不覺是洞天之中。故自謂是外之道路也。日月之光。既自不異。草木水澤。又與外無別。飛鳥交橫。風雲蓊鬱。亦不知所以疑之矣。所謂洞天神宮。靈妙無方。不可得而議。不可得而圖也。世人採藥。往往誤入洞中。皆如此。不復疑異之。而求出亦恐不肯復說之耳。知左元放之徒。是所不論。然得入者。雖出亦恐不肯復說之耳。句曲洞天。東通林屋。北通岱宗。西通峨嵋。南通羅浮。皆大道也。其間有小徑雜路。阡陌抄會。非一處也。漢建安之中。左元放聞傳者云。江東有此神山。故度江尋之。遂齋戒三月。乃登山。乃得其門。入洞虛。造陰宮。三君亦授以神芝三種。元放周旋洞宮之內。經年。宮室結構。方圓整肅。甚惋懼也。不圖天下復有如此之異乎。神靈往來。相推校生死。如地上之官家矣。今按地域方面。則林屋在東南。羅浮在西南。惟岱宗峨嵋得正耳。直道亦當五六千里。此路雖通川陸。便應別有所造。元放所造。是爲魏武所逼。後仍來。然後乃得入。於是乃去。洞宮五年。三種芝。蓋是下品者也。良常北垂洞宮口。直山領南行二百步。有秦始皇埋藏白璧兩雙。入地七尺。上有小磐石在嶺上。以覆埳處。李斯刻書璧。其文曰。始皇聖德。平章山河。巡狩蒼川。勒銘素璧。若掘即可得。始皇所履山川。皆祀以玉璧。不但句曲而已。從此後題字。皆定錄眞君啟。以告長史。掾爲本而紙所失。恐非起璵誌。苻堅堡時在三茅得道之前。而後乃具見如此。明眞人無所隱觀矣。按傳所稱。即是登山時。但云一雙。爲異。或恐二字。雙璧之亦。亦知兩山所刻作篆跡也。今華檢其璧。亦可見石。遂亦鍊自不小也。茅山北垂洞口一山。名良常山。本亦句曲相連。都一名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行至雲夢。祠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度梅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峽中度。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於會稽山。李斯請書而還。過諸山川。遂登句曲北垂山。埋白璧一雙。於是會羣官。攀從獨始皇歎曰。巡狩之樂。莫過於山海。自今已往。良爲常也。爾乃羣臣並稱壽。咸曰。良爲常矣。又鳴大鼓。擊大鐘。萬姓齊唱。洞駭山澤。讚樂吉兆。大小咸喜。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也。良常之號。從此而名。

檢史記。始皇三十七年。出遊。十月癸丑。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刻頌秦德。九月巳丑。遂至丹陽。浙江上會稽。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琅邪。還過彭城。七月丙寅。崩於沙丘平臺。九月葬驪山。非必滅詔如此之前後。所以正作良常北垂。旣不應如此。按始皇之言。則山川之靈應。所以良常在吳。所以中君言。又檢始皇崩。以望古耳。是以下同。是以中君言。又檢史記所言。小茅山。良常北垂洞。是望雲夢。所以其成。即是平。過於中。及吳。又秦正二月。即建寅之月。以十月爲正月。如此則是以其月中爲歲首。乃是其年七月二十八年十月。未得在會稽。不能得定。又其年秋崩。十月癸丑之事。定是伏日。王辟地二三年七月戊申。此七月二十一。比劉或誤。十月。遣使者章邕奉黃金百鎰。鑄爲五枚。埋之於句曲三仙君。東吳舊形如蘇燉鉤。重一斤。大錫爲一斤。自錫則有兩也。光武建武七年三月丁巳。三月二十四日也。遣使者吳倫賚金五十斤。獻之於三君。今並埋在小茅山上獨高處。埳上有聚石。入地三四尺也。此則今小茅山上有石上處。是也。此二事不顯眞受中。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敕郡縣。修守丹陽句曲眞人

之廟。按三君初得道，乘白鵠在山頭時，諸村邑人互見，於是競各供侍，此廟今猶在山東平阿村，中有女子姓尹，為祝，逐山西諸村，各各造廟，大茅西為吳墟廟，中茅後山上為述墟廟，並歲時鼓舞，同乎血祀，蓋已為西明所司，非復真仙僚屬矣。

中茅山元嶺獨高處，司命君埋西胡玉門丹砂六千斤於此山，深二丈許，埳上四面有小盤石鎮其上，其山左右當泉水下流，水皆小赤色，飲之益人。此山下左右亦有小平處，可堪靜舍，左元放時就司命乞丹砂得十二斤耳。今此嶺前後甚多大石，而山上左右無正流水，東南近下有一長澗，西南近下亦有小水，處處雜崗，隱居住處近山上有湧泉，冬夏無竭，而水色不甚覺赤耳。平處可住，東西唯當近澗左右為好。左氏乞丹砂，當是入洞時所攜，以合[illegible]九轉丹。

右楊書。

大茅山中茅山相連，長阿中有連石，古時名為積金山。此山中甚多金物，其處宜人住，可索有水處，為屋室靜舍，乃佳。此數處亦任意耳。快可合丹，以修上道。中茅之前，大茅之後，下旋長澗，東西亦出山外，對館。此即隱居今所住東面一橫壟也，此壟絕石形甚瓌奇，多穿穴，[illegible]盤紆下深，乃有[illegible]處，[illegible]投小物在中間，乃玲瓏之[illegible]久之。此云多金物，亦當是久來積世。西南有大石壁，[illegible]內有洞，入數丈，漸狹小不復容人，乃颯颯有風，外數步又有一湧泉，冬夏清流，[illegible]近外闊口，又有一湧泉，水勢乃駛，上者冬溫而夏冷，今正對還前小近下，復有一穴，湧泉特奇，大水大旱，未嘗增減，色小白而甘美柔弱，[illegible]但恨在山西，自不得東流耳，亦別開決作東流，用之[illegible]。[illegible]人行，[illegible]甚可合丹，[illegible]但恨無[illegible]林，冬夏常鬱如東閣諸山耳，自隱居往來，今悉[illegible]。[illegible]絕宜松柏，[illegible]人植，不容自生，今亦分布羅種之耳。

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去壇左右二丈許，入地九尺耳。昔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飆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天之山，曾來於此山上矣。其山左右有泉水，皆金玉之津氣，可索其有小安處為靜舍，乃佳。若飲此水，甚便益人精，可合丹。天市之壇石，正當

洞天之中央元窻之上也。此石是安息國天市山石也，所以名之為天市盤石也。元帝時召四海神使運此盤石於洞天之上耳，非但句曲而已。仙人市壇之下，洞宮之中央窻上也。句曲山腹內虛空，謂之洞臺仙府也。元帝時召四海神使運安息國天市山寶玉璞石以填洞天之中央元窻之上也。東海青童君曾乘獨飆飛輪之車，通按行有洞臺之山，皆埋寶金白玉各八九千斤於市石左右四面，以鎮陰宮之窻。諸有洞天皆爾，不但句曲而已。邑人呼天市盤石為仙人市壇，是其欲少有彷彿而不了了也。青童飆輪之迹，今故分明。句曲之山，諸此說今悉分明。唯天市壇石，未知的何所在，以論迹而言[illegible]，正應大茅左右，而[illegible]見其異趣，故悉於土木並復所不論耳。按保命所承，每登壇長嘯，風雲立至，此則不應在小處[illegible]。氣出入，恒先起大茅北陘，此或當高而陂故也。大真人常御九龍，左驂名飆，右服名歘，[illegible]。大茅嶺上，向東行有路，傍山平府，狀如人功，足通軌轍，相傳皆呼此為飆輪迹，乃為埋沒，[illegible]。所趣，又遊洞天中央元處之上，不應乃近南門，復恐在中茅間，[illegible]亦不復知仙人市壇處，[illegible]自隱居來此山七八年，[illegible]悉於無良也。是以遂附淹積，常所延恨，比日方冀[illegible]所見耳。

中茅山東有小穴，穴口纔如狗竇，劣容人入耳，愈入愈闊，外以盤石掩塞穴口，餘小穿如盃大，使山靈守衛之。此盤石亦時開發耳，謂之陰宮之阿門。子勤齋戒尋之，得從此入，易於良常洞口。其中多沙路曲僻，經水處不大便易，又道路遠，不如小阿穴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元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此即洞天東門也，隱居乃可知處，自未敢輕入耳。前傳云洞宮北上，計十三四里，今此云三四里便至掖門者，是近山下已漸，而門猶又未上平，計入門後稍向下數里，乃得至宮耳。入口便明者，此為內光出照，不必關外日者也。

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亦以石填穴口，但精齋向心於司命，又常以二日登山，延迎請祈，自然得見吾也。誠之至矣，陰宮何足不觀乎。左慈復何人耶。此即南面之東便門，應在柏枝壟石穴中，此壟小穴甚多，難卒分別，必須精感得開，乃可得入。云二日者，[illegible]十二月二日，依俗似存有兩日，為三月十八日，[illegible]非專時之宜也。左慈[illegible]成仙人[illegible]，且昔於俗，所謂

以三月諸齋，便得入洞、長史雖遙分為遠道，而形識猶昧，豈可相比。此語是欲相契勵耳，長史後[illegible]，亦作此意[illegible]之也。

三月十八日、十二月二日，東卿司命君是其日上要總真王君、太虛真人、東海青童合會於句曲之山，游看洞室，好道者欲求神仙，宜預齋戒，待此日登山請乞，篤志心誠者，三君自即見之，抽引令前，授以要道，以入洞門，辟兵水之災，見太平聖君。按中君告云，常以二月登山，延迎請祈，即請十二月二日，不見道三月十八日者，既有正月中耳，今臘月二日多寒雪，道近略無來者，唯三月十八日，輒公私雲集，車有數百，乘人將四五千，道俗男女，狀如都市之眾，看人唯共登山，作靈寶唱讚，事訖便散，豈復有深誠密契，願覩神真者乎。縱時有至誠一兩人，復患此諠擾，終不能得專心自達，如此抽引之益，無因得果矣。唯隱居所住中巖，禁斷將年，得絕遊雜，既去洞隔嶺，人自不知，至於此也。

良常山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往時別宅處也，亦可合丹。司命初過江，立宅於此，以自蕭散，質對神鬼。今按垂之為言，如是邊際，此正應在長史宅後大嶺之西。今父老相傳，乃言大茅之西北平地，棠梨樹間名下泊處，言是司命故宅，耕犂出土，[illegible]故物，傍經住止處，亦驗烈不可犯。[illegible]中茅之西，不應遠算良常，大都真人跡自不正的，過所引處便當耳。昔時山下道近諸處，具林蔭翳，遠火斷日，無處不可隱密，即今所伐耕墾，四通九達，山中亦皆顯露，時移事異，不復可推，乃書未久，如此正復五六十年來漸劇耳。

良常東南又有可住處，其間當有累石如竈形，竈間或有寄生樹，樹如曲蓋形，此處至好，但恨淺耳，雖爾自足。此處今亦存，但無復寄生曲樹耳，亦帶北澗，有[illegible]水，其左右道近大路，所以[illegible]即今踐迴，無復可往也。

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要自足立外靜舍也。今此中以去多荒穢，昔時漸近村墟，並不足復居，[illegible]。[illegible]小近，往來為易，又近洞口，所以處及之耳。外靜舍，皆以僕游[illegible]，非自往修行之所[illegible]，乃別出在長史所營宅耳。[illegible]地危，仍次茵山，[illegible]明知本則[illegible]之也。

句曲之山有名茵山，此山至佳，亦有金，乃可往採，入土不過一二尺耳。吾昔臨去時，曾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往取，但當不中以營私累耳。今人不復識呼茵山者，[illegible]形如囷也，按大茅後長阿橫金東凹地，有一山子，當秀知博山鑪，且又近積金山，恐此或當是，即今多石及樹木，但金之所在，[illegible]一兩處，亦雖可[illegible]。唯皆乞靈，所不論耳，欲當[illegible]之事，亦相此山前臨，且澗東流水，至幽隱有形勢，若甚揣有期，當更宜遠耳。

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古鼎字。鼎可容四五斛許，偃刻甚精好，在山獨高處，入土七八尺許，上有盤石掩鼎上。

元帝時命東海神使埋藏於此。此亦當是移安盤石時所埋也，今最高處乃多石，每吉日，遠近道士咸登上燒香禮拜，无復草木，累石為小壇，昔經有小瓦屋，為風所倒，尋古來帝王埋鼎器者，以其兩鉉法日月，三足法三才，能案鉉為成萬物，[illegible]神靈顯故也。中君後答云，鎚羽山之銅，以作之諸有洞天之山，皆爾。

大茅山下亦有泉水，其下可立靜舍，近水口處乃佳，當小危不安耳。今近南大洞口，有好流水而多石，小出下便平，此世有來居之者，唯宋初有女道士徐[illegible]女，為廣州刺史陸徽所供養，在洞口前住，積年亡，女弟子姓宋，為人高潔，物莫能干，年老而亡，仍移山南，宋女弟子姓潘，又頗住，于今尚在。元徽中，有數男人復來其前而居，乃敕句容人王文清，仍此立館，號為崇元，開置堂宇廂廊，殊為方副，常有七八道士，皆資俗力，自二十許年，遠近男女，互來依約，周流數里，辟舍十餘坊，而學上道者甚寡，不過修造齋及章符而已。近有一女人來洞口住，勤於灑掃，自稱洞吏，作甄師占卜，多雜浮假，此例亦處處有之。大茅東西亦有澗水，有昔來得道者任敬，住處合樂遐猶存，今有靜屋數頓人居之，又有米法求近小山上，快[illegible]跳而乏水。

良常山對穴口，東視小山之嶺，其上有埋銅數千斤，以盤石填其上。漢時，其山下有屈氏家大富財，有瓦甕埋銅器於此，于今在也，亦有錢，錢在西北小山上向也。今此山具存，无知其處，縱有彷彿，亦不盡對。蓋此山明地，高下數[illegible]，不假[illegible]，住處恐歲代久遠，勢遊乖異故也。則非因[illegible]君遂之也。

曾得往年三月一日、八月八日二書。此乙丑所受，則長史往年即是甲子年中，按答云直說，於延城朱家靜中。

三月一日書云，今當遲赤石田，日為往來之階，亦竟不就，非也。復云，豈可遲某坐觀存沒哉。此道自決，求真之精誠也，心不在我，不可責人使必成之也。赤石田，今中茅西四十許里，有大塘，具溉水，久廢不修，隱居今更築治為田十餘頃，長史昔欲就此[illegible]形迹，因作此之階，得戢退還山，而遇[illegible]崩壞，竟不果，所以此為立之耳。而都不齋而有書云齋戒也。此亦有存明，[illegible]不可輕要，[illegible]必皆顯激矣。

八月八日書云，謂擬身詣大茅之端，乞特見採錄，使日接溫顏，耳聆玉音，此謂為求道之甚急也，得近其屯，心可勸道獎志也。司命君自在東宮，又君不應總合德有輕重之故也。司命常在大霍之赤城，[illegible]。

吾等已自相知之厚薄，書疏亦甚為眽眽，欲啓之如何。此是長史[illegible]。[illegible]於此，何其[illegible]，故有此語，欲成試其心，[illegible]。此皆疏慎示俗人，脫有見者，[illegible]之罪大也。恐俗人貪於之徒，如此金寶處之類[illegible]。

（圖籙：則事由宜秘，此跡宜爲不輕，非但爾時教戒，亦傳始祖靈，將來諸子，或共秘之。）

右定錄中君答長史前書說句曲山事訖此，長史前書無本出，今唯有後答，亦隨條奉酬，次第如左。

右從前良當來，凡二十一條，並有據寫。

昔年十餘歲時，述虛（此乃應是嘘字，而由來皆作嘘字，即今之山西村名也。）閑者宿，有見語茅山上故昔有仙人，乃有市處，早已徙去。後見包公問動靜，此君見答，今故在此山，非爲徙去。此山洞庭之西門，通太湖苞山中，所以仙人在中住也。唯說中仙君一人字，不言有兄弟三人，不分別長少，不道司命君尊遠，別治東宮，未見傳記，乃知高卑有差降，班次有等級耳。輒敬承誨命，於此而改。（此長史又更答書，云今有所起草存，故得錄，而前紙斷失，亦非起端語也。包公是鮑靚，句容人，墨呼作包也。答書時已是靈示傳記，是乙丑年初矣。）告小阿口直下三四里，便徑至陰宮東元掖門，入此穴口二百步，便朗然如晝日，不審此洞天之別光爲引太陽之光以映穴中耶，此洞天中官府曠大，云宮室數百間，屋宇屬正二仙君兄弟，復有地仙官，男女凡有幾許人爲直是石室，亦有金堂玉房耶，宮室與洞庭苞山相連不，包公及妹朱氏昔在世，曾得入此宮不，二人爲未得登舉作地下主者耶，治在何處，懇昧冒啓。（櫺有干忤，包公及妹事，前中君答無有，答復是別嗖，今更重問并洞中事，定錄及答有後也。）市山之盤石市名之存，由於此也。今之致敬志慕於道，無心金玉尊靈所授，唯助令彌密耳，豈有掘犯理耶，此故爲未之照察也。山左右泉水，金玉津液，其地亦可立靜舍合丹，輒當以爲意。（此上答天市泉水可住事，而竟無所立也。）不審元帝是何世耶，後生蒙蒙，多所不及，願告。（顯頊水王，故號元帝，外書亦爲，是史脫致疑問耳，此條復有答在後。）告中茅山東有小穴，陰宮之阿門，入道差易，後當以漸齋修而尋求之，靈宗垂念，便以爲造金門而登玉房也，但存遲速之間，不敢悒遲。（有如此教示，而不遽來游闖，一何可恨，所以乘羅每動動引勸，一勸。）告大茅山亦有小穴在南面，相似如一，謂之南便門，欣見啓悟，喜稟德音，精誠注向，沐浴自新，既聞言日，至時密造，區區之誠，靈實鑒照。（此道南面之東門，與小阿東門相似者。）告左慈復何人也，此見獎勵之言，恩念下逮，益令欣慕。（傳上亦載此事。）告良當西南垂有可住處，是司命君往時別宅，亦可合丹，穆自見傳記，鄙心竊志，欲尋司命君往昔之舊宇，高棲之所托，患未能審知耳，今輒當隱量求處，臨時告悟。（傳上亦載此事，基陸運沒，雖可必審，故更乞告示也。）告良當東南又有可住處，累石如甕，寄生樹如曲蓋，爲誌，往當尋其所告，洞口西北有一地，地小危不安，可立外靜舍，懇意本自欲立內外靜舍，輒當賜量在宜。（亦不聞立此外靜舍，而今有一累石壓壓然，相傳乃司操於此墮化遷也，每往拜祝，輒感敬盡心。）告茵山至佳，司命臨去，埋金於此，欲服金者可取，且竊有合金液意，今未敢議此，若山居積年，修學日進，後而事可得密者，臨時啓質。（中君書云，昔昔臨去四金，不道司命，長史此答誤耳。）告大茅山有元帝時銅鼎，在山獨高處，入十八尺許，此帝王之所器，疏示後生，益增稟厲，承下亦可以立靜舍，咸備告悟。告昔屈氏埋銅及錢，此通非所擬向也，聞此遠事，世代變易，能不悲歎，昔初拜八月八日，書已操身至遞虛（此猶是別相，徐汎家，尊家信見報云，得應書，未可登山，便承此而歸，直致此書於朱家靜中耳，懇心鄙近，亦以衆人穢濁，精誠不懇，無能上達，不悟已暢高邈，得蒙省察，辭興事遠，悚息而已。（長史元疑，勤靜唱徹，所向，便已關奏家鄉，或是得福作所傳者，徐汎家今猶存，後所以知其宅處，亦云其祖曾爲長史門生也，則應是，況後所以知其宅處，亦云其祖曾爲長史門生也。）告古亦石田，利近山下，爲往來之階，此乃丹誠尋過，天星但不收斂，壞穢尊見，用出此事，力未展，非爲怠懶，今方居山下，故當修懇，以此去洞口遠，故不欲安耳。（此回既在大茅中茅之西，去大山近，隨柳邊界乃住，而去洞口遠，蓋是道去北海日遠耳，此與蠻食潤水，早

時微少，增又雖立，不知後當遷徙之不，今雖尚決，補葉當用數百夫，則可徹田十許頃，隱居館中門人，亦於此隨水播植，當願修復此塘，以追遠跡，兼爲百姓之益也。）告書疏班班，欲停之如何，凡書疏之興，所以迹遠意旨，既蒙答述，親奉觀對，司命君二仙鑒顏，則天啓其願，沐浴聖恩，豈復煩書疏耶，所謂得魚而忘筌也。（此意不欲停之辭，故引過見，於理殆好，不審左公今何在，又有葛孝先，亦言得道，今在何處，因人喝喝，爲欲知之。葛是鄉人，所以及問。此條亦右答在後。）

右長史答書訖此，並是自起本多贈，治用白牋，次第如此。（此乙丑此一行，本紙背。）

眞誥卷十二

稽神樞第二

昔累得書見意，深照旨趣。先書以年行西昃，衰頹待老，中夜慨歎，莫與酬諮。夫誠感有在，亦得之無晚也。次書告有年之志，疇昔之好，恢願眞人，稟受要訣，仰接容范，親奉徽音，夫勤未上徹，精未廣蓋，眞要之期，未可豫及也。後漢書云，吾發自元授，金闕素名，蹄邁世迹，超登清虛，何元標之渺邈，奇洞之淵遠哉，欲克己洗心，沐浴芳流，若能斯者，今其時矣，未審云，廁聞要旨，當修五靈，自謂西造閬圃，東遊元洲，不爲邈絕，求矜而誘之，引而致之，是爲言貫于心，良可啓矣，恭俟五靈，亦復至耳，然道浮外迹，未關內眞，是以雲車靈轅，相適猶遲，昔曾軫華僑，（彼此而言，則知華僑先亦稟眞降矣。）蓋應會放世，事有出嘿，涂不必靜，苟有分無志，中公所病，遇至不爲，覆水始饒，是以古嘿有云，逢時不遇，山客抒藥者矣，夫學道者，固不宜恃其質分，必當保任於洲全矣，於焉騁逸松期，回輪紫清，靈觀四樂，元音合唱，玉振雲奏，不謀而和，可謂秘道藏珍，眞匪之上挺也，子建志有年，今因以反子昔旨耳。（此一書，顯是長君書，且楊書，此亦不與後元帝相連，雖非中君答也，又長史此四書本，今雖不存矣。）

元帝者，昔軒轅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德號，顓頊父居弱水之鄉，項身陶七河之津，是爲元帝也，仗萬靈以信順，盛衆神以導物，役御百氣，召致雷電，於是乘結元之鑾，北巡幽陵，南至交趾，西濟流沙，東至蟠木，動靜之類，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屬焉，四行天下，周旋八外，諸有洞臺之山，陰宮之邱，皆移

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此所謂元帝也。（從此皇中君帝前所謂四輔事，復以陶上爲也，叙鼎與五嶽爲正同，五嶽唯無此爲一事耳。）

飽龍、飆及妹，並是其七世祖李湛、張慮，本杜陵北鄉人也。在渭橋爲客舍，積行陰德，好道希生，故今福逮於觀等，使易世變鍊，改氏更生，合爲兄弟耳。根胄雖異，德蔭者同，故當同生氏族也。今並作地下主者，在洞宮中。觀所受學本自薄淺，質又挑滯，故不得多也。欲知之，其事如此。亦如子七世祖父許肇，字子阿者，有賑死之仁，拯饑之德，故令雲蔭流後，陰功垂澤，是以今得有好尙仙眞之心者，亦有由而然也。物皆有因會，非徒爾而得之者矣。（此一世時先生爲事未授，所以論及子阿功德也。鮑亦通神，而猶尙淺中之事，故云挑滯。後用陰君太元陰生符，爲太清尸解之法，當爲主者之最高矣。蓋運事乃知此輩，令人之壽長，登日徒然。）

間葛元，元善於變幻，而拙於用身，今正得不死而已。非樞人也。初在長山，近入蓋竹，亦能乘虎使鬼，無所不至，但幾於未得受職耳。亦恒與謝稚堅、黃子陽、郭聲子相隨。（葛元字孝先，是抱朴從祖，卽鄭隱之師也。少入山得仙，時人咸莫測所在，傳言東海中仙人，寄書呼爲仙公，故抱朴亦同然之。長史所以有問，今答如此，恒是地仙耳。靈寶所云太極左仙公，於斯妄乎。）

左慈今在小括山，常行來數在此下，尋更受職也。慈顏色甚少，正得餌火九華之益。（左慈字元放，李仲甫弟子，卽葛元之師也。魏武父子招羅諸方士，慈亦同在中，後漢末渡江尋山，仍得入洞，又乞丹砂合九華丹。九華丹是太清中經法。小括卽小括蒼山，在永嘉楠溪之北。凡此諸人，術解甚多，而仙第猶下者，並是不關三品高業故也。許先生所以異數。）

句曲有五門，有心立志淵齋三月，登尋此門，皆可卽得，得可入，但人自不能齋尋之耳。來問欲知宮室所作僞狹，多少男女，主領人數，當更相示。來疏亦復泰盡，邪勤自當見，亦何事爾，亦何事爾，又當先呈啓司命，司命令答道宮室之委曲者，吾乃致言之耳。此自是司命之別宮，吾人亦不得爲洞臺之正主也。（恨後所論，諸官僚人物，當是已爲啓司命，乃其得受敕之耳。右定錄授書。皆益所問，故也。從元帝來凡五條，並楊書。）

東卿司命監太山之衆眞，總括吳越之萬神，可謂道淵德高，折衝鎭肅者也。賈元道、李叔升、言城生、傅道流，往並受東卿君之要也。元道，河東人，周威王之末年生。叔升，涿郡人，漢元帝時生。道流，北地人，漢靈帝殿中將軍也。城生，吳人，後漢劉聖公時爲武當郡尉也。受學至勤，並得眞道，今在太山支子小陽山中。此所謂地眞者也。諸來作試者非一，津而往矣，或亦因人犯者，此最難了也。於斯之際，可不愼乎。（此四人綠司命，主考試學道者，所以具載有書與眞，卽是司命，而命亦寄之。並以在上卷。此諸人名位小，不顯外世。周威王卽是六國時威烈王也。子時雖未立河東郡，而郇地已有其名矣。漢官無正殿中將軍，或殿中郎將也。）此紫陽眞人六月二十日受。

右一條有掾寫。

七月十五日夜，柔中君受書與許卿。（卿是長史也。後當爲上清左卿。）元感凝會，精期遠範，標神映挺，雙理自分，必能鵬飛旋阿，擬翮鑑元，高振玉宇，攜轡秀眞，可謂邈乎其奇，落絕之觀也。於是洞陰之宮，內臺下觀，風無羽琅之鼓，草無琪金之流，鬱雜滂光正明，勤迴五象，圓乞屈之夾觀，小天之浮景耳，何足紆卿司之至念，紓蘭眞以盼祀邪。於捻驟無不應，圓想必通，所以與欽事外迹亦並而苟誠之所企，吾無隱也。想齊趣並離之明，以期於必詣之會，皓清明朗賢，亦俱學而得耳，不令我等有嬖類下風矣。宏之而已。（此是受爵書後一月日復受此，猶論答欽兄洞宮事，所以存後叙也。善述嶽之研，如似捐鈍傳書錄文，而長史名字不相顯，既已稱爾元卿，自在後刀爾，則此別宮有書況也。）

右一條楊書。

定錄官寮有左右理中監，準今長史司馬職，又有北河司命，主水官考。此職常領九宮禁保侯，禁保侯職

主領應爲祐民者。（今洞宮自二君以下，便爲此三職爲大矣。）左理中監，準大府長史，皆用韓崇以居之。崇字長季，吳郡毗陵人也。少好道，林屋仙人王瑋元，曾授之以流珠丹一法，崇奉而修之，大有驗。瑋元語之子行此道，亦可以出身仕宦，無妨仙塗也。崇遂仕，稍至宛陵令，行仁以爲政，用道以撫民，虎狼深避，蝗不集界，遷汝南太守，拔士佐袁安，安後位至司徒，時人通以崇有識物之鑒也。陰皇后葬，京師近郡二千石妻當會陵，而崇獨居清素，妻忿崇哭泣，崇問其故，太常灊奚答曰：汝南太守韓崇清苦遠尙，味道忘形，身享重官，而妻自紡績，政化仁簡，視民如傷，深達奇博，有君子之鑒，斯則昏夕之夜光，陛下之子產也。妻不通寒儉之節，哭怨無衣，將足以顯崇明德耳。上奇之，加崇俸祿，秩中二千石。後孝明皇帝巡狩汝南，上治崇府，崇使妻出仕孤獨老嫗家。上聞歎曰：韓崇所謂百鍊不銷也。賜縑五十匹。崇在郡積十四年，政化治著，舉天下最。年七十四，瑋元乃授以隱解法，得去入大霍山，受瑋元道化泥丸紫戶術，以度世。今在洞中爲左理中監。（漢書所載崇事，並亦略同，而叙群小異耳。崇字御平，初爲縣功曹，被舉歷任，遂至三公，和帝時卒，卽吳郡韓崇之苗裔也。晉世又有韓崇，亦爲太常，名位同耳。隱解，必是泥丸，今爲驗上有據，然或高大，從來相呼爲韓家，疑知桃者，或郎是此處賢，而世呼爲孫館所，餘當家也。）云王瑋元是楚莊王時侍郞，受術於玉君。（若是孫叔敖，不似古賤，而援楚王者，又非其證，疑侍郞之官。）

右理中監，準職如司馬，今有劉翊，字子翔者居之。翊本潁川人，少好道德，而家世大富，常周窮困爲事，好行陰德，密惠陳留張季札，嘗弔師喪，車敗牛困，翊於汝南界逢之，與語，不示名字，卽推車牛與乘之，恤死救窮，非一人矣。後都長安，翊舉計掾到都，帝嘉其心，拜郎中，遷陳留太守，出長安五百里中，斂死恤窮，損己分人，行遂陽平，逢過馬皇先生，告翊曰：子仁感天地，陰德神鬼，太上將嘉子之用情矣，使我來攜汝以長生之道，吾仙官也，翊乃能隨我去不？翊於是叩頭自搏，少好長生，幸遇神仙，乞願侍給。馬皇先生因將翊入桐柏山中，授以隱地八術，服五星之華法，今度名東華，來在洞中，爲定錄右理中監。（漢書云：劉翊字子相，潁陰人，家世豐富，常能周施而不以爲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留張季札，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敗，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札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獻帝遷都西京，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珍寶，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故知困餒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此與大同小異，故備載之。論翊字子翔，於字例相得，而翊義亦是相也。作劉字者，二者未詳孰正。馬皇先生出列仙傳，皇帝時馬師也。）

定錄府有典柄執法郎，是淳于斟，字叔顯，主試有道者。斟，會稽上虞人，漢桓帝時作徐州縣令，靈帝時大將軍辟掾。少好道明術數，服食胡麻黃精餌，後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車子，授以虹景丹經，修行得道，今在洞中爲典柄執法郎。（易參同契云：桓帝時上虞淳于叔通受術於靑州徐從事，仰觀乾象，以處災異，數有效驗，以知術，故郡舉方正，遷洛陽市長，如此亦爲小異。吳無烏目山，唯有天目山，或卽是也。慧車子無別顯出。）

十二月一日夜，定錄君所道。（此卽同是中君所受。）云北河司命頃闕無人，昔以桃俊兼之耳。俊似錢唐人，少爲郡幹佐，宋公賢到太學受業，明經術災異，曉爲交趾太守。漢末，避世入剡城山中學道，遇東郭幼平，幼平、秦時人，久隱剡城，得道者也。幼平教俊服九精鍊氣，輔星在心之術，俊修之道成，今在洞中，兼北河司命，主水官之考，制此位，雖隸定錄，其實受事於東華宮中。箇虎桃俊字翁仲者也。（漢書無此事，今人家在錢唐，皆知呼爲桃司命家，錢唐有徵士，與京東先興隱居共有詠，只見述斯德，則在東中，幼平亦無所顯出。）

張激子當爲太極仙侯。激子者，河內張奉者也，字公先，少時名激子耳。此人亦少發名士，太傅袁隗辟其高操，妻以女，女服飾奢麗，奉不顧管，無異路人，婦改服，乃後成室家也。後棄世入剡山。

遇山圖公子、山圖公子、周哀王時大夫仙人者也。授激子九疊水強梁鍊桂法。激子修此得道。今在東華宮行爲太極所署也。或領九宮街督、與北河侯對職治水考。北河司命或爲禁保侯、亦併其業故也。北河司命亦治在洞天之中、與張激子對局。魏書云、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祖父歆、漢司徒。父延、太尉。袁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徵命不就。後爲議郎、參丞相魏武軍事、甚見敬重。好賑救窮乏、家無餘財。以建安十七年卒。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拜議郎、遷伊闕都尉、太守。後隨魏武西征、至長安病亡。此與名字、[illegible]大異。承與承乃相類而非、實猶若是範、又其字不同、詳按非連、邪、大多是見也。疑當王陵陳又云、修往來南陽、多往依太守、奉挈家病、陵樂於之。按張範兄弟、乃皆避地往揚州、投袁術、又非劉表、不應在南陽、二三爲疑也。山圖公子出列仙傳。二君、所以如此兩條、獨是中候人者、皆本是東華中職、所以故也。中候夫人所道。中候即洞中侯、華之中。我聞易遷中人竇氏言云、北河司命禁保侯似有所擬、想當遂爾。竇氏即英也、似有所擬者、當是長史、故中君受云北河司命方驗也。恐受業高後、定不復爲此職、然主領稍長非亦相符。保命府多女官、司三官宮尉有七人、四女三男。明晨侍郎七人、如今世上御史中丞之職、並隸東華方諸宮。保命君總斛之耳。明晨侍郎周爰支者、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成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爲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類。太上感以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爰支亦少好道、服伏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尸解也。暢即周榮從弟也。性仁慈和柔。章帝時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因收葬洛陽城旁客死骸骨萬餘人、應時大雨。位至光祿勳。明晨侍郎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寓母行陰德久、今在易遷、始得爲侍郎耳。朱寓沛人、桓靈時八俊、後同黨人之例、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明晨侍郎夏馥、字子治、陳留人也。少好道、服朮餌和雲母。後入吳山、從赤須先生受鍊魂法。又遇桐柏眞人、授之以黃水雲漿法、得道。今在洞中。馥少時被公府辟召、縣辟書、著桑樹乃去。其用懷高邈如此。後漢及高士傳、並云陳留圉人、少爲書生、言行質直、桓帝時同時黨錮、爲閹人所疾、隱於林慮山中、[illegible]、後遷家、杜門不出、不與人相見、黨禁未解而亡、乃入[illegible]、亦須子出形、透林傳、桐柏即古緱王治作。餘數人不能一二道之。例皆取平貞正直、體勝神清、即侍郎之才、不限男女也。前云有七人、今唯說二女一男。右保命君所道。此當是授中候、告後乃書之。

童初府上帥用劉文饒。文饒者、宏農劉寬也。少好道、曾舉漢方正、稍遷南陽太守。視民如子、怒不形顏、口無疾言。行陰德、拯寒困、萬民悅而附之如父母焉。後爲司徒太尉。上賜酒、伏地睡。詔問故、乃答曰、臣任重責大、恆憂心如醉。且使奴至市買菜、奴盜用錢飲酒、委乃遠臥於閤內、又不得菜。既醒、乃罵之爲死狗。罵畢、即束帶來入、恐奴從後自殺、所以慮之、不覺忽然睡耳。願見哀恕寬。用心仁愛、觸類如此矣。年七十三、一旦遇青谷先生、降之於寢室、授其杖解法、將去入太華山、行九息服氣、及授以爐火丹方。修之道成、今在洞中、作童初府帥上侯、主始學道者。後漢書云、劉寬字文饒、宏農華陰人。有人失牛、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illegible]迴醉、[illegible]。[illegible]亡、須臾[illegible]。[illegible]仙人[illegible]、不爾、則恐不得[illegible]。華陽中事、當更示爾。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在洞中時、或有嵩山賓共集高會。眞仙之目、常可轉登伏龍之鄉、以禮拜於鍌岫邪。可示許侯令知之。此亦恐是中君、[illegible]。亦有此害、[illegible]、非必只是[illegible]也。昔有一人、好道而不知求道之方、唯朝夕拜跪向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枯木一旦忽然生華、華又有汁、甜如蜜。有人教令食之、遂取此華及汁並食之。食訖、即仙矣。如是用心精誠之至也。枯木何能生紫華、溢甘汁、況三秀之靈阿五芝之所播植、而不能數卷山岫。洗拔穢著、良可悲也。世人所以修此一學非眞、每不得如意者、亦如子所不得如意耳。豈異邪。

昔有劉少翁、竹數入太華山中、拜禮向山、如此二十年。遂忽一旦得見西嶽丈人、授其仙道。禁山有西嶽君、西嶽公、不知是此丈人邪。昔有一人、數旦旦詣河邊拜河水、如此十年。河侯河伯遂與相見、與其白璧十雙、教授水行不溺法。此人見在中嶽得道。河侯河伯常是兩神耶、故左慈初來、亦勤心數拜禮嶽山五年許、乃得深進內外東西宮耳。前云三月便得進、與此大殊、恐以深進爲異也。學道當如山世遠去人事、如消虛眞人步深幽、當如周紫陽、何有不得道邪。消虛王君、紫陽周君、各自有傳、弟子、已得爲太和山眞人。中進復此、實爲主誅、可謂一言以蔽之。建志當令勤、研神令虛、所爲所作當令密。[illegible]謂貽之在前、忽焉在後。右定錄君所道、使疏。此一條又有楊書。夫望林者、豈不想易遷之若人、羨彼子之濯景邪。可是長史、殷既已在易遷、爲長史今職、[illegible]、今亦在後、蓋以勸激長史之辭也。

右南嶽夫人言。

張姜子、西州人張濟妹也。濟後漢末西涼州人、爲董卓將、後攻穰城被射死、即張繡從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不知出適。李惠姑、齊人夏侯元婦也。元魏末人、與李豐俱爲晉文王所誅、不知是李豐[illegible]。李豐乃是馮翊人、非齊人、不知此是李誰之女、不爾則乖。鄭天生、鄭芝母也。芝字伯苗、南陽新野人、在蜀爲劉禪車騎將軍、後行見猿抱子行、引弓射殺、因感念而亡。母不知鄭誰之女。施淑女、山陽人施續女也。續、吳興人、孫皓時爲驃騎將軍、今云山陽、恐女或出適、取夫家郡。此數女子、昔世有仁行、令聞、並得在洞中。洞中有易遷館、含眞臺、皆宮名也。計今在易遷館東廂中。此館中都有八十三人。又有協辰夫人者、九宮之女也。太上往遣來教此等法、皆以保命授書。協辰夫人主教領之也。夫人漢司空黃瓊女黃景華也。韓終授北嶽山丹服、得仙。黃瓊、江夏人、字世英、後漢順帝時爲司空、司徒、太尉、年七十九亡。[illegible]人、亦不知出適未。今此諸人、或稱女、或稱婦、或稱母、遵各取名通者而言之、非必因附其功顯所及也。含眞臺是女人已得道者、隸太元東宮中、近有二百人。前云八十三人、止是易遷耳。含眞既爲設府、當須遷轉、乃得進入也。此二宮並女子之宮也。又有童初、蕭閑堂二宮、以處男子之學也。其男女名氏又出後、並是[illegible]稱標勝者也。計與數人共止、拔於鄭伯苗母相親愛、餘亦厚耳。伯苗母即鄭夫人也。設牀待盤、誠孝子之長想也。計亦已爲其兒作恵益也。計前與爾杯布、殆相與爲贈、當往洞室之際耳。仙官有禁、不得道皆、故假以他惠也。此亦意之至也。其亦欲設牀疑、令精氣之往有所慰者也。可密踨其兒道如此。此令皆係也。其事也有損遁、不容顯注之。

從定錄官寮來凡三十一條、並有掾寫注之一卷相隨。

眞誥卷十三

稽神樞第三

地下主者。復有三等。鬼帥之號。復有三等。並是世有功德。積行所鍾。或身求長生。步道所及。或子弟善行。庸播祖禰。或諷明洞元化流昆祖。（洞元即大洞元經。讀之萬遍。七祖已下。並得鍊質南宮。受化胎仙。非今世所稱洞元靈寶經也。）夫求之者非一。而獲之者多途矣。要由世積陰行。然後皆此廣生矣。鬼帥武解。主者文解。俱仙之始也。度名東華。簡刊上帝。不隸酆宮。不受制三官之府也。（又別云。心覩於善欲。口味於清正。非目以聞世。是死而希仙者。亦多作文武解主者。）其一等地下主者。散在外舍。閑停無業。不受九宮教制。不閑練化之業。雖俱在洞天。而是主者之下者。此自按四明法。一百四十年依格得一進耳。一進始得步仙階。給仙人之使令也。（依劍經。主者大有品秩。逕略年限。除從懸絶。此等數之目。異於品名。反以多為貴。如此階秩矣。）其二等地下主者。便經得行仙階級仙人。百四十年進補管禁位。管禁之位。如世間散吏者也。此格即地下主者之中條也。李東等今在第一等中。（李東。曲阿人。乃領戶為祭酒。今猶有其章本。亦事用鮑南海法。東才乃凡劣。而心行清直。故得為最下主者。使是許家常所使。永昌元年。先生年二十三。就其受六甲陰陽行厨符。既相關涉。故卿復及之耳。）其第三等地下主者之高者。便得出入仙人之堂。遊行神州之鄉。出館易遷、童初二府。入晏東華上臺。受學化形。濯景易氣。十二年氣攝神魂。十五年神束藏魄。三十年棺中骨還附神氣。四十年平復如生人。還遊人間。五十年位補仙官。六十年得遊廣寒。百年得入昆盈之宮。此即主者之上者。仙人之從容矣。

張姜子等。先在第二等中。亦始得入易遷耳。鬼帥之位次。亦如此矣。（主者之位。亦不限男女。按此年限。得留中之皆。縱得出生世中。亦往往有此。或留隱遁。難以意量。殆入不可限礙之境耳。）易遷、童初二宮。是男女之堂館也。其中閒靜。東海青童君一年再遊。校此諸宮。觀見受籙者也。（一年再遊。似依傳中曰。而前書云正月二十三日。東宮上人來。便是不必復有定期也。）趙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趙素臺是趙熙女。漢時為幽州刺史。有濟窮人於河中。救王惠等於族誅。行陰德數十事。故其身（漢書無熙）得詣朱陵。兒子今並得在洞天中也。熙恒出入在定錄府。素臺數微服遊行道巷。盼山澤以自足矣。（不願微服遊行。蓋別在洞天中耳。不願乃出世中也。）易遷中有高業而蕭條者。有竇瓊英、韓太華、劉春龍、王進賢、李奚子、郭叔香。此數人並天姿靡秀。澄上眇邈。才及擬勝。儀觀駭衆。此則主者之高者。仙官之可才。其次及得張善子、鄭伯苗。每有善行。故後來人多宗范之。竇瓊英者。竇武妹也。其七世祖有名時者。以藏枯骨為業。以活死為事。故祚及於英身矣。（竇武字游平。竇融元孫。此則應是融祖也。武亦恒以財物散施天下貧乏。靈帝時為大將軍。與陳蕃俱被誅。其母產武時。并產一蛇。蛇出。創逍上南山。至母死。無何而來。哀泣良久又去。亦所以為異。但未解俱準七世之段。兄戮而妹當仙。）非道家之北斗也。鬼官別有北斗君。以司生殺爾。（按孫晧時收將張悌。軍人鄉榮樹死已三日。且忽起大呼云。至北斗門下。凡人總悵來。因是鬼識。謂其賤。悽愴死。如此即應是第四宮也。今第五、第六宮不顯所主者。恐是考責之府也。）鬼官之太帝者。北帝君也。治第一天宮中。總主諸六天宮。餘四天宮。其四明公各在其中治。（雖云各治一宮。又不顯各在何宮。宮既並列。復不得依位。作四方言之。尋其公次第高下。則第二宮名為西明公治。第三宮東明公治。第四宮北斗君治及次南次北也。）

二天宮立一官。六天凡立為三官。三官如今刑名之職。主諸考謫。當以真仙司命衆以總御之也。並統仙府。共司生死之任也。大斷制皆由仙官。（道家常呼三官者是此也。而消魔經云。舊宗又有左水官、右水官。及女官。亦名三官。並主考謫。今三茅君通掌之。大君為都統。保命為司殺矣。所以隸仙官者。以為天下人。不盡皆死。其中應得真仙。有雖死而神化反質者。如此皆在真仙家簡錄。故司命之職。則非北帝所得而統之也。）鬼官北斗君乃是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宮。此鬼一官又隸九星之精。上屬北晨玉君府耳。（天上北斗有所司錄。故鬼官亦置此職。以精魂相關。統領既關魂魄。是以卿號太上之曹也。）未必盡經來也。別更一二密可示爾同氣。令知斗處幽關之秦也。道業可不勗哉。（此三人外書並不顯。後漢有李燮。亦為白馬令。以直言忤旨死。今示同氣者。情以告長史也。）七月二十四日夜。保命君告。（按前受長史司馬消人。雖定錄所告。而應是初就洞中事。是北年十一月。今此既釋人。乃宜繼後。既為七月。復不應是寅年。逆退稀難詳。從地下主者來。凡十四條。並有緣篇。共一卷也。）含真臺洞天中皆有。非獨此也。此一臺偏屬太元府。隸司命耳。其中有女真二人總之。其一女真是張微子。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女也。微子好道。因得尸解法而來入此。亦先在易遷中。微子常服霧氣。自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也。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自言受此法於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文期、青童之妹也。微子曾精思於凝靜。誠心感激。故文期降之。授以服霧之道也。服霧之道授微子。微子亦時以教諸學在含真、易遷中者。我昔嘗得此方。乃佳可施用者也。服霧法。常以平旦。於寢靜之中坐臥任己。先閉目內視。髣髴如見五臟畢。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臨目為之。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纏繞在面上。鬱然。因又口內此五色氣五十過畢。咽唾六十過畢。乃微祝曰。太霞發暉。鬱霧四邃。結氣宛屈。五色洞冠。神烟合啓。金石華真。藹鬱紫蓋。鍊形保全。出景藏幽。五靈化分。合明扇虛。時乘六雲。和攝我身。上昇九天。畢。又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事訖。此道神妙。又神州元都多有得此術者。爾可行此法邪。久行之。常乘雲霧而遊。（此服霧法。已別抄用。非在第三篇中。今猶既存此。與本文相類也。）其一女真是傅禮和。是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女也。北地人。其家奉佛。精進。女常旦夕灑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神靈鑒

其此心。亦得來此。久處易遷。今始得爲含眞臺主也。常服五星氣以得道。禮和善歌。歌則鳥獸飛聚而聽聲焉。

右定錄君言。（張禪二人，外書不顯，或應各在家譜中。）

右一條有楊書又掾寫。

王衍爲晉武帝尚書令。其女字進賢。爲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石勒、略進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羌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即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諸高女眞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內易遷之中。六出時年二十二三許。體貌亦潔。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淩儀令田諷之孫。諷爲有陰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晉書云。王衍長女名景風。姣美。賈后爲弟謐娶之。少女名惠風。以配愍懷太子。恨之。如此則不甚類也。永嘉五年六月。王彌、劉曜、石勒、破洛。曜欲逼妃。妃拔刀曰。我太尉公之女。皇太子之妃。有死而已。終不爲逆虜所辱。遂見害。家人收葬於城西南洛水之北。道證曰貞烈死。與此說小異。）范幼沖。遼西人也。受胎化易形。今來在此。恒服三氣。三氣之法。存靑氣、白氣、赤氣。各如綖。從東方日下來。直入口中。挹之九十過。自飽便止。爲之十年。身中自有三色之氣。遂得神仙。此高元君太素內景法。旦旦爲之。臨目施行。祝日亦佳。其法雖鮮。其事甚驗。許侯可爲之。（此法亦以寫抄，書在第三篇卷有事中。）范監者。即其人也。昔得爲荒初監。今在華陽中。（又別云，曾爲漢尚書郎，善解地理，以冢宅爲意。此亦在第三篇。右三條並楊書。）河內李盤。昔受守一法。并洞房得道。初在洛陽山。近來入華陽中。又主諸考崇民鬪之事。盤往爲常道鄉公傅。受道入山時。已年六十。（不知李作何位。亦應是寵職。常道鄉公。魏元帝本封也。）皁是山東北有穴。通大句曲南之方山之南穴。姜伯眞數在此山上取石腦。石腦在方山北穴下。繁陽子昔亦取服。（此登山轍是大茅山。故後云擬與方山互入往來。但不知有路通洞天中不爾。繁陽子即此洞中何苗也。）此北岭山中亦有此物。（未詳岭山在何處。今句曲北。應是山間。有名岭角山。但當是其處也。）遠逵石腦故如石。但小斑色而軟耳。所在有之。服此時時使人發熱。又使人不渴。李盤昔未入山時得風痺疾。久久乃愈耳。此人先多房內事。殆不同今者疾之輕薄也。（石腦今大茅東亦有。形狀如小如曾青。而質色似鍾乳。柹下乃較白。時有黑斑而脆軟。服之乃熱。爲治亦似鍾乳也。）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此則南眞及司命所住之處也。）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此則司命所請以種句曲內外者也。）良常山有熒火芝。此物在地如熒火狀。其實似草而非也。大如豆。形紫華。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計得食四十七枚。壽萬年。（從來未聞有見之者。當是誠至心尋求耳。）包山中有白芝。又有隱泉之水。正紫色。（此卽林屋山也。在吳太湖中耳。）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水。飲之除腹中三蟲。與隱泉水同味。云是玉砂之流津也。用以浣衣。不用灰。以此爲異矣。（此水今從地涌出。狀如沸水。味異矣。收浣垢衣。飄自得淨。即所呼爲柳谷汧者。在長史宅東南一里許也。）昔高辛時。有仙人展上公者。於伏龍地植李。彌滿其地。展先生今爲九宮內右司保。其常向人說。昔在華陽下食白李。味異美。憶之未久。而忽已三千年矣。（諸歷檢課。謂堯元年戊戌。至齊之已卯歲。二千八百二年。高辛即癸亥。設此語時。又應在仟時。而已云三千年。即是堯至今不啻二千八百年。外歷容或不定。如此丁亥之數。不將已過乎。年。至二千六百四十三年。猶復大懸也。）後有郭四朝。又於其處種五果。又此地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厲。秦時有道士周太賓。及巴陵侯姜叔茂者。來往句曲山下。又種五果。并五辛菜。叔茂以秦孝王時封侯。今名此地爲姜巴者是矣。以其因叔茂而名地焉。（地號今亦存。有大路從小茅後通延陵。即呼爲姜巴路也。但秦孝公時未并楚置郡。巴陵始晉初。不知那有巴陵之封。恐是巴蜀之巴故也。）此二人並已得仙。今在蓬萊爲左卿。今兩鄭諸姜。則叔茂之後。茂曾作書與太極宮僚云。昔學道於鬼谷。道成於

少室。發翩於華陽。待舉於逸域。時乘飆輪。宴我句曲。悟言永歎。代謝之速。物存人亡。我勞如何。太賓亦有才藝。善鼓琴。昔教麋長生。孫廣田。廣田即孫登也。獨絃能彈。而成八音。眞奇事也。（孫登即嵇康所從長嘯者。亦云見彈一絃之琴。斯亦非虛矣。）叔茂種五辛菜。常賣以市丹砂。而用之。今山間猶有韭薤。卽其遺種邪。（今呼爲韭山。又除麗亦有。在大茅西。非出多大韭。巴一嶺也。）今倉前有塘。乃郭四朝所造也。高其蝎岸。蓄水得深。但歷代久遠。塘竭頹下耳。（今倉頭似是論長史宅前。今乃有塘。近西爲堤塘。即是遊挐柳汧水。而去郭千遠。郭千在北澗西北。今有大陂塘。四朝先應住此。未解倉前之意。恐長史於彼復立田業。又有陂在後。）四朝常乘小船。遊戲其中。每叩船而歌曰。

淸池帶靈岫。長林鬱靑葱。元鳥藏幽野。悟言出從容。鼓檝乘神波。稽首希晨風。未獲解脫期。逍遙林中。（晨風謂上淸玉晨之風。非毛詩所謂鴥彼晨風之鳥也。）浪神九垓外。研道遂金眞。蹤此靈鳳羽。藏我華龍鱗。高舉方寸物。萬吹皆垢塵。顧哀朝生惠。孰盡汝車輪。（女蘿不蟠席。曷愛不盡輪。朝生、蜉蝣也。以喩人之在世。易數而盡耳。）遊空落飛颷。靈步無形方。圓景煥明霞。九鳳唱朝陽。𤨏扇天津。華蓋慶雲翔。遂造太微宇。挹此金梨漿。逍遙元垓表。不存亦不亡。（元垓九垓。皆八極之外。九霄之頂名也。飛登太霞。亦名元明東陽之垓。故若士語盧敖云。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矣。）駕欻舞神霄。披霞帶九日。高皐齊龍輪。遂造北華室。神虎洞瓊林。風雲合成一。開闔幽冥戶。靈變元迹滅。（四朝爲玉晨執蓋郎。故云高皐齊龍輪。）定錄言。

右十二條掾寫共一篇。

四朝。燕國人也。兄弟四人。並得道。四朝是長兄也。眞法其司三官者六百年。無違坐。超遷之。四朝職滿。上補九宮左仙公。領玉臺執蓋郎。中間久闕無人。後以恩和代四朝也。山下居民。今猶呼一平澤地爲郭千者。是四朝之姓。尚存於民口也。四朝往曾使人種植於此地也。年年四朝每行。皆過詣此山。以造恩和。遊看原阜。（此是茅傳中言也。按如此說。郭千止是種植處。非居止也。住處則長史宅東嶺是矣。今塘猶頗猶。決水不復甚停。人皆以爲田耳。然其地汗闊小塞。鑿自城池。可得汎舟而歌。但無人能追蹤遺世。可歎如何。後云此四朝年年行過遊看。是上補去後。猶復憶戀故居。所以數至良常。任情所好。）張元賓者。定襄人也。魏武帝時。曾舉茂才。歸鄉里。事師西河薊公。服朮餌。兼行洞房白元之事。後遇眞人樊子明於少室。授以遯變隱景之道。昔在天柱山中。今來華陽內爲理禁伯。理禁伯主諸水雨官也。此人善能論空無。乃談士常執本無理云。無者大有之宅。小有所以生焉。積小有以養小無。見大有以本大無。有有亦無無。無無焉無無。亦有有焉。所以我目都不見物。物亦不見無。寄有以成無。寄無以得無。於是無則無宅也。太空亦宅無矣。我未生時。天下皆無無也。其所論端據如此。桐柏諸靈亦不能折也。自云。昔曾詣蓬萊來晨生。晨生者。蓬萊左公也。與其論無。粗得人意。過此已去。尚未能本有。安能本無邪。與餘人論空無。天下中皆無人焉。其高氣乘理如此。東卿君、紫微、元淸、亦莫得而干也。理禁伯。官亦保命之監國也。（此論空無之理。乃殊得無宗。而元元幽趣可由觀矣。眞人之才義。亦是莊有俊宕。桐柏、紫微、元淸。遙相推進。言談之英辯者。故舉此爲標也。按左傳稱君之世子。東從曰撫軍。守曰監國。監國之任。則是副貳。疑此監國或因作監司也。）趙威伯者。東郡人也。少學邯鄲張先生。先生得道之人耳。晩在中嶽。授玉佩金鐺經於范邱林。邱林乃是漢樓船將軍衛行道婦也。學道得仙。遂授行超日月之道。又服九靈明鏡華。遂得仙。昔亦來在華陽內。爲保命丞。河圖云。吳楚得有得見太平者。其常語人云。此語不虛。此驗不及。（如此。諸學者何可不彌加勤勵也。）其存明鏡。非世間常法也。受范邱林口訣云。善嘯。嘯如百鳥雜鳴。或如風激衆林。或如伐鼓之音。時在天市壇上。脩然北向長嘯呼風。須臾雲翔其上。衝氣動林。或冥霧鬱合。或零雨其濛矣。保命有四丞。此一人主爲暴雨水。及領五芝金玉草。若欲致洪雨者。將可辭詣之也。（又理禁伯亦主雨水。若請雨。宜相參對也。）

其一柔是咸陽樂長治。東鄉司命君鄉里人也。爲小君所舉用。漢桓帝中書郎。晚從中嶽李先生受道。行七元法得仙。相去二百餘年。猶蒙顯拔之澤也。一人是孟君入室弟子鄭雄正者。孟君所顯用。孟君京兆人。或呼爲孟先生。不知何名位。其一人是西山唐房。此則神仙傳所載是蜀人。來奉李八百者也。樂長治主災害。鄭雄正主考注。唐公房主生死。趙威伯主仙籍。并記學道者。并暴雨水靈芝草。洞宮有察司。察吳越善民。在任不過此四丞也。其下則有四師。事在第三篇中。

定錄道此。

右此有掾寫。依紙墨亦言前篇。而中間有此失缺。此行後又割。恐別復有事。並遺落。深可恨惜耳。

杜契者。字廣平。京兆杜陵人。建安之初。來渡江東。依孫策人。會稽。甞從之。後爲孫權作立信校尉。黃武二年。漸學道。遇介琰先生。授之以元白術。隱居大茅山之東面也。守元白者能隱形。亦數見身出此市里。契與徐宗度、晏賢生合三人。俱在茅山之中。時得入洞耳。或自採伐貨易衣糧於虛曲。而人自不知之耳。猶琰者。即白羊公弟子也。今在建安方山中也。從帥禁山符云。爲孫權所殺。化形而去。往建安方山尋白羊公。杜必當於此時受道也。契音薛。即與契同。契字四畫。契二畫。小有異也。徐宗度。晉陵人。作孫皓左典軍呂悌司馬。受風谷先生氣禁道。故得契俱。晏賢生是步陟外甥。即宗度之弟子也。

契弟子二人。一人孫賁孫女寒華也。少時密與契通情。後學道受介琰法。又以法受寒華。寒華初去時。先叛入建安。依部武長張毅。毅即契通親。故得免脫。事平乃歸茅山耳。寒華行元白法。而有少容。今皆俱處也。元白道忌房室。自契受道。不得行此。吳豫章太守孫賁之子也。山陰王孫奚之子寒華也。尋此二人。乃因奔淫無讓。入道而用志。能自抑斷如此。此宜其階也。其是懂同堂兄。有了四人。各名鄰、安、熙、綽。而無寒名。是小名。又無奚。或爲士者也。其一弟子是陳世京。世京。孫休時侍郎。少好道。數入佛寺中。與契鄉里。故晚又授法。契初將寒華入建安之時。時亦同舉賓賴世京濟其密計焉。此數子今處茅山之外。非常在洞中之客也。亦時得入耳。亦數至長史舍屋間遊戲。然多在大茅之間。建安初爲孫休郎位。六十二年。杜初從孫策。不減年二十左右。則過時巳年八十許矣。不容此爾。世京今服尤澤瀉。寒華無所服。茅山無石室。則必應起廬舍。既有服餌。使須猶具。宜當貧衣糧。不容都爲隱默。但于時林乃幽阻。無人尋迹耳。守元白之道。常旦旦坐臥任意。存泥丸中有黑氣。存心中有白氣。臍中有黃氣。三氣俱仙如雲以覆身上。因變成火。火又繞身。身通洞徹內外。如此旦行之。至日向中乃止。於是服氣百二十過。都畢道止。如此。使人長生不死。辟却萬害。所謂知白守黑。求死不得。知黑守白。萬邪消却。忌食六畜肉及五辛之菜。當別寢靜思。尤忌房室。房室即死。

此道與守一相似。但如爲徑要以減之耳。忌房室甚於守一。守一之忌在於節之耳。初存氣出如小豆。漸大衝天。三氣纏煙繞身。共同成一混沌。忽生火在三煙之內。又合景以鍊一身。一身之裏。五臟照徹。此亦要道也。此數人並已三百餘年。正元白之力也。並是不死之學者。未及於仙道。元白事巳戴抄。出在第三卷用中。昔杜於建安初可年二十許。至寶興寧三年。始一百九十歲。精人又興學。而此云並三百餘年。恐長三字亦強可是二耳。若欲守元白者。當與其經。經亦少許耳。自可兼行以除萬邪。却千害。行之三十年。遁身隱形。日行五百里。一名此道爲胎精中景元白扶也。八月十四日夜保命仙君告。此告必應是告芽。亦可是試以戲長史爾。

芽守一竟。未起別疑邪。此一稱是論元白守一事。忽然慚實歉。實歉害是未更房中。因而及此也。渟景翳廣林。巖靆東霞升。晨風舞六煙。鬱鬱八道騰。五嶽何必秀。名山亦足凌。矯手撮洞阜。棲心滯中興。吐納胎精炁。元白誰能勝。右杜廣平恒喜歌吟此。今疏相示。

右定錄君道此。此亦應是十四夜告。

從杜來九條並有掾寫。共一篇。

峩峩岑山。幽巖鬱芳。卓卓先生。乘和來翔。散髮頹顏。躬耕陵堙。三餐自足。不期褒體。玉迹東映。慮響西彰。公侯招之。凌風振裳。處不矜嘿。出不希揚。被褐容與。杖策韻頏。此一篇有興手書。乃接解詩後。而後又仍接以嚴叙事門事。既其事止。取前一篇。已自有標。則此詩非復是杜所作。而不知其意甚詳。近所標靜舍地。此金鄉之至室。若非許長史父子。豈得居之。後世當有亦子賢者。乃得居此鄉。儕子孫非祕之。不可輕泄。按此所標。即應是後云長史所營屋宅處也。金陵之地乃盛。則此爲福地之地。非真仙不得居。故唯長史豫可居耳。赤子賢者。莫測爲誰。或是姓赤。或是大人。或將來矣。賢應逃者。乃得復得居之。既方是後世子孫時事。則非今所宜預言。故以此地福道。不欲宣顯。使人驚住。數有犯觸故也。許長史今所營屋宅。對東面有小山名雷平山。周時有雷氏養龍來在此山。後有姿叔茂、田翁亦居焉。其山北有柳洴水。既名曰田公泉。以其人曾居此山。取此水故也。雷平山在小茅北。基址相連。田公泉今具存在。右甚多水柳樹。故名柳洴。此泉即前所云隱者。長史宅自湮毀之後。無人的知處。至宋初長沙景王檀太妃。供養道士姓陳。爲立道士廨於雷平西北。的是今北廨也。後又有句容山其王文清。爲此廨主。見傳記知許昔於此立宅。因博訪耆宿。至大明七年。老公徐偶云。北先祖伏事許長史。相傳識此宅。只在今廨前烏桕樹處是。仍猶有齋堂前井存。于時草萊翳沒。王即芟除尋覓。果得砌井。土已欲滿。仍掘治。更加甓累。今有好水。水色小白。或是所云似鳳門外水味也。於是知是故宅。從來空廢。無敢居者。既云金鄉至室。須爲伏龍之宿。旅矣。其西北即有長岡連亘。呼爲長隱者也。之東北有山。俗人呼爲大橫山。其實名鬱岡山也。名山記云。所謂鬱岡山者也。下有泉水。昔李明於此下合神丹而升元洲。水邊今猶有處所。此山正東面有古時越翳王冢。本並字。後人雞作家。此山今通呼爲甚長隴。云古人合丹。劉翳是此。李明但言在方隅。後則疑其小近南。水邊不復見有基迹。或漸漸湮沒故也。越翳王是句踐四世孫。初不肯立。逃入茅山穴。越人薰出之。今墓猶未見損。於吳從過會稽。以周宣王十一年。爲孫誼諸告所殺。越人又殺諸告。不知那將還來葬此。或當有神異處故也。的塡冢。而知有兆域處者。

右定錄君言。

右三條有掾寫。

華陽中玉碣文在童初府西向。一云四面。其文曰。解帶被褐。尋生理活。發存三亦。洞我玉文。領理八老。二十四眞。不眠內視。徵氣綿綿。把錄太素。元之又元。神道在兮子來乃臻。

易遷云。鄧夫人語之。解此則得仙。此仙之要言。

易遷不解此。許侯可解注之。易遷則長史妾也。鄧夫人即鄧芝母也。此碣文乃粗可領解。皆上道中事。但下愚者無由究知之。故令長史解釋。亦或試以戲之耳。

右一條有某書。

隱居今所安經昭鑒前。欲立小石碣子。刻書華陽頌十五篇。皆讚述此山洞內外事。庶以標誠遙府。永垂遠世。而未辦作石。今且載其文於此曰。

河嶺徵往册。孔記昭昔名。三宿麗天序。兩金標地英。

右楊城

宅無乃生有。在有則逗空。靈構不待匠。虛形自成功。

右質象

總神刻三府。分途交五便。陰暉迎夜析。晨精留曉懸。

右形位

南嶽秀元鼎北嶽橫秦璧裘裏玉沙津周回隱輪迹

右標貫

左帶柳汧水右浚陽谷川土懷北邙色井洌鳳門泉

右區別

郭千峙流岸姜巴亘遠蹤廟貌或時變別宅乃恒悲

右迹號

吳居非知地越家距隱遷樹蓋徒低蔭石甃未嘗煙

右類附

果林鬱餘榛蔬圃蔓遺辛熒芝可燭夜田泉常潛塵

右物執

降鶴龜山客解駕青華靈凝宴含眞館高會蕭閑宮

右遊集

清歌翔羽集長嘯歸雲翻子茲有逸調空談無與論

右才英

標舍雷平下立靜連石陰上道已沖念兼華當軫心

右學類

方蝸遊瓊沙華陽棲隱居重離儻或似七元乃扶侑

右挺契

號期行當滿亥數未終丁迨乃承唐世將賓來聖庭

右機萌

濟神既有在去留從所宜靈迹何顯晦冥途自相知

右業運

刊石元靈上顯誠曲階門勤靜顯矜錄不負保舉恩

右誠期

右此十五首下各兩字是其一篇中意篇中字字皆有

眞誥卷十四

稽神樞第四

大茅山之西南有四平山俗中所謂方山者也其下有洞室名曰方蓬洞有兩口見於山外也與華陽通號爲別宇幽館矣得道者處焉此山去大茅山可二十許里西南六七里有一洞口見外近時有人入見一青蛇在洞中因與呼爲青龍洞山近上及北面四面亦皆有洞穴同不知何者是此兩口耳山上又有泉水冬夏不竭山（原缺）平所以號爲四平及方山也甚多產燭今積金山東（原缺）此洞皆能容大餘中諸道士所資爲藥也其中先止者有張祖常劉平阿呂子雅蔡天生龍百高並處于方蓬矣

張祖常者彭城人也吳時從北來得入此室祖常託形隱車而死故隱身幽館而修守一之業師事上黨鮑察者漢司徒鮑宣五世孫也察受道於王君鮑宣漢司隸校尉爲王莽所害宣子永永子豈豈子某劉平阿者無名姓名姓不示人也漢末爲九江平阿長故以爲號行醫術有功德救人疾病如己之病行遇仙人周正時授以隱存之道託形履朝而來居此室常服日月晨炁顏色如玉似年三十許人二君何容不知其本名既示不欲復改之耳滅孟之本族乃亦已離之在後矣

呂子華者山陽人也給君弟子已服虹丹之液而未讀內經來從東鄰受太嘗隱術而師之常以幽隱方臺爲樂不願造于仙位也

蔡天生者上谷人也小爲嘯父賣雜香於野外以自業贍情性仁篤口不言惡道逢河伯少女從天生市

香。天生知是真人。再拜上一槽香。少女感之。乃教其朝天帝玉皇之法。遂以獲仙。託形寫杖。隱存方壺。少女今猶往來之也。天生師之。

龍伯高者。後漢時人。漢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稱此人之佳可法。即其人也。伯高後從仙人刁道林。受服胎炁之法。又常服青飢方。託形醉亡。隱處方臺。師定錄君也。伯高名述。京兆人。漢建武中為山都長。擢零陵太守。馬援征南日。遺兄子嚴書曰。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

雷平山之東北。良常山之東南。其間有燕口山。三小山相隔。故也。一名曰方隅山。下古人皆合九鼎丹於此間也。幽人在此時。心樂居焉。今常遊此方隅山下。亦有洞室。名曰方源館。亦有二門。常見外也。常有此五人為旅。其山即是大横四面。別有二墩相聚。令人不復有呼其名者。前云李明合丹。即是此矣。幽人者。掾去世後。不欲顯名。故號為幽人。此是未受事。且停洞館修業也。山今亦有兩小口。五人為旅。即向之四平山者。旣去來相通。故時共遊處也。所以掾君夢詠云。向從四平山來也。右六條是手新寫。經是保命君所告也。

鹿迹山中有絕洞。絕洞者。纔有一二畝空地。無所通達。故為絕洞。洞室四面皆有青白石。亦以自然光明。如晝。晝作畫字如此。張形下正平。自有石牀石塌。曲夾長短。隨隔分別。有如刻成。亦弊盛也。東北有小口。纔劣容人。入入二三百步。乃得洞室。初入口甚急。愈入愈寬大也。口外南面有三積石。積石下有洴窊。即可得也。亦或以一小石掩穴口。穴口大小。但如華陽三便門。便門亦用小石塞其口。自非清齋久潔。終不可得。鹿跡洞子亦爾。不受穢氣故也。此山今屬南徐州界。正對茅山。北望見之。亦有道士住。鹿跡在石上。故仍以為名。洞口處乃可知。而甚險澀。亦無人敢觸冒者。此云如華陽三便門。則南洞北洞本天關。並東西及東南。皆是塞矣。

鹿跡華山中及洞主有謝稚堅、王伯遼、繁陽子。號名耳。是漢越騎校尉何苗叔達也。進之同母弟。少好道。曾居河東繁山之南。服食。故自號為繁陽子。中書答是吏部葛元云。在蓋竹山。恒與謝稚堅相隨。今稚堅乃在此。不知為去來往還。為當兩人同姓名也。後漢書云。何苗是何進異母弟。為車騎將軍。為附閹勢。並被害時。苗於朱雀闕下。與進將吳匡戰死。被斬。董卓又破棺出尸支解之。既非故為兵解去。不知那遂得來居此。其母亦被刑。苗既非進同生。官位復異。且苗而字達。於義不類。恐別是一弟。不必是名苗耳。

又有鄧良。鄧良南陽冠軍人。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迎督郵。自恥無志。因毀車殺牛。裂敗衣幘。遂去從師。受詩傳禮易。復學道術占候。家中謂已死。十五年乃還。潛修志節。抗操嚴恪。州郡禮辟不就。詔特徵賢良高第。半道委之還家。時三公爭讓位於良。遂不降就。年六十七。乃棄世東渡入山。今在鹿跡洞中。後漢安帝時人也。漢書所載事亦略同。

又有郎宗者。字仲綏。北海安邱人。少仕宦。為吳縣令。學精道術。占候風炁。後一旦有暴風。經宿。聞占知京師大火。燒大夏門。遣人往參。果爾。諸公聞之。以博士徵宗。宗恥以占事就。夜解印綬。負笈遁去。居華山下。服胡麻丸。得道。今在洞中。後漢書載郎宗事云。理京房易。善心算風角。六日七分。能望氣占候吉凶。常賣卜自奉。安帝徵對策。為諸侯拜吳令。時卒有暴風。宗占知京師當有大火。記識日月。遣人參候。果如其言。諸公聞而表上。以博士徵之。宗恥以占驗見知。聞徵書到。夜縣印綬於縣庭而遁去。遂終身不仕。子顗字雅元。傳父業。研精。學徒常數百人。順帝陽嘉二年。徵詣闕。上書十一事。拜郎中。還家後。為同縣孫禮所害。

其餘共王叔明、鮑元治、尹嵩姉之徒。復二十餘人。並在北山。不能復一二記之也。此數人是絕洞諸山之主耳。此絕洞仙人。亦思得學道者。欲與之共處於洞室。因時无其人耳。此洞既无所通達。正是地仙棲處。必非三十六天之限也。道毀由鸞。良可哀矣。寓家辱人哉。晉書。謂人食化宮衣冠。專此不得務道。家室本皆虛耳。此洞中乃是永宅。為戀戀不去。實是辱數人矣。此亦諷誚於長史耳。

右保命君告。

右三條楊書。

范師云。三官有獄官不名。廷尉名大理。李豐今為大理。都餘一守缺。以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守職如今獄之三官也。李豐字安國。改字宣國。馮翊人。李義子。本寒微有才志。遂事魏為尚書僕射。與夏侯玄謀廢晉宣王。事泄召來。令人以刀鐶撞腰殺之。大理當為大理。卽古之獄官。前漢猶魏時。廷尉亦名大理。此缺職是衛官也。王附子是王玄之小名。許虎即虎牙也。

鮑靚因吾屬長史。鼠子甚既爾。可語郡守。令得反。映亦周吾。其家比衰。欲非可柰何可寫存之耶。鼠子恐是鮑靚小名。鮑為南海郡。仍解化。兒猶未得歸都。所以屬之。鮑即許先生之師也。

右二條有楊書。

武當山道士戴孟者。乃姓燕名濟。字仲微。漢明帝末時人也。夫為養生者。皆隱其名字。藏其所生之時。故易姓為戴。託官於武帝耳。而此人少好道德。不仕於世。奕少孤。養母。母喪。行服。葬服闋。遂入華陽山。服朮食大黃及黃精。種雲母、雄黃、丹砂、芝草。受法於清靈真人。即裴真人弟子也。得不死之道。裴真人授其玉珮金鐺經。并石精金光符。遂能輕身健行。周旋名山。日行七百里。多所經涉。猶未得成仙人也。戴乃授行玉珮金鐺而止不死而已。未得神仙。於理為小難詳。後又云元真亦其鈔異。行之者神仙不死。又與本經不同。及石精金光符。既不為劍用。則止是解化一符單服者。此符主隱遁。不云健行也。植五品芝。世亦有法。

仙人郭子華、張季連、趙叔達。晚又有山世遠者。此諸人往來與之遊。處昔居武當。今來大霍。欲從司命君受書。故未許焉。山已得為太和真人。的服居在南嶽太和山矣。餘三人不見別顯出也。

戴公抱腹有十數卷書。是太微黃書耳。此人即謝允之師也。按經相傳太微黃書。非鄉入篇。有目錄。云凡有八卷。唯此一卷出世。今戴公乃有十許篇。亦為不同。拘服之義。謝恒以繫腰也。其外傳事亦同此。謝允字道通。歷陽人。小時為人所略。賣往東陽。後皆官。被繫在烏傷獄。事將欲入死。夜有老公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去來。於是得免。咸康中至歷陽。入武當山見戴孟。孟即先來獄中者。因是受道。又出仕。作歷陽、新豐、西道、三縣。所在多神驗。年七十餘猶不老。後乃告終也。應是師也。騎不明伏也。騎即太極真人時往來也。按說如此。假答問黃衣童意。亦可是午時既及謝。因此而助其事。黃衣童子者。即玉珮金鐺之官耳。云坐上常有一人共坐應者。受行玉珮金鐺經。自然致太極真人。詳云服九盛日月華。得降我太極之家。此之謂也。元真之法。亦其鈔要也。行之者神仙不死。

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仙道。歷作蹈字。弟子劉嶼林、辛仲甫、趙子常。

周真人有十五人。弟子四人解佛法。入室弟子王亮途、李建道、宋法堅。

桐柏有二十五人。弟子八人學佛。入室弟子干宏智、竺法靈、鄭文成、陳元子。此皆略舉標勝者耳。辛、泉、于、竺、皆假胡姓也。當是學佛弟子也。

右八條有掾寫。共一篇相連。

霍山中有學道者鄧伯元、王元甫。受服青精石飯。吞日丹景之法。用思洞房。已來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中夜書。以今年正月五日。太常遣羽車見迎伯元、元甫。以其日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北元[illegible]臺。受書位為中嶽真人。伯元吳人。元甫沛人。

華陰山中有學道者尹虔子、張石生、李方回。並晉武帝時人。授仙人管成子蒸丹餌朮法。俱服得延年健行。又受蘇門周壽陵服丹液之道。行已五十年。精心內視。不復飲食。體骨輕健。色如童子。以今年二月十二日。太一遣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元州。受書為高仙真人。張石生為東源伯。

衡山中有學道者張禮正、治明期、二人。禮正以漢末在山中服黃精。顏色丁壯。常如年四十時。明期以魏

末入山，服澤瀉柏實丸，乃共同止巖中。後俱授西城王君虹景丹方，從來服此丹已四十三年，中患丹砂之難，得俱出廣州爲沙門，是滕含爲刺史時也。遂得內外洞徹，眼明身輕，一日行五百里。又兼守一，守一亦已三十年。以三月一日，東華遣迎，以其日乘雲升天。今在方諸蓬室，俱爲上仙。（滕含以永和十年甲寅年爲廣州刺史，此得仙乙丑歲十二年，猶更出查也。）

盧江潛山中有學道者鄭景世、張重華，並以晉初受仙人孟德然口訣以入山，行守五藏舍日法，兼服胡麻，又服元丹，久久不復飲食，而身體輕強，反易故形，以今年四月十九日北元老太一迎以雲軿，白日升天。今在元州。

括蒼山有學道者平仲節，河中人，以大胡亂中國時，來渡江入括蒼山，受師宋君存心鏡之道，具百神行洞房事。如此積四十五年中精思，身形更少，體有眞炁。今年五月一日，中央黃老遣迎，即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今在滄浪蓬臺。（大胡亂者，是劉淵、劉聰時也。石勒爲小胡。）

剡小白山中有學道者趙廣信，陽城人，魏末來渡江入此山，受李法成服炁法，又受師左君守元中之道，內見五藏徹視法，如此七八十年。周旋郡國，或賣藥出入人間，人莫知也。多來都下市丹砂作九華丹，丹成一服，太一道君以今年六月十七日遣迎，停三日，與山中同志別去，遂乘雲駕龍，白日登天。今在東華海中有猥五山。中有學道者虞翁生，曾稽人也，昔受仙人介君食日精法，以吳時來隱此山，兼行雲炁迴形之道，精思積久，形體更少如童子。今年七月二十三日，東太帝遣迎，即日乘雲升天。今在陽谷山中。（猥山在海中，對白拿岸，今直呼爲猥山。）

赤水山中學道者朱孺子，吳末入山，服菊花及芷餌，後遇西歸子，從乞度世，西歸子授以要言，入室存泥丸法二十年，遂能致雲雨於洞房中。今年八月五日，西王母遣迎，即日乘五色雲車登天。今在積石臺。（赤水山云在邦縣有十里，從龍溪口入三百里，山正赤，週迴五十里，高千餘丈，如此則應是臨海赤嶽東北名赤嶽者也，許先生所住赤山，一名燒山，即此。）

名山五嶽中學道者數百萬人，今年有得道而升天者，人名如別，年年月月，皆有去者，如此不可悉紀。今爲疏一年之得道人耳。有不樂上升仙而長在五嶽名山者，乃亦不可稱數，或爲仙官，使掌名山者，亦復有數千。

九月二十日夜，清靈疏出。（清靈疏是談清靈也，此九月即巡是乙丑歲，即疏其年中得道者。）

右八條有掾寫，共一卷相隨。

吳唐者，長安人也，少爲縣吏，掌局，枉尅民人，民人訟之，法應入死，唐登委叛，遠道山林，餓經日，行至石室，遇見孫先生在室中隱學，左右種黍及胡麻，室中恒食，唐至乞食，經月不去，孫先生知是叛人，初不問之，與食料理，及誦經講道，說及禍福，唐聞之，於是心開意悟，因叩頭自撲，列其事源，立身所行，自首罪實，求得改往，遂留石室，爲先生掃除驅使，經四十年，後先生受其道，俱採藥服食胡麻，精修經教，得三百二十年，服丹，白日升天。

朱玮者，陳留人也，爲人無道，專作劫盜，後人發覺收掩，玮得逸出，遠他境，至汝南少室山中，見馮先生隱

學云，後三年，乃受其眞仙，留山服食修道，三十八年後，入東阮山中，壽百四十七歲，仙人降，將入大有山洞中成眞人。

郭靜者，潁川人也，少孤，無父母兄弟，窮苦，依棲無所，年十六，縣召爲吏，後得罪，仍逃伏，經二月日不出，遇見鄭先生救度一切，以法勸化之，靜遂隨鄭負檐驅使，經七年不敢懈怠，遂受其導引之要，餌服山玄茯苓，得壽三百歲，復於天維山赤松子降，受其二人眞道，今在大有洞中爲眞人。

范伯慈者，桂陽人也，家本事俗，而忽得狂邪，因成邪勞病，頓臥牀席，經年，迎師解事費用，家貲漸盡，病故不愈，聞大道清約無所用，於是慧變，聞沈敬作道士精進，理病多驗，乃棄俗事之，得五十日，病疾都愈，云云。後詣陸玩之，受眞內道，玩之不能入山，伯慈不樂於世，遂辭去，入天目山，服食胡麻，精思十七年，大洞眞仙司命君下降，受三十六籍經，後服還丹，白日升天。今爲元一眞人。（所注云云盡，上涉事人不能計取，非本眞誥，而不知誰跡，亦無所受者，而辭旨有用，故粗錄之，又此四人，各有所明，一則隱遁，二則凶劫，三則孤苦，四是事俗，並世間沸迹，遂能得道，足知心之所造，非關憑恩者也。）

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元仙女也，其同時今在大有室中者，廣寧鮑叔陽、太原王養伯、潁川劉瑋惠、魯郡段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爲代己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山之南，諸葛武侯昔建碑銘德於季主墓前，碑末讚曰：元漢太寂，混合陰陽，天地交泮，萬品滋彰，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眞誥云，季主碑銘後面頭是異處，劍經注云，奇刀生而蟲流，今東卿說云託形枕席，爲代己之像，似當是作錄形鑑九兵解去也，漢史既不顯其終，无以別測其事也。）

廣甯鮑叔陽者，漢高帝時，趙王張耳張敖之大夫也，少好養生，服桂屑而卒，死於廁溷間，今墓在遼東薊城之北山。（漢置燕郡，以薊屬燕，當是未分時也。）

太原王養伯者，漢高呂后攝政時，中常侍中郎琊王探也，少服澤瀉，興留侯張良，俱採藥於終南山，而養伯不反，遂師事季主。（前漢中常侍不用閹人，中郎非侍郎之官，或是後別爲此位耳。）

潁川劉瑋惠，漢景帝時公車司馬劉諷也，後事季主，晚服日月炁，爲入室弟子，道成，晚歸鄉里，託形杖履，身死桑樹之下，今墓在汝南安城縣西山。

魯郡段季正，本隱士也，不聞有所服御，晚乃從季主學道，行度秦州溺水，拘得尸而棄川邊，今南鄭秦川是也，此人亦季主入室弟子。（華此四人並是用嬰丸雜解之道。）

季主一男一女俱得道，男名法育也，女名濟華，今皆在委羽山中，濟華今日正讀三十九章，猶未過竟。（此亦欲離詳。）季主讀玉經，服明丹之華，挹扶晨之陰，今顏色如二十女子，鬚長三尺，黑如墨也，昨日東卿君道此，如所說，眞奇事也，不知果云何耳。（此六行爲君自記，與長史不知之辭，或云別有以。）季主託形隱景，潛跡委羽，紫陽傳其裁其事也，昨夜東卿至，聊試請問季主本末，東卿見答，令疏如別，爲以上皇願不怪之省記付火。（此楊君與長史書，今有華陽周君傳，記季主事，殊略，未見別眞手傳，依此語則爲非也，此前似有接語，今闕失一行。）

是後聖李君紀也，大都興衛者略同，然東卿復錄有注解，注解近萬餘言，大奇作也，昨來多論神化之事，聊及季主耳，去月又見授神虎經注解，注解非世間所聞，亦自不[illegible]其旨也，若更聞如季主，比者自當密白。（此亦楊君與長史對也，既是論季主事，故仍以相次，不復出其下卷，長史雖眞仙傳，欲以季主數在聞，所以楊君爲語問本末也，同論所注二

經。眞未出世也。

右十條有楊書。

范安遠適云，滿子不事齊，齊師伐之。春秋傳曰，滿无禮也。此則左傳上事。滿字作瞞字，音謾，國名也。非王十三年，爲齊桓所滅。不知何故違此，似有所指也。

莊子師長桑公子，授其微言，謂之莊子也。隱於抱犢山，服北育火丹，白日升天，上補太極闈編郎。長桑即是扁鵲師。事見魏傳及史記。世人術知莊生如此者，其有幾是可推也。

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得道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岳，或少室，往有壺公，正此人也。然未受太上訣，猶未成眞焉。其行玉斧單火符，是其所受之枝條也。施存是孔子弟子三千之數。三千之限有此人，而不在七十二者，明夫子不以仙爲教矣。壺公即費長房之師。單火符，世猶有文存。

右三條有楊書。

九疑眞人韓偉遠，昔受於中嶽宋德玄。德玄者，周宣時人，服此靈飛六甲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數變形爲鳥獸，得眞靈之道，今在嵩高。偉遠久隨之，乃得受法，行之道成，今處九疑山。其女子有郭芍藥、趙愛兒、王魯連等，並受此方法而得道者，復數十人，或遊元州，或處東華，方諸臺今見居也。南嶽夫人言此云，郭芍藥、漢度遼將軍東平郭騫女也。少好道，篤誠，眞人因授其六甲。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虔別駕漁陽趙該姊也。好道得月解，後又受此符。王魯連者，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伯綱女也。亦學道，一旦忽委壻李子期，入陸渾山中，眞人授此法。子期者，司州魏人，清河王傅也。其常言此婦狂走云，一旦失所在。此事乃出靈飛六甲經中。具長史抄出之。

漢大將軍霍光有典衣奴子名還車，同見一星，得年六百歲，今猶在焉。此事出方諸洞房經。後長史抄出。按魏書云，青龍元年，并州刺史畢軌送漢度遼將軍范明友鮮卑奴，年三百五十歲，言語飲食如常人。奴云，霍顯者，光祿小妻，明友妻是光祿前妻。如依此言，頗非虛矣。

吞琅玕之華而方營邱墓者，衍門子、高邱子、洪涯先生是也。衍門子墓在漁陽潞縣，幽州漁陽有潞縣，上黨亦有潞縣。衍門即滿門也。高邱子墓在中山聞喜縣，中山有安喜縣，聞喜乃屬河東。洪涯先生墓在武威姑臧縣。涼州治。作姑臧縣。此三郡縣人並云，上古死人之空冢矣，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尸解入六景山，後服金液之末，又受服琅玕華於中山，方復託死，乃入元州，受書爲中嶽眞人，于今在也。衍門子今在崇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洪涯先生今爲青城眞人。

激祖胎而死訣，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及趙伯元、劉子先是也。王君書用劍解，非龍胎諸丹。龍胎即是此丹耳。告終者，臧延甫、張子房、墨狄子是也。挹九轉而尸臭，吞刀圭而蟲流，司馬季主、甯仲君、燕昭王、王子晉是也。桐柏亦用劍解。言是此。吞刀圭者，非九轉也。司馬季主亦以霧丸作兵解。故有異云，前是異說，燕昭學仙而不見別說，戴箋云先靈說，則爲未究其事矣。周穆王北造昆侖之阿，親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墓乎汲郡。此則穆天子傳所載，見西王母時也。夏禹詣鍾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眞，而猶葬於會稽。此事亦出五符。中茅傳又云，受行元眞之法。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即服之，而方死，葬蒼梧之野。此諸君並已龍蛻靈阿，鳳鼓雲池矣，而猶尸解託死者，欲斷以生死之情，示民有終始之限耳，豈同腐骸太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遏違世之夫，塞俗人之願望也。古來英賢之士，唯未見斷處及淵得道，及鬼官之遊耳。至於青精先生、彭鏗、鳳綱、南山四皓、淮南八公，並以服上藥，不至一劑，自欲出處嘿

語，肥遁山林，以遊仙爲樂，以升虛爲戚，非不能登天也，弗爲之耳。此諸君自展轉五嶽，改名易貌，不復作尸解之絕也。鳳綱彭鏗名也。青精亦出彭傳，及王君傳。鳳綱方中，鳳綱并諸仙人，各有別顯。

軒轅自採首山之銅以鑄鼎，虎豹百禽爲之視火參鑪，鼎成而軒轅疾崩，葬橋山。五百年後山崩，空室無尸，唯寶劍赤舃在耳。一旦又失所在也。列仙傳云，及子鄉說然鵠，皆馭鵠，遂爲不同，亦可是化後更出而爲之也。王子者，帝倩也。倩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崩，營冢在渤海山。夏中衰時，有發王子冢者，室中無所有，唯見一劍在北寢上，自作龍鳴虎嘯之聲，人遂無敢近者。後亦失所在也。帝倩則帝嚳，外書作摯字。王子喬墓在京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唯見一劍在室，人適欲取視，忽飛入天中也。鑠巴昔作兵解，去入林慮山中，積十三年而後還家，今在鵠鳴赤石山中。漢書云，巴爲杜陽縣令太守。後下獄死。言仍是用靈丸解去也。亦出仙傳中。

右此三條，皆出㨂寫劍經中，經非可輕見，旣是說諸仙人事迹，隱居謹抄出以相輔類耳。

至人焉在，服瀸南辰，含虛萬世，乘景上旋，化成三道，日月爲隣，質元質皦，號曰元人，變成三老，友帝之先。安知至人，不有來遊，觀化兆間，混俗爲儔，釋羽沈鈴，安此南垌，豈將好兆，染俗久留。七聖元經中云，赤君下教，變迹作沙門，與六弟子俱，皆顯姓名也。爲世染俗，不滿生期，亦怪潛般，三柱爲災，賢者南遊，三嶽是之，元君來行，人其誰知。赤怪則星也。三災柱者，五車星中三柱也。陸遐反。

在元炁爲元君，在元宮爲元師，在南辰爲南極老人，在太虛爲太虛眞人，在南嶽爲赤松子，此乃天帝四眞人之師，太一之友。此四條是長史抄出，不審本是何經中事，並是說南嶽紫虛元君下教之旨。師友之目，小異諸經。

桐柏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重，周迴八百餘里，四面視之如一。在會稽東海際，一頭在亞海中，金庭有不死之鄉，在桐柏之中，方圓四十里，上有黃雲覆之，樹則蘇玡琳碧，泉則石髓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經丹水而南行，有洞交會，從中過行三千餘里則得。此山今在剡及臨海數縣之境，亞海中者，今呼括蒼，在寧海北鄞縣南，金庭則前右弼所稱者。此地在山外，猶如金陵，而與符洞邈之。今人元正知此處，即採訪人時有遇入之者，隱陳甚多，自可亦求，然既得已居矣，安能復覓趣，所以息心，桐柏眞人之宮，自是洞天內耳。

紫微夫人言。

右一條某書。

八渟山高五千里，周帀七千里，與滄浪方山相連比，其下有碧水之海，山上有乘林眞人鬱絕元宮，東王公所鎮處也。此山是琳瑯衆玉，青華絳寶，飛閣之金所生出矣，在滄浪山之東北，蓬萊山之東南。此即扶桑太帝所居也。方山即方丈山也。海中山名，多載在五嶽序中耳。方丈之西北有陰成大山，滄浪西南有陽長大山，山周迴各一千四百里，高七百里，其山多眞仙之人所居處焉。此二山是陽九百六歷數之標揭也。百六之運將至，則陽長水竭，陰成水架矣。陽九之運將至，則陰成水竭，陽長水架矣。頃者是陰成山水際已高九千丈矣，百六之來無復久時。陰成，水際出山高，則是滿乃顯云陽九，而言百六，似是誤言，亦可是水起際，如此。高非先水退際崩，但水性平，又非潰溢，二山相去不遠，未解那得頓爾懸絕如此。

右二條有長史寫。

未至廟第一高山西頭龍尾北洴，洪水一所，發地長六丈餘，廣五丈，入土六尺，水流勢擬地二百餘步，去

路三里，對廟後第二高山西頭洴，洪水一所，發地長四丈餘，廣三尺餘，入土四尺，水勢擬地三百餘步，去

路二里，近廟後汧脇一所，洪水發地長五丈餘，廣四丈餘，入地二尺餘，水勢流入汧中，去廟一百五十步，右蔣山北凡三處發洪水，流勢西北行。此三條是異迹，既不覺眞手，未審是非，又不知此發洪，當是何時事，山陌乃經有發處，以積石塞之，世呼爲蔣侯欽焉所，而山後不見有此，或昔是蔣侯初經之時乎。

眞誥卷十五

闡幽微第一

羅酆山在北方癸地，此癸地未必以六合爲言，當是於中國指向也，則當正對幽州遼東之北，北海之中，不知去岸幾萬里耳。山高二千六百里，周迴三萬里，其山下有洞天，在山之口，周迴一萬五千里，其上其下，並有鬼神宮室，山上有六宮，洞中有六宮，輒周迴千里，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也。周迴一萬五千五百，爲宮周迴一千里者三百二十五所，今此六宮，止得六所解，其餘空餘三百一十九所，計不容輒耳，蓋所言或有外測處也。山上爲外宮，洞中爲內宮，制度等耳。此山既非人跡所及，故山上可以得立容，不知山復有幾洞門也。第一宮名爲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以周迴論之，洞中直東西有三千七百五十里，今一宮周迴二里，是徑二百五十爲落屏故也，不解，其測所以也。第二宮名爲泰煞諒事宗天宮，第三宮名爲明晨耐犯武城天宮，第四宮名爲恬昭罪氣天宮，第五宮名爲宗靈七非天宮，第六宮名爲敢司連宛屢天宮，凡此六天宮，亦皆應有義旨，乃粗可領解，自不容輕改。凡六天宮，是爲鬼神六天之治也，洞中六天宮亦同名相像如一也，此卽應是北酆鬼王決斷罪人住處，其神卽應是屢呼爲酆羅王所住處也，其王卽今北

大帝也，但不知五道大神當是何者耶，凡生生之類，其死莫不隸之，至於地獄所在，雖有不盡一處，泰山河海，亦各有焉，此山外宮，皆是冥局屬司，主領文籍，洞中內宮，是住止及考讀之處也，今世家觀，有人死而復生者，並云，初北向行，詣宮府考審，或如城闕檢案文書，恐此皆是至山上外宮中耳，如初母班非泰山府君處，亦不覺入洞中，恐是神恍惚，不使知見實事耳，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宮門名，則百鬼不敢爲害，欲臥時常北向祝之三遍，微其音也，前云宮名，今云門名，是爲門亦因宮爲名，宮直是虛號，門則有榜題白，鬼皆見而人今亦知之，故所以長伏也，祝曰，吾是太上弟子，下統六天，六天之宮，是吾所部，不但所部，乃太上之所主，吾知六天之宮名，故得長生，敢有犯者，太上當斬汝形，此云下統六天者，不爲六天所統也，不但吾自所部領，乃太上令吾主之，故復以爲威，猶知郡縣宮府有蔡除，非自版之例也，第一宮名紂絕陰天宮，以次東行，第二宮名，此二字楊君當際紙下知此，操寫不熟，詳乃作七字，今世中諸本，皆作鄭七，此讀爾，宮雖有六，豈容是有七耶，此呪復號以次東行四字者，是欲令鬼皆得知其次鄭位例也，從此以次訖六宮止，乃咏臨六下，乃臥，辟諸鬼邪之氣，此一遍呪訖，六咏臨乎，又呪，如此三遍，乃臥耳，此法已並抄在第三篇修事中耳，人初死，皆先詣紂絕陰天宮中受事，或有先詣名山及泰山江河者，不必便經先詣第一天，要受事之日，罪考吉凶之日，當來詣此第一天宮耳，此宮是北帝所治，故後悉應關由，猶如今州縣之獄，初雖各有執禁，終應送監定其刑書，泰煞諒事宗天宮諸煞鬼，是第二天也，卒死暴亡，又經於此，此宮當得尊主收煞也，其卒死暴亡，恐文書未正，或姓名相同者，所以先來檢問之也，賢人聖人去世，先經明晨第三天宮受事，後云四明公各治一宮，不知此泰煞、明晨、兩宮，當是何公所居，禍福吉凶，續命災害，由恬昭第四天宮鬼官北斗君治，此暴亡及賢聖，雖先暫經，亦還應詣紂絕爲正也，中鬼官之北斗，是復籍先身之功罪乎，然武以必復入仙品矣，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武師將軍李廣利之妹也，利宿世有功德，利今亦在南宮受化，廣利爲漢武名將，伐大宛時，所殺戮殊不少，以先世功德，遂能消之，韓氏字安國，家道遂，不應關李相扶，夫主既同輕，恐人脫致疑，是以復標別言之，亦或由因緣致此也，童初府有王少道、范叔勝、李伯山、皆童初府之標者，少道、漢時人，王遜兒也，漢時山陽太守范叔勝、北地人也，魏文帝黃門郎李伯山、李冲父也，冲漢時爲白馬令，行陰德，或積世有道，中行所錄，此二府仙人，皆一進再進，得入此項，梁城作酆宮誦曰，

紂絕摽帝晨，諒事遘重阿，炎如霄中煙，勃若景曜華，武陽帶神鋒，恬昭吞青河，閻圖臨丹井，雲門鬱嵯峨，七非通奇蓋，連宛亦敢處，六天檣北道，此是鬼神家，

誦有二萬言，今略道六天之宮名，抄出之耳，夜中亦可微讀之，亦云辟鬼邪，前鄭三宮名武城，今云武陽，或當是有兩名也，蘇韶傳云，鬼之酆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異大，色味如菱，亦以上獻仙官，後又有稻重思事，既是爲日所說，兩炎處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爲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炎帝神農氏造耕稼，嘗百藥，其聖功不減軒轅、顓頊，無應爲鬼帝，又黃帝所伐大庭氏稱炎帝，恐當是此，非神農也，又外書云，神農牛首，今佛家作地獄中主煞者，亦牛首，復致疑焉，四明公身擅既有年限，太帝位秩，亦應加崇極，此雖已三千餘年，或恐如世中帝王不移，而公輪應遷也，武王發今爲鬼官北斗君，文王之子周武王也，姓姬名發，伐殷紂而爲天子，卽位二年崩，禮云，年九十三，竹書云，年四十五，按後云，四明公並得昇仙階而不道，北斗君既仰祚玉晨，亦應預同遷品耳，夏啓爲東明公領斗君師，啓之子也，姓姒，竹書云，卽位三十九年，亡年七十八，自崩滅後至今已卯歲，凡二千四百二十五年，按司命說啓在位二十四百年，得上神九宮，如此則宋元嘉四年去矣，文王爲西明公領北帝師，文王名昌，禮云，年九十七亡，此父子並得稱聖德，而不免官鬼，雖爲煞戮之過，亦當是不學仙道故也，

邵公奭爲南明公。邵公名奭，文王庶子，食采於邵，封於燕國，按周公、邵公、太公，俱佐命，邵公封，功在不殊，則爲南周公有輔翼，仙鬼之中，並光顯出，太公執招乘鉞，威斷甚深，乃獻出列仙，邵公思說甘棠，爲鬼職，亦復難了，皆當各緣其根本集分故也，酆都唯有六宮，而周文王父子顯當其三，明周德之甚深矣。

吳季札爲北明公。吳王壽夢之少子，闔閭之叔父，太伯之後也，亦姬姓，讓國，居乎延陵，今季子廟是也，雖有仁賢之德，乃宗乎先聖，亦有殊例，尋此諸公，前後參差，皆是道時代謝用人也，自夏啟以來，二千餘年，方得遷改，乃十倍於地下主者之數，明仙家品例，故爲貴妙。

四明公復有賓友四人，然此四公後並當升仙階也。四明主領四方鬼。賓友四人，其事在後，又按後定錄，皆云，邵奭爲東明公，行上補九宮右保，此乃仙階之證，而與前不同，且皆尚未去，邵理不得仙，恐脫耳，誤云邵耳，既云東明公，則應鄭是啟也，其疑事別在後也。

西明郎十六人，主天下房廟鬼之血食。此即亦應是隸西明公，協廟血食是受命居職者，非謂稱邪假附也。

周顗爲鬼官司命帥，今以鄧岳、程遐二人代，以其多事故也。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仕晉，過江位至尚書僕射，元帝永昌元年，王敦南下，遣收於石頭南門被害，年五十四，追贈光祿開府，諡康侯，鄧岳字伯山，陳郡人，討郭默有功，咸康初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於州病亡，辛元子後云，鄧岳爲顧劾與罰焉，此當是已遷也，程遐代郡人，爲石勒謀臣，妹爲勒妻，官至右僕射開府，代鄧公勒死，爲石虎所殺也。

西明都禁郎賈誼，昔爲治馬融事不當，被黜守泰山，泰山君近請爲司馬，已被可。賈誼，前漢文帝時爲梁孝王傅，壅憤嘔血而死。後云，荀爲泰山君，用馬洪爲司馬，今當代之也，馬融字季長，扶風人也，博學有才理，鄭元之師也，仕後漢爲南郡太守，未嘗按劍殺人，性樂辯，被徙朔方，於路自刺不死，後赦還，拜議郎，延熹九年病亡，年八十九，融則傳復小異此耳。

南門亭長，今用周撫代郗鑒。一門有二亭長。輒有四修門郎。一天門凡八修門郎也。門郎爲天門亭長下官。此是北帝門也。後漢云，主南北門禁，則一宮有二天門也，尚韶傳云，修門郎有八人，乃冒副遇下，今見居職，恐此不然，周撫字道和，潯陽柴桑人，周訪子也，先爲王敦將，敦下伐都，事敗，與鄧岳俱走西陽蠻中，敦被殺赦出，又爲將討蘇峻，後伐蜀平李勢，封建成公，爲領四將軍益州刺史，乃三十許年，興寧三年病亡，贈征西將軍，諡壯公，郗鑒字道徽，高平人，郗愔父也，永昌元年，率流民來渡江東，後討平王敦，封高平公，又爲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鎮廣陵，復鎮徐州，蘇峻平，拜司空，改封南昌公，獨鎮京兆城，咸康五年病亡，年七十一也，贈太宰，諡文成公也。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臧洪代隗囂。又一人是王波，新補。此亦正是南門者，其餘四明公四宮門，亦應大有，並不顯出，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雅有節義，漢末，洪舉義兵誅董卓，後爲青州及東郡太守，背袁紹，紹攻圍，食盡被殺，乃嗟之，隗囂字季孟，天水人，有才德，漢末，爲物所附，前漢末，據隴西，自稱王，建武元年，光武伐之，憤恚得病，發疾亡，王波，渤海人也，晉尚書令史，有才能，投石虎，爲中書監，被殺。

紀瞻本爲撫河將軍司馬，今爲北天修門郎，代田錄。瞻與虞譚更直一日守天門。北天猶應是北帝門也，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初仕吳爲中郎將，吳平，還洛，舉秀才，稍遷爲會稽太守，遷侍中、尚書僕射、驃騎將軍，泰興二年病亡，年七十二，贈開府，諡穆侯，田錄，魏武帝時爲程矜參軍，後爲河間太守，反叛，爲劉棻所破，虞譚字思奧，會稽餘姚人，仕晉成孫也，位至衛將軍，有光祿開府，武昌侯，咸陽八年病亡，年七十，贈光祿，諡孝烈侯也。

魏劍領廬山侯。劍字君思，會稽人，仕晉成，任公事，司徒左長史，丹陽尹，至左民尚書，平陵侯，永和七年病亡矣。

顧和從遼東戍還，有事已散，北帝當用爲執蓋郎。蓋郎范明，遂補典柄侯。顧和字君孝，吳郡人，少孤，有志操，仕晉爲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吏部尚書、領軍尚書僕射、尚書令，永和七年病亡，年六十四，贈侍中司徒，諡穆公，外戚不顯，范明雖前漢有范明字友，恐非是此人，又諸武許先生者，擇與前漢有范明，士非范者數人，呼之，呼爲周勤，周勤字子魚，吳郡陽羨人，周處之也，仕吳爲鄱陽太守，晉有威嚴，既討內叛者，吳郡人也，以孫策時入山聚衆，策討之，乃敗，舉餘枝死，弟名翼，亦勇健，策衆回會，乃被刺殺之爾。

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此有八人，事在後，殷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晉康帝建元初，爲揚州刺史，永和六年，以中軍將軍，都督五州，北伐無功，敗還，爲桓溫所廢，徙東陽，永和十二年病亡，善

論，故與何晏對也，晏字平叔，何進孫，善言元理，位至侍中尚書，黨曹爽，爲司馬宣王所誅。

溫太眞爲監海開國伯，治東海，近取杜預爲長史，位比大將軍長史。溫嶠字太眞，太原祁人，仕晉爲江左將軍江州刺史，下平蘇峻，位至驃騎將軍開封，封始安公，咸和四年病亡，年四十二，贈大將軍，諡忠武公，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博識多智，注春秋，仕晉，歷家尚書郎，位至都督荊州，鎮襄陽，伐吳有功，封當陽侯，太康五年還洛，於鄴縣病亡，年六十三，贈征南大將軍，諡成侯。

何次道始從北帝內禁御史，得還朱火宮受化，以其多施惠之功故也。後辛元子亦云如此，次道名充，廬江灊人，位至尚書令、驃騎將軍，除揚州刺史，錄尚書，輔正世業，奉佛，多施惠，立功德，每爲善事，以永和二年正月戊寅病亡，年五十五，贈司空，諡文穆公，按如此言，鬼職雖位，非四明公，而獨得受化朱宮，升居仙品者，此當是深功厚德之所致也。

魏武帝爲北君太傅。北君則北斗君周武王也，四明各有賓友，恐北斗君不置此職，當以太傅准之，魏武帝曹操，沛國譙人，英雄撥亂，匡定天下，封魏王，加九錫，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病亡，年六十六，此年十月，魏文乃受禪，追贈太祖武皇帝也。

其餘多不能復一二，蓋鬼神之事，不足示於世也，荀公言也。荀公即是荀中侯，既錄司命，統諸鬼官，故究知之，但論事參差，前後舛互，如似疑問隨答，非自然敘述一事也，世人多不信幽冥鬼神，故戒勿宣示，若致疑謗，徒爲失爾，右此前一段所說，不記何年月，以後並適少事檢之，則似應是乙丑年也。

人臥牀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之侵人，常依地而逆上。鬼者陰物，多因緣以害其氣，或附人害，或依器物，或託飲食，然後得肆其因穿耳，昔有人病在地臥，於病中乃見鬼於壁穿下，以手爲管而吹之，此即是鬼吹之事也。

人臥室宇當令潔，潔盛則受靈氣，不盛則受故氣。故氣之亂人室宇者，所爲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耳。

當洗沐澡潔，不爾先眞矣。故凡皆謂鬼神壓蠲不正之氣，此等皆承人爲患，既爲助無主道，豈可暱也。勿道學道，道學道鬼犯人，事亦不立，使人病，是體未眞故也。眞誥亟多此戒，云一言一事，灌乃減算，豈但疾病而已，所謂仙者，必實學何，遐殺之耶，緊應何察，有如影響也。

山世遠受孟先生法，暮臥，先讀黃庭內景經一過，乃瞑，使人魂魄自制練，但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是爲合萬過也，得三四過乃佳。北嶽蔣夫人云，讀此經亦使人無病，是不死之道也。此四條並是可承用事，已別抄在第三篇中，孟先生即魏是京兆孟君，及竭用鄭承者，前編有四嶽蔣夫人，今又云北嶽，未審有兩人，爲是誤也。

夜行常琢齒，琢齒亦無正限數也。煞鬼邪，鬼常畏琢齒聲，是故不得犯人也。若兼之以漱液祝說，亦善。叩齒卽神存，故鬼邪不得干，今修上道者，日夜恆行此事，所以並得長生術。

昔鮑助者，濟北人也。助既卑微，外書不顯。都不學道，亦不知法術，年四十餘，忽得面風氣，口目不正，兼入口而兩齒上下恆相切拍，甚有聲響，如此晝夜不止，得壽年百二十七歲，後乃過寒過大冰，墮長壽河中死耳。北帝中間亦比遣煞鬼及日遊地殃，使取之，而此煞鬼終不敢近，助鬼官問其故，天煞答云，此人乃多方術，以禍於我，常行叩齒，鳴打天鼓，以警身中諸神，神不敢散，鬼氣不得入，是以无有緣趣得煞之耳。以此論之，若助不行冰渡河，亦可出千歲，壽不啻也。當是過大寒凍，步行冰上，口噤不能復叩齒，是故鬼因溺著河中耳。患風病而齒自叩動者，猶尙辟死，却煞鬼矣，何況道士眞叩齒鳴天鼓，其身神耶。仙方云，常存液叩齒，使人反少，以此而言，人命使无定限，一切皆是天道耳，若修道精勤，如鮑助琢齒，何容不得永年，正患有時懈替，則爲鬼所困，同於溺河之徵也，凡諸鬼亦是不能犯智，乃以風病爲多術，豈爲智邪。

酆都山上樹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粒幾大，味如菱，其餘四穀不爾，但名稻爲重思耳，杜瓊作重思賦曰。

諱諱春茂，翠矣重思，靈炁交被，嘉穀應時，四節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鬱乎，浩京巨穗，橫我元臺，爰有明祥，帝者以熙，此之謂矣。此更說郡邸中事，仍復及祖思耳，說祝人有祠者，不容有蒸嘗之義，蓋即是前所云獻奉仙官故也，又是年限足，應受餘生，亦復死，便有祠事矣，杜理字伯瑜，揚人也，博學有才思，注韓詩，兼明數術，逆計機當代漢，仕劉禪時為鴻臚太常，延熙十三年亡，年八十餘耳。

侍帝晨有八人，徐庶、龐德、爰愉、李廣、王嘉、何安、解結、殷浩，並如世之侍中。李廣、漢武時騎將軍，征匈奴時，被更道，恒慨自刎而死。王嘉、蜀人，平帝時為郎中，至王莽為漢官遷郡，不肯侯公孫述，伏劍而死。徐庶字元直，潁川人，故章陵亭劉備，後魏武時，南安人，隨張繡南降魏武，拜立義將軍，屯吳城，為關羽所害。龐德字令明，南安人，隨張繡南降魏武，拜立義將軍，屯吳城，為關羽所害。爰愉字世都，濮陽人，有才辯，多術藝，事晉武，辭司徒魏舒府，位至侍中、中書令監，解結字祖述，潁南人，孫弟也，亦仕晉黃門侍郎、中丞、揚徐州刺史、尚書，道王倫時，為孫秀所害也。何殷二人，已注在前，前所說唯道二人，今當是更請周，乃悉具顯之。

四明公及北斗君，並有侍帝晨五人，其向者八人，是北大帝官隸耳。選用亦同。侍帝晨之號，仙官亦有，俱是侍中位也，此言選用與同，不知止取名位，當品才識，兼論功德耶，此諸人才位永不相類，恐幽途所設，別當有以耳。

又有中郎直事四人，如世之尚書也。戴淵、公孫度、劉封、郭嘉，今見在職封者，是元德之養子。此職雖是太帝領僚，如今散官，如世之尚書耳。戴淵字若思，廣陵人也，仕晉，歷位至護軍尚書僕射、廬陵侯、賜光祿、盜簡侯，公孫度字叔治，遼東人，淵之祖也，初為遼東太守，遂安中遼帝號稱王，超天子羽儀，傳國子康，至孫淵，被司馬宣王所滅，劉封本羅侯寇氏子，劉備未有兒，養為息，性剛猛，有氣力武藝，後退節度賜死，此異族為嗣，亦是仍得賜姓也。郭嘉者，字奉孝，潁川陽翟人，魏武謀臣，為軍謀祭酒，病亡，年三十八，蓋眞侯也。

元德今為北河侯，與韓遂對統今尉仙官。仙官又有北河司命，蓋保侯，亦司三官中事，乃缺東華官保命君領之，此則是北河侯，必是相統屬矣，劉備字元德，涿郡人，初起義兵，後遂據蜀，稱尊號，三年病亡，年六十三，蓋昭烈皇帝，尋于時同為三國之主，魏武孫策，今位任皆高，劉此職雖小而缺仙官，其位任皆高，劉備趙演等所害，蓋乃騷雄而未免寇雠，乃得與劉備對仕，殊為不類，雖缺仙官，蓋復趙劉也。

又有大禁晨二人，如今尚書令，漢光武及孫文臺二人居之。光武劉秀，字文叔，高祖八代孫，起兵討王莽，亦稱帝，平定天下，即位三十三年病亡，年六十三。孫堅字文臺，吳郡人，策父也，袁術表為破虜將軍，豫州刺史，討董卓，後伐劉表，初平二年，為袁術軍黃祖部下人所射，亡年三十七，堅雖忠烈，而位微，今與天子同職，亦似韓遂之匹元德也。

又有中禁晨，如今之中書令監，有二人，顏懷、楊彪，二人居之。懷字思季，彪字文先者，顏懷字思季，未詳此人，楊彪字文先，宏農人，漢司空楊修父也，董卓悖亂，扶濟獻帝，東西危苦，備經三司，至魏文黃初六年，乃亡，年八十四。

許長史父今為彈方侯，彈方侯有二人，各司南北，許長史為南彈方侯，劉贊為司馬，鮑助為北彈方侯，韋遵為司馬，亦各主南北門籍，許領威南兵千人，鮑助領威北兵千人，如今世有羽林監，威南威北兵，如道家天丁力士甲卒之例也。二禁晨及南北彈方侯，亦是北帝官屬也，受此語時，未必不呼許名，恐是楊白不疏之耳，北帝呪所稱威南威北，即謂此一脚風，蓋是驍勇者也，許氏事具在別篇，劉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好讀兵書，慷慨有大志，黃巾賊蜂起，寶九世孫，即鮑信子也，清白有高節，漢末為中庶子、黃門郎，魏文帝御史中丞，敷陳淨忤旨，左遷治書執法，後被誅，韋遵字公蕭，吳人，即韋昭之孫也，博學有文才，善書，仕晉成稱之世，為尚書左長郎、中書、黃門侍郎，代王遵少為臨川郡守，以母憂亡，年六十四也。

孫策為東明公賓友。孫堅長子，字伯符，漢末，聞父領衆，先渡江東，乃欲定中國，拜討逆將軍，封吳侯，臨過江輕脫，為仇客所射，瘡發而亡，年二十六，弟權代任，後遣遂長沙桓王，策初從東出，然道士于吉，後歷鏡見之，驚怒叱，故瘡潰而死，昔項羽之英傑，逾於孫策矣，俱是不得王而霸不顯出，乃歷世相傳，云為吳興卜山王，常居昭觀上，故太守不敢上，上者輒死，亦謂為立廟，呼為霸王也。

眞誥卷十六

闡幽微第二

漢高祖為南明公賓友。劉邦字季，沛郡豐人，起自布衣，伐秦平項，創漢之基，即位十二年病亡，年六十二。

晉宣帝為西明公賓友。司馬懿字仲達，河內人也，魏世為大將軍太傅，嘉平三年病亡，年七十二，追相國，謚宣文侯，晉武受禪，追謚高祖宣皇帝。

荀彧為北明公賓友。荀彧字文若，潁川人，漢末為尚書令，布風儀識鑒，初為魏武謀臣，欲以安漢社稷，被殺，謚，服藥自盡，年五十，謚敬侯，追贈太尉，荀之列在賓友，亦如逕陵之匹四明，位雖非亞而德望實矣。

其中宿運先世有陰德惠救者，乃時有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也，在世之罪福多少，乃為稱量處分耳。大都行陰德多恤窮厄，例皆速詣南宮為仙。在世行陰功密德，好道信仙者，既有淺深輕重，故其受報亦不得均同，有即身地仙不死者，有解形尸解去者，有既終得入洞宮受學者，有先證朱大宮真形者，有先為地下主者，乃進品者，有先經鬼官，乃遷化者，有身不得去，功及子孫，令學道，乃致庇者，諸如此例，高下數十品，不可以一概求之。

漢元規為北太帝中衛大將軍，收郭長翔為長史，以華歆為司馬，此所謂軍公者也，領鬼兵數千人。辛元子所說，與此大異，蓋是受有滿後，或能幾被退換故耳，漢元字元規，潁川人，咸和中為征西將軍江州刺史，鎮武昌，咸康六年，於鎮病亡，年五十二，追太尉，謚文康公，未病時，乃獨見陶侃乘輿來迎之，於此得病而亡，郭翔字長翔，武昌人，少有高志，漢欲引為上佐，不肯，就亡後，與其兒孫俱去，漢公作東大將軍，治在東海之東，統十萬兵，取吾為司馬，聞者本欲取謝仁祖選官，以為資器未足，時大侯先取為都尉，是以拘逼王長侯為長史，雲以軍事，其有高德，又云，王丞相為尚書令，大用事，決萬機，據如此語，即元子所說，知復假服在將，今以郭為長史，當是後更轉任，仙謝仁祖在世為侯射，鎮西將軍，乃官資器未足，殊為難辭，王丞相即王導，長孫是導之元子，早亡，謝歆字子

魚，平原人，爲豫章太守，與孫策，策亡從魏武帝，歷顯位，爲司徒太尉，封博平侯，太和五年亡，年七十五，謚敬侯。

孔文舉爲後中衛大將軍，以張繡爲司馬，唐固爲長史。孔融字文舉，魯人，孔子二十代孫，漢末名士，爲北海太守，後爲曹公所害。張繡，武威人，濟從子也，漢末，因亂起兵，後降魏武，爲破羌將軍，從征烏丸，未至而病亡，謚定侯。唐固字子正，丹陽句容人，修身勵行，博學治術，注國語公羊穀梁傳，孫權黃武四年爲尚書僕射，年七十餘病亡耳。

陶侃爲西河侯，亦領兵數千，近求滕含自代，猶未許。侃以徐寧爲長史，欲坐收北閥叛將不擒免官，當以蔡謨代寧。陶侃字士衡，先自丹陽人，遷居鄱陽，後徙廬江，而爲潯陽柴桑人，晉世累經征討，大有功，位至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荊江二州刺史，長沙公，咸和四年還長沙，亡於樊谿，年七十六，贈大司馬，謚桓公，庾亮代之。而郭長翔啟云，陶公正有隱議，未得救用，又別記云，陶公亡後少時，追先崖死傳數與其兒，相傳云，公謝鄢延輿，庾公相會語天上事始判，故令郎知，于時庾猶存，發三四年而亡。滕含子並，南陽西鄂人，永和中爲平南將軍廣州刺史，於州病亡，謚戴侯，陶以其自代，實位復是奇思。徐寧字安期，東海郯人，羨之祖也，初桓彝舉與庾亮書，稱爲海岱清士，後任至正員吏部郎、冠軍江州，順陽偕侯襲之，年少時嘗來形見，自稱寶是汝祖，成其禍福，後果如言。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光子也，位至揚州刺史，又授司徒，不受，永和十二年病亡，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文穆公，靜此不讓，叛將，亦是鬼，鬼不能相制，由如人也，人皆非自然威攝，然其猶能以勤此躬，而況其同類乎。

四鎮皆領鬼兵萬人，中官領兵不過數千。四鎮有泰山君、盧龍公、東越大將軍、南巴侯、四官各領萬人。四鎮非正是四方，今此處並在中國，退還不過數千里耳，他方復應大有，所以後首皆云也。

何曾爲南巴侯。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何夔子也，性豪侈而博學孝悌，初仕魏世，積遷尚書、征北將軍、司徒，封朗陵侯，晉太尉、太保、太宰、朗陵公，太始四年亡，年八十餘，謚曰元公。

曹仁爲盧龍公。曹仁字子孝，魏武從弟，雄勇冠世，善弓馬，數從征伐有功，位至車騎將軍，都督荊揚益州，諸軍事大將軍，封陳侯，黃初四年病亡，年五十六，謚曰忠侯也。

劉陶爲東越大將軍。漢魏晉凡有三劉陶，後漢者字子奇，潁川人也，靈帝侍中尚書令，後繫獄閉氣而死。魏世者字季治，淮南人，劉曄之子也，才辯而無行，曹爽用爲選部郎，後出平原太守，被王誅之。晉世者字正奧，沛國人，永嘉中爲揚州刺史，此三人不知何者是東越大將軍，以意言之，多是正奧耳。

荀顗爲太山君。荀顗字景倩，彧第四子也，博學有理思，佐命晉世，起家爲黃門郎，遷尚書僕射、司空、太尉、太傅，太始十年亡，年七十，謚曰康公。蘇韶傳云，劉孔才爲太山公，欲反，北帝已誅滅之。孔才，即劉劭也。又似顗爲泰山太守，劉被召作太山府君，克日便亡，不知此二位與君復各是異職否耳，又云有太山令。

領一萬兵鎭處亦有數百處也，領數千兵鎭處亦有數百處，更相統隷耳，皆有長史司馬。王文度鎭廣陵，忽見卒來召作平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云，我今已作此官，卒云，此是天上職耳，須臾去，稱迎至而亡矣。天地間事理，乃不可限以胸臆而尋之，此幽顯中都是有三部，皆相關類也，上則仙，中則人，下則鬼，人善者得爲仙，仙之謫者更爲人，人惡者更爲鬼，鬼福者復爲人，鬼法人，人法仙，循環往來，觸類相同，正是隱顯小小之隔耳，達者覽之，殊無復所關。

荀顗取顧衆爲太山將軍，用曹洪爲司馬，桓範爲長史。顧衆字長始，吳郡人，顧愷孫，顧祕子也，仕晉丹陽尹，領軍尚書僕射，永和二年亡，年七十三，追贈特進，謚靖伯。曹洪字子廉，魏武從弟，數征伐，爲驃騎將軍，封樂成侯，太和六年病亡。桓範字元則，沛國人，家大富而驕傲，有才學籌策，仕魏世，位至大司農，爲曹爽與被誅也。

王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即王右軍也，受時不欲呼其名，所以道其字耳。逸少即王曠之子，先有風疾，昔苦，後爲會稽太守，永和十一年去郡，告誓不復仕，先與許先生周旋，頗亦營道，至升平五年辛酉歲亡，年五十九，今乙丑年，說云五年，則亡後被繫，被繫之事，檢迹未見其咎，恐以懟告誓爲譴耳。

蔣濟爲南山伯，領二千兵。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仕魏，歷位至太尉，從宣王誅曹爽，其年亡，謚景侯，爲領軍時，有其婦夢亡兒爲太山五伯，來迎太尉四孫阿爲太山令，求囑阿乞轉在好處，濟即爲仍之，阿亦即亡，後又夢云，已蒙轉錄事，凡知此例，鬼官職位，雖略因生時貴賤，而大有升降，皆由德業之優劣，功過之輕重，更品其階級，不復得全依其本基耳。

王廙爲部鬼將軍。廙字世將，琅邪人，導從父弟也，多才藝，攻書，善屬文，解音聲，位至平南將軍荊州刺史，年四十七病亡，贈驃騎，謚康侯也。

此有職位者，粗相識耳，其無位者，不可一一盡知之，如此散者，無限數也。此皆後陰所改，飾別是前中候，以止道職不稱姓，而顯復云姓，恐所

以分別爾爾也，所戮人多是近世，當由代謝參差，家易識者矣，三代乃遠，而兩漢魏晉，實有一段才名人，如劉向、董仲舒、揚雄、張衡、蔡邕、鄭元、王粲、阮籍之儔，並不聞顯敘，術數有如管輅、郭璞，亦無標迹，故當多不該三官，頗得預於仙家職任矣。前論帝王中亦不均，魏文晉武，受命之主而不顯，反言魏武晉宣，孫權與劉備同，亦不載述從，此並當啟闢之基，功高業推故也，其繼體守文之君，都無所出矣。

右以前後兩過受事，皆是楊君受旨書，多儳治，又掾更寫兩本，悉無異，並各成一卷相隨，始末訖此耳。

許肇今爲東明公右帥長帥長之任，如世間中書監。許肇字子阿，即長史七代祖司徒敬也，雖有陰救之功，而非陰德，故未獲受化，既福流後裔，方使上拔，然後爲九宮之仙耳，此帥長之官，四朝亦並應有之。

鄧輿爲東明公，云行上補九宮右保公。前云鄧爲東明公，今乃是東，若非名位之誤，則東明之宮既無常遷擢，則鄧鑒是皆中書監，說云鄧耳，亦可是有甘棠之緣，故不限其年月耳。

右七月十六日夜，定錄君所告。

此二條別受，不關酆記部。

辛元子自敍并詩。此下舊除半行去，不知當是何字也。元子字延期，隴西定谷人，漢明帝時諫議大夫，上洛、雲中、趙國三郡太守辛隱之子。辛隱字某某，檢外書未得此位業，按諸辛譜閥閱族，前漢有辛慶忌，後漢有辛精，並高直之士，辛毗是其七世孫，則隱是毗之八世祖，但一百四五十年中而已，八世據其太促耳。元子少好道，遵奉法戒，至心苦行，日中菜食，鍊形守精，不遊外物，州府辟聘，一無降就，遊山林，棄世風塵，志願慕子晉於緱岑，侶陵陽於步元，故改名爲元子，而自字延期矣。不圖先世之多愆，殃流子孫，結眚刊於帝簡，逐沈逮於後昆，享年不永，遂沒命於長梁之津，西王母見我苦行，酆都北帝愍我道心，告敕司命，傳檢三官，攝取形骸，還魂復真，使我頤胎，位爲鑒神，於今二百餘年矣。溺水致命者，因王行之女，恐即此形骸，皆不復得生，並是反質胎神耳，雖有道心而無道業，故不得居仙品也。近得度名南宮，定籍朱陵，藏精待時，方列爲仙，而大帝今且見差領東海侯，代庾生，又見遷補禁元中郎將，爲吳越鬼神之司，王事靡盬，斯亦勞矣。若夫冠晨佩青，靈條羽袂，鳴鏘仙階，轉軿瑤室者，雖胥素心而卒日也，恨未便得與元真併羅，同晏瑤堀，察鈞韶之遺音，擷靈芝乎幽峯，振翠衣於九霄，偕元翮於十方耳。方當攝御羣鬼，領理是非，處衆穢之中閒，雜交於邪魔之紛紜，非與道德爲儔，閑眼與盱賓爲疏，就比熙寂於元境，逍遙於太初哉。夫同體借合，物亦類分，相聞邈矣，係崇委積，是以名書上清，丹錄元殖，有道之氣，與靈合德，託體高輝，故來相從，今贈詩三篇，以敍推情之至也。其辭曰：陽君既爲吳越司命，道統鬼神，元子職輔。

方旣相識，故先遣以陳情也，許鬼皆既異，不應是自邀擊，亦當曰受敎之耳。

時昔入冥鄉，順翮應靈招，神隨空無散，形與虛雲消，形非明玉質，元匠安能彫，躡足吟幽唱，仰首翫鳴條。林室有逸獻，絕此軒外交，遺景附圓曜，嘉音何寥寥。此篇敍事迹之本志也。

寂通寄興盛，元炁攝動音，高輪雖參差，萬仞故來尋，蕭蕭研道子，合神契靈衿，委順浪世化，心標窈冥林。同期理外遊，相與靜東岑。此篇中情之來緣也。

命與康酆阿，逸跡超冥鄉，空中自有物，有中亦無常，悟言有无際，相與何濛染，目擊元解了，鬼神理自忘。此篇論人鬼之幽致也。

元子云，魏時辛毗字佐治，是七世之孫也，漢建武一年，從隴西徙居潁川陽翟縣，毗仕魏世，使持節大將軍司馬、宣王軍師、衛尉，封侯，毗子名敞，爲河內太守、太常卿。所說並與魏志同也。

元子云庾生者晉庾太尉也北帝往用爲撫東將軍後又轉爲東海侯今又用爲鄧亭侯侍帝晨右禁監近取馮懷爲司馬侍帝晨如今世侍中右禁監如世右衛將軍而甚重如復興前大興中懷將軍也帝晨無司馬此是右禁之職耳馮懷字祖思晨樂人晉成帝時爲太常散騎常侍卒追贈金紫光祿階也

左禁監是謝幼輿以鄧岳爲司馬此則准左衛將軍也功與名齊即謝安伯謝尚之父也爲王敦長史孫盛郗太守年五十三病亡昭太常孟康侯鄧岳已在前而云代周顗爲司馬帥耳

郗南昌公先爲北帝南朱陽大門靈關侯後又轉爲高明司直昔坐與劉慶孫爭免官今始當復職也高明司直如世尚書僕射前云郗爲南門亭長平長恐即靈關之職既以周顗代故得轉司直而郭長翔靈語亦云郗公昔屈爲天門亭長羅選常用州征二千石未有三公作也郗此所以得遠遊劉慶孫名興中山人劉遐石之兄也才藏昏黯爲東海王越長史永嘉中病相繼而亡年四十七酸棗縣將軍蔡眞侯也

何次道今在南宮承華臺中已得受書行至南嶽中此人在世施惡之功甚多故早得返形甫荀公說何始得還朱火今言已受書則元子所受後成在後耳

周伯仁近見用爲西明公中都護中都護如世太傅之官也坐選鄧攸不平左降爲中護中護准少傅周司命帥當得秘迫代而遷此宮也鄧攸字伯道平陵廣陵人仕晉爲太子洗馬吏部郎河東太守爲石勒所沒後得還江東爲吳郡太守吏部尚書白成和元年病亡贈光祿故從胡勃遷時乃難其已見自攸亡弟之子來渡江遂自無見絕後嗣謝安默曰天道無知令鄧伯道無兒

右辛元子所言說冥中事亦多矣今粗書其麤者耳不復一二具說此記雖元子所受而雜有楊君之辭也揚書不存今有撮寫本耳此紙後又被翻缺恐事亦未盡

夫至忠至孝之人既終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從此漸進得補仙官一百四十年乃得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從此漸進得補仙官一百四十年聽一試進也此地下主者亦即是洞中所記李更等者非別鬼官復爲主者也一百四十年一進便入第二等給仙人使乃得稍受道教耳

至孝者能感激鬼神使百鳥山獸巡其墳延也至忠者能公犯直心精貫白日或割藏煞身以激其君者也比干今在戎山李善今在少室有得此變練者甚多舉此二人爲標耳比干剖心可爲至忠至於孝子感盛者亦復不少而今止舉李善殊似不類當李善之地乃可涉忠而非孝迹也恐以其能存李元後屑使獲繼嗣因此以成其孝功所乃論耳若程嬰齊公孫杵臼亦應在孝品矣李善字次孟本南陽育陽李元家奴溪逮武中元家人之死遂而巨富唯存一孫兒名續祖尚在孩抱語奴復共欲殺之而分其財善乃密負抱祖逃匿邱山中哺養乳乃爲生計至十歲餘出告縣令縣離愈意於是表旌悉收其奴殺之而立續祖爲家光武拜書爲太子舍人後遊日南九江太守其事迹正是如此而緣離厚所說少復有異耳

夫有上聖之德既終皆受三官書爲地下主者一千年乃轉補三官之五帝或爲東西南北明公以治鬼神復一千四百年乃得遊行太清爲九宮之中仙也以年限罰之是盡更不及忠孝也計此終後凡二千四百年乃得入仙階蓋知前輩是夏啓非召公明矣李子亡後至晉興始入百八十計未滿千歲不知那已爲明公耶鄧郗中所記都先頓說五帝者恐此如北帝之例復有五耶所以後晉英雄者爲五帝上相而北帝有秦皇矣又虞韶傳云揚雄張衡等爲五帝得與秦帝爲侍但當或有小五帝不盡耳揚張之輩亦或不然也

夫有遊邀之才有絕衆之望發其浩然不營榮貴者既終受三官書爲善爽之鬼四百年乃得爲地下主者從此漸得進補仙官以從此以進以三百年爲一階此率是高士逸民之品也從主者以去是入仙階不復爲地官耳

夫有至貞至廉之才者既終受書爲三官清鬼二百八十年爲一階耳此格復此小階高士而年數倍於忠孝成知忠孝貞廉爲行之寡耳

二百八十年爲地下主者從此以漸得進補仙官以夫至廉者不食非己之食不衣非己之布帛王陽有似也此自應以夷齊爲標高士中亦多此例而今乃舉王陽先沈蜀當年捧繡自然非故爲較深者也

夫至貞者紛華不能散其正炁萬乘不能激其名操也男言之務光之行有似矣女言之宋金縢女是也人也

夫有道者非止不淫於色亦是淡乎榮利也務光辭湯讓而投石投河宋女恐是子胥所沉投沙於漂水之陽者後既投金以贈之故謂之金漂漂字或顯作溧字耳

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或易世錄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陰德根葉相及也既終當遣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也男留左女留右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受地仙之道矣隱終之日視其形如生人之肉脫死之時尸不雖直足指不青手足不皺者謂之先有德行自然得尸解者也此是先世有陰功當錄不拘於迹者既非己身所辦故以一骨酬副三官也此甘恐是實形之骨非人行之骨既被遺落當復重生之耳大都論仙鬼中諸人在世有別腹剖腹支體分裂死者永自不聞發形其神先以離山故今形可得而聞傷殘初不斷神矣而世或有見鬼身不全者蓋是尸魂託附者耳非其大神本經之主也尸解之說復有多錄已抄記在第三篇中耳

右此五條皆積行發仙不學而得但爲階級之難造道用年歲耳要自得度名方諸不復承受三官之號令矣此雖五條而有七事事中復有輕重非至志者亦不辦得此例也今粗在學道之品微微小業便可與之比肩況乃眞妙者乎由是言之可不自誓耳

諸有英雄之才彌羅四海誅暴弊亂拓平九州建號帝王臣妾四海者既終受書於三官四輔或爲五帝上相或爲四明分賓友以助治百鬼綜理死生者此等自奉腦於三官永無進仙之望坐煞伐積酷害生死多故也鄧宮中諸人職皆是矣疑荀或一人清秀望潔非殺戾虛害唯以謀猷智策佐魏武耳乃得爲賓友與醫高等比位恐當別有旨趣凡在世有才識勢解爲一時所稱者既沒並即隨才受其職位不必執其在生之小卿先先諸考錄也若適爲非理是所不論者悠悠冗散不辯其人者踏無大小悉當安之

秦始皇今爲北帝上相劉季今爲南明公賓友有其人甚多略示其標的耳此是卑述號帝王者之宗耳北帝之有上相亦當如四明之有賓友也

齊桓公今爲三官都禁郎主生死之簡錄晉文公今爲水官司命其楚殿公趙簡子之徒數百人今猶散息於三官府未見任也此等名位自是三官之寮耳光豫眞仙家事矣五霸亦一時之雄齊桓晉文遠職並要楚殿公即莊王也簡子雖非霸限亦擅命專制所少天帝使尉熊之事必是北帝之府矣劍經序稱燕昭亦得仙燕昭六國時英主遂不隨於三官乃知鍊丹獨往亦爲疎拔也從論忠孝已來至此並出據寫劍經中東卿司命所說即是鬼神事語抄出擱此以相證驗自三代已來賢聖及英雄者爲仙鬼中不見殷湯周公孔子閎閎勾踐春秋時諸卿相大夫及伍子胥孫武白起王翦下至韓信項羽盡減入仙品而仙家不錄之如樂毅王猛王莽董卓等凶虐過甚恐不得補職僚也而異域有智軋陰頡石勒石虎諸雄傑亦都不預及書之耳

眞誥卷十七

握眞輔第一

蕭寂幕門，研神保形，和魂夷炁，守發神關者，豈可以與夫坐華屋，鏗鐘鼓，饗五鼎，鬱綺紈者，同日而論之哉。大羅之與籠樊，俱一物耳。是以古之高人，皆去彼而取此矣。老氏寧悶悶不察察，而況我之鄙夫。（未知此一段是何書中語，既有道之辭，故錄以抄出，是兩手抄耳。）

元元即排起注之曰，故元元以八風爲盤箭，天地爲隄防，四海爲罌罍，九州爲稗稻，積之以萬殊，蒸之以陰陽，其陶鑄也，充隆吹嘘，剛柔清濁，象類不同，呼吸含吐，恭柏榮注之曰，九絕、獸、神禽也，因起此在乎羣麗，擬乎激奇之際，終年不足以極其變，萬殊不足以適其內，日月不足以曜其目，八澤不足以遊其足，青雲爲卑，九垓爲淺，八紘爲小，四極爲近，以此變動無常，恆入芥子之內，玉晨之玉寶，太微之威神矣。（元元即排起調彈張相榮，並是神虎隱文，擬神詩中句，如今再注之，乃取錫雄元爲論中語，更小增損易彈之，故蓋是理符義會可得然也。）

夫心與冶遊乎太和，唯唐虞能克其任矣，神與化蕩乎無境，唯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曠不能以爲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蒙不能以爲妙耶。（此一段亦是元爲論中語，不知此復以何所別喻耳，蓋知引抱朴外篇博喻中語也，凡有異處，皆以朱書爲別知此也。）

若夫奇神儵詭，恢譎無方，陰陽之所煥育，川澤之所函藏，則羲和浴日於甘淵，烏飛司晨於扶桑，江婦登

沼而解珮，二女御風於瀟湘，潛蛟龍戰於元泉，蕃邱叟馬於淮陽，靈洲海運於南極，東山遙集於帝鄉，驌驦抗轡於瓦鑪，江使感夢於宋王，是以洞庭雖廣濟之不容刀，盧龍雖峻越之不崇朝，嶇山懸嶺，絕闊千仞，束馬絹竹，則安樂歸晉，遼海決瀆，橫帶天渠，公孫不競，則其亡忽諸。若夫飛靈白馬，即墨天山，三江之渟，九河之源，尚爲足語哉。吾子飛軒結駟，徵眄林薄，徒聞山河之寶，魏國所以未究，夫吳起一言而武侯心怍也。（此二條是庾闡楊都賦中語也，凡四條，並與乎宙之，小虛實紙，乃古而拙，此條與眞誥相連，故並存錄，相隔載之也，祕君。）

秦始皇作長安渭水橫橋，廣六丈，南北三百八十步，六十八間，漢時橋北當都水令丞，領徒千五百人，署關京兆，董卓壞之，魏武帝更作，廣三丈，今橋是也。（夫橋、瑞物也，當金氏之世有六種，將必見乎晉矣，五霸諸侯，厥德過之，故六橋嘉瑞耳，非復耳，非發子孫也，預告事無絕絕乎，此注下四十八字，黃民手所妄益，是載義熙十二年宿山刻出六種，故欲附會宋祖，輒立此辭，而不知事無大乖，迫可忿笑。）

秦爲阿房殿，在長安西南二十里，殿東西千步，南北三百步，上坐萬人，庭中可受十萬人，二世爲趙高所殺於宜春宮，宮在城南三里，二世葬其傍，司馬相如所云墓蘇穢而不修者是也。

秦欲天下兵器，鑄以爲銅人十二，當（此十四字共一行，行前魚鱗，餘十在，今足令成字知此。）之諸宮，漢時皆在長安，董卓壞以爲錢，餘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魏明帝欲徙詣洛，載至霸城，重不能致，今在霸城大道南，胸前有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諸侯以爲郡縣，正法律，均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迹六尺，秦丞相蒙恬、李斯所書也。」（缺失秦字。）廟中鍾簴四枚，皆在漢高祖廟中，魏明帝徙二枚詣洛，故尚方南銅駝巷中是也。

漢昭帝平陵，宣帝杜陵，二銅鍾在長安，夏侯征西欲徙詣洛，重不能致之，在青門塞道南，其西者是平陵鍾，東者杜陵鍾也。（此後少始皇陵一事。）鴻門在始皇陵北十餘里，漢書云張良解厄於鴻門者也。

秦王（疑是楚王，作秦王誤耳。）項籍以沛公爲漢王，都漢中，而分關中爲三秦，章邯爲雍王，都大邱，今槐里是也，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今萬年縣是也，董翳爲翟王，都高奴，高奴縣在咸陽西北，今省。

高祖自漢中北出褒三面，皆平之，漢書云乘霧而連席卷三秦者也，此三縣今皆有都邑故處也。（此後少一事，當是零失也。）

杜陵，宣帝陵也，宣帝少依許氏在社縣，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曰樂遊廟，因苑爲名也，徙關東名族四十五姓以陪杜陵，司馬相如弔二世云，臨曲江之隱洲，開曲池也。（此一條增損，語小異，不解那得始此。）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關中記語也，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爾抄其中事。

東方有赤氣之內有詠言曰，小鮮未烹鼎，言我嚴下悲。（此是東鄉宮中歌詩之辭。）

盤桓啓素鄉，河靈已前驅。（此兩句是揮神詩中之辭。）

風伯不搖條，神虎所挾扶。十一月二十四日，儵忽之間，卅洞房中云，在丹幄帳中，有如人聲讀書如此。（此是存洞房三眞事，并前條，並楊所自記所感聞之事也。）

得書，知洗心謝過，甚敍盡心，相行復來，張生頓首。

覺題云許君。

近知來有北行事，悵不面，今致黃長命籙一枚，後復果不，張生頓首。

覺題云楊君。

夢見一人似女子。著烏毛衣。覺此二短折封書來。發讀。覺見憶昔有此語。而猶多有所忘。又夢後燒香。當進前室。（此章記夢見張天師事信。云張生者。即曠遠諱。今疏示長史。故不欲顯之。又見系師注老子內解。皆稱臣生稽首。然此亦可是系師書耳。）興寧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楊君夢見一人著朱衣龍冠。手持二版。懷中又有二版。召許玉斧。出版皆青爲字。云召作侍中。須臾玉斧出。楊仍指此是郎。玉斧自說我應十三年。今便見召。未解儀體向人。答若爾。可作刺。玉斧作處道未解儀典。方習厲之言。須十三年。向玉斧揖而去。（此章書半紙。是口受寫楊君所夢。故獨內楊事中。侍中之位。所謂侍帝長者也。版青爲字。即青錄白簡也。）

四月二十九日夜半時。夢與許玉斧俱座。不知是何處也。良久。見南嶽夫人與紫陽眞人周君俱來。坐一牀。因見玉斧與眞人周君語曰。昔聞先生有守一法。願乞以見授。周君曰。寡人先師蘇君。往昔見向言曰。以眞問仙。不亦迂乎。僕請舉此言以相與矣。玉斧曰。情淺區區。貪慕道德。故欲乞守一法爾。言未絕。周君又言曰。昔所不以道相受者。直以吳倉之交而有限隔耳。（周是汝陰人。漢太尉勃七世孫。故云倉人也。）君乃眞人也。且已大有所稟。將用守一何爲耶。言訖。豁然而覺。覺不知在何處。此夢甚分明。故記之。

四月九日戊寅夜鼓四。夢北行登高山。迷淪不寤。至明日日出四五丈乃覺。覺憶登山半日許。至頂上。大有宮室數千間。鬱鬱不可名。山四面皆有大水。而不知是何處。某因仰天。天中見一白龍。身長數十丈。東向飛行空中。光彩耀天。因又見東面有白衣好女子。亦於空中行。西向就白龍。徑入龍口中。須臾復出。三入三出乃止。又遶某右邊。向某而又覺某左邊有一老翁。著練衣裳。芙蓉冠。挂赤九節杖而立。俱視其白龍。某問公。何等女子。徑入龍口耶。公對曰。此太素玉女蕭子夫。取龍炁以鍊形也。此人似方相隸爲官也。某又問翁何人。來登此宇。公答曰。我蓬萊仙公洛廣休。此蓬萊山。吾治此上府。君故來。乃得相見耳。某又問公曰。此龍可乘否。公答曰。此龍當以待眞人張誘世、石處安、許玉斧、丁璋寧也。某又問一龍而四人共乘耶。公曰。此侍晨帝官龍也。譬如世輜車朱鳥。更一日乘以上直也。須臾間。公呼此四賢來來之間。某與公及此女。以嘝席共坐山上。俱北向望海水及白龍。并有設酒食。酒中如石榴子。合食之。柈亦亦世間柈。柈中鮭也。覺久久許。四人並東來。共乘一新輜車。青牛青汕重車。上來到。並掛此公及某。並共語。語畢。公見語曰。向所道四人。此則是也。覺張誘世年可五十。石處安甚黃蒙。年可十三四。許玉斧年如今日所見。丁璋寧年可三十四五。許並著好單衣。乘帳履版。惟處安著空頂幘。公又曰。玉斧。府君師友也。某曰。不然。公又曰。張誘世、常山人。公弟子也。石處安、汲郡人。鉤盤夫人弟子也。才均德敵。並人士也。公因語四人言君並可各作一篇詩。以見府君老子亦顯聞文雅之美言也。於是公各付一青紙。及筆各一。以與四人。四人即取曰。但恐倉卒耳。於是石處安先作詩。其文曰。

靈山造太微。豎巖絕霄峯。紫煙散神州。乘翻駕白龍。相攜四賓人。東朝桑林公。廣休年雖前。所炁何蒙蒙。

寶未下路讓。惟年以相崇。

次張誘世作詩。其文曰。

北遊太漠外。來登蓬萊闕。紫雲遶靈宮。香煙何鬱鬱。美哉樂廣休。久在論道位。羅班眞人坐。齊觀白龍遊。

雌式四人用。何時共解帶。有懷披襟友。欣欣高晨會。

次許玉斧作詩。其文曰。

遊觀奇山峙。漱灑滄流清。遙觀蓬萊闕。巍巍衝霄冥。紫芝被峰巖。四階植琳瑤。紛紛靈華散。晃晃煥神庭。

從容七覺外。任我攝天生。自足方寸裏。何用白龍榮。

丁璋寧作詩。其文曰。

元山構滄浪。金房映靈軒。洛公挺奇尚。從容有無間。形沈北寒宇。三神棲九天。同寮相率往。推我高勝年。

弱冠石處安。未肯崇尊賢。嘲笑蓬萊公。呼此廣休前。明公將何以。却此少年翰。

四人作詩畢。並以呈公。公讀畢而笑曰。此詩各表其才性也。石生有逸才而輕邁。張生體和而難解。許生廣慎而多疑。丁生率隱而發遲。夫輕邁則眞炁薄。難解則道不悟。多疑則思無神。發遲則得靈稽。所謂殊途者也。若能各返其迷悟。其所悟不當速也。府君弟子所謂管略請論有疑。疑則無神者矣。

言詩畢。各起立共下山。下山之頃。又見此女子乘白龍而北去。某與諸人步行南下。至山下而各各別去。公曰。復二十年。當共會於七葉宮。遊此地也。於是豁然乃悟。汗流終日。不能飲食。初下半山。見許主簿來上。相逢於夾石之間。公語主簿曰。汝何來遲。吾爲汝留四升酒在山上坐處。可往飲之而還。逐我。主簿即去上山。須臾見還。行甚疾。未至山下相及。公曰。美酒不。答云。猶恨酸。公曰。此太平家酒。治人賜也。彥曰。欲得長生飲。太平何酸之有耶。故是野家兒也。守一慎勿失。後當用汝輔翼君。於是共至山下。各別。某末將主簿及玉斧東去。公還上山。其三人西去五十步。公又遣一信見告云。許牙累府君。某答云在意。到十日夜。某先具疏此夢。上白諸眞道。得此異夢。分明如不眠。不審是何等。願告之意。唯紫微夫人見答云。爾眞炁內感。靈來萬方。神表八元。形與魂翔。此實著至之象。事顯幽冥。非虛構也。如洛公語也。可密示斧子等。勿廣宣。露靈中旨也。非小事哉。深慎。衆眞並笑。清靈曰。以冥通冥也。心感洞照。南嶽君之力也。（此又一夢。事後東間寫得。既不自見本。不知誰書。所稱某處。是楊君。又當書此以呈長史。故云某耳。又此四月。或即是乙丑年。亦可是寅年耳。）

十月二十三日夜。夢在一大山上。有人見告。此是蒙山大洞室中也。室四面坐相向。皆柏林龍鬚席。四壁多文字。而不可了。許長史著葛幾單衣白袷。坐東面西向。復有三人。皆錦衣平上幘。其一人自稱曰。我趙叔臺父。昔見汝於吳下矣。（定籙皆云。昔趙叔臺、王世卿。亦言儒學。竟不知人意。爲北明公府所引。則是似此人之子。而不知是何時人耳。）吾坐北面南向。許長史伏坐上。因引筆作書。乃沈吟思惟。良久書畢。即見示曰。此書可通否耶。書曰。日月之道。虔處再拜。今奉作書酒盃盤一具於南方。來年六月。可以入郭遣送之事。好而又好。水火之期。求我於大木之日矣。（此云。指此書。欲以刻名也。成翁是成帝。漢時亦有人名此。）

有學之而不得者。未有不學而得之者也。信哉斯言。右長史寫青紙上。因以見示。（此云。指此書。欲以刻名也。）

豎巖之曰。郭是何義。長史答曰。是洞中假郭。非家墓之郭也。又難曰。何以爲虔。又答曰。虔者敬之始。下有文字。敬之文耳。又難曰。何以爲晨。答曰。晨者日下成。待日成而月得耳。三錦衣人同證曰。幸哉幸哉。學不

可欺往來至道之時。此一條楊自記所夢事，不知是何年，云六月入邦，未測所說也，此上半行被剪除，正疑是稱姓名耳。許先生前潛景逸世，隱光九霄，冥神洞觀，顧光靈府，幸甚幸甚。平昔周旋，經綿盟誓，超尋先登，獨造方外。先生年乃大楊君三十歲，先生初入東山時，楊始年十六，紀述時年十九，如此，明楊小便好道也。自隔暉塵行已，今日東眄雲漢，遠先言阻，伏想元宮融和，所莅休宜，時乘八風，平蕩滓翳，六天攝威，消滅魔氣，願使真正之信，流行三元，元無之感，變無窮矣。君前臨發頻煩，想夢所見，贈惠手跡，爲信，既感冥通，銘得之後，檢忽未頃，如覺千載，適能得之，奇而難解，所謂微乎妙哉，微乎妙哉，近卽疏記所夢密呈。此先生被貶後，楊君因書與之也，一書麻紙，極好，此是寫本，所以得存耳。

義頓首頓首，陰塞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未得覲傾企，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公第三女昨來委瘵，且來小可，猶未出外解，蠶情反側，動靜馳白。

頃疫獲可畏，而猶未歇，益以深憂。

給事許府君侯。此六字折紙背題。

義白，二吏事近卽因謝主簿屬鄭西曹，鄭西曹亦以卽處聽，但事未盡過耳，事過便列上也，自己以爲意此段陳曾王戎之徒，實破的也，謹白。此書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劉家昨夜去使人，惻惻似中後定也，義明日早與主簿至墓上省之也，晚或復覲，楊義頓首頓首。

先昨亦得車問，想當不審，且以惋怛之，自非研元寶精，有凌霜之幹者，亦自然之常也，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上也。

義白，奉賜絹，使以充老母夏衣，感感，西伯養老之惠，然義受遇過泰，榮流分外，徒銜戰恩眷，無以仰酬，至於絹帛之錫，非復所當，小小供養，猶足以自供耳，謹付還，願深見亮，義白。

義白，此間故爲清淨，既無塵埃，且小掾住處亦佳，但義尋還，不得久共同耳，尋更白，義白。此二條共紙書，又俱失上紙。

義頓首頓首，宿昔更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此覲返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得主簿書云，野中異事，郡書別答，奉覲乙二，謹白。此背無題，恐失下紙。

義頓首頓首，旦白反，不散風燥，奉告，承安和，行奉勤白，書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雲芝法，不得付此信，往義別當自齋，謹白，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稱楊與長史書，上紙重頓首，下紙及題疏，並名白，又自稱名云尊體於儀式不正可解，既非拔號意，又非師資法，正當是作貶推敬長少深抑意爾，侍者之號，卽其是也，都不見長史與楊書，既是經師，亦不應致輕，此並應時制宜，不可必以爲准。

義頓首頓首，言日攸處，未覲廷情，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義燒香始訖，正爾當暫還家靜中，晚乃親展，謹白不具，楊義頓首頓首。

義白，野中未復近問，然華新歸，已當佳也，惟猶懸心，奉覲乙二，義白，承今日穫稻，昨已遣陳伋，經紀食飲，守視之，謹白。

長史許府君侯。此六字題折紙背，題在山解中答書，十月五日也。

義白，符書訖有符教事，脫忘送，適欲遣承，會得告，今封付，別當抄寫正本以呈也，不審竟得服制盡丸未，若脫未就事者，當以入年爲始耶，義前所得分者卽服，日日爲常，不正聞有他異，唯覺初時作六七日，聞頭腦中熱，腹中絞沸耳，其餘無他，想或漸有理，謹白。

義白，主簿孝廉，在此奉集，惟小慰釋，小掾獨處彼方，甚當悒悒，義比日追懷，眷想不可言，上下頃粗可，承行垂念，謹白。

義白，昨及今比有答教事，甚忽忽，始小閑爾，頃在東山所得手筆，及所聞本末，往當以呈，比展乃宜，義白。

義白，奉告具諸，一二動靜，每垂誨示，勞損反側，義白。

義白，五色紙故在小郎處，不令失也，謹白。

義白，明日當東山，主簿云，當同行，復有解廚事，小郎又無馬，義卽日答公，教明日當先思共相併載致理耳，不審尊馬可得送以來否，此間草易於都下，彼幸不用，方欲周旋三秀數日事也，謹白。右此前五書，並是在縣答長史書，或是望說，或失上紙也。

義白，許東興昨中後見顧，主人猶小設，亦不覺久垂當去，張泓續至，其時日猶可也，奉告云，扶關入門，甚爲異事，由義不能節適酒食，且宜道實，伏用悚息，願復察恕，謹白。此事在都答書長史，當在護軍府中時。

義白，承撰集得五十許人，又作敍眞，當可觀乃益，味元之徒，有以獎勸，伏以慨然，義聞似當多此比類，暮當倒笈尋料，得者遣送，謹白，已具紙筆，須成，當自手寫一通也，願以寫白石耳，願勿以見人。此當是貢石方，或是五公殷法，相連自此後可並是錄去世後事，不知誰領錄，得存當事，黃民就其伯問得也。

義白，漢書載季主事，不乃委曲，稽公撰高士傳，如爲清約，輒寫稽所撰季主事狀讚如別，謹呈，洞房先進經已寫，當奉，可令王曠來取，一作已白，恐忘之，謹又白。今所有紅牋紙書者，卽是此也。

義白，承昨雨，不得詣公，想明必得委曲耳，明晴暫我乃宜，義白。此三書俱失上紙，並是在都時答。

義頓首頓首，晴猶冷，奉告，承尊體安和以慰，比復覲展，反命不備，楊義頓首頓首，長史許府君侯。侍者白此九字，題折紙背。

義白，季主學業幽元，且道跡至勝，乃當在卷之上首耶，東卿君大歎季主之爲人，又羨委羽之高沖矣，承撰集粗畢，極當可觀，未覲華翰，預已欣歎，奉覲一二，謹白。所書東卿論季主事，本別書寄紙，今在第四篇中。

所撰要當令得七十二人，不審已得幾人，若人少者，亦當思啓冥中，求其類例也，然造一段作，且當徐徐，未可便出也，亦欲自繕寫一通呈明公，明公常所存棲，乃希心於此者也，義白。

義白，孔安國撰孔子弟子亦七十二人，劉向撰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宗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者爲亦七十二人。此雖留書蓋也，此一書首尾具而不見題，當是函封也。

義白，別紙事，但憶有此，乃至佳，可上著傳中也，輒待保降，當咨呈，求姓字，亦又當見東卿，此月內都當令成畢也，動靜以白。此又失上紙，書講是紛送神仙傳答也，保降者，須保命者來也，又注此并書，並似在縣下時，非京都也。

仙傳別本得否，要當代東卿至乃委曲耳，昨日更委曲再三讀之，故爲名作，益以慨然，符待腊當出之。

別白。

羲白。傳未得審上王生所以爾者。欲以見東卿。東卿近來倉卒不得啓。此須後至乃呈。尊處已別有一本。不審可留此處本否。羲又欲更有所上。所上者畢。乃頓以奉還也。謹白。長史此仙傳遂不顯。世不解。那得知此。羲楊以是司命。不許其事宣行。因隱秘之也。

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爲己設坐於易邊戶中未。聊白。方隅幽人。即謝掾也。今信還須牛。明日食竟遣送。右此書失上紙。亦應是函封在歸下時。

羲頓首。奉反告。承服散三旦。宜通心中。此是得力。深慰馳情。願善將和。無復感動。羲頓公私匆匆。是故替親小闕。奉展。楊羲頓首頓首。

承二紀有患懸情。近得師子書。都不道病。此必輕微耳。小晴遣信參之。謹白。

承石生往可念。羲乃識之。頃者甚多。築卒。亦無題。此似都下書。

羲頓首頓首。奉告。見所疏夢。并上章本末。尋省反覆。夢既是注。章亦苦到。甚以慨然。想此魍魎。尋散滅耳。比行奉覲。楊羲頓首頓首。

別疏顯不以示人。諸所屈曲。奉覲一二。

尊所疏夢。當可解爾。然大要是注氣之作也。羲白。

羲近延亦夢小掾有所道。小云云。大都無他耳。亦欲不復信夢悟。故不上白耳。尊夢是來和。多當是注氣小動。所以爾耳。上章根具。亦當足滅之。謹白。

羲白。昔得小掾細白布青紙香珠之屬。然此過左道。盧妄之說。是故不復稍說耳。自當以此物期之甲申也。諸所曲屈。筆不能盡。謹白。自掾去後。恪多有諸感。謹寄。長史既恆念懷。故恪尋及之也。世中多不慎信。幽顯。所以不欲傳說。爾來已經太元九年元嘉二十一年。兩甲申矣。不知此所期。期在何時。謂丁亥數周之甲申乎。

羲頓首頓首。奉告。承尊體不和。餘疹連動。懸情灼灼。想常偶爾行損。承欲章書自陳。亦足以斷注鬼之害也。夢悟亦不可專信。惟當以心鎮之耳。尋復平。承楊羲頓首頓首。

承紀謁者。欣之尊已相見。問其委曲邪。謹白。

自小掾去世後。略無月不作。十數夢見之。又於睡臥之際。亦形見委曲也。所言所行。如平存爾。然不信既著。還近所嗤。不敢復言之也。見告今具道夢。聊復以白。願不怪忤。若尊意爲此爲罔罔者。願見還。當即以付火。此書無題。亦是函封。掾復面來共記。託以睡夢耳。于時諸遊嬉。或聞楊降神。信者多所請問。不信者則與諍競。故有此言以匿之。

眞誥卷十八

握眞輔第二

三月十九日夜。夢小掾來在此。靜中坐良久。自說小茅山三會水處。極可看戲。向從四平山中來。路上見叔父持火炬滿手。欲以作髮。先生可向阿郎道。如此鬼火。使人口噤不得語。此物乃化爲風。先生知之不。小掾又曰。方山大有候叔草。異佳。葉乃大。昨乃大取。近乃失去。布複袴。欲就先生乞此衣。緣兩應生叔兼早亡。不知此當是誰者。方山即四平山。所謂遊處方源。常與龐伯高等爲旅也。既採南烟。又乞複袴。則在洞中者。猶須衣食。故云。杜廣平亦伐斯智權。而況今濁上之士乎。斯眞忘復不知斯穀。特是不應爲之耳。

小掾又曰。今葬處不吉。斷墓脈多所云云。右十九日夕所夢。此則前書所云以自者知此。則掾亦遭特墓墓。繼曰盧塚。猶須吉地。

右與長史書。今所見眞手者訖此。

△△。前少一行。又闕失上兩字。情象無以驗懷。尋省來告。粗承同之。僕尋往。相見近矣。比者翹注。良不可言。給事安和。琴絃之陰德乎。聊當一笑。琴絃事出彭素經。房中之術也。此即日無他。公明日當復南州。與大司馬別。太司馬翹二十六發也。第七似不從征。公是南文爲司徒也。大司馬是桓溫也。錄在姑熟。驅北伐羅容。郗七似是掾叔。小名嗣伯者。爲尚書耶。于時是太和四年。己巳歲三月中書也。即長史也。乃遠迹來將供洞齋之備耶。若君遠研元鋭。澄整上晉。在深林之中。遐人罪之跡。使此物之來。卒無緣也。於今逢耳。滅理盡備矣。洞齋即大洞齋法。今有眞誥小訣。如此則掾是備行上品七卷耳。

想所寫已了。校當令熟。秋冬之間。其經當復示也。不知是何經。明年操便遣化也。故服飢不。春草生。此物易尋。想數詣元水之處逍遙也。僕此月必往。敍其不久。南燭冬乃不彫。春時色味鮮好。既呼爲飢。則是操合服石和者。所以定錄云。次服觀煙後殺無逆。但一劑千杷。其事不同耳。卽不知元水在何處也。亦不煩屬李。李疾病未攝事。承田已爲勞。意敕語陳郎。如此必有秋望也。此誠小小。不暫勞君意者。則事去矣。給事云。南州還當并急。四月半間。欲至東山。爆無差錯矣。比更告茶一篋。直注行下平。茶一篋。未正可解。當爲寄與操也。茶則是若。操恐淡欲所須。雖亦以少寒也。一日不見君。常恐鄙悋之心已生矣。君未復能脣脣中出於風塵之間耶。右入錄楊書。並是在都逆迎山與操。失上紙。此書師與弟子。灼然作君僕用體也。

承給事體氣如故。且甚延悚。念侍者恒懼辭正禰燒香入靜。且啓夜當根陳情事。使盡丹苦之理。動靜別白。尋更承問。此少上紙。與在縣下答虎牙道士病事。

糊連給事前後書上啓神母。因書小掾。并呈前後答神母云。小掾截留給事書。唯餘此見還。此亦是虎牙。神母疑是南眞夫人。右楊君在此所寫外書及自記夢事。并與答長史問操語書統。及有存錄者。記此。又別有紀事問答眞人書。已在前錄中。

長史書。葬臥先存斗星在所臥席上。

葬臥存星之時。皆先陰呪星名。然後存耳。祝曰。乃存星安臥其中也。然後密叩齒。祝九星之精。右二條是史抄錄。別事。

見答云。酉年學。戌年當歸。戌年道炁當行天下。云從戌年當受法。此一條是操去後所記。操記是庚午年。去戌年。卽是癸酉甲戌年。受法者。是就其道入受經二年之道。十一年成就。故定錄云。復十六年。乃親我於東華者也。

經云。主諸關鏡聰明始。此黃庭經中語。九月十七日已一百九十過。

二十一日	二十六日	十月一日	十一日	八日	十五日	二十三日	六日
合二百過							
十七日	二十日	十一月二日	三十日	十月二十六日 此應是十一月	十三日		

二十日	十四日	正月十三日	正月二十六日	已四百四十過	四百過十二月二十五日	二月已四百二日三十過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九月二十六日夜始。此前後間中細字注者。皆眞手也。自別復一紙。既有兩九月。便是一年中事。其間亦恐多有零落不存。

二十八日	出日入照陽門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二十四日	九月二十七日是十三夜	長谷十月黃崖日中	十一月六日旦	

已上並是朱畫朱書。

右此是長史自讀黃庭遍數也。朱墨雜畫者。是因修用時遇得筆便題記之耳。云長谷出日等。亦是經中語。當是讀至此句。忽有事應起。故疏誌處也。

大洞眞元。張錄三魂。出遊夢

太上高精。三帝丹靈。出善夢說。此二條事本經。曉應出大丹中。今以抄出。別已在篇五篇中。

太都天錄。顯於元宮。出紫文仙相。

左目童子。出五神經。

仙者心學。出二十四神經也。

先閉炁二十四息。出紫文元闕事。
行之十八年。亦是元闕事。
大帝元書。元闕符事。
徒行事而不知神名。遁精而不知服此符。亦元闕事。
魄唯得飲倒水月精。出紫文拘魂祝云。
吾是天目。出飛步經祝。三啄齒太元上元。夢塚墓祝。今在梁三篇。
魄唯鷄飲。月黃日丹。紫文制魄祝。
沐浴祝太上高眞。出九眞經傳祝。制蟲丸。出蘇君傳。
季道思和。以是記陸二茅君字。疑作道字是誤耳。
玉簡青錄。高閣刻石。出空洞祝語。石精玉馬。照知鬼形。亦是空常祝語。
苞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
崑崙山下有黃水。名曰日月水。飲者得仙。此二條未知何出。朱見其事。
告王君使傳知眞者。告青童使傳成眞者。夫知眞者。謂知眞而得眞。成眞者。謂勤求而獲眞者耳。出濟度經序。
凡此者。皆是略記其旨。自以備忘耳。
正月四日。三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日。十二月七日。
右老子拔白日。此是太清外術事。似是史有抄用。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月壬子。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卯。九月甲辰。十月丁巳。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
右上帝煞害日。不可請乞。百事無宜。此諸日皆是隨月支干。衝破凶日也。可以知求之。亦恐非眞受。雖有事無宜。而常所修行。或值諸害。恐不可闕也。
所謂靜室者。一曰茅屋。二曰方溜室。三曰環堵。制屋之法。用四柱三桁二梁。取同種材。屋東西首長一丈九尺。成中一丈二尺。二頭各餘三尺。後溜餘三尺五寸。前南溜餘三尺。棟去地九尺六寸。二邊桁去地七尺二寸。東南開戶。高六尺五寸。廣二尺四寸。用材爲戶扇。務令茂密。無使有隙。南面開牖。名曰通光。長一尺七寸。高一尺五寸。在室中坐。令平眉中有板牀。高一尺二寸。長九尺六寸。廣六尺五寸。薦席隨時寒暑。又隨月建周旋轉首。壁牆泥令一尺厚。好摩治之。此法在名山大澤無人之野。不宜人間。久室。春秋四時皆有法。然此蓋本道相承。道家之一事耳。不足爲異也。粗要知。是以及道機作靜室法。與此異。恐是別有告受者。而不知密的。今存想入室。亦可依之。或云。雖有經也。
以正月十五日。尚書省中直。乞夢非常。皆靈仙眞像。多所道其子孫處。以閏月二日夕。又夢仙靈共會。吾請乞佳應。又見有厶缺失一字。非常好。以月半中。忽見九老先生。乘軺引從。詣吾。相見欣然。云迎在宜城四十日。始遂問吾治息云。今至蕪湖。二十三日當還。遂當省吾。得見之欣然。此是作除燒遣爲術當期時也。

以閏月四日夕。夢綵物如旛形。皆舒著席上。或如蜚。或如錦繡。文字煥炳。如言可解而不可解。愈舒愈更奇異。云是楊舍人物時。亦不見楊君也。意言當寫取云。須能疑人整順。所未常見。當有十許旛。太和八年閏年二十三。謝文始爲司徒。恐未爲舍人。亦恐是後年請閏耳。十月而楊君
十一月十二日。夢棺器。器有水。
十二月十八日左右。夢以鐵釵刺元武。此元武恐是所冒墓之元武也。非所存思絕者也。
二十一日。夢見天子。天子當年十六七許。在殿上。此應隋帝時。不知是何年。重復夢見在一處。懸空自放落下。歧危。遙見劉升遠輿語。從此當迴還。迴還道難。得一紐。以手巾穿之。見吾城扶助。吾遂得迴旋。右六條並長史自記夢事。
十月九日。詭上廚五人。旨南山治。此是史自記事。旨應作指。謂指暫當平宅潛金也。牙詣夫人。詭當用雙金環。汝無。吾當具交以謝恩也。
厚若有金貫。便以奉夫人。云以謝吏兵。華功曹至。意密語新婦。脫婦字。令知密之密之。若無。便可以二雙金環奉詭。勿丟勿丟。若欲得體上所寶玩者爲好。華功曹似是準僞。而後又云楊遠賣。恐是非也。厚似是虎牙婦也。
吾近日疏與汝說二君應有詭。其夕即有語云。吾二人吏兵。若無功。詭後小子不復爲人使。楊意旨中謂可用釵。小君即言釵所以導達開通。自可用也。新婦有金釵。即可用。可停貫也。先詣夫人。次詣二靈。汝疇量之。汝索釵如一日疏。新婦銀釵亦可用。良無便。當用銀。吾停汝辭。須詭。當詭辭繼其下也。不復別作。此即涉前事也。
得佳清閒。云敕汝修內經。是保命。汝不答漠漠。不當爾。然此非常意。皆發自冥妙。當作本末。答當奉行此意。口又無言。爲不可也。內經或疑是黃庭。不爾。即疑是洞房中法爾。
陶休以二百紙與汝。吾留百枚。據陶誥。是史婦觀屬。不見名休者。
斧白米已當向盡。汝餉之。此是供染爲青針者。
遲告云。汝當小不佳。防之。遲是易遲夫人也。右此七條。並長史與虎牙書。
右許長史在世抄記紀中事目及夢并與兒書有存錄者。訖此。其與眞靈書。已別在前卷中。
先生自寄神炁。投炁東林。沐浴閒邱。乖我同心。每東瞻滄海。歎逝之迅。西眄雲涯。哀興內發。勞靡故鄉。鬱何蟲蟲。將欲身返歸塗。但矯足自抑耳。於是靜心一思。逸想靈虛。登巖崎嶇。引領仰元。冥志屏上。遊雲棘翼。始覺形非我質。遂亡軀遂神矣。滇心飄外。世路永絕。足樂幽林。外難一塞。建志不倦。精誠無廢。遂遇明師。見受奇術。清講新妙。玉晉洞密。吐納平顏。鍊魂保骨。沖氣夷泯。無復內外也。此則王仙龍等所受服玉液諸法也。但恨吾遭良師之太晚也。反滯性之不早矣。吾得道之狀。類辛情事。定錄眞君已當說之矣。崇賴成覆救濟之功。天地不能濫也。謂應作論字。此則是定錄所說錄試事也。
開弟遠造上法。上清諸道也。偶眞重幽。幽林絳也。心觀靈元。謝遠法也。炁陶太素。五神事也。登七闕之巍峩。飛天堂也。昧三辰以積邈。日月五星。虛落皆表。精朗九元。此道高邈。非是吾徒所得測也。亦由下挺稟淺。末由望也。然高行者當戒在危殆。得趣者常險乎將失。禍福之明。於斯而用矣。道親於勤。神歸精感。升心待眞。招之須臾。

若念盧百端，挾以營道，雖騁百年，亦無翼也。三官急難，吾昔聞之在前，（應論拼道清微誠篇，得為前篇通也。）七考之願，既以播之於後。（子何功績，當復延及其父子也。）因運乘易，不亦速耶。幾成而敗，自已而作，試校千端，因邪而生耳。想善加苦心勞形，勤諸功德萬物云云，亦何益哉。斧子蕭蕭，其可羨也。各不自悟，當造此事，斧獨何人，享其高乎。（歎稱也。）師友之結，得失所宗，託景希真，在於此舉也。吾方棲神紫室，蔭形深林，采汧谷之幽芝，掇丹草以成真矣。（成真之辭，小為芬激。）昔約道成，當還詣信，雖未都通，微粗有明悟，亦欲暫假洞野，看望墳塋，不期而往，冀暫見弟。因緣簡略，臨書增懷。映謝，（從昔眼本名映，改名逸遊。此十字象弟注。右一條先生被試後，因事長史，于時已在晉竹山，定錄云，長年當暫出遊人食龍，則此應是丙寅丁卯年中書也。）

掾泰和元年八月服六甲符。（此號飛六甲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太歲在丁卯正月行遇元道。（此是謝遇法，別有經。）

泰和二年二月中行空常。（此飛步別法。）

泰和二年四月服青牙。（此青牙始生法，當未見經。）

泰和二年七月行日月在心泥丸之道。（右五條共一片紙記。）

存日月在泥丸法。泰和二年六月行。（前云七月，而此云六月，字當有誤。此即服日月芒法。）

泰和三年五月行奔二景道。（此則服項之法，雖已有抄本，未見大經，又二條又別一片紙，朱書，不與前事相連也。）

二月三日夜，厶厶（脫失兩字，應似是名。）夢鄭白夫人道之交有內密而外疎者，鄭之區區，今即是也，當與噌姑俱來。（鄭者，郭芝母也，與昌遇夫人周旋，故夢於操以結芝真津，噌姑未詳是誰，安期亦應是二三年二月中也。）

四月二十七日夜半，夢見一女子，著上下青綾衣，與吾相見，自稱云，我是王眉壽之小妹也，相見時似如在山林之間，云明日可暫出西門外，有犢車白牛皮，巾裏僕御頭者，是我車也，後別相詣於貴解，因口喻作詩，始別乘烏涉滄津，採樂中山巔，披心煥靈想，蕭蕭無悟言，願與靈德遊，聯翩騁因緣，榮塵何足轉，疾激君濟元，苟能攝妙觀，吐納可長年。（王眉壽之小妹，即中侯夫人也，操既未達眞，故假夢以通旨，而有榮塵之句，又恐非操矣。）

泰和元年六月五日夕夢，忽聞天上有金石鐘鼓之音，仍仰看見彩雲如虹，氣狀爽爽，彌漫天上，從東直西趣，意中謂是女靈行，或呼為元君，忽復如從路上行，飄然已過，玉斧又將主簿追望，唯見靈輿，後從朱衣人，皆迴還見禮，路邊有一人白衣似卜師，因見語云，君體羸不堪事，可專修所行，勿雜他事，若不專，君當得病，君不見信者，自當得夢，此人自稱姓滕，（主簿即見虎牙也。）七月向末，玉斧夢身體飛揚，豁然入一屋下，累牀南向坐，自謂是合日揚光，顧迴五辰之道，（此語出消魔經，太上之辭矣。）見一人在東面立，手舒卷書，看見如雜圖像山岳狀，下輒有書說，亦與執書人語良久。

八月三日夕夢，忽有一人，弊衣長形容，從一小兒來，如徇簫，（簫作哺，旨謂如今徇簫，實輸人也。）坐與玉斧語，乃說上道事，斧仍茫愕，更危坐，須臾將進內戶，大論上道，顧小兒，莫令人見我外鼓斧，問樂耶。（謂約天廣樂，上清之曲也。）云不來，欲得可取之，爾君自當得鈞樂，因問鈞樂幾人，答曰十人一鈞，大法乃至於萬，不知道至十萬，仍覺復眠，又夢見卷書，見玉斧，書先舒，催見後是王君事，似四輔傳，蓋共在上，多論王君學道時見語，學道歷年事，自可須二三年間邪，意甚敬此人，未得拜，便覺，未見主簿亦在坐。

泰和元年八月三十日夕，夢得一帙，有四小卷書，云是神母書，或云是傳，皆以青細布為帙，帙兩頭紅色書，皆是素，時先生亦在間，又為玉斧書此傳上篇於戶外壁辟方案上，其字似符，或如獸像，帙布亦不正似布，謹記。（先生即福君也。）

泰和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夕，玉斧夢行見天上，白雲彌滿，纖合甚下，而不高，仰望雲間，時有空處，狀如山穴，東行數步，覺東北有大道，便順道行，得一深室，戚如石室，白炁從室中出，又似水鬱勃，來冠玉斧身，時急坐，亦不恐，向炁忽散，見室裏有牀席器物，殊整潔，意中自謂是靈人所住止處，仍向室拜叩頭訖，請乞室內有一穴，玉斧復從此前進，穴內甚急小，不得前，意復更欲進，忽見一人在室外，語玉斧，未可進，尋當得前，乃向此人再拜，拜而退，又見送至道上，說玉斧應受書之言，極殷勤委曲，當勤存南真夫人，使三人送玉斧，令通板橋，初出，又見牸車中有二露頭年少，與向人言笑，未至所住便覺，欣顏驚悟，如夢之告，謹以記之。（右七條並錄白疏記夢事，予時區區之心，亦與此居今日何異。）

三月八日拜疏，玉斧言，鄭恨還奉敕，尊猶患飲痛不除，遠遠，竦息陰臑，願今餐食無恙，即日此蒙恩牙近至此，便西願早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尊欲得六甲符，似在何容牙處，斧都不以書來山中，願就牙器中料，謹啓。（此六甲符非靈飛也，當是在右元錄也。）

玉斧言，承近三日會流盃，尊亦作詩，後信願寄還，謹啓，驪若即至，願賜檳榔，斧常須食，謹啓，（恆須者及檳榔，亦是多飲食。）（故云可教沐浴，福水疾之殺也，此書體虛小異，今世呼父尊母，於理為好，昔時俗多如此也。）

四月十七日拜疏，玉斧言，漸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願飲漸覺除，遠遠燋竦，急假願行出，即日此蒙恩，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有檳榔，願賜，今暫借，徐沈出至便反，謹啓。

四月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徐沈啓願，即至，漸熱，不審尊體康和，飲漸覺除，遠遠，戀竦，牙如常，挨時得出，斧粗蒙恩，謹及啓，令史啓疏，玉斧再拜。（挨是庶長兄也。）

四月二十一日拜疏，玉斧言，陰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覺蒙恩，陳輝來，尊今日當至，斧近齋，唯尊來，餘人雖相見，願道路安穩，小史在戶內，使不欲經遠，或淹，謹及陳輝啓疏，玉斧再拜。（此亦明眞齋惟在斷外人，遊而已，小史當是其名。而猶遣小兒於室內，使者貴時人，自不能躬親，猥碎也。）

玉斧言，挨牙亦得暫還，此安穩，謹啓。

四月二十三日拜疏，玉斧言，奉敕昨夜至，慰離竦熱，願尊體餐食無恙，未得侍見，戀慕旦陳，滕啓疏，願已至，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楊舍人弟病委頓，為懸耿，想行當佳，謹啓。（前稱書云老母，今此云弟，唯兩事顯耳，其餘親族，皆其之間。）

四月二十八日拜疏，玉斧言，昨奉敕，慰竦息陰，炁願尊體無恙，飲覺除，遠燋竦，謹及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錢即與田主此間，都無復密付二升餘，華新婦欲得少許，願分之，亦長在中，謹啓。（山家貧極，亦珠璣契闊，雖鄰處即牙妻也。）

五月四日拜疏。玉斧言。節至增感。患溫熱。不審尊體動靜何如。飲糧未除。違遠竦灼。服散微得飲水。猶是得益。願彼大小無恙。尊五日當下。願必果。謹遣扶南啓疏。玉斧再拜。

玉斧言。陳鹿至。省賜誨及蒸蔥。卽至帝都。已還東。甚得ㄙㄙㄙㄙ。ㄙㄙㄙ。失四字。謹啓。從二十三日來。凡三啓。是長史暫似在縣下家中時也。

玉斧言。承舍人下。恐過旬容。未進此甚家。穀猶未熟。今遣朱生出參。願翁卽令生反。得穀。願爲都作米。比無可春者。若至。便當就合。恐藥草燥。得米下。船乃可採草。謹啓。

玉斧言。此間釜不可正一斛。不與甑相宜。又上稻廳得釜。卅都有大釜容二斛已上者。願與諸藥俱致。無見可否。足借斧當於縣下。少一行。十許字。謹啓。此求米及大釜。皆是作飢飯所須也。云穀未熟。當在九月中。此一書長史在都下。

右八條。據在山與答父書。于時長史在都及縣下也。

右此並掾在世間所記事。及書有存錄者。訖此。又有與眞經辭。具在前篇。

眞誥卷十九

翼眞檢第一

眞誥敍錄

眞誥運題象第一。此卷並立辭表意。發詠暢旨。論冥數感對。自相儔會。分爲四卷。　眞誥甄命授第二。此卷並詮導行學。誡厲愆怠。兼曉諭分挺。炳發禍福。分爲四卷。　眞誥協昌期第三。此卷並修行條領。服御節度。以會用爲宜。隨事顯法。　眞誥稽神樞第四。此卷並區貫山水。宣敍洞宅。測眞仙位業。領理所闕。分爲四卷。　眞誥闡幽微第五。此卷並鬼神宮府。官司氏族。明形識不滅。善惡無遺。分爲二卷。　眞誥握眞輔第六。此卷是三君在世自所記錄。及書疏往來。非眞誥之例。分爲二卷。　眞誥翼眞檢第七。此卷是標明眞緒。證質元源。悉隱居所述。非眞誥之例。分爲二卷。

右眞誥一蒐。其十六卷是眞人所誥。四卷是在世記述。

仰尋道經。上淸上品。事極高眞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象。體具幽明。而並各二十卷者。當是璇璣七政。以齊八方故也。隱居所製登眞隱訣。亦爲七貫。今述此眞誥。復成七日。五七之數。物理備矣。

夫眞人之旨。不同世目。謹仰範緯候。取其義類。以三言爲題。所以莊篇亦如此者。蓋長桑公子之微言故也。俗儒觀之。未解所以。

眞誥者。眞人口授之誥也。猶如佛經皆言佛說。而顧元平謂爲眞迹。當言眞人之手書迹也。亦可言眞人

之所行事迹也。若以手書爲言。眞人不得爲隸字。若以事迹爲目。則此迹不在眞人爾。且書此之時。未得稱眞。旣於義無旨。故不宜爲號。

南嶽夫人傳載靑錄文云。歲在甲子。朔日辛亥。先農饗旦。甲寅羽水。起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修玉文。雖推按晉曆。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正月一日辛亥朔。先農。應是可祀。四日甲寅羽水。正月中氣。卽雨水也。起者與也。安者寧也。故迂隱其稱耳。如此則興寧二年正月。南眞已降授楊君諸經也。今檢眞授中有年月最先者。惟三年乙丑歲六月二十一日定錄所問。從此月日相次。稍有降事。又按中候夫人告云。命種竹比宇。以致繼嗣。又云福和者。當有二子。盛德命世。尋此是簡文爲相王時。以無兒所請。於是李夫人生孝武及會稽王。福和卽是李夫人私名也。于時猶在卑賤。　孝武崩時年三十五。則是壬戌年生。又在甲子前二歲。如此。衆眞降楊已久矣。

又定錄以乙丑年六月喩書與長史云。伯得往年三月八日書。此亦應是癸亥甲子年中也。

又按萼綠華以升平三年降。卽是己未歲。又在甲子前五年。此降雖非楊君。楊君已知見而記之也。又按乙丑歲安妃請楊君曰。復二十二年。明君將乘雲駕龍。北朝上淸。則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世。如此二十許載。辭事不少。今之所存。略有數年。尋檢首尾。百不遺一。又按衆眞未降楊之前。已令華僑通傳音意於長史。華旣漏妄被黜。故復使楊令授。而華時文迹都不出世。又按二許雖元挺高秀。而質撓世迹。故未得接眞。今所授之事。多是爲許立辭。悉楊授旨。疏以示許爾。唯安妃數條。是楊自所記錄。今人見題目云某日某月某君喩許長史及掾某。皆謂是二許親承音旨。殊不然也。今有二許書者。並是別寫楊所示者耳。

又按掾自記云。泰和三年行某道。二錄是二年受。自三年後。無復有疏。長史正書旣不工。所繕寫蓋少。今一事乃有兩三本。皆是二許重寫。悉無異同。然楊諸書記。都無重本。明知唯在掾閒者。于今頗存。而楊閒自有杳然莫測。自楊去後六七年中。長史閒迹。亦悉不顯。

又按今所詮綜年月。唯乙丑歲事最多。其丙寅丁卯各數條而已。且第一卷猶可領略次第。其餘卷日月。前後參差。不盡得序。

又按凡所注日月某受。多不書年。今正率其先後。以爲次第。事有斷絕。亦不必皆得。又本無年月及不注某受者。並不可知。依先闕之。

又按眞授說餘人好惡者。皆是長史因楊請問。故各有所答。並密在許閒。于時其人未必悉知。

又按併詩接景陽安亦灼然顯說。凡所與有待無待諸詩及辭喩諷旨。皆是雲林應降嬪儷侯。非義並亦表著。而南眞自是訓授之師。紫微則下教之匠。並不關儷結之例。但中侯昭靈。亦似別有所在。旣事未一時。故不正的耳。其餘男眞。或陪從所引。或職司所任。至如二君。最爲領據之主。今人讀此辭事。若不悟斯理者。永不領其旨。故略標大意。宜共密之。

又按二許應修經業。旣未得接眞。無由見經。故南眞先以授楊。然後使傳。傳則成師。所以長史與右英書

云。南眞哀矜。去春使經師見授洞房云云。而二許以世典爲隔。未崇謹敬。楊亦不敢自處。既遠眞科。故告云。受經則師乃耻之耶。然則南眞是元中之師。故楊及長史皆謂爲元師。又云。疾者當啓告於元師。不爾不差。而長史與右英及衆眞書。亦稱恒恐盲者。此同於師儀爾。實非師也。

又按楊書中有草行多惱黯者。皆是受旨時。書既忽遽。貴略。後更追憶前語。隨復增損之也。有謹正好書者。是更復重起。以示長史耳。

又按三君手書。今既不摹。則混寫無由分別。故各注條下。若有未見眞手。不知是何君書者。注云某書。又有四五異手書。未辨爲同時使寫。爲後人更寫。既無姓名。不證眞僞。今並撰錄注其條下。以甲乙丙丁各甄別之。

又按書字中有異手增損僞改。多是許丞及丞子所爲。或招引名稱。或取會當時。並多浮妄。而顯皆不能辨從而取之。今既非摹書。恐漸致亂。或並隨字注銘。若是眞手自治。不復顯別。

又按三君手迹。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効郗法。雖力規矩。並於二王。而名不顯者。當以地微。兼爲二王所抑故也。掾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追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法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有以顯悟爾。

又按三君手書作字有與今世者。有龜龍虛華顯服寫辭闕闕之例。三君同爾。其楊飛、掾飛・楊我、掾我・楊蓋、長史掾蓋・楊眞、長史眞・楊師、掾師・楊惡、長史惡・此其自相爲異者。又鬼魔字皆作麼。淨潔皆作盛。潔盛貯皆作請貯。凡大略如此。亦不可備記。恐後人以世手傳寫。必隨世改動。故標示其例。令相承謹按爾此諸同異。悉已具載在登眞隱訣中。

又按三君書字有不得體者。於理乃應治易。要宜全其本跡。不可從實。閒改則澆流散亂。不復固眞。今並各朱郭疑字而注其下。

又按三君多書荊州白牋。歲月積久。或首尾零落。或魚爛缺失。前人糊錯。不能悉相連補。並先抄取書字。因緣除碎敗。所缺之處。非復眞手。雖他人充題。事由先言。今並從實綴錄。不復分析。又按三君書有全卷者。唯道授二許寫。鄴都宮記是楊及掾書。並有首尾完具。事亦相類。其餘或五紙三紙。一紙一片。悉後人糊連相隨。非本家次比。今並挑拔。取其年月事類相貫。不復依如先卷。又按衆眞辭旨。皆有義趣。或詩或戒。互相酬配。而顯所撰眞迹。枝分類別。各爲部卷。致語用乖越。不復可領。今並還依本事。并日月紙墨相承貫者。以爲詮次。

又按起居寶神及明堂夢祝遠敍諸法。十有餘條。乃多是抄經。而無正首尾。猶如日芒日象。元白服霧之飈。而庶獨不撰用。致令迴逸。今並詮錄。各從其例。

又按有未見眞本。復不測有無流傳。所記舛駁不類者。未敢便頓省除。皆且注所疑之意各於條下。

又按所載洞宮及諸山仙人氏族。並欲以外書詳注出其根宗。恐大致顯潰。仰許冥机。唯有異同疑昧者。

略標言之。其鄴宮鬼官。乃可隨宜顯說。

又按此書所起。以眞降爲先。然後衆事繼遞。眞降之顯。在乎九華。而顯撰最致末卷。

又先生事迹。未近眞階。尚不宜預在此部。而顯遂載王右軍父子書傳。並於事爲非。今以安記第一。省除許傳。別充外書神仙之例。唯先生成仙之後。與弟書一篇。留在下卷。

又長史書卽是問華陽事。華陽事仍是答長史書。強分爲兩部。於事相失。今依旨遞爲其次。又顯所記二許年月。殊自遠辭。今並依眞誥檢求。又以許家譜參校。注名異同在此卷後。

又按三君書迹。有非疏眞誥。或寫世間典籍。兼自記夢事。及相問尺牘。皆不宜雜在眞誥品中。既寶重筆墨。今並撰錄。共爲第六一卷。顯所遺者。復有數條。亦依例被上。

又眞誥中凡有紫書大字者。皆隱居別抄取三君手書經中雜事。各相配類。共爲證明。諸經既非聊爾可見。便於例致隔。今同出在此。則易得尋究。又此六篇中有朱書細字者。悉隱居所注。以爲誌別。其墨書細字。猶是本文。眞經始末。

伏尋上淸眞經出世之源。始於晉哀帝興寧二年。太歲甲子。紫虛元君、上眞司命、南嶽魏夫人、下降授弟子琅琊王司徒公府舍人楊某。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句容許某。并弟三息上計掾某某二許。又更起寫修行得道。凡三君手書。今見在世者。經傳大小十餘篇。多掾寫。眞誥四十餘卷。多楊書。（琅琊王卽簡文帝。在東府爲相王時也。）長史掾立宅在小茅後當平山西北。掾於宅治寫修用。以泰和五年隱化。長史以泰元元年又去。掾子黃民。時年十七。乃收集所寫經符。祕錄歷歲。于時亦有數卷散出在諸親通間。今句容所得者是也。元興三年。京畿紛亂。黃民乃奉經入剡。（長史父書爲剡縣令。甚有德惠。長史大兄亦又在剡居。是故投剡耳。）爲東關馬朗家所供養。（朗一名溫公。）朗同堂弟名翠。共相周給。時人咸知許先生得道。又祖父亦有名稱。多加宗敬。錢塘杜道鞠。（卽居士京產之父。）道業富盛。數相招致。于時諸人。並未知尋閱經法。止稟奉而已。至義熙中。得國孔默崇信道教。爲晉安太守。能識。遂至錢塘。聞有許郎先人得道。經書具存。乃往詣許。許不與相見。孔滕行稽顙。積有旬月。兼獻奉殷勤。用情甚至。許不獲已。始乃傳之。孔令令晉安郡吏王興繕寫。（興善有心命。又能書畫。故以委之。）孔還都。唯寶錄而已。竟未修用。元嘉中。復爲廣州刺史。及亡後。其子熙先休先。才學敏贍。竊取看覽。見大洞眞經說云。誦之萬遍。則能得仙。大致譏誚。殊謂不然。以爲仙道必須丹藥鍊形。乃可超舉。豈有空積聲詠。以致羽服。兼有諸道人助毀其法。或謂不宜蓄此。因一時焚蕩。無復子遺。（此當是冥意不欲使流傳於外世故也。後熙先尋復興滅。禍謀誅也。）王興先爲孔寫。輒復私繕一通。後將還東修學。始濟浙江。便遇風淪漂。唯有黃庭一篇得存。與乃自加切責。仍住剡山。稍就讀誦。山豎卽火燒其屋。又於露壇研詠。俄頃驟雨。紙墨落壞。遍數遂不得盡。與深知罪譴。杜絕人倫。唯書歷日。貿糧以續炁。命其子道泰爲晉安船官督。資產豐富。數來拜獻。兼以二奴奉給。與一無留納。而終乎剡山。於是孔王所寫眞經二本。前後皆滅。遂不行世。（此當是興先不師受。妄寫寫用所致如此也。）

復有王靈期者。才思綺拔。志規敏道。見葛巢甫造構靈寶風教大行。深所忿嫉。於是詣許承。求受上經。承不相允。王凍踏粘雪。幾至性命。許感其誠。到遂復授之。王得經。欣躍退還。尋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旨難

以顯泄，乃竊加損益，盛其滿腦，依王魏諸傳題目，張開造制，以備其錄，并增重譏信崇貴其道，凡五十餘篇，趙瑾之徒，則其豐博，互來宗稟，傳寫既廣，枝葉繁雜，新偽浑淆，未易甄別，自非已見眞經，實難澄辨，其點綴手本，頗有漏出，即今猶存，又朱先生所撰舉增，楷公伯玉謂云，天下才情人，故自絕翠，自與王靈期同船發都，至顧欽期已亂，上經已往往外雜，宜應棲流隱，安和四年庚子歲，於海陸得遇釋盟上經二十餘篇，有數卷非眞，其云尋經已來一十二年，此則楊君去後，便是動作，故嬉寶經中得取以相詐，非都是鐵刷造製，但所造製者自多耳，今世中相傳流布京師及江東數郡，略無人不有，但江外尚未多爾，此當是道法靈宜，而眞妙不可廣布，故令王造行此道也，王既獨恆新奇，舉世崇奉，遂託云眞授，非復先本許見，卷裹華廣，詭信豐厚，門徒殷盛，金帛充積，亦復莫測其然，乃鄙閉自有之書，而更就王來寫，於是合迹俱宣，同聲相讚，故致許王齊轡，眞偽比蹤，承流向風，千里而至，後又有來貿者，亦從許受得此十數卷，頗兼眞本，分張傳受，其迹不復具存，案宜落行下道之教，於上經不甚流傳也，馬朗既見許所傳王經卷目增多，復欲更受，營理詭值，克日當度，忽夢見有一玉椀，從天來下，墜地破碎，覺而發疑云，此經當在天爲寶，下地不復堪用，於是便停，論馬朗雖不修學，而寶奉精至，夢既不凡，解之又善，亦應是得道人，付馬朗淨室之中，語朗云，此經並是先靈之迹，唯須我自來取，縱有書信，愼勿與之，乃分持經傳及雜書十數卷自隨，來至杜家，停數月疾患，盧恐不差，遣人取經，朗既惜書，兼執先旨，近親受教敕，豈敢輕付，遂不與信，俄而許便過世，所寶者因留杜間，即今世上諸經書悉是也，許丞長子榮弟，迎喪還鄉，服闋後上刻，就馬求經，馬善料理，不與其經，許既慙戢，不復苦索，仍停刻住，因又以靈期之經，教授唱言，並寫眞本，又宮注經後云，某年某月某眞人授許遠遊，于時世人多知先生服食入山得道，而不究是此父子事迹故也，人亦初無疑悟者，經涉數年，中唯就馬得兩三卷眞經，頗亦宣泄，今王嘉謂諸人所得者是也，榮弟在刻，大雖淫侈，都不以經學爲意，所以何公在馬家，快得寫寫，馬朗馬罕，敬事經寶，有過君父，恆使有心奴子二人，一名白苦，一名平頭，常侍直香火，酒掃拂拭，每有神光靈炁，見於室宇，朗妻頗能通見，云數有青衣玉女，空中去來，狀如飛鳥，馬家遂致富盛，資產巨萬，年老命終，朗子洪、洪弟眞、罕子智等，猶共遵向，末年事佛，乃弛廢之爾，此當是經運雖出所致也，山陰何道敬，志向專索，頗工書畫，少遊刻山，爲馬家所供侍，經書法事，皆以委之，見此符跡炳煥，異於世文，以元嘉十一年，稍就摹寫，馬罕既在別宅，兼令何爲起數篇，所以二錄合本，仍留宰間，何後多換取眞書，出還刻東墅青壇山住，乃記說其經之事，可有兩三紙，但何性鄙滯，不能精修高業，後多致散失，猶係數卷，今在其女弟子始豐後堂山張玉景間，何常以彭素爲事，貧乏野科，唐居士聞其得經，故往謂，彭謂，正遇見衙勸外還，顯謂是狐僕，因問何公在否，何答不知，於是還裏，永不相見，顯留停累日，請者備至，遂不接之，時人咸以何鄙疑不除，而失知人之會也，何既分將經去，又泄說其意，馬朗忿恨，乃洋銅灌廚，猶約敕家人，不得復開，大明七年三吳饑饉，剡縣得熟，樓居士惠明者，先以在刻，乃復攜女師鹽官鍾義山，春風數人，就食此境，樓既善於章符，五行宿命，亦皆開解，馬洪又復宗事，出入堂靜，備覩經廚，先已見何所記，意甚貪樂，而有鐫嚴固，觀覽無方，景和元年，乃出都，令嘉興父季眞啓敕封取，景和既狂，樓謂上經不可出世，乃料簡取眞經眞傳及雜嘘十餘篇，乃留置鍾間，唯以豁落符及眞嘘二十許小篇，并何公爲眞二錄等，將至都，父即以呈，炁和於華林暫開，仍以付後堂道士秦始初，父乃啓將出私解，陸修靜南下立崇虛館，又取在館，陸亡，隨還廬山徐叔標，後將下都，及徐亡，仍在陸兄子瑕文間，此小有三君所

諸眞受，後人糊迹鬚指，分爲二十四篇，繼元三年，敕道伴民往廬山設功德，道欲求神異，徐因分楊書一篇爲兩篇，與范邁上高帝，高帝以付五經典誥戰慶，戰慶出外，仍將自隨，徐因亡後，弟子李果之，又取一編及篇以去，所餘惟二十一篇，悉以還封昭遠也，

樓從都還，仍住刻，就鍾求先所留眞經，鍾不以還之，乃就起寫，久久方得數篇，既與馬洪爲恨，移歸東陽長山，馬後遂來潛取而誤得他經，樓中時似復有所零落，今猶應一兩篇在，其二卷已還封昭遠，

眞誥卷二十

翼眞檢第二

孔璋賤時，杜居士嘉產，將諸經書往刻南墅大墟住，始與顧歡、戚景元、朱僧擥等數人，共相料視，顧先已寫在樓間經，粗識眞書，於是分別選出，凡有經傳四五卷，眞嘘七八篇，今猶在杜家，其經二眞嘘眞嘘，已還封昭遠，宋大明末，有戴法興兄延興作刻縣，亦好道，及吳興天目山諸元翁，並頗得寫杜經，樓從弟道濟及法眞，鍾與女博光，並得寫樓鍾間經，亦互相通涉，雖各摹符，而疎多簡略，唯加蘊潤色，滑澤取好，了無復規矩鋒勢，寫經又多浮謬，至庚午歲，隱居入東陽遁，諸晚學者，漸幼爲精，山陰潘文盛、錢塘杜高士、義興許宏業、句容許邁眞，並是能者，時人今知皆二王法書，而永不悟摹眞經，經正起隱居手間，亦不必皆須郭填也，泰始四年，終於刻，移還始寧昭山，馬智晚爲衆僧所說，改事佛法，悉以道經數十卷送與鍾，皆是何公先爲其父寫者，亦有王靈期雜經，唯四五篇并眞嘘六七篇是眞手，不關樓所得者，其經二卷此眞嘘等，後，所餘亡應在兄女及戚景元處，已還封昭遠，鍾亡

昔有陳世者，東陽人，是許長史門附，謹敬有心，長史常使典看經書，頗加諷授，其亦換有所寫，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迹暫死，化遁而去，世有孫名某，號爲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著山道士吳仙，亦頗就得所寫經書，但步圖猶在其處，今所服用，即是其本，自此前凡諸經書在處者，其篇數並別有目錄，若止零碎一兩篇者，今復顯題卷目如後，

楊書靈寶五符一卷。本在句容葛桑間。秦始某年。葛以示陸先生。陸既敷述其文。赤書人爲五符等教授。施行已廣。不欲復顯出奇迹。因以綿物與葛隣取。甚加緘閉。願公聞而苦求一看。遂不令見。唯以傳東陽孫遊嶽及女弟子梅令文。陸亡。亦隨還廬山。徐叔擢。後將出。徐亡。乃在陸氏文間。已還封昭靈。楊書王君傳一卷。本在句容葛永真間。中又在王文濟家。後屬茅山道士葛景仙。已還封昭靈。

按書飛步經一卷。在句容嚴虬家。大明七年。饑荒少穀。其里王文濟以餒食與嚴求得之。因在王家。已還封昭靈。

按書西嶽公禁山符。楊書中黃制虎豹符。凡二短卷。本上虞吳曇拔所得。許丞一瓠。瓠雜道書。吳以此二卷與褚先生伯玉。伯玉居南嶽。遊行諸山。恆帶自隨。褚亡。留在弟子朱僧擢間。後褚第五弟之孫名仲儀。又就朱取之。已還封昭靈。吳曇拔者。上虞且餘人。頗有才致。初爲道士。許丞以一瓠與書。皆三君小小藥方雜部。決以與之。其後事佛出家。悉分散之人部靈。後又棄佛還俗。總留宿而終。諸書決並未測所在。

按書太素五神二十四神。并迴元隱道經一卷。及八素陰陽歌一卷。並東陽章靈民先出鄰。過得之。章于時未識眞書。唯言是道家。常經而已。歸東陽。以示顧。顧不即向道。仍留之。分迴元爲二卷。章後既知方。就求得。今在章間。其二景歌一卷。章已與孫公。已還封昭靈。公既未悟其眞手。不知執錄。惟寫取文字而已。經本藏紫武之也。

按書所佩列紀黃素書一短卷。本許丞以與弟子蘇道會。道會以授上虞何法仁。法仁以傳朱僧擢。僧擢以奉鍾法師。樓居士見而求取。今猶應在樓間。

按抄魏傳中黃庭經。并復眞授數紙。先在刻山王思朗間。王亡後。今應是其女弟子及同學章靈民處。

永興有一姓解家者。昔亦經供養許郎。又得小小雜書。後菁山女道士樊妙羅。因緣得其楊書鄭宮事一卷。樊亡。在其女弟子沈偶間。沈又以與四明山孔總。已還封昭靈。解家所餘。今絕蹤迹。又聞山陰及錢塘數家。皆有古經。恐脫雜眞書。從來遂未獲尋檢。想好學挺分之子。可殷勤求之。脫有所得。見使一覩。則瑣碎辨矣。自閩。供養後仍留山陰。子今尚在。未獲。幸求之。并有經書

眞胄世譜 此是今日仰述。故可稱眞胄。

謹按許長史六世祖名光。字少張。卽司徒許敬之第五子也。靈帝時。兄訓及謙子相。並黨附閹人貴寵。光懼患及。以中平二年乙丑歲。來度江。居丹陽之句容縣都鄉吉榻里。後值吳初。辭爲光祿勳。今許光祿墓是也。則雖時猶居汝南平輿。顧云句容子阿。誤矣。

眞誥云。長史七世祖肇。字子阿。有振惠之功。今檢譜七世祖名敬。字鴻嬰。後漢安帝時爲光祿。順帝永建元年拜司徒。名字與眞誥不同。未詳所以。舛異。安帝永初二年三年大饑。斗米二千。文人相食。若所救活四百八人。必應在此時也。應劭漢官儀載崔瑗表云。許敬年且百歲。猶居相位。如此。非唯陰德遠流後嗣。交自陽功。著世所以年永身安。位至台鼎。子訓孫相。並爲三公。光來過江。爽世丕承。遂至神仙。蜀司徒許靖字文休。是及史六世祖。振德士許勃字子將。是五世祖。吳丞相許容字孝緒。四世祖。蜀國丞十一世祖。光武時許文州。後文州子名遵。舅。許姓本出淡帶時姜氏。至周武王封許叔於許。今豫州許昌也。因國爲姓。至文州乃移於汝南平輿也。

敬父名亨。公府掾。

敬第五子名光。字少張。尚書郎、鉅鹿太守、少府卿。過江。值吳初。爲光祿勳。張氏、同姓今攻碑關郡。並甲胄。

光第二子名闕。字季優。有才學。吳尚書郎、長水校尉。張氏、同鄭墓次。

闕第三子名休。字文烈。優游道素。高尚其氣。州辟別駕不就。前張曾陵華氏、後張同姓葛氏、侍中葛柏女、同鄭墓次。

休長子名尚。字元甫。有才學。令昭。吳鳳凰三年。爲中書郎。年五十亡。張同郡陶氏、卽荊州刺史陶濬女、同鄭墓次。

尚第二子名副。字仲先。庶生。卽長史之父也。淳和美懿。州郡所稱。爲晉元帝安東參軍。又征北參軍。揚下邳太守。後爲寧朔將軍。與孔坦討沈充。封西城縣侯。出爲刻令。有風化。與謝奕兄弟周旋。值蘇峻亂。又攜親族往刻。事平。還拜奉車都尉。年七十七亡。前張曾陵華氏、名輔、御史中丞華琦妹也。後張陳氏、名來子、晉陵太守、陳彥歡女、同鄭墓次。同鄭墓次。

副有八男。第一奮。一名守。字孝方。庶生。有文武才。盜出繼叔父朝。爲何次道參軍。後爲所後弟夷吾所譖。康帝誅之。年三十六。張王氏、同鄭墓次。有曾孫蕾之、位至三府。

第二紹。字行明。正生。承嫡襲封。通濟有當世局度。亦爲何次道參軍、南臺侍御史、淮陵太守。年七十一亡。

第三羣。字太和。正生。明爽有才幹。爲廣陵參軍。年四十四亡。張陸陽郡氏、同鄭墓次。

第四邁。卽先生也。

第五某。卽長史也。並同正生。別記在後。

第六茂元。庶生。早亡。母姓闕也。

第七確。字羲元。小名飄伯。庶生。卽長史也。出後伯父捷。梗槩有大度。好學。出爲桓溫揚州從事、謝安衛軍參軍。隨謝元討苻堅有功。封都鄉侯。尚書、荅鄭駕部郎、正員郎、通直常侍。後患風不能言。隆安二年亡。年七十。張宣城紀氏、同鄭墓次。

第八鑒寶。庶生。早亡。母亦姓闕。

副有四女。長女名姜。正生。早亡。第二女名蟠墓。正生。出適同郡紀康令黃瑣。第三女名修容。庶生。母姓張。出適安固令晉陵宋升。第四女名嚀容。與姪同生。出適同郡紀祥也。

副弟名朔。字楊先。勇猛。以氣俠聞。歷爲襄陽、新野、南陽、潯陽太守。後與甘卓謀討王敦。事覺。卓死。朝自裁。年五十三。張鄭墓次。後自生茂。母高子。並又亡。無後。

先生名邁。字叔元。小名映。清虛懷道。遐棲世外。故自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周旋。子猷乃修在三之敬。

按手書授六甲陰符云。永昌元年。年二十三歲。則是永康元年庚申歲生也。而譜云永和四年秋。絕迹於臨安西山。年四十八。此則永寧元年辛酉生。爲少一年。今以自記爲正。絕迹時年四十九矣。妻吳郡孫宏。字彥遠。女。卽顧騎秀之孫。既離好。無子。歸宗。先生得道事迹。在第二卷中。定錄所論。被賦事。已具載焉。

長史名謐。字思元。一名穆。正生。少知名。儁雅清素。博學有才章。節文皇帝久垂俗表之願。與時賢多所傾結。少仕郡主簿功曹史。王導、蔡謨臨川。辟從事不赴。選補太學博士。出爲餘姚令。入爲尚書郎、郡中正、撫軍長史、給事中。散騎常侍。雖外混俗務。而內修眞學。密授教記。遊行上道。挺分所得。乃爲上清眞人。將登

侯伯，位編鄉司治仙佐治助聖牧民。按泰和二年丁卯歲司命所告云，丙子年當去，時年七十二，此則永興二年乙丑生，太元元年去也。而譜云孝武寧康元年去世，年七十一，此爲泰安二年癸亥生，爲多二年。今以眞爲正。（顧云寧康元年七十二，又非也。）

妻同郡陶威女名科斗，興寧中亡，即入易遷宮受學。（同郡縣西北二里蕭墓。）

長史三男一女，長男名翺，小名揆，庶生，郡功曹，妻劉氏，少子名鳳遊，郡主簿，鳳遊子道伏，字明之，明之少子靜泰，字元寶，爲海平縣令，久居會稽馮井山，頗遊承家法，傳受經籍，皆摹寫而已。靜泰妻同郡葛氏，唯有一子名靈眞，戊午生，今猶在會稽，亦敦尚道業，善能符籍，自長史後，唯有此六世孫一人而已。

中男名翰，字元暉，少名虎牙，正生，敦厚信向，郡主簿功曹，謝安爲護軍，又引爲功曹，除永康令，衛尉丞，昏康太守，不之官，又爲輔國司馬，安帝元興三年，於家去世，年六十八，則成帝咸康三年丁酉歲生也。（顧云咸和三年生，亦大謬。）妻昏陵華琦孫，名子容，（同郡江乘界新安里中。）子赤孫，字元眞，篤實和隱，郡主簿功曹，年七十四亡，有四子及孫，並早亡，今無後也。

小男名翻，字道翔，小名玉弁，正生，幼有珪璋標挺，長史器異之，郡舉上計，掾主簿，並不赴，清秀瑩潔，據枇塵務，居當平山下，修業勤精，恆願早遊洞室，不欲久停人世，遂詣北洞告終，即居方隅山洞方原館中，常去來四平方臺，故眞誥云，幽人在世時，心常樂居焉。又楊君與長史書亦云，不審方隅山中幽人，爲已設坐於易遷戶中耶。亡後十六年，當度往東華，受書爲上清仙公上相帝晨，誥云年三十，而不記去歲，按二錄泰和二年丁卯時年二十七，則是咸寧七年辛卯生也。（顧云咸和六年生，又云司徒辟掾，皆爲非實。）自泰和三年已後，無復蹤迹，依譜年三十，即是庚午年去世。（又眞誥云，從孫鎮南之夜解，而未嘗張解之法，嘗老傳云，據乃在北洞北石壇上燒香禮拜，因伏而不起，明旦，觀形知生，此所今猶存歷，然則是故來歷化，早晚世塵也，事別在第二卷中。）妻建康令黃演女，即姑蘇皇之子名敬儀，生黃民，乃遣還家，後離絕，又出適宛陵令臧者之長史。

一女名素薰，庶生，出適越騎校尉昏陵華璞子名廣。

掾子黃民，字元文，升平五年辛酉生，時掾年二十一，仕郡主簿，察孝廉，司農丞，南豐參軍，臨沮令，宋元嘉六年亡，年六十九，妻西陽令葛萬安女。（萬安是抱朴子第二兄孫也。）

黃民長子榮第，一名預之，宋元嘉十二年亡，不知年幾，有女名道育，隆安元年丁酉生，宋孝建元元年甲午歲，於刻任埭山亡。（世謂之許大姬，風尸石蘭，常有芳香之氣。）

黃民小子名毅，宋泰始五年己酉歲，亦於刻任埭山亡，不知年幾，有女名神見，一名瓊輝，元嘉六年己巳生，齊永明四年丙寅歲亡。（世謂許小姬，東園道士，多有識者。）

右所承長史後如此，今唯有楊元孫靈眞而已。

楊君名羲，成帝咸和五年庚寅歲九月生，本似是吳人，來居句容，眞降時猶有母及弟，君爲人潔白，美姿容，善言笑，工書畫，少好學讀書，該涉經史，性淵懿沈厚，幼有通靈之鑒，與先生長史，年並懸殊，而早結神明之交，長史薦之相王，用爲公府會人，自隱簡文登極後，不復見，有迹出，（顧云是簡文師，或云博士，楊乃小簡文十歲，竹懸非實也。按眞誥云，應以太元十一年丙戌去，又云，苦不奈風火，可修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如此，恐以早逝，不必丙戌也。得眞職任，略如九華所言，當輔佐東華，爲司命之任，蓋司吳越神靈人鬼，一皆關攝之，楊先以永和五年己酉歲，受中黃制虎豹符，六年庚戌，又就魏夫人長子劉璞受靈寶五符，時年二十一，興寧三年乙丑歲，乘眞降曜，年三十六，眞降之所，無正定處，或在京都，或在家舍，或在山館，山館猶是雷平山許長史廨，楊恆數來就掾非自山居也。）

右楊君事大略如此，須傳出更記。

按眞誥中有云鳳集高木，素衣衫然者，配況長史名也，曾參出田云云者，離合長史字也，許仙侯許卿者，得眞位也，給事常侍者，在世官也。

有云許朝者，即長史叔南陽也。

有云寅獸白齒者，是虎牙也，亦直云寅獸者，亦云許客，亦云許虎許牙也，許主簿者，牙位也，華新婦者，牙妻也，似云名厚，即所謂許厚，華侯華書吏者，牙婦弟也。

有云瑣刃者，嘗訓掾小名也，即青錄所載若錄者矣，企望人飛云云者，即離合掾官名也，有云許猛子，似是掾小名也。

有云易遷夫人及斗者，即掾母陶科也。

有云勿憂嗣伯之詭者，即長史弟小名也。

有云來子雖善於爾者，即長史後母也。

有云當奈張者何者，即長史父妾也。

有云黃娥者，即長史娥，掾婦母也，出適黃家，故曰黃娥，本名娥皇。

有云演小子耳者，即娥皇增黃演也。

有云赤孫者，即虎牙兒也。

登升者三人，（先生長史掾也。）虎牙、黃民、樂弟、大姬、小姬，等虎牙云，逢得不死，適度王長，亦是度世之限，其餘無述，顯出，黃民傳奉經樂遷，皆亡有異徵，恐或預例其二人，亦可更在後世子孫，若必以七世爲限，則盧眞之子，實純斯慶。）

度世者五人，

長史婦陶威女，雖入易遷，恐此自承陶家福耳，不必關許氏五人之數也。

有云李東者，許家常所使祭酒，先生亦師之，家在曲阿東，受天師吉陽治左領神祭酒。

華僑者，昏陵冠族，世事俗禱，僑初頗通神鬼，常夢共同饗醮，每禱輒靜寂不覺，醒則醉吐狼藉，古神恆使其舉才用人，前後十數，若有稽遲，便坐之爲譴，僑忿恚，遂入道於鬼，事得息，漸漸眞仙來游，乎，亦是夢，稍年，乃夜半形見，裴清靈周紫陽至，皆使通傳旨意於長史，而僑性輕躁，多漏說冥旨，被責，仍以楊君代之，僑後爲江城縣令，家因居焉，今江乘諸華，皆其苗裔也。（華與許氏有婚親，故長史許與裴君，設勸相周也，若如前譴中有保命所告，則僑被押也，今世中期紫陽傳，即是僑所遣，故與眞誥爲相遠也。）

天隱子

司馬承禎撰

天隱子序

神仙之道以長生爲本長生之要以養氣爲根夫氣受之於天地和之於陰陽陰陽神靈謂之心主晝夜寤寐謂之魂魄是故人之身大率不遠乎神仙之道矣天隱子吾不知其何許人著書八篇包括祕妙殆非人間所能力學者也觀夫修煉形氣養和心靈歸根契於伯陽遺照齊於莊叟長生久視無出是書承禎服習道風惜乎世人夭促眞壽思欲傳之同志使簡易而行信哉自伯陽以來惟天隱子而已矣唐司馬承禎謹序

天隱子

神仙一

人生時稟得靈氣精明通悟學無滯塞則謂之神宅神於內遺照於外自然異於俗人則謂之神仙故神仙亦人也在於脩我靈氣勿爲世俗所淪污遂我自然勿爲邪見所凝滯則成功矣（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情之邪也風寒暑濕飢飽勞佚八者氣之邪也去此邪則仙道近矣）

易簡二

易曰天地之道易簡者何也天隱子曰天地在我首之上足之下開目盡見无假繁巧而言故曰易簡易簡者神仙之謂也（經曰至道不繁至人无爲）然則以何道求之曰無求不能知無道不能成凡學神仙先知易簡苟言涉奇詭適足使人執迷無所歸本此非吾學也（世人學仙反爲仙所迷者有矣學氣反爲氣所病者有矣）

漸門三

易有漸卦道有漸門人之修眞達性不能頓悟必須漸而進之安而行之故設漸門觀我所入則道可見矣漸有五門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何謂齋戒曰澡身虛心何謂安處曰深居靜室何謂存想曰收心復性何謂坐忘曰遺形忘我何謂神解曰萬法通神是故習此五漸之門者了一則漸次至二了二則漸次至三了三則漸次至四了四則漸次至五神仙成矣

齋戒四

齋戒者非蔬茹飲食而已澡身者非湯浴去垢而已蓋其法在乎節食調中摩擦暢外者也夫人稟五行之氣而食五行之物實自胞胎有形已呼吸精血豈可去食而求長生但世人不知休粮服炁是道家之權宜非永絕食粒之謂也故食之有齋戒者齋乃潔淨之務戒乃節約之稱有飢即食食勿令飽此所謂調中也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食腐敗閉炁之物勿食此皆宜戒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氣此所謂暢外也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法形堅則氣全是以齋戒爲漸門之首矣

安處五

何謂安處曰非華堂邃宇重裀廣榻之謂也在乎南向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高高則陽盛而明多屋無卑卑則陰盛而暗多故明多則傷魄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則疾病生焉此所謂居處之室尚使之然況天地之氣有元陽之攻肌淫陰之侵體豈可不防慎哉修養之漸倘不法此非安處之道術曰吾所居室四邊皆隱戶遇風即闔風息即闢吾所居座前簾後屏太明即下簾以和其內暗太暗則捲簾以通其外耀內以安心外以安目心目皆安則身安矣明暗尚然況太多事慮太多情欲豈能安其內外哉故學道以安處爲次

存想六

存謂存我之神想謂想我之身閉目即見自己之目收心即見自己之心心與目皆不離我身不傷我神則存想之漸也凡人目終日視他人故心亦逐外走終日接他事故目亦逐外贍營營浮光未嘗復照柰何不病且夭邪是以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成性存存衆妙之門此存想之漸學道之功半矣

坐忘七

坐忘者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而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而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何謂不行曰心不動故何謂不見曰形都泯故或問曰何由得心不動天隱子默而不答又問何由得形都泯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道而退曰道果在我矣我果何人哉天隱子果何人哉於是彼我兩忘了无所照

神解八

齋戒謂之信解（言无信心則不能解）安處謂之閑解（言无閑心則不能解）存想謂之慧解（言无慧心則不能解）坐忘謂之定解（言无定心則不能解）信定閑慧四門通神謂之神解故神之爲義不行而至不疾而速陰陽變通天地長久兼三才而言謂之易（繫辭云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齊萬物而言謂之道德（老子道經德經是也）本一性而言謂之真如（釋氏法華楞伽涅槃皆一性）入於真如歸於无爲（圓覺經云佛身有爲至於无爲佛化身不墮諸數皆一性）故天隱子生乎易中死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邪由一性真由一性是以生死動靜邪真皆以神而解之在人謂之人仙在天曰天仙在地曰地仙在水曰水仙能通變之曰神仙故神仙之道有五其漸學之門則一焉（謂五漸終同歸於仙矣）

天隱子終

後序口訣

承禎誦天隱子之書三年恍然有所悟乃依此五門漸漸進習又三年覺身心之閒而名利之淡矣又三年天隱子出焉授之以口訣其要在存想篇歸根復命成性衆妙者是也夫人之根本由丹田而生能復則長命故曰歸根復命夫人之靈識本乎理性性通則妙萬物而不窮故曰成性衆妙然而呼吸由氣而活故我有吐納之訣津液由水藏而生故我有漱嚥之訣思慮由心識而動故我有存想之訣人身榮衛血脉寤即行於外寐即行於內寤寐內外相養和平然後每日自夜半子時至日中午時先平卧舒展四肢次起身導引喘息均定乃先叩齒門齒小鳴後叩大齒大鳴以兩手摩面及眼身覺煖暢復端坐盤足以舌攪華池候津液生而漱之默記其數數及三百而一嚥之凡嚥津候呼定而嚥嚥畢而吸如此則吸氣與津順下丹田也但子後午前食消心空之時頻頻漱嚥无論遍數意盡則止凡五日爲一候當焚香于靜室中存想自身從首至足又自足至丹田上脊膂入于泥丸想其氣如雲直貫泥丸想畢復漱嚥乃以兩手掩兩耳搭其腦如鼓聲三七下伸兩足端足俛首極力直頸兩手握固又於兩脇下接腰髀骨傍乃左右聳兩肩甲閉息頃刻候氣盈面赤即止凡行七遍氣從脊膂上徹泥丸此修養之大綱也然更有要妙在乎與天地真氣冥契同運能識氣來之時又辨氣息之所若是則與天地齊其長久謂之神仙矣法起冬至夜子時一陽氣始來或遲或早先須辨識氣來形候纔覺氣來則運自己之氣適與天地之氣偕作次日復候此氣而消息之此是神仙至妙至精之術人罕達之倘三百六十日內運氣適合真氣三兩次則自覺身體清和異於常時矣況久久習之積累冥契則神仙之道不難至矣唐司馬承禎撰

後序口訣終

書天隱子後

昔謝自然欲過海求師蓬萊至海上或謂自然曰蓬萊隔弱水三十萬里不可到天台有司馬子微身居赤城名在絳闕可往從之自然乃還受道於子微白日仙去東坡水龍吟詞云古來雲海茫茫蓬山絳闕知何處人間自有赤城居士龍蟠鳳舉清靜无爲坐忘遺照八篇奇語觀此則此書八篇當是子微所著而序乃云天隱子不知何許人意者不欲自顯其名邪紹興壬午從事郎知台州黃巖縣主管學事勸農公事胡璉跋

玄眞子

張志和撰

唐張志和撰

碧虛

碧虛冥茫飄輪斡乎乾湫盤浮乎坤紅明環於天衝升井爲炎降斗爲寒由是四時旋而萬物遷斯造化之亞矣然非造化之元哉

无涯者辯伯也涯之言曰黃郊之帝曰祇卑紫微之帝曰神尊碧虛之帝曰靈荒祇卑王於地山河草木屬焉神尊王於天日月星漢屬焉靈荒王於空風雷雲雨屬焉碧虛和平二帝有方春之會俄而祇卑上騰神尊下降遇於靈荒之野靈荒之帝虛位郊迎傾國所有積肉成霞散酒成雨電走雷奔風歌雲舞累月爲中道主上下无怨二帝欣然愧靈荒之厚德令碧虛之不安爭讓國以延靈荒之帝神尊曰朕有天祇卑曰朕有地靈荒怪天地之名問之曰朕之仰觀不異碧虛朕之俯察不異碧虛碧虛之中其又奚物帝言天地厥狀若何祇卑曰朕之地體大質厚資生元元中高外垂其勢坤層然如壇轉物尊圍八極海環九山骨巖石毛草木肉土而脈泉汗露而氣煙江河川瀆亂奔流人蟲鳥獸紛往還願帝之下而游焉神尊曰朕之天體虛形高資始化化中員外轉其行乾穹然如帳幬物尊五星交列宿粲邊層輪日月中文帶河漢絕雰霓雲霞列仙天宮殿願帝之上而居焉靈荒未之信曰天如帳胡縣乎其上地如壇厥下乎何安神尊曰天之帳非上縣飄輪下載常左旋三光隨之以西遷祇卑曰地之壇有湫盤凝浮其上所以安靈荒曰飄輪斡靈生湫盤奚物盛願聞之祇卑曰飄輪徧乎下湫盤所以停帝何疑靈荒曰噫天地之形造化信然實如所論罔當息焉朕之空茫唐濛同无不通无內无外无西无東曠闊漭蕩蒼茫青冥含日月之光震雷霆之聲挂虹霓之色飛龍鸞之形朕坐而游之臥而泅之泛然飄飄嗜可停豁乎包乎毋廓乎堅乎壽非春夏之能生非歲年之能朽先天地不見其初後天地不知其久若然者安能棄朕之長無寄君之暫有哉於是二帝謝靈荒之言退還故府祇卑降黃郊神尊升紫微數月不泰然天地爲之閉

紅霞子問乎碧虛子曰夫造化之端自然之元其體若何睿願游夫子之域而觀之豈得聞邪於是碧虛子次然有間豁然情容而曉顏詠乎太寥之上爲空洞之歌謂之曰无自而然自然之元无造而化造化之端廓然蕩然其形圃圃

爾之視絕爾之思可以觀紅霞子曰若睿者儵遨而忽游請駕乎言睿願乘之以逍遙不暇辭夫子而觀焉於是碧虛子導之曰无自而然是謂无然无造而化是謂眞化之元也之眞也无元而元是謂眞元无眞而眞是謂元眞馳言曰无然乎其然一乎然然後觀乎自然无化乎其化一乎化然後觀乎造化无元乎其元一乎元然後觀乎眞元无眞乎其眞一乎眞然後觀乎元眞逸言曰眞眞乎元元元乎眞元乎眞乎眞眞乎无元乎元元然後登太寥之天夫无有也者有无之始也有无也者无有之初也无有作有无立而造化行乎其中矣夫造化之與也空以徧之風以行之水以聚之識以感之氣以通之而萬物備乎其中矣空徧而體存風行而用作水聚而有見識感而念生氣通而意立體存故可以厚本用作故可以明漸有見故可以觀變念生故可以知化意立故可以詳理是知本可厚者空之體也漸可明者風之用也變可觀者水之有也化可知者識之念也理可詳者氣之意也是故風水競變物其物而不同識氣多端意其意而不一斡乎乾而能常浮乎坤而能長運之而無窮生之而無方化之而無邊因之而無疆原其原者夫何謂歟造而化之存乎太初太而極之存乎無自而然之存乎虛無而住之存乎妙觀其所存而造化之元可見矣

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明之衣戴朱光之冠服赬游之履束赤聯之

帶驂火虬之蜿蜒鼓紫鸞之縹緲轉溟丹之雙轂執染絳之六轡諏日下時戒途祖道（道藏本云紅霞子明乎造化之域患乎屢空之色於是披紅陽之光餐碧寥之氣以寶其容絕慶弔之禮寡親朋之問獨與太虛游往來高會僕風蹇門蹋月繼夜而寂談不饜味俗享貴者聞之譏爲覩其空巷荒廬色不勝憂心爲之恥謂之曰我躬不閱追恤造化紅霞子曰吾爲造化知己固有弗詳而造化獨不吾知致有所乏吾无慚於造化有愧於吾吾將往而訴之以慰君之憂浴君之恥於是駕紅陽之駟乘碧寥之輿拂衣東轅。以下與此本同語明水之霽虹與貫天之緋霓曰造而化者非眞化化而造者非元造元元眞眞爲造化根造化何勳於碧虛碧虛何有於造化而獨擅主宰之名非彼貪功爲己卽此假僞爲眞吾將訴之虛冥以觀其名名之情四游隔越六虛迹冥於是東轅經諸无之界遇同空將假道焉同空曰子何爲者而居於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訴諸造化願假道於君於君同空問之曰孰爲造化奚謂假道紅霞子曰爲物之主宰曰造化藉君之國行曰假道同空曰若然者朕之東无化可造朕之國无道可假君其改途紅霞子於是拂衣南馳經自然之域遇化元將假道焉化元曰子何爲者而居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訴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化元詰之曰夫造化朕之兄弟之國也子弗聞乎假朕之道訴朕之親朕之仇也師徒將攻之紅霞子於是拂衣西驅經无住之邦遇因本將假道焉因本曰子爲何者而居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訴諸造化願假道於君因本拒之曰假道之資子弗聞乎子有飛空之乘與照虛之璧吾將爲子啓關紅霞子曰使吾有碧乘之資尚弗訴諸造化无假道於君哉於是乎拂衣而北趨經太極之野遇生首將假道焉生首曰子何爲者而居乎斯曰吾紅霞子也吾將訴諸造化願假道於君生首詞之曰子何知之晚也夫造化之貌可知而不可鄰可聞而不可親雖欲假子之道其何以至子將訴之無乃不可乎於是紅霞子聞生首之詞兀焉喪有徘徊躊躇還轡旋輿經元原之郊遂失途於牧道童子神與易浴乎元川而遨於是問津焉二童曰夫子奚氏也跋涉虛無蒙犯煙霄車馬有浮空之倦何之而問乎津紅霞子曰吾紅霞子也吾嘗知造化而造化弗吾知使吾乏資身之用爲味俗之恥吾將訴諸造化吾適東轅西驅南馳北趨而假道於四方東至於諸無南至於自然西至於无住北至於太極四之皆不遇諸无有同空之問无住有因本之拒太極有生首之詞自然有化元之詰吾念日暮途遠旋吾之輿歸乎寰中於斯迷津幸哉而遇子敢欲問焉然子爲誰也偉哉而文於言哉二童曰吾謂神之與易也吾與造化牧道於元郊吾適爲六塞之戲俱亾其道吾懼造化之責躊躇而遷延因浴乎元原且吾之有道憂尚敢見造化柰何夫子以俗恥而干吾君賴夫子有諸侯之詰无然一忤造化之念茲元原之上豈可復觀吾二童之泅游哉夫子辭寰中而來未覩造化茫然迷津而問途欲還舊居將何面目以見寰中之父兄乎胡弗解裳浴焉同泅隨波泛濤聊以游遨俟吾白圖之成將近夫子而謁諸造化不亦爾豁乎紅霞子於是超然浮光沈影泝瀨沿波二童乘元濤之騰澹泛六合之外儵忽至造化之境自然奉常然衣太極進无極食渙然盈造化之域紅霞子與二童披而餐之榮光洞六合之內然後謁乎化眞顧而俛於寰中慚代俗之榮恥皆妄觀乎化眞唯懼造化之知其將訴也於是聽造化問二童道之所在二童曰无亾无不亾道不離乎皇之鄉造化欣然曰无有其有者无亾其亾无不有其不有者无不亾其不亾放乎元原之郊而无邊童子得牧道之方矣於是紅霞子盈自然衣充太極食樂造化言荷造化力揖造化與二童子眷然而退將還舊居是行也與太虛遇於同空太虛曰自子之觀造化也索焉離居蕭然荒虛念子寰中无恙紅霞子曰吾適也面造化容意造化心耳造化言吾知至道之无有也吾豈見寰中之有无哉化之元也原乎有者觀其无原乎无者觀其有奚以狀其然邪容之爲言也冥其靈乎也精茫其唐乎也荒故曰冥靈精之難明茫唐荒之難詳殊萬形之无窮異萬心之无方是以昔之登太寥觀化元者知其運乎工而來央作太寥之歌曰化元靈哉碧虛清哉紅霞明哉冥哉茫哉惟化之工无疆哉非夫同萬形之殊殊萬形之同一萬心之異異萬心之一馳不想而居乎冥茫之端倪者則何以環游太无觀造化之无矣

玄眞子卷上

玄眞子卷中

唐 張志和 撰

鸑鷟

鸑鷟氏自東方來猨麗氏自西域至遇於中華之野相與競虛談以聲戰勝負於是鸑鷟氏嚶若而鳴曰吾聞吁者嘻者呵者嚧者唶叡反苦壞㗇乎加切咽喘乎氣噬者唳者哰者歠者辛酸甜淡吮乎味聹者覞者辨者聽者睢盱瞜呼元切睋作虔呼律切察乎瞳夐者控者乾者擬者鏗鎗鏧力宗切鏧譙乎聰斯極已於是猨麗氏趙竹交二切竹教切然而唬呼交佰二切曰吾聞日者月者斗者孛者昭晰粲朗崘乎天峯者岑者崗者巇者嵯峨嶢崒壘乎山濤者波者溢者渦者澎訇滭漫蕩乎水㴋者魃者魑者魅者傒寧魋乎灰切䰝欻乎鬼斯極已意日酬酢相窮以言泉飛不斷自以爲極然鸑鷟氏摩距厲吻以鸑戲聞猨麗氏奮毛掉尾以喉鳴震中華子歎之曰近謂諸身則鸑鷟氏之說遠謂諸物則猨麗氏之說斯二君者背彼默場勞於聲戰雌扇眸若電鼓舌如霆適足驚驚於窮谷安能響道於滄溟哉

太寥問乎无邊曰若夫造化之閒萬象不一求小大有无之至者可得而言乎无邊曰以吾之覩至小者大而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而至有者无若知之乎太寥曰以吾聞之至小不可以大至大不可以小至无不可以有至有不可以无子之所謂者何也无邊曰吾請告若至小至大者莫甚乎空至无至有者莫過乎道其所然者

何也包天地至有外者唯乎空非空之至大邪判微塵至无內者成乎空非空之至小邪逝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无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小者大至大者小至无者有至有者无不亦然乎

造化之初九大相競風之颸颸子貴切然曰飀飀匹周切乎之飍飍香幽切乎而颶颶乎之颼颼乎而扇鴻濛而幺飈力幺切吠於交切嘐古苞切鼓𩘋呼勞切䬐力刀切而悲咤颭呼出切颩呼交切蹷石拔木壁浪奔濤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而雲之氣騰然曰翕乎忽乎之滅沒乎者漨扶冒切浡蒲忽切泅於緇切煴之蓊鬱乎者蒙乎昧乎之昏晦乎者𩃬靆黤於甘於敢二切黮甚敢二切之霮徒感切霸徒對切乎者霧海吞山過日漫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者雷之聲塡然曰謀轟轟乎轢轢忽犖犖乎虢虢礔衣礰切輪奔乎轂乎些嶽電熛烈軼砉呼覓切霆驚劈歷乎些若獨不聞乎洪濤震鼓猛獸號怒彼碌碌者其吾之與巨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些海之濤奔然曰浩乎汗乎之滔漫乎且澎乎湃乎之滂沛乎且何鯤鵬頒鯢相來切鼻翼之群邪乎且翻鼇蠶鯨崩竟倒瀛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且火之熛然烈然曰烘乎烙也冬切乎之熿爛乎焉翕乎焜乎之熇炫乎焉歘焌鳥來切灼爍炬爀熇愈律切燎涸澤燋山熾日蒸天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焉日之耀照然曰煌煌乎之陰陽乎歟晶晶乎之熒熒乎歟杲杲曈曨炎炎赫赫光天照地流金爍石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歟地之

震殷然曰坤乎嵩乎之坱圠磅礴之乎之崔乎嵬乎之坳垝确硪音剝之乎之浸海流河而有常奔山走陵而无疆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之天之鳴窐胡萌切然曰乾乎圓乎之愁乎只穹乎崇乎之廓乎只昊恢恢之顚顚旻蒼蒼之元元包水旋風蓋地寰空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只空之寥廓六宗切然曰豁乎泫乎之曠宕乎哉虛乎无乎之漭溟乎哉濛同茫唐青冥蒼茫廓兮而寐苦郎切宸苦蕩切包天裹地誕陰育陽其孰能大乎吾之大乎哉既而九大各自競能風之聲曰孰有大乎吾曹之大矣空應之曰吾聞太上之言道名之大可詣而問焉於是雲停其氣風息其飄日罷其燿海弭其濤地復其震火滅其熛天靜其鳴空喪其寥於是乎俾雷之逝入道之境聲者讓響形者讓影不有不无不動不靜九大觀之各慚而還遂相讓爲无爲之色相與成无爲之域以終乎塵劫之極而已焉乎歆道之形也虛道之影也无道之聲也初道之響也如昔之爲狀乎廓然其虛者空也莫然其无者滅也永然其初者遠也靜然其如者定也字之曰遺遐明默慤博元圓者何也遺以盡其失遐以邈其遙明以照其光默以湛其寂慤以堅其固博以大其廣元以神其妙圓以規其周故曰德者得也得乎不得不得乎得斯之謂乎得其德者何也文宣德之而无我老氏德之而未孩南華德之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睨於萬物噫沖虛德之冷然御風顏回德之同於大通然

則大寥德之无終始已矣夫延吾思之不能竟也將何以窮有物之既乎燿夜者燭腹也蠹體者篋軀也蠹芥者負垢也苗蜩者根蟬也晴星者眩華也燭腹之蟲循乎牆篋軀之蟲出乎隙負垢之蟲游乎藥根蟬之蟲植乎土篋軀晒乎燭腹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燭乎腹燿乎夜見乎險阻審乎取舍然而世人相有炫明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晦跡之逍遙也負垢晒乎篋軀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蠹乎體篋乎軀進則外乎首而行恐則內乎元而靜然而出入有首鼠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蓋形之逍遙也根蟬晒乎負垢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蔡然芥孽然垢徐然步物之不疑子之動也糞然形物之不疑子之生也然而慮風火有驚恐之患未若吾之瘞體之逍遙也之數蟲者各以能之相晒也於是眩華聞之晒乎根蟬曰子之自謂養生之固者也藏乎口匿乎目虛乎心實乎腹根乎足潤水土於外而不行苗乎脊受風日於外而屢長无羈毆離之嫌者矣然而累乎質礙乎有苟遇掘鑿之患怪乎物亾乎身未若吾之瞥然之逍遙也根蟬曰吾稟乎造物化之奇妙乎古今之知藏口匿目虛心實腹之數蟲者其於衛生莫吾如也向吾聞子之聲昧子之形狀子之有自何而生眩華曰吾生乎目之眩長乎視之亂其徐也聯若星之貫其疾也紛若華之散取之而不得捨之而不克謂无而有謂有而无其來也儵見乎造化其去也寂歸乎太虛能游乎不物之域者方覩乎吾之逍遙之墟域同乎于圓也方也于方也圓也故曰至圓无圓而能方至方无方而能圓孰能圓乎方者曰太圓孰能方乎圓者曰太方故太方有言曰昔吾方子之圓而予弗知吾之方太圓曰曩吾圓爾之方而爾不知吾之圓若然者何也其有以哉是故規乎虛者虛之不知其閒也矩乎空者空之不知其方也然則游心乎太寂之鄉令規矩无措其巧者其惟太圓之與太方乎

倭之人談曰東海有鳥其名爲鵜鵜之巨鵬之亞也泛乎滄溟吞乎長鯨厭而翱翔乎碧空之畔防風奈火幺切者弋伯者也爲大弓萬物鉤望巨鵜之飛於是乎彀以射焉一發而中鵜之吃怒聲越雷霆俄而驟血成河落毛翳日翻墜之勢韻乎空濛之閒墮於曠漭之野毅然震乎大地太虛爲之響造化爲之兇防風奈環趨觀之旬日而畢然後涉巨鵜之上旁觀四海嵐蔽乎大地於是率天下之庖徒雲梯而解之四方之烹者蒸氣成雲山木爲之竭脯之費七年而中華不腊肋之用九年而異域不膏帆其羽以爲舟者散乎大海命之曰鵜毛之船防風奈神其弓之力也每齋沐而祭焉天下之博聞志怪者莫不命駕而觀之弧矢之盛造化已來未之有者於是乎在也

玄眞子卷中

濤之靈

唐 張志和 撰

濤之靈曰江胥漢之神曰河姑會於眞原之野江之胥問乎河之姑曰吾以子爲水也縣而不散夜而能煥異乎川者何也河之姑曰代謂吾之神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若不聞乎泛天船寫天江俾牽牛織女之相望此吾之所能也敢問乎若吾以若爲流也却而能進行而有信似乎識者何也江之胥曰代謂吾之靈以至於此吾亦何知焉子不聞乎疾雷之奔牽驚之翔素車白馬兮三軍之騰裝此吾之所能也於是胥姑欣然相視而笑自謂靈神之至傲若无他道之微曰至元在乎眞原之野聞而謂之曰若爲胥姑哉今吾語若吾見天地之創遂觀濤漢之有且若之徒假名乎巫咸之口投首乎春秋之代不亦近歟夫逃者自釋濤漢之疑假若胥姑之有柰何受逃徒之咨而不覺竊造化之巧以爲功不慚逃者之鬼笑若於黃泉之閒歟胥姑悚然謝而問之曰吾以君爲友也寂而不動虛而能應訐吾之妄俾吾之慚君亦有夫心哉吾聞道之微先天地生在眞原之野號曰至元得非君子乎孰爲君之名哉吾請辯吾靈神之所因原夫濤漢之所以可得聞乎至元謂曰吾將告若欲知漢之說者觀乎碧之理有潔白之文寥乎瑩之腹有昏曉之變體之異也豈有姑之神邪雖天漢之大非川可知矣若欲知濤之說者觀乎脈之血有往來之勢察乎槐之葉有開合之期氣之應也豈有胥之靈邪雖海濤之盛非識可見矣若欲知吾之說者空之无形而不動谷之无情而能應虛之至也豈有微之邪雖吾道之妙无心可知矣且吾告若崑崙之墟有智蟲焉贅聞而疣見託吾之无懇若之有强日河姑之神假意江胥之靈妄首至元之微僞之與也於是乎起吾觀之太寰之內似神而无者六海波沂江而爲濤天文皎夜而爲漢炎光閃雲而爲電兩色映日而爲虹陽氣轉空而爲雷心智藏境而爲道其所然者皆有由也非若之靈无吾之元然吾之无也不无存若之有乎何有於是胥姑駢舞而謝曰實如所論有慚故友願陪无心之游聊以卒歲生爲智蟲之所誣死則葬眞原之野安能復區區託靈濤漢使逃者之鬼笑吾儕於黃泉之閒哉是夏也通眞之伯會起觀之君坐忘之后於睽脩元好也中談而二侯競道之有无連闕解玹竟日不決觀之君曰吾起於觀亭之閒知道不无而見有忘之后曰吾坐於忘臺之上見道不有而知无通眞之伯謂之曰至道非有无之殊君不見三光之見天邪在高下而不同日月之體有大小諸星之位有廣狹若以遠近論小大稽夫日也失之於炎涼若以炎涼而語遠近稽夫日也失之於小大乃知無遠近之異旁視仰觀入日自爾夫以百尺之竿戴乎盤臥之立之遠近適等而小大不同信目之有夷險者矣在乎東西不識者誠

衰照而不正自此地之陰氣得升耳然則至道之見乎心也亦猶是哉在忘觀而不一或以爲有或以爲无以道爲有使觀君處忘臺而見无以道爲无使忘后游觀亭而知有斯乃忘觀之心自爾有无之體不殊由意之懷執滯者也然則競三光之遠近者不曉乎夷險之微競至道之有无者未通乎執滯之礙矣於是二君聞之鉆吾而退達元夫子曰睽之會一三光之遠近合至道之有无剖古今不明之癖削談論不決之贅使觀君節竝而忘后弭鬬者眞伯之力也

吳生者善圖鬼之術粉壁墨筆風馳電走或先其足或見其手既會其身果應其口若合自然似見造化負以國名行年六十天下之圖工跡其妙而不能盡元眞子聞而造焉曰敢問圖鬼之方有術何其道之不竭也吳生喜而言曰子非圖工之徒歟奚其問之深也於是筆酣之閒揖元眞子卮而酒酣之閒揖元眞子甌而茶之茶酣之閒屏諸弟子揖元眞子宿而話之告以圖鬼之方曰吾何術哉吾有道耳吾嘗茶酣之閒中夜不寢澄神湛慮喪萬物之有忘一念之懷久之寂然豁然儵然恢然匪素匪畫詭怪魑魅千巧萬拙一生一滅來不可闕貌不可竭吾以其道之妙其方之要每以圖鬼爲事未嘗告術於人是以行年六十負於國名天下以吾爲圖鬼之祖自吾作古圖工如林顧吾之觀聲吾響而不終形吾影而不窮響吾巧而竭力影吾道而莫測感子有造化之問吾不能无造化之對以吾不傳於人請子告於代元眞子謝之曰沿境者易泝像者難幸聞圖鬼之道吾見造化之端吾固不代之告君无謂吾之傳

荷水爲珠其圓也非規而不可方者離乎著也爐火爲輪其常也非環而不可斷者疾乎速也背日噴乎水成虹霓之狀而不可直者齊乎影也汲江釀乎酒應波濤之湧而不可停者均乎氣也片雨滴海合滄溟而不可殊者得其一也寂心歸空同太虛而不可分者會其天也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遂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失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者也死之見由生之知者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无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者矣

有之非未无也无之非未有也且未无之有而不有未有之无而不无斯有无之至也故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異乎時也若夫无彼无有連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將來有无而不異者同乎時也異乎時者代以爲必然會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時者代以爲不然會有必然之者也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无恆俾吾之令无常與光之答乎影曰子在空而无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鉤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遂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无互豈吾之獨无常歟雖然子之同抑吾之可通吾怪吾之尤者雖吾亦不知之何哉吾遇陽燧之抱倒乎子之面吾遭羅睺之蝕曲乎子之葉吾將問諸造化窮理盡性而不知者命也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无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无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无有寂之二也有无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眞一矣夫眞一者无一无二无寂无默无是四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眞无矣夫能游乎眞无之域者然後謁乎眞一之容者爲夫游乎眞无之域謁乎眞一之容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无者人莫能名爲吾强爲之名者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謚爲吾强爲之謚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謚矣未見其无也斯之謂之太无之謚邪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乾隆癸卯六月之望以藏本校　弱冠外有此書

老來方一閱之弓父

玄眞子卷下

浪跡先生玄眞子張志和碑

唐　顏眞卿　撰

士有牢籠太虛撮挾元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閑而理窟肌分其惟元眞乎元眞子姓張氏本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遊朝淸眞好道著南華象說十卷又著沖虛白馬非馬證八卷代莫知之母留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名志和字子同壽復貶南海尉絕量移不願之任得還本貫旣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烟波釣徒著書十二卷凡三萬言號元眞子遂以稱焉客或以其文論道從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詵爲作內解元眞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有五卦以有亾爲宗觀以爲碧虛金骨兄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元眞浪跡不還乃於會稽東郡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竹門十年不出吏人嘗呼爲拘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皆存而無斧斤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游聞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元眞坊又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開闢旌曰迴軒巷乃命評事劉太眞爲序因賦柏梁之什文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旣門隔流水十年無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釣爲席騎皮爲

屩隱素木几酌斑螺杯鳴椰拏枝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奴婢各一元眞配爲夫婦夫曰漁童婦曰樵青人問其故漁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荅曰太虛作室而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鼓吹笛或閉目或背面飛墨應節而成大歷七年秋八月訊眞卿於湖州眞卿以舴艋旣敝請命更之荅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汎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埜夫之幸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誠澹然人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屏嗜慾若泥沙希踪乎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焉去我悲德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銘曰

邈元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煙波淪此身

亢倉子

王士元補亡

全道篇第一

道家三

亢倉子居羽山之頹三年俗無疵癘而仍穀熟其俗竊相謂曰亢倉子之始來吾鮮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其或聖者耶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亢倉子聞之色有不釋其徒驚噭從而啓之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其所如往今以羽俗父子竊竊焉將俎豆予我其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驚噭曰不者夫尋常之汙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鰌爲之制步仞之丘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蟻孤爲之祥且也尊賢事能嚮善就利自堯舜以固然而況羽俗乎先生其聽矣亢倉子曰譆來夫二子者知乎函車之獸介而離山罔罟制之吞舟之魚蕩而失水螻蟻苦之故鳥獸居欲其高魚鼈居欲其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亦不厭深耿而已吾語若大亂之本禮乎堯舜之間其終存乎千代之後必有人與相食者矣言未終南子榮之樗色甚然膝席曰樗年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亢倉子曰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慮營營君此緒年或可以及此言雖然吾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謁吾師聃亢倉子既謝榮之樗不釋羽俗而龍已乎天下水之性清土者滑之故不得清人之性書物者滑之故不得書物也者所以養性也今世之惑者多以性養物則不知輕重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捐之此全性之道也萬人操弓共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故聖人之制萬物也全其天也天全則神全矣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无外志凝宇宙德若天地然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道之人心平正不爲外物所誘曰清清而能久則明明而能久則虛虛則道全而居之奈佚死亢倉子哭之其役曰天下皆死先生何哭爲也亢倉子曰天下皆哭安得不哭其役曰哭者必哀而先生未始哀何也亢倉子曰舉天之下吾无與樂安所取哀蜕地之謂水蜕水之謂氣蜕氣之謂虛蜕虛之謂道虛者道之體靖者道之地理者道之綱識者道之目道所以保神德所以宏量禮所以齊儀物所以養體好質白之物者以黑爲汚好質黑之物者以白爲汚吾又安知天下之正潔汚哉由是不主物之潔汚者矣夫瞀視者以黮爲赤以蒼爲玄吾乃今所謂皂白安知識者不以爲頹黃吾又安知天下之正色哉由是不遁物之色矣夫好貨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馬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好書甚者不見他物之可好吾又安知天下之果可好者果可惡者哉由是不見物之可以保戀矣无能滑吾真矣陳懷君柳使其大夫禱行聘於魯叔孫卿私曰吾國有聖人若知之乎陳大夫曰奚以果明其聖叔孫卿曰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弊邑則小亦有聖人異於所聞曰聖人謂誰陳大夫曰有亢倉子者偏得老聃之道其能用耳視目聽定公聞而異焉使叔孫氏報聘且致亢倉子待以上卿之禮亢倉子至賓于亞寢魯公卑辭以問之亢倉子曰吾能視聽不用耳目非能易耳目之所用告者過也公曰孰如是寡人增異矣其道若何寡人果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表邇在眉睫之內來于我者吾必盡知之乃不知爲是我七竅手足之所覺六腑五臟心慮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

用道篇第二

天不可信地不可信人不可信心不可信惟道可信賢主秀士豈知哉昔者桀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勤於道天奪其國以授殷紂亦信天與其禮四海已不襲於道道地竊其果稼而荒驁之齊后信人之性酌讓不明於其道舉全境以付人人實鴟義而有其國凡人不修其道隨其心而師之營欲茂滋災疾朋釁戕身損壽心斯害之矣故曰惟道可信天地非道不能悠久蒼生非賢不能靖順庶政非才不能和理夫用道之人不露其用福滋萬物功歸无有神融業茂靈慶悠長知而辨之謂之識知而不辨謂之道識以理人道以安人夫雞辰而作負日任勞流汗灑地夜分僅息農夫之道也俯拾仰取銳意雖撮力思搏精希求利潤買堅之道也嘿氣谷神宰思損慮超遥悠舉日精鍊仙高士之道也刺情縱想畢志所事倫拯忘作其效位同人臣之道也清心省念察驗近習務求賢良以安萬姓人主之道也若由是類之各順序其志度不替塞其業履是謂天下有道專筋骨則形全前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福全克保三全是謂清賢道德順則鬼神助信義敦則君子合禮義備則小人懷有識者自是無識者亦自是有道者靜默闇鈍者亦靜默物固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先號後笑始吉終凶身可親而才不可親才可敬而身不堪敬敬其則不親親甚則不敬親之而疎疎之而親恩甚則怨生

愛多則憎至有以速爲貴有以緩爲貴有以直爲貴有以曲爲貴百事之宜其由甚微不可不知是故智者難之靜則神通窮則意通貴則語通富則身通理數然也同道者相愛同藝者相嫉同與者相愛同取者相嫉同病者相愛同壯者相嫉人情自然也多才而好謙貧賤而不諂處勞而不爲辱富貴而恭勤可謂有德者也

政道篇第三

人无法以知天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知天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所行當則諸生血氣之類皆得其處而安其產矣人臣亦無法以知主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若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宜則親疎遠近賢不肖皆盡其才力而以爲用矣信全則天下安信失則天下危夫百姓勤勞財物殫盡則爭害之心生而不相信矣人不相信由政之不平也政之不平吏之辠也吏之有辠刑賞不齊也刑賞不齊主不勤明也夫主勤明則刑賞一刑賞一則吏奉法吏奉法則政下宜政下宜則人人得其所而交相信矣是知天下不相信者由主不勤明也亢倉子居息壤五年靈王使祭公致篚帛與紉璐曰余末小子否德忝位水旱不時藉爲人君何以禳之亢倉子曰水陰沴也陰於國政類刑人事類盈楚以爲凡遭水旱天子宜正刑脩德百官宜去私戒盈則以類而消百福日至矣鄭有胡之封珪戎弓異時失同於荆荆曰必得封珪戎弓不然臨兵于汝鄭君病之駕見亢倉子曰封珪戎弓先君得之于胡綿代功寶傳章翼嗣今荆恃大而曰必得不然臨兵國危矣寡人欲以他封珪戎弓往若之何亢倉子曰君其少安今是楚亦有寶於此飾楚之寶以貫罪於君楚所不能君必致夫真今荆以淺鮮之過而負其威刑申逞不直以耗敝與國荆失諸侯於是乎在諸侯聞之將率勸備倫比勤明會同上義固存鄭其爲首君姑待之豈必非福於是以胡珪戎弓往

未至郢荆人聞之曰彼用聖人之訓辭吾焉取此以暴不直於天下而令諸侯實生心焉遽反其賂而益善焉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天下之人得其欲則樂樂則安不得其欲則苦苦則危若人主放其欲則百吏庶長具展其欲百吏庶長具展其欲則天下之人貧者竭其力富者竭其財四人失其序皆不得其欲矣天下之人不得其欲則相與提携保抱逋逃隱蔽漂流捃采以祈性命吏又從而捕之是故不勝其危苦因有群聚背叛之心生則國非其國也勿貪戶口百姓汝走多壯城池百姓汝疲賦斂不中窮者日窮刑罰且貳置者日貫科禁不行國則以傾官吏非才則寬猛失所宜與百姓爭利則狡詐之心生所以百姓姦而難知天下難知則上人疑上人疑則下益惑下既惑則官長勞官長勞則賞不足勸刑不能禁易動而難靖此由官不得人故也政術至要力於審士士有才行比於一鄉委之鄉才行比於一縣委之縣才行比於一州委之州才行比於一國委之國政而後廼能无伏士矣人有惡戾於鄉者則誨之不改是爲惡戾於縣則撻之不改是爲惡戾於國則誅之而後廼能无逆節矣誠如是舉天下之人一一畏懷無有干背誚慢之萌矣此之謂靖人凡爲天下之務莫大求士士之待求莫善通政通政之善莫若靖人靖人之才蓋以文章考之百無四五以言論考之十或一二以神器靖作能度考之十全八九是皆賢主憂代明識裁擇所能爾也夫下王危世以文章取士則翦巧綺繼益至而正雅素實益藏矣以言論取士則浮淡游飾益來而蹇諤諍直益晦矣以神氣靖作態度取士則外正內邪益尊而清修明實益隱矣若然者賢愈到政愈僻今愈勤人愈亂矣夫天下至大器也帝王至重位也得士則靖失士則亂故人主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嗚呼守國聚人者其胡可以不事試於士

乎人情失宜主所深恤失宜之大莫痛刑獄夫明達之才將欲聽訟或誘之以詐或脅之以威或開之以情或苦之以戮雖作設權異而必也公平故使天下之人生無所於德死無所於怨夫秉國建吏持刑若此可謂至官至官之世群情和正諸產咸宜愛敬交深上下條固不可搖蕩有類一家苟違順凌逆安得動哉平王返正既宅天邑務求賢民等聞一善憫豫連日左右侍僕累言大臣有賢異者如是踰歲王曰余一人于德不明務求賢異蓋恐山澤遺逸不舉豈樂聞善以自閉塞哉廼者反媚僕臣累舉權任頗階左右意余孱昧无能斷明徒唯共和依違浸長自賢敗德莫此爲多不時匡遏就茲固黨於是棄左右近習三人於市貶庶司尹長五人曰無令人臣附下罔上持祿阿意天下聞之稱爲齊明海南之西歸者七國至理之世與服純素憲令寬簡禁網疎濶夫輿服純素則人不勝羨憲令寬簡則俗无忌諱禁網疎濶則易避難犯若人不勝羨則嗜欲希微而服役樂業矣俗無忌諱則抑閉開舒而歡欣交通矣易避難犯則好惡分明而貴德知耻矣夫服役樂業之謂順歡欣交通之謂和貴德知耻之謂正浮墮之人不勝於順逆節之人不勝於和姦邪之人不勝於正順和正三者理國之宗也衰末之世與服文巧憲令穰祈禁網頗僻夫輿服文巧則流相炎慕憲令穰祈則俗多忌諱禁網頗僻則莫知所適若流相炎慕則人不忠潔而耻樸貴華矣俗多忌諱則情志不通而上下膠戾矣莫知所適則讒慝繁興而衆不懼死矣夫耻樸貴華之謂浮上下膠戾之謂塞衆不懼死之謂冒眞正之士不官於浮公直之士不官於塞器能之士不官於冒浮塞冒三者亂國之梯也荆君熊圉問水旱理亂亢倉子曰水旱由天理亂由人若人事和理雖有水旱無能爲害堯湯是也故周之秩官云人強勝天若人事壞亂縱無水旱

日益崩離且桀紂之滅豈惟水旱荆君北面遵循稽首曰天不棄不穀及此言也乃以弘璧十朋爲亢倉子壽拜爲亞尹曰庶吾國有瘳乎亢倉子不得已中宿微服遁之他邦至理之世山無偽隱市無邪利朝無佞祿國產問何由得人俗醇樸亢倉子曰政煩苛則人姦僞政省一則人醇樸夫人俗隨國政之方圓猶蠖屈之於蘂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曰何爲則人富亢倉子曰賦斂以時官上清約則人富賦斂無節官上奢縱則人貧勾粤之斡鏃以精金鷲隼爲之羽以之梏箠則其與檛樸也無擇及夫蕩寇爭衝覿武決勝加之駭弩之上則三百步之外不立敵矣蜚景之劒威奪白日氣盛紫蜺以之割穫則其與劓刃也無擇及夫凶邪流毒沸渭不靖加之運掌之上則千里之內不留行矣夫材有分而用有當所貴善因時而已耳昔者明王聖帝天下和平萬物茂暢群性得極善因時而勿擾者也近古以來天下姦邪者衆正直者寡輕薄趨利者多敦方退靜者蠱姦者出言長於忠言遂使天下之人交相疑害悲夫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除去豪橫則官人安刑禁必行則官人不敢務私利而百姓富史刑曰青災肆赦赦不欲數赦數則惡者得計平人生心而賢良否塞矣人有大爲賊害官吏捕獲因廣條引誣憎貞良濶遠牽率冀推時序卒蒙赦宥遇賊害者訖無所快自毒而已由是平人遞生黠計吏勞政酷莫能鎮止此由數赦之過也夫人之所以惡爲無道不義者爲其有罰也所以勉爲有道行義者爲其有賞也今無道不義者赦之而有道行義者被妨而不賞欲人之就善也不亦難乎世有賢主秀士肯察此論人怨者非不接人也神怒者非不事神也巧佞甚人愈怨淫祀盛神愈怒

君道篇第四

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撓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以爲立官之本矣草鬱則爲腐樹鬱則爲蠹人鬱則爲病國鬱則百慝並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克己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蠶蒼生自化由是言之則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爲人主之勤无爲人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爲人主之位无爲人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愛者則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則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謂其有萬物也所謂邦國者謂其有人衆也夫國以人爲本人安則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材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鍮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正以爲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書或學奇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聽而視之正爲君子明者聽而視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明以言取人理也以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則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藝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則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乎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

太平立致矣而世　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則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萬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世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世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乎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譏敎以賈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德則不言而自化吏譏敎以賈譽則刑之而不畏世主豈知哉

臣道篇第五

夫國之將興也朝廷百吏或短或長或醜或美或怡或厲或是或非雖聽其言觀其貌有似不同然察其志徵其心盡於爲國所以剛訐不怒黜退不愬議得其中无違乎理故天不忒其時地不乏其利人不亂其事鬼神開贊變夷柔同保合太和萬物化育國之將亡也朝廷百吏姿貌多美顏色諧和詞氣華柔動止詳潤雖觀其貌聽其言有若歡洽然察其志徵其心盡在競位所以聞奇則怪見異必愕狙嫉相蒙遂喪其道故天告災時地生反物人作凶德鬼神禍戎狄交侵喪亂弘多萬物不化矣不傷貨財妨力不損官吏而功成政立下阜百姓上涵主德如此者忠賢之臣也若費財煩人危官苟效一時功利規賞於主不顧過後貽災於國如此者姦臣也至理之世官得人不理之世人得官郗龍觀問事君亢倉子曰既策名而臣人者　心莫若公貌莫若和言莫若正公不欲露和不欲雜正不欲犯古之清勤爲國脩政令之清勤爲身修名夫爲國脩政者區處條別動得其宜合於大體爲身脩名者區處條別致遠不通拘於小節是知心以道爲主抵事得其所心以事爲主抵物失其所臣居上位不諫下位不公不合贍其祿君不嚴敬大臣不彰信小臣不合官其朝有才者不必忠忠者不必有才臣不患不忠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不患

不信適恐信之而莫能事事上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理中等之人得其性則天下亂明主用上等之人當委以權宜便事肆其所爲用中等之人則當程課其功示以賞罰

賢道篇第六

賢良所以屢求而不至難進而易退者非爲愛身而不死王事適恐盡忠而主莫之信耳自知有才識之人外恭謹而內無憂其於衆也和正而不狎親之則彌莊疎之則退去而不怨窮厄則以命自寬榮達則以道自正人有視其儀賢也聽其聲賢也徵神課識或負所望夫賢人其見用也入則諷譽出則襲默職司勤辨居室儉閑其未見用也藏身於衆藏識於目藏言於口飽食安步獨善其身貞而不怨智者不疑事識者不疑人有識之士行危而色不可疎言遜而理不可拔凡謂賢人不自稱賢効在官政功在事事太平之時上士運其識中士竭其耐小人輸其力齊有指子者材可以振國行可以獨立事父母孝謹鄉黨恭循念居貧無以爲養施信義而遊者久之矣所如寡合或爲乘時夸毗者所蚩紿於是負挾步足問乎亢倉子曰吾聞至人忘情黎人不事情存情之曹務其教訓而尊信義焉今不知爲工受不信爲信信而不見信爲信爲勤恭義爲義義而不自義爲義然則信義之士常獨尼隨退胡以取貴乎時而教理之所上也亢倉子俯而循衽仰而譆起然而歌曰時之陽兮信義昌時之默兮信義伏陽與默昌與伏汨吾無誰私兮羌忽不知其讀夫運正性以如適而物莫之應者莫不行也且不行謂之道喪道喪之時上士乃隱隱之爲義有可爲也莫可爲者也有可用也莫可用者也祭公問賢材何從而　致亢倉子曰賢正可待不可求材慎在求不慎無若天子靜大臣明刑不避貴澤不隔下則賢人自至而求用矣賢人用則四海之內明目而視清耳而聽坦心

而無鬱矣天自成地自寧萬物醉化鬼神不能靈故曰賢正可待不可求若天子勤明大臣和理之求士也則恢弘方大公直靖人之材至若天子苛察大臣躁急之求士也則曲心巧應毀方破道之材至若天子疑忌大臣巧隨之求士也則奇姓異名反媚怪術之材至若天子自賢大臣固位之求士也則事文遂奧貪濁浮麗之材至若天子依違大臣回佞之求士也則內忠外佯情毒言和之材至故曰材慎在求不慎無苦者黃帝得常仙封鴻鬼容丘商王得伊尹中興得甫申齊桓得甯繒皆由數君體道邁仁布昭聖武思輯光明寬厚昌正而衆賢皇而求用非爲簡核而得之祭公曰夫子云賢人不求而自至亦有非賢不求而自至者乎亢倉子曰夫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固衆矣夫天下有道則賢人不求而自至天下無道則非賢不求而自至人主有道者寡無道者衆天下賢人少不肖者多是知非賢不求而自至者多矣祭公曰賢固濟天下材亦能濟天下俱濟天下賢與材安取異邪亢倉子曰窘乎哉其問也夫功成事畢不殉封與恭退樸儉之謂賢功成事畢榮在祿與光揚滿志之謂材賢可以鎮國材亦可以理國所謂鎮者和寧無爲人不知其力所謂理者勤率其事人知所於德一賢統衆材則有餘衆材度一賢猶不足如是賢材之殊域有居山林而諠者有在人俗而靜者有諠而正者有靜而邪者凡視察其貌鄙俗而能有賢者萬不有視察其貌端雅而實小人者十而九夫不練其言而知其文不責其儀而審其度不采其畧而知其善不流其毀而斷其實可謂有識者也

訓道篇第七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布丕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捫求視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母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于時天休震動神明駿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爲太子也其大孝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茲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溫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視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贊之故紂不能害夢啓之壽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恭而文明夫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爲之師傅欲其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文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弟德行之聲溢于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莊侯他高冠嚴色左

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莊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莊侯他應聲解劒而去於乎人有偏蔽終身莫自知已矣賢者見之寬恕而不言小人暴愛而溢言親戚憐嫉而貳言人有偏蔽惡乎不自知哉是故君子檢身常若有過衣其衣食其食知其過而不克有以正之者君子恥之將欲有言識其必不能行者君子罕言當責衆人之惡者視已善乎哉當責衆人之邪者視已正乎哉此之謂返明翟西氏之子甚孝謹翟西憐其子而好妄與之言翟西辰出夕返則曰甲死矣其子信之既而甲在焉他夕則曰乙且害予其子伺將行伉既而不見惡端他夕則曰丁病矣其子覘之丁誠無恙舉此類也冒淹年序子固孝謹至於訓勒益不保承鄉國之人疾其谿口謀將殺之翟西聞而懼歸以告子子未甚信既而翟西見殺謂多言之人爲疎露亦有辭約而不密者謂輕佻之人爲不定亦有體閒而心躁者謂叢樸之人爲猥細亦有外潔而內濁者若類而引之不可殫載若非微識安能洞詳時有不可不應事也者內靜而外動易動而難靜時有不可不求事也者內思而外待待至而後樂是故外靜而內動者搖思而損性奔走而逐利者勞力而害名人生於世或有事不遂志而宣言云不遇時者是無異負丹頸之罪俟時行戮豈不殆哉其有博才通識未見稱用者正可云時非不清命未與耳豈不蹙歟長於諫者務依存前人之性而剪制其情之所由起是以彼此開進親敵殷篤不長於諫者務攻前人之性而闇於情之所來是以彼此嫌貳猜疊日積兒童之所簡者乃耆耋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心慮之所疾健責天下之惡者已之未賢也健責天下之迷者已之未明也以未賢責衆愚未賢者以之亡以未明責衆迷未明者以之傷

農道篇第八

人捨本而事末則不一今不一今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人捨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流徙輕流徙則國家時有災患皆生遠志無復居心人捨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法令則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古先聖王之所以理人者先務農人農人非徒爲地利也貴行其志也人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人農則童童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博深農則其產復其產復則重流散重流散則死其處死二慮是天下爲一心矣天下一心軒皇几遽之理不是過也古先聖王之所以茂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躬率諸侯耕籍田大夫士第有功級勸人尊地產也后妃率嬪御繅於郊桑公田勸人力婦教也男子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貿功資相爲業此聖王之制也故敬時愛日埒實課功非老不休非疾不息一人勤之十人食之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料師旅男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妨農也黃帝曰四時之不可正正五穀而已耳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天也養之者地也是以稼之容足耨之容耰耘之容手是謂耕道農攻食工攻器賈攻貨時事不龔敬之以上功是謂大凶凡稼蚤者先時暮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災冬至已後五旬有七日而昌生於是乎始耕事農之道見生而蓺見死而穫死天發時地產財不與人期有年祀土無年祀土無失人時逆時而作過時而止老弱之力可使盡起不知時者未至而逆之既往而慕之當其時而薅之此從事之下也夫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稼欲產於塵土而殖於地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疎於其旄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畎欲深以端畝欲沃以平下得陰上得陽然後盛生立苗有行故速長強弱不相害故速大正其行通其中蔽爲冷風則有收而多功率稼

望之有餘就之則蹶是地之竊也不除則無除之則虛是事之傷也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與抴之以爲族稼乃多穀凡苗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獨居肥而扶疏則多粃墝而獨居則多死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上下不安則稼多死得時之禾長稠而大穗圜粟而薄糠米饒而香舂之易而食之強失時之禾深芒而小莖穗銳多粃而青莖得時之黍穗不芒以長搏米而寡糠失時之黍大本華莖葉膏短穗得時之稻莖葉而小穗失時之稻纖莖而不滋厚糠而菑死得時之麻疎節而色陽堅柔而小本失時之麻蕃柯短莖芒節而葉蟲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繁實稱之重食之息失時之菽必長而蔓浮葉虛本疎節而小莢得時之麥長稠而頸族二七以爲行薄翼而薶色食之使人肥且有力失時之麥胕腫多病弱苗而翼穗是故得時之稼豐失時之稼約庶穀盡宜從而食之使人四衛變強耳目聰明凶氣不入身無苛殃善乎孔子之言冬飽則身溫夏飽則身涼夫溫涼時適則人無病疹人無病疹是疫癘不行疫癘不行咸得遂其天年故曰穀者人之天是以興王務農王不務農是棄人也王而棄人將何國哉

兵道篇第九

秦昭王將眎強兵於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滎泉賓于上館昭王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以斫刺爲故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可矣昭王一拜再舉歛黼袵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亢倉子仰榱而虛俯正顏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俱夫兵

也者出人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來上矣嘗無少選　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梭兵也後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爭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鬬矣黃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爭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爲福不善用之則爲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餓隸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強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於他必反人情人之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蓋重令也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刃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徼虛蹈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果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厚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敘敵資以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讎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

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主興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於是步前稱觴爲元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于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關白晝行道行宗禮

按晁氏曰唐天寶元年詔號元桑子爲洞靈真經然求其書不獲襄陽王士元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周氏涉筆曰其稱危代以文章取士則剪巧綺靡至正指唐事又一鄉一縣一州波青紫章服皆近制也惟農道一書可讀據二氏則此書唐人所僞矣然柳子厚辨人乃屬不聞而疑之何與且無其書不應虛尊爲經既尊爲經不應疊空補入是皆有可疑者至農道篇亦多掇商君書及呂覽語謂云可讀者愚不審所指也

丁丑夏日志

元倉子終

子彙第六冊

四庫全書提要

元倉子一卷舊本題庚桑楚撰唐柳宗元嘗辨其僞晁公武讀書志曰宗唐天寶元年詔號元桑子爲洞靈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輯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元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遽詆之可見其毅於辯議也今考新唐書藝文志載王士元元倉子二卷所註與公武所言同則公武之說有據又考孟浩然集首有宜城王士元序自稱元倉子九篇又有天寶九載章滔序亦稱宜城王士元藻思清遠深窺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間著元倉子數篇傳之於代云云與新唐書所言合則新唐書之說亦爲有據宋濂作諸子辨乃仍摘其以人易民以代易世斷爲唐人所僞亦未之考矣惟是庚桑楚屑於捷徑見莊子而史記莊周列傳則云周爲書如畏壘元倉子皆空言無事實則其人亦鴻濛雲將之流有無並未可定其書漢志隋志皆不著錄至於唐代何以無所依據遽遽求出亦士元先有此本而出入禁中之方士如葉法善羅公遠者轉相煽惑預爲之地因而詔求歟觀士元自序稱天寶四載徵詣京邑適在書成之後是亦明證也劉恕通鑑外紀引封演之言曰王亘源採莊子庚桑楚篇襲補綴分爲九篇云其先人於山中得古本奏上之敕付外士詳議疑不實竟不施行今元桑子三卷是也（案此條封氏聞見記不載其以王士元亘源以元倉子爲元桑子又二卷爲三卷明陳國興也）然則士元此書始僞稱古本後經劉恕駁知其不可以售欺乃自承爲補亡矣然士元本亦文士故其書雖竊剽老子莊子列子文子商君書呂氏春秋劉向說苑新序之詞而聯結貫通亦殊整整有理致非他僞書之比其多作古文奇字與衛元嵩元包相類晁公武謂內不足者必假外飾頗中其病宋史藝文志別有元倉子書一卷殆即釋其奇字歟猶文總目作九篇晁陳諸家皆同宋志作二卷宋濂諸子辨則作五卷此本僅有一卷而篇數與崇文總目合蓋又明人所併云

无能子

撰人不詳

无能子序

无能子余志形友也少博學寡欲長於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黃巢亂避地流轉不常所處凍餒淡如也光啓三年天子在褒四方猶兵无能子寓於左輔景氏民舍自晦也民舍之陋雜處其間循循如也晝好卧不寐卧則筆札一二紙興則懷之而不余示自仲春壬申至季春己亥盈數十紙卷而囊之似有所著者余竊得之多記所傳所見或嘗與昆弟朋友問答之言其旨歸於明自然之理極性命之端自然无作性命无欲是以略禮教而外世務焉知之者不待喻而信不知者能无罪乎余因析爲品目凡三十四篇編上中下三卷自與知之者共之爾余蓋具審无能子行止中藏故不述其姓名游宦焉

无能子卷上

聖過第一　道家八

天地未分混沌一炁一炁充溢分爲二儀有清濁焉有輕重焉輕清者上爲陽爲天重濁者下爲陰爲地矣天則剛健而動地則柔順而靜炁之自然也天地既位陰陽炁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蟲羽蟲甲蟲生焉人者裸蟲也與夫鱗毛羽甲蟲俱焉同生天地交炁而已无所異也或謂有所異者豈非乎能用智慮邪言語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所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也邪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啅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邪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乎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邪則其號鳴啅噪之音必語言爾又何可謂之不能語言邪智慮語言人與蟲一也所以異者形質爾夫鱗毛羽甲中形質亦有不同者豈特止與人不同邪人之中形質亦有同而異者異而同者豈特止與四蟲之形質異也嗟乎天與地陰陽氣中之巨物爾裸鱗羽毛甲五靈因巨物合和之炁又物於巨物之內亦猶江海之含魚鱉山陵之包草木爾所以太古時裸蟲與鱗毛羽甲雜處雌雄牝牡自然相合无男女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夏巢冬穴無宮室之制茹毛飲血无百穀之食生自馳死自仆无奪害之心无藏藏之事任其自然遂其天真無所司牧濛濛淳淳其理也居且久矣無何裸蟲中繁其智慮者其名曰人以法限鱗毛羽甲諸蟲又相教播種以食百穀於是有耒耜之用構木合土以建宮室於是有斤斧之功設婚嫁以析雌雄牝牡於是有夫婦之別父子兄弟之序爲棺槨衣衾以瘞藏其死於是有喪葬之儀結罝罘網羅以取鱗毛羽甲諸蟲於是有刀俎之味濛淳以之散情意以之作然猶自強自弱無所制焉繁其智慮者又於其中擇一以統衆名一爲君名衆爲臣一可役衆衆不得凌一於是有君臣之分尊卑之節尊者隆衆者同降及後世又設爵祿以升降其衆於是有貴賤之等用其物貧富之差得其欲乃謂繁智慮者爲聖人既而賤慕貴貧慕富而人之爭心生焉謂之聖人者憂之相與謀曰彼始濛濛淳淳孰謂之人吾彊名之曰人人蟲乃分彼始無卑無尊孰謂之君臣吾彊分之乃君乃臣彼始無取無欲何謂爵祿吾彊品之乃榮乃辱今則醨真淳厚嗜欲而包爭心矣爭則奪奪則亂將如之何智慮愈繁者曰吾有術焉於是立仁義忠信之教禮樂之章以拘之君苦其臣曰苛臣侵其君曰叛父不愛子曰不慈子不尊父曰不孝兄弟不相順爲不友不悌夫婦不相一爲不貞不和爲之者爲非不爲之者爲是是則榮非則辱於是樂是耻非之心生焉而爭心抑焉降及後代嗜欲愈熾於是背仁義忠信踰禮樂而爭之謂之聖人者悔之不得已乃設刑法與兵以制之小則刑之大則兵之於是縲紲桎梏鞭笞流竄之罪充於國戈鋋弓矢之伐充於天下覆家亡國之禍綿綿不絕生民困窮夭折之苦漫漫不止嗟乎自然而蟲之不自然而人之彊立宮室飲食以誘其欲彊分貴賤尊卑以一其爭彊爲仁義禮樂以傾其真彊行刑法征伐以殘其生俾逐其末而忘其本紛其情而伐其命迷迷相死古今不復謂之聖人者之過也

明本第二

夫所謂本者无爲之爲心也形骸依之以立也其爲常而不殆也如火之可用以焚不可奪其炎也如水之可用以潤不可奪其濕也取之不有藏之不無動之則察秋毫之形審蚊蚋之音靜之則不見丘山不聞雷霆大

之可以包天壤細之可以入眉睫惚惚恍恍不來不往希夷希夷不盈不虧巢由之隱園綺之遯專其根而獨善也堯授舜舜授禹禹授啓湯伐桀武王伐紂張其機而兼濟也明之者可藏則藏可行則行應物立事曠乎無情昧之者嗜欲是馳耳目是隨終日妄用不識不知孰能照以無滯之光委以自然之和則無名之元見乎無見之中矣

析惑第三

夫性者神也命者氣也相須於虛无相生於自然猶乎塤篪之相感也陰陽之相和也形骸者性命之器也猶乎火之在薪薪非火不焚火非薪不光形骸非性命不立性命假形骸以顯則性命自然冲而生者也形骸自然滯而死者也自然生者雖寂而常生自然死者不搖而常死今人莫不好生惡死而不知自然生死之理覩乎不搖而偃者則憂之役其自然生者務存其自然死者存之愈切生之愈疎是欲沉羽而浮石者也何惑之甚歟

無憂第四

夫人大惡者死也形骸不搖而偃者也夫形骸血肉耳目不能虛而靈則非生之具也故不待不搖而偃則曰死方搖而趨本死矣所以搖而趨者憑於本不死者耳非能自搖而趨者形骸本死則非今死非今死无死矣死者人之大惡也无死可畏則形骸之外何足汩吾之至和哉

質妄第五 凡二篇

天下之人所共趨之而不知止者富貴與美名爾所謂富貴者足於物耳夫富貴之亢極者大則帝王小則公侯而已豈不以被衮冕處宮闕建羽葆警蹕故謂之帝王邪豈不以戴簪纓喧車馬仗旌旃鈇鉞故謂之公侯邪不飾之以衮冕宮闕羽葆警蹕簪纓車馬鈇鉞又何有乎帝王公侯哉夫衮冕羽葆簪纓鈇鉞旌旃車馬皆物也物足則富貴富貴則帝王公侯故曰富貴者足物爾夫物者人之所能為者也自為之反為不為者感之乃以足物者為富貴無物者為貧賤於是樂富貴恥貧賤不得其樂者無所不至自古及今醒而不悟壯哉物之力也夫所謂美名者豈不以居家孝事上忠朋友信臨財廉充乎才足乎藝之類邪此皆所謂聖人者尚之以拘愚人也夫何以被之美名者人之形質爾无形質廓乎太空故非毀譽所能加也形質者囊乎血與乎滓者也朝合而暮壞何有於美名哉今人莫不失自然正性而趨之以至於詐偽激者何也所謂聖人者誤之也古今之人謂其所親者血屬於是情有所專焉聚則相歡離則相思病則相憂死則相哭夫天下之人與我所親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一也何以分別乎彼我哉所以彼我者必名字爾所以疎於天下之人者不相熟爾所以親於所親者相熟爾嗟乎手足腹背耳目口鼻頭頸眉髮俾乎人人離析之各求其謂之身體者且无所得誰謂所親邪誰謂天下之人邪取於名字彊為者也若以名所親之名名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若以熟所親之熟熟天下之人則天下之人皆所親矣胡謂情所專邪夫無所孝慈者孝慈天下有所孝慈者孝慈一家一家之孝慈未弊則以情相苦而孝慈反為累矣弊則偽偽則父子兄弟將有嫌怨者矣莊子曰魚相處於陸相呴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至哉是言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自然各適矣故情有所專者明者不為

第六闕

真修第七 凡四篇

夫衡鏡物也成於人者也人自成之而反求其輕重於衡妍醜於鏡者何也衡無心而平鏡無心而明也夫無心之物且平且明則夫民之有心者研之以無澄之以虛涵澈希夷不知所如吾見其偕天壤以無疆淪顥悉而不疲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矣

夫水之性壅之則澄決之則流昇之雲則雨沉之土則潤為江海而不務其大在坎穴而不恥其小分百川而不疲利萬物而不辭至柔者也故老聃曰柔弱勝剛彊則含神體虛專氣致柔者得乎自然之元者也

夫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自然感應之理也故神之召氣氣之從神猶此也知自然之相應專玄牝之歸根則幾乎懸解矣

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自然而然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墮必溺矣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待習而能之也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而馳捉視聽焉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而撓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无能子卷上 終

文王說第一

呂望釣於渭濱西伯將畋筮之其繇曰非熊非羆天遣爾師及畋得望西伯再拜望釣不輟西伯拜不止望箕踞笑曰汝何爲來哉西伯曰殷政荒矣生民荼矣愚將拯之思得賢士望曰殷政自荒生民自荼胡與於汝汝胡垢予爲西伯曰夫聖人不藏用以獨善於已必盡智以兼濟萬物豈無是邪望曰夫人與鳥獸昆蟲共浮於天地中一炁而已猶乎天下城郭屋舍皆峙於空虛者也盡壞城郭屋舍其空常空若盡殺人及鳥獸昆蟲其炁常炁殷政何能荒邪生民何謂荼邪雖然城郭屋舍不必壞生民已形不必殺予將拯之矣乃許西伯同載而歸太顛閎夭私於西伯曰公劉后稷之積德累功以及於王王之德充乎祖宗矣今三分天下王其有二亦可謂隆矣呂望漁者爾王何謂下之甚邪西伯曰夫無爲之德包裹天地有爲之德開物成事軒轅陶唐之爲天子也以有爲之德謂廣成子於崆峒叩許由於箕山而不獲其一顧矧吾之德未進乎軒堯而卑无爲之德乎太顛閎夭曰如王之說望固无爲之德也何謂從王之有爲邪西伯曰天地无爲也日月星辰運於晝夜雨露霜雪隕於秋冬江河流而不息草木生而不止故无爲則能無滯若滯於有爲則不能无爲矣呂望聞之知西伯實於憂民不利於得殷天下於是乎卒與之興周焉

首陽子說第二

文王殁武王伐紂滅之伯夷叔齊叩馬諫曰父死不葬而起大事動大衆非孝也爲臣弒君非忠也左右欲兵之武王義而釋之伯夷叔齊乃反隱首陽山號首陽子夫天下自然之時君臣無分乎其間爲之君臣以別尊卑謂之聖人者以智欺愚也以智欺愚妄也予與汝嘗言之矣妄爲君臣之中妄殷有稱妄殷之中妄辛有稱妄辛之中妄肆妄虐以充妄欲姬發之動亦欲也欲則妄所謂以妄取妄者也夫无爲則淳正而當天理父子君臣何有哉有爲則嗜欲而亂人性孝不孝忠不忠何異哉今汝妄吾之常言又以妄說突其妄兵是求義聲也以必朽之骨而迎虛聲是以風掇焰也姬發不兵汝幸也兵之而得義聲朽骨何有哉夫龍暴其鱗鳳舒其翼必伺於漁者弋者悲乎殆非吾之友也夷齊於是逃入首陽山罔知所終後人以爲餓死

老君說第三

孔子定禮樂明舊章刪詩書修春秋將以正人倫之序杜亂臣賊子之心往告於老聃老聃曰夫治大國者若烹小鮮躁於刀几則爛矣自昔聖人創物立事誘動人情人情失於自然而天其性命者紛然矣今汝又文而縟之以繁人情人情繁則怠怠則詐詐則益亂所謂伐天真而矜已者也天禍必及孔子懼然亦不能遂已既而削跡於衛伐樹於宋餞於陳蔡圍於匡皇皇汲汲於不免孔子顧謂顏回曰老聃之言豈謂是乎

孔子說第四 凡二篇

孔子圍於匡七日絃歌不輟子路曰由聞君子包周身之防無一朝之患夫子聖人也而饑於陳圍於匡何也然而夫子絃歌不輟罔有憂色豈有術乎孔子曰由來語汝夫是非邪正由乎人厚薄通塞存乎時日月之照不能免薄蝕之患聖賢上智不能移厚薄通塞之數君子能仁於人不能使人仁於我能義於人不能使人義於我匡之圍非丘之罪也丘亦不能使之不圍焉然而可圍者丘之形骸也丘方惚兀形於冲漠淪兀情於杳冥不知所以憂故偶諧於弦歌爾言未幾匡人解去

原憲居陋巷子貢方相於衛結駟聯鑣訪憲爲憲攝弊衣子貢曰夫子病邪憲曰憲聞德義不脩謂之病無財謂之貧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恥其言終身不敢復見憲仲尼聞之曰賜也言失之也夫拘於形者不虛存於心者不淳不虛則思之不清不淳則其心不貞賜也近於驕欲憲近於堅白比之清濁將去幾何

第五 闕

范蠡說第六

范蠡佐越王句踐滅吳殺夫差與大夫種謀曰吾聞陰謀人者其禍必復夫姑蘇之滅夫差之死由吾與子陰謀也況王之爲人也可與共患不可共樂且功成名遂身退天之理也吾將退矣其偕乎大夫種曰夫天地之於萬物也春生冬殺萬物豈於冬殺而反禍天地乎吾聞聖人不貴乎獨善而貴乎除害成物苟成於物除害可也是以黃帝殺蚩尤舜去四凶我今除吳之亂成越之霸亦成物除害爾何禍之復我哉況王方以滅吳德子與我必相始終子無遽於退也范蠡曰不然夫天地無心且不自宰況宰物乎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春以和自生冬以寒自殺非天地使之然也聖人雖有心其用也體乎天地天地雖無心機動則應事迫則順事過則逆除害成物無所憎愛故害除而無禍物成而無福今王以怨吳之心祿我與子以取其謀我與子利其祿而誅吳以滅人爲功以報祿我者人之姦也自謂天地之生殺聖人之除害成物不其欺邪大夫種不諗疑之不決范蠡竟辭句踐泛扁舟於五湖俄而越殺大夫種

宋玉說第七

屈原仕楚爲三閭大夫楚襄王無德佞臣靳尚有寵楚國不治屈原憂之諫襄王請斥靳尚王不聽原極諫其非宋玉止之曰夫君子之心也脩乎已不病乎人晦其用不曜於衆時來則應物來則濟應時而不謀已濟物而不立功是以直無所歸怨無所集今王方眩於佞口

酣於亂政楚國之人皆貪靳尚之貴而嚮隨之大夫乃子子然挈其忠信而叫譟其中言不從國不治徒彰乎彼非我是此賈仇而釣禍也原曰吾聞君子處必孝弟仕必忠信得其志雖死猶生不得其志雖生猶死諫不止靳尚怨之讒於王而逐之原彷徨湘濵歌吟悲傷宋玉復喻之曰始大夫子子然挈忠信而叫譟於群佞之中王爲大夫危之而言之舊矣大夫不能從令胡悲邪豈爵祿是思國壞是念邪原曰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國不治也玉曰始大夫以爲死孝弟忠信也又何悲乎且大夫貌容形骸非大夫之有也美不能醜之醜不能美之長不能短短不能長彊壯不能尫弱之尫弱不能彊壯之病不能排死不能留形骸似乎我者也而我非可專一一身尚若此乃欲使楚人之國由我理大夫之惑亦甚矣夫君子寄形以處世虛心以應物無邪無正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功無罪虛乎心雖桀紂蹻跖非罪也存乎心雖堯舜嬰契非功也則大夫之忠信靳尚之邪佞孰分其是非邪無所分別則忠信邪佞一也有所分則分者自妄也而大夫離眞以襲妄恃已以黜人不待王之棄逐而大夫自棄矣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而又悲之而不能自止所謂兼失其妄心者也玉聞上達節中守節下失節夫虛其心而遠於有爲者達節也存其心而分是非者守節也不得其所分又悲之者失節也原不達竟沉汨羅而死

商隱說第八

漢高帝嬖於戚姬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盈大臣不能爭呂后危之謀於留侯張良良曰夫有非常之人然後能成非常之事良聞商洛山遯者四人曰夏黃公甪里先生東園公綺里季上嘗召不能致今太子實能自卑以來之四人且來來而賓太子此善助也呂后如良計遣呂澤迎之四人始恥之既而相謂曰劉季大度又知所以高我求我不得慙已而已矣呂雉女子性復慘忍其子盈不立必迫於危危而求我安危卜於我也求我不得必加禍於我姑俞之可也乃來一日偕太子進高祖見而問之四人咸自名帝愕然曰吾嘗求之而不從吾何謂從太子四人曰陛下慢人我義不受辱太子尊人我卽以賓游帝謝之指謂戚姬曰太子羽翼成矣不可撓也呂后德之將尊爵之四人相謂曰我之來遠禍也非欲於心也盈立則如意黜呂雉得志則戚姬死今我懼禍成盈而敗如意懼呂后而愁戚姬所謂發人而全已殆非殺身成仁者也復將忍恥爵于女子之手以立於廷何異賊人夕入人室得金而矜富者邪乃復商山呂后不能留張良亦悟於是屏氣絕穀而退居圃

嚴陵說第九

光武微時與嚴陵爲布衣之交及卽位而陵方釣於富春渚光武思其舊慕其賢躬往聘之陵不從光武曰吾與子交也今吾貴爲天子而子猶漁吾爲子恥之吾有官爵可以貴子金玉可以富子使可在千萬人上舉動可以移山嶽叱咤可以興雲雨榮宗族聯公侯卅騶宮室雜沓車馬美衣服珍飲食擊鐘鼓合歌舞身樂於一世名傳於萬祀豈與番餌終日汨沒無聞校其升沉榮辱哉可爲從於我也陵笑曰始吾交子之日而子脩志意樂貧賤似有可取者今乃誇咤眩惑妄人也夫四海之內自古以爲至廣大也十分之中山嶽江海有其半蠻夷戎狄有其三中國所有一二而已背叛侵凌征伐戰爭未嘗帖息夫中國天子之貴在十分天下一二分中征伐戰爭之內自尊者爾夫所謂貴且尊者不過於一二分中徇喜怒專生殺而已不過一二分中擇土木以廣宮室集繒帛珍寶以繁車服殺牛羊種百穀以美飲食列姝麗敲金石以悅視聽而已嗜欲未厭老至而死豐肌委於螻蟻腐骨淪於土壤匹夫匹婦一也天子之貴何有哉所謂貴我以官爵者吾知之矣自古帝王與公侯卿大夫之號皆聖人彊名以等差貴賤而誘愚人爾且子今之帝王之身昔之布衣之身也今人雖帝子而子自視之何異於昔蓋以誘我於彊名而使子悅而誇咤也今又欲以彊名公侯卿大夫誘我非愚人邪夫彊名者衆人皆能爲之我苟悅此當自彊名曰公侯卿大夫可矣何須子之彊名哉子必曰官爵者以其富貴其身也官爵實彊名也自我則有富貴之實不自我則富貴何有哉夫所謂富貴官爵者亦不過於裁冠鳴玉簇前殿後坐大厦被鮮服耳倦絲竹口飫膏鮮皆子所誘我之說而已子所誘我者不過充欲之物而已夫車馬代勞也騏驥欬段一也屋宇庇風雨也丹雘蓬茅一也衣服蔽形也綺紈韋布一也食粒却飢也膏鮮藜藿一也況吾汨乎太虛咀乎太和動靜不作陰陽同波今方自忘其姓氏自委其行止操竿投縷泛然如寄又何暇捨其肢體愁其精神貪乎彊名而充乎妄欲哉且王莽更始之有天下與子之有天下何異哉同乎求爲中國所尊者爾豈憂天下者邪今子戰爭殺戮不知紀極盡人之性命得已之所欲仁者不忍言也而子不恥反以我漁爲恥邪光武悟於是不敢臣陵焉

孫登說第十

孫登先生隱蘇門山嵇康慕而往見之曰康聞蜉蝣不能如龜齡燕雀不能與鴻期康之心實不足以納眞誨然而日月之照何限乎康莊墝埆雨露之潤罔擇乎蘭蓀蕭艾先生理身固命之餘願以及康俾康超乎有涯遨乎無垠登久而應之曰夫杳杳冥冥有精非精渾渾淳淳有神非神精神芒眞雜之不分留之不存孰謂固命孰謂理身孰爲有涯孰爲無垠然而虛无之中綿綿相循出入無跡爲天地之根知之者明得之者尊凡汝所論未窺其門吾聞諸老聃曰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德容貌若愚且夫蚌以珠剖象以齒焚蘭煎以膏翠拔以文常人所知也汝有藻飾之才亡冥濛之機如執明燭煌煌光輝穹蒼所惡也吾嘗得汝貽山巨源絶交書其間二大不可七不堪皆矜己疵物之說時之所憎也夫虛其中者朝市不喧欲其中者嚴谷不幽仕不能奪汝之情處不能濟汝之和仕則累不仕則己而又絶人之交增以矜己疵物之說啅噪於塵世之中而欲探乎永生可謂惡影而走於日中者也何足聞吾之誨哉康眩然如醒後果以刑死

无能子卷中終

无能子卷下

答通問第一

无能子貧其昆弟之子且寒而饑嗟吟者相從焉一日兄之子通謂无能子曰嗟寒吟饑有年矣夕則多夢祿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寤則憂何可獲置其易哉无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曰夕樂夢爾无能子曰夫夢之居屋室乘車馬被衣服進飲食悅妻子憎侂讐憂樂喜怒與夫寤而所欲所有爲者有所異邪口无所異无所異則安知寐而爲之者夢邪寤而爲之者夢邪且人生百歲其間晝夕相半半憂半樂又何怨乎夫寘乎虛而專乎常者王侯不能爲之貴厮養不能爲之賤玉帛子女不能爲之富藜羹縕縷不能爲之貧則憂樂無所容乎其間矣動乎情而屬乎形者感物而已矣物者所謂富貴之具也形與物朽敗之本也情感之而憂樂之无常也以无常之情縈朽敗之本寤猶夢也百年猶一夕也汝能寘乎虛而專乎常不知所以饑寒富貴矣動乎情而屬乎形則晝夕寤寐俱夢矣汝其思之

答華陽子問第二

无能子形骸之友華陽子爲其所知迫以仕華陽子疑問无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矣不仕則忽所知如何其可也无能子曰无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心疑念深所謂見瞽者臨穽而教之前也夫无爲者无所不爲也有爲者有所不爲也故至實合乎知常至公近乎无爲以其本无欲而無私也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聖人宜處則處宜行則行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耻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无心一也堯舜在位不以天子之貴貴乎身是以垂衣裳而天下治及朱均不肖則以之授舜舜授禹捨其子如疣贅去天下如涕唾是以歷萬祀而天下思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天下熟其德矣以成王在其勢不便於己故不爲天子以成王幼其勢宜於居攝故不敢辭是以全周之祀活周之民巍巍成功其德不虧此皆不欲於中而無所不爲也子能達此雖闔雞走狗於屠肆之中搴旗斬將於兵陣之間可矣況仕乎

答愚中子問第三

无能子心友愚中子病心祈禱於无能子无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聞矣无能子曰此人可謂得天之真而神光不昧者也

魚說第四

河有龍門隸古晉地禹所鑿也懸水數十仞注其聲雷然一舍之間河之巨魚春則連群集其下力而上泝越其門者則化爲龍於是拏雲掣雨焉河壖纖鱗坐之相謂曰彼亦魚也而超變如此豈與我撥撥然壖而游哉戢然穴而藏哉其一曰惑矣汝之思也夫天地之內物之須形者千萬焉形之巨細分之大小相副焉隨其形足其分各適矣彼超變者河之時波則與之驚澄則與之平意順力渟沉浮安定及其思變也連群而妬泝滌而怒意疲力困乃雲乃雨夫雲雨來隨蒸溜之氣自相感衝於彼何有哉彼若有心於雲雨之間有時而墮矣無心自感又何功乎角其上足其下與吾著鼠一也吾著鼠而游彼角足而騰未嘗不順也豈以吾壖游之無穽穴藏之無虞人不知而害不加之樂易其角足雲雨之勞乎

鴆說第五

鴆與蛇相遇鴆前而啄之蛇謂曰世人皆毒子矣毒者惡名也子所以有惡名者以食我也子不食我則无毒不毒則惡名亡矣鴆笑曰汝豈不毒於世人哉指我爲毒是欺也夫汝毒於世人者有心嚙人也吾怨汝之嚙

人所以食汝示刑也世人審吾之能刑汝故畜吾以防汝又審汝之毒染吾毛羽肢體故用殺人吾之毒汝之毒也吾疾惡而蒙其名爾然殺人者人也猶人持兵而殺人也兵罪乎人罪乎則非吾之毒也明矣世人所以畜吾而不畜汝又明矣吾無心毒人而疾惡得名爲人所用吾所爲能全其身也全身而甘惡名非惡名矣汝以有心之毒肝睢於草莽之間伺人以自快今遇我天也而欲詭辯苟免邪蛇不能咎鴆食之夫昆蟲不可以有心況人乎

答魯問第六 凡二篇

无能子從父之弟魯求學於无能子无能子曰何學曰學行學文无能子曰吾不知所以行所以文然前志中所謂聖人者吾嘗偶觀之其言曰行行也行其心之所善也文儀也飾其所行之善也喪者本乎哀哀行也齊衰之服祭祀之具文也禮者本乎敬敬行也升降揖讓文也樂者本乎和和行也陶匏絲竹文也文出於行行出於心心出於自然不自然則心生心生則行薄行薄則文繆文繆則僞僞則亂亂則聖人所以不能救也夫總其根者不求其末專其源者不尋其流汝能證以無心還其自然前無聖人上無玄天行與文在乎無學之中矣

魯他日又問曰魯嘗念未得而憂追已往而悲得酒酣醉陶然不知今則不能忘乎酒矣无能子曰汝之憂汝之悲自形乎自心乎曰自心可覩乎曰不可覩无能子曰不可覩者憂悲之所生也求憂悲之所生且不可覩憂悲何寄哉憂悲無寄則使汝遂其未得還其已往又將誰付邪今汝隨而悲憂之是欲繫風擒影也汝無憂悲之所寄而有味酒之陶然不能自得反浸漬於麴糵豈釀器乎

第七闕

紀見第八 凡三篇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烈鑊不能壞而幻人笑客焉无能子召而問之幻人曰受術於師術能却火之熱然而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忘其身手足枯枿也既忘枯枿手足然後術從之悖則術敗此吾所以得之无能子顧謂其徒曰小子志之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況上德乎

无能子寓於秦村景氏民舍一夕梟鳴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无能子止之景氏曰梟凶鳥也人家將凶則梟來鳴殺之則庶幾無凶无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人殺之亦不能弭其已凶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邪凶不自梟殺之害忠也矧自謂人者與夫毛群羽族俱生於天地無私之氣橫目方足虛飛實走有所異者偶隨氣之清濁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梟司其凶邪誣梟之凶誰所自邪天地言之邪梟自言之邪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爲必其凶邪誣梟之凶不知所自則羽儀五色謂之鳳者未必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樊氏之族有美男子年三十或被髮疾走或終日端居不言言則以羊爲馬以山爲水凡名一物多失其常名夫影笑之曰君弟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无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妄推乎造化之命哉

默之來也默曰一寂能一之默曰二寂能二之默之一也无寂之一也有默之二也无有寂之二也有无一之一也不離乎二二之二也不離乎一然則知寂之不一明默之不二者斯謂之眞一矣夫眞一者无二无寂无默无是四者又无其无斯謂之眞无矣夫能游乎眞无之域者然後謁乎眞一之容者焉夫游乎眞无之域謁乎眞一之容者乃見乎諸无矣寂於是謂默曰若夫諸无者人莫能名焉吾强爲之名者曰太无之寰夫太无之寰者人无能謚焉吾强爲之謚者子能聽之乎曰能寂於是乎端容節氣湛然不曰久之而兩忘默之悟曰向也吾聞其名矣又見其无也今也吾聞其謚矣未見其无也斯之謂之太无之謚邪寂之覺曰適吾與子爲微談而子果聞諸子可謂明微矣自默之還也而寂爲之絕談

然後人能相殺而又能取鳥獸魚蟲焉使之知可殺知可取然後制殺人之罪設山澤之禁焉及其衰世人不能保父子兄弟鳥獸魚蟲不暇育麛鹿鯤蝒法令滋彰而不可禁五兵羅網教之也造之者復出其能自已乎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迫於利也棺也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諸其所欲爾故無爲之仁天下也無棺槨與醫之利在其濟死瘳病之間而已

用觸蹄踏蛇首蝎尾皆用其所長也審其所用故得防其所用而制之是以所用長者不如無用食桑之蟲絲其腸者曰蠶以絲自舍曰繭繭伏而化於是羽而蛾焉其稟也宜如此猶獸之胎鳥之卵俱非我由也智者知其絲可縷縷可織於是烹而縷之機杼以織之幅而繒之繒而衣之夫蠶自將爲蛾也非爲乎人謀其衣而甘乎烹也所以烹者絲所累爾烹之者又非疾其蠶也利所繫爾夫獸之胎鳥之卵蠶之繭俱其所稟也蠶所稟獨乎絲絲必烹似乎不幸也不幸似乎分也故無爲者無幸無不幸何分乎

有爲善不必福惡不必禍或制於分焉故聖人貴乎無爲埕蟻井蛙示以虎豹之山鯨鯢之海必疑孰其所見也嗜欲世務之人語以無爲之理必惑宿於所習也於是父不能傳其子兄不能傳其弟沈迷嗜欲以至於死還其元而無所生者舉世無一人焉嗟乎無爲在我也嗜欲在我也無爲則靜嗜欲則作靜則樂作則憂常人惑而終不可使之達者所習蔽之也明者背習焉

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闕

无能子卷下終

譚子化書

譚峭 老

化書序

道在天地間不可見可見聽化而已化在天地間不可見可見者形而已蓋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是道也未有太極先天而生本自無名不得已而強名曰道道尚強名何天地萬物之有我名尚非有而形形色色者亦安有所寓哉自夫易有太極兩儀肇分氣之清者化爲天氣之濁者化爲地氣之中和者化爲人氣之駁雜者化爲物氣化而形生形化而氣生生生化化若循環然始而終終而復始無窮無極者皆道之妙用也然則非道無以生化非化無以顯道道之與化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是故古之聖賢立言垂訓以詔後世莫不因形而觀化因化以明道蓋亦不得已而然耳五代時南唐有道士譚景昇所撰化書一冊凡六卷分道術德仁食儉六化共百一十篇其意謂道不足繼之以術術不足繼之以德德不足繼之以仁仁不足繼之以食食不足繼之以儉其名愈卑其化愈悉噫信斯言也則軀形無化無化無道得之可以治身可以濟物推之可以化鄉黨邦國亦有補於世教之文也苟非格物致知以精窮理之功誠意正心以得盡性之實知之明見之的有以窺陰陽化育之原達鳶魚飛躍之機者孰能與於斯哉

國初潛溪先生宋景濂評其文高簡可亞關尹子其於黃老道德實有所見且尹子親受太上老子之教故其所立卓爾五代去古益遠斯人所立曠百世而與之同符非真有所得何以及此尤足以見聖賢之生之不偶也如是是書在天順間代府板行歲久蠹滅見之者罕方外友鄭君常清深得是書之旨恐後人之不及見也欲翻刊之謀於定州善士劉達字景亨者即慨然捐資命工壽梓間以序屬余余自謝事潛心斯道蓋亦有年尚未有以得其要領每閱是書未嘗不一唱而三歎茲因其請詎能已於言乎故僭述數語爲之引云

賜進士奉政大夫脩正庶尹光祿寺少卿抱犢山人李紳縉卿序

化書目録

道化卷第一

蛇雀　老楓　耳目　環舞　鉛丹
形影　蟄藏　棄雞　四鏡　射虎
龍虎　游雲　噦燕　大化　正一
天地　稚子　陽燧　生死　瓜髮
神道　神交　大舍

術化卷第二

雲龍　猛虎　用神　水實　鼈魁

仁化卷第四

得一　五行　畋漁　攙牲　大和
海魚　神方　救物　書道　鳳鴉
知人　螻蟻　歌舞　躑躅　止鬬
象符　善惡

食化卷第五

七尊　巫像　養馬　絲綸　奈脩
燔骨　食迷　戰欲　膠竿　庚辛
與亡　雀鼠　無爲　王者　鵝鳥
虛無　虛實　狐狸　轉舟　心變
珠玉　蠙蝓　胡夫　陰陽　海魚
硼松　動靜　聲氣　大同　帝師
琥珀

德化卷第三

五帝　飛蛾　異心　方矢　聰明
有國　黃雀　籠猿　常道　感喜
太鑒　讒語　刻畫　酒醴　恩賞
養民

化書卷之一　　雲間陳繼儒訂

化卷第六

太平　權衡　禮道　食象　民情

慳號　君民　乳童　化柄　御一

三皇　天牧　雕籠　禮要　清靜

損益　觧惑

道化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放之爲大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熏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屈曲之狀而得蹣盤蹣蒲干切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斷削不能加其功繩尺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坵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性情精魂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氣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蹣部田切跚可以割膾吻可以捕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僞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後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疏苟無其由疏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轉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故粉巾爲兎藥石爲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圖臉畫眉而人不知惟清靜者物不能欺

鉛丹

術有火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饑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丹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則可以蛻五行脫二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一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梟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爲異則謂雞爲同或謂雞爲異則謂梟爲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聲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爲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規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語我精魄賊我奸臣貴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爲君王不得爲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讓清靜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睛三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鬬而耳未嘗聞況非見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蘊神不可得逝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爲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躍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嗛嚥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嗛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嚥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嗛不能止嚥不能已有懼菽醬若蹐躋者有愛飽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大化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精精化顧盼而顧盼化揖讓揖讓化陞降陞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冠冕化車輅車輅化宮室宮室化掖衛掖衛化燕享燕享化奢蕩奢蕩化聚歛聚歛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貶亡其來也勢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拔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罩之蓋保其國家而護其富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實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爲奸詐使民爲淫邪化民爲悖逆驅民爲盜賊上乖昏然不知其弊下恍恍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

正一

世人皆知覓道可以剖鼈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皆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爲萬不謂不足聚而爲一不謂有餘若狂風飄髮蒐魄夢飛屐齒斷刻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蟣虱者腸中之蟲也嘑搏我精氣鑠灼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殺天其殺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蟣虱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蟲蝕木木盡則蟲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薄魂魄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雖天地者而我不傾蟣虱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爲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爲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爲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疥者瘵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陽燧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妄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蔽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氷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氷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雌匕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懸懸民心怡怡心怡怡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爲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太含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翔翔許緣切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絲毫之慮必有所察雖秋察之言必有所聞唯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爲

術化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慝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慝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螭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嚚爲之作小人由是知鋏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蟲之無足蚓能屈曲蛭能擿蹙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水寶

水寶可以下溺杵臼可以療噎斯物也始製於人又復用於人法本無相術本無狀師之於心得之於象陰爲陽所伏男爲女所制制爲柔所尅智爲愚所得

以是用之則鐘鼓可使之啞車轂可使之鬬妻子可使之敗易君臣可使之反合萬用本虛萬法本無得虛無之竅者知法術之要乎

魍魎

魍魎附巫祭（一本作祭）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之附魍魎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爲神之宮神爲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虛無

鬼之神可以禦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擊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饑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虛實

方咫之木置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小大盡心有虛實是故冒大暑而攙者食熱受炙灼而曜者忍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也是以虛空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馳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太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師於無者無所不之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心變

至婬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剽憂者其形慼斯亦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知顧六尺之軀可以爲龍蛇可以爲金石可以爲草木大哉斯言

珠玉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瘿怒則結疽心之所慾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誠憤怒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

蠨蛸

夫蠨蛸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聾面而烂（作禾足蠻夫而羌婦其子拗鼻而昂首梨接挑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爲金石可以爲珠玉可以爲異類可以爲怪狀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乏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蠐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斂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大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海魚有以鰕爲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爲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磵松

磵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姦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爲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雲也湯盎投井所以化雹也飲水雨月所以化虹霓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是言者必將以爲誕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於內二曜明於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翛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柔然而逸解鈴鐸之音則背膂凜森（上聲）擂鼓鼙之音則鴻毛灑

德化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爲五事屬之爲五行散之爲五色化之爲五聲俯之爲五嶽仰之爲五星物之爲五金族之爲五靈配之爲五味感之爲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靜棲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於是乎變之爲萬象化之爲萬生通之爲陰陽虛之爲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總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異心

虎踞於林蛇遊於澤非鵶鳥之讐鵶鳥從而號之以其舊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圈非鳥鵲之馭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

蹋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氣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氣厚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皇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交用樂之術也甚大

大同

虛含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達此理者情可以通形可以同同於火者化爲火同於水者化爲水同於日月者化爲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爲金石唯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是可以與虛皇並駕

帝師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羽符至怪陰液甚奇（淡一作陽）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爲帝王之師

琥珀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燋金磁石不能取憊鐵元氣不能發陶爐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參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風一作之）藥其道也在忘其形而求其情

衆獸不伏鳳有利觜衆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馳者終於蹶善鬬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弓矢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賊盜賊盜擅甲兵踞（一作叢）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絃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有國

有國之禮享郊廟敬鬼神也疊（尾一作疊）龜策占吉凶也敬鬼神信禍福之職也占吉凶信興亡之數也柰何有大不信窮民之力以爲城郭奪民之食以爲儲蓄是福可以力取是亡可以力敵是疑貳於鬼神是欺惑於龜策是不信於天下之人斯道也賞不足勸罰不足懼國不足守

黃雀

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人常捉之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從從此行佯佯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知天之垂無日不然無人不欺然不我怒欺不我爽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民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罹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怒夫餌者魚之嗜羶者蟻之慕以餌投魚魚必懼以羶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蓬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不貴禮之不下親之不知疎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　君子生之道也撓而浮苟爲小人死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爲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爲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而躁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議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無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刻畫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殺刻者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寘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免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罹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爲大象

酒醴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恕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僦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所以民道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之道者可以居牧民之職

恩賞

僕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僕者不美衆人分王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爲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爲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亡之史皆驕侈恩賞之所爲也

卷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

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受禱祝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

仁化

得一

曠然無為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靜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拔危必有否臧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心有疑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之謂也故均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均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均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均於水信慤然之謂也故均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

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死生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惘貽羔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完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移畋漁且夫焚其巢火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羔也以斯為事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殲麋之谿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耻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犧牲

犧牲之享烏鴈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喜聲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衅前列則憂喜之情可知矣鷹犬鼎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必不享芻豢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龍見爰風雲之象也鳳皇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覩我之羹禽必不羹也以彼為祥禽必不祥也

太和

非兎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召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讐不有實勸焉得鬬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疏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止庇其身而游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為鏑固賊盜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已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登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乎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義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書無氣韻將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剉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鳳鵰

鳳不知美鵰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衆人皆能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醜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禍而不能知己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僞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愕愕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螻蟻

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所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盡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貴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鸇躅

鸇躅之酒烏喙之脯莨菪鴟之膏治葛之乳初啟之若芥再啟之若黍復啟之若丸又啟之若脯小人由是知彊弩可以漸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侶進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焉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爲萬化之母

止鬬

止人之鬬者使其鬬抑人之忿者使其分善救鬬者預其鬬善解忿者濟其忿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違萬物之情

象符

術有降萬物之蠱毒者則交臂釣指象之爲符是故若天矯之勢首鱗之符若飛騰之勢者羽之符若縛蹇之勢者毛之符若拳蹋之勢者介之符所以知拱折者人之符夫拱手者人必性之折腰者人必折之禮之本也而疏之爲萬象別之爲萬態教之舞蹈非舞蹈也使之擣祝非擣祝也我既寡實彼亦多虛而責人之無情固無情也而罪禮之無驗固無驗也

善惡

爲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爲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太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縠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長水沈道明校正

食化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鄉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警告終而繰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感感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翔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於嗜血而人無所不嗜所以不是則鬬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駑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鬬爭而蓄姦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絲取之不已至于欺罔欺罔不已至于鞭撻鞭撻不已至于盜竊盜竊不已至于殺害殺害不已至于刑戮欺罔非民

愛而哀鰥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覬其生以斯爲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饑恥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恥愧必激人之怨怒食之害也如是而金避玉筐食之飾也鼓鐘戛石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忿也貴賤精麤食之爭也慾望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貪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燔骨

嗜燔骨者燋唇爛舌不以爲痛飲醇酎者噦腸嘔胃不以爲苦饞嗜者由忘於痛苦饑窘者必輕於性命以我慾求人之慾以我饑求人之饑我怒民必怒我怨民必怨能知其道者天下胡爲乎叛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迷食而鯁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辱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鬬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說讒而律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於輩流歸咎於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甚見盤餚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饑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慾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爲富冠冕旌旗不足爲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況民腹常餒民情常迫而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飧享烏烏烏從而舍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以支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況復人之人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爲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爲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瘡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喰饑謂之瘡比饑謂之火蓋情有所切也夫鮑魚與腐屍無異鯉鰍與足垢無殊而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饑則可知苟其饑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爲斯所以爲興亡之機

雀鼠

人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穀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庳下下以食而卑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剜其肌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情哉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鷃鳶可使之死鬬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鉤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網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扼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暖我食蔡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有無爲之化

王者

獵食者母分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母不知子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費盤餚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師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怨在於上利歸於衆怨歸於王夫不自貴天下安敢貴不自富天下安敢富

鷗鳶

有智者憫鷗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蠶蟲謂其爲蟲不若爲人殊不知當歉歲則爭臭德之屍值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爲而人爲之則其爲人不若爲蟲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爲五常之本五常爲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饑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寶

秀水張 殺校正

儉化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于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權衡

服絺綌者不爽而衣之布帛食寒食藜藿者不饑而飯之黍稷食饑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蒭饑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爲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奢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玉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飽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衆

觀食衆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十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何不弊之有

民情

其夫好飲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歲率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一車民騎於行主居土陛民卑於平杜之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蒭豢不足者則樂然服布素之衣見窳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瓷之器民之情也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始得爲純儉之道也於己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饑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駿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則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憂之地不得不慮也況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臺榭奪其力是賈古民之怨是敎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堅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爲大

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釵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榮戟以衛之蓄聚帛以養之張闌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大人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闥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姦佞儉於館嬪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謂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孟簡爲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姦蠹無欺罔無驕佞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溝壘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爲天下之牧

雕籠

懸雕籠事主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教生民生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寶貨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由與之也不取之由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儒者棲山林敬師友窮禮樂講本末豈乎見羽葆車輅之狀鐘鼓簫韶之作則矍然若鹿怡然若豕若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謂方爲孤則民不知矣謂馬爲駒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其要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壞（音隳破也）者有推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要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爲五常之本五常爲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者損之者益之理禮過則泽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解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惡行之者惑是敗爲之文

化書後序

予讀化書至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乃知作之者明乎莊列之旨達乎程生馬而馬生人也予聞曰問乎濛濛君曰化書百有十篇宋齊丘所撰非乎濛濛君曰吾聞希夷先生誦此書至雜子篇掩冊而語吾曰我師友譚景升始於終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經歷建康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瀟於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引此篇云雜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瘠者瘵瘠其勢弥顛其病弥篤而無友者也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顧予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鞍而去齊丘奪爲已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結秀述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觸成註誠罪人也今譚君名剡干白簡身不老于人間齊丘敢縱其盜心蔽其仙跡其罪尤者也果不得其死宜乎哉

宋碧虛子題

化書志略

晁公武撰

右僞唐宋齊邱子譚撰張耒文潛嘗題其後云齊邱之智特大鼠之雄耳蓋不足道其爲化書雖皆機小數亦微有以見于黃老之所謂道德其能成功有以也吾嘗論黃老之道雖本于清靜無爲遺去情累而其末多流而爲智術刑名何哉仁義生于慈愚生于人情聖人節情不遺者也無情之至至于無親無親則忍矣此刑名之所以用也文章顯高簡有可喜者其首曰君有奇智天下不親無親人出斯言不祥

化書六卷

舊本題曰齊邱子稱南唐宋齊邱撰宋張耒跋其書遂謂齊邱大鼠之雄蓋不足道晁公武亦以齊邱所撰著於錄然宋碧虛子陳景元跋稱舊傳陳摶言譚峭景升在終南著化書因辭三茅歷建康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顧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鞍而去齊邱遂奪爲已有而序之則此書爲峭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書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像化其說多本黃老道德之旨文筆亦節勁與質元陸友仁硯北雜志稱譚景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已今考書道一條見在仁化篇中而友仁顯未之見則元世流傳蓋已罕矣明初代王府嘗爲刊行後復有劉氏申氏諸本今仍改題化書而以陳景元跋附焉峭爲唐國子司業怵之子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見忱汾績仙傳中其說神怪不足深辯又道家稱峭爲紫霄眞人而五代史問世家稱王衍好巫拜道士謂紫霄爲正一先生其事與峭同時不知即爲一人否方外之士行蹤靡定亦無從而究詰矣

化書六卷 [illegible]

書本題曰齊邱子譚峭著宋齊邱撰然宋祁筆子匯原元陸佃筆解皆稱峭

譚峭其升仙年終備著化書因遊三茅蓬越嶠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齊邱

送每篇已有而序之則此書爲峭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峭爲啓圖子司業

陳之子師萬山道士得詩數篇泉之術見之於仙傳中又道家稱峭爲紫

霄眞人而五代史閩世家稱王延好巫祈禱紫霄爲正一先生其事與峭同

時不知即一人否方外之士行蹤闕定亦無從而究詰矣

[illegible]

廬山棲隱洞譚先生院留題詩宋嘉祐金陵記卷三云「棲隱廬古名

傳陰洞保大中道士譚紫霄來自閩中聽號金門羽客始立觀於此譚之

在閩中號洞玄天師貞一先生[illegible]貞一即正一與五代史合陸游南

唐書卷十七云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自言得道隱天心正法劾鬼魅

治疾病多效閩王王潮延爭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國亡遯居廬山卷

臨別學者百餘人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階辭不受微服挾卒年百餘歲

「十國春秋卷九十九譚紫霄傳亦云「康宗[illegible]爲圖封正一先生

國亡隱廬山棲隱洞南唐後主[illegible]

聞其名召至建康賜號金門羽客階以金紫比蜀之杜光庭皆辭不受」

是紫霄嘗自閩中遊建康與徐元瑞所謂廬棲隱見齊邱者合於閩

五代史之譚紫霄蓋即著此書之紫霄眞人譚峭也遊處及與任臣作紫

霄傳均不知其名峭遂獨考之夫事矣去事遠雖記卷五云「林蕙素爲

金門羽客用閩王譚紫霄故事」撰廬山記金門羽客稱南唐賜號南唐

書及老學菴筆記均以爲閩王時事疑陸游據記然亦可見南唐之號金

門羽客者即閩之譚紫霄也惟宋趙與旨賓退錄卷五云「南唐保大中

賜道士譚紫霄號金門羽客見廬山記而儀鄣林蕙素號用此故事」其

說蓋不誤宋齊丘者奸人之雄亦頗能文章其嘗與升之書而有之矣亦

有所觸忤於其間必不肯一字不易僅作妙容而已王世貞弇州山人續

稿卷一百五十一有此書跋曰「是書也若以爲齊丘必覺人其自著十

之二三而後掩爲己有如五帝一章爲云爲帝王之謨模代天地之權衡

則仲尼其人是也彼蓋所以名齊丘耳若輩升必不肯仲尼亦不必附

[illegible]

[illegible]者」此說雖無所考證而其言頗有理故錄之

四庫總目提要補正

化書六卷　　胡玉縉撰

書本題曰齊邱子譚峭著宋齊邱撰宋祁筆子匯原元陸佃大觀之撰書

不足道矣公武亦以齊邱所撰書食蓬然宋祁筆子匯原元陸佃撰書皆稱

言譚峭事其在終南著化書因遊三茅蓬越嶠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

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顧子序之流爽拔世炎是杖藜而去齊邱遂爭爲己有

而序之則此書爲峭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書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

化食化樂化其說多本黃老道德之旨文章亦頗動人

[illegible]

[illegible]有黃生大上等語而無翻虎刀主婦妾之術比較之[illegible]

此其邈然者也齊邱蓋狡好雄之士大乃欲掩其智爲己有亦無忌憚之

故矣

廣成子解

蘇軾解

廣成子解

廣成子著

宋蘇軾解

明范欽訂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

道固有是也然自是爲之則殆不成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得道者不問問道者未得也得道者無物無我未得者固將先我而後物夫苟得道則我有餘而物自足豈固先之耶今乃捨已而問物惡其不情也故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言其情在於欲已長生而外託於養民人遂羣生也夫長生不死豈非物之實而所謂養民人遂羣生者豈非道之餘乎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

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行雨施而山川不以爲勞者以其不得已而後雨非雨之也春夏發生秋冬黃落而草木不以爲病者以其不得已而後落非落之也今雲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雖天地之精不能供此有心之耗故荒亡之符先見於日月以一身占之則耳目先病矣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真人之語佞人猶穀之與稗也所種者稗雖美田疾耕舂土惰農不生稗也所種者穀雖不生穀也今欲學道而問已不惰佞僞之種道何從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棄世獨居則先物後已之心無所復施故其問如此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曰否人如黃帝而不足以語道則天下無足語者矣吾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是以聞居三月而復往見則蹷然爲之變其受道豈始於此乎

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窈窈冥冥者其狀如登高望遠察千里之毫末如臨深俯幽玩萬仞之藏寶也昏昏默默者其狀如枯木死灰無可生可然之道也曰道止此乎曰此窈冥昏默之狀而致道之方也如指以爲道則夫窈冥昏默者可得謂之道乎人能棄世獨居體窈冥昏默之狀以入於精極之淵未有不得道者也學道者患其散且僞也故窈窈冥冥者所以致一也昏昏默默者所以全真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爲敗

自此以上皆真實語廣成子提耳畫一以教人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則無爲也心無所知則無思也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則無慾也三者具而形神一形神一而長生矣內不慎外不閉二者不去而形神離矣或曰廣成子之於道若是數數歟曰穀之不爲稗在種時一粒耳何數數之有然力耕敏耘不可廢也

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窈冥昏默長生之本長生之本既立則必有堅凝之者二者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脩鍊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

致其極不極不化也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廣成子以窈冥昏默立長生之本以無思無爲無慾去長生之害人以至陰至陽堅凝之吾事足於此矣天地有官自爲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爲我蓄之爲之在我成之在彼

愼守汝身物將自壯

言長生可必也物豈有釋而不壯者哉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

物本無終極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死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而處和故不見其分成與毀耳

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

皇者其精也王者其粗也

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

生者明死者幽幽者不知明明者不知幽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

蓋將有示化去世形解入土之意也歟

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南榮趎挾三人以見老子老子訶之則矍然自失人我皆喪夫挾人以往固非也人我皆喪亦非也故學道者能盡死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寡矣可見可言可取可去者皆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取不可去者是眞人其盡死而我獨存者此之謂也古今語異吾不知緡之所謂也以文意求之其猶曰明也歟

按山經廣成子治太易屯蒙二卦運行日月蓋古之眞人黃帝師也

廣成子解終

宋晁昭德郡齋讀書志廣成子解一卷

眉山蘇軾撰軾取莊子中黃帝問道於廣成子一章爲之解景迂嘗疑之序曰某晚玩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往先生所我不爲因翰墨具在云楊東坡書神極精粹能發人所未發昭范欽曾刻之今不可復得而東坡全集亦不載應係當日草行故重梓以諸世羅江李調元鶴洲序

廣成子疏略

王文祿撰

廣成子　　浙嘉郡武原王文祿疏畧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為之奈何

帝稱黃黃精之君土德王也詳見史記廣成子一曰力默子也治易屯蒙運行日月隱居空同山黃帝立為天子至尊矣十九年令行天下治久化數矣廣成能聞好道求師左右揚也空同往見重道輕身不自滿也先食粒民司天育物致和調燮也此始問云

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

而汝也後凡言而汝皆指帝言物者形而下之器也天地陰陽之類是也質迹也殘餘也欲問與官迹之餘也廣成以而汝稱帝且以帝外身求道道之粗非道之精故少之也

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蓋以荒矣

荒耗也雲氣不族而雨陽易洩生意微也草木不黃而落陰大縱殺氣盛也日月陰陽之精也陰陽爭光尤耗也豈治後乎所以進之也

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佞口才也心指所欲也翦翦猶瑣屑也斥所問為佞而拒不語也帝好道受言退自修省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

退往見回也捐天下靜不煩也築室席茅專而朴也閒居三月久靜也所以齋戒也南首臥自適也忘勢也殆以倨試乎順下風膝行進再拜稽首執禮愈卑也今問治身知要也非始問比殆退省有進歟

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吾語汝至道

蹷然起誠敬感動也善其問以治身也知治身則至道可語也人皆知治身則不治天下而天下治矣蘇軾曰廣成子至此始以道語黃帝乎其受道豈始於此乎王生文祿曰疑之是也天命率性人同此道也客氣勝則迷克盡客氣則見故又曰吾觀廣成子之拒黃帝也其語至道已悉矣善悟益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至極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至道無極而太極也猶純粹精也原其初也極猶致極也要其止也至道之精始問也述而申言窈窈冥冥太虛也隨言其極昏昏默默致虛極也後曰入于窈冥之門可見大明亦太虛一也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此長生要語也神者性命之根太虛之靈氣也乾坤闔闢之元父母交感之意故岐伯曰兩精相搏謂之神神內存曰抱靜常存曰以形正而曰將自弗助也視聽兩無靜也靜者太虛之體也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形神一也由昏默以入窈冥乃一章大旨無視目無見也無聽耳無聞也抱神以靜心無知也無勞形無為也所以閉外也無搖精無慾也所以慎內也清者靜之澄也必靜與清不特以之而又必之決之也慎內內不出外外句內也抱神也閉外外不入內內包外也守形也長生形神俱妙也合外內之道也多知戾無知損心也內外整而形神離敗壞而不長生也皆反覆詳勉帝也惟患多知知識也大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孔子曰無知也即窈冥昏默云

我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

至陰之原至陽也至陽之原太虛也陰陽互根也以原陽之神煉至陰之質而復太虛之體由昏默以遂于大明之上而入于窈冥之門應兩窈窈冥冥云遂專往也入深造也至推極也曰遂曰入曰至一神為之也蘇軾曰陰陽如日月水火之用所以修煉變化堅氣而凝物者也蓋必有方矣然皆必致其極不極不化也兩言為汝示切要云

天地有官陰陽有藏

官司也治也有官者神官之也始問取天地精令曰有官神不亂也藏潛也蓄也有藏者神藏之也始問欲官陰陽令曰有藏神不洩也始問治天下再問治身今昏則因始問而歸之身也蘇軾曰天地有官自為我治之陰陽有藏自為我蓄之林希逸曰天地陰陽即吾身之健順也

慎守汝身物將自壯

因再問治身故歸之帝身者任道之器天地陰陽之官神之宅也物者天地陰陽萬物也慎即慎內閉外也守即神守形也壯強也天地位陰陽和萬物育也猶後守一處和而形不衰也蓋煉成純陽生意充足形神俱妙天地陰陽在我矣有何不壯而長久乎此二句本前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勉帝體之也未得之曰取精佐穀官氣遂生皆慎守之餘事耳

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

因再問治身故徵我之修身守一形神不離也猶抱一守中也處和形神俱妙也猶和光致和也千二百歲曰我脩身歲歲修之功不息也形未嘗衰脩之徵也即慎守自壯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也蓋指我以示帝欲帝信而治身非誇壽也褚伯秀曰千二百歲特揆人間短景一紀之數若要其分靈降氣生化之原則亘古窮今可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

天包地猶陽包陰天陽也於穆不已無不貫也氣內完而不洩故天地長久形陰也猶地也神陽也猶天也神居形內猶天在地中氣外洩不能長久廣成抱一處和形神相守氣不外洩長久不衰猶天然帝悟加禮謝教稱曰天與天一也深知廣成堪受至道云陰符經首曰天道天行帝亦天也

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

來進之也語汝再囑之也欲勝至道也前言物之質殘今言物無窮測又何終極況人物一也形上起見妄分終極涅有窮測神本無方豈有終極而可窮測乎當以意會難以言明也

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

道無得失亦無上下以學道者言也吾道即守一處和也無為為皇有為為王以得道言非以位言也虛生見光浪光為土以失道言非以身言也一美一戒云爾

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

此句承為土句起故余句今夫嘆見在也百凡百也昌盛也皆猶盡也生土反土土地之所載皆是也其指廣矣言見在有形者盡歸于無形原始要終嘆而警之使自悟云

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游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為常

故余承反土句言余雖不為土亦將去汝而升于太虛去別去也前言來今言去去來遠也因悟生反之常猶去來之迹蓋臨別叮嚀欲帝念而體之以治身同歸于太虛也無窮因前言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令余不以為終而入于無窮無極因前言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令余無可極測而游于無極門因入而言野因游而言無窮無極即窈窈冥冥云日月參光合明也非見光而已天地為常合德也非取精而已皆無窮無極太虛同體何長久如之此守一處和修身之徵也

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緡絲緒合為繩也鈞繳錢貫曰緡昏暗昧而無明也當迎而來也近也遠背而去也離也三乎疑嘆詞也而其相應詞也人與我對盡與獨對盡猶皆也同也獨猶一也異也當我緡乎承得道至為皇句遠我昏乎承失道至為土句又接人其盡死句即前人皆以為終極惟有我故局于形而耗其神乃喪其我不悟人人皆有不死之真我者在嘆曰我亦人耳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但我能無我知無窮無極不死之真我所以獨存而異于衆人與天地日月同神而無疆也此結帝長久之問帝悟果長生榮伊令曰壽三百歲八月既望甲戌昆臺乘龍上升褚伯秀曰我非九竅百骸之我乃清靜明妙虛徹靈通本來之我不可以色見聲求是以先天地獨立而不改也竊惟二聖親傳道要具載此章初無甚高難行之事易簡明白若此後世設為存想抽添交媾探取之說勞神苦形以求泰定騁冰車于火山而弗悟幾何不喪其自生哉王生文祿曰前古盛時尊德尊生一也故聖學玄學一也道一而風同人無夭札後則欲重生輕固知尊學執中之旨晦聖玄二德生亦二均失矣夫中即一也守一守中一也二之曷悟至道遂使學道愛人同登壽域之心無可見敢正廣成子遺訓用獻知音鄉伯陽曰天道無適莫今恒傳與賢者旨哉言乎

廣成子

疏畧完

廣成子疏略序

嘉靖癸亥春正悟天地棄篇之旨撰中說嘆中由堯始發聖學之原也子思述中庸後無聞焉曰主敬曰先知不特第二義去中遠矣千餘年間豈無深探洙泗之源者乎何見殊也暇語淡泉鄭公曰正德庚辰從百可園游師友英賢極一時之選子武曾劣童耳蒙與進顧嗜詩書者矣猶不廢學夫啓予心直迪執中之傳何幸乎鄭公曰先吾板翁能知子子弗及也學無止法上進曷窮使堯孔生存學尤敏也予憬然悟欲求義黃以上之學渺不可得世豈無廣成子之儔乎有則予當師之仲春遊武林遇徐龍陽于昭慶談玄出中說以質曰此世教法順焉爾矣予異此義黃來逆數也廣成許由繼視治功脩身惟急更創天地教外別傳逆轉為出世之學堯不得而聞也魏伯陽後無傳焉鍾呂予不能知也不冲舉而尸解豈形神俱妙乎皆鬼也非仙也烏得為長生子奇之邂逅行不及深扣夏孟同年方十洲兄寄予廣成子解范東明訂者閱之喜甚足慰予求師之心殆精神感召予按廣成子黃帝師之聞至道其問答語載莊子在宥篇蘇東坡取為解晁景迂序之見文獻通考解雖晦表章甚高蓋審寐廣成游羲黃之上超卓之見也紬忠月餘始克援筆要惟守一故不外中道德南華冲虛參同契皆本此萬世玄學之宗祖也悟之誠可冲舉非結胎出神之術黃帝師之宜哉以故後有陰符素問之篇傳而能習也十洲兄簡曰徐龍陽固奇矣以廣成子之意推之可燭焉蓋少之也欲勉進予于廣成子之儔何厚乎予想天地大矣異人何代無之特舉業盛行科第眩炫有亦隱埋姓名渾于窈冥昏默之中而如愚似醉安可察知乎予疏未知是否欲就質于廣成子之儔無見也絜印寄十洲兄以謝教愛之自武林山水之會四達之達仙靈游集之藪十洲兄好道遇予如有遇焉不靳報予予即泛扁舟拜扣請教噫歲月剎那邯鄲夢短寧不急求出世之學以延餘生可乎不然負此天付聰明汩沒塵勞耗散元神同歸于土化為異類而獲罪于天矣矧今天開玄運統一羲黃甲子中元謂有八百地仙出幸其時也可自棄乎必有廣成子之儔鑒予下忱以教予予日望之序不盡疏疏不盡言言疏畧以續解徐名夢易方名九叙同浙人疏中姓名皆直書帝師前不敢諱也是歲端午海鹽沂陽生王文祿世廉撰

玄機通

浙西武原謙謙仇俊卿撰

玄機通　　浙西武原謙謙仇俊卿撰

九九賤藝也王侯圖霸者禮焉蛩蛩微物也豪傑達觀者振焉奕秋射義並著于經而玄亦理之寓也學者可不加察而折衷之乎

士之鶩空名操捷徑者託之談玄皆祖老子不知老子非清爭無爲守株繫匏者也當周衰時避世出函關語關令喜特緒餘耳至有附爲吐納按摩道引之術陋矣劉子玄疑非中的旨哉其云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則神用無方莫能當也豈雌雄黑白之間已邪謂得易之體亦未盡諒也

或問陰符經殺機之說亦有合老氏否曰以奇用兵辟廣蹇一變耳至爲天地發殺機等云其迹太著寧知黃石一編自韞青龍三尺可使金甌萬全雖曰不能去兵而自可以戢兵更有無敵之道動于無形運于無外惟在元苞推廣可收天下春于一統力不必于萬人敵財不必于鉅橋積險不必于天塹限謀不必于羣醜屈者也若鬼谷之徒爲蘇張之闔捭爲孫麗之反覆亦又何誅

或問留侯出處深有得于老子不知晏嬰之相齊猶爲善用范蠡之興越先有良規若曹參之繼相克終不追其始之合李泌之養壑有始不究其終之同皆其術之次也至于末流其失也蕩而誕則有王弼何晏之徒倡爲清談以亾晉其失也紛而誣則有王欽若呂惠卿之儕嗜爲玄註以亂宋論世者所當糾猶車之指南向往不差也

或問專氣致柔如嬰兒何謂也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中宮妙象神祐靈原惟在觀顧于密不可以罔識而窺者也學者轉爲嬰兒姹女下而方士又誑爲結胎等語非盡性至命者孰與焉還丹之大者莫踰于此也

或問丹鼎何如蓋緣大還之說傳訛耳葛洪修煉累召不起宓于功名富貴泊如也豈貪夫能邪

或問導引何如諸說難枚舉也觀其所養而進退脩天可占矣雖然調息之法愚嘗有徵焉

或問飛昇有諸曰黃帝葬橋山信矣使果騎龍上昇今何居乎空同之訪廣成恐莊寓言也

或問待呪何取乎噫何矯誣也天有明聽曰有赫曰日嚴此作善與否之實而降祥與災之招也

或問固命廣嗣之說何如曰嗇養徼陽復先天氣玄玄衆妙門也予欲通其機未能焉於是乎附系叙玄機通

中黃所存先天學也知是則或爲洒埽爲糟粕罔非龍馬神龜之布列也苟未及此雖天乙致辭神光授簡猶爲耳目聞見道無精粗存乎悟也固劉向校書天祿暨諸子而老莊繫焉此亦禮官之司弗謂義黃之道弗存也子可翼經達觀精覈凡求存身育德以際時長治者不可不知也何也先天之索玄而又玄者也獨惜知玄者鮮可能耳契友王沂陽與謙子藝冠同志少即藝苴欲披入古哲與域長而邁視弘功蚤譽股掌間也晚獨待對遇何需邪臥海嘯風靜訝奴后胼胝姬公擷髮形神役役身外空花耳況下此而惟文而問賢而鉅積者益何足齒乎卬與渠也得非造物遺之以逸王之以封者乎壬戌會試仍東還奚取莊子篇中黃帝致問廣成子一章疏之以陰符亦素書選也癸亥繼箕附以參同契及胎息經題之曰玄機通暑先時沂陽嘗過玉芝軒或謙子造葉芸棲閒生評詮甲子梓完沂陽謂謙子盍叙諸首簡謙子嬾於習性鈍於穎鋒踰秋夏不能出一語比冬沂陽昕夕相促亦欲矯子之僻而偕之登眞者乎夫玄機云者原其殺一氣于太始則元基之著也究其藏萬古于太虛則員幾之運也乃取精義于河洛之中數譬諸窺懸象于周蓋之璇璣蹟其化可遊華胥應如洽如此廣成大旨也或疑陰符爲兵書之祖是不然也當其綏文之猷不忘撥亂之誠雖純駁若殊其古與實表裏焉嗣此而長世之術參同契可肩卽其文有云千周棼彬彬兮萬邁將可覩神明或告人今心靈忽自悟故削去枝語直錄本文猶披蘚而觀石上古籍眞體自辨劉知古嘗謂神仙大藥無踰參同契修鍊之說長矣若胎息經不惟廣黃老宗旨實亦啓釋氏關鑰唐僧遵化撰胎息秘訣論達磨胎息十八篇惜其全文不盡存也謙子曰黃石一函玄機僅洩通畧未該于古神書一百七十卷通畧似矣玄機顧蹤曷僅茲疏雖靈樞洞眞諸作未可語也括衆妙門作法界觀悟一貫唯微三無原歐陽文忠公刪正黃庭蘇頴濱註解老子意緒相融晉之則可致曹相國之寧一弛之亦不失爲李鄴侯之清放　明時大覺行當執此以贊　體元之化導天下於中和之休無寧寤寐羲黃爾已

聽心齋客問

萬尙父著

聽心齋客問說

夫聽心則弗以言也。而客問則猶未離夫言也。夫亦大士之于世音。弗以耳聽。而以目聽乎。予觀玄書中間。闖象鄙褻。辟喻層磊。至于去離本初。不啻天壤。使人迷惘驚疑。卽弗省所云何。而況能因言以入道乎。又能以目視而耳聽乎。宜大士之厭聽。而欲觀之以耳也。夫音之淆于物也。豈有他哉。心累之耳。世之音。固予欲以心聽之。弗以耳也。因客問而發焉。亦欲以心得之。弗以言也。乃若取辟取象。一切放迸離道之音。予不欲觀之矣。尙父謹。

聽心齋客問

廬山山人　萬尙父著

客問道始無名。何以見道。曰。只向興居。服食上。回頭轉眼看這活潑潑地是個甚麼。方知是自己元有底。本來無名。聖人強名曰道。

客問德之一字。凡有心設施。便是不德。只恁地不修習。卻是槁木死灰如何。曰把從前聲聞緣覺見解底一切掀倒。只向平常踐履處。損而又損。自得受用。故曰至道。雖無修無證。應心要日損日消。

客問才得靜。已涉事。復鬧。作意安之如何。曰只好說覺照。作意便不安。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或應事生疑。且恁思量。所疑既悟。卽是蠢種。經則順應爲常。權則與時消息。悟已卽止。勿復再思。思則以智害性。

客問遇毀譽橫逆如何。曰一切撥去。莫將心受。有所聞見。如不聞見。是非毀譽。不入于心。則真明不昧。道自來居。

客問衣食不可廢。奈何。曰雖有求營之事。莫生得失之心。迹與人同。心常異俗。

客問病有難除。莫如色。曰色染皆由想生。想若不生。外空內忘。誰爲色主。

客問他爲不善。我生惱心如何。曰他自爲惡不道。我當何故引取他惡以爲己障。

客問見海而慕同歸。隱道否。曰。善與我同。何障之有。但于美好無所淡慕。則無所因住。乃能入道。

客問貧病如何。曰。貧病之苦。由有我身。若無我身。患無所托。故樂天知命。在真宰達觀耳。

客問定。曰。制而無著。放而不逸。虛靈無惡。涉事無惱。以無若爲真常。以有爲爲應迹。此爲真定。

客問慧。曰。虛極靜篤。則慧自生。但慧生非難。慧而不用。益資定慧。不可于定中求慧。卽不得慧。不求慧而慧自生。乃爲真慧。慧能明心。非見性也。以恬養慧。積久而成道德。

客問尸解。曰。慧是心用。用多則心勞。初少得慧。卽悅而多辯。神炁洩漏。身無靈光。遂致盡終。如鼻垂玉筯坐化出神之類。皆爲尸解。

客問形神合同。故能長久。然與。曰。大人含光藏輝。凝神葆炁。形神俱妙。與道合眞。隱則形藏于神。顯則形聚于炁。蹈水火。交白刃。存亡在己。出入無間。謂之眞身。不特長生而已。

客問初機下手。曰。把從前所着的酒色財炁。是非人我。攀援愛念。一切擺盡。外無所累。則身輕快。內無所累。則心輕快。久久純熟。自無妄念。更時時刻刻護持覺照。愼言語。節飲食。省睡眠。表裏相助。本命元辰。他時自然發露。

客問愼言閉兌。以交任督二脈。是已。晝作夜息。睡眠何故亦省。曰。睡則神馳。如夢中神游。無所不之。不睡安有夢。神靈自異常。希夷先生睡法常惺惺地。亦復如是。

客問在家出家何以異。曰。修行人剛果決裂。能一刀兩斷。在家亦可。若不奮迅。只恁悠悠度日。雖出家濟得甚事。

客問所空既無。無無亦無何如。曰。只無心無事。無人無我。把一切攀援妄想。榮辱利害。貪求染着。都忘卻他。卽有所得。勿自以爲得。若留在心上。卽成繫縛。佛說無所因住而生其心。最好。不必太瑣碎。太穿鑿。反引到幻境去也。

客問如何是情識兩忘。曰。心上含着識。則因境生情。若內無境。則外境依何而生。外境不生。則內境不出。內外安靜。

客問本來面目。曰。父母未生前。本無一物。只爲有心生出許多情識。蔽見貪愛出來。把本來面目都遮了。修行人猛然省悟。如父母未生前。一無所着。心源清淨。本來面目。自然顯露。

客問心如野馬。如何降伏。曰。着力做不得。須慢慢克去。令他不動。久之自忘。若工夫纔有得。便自以爲得。這是有我相。不得到心空境界。

客問修行人見魔如何。曰。凡所有象。皆是虛妄。乃自己識神所化。心若不動。見如不見。自然消滅。無境可魔也。

客問學公案照心。是否。曰。只煉本性。現會自家公案。教他人文字。費盡工夫。到臨岐來。都沒用處。

客問虛靜無爲。曰。心歸虛靜。身入無爲。動靜兩忘。到這地位。三宮自然升降。百脈自然流通。精自化氣。氣自化神。神自還虛。不必去安爐立鼎。採藥物。看火候。而所謂三元八卦。四象五行。悉在其中。若心不虛

靜。則內無眞宰。雖精炁亦不可得而役矣。況望其化神還虛乎。

客問喜怒。曰。凡有所愛。不得深愛。凡有所憎。不得深憎。寘至而心勿蕩。怒至而情不留。此至人對境忘情之妙。聖人養心定性之學。修養之術。不足以垂之也。

客問禪宗修性。玄宗修命。鬼仙天仙之說。曰。性命二字分不得。天命之謂性。卽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之旨。禪宗玄宗。俱有漸頓。其歸一也。玄宗亦有不能神通變化的。禪宗亦有能神通變化的。顧學力淺深何如耳。天仙鬼仙之說非是。

客問煉炁工夫。如自湧泉尾呂而上升泥丸。復從重樓而下丹田。一點落黃庭。非用意不可。卽用意亦恐輒難通貫。奈何。曰。工氏之學。雖不外陰陽五行。非神宰不能自運。切忌在陰陽五行上着。只去神宰上理會。父母未生之前。則陰陽五行不求運而自運。且人身中事。非智術可運。作用一差。變怪百出。不可不愼。父母未生。只一息胎中。無知識耳。

客問爐鼎。曰。以乾坤爲爐鼎者。乾心也。坤身也。腎也。不必言爐鼎。只自身心上做便是。

客問一點落黃庭。落在何處。曰。只須交媾神炁。不必問它下落。緣他自有下落處。如水谷入胃。游精上輸五臟。水道下輸膀胱。當其輸時。自然上下。五臟膀胱。自然受其委輸。不須人去安頓。身中眞炁升降。亦自有棲泊處。

客問元精元炁元神。曰。人身中元炁。日日發生。不奈二邪侵伐。風寒暑濕。爲炁之邪。喜怒哀樂。爲情之邪。元炁都被他耗竭。所以早逝。眞人知保命。只在留得元炁住。又沒奈他容易走作。惟是元精方留得他住。所以教人升元精以保元氣。禁得二邪侵伐。則長生矣。蓋精實於腎而氣融之。總炁上升。心火自降。陰陽交媾而成丹。神行乎其中矣。

客問元精與交感之精。何以異。曰。非有二物。未交之時。身中五臟六腑之精。並無停泊處。卻在元炁中。未成形質。此爲元精。及男女交媾。精自泥丸順脊而下。至膀胱外腎施洩。遂成渣滓。則爲交感之精矣。故煉精化炁。養此元精。須從一陽初動處。逆行入丹田。不令至於成質也。

客問元神與思慮之神。曰。神一也。稟先天一點靈明者。謂之元神。後來爲情識所移。遂成思慮之神。人能逆光返照。去其情識。則此思慮。莫非元神之妙用矣。

客問玄關一竅。曰。虛極靜篤。無復此身。杳杳冥冥。二炁醞釀。交媾處是。爲神炁之府。卽此便是一竅。

客問谷神不死。是爲玄牝。玄牝之門。是天地根。曰。玄者天。玄地黃。牝者牝牡之稱。陰陽之別名。卽人之呼吸也。谷神是動念處。爲呼之根。吸之蒂也。人能調息。至於忘情。則性復。性復則靈應。皆從根蒂上來。非門而何。

客問鼓橐籥。曰。鼓橐籥卽調眞息。呼則炁出。吸則炁入。出則如地炁上升。入則如天炁下降。一升一降。與天地同。故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不能調眞息。則橐籥不鼓。呼吸不應。陰陽否隔。而病患百出矣。

客問卦例。曰。卦爻反對。寓火候之上下也。如屯卦之正體。自初爻至上爻。爲陽火之自下而升進於泥丸。

也。以屯卦反看。是爲蒙卦。卽屯之上爻至初爻。爲陰符之自上而降入于黃庭也。他卦皆然。通乎此。則火候可明。不必論卦例矣。火候只是存神。

客問年月日。仁義喜怒賞罰之說。曰。前論卦爻。是喻火候升降。年月日。是陰陽消息之用。蓋一年有節候。一月有晦朔。一日有早晚。自寅至戌。爲火之動。自亥至丑。爲火之靜。所謂陽火陰符也。仁義喜怒賞罰。以言乎其中也。蓋吾身陰陽。過與不及。皆失其候。如仁義喜怒賞罰。不得其中。則民無所措。天下烏能致太平哉。

客問意爲媒之說。曰。意屬脾。所謂眞土也。土以和合五行。人身火水均平。又須以意消息之。使無太過不及之患。此意者。卽元神之用。但不可馳耳。一馳於意。則勉強助長。爲患不細。就使善用。亦不勉執着。只是元神覺照卻好。但起一念安排。卽馳於意矣。

客問爐鼎之說。旣聞命矣。敢問安爐立鼎。曰。初機之士。身心敝壞。不堪作用。先要慎起居。節飲食。調寒暑。省睡眠。收拾身心。懲忿窒慾。使四大安和。神完炁壯。可爲入道之基。然不可用意勉念。恐虛陽上攻。反以自焚其軀。如見魔是。只就身上理會。爐鼎等字。一切剗去。便易曉。

客問產藥。曰。產藥二字。當以生明字代。卽日月相推而明生也。火候二字。只是存神以馭炁。二炁升降。則明生矣。二炁升降。又在無欲。天一生水。其位在北。其卦爲坎。在人爲腎。念息則神返於心。心不外馳。則氣返於身。漸漸沉深。入于炁海。

客問元精所以產。曰。元精雖產於腎。然非靜翕。則不能生。如一年之陽炁。生於復而基於坤。一月之光。蘇於朔而基於晦。一日之陽炁。動於子而基於亥。不翕聚則不發散。心炁下交於腎。腎含受而翕聚之。然後能成變化。

客問迴光返照。曰。人之心。每日只在外面馳逐。自己一個身子。卻不曾照管。今只將照外面這個神收回來。放下外面許多機巧。一意斂藏。這便是迴光返照。

客問心息相依。曰。心依着事物已久。一旦離境。不能自立。所以用調息工夫。拴繫此心。使心息相依。調字亦不是用意。只是一呼一吸繫念耳。至心離境。則無人無我。更無息可調。只綿綿若存。久之。自然純熟。

客問用意。卽是不忘否。曰。心無不存之謂照。欲無不泯之謂忘。當忘之時。其心湛然。未嘗不照。當照之時。纖塵不立。未嘗不忘。或此心紛亂。覺照之力不勝。不可強制。且去應事。姑緩一步。俟其漸定。稍得和平。自然貼服。不是用意。

客問先天。曰。原來一身之氣。會於丹田。謂之太乙含眞炁。卽先天一炁也。修煉家行後天工夫。至于胎息。漠漠沖沖。入於混沌。幾得這一點太初靈明之體。亦是先天。卽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然非虛極靜篤。不能造。故曰。莫向膏中求造化。須從心裏覓先天。

客問後天。曰。此玄門之漸學也。先天乃純乾。後天則乾之中爻。入坤變爲坎。卽腎中伏藏父母之眞炁。炁中有眞一之水。爲元精。腎傳肝。肝傳心。心極而爲液。液中有正陽之炁。腎中元精上升。能留得心中之

氣住者。蓋精升則化爲炁。與心炁打成一片。所以住耳。此之謂交媾。其論甚精。虛極靜篤。自然而然。不可有爲也。明乎此。龍虎鉛汞弦炁等語。可一切剗去。

客問坐忘。曰。匡廬山中有竹林寺。或曰阿羅漢所居。昔人至者。或以無心。以有心往。顧復不見也。不謂神且奇哉。予嘗病中久坐靜極。忽一日見予身在白雲中。唐巾方袍柱杖。向予而立。一鶴自隨。得大自在。非言想可及也。顧嘗靜中以意求之。則了不可復得。豈非匡廬之竹林寺。世人可以無心見。不可以有心求哉。坐忘之學。亦復如是。

客問採取。曰。這二字着象。後人支離之說。皆由于此。蓋修煉家本無採取。只爲這一陽方生。最易散失。身心意念。驚恐搖動。便散了。須寂然不動。爲炁之管攝。自然循道上升。降入丹田。有似于採取耳。豈區區意迎目送。以運用之哉。

客問神棲泥丸。有諸。曰。作丹之初。只是凝神。則炁自逐于中。沉入腎府。當此之時。覺其炁到卽是。未嘗用意。但久之。則炁常在下。不能上升。又須忘卻。不要照他。則眞火自降。眞陰自升。一升一降。無有停已。非守泥丸也。玄門設胖着象。後人執泥流于用意也。類如此。

客問任督二脈。曰。二脈通。則一身百脈皆通。鹿運尾呂運督脈。龜納鼻息通任脈。故二物皆壽。修煉家以閉兌爲功。齒牙相着。以交任督二脈。人三十六牙。齒牙相着。卽叩齒三十六也。今人誤以爲咬齒。可笑。任脈起中極之下。循復溜。上關元。入腦。下下齒龈。與督脈合爲陰脈之海。黃庭經曰。皆由心督脈起下極之俞。循脊裏。上風府。升巔。下額。入喉。上上齒龈。與任脈交爲陽脈之海。

內運天經。晝夜存之。自長生。天經乃身之黃道。呼吸往來于此。卽任督二脈。二脈俱上行。

客問流戊就己。曰。西方金德之正炁。化爲六戊。自西入北方生坎水。故坎中有戊土。陰中有陽。卽腎中正陽之炁也。東方木德之正炁。化爲六己。自東入南方生離火。故離中有己土。陽中有陰。卽心中眞陰之炁也。此謂眞土。北方腎水上升。南方心火下降。水火相交。合而成形。故曰流戊就己。戊己相交。爲二土成圭。故曰刀圭。刀者七也。一點落黃庭。如飲刀圭。非眞飲也。土德寄旺四時。生長收藏。皆資于土。故曰黃帝之功。卽戊己也。金丹以意爲土日。此刀圭。指人身中言。晦翁詩云。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但恐逆天理。偷生還能安。是眞飲刀圭也。似又在指丹藥。吾儒飛昇說。見末章。晦翁指外丹而言也。

客問運炁。曰。天之炁運而不停。故地不墜。人之炁運而不息。故形不朽。乃自然而然。非能經爲伸之謂也。人身左足太陽。右足太陰。足底爲湧泉。炁自湧泉入尾呂。上合二腎。左腎堂。右精府。由此上夾脊雙關。貫二十四椎。會于風府。上朝泥丸。由泥丸而下明堂。散灌五官。下重樓玉關。直往絳宮。流入丹田。日夜循環。周流不息。皆是自然。今人不知虛無自然之理。妄行導引存思。反致奇禍。如白運道人炁。運炁道人責瘡。是其驗也。

水火並行。則水升火降。流戊就己。一點落黃庭之說。俱相悖矣。此運炁之所以有差也。

客問火候。曰。火本無形。安得有候。心卽神也。神卽火也。行火有過不及之差。則調而正之。所謂候也。其機

在人用意太緊則火燥太緩則水溢全在緩急得中其曰不傳火者不可傳也起火時守虛靜聰其自然薰蒸化而爲液下降灌溉五官不可一毫雜念

古人以交媾神炁爲進火十二時中只一時者言一日之間行住坐臥自然凝神入炁穴便是進火便是子時所謂冬至不在子自初動處便是子時只假冬至一陽初生之意非謂必待冬至火動而後進火也

客問溫養曰只要常常守其息使神炁常常交媾若出息微微入息綿綿上至泥丸下至命門周流不已神炁無一刻之不聚此之謂溫養

客問卯酉刑德曰德主興起屬二月刑主伏殺屬八月二月有刑者升中有降也八月有德者降中有升也是神炁升降到一半處爲危險之關恐人作輟易于意散則升者不升降者不降留滯而成奇疾故曰刑中有德德中有刑欲其防意如城勿令散失也

夫眞人妙用在乎抽添念動而散出乎卯門法當抽回使念靜息定或睡魔而昏入乎酉門法當添起則調息奮迅如此行之久久純熟到念念無念對境相忘息定心亦定神清夢亦消矣

客問陰符言機在目曰天之神發乎日人之神發乎目目之所至心亦至焉故非禮勿視爲其擾心也只調息息定則心火自降調息亦不可用意以目視鼻鼻觀臍之說則着矣

客問神一出使收回神有定位否曰神者火也火有定位何以當其始乎木遇之則灰金遇之則鎔水遇之則乾土遇之則烈人之形骸若遇其焰豈不朽腐所以然者念使之也收神之訣有無不着須大定靜中方有一陽生也

客問出神曰陽生則心虛空空無絲毫罣礙神當自出不從口出從目出目有異光從耳出耳有異音從鼻出鼻有異香當是時六脈俱息呼吸並止此游於混沌未判之初須令人守護之不可驚動只待分陰分陽或一七二七自然來復卻以大定靜守之意不可散念不可動久之自然見性如月受日光一得永得矣然未離體也還須養盛待九年之功已滿忽有一人與我相似立于吾前乃眞人也其面向外是陽純矣面我則陰未盡再從鼻一吸即收回只待面外方可放行初一步二步三步五步十步而止恐其遠去認自己軀殼不得迷入邪徑前功盡棄矣必從近而遠漸漸認熟則百千萬里瞬刻可至此謂神出殼也然陽神雖妙猶未能變化又有煉虛合道之功到此地位無他作用惟大清淨止是留神在內不令出外如用鑒一般要含光藏輝留一刻有一刻之變化愈久愈妙形自化而爲炁矣此謂脫胎神化此謂返本還元

按眞人立于吾前吾親見之但面向我耳乃從靜定中得之非誑言也

客問道成之境可得聞歟曰人之一身皆屬陰陰魔消淨另換陽身所謂回陽換骨也時小腹其寒如冰漸漸傳遍其熱如火循染新汚洩之淨盡則陽炁如春穿骨透骨一身骨節皆解勿以爲念更有外魔定心不動須臾自滅只宜大靜定以待之

客問炁歸元海曰人身中都是炁皆從炁海散去循環不息若不能收回則散而不聚不翕聚即不能發散則炁幾乎息矣一呼一吸須令歸于元海乃得周流無窮然須任其自然不可有爲有爲則滯矣氣海觀于魚泡可見工夫見煉炁運炁二章若捷法只存想心炁下丹田自入炁海

客問日月代明曰或云日月相交而明生所以象人心虛靈生慧即太陰受日之光一般但月本無光人心本自光明似猶有間

客問環中之義曰坤復乾姤之間自是停留不住人身亦是炁機發動流行不已便長生吾儒言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觀環中之理自一陰行至六陰何嘗不動周元公說靜極而動動極復靜看來未嘗靜只是陰生陽陽生陰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自說得妥當如日月相交弦望晦朔循環無端也

初三日日出震在酉照艮上月月生明　初八日日在甲照丁上月月上弦

十五日日在丙照乙上月月滿　十六日日行健過乙過辰別上月轉丁上始缺

二十三日月復庚下弦至辛至乾　三十日月喪明至初三日復震

客問三昧眞火曰心爲君火膀光爲相火大腸爲民火三火薰蒸神炁乃交君相二火不動惟民火常有走失之患凡過張狂奔走之時須任其自然則濁者徐下清者徐升穀炁常存矣佛書亦云三昧三譯曰正昧譯曰定言水火俱正定中生也亦此意

客問山澤通炁曰山澤之炁相通以其虛也惟虛故二炁相感以有成內煉之道亦貴乎心虛心虛則神凝神凝則炁聚炁聚則蒸雲爲雨與山澤相似不虛則滯而不通安能成變化而行鬼神乎

客問以若所論教亦多術矣不有捷徑者乎曰然有三要第一要煉精第二要調息第三要養心精能煉則基立而息可調息能調則念住而心可養心能養則神清而道可居三要得萬事畢矣

煉精者寡之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化而爲炁充塞于一身之中此非無欲不可得也調息者存之存之又存以至于微專炁致柔能如嬰兒之無外想此非虛靜不可得也

養心者思之思之又思以通乎神紛華靡麗毫不以動于中此非無欲之至虛靜之篤不可得也

客問二氏宗旨與吾儒同否曰孟子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夫修身只是存心養性存其心養其性以事天則造化在我故又曰盡其心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則天地不息文王之德之純於穆不已無聲無臭至矣者也長生烏足以盡之求長生者以殀壽貳其心者也仲尼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聞道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其吉凶非神宰太虛乎即所謂知天也夕死可矣未嘗死也何必求長生耶故文王之神在天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夫陟降于帝之左右非飛昇而何此吾儒之飛昇其亦異乎二氏之所謂飛昇也與

知天則神宰太虛即不死矣曰夕死可矣孔子若曰不必更求長生也深哉深哉

无上秘要

撰人未詳

尸解品

華亭陳繼儒訂

司命東卿君曰。夫尸解者形之化也。本眞之練蛻也。軀質之遁變也。五腸之隱迹也。雖是仙品之下第。而其稟受所承。亦未必輕矣。或未欲昇天而高栖名山。或欲崇明世教。令死生道絕。或欲斷子孫之近戀。蓋神仙難希。或欲長觀世化。憚仙官之勞勞也。妙道一備。則高下任適。固不可用明死生以制其定格。所謂隱迹三光。白日陸沉者也。

飛琅玕之華而方鑿丘墓者。高丘子。衍門子。洪崖先生是也。而不知高丘子時以尸解入六景山。後服金液之水。又受飛琅玕之華於中山。方復託死。乃入玄洲。受書爲中嶽眞人。衍門子今在蒙山大洞黃金之庭。受書爲中元仙卿。洪崖先生今爲青城眞人。

漱龍胎而死。飲瓊精而叩棺者。先師王西城及趙伯玄劉子先是也。

服金丹而告終者。威遲而張子房。張翟子是也。抱九轉而尸臭。吞刀圭而益流者。司馬季主。寧仲君。燕昭王王子晉是也。

周穆王北遊崑崙之阿。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蓋于汲郡。

夏禹詣餘山。啖紫柰。醉金酒。服鑒寶。行九眞。而猶隱于會稽。

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琅之霜十轉紫華。服之使人長生飛仙。與天地相傾。舜卽服之而方死。非蒼梧之野。

此諸君並已龍奏靈河。鳳鼓雲池。而猶尸解託死者。正欲斷以死生之情。示民有始終之限耳。豈肯爲太陰以肉餉螻蟻者哉。直欲遏蹤世之夫。塞俗人之願盜。至於青精先生彭鏗鳳綱及商山四皓。淮南八公。並已服上藥。不至一剂。自欲出處默語。肥遁山林。以遊化爲樂。以昇虛爲感。非不能登天也。弗爲之耳。

夫尸解之道。如爲少妙。既今希有情阻聞者。不及一以死鎮其路。示無所復論。雖彭鏗遊山。鳳綱市朝。四皓假首以素。八公變形萬化。亦吾所不願矣。自有方諸剡名應得尸解之仙者。或稟受使然。或志行替敗。或學尋淺狹。情向頹住。此自希尚所及。正以分得之耳。非向所論諸君衍門子輩。既飽上藥。而故爲尸解者也。吾昔受先師尸解上方委化之道。雖不得獲用。常所依依。今向塵垢四會交兵。激合三官。驅除嫉賢害道。言神仙者致痾。尋玆利者富貴。志道求生者亦何爲汲汲于風火之中。束帶以入鄽市哉。今密出尸解之方。可各以傳示弟子。應爲眞人者用之。潛遁。足以遠凶患。施之而遊。可以壽子孫之近戀。隱之而遊。可以登名山也。若夫道數兼備萬術。斯明役使百鬼。招召衆靈。坐在立亡。分氣散形。雖處三軍而鏑鋒不能兵。雖行凶危而災禍不能干。雖入市朝而百害不能生者。可无復施尸化之遲耳。夫此之解者。率多是不汲汲于龍輪。樂安栖於林山者。

以錄形鑒丸以合唾。塗所持枝。與之俱寢。三日則杖化爲已形在被中。自徐遁去。傍人皆不覺知。

以藥塗火炭。則他人見形而燒死。謂之火解。以一丸和水而飲之。抱草而臥。則他人見已傷死于空室中。謂之兵解。

凡魯從任。故自得還其故邑也。但當改姓名。變容貌。昔有人作此去入林虛山。積十三年而復還家也。

上解之道。名配紫簡。三官不復關其間隙。妄以死加之。

錄形鑒丸亦可與人作尸解。但當曉示其去止節度耳。欲將得意弟子俱行遊者。當按之。其用他藥得尸解。非是鑒丸之化者。皆不得反故鄉。反故鄉三官執之。

尸解之法。有死而更生者。有頭斷已死。乃從旁出者。有死畢未殮而失骸者。有人形猶存而无復骨者。有衣在形去者。有髮既脫而失形者。

白日去者。謂之上尸解也。夜半去者。謂之下尸解也。向曉向暮而去者。謂之地下主者。雖獲隱遁而跡兆不滅。爲人所疑。今世志未厭不及遊故鄉。遊栖靡定。深所疑惑。意在于此。自先世有功在三官。流逮後嗣。或易世練化改氏更生者。此七世將德根業相及。既終當遺脚一骨以歸三官。餘骨隨身而遷。男留左骨。女留右骨。皆受書爲地下主者。二百八十年。乃得進受地仙之道矣。臨終之日。視其形如生人之肉。既死之時。尸體香潔。足指不甞手皮不皺者。謂之先有德行。自然得尸解。

右出洞真藏炁錄形神經。

四紀籍曰。九真中經。或曰飛行羽經有之者白日尸解。

六紀籍曰。鑑書紫文。或曰五老寶經有之者尸解。

右出洞真瑛文帝章經。

諸尸解地下主者。按四極真科一百四十年。乃得補仙官。復一千三百年。乃得補真官。於是始得飛華蓋。乘羣龍。登太殿。遊九宮也。

右出洞真太上隱書經。

有此經未能勤修思真念鑑。與俗无別者。故不失隱存下仙白日尸解。

右出洞真太素真經。

太極真人遺帶散白粉服一刀圭。當暴心痛如刺。三日欲飲。飲計足一斛。氣乃絕。死既驗。失尸所在。但餘衣在耳。是爲白日解帶之仙。若知藥名者。不復心痛。但飲足一斛乃絕也。既絕已自悟所遺尸者在地也。臨時自有玉女玉童以青耕輿載共來之。欲停者當心痛三日。節與飲耳。其方亦可合。亦可舉家用。

右出真迹經。

太極金華真人。以此經文刻于太微天帝紫微宮玄琳玉殿東壁牖上。其文曰。

五氣晨方。律光合形。有終而死。有始而生。萬類反本。千條歸冥。氣適浮烟。血奔流清。哀哉兆身。非眞不成。何不端以雲草玄波。徊以丹醴華英。會以五光七白靈蔬。和以白素飛龍。沐浴平旦。正心向東。凝精鎮魂。上帝五公。再拜朝靈。鎮固五方。長生天地。出入流通。各安其位。生華五藏。此文乃上清八會交龍大書。非世之學者可得悟了者也。太素真人顯別書字。受而服之。求其釋注於太極帝焉。

雲草玄波者。黑苣藤是也。一名玄清。丹醴華英者。蜜也。五光七白靈蔬者。薤菜也。白素飛龍者。石英也。

法當種薤菜。使五月五日不掘拔者。唯就鋤壅護治之耳。經涉五年中。乃取任藥名爲五光七白靈蔬。擇取薤白精肥者十斤。黑苣藤五斗。白蜜凝雪者五斗。高山玄巖絕泉石孔之清水三十六斛。白石英精白無有礪碎者五枚。先好於磨石上礪護。使正圓如雀卵之小。小者好瑩治。令如珠狀。勿令有礪石之餘迹。先淸齋一百六十日。令齋日訖於九月九日。先鑄土起基高二尺。作竈屋。屋成作好竈。以竈口向西。屋亦開西戶也。當得新鐵釜安竈上。是九月九日申酉之時。向竈口跪東向內。五石子于釜中。于是乃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青帝公石。三素元君。太一司命。玄母理魂。固骨填肝。守養肝神。肝上生華。使肝永全　次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白帝公石。太一所愈。元父理精。玄母填肺。守養肺神。使無朽腐。肺上生華。千萬億歲。　次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赤帝公石。帝公問晉。玄母理血。桃康填心。守養心神。使無灰沈。心上生華。一成玉林。　次又投一枚于釜

中。祝曰。

黑帝公石。太一同算。玄母元父。理液混變。守養腎神。使無壞亂。腎上生華。常得上願。　次又投一枚于釜中。祝曰。

黃帝公石。老君同威。太一帝君。理魄鎮脾。守養脾神。使無崩頹。脾上生華。白日晨飛。

投石時皆各閉氣五息。然後乃投石。都畢。起向竈五再拜。

又取薤白五斤。好稽覆於五石之上。畢。內蜜漬薤上。畢。內苣藤五斗。漬蜜上。畢。乃格度苣藤入釜。深淺高下處所也。然後稻入清水。使不滿釜。小許。止木蓋游覆釜上。九月十日平旦發火。當取直理之木。燥燥好薪。不用蘆蘇及木皮之不淨薪火煮之。緩令覺劣沸而已。勿使沸溢。大沸。當屢發視。調其下火。

當先視腴格處所。若煮水煎竭。輒當益水。所盡三十六斛水而止。又水盡之後。更加煎。令減先腴二寸格。

鑄量以意斟酌。視之都畢。成也。寒之于釜中。去下火灰。密蓋其釜上五日。乃徐取五石。平旦向五方各再拜。畢。跪以此腴。雜以東流水。以次服之。飲水及腴取令送石子入口下喉中耳。

服之時。亦如初投石于釜中時。一二按祝而服之也。畢。又五再拜。畢。

若藥煎既成而視無復石者。非有他也。直五精伏散。隱靈化形。故自流遯於雲腴之中。无所礙也。但當日服五合。以清酒飲送之。神變反質。各自鎮養五臟矣。自于五臟之內。更生成五石也。慎不可猛火。火猛石精飛去。滓濁壞爛。雲腴敗臭。不可服御。

又雲腴之味。香甘美美。彊血補精。填生五藏。守氣凝液。長養魂魄。真上藥也。以好器盛之。密蓋其上。即日服二合爲始。日日以常。若腴盡煎盡者。亦可先出服石。然後加腴。更和煎之。取令凝如割肪也。人亦有丸服之者。日三十丸。大都丸不如腴服之佳也。趣復任人所便耳。便則安于體。體便則無不佳。當能服此腴者乃佳。若先腴已盡。當更合如前之法。用白石英五兩填釜底。一兩輒一投。祝說如法。但不復礪石使圓而重服之耳。藥成出此石。沈東流水中不管燥竭之淵。若不欲更合此腴者。亦无損於前五石也。此腴名玄水玉液。一名飛龍雲腴。一名鍊五石之華膏。服之十五年。身有玉光。內外洞徹。長生天地。役使鬼神。三年之後。眼可夜書。真人云。此方愈於鍊八石之餌金。必勝于桂水雲母之玉漿也。既服此五石。石入喉。徑寶填五藏。五藏常生華。一藏中輒有一石以守藏孔。藏孔之上。皆生五色華也。若其人或暫死而適太陰。權過三宮者。肉既灰烟。血沈脈散者。而猶五藏自生。白骨如玉。七魄營侍。三魂守宅。三元歡息。大神內閉。太一錄神。司命乘節。五老扶華。帝君寶質。或三十年二十年。或十年五年。隨意而出。當生之時。即更收血育肉。生津結液。復質反胎。成形濯質。乃勝于昔未死之容也。真人鍊身于太陰。易貌于三宮者。此之謂也。

太微天帝君詠曰。

太陰鍊身形。勝服九轉丹。華容端且殿。面色合靈光。五石會天真。太一寶神關。上登太極殿。受書爲仙人。

南嶽真人赤松子曰。昔有趙成子者。學仙之士也。初受吾鎮生五藏上經。乃按而爲之。成子後故欲還入

太陰。求改貌化形。當是時。自故死亡于幽州上谷云丘山中石室之下。即爲死尸白骨也。後五六年。忽有他人經山行者。見此尸在石室中。肉朽骨在。又見腹中五藏自生。又香而不爛如故。以液血纏裹五色之華。璺然于內。紫胞結絡。交繞于外。彼人乃歎曰。昔聞五藏可發以至不朽者。今見其人矣。此子將有道而不終乎。因手披死尸五藏之內。藏中各見有一白石子在焉。彼人又曰。使汝五藏不朽者。必此五石也。子已失道。可以相與。因探取而仰吞石。石皆以入喉也。彼人別去。十餘年而成子之尸當生。當生之時。彼人先服石子。即日皆飛從口出。如飛蟬之狀。遂返死尸之藏。因此成子改形而起矣。彼人既見石飛。心震意惕。後日故入此山。尋視死尸所在。彼人既到石室之前。方見成子散髮偃據洞嘯谷。面有玉光。髮色流澤。於是彼人惶震累息。徜徉於巖岫之間。林竹之側。成子問之曰。子何人哉。爾乃忽見成子前有五老仙公。披錦帶符。手乘羽節。頭建紫冠。足蹈空虛。並切齒而言於成子曰。昔盜吞先生五藏之寶石者。今此頑面人是也。言畢。彼人面上即生惡瘡。又噤而失言。狼狽而歸。比及達家。頻瘡已徧于一門。而同時俱死。族即滅矣。

夫得道之士。而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肉。胎靈錄氣。非不欲辯惡人之心性。閉凶邪之耳目也。直欲觀驗于八方。示真威以流赫耳。況加含五帝之神石。靈公之精英。欲盜服以延壽。竊以希長生不可冀也。豈可爲哉。南嶽真人故復書而記之。以祛盜濫之凶心乎。

右出洞真太極帝君填生五藏上經。

至游子

撰人不詳

原序

至游子、二卷二十五篇。不著名氏。予初未見其書。守銅臺時。有以抄本示予者。每人吏散後。間一披讀。其言養生之理甚詳。蓋網羅羣籍。撮其要領而爲之者也。雖所稱引。廣博玄微。不易窺究。然崇正闢邪。標示準的。一篇之中。往往顯露其梗槩焉。世有上器利根。要必有味乎其言也。伊川程子謂爲國而至于祈天永命。爲學而至于聖人。修身而至于神仙。以爲天下三大難事。殆所謂確論。竊惟世之學者。器根既淺。又每以苟且嘗試之心爲之。忽于躬行而急于責效。迨其無得。併所素聞者。且棄之以爲不足信。而又加詆毀。以是求道。即名師日面命之。何益。矧于紙上之說哉。老子有言。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之。大笑。夫言道而徒使人大笑。亦褻天甚矣。然則諸真垂訓。又安得不微隱其文義。以俟能者自悟自修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嗚呼。盡之矣。予塵緣未斷。日碌碌迷途中。焉可僭談斯理。因欲傳是書。聊識之。與同好者共相省勉云爾。嘉靖丙寅春正月、江東姚汝循序。

至游子卷上

不著撰人

玄軸篇

心勞神疲。與道背馳。冥心澹然。乃道之幾。

至游子曰。天之體。其高明歟。天之性。其玄虛歟。天與我命而棄以爲性矣。必也沖以用之。無巧也。無拙也。無智也。無愚也。滿滿乎適于自然之場焉。昔者太源洞長告于方丈先生曰。噫、已入於無爲矣。而其性未能滿滿乎。何哉。曰爾好樂。宮商之聲。以瞽蔽之矣。況怵于斯者耶。夫人離朴爲華。物誘於外。五慾六蔽。以玷其潔。無以見於天元。則必濯其垢而後可也。何以濯之耶。吾心者。法水也。於是滌三昧焉。開六蔽焉。去五垢焉。怵其濁而見素矣。夫能皓皓而不汙。莫先於卻事物之見。故知遠察微者。聰明之見也。命之曰伐性之斧。務華矜榮者。聲利之見也。命之曰陷性之穿。巧言令辭者。利口之見也。命之曰惑性之藥。奇謀詭策者。深機之見也。命之曰敗性之寇。是何也。智深者僞生。識遠者詐強。夫畀我以智者。本爲知道者也。賦我以識者。本爲識性者也。豈其眩於外哉。康伯子通古今之書。及聞道也。終日如愚。潛洞見子鍾離子。子鍾離子示以物而不能名。子鍾離子曰。大矣哉。御見者也。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敷榮吐華。各喪其填。朝生夕殞。物孰免乎。吾當內自省焉。吾亦物也。於是探其本。集其靈。去有歸無。返於眞空。返于眞空者。必先除其

聾焉。夫灼以華藻。惑以鏗鏘。滋以膏粱。襲以芬苾。示以好惡。習以嫉娼。役以金玉。悅以揚蕤。媚以語言。誘以機謀。斯十發也。不能除焉。則逆性失道矣。赤松子曰。欲去之者。先澄其源而後可也。下愚者所蒙昧。昧焉。上智者爲邪所蔽而與之同。何以抉其蔀而發晦乎。必捨其暗塞而投於純明之命焉。太上曰。多知博見。彼以爲明。斯乃爲暗者也。天與之性。何爲而亡乎。道與之貌。何爲而悴乎。七情之嫉。焚于五內。眞元燼矣。夫能使其情俱爲煨而熄焉。則冥冥寂寂。眞樂至矣。思眞子學而未知道。慧焉泣于瑤池之下。眞君謂曰。爾之七情不爲觸而發。則入眞慧矣。內心未純。則尙華而亡其純矣。古之至人。以性御性。以形忘形。吾有也。不以性蔽性而入于音。形吾有也。不以形喪形而入于華。內而貴朴如槁木焉。故末茂者傷本。枝大者害榦。梵宮、靈宇。梵宮八界靈宇三千帝之都也。吾身亦有妙庭焉。慧日所燭。玄風所扇。夫何以致之歟。懲忿窒慾。忍有所得。慈無所捨。此其端乎。妙衆子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非性也。託器以入道者也。嗟夫。詆詆無涯者。生死之流也。吾能知夫塵勞之緣。履眞而伐性。吾能絕焉。對松宇以遣白日。調瑤琴以戰桼月。斯陟于道矣。外思者。道之寇也。紛麗機乎盧。鏗鏘動乎情。坤牛挽之。河車運之。外奔而入。內馳而出。則性斯喪焉。性也者。水也。風滑之。則亂其清矣。吾視外境。非如芥焉。則含元而登太一矣。精思子曰。綺言者。語之疵也。邪視者。鑒之疵也。淫哇者。聽之疵也。躁動者。正之疵也。狎侮者。議之疵也。作狂者。念之疵也。今夫馭氣而游于丹廓者。其孰敢忽此耶。咎莫大乎有見。恃識以開萬端而求於勝也。故意可以測古賢之情。明可以灼聖賢之理。斷有蔽也。疑能闢之。有闚也。莫能引之。捷徑以爲大路也。行潦以爲滄溟

也。吾以爲慧。而離于慧。益遠矣。可不務去乎。棄聖絕智。屏其良知。進乎不爲之宰者。道之本也。高陵子始未聞道。其書滿家。既聞道。破觚折牘。窒其視。刳其識。道非無也。性非空也。無則沈乎罔象矣。空則委於冥求矣。希聲無聽也。空色無視也。罔象無得也。至虛者有其空。眞符者有其有。於是當先固其守焉。夫然後入于正。夫因人而捨。不見法而遷。此有守者也。確然有作。卓然有入。故由有而適于無。從相而至于寂矣。五空八識。不辨乎始終而入無爲者。殆未知無爲之爲自有歟。立我者必自乎無我者也。塵乎塵昧。疵乎物蔽。執乎我者。害道者也。故物我俱忘而爲一。一又滅之而入于無之域。豁而達。慧而通。身無相也。心無思也。我性之率。可以致道。執之而物不能奪。守之而外不能蠹矣。天與之形。物俱有形。道與之性。物俱有性。流形既遂。出性之庭。孰不有守耶。有守小而失大者。有守外而棄內者。有守彼而喪我者。有守僞而背眞者。守有道乎。守其我以大者也。固其內以眞者也。若不知守焉。則于正喪眞者至。其誰能禦之哉。固淨子曰。白之守玄者歟。太上謂范子曰。五竅亡矣。七情滅矣。汝知之乎。范子曰。非鍊磨者乎。曰。鍊無以守。則其外移矣。磨無以守。則其有傾矣。惟其守己而已。鑿竅之子。非性有殊也。惟其昧而不自覺歟。既其覺也。神安魄定。入幾微矣。皐甫子曰。覺有五。或因其殃而覺歟。或因其疾而覺歟。或因其難而覺歟。或因其窮而覺歟。或因其遠而覺歟。衆流既分。其源則散。衆情既出。其性則蔽。是以其源不澄焉。六慾以淫之。三毒以蠱之。蔽源者、流也。亂性者、情也。嗜慾者、風波也。紛華逐欲而生。純質從物而死。性之質。凋而不朴矣。性之盜。濁而不明矣。根不寒而蒂不固矣。湛乎一於。獨守其源。衆流昭徹而澄矣。我性之發。亦與人同焉。所

受之純。全而不虧。所稟之粹。和而不校。中有固者。其性也歟。運而不窮。凝而不凝。窮則爲蔽。凝則爲止。夫能明達洞徹者。粹美以挺內。和會以寒外。熙然如春。無方如神。不散其陽。不係於物。斯固之效歟。故得其性也。靜以止之而不知其運。虛以極之而不知其反。其猶獨陰之寂而不入其眞耶。玉惠子曰。六慾生而眞蠹缺。豈能固乎。三毒興而沖和喪。豈能融乎。固融殂而天閼至矣。物之性。未嘗殊也。小大所備。皆同焉。好惡所受、皆均焉。從其大小。由其好惡。則迷其本。遠其宗。棄其源。失其祖矣。自執其性。繇于六塵。含于三彭。惟抉其昧。剖其愆。以明爲宗。以淸爲性。識陰陽之所凾。而同乎沖虛天元之性。則廓然之所宗矣。消鑠子曰。得一而清越乎羣宰之上。與化同游。與性同契者。適乎至眞之祖者也。赤松子曰。三明宅于中。六竅鑰其外。吾不登乎巽岐。乘破之子。以嚮爲宗而獲鬼隨焉。西波之子。以因求其祖而得巫報焉。所見不可不愼乎。無法之中。有範焉。有圍焉。空、以道範之。虛、以化圍之。空非彼所謂之空也。虛非彼所謂之虛也。不空其思。不思其空。斯可謂達也已矣。夫以筥挈水者。猶求諸空者歟。吾知所以神補之。斯復其眞性矣。誠以無爲無。則何以語道之大乎。眞修者緣類而應也。無所入。無所捨。而鑑心見于外。於是眞沖挺秀。與理特達。天純不毀。入于慧焉。鍾離子曰。其識通明。其名曰慧。其靈凾衞。其名曰間。得寂者亡乎寂者也。其善忘也歟。至幽至虛。可登乎亡矣。其心如滯礙焉。物不能招矣。則入眞不窮。入恍不惚。寥寥乎有見。默默乎有聞。不見爲見。不聞爲聞。然後有見聞之實。不晦乎蓋。容入乎冥冥。守乎寥寥。入寂之中而得寂之應者也。九竅之上。不可名也。四游之前。不可形也。能復于斯。其惟無而已。以有爲有。其失也實。以無爲無。其失也虛。無之有者眞有也。無之無者眞無也。謂靜之淵。淵而又淵。玄之玄。玄而又玄。莊猶其料也。夫見乎無無者。斯至乎道矣。其太素之始哉。鍾離子曰。無中以求無。孰知之耶。天粹而雜者。有以馭之矣。靈源而濁者。有以撓之矣。惟噓兮若谷。應受不留。瀁兮若海。源委不已。無詭于道。無戕其性。浩乎守其眞。寂乎護其氣。精神會通。成于不化矣。何以知其然也。實者虛之應也。虛者實之乘也。和爲之用。則各歸于初。莫測其幾焉。夫玄覽者可以滌吾之性。思而不空則殆。殆乎多知也。空而不思則罔。罔乎無守也。其不亦達乎。性、命者歟。是道也。道之全。性之極也。

五化篇

萬物芸芸。其變不窮。能以道化。虛明則通。

譚子曰。至道有五化焉。孰爲道化乎。夫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此道之要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此道之用也。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乙。放之爲太淸。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之有情也。賢女化爲堅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之無情也。射似虎者見虎。不見其石。斬暴蛟者見蛟。不見其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空中之塵。若飛雲而目未嘗見也。穴中之蟻。若牛鬭而耳未嘗聞也。況非見聞者乎。太虛者一虛也。太神者一神也。太氣者一氣也。太形者一形也。命之則一。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

是謂正一者也。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噫。化化其無窮者哉。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畜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也。其異者形也。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冰泮返情。形散返明。能知眞死者。可以游大上之京矣。孰爲術化乎。蟄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母也。氣、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何有不至乎。游機者必召五方之氣。伏虺者必役五方之精。召之於外。守之於內。用之於外。無所不可也。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由一寸之機。一目可以觀天地。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虛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藏。則數可以奪矣。命可以治矣。天地可以返覆矣。至淫者化爲女。在暴者化爲虎。樂者其形和也。喜者其形逸也。怒者其形剛也。憂者其形蹙也。斯亦變化之道也。蠶蛾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濕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眞。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陰陽相搏。則芝菌不根而生也。燥濕相育。則蟠蟠不母而生也。人體陰陽而根之。效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何也。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也。澗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大人蓄運靈旅。夜錄神芝。覺思所不思。可以多御風而不寒。夏御火而不熱矣。孰爲德化乎。天下賢愚。營營然如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牖。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故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孰爲仁化乎。海魚有吐墨。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墨而得之。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君子能罪己。斯能罪人。不報怨。斯能報人。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憂。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腥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太古之道也。孰爲食化乎。一日不食則飢。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者食也。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有所享也。虎狼不過嗜肉。蛟龍不過嗜血。人則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鬬矣。夫水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也。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免。或覬其生也。孰爲儉化乎。水火者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致于敗家。蓋失於不節也。欲饌者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于亡身。蓋失於不節也。欲救之術。莫過乎儉。儉於鶩。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養宮。儉於公。可以發貴。儉於門闕。可以無盜賊。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嬪嬙。可以養壽命。儉於心。則可以生死。是謂萬物之化柄也。奢者宮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樂。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畢生用一器而無缺者。有十年而一裘不弊者。斯人也。可以即清靜之道矣。

寶書之笈。三編具存。吾得其要。證神契眞。

心者。一身之主。神之帥也。靜而生慧矣。動則生昏矣。學道之初。在於收心。離境入于虛無。則合於道焉。若夫執心住空。亦非所謂無所也。住於有所。則心勞而氣廢。疾以之生矣。夫聞毀譽善惡。以其心受。受則心滿。滿則道無所居矣。有聞如不聞焉。有見如不見焉。毀譽善惡。不入于心。其名曰虛。心虛則安。心安則道自來矣。心者譬夫目焉。纖毫入目。則未有能安者也。牛、馬、家畜也。縱之不收。則悍戾難馴。鷹、鷂、野鳥也。一爲繫絆。則自然調熟。吾之心亦猶是歟。然法之妙用。在乎能行。不在乎能言。夫能在物不染。處事不亂。斯大道之妙乎。世或以道爲難進。是不知貝錦始于素絲。沖天之鶴。習于微食。蔽日之蟲。起于毫末者也。事要以自伐乎。夫撓亂吾身者。則寇盜也。吾能禦之正心。則勇士也。因智觀察。則利兵也。外累悉除。則戰勝非常。則傷于智力。務過分則弊于形神。今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人猶笑之。況藥道德、忽性命、而從不功。持安之舉事也。莊子曰。守泰定者發乎天光。何謂也。宰者心也。天光者慧也。慧者本吾之性也。由貪愛濁亂散迷而不知。吾能深靜。則復歸于純靜矣。神性虛融。體天應變。形與道同。則無生死。隱則形同於神。顯則神同於氣。所以蹈水火而無害。對日月而無影。存亡在己。出入無間矣。然虛無之道。有淺深焉。深則兼被于形。淺則惟及其心。被形者神也。及心者慧也。慧覺者身不免於謝焉。何也。慧者心照也。多用則其體勞矣。初得其慧。則悅而多辨。斯神氣漏而爲尸解者也。故大人者含光藏輝。凝神歸實。神與道合。身心與道同。於是六根洞達焉。身也無時而不存。心也無法而不通。故曰。山之有玉。則草木不凋矣。人之懷道。則形體永固矣。於是其妙也。有坐忘之樞焉。修道成眞者。必先去乎邪僻之行。外事不干于心。端坐內觀。念起則滅之。雖然。惟滅動心。不滅照心。惟凝虛心。不凝有心。欲行此者。當受三戒。一曰簡緣。二曰無欲。三曰靜心。簡緣者、擇要去煩也。經曰。少則得。多則惑矣。無欲者、斷貪求也。經曰。常無欲。則能觀其妙矣。定心者、止息游浪也。經曰。除垢止念。靜心守一。其斯之謂歟。故虛心無欲。莽求于道。而道自歸之。其要在乎涉事處喧。皆作意以安之。有事無事。常若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束心太急。則爲病爲狂。心若不動。復須任之。使寬急得其所。常自調適。制而勿著。放而不動。是爲眞定者也。既如是。亦不可恃。其定也而求多事。求就喧。當使如水鏡之鑒物。隨物現形。而後可也。定中求慧。則傷於定。定則無慧矣。定非求慧。而慧自生者也。得道者於是。心有五時。身有七候。是爲淺深之敍焉。五時何也。其動多。其靜少者。一也。動靜各半焉者。二也。其靜多。其動少者。三也。無事則靜。觸則動者。四也。與道冥合。觸事不動者。五也。七候何也。舉動順時。容色和者。一也。宿疾盡除。身心輕爽者。二也。填補天傷。還年復命者。三也。延數萬歲。名爲僊人者。四也。鍊形爲氣。名爲眞人者。五也。鍊氣成神。名爲神人者。六也。鍊神合道。名爲至人者。七也。

坐忘篇中

天隱子曰。人之生也。稟乎靈氣。精明悟通。學無疑滯。則謂之神焉。宅神于內。遠照于外。則謂之僊焉。靈氣

者。其不可爲世俗所論析。而後可也。曰喜。曰怒。曰哀。曰樂。曰愛。曰欲。曰惡。七者、情之邪也。曰風。曰寒。曰暑。曰濕。曰飢。曰飽。曰勞。曰逸。八者、氣之邪也。去邪。則近于僊矣。簡易者。天地之道也。天者在吾首之上。地者在吾足之下。吾則見之。故曰。簡易者。神僊之德也。夫學道者言涉高詭。而執迷無所歸。本非吾學也。故學氣者反爲氣、所病者有矣。學僊者反爲僊所迷者有矣。然學道者亦須漸而進之。蓋有五門焉。一曰齋戒。二曰安處。三曰存想。四曰坐忘。五曰神解。齋戒者何也。澡身虛心者也。齋者潔靜也。戒者節約也。饑即食。食勿飽。所謂調中者也。物未成者勿食。腐敗閉氣者勿食。五味太多者勿食。勿久坐。勿久立。勿久勞。勿久逸。左右手常摩至于溫熱。熨其皮膚。以去冷氣。所謂暢外者也。於是形堅則氣至矣。安處者向也。南向而坐。東首而寢。居之屋廬。必得陰陽適中焉。高則陽盛而明多。明多則傷于魄。魄、陰也。卑則陰盛而闇多。闇多則傷于魂。魂、陽也。有所傷。則疾斯生焉。又況夫天地之氣乎。有亢陽之切肌。有淫陰之侵體。可不慎哉。故吾之室。四旁皆牖戶焉。風起則闔之。風息則闢之。前必簾。後必屏。太明則垂簾。以和其內映焉。太闇則卷簾。以通其外耀焉。內以安吾心。外以安吾目。心目安則身安矣。然則彼縱情多慮。其不能安其內外也可知矣。存想者何也。存者。存我之神也。想者。想我之身也。夫何以能然乎。閉目則自見其目。收心則自見其心。心目皆不離于身。不傷于神。此其漸也。凡人終日而視他人。則心亦外走矣。終日而接他事。則目亦外瞻矣。熒熒浮光。未嘗復照。安得不疾且天耶。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成性。是爲衆妙之門也。坐忘者何也。因存想而得。因存想而忘也。行道不見其行。非坐之義乎。有見不行其見。非忘之義乎。不行者心不動也。不見者。形俱泯也。或者曰。心不動。有道乎。天隱子默而不對。或者曰。形泯。有道乎。天隱子瞑而不視。或者悟曰。道在我矣。神解者何也。齋戒者。信解也。無信心。則不能解矣。安處者。定解也。無定心。則不能解矣。存想者。閑解也。無閑心。則不能解矣。坐忘者。慧解也。無慧心。則不能解矣。四者通乎。神斯爲神解者焉。神者。兼三才則謂之易。齊萬物則謂之道。本一性則謂之眞。一天隱子曰。生于易中。死于易中。動因萬物。靜因萬物乎。邪由一性。眞由一性乎。吾皆以神解之。在人也。在地也。在水也。皆爲僊矣。變而通之。是曰神僊。正一先生讀其書。悟曰。吾則異於是。吾之簡易者。無爲而無不爲也。吾之漸者。守性正命。日增一日。漸之道也。齋戒之類。兼修之可也。

坐忘篇下

至游子曰。吾得坐忘之論三焉。莫善乎正一先生。司馬子微曰。吾近見道士趙堅造坐忘論七篇。其事廣。其文繁。其意簡。其詞辨。讀之者思其章句。記其次序。可謂坐馳。非吾所謂坐忘也。吾聞之先師曰。坐忘者。長生之基也。故招眞以鍊形。形淸則合于氣。含道以鍊氣。氣淸則合于神。體與道冥。斯謂之得道者矣。夫眞者。道之元也。故澄神以契眞。莊子曰。宇泰定者。發乎天光。宇者心也。天光者。慧照也。先定其心。則慧照內發。照見萬境。虛忘而融心于寂寥。是之謂坐忘焉。老子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無身者。非無此身也。體合大道。不徇乎榮貴。不求乎苟進。恬然無欲。忘此有待之身者也。夫長生者、神與形俱全者也。是以乾坤者、易之蘊也。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矣。形器者、性之府也。形器敗、則性無所存矣。養神不養形。猶毀宅而露居者

歟。或曰。人之壽終。心識苟正。則神超于眞境。正一先生曰。非至正之言也。夫高識之賢。自謂彼我忘矣。是非泯矣。然見不善則惡。見善則笑。猶爲善惡所惑。況其終也。皆老及爲。吾未見不爲衆邪所誘者也。故有有識化無識者。秦女之化石是也。有人識化蟲識者。黃氏之化龍是也。由是觀之。心識者爲陰陽所陶鑄。安能自定哉。所以貴乎形神俱全者。蓋以此也。今有知榮貴爲虛妄。了死生爲一貫。至其臨終。則求醫祈鬼。何也。未知乎坐忘者也。忘者忘萬境也。先之以了諸妄。次之以定其心。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下。空然無基。觸之不動。慧心生矣。猶未免於陰陽之陶鑄也。必藉夫金丹以羽化。入于無形。出乎化機之表。然後陰陽爲我所制矣。

集要篇

古先至人。立言如林。以道博觀。則鈎其深。

晁文元公曰。吾觀夫浮世。其乃生老病死之鄉歟。憂悲苦惱之窟歟。惟定明者。內覺其身心空。外覺其萬物空。於是諸相既破。無可執。無可爭矣。諸有者。夢幻也。夢中而人狎之。且曰。夢中搏。必無傷也。豈非在夢知夢乎。吾嘗坐玉堂。見澄人汲水。吾觀空純熟。日無全人。觀汲水者惟一塊之空。自西而東。豈非在幻知幻乎。故曰。本無一物。隨所視而起異端焉。學道者必先止念。念起則知之。如川之泄。襲土塞之。襄陵之勢可絕矣。如火之熱。杯水沃之。燎原之勢可滅矣。故不提念起。惟提覺之遲也。覺速止速。此其妙用者歟。吾嘗謂心息相依。息調心淨。念起即覺。覺之即無。此拾道之權輿也。裴休曰。大地水火風假合而聚散。非我身也。緣慮客塵虛妄。乍起乍滅。非我心也。我有眞身。圓滿空寂是也。我有眞心。廣大靈和是也。萬漏起而復破。然水之性未嘗不存也。千燈明而又滅。然火之性未嘗不在也。世亦知夫三象者乎。氣動而淸者。天之象也。心靜而寧者。地之象也。智圓而明者。日月之象也。三者和會。則自然見吾神靈之妙用矣。三象既明。而六賊不可不知也。試嘗自誓曰。妄念息乎。外緣簡乎。觸諸境不動乎。黑白無差別乎。夢想不顚倒乎。方寸怡愉乎。於是可以測入道之淺深矣。吾嘗自警曰。了知起滅遣。決定死生根。不復隨緣轉。是名不動尊。夫未能無念。即用觀空。未能頓空。即用對治。三策次第而用之。莊子坐忘。達磨壁觀。始學者不能知也。而乃入于放曠。豈其旨哉。吾嘗端坐念實相而見魔王踘跌之像。且怖矣。況入道者端坐不傾動者乎。

碎金篇

漆園之玄。竺乾之空。均乎正心。與儒同功。

晁文元公曰。教豈有異哉。吾嘗貫三道爲一焉。夫儒家者以正心爲要切。勿求其功而功自成矣。竺乾氏以復性爲要切。勿求其證而證自知矣。吾始讀南華之書。因齊物之理而得一法。目之曰逍遙大同觀。而無一事可爭。後讀西方之書。因無我之理又得一法。目之曰平等大空觀。而無一物可齊。由是知其深淺矣。施于吾既聞道而著三住銘曰。心常御（氣與神合。息調心淨。竺乾氏謂圓覺之說曰。心息相依。智觀其理。殊塗同歸。天下有三）樂。儒家者流曰。顏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道家者流曰。莊氏子栖遲一丘。天下不易其樂。竺乾氏曰。生滅滅已。寂滅爲樂。三者自外及內。由淺至深者也。幼嘗諸病。吾以理攻之可也。已往吾勿追思。未來吾勿迎想。或曰。性行何

以驗乎曰。晝白黑二棋。一念善。投白者一。一念惡。投黑者一。至夜較之。即知增減。文元公曰。迂矣。吾則於晝夜四威儀中。不計情境。惟按其力。常習靜念而已。受辱而畏其勢。忍之者不可謂之忍也。無可畏之勢而能忍之者。斯眞忍也。易曰損曰懲忿窒慾。吾用之以爲戒。易之繫辭曰。寂然不動。吾用之以爲定。精義入神以致用。吾用之以爲慧。或問閒居何樂乎。曰調燮太和之氣。適悅天眞之味。研覃微密之言。依游上妙之道。凝莊爲情。師友造化。竺乾妙旨。澡鍊神明。非理外至。當如逢虎。即時而避。勿恃格獸之勇。非理內起。當如探湯。即時而止。勿縱染指之欲。外護其身。如惜干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刃傷焉。內護其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鋒破焉。心靜則淸。淸而後明。明則照物。物無遁形矣。至人觀之。得爲心印者也。唐人有養鸚鵡者。能誦經。常不言不動。或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焉。故知得道者。皆自寂中入者也。文元公曰。吾旣聾也。彌覺聽瑩。耳有自然之音。如樂中簫。隱隱如雷初動。浩浩如潮將至。吾謂之三妙音焉。一曰幽泉漱玉。二曰金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

容成篇

執爲陰丹。詆其矯誣。闢其內荒。其路豁如。

至游子曰。吾嘗得崔公入藥鏡之書。言御女之戰。客主恍惚。則同識不同意。同邪不同積。同交不同體。同體不同交。是爲對境不動者也。夫能內外神交而體不動。得性之道也。動、則神去性衰矣。不染不著。則留其元物。使氣定神住。和合成形。入于中宮。假去其陰。而存其陽焉。紅雪者。血海之眞物。本所以成人者也。在于子宮。其爲陽氣。出則爲血。若龜入時。候其進出而情動。則龜轉其頸。閉氣飲之。而用搐引焉。氣定神合。則氣入于關。以轆轤河車挽之。升于崑崙。朝于金闕。入于丹田。而復成丹矣。至游子聞而大叱曰。崔公果爲是言哉。吾聞之。古先至人。未嘗有也。昔張道陵黃赤之道。混氣之法。蓋爲施化種子之一術耳。非眞人之事也。然及陵之變舉。則亦不復爲此矣。淸靈眞人曰。吾見行此而死者也。未見其生者也。夫存心色觀。而行上道。是所謂抱玉赴火。金棺葬犬者也。紫微夫人曰。爲黃書赤界者。適足嗚三官之鼓。致考罰術。眞人之偶景者。在于二景而已。非爲夫婦之迹也。夫黃赤存于中。其可以見眞人乎。魏伯陽曰。御內以內于腹。不可以成胎。則外物不可以爲丹也。明矣。是知學道以淸淨爲宗。內觀爲本者也。於是深根固蒂。使純氣堅守。神不外馳。至於坎離交際。而大藥可成矣。善乎莊子之論曰。必靜必淸。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以御女而獲仙者也。惟東瀛冷壽光自言。行是法幾百四五十歲。鬢髮盡白。而肌理壯盛。然卒不免於死也。世所謂善御女而得其效者。宜無踰壽光。壽光且死。則是道也。惡足以語長生久視之理也哉。彼方士以採戰之方。以惑學士大夫。懼其言之不足取信也。則竊古先至人以名其書。故稱西華二十有四篇。則曰、鍾離、翠房所作也。西江月十有八篇。則曰、張平叔所作也。指女子爲偃月爐。以童男女爲眞鉛汞。取穢濁爲刀圭。肆情極欲。一旦溘然而逝。其名曰、桶底脫。至游子曰。崔公之道。昔呂洞賓得之。以爲心地洞明。則崔公不宜爲此迷而不醇者也。其亦方士所詐而行者歟。或問曰。無漏果位者。當豈其源而杳其出。故蓮花不生高地平原。而生于淤泥。何謂也。至游子曰。道家者流有八漏。竺乾之法

有諸有漏。豈爾所謂漏者乎。司馬子微曰。志之漏也。形遊于后土。念之漏也。神遊于鬼鄉。吾所謂無漏者。無此漏也。聖人尙出。養氣則然矣。達磨之胎息是也。淤泥之迷。易壞者也。未若松柏產于岡陵而不彫者也。吾亦有蓮焉。蓋嘗發于烈火之中矣。或者聞其說而疑。以問至游子曰。容成子、務成子、天老、太一、與夫堯、舜、成湯、盤庚、各有陰道之書。黃帝、三王、復有養陽之方。漢氏祕于廣內之藏。著于神仙之錄。則其由來尙矣。子惡得以爲無哉。至游子曰。吾非謂之無也。蓋所謂非儒者之務耳。聞之劉向、班固之徒曰。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焉。樂而有節。則和而壽考。迷而弗顧。則生疾而殞命。由是觀之。信乎非儒者之務也。

陰符篇

黃帝之經。藏于神嵩。李筌得之。發世之蒙。

李筌得黃帝陰符之經于神嵩之山。而未知其止也。其後遇驪山姥而問焉。姥曰。道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玄元杳冥。妙于無名者也。太初者。胞胎混沌者也。太始者。洞虛無彌。或盛而彰者也。太素者。內含眞一之精。爲萬物樸。淸陽爲天。濁陰爲地者也。陽爲魂。陰爲魄。魂者欲人之生。魄者欲人之死。故聖人觀天之道。執天之行。含眞抱一。以歸于太陽。養陽之魂。以消陰之魄。神僊之道。其盡于斯矣。天以一之數。生水而潤下。其居北方。於時爲冬。於藏爲腎。是爲玄武焉。此坎之卦也。地以二之數。生火而炎上。其居南方。於時爲夏。於藏爲心。是爲朱雀焉。此離之卦也。天以三之數。生木而曲直。其居東方。於時爲春。於藏爲肝。是爲青龍焉。此震之卦也。地以四之數。生金而從革。其居西方。於時爲秋。於藏爲肺。是爲白虎焉。此兌之卦也。天以五之數。生土而爲稼穡。其居中央。爲萬物母。於藏爲脾焉。故道生一。一爲天。五行者、從一而生。眞一之氣。化生五行。是以五穀五味。滋養于人。人因五行而生。因五行而死。故五行者五賊也。聖人奪取五行之精氣。還元反本。復歸于眞一。此老子所謂萬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者也。夫性者。陽之精明也。精明之氣。結而爲人。休氣爲鬼。靈氣爲神。煩氣爲蟲豸。雜氣爲禽獸。奸氣爲精邪。人稟乎精明。則能見其機。見其機。則能立天之道矣。自五月夏至。姤、用事之卦也。十月而爲純坤。陰盛則消陽矣。自十有一月冬至。復、用事之卦也。四月而爲純乾。陽盛則消陰矣。是以龍蛇者秋冬而潛蟄。春夏而起陸焉。人以眞陽去其陰魔。則百神和悅。血脈流通。五藏生津。長年久視矣。此廣成子所以積火以焚五毒。五毒者、五賊也。天生于坎者也。地生于離者也。坎者、水也、月也、汞也。離者、火也、日也、鉛也。聖人使坎離互用。日月相交。鉛汞相持。龍虎相反。然後能斬尸滅鬼。降精攝邪。以存正氣焉。故太白眞人曰。五行不順行者。龍從虎出。虎從水生也。此天地之互用。陰陽之反覆者也。土者四象之本。萬變之基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者天也。三者人也。神仙之要。在乎抱一守中。故至道始于一。三而終于五。五者成數也。經曰。三五與一。萬事畢矣。此何道也。鉛汞得土而成還丹者也。爍羅子曰。全一有三。外應仍滿于初九。此至道也。陽太盛則亢。亢則生熱。熱者其脈實。陰太盛則衰。衰則生寒。寒者其脈虛。虛實之脈。寒熱之患。皆能致死者也。陽者汞也。其性飛者也。陰者鉛也。其性伏者也。聖人伏陽汞以鍊其魄。飛陰鉛以拘

其魂。陽不得而淫。陰不得而盛。於是客邪消而尸魄喪矣。查有毫髮之陽未盡者。不能死矣。有毫髮之陰未消者。不能仙矣。夫耳就淫聲。目好美色。口嗜滋味。則五藏搖動而不定。血氣流蕩而不安。精神飛馳而不守。於是正氣散而邪之氣乘之。以生疾矣。是以人之三要者。曰耳。曰目。曰口。故耳目者。神之牕牖也。口者。氣液之門戶也。若夫六識皆空。澹然虛寂。遺形忘物。惚照通神者。至靜也。吐納以鍊五藏。導引以開百關。持誦寶章以怡神。吸引二景以集明。鍊金精以固形。餐玉英以保身者。至動也。太上曰。靜者性也。動者氣也。動靜如一。內外和順。非至人安能至於斯哉。夫榮名富貴者。學道之塵垢也。爭競忿躁者。修真之荊棘也。旨酒珍饌者。伐性之戈矛也。淫聲美色者。破骨之斧鋸也。故修真鍊氣。抱元守一者。謂之聖人。鍊形成氣者。謂之真人。鍊氣成神者。謂之神人。鍊神成真者。謂之至人。天地者。盜萬物。使有衰朽者也。萬物盜人。使有老死者也。人盜萬物。使不常存而有用者也。故不善盜者。盜其形。不盜其精。反爲萬物所盜焉。善盜者。盜其精。所以能盜萬物而長生矣。吾食其時。非嗜其酒肴也。蓋盜萬物之精氣耳也。何也。形以食味。神以食氣。若以時而食其形。動其機。以盜其精。則百體順理矣。吾之身有精光之神。形影之神。毛孔之神。各萬有二千。五臟六腑三元九宮。亦皆有焉。神惟吾不見其神。則不知其能下禍福焉。故不務敬提。至于猥躁兇虐。貪淫陰險。是曰賊其神矣。妄言綺語。以爲人不知不見。是曰昧其神矣。吾之神上通于天。賊其神者。犯於天者也。昧其神者。欺於天者也。犯天欺天。所以取夭折者歟。如是者陰邪日勝。神氣日衰。尸魂日惑矣。夫能守中抱一。以陽鍊陰。則尸亡魂喪而神明王矣。神明既王。則策轉八晨。飛與五嶽。升九玄。斬玉闕可與天地等年矣。老君曰。氣中有氣。是我之神也。神中有神。是自然之道也。天以一陽降于九泉而生復。此十有一月陽之始也。二陽降而生臨。三陽降而生泰。四陽降而生大壯。五陽降而生夬。六陽降而生乾。五月夏至。陽極而生陰。故一陰升而生姤。二陰升而生遯。三陰升而生否。四陰升而生觀。五陰升而生剝。六陰升而生坤。陰陽消息升降。斯道之樞也。故聖人收採天地之氣而成二體。曰鉛。曰汞。鉛也汞也。其重各八兩。而合于三百八十有四銖之數。以應乎卦爻而定大小之法焉。上揆卦氣。下推刻漏。以均乎火之候。而奪乎三千八百年之功。於是脫其凡胎矣。至于三千二百四十年而聖胎成矣。於是與造化相符。陰陽同運。聖功生焉。神明出焉。昔者目無所見。故神專在於耳。聽者耳無所聞。故神專在於目。神專則事無不精矣。利能動人者也。絕利之源。則神有所專。可以制精攝邪。亡尸滅魄。有千倍之功焉。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之謂歟。夫凡返七返者何也。自子而至于申。自寅而至于戌者也。斯皆一陰一陽。一升一降。一沈一伏。晝夜居之而不失者也。水火水火卦氣已畢。則還丹成矣。於是制精攝邪。亡尸滅魄。有萬倍之功焉。魏伯陽曰。屯用申子。蒙用寅戌。六十四卦。各自有日。斯三反晝夜之理也。心者。萬神之主也。目者。萬神之戶牖也。人之神入則藏于心。氏則見于目。故心安則神安。目動則心動。心動則神動。生死之機。其在斯二者矣。夫能使其神出入于戶牖以自照焉。居息于宅舍以自安焉。此則生之機也。塞戶牖而不明焉。廢宅舍而不居焉。此則死之機也。魏伯陽曰。五行相受以生。故火性爍金。金伐木榮。三五與天地之至精也。何也。陰陽相勝。五行相制。所以克伐衰謝焉。然反本歸根。則萬物乃因此而生矣。陰陽激而爲風雷。風雷作。則萬物動而滋生矣。夫煉陰陽之氣。如風之行。如雷之鳴。通流其百脈。淘去其積滯之五毒。於是五藏生津。百骸調暢。真一存乎其中矣。夫不恥貧賤。不貪富貴。不嗜聲色。不就名利。不懼患難。不作鄙吝。外無所求。內無所惑。惟見于空。空無所空。澹然常寂。然後盡無想也。夜無夢也。於是棲神于至樂。則天真之性有餘。滿亂之情不作矣。趨迹于至靜。則貪求不生。而心無所往矣。飛鳥制其身游于空虛者。憑其氣也。況夫修鍊其形而成至陽。其能入金石而不闕。行日月而無影。固其理也。世之人須飲食以養其形。不知絕飲食而形乃固焉。須尸魄以養其神。不知去尸魄而神乃全焉。須陽與陰并。相濟以生。不知陰盡陽純。則長生焉。

西升篇

玄言之宗。惟力默子。懷道而西。以誨尹喜。

老子將入于西域。尹喜遇於關而問道焉。老子曰。虛無恍惚者。道之根也。生我於虛。置我於無。故生我者神也。死我者心也。是故身者。神以爲車。爲舍。爲主者也。其身安靜。其神居之。其身躁動。其神去之。是以外其身。存其神。則精曜留矣。道得一合。則與道通矣。誓人者不與萬物爭。謙虛而無欲者也。故欲者。凶害之根也。無者。天地之元也。聖人去欲入無。所以輔其身者也。故吾觀欲無所見。聽欲無所聞。言欲無所道。食欲無所味。寂哉澹泊。於是清靜無爲。氣自反于未生者焉。吾見衰人者。不如衰其身。衰其身者。不如愛其神。愛其神者。不如舍其神。舍其神者。不如守其身。守其身者。斯常存矣。神者。生形者也。形者。成神者也。故形不得其神。斯不能自生矣。神不得其形。斯不能自成矣。形神合同。更相生。更相和成。斯可矣。天下之上孝。可謂能養其母者也。夫能愛其母者。其身斯長久矣。身之虛者。萬物至焉。心之無者。和氣歸焉。故善養身者。藏身於身而不出。藏人於人而不見。何也。常以虛爲身。以無爲心。是之謂無身之身。無心之心焉。於是守神至通。是謂道同。我命在我而已。不關乎天地者也。我不視。不聽。不知。則神不出身。與道同久矣。吾與天地分一氣而治。自守其根本者也。天下莫柔弱於氣。氣莫柔弱於道。道之所以柔弱者。包裹天地。貫穿萬物者也。夫柔能生剛。弱能生強。天下莫知其根本所從生者焉。有以無爲母。無以虛爲母。虛以道爲母。此道之根本也。何以謂道人曰。神雖在身。令神莫在其身者也。盛生於衰者也。陰生於陽者也。故有無之相生。虛實之相成。於是有歸於有。無歸於無矣。人在道之中者也。道去則人斯死矣。水涸則魚斯終矣。故聖人反歸於未生。其形隱。其神留。天下歸焉。無爲無事。國富民富。保道之常。是謂玄同。夫人得神而生。不知神之所在。惟聖人藏神於內而魄不出矣。守其母。則其子全。而民盛矣。治身之道。通玄元之混氣。思決守其身者也。天非欲於清。清自歸之。地非欲於濁。濁自歸之。水非欲於水。水自歸之。燥非欲於火。火自歸之。虛空無爲。非欲於道。道自歸之。由此觀之。物性孰不自然也哉。老子言其道既竟。復以告尹子曰。語汝至道之要。靜心守一。則衆垢除。萬事畢矣。

內德篇

三業七情。既澄其源。五神守藏。三一永存。

太上曰。靜三業。口耳目。澄七情。則五神各守其藏。三一長存矣。三者身之元神。離之數三也。一者身之眞精。坎之數一也。身之中。蓋有三萬六千神。千二百形影。萬二千精光。五臟六腑。一十四神。左三魂。右七魄。宜常念念。勿使離于身。日爲功曹。陽氣也。月爲主簿。陰血也。常公使者。在于左右。三魂也。風伯雨師。在于前後。七魄也。六甲。六陽神也。直符。六陰神也。於是周遶于身焉。青龍扶左。白虎扶右。朱雀導前。元武從後。身之四象也。北斗覆首。精光之神也。天罡指足。眞氣之神也。騰蛇在手。膽之神也。吾居丹房之中。抱守一之法。太一者。下元之宮。眞元神也。是吾之偶焉。左三右七。震兌也。戴九履一。離坎也。二四爲肩。坤巽也。六八爲足。乾艮也。五居中宮。土也。是爲八卦九宮之神。皆實乎腹矣。凡疑則神魂精魄游散于外。陰邪得以乘隙竊其精氣。故當出其四獸。以衛其身。四獸者何也。青龍出于肝。白虎出于肺。朱雀出于心。玄武出于腎。勿使衆邪干其玉房。玉房者。精區也。肝主藏魂。肺主藏魄。心主藏神。脾主藏志。腎主藏精。五臟之神。出則禦惡。入則安神。旣衛其身。則復各還其所。鳴天鼓三十有六。以集神。嚥液三十有六。以聚氣。而陰戶可以陰關矣。使衆邪不得下居焉。閉氣者自一至十。以心默數之。九九而止。閉氣者。非閉塞其氣也。乃神定氣和。絶思忘慮。使鼻息若有若無。診其脈。以六動爲一息。九九者。八十一息也。常存赤氣。自其口出。狀如火輪。周其室中。定則內想安凝其中。自然疾病除。而陰邪遠矣。

玄綱篇

道家者流。其源汪洋。搜厥玄微。以提其綱。

崇玄子吳筠。唐開元中人。曰。道至無而生天地者也。天動也。而北辰不移。含虛不斷焉。地靜也。而東流不輟。興雲不竭焉。故靜者。天地之心也。動者。天地之氣也。心靜氣動。所以覆載而不極歟。通乎道者。心寂以同于道。氣運以存其形。不爲物之所誘。是之謂至靜者也。本無神也。虛極而神自生。本無氣也。神運而氣自化。氣本無質。凝委以成形。形本無情。動用以蕩性。故生我者道也。滅我者情也。情忘則性全。性全則形全。形全則氣全。氣全則神全。神全則道全。道全則神王。神王則氣靈。氣靈則神超。神超則性徹。性徹則反覆通流。與道爲一。可使有爲無。實爲虛。與造物者爲儔矣。道不欲有心。有心則眞氣不集。不欲苦志。苦志則客邪來舍。在於平和恬淡。澄靜精微。虛明合元。有感必應。應而勿取。眞僞斯分矣。故我心不傾。則物無不正。動念有爲。則物無不邪。邪正之來。在我而已。惟鍊凡至于仙。鍊仙至于眞。鍊眞合于妙。合妙同乎神。神與道合。即道爲我身。所以升玉京。游金闕。能有能無。不終不歿矣。崇玄子曰。吾嘗謂神仙有可學之理焉。夫有不學而自致者。禀異氣也。必學而後成者。功業充也。學而不得者。初勤終怠也。故遠於仙者。近於仙者。各有七焉。形氣爲性之府。形氣毀。則性無所存。性無所存。則我何有。此遠於仙者、一也。或謂仙必有限。歸于淪墜。此遠於仙者、二也。或謂形體以敗散爲期。營魄以更生爲用。安知入造化之洪爐。任陰陽之鼓鑄。此遠於仙者、三也。或謂軒冕爲得意。功名爲不朽。悅色耽聲。豐衣厚味。此遠於仙者、四也。強盛之時。爲情愛所役。及斑白之後。智學始萌。而傷殘未補。竊慕道之名。乖契眞之實。此遠於仙者、五也。汲汲於爐火。孜孜於草木。此遠於仙者、六也。勤遠科禁。靜無修習。此遠於仙者、七也。若夫耽玄虛。寡嗜慾。體合至靜。以無爲

爲事。此近於仙者、一也。躬陰賊。植陰德。懲忿損慾。齊毀譽。修淸眞。此近於仙者、二也。身居祿位。心游道德。仁慈悲和。弘施博愛。此近於仙者、三也。擯之不從。斂之不受。恬然以攝生爲務。此近於仙者、四也。靜以安身。和以養神。精以致眞。此近於仙者、五也。失於壯年。收之晚節。以功補過。以正易邪。惟精惟微。積以成著。此近於仙者、六也。忠孝淸廉。不待學而自得。謂之隱救潛化。死而不亡。此近於仙者、七也。取七近。放七遠。是謂拔陷區。出溺塗者也。

玉芝篇

五太相生。在物之先。明告來者。納魚之筌。

朝元子陳摯。元中人。寶曰。體混元之本。法天地之樞。立爲洪爐大鼎。以鍊其眞焉。內以養鉛汞。外以象離坎。運其陰陽。驅龍馭虎。以返本還元。於是玄霜絳雪。玉蕊金實。九轉而成寶矣。魏伯陽以養同成道。馬明生以金液超眞。陰長生鍊太眞之精。劉安修太一之元。此所謂奧窔者歟。方其陽魂未交。如玄窟焉。陽精既兆。乃稟性以成乎形。是以陰判陽而歸寂。陽寓陰而成質。陰陽交而萬物泰矣。日月合而四時成矣。夫天地不交。何以爲晝夜乎。日月不合。何以著盈昃乎。萬物不合。何以顯榮枯乎。當太易之時。混混濛濛。如胞中游焉。於是而有太易首春一陽之義也。其體玄黃。四象未明。玄霧蒙乎金液。華光鎖乎水精。夜加乎子。初九□潛龍之位也。太易者。仁也。春也。陽也。龍也。日也。天也。火也。魂也。神也。汞也。木也。故陽氣也者。入乎物曰生。離乎物曰死。太易者司生也。夫陽不發于下。則萬物何以生哉。故經曰。上水下火。蓋謂此也。陽必蒸於上。陰必潤於下。蒸者熱也。熱蒸其陰。陰騰其氣。輕者上浮而爲天。其淸雲霞。其凝雨露。其散風煙。其寒結霜。降自子而至乎午。其升者也。自午而適乎子。其降者也。夫雲霞、結霜、雨露、風煙、氣霧。所以降而滋萬物者也。經曰。返本還元。歸於地臟。此之謂歟。其在於身。則爲津爲液、爲涕爲血、爲肉爲精、爲髓。夫五金八石之偏。依乎天地之升降運轉。和合而歸乎本元。故曰還也。九鍊或剛。故曰丹也。太初者。天地萬物之初也。陽經陰復。二氣未分。龍吞虎幷。雲雨交雜。陽光炳耀。陰氣凝矣。上下搏而成形。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何謂物歟。陽中有陰。坤元之氣也。其屬有也。水也。鉛也。陰也。氣也。虎也。魄也。形也。白也。母也。性也。金也。一也。受性乎上。彰乎下。其象日中有烏。石中抱玉。水中產金。泥丸中有血。是謂血之海。腦中也。母之元也。何謂精歟。陰中有陽。乾元之氣也。其屬無也。龍也。神也。魂也。火也。木也。剛也。影也。一也。父也。產於上。司於下。其象月中有兔。水中有砂。鉛中有白銀。是謂氣之海。臍下也。父之元也。故陰居陽。其主血。陽居陰。其主筋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風雲者。陰陽二氣也。男者陰之宗也。女者陽之主也。離發乎坎下。汞居乎水中。上下之象也。神居其中。謂之三才。太始者。二儀立形之始也。陰陽得位。虎龍分矣。天地淸濁之氣。隨營衞而化萬物。是氣也。在道曰陰陽。在人曰魂魄。在物曰表裏。在天曰日月。在地曰丹田。曰鉛汞。是道也。生于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終於一者也。故曰。一者水也。二者火也。三者土也。物有不因此而生滅者乎。水火者。各得其一者也。得一者。物之母。氣之精。命之根。識之祖也。天得以增其感。地得以發其機。是神之祖。氣之使。物之父。魂之制。身之主也。水生一男。是爲坎。其名曰汞。火生二女。是爲離。其名

曰鉛。是之謂四象者也。汞者丹也。鉛者藥也。天老神君曰。用鉛不用鉛。須向鉛中作。及至用鉛時。用鉛還是鉛。何以言之。汞、陽也。子也。鉛、陰也。母也。汞無鉛。其猶子不母。何以生哉。鉛汞合而三年爲寶。焚去鉛之氣。是爲脫殼。其名曰純陽。（用鉛不用鉛也。）吾嘗觀乎大道。莫越乎陰陽相合會於中宮。蓋有動有靜焉。動者汞也。清而喜飛。靜者鉛也。濁而不起。汞之飛。偶乎火者也。鉛不起。偶乎水者也。水所以流濕。火所以就燥者歟。神者命也。靜者性也。命也者。動而有生有成焉。性也者。靜而無染無著焉。是以三魂歸諸天。七魄歸諸地。各有所源也。太者。本也。本立而道生矣。太始、太素之時。剛柔判矣。以立三才。以彰四氣。太素者司秋。萬寶之所以成者也。經曰。火虛水空。此其形象者歟。譬夫人之在胎。陰血陽精。混然而成。三月而陰陽分。則各有所居矣。母之元。藏乎泥丸。其名血之海。父之元。主乎陰位。在于臍下。其名氣之海。各有神氣交焉。其名三才。沖和之氣。隨母呼吸。應其上下。三才備而萬物長矣。母之元主血肉精髓。寵魄。卽吾之鉛。虎也。父之元主筋骨心魂。卽吾之汞。龍也。五月而形將成。表裏分矣。吾之化育。其猶是乎。陽丹精也。陰丹血也。日南至一陽之始。潛龍之位也。俟乎五陰退而陽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者。三陽之時也。萬物芽矣。吾之鍊形。亦猶是乎。功盈三千。何謂也。服丹千日者。三年也。亦譬夫一時（三月也。）在丹。三年二氣布矣。易吾之軀而成自然之體。運水火。交汞鉛于九轉。九轉者、九年也。九九者。數之盈也。九年之內。有九易焉。一年易氣。二年易血。三年易膚。四年易肉。五年易髓。六年易筋。七年易骨。八年易髮。九年易形。志於道者。其可不察於斯歟。捨是而求道者。其猶昏者之逐兎矣。黃帝曰。吾有還丹。其品七焉。陣也。鼎也。血也。唾也。精也。氣也。神也。故指水火鉛汞以喻焉。津爲汞。精爲鉛。水處乎腦中。火居于臍下。運鉛以制汞。鍊汞以投鉛。來往歸源。水火正矣。太極者。天地萬物之終也。故曰。太易、水也。太初、木也。太始、火也。太素、金也。太極、土也。萬物生死於土矣。夫一陽萌于子。（十一月也。）其於易也。始乎復。次乎臨、泰、大壯、夬、乾者。陽數之極也。一陰萌于午。其於易也。始乎姤。次乎遯、否、觀、剝、坤者。陰數之極也。是爲一歲之象也。一月者。亦一歲之象也。一日者。亦一月之象也。皆有陰陽五行之數存乎其間。萬物至于八月、九月。未有不成者也。吾之丹。是以有九轉者歟。夫孰非陰陽合而然耶。日有烏者。陰也。月有兎者。陽也。日自一日至八日。其名上弦。一百九十有二銖。金水平分。其名一八。春之分也。其爵屬乎卯。是爲鉛。一百九十有二銖。至于旬有六日。陽數極而明也。於是一陰至而陽退焉。故旬有六日之後則復虧。至二旬有三日。其名曰下弦。亦一百九十有二銖。龍虎中分。亦名一八。秋之分也。其爵屬乎酉。是爲汞。一百九十有二銖。至二旬有四日。陰盛而陽衰。日月盡而陰極矣。陽也、陰也。其終而復始乎。故八之日。爲一百九十有二銖。旬有六日。則三百八十有四銖矣。斤生兩、（一斤十六兩。）兩生分。（一兩四分。）是以有三百八十有四銖。應乎大易之策數。一歲之日。其氣其候。二十有四。於是乎備矣。計其分六十有四。則又大易之卦之爻也。（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也。）在易之策數。斯合矣。在人之息數。斯亦合矣。故起火于子至于午。六時陽也。其象春夏。自午至于子。六時陰也。其象秋冬。且一日之內。自有天地、日月、星辰、次序之運焉。（二十四氣、七十二候、皆全。）故吾之道。廢一而爲之者。未之有成也。夫起火必于子者何也。水陽氣起火。火力斯全矣。過乎子。則陰盛而火不然也。故曰水克火也。火也者。非其心之火者也。心者神

也。吾有中宮之鼎。在乎心之下。故心爲火。則爲焚火在鼎之上也。經曰。火起于臍下。水出於鼎中。既濟之象也。（上水下火。）是鼎也。時至乎卯。則增鉛。時至乎酉。則增汞。鉛不得火。則不騰矣。汞不得鉛。則不凝矣。經曰。取水於山。起火於海。取汞于重樓。採鉛于九天。其運也。備乎四時。與神祇之與氣和之。於是四象具矣。而中宮之鼎。狀如雞子。三年。赤白判而換軀矣。金陽玉骨。出于五行。其名曰蛻。故四象交而汞乾矣。一陽偏而鉛去矣。其名曰還丹。於是神魂立矣。其體剛矣。三花合一。五彩歸陽。夫是之謂無修之地。朝元子嘗歌以爲詩。凡六十篇。至游子讀之曰。深乎大道之蘊也。表而出之。

其直指曰。二者須配四黃研。變化無非合自然。欲使參同歸一室。須憑雙雨運三田。南邊血是砂中汞。北畔精爲水內鉛。此箇大羅天上法。與他相識便爲仙。

其配藥曰。沖和國內兩三家。盡產金銀汞與砂。鹽鹽鹽苗山上藥。英英紫氣浪中花。九重天際生元火。三級壇心駕寶車。了了玄玄裏裏更無玄妙與君誇。

其冬至曰。離坎相庭我可窮。五陰之下有乾□。陽符進退高還下。復卦抽添單又重。鎮日午時當立夏。每宵子後是新冬。莫言天地人難測。周易分明見旨宗。

其得路曰。豈信蓬壺去不賒。兩條岐路接天涯。離中自有庚辛地。陰內常開甲乙花。三景雲從朱頂鶴。五方風引紫河車。崑崙山下焚燒處。一道風光阿母家。

其玄牝曰。中嶽嵯峨日月齊。乾坤枝葉在鑑鎔。龜蛇往復雲雙段。風雨淋漓水一畦。鼎裏君臣名子午。鼎中夫婦號東西。此中孕有留年藥。何得身心一向迷。

其子母曰。一中有一一難論。三境元從一處分。赤石洞中藏聖母。絳宮臺上別神孫。碧潭波內真真汞。白玉峯前雙雙雲。箇是乾坤開段祖。世間愚俗豈教聞。

其母嬭曰。絳闕瓊宮已太平。看看修就紫金城。雨風撲滅三般火。雷電驅回五箇精。黑氣漸消隨霧散。丹陽初餌逐雲輕。雖然功未全眞體。知向僊都列姓名。

其紫河車曰。融風白氣拚。金母下蓬瀛。雪嶺三關透。天衢雨露行。丹房朝列帝。水府伴華嬰。九九陰精雪。陽光亘紫城。

其道釋曰。玄黃造化奧難尋。金地宗門義更深。龍虎舊來生四海。金剛元本住雙林。陽魂嶽立全身命。陰性孤超去太心。無限常流全不悟。甘同水泡在浮沉。

其藥道曰。萬稱虛勞稱箇身。此中消息妙通神。時看金鳳山頭舞。夜見琪花海面春。殺氣五行皆作土。陽丹經切不成塵。朝朝推切尋同志。去見東吳不見人。

其藥壇曰。藥壇不用土兼灰。造化全憑丙作媒。苦霧凝霜陰孕汞。輕霞簡雪火生胚。三層功滿分三界。五府籙成見五臺。修鍊但教依此法。莫將塵穢亂神胎。

其胎息曰。杳杳復冥冥。沖和白又清。三人歸本國。鹿子返東方。陽結陰成象。金菜火有形。何人功對此。千日滿神靈。

其二八曰。[illegible]風流二八顏。夫妻喜躍共團圓。屯蒙中析陰陽位。卯酉平分上下弦。白陝晦初同虎寢。青虹月望伴龍眠。[illegible]句

其神水曰。明君理化萬邦清。一派黃河接杳冥。萬法主張由列帝。三才宗本在東溟。玄珠制伏沖和殿。赤水循環太乙庭。不信百年能幾日。甘隨五賊杳身形。

其原道曰。立天之道定人身。不離鉛砂汞與銀。兌馬衝回山頂雨。坤牛耕起海宮春。君臣殿內調三氣。文武鑪中養四神。任是大才無自解。宜尼猶自問漁人。

其匹配曰。風流二八又相逢。此夜歡期喜氣重。夫婦歸眠青甲帳。翁婆屈跨白虎龍。共夜沉潭凝金骨。相合雲霞臥玉容。此箇不知誰是侶。且將天地共同宗。

其七返曰。阿母自行營。風雲繞後迎。循環遊五嶽。次第入三清。伏住南來水。收歸七味精。九還功滿日。殺體六銖輕。

其演道曰。一從得理便閑閑。秪恐安居養自然。泯謝三花清國土。收和七寶種芝田。死生盡道因天地。性命元來屬汞鉛。此法丹砂應有路。四溟他日任成鵬。

其鑄鼎曰。兎髓烏肝共一斤。乾坤鑪裏鍊成真。青龍乳雲添肌骨。赤水生花鑄鼎身。三足體中分世界。兩重城裏列星辰。時人不識長生法。卻道燒丹不是真。

其火候曰。初九陽從半夜來。鯨魚海內透蓬萊。九重城裏龍車返。十二樓前虎駕回。日月一斤爲大藥。乾坤兩片始成胎。分明測取周天數。莫道蹉跎復卦催。

其心法曰。又屬南無又屬黃。門前雙樹號金剛。萬緣盡是心中造。七賊須憑劍下亡。定裏慧燈船倚柁。禪中龜印日摩宕。一靈到岸捐心法。始得名爲解脫香。

其合道曰。姹女在孤幃。劉郎半夜期。東西霧霧起。上下雨風隨。調伏三般汞。安和五箇兒。神丹千日後。夫婦兩分離。

其鑪有門曰。五蘊山頭白玉峯。寄君枝葉在其中。崢嶸浪退龍行雨。鬱鬱生雲虎嘯風。雙派碧流連上下。兩輪紅日復西東。眼前有道分明指。自是疑多執過空。

其三五曰。大天垂象接崑崙。八卦元從子夜分。三界生成真武火。五符與曆祝融君。黑龍吐霧河漩雨。赤帝行春綠漬雲。不去箇中尋覓取。甘隨聲色亂紛紛。

其道機曰。閑騎地馬翫山川。走遍乾坤似警然。黑面夜叉驅白虎。青毛符使擁朱軒。二升海水滋三界。六寸甕瓶疊九天。了得此情眞自適。有誰斟酌到幽玄。

其道德曰。離坎是根元。滔滔造化權。渾陰名上德。下德號先天。母壯兒應在。汞乾鉛自捐。丹陽能九轉。抱一作神僊。

其玉樓金闕曰。崑崙山頂有三宮。把斷天津上下門。一簇亭臺龍出沒。兩條岐路鳳回還。沖和殿裏陰陽主。十二樓中性命閑。不肯箇中窮造化。鎮隨思想在人寰。

其靈元國曰。一點晶瑩黑處分。兩層街郭甃金銀。滿城龍虎遊三境。遠國毳毛屬萬民。無量神仙俱在鼎。大千沙界不離身。但知體內窮眞像。向外求眞心是塵。

其三一曰。波心出五行。天地自圓成。莽蒼田三段。澄清水一泓。興亡俱在土。復性卻歸庚。似我人知少。忘機莫亂呈。

其九鼎曰。聖賢垂象體人倫。不離剛柔影裏眞。萬物陶鎔天上水。五行興廢海中春。軒皇大治大明士。大士雙林本喻身。還返不能歸舊處。長交出沒在迷津。

其怡道曰。不羨公卿富與華。祇將至道當生涯。每餐王母園中果。靜看東君洞裏花。水底日爲金木火。土中鉛是紫河車。忙忙塵世愚迷者。豈信登天路不賒。

其大海曰。四溟名四大。萬變合天神。水面三更火。潭中半夜春。雨潮龍口浪。一雨海門津。此道應知少。知能幾箇人。

其九天曰。陰陽開闢九重門。盡是常人體上存。地馬發生玄女火。鐵牛耕轉黑龜魂。驅回尾穴連空焰。赶入天衢直上奔。此是命基天地寶。更將烏兎合乾坤。

其三清殿曰。上下沖和境。樓臺七寶城。二儀含萬化。一氣貫三清。雨水山頭降。雲霞海面生。金丹分九品。鑒感自圓成。

其坤地曰。聖母鎮河車。經遊梵釋家。徘徊雙鳳起。宛轉五雲遮。地軸從秋石。天輪幻彩霞。不能知此理。何處覓黃芽。

其指道曰。有無元是坎離精。眞使黃家道便成。萬物祖因坤地出。三千宗本丙家生。南邊鳳隱青中白。北畔龍眠黑內明。但了陰陽昭造化。自然凡體得輕清。

其暢道曰。自有田園種麥麻。更憑意馬下三車。九天拱手元君宅。萬物生成阿母家。火角牛兒吞水虎。毒蟲子產金沙。但須證與眞鉛汞。匹配時時發寸芽。

其運用曰。昨宵金鳳下高梧。眼抱蟠龍口內珠。光體碧潭紅浪起。影隨寒雪白金敷。清風吹散花三朵。白乳修成酒一壺。從此丹臺歸有路。四溟他日任焦枯。

其性命曰。甲龍屬火藏坤地。庚虎名爲造化才。有動有飛眞姹女。無增無減嫩如來。陰消始是純陽體。相寂方超六趣胎。祖佛神仙從此得。盡歸斯理出塵埃。

其眞僞曰。悟取元黃造化身。區區外覓匪通神。陰陽非採他人物。龍虎須憑自己珍。靈藥入身齊日月。丹砂經火盡灰塵。九年還返無差錯。鍊取純陽作至眞。

其歸一曰。從頭之道非常道。盡說陰陽造化權。含養胞胎須十月。焚燒丹藥在三千。五行芽孕皆歸土。七魄陰風盡變乾。功到純陽名抱一。騎龍飛入大羅天。

其道源曰。一靈元產一芝中。見性西方四類同。海下虎龍分晝夜。雲中男女號西東。男居北海常藏白。女住南山黑映紅。萬聖千賢從此得。盡歸斯地合眞宮。

其五行相生曰。一物分作五般形。五般精彩五般情。青龍本是金公子。白虎元來姹女兒。四象安排坤地出。中天寄養丙家生。大丹偏仗金花力。須賴良媒匹配成。

其五行相尅曰。大道幽玄妙復微。五行相返各生威。南方使者元披黑。北面將軍大著緋。坤女殺夫夫順伏。兌金尅木木歸依。玄黃若也無交合。爭得陽從坎下飛。

其鑪竈曰。鑪竈分爲二氣君。循環上下接其源。森羅既滿三田滿。凝結方成四海渾。二八身中分造化。一斤藥內鍊乾坤。烹煎更要華池水。雨驟雲歸返故園。

其認鐵牛曰。是人皆有鐵牛騎。無限常流總不知。飢到每餐金虎髓。渴來常飲水銀池。柔車停歇雙林下。運火常依半夜時。倘是陰陽其動用。生成家活盡由伊。

其交合曰。嫦娥夜夜下天堂。紅炬迎將入洞房。乍別九天朝聖祖。纔臨中國面仙郎。飢餐王母瓊林果。渴欲東皇綺殿漿。此是乾坤真造化。昭昭何處不生光。

其入室曰。今宵夜半是良辰。喜遇夫妻結舊姻。離女坎男來順令。庚夫甲婦認直親。俊龍趁向山頭習。獅虎降歸海內淳。姹女劉郎相見後。引歸洞府鍊成真。

其般汞曰。兩條岐路接泥丸。上得青山卻下山。每遣黃婆局地戶。鎮令青帝閉天關。仁龍宛轉三清路。義虎回旋九轉灘。全假金公親捉縛。日魂那敢不歸還。

其運鉛曰。鐵牛子後銀紅花。孟烈鬼哮勢莫加。回首海中噴白雪。旋身路上產黃芽。九天光燦龍行火。三界陰霾鳳吐砂。了得上天天上法。自然容易到仙家。

其子母相見曰。定思凝神半夜強。彩霞繚繞下丹房。昔時共管庚辛地。今日同居甲乙鄉。五彩浪中龍出沒。九霄雲外鶴飛翔。三才同法無差別。自是愚人亂忖量。

其剛陽曰。陰息陽騰復卦周。專持真一則剛柔。三年共作壺中客。二笑同居海上洲。制伏玄珠歸戊土。安排離火起坤牛。九重門裏堆回首。直上鑪峯是舊遊。

其添鼎曰。藥非金石及三黃。純用靈元對五常。子夜添鑪三姓寶。晨昏投鼎五家漿。玉樓池畔風雲窟。蓬嶺山頭子母房。便是還丹真秘訣。更於何處覓仙方。

其立基址曰。二物相將入鼎鑪。含胎凝蛻變凡軀。微茫裏面生雞子。恍惚中間結露珠。三級壇成分物象。五峯山就建毗盧。但知將北爲南用。便是陰陽造化模。

其萌芽發曰。泰卦陽和盡發萌。丹砂鴻漸立生成。黃婆最解調文武。赤帝偏能運甲庚。遇剝金風花果實。開蒙海浪雨雲生。更將九野銀河水。澆灌靈根易長成。

其二儀分曰。三月成胎二氣全。勸修水火見精專。清風透肉肌膚變。白氣穿腸骨髓堅。鼎內已觀新父母。壺中重認舊山川。陰陽功備歸真體。一箇清身超列仙。

其換鼎曰。一轉年年一轉新。重重入鼎絕妖塵。照清五藏除三昧。潔靜重樓爽萬神。換骨已證金鳳髓。易筋全仗木龍津。南宮名下刊仙籍。位列丹臺作上真。

其功滿曰。九轉功成已脫胎。飛昇功化任高裁。五條靈影明千界。一顆玄珠鎮九垓。下隱瑤宮運十洞。上朝金闕冠三台。周流適意功難測。直上青天更不迴。

其直事曰。直事難教氣候愆。精詞剛健在周天。既能和合離宮女。須假隄防坎戶鉛。但把紅塵裁后土。自然白液變純乾。古今傳道皆如此。盡貫希夷造化權。

至游子卷下

周天篇

周天之位。通乎晝夜。八卦居中。不迷而化。

至游子曰。二十四氣。每氣差二分有半。夏至極長。冬至極短。春秋二分。晝夜平均矣。冬至之後則漸行。夏至之後則縮行。此乃陰陽升降之期也。子者五。癸者四。此大雪、冬至之刻也。冬至者。其日出于辰之一刻。入于申之三刻。晝三十有五。夜六十有五。坎卦之上元也。大雪者。其日出于辰之二刻。入于申之三刻。晝三十有八。夜六十有二。乾卦之下元也。丑者四。己者四。此小寒、大寒之刻也。小寒者。其日之出入晝夜。與大雪之候同。坎卦之中元也。大寒者。其日之出入晝夜。與小雪之候同。坎卦之下元也。寅者四。申者四。此立春、雨水之刻也。立春者。其日出于乙之二刻。入于庚之二刻。晝四十有三。夜五十有七。艮卦之上元也。雨水者。其日出于乙之四刻。入于庚之四刻。晝四十有五。夜五十有五。艮卦之中元也。卯者五。乙者四。此驚蟄、春分之刻也。驚蟄者。其日出于卯之二刻。入于酉之二刻。晝四十有八。夜五十有二。艮卦之下元也。春分者。其日出于卯之中。入于酉之中。晝夜俱均焉。震卦之上元也。辰者四。巽者四。此清明、穀雨之刻也。清明者。其日出于卯之三刻。入于酉之二刻。晝五十有三。夜四十有七。震卦之中元也。穀雨者。其日出于甲之四刻。入于辛之四刻。晝五十有五。夜四十有五。震卦之下元也。巳者四。丙者四。此立夏、小滿之刻也。

立夏者、其日出于甲之三刻、入于辛之三刻、晝五十有八、夜四十有二、巽卦之上元也、小滿者、其日出于甲之三刻、入于辛之三刻、晝六十、夜四十、巽卦之中元也、午者五、丁者四、此芒種、夏至之刻也、芒種者、其日出于寅之一刻、入于戌之二刻、晝六十有二、夜三十有八、巽卦之下元也、夏至者、其日出于寅之二刻、入于戌之二刻、晝六十有五、夜三十有五、離卦之上元也、未者四、坤者五、此小暑、大暑之刻也、小暑者、其日出入晝夜、與芒種之候同、離卦之中元也、大暑者、其日出入晝夜、與小滿之候同、離卦之下元也、申者四、庚者四、此立秋、處暑之刻也、立秋者、其日出入晝夜、與立夏之候同、坤卦之上元也、處暑者、其日出入晝夜、與穀雨之候同、坤卦之中元也、酉者五、辛者四、此白露、秋分之刻也、白露者、其日出入晝夜、與清明之候同、坤卦之下元也、秋分者、其日出入晝夜、與春分之候同、兌卦之上元也、戌者四、乾者四、寒露、霜降之刻也、寒露者、其日出入晝夜、與驚蟄之候同、兌卦之中元也、霜降者、其日出入晝夜、與雨水之候同、兌卦之下元也、亥者四、壬者四、此立冬、小雪之刻也、立冬者、其日出入晝夜、與立春之候同、乾卦之上元也、小雪者、其日出于乙之三刻、入于庚之一刻、晝四十、夜六十、乾卦之中元也、

黃帝問篇

歸自崆峒、復訪皇人、究其三一、知微知眞、

天眞皇人隱于峨眉之山、黃帝既平蚩尤、將求無爲之道、周遊天下、而至于青城之野、始見寧眞人焉、於是得九一之旨、因問皇人明于大道、復從而問焉、皇人曰、子欲修其身、先削其蔽、而後可也、故內安其神、外去其慾、衆患或起、以氣治之、黃帝曰、修道者亦有患乎、皇人曰、謂道晚者、則先已泄其眞氣而虛敗、患得無患乎、黃帝曰、敢問、以何氣治之而可、皇人曰、其小用水、其大用火、一切有患、無有能拒水火者也、天深居、而瞑目於鼻之上、而寢寸樓、亦不得想、離其本軀、及起之、則爲定矣、諸境勿外逐焉、次觀白毫光明出于眉之上、極力移之入于頂門、三昧定實、則功斯勝矣、中心無爲、外想不入、從九至九、鍊七至七、夫欲隱處于世、常想開頂門、使黃雲滿于天地、冥心細想、其內有神、用意行之、去來自如、欲離其軀、黃雲重蓋、或歸于其體、或分其形、或八千衆人之身、或奪人而安己、或使其人離其體、方便相救、廣施德焉、則可也、利己損人、斯有罪也、然分形之法、須候生陽數之一焉、冥心靜室、明鍊五行於頂之上、藏太陽四十有五、其數足焉、眉之下五輪既全、而於定之中起焉、於是火中有木神、水中有金氣、水火互藏、交相往來、而不離于土、然後想其眞精、二腎合于一氣、心血下凝、而爲嬰兒、其象土之上有黃芽焉、是乃吾之命也、日出之初、照水者百遍、又日踐其影、於是二腎日月之光、各出赤白之氣、夜則七七出于頂門、十月而與身等、斯爲地仙矣、鍊腎之氣、出入于耳、百日而注以江海、內鍊其精華、以爲劍、鍊五藏之精、滿乎九九之數、使金鼎收其氣、身騰而升天、於定之中、復投於胎、再修再結、十有二年而變四身、其應無蓋、黃帝曰、善、

軒轅問篇

天淸地寧、近取諸身、用火守陰、其陽乃純、

子崔子曰、學道者先澄心無爲、內境外境、是非俱忘焉、然後息氣養形、形神俱妙、與道合眞矣、心爲天、腎爲地、天淸則地寧矣、軒轅問曰、天何以淸、地何以寧、子崔子曰、一者、天之淸也、軒轅曰、時有十二、十二之間、子午變動、陰雲霞霧、不能常淸、何也、子崔子曰、日月常有用者也、陰陽輪動、是之謂陽極而陰生也、升降陰陽、所以見天不能常淸也、變動其四時之季、各以一季受氣焉、故生死萬物、非天不淸、所生萬物、非地不寧、軒轅曰、寧者生萬物、何也、子崔子曰、地、黃也、中央、土也、其土受日月陰陽輪用、各季受一氣焉、凡季月、旬有八日、四季則七旬有二日、土之盛者也、所以成萬物焉、軒轅曰、人之生、何如哉、子崔子曰、亦由陰陽合而受一氣、乃成也、陽之極也、見陰精而爲寶、陰之極也、見陽精而爲寶、陰無陽則不能化矣、男、腎之左、其先成也、女、腎之右、其先成也、然後立性、爲萬物靈、軒轅曰、何爲而死歟、子崔子曰、男、純乎陽者也、女、純乎陰者也、十有二時之中、性有變焉、故氣隨性散、陽者爲陰克、取其精、陰者爲陽克、取其血、所以枯絕而死歟、軒轅曰、不死、亦可致歟、子崔子曰、滅其三要、通其九竅、得其五行、絕其外境、外境不入、內境不出、氣定則可不死矣、骨節通流、九竅安靜、五行相生、五藏不滯、六腑通明、病何自來、是謂水中得火、火中生水也、無心而入定、則神淸矣、其氣轉動于四季、化萬物焉、於是陰消而純陽矣、可以長生、軒轅曰、如之何可以入定無心、水火相交、純陽不死乎、子崔子曰、定中生氣、氣中生神、神定者道氣也、神能用法、法能用火、火中生水、能變常用其水焉、如懼夫心不能定乎水火也、則用火守其陰、久、則純陽而陰柔不生矣、

修眞之方、浩乎無涯、正陽之言、司南之車、

純陽子（呂洞賓也）讀丹經玄書、其旨淵深、懼後世莫測焉、於是以問于正陽子（鍾離權）曰、淸靜經言有動有靜者、何謂也、正陽子曰、動者汞也、淸而飛者也、靜者鉛也、濁而不起者也、此無異、故焉、鉛之飛、蓋得火者也、汞之不起、蓋遇鉛者也、動則有生滅、靜則無所著焉、純陽子曰、洞庭紫府、在于身、爲何所乎、正陽子曰、此精之海、淸靜之府、在于肝之內、其腑是也、純陽子曰、孰爲泥丸、其狀何如也、正陽子曰、此血之海也、其別九房、房之狀方圓彌寸、其周九寸、其色白、其中一房有血焉、其名曰血海、純陽子曰、丹有陰有陽、何色耶、何居耶、正陽子曰、丹之陰者居于血之海、丹之陽者居于腑之下、各有神氣交會焉、此丹之元也、陰丹之元者、血也、其主血內魂魄、在于丹田、鉛之銀也、陽丹之元者、精也、其主精內心神、在于丹田、汞之祖也、純陽子曰、九鍊者、何以也、于九歟、正陽子曰、九鍊者、九機也、一年益其氣、二年益其血、三年益其脈、四年益其肉、五年益其髓、六年益其筋、七年益其骨、八年益其髮、九年益其形、純陽子曰、還丹何也、正陽子曰、九年而成者也、其自點漆、其膚凝脂、其骨化玉、其腸化筋、白毫生于眉、金光周于身、行軼六虛、洞視百步之外、口鼻常有淸香之味、純陽子曰、何以謂之鉛與汞乎、正陽子曰、鉛也者、生于腎之左、其外玄、其內白、水之正氣也、其居北方（子位也）、陰中之陽也、於是又有二焉、鉛精之得火者也、腦中之精血者也、汞也者、生於腎之右、其外青、其內赤、金之正氣也、其居南方（午位也）、陽中之陰也、於是又有四焉、琉璃玉者也、水至于中宮者也、津結砂者也、膽之液氣者也、純陽子曰、何以造化而能成丹乎、正陽子曰、必也取水于山之巔、

取火于海之底。拔汞于重樓。採鉛于九天。汞入則鉛住。而歸凝于中宮。其狀雞子。其色朱橘。其名聖胎。於是玄白判而爲造化者也。純陽子曰。進火周天。或抽或添。其用之也。有年、有月、有日、有時。何也。正陽子曰。年也、月也、日也、時也。其屬乎水。則皆緊之際者也。能克火焉。於是又有仲春、仲秋之月。七日、八日、二旬有二日、有三日。與夫既鼎、既佈。皆不可以行功矣。三彭守乎蟠府。則其功難成。須用法行持、可也。純陽子曰。火在吾身何物爲之乎。正陽子曰。愚者以心爲火。夫心之內有神焉。謂之天地之爐。陰陽之鼎。蓋在心之下者也。夫以心爲火。則火反居其上。其何以烹歟。非既濟之道也。火當從下發。如蒸釜焉。故火者。下元眞一之氣。既極而成火。起于臍之下者也。水者。出于腦者也。純陽子曰。何謂之爐。正陽子曰。其在吾身者也。夫大冶之爲冶也。外有爐以載火。然後爐之中可以置鉛矣。鉛內有藥。其上加覆焉。吾之爐。豈異是哉。純陽子曰。敢問冶之門與其狀可得聞乎。正陽子曰。紫煙。非世之火也。紫煙者、氣也。三藥升降乎內外。鼻之息綿綿不失。而後鉞之成紫煙焉。純陽子曰。蛇有四。鼠有二。何物歟。正陽子曰。四者、四時也。二者、日、月也。妙哉。其難言者乎。純陽子曰。洞房之宮。居何所歟。正陽子曰。其在乎眉之間。其入二寸。屬乎泥丸之前。狀如玉山。內有白元之神。居于紫極。純陽子曰。明堂則何如。正陽子曰。其在洞房之前。入于眉者一寸。內有中元之神居焉。純陽子曰。太上有存三守一之道。何謂歟。正陽子曰。一物而三體者歟。水也。火也。土也。其聚也。是爲心、爲腎、爲脾。其變也。是爲氣、爲血、爲精。氣也、血也、精也。其化爲神。方其在身。故乃赤、黃、玄之鼎也。斯中宮者也。純陽子曰。人之生死。何其循環之無端歟。正陽子曰。此無異故焉。不見乎性者也。故有委

心以生貪。貪生著。著生煩惱。以苦其心。心亂則神煩。神煩則欲盛。欲盛、則疾且死矣。純陽子曰。性、何謂歟。正陽子曰。其在太虛耶。是難言者也。形氣之去來者。其性也。純陽子曰。神、何謂歟。正陽子曰。上玄之宮。太一眞氣者也。其數三萬六千。隨其所生而變焉。故在氣變神。在神變氣。氣在則神存。神去則氣散。其散也。爲粦、爲靈。名之爲形。出之爲仙。入之爲眞。上結乎三元。下結乎萬物。而有長養之道焉。是以不散者其眞耶。散者其死耶。純陽子曰。神氣盡而死。氣何以絕乎。正陽子曰。形有六竅焉。其血斷、疎。則神不精、不正矣。不精、則津液滯矣。不正、則邪氣會矣。於是乎生關塞而死路闢矣。純陽子曰。金液、璇璣、何謂歟。正陽子曰。璇璣者。曰之涎也。其餘氣流于上腭之右。是爲金液也。純陽子曰。神水、何謂也。正陽子曰。心中之血也。其餘氣流于舌之左者也。純陽子曰。然則華池何謂歟。正陽子曰。腎中之水也。其餘氣流于舌之右者也。純陽子曰。黃芽、何謂歟。正陽子曰。其生于腦之中。其居于中宮。是爲腦之涎。脾之液。液之餘氣流于上腭者也。純陽子曰。靑龍、何謂歟。正陽子曰。肝也、木也。中有神水。出入在于脊膂之左而內出于目者也。純陽子曰。白虎、何謂歟。正陽子曰。肺也。金也。中有神水。出入在于脊膂之右而內出于鼻者也。純陽子曰。朱雀、何謂歟。正陽子曰。心也。火也。其位南方。其于丙丁。中有神水。由腹之右通于舌之下者也。純陽子曰。玄武。何謂歟。正陽子曰。腎也、水也。其位北方。其于壬癸。中有神氣。由腹之左而通于耳者也。純陽子曰。勾陳、何謂歟。正陽子曰。脾也、土也。其于戊己。中有神氣。由脊之中夾脊之上。通于腠理而入于腦者也。純陽子曰。黃婆、何謂歟。正陽子曰。脾、土也。故稱黃焉。蓋脾之氣也。純陽子曰。金翁、何謂歟。正陽子曰。肺、金也。故稱金焉。

蓋肺之氣也。純陽子曰。姹女、嬰兒、何謂歟。正陽子曰。姹女者。心之涎也。嬰兒者。腎之水也。純陽子曰。噓也、呵也、吸也、呼也、嘻也、吹也、呬也。其氣之出。屬何藏乎。正陽子曰。鼻之氣。屬乎心者也。故曰吸。口之氣。屬乎肝者也。故曰吹。至夫呬者。屬乎肺。吹者、屬乎腎。呼者、屬乎脾。呵者、屬乎心。嘻者、屬乎三焦。叫者、噓者、屬乎膀胱。純陽子曰。內外八卦。何謂歟。正陽子曰。肝、震也。心、離也。肺、兌也。腎、坎也。大腹、乾也。膽、巽也。小腹、坤也。膀胱、艮也。此其內者也。目、離也。舌、震也。口、兌也。耳、坎也。頭、乾也。趾、坤也。腹、巽也。手、艮也。此其外者也。純陽子曰。天倉、何謂歟。正陽子曰。其名有三。曰食堂。曰咽門。曰地戶。吾之口也。純陽子曰。鐵牛、何謂歟。正陽子曰。靑龍者也。純陽子曰。重樓、何謂歟。正陽子曰。玉樓者也。人之食喉也。純陽子曰。恍惚之中有物。杳冥之中有精。何謂歟。正陽子曰。夫所謂物者。氣中之水也。其水無形。蓋自冬至則陰至于天。積氣而生者也。是乃太極而生陰。其名有三。曰眞水。曰鉛。曰虎之魄。其形白。其性金。故曰日之金烏。石之玉。水之金。腦之血。總曰血海。居于腦者也。夫所謂精者。水中之氣也。其氣無形。蓋自夏至則陰至于地。積陰而生者也。是乃太極而生陽。其名有三。曰眞火。曰汞。曰龍之魂。其形赤。其性火。故曰月中之玉兔。水之砂。在人爲筋、爲骨。爲物之剛者也。純陽子曰。烏、兔、何也。正陽子曰。金烏者。心中之水。水中之眞氣也。玉兔者。腎中之氣。氣中之眞水也。純陽子曰。五嶽、六曹、四瀆、五湖、九江、三台、風、雨。何以辨乎。正陽子曰。左臉者。岱山也。額者。衡山也。右臉者。華山也。頰者。常山也。鼻者。嵩山也。五臟。五湖也。六府。六曹也。三焦者。三台也。大腸九曲者。九江也。精者。江也。溲者。河也。血者。淮也。津者。濟也。亦曰四海也。汗者。雨也。氣者。風也。純陽子曰。一身猶

一國也。孰爲君臣歟。正陽子曰。心者。王也。氣者。相也。脾者。大夫也。肺者。尚書也。腎者。烈女也。肝者。戶部也。膽者。禮部也。胃者。兵部也。膀胱者。刑部也。精海者。工部也。純陽子曰。龍、何物也。正陽子曰。元氣生于二腎之左右。杳冥之府也。元海也。大小如環。其氣出入。如紅綫。神之父也。陽之根蒂也。陰陽之源也。純陽子曰。虎、何物也。正陽子曰。陰之血也、液也。變而爲之者也。其生于離。稱五穀之眞氣。至于心而化焉。流于腎之宮。而精氣成矣。是謂汞也。火龍在坎也。命之根也。神之母也。純陽子曰。鉛者。靜也、性也。性果何所生乎。正陽子曰。五穀之眞氣。爲心所藏。化而爲血。於是血復化爲液。液復化爲眞氣。凝而爲神。此性也。純陽子曰。汞者。動也、命也。何謂也。正陽子曰。命者。居于二腎之中。元海之內。所出眞元之氣。於是其中有眞水焉。本生于心。流于腎。化而爲精。精者。交親於斯二者也。故鑿源流之元氣不止。則神不寧矣。純陽子曰。本立而道生。何謂本歟。正陽子曰。神也、氣也、精也、髓也、涕也、唾也、津也、血也、汗也、淚也。斯其爲本歟。本之不立。如木之無根。條幹槁矣。故吾身流精、則體潤矣。是謂神水者也。純陽子曰。三池、何謂歟。正陽子曰。口者、玉池也。泥丸者、天池也。胃者、中池也。純陽子曰。九宮、何謂歟。正陽子曰。腦之中有九房。其骨八片。九房之中。又有四雌、五雄守焉。純陽子曰。三關、何謂歟。正陽子曰。口者、天之關也。手者、人之關也。足者、地之關也。泥丸者、上關也。絳宮者、中關也。下元者、下關也。以此爲關。可以閉塞乎。非知道者之言也。吾今告汝以上關者、目也。中關者、鼻也。下關者、口也。其徑通乎九竅。邪之所害也。故欲加鍵焉。純陽子曰。人有天地陰陽。何謂歟。正陽子曰。首、天也。足、地也。其外者也。心圓而腎方。其內者也。日、陽也。月、陰也。其外者也。氣升而液降。其

內者也。故天至于地、八萬四千里。心至于腎、亦八寸四分焉。此心腎比天地者也。純陽子曰。二至也。二分也。於吾何所法歟。正陽子曰。時、加乎子。加乎午。二至也。時、加乎卯。加乎酉。二分也。此日之比於二至、二分者焉。晦也。望也。二至也。二分也。此月之比於二至、二分者焉。夫日北至而陽升。自下而上、以返于天。於是一陰至焉。自日南至而陰降。從上而下、以返于地。於是一陽至焉。春之分也。陽升于上也。過春分、而入于陽、而離乎陰者也。秋之分也。陰升于上也。過秋分、而入于陰、而離乎陽者也。純陽子曰。五賊者、何居乎。正陽子曰。人者、得五穀而養。得五行而生。生、則有敗者也。故五行者、可以生。可以死。五行者、所以爲寇歟。純陽子曰。日、候、氣、節、時、歲、何謂也。正陽子曰。十二時者、一日也。五日者、一候也。三候者、一氣也。二氣者、一節也。二節者、一時也。四時者、一歲也。純陽子曰。勒陽關、有道乎。正陽子曰。入室、斂身端坐。神識內守。微脇其腹焉。純陽子曰。丹有採者。何謂也。正陽子曰。滿口嚥其津液而殷、歸于命府。運氣于黃庭之中。於是氣液造化而成精。津精而爲血。血積爲珠。珠爲汞。汞爲砂。砂爲丹。此其採之者歟。純陽子曰。黃庭何謂歟。正陽子曰。其在膀胱之上。脾、胃、腎之前。臍之後。肝之右。肺之左。如雞子。如權石。純陽子曰。脾者。謂之黃婆。而不謂之黃庭。何也。正陽子曰。脾能接心之液。腎之氣。和合而成丹。非黃庭也。純陽子曰。進火者於何所乎。正陽子曰。火者生於臍之下。觀之無形。遠不可取也。近不可捨也。狀如青冥焉。不可名也。純陽子曰。金液鍊形。形神妙而合道。眞何謂也。正陽子曰。鍊汞成神。鍊氣成形。於是後昇前嚥。二物合而成胎。是爲與道合眞。斯金液鍊形者也。純陽子曰。日用八卦。何謂也。正陽子曰。時、加乎亥者、乾也。加乎子者、坎也。加乎寅者、艮也。加乎巳者、巽也。加乎酉者、兌也。加乎申者、坤也。加乎午者、離也。加乎卯者、震也。此猶外者也。純陽子曰。夾脊亦有三關。可得聞乎。正陽子曰。夾脊之節、二十有四。凡一關直三節焉。腦之下。名曰玉關。其夾脊相對。名曰中關。內腎相對。名曰下關。純陽子曰。聞大道之名。未聞其狀也。正陽子曰。道者無形也。言之、非道也。道者、虛也。以實言之。非道也。道以虛爲體者也。其如呼于山者、其谷應之歟。故發于肺之中者、神氣也。眞性也。純陽子曰。修眞者有魔撓焉。其何以哉。正陽子曰。念不歸一、而外馳。則魔斯至矣。於是心動。則神迷。神迷則昏。昏則魔盛。而功難成也。純陽子曰。鍊之有道乎。正陽子曰。難乎其言哉。純陽子曰。風也。雲也、雨也、霧也、霜也、露也、霞也。如之何其變也。正陽子曰。眞元之氣也。其氣不定。呼而爲霞。吸而爲霧。吹而爲風。呵而爲雲。寒而爲霜雪。凝則爲雨露。升則騰于天。降則墜于地。清則浮。濁則沉。斯隨所變者歟。純陽子曰。人之身有天地之數。上位下弦具焉。其金八兩。是爲一百九十有二銖。其銀亦然。陽也、陰也、亦然。故六十有四卦。其爻三百八十有四。一分四銖。以應陰陽之大數。有日、月、時、候焉。其在人也。謂之何哉。正陽子曰。天地之數。吾已言之矣。（八萬四千里。天地也。八寸四分。心腎也。）故奪得天地之數者。如運諸掌。數二五爲十也。純陽子曰。白馬之牙。其狀如何。正陽子曰。五行備矣。五藏之正氣。其津、其精、凝焉。其氣、其液、合之於鼎。於是白氣出矣。其狀如縱火。如白馬之牙。純陽子曰。心有異名乎。正陽子曰。心者司南。其干丙丁。其德在火。其卦曰離。其名、曰朱汞。曰赤龍之骴。曰姹女。曰離女。曰瑤琴。心有血焉。謂之赤鳳之髓。其流入于臟。謂之海。其流入于華池。謂之神水。純陽子曰。腎有異名乎。正陽子曰。腎者司北。其干壬癸。其德在水。其卦曰坎。其名、曰嬰兒。曰黑鉛。曰金光。曰金精。曰盤根。曰玉壺。曰玉爐。曰北海之龜。純陽子曰。九還七返。何謂也。正陽子曰。時自子而至申。九轉也。故鍊者、九年爲一轉。三轉而爲一周焉。天有七曜。人有七竅。夜行五轉者、七曜也。內行五藏者、七竅也。吾之眞氣。上下周流。自申至于寅。一陰、一陽、一升、一降、一浮、一沉。精也、髓也、涕也、唾也、也、氣也、液也、血也。晝夜存之、而不走失者、七返也。純陽子曰。金鼎、金華。何物也。正陽子曰。金鼎者、華蓋下覆焉。其位西方。其干庚辛。其德金焉。金華者、肺也。其位西方。其氣白。自肺而出。其凝如花。純陽子曰。神光何如哉。正陽子曰。修之九年。其光見矣。純陽子曰。意者、猶馬歟。猶猿歟。不知乾之馬、驛之馬、狀如何也。正陽子曰。乾馬者、心之液也。驛馬者、其氣也。猿者、心之意也。純陽子曰。乾之牛、何也。正陽子曰。腎之氣。北方壬癸之水也。所謂鐵牛也。純陽子曰。目也、耳也、鼻也、舌也、心也、意也。夫萬事之根。孰不由是者乎。純陽子曰。三車、何謂歟。正陽子曰。前後微脇者、大牛車也。羊鹿車也。胃脘者、河車也。天河也。水府眞一之氣。從天內來。通于口鼻。故曰河車者也。臍之下者、火車也。純陽子曰。孰爲蓬萊之洞歟。正陽子曰。腹之中。其上下者也。純陽子曰。孰爲曹溪歟。正陽子曰。唇之外。牙之外者也。純陽子曰。孰爲三尸歟。正陽子曰。心、腎之氣也。一曰三毒。三曰三尸。三尸誠、則成眞矣。純陽子曰。二泉、孰生歟。正陽子曰。其出於口之中。舌之下。左右有二穴焉。其大如鍼鋒。通于心肺。時有精液生於咽。此潤萬物而濡五藏者也。純陽子曰。人何以肖天地歟。正陽子曰。吾之目。其日月也。吾之腸胃。其淵海也。吾之喜怒。其陰霧也。吾之鼻、顴、其五嶽也。吾之氣。風雲也。吾之毛髮。其草木也。吾之汗涙。其雨露也。吾之血脈。其江河也。吾之涕唾。其霜雪也。吾之穢。其壤土也。吾之男、女。其陰陽也。吾之形、其棟宇也。吾之九竅。其九曜也。吾之四肢。其四方也。吾之毛孔。其四象也。吾之五行。其五星也。吾之津液。其泉水也。吾之四象。其四時也。吾之八卦。其八節也。（地有八節。）吾之興寐。其晝夜也。吾之蟯、蟲、其螻蟻也。吾之老、稚。其寒暑也。吾之否、泰。其日月盈虧也。吾之生、死。其天地之返復也。夫能測天地之機。吾可以等其久矣。純陽子曰。既聞要道。於是發玄鍵而知八漏之禁之。目之涙走者、肝漏也。鼻之涕走者、肺漏也。口之唾走者、腎漏也。外腎之汗者、心漏也。夜而盜汗者、小腸漏也。寢而有夢者、腦漏也。夢與鬼淫者、神漏也。淫欲者、乃身漏也。失八者能固而不漏。使入于金鼎、玉池。聚之以爲鉛汞者、其可度哉。

虛白問篇

驪山之姥。始釋陰符。微爲發明。山澤之儒。

純粹子。（秘谷。字虛白。號純粹子。）見奇士于蜀都。方睡湛然。月角有光。純粹子異之。從而問道焉。奇士曰。唯。純粹子因曰。陰符不云乎。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方。何謂也。奇士曰。抱一者、鍊神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者水也。天生神水。妙化之基。易所謂天一者也。眞一子曰。此眞鉛之精。天地之根。陰陽之祖也。萬類賴之生成焉。千變乘之舒慘焉。夫能抱一守中。則神氣不散。名眞人矣。昔者黃帝得天皇眞一之經、而不達其旨。乃見皇人于峨眉之山而問焉。皇人曰。眞一者在北極太淵之中。其前有明堂。其下有絳宮。於是華蓋金樓。左杓右魁。龍虎分衛焉。不奪不與。一安其所。不避

不疾。一人其室。能暇能除。一乃不去。守一居眞。乃得通神。節飲約食。一乃留息。故知一者、非難也。守之而勿失者、爲難也。純粹子曰。世之學者。以道爲強名者也。號之虛無。以爲自然無爲。更不修鍊。斯何如耶。奇士曰。斯言過矣。不知天地要用之機。陰陽變化之道。夫無爲者、非不修鍊者也。不因修鍊。其何以離乎生死乎。所謂無爲者、無所不爲也。身外之物。謂之有爲可也。悟道修眞。非有爲也。夫道者、性之本也。性者、心之源也。心性同體。應化無邊。是乃所謂自然者也。知乎此、而能虛心實腹。抱一而遷。則可以仙矣。純粹子曰。富國安民者奈何。奇士曰。鍊氣之法也。老子內丹經曰。一身之設。一國之象也。聖人以身爲國。以心爲君。以精氣爲民。民安、則國斯泰矣。民散、則國斯虛矣。夫能惜精愛氣。則所以長生者也。夫人之形。稟父母精血、而爲元氣所化者也。中黃眞人曰。骨肉者、以精血爲根焉。靈識者、以元氣爲本焉。性者、命之本也。神者、氣之子也。氣者、神之母也。子母者、不可斯須而離也。如是則氣乃洪然住于丹田而成變化矣。老子曰。緜緜若存。用之不勤。出息微微。入息緜緜。深根固蒂。此長生久視之道也。內觀經曰。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于形、謂之死。所以通生、謂之道。於是氣旺、則人旺矣。氣衰、則人衰矣。故曰。氣能富形。神能御氣而飛形者也。其訣、在乎天門開。地戶閉。永永緜緜而勿廢。其吸也、至于根。其呼也、徹于蒂。如雞抱卵。如魚生水。聖胎成而斯蛻矣。純粹子曰。強兵戰勝、奈何。奇士曰。金液鍊形者也。積魂以消陰魄。陽兵以剿陰寇。蓋用五行相尅。八卦相盪。歸根復命而成丹者也。黃帝曰。歸丹百數。其要在乎神水華池。易眞子曰。退丹者、反復陰陽之氣者也。聖人設其法象。誘太陽之氣。先爲神丹。以駐形神。然後能成其道焉。如國之有寇。須兵以制之。既制之矣。乃可行皇王之道焉。坎戊者、月精也。離巳者、日光也。坎離者、水火也。子午者、卯酉也。龍虎者、烏兔也。震兌者、房昴也。魂魄者、陰陽也。雄雌者、父母也。夫婦者、男女也。鉛汞者、金木也。甲己者、乙庚也。乙庚者、丙辛也。丙辛者、丁壬也。丁壬者、戊癸也。金華秋石者、嬰兒姹女也。黃芽白雪者、丹砂也。交梨火棗者、玉醴金漿也。河車者、黃婆也。神水者、華池也。此殊名而同歸者也。其要不出乎陰陽而已。太一志曰。聖人括易象以鍊鉛焉。固身保神。非外物也。曹眞人曰。以元氣補元氣。豈必丹砂石哉。陶眞人曰。結花不可以結實。內肉不可以成胎。立乾坤。運水火。合三才。應天符。然後可以爲丹矣。劉眞人曰。乾坤者、鼎也。天地之道也。坎離者、藥也。南北之位也。龍虎者、東西也。眞一子曰。自復也、乾也、姤也、坤也、十有二辰之中。觀其氣候。分震兌之門。子而往。午而來。陰符陽火。合于天符三百有六十度。此晦朔陰陽、刑德交會、天地變化、萬物生成之數也。依乎刻漏而運行焉。漸取氣候。入于神室之中。可使眞鉛天地之母、受此運用而產精神者也。龍虎經曰。道、猶馭也。銜轡準繩。隨軌轍之處。中以制乎外者也。蓋有假月之鼎。其要在乎三、巳、庚生、以開兌之戶。黑金既出、而白銀來矣。九六者、春夏也。其地三五焉。七八者、秋冬也。其復來往焉。是知大丹者、元氣之所造化。故曰。華池神水。玉汞金鉛。乾坤運用。日月烹煎。屯蒙發火。進退精研。抽添沐浴。九轉一年。坎離貫通。功行三千。持之勿怠。化形爲仙。純粹子於是始明三淸之要。復問曰。止行鍊神、可乎。奇士曰。斯神仙矣。爲其形沈而神超也。純粹子曰。止行鍊氣、可乎。奇士曰。斯胎仙矣。爲其神氣交感。結胎育嬰。如蟬蛻也。純粹子曰。止行鍊形、可乎。奇士曰。斯住世矣。爲其返老而爲少也。純陽子曰。三法俱行、則何如。

奇士曰。斯升天實矣。純粹子曰。三法之外。亦有道乎。奇士曰。於是有存神、入定、尸解、活脫、投胎、移形、躡斗、步罡、五符、三氣、五牙、六字、抱月、採日、服氣、絕粒、吐納、屈伸、導引、存想、其條千數、皆旁門之淺、方初學之漸階、不足進也。純粹子遂從授鍊神、鍊氣、鍊形之訣焉。

眞誥篇

劉仙之鑑。吐辭爲經。撮其玄機。可以頤生。

杜廣平（杜契字也。後漢末人。）授玄白之道于介先生。皆旦旦坐臥。任意存于泥丸。其中有黑氣焉。次存于心。其中有白氣焉。臍之中有黃氣焉。其初存也。氣出如豆。既而其大衝天。於是三氣如雲。歸咽繞身。而覆身之上。變而爲火。在三咽之內。復合焚以鍊一身。一身之內。五藏照徹。如是旦而行之。至日中而止。於是服氣百有二十過。所謂知白守黑。可以不死者也。太素丹經景曰。一面之上。常得左右手摩拭之。使熱高下隨形。皆使極而熱。可使皺斑不生。而光澤如少女矣。所謂山川通氣者也。精景按摩經曰。臥起當平氣正坐。先叉左右手。乃度以掩其頸後。因仰面視上而舉其頸。使頸與左右手爭。爲之三四止。使人精和血通。風氣不入。已復屈動其身體。伸手四極。反張側掣。宣搖百關。爲之各三焉。臥起以悅（或作平）拭頸中及耳之後。使周而俱熱。溫溫然也。順髮摩頸。若理櫛之。無數焉。良久。摩左右手以洗面目。已乃咽液二十過。以導內液。常行之。則其目明。其體不垢。邪氣不干矣。於生氣之時。咽液二七過。按體之所痛。向其王方而祝曰。左玄右玄。三神合眞。左黃右黃。六華相當。風氣惡疫。伏匿四方。玉液流澤。上下宣通。內遺水火。外辟不祥。長生飛仙。身常懌盈。祝已。復咽液二七過。按所痛者二十有一過。嘗行之。則無疾矣。耳目者、尋眞之梯級。綜靈之門戶也。皆以手按其眉後之穴三九過。以手心及指摩其目權上。以手旋其耳。行三十過。其摩惟數。然無時也。既已、則以手逆乘額上三九過。從眉中而復上行人髮際。其咽液無數焉。常行之、目淸明矣。眉之後有小穴。是爲上元六合之府也。其生化生日之輝焉。目之下、權之上、是決明之津也。以手旋其耳者、採明映之道也。夫人之老。鮮不始于耳目者也。以手乘其額之左而內存赤子。則日月雙明、上元喜矣。於是三九之數。爲手朝三元。固腦堅髮者也。首之四面、以左右手乘之。順髮就結。惟令多焉。於是首血流散。風濕不凝矣。既已、則以手按其目、二九過。是爲檢目神者也。司命東卿曰。淸齋辟穀。則常存日。夜存月。在于口中。使其大如環。其日、赤色有紫光九芒焉。其月、黃色有白光十芒焉。於是咽其光芒之液。常密行之、無數焉。或使日月居于面。左日右月。於是二景與其瞳合氣相通。是爲攝運生精、理和魂神之道也。太虛眞人曰。月之五日子之時。內存。日象從口而入。在于心之中。使照一心之內。與日合光。覺其心暖焉。即咽液九過。至于十有五日、二十有五日、二十有九日、復爲之。則耳目聰察。百關鮮徹。面有玉光。體有金澤。十有五年。太上遺仙車至矣。大智慧經曰。內存、心中有日。大如錢焉。赤色而有九芒。從心而上。出喉至齒。回還胃中。如是良久。自見其心胃已。乃吐氣咽嗽。三十九過。一日三行之。行之一年。疾除。五年、身有光彩。十八年、可以得道。日行無影矣。夜服月華、如服日焉。惟從腦中而下。其入于喉。芒亦不出于齒、而還入于胃。張微子曰。平旦、先閉目內視。如見五藏。因口呼出氣二十四過。使目見五色之氣、相繼于面。因入于口。

納此五色之氣五十過。咽液六十過。叩齒七通。咽液七過。乃開目。久行之。當乘雲霧而行。此服霧之方也。九華眞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唯聞服日之法。未見餐霞之經。餐霞之經甚祕。致霞之道甚易焉。目者。身之鏡也。耳者。體之牖也。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矣。吾有磨鏡決牖之術焉。面者。神之庭也。髮者。腦之華也。心悲。則面焦矣。腦減。則髮素矣。精元內喪。則丹津損竭矣。吾有童面還白之法焉。精者。體之神也。明者。身之寶也。勞多。則精散矣。營鏡。則明消矣。吾有益精延明之經焉。守眞誠篤者。一年則首不白。禿髮更生矣。內有家業子孫之累。外有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則道不專。行事無益矣。眞才多隱乎林嶺之中。遠世而抱淡。則堅顏而玄鬢矣。於是吾將致乎玉醴金漿、交梨火棗、騰飛之藥。著擔未眞正。邪念盈懷。則不能致矣。火棗交梨者。非外物也。其生于心。其中有荊棘。則梨棗不見矣。靑童大君曰。欲殖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沈吟墮九泉。但坐惜形骸。西城眞人曰。神爲度形舟。薄岸當別去。狩涸生死輪。但苦心猶豫。夫學道者。可不自力乎哉。夫人之死也。其形如生者。尸解也。足不靑。皮不皺。目光不毀。髮不脫。而堅形骨者。尸解也。尸解之仙。方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游九宮。而已得道之士。皆游太陰者。太一守其尸。三魂營其骨。七魄衛其肉。胎靈保其氣矣。爲道者。當令三關常調焉。口者。心之關也。足者。地之關也。手者。人之關也。三關調。則五藏安矣。羨伯眞遇仙。仙使乎倚日中。其影偏焉。仙曰。子篤志學仙。而心不正。何也。吾誨汝。日出三丈。措手二肩之上。以日當其心。心暖。則心正矣。從之。遂得道焉。以夜半去枕。平臥握固。放其體。若氣斷而微者。身神具者也。學道有九患焉。有志無時。一也。有時無友。二也。有友無志。三也。有志不遇師。四也。遇師不覺。五也。覺而不勤。六也。勤不守道。七也。志不周。八也。周而不久。九也。喜怒損其志者也。哀樂、損其性者也。榮華、惑其德者也。陰陽、竭其精者也。道之忌也。爲道者口嘗吐死氣而取生氣焉。愼笑節言而思其形焉。式規之法。能使目明。何也。吾以甲子旬。取東流清水。合眞丹以洗其目。斯則明矣。太上曰。人命在幾日閒。或曰、數日閒。或曰、終食閒。太上曰。未也。或曰。在呼吸閒。太上曰。善哉。可謂知道矣。紫微夫人曰。爲道者、皆持火入冥室。其冥卽滅。而明獨存矣。財色者、其如刀刃之蜜。孺子知甘於口、而不知有截舌之患焉。南極老人曰。愛而生憂。憂生則有畏。故無愛、則無憂矣。無憂、則無畏矣。太上眞人曰。彈琴、絃緩如之何。或曰。不鳴不悲。曰。絃急如之何。曰。聲絕而傷悲。曰。緩急得中、如之何。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太上眞人曰。學道執心。其如琴乎。學道之人。如思朝食。未有不得者也。惜氣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下士殷於求名。其如香以自燔。燔則氣滅。從欲、衆聞之、不亦惑歟。太素經曰。左右手嘗摩拭其面使熱焉。則皺斑不生而光澤矣。摩左右掌至極熱。以拭其目。順手以摩其髮。如櫛焉。左右肱更相以手摩之。則髮不白、脈不浮矣。消魔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津咽液而無數。斯體中自寧矣。耳數按抑則聰徹矣。其名曰營治城郭。名書皇籍者也。鼻數按其左右則氣平矣。其名曰灌溉中嶽。名書帝錄者也。日欲瞑而坐。內觀以見其五藏。則腸胃斯明徹矣。吾攜髮。則向王地而祝曰。泥丸玄華。保精常存。左爲隱月。右爲日根。六合清鍊。百神受恩。既已、咽液者三。則白不白。而日生矣。正一經曰。閉氣定靜。可使百鬼畏懼。功曹使者龍虎君至矣。夢之惡者何也。一則魂妖。二則心試。三則尸賊也。既寤。以左手捻人中者十有

四。叩齒者十有四。則反凶生吉矣。善夢、則摩其目十有四。叩其齒十有四焉。寢之牀欲高。高則地氣不及。鬼氣不干矣。夫鬼氣侵人者、常依地而爲祟焉。夜行叩齒。鬼斯畏矣。不敢近也。甲寅、庚申。是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黃牛道士曰。夕寢、存日在額之上。月在臍之上。則萬邪遠矣。中山劉偉道學仙十有二年。仙師試之以十萬斤之石。懸以一髮。使偉道寢其下。偉道心安體胖。仙師曰。可教也。餌之神丹。白日升天焉。昔者有人好道。不知其方。夙夜向柏木拜之。求長生焉。逾二十有八年。於是木生紫華。其甘如飴。食之而仙。或有拜太華者。致西嶽丈人授以道。或有拜河水者十年。致河伯授以水行不溺之方。此無他焉。精誠之至也。王仲甫吸引二景、餐霞四十有餘年、而無成焉。其子服之、十有八年而仙去。南嶽眞人謂仲甫曰。爾腦宮虧減。筋液不注。安得有成哉。仲甫治其疾。而後修其眞。亦仙去。故學道者必先發其身。而後可與議矣。

黃庭篇

內景之學。蓋有二家。權其至當。其思無邪。

人之絳宮者。上脊也。其名曰紫霞。蓋身之中。五行混然而聚。至靈之氣者也。三魂者。一曰胎光。其居上丹田。二曰爽靈。其居中丹田。三曰幽精。其居下丹田。下丹田者。下關元也。其名曰命關。曰金關。曰玄關。曰死生關。二腎者。其左少陽。其右太陰。上通于諸脈。及于經絡。此密戶也。二腎所生。如日月之氣。常隨呼吸而出入焉。內灌于生門。上入于泥丸。上下通流。如日月之運行。人之動靜呼吸。心宜常存之者也。元氣者。出乎下丹田。流注于身。凡晝之午。則陽極而陰生。故會合于泥丸。陰陽相推。循環無窮。晝夜之閒猶列宿分布焉。夫能服氣。因精得其節符。則靈氣凝變。如紫煙白雲。充于三田。其升爲雲。其降爲雨。以之溉灌五藏、而植根者也。上納津液。下勿泄其氣。氣液充滿。如深井之出涌泉。自然洞流無窮。延于鼻門而入于口。滋乎其身。如是、則黃鉛紫汞生矣。依時採而鍊之。入于丹田。貫諸百節。自然出關室而照眞陽之門。故曰。回紫抱黃入丹田者。此之謂也。口者、玉池也。其中靈液。皆由脾胃消化水穀、承變而生焉。其源自乎肘後之關。衝之至于幡幢之關。其分四脈。下之二脈。從頂之後。入頂之下。透舌之二竅。及下齒〔齦也〕出焉。上之二脈。入于泥丸。穿于上腭之二竅。及上齒出焉。一氣不調。則水穀不化。脾胃之氣緩。而玉池乾枯焉。經曰。晝夜不寐乃成眞。不寐者。非不瞑也。去陰昏之氣而已。九皇丹經曰。晝咽靈液。夜伏眞氣。久則有輪自運於三宮。如波濤之聲。所以心合于氣。氣合于神。融而且和。泯泯澄湛。不逐于物。入于不動之境焉。存黃庭者。何也。閉八門。鎖金關。澄滿靈臺。滌除陰室。使二氣交會於蟾宮。所以制鍊瓊丹、塡補血腦者也。耳也、鼻也、口也、心也。命關也。耳鼻不可妄啓發焉。當收視反聽。絕諸外照。其名曰七捷玉籥閉二扉。此之謂也。夫修大還者。必先扃三要焉。三要者。耳也。目也。口也。而後閉金關焉。如是則太一玄泉。消于幽闕。上貫于崑崙矣。九微上仙常帶疕符者。水中之金也。脾者、橫津也。脾長一尺。橫津長三寸有六分。在心之下。謂之黃庭之府焉。心與脾者。父子也。是爲火生于土。鑒凝之所居也。鼻者、中嶽也。竅之左。其氣之出則陽也。竅之右。其氣之出則陰也。晝夜陰陽不定焉。觀其運行。始會于丹田。次流于寸口。朝于鼻中。貫于五內。歸于命門。

扁鵲曰、一呼也、其脉行乎三寸焉、一吸也、其脉行乎三寸焉、呼吸定息、其脉之行、是為六寸、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則脉行乎五十度、而周于身矣、其運行之道、蓋如環之無端焉、榮者陽也、衛者陰也、榮減一息、則生寒矣、衛加一息、則生熱矣、神能御氣、則鼻不失息、如嬰兒之在胎者也、故胎息者、上至于氣關、下至于氣海、非若口鼻之勞也、真人之息以踵、何也、氣伏于下元、則其息長而遠矣、出于三焦之上、則其息短而促矣、蓋真人曰、靈龜傲倪、千歲不食者、蓄息故也、舌之下有三穴焉、左曰金津、右曰玉液、中曰玄膺、皆涌生甘泉、以灌于氣海、氣海者、命門也、此生死之岸也、曰神、曰氣、曰精、身之三寶也、保之之要、有三焉、始以導引百骸、通流血脉、以安其四體、中以勤修百行、抱制魂魄、以全萬神、終以淘鍊本元、飛行日月、以復其真精、真精者、得一可以仙矣、治身之要、在乎存想、於是又有妄想真想焉、夫閉目外觀、或引五色之氣、或化日月之光、或為龍虎之形、或作嬰兒之象、或思赤珠、或現金丹、此妄想也、閉目內視、而使神識氣、氣識神、於是氣為神胎、形為氣主、神氣相合而自然、此真想也、日月既足、可以出入其竅矣、肺主乎氣者也、是為華蓋焉、其下通于命關、其上貫乎神廬、氣或不通、則鼻壅矣、於是存其白元、靜調六氣、(呬、噓、呵、吹、呼、嘻也)可以萃穢滯矣、白元者、何也、肺之真氣也、能治身者、莫先乎行氣、氣活則血榮、血榮則精實、精實則神虛、而四海內豐矣、四海者、何也、氣、血、精、髓也、其要在乎戒五傷焉、多乎鹹、則心傷矣、多乎苦、則肺傷矣、多乎酸、則脾傷矣、多乎辛、則肝傷矣、多乎甘、則腎傷矣、不特此而已、久于視、則血傷矣、久于臥、則氣傷矣、久于立、則骨傷矣、久于坐、則肉傷矣、久于行、則筋傷矣、知此者、血氣調理、上河以肩七返、下可以究九還、鍊真元、伏金液、於是血成乳、氣成雲、骨成金髓凝霜矣、肝者、藏魂也、忍怒可以制陰、抑喜可以養陽者也、一陽起于子、而至于巳、則六陽極矣、常人之真氣、過極則飛散焉、達生之士、觀其極、則內生一陰、陰極于亥、(亥六陰也)則內生一陽、陰陽相推、生生無已、故得神全精復、與天地相久者也、此何道乎、用七日來復之候、以攝魂還魄、鍊丹結胎者也、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為一脉、其白如線、其逆如環、其中廣一寸有二分、包一身之精粹、是為九天真一靈和之妙氣、至精活命之深根者也、若夫五藏六府、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之光華、皆在乎腎焉、常能存固、則二部之海水、應刻定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門矣、生門者、何也、幽關之戶也、水之運也、及冬至、則壬氣極、氣極、則凝為霜、結為水、夫能實其腎、則凝為白金、得乎離火、則為還丹矣、夫火極則炎上、水極則流下、故陰極則無陽、陽極則無陰、水火之極、莫能力制、悟此者、斯審陰陽消長之理、擘洪濛、開造化、提日月、升崑崙、以成逆會七返者也、始升腦則成嬰、次貫骨則成髓、髓滿則骨堅、骨堅則生肉、肉實則筋舒、筋固則添血、血盛則益氣、氣沖則益毛髮矣、脾者、命蒂也、元氣之大根也、能消穀分氣者也、其脉下貫于命門、在臍之下一寸有三分、名曰玉環、是為下丹田、夫命門者、何也、性命之門、非獨右腎而已也、常溫養脾火、使土氣充盈、則體強而本固矣、脾腎氣盈、則其臉如丹、蓋脾者、其長一尺、掩於太倉、若其壯實、則五藏享通、虛、則四流壅矣、昔乖崖子(張忠定公詠也)見希夷先生當暑而附火綿冠厚衲、曰吾守一泓之氣、不能與造化爭焉、臍者、六府之精也、主諸氣力、外應乎目瞳鼻柱者也、鍊三元之氣既久、則五藏之靈光夜燭矣、三魂寧者、步躡滅矣、三田各有室焉、其室一寸有二分、陽馳陰走、聖人狀之為龍虎、

謂其難制伏者也、曰鼻、曰目、曰心、此身前之三關也、曰尾閭、曰肘後、曰轆轤、此身後之三關也、曰口、曰手、曰足、此身外之三關也、呼吸進退、闕一不可焉、知三田者、存鍊北方之正氣、採之有時、運之有數、自然變化九玄金液之大丹者也、地戶者、口中也、帝鄉者、額心也、鼻之氣、出清入玄者也、夫存想發火、運載河車、不離乎呼吸而已、於此鍊其津液、而入于玄宮、腎之鉛汞、飛出于上道、於是上下關鍵、而不泄、聖胎斯成矣、舌之吐縮、漱津咽液、當如江河之注五內、源源不絕者、可也、養三田、滌六府、固精室、閉邪關、於是結五內之精華、育大化之元胞、使氣住于神宮、丹回于腦、可以變朽為榮矣、三田修鍊之功至、則留精止胎、自然三氣右旋於腦戶、六陽左遶於乾宮、上下順流、百關俱爽、則九竅洞達矣、北方正一之氣、其主淘房金室、坎離之二氣也、坎離交、則日月精華、自然合一、而會于三田矣、金室下元者、腎宮也、其名曰谿海尾閭、不禁、則滄海竭矣、故曰長生至護房中急、其此之謂歟、內視三房九室、使內外洞徹、乃存漱五牙之玉液而咽之、(五牙、五藏也)於是閉命關、下金鎖、制精氣、欲急伏鉛汞之將飛、鉛者、水中之金也、溢則魄動矣、汞者、火中之銀也、滿則魂搖矣、大腸者、玉堂之府也、小腸者、元陽之府也、左勝者、太和之府也、右胱者、太素之府也、胃者、中黃之府也、膽者、太清之府也、修之治之、勿令放焉、斯可也、善治生者、先治其心、將躁則安之、將邪則止之、將求則以捨而抑之、將濁則以清而澄之、行止於是、造次於是、久之、則物冥乎外、神鑒于中、不求靜而愈靜、不求泰而彌泰、於是動寢俱忘、天真自適焉、五行者、散而為五、混而為一者也、(一者、氣也)一者、道之始、基之祖也、故天以一陽降而生復、六降而生乾、陽極矣、則一陰降而生姤、六降而生坤、(十一月至四月、其卦復、臨、泰、大壯、夬、乾也、五月至十月、其卦姤、遯、否、觀、剝、坤也)聖人收採天地之真氣、分成二體、一曰鉛、二曰汞、各八兩、合乎三百八十四銖、(二十四銖為一兩、一斤三百八十四銖也)以應于卦爻者也、仰觀天道、俯推漏刻、以均分其火候、務取一千八十之火功、以脫凡胎、斯蓋起于一、終于一、金丹之火候也、從玄根而論之、則混元一判、三才具焉、四時遂焉、從內景而論之、則洪濛一判、三宮具焉、萬象生焉、四氣運焉、此天地人皆生于一者歟、其妙在乎合三五之氣、用九九之節、符三五者、何也、水、火、土也、於是閉幽門、研八邪、分三明、其父泥丸、其母離一、以收三光歸于子室、精神不失矣、八邪者、何謂也、藏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者、是也、三明者、何謂也、二腎之宮、其左為日、其右為月、而斗所居者、是也、吾身有日月焉、使之高奔、上徹于泥丸、中行于五內、上下三宮、循環無窮、則百骸固而精髓實矣、此黃庭之道也、玄一者、何也、鍊陰魄、養陽魂、結玄珠、而固精海者也、世人以陰鍊陽、其自壯而至老者乎、達士以陽鍊陰、其自老而復壯者乎、漱鍊者、先閉諸洞、後轉赤龍、上假玉池之津液、以灌養增添焉、使上下相通、是為胎津胞液之大藥者也、胎津者、何也、北方之中、吾能深扃固鍵、則三田九竅、清淨而無漏、其一津一氣結矣、經曰、飛昇上天駕玉輪、晝夜七日思勿眠、何也、六陰六陽七復之數、內鍊金丹之火候者也、勿眠者、皆澄湛其真思、不可昏昧盛衰者也、百穀者、土地之精也、止能養形而已、語曰、子欲不死、腸中無滓、子欲長生、腸中常清、故宜食太和之精氣焉、夫欲實其腹、先虛其心、心主靜者也、氣主動者也、故通乎道者、翱翔海宇之外、而心常寧焉、休息乎窈冥之間、而氣常運焉、靜然後能契乎虛、虛極則瑩、瑩極則明、明極則徹、徹則天地之大、莫能逃乎方寸矣、心者、神之宅也、口者、神

之牖也。心運則目開。心住則目閉。故晝燿景。暮閉藏。則通利華精、而陰陽調矣。榮衛二氣、注行乎六合。隱於卯酉。藏于二腎。腎之左玉房也。太和眞人居焉。腎之右金室也。太玄玉女居焉。北斗者、內有四輔。外有三杓。常混合於氣海。氣海者、初九潛龍建子之位也。經曰。知雄守雌可無老。何謂也。雄者、火龍也。善食夢金黃芽。其性好動而不息焉。雌者、水虎也。善食紅銀白雪。其性好馳而無定焉。通乎道者。使龍虎潛交。餌之以紫金黃芽。養之以紅銀白雪。故得雄依雌戀。虎伏龍潛。自然風雨順序。天地之功成矣。心精專、則內不傾。上合三焦而下玉漿。取津于玄牝。入于明堂。既于其喉。神明通矣。斯乃下有還丹。則必上烹元液。使陰蒸而陽生。火抽而水添。循環而不止。何以取津乎。攪漱舌之下、則波濤自滿。嚥之、則注于丹海矣。大功欲成者。其邪關外塞。命關中開乎。肺者、主乎榮衛二氣。其在于腎。是爲金水相生、父子之道也。行三十六咽於玉池。則百脉通而血液滋矣。此七返者也。何謂也。腦臟則成雲。降口則成水。傳肺則成唾。傳心則成血。傳肝則成精。傳脾則成液。傳腎、則成二脉而爲陰精陽粹者也。金津玉液者、陰陽之新生也。夫能上經七返。傳入于二腎。下變九還。傳至于臍。上下往來而不息。於是爲瓊漿玉霜者歟。大功漸著。則元氣充實。八素之液流通。其腎受精。貫于五內。更九九之眞火。氣滿候足。則金丹成矣。

太極篇

身有橫津。太極之根。蘖其中實。形可長存。

東陽子曰。人受中氣以生。與天地同於一稟者也。曷曰。曷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者、大中之謂也。春秋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人之就胎。其腎先受形焉。次之以生五藏。故腎爲命門者也。其左爲少陽。爲天、爲日。其右爲太陰。爲地、爲月。是一身之太極判而始生者也。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太極常若也。人之所以長生久視者。以中氣不失也。故古先至人言養生者。以身之中謂之黃庭焉。黃者、中之色也。庭者、中之所生也。正當二腎之間者也。其上至于魂庭。魂庭者、肺也。其下至于關元。關元者、氣海也。上下在臍各三寸。前對生門。後直密戶。生門者、臍也。密戶者、精室也。其中氣液流通。上極于泥丸。下至于衝端。三元、九宮、八眞、二十四景。悉以黃庭爲之主焉。人之有黃庭。卽天地之有太極。老氏之謂谷神也。谷神者、何謂歟。谷言其虛。而受神之所藏也。玄牝者、二腎也。其左爲玄。玄者、天之色也。其右爲牝。牝者、地之類也。天地呼吸之氣、出入於此。故曰。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此所謂胎息者也。審能修之常存而勿失。雖與天地並焉可也。然修之豈易也耶。其必有道焉。要之。運用不過乎心。保藏不過乎腎。涵養和會不過乎脾。致一守靜。眞精力久。則必有得矣。故修之之道。以祕嗇眞氣爲本。洩者、其大忌也。經曰。閉絕命門。保玉都。百年方酢。壽有餘。可不戒哉。吾觀之。下三寸、是爲橫津。化爲精水。流溢于外焉。閉之唯在乎重密。重密則精氣固矣。此吾之眞氣者。得不兢兢謹護、以保持也哉。

火候篇

內丹之基。資火乃成。周天之度。勿失常經。

至游子曰。開氣二十有四。其數足矣。出則復閉。用赤龍右攪之者七。左攪之者九。漱者十有六。琢齒者二。於是分三咽焉。先右、次左、次中。此陰爻者也。閉氣三十有六。其數足矣。出而復閉。用赤龍左攪之者七。右攪之者九。漱者三十有三。琢齒者三。於是三咽焉。先左、次右、次中。此陽爻者也。凡閉氣一百九十二。以火二八兩煅之。所謂火候者也。

水火篇

火本司天。水本司地。一升一降。用乃既濟。

至游子曰。人身有三昧之火焉。一曰君火。是爲上昧。其心是也。二曰臣火。是爲中昧。其腎是也。三曰民火。是爲下昧。具勝朕是也。今之所行者。有曰長生之火。有曰周天之火。是火者、不知斂散之法。則炎上而爲孽矣。古詩不云乎。本因敲石光。遂致烘天熱。其是之謂歟。大抵火不可以撫也。大能去三尸。斯不死矣。小能去九蟲。斯不病矣。要知以歸宿而後可也。夫孰知水之功哉。水之在人也。爲汗、爲涕、爲血、爲溲、爲矢、爲涎、爲沫。此數者、皆水之在人而外駕者也。其在內也。腦爲髓海。心爲血海。丹田爲氣海。脾胃爲水穀之海。百體則百川也。四海流通、則百川灌盈矣。莊子曰。水之性。不雜則清。不動則平。營閉而不流。亦莫能清矣。故曰。戶樞不蠹。流水不腐。亦其理歟。劉高伯所以作活法也。游子瞻居乎白鶴之峯。聽乳泉而賦之。其理深矣。惜乎。能言之而不能行也。學者於是當明水火既濟之法。夫火在心。爲性者也。水在腎。爲命者也。二者實相須以濟焉。腎之水。非心之火養之、則不能上升矣。心之火。非腎之水藏之、則不能下降矣。夫能長養成就。上蹤下蟠。旁通曲引于三元、九宮、五藏、百節。斯可以保固而長存者也。是以崔子曰。定中如得水火透。便是長生不死人。

坎離篇

厥陰生坎。厥陽生離。深明其用。久視之基。

至游子曰。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在人之身。其心、則天也。其腎、則地也。相去八寸四分。合乎天地之數者也。故天氣下降。則心氣下至于腎。腎爲坎者也。地氣上升。則腎氣上至於心。心爲離者也。天地交泰。萬物生焉。坎離既濟。黃芽出焉。以類推之。離爲陽、則坎爲陰也。離爲日、則坎爲月也。離爲火、則坎爲水也。離爲性、則坎爲命也。離爲龍、則坎爲虎也。離爲奇、則坎爲偶也。離爲鉛、則坎爲汞也。離爲液、則坎爲氣也。昔海蟾子以謂五行四象者。卽坎離之訣也。吾觀日魂月魄。晝夜相隨而不停。性命關連而人不知。若能明天地升降之運。知日月交合之宜。氣中生液。液中生氣。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則坎離成矣。惟茲要訣。人罕知焉。自然所閱方外士。其數千百矣。其說不過咽津、行氣、存想、胎息、周天、火候而已。行年六十有四。遇海蟾子。於是瀟然而悟。平日所聞皆非也。然則其要何哉。有二八兩之藥。傳送于爐鼎。使龍虎交加。千萬遍而不止。則大丹於是就矣。呂公詩云。有人問我長生法。遙指天邊日月輪。眞知言哉。

甲庚篇

東西定位。金木既彰。于寅于申。鍊之有方。

至游子曰。論子午者多矣。子者、北坎。太陽之水也。吾觀乎天文。上屬玄枵之墟。當女虛危之舍。下應乎齊

之野。在於人、其配腎焉。推於卦氣、爲復之卦。一陽始生之時也。午者、南離。陽明之火也。吾觀乎天文、上屬鶉火之躔。當柳星張之舍。下應乎周之野。在於人、其配心焉。推之卦氣、爲姤之卦。一陰始生之時也。子雖爲陰。一陽生於其中。謂之陰中有陽焉。午雖爲陽。一陰生於其中。謂之陽中有陰焉。此學者所共知也。夫學者以一陽之初動。元氣上升。皆知握固盤膝、升身進火。運金精於髓海。滿神水於高源。鼻氣綿綿。內安神識。至丑而止。俟元氣傳至於亭午之時。而合於心火。此水火之交感者也。以一陰之初動。液血迎合。皆知盤足疊手。安定心神。鼻氣綿綿。滿口含津。勿吐勿咽。運心之火。上合於玉液。交心腎之氣。成既濟之功。至未而止。俟心血傳至於亥子之時。而合於腎水。此水火之還元者也。默然旋斡其功。自謂能行子午而交龍虎矣。夫行子午之功者。蓋欲交龍虎而還大丹。然龍虎未有不能生之而能交之者也。故行子午之功。必在乎生龍虎。其妙本乎鍊甲庚者也。試勝論之。鍊甲庚者、何也。或以謂甲寄在寅。寅者、火之所生、而王於午。本東南之氣也。是爲液血變化之方。陽龍生成之地。故鍊甲必於寅之時焉。庚寄在申。申者、水之所生、而王於子。本西北之氣也。是爲精血變化之方。陰虎生成之地。故鍊庚必於申之時焉。是爲龍虎所生之方。而不知所以生龍虎之妙矣。夫火生於寅、而王於午。其後受胎養於丑者也。水生於申、而王於子。其受胎養於未者也。凡物未有不先受胎養、而有生、有王也。前人行子之功。至丑而止者。丑、寅東北之卦也。並處於艮宮。其氣均平。傳送爲近。蓋丑之初時。神水漸降於華池。當以舌攪于上腭。行咽飲於重樓。玉液低迤。蹲於重樓。則甲之木、受玉液而傳養矣。甲有所養、則肝之木生。肝之木生、則傳之於心。至此、則心之火王焉。是以玉液傳至於午地。感心之火而化血。謂之陽龍也。行午之功。至未而止者。未、申、西南之卦也。並處于坤宮。其氣均平。傳送爲近。未之時。真藥將聚於金鼎。則鼻之息多入少出。固真火於脾之土。真火既傳養於脾之土。則庚之金、復受脾之土而傳養矣。庚有所養、卽肺之金生。肺之金生、則傳之於腎。至此、則腎水王焉。故心之血傳至於子地。感陰氣而化精。謂之陰虎也。是以太白眞人歌曰。五行顚倒術。龍從火裏出。陰陽不順行。虎向水中生。呂公曰。陽龍還向離宮出。陰虎仍從坎位生。太上內日月經曰。元氣入心。化爲血焉。血者、精之源。神之母。流陰入于腎宮。則化爲精。信乎鍊甲庚、生龍虎之妙。誠本乎丑未也。然神水降於華池。謂之玉液。行咽飲於丑之時者。何以證之。鑑寶道要曰。東園扶桑未曉。升身漸過重樓。驟馬數游宇宙。少男止至揚州。長少男也。揚州者、丑之地也。吾觀乎天文。丑者、上屬乎星紀之躔。當斗牛女之舍。下應揚州之地者也。張平叔詩曰。金鼎未留朱裏汞。玉池先下水中銀。則行咽飲於丑之時也。明矣。然液血聚於金鼎。謂之真藥。行咽飲於未之時者。何以證之。鑑寶道要曰。採藥須臨玉兎。成親必在黃婆。俟至雍州相見。泰送一曲陽歌。又曰。西南火。入雍州。何也。玉兎、金精也。黃婆、脾土也。其坤、西南之位也。雍州者、未之地也。吾觀乎天文。未者、上屬鶉首之躔。當井鬼柳之舍。下應雍州之地也。張平叔詩曰。要知產藥川源處。只在西南是本鄉。此行養火於未之時也。明矣。夫生龍虎之妙。在乎鍊甲庚。以成之。而收功於子午焉。行子午之功。而味此機要。則惡能成其變化哉。雖然。遠者行修鍊以通關節。非一日之力而後至也。探微妙以換凡胎。其悟必有因乎。吾嘗權其至當、曰。運河車之正氣。泝尾閭。衝夾脊。透玉京。和二物於泥丸。還大丹於丹竈。奪造化之機。成長生之道者。不過鍊甲庚而已。豈不祕哉。

墨子

附篇目考

墨翟 撰
畢沅 校註

墨子敘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逸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讀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反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滋音淫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權。不可昏識。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實用焉。皆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貉之閒。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閒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皷。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類。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蔡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賊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亡之訓。劉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琴香閣。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以星術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術以固陋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翼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誣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間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蓋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窕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子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

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又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及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偶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溪，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衍撰。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魯守禦務備，所著書漢志七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曾鞏曰：二卷，親士至經說十三篇，明嘉靖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漢志合，調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共八篇，查楊倞篇名總計之，宋則宋見全書也，明刻文多疏漏，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子，

戰兢作干華原有擬誤，韓非子曰：桀有侯喜，紂染崇侯也。所論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蓋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亦非盜詐也，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衾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己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固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腕，原作臂，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鑽，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真之褒。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期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耶作翻，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遂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夜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强自力矣。

甘瓜苦蔕，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下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尚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揚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因墨翟，須聲，子罕作子冉，並其生稍後孔子，而先知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寡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長孟尹仗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孟，荀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案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篇譏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大旨猶以倍叛之心亦視榆棺三寸，衣衾三領，爲刻餘師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翻諸儒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廟，其以此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亡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同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誣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詆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錢曾讀書敏求記

墨子十五卷，酒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酒溪之言如此，予廢宏治己未傳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即此歟，酒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墨子卷之一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
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校注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字云、士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玉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脩身篇、無稱子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舊與上通、攝、合也、謂合諸侯、郭璞注爾雅云、聶、合、攝同聶、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舊曰安其大醜、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敗。李善文選注云、河上公注老子云、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肯苟安、如好利之不知足、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言自處于難、卽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衆人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究其情。究、究同、舊云內者不究、雖雜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佚不怨、彼有自信者也。是故爲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爲其所欲。而免其所惡者也。是故偪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與偪臣同、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禮記云、言容詻詻、鄭

君注云、敎令嚴也、說文云、論、訟也、玉篇云、魚格切、分議者延延。而支苟二字疑誤、者諮諮焉。可以長生保國。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喑。當爲瘖、說文云、瘖、不能言也、喑、宋齊謂兒泣不止曰喑、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喑、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喑亦是、遠臣則唫。與噤音義同、史記灌通曰、吟而不言、索隱云、吟音巨蔭反、又音琴、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饋字假音、如齊人歸女樂之歸、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顏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五刀。此其錯。言磨錯之利、錯者必先靡。挫靡爲韻、靡字麻聲、是以甘井近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近伐。此伐爲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爲韻、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故江河不惡小谷之滿已也。故能大。聖人者。事無辭也。物無違也。故能爲天下器。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舊云、非一源也、據初學記江引此、增二字、義引此、與舊同、藝文類聚引作非一水之源、北堂書鈔引作非一源之水、古無源字、本書脩身云、原濁者流不淸、只作原、此類俗寫亂之、非舊文也、千鎰之裘。鎰从金、俗寫、本書貴義云、待女以千盆、只作盆、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非一狐之白也。夫惡有同方取不取同而已者乎。舊脫如爲、言聖人之與士同方相合、猶江河同源相得、烏有不取諸此而自止者、蓋非兼王之道也。是故天地不昭昭。大水不潦潦。說文云、潦、雨大貌、然此義與明瞭同、老子云、水至淸則無魚也、大火不燎燎。王德不堯堯者。說文云、堯、高也、从垚在兀上、高遠也、白虎通云、堯猶嶢嶢、至高之貌、乃千人之長也。其直如矢。其平如砥。不足以覆萬物。是故谿陝者速涸。說文云、涸、渴也、讀若狐貉之貉、逝淺者速竭。墝埆者、墝埆當爲磽确、磽、磐石也、見說文、俗寫从土、何休公羊學曰、磽埆不生五穀、其地不育。王者淳澤不出宮中。則不能流國矣。

脩身第二 脩、治之字从彡、从肉者脩脯字、經典假借多用此、

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爲本焉。喪雖有禮。而哀爲本焉。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無務豐末。近者不親。無務來遠。親戚不附。無務外交。事無終始。無務多業。舉物而闇。無務博聞。是故先王之治天下也。必察邇來遠。君子察邇而邇脩者也。見不脩行、句見毀、句而反之身者也。此以怨省而行脩矣。譖慝之言。玉篇云、慝、他得切、惡也、經典多此字、古只作匿、無入于耳。批扞之聲。說文云、扞、忮也、玉篇云、忏、古安切、又胡旦切、擾也、無出之口。殺傷人之孩。當讀如根荄、無存之心。雖有詆訐之民。說文云、詆、訶也、訐、面相斥罪也、玉篇云、詆、都禮切、訐、居謁切、攻人之陰私也、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日逾。設壯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字當爲義、說文云、義、墨翟書義从弗、則漢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从俗改也、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者。無以竭恭。出於

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髮隳字當爲墮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果、成也。據財不能以分人者。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本不固者末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本字之假音。說文云、朩、木之曲頭不能上也。雄雄猶頭而不脩者其後必惰。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从耒、非。玉篇云、耗、呼到切、減也。敗也。詩云、耗斁下土。又云、耗正作秏。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爲多而務爲智。無務爲文而務爲察。故彼智當爲非。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也。皆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說文云、情、人之陰气有欲者。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尋、習。忘名忽焉。可以爲士於天下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 呂氏春秋有當染篇、文略同。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此字。而已則呂氏春秋無此字。爲五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爲五色。太平御覽引作五入則爲五色。故染不可不愼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越春秋事類賦俱作治國亦然。又節文。舜染於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者也。楊倞注荀子云、老子姓李、字伯陽、號耼、著書五千言。案此云舜染則非盡也。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爲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推哆。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愼大云、桀爲無道、干辛任威、陵轢諸侯、以及兆民、高誘曰、干辛、桀之諛臣。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桀侯與之爲惡。則行義又作干莘、同。說苑推哆。本皆明鬼云、王手禽推哆大戲、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古今人表作推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作虢、云虢、榮二卿士、榮夷終。一本作公、史記云、厲王好利、近榮夷公。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作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此戮字假音。舉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作郤、疑當爲郤、晉有郤氏。楚莊染於孫叔沈尹。呂氏春秋作沈尹蒸、又贊賢有沈尹莖、楚莊王欲以爲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又尊師云、楚莊師孫叔敖沈申巫、高誘曰、沈縣大夫、新序作沈尹竺、案申尹莖巫竺皆字之誤。吳闔閭染於伍員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高誘曰、文氏之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濮公孟子云之斯事、諸史記云毆諸、音之緩急。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夫種、文氏字子禽、楚之鄒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長柳朔王胜。呂氏春秋、胜作生、字當誤、高誘注云、吉射、晉范獻子鞅之子昭子也、張柳朔王生、二人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作黃籍秦、非、高誘注云、寅、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子也、黃籍秦、高彊其家臣、高彊、齊子尾之子、奔晉爲中行氏之臣、史記索隱云、案本籍秦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

於王孫雄、當疑作雒。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嚭、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知伯搖一本作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魏義偃長、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之後、魏得中山以邑之、義、長、其二臣。宋康染於唐鞅佃不禮。呂氏春秋、佃作田、是、禮作醴、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家呂氏春秋作皆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擾字之誤、經典通用此。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當。性當爲生、一本作在、誤。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治。則段干木、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於子夏、段干木、禽子、呂氏春秋云、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此稱禽子、則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傅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古文當作刁、非、玉篇云、刀、丁幺切、亦姓、俗作刁。詩曰。必擇所堪。堪當爲湛字假音。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

法儀第四 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法、今文省、此借爲法度之義。儀、儀知天儀之儀、說文云、檥、榦也、儀與檥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有法。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挂正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爲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頡篇云、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也。放與仿同。猶逾己。逾、勝于己。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如同。天下之爲父母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爲學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爲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爲治法。然則奚以爲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爲法。動作有爲。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爲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犓羊、當云牛羊。豢犬豬、說文云、犓、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圈養豕也、玉篇云、犓、則俱切、今作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爲酒醴粢盛。潔字正作絜、說文云、潔、瀞也、粢、稻餅也。說則粢盛之字作齍。以敬事天。此不爲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曰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

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僇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爲竟。本書耕柱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祿。游者愛佼。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爲尗）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爲韻）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爲韻）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主御爲韻）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漢書食貨志云。貢攜餽饋。師古曰。餽亦饋字。言須饋餉）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作飢。誤。此飢饉字）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爲饑。蔬不孰爲饉。果不孰爲荒。與此異）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饔字。說文云。饔孰食也）而不盛。徹驂騑。（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在中曰服。在邊曰騑）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涂道之脩遠。只作涂。芸。耘省文）馬不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从高隊也。非。讀如陪）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于其子）此疚於隊。其可無察邪。故時年（說文云。年穀孰也。故曰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爲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山權數云。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主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餓甚矣。（離讀如罹）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

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猛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殺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爲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爪守爲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爲棺椁。（舊作槨。俗寫）多爲衣裘。生時治臺榭。（當爲謝。荀子王霸云。臺謝甚高。楊倞曰。謝與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謝本亦作榭。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按單音丹。單盡也）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離讀如罹）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蓋夏書佚文。故辭義略同）

辭過第六（辭受之字从受。經典假借用此。過謂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五者之過也）

子墨子曰。古之民（太平御覽引作上古之民）未知爲宮室（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故聖王（太平御覽引作人）作爲宮室。爲宮室之法（太平御覽引作制）曰。高足以辟潤濕。（辟。避字假音。邊。太平御覽引作中。若）足以圉風寒。（劉逵注左思賦引作禦。太平御覽引作禦。玉篇云。圉禁也）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宮牆之高。（太平御覽引作牆高二字）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止。（謹。僅字假音）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爲也。（此下舊有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云云。今移。役。當云以其常役。上脫三字）循其城郭。則民勞而不傷。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民所苦者非此也。苦於厚作斂於百姓。（舊三十九字在作誨婦人治之下。盧學士校云。當在此。今移）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生。（太平御覽引作以便生）不以爲觀樂也。作爲衣服帶履。便於身。不以爲辟怪也。（辟。僻字假音）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已上六句。太平御覽節）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藝文類聚引作衣皮毛。非）帶茭。（說文云。茭乾芻）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凊。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情。故作誨婦人。治（已上舊有役脩其城郭云云四十八字。今移前）絲麻。梱布絹。（梱字當爲稛。說文云。絭束也）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中讀去聲）足以爲輕且煖。（文選注引作暖）夏則絺綌。輕且凊。（已上七字舊脫。據北堂書鈔增）謹此則止。故聖人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北堂書鈔引云。以適身體。以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何則。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

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贍。高誘曰。贍。足也。贍讀如澹。然無爲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爲衣服。則與先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麗之衣。鑄金以爲鉤。珠玉以爲珠。當珍與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爲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時。索食而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爲美食鵠蒸鴈蒸魚鼈。太平御覽引此。炙作蒸。鼈作鱉。大國累百。小國累十。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引改。美食方丈。太平御覽作前則方丈。自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饐。饐者腐食之名。是也。饐說文云。飯傷溼也。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當爲餒。說文云。餒。餓也。雖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爲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上一本如此。足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饑。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故爲姦衣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云。而國亂矣。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牡牝雄雌也。眞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衆。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衆。而惡其寡。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繁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爲樂。昔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竽瑟之樂。農夫春耕夏耘。說文云。耘。除苗間穢也。蘊或字。此省文。秋斂冬藏。古只作藏。息於聆當爲領。而太平御覽引作吟。是也。缶是缶字之壞。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爲樂。此譬之猶馬駔而不稅。太平御覽作駔。同。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茨。舊作

茅期。今據太平御覽改。且以爲禮。且以爲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脩舊作循。今以意改。九招。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據太平御覽增。呂氏春秋云。湯命伊尹作爲大護。歌其德。九招六列。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爲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爲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詳。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爲無智矣。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雖用樂而少。此亦無謂。子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二

尙賢上第八 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智行也。尙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尙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佐當爲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閒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遠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舊作貴。一本如此。者有高牆深

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言所從入之門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奔而殿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辟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未詳其地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廚之中，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爲宰，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事未詳，或以罝兔罝有公侯腹心之語而爲說，恐此詩即賦閎夭泰顛事，古者皆傳未謬，猶必有據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下疑脫一字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爲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盧云舊云尚賢之爲政本何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爲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賤者爲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爲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爲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爲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罰，相率而爲賢者，以賢者衆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作爲進賢。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之治國一本有家字也，蚤朝晏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飢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曰若法，若猶順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祿不厚則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予爵，舊作予爵，盧以意改孰能執熱，鮮不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

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也。譬之猶執熱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唯毋得賢人而使之，毋讀如貫習之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頒賜之頒裂地以封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舊爲寧，經典通用此憂慼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爲政，高予之爵，而祿不從也。夫高爵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貧，一本如此於政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爲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爲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舊作姣，說文云：佼，好也，玉篇云佼，狡猾也夫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豈必智且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日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予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爲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爲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

且以尚賢爲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據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爲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爲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集解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一說在今山西永濟縣，高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濟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有嬀墟，云生舜處也及嬀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不同陶河瀕，此古瀕字，見說文，史記集解云：皇甫謐曰

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青州濟河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濮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也距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則何必定陶方得爲舜陶之陶也斯或一焉按守節說本水經注是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縣爲強也漁雷澤太平御覽王海引作漁澤地理志河東郡有漁澤應劭曰澤在西北通典云澤州陽城縣有漁澤水史記集解云鄭元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案今山西永濟縣南四十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堯得之服澤之陽服澤疑蒲澤舉以爲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尹、有莘氏女之私臣俟當作藝玉篇藝蘖二同色臻切有藝國說文云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媵女案呂氏春秋本味云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烹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於是請取婦爲媵有侁氏喜以伊尹爲媵送女高誘曰侁諸曰莘有莘在今河南陳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陳留風俗傳云縣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或云在陝西郃陽非親爲庖人湯得之舉以爲己相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傅說被褐帶索庸史記索隱引作傅巖孔安國書傳云傅巖在虞虞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猶氏十里河西岸矣坂下候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爲三公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爲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賢使能爲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賞之立爲天子以爲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爲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爲政乎天下也兼而惡之從而利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爲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爲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案在今山東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絀用弗成亦止見有所不及耳帝亦不愛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晉作蘇蘇在下明明不常孔晉不作棄傳云輔相此當作蘇蘇寡不蓋孔晉作侮德威維威孔晉作畏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晉名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孔晉哲作折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殷孔晉亦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誠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遂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鄉讀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窕一本作窕乘小用之則不困惛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岸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堣固堣訓結土堅牢之貌以脩久也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強今王公大人將焉取挾震威強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爲甚欲死爲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焉即權字省文史記或作權漢書或作藝皆調數自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尚賢政之本也留云不可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爲政其國家百姓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爲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此爲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爲必忠信之士喜不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爲政毋同慎下同其國家百姓使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大一本作夫以爲政於天下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爲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衆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占通爲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同材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瞽者而使爲行人聾者而使爲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灰於常陽疑即恒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爲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爲莘氏女師僕僕供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氏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昔者傅說居北海之洲蓋正義云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洲當爲州圜土之上史記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傳云說賢而賤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故此云圜土也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爲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

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爲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面同能。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尙賢。欲以爲政。故舊之竹帛。琢之槃盂。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作吁。來。有國有土。孔書國作邦。告女�businessmen刑。孔書女作爾。�businessmen作肆。在今而安百姓。孔書而作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作何擇非人。勿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而不字作非。能擇人而敬爲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尙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賢臣字假音。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疑當从目。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爲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避。莫若爲賢。爲賢之道。將奈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爲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爲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者焉。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人骨肉之親。雖有暴、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使百姓皆攸一本作效。必解體。沮以爲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厲臭餘財臭。讀當文。而不相分賚也。隱匿良道。匿即慝字。臭文。隱匿之字。亦寫从心。知經典慝惡字即匿也。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饑者不此下有脫文。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皐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夭、泰顛、南宮括、散宜生。封梅文王子。黃里。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龜黃騮青軒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登仲而遂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說苑作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之庶民皁。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故尙賢之爲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墨子卷之三

尙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尙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舊作非是也。字倒。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死徐財。不以相分。舊本死俱作列。非。說文云。死。腐也。或从皮。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虞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當爲正。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設立之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政文云。畫界也。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既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設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既已具。天子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如同。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一本作必。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

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烝字之假音菑不精因也見說文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滂同臻太平御覽作臻史記三王世家云西湊月氏正義云湊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爲五刑誓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數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網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尙同其上者也

尙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蔽厥財不以相分薄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爲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爲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爲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爲天下博大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厭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聖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則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

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萬民以尙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作子一本如此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尙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戾疹字之假音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尙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本書多作粢俗从水以祭祀天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潔牲不敢不腯肥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敢不中幾讀如關市譏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爲正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尙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據後文增舉事成入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之以五刑然苗舊作蚩據下改昔者聖王制爲五刑以治天下文選注引此云審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疑此刪脫文遂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道書云遂之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靈練否弗折制音同唯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作戮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爲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爲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爲讒賊寇戎則此豈口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爲讒賊寇戎故古者之設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相年當爲卿年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大夫師長輕當爲卿說云下篇作卒以輕字誤也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爲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舉措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爲若此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譽讀如舉宗於父兄故猶以爲左右置以爲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衆之所非曰人衆與處於衆得非則是

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衆之所譽曰人衆與處於衆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衆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尙同而譏與能同爲說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尙同今據增以爲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爲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通情請脫故字今據增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爲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爲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爲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己視聽使人之心助己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己動作助之視聽者衆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謀慮之所及者遠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尙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辟王同載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此尙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尙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尙同下第十三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避然計國家百姓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據下文改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爲政若此國衆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奈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尙同一義之可而爲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爲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者苟百姓爲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衆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鬬而薄舊作薄一本如此若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爲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爲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爲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爲未足獨左右其君

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爲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爲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爲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賊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焉上以若人爲善將賞舊作賞一本如此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譽是以爲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也上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唯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之毀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一天下之義將奈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編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家不以告亦猶惡賊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編一本如此下同若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既已治國之道蓋此已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天下作國之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者亦猶惡賊國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之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蓋此已邪則未也天下之爲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一本無此字是尙同於天子天子亦爲發憲布令於天下之衆曰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得且一本作則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一本無此字非而同歟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天下既一本作計非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尙同於天故當尙用之爲說也尙同一本作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窕窕雜云窕閒也猶云無間小用之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尙同爲政故天下治何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孔書無此文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右羽翼者皆良外爲之人助之視聽者衆故與人謀事先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二字一本作先其

譽令聞，先人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操也。（舊脫此字，一本有。）強也。夫唯能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爲聰耳明目與，豈能一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爲寇亂盜賊者，周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爲政善也。是故子墨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之，敦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爲政若此，雖（疑作唯，以意改。）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當云不可不察。尚同爲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之要也。）

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兼愛中第十五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所以爲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爲事者也。然則天下之利何也？天下之害何也？子墨子言曰：今若國之與國之相攻，家之與家之相篡，人之與人之相賊，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調，此則天下之害也。然則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愛生耶？子墨子言：以不相愛生。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相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然則兼相愛、交相利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子墨子言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士君子，特不識其利辯其故也。今若夫攻城野戰，殺身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苟君說之，則士衆能爲之，況於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特上弗以爲政，士不以爲行故也。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太平御覽引作大夫二字，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舊作劍，據太平御覽改。練帛之冠，太平御覽引作服，故文公之臣，太平御覽引此練作大，入以見於君，出以踐朝。淮南子齊俗訓云：晉文君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于海內。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爲之也。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而國多餓人。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太平御覽引此一作三，腸舊作腹，據太平御覽改。忍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饋黑之危。無非古字，當爲黎，呂氏春秋行論云：馮宜爲司空，以通水潦，顏色黎黑，具作黎，王篇云：黎亦作黎。是其故是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勾踐好士之勇，教訓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鼓聲之字从支，鼓鼓之字从攴，而進之。苟此下有曰字，皆文士聞戰鼓聲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百餘人。越王聲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爲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爲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夫愛人者，人亦從而愛之；利人者，

墨子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愛好之字作愛，从夂者，行兒，經典通用此。

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弗能治。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一本云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一本云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盧云下有愛字。人若愛其身，惡施不慈？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有。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亡有。二字舊倒，非下同。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

人亦從而利之。惡人者。人亦從而惡之。害人者。人亦從而害之。此何難之有焉。特上不以爲政。而士不以爲行故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不可行之物也。譬若挈太山。越河濟也。此齊字當爲濟。即出山西逼曲縣王屋山之沇水也。从齊者石濟水。出南陽絲貫垣縣也。子墨子言。是非其譬也。夫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有能行之者也。況乎兼相愛。交相利。則與此異。古者聖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西河在今山西陝西之界。漁竇疑即龍門。以泄渠孫皇之水。未詳其水。北爲防原派注。疑即雁門派水也。后之邸。未詳。疑池之竇。即摩沓河。出今山西繁畤縣。古無池字。即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爲沱也。洒爲底柱。說文云。洒。洗也。洒假音字。水經云。砥柱山在河東大陽縣東河中。括地志云。底柱山。俗名三門山。陝石縣東北五十里黃河之中。案在今山西平陸縣東五十里三門山東。鑿爲龍門。水經云。龍門山在河東皮氏縣西。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山在今河津韓城二縣界。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貉。非攻中作絡。是疑左傳云。狄之廣莫。于晉爲鄗。廣即少廣。莫即貊也。東方漏之陸防。漏防疑即大陸。在今山東鉅鹿縣。孟諸之澤。澤在今山東虞城縣西北十里。有孟諸臺。據商邱縣界。水經云。明都澤在睢陽縣東北。明孟諸。都音相近。流爲九浍。此其字之假音。爾雅云。水注溝曰浍。說文以浍爲水名。案九浍。即九河也。以楗東土之水。說文云。楗。門限。則此道曹限也。玉篇。楗。渠偃切。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文選注云。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里。今案江南吳。吳江。宜興。武進。無錫。浙江烏程。長興七縣。皆湖此湖也。以利荊楚于越。四字舊作楚荊越與。據文選注改。南夷之民。江淮海在荊。五湖在越也。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昔者文王之治西土。若日若月。乍光于四方。于西土。不爲大國侮小國。不爲衆庶侮鰥寡。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說文云。黍。黏也。从禾从雨。黍者雨而稷之故田失謂之黍。夫穡與黍通。天屑臨文王慈。漢書武帝紀云。屑然如有聞。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獨無兄弟者。連同鰥。音相近。字之異也。經典或作鰥。或作矜。皆假音。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此文王之事。則吾今行兼矣。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或爲隊。穡天子傳云。鄗山之隊。玉篇云。隊。以醉切。掘地通路也。或作鑿。案隊隧字皆說文闕字之省。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吾今行兼矣。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忠一本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舊云士寓士字衍。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爲也。

兼愛下第十六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爲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一本作傲。賤。此天下之害也。人與爲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又與舊云人與。今人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

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爲政此字據上文增。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水救火也。一本作火救水。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相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籍爲人之國。若爲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爲彼者由爲己也。由同猶。爲人之都。若爲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爲人之家。若爲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爲彼猶爲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鄉字省文。說文云。鄉。不久也。鄉君注儀禮云。鄉。猶也。仁人之是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吾本原別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方也。乎。舊作平。以意改。今吾將正求興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爲正。是故以聰耳明目相爲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爲動乎。此下有爲乎。一本無。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爲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下之士。舊作事。一本如此。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難哉。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面進之。誰以爲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舊爲埋。說文云。藏。瘞也。本書或作瘞。別士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爲高士於天下者。必爲其友之身。若爲其身。爲其友之親。若爲其親。然後可以爲高士。一本有於字。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飢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一本有士字。是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說文云。嬰。頸飾也。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往來及否未可識也。然即敢問。不識將惡也。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哉。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此言而非兼。擇即取兼。即此言行。舊作兼。一本如此。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面進之。誰以爲二君。使其一君者執兼。使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吾惡能爲。吾萬民之身。爲吾身。此秦一本作大。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上之無幾何也。譬之猶駟馳而過郤也。郤。舊作隙。據文選注引作郤。云古隙字。郤即卻也。說文云。隙。壁際孔也。卻。節卻也。節卻。言節之會。亦際之意。皆通。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

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一本如此）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一本如此）萬民之身、後爲其身、然後可以爲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飢、即食之、寒即衣之、疾病侍養之、死即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之二君者、言相非而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敵問、今歲有疫、萬民多有勤苦凍餒、當爲餓、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爲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取兼、二字舊脫、據上文增、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也、猶舊作獨、一本如此、未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爲哉、吾譬兼之不可爲也、猶挈泰一本作太山以超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爲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泰山以超江河、自古之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今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太平御覽引有以字、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孔書云、曩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泰誓爲然、雖禹誓大禹謨文云禹誓者、禹之所誓也、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孔書作命、非惟小子敢行稱亂、孔書無此八字、蠢茲有苗、用天之罰、孔書無此四字、若予既率爾羣、以征有苗、孔書作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蓋出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惟禹誓爲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湯語文、惟予小子履、孔書作肆台小子、敢用元牡、告於上天后、孔書作上天神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非此文、是湯禱旱文、孔書亦無此十字、未知得罪于上下、孔書作未知獲戾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皆與孔書之意、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俱與孔書微異、孔安國注論語、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國語、內史過引湯誓云、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即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湯取法焉、且不惟誓命與湯說爲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底、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若吾言非語道之謂也、古者文武爲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爲親度者、吾不識孝子之爲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illegible]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illegible]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

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爲遇、一本作爲、而不足以爲正乎、姑嘗本原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愛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爲難而不可爲邪、嘗有難此而可爲者、昔荊靈王好小要、舊作腰、[illegible]非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儋不踰乎一、固、一本作踰、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顯矣、玉篇云、顯、幽也、言其難見、故焚身爲其難爲也、然後爲之、舊無後文、當爲句、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上也、昔者晉文公好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韋之冠、且苴之履、且當爲粗、入見文公、出以爵之朝、故直服爲其難爲也、然後爲、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舟、直服、此天下之至難爲也、然後爲、而上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爲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爲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爲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王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爲人君必惠、爲人臣必忠、爲人父必慈、爲人子必孝、爲人兄必友、爲人弟必悌、當爲弟、此俗耳、故君子莫若欲爲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墨子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今有一人入人園圃（說文云園所以樹果種菜曰圃竊其桃李）衆聞則非之上爲政者得則罰之此何也以虧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鷄豚者其不義又甚入人園圃竊桃李是何故也以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入人欄廄（說文無欄字玉篇云木欄也）取人馬牛者其不仁義又甚攘人犬豕鷄豚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罪益厚至殺不辜人也拖其衣裘（拖讀如紽朝三拖之拖陸德明音徒云謂卑本作拕從可反拖即拕異文）取戈劍者其不義又甚入人欄廄取人馬牛此何故也以其虧人愈多苟虧人愈多其不仁茲甚矣罪益厚當此天下之君子皆以爲義其不義攻國則弗知一本作之非（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從而譽之謂之義此何一本作可是謂知義與不義之別乎殺一人謂之不義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說往殺十人十重不義必有十死罪矣殺百人百重不義必有百死罪矣當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謂之不義今至大爲不義攻國則弗知一本無此字是非從而譽之謂之義情不知其不義也故書其言以遺後世若知其不義也夫奚說書其不義以遺後世哉（奚說猶言何與）今有人於此少見黑曰黑多見黑曰白則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辯矣少嘗苦曰苦多嘗苦曰甘則必以此人爲不知甘苦之辯矣今小爲非則知而非

之大爲非攻國則不知而非從而譽之謂（舊上二字倒一本如此）之義可爲一本作謂是知義與不義之辯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也辯義與不義之亂也

非攻中第十八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情欲譽之審賞罰之當刑政之不過失是故子墨子曰古者有語謀而不得則以往知來以見知隱謀若此可得而知矣今師徒唯毋興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爲者也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穫斂今唯毋廢一時則百姓飢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今嘗計軍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撥劫（說文云撥木輔也幄當从木往舊作住一本如此而靡弊腑冷不反者腑即腐字異文冷爛音相近當爲爛）不可勝數又與矛戟戈劍乘車其所往舊作列生以意改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牛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脩遠糧食輟絕而不繼（輟俗作綴玉篇云輟同糧）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之不時飢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師盡不可勝計則是鬼神之喪其主后亦不可勝數國家發政奪民之用廢民之利若此甚衆然而何爲爲之曰我貪伐勝之名及得之利故爲之子墨子言曰計其所自勝無所可用也計其所得反不如所喪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銳且無殺而往得此然也殺人多必數於萬寡必數於千然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萬乘之國虛此墟字正文俗从土數於千不勝而入（舊作入以意改責汚敗於莒王逸注楚辭曰汚穢大也下旁而洼此窪字之假音入肆爲賴）然則土地者所有餘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盡王民之死嚴下上之患以爭虛城則是棄所不足而重所有餘也爲政若此非國之務者也飾攻戰者言曰（舊作也賈一本如此）南則荊吳之王北則齊晉之君始封於天下之時其土之方未至有數百里也人徒之衆未至有數百萬人也以攻戰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數千里也人徒之衆至有數百萬人故當攻戰而不可爲也子墨子言曰雖四五國則得利焉猶謂之非行道也譬若醫之藥人之有病者然（句今有醫於此和合其祝藥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藥之祝猶祝也見衆問或云祝藥猶言注藥非一本無祝字非也）萬人食此若醫四五人得利焉猶謂之非行藥也故孝子不以食其親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國於天下尚者（尚同上）以耳之所聞以目之所見以攻戰亡者不可勝數何以知其然也東方有莒之國者（今山東莒州其爲國甚小）間於大國之閒不敬事於大大國亦弗之從而愛利是以東者越人夾削其壤地西者齊人兼而有之計莒之所以亡於齊越之閒者以是攻戰也雖南者陳蔡其所以亡於吳越之閒者亦以攻戰雖北者中山諸國四字舊作且一不著何五字一本如此史記趙世家云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於膚施表作四年元和郡縣志云定州戰國時爲中山國中山之地方五百里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今直隸定州是其所以亡於燕代胡貉之閒者亦以攻戰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惡失欲舊作故以意改安而惡危故當攻戰而不可不非飾攻戰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衆是故亡我能收用我衆以此攻戰於天下誰敢不賓服哉子墨子言曰子雖能收用子之衆子豈若古者吳闔閭哉古者吳闔閭教七年（案

史記闔閭九年入郢吳越春秋云九年十月楚二師陳於柏舉即此事也奉甲執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林出於冥隘之徑。淮南子地形訓作澠阨高誘曰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則在今河南永寧縣史記魏世家云蔡攻冥阨之塞集解云徐廣曰或以爲江夏鄳縣又杜預注左傳云漢東之隘道括地志云石城山在申州鍾山縣東南二十一里魏攻冥阨即此山呂氏春秋淮南子九塞此其一也玉海在信陽軍東南五十里今在河南信陽州東南九十里戰於柏舉。在今湖北麻城縣元和郡縣志云麻城縣龜頭山在縣東南十八里舉水之所出也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也中楚國而朝宋與及魯。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齊。舍於汶上。戰於艾陵。在今山東泰安縣東南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夫差七年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繒大敗齊人。而葆之大山。東而攻越。濟三江五湖。史記索隱云韋昭云三江謂松江錢塘江浦江史記正義云顧野王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五湖見前而葆之會稽。今浙江山陰會稽山九夷之國莫不賓服。於是退不能賞孤。施舍羣萌。此萌字之假音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於教。遂築姑蘇之臺。七年不成。史記集解云越絕書曰闔閭起姑蘇之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顏師古注漢書云吳地記云因山爲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今江南蘇州府治及若此。則吳有離罷之心。越王句踐視吳上下不相得。收其衆以復其讐。入北郭。徙大內。圍王宮。而吳國以亡。昔者晉有六將軍。而智伯莫爲強焉。計其土地之博。人徒之衆。欲以抗諸侯。以爲英名。攻戰之速。故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車之衆。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謀爲既已足矣。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幷三家以爲一家而不止。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則韓魏亦相從而謀曰。古者有語。脣亡則齒寒。趙氏朝亡。我夕從之。趙氏夕亡。我舊作吾一本如此朝從之。詩曰。魚水不務。陸將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戮勠字假音辟門除道。奉甲興士。韓魏自外。趙氏自內。擊智伯。大敗之。事俱見韓非子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語曰。君子不鏡於水而鏡於人。鏡於水。見面之容。鏡於人。則知吉與凶。今以攻戰爲利。則蓋嘗鑒之於智伯之事乎。蓋尚音此其爲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非攻下第十九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所譽善者。其說將何哉。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譽意亡非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與。雖使下愚之舊二字倒以意移人。必曰將爲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譽之。今天下之所同義舊作養一本如此者。聖王之法也。今天下之諸侯。將猶多皆免攻伐幷兼。則是有譽義之名。而不察其實也。此譬猶盲者之與人。同命白黑之名。而不能分其物也。則豈謂有別哉。是故古之知者之爲天下度也。必順慮其義。而後爲之行。是以動則不疑。速通成得其所欲。而順天鬼百姓之利。則知者之道也。知讀爲智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焉率天下之百姓以農臣事上帝山川鬼神。利人多。功故又大。是以天賞之。鬼舊作鬼以意改富之。人譽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參乎天地。至今不廢。此則知者之道也。先王之所以有天下者也。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諸侯則不然。將必皆差論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

車之卒伍。於此爲堅甲利兵。以往攻伐無罪之國。入其國家邊境。芟刈其禾稼。斬其樹木。墮一本作壁其城郭。以湮其溝池。湮壅之字當爲堙攘殺其牲牷。燔潰其祖廟。勁殺其萬民。勁字从力覆其老弱。遷其重器。卒進而柱乎鬬。曰死命爲上。多殺次之。身傷者爲下。又況失列北橈乎哉。北謂奔北也北之言背也橈之言曲行謂逗撓罪死無赦。以譚其衆。說文玉篇無此字古字當與憚相近即憚字夫無兼國覆軍。賊虐萬民。以亂聖人之緒。意將以爲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殺天民。剝振神之位。傾覆社稷。攘殺其犧牲。則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將以爲利鬼乎。夫殺之人。舊作神據後文改滅鬼神之主。廢滅先王。賊虐萬民。百姓離散。則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將以爲利人乎。夫殺之人爲利人也博矣。又計其費。此爲周生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財用。不可勝數也。則此下不中人之利矣。今夫師者之相爲不利者也。曰將不勇。士不分。同奮兵不利。教不習。師不衆。率不利和。威不圉。害之不久。爭之不疾。孫之不強。植心不堅。與國諸侯疑。與國諸侯疑。則敵生慮而意羸矣。偏具此物。偏當爲徧而致從事焉。則是國家失卒。一本作足而百姓易務也。今不嘗觀其說好攻伐之國。若使中興師。君子庶人也必且數千。徒倍十萬。然後足以師而動矣。久者數歲。速者數月。是上不暇聽治。士不暇治其官府。農夫不暇稼穡。婦人不暇紡績織紝。說文云紝機縷也維機也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紝機縷也紝或字則是國家失卒。而百姓易務也。然而又與其車馬之罷斃也。幔幕帷蓋。三軍之用。甲兵之備。五分而得其一。則猶爲序疏矣。然而又與其散亡道路。道路遼遠。糧食不繼。傺食飲之時。王逸注楚辭云傺住也楚人名住曰傺廁役以此飢寒凍餒疾病。而轉死溝壑中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不利於人也。天下之害厚矣。而王公大人樂而行之。則此樂賊滅天下之萬民也。豈不悖哉。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若使此四國者得意於天下。此皆十倍其國之衆。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餘也。今又以爭地之故。而反相賊也。然則是虧不足而重有餘也。今遝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據後文當云子以攻伐爲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爲聖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

昔者有三苗大亂。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廟。大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太平御覽引此云三苗欲滅時地震泉湧五穀變化。民乃大振。同震高陽高陽第六世孫故云乃命元宮。禹親把文選注引作抱天之瑞令。說文云瑞以玉爲信也以征有苗。四電誘祗。有神人面鳥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師大亂。後乃遂幾。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爲山川。別物上下。卿制大極。說文云卿章也而神民不違。天下乃靜。則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遝至乎夏王桀。文選注引作夏桀時天有轄命。轄當是誥字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餘。盧云鶴字未詳若作鸖與鶴同天舊脫此字據文選注增乃命湯於鑣藝文類聚引作鑣文選注作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於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文選注藝文類聚引作戡之此戡字之假音說文云戡殺也爾雅云堪勝也之。湯焉敢奉率其衆。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少少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舊作降火言命融降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湯奉桀衆以克有。屬諸侯於薄。此作薄

是也管子地數云湯有七十里之薄周書殷祝篇云湯放桀而復薄荀子議兵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鎬呂氏春秋云湯放桀於鄒薄皆作薄地里志云河南偃師尸鄉殷湯所都是今河南偃師也史記殷本紀云皇甫謐曰梁國穀熟城南有亳城即湯都也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東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蒙與亦從都之文蒙薄惟孟子作亳非正字也葛亮兆杜陵亭見說文別有亳王號湯在今陝西三原縣地各不同虞章天命遍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遠至乎商王紂文選注引作商王紂時太平御覽作紂之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兼夜中旬十日雨土于薄太平御覽引作亳假音字九鼎遷止婦妖宵出有鬼宵吟有女為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王兄自縱也赤烏太平御覽引作雀銜珪初學記引作雀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太平御覽云命曰周文王伐殷亦類賦云命伐殷也秦頗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舊脫此字據文選注藝文類聚增予既沈沔藝文類聚引作演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藝文類聚文選注引作藝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太平御覽引作錫武王黃鳥之旗北堂書鈔引隨巢子云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抱朴子云武王時興天給之旗王既已克殷成帝之來當為賚分主諸神祀紂先王通維四夷而天下莫不賓焉襲湯之緒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聖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子以攻伐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楚熊麗史記楚世家云熊麗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赳始討爭當為其此雖山之間此即江漢沮漳之間越王繄虧盧云即無餘也繄當作緊非以意改出自有遷未詳始邦於越周叔與呂尚邦齊皆此皆地方數百里今以并國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是故何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古者天子之始封諸侯也萬有餘呂氏春秋用民云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以并國之故萬國有餘皆滅而四國獨立此譬猶醫之藥萬有餘人而四人愈也則不可謂良醫矣則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為不足也我欲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一本作來下同諸侯也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義名立於天下以德求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處攻伐久矣譬若傳子之為馬然傳子音傅會之人今若有能信効先利天下諸侯者大國之不義也則同憂之大國之攻小國也則同救之小國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絕則委之幣帛不足則共之共同供以此効大國則小國之君說人勞我逸則我甲兵強寬以惠緩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國攻必倍量我師舉之費以誅諸侯之斃則必可得而序利焉恃以正義其名必務寬吾衆信吾師以此授諸侯之師則天下無敵矣其為下不可勝數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則此可謂不知利天下之巨務作臣以意改務矣是故子墨子曰今且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繁為攻伐此實天下之巨害也今欲為仁義求為上士尚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非攻之為說而將不可不傳脫此字以意增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聖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言利可倍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足以倍之聖王為政其發令興事便民用財也無不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矣其為衣裘何以為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為衣裘之道冬加溫夏加清者芋䵃不加者去之芋䵃二字凡四見疑一薛字之誤薛少也言少有不加于溫清者去之即下篇云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為是也不加猶云無益其為宮室何以為冬以圉風雪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芋䵃不加者去之其為甲盾五兵何以為以圉寇亂盜賊若有寇亂盜賊有甲盾五兵者勝無者奪作有以意改不勝是故聖人作為甲盾五兵凡為甲盾五兵加輕以利堅而難折者芋䵃不加者去之其為舟車何以為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者芋䵃不加者去之凡其為此物也無加用而為者是故用財不費民德不勞其興利多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裘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於數倍乎若則不難故孰為難倍唯人為難倍然人有可倍也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聖王既沒子民次也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殘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

年矣。此不惟使民蚤處家而可以倍與。且不然已。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斂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興師以攻伐鄰國。毋同貫久者終年。速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與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有與侵就㑘橐。攻城㑘即援字異文。野戰。死者不可勝數。此不令爲政者所以寡人之道。數術而起與。令當爲今。聖人爲政特無此。不聖人爲政。其所以衆人之道。亦數術而起與。故子墨子曰。去無用之疑有脫字。聖王之道。天下之大利也。

節用中第二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明王聖人。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彼其愛民謹忠。利民謹厚。忠信相連。又示之以利。是以終身不饜。殁二十盧云二字疑當爲世。而不卷。古者明王聖人。其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也。是故古者聖王。制爲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羣百工。輪車鞼匏。鞼說文云韋繡也。匏當爲鞄。說文云柔革工也。顧若朴。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聖王弗爲。舊脫用下作諸加費不加民利則止今據後文改。史記李斯列傳李斯曰。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者。禁。即用此義。古者聖王制爲飲食之法曰。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太平御覽引有使字。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芬字同芬。不致遠國珍怪一本作怪。太平御覽引同。異物。說文云。恢大也。亦通。何以知其然。古者堯治天下。南撫交阯。北降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明賜谷。昧谷。莫不賓服。逮至其厚愛。黍稷不二。羹胾不重。飲於土塯。當爲廇。太平御覽引此云。飯土塯。史記李斯列傳。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所聞於韓子也。曰。飯土塯。啜土鉶。徐廣曰。塯一作溜。說文無塯字。玉篇云。力又切。瓦飯器也。啜於土形。太平御覽引作鉶。鄭君注周禮云。鉶。羹器也。後漢書注引此云。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斵。飯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己也。文選注。亦以爲此文。案此韓非子。斗以酌。俛仰周旋威儀之禮。說文云。頫低頭也。或从人免。聖王弗爲。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說文云。紺帛深青揚赤色。玉篇。紺。古暗切。緅。非古字。當爲纔。考工記云。五入爲緅。鄭君注云。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說文纔云。帛雀頭色。與鄭注緅義合。說文無緅字。是知當爲纔。夏服絺綌之衣。輕且凊。則止。諸加費不加於民利者。聖王弗爲。古者聖人爲猛禽狡獸。暴人害民。於是教民以兵行。日帶劍。爲刺則入。擊則斷。旁擊而不折。此劍之利也。甲爲衣則輕且利。動則兵且從。此甲之利也。車爲服重致遠。乘之則安。引之則利。安以不傷人。利以速至。此車之利也。古者聖王爲大川廣谷之不可濟。於是利爲舟楫。足以將之則上。雖上舊作止。以意改。者三公諸侯至。舟楫不易。津人不飾。此舟之利也。古者聖王制爲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於泉。說文云。堀。突也。此堀字假音。流不發洩則止。流疑當爲氣。據下篇有云氣無發洩於上。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古者人之始生。未有宮室之時。因陵丘堀穴而處焉。聖王慮之。以爲堀穴。曰。冬可以辟風寒。辟同避。言堀穴但可以避冬日風寒而已。逮舊作建。以意改。夏。下潤濕。上熏烝。恐傷民之氣。于是作爲宮室而利。然則爲宮室之法。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其旁可以圉風寒。上可以圉雪霜雨露。其中蠲潔。可

以祭祀。宮牆足以爲男女之別。則止。諸加費不加民利者。聖王弗爲。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說文云。葬。藏也。从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又云。竹約也。經典借爲約之義。

子墨子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辟之無以異乎孝子之爲親度也。辟同譬。今孝子之爲親度也。將奈何哉。曰。親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也。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一本作知。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親爲之者矣。若三務者。舊脫此字。據後文增。孝子之爲親度也。既若此矣。雖仁者之爲舊脫此字。一本有。天下度。亦猶此也。曰。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當其於此。亦有力不足。財不贍。智不智。然後已矣。無敢舍餘力。隱謀遺利。而不爲天下爲之者矣。若三務者。此仁者之爲天下度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既若此矣。今逮至昔者三代聖王既沒。盧云。今逮至昔者。逮下當爲文。亦見下篇。天下失義。後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喪以爲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或以爲非仁義。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則相非。則字據下篇當爲即。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也。而言即相非。行即相反。於此乎後世之君子。皆疑惑乎二子者言也。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則姑嘗傳而爲政乎國家萬民而觀之。計厚葬久喪。奚當此三利者。我意若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此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舊脫此字。據後文增。爲人謀者。不可不勸也。此下舊有仁者將求興天下誰賈而使民譽之云云。共六十四字。與下文複出。今刪。仁者將興之天下。誰賈。一本作竊。而使民譽之。終勿廢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理亂乎。前作治。此非仁非義。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仁者將求除天下之害。而使人非之。終身勿爲。且故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令國家百姓之不治也。自古及今。未嘗之有也。何以知其然也。今天下之士君子。將猶多皆疑惑厚葬久喪之爲中是非利害也。故子墨子言曰。然則姑嘗稽之。今雖毋法執厚葬久喪者言。毋同無。以爲事乎國家。此存乎王公大人有喪者。曰。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存乎匹夫賤人死者。匹同疋。殆竭家室。乎當云存乎。諸侯死者。虛車府。然後金玉珠璣比乎身。綸組節約。車馬藏乎壙。又必多爲屋幕。鼎鼓几梴壺濫。梴同筵。呂氏春秋節喪有云。壺濫。高誘曰。以冰水漿于其中。爲濫。取其冷者也。戈劍羽旄齒革。寢而埋之。滿意。若送從。曰。天子殺殉。古只爲徇。衆者數百。寡者數十。將軍大夫殺殉。衆者數十。寡者數人。處喪之法。將奈何哉。曰。哭泣不秩聲。言聲無次第。翁縗絰。翁疑衰。未詳。說文云。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鄭君注儀禮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說文云。絰。喪首戴也。垂涕。處倚廬。寢苫枕凷。又相率強不食而爲飢。薄衣而爲寒。使面目陷陬。當爲陬。陬之訓陬隅。言面瘦棱棱也。盧云。玉篇有陬字。先外切。云

[illegible]則當爲環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之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其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王公大人行此則必不能蚤朝五官六府辟草木辟同闢草卽艸字假音實倉廩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蚤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刮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紝二字皆通細計厚葬爲多埋財之財者也計久喪爲久禁從事者也財以成者以同已扶而埋之後得生者而久禁之言厚葬則埋已成之財久喪則禁後生之財以此求富此譬猶禁耕而求穫也富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富二字倒據後文改富家而既已不可矣欲以衆人民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當是毋讀爲毋又讀爲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若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皆喪之三年然後伯父叔父兄弟孽子其同期族人五月姑姊甥舅皆有月數則毀瘠必有制矣使面目陷陰顏色黧黑耳目不聰明手足不勁強不可用也又曰上士操喪也必扶而能起杖而能行以此其三年若法若言行若道苟其飢約又若此矣是故百姓冬不何寒勿忍字假音夏不勿暑作疾病死者不可勝計也此其爲敗男女之交多矣以此求衆譬猶使人負劍而求其壽也衆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衆人民而既以不可矣以同已欲以治刑政意者可乎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法若言行若道使爲上者行此則不能聽治使爲下者行此則不能從事上不聽治刑政必亂下不爲有行字衍文從事衣食之財必不足若苟不足爲人弟者求其兄而不得不弟弟必將怨其兄矣爲人子者求其親而不得不孝子必是怨其親矣爲人臣者求之君而不得不忠臣必且亂其上矣是以姦淫邪行之民出則無衣也入則無食也內積奚吾四字未詳並爲淫暴而不可勝禁也是故盜賊衆而治者寡先衆盜賊而寡治者以此求治譬猶使人三豐未詳而毋負己也治之說無可得焉是故求以治刑政而既已不可矣欲以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是故昔者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而北有齊晉之君此皆砥礪其卒伍砥當爲厲以攻伐并兼爲政於天下是故凡大國之所以不攻小國者積委多城郭修上下調和是故大國不耆攻之舊作者據後文改無積委城郭不修上下不調和是故大國耆舊作者據上文改攻之今惟毋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無以爲積委也若苟寡是城郭溝渠者寡也若苟亂是出戰不克入守不固此求禁止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意者可邪其說又不可矣今惟毋舊作無以意改以厚葬久喪者爲政國家必貧人民必寡刑政必亂若苟貧是棄盛酒醴不洁潔也若苟寡是事上帝鬼神者寡也若苟亂是祭祀不時度也今又禁止事上帝鬼神爲政若此上帝鬼神始得從上撫之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孰愈曰我有是人也與無是人也無擇也則惟上帝鬼神降之罪厲之禍尚而棄之則豈不亦反舊作乃以意改其所哉故古聖王後漢注引作古者聖人制爲葬埋之法曰初學記引作桐棺三寸足以朽骸衣衾三領足以覆惡死者爲人惡之故云覆惡以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勿通臭腐若參耕之畝則止矣死者既以葬矣生者必無久哭而扶而從事人爲其所能以交相

利也此聖王之法也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雖使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然此聖王之舊作也以二字據後文改道也子墨子曰不然昔者堯北教乎八狄北堂書抄引作北狄道死葬蒼山之陰蒼初學記引作蒼一本亦作蒼北堂書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邛呂氏春秋安死云堯葬于蒼林高誘曰堯葬成陽此云蒼林成陽山下有蒼林衣衾三領穀木之棺穀字从木葛以緘之既沈沈當爲犯犯字之假音也而後哭滿坑古無此字當爲坎北堂書抄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俱引作坎玉篇云坎苦感切亦與坎同無封後漢書注引作窆封窆相近已葬而牛馬乘之舜西教乎七戎北堂書抄太平御覽引俱作犬戎道死葬南巳之市後漢書注引作舜葬紀市又一引作葬南巳之中太平御覽亦作紀呂氏春秋安死云舜葬于紀市不變其肆高誘曰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按南巳實當作蒼巳形相近字之譌也高誘以爲紀邑非九疑者巴地史記正義云周地志云南蠻者于水登巴蒼山南岡紀大江此南是古巴國因以名山是巳衣衾三領穀木之棺後漢書注引穀作數非葛以緘之巳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乎九夷太平御覽引作教于越者以意改之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史記集解引衾作裳非桐棺三寸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之葬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葛以緘之太平御覽引緘作編注云編庚切則此緘字俗改絞之不合通之不埳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既葬收餘壤其上壟太平御覽引作收餘壤爲壟則當云爲其上壟前漢書注作隴若參耕之畝則舊作取據前漢書注改止矣若以此若三聖王者觀之則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故三王者皆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豈憂財用之不足哉以爲如此葬埋之法太平御覽引作以爲者壟之法也今王公大人之爲葬埋則異於此必大棺中棺革闠三操闠同韜操同繅假音字璧玉即具戈劍鼎鼓壺濫文繡素練大鞅萬領輿馬女樂皆具曰必捶埳捶當爲堆說文云堆土也埳當爲塗說文云塗土也埳當爲塗說文玉篇無埳字言築塗使堅差通壟雖凡山陵此爲輟民之事靡民之財不可勝計也其爲毋用若此矣是故子墨子曰鄉者輝爲省文吾本言曰意亦使法舊脫此字一本有其言用其謀句計厚葬久喪誠舊作將一本如此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也則仁也義也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勉也意亦使法其言用其謀若人厚葬久喪實不可以富貧衆寡定危治亂乎則非仁也非義也非孝子之事也爲人謀者不可不沮也是故求以富國家甚得貧焉欲以衆人民甚得寡焉欲以治刑政甚得亂焉求以辯正大國之攻小國也而既已不可矣欲以干上帝鬼神之福又得禍焉上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政逆之下稽之桀、紂、幽、厲之事猶合節也若以此觀則厚葬久喪其非聖王之道也今執厚葬久喪者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爲而不已猶言何哉操而不擇哉擇同釋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輮沐之國者輮舊作輮不成字據太平廣記引作輮音巻變反今改盧云列子湯問篇作輮才新論作軫沐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盧云陽卷問作解與列子同杜預注左傳云人不以喪死曰解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易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盧云列子作

失，殷敬順釋文讀去聲。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列子朽作𣧑，同，太平廣記引作剮。然後埋其骨，乃成爲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渠，舊作渠，據列子及太平廣記改。括地志云，寧原慶三州，秦爲北地郡，戰國及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之地，今甘肅慶陽府也，在陝西之西。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即熏字，俗爲。謂之登遐，太平廣記引作燻其煙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爲政，下以爲俗，太平廣記引有云而未足爲非也。爲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如彼則大厚，如此則大薄，然則葬埋之有節矣。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尚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於此乎。子墨子制爲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無菹漏，氣無發洩於上，壟足以期其所，舊期貫。則止矣。哭往哭來，反從事乎衣食之財，佴乎祭祀，說文佴，佽也，佽訓便利。以致孝於親。故曰子墨子之法，不失死生之利者此也。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舊作謂，以意改。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若節喪之爲政，而不可不察者，此也。

墨子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玉篇云，志，意也。說文無志字，鄭君注周禮云，志，古文識，則識與志同。又諸書中多或作之，疑古文志亦只作之也。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何以知之。以其處家者知之。若處家得罪於家長，猶有鄰家所避逃之。畢云，所處也，言猶云處所。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舊作其，一本如此，下同。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惡有處家而得罪於家長而可爲也。非獨處家者爲然，雖處國亦然。處國得罪於國君，猶有鄰國所避逃之。然且親戚兄弟所知識，共相儆戒，皆曰，不可不戒矣，不可不慎矣，誰亦有處國得罪於國君而可爲也。此有所避逃之者也，相儆戒猶若此其厚，況無所避逃之者，相儆戒豈不愈厚然後可哉。且語言有之曰，焉而晏日焉而得罪，將惡避逃之。畢云日晏逵兩日字舊作曰，以意改。曰，無所避逃之。夫天不可爲林谷幽門無人，門當爲澗。明必見之。然而天下之君子天也，忽然不知以相儆戒。此我所以知天下士君子知小而不知大也。然則天亦何欲何惡。天欲義而惡不義。然則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義，則我乃爲天之所欲也。我爲天之所欲，天亦爲我所欲。然則一本此下有我字。何欲何惡。我欲福祿而惡禍祟。然則我率天下之百姓以從事於禍祟中也。然則何以知天之欲義而惡不義。曰，天下有義則生，無義則死，有義則富，無義則貧，有義則治，無義則亂。然則天欲其生而惡其死，欲其富而惡其

貧，欲其治而惡其亂，此我舊作義，以意改。所以知天欲義而惡不義也。曰，且夫義者政也，無從下之政上，必從上之政下。是故庶人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次舊字舊文，下同，一本作恣，俗改。有士政之。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將軍大夫政之。將軍大夫竭力從事，未得次己而爲政，有三公諸侯政之。三公諸侯竭力聽治，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未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政之。天子爲政於三公諸侯士庶人，天下之士君子，固明知，天之爲政於天子，天下百姓未得之明知也。舊云明知之也。故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欲以天之爲政於天子，明說天下之百姓，故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二字舊脫，據後文增。盛酒醴，以祭祀上帝鬼神，而求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下之所求祈福於天子者也。我所以知天之爲政於天子者也。故天子者，天下之窮貴也，天下之窮富也。故於富且貴者，當天意而不可不順。順天意者，兼相愛，交相利，必得賞。反天意者，別相惡，交相賊，必得罰。然則是誰順天意而得賞者，誰反天意而得罰者。子墨子言曰，昔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此順天意而得賞當有者字。也。昔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此反天意而得罰者也。然則禹、湯、文、武其得賞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愛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兼而愛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愛人者此爲博焉，利人者此爲厚焉。故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業萬世子孫，傳稱其善，方施天下，方舊說或當爲旁字之誤。至今稱之，謂之聖王。然則桀、紂、幽、厲得其罰，何以也。子墨子言曰，其事上詬天，中詬鬼，據上當有神字。下賊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愛，別而惡之，我所利，交而賊之。惡人者此爲之博也，賤人者此爲之厚也。故使不得終其壽，不歿其世，至今毀之，謂之暴王。然則何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以其兼而明之。何以知其兼而明之。以其兼而有之。何以知其兼而有之。以其兼而食焉。何以知其兼而食焉。曰，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犓牛羊，豢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天有邑人，舊作色，非，以意改。何用弗愛也。且吾言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殺不辜者誰也。則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則天也。若以天爲不愛天下之百姓，則何故以人與人相殺，而天予之不祥。此我所以知天之愛天下之百姓也。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然義政舊脫此字，一本有。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篡小家，強者不劫弱，貴者不傲賤，多詐者不欺愚。此必上利於天，中利於鬼，下利於人。三利無所不利，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力政者則與此異，言非此，非猶背。行反此，猶倖一本作僥。馳也。處大國攻小國，處大家篡小家，強者劫弱，貴者傲賤，多詐欺愚。此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三不利無所利，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輪匠執其規矩，以度天下之方圜，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於仁義，則大相舊作其，一本如此。遠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

天志中第二十七

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君子之欲爲仁義者，則不可不察義之所從出。既曰不可以不察義之所從出，然則義何從出。子墨子曰，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何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

且知者出也。曰。義者善政也。何以知義之善政也。曰。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是以知義之善政也。夫愚且賤者。不得爲政乎貴且知者。(當脫貴且知者四字)然後得爲政乎愚且賤者。此吾所以知義之不從愚且賤者出。而必自貴且知者出也。然則孰爲貴。孰爲知。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今天下之人曰。當若天子之貴諸侯。諸侯之貴大夫。傐明知之。(傐當爲碻。言碻然可知)然吾未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也。子墨子曰。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有矣。曰。天子爲善。天能賞之。天子爲暴。天能罰之。天子有疾病禍祟。必齋戒沐浴。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則天能除去之。然吾未知天之祈福於天子也。此吾所以知天之貴且知於天子者。不止此而已矣。又以先王之書馴天明不解之道也。(馴與訓同。言訓釋天之明道)知之。曰。明哲維天。(維舊作大。以意改)臨君下出。則此語天之貴且知於天子。不知亦有貴知夫天者乎。曰。天爲貴。天爲知而已矣。然則義果自天出矣。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既以天之意以爲不可不愼已。然則天之(當有意字)將何欲何憎。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之所不欲也。止(舊作上。以意改)此而已。欲人之有力相營。有道相教。有財相分也。又欲上之強聽治也。下之強從事也。上強聽治。則國家治矣。下強從事。則財用足矣。若國家治。財用足。則內有以潔爲酒醴粢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環璧珠玉。以聘撓四鄰。(撓與交同)諸侯之冤不興矣。邊境兵甲不作矣。內有以食飢息勞。持養其萬民。則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弟兄慈孝。故惟毋明乎順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則刑政

治。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煖衣飽食。便寧無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愼也。且夫天子之有天下也。辟之無以異乎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辟同譬)今國君諸侯之有四境之內也。夫豈欲其臣國萬民之相爲不利哉。今若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欲以此求賞譽。終不可得。誅罰必至矣。夫天之有天下也。將無已異此。(已同以)今若處大國則(舊脫此字。據下句增)攻小國。處大都則伐小都。欲以此求福祿於天。福祿終不得。而禍祟必至矣。然有所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則夫天亦且不爲人之所欲。而爲人之所不欲矣。人之所不欲者何也。曰。病疾禍(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祟也。若己不爲天之所欲。而爲天之所不欲。是率天下之萬民以從事乎禍祟之中也。故古者聖王明知天鬼之所福。而辟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是以天之爲寒熱也節。四時調。陰陽雨露也時。五穀孰。六畜遂。疾菑戾疫凶饑則不至。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中實將欲遵道(舊脫此字。一本有)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意不可不愼也。且夫天下蓋有不仁不祥者。曰當若子之不事父。弟之不事兄。臣之不事君也。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祥者。(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說文云。撽。旁擊也。但未詳撽遂之義)若豪之末。(毫本作豪。豪字正文。毫與或从毛。非)非天之所爲也。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磨爲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爲四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爲山川谿谷。播賦百事。(借

布)以臨司民之善否。(司讀如伺。俗从人)爲王公諸伯。使之賞賢(舊作賢。一本如此)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穀麻絲。以爲民衣食之財。自古及今。未嘗不有此也。今有人於此。驩若愛其子。竭力單務以利之。其子長而無報子求父。故天下之君子。與謂之不仁不祥。(與同舉)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爲。(據上文當有也字)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然獨無報夫天。而不知其爲不仁不祥也。此吾所謂君子明細而不明大也。且吾所以知天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足矣。曰。殺不辜者。天予不祥。不辜者誰也。曰。人也。予之不祥者誰也。曰。天也。若天不愛民之厚。夫胡說人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此吾以知天之愛民之厚也。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不止此而已矣。曰。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有矣。憎人賊人。(舊脫二字。據下文增)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亦有矣。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誰也。曰。若昔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堯、舜、禹、湯、文、武焉所從事。曰。從事兼。不從事別。兼者。處大國不攻小國。處大家不亂小家。強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傲賤。觀其事。上利乎天。中利乎鬼。下利乎人。三利無所不利。是謂天德。聚斂天下之美名而加之焉。曰。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不止此而已。書於竹帛。(後漢書注引書於作書其事。據下文亦然)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後漢書注引槃作盤)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皇矣道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善其順法則也。故舉殷以賞之。使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名譽至今不息。故夫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既可得留而已。(畢

下云既可知也。此句未詳)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桀、紂、幽、厲焉所從事。曰。從事別。不從事兼。別者。處大國則攻小國。處大家則亂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謀愚。貴傲賤。觀其事。上不利乎天。中不利乎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無所利。是謂天賊。聚斂天下之醜名而加之焉。曰。此非仁也。非義也。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不止此而已。又書其事於竹帛。鏤之金石。琢之槃盂。傳遺後世子孫。曰。將何以爲。將以識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也。大誓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命。無廖傳務。(此句非命上作無廖排漏。非命中作毋僇其務。據孔書泰誓云。罔懲其侮。則知無罔音義同。廖僇皆懲字之誤。傳則其字之誤。務音同侮。雖孔書僞作。作者取舊書時。猶見善本。故足據也。孫云。當作無僇其務。言不勸力其事。或孔書侮字反是務假音。未可知也)天下(二字疑衍。即下天亦二字並文)天亦縱棄紂而不葆。(孔書泰誓云。紂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察天以縱棄紂而不葆者。反天之意也。故夫憎人賊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罰者。既可得而知也。是故子墨子之有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量度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

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非。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觀其刑政順天之意謂之善刑政反天之意謂之不善刑政故曰此以爲法立此以爲儀將以量度天下之王公大人卿大夫之仁與不仁譬之猶分黑白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遵道利民本察仁義之本天之意不可不順也順天之意者義之法也。

天志下第二十八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所以亂者其說將何哉則是天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何以知其明於小不明於大也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何以知其不明於天之意也以處人之家者知之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據下文當有與字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而有處人之國也乎今人處若國得罪將猶有異國所以避逃之者矣然且父以戒子兄以戒弟曰戒之愼之處人之國者不可不戒愼也今人皆處天下而事天得罪於天將無所以避逃之者矣然而莫知以相極戒也吾以此知大物則不知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戒之愼之必爲天之所欲而去天之所惡曰天之所欲者何也所惡者何也天欲義而惡其不義者也何以知義之爲正也天下有義則治無義則亂我以此知義之爲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爲正有諸侯正之諸侯不得次己而爲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爲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爲政有天正之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天子之正天下也而不明於天正也是故古者聖人朋以此說人曰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天子賞罰不當聽獄不中天下疾病禍福霜露不時天子必且鞭豕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禱祠祈福於天我未嘗聞天之禱當有禍字祈福於天子也吾以此知天之重且貴於天子也是故義者不自恐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爲知天爲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何以知兼愛天下之人也以兼而食之也何以知其兼而食之也自古及今無有遠靈孤夷之國皆鞭豕其牛羊犬彘潔爲粢盛酒醴以敬祭祀上帝山川鬼神以此知兼而食之也苟兼而食焉必兼而愛之譬之若楚越之君今是楚王食於楚之四境之內故愛楚之人越王食於越故愛越之人今天兼天下而食焉我以此知其兼愛天下之人也且天之愛百姓也不盡物而止矣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國殺一不祥曰誰殺不辜曰人也執予之不辜曰天也若天之中實不愛此民也何故而人有殺不辜而天予之不祥哉且天之愛百姓厚矣天之愛百姓別矣既可得而知也可以知天之愛百姓也吾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何以知賢者之必賞善罰暴也吾以昔者三代之聖王知之故昔也三代之聖王堯、舜、禹、湯、文、武之兼愛之天下也從而利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敬上帝山川鬼神天以爲從其所愛而愛之從其所利而利之於是加其賞焉使之處上位立爲天子以法也名之曰聖人以此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其賞善之法是故昔也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之兼惡天下也從而賊之移其百姓之意焉率以詬侮上帝山川鬼神天一本有此

三字以爲不從其所愛而惡之不從其所利而賊之於是加其罰焉使之父子離散國家滅亡抎失社稷。

說文云抎有所失也春秋傳曰抎予舉矣玉篇云抎于粉切墜以及其身是以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業萬世子孫繼嗣毀之莫不之廢也句疑有脫誤名之曰失王以此知其罰暴之證今天下之士君子欲爲義者則不可不順天之意矣曰順天之意者兼也反天之意者別也兼之爲道也義正別之爲道也力正曰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衆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莫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害也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無所不利是謂天德故凡從事此者聖知也仁義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斂天下之善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順天之意也曰力正者何若曰大則攻小也強則侮弱也衆則賊寡也詐則欺愚也貴則傲賤也富則驕貧也壯則奪老也是以天下之庶國方以水火毒藥兵刃以相賊害也若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人三不利而無所利是謂之賊故凡從事此者寇亂也盜賊也不仁不義不忠不惠不慈不孝是故聚斂天下之惡名而加之是其故何也則反天之意也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以爲儀法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輪人以規匠人以矩以此方圜之別矣是故子墨子置立天之當爲志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何以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今知氏大國之君寬者然曰未詳吾處大國而不攻小國吾何以爲大哉是以差論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車之卒以攻罰無罪之國入其溝境刈其禾稼斬其樹木殘其城郭以御其溝池焚燒其祖廟擾殺其犧牲民之格者則勁拔之勁舊作勃从力非勁拔御則劃拔音同劃不格者則係一本作繫操而歸大夫以爲僕圉舊作圉以意改胥靡婦人以爲舂臼周禮云其男子入于舂藁女子入于舂藁又說文云臼舂米也禮有大臼掌酒官也未詳婦人爲臼之義臼與臼聲形相近說文云抒臼也亦舂藁義與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義以告四鄰諸侯曰吾攻國殺軍殺將若干人矣其鄰國之君亦不知此爲不仁義也有具其皮幣發其總處未詳說文玉篇無總字使人饗賀焉則夫好攻伐之君有重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有皆之竹帛藏之府庫爲人後子者必且欲順其先君之行曰何不當發吾庫視吾先君之法美必不曰文武之爲正者若此矣曰吾攻國殺軍殺將若干人矣則夫好攻伐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其鄰國之君不知此爲不仁不義也是以攻伐世世而不已者此吾所謂大物則不知也所謂小物則知之者何若今有人於此入人之場園取人之桃李瓜薑者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何也曰不與其勞獲其實已非其有所取之故而況有踰於人之牆垣扣格人之子女者乎與負人之厝庫竊人之金玉蚤累者乎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乎而況有殺一不辜人乎今王公大人舊作天以意改之爲政也自殺一不辜人者踰人之牆垣扣格人之子女者與負人之府庫竊人之金玉蚤累者與踰人之欄牢竊人之舊脫此字據上文增牛馬桃李瓜薑者今王公大人之加罰此也雖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爲政亦無以異此矣今天下之諸侯將猶皆侵凌攻伐兼并此爲殺一不辜人者數千萬矣此爲踰人之牆垣據上當脫扣字格人之子女者與負人府庫竊人金玉蚤累者數千萬矣踰人之欄牢竊人之牛馬者與

入人之園圃竊人之桃李瓜薑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故子墨子言曰是責黃作責下同以意改我者則豈有以異是責黑白甘苦之辯者哉今有人於此少而示之黑謂之黑多示之黑謂白必曰吾目亂不知黑白之別今有人於此能少嘗之甘能少嘗爲少而讀上文知此能而音同故也謂甘多嘗謂苦必曰吾口亂不知其甘苦之味今王公大人之政也或殺人其國家禁之此蚤越有能多殺其鄰國之人因以爲文義此豈有異黃白黑甘苦之別者哉故子墨子曰天之意爲志以爲儀法非獨子墨子以天之志爲法也於先王之書大夏之道之然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毋大聲以色毋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語文王之以天志爲法也語字讀上文當爲說而順帝之則也且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者當天之志而不可不察也天之志者義之經也

墨子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子墨子言曰逮至昔三代聖王既沒天下失義諸侯力正正同征是以存夫爲人君臣上下者之不惠忠也父子弟兄之不慈孝弟長貞良也正長之不強於總治賤人之不強於從事也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此字據下文增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辜人乎道路率徑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並作由此始是以天下亂此其故何以然也則皆以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借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借本書脫賢中作暴此俗改則夫天下豈亂哉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且暮以爲教誨乎天下之人舊脫此字以意增疑天下之衆使天下之衆皆疑惑乎鬼神有無之別是以天下亂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以爲將不可以明察此者也既以鬼神有無之別以爲不可不察已然則吾爲明察此其說將奈何而可子墨子曰是與天下之所以察知有與無之道者必以衆之耳目之實知有與亡爲儀者也詩惑閭之見之則必以爲無若是何不嘗入一鄉一里而問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

亦有嘗見鬼神之物聞鬼神之聲則鬼神何謂無乎若莫聞莫見則鬼神可謂有乎今執無鬼者言曰夫天下之爲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也亦孰爲聞見鬼神有無之物哉子墨子言曰若以衆之所同聞則若昔者杜伯是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史記宋微引作不以與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文選注引作必死吾君之期三年章昭注國語引三作二太平御覽引作後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甸田車數百乘田與佃通說文云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一說車案今左氏作裏佃何又案章昭注國語文選注史記宋微引俱無此字顏師古注漢書有從數千人滿野太平御覽引作車徒滿野節文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周宣王射入車上文選注引作射之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弢太平御覽引作櫜一引作伏弓衣韜同而死國語云內史過曰杜伯射王于鄗章昭注曰杜國伯爵陶唐氏之後周春秋曰云云與此略同地理志杜陵故杜伯國有周右將軍杜主祠四所又國語范宣子曰昔臣之祖在周爲唐杜氏韋昭曰周成王滅唐而封弟唐叔虞遷唐于杜謂之杜伯封禪書曰杜主故周之右將軍今陝西長安縣南杜豐當是之時周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周之春秋爲君者以教其臣爲父者以警其子說文云警戒也此異文曰戒之愼之凡殺不辜時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舊作誅據後文改若此之憯遬也說文云憯痛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鄭穆公郭璞注山海經引此作秦穆公又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引穆作繆當是且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海外東經云東方句芒人面鳥身太平廣記引作人面鳥身素服三絕說文云絕斷刀殺也而狀正方太平廣記引作而狀方正鄭穆公見之乃恐懼葬神曰無懼舊脫此四字據太平廣記增太平御覽引作一曰字一本作神曰二字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明舊脫此字太平御覽引云敢問神明爲何太平廣記引云公問神明案明同名也曰予爲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爲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燕簡公案史記燕簡公平公子周敬王六年公元年也殺其臣莊子儀而不辜莊子儀曰吾君王殺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將馳祖祖道燕之有祖當齊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雲夢也此男女之所屬而觀也日中燕簡公方將馳於祖塗莊子儀荷朱杖而擊之殪之車上當是時燕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燕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凡殺不辜者其得不祥鬼神之誅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宋文君鮑之時有臣曰蒲觚事於厲盛云厲公國泰厲之屬也宋歐陽士秀以厲爲神祠以管子請桓公立五厲祀堯之五吏爲說後世統謂之廟祧子杖揖出祧祧字異文祧子卽祝史也正篇云祧之命切呪詛也又音注與言曰言神厲子說子而言也觀辜是何珪璧之不滿度量酒醴粢盛之不潔潔也犧牲之不全肥全謂純色與牲同春秋冬夏選失時選同算豈女爲之與意鮑爲之與觀辜曰鮑幼弱在荷繈之中荷與何同漢書注李奇云繈繦也以繒布爲之繦負小兒師古曰卽今之小兒繩也居文反鮑何與識焉盛云此云在荷繈之中則非

春秋時宋文公鮑官臣觀辜特爲之。祩子舉揖而鼛之。蕖同殪殪之壇上。當是時。舊脫此字一本有宋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著在宋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愼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昔者齊莊君事類賦引作公之臣。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事類賦增有所謂王里國、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王國卑下同疑此非。中里徼者。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徼下同此二子者。訟三年而獄不斷。齊君由謙殺之恐不辜。猶謙釋之。由與猶同故兩作恐失有罪。乃使之人共一羊。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之作二盟齊之神社。事類賦無神字二子許諾。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作二子相從於是泏洫。說文云泏水皃讀若窟洫未詳疑洫字當以公羊且擢羊而漉其血。太平御覽事類賦引已上八字作以羊血灑社則漉當爲灑字之誤擢字當無此字盛云玉篇有揑字云揑插也烏可爲寡力可三切讀王里國之辭。既已終矣。四字事類賦作已盡二字讀中里徼之辭未半也。太平御覽事類賦引也作終羊起而觸之。事類賦引作觸中里徼折其腳。祧神之疑當云誅神之社而槀之。殪之盟所。當是時。齊人從者莫不見。遠者莫不聞。太平御覽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事類賦引云齊人以爲有神驗以兹戒著在齊之春秋。諸侯傳而語之曰。請品當爲盟先不以其請者。請當爲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遬也。以若書之說觀之。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是故子墨子言曰。雖有深谿博林幽澗毋人之所。施行不可以不董。見有鬼神視之。今執無鬼者曰。夫衆人耳目之請。當爲情下同豈足以斷疑哉。奈何其欲爲高君子於天下。而有復信衆之耳目之請哉。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若以衆之耳目之請。以爲不足信也。不以斷疑。不識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足以爲法乎。故於此乎自中人以上皆曰。若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矣。若苟昔者三代聖王足以爲法。然則姑嘗上觀聖王之事。昔者武王之攻殷誅紂也。使諸侯分其祭曰。使親者受內祀。疏者受外祀。故武王必以鬼神爲有。是故攻殷伐紂。使諸侯分其祭。若鬼神無有。則武王何祭分哉。非惟武王之事爲然也。故聖王其賞也必於祖。其僇也必於社。賞於祖者何也。告分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告聽之中也。非惟若書之說爲然也。且惟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脩茂者。立以爲叢位。蕝蘊字假音說文云蕝朝會束茅表位曰蕝春秋國語曰茅蕝表坐韋昭曰蕝謂束茅而立之所以縮酒必擇國之父兄慈孝貞良者。以爲祝宗。必擇六畜之勝腯肥倅毛。粹字假音作倅異文也以爲犧牲。珪璧琮璜。舊作璜本如此璜稱財爲度。必擇五穀之芳黃。以爲酒醴粢盛。故酒醴粢盛。與歲上下也。故古聖王治天下也。故必先鬼神而後人者此也。故曰。官府選效。必先祭器祭服。畢藏於府。祝宗有司。畢立於朝。犧牲不與昔聚群。昔之言夕王逸注楚詞曰昔夜也詩曰樂酒今昔不聚群言別異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古者聖王必以鬼神爲其務鬼神厚矣。又恐後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選注引作以其所被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又一引作以其所行此無四字咸恐其腐蠹絕滅。後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有當爲又恐後世子孫不能敬莙以取羊。言敬威以取祥也孫云說文云莙讀若威又云羊祥也秦漢金石多以羊爲祥故先王之書。聖人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

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則聖王務之。今執無鬼者曰。鬼神者固無有。則此反聖王之務。反聖王之務。則非所以爲君子之道也。今執無鬼者之言曰。先王之書。愼無一尺之帛。一篇之書。語數鬼神之有。重有重此下舊有亦何書三字衍文之亦何書之有哉。子墨子曰。周書大雅有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書之鬼也。且周書獨鬼。而商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隹隹古惟字舊誤作佳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隹隹舊作佳亦誤天下之合。下土之葆。察山川鬼神之所以莫敢不寧者。以佐謀禹也。此吾所以知商書之鬼也。且禹書獨鬼。而夏書不鬼。則未足以爲法也。然則姑嘗上觀乎夏書禹誓曰。書序云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與此不同而莊子人間世云禹攻有扈呂氏春秋召類云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皆與此合大戰于甘。其地在今陝西鄠縣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勦字同剿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於祖而僇於社。此孔書甘誓文文義有不同賞於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於社者何也。言聽獄之事也。故古聖王必以鬼神爲賞賢而罰暴。是故賞必於祖。而僇必於社。此吾所以知夏書之鬼也。故尙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語數鬼神之有也。重有重之。此其故何也。則聖王務之。以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于社者考。以延年壽。若無鬼神。彼□有所延年壽哉。是故子墨子曰。嘗若鬼神之能賞賢如罰暴也。如與而音義同故字皆而即須也諸亦从而聲蓋本施之國家。施之萬民。實所以治國家利萬民之道也。若以爲不然。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潔廉。男女之爲無別者。鬼神見之。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人車馬衣裘以自利者。有鬼神見舊作現非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潔廉。見善不敢不賞。見暴不敢不罪。民之爲淫暴寇亂盜賊。以兵刃毒藥水火。退無罪人乎道路。奪車馬衣裘以自利者。由此止。是以莫放幽閒。擬乎鬼神之明斯。明有一人。畏上誅罰。是以天下治。故鬼神之明。不可爲幽閒。當爲澗廣澤山林深谷。鬼神之明必知之。鬼神之罰不可恃。舊脫此字一本有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鬼神之罰必勝之。若以爲不然。昔者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天侮鬼。下殃傲天下之萬民。祥上帝伐元山帝行。此句未詳故於此乎天乃使湯至明罰焉。至同致湯以車九兩。鳥陳鴈行。湯乘大贊。疑贊字犯遂下衆人之𨖿遂。疑有誤字王乎禽。當爲手禽說云乎同呼推哆大戲。呂氏春秋簡選云殷湯以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推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案移即推侈此皆所染云夏桀染于干辛推哆古今人表作推侈此下又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則推哆大戲是人名無疑哆移侈戲犧皆音相近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誤故昔夏王桀。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舊脫力字人字據太平御覽增推哆大戲。主別太平御覽引作生捕兕虎。指畫殺人。人民之衆

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不惟此爲然，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上詬太平御覽引作詬天侮鬼，太平御覽引有神字下殃傲天下之萬民，播棄黎老，賊誅孩子，楚毒無罪，刳剔孕婦，庶舊鰥寡，號咷無告也。故於此乎天乃使武王至明罰焉。武王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先庶國節窺戎，未詳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讀如仲惡來，衆畔百走，武王逐太平御覽引作逐奔入宮，萬年梓株，折紂而太平御覽引作折紂而出繫之赤環，太平御覽作編是宜繫之朱輪載之白旗，以爲天下諸侯僇。故昔者殷王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有勇力之人，費中、太平御覽引作仲惡來、崇侯虎，指寡殺人，寡當字假音太平御覽引作畫人民之衆兆億，侯盈厥澤陵，然不能以此圉鬼神之誅。此吾所謂鬼神之罰，不可爲富貴衆強，勇力強武，堅甲利兵者，此也。且禽艾之道之曰：得璣無小，此即璣詳字滅宗無大，則此言鬼神之所賞，無小必賞之；鬼神之所罰，無大必罰之。今執無鬼者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爲孝子乎？子墨子曰：古之今之爲鬼，非他也，有天鬼，亦有山水鬼神者，亦有人死而爲鬼者。今有子先其父死，弟先其兄死者矣，意雖死一本作使然，然而天下之陳物曰先生者先死，若是，則先死者非父則母，非兄而姒也。今絜爲酒醴粢盛，以敬慎祭祀，若使鬼神誠舊作請一本如此下倣改有，是得其父母姒兄而飲食之也，豈非厚利哉？若使鬼神誠亡，是乃費其所爲酒醴粢盛之財耳。自夫費之，特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一本作非直注之特與直音近故特亦作植內者宗族，外者鄉里，皆得如具飲食之。雖使鬼神誠亡，此猶可以合驩聚衆，取親於鄉里。今執無鬼者言曰：鬼神者固誠無有，是以不共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吾非乃今愛其酒醴粢盛犧牲之財乎？其所得者臣一本無此字將何哉？此上逆聖王之書，內逆民人孝子之行，而爲上士於天下，此非所以爲上士之道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吾爲祭祀也，非直注之汙壑而棄之也，上以交鬼之福，下以合驩聚衆，取親乎鄉里。若神當云若鬼神有，則是得吾父母弟兄而食之也，則此豈非天下利事也哉？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鬼神之有也，將不可不尊明也，聖王之道也。

非樂上第三十二

子墨子言曰：仁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將以爲法乎天下。利人乎，即爲；不利人乎，即止。且夫仁者之爲天下度也，非爲其目之所美，耳之所樂，口之所甘，身體之所安，以此虧奪民衣食之財，仁者弗爲也。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樂者，非以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爲不樂也；非以刻鏤華一本無此字文章之色，以爲不美也；非以犓豢煎炙之味，以爲不甘也；非以高臺厚榭邃野之居，以爲不安也。雖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樂也，然上考之不中聖王之事，下度之不中萬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爲樂器，以爲事乎國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舊作坦以意改而爲之也，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舟車，既以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惡許猶言何許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不敢以爲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

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文選注引作吹笙竽而揚干戚，民衣食之財，將安可得乎？即我以爲未必然也。意舍此，今有大國即攻小國，有大家即伐小家，強劫弱，衆暴寡，詐欺愚，貴傲賤，寇亂盜賊並興，不可禁止也。然即當爲之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干戚，天下之亂也，將安可得而治與？即我未必然也。是故子墨子曰：姑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爲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無補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王公大人，惟毋處高臺厚榭之上而視之，鍾猶是延鼎也，弗撞擊，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撞擊之，惟勿撞擊，將必不使老與遲者。老與遲者，耳目不聰明，股肱不畢強，聲不和調，明不轉朴。朴疑卧正字玉篇云卧補目切目也將必使當年，因其耳目之聰明，股肱之畢強，聲之和調，眉之轉朴。眉一本作明案明眉通字穆天子傳云眉曰西王母之山即名也詩猗嗟名兮爾雅云目上爲名亦即眉也使丈夫爲之，廢丈夫耕稼樹藝之時；使婦人爲之，廢婦人紡績織紝之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時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既已具矣，據上文當有王公二字大人鏽然奏而獨聽之，鏽字誤文玉篇俱無將何樂得焉哉？其說將必與賤人，不與君子。與君子舊脫三字一本有聽之，廢君子聽治；與賤人聽之，廢賤人之從事。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之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昔者齊康公案史記康公名貸宣公子當周定王時興樂萬，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糠字从禾俗寫誤从米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從容醜羸，不足觀也。一本作身體容貌不足觀也太平御覽引作身體從容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此掌一本作常不從事乎衣食之財，而掌食乎人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王公大人，惟毋爲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以拊樂，如此多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今人固與禽獸麋鹿蜚鳥貞蟲異者也。今之禽獸麋鹿蜚鳥貞蟲，因其羽毛以爲衣裘，因其蹄蚤蹄即蹢省文蚤即爪假音以爲絝屨，絝即袴正文說文云絝脛衣也因其水草以爲飲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樹藝，雌亦不紡績織紝，衣食之財固已具矣。今人與此異者也，賴其力者生，舊作士下同以意改不賴其力者不生。君子不強聽治，即刑政亂；賤人不強從事，即財用不足。今天下之士君子，以吾言不然，然即姑嘗數天下分事，而觀樂之害。王公大人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此其分事也。士君子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此其分事也。農夫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此其分事也。婦人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綑舊作細盧云當爲綑與梱同非命下正作綑縿鄭君注禮記云縿也緒讀如綃此其分事也。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故國家亂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慮之智，內治官府，外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倉廩府庫，是故倉廩府庫不實。今惟毋在乎農夫說樂而聽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樹藝，多聚升粟，是故升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婦人說樂而聽之，即不必能蓋夙此字以意增夙興夜寐，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葛緒綑布縿，是故布縿不興。曰：孰

爲大人之聽治，而廢國家之從事。曰：樂也。是故子墨子曰：爲樂非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孔書云敢有。恒舞于宮，是孔書作時。謂巫風。文見伊訓。其刑君子出絲二衛，此辭字假音。說文云：緯，織橫絲也。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乎舞佯佯，舞當爲無。舞與謨音同，孔書作聖謨洋洋，元遠山櫃古今考亦引作洋洋。黃孔書作嘉，是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孔書無此八字。降之百䍧，書作日非䍧。此辭字異文。郭璞注山海經音祥。玉篇云：䍧，徐羊切，女鬼也。其家必壞喪。孔書云：墜厥宗。已上文亦見伊訓。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從飾樂也。於武觀曰：汲郡古文云：帝啓十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注：武觀，五觀也。楚語：士亹曰：夏有五觀。韋昭云：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春秋傳曰：夏有觀扈。啓乃淫溢康樂，野于。疑作于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句未詳。莧疑筦字之誤，形聲相近。江聲注尚書云：莧當爲筦，筦，笙也。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當爲天。天用弗式。式，式爲試。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啓于此儛九代。大荒西經云：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據此則指啓盤于游田。書序太康尸位，及楚詞夏康娛云云，疑太康，夏康即此云淫溢康樂之謂大。然則太康疑非人名，而孔傳以爲啓子，不可辯也。江聲又云：啓乃字當爲啓子，啓子五觀也，亦是。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萬民弗利。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誠舊作請，一本如此。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在樂之爲物，將不可不禁而止也。

墨子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爲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故何也？子墨子言曰：執有命者以雜於民間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天則天。命雖強勁，何益哉？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駔百姓之從事。駔，阻字假音。說文云：駔，从馬且聲。劉逵注左思賦引說文：子朗反。故執有命者不仁。故當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明辨。然則明辨此之說，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運，中篇作員，音相近。廣雅云：運，轉也。高誘注淮南子云：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鈞者。史記集解云：駰案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索隱云：韋昭曰：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言運鈞轉動無定，必不可立表以測景。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謂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於何用之？廢以爲刑政，盧云：廢，置也。中篇作發。觀其中國

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尚觀於聖王之事。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未易，民未渝，在舊脫此字，據下文增。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或以命爲有。蓋嘗尚觀於先王之書，先王之書所以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先王之憲亦嘗有曰：福不可請，而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先王之刑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先王之誓亦嘗有曰：福不可請，禍不可諱，敬無益，暴無傷者乎？是故子墨子言曰：吾當未鹽，此盡字之誤。數天下之良書，不可盡計數，大方論數，而五者是也。五當爲三，即上先王之書之刑之誓是。今雖毋求執有命者之言，不必得，不亦可錯乎？今用執有命者之言，是覆天下之義。覆天下之義者，是立命者也，百姓之誶也。說百姓之誶者，畢云：誶，告也。陸德明音義云：沈音粹，郭音碎，言以此告百姓。是滅天下之人也。然則所爲欲義在上者，何也？曰：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幹當爲斡，此借字假音。萬民被其大利。何以知之？子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當爲薄。說文云：亳，京兆杜陵亭也。从高省，乇聲。史記集解云：徐廣曰：京兆杜縣有亳亭。索隱云：亳王號湯，非殷也。此亳在陝西長安縣，南若殷湯所封，是河南偃師之薄。舊傳及本書亦多作薄，惟孟子作亳，蓋借音字。後人依改亂之。顧炎武不考史記，反以此譏許君地里之謬，是以不狂爲狂也。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移則分。言財多則分也。移或多字。率其百姓以上尊天事鬼，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政諸侯。昔者文王封於岐周，岐，岐山。周，周原。絕長繼短，地方百里，與其百姓兼相愛，交相利，則是以近者安其政，遠者歸其德。聞文王者，皆起而趨之；罷不肖股肱不利者，處而願之，曰：奈何乎使文王之地及我，吾則吾利，豈不亦猶文王之民也哉？是以天鬼富之，諸侯與之，百姓親之，賢士歸之，未歿其世而王天下，征諸侯。鄉者言曰：鄉，同曏。義人在上，天下必治，上帝山川鬼神必有幹主，萬民被其大利。吾用此知之。是故古之聖王發憲出令，設以爲賞罰以勸賢，中篇作勸沮。是以入則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坐處有度，出入有節，男女有辨。是故使治官府則不盜竊，守城則不崩叛，君有難則死，出亡則送。此上之所賞，而百姓之所譽也。執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是故入則不慈孝於親戚，出則不弟長於鄉里，坐處不度，出入無節，男女無辨。是故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崩叛，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送。此上之所罰，百姓之所非毀也。執有命者言曰：上之所罰，命固且罰，不暴故罰也。上之所賞，命固且賞，非賢故賞也。以此爲君則不義，爲臣則不忠，爲父則不慈，爲子則不孝，爲兄則不良，爲弟則不弟。而強執此者，此特凶言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舊作者，據下文改。然則何以知命之爲暴人之道？昔上世之窮民，貪於飲食，惰於從事，是以衣食舊脫此字，據上文增。之財不足，而飢寒凍餒之憂至。不知曰我罷不肖，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貧。昔上世暴王，不忍其耳目之淫，心涂之辟，涂，猶術。不順其親戚，遂以亡失國家，傾覆社稷。不知曰我罷不肖，爲政不善，必曰吾命固

牛之於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孔書作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伐之惡、非命中作武是惡、武伐形聲相近之語音相近也、讀爽厥師、孔書作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爽厥音同、此言湯之所以非桀之執有命也、於太誓曰、紂夷處、不肯事上帝鬼神、孔書作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禍厥先神祇不祀、孔書作遺厥先宗廟弗祀、禍同、乃曰、吾民有命、無廢棄、孔書作乃曰吾有民有命、國語其侮天亦縱之、桀而弗葆、孔書無此文、此言武王所以非紂、據上文當有之字、執有命也、今用執有命者之言、用上不聽治、下不從事、上不聽治、則刑政亂、下不從事、則財用不足、上無以供粢盛酒醴、祭祀上帝鬼神、降綏天下賢可之士、外無以應待諸侯之賓客、內無以食飢衣寒、將養老弱、故命上不利於天、中不利於鬼、下不利於人、而強執此者、此持國者之所自生、而暴人之道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忠下篇作中、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

非命中第三十六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中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義上當作儀、義儀同、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僞、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於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聖王之事、於其原之也、徵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爲刑、據上篇有政字、此言之三法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盧云此下當有或以命爲有五字、或以命爲亡、我所以知命之有與亡者、以衆人耳目之情知有與亡、有聞之、有見之、謂之有、莫之見聞之亡、然胡不嘗脫此字、據下文增、嘗考之百姓之情、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者乎、則未嘗有也、若以百姓爲愚不肖、耳目之情、不足因而爲法、然則胡不嘗考之諸侯之傳言流語乎、自古以及今、生民以來者、亦嘗有聞命之聲、見命之體者乎、則未嘗有也、然胡不嘗考之聖王之事、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爲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爲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逾而民不易、文選注引此治作理、世作時、民作人、皆唐人避諱改、變政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今夫有命者言曰、我非作之後世也、自昔三代、有若言以傳流矣、今故先生對之曰、未詳生當爲王、夫有命者、不志昔也、下篇作不識昔也、志、卽識字、三代之聖善人與、識如與、意亡亡同、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也、下篇作與同、何以知之、言有命之說、不識昔之昔者聖善人乎、意亡此言世之暴不肖人乎、彼因亡知之妄言、初之列士桀大夫、愼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教順其百姓、盧云此已上十七字衍文、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流傳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一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陸德明莊子音義云、李云、居宅無人曰虛、死而無後曰厲、身在刑僇之中、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君不紐其樸、不愼其心志之辟、紐同、外之

毆聘田獵畢弋、說文云、古文驅从支、內沈於酒樂、不曰二字舊脫、據下文增、我爲作而、一本如此、誤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窮民亦由此也、內之不能善事一本作親、其親戚外不能善事其君長、惡慢而好簡易、貧飢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使身至有饑寒凍餒之憂、必爲非心以憾政、不能曰我罷不肖、我從事不疾、必曰我命固且窮、雖昔也三代之僞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衆愚樸人久矣、聖王之患此也、故書之竹帛、琢之金石、於先王之書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爽厥師、式是惡二字、師下篇作用爽厥師、此語夏王桀之執有命也、湯與仲虺共非之、先王之書太誓之言然曰、紂夷之居、爾不肯事上帝、棄闔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務、毋勸力其事也、上二篇俱當从此、孔書作罔懲其侮、義異、或云、毋棄闔不是、讀不如此文、天亦不棄縱而不葆、文與上文篇小異、此言紂之執有命也、武王以太誓非之、有於三代不國有之曰、女毋崇天之有命也、命三不國亦言命之無也、於召公之執命於然、且當爲曰、敬哉、無天命、惟予二人、而無造言、不自降天之哉、得之在於商夏之詩書曰、命者暴王作之、且今天下之士君子、將欲辯是非利害之故、當天當爲夫有命者不可不疾非也、執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是故子墨子非也、

非命下第三十七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一本作則必先立義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爲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爲股此字一本如此、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聖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衆之耳目之請、據前篇當爲情、惡乎用之、發而爲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故昔者三代聖王禹湯文武、方爲政乎天下之時、曰、必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爲命哉、故以爲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功一本無此字、道術、故上得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令聞於天下、亦豈以爲其命哉、又以爲力也、然今夫有命者、不識昔也三代之聖善人與、意亡昔三代之暴不肖人與、若以說觀之、則必非昔三代聖善人也、必暴不肖人也、然今以命爲有者、昔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於此乎不而識如能、一本無此字、非矯其耳目之欲、而從其心意之辟、外之毆聘田獵畢弋、內湛於酒樂、中篇湛作沈、而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遂失其宗廟、其言不曰吾罷不肖、吾聽治不強、必曰吾命固將夫之、雖昔也三代罷不肖之民亦猶此也、不能善事親戚君長、甚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飢食而惰從事、衣食之財不足、是以身有陷乎飢寒凍餒之憂、其言不曰

吾罷不肖，吾從事不强，又曰吾命固將窮，昔三代僞民亦猶此也，昔者暴王作之，窮人舊脫此字一本有術之，兩同遇此皆疑衆遲樸，言狙樸實之人先聖王之患之也，固在前矣，是以書之竹帛，鏤之金石，琢之盤盂，傳遺後世子孫，曰何書焉存，禹之總德有之，曰允不著，惟天民不而葆，而同能葆同保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愼厥德，天命焉葆，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當作惡或憎字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爲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太誓之言也，於去發未詳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文略見孔安國泰誓昔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曰子胡不尙考之乎商周虞夏之記，從十簡之篇以尙，皆無之，將何若者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惟一本作頰舌，而利其脣㫰也，㫰疑字當爲吻說文云吻口邊也，又有脣字云或从凡从昏此者日耳，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也王公大人之所以早朝晏退，聽獄治政，終朝均分，而不敢怠一本無此字，是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治，不强必亂，强必寧，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今也卿大夫之所以竭股肱之力，殫其思慮之知，內治官府，外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貴，不强必賤，强必榮，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今也農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樹藝，多聚升粟，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飽，不强必飢，故不敢怠倦，今也婦人之所以夙舊脫此字，據上文增興夜寐，强乎紡績織紝，多治麻絲說文云，績，緝也，葛緒，綌字假音，捆說文云，稛，絭束也，此俗寫布縿，而不敢怠倦者，何也，曰彼以爲强必富，不强必貧，强必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今雖毋在乎王公大人，蕢句，此皆字假音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紝矣，王公大人怠乎聽獄治政，卿大夫怠乎治官府，則我以爲天下必亂矣，農夫怠乎耕稼樹藝，婦人怠乎紡績織紝，則我以爲天下衣食之財，將必不足矣，若以爲政乎天下，上以事天鬼，天鬼不使，當爲便字下以持養百姓，百姓不利，必離散不可得用也，是以入守則不固，出誅則不勝，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共抎其國家，抎失傾覆其社稷者此也，是故子墨子言曰，今天下之士君子，中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當若有命者言也，曰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非人者之言也，今之爲仁義者，將不可不察而强非者此也。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孔叢詰墨篇多引此詞，此述墨氏之學者設師言以折儒也，故親士諸篇無子墨子曰者，此篇子墨子曰者，門人小子記說之詞，并不敢以墨稱也，例與同而非異者人以此病儒非也，說文云，儒，柔也，術士之稱。

儒者曰，親親有術，尊賢有等，言親疏尊卑之異也，其禮曰，喪父母三年，其句，其與期同，言父在爲母期也妻、舊脫此字，據下文增後子三年，後子謂子適也，左傳曰，王一歲有三年之喪二，周禮如此伯父、叔父、弟

兄、庶子，其與期同，戚族人五月，若以親疏爲歲月之數，則親者多而疏者少矣，是妻後子與父同也，若以尊卑爲歲月數，則是尊其妻子與父母同，而親伯父宗兄而卑子也，盧云，似當云而卑與子同也逆孰大焉，其親死，列尸弗斂，句，弗與斂同登屋窺井，挑鼠穴，探滌器，而求其人焉，以爲實在，則戇愚甚矣，說文云，戇，愚也，愚，戇也，玉篇戇陟降切，顏師古注漢書云，古音下絳反，今則竹巷反如其亡也，必求焉，僞亦大矣，取妻身迎，祗褍爲僕，說文云，祗，敬也，褍，衣正幅，則褍亦正，意與端同秉轡授綏，如仰嚴親，昏禮威儀，如承祭祀，顚覆上下，悖逆父母，下則妻子，言爲妻子法則妻子上侵，事親若此，可謂孝乎，儒舊作傳，據下文改者云，儒者曰迎妻，妻之奉祭祀，子將守宗廟，故重之，應之曰，此誣言也，其宗兄守其先宗廟數十年，死喪之其，同期兄弟之妻奉其先之祭祀弗散，盧云，當爲服則喪妻子三年，必非以守奉祭祀也，夫憂妻子以大負纍，有曰所以重親也，爲欲厚所至私，舊作和，以意改輕所至重，豈非大姦也哉，有强執有命以說議曰，壽夭貧富，安危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窮達賞罰幸否，說文云，幸，吉而免凶也，从屰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幸有極人之知力，不能爲焉，群吏信之，則怠於分職，庶人信之，則怠於從事，不治則亂，農事緩則貧，貧且亂政之本，而儒者以爲道教，是賊天下之人者也，且夫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僞哀以謾親，說文云，謾，欺也，玉篇云，莫般馬諫二反，陸德明周禮音義云，徐望仙反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同傲倨，說文云，居，蹲也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舊作徽，以意改貪於飲酒，惰於作務，陷於飢寒，危於凍餒，無以違之，是若人氣，鼸鼠藏，爾雅有鼸鼠，陸德明音義云，孫炎云，鼸者，頰裏也，郭云，以頰內藏食也，字林云，即鼢鼠也，說文云，鼸，鼢也，玉篇云，鼸，胡簟切，田鼠也，鼸舊作鼸，誤而羝羊視，爾雅云，羊牡羒，注羝，廣雅云，二歲曰羝，說文云，羝，牡羊也，陸德明音義云，字林云，牂羊也，然則羝羒牂皆牡羊賁彘起，易大畜云，豶豕之牙，崔憬曰，說文，豶，劇豕，今俗猶呼劇豬是也，案說文作豶，豕以意改之，豶與犢義同，劇者犢假音，玉篇云，豶扶云切，犢也君子笑之，怒曰，散人，漢書注曰，文穎曰，冗，散也，說文云，冗，散也，从宀，儿在屋下，無田事，玉篇云，如勇切，則此云散人猶冗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麥禾，五穀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畢治數喪，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廣雅云，翠，肥也，此古字，以爲，疑有脫字恃人之野，言禾麥在野以爲尊，富人有喪，乃大說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者，皆嘗新矣，而古人服之，則君子也，然則必法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羿射者，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一曰射師伃作甲，伃即杼，少康子，盧云，世本作輿奚仲作車，巧垂作舟，北堂書鈔引作倕，太平御覽作倕，事類賦引作工倕，太平御覽引，有云禹造粉，疑在此然則今之鮑函車匠，考工記有函鮑，鄭君注云，鮑讀爲鮑魚之鮑，書或爲鞄，蒼頡篇有鞄䩕，陸德明音義云，劉音傚，說文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讀若朴，周公曰，柔皮之工鮑氏，鞄即鮑也皆君子也，而羿伃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其所循，皆小人道也，又舊作人，以意改曰，君子勝不逐奔，揜函弗射，施舊作強，據下文改則助之胥車，應之曰，若皆仁人也，則無說而相與，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無故從有故也，弗知從有知也，無辭必服，見善必遷，何故相若，兩暴交爭，其勝者欲不逐奔，揜函弗射，施則助之胥車，雖

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聚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飽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責也。孔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據孔叢改。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句決植。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云決植。即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假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大焉。莫上當脫一字。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歸於魯。有喻。聞齊將伐魯。言伺其間。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飽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勸越伐吳。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伏尸以言術數。孔某之誅也。言孔子之責也。孔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舊作於。據孔叢改。季孫。季孫相魯君而走。季孫與邑人爭門關。句決植。列子云。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呂氏春秋慎大云。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此云決植。即其事也。說文云。植。戶植也。假言季氏爭關而出。孔子決門植以大焉。莫上當脫一字。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脩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弗及而後已。今孔某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

盡能。猶且不得爲君子也。意暴殘之國也。聖將爲世除害。興師誅罰。勝將因用傳術。令士卒曰。毋逐奔。揜函勿射。施則助之胥車。暴亂之人也得活。天下害不除。是爲聚殘父母而深賊世也。不義莫大焉。又曰。君舊作吾據上文改。子若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此出說苑。云趙簡子謂子路曰。吾聞孔子曰。先生事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趙天下之鳴鐘。撞之之以鍾。豈能發其音。樂哉。聽之曰。夫仁人事上竭忠。事親得孝。務善則美。有過則諫。此爲人臣之道也。今聲之則鳴。弗擊不鳴。隱知豫言。曰。其先知。謀事之識。力恬漠。待問而後對。雖有君親之大利。弗問不言。若將有大寇亂。盜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辟同。譬。他人不知。已獨知之。雖其君親皆在。不問不言。是夫大亂之賊也。以是爲人臣不忠。爲子不孝。事兄不弟。交遇人不良。夫執後不言之朝。物見利使己。雖恐後言。君若言而未有利焉。則高拱下視。會噎爲深。說文云。噎。噫也。讀若快。噫。飯窒也。會與噫同。不首之意。曰。惟其未之學也。用誰急。道行遠矣。夫一道之所由來而貪。說文。貪。貪也。從貝。今本貪字。舊作孔子。據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衛學業仁義也。昔大以治人。小以任官。遠施用徧。舊作偏。以意改。近以循身。不義不處。非理不行。務興天下之利。曲直周旋。利則止。此君子之道也。以所聞孔某之行。某字舊作孔子。據今改。下放此。則本與此相反謬也。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復問。不對。景公曰。以孔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僇。孔叢誌曰。白公勝在魯哀公十六年秋也。孔子已卒十旬。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下。必於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易而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慮同謀以奉賊。勢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孔叢引殺作弒。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趣讀促。非仁義之也。脫字。遇人而後謀。避人而后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某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乎。貶寡人者衆矣。貶。當爲況。此俗寫。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某之與白公同也。孔某之齊。見景公。景公說。欲封之以尼谿。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者也。盧云。晏子外篇。與此多同。浩居作浩倨。沅案。史記作傲。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職。宗喪循哀。孔叢。史記。宗作崇。不可使慈民。機服勉容。盧云。晏子作異子服。勉于容。不可使導衆。孔某盛容飾以蠱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務趨翔之節以勸衆。儒學不可使議世。晏子。儒作博。雖作儀。勞思不可以補民。三字舊脫。盧據晏子增。墨子。墨書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行其禮。積財不能贍其樂。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說文。營。惑也。家語云。營惑諸侯。高誘注淮南子曰。營。惑也。營同惑。惑與鬧音相近。盛爲聲樂。以淫過民。當爲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學不可以導衆。孔叢作案。非。今君封之以利齊俗。史記云。君欲用之。以移齊俗。作移。是。非所以導國先衆。公曰。二字舊脫。據孔叢補。善。於是厚其二字舊脫。盧據晏子增。禮。留其封。敬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悲舊作志。盧改。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鴟夷子皮。即范蠡也。韓非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子。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貨傳而從。按史記貨殖傳云。范蠡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

墨子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此篇自著篇號曰經中亦無子墨子曰云云按宋潛爲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上卷七篇則自親士至三辯也此經頗反不在其數然本書固稱經詞亦最古豈後人移其篇第與唐宋傳注亦無引此故譌錯獨多不可句讀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說文云故使爲之也或與固同事之固然言已得成也止以久也。以同已體、分於兼也。孟子云有聖人之一體必不已也。言事必行知、材知也。言材知平同高也。言上平虛求也。謀慮有求同長以缶缶即正字盧云正古文正亦作丙沅按唐大周石刻投念丙覺如此相蓋也。知、接也。知以接物中同長也。中孔四竅如一恕明也。推己及人故曰明厚、有所大也。仁、體愛也。目中句面南也義利也。易曰利者義之和直、參也。說文云直正見也論語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禮敬也圜、一中同長也。一中言孔也量之四面同長行、爲也。方、柱隅四讙也。讙疑雜字賢、材也。言以利大爲志而能自下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序言次序說文云耑物初生之題也孝、利親也。有閒、中也。閒隙是二者之中信、言合於意也。閒、不及旁也。言間隙俱自作也。說文云耳伏也此云自作未詳也緡閒、虛也。盧云緡猶壎壎之壎詞字書無此字作噴也。盈、莫不有也。廉、作非也。廉察之廉作與狷察近言狷何堅白、不相知也。今、不爲所作也。言使人爲之不自牢攫相得也。玉篇云攫結也任、士損己而益所

爲也。謂任俠。說文云俠也三蒼解輕財者爲俠俠與任同任、有以相攫有不相攫也勇、志之所以敢也。敢決、次、無閒而不攖攖也。力、刑同形之所以奮也。言奮身是強力法、所若而然也。若順言有成法可從生、刑同形與知處也。言人處世惟形體與知識俱所然也。然猶順俱之言貳或爲尔字假音說文云尔必然也臥、知無知也。臥而夢似知也而不可爲知說所以明也。明說夢臥、夢、臥而以爲然也。言夢中所知以爲實然彼不可。句兩不可也。平、行知無欲惡也。辯、爭彼也。辯勝。說知勝實當意也。利、所得而喜也。謂夢所見爲窮知而懸於欲也。言知之所到而欲爲懸同懸害、所得而惡也。謂夢所見已成句亡、句治求得也。言事既治所求得使、句謂故。句說文云故使爲之也譽、明美也。名、句達類私。句誹、明惡也。謂、句移舉加名舉、擬實也。知、句聞魯作聞據經說上改說親。句名、句實合爲。句言出舉也。聞、句傳親。句且、蓋衍一且字以意副言然也。見、句體盡。句君臣萌、疑同名或同異通約也。合、句缶宜。句害賞、上報下之功也爲、句存亡易治化。句罪、犯禁也。同、句重體合類。句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句久、彌異時也。言不合不類。句同異而俱於之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句久、彌異時也。言不易其時故曰久守、彌異所也。言不移其所故曰守。聞、耳之聰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循。句繼云從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官作也據下文改察也。蓋莫不然也。言口之利也。始、當時也。執、句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辯也。化、徵易也。諾、不一利用。句損、句偏去也。言損是去其半。服執說。言利。說文云服案音利二字舊注未詳其義。巧轉。句則求其故大益。句償、稠祇。句經說上作嗛。法同則觀其同。句庫。盧云庫疑庫與陳同見下文易也。法異則觀其宜。句動、或從也。止、因以別道。讀此書旁行缶無非。說文云非違也从飛下韋取其相背言此篇當旁行體之即正體亦無背于文義也此篇傳或每句間錯分寫如新考定本故云旁行可讀

經下第四十一

止、類以行人。句說在同。所存。句與者於存與就存。顯異說。推類之難。說在之大小。句五行毋常勝。說在宜。物盡。句同名。句二與闕。句愛食與招。句白與視。句麗與夫與屨。句一。偏舉之謂而因言固順是也。說在因。不可偏去而二。句說在見與俱。句一與二。句廣與循。句無欲惡之爲益損也。說在宜。句不能而不害。說在害。句損而不害。說在餘。句異類不吡。說文無此字玉篇云吡吡者切嗚吡吡說在量。句知而不以五路。說在久。句偏去莫加少。說在故。句必熱。說在頓假。句必詩。說在不然。句知其所以不知。說在以名取。物之所以然。句與所以知之。句與所以使人知之。句不必同。說在病。無。句不必待有。說在所謂。句疑。說在逢。句循。過。擾慮不疑。說在有無。合與一。句或復否。說在拒且然。句不可正而不害用工。說在宜。歐。句物一體也。說在俱一。句惟是均之絕不。說在所均。句宇或從。舊作從以意改說在長宇久。句堯之義也。生於今而處於古而異時。說在所義。二。句臨鑑而立。句景到。即今影倒字正文多而若少。若猶順說在寡區。句狗犬也。而殺狗非。句殺犬也可。說在重。句鑑位。舊云鑒立古從立字通量一小而易一大而佑。說在中之。句外內使殷美。說在使。鑑圓景一不堅白。說在荊之大其沈淺也。說在具無久與宇堅白。說在因。以檻爲搏。於以爲無知也。說在意。句在謂其所然未者然。說在於是。推之意未可知。說在可用過件。即午字異文玉篇云

仵古吳切偶敵也弄此義景不從說在改爲句一少於二而多於五說在建住景二說在重非半弗新五簡云簡知略切簡也蘇云弄此義此當與所簡義同仮乘顧即簡字異文耳則不動說在端句景到在午有端與景長說在端可無也有之而不可去說在宮然句景迎日說在搏缶而不可擔說在搏句景之小大說在地缶遠近句字進無近說在敷天而必缶說在得行句循以久說在先後句貞而不撓說在勝一句法者之相與也盡若方之相召也說在方句槊與枝板說在薄句狂舉不可以知異說在有不可句牛馬之非牛與可之同說在兼句倚者不可正說在剡循此句循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句推之必往說在廢材句唱和同患說在功句買無貴說在仮反字異文下仿此其買句聞所不知若所知則兩知之說在告句買宜則買買字古只作買說文買部買高帝紀云高祖每酤留飲酒買數倍如淳曰買亦售也說在盡句以言爲譬譬說其在言無說而懼說在弗心惟吾謂非名也則不可說在仮或過名也說在實無窮不害兼說在盈否知句知之否之足用也諄說在無以也不知其數而知其盡也說在明者句謂辯無勝必不當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不害愛之說在喪子者無不讓也不可說在始仁義之爲外內也內說在仵此亦本詳其義顏於一有知焉有不知焉說在存學之益也說在誹者有指於二而不可逃說在以二參說文云參增也从晶从朱參十乘之重也漢書注孟康曰參音驂師古曰參孟康音來戈反此字讀亦音參誰之參誹之可否句不以衆寡說在可非句所知而弗能指說在春也逃臣狗犬貴者非誹者諄說在弗非句知狗而自謂不知犬句過也說在重物句箕不甚說在若是通意後對說在不知其誰謂也取下以求上也說在澤是句是與是同說在不州疑云不同

經說上第四十二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此釋經上故所得而後成也體也者有端大故有之必無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此釋經上體分于兼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虛此釋經上知材也虛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此釋經上虛求也知也者以其知過物而能貌之若見恕此釋經上知接也恕也者以其知論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此釋經上恕明也仁愛己者非爲用己也不若愛馬著若明此釋經上仁體愛也言當觀仁于愛物義忘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此釋經上義利也言意以爲美而施之又忘其勞禮貴者公賤者名而俱有敬慢焉慢慢字異文等異論也此釋經上禮敬也行所爲不善名行也所爲善名巧也若爲盜此釋經上行爲也言所爲之事無善名是謂行也有善名是巧于盜名也實其志氣之見也使人如己不若金玉服此釋經上實堅也忠不利弱子亥足將入止容此釋經上忠以爲利而強低也孝以親爲芬而能能利親不必得此釋經上孝利親也言不以爲道信不以其言之當也使人視城得金此釋經上信言合于意也俱與人遇人衆惱此釋經上俱自作也字書無惱字謂爲是爲是之台一本作治彼也弗爲也此釋經上謂作療也廉己惟爲之知其也顯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道於其害也而猶欲雖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一本作知其思耳也是此釋經上謂作非也所令非身弗行此釋經上令不爲所作也任爲身之所聚以成人之所急此釋經上任士損己而後所爲也言任俠輕財勇以其敢於是也命之不以其不敢於彼也寄之此釋經上勇志之所以敢也言勇敢力重之謂下句與重奮也此釋經上力利之所以奮也生極之生極當爲形商不可必也此釋經上生利與知處也商不可必言不可知也臥句夢句乎句惔然句利得是而喜則是利也其害也非是也害得是而惡則是害也其利也非是也此釋經上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平知無欲惡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治吾事治矣人有治南北此釋經上治求得也譽之必其行也其言之忻使人督之此釋經上譽明美也誹必其行也其言之忻此釋經上誹明惡也舉告以文名舉彼實也此釋經上舉舉實也故言也者諸口能之出民者也民若畜虎也虎戌字異文言也謂言猶石致也石當爲實此釋經上言出舉也且自前曰且自後曰已方然亦且若石者也此釋經上君臣名通約也名經上作爲賞功不待時若衣裘此釋經上功利民也功不待時若衣裘句疑衍賞罪不在禁惟害無罪殆姑上報下之功也罰上報下之功也罰犯禁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是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同異上報下之功也罰犯禁也侗二人而俱見是楹也若是君今久古今且莫宇東西家南北此釋經上同異而俱之于一也久久與時也宇與所也窮句或不容尺有窮句莫不容尺句無窮也此釋經上窮或有窮不容尺也盡但止動此釋經上盡其不然也始時或有久或無久始當無久此釋經上始當時也化若鹽爲鵝此釋經上化徵易也損傷也者變之體也其體或去存謂其存者損此釋經上損偏去也假駒作鎮民也此釋經上假鎮壓庫區穴若斯貌常此釋經上庫易也動偏祭從者戶樞免瑟此釋經上動或從也止無久之不止當牛非馬若夫過楹有久之不止當馬非馬若人過梁此釋經上止以久也其類未詳必謂臺執者也盡疑盡字誤文云盡古文盡盡執言執持必然者也若弟兄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此釋經上必不已也同捉一本作徵與狂之同長也心中自是往相若也此釋經上平同高也同異以正相盡也中同於也厚惟無所大此釋經上厚有所大也言唯其大無所加是所謂大也圜規寫支也此釋經上圜一中同長也方矩見支也此釋經上方柱隅四線也倍二尺與尺但去一此釋經上倍爲二也端是無同也此釋經上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有閒此與下閒篇作閒俱以意改謂夾之者也此釋經上有閒中也閒謂夾者也尺前於區穴而後於端不夾於端與區內疑穴字及及非齊之及也此釋經上閒不及旁也纖虛也者南木之閒謂其無木者也此釋經上纖閒虛也盈無盈無厚於尺無所往而不得此釋經上盈其不有也得二堅異處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此釋經上堅白不相外也攖尺與尺俱不盡端無端但盡尺與或盡或不盡堅白之攖相盡體攖不相盡端此釋經上攖相得也仳疑似字兩有一本作自端而后可此釋經上似有以相遇有不相攖也攖攖也法意規員三也俱可以爲法此釋經上法所若而然也但然也者民若法也此釋經上但所然也彼凡牛樞非牛兩也無以非也辯或謂之牛謂之非牛是爭彼也是不俱當不俱當不必或不當不若當犬此釋經上說所以明也故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爲句欲雖其指難即難與文智不知其害是智之罪也若智之慎文也無道於其害也而猶欲雖之則離之是猶食脯也騷之利害未可知也騷騷字假音讀如山海經云食之已騷欲而騷是不以所疑止所欲也廣外之利害未可知也廣字通俗寫趨

之而得力.則弗趨也.是以所疑止所欲也.觀爲窮知而縣於欲之理.縣縣字異文.讀如縣挂之類.雖脯而非恕也.恕恕字異文.字書無此字.雖指而非愚也.所爲與不所與爲相疑也.非謀也.此釋經上爲窮知而縣于欲也.大指言所知一事.必待爲之而信其利害.否則縣于欲.不以疑而自止.已.句爲衣.句成也.治病.句亡也.此釋經上已成亡使.令謂.句謂也不必成濕.句故也.盧云方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而有墜.得而中亡.謂之溼.畢云.張湛注列子.引作濕.此濕字與方言義同.彼合反.必待所爲之成也.此釋經上使謂故名.物.句達也.有實必待文多也.命之馬.句類也.若實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句私也.是名也.止於是實也.聲出口.俱有名.此釋經上名達類私若姓字.疑字灑謂狗犬命也.狗犬.句舉也.叱狗.句加也.此釋經上謂移舉加知.傳受之.句聞也.方不㢓.句說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知聞說親言所爲知者有三.得之傳受.是耳所聞也.非方土所臨.是人所說也.身自觀之.則親見也.前後文句.仿此例讀之所以謂.句名也.所謂.句實也.名實耦.句合也.志行.句爲也.此釋經上名實合爲聞.或告之.句傳也.身觀焉.句親也.此釋經上聞傳親見時者.句體也.二者盡也.此釋經上見體盡古.兵立反中志工.句正也.臧之爲.句宜也.非彼必不有.必也.聖者用而勿必.必也者可勿疑.使者兩而勿偏.此釋經上合正宜必欲正權利.且惡正權害.爲.早臺.句存也.病.句亡也.買鬻.句易也.霄與消同盡.句蕩也.順長.句治也.鼃買.句化也.此釋經上爲存亡易蕩治化同.二名一實.句重同也.不外於兼.句體同也.俱處於室.句合同也.有以同.句類同也.此釋經上同重體合類異.二必異.句二也.不連屬.句不體也.不同所.句不合也.不有同.句不類也.此釋經上異二不體不合不類.舊脫不體不字同異交得.於福家良恕有無也.此釋經上同異交得放有無.比.度多少也.免蚓還園.去就也.鳥折用桐.堅柔也.劍尤早.死生也.處室子.子母長少也.兩絕勝.白黑也.中央.旁也.論行行學實.是非也.難宿.成未也.兄弟.俱適也.身處志往.存亡也.霍爲姓.故也.賈宜.貴賤也.已上未詳諾.超城員止也.相從.相去.先知.是.可.五色.長短.前後.輕重.援.此釋經上諾不一利用執服難成.言務成之.九則求執之.法法取同.觀巧傳法.取此擇彼.問故觀宜.此釋經上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同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與以有愛於人.有不愛於人.心愛人.是孰宜心.彼舉然者.以爲此其然也.則舉不然者而問之.若聖人有非而不非.正五諾.皆人於知有說.過五諾.若員無直.無說.用五諾.若自然矣.

經說下第四十三

止.彼以此其然也.說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謂四足獸.句與生鳥.句與物盡.句與大小也.已上釋經下止類以行人云云至說在之大小此然是必然.則俱.爲麋同名.俱鬬.不俱二.三與鬬也.已上釋經下五行毋常勝云云至二與鬬包.句肝.句肺.句子.句愛也.橘茅.句食與招也.已上釋經下愛食與招白馬多白.句視馬不多視.句白與視也.已上釋經下白與視爲麗不必麗.不必麗與暴也.爲非以人是不爲非.若爲夫勇.不爲夫.爲屨以買衣爲屨.夫與屨也.已上釋經下麗與夫與屨.屨同屨二與一亡.句不與一在.句偏去.未有文.句實也.而後謂之.無文.句實也.則無謂也.不若敷與美.句謂是.句則是固美也.謂

也.則是非美.句無謂則報也.見不見.離一二.不相盈.已上釋經下一偏棄之云云至說在見與俱一與二廣脩堅白.句舉不重.句不與箴.疑箴云不舉箴非力之任也.爲握者之觭字未詳倍.非智之任也.若耳目異.木與夜孰長.智與粟孰多.句爵.句親.行.賈.句四者孰貴.句麋與霍孰高.麋與霍孰霍.蚓與瑟孰瑟.偏俱一無變.假.假必非也而後假.狗假霍也.猶氏霍也.物或傷之.然也.見之.智也.吉之.使智也.已上釋經下廢與堵云云至說在所謂疑.逢.舊作蓬下同以意改爲務則士.爲牛廬者夏寒.逢也.舉之則輕.廢之則重.非有力也.沛從削.非巧也.若石羽.楯也.鬬者之敝也.以飲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愚也.智與以已爲然也與愚也.俱.俱一.句若牛馬四足.句惟是當牛馬.數.句牛數馬.句則牛馬二.句數牛馬.句則牛馬一.句若數指.句指五而五一.長.已上釋經下說在俱一字.徙而有處宇.句宇南北.在旦有在莫.宇徙久.已上釋經下宇或徙說在長宇久無堅得白.必相盈也.在堯善治.句自今在諸古也.自古在之今.句則堯不能治也.已上釋經之說也云云至說在所異二景光至.句景亡若在.句盡古息.景.二光夾一光.一光者景也.景光之人煦若射.句下者之人也高.句高者之人也下.句足敝下光.故成景於上.首敝上光.故成景於下.在遠近有端.與於光.故景庫舊作塵以意改內也.景.日之光反燭人.句則景在日與人之間.句景.木柂.舊作木斜景短大.句木正.句景長小.句大小於木.則景大於木.非獨小也.已上以表言文尙可詳遠近臨正鑒.句景寡.句貌能白黑.句遠近柂正.句異於光鑒.句景當俱.就.去余當俱.余疑亦字俱用北.鑒者之臭於鑒無所不鑒.景之臭無數.而必過正.故同處其體.句俱然鑒分.句鑒中之內.句鑒者近中.句則所鑒大.句景亦大.句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起於中.句緣正而長其直也.中之外.鑒者近中.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易.合於而長其直也.鑒者近.則所鑒大.景亦大.遠中.則所鑒小.景亦小.而必正.景過正.已上以鑒言故招負衡木.加舊作知以意改重焉而不撓.句極勝重也.極謂權也右校交繩.句無加焉而撓.極不勝重也.衡加重於其一旁.句必捶.權重相若也.此捶字假音陸德明考工記音義云直僞反.劉直危反相衡.則本短標長.標猶杪末也兩加焉.重相若.句則標必下.句標得權也.挈有力也.引無力也.不正.舊作心以意改所挈之止於施也.繩制挈之也.若以錐刺之.挈長.句重者下.句短.句輕者上.句上者愈得下.句下者愈仁.句繩直權.句重相若.句則正舊作心以意改矣.收上者愈喪.下者愈得.上者權重盡.則遂挈.已上以權衡言兩輪高.兩輪爲輲.雜記云載以輲車鄭注云輲讀爲輇或作輇或文云輇蕃車下庳也.又鄭注旣夕記云.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車梯也.重其前.弦其前.弦直也載弦其前.載弦其軲.玉篇云軲古胡切.廣雅云軲車也.皆讀音枯.又音姑.案軲疑轂音相近.疑轂字異文而縣重於其前.是梯.舊作悌.據上文改.下同挈且挈則行.凡重.上弗挈.下弗收.旁弗劫.則下直.扡.或害之也.流.公羊傳桓十年有云流鳥隨.穆明音義云.古流字.梯者不得流.舊作抹.據上改直也.今也廢尺於平地.重不下.無勞也.玉篇云勞.渚唐切.跟勞.欲行貌.正字通以爲跟字之訛.若夫繩之引軲也.是猶自舟中引橫也.倚倍拒堅.騙.唐宋字書無此字.正字通云.俗字.舊注音填.走貌.倚焉則不正.誰.舊作誰蘇.并字異文石纍石耳.已上以車制言夾寢.寢字書無者法也.方石去地尺.句關石於其下.句縣絲於其上.句使適至方石.不下.柱也.膠絲去

石。句 帮也。緜絕。句 引也。未變而名易。句 收也。買。刀舊泉刀。糴相爲賈。句 刀輕則糴不貴。句 刀重則糴不易。句 王刀無變。句 糴有變。句 歲變糴。句 則歲變刀。句 若鬻子。賈盡也者。盡去其以不讎也。其所以不讎去。句 則讎。正賈也。宜不宜。正欲不欲。若敗邦鬻室。句 嫁子無子。句 在軍不必其死生。聞戰亦不必其生。前也不懼。今也懼。或知是之非此也。有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謂此南北。過而以已爲然。始也謂此南方。故今也謂此南方。智論之。非智無以也。謂。非謂。非同也。則異也。同則或謂之狗。其或謂之犬也。異則或謂之牛。牛或謂之馬也。俱無勝。句 是不辯也。辯也者。或謂之是。或謂之非。當者勝也。無讓者酒。未讓。始也。不可讓也。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石。故有智焉。有不智焉。可。有指。子智是。有智是吾所先舉。重。則子智是。而不智吾所先舉也。是一。謂有智焉。有不智焉也。若智之。則當指之智告我。則我智之。兼指之。以二也。衡指之。參直之也。若曰。必獨指吾所舉。毋舉吾所不舉。則者固不能獨指。所欲相不傳。意若未校。且其所智是也。所不智是也。則是智。是之不智也。惡得爲一。謂而有智焉。有不智焉。所春也。其執固不可指也。逃臣不智其處。狗犬不智其名也。遺者。巧弗能兩也。智。智狗。重智犬。則過。不重則不過。重問者曰。子智覼乎。覼當爲覼。即應者文。應之曰。覼何謂也。彼曰覼施。則智之。若不問覼何謂。徑應以弗智。則過。且應必應問之時若應長。應有深淺。大常。據下文當爲堂。中在兵人長所室堂。所存也。其子存者也。據在者而問室堂。惡可存也。主室堂而問存者孰存也。是一主存者以問所存。句 一主所存以問存者。句 五合。水土火。句 火離然。火爍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合之府水。府疑當爲。木離木。若識麋與魚之數。惟所利。無欲惡。傷生損壽。說以少連。是誰愛也。嘗多粟。或者欲不有能傷也。若酒之於人也。且恕人利人。愛也。則惟恕弗治也。損飽者去餘。適足不害。能害飽。若傷麋之無脾也。且有損而后益智者。若瘧病之之於瘧也。瘧即瘧者文。說文云。瘧熱寒休作。今經與省几。此省已一也。已即瘧字。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惟以五路智久。不當。以目見。若以火見火。謂火熱也。非以火之熱。我有若視曰智。雜所智與所不智而問之。則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兩智之也。無。若無焉。則有之而后無。無天陷。則無之而無。擢疑。無謂也。臧也今死。而春也得文。文死也可。且猶是也。且且必然。且已必已。且用工而後已者。必用工後已。均髮。句 均縣輕重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堯霍。據下文作霍。或以名視人。或以實視人。舉友富商也。是以名視人也。指是霍也。是以實視人也。堯之義也。句 是聲也於今。句 所義之實處於古。句 若殆於城門與於臧也。狗。狗犬也。謂之殺犬。可。若兩髀。使。令使也。我使我。我不使亦使我。殿戈亦使殿。不美亦使。殿。荊沉。荊之具也。則沈淺非荊淺也。若易五之一。以楹之摶也。見之。其於意也不易。先智意相也。若楹輕於秋。其於意也洋然。段椎錐俱事於履。可用也。成繪屨過椎。與成椎過繪屨同。過件也。件當爲舛異文。一。五有一焉。一有五焉。十二焉。非。掇半。進前取也。前則中無爲半。猶端也。前後取。則端中也。斲必半。毋與非半。不可斲也。可無也。已給則當給。不可無也。久有窮無窮。正九。一本作凡。無所處而不中縣。摶也。已上釋經下臨鑑而立景云云至說在摶。偪字不可偏舉字也。進行者先敷近。後敷遠。行者行者必先近而後遠。遠脩近脩也。先後久也。民行脩必以久也。已上釋經下以之大小云云至說在先後。一方貌盡。俱有法而異。或木或石。不

害其方之相合也。盡貌猶方也。已上釋經下法者之相與也云云至說在方。物俱然。句 牛狂與馬惟異。句 以牛有齒。句 馬有尾。句 說牛之非馬也不可。句 是俱有。不偏有偏無有。曰。盧云當有牛字。之與馬不類。句 用牛角。盧云用牛當爲牛有。馬無角。句 是類不同也。若舉牛有角。馬無角。以是爲類之不同也。是狂舉也。猶牛有齒。馬有尾。或不非牛而非牛也。可。句 則或非牛或牛而牛也可。句 故曰。牛馬非牛也。未可。牛馬牛也。未可。則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馬不二。而牛馬二。則牛不非牛。馬不非馬。而牛馬非牛非馬。無難。已上釋經下牛馬之非牛云云。彼。正名者彼此。句 彼此可。句 彼彼止於彼。句 此此止於此。句 彼此不可。句 彼且此也。彼此亦可。彼此止於彼此。若是而彼此也。則彼亦且此此也。已上釋經下彼此與彼此同說在異。唱無過。無所周。若粺。和無過。使也。不得已。唱而不和。是不學也。智少而不學。必寡。和而不唱。是不教也。智當有少字。而不教。功適息。已上釋經下唱和同患云云。使人奪人衣。罪或輕或重。使人予人酒。或厚或薄。聞在外者所不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智若所智也。猶白若黑也。誰勝。是若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智其色之若白也。故智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智。不以所不智。疑所明。句 若以尺度所不智。長外。句 親智也。句 室中。句 說智也。已上釋經下聞所不知若所知云云。以誖不可也。出入之言可。是不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審。惟謂是霍可。而猶之非夫霍也。謂彼是是也。不可謂者。毋惟乎其謂。彼猶惟乎其謂。則吾謂不行。彼若不惟其謂。則不行也。無南者。盧云南當讀如難上下文俱有無難之語。有窮則可盡。句 無窮則不可盡。句 有窮無窮未可智。句 則可盡不可盡不可盡此三字疑衍。未可智。句 人之盈之否未可智。句 而必人之可盡不可盡。亦未可智。句 而必人之可盡愛也。誖。人若不盈先窮。則人有窮也。盡有窮無難。盈無窮。則無窮盡也。盡有窮無難。不二。智其數。惡智愛民之盡文也。或者遺乎其門也。盡問人。則盡愛其所問。若不智其數。而智愛之盡文也。無難。仁。已上釋經下宜則俱說在盡云云至說在辯不知其所處。仁愛也。義利也。愛利此也。所愛所利彼也。愛利不相爲內外。句 所愛利亦不相爲外內。句 其爲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是狂舉也。已上釋經下不害愛之云云至件顏于一。若左目右目入學也。以爲不知學之無益也。故告之也。是使智學之無益也。是教也。以學爲無益也。教。誖。已上釋經下有知焉有不知焉云云。論誹。誹之可不可以理之可誹。雖多誹。其誹是也。其理不可非。雖少誹。非也。今也謂多誹者不可。是猶以長論短。不誹。非己之誹也。不非誹。非可非也。不可非也。是不非誹也。已上釋經下誹之可否不以衆寡云云。物甚長甚短。句 莫長於是。句 莫短於是。句 是之是也。非是也者。莫甚於是。取高下。以善不善爲度。不若山澤。處下善於處上。下所請上也。不是是則是且是焉。今是文於是而不於是。故是不文。是不文。則是而不文焉。今是不文於是。而文與是。故文與是不文同說也。已上釋經下取上以求下也云云至末。案此文傍寫錯謬。句讀難定。略以所知擬斷。後文及傍寫殘遺文義。多難見。以俟敏求君子更正之。

新考定經上篇。本篇云。讀此書旁行。今依經爲兩截。旁讀成文也。

故。所得而後成也。

止。以久也。

體分于兼也。知材也。慮求也。知接也。恕明也。仁體愛也。義利也。禮敬也。行爲也。實荣也。忠以爲利而强低也。孝利親也。信言合于義也。佴自作也。詘作嗛也。廉作非也。令不爲所作也。任士損己而益所爲也。勇志之所以敢也。力形之所以奮也。生形與知處也。臥知無知也。夢臥而以爲然也。平知無欲惡也。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惡也。治求得也。譽明美也。誹所惡也。誹所惡也。

必不已也。平同高也。同長以缶相盡也。中同長也。厚有所大也。日中正南也。直參也。圜一中同長也。方柱隅四讙也。倍爲二也。端體之無序而最前者也。有閒中也。閒不及旁也。體閒廉也。盈莫不有也。堅白不相外也。攖相得也。似有以相攖有不相攖也。次無閒而不攖也。法所若而然也。佴所然也。說所以明也。攸不可兩不可也。辯爭彼也辯勝當也。爲窮知而儵于欲也。已成亡。使謂故。名達類私。謂移舉加。知聞說親名實合爲。

言出舉也。且言然也。君臣名通約也。功利民也。賞上報下之功也。罪犯禁也。罰上報下之罪也。久彌異時也守彌異所也。窮或有前不容尺也。盡莫不然也。始當時也。化徵易也。損偏去也。俱具祇。廉易也。劬或從也。

譏此書旁行正無非。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閒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鶉爲鶉合又譏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張湛注云援甚微胞而至不絕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絕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絕理言不絕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理爲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按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絕不均也均其絕也莫絕輕下脫重字均其絕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爲也今按經下云過件景不從說在改爲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管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狄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證比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據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聞傳親。見體盡。合缶宜必。欲缶權利且惡缶權害。爲存亡易治化。同重體合類。異二體不合不類同異而俱之于一也同異交得放有無。聞耳之聰也。循所聞而得其意心之察也。言口之利也。執所言而意得見心之辨也。諸不一利用。服執說巧轉則求其故大益。法民則觀其同。法異則觀其宜。止因以別道。

墨子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篇中言利之中取大，即大取之義也。意皆聖人厚親，因所以利親，盛樂，因所以利子，而節葬非樂，則利尤大也。墨者固取此。

天之愛人也，薄於聖人之愛人也。言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其利人也，厚於聖人之利人也。大人之愛小人也，薄於小人之愛大人也。言不如小人之姑息。其利小人也，厚於小人之利大人也。以臧爲其親也，而愛之，說文云：臧，善也。即藏字正文，謂葬親。非愛其親也；以臧爲其親也，而利之，非利其親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欲之，當有非字。愛其子也。以樂爲利其子，而爲其子求之，非利其子也。此辯葬之非利親，樂之非利子，即節葬非樂之說也。於所體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權。權非爲是也，非非爲非也。權，正也。斷指以存㨴。此㨴字正文，舊作膽，誤。說文云：㨴，手㨴也。揚雄曰：㨴，握也。从手，臤聲。鄭注士喪禮云：手後節中也。古文㨴作拏。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其所取者，人之所執也。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盜人，害也。斷指與斷腕，玉篇云：腕，烏段切，手腕，亦作捥。案捥、腕皆㨴字之俗。利於天下相若，無擇也。死生利若一，無擇也。殺一人以存天下，非殺一人以利天下也。殺己以存天下，是殺己以利天下。於事爲之中而權輕重之謂求。求爲之，非也。害之中取小，求爲義，非爲義也。爲暴人語天之爲是也，而性爲暴人歌天之爲非也。諸陳執既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執之所爲，因吾所爲也。若陳執

未有所爲，而我爲之陳執，陳執因吾所爲也。暴人爲我爲天之以人非爲是也，而性不可正而正之。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於所既有而棄焉，是害之中取小也。義可厚，厚之；義可薄，薄之。謂倫列。德行、君上、老長、親戚，此皆所厚也。爲長厚，不爲幼薄。親厚，厚親薄，薄親至，薄不至。義厚親，不稱行而顧行。爲天下厚禹，爲禹也；爲天下厚愛禹，乃爲禹之人愛也。厚禹之加於天下，言禹之厚德及天下。而厚禹不加於天下。若惡盜之爲加於天下，言盜之惡行及天下。而惡盜不加於天下。愛人不外己，己在所愛之中。己在所愛，愛加於己。倫列之愛己，愛人也。聖人惡疾病，言自重其身。不惡危難。言爲人則不避艱險。正體不動，欲人之利也，非惡人之害也。言欲存其身以利人，非惡人之以危難害己。聖人不爲其室臧之故在於臧。言臧寓在下。聖人不得爲子之事。聖人之法，死亡親，爲天下也。厚親，分也。以死亡之，體渴興利。說文云：渴，盡也。端，猶舉也。今經典多以竭爲渴。此云渴者，謂盡其利以厚實也。有厚薄而毋倫列之興利爲己。語經。意言聖人厚親之說，爲自厚其親，諸其經耳。經猶云正。弟必欲天下人如是也。故下辯之。語經也，也同者。非白馬焉，執駒焉說求之舞說，非也。漁大之舞大，非也。案列子仲尼云：公子牟曰：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似與此意同。執駒焉說求之舞似當云執駒焉說求之無母，即孤犢之論乎。漁大一句未詳。三物必具，然後足以生。臧之愛己，非爲愛己之人也。厚不外己，愛無厚薄。舉己，非賢也。義，利；不義，害。志功爲辯。有有於秦馬，有有於馬也。智來者之馬也。愛衆衆也，此與下衆也，舊俱作世，以意改。與愛寡也相若。兼愛之有相若。愛尚世與愛後世，一若今之世

人也。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天下之利驩。聖人有愛而無利，伣日之言也，乃客之言也。天下無人，子墨之言也猶在。不得已而欲之，非欲之非欲之也。一本無非欲之三字。非殺臧也。專殺盜，非殺盜也。凡學愛人。小圜之圜與大圜之圜同。方至尺之不至也，與不至鍾之至，不異。其不至同者，遠近之謂也。是璜也，說文云：璜，半璧也。是玉也。意楹，非意木也，意是楹之木也。意指之人也，非意人也。意獲也，乃意禽也。志功不可以相從也。利人也，爲其人也；富人，非爲其人也。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有爲也以富人，富人也。治人有爲鬼焉。爲賞譽利一人，非爲賞譽利人也。亦不至無貴於人。智親之一利，智同知。未爲孝也，亦不至於智不爲己之利於親也。智是之世之有盜也，盡愛是世。智是室之有盜也，不盡是室也。智其一人之盜也，不盡是二人。二當爲一。雖其一人之盜，苟不智其所在，盡惡其弱也。諸聖人所先爲，人欲名實。名實不必名。苟是石也白，敗是石也，盡與白同。是石也唯大，不與大同。是有便謂焉也。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諸以居運命者，居運，舊居作成，運作徙。苟人於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諸以居運命者，若鄉里齊荊者，皆是。諸以形貌命者，若山邱室廟者，皆是也。智與意重同，已下同字俱絕句。具同，連同，同類之同，同名之同，邱同，鮒同，是之同，一本又有同字。然之同，同根之同。有非之異，有不然之異。有其異也，爲其同也；爲其同也異。一曰乃是而然，二曰乃是而不然，三曰遜，四曰強。子深其深，淺其淺，益其益，尊其尊。察次山比因至優指復。次察聲端名因請復。正夫辭惡者，人右以其請得焉。諸所遭執而欲惡生者，人不必以其請得焉。聖人之附瀆也，瀆字未詳。仁而無利愛，利

愛生於慮。昔者之慮也。非今日之慮也。昔者之愛人也。非今之愛人也。愛獲之愛人也。生於慮獲之利。非慮臧之利也。而愛臧之愛人也。乃愛獲之愛人也。去其愛而天下利。弗能去也。昔之知牆。非今日之知牆也。貴爲天子。其利人不厚於正夫。二子事親。或遇孰。或遇凶。言歲孰歲凶其親也相若。非彼其行益也。非加也。外執無能厚吾利者。藉臧也死而天下害。吾持養臧也萬倍。吾愛臧也不加厚。長人之異。短人之同。其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與首之人也異。人之體非一貌者也。故異。將劍與挺劍異。劍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一。故異。楊木之木。與桃木之木也同。諸非以舉量數命者。敗之盡是也。故一人指。非一人也。是一人之指。乃是一人也。方之一面非方也。方木之面方木也。以故生。以理長。以類行也者。立辭而不明於其所生。忘也。今人非道無所行。唯有強股肱。而不明於道。其困也。可立而待也。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故浸淫之辭。其類在鼓栗。聖人也。爲天下也。其類在于追迷。言能追正迷惑或壽或卒。其利天下也指若。言其指相若其類在譽石。疑譽名言理人有壽有不壽其利天下同則譽在也一日而百萬生。愛不加厚。其類在惡害。言意多所愛而不行者是難之故愛二世有厚薄。而愛二世相若。其類在蛇文。愛之相若。擇而殺其一人。言愛二人同擇而殺其一殺誠也其類在阬下之鼠。小仁與大人。行厚相若。其類在申。凡興利除害也。其類在漏雍。厚親不稱行而類行。其類在江上井。不爲己之可學也。其類在獵走。愛人非爲譽也。其類在逆旅。愛人之親。若愛其親。其類在官苟。兼愛相若。一愛相若。其類在死也。一本作蛇

小取第四十五

夫辯者。將以明是非之分。審治亂之紀。明同異之處。察名實之理。處利害。決嫌疑。焉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以名舉實。以辭抒意。紀理疑比意爲韻古四聲通以說出故。以類取。以類予。故取予爲韻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或也者。不盡也。假者。今不然也。假設是尚未行效者。爲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爲之法也。故中效。中去聲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此效也。辟也者。辟同譬說文云譬諭也諭古文喻字舉也此字疑衍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辭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句我奚獨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於其所取者。予之也。是猶謂也者。同也。吾豈謂也者。異也。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辭之侔一本作侔之也。有所至而正。其然也。有所以然也。其然也同。句其所以然不必同。句其取之也。有以取之。其取之也同。句其所以取之不必同。句是故辟侔援推之辭。譬也侔也援也推也即上四者行而異。轉而危。句遠而失。句流而離本。句則不可不審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夫物或乃是而然。或是而不然。或一害而一不害。或一是而一不是也。不可常用也。故言多方。殊類異故。則不可偏觀也。非也。白馬。馬也。乘白馬。乘馬也。張湛注列子云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驪馬。馬也。乘驪馬。乘馬也。獲。人也。愛獲。愛人也。臧。人也。愛臧。愛人也。方言云臧甬侮獲奴婢賤稱也荆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民男而壻婢謂之臧女而婦奴謂之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王逸注楚詞云臧爲人所賤繫也獲爲人所係得也或曰臧守藏者也獲主禽者

也。此乃是而然者也。獲之親。當爲事人也。獲事其親。非事人也。其弟美人也。愛弟。非愛美人也。言使其弟有美容而愛弟者非以容也車。木也。乘車。非乘木也。船。木也。入船。當爲乘船非入木也。盜人。人也。多盜。非多人也。無盜。非無人也。奚以明之。惡多盜。非惡多人也。欲無盜。非欲無人也。此所謂辯名實之理世相與共是之。若若是。則雖盜人人也。愛盜非愛人也。不愛盜非不愛人也。殺盜人。非殺人也。無難盜無難矣。此與彼同類。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非之。無他故焉。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不殺據下當爲然一本作然者也。且夫讀書。非好書也。且鬬雞。非雞也。言人使之鬬好鬬雞。好雞也。且入井。非入井也。止且入井。止入井也。且出門。非出門也。止且出門。止出門也。若若是。且夭。非夭也。壽夭也。有命。非命也。非執有命。非命也。無難矣。此與彼同。世有彼而不自非也。墨者有此而罪據上無此字非之。無故焉也。據上文二字當倒所謂內膠外閉。與心毋空乎。內膠而不解也。此乃是而然者也。愛人待周愛人。而後爲愛人。不愛人。不待周不愛人。不失周愛。因爲不愛人矣。乘馬待周乘馬。然後爲乘馬也。有乘於馬。因爲乘馬矣。逮至不乘馬。待周不乘馬。而後不乘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居於國。則爲居國。有一宅於國。而不爲有國。桃之實。桃也。棘之實。非棘也。問人之病。問人也。惡人之病。非惡人也。人之鬼。非人也。兄之鬼。兄也。祭人之鬼。非祭人也。祭兄之鬼。乃祭兄也。之馬之目盼。上之疑當爲大則爲當作謂之馬盼。之馬之目大。而不謂之馬大。之牛之毛黃。則謂之牛黃。之牛之毛衆。而不謂之牛衆。一馬。馬也。二馬。馬也。馬四足者。一馬而四足也。非兩馬而四足也。一馬。馬也。馬或白。舊作自據畢改者。二馬而或白也。非一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

耕柱第四十六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於人乎。古愈字只作俞太平御覽引作愈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高誘注呂氏春秋云大行在河內野王縣北山在今河南懷慶府城北亦名羊腸坂駕驥與羊。子舊作我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改將誰敺。說文云敺古文驅从支藝文類聚引作驅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藝文類聚引作以驥足責子墨二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太平御覽無以字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藝文類聚引謂作問鬼神孰與聖人明智。子墨子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猶聰耳明目藝文類聚引作聰明耳目之與聾瞽也。藝文類聚引瞽作盲昔者二字藝文類聚引作者夏后開。後漢書注引云開啓使蜚廉藝文類聚後漢書注太平御覽玉海俱引蜚作飛採舊作折據文選注改金於山川。山海經云其中多金或在山或在水諸書引多無川字非而陶鑄之於昆吾。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文選注俱引作以鑄鼎于昆吾吾文選注作吳括地志云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在顓帝城內周回五十步高二十丈卽昆吾虛也是使翁難乙。卜於目若之龜。舊脫乙字又作白若之龜藝文類聚引作使翁難乙灼目若之龜玉海引作使翁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當从目若者周禮云北龜曰若鄭推釋爲云龜左睨不類右睨不若賈公彥疏續以爲睥睨是目若之說也若類也龜曰。鼎成三足而方。玉海三作四不炊而自烹。此烹字俗寫

（玉海引作亨。藝文類聚引作不灼自成）不舉而自臧。（玉海引作藏）不遷而自行。（太平御覽引作揩。說文云。揩古文遷从手西。則揩實古遷字。後加爲䙴耳。今書又作遷。皆傳寫者以少見改之。又藝文類聚引俱無而字）以祭於昆吾之墟。（此墟字俗寫。括地志云。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上鄉。（疑同向讀）乙又（當脫乙字。又字作人。據藝文類聚。玉海改）言兆之由。（藝文類聚作繇。無兆之二字。玉海亦作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玉海引作一東一西）九鼎既成。遷於三國。（北國爲翟。藝文類聚引作而遷三國）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數百歲矣。使聖人聚其良臣。與其桀相而謀。豈能智（一本作知。下同）數百歲之後哉。（藝文類聚引云。此知必千年無聖之智。豈能知哉）而鬼神智之。是故曰。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猶聰耳明目之與聾瞽也。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子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說文云。欣舉出也。與欣同）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說文云。燎放火也）於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摻火將益之。（摻即操字異文。唐人別有音。非也）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摻火者之意。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子墨子游荊耕柱子於楚。（游謂游揚其名而使之仕）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一本作知。下同）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子墨子。曰。（十金當爲千金之誤）後生不敢死。（當云不敢死者。謂古人書疏稱死罪常文）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之爲義也。人不見而耶。（此譌字）鬼不見而富。而子爲之。有狂疾。子墨子曰。今使子有二臣於此。（謂家臣）其一人者見子從事。不見子則不從事。其一人者見子亦從事。不見子亦從事。子誰貴於此二人。巫馬子曰。我貴其見我亦從事。不見我亦從事者。子墨子曰。然則是子亦貴有狂疾也。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鬬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鬬。子夏之徒曰。狗豨猶有鬬。惡有士而無鬬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於湯文。行則譬於狗豨。傷矣哉。巫馬子謂子墨子曰。舍今之人而譽先（舊作大。一本如此。下同）王。是譽槁骨也。譬若匠人然。智槁木也。（智同知）而不智生木。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譽先王。是譽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譽而不譽。非（舊脫此字。一本有）仁也。子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文選注引隋作隨）三棘六異。此諸侯之所謂良寶也。（藝文類聚引云。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太平御覽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又一引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耶。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大蠡出於海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文各不同。當是此和氏之璧上脫文）可以富國家。衆人民。治刑政。安社稷乎。曰。不可。所謂貴良寶者。爲其可以利也。而和氏之璧。隋侯之珠。三棘六異。不可以利人。是非天下之良寶也。今用義爲政於國家。人民必衆。刑政必

治。社稷必安。所爲貴良寶者。可以利民也。而義可以利人。故曰。義。天下之良寶也。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論語作近者說遠者來）子墨子聞之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此解仲尼者。凡儒未嘗輕孔。非儒所斥孔子名。由其門人小子之過矣）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也。（當爲之）而舊者新是（一本無此字）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一本作知）告人。以所（舊二字倒。一本如此）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文選注云。賈逵國語注曰。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卽此人。其地在魯山之陽。地理志云。南陽魯陽有魯山。師古曰。卽淮南所云魯陽公與韓戰。日反三舍者也）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一本有也字。文選注云。幽求子曰。年五歲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言自勞其足。謂竹馬也）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子墨子曰。言足以復行者常之。不（舊脫此字。一本有）足以舉行者勿常。不足以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使管黔敖（疑敖字）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舊作鄉。一本如此。下同）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子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子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卽管字。假音。一本改作管。非是。左傳云。掌其北門之管。卽關也）辭三公。東處於商蓋。（商蓋卽商奄。舊書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舊二字倒。一本如此）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衛君無道。而貪其祿爵。則是我爲苟陷（一本作啗）人長也。子墨子說。而召子禽子曰。姑聽此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貧而謂之富。則怒。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豈不悖哉。公孟子曰。先人有則三而已矣。子墨子曰。孰先人而曰有則三而已矣。子未智人之先有。後生有反子墨子而反者。我豈有罪哉。吾反後。子墨子曰。是猶三軍北。（句）失後之人求賞也。公孟子曰。君子不作。術而已。（術同述）子墨子曰。不然。人之其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誅。（誅疑當爲述。術誅皆聲誤。下同）今也善者不作。其次不君子者。古之善者不遂。（遂疑當爲述。月令以遂爲術）己有善則作之。欲善之自己出也。今誅而不作。是無所異於不好遂而作者矣。吾以爲古之善者則誅之。今之善者則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意言古之善者多。故但述而行之。今之善者少。故須作。作者欲善之多。舊與于述也）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舊作之。一本如此）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者之拂。故有我有殺彼以我。無殺我以利。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一本作意。非）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

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辯言者也，十人不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子爲施不辯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辯言者也，說子亦欲殺乎，不說子亦欲殺乎，是所謂經者口也，殺常之身者也，子墨子曰，子之言惡利也，若無所利而不言，是蕩口也，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糾樣，此篆字俗寫，太平御覽引作劉象，維人當爲變人之誤，俎割而和之，俎割即俎割，說文云，俎，禮也，从人，且聲，經典用俎爲第字之義，而忘其本，不可勝食也，舊脫不可二字，據太平御覽增，見人之作爲作生，皆據改，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言捨以爲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或當云明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四竟二字舊作三意，據太平御覽改，之間，曠無而不可勝辭，太平御覽引云，楚四境之內，無曠不可勝闢，魯陽，楚縣，故云然也，評靈數千，說文云，評，召也，不可勝下當說用字，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子墨子曰，季孫紹與孟伯常治魯國之政，不能相信而祝於禁社也，苟使我皆祝，豈不繆哉，子墨子謂駱滑甔曰，我聞子好勇，駱滑甔曰，然，我聞其鄉有勇士焉，吾必從而殺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與其所好，度其所惡，度，謂說去也，今子聞其鄉有勇士焉，必從而殺之，是非好勇也，是惡勇也。

墨子卷之十二

舊云十三同卷

貴義第四十七

子墨子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殆一言以相殺，是貴義於其身也，太平御覽引作義貴於身，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子墨子自魯即齊，二字舊倒，以意改過故人，太平御覽引作之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四字太平御覽引作故人，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太平御覽引作子宜勸我，何故止我，太平御覽，故作以，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檢史記楚無獻惠王也，蘇文類聚引作惠王，是又案文選注引本書云，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然是此問脫文，獻惠王以老辭，使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舊作成，據蘇文類聚改，一本同，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蘇文類聚引作用子，又節，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蘇文類聚引作爲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蘇文類聚引順作療，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蘇文類聚引食作用，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粢當爲粢，說文云，粢穄在器以祀者，盛黍稷同，俱从皿，亦見爲禮也，前

文皆同此，蘇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且主君亦嘗聞湯之說乎，昔者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君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吾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彼苟然，然後可也，蘇云，此下疑有脫文，子墨子曰，凡言凡動，利於天鬼百姓者爲之，凡言凡動，害於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爲之，凡言凡動，合於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舍之，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以遷行而常之，是蕩口也，子墨子曰，必去六辟，嘿則思，默字俗寫从口，言則誨，動則事，使者三代御，盧云，疑有脫誤，沅按此言三世爲人御，必能御，給自下，若去其喜怒，樂悲愛面有聖人之用，必也則非脫誤矣，必爲聖人，必去喜去怒，去樂去悲去愛，而用仁義，手足口鼻耳，從事於義，必爲聖人，子墨子謂二三子曰，爲義而不能，必無排其道，譬若匠人之斲，而不能，無排其繩，排猶背，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爲一疏之宰，不能則辭之，使爲一國之相，不能而爲之，豈不悖哉，子墨子曰，今譬曰，鉅者白也，未詳鉅義，黔者黑也，說文云，黔，黎也，黎謂民爲黔首，謂黑色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辯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譬不知白黑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天下之君子不知仁者，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子墨子曰，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商人用一布布，不敢繼苟而譬焉，繼即雜字正文，必擇良者，今士之用身則不然，意之所欲則爲之，厚者入刑罰，薄者被毀醜，則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子墨子曰，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猶欲其黯之成，而人助之染，則慍也，豈不悖哉，子墨子曰，古之聖王，欲傳其道於後世，是故書之竹帛，鏤之金石，傳遺後世子孫，欲後世子孫法之也，今聞先王之遺而不爲，是廢先王之傳也，子墨子南遊使衛，北堂書抄作使於衛，關中載書甚多，關中猶云周中，關與周音相近，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擁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百篇，本多作讀書百篇，釋史同，蘇文類聚引無書字，北堂書抄凡三引，兩引無一引有，無者是也，夕見漆十士，漆七字假音，今俗作漆，蘇文類聚引作七，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北堂書抄引云，相天下猶如此，說書無事，何敢廢乎，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鈞字假音，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能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甘苟得其精微，則無用以書爲教，子墨子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亡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難，則使百人處於前，數百當脫人處二字，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就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子墨子仕人舊脫人字，一本有，於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反，對曰，與我言而不當，後作

書曰。侍女以千鎰。舊作益，說古無鎰字，只作益，或作溢，漢書食貨志云，黃金以溢爲名，注孟康曰，二十兩爲溢也，賈逵國語注云，二十四兩。授我五百鎰。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鎰。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審也。爲其寡也。子墨子曰。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於路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曰義也。今爲義之舊作也，據太平御覽改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說而行。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粟者也。一本脫此字子墨子曰。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當爲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爲之。今士坐而言義。無關梁之難。盜賊之危。此爲信徙。當爲倍徙不可勝計。然而不爲。則當作財，一本如此士之計利。不若商人之察也。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文選注引過作遇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事類賦引殺作殺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事類賦作往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反焉。舊脫至淄水不遂五字，據史記集解及事類賦增，史記集解云，墨子不遂而反，又多二字，淄水出今山東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三十五里原山，經臨淄縣東北流至壽光縣北入海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之人不得北。北之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于中方。此句舊脫，據太平御覽增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舊脫天字之字，據太平御覽增是圍心而虛天下也。子之言不可用也。子墨子曰。吾言足用矣。舍言革思者。是猶舍穫而攈粟也。攈，拾也，一本作攗，非以其言非吾言者。太平御覽引其作他是猶以卵投石也。盡天下之卵。其石猶是也。不可毀也。太平御覽作石猶不毀也

公孟第四十八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君子共己以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說文云，鍾，酒器也，鐘，樂鐘也，此借爲鐘扣則鳴。說文云，扣，牽馬也，敂，擊也，讀若扣，此假音耳不扣則不鳴。子墨子曰。是言有三物焉。子乃今知其一身也。又未知其所謂也。若大人行淫暴於國家。進而諫。則謂之不遜。因左右而獻諫。則謂之言議。此君子之所疑惑也。若大人爲政。將因於國家之難。譬若機之將發也然。君子之必以諫。然而大人之利。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若大人舉不義之異行。雖得大巧之經。可行於軍旅之事。欲攻伐無罪之國。有之也。君得之。則必用之矣。以廣辟土地。著稅僞材。僞疑當爲賄，說文云，此古貨字，讀若貴出必見辱。所攻者不利。而攻者亦不利。是兩不利也。若此者。雖不扣必鳴者也。已上申明知其一身且子曰。君子共己待問焉則言。不問焉則止。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今未有扣子而言。是子之謂不扣而鳴邪。是子之所謂非君子邪。已上申明又未知其所謂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實爲善人。孰不知。句譬若良玉。處而不出有餘精。句譬若美女。處而不出。人爭求之。行而自衒。說文云，衒，行且賣也，衒，或字人莫知一本作之取也。今子徧舊作偏，以意改從人而說之。何其勞也。子墨子曰。今夫世亂。求美女者衆。美女雖不出。人多求之。今求善者寡。言好德不如好色不強說人。人莫之知也。且有二生於此。善星。句一行爲人筮者。與處而不出者。其精孰多。公孟子曰。行爲人筮者。其精多。子墨子曰。仁義鈞。句行說人者。其功善亦多。何故不行說

人也。公孟子戴本多作載，以意改章甫。搢忽。搢，即晉字俗寫，忽，即笏字古文，僞書在治忽，亦用此字，舊作怱，誤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說文云，盾，瞂也，所以扞身蔽目，象形，陸德明周禮音義云，食允反，又音允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爾雅云，羊牡牂，牂，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太平御覽引作麤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說如無宿諾請舍忽。舊作怱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不句，一本作必，亦是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言其意在服也公孟子曰。君子必古言服。句然後仁。子墨子曰。昔者商王紂。卿士費仲。爲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爲天下之聖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言同時之言，而仁不仁異周公旦爲天下之聖人。關叔爲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則不在古服與古言矣。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謂節葬節用之屬，墨氏之學出于夏子之古。非古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齒，年也公孟子曰。貧富壽夭。齚然在天。齚同齰不可損益。又曰。君子必學。子墨子曰。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葆，言包裹其髮而去亓舊作亦，知是此字之譌，亓即其字，以意改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有義不義。有舊作無，據下文改祥不祥。子墨子曰。古聖王皆以鬼神爲神明。而爲禍福。而同能執有祥不祥。是以政治而國安也。自桀

紂以下。皆以鬼神爲不神明。不能爲禍福。執無祥不祥。是以政亂而國危也。故先王之書。子亦有之曰。亓已下亓字舊皆作亦傲也。出於子不祥。此言爲不善之有罰。爲善之有賞。子墨子謂公孟子曰。喪禮。君與父母妻後子。嗣子也死。三年喪服。伯父叔父兄弟期。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數月之喪。或以不喪之閒。誦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若用子之言。則君子何日以聽治。庶人何日以從事。公孟子曰。國亂則治之。治則爲禮樂。國治則從事。國富則爲禮樂。子墨子曰。國之治。盧云，此下脫治之故治也五字治之廢。則國之治亦廢。國之富也。從事故富也。從事廢。則國之富亦廢。故雖治國。勸之無厭。舊云，勉之無已然後可也。今子曰。國治則爲禮樂。亂則治之。是譬猶噎而穿井也。說文云，噎，飯窒也，飯窒則思飲死而求醫也。古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薾爲聲樂。說文云，薾，華盛，言盛也，或作假音字不顧其民。是以身爲刑僇。國爲戾虛者。皆從此道也。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君子必學祭祀。當爲禮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爲魚罟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之喪。亦非也。三日當爲三月，韓非子顯學云，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高誘注淮南子云，三月之服，是夏后氏之禮，而後漢書注引尸子云，禹制喪三日，亦當爲月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果當爲倮，說文云，袒也，玉篇云，倮，赤體也謂撅者不恭也。撅當爲𧞤，說文云，𧞤也，一

曰誠也公孟子謂子墨子曰知有賢於人則可謂知乎子墨子曰愚之知有以賢於人而愚豈可謂知矣哉公孟子曰三年之喪學吾之慕父母子墨子曰夫嬰兒子之知來經音義云倉頡篇云男曰兒女曰嬰獨慕父母而已父母不可得也然號而不止此亦故何也即愚之至也然則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子墨子曰問於儒者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室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舊脫此字據上文增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舊脫此字據下文增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此鼓字从支與鼓鼓字異被从皮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不必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程子曰甚矣先生之毀儒也子墨子曰儒固無此各四政者而我言之則是毀也今儒固有此四政者而我言之則非毀也告聞也言告所聞程子無辭而出子墨子曰迷之句反句後句言愚于此政者請反而後後留之坐進復曰鄉者先王之言有可聞焉爲聞者焉若先王之言則是不譽禹不毀桀紂也子墨子曰不然夫應孰當爲孰辭稱讓而爲之敏也厚攻則厚吾薄攻則薄吾應孰辭而稱讓是猶荷蘧而擊蛾也蛾同蟻子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稱述孔子程子曰非儒句何故稱於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旱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皆無稱於孔子乎言孔子之言有必不能易者此下舊有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請子墨子曰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二十七字今據一本移後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身體強良思慮徇通欲使隨而學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善言而學其年同期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墨子舊脫二字以意增曰不仕子亦聞夫魯語乎魯有昆弟五人者丁舊作亦下同一本俱作其父死丁長子嗜酒而不葬丁四弟曰子與舊作無一本如此我葬當爲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昆弟而資酒於其四弟四弟曰吾末予子酒矣子葬子父我葬吾父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爲義我亦爲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於學有游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盍學乎對曰吾族人無學者子墨子曰不然夫好美者豈曰吾族人莫之好故不好哉夫欲富貴者豈曰我族人莫之欲已上八字舊脫據一本增故不欲哉太平御覽引云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有好美者而曰吾族無此不欲邪富貴者而曰吾族無此不用也與此微異好美欲富貴者不視人猶強爲之此下舊接爲善者富之云云二百六十四字今據文義移後一本此下亦接夫義天下之大器也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何以視人必富爲不強爲之已上十六字舊脫在則豈何遽無從下今據一本在此一本又先王以鬼爲神明知能爲禍人哉已上二十七字舊在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下今據一本在此一本又無知能爲禍福人哉六字爲善者富之暴者禍之今吾事先生久矣而福不至意者先王之言有不善乎

鬼神不明乎我何故不得福也子墨子曰雖子不得福吾言何遽不善而鬼神何遽不明子亦聞乎匿徒之刑之有刑乎對曰未之得二字舊倒以意移聞也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什子子能什譽之而一自譽乎對曰不能有人於此百子子能終身譽丁善而子無一乎對曰不能子墨子曰匿一人者猶有罪今子所匿者若此丁多將有厚罪者也何福之求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有夫義天下之大器也云云十六字據一本移前二三子有復於子墨子舉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丁力所能至而從事焉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也及猶兼今子非國士也豈能成舉又成射哉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曰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子墨子曰不可稱我言以毀我行愈於亡有人於此翟甚不仁尊天事鬼愛人甚不仁猶愈於亡也今告子言談甚辯言仁義而不吾毀告子毀二字倒今移猶愈亡也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爲仁文選注引無爲字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爲仁譬猶跂舊作跛據文選注改此企字假音爾雅云其跂企隱德明音義云去跂反本或作跂說文云企舉踵也跂足多指二字異以爲長隱文選注引作匿隱德音和近亦通以爲廣言企足以爲長但身以爲廣但猶但不可久也告子謂子墨子曰我治國爲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亂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惡能治國政子姑亡言子姑無者此子之身亂之矣一本作子姑防子之身

墨子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魯君當是魯陽文君楚臨之君謂子墨子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子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譽怨行暴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魯函徧禮四鄰諸侯敝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願言非此之爲願無可爲者齊將伐魯子墨子謂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太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子墨子見齊大王曰太平御覽無大字下同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倅字異文作倅讀如介倅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言持刀之人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舊作殺弄太平御覽引作殺案殺文云殺古文殺用此今依改正此皆觀覽者少故猶存古字知殺雜然也慎勿改亂之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魯陽文君將攻鄭子墨子聞而止之謂此下當脫魯字陽文君曰今使魯訓魯陽四境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

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魯陽文君曰魯四境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境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丁不至乎魯陽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本作其事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天誅也子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一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攻其鄰國殺其民人取其牛馬粟米貨財則書之於竹帛鏤之於金石以爲銘於鍾鼎傳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二字舊作多吾一本如此今賤人也亦攻其鄰家殺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粮字俗寫衣裘亦書之竹帛以爲銘於席豆以遺後世子孫曰莫若我多丁可乎魯陽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觀之則天下之所謂可者未必然也子墨子爲問字魯陽文君曰世俗之君子皆知小物而不知大物今有人於此竊一犬一彘則謂之不仁竊一國一都則以爲義譬猶小視白謂之白大視白則謂之黑是故世俗之君子知小物而不知大物者若此舊二字倒一本如此言之謂也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一本作解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魯君之嬖人死魯君爲之誄魯人因說而用之子墨子聞之曰誄者道死人之志也今因說而用之是猶以來首從服也來首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命之俯則俯顧字俗寫命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假景也古影字只作景葛洪加多而明刻淮南子有注云古影字或以此爲高誘文則非始于葛氏案道藏本淮南子注無此三字蓋明人妄增耳今尚書亦有影響字寫者亂之處則靜呼則應是假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已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匡字舊闕注云太祖廟韓上字蓋宋本如此今增尚而無下比句以美善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慮在臣此翟之謂忠臣者也魯君謂子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爲太子而可子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爲賞與舊作與以意改爲是也釣者之業釣字俗寫从魚或文類聚引作釣案玉篇有釣字云丁叫切亦作釣餌取魚出此盤書知此類字由後人抄寫以意改爲大都而白六朝凡從以前書傳皆案簡耳不應有此以相傳既久亦不改也非爲賜也賜字一本作魚賜藏文類聚作魚餌以盡餌舊作蝱非據藏文類聚改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魯人有因子墨子而學其子者其子戰而死其父讓子墨子子墨子曰子欲學子之子今學成矣戰而死而子慍是猶欲糶鬻讐則慍也售字正作糶豈不戮哉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太平御覽引作吳盧冬陶夏耕自比於舜子墨子聞而見之吳慮謂子墨子義乎義乎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二字當倒以意改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蓋句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

得一升粟。籍而以爲得一升粟。（籍蓄字假音）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籍而爲得尺布。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被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次（當脫說字）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脩。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句）不織而衣寒。（句）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爲雖不耕織乎。而功賢於耕織也。吳慮謂子墨子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籍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舊脫此字一本有）教人耕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籍設而攻不義之國。鼓（已下鼓字皆从支）而使衆進戰。與不鼓而使衆進戰。而獨進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衆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弗言也。若得鼓而進於義。則吾義豈不益進哉。子墨子游公尚過於越。公尚過說越王。越王大說。（舊作悅下同此俗寫字今改正）謂公尚過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時吳已亡入越故曰故吳）以封子墨子。公尚過許諾。遂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子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一本作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我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糶舊作糴下同以意改）（呂氏春秋作糶）鈞之糶（句）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呂氏春秋高義云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即用此文義糶亦當爲義糶）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說文云湛湎也）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卽語之兼愛。非曰擇務而從事焉。子墨子曰出（未詳）曹公子而於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短从豆聲讀如豎）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祭祀鬼神。而以夫子之政。（句）家厚於始也。有家厚。（句）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則以讓賢也。多財。則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季拑肺（四字有誤）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有怪之鬼。豈可哉。將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唯恐其有賜於己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於鬼神。唯

恐其以牛羊祀也。古者聖王事鬼神。祭而已矣。今以豚祭而求百福。則其富不如其貧也。彭輕生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子墨子曰。籍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奴（駑古字只作奴一本作駑說文無駑字）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子墨子曰。焉在矣來。（盧云似謂焉在不知來文誤）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此正字說文作䙅後改亂之耳）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而不爲。（說文云遂亡也从辵㒸聲王逸注楚詞云遂往也義出于此經典多借爲㒸字而忘其本義从意也）王子閭豈不仁哉。子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句）誅白公。（句）然而反王。（言何不借王之權以殺白公然後反位于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子墨子使勝綽事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子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濟止也與同解）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說文云靳當膺也从革斤聲一本改作勒非言欲馬行而鞭其前所以自困猶使人往而反來侵我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函敗楚人。公輸子（舊有曰字一本無）自魯南游楚。焉（太平御覽引作公輸般自魯之楚）始爲舟戰之器。（太平御覽引作具）作爲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太平御覽引作謂之鉤拒退則鉤之進則拒之也）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爲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函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舊脫一狎字以意增）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

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成（太平御覽引作鵲）而飛之。三日不下。（文選注云墨子削竹以爲鵲三日不行者誤）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太平御覽引作匠）之爲車轄。（太平御覽有也字）須臾劉三寸之木。（劉字假音太平御覽引此作斲）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韓非子云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之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與此義也）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一本作與）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與子天下。

公輸第五十

公輸盤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作班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張湛列子注云雲梯可以攻城將以攻宋文選注引作必取宋三字太平御覽云尸子云般爲象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呂氏春秋云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十夜而至於郢文選注引云公輸般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見公輸盤公輸盤曰夫子何命焉爲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盤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一本作千金是公輸盤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太平御覽引作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公輸盤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太平御覽引作胡不已也公輸盤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盤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糠糟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太平御覽作耳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七字舊脫據太平御覽增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太平御覽引敝作弊蓋即與敝文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太平御覽滿作遍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狐貍者也太平御覽狐貍作鮒魚此猶粱肉之與糠糟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說文無楩字玉篇云鼻庭切楩木似豫章陸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隆者在上臨下之貌豫章尸子作楩太平御覽引作樟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戰國策云臣以王使之攻宋王使蓋三變之誤說文云變古文事尸子作王使太平御覽作王之攻宋爲與此同類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已上十一字舊俱脫太平御覽有或當在此王曰善哉雖然公輸盤爲我爲雲梯必取宋太平御覽引有云宋王曰公輸子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設以攻宋曷爲弗取二十三字皆與此異豈此文已爲後人所節與於是見公輸盤子墨子解帶爲城以謀爲械爲作牒太平御覽引作楪北堂書抄作牒案作楪者是也牒者爲楪說文云簡牒也楪同又案陳孔章爲曹洪與文帝書云盤子之守蔡邕爲胡廣拜答爲橫衣曰楪玉篇云楪徒頰切禪衣也楪同又案陳孔章爲曹洪與文帝書云盤子之守蔡邕爲胡廣拜答爲橫則似以意改用之公輸盤九設攻城太平御覽一作宋之太平御覽引有其字機變子墨子九距之公輸盤之攻械盡子墨子之守圉史記集解引作固一本作固太平御覽作禦有餘太平御覽引有云今公輸設守之械墨子設守之備公輸九攻而墨子九拒之終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俱多手此文公輸盤詘太平御覽引作屈文選注作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文選注引有者字吾不言文選注引有之字楚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文選注有乃字是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史記集解引圉作固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後送書注引作楚無攻宋史記集解云宋城矣文選注引作也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庇蔭守閭者不內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文與戰國策及尸子略同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篇引此節文

墨子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說文云備慎也備具也經典通用備爲備具之字此二義俱通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南聖人之言鳳鳥之不出見論語諸侯畔殷周之國殷盛也孫云爾雅云殷中也周之中葉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彊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柰何子墨子曰何攻之守禽滑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一詩傳云臨臨車也潛德明音義云韓詩作隆孔穎達正義曰隆者在上臨下之名鉤二詩傳云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三詩傳云衝衝車也說文云轒陷城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衝車大櫓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於敵城也又曰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孔穎達詩正義云衝者從傍衝突之稱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按轒正字當假音梯四案即雲梯堙五一本作湮案當爲堙俗加土說文云堙塞也玉篇云何休曰上城具堙通典云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井四面蔽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注云即孫子所謂距闉也闉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遠柱積薪於其柱薪而燒之柱折槽部城擢水六穴七突八空洞九蟻附十同蟻孫子云將不勝忿蟻而蟻附注云使卒徐城上如蟻緣城殺士也轒轀十一太平御覽云太公六韜曰凡三軍有大器衆臨色有轒轀臨衝城中則有雲梯飛樓周運輿服雜事曰轒轀今之櫓車也其下四輪從中旋之至敵城下就文云轒淮陽名車尊壓轒玉篇云轒轀兵車作轒轀轒音相近蓋文類聚引孫

子。又作椑榼。通典云。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十二者奈何。子墨子曰。我城池修。守器具。推粟足。（推粟當餽粟）上下相親。又得四鄰諸侯之救。此所以持也。且守者雖善。（疑云此下當有而君用之四字）則若不可以守也。若君用之。守者又必能乎。守者不能。而君用之。則猶若不可以守也。然則守者必善。而君尊用之。然後可以守也。故凡守城之法。備城門爲縣門。（舊脫門字。據太平御覽增）沉機長二丈。廣八尺。爲之兩相如。（句）門扇（舊作門扇。據下文改）數。（同促）令相接三寸。施土扇上。（舊土扇作士扇。非。通典守拒法云。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無過二寸。塹中深丈五。廣比扇。（說文云。塹阬也）塹長以力（字未詳）爲度。塹之末爲之縣。可容一人所。客至。諸門戶皆令鑿而慕（舊作慕。據下文改）孔。孔（舊作孔。以意改）之。（疑脫閉字）各爲二慕。一鑿而繫繩。長四尺。（已上縣門之法）救車火爲煙矢射火城門上。鑿扇上爲棧。（說文云。棧棚也）塗之。（涂字俗寫从土。本書塗敵祠亦只作涂。通典守拒法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沙厚塗之。防火箭飛火）持水麻斗革盆救之。（廚一升草一盆也）門扇薄植。（說文云。植戶植也。薄假音字）皆鑿半尺一寸。（疑衍）一涿弋。弋長二尺。（說文云。樴弋也。見疑衍字）一寸。相去七寸。厚塗之以備火。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垂水。（垂當爲垂字省文。說文云。垂小口罌也）火三石以上。小大相雜。門植關必環錮。（言扃閉之環與扃音相近）以錮（此字疑衍）金若鐵鍱之。（說文云。鐵鍱也。此與鍱音同。說文云。以金有所冒也）門關再重。鍱之以鐵。必堅。梳關（梳字未詳。疑作疏）關二尺。梳關一莧。（管字假音。說左氏云。虎門之管）封以守印。時令人行貌封。（貌疑貌字）及視關入桓淺深。（桓疑也）門者皆無得挾斧斤鑿鋸椎。（已上救車火之法）城上二步一渠。（高誘注淮南子云。渠塹也。塹斷同）渠立程。丈三尺。冠長十丈。辟長六尺。二步一荅。（漢書注云。蘇林曰。渠荅。鐵蒺藜也）廣九尺。袤（舊作表。據前漢書注改）十二尺。（前漢書注云。晉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長三尺。冠長十尺。辟長六尺。三步則丈當爲長。辟同臂）二步置連梃。（舊作挺。以意改。說文云。梃一枚也。孟子音義云。丁徒頂切。通典守拒法云。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長斧。長椎各一物。槍二十枚。周置二步中。（已上渠荅之法）二步一木弩。（通典守拒法云。木弩以黃連桑柘爲之。弓長一丈二尺。徑七寸。兩梢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必射五十步以上。及多爲矢。節毋以竹箭。楛趙㩴榆可。蓋求齊鐵夫。播以射衙。（疑衙字誤）及櫳樅。（已上木弩之法）二步積石。石重千鈞以上者五百枚。（後漢書注引作積石百枚。重千鈞以上者。舊千作中。據改）毋百（舊云疑云毋下有脫下字。或爾有脫字）以亢疾犂。（此正字。漢書注作蒺藜。非。通典守拒法云。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敎之）壁皆可善方。（疑轉方）二步積苙。（一本作筮。舊作苙）大一圍。長丈。二十枚。五步一罌。盛水有奚。奚蠡大容一斗。五步積狗屍五百枚。狗屍長三尺。喪以弟。甕（蘘穢也）刀端堅約弋。十步積摶。大二圍以上。長八尺者二十枚。二十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據太平御覽增）有鐵鐕。（鐕字假音。說文云。鐕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鐕。讀若岑。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鐕。太平御覽引作鐵）容石以上者一。（太平御覽引作容二石以上爲湯）戒以爲湯。（已上積石壁狗屍摶壁之法）及持沙。毋下千石。（毋下舊作毋過）三十步置

坐候樓。（通典守拒法有云。却敵上建候樓。以版跳出爲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樓出於堞四尺。（說文云。堞城上女垣也。堞當文）廣三尺。廣四尺。（當云下廣四尺）板周三面。密傅之。夏蓋亓上。五十步一藉車。（疑即巢車。巢藉音相近）藉車必爲鐵纂。（說文云。纂車軸也。纂假音字）五十步一井屏。（當爲井）周垣之高八尺。五十步一方。方尚必爲關籥守之。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能傷也。百步一櫳樅。（舊从手。非）起地高五丈。三層。下廣前面八尺。後十三尺。亓上稱議衰殺之。（言稱此而爲減其上）百步一木樓。樓廣前面九尺。高七尺。樓輔居坫。（輔疑吻。坫疑坫字。說文云。坫屏牆也。又城隅坫。漢書注如淳曰。坫近邊欲墮之意）出城十二尺。百步一井。井十甕。（舊作百步再再十甕。據太平御覽改）以木爲繫連。水器容四斗到六什者百。百步一積雜秆。（一本作杆）大二圍以上者五十枚。百步爲櫓。（說文云。櫓大盾也）櫓廣四尺。高八尺。爲衝術。百步爲幽瀆。（未詳）廣三尺。高四尺者千。二百步一大樓。（大舊作立。據太平御覽改）城中廣二丈五尺二。（太平御覽引云。二百步一大樓。去城中二丈五尺）長二丈。出樞五尺。城上廣三步到四步。乃可以爲使闢俾倪。（說文云。陴城上女牆俾倪也。杜預注左傳作僻倪。衆經音義云。三蒼云。俾倪城上小垣也。一云三倉作埤堄。又作埤）敢廣三尺。高二尺五寸。陛高二尺五。廣長各三尺。遠廣各六尺。城上四隅童異高五尺。四尉舍焉。（已上候樓井雜杆木樓櫓幽瀆立樓之法）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貍三尺。（貍當爲薶省文）去堞五寸。夫。（夫字俱未詳。疑即扶字。所以著手）長丈二尺。臂長六尺。半植一鑿。內後長五寸。夫兩（舊作雨。以意改）鑿渠夫前端下堞四寸而適。鑿渠鑿坎。覆以瓦。冬日以（中說一字。或是爲字）馬夫寒。皆待命。若以瓦爲坎。城上千步一表。長丈。棄水者操表搖之。五（舊衍一五字）十步一廁。與下同圂。（說文云。圂廁也）之廁者之往也。見有操。不得操。（舊不得有挾持）城上三十步一藉車。當隊者不用。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長十步。城上五十步一樓撕。（撕字未詳）撕勇勇必重。土（舊作士。以意改）樓百步一。外門發樓。左右渠之。爲樓加藉幕。（舊作慕。以意改）棧上出之以救外。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他（舊作也。以意改）可依匿者。盡除去之。城下州道內。（疑周道）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塗之。城上十人一什長。（通典守拒法云。城上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屬一吏士。一帛尉。（帛同伯）百步一亭。高垣丈四尺。厚四尺。爲閨門兩扇。（說文云。閨特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令各可以自閉。亭尉。尉必取有序（言以資）忠信可任事者。（已上渠表藉車道樓□藉什長亭之法）二舍共一井爨。灰康秕。（說文云。糠穀皮也。康省字。秕不成粟也。此从米。非）杯棓。（杯字假音。通典守拒法有灰麩糠秕馬矢）馬矢。（舊作夫。據太平御覽引云。備城皆收藏灰糠馬矢。通典云。灰之以眯敵目也）皆謹收藏之。城上之備渠譫。（疑渠答。譫假音字。譫與襜同。淮南子氾論云。渠襜以守。高誘注云。渠塹也。一曰甲名。襜㡇幨也。是襜所以禦矢也）藉車。行棧。行樓。到。頡皐。連梃。長斧。長椎。長茲。（疑鎌字。通典守拒法有長斧長鐮）距。飛衝。縣□批屈。樓五十步一。堞下爲爵穴。（舊作內。以意改）三尺而一。爲薪皐。二圍長四尺半。必有潔。（當爲絜）瓦石重二升以上。上。（疑衍一上字）城上沙。（舊作涉。下同。俱以意改）五十步一積。竈置鐵鐕焉。（舊作錯。據上文改。鐕同鬵）與沙同處。木大二圍。長丈二尺以上。善耿亓本。（言述其本。亓舊作下。以意改）名曰長從。五十步三十。木橋長三丈。毋下五十。後使

辛疑薪字。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用瓦木罌容十升以上者。五十步而十。盛水。且用之。五十二者。十步而二。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𢊍。未詳。使重室子居亓上。候適。敵字假音。史記亦用此字。視亓能狀。攏卽隴字。說文云。隴或从人。與亓進左右所移處。失候斬。適人爲穴而來。我亟使穴師選本。匝而穴之。爲之且。當爲具。內弩以應之。民室杵木瓦石。可以蓋城之備者。盡舊作蘆。以意改。上之。言民室中所有。盡爲城備。不從令者斬。昔築。當云皆築。七尺一居屬。疑㕓屬。五步一壘。五築有鍏。說文云。鍏。鑿鍤也。長斧。柄長八尺。十步一長鎌。柄長八尺。十步一鬬。當爲斵。長椎。柄長六尺。頭長尺。斧亓兩端。三步一。下有脫文。巳上非梁盜雜器等之法。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玉篇云。壕。城塹也。也字疑衍。深以廣。樓撕揗。守備。說文。玉篇無撕字。集韻云。撕。或作斯字。說文云。斯。析也。玉篇。食尹。詳遵二切。揗。利。薪食足以支。舊作交。以意改。三月以上。人衆以選。吏民舊作凡。以意改。下當有以字。和。大臣有功勞於上者。多主信以義。萬民樂之無窮。不然。父母墳墓在焉。不然。山林草澤之饒足利。不然。地形之難攻而易守也。不然。則有深怨於適。而有大功於上。不然。則賞明可信。而罰嚴足畏也。管子九變云。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與此文相似。言有此數者。方可以守圍城。城下里中家人各葆亓左右前後。如城上。城小人衆。葆離鄉老弱國中及他舊作也。以意改。大城。寇至。虜必攻。主人先削城編。唯勿燒。寇在城下。時換吏卒署。說文云。署。部署。有所网屬。而毋換亓養。養。糧也。養毋得上城。寇在城下收。舊作牧。以意改。諸盆甕耕積之城下。耕疑耕字。百步一積。積五百。城門內不得有室。爲周官

桓吏。疑云周官桓吏。四尺爲倪。倪。陴倪也。古只作此。作埤者俗。行棧內閈。二關一堞。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壞伐。舊作代。以意改。除去之。寇所從來。若昵道傒近。說文云。昵。從後近之。傒。卽蹊假音字。若城場家爲屈樓。屈讀記檀弓云。毋屈。陸德明音義云。音戶。窟也。大也。立竹箭天中。守天疑矢字。堂下爲大樓。高臨城。堂下周散。道中應客。客待見。時召三老在葆宮中者。與計事得。下脫簡。爲之柰何。子墨子曰。闕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以謹。此十四者具。則民亦不宜上矣。然後城可守。十四者無一。則雖善者不能守矣。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計之。五十步四十人。丈夫丁女老小共四十人。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二十步二十人。城小大以此率之。乃足以守圍。客舊作宿。以意改。馮面而蛾傅之。主人則先之知。二字疑倒。主人利。言主人先知。則主人利。客適。客攻以遂。同隊。十萬物之衆。一本作數。攻無過四隊者。上術廣五十步。中術三百步。下術五十步。諸不盡百五步者。主人利而客病。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千皆當作十。凡千人。當云四十人。而足以應之。此守術之數也。使老小不事者。守於城上不當術者。城持出必爲明塡。未詳。令吏民皆智知之。從一人。百人以上。持出不操塡章。從人非亓故人。乃疑及字。亓穪上作塡。是。章也。塡章疑印章之屬。言出城從人。非故相識人及有

印信者。止之。千人之將以上。止之。勿令得行。行及吏卒從之。皆斬。具以聞於上。此守城之重禁之。當爲也。夫姦之所生也。不可不審也。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言以所穴之土築垣。若彭有水濁非常者。水濁者。穴土之驗。此穴土也。急壍城內。玉篇云。壍同塹。穴亓舊作內。亦以意改。土直之。直當也。說文云。直。正見也。从乚。从十。从目。穿井城內。五步一井。傅舊作傅。以意改。城足。高地丈五尺。言視城足之高下地丈五尺者穿之。地得泉三尺而止。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卽通典所云以新甖用薄皮裹口如鼓也。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內迎之。文選注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于城內掘井。以薄城幕罌內井。使聰耳者伏罌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太平御覽引云。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甖內井中。使聽聰者伏甖聽之。審知穴處。鑿內而迎之。與此微異。通典守拒法云。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甖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託甖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云云。卽其法也。令陶者爲月明。未詳。長二尺五寸六圍。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偃一。仰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亓傅舊作亦傅。以意改。柱者勿燒。柱者勿燒。四字衍。柱善塗亓竇際。疑也。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穴舊作內。以意改。俱前。下迫地。置康若矢。舊作疾。以意改。下同。亓中。康卽穅字。見說文。勿滿。矢康長五竇。左右俱雜相如也。穴內口爲竈。令如窯。說文云。窯。燒瓦竈也。卽令竅字正文。令容七八員艾。左右竇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遇。舊作愚。據下改。以頡皋衝之。疾鼓橐熏之。必令明習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通典守拒法云。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卽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卽其遺法。所云[illegible]令煙洩。卽下連版法也。連版。以穴高下廣陜爲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亓版。令容矛。舊作予。以意改。參分亓疏數。令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塞。引舊作弓。以意改。版而郄。此卻字俗寫。過一竇而塞之。鑿亓竇。通亓煙。煙通。疾鼓橐以熏之。徙舊作徒。以意改。穴內。聽穴左右。急絕亓前。勿令得行。若集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板也。然則穴土舊作內士。以意改。之攻敗矣。斬艾與柴。舊作此。以意改。長尺。乃置窯竈中。先壘窯壁。迎穴爲連。鑿井傅城足。三丈一。視外之廣陜。而爲鑿井。

愼勿失。城卑穴高。從穴難。二穴字舊俱作內。以意改。鑿井城上。爲三四井。內新甀。當爲新甀。井中伏而聽之。審之知穴之所在。穴而迎之。穴且遇。爲頡皋。必以堅杖爲夫。同趺。如足兩分也。以利斧施之。命有力者三人用頡皋衝之。灌以不潔十餘石。若穢矢之類。趣伏此井中。伏舊作狀。以意改。趣同促。置艾亓上。七分。盆蓋井口。毋令煙上泄。旁亓橐口。疾鼓之。以車輪轀。未詳。下文作𨌥。卽輼省文。說文云。轀。臥車也。一束樵。梁疑梁字。麻索塗中以束之。鐵鎖。當爲瑣。說文無鎖字。據備蛾傅作瑣。縣正當寇穴口。鐵鎖長三丈。通典守拒法云。先爲桔槔縣鐵鏁。長三丈以上。束柴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之。敵立死。巳上皆謂連版伏艾縣鎖備穴土之法。端環一。端鉤鼠。舊作偃。以意改。穴高七尺五寸。廣柱間也尺。二尺一柱。柱下傅舄。張衡西京賦云。雕楹玉碣。李善注云。碣。猶云礩。礩也。爾古字作舄。二柱共一員十一。兩柱同質。橫古字如此。橫員士。柱大二圍半。必固亓員士。無柱與柱交者。穴二窯。皆爲穴月屋。疑穴

(月字)爲置吏舍人各一人。必置水。塞穴門以車兩走。(即車輪)爲蘊。(蘊省文)塗亓上。以穴高下廣陜爲度。令人穴中四五尺。維置之。當穴者客爭伏門。(伏門當作內客作容以意改)轉而塞之爲窯容。(當作客以意改)三員艾者令亓突入(蓋作亦突入以意改)伏尺。(一本無此二字)伏傅(當作付以意改)突一旁。以二窯守之。勿離穴矛(當作內予以意改)以鐵長四尺半大如鐵服說即刃之二矛。(當凡矛字作予俱以意改)內去寶尺。邪鑿之上穴當心。亓矛長七尺。穴中爲環利率穴二。鑿井城上。俟亓身井且通。居版上。(居同倨)而鑿亓一偏(當作偏以意改)已而移版鑿一偏頡皐爲兩夫。而旁貍亓植而數鉤其兩端。諸作穴者五十人。男女相半。城上爲爵穴。下堞三尺。廣亓外。五步一爵穴。大容苴。高者六尺。下者三尺。疏數自適爲之。(言視敵而爲疏促自視字之誤)塞外塹。去格七尺。爲縣梁。城筵陜不可塹者勿塹。城上三十步一聾竈。(聾疑塑字)人擅苣長五節。寇在城下。聞鼓音。燔苣。復鼓。內苣爵穴中。照外。諸藉車皆鐵什。(什與銷音近說文云銷以金有所冒也)藉車之柱長丈七尺。亓貍者四尺。夫長三丈以上至三丈五尺。馬頰長二尺八寸。試藉車之力而爲之困。失四分之三在上。藉車夫長三尺。四二三在上。馬頰在三分中。馬頰長二尺八寸。夫長二十四尺以下不用。治困以大車輪。藉車桓長丈二尺半。諸藉車皆鐵什。復車者在之。寇闉池來。(闉疑當爲衝或闉字池城池)爲作水甬。深四尺。堅慕。(慕當作冪以意改)貍之。十尺一覆。以穴。(覆作其以意改)而待令。以木大圍長二尺四分而早鑿之。置炭火亓中。而合慕之。而以藉車投之。爲疾犁投。長二尺五寸。大二圍以上。涿弋。(涿與作代以意改)弋長七寸。弋(當作我以意改)閒六寸。剡亓末。狗走。(疑穴之可以出狗者曰狗走)廣七寸。長尺八寸。蚤長四寸。犬耳。施之。子墨子曰。守城之法。必數城中之木。十人之所舉爲十挈。五人之所舉爲五挈。凡輕重以挈爲人數。(言即以十挈五挈名其物者以人數也)爲薪蘇挈。壯者有挈。弱者有挈。皆稱亓任。凡挈輕重所爲。吏人各得亓任。城中無食。則爲大殺。(殺言減)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三丈。下地至施賊亓中。上爲發梁。(梁橋也)而機巧之。比傳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踰越。而出佻且。(且疑佻追字且逢音之緩急)比適人遂入。(遂當作人以意改)引機發梁。適人可禽。適人恐懼而有疑心。因而離。(下脫簡)

備高臨第五十三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適同敵)積土爲高。以臨吾城。薪土俱上。以爲羊黔。(雖守作羊坽未詳其器)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弩俱上。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黔(疑下更有羊黔二字)者。將之拙者也。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守爲臺城。以臨羊黔。左右出巨各二十尺。行城三十尺。强弩之技。機藉之奇。(疑即藉車)器□□之。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備同憊)臨以連弩之車。材大方一方一尺。長稱城之薄厚。兩軸三輪。輪居筐中。重下上筐。左右旁二植。左右有衡植。衡植左右皆圜內。內徑四寸。左右縛弩皆於植。以弦鉤弦。至於大弦。弩臂前後與筐齊。筐高八尺。弩軸去下筐三尺五寸。連弩機郭同銅。一石三十斤。引弦鹿長奴。(同弩)筐大三圍半。左右有鉤距。方三寸。輪厚尺二寸。鉤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橫臂齊筐外。蚤尺五寸。有距。博六寸。厚三寸。長如筐。有儀。有詘勝。(即通與屈勝蛶)可上下。爲武重一石。以材大圍五寸。矢長十尺。以繩□□矢端。如如戈射。以磨(疑麻)鹿(此鹿字之誤)卷收。(當作收以意改)矢高弩臂三尺。用弩無數。出

人六十枚。用小矢無留。十人主此車。遂具寇。爲高樓以射道。城上以荅(荅即轒也音之緩急說文無轒字羅古用荅爲之)羅矢。(通典守拒法云每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闇道安屈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壇擧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備梯第五十六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胝省文从月)面目黧黑。(黧字俗寫從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子墨子其(甚字)哀之。乃(乃當作及以意改)管酒塊脯。(當爲執脯假字假音)寄于大山。昧菜(當爲茅蓐昧音同茅)坐之。以樵禽子。(言云以譙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子墨子曰。亦何欲乎。(亦當爲爾字之誤)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子墨子曰。姑亡姑亡。古有亓術者。內不親民。外不約治。以少閒衆。以弱輕强。身死國亡。爲天下笑。子亓愼之。恐爲身薑。(同殭亡強薑爲願)禽子再拜頓首。願遂問守道。曰。敢問客衆而勇。烟資吾池。軍卒並進。雲梯既施。攻備已具。武士又多。爭上(當作上據太平御覽改)吾城。爲之柰何。(池施乡阿爲朗)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雲梯者重器也。亓動移甚難。守爲行城。雜樓相見。以環亓中。以適廣陜爲度。環中藉幕。(當作幕以意改)毋廣亓處。(處疑當爲襲)行城之法。高城二十尺。上加堞。廣十尺。左右出巨各二十尺。高廣如行城之法。爲爵穴煇鼠。(當作傼以意改)施荅亓外。(言施轒轀之)機衝棧城。廣與隊等。雜亓閒以鐫劍。持衝十人。執劍五人。皆以有力者。令案目者視適。(適同敵)以鼓發之。夾而射之。重而射。披機藉之。城上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太平御覽引繁作多)薪火水湯以濟之。審賞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毋使生慮。(故慮當爲穩)若此則雲梯之攻敗矣。守爲行堞。堞高六尺而一等。(等級)施劍亓面。以機發之。衝至則去之。不至則施之。爵穴三尺而一。蒺藜投。(蒺藜投當爲疾犂投)必遂而立。以車推引之。裾城。(裾城未詳文與備蛾傅同彼裾城作薄城外四字下裾字俱作薄)外。去城十尺。裾厚十尺。伐裾。(備蛾傅此下有之法二字)小大盡本。(備蛾傅作木)斷之。以十尺爲傳。(備蛾傅作斷此傳字當爲傅之誤也說文云傅古文專字)雜而深埋之。堅築。(備蛾傅作堅築之雜作離)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殺有一鬲。鬲厚十尺。殺有兩門。門廣五尺。裾門一施。淺埋。勿築。令易拔。城希裾門而直桀。(備蛾傅作置搗)縣火四尺一鉤樴。五步一竈。竈(舊脫一竈字據備蛾傅增)有鑪炭。令適人盡入。煇(備蛾傅作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載而立。亓廣終隊。兩載之閒(此下舊有載之門三字據備蛾傅去之當是上三字重文之誤)一火。皆立而持鼓而撚火。(備蛾傅云待鼓音而燃符持燃燃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燃執也)即具發之。適人除火而復攻。縣火復下。適人甚病。故引兵而去。則令吾死士。(舊脫士字據備蛾傅增)左右出穴門。擊遺師。(遺言餘師)令貴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施伏。(舊素作伏據備蛾傅改)夜半。城上四面鼓噪。(說文云譟擾也此省文)適人必或。(同惑)有此必破軍殺將。以白衣爲服。以號相得。若此(舊作也以意改)則雲梯之攻敗矣。

備水第五十八

城內塹外周道。廣八步。備水。謹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疑亓字)亓內。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通

典守拒法云如有洩水之處卽十步爲一井井之內𦉍通引洩穢卽其遺法置則瓦井中。則同側視外水深丈以上。鑿城內水耳。疑衍字並船以爲十臨。言方舟以爲臨高之具臨三十人。人擅弩計四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必善。同摶勸也以船爲轒轀。二十船爲一隊。選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其二十人。人擅有弓。舊作方以意改劍甲鞮瞀說文云鞮革履也矜。矜字假音說文云矛柄也十人擅苗。同矛猶苗山卽茅山先養材士。爲異舍。食其父母妻子以爲質。視水可決。以臨轒轀。決外隄。城上爲射機。說文云機餘也旨矢鏃从手非今改疾佐之。通典守拒法云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所營決隄堰覺卽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卽其遺法

備突第六十一

城百步。後漢書注引有爲字一突門。突門各爲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爲其門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門中。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使度門廣狹。令之後漢書注引作人入門中四五尺。置窯竈。後漢書注引作窯非竈門旁爲橐。舊作藁下同據後漢書注改又韓非子云千城拒衝不若堙穴伏橐爲務充竈伏柴艾。舊伏作狀以意改後漢書注作又置艾寇卽入下輪。後漢書注引作輪而塞之。鼓橐而熏之。

備穴第六十二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古人有善攻者。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盧云此上是問下是答此爲有闕文大鋌前長尺。考工記云鋌十之注云鋌讀如麥秀鋌之鋌鄭司農云鋌箭足入槀中者也說文云鋌銅鐵樸也陸德明周禮音義徒頂反蚤長五寸。兩鋌交之置。如平。不如平不利。兌其兩末。兌同銳。穴隊若衝隊。必審如攻隊之廣狹。而令邪舊作雅據下文改穿其穴。令其廣必夷客隊。疏束樹木。令足以爲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爲外面。以柴搏從橫施之。外面以强塗。毋令土漏。令其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此杜甘棠也說文有戲字云閉也讀若杜此及杜門字皆當爲戲之假音以急爲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接之。令能任塗。足以爲堞。善塗其外。令毋可燒拔也。大城丈五爲闔門。說文云闔持立之戶上圜下方有似圭廣四尺。爲郭門。郭門在外。爲衛。以兩木當門。鑿其木。維敷上堞。爲斬縣梁。聆穿斷城。以板橋。邪穿外。以板次之。倚殺如城報。城內有傅壤。因以內壤爲外。鑿其閒。深丈五尺。室以樵。可燒之以待適。同敵令耳屬城。爲再重樓。下鑿城外堞內深丈五。廣丈二。樓若令耳。皆令有力者主敵。善射者主發。佐皆廣矢。治裾諸延堞。高六尺。部廣四尺。皆爲弩簡格。簡同闌轉射機。機長六尺。貍一尺。兩杖合而爲之轀。轀長二尺。中鑿夫之爲道臂。臂長至桓。二十步令一善射之者佐一人。皆勿離。城上百步一樓。樓四植。植皆爲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廣喪各丈六尺。皆爲寧。寧字三十步一突。九尺。廣十尺。高八尺。鑿廣三尺。表二尺。爲寧。城上爲攢火。夫長以城高下爲度。置火其末。城上九尺一弩。一戟。一椎。一斧。一艾。皆積參石蒺藜。渠長丈六尺。夫長丈。臂長六尺。其貍者三尺。樹渠毋傑。同貫堞。堞三丈一。藉莫。莫同長八尺。廣七尺。其木也廣五尺。中藉苴爲之橋。索其端。適攻。適同敵。令一人下上之。勿離。城上二十步一藉

車。當隊者不用此數。城上三十步一聾竈。唐宋字書無聾字備城門作聾疑皆聾字傅火者必布麻什革盆。十步一。柄長八尺。什大容二什以上到三十。斂裕說文云裕衣物饒也言斂衣物新布長六尺。中拙。柄長丈十步一。必以大繩爲箭。城上十步一銚。舊从先傳寫誤也說文云銚面屬玉篇云直深切水甑。玉篇云甑同甗容三石以上大小相雜。盆蠡各二財。爲卒乾飯人二斗。以備陰雨。面使積燥處。令使守爲城內堞外行餐。置器備。殺說文云殺擾散之也沙礫鐵。皆爲坏斗。令陶者爲薄瓶。大容一斗以上至二斗。卽用取三秘合束。堅爲斗。城上隔棧。高丈二。剡其一末。爲閨門。閨門兩扇。令可以各自閉也。救闉池者。闉同陻以火與爭鼓橐。舊作藁以意改馮埴外內。以柴爲燔靈。丁三丈一。火耳施之。十步一人。居柴內弩。內同納弩半爲狗屍者環之。牆七步而一。下有脫字寇至吾城急。非常也。謹備穴。穴疑有應寇急穴。穴未得。愼毋追。言已不識其處且勿追寇凡殺以穴攻者。二十步一置穴。穴高十尺。鑿十尺。鑿如前。步下三尺。十步擁穴。左右橫行。高此高字及下疑當爲廣高廣各十尺。殺。俚兩罌。深平。俚同埋城。置板其上。𦬊未詳板以井聯。五步一竇用罌。未詳若松爲穴戶。戶穴有兩蒺藜。皆長極其戶。戶爲環。壘石外埻。卽厚字說文云垕古文厚从后土此又省加高七尺。加堞其上。勿爲陛與石。以縣陛上下出入。具鑪橐。橐舊作高以牛皮。鑪有兩甀。以橋鼓之百十。橋桔皋也每其熏四十什。然炭杜之。然卽燃正文滿鑪而蓋之。毋令氣出。適人疾近五百穴。穴高若下。不至吾穴。卽以伯鑿而求通之。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圉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也。卽去而入壅穴殺。有鼠竄。俱鼠字之誤爲之戶及關籥獨順。得往來行其中。穴壘之中各一狗。狗吠卽有人也。五十人攻內爲傳士之口。受六參。約枲繩以牛其下。可提而與投。已則穴七人守退壘之中。爲大廡一。藏穴具其中。難穴。取城外池脣木月散之什。斬其穴。深到界。難近穴。爲鐵鈇。金與扶林長四尺。財自足。客卽穴。卽就也亦穴而應之。爲鐵鉤鉅長四尺者。財自足。穴徹以鉤客穴者。爲短矛。短戟。短弩。虻矢。財自足穴徹。以鬬以金劍爲難。長五尺。爲銎。說文云銎斤斧穿也案經典文凡以穿爲孔者此字假音木杘。說文云杘籆木柄也玉篇丑利切杘有慮枚。以左客穴。戒持罌。容舊作客以意改三十斤以上。貍穴中丈一。以聽穴者聲。爲穴高八尺。廣。善爲傅置。具全牛交槀。疑衍皮及坛。未詳衛穴二。蓋陳靃。陳靃昔注公食大夫禮云藿豆葉也說文云靃求之少也少旨始生之葉靃當文及艾。穴徹熏之以斧金爲斫。杘長三尺。衛穴四爲壘。衛穴四十。屬四。爲斤斧鋸鑿钁。說文云钁大鉏也玉篇云居縛切鋤钁財自足。爲鐵校。衛穴四。爲中櫓。高十丈半。廣四尺。爲橫穴八櫓。蓋具槀枲。財自足。以燭穴中。蓋持醯。未詳客卽熏。以救目。救目分方鑿穴。鑿卽鼓以盆盛醯。置穴中。文盆毋少四斗。卽熏。以自臨醯上。及以洒目。洒玉篇云洒大水也未詳此文多壞擬字已無善本可校

備蛾傅第六十三

蛾同蟻說文云蟻蚍蜉也蛾羅也又云蛾蠶化飛蟲也經典多借爲蟻者音相近耳傅亦附字假音

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强弱。遂以傅城。後上先斷。以爲淅程。城程爲姻淅字未詳斬城爲基。掘下爲室。前上舊作止以意改不止。後射既疾。蜜疾爲與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忿

著也。守爲行臨射之。校機藉之。擂之。太汜迫之。燒荅覆之。沙石雨之。然則蛾傅之攻敗矣。備蛾傅爲縣牌。疑牌字。以木板厚二寸。前後三尺。旁廣五尺。高五尺。而折爲下磨車。轉徑尺六寸。令一人操二丈四方。疑矛字。刃其兩端。居縣牌中。以鐵環。說文無鐶字。此環與鐶皆無鐶繞之義。古字少。故借音用之。敷縣二牌上衡。爲之機。令有力四人下上之。勿難。施縣牌大數。二十步一。攻隊所在。六步一。爲端。當爲蠱。荅廣從丈各二尺。以木爲上衡。以麻索大徧之。染其索塗中。爲鐵鑠。據上文當爲環。玉篇云。鐶俗。鉤其兩端之縣。客則蛾傅城。燒荅以覆之。連蔿。義未詳。抄大皆救之。以車兩走。軸閒廣大以圍。犯之。敵其兩端。敵未詳。廣雅有蔿字云大也。疑此即矜蔿文。以束輪。徧徧塗其上。室中以檢若蒸。以棘爲勞。命曰火捽。一曰傳湯。以當隊。客則乘隊。燒傳湯。斬維而下之。令勇士隨而擊之。以爲勇士前行。城上輒塞壞。城下是爲下說。鐵找長五尺。找未詳。大圍牢以上。圍疑圍。皆剡其末。爲五行。行閒廣三尺。貍三尺。大耳樹之。爲連殳。長五尺。大十尺。梃。舊俱从手。以意改。長二尺。大六寸。索長二尺。椎柄長六尺。首長尺五寸。斧柄長六尺。刃必利。皆葬。末詳。其一後。荅廣丈二尺。□□丈六尺。垂前衡四寸。兩端接尺相覆。勿令魚鱗三。著其後行。中央木繩一。長二丈六尺。荅樓不會者以牒塞。數暴乾。說文云。塞。嗇也。荅爲格。令風上下。堞惡。疑壞者。先貍木十尺一枚。一節壞。斲植以押。慮。慮薄於木。唐大周長安三年石刻云。爰離。爰。即鐵字。慮字衍文。慮薄。說文云。慮柱上柎也。疑柱表八尺。廣七寸。經尺一。數施一擊而下之。爲上下鈁。說文云。茅。雨刃臿也。或从金。或从手。玉篇云。鈁同。鍾。鑿也。胡瓜切。而斲之。經一鈞。禾樓。羅石。縣荅。植內毋植外。杜格。貍四尺。高者十尺。本長短相雜。兌其上。而外內厚塗之。爲前行行樓。縣荅隅爲樓。樓必曲。裏土五步一毋。其二十。毋。當爲穴。爾穴十尺一。下壥三尺。廣其外。轉。脯城上。脯。即傅字。樓及散與池。革盆若轉。攻卒擊其後。煖失治。車革火。凡殺蛾傅而攻者之法。薄城外。薄。疑即薄字。所謂壁柱。去城十尺。薄厚十尺。伐操。荅爲薄。之法。大小。盡木斷之。以十尺爲斷。離而深。絕壁。築之。毋使可拔。二十步一殺有壥。方言云。燒火處。望也。郭璞注云。今云烽火是也。此从土。俗寫耳。說文。玉篇。無此字。厚十尺。備梯云。殺有一。兩。兩厚十尺。殺有兩門。門。舊脫一門字。據備梯增。廣五步。備梯作尺。薄門板梯。經之。勿。舊脫此字。據備梯增。築。令易拔。城上希薄門而置。揭。縣火四尺一。椅。備梯作鉤。識。五步一。竈。竈門有爐炭。傅令敵人盡入。舊作入。以意改。車火燒門。縣火次之。出。舊脫此字。據備梯增。戟而立。其廣終隊。兩戟之閒一火。皆立而待。舊作待。以意改。鼓音而燃。即俱發之。敵人辟火而復攻。縣火復下。敵人甚病。敵引哭而去。舊作榆。音之譌。據備梯改。備梯多有微異。則令吾死士左右出穴門。擊遺師。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又聽城鼓之音而入。因素出兵將施伏。夜半而城上四面鼓譟。敵人。舊作之。據備梯改。必或。與惑同。破軍殺將。以白。舊脫此字。據備梯增。衣爲服。以號相得。

墨子卷之十五

迎敵祠第六十八

敵以東方來。迎之東壇。壇高八尺。堂密八。年八十者八人。主祭。青旗青神。長八尺者八。弩八。八發而止。將服必青。其牲以雞。敵以南方來。迎之南壇。壇高七尺。堂密七。年七十者七人。主祭。赤旗赤神。長七尺者七。弩七。七發而止。將服必赤。其牲以狗。敵以西方來。迎之西壇。壇高九尺。堂密九。年九十者九人。主祭。白旗素神。長九尺者九。弩九。九發而止。將服必白。其牲以羊。敵以北方來。迎之北壇。壇高六尺。堂密六。年六十者六人。主祭。黑旗黑神。長六尺者六。弩六。六發而止。將服必黑。其牲以彘。已上與黃帝兵法默祠。見北堂書抄。從外宅諸名大祠。靈巫或禱焉。給禱牲。凡望氣。有大將氣。有小將氣。有往氣。有來氣。有勝氣。有敗氣。今。其法存通典兵風雲氣候雜占也。能得明此者。可知成敗吉凶。舉巫醫卜有所長。其藥。宮之。善爲舍。巫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卜以請守。守獨智。知同。巫卜望之氣。請而已。言望氣之請。唯告守。獨知之。其出入爲流言。驚駭恐吏民。譏徼察之。斷罪不赦。望氣舍近守官。牧賢大夫及有方技者若工。弟之。舊脫。言次第居之。古次第字只作弟。凡守城之法。縣師受事。出葉。循溝防。築禦通塗。脩城。百官共財。百工即事。司馬視城。脩卒伍。設守門。三人掌右閤。二人掌左閤。四人掌閉。百甲坐之。城上步一甲一戟。其餘三人。五步有五長。十步有什長。百步有百長。旁有大率。中有大將。皆有司吏卒長。城上當階。有司守之。移中

中處。澤急而奏之。言居中者擇急事奏之。澤當爲擇。士皆有職。城之外。矢之所遝。壞其牆。無以爲客菌。三十里之內。薪蒸水皆入內。狗彘豚雞食其宍。肉字異文。廣韻云。肉俗作宍。斂其骸。以爲醢。腹病者以起。城之內。薪蒸廬室。矢之所遝。皆爲之涂菌。令命昏緯狗纂馬。掔緯。靜夜聞鼓聲而譟。譟字異文。所以閹客之氣也。閹。遏也。所以固民之意也。故時譟則民不疾矣。祝史乃告於四望山川社稷。先於戎。乃退。公素服誓于太廟曰。其人爲不道。不脩義詳。詳同祥。唯乃是王。曰予必懷亡爾社稷。滅爾百姓。二參子尚夜自廈。當爲厲。以勤寡人。和心比力兼左右。各死而守。左右助也。既誓。公乃退食。舍於中太廟之右。祝史舍于社。百官具御。乃斗。疑刀斗字。鼓于門。右門舊作閂。以意改。置旂。左置旌于隅。練名。射參發。告勝。五兵咸備。乃下出挨。當爲俟。升望我郊。乃命鼓俄升。役司馬射自門右。蓬矢射之。茅參發。弓弩繼之。校自門左。先以揮。木石繼之。祝史宗人告社。覆之以甑。

旗幟第六十九

說文云。旗。熊旗五游。以象罰星。士卒以爲期。釋名云。熊虎爲旗。軍將所建。象其猛如虎。與衆期其下也。幟當爲織。詩織文鳥章。傳云。徽織也。陸德明音義音志。云。又尺志反。又作識。案幟當亦作志。而無从巾字。

守城之法。木爲蒼旗。火爲赤旗。薪樵爲黃旗。石爲白旗。北堂書抄引作金爲白旗。土爲黃旗。水爲黑旗。食爲菌旗。死士爲倉英之旗。竟士舊云疆土。爲雩旗。虎字假音。多卒爲雙兔之旗。五尺男子爲童旗。女子爲梯末之旗。弩爲狗旗。戟爲茌旗。北堂書抄引作林旗。劍盾爲羽旗。車爲龍旗。舊作聖。據北堂書抄改。車舊作輿。騎爲鳥旗。凡所求索旗名不在書者。皆以其形名爲旗。城上舉旗。備具之官致財物。之足而下旗。凡守城之法。石有積。樵薪有積。菅茅有積。萑葦有積。木有積。炭有積。沙有積。松柏有積。蓬艾有積。麻脂有積。金鐵有積。粟米有積。井竈有處。通典守拒法云。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橦。舉赤旗。須檑木檑。舉黃旗。須沙石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瀉。舉黑旗。須戰士敵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鸞旗。須皮氈麻縷緋絲鐵炉鏨。舉雙兔旗。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亦其遺法。重質有居。言居其妻子。五兵各有旗。節各有辨。法令各有貞。輕重分數各有請。主慎道路者有經。亭尉各爲幟。竿長二丈五。帛長丈五。廣半幅。太平御覽引云。凡幟帛長五丈。廣半幅。有舊作者。據御覽改。大寇傳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幟。到水中周。鼓四。舉二幟。到藩。鼓五。舉三幟。到馮垣。鼓六。舉四幟。到女垣。鼓七。舉五幟。到大舊作六。以意改。下同。城。鼓八。舉六幟。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幟如進數。言數如此行之。寇去始舉輒部署幟如前也。而無鼓。城爲隆。長五十尺。四面四門將。長四十尺。其次三十尺。其次二十五尺。其次二十尺。其次十五尺。高無下四十五尺。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舊作肩。據禮說改。下同。左軍舊作在。他據禮說改。於左肩。中軍置之胸。此俗字。當爲匈。或胷。各一鼓。中軍一三。每鼓三十擊之。諸有鼓之吏。謹以次應之。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主者斬。言主其鼓。道廣三十步。於城下夾階者各二。其井置鐵甕。於道之外。說文云。彊弓曲也。爲屏。三十步而爲之圂。高丈。爲民圂。垣高十二尺以上。巷術周道者。必舊作心。以意改。爲之門。門二人守之。非有信符勿行。不

從令者斬。城中吏卒民男女皆䓨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諸守牲格者。三出却玉篇云卻字之俗。適。守以令召賜食前。矛舊作子。以意改。大旗署百戶邑。若他人財物。建旗其署。令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牲格內廣二十五步。外廣十步。表以地形爲度。靳卒中教解前後左右。卒勞者更休之。

號令第七十

安國之道。道任地始。地得其任。則功成。地不得其任。則勞而無功。人亦如此。備不先具者。無以安主。吏卒民多心不一者。皆在其將長。諸行賞罰及有治者。必出於公。舊作功。一本如此。王數使人行勞賜守邊城關塞備蠻夷之勞苦者。舉其守率之財用有餘不足。地形之當守邊者。其器備常多者。邊縣邑視其樹木惡則少用。田不辟。闢假音字。少食。無大屋草蓋。少用桑。言無大屋之蓋。當留桑以爲陜。一本作麥。非。多財。民好食。爲內牒。說文云。牒。札也。內行棧。置器備其上。城上吏卒養。皆爲舍道內。各當其隔部。養什二人。爲符者曰養吏一人。辨護諸門。辨即今辦字。正文門。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心其旁。心當爲必。或爲一稱字。不從令者戮。敵人但至。千丈之城。千當爲十。必郭迎之。當爲迎之。主人利。不盡千丈者。勿迎也。視敵之居曲。言所居曲䢒。衆少而應之。此守城之大體也。其不在此中者。皆心術與人事參之。凡守城者。以亟傷敵爲上。言扞禦傷敵。其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明於守者也。不能此。句。乃能守城。守衛之法。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當爲令。盡召五官及百長。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府。謹令信人守衛之。謹密爲故。乃傳當守符謹密。必有故乃傳用也。城守將營無下三百人。四面四門之將。必選擇之有功勞之臣及死事之後重者。從卒各百人。門將并守他門。他門舊脫此字。以意增。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子。言重室之子。重室。富家。五十步一擊。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吏各從四人。以行衙術。衙當爲衝。說文云。通道也。春秋傳曰。及衝以擊之。及里中。里中父老小不舉守之事及會計者。分里以爲四部。部一長。以苛往來不以時行。行而有他異者。以得其姦。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號不相應者。伯長以上輒止之。以聞大將。告大將。當止不止。及從吏卒縱之。皆斬。諸有罪自死罪上。皆遝父母妻子同產。諸男女有守於城上者。什六弩四兵。丁女子老少人一矛。卒有驚事。中軍疾擊鼓者三。城上道路。里中巷街。皆無得行。行者斬。女子到大軍。令行者男子行左。女子行右。無並行。皆就其守。不從令者斬。離守者三日而一徇。當爲徇。衆經音義云。三倉云。徇。徧也。而所以備姦也。里正與皆守當爲與守皆。宿里門。吏行其部。至里門。正與開門內吏。與行父老之守。及窮巷閒無人之處。姦民之所謀爲外心。罪車裂。說文云。斬。戮也。从車从斤。斬法車裂也。正與父老及吏主部者。不得。皆斬。得之。舊脫得字。據下文增。除。又賞之黃金人二鎰。大將使使人行守。長夜五循行。短夜三循行。四面之吏亦皆自行其守。如大將之行。不從令者斬。諸竈必爲屏。舊必作火。屏作并。據藝文類聚改。火突高。火藝文類聚引作心。突或突字。說文云。突。竈突也。从穴从火从求省。玉篇有㷈字。徒忽切。云竈㷈。魯仲連子曰。而五㷈也。未非突㷈。誰是。案突㷈音相近。今人猶呼火留爲㷈。㷈突義爲強。出屋四尺。慎無敢失火。今江浙人家有高牆出屋如屏。云以障火。是其遺制。失火者斬。其端失火舊因事

端以害人者令律故犯以爲事者車裂伍人不得斬言同伍不舉罪之得之除救火者無敢讙譁說文云讙譁轉注及離守絕巷救火者斬絕言亂其出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二字當倒據下移函令人謁之大將大將使僧人將左右救之部吏失不言者斬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無有所失逮其以火爲亂事者如法圍城之重禁敵人卒而至嚴令吏民無敢讙譁三最並行相視坐泣流涕若視欲財物粟米以貿易凡器者卒以賈予邑人知識昆弟有罪雖不在縣中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令許之傳言者十步一人稽留言及乏傳者斷諸可以使事者函以疏傳言守吏卒民欲言事者函發傳言請之吏稽留不言諸者斷諸當爲請縣各上其縣中豪傑若謀士居大夫其大夫之家居者重厚口數多少重厚言富厚官府城下吏卒民家前後左右相傳保火火發自燔句燔燒延句燔人句斷句諸以衆强凌弱少及强姦人婦女玉篇云姦同姦偷以讙譁者皆斷諸城門若亭謹候視往來行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屬籍夫爲苦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言不詞止之苛作呵以意改若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堂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同密葬之勿令得坐流傷其者令歸治病家高養子長給衆問病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變數文云變疾痛也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辟同避言神爲疾以避事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塞即塞正文守以令益其守疑衍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理以意改中家人皆相保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衆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舊作關以意改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其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舉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數文云數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宰令多斬梟者數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掾太守之節而使者吏記趙世家云李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數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作牧以意改以爲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

脫國半以令爲除死罪二人城且四人反城事父母去者去者之父母妻子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菌石數署長短小大當舉不舉吏有罪諸卒民居城上者各傑其左右左右有罪而不智也智同知其次伍有罪若能身捕罪人若告之吏皆構之若非伍而先知他伍之罪皆倍其構賞城外令任城內守任令丞尉亡得入當滿十人以上令丞尉奪爵各二級百人以上令丞尉免以卒戍諸取當者必取寇虜乃聽之蒙民者符符傳疑若無符皆詣縣延言請問其所使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爲召勿令里巷中三老守閭令屬籍夫爲苦若他以事者微者不得入里中三老不得入家人傳令里中有以羽羽在三所差家人各令其官中失令若稽留令者斷家有守者治食吏卒民無符節而擅入里巷官府吏三老守閭者失苛止言不詞止之苛作呵以意改若斷諸盜守器械財物及相盜者直一錢以上皆斷吏卒民各自大書於傑著之其署同守案其署擅入者斷城上日堂發席蓐令相錯發有匿不言人所挾藏在禁中者斷吏卒民死者輒召其人與次同密葬之勿令得坐流傷其者令歸治病家高養子長給衆問病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數行閭視病有變數文云變疾痛也輒造事上詐爲自賊傷以辟事者辟同避言神爲疾以避事族之事已守使吏身行死傷隨戶而悲哀之寇去事已塞禱塞即塞正文守以令益其守疑衍邑中豪傑力鬬諸有功者必身行死傷者家以弔哀之身見死事之後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舉有功及死傷者數使爵祿守身尊寵明白貴之令其怨結於敵城上卒若吏各保其左右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產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城下里舊作理以意改中家人皆相保若城上之數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城禁使卒民不欲寇微職和旌者斷不從令者斷非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倚戟縣不城上下不與衆等者斷無應而妄讙呼者斷總失者斷譽客內毀者斷言稱敵而自毀以其惑衆離署而聚語者斷聞城鼓聲而伍後上署者斷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隔舊作關以意改守必自謀其先後非其署而妄入之者斷離署左右其入他署左右不捕挾私書行請謁及爲行書者釋守事而治私家事卒民相盜家室嬰兒皆斷無赦人舉而藉之無符節而橫行軍中者斷客在城下因數易其署而無易其養舉敵少以爲衆亂以爲治敵攻拙以爲巧者斷客主人無得相與言及相藉客射以書無得譽外示內以善無得應不從令者皆斷禁無得舉矢書若以書射寇犯令者父母妻子皆斷身梟城上數文云數到首也賈侍中說此斷首到縣縣宰令多斬梟者數文云梟从鳥頭在木上義亦通有能捕告之者賞之黃金二十斤非時而行者唯守及掾太守之節而使者吏記趙世家云李成王令趙勝告馮亭曰數國君使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正作牧以意改以爲都司空若候候以聞守不收而擅縱之斷能捕得謀反賣城踰城敵者一人當作歸敵

義云當時未合言太守至漢景帝始加太守此言太守字疑衍案此書亦云太守則先秦時已有此官疑守節官衍字非也操節操異文廣雅云操持也以為二字非官行不以時唯守者及操節人可除也禁之守人臨城必謹問父老吏大夫請有怨仇讎不相解者召其人明白為之解之守必自異其人而藉之孤舊作狐以意改之有以私怨害城若吏事者父母妻子皆斷其以城為外謀者三族史記云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然家語云舉予與田常之亂夷三族楚世家云歸人曰新王法有敢饟王從王者罪及三族酷吏列傳云光祿徐自為曰古有三族則知三族是古罪法非始于秦有能得若捕告者以其所守邑小大封之守還授其印尊寵官之令吏大夫及卒民皆明知之豪傑之外多交諸侯者常請之令上通知之善屬之所居之吏上數選具之令無得擅出入連質之術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必尊寵之若貧人食不能自給食者上食之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必敬之舍之必近太守守樓臨質宮而善周質宮當質人妻子之處守樓臨之所以見遠必周防之也古者貴賤皆稱之宮必密塗樓令下無見上上見下下無知上有人無人守之所親舉吏貞廉忠信無害可任事者其飲食酒肉勿禁錢金布帛財物各自守之慎勿相盜葆宮之牆必三重牆之垣守者皆累瓦釜牆上門有吏主者門里筦閉必須太守之節葆衛必取戍卒有重厚者請擇吏之忠信者無害可任事者令將衛自築十尺之垣周還牆門閨者非令衛司馬門望氣者舍必近太守巫舍必近公社必敬神之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報守上守獨知其請而已言望氣者有不吉而必以吉告民但私以實告守耳無與望氣妄為不善

言驚恐民斷勿赦度食不足食民各自占家五種石升數為期其在蓴害吏與雜訾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微得皆斷有能捕告賜什三收粟米布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各以其賈倍償之古償只作賞此俗寫又用其賈貴賤多少賜爵欲為吏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其受構賞者令葆宮見以與其親欲以復佐上者皆倍其爵賞某縣某里某子家食口二人積粟六百石某里某子家食口十人積粟百石出粟米有期日過期不出者王公有之有能得若告之賞之什三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守入城先以侯為始得輒宮養之勿令知吾守衛之備侯者為異宮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信吏善待之侯來若復就閒守宮三難外環隅為之樓內環為樓樓入葆宮丈五尺為復道葆不得有室三日一發席蓐略視之布茅宮中厚三尺以上發候必使鄉邑忠信善重士有親戚妻子厚奉資之必重發候為養其親若妻子為異舍無與員同所給食之酒肉遣他候奉資之如前候反相參審信厚賜之候三發三信重賜之不欲受賜而欲為吏者許之二百石之吏守珮授之印珮字俗寫从王其不欲為吏而欲受構賞祿皆如前有能入深至主國者問之審信賞之倍他候其不欲受賞而欲為利者許之三百石之侯扞士受賞賜者守必身自致之其親之其親之所見其見守之任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士候無過十里居高便所樹表表三人守之北至城者三表與城上烽燧相望說文云㸂燧候表也邊有警則舉火燧塞上亭守㸂火者燧篆文省漢書注云孟康曰烽如覆米䉛縣著契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即燔然之也此二字當文燧則

舉烽夜則舉火聞寇所從來審知寇形必攻論小城不自守通者盡葆其老弱粟米畜產遣卒候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慎無厭建候者曹無過三百人日暮出之據上文暮當為莫為微職即徽幟舊當為徽說文云徽幟也以絳帛著於背从巾徽省聲春秋傳曰揚徽者公徒東京賦云戎士介而揚揮薛綜注云揮為肩上絳幟如燕尾亦即徽也說文又無幟字當借織為之空隊要塞之人所往來者令可□迹者無下里三人平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候出越陳表遮坐郭門之外內立其表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即遇即舊作節以意改有驚見寇越說文云越度也言踰越而來陳表城上以麾指之麾即摩字異文摩即麾字省文說文云摩旌旗所以指麾也从手靡聲玉篇云麾呼為切迹坐擊鉦期以戰備雜守篇云斥步鼓整旗旗以備戰此作坐擊正期即擊鼓正期也從麾所指望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狎近舉三垂入疑脫一字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去郭百步牆垣樹木小大盡伐除之外空井盡窒之無可得汲也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諸可以攻城者盡內城中令其人各有以記之事以各其記取之事為之券各當為名書其枚數當遂遂同術枚木不能盡內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人自大書版著之其署忠有司出其所治則從淫之法其罪射淵貫耳務色謾𤁗淫囂不靜當路尼衆尼止舍事舍其事後就踰時不寧其罪射讙囂駴衆駴字異文周禮云鼓皆駴陸德明音義云本亦作駭胡楷反李一音亥又大僕戒鼓鄭君注云故書戒為駴則駭本駴之俗加也其罪殺非上不諫次主凶言其罪殺無敢有樂器弊騏軍中句有則其罪射非有司之令無敢有車馳人趨有則其罪射無敢散牛馬

軍中有則其罪射飲食不時其罪射無敢歌哭於軍中有則其罪射令各執罰盡殺有司見有罪而不誅同罰若或逃之亦殺凡將率鬪其衆失法殺凡有司不使去卒吏民聞誓令代之服罪凡戮人於市死上目行謁者侍令門外為二曹夾門坐鋪食更無空門下謁者一長守數令入中視其亡者以督門尉與其官長及亡者入中報四人夾令門內坐二人夾散門外坐客見持兵立前鋪食更上侍者民守室下高樓候者望見乘車若騎卒道外來者及城中非常者輒言之守守以須城上候城門及邑吏來告其事者以驗之樓下人受候者言以報守言備其言中涓二人夾散門內坐門常閉鋪食更中涓一長者環守宮之術衢置屯道各垣其兩旁高丈為埤隉隉當為倪立初雞足置夾挾視葆食而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節不法正請之屯陳垣外術衢街皆樓高臨里中樓一鼓聾竈即有物故鼓吏至而正夜以火指鼓所城下五十步一廁廁與上同圂請有罪過而可無斷者令杼廁利之似言罰之守廁

雜守第七十一

禽子問曰客衆而勇輕意見威以駭主人薪土俱上以為羊坽積土為高以臨民句脫一字蒙櫓俱前遂屬之城兵城為射兵弩俱上為之柰何子墨子曰子問羊坽之守邪羊坽者攻之拙者也足以勞卒不足以害城羊坽之攻遠攻則遠害近城則近害不至城句脫一字矢石無休左右趣射蘭為柱後休舊為相望以固句脫一字厲吾銳卒慎無使顧守者重下攻者輕去舊作云以意改因顧去為韻養勇高奮民心百倍多執數少卒舊脫此字據下文增乃不殆舊殆為韻作士不休不能禁禦遂屬之城以禦雲梯之法應

之凡待煙同煙衝雲梯臨之法必題城以禦之曰不足則以木椁之左百步右百步繁下矢石沙炭以雨之薪火水湯以濟之選厲銳卒慎無使顧賞罪行罰以靜爲故從之以急無使生舊作主以意改慮悲戀高憤說文云憤悶也通古文爲从心則字字當爲通民心百倍多執數賞卒乃不舊二字倒以意改意顯故廬舊作意爲顯衝臨梯皆以衝衝之渠長丈五尺其埋舊作理以意改者三尺矢長丈二尺渠廣丈六尺其弟丈二尺渠之垂者四尺樹渠無傅葉五寸葉即堞字梯渠十丈一梯渠荅大數里二百五十八渠荅百二十九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爲築三亭三亭隅織女之當云織如之織古幟字令能相救諸距舊作拒以意改阜山林澤濱邱陵阡陌古只爲仟伯郭門若閣術可要塞及爲微職同職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及所伏藏之處葆民先舉城中官府民宅室署大小調處葆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外宅粟米畜產財物諸可以佐城者送入城中事即急則使積門內候無過五十寇至陶棄舊作棄以意改去唯弇逮民獄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爲置平賈與主券書之使人各得其所長天下事當長當爲顯鈞其分職天下事得職得爲顯皆其所喜天下事備喜備爲顯彊弱有數天下事具矣數具爲顯築鄉亭者圍之高三丈以上令侍殺爲辟梯辟即替字梯兩臂長三尺連門三尺報以繩連之渠再雜爲縣梁甕甑亭一鼓寇烽驚烽亂烽傳火以次應之至主國止舊作正以意改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烽火以舉輒五鼓傳又以火舊作又以意改屬之言寇所從來者少多且奔還去來屬次烽勿能望見寇舉一烽入境獄令篇作竟是舉二烽射妻當是女垣謂字舉三烽藍郭會藍謂聲相近言謂郭也謂近之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夜以火如此數旬守烽者事急且暮出之令皆爲徼職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候出置田裘斥坐郭內外立旗幟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即有驚舉孔表見寇舉牧表城上以麾指之斥步鼓鼙旗旗以備幟從壓所止田者男子以戰備從斥女子函走入即舉放到傳到城正守表者三人更立捶表而望守數令騎若吏行旁視有以知爲所爲其曹一鼓望見寇鼓傳到城止升食疑斗食終歲三十六石參食終歲二十四石食終歲十八石五食終歲十四石盧云疑十四石五升否或升字衍升六食終歲十二石升食食五升參食食參升四食食二升半五食食二升六食食一升大半日再食救死之時日二升者二十日日三升者三十日日四升者四十日如是而民免於九十日之約矣寇近函牧諸糧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先舉縣官室居官府不急者材之大小長短及凡數即急先發寇薄發屋伐木雖有請謁勿聽入柴勿積魚鱗罷疑據半假音讀若高誘注淮南子積柴之薪當傢令易取也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積木各以長短大小惡美形相從城四面外各積其內諸木大者皆以爲關鼻言爲之組令牢令可曳乃積聚之城守司馬以上父母昆弟妻子有質在主所乃可以堅守署都司空大城四人候二人縣候面一亭尉次司空亭一人吏侍守所者財足廉信言厚祿足以養其廉信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諸吏必有質乃得任事守大門者二人夾門而立令行者趨其外各四戟夾門立而其人坐其下吏日五閱之上通者名池水廉有要有害必爲疑人令往來行夜者射之謀其疏者牆外水中爲竹籤舊作鐵今改下同籤尺廣二步剪於下

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鄉內亦內鄉三十步一弩廬廬廣十尺袤丈二尺隊有急極發其近者往佐其次發其處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皆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劍驗之節出使所出門者輒言節出時擾者名言擾節人即出門者當記其名百步一隊閭通守舍相錯穿室治復道爲築墮墮善其上先行德計謀合乃入葆葆入守無行城無離舍諸守者審知卑城淺池而錯守焉晨暮卒歌以爲度用人少易守取疏此正字下作蔬俗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旱池涸大水與旱不爲常令邊縣豫種畜芫荽烏喙株葉外宅溝非可貫塞貫同填不可置此其中置此數物有毒可置外宅不可置中安則示以危危示以安寇至諸門戶令皆鑿而類竅之各爲二類一鑿而屬繩繩長四尺大如指寇至先殺牛羊雞狗烏鴟說文云鴟鴞也此與鴻雁異呂氏春秋云莊子舍故人之家故人令豎子爲殺鴟鴞之亦見莊子新序東書云鄒穆公有令食鴞鴟必以牲無得以梟皆即鴟也今江東人呼鴟猶曰鴞鴟收其皮革筋角脂薌舊收作牧皮作支俱以意改薌即考工記鍾字本墻字之譌也羽毛皆剝之吏樟桐卣未詳爲鐵鞞厚簡爲衝杵事急卒不可遠令掘外宅林謀多少若治城□爲蹶三隅之重五斤已上諸林木渥水中無過一茷說文云橃海中大船臣鉉等曰今俗別作筏案唐隆闡禪師碑又作橃皆橃假音字塗茅屋若積薪者厚五寸已上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上有譏人有利人有惡人有善人有長人有謀士有勇士有巧士有使士有內人者外人者有善人者有善門人者守必察其所以然者應名乃內之民相惡若讓吏吏所解皆禮皆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睨者小五尺不可卒者爲署吏令給事官府若舍閭石厲矢諸材舊作林以意改器用皆謹部各有積分數爲解車以恰城矣以輜車漢書注服虔云輜音緇立乘小車也輪軸此數字異文無疑廣雅云軸車也賈逵音柱又音姑廣千尺轅長丈爲三輻廣六尺爲板箱長與轅等四高尺善蓋上治令可載矢子墨子曰凡不守者有五城大人少一不守也舊作者以意改城小人衆二不守也人衆食寡三不守也市去城遠四不守也畜積在外富人在虛五不守也率萬家而城方三里言大率萬家而城方三里則可守

墨子佚文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當是非樂篇文

孔子子字皆歸所更墨本用孔子韓見景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邱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誥墨篇疑非儒上篇三十八篇文

堂高三尺案隱云自此已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塯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聲其哀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微異今仍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

年踰十五，則聰明思慮，無不徇通矣。見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化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晏子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飾，彫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子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與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子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來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觀弈疑節用中下篇文。

吾見百國春秋史。見隋季德林重答姚收書。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霍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沉，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龜黿魚鼈，民衣焉食焉，死焉葬焉，地終不責德焉。故霍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蜯蜃。見藝文類聚。

晝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衛篇。見詩正義。

備衛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衛篇文。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得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蜯蜃，少豪大蒙出於汚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一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觀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蜯蜃，五帝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靈六異，此諸侯之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繡衣裳。見太平御覽。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日夜而鳴，舌乾脣，然而不聽。一引作日乾而人不聽之，今鷄鶉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

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又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又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又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翠瑋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又夫至巧不用劍，又大匠大不斲，又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刳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沉採摭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墨子卷之十六

卷之一
親士第一
脩身第二
所染第三
法儀第四
七患第五
辭過第六
三辯第七
卷之二
尚賢上第八
尚賢中第九
尚賢下第十
卷之三

尚同上第十一
尚同中第十二
尚同下第十三
卷之四
兼愛上第十四
兼愛中第十五
兼愛下第十六
卷之五
非攻上第十七
非攻中第十八
非攻下第十九
卷之六
節用上第二十
節用中第二十一
節用下第二十二闕
節葬上第二十三闕
節葬中第二十四闕
節葬下第二十五
卷之七
天志上第二十六
天志中第二十七
天志下第二十八
卷之八
明鬼上第二十九闕
明鬼中第三十闕
明鬼下第三十一
非樂上第三十二
卷之九
非樂中第三十三闕
非樂下第三十四闕

非命上第三十五
非命中第三十六
非命下第三十七
非儒上第三十八闕
非儒下第三十九
卷之十
經上第四十
經下第四十一
經說上第四十二
經說下第四十三
卷之十一
大取第四十四
小取第四十五
耕柱第四十六
卷之十二舊云十三同卷者,梵本分帙如此
貴義第四十七
公孟第四十八
卷之十三
魯問第四十九
公輸第五十
□□第五十一
卷之十四
備城門第五十二
備高臨第五十三
□□第五十四
□□第五十五
備梯第五十六
□□第五十七
備水第五十八
□□第五十九

□□第六十
備突第六十一
備穴第六十二
備蛾傅第六十三
卷之十五
□□第六十四
□□第六十五
□□第六十六
□□第六十七
迎敵祠第六十八
旗幟第六十九
號令第七十
雜守第七十一

按舊本皆無目。隋書經籍志云。墨子十五卷。目一卷。爲總意林云。墨子十六卷。則是古本有目也。考漢書藝文志云。墨子七十一篇。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七十二篇。疑當時亦以目爲一篇耳。藏本云。闕者八篇。而有其目。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是也。當是宋本如此。而館閣書目云。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二篇。亡九篇。恐是八誤爲九。又七十一篇。亡其九。當存六十二。而云六十一。亦二之誤也。其十篇者。藏本并無目。亦當是宋時亡之。然則宋時所存。實止五十三篇耳。然詩正義引備衝篇。則尙存其目。而不知列在第幾。太平御覽引有備衝法。正在此篇。則宋初尙多存與。南宋人所見十三篇一本。樂臺曾注之。卽自親士至上同是。而酒誥諸子辯云。上卷七篇。號曰經。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又有可疑。夫墨子自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在十三篇之後。此所謂經。乃親士、修身、所染、法儀、七患、辭過、三辯、七篇。與下尙賢、尙同、各三篇。文例不異。似無經論之別。未知此說何據。以意求之。或以經上、下。經說上、下。及親士、修身、六篇爲經。其說或近。以無子墨子云云故也。然古人亦未言之。至樂臺所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而焦竑國史經籍考。亦載之。似至明尙存。卒亦不傳。何也。若錢曾云。藏曾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者。實卽今五十三篇之本。內著闕字者八篇。錢不深核耳。

墨子

按漢志墨子七十一篇。今其書具在。傳本甚古。時有古文奇字。蓋非贋書也。攷其說多稱先王。蓋目以變世忘身以徇時。誠與自私自利者異撰矣。第其敢于非聖人以自是。偏曲之見。而蔽以易天下。天下之人又廉然從之。此其流弊必害義傷教。而孟氏辭而闢之。所爲殿也。呂黎氏云。患生於末學。孔墨必相爲用。蓋其恕哉。余輯諸子。裁擇其言詞近似及文采可觀者。以備一家。諸非聖抑經複重猥雜者。悉置弗錄。閱者詳焉。丁丑夏日酒庵子志。

公孫龍子

公謝　公孫希　公孫龍深　撰注

跡府第一

（所聚也述作論事之跡聚之於篇中因以名篇）

趙人公孫龍著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材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物各有材聖人之所用者也夫衆材殊辯各恃所長更相是非以邪削正故賞罰不由天子威福出自權臣公孫龍傷明王之不興疾名器之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守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之有悟而正名實焉）謂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馬體不殊黃白乃異彼此相推是青混一故以斯辯而正名實）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楚王失弓因以利楚人君惟私其黨附之不能蒙濟天下故曰仁義未遂也人者楚國也亦如守白求馬獨有白馬來應楚王所謂人者楚國也仲尼所謂人者天下也故離白以求馬衆馬皆至矣忘楚以利人天下咸應矣）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脩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皇教雖殊其歸不異曲士求於教不能當戮所不悟故雖賢倍百龍不能當前爲師亦如守白求馬所喪多矣）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眞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聖人之用士也各因其材而用之無所去取也齊王以所好末士亦如守白命馬豈得士乎）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詎士也見侮而不鬬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井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鬬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鬬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鬬者必榮敢鬬者也榮敢鬬者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君不顧法則國無政故墨子倍十黃帝不能救其亂也）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大關微言明王道與不立賓主致往復假一物以爲萬化之宗寄言論而齊彼我之謬故舉白馬以見同異）曰何故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馬形者萬物總名也以義之形皆材用也馬色者況萬物種類各有經疏也以義疏內熟譬如離色命馬衆馬斯應守白求馬唯得白馬故命名而守一白色者非命衆馬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所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曰何故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凡物親者少疏者多如一白之於衆色也故離白求馬黃黑皆色以自命也衆色咸去懷來之道亦復此也）曰是何也曰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設使白馬乃爲有異衆人也人心不常於一君亦猶馬形不專於一色故君之愛已則附之君之疎已則叛之何可私其餐棗而賺於天下乎）曰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與不可其相非明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如黃黑馬亦各一馬不異馬也而不可以應衆馬不可以應白馬者何哉白非黃黃非白五色相非分明）

矣君既私以待人人亦私以叛君寧背驗君命乎故守白命馬者非能致衆馬審矣曰以馬之有
色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以馬有色
為非馬者天下馬皆有色豈無馬乎猶人皆有親踈不可謂無人也曰馬固有色故有白
馬使馬無色有馬如已耳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如而
也馬皆有色故有白馬耳若使馬原無色而偏有馬而已者則馬耳安取白馬乎如人必因種類而生故有華
夷之別若使元無氏族而獨有人者安取親踈乎故白者自是白非馬者也白馬者馬與白
也馬與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白既非馬則白與馬二物矣合二物以共
體則不可偏謂之馬故以馬而喻白則白馬為非馬也曰馬未與白為馬白未與
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為名未
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此責述主義而雜之也馬自與馬為類白自與白為類故曰相
與也馬不與白為馬白不與馬為白故曰不相與也合馬與白復名白馬乃是強用白色以為馬名其義未可
故以白馬為非馬者未可也上之未可主義下之未可實無也曰以有白馬為非馬謂
有白馬為有黃馬可乎曰未可主責實曰定以白馬為有馬者則白馬可得為
黃馬乎實曰未可也曰以有馬為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
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既以白馬為有馬而黃馬不得為白馬則黃馬為非馬
馬明執者未書不失矣以黃馬為非馬而以白馬為有馬此飛者
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黃白色也衆馬形也而屬
以色為形飛者入池之謂也黃馬白馬同為馬也而取白棄黃棺槨異處之謂也凡棺槨之相待猶唇齒之相
依唇亡齒寒不可異處也夫四夷守外諸夏待內內外相依天下安矣若乃私諸夏而踈夷狄則夷狄叛矣對
兵伐遠人不堪命則諸夏亂夷內叛外叛棺槨異所則君之所私者不能獨輔君矣故棄黃取白悖亂之甚矣

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
不可謂有馬也故所以為有馬者獨以馬為有馬耳非
有白馬為有馬故其為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賓曰離白
是為有馬不離實為非馬但以馬形馬色堅相連[illegible]賤是二馬共體不可謂之馬馬故連稱白馬也曰白
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萬物通有白色故曰不定所白白既不定在馬馬亦不專
於白故忘色以求馬衆馬皆應矣忘私以親人天下皆親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
定所白者非白也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為白乎馬者無去取於
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直云馬者是於衆色無所去取也無取故馬無不應無去故色無不
在是以聖人淡然忘懷而以虛統物故物無不洽而理無不極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
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去黃取白則衆馬各守其

色自殊而去故唯白馬獨應矣王者賞其所私而踈天下則天下各守其踈自殊而叛矣天下俱叛誰當為君
命哉其唯所私乎所私獨應命物適足增禍不能清亂也無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
馬非馬不取於白者是不去黃也不去於色則色之與馬非有能去故曰無去者非有去也凡黃白之
在馬猶親踈之在人私親而背踈則踈者叛矣踈者離叛則親不能偏存矣故曰白馬非馬是以聖人處心洞
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纖鑒有餘燭萬象於方寸而其神獨靜故能處親而無親在踈而無踈離不取
於親踈亦不含於親踈所以四海同親萬國共貫也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物我殊能莫非相指故曰物莫非指相指者相是非也彼此相推是
非混一歸於無指故曰而指非指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指皆謂是非也所以
物莫非指者凡物之情必相是非天下若無是非之物則無一物而可謂之物是以有物即相是非故物莫非
指也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物莫非指而又謂之非指者天下齊馬而物其
可謂之指乎物物皆妄相指故指皆非指也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
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天下
無一日而無物無一物而非適故強以物為指者未可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
也所以天下無是非者物各適其適不可謂之是非故無是非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
譬如水火殊性各適其用既無是非安得謂之是非乎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即夫非指
之物莫不妄相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物不
可謂指者無是非也豈唯無是非乎亦無無是非也故曰非有非指非有非指者物莫非
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以乎無無是非故萬物莫不相是非故曰非有
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無是非亦無無是非而忘之故蹤日是非而無是非故曰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天
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物有其實而各有名謂若王良
善御隸首善計彼物各自為用譬之耳目廢一不可故不為是非也不為指而謂之指是
兼不為指物皆不為指而或謂之指者是彼此之物兼相是非而是非莫定故不為指也以有
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之適也有不為指謂物也不為指謂指也以物適指無
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或一物而有是非二名或故此更相為指皆謂之兼也彼
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
指也是非之名生於物相彼故曰物不可謂無指即此萬物無指而又無無指故曰非有非指也非
有非指者物莫非指謂無是非者生於物莫非指也是以聖人求人於是非之內乃得無
是非人也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指也夫謂之指者非無指也指既不能與物為指
指故非指也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

指誕使天下無物無指則寂然矣誰指為指為非指乎誰謂指為指乎天下有指無物指
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有指而無物可施指者誰謂有指為非指乎誰
謂有無物故非指乎明本無指也且夫指固自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
與為指反覆相推則指自為無指何能與物為指乎明萬物萬殊各自為物各有所宜無是非也是以
聖人淵默恬淡忘是忘非不棄一能不遺一物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如白與馬為二物不可合一以為二曰二有右乎
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左右合一位也不可合二以為一亦不可
合二以為左明二必無為一之道也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
乎曰不可不可分右以為二亦不可分左以為二明一無為二之道也曰左與右可
謂二乎曰可左右異位故可謂二曰謂變非不變可乎曰可一不可謂
二二亦不可謂一必矣物有還之道則不可謂之不變也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
可有與謂右移於左則物[illegible]忠變為逆存亡[illegible]定禍[illegible]
故舉右以明一百變而不改一曰變隻[illegible]曰右
瞬化為鵬一物化為一物如右移於左終是何者之右曰右苟變安可謂右苟不
變安可謂變右移於左安可仍謂之右知其一物矣可謂之變乎明二可一而一可一也曰
二苟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羊合牛非馬假令羊馬
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一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不可為一明矣牛
合羊非雞變為他物如右易位故以牛左羊右亦非牛非羊又非雞也曰何哉曰羊
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
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牛之無齒不為不足羊之有齒而比於牛為有餘矣以羊

之有餘而謂之非羊者未可[illegible]牛之無齒而比於羊固不足矣以牛之不足而有餘則
牛者亦未可也是皆禀之天然各足於其分而謂之非適矣故牛自類牛而為牛羊自類羊而為羊也俱羊有
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
之不同也之而猶之為也以羊牛俱有角因謂牛為羊又謂羊為牛者未可其所以俱有角者天然
也而羊牛類與不可相為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
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
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若舉而以是猶類
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馬與牛羊若此之懸故非馬也豈唯非馬乎又羊牛之中無馬
矣羊一也不可以為二矣牛一也不可以為二矣則一羊一牛并之而二可是羊牛不得謂之馬若以羊牛為

馬則二可以爲三故無馬而後可也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左右之分定則上下之位明矣

牛羊有毛雞有羽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

上云羊合牛今曰牛合羊者變文以見左右投

位以明君臣易職而變亂生焉人之言曰羊有足牛有足雞有足而不數其足則似各一足而已然而歷數其足則牛羊各四而雞二并前所謂一足則牛羊各五足矣夫如是則牛羊與雞異矣故曰非雞也非牛羊者雞以爲非雞而牛羊之中無雞故非雞也

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

馬以譬正雞以喻亂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爲非類審矣故人君舉是不材而與有材者並位以亂名實謂之狂舉

曰他辯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

前以羊牛辯右共成一體而左羊牛各處於一物不相盈故又以他物爲辯也夫青不與白爲青白而白不與青爲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隣也東西未始不相接而不相害其方也故曰相隣不害其方也

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

驪色之雜者也東西正相反而相對各當其所居若左右之不相雜故不害其方也

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

青白各靜其所居不相害故不可合一而謂之青不可合一而謂之白夫以青白相辨猶不一於青白安得有黃矣哉然青白之中雜無於黃天下固不可謂無黃也黃正色也天下固有黃矣夫云黃爾者白以喻君青以喻臣黃以喻國故君臣各正其所舉則國強而君壽矣

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

白君道也青臣道也青驪於白謂權臣擅命雜君道也君道雜則君不勝矣故曰白不勝也君之制臣猶金之勝木其來久矣而不勝爲青所驪是木賊金而臣掩君之謂也青染於白其色碧也臣而掩君其道亂也君道之所以亂由君不正舉也

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

夫青白不相與之物也今相與雜而不相勝也不相勝者謂青染於白而白不全減是青不勝白之謂也潔白之質而爲青所染是白不勝青之謂也謂之青而白猶不減謂之白而爲青所染兩色並章故曰兩明也青白爭而明也白明俗謂其色碧也

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

等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色國用之材其亦類矣故寧取於黃以類於馬馬喻中正也

碧其雞也其與暴乎

碧不正之色雜不材之會故相與爲暴之類青而白色碧之材白猶不勝

亂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

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

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名者命實者也實者應名者也夫兩儀之大萬物之多君父之尊臣子之賤百官庶府卑高等列器用各實各有定名聖人司之正舉而不失則地平天成尊卑以序無爲而隸廣不言而教行若夫名乖於實則實不應名上慢下暴百度昏錯故曰驪色章焉驪色之章則君臣爭明內亂外叛正道衰者名實不當也名實之不當則無以反正道之衰也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曰二可乎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堅也白也石也三物合體而不謂之三者人目視石但見石之白而不見其堅是舉所見石與白二物故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矣人手觸石但知石之堅而不知其白是舉石與堅二物故曰無白得堅其舉也二矣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

之石備此石堅白共體不可謂之無堅白既得其堅白不曰非三而何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

堅非目之所見故曰無堅白非手之所知故曰無白也

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

白者色也寄一色則眾色可知天下無有眾色之物而必因色乃色故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也堅者實也寄一質則萬眾等質例皆可知萬物之質不同而各精其所受天下未有無質之物而物必因質乃質故曰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也石者形也舉石之形則象物之形例皆可知天下未有無形之物而物必因形乃聚然則色形質者相成於一體之中不離也故曰堅白石不相外也而人目之所見手之所觸但得其二不能兼三人自不能兼三不可謂之無三故曰藏三可乎言不可

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

於目能見物而不見堅則堅藏矣於手能知物而不知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義非實觸但得其二實藏也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

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

夫物各有名而名各有實故得白名者自有白之實得堅名者亦有堅之實也然視石者見白之實不見堅之實不見堅之實則堅離於白矣故曰見與不見謂之離則知之與不知亦離矣於石一也堅與白二也此三名有實則不相盈也名不相盈則素離矣素離而不見故謂之藏呂氏春秋曰公孫龍與孔穿對辭於趙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

平原家藏三耳蓋以此爲篇辯修長也白雖自有實然是石之白也堅雖自有實然是石之堅也故堅白二物與石爲三見與不見共爲一體其堅白廣修皆與石均而相盈豈非舉三名而合於一實

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

萬物通有白堅是不定於石也夫堅白豈惟不定於石乎亦兼不定於萬物矣萬物且猶不能定安能獨與石同體乎

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

實雖上云因循於石知萬物亦與堅同體故曰循石也彼謂堅也非堅則無石矣言必賴於堅以成名也非有於石則無取於白矣言必賴於石然後以見白也此三物者相因乃一體故曰堅白石不相離也堅白與石猶不相離則萬物之與堅偶然不相離其無已矣

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

以手拊石知堅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堅藏於目而目不見堅不藏乎白離於手而手不知白誰謂白不離乎

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

目能視手能操目之與手所任各異故曰其異任也目自不能見於堅不可以手代之見堅手自不能知於白亦不可以目代手之知白故曰其無以代也堅白相域不相離安得謂之離

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

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爲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爲堅而固當自爲堅故曰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爲無堅故曰而堅藏也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

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固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安能白石物乎豈堅白乎黃黑等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後可見也色既不色能亦皆然也若石與物必待於色然矣天下未有樂色能自爲其色則石亦不能自闕其石無矣堅白安所託而可見之物故曰石其無有矣石既白之與舊物莫不哉故曰惡取堅白石反覆捐見則堅不因是天然而自皆離矣夫離者豈有物使之離乎莫離矣故曰因是也然之自離而欲遷力與知而離於堅白者

力與知果不若因是

果謂果決也若如也夫不因天果決不得矣故不如因是天然之自離也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

神闇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

不見矣然則見者謂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大以目乃得見矣大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堅以手而手以

名實論第六

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知者彌復不知矣其知則其所知而不知其知者彌復不知矣所知也然而耳之目殊能百體異通千變萬化神其何為哉夫神者生之主而心之精舍也因耳目之主而但因耳目之所能任百體之自通不能使耳見而目聞足操而手步又於一物之上見白不得堅知堅不得白而況六合之廣萬物之多乎故曰神乎神乎其無知矣神而不知而知離也推此以尋天下則何物而非離乎故物物斯離不相雜也各各趨變不相須也不相須故不假彼以成此不相雜故不持此以亂彼是以聖人即物而冥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即物而冥故物皆得性即事而靜故天下安存則名實不弃也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之形及天地之物也所生者皆謂之物也物以物其物而不過焉實也取材以脩廊廟制以車服器械求賢以實符御僕從中外職國皆無實者充實也器用之小過差各當其物故謂之實也實以實其所實不曠焉位也實者充實也器用之小大衆萬之單高器得其材人堪其職庶政無闕尊卑有序故曰位也出其所位非位辭位或濫於下皆非其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取材之與制器事之與刑賞有尊卑小大異數各得其位而不僭濫故謂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以正正於不正不正則不正者皆正以不正亂於正則衆皆疑之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仲尼曰必也正名乎名正其實正矣其實正則衆正皆正矣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唯應辭也正其名者謂施名當於彼此之實故即名求實而後彼此皆應其名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此而此不行謂稱教命也發號施命而召於彼而彼不應者分不當於彼故教命不得行也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施命不當於此故此命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彌不當也故此命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群物不應其命矣以不當命物之不應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為當而以又亂之已矣故彼不當而當亂也教命不當而自以為當者彌不當也故此命不得行其以當不當也以其命之不當故群物不應其命矣以不當命物之不應命而勢位以威之則天下皆以不當為當而以又亂之已矣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施命於彼此而當彼此之名實故皆應而命行若夫以當則天下自正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彼名止於彼實而此名止於此實彼此名實不相亂故曰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故以彼名亂於此實而謂彼且與此相反且與彼相同故皆不可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夫名所以命實也故參政之與賞刑名當其實乃善也假令知此之大功非此人之功也知此之小功不是在此之罪可賞也則皆不命賞矣假令知彼之大罪非彼人之罪也知彼之小罪不足在彼之可罰也則皆不命罰矣

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公孫龍子 終

公孫龍子 跋

王公孫龍之作論也假物為辭以敷王道之至大者也仲尼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然則名器實聖人之所重慎之者夫名者名於事物以施教者也實者實於事物以成教者也夫名非物也而物無名則無以自通矣物非名也而名無物則無以自明矣是以名因實而立實由名以通故名當於實則名教大行實功大舉王道所以配天而大者也是以古之明王審其名實而慎其施行者也

原序

公孫龍子姓公孫名龍字子秉趙人也以堅白之辯鳴於時初為平原君門客平原君信其說而厚待之後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至為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可為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淳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平原君悟而黜之又與魏公子牟相善樂正子與笑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侯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而公子牟不以為尤也其說迺大行矣今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繆以膚讓註釋私心尚在疑信間未能頓怡然無異也昔莊子云公孫龍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厥有旨哉宋謝希深序

讀公孫龍子

吳 萊撰

世所傳公孫龍子六篇龍蓋趙人當平原君時曾與孔子高論臧三耳至其著堅白同異欲推之天下國家使君臣上下狗名實實而後能治者可謂群矣自太史公劉向班固之徒率稱其出古之禮官及夫警者為之然後有敝顏師古曰警者訐也公孫龍豈所謂訐者哉然獨不明立一定之說而但處設無窮之辭亦徒為紛更變亂而已何其細也孔子嘗有言曰瓠不瓠瓠哉瓠哉言瓠而失其形制則將有不得為瓠者又況治天下國家而不得其所以為治者乎此固吾聖人之所慎也春秋戰國之際士大夫咸昧于義理之由而專以利害為說文姦言飾論行日朘驚于他岐沈溺于外物而卒至背畔于大道之統紀敝敝焉名不統實老子亦曰名者實之賓也公孫龍蓋有審于是而言之或過是以頗滯于析辭而反闇于大體蔡焉而無用辨焉而不急鄧析之術可惡施之多方皆是物也不然則吾聖人且以名正言順為先矣名位不同節文異數聖人嘗以義權其輕重禮正其進退是皆天造地設亘古亘今浹于人心著于耳目溢于禮官之籍籍必曰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天下之事雖未嘗出于一定當其權合其中則因聖賢用心之所偏無俟乎辨士假物而取喻者也今則彼為堅而此為白此為同而彼為異吾徒見其紛更變亂而已矣何補于天下國家之治哉雖然世之本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侯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而公子牟不以為尤也其說迺大行矣今閱所著書六篇多虛誕不可解實官具成式吏抱成案標注時日指陳辭款非深刻也非巧詆也非輕縱也非失出也則以補苴其訛闕鉤摘其姦伏類無有毫髮遺者然而經制之不定而虛文之相蒙風俗之不一而私心之相勝是雖有百公孫龍之喙且未足以處之者也然惟漢之宣帝自丞相以下必欲其循名實實為治諸生必守家法文吏必課牘奏至于文學政事法理之具一切必務其職者似矣然以聖人之治天下國家凡事惟執其大綱而不察其細略其小疵而不受其欺惜乎是時無以聖人大公之道告之而徒用其漢家雜伯之術王成或以是而得賞偏憚蓋寬饒等或以是而遭誅此將何以致是也與其名是而實非則又何責乎循名責實之治哉嗚呼白黑之紛糅賢不肖之混殽後世之治為不及乎宣帝遠矣此予所以猶有取于公孫龍之說也言治道者可為永嘆也哉

公孫龍子提要

公孫龍子三卷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辨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絀而此書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指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以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眞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辨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辨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爲辨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士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并錄焉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公孫龍子三卷 [illegible]

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

嘉錫案：此書隋志不著錄。[illegible] 新舊唐志皆二卷，蓋佚而復出。新志又別有陳嗣古注公孫龍子、賈大隱注公孫龍子各一卷，是其卷數有不同。考文苑英華卷七百五十八有唐人撰公孫龍子論 [illegible] 云「公孫龍者，古之辯士也。嘗聞其論，願見其書。咸亨二十年，歲次辛未，[illegible] 十一月庚寅，余自嵩山遊於汝陽，有宗人王先生名師政字元直，春秋將七十，博聞多藝，僕過謁焉。語及於指馬，因出其書以示僕，凡六篇，勒成一卷。」又云「邈邃神奧，縱橫論辯，窮心盡慮，字數不踰公孫之作。人物感理，皆反取公孫之意，以事類代辯者。[illegible] 因意而存象也。以辛食 [illegible] 代白馬，黍色而推味也。以盧心代指物，自外而明內也。以遷化代通變，因文而轉釋也。以苦辛代堅白，體通而取近也。以辯正代名實，居中而撥正也。」咸亨爲唐高宗年號，是此書在初唐時已止存六篇，其篇名皆與今本相同。然則非至宋時始亡其八篇也。宋崇文總目、中興書目 [illegible] 及宋志著錄，皆止一卷。趙希弁讀書附志卷九、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著錄者，皆三卷，是宋時亦有兩本，與今本同。今本作三卷，蓋猶出宋之舊。其文以較一卷之本無所增益也。又考隋志名家無公孫龍子，余取其所著錄及注中所謂梁有某書者並數之，凡得九種，十二卷。而廣弘明集卷三所載阮孝緒七錄序云：「名部九種，九帙，十二卷。」種數相同而卷多一卷。如兩書數目字皆不誤，則疑阮孝緒并見梁後所著兩書爲一種，[illegible] 較隋志尚多一種一卷，蓋即公孫龍子。[illegible] 若果如余之所臆測，則此書在梁時已祇存一卷，當即唐宋人所見之本，八篇之亡，亦已久矣。

公孫龍子注

番禺陳澧撰

迹府第一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財之所長爲守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曰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馬於廄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冀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以猶而也尹文曰願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眞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詎士也見侮而不鬬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鬬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鬬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鬬者必榮敢鬬者也榮敢鬬者此下有魏文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以子之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此二條皆後人所述故同一舉齊王謂尹文之說所聞有異也孔叢子合爲一是也

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爲非白馬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之字孔穿之子汲之元孫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曰雖然子爲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也願受業之日久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白馬爾誠去白馬之學則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眞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敢鬬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敢鬬爲辱必以敢鬬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

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龍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曾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明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橋者則君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橋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觀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之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麤牛元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志說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採其本意欲以示廣其寶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是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辯彼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

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兆鏞按原稿孔叢子二條錄於卷首茲逕寫迹府篇後以資攷證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設爲客問而主答也下倣此）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舊注既有白馬不可謂之無馬則白馬豈非馬乎按也蓋爲邪）有白馬爲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言使白馬乃馬是求馬與求白馬一也所求既一則求白馬無異於求馬也）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如讀爲而可與不可其相非明（可非不可不可非可甚明也）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爲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客言馬必有色若以有色爲非馬則天下無馬矣豈可通乎）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則有馬如已耳（舊注如而也）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馬與白馬也（於馬之中則而出之爲白馬也）故曰白馬非馬也曰白馬非馬未可（客言白與馬本不相與然既合馬與白而名白馬是相與矣既相與而猶欲以不相與爲名也故未可也）曰以有白馬爲白馬非馬是以不相與爲名也故未可也曰以有白馬爲非馬字之誤也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爲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客言離白則有白馬不可謂無馬矣離白既同謂有馬則不離亦豈不可謂有馬邪也讀爲邪）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所以爲有馬者非專以有白馬爲有馬也故不定又不可謂之有馬馬故泄謂之有馬矣）曰白者不定所白忘

之而可也（主言若離而言之則白色不定在馬必并馬而毛之然後可矣）白馬者言白定所白也（謂之白馬則白定在所白之馬矣）定所白者非白也（舊注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自爲白乎按也讀如字）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者非有去也（無去者與有去者不同）故曰白馬非馬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人以手指指物物皆是指而手指非指此主之言也）天下無指物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客言使天下無可指之物則無可以謂指之物者矣今既云物莫非指則天下有物矣既謂物豈又可謂之指乎非指者上當有莫字一作主所謂指非指者何也在天下者物也豈可謂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之指而反以指爲非指乎）

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爲天下之所無未可此亦客之言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主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既云此物不可謂指即已指非指也之也通爲邪）非指者其物而言之矣此豈非指邪非指也之說以物爲非指愈足以見物莫非指也然則就如客之說作然則我所謂指非指者正以物莫非指故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又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天下亦非有物名爲非指者也既非有物名爲非指者愈足以見物莫非指矣物莫非指則指非指矣本以上主之言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客言吾謂天下無指者其說由於天下之物各有其名而不名爲指也不名爲指而乃謂之指則有指之名又有其本名則一物兼二名矣夫物各有本名不名爲指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主言指之名本象物之所兼也如客所言謂天下無指則可若謂物無指則不可其所以不可者以天下非有物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既無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指本是指非非指也然以指指於物則指指也寫於物而指非指矣）一本與當作於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天下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然使天下無物則指無可指何以謂指爲指乎使天下雖有指而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誰謂物莫非指而無物非指者乎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又言指本可不名爲指者也所以名爲指者同其能指物也是必待有物可指而乃與之名爲指哉言不若即其無指者物莫非指而實非指也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無未可此亦客之言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主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既云此物不可謂指即已指非指也之也通爲邪）非指者其物而言之矣此豈非指邪非指也之說以物爲非指愈足以見物莫非指也然則就如客之說作然則我所謂指非指者正以物莫非指故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又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天下亦非有物名爲非指者也既非有物名爲非指者愈足以見物莫非指矣物莫非指則指非指矣本以上主之言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客言吾謂天下無指者其說由於天下之物各有其名而不名爲指也不名爲指而乃謂之指則有指之名又有其本名則一物兼二名矣夫物各有本名不名爲指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主言指之名本象物之所兼也如客所言謂天下無指則可若謂物無指則不可其所以不可者以天下非有物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既無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指本是指非非指也然以指指於物則指指也寫於物而指非指矣）一本與當作於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天下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然使天下無物則指無可指何以謂指爲指乎使天下雖有指而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誰謂物莫非指而無物非指者乎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又言指本可不名爲指者也所以名爲指者同其能指物也是必待有物可指而乃與之名爲指哉言不若即其無指者物莫非指而實非指也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無未可此亦客之言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主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既云此物不可謂指即已指非指也之也通爲邪）非指者其物而言之矣此豈非指邪非指也之說以物爲非指愈足以見物莫非指也然則就如客之說作然則我所謂指非指者正以物莫非指故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又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天下亦非有物名爲非指者也既非有物名爲非指者愈足以見物莫非指矣物莫非指則指非指矣本以上主之言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客言吾謂天下無指者其說由於天下之物各有其名而不名爲指也不名爲指而乃謂之指則有指之名又有其本名則一物兼二名矣夫物各有本名不名爲指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主言指之名本象物之所兼也如客所言謂天下無指則可若謂物無指則不可其所以不可者以天下非有物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既無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指本是指非非指也然以指指於物則指指也寫於物而指非指矣）一本與當作於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天下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然使天下無物則指無可指何以謂指爲指乎使天下雖有指而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誰謂物莫非指而無物非指者乎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又言指本可不名爲指者也所以名爲指者同其能指物也是必待有物可指而乃與之名爲指哉言不若即其無指者物莫非指而實非指也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無未可此亦客之言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主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既云此物不可謂指即已指非指也之也通爲邪）非指者其物而言之矣此豈非指邪非指也之說以物爲非指愈足以見物莫非指也然則就如客之說作然則我所謂指非指者正以物莫非指故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又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天下亦非有物名爲非指者也既非有物名爲非指者愈足以見物莫非指矣物莫非指則指非指矣本以上主之言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客言吾謂天下無指者其說由於天下之物各有其名而不名爲指也不名爲指而乃謂之指則有指之名又有其本名則一物兼二名矣夫物各有本名不名爲指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主言指之名本象物之所兼也如客所言謂天下無指則可若謂物無指則不可其所以不可者以天下非有物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既無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指本是指非非指也然以指指於物則指指也寫於物而指非指矣）一本與當作於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天下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然使天下無物則指無可指何以謂指爲指乎使天下雖有指而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誰謂物莫非指而無物非指者乎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又言指本可不名爲指者也所以名爲指者同其能指物也是必待有物可指而乃與之名爲指哉言不若即其無指者物莫非指而實非指也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無未可此亦客之言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主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既云此物不可謂指即已指非指也之也通爲邪）非指者其物而言之矣此豈非指邪非指也之說以物爲非指愈足以見物莫非指也然則就如客之說作然則我所謂指非指者正以物莫非指故指非指也）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又言客以爲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天下亦非有物名爲非指者也既非有物名爲非指者愈足以見物莫非指矣物莫非指則指非指矣本以上主之言也）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爲指也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以有不爲指之無不爲指未可（客言吾謂天下無指者其說由於天下之物各有其名而不名爲指也不名爲指而乃謂之指則有指之名又有其本名則一物兼二名矣夫物各有本名不名爲指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主言指之名本象物之所兼也如客所言謂天下無指則可若謂物無指則不可其所以不可者以天下非有物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既無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也指本是指非非指也然以指指於物則指指也寫於物而指非指矣）一本與當作於使天下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設使天下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然使天下無物則指無可指何以謂指爲指乎使天下雖有指而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誰謂物莫非指而無物非指者乎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又言指本可不名爲指者也所以名爲指者同其能指物也是必待有物可指而乃與之名爲指哉言不若即其無

大字弍百四十叁　小字四百六十弍

可指之時而不與之名爲指也是則指非指也一作又言指固自爲非指所以名爲指者待有物可指而名之爲指也然何必待有物可指而始名之爲指哉其意以爲不若任其無物可指而不名爲指之爲得也

兆鏞按原稿指物論注凡二篇字句微異蓋當時兩存之而未寫定茲用改本仍將初本併錄於下仿歐陽文忠公集例也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客問二物相合其中尚有一物可分而見者乎主答言既相合則不可分也）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二既合爲一則不能分左右矣）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與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如下文所云羊合牛則合羊居右而異牛合是羊有與也羊既與牛合則不得仍爲羊矣是變也）曰變隻曰右（客問變者何所與一隻獨變而右不變乎主言右既有與則右亦變矣）曰右苟變安可謂右（客言如右不變則安可仍謂之右今主云右是未嘗變也）苟不變安可謂變（主答）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言爲難也）羊合牛非馬（主答也舊注云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不可爲一明矣）牛合羊非雞（舊注變爲他物如左右易位故以牛左羊右亦非羊非牛又非雞也）曰何哉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主言牛羊之異在有齒無齒然既合而爲一若徑謂羊非羊牛非牛亦未可也以其雖不皆有齒而實相類也）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同有角其合而爲一若徑謂之牛則其半是羊徑謂之羊則其半是牛亦不可也以其雖有角而實不同也）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羊牛有角而馬無角馬有尾而羊牛無尾故羊牛合而爲一既非羊非牛更非馬也所以非馬者無馬在其中也所以無馬者以其雖非兩邊皆羊牛而實爲羊牛二物合成仍是羊牛而非馬也）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是舉（舊注云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牛羊有毛雞有羽（牛羊與雞類之不同此其一也）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雞二足牛羊四足而別有所以能行者爲一足故雞足三牛羊足五此角械三耳之說也牛羊與雞類之不同此又其一也）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以非雞也（但以類之不同別有非雞之故也）與馬以雞寧馬材不材其無以類審矣（舊注故等馬與雞寧取於馬以馬有國用之材而雞不材其爲非類審矣）舉是亂名是謂狂舉（言雞牛不材仍非二物合成若牛羊合而謂之雞是謂狂舉也）曰他辯（舊注又言以他物爲辯也）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以猶與也青與白分置二處則非黃非碧也此所辯舉黃之說與前所辯同意舉碧之說則更進一意碧爲青白合成也）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舊注夫青不與白爲青而白不與青爲白故曰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鄰也按東之西即西之東故但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釋上云反對及不害其方之故）若左右不驪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强壽矣（舊注驪色之雜者也按若青白分置左右而不雜則不能使白變青青變白又安能變黃哉黃是正色非二色合成猶君臣有上下之辨則其國强而久不變衰也）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雜乎白白觗足以掩青色而卒不能掩遂成碧色非正色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碧也（不雜則二色皆明雜則爭明而爲碧）與其碧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舊注等黃於碧寧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色國用之材其亦類矣）碧其雞也其與暴乎（舊注碧不正之色雞不材之禽故相與爲暴之類按前所辯言雞非牛羊合成然爲物不材此言碧爲青白合成則與不材者等也）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舊注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所以言非正舉者實是碧名爲青名爲白皆不可推雜色明者耶）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兩明則正道喪）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客問而主答也下仿此）曰二可乎（一當作二）曰可曰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主言目不見堅而得白白與石爲二手不知白而得堅堅與石爲二不能得三也）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客言目既得白手既得堅則不可謂無堅白矣而此石之與堅白非三邪非三也之也誰爲邪）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外藏三可乎（客言如使天下無白色則不可以視石而見其白矣如使天下無堅質則不可以謂石堅矣既有白色有堅質則堅白石相合而不相外則謂一體之中藏堅白石三者矣其可乎）曰有自藏也非藏而藏也（舊注目能見物而不見其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其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自藏也彼皆自藏非有此藏之）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藏奈何（舊注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相盛盈也二物相盈必矣奈何謂之自藏也）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一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主言見白不見堅而堅離白既與堅離則三者離其一矣此一者不能盈於石故離也所以離者以其藏而不見也）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客言石有白色有堅質故以人有見有不見故爲二爲三然有色必有質有色有質必有物有廣必有修有修必有廣舉其一則二在其中矣豈得以爲未舉乎）曰物白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也（主言物有白不定爲何物之白萬物有堅不定爲何物之堅有此二者不定惡乎定其爲石也甚當作其）曰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已（客言以手循石思天下非有此物則天下無石矣無石又何所取乎白石并其不相離而無之矣其意謂若言相離惟據石而言可耳）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藏藏故孰謂之不離（舊注以手拊石知堅而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而不見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藏與離互言之）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客言目手異用能相代耳然堅白自在石之內未嘗離也）曰堅未與石爲堅而物兼未與爲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舊注堅者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爲堅而物兼也亦不與萬物爲堅而固當自爲堅故曰未與物爲堅而堅必堅也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爲無堅故曰而堅藏也）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舊注世無獨立之堅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固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若能自白者必能自白則不待白於物而自白矣黃黑等色亦皆然也）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也離也者因是（如是則白亦蔽也堅與石既蔽則無堅白石矣推其蔽故離也者因其本是離也）力與知果不若因是（言欲以智力爭必謂不離者不若因其本是離者之離）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見離（舊注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不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爲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言不惟堅白石離而已且目也火也見也無一不）

大字弍百四十 小字四百 [illegible]

離者也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乎是之謂離焉此言手與捶皆離即神亦離也知堅必以手捶而知手本不知也捶之知乃手知亦非捶知也是捶與手皆知而不知也捶與手既皆知而不知則知者神也然不以手捶則神亦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天地與所產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如太木取其勝樑梁之任細木取其勝樑桷之任而不遇焉謂之實也勝樑梁之任者取以爲樑桷而不曠焉謂之位也出其梁勝樑桷之任者取以爲樑桷而不曠焉謂之位也 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因有不正者慮其所謂正者亦有不正言當審察之也其正者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如能勝樑梁樑桷者實也謂之樑梁樑桷者名也 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舊注唯應辭也謂彼而彼不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當不當也不當而當亂也謂者呼其名也呼彼而彼不應乎彼則彼之呼不行呼此而此不應乎此則此之呼不行由其所以當之者不當也不當而妄以當之則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止於彼不呼以此止於此不呼以彼則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呼此爲彼則彼且轉爲此呼彼爲此則此且轉爲彼不可也 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明王審其名實愼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

太歲在旃蒙赤奮若閏四月蕭周汪氏微尚齋校刊

九曜坊翰元樓書籍鋪雕印

迹府

因資財之所長 道藏本財作材

爲守白之論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桓譚新論作爲堅白之論

楚人遺弓 人道藏本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作王說苑至公篇作人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湖北書局本均接上孔穿無以應句不別提行三槐堂本提行

以齊國無士何也 以守山本金壺本及孔叢子公孫龍篇均作而 俞樾讀公孫龍子云以乃如之誤詎士也 道藏本詎作鉅明梁杰刊本同 孫詒讓札迻云詎鉅古通荀子正論篇是豈鉅知見侮爲不辱哉楊倞注鉅與遽同明刊子彙本錢熙祚本均作詎疑校者所改

唯見侮而不鬬 唯孔叢子作雖呂氏春秋十六正名篇同

其所以爲士也 呂氏春秋作是未失其所以爲士意未至然與 呂氏春秋作意者未至然乎

相與四謬 孔叢子作曲謬道藏本湖北本作四謬

藏三耳 呂氏春秋十八淫辭篇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辨至藏三牙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謝墉云藏三耳見孔叢子耳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藏戕古字通用謂羊也此作藏尤誤盧文弨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爲三耳

白馬論

則有馬如已耳 道藏本無則字 如湖北本作而

以有白馬爲非馬 非道藏本守山本作有

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 俞樾云有馬當作無馬就所離言之白爲一物馬爲一物明明有白有馬不可謂無馬也

指物論

不爲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爲指 俞樾云兼乃無之誤天下之物天不爲指而人謂之指是無不爲指矣

通變論

曰變非不變可乎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曰下有謂字 俞樾云既謂之變則非不變可知何足問乎疑不字衍文當作謂變非變可乎曰可下文羊合牛非馬牛合羊非雞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皆申明變非變之義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 俞樾云變隻無義隻疑奚之誤奚者問辭也猶言當變何物也問者意謂右而變則當爲左矣仍答曰右可證明上文變非變之義

曰二無左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二下有苟字

羊與牛唯異 孫詒讓云唯與雖通

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 湖北本作而牛之非羊也

羊之非牛也 孫詒讓云當作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下文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文正相對

舉是亂名是謂狂舉　道藏本鄧北本作舉是謂亂名是狂舉

左右不驪　孫詒讓云驪麗之借字謝注以驪爲色之雜者非是

惡乎其黃矣哉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黃上多有字

白足之勝矣　孫詒讓云之當作以

堅白論

一可乎　一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鄧北本作二

而得其所堅者　道藏本金壺本此句無者字下有得其堅也句

而石必得以相盛盈　俞樾云盛衍字

見與不見離不見離　道藏本作見與不見與不見離

一一不相盈　孫詒讓云當作一二不相盈後文於石一堅白二即此義

而不定其所堅　道藏本金壺本無而字

惡乎甚石也　甚湖北本作其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　孫詒讓云墨子經說下篇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此文亦當作且猶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今本脫見目二字

名實論

以其所不正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無此句

不當而當亂也　道藏本作不當而亂也

故彼彼止於彼　道藏本作故彼故彼止於彼　嚴可均云故彼故彼衍下故字

知彼之非彼也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此句下有知彼之不在彼也句　俞樾云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下文當云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兩文相對可據以訂正

公孫龍子篇目攷

漢書藝文志名家

公孫龍子十四篇　趙人師古曰即爲堅白之辯者　毛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並游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劉向別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爲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云藏於博徒者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公孫龍子十四篇唐志三卷今一卷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異同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東萊呂氏曰若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然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辯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

舊唐書經籍志名家

公孫龍子三卷　龍撰道藏本三卷凡六篇爲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名家

公孫龍子三卷陳嗣古注公孫龍子一卷賈大隱注公孫龍子一卷鄭樵通志略同洪頤煊讀書叢錄十四引文苑英華所載唐初所傳即是六篇共一卷

宋史藝文志名家

公孫龍子一卷　趙人馬端臨文獻通考公孫龍子三卷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敘孔穿事文意重複通志略公孫龍子今亡八篇隋志直齋書錄解題公孫龍子三卷其爲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並作三卷

大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龍家

公孫龍子三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周公孫龍撰案史記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辯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並游平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秉即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辯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所絀而此篇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必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旨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兩文相對可據以訂正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孫龍粲然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持論雄贍實足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核其眞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辯而名實愈不可正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辯陳振孫書錄解題概以滲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爲辯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大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併錄焉

姚際恒古今僞書攷公孫龍子漢志所載而隋志無之其爲後人僞作矣疑近人顧實漢藝文志講疏名者凡治學者所共有之事今惟公孫龍子尙爲確信之書姚說非也讀其書初覺詭異而實不詭異也

公孫龍子附錄

荀子正名篇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楊倞注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白所以命色馬所以命形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

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龍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澤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論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衔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隧音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倏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張湛注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

莊子徐無鬼篇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又天下篇桓團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齊物論郭注公孫龍有堅白之法謂之堅白秋水篇公孫龍問魏牟篇長未詳呂氏春秋審應覽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爾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布幾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　又淫辭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議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高誘注龍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也盧文弨云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初學記卷七引劉向七略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

淮南子詮言訓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高誘注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故曰貿也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史記荀卿列傳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集解昭案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刃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案隱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與元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屈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卽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孫書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　又平原君傳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鳥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而請封是親戚受之而王縞素布幾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　又淫辭篇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議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高誘注龍乘白馬禁不得度關因言馬白非白馬也盧文弨云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初學記卷七引劉向七略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　淮南子詮言訓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高誘注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故曰貿也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史記荀卿列傳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集解昭案晉太康地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刃劍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不堅黃所以爲不利案隱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與元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屈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師古云卽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志云西平縣孫書西北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　又平原君傳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鳥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而請封是親戚受

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雁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觀皆得禽獸吾獨得善言而歸困學紀聞

十莊子逸篇及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七引此

條文有刪減金樓子雜記載梁君作周君

困學紀聞十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原注

秉謂公孫龍　洪頤煊讀書叢錄十四莊子天下篇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衆是墨翟宋鈃也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秉疑宋之譌困學紀聞謂公孫龍字子秉非也梁玉繩瞥記五卷漢說同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四孟荀列傳曰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辨索隱云龍即仲尼弟子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鄭元云趙人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按小司馬之說誤甚平原君列傳公孫龍夜駕見平原君又曰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詘公孫龍明別是一人若即孔子弟子豈得與平原君鄒衍同時乎

俞樾俞樓雜纂莊子人名攷史記有兩公孫龍仲尼弟子列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歲孟子荀卿列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而說堅白異同之公孫龍與孔穿同時攷孔子世家孔穿乃孔子之昆孫去孔子六世必不得與少孔子五十歲之公孫龍辨論也莊子書云公孫龍即與孔穿辨論之人而非孔子弟子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俞謂脫三字

殺尚衍

右公孫龍子注一卷陳東塾先生撰唐陳嗣古賈大隱二注久佚今惟存宋謝希深注先生引舊注即謝說也龍書漢志著錄十四篇宋亡八篇僅存六篇而各家書目多沿唐志稱三卷

四庫本道藏本皆然通行之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湖北崇文書局本三槐堂本皆一卷與宋志及王伯厚說合今從之

先生指物論注稿初本改本並存是知尚未寫定歸道山後門人傳鈔互有出入嗣於皆孫仲獻茂才處獲見先生手稿卷首原題公孫龍子淺說各篇後均有自記已酉七月閱過改若干處庚戌四月再閱改若干處又記云尚須再閱加注以發其義先生之不自滿假如此按己酉庚戌假歸謹斠數爲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距今七十五年矣

過多所是正而參閱諸家本仍有牴牾未敢臆測今悉依原稿逐錄略加整理坿按語以申明之字句歧異者別爲校勘記其篇目存佚及公孫龍事蹟見於他書足資攷證者坿錄於後世多譏龍恢誕然如通變論云黃其正矣是正舉也碧則非正舉矣處其碧甯黃黃其焉也其與類乎碧其雜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貴不明非正舉也名實無當驚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假物寓指足以砭世礪俗名家已成絕學先生此注發明義趣深有裨於讀此書者按錄既竟用識簡末乙丑仲春門人汪兆鏞記於澳門峨眉街寓樓

尹文子

尹文撰
汪繼培校總注

尹文子序

尹文子者蓋出於周之尹氏齊宣王時居稷下漢書藝文志注引劉向云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與宋鈃俱蒙稷下與宋鈃彭蒙田駢同學於公孫龍漢書藝文志云說齊宣王先公孫龍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史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君趙惠文王惠文王元年為宣王沒已四十餘歲矣則知文非學於龍者也公孫龍稱之著書一篇多所辯論莊子曰不累於物莊子天下篇作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於衍字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衍字以此白心見侮不辱此其道也而劉向亦以其學本於黃老大較刑名家也近為遜矣余黃初末始到京師繆熙伯以此書見示意甚玩之而多脫誤聊試條次撰定為上下篇亦未能究其詳也山陽仲長氏撰定漢書志云李巖臣云仲長氏統也然伯繆襲字也傳統卒於巖帝遜位之年而此云黃初末到京師豈史之誤乎周廣業意林注云按魏志劉劭繆襲友人仲長統漢末尚書郎早卒注藏襲撰統書表稱統延康元年卒時年四十餘延康為獻帝末所改年號是年冬文帝受禪改元黃初則統安得於黃初末定此書恐是序出偽託非史之誤也

漢書藝文志名家尹文子一篇今所傳本分為大道上下蓋即仲長氏所撰定者羣書治要以上篇為大道下篇為聖人疑唐本與今不同今本五千餘言於治要意林文選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得逸文數百言洪邁容齋續筆謂尹文子文僅五千言知宋時已非足本矣余所見者有綿眇閣本子彙本吳山道藏本沈調元本姜午生本說郛原本本今取各家本參以諸書所引是正譌闕逸文不可綴屬者錄於後方篇目仍今本不敢依治要輒改以漢志本作一篇也

嘉慶辛未十月二十五日汪繼培識

尹文子

蕭山汪繼培校

大道上（羣書治要以此篇為大道下篇為聖人）

大道無形稱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則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也大道不稱衆有必名生於不稱則羣形自得其方圓名生於方圓則衆名得其所稱也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以名法儒墨治者則不得離道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寶老子作保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善人之與不善人名分日離不待審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則用法法不足以治則用術術不足以治則用權權不足以治則用勢勢用則反權權用則反術術用則反法法用則反道道用則無為而自治故窮則徹終徹則反始始終相襲無窮極也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白黑之實名而不可不尋名以檢其差故亦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察其所以然則形名之與事物無所隱其理矣名有三科法有四呈程之省說文云程品也一曰命物之名方圓白黑是也二曰毀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是也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同異是也三曰治衆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廣雅准為準之俗按漢時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其名蓋本於此律度權量是也術者人君之所密用羣下不可妄窺勢者制法之利器羣下不可妄為人君有術而使羣下得窺非術之奧者有勢而而字各本脫據說郛原本補使羣下得為非勢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雜然後術可祕勢可專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則形之與名居然別矣不可相亂亦不可相

無無名故大道無稱有名故名以正形今萬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則亂萬名具列不以形應之則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惡名命惡故善有善名惡有惡名聖賢仁智命善者也頑嚚凶愚命惡者也今即聖賢仁智之名以求聖賢仁智之實未之或盡也即頑嚚凶愚之名以求頑嚚凶愚之實亦未或盡也使善惡盡然有分雖未能盡物之實猶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稱者別彼此而檢虛實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親賢而疏不肖賞善而罰惡賢不肖善惡之名宜在彼親疏賞罰之稱宜屬我我之與彼又復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賢不肖為親疏名善惡為賞罰合彼我之一稱而不別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稱者不可不察也語曰好牛又曰好牛不可不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窮極者也設復言好馬則復連於馬矣則好所通無方也設復言好人則彼（疑復）屬於人矣則好非人人非好也則好牛好馬好人之名自離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亂也五色五聲五臭五味凡四類自然存焉（讀為於）天地之間而不期為人用人必用之終身各有好惡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我愛白而憎黑顧商而舍徵（玉篇云聲音和曰韻後文選嘯賦注均不恒本善注均古韻字也關冠下曰五聲不同均）好膻而惡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愛憎韻舍好惡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沈本訓詁作制治要同）煩惑以易御險難萬事皆歸於一（萬上各本有只字據治要刪）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則（據治要補）頑嚚聾瞽可與察慧（治要作惠古字通）聰明同其治也（治要作矣）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能於一人則賢聖其猶病諸設一人能備天下之事則（各本作能據治要改）左右前後之宜遠近遲疾之閒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於治闕矣今治而無闕者大小多少各當其分農商工仕不易其業老農長商習工舊仕莫不存焉則處上者（治要作有）何事哉故有理而無益於治者君子弗為有益於事者君子弗為（兩弗字意林及長短經鬼政篇並作不治要上弗字亦作不）君子非樂有言有益於治不得不言君子非樂有為有益於事不得不為故所言者不出於名法權術所為者不出於農稼軍陳周務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亦知言有損於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損於事而不能不為（兩有字據治要補治要事亦作治疑誤）故所言者極於儒墨是非之辨所為者極於堅僞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誅之故（據治要補）古諺曰不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能無害於巧若子不知無害於治（兩為字各本作於據治要改按此數語見荀子儒效篇於作為不能亦作不知）此言（據治要補）信矣為善使人不能得從此獨善也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巧也未盡善巧之理（治要作為善使人不能得從為巧使人不能得為此獨善獨巧者也未盡巧善之理長短經臣政篇注同容齋續筆與此同得為各本亦作得從據三書改）為善與眾行之為巧與眾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據治要長短經注容齋續筆補）所貴聖人之治不貴其獨治貴其能與眾其治也所（二字據治要長短經注補）貴工倕之巧不貴其獨巧貴其能與眾其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獨賢事欲獨能辨欲出羣勇欲絕眾獨行之賢不足以成化獨能之事不足以周務出羣之辨不可為戶說絕眾之勇不可與征陳凡此四者眾之所由生是以聖人任道以夷其險（治要長短經注夷並作通）去法以理其差使賢愚不相棄能鄙不相遺能鄙不相遺則能鄙齊功賢愚等慮此至治之術也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制之有道也（長短經適變篇注道下有故字治要無田駢曰雜子篇稱文子齊人也適變下云名廣著書十五篇漢書藝文志名廣天下之士莫肯處其門庭臣其妻子必遊宦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遊於諸侯之朝皆志為卿大夫而不擬於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見雜子天下篇）雉兔在野眾人逐之分未定也雖豕滿市（路史作橫兔在市譏彼文市慎子見後漢書袁紹傳注）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則仁智相屈分定則貪鄙不爭四者之轉非能轉而轉不得不轉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圓之自轉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轉（治要圓方下並有者字）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賢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無用使不得用用與不用皆非我也（各本作所據治要改）因彼可（各本作所據治要改）用與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以上五字各本脫據治要補）奚患物之亂乎（治要作也）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醜非能醜而醜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則智好何所貴愚醜何所賤則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醜此為得之道也道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怨富貴者不驕愚弱者不懾智勇者不陵（治要作矜）定於分也法行於世則貧賤者不敢怨富貴富貴者不敢陵貧賤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決之不及道也世之所貴同而貴之謂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謂之物苟違於人俗所不與苟忮於眾俗所共去故人（據治要補）心皆殊而為行若一所好各異而資用必同此俗之所齊物之所飾故所齊不可不慎所飾不可不擇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治要作綵太平御覽三百八十九同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得一紫）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餓

色（或以爲楚靈事詳尸子君道篇注）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亂之所由也故俗苟侈必爲法以矯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檢之累於俗飾於物者不可與爲治矣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各本作異）肉無幾時國（各本脫據御覽六百八十九補）人皆大布之衣（墨子兼愛下云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履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脫粟之飯越王句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御覽五百四十三作下車而撫之按北堂書鈔八十五引作撫一百十六作軾韓非子內儲說上云越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爲其有氣也）比及數年民無長幼臨敵雖湯火不避居上者之難如此之驗聖王知民（姜本作人）情之易動故作樂以和之制禮以節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禮樂獨行禮樂獨行則私欲寢廢私欲寢廢則遺賢之與遺愚均矣若使遺賢則治遺愚則亂是治亂屬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亂多而治寡則賢無所貴愚無所賤矣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疏已在貧賤不患物不親已（各本雖不肖不愚物不疏已愚即愚之誤又脫九字據文選任彥昇爲蕭揚州作爲士表注改補）親疏係乎勢利不係於（文選鮑上表注東征賦注並作乎）不肖與仁賢也（文選遷注補）吾亦不敢據以爲天理以爲地勢之自然者爾今天地之闊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今以禮義招仁賢所得仁賢者萬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觸地是焉故曰禮義成君子君子未必須禮義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無名利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効能臣業也君料（姜本作科）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職効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與讀吾不與與祭之與）謂之名正名正而法順也接萬物使分別海內使不雜見侮不辱見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鬬此仁君之德可以爲主矣守職分使不亂慎所任而無私飢飽一心毀譽同慮賞亦不忘罰亦不怨此居下之節可爲人臣矣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御覽三百八十九宣王上有齊字）說人之謂己能用彊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御覽用下有弓字按呂氏春秋塞塞篇載此事亦云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呂氏春秋作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舊作關據呂氏春秋改高誘注云關謂關弓弦正半而止也）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說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者（藝文類聚十八作一國之人無敢娶者御覽三百八十一亦作敢字據御覽補）閭娶之果國色然後曰黃公好謙故毀其子不姝美於是爭禮之亦國色也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擕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擕雉者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有鳳皇今直見之（類聚九十御覽九百十七並作今始見矣）汝販之乎曰然則（類聚御覽曰然則二字作請買）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若（作方）欲獻楚王經宿而烏死路人不遑惜金（二書金字上有其字）惟恨不得以獻楚王國人傳之咸以爲眞鳳皇貴聘（綿關本無貴字）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已召而厚賜之過於賞烏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類聚八十三御覽八百五引並作詐）怪石也（藏本怪石上有此字）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於廡下（說文云廡堂下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稱家大怖（徐渭云稱家謂舉家）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遄棄殃可銷於是遽而棄於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御覽作再拜御立曰敢敢賀大王類聚亦作大王）敢賀王（御覽作再拜御立曰敢敢賀大王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作大王）王得此（御覽類聚文選並無王字此字）寶（御覽類聚文選注臣下有所字）王問價（類聚文選注價上有其字）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類聚文選注祿上有之字）凡天下萬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誣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雖常是有時而不用非雖常非有時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哉堯舜湯武之成或順或逆得時則昌桀紂幽厲之敗或是或非失時則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沈本作與）楚人戰於泓公子目夷曰楚衆我寡請其未悉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不鼓不成列寡人雖亡之餘（僖二十二年左傳云亡國之餘）不敢行也戰敗楚人執宋公齊人弒襄公立公孫無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糾奔魯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無知被殺二公子爭國糾安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齊人立之既而使魯人殺糾召忽死之徵夷吾以爲相管文公爲驪姬之譖出亡十九年忠不免於執二君不正霸業遂焉已是而舉世非之則不知已之是已非而舉世是之亦不知已之非然則是非隨衆賈（商爲價）而爲正非已所獨了（說文云憭瞭也了與憭通）則犯衆者爲非順衆者爲是故人君處權乘勢處所是之地則人所不得非也居則物尊之動則物從之言則物誠之行則物則之所以居物上御羣下也國亂有三事年儉民散無食以聚之則亂治國無法則亂有法而不能用則亂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國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義禮樂名法刑賞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術也故仁以道之義以宜之禮以行之樂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齊之刑以威之賞以勸之故仁者所以博施於物亦所以生偏私義者所以立節行亦所以成

華僞禮者所以行恭謹（治要作謹敬）亦所以生惰慢樂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齊衆異亦所以生乖分（生字各本無）（乖分本作乘分據治要改長短經反經篇同注云道德經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言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此乖分也）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賞者所以勸忠能亦所以生鄙爭凡此八術無隱於人而常存於世非自顯於堯湯之時非自（治要作故）逃於桀紂之朝用得其道則天下治用（據治要補）失其道則天下亂過此而往雖彌綸天地籠（治要作纏）絡萬品治道之外非羣生所餐挹聖人措而不言也凡國之（治要之下有[illegible]字）存亡有六徵有衰國有亂國（各本在有治國下據治要移正）有亡國有昌國有彊國有治國所謂亂亡之國者凶虐殘暴不與焉所謂彊治之國者威力仁義不與焉君年長多妾媵（妾字據治要補長短經理亂篇同）少子孫疏宗族（沈本作疏宗治要同長短經注作疏彊宗）衰國也君寵臣臣愛君公法廢私政行（政各本作欲據治要長短經注改）亂國也國貧小家富大君權輕臣勢重亡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凶虐殘暴而後弱也雖曰見存吾必謂之亡者也內無專寵外無近習支庶繁字（治要長短經注並作息）長幼不亂昌國也農桑以時倉廩充實兵甲勁利封疆修理彊國也上不勝其下下不犯其上（治要長短經注勝犯上並有能字）上下不相勝犯故禁令行人人無私雖經險易而國不可侵治國也凡此三徵不待威力仁義而後彊雖曰見弱吾必謂之存者也治主之興必有所先誅先誅者非謂盜非謂姦此二惡者一時之大害非亂政之本也亂政之本下侵上之權臣用君之術心不畏時之禁行不軌時之法此大亂之道也孔丘攝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先誅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竊盜姦私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僞而辯四曰彊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熒衆（熒與營同）彊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小人成羣斯足畏也（按此事本荀子宥坐篇彼文潘正作潘止）（下有周公誅管叔一句六子作七子）語曰佞辨可以熒惑鬼神曰鬼神聰明正直孰曰熒惑者曰鬼神誠不受熒惑此尤佞辨之巧（尤義如許人就之）靡不入也夫佞辨者雖不能熒惑鬼神熒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順人之嗜（治要作嗜）好而不（治要作弗）敢逆納人於邪惡而求其利（治要作人非誤而）人喜聞己之美也善能揚之惡聞己之過也善能飾之得之於眉睫之閒承之於言行之先世俗之人聞譽則悅聞毀則戚此衆人之大情同己則喜異己則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爲譽者也善順從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從人之所愛隨人之所憎故明君雖能納正直未必親正直雖能遠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語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也（世俗之人至此據治要補文有脫誤）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終身莫悟危亡繼踵焉老子曰以政（老子作正按文子上篇引老子亦作政）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國萬物所不能亂奇者權術是也以權術用兵萬物所不能敵凡能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己無事焉己無事則得天下矣故失治則任法失法則任兵以求無事不以取彊取彊則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老子作奈）何以死懼之（治要作如之何其以死懼之）凡民（治要作人）之不畏死由刑罰過刑罰過則民不賴其生（賴利也）生無所賴視君之威末如也刑罰中則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樂也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治要作矣）此人君之所宜執臣下之所宜慎（治要作宜懼之）田子讀書曰堯時太平宋子曰（名鈃見莊子天下篇）聖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側越次答曰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宋子曰聖人與聖法何以異彭蒙曰子之亂名甚矣聖人者自己出也聖法者自理出也理出於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聖人之治獨治者也聖法之治則無不治矣此萬世之利惟聖人能該之宋子猶惑質於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莊里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康衢長者字僮曰善搏（各本作搏據沈本類聚九十四御覽三百六十二四百五九百五同各本搏下注音博亦見御覽三百六十二蓋舊兮音釋也）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二百六十三乃作以御覽四百五以上有人字）於是改之賓客復往（類聚御覽三百六十三四百五改九百五亦作往復蓋誤）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後漢書應劭傳注理作琢誤）周人謂鼠未腊者爲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鄭人已下秦策應侯語同鼠璞作朴）田子曰人皆自爲而不能爲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爲用而不使爲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愛於己求顯忠於己而居官者必能臨陳者必勇祿賞之所勸名法之所齊不出於己心不利於己身語曰祿薄者不可與經亂賞輕者不可與入難此處上者所宜慎者也（用子曰盡此據治要補意林亦載祿薄者二句所宜慎作不可不慎）（御覽六百二十三與治要同管子法法篇云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此文本於彼）父之於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貴妻賣愛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無敢恨汝無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爲人上者必慎所令（治要令下有焉字）凡人富則不羨

爵祿貧則不畏刑罰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也不畏刑罰者不賴存身也二者爲國之所甚（下有脫字）而不知防之之術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則無以爲治是人君虛臨其國徒君其民危亂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祿而後富則人必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罪而從善矣故古之爲國者無使民自貧富貧富皆由於君則君專所制民知所歸矣貧則怨人賤則怨時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則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概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鈞而彼富我貧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才鈞智同而彼貴我賤能不怨則美矣雖怨無所非也其蔽（各本作蔽據沈本）在於不知乘權藉勢之異而惟（各本作蔽據沈本）曰智能之同是不達之過雖君子之鄰亦君子之怒也（鄰與許人尤之之尤同怒當作怨言雖爲君子所尤猶爲君子所怨下文可證）人貧則怨人富則驕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祿施於已也起於情所難安而不能安納可怨也驕人者無所（無治要補）苦而無故驕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治要作不）可怨矣衆人見貧賤則慢而疏之見富貴則敬而親之貧賤者有請賕於已疏之可也未必損已而必疏之以其無益於物之具故也富貴者有施與於已（脫疑閒本無與字子彙本姜本沈本無於字今據沈邪本）親之可也未必益已而必親之則彼不敢親我矣三者獨立無致親致疏之所人情終不能不以貧賤富貴易慮故謂之大惑焉窮獨貧賤治世之所共矜亂世之所共侮治世非爲矜窮獨貧賤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亂世亦非侮窮獨貧賤而亂亦是亂之一事也每事治則無亂亂則無治視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則其驗也貧賤之望富貴甚微而富貴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大富者之所惡貧者之所美貴者之所輕賤者之所榮然而弗酬弗（治要作不）與

同苦樂故也雖弗（治要作不）酬之於物（姜本沈本作我）弗傷今萬民之望人君亦如貧賤者（治要有者字）之望富貴其所望者蓋欲料長幼平賦歛時其飢寒省其疾痛賞罰不濫使役以時如此而已則於人君弗損也然而弗酬弗與同勞逸故也故爲人君不可弗（治要作不）與民同勞逸爲故富貴者可不酬（治要作不可不酬）貧賤者（治要無者字有而字）人君不可不酬萬民不酬萬民則萬民之所不願戴所不願戴則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禍莫大焉

逸文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意林御覽四百卅使作教誤）

專用聰明則功不成專用聘眛則事必悖一明一聘衆之所載（意林）

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於上臣卑於下進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藝文類聚卅御覽四百二意林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不言而歎尹文子曰何歎王曰吾歎國中家賢尹文子曰國中悉賢讓處王下讓爲王使）

以智力求者喻如奕棋進退取與攻刼放舍在我者也（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三放舍作收放文選博奕論注作發舍）博者盡關塞之空得周遍之路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類聚七十四御覽七百五十四文選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

堯爲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階三尺茅茨不翦（類聚八十二御覽九百九十六）

數十百萬億億萬千百十皆起於一推之億億無差矣（御覽七百五十）

將戰有司讀誥誓三令五申之既畢然後即敵（文選東京賦注）

堯德化布於四海仁惠被於蒼生（文選劉越石勸進表注）

以上皆尹文子逸文也他所徵引往往與尸子文淆亂尸子已詳本書史記屈原傳索隱引千人曰俊萬人曰傑見文子上禮篇後漢書馮衍傳注引四方上下曰宇見文子自然篇（文選李都尉從軍詩注御覽七百卅八引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不可爲謀見文子上德篇同卷引人將疾也必先不甘魚肉之味見文子微明篇七百四十引瞽者無目而耳不可以聲察視也（有誤字）精於聽也又引聾者不歌無以自樂言者不覩無以接物並見文子上德篇其四百九十四引虎求百獸食之云云則江乙對荊宣王語事見楚策廣博物志四十引月且爲朔車之旃（旃作輒）亦爲朔名齊實異所當辨也則出西京雜記雜記上文云王之未理者爲璞死鼠未腊者亦爲璞用尹文語遂誤以此爲并出尹子也

尹文子終

合刻尸子尹文子跋

余嘗取尸子學槓亦有生焉語署讀書之舍曰積生屬汪君蘊潭題其後汪君曰此尸子勸學篇文也今書散佚不其荀子勸學篇文與尸子同而說蒐建本篇復襲之當據荀劉二子以證明尸子余深服其考證之通博也汪君因出尸子輯本示余近時輯尸子者數家惟汪君書最爲詳善遂錄付剞劂氏諸書引尸子往往與尹文子溷淆其引尹文子又或雜以文子汪君有校正尹文子因并梓之藏生精舍庶幾好學君子亦有樂乎此嘉慶壬申中秋後四日蕭

山陳春識

尹文子考略　　高似孫撰

莊周論文志名家者流謂尹文子其書言大道又言名分又曰仁義禮樂又言法術權勢大略歸學老氏而論申韓也其曰民不免死由過于刑網者也刑網中則民免死免死則知生之可樂知生之可樂故可以死懼之此有希于老氏者也又有不變之法理衆之法平準之法此有合于申韓然歸其學雖與其學博矣非純乎道者也仲長統爲之序以子學于公孫龍按龍客于平原君趙惠文王時人也案惠王死下距趙王之立四十餘矣則子之先于公孫龍爲甚明非學乎此者也晁氏書稱其宗六藝敘稱仲尼然考其書未見其所以稱仲尼宗六藝者蓋稱誅少正卯一事耳嗚呼士之生於春秋戰國之間其所以蕭然乘習變幻捭闔求騁于一時而圖其所大欲者往往一律而同歸其能屹立中流一揆羣學必孔氏言必六經者孟子一人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尹文子文僅五千言議論亦非純本黃老言辭味其言頗流而人于愛憎莊子末序天下之治方術者曰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苟于人不savoir于衆顯天下之安事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雖天下不敢強聒而不舍者也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蓋亦遊其學云荀卿非十二子有宋鈃而文不預又別一書曰尹子五卷共十九篇其言論淸澈多及釋氏蓋皆宋時細人所作非此之謂也

閻氏潛邱曰尹文子便下能言者蓋謂河爲其學本於老其書先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以名爲根以法爲柄要歸文意操劍擊實必利愛人無用于教時而治亂不關於賢不肖蓋所謂尊主權衆足貴以富貴貧賤戮辱動宇宙其爲法則然蓋申韓非所共行也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無事云者蓋謂與聚老氏所持術也尹文子說之以爲用名法權術而矯抑殘暴之情則已無事焉已無事則得天下然則猶未離老氏所謂道也

尹文子提要

尹文子一卷周尹文撰前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稱條次撰定爲上下篇文獻通考作二卷此本亦題大道上篇大道下篇與序相符而通爲一卷蓋後人所合併也莊子天下篇以尹文田駢並稱顏師古注漢書爲齊宣王時人考劉向說苑載文與宣王問答顏蓋據此然呂氏春秋又載其與湣王問答事殆宣王時人至湣王時猶在歟其書本名家者流大旨指陳治道欲自處于虛靜而萬事萬物則一一綜核其實故其言出入于黃老申韓之間周氏涉筆謂其自道以至名自名以至法蓋得其眞晁公武讀書志以爲誦法仲尼其言滅過

宜爲高似孫緯略所譏然似孫以儒理絕之謂其淆雜亦爲未允百氏爭鳴九流並列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自老莊以下均自爲一家之言讀其文者取其博辨閎肆足矣安能限以一格哉序中所稱熙伯蓋繆襲之字其山陽仲長氏不知爲誰李獻臣以爲仲長統然統卒于建安之末與所云黃初末者不合晁公武因此而疑史誤未免附會矣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尹文子一卷

舊有魏黃初末山陽仲長氏序

嘯亭雜錄云其本當上刑名而借黃老以蓋其說皆人謂其論大道似黃老蓋徒見其書以大道名篇故遂爲所欺也大道上篇曰夫名稱者不可不察也云云其說與公孫龍白馬非馬之辯相類序言尹文居齊慢下嘗學於公孫龍今考龍仕趙平原君去尹子居稷下時實後百餘歲序所云云未足據也張氏藏書志有宋刻本二卷云分上下二卷猶是原書舊第

鄧析子

周鄧析撰　鄭柏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鄧析子一卷周鄧析撰析鄭人列子力命篇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案高似孫子略謂以此奏為劉向今據書錄解題改正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為誤矣其書漢志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辭二篇而併為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其言如天於人無厚君於民無厚父於子無厚兄於弟無厚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則其旨同於申韓如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心欲安靜應欲深遠則其旨同於黃老然其大旨主於勢狹於尊事覈於實於法家為近故竹刑為鄭所用也至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一條其文與莊子同析遠在莊周以前不應剽有剽說而莊子所載又不云御析之言或為章殘缺後人摭莊子以足之歟

原序

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為一篇今補闕誤作二字補與皆定殺而書可繕寫也。說苑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記或曰子產起而戮之于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為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為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駟歂于是乎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國家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之。文帝云。藏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恩其人猶愛其樹也況用其道不恤其人乎然無以勸能矣竹刑簡法也久遠世無其書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其論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謹上

無厚篇

天于人無厚也君于民無厚也父于子無厚也兄于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令天折之人更生。鄭本合作全無更生二字依文御覽注引此文補正使為善之民必壽此于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為盜者有詐偽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于民無厚也堯舜位為天子而丹朱商均為布衣此于子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職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惟親所信一累也。也字依御覽六百二十補下並同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親疏。御覽倒二字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為理官而不平。為字依意林補御覽作寫理而不平三責也御軍陣而奔北。意林作在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以安國。御覽作可謂安國家也

勢者君之輿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馬民者君之輪勢固則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意林作馴良民和則輪利為國失此。意林作治此必有覆車奔馬折策敗輪之患。意林作折輪敗轅折策傾車奔馬墮轅折軸者亦傾矣安得不危。此何意林作輪敗轅折軸者亦傾矣十四字

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闇于無聲視能見于無形計能規于未兆慮能防于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于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于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于未然矣為君者。為字依御覽六百二十補藏

形匿影。（御覽作滅）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

循名責實案法立成。（原作案法立成依御覽六百二十四又御覽引此文與上條末四句相連今本刪去分段也）是謂明主夫明于形者分不遺于事察于動者用不失于利故明君審一萬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務智不可以從他求諸已之謂也

治世位不可越職不可亂百官有司各務其刑上循名以督實下奉教而不違所美觀其所終所惡計其所窮

賞不以賞怒不以罰可謂治世

夫負重者愚塗遠據責者憂民離憂。（一本負重塗遠者憂民離憂）

身疲而無功在上離民者雖勞而不治故智者量塗而後負明君視民而出政

獵飛虎者不于外圈。（御覽九百三十八作釣鯨鯢者不於後圈）

不于清池何則圈非飛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御覽作圈非虎窟池非鯨鯢者其文也故疑作衆附近唐論）楚之不沂流陳之不東陵長盧之不土呂子之棄恥

夫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言而不見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無始也謀而不見喜無理也計而不見從遭道也因勢而發譽則行等而名殊人齊而得時則力敵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乘勢之在外推辯說非所聽也虛言向非所應也無益亂非舉也故談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論志通意非務相乘也若飾詞以相亂匿詞以相移非古之辯也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御覽作預整）不可以當敵

廟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一本知天命也貧窮無慮達時作勉）厚也凶飢之歲父死于室子死于戶而不相怨者無所

顧也同舟濟海。（意林作涉海又書鈔百三十七御覽七百六十八並作涉海又書鈔七十一御覽七百六十八並作涉海詩注引作濟與今本同）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一本憂作患）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意林作同）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意林作痛心悅者顏不能不笑責瘠者以舉千鈞。（御覽六百九十六作發依御覽改）督波者以及走兎。（督波者原作瀆瓦者依御覽改）驅逸足于庭。（御覽逸足作駿騏）求猿捉于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裘而索領。（御覽作猶倒裘以索領也）

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憂也

夫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定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拯溺而碓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原脫兩而字又碓作鑿依藝文八十御覽五十二補正又御覽作搗）

夫達道者無知之道也無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無有而足守虛責實而萬事畢忠言子不忠義生于不義音而不收謂之放言出而不督謂之闇故見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復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無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無人者道也故德非所廢處非所處則失道非其道不道則諂意無賢處無忠行無道言虛如受實萬事畢

夫言榮不若辱非誠詞也得不若失非實談也不進則退不喜則憂不得則亡此世人之常眞人危斯十者而爲一矣所謂大辯者別天下之行具天下之物選善退惡時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辯則不然別言異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仗使民不知其要無他故焉故知淺也。（一本知淺二字倒）君子并物而錯之兼塗而用之五味未嘗而

聽于口五行在身而布于人故何方之道不從面從之義不行治亂之法不用淡然寬裕蕩然簡易略而無失精詳入纖微也

夫舟浮于水。（御覽七百六十八作行）車轉于陸此勢自然者也。（原作此自然者也依御覽改與淮南士節訓合）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木擊折轉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載焉故有知則惑有心則嶮有目則眩是以規矩一而不易不爲秦楚纖節。（淮南士節訓作變節）不爲胡越改容。（一本胡作貉）術不爲胡越改容

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萬世傳之無爲爲之也

夫自見之明。（意林之作則下三句同）僭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聲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者。（原脫者字依文選補謝靈運詩注御覽四又六百二十補）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御覽四又六百二十並作歸之）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御覽二十七作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搖臂揮手操筋朴。（筋原作力依御覽二十七改）而後爲治與

夫合事有不合者知與未知也合而不結者陽親而陰疏故遠而親者志相應也。（老子原作定依文選謝靈運白馬篇王詩注改）近而疏者忘不合也。（此忘字亦誤爲老子內篇作志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無遠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遠而相思者合其謀也故明君擇人不可不審士之進趣亦不可不詳

轉辭篇

世間悲哀喜樂嗔怒憂愁久惑于此今轉之在已爲哀在他爲悲在已爲樂在他爲喜在已爲嗔在他爲怒在已爲愁在他爲憂在已若扶之與擯謝之與讓。（說林訓作讓）故之與右。（淮南先作諸）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智者言依于博與博者言依于要

〇原作安依鬼谷子改與貴者言依于勢與富者言依于豪與貧者言依于利與勇者言依于敢與愚者言依于說。〇鬼谷子作辯此言之說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〇此下缺一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言而非〇言原作聲依意林改與文選王融注合駟馬不能追。〇原作駟馬不追依藝文十九意林文選注補一言而急駟馬不能及。〇原脫此二字依意林藝文補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〇藝文作苟語不入耳此謂君子也

夫任臣之法闇則不任也慧則不從也仁則不親也勇則不近也信則不信也不以人用人故謂之神怒出于不怒爲出于不爲視于無有則得其所見聽于無聲則得其所聞故無形者有形之本無聲者有聲之母循名責實實之極也按實定名名之極也參以相平轉而相成故得之形名

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以死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也。〇莊子胠篋篇作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何以知其然爲之斗斛而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平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敎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彼竊財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耶故逐于大盜霸諸侯此重利也盜跖所不可禁者。〇莊子云雖重聖人而不可禁者乃聖人之罪也

欲之與惡善之與惡四者變之失恭之與儉敬之與傲四者失之修故善素朴任惔憂而無失未有修焉此德之永也言有信而不爲信言有善而不爲善者不可不察也

夫治之法莫大于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于使民不爭。〇原文見藝文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慎子無此今也立法而行私與法爭其亂也甚于無法立君而尊賢。〇原作爭愚依慎子逸文改與君爭其亂也甚于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善不行。〇原脫法立二字依慎子逸文補君立而賢者不尊。〇賢原作愚依慎子逸文改民一于君事斷于法此國之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緣身而責名緣名而責形緣形而責實臣懼其重誅之至于是不敢行其私矣

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〇神原作心依史記注與本書合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今墨劓不以爲恥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〇敢原作敬依御覽七十七改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愼之銘此四君者。〇四君下原衍聖字依御覽刪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〇御覽作戮箕文十二桀誅龍逄紂刳比干四主者。〇御覽七十七作此四君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〇覺御覽作較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顚。〇天原作山依御覽七十七改明君之御民若御奔而無轡。〇御覽六十八作奔而無轡又藝文九十三御覽六百引履冰而負重。〇履原作履文選注作負重親而疏之疏而親之故畏儉則福生驕奢則禍起聖人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〇原脫之形二字依文選注補寂然無鞭朴之罰漠然無叱咤之聲而家給人足天下太平視昭昭知冥冥推未運覩未然故神而不可見幽而不可見此之謂也

君人者不能自專而好任下則智日困而數日窮迫于下則不能申行隨于國則不能持知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無以與下交矣故喜而便賞。〇便原作使依意林改下句同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値罪不愼喜怒誅賞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殺君不絕。〇一本作殺古人有言衆口鑠金三人成虎不可不察也

夫人情發言欲勝舉事欲成故明者不以其短疾人之長不以其拙病人之工言有善者則而賞之言有非者顯而罰之。〇一本作類而罰之塞枉邪之路。〇一本無二字蕩淫辭之端臣下閉口。〇此句原作閉之依愼子輯本改左右結舌可謂明君爲善者君與之賞爲惡者君與之罰因其所以來而報之循其所以進而答之聖人因之故能用之因之循理故能長久今之爲君無堯舜之才而慕堯舜之治故終顚殞乎混冥之中而事不覺于昭明之術是以虛慕欲治之名無益亂世之理也

患生于宦成。〇原作官成依意林改病始于少瘳禍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此四者愼終如始也富必給貧壯必給老快情恣欲必多侈侮故曰尊貴無以高人聰明無以籠人資給無以先人剛勇無以勝人能履行此可以爲天下君

夫謀莫難于必聽事莫難于必成成必合于數聽必合于情故抱薪加火爍者必先燃。〇爍原作燥依藝文八十又加燃字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故曰動之以其類安有不應者獨行之術也

明君立法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〇此下有脫文此之謂君曰亂君國曰亡國

智者寂于是非故善惡有別明者寂于去就故進退無類若智不能是非明不能審去就斯謂虛妄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公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以天下之智慮則無不知得此三術則存于不爲也

鄧析子終

皇清道光十九年歲次已亥金山錢熙祚錫之甫校梓

鄧析子跋

鄧析子二篇其文多與莊子愼子鬼谷子相出入孰眞孰贋疑莫能明然意林初學記藝文類聚文選注所引並與今同則唐以前舊本如此此書視戰國諸子爲尤古而諸家所刻訛舛不甚相遠斯校正之不容已也原序稱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此據左氏傳文然荀子尹文子列子呂氏春秋並云子產殺鄧析傳聞異辭非後人所能懸斷守拘墟之見而廢昭曠之觀舉一廢百豈所謂善讀書者乎兩存焉可矣金山錢熙祚錫之甫識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鄧析子一卷 周鄧析撰

列子力命篇曰，「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illegible] 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爲誤矣。其書漢志作二篇，今本仍分無厚、轉辭二篇而併爲一卷，然其文節次不相屬，似亦掇拾之本也。

嘉錫案：荀子宥坐篇云「子產誅鄧析史付」，呂氏春秋離謂篇云「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說苑指武篇云「子產殺鄧析以威侈」。是周秦諸子多言子產殺鄧析，而其事則呂覽叙之最詳，不僅見於列子，列子乃晉人僞作，非古書，其說恐不足據也。劉向上鄧析子奏云「鄧析者鄭人也，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爲政，記或云子產執而戮之」。其文與列子合，故提要引列子爲證，其實所謂操兩可之說者，即出於呂氏春秋，[illegible] 所謂設無窮之辭者，出於荀子不苟篇。荀子云「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莊子天下篇云「辯者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鄧析與惠施同術，故曰設無窮之辭，劉向之言未必出自列子，疑後之僞列子者，轉襲劉向耳。今鄧析子前有奏一篇，實劉向之文，提要以高似孫稱劉向者爲誤，謂據晉錄解題改正爲劉歆，然考晉錄解題卷十有此書，其解題中並無一字及於劉向劉歆者，[illegible] 惟通考卷二百十二引崇文總目云「初析著書四篇，劉歆有目一篇，凡五篇，歆復校爲二篇」。提要蓋即據此條而誤記爲晉錄解題，實則通考此條下未引陳氏說也。嚴可均嘗校此書，[illegible] 其叙云，「漢志名家鄧析二篇，鄭人與子產並時，隋志晉新唐志皆一卷，意林一卷，二篇，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爲二篇，今本二篇，即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稱除復重爲一篇者，蓋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或言此奏當爲歆作，知不然者，意林及楊倞注荀子皆云劉向，不云歆也。[illegible] 先秦古書佚失者多，鄧析幸而傳存，即言不盡醇，要各有所見，自成一家，流傳久遠，轉寫多訛，因據各書引見，攷補五十餘事，疑者闕之，篇二十三章，今合并爲三十一章，而大或不相屬，而詞旨完具，各書徵用，殆出此外，唯御覽八十[illegible]引鄧析言曰，古詩云，堯舜至聖，身如脯腊，桀紂無道，肌膚二尺，今本無之，當是佚脫，或如呂氏春秋淮南所載，元不在二篇中，亦未可知也」。愚謂嚴氏之說誠足訂提要之失，[illegible] 然其信崇文總目之說，謂歆書而冠以向奏，及疑荀子所引爲今本佚文，則皆非也。余始讀崇文總目之說，疑其既不言何所本，亦不見於他書，及考劉向奏云「中鄧析書四篇，臣敘書一篇，凡中外書五篇，以相校，除復重爲一篇」。乃知總目所言全出於此。漢志鄧析只二篇，而向云中書四篇者，中秘所藏合之臣敘書，雖共有五篇，而其中有三篇爲復重之本，除去復重則仍止二篇也。[illegible] 崇文目乃云鄧析著書四篇，是不解除復重爲何等語矣，臣敘書者，乃人名，猶之臣向書，臣參書也，[illegible] 而崇文目云劉歆有目一篇，以臣敘爲劉歆自稱，以敘爲書序，遂析爲目錄，殆幾於不通文義，荒謬至此，則其以劉向爲劉歆，固不足怪，所謂歆復校爲二篇者，何足置信，而嚴氏乃爲調停之說，以爲歆書而冠以向奏，是仍不免爲崇文目所誤也。荀卿著書十篇，皆本傳謂爲老莊之流，故其文亦全學莊子之寓言，所記古人言行，多假設之辭，諸書所引荀子佚文可證也。[illegible] 則其引鄧析之言未必果出於本書，況其詩絕不類先秦人語，嚴氏乃以爲今本佚脫，亦未免於輕信矣。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鄧析子一卷

列子力命篇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劉歆奏上其書則曰於春秋左氏傳昭公二十年而子產卒子太叔嗣爲政定公八年太叔卒駟歂嗣爲政明年乃殺鄧析而用其竹刑然則列子爲誤矣

瞿氏目錄有宋刊本二卷云不題名而有劉歆進書序謂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傳說或稱子產誅鄧析非也丁氏藏書志有明刊本二卷云近江山劉氏構刻宋本一卷而非屬勿追一言而忽屬不及此本爲字俱作駟馬較劉氏宋本爲佳嚴可均有改補本據嚴補篇皆載其目序云崇文總目言劉歆校爲二篇今本二篇即歆所分而前有劉向奏稱除復重爲一篇者蓋歆書冠以向奏唐本相承如此也或言此奏當爲歆作知不然者意林及楊倞注荀子皆云向不云歆也玉縉案或說卽本提要 [illegible]

人物志

劉邵撰

自序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天以三光著其象人以聰明御其度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聰於書記者六藝之一術聰於人物者官材之總司知人誠智則衆材得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君子者小人之師小人者君子之資師資相成其來尚矣敘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業九土殊風五方異俗是以聖人立制禮樂則考其教不易其方制其政不改其俗常以詩禮爲首躬南面則援六藝祇庸之德雖不改其俗常以孝友爲本

俊逸輔相之材皆所以燿衆善而成天功也稱天成物其任至重故求賢舉善若不及忠臣竭力而效能明君得賢而高枕上下忠愛誘掖何從生哉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庸二八爲功湯以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聖人與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采士飯牛秦穆所以霸西戎一則仲父齊桓所以成九合是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汎論衆材以辨三等舉德行爲四科之首敘生知爲三等之上明德行者道義之門質志氣者材智之根也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中庸之德其至矣乎人鮮久矣唯聖人能之也尚德以勸庶幾之論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三月不違仁乃窺德行之門若非志士仁人希聖之性日月至焉者豈能終之

朝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愛物蔽在無隱信者露誠蔽在無隱此偏材之常失也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或進趨於道義或潔己而無爲在上者兩順其所能則拘抗並用疾悾悾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厚貌深情聖人難之聽其言而觀其所爲則似託不得逃矣又曰察其所安視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言必要終行必視初以人物之本卒則中外之情蘊可觀矣察也如此其詳不許察則官材失其所庶政之業荒矣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人物志三卷魏劉邵撰邵字孔才邯鄲人黃初中官散騎常侍正始中賜爵關內侯事蹟具三國志本傳別本或作劉劭或作劉卲此書末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劭從力他本或從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義說文則爲卲音同上但召旁從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卲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其註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燉煌人舊本名上結銜題涼儒林祭酒蓋李

時嘗授是官然十六國春秋稱沮渠蒙遜平酒泉授昞祕書郎事管注記魏太武時又授樂平從事中郎則昞歷事三主惟著涼官者誤矣卲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蔽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覈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說惟析堅白同異者迥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昞註不涉訓詁惟疏通大意而文詞簡古猶有魏晉之遺漢魏叢書所載惟每篇之首存其解題十六字且以卷首阮逸之序譌題晉人殊爲疏舛此本爲萬歷甲申河間劉用霖所刊蓋用隆慶壬申鄭閔舊版而修之猶古本云

原序

人性爲之原而情者性之流也性發於內情導於外而形色隨之故表正態度變露莫狀涸而莫覩其眞也惟至哲爲能以材觀情索性尋流照原而善惡之迹判矣聖人沒諸子之言性者各膠一是以倡惑於後是俾馳辨闚異者得肆其說莫衍天下故學者莫要其歸而天理幾乎熄矣予好閱古書於史部中得劉邵人物志十二篇極數萬言其述性品之上下材質之兼偏研幽摘微一貫於道若度之長短權之輕重無銖髮敝也大抵考諸行事而約人於中庸之域誠一家之善志也由魏至宋歷數百載其用尚晦而鮮有知者吁可惜哉矧蟲篆淺技無益於教者猶刊鏤以行於世是書也博而暢辨而不肆非衆說之流也王者得之爲知人之龜鑑士君子得之爲治性修身之機括其效不爲小矣予安得不序而傳之媿夫良金美玉竊槓一啟而觀者必知其寶也阮逸撰

後序

余嘗三復人物志而竊有感焉夫人德性資之繼成初未始有異也而終之相去懸絕者蓋駁較於材隆污判諸習曰三品曰五儀胥是焉而賢不肖殊途矣是以知人之哲古人難之言貌而取人者聖人弗是也茲劉邵氏之有以志人物也乎修己者得之以自觀用人者持之以照物烏可廢諸然用舍之際人材之趨向由之可弗愼乎精於擇而庸遁其能篤於任而弗貳以私則眞材獲用大猷允升矣其或偏聽眩志而用不以道動曰才難吾恐蕭艾弗擇魚目混珍也左馮翊王三省識

右人物志三卷十二篇魏劉邵撰案隋唐經籍志篇第皆與今同列於名家十六國時燉煌劉昞重其書始作注解然世所傳本多謬誤今合官私書校之去其複重附益之文爲定本內或疑字無書可證者今據衆本皆相承傳疑難臆意改云邵之敘五行曰簡暢而明砭之義也偏檢書傳無明砭之證案字書砭者以石刺病此外更無他訓然自魏晉以後轉相傳寫豕亥之變莫能究邵不爾則邵當別有異聞今則亡矣愚謂明砭都無意義自東晉諸公草書啓字爲然疑爲簡暢而明啓耳文寬夫題

記

劉邵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勉之勉名案字書此二訓外無他釋然俱不協孔才之意說文則爲邵音同上但召旁微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楊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邵是也今俗高法言亦作邑旁邵蓋力卩文近易誤讀者又昧偏傍之別今定從邵云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邵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卻會邵曰梓慎稗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將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訓不爲變禮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衍謬誤也彧善其言敕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魏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後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皆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邵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軍旅內營宮室邵作二賦皆諷諫焉景初中受詔爲都官考課邵作七十二條及略說一篇又以爲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樂論十四篇正始中執經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卒追贈光祿勳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上疏盛稱邵才史臣陳壽亦曰邵該覽學籍文質周洽云

劉昞字延明燉煌人也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快女壻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坐神志湛然曰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暠據涼州徵爲儒林祭酒從事郎屬好尙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昞時侍側請代其事暠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元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暠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言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沮渠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拜焉號元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健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魏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凡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後遣歸道病卒以上並案邵昞本傳刪取其要云廣平宋庠記

人物志卷上　　畿輔叢書

魏邯鄲劉卲撰　涼燉煌劉昞注

九徵一　體別二

流業三　材理四

九徵第一（人物情性志氣不同徵神見貌形驗有九）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性質稟之自然情變由於染習是以觀人察物當尋其性質也）情性之理甚微而元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知無形狀故常人不能觀惟聖人目擊而照之）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質不至則不能涉寒暑歷四時）稟陰陽以立性（性資於陰陽故剛柔之意別矣）體五行而著形（骨勁筋柔皆稟精於金木）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由氣色外著故相者得其情素也）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質白受采味甘受和中和者百行之根本人情之良田也）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惟淡也故五味得和焉若苦則不能甘矣若酸也則不能鹹矣）故能調成五材變化應節（平淡無偏群材必御致用有宜通變無滯）是故觀人察質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譬之驥騄雖超逸絕群若氣性不和必有毀衡碎首決胸之禍也）聰明者陰陽之精（離目坎耳視聽之所由也）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二美知微知章（耳目兼察通幽達微官材授方舉無遺失）自非聖人莫能兩遂（雖得之於目或失之於耳）故明白之士達動之機而暗於元慮（達於進趨而暗於止靜以之進則欲速而成疾以之深慮則抗奪而不入也）元慮之人識靜之原而困於速捷（性安沈默而智乏應機以之閑靜則元微之道構以之濟速則勁捷無成）猶火日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外光（人各有能物各有性是以聖人任明白以進趨委守成於元慮然後動止得節出處應宜矣）二者之義蓋陰陽之別也（陽動陰靜乃天地之定性况人物乎）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筋勇色青血勇色赤中動外形豈可匿也）其在體也木骨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五性者成形之具五物爲母故氣色從之而具）五物之實各有所濟（五性不同各有所稟稟性多者則偏性生也）是故骨植而柔者謂之宏毅宏毅也者仁之質也（木性垂蔭爲仁之質質不宏毅不能成仁）氣清而朗者謂之文理文理也者禮之本也（火則照察爲禮之本本無文理不能成禮）體端而實者謂之貞固貞固也者信之基也（土必吐生爲信之基不貞固不能成信）筋勁而精者謂之勇敢勇敢也者義之決也（金能斷割爲義之決不勇敢不能成義）色平而暢者謂之通微通微也者智之原也（水流疏達爲智之原不通微不能成智）五質恆性故謂之五常矣（五物天地之常氣五德人物之常行）五常之別列爲五德是故溫直而擾毅木之德也（溫而不直則懦擾而不毅則剝）剛塞而宏毅金之德也（剛而不塞則決宏而不毅則缺）愿恭而理敬水之德也（愿而不恭則悖理而不敬則離）寬栗而柔立土之德也（寬而不栗則慢柔而不立則散）簡暢而明砭火之德也（簡而不暢則滯明而不砭則翳）雖體變無窮猶依乎五質（人情萬化不可勝極尋常竟源當在於五）故其剛柔明暢貞固之徵著乎形容見乎聲色發乎情味各如其象（自然之理神動形色誠發於中德輝外耀）故心質亮直其儀勁固心質休決其儀進猛心質平理其儀安閑夫儀動成容各有態度直容之動矯矯行行休容之動業業蹌蹌德容之動顒顒卬卬夫容之動作發乎心氣（心氣於內形見於外）心氣之徵則聲變是也（心不繫一聲和乃變）夫氣合成聲聲應律呂（清而亮者律和而平者呂）有和平之聲有清暢之聲有回衍之聲（心氣不同故聲發亦異也）夫聲暢於氣則實存貌色（非氣無以成聲成則貌應）故誠仁必有溫柔之色誠勇必有矜奮之色誠智必有明達之色（聲既殊管故色亦異狀）夫色見於貌所謂徵神（貌色徐疾爲神之徵驗）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目爲心候故應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愨然以端（心不傾倚則視不回邪）勇膽之精曄然以彊（志不怯懦則觀不衰悴）然皆偏至之材以勝體爲質者也（未能不厲而威不怒而嚴）故勝質不精則其事不遂（能勇而不能怯動必[illegible]）是故直而不柔則木（木強激訐失其正直）勁而不精則力（負鼎絕臏失其正勁）固而不端則愚（專己自是陷於愚戇）氣而不清則越（辭不清順發越無成）暢而不平則蕩（好智無涯蕩然失紀）是故中庸之質異於此類（勇而能壯仁而能決其體兩兼故爲衆材之主）五常既備包以澹味（既體鹹酸之量而以無味爲御）五質內充五精外章（五質澹鏡煇耀外麗）是以目彩五暉之光也（心清目朗粲然自耀）故曰物生有形形有神精（不問賢愚皆受氣質之稟性陰陽但智有精麤形有淺深耳尋其精色觀其儀象下至皁隸牧圉皆可想而得之也）能知精神則窮理盡性（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擬諸形容故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性之所盡九質之徵也（陰陽相生數不過九故性情之發質亦同之）然則平陂之質在於神（神者質之主也故神平則質平神陂則質陂）明暗之實在於精（精者實之本故精明則實明精濁則實暗）勇怯之勢在於筋（筋者勢之用故筋勁則勢勇筋弱則勢怯）彊弱之植在於骨（骨者植之基故骨剛則植彊骨柔則植弱）躁靜之決在於氣（[illegible]）慘懌之情在於色（[illegible]）衰正之形在於儀（[illegible]）態度之動在於容（[illegible]）緩急之狀在於言（[illegible]）其爲人也質素平澹中叡外朗筋勁植固聲清色懌儀正容直則九徵皆至則純粹之德也（非至德大人其孰能與於此）九徵有違（[illegible]）則偏雜之材也（[illegible]）三度不同其德異稱（[illegible]）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illegible]）兼材之人以德爲目（[illegible]）兼德之人更爲美號（[illegible]）是故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illegible]）具體而微謂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稱也（[illegible]）一至謂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質也（[illegible]）一徵謂之依似依似亂德之類也（[illegible]）一至一違謂之間雜間雜無恆之人也（[illegible]）無恆依似皆風人末流（其心孔艱者乃有教化之所不受也）末流之質不可勝論是以略而不槩也（[illegible]）

體別第二（稟氣陰陽性有剛柔拘抗文質體越各別）

夫中庸之德其質無名（泯然不繫一貌人無得而稱焉）故鹹而不鹻（[illegible]）淡而不醢（[illegible]）質而不縵（[illegible]）文而不繢（[illegible]）能威能懷能辨能訥（[illegible]）變化無方以達爲節（[illegible]）是以抗者過之（[illegible]）而拘者不逮（[illegible]）夫拘抗違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illegible]）是故厲直剛毅材在矯正失在激訐（[illegible]）柔順安恕美在寬容失在少決（多疑生於懦）雄悍傑健任在膽烈失在多忌（[illegible]）精良畏慎善在恭謹失在多疑（疑生於畏慎）彊楷堅勁用在楨幹失在專固（專己生於堅勁）論辨理繹能在釋結失在流宕（[illegible]）普博周給宏在覆裕失在溷濁（溷濁生於普博）清介廉潔

節在儉固失在拘局拘局生於廉潔休動磊落業在攀躋失在疏越疏越生於磊落沈靜機密精在元微失在遲緩遲緩生於沈靜樸露徑盡質在中誠失在不微不微生於徑盡多智韜情權在譎略失在依違依違生於韜情及其進德之日不止揆中庸以戒其材之拘抗抗者自是以奮勵拘者自是以守局而指人之所短以益其失拘者愈拘抗者愈抗猶晉楚帶劍遞相詭反也自晉視楚則笑其在左自楚視晉則笑其在右左右雖殊各以其用而不達理者橫相譏謗拘抗相反皆不異此是故彊毅之人狠剛不和不戒其彊之搪突而以順為撓厲其抗以柔順為撓弱抗其搪突之心是故可以立法難與入微狠彊剛戾何機微之能入柔順之人緩心寬斷不戒其事之不擯而以抗為劇安其舒以猛抗為劇傷安其恕忍之心是故可與循常難與權疑緩心寬斷何疑事之能權雄悍之人氣奮勇決不戒其勇之毀跌而以順為恇竭其勢以順忍為恇怯而竭其毀跌之勢是故可以涉難難與居約務悍毀跌何約之能居懼慎之人畏患多忌不戒其懦於為我而以勇為狎增其疑以勇為輕侮而增其疑畏之心是故可與保全難與立節畏患多忌何節義之能立凌楷之人秉意勁特不戒其情之固護而以辨為偽彊其專以辨博為浮虛而彊其專一之心是故可以持正難與附眾執意堅持何人眾之能附辨博之人論理贍給不戒其辭之汎濫而以楷為繫遵其流以楷正為繫而遂其流宕之心是故可與汎序難與立約辨博汎濫何質約之能立宏普之人意愛周洽不戒其交之溷雜而以介為狷廣其濁以介為狷廉而廣其溷雜之心是故可以撫眾難與厲俗周洽溷雜何風俗之能厲狷介之人砭由廉反清激濁不戒其道之隘狹而以普為穢益其拘以宏普為穢雜而益其拘局之心是故可與守節難以變通道狹隘準何通塗之能涉休動之人志慕超越不戒其意之大猥而以靜為滯果其銳以沈靜為滯屈而增果銳之心是故可以進趨難與持後志在超越何謙後之能持沈靜之人道思迴復不戒其靜之遲後而以動為疏美其懦以躁動為麤疏而美其懦弱之心是故可與深慮難與捷速思慮迴復何速之能及樸露之人中疑實䂮不戒其實之野直而以譎為誕露其誠以權譎為浮誕而露其誠信之心是故可與立信難與消息質樸野直何輕重之能量韜諂之人原度取容不戒其術之離正而以

諂為愚貴其虛以諂為愚道而貴其浮虛之心是故可與讚善難與矯違韜諂違正何違之能矯夫學所以成材也強毅靜其抗柔順厲其懦恕所以推情也推己之情通物之性偏材之性不可移轉矣強毅固守性分柔順闇義不徙雖教之以學材成而隨之以失剛毅之性已成激訐之心彌篤雖訓之以恕推情各從其心意之所非不肯是之於人信者逆信推己之信謂人皆信而詐者得容為偽也詐者逆詐推己之詐謂人皆詐則信者或受其疑也故學不入道恕不周物偏材之人此偏材之益失也材不能兼教之愈失是以宰物者用人之各是己能何道之能入何物之能周也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然後羣材畢御而道周焉

流業第三

三材為源習者為流流漸失源其業各異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性既不同染習又異按流條別各有志業有清節家行為物範有法家立憲垂制有術家智慮無方有國體三材純備有器能三材而微有臧否分別是非有伎倆錯意工巧有智意能釋眾疑有文章屬辭比事有儒學道藝深明有口辯應對給捷有雄傑膽略過人若夫德行高妙容止可法是謂清節之家延陵晏嬰是也建法立制彊國富人是謂法家管仲商鞅是也思通道化策謀奇妙是謂術家范蠡張良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備德與法術皆純備也其德足以厲風俗其法足以正天下其術足以謀廟勝是謂國體伊尹呂望是也兼有三材三材皆微不純備也其德足以率一國其法足以正鄉邑其術足以權事宜是謂器能子產西門豹是也兼有三材之別各有一流三材為源清節為流清節之流不能宏恕以清為理何能寬恕好尚譏訶分別是非己不寬恕則是非生是謂臧否子夏之徒是也法家之流不能創思遠圖法制於近恩不及遠而能受一官之任錯意施巧務在功成故巧意生是謂伎倆張敞趙廣漢是也術家之流不能創制垂則以術求功故不垂則而能遭變用權權智有餘公正不足長於權短於正者是謂智意陳平韓安國是也凡此八業皆以三材為本非德無以正法非法無以興術是以八業之建常以三材為本故雖波流分別皆為輕事之材也耳目殊官其用一同羣材雖異成務一致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辯不入道而應對資給是謂口辯樂毅曹邱生是也膽力絕眾材略過

人是謂驍雄白起韓信是也凡此十二材皆人臣之任也各抗其材不能兼備保守一官故為人臣之任也主德不預焉主德者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者也目不求視耳不參聽各司其官則眾材達眾材既達則人主垂拱無為而理是故主道立則十二材各得其任也上無為則下當任也清節之德師氏之任也掌以道德教導胄子法家之材司寇之任也掌以刑法禁制姦暴術家之材三孤之任也掌以廟謨佐公論正三材純備三公之任也位於三槐坐而論道三材而微冢宰之任也天官之卿總御百官臧否之材師氏之佐也分別是非以佐師氏智意之材冢宰之佐也師氏制宜以佐天官伎倆之材司空之任也錯意施巧故掌冬官儒學之材安民之任也掌以德教保安其人文章之材國史之任也憲章祖述垂之後代辨給之材行人之任也掌之應答送迎道路驍雄之材將帥之任也掌師旅討不順以成太平是謂主道得而臣道序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手之所求以成行四體由官人之不易方若使足操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用好譬大匠之規矩則規矩不得立其方圓之用則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推規之用其直矩無由不得逕

材理第四

材既殊塗理亦異趣故講羣材至理乃定

夫建事立義莫不須理而定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及其論難鮮能定之夫何故哉蓋理多品而人異也事有萬端人情舛駁誰能定之夫理多品則難通人材異則情詭情詭難通則理失而事違也情詭何由而得理夫理有四部道義事情各有部也明有四家明通四部各有其家情有九偏以情犯明得失有九流有七似似是而非其流有七說有三失辭勝理滯難有六構彊良競氣多構有六通有八能聰思明識能通者八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以道化人與時消息法制正事事之理也以法理人務在憲制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以理教人進止得宜人情樞機情之理也觀物之情在於言語四理不同其於才也須明而章明待質而行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道義與事情各有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元微容不探機其心詳密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以道為理故能通自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容不避鈍其心捷速能理煩速事理之家也以事為理故審於煩理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容不失適則禮教得中辯其得失義禮之家也以義為禮故明於得失也質性機解推

情原意容不妄動則原物得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以情為理故能極物之變四家之明既異而有九偏之情以性犯明各有得失明出於其情動於性情勝明則蔽故難得而必張也剛略之人不能理微用意麤疏意不元微故其論大體則宏博而高遠性剛則志遠歷纖理則宕往而疏越志遠故疏越抗厲之人不能迴撓用意猛奮不茂屈志不茂則正性屬理報則說變通則否戾而不入滯礙堅勁之人好攻其事實用意堅確言不虛徐指機理則穎灼而徹盡言盡則涉大道則徑露而單持言切則辯給之人辭煩而意銳用意疾急志不在退挫推人事則精識而窮理性銳則窮理理細故遺大浮沈之人不能沉思用意虛廓志不細密序疏數則略達而傲博性浮則志傲立事要則燄炎而不定志傲則理疏淺解之人不能深難用意淺陋思不深熟聽辯說則擬鍔而愉悅性淺則易悅審精理則掉轉而無根易悅故無根寬恕之人不能速捷用意徐緩思不速疾論仁義則宏詳而長雅性恕則雅理雅趨時務則遲緩而不及徐雅故遲緩溫柔之人力不休強用意溫潤志不決悅理順故味道理則順適而和暢性和則理順擬疑難則懦惑而不盡依違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用意奇特志不同物造權譎則倜儻而瓌壯倜儻性奇則詭常而恢迂奇逸恢詭故此所謂性有九偏各從其心之所可以為理是心之所可以為理是非相蔽終無休已若乃性不精暢則流有七似有漫談陳說似有流行者浮漫流雅似若可行有理少多端似若博意者辭繁喻博似若宏廣有遇說合意似若讚解者外伴稱善內實不知有處後持長從眾所安似能聽斷者資自無知如不言觀察眾談讚其所安有避難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伴不應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有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勝情失窮而稱妙辭已窮矣自以跌則持疑理已跌矣而強牽據實求兩解似理不可屈者辭窮理屈心乘兩解而言凡此七似眾人之所惑也非明鏡焉能鑒之夫辯有理勝理至不屈有辭勝辭巧不可動理說事分明有如粉墨明然區別辭不煩雜以白馬非白馬一朝兩嚴千人及其至關案鏑直而後過也夫九偏之材有同有反有雜同則相解流於水反則相非猶火滅於水雜則相恢必異所以恢達故善接論者度所長而論之因其所能則歷之不動則不說也意在狗馬其言易曉傍無聽達則不難也凡相難講達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彼依他且傍無聽達則不難也為達者聽不善接論者說之以雜反則不入矣以方入圓雜反彼意在狗而說以馬彼意大同而說以小異說之以理終不可善喻者以一言明數事辭附於理則事明不善喻者百言不明一意則不聽不明一意辭遠乎理難況諠多言己不自明況他人乎百言不明一意辭己不自明況他人乎也自意不明是說之三失也善難者務釋事本每得理而止住不善難者舍本而理末逐其言而接之舍本而理末則辭構矣其本不尋理而以煩辭相交善攻彊者下其盛銳對家彊梁始氣必盛故扶其本指以漸攻之三鼓氣勝衰則易攻不善攻彊者引其誤辭以挫其銳意譬者意銳辭或暫誤挫銳理之難也挫其銳意則氣構矣非徒聲言變錯遂至聲其聲色善躁失者指其所跌不善躁失者因屈而抵其性陵其屈跌而抵挫之因屈而抵其性則怨構矣非徒怨恨而已怨恨遂結於心或常所思求久乃得之倉卒論人人不速知則以為難論己自久思而不知人以為難論則忿構矣非徒怨恨遂生忿爭時其誤難迫氣盛辭誤且當遊之故善難者徵之使還氣折意還自相應接不善難者捷而激之雖欲顧藉其勢無由乘誤顧藉不聽其言其勢無由則妄構矣妄言非實橫恣凡人心有所思則耳且不能聽心思一至不聞雷霆是故並思俱說蔽相制止欲人之聽己止使人之聽己言欲使聽人亦以其方思之故不了己意則以為不解非不解也當己出言己自久思人不知人以為難論則忿構矣非徒怨恨遂生忿爭夫盛難之故人不解道理是非凡此六構變之所由興也然雖有變構猶不應似若有餘而實不知者實不能知忘伴不應似有所知而不答者有慕通口解似悅而不懌者聞言即說有似有心中漫漫不能悟有因勝情失窮見則莫知所由矣人人競說若不難質則不知何者可用也由此論之談而定理者眇矣理多端人情異故發必也聰能聽序登高能賦求物能名言盈庭莫肯執其咎乃明能見機夷驅觀如顏回聽哭思能造端得諸侯之盟明能見機目動即蒼舒量象知秦師退辭能辯意伊藉答吳王一拜一起未足為勞捷能攝失郭淮答魏帝曰自知必免防風守能待攻墨子謂楚人吾弟攻能奪守毛遂進曰今日從為楚不子己學之於宋以子之矛易子之盾則物主辭窮之為趙也楚王從而謝之奪能易予兼此八者然後乃能通於天下之理通於天下之理則能通人矣不能兼有八美適有一能所謂偏材之人則所達者偏而所有異甘矣各以所通而立其名是故聰能聽序謂之名物之材思能造端謂之構架之材明能見機謂之達識之材辭能辯意謂之贍給之材捷能攝失謂之權捷之材守能待攻謂之持論之材攻能奪守謂之推徹之材奪能易予謂之貿說之材通材之人既兼此八材行之以道與通人言則同解而心喻相是同即相喻與眾人言則察色而順性下有盛色雖明包眾理避其所短常懷退後故在物上善言不以尚人恆能謙下故處物上聰叡資給不以先人見人過跌輒當愍遜出已理足則止通理則止不務煩辭鄙誤在人過而不迫鄙誤人之所能扶贊人之所勝則人人自任矣不以事類犯人不以言例及己之所長己有武力不與人言之類胡故反與盲人之類不薄妙睹之類通材不釋信而後諫娛虎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雖觸龍鱗物無害者采蟲聲之倫說直說變無所畏惡雖觸龍鱗物無害者不以人愚奪與有宜去就善者不以華飾贊愚人之偶得廢其嘉言奪其善曲不留方其盛氣折謝不惓不遊銳跌方其勝難勝而不矜不惜屈撓付是非於道理期於得道理自勝耳心平志諭無適無莫不貪勝以求名何所矜也憤然無懷委之至當是而已矣是可與論經世而理物也以世務自經萬物自理

人物志卷中
材能五　利害六
接識七　英雄八
八觀九

材能第五（材能大小其準不同量力而授所任乃濟）

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猶兩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愚以爲此非名也（夫人材猶器大小異或者以大鼎不能烹雞喻大材不能治小失其名也）夫能之爲言已定之稱（先有定質而後能名生焉）豈有能大而不能小乎凡所謂能大而不能小其語出於性有寬急寬者失豁急者急切性有寬急故宜有大小寬宏之人宜爲郡國使下（急切宜治小寬宏宜治大急切則煩碎事不成）得施其功而總成其事急小之人宜理百里使（宏豁則網闊事辦於已宏豁則網闊然則郡之與縣異體之大小者也明能治大郡則能治小郡能治大縣亦能治小縣）以實理寬急論辨之則當言大小異宜不當言能大不能小也（若能大而不能小仲尼豈不爲季氏臣）若夫雞之與牛亦異體之小大也（鼎能烹牛亦能烹雞鉉能烹雞亦能烹犢）故鼎亦宜有大小若以烹犢則豈不能烹雞乎（但有宜與不宜豈有能與不能）故能治大郡則亦能治小郡矣推此論之人材各有所宜非獨大小之謂也（文者理百官武者治軍旅夫人材不同能各有異有自任之能（修己潔身總御百官）有立法使人從之之能（法懲人懼無敢犯也）有消息辯護之能（智意辨護周旋得節）有德教師人之能（道術深明動爲物教）有行事使人譴讓之能（云爲得理義和於時）有司察糾擿之能（督察是非無不區別）有權奇之能（務以奇計成事立功）有威猛之能（猛毅昭著振威敵國）夫能出於材材不同量材能既殊任政亦異是故自任之能清節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任爲國則矯直之政（其身正故掌天官而總百官）立法之能治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任爲國則公正之政（法懲私故掌秋官而詰姦暴）計策之能術家之材也故在朝也則三孤之任爲國則變化之政（計慮明故輔三孤而助論道）人事之能智意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冢宰之佐爲國則諸合之政（智意審故佐天官而籌內外）行事之能譴讓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寇之佐爲國則督責之政（辨眾事故佐秋官而督敎奸）權奇之能伎倆

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司空之任爲國則藝事之政（伎能巧故任冬官而成藝事）司察之能臧否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師氏之佐爲國則刻削之政（是非章故佐師氏而察善否）威猛之能豪傑之材也故在朝也則將帥之任爲國則嚴厲之政（嚴果毅故總六師而振威風）凡偏材之人皆一味之美（譬飴以甘爲名酒以苦爲貴）故長於辨一官（弓工揉材而有餘力）而短於爲一國（兼準陶冶不成矣）何者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協五味（鹽人調鹽則五味成矣）一國之政以無味和五味（水以無味故五味得其和猶君德平淡則百官施其用）又國有俗化民有劇易（五方不同風俗各異土有剛柔民有劇易）而人材不同故政有得失（以商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以之治易則得治煩則失是以王化之政宜於統大（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以之治小則迂（網疏而吞舟之姦漏）辨護之政宜於治煩（事背辨護煩亂乃理）以之治易則無易（甚於督促民不便也）策術之政宜於治難（權略無方解釋患難）以之治平則無奇（術數煩眾民不安矣）矯抗之政宜於治侈（矯枉過正以厲侈靡）以之治弊則殘（俗弊治嚴則民殘矣）譎和之政宜於治新（國新禮殺奇合而已）以之治舊則虛（苟合之教非禮實也）公刻之政宜於糾姦（刻削不深姦亂不止）以之治遊則失眾（眾民悍法易逃叛矣）威猛之政宜於討亂（亂民桀逆非威不服）以之治善則暴（威猛民殘濫良善矣）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國彊民以使易貧故鏹民失業矣）故量能授官不可不審也凡此之能皆偏材之人也故或能言而不能行或能行而不能言（智勝則能言材勝則能行）至於國體之人能言能行故爲眾材之碍也人君之能異於此（平淡無爲以任眾能）故臣以自任爲能（竭力效功以取尊位）君以用人爲能（任賢使能國家自理）臣以能言爲能（各言其能而受其官）君以能聽爲能（聽言觀行成其官）臣以能行爲能（必行其所言）君以能賞罰爲能（必當其功過也）所能不同（君無爲而臣有事）故能君眾材也若君以有爲代大匠斲則眾能失巧功不成矣（建法陳術以利國家）利害第六（及其弊也害歸於己）夫清節之業著於儀容蓋人業之流各有利害（流漸失源故利害生）發於德行（心清意正則德容外著）未用而章其道順而有化（德輝昭著故不試而效效理於人故物無不化）故其未達也爲眾人之所進（理順則眾人樂進之）既達也爲上下之所敬（德和理順眾人樂敬之）其功足以激濁揚清師範

儕友其爲業也無敝而常顯（非徒不敝存而有顯）故爲世之所貴（德信有常人不能賤）法家之業本於制度待乎成功而效（法以禁姦止乃效）其道前苦而後治嚴而爲眾（初以威嚴是以勞苦終以道化是以民治）故其未達也爲眾人之所忌（姦黨樂亂忌法者眾）已試也爲上下之所憚（憲綱肅然內外振慄）其功足以立法成治（民不爲非治道乃成）其敝也爲羣枉之所讐（法行寵貴終受其害）其爲業也有敝而不常用（明君內能用之彊明不稱世故法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終（是以商君車裂吳起支解）術家之業出於聰思待於謀得而章（斷於末行人無信者功成事效而後乃彰也）其道先微而後著精而且元（計謀微妙其始至精終始合符是以道著）其未達也爲眾人之所不識（謀在胸而明）其功足以運籌（變化以非道故能成其功）其退也藏於隱微（計出微密是以不露）其爲業也奇而希用（主計神奇用之者希也）故或沈微而不章（世希能用智意難測）其功足以讚明計慮（謀順於時言計是信也）其敝也知進而不退（不見忌害是以慕進也）或離正以自全（用心多端故違於正）其爲業也譎而難持（即進忘退反悔之道）威否之業本乎權情（諸智非雜正之倫也）故或先利而後害（威猛民殘濫良善矣）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清而混雜砭去纖芥）故其未達也爲眾人之所識（清潔不污在幽而明）已達也爲眾人之所稱（業常明白出則受譽）其功足以變察是非（理清道潔是非不亂）其敝也爲詆訶之所怨（詆訶之仇不樂聞過）其爲業也峭而不裕（峭察於物何能寬裕）故或先得而後離眾（清亮爲眾所憚）伎倆之業本於事能（伎能出眾故理峭爲眾所憚）其道辨而且速（伎討如神是以速辨）其未達也爲眾人之所異（伎能出眾雖微而顯）已達也爲官司之所任（達事成功政之所務）其功足以理煩剖姦（理煩理姦亦須伎倆）其敝也民勞而下困（上不端而下困）其爲業也細而不泰故爲治之末也（道不平安其能泰乎）

接識第七（推已接物俱識同體兼能之士乃達羣材）

夫人初甚難知（貌厚情深難得知也）而士無眾寡皆自以爲知人故以己觀人則以爲可知也（己之所尚在於清節人之所好在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則以爲不識也夫何哉（由己之所尚在於利欲曲直不同於他便謂人

不識物也是故能識同體之善性長思謀則善策略之士而或失異量之英遵法者雖美乃思謀之所不取何以論其然夫清節之人以正直為度故其歷眾材也能識性行之常度在正直故悅有恆之人而或疑法術之詭謂守正足以致治何以法術為也法制之人以分數為度故能識較方直之量度在法分故悅方直之人而不貴變化之術謂法分足以濟時何以術謀為也度在思謀故貴策略之人而不識遵法之良謂思謀足以化民何以法制為也器能之人以辨護為度故能識方略之規度在辨護故悅方計之人而不知制度之原謂方計足以立功何以制度為也智意之人以原意為度故能識韜謂之權度在原意故悅韜謂之人而不貴法教之常謂原意足以為正何以法理為也伎倆之人以邀功為度故能識進趣之功度在邀功故悅功能之人而不通道德之化謂伎能足以成事何以道德為也臧否之人以伺察為度故能識訶砭之明度在伺察故悅譏訶之人而不暢倜儻之異謂譏訶乃成教何以寬宏為也言語之人以辨析為度故能識捷給之惠度在剖析故悅敏給之人而不知含弘之美謂辨論事乃理何以含弘為也是以互相非駁莫肯相是人皆自以為是誰肯取同體也則接論而相得性能苟同則雖越接響而情通取異體也雖歷久而不知性能苟異則雖比肩歷年而遙疏矣凡此之類皆謂一流之材也故同體則親異體則疏若二至已上亦隨其所兼以及異數法家兼術故能以術輔法故一流之人能識一流之善以法治者所以舉不法二流之人能識二流之美體法術者法術兼行盡有諸流則亦能兼達眾材體通八流則八材當位物無不理故兼材之人與國體同謂八材之人始進陳言家宰之官察其所以欲觀其一隅則終朝足以識之將究其詳則三日而後足何謂三日而後足夫國體之人兼有三材故談不三日不足以盡之一以論道德二以論法制三以論策術然後乃能竭其所長而舉之不疑在上者兼明八材然後乃能察言之時能盡其所進用而無疑矣然則何以知其兼偏而與之言乎何以識其偏材何以識其兼材也其為人也務以流數杼人之所長而為之名目如是兼也每因事類杼盡人之所能為之名目言不容口如陳以美欲人稱己之有善因事自說不欲知人之所有如是者偏也人之有善又欲令人言常稱己耳不樂聞人稱之口不和也不欲知人則言無不疑異法則疑其刻削聞術則疑其譎詐

是故以深說淺益深益異淺者意近故聞深理而心逾衍以彊兵之義示之異則相返反則相非聞深則心衍焉得而相是是以李兌塞耳不聽蘇秦之說是故多陳處直則以為見美以其多方疑似見美也靜聽不言則以為虛空待時來語疑其無實抗為高談則為不遜辭護理高疑其凌己遜讓不盡則以為淺陋卑言身氣疑其淺薄言稱一善則以為不博未政多陳陋狹歷發眾奇則以為多端徧舉事類則欲以為多端釋之復以為多端先意而言則以為分美言合其意疑分己美因失難之則以為不喻欲補其失反不喻也說以對反則以為較己欲反其事而明言乃疑其較也博以異雜則以為無要博盡所偵謂之無要論以同體然後乃悅弟兄各異為陳管蔡之事則歡暢而和悅於是乎有親愛之情稱舉之譽苟言之同非徒親愛而已乃至譽而舉之此偏材之常失意常嫌護欲人同己不必得何由暫得英雄第八自非平淡能各有名英為文昌雄為武稱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挺者為雄物尚有之況於人乎故人之文武茂異取名於此文以英為名武以雄為號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此其大體之別名也若校其分數則牙則須英得雄分然後成章膽者雄之分智者英之分英有聰明須膽而後成雄有膽力須智而後立何以論其然夫聰明各以二分取彼一分然後乃成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智而無膽不能正言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事不立勇而無謀不能立事是故英以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智以謀事之始明以見事之機待雄之膽行之不決則不能行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非力眾不服非勇難不排待英之智成之智以制宜巧乃可成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譬金待水而成利功物得水然後成器功若聰能謀始而明不見機乃可以坐論而不可以處事智能坐論而明不見機何事務之能處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慮變明能循常勇不能為若力能過人而勇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決何先登之能為力雖能舉膽捧不能行可以為力人未可以為先登未足以為能過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斷事可以為先登將帥力能先登臨事無謀何將帥之能為必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張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韓信是也體分不同以多為目故英雄異名

張良英智多韓信雄膽勝然皆傳至之材人臣之任也故英可以為相制勝於近雄可以為將拔威於遠若一人之身兼有英雄則能長世高祖項羽是也然英之分以多於雄而英不可以少也英以致智智能役雄何可少也英分少則智者去之故項羽氣力蓋世明能合變膽烈無前而不能聽采奇異有一范增不用是以陳平之徒皆亡歸高祖英分多故羣雄服之英材歸之兩得其用雄既服矣英又歸之故能吞秦破楚宅有天下然則英雄多少能自勝之數也勝在於身則能勝物徒英而不雄則雄材不服也內無主於中外物何由入徒雄而不英則智者不歸往也無名以接之故智者何由往自雄能得雄不能得英兕虎自成羣也英能得英不能得雄鳥獸自相親也故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與雄能役英與雄故能成大業也武以服之文以綏之則業隆當年福流後世羣材異品志各異歸入觀第九觀其通否所格者入則入觀者一曰觀其奪救以明間雜或悲欲酒慟而惑奪其惠二曰觀其感變以審常度觀其慢怪則常度可審三曰觀其志質以知其名徵質相應視色知名四曰觀其所由以辨依似依許似直察其所安昭然可辨五曰觀其愛敬以知通塞親愛則物親而情通敬則理疏而情塞六曰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得其所欲則恕違其所欲則惑七曰觀其所短以知所長計利雖短而長於為直八曰觀其聰明以知所達雖聰眾材而不聰明事敏塞其何能達貪情或勝所以為至剛質無欲所以為達若至勝達則惡情奪正若然而不然以欲勝剛以此似剛而不剛故仁出於慈有慈而不仁者仁必有慟若夫見可撓則流仁而不慟者若夫見可撓則流弟慈心發於中將分與則恡嗇是慈而不仁者為仁者必濟慟觀危急則側隱仁情動於內將赴救則畏患是仁而不慟者為慟者必赴危處虛義則色厲精厲見於貌願利慈則內荏是厲而不剛者為剛者必無慈然則慈而不仁者則恡奪之也愛財傷於慈仁而不慟者則懼奪之也惟恡損於仁厲而不剛者則慈奪之也利慈害於剛故曰慈不能勝恡無必其能仁也愛則不施何於仁之為能仁不能勝懼無必其能慟也畏懦不果何慟之能行厲不能勝慈無必其能剛也情存

利慾何剛之能成是故不仁之質勝則伎力爲害器仁質既弱而有伎力此害已之器也貪悖之性勝則彊猛爲禍梯廉質既貪而性強猛此禍已之梯也亦有善情救惡不至爲害惡物宜爾而除純善之人憐而愛惠分篤雖傲狎不離平生結交情厚分深雖原壤助善著明雖疾惡無害也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疾惡雖甚無大非也救濟過厚雖取人不貪也取人之物以有救濟難是故觀其奪救而明閒雜之情可得知也或畏懦奪惡仁或救過濟其分而平淡之主應而恕何謂觀其感變以審常度夫人厚貌深情將欲求之必觀其辭旨察其應贊觀發言之旨趣觀應和之能否夫觀其辭旨猶聽音之善醜音唱而善醜別察其應贊猶視智之能否也聲和而能否別故觀辭察應足以互相別誠彼唱此和是非相舉然則論顯揚正白也辭類唱正是曰明白不善言應元理也狀而識之經緯元白通也明辨是非可謂通理移易無正雜也不一據言意雜先識未然聖也追思元事叡也見事過人明也以明爲晦智也心雖明之常若不足微忽必識妙也理雖至微而能察之美妙不昧疏也心致昭然是曰疏明測之益深實也心有實智探之愈精猶泉源中出測之益深也假合炫燿虛也道聽塗說久而無實猶池水無源洩而虛竭自見其美不足也智不驟足恐人不知以自伐不伐其能有餘也不長不知故曰凡事不度必有其故色貌夫實必有變喜之故憂患之色乏而且荒憂患在心故形色荒疾疢之色亂而垢雜黃黑色雜理多塵垢蠹蟲自蠹赤憤憤在面及其動作蓋並言辭色既發揚妒忌之色冒昧無常蠹自蠹赤憤憤在面言亦從之是故其言甚懌而精色不從者中有違也心恨而言強和色貌從不自盡故辭相從其言有違而精色可信者辭不敏也言不自盡故辭雖違而色貌可信言未發而怒色先見者意憤溢也憤怒填胷者未言而色貌已作言將發而怒氣送之者彊所不然也欲彊行不然之事故怒氣助言凡此之類徵見於外不可奄違心懼而怒容雖欲違之意恨而和貌從咸情以明雖變可知憤雖在內咸情發外千形萬貌蠹可知矣變而常度之情可知觀人辭色而知其心物有常度然後審矣何謂觀其至質以知其名凡偏材之性二至以上則至質相發而令名生矣二至質氣之謂也質直氣清則善名生矣是故骨直氣清則休名生焉骨氣相應名是美氣清力勁則烈名生焉氣既清矣力勁則烈勁智精理則能名生焉智既勁矣精理則能稱智直彊毅則任名生焉直而又實是以見任集於端質則令德濟焉質徵端和善德乃成加之學則文理灼焉主上有質學則文理灼焉尋其質氣覽其成文是故觀其所至之多少而異名之所生可知也氣覽其成文清濁雖有多少之異異狀之名斷可知矣何謂觀其所由以辨依似夫純訐性違不能公正質氣俱訐依訐似直以訐訐善以直之訐純訐及良善何正之有依訐似直行傲過節側通之宕依宕似通行傲過節宕依宕似流不能通道質氣俱宕何道能通依宕無節故曰直者亦訐訐者亦訐其訐則同其所以爲訐則異直人之訐訐惡憚非純訐爲訐訐善利是通者亦宕宕者亦宕其宕則同其所以爲宕則異純宕傲僻以自恣溫和爲直麻以爲德直而好訐者偏也性直過訐訐而不溫者德也溫和爲直麻以爲德直者依也純訐似直所以爲依道而能節者通也所以道自節所以爲通通而時過者偏也性通時過所以爲偏宕而不節者依也純宕似通所以爲依偏之與依志同質違所謂似是而非也質同通直或偏或依是故輕諾似烈而寡信不量己力輕許死人臨事懼性不能殉命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順材能自謂能辦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順材能自謂能辦此人情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之而寡信不量己力輕許死人臨事懼性不能殉命多易似能而無效不順材能自謂能辦此人情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之則妒害生也人所烟則妒害生也受事猶數若無效驗進銳似精而去速精躁之人不能久任罷詞之人每多煩亂訐施似慧而無成當時似給終無所成面從似忠而退違阿顧目前邵則自是此似是而非者也紫色亂朱聖人惡之亦有似非而是者事同於非其功實則是大權似姦而有功伊尹太甲大智似愚而內明終日不違內實分明博愛似虛而實厚汎愛無私似虛而實正言似訐而情忠譬市儈對至誠忠愛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御取人情反覆勇之夫察似明非御情之反欲察似類審則是非御取人情反覆勇之有似理訟其實難明也故聖人參訊廣聽其之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得其實若其實可明何憂乎雖鬼何逃乎有苗是以故聖人思慮不得其奇貨財不積則貪者變變無所利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弄其權是所謂不杼其能故聽言信貌或失其真言語駁惡仲尼失之子羽詭情御反或失其賢疑非人情公孫失之卜式賢否之察實在所依雖其難知仲尼當等是故觀其所依而似類之質可知也雖其不盡得其實然察其所依似身其體氣雖可然矣何謂觀其愛敬以知通塞盡人道之極莫過愛敬愛於父子敬立於君臣是故孝經以愛爲至德故爲至德起父子之親以敬爲要道終君臣之義故爲道之要易以咸爲德氣通生物人得之以利養以謙爲道尊卑殊別道之序老子以無爲德施化無方德之則也以虛爲道寂寞無爲道之倫也禮以敬爲本禮由除作肅然清淨樂以愛爲主樂由陽來欲然親愛然則人情之質有愛敬之誠力任嚙乳則與道德同體動獲人心而道無不通也體道修德愛敬生矣故然愛不可少於敬少於敬則廉節者歸之廉人好敬是以歸之而衆人不與衆人樂愛愛少是以不與愛多於敬則雖廉節者不悅而愛接者死之廉人寡則人衆衆人樂愛致其死則事成業濟是故愛之爲道不可少矣何則敬之爲道也嚴而相離其勢難久動必肅容過之人不及溫和而歸也愛之爲道也情親意厚深而感物感物深感是以翳桑之人倒戈報德是故觀其愛敬之誠而通塞之理可得而知也篤於慈愛則溫和而上下之情通務在禮敬則嚴肅而內外之情塞然必愛敬相須不可一時而無然有其二義者常當務合愛多敬少然後肅穆之風可得希矣何謂觀其情機以辨恕惑夫人之情有六機杼其所欲則喜爲有力者譬鳥獲其心莫不折焉不杼其所能則怨爲辨給者稱三寇其心莫不念然以自伐歷之則惡抗己所能以歷衆人衆人所惡以謙損下之則悅卑損下人人皆喜悅犯其所乏則姻人皆愛之所長惡已所短則姻戾怨生也此人情之六機也夫人情莫不欲遂其志之所欲欲故烈士樂奮力之功遭難而善士樂督政之訓修政方士奮而善士樂治亂之事治亂而善士樂計策之謀廣算而賢能術士樂陵訟之辭資贊而求辨給貪者樂貨財之積貨財積則貪者容其求辨士樂權勢之尤權勢之尤則幸者樂權勢之尤幸者竊其柄苟贊其志則莫不欣然是所謂杼其所欲則喜也所欲之心杼盡復何怨乎若不杼其所能則不獲其志不獲其志則戚愛己材之不展是故功力不建則烈士奮德不能不訓則正人哀哀不得行其化政亂不治則能者歎歎不得用其能敵能未弭則術人思思不得運其奇貨財不積則貪者變變無所收其利權勢不尤則幸者悲悲不得弄其權是所謂不杼其能則怨也所怨不杼其能悅也人情莫不欲處前故惡人之自伐皆欲居物先故惡人之自伐也惡其有勝是所謂自伐歷之則惡也是以達者終不自伐人情皆欲勝之類也是故自伐其善則莫不惡已之心欲求勝故悅人之謙謙所以下之下有推與之意是故人無賢愚接之以謙則無不色懌不問能否皆欲勝人是所謂以謙下之則悅也是以君子終日謙謙人情皆欲掩其所短見其所長稱其所長則悅稱其所短則慍是故人較其所短似若物冒之情之質問有若覆冒是所

謂駮其所乏則煩也（煩冒純塞其心煩戾）人情陵上者也（見人勝己皆欲陵之）若以長駮短是所謂以惡犯煩則妒惡生矣（以己之長駮人之短而取其害是以達者不爲之也）凡此六機其歸皆欲處上（物之自大人人皆爾）是以君子接物犯而不校（知物情好勝雖或以小犯己終不校拒也）不校則無不敬下所以避其害也（務行謙敬誹害之戒）小人則不然既不見機（不達妒害之機）而欲人之順己（謂欲人無違己）以佯愛敬爲見異（孔光逡巡以偶邀會爲輕謂非本心忽其乾己）苟犯其機則深以爲怨（小人易悅而難事）是故觀其情機而賢鄙之志可得而知也（賢明志在進下鄙劣志在陵上是以平淡之主御之以正訓貪者之飛竄戒幸者之所悲然後物不自伏下不陵上賢否當位治道有序）何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夫偏材之人皆有所短（智周也）故直之失也訐（刺訐傷於義故諫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剛切傷於理故諫君不從承之以剛恩不達事尾生信死於橋下）夫直者爲人便不能彊諫（拘恩不守信死於橋下）介之失也拘（拘恩不守信死於橋下）夫直者不訐無以成其直既悅其直不可非其訐（用人之直忽其訐也）訐也者直之徵也（非訐不能爲直）剛者不厲無以濟其剛既悅其剛不可非其厲（用人之剛忽其厲也）厲也者剛之徵也（非厲不能爲剛）和者不愞無以保其和既悅其和不可非其愞（用人之和忽其愞也）愞也者和之徵也（非愞不能爲和）介者不拘無以守其介既悅其介不可非其拘（用人之介忽其拘也）拘也者介之徵也（非拘不能爲介）然有短者未必能長也（純訐之人未能正直）有長者必以短爲徵（純和之人必愞弱）是故觀其徵之所短而其材之所長可知也（欲采之於屬）何謂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夫仁者德之基也（載德而行）義者德之節也（制德之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所載也）智者德之決也（禮德之文理也）信者德之固也（固德之所載也）智者德之帥也（非智不成德）夫智出於明（明達乃成智）明之於人猶晝之待白日夜之待燭火（火日所以照晝夜智達所以明物理）其明益盛者所見及遠（火日愈明所照愈遠智達彌明理通彌深）及遠之明難（聖人猶有不及）是故守業勤學未必及材（生知者上學能者次）材藝精巧未必及理（因習成巧淺於役理成事業至理）理義辨給未必及智（理成事業昧於元智）智能經事未必及道（智元微故無不周道無不載經務去道遠矣）道思元遠然後乃周（故無不周道智元微故四變而後及）道也者回複變不及理理不及智智不及道（其變通理不繫一變通之）是故別而論之各自獨行則仁爲勝（仁者物之資物者仁者待明明者見物而已）合而俱用則明爲將（仁者待明明者見物而已）故以明將仁則無不懷（威以使之仁以惠之）以明將義則無不勝（示以斷割之宜）以明將理則無不通（理若明練萬事乃達）然則苟無聰明無以能遂（暗昧時何能成務成遂）故好聲而實不充則恢（恢廣遠於實）好辯而理不至則煩（辭煩而無正理）好法而思不深則刻（刻過於理）好術而計不足則僞（詭誕詐也）是故鈞材而好學明者爲師比力而爭智者爲雄等德而齊達者稱聖聖之爲稱明智之極名也（是以動而爲天下法言而爲萬世範居上位而不亢在下位而不卑）是以觀其聰明而所達之材可知也

人物志卷中終

人物志卷下

七繆十

效難十一

釋爭十二

七繆第十（人物之理妙而難明以情鑒察繆猶有七）一曰察樂有偏頗之繆（微質不明故聽有偏頗也）二曰接物有愛惡之戚（或情同忘其善或意異違其善也）三曰度心有小大之誤（或小知而大無明）四曰品質有早晚之疑（有早智而遲成者有晚智而晚成者）五曰變類有同體之嫌（材同勢均則相競勢傾則相敬）六曰論材有申壓之詭（富貴則惠施而名申處貧賤則乞求而名壓）七曰觀奇有二尤之失（妙尤合藏直尤虛虛魂故察雜中也）夫采訪之要不在多少（事無巨細要在得正）然微質不明者信耳而不敢信目（目不信耳故人以爲是則心隨而明之人以爲非則意轉而化之）雖無所嫌意若不疑（信毀譽者心意固疑矣）且人察物亦自有誤愛憎兼之其情萬原（明既不察加之愛惡是非是疑豈可勝言）是故知人者以目正耳（聽人言常信則實理得矣）不知人者以耳敗目（視見其誠猶信毀而乘之）故州閭之士皆譽未可爲正也交遊之人與不三周未必信是也（交結故與或屈附阿黨或獨立不黨）夫實厚之士交遊之閒必每所在肩稱行義（行義邪黨猶之邪行逢之）上等援之下等推之（援前推之況提拔乎）苟不能周必有咎毀（行不篤敬者或謗誤得下而失於上）故偏上失下則其終三周則爲國所利此正直之交也（由其正直故名有利）故皆合而是亦有違比（或違王阿黨故合而是之）皆合而非或在其中（或特立不黨故合而非之）皆有奇異之材則非衆所見（奇逸絕衆衆何由識）而耳所聽采以多爲信（不能審察其材但信衆人言也）是繆於察樂者也（信言察物必多經所學必所試）夫愛善疾惡人情所常（不問賢愚皆同之也）苟不明質或疏善善非（非者見善善者見疏豈故然哉由查不明）何以論之夫善非者雖非猶有所是（雖有百非必有一是）以其所是順己所長（惡人一是與己所長同也）則不自覺情通意親忽忘其惡（故與己同惡其百非謂猶駕爲至孝幾挑爲至忠）善人雖善猶有所乏（雖有百善或有一短）以其所乏不明己長（短實己

所長異也以其所長輕己所短則不自知志乖氣逆忽忘其善以與己異百善皆棄謂曲安為匕首舉極為反其非是戒於愛惡者也微質陪味者其於接物常以愛惡或異其正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宏大心欲嗛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處則失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躁則失身志大所以撮物任也小則不務心小所以慎咎悔也大則躁陵故詩詠文王小心翼翼不大聲以色小心也言不貪求大名聲見於顏色王赫斯怒以對于天下志大也故能誅討定天下以致太平由此論之心小志大者聖賢之倫也心小故以服事殷志大心大故三分天下有其二大心大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志大而心又大故名豪雋心大志小者傲蕩之心小志小者拘愞之人也心近志短豈能宏大眾人之察或陋其心小見沛公燒絕棧道謂其不能定天下或壯其志大見項羽號稱強楚便謂足以匡諸侯是謬於小大者也由智不能察其度心常誤於小大夫人材不同成有早晚有早智而速成者質清氣朗生則秀異故童烏蒼舒稚角耀奇也有晚智而晚成者質重氣遲則久乃成器故公孫合道老而後章有少無智而終無所成者質濁氣暗終老無成故原壤通理長則愈明故常材發奇於應實效德於公相四者之理不可不察當察其早晚隨時而用夫幼哲之人材智精達然其在童髫皆有端緒仲尼歲言俎豆部署軍旅故文本辭繁幼辭繁者長必文麗辯始給口幼給口者長必辯論也仁出慈恤幼慈恤者長必矜人施發過與幼過與者長必好施慎生畏懼幼多畏者長必謹慎廉趣不取幼不妄取長必清廉早智者淺惠而見速見小事則達其形容晚成者奇識而舒遲智雖舒緩能識其妙終暗者並困於不足事務難易皆昔昧然遂務者周達而有餘事無大小皆能極之而眾人之察不慮其變常以一槩責於終始是疑於早晚者也或以早成晚智而疑是成故以品質常有妙失也夫人情莫不趣名利避損害名利之路在於是得是在己名利與之損害之源在於非失非失在己損害或之故人無賢愚皆欲使是得在己賢者尚然況愚者乎能明己是莫過同體體同於我則能明己是以偏材之人交遊進趨之類皆親愛同體而譽之同體能明己是以視而譽之憎惡對反而毀之與己體反是以惡而疏之序異雜而不尚也不與己同不與己異則雜不憎亦不尚之推而論之無他故焉夫擇同體毀對反所以證彼非而著己是也自與己同彼非而著己是也至於異雜之人於彼無益於己無害則序而不尚不以彼為是不以己為非都無損益何以尚之是故同體之人常患於過譽體俱為力人則力小者慕大力者提小故其相與常失其實也及其名敵則尠能相下若俱能負責則爭勝之心生故不能相下是故直者性奮好人行直於人見人正直則心好之而不能受人之訐利己之非則盡者情露好人行盡於人見人顯露則心好之而不能訐而不受納人之徑說己徑盡則遵之不納務名者樂人之進趨過人見人乘人明悅其進而不能出陵己之後人陵於己則怨而不服是故性同而材傾則相援而相賴也並有膂力則大能乘小性同而勢均則相競而相害也恐彼勝己則妒害之心生此又同體之變也故或助直而毀直人遭於己直則妒害之心生或與明而毀明人明過於己則妒害之心生毀之心生或與明而毀明人明過於己則妒害之心生不辨其律理是嫌於體同也體同尚然況異體乎夫人所處異勢勢有由壓富貴遂達勢之申也身貴富貴物不能屈是以假令貧賤窮匱勢之壓也身在貧賤志何申屈是以黑白之別父母迎於百里之外閭門之內材之人能行人所不能行凡云為動靜固非眾人之所及是故達有勞謙之稱窮有著明之節材出於眾其進則哀彩益寡勞謙中材之人則隨世損益守常之智中壓在時故是故達有富貴則貨財充於內施惠周於外貴財有餘意周濟見贍者求可稱而譽之感其恩紀匡救其惡是以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或朱建受金而為食其盡計見援者闡小美而大之其引拔將順其美是以皆邱見接為李而揚名雖無異材猶行成而名立大富與貴可不欲哉乃至無善而行成無智而名立是以富貴妻嫂恭況他人乎處貧賤則欲援而無勢有慈心而無以拯眾其進則哀彩益寡勞謙中內無儲食之饋外無褐袍之煖分義不復立恩愛浸以離意義皆空薄生怨謗之言雖無罪尤猶無故而望者並至歸非者日多非徒薄己遂分意何由立怨廢也夫貧與賤可不憂哉乃至無尤而生謗無罪而見廢是故貧賤妻子慢況他人乎故世有修儉名由進退行雖在我而名稱在世是以百農能稼未必能穡天下皆富則清貧者雖苦必無委頓之憂家給人足路人皆饋之且有辭施之高以獲榮名之利得辭施之高名受餘光之善利皆貧則求假無所告求貧戶乏累成珠玉而有窮乏之患且生鄙吝之訟乞假無道與人爭糟糠是故鈞材而進有與之者則體益而茂遂己既自足復須給陽則名美行成所為遂達私理卑抑有累之者己既不足親戚並困則微降而稍退下等不推而眾人之觀不理其本各指其所在謂中達者為材能是疑於中壓者也材智雖鈞貴賤殊塗夫清雅之美著乎形質察之喪失形色外著故可得而察之失繆之由恆在二尤二尤之生與物異列是故非常人之所見故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委蛻內明而外朗故馮唐白首屈於郎署尤虛之人碩言瑰委內實乖反照灰盡內昭故主父偃歷一歲四遷而人之求奇不可以精微測其元機明異希其尤奇異非精不察或以貌少為不足便謂其尤奇或以瑰委為巨偉見江充貌麗便謂其巨偉或以直露為虛華疑無厚實或以巧飾為真實巧言如流悅而親之是以早拔多誤不如順次或以書羅為早成而用之於早成或誤復欲順次也夫順次常度也苟不察其實亦焉往而不失故使不明不能識奇故使順次亦不能得故遺賢而賢有擠則恨在不早拔故郟獨繆則悔在不廣問奉繆不從蓋叔獨謝之於獨武拔奇而奇有敗則患在不素別故光武悔之於朱浮任意而不自信隗囂心存於漢而為王元所誤是以驥子發足眾士乃誤韓信立功淮陰乃震夫豈惡奇而好疑哉乃尤物不世見而奇逸美異也故非常人之所識也是以張良體弱而精彊為眾智之雋也是故賢人之所貴則微降而稍退下等不推而眾人之所識是故眾人之明能知聖士之數眾人明者蠟知郡國出聖之士而已而不能知第目之度乃未識郡國品第之儁聖士之明能知第目之度聖士明者蠟知郡國第目之良不能識出尤之良也未識出尤奇異之理出尤之人能知聖人之教聞之在前不能究之入室之奧也如有所立卓爾難窺忽焉在後由是論之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窮已為當疑二物宜設其會通聚其一揆而已形容眾其效難第十一人材精微實自難知之雖審效驗之理

蓋知人之效有二難有難知之難（尤奇逸雜是以難知）有知之而無由得效之難（已雖知之無由得薦）何謂難知之難人物精微（智無形狀奇逸精妙）能神而明（欲入其神而明其智）其道甚難固難知之難也（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況常人乎）是以眾人之察不能盡備故各自立度（各守其一方而已）以相觀采（以己所能歷觀眾才）或相其形容（以貌取人）或候其動作（以進趨取人）或揆其終始（以發正取人）或揆其儗象（以旨意取人）或推其細微（以情理取人）或恐其過誤（以簡恕取人）或循其所言（以辭旨取人）或稽其行事（以功效取人）八者遊雜（各以意之所可為準是以雜而無紀）故其得者少所失者多（但取其同於己而失其異於己已不必兼故失者多）是故必有草創信形之誤（或色貌取人而行違）又有居止變化之謬（或身在江海心存魏闕）故其接遇觀人也隨行信名失其中情（是以聖人聽言觀行如有所譽必有所試）故淺美揚露則以為有異（智淺易見狀似異美）深明沈漠則以為空虛（智探內明狀似無實）分別妙理則以為離婁（研精至理狀似離婁）口傳甲乙則以為義理（強指物類似有理）好說是非則以為臧否（妄說是非似明善否）講目成名則以為人物（強識賢愚似明人物）平道政事則以為國體（妄論時事似識國體）猶聽有聲之類名隨其音（七者不能明物皆隨行而為之名猶聽貓音而謂之貓聽雀音而謂之雀不知二蟲竟謂之何名也世之疑或皆此類也是以畫圖之備服者眾人皆謂之儲立而問之一人而已）夫名非實用之不效（南箕不可以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故曰名猶口進而實從事退（眾觀形而名之故用而不驗也）中情之人名不副實用之有效（真智在中眾不能見故無外名而有內實）故名由眾退而實從事章（效立則名章）

此草創之常失也（淺識無終深智無始故眾人之察物常失之於初）故必待居止然後識之（視其所止觀其所居而焉不知）故居視其所安（安其舊者敦於仁）達視其所舉（舉剛直者近於義）富視其所與（與嚴壯者明於禮）窮視其所為（為經術者勤於智）貧視其所取（取其分者存於信）然後乃能知賢否（行此者賢反此者否）此又已試非始相也（試而知之豈相也哉）所以知質未足以知其略（略在變通不可常準）且天下之人不可得皆與遊處（故視其外狀可以得一未足豐知）或志趣變易隨物而化（是以世祖失之龐萌曹公失之董卓）或未至而懸欲或已至而易顧（李軼始專心於光武終改顧於聖公）或窮約而力行或得志而從欲（王莽初則卑衣折節卒則窮奢極侈）此又居止之所失也（情變知此神能定之）由是論之能兩得其要是難知之難（既知其情又察其變故非常人）

（之所密）何謂無由得效之難上材已莫知（已難識知）或所識者在幼賤之中未達而喪（未及進達其人已喪）或所識者未拔而先沒（未及拔舉已先沒世）或曲高和寡唱不見讚（公叔痤薦商鞅而魏王不能用）或身卑力微言不見亮（禽息舉百里奚首足皆碎）或器非時好不見信貴（竇后方好黃老）備者何由見進或不在其位無由得拔（卞和非因匠所以抱璞泣）或在其位以有所屈迫（何武舉公孫祿而為王氏所推）是以良材識真萬不一遇也（材能雖良當遇知己知己難遇當值明王三者之遭實不一會）須識真在位識百不一有也（雖識己真或不在位）以位勢值可薦致之宜十不一合也（識已須在位智達復須宜）或明足識真有所妨奪不欲貞薦（雖識辨賢愚而屈於妨奪故有不欲）或好貢薦而不能識真（在位之人獨心好賢善而明不能識）是故知與不知相與分亂於總猥之中（或好賢而不識或知賢而心妒用與不用同於眾雜紛然淆亂）故實知者患於不得達效（身無位無由效達）不知者亦自以為未識（身雖在位而不能識）所謂無由得效之難也故曰知人之效有二難（是以人主常當達其聰智廣其視聽明揚側陋旁求俊乂舉能不避沈滯拔賢不棄幽隱然後國家可得而治功業可得而遂也）

釋爭第十二（賢善不伐況小事乎釋忿去爭必荷其福）

蓋善以不伐為大（為善而自伐其能眾人之所小）賢以自矜為損（行賢而去自賢之心何往而不益哉）是故舜讓于德而顯義登聞湯降不遲而聖敬日躋（彼二帝雖天挺聖德生而上哲猶懷勞謙疾行退下然後信義登聞光宅天位）郤至上人而抑下滋甚王叔好爭而終于出奔（此二大夫矜功陵物或宗夤族滅或逃竄出奔）（由此觀之爭讓之道豈不懸哉）然則卑讓降下者茂進之遂路也（江海所以為百谷王以其處下也）矜奮侵陵者毀塞之險塗也（兕虎所以攫半檻以其往獵噬也）是以君子舉不敢越儀準志不敢凌軌等（足不苟跡常懼退下）內勤己以自濟外謙讓以敬懼（獨處不敢為非出門如見大賓）是以怨難不在於身而榮福通於長久也（外物不見傷子孫賴以免）彼小人則不然矜功伐能好以陵人（初無巨細心發揚以陵物）是以在前者人害之（矜能奔縱人情所害）有功者人毀之（恃功驕盈人情所毀）毀敗者人幸之（及其覆敗人情所幸）是故並轡爭先而不能相奪（小人競進智不相過並驕爭險更相蹈藉）兩頓俱折而為後者所趨（中道而斃後者乘之譬兔殫犬斃而田父收其功）由是論之爭讓之途其別明矣（君子尚讓故涉萬里而途清小人好爭足未動而路塞）然好勝之

人猶謂不然（貪則好勝雖聞德讓之風意猶昧然乃云古人讓以得今人讓以失心之所是起而爭之）以在前為速銳以處後為留滯（故行坐汲汲不暇脂車）以下眾為卑屈以躡等為異傑（苟矜起等不羞負乘）以讓敵為迴辱以陵上為高（屬故趙穿不顧元帥彘子以偏師陷）是故抗奮遂往不能自反也（兕虎猶食生物）（遂有殺人之怒）夫以抗遇賢必見遜下（相如為廉頗遜邈而得其利）以抗遇暴必構敵難（灌夫不為田蚡持下兩得其死）敵難既構則是非之理必溷而難明（俱自是而非彼誰明之耶）溷而難明則其與自毀何以異哉（兩虎其鬪小者死大者傷焉得而兩全）且人之毀己皆發怨憾而變生釁也（若本無嫌恨遺事際會亦不致毀害）必依託於事飾成端末（凡相毀謗必因事類而飾成之）其於聽者雖不盡信猶半以為然也（由言有端角故信之者半）己之校報亦

又如之（復當報謗為生延居）終其所歸亦各有半信著於遠近也（俱有明狀不知其實是以近逆之聽者半信於此亦信於彼）然則交氣疾爭者為易口而自毀也（己說人之惡人亦說己之譏雖譽人自取其譽也）並辭競說者為貸手以自毆（辭忿則力爭己既陵人人亦毆己此其為借手以自毆）為惑繆豈不甚哉（借手自毆借口自譬非惑而何）然原其所由豈有躬自厚責以致變訟者乎（己能自責人亦自責爾不言競變訟何由生哉）皆由內恕不足外望不已（所以爭者由內不恕恕己自貴而外望於人不已也）或怨彼輕我或疾彼勝己（是故心爭終無休已）夫我薄而彼輕之則由我曲而彼直也（曲而見輕固其宜矣）我賢而彼不知則見輕非我咎也（親反傷也固其宜矣）若彼賢而處我前則我德之未至也（見輕在彼固所宜也）若德鈞而彼先我則我德之近次也（德鈞年長固其常矣）夫何怨哉且兩賢未別則能讓者為雋矣（材均而不爭優劣眾人善其讓）爭雋未別則用力者為憊矣（雋等而名未別眾人惡其鬭）是故藺相如以迴車決勝於廉頗寇恂以不鬭取賢於賈復（此二賢者知爭途不可由故回車退避或酒炙迎送故廉賈肉袒爭尚之矣）物勢之反乃君子所謂道也（龍蛇之蟄以存身尺蠖之屈以求伸蟲微物耳尚知屈況於人乎）是故君子知屈之可以為伸故含辱而不辭（韓信屈於跨下之辱）知卑讓之可以勝敵故下之而不疑（展喜犒齊師之謂也）及其終極乃轉禍而為福（晉文避楚三舍而有城濮之勳）屈讎而為友（相如下廉頗為刎頸之交）使怨讎不延於後嗣而美名宣於無窮（子孫荷其榮蔭竹帛紀其高義）君子之道豈不裕乎（若偏急好爭則身危當年何福之能）且君子能受纖微之小嫌故無

變鬬之大誣（大誣起於絞芥故君子慎其小）小人不能忍小忿之故終有赫赫之敗（小人以小忿爲無傷而不去故罪大不可解惡積不可救）怨在微而下之猶可以爲謙德也（怨在微微則謙穩可以除之）變在萌而爭之則禍成而不救矣（涓涓不息遂成江河水漲覆舟胡可救哉）是故陳餘以張耳之變卒受離身之害（思復須臾之忿忘終身之惡是以身滅而嗣絕也）彭寵以朱浮之郄終有覆亡之禍（恨督責之小故違終始之禍福之機可不慎哉）二女爭桑吳楚之難作季郈鬬雞魯國之釁作可不畏歟可不畏歟是故君子之求勝也以推讓爲利銳（推讓所往前無堅敵）以自修爲棚櫓（修己以敬物無害者靜則閉嘿混之元門動則由恭順之通路時可以靜則重閉時可以動則履正而後進）是以戰勝而爭不形（動靜得節故勝無與爭爭不以力故勝功見耳敵服而怨不構（干戈不用怨構之有）若然者悔恡不存於聲色夫何顯爭之有哉（色貌猶不動況力爭乎）彼顯爭者必自以爲賢人而人以爲險詖者（以己爲賢尊己自是是己非人人得不爭乎）實無險德則無可毀之義若信有險德又何可與訟乎險而與之訟是柙兕而攖虎其可乎怒而害人亦必矣易曰險而違者訟訟必有眾起（言險而行違必起眾而成訟矣）老子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以讓讓爲務者所往而無爭是故君子以爭途之不可由也（由於爭途者必覆輸而致禍）是以越俗乘高獨行於三等之上何謂三等本無功而自矜一等（空虛自矜故爲下等也）有功而伐之二等（自伐其能故爲中等）功大而不伐三等（推功於物故爲上等）愚而好勝一等（不自度量故爲下等）賢而尚人二等（自美其能故爲中等）賢而能讓三等（歸善於物故爲上等）緩己急人一等（性不恕人故爲下等）急己急人二等（褊戾嗇刻故爲中等）急己寬人三等（故不伐辭負詭情壹於求名邪乃至直發於中自與理會也）彼君子知自損之爲益故功一而美二（自損而行成名立）小人不知自益之爲損故一伐而並失（自伐而行毀名喪）由此論之則不伐者伐之也不爭者爭之也（不伐而名章不爭而理得）讓敵者勝之也下眾者上之也（退讓而敵服謙尊而德光）君子誠能覩爭途之名險獨乘高於元路則光暉煥而日新德聲倫於古人矣（避險之險遂獨遠於上等羅雀於明朗之路鳴鳳於元嶽然後德輝耀於來今清光侔於往代）

人物志卷下終

右人物志三卷魏邯鄲劉劭孔才撰有傳見三國志云劭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法論不傳人物志亦祇十六篇大意以人之材能志尚不同當以九徵八觀審察而任使之耳劭嘗奉詔作都官考課七十二條以綜核名實甄別人物因本此意著書故隋唐志列以此書入名家也尉有散騎侍郎夏侯惠疏爲劭云深忠篤思儁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宏遠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淵靜之士亂其元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審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象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樂松之歸以是爲多論美之辭然觀夏侯所以稱薦劭者不即得劭所以甄別人物之意歟唐志又載有劉炳注人物志三卷晁氏云此乃僞京燉煌劉炳非炳也今叢書本猶題劉炳釋篇蓋即指所釋各卷篇名而言或別有注本未見汝上王謨識

重刻人物志跋

劉邵人物志凡十二篇辨性質而準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職任事核詞章三代而下善評人品者莫或能踰之矣邵生漢末乃其著論體裁纚然有荀卿韓非風致而亹亹自成一家言即九徵八則之論質之孔孟觀人之法唐虞九德之旨自有發所未發者後世欲辨官論材惡可以不知也顧其書獲見者少又脫落難讀

大中丞真定梁公持節鉞拊鎮中州熊車所莅吏稱民安爰覓善本加訂正刻之宋郡用以傳之人人授簡屬吏曼綴一言于末簡曼得卒業反復流業篇國體器能之說深有味乎其言之也今

中丞公厲風俗正天下謀廟勝三材允兼至其振策群吏惟器所適靡不奮力展采兢兢罔敢怠遑總達衆材至矣異日秉鈞當軸將使官不易方而太平用成知人安民之道拭目身親見之邵之志何幸獲酬於公哉刻成輙忘固陋僭書識刻之歲月覽者當知言之非佞云

隆慶六年壬申仲夏之吉歸德府知府揭陽鄭文謹書

陶望齡撰

劉邵人物志其言九徵十二流備矣然括其大凡略有四者一曰中庸二曰偏至三曰間雜四曰依似皆夫子謨中庸之道自皆難之而間雜依似邵以爲風人末流不足其論蓋于偏至之論獨詳焉蓋材本人性隨性所近誰獨遺三哉雖眼睛保傅頤黑發賊亦有之故天下無不材之人而古今無全材之國雖然偏至之材上與下兩遂則交逐而兩作同俱困上困于得所短則傾敗而取之下困于失所長則旁出以文之轉動流徙清然並驚故不獨上失其用也而士亦自喪其可用且不知己爲何如品何者爲已能而資上之藻別不已難乎上無所指取則遷示象體以明其通上有功指取則詭密一術以中貴好尤儀之所趨察流業之所不被於事後世之士抑何中庸之多而偏至之少歟夫面論參差被薄之官各有其器人各保其能于所偏無以遷貢有期可不評流乎是書逐重對之梓云

四庫提要辨證

人物志三卷 [illegible]

余嘉錫撰

其注爲劉昞所作。昞字延明，[illegible]人，[illegible]上[illegible]……十
六國春秋[illegible]……平涼[illegible]……注記[illegible]太武時又[illegible]……中郎，[illegible]
事三主，[illegible]矣。

嘉錫案：[illegible]不[illegible]注[illegible]……人物志之外，又有劉炳注人物志三卷，
而不著時代。[illegible]書志卷十一作[illegible]注[illegible]……十五「[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云[illegible]人」[illegible]
之誤[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illegible]……
十卷[illegible]……
[illegible]
中郎[illegible]」[illegible]

言其名而不避唐諱耳。昞之事蹟載於正史者彰著如此，提要捨而不引，顧取明人附會緣
飾之說，十六國春秋以爲[illegible]，雖歷事三主，然本傳敍昞所著述皆在李暠之世，則今
本之題涼官，據其著書時言之，初未嘗誤也。隋志雜史類有涼書十卷，注云「記張軌事，偽
涼大將軍從事中郎劉景撰」。[illegible] 是本題涼官，並未誤耳。[illegible]

邵書凡十二篇，首尾完具，晁公武讀書志作十六篇，疑傳寫之誤。[illegible]

案所謂晁公武作十六篇者，據衢州本讀書志言之耳。若袁州本讀書志卷三上，則固作十
二篇也。殆修四庫書時，實未見袁州本，此書在文淵閣者[illegible]「百十二篇」則而未著之本書
耳。提要之引晁讀書，往往如此，其疏已屢見不一見矣。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人物志三卷

別本或作劭，或作劭，劉劭，此當宋有宋庠跋云：據今官書魏志作勉劭之
劭从力，他本或从邑，者晉邑之名，案字書此二訓外，別無他釋，然俱不協
孔才之義。說文：劭，高也。邵，晉邑也。从卩召聲，从卩耳，訓高也。李舟切韻訓美也，
高美又與孔才義符，揚子法言曰：周公之才之劭，是也。所辨精核，今從之。
其書主於論辨人才，以外見之符，驗內藏之器，分別流品，研析疑似，故隋
志以下皆著錄於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視尹文之說兼陳
黃老，申韓公孫龍之裁辯，所言自同異者，過乎不同。蓋其學雖近乎名家，
其理則弗乖於儒者也。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甲集六云：劉劭（此字从卩召聲，从卩訓高也，則字孔才，故知當作劭）人物志共十二篇，雖各爲標目，而實一意相承，其旨（[illegible]）
主於別材器，使各名家之學，而推重術家之流，如范蠡張良者，許謀通
變，能用能藏，又言道之平淡玄遠爲極致，蓋申韓而參以黃老，其中名
言爲理可味者多，文筆亦峻厲，唐偉在並時中鑒中論之間，較爲高古。
武進臧玉林氏嘗以此與文心雕龍及史通並稱三劉之書，殆甚[illegible]
昧是也，惟向無善本，所見凌濤諸刻，類多謬舛，其中頗有僻澀之字而
又輕轉爲焉幾不可解，是刻有明人文，豈夫啟謂其敍五行曰簡暢而
明砭火之德也，明砭字無疑當作簡暢，而明皆其不知妄改，宋明人之
陋，而可笑往往如是。王晉案：提要未知何本，未知有文啟否。謝肇淛文
海披沙二云：劉劭人物志，體別當矣，至於流業分類，雖明而微引未當，
聖門高弟，豈徒臧否之科，蕭何良難，顧使俑之列，昌黨金才，猥云口
辨，淮陰智略，偏列武安，至欲以法家任司寇，將爲唐伯矣，以術家任三
孤，將爲坐嘯矣，又謂商君吳起爲遂任之所，功大而不終，豈知人者
哉。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周文王之師也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稱賢不逮聖不以爲經用題紀標子因據劉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亂書記略盡鬻子雖不預焚燒編帙由此殘缺依漢書藝文志雖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詳孰是篇或錯亂文多遺闕至敷演大道銓撰明史闡域中之教化論刑德之是非雖卷軸不全而其門可見然鄰林之枝荊山之玉君子餘文可得觀矣鬻子博懷道德善謀政事故使周文屈節大聖諮詢情存帝王之道辭多斥救之要理致通遠旨趣恢弘實先達之典言爲諸子之首唱織組仁義經緯家邦皆勸誡之風陳弘濟之術王者覽之可以理國史者遵之可以從政足使賢者勵志不肖者滌心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言而不朽可爲龜鏡鬻子論道無邪之謂歟幸以休務之隙披閱子史而書籍實繁不能精備至於此子頗復留心尋其立跡之端探其闡教之旨豈如寓言迂恢馳術飛辯者矣亦乃宇重千金辭高萬歲聊爲注解略起指歸馳心於萬古之上寄懷於千載之下庶垂道見志懸諸日月將來君子幸無忽焉

進鬻子表

臣行珪言臣聞結繩以往書疏茂然文字之初教義斯起記言之史設褒貶之跡津興書事之官置勸誡之門由啓於是國版稠疊謨訓昭彰唱讚之道以弘闡揚之理茲暢德業彌縫英華日新雕琢性情振其徽烈逮乎周文作聖鬻子稱賢意合道同寔申師傅鬻子以文王降已大啓心期明宜布政之方廣立輔成之策足使萬機留想一代咸休稽古有宗發明耳目時其者述之旨探其斥救之辭莫不原道心以裁章研神聖而啓沃彌綸爰訓經緯區中不徒讚說微言務於遺輪而已鬻熊爲諸子之首文王則聖德之宗熊既文王之師書乃政教之體雖篇軸殘缺提舉猶備紀綱譬彼盤盂發揚有愈臣家傳儒素積習忠良覩明主奉師之蹤覽賢者盡義之道循環微究妙極機神敢率至愚爲之注解研覃析理以叙私情剪截浮辭用申狂瞽伏惟陛下則天齊訓越極宣風稽太上之至和與帝王之炯誡股肱諒直獻替無疑大舉賢良寧濟區宇四海華面八表宅心務本脩文肅拱無事臣以草萊卑賤識度庸淺荷恥不能擊壤謳歌周於政教之端屬聽太平之詠志存綴輯以述矢言簡牘難周辭意斯拙謹以繕寫奉獻闕庭庶日月昭明布餘暉於涸隙時雨咸洎灑餘潤於纖枯望希塵露之資豈議沉舟之楫天威咫尺神魄震驚謹上表以聞伏聽慈旨謹言永徽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華州鄭縣尉臣逢行珪上

按漢志鬻子二十二篇列之道家別出小說十九篇今小說亡逸而二十二篇者止存十四篇唐逢行珪所獻也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不知何以名道家又世傳熊九十餘始遇文王而書乃載三監幽厲事篇目次第竹錯亂不可曉蓋殘闕書也第篇中所載大忘征惑與夫禹政道符者悉簡與不類後世諸鄧林一枝斯可珍矣賈傅大政篇多載之別有對三王問政或即二十二篇之遺也劉勰云鬻熊知道而文王咨謀諸子肇始莫先於斯今取以冠儒家逢氏其跡較方而弗別者備考也丁丑夏日潛菴子志

鬻子　儒家一

華州鄭縣尉逢行珪註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撰具也吏者為政之具也又撰傳也）（言王者布政施令其在博求於良吏也賢者衆之不賢者不預言五帝三王政道可以百代傳行者乙次於甲以此明政之次也）

政曰（政者法教也此明帝王之政事以為法教可稱也）君子不與人謀之則已矣（言君子備於內理於外端其形正其影體真德之要守中妙之憾言出以成教方謀事必為法則苟於政而不預豈安為之哉所以止也）若與人謀之則非道無由也（君子不與人謀則已矣若與人謀務存大道而言之不以違道飾非不以苟命求正由用也）故君子之謀能必用道（君子終日言而不離體要謀於政事而咸由於道故聞於道者道亦得之非道之言君子不用也）而不能必見受（衆目視於偽不留視於真家心耀於名不能察於實夫肅主必哉於家豈能受於道教哉故君子之謀不必見納也）能必忠（盡心論道而必竭忠盡道言不邪論也）而不能必入（盡忠論道聖君必納廣主所難故有道之君上下寵愛忠讒進用智術無邪以石投水何解辭哉而不明之主君臣諛忌小人侍側端正棄遠諂佞是親忠信不用權日而視豈不惑嫉必忠言之不入）能必信（言君子不苟合不妄言正色端辭澄清真實必存之於信也）而不能必見信（信言不美）（而舍於道肅主惑於衆邪豈信用君子之言乎言不以見信也）君子非人者不出之於辭而施之於行（言君子但為善將以史惡書不自是惡不非人施之於行不顯之於言就也）故非非者行是（言是非於人是所同也非於人者人亦非之君子將非於人終不以非非人自行是道以論彼之非）惡惡者行善（善惡在身是所共也君子務善以攻惡不以惡惡於人所以彰惡於行善道也）而道諭矣（謀事必忠出口必信行善以攻惡顯是而明非不苟求所以知而道德自明也）

大道文王問第八（夫道者覆天地廓四方拆八極高而無際深不可測綿六合橫四維不可以言象盡不可以指示氣應無間之跡終政教之端也萬物之形彰三光之外為而不有行而不見有道之王動而周之妙用無窮故謂之大文王因用無窮故謂之大師問道可為永則因以名篇也）

政曰昔者文王問於鬻子（昔者言往日也雖處馭億兆而不齊事從師問道以咏術之門）曰敢問人有大忘乎（尊師道故曰敢問文王思存大道以終政事心跡在於經遠所以先問於大忘也）對曰有（鬻子前答文王言有大忘也）文王曰敢問大忘奈何（鬻子前不即以植答者故引成文王之問文王欲能終大忘之理故曰其事奈何矣）鬻子曰知其身之惡而不改也以賊其身乃喪其軀（過則勿憚改終日不為惡）

（怨去於身也豈但甚面見髮是為形餘哉故其蚩尤見誅四凶就羿夏癸桀紂商辛覆宗戮身害戮賊家失國）（其行如此是為大忘也）其行如此是謂之大忘（總成所答之事）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夫為政以德必貴於道為化國之福）（焉書文王之時而通稱三王者據近以及遠明道以同也周者合也備也言五帝三王貴）（道其政能合若一也而無所不備也）

昔之帝王（昔者在昔貴遠之帝王稱昔者以吏賢吏為之勸也）所以為明者以其吏也（言帝王而有聖明之稱者皆要賢吏使在顯職故道化興而萬國寧明聖不獨運也）昔之君子其所以為功者以其民也（人惟邦本得衆斯昌建極秉時必資兆庶人皆致力以成其功也）力生於神（王者有國必先靈祐望天上帝社稷山川神跡玄符無不來會成湯序神受夏大命武王夢神遂大藏殺夫冥運而張鼓動萬物豈有使之然哉莫不大化於自然玄感而義用造之非我理自相符故曰力生於神者也）而功最於吏（王者虔政施令而不自為必賢能能以任）（使之故天下和乎人知所保此賢吏善最之功也）福歸於君（侯德在官盡心竭力人教其道修頓）（其教上下相親而德交歸焉國土平康而為君之禮者也）昔者五帝之治天下也（五帝謂黃帝顓頊高辛唐虞也）其道昭昭若日月之明然若以晝代夜然（日月還用明不[illegible]照必[illegible]幽[illegible]始然不息故昭[illegible]然所不舍也夫聖人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道大不渝可以崇遠也）故其道首首然萬世為福萬世為教者唯從黃帝以下舜禹以上而已矣（首者始也言五帝之道常為萬代之始後之不能加也大黃帝始垂衣裳造書契置史官為舟楫以濟不通服牛乘馬上棟宇重門擊柝以待暴客為杵臼以利萬民作弧矢以咸天下造[illegible]管[illegible]封禪顓頊平[illegible]黎之亂人神不[illegible]萬物有序高辛氏作[illegible][illegible]鐘鼓[illegible][illegible]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夏日葛衣冬日鹿裘蕩蕩乎人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帝舜少而至孝堯聞[illegible]明而用之舜乃舉禹為司空以平水土棄為后稷以播百穀卨為司徒以教百姓皋陶為士師以理獄訟垂為共工以典[illegible][illegible]益作朕虞以育草木伯夷為秩宗以典三禮夔為樂正以和神人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夏禹櫛風沐雨冠[illegible]不顧[illegible][illegible]上秉四載鑿龍門闢伊闕道河川建萬國穡禹之功人皆惠矣帝王之功莫此高焉故百代不易為福為教也）君王欲緣五帝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久（言君王但因循五帝之道而常行用無所為替則可以長保宗廟社稷以為人始也）

守道五帝三王周政甲第四（執大象而天下往明道不往則道不可[illegible][illegible]所也）

聖人在上賢士百里而有一人則猶無有也（言聖王在上化被蒼生德周萬物雖百里而有一賢士以聖道廣宣賢晦不見其賢舉多則若無有也）王道衰微暴亂在上賢士千里而有一人則猶比肩也（王道衰微暴虐亂政人皆思慮雖千里有一賢士其若比肩言賢人不可得也）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帝王所以安國家行政教其在良吏）（乎言必傳廣以取也）

政曰民者賢不肖之杖也賢不肖皆具焉（賢者德行之名不肖者頑嚚之謂夫賢與不肖見於行此二者同出於性而異名皆稟於最靈各有定分矣天下之廣黎庶之衆賢與不肖自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人休焉（言賢者不自求進而材為時須王者必任賢人所以得也不肖者非自求退而行無所取不發政事是以休廢也）杖能側焉（有謂人之智必於其能特能於智必達通桃謀所至差躬故曰枝能則焉）忠信飾焉（懷盡忠之節必喻於道勝身貴真穢行務實由於正路禮義仁信以文飾其身也故曰忠信飾焉）民者積愚也（實無無知愚之謂也）雖愚明主選吏焉必使民與焉（言明主推心於人以取良吏而不獨任也）士民與之明上舉之（得於衆心善於政事上所以舉所之也）士民若之明上去之（若如人者賢愚之間政既不與所以所去之也）故王者取吏不忘必使民唱然後和（人主總群諱以[illegible]衆知明以採風聲察於下言以率謂失取[illegible]人以宜政也推己取賢唯聖者能之）民者吏之程也（程法式也知之在下是故取吏之法式察之於衆庶人者若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人與之主舉之人若之上去之此隨之也）政曰民者至卑也（極卑下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舉主不違人以獨用也）故十人愛之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則萬人之吏也（自此已上皆言人之情好之德行各有所愛樂之多少殊別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矣（人愛之多則必堪為政事補輔師尹民長固勝生之所恢不可失賢也）卿相者諸侯之丞也（卿相者人上之秩故為諸侯之丞也）故封侯之土秩出焉（賢者得之列上封疆得自家臣故曰秩出焉）卿相君侯之本也（政之興亡在於卿相得賢者知輯失賢者離散故為侯之職在卿相也）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曲阜之地方七百里少昊之墟是魯周公所封之邑以周公俾語政禮教稱之以為篇耳）

政曰昔者魯周公曰吾聞之於政也（稱周公之言以明政者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善者禮讓謙德也人主行善於上百姓變善於下堯之日比屋可封知善道之為善而不行用者是任情之人也）知惡不改者謂之惑（惡者賊以喪國人主為惡於上則百姓為惡而不悔者是昏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知善而不行知惡而不改必至狂惑者此聖王之明戒也）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二 大開國崇基必先於道既符合無往不真影響相同自然合應甲者先於一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 肖者類也言不類不似也自知不肖者不肖是為明也不似之人豈自知不知也 而不肖見於行 丹朱傲虐無侍息此則見於外不以隱微者也 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 不肖者豈自謂不肖哉以賢者視之以自賢人豈以為賢乎 愚者不自謂愚而愚見於言 愚者眯近不德之人豈自稱其愚哉其愚蒙哉而愚踊見於顯流也豈自以為愚乎以智視之愚踊見人豈以為智矣 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 雖以彼賢人豈以為賢乎 數始五帝治天下第七 言帝者數之始以記其佐帝及升位之年數也天下者豈可妄理哉亦由積德累業以有之也言五帝之道相緣為政故同稱之也

昔者帝顓頊 黃帝正妃嫘祖生昌意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在位七十八年 年十五而佐黃帝 軒轅氏少典次子父曰帝鴻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野感而孕二十五月生以土德王故曰黃帝在位百年顓頊自幼年以翼佐黃帝也 二十而治天下 升為天子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常之 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故曰黃帝之道而常之也 學黃帝之道而常之 效其道道而常見之故以效也 年十五而佐帝顓頊 黃帝正妃生玄囂玄囂之子生帝嚳德日新故曰高辛有位七十年矣 昔者帝嚳 跡不及所以效也 項三十而治天下 三十而升為天子也 其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 言德精下不能盡行黃帝之道但明之而已矣 學帝顓頊之道而行之 政教所為效顓頊而行之也 禹政第六 禹功錫玄圭德諧元祖賢立政以致太平可為法則故以名篇矣

禹之治天下也 黃帝玄孫祖顓頊姓姒名文命字高密在位九年受禪風功曰禹受舜禪以臨天下得皐陶得杜子業得既子得施子贊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王 此以上七大夫姓名也 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以天下治 言帝王獨治天下雖則聖德皆侯賢佐以輔之故得天下人安也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言成湯初無道之桀以統萬機而理天下得賢大夫輔佐而致太平至紂昏惑以失國故終始書之以名篇 湯之治天下也 湯姓子名履字天乙除虐去殘曰湯伯放桀順取天下以理也 得夔 湯征葛伯放桀順取天下以理也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 浦伊尹湟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 伊尹有莘氏媵臣以為相東門等並姓名也 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 七大夫皆

有賢行斥教弼諧故得天下成以也 二十七世 自湯至紂父子兄弟相承二十七代也 積歲五百七十六歲至紂 夏曰歲此即位之年也 上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政克勤于邦可以為上也 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 九重幽深下言難進所欲有招之以門懸鐘鼓鐸磬 懸之於門以理政也 而置輶 置於地也 以得四海之士 四海之內有進於言者必為銘於簨簴 樂器之具刻銘於 起日中而不暇飽食 急於政事無暇安於食所以示接士之急也 四海之士留於道路 常行之處宜憂也 是以禹 一曰吾猶恐 人昭昭然人保其福祿去暗暗然人失其福祿 是以四海之士皆至 有國明有卿相賢德者卿相之具人謂之三用之不賢者 夫國者卿相世賢者有之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宰豈自亂之謂也 是以禹當朝廷間也可以羅爵不暇飽食 有賢行斥教弼諧故得天下成以也 有國無國智者治之 夫有國者豈自宰豈自亂之謂也所以安者智謀之力也 治者非一日之志 積功累業行道不倦以成其志 治者非一日之謀者 謀心思也神德以為心覽重謀略政作教以至誠平之者謂非一日之力能至也 治志治謀在於帝王然後民知所保 夫君子有道位行於下遠近幕義故民有常人知所 而知所避 高貴富賤無違政教下民為福是知所避也 發教施令為天下禍者謂之道 禮樂不奪人時不干人利禍亂不作為福之道此之謂也 上下相親謂之和 尊卑之義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以敬讓道之以禮 至德以教 民不求而得所欲謂之信 日出而作日沒而息 去天下之害謂之仁 川澤立牛馬故得天下安其居樂其俗致者謂之大信矣 仁與信和與道帝王之器 此四者帝王有天下之器所有違之而天下離叛 除 去殘曰除 凡萬物

皆有器 所用利之是以為器 故欲有為不行其器者 器用得其器也故利之不行其器於利 雖欲有為不成 惟名與器器用得其器也故利之 諸侯之欲王者亦然不用帝王之器者不成 天下之大神器也非其王者難以處王之器而未可以 遠矣豈有成哉 湯政湯治天下理第七 天地設而萬物生陰陽化而四時定分別統理 西伯以敬康邦南陽以仁道 羽政非其人也 安成之哉 為政之方極於治 終可成法則也 天地闢而萬物生 乾其靜也 坤其動也 萬物生而人為政焉 政也者天地生萬物也 萬物生而人為政焉 天地生萬物不能相使不能相制須人以為政以正之 無不能生而無殺也 言天地能生而 無殺唯天地之所以殺人不能生者謂之獸 豈生之哉是不能生之哉 獸化而為惡 稟氣以生不有知識非人之類豈不惡哉善惡為天常今為不善者 人化而不善者謂之獸 而為善 萬物之中人其為貴化為善理亦天常也 人化而為善 善是為天常今為不善者彼為虛妄實亦何以異矣 有天然後有地 先天後地理亦自然 有地然後有別 三才定矣萬物區別之義著君臣之義彰也 有別然後有義 夫婦 有義然後有教 百官立政教所以教行父子存家 有教然後有道 教頭既彰約之以道理其道物無以 有道然後有理 事各立而有理自存 有理然後有數 名理既彰數統之交夫數以一 有道然後有理 事理自存 有數然後有日 有理自存 有日有冥有旦有晝有夜 冥夜晨晝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為數也 然後以為數 天有三百六十日一周天一度三百六十日一周天日之中晝夜百刻以定之為數也 月離以數紀 一歲之中有十二月月或有盈有虧有益日月或有損終於一歲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經於天數將幾終故處紀攝曾者也 四者皆陳以為數治 春夏秋冬各統於一歲之日月 政者衛也 始終之謂稽 稽考也 慎誅魯周公第六 成周室誅魯之道可得稽考 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 康叔周公弟也周公使康叔往守殷 戒之曰毋殺不辜 失有罪 人命重理 無有無罪而見

誅罰而不明雖刑不禁無有有功而不賞賞而不明雖賞不勸言賞罰不施於有罪也誅賞者國之柄也怒而加誅未必當罪喜而行賞不必當功且賞賞得其功則賢人以勸戒之封殷勤封康叔名也有功也誅賞之慎焉誅賞之權及於產誅盡此權及於產賞得其賞則賢人以勸息此不可不審慎之

鬻子終

鬻子一卷舊本題周鬻熊撰崇文總目作十四篇高似孫子略作十二篇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陸佃所校十五篇此本題唐逢行珪注凡十四篇蓋即崇文總目所著錄也考漢書藝文志道家有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有鬻子說十九篇是當時本有二書列子引鬻子凡三條皆黃老清淨之說與今本不類疑即道家二十二篇之文今本所載與賈誼新書所引六條文格畧同疑即小說家之鬻子說也杜預左傳注稱鬻熊為祝融十二世孫史記載鬻熊子事文王早卒漢書載魏相奏記崔光稱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雖所說小異然大約文武時人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劉勰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諮詢遂文餘事錄為鬻子則裒輯成編當不出熊之手流傳附益或雜虛詞故漢志別入小說家歟獨是偽四八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佐輔有數可紀者靡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湯七大夫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尚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為此冊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為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乎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冗贅每篇多不逮二百言少或止五六句詞旨淺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既久存備一家耳

鬻子十四篇篇名冗贅每篇多不逮二百言少或止五六句人皆以廣本疑之然馬總意林其目一遵陳仲容子鈔所引鬻子與今本同則非唐人偽撰明甚惟意林稱一卷六篇而今本反多於前由傳寫脫誤文義不相屬俗儒遂意為離析強立篇名觀唐人引鬻子有出今本外者知當時原本必不爾也今依舊本付梓別為札記附後亦傳疑不敢自信之意云熙祚識

進鬻子表

周文傳聖（藏本作聖）識度庸陋（藏本陋作淺）

原序

年九十見文王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文王師之（意林引鬻子云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嗜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御覽三百八十三所引與意林同末有因立焉師四字古人引書多有以序混入正文者疑二句恐未然書所引即此文也錄史記為逸句恐未然）

雖有六篇（按漢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又小說家鬻子十九篇後世所傳並無六篇之說此語殊不可解必有脫誤）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五

而不能必見受（鬻書治要引作也字下二句同）

大道文王問第八

文王問于鬻子（此下原有曰字誤在注末）

貴道五帝三王周政乙第五

力生於神（鈔本北堂書鈔七十五引作民，嚴可均據注已作神字解矣）

撰吏五帝三王傳政乙第三

杖能側焉（此句舊解當依賈誼新書作拔能輸焉，按輸與杖同，以時能殆智所至，但杖能之甚為茫然，可見逢氏之前此書流傳已久，展轉寫故有此誤，書有顏師古之說，而不可通，故者此類是也）故王者取吏不忘（新書作丧）士民若之（若當作苦）

曲阜魯周公政甲第十四

知善不行者（意林作信）

湯政天下至紂第七

慶輔（藏本輔作補）西門庇（藏本庇作庇）

士禹政第六

以五聲聽（文選策秀才文注鬻子注引此下並有治字）一饋而七十起（十字衍，治要作）

（一饋而七起與藝文類聚十一引此文合，吾不悉四海之士留于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舊文類聚引此同，又知何時脫去下句，又改不為猶以況其述妄謬也，顧逢注云常行之處步所宜憂也，妄謬也，顧逢注云常行之處步所宜憂也，正羅不思二字之義知其誤在逢氏後矣）吾猶恐四海之士留于道路（治要引此文云道路吾恐其留吾門廷也，舊文類聚引此同，又知何時脫去下句，又改不為猶以況其述妄謬也，顧逢注云常行之處步所宜憂也，正羅不思二字之義知其誤在逢氏後矣）

道符五帝三王傳政甲第五

夫國者卿相也賢者有之（此文有歌注乃張為訓釋何邪卿相無世賢者有之，治要云夫卿相無世賢者有之，故治要作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有國無國智者治之（此文益不可解，當故治要作國無因治智者理之）日之志（治要引有也字于句同）發教施令（意林作政）智者非一

附逸文

黃帝十歲知神農之非而改其政（初學記七十九）

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子赤斧（初學記作甫）走如疾風聲如振霆（文選宣德皇后此二句）三軍之士靡不矢色武王乃命太公把白旄以麾之紂軍反走（文選宣德皇后注初學記三百

楚鬻熊撰按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則為周封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珪注永徽中上于朝敘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著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石林葉氏曰世傳鬻子一卷出祖無擇家漢藝文志本二十二篇載之道家鬻熊文王所師不知何以名道家而小說家亦別出十九卷亦莫知孰是又何以名小說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其文大略百人著書不應爾廖仲容子抄云六篇馬總意林亦然其所載辭略與行珪先後差不倫恐行珪書或有附益云

高氏子略曰魏相奏記載蓋光曰文王見鬻子年九十餘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君若使臣捕武逐獸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今觀其書則曰發政施行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啓文王者決矣其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祿又曰鷙鳥將擊卑飛翩翼武獸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尤決于啓文王者矣此二公之言殊相經緯然其書辭意大略淺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為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輯者乎太公又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藝文志載鬻子名熊著書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唐貞元間柳伯存嘗言子嘗起于鬻熊此語亦佳因錄之永徽中逢行珪為之序曰漢志所載六篇此本凡十四篇予家所傳乃篇十有二

鬻子考

鬻子者名熊楚之先世也年九十而見文王文王曰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國事尚少也于是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而已然觀其書中間載咨周公使康叔守殷之文可異焉夫史稱鬻子見文王時年九十矣豈有更閱數十年當周公命康叔之時其人尚存且著書傳其事之理則今之十四篇亦非眞本也意者古有其書久而散亡好事者從編殘簡斷之餘思欲網羅舊聞求其書而不可得因竊收其義而為之耳然耶否耶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鬻子一卷

今其書乃有昔者魯周公語又有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於殷語而賈誼新書亦引其成王問答凡五條時代殊不相及蘇魏文心雕龍云鬻熊知道文王諮詢道文餘事錄爲鬻子則袁輯成篇不出熊手流傳附益或構虛詞故漢志別人小說家歟獨是爲四八目一書見北齊陽休之序錄凡古來帝王輔佐有數可紀者鬻不具載而此書所列禹七大夫皋陶杜子業旣子施子黯季子寧然子堯輕子玉湯七大夫慶輔伊尹湟里且東門嫗南門嫗西門疵北門側皆具有姓名獨不見收似乎六朝之末尚無此本或唐以來好事之流依仿賈誼所引撰爲贋本亦未可知觀其標題甲乙故爲佚脫錯亂之狀而誼書所引則無一條之偶合豈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讀者互相檢驗生其信心歟且其篇名完整古無此體又每篇寥寥數言詞旨膚淺決非三代舊文姑以流傳旣久存備一家耳

虞藝文志道家類鬻子二十二篇班固自注名熊爲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爲楚祖顏師古無注沈欽韓漢書疏證云隋志鬻子一卷唐宋著錄皆以冠道家葉夢得云今一卷止十四篇本唐永徽中逢行珪所獻家仲容子鈔（這作廣隋志疏證命與仲容子鈔三十卷）馬總意林並云六篇其所載與行珪先後不倫悉行珪或有附益案今亦十四篇標題甲乙敘日雜亂不可曉又短篇不成章而列子天瑞黃帝立命三篇引鬻子賈誼修政下篇問文王武王成王問於鬻子有七章皆本書所無今本其糟粕耳又小說鬻子說十九篇班固自注云後世所加沈欽韓云唐志小說家亦載鬻子一卷文選注三六引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陳於商郊起自黃鳥至於赤斧（御覽三百一引作赤鳥）三軍之士顏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軍反走御覽三百八十三引鬻子年九十見文王事案此類小說也宋鄭鼎過庭錄楚鬻熊居丹陽考條云史記楚世家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云云案漢藝文志道家鬻子二十二篇名熊爲周師云云太史公或未見鬻子故世家傳早卒之說地理志本伏无忌等原文亦僅據漢初雜錄而附以相沿之說惟劉向父子校中祕書乃見鬻子書有文王武王成王之問知熊至成王時尚存定熊自封丹陽向遠世本亦著鬻熊居丹陽之說而不言熊繹今傳鬻子爲唐人僞託其源文則見賈子新書修政語有文王以下問鬻子之事（黃朱自鬻子也陸心源儀顧堂集讀鬻子云唐逢行珪注本凡十四篇又有宋陸農師校本無注分十四篇爲十五篇尤爲瑣碎據羣書治要所載起逢行珪本合爲三篇然意林北堂書鈔文選注所引往往爲今本所無則已非唐之舊矣熊爲文王師其言宜足與讀書相發明乃率多怪然無當之言何歟其謂出一餐而七十起與周公一飯三吐哺之言同蓋出於後人依託無疑也漢志所載當爲戰國人所僞爲今所傳本又必魏晉以後纂拾而成列子賈誼新書本非秦漢之舊其所引亦不足信僞中之僞故其言瀆陋如此也玉縉案嚴可均有重定本其序在鐵橋漫稿中尤詳核

計倪子

渤海高承勳松三校

內經

昔者越王句踐既得反國欲陰圖吳乃召計倪而問焉曰吾欲伐吳恐弗能取山林幽冥不知利害所在西則迫江東則薄海水屬蒼天下不知所止交錯相過波濤溶流沈而復起因復相還浩浩之水朝夕既有時動作若驚駭聲音若雷霆波濤援而起船失不可救未知命之所維念樓船之苦涕泣不可止非不欲爲也時返不知所在謀不成而息恐爲天下笑以敵攻敵未知誰負大邦既已備小邑既已保五國既已收野無積庾廩糧則不屬無所安取恐津梁之不通勞軍紓吾糧道吾聞先生明於時交察於道理恐動而無功故問其道計倪對曰是固不可興師者必須先蓄積貪錢布帛不先蓄積士卒數飢飢則易傷重遲不可戰戰則耳目不聰明耳不能聽視不能見什部之不能使退之不能解進之不能行飢饉不可以動神氣去而萬里伏弩而乳郵頭而皇皇盜竊不敢發不能當芻軍見弱走之如犬逐羊靡從部分伏地而死前賴後但與人同時而戰獨受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王興師以年數恐一旦而亡失邦無明筋骨爲野越王曰善請問其方吾聞先生明於治歲萬物蓋長欲問其治術可以爲教常予明以告我寡人弗敢忘計倪對曰人之生無幾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凡人生或老或弱或強或怯不早備生不能相葬王其審之必先省賦斂勸農桑飢饉在問或水或塘因熟積以備四方師出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常平卒然有師彼日以弱我日以強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王無忽忘慎無如會稽之飢不可再更王其審之嘗言息貨王不聽臣故退而不言處于吳楚越之間以漁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長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倚知此王者形於體萬物之情知長道順可觀而已臣聞炎帝有天下以傳黃帝黃帝於是上事天下治地故少昊治西方蚩尤佐之使主金不冥治北方白辯佐之使主水太皞治東方袁何佐之使主木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后土治中央后稷佐之使主土並有五方以爲綱紀是以易地而輔萬物之常王審用臣之議大則可以王小則可以霸於何有哉越王曰請問其要計倪對曰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故散有時積羅有時領則決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決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舟旱則資車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飢是以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防昔湯之時比七年旱而民不飢禹之時比九年水而民不流其主能通習源流以任賢任能能習則於千里外貸可來也不習則百里之內不可致也人主所求其償十倍其所擇者則無償矣夫人主利源流非必身爲之也視民所不足及其有餘爲之命以利之而來諸侯守法度任賢使能償其成事傳其驗而已如此則邦富兵強而不衰矣羣臣無空恭之禮淫泆之行務有於道術不習源流又不任賢使能諫者則誅則邦貧兵弱刑繁則羣臣多空恭之理淫泆之行矣夫諫者反有德忠者反有刑去刑就德人之情也邦貧兵弱致亂雖有聖臣亦不諫也務在諛主而已矣今夫萬民有明父母亦如邦有明主父母利源流明其法術以任賢子微成其事而已則家富而不衰矣不能利源流又不任賢子賢子有諫者憎之如此者不習於道術也愈信其意而行其言後雖有敗不自過也夫父子之爲親也非得不諫諫而不聽家貧致亂雖有聖子亦不治也務在於諛之而已父子不和兄弟不調雖欲富也必貧而日衰越王曰善子何年少於物之長也計倪對曰人固不同惠種生聖疑種生狂桂桐實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後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聖主留臣不以少長有道者進無道者退愚者曰以退聖者曰以長人主無私賞者有功越王曰善論事若是其審也物有妖祥乎計倪對曰有陰陽萬物各有紀綱日月星辰刑德變爲吉凶金木水火土更勝日朔更建莫主其常順之有德逆之有殃是故聖人能明其刑而處其鄉從其德而避其衝凡舉百事必順天地四時參以陰陽之用不審舉事有殃人生不如臥之頃也欲變天地之常數發無道故貧而命不長是聖人并包而隱行之以藏愚夫衆人容容盡欲富

貴莫知其鄉越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在是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財聚梓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天有時而散是故聖人反其刑順其衡收聚而不散越王曰善今歲比熟尚有貧乞者何也計倪對曰是故不等猶同母之人異父之子動作不同術貧富故不等如此者積負於人不能救其前後志意侵下作務日給非有道術又無上賜貧乞則長久越王曰善大夫佚同若成官與孤議於會稽石室孤非其言也今大夫言獨與孤比請遂受教焉計倪曰糴石二十則傷農九十則病末農傷則草木不辟末病則貨不出故糴高不過八十下不過三十農末俱利矣故古之治邦者本諸貨物官市開而至越王曰善計倪乃傳其教而國之曰審金木水火別陰陽之明用此不患無功越王曰善從今以來傳之後世以為教乃著其治法牧江南七年而禽吳也甲貨之戶曰桑為上物賈七十一乙貨之戶曰黍為中物石六十丙貨之戶曰赤豆為下物石五十丁貨之戶曰稻粟令為上種石四十戊貨之戶曰麥為中物石三十己貨之戶曰大豆為下物石二十庚貨之戶曰穰比蔬食故無賈辛貨之戶曰果比蔬食故無賈壬癸無貨

評曰其學足以發天地之藏其言足以貽諸子之輿詩此可轉移陰陽何況文字

漢書貨殖傳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上廼用范蠡計然淺報強吳孟康注姓計名然越人也顏師古云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等一名計研吳越春秋越絕書並作計倪倪研及然音皆相近實一人耳皇覽載計然濮上人也嘗南遊越范蠡卑身事之意林云姓辛字文子有文子十二卷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案意林文子十二卷乃尹文子名同而實異李暹所注皆老莊虛無之言也唐藝文志范子計然十五卷計倪合范子言之也今之計倪子一篇賀係全書無疑余家藏秘書素有此種暇日披讀詳如釐訂付諸開雕以廣其傳云新安程景沂莪園氏識

計倪子終

鬼谷子

撰人不詳

鬼谷子

隋書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於鬼谷梁有陶弘景注三卷又有樂壹注三卷從橫者所以明辯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漢書以爲本出行人之官受命出疆臨事而制故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周官掌交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萬姓之聚導王之德意志慮使辭行之而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說諭以九稅之利九儀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是也佞人爲之則便辭利口傾危變詐至於賊害忠信漫亂邦家監修國史趙國公長孫無忌等撰上

高似孫曰戰國之事危矣士有挾儁異豪偉之氣求騁乎用其應對酬酢變詐激昂以自放於文章見於頓挫險怪離合揣摩者其辭又極矣鬼谷子書其智謀其數術其變譎其辭談蓋出於戰國諸人之表夫一闔一闢易之神也一翕一張老氏之幾也鬼谷之術往往有得於闔闢翕張之外神而明之益至於自放潰裂而不可禦予嘗觀諸陰符天之用賊人之私而陰謀詭秘有金匱石室之所不可該者而鬼谷盡得而泄之其亦一代之雄乎按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爲蘇秦之書歟蘇秦所記以爲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族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爲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賾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遊僊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徐廣曰潁川陽城有鬼谷注其書者樂壹皇甫謐陶弘景尹知章唐人

鬼谷子

捭闔第一

縱橫家一

粤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也爲衆生之先觀陰陽之開闔以命物知存亡之門戶籌策萬類之終始達人心之理見變化之朕焉而守司其門戶故聖人之在天下也自古至今其道一也變化無窮各有所歸或陰或陽或柔或剛或開或閉或弛或張是故聖人一守司其門戶審察其所先後度權量能較其伎巧短長夫賢不肖智愚勇怯仁義有差乃可捭乃可闔乃可進乃可退乃可賤乃可貴無爲以牧之審定有無與其實虛隨其嗜慾以見其志意微排其所言而捭反之以求其實實得其指闔而捭之以求其利或開而示之或闔而閉之開而示之者同其情也闔而閉之者異其誠也可與不可審明其計謀以原其同異離合有守先從其志即欲捭之貴周即欲闔之貴密周密之貴微而與道相追捭之者料其情也闔之者結其誠也皆見其權衡輕重乃爲之度數聖人因而爲之慮其不中權衡度數聖人因而自爲之應故捭者或捭而出之或捭而內之闔者或闔而取之或闔而去之捭闔者天地之道捭闔者以變動陰陽四時開閉以化萬物縱橫反出久覆反忤必由此矣捭闔者道之大化說之變也必豫審其變化口者心之門戶也心者神之主也志意欲思慮智謀此皆由門戶出入故關之以捭闔制之以出入捭之者開也言也陽也闔之者閉也默也陰也陰陽其和終始其義故言長生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財利得意喜欲爲陽曰始故言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有害刑戮誅罰爲陰曰終諸言法陽之類者皆曰始言善以始其事諸言法陰之類者皆曰終言惡以終爲謀捭闔之道以陰陽試之故與陽言者依崇高與陰言者依卑小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由此言之無所不出無所不入無

所不可可以說人可以說家可以說國可以說天下爲小無內爲大無外益損去就倍反皆以陰陽御其事陽動而行陰止而藏陽動而出陰隨而入陽還終始陰極反陽以陽動者德相生也以陰靜者形相成也以陽求陰包以德也以陰結陽施以力也陰陽相求由捭闔也此天地陰陽之道而說人之法也爲萬事之先是謂圓方之門戶

反應第二

古之大化者乃與無形俱生反以觀往覆以驗來反以知古覆以知今反以知彼覆以知己動靜虛實之理不合來今反古而求之事有反而得覆者聖人之意也不可不察人言者動也已默者靜也因其言聽其辭言有不合者反而求之其應必出言有象事有比其有象比以觀其次象者象其事比者比其辭也以無形求有聲其鈞語合事得人實也其張且網而取獸也多張其會而司之道合其事彼自出之此鈞人之網也常待其網驅之其言無比乃爲之變以象動之以報其心見其情隨而牧之已反往彼覆來言有象比因而定基重之襲之反之覆之萬事不失其辭聖人所誘愚智事皆不疑古善反聽者乃變鬼神以得其情其變當也而牧之審也牧之不審得情不明得情不明定基不審變象比必有反辭以還聽之欲聞其聲反嘿欲張反斂欲高反下欲取反與欲開情者象而比之以牧其辭同聲相呼實理同歸或因此或因彼或以事上或以牧下此聽真僞知同異得其情詐也動作言默與此出入喜怒由此以見其式皆以先定爲之法則以反求覆觀其所托故用此者已欲平靜以聽其辭察其事論萬物別雄雌雖非其事見微知類若探人而居其內量其能射其意也符應不失如騰蛇之所指若弩之引矢故知之始已自知而後知人也其相知也如比目之魚見形也若光之與影也其察言也不失若磁石之取鍼舌之取燔骨其與人也微其見情也疾如陰與陽如陽與陰如圓與方如方與圓未見形圓以道之既形方以事之進退左右以是司之已不先定牧人不正事用不巧是謂忘情失道已審先定以牧人策而無形容莫見其門是謂天神

內揵第三

君臣上下之事有遠而親近而疏就之不用去之反求日進　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事皆有內揵素結本始或結以道德或結以黨友或結以財貨或結以采色用其意欲入則入欲出則出欲親則親欲疏則疏欲就則就欲去則去欲求則求欲思則思若蚨母之從其子也出無間入無朕獨往獨來莫之能止內者進說辭揵者揵所謀也故遠而親者有陰德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事　中來也日進前而不御者施不合也遥聞聲而相思者合於謀待決事也故曰不見其類而說之者見逆不得其情而說之者見非　得其情乃制其術此用可出可入可揵可開故聖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揵萬物由夫道德仁義禮樂計謀先取詩書混說損益議論去就欲合者用內欲去者用外外內者必明道數揣策來事見疑決之策無失計立功建德治民入產業曰揵而內合上暗不治下亂不寤揵而反之內自得而外不留說而飛之若命自來已迎　而御之若欲去之因危與之環轉因化莫知所爲退爲大儀

抵巇第四

物有自然事有合離有近而不可見遠而可知近而不可見者不察其辭也遠而可知者反往以驗來也巇者罅也鐸者嶋也嶋者成大隙也巇始有朕可抵而塞可抵而卻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謂抵巇之理也事之危也聖人知之獨保其用因化說事通達計謀以識細微經起秋毫之末揮之於太山之本其施外兆萌芽蘖之謀皆由抵巇隙爲道術天下分錯上無明主公侯無道德則小人讒賊賢人不用聖人竄匿貪利詐僞者作君臣相戰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離散乖亂反目是謂萌芽巇鐸聖人見萌芽巇鐸則抵之以法世可以治則抵而塞之不可治則抵而得之或抵如此或抵如彼或抵反之或抵覆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抵而得之諸侯相抵不可勝數當此之時能抵爲右自天地之合離終始必有巇隙不可不察也察之以捭闔能用此道聖人也聖人者天地之使也世無可抵則深隱而待時時有可抵則爲之謀可以上合可以檢下能因能循爲天地守神

飛箝第五

凡度權量能所以徵遠來近立勢而制事必先察同異別是非之語見內外之辭知有無之數決安危之計定親疎之事然後乃權量之其有隱括乃可徵乃可求乃可用引鈎箝之辭飛而箝之鈎箝之語其說辭也反同反異其不可善者或先徵之而後重累或先重以累而後毀之或以重累爲毀或以毀爲重累其用或稱財貨琦璋珠玉璧白采色以事之或量能立勢以鈎之或伺候見嶋而箝之其事用抵巇將欲用之於天下必度權量能見天時之盛衰制地形之廣狹岨險之難易人民貨財之多少諸侯之交孰親孰疎孰愛孰憎心意之慮懷審其意知其所好惡乃就說說其所重以飛箝之辭鈎其所好以箝求之用之於人則量智能權材力料氣勢爲之樞機　以迎之隨之以箝和之以意宜之此飛箝之綴也用於人則空往而實來綴而不失以究其辭可箝而綴可箝而橫可引而東可引而西可引而南可引而北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復不失其度

忤合第六

凡趨合倍反計有適合化轉環屬各有形勢反覆相求

因事為制是以聖人居天地之間立身御世施教揚聲明名也必因事物之會觀天時之宜因知所多所少以此先知之與之轉化世無常貴事無常師聖人常為無不為所聽無不聽成於事而合於計謀與之為主合於彼而離於此計謀不兩忠必有反忤反於此忤於彼忤於此反於彼其術也用之天下必量天下而與之用之國必量國而與之用之家必量家而與之用之身必量身材能氣勢而與之大小進退其用一也必先謀慮計定而後行之以飛箝之術古之善背向者乃協四海包諸侯忤合天地而化轉之然後以之來合故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呂望三就文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於文王此知天命之箝故歸之不疑也非至聖人達奧不能御世不勞心苦思不能原事不悉心見情不能成名材質不惠不能用兵忠實無真不能知人故忤合之道已必自度材能知虛實長短遠近孰不如乃可以進乃可以退乃可以縱乃可以橫

揣篇第七

古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權而揣諸侯之情量揣不審不知強弱輕重之稱揣揣情不審不知隱匿變化之動靜何謂量權曰度於人小謀於衆寡稱貨財有無利人民多少饒之有餘不足幾何辨地形之險易孰利孰害謀慮孰長孰短君臣之親疏孰賢孰不肖與賓客之知睿孰少孰多觀天時之禍福孰吉孰凶諸侯之親孰用孰不用百姓之心去就變化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側孰便能知此者操權量揣情者必以其甚喜之時往而極其欲也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必以其甚懼之時往而極其惡也其有惡也不能隱其情情欲必失其變感動而不知其變者乃且錯其人勿與語而更問所親知其所安夫情變於內者形見於外故常必以其見者而知其隱者此所謂測深揣情故計國事者則當審權量說人主則當審揣情謀慮情欲必出於此乃可貴乃可賤乃可重乃可輕乃可利乃可害乃可成乃可敗其數一也故雖有先王之道聖智之謀非揣情隱匿無所索之此謀之大本也而說之法也常有事於人人莫先先事而至此最難為故曰揣情最難守司言必時其謀慮故觀蜎飛蠕動無不有利害可以生事美生事者幾之勢也此揣情飾言成文章而後論之

摩篇第八

摩之符也內符者揣之主也用之有道其道必隱微揣之以其所欲測而探之內符必應其應也必有為之故微而去之是謂寒窮閉端隱貌迹情而人不知故能成其事而無患摩之在此符之在彼從而應之事無不可古之善摩者如操鈞而臨深淵餌而投之必得魚焉故曰主事日成而人不知主兵日勝而人不畏也聖人謀之於陰故曰神成之於陽故曰明所謂主事日成者積德也而民安之不知其所以利積善也而民道之不知其所以然而天下比之神明也主兵日勝者常戰於不爭不費而民不知所以服不知所以畏而天下比之神明也摩者有以平有以正有以喜有以怒有以名有以行有以廉有以信有以利有以卑平者靜也正者直也喜者悅也怒者動也名者發也行者成也廉者潔也信者明也利者求也卑者語也故聖人所獨用者衆人皆有之然無成功者其用之非也故謀莫難於固密說莫難於悉聽事莫難於必成此三者然後能之故謀必欲周密必擇其所與通者說也故曰或結而無隙也夫事成必合於數故曰道數與時相偶者也說者聽必合於情故曰情合者聽故物歸類抱薪趨火燥者先然平地注水濕者先濡此物類相應於勢譬猶是也此言內符之應外摩也如是故曰摩之以其類焉有不相應者乃摩之以其欲焉有不聽者故曰獨行之道夫幾者不

權篇第九

說者說之也說之者資之也飾言者假之也假之者益損也應對者利辭也利辭者輕論也成義者明之也明之者符驗也難言者卻論也卻論者釣幾也佞言者諂而于忠諛言者博而于智平言者決而于勇戚言者權而于信靜言者反而于勝先意承欲者諂也繁稱文辭者博也策選進謀者權也從舍不疑者決也先分不足而窒非者反也故口者幾關也所以閉情意也耳目者心之佐助也所以窺間見姦邪故曰察調而應利道而動故繁言而不亂翕翕而不迷變易而不危者觀要得理故無目者不可示以五色無耳者不可告以五音故不可以往者無所開之也不可以來者無所受之也物有不通者故不事也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諱忌也衆口爍金言有曲故也人之情出言則欲聽衆事則欲成是故智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智者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故不困也言其有利者從其所長也言其有害者避其所短也故介蟲之捍也必以堅厚螫蟲之動也必以毒螫故禽獸知用其長而談者知用其用也故曰辭言五曰病曰恐曰憂曰怒曰喜五者有一必失中和而不平暢故曰病者感衰氣而不神也恐者腸絕而無主也憂者閉塞而不泄也怒者妄動而不治也喜者宣散而無要也此五者精則用之利則行之故與智者言依於博與拙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要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高與貧者言依於利與賤者言依於謙與勇者言依於敢與過者言依於銳此其術也而人常及之是故與智者言將此以明之與不智者言將此以教之而其難為也故言多類事多變故終日言不失其類故事不亂終日不變而不失其主故智貴不妄聽貴聰智貴明辭貴晚成而不抱久而化成

奇

謀篇第十

爲人凡謀有道必得其所因以求其情審得其情乃立三儀三儀者曰上曰中曰下參以立焉以生奇奇不知其所擁始於古之所從故鄭人之取玉也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夫度材量能揣情者亦事之司南也故同情而俱相親者其俱成者也同欲而相疎者其偏害者也同惡而相親者其俱害者也同惡而相疎者偏害者也故相益則親相損則疎其數行也此所以察同異之分其類一也故墻壞於其隙水毀於其節斯蓋其分也故變生於事事生謀謀生計計生議議生說說生進進生退退生制因以制於事故百事一道而百度一數也夫仁人輕貨不可誘以利可使出費勇士輕難不可懼以患可使據危智者達於數明於理不可欺以誠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故愚者易蔽也不肖者易懼也貪者易誘也是因事裁之故爲強者積於弱也有餘者積於不足也此其道術行也故外親而內疎者說內親而外疎者說外故因其疑以變之因其見以然之因其說以要之因其弊以成之因其惡以權之因其患以斥之摩而恐之高而動之微而正之符而應之揣而塞之亂而惑之是謂計謀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結結而無隙者也正不如奇奇而不止者也故說人主者必與之言奇說人臣者必與之言私其身內其言外者疎其身外其言深者危無以人之近所不欲而強之於人無以人之所不知而教之於人人之有好也學而順之人之有惡也避而諱之故陰道而陽取之也故去之者縱之縱之者乘之親者不美又不惡故至情托焉可知者可用也不可知者謀者所不用也故曰事貴制人而不貴見制於人制人者握權也見制於人者失命也故聖人之道陰愚人之道陽智者事易而不智者事難以此觀之亡不可以爲存而危不可以爲安然而無爲而貴智矣智用於衆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於衆人之所不能見既用見可否擇事而爲之所以自爲也見不可擇事而爲之所以爲人也故先王之道陰言有之曰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人之制道在隱與匿非獨忠信仁義也中正而已矣道理達於此義者則可與言由能得此則可與穀遠近之義

決篇第十一

爲人凡決物必托於疑者善其用福惡其有患善至於誘也終無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則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於善者隱托於惡則不受矣致疎遠故其有使失利有使離害者此事之失聖人所以能成其事者有五有以陽德之者有以平素之者陽勵於一言陰勵於二言平素匿之者有以信誠之者有以蔽樞機以用四者微而施之於是度以往事驗之來事參之平素可則決之王公大人之事也危而美名者可則決之不用費力而易成者可則決之用力犯勤苦然而不得已而爲之者可則決之去患者可則決之從福者可則決之故夫決情定疑萬事之機以正亂治決成敗難爲者故先王乃用蓍龜者以自決也

符言第十二

安徐正靜其被節無不內善與而不靜虛心平意以待傾損有主位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者則無不見以天下之耳聽者則無不聞以天下之心慮者則無不知輻湊並進則明不可塞有主明德之術曰勿堅而拒之許之則防守拒之則閉塞高山仰之可極深淵度之可測神明之位術正靜其莫之極數有主德用賞貴信用刑貴正賞賜貴信必驗耳目之所見聞其所不見聞者莫不闇化矣誠暢於天下神明而況姦者乎君有主貴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後熒惑之處安在有主問心爲九竅之治君爲五官之長爲善者君與之賞爲非者君與之罰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與之則不勞聖人用之故能賞之因之循理故能久長有主因人主不可不周人主不周則群臣生亂家干其無常也內外不通安知所開開閉不善不見原也有主周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千里之外隱微之中是謂洞天下姦莫不聞變更有主恭循名而爲實安而完名實相生反相爲情故曰名當則生於實實生於理理生於名實之德德生於和和生於當有主名

轉丸第十三 七

胠篋第十四 七

陶弘景曰或有取莊周胠篋而充次第者按鬼谷之書崇尚計謀祖述聖智而莊周胠篋乃以聖人爲大盜之資聖法爲禁跖之失亂天下者聖人之由也蓋欲絕聖棄智整一代於混茫之中殊非此書之意蓋無取焉或曰轉丸胠篋者本經中經是也

辯鬼谷子　　柳宗元撰

元稹好讀古書然甚譏鬼谷子爲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爲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巇峭薄悉其妄言亂世雖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其書尤著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惡使人狂狂失守而易于陷墜幸矣人之棄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爲好術也過矣

文獻通考鬼谷子三卷又柳文七術注云鬼谷子下篇有陰符七術謂盛神法五龍養志法靈龜實意法騰蛇分威法伏能敵勢法鷙鳥轉圜法猛獸見法靈蓍七章是也

鬼谷子一卷　　胡玉縉撰

案鬼谷子漢志不著錄隋志縱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註曰周世隱於鬼谷王海引中興書目曰周時高士無鄉里族姓名字以其所隱自號鬼谷先生蘇秦張儀事之授以捭闔至符言等十有二篇及轉丸本經持樞中經等篇因隋志之說也唐志卷數相同而註曰蘇秦張守節史記正義曰鬼谷在雒州陽城縣北五里七錄有蘇秦書樂壹註云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此又唐志之所本也胡應麟筆叢則謂隋志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必東漢人本二書之言著稱爲此而託於鬼谷若子虛亡是之屬其言頗爲近理然亦終無確證隋志稱皇甫謐註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本不載又惠洪冷齋夜話引鬼谷子曰崖蜜櫻桃也今本亦不載疑非其舊然今本已佚其轉丸胠篋二篇惟存捭闔至符言十二篇劉向所引或在佚篇之內至惠洪所引據王直方詩話乃金樓子之文惠洪誤以爲鬼谷子耳（案王直方詩話今無全本此條見朱翌猗覺寮雜記所引）均不足以致疑也高似孫子略稱其一開一闔爲易之神一翕一張爲老氏之術出於戰國諸人之表誠爲過當宋濂潛溪集詆爲蛇鼠之智又謂其文淺近不類戰國時人又抑之太甚柳宗元辨鬼谷子以爲言益奇而道益隘差得其眞蓋其術雖不足道其文之奇變詭偉要非後世所能及也

四庫提要補正　　胡玉縉撰

鬼谷子一卷

隋志稱皇甫謐注則爲魏晉以來書固無疑耳說苑引鬼谷子有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一語今本不載

陸氏藏書志有明鈔本三卷梁陶弘景注注中經幾知齊記云說苑載說篇引鬼谷子然則鬼谷子非漢書也

撰人不詳

鬼谷子外篇

本經陰符七篇

盛神法五龍盛神中有五氣神爲之長心爲之舍德爲之人養神之所歸諸道道者天地之始一其紀也物之所造天之所生包宏無形化氣先天地而成莫見其形莫知其名謂之神靈故道者神明之源一其化端是以德養五氣心能得一乃有其術術者心氣之道所由舍者神乃爲之使九竅十二舍者氣之門戶心之總攝也生受之天謂之真人真人者與天爲一而知之者內循練而知之謂之聖人聖人者以類知之故人與生一出於化物知類在竅有所疑惑通於心術術必有不通其通也五氣得養務在舍神此之謂化化有五氣者志也思也神也德也神其一長也靜和者養氣養氣得其和四者不衰四邊威勢無不爲存而舍之是謂神化歸於身謂之真人真人者同天而合道耗一而養產萬類懷天心施德養無爲以包志慮思意而行威勢者也士者通達之神盛乃能養志

養志法靈龜養志者心氣之思不達也有所欲志存而思之志者欲之使也欲多則心散心散則志衰志衰則思不達也故心氣一則欲不徑欲不徑則志意不衰志意不衰則思理達矣理達則和通和通則亂氣不煩於胷中故內以養志外以知人養志則心通矣知人則分職明矣將欲用之於人必先知其養氣志知人氣盛衰而養其氣志察其所安以知其所能志不養心氣不固心氣不固則思慮不達思慮不達則志意不實志意不實則應對不猛應對不猛則失志而心氣虛志失而心氣虛則喪其神矣神喪則髣髴彷彿則參會不一養志之始務在安己己安則志意實堅志意實堅則威勢不分神明常固守乃能分之

實意法滕地實意者氣之慮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神明榮則志不可亂計謀成則功不可間意慮定則心遂安則其所行不錯神者得則凝識氣寄姦邪得而倚之詐謀得而惑之言無由心矣故信心術守真一而不化待人意慮之交會聽之候之也計謀者存亡樞機慮不會則聽不審矣候之不得計謀失矣則意無所信虛而無實無爲而求安靜五藏和通六腑精神魂魄固守不動乃能內視反聽定志思之太虛待神往來以觀天地關闔知萬物所造化見陰陽之終始原人事之政理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不見而命不行而至是謂道知以通神明應於無方而神宿矣

分威法伏熊分威者神之覆也故靜固志意神歸其舍則威覆盛矣威覆盛則內實堅內實堅則真審真審則能以分人之威而動其勢如其天以實取虛以有取無若以鎰秤銖故動者必隨唱者必和撓其一指觀其餘次動變見形無能間者審於唱和以見間動變明而威可分將欲動變必先養志伏意以視間知其固實者自養也讓己者養人也故神存兵亡乃爲之形勢

散勢法鷙鳥散勢者神之使也用之必循間而動威肅內盛推間而行之則勢散大散勢者心虛志溢意失威勢精神不專其言外而多變故觀其志意爲度數乃以揣說圖事盡圓方齊長短無則不散勢散勢者待間而動動而勢分矣故善思間者必內精五氣外視虛實動而不失分散之實動則隨其志意知其計謀勢者利害之決權變之威勢敗者不以神肅察也

轉圓法猛獸轉圓者無窮之計也無窮者必有聖人之心以原不測之智以不測之智而通心術而神道混沌爲一以變論萬類說義無窮智界計謀各有形容或圓或方或陰或陽或吉或凶事類不同故聖人懷此之用轉圓而求其合故與造化者爲始動作無不包大道以觀神明之域天地無極人事無窮各以成其類見其計謀必知其吉凶成敗之所終也轉圓者或轉而吉或轉而凶聖人以道先知存亡乃知轉圓而從方圓者所以合語方者所以錯事轉化者所以觀計謀接物者所以觀進退之意皆見其會乃爲要結以接其說也

損兌法靈蓍損兌者機危之決也事有適然物有成敗機危之動不可不察故聖人以無爲待有德言察辭合於事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後爲之謀自然之道以爲實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機危乃爲之決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隄轉圓石於萬仞之谿

持樞

陶弘景曰此持樞之術恢太簡促暢理不盡或編簡殘爛本不能全也

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故人君亦有天樞生養成藏亦復不別干而逆之逆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大綱也

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物執窮者不忘恩也能言者儔善博惠施德　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蓋士當世異時或當困免闉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爲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或當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命是以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聞聲和音解仇鬬郄綴去郄語攝心守義本經記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樞中經見形爲容象體爲貌者謂爻爲之生也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行不僻淫以道爲形以德爲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也如是隱情塞郄而去之聞聲和音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爲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不和則悲是以聲散傷醜者言必逆於耳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解仇鬬郄謂解羸微之仇鬬郄者鬬強也強郄既鬬稱勝者高其功盛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恥其宗故勝者鬬其功勢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是也郄無極大禦無極大則皆可脅而并綴去者謂綴已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真信者稱其行屬其志言可爲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疑疑而去之郄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動　以忌諱示以時禁然後結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郄之無見已之所不能於多方之人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爲之稱遠方驗之驚以奇怪人繫其心於已効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已遭淫酒色者爲之術音樂動之以爲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可以觀漫瀾之命使有後會守義者謂守以人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深得其主也從外制內事有繫由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爲安救亡使存也

鬼谷子終

子彙第九冊

於事兌者知之也損者行之也損之說之物有不可者聖人不爲辭也故智者不以言失人之言故辭不煩而心不虛志不亂而意不邪當其難易而復爲之謀自然之道以爲實圓者不行方者不止是謂大功益之損之皆爲之辭用分威散勢之權以見其兌威其危機乃爲之決故善損兌者譬若決水於千仞之隱轉圓石於萬仞之壑

評曰文體絕似老子無戰國游士習氣拱髓取神說辭妙品允爲從橫家鼻祖

是書向列於鬼谷子後汨於從橫家流遂鮮傳誦隋經籍志云從橫者所以明辨說善辭令以通上下之志者也非傾危變詐之士可得藉口七篇本出自太公望戰國時鬼谷子所傳述與黃帝陰符同名殊冒蘇季子揣摩以干世主後人傳之遂不屑讀殊不知食其精蘊可以養性修身不獨馳騁說辭已也新安程景沂識

尸子

尸佼 著
汪繼培 輯

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隋唐志並同宋時全書已亡王應麟漢志攷證云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爲一卷其本皆不傳近所傳者有震澤任氏本元和惠氏本陽湖孫氏本任本凡三篇曰仁意曰君治曰廣釋實皆據摭佚文傅會舊目廣釋（即爾雅疏所引廣澤仁意亦見爾雅疏君治無攷諸子彙函有此篇乃聯綴羣書虛造名目不足據也）繼培初讀其書就所攬掇表識出處糾繆遺謬是正文字後得惠孫之書以相比校頗復有所疑異迺集平昔疏記稍加釐訂以羣書治要所載爲上卷諸書稱引與之同者分注於下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者爲下卷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別爲存疑附於後謹按劉向別錄（史記孟荀列傳集解引）稱尸子書凡六萬餘言今茲撰錄蓋十失八可爲歎息然錄所槩見推竟端委尚有可意會者張湛注列子其序云莊子憤到韓非尸子淮南玄示旨歸多稱其言今按歸人之說見天瑞篇言行響影之說見說符篇其所誦述定非數言淮南子墜形訓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又云北極有不釋之冰其說皆本尸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崔者傳）謂尸子書二十篇千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墜形之文當在此篇準是以求則墜形訓九山九塞九藪及水泉諸說必皆仍用尸子可知又因引贖人而知爲子貢事引悅尼來遠而知爲葉公問政引湯德及禽獸而知爲解網觸類引伸課虛以責有是在好學者之深思矣劉向序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勰又謂其兼總雜術術通於文鈍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恉諸家徵說率皆採擷精華翦落枝葉單詞賸語轉可寶愛其書原本先民時有竊取後出諸子又或餐挹其中傳相蹈襲今輒剔取各書略明歸出欲以證釋同異史記孟荀列傳言楚有尸子集解引劉向別錄云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誅乃亡逃入蜀漢志班固自注又以佼爲魯人曾魯字形相近未能定其然否云嘉慶十有六年歲在重光協洽陽月月既望蕭山汪繼培識

尸子卷上

蕭山汪繼培輯

勸學

學不倦所以治己也教不厭所以治人也（四句亦見太平御覽六百十三說苑說叢云學問不倦所以治己也教海不厭所以治人也文子上仁老子曰學而不厭所以治己也孟子公孫丑篇孔子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亦見呂氏春秋尊師篇）夫繭舍而不治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繅之以爲美錦大君服而朝之（一作入君朝而服之按鹽鐵論殊路篇云干越之鋌不厲匹夫數之工人施巧人君見易師掛服而朝也語意不此大君見易師掛）身者繭也舍而不治則知行腐蠹使賢者教之（原作子）以爲世士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夫繭以下御覽六百十三八百廿五補韓詩外傳五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爲絲淮南子泰族訓同劉子新論崇學篇云夫質樸以爲絲繼數則王侯服之人學爲禮儀雖以文藻而世人榮之蠶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智本直寵人之不學則才智腐於心智本直解文選辯命論注作東都之野人）是故子路卞之野人（見御覽八百廿九句末有也字）顏涿聚盜也顓孫師駔也孔子教之皆爲顯士（二句見文選辯命論注顏作賢韓詩外傳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荀子大略篇云子貢率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呂氏春秋尊師篇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爲天下名士顏人四字見山海經十八注史記司馬相如傳集解前漢書相如傳注又玉篇一昆吾字從玉賦注又王篇一昆吾字從玉賦注新序雜事一船人周桑曰越之劍齊文司馬云子吳也吳越出善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胥之子楊倞注云干越越王言吳越劉台拱荀子補注云干與吳城邪溝通江淮之邪同淮南原道訓子越生葛繇高誘注亦云干吳也）鑄之而銖父之錫使干越之工（使干越之工以下見御覽七百六十七引今人以下藏其劍礪其身之礪砥也黃砥玄乃邑之惡古者通以錫若聯之溪間而出銅區冶秋言赤堇之山破而出錫注引加玄堇類也御覽漢書注者傳謂尸子書錫爲鐵孫兵據之以改亞文井也淮南子修務訓云砥作砥礪又六百七引今人以下藏其劍礪其身之砥有砥字北堂書鈔八十三同山海經三注引加玄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聯之溪間而出銅區冶秋言赤堇之山破而出錫注亦云干吳也）而銖父之錫使干越之工劍產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產干越一船人周桑曰越之劍產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也荀子勸學篇干越夷胥之子楊倞注云干越越王言吳越劉台拱荀子補注云干與吳城邪溝通江淮之邪同淮南原道訓子越生葛繇高誘注亦云干吳也）鑄之以爲劍而弗加砥礪則以刺不入以擊不斷磨之以礪加之以黃砥則其刺也無前其擊也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知礪其劍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礪砥也（使干越之工以下見御覽七百六十七礪

夫純鉤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鋒鍔則水斷龍舟陸剸犀甲夫學亦人之砥礪本此

夫子曰車唯恐地之不堅也舟唯恐水之不深也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為易夫道以人之難為易也是故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然則愛與惡其於成孝無擇也

曾子以下見文選弔魏武帝文注引曾子下有今人雖未得愛不得惡矣二句按所引曾子見大孝篇懼而無怨曾子作懼而無怨

史鰌曰君親而近之至敬以遜貌而疏之敬無怨然則親與疏其於成忠無擇也孔子曰自娛於檃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以善廢而不邑邑蘧伯玉之行也

韓詩外傳二云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善廢何作以善存亡汲汲家語弟子行作汲汲於仁以善自終設作極

然則興廢其於成善無擇也屈侯附曰賢者易知也觀其富之所分達之所進窮之所不取

韓詩外傳三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問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黃則魏成子願卜之於先生李克曰夫觀士也居則視其所親富則視其所與達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貧則視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觀矣史記魏世家說苑臣術篇並同此以為屈侯附語疑誤附即翟黃所進者魏世家作鮒說苑作附

然則窮與達其於成賢無擇也是故愛惡親疏廢興窮達皆可以成義有其器也桓公之舉管仲穆公之舉百里比其德也此所以國甚僻小身至穢汙而為政於天下也

說苑尊賢篇云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小矣又云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佐也

今非比志意也而比容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亦可

可上疑脫不字

以卻敵服遠矣農夫比粟商賈比財烈士比義

三句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卅六論語里仁篇云義之與比說苑說叢云君子比義農夫比穀莊子徐無鬼篇云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

是故監門逆旅農夫陶人皆得與焉爵列私貴也德行公貴也奚以知其然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其僕曰乘封人也奚為下之子罕曰古之所謂良人者良其行也貴人者貴其心也今天爵而人良其行而貴其心吾敢弗敬乎以是觀之古之所謂貴非爵列也所謂良非先故也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惟德行與天地相弊也爵列者德行之舍也其所息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毛傳云憩息也

仁者之所息人不敢敗也天子諸侯人之所以貴也桀紂處之則賤矣是故曰爵列非貴也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亦反矣夫德義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天地以正萬物以遍無爵而貴不祿而尊也

原校云而尊作富按荀子儒效篇云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

鹿馳走無顧六馬不能望其塵所以及者顧也

意林御覽九百六馳走作走而末句作謂不反顧也呂氏春秋博志篇云使獐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

上積成嶽則楩枏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也

文選子虛賦注引志詩注意林作水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豫章之木學積亦有生焉御覽六百七豫章之木作楩柟豫章餘與意林同以上二條諸書不云勸學篇文意林在農夫比粟條上部同作此篇習錄於後荀子勸學篇云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說苑建本篇云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則富貴尊顯至焉

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而光身者也

書鈔八十三御覽六百七二書所引不云出勸學篇按劉子新論崇學篇云未有不因學而鑒道不假學以光身者也下接夫繭繅以為絲云云皆採尸子語知本書必同在一篇故附錄於此

貴言

范獻子遊於河大夫皆在君曰孰知欒氏之子大夫莫答舟人清涓舍楫而答曰君奚問欒氏之子為君曰自吾亡欒氏也其老者未死而少者壯矣吾是以問之清涓曰君善修晉國之政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雖欒氏之子其若君何君若不修晉國之政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君曰善哉言明日朝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清涓辭君曰以此田也易彼言也

此戴子以下見御覽四百卅八六百廿四六百卅三

原本在作存據御覽改御覽六今廿圖遊作逐善修作皆修

子尚喪寡人猶得也古之貴言也若此

書鈔卅引賜舟人田清涓亦見漢書古今人表中下御覽六百卅三引裴氏新書曰丹清有一言之善晉侯賜萬頃田辭而不受晉侯曰以此田易彼言也於子納有所亡寡人猶有所得丹盡清之故劉子新論貴言篇云范獻賤萬畝之田以貴舟人片言告本此

臣天下一天下也

原本與上不分段按已下文義與貴言之旨不合疑別為一篇

天下者令於天下則行禁焉則止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焉而不止故不得臣也

春秋繁露云君也者掌令者也令行而禁止也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禁天下而不止安在其能臣天下也本此

目之所美心以為不義弗敢視也口之所甘心以為不義弗敢食也耳之所樂心以為不義弗敢聽也身之所安心以為不義弗敢服也然則令於天下而行禁焉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天下禍諸侯以國受令於心心不當則國亡匹夫以身受令於心心不當則身為戮矣

心者以下見五行大義四長短經德表篇注

禍之始也易除其除之不可者避之及其成也欲除之不可欲避之不可治於神者其事少而功多干霄之木始若蘖足易去也

文選枚叔上吳王書云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注引此三句千尋作千丈

及其成達也百人用斧斤弗能僨也熛火始起易息也及其焚雲夢孟諸雖以天下之役抒江漢之水弗能救也

淮南子人間訓云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

夫禍之始也猶熛火蘖足也

足字衍

易止也及其措於大事雖孔子墨翟之賢弗能救也屋焚而人救之則知德之年老者使塗隙戒突

案突當作突說文云突深也一曰竈突從穴火求省聲

故終身無失火之患而不知德也

漢書霍光傳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群書治要載桓子新論以為淳于髡事淮南子說山訓淳于髡之告火高誘注與新論同

入於國

圖解於患難者則三族德之敎之以仁義慈悌則終身無患而莫之德夫禍亦有突賢者行疑得天下而務塞之則天下無兵患矣而莫之知德也故曰聖人治於神愚人爭於明也明原作神案墨子公輸篇云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今據改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聖人之道亦然天地二句及此句見文選顏延年釋奠詩注其興福也人莫之見而福興矣其除禍也人莫之知而禍除矣故曰神人淮南子泰族訓云天設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亦見文子精誠篇益天下以財爲仁勞天下以力爲義分天下以生爲神修先王之術除禍難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婦人織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此其分萬物以生益盍原作天下以財不可勝計也神也者萬物之始萬事之紀也墨子魯問篇云吳慮謂子墨子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子之所謂義者亦有力以勞人有財以分人乎吳慮曰有子墨子曰翟嘗計之矣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盛然後當一農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藉而以爲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既可睹矣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盛然後當一婦人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藉而爲得尺布其不能暖天下之寒者既可睹矣翟慮彼堅執銳救諸侯之患盛然後當一夫之戰其不御三軍既可睹矣翟以爲不若誦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察其辭上說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故翟以爲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功賢於耕織也

四儀

行有四儀一曰志動不忘仁二曰智用不忘義三曰力事不忘忠四曰口言不忘信愼守四儀以終其身名功之從之也猶形之有影聲之有響也是故志不忘仁則中能寬裕智不忘義則行有文理力不忘忠則動無廢功口不忘信則言若符節若中寬裕而行文理動有功而言可信也雖占之有厚功大名見於四海之外知於萬世之後者其行身也無以加於此矣

矣

明堂

夫高顯尊貴利天下之徑也非仁者之所以輕也何以知其然耶疑也曰之能燭遠勢高也使日在井中則不能燭十步矣荀子天論篇云日月不爲則光晦不爲舜之方陶也不能利其巷下南面而君天下蠻夷戎狄皆被其福舜方陶以下見御覽一百九十五下牛也南面上有及字路史後紀十二注君作治被作蒙淮南子脩務訓云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矣意林引曰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雖明何益御覽三十步作遠遠作近六百廿無近字下並有君之於國也猶天之有日月居不高則不明視不尊則不遠四句又三百六十六及藝文類聚十七引使目在足下則不可以視書鈔廿九引居高視尊此書曰在井中與目在足下不相接又無若蓋刪節失次天高明然後能燭臨萬物地廣大然後能載任羣體其本不美則其枝葉蕊心不得美矣此古今之大徑也是故聖王謹修其身以君天下則天道至焉地道稽焉萬物度焉古者明王之求賢也不避遠近書鳥宗彭曰釋文近作昵不論貴賤卑尊以下賢輕身以先士故堯從舜於畎畝之中北面而見之不爭禮貌孟子萬章篇咸丘蒙曰舜南面而立堯云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北面而朝之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舜也此先王之所以能正天地利萬物之故也今諸侯之君廣其土地之富而疑衍奮其兵革之強以驕士士亦務其德行美其道術以輕上此仁者之所非也曾子曰取人者必畏與人者必驕說苑立節篇云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受反復往又不受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修衣曾子不受爲不受曾子曰吳闔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子曰臣聞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長乎終勿受家語在厄篇作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今說者懷驕而聽者懷驕以此行義不亦難乎非求賢務士而能致大名於天下者未之嘗聞也夫士不可妄致也覆巢毀卵則鳳皇不至焉刳胎焚夭則麒麟不往焉竭澤漉魚則神龍不下焉趙策諫載曰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至又呂氏春秋應同篇云天而驟驕不至刳胎夭而獸不來竭澤涸漁則龍不往說苑權謀篇以爲孔子語夫禽獸之愚而不可妄致也而況於人食之民乎是故曰待上不敬舉士不信則善士不往焉聽言耳目不瞿視聽不深則善言不往焉二句見長短經釣孔子曰大哉河海乎下之也下上疑脫能字淮南子說山訓云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以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高誘注上大也夫河下天下之川故廣人下天下之士故大故曰下士者得賢下敵者得友下衆者得譽故度於往古觀於先王非求賢務士而能立功於天下成名於後世者未之嘗有也管子五輔篇云古之聖王所以取明名廣譽厚功大業顯於天下不忘於後世非得人者未之嘗聞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聞也夫求士不遵其道而能致士者未之嘗見也然則先王之道可知已務行之而已矣

分

天地生萬物聖人裁之文選豪士賦序注無地字裁財古字通按羣書治要六引太公曰天下有物聖人裁之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管子新語道基篇云傳曰成之者子也衡下云凡物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管子非十二子裁物以制名而來聖人因而財之荀子君道篇云天下財萬物楊倞注財與裁同分便事以立官見文選晉紀總論注下有以固其國四字當連上引左傳或多難句刻誤接此君臣父子上下長幼貴賤親疏皆得其分曰治愛得分曰仁施得分曰義慮得分曰智動得分曰適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後爲成人君臣以下見長短經反經篇注明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國治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盡情執一以靜令名自正令事自定韓非子揚權篇云聖人執一以靜使名自命令事自定申子大體篇云名自正也事自定也賞罰隨名民莫不敬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徹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聽樂而國治勞無事焉周公以下見參四十九飲酒而賢舉智無事焉自爲而民富仁無事焉韓詩外傳四傳曰周公酒不離於前鐘石不解於懸而宇內亦治淮南子詮言訓云周公殺管叔放蔡叔以輔成王而海內平知此道也疑衍者衆賢爲役愚智盡情矣明王之道易行也勞不進一步聽獄不後皐陶食不

損一味富民不後虞舜樂不損一日用兵不後湯武書之不盈尺飾南面而立一言而國治堯舜復生弗能更也身無變而治國無變而王湯武復生弗能更也執一之道去智與巧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才（四句見御覽八十一才作財）夫至衆賢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

三人之所廢天下弗能興也三人之所興天下弗能廢也觀曰不孝君曰不忠友曰不信天下弗能興也親言其孝君言其忠友言其信天下弗能廢也夫符節合之則是非自見行亦有符三者合則行自見矣此所以觀行也諸治官臨衆者上比度以觀其賢案法以觀其罪吏雖有邪僻無所逃之所以觀勝任也羣臣之愚智日效於前擇其知事者而令之謀羣臣之所舉日效於前擇其知人者而令之舉羣臣之治亂日效於前擇其勝任者而令之治羣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擇其賢者而舉之則民競於行勝任者治則百官不亂知人者舉則賢者不隱知事者謀則大舉不失夫芻機損若黍則不鉤益若□則不發言者百事之機也（夫芻以下據原本北堂書鈔武功部補呂氏春秋察微篇云夫芻機差以米則不發）聖王正言於朝而四方治矣是故曰正名去僞事成若化以實綏名有事皆成夫用賢使能不勞而治正名覆實不罰而威達情見素則是非不敝復本原始則言若符節長工之馬易御也聖王之民易治也其此之謂乎

發蒙

若夫名分聖（當作明王二字）之所審也造父之所以與（與下當有馬字）交者少操轡馬之百節皆與（疑舉）明王之所以與臣下交者少審名分羣臣莫敢不盡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無（原按云無可疑案當作夫）過其實罪也弗及愚也是故情盡而不僞質素而無巧

故有道之君其無易聽（文有脫誤）此名分之所審也（呂氏春秋審分覽云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士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案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故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審名分也）若夫臨官治事者案其法則民敬事任士進賢者保其後則民慎舉議國親事者盡其實則民敬言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曾子立論篇云臨事而懼者鮮不濟矣此蓋誤曾子之言爲孔子）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易履卦云履虎尾愬愬終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君明則臣少罪矣使衆者詔作則遲分地則速是何也無所逃其罪也言亦有地不可不分也君臣同地則臣有所逃其罪矣（呂氏春秋審分覽云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遂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故陳繩則木之枉者有罪措準則地之險者有罪審名分則羣臣之不審者有罪（夫使衆者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末句有矣字陳繩三句亦見意林險上並有廢字）夫愛民且利之也愛而不利則非慈母之德也好士且知之也好而弗知則衆而無用也力於朝且治之也力而弗治則勞而無功矣三者雖異道一也是故曰審一之經百事乃成審一之紀百事乃理名實判爲兩合爲一是非隨名實賞罰隨是非（韓非子安危篇云安術有七一曰賞罰隨是非）是則有賞非則有罰人君之所獨斷也明君之立也正其貌莊其心虛其視不躁其聽不淫審分應辭以立於廷則隱匿疏遠雖有非焉必不多矣明君不用長耳目不行朋謀不強聞見形至而觀聲至而聽事至而應近者不過則遠者見明者不失則微者敬矣（明君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廷作朝長耳目上無用字按用字衍漢書楚元王傳云廢長耳目長即言用也）家人子姪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姪不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而況於萬乘之君乎國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賢此其一也雖知用賢求不能得此其二也雖得賢不能盡此其三也（呂氏春秋慎勢篇云賢不能得作或求賢不能得雖得賢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求不能得作或求賢不能得雖得賢而不能盡二句見御覽四百二引知用賢求不能得作或求賢不能得雖得賢而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求不能得作或求賢不能得雖得賢而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求不能得作或求賢不能得雖得賢而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求不能得作或求賢不能得雖得賢而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求不能得作或求賢不能得雖得賢而不能盡書鈔廿一引不知用賢不能盡書鈔廿一引）正名以御之則堯舜之智必盡矣明分以示之則桀紂之暴必止矣賢者盡暴者止則治民之道不可以加矣聽朝之道使人有分有大善者必問孰進之有大過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賞罰焉且以觀賢不肖也（孰和以下見適變注云作問中問字下行字下皆有其字）今有大善者不問孰進之而有大過者不問孰任之則有分無益已問孰任之而不行賞罰則問之無益已是非不得盡見謂之蔽見而弗能知謂之虛知而弗能賞謂之縱三者亂之本也明分則不蔽正名則不虛（二句見注）賞賢罰暴則不縱三者治之道也於羣臣之中賢則貴之不肖則賤之（二句見注）治則使之不治則□之忠則（原脫四字依上文例補三字）愛之不忠則罪之賢不肖治不治忠不忠由是觀之猶白黑也（賢不肖及忠不忠以下見注由是作以道管子明法解云以戰功之事定勇怯白黑也陳繩而斷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疑必服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欲審曲直分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視曰明明者知賢不肖者分明白黑也）陳繩而斷之則巧拙易知也夫觀羣臣亦有繩以名引之則雖堯舜不疑必服矣（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欲審曲直必繩之審於曲直也諸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慮事而當不若進賢進賢而當不若知賢知賢又能用之備矣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僞事成若化苟能正名天成地平爲人臣者以進賢爲功爲人君者以用賢爲功（四句見長短經是非篇及大體篇注兩功字下皆有也字）爲人臣者進賢是自爲置上也自爲置上而無賞是故不爲也進不肖者是自爲置下也自爲置下而無罪是故爲之也使進賢者必有賞進不肖者必有罪無敢進也者爲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

怨

怨者以身爲度者也已所不欲毋加諸人惡諸人則去諸已欲諸人則求諸已此怨也（論語衛靈公篇子貢問曰有一言而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禮記大學篇云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四句見意林淮南子說山訓云治國者若耨田去害苗者賢者之治去害義者也而已慮之無益於義而慮之此心之穢也道之無益於義而道之此言之穢也為之無益於義而為之此行之穢也慮中義則智為上言中義則言為師事中義則行為法射不善而欲教人人不學也行不修而欲談人人不聽也夫驥惟伯樂獨知之不害其為良馬也楚策汗明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掉銜潰濺汗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薄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行亦然惟賢者獨知之不害其為善士也

治天下

治天下有四術一曰忠愛二曰無私三曰用賢四曰度量度量通則財足矣用賢則多功矣無私百智之宗也忠愛父母之行也治天下以下見御覽七十七文母作君文選東京賦注引作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用賢四節能書鈔引七引治有四術奚以知其然父母之所畜子者非賢弟也非聰明也非俊智也愛之憂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此父母所以畜子也然則愛天下欲其賢已也人利之與我利之無擇也則天下之畜亦然矣此堯之所以畜天下也有虞氏盛德見人有善如己有善見人有過如己有過見人有善阿句見意林下云此虞氏盛德也文選竟陵文宣王行狀注引見人有過所如己有過有虞氏之盛德也路史後紀十二注引云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云云有虞之君二句見上分篇羅氏蓋合舉之天無私於物地無私於物襲此行者謂之天子誠愛天下者得賢得賢上有脫字奚以知其然也弱子有疾慈母之見秦醫也不爭禮貌在圄圄其走大吏也不愛資財視天下若子是故其見醫者不爭禮貌其奉養也不愛資財故文王之見太公望也一日五反桓公之奉管仲也列城有數此所以國甚

原本綱甚二字作其據勸學篇改下也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儀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鄭簡公以下見初學記十六子無入寡人之樂三句城門不閉句並見文選東京賦注引云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欲酒不樂也鼓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子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寡人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蔡於街者莫有援也雖力道不變民無偽也夫用賢身樂而名附事少而功多國治而能逸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譬之猶相馬而借伯樂也呂氏春秋贊能篇云得十良馬不得一伯樂高誘注伯樂善得馬相玉而借猗頓也淮南子氾論訓云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惟猗頓不失其情高誘注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亦必不過矣今有人於此盡力以為舟濟大水而不用也盡力以為車行遠而不乘也則人必以為無慧今人盡力以學謀事則不借智處行則不因賢舍其學不用也此其無慧也有甚於舍舟而涉舍車而走者矣

仁意

治水潦者禹也播五種者后稷也聽獄折衷者皐陶也舜無為也而天下以為父母治水潦以下見長短經適變篇注種作穀者皐陶末句作而為天下父母韓詩外傳二大訓土慈穀者聖后者堯也蓋本此亦見淮南子詮言訓愛天下莫甚焉天下之善者惟仁也夫喪其子者苟可以得之無擇人也仁者之於善也亦然是故堯舉舜於畎畝湯舉伊尹於雍人墨子尚賢中云古者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堯得之服澤之陽舉以為天子伊摯有莘氏女之私臣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己相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仁者之於善也無擇也無惡也惟善之所在韓非子說疑篇云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弄在焉從而廢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施退堯問於舜曰何事

舜曰事天問何任曰任地問何務曰務人堯問以下見御覽八十一原脫問何任四句據御覽補書鈔十五引事天任也地即地之誤唐類函廿六載書鈔作事天任人亦誤平地而注水水流溼均薪而施火火從燥召之類也是故堯為善而衆美至焉桀為非而衆惡至焉呂氏春秋應同篇云平地注水水流溼均薪施火火就燥云云呂氏春秋召類篇云平地注水水去燥就溼均薪施火火去溼就燥百物其去所與異而從其所與同又云美事召美類惡事召惡類鄧析子轉辭篇鬼谷子摩篇荀子勸學篇並有此言大略篇並有此言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時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甘雨時降萬物以嘉高者不少下者不多此之謂醴泉其風春為發生夏為長嬉秋為方盛冬為安靜四氣和為通正此之謂永風爾雅釋天疏引仁意篇連太平之事云云四時因學紀聞引尸子云翔風瑞風也一名景風一名惠風春為發生夏為長嬉秋為收成冬為安寧注云爾雅以為四時之別名也按翔風云云乃符瑞圖之文見御覽八百七十一此卷誤引為尸子孫氏据之以補爾雅疏非尸子也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燭於玉燭息於永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溪亦滿焉螻蟻之穴亦滿焉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御覽八十一燭於之燭作調天中記十一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兩焉字並作之後紀十二注首句作舜之德無不該南面而治天下河作江焉亦作之言也作尚矣諸書引此條並不云仁意篇按爾雅疏引燭於玉燭以下以為仁意篇連太平之事云云文正與此相屬知本書必同在一篇故錄附於此陶泉尸子作育露禮記禮運篇亦云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尸子於膏露當有釋詞爾雅不及膏露故原引尸子不具為可借也

廣澤原脫澤字據爾雅疏補

因井中視星所視不過數星自邱上以視則見其始出又見其入非明益也勢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因井中以下見類聚一御覽六四百廿九始出下見類聚一御覽六四百廿九所視之視作見以視之視作望也字御覽六又作則見始出下並有見始多也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

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非之怒則以親戚殉一言荀子榮辱篇注引云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為民傷闕則以親戚殉一言而不顧之也蓋即此文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弇之也好亦然語曰莫知其子之惡也禮記大學篇云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非智損也愛弇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夫吳越之國以下見長短經昏智篇怒上有及字好亦然下有矣字語曰下無也字是故下無夫字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注引論是非者自公必聽之而後可知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孫本云囿字朱本爾雅疏作原有按當作別囿呂氏春秋去宥篇云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為昏以白為黑以堯為桀宥之為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宥與囿通呂覽之說蓋本料子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皆弇於私也何氏焯云而下疑脫不字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孫云宋本爾雅疏作闕按闕當作閎宏閎古字通溥介純夏幠冢晊昄皆大也十有餘名而實一也若使兼公虛均衷平易別囿一實也則無相非也爾雅釋詁疏引廣澤篇此皆大有十餘名而同一實法作

贖人吳任臣字彙補引廣澤篇云贖人也案呂氏春秋察微篇云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又見淮南子道應訓齊俗訓尸子所云贖人疑亦謂此事也

綽子

堯養無告莊子天道篇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禹愛辜人說苑君道篇河間獻王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莊子則陽篇至齊見辜人焉釋文辜罪也李云謂應死人也湯武及禽獸此先王之所以安危而懷遠也

聖人於大私之中也為無私堯養以下見長短經大私篇無湯武及禽獸句案呂氏春秋異用篇云湯之德及禽獸簡選篇云武王行賞及禽獸是湯武及禽獸之證也其於大好惡之中也為無好惡舜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舜不歌禽獸而歌民文選琴賦注引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是舜歌也禮記樂記疏云聖證論引尸子及家語難鄭云昔者舜彈五絃之琴其辭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疑尸子本止二語而南合家語稱之也又見史記樂書索隱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韓詩外傳四引傳曰舜彈五絃之琴以歌南風而天下治淮南子詮言訓云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又泰族訓云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越絕書十三苑子曰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新語無為篇云昔舜治天下也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風俗通聲音篇云尚書舜彈之琴識南風之詩而天下治湯曰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朕身受之墨子兼愛下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論語堯曰篇作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呂氏春秋順民篇又作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與周語上內史過引湯誓同湯不私其身而私萬方文王曰苟有仁人何必周親墨子兼愛中云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此言武王之事論語堯曰篇作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據此以為文王語與墨子異文王原脫二字據長短經補不私其親而私萬國先王非無私也所私者與人不同也湯曰以下見長短經大私篇松柏之鼠不知堂密之有美樅爾雅釋山釋木注又疏類聚八十九

處道

孔子曰欲知則問欲能則學欲給則豫欲善則肄國亂則擇其邪人而去之則國治矣胸中亂則擇其邪欲而去之則德正矣天下非無盲者也美人之貴明目者眾也天下非無聾者也辨士之貴聰耳者眾也天下非無亂人也堯舜之貴可教者眾也孔子曰君者盂也民者水也盂方則水方盂圜則水圜君下原本有子字衍後漢書呂強傳引云君如杅民如水杅方則水方杅圜則水圜章懷注云杅字亦作盂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引孔子曰為人君者猶盂也民猶水也盂方水方盂圜水圜荀子君道篇云君者槃也民者水也槃圓而水圓

皇清經解續編本

國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上何好而民不從昔者句踐好勇而民輕死靈王好細腰而民多餓夫死與餓民之所惡也君誠好之百姓自然而況仁義乎管子法法篇云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七臣七主篇云主好本則民好墾草萊主好貨則人賈市主好宮室則工匠巧主好文采則女工靡夫楚王好小腰而美人省食吳王好劍而國士輕死死與不食者天下之所共惡也然而為之者何也從主之所欲也而況愉衆者辟之化乎韓非子二柄篇云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晏子外篇同墨子兼愛中云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說之故臣能之也昔越王句踐好士之勇教馴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試其士曰越國之寶盡在此越王親自鼓其士而進之士聞鼓音破碎亂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餘越王擊金而退之是故子墨子言曰乃若夫少食惡衣殺身而為名此天下百姓之所皆難也若苟君說之則衆能為之況兼相愛交相利與此異矣淮南子主術訓云王好細腰而民有飢食自飢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楚策莫敖子華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要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就而不避章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抉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皆可得而致之荀子君道篇靈王作莊王尹文子亦云楚莊愛細腰一國皆有飢色御覽三百七十引尹子孫本誤以為尸子異文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而關龍逢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眾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眾也堯舜以下見御覽八十劉子新論從化篇云楚靈王好細腰臣妾為之約食餓死者多越王句踐好勇而揮劍姓國人為之輕命兵死者衆命者人之所重死者人之所惡今輕其所重重其所惡者何也從君所好也又云堯舜居上天下皆治而四內以亂篇口達治治者多也殷紂作上天下苦凱而二仁禍治禍因對亂亂者衆而暫本尸子此文長短經務運篇注引桀紂以下作恤子疑誤故曰若誠服之百姓自然卿大夫服之百姓若逸官長服之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眾故曰猶水也德者天地萬物得也義者天地萬物宜也禮者天地萬物體也使天地萬物皆得其宜當其體者謂之大仁德者以下見長短經當其體下無者字食所以為肥也壹飯而肥人曰奚若者則皆笑之夫治天下大事也今人皆壹飯而問奚若者也食所以為肥以下見長短經善亡篇末句作譬今人皆以壹飯而問人奚若者也善人以治天地則可矣我奚為而人善仲尼

曰得之身者得之民失之身者失之民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下其堂而治四方知反之於已者也 呂氏春秋先巳篇云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巳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上闕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知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身者乎說苑政理篇文云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者也孔子集語引惡人者以下爲尸子老子云不出戶知天下不闚牖見天道尸子所本也 以是觀之治已則人治矣

神明

仁義聖智參天地天若不覆民將何恃何望 文子道原篇云天之道常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恃之而死莫之知怨 地若不載民將安居安行聖人若弗治民將安率安將是故天覆之地載之聖人治之聖人之身猶日也夫日圓尺光盈天地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 聖人之身猶日以下見初學記十七御覽三兩見一云聖人以日圓盈尺光滿天下聖人居高明燭瀰綸六合天中記一作聖人居室瀰綸六合緇聖人之身小其所燭遠矣諸子彙函又作聖人居室而所燭瀰綸六合疑皆誤呂氏春秋勿躬篇云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韓非子內儲說上云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 聖人正已而四方治矣 御覽四百一無矣字下有故曰天地之大府一句初學記十七作聖人中一正已也故曰天地之府 上綱苟直百目皆開德行苟直羣物皆正政 原作正 也者正人者也身不正則人不從 論語顏淵篇孔子曰政者正也子路篇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是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不施而仁 文子上仁篇老子曰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 有諸心而彼正謂之至政今人曰天下 原脫 亂矣雖以爲善此不然也夫飢者易食寒者易衣 孟子公孫丑篇云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 此亂而後易爲德也

以上諸篇並見魏徵羣書治要括他書補勸學篇三條仁意篇二條廣擇篇二條綽子篇一條

尸子卷上終

尸子卷下

蕭山汪繼培輯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世說排調篇注莊子齊物論釋文首何任本作上下四方升庵外集一作上下四旁按文子自然篇老子曰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淮南子齊俗訓同莊子庚桑楚篇釋文引三蒼亦云四方上下爲宇往古來今曰宙上下四方之訓皆本文子

日五色至陽之精象君德也五色照耀君乘土而王 御覽三事類賦日賦注路史後紀七注御覽八百七十二引禮斗威儀云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日五色無主宋均曰五行之色不主於一也此五色照耀二句疑非尸子本文

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 御覽三事類賦注 路史後紀七注天中記一海錄碎事一

使星司夜月司時猶使雞司晨也 類聚一書鈔一百五十引尸子云使星司夜使月司使又引天子候云使星司夜使月司時猶雞能司晨也天子當作尸子候亦使之識文選陸士衡擬今日良宴會注引使雞司晨海錄碎事一與類聚同

虹霓爲析翳 文選西都賦注爲翳新表注按爾雅釋文蜺爲挈貳注云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見尸子疏云挈貳其別名也文見尸子是析翳當爲挈貳琛氏志嘲云析翳挈貳蓋一也盛軿耳

彗星爲欃槍 開元占經五

春爲忠東方爲春春動也是故鳥獸孕寧草木華生萬物咸遂忠之至也 類聚三寧疑字御覽十九作鳥獸孕柴華生萬物遂五行大義一引云東者動也震氣故動尚書大傳云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也故曰東方春也漢書律歷志云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迺動運禮記鄉飲酒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白虎通五行篇云春之爲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釋名云春蠢也動而生也

夏爲樂南方爲夏夏興也南任也是故萬物莫不任興蕃殖充盈樂之至也 類聚三御覽廿二尚書大傳云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假者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故曰南方夏也律歷志云太陽者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禮記云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白虎通云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釋名云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

秋爲禮西方爲秋秋肅也萬物莫不肅敬禮之至也

冬爲信北方爲冬冬終也北伏方也是故萬物至冬皆伏貴賤若一美惡不減信之至也

八極之內有君長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

八極爲局

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

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北極左右有不釋之冰

寒凝冰裂地

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

傅巖在北海之洲

赤縣州者實爲崑崙之墟其東則滿水島山左右蓬萊

後寤

萊

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帝王錄

後

遂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民以漁

虙犧氏之世天下多獸故教民以獵

伏羲始畫八卦列八節而化天下

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行雨旬爲穀雨旬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謂之神

神雨

神農氏七十世有天下豈得世賢哉牧民易也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旦與昏也

神農氏之於遂人也猶旦與昏也

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

成大有成功此之謂四面也

子貢問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而信乎孔子曰黃帝取四夸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

黃帝斬蚩尤於中冀

堯有建善之旌

堯立誹謗之木

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有餘

日而不足於治者怨也

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聽不遠顯於行而當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人之言君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黼衣九種而堯大布宮中三市而堯鶉居珍羞百種而堯糲飯菜粥騏驎青龍而堯素車玄駒 初學記九衣作黻又廿四 御覽八十作 [illegible]

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御覽八十一 [illegible]

舜事親養老為天下法其遊也得六人曰雒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 御覽八十一 [illegible]

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其致四方之士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至簡而易行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於是妻之以媓媵之以娥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 [illegible]

再徙成都三徙成國 [illegible]

舜受天下顏色不變堯以天下與舜顏色不變知天下無能損益於己也 御覽八十 [illegible]

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之順從天下之逆天下不足失也 荀子 [illegible]

舜云從道必吉反道必凶如影如響 御覽八十一

舜舉三后而四死除何為四死飢渴寒暍勤勞鬪爭 御覽八十一 [illegible]

古者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禹於是疏河決江十年不窺其家手不爪脛不生毛生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 御覽 [illegible]

山行乘樏泥行乘蕝 [illegible]

禹治水為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 [illegible]

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 [illegible]

禹長頸鳥喙面貌亦惡矣天下從而賢之者好學也 [illegible]

湯問伊尹曰壽可爲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爲弗欲則不可爲也 類聚十八

湯之德及鳥獸矣 文選賢良詔注四子講德論注呂氏春秋異用篇云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

湯之救旱也 湯一作殷 乘素車白馬著布衣 一作布衣無著字按花頃同施 身嬰白茅以身爲牲禱於桑林之野當此時也絃歌鼓舞者禁之 類聚八十二初學記九御覽八十三八百七十九九百九十六書鈔九禁作此呂氏春秋順民篇云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翦其髮鄜其手以身爲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亦見墨子兼愛下

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北征武王不從 荀子儒效篇注任本下北字作從荀子云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

武王親射惡來之口親斫殷紂之頸手汙於血不溫而食當此之時猶猛獸者也 荀子仲尼篇注謝氏墉曰溫字誤或是盥按盥或作盥見一切經音義一路史國名紀四注口作曰頸作頸任本曰亦作曰衎作斷頸作首者作焉

武王已戰之後三革不累五刃不砥牛馬放之歷山終身弗乘也 御覽三百卌七書鈔十五三軍二句互轉類聚十四藏沈約齊武帝謚議用此二語荀子儒效篇云武王誅紂反而定三革偃五兵五兵猶五刃管子小匡篇云定三革偃五兵齊語作定三革隱五刃韋昭注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刀劍矛戟矢也書武成此六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歸馬於華山放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釁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淮南子要略說苑指武篇而云縱馬華山放牛桃林商子賞刑篇又云車休息不乘縱馬華山之陽縱牛於農澤

昔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祀明堂假爲天子七年 原注乘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類聚六文選百辟勸進今上牋注七作十毛詩靈臺正義引袁準正論云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明堂在左以下乃袁氏申明釋語任氏設以明堂在左二句爲尸子本文淮南子齊俗訓云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韓非子難二云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爲天下計也爲其職也

昔周公反政孔子非之曰周公其不聖乎以天下讓不爲兆人也 長短經懼誡篇魏志二注許芝奏云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又輔國將軍等奏云臣聞符命不慮見衆心弗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禪天下不拜而受命

人之欲見毛嬙西施美其面也夫黃帝堯舜湯武美者非其面也人之所 原疏 欲觀焉其行也所欲聞焉其言也而言之與行皆在詩書矣 御覽七十七

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 初學記十三類聚卌八御覽五百卌三隋書宇文愷傳唐會要十一事物紀原二後紀十二注禮記月令行慶施惠鄭康成注云慶謂休其善也休其善蓋本此

欲觀黃帝之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 文選東京賦注任本欲上有故字合上節謨

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類聚六十五御覽八百廿二書鈔八王作食耕作農接商子地篇錯襄篇鉦云耕農教耕而王天下師其知也後紀十二引上二句注云尹文子諫文子上義篇云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商子畫策篇云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孟子滕文公篇許行爲神農之言者云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神農事也

堯瘦舜黑禹脛不生毛文王至日昃不暇飲食故富有天下貴爲天子矣 御覽七十七原脫瘦字據後紀十二注補意林堯瘦舜黑皆爲民也禽脚此文文子自然篇云神農形悴堯瘦癯舜黧黑禹胼胝淮南子修務訓云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尚書無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自朝至於日中民不皇暇食用咸和萬民

昔者舜兩眸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 荀子非相篇注御覽八十一又三百六十六眸作瞳史記項羽本紀集解明作瞳誤後紀十二注

文王四乳是謂至仁 御覽四百十九又淮南子修務訓云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皋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亦見白虎通聖人篇所載較備

夫堯舜所起至治也湯武所起至亂也問其成功孰治則堯舜治問其孰難則湯武難 御覽七十七

人戴冠躡履譽堯非桀敬士侮慢故敬侮之譽致知非其取也 御覽八十莊子大宗師篇云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又外物篇云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

昔夏桀之時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容臺振而掩覆犬羣而入泉彘銜藪而席隩美人婢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飛鳥鎩翼走獸決蹄山無峻榦澤無佳水 御覽八十二路史發揮六按此文亦見淮南子覽冥訓臺句上有植楯面埒一句大下有字泉作鎩作翠決蹄作蹶蹄佳作洼御覽此條有注皆本高誘淮南注今不錄

桀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權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以革車三百乘伐於南巢收之夏宮天下寧定百姓和 御覽八十二後紀十四注淮南子本經訓云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御覽此條亦用高誘注

昔者桀紂縱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葷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鯨此其禍天下亦厚矣 御覽八十二八百六十五後紀十四注天中記四十六菁作薑

六馬登糟邱方舟泛酒池 御覽七百六十八韓詩外傳四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邱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論衡語增篇云紂沈湎於酒以糟爲邱以酒爲池牛飲者三千人

伯夷叔齊飢死首陽無地故也桀放於歷山紂殺於鄗宮無道故也有道無地則餓有地無道則亡 御覽八十二任本宮作京有道上有故字則餓作則飢

魯哀公問孔子曰魯有大忘徙而忘其妻有諸孔子曰此忘之小者也昔商紂有臣曰王子須務爲諂使其君樂須臾之樂而忘終身之憂 御覽四百九十注云家語同 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 繹史卅卷外集卌引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呂氏春秋先識覽云商王大亂沈於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

孔子謂子夏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爲水也孔子曰商汝知之矣類聚十一御覽七十七六百廿

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藝聚卅五御覽三百八十七任本淸作淮按此文見孔叢子抗志篇又文子符言老子曰以數算之壽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涸泣而益之也淮南子詮言訓集其文算作雜涸作少

人知用賢之利也不能得賢其何故也夫買馬不論足力而以白黑爲儀必無走馬矣買玉不論美惡而原脫以大小爲儀必無良寶矣舉士不論才而以貴勢爲儀則伊尹管仲不爲臣矣類聚五十三意林下四句作舉士不論貴賤則無士矣任本買馬之買作市

有醫竘者秦之良醫也爲宣王割痤爲惠王治痔皆愈張子之背腫命竘治之謂竘曰背非吾背也任子制焉治之遂愈竘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也必有所委制然後治矣原注竘音叩御覽三百七十一七百卅四七百四十三天中記卌四命作請

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文選赭白馬賦注馬有秀騏逢騩同上天中記五十五合作馬有紫燕蘭池秀騏逐騩馬有騏驎徑驥命匕注按文云騏驥書則騏驥字亦當從走任本徑作騏

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馳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御覽七百四十六驪舊作邏据任本改孫作遜誤奔於歷山孫作奔放良工孫作王良按本書分篇亦云良工之馬易御也鹽鐵論刑德篇云銜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調法勢者治之具也得賢人而化執轡非其人則馬奔馳

車輕道近則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遠道重任也刑罰也者民之鞭策也御覽六百卅六七百七十三書鈔四十三後漢書虞詡傳注意林遠道重任作道遠任重韓非子難勢云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爲車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以刑罰爲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

爲刑者刑以輔教服不聽也陳本書鈔四十三止刑以輔教四字此據原本書鈔刑法部

秦穆公明於聽獄斷刑之日揖士大夫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使民入於刑寡人與有戾焉二三子各據爾官無使民困於刑繆公非樂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御覽六百卅六敎不至三字據書鈔四十四補原本書鈔斷刑之日下有朝不得言乃五字

夫知衆類知我則知人矣天雨雪楚莊王披裘當戸曰我猶寒彼百姓賓客甚矣乃遣使巡國中一作內求百姓賓客之無居宿絕一作饑糧者賑之國人大悅類聚五御覽卅四書鈔一百卄十六首十字據原本書鈔歲時部寒賈誼新書諭誠篇云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時酒二卮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飢者

悅尼而來遠[illegible]案尼近也韓非子難三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尸子蓋述此言

先王豈無大鳥怪獸之物哉然而不私也文選西京賦注

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山海經一注

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山海經十七注史記秦本紀集解後漢書東夷傳注荀子非相篇注文選西征賦注御覽三百七十五任本無骨下有故曰偃也四字按集解云駒謂號偃由此故曰假也因字當是後人因駒諸足成之稱溪注亦有故曰假三字

莒君好鬼巫而國亡水經注廿六下云無知之難小白奔焉樂毅攻齊守險全國云云乃歸氏麗藥莒郭孫本屬於尸子誤

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書鈔九

娶同姓以妾爲妻變太子專罪大夫擅立國絕鄰好則幽改衣服易禮刑則放書鈔四十三娶同姓至則幽據本書鈔改欸以唐類兩七十八所載書鈔補[illegible]荀子王霸篇公侯失禮則幽楊倞注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

好酒忘身書鈔廿一按此在帝王部與糟邱酒池相關當謂桀紂也

障賢者死書鈔十一

古有五王之相秦公牙吳班孫尤夫人冉贊公子慶陶潛集聖賢羣輔錄下云酒謂之王其貴之也蓋陶氏語

古者倕爲規矩準繩使天下倣焉御覽七百五十二倕作創倣作倣據事物紀原七及一切經音義廿五引世本倕作規矩潛夫論讚學篇亦云巧倕之爲規矩準繩以遺後工

造歷者羲和之子也御覽十六類聚五作造歷數者羲和子也廣韻廿三錫作羲和造歷尚書舜典疏引世本云容成作歷史記歷書索隱云系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

造冶者蚩尤也御覽八百卅三卅五焉作蚩尤造九冶

造車者奚仲也文選演連珠注案說文云車夏后時奚仲所造山海經海內經云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郭注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是以互解之

昆吾作陶御覽八百卅三廣韻六豪作夏桀臣昆吾作陶玉海九十一作黃帝有陶正昆吾作陶按一切經音義十八三著陶作瓦家也舜始爲陶世本云夏臣昆吾更增加也呂氏春秋君守篇云奚仲作車蒼頡作書后稷作稼皐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鮌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

皐陶擇羝裘以御之書鈔一百廿九廣博物志卅八

蒲衣生八年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晉生八年而服師曠御覽三百八十五莊子應帝王釋文引作蒲衣八歲舜讓以天下崔云即被衣王倪之師也後紀十二注年次作歲讓作遜避濮安懿王諱也

虎豹之駒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鷇羽翼未全一作令而有四海之心賢者之生亦然意林類聚九十御覽四百二八百九十一九百十六史記陳涉世家索隱事類賦虎賦注未成文上有雖字海錄碎事七同任本亦同駒作生抱朴子清鑒篇云虎子有食牛之容鴻鷇有凌霄之志本此

仲尼曰面貌不足觀也先祖天下不見稱也然而名顯天下聞於四方其惟學者乎原本書鈔八十三脫然而以上十九字據原本書鈔禮儀部補韓詩外傳六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俾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說苑建本篇宗祖作先祖書鈔引尸子觀作見嗣作觀據二書改正

家有千金之玉而不知猶之貧也良工治之則富弇一國身有至貴而不知猶之賤也聖人告之則貴最天下 御覽四百七十二一本兩猶字下無有謂字韓詩外傳二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為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

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謀 意林 御覽六百十六任本謀作稽誤按全攖子自敘引此為仲生語謀作期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辨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集聖賢羣輔錄上廣博物志廿二晏子內篇問上云仲尼居處惰倦廉隅不正則季次原憲侍氣鬱而疾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窒學則顏回騫雍侍與此異

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其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王之言則又思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御覽三百七十八任本無其字天中記廿一韓詩外傳二與此略同韓非子喻老篇則云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淮南子精神訓同原道訓亦云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

子夏曰君子漸於飢寒而志不僻侉於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 荀子大略篇注謝氏墉云傷顧旁痛呼也安賀切未本作侉字書無攷今從元刻升庵外集十七並作以荀子云君子臨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言楊倞注細當為昔昔席蓋昔所踐履之言

仁則人親之義則人尊之智則人用之也 御覽四百十九 子彙函義則人尊之下有勇則人畏之句

樹蔥韭者擇之則蕃仁義亦不可不擇也惟善無基義乃繁滋敬災與凶禍乃不重 意林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後生人待義而後成 意林

十萬之軍無將軍必大亂夫義萬事之將也國之所以立者義也人之所以生者亦義也 御覽二百卅七四百廿一書鈔六十四史記司馬穰苴傳索隱引云十萬之師無將軍亂

衆以虧形為辱君子以虧義為辱 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 說苑

說叢云君子雖窮不處亡國之勢雖貧不受亂君之祿尊乎亂世同乎暴君君子之恥也衆人以毀形為辱君子以毀義為辱衆人重利廉士重名

賢者之於義曰貴乎義乎曰義是故堯以天下與舜曰富乎義乎曰義是故子罕以不受玉為寶曰生乎義乎曰義是原脫故務光投水而殪三者人之所重而不足以易義 御覽四百卅一天中記六任本首句作賢者之於天下殪作沒淮南子精神訓云必子可遁以仁而不可敖以兵藏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對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

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 文選非有先生論注運命論注

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作狂以此免也 文選非有先生論注莊子大宗師釋文云司馬云胥餘箕子名也見尸子崔同又云尸子曰箕子胥餘漆身為厲被髮作狂支云尸子曰凡子也胥餘其名

莒國有名焦原者廣數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卻行齊一作躋踵焉莒國莫之敢近已獨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 思玄注作所以稱於世卻下此所以服世也 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是故賢者之於義也必且齊踵此所以服一世也 御覽四百卌一文選魏都賦注思玄賦注又長笛賦注臨萬仞之谿注百仞作萬仞後漢書張衡傳注初學記人有以勇句作有道士見於莒子嘉謨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獶而右搏雕虎惟象之未與吾心試焉一作惟象之未試吾或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一作惟象未與吾試願為牛欲與象鬭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一作自謂天下之義人也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獶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 後漢書張衡傳注袁紹傳注文選西京賦蜀都賦思玄賦七命袁紹檄豫州注山海經六注御覽三百八十六八百九十一 元和姓纂一淮南子繆稱訓云中行繆伯手搏虎注即中黃伯

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富乎勇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故也 御覽四百卅七漢書東方朔傳注天中記廿七無故字按呂氏春秋知士篇云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趣患難故也句法與此同當從御覽有故字是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 史記袁盎傳索隱御覽四百卅七引新序曰勇士一呼三軍皆辟易士之誠也夫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至其死矣頭身斷絕夫不用仁而用武書時雖快身必無後是以孔子勤勤行仁莊子秋水篇云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夫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

飛廉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犀也 御覽三百八十六史記秦本紀云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晏子春秋諫上云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裂兕虎

田成子問勇顏歜聚之答也不敬田子之僕填劍曰近言則生不更則死歜聚曰以死為有智今吾生是也文有脫誤是吾所以懼汝而反以懼我 御覽四百卅七田成子顏歜聚即左傳哀廿七年陳成子顏涿聚也填劍未詳孫本改填為撰

聖人畜仁而不主仁畜知而不主知畜勇而不主勇

昔齊桓公脅於魯君而獻地百里句踐脅於會稽而身官之三年 官一本作事按作官是也越語云與范蠡入官於吳三年吳人遣之韓非子飾邪篇云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身臣入官於吳越絕書請糴內傳云越王去會稽入官於吳三年王歸之又外傳記地傳云女陽亭者句踐入官於吳夫人從之道產女此亭吳越春秋句踐入臣傳云客官於吳鶡冠子世兵篇云句踐不官二國不定 趙襄子脅於智伯而以顏為愧一作塊其卒桓公臣魯君句踐滅吳襄子以智伯為戮此謂勇而能怯者也 御覽四百卅七四百九十九諸子彙函畜仁句下亦名義而不主義一句畜知句在畜勇句下

湯復於湯丘文王幽於羑里武王羈於玉門越王役於會稽秦穆公敗於殽塞齊桓公遇賊晉文公出走故三王資於辱而五伯得於困也 御覽四百八十六任本復作休 孫本復作棲

鮑叔為桓公祝曰使臣無忘在莒時管子無忘在魯時甯戚無忘車下時 御覽七百卅六又七百七十三鮑叔作甯戚臣作公事類賦注同無下甯字任本鮑叔作甯戚使臣作顧君管子小稱篇云桓公管仲鮑叔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

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又見呂氏春秋直諫篇新序四

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文選謝靈運登池上樓詩注按各本皆引作尹子宋本作尹子

孔子至於勝毋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文選陸士衡猛虎行注水經注廿五引勝毋也正義酈道元曰里名勝毋而曾子不入集解駰案漢書云里名勝毋也索隱云淮南子及酈道元皆云里名勝毋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云里名勝毋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毋縣舍而不宿其說不同後漢書鍾離意傳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毋之閭惡其名也注云說苑曰邑名勝毋曾子不入水名盜泉仲尼不飲穢其名也尸子又載其言案說苑在說叢篇淮南子在說山訓云曾子立孝不過勝毋之閭本篇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後漢書列女傳樂羊子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注引論語撰考讖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欲過之故論衡問孔篇云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毋之閭避惡去汙也去汙之閭避惡去汙不以義取辱名也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類聚廿卅五御覽三百八十七四百八十八文選張協雜詩注

孝已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一作愛其親也書鈔一百廿九一百卅四御覽四百十三七百七十九文選長笛賦注首句作孝已事親一夜而五起接曾子句下常以乃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也類聚廿作常以一夕五起接曾子句下常以乃孝已之誤蔡謨陳軫曰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

魯人有孝者三為毋北魯人稱之彼其鬬則害親不鬬則辱羸矣不若兩降之御覽四百九十六韓非子五蠹篇云魯人從君戰三敗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案此即下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父非也

韓雉見申羊於魯有龍飲於沂韓雉曰吾聞之出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遂射之水經注廿五御覽六十三無得字

荊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王曰吾欲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為王大喜類聚七十四莊作襄御覽七百四十五又九百五十引作襄

駙馬其為荊王使於巴見搶酤者問之是何以曰所

以酤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注之於江御覽四百十九天中記五引駙馬疑巫馬之譌

公輸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趾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為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此為竊疾矣一作必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益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類聚八十二百卅七四百六十二九百五十三又三百卅六引墨子下注云尸子又載般為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趾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為階將以攻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此為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益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類聚八十師覽三百八十七四百八十八文選張協雜詩注

耶則辱羸矣不若兩降之御覽四百九十六韓非子五蠹篇云魯人從君戰三敗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案此即下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父非也

耶則害親不耶則辱羸矣不若兩降之御覽四百九十六韓非子五蠹篇云魯人從君戰三敗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案此即下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父非也

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

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類聚廿卅五御覽三百八十七四百八十八文選張協雜詩注

孝已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為子類聚廿卅五御覽三百八十七四百八十八文選張協雜詩注

隱者西鄉曹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辯證四通志氏族略三後紀十注

曼邱氏元和姓纂九

北門子姓纂十志氏族略三通

孔子曰訓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御覽八百卅孫本為之作弗為誤文子上義篇老子曰屈寸而伸者所以求伸也枉者所以求直也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又曰屈寸而伸尺小枉而大直君子為之淮南子行之泰族訓云夫聖人之為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枉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孟子滕文公篇陳代引志曰枉尺而直尋宜云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說苑說叢云直而不能枉不可與大任文選運命論注五等國語范文子曰擇編莫若重擇編莫若輕

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

能官者必稱事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守道固窮則顯王公子修身篇云志意修則驕富貴奚適義而則王公矣

與猶來盜榮辱由中出微侮由外生意林

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者響也行者影也是故慎而言將有和之慎而行將有隨之類聚十九御覽三百九十四百卅九引墨子公輸盤篇載此事蔡謨詩盤郎殿也宋策文與此略同諸子彙函錄入尸子注題其篇曰止楚師孫本亦誤收之

大龍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以德報怨人之難也類聚七十九御覽四十又八百九十九末句作行之難者也

厚積不登高臺不處高室多陽大室多陰故皆不居御覽一百七十四呂氏春秋重己篇云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陽則疾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春秋繁露循天之道篇云高臺多陽廣室多陰適天地之和也故人為鄙

天神曰靈地神曰祇人神曰鬼鬼者歸也故古者謂死人為歸人爾雅釋訓注五行大義三唐沙門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二之二謂作名列子天瑞篇云鬼歸也歸其真宅又云古者謂死人為歸人

老萊子曰人生於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歸也文選潘岳寡婦賦注

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又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同作同談帝善效行陸士衡豫章行古詩十九首歸去來辭注又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注同作同談

其生也存其死也亡士衡門有車馬客行注

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文選古詩十九首注

先王之祠禮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親也御覽五百廿六書鈔八十八襲作禮記曲禮下云人子祭天地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親該徧大夫祭五祀篇引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山川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祖

鐘鼓之聲怒而擊之則武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其意變其聲亦變意誠感之達於金石而況於人乎御覽五百七十五書鈔一百八引作尹文子說苑修文篇以此為孔子語意作志未三句作其志誠通乎金石而況人乎

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為笑賢者以其義鼓之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君為之立變御覽五百七十六書鈔一百九義下有而字文獻通考一百四十七引樂書末句作雖有暴亦不為之變天中記四十三同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文選七命注文選連珠注故不作是弗

商容觀舞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顏聚四十四書鈔一百十一任本有作猶韓詩外傳二云商容嘗從列商丘子於太行呂氏春秋貴因篇云墨子見荊王鍾衣吹笙因也商誘注墨子好儉非樂錄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荊王之所欲也淮南子說山訓云為墨而朝高誘注墨道尚儉不好樂齊名鄭夢墨子不入吹笙非也

膳飡兒和之以薑桂為人主上食莊子駢拇篇釋文引崔注

鴻鵠在上扞弓彀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不知也非二五之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之也長短經晉智篇注

成也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三文選七啓注淮南子繆稱訓云終年為車無三寸之轅人間訓云車之所以能轉也鍵鈕也

文軒六駁題無四寸之鍵坰車不行小亡則大者不成類聚七十一御覽七百七十三文選七啓注淮南子繆稱訓云終年為車無三寸之轅人間訓云車之所以能轉也鍵鈕也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御覽七百六十三說苑正諫篇敘乘上吳正書云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絜木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磨使之然

利錐不如方鑿御覽七百六十三

水試斷鵠雁陸試斷牛馬所以觀良劍也類聚六十一書鈔一百廿二御覽三百四十四韓非子顯學篇云長劍利錐駿鍛而察青黃猶治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雁陸斷駿馬則無不疑鈍利

昆吾之劍可以切玉山海經中山經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注云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又云玉膏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又云發鄧家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干將劍藝文類聚八十四引郭璞赤銅贊曰觀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冢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昆侖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御覽八百五

吉玉大龜山海經二注

玉淵之中驪龍蟠焉頷下有珠也一切經音義廿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銜下

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列子天瑞篇釋文

距虛不擇地而走魯天子一注

見驥一毛不知其狀見畫一色不知其美意林

屠者割肉則知牛長少弓人揚筋則知牛長少雕人裁骨則知牛長少各有辨焉意林御覽八百廿八毛晃

鴻鵠在上扞弓彀弩以待之若發若否問二五曰不知也非二五之難計也欲鴻之心亂之也增修御覽九百十二引云屠者割肉知牛多少則沽者亦知酒之多少也

使牛捕鼠不如猫狸之捷御覽九百十二注子道遍遊篇云子圖不見狸狌乎身而伏以候放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死於罔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大牛為犉七尺大羊為臧六尺大豕為豗五尺爾雅釋畜注流云畜云尸子說云尸子

五尺大犬為猶顏氏家訓書證篇爾雅釋獸釋文養生論注猶作豫讓任本作大犬五尺為豫蓋以意改

羊不任駕鹽車橈不可為桷棟御覽九百十八春秋寰公甘戰如圖雞勝者先鳴御覽九百十八春秋傳一年左氏傳郤缺曰爭陰之役丘於軍圖勝而先鳴注云自

揚州之雞裸無毛御覽九百十八

雞司夜狸執鼠日爛人此皆不介自全意林介一作能韓非子揚雄傳云夫物者有所宜材者有所施各處其宜故能上下無為使鄭司夜狸執鼠皆用其能上乃無事

卵生曰孵胎生曰乳文選東征賦注李善云孵與字通任本作嚇

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有人名曰無傷搜神記十二晉書五行志中按莊子達生篇云狀如小兒赤黑色赤爪大耳長臂一云水神名

木之精氣為必方必作畢古字通御覽九百五十二類聚八十八論衡子汜論訓云木生畢方商誘注木之精也狀如鳥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廣雅釋天亦謂之畢方而山經云章莪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海經西山經云章莪名曰畢方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大兵文選東京賦云畢方老父神如鳥一足兩翼常銜火在綜方狀如烏一足以其名呼之則去又云上有山林下有川泉地理之閒生精名曰必方狀如烏長尾薛綜注云畢方人家作祥災並與此異

大木之奇靈者為若山海經二注按此乃郭氏約尸子之語非本文也楊慎山海經補注若下有木字衍

木食之人多為仁者名為若木即海經注二補注作食若木者多為仁注人按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鄭注木神則仁疏引皇氏云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云東方者木農之本司農尚仁漢書律歷志亦以仁為木木性仁故木食之人亦為仁者

春華秋英其名曰桂初學記三類聚八十九

扬扬頡也見尸子

春秋隱公五年初獻六羽穀梁傳云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范甯集解云言時諸侯僭侈皆用八佾於是能自滅厲而始用六穀梁子言其始僭尸子言其始僭

春秋桓公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穀梁傳云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

之子以內爲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故命也尸子曰夫已多乎道范曾集解云邵道曰已止也止漕恕世子無苟從之僅使朝之命則曹伯不脩非融之恕世子無苟從之魯無失正之譏三者正則合道多矣以上二條節集則文義不明故錄其全文載於卷末

尸子卷下終

尸子存疑

蕭山汪繼培輯

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文選闡連珠注

按此見尹文子

深根固蒂類聚八十八

按類聚有兩刻八十八卷一本引尸子曰木之精氣曰必方又曰深根固蒂一本此句別爲一條稱聲子曰在謝承後漢書之後按老子德經云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子蓋老子之譌聲俗作声與老字字形相近又脫壞爲尸也

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書鈔一百廿九一百四十三並引

按此見尹文子書鈔一百廿九一百四十三並引作尹文子

黃帝時公玉帶造合宮明堂見尸子元和姓纂十通志氏族略四

按史記封禪書云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云云於是上合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圜帶即漢武帝時人也而雲笈七籤一百載眞宗軒轅紀云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明堂圖有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此樓之始也帝依圖制之曰合宮可以觀其行也二語見口子乃立明堂之議以觀於賢也本管子斯爲巨謬矣

穀梁淑字元始魯人傳春秋十五卷姓纂十氏族略五傳上有亦字卷作篇

按穀梁傳引尸子語當在其後尸子未必見穀梁傳也且其文亦不類尸子

申徒狄夏賢也湯以天下讓狄以不義聞已自投於河姓纂三

按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申徒氏隨音改爲申屠氏申徒狄夏賢人也湯以天下授之恥以不義

聞已自投於河姓纂蓋亦用風俗通其云尸子者即屠氏二字之駁文也荀子不苟篇云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者也而申徒狄能之說苑說叢篇述荀子語作申屠狄莊子外物篇云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是狄生於夏末聞湯讓務光而死非身讓天下也盜跖篇則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爲魚鱉所食淮南子說山訓高誘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漢書鄒陽傳顏師古注引服虔注亦云殷之末世介士也史記索隱引韋昭說又云六國時人韓詩外傳一稱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狄引關龍逢王子比干子胥泄冶以自況新序節士篇同則狄當爲周末世人

野鴨爲鳧家鴨爲鶩不能飛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證類本草十九陳藏器本草引埤雅八

按禮記曲禮下庶人之摯匹孔疏云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還爾雅釋鳥云舒鳧鶩舍人及李巡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然則鳧鶩云云乃孔沖遠之說也

海木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事類賦海賦注

按類聚八御覽卅六六帖六並引作莊子此莊子逸文也又見初學記六下句作流相薄即爲之地動

楚人賣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買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事類賦珠賦注

按此見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櫝作櫃薰以桂椒二句作薰桂椒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太平御覽

八百三引韓子正與此同御覽此條與尸子水圖折者有珠相接與氏遂誤爲尸子

水有四德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導江疏河惡盈流謙知也事類賦水賦注

按御覽五十八引顧子曰子與子華遊東池子華曰水有四德云云接尸子凡水其方折者有玉條後與氏所見本或有脫壞故誤採之任本次於方折有玉之下蓋亦仍御覽誤本也又見御覽六十七類聚九

漁之爲事也有釣網罟筌罶擂罾崇罾苟極梁罻算籠銛之類事文類聚前集卅七

按初學記廿二云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又舜漁於雷澤蓋因修其法也原註文子曰堯使人水處者漁山處者木事宜其威威宜其人尚書大傳曰舜漁雷澤之中漁之爲事也云云各以用之得魚一也其後以下皆徐氏類舉漁事非尸子本文孫本亦誤採其後三句

禹理洪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廣博物志十四

梁氏玉繩云水經注五河水有此條不云是尸子

按水經注本尚書中候見御覽八十二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廣博物志四十四

按抱朴子詰鮑篇云蜂蠆挾毒以衛身智禽銜蘆以扞網雜曲其穴以避徑至之鋒水牛結陣以卻虎豹之暴文選鵩鴞賦注引云智禽銜蘆以避網

水牛結陣以卻虎御覽八百九十九引同此蓋誤

抱朴子爲尸子淮南子脩務訓云雁銜蘆而翔以避矰弋

急土升庵外集三東北威州曰隱土注尸子作急

按隱土見列子天瑞篇

法螺蚌而閉戶升庵外集八

按外集又引文子法螺蚌而閉戶以證鋪首語與此同然文子今本亦不載

楚人有鬻矛與盾者譽之曰吾盾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升庵外集廿二

按此見韓非子難一及難勢

鴻飛天首高遠難明楚人以爲鳧越人以爲乙鴻常一爾升庵外集五十九

按九十七又引作張融語見南齊書顧歡傳

禹有進善之鼓備訊唉也升庵外集六十四

按管子桓公問云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

虞舜灰於常羊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未嘗暫息頓邱買貴於是販於頓邱傳虛實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釋史

按此見路史後紀十二不云出尸子

蔡威公閉門而哭三日泣盡繼以血其鄰窺牆問曰何故悲哭答曰吾國且亡吾聞病之將死不可爲良醫國之將亡不可爲計謀吾數諫吾君不用是知將亡任本

按御覽四百八十八引此作說苑與今權謀篇小異四百五十引與今本同

兩智不能相救兩貴不能相臨兩辨不能相屈力均勢敵故也孫本御覽

按御覽四百卅二引作尹子乃尹文子佚文見意林

殷紂爲肉圃惠本孫本引御覽

按御覽八百六十三引作公孫尼子初學記廿六同

帝範閱武篇句踐軾蛙卒成帝業注云尸子作式

按尹文子云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軾之此尸子乃尹子之誤韓非子內儲說上軾作式

尸子存疑終

尸子著書於周末凡二十篇藝文志列之雜家後亡九篇魏黃初中續之至南宋而全書散佚章孝廉宗源剌取書傳輯成此帙寄子補訂爲二卷可以見古書物略序曰漢人列尸子於雜家者以其言斥孔墨諸子同學相非皆弃於私故其爲書雖陳道德仁義之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卒謂之雜家班固言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道之無不貫此其所長是也然尸子爲商君謀畫商君法家行變古之政亦以見尸子之學不盡純大儒家通天地人法陰陽五行守五帝三王之道固已兼諸子所貴矣道家清虛卑弱得儒之智法家信賞必罰得儒之義名家名正言順得儒之禮墨家貴儉兼愛得儒之仁儒者因諸子之長權時可行馭之以信猶士王四季五經配五常謂之五學猶五行更用事傳曰致中和又曰中庸不可能學至儒家止矣而尸子以爲孔子貴公與諸子並論不亦失言乎弟其書出周秦之間雖全書已亡遺文佚說時足証左經傳其引爾雅天帝后皇之屬十有餘名可証叔孫通梁文增補之詁其仁義篇以青陽朱明白藏元英爲玉燭之名以發生長贏力盛安靜爲風名四時和下多正光照三字甘雨時降萬物以嘉下多高者不少下者不多八字義俱長於爾雅蓋玉燭言四時日光永風言四時祥風醴泉言甘雨也引舜云從道吉凶如景如響可証僞尚書以爲禹言之誤引孔子曰誣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勿爲也可証孟子辯枉尺直尋之有本云八極之內有君長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故曰天左舒而起牽牛地右闢而起畢昴即廣雅所云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可証山海經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爲据禹所治之地而言又爲有君長之處若神農唐帝所治不止此及詩含神霧所載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億五萬里甄曜度所載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萬里合之山海經帝命豎亥大章推步東西極之算與此殊異者不止据有君長之處言之也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開元占經地占引諸書說地名體之屬最備獨缺此語可增其義云馬有麒麟徑駒可証郊天麟皮鼓見孔融文集之井麋鳳之麋云春華秋英其名曰桂此華爲葉之榮華可証王維詩春山桂華之語傳云博學而識之知之次也又云不賢者識其小者尸子雖雜家之學既與經傳相發明好古者何得不見其書比之鄭康成用緯注經爲其多古說且不背先王之法言不猶愈於誦佛書編稗官者乎嘉慶四年太歲己未斗昏建亥之月孫星衍撰

尸子刊於嘉慶四年其板後歸家郎中馮翼所越數年莊進士述祖以惠氏棟輯本見詒許民部宗彥又得魏徵羣書治要中於日本市舶因錄勸學等十三篇寄余及余閱書傳亦頗有舊編遺漏者因屬洪明經頤煊重編爲二卷再刊於濟南仍用前序附識其畧於卷末丙寅年五月廿九日星衍記

光緒歲在閼逢涒灘國子監肄業生吳縣朱記榮校刊

光緒甲申小春月白堤八字橋孫谿槐廬家塾

尸子考證

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名佞魯人秦相商君師之敎死佞逃入蜀師古曰佞音絞

漢古今人表尸子昂列中中與北宮子魯子公慮子捷子印田衍駢相次

史記孟荀列傳集解駰案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佞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明未嘗不與佞規也商君被刑佞恐並誅乃亾逃入蜀自爲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卒因韓囂素隱曰尸子名佞音絞晉人事具別錄

後漢書呂強傳注尸子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

隋書經籍志雜家類尸子二十卷曰一卷梁十九卷秦相衛鞅上客尸佞撰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

馬總意林尸子二十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類尸子二十卷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類尸子二十卷

通志藝文畧雜家尸子二十卷

宗源頓啟上淵如大兄閣下別後相念之深蕪江森森鄰雜甚
遲於秋初始聞閣下觀察東魯不勝悅慰迺署政務在坐鎮雅
倦非比郡縣之勞形案牘而廉泰所入倍蓰於部費想公餘讀
書定要書述等身矣所有尸子遺篇宗源行篋中攜來本欲夏
間編次以消永日奈諸子彙函中二篇少白總未抄寄茲於中
秋由池陽而北至臺州假館何同年天衢家始得就函閱之此
書乃歸氏有光所輯內尸子有正楚師君治二篇明人著述多
不足為而惟此二篇邵微君師以為非偽今以鄙所據拾之本
與相參校其語兼見於太平御覽諸書則信其無偽矣但止楚
師篇與戰國策大同或係國策襲取尸子特歸氏輯錄時亦甚
疏漏如舍其彙函而厭精糟二語竟致脫落其下仍有此猶彙
函之與精擣句以致文法不備至君治篇中建人教漁句下節
去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舜漁雷澤諸語蠻蟻之穴亦滿焉句
下節去由此觀之禹湯之功不足言也三語呂梁未鑿句下節
去河出於孟門上諸語天下從而賢之句下節去好學也三字
畜智而不主智句下節去齊桓奮於魯諸語且如堯立誹謗之
木進善之旌舜重瞳禹歷不生毛諸事當是君治篇中語而不
著於篇是知彙函所載亦非全篇僅其語尚非偽為耳惟水有
四德一事禍見吳淑事類賦注淑乃宋人尚可依據然彙函增
出穎夷子與子華子之名按隋經籍志儒家有穎子十卷賈揚
州至傳穎夷撰考晉書有穎夷列傳是夷為晉人無疑何以戰
國尸佼而述其語且與周子華子問答也憶御覽中載此語乃
穎子之書館中無御覽而宗源所輯穎子逸篇留在京邸無從
考核又此楚師君治二篇名恐亦非其舊如燭於玉燭三語據
爾雅疏見於仁意篇何為復見於君治篇並以爾雅三篇名列
前次列此二篇他書所引與彙函同者即注於其下以証其非
偽其彙函所未見者無篇目可歸即以引書之先後為次第雖
其文義有可增入君治篇者而不以臆增入所以示信也惟說
六畜篇文選注所引五尺大犬為豫其語確與爾雅注所引同
類故增附之至晉書五行志地中有犬名曰地狼此語之附即
不能信其必然惟閣下鑒定之至如子貢衛之鄙人子路十之
野人二語自是相連敬下曰孔子教之皆為賢士也史記集解
專引子路一句文選注則引子路三句而下文仍曰皆為賢士
不節上皆字則失檢矣選注引書此類甚多蓋務博而不能不
有疏也唐馬總意林中亦載尸子數十事惜此書未經帶來無

從假閣以相互正然必俟此書校正始行編次恐又蹉跎時日
且高似孫子略中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文集當亦論及尸子
今二書亦未見何能待備書籍而始編也今將緝本封寄呈閣
如尊處有意林可即補入以便發刊或先刻此俟後得意林時
再將意林附刻於後亦無不可耳盧召在臨清咫尺蕪廢定必
時相聚晤快談暢論宜多樂趣閣下此番外任行見絕塵秋帆
制軍廣開東閣延攬名士藝林又多一投身之所矣宗源雖未
能來濟然相隔尚不甚遠亦可作閣下鼎外之賓倘續纂之事
可即遣役送毫代為効力家貧親老舌耕為活兼無揣摩制藝
之操正可遊情古籍祇要多得錢耳閣下前面許五百金今何
氏館修已得其三餘則望閣下之踐約耳又按諸子彙函所引
止楚師篇其汪文與鮑彪國策同而小為刪節則此注當係歸
氏襲用鮑氏至君治篇注則不知其所出矣然廣韻卷三引物
猶病也句又似尸佼本自有注公輸般為楚設機御覽作為蒙
天之階其語較國策尤新故正文可知非偽注文雖難盡信亦
與義無傷似可存之而凡例中必須書明使閱者無疑否則衞
輯上客何以用司馬貞索隱為注也又就所列諸子之名多
係因文中有其名遂即編為書名以畫一其體裝飾可觀故老
莊荀列外如屈原莊玉盧子宋玉對楚王問稱宋玉子張景陽
七命即稱鏡機子此類皆本無此書名而歸氏強名之此明人
之習氣也惟此尸子二篇文中無尸佼而歸氏編入則非其臆
為況又有御覽諸書相証故徵君師以為可信特君治篇前後
次序恐亦係抄撮諸書以臆次第耳若其與國策相似則新語
淮南說苑家語等皆有相同不能定為襲取也閣下獨古最精
備此書序文撰就祈先錄示一讀必當有妙論矣崙此佈候起
居便中祈惠德音即由官封寄至臺牧李君處轉交甚妥也何
同年亦屬致候不一宗源頓啟九月二十五日臺州北關浮化
街文昌巷何氏館中寫送書人乃何氏家人有事進京俟其回
南可付音

慎子

附逸文

慎到撰
錢熙祚校

慎子

慎子一卷。周慎到撰。到趙人。中興書目作蒲陽人。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慎到趙人。見於史記。蒲陽在今潭州。與時始隔縣。與趙南北了不相涉。則稱蒲陽者非矣。明人刻本又云。到一名廣。案陸德明莊子釋文田駢下注曰。慎子云名廣。然則駢一名廣。非到一名廣。尤舛誤也。慎子之學。觀莊周天下篇所稱。近乎釋氏。然漢志列之於法家。今考其書大旨。欲因物理之當然。各定一法而守之。不求於法之外。亦不寬於法之中。則上下相安。可以清淨而治。然法所不行。勢必刑以齊之。道德之爲刑名。此其轉關。所以申韓多稱之也。（語見漢書藝文志）其書漢志作四十二篇。唐志作十卷。崇文總目作三十七篇。書錄解題則稱麻沙刻本凡五篇。已非全書。此本雖亦分五篇。而文多刪削。又非陳振孫之所見。蓋明人掇拾殘剩。重爲編次。如云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前後兩見。知爲雜錄而成。失除重複矣。

威德

周慎到撰　清金山錢熙祚錄之校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也。（○原刻脫也字。依治要補。下句同。）地有財。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不憂人之危也。（○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天雖不憂人之暗。（○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闢戶牖必取己明焉。則天無事也。地雖不憂人之貧。（○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人之危。（○原刻危作厄。依治要改。）百姓事上而比於下。其必取己安焉。則聖人無事也。故聖人處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己害也。則百姓除其害矣。聖人之有天下也。受之也。（○原刻受作授。依治要改。）非取之也。（○原刻取上有敢字。依治要刪。）百姓之於聖人也。養之也。非使聖人養己也。則聖人無事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毛嬙、西施。（○文選謝玄暉往西子湖詩注引此文。西並作先。按二字古通。）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供。（○御覽三百八十一引作楊。又類聚十八。供上多楊子。）則見者皆走。易之以元纁。則行者

皆止。由是觀之。則元緦色之助也。蛟者辭之則色厭矣。走背蹶踰窮谷。野走十里。乘也。走背辭乘則足廢。故騰蛇遊霧。飛龍乘雲。螣罷霧霧。○御覽九百三十三。又九百四十七。引作散。後漢書馮衍傳注。引作除。與蚯蚓同。則失其所乘也。故賢而屈於不肖者。權輕也。不肖而服於賢者。位尊也。堯爲匹夫。不能使其鄰家。○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句作不能使家化。至南面而王。則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服不肖。而勢位足以屈賢矣。故無名而斷者。權重也。弩弱而矯高者。乘於風也。○二句又見禮鈔百二十五。御覽三百四十八。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自騰蛇遊霧至此。又見韓非子難勢篇。文多異。古人引書每不屑屑字句。既於大義無關。可略不論。故舉重越高者。不慢於藥。愛赤子者。不慢於保。絕險歷遠者。不慢於御。○二句又見意林。國於字並作其。此得助則成。釋助則廢矣。夫三王五伯之德。參於天地。通於鬼神。周於生物者。其得助博也。○按自毛嬙、西施、至此。凡二百四十五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工不兼事。士不兼官。工不兼事則事省。事省則易勝。○原刻脫此句。事字依治要補。士不兼官則職寡。職寡則易守。○原刻脫此句。職字依治要補。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百工之子。不學而能者。非生巧也。○御覽七百五十二。引此文。生下多而字。宜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雖成。官不足。官不足則道理亡。道理亡則慕賢智。慕賢智則國家之政要在一人之心矣。○自道理亡則慕賢智。至此句。心字止。凡二十一字。原刻並脫。依治要補。古者。立天子而貴之者。○原刻脫之字。依治要補。與御覽七十六。引此文合。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無一貴。則理無由通。通理以爲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爲天下。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國君以爲國。非立國以爲君也。立官長以爲官。非立官以爲長也。○原刻長上有官字。依治要刪。與御覽六百六十六。引此文合。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治要以此句爲注文。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非下有己字。古已與以通。使得美者。不知所以德。使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以塞願望也。○治要願作總。與御覽六百三十八。引此文合。故審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法也。凡立公。所以棄私也。○自故審龜至此。凡五十一字。原刻並脫。依類聚二十二。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此文補。明君勵事分功必由慧。○原刻脫必字。依治要補。下二句同。又治要慧作惠。定賞分財必由法。行德制中必由禮。故欲不得干時。愛不得犯法。貴不得踰親。○治要作規。祿不得踰位。士不得兼官。工不得兼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

若是者。上無羨賞。下無羨財。

因循

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爲也。化而使之爲我。則莫可得而用矣。○矣字依治要補。是故先王見不受祿者不臣。○原脫見字。據長句經是非篇補。祿不厚者。不與入難。○難字依治要補。人不得其所以自爲也。則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爲。不用人之爲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因。○之謂二字原倒。依治要乙轉。

民雜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原刻所能二字不重。依治要補。此民之情也。大君者。太上也。衆者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之能爲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去取焉。○原刻去取二字倒。依治要乙轉。是故不設一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不足也。○原刻必執於方。以求於人。故所求者無一足也。依治要改。大君不擇其下。故足。不擇其下。則易爲下矣。○原刻易字在矣上。依治要改。易爲下則莫不容。莫不容。故多下。○原刻脫此句。莫不二字。依治要補。多下之謂太上。君臣之道。臣事事。○原刻作有事。依治要改。治要又有任云。臣事事。而君無事。○原刻此下有也字。依治要刪。君逸樂而臣任勞。臣盡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與焉。仰成而已。故事無不治。○原刻脫故字。依治要補。治之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爲善以先下。○原刻務作獨。依治要改。則是代下負任蒙勞也。臣反逸矣。故曰。君人者。好爲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爲善以先君矣。○原刻脫爲字。依治要補。皆私其所知。以自覆掩。○原刻私作稱。又脫其字。並依治要補正。有過則臣反質君。逆亂之道也。君之智。未必最賢於衆也。以未最賢。而欲以善盡被下。○原刻欲下脫以字。依治要補。則不贍矣。○原刻則下有下字。依治要刪。若使君之智最賢。○原刻脫使字。依治要補。以一君而盡贍下。則勞。勞則有倦。倦則衰。衰則復反於不贍之道也。○原刻於下有人字。依治要刪。此十字作一句讀。是以人君自任而躬事。則臣不事事。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倒逆則亂矣。人君苟任臣而勿自躬。則臣皆事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不察也。

知忠

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亂世之中。亡國之臣。非獨無忠臣也。治國之中。顯君之臣。非獨能盡忠也。治國之人。忠不偏於其君。亂世

之人。道不偏於其臣。然而治亂之世同。世有忠道之人。臣之欲忠者。不絕世。而君未得寧其上。無過比干、子胥之忠。而毀瘁主君於闇墨之中。遂染溺滅名而死。由是觀之。忠未足以救亂世。而適足以重非。何以識其然也。曰。父有良子。而舜放瞽叟。桀有忠臣。而過殺天下。然則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原作頌。依意林引此文改。而忠臣不生聖君之下。故明主之使其臣也。忠不得過職。而職不得過官。是以過修於身。而不敢以善驕矜。守職之吏。人務其治。而莫敢淫偷其事。官正以敬其業。和順以事其上。○吏原作史。又於和下。複衍吏人至正以凡十五字。今依文義刪正。如此則至治已。亡國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國之君。非一人之力也。將治亂在乎賢使任職。而不在於忠也。故智盡天下。澤及其君。忠盡天下。害及其國。故桀之所以亡。堯不能以爲存。然而堯有不勝之義。而桀有逆非之名。則得人與失人也。故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粹白之裘。○粹原作狐。依意林引此文改。蓋非一狐之皮也。○意林皮作腋。按御覽七百六十六。又九百九。並作皮。與治要合。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按此六句。又見文選盧子諒答魏子悅詩注。四子講德論注。

德立

立天子者。不使諸侯疑焉。○原刻脫者字。據字依治要補。下三句並同。立諸侯者。不使大夫疑焉。立正妻者。不使嬖妾疑焉。○原刻脫妾作妾。依治要刪。立嫡子者。不使庶孽疑焉。疑則動。○原刻此下有廟二字。依治要刪。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臣兩位而國不亂者。君在也。恃君而不亂矣。失君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兩位而家不亂者。父在也。恃父而不亂矣。失父必亂。○原刻必作則。又脫而字。並依治要補正。又治要三父字並作親。臣疑其君。無不危之國。○原刻脫其字之字。又君下有而字。並依治要刪。補。下二句倣此。孽疑其宗。無不危之家。

君人

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然則受賞者雖當。望多無窮。受罰者雖當。望輕無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輕重。○原刻脫而字。依治要補。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鈞。○原刻脫兩者字。依治要補。非以鈞策爲過於人智也。○原刻鈞策二字倒。又脫也字。並依治要補正。長短經適變篇引作非以鈞策爲過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弗躬。則事斷於法矣。○原刻脫矣字。依治要補。法之所加。各以其分。蒙其賞罰。而無望於君也。○原刻脫兩其字。及也字。並依治要補。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長短經適變篇引作則怨不生而上下和也。

君臣

此篇原刻全脫。依治要補。

爲人君者。不多聽。據法倚數。以觀得失。無法之言。不聽於耳。無法之勢。不圖於功。○二句。又見文選長楊賦注。無勢之親。不任於官。官不私親。法不遺愛。上下無事。唯法所在。

愼子逸文

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六帖十一。舟下有故字。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句亦見六帖十一。秦、越、遠途也。安坐而至者。械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曆鈞石。使禹察錙銖之重。則不識也。懸於權衡。則蓬髮之不可差。則不待禹之智。中人之知。莫不足以識之矣。○御覽八百三十又意林節引。

諺云。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聲不聲。不能爲公。海與山爭水。海必得之。○意林御覽四百九十六。

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之禮。有長幼之禮。無勇怯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憎之禮也。○類聚三十八。御覽五百二十三。

法之功。莫大使私不行。君之功。莫大使民不爭。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立君而尊賢。是賢與君爭。其亂甚於無君。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書鈔四十三。引作私議。不行。君立則賢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斷

於法是國之大道也。○類聚五十四、御覽六百三十八。

河之下龍門。○寰宇記四十六河下有水字。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非能及。○六帖六作追之不及寰宇記亦有之字。御覽四十。

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僞。○意林、御覽四百二十九。

有虞之誅。以幪巾當墨。○書鈔四十四引作蒙巾當墨。以草纓當劓。以非履當刖。以艾韠當宮。布衣無領當大辟。此有虞之誅也。斬人肢體。鑿其肌膚。謂之刑。割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也。當世用刑。而民不從。○御覽六百四十五。

昔者天子手能衣。而宰夫設服。足能行。而相者導進。口能言。而行人稱辭。故無失言失禮也。○御覽七十六。

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文選演連珠注、楊雄州箴注、類聚十七、御覽三百六十六。

堯讓許由。舜讓善卷。皆辭爲天子。而退爲匹夫。○類聚二十一、御覽四百二十四。

折券契。廢符節。賢不肖用之。○御覽四百三十。抄本書鈔百四云、折券契、賢不肖曰之物以此得而不記于信也。按文有脫誤、不可讀。

魯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鐘大。君何不圖之。○初學記十六、御覽五百七十五。

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壇爲瑟。○御覽五百七十六。

孔子曰。邱少而好學。晚而聞道。以此博矣。○御覽六百七。

孔子云。有虞氏不賞不罰。夏后氏賞而不罰。殷人罰而不賞。周人賞且罰。罰禁也。賞使也。○御覽六百三十三。

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御覽七百六十八。

君臣之間。猶權衡也。權左輕則右重。右重則左輕。輕重迭相權。天地之理也。○御覽八百三十。

飲過度者生水。食過度者生貧。○御覽八百四十九。

故治國無其法則亂。守法而不變則衰。有法而行私。謂之不法。以力殺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

以道變法者。君長也。○類聚五十四。

一兔走街。百人逐之。貪人具存。人莫之非者。以兔爲未定分也。積兔滿市。過而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後漢書黨錮傳注、又意林及御覽九百七、並節引。按呂氏春秋慎勢篇引慎子云、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爲百人分也、由未定也、然且屈力而況衆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于定分而已矣。

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淮南道應訓。

動而害能。則亂也。云能而寄無能。則亂也。○荀子非十子篇注。

弃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譏。譏天下。誰子之譏能足焉。○荀子王霸篇注。

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荀子解蔽篇注。

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意林、又御覽五百五十一引作匠人成棺而無憎於人、利在人死也。

微伏就穢。○文選西都賦注。

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文選沈休文遊沈道士館詩注、袁生論注。

夫道所以使賢。無奈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奈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道勝則名不彰。○文選、張景陽雜詩注。

趨事之有司賤也。○文選、盧元嘯始出尚書省詩注。

臣下閉口。左右結舌。○文選、謝平原內史表注。

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文選、吳季重答魏太子牋注。

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撥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絕。○文選、東方朔答客難注。

衆之勝寡必也。○文選、反侯常侍訣注。

時往志也。時往皓也。春秋往事也。○意林、又經義考、引此文、下云、至於昌、則晉心陰闇消息之理備矣、未見所出、當考。

兩貴不相事、兩賢不相使。○意林。

家富則疎族聚、家貧則兄弟離、非不相愛、利不足相容也。○意林。

蔽甲之國、必有兵遁、市人可驅而戰、安國之兵、不由忿起。○意林。

蒼頡在庖犧之前。○尚書序疏。

爲惡者、患塗之泥也。○晉書程疏。

查無事者、夜不夢。○藝文七篇三十二。

田駢名廣。○莊子天下篇釋文。

桀紂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亂、關龍逄、王子比干、不與焉、而謂之皆亂、其亂者衆也、堯舜之有天下也、四海之內皆治、而丹朱商均不與焉、而謂之皆治、其治者衆也。○長短經勢運篇注。

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申生孝而不能安晉、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聰之。○按戰國策有此文。故孝子不生慈父之家、忠臣不生聖君之下、○二句又見意林、治要在知忠篇、其上文與此大異、當考。此下逸文、並依原刻附入、原刻云、敬文獻通考、今檢通考、並無其文、存之以質知者。

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君而無易民、湯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紂非得跖蹻之民以亂也、民之治亂在於上、國之安危在於政。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按逸周書有此文。

與天下於人大矣也、照照者以爲惠、而堯舜無德色、取天下於人大嫌也、潔潔者以爲汚、而湯武無愧容、惟其義也。

日月爲天下眼目、人不知德、山川爲天下衣食、人不能感。○御覽三、以此四句爲任子文、疑作謝。見御覽四百三十七、及四百九十九。有勇不以怒、反與怯均也。○二句又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四十九。

小人食於力、君子食於道。○二句又見意林、及御覽八百四十九。先王之訓也、故官欲耕而食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耕、分諸天下、不能人得一升粟、其不能飽可知也、欲織而衣天下之人矣、然一身之織、分諸天下、不能人得尺布、其不能煖可知也、故以爲不若謹先王之道、而求其說、通聖人之言、而究其旨、上說王公大人、次匹夫徒步之士、王公大人用吾言、國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必修、雖不耕而食饑、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按墨子有此文。

法非從天下、非從地出、發於人間、合乎人心而已、治水者茨防決塞、九州四海、○按繹史引此四字作雖在夷狄、相似如一、

學之於水、不學之於禹也。○自治水者以下、又見列子湯問篇注、九州四海作雖在夷狄、與繹史合。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腦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欺、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記年之牒空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禍莫久於安。○按韓非子有此文。廉善擊也、然日擊之、則疲而無全翼矣、驥善馳也、然日馳之、則蹶而無全蹄矣、

能辭萬鎰之祿於朝陛、不能不拾一金於無人之地、能謹百節之禮於廟宇、不能不弛一容於獨居之餘、蓋人情每狎於所私故也、

不肖者、不自謂不肖也、而不肖見於行、雖自謂賢、人猶謂之不肖也、愚者不自謂愚也、而愚見於言、雖自謂智、人猶謂之愚。○按管子有此文。

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謀、辯者不得越法而肆議、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怒可窒、我法不可離也、骨肉可刑、親戚可滅、至法不可闕也、

善爲國者、移謀身之心而謀國、移富國之術而富民、移保子孫之志而保治、移求衣祿之宜而求義、則不

勞而化理成矣。姑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爲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爲不樂也。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勸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是以目視玉輅琬琰之狀，耳聽白璧淸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登千仞之路，臨蟠壑之岸，不足以增其知。夫如是，身可以殺，生可以無仁可以成。

鳥飛於空，魚游於淵，非術也。故爲鳥爲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爲之，則必墮必溺。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當其馳、捉、聽、視之際，應機自至，又不待思而施之也。苟須思之而後可施之，則疲矣。是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濟。

馬成王問鬻子曰：寡人聞聖人在上位，使民富且壽。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豈天乎。鬻子對曰：夫聖王在上位，天下無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鬬也，則民得盡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德化，而民積於用力。故婦人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餓。民得二生矣。聖人在上，則君積於仁，庶積於愛，民積於順，則刑罰廢，而無夭遏之誅。民則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人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癘疾。民得四生矣。○按賈誼新書有此文。

愼子跋

史記稱愼到著十二論，徐廣註云今愼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按漢志本四十二篇，徐註一字誤也。通志藝文略愼子舊有十卷四十二篇，今亡九卷三十七篇，是宋本已與今同。羣書治要有愼子七篇，今所存五篇具在，用以相校，知今本又經後人刪節，非其原書。今以治要爲主，更據唐宋類書所引隨文補正，其無篇名者，別附於後，雖不能復逈蒓觀，而古人所引，搜羅略備矣。舊本後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輯，內有數條，云出文獻通考，今檢之不可得，且鄭漁仲所見已止五篇，安得通考中尚有逸文，尋其文句，蓋雜取鬻子、慎子、韓非子、戰國策諸書，以流傳既久，姑過而存之。己亥七月，錫之饑熙祚識。

於陵子

陳仲子撰
沈士龍胡震亨校

於陵子題辭

此前史藝文及崇文總目所無惟石廷尉熙明家藏有之文原偶從道流獲此而中缺十有六字因急錄一過藏之篋中以當木難火浣西蜀鄧文原書

余同縣王復元初嘗爲羽流能書尤長于鑒別古法書名畫戊戌秋日忽持行草一卷示余曰此元學士鄧文原手書於陵子也余讀之殊喜爲留一宿飛筌錄之獨不知三四跋也時開之馮先生方謝大司成歸性好異書因別錄一編封寄後先生見余拙圖談及是書以爲此疑後人推子終意爲之第造意遣詞非唐宋間人所解而一叙又逼真更生矣豈千年斷簡別從金函石篋中出邪未幾鄧書爲新安吳孝甫以名畫易去聞至今尚在真州邸中汝納與孝輳共謀付梓以公同好因識其所從來如此海鹽姚士粦識

人恠於陵子之目不見于漢隋藝文志謂必不出仲子千百年又烏能必其出於仲子第仲子齊人讀其書多齊語聊志一二以俟鑒家識別如人問篇兩京不下方言曰京大也齊楚之郊曰京先人篇咸藐藐內譙其後人也曰譙讓也齊楚之間曰譙又震其麤曰齊之東北海岱之間曰麤大盜篇怒不何言曰凡哭極音絕齊宋之間謂之怒巷之人篇屬而墳然者曰青幽之間言土而且高大曰墳又無蹢若擅而利足我餬口者曰齊衛之間謂寄食爲餬觀此則又烏能必其不出仲子哉至若伊尹不免復辟之禍齊楚有重丘之役楚王聘之作相是皆與竹書紀年國策列女傳相表裏識者當更爲辨之繡水沈士龍識

余讀趙岐孟子注不悉於陵所在即孫奭疏祇謂齊之別邑而已更檢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而漢志又有於陵欽是因地而受姓也於陵既以仲子所居見重後世慕之于是梁有庾於陵唐有楊於陵之稱而茲復有於陵子書雖其言未必皆出仲子要亦慕仲子者之言之也篇內文詞如麗神磅礴沐生水泉葉芒無任雨雪墳堵莫禦森暴積雪拒門突微生烟及千乘僕心一筵駑夏之類皆晉宋間麗語豈即楊庾之流藉重而爲之者乎海鹽胡震亨識

出仲子余生也後仲子千百年又烏能必其出於仲子第仲子齊人讀其書多齊語聊志一二以俟鑒家識別如人問篇兩京不下方言曰京大也齊楚之郊曰京先人篇咸藐藐內譙其後人也曰譙讓也齊楚之間曰譙又震其麤曰齊之東北海岱之間曰麤大盜篇怒不何言曰凡哭極音絕齊宋之間謂之怒巷之人篇屬而墳然者曰青幽之間言土而且高大曰墳又無蹢若擅而利足我餬口者曰齊衛之間謂寄食爲餬觀此則又烏能必其不出仲子哉至若伊尹不免復辟之禍齊楚有重丘之役楚王聘之作相是皆與竹書紀年國策列女傳相表裏識者當更爲辨之繡水沈士龍識

余讀趙岐孟子注不悉於陵所在即孫奭疏祇謂齊之別邑而已更檢尚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於陵氏今淄之長山而漢志又有於陵欽是因地而受姓也於陵既以仲子所居見重後世慕之于是梁有庾於陵唐有楊於陵之稱而茲復有於陵子書雖其言未必皆出仲子要亦慕仲子者之言之也篇內文詞如麗神磅礴沐生水泉葉芒無任雨雪墳堵莫禦森暴積雪拒門突微生烟及千乘僕心一筵駑夏之類皆晉宋間麗語豈即楊庾之流藉重而爲之者乎海鹽胡震亨識

讓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中書於陵子十五篇以校除雜亂三篇著定十二篇殺青書可繕寫臣按於陵子齊之廉士名子終世稱陳仲子是也仲子齊之世家兄戴爲齊王卿士蓋祿萬鍾仲子以爲不義而弗與共也齊王將使爲大夫不受遂去齊居楚之於陵身織屨妻辟纑以爲衣食楚王聞其賢欲相之不許遂與其妻逃去爲人灌園著書十二篇卒於楚臣觀周室衰微諸侯競爲富彊貪據相率草尚之風以故典有爲宰季氏富於周公至於戰國士適騰智竊貲自雄沈厥原始而廉風遂渺是以顏觸魯連之徒亂流而出黽勉行事輒已長傑當時況仲子遁上遁民舍車而徒礪志潔身亡有疑貳者哉即其遠遠中庸取譏通人至讀其先人夢蔡諸篇可謂亡歉幽昧足有嚴慕者詩云相在爾室上不愧于屋漏仲子有焉晚近王公不閑軌度貪侈轉相法則用澆元元傾世遐顧寧有其人爲之綱紀故臣願陛下少加覽

觀風諭臣工庶幾有益道教臣向謹第錄昧死上

於陵子目錄

畏人　貧居
辭祿　遺蓋
人問　先人
辯窮　大盜
夢葵　巷之人
未信　灌園

於陵子

齊陳仲子撰　明沈士龍胡震亨同校

畏人

於陵子畏人東田大夫曰仲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羣今子畏我冠帶將疇與倫請殿其故於陵子永息擕沫辟牖而言曰嘻乎夫噬螫蟄于賓俎血肉胎于晏笑凌栻而吳越趾趾者曉且夜也彼流世者昧欲反之顧復戚之可無畏邪今大夫請其故畏莫畏乎大夫矣大夫曰奚畏於陵子曰予觀大夫心山川乎戰予躋涉也貌桎梏乎械予肢體也視鷹鸇乎不知其欲也言風雲乎不知其變也夫如是奚不畏也大夫曰亡行故醜於德然未嘗毀則公朝縣畢郊境董以形焉則軒虞而下將滅景與非則人將畏予矣於陵子曰梶哉言大夫也夫聖人弗以形形以形而形者至今四海矣以是不形予于景光不貌予于淵監者畏我也然猶未爾謂神君混樸而辱予智謂自然靡飭而放予禮謂情素澄塞亡使美利刺吾目毀譽刃吾舌由今且弗謂我存懼未足不我畏也乃大夫徒知我之畏人而未知我之畏我久矣

貧居

於陵子貧居而人莫能任焉淳于子問曰民之生也樂貧賤乎樂富貴乎樂貧賤也則尹說不必貴然贛不必富樂富貴也則匹夫非寧位蓬疏非寧居于獨能久乎於陵子曰最昔之民相與鈞天地之有夷生人之等休休與與亡校滿

損由夫伐氣者已崇沈欲者已聚而貧賤形矣今也衡予氣便便不知勢位之榮也廉予欲恬恬不知金玉之利也忘得失之憂保性命之樂亦惡能舍此適彼哉淳于子曰子不觀一介之人遇淳履則踐見社主則拜釣一木也而人之恭侮若此何哉今天下恭富貴而侮貧賤者人人子盍擇所從去矣於陵子曰嘻夫淳履則踐侮淳履也社主則拜恭社主也木亦何榮辱與乎淳子子喑而出

辭祿

齊王將使於陵子爲大夫於陵子辭曰君不聞艸之昌牟乎夫昌牟麗神确磔沐生水泉翩翩自適于幽巖之下嚮使置之以墳壤糞之以穢滓睇之以日光則旦夕稿矣何者非其好也今臣之資逢胡而宜臣弊帑不壯大夫冕也臣之足辟跳而宜臣蘇屩不稱大夫履也臣之體倚隅而宜臣絺褐臣之口恬澹而宜臣糟糠不任大夫服與食也凡今之貴爲大夫者皆非臣之所宜則亦奚貴乎大夫矣且君之字缺九臣之知識不出于一室之內猷爲不越于一身之外上弦國字缺七爲之有不負天字缺一亡功者哉亡功而祿是牟豕也臣寧匹夫而藜藿不忍牟豕而梁肉矣遂去齊之楚居于於陵

遺蓋

於陵子休于青丘之門去而遺其蓋天將雨識者獲而馳反之於陵子於陵子曰我固亡蓋子胡誣我蓋也識者曰何言乎誣先生蓋也適先生遺之青丘之門天方雨不忍先生亡蓋用馳而反焉何言乎誣先生蓋也於陵子笑曰子隘矣夫帝唐一旦謝九五而天下不有也吾既遺之矣惡得有之以重于天下哉行遂不顧天大雨識者曰雨既降矣吾將與先生胥而庇之於陵子曰齊君與吾同姓不以賤而庇其貴齊卿與吾伯仲不以貧而庇其富今一雨之患不加于貧賤而半蓋之庇卒重于富貴非吾不庇于人之意也請子庇子之蓋我庇我之意而已

人問

齊楚有重丘之役人問于於陵子曰齊子產也楚子居也得失子具焉今二國構兵子將奚直於陵子曰古者公侯擅誅伐天子得按其辠而輕重之然殷湯殲葛桀未放也西伯戡黎紂未亡也彼所謂聖人者且首于而靡悔焉矧茂天子未有如今者乎昔者泰山與江漢爭王兩京不下泰山矢曰弗讓吾飄塵以實彼溝澮且不爲齊主江漢亦矢曰弗汜吾餘瀝以蕩彼培塿且不爲楚雄于是有中州之蝸將起而責其是非欲東之泰山會程三千餘歲欲南之江漢亦會程三千餘歲因自量其齒則不過旦暮之間于是悲憤莫勝而枯于蓬蒿之上爲螻蟻所笑也今天子且拱手不能按其輕重而一匹之夫非有萬乘之號誅賞之權輒欲起而議之則何以異于中州之蝸爲螻蟻所笑也

先人

國中大旱於陵子晨汲于東郭外十里而盡其泉後者繹踵靡得咸藐藐內譏其後人也於陵子摽踊而悲曰嗚呼天爲之我爲之邪我爲之人爲之邪且吾未嘗先天下事而貪而爭也則茲胡先乎人而貪乎飲爭乎汲乎豈貪奸乎我沈乎爭乎非然者孰使我爭孰使我先孰使我貪喪吾貞廉人爲之邪我爲之也我爲之邪天爲之也于是聚諸汲釣其有震其麤裂其綆匍匐而還閉門哭泣三日絕飲以懲其先人也

辯窮

於陵子居于於陵茅芒亡任雨雪墉堵莫禦犬彘暴信宿兼飡寒暑并服然未曾輟琴歌之聲接予使楚過而聞之曰秩秩乎故人之聲也遂休轅而晉于蓬門之下莫信其冠履焉乃勞之曰子窮矣乎於陵子仰天大笑曰子窮矣接予曰謬談乎子之我窮也夫人貴爲公卿與君王裏理千乘吉爲政令指爲石畫小大稟畏繡衣肉食美妻妾盛輿馬親戚飽其餘糈里閈灼其爍燼勲名德譽班于鄰國匹夫至此庶幾乎達矣若子者志降于時言斥于衆身去父母之邦神死稿莽之下凍餒之色徵于四體委命溝壑展足可待此亦篤生人之辱極吾道之凶矣然不自窮而窮我亡亦謬乎於陵子曰夫良金百煉而不失其采美玉百涅而不渝其潔者此固不能以窮窮也暴吾與子寧茲否道辟時末流相與窒其耳目忘其口體藏其心志三十年而窮亡乎我至今也今子一旦自守之眞失而窮驅之勢利之壇聲貌衣食之圃矣既鬼乃眞徒尸

乃躬恭恭于外歉歉于中是亡能乎窮而受窮所窮受窮所窮而子窮矣

大盜

有淵人亡珠于市於陵子過之而疑焉遂聽直于市長於陵子澤色亡與辯也市長投座起曰此於陵先生也天下所共與廉者今子獨穢及焉吾怵女尸巷術矣於陵子于是漂涕交臆怒不荷言市長曰夫貌不舉于知心神不抑于昧已固真人不爲世撼也今亡行亡敢謂知先生而廉先生彼淵人不足謂昧先生而盜先生然欣戚倆施庸有以邪於陵子蹙然曰夫木不戎乎斧斤而戎乎析枝者爲身害小而名害大也今珠吾沒齒盜孰與廉吾百世盜邪蓋沒齒易盡百世亡忘亡忘誠所悲也市長曰夫行由表立名捷景赴廉奚盜也於陵子曰子不聞赫胥之上大道百行匹夫共而不有庖犧之下元風夏德至人有而不矜迨夫五帝鑿民心心自私于是盜德行于五品相委盜知術于蒙樸未開公輸巧而衆人愚離朱明而天下瞀矣且其不近盜之日月而久盜之天地久不已也則聲盜之雷霆聲不已也則鬼盜之神明茲其情貌非古今所謂大盜邪今天下不幸而旅去其廉獨使大盜歸我哀微肩矣須臾有拾遺者聞之以其珠詣市長市長曰於陵先生方悲盜廉也請子亡盜義我其敢盜能聽也哉

夢裘

於陵子過句氏之圃而美其疏則夜夢拔葵而亨諸明日於陵子遺之句氏屢句氏曰小人貨用者不敢先儕偶湟子湟子由今度來之不亡往也於陵子罄之故句氏曰夫夢神駭也是以善敗顛焉今予樊亡辠乎防寧恐以屢毒我取也子指亡辠乎據獨奈以屢毒而予也於陵子曰俾神而駭也亡必商與相周與齒已爾不者神非意乘乎意非我乘乎子固亡取安免我須臾蹶也句氏曰子不朕朕爲蹶欲我昭昭爲蹶邪遂不取葵之通莊人聞二子之風三年不取而裘焉

巷之人

於陵子新于野遇巷之人耦負于塗罷思息焉巷之人曰矚而墳然者小人之居也請得假力乎否於陵子曰諾及門弛荷將趾幾焉覩縣蹋而止問曰奚縣此辠人之具也巷之人曰使楚國靡廢法乎小人業爲之靡廢步也於陵子曰胡以爾也毋寧屢而業乎巷之人曰夫屢指稠而報淺亡蹋若擅而報足我餬口者於陵子曰殆夫子之業也將亡賊咎繇之意而亡楚國邪夫楚歷先神而拊有江漢者非得于全民首踵而爲之奔走哉今考而業也則是上尸虐主下蔵戮民虐主戮民湯武所爲基也鬻熊將不食乎且而奪鬻熊之食以餬其口盡楚國之足以實子室盖所夷豫矣幾何而不怒予亡辠使子業弗售一人利也嗟乎予又安能于楚國之憲以副子之欲哉遂舍薪而趨曰巷之人將刖我矣

未信

於陵子之妻齊大夫之子也去華靡而降處饑寒自首亡厭而心由未信于於陵子他日於陵子不食且三易且積雪拒門突微生烟楚王使使持黃金百鎰聘於陵子爲相於陵子辭而謝其使者因入占其妻曰楚王且相我今日匹夫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于前可乎妻曰前夫子不爲齊大夫後夫子不爲楚相此固妾厚信以生平也事毋亦有非然者邪妾謂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亡治也左琴右書非與事亡接也飲水嘯歌樂亦在其中矣何辱于楚相哉且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懷楚國之憂可乎竊恐亂世多害不保夫子朝夕也於陵子笑曰子誠我妻也業已却之矣遂信其妻相與逃去辟楚之重命

灌園

於陵子既辭楚相爲人灌園有楚大夫過而識於陵子于衆人曰先生不爲千乘僕心乃爲十畝陳力毋亦辭信而就屈邪於陵子曰子徒知信我之爲信而不知信天之爲信也夫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成身都師保之隆家侔王室之富名位亢盛矣然不免復辟之禍居東之放則安在其信也以是知貴我者之賤而卑寧不去也知敬我者之辱而禮寧不享也知戚我者之疏而獨寧不羣也知譽我者之損而晦寧不章也明不燭其闇闇而信于蒙冥知不理

其棼棼而信于寂寞道不因其升沈而信于亡徙食力灌園之餘寓神冲虛之表一裘禦冬一箕驅夏休息同乎禽鹿內徵吾天息息然爲伊尹周公降氣也者而子顧屈我不亦惟乎

於陵子後序

於陵子一卷凡十二篇爲言三千一百四十內闕一十六字海鹽友人孝廉胡孝轅氏以授予予悲夫於陵仲子之義也於是刻之夫仲子矯者也矯非中也而何以傳成乎矯也曷成乎矯仲子之避兄也非以辭富乎避楚相也非以辭貴乎以爲戰國之世托之乎行道以假富貴矣故寧詘而身以祈廉毋寧詘而節以祈榮也仲子之所以成乎矯也成乎矯故傳成其爲矯故傳而幾不絕也於陵子越今幾二千年矣諸家經籍志中無有僅僅見石廷尉凞明家藏書目中不亦遼乎昉於此而遺言乃出矯成而天定也是蓋欲以苦節而砭斯世之桀嬖也夫以廉砭廉不至乎刮不止而已中砭貪又易借之以濟貪也若夫以不可即之廉而砭不可滿之壑以極矯挽極溺庶乎已而蓬之心也夫於陵子非礪頑砭醜之藥石哉大抵聖賢翼道過不及均病故貪名而死首陽與貪利而死東陵一間也此子輿氏之所以刮仲子也然君子扶世不取鄉愿而採狂狷故宣尼獨賢安貧安貧之賢巨肇之稱詞不同與而同乎其微矣孰謂矯不可傳哉矯不可行哉

萬曆癸卯孟春穀旦海虞趙開美序

於陵子後序

鶡冠子

附提要

陸佃解

四庫全書提要

鶡冠子三卷。寫眞書藝文志載鶡冠子一篇。註曰。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蔡邕文心雕龍稱鶡冠綴編。亞於深言。韓愈集有讀鶡冠子一首。稱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學問篇一登千金之語。且謂其施於國家。功德豈少。柳宗元集有鶡冠子辨一首。乃疑爲言黃老者。觀其世兵篇多同鶡賦。據司馬遷所引。實生二論以決其僞。然古人著書。往往偶用他文。古人引證。亦往往偶隨所見。如谷神不死四語。今見老子中篇。列子乃稱爲黃帝書。克己復禮一語。今在論語中。左傳乃周仲尼稱志有之。元者善之長也八句。今在文言傳中。左傳乃記爲穆姜語。司馬遷惟稱賈生。蓋亦此類。未可以類文德禮。遽斷其僞。惟漢志作一篇。而隋志以下皆作三卷。或後來有所附益。則未可知耳。其說雖雜刑名。而大旨本原於道德。其文亦博辨宏肆。自六朝至唐。劉勰柳宗元。乃以爲淺過。爲此本爲陸佃所註。凡十九篇。佃序謂愈但稱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時古本韓文初出。當得其眞。今本較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後來反據此書以改韓集。然劉氏編河東集序稱編爲三十二通。而今本柳集亦反據穆修本改爲四十五通也。佃所作埤雅。爰傳於世。以別著錄。此註則當日已不甚顯。惟陳振孫書錄解題載其名。見公武讀書志。則佃稱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後兩卷多引漢以後事。公武削去前後五卷。得十九篇。殆由未見佃註。故不知所註之本。先爲十九篇歟。

鶡冠子序

韓子曰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脫繆爲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臧者二十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陸子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爲冠號曰鶡冠子其道蹤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廸于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礉少恩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馬豈虛言哉余竊閔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鶡冠子

道家四

陸佃解

博選第一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鈇法制人主之斧斤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持久難哉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令之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已百於已者二曰什已十於已者三曰若已等也與已也四曰斯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地者常弗一作不去者也稽道無所住有之者以爾也運者天道也處者地道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聽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無爲神尊神明者以人爲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爲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爲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博選者以五至爲本者也故則選士之路豈可不博哉先趨而後息先北面而事之則伯已者至此面事之謂承之者也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而後默則什已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默雖亦降已異乎承之者也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人趨已趨與之偕行者也凝者也是以伯已者往什已者來人趨已趨則若已者至生則憑几立則據杖指麾而使尚爲有禮焉凡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麾而使尚爲有禮焉樂嗟若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人一作者樂則嗟之若咄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所甘心哉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一作百萬一作人者謂之豪此以獸之豪制名也德百一作萬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聖人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英此以草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萬人曰英記曰五人曰俊十人曰俊百人曰俊千人曰俊萬人曰俊百人曰俊十人曰俊物志曰獸之特者爲雄草之秀者爲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響過其聲者也貴者有知富者有財貧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妄形而已總括至微謂之身衆象備見謂之形信符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舉事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是以就其斷哉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爲決德有據以德爲驗人主不聞要故荀一作苟與運

羌而無以（無以下一有自字）見也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格而無以更也（擴鎬診見之輒是已格正也凡此以不開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哉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盖於事也）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曆之積薪之下而復亂其上雖未及然終亦必運而已矣）端倚有位名號弗去（其言）（遠道遠矣所存者名究而已）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方是之時隋而徇俗仰以阿時者至矣）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羔屬難有號亂行列）（之儀而以人文格之野心多矣又況無羔濁之性者素何同之乎）言語之暴與蠻夷同謂（蠻夷駛吾者也）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卻（死義故難卻也）嗜利而不為非（義然後取）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禮蓋克此而已）心雖欲之而弗敢信然後義生（一作立○信猶任也君子克己獻義蓋克此而已）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麤智為造意（造意微矣豈麤智之所能知哉）以中險為道（司戲也）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難近如此）說者言仁則以為誣發於義則以為誇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豫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其實情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揚雄美新是已此非可已而不已者也夫雖如此而義不能羅墨者則以有道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雖之道）

（浮況濁世離嶽阿上而欲自比於雄亦已惑矣）事業雖弗善不敢不力（此汝墳之所勉者也雖非其審之義亦其所遇不得不爾也）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在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難譽所不譽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惡世之道也）故觀賢人之於亂世也（一作者）其慎勿（慎勿一作順勿）以為定情也（凡此所為亂辟焉耳如以遠害而也豈真同也哉）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有明法而不識）度數節也（天地之節盡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聲成文變成方謂之音斯謂之綱）五聲故也（五聲因習而異在齊而齊言居晉而晉語斯謂之故）五味事也賞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趨功罰所以約之使辟罪）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道也道無首尾而所從迹其所爲譬如）（捕風逆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頰子恍然不能定也又見睹之流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盡則辯者亦不能言矣）強為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以有芴者以無）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緒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貌（貌且無之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不能為人業（露測）（不神靈見以建功立事哉故善為人隸老微夾妙夫雖鬼不能窺其奧矣）故聖人貴夜行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微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楊墨之屬）絕流語（管蔡之屬）去無用（辯龍之佞刻捐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持祿養交背公死黨論然忠其上誠誠然思不稱乎上豈可開之）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罪卑庸）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見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為辰）月宿其列（言宿其之次也）（及）當名服事（當其之名服其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世於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遝○夫日陰降而盛將判月盈而成弦望夏復相尋如轉磨引錫盈終窮）踰年累歲（年取禾之一熟而歲穀兩稔）用（縵或作）不縵縵（緩綏漫減之貌）此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討）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咸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併一本作五○言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也）四氣為政（政法四時）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張或言極互相扶焉）左角（一作魯）右鉞（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鉞西方之星也參伐之一星曰鈇鉞）九文循理以省官眾小大畢舉（此言簡而不遺也）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欲故其威上際下交（文元作校）其澤四被而不鬲（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趣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為物（天之所以異乎萬物者抱一而已字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示也）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日循星而進退月應日以生死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危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強足以拒敵辯亢以飾非此弱之所以不可復葉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而已如其自絕雖天不可知何）

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已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人道先貴事者（稱下奉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見之數雜令先生之辯將崇之何甚）酒（一或作借）保先貴食者（酒保貨酒者也此申天貴覆者地貴載者人貴事者之況也）待物也（或作新）領氣時也（四時各領一方之氣）生殺法也循度以斷天之節也（物不可以終通紋術度以閻之性命自然之節也）劉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冤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一作或○擘之製鉬）（而使人學裁者未它有也）同而後可以見天（天道一而不二故自其同者視之夷貉一家也）異而後可以見人（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變而後可以見時（常運而不停）化而後可以見道（庚桑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越性南見老子然則道之等級見矣）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繁霜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真性）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九皇之制（春秋諱云人皇見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主不虛王（王德備矣）臣不虛貴階級（列等之爵無虛授也）尊卑名號（甲其名號也）自君吏民（各君吏民）次者無國（入使治之）歷寵歷錄（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寵學華鎮如此毛詩傳曰歷孫歷錄也）副所以付授（非特受封之岳不虛貴悌綴雜）（乘圖者亦稱所以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天人一貫不可解也）鉤考之具不備故也（鉤放智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稍化故能如是故曰燒之剔之刻之雜之馬之死者十二三矣夫馬之性固真矣然其智至於說偏者伯樂之罪也雖然九皇之制亦寓言耳夫太上無法而治）

（安有受封之制哉契理之士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可也）下之所逜（逜之言干也）上之可蔽斯其離人情而失天節者也緩則怠急則困見間（一作門）則以奇相御人之情也（恒物之情緩之則怠急之則固故昔賢難之惰戒在疾）（除也間嶽隙也方其鍵開離有奇計安得而低之戚天節見上故於此具論人情也）舉以八極信焉而弗信天之則也（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是也淮南子曰八殥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跡所不至更若誕護故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懸寓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也亦）（無無盡無極也亦無無極故曰天之則也）差繆之間言不可合（孔墨之道同是堯舜同非）（禁封而終不可合者其獎由此也）平不中律（小失聲韻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而歷年之患誤在項刻是故君子慎其小也）月望而晨月毀於天珠蛤蠃蚌虛于深渚（水崖成渚）上下同離也（言同氣附離而無間雖殊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

（如在上也淮南子曰日至而麋鹿解月死而蠃蚌膲）未令而知其爲未使而知其往上不加務而民自盡此化之期也使而不往禁而不止上下乖謬者其道不相得也上統下撫者遠衆之患也陰陽不接者其理無從相及也等不相當者人不應上也符節亡此曷曾可合也爲而無害成而不敗一人唱而萬人和如體之從心此政之期也蓋毋錦（一作綿）杠悉動者其要在一也（蓋無錦杠而樽輻俱動者其要在杠故也是故明主好要以一倡萬）（以錦韜杠謂之錦杠爾雅曰素錦綢杠）未見不得其讒而能除其疾也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爲貪讒而無忌憚也雖然秦以苛察相高其辯徒文具耳而至於上崩更甚乎無法者）

（無惻怛之實故也由是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實欲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其實也適足以起僞將以稽詒也適足以指亂）舍此而按之彼者曷曾可得也（南適而北轅矣）其言易而如言難（言之不難爲之也難）故父不能得之於子而君弗能得之於臣（踐言之行難在君臣父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無安天之道也）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不能似言）指物任勢者天也（爲物盡無因任而已）指物任勢（指或作損）故莫能宰而不天（一本作得先之）（在古皆道之理也損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其道如上故莫能宰之而莫不天焉）夫物故曲可改人可使（言苟爲物矣無以有已如此以明天之不可轉彼也）法章物而不自許者天之道也（夫法種種差別類之天道豈得已哉始以應世而已甚不自是也）以爲奉教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故法者曲制（曲爲之制）

官備主用也（官各守之以備其用）舉善不以窅（不以潛瞭舉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拾過不以冥（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發露而後顯之拾或作檢）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韓磨不用賜物雖詘有不効者矣（言嬰實者）（斷世磨鈍之器也然而賞不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礪不用之物而責有於無王帛鮮詘有不效者矣）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政在大夫）重人擅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掐糾豈察至此哉墨深知之任下鬧漏知之在上）夫使百姓釋己而以上爲心者教之所期也八極之舉不能時贊故可壅塞也（所謂世障）

（者四通六闢豈疑八極之舉而不能贊明哉湯之問棘是已）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神心恍惚循佈之闢再撫八極之外而思之前耳不能闢墻之外目不能見故聖人之致特道）（而不恃耳目）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膚寸之閒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情哉）道開而否未之開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夫道開者雲霧不能蔽其視雷霆不能亂其聽雖插在鼓聽而視之若萬華之阿戰於蝸角而聽之若齊魏之間夫孰能否之）見遺不撥非人情也（言無之也此申未是聞也之況）信情脩（一作循）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天之人僇）不勝任也（不畏天禍人殃死地隨之而恃以脩生也如敦粒之蘗欲以冠山何是則甚其任此）爲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一作明）也（以爲成功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爲之以民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民之所未厭聖人不進去）唯民

知極弗之代（一作伐）也（夫因人而不自任者天也民實知極聖人豈使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一作受）業所以守制也彼（作被）教苦故民行溥（未至乎孩而始誰）失之本故爭於末（魚亡江淵敵爭）（於濡沫）人有分於處處有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鄙昏天下）天有分於時（泰天早寒莫天早熟之類）時有分於數（春乘木數秋乘金數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者情取數寡者促）度有分於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較之警之）（物馬一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者此之謂也（天體蓋高而其耳更卑者精神）（之道普徧萬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雅無教能因（一作用）無功多（夫文賞三爲王蓋取諸此）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賢使能非與處也（處故舊也言不以秘思發天下之公義）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水火以譬）

（恩義蓋古之治天下者方其申至恩也公義不得奪方其申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火焉相濟而不相入）（也雖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明不能照者（所謂離朱索之莊不）得道弗能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犨客獲而真體常）（任非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夫孰能挈之）自知慧出（慧出一作惠之）使王化爲環玦者是政反爲滑也（璞王不毀執能環玦玦半環也荀論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固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稻宜下地黍宜上地）爲化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喜怒適也四者已仍非師術也（此言四者或過或適韓味而遠）（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故列子曰何而有之嫌師之帶皆緣也）形齊（元作蓄一本作蓋）而亂益者勢不相牧（一作收）也（形無以教乎勢勢無以收爭形故其樊如此）德與身存亡者未可以取法也（寵舞組落其骨蓋巳竹文矣而至令詠數不忌者豈係其才之存亡）

（哉此萬世之法也）昔宥世者未有離天（或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與或作爲善與國所與之國夫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時於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立者也（引而高之者夫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爲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嘆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令貽厲階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彌深其辭益微詩人之義也）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冲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具矣而通論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爲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沌闢矣於是四時行焉宜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爲時約相加而爲期期相加而爲功功相加而爲得失得失相加而爲吉凶萬物相加而爲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發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道而已則湯）正於時（知事而已則先）離（或作雜）於名（離如附離之離）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明之在道者爲神神之在器者爲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或作昭）彼其事形此其功成彼（邪詩曰執轡如組蓋言此矣夫爲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御民豈有不化哉干戈之患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非我則無法）成法者彼也（非彼明無所用法）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己謂之聖人（彼我）

（玄同盛德之至）惟聖人宪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或作皆）成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顏如渥丹肌膚若冰雪者用此道也古世之枯槁者昧此以爲黃帝肌色黧黑而堯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明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爲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成用之）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由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無信不立）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

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莫非命也）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下而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監言此矣）命者挈己之文（文一作者也）（夫身在草莽而挈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年恍然如夢是大也非實也）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絕）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令南華曰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令南華曰時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夫順其里一也）（而醜人獻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通之有時知窮之有命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居）其失之謂者也（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味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腐餘其道雖備而祇益困窮此猶挑卧芻狗而更以遷魔豈易怛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已（無已元作已無）者也（隨之而已）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亦不失已）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資而不匱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或作教○不知其誰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端（一作端）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醎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南華曰和黎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之將）得一人（一人之將）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國者一少則心怯而輸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將一本將字下有失字）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賢（一本賢字上有故字）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或作共）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空一作同萬物莫不無）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有）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夫社元作天社或作天社杜）不刺則不成霧（或作霧言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故無以言社與霧者社以申立之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相治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殺）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他皆放此）積往生跂（或作政）工（或作王）以為師（跂跂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積往生跂工以為師揚子曰昔者如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而醫多盧扁盧人也）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此言藥之連起而醫生為蓋天下之藥多緣故迹而生故大盜貨仁義以竊國小偷借詩禮而發冢故曰馬知曾史不為桀跖之嗚矣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言其周流如環）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父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澇而水不為加損是豈仰一川之餘哉）故所謂道者無已（無已元作已）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人共之）與天（一作人）與地（亦與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一作希）衡檄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元作繼）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祟事不任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王置士也舉賢用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著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秘密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秋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本蘭門戶云者以結上有失字）天地之門戶（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秋成熟冬閉藏之義也）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夫字）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焉）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戶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蔽脩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為之賞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焉此謂進既仕之賢者也）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人勸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繁露曰一中為忠二之則為忠）鄉曲慕義（邦國欣慕斯可知矣）化坐自端（故彼雖慕義而我之羊肉不慕蟻蟻慕禮也故彼雖慕義而我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己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無二上也）莫不受命不可為名故謂之神（妙萬物為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一作或○契此道者豈有差哉）匈乖不慼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怛惑始以天下大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某變也以我為有某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于刑寡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以身老（一作考）世（以敝於世而老）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贄見使禮賓奏言旗贄見言詔記曰禮有旗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用民獲衆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無為而用天下也豈特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戚施直鎛蘧除蒙瑣侏儒扶盧聯戮修聲聾瞽司火聊者瞽繩制者抱關刖者守圉臨指跛躄以實裔土夫如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知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以為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非也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故下文云）夫仁之功善與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為公慶秘為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寬寬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寬寬聖人之任也）內有挾度（操以為驗所謂度操者是也）然後有以（一本無然以二字）量人（無節於內量物弗察矣）富者觀其所子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枉（或作伴亦作枉）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迭）觀其所不行足以知義受官任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口利辭巧足以知辯使之不

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以知應賤者觀其所不爲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因任原者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故此文具論之）第不失次理不相舛（一本作好一本作舛）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以不因成者變之所以不能）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厷麼（幺麼一作幼歷〇幺）動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細人後雄之反）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蔘（立白蔘一本作七一曰藂藂一作藂）明起（白蔘於下明起於上蔘者親也）氣榮相宰（君臣同體之況言氣不言血言不言之謂相備也）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時君元作時日〇一作貧意生期待時而發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公哉而難同而殊知時日）遇人有德（一作隆）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日夜相撓諫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聞過故大臣僞而不忠是以爲人君親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靈臺之效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責弗受（或作愛）而求親故曰有殃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知）之士於純（一作厚勿士知士）之士（行救）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知）之其道日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蔽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灼熱人天下惡之（倚上之威作寒人燠）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閱一作備監也）逆順利害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傳）道（一作先王一作先生）以相效屬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由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貳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勾萌動作與地俱（屈生曰勾）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羸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柰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鷹不擊伏況於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得地失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一作舍）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令使爲之禁使勿爲也）

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同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今者所聞子慎勿言夫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爲驕已滿爲溢）不賢則不能無爲而不可與致爲（孟子曰人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驕則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爲（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于敵國敵國乃責則却（或作却之以辭却之）却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却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萬賊之直不能橈一責之曲（其在下者無以回之）又國被伸（神或作伸）創（日浸大伸其創）其發則戰（發其創則戰之）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剿（音業）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字）〇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曩（或作鄙）過謀從計易濫（一作監）首不足蓋以累重（濫首謂其過謀）（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目哉）戕門殘疾族（周官所謂堅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以謂此之故創伸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可悲也已）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多已少人）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一作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群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無碎字）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恃）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一本作遵）意爲摸（讀爲小學之學）彼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爲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撿而斷於已明（以獨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已之身乎（夫百己者豈獨之明盡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泰妙之一言之其身蓋有千百於己者然而所知纔止一二備）（而予於棄沒無開昔不並安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貴（或作責）爲道以意爲法牽（或作牢或作半）時誑（或作詎一作拒）世遁下蔽上使事兩乘（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爲擾以安爲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曰北）后知命亡（投死乃知命之亡也）龐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在書字下）柰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迹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上告師於王也者）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雖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萬由足起矣此百法之論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喻心逹意揚道之所謂乃纔（或作）居曼（一作受）之十分一耳（言此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盡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觀便覽不如隸隸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涵淪天下之事記久明遠普滑傳志志者莫如書書滑滑目所不見志所不了滑之）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或作叅）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段德也非特桀雄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超萬人之上也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龐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間（或作聞）矣退師謀言弟子愈恐

度萬第八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道與人成（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柰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蕭蕭出乎天）法猛刑頗則神濕（刑與法陰也）神濕則天不

生水音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
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
一作執○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絶萬生皆困濟濟
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肖
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欲與爲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
辯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欲與爲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
神一無神字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季秋行夏令則暖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
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
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膊形埒也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

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
不可亂者也言地者臣道也乎夫下之物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聲比爲謀聲
者其事也布散爲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比於上聲者地之五
官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脩形不病則神不病濕則生理脩矣夫生
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隱專已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爲太
多其從失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故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
鞭鞭知或作鞭知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滅地理天人同文地人同理於此見矣
中絶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亂漸首末而已失中道也故聽而無聞視
而無見天下之事壞於寘寘白晝而闇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失謚人之所有
不能諡之失謚而惑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遠其途而誅不至也相史
於既而不盡其愛史使也從省言不盡已之愛而責人之盡相區於成而不
索或作譽其實區驅也從省言不竭已之忠而望人之成虛名相高精白爲黑
洲於虛名而變亂事實黑或爲墨墨亦黑也詩曰孰狸而蒼墨以爲明動靜組轉與物轉旋知組
使之神絶復逆復有報乎上也逆有言乎上也言其神色邪人於千里之外經氣不類
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此者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離名五氣
失端四時不成陰陽升既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
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於福也若驅車執之開門逃禍其於福也若開門避
之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咎先見菑或作畜亦或作腐害並雜
人執兆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昧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
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或作義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

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
其執能以福材爲褒德或作襄隱傅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
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罪故主有二政臣有
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
見故立官以授長者在內和者在外夫長者之爲官也
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治人本無害以端
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杜矣散無方化萬物萬物作無物者令
也守一道制萬物者法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者守於分域之內
令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敗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
以趣變令不傷理主出於理一而不可變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
人得而謹脅或作骨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
美稱神明之容人以成則以成法則士或作上以爲繩以爲繩墨列或作制時
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
鶉火之禽朽之獸字玄陽之精也雄曰鳳凰者其雌也鶉火南星之次也騏麟者玄
朽之獸陰之精也牝曰騏麟者其狂也玄朽星之次也騏似麟而無角北萬民者
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騃其或無其字精畢至龐子曰致之
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
明五王見下五明宜謂名尸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王名尸公伯十變九道未詳聞也
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所謂取稽於身者即
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五五五其音之五也六六三十六以爲歲

式六六六其律之六也一歲之式積旬三十有六氣由神生道由神成號氣之謂虛號
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也非氣而氣以之生非道而道以之成唯聖人能正
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太清天也下及泰寧泰寧地也中
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
可以涂絳以別尊卑衆祥具傳曰王者統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惡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
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文
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
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白雉降白鹿
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寶茂陵出異丹阜出
蓬蕭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涌
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
祥風至嘉氣時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故萬口云或作去帝制神化衆祥儒至
則外帝內神之道具矣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而月死則見所以

助月照民夜靖也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一本
云武則天下莫能當無之兵字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
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或作勝爲
名從是往或作生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
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
也若子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欲此孟子三見齊王
而不言曰我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實多欲而外施仁
義素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
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與鶡冠異夫昔有鬼谷著
書以爲驅說諸侯陽闔陰閉必因其好惡憂樂而押闔
之然至於無好者蓋不得而說也若然多欲之君乃從
橫之家欲以售術而鶡冠言道末流乃至於此不已卑乎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
其要也龐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
教治有因治有事或作爭治龐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
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修諸已因治者
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橋之於末龐子曰願聞其事鶡冠
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能如此拔或作教陰陽
移寒暑其體變如此傳曰古之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正流並生萬物無害
萬類成或作咸全名尸氣皇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蓋近是乎官治者師
陰陽陰陽王奉之本應將然神化者於未有故升此一等地寧天澄衆美歸
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四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
於功易也事功順道循而事功仰以順道名尸賢聖因治者招或作招賢
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
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苟精
牧神苟急教也牧驅制也分官成章精神勞矣而不能普通於是又備官焉教苦利
遠教雖苦而利遠法制生焉萬法援援自此起矣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所以
有所去也非以有所取也同知壹歡有同由者也非行私而使人合
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霸王之伯

王鈇第九

龐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鶉之道一族用之萬八
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靈其治萬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
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筌蹄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與天
地存久絶無倫無倫細之至也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齊鵬鷃之大小

等鳧鶴之長短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言其懸絕如此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于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麗子曰何謂天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凡此呼其所以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無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爲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曜生望而後魄死故莫弗以爲政取王於月刑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或作削星不亂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小星不見陵天者因時其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戊而不干或作干。彼謂此代而無侵越故莫弗以爲必然天者一法其或無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柰何杞人之憂崩墜也故莫弗以爲常天誠信明因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星不爲衆父或作文。爲衆父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先或作光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圓之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爲天下貞者也鹿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直神明者下究而上際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克嗇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洄流禍照周泊無外也禍照無外反與天地總故能爲天下計往而不反豈能與民同吉凶之患哉明於眾識逢臼或作逢白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鹿子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或作可以載累其足或作是也其最高而不植扃或作不可植扃者未之有也此譬安危之稽言其置下苟危難欲累於上難矣又況又在其上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扃哉累足躋也植立也扃曲也廢置不殆或作伯治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蠢迪檢柙生物無害爲或作治之父母無所躊躇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教以爲人道以爲己要於言語五言曰言閒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爲己禮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其兵不武樹以爲俗其化出此已怒喜怒不增喜不過子怒不過奪鹿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要而易行也天曲若五家爲伍五鄉爲縣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旬長用旬之類此法起於周之末造而曰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鹿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或作已理都使職習者五家爲伍伍爲之長十伍爲里里置有司四里爲扁扁當爲旬後皆放此爲之長十扁爲鄉鄉置師五鄉爲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爲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脩或皆作修其屬縣嗇夫退脩其鄉鄉師退脩其扁扁長退脩其里里有司退脩其伍伍長退脩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同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與或爲爲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董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物一本無四字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故輒遣上令當告有司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謂同坐伍人之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衆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扁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爲首其家爲貳貳猶副也若令從坐扁不以時循或作脩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貳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矣郡大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雖實或作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絲或作綏或作繆政繇急也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狗柱國楚之寵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柱國封上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輾軫或作斬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兩間以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地始於朔元以氣言之朔以方言之天地處始於玄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敬授人時實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來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扁長用旬鄉師用節驚蟄若種之類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二分二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提用扁十日報鄉旬鄉十五日報縣節縣三十日報郡月郡四十五日報柱國氣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律天子七十二日遣使一本作遣使於郡之此用五行分王之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六十日一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畔者無所乘其隙也故莫能挠其強是以能治蒲而不溢不增之使溢縮大或作天而不苦不損之爲言小也天子中或作甲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遁下蔽上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虐惡於衆利而不取利遁而不取次疑取次或作酢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運天或作運大而維張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七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設年子昌屬各以一時典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則識三則或作典不赦治不踰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爲平生者不喜非故生之死者不怨非故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父或作名伏或作狀其辜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創或爲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以爲善者可得舉爲惡者可得誅或作論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爲期素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友遊教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曰處行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欣足以相功僅謀或作謀足以相止僅猶遺也謀閒謀也安平相騙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書戰則足以相配或作醜入以禁暴出正無

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一本作天下無道適矣失道則賊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本滅德之則故爲之不朽或作拆又或作採之國定位牢或作宰祭或作煞不能保其邦國則位不定矣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使鬼神亶曰或作日增規不圜盖矩不方此言是無法之法無度之度夫規矩不可增益不可特使人信之雖賞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變諸身乎增之則贊割之則斷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此可持或無唯字唯此可將此則示效也讀如劾劾末奮立而可特行之而可言以將示推此子孫而已之將者養吉釋或作擇者不祥墮以全犧完純之謂犧謂之犧正以齋明齋或作文不作天之謂四時享之祀以家王所謂家王不得獨以祀也爲天子以禪爲明四時享之祀以家王今此以禮諸侯以爲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或作信諸侯故其後世之保教也全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異物而遷捐或作指私去毒鈞或作以於內哲固於所守宗廟而後世又以其璽正之所當守也明去其私去毒以及其擅之所守也更始逾新上元爲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更始逾新此知極之至也鶡冠子曰願聞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先結之後入弗辭入之人事者弗能辭也故後此知極之至也

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龐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以殺止殺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成至孫一靈羽靈或作虛理羽或作理或作虛理符日循循或作功弗敢敗智者弗敢敗也功或作究奉業究制執正守內拙弗敢廢縣者廢也樓削與阜棲或作樓一本作阜疑作阜以新續故四時執效應鋼鋼或作不驗不或作后得入廟惑或作爽不嗣嗣或作謂之焚或作焚火甚多則其子曰焚祖命冒世禮嗣弗引奉常弗內官弗內弗引於朝內於宗廟之儀有丞景帝更曰太常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皇神不享食祀不得家王不舉祭天將降咎皇神不享則家將王獲罪於天之鬼其

皇神雖吳天上帝不享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皇人君或不嗣其後據舊罪鑿其新之皇上敢所云則異哉民心不徙與天合則萬年一范范或作範如其形之範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爲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或作而莫敢效增或作免此言夷貉萬國皆以朝服貢致而不敢輒此增之謂聞者傳譯來歸其義莫能易其俗移其教所謂孟子之變夏變夷者也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皇內帝或作之法天之素者皇人之帝者名大王者天又其人至之絕者也蓋至人由是神而在上是則素王內則玄聖之法外王也成鳩之所枋枋以超等也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或作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作蒼頡作書故後世莫能云其咎而不能知去官士無法立也太古之時士史未能書字不知鬼哭天雨粟是方能之尚未聞不與道德究而能以爲善者也鶡冠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不忘類聚也猶道惡則禍及其身尚或作尚有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或作李學者如李治也百父母子旦其或作未易領易領言易子百父母子是作增以言附也所云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上離域或作或丘第之業第或作第里也域不出著著或作著土也言似合四海中國之一家矣遠之以爲攻取曰毀遠堆牆居不連堆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爲一家夷貉或作夷貉萬國莫不來朝其果情字一本作情有成乎此言或作殺之業其異如此鶡冠子曰虎狼殺人烏或作烏蒼從上螻蟻螻一作蟻從下聚之蒼鳥蒼鳥也蝇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以天爲一家無不可者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

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禮曰少曰委多曰積其數未詳聞也禮云出入三積列或作別地分民亦尚一也耳或無耳字百父或作交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國同極德至有制下或作至字四海又奚足圖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地蹄蹏或作蹏踦蹄或作踦求其故孟子所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之遠聖人高大內揣深淺遠近之理或作異與或作爲使鬼神一失一言失聖人失其理也以此天地相蔽不運而不息矣天地蔽而不息至今尚在以鉦面達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夫道者天地之母千以成所以治國皆可以長久此萬八千歲也故曰廣成子之所謂千二百年而身神鳩以成所廣成子

天夷又曰巍巍乎天下之高者其惟莫能增其高尊其靈而天下利耳用之則安辯誰何是得此道者何辯誰氏所用之國

泰鴻第十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帝也執大同之制不制或作同故曰利○泰一無所制大同之制子楚人惜哉乎其未能大忠楚也孔調泰鴻之氣日泰一所謂太鴻元氣之含天地之元氣也泰鴻所謂南華所謂神明之位者也故九正神明之位者也故九天或作天之生得天之解皇受傳於受教傳法不解不法不亡傳謂之得天之解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所始天生地傳謂之道得道之常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此德者也得者也郄始窮初郄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易之氣未始有形有形質之始也故曰郄窮初太初郄始得一九皇之所出九皇之所出其或作乎震出乎震齊乎巽而萬物而不能一二也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故泰一者九皇之長蓋皇泰之皇也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與神明天內爲直徒者天也者神明曰愛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土埏和也刻鏤未萌刻木曰鏤金曰刻離文或作將特或作離華造始也天道然者也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寧者也吾將告汝凡此皆自然而豈此亦刻之物之終始也言地所以事如此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所謂四則四則即上所謂四天之稽也所謂起之將用和從先建立臣之無義故人之際使君臣之所謂傳天之得同體

地之所始傳謂之得道之常傳謂之聖人散以八風東方曰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
北曰融風之類散謂散上四則也宿放此撥以六合撥言總之六合之內也事以四時
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八極之外也照以三光牧或作收以刑德調以
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亭之以溫涼毒
之以寒暑致以南北南北謂日齊以晦望晦望謂月受以明曆或作曆○曆謂
日月星辰蓋四則至矣而其道無乎不在在此爲此在彼爲彼故八風得以散六合得以撥四時得以事八極
得以寫三光得以照五音得以調六律得以正刑德得以牧度數得以分五色得以表二氣得以致南北得以
致晦望得以齊明曆得以受然則道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其亦無所不在乎故曰天地人事三者後一也
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申致以南北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
日在東井其長短有度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此申齊以晦望
之義三五而盈三五而缺其損益有數列星不亂其行代而或作以不干位
之稽也此申受以明曆之義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天明三以定一義見下文則
萬物莫不至矣或作以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
地盡矣此言方其生長則三不後於一方其殺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夫
物之始也傾傾或作滿湧○傾傾未正之貌至其有也錄錄未能披於常溷
之中故曰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端端頃頃之反王王錄錄之反勿或作物損
勿益幼少隨足各隨其性而足無事於老以從師俗仰以從於師俯以從於俗毋
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人心譬如槃水莫動則平不撓
則清微風過之則不可以得水形之正矣神聖踐承翼之位承翼之位盡天位也前後曰承
左右曰翼也以與神皇合德五精之帝謂之神后則神皇蓋昊天也按圖正端
以至無或作天極兩治或作祭四致所治上下察也四致普遍四方也間以
止或作上息隨緣越感無所不周如上所謂可謂至矣淵而動息則靜語息則默豈常離此寂然之地
設歸時離氣以成萬業離附也取譬言之借如五精之精其道各過五方而太昊司春
少昊司秋者所以歸時離氣以成萬業也一來一往視衡伍仰彼來此往而伍仰視車之
衡所以同乎人也禮曰國君綏視大夫衡視又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綏之或曰衡如權衡
之衡衡之伍仰應物而已何所容其心哉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
沌不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六律塞師曠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鉤
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舍其樸矣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
傷百族說明渾沌之不可判也蓋偶生真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爲之不寧南華曰上倍日
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神蓋謂是乎偷氣相或作祖時後功可立蓋陰陽之和以戴其

形而還以相時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迎素次以法物至輒合法
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所謂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
弗成上聖者與天地接句結六或作交連而不解者也六連六合
也老子曰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衡神明左右
前後靜侍或無侍字中央此言君無爲也而臣亦無爲也開原流洋洋若今海之有
洋也精微往來傾傾繩繩或作鴻鴻繩繩○傾傾側貌繩繩正貌內持以維
外紐以綱或作綱行以理埶或作執紀以終始同一殊職聯之
使同統之使一立爲明官五范五范五音也義見下文四時各以類相從
昧或作味玄生色春夏之事發於玄冬音聲相衡衡平也東方者萬物
立止焉或作東方生物闕立止焉止猶植也揭故調以徵南方者萬物華
羽焉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章焉故調以商北方者
萬物錄臧焉故調以角微爲南方而今此言於東方者蓋言以調東方而已非謂分配
東方也下皆放此中央者太一之位此極天地之中而其一明者太一之坐百神
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爲先夫道至矣而更推以爲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
而爲天地而爲陰陽精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上○疑此樂章之名蓋若皇
華析揚也本出黃鍾所始爲東方萬物唯隆以木華物天下
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
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
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爲大都天下盡土也
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爲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
方又以天子治之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木燥金清之類和其味和其五行之味水鹹火苦
之類聽其聲火焦金撥之類正其形水圓土方之類迭往觀今或作令故業
可循或作脩也天下一致來不異古往不異令卻而觀之則其業可循近迭篇曰師不未異發軔而兵可
迭也蓋前卻曰迭首尾易面或作向○春夏先秋冬彼其方各有向焉何可易也地理離
經天之首尾易向則地理亦失其經奪愛令亂奪其所歡而亂蓋天序易於上地理離於下則
人其有不亂者乎上滅天文理不可知天文滅矣地理安可知也故曰文理相明者也
神明失或作夫從或作徙文或作文理者相明者也色味者相
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對質曰藻對實曰華藻文也藻如章之藻華如木之華也
衆者我而衆之故可以一范請也請如請蓋之請蓋衆者自我而千萬則其
一之亦在我矣請以一范與不可者順愛之政殊類相或作未通別子曰虎之與人異

類而媾養已者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傳曰焉知父子不爲資很故聖人立
天爲父建地爲母范或作危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
明以使一人也氾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被其和或作人故
其和○此言聖人蓋知一期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曰錯之天地之閒而人人被其和也非務使之必同故汜
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和也者無形而有味者也和者道也蓋道無形而有
味同和者仁也與道同和相容或作容者義也與道相容者義也蓋不道則義
不能容不義則道不能容仁義者所樂同或作自名或作召也能同或作因
所樂無形內政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法雖有而真空內之蓋所謂真空者無不縣有故也
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爲神
明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列子曰清輕者上爲天重濁者下爲地地受時
或作得以爲萬物原者也地者受天之時以產萬物神聖詳或作祥理或無
詳理二字作庠惡○深契於理惡離制命之柄制命之柄或無離字○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
淵利器不可以示人欽散華精以慰地貴或作責天者也此言神聖契理而有
以制命則墜紛亂物而不爲戾離以懸地貴天可也皆書老子上毀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有呵佛罵祖
者豈近是乎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者畢此矣其道
如上所謂則天地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泰錄第十一

人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衷之言中也
所出入爲定以爲物稽入而論泰鴻之內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衷使物取稽焉天
有九鴻拾遺記曰里三壹如聚術視八鴻若索常謊著以爲八鴻八方玄名鴻鴻大也然則九鴻蓋泊
方數地有九州此即鄒子所謂九州蓋非爲別者也泰一之道九皇之傳請
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皇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請
故於泰始蓋非泰始莫是以知爲其曰表著言闡下風而請也見不或無不字詳辯於名理
之外此言需見其事之略而已更當要其會歸故下文云範無形嘗無味以要名
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形也正智腹然其正之蓋形受養於味清也
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精或作清微者天地之
始或作所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言蓋釋要名理之所會又當致此三言也不或無不字見形
彌而天下歸美焉彌闕也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或作正也夫
錯行合意扶義本仁或作故積順之所成光聖之所生也
行其道者有其名爲其事者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

（為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乘於道德而避乎萬物之上則豈局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云）故天地成於元（或作無）氣萬物乘於天地（元氣太虛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乘（或作秉）於道德（南華所謂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者也）以究其理（或云萬物乘於聖秉於道德以敍其聖神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所倚威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詔命未嘗不稱天者蓋以倚威立命而已若夫致治之自則豈可以取賴於天哉是在我者也此紂之矯誣上帝而無益於亂故下文云）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此言治之汙隆顛我所以招之如何不有爾於昔癸之卑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故成形而不變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狎漚也（如狎漚者心動於內則漚鳥舞而不下此未離己而在彼者也）陳體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位也分物紀（或作紀）名文聖明別神聖

之齊也（齊如齊量之齊）法天居地去方錯圓（或作智○方以智則滯圓而神則通）不神聖之鑒也象說名物（擬之者象也議之者說也）成功遂事隱彰不相離（神聖之教不即不離而至妙之所會者更蠡至高之所適者反下於隱顯豈相雜哉）神聖之教也（天一位地一位聖人參於兩閒以齊齊之而以彼鑿此以此教彼則天下之理得矣然後萬物各遂其生故下文云）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天一生水其於物為精精聚而後神從之）動登而明生（動登謂人也地二生火其於物為神神會而後識從之）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以紀（或作地）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天域於上地域於下）無規圓者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神明之法如是而已）神聖之人后（或作命）先天地而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圓乎天地之外故知能知之義能受）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無動字）之（援陰陽稼寒暑）敏（或作數）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貫大者也（精神之外皆其緒餘土苴者也）內聖者（或作聖內）精神之原也（外王者皆其緒餘土苴則內聖者精神之原也）莫貴焉故靡不仰制焉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精欲畜神欲養氣欲尊故其辭如此擢者秀接之辭）幽則不洩（或作闇）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太用則嚐精太用則竭）故能役賢能使神明（無為也故能用天下而有餘）百化隨而變終始從而豫（豫暇豫也）神明者積精微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或作方）要之極也（要其會歸至於此而極矣）帝制神化治之

期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故師（或無師字）為君而學為臣（教者為君學者為臣）上賢為天子次賢為三公高為諸侯（高者以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禮）籍為君者欲同一善之安也（堯授舜授禹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然後（或作然同）生物無害（聖人心外無法而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天地之大萬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於胸中則事豈有不成物豈有不利哉）闔闢四時引移陰陽怨沒澄物（疑）天下以為自然（百姓謂我自然是也）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聖原神文有驗而不可見者也（有情有信無為無形）故遇人可見絕人未遠也（南華曰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矣）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紘者取譬於冠而錮結云者之

明無危墮之患也）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用不窮一○所謂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於山川鳥獸草木皆如也）影則隨形響則（或作明）應聲故形聲者天地之師也（隨而應之故曰師也）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輔相導陰陽終始四時之功）卒令八風三光之變經（或作總）氣不常之故孰不詔請（或作諸）都（或作部）理焉（都之為言總也請知部部之部此言人保聖人改陰陽失和詔而請之使總理焉雖然大）（亂之本實始於此此庚桑楚所以不釋於老聃之言故下文云）故神靈威明上變光（老聃所謂上悖日月之明）疾徐緩急中動氣（老聃所謂中墮四時之旋）然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微下在地○老聃所謂下爍山川之精）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象於神明之效既已見矣（其效如此所謂亦已見矣雖然豈遂可以無聖人之治哉故下文云）天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霓也霜露也風雨也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理然之必）也（無可無不可者天道也地道則取必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出於天）收之於地（不肯出於地也）在天地若陰陽（或無陽字）者杜燥濕以法義與時遷焉（或無焉字○昔陰者以法義杜燥若陽者以法義柱）（濕度萬云神濕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二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或無人字）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或作文）知先靈（先靈先王之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或作乃）至乎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効）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方實然後形名著焉）五帝在前三王在後上德已衰矣兵知俱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數未盡聞也蓋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此其大略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二字）堯伐有唐（傳曰堯佐帝摯受封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聞也伐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徙其法（善用法者其道如此）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忘（息然後前前然後悄故君子言惰息

人言息禮云三日不怠三月不懈）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保備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值天寒屠牛賣肉值天熱而肉敗）管子作華（或作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虜之以媵穆姬而飯牛於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遂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鐻成見者驚猶鬼神豈謂是乎）孰謂能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知一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會之有元故不能異也）勝道不一（制勝之道豈一端而已夫）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拘俗則病備欲踰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安可以閒塗而至也九天具見鴻烈真經蓋若南方曰未天北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灼骸（或作火體○易子而食析骸而炊）計失其國削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國有過計有嘗（或作賞）試（嘗試失之蹤過計失之試事貴取中而已明此）（所當當也）是以曹沫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曹子以為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墠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

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為知時魯君為知人劇辛為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為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言其計畫無後之術非過材之剸也此言賢者誠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遭遭管仲不欲愈一小快而以齊信於諸侯能成其名也若夫宰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族妻母隴西之士用為恥馬則沫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朔又霸者之事也至於王德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則多惡欲多惡則不[illegible]不[illegible]則多難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者僇僇辱實觸虛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知此矣禽將破軍發如鏃或作矢動如雷霆暴疾搏虛殷若壞牆殷凍聲也孰急節短孫子兵法曰其疾如風其節如弩用不緩緩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或作授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或作遊與道翺翔翺翔授取鐫據或作堅守呼吸鎮一作推鎮不移移也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或作華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或作復還至○復反復也還回還也安可控搏控引也搏持也後還言不可禦控搏言不可止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數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威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或作得失相泮縣縣言無定也兵以勢勝兵法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時不常使晏晚絀羸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有命一作言息一作止息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遺物或作不遺獨動或作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此言禍福相為表裏如索綯糾纆索也三合曰糾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芴或作唯聖人而後決其意或作能決其意幹流遷徙固無休息小休曰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太昧故也籠中之鳥空窺不出太密故也衆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慶者在堂弔者在門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勾踐霸世達人大觀乃見其可可或作苛憍枋一術奚足以游憍諡如隋銓之隋枋讀如方銓之方夫天下之事百出要以百變應之而今隋枋一術則豈足哉於變通之會哉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置郵也行者遇之而舜有不孝堯有不慈文王桎梏管仲拘囚坱軋蓁垠作蓁云孰燔得之此言大鈞播物坱軋無垠皆在鑪燔之內孰燔得之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而已能者以濟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含衆人域域域域彼之貌迫於嗜欲小知立趨好惡自懼夸者死權自貴矜容云一本自矜容下云狗名終身謀利以身逐物口徇至博不給給或作結○紡之無要則雖博知不給乃更不給何則至道常約故也知時何羞不愧不作不知宵繫繫或作繫俗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細故裂一本裂作絜奚足以疑事成欲得又奚足夸此言裂剸剸猶芥也絜如意與不如意與不無足欣戚千言萬說卒實謂何此言理盡於上而彼之言雖累千萬猶當賞此勾踐不官勾踐嘗臣於吳二國不定文王不幽幽於羑里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執正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賢功不三王鉦面備矣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之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橫逆豈必殺申徒狄殷之末世投槁者也以為世溷濁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無徑迹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女曰嬰兒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鳥鵲性猜麋鹿性驚決故此主言之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也兄弟天倫也見利以蹠悖兄則以姬大親而已矣今使下衰而至於父子相猜兄弟相猜者豈其性固異於古也哉蓋治之之過也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於無相為於其與至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乎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為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也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備衛當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不立苑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以為堯惡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此言何謂也若子所學則雖好義者以為有道而好利之人以為賢為或無為字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備阿故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加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而安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忘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箕子逃逃禍也非謂逃其身去之也箕子為之如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而搏裘牧宋世家曰南宮萬為宋大夫裘牧閒之以兵遣萬公門萬搏牧牧齒者門死即其事也商容拘而蹇叔哭蹇叔秦臣也穆公蹇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悛或作殫悛怖也手足為之汗出怖故為之汗濡而上人或無人字乃始搏折枝而趨操木言傍觀者為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而折枝趨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危真知焉乃始搏而止之僇使勿危忘安而諫者常辱辱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達其言足以滑政其朋黨足以相寧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奚也楚用申蔡申包胥也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或以篇世亦或以篇世之君異也由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褒之使卒以殺辱者無其時命故也死者所遇之君異也唯無如是無其時命時有所至而求有君無臣故雖時有時命者有不可及也所至而求或作表又或作表○時有所至而辭有臣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上未焉或作國○闔或作闢闔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闔或作闢猶求也命有所至而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安

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知堯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不知伊尹太公之故也費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不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恐衆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必勝語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此之謂也故曰夫子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亦奔夫子絕塵而回瞳若乎其後其近是乎鶡冠子曰物有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而勝也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揭之上仆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句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而輕重異之者埶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埶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達物生者也此言不達事變物化故輒敗北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若達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為一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能以男為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鼎在前不能使在後者負罰不能必不或無不字可斧鉞在後不能使啞者鳴龐子曰取功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作或固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埶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埶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之於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以患為利故其兵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登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亡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創不神曰溜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賢上生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生明神明者正之末也生偏他公生明誠信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或作末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學問服師也服事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捨下同誦記辭闓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闓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闓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於得書之體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素如鹿素素之素道德素如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地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國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象宰是也百官取揆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揆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祭義所謂其氣發揚于上為昭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明蒸萬周官六德則異之者伎藝者如勝同任或作任所以出無獨異也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者大小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馬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著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至能名或曰奇見異聞為變列子曰大為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蓋此類也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辭或有虛字雖搏捆捆猶卯抒也不知所之彼心為主或作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道粗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或有曾聞字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之於數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或作蓄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卜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創心體創猶剖也南華曰墮其肢體黜其聰明又曰夫道覆載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制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或無表字表術或作術業之術道之原表原如原道之原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如是其或無其字材

乃徙弗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器故提之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猶然不能保善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猶況於已乎其義當以自況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為悼此魏悼襄王也蓋趙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拾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失堯故使之楚王聞傳暮臧在身臧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體洒鑱石撟引案扤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澣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卓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鹿醫郢郢都所都原李醫晉國語曰晉文公使原李為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曰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神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詳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成湯豈世有能名者哉故名不出於家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里知之夫若扁鵲者鑱血脉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衆其所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臣故能以其君霸蓋桓公常在其細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其治毫毛者也凡此者不病病病或云不病○至於晚而治之不亦晚

（乎疾甚曰病）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使（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著矣然後使）（醫此桓侯之所以死也）至功之成其（或作六）下謂之自然（針艾之功無所欣類）（故其睎者謂之自然推之於治此擊壤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力也）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股維（繼牽攣也）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藏數贅仲者出焉）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游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謂之還（或作環又）（或作繹）名（常性真際而不遂其名）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外象逐物彼已常爲造化）（貫之而走豈能挈天地而遊哉）明照光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百步之外明燭翳眉而不能遊視其睫則逐物不及索於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何足）（怪哉）獨化終始隨能序致（致或作故）獨立宇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極無盡猶齊州也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孰若浮懸）委命相鬲謂之時（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變之而已然而木數金鐵火炎水刻暨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通而鬲謂之道（道固有塞有通）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建報重九明五字）合膊（膞一作博或爲宇宙二字）同根命曰宇宙（闢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同根）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知宙故無不足也（有乎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知德（攄或作臆）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遺於地者不掃而安之）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受於）（天者不辭而聽之）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也）知一而

不知道故未能裹也（不能視已之明故曰未能裹也）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必惑（蓋昔之亡羊者曰岐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都子曰大道以多）（岐喪羊學者以多方喪生）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筌跡夫索）（所不知求之筌跡而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粹哉輪人曰公之所讀是古人之精粕已尋鑄鶡冠子）（之意蓋將發象辭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詘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機雖未兆見而理已有焉）故曰有無軍之兵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蚊虻擘乎千仞之谿（注谷曰谿）乃始翺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成）

（其翱翔之容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牛馬墜爲碎（碎或作鋅）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童者創深（此言貴高之蹤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爲富道而當一作道眞富言而然然後道而當道猶行也）○故一蚋噆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幄隱於帷薄哉（細曰簾龕曰薄）周平弗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爲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蓋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西周有物障之也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或無蒙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高（高或作高）故眞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作上統）而不續[redacted]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

（後至一作後合觀之於易見矣至）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德知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爲（成之於無爲）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詳（詳或作辟）察其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未能彼立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耶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茲而一作慈西）之惑也（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視愈亂悖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瞽彼病目見空中華盡空本無華由安）（見故悖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自視）（昏華而已）兵有符而道有驗（蓋弗迷者然後見之）備必豫具慮必蚤定（否則或失）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上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蠲主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繼也蓋兵一鼓作衰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於）（衰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天四時求（或作生）象（四時）（求象猶言求象四時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宰理之所居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或作猶）成鳥乘隨隨駒蛩番軼（或作轍末詳）故昔善計者非以求利（一作求勝）將以

明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或有及字）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隱者韜光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悲乎夫蔽象高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或爲歸）也士益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變文是以不同）一者（或作甚）寡愛（武事刻慘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爲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爲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爲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述者不反呼之徒勿往也）發蒙（南華曰微夫子之發吾覆則吾孰以見天地之大全）釋約解剌（約如絕約之約剌如針剌）

（之剌）達昏開明而且知焉故能說適計險（說此息也適如往也）歷越踰俗軼倫越等知略之見遺跋衆人（或作久）求（或作木）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彰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而無跡（跡之爲言失也）則（或作明）遠乎敵國之制（不爲敵人）（所制）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馬得方而給諸）類類生之耀（或作擢）名之所在（朝廷耀名之所在也）（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究賢（或作則）能之變極蕭楯之元（元或作無○蕭）（蕭斧也干謂之楯蕭以載人楯以衛把加此則知兵矣成之字從戈衛甲蓋兵之道如此而已）謂之無方之傳（究變極無則適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著乎無封之字（或作傳）制事內不能究其

形者（或無者字）用兵外不能究其功（不得於內斯可成於外矣不）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盡兵之事則人道得矣）人極地（或作）（蔽地○人極乃地）地極天（地極乃天）天有勝（天時有勝故）地有維（地利有維故）人有成（人和有成）故善用兵者慎（子之所慎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窮實無所用質然而不可勝也）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日勢五行作王孤虛之屬）彼天生（或作士）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鬭於亂章於商之屬）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英也（其功以非精粕故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

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爲隨（徵在其後）以轉（或作轉）無素之衆（轉猶群也韓信印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所謂殿市人而戰之也其數非置死地人自爲戰宰尚得而用之乎蓋知此矣）陸（或作陸）溺溺人（其陸溺陸沉也蓋以言是也）故能往來實決（不水能致風波則彼雖如川之流可使之湖可竭）獨金而不連（偏任金德隆於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輔之故其聲如下所云）亂天之文干音之謂達（或作達）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絕道之紀（或作絕）欲無亂（燥或作慘）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災慘凶旱老子曰必有凶年蓋言是也）亂逆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失三軍無實夫不英而實孰有其物（言無是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也）常聖傳（或作耳目○此言真聖三萬歲而成統則天地與我爲一矣五行不能制雖遭陰陽可也苟爲不在此域則豈能廢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驚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句）情隱微而後（或作以）起（情如清天地之情言聖人蓋天下之情然後）散無方而求（或作永）監焉（道中庸故來監焉）軼玄耿而后（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天下之理然後忘物）抗澄幽而思謹焉（道中庸故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紋截六合也紋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爲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截六際而不紋（情隱微而求監軼玄耿而思謹此道之所以大而不蕩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紋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爲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觀乎艴莫（或作暮○艴莫言無何也）聽乎無罔極乎無係論乎窈冥（或作度十十端肝事往來作量）往來（或作力）而廢興（已往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笙○結猶華也）能天也而舉措（能天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次也長如長民之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或作）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

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幽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者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者（或作曰）德之賢也（未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慕也愛猶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聖人之所利至人之所得也）以至（或作聖）圖（或作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立其狀若道之象門戶是也（道猶言也）賢不肖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開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序之）故聖道也道非聖也（大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則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爲之正不若衆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爲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爲之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著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燒其勁不若方圓治（或作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遷者四時大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可安者苓（或作苓）蘭堙（或作塊）谿（苓如零落之零堙塞也）槀木降風（槀薄落之薄降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葉遇霜朝露遭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埶而弗索於察埶者其專而在已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離亂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愛於物口者所以扞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或作受愛）究曉（俞之言然受曉受也）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行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詖辭者革（或作庠）物者也（詖辭蓋若告子之類告子外義聖人無之故曰華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蓋若墨子之類墨子無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詐猶邪也）聖人知其所飾（又從而爲之辭）者請物者也（夷之曰夷之爲人之命之矣）聖人知其所極（極猶窮也）正辭者惠物者也（不詖不淫不邪不遁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立者能効（或作知）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微妙之會意不能到況於言乎明諭（或爲論））外內後能定人（秉柔俱通而一後可以印證）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于淵其深不測淩淩乎泳濟波而不竭（涵泳溢流莫之能竭）彼雖至人能以練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論其身體）若（或作與）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或作干）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察人聖者之功也此所以虛傳章文顯能未立上下異奏賢不如尊卑之術也合百家爲聖人故曰言之凡也凡者統要之辭）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或作煥）曰（武靈趙武靈也龐煥蓋煥之凡）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辭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工猶善也）故大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計謀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或爲謹）俗（使爲淫俗所移）咈暴驕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或作居）而自慎（或作填口刑民而自以爲慎）少人而自至（使人而自以爲至）繁無用嗜（或作著）龜占（專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弊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買其口使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或作雖）君之際用忠臣之路（離之言閒）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無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用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年使棄疾定蔡因爲陳蔡公）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殘○三家晉韓魏也）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其謂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之

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爲功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得恩）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祺）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衆主之所破亡也武靈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說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鶡冠子終

子彙第七冊

於險了

呂氏春秋

呂學　不沅　韋輯　校

呂氏春秋序

漢河東高誘撰

呂不韋者濮陽人也爲陽翟之富賈家累千金秦昭襄王者孝公之曾孫惠文王之孫武烈王之子也太子死以庶子安國君柱爲太子柱有子二十餘人所幸妃號曰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庶子名楚其母曰夏姬不甚得幸令楚質於趙而不能頓質數來攻趙趙不禮楚時不韋賈於邯鄲見之曰此奇貨也不可失乃見楚曰吾能大子之門楚曰何不大君之門乃大吾之門邪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大而大之楚默幸之不韋曰昭襄王老矣而安國君爲太子竊聞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獨華陽夫人耳請以千金爲子西行事安國君令立子爲適嗣不韋乃以資玩珍物獻華陽夫人因言楚之賢以夫人爲天母日夜涕泣思夫人與太子夫人大喜言於安國君於是立楚爲適嗣華陽夫人以爲己子使不韋傅之不韋取邯鄲姬已有身楚見說之遂獻其姬至楚所生男名之曰正楚立之爲夫人暨昭襄王薨太子安國君立華陽夫人爲后楚爲太子安國君立一年薨謚爲孝文王太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爲秦始皇帝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調解各十餘萬言○梁伯子曰北史記什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並云著八覽

呂氏春秋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漢書藝文志雜家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記禮運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一節云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此則春秋始於元以正人情其政治也四時者其徵驗也月令所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正義謂之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修春秋相附近焉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施故云相近也據此則自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爲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則容有不拘耳

呂氏春秋纂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與千金○梁伯子曰太平御覽八百九卷引史記同此序而百九十一卷引史云呂不韋揭春秋成廟於秦市曰有人能改一字者賜千金三十斤蓋別有所據乎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爲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然此書所尚以道德爲標的以無爲爲綱紀以忠義爲品式以公方爲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裏也是以著在錄略誘正孟子章句作淮南孝經解畢訖家有此書等繹案省大出諸子之右既有脫誤小儒又以私意改定猶處傳義失其本眞少能詳之故復依先師舊訓觀乃爲之解焉以述古儒之旨凡十七萬三千五十四言若有紕繆不經後之君子斷而裁之比其義焉

呂氏春秋新校正序

紹興壬午秋九月望日紹興府雕印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賓客所作原夫六經以後九流競興雖醇醨有間原其意恉要皆有爲而作降如虞卿諸儒或因窮愁託于述作亦皆有不獲已之故焉其著一書專覬世名又不成于一人不能名一家者實始于不韋而淮南內外篇次之然淮南王後不韋幾二百年其采用諸書能詳所自出者十尚四五即如今道藏中文子十二篇淮南王書前後采之殆盡間有增省一二字移易一二語以成文者類皆當時賓客所爲而淮南王又不暇深致與不韋書在秦火以前故其采

江寧劉文奎撰

綴原書類亾不能悉尋其所本今觀其至味一篇皆述伊尹之言而漢儒如許愼應劭等閒引其文一則直稱伊尹曰一則又稱伊尹書今考藝文志道家伊尹五十一篇不韋所本當在是矣又上農任地辨土等篇述后稷之言與亢倉子所載略同則亦周秦以前農家者流相傳爲后稷之說無疑也他如采老子文子之說亦不一而足是以其書沈博絕麗彙儒墨之旨合名法之源古今帝王天地名物之故後人所以探索而靡盡與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誘序自言嘗爲孟子章句及孝經解等今已不見世所傳誘注國策亦非眞本唯此書及淮南王書注最爲可信誘注二書亦間有不同有始覽篇大汾冥阨解云大汾處未聞冥阨荊阮方城皆在楚而淮南王書注則云大汾在晉冥阨淮南作澠阨注云今宏農澠池是也先識覽篇男女切倚解云切磨倚近也淮南王書倚作畸注又云畸之也知分篇解云魚滿二千斤爲蛟而淮南王書又作二千五百斤至于音訓亦時時不同此蓋謹文生義或又各依先師舊訓爲解故錯出而不相害與畢日取元人大字本以下悉心校勘同志如抱經前輩等又各有所訂正遂據以付梓竭工于戊申之夏逾年而告成若淮南王書則及門莊知縣炘已取道藏足本刊于西安故不更及云

乾隆五十四年歲在己酉孟夏月吉序

新校呂氏春秋所據舊本

元人大字本 版式與近時本無異

李瀚本 明宏治年刻篇題仿古式今皆仍之

許宗魯本 從宋賈鉉舊校本出字多古體嘉靖七年刻

宋啟明本 不刻年月有王世貞序

劉如龍本 神廟申刻 神廟丙

汪一鶚本 神廟乙巳刻 每用他書之文以改本書爲最劣

朱夢龍本

陳仁錫奇賞彙編本

書內春正參訂姓氏

餘姚盧文弨紹弓

嘉善謝墉崑坡

嘉定錢大昕曉徵

仁和孫志祖詒穀

金壇段玉裁若膺

江陰趙曦明敬夫

嘉定錢塘學源

陽湖孫星衍淵如

陽湖洪亮吉稚存

仁和梁玉繩耀北

錢塘梁履繩處素

武進臧鏞堂在東

右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凡百六十篇餘杭鏤本凡三十篇而脫句漏字合三萬餘言此本傳之于東牟王氏今四朔使君元豐初奉詔修著始資善堂取大清樓所藏本校定元祐壬申余以疾京師喜得此舊海藥艾之閒手校之自穢涉寒朱黃始就即爲一客挾之而去後三年見歸而頗有欲得色余次心許之得官江夏因募筆工錄之竟已手校本寄欲得者云鏡湖遺老記

呂氏春秋附攷

序說

呂氏春秋序意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高誘注秦始皇即位八年）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壽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爲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乎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疑清）則智無由公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此呂氏十二紀原序且其言近道故以爲冠篇）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太子政立爲王尊呂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案不韋著書之由權此最詳且確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眞能灼見不韋本意後之言呂氏春秋者多失之）

于二諸侯年表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

太史公自序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即呂氏春秋）

漢書司馬遷傳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蘇林曰呂氏春秋篇名八覽六論）

鄭康成曰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三禮目錄）

又曰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亦類相近焉（禮運注）

蔡邕曰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三秦相呂不韋著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去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蔡中郎集）

司馬貞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愼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本書作侍君也六論者開春愼行貴直不苟以本書作似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史記索隱○案漢志及隋唐志皆二十六此及子鈔與書錄解題俱作二十誤也唐馬總曰呂不韋始皇時相國乃集儒士爲十二紀八覽六論聯於咸陽市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無敢易者林宋黃震曰呂氏春秋者秦相呂不韋恥以貲顯而不及荀卿子之徒著書布天下使其賓客共著八覽六論十二紀編名春秋高誘爲之訓解淳熙五年冬尚書韓彥直爲之序謂士之傳於天下後世者非徒以其書夫子之聖則書空傳孟子之亞聖則書宜傳過是而以書傳者老聃以虛無傳莊周以假寓傳屈原以騷傳荀卿以刑名傳此句似有誤脫或是荀卿以性惡傳韓非以刑名傳司馬遷以史傳揚雄以法言傳班孟堅以續史遷傳然槩之孔孟宜無傳而皆得並傳者其人足與也呂氏春秋言天地萬物之故其書最爲近古今獨無傳焉豈不以呂不韋而因廢其書邪愈久無傳恐天下無有識此書者於是序而傳之栝蒼蔡伯尹又跋其書之後曰漢興高堂生后倉二戴之徒取此書之十二紀爲月令河間獻王與其客取其大樂通音爲樂記司馬遷多取其說爲世家律歷書孝武藏書以預九家之學劉向集書以繫七略之數今其書不得與諸子爭衡者徒以不韋病也然不知不韋固無與焉者也黃氏日抄宋高似孫曰淮南王尙奇謀募奇士廬俶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蜂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及觀呂氏春秋則淮南王書殆出於此者乎不韋相秦蓋始皇之政也始皇不好士不韋則徠英茂聚畯彙簪履充庭至以千計始皇甚惡書也不韋乃極簡冊攻筆墨采精緣異成一家言吁不韋何爲若此者也不亦異乎春秋之言曰十里之閭耳不能聞帷幕之外目不能見三畝之間心不能知而欲東至開暗南撫多處西服壽靡北懷儋耳何以得哉語見任敷篇開暗作同暗多竊作聞悟多鶩也此所以識始皇也始皇顧不察哉不韋以此書暴之咸陽門曰有能損益一字者與千金人卒無一敢易者是亦暴

之甚矣秦之士其賤若此可不哀哉雖然是不特人可愚也雖始皇亦爲之愚矣異時亾秦者又皆屠沽負販不一知書之人嗚呼子略

宋馬端臨曰呂氏春秋暴咸陽門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時人無增損者高誘以爲非不能也畏其勢耳昔張侯論爲世所貴崔浩五經注學者尙之二人之勢猶能使其書傳如此況不韋權位之盛學者安能悟其意而有所更易乎誘之言是也然十二紀者本周公書後寘於禮記著矣而目之爲呂令者誤也文獻通考

宋王應麟曰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以月紀爲首故以春秋名書十二紀篇首與月令同玉海

元陳澔曰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爲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其後徙死始皇幷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禮記集說

明方孝孺曰呂氏春秋十二紀八覽六論凡百六十篇呂不韋爲秦相時使其賓客所著者也太史公以爲不韋徙蜀乃作呂覽夫不韋以見疑去國歲餘即飲酖死何有賓客何暇著書哉史又稱不韋書成懸之咸陽市置千金其上有易一字者輒與之不韋已徙蜀安得懸書於咸陽由此而言必爲相時所著太史公之言誤也本傳不誤不韋以大賈乘勢市奇貨致富貴而行不讓其功業無足道者特以賓客之書顯其名於後世況乎人君任賢以致治者乎然其書誠有足取者其節喪安死篇識厚葬之弊其勿躬篇言人君之要在任人用民篇言刑罰不如德禮達爵分職篇皆盡君人之道切中始皇之病其後秦卒以是數者傾敗亾國非知幾之士豈足以爲之哉第其時去聖人稍遠論德皆本黃老書出於諸人之所傳聞事多舛謬如以桑穀共生爲成湯以魯莊與顏閔論馬與齊桓伐魯莊請比國內侯皆非實事而其時竟無敢易一字者豈畏不韋勢而然耶然予獨有感焉世之謂嚴酷者必曰秦法而爲相者乃廣致賓客以著書書皆詆訾時君爲俗主至數秦先王之過無所憚若是者皆後世之所甚諱而秦不以罪也呼然則秦法猶寬也

盧文弨曰玉海云書目是書凡百六十篇今書篇數與書目同然序意舊不入數則尙少一篇此書分篇極爲整齊十二紀紀各五篇六論論各六篇八覽覽當各八篇今第一覽止七篇正少一考序意本明十二紀之義乃末忽載像讓一事與序意不類且舊校云一作廉孝與此篇更無涉即像讓亦雜專有其名黃氏篇云十二紀終而綴之以序意主像讓云則在宋時本已如此然以爲主像讓者其說亦誤也因疑序意之後半篇俄空焉則有所謂廉孝者其前半篇亦脫後人遂強相附合併序意爲一篇以補總數之缺然序意篇首無六曰二字後人於目中專輒加之以求合其數而不知其迹有難掩也今故略爲分別正以明不敢妄作之意云耳

卷帙

漢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

梁庾仲容子鈔呂氏春秋三十六卷子略

隋書經籍志雜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馬總意林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唐書經籍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

新唐書藝文志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呂不韋撰高誘注

文獻通考經籍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卷此脫六字

通志藝文略雜家呂氏春秋二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高誘注

郡齋讀書志雜家類呂氏春秋二十六卷右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

直齋書錄解題雜家類呂氏春秋三十六卷秦相呂不韋撰後漢高誘注此與子鈔卷數皆誤

宋史藝文志雜家類呂不韋呂氏春秋二十六卷高誘注

呂氏春秋總目

孟春紀第一凡五篇卷第一
一曰孟春
二曰本生
三曰重己
四曰貴公
五曰去私
仲春紀第二凡五篇卷第二
一曰仲春
二曰貴生
三曰情欲
四曰當染
五曰功名一作由道
季春紀第三凡五篇卷第三
一曰季春
二曰盡數
三曰先己
四曰論人
五曰圜道
孟夏紀第四凡五篇卷第四
一曰孟夏
二曰勸學一作勸師
三曰尊師
四曰誣徒一作誣役
五曰用衆一作善學
仲夏紀第五凡五篇卷第五
一曰仲夏
二曰大樂
三曰侈樂
四曰適音一作和樂
五曰古樂
季夏紀第六凡五篇卷第六
一曰季夏
二曰音律
三曰音初
四曰制樂
五曰明理
孟秋紀第七凡五篇卷第七
一曰孟秋
二曰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振亂
四曰禁塞
五曰懷寵
仲秋紀第八凡五篇卷第八
一曰仲秋
二曰論威
三曰簡選
四曰決勝
五曰愛士一作愼廉
季秋紀第九凡五篇卷第九
一曰季秋
二曰順民
三曰知士
四曰審己
五曰精通
孟冬紀第十凡五篇卷第十
一曰孟冬
二曰節喪
三曰安死
四曰異寶
五曰異用
仲冬紀第十一凡五篇卷第十一
一曰仲冬
二曰至忠
三曰忠廉
四曰當務
五曰長見
季冬紀第十二凡五篇卷第十二
一曰季冬
二曰士節
三曰介立一作立意
四曰誠廉
五曰不侵
序意一作廉孝
右爲十二紀凡六十篇又序意一篇
有始覽第一凡七篇卷第十三
一曰有始
二曰應同○舊本俱作名賢注云一作應同今案名類乃召類之譌然與卷二十內名實今故同題篇
三曰去尤
四曰聽言
五曰謹聽
六曰務本
七曰諭大
孝行覽第二凡八篇卷第十四
一曰孝行
二曰本味
三曰首時一作胥時
四曰義賞
五曰長攻
六曰愼人一作順人
七曰遇合
八曰必己一作本知又作不遇
愼大覽第三凡八篇卷第十五
一曰愼大
二曰權勳
三曰下賢
四曰報更
五曰順說

六曰不廣
七曰貴因
八曰察今
先識覽第四凡八篇卷第十六
一曰先識
二曰觀世
三曰知接
四曰悔過
五曰樂成
六曰察微
七曰去宥
八曰正名
審分覽第五凡八篇卷第十七
一曰審分
二曰君守
三曰任數
四曰勿躬
五曰知度
六曰愼勢
七曰不二
八曰執一
審應覽第六凡八篇卷第十八
一曰審應
二曰重言
三曰精諭
四曰離謂
五曰淫辭
六曰不屈
七曰應言
八曰具備
離俗覽第七凡八篇卷第十九
一曰離俗
二曰高義

三曰上德
四曰用民
五曰適威
六曰爲欲
七曰貴信
八曰舉難
恃君覽第八凡八篇卷第二十
一曰恃君
二曰長利
三曰知分
四曰召類
五曰達鬱
六曰行論
七曰驕恣
八曰觀表
右爲八覽凡六十三篇
開春論第一凡六篇卷第二十一
一曰開春
二曰察賢
三曰期賢
四曰審爲
五曰愛類
六曰貴卒
愼行論第二凡六篇卷第二十二
一曰愼行
二曰無義
三曰疑似
四曰壹行
五曰求人
六曰察傳
貴直論第三凡六篇卷第二十三
一曰貴直
二曰直諫

三曰知化
四曰過理
五曰壅塞
六曰原亂
不苟論第四凡六篇卷第二十四
一曰不苟
二曰贊能
三曰自知
四曰當賞
五曰博志
六曰貴當
似順論第五凡六篇卷第二十五
一曰似順
二曰別類
三曰有度
四曰分職
五曰處方
六曰愼小
士容論第六凡六篇卷第二十六
一曰士容
二曰務大
三曰上農
四曰任地
五曰辯土
六曰審時
右爲六論凡三十六篇

呂氏春秋卷第一

[illegible]

孟春紀第一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 孟長也春時夏之正月也營室北方宿衛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 昏參中旦尾中 參西方宿晉之分野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 其日甲乙 甲乙木日也 其帝太皞 太皞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之號死祀於東方為木德之帝 其神句芒 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 其蟲鱗 鱗魚屬也龍為之長 其音角 角木也位在東方 律中太蔟 [illegible] 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 [illegible] 其數八 [illegible] 其味酸其臭羶 [illegible] 其祀戶祭先脾 [illegible] 先食所勝也一說脾屬木自用其藏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 [illegible] 魚上冰 [illegible] 獺祭魚 [illegible] 候鴈北 [illegible]

天子居青陽左个 [illegible] 乘鸞輅駕蒼龍 [illegible] 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 [illegible] 食麥與羊 [illegible] 其器疏以達 [illegible]

是月也以立春 [illegible] 先立春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 [illegible] 天子乃齋 [illegible] 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illegible] 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 [illegible] 命相

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illegible] 慶賜遂行無有不當 [illegible]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 [illegible] 宿離不忒無失經紀以初為常 [illegible]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illegible] 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 [illegible] 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 [illegible]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 [illegible] 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illegible]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繁動 [illegible] 王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經術 [illegible] 善相丘陵阪險原隰 [illegible] 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 [illegible] 必躬親之 [illegible] 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illegible]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illegible] 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 [illegible] 禁止伐木 [illegible] 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無麛無卵 [illegible] 無聚大眾無置城郭 [illegible] 揜骼霾髊 [illegible]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有天殃 [illegible] 兵戎不起不可以從我始 [illegible] 無變天之道 [illegible] 無絕地之理 [illegible] 無亂人之紀 [illegible]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槁國乃有恐 [illegible] 行秋令則民大疫疾 [illegible] 風暴雨數至藜莠蓬蒿並興 [illegible] 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霜雪大摯首種不入 [illegible]

孟春紀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 [illegible] 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 [illegible] 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為故者也 [illegible] 此官之所自立也 [illegible] 立官者以全生也 [illegible] 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為立之矣 [illegible] 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為修之矣 [illegible] 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 [illegible] 人之性壽物者抇之故不得壽 [illegible]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illegible] 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 [illegible] 則不知輕重也 [illegible] 不知輕重則重者為輕輕者為重矣 [illegible] 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為君悖以此為臣亂以此為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illegible]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 [illegible] 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 [illegible] 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 [illegible] 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 此全性之道也 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 [illegible] 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 [illegible] 遁焉性惡得不傷 [illegible] 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 [illegible] 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以便一生生無不長 [illegible] 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 [illegible] 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 若此人者不言而信 [illegible] 不謀而當不慮而得 [illegible]

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若天地然；上為天子而不驕，下為匹夫而不惛：此之謂全德之人。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為患，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雖欲過之奚由？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機。肥肉厚酒，務以自彊，命之曰爛腸之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

本生

三曰：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壽長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則其至不可禁矣。此論不可不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世之人主貴人，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多陽則痿。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眾珍，衣不燀熱。燀熱則理塞，理塞則氣不達；味眾珍則胃充，胃充則中大鞔；中大鞔而氣不達，以此長生可得乎？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溼而已矣；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

重己

四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嘗試觀於上志，有得天下者眾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鴻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漬甚，國人弗諱，

三一作姊漬甚注大眚公羊本作大災見莊二十年 此皆字當是後人因彼有肆大眚之文而誤改之 寡
人將誰屬國 屬託也 管仲對曰昔者臣盡力竭智猶未足以
知之也 未足以知人也 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 奚何也 桓公
曰此大事也願仲父之教寡人也 教猶告也 仲父敬諾曰公誰
欲相 言欲用誰為相 公曰鮑叔牙可乎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
叔牙 夷吾管仲名也 善猶和也 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已若
者不比於人 比方也 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念人之過必凶 人之不可為
霸者之相必當作忽○ 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
而下求 上志上世賢人下求不恥下問孔文子是以謂之文也 醜不若黃
帝而哀不己若者 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行仁止義 ○哀舊本作衰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不如己者教育之
其於國也有不聞也
其於物也有不知也 其於人
也有不見也 勿已乎則
隰朋可也 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 察苛也 不
欲小智 小智小事也 故曰大匠不斲
大庖不豆 大勇不鬭 而折衝千里之外
大兵不寇
桓公行公去私惡 用管子而
為五伯長 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戶 讀不正使通 蟲流出戶也 ○刀本有貂音後人始作刁字
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
日醉而飾服 醉則敗德飾服於酒 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 舜賢凡人不能乎

貴公

五曰天無私覆也地無私載也日月無私燭也四時無私
行也 ○舊校云一作四時無私為 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
遂成也 黃帝言曰聲禁重 重猶甚也 ○注非黃氏 色
禁重 不欲淫色 衣禁重 不欲厚 香禁重 不欲芬香
味禁重 不欲厚味 室禁重 不欲大室 堯有子
十人不與其子而授舜 堯子十人 舜有子九人不與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於何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 晉山南河北之邑今河內陽樊州之屬皆是也
祁黃羊對曰解狐可 平公曰解狐非子之
讎邪 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
讎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居有間 平公又
問祁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而為之對曰午可 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
問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
曰善哉祁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讎內舉不避子祁黃羊
可謂公矣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
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
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
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
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
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子
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
庖人調和而弗敢食故可以為庖若
使庖人調和而食之則不可以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誅
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賢者故可以為王伯若使王伯之
君誅暴而私之則亦不可以為王伯矣

去私

呂氏春秋卷第一

呂氏春秋卷第二

仲春紀第二 貴生 情欲 當染 功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 仲春夏之二月也是月日躔此宿奎西方宿魯之分野 昏弧
中旦建星中 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皆於昏旦時見南方 其日甲乙其帝
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夾鍾陰律也竹管音與夾鍾和也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
雨水桃李華 蒼庚鳴鷹化為鳩
天子居青
陽太廟 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
諸孤 擇元日命人社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
梏無肆掠止獄訟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
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
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
矢于高禖之前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
蟄蟲咸動開戶始出先雷
三日奮鐸以令于兆民曰雷且發聲
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日夜分
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是月也耕者少舍

舜任司寇之謂也

乃修闔扇，寢廟必備。闔扇門扇也民所由出故治之也寢以安身廟以事戰故曰必無應師也〇必月令作畢古通用注自從必字作解

無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兵戎征伐也

是月也，無竭川澤，無漉陂池，無焚山林。皆為盡驚大物

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illegible]

上丁，命樂正

入舞舍采，[illegible]

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親往視之。[illegible]

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illegible]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尚生育故不用犧牲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也皮幣鹿皮也幣束帛也記曰幣帛皮圭告於神祇之謂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金殺之令故寒氣總至寇害之兵來伐其國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冬陰盛殺而行其令陰氣乘陽陽氣不勝故麥不成熟民飢竊故相劫掠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夏氣炎陽而行其令故大旱大氣熱故旱煖陽也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蟲食稼心謂之螟

仲春紀

二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役事也〇舊有君之者故曰後觀下文自明

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止禁也四官耳目鼻口也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為。制不此四官之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擅專也制制於心慮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古賢人也〇舊作子州友父說太平御覽八十引作子州支父與莊子讓王書漢書古今人表皆合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幽隱也詩云如有隱憂我心不悅未暇於治天下〇案舊本云亦察也天下重物也，重大物事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他物乎？他物異也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託付越人三世殺其君，王子搜患之，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翳也〇案竹書紀年翳之前有子不肯見殺次朱句立翳翳之父也翳為子所弒越人殺其子立無余又見殺立無顓是之適方可云三世殺其君王子搜似非翳也逃乎丹穴。南云穴也越國無君，求王子搜而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舍置也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患害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為君也。欲得王子搜為君也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邪？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恐致幣得罪故令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顏闔避匿之故不得故若顏闔者，非惡富貴也，由重生惡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其不相知，[illegible]豈不悲哉！[illegible]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illegible]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illegible]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illegible]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illegible]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為也？[illegible]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illegible]今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illegible]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子華子曰：全生為上，[illegible]虧生次之，死次之，迫生為下。[illegible]故所謂尊生者，全生之謂。[illegible]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illegible]所謂虧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其虧彌甚者也，其尊彌薄。所謂死者，無有所以知，復其未生也。[illegible]所謂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獲其所甚惡者，服是也，辱是也。[illegible]辱莫大於不義，故不義，迫生也。[illegible]而迫生非獨不義也，故曰迫生不若死。[illegible]奚以知其然也？耳聞所惡，不若無聞；目見所惡，不若無見。故雷則揜耳，電則揜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惡，而必不得免，不若無有所以知。無有所以知者，死之謂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謂也；嗜酒者，非敗酒之謂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謂也。

貴生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節適也聖人修節以止欲，〇舊校云止一作制故不過行其情也。不過其適故耳之欲五聲，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貴賤愚智賢不肖欲之若一，三謂耳目口也一等也雖神農、黃帝其與桀、紂同。[illegible]聖人之所以異者，得其情也。[illegible]由貴生動則得其情矣，不由貴生動則失其情矣。[illegible]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illegible]俗主虧情，故每動為亡敗。[illegible]耳不可贍，目不可厭，口不可滿，身盡府種，筋骨沈滯，血脈壅塞，九竅寥寥，曲失其宜，[illegible]雖有彭祖，猶不能為也。[illegible]其於物也，不可得之為欲，不可足之為求，[illegible]大失生本。民人怨謗，又樹大讎；[illegible]意氣易動，蹻然不固；[illegible]矜勢好智，胸中欺詐；[illegible]德義之緩，邪利之急。[illegible]身以困窮，雖後悔之，尚將奚及？[illegible]巧佞之近，端直之遠，[illegible]國家大危，悔前之過，猶不可反。[illegible]聞言而驚，不得所由。[illegible]百病怒起，亂難時至。[illegible]以此君人，為身大憂。[illegible]耳不樂聲，目不樂色，口不甘味，與死無擇。[illegible]古人得道

者生以壽長，聲色滋味能久樂之，奚故？論早定也。論早定則知早嗇，知早嗇則精不竭。秋早寒則冬必煖矣，春多雨則夏必旱矣，天地不能兩，而況於人類乎？人之與天地也同，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故古之治身與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酌者眾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眾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擾，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為，用心如此，豈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為幸，自有道者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為故，故使莊王功跡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情欲

四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墨子名翟，魯人也，作書七十二篇），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以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岐踵戎，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周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終，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僇，舉天下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仲、鮑叔，晉文公染於咎犯、郤偃，荊莊王染於孫叔敖、沈尹蒸，吳王闔廬染於伍員、文之儀，越王句踐染於范蠡、大夫種。此五君者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吳王夫差染於王孫雄、太宰嚭，智伯瑤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於魏義、椻長，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國皆殘亡，身或死辱，宗廟不血食，絕其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可羞人必稱此六君者。凡為君非為君而因榮也，非為君而因安也，以為行理也。行理生於當染，故古之善為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經也。不能為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國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所染不當，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所染不當也。存亡故不獨是也，帝王亦然。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孔子學於老聃、孟蘇夔、靖叔，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皆死久矣，從屬彌眾，弟子彌豐，充滿天下，王公大人從而顯之，有愛子弟者隨而學焉，無時乏絕。子貢、子夏、曾子學於孔子，田子方學於子貢，段干木學於子夏，吳起學於曾子，禽滑釐學於墨子，許犯學於禽滑釐，田繫學於許犯。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皆所染者得當也。

當染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猶表之與影，若呼之與響。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為君者蠻夷反舌殊俗異習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桀歸之

[illegible]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以歸[illegible]彊令之笑不樂彊令之哭不悲[illegible]彊令之爲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illegible]缶醯黃蜹聚之有酸[illegible]徒水則必不可[illegible]以貍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illegible]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illegible]桀紂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罰雖重刑雖嚴何益[illegible]大寒既至民煖是利大熱在上民清是走故民無常處見利之聚無之去[illegible]欲爲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illegible]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illegible]欲爲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異也[illegible]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illegible]民無走則王者廢矣暴君幸矣民絕望矣[illegible]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illegible]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illegible]賢不肖不可以不相分[illegible]若命之不可易[illegible]若美惡之不可移[illegible]桀紂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能盡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賢名之[illegible]關龍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領之死爭其上之過而不能與之賢名[illegible]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illegible]

功名

呂氏春秋卷第二

呂氏春秋卷第三

季春紀第三　盡數　先己　論人　圜道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illegible]昏七星中旦牽牛中[illegible]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illegible]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illegible]虹始見萍始生[illegible]天子居青陽右个[illegible]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衣青衣服青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illegible]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illegible]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illegible]天子焉始乘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illegible]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生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illegible]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窌賜貧窮振乏絕[illegible]開府庫[illegible]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illegible]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illegible]周視原野[illegible]修利隄防導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illegible]田獵罼[illegible]弋罝罘羅網餧獸之藥無出九門[illegible]

是月也命野虞無伐桑柘[illegible]鳴鳩拂其羽戴任降于桑[illegible]具栚曲篆筐[illegible]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illegible]禁婦女無觀[illegible]省婦使勸蠶事[illegible]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墮[illegible]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句角齒句羽句箭幹句脂膠丹漆句無或不良[illegible]百工咸理監工日號無悖於時無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illegible]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illegible]是月也乃合纍牛騰馬遊牝于牧[illegible]犧牲駒犢舉書其數[illegible]國人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illegible]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illegible]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illegible]行夏令則

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夏炎陽之令火干木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山陵所施不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竝起秋陰水氣則事收人之情也而行其令故多沈陰爲之雨也陰爲兵器故竝起

季春紀

二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溼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順者利時逆者害時聖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精神內守無所貪欲形性安則壽命長故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盡也情不夭其無欲故盡其長之久數之畢數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溼大風大霖大霧七者動精則生害矣諸言大者皆謂過制也故凡養生莫若知本知本則疾無由至矣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孟子曰性無不善本其善性閉塞利欲疾無由至矣人精氣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鳥與爲飛揚○舊校云集一作集於走獸與爲流行集於珠玉與爲精朗集於樹木與爲茂長集於聖人與爲敻明集成也敻大也詩云于嗟敻兮○此即詩譆精氣之來也因輕而揚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長而養之因智而明之因依也因智而明之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螻○舊校云螻一作蠹殷用輻字非也不意林作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不流則氣鬱鬱處頭則爲腫爲風處耳則爲挶爲聾處目則爲䁾爲盲處鼻則爲鼽爲窒處腹則爲張爲疛處足則爲痿爲蹷輕水所多禿與癭人重水所多尰與躄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尪與傴人凡食無彊厚味無以烈味重酒是以謂之疾首凡食之道無飢無飽是之謂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將之以神氣百節虞歡咸進受氣飲必小咽端直無戾今世上卜筮禱祠故疾病愈來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脩于招何益於中也忠射不能中不知反修其招一作的招的也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則止矣故巫醫毒藥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賤之也爲其末也古之人治病使其性保天命者也不然則以疾病毒藥除逐之故謂賤之也若止沸以爲其末不去其火故日爲其末也

盡數

三曰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言不可取天下身取則天下取也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嗇其大寶用其新棄其陳腠理遂通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及其天年此之謂眞人昔者先聖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響者不於響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爲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樂備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無爲無爲之道曰勝天義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聽利身平靜勝天順性順性則聰明壽長平靜則業進樂鄉督聽則姦塞不皇故上失其道則邊侵於敵內失其行名聲墮於外是故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槁於上商周之國謀失於胸令困於彼故心得而聽得聽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彊焉當今之世巧謀竝行詐術遞用攻戰不休亡國辱主愈衆所事者末也夏后伯啓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伯啓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鐘鼓不修子女不飭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勝人者必先自勝欲論人者必先自論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詩曰執轡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爲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爲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華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淵成而魚鼈安矣松柏成而塗之人已蔭矣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曰爲國家者爲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爲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門戶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己身者乎

先己

四曰主道約君守近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去巧故而游意乎無窮之次事心乎自然之塗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

不可測也（測盡極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也）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蔽也）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收疑當作牧與韻叶牧亦訓守）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嗜欲多欲厚自養也）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汙也（汙與不字亦疑誤）不可行也（一曰若此人者不可得也）不可得也（一曰不肯行也）威不能懼（威脅威力服○注不可二字衍）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脅威力皆服也）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窮也）舉錯以義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一曰不肯行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敷取與進理不可惑也（敷猶言無適者）集肌膚不可革也（失也）言無適者集肌膚不可革也（失也）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何物之不應（應當也）譬之若御者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罷○復食二字未詳）昔上世之亾主以罪爲狂人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亾而不悟（亾主若桀紂者也以罪爲狂人故多殺僇是誠亾之道也而不自覺知也）三代之興王以罪爲狂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日行其人民之功不衰倦以至於王有天下也）何謂求諸人人間類而智殊（殊異）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飾也○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亂惑○主舊作王據下有賢主則正當作不肖主明矣今改正）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孟子曰達尊天下有賢主其所禮）貴則觀其所進（進薦也孟子曰達尊天下有賢主其所進）富則觀其所養（養養賢也）聽則觀其所行（聽行聽行仁也）窮則觀其所不受（窮困也窮困至矣故曰窮則觀其所不受也）賤則觀其所爲（爲非義）喜之以驗其守（守猶守也）樂之以驗其僻（僻邪）怒之以驗其節（節制性）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哀之以驗其人（人人可哀不忍之也）苦之以驗其志（猶堅攻難不屈不忍也故曰以驗其志也）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論也）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四隱六親也）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戚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僞貪鄙美惡無所失矣（言審知之聲之若逃雨汙穢之而非是青是雨也）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論人

五曰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上君下臣）何以說天道之圓也精氣一上一下圜周復轉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圓（雜猶匝轉所終始無窮也出後人所增亦不可信也）地道方（不能相爲主執圜臣處方方圜不易其國乃昌爲兼也）月盈二十八宿（參與角屬圓道也）日夜一周圜道也（圜天道也月盈二十八宿參與角屬圓道也角東方蒼龍行度所經也○精行四周舍也參南方鶉尾角終參參角相接注不分曉）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圜道也（藏猶光明也）雲氣西行云云然（云運也周旋運布廣寸而合西行則雨也○注云運也舊本作運也誤今改正）冬夏不輟（輟止）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休息）上不竭下不竭（盡也）小爲大重爲輕圜道也（小者泉之滿下至海受而不滿溢也流不止也集於海是爲大也水道而重升作爲雲是爲輕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常無處言無爲而化乃有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有處有爲也有爲則不能化乃無處爲也）以言不刑邊國道也（刑法也言無刑法故邊雖也）人之竅九一（道無刑法故曰圜道也）人之竅九一（竅孔○注云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此之謂也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也孝經文有脫字）有所居則八虛（居居猶處閒也）八虛甚久則身斃（虛病斃死）故唯而聽唯止（聽則唯止矣）聽而視聽止（視則聽止矣）以言說一（一道本）一不欲留留運爲敗（留圜道也一也齊至貴道無西離漢孫云李善注文選江文通擬孫綽雜詩引作一也者至貴者也）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爲宗（道無形其原始終極莫能知之道生萬物以爲宗本）聖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舊校云令一作生一作全注一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官職受而行之（官職職官之長○注似曰夜當作官職百官之職）曰夜不休宜通下究（宜編布也）藏於民心遂於四方（藏治遂達○注舊本作遂達藏今改正）還周復歸至於主所國道也令國則可不可善不善無所壅矣（善化使然也善惡之故曰無所壅）無所壅者主道通也（言納忠受諫臣情上達無所壅蔽是爲君之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危之所定也（君者法天天無私故所以爲命也賦命各得其中安與危無怨懟故曰定也○正文下衍本衍之字今刪）爲其威而必知也（威者猶恐也手足必爲其處所故使之也）威而不知則形體四枝不使矣（不能相使猶形體四枝也）人臣亦然號令不威則不得而使矣（不可行而使則沒亂）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不若主也者使非無臣也）有者也（猶保者非其有也）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正）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隱私也君臣上下無私哪）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則下不相隱（隱私也君臣上下無私哪）舜禹湯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肖與其子孫也方正不邪邪之謂也）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文死字衍世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近而所知者之遠也子孫不肖是其所欲者之近也子孫不肖是其所知者之遠也故曰子孫不肖是其所知者之遠也）今五音之無不應也其分審也（審猶明也）官職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調和不可以相遺此所以無不受也受亦應也○舊本脫受字與下同義相反今依王文通之說也字衍作之亦義正）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內官各處其職治其事百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國無不利矣以此治（治猶思思無由至矣○思字本亦有本作治者今從舊本正）

圜道

呂氏春秋卷第三

呂氏春秋卷第四

孟夏紀第四　勸學　尊師　誣徒　用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仲呂，其數七，其性禮，其事視，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螻蟈鳴，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赤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乃行賞，封侯慶賜，無不欣說。乃命樂師習合禮樂。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是月也，繼長增高，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勞農勸民，無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無伏于都。是月也，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農乃升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聚蓄百藥。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蠶事既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少長如一，以給郊廟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蟲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孟夏紀

二曰

先王之教，莫榮於孝，莫顯於忠。忠孝，人君人親之所甚欲也；顯榮，人子人臣之所甚願也。然而人君人親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願，此生於不知理義。不知理義，生於不學。學者師達而有材，吾未知其不為聖人。聖人之所在，則天下理焉。在右則右重，在左則左重，是故古之聖王未有不尊師者也。尊師則不論其貴賤貧富矣。若此則名號顯矣，德行彰矣。故師之教也，不爭輕重尊卑貧富，而爭於道。其人苟可，其事無不可。所求盡得，所欲盡成，此生於得聖人。聖人生於疾學。不疾學而能為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疾學在於尊師，師尊則言信矣，道論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師者不化；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師操不化不聽之術，而以彊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遠乎？學者處不化不聽之勢，而以自行，欲名之顯、身之安也，是懷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惡濡也。凡說者，兌之也，非說之也。今世之說者，多弗能兌，而反說之。夫弗能兌而反說，是拯溺而硾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飲之以堇也。使世益亂、不肖主重惑者，從此生矣。故為師之務，在於勝理，在於行義。理勝義立則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驕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慚。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遺理釋義，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難乎？故師必勝理行義然後尊。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師者可知也。夫無父而無師者，餘若夫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教。

勸學 一曰觀師

三曰

神農師悉諸，黃帝師大撓，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越王句踐

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郢人○注郢舊本訛作大鄭今改正說見當染篇）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illegible]）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事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illegible]）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illegible]）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illegible]）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illegible]）故凡學非能益也（[illegible]）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illegible]）子張魯之鄙家也（[illegible]）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illegible]）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illegible]）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illegible]）指於鄉曲（[illegible]）學於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黎（[illegible]）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illegible]）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illegible]）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illegible]）疾諷誦謹司聞（[illegible]）觀驩愉問書意（[illegible]）順耳目不逆志（[illegible]）退思慮求所謂（[illegible]）時辨說以論道（[illegible]）不苟辨必中法（[illegible]）得之無矜失之無慚（[illegible]）必反其本（本謂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illegible]）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務種樹織葩屨（[illegible]）結罝網捆蒲葦（[illegible]）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illegible]）如山林入川澤（[illegible]）取魚鱉求鳥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駕御（[illegible]）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illegible]）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illegible]）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illegible]）聽從必盡力以光明（[illegible]）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illegible]）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君子不與交友（[illegible]）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illegible]）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illegible]）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illegible]）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illegible]）

尊師

四曰達師之教也（達通也）使弟子安焉樂焉休焉游焉肅焉嚴焉此六者得於學則邪辟之道塞矣（[illegible]）理義之術勝矣此六者不得於學則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師不能令於徒（[illegible]）人之情不能樂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樂為之而樂矣奚待賢者雖不肖者猶若勸之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雖賢者猶不能久（[illegible]）反諸人情則得所以勸學矣子華子曰王者樂其所以王亡者亦樂其所以亡（[illegible]）故烹獸不足以盡獸嗜其脯則幾矣（[illegible]）然則王者有嗜乎理義也（[illegible]）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禍福亦不同（[illegible]）不能教者志氣不和取舍數變固無恆心若晏陰喜怒無處（[illegible]）言談日易以恣自行（[illegible]）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過自用不可證移（[illegible]）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不論其材不察其行敺而教之（[illegible]）阿而諂之若恐弗及（[illegible]）弟子居處修潔身狀出倫聞識疏達就學敏疾本業幾終者則從而抑之難而懸之妒而惡之弟子去則冀終（[illegible]）居則不安（[illegible]）歸則愧於父母兄弟出則慙於知友邑里此學者之所悲也（[illegible]）此師徒相與異心也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illegible]）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學業之敗也道術之廢也從此生矣善教者則不然視徒如己（[illegible]）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illegible]）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illegible]）若此則師徒同體（[illegible]）人之情愛同於己者舉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學業之章明也道術之大行也從此生矣不能學者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從師淺而欲學之深也（[illegible]）草木雞狗牛馬不可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illegible]）又況乎達師與道術之言乎（[illegible]）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用心則不專（[illegible]）好之則不深就業則不疾（[illegible]）辯論則不審教人則不精（[illegible]）於師慍懷於俗羈神於世（[illegible]）矜勢好尤故湛於巧智（[illegible]）昏於小利惑於嗜欲（[illegible]）問事則前後相悖以章則有異心（[illegible]）以簡則有相反（[illegible]）離則不能合合則弗能離（[illegible]）事至則不能受（[illegible]）此不能學者之患也（患害也）

誣徒（○一作詆役）

五曰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也必食其跖數千而後足（[illegible]）雖不足猶若有跖（[illegible]）物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人亦然（[illegible]）故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無醜不能無惡不知（[illegible]）醜不能惡不知病矣（[illegible]）不醜不能不惡不知尚矣（[illegible]）雖桀紂猶有可畏可取者而況於賢者乎（[illegible]）故學士曰辯議不可不為（[illegible]）辯議而苟可為是教也教大議也辯議而不可為是被褐而出衣錦而入（[illegible]）

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孟子曰有楚大夫欲其子之齊語也使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謂此也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主不可以為賢主也戎人楚言化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不察也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眾白也夫取於眾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注女媧當在神農前凡君之所以立出乎眾也立已定而舍其眾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聞安居不聞得末失本能有安故以眾勇無畏乎孟賁矣孟賁古大勇士以眾力無畏乎烏獲矣以眾視無畏乎離婁矣以眾知無畏乎堯舜矣夫以眾者此君人之大寶也田駢謂齊王曰孟賁庶乎患術而邊境弗患楚魏之王辭言不說不以辭言為說而境內已修備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眾也

用眾○一作善學

呂氏春秋卷第四

呂氏春秋卷第五

仲夏紀第五　大樂　侈樂　適音　古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仲夏夏之中月也東井南方宿秦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宿鄭之分野危北方宿齊之分野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蕤賓陽律也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輅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養壯狡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壎篪飭鍾磬柷敔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令民無刈藍以染無燒炭無暴布門閭無閉關市無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其羣則縶騰駒班馬正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揜身欲靜無躁止聲色無或進薄滋味無致和退嗜慾定心氣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陰之所成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是月也無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處臺榭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仲夏紀

二曰音樂之所由來者遠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太一出兩儀兩儀出陰陽陰陽變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渾渾沌沌離則復合合則復離是謂天常天地車輪終則復始極則復反莫不咸當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盡其行四時代興或暑或寒或短或長或柔或剛萬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陰陽萌芽始震凝㵳以形形體有處莫不有聲聲出於和和出於適和適先王定樂由此而生天

下太平萬物安寧（○物御覽作民）皆化其上（化猶也上也）樂乃可成成樂有具必節嗜慾（節止也）嗜慾不辟（辟邪）樂乃可務（務成也）務樂有術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正也）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與言樂乎（言）亡國戮民非無樂也其樂不樂（不和於其樂○舊本作其樂不樂）（其樂孫云御覽五百六十九作其樂不樂今移正 案下篇及明理篇俱作其樂不樂）溺者非不笑也（傳曰溺人必笑雖笑不歡）罪人非不歌也（當死強歌不樂○注歌二字舊本作不樂今從御覽補正）狂者非不武也（狂悖之人武不足畏）亂世之樂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處夫婦失宜民人呻吟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以民人呻吟歎不可為樂也故曰若之何哉）凡樂天地之和陰陽之調也始生人者天也人無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欲貪也人情欲也）天使人有惡人弗得不辟（惡惡也辟避也有所惡人不得不避也）欲與惡所受於天也（受之於天也）人不得興焉（人不得為之也○舊本作人不得與焉今從注改）不可變不可易（為下不得變易○注不可字舊本作可今從下句補正）世之學者有非樂者矣安由出哉（非樂謂墨子書有非樂篇○案生出舊本誤書）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歡欣生於平（平和也）平生於道道也者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為狀（言道無形不可為狀）有知不見之見不聞之聞無狀之狀者則幾於知之矣（幾近也近於知道也有人能知之是近知道也）道也者至精也（精微）不可為形不可為名彊為之謂之太一（○疆舊作彊）故一也者制令兩也者從聽（從聽從聽也）先聖擇兩法一（擇棄也法用也）是以知萬物之情故能以一聽政者樂君臣和遠近說黔首（秦謂民為黔首）合宗親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災（災害）終其壽全其天（天身也）能以一治其國者姦邪去賢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適風雨時（適和也時不失節也）為聖人故知一則明明兩則狂（○舊本無知一二字）

大樂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用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道也咎殃也）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老子曰多藏必厚亡）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與寶同）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讙也）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和不樂）故樂愈侈而民愈鬱（鬱怨也）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鐘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以眾為觀俶詭殊瑰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俶始也詭異也殊瑰奇異也○案俶詭孫云文選注引作淑詭又見莊子天下篇注云誕也）務以相過不用度量（故不用樂之法則也）宋之衰也作為千鍾（律之名千鍾御覽作千鍾○案注舊本作十六今從注改）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大呂律名陰律之大呂也即孫云史記索隱云大呂注云齊之衰作大呂）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巫音巫覡之音也）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周禮男巫女巫之屬○案宋書樂志引作巫音）失樂之情其樂不樂（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悲怨傷生也）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兵災也○注災字舊本作兵）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久也）生也者其身固靜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還也）制乎嗜欲（欲為所制）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身也）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詐舊本作淫今從御覽改正）故彊者劫弱眾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從欲生也）

侈樂

四曰耳之情欲聲（耳之情欲聽音聲）心不樂五音在前弗聽（心不樂不聽也）目之情欲色（欲五色）心弗樂五色在前弗視（心不欲視之也）鼻之情欲芬香（欲芬香之氣○注舊本作臭）心弗樂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欲美味也）心弗樂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樂之弗樂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樂心必樂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樂之務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適（適中也）夫樂有適心亦有適（○舊本夫字作亦心字作樂今從御覽五百六十九正）人之情欲壽而惡夭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欲逸而惡勞四欲得四惡除則心適矣四欲之得也在於勝理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故適心之務在於勝理夫音亦有適太鉅則志蕩（○孫云太鉅御覽作太大注同）以蕩聽鉅則耳不容不容則橫塞橫塞則振（振動也○橫塞御覽作橫塞注今本作寬）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不充則不詹不詹則窕（詹足也窕不滿也○案詹字御覽作贍）太清則志危以危聽清則耳谿極谿極則不鑒不鑒則竭（極病也○鑒御覽作聽）太濁則志下以下聽濁則耳不收不收則不摶不摶則怒（摶入也）故太鉅太小太清太濁皆非適也何謂適衷音之適也何謂衷大不出鈞重不過石（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小大輕重之衷也黃鍾之宮音之本也清濁之衷也衷也者適也以適聽適則和矣樂無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平也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國之音悲以哀其政險也凡音樂通乎政而移風平俗者也俗定而音樂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觀其音而知其俗矣觀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託於音樂以論其教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進乎音者矣（進猶善也）大饗之禮上玄尊而俎生魚大羹不和有進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特以歡耳目極口腹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行理義也（平正也）

適音

五曰樂所由來者尚也（尚久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正也侈淫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亡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士達朱襄氏之臣）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天氏[illegible]一
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
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illegible]
[illegible]昔陶唐
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illegible]
水道壅塞不行其原[illegible]
民氣鬱閼而滯著[illegible]
筋骨瑟縮不達[illegible]故作為舞以宣導之[illegible]
黃帝令伶倫作為律[illegible]伶倫自
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illegible]取竹於嶰谿之
谷[illegible]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illegible]
其長三寸九分而吹
之以為黃鐘之宮[illegible]
[illegible]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illegible]
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
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
黃鐘之宮皆可以生
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
[illegible]生[illegible]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
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illegible]帝顓
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
行[illegible]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illegible]
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

承雲以祭上帝[illegible]乃令
鱓先為樂倡[illegible]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illegible]其音
英英[illegible]帝嚳命咸黑作為
聲歌九招六列六英[illegible]有倕
作為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illegible]帝
嚳乃令人抃[illegible]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
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illegible]帝堯立乃命質為
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illegible]乃
以麋䩉置缶而鼓之[illegible]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
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illegible]作以為十五弦之瑟
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illegible]乃拌瞽
叟之所為瑟益之八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
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illegible]
[illegible]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決壅塞
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illegible]疏三江五湖注
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
[illegible]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
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illegible]
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
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illegible]周文王處岐諸
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illegible]
[illegible]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
弗許[illegible]周公旦乃
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
王之德[illegible]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
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illegible]歸乃薦俘馘
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illegible]成王立殷民
反[illegible]王命周公踐伐之[illegible]
[illegible]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illegible]周公遂以師逐之
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
獨為一世之所造也[illegible]

古樂

呂氏春秋卷第五

呂氏春秋卷第六

季夏紀第六　音律　音初　制樂　明理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鐘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涼風始至蟋蟀居宇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蚈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輅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觕令漁師伐蛟取鼉升龜取黿乃命虞人入材葦是月也令四監大夫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廟社稷之靈爲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忒黑黃蒼赤莫不質良勿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無或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無舉大事以搖蕩於氣無發令而干時以妨神農之事水潦盛昌命神農將巡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國多風欬人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行冬令則寒氣不時鷹隼早鷙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蟲倮其音宮律中黃鐘之宮其數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廟太室乘大輅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揜

季夏紀

二曰黃鐘（黃鐘十一月律）生林鐘（林鐘六月律）林鐘生太蔟（太蔟正月律）太蔟生南呂（南呂八月律）南呂生姑洗（姑洗三月律）姑洗生應鐘（應鐘十月律）應鐘生蕤賓（蕤賓五月律）蕤賓生大呂（大呂十二月律）大呂生夷則（夷則七月律）夷則生夾鐘（夾鐘二月律）夾鐘生無射（無射九月律）無射生仲呂（仲呂四月律）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黃鐘大呂太蔟夾鐘姑洗仲呂蕤賓爲上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爲下

大聖至理之世天地之氣合而生風日至則月鐘其風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則生黃鐘季冬生大呂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夾鐘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呂仲夏日長至則生蕤賓季夏生林鐘孟秋生夷則仲秋生南呂季秋生無射孟冬生應鐘天地之風氣正則十二律定矣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慎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大呂之月數將幾終歲且更起而農民無有所使太蔟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夾鐘之月寬裕和平行德去刑無或作事以害群生姑洗之月達道通路溝瀆修利申之此令嘉氣趣至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攜民心蕤賓之月陽氣在上安壯養侠本朝不靜草木早槁林鐘之月草木盛滿陰將始刑無發大事以將陽氣夷則之月修法飭刑選士厲兵詰誅不義以懷遠方南呂之月蟄蟲入穴趣農收聚無敢懈怠以多爲務無射之月疾斷有罪當法勿赦無留獄訟以亟以故應鐘之月陰陽不通閉而爲冬修別喪紀審民所終

音律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東陽萯山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

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人幕動坼橑斧斫斬其足[illegible]遂為守門者[illegible]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斧之歌實始為東音[illegible]禹行功[illegible]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illegible]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塗山之陽[illegible]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illegible]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illegible]周昭王親將征荊[illegible]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illegible]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illegible]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實為長公[illegible]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illegible]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繆公取風焉實始作為秦音[illegible]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illegible]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隘[illegible]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illegible]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音[illegible]凡音者產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則蕩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內[illegible]是故聞其聲而知其風[illegible]察其風而知其志[illegible]觀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賢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樂不可隱匿

故曰樂之為觀也深矣土弊則草木不長[illegible]水煩則魚鼈不大[illegible]世濁則禮煩而樂淫[illegible]鄭衛之聲桑間之音此亂國之所好衰德之所說[illegible]流辟誂越慆濫之音出[illegible]則滔蕩之氣邪慢之心感矣感則百奸眾辟從此產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樂和樂以成順[illegible]樂和而民鄉方矣[illegible]

音初

四曰欲觀至樂必於至治[illegible]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illegible]亂世則慢以樂矣今窒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illegible]其吏請卜其故[illegible]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illegible]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亡[illegible]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眾人焉知其極[illegible]周文王立國八年[illegible]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illegible]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illegible]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眾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眾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illegible]文王曰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illegible]無幾何疾乃止[illegible]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

已動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illegible]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illegible]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illegible]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illegible]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illegible]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饑[illegible]民饑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illegible]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必三徙舍[illegible]舍行七星[illegible]星一徙當七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illegible]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制樂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樂盡之矣[illegible]亂國之主未嘗知樂者是常主也[illegible]夫有天賞得為主而未嘗得主之實此之謂大悲[illegible]是正坐於夕室也[illegible]其所謂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氣之化也長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眾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也[illegible]眾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逮也其風雨則不適[illegible]其甘雨則不降其霜雪則不時寒暑則不當陰陽失次四時易節人民淫爍不固[illegible]禽獸胎消不殖[illegible]草木庳小不滋五穀萎敗不成其以為樂也若之何哉[illegible]故至亂之化君臣相賊

君臣不相臣，不長少相殺，父子相忍，弟兄相誣，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紀，心若禽獸，長邪苟利，不知義理。其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眾車；有其狀若人，蒼衣赤首，不動，其名曰天衡；有其狀若懸旍而赤，其名曰雲旍；有其狀若眾馬以鬬，其名曰滑馬；有其狀若眾植華以長，黃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其日有鬬蝕，有倍僪，有暈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眾日並出，有晝盲，有宵見。其月有薄蝕，有暉珥，有偏盲，有四月並出，有二月並見，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蝕星，有出而無光。其星有熒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欃，有天竹，有天英，有賊星，有鬬星，有賓星。其氣有上不屬天，下不屬地，有豐上殺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則黃，夏則黑，秋則蒼，冬則赤。其妖孽有生如帶，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國，其音匈匈，國有游蛇西東，馬牛乃言，犬彘乃連，有狼入於國，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鴟，國有行飛，馬有生角，雄雞五足，有豕生而彌，雞卵多毈，有社遷處，有豕生狗。國有此物，其主不知驚惶亟革，上帝降禍，凶災必亟。其殘亡死喪，殄絕無類，流散循饑無日矣。此皆亂國之所生也，不能勝數，盡荊越之竹猶不能書。故子華子曰：夫亂世之民，長短頡許百疾，民多疾癘，道多褓襁，盲禿傴尪，萬怪皆生。故亂世之主，烏聞至樂？不聞至樂，其樂不樂。

明理

呂氏春秋卷第六

呂氏春秋卷第七

孟秋紀第七　蕩兵　振亂　禁塞　懷寵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齋。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儁，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巡彼遠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正平，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是月也，農乃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修宮室，坿牆垣，補城郭。是月也，無以封侯立大官，無割土地，行重幣，出大使。行之是令，而涼風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不實。行夏令，則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孟秋紀

二曰：古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之所自來者上矣，與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來者久矣。黃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難矣，五帝固相與爭矣。遞興廢，勝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勝者為長。長則猶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鬬之所自來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夫有以饐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禍；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未嘗少選不用，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發，兵也；疾視，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連反，兵也；侈鬬，兵也；三軍攻戰，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爭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說雖彊，談雖辨，文學雖博，猶不見聽。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有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說也，若孝子之見慈親也，若饑者之見美食也；民之號呼而走之，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而況於暴君乎？

蕩兵（一作用兵）

三曰：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而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論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而有道行義窮，窮者罰之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

振亂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無道而救不義也。守無道而救不義，則禍莫大焉，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說，其次以

兵（以兵威之）以說則承從多（○舊校云從一作徙）羣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則誦之臥則夢之自今單脣乾肺費神傷魂（單盡乾竭費損神人）之神也魂人之陽精也陽精為魂○自今疑本是自令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愉其意（愉樂也）下稱五伯名士之謀以信其事（信明也其事救守之事）早朝晏罷以告制兵者（制兵者主兵者也謂救之主兵者）行說語眾以明其道道畢說單而不行（畢盡單盡皆盡行不見從）則必反之兵矣（說不見從故反之以兵威）反之於兵則必鬬爭之情必且殺人是殺無罪之民以興無道與不義者也無道與不義者存是長天下之害（為天下之害者得甚長）而止天下之利（害長故利止者也）雖欲幸而勝禍且始長（晉獻公伐驪戎卜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故曰禍乃始長也）先王之法曰為善者賞為不善者罰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於義可攻伐故不可非也）取救守不可（於義不可救守）非救守不可（於義當救守不可非）取惟義兵為可兵苟義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義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夫差吳王闔閭之子智伯晉卿智宣子之子）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為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為丘墟身為刑戮吾未知其為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為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大為無道不義所殘殺無罪之民者不可為萬數壯佼老幼胎㱜之死者大實平原廣堙深谿大谷赴巨水積灰填溝洫險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凍餓饑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為京丘若山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廢而無道者之恣行夫無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說出則不肖者益幸也賢者益疑矣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

禁塞

五曰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辨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必當義然後議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義理之道彰則暴虐姦詐侵奪之術息也暴虐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則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以彰好惡信與民期以奪敵資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過不聽者雖行武焉亦可矣先發聲出號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無道據傲荒怠貪戾虐眾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下不惠民徵斂無期求索無厭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里聽者祿之以里（周禮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以鄉聽者祿之以鄉以邑聽者祿之以邑以國聽者祿之以國故克其國不及其民獨誅所誅而已矣舉其秀士而封侯之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見其長老而敬禮之皆益其祿加其級論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庫之財班其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則天下必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懷寵

呂氏春秋卷第七

呂氏春秋卷第八

仲秋紀第八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巂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生，候鴈來，玄鳥歸，群鳥養羞。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飲食。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長，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宰祝，巡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享。天子乃儺，禦佐疾，以通秋氣。以犬嘗麻，先祭寢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窌，修囷倉。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多積聚。乃勸種麥，無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聲，蟄蟲俯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則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齊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入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雜，遠鄉皆至，則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凡舉事無逆天數，必順其時，乃因其類。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仲秋紀

二曰：義也者，萬事之紀也，君臣上下親疏之所由起也，治亂安危過勝之所在也。過勝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眾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貴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膚也，深痛執固，不可搖蕩，物莫之能動。若此則敵胡足勝矣？故曰：其令彊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之於此，則必勝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舉凶器，行凶德，猶不得已也。舉凶器必殺，殺，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懾之也。敵懾民生，此義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諭矣，敵已服矣，豈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諭威者，於其未發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謂至威之誠。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緩徐遲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決義兵之勝也，而不可久處。知其不可久處，則知所兔起鳧舉死殙之地矣。雖有江河之險則凌之，雖有大山之塞則陷之。並氣專精，心無有慮，目無有視，耳無有聽，一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致死於韓主，而周人皆畏；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則何敵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敵人之悼懼憚恐，單蕩精神，盡矣，咸若狂魄，形性相離，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雖有險阻要塞，銛兵利械，心無敢據，意無敢處，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水則散，以冰投冰則沈，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也。夫兵有大要，知謀物之不謀之不禁也，則得之矣。專諸是也，獨手舉劍至而已矣，吳王壹成。又況乎義兵，多者數萬，少者數千，密其躅路，開敵之塗，則士豈特與專諸議哉！

論威

三曰：世有言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厚祿教卒；老弱罷民，可以勝人之精士練材；離散係系，可以勝人之行陣整齊；鋤櫌白梃，可以勝人之長銚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論。今有利劍於此，以刺

則不中以擊則不及與惡劍無擇為是鬭因用惡劍則不可（言不可用也）簡選精良兵械銛利發之則不時縱之則不當與惡卒無擇（惡卒怯卒）為是戰因用惡卒則不可王子慶忌陳年猶欲劍之利也（[illegible]）簡選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將將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湯武齊桓晉文吳闔廬是矣（[illegible]之子光也）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孫云御覽三百二十五必死下有士字）以戊子戰於郕遂禽推移大犧（[illegible]）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illegible]）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illegible]）遂其賢良順民所喜遠近歸之故王天下（[illegible]）武王虎賁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而紂為禽（[illegible]）顯賢者之位進殷之遺老而問民之所欲行賞及禽獸行罰不辟天子（[illegible]）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天下美其德萬民說其義故立為天子（[illegible]）齊桓公良車三百乘教卒萬人以為兵首（首始也）橫行海內天下莫之能禁（禁止也）南至石梁（石梁在彭城也）西至酆郭（[illegible]）北至令支（[illegible]）中山亡邢（[illegible]）狄人滅衛（[illegible]）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illegible]）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illegible]）銳卒千人先以接敵（[illegible]）諸侯莫之能難反鄭之埤東衛之畝（[illegible]）尊天子於衡雍（[illegible]）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陳（[illegible]）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illegible]）東征至于庳廬（[illegible]）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illegible]）故凡兵勢險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選練角材欲其精也（[illegible]）統率士民欲其教也（[illegible]）此四者義兵之助也時變之應也不可為而不足專恃（[illegible]）此勝之一策也（[illegible]）

簡選

四曰夫兵有本幹必義必智必勇義則敵孤獨（[illegible]）敵孤獨則上下虛（○舊校云一作乘）民解落（[illegible]）孤獨則父兄怨賢者誹亂內作（[illegible]）智則知時化知時化則知虛實盛衰之變知先後遠近縱舍之數（[illegible]）勇則能決斷能決斷則能若雷電飄風暴雨能若崩山破潰別辨實墜若鷙鳥之擊也（[illegible]）搏攫則殪（[illegible]）中木則碎此以智得也夫民無常勇亦無常怯有氣則實實則勇無氣則虛虛則怯怯勇虛實其由甚微不可不知（[illegible]）勇則戰怯則北（[illegible]）戰而勝者戰其勇者也戰而北者戰其怯者也怯勇無常倏忽往來而莫知其方（[illegible]）惟聖人獨見其所由然故商周以興（商湯周武也）桀紂以亡巧拙之所以相過（[illegible]）以益民氣與奪民氣以能鬭眾與不能鬭眾軍雖大卒雖多無益於勝（[illegible]）軍大卒多而不能鬭眾不若其寡也夫眾之為福也大其為禍也亦大（[illegible]）譬之若漁深淵其得魚也大其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諸邊之內莫不與鬭雖厮輿白徒（[illegible]）方數百里皆來會戰勢使之然也幸也者審於戰期而有以羈誘之也（[illegible]）凡兵貴其因也因也者因敵之險以為己固因敵之謀以為己事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illegible]）勝不可窮之謂神神則能不可勝也（[illegible]）夫兵貴不可勝（○孫云御覽二百十五作夫兵不貴勝[illegible]）不可勝在己可勝在彼聖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illegible]）故執不可勝之術以遇不勝之敵若此則兵無失矣凡兵之勝敵之失也勝失之兵必隱必微必積必搏隱則勝闡矣（[illegible]）微則勝顯矣積則勝散矣搏則勝離矣（[illegible]）諸搏攫柢噬之獸其用齒角爪牙也必託於卑微隱蔽此所以成勝（[illegible]）

決勝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飢也飢寒人之大害也救之義也（[illegible]）人之困窮甚如飢寒故賢主必憐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窮也如此則名號顯矣國士得矣（[illegible]）昔者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野人取之（[illegible]）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illegible]）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恐其傷女也於是遍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illegible]）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illegible]）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illegible]）野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鬭於車下（[illegible]）遂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illegible]）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寬以盡其力者也（[illegible]）人主其胡可以無務行德愛人乎（[illegible]）行德愛人則民親其上民親其上則皆樂為其君死矣（[illegible]）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illegible]）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illegible]）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illegible]）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illegible]）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illegible]）趙興兵而攻翟（[illegible]）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illegible]）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illegible]）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利（[illegible]）則刃無與接（[illegible]）故敵得生於我則我得死於敵（[illegible]）敵得死

於我則我得生於敵（[illegible]）夫得生於敵與敵得生於我豈可不察哉（得勝則生負則敗故不可不察而知）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決於知此而已矣（言能用兵知死生之本所由克敗故曰此兵之精妙矣）

愛士（○一作慎窮）

呂氏春秋卷第八

呂氏春秋卷第九

季秋紀第九　順民　知士　審己　精通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illegible]）昏虛中（[illegible]）旦柳中（[illegible]）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illegible]）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illegible]）候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illegible]）菊有黃華豺則祭獸戮禽（[illegible]）天子居總章右个（右个北頭室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嚴號令（[illegible]）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入（季秋畢入故務入也）以會天地之藏（[illegible]）無有宣出命冢宰農事備收（[illegible]）舉五種之要（[illegible]）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illegible]）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illegible]）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illegible]）上丁入學習吹（[illegible]）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illegible]）合諸侯制百縣（[illegible]）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illegible]）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illegible]）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獀馬（[illegible]）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旍旐（[illegible]）輿受車以級整設于屏外（[illegible]）司徒搢扑北嚮以誓之（[illegible]）天子乃厲服厲飭執弓操矢以射（[illegible]）命主祠祭禽於四方（[illegible]）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illegible]）蟄蟲咸俯在穴皆墐其戶（[illegible]）乃趣獄刑毋留有罪（[illegible]）收祿秩之不當者共養之不宜者（[illegible]）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illegible]）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illegible]）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illegible]）行春令則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必興（[illegible]）

季秋紀

二曰先王先順民心故功名成（[illegible]）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illegible]）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illegible]）得民必有道萬乘之國百戶之邑民無有不說（[illegible]）取民之所說而民取矣民之所說豈眾哉此取民之要也（[illegible]）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illegible]）天大旱五年不收（[illegible]）湯乃以身禱於桑林（[illegible]）曰余

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不敏不材）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illegible]）於是翦其髮，𨟖其手，（[illegible]）以身為犧牲，（[illegible]）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說，雨乃大至，則湯達乎鬼神之化、人事之傳也。（[illegible]）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illegible]）上貢必適，祭祀必敬，（[illegible]）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illegible]）文王非惡千里之地，（[illegible]）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illegible]）越王苦會稽之恥，（[illegible]）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illegible]）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illegible]）目不視靡曼，（[illegible]）耳不聽鐘鼓。（[illegible]）三年苦身勞力，焦脣乾肺，內親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illegible]）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illegible]）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illegible]）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illegible]）衣禁襲，（[illegible]）色禁二，（[illegible]）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illegible]）困窮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illegible]）於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illegible]）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illegible]）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illegible]）此孤之大願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害之，（[illegible]）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刃，變容貌，易姓名，執箕帚而臣事之，（[illegible]）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illegible]）孤雖知要領不屬，首足異處，四枝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illegible]）於是異日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illegible]）殘吳二年而霸，（[illegible]）此先順民心也。（[illegible]）齊莊子請攻越，問於和子。（[illegible]）和子曰：先君有遺令曰無攻越，越猛虎也。（[illegible]）莊子曰：雖猛虎也，而今已死矣。（[illegible]）和子曰：以告鴞子。（[illegible]）鴞子曰：已死矣以為生。（[illegible]）故凡舉事必先審民心，然後可舉。（[illegible]）

順民

三曰　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illegible]）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illegible]）譬之若枹之與鼓。（[illegible]）夫士亦有千里，（[illegible]）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賢者也。（[illegible]）靜郭君善劑貌辨，（[illegible]）劑貌辨之為人也多訾，（[illegible]）門人弗說。士尉以証靜郭君，（[illegible]）靜郭君弗聽，士尉辭而去。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illegible]）靜郭君大怒曰：剗而類，（[illegible]）揆吾家，苟可以傔劑貌辨者，吾無辭為也。（[illegible]）於是舍之上舍，令長子御，（[illegible]）朝暮進食。（[illegible]）數年，威王薨，宣王立。（[illegible]）靜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illegible]）辭而之薛，與劑貌辨俱。（[illegible]）留無幾何，（[illegible]）劑貌辨辭而行，請見宣王。靜郭君曰：王之不說嬰也甚，（[illegible]）公往必得死焉。劑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請必行。靜郭君不能止。（[illegible]）劑貌辨行至於齊，宣王聞之，藏怒以待之。（[illegible]）劑貌辨見，宣王曰：子靜郭君之所聽愛也。劑貌辨答曰：愛則有之，聽則無有。（[illegible]）王方為太子之時，辨謂靜郭君曰：太子之不仁，過頤涿視，（[illegible]）若是者倍反，（[illegible]）不若革太子，更立衛姬嬰兒校師。（[illegible]）靜郭君泫而曰：（[illegible]）不可，吾弗忍為也。且靜郭君聽辨而為之也，必無今日之患也。此為一也。（[illegible]）至於薛，昭陽請以數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聽之。（[illegible]）靜郭君曰：受薛於先王，雖惡於後王，（[illegible]）吾獨謂先王何乎？（[illegible]）且先王之廟在薛，吾豈可以先王之廟予楚乎？又不肯聽辨。此為二也。（[illegible]）宣王太息，動於顏色，曰：靜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illegible]）客肯為寡人少來靜郭君乎？（[illegible]）劑貌辨答曰：敬諾。（[illegible]）靜郭君來，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帶其劍，宣王自迎靜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靜郭君至，因請相之。（[illegible]）靜郭君辭，不得已而受。（[illegible]）十日，謝病彊辭，三日而聽。（[illegible]）當是時也，靜郭君可謂能自知人矣。（[illegible]）能自知人，故非之弗為阻。（[illegible]）此劑貌辨之所以外生樂、趨患難故也。（[illegible]）

知士

四曰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illegible]）而不知其故，雖當與不知同，其卒必困。（[illegible]）先王名士達師之所以過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illegible]）水非惡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倉，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illegible]）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illegible]）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illegible]）關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illegible]）退而習之三年，又請。（[illegible]）關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illegible]）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illegible]）非獨射也，國之存也，國之亡也，身之賢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illegible]）聖人不察存亡賢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為非，（[illegible]）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以為是，請因受之。（[illegible]）魯君請於柳下季，（[illegible]）柳下季答曰：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illegible]）

所欲之岑鼎新序節士篇作君之欲以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國亦有國於此言己有此能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信以爲國也能臣之國以免君之國乃以與岑鼎往也○韓非美体下岑鼎作讒鼎文則各是一物名各不同否則傳者互異岑與讒聲通轉耳甘柳下季可謂此能矣○新序作可謂守信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也柳下季魯信臣柳下季魯君之國也又能存魯君者之國

齊湣王亾居於衞亾出奔衞晝日步足謂公玉丹曰我已亾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亾者果何故哉我當已知爲何故而亾果亦竟也竟爲何等故亾哉○案史記齊世家湣王末年齊人有公玉丹者上書言齊湣王之過王怒而亡奔衞武本紀索隱云風俗通齊湣王時有公玉丹今讀公玉與淮南子俶真訓注高誘注引三輔決錄云杜陵有主氏音主與丹字形相近讀一人賈誼書所載號君事略盧云案丹與冉字形相近與此同注亦竟也公玉丹荅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向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亾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惡王之賢也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亾也湣王不知其所以也湣王不自知其所爲亾之故愚惑之甚也故曰亦不知其所以也湣王不忠也湣王愚惑不忠也湣王愚惑阿順而說之也

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盡殺之而爲之後越王授句踐五世之後也○案句踐五世孫之後也其弟歌一之四代爲之後了而以己代爲之後則王解也爲太子諸咎所殺見紀年與此略相合節貴要生篇有王子搜疑一人注其弟二字舊誤案校義增其三人而殺之矣圖人不說大非上非猶咎也又惡其一人而欲殺之越王未之聽其子恐必死因國人之欲逐豫圖王宮越王太息曰余不聽豫之言以罹此難也亦不知所以亾也罹既離也其惑因亦甚也故曰亦不知所以亾○正文亦不知下李本有其字注首疑有脫誤

審己

五曰人或謂兎絲無根兎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爲連也淮南記曰下有伏苓上有兎絲一名女蘿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上○案注所引與今詩異怨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怨石故淮引也石之不怨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廉或聯之也○案淮南氾論訓相與以力者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爲心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也其精誠能通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而望之不遠乎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爲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而去之不遠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修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作聞將見攻也神先告身在乎秦所之命其志意怨或不樂雖南記曰怨母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注於燕適子念母往來者也精相德也者氣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蟹陰益月十五日盈滿在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而盛其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蟹陰虧虛蚌蛤不滿也肉隨月而盛滿也夫月形乎天而蟹陰化乎淵形見也蟹陰虛盛也聖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變化變之然養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光也欲羽欲矢至羽誠乃爲其光也○光之或體作先或者欲改爲或非也日本山井鼎已詩考文云兒藏古本作光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親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廓解也廓空也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也鍾姓子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荅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爲公家爲酒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爲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新序四歲此徵不同云非日爲舍而賭身又公家之有也猶云新序蓋長鍾子期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磬也磬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亾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御覽五百七十一自覺作自見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李善注文選曰子遠求自試表謝希逸宜貴妃誄皆作一體而分形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生則相歎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精通

呂氏春秋卷第十

孟冬紀第十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孟冬夏之十月尾東方宿燕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昏危中（危北方宿齊之分野是月昏時危星中於南方）旦七星中（七星南方宿周之分野是月旦時七星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壬癸水日）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祀為北方水德之帝）其神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玄冥師死祀為水神）其蟲介（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龜鼈之屬）其音羽（羽水也位在北方）律中應鍾（應鍾陰律也竹管音與應鍾和）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數六）其味鹹其臭朽（水之味鹹其臭朽也）其祀行祭先腎（行門內地也冬守在內故祀之也祭祀之肉先進腎屬水自用其藏也）

水始冰地始凍（冬水王也）雉入大水為蜃（大水淮也蜃蛤也）虹藏不見（虹陰陽交氣也是月陰壯故藏不見）天子居玄堂左个（玄堂北向堂左个西頭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輅車黑色鐵驪馬色黑如鐵也）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器宏大而弇象冬閉藏也）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迎冬於北方之郊也）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先人有死王事者賞其子孫有孤寡者恤之）是月也命太卜禱祠龜策占兆審卦吉凶（太卜官名也）於是察阿上亂法者則罪之無有揜蔽（阿私也亂法則罪之無有所揜蔽也）是月也天子始裘（始服裘也）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而成冬（天地閉藏陰陽不通而成冬也）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司徒主土地之官也）坿城郭戒門閭修楗閉慎管籥（坿益也戒備也楗牡管籥所以開閉門戶者也）固封璽（璽印封也）備邊境完要塞謹關梁塞蹊徑（蹊徑野道也）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營丘壟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貴賤之等級（等級尊卑之差也）

是月也工師效功（工師主工官之長也）陳祭器按度程（度法程式也）無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淫巧過制也）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勒銘也）工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不當不功致也）是月也大飲蒸（是月農功畢大飲酒以蒸祭也）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天宗日月星辰也）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大割殺牲以祠公社及門閭）饗先祖五祀（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勞農夫以休息之（勞之以休息也）天子乃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肄習也）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漁師之官也）無或敢侵削眾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侵削則民怨也）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罪之不赦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氣發泄故民流亡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夏陽氣盛故暴風不寒蟄蟲復出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金氣殺故小兵起土地侵削也）

孟冬紀

二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決斷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為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為死者慮也（慮謀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無有可利者不發掘也）

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不見發掘之謂重閉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抇之（抇發也）深則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厚葬必為人所利也）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瞽師無目之樂師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得葬之情避之也）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侈其葬則心非為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以厚葬相矜尚也）侈靡者以為榮儉節者以為陋不以便死為故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為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父雖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雖死慈親之愛之不懈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盩肝以求之野人之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之醜其為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國彌大家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夫玩好貨寶鍾鼎壺濫轝馬衣被戈劍不可勝其數諸養生之具無不從者題湊之室棺槨數襲積石積炭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世俗之行喪載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雲僂翣以督之珠玉以備之黼黻文章以飭之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

鄉引禮業也器葬皆執紼以軍制立之然後可法制以此觀世觀世務示人也則美矣侈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於死人不可也苟便於死則雖貧國勞民○舊校云一作身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

節喪

三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木叢生曰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宮階阼階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瞚也瞚者謂人臥始覺也人之壽久之不過百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抇抇發也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謂得其財富而乘騎食肉世世相傳也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惑也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舊校云注作而爲之闕以自表此何異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舊志注作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可勝數也是故大墓無不抇也而世皆爭爲之豈不悲哉君之不令民令善○舊志注上有今夫二字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里之所釜甌者而逐之以釜甌逐之食之人皆惡之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肯官人事既憚耕稼又不肯居官治人事也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扑擊遏奪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與分之夫有所愛所重而令姦邪盜賊寇亂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之大事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堯葬於穀林通樹之通樹林以爲表也

九里潛...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節葬死也非愛其費也非惡其勞也以爲死者慮也先王之所惡惟死者之辱也發則必辱儉則不發故先王之葬必儉必合必同何謂合何謂同葬於山林則合乎山林葬於阪隰○一本作阪隰則同乎阪隰此之謂愛人夫愛人者衆知愛人者寡故宋未亡而東冢抇齊未亡而莊公冢抇國安寧而猶若此又況百世之後而國已亡乎故孝子忠臣親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愛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謂乎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鄰類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鬬爭反爲用矣吾不非鬬不非爭而非所以鬬非所以爭故凡鬬爭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主人以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猶暴骸中原也徑庭歷級非禮也雖然以救過也謙不欲人之失禮故歷級也

安死

四曰古之人非無寶也其所寶者異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之子莊王之令尹也爲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人所貪利之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五員亡荊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過於荊至江上欲涉見一丈人刺小船方將漁從而請焉丈人度之絕江問其名族則不肯告丈人不告解其劍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劍也願獻之丈人不肯受曰荊國之法得五員者爵執圭祿萬檐金千鎰昔者子胥過吾猶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劍爲乎五員過於吳使人求之江上則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矣不可得而見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故宋國之長者曰子罕非無寶也所寶者異也今以百金與摶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摶黍矣以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賢者賢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彌精其所取彌精其知彌觕其所取彌觕

異寶

五曰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異也此治亂存亡死生之原原本故國廣巨兵強富○舊校云一作充當未必安也尊貴高大未必顯也在於用之桀紂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湯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湯見祝網者置四面置設也其祝曰從天墜者墜隕也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孰誰也湯收其三面○舊校云收一作拔案李善注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揚子雲羽獵賦引此收並作拔當是一作拔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紓緩也○賈誼書諭誠篇蛛蝥作網今之人循緒本書作蓋疑紓與杼通注緩字疑誤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漢南漢水之南四十國歸之○梁仲子云李善注東京賦作三十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其四十國非徒網鳥也徒但也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舊本作一國者今我非其主也舊本無一國之主也八字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又況於人乎骨有肉曰髊○肉一作枯或得寶以危其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喻說也說民之意也故聖人於物也無不材用材也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孫云御覽七百十公作父下無父字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持杖杙步而倍之作杖步而倍之廣韻杖字下引云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杜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妻子御覽之文蓋本此文也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又況於以尊位厚祿乎古之人貴能射也以長幼養老也射中故不中故所以長幼養老也今之人貴能射也以攻戰侵奪也其細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奪爲務也仁人之得飴以養疾侍老也飴餳也侍老養疾也跖與企足得飴以開閉取楗也跖企足皆大盜人名也以飴取人楗牡關人府藏竊人財物者也○案淮南說林訓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此云楗即牡也牡亦謂之楗謂戶牡也又謂之楗楗也

異用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仲冬紀第十一　至忠　忠廉　當務　長見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仲冬夏之十一月斗北方宿吳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案淮南天文訓斗屬越昏東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宿衛之分野軫南方宿楚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說在孟冬律中黃鍾黃鍾陽律也竹管音與黃鍾聲和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立冬冰始三十日大寒冰益壯地凍裂坼也鶡鴠不鳴虎始交鶡鴠山鳥陽物也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陰中陽獸與陰氣合故交也○鶡鴠月令作曷旦天子居玄堂太廟玄堂北向堂太廟中央室也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說在孟冬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有司於周禮爲司徒掌邦教故命之土地主民也○且閉月令作且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多疾疫又隨以喪房所藏也○舊本作發蓋藏月令同今本亦無作字則沮字非也泄字亦當作洩命之曰暢月是月也命閹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閹尹官之長也於周禮爲內宰掌王之內事陰氣在上民人空閒故命之申宮令審門閭尹主門者也以內官令其屬開閉也○月令作奄尹月令閹非閹人之官閹非主門者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大酋主酒官也酋醞米麴使之化熟故謂之酋於周禮爲酒正也○案周禮酒正以法授酒材其字本作酋孫云舊本作湛熾月令作湛熾鄭注作饎字下同湛讀爲漸饎讀爲熾鄭司農云饎炊也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火齊湯火之齊也六物謂秫稻麴糵湛饎水泉陶器火齊也皆得其宜故無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淵澤井泉水有功於人故祈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牛馬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草實曰疏食○案疏食謂之菜也其有侵奪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冬至之日晝漏水上刻四十五夜水上刻五十五故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陰氣在上陽氣動升故曰爭也蕩動也○案月令注云蕩謂物動萌芽也生者皆動也

君子齋戒，處必弇，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慾，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日短至，則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者，去器之無用者。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減竭，民多疾癘。

仲冬紀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賢主其孰能聽之。故賢主之所說，不肖主之所誅也。人主無不惡暴劫者，而日致之，惡之何益？今有樹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日伐其根，則必無活樹矣。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奪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誅之。左右大夫皆進諫曰：「子培，賢者也，又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願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荊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歸而賞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軍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車下。」王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觸死亡之罪於王之側，其愚心將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歲之壽也。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發平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謂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為勸，人不知不為沮，行無高乎此矣。齊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則疾不可治，怒王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王必幸臣與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而將往不當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床，履王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說，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文摯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獲死也，為太子行難以成其義也。

至忠

三曰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則尊於富貴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雖名為諸侯，實有萬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誠辱則無為樂生。若此人也，有勢則必不自私矣，處官則必不為汙矣，將眾則必不撓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國，無敢辭違，殺身出生以徇之。國有士若此，則可謂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難得，其患雖得之有不智。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伏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貴富而忘其辱。衛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衛，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祿者，鶴也；所貴富者，宮人也。君使宮人與鶴戰，余焉能戰？」遂潰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榮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啼，盡哀而止，曰：「臣請為襮。」因自殺，先出其腹實，內懿公之肝。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為無

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弘演可
謂忠矣殺身出生以徇其君出去也去生就死以徇從其君非徒徇其君
也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絕可謂有功矣

忠廉

四曰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
惑而乘驥也狂而操吳干將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必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
辨者爲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爲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
爲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爲其當務也跖之徒問於跖曰盜
有道乎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
中藏聖也以外知內此蓋於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
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
備說非六王五伯以爲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
禹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
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故死
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辨若此不
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
之上上執而將
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
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
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
之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
不若無信齊之好勇者其
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
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
求肉而爲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豉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
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
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
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
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紂故爲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

當務

五曰智所以相過以其長見與短見也長遠也短近也今之於古
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故審
知今則可知古知古則可知後古昔也後來也古今前後一也故
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荊文王曰莧譆數犯我以義
違我以禮與處則不安曠之而不穀得焉
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
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養吾意吾所
欲則先我爲之與處則安曠之而不
穀喪焉不以吾身遠之後世有聖人將以非不穀
於是送而行之
申侯伯如鄭阿鄭君之心先爲其所欲三年而知
鄭國之政也五月而鄭人殺之是後世之聖人使文
王爲善於上世也晉平公鑄爲大鐘使工聽之皆以
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
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
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也是師曠欲善調
鐘以爲後世之知音者也呂太公望封於齊
周公旦封於魯
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
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
望曰魯自此削矣親親上恩多則威武不行故削弱也周公旦曰魯
雖削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
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尊賢敬德故能霸也上功賊臣故田成子恆得擅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
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
武侯武侯使人召之
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吳起
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
吳起抿泣而應之曰子不識君知我
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
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爲秦取不久矣魏從此削
矣吳起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畢
入秦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先見而泣也魏公叔痤
疾惠王往問之曰公叔之病甚矣
將奈社稷何公叔對曰臣之御庶子鞅
願王以國聽之也爲不能聽勿使出境
王不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
公叔之賢而今謂寡人必以國聽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孫
鞅西遊秦秦孝公聽之秦果用彊魏果用弱非公叔痤之
悖也魏王則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爲悖

長見

呂氏春秋卷第十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二

季冬紀第十二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序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季冬夏之十二月婺女北方宿越之分野是月日躔此宿也○宿此書婺從務案說文從敄今從正）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宿魯之分野氐東方宿韓之分野○是月昏旦時皆中於南方案淮南天文訓氐為宋）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大呂陰律也竹管音與大呂聲和也呂物萌動生於黃泉未能達見呂旅也所以旅陰即陽勳其成功故曰大呂○注所以旅陰即陽書本旅下有去字衍今刪去）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鴈北鄉鵲始巢（[illegible]）雉雊雞乳（[illegible]）天子居玄堂右个（[illegible]）乘玄輅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illegible]）征鳥厲疾（[illegible]）乃畢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illegible]）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冰方盛水澤復（[illegible]）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種（[illegible]）命司農計耦耕事（[illegible]）修耒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illegible]）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illegible]）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于天（[illegible]）數將幾終歲將更始（[illegible]）專於農民無有所使（[illegible]）

（役也）天子乃與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illegible]）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列次也諸侯異姓者太史乃次其列之大小賦之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illegible]）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illegible]）令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之犧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illegible]）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illegible]）行之是令此謂一終三旬二日（[illegible]）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金氣白故白露蚤降）介蟲為妖（[illegible]）四鄰入保（[illegible]）行春令則胎夭多傷（[illegible]）國多固疾命之曰逆（逆氣之由故命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illegible]）

季冬紀

二曰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理義也處身成義何難之避也）臨患忘利遺生行義（惟義所在不必生故曰遺生也）視死如歸（易也）有如此者國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illegible]）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國（[illegible]）必由如此人者也（[illegible]）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務求此人也（務勉也）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得賢而任之故佚於治事也）齊有北郭騷者結罘罔捆蒲葦織萉屨（[illegible]）以養其母猶不足（猶尚也）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illegible]）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illegible]）辭金而受粟有閒（無幾閒也）晏子見疑於齊君出奔過北郭騷之門而辭（辭別也）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適之也）晏子曰見疑於齊君將出奔（奔走也）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亾

意不安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行也去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焉○舊校本作當今從說苑改注賢作者彼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伉其難伉當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笥中奉以託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馹傳車也郊境也○馹舊本多作驛李本作馹案文十六年左氏傳楚子乘馹注馹傳車也與此合今從之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郭騷之以死白己也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晏子自謂施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之能為其殺身以明己故曰嬰之亾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舊本正文嬰之亾上有晏子字衍今據注刪去

士節

三曰以貴富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今晉文公出亾文公名重耳晉獻公之太子申生異母弟也遭驪姬之亂太子申生見殺重耳避難奔翟十二年自翟經於諸國也周流天下窮矣賤矣○舊校云一作貧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萬乘而介子推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能以貧賤有人也不能其易不能以富有人也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力能霸而不能王也晉文公反國○舊校云一作反入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為之丞輔丞佐也輔相也龍以喻文公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佗魏犨介子推也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橋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於山下○案[illegible]文公聞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變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百萬畝也或遇之山中負釜蓋簦○舊本簦譌登[illegible]二字亦與高注不同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應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脣乾嗌日夜思之猶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梁仲子云列子說符篇亦作爰旌目[illegible]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illegible]鄭人之下麋也[illegible]莊蹻之暴郢也[illegible]秦人之圍長平也[illegible]韓荊趙此三國者之將帥貴人皆多驕矣其士卒眾庶皆多壯矣壯○舊校云一作傷也因相暴以殺脆弱者拜請以避死其卒遞而相食不辨其義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惡其義而不肯不死今此相為謀豈不遠哉

介立立○一作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舊校云赤一作朱[illegible]堅與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擇取而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汙也亦猶此也[illegible]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illegible]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內皆以一歸又使保召公就微子開於共頭之下水名○案共頭即共首山在漢之河內共縣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相猶使也奉桑林之樂孟諸澤名也為宋邑也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其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譆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時四時也不祈求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無所求於民也樂正與為正樂治與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壞舊本作懷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遽疾上謀而行貨阻丘而保威也行貨謂與膠鬲盟加富三等也[illegible]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illegible]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紹繼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任力所能也遭乎亂世不為苟在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漫汙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illegible]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illegible]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伯夷叔齊讓國輕身重名故曰輕重先定

誠廉

五曰天下輕於身而士以身為人輕於身重於義也以身為人者如此其重也[illegible]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illegible]賢主必自知士故士盡力竭智直言交爭而不辭其患士為知己者死[illegible]何患之有也豫讓公孫宏是矣當是時也智伯孟嘗君知之矣[illegible]今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則喜四境皆賀[illegible]得士則不喜不知相賀不通乎輕重也[illegible]湯武千乘也而士皆歸之[illegible]桀紂天子也而士皆去之[illegible]文丁之孫帝乙之子也○注文丁舊本作太丁今據竹書紀年改正孔墨布衣之士也

孔子謂萬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與之爭士也萬乘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士不歸之而歸孔墨故自此觀之尊貴高大不足以來士曰不能與之爭士也來猶致也必自知之然後可可者可致也讓讓之友謂豫讓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嘗事范氏中行氏諸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至於智氏而子必為之報何故豫讓曰我將告子其故告謂也故事也范氏中行氏我衆而不我食而時使我與千人其其養是衆人畜我也夫衆人畜我者我亦衆人事之至於智氏則不然出則乘我以車入則足我以養衆人廣朝而必加禮於吾所向是國士畜我也○是爲本多作謂則當以所謂連讀今從李本作是義長夫國士畜我者我亦國士事之豫讓國士也而猶以人之於己也為念於猶厚也又況於中人乎

孟嘗君為從國東曰從公孫宏謂孟嘗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觀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為臣何暇從以難之言不能成從以難秦也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從以難之來晚也後孟嘗君曰善願因請公往矣往行公孫宏敬諾以車十乘之秦秦昭王聞之而欲醜之以辭以觀公孫宏王之弟也醜或作賤恥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辱也觀公孫宏云何也公孫宏見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幾何公孫宏對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國地數千里猶未敢以有難也今孟嘗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難寡人猶可乎公孫宏對曰孟嘗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嘗君之好士何如公孫宏對曰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得意則不聽為人君不得意則不肯為人臣○舊本不字又脫說作肯案戰國策云孟嘗君怒而為人主不得志不肯為人臣今據補正如此者三人有此者三人也能治可為管商之師管仲商鞅說義聽行其能致主霸王者退而自制也必以其血汙其衣有如臣者七人臣公孫宏自謂也故言有如臣者七人也昭王笑而謝焉曰客胡為若此○七人策作十人注孫賓碩公孫宏敬寡人善孟嘗君敬客之必讓論寡人之意也明論公孫宏敬諾公孫宏可謂不侵矣昭王大王也○策作孟嘗君千乘也立千乘之義而不可凌侵侮可謂士矣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此之謂也○策作可謂足使矣

不侵

羅秦八年歲在涒灘八年秦始皇即位八年歲在申名也涒灘諸本皆大淵獻

情性也涒灘誇人短舌不能言為涒灘也○案今謂始皇即位之年歲在乙卯錢氏塘以超度之法推之知在癸丑酉而此篇云孟冬月在申酉之間與此篇合者失數超辰之歲可超辰亦謂之跳辰周禮馮相保章注疏中詳言之自東漢以後不明此理故武帝太初元年改用夏正者後人知謂之丁丑矣

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良人君也文信侯曰呂不韋相秦號文信侯洛陽號文信侯當得學黃帝之所以海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圜天也矩地也汝能法之為民父母蓋聞古之清世平是法天地凡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所以知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驗之地中審之人若此則基址可不可無所遁矣天曰順順維生地曰固固維寧人曰信信維聽三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者咸當無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數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視使目盲私聽使耳聾私慮使心狂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公正也智不公則福日衰災日降昏昏昧昧日月倪而衰人之盛衰於此西望日暮也西望日暮也○倪與睨同孝本作兒注曰與睨同周禮大司徒日東則景夕多風鄭司農云景夕謂日跌景乃中史記天官書曰昳漢書天文志作日跌晝日昳漢書天文志作日跌晝也○昳音徒結反一段亦不當在此篇趙襄子游於圃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耕為參乘○舊校云一作青萍案李善注文選陳書人表作青耕子水經汾水注作青萍案神子云漢書人表作青耕子水經汾水注作青萍案李善注文選陳書人表作青耕子水經汾水注作青萍案神子云漢書人表作青耕子水經汾水注作青萍案類象也青耕進視梁下謙讓卻寢佯為死人叱青耕曰去長者吾且有事言將殺襄子○遂注無吾字是長者讓自謂也青耕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遂注作予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若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為可遂可得死也乃退而自殺青耕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耕薄讓可謂之友也

序意○舊云一作廉孝案廉孝二字與此無涉必尚有脫文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有始覽第一　應同　去尤　聽言　謹聽　務本　諭大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始初也天陽也虛而能施故微以生萬物地陰也實而能受故塞以成形兆也 天地合和生之大經也 經道也 以寒暑日月晝夜知之 知猶別也○舊本以下衍以字今去之 以殊形殊能異宜說之 形能各有所施故說譯之也 夫物合而成離而生知合知成知離知生則天地平矣 平和也合成也 平也者皆當察其情處其形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 險阻曰塞有水曰澤無水曰藪 風有八等水有六川 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 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 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 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虛危營室 西北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 西方曰顥天其星胃昴畢 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參東井 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 東南曰陽天其星張翼軫 何謂九州河漢之間為豫州周也 兩河之間為冀州晉也 河濟之間為兗州衛也 東方為青州齊也 泗上為徐州魯也 東南為揚州越也 南方為荊州楚也 西方為雍州秦也 北方為幽州燕也 何謂九山會稽太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 何謂九塞大汾冥阸荊阮方城殽井陘令疵句注居庸 何謂九藪吳之具區楚之雲夢秦之陽華晉之大陸梁之圃田宋之孟諸齊之海隅趙之鉅鹿燕之大昭 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東方曰滔風東南曰熏風南方曰巨風西南曰淒風西方曰飂風西北曰厲風北方曰寒風 何謂六川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 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 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冬至日行遠道周行四極命曰玄明 夏至日行近道乃參于上 當樞之下無晝夜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天地萬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謂大同 眾耳目鼻口也眾五穀寒暑也此之謂眾異則萬物備也 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 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電之所以生陰陽材物之精人民禽獸之所安平

應同

二曰凡帝王者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 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 黃帝曰土氣勝 土氣勝故其色尚黃其事則土 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 禹曰木氣勝 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 及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 湯曰金氣勝 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 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氣勝 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 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 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 天為者時而不助農於下 類固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 鼓宮而宮動鼓角而角動 平地注水水流溼 均薪施火火就燥 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皆類其所生以示人 故以龍致雨以形逐影 師之所處必生棘楚 禍福之所自來眾人以為命安知其所 夫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 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 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 物之從同不可為記 子不遮乎親臣不遮乎君 君同則來異則去 故君雖尊以白為黑臣不能聽 父雖親以黑為白子不能從 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 故曰同氣賢於同義同義賢於同力同力賢於同居同居賢於同名 帝者同氣王者同

義（同仁義也）霸者同力（同武力也○文子淮南並作同功）勤者同居則薄矣（同居於世）亡者同名則觕矣（同名不仁義粗惡也）其智彌觕者其所同彌觕其智彌精者其所同彌精（精微妙也）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齊類同皆有合故堯為善而眾善至桀為非而眾非來（○舊校云一本作眾惡來）商箴云天降災布祥並有其職以言禍福人或召之也（職主也）故國亂非獨亂也又必召寇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存在也）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攻亂則脆脆則攻者利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榮且利中主猶且為之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為足（足止人攻）治則為利者不攻矣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為利則因為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者曷為攻矣解在乎史墨來而輟不襲衛趙簡子可謂知動靜矣（○事見召類篇史墨作史默）

應同（○舊作名類舊校云一作應同案名類之目與卷二十召類篇同今復以應同題篇）

三曰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句）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人所惡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覩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抇其谷而得其鈇（○今宋本抇作掘說作掘篇改）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其鄰之子非變也己則變矣變也者無他有所尤也邾之故法為甲裳以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舊校云一作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以得組也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無以組（用以）此邾君之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傷也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案御覽三百五十六作雖無為組）亦何益也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魯有惡者（醜惡）其父出而見商咄反而告其鄰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惡尤乎愛也故知美之惡知惡之美然後能知美惡矣莊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鉤殶者戰以黃金殶者殆（○莊子達生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列子黃帝篇注並作…潛文繁各小異此殶字無攷淮南說林訓又作鉅其辭一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掘（○淮南作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高注云掘律氣不安詳列子作凡重外者拙內崇史躐而明）魯人可謂外有重矣解在乎齊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妬也皆有所乎尤也（○事皆見去宥篇）老聃則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獨必不合於俗則何可擴矣

去尤

四曰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世主（○舊校云一作上聖人）多盛其歡樂（○舊校云一作觀）大其鐘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瘠壯狡汔盡窮屈（○致疑見仲夏紀）加以死虜攻無辜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與非攻篇意同）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於愛愛利之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聞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於事乎）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辯別也○穀音殼）造父始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射人也）（列子湯問篇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此大豆當為泰豆蠭門即逢蒙孟子作逢蒙史記龜策傳作逢門莊子論能言篇作蠭門子…）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徙人以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故專學以得之不徙其術御可以致遠追急射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見不屈篇）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說偃兵見審應篇空洛之遇見應言篇○梁仲子云空洛雒地名亦空雒之誤）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公孫龍孔穿翟翦皆人○二事並見淫辭篇）

謹聽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梁仲子云淮南氾論訓作一饋而十起）以禮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欲以問知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則不與物爭矣（情欲不爭之物）愉易平靜以待之使夫自得之（○舊校云得一作以）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舊校云言一作寧）亡國之主反此乃自賢而少人少人則說者持容而不極（極盡也）聽者自多而不得（自多自賢也）雖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亂之定毀之成危之寧（以冥為明以亂為定以毀為成以危為寧）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誖而不足以舉（忠而見誅亂不可為忠故誖不可勝舉）故人主之性（○舊校云性一作任）莫過乎所疑而過於其所不疑（所疑者不敢行故不過也所不疑者不可施而行之故過也）不過乎所不知而過於其所以知（所不知者不敢施故不過所以知者必施為故日過於其所以知）故雖不疑雖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驗之以數（不疑其所已知以法制行之以度量揆之以數術驗之）若此則是非無所失而舉措無所過矣（已知其情故所不疑審察之故不過也）夫堯惡得賢天下而試舜舜惡得賢天下而試禹（用何以得知其賢○試用也）斷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斷也反性命之情也（反本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惑晦也）其次非知觀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其治也）則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奚何也逮及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知其不知以問也）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周箴曰夫自念斯學德未暮）學賢問三代之所以昌也（學賢問知）不知而自以為知百禍之宗也（宗本也論語曰不知為不知夫不知而自以為知則反於道百禍歸之故曰百禍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國不虛存必有賢者（恃其賢者然後傳固也）其能國家賢者之道牟而難知妙而難見（牟大也賢者之道大而難知妙而難見其在於中心所非非不肖所及故見賢者而不惕則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則知之不深（不深知賢者之也）不深知賢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祥善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已位在上○自主賢世治）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

周室既滅而天子已絕（周王赧無謚逃于秦而滅無天子十一年故曰已絕○秦昭王五十二年西周亡十年而始皇帝為王又二十六年始為皇帝所云天子已絕者在始皇未為皇帝之時注非是）亂莫大於無天子（○亂字舊本脫今據觀世篇改正上注內）無天子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休○舊校云一作體）今之世當之矣（當其衝也）故當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則於四海之內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所處也）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得之則何欲而不得何為而不成（得賢則欲而得為而成也）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梁仲子云水經渭水注引作太公釣茲泉云御覽七十八八百三十四亦作時案舊本句末王字脫亦從御覽補）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文王知太公賢是以得之紂不知賢是以失之故曰知與不知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齊民凡民一故言諸眾）（○舊校云令一作合案觀世篇亦作令注令猶使也）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可盡得而用也）解在乎勝書之說周公可謂能聽矣齊桓公之見小臣稷魏文侯之見田子方也皆可謂能禮士矣（能禮士故曰得士也○案勝書說周公見精諭篇齊桓魏文二事皆見下賢篇此田子方乃段干木之誤）

謹聽

六曰嘗試觀上古記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也（上古記上世古書也名位也實功實也）詩云有晻淒淒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詩小雅大田之三章也晻陰雲貌……古者井田十一而稅公田在中私田在外……）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而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公故也（無公務大篇作……）皆患其身不貴於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國之不大也此所以欲榮而愈辱欲安而益危（益○舊校云一作愈）安危榮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廟宗廟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亂在於有司（有司……周禮太宰掌建國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易曰復自道何其咎吉（易乾卦初九爻辭……）以言本無異則動卒有喜（……無異故卒有喜也）今處官則荒亂臨財則貪得（得○舊校云一作多○臨財各本作……）列近則持諫（列位也持諫不公正也）將眾則罷怯（罷勞也怯無勇也）以此厚望於主豈不難哉（厚多）今有人於此修身會計則可恥（○舊校云一作不）臨財物資盡則為己（盡猶累也無不為己）若此而富者非盜則無所取（詩云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故曰非盜則無所取）故榮富非自至也緣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誣也（以薄望厚）無功伐而求榮富詐也（無功而取之為詐）詐誣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議多曰上用我則國必無患用己者未必是也（有人於此言用我則無患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賢而己猶有患用己於國惡得無患乎己所制也釋其所制而奪乎其所不制悖（己身所自制也……）未得治國治官可也（……）若夫內事親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親未孝交友未篤是所未得惡能善之矣故論人無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以其孝於親則知必忠於君……）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雖過與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以言忠臣之行也（大雅文王之篇……）解在鄭君之問被瞻之義也薄疑應衛嗣君以無重稅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務本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四荒四遠之國也）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繼三王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名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二字當衍）故務在事事在大（事大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則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則有蛟龍黿鼉鱣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空中之無澤陂也井中之無大魚也新林之無長木也（……）凡謀物之成也必由廣大眾多長久信也（……）季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也姁姁焉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則火上焚棟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乃不知禍之將及己也為人臣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姁姁焉相樂也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也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矣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皆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貴賤交相為恃然後皆得其樂定賤小在於貴大（……）解在乎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杜赫說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難惠子以王齊王也（……）

論大

呂氏春秋卷第十三

孝行覽第二 本味 首時 義賞 長攻 慎人 遇合 必己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爲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所謂本者非耕耘種殖之謂務其人也務其人非貧而富之寡而衆之務其本也務本莫貴於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芸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故論人必先以所親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輕今有人於此行於親重而不簡慢於輕疏則是篤謹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愛其親不敢惡人敬其親不敢慢人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篤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災及乎親敢不敬乎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謂貴德爲其近於聖也所謂貴貴爲其近於君也所謂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所謂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所謂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殺父母置之子弗敢廢父母全之子弗敢闕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徑能全支體以守宗廟可謂孝矣

養有五道修宮室安牀笫節飲食養體之道也樹五色施五采列文章養目之道也正六律龢五聲雜八音養耳之道也熟五穀烹六畜龢煎調養口之道也龢顏色說言語敬進退養志之道也此五者代進而厚用之可謂善養矣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人問之曰夫子下堂而傷足瘳而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敢問其故樂正子春曰善乎而問之吾聞之曾子曾子聞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不虧其身不損其形可謂孝矣君子無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憂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嚴親之遺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敬行其身無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彊者彊此者也樂自順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孝行覽

二曰求之其本經旬必得求之其末勞而無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賢之化也非賢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賢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顧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故賢主之求有道之士無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賢主無不行也相得然後樂不謀而親不約而信相爲殫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懽樂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獨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奮而好獨者則名號必廢熄社稷必危殆故黃帝立四面堯舜得伯陽續耳然後成凡賢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足復爲鼓琴者非獨琴若此也賢者亦然雖有賢者而無禮以接之賢奚由盡忠猶御之不善驥不自千里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

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膩。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貛貛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

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東，箕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人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

本味

三曰：聖人之於事，似緩而急，似遲而速，以待時。王季歷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醜，時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門之辱。

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時固不易得。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伍子胥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王子光見之而惡其貌，不聽其說而辭之。客請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適吾所甚惡也。」客以聞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請因說之。」王子許。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說畢，王子光大說。伍子胥以為有吳國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於野。七年，王子光代吳王僚為王。任子胥，子胥乃脩法制，下賢良，選練士，習戰鬬。六年，然後大勝楚於柏舉。九戰九勝，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隨，遂有郢。親射王宮，鞭荊平之墳三百。鄉之耕，非忘其父之讎也，待時也。墨者有田鳩，欲見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時亦然。有湯武之賢而無桀紂之時不成，有桀紂之時而無湯武之賢亦不成。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故有道之士未遇時，隱匿分竄，勤以待時。時至，有從布衣而為天子者，有從千乘而得天下者，有從卑賤而佐三王者，

也有從匹夫而報萬乘者（謝諫是也趙襄子兼主和境有兵車無乘謝諫爲智伯報之襄子高其義而不殺豫讓卒不止終得斬襄子衣然後就死也）故聖人之所貴唯時也水潦方固（固堅）后稷不種后稷之種必待春故人雖智而不遇時無功（五穀非春不生智者之功非時不成）方葉之茂美終日采之而不知（不知其葉之盡也）秋霜既下眾林皆扈（扈黃也）事之難易不在小大務在知時（聖人時行則止與萬物終始也）鄭子陽之難獨狗瀆之（瀆亂也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猛人家齊高爵之利獨狗者瀆之人畏難國人皆逐獨狗也）齊高爵之難失牛瀆之眾因之以穀子陽高爵祇因之以穀（失牛之人之亂也獨同）當其時狗牛猶可以爲人唱而況乎以人爲唱乎飢馬盈廄嘆然（嘆然無聲）未見芻也飢狗盈窖（御覽八百九十六作宮字）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冀幸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謂乎齊以東帝困於天下而魯取徐州（齊湣王稱號於東民不敢國於天下是以齊之故國於天下也徐州也）邯鄲以趙陵困於萬民而衛取薊（趙襄子時陵邑趙襄子之邑也薊民不附是以衛人取其薊民之邑也）以魯衛之細而皆得志於大國遇其時也（細小也遇天國之民皆欲之則取之也）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亂世當之矣（當亂世憂天下之者天不再與一姓不再興時不久留日中則昃者也）

首時（○一作胥時）

四曰春氣至則草木產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爲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天春無可爲生木秋無可爲落其時生則生時落則落故曰莫不爲用）古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使之者以）賞罰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義則忠信親愛之道彰（彰明也）久彰而愈長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謂教成教成則雖有厚賞嚴威弗能禁（言德教一成雖復賞罰之使爲不忠不信人人自爲忠信若性自然不可禁止也）故善教者不以賞罰而教成教成而賞罰弗能禁用賞罰不當亦然（言民爲不忠不信亦不能禁姦僞賊亂貪戾之道興（興作）久興而不息民之離之若性（離用）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罰弗能禁也（郢楚都也楚人以兩版築之用四楚記晉久起衛人也楚以爲將變其兩版故曰文公近記去者三人定公順記衛者五見怨也公年傳曰文公近記去者三人定公順記衛者五人此之謂也）賞罰易而民安樂去郢從正故安樂也）匡羌之民其虜也（匡與羌二種夷民言匡羌之民皆爲人故虜也）不憂其係累而憂其

死不焚也（焚埋皆成乎邪也（不得天氣故賞罰之所加不可不惑且成而賊民（賞罰正而民正賞罰不正而民邪故曰且成而賊民是以君人慎之也）昔晉文公將與楚人戰於城濮（城濮楚地名召咎犯而問曰楚眾我寡柰何而可（咎犯狐偃也字子犯文公之舅咎與舅同也因曰咎犯○古咎與舅同）曰臣聞繁禮之君不足於文繁戰之君不足於詐（詐譎疑而用奇也○舊校云一本作以力戰之君不足於力以詐戰之君不足於詐）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錫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焚藪而田豈不獲得而明年無獸（言嘗其相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不可復行）非長術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謀也）而敗楚人於城濮（敗破也）反而爲賞雍季在上（上首也）左右諫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謀也君用其言而賞後其身成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時之務也（務猶事）焉有以一時之務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聞之曰臨難用詐足以却敵反而尊賢足以報德文公難不終始足以霸矣賞重則民移之民移之則成焉（移猶易也）成乎詐其成毀（雖成必毀）其勝敗（雖勝後必敗）天下勝者猶矣而霸者乃五（乃猶猶也）文公虛其一（五霸勝而不卹勝之之一）知勝之所成也（居五霸之一）所成與無勝同（同等）秦勝於戎而敗乎殽（秦繆公破西戎而霸秦殽崤也）晉勝於邲而敗乎鄢（晉成公與楚戰於邲敗而晉厲公與楚戰於鄢敗也）楚勝於諸夏而敗乎柏舉（楚王與諸侯戰於柏舉敗而奔隨也）吳勝於越而敗乎夫椒（吳王與越戰於夫椒敗而奔會稽也）武王得之矣（得知也）故一勝而王天下（一勝紂眾詐暴國）不可以爲安慮非獨外也（亦從內發之也）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智伯家地於襄子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之君圍趙襄子於晉陽三月張孟談私與韓魏構謀韓魏反智伯軍使趙襄子殺之故曰出圍○韓非難一淮南記論人間訓說苑復恩篇古今人表高赦並作高共徐廣曰一作赫）張孟談曰晉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身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惟赦（惟獨）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一人謂高赦○王伯厚云趙襄爲六卿則不可易易輕也）高赦事在孔子後孔鯉已稱其後爲北取代東迫齊令張孟談踰城潛行與魏桓韓康期而擊智伯斷其頭以爲觴（觴酒器也○孫云案此可證依器之爲酒器也）趙簡子病（簡當正也）豈非用賞罰當邪也

義賞

五曰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殺（遇猶遭也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攻亂何治之有故不殺攻亂相攻伐也）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也）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也）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以治也）當之若良農辭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由耕耨也此人也故曰必此人也）時雨天地也非良農所能爲也越國大饑（穀熟）不王恐召范蠡而謀范蠡曰王何患焉（謀范蠡謀蠡四水謀蠡與下文略同）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其王年少智寡才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正文舊本脫其字今據注補）越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句踐也）食得其本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國王何憂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道易人字）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急能踰五湖（度也越險也湖波險難故曰）九江（九江說苑作三江）越十七昆以有吳哉（昆度也○九江說苑作三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御覽八百四十五作養作粟）財盡而民恐○（說苑作怨）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饑代事也（先王謂闔閭代更也）猶調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吳王夫差也）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也（夫差）兵也饑而不食非仁體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爲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於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爲擒（夫差吳王也擒爲越所擒）越王欲取息與蔡（越王文也息國名）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姊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爲姊傳曰吾姊也此之謂也○案此乃蔡文侯也）蔡文侯曰吾當作女兄弟吾請爲響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義之（舊校云一作以）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廣舍於蔡又取蔡（不發師徒而得之曰取爲曰易也）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襲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襲而上夏屋之山以望

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欲令取代謂葬年勿復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觀望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代。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也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〇舊校云一作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姊妻之，〇案弟姊二字不當連文據趙世家襄子之姊前為代王夫人是弟字衍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好於代者非一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代為馬郡馬郡也言代郡以馬奉襄子也〇舊無州字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馬俱書注文順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翟舞者所執也置兵其中不得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以金為之可以殺人也重大作合時樂之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擊故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鬭，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〇疑之字衍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〇舊校云一作山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令無其失雖為王可也

長攻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推之於天不復慎其夫舜遇堯，天也。人仁義也故曰人不可也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釣於雷澤，陶作瓦器天下說之，秀士從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賢者，事利黔首，事治也首民也水潦川澤之湛滯壅塞可通者，禹盡為之，人也。夫湯遇桀，武遇紂，天也。湯武修身積善為義，以憂苦於民，人也。勞苦也舜之耕漁，其賢不肖與為天子同。同等也〇注解等之謀其未遇時也，以其徒屬堀地財，取水利，地財五穀也水利灌漑也〇以與同據害作據編蒲葦，結罘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患難也其遇時也，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振振殷殷衆殷之盛〇孫云振振王元長曲水詩序殷均乎姚澤今友注先引此作陳陳不殷無不藏浚高謗殷盛也後又引

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〇王伯厚云此詩託之於舜盡有之賢非加也，盡無之賢非損也，時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無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明君，臣為忠臣，彼信賢，境內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〇御覽四百二此下有號曰五羖大夫六字非加賢也。使百里奚雖賢，無得繆公，必無此名矣。今焉知世之無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務博也。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食，藜羹不糝。宰予備矣，孔子弦歌於室，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與而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無所醜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窮。今丘也拘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所也，何窮之謂？故內省而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會稽。陳蔡之阨，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不能知孔子之大德也

如天之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虞乎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

慎人 〇一作順人

七曰：凡遇合也，時。〇一句下當有字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鳥死乎木，比目之魚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委質為弟子者三千人，達徒七十人。七十人者，萬乘之主得一人用可為師，不為無人，以此遊，僅至於魯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時絕也，諸侯之所以大亂也。亂則愚者之多幸也，幸則必不勝其任矣。任久不勝，則幸反為禍，其幸大者其禍亦大，非獨及己也。故君子不處幸，不為苟，必審諸己然後任，任然後動。凡能聽音者，必達於五聲。人之能知五聲者寡，所善惡得不苟？凡能聽說者，必達乎論議者也。世主之能識論議者寡，所遇惡得不苟？客有以吹籟見越王者，羽角宮徵商不繆，越王不善；為野音，而反善之。說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其父母以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妐知之，曰：為我婦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婦之父母以謂為己謀者以為忠，終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廟之滅，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無常。說，適然也。若人之於色也，無不知說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執乎黃帝，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

若人之於滋味，無不說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孔子聞而服之，縮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之。人有大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無能與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說其臭者，晝夜隨之而弗能去。說亦有若此者。陳有惡人焉，曰敦洽讎糜，椎顙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盭。陳侯見而甚說之，外使治其國，內使制其身。楚合諸侯，陳侯病不能往，使敦洽讎糜往謝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見之。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陳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惡足以駭人，言足以喪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則必廢，宜遇而不遇者，此國之所以亂，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勞務從此生。凡舉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國必殘亡，羣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猶尚幸。賢聖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賊其身，豈能獨哉？

必己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乎江，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為碧。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疑，曾子悲。莊子行於山中，見木甚美長大，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以不材得終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豎子為殺鴈饗之。豎子請曰：其一鴈能鳴，一鴈不能鳴，請奚殺？主人之公曰：殺其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天年，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以處？莊子笑曰：周將處於材不材之間。材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則不然，無訝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禾為量，而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此神農黃帝之所法。若夫萬物之情，人倫之傳則不然，成則毀，大則衰，廉則剉，尊則虧，直則骫，合則離，愛則隳，多智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盜求其橐中之載，則與之；求其車馬，則與之；求其衣被，則與之。牛缺出而去，盜相謂曰：此天下之顯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愬我於萬乘之主，萬乘之主必以國誅我，我必不生，不若相與追而殺之，以滅其迹。於是相與趨之，行三十里，及而殺之。此以知故也。孟賁過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植，目裂，鬢指，舟中之人盡揚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賁，弗敢直視，涉無先者，又況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與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調近之。猶未可必，蓋有不辨和調者，則和調有不免也。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紂為不善於商，而禍充天地，和調何益？張毅好恭，門閭帷薄聚居眾無不趨，輿隸姻媾小童無不敬，以定其身，不終其壽，內熱而死。單豹好術，離俗棄塵，不食穀實，不衣芮溫，身處山林巖堀，以全其生，不盡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而息，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請往說之，畢辭，野人不聽。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請往說之。因謂野人曰：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說，相謂曰：說亦皆如此其辯也，獨如嚮之人？解馬而與之。說如此其無方也而猶行，外物豈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己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無不遇矣。

呂氏春秋卷第十四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慎大覽第三　權勳　下賢　報更　順說　不廣
貴因　察今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愈大愈懼，愈彊愈恐（愈，益）。凡大者，小鄰國也；彊者，勝其敵也（夫大者侵削鄰國使小也，彊者以克弱，故能勝之也）。勝其敵則多怨，小鄰國則多患，多患多怨，國雖彊大，惡得不懼？惡得不恐？（惡，安也）故賢主於安思危（安不忘危），於達思窮（顯不忘約），於得思喪（喪，亡也）。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周書，周文公所作也。若臨深淵，恐隕墜也；如履薄冰，恐陷沒也。故曰以言慎事）。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求財爲貪），天下顫恐而患之（[illegible]），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紛紛，亂也；分分，恐也。其情難得知也）。干辛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干辛，桀之諛臣也，[illegible]），賢良鬱怨，殺彼龍逢，以服群凶（[illegible]），衆庶泯泯，皆有遠志（[illegible]），莫敢直言，其生若驚（[illegible]），大臣同患，弗周而畔（[illegible]），桀愈自賢，矜過善非（[illegible]），主道重塞，國人大崩（崩，壞）。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illegible]）。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亳，湯都），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illegible]），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卒，盡也）。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詩，志也）。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商涸旱（涸，枯也），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不可正諫，雖後悔之，將可奈何？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

朝不易位，農不去疇（[illegible]），商不變肆（肆，所安也），親郼如夏（郼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illegible]）。此之謂至公，此之謂至安，此之謂至信。盡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illegible]）。武王勝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黃帝之後於鑄（[illegible]），封帝堯之後於黎（[illegible]），封帝舜之後於陳（[illegible]），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湯之後於宋以奉桑林（[illegible]）。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illegible]）。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發巨橋之粟（巨橋，倉名），賦鹿臺之錢（[illegible]），以示民無私，出拘救罪，分財棄責，以振窮困（[illegible]），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宮，表商容之閭（[illegible]），士過者趨，車過者下（[illegible]），三日之內，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庶士施政去賦（[illegible]）。然後於濟河，西歸報於廟（[illegible]），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illegible]），釁鼓旗甲兵（[illegible]），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戶不閉，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illegible]）。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若國有妖乎？（若，汝也。妖，怪也）一虜對曰：吾國有妖，晝見星而天雨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對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甚大者（[illegible]），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貴虜也，貴其言也。故易曰：愬愬履虎尾，終吉（[illegible]）。趙襄子

攻翟，勝老人中人（[illegible]），使使者來謁之（[illegible]），襄子方食摶飯，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憂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illegible]），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illegible]），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於積（[illegible]），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乎（[illegible]）。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illegible]）。夫憂所以爲昌也，而喜所以爲亡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illegible]），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荊吳越，皆嘗勝矣，而卒取亡（[illegible]），不達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illegible]）。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illegible]）。善持勝者，以術彊弱（[illegible]）。

慎大覽

二曰：利不可兩，忠不可兼（[illegible]），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illegible]），荊師敗，龔王傷（[illegible]），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illegible]），子反叱曰：訾！退！酒也（[illegible]）。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illegible]）。豎陽穀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爲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於口，以醉（[illegible]）。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illegible]），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

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爲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〇十過篇作不以醉子反也飾邪篇作非以醉子反也皆敢辭字其心以忠也忠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爲名也屈產之乘屈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縣出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〇舊校云一作必不敢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皁櫪也君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濫貪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輔頰車也相依以近喻也得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竭亾也〇梁伯子云案左傳作亾齒寒淨言說文引之而韓策作脣揭齒寒揭字似勝亾字非子難篇作竭高注揭與竭因揭作竭而誤也皆說林訓亦夫虢之不亾也恃虞虞之不亾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亾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中山之國有仇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仇繇國名也智伯晉大夫智襄子也〇仇繇韓非子說林作仇由又作仇酋戰國策作厹由西周策作仇繇云史記作厹由國策作仇猶傳作厹猶呂氏春秋作仇猶疑由猶古字通也爲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仇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〇唯則定國左氏傳四年傳叔向引詩唯則定國此逸詩也周我胡以得是於智伯下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歡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仇繇亾智伯滅之〇韓非子作斷轂而行去山中道快故斷至衛七日而仇繇亾

亾矣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仇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智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爲燕昭王將五國謂燕秦韓趙魏也〇梁伯子云時伐齊者有楚而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剗滅也若汝也剗滅汝種類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欲齊軍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却之卒北北走也〇舊校云一作退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〇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〇舊校云一作問達子又帥其餘卒達子齊將也以軍於秦周秦周齊城門名也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請金以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殘餘也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走奔也莒齊邑也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美唐所藏金也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小利金也大利國也言齊王貪金不以與達子以失國乃大賊者也

權勳

三曰有道之士固驕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驕有道之士日以相驕奚時相得若儒墨之議與齊荊之服矣賢主則不然士雖驕之而己愈禮之士安得不歸之士所歸天下從之帝句帝也者天下之適也適主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倨倨傲也富有天下而不騁夸夸奢也卑爲布衣而不瘁攝瘁病也攝猶恐也貧無衣食而不憂懾懾懼也悢乎其誠自有也悢一作恨舊本作惔疑非今改正覺乎其不疑有以也有以有以其道術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桀特也渝變也循乎其與陰陽化也忽忽乎其心之堅固也空空乎其不爲巧故也空空然無巧故也迷乎其志氣之遠也迷乎其言不可知也昏乎其深而不測也確乎其節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就就讀如由與之由〇舊校云就就一作蹴蹴〇舊本作鵠乎其羞用智慮也假乎其輕俗誹譽也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道爲宗宗本也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言其神包覆之無界畔也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道不可知也其大無外其小無內此之謂至貴能在大能在小故無外無內也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師去其帝王之色則近可得之矣去其尊色則近可得之除其尊色也〇舊校云一作除其帝王之色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善綣得道之士〇舊校云一作卷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言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孰誰也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窮巷之中甕牖之下者七十人甕牖以甕爲牖言貧也文王造之而未遂造始也遂成也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抱奉也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不見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止休也桓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驁輕也其主驁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霸王乎庸用也遂見之不可止〇新序雜事五作五往而後得見一作於是五往乃得見之雖世多舉桓公之內行內行雖不修霸亦可矣功大可以霸也誠行之此論而內行修王猶少子產相鄭往見壺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壺丘子林鄭人也〇壺丘子林列子作壺丘子林字也長少相次坐不以爵位加之也倚其相者言能忘其相也上門外不以位加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遺猶忘也謂之千乘國而云萬乘者晉語注云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索索盡也〇舊校云一作其志行以己心與人相索盡其事上也恭其行以己心與人相索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舉猶取也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黃踞於堂而與之言所從反還也翟黃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無乃難乎實謂爵祿也故賢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實者其禮之禮士莫高乎節欲欲節則令行矣文侯可謂好禮士矣好禮士故南勝荊於連隄東勝齊於長城虜齊侯獻諸天子天子賞文侯以上聞

（作上聞說案史記嘗傳上聞如淳注引此辭作上聞擧要曰得程上聞也皆均曰名通於天子也今史記多誤驚上聞唯索隱本是上聞又引此作上聞云聞音什闕恐訛也）

下賢

四曰國雖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賢者其車足以乘天下之賢者其財足以禮天下之賢者與天下之賢者爲徒（徒黨也）此文王之所以王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今雖未能王其以爲安也不亦易乎（立王功大保安其國差小故曰不亦易也）此趙宣孟之所以免也（宣孟晉卿趙盾也食翳桑之餓人以免靈公伏甲之難）周昭文君之所以顯也（昭文君周君也張儀所分立東周君也）孟嘗君之所以却荊兵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古之大立功名與安國免身者其道無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堪樂也）昔趙宣孟將上之絳見骫桑之下有餓人臥不能起者宣孟止車爲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視宣孟問之曰女何爲而餓若是對曰臣宦於絳歸而糧絕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與脯二朐（朐脯也）拜受而弗敢食也問其故對曰臣有老母將以遺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與女乃復賜之脯二束與錢百而遂去之處二年晉靈公欲殺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發酒於宣孟（發猶致也）宣孟知之中飲而出靈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殺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轝（轝車也）吾請爲君反死（反還也）宣孟曰而名爲誰（而汝也）反走對曰何以名爲臣骫桑下之餓人也還鬬而死宣孟遂活此書之所謂德幾無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猶活其身而況德萬人乎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此周南兔罝之篇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大雅文王之三章也文王以多士而寧）

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哀愛也）士其難知唯博之爲可（博則無所遁矣）（遁失也）張儀魏氏餘子也（大夫庶子爲餘子）將西遊於秦過東周客有語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張儀材士也將西遊於秦願君之禮貌之也昭文君見而謂之曰聞客之秦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留客雖游然豈必遇哉客或不遇請爲寡人而一歸也國雖小請與客共之張儀還走北面再拜（拜昭文君之言也）張儀行（行去也）昭文君送而資之至於秦留有閒惠王說而相之（惠王孝公之子駟也）張儀所德於天下者無若昭文君（德恩也）周千乘也重過萬乘也令秦惠王師之逢澤之會魏王嘗爲御韓王爲右名號至今不忘此張儀之力也孟嘗君前在於薛荊人攻之淳于髡爲齊使於荊還反過於薛孟嘗君令人禮貌而親郊送之謂淳于髡曰荊人攻薛夫子弗爲憂文無以復侍矣淳于髡曰敬聞命矣至於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荊對曰荊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謂也對曰薛不量其力而爲先王立清廟荊固而攻薛薛清廟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荊亦甚固齊王知顏色曰嘻先君之廟在焉疾舉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顛蹶之請坐拜之謁雖得則薄矣故善說者陳其勢言其方見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豈用彊力哉彊力則鄙矣說之不聽也任不獨在所說亦在說者

報更

五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爲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與猶助也）不設形象與生與長而言之與響與盛與衰以之所歸（歸終也）力雖多材雖勁（勁強也）以制其命順風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爲仁義者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本無有刺擊之志也）大王獨無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願也惠盎曰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獨無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對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無地爲君無官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猶可服因矣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小弱可以制彊大矣田贊衣補衣而見荊王荊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田贊對曰衣又有惡於此者也荊王曰可得而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故衣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貴無敵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爲其義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頸刳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榮意者爲其實邪苟慮害人人亦必慮害之苟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實人則甚不安之

安也○舊校云人一作久則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二者害與危臣爲大王計無取此二者也荊王無以應說雖未大行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方道也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段干木偃息以安魏田贊謂以兵刑止之偃息故曰未知之也

管子得於魯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其謳歌而引役人皆謳歌而引其車以送之也○舊本作作謳歡而引亦御覽五百七十一同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己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曰我爲汝唱汝爲我和其所唱適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謂能因矣因役人用勢欲走而爲唱歌之令走也○注疑當作勸之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術也術以用此道也是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桓公則難與往也往往王也言其難致於王也

順說

六曰智者之舉事必因時時不可必成必成猶必得也其人事則不廣廣博也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若舟之與車舟不能陸車不能水故曰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也北方有獸名曰蹶○說苑復恩篇作蟨列淮南道應訓作蟨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顚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淮南作蛩蛩巨虛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虛必負而走此以其所能託其所不能託寄也

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爲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小白齊桓公名不若三人佐公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二公子齊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物事也糾在外不可必得主故曰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慮謀也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耶人事則盡之矣

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死士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之齊將死得車二千得尸三萬以爲二京古者軍伐克敵收其尸以爲京觀故孔青欲以齊尸合土築之以爲二京也甯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甯越趙人也言不如歸尸於齊齊人必怨其將使葬送以盡其財賦是所以內攻之小國也○梁仲子云孔叢論勢篇以作餘越聞之古善戰者莎隨賁服莎隨賁服猶相從也卻舍延尸軍行三十里爲一舍卻舍延尸以歸其尸使齊人得收之彼得尸而財費乏○七字舊本脫臣上句中文乏作之今依孫侯改正車甲盡於戰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齊人戰敗盡其甲中府庫財所藏也葬死者之令其實廩上相怨此所謂內攻之術也孔青曰敵齊不尸則如何言與齊爲讎不收其尸爲京觀則如何○使得收而後不收下文甚明何以爲說甯越曰戰而不勝其罪一與人出而不與人入其罪二與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舊校云怨一作罪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是之謂重攻之甯越可謂知用文武矣用武則以力勝用文則以德勝文武盡勝何敵之不服服其德也

晉文公欲合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義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帶之難出居于鄭君奚不納之以定大義且以樹譽樹立也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繼文之業定武之功闢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補周室之闕勤天子之難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成仁義之教以示諸侯勤天子之難名於此在矣君其勿疑文公聽之遂與草中之戎○舊校云一作與戎驪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天子襄王也避母弟叔帶之難居鄭故文公定之于成周也於是天子賜之南陽之地南陽晉山南河北之地故言陽也今河內陽樊溫之屬是也遂霸諸侯舉事義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謂智矣此咎犯之謀也出亡十七年反國四年而霸其聽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鮑叔佐齊桓公舉事舉用也齊之東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豎刀易牙用國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爲齊國良工澤及子孫知大禮知大禮雖不知國可也知大禮之本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故曰不知國可也

不廣

七曰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也四邑爲丘都方十里也成國二十里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車行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舟行之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械器也武王使人候殷候視也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邪也慝惡也良忠良也讒慝者皆遠忠良之故曰讒慝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箕子微子之屬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之虐無敢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人虐王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爲禽朝要甲子之期也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何日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報紂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爲人之所欲己爲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己謂紂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所惡天必誅也己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謂不戰而勝也之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亡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時因也○舊校云一本此句下有因日光而治萬事推歷者視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因也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義成其功

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 因則成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 因者無敵 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注道舊作遠 國雖大

民雖眾何益 民雖眾多不能使之不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貴因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賢也為其不可得而法 胡何也 先王之法經乎上世而來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損之胡可得而法雖人弗損益猶若不可得而法東夏之命古今之法言異而典殊 東夏東方也命令也○舊校云言一作世 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 ○舊校云合一作同 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為欲同其所為異 ○舊本異上亦有欲字係誤衍李本無今從之 口惽之命不愉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誹天下之學者多辯言利辭倒不求其實務以相毀以勝為故 故事也 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雖可得猶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時也時不與法俱至法雖今而至猶若不可法故擇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為法 ○舊校云擇一作釋 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則可以知人察今則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與我同耳有道之士貴以近知遠以今知古以益所見知所不見 ○案益字衍 故審堂下之陰 陰日夕也 而知日月之行陰陽之變見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魚鱉之藏也嘗一脟肉而知一鑊之味一鼎之調 荊人欲襲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 荊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 今水已變而益多矣荊人尚猶循表而導之此其所以敗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 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為治豈不悲哉故治國無法則亂守法而弗變則悖悖亂不可以持國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譬之若良醫病萬變藥亦萬變病變而藥不變嚮之壽民今為殤子矣 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 動作也 變法者因時而化若此論則無過務矣 務事也 夫不敢議法者眾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 ○守下舊有法字 因時變法者賢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其法皆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故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 鏌鋣良劍也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 驥驁千里馬名也 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 涉渡也 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 遽疾也契刻舟識之○舊校云契一作刻 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為其國與此同 為治也與此刻舟求劍者同也 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為治豈不難哉有過於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 任用也 荊國之為政有似於此 似此悖也

察今

呂氏春秋卷第十五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先識覽第四 觀世 知接 悔過 樂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國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 地從於城城從於民民從於賢 故賢主得賢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豈必足行其地人說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眾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 殷內史向摯見紂之愈亂迷惑也於是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說以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沈于酒德辟遠箕子爰近姑與息 妲己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 晉太史屠黍見晉之亂也見晉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圖法歸周 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孰先亡 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故對曰臣比在晉也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當曰是何能為 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曰是何能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也居三年晉果亡 居三年也 周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異於禽獸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以夜繼日男

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弗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對。威公固問焉，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國之長者，得義蒔、田邑而禮之，得史驎、趙駢以為諫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極言之士；國之亡也，天遺之亂人與善諛之士。威公薨，肂九月不得葬，周乃分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更也。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幸必亡。中山、齊皆當此。若使中山之王與齊王聞五盡而更之，則必不亡矣。其患不聞，雖聞之又不信。然則人主之務，在乎善聽而已矣。夫五割而與趙，悉起而距軍乎濟上，未有益也。是棄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先識覽

二曰：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雖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則與無賢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則無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終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而天子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剗，不得休息，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諸眾齊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禮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智能可盡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晏子曰：譆！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飢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受人之養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飢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

觀世

三曰：人之目，以照見之也，以瞑則與不見同。其所以為照、所以為瞑異。瞑士未嘗照，故未嘗見。瞑者目無由接也，無由接而言見，謊。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異。智者其所能接遠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遠化，奚由相得？無由相得，說者雖工，不能喻矣。戎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故亡國非無智士也，非無賢者也，其主無由接故也。無由接之患，自以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為智，悖。若此則國無以存矣，主無以安矣。智無以接，而自知弗智，則不聞亡國，不聞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

寡人。管仲曰：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計者當言之於君，無載藏之於心也。行謂即世也，亦當輸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懷藏埋之地中。）今臣將有遠行，胡可以問。（言不足問。）桓公曰：願仲父之無讓也。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豎刀、常之巫、衛公子啓方。（遠猶疏也，無令相近。○豎刀舊本作豎刁，字亦有作貂音。）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慊，快也。）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子之所愛也，而忍殺之，何有愛於君。）公又曰：豎刀自宮以近寡人，（刀自宮。）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審於死生，能去苛病，（苛病，鬼病魂下人病也。）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人失其守精神，則鬼物乘以下人，故曰失。○孫云：御覽四百十六作苛病本也，觀下文守其本之言，則本字是。）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恃常之巫，彼將以此無不為也。（為妖孽也。）公又曰：衛公子啓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敢歸哭，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食不甘，宮不治，苛病起，朝不肅，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孰謂仲父盡之乎？（謂言可用乎。）於是皆復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矯以公令。（矯託公命。○注公命二字舊本作不通人之令。）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言無從得飲食與公。）公曰：何故？對曰：常之巫從中出曰：公將以某日薨。（○此十二字舊本脫。）易牙、豎刀、常之巫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無所得飲食。）衛公子啓方以書社四十下衛。（下，降也。社，二十五家。以四十社降於衛。）公慨焉歎，涕出曰：嗟乎！聖人之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以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蒙，覆也。袂，衣袖也。壽宮，寢堂也。以衣覆面而絕也。）蟲流出於戶，上蓋以楊門之扇，（楊門，門名。扇，戶扇也。）三月不葬。（○史記齊世家云：六十七日。）此不卒聽管仲之言也。桓公非輕難而惡管子也，無由接見也。（○接見疑衍字。）無由接，固卻其忠言，（接，知也。卻，不用也。）而愛其所尊貴也。（愛其所尊貴，謂豎刀、易牙、衛公子啓方之屬也。）

知接

四曰：穴深尋，則人之臂必不能極矣。（八尺曰尋。）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所不至，說者雖辯，為道雖精，不能見矣。故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乎江。（箕子，紂之諸父也。范蠡，越王句踐之臣也。○孫云：范蠡流乎江，本作范蠡乘舟，浮於五湖。）昔秦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邑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軍行一舍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趫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滅，去之能速。（趫，壯也。故能犯敵滅之也。）今行數千里，又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重猶深也。）繆公不聽也。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也。）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為吾尸女之易。（易，識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王孫滿，周大夫。）曰：嗚呼！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袀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遇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固聞大國之將至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大國憂，

惟恐士卒罷弊與糗糧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術也、視也於東邊候晉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遏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眾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此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為害大矣。

悔過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聲。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孔子始用於魯，魯人鷖誦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麛裘，投之無郵。用三年，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大智之用，固難踰也。子產始治鄭，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與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賦之；我有衣冠，而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後三年民又誦之曰我有田疇而子產殖之（殖長也）我有子弟而子產誨之（誨教也）子產若死其使誰嗣之（嗣續也）使鄭簡魯哀當民之誹訕也而因弗遂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非徒不能也雖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稱簡公哀公為賢稱子產孔子為能此二君者達乎任人也舟車之始見也三世然後安之（安習也）夫開善豈易哉（開通也）故聽無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魏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報白也）有貴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者操以進之主書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書盡難攻中山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臣之力君之功也當此時也論士殆之日幾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篋哉一寸而亡矣文侯賢主也而猶若此又況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為而不可與莫為凡舉無易之事氣志視聽動作無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為哉皆壹於為則無敗事矣此湯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句踐之所以能報其讎也以小弱皆壹於為而猶若此又況於以強大乎魏襄王與群臣飲酒酣王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興而對曰群臣或賢或不肖賢者得志則可不肖者得志則不可王曰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對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門豹弗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與不忠不可效也

魏王無以應之明日召史起而問焉曰漳水猶可以灌鄴田乎史起對曰可王曰子何不為寡人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為也王曰子誠能為寡人為之寡人盡聽子矣史起敬諾言之於王曰臣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雖死藉願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諾使之為鄴令史起因往為之鄴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使民知可與不可則無所用矣賢主忠臣不能導愚教陋則名不冠後實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於主也魏襄王可謂能決善矣誠能決善眾雖喧譁而弗為變功之難立也其必由訩訩邪國之殘亡亦猶此也故訩訩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訩訩也止善賢主以之訩訩也立功

樂成

六曰使治亂存亡若高山之與深谿若白堊之與黑漆則無所用智雖愚猶可矣且治亂存亡則不然如可知如不可知如可見如不可見故智士賢者相與積心愁慮以求之猶尚有管叔蔡叔之事與東夷八國不聽之謀故治亂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則大物不過矣魯國之法魯人為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

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楚之邊邑曰卑梁其處女與吳之邊邑處女桑於境上戲而傷卑梁之處女卑梁人操其傷子以讓吳人吳人應之不恭怒殺而去之吳人往報之盡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吳人焉敢攻吾邑舉兵反攻之老弱盡殺之矣吳王夷昧聞之怒使人舉兵侵楚之邊邑克夷而後去之吳楚以此大隆吳公子光又率師與楚人戰於雞父大敗楚人獲其帥潘子臣小惟子陳夏齧又反伐郢得荊平王之夫人以歸實為雞父之戰凡持國太上知始其次知終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國必危身必窮孝經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鄭公子歸生率師伐宋宋華元率師應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將戰華元殺羊饗士羊斟不與焉明日戰怒謂華元曰昨日之事子為制今日之事我為制遂驅入於鄭師宋師敗績華元虜夫弩機差以米則不發戰大機也饗士而忘其御也將以此敗而為虜豈不宜哉故凡戰必悉熟偏備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魯季氏與郈氏鬥雞郈氏介其雞季氏為之金距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歸

郈氏之宮而說其宅。郈昭伯怒，傷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廟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怒不審，乃使郈昭伯將師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宮。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則吾族也死亡無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爲一，郈昭伯不勝而死。昭公懼，遂出奔齊，卒於乾侯。魯昭聽傷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不達乎人心，位雖尊，何益於安也？以魯國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固相助。權物若此其過也，非獨仲叔氏也，魯國皆恐。魯國皆恐，則是與一國爲敵也，其得至乾侯而卒猶遠。

察微

七曰：東方之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其爲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凡聽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雖奮於取少主，何損？所言不善，雖不奮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爲之慤，而徒以取少主爲之悖，惠王失所以爲聽矣。用志若是，見客雖勞，耳目雖弊，猶不得所謂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飾鬼以人，罪殺不辜，羣臣擾亂，國幾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荊威王學書於沈尹華，昭釐惡之。威王好制，有中謝佐制者，爲昭釐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說，因疏沈尹華。中謝，細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聞先王之術，文學之士不得進，令昭釐得行其私。故細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數怒人主，以爲姦人除路，姦路以除，而惡壅卻，豈不難哉？夫激矢則遠，激水則旱，激主則悖，悖則無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枯梧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爲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爲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爲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搏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此眞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晝爲昏，以白爲黑，以堯爲桀。宥之爲敗亦大矣。亡國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別宥然後知，別宥則能全其天矣。

去宥

八曰：名正則治，名喪則亂。使名喪者，淫說也。說淫則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說也，足以言賢者之實、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亂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獲以生而已矣。凡亂者，刑名不當也。人主雖不肖，猶若用賢，猶若聽善，猶若爲可者。其患在乎所謂賢從不肖也，所謂善而從邪辟，所謂可從悖逆，是刑名異充而聲實異謂也。夫賢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國不亂，身不危，奚待也？齊湣王是以知說士，而不知所謂士也。故尹文問其故，而王無以應。此公玉丹之所以見信，而卓齒之所以見任也。任卓齒而信公玉丹，豈非以自讎邪？尹文見齊王，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眞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廟朝中深見侮而不鬬，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否。大夫見侮而不鬬，則是辱也，辱則寡人弗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將治其國，民有非則非之，民無非則非之，民有罪則罰之，民無罪則罰之，而惡民之難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竊觀下吏之治齊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而不敢鬬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鬬，是辱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論皆若此，故國殘身危，走而之穀，如衛。齊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管仲之辯名實審也。

正名

呂氏春秋卷第十六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審分覽第五　君守　任數　勿躬　知度　愼勢

不二　執一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主謂君也分謂仁義應律發生與奪之分也至者至於治也）姦僞邪辟之塗可以息（息滅也）惡氣苛疾無自至（應蔽苛疾無從來至也）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身治則國治故曰一理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作爲也遲徐也遲疾也獲稱遲用其力而不勝也）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分地獨也速則入己分而有之否自欲得疾成無藏匿也奮遲也不欲君知故藏之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邪私也）主無所避其累矣（累猶負也謂主不以正道御臣自欲奮私故君無所避其負也）凡爲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在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言君好爲人臣之官事是謂與驥俱走無以勝人臣之也○舊校云人官一作人臣必多所不及矣言力不勝也好自治人臣之所官事亦如之）夫人主亦有車居無去車（去猶釋也去讀去就之去○案居字舊在車字上係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波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竄猶堅也）堅廉直（堅剛也）忠敦之士畢說勸騁奮矣（畢盡也）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察明也有不易也）知乘物而自恬恃奪其智能多其教招而好自以詔亦教也以用也）若此則百官相援（援動也援○舊校云援一作相○少長相越萬邪並起權威分移（移猶在家門不可以卒不可以教乱亡國之風也風也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王良善御者也夫御無正禽良也以善御之功死或精於星天文王良策駟是也○郵無正見國語郵無恤傳本郵作孫孫意即孫陽）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羣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放縱也悖亂也）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名虛實爵號之名也分殺生與奪之分也傳曰不審名實也不審之而欲治猶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無壅塞故曰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御之得其術）桀紂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屬主周宣王之父幽王之子言先幽厲偶文王毅戮不辜曰厲無湯不

曰幽皆惡謚也○重過遷周書獨斷解明允篤信曰幽作壅遷）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失其名故不得也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牛馬必擾亂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舊校云一作邪羣以智通而實以過悅（以用○舊校云過一作遇又本悅作說今案過悅皆非也從晉嘯又音悅）皆非也（充贊以潔白而玉篇成也莊子大宗師釋文廣也）以高賢而充卑下（賢以潔白而隨以汙德謂牛頭而責馬腦此理之謂也）所任以公法而虛以貪枉（枉與上責馬用以勇敢而埴以能怯爲行能怯以義同故苟驅之假義本蛇牀之狐後漢書盧植傳注不能別也闕主之於名實亦不能知也是以趙高殺二世以鹿爲馬此之類也○蔡無博物志作蔡無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苦而官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亾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自之賴論無與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邪之類也）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主猶性也主本○案注似主是生字）問而不詔（詔教也好問而行之知而不爲難知之不自專獨爲教詔也）和而不矜（和則成矣矜伐也）成而不處（處居也老子曰功成而弗居是此之謂也）者不行行者不止（調士也行者不止調水也因平而任之不令士行不令水止也不制於物者不爲物所制物不能制之也若此人者王公不能屈何貴者乎清靜以公（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海外四海之外也）意觀乎無窮譬流乎無止（流行此之謂定性於大澈（性命也大澈大貫）命之曰無有（無有無形也道無形無形言得道也）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得道猶然無所思慮故得人也夫其非道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得之也故曰夫其非道也○舊本作夫非其道也注同今案下數句皆其字在非字上今亦依倒乙轉）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知之而人仰之此乃所以失得知也夫其自知有德忘人知之也故曰夫其非德也亦在其人也不能使人人知之也）知不幾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萬里人猶卻之故曰不義也靜安也安處其德乃所以使人明之也望遠若近也至有藩籬之蔽曰不義也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宗在其人也明不能使人見之故曰靜乃明幾也夫其不明也○盧云此所言幾即今人所謂機警也此與聖人言不逆詐不億不信先覺乃賢意相似注似非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世無爲而化滿行不治小事也假猶若周公奪嫡勤埋成政之也夫其不假也久假不歸惡乃知非故曰夫其不假也○舊本正文夫其不假下數句今依注補）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能也夫其不全也亦在其人也周公有流言之謗曾事清歸之故曰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夫其不全也其本情伊尹禁放桀之惡故曰夫其不全也）

也○注其大乎三字所仍當有一必字又生之疑是生心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幾所知者妙矣妙微也若此則能順其天意氣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萬物而不宰宰主澤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始自從始首雖不備五者其好之者是也人於此五者雖不能備有恆能好慕則幾矣

審分覽

二曰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扃外欲不入謂之閉○二語見文子上仁篇淮南毛訓注惟注正○惟注正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直○惟注文本作準从水準書而諸子書多省作准五經文字云字林作准今姑仍舊本天之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寧安正主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其得窺乎窺見鴻範曰惟天陰騭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陰陽升降也言天覆生下民主者助天事發明之以仁義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因人之知以知之○故曰者老子德經之言下二語亦本老子不知人而恃己明不是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也故博聞之能察偏遠故彌少也敗堅白之人強識之士闕矣闕短事耳曰深思慮之務敗矣傷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外棄所以爲也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不出戶庭而知天下與出無異故曰所以出之不爲而有所成與爲無異故曰所以爲之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召致也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反還夏熱之下化而爲寒寒暑更也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天無所制而物自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說與吳天同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故書能也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君狂言臣不敢諫之而自以其言之狂言爲當也是以知其言之得也以知其惑也若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在臣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可患不備也○注則爲來本作則文有識備識其物則爲不備也有事則有不恢矣恢亦拓也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輪輿轅軸各自有材夫國豈特爲車哉特眾智眾能但眾智眾能曰翻官然後成夫一能靡萬無方道也夫一能靡萬無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

方而出之務者一者道也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關人小人也閉結不解者也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其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解升外鏈說左上云見說宋人善辯者也淮南人間訓注云宋大夫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面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言此不可以解也乃能解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獸射其獸走與矢會故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思慮勞於心故自傷也智差自亾也過差用智過差傷其情欲以自消亾也奮能自殃奮猶也夏桀猶其能以自殃滅之殃其有盡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羣而無不同同和君民孤寡而不可輝墨孤寡人君之謙稱也能自輝墨謙名書者不可防輝險陂謟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而見用也凡姦邪險陂無從自入此則姦邪之情得猶知也而之人必有因也何因故因主之爲順也人主好以己爲所己猶順也主好以己爲所己猶順也主之爲矣從阿主之爲有從阿主之爲矣從阿主之爲有好情所欲則爲也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從阿主之爲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得其阿主之志也是宜動者靜宜靜者動也身之爲卑卑之爲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衰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奚仲黃帝之後任姓也傳曰爲夏車正封于薛蒼頡作書蒼頡生而知書爲后稷作稼后稷棄也后君也列山氏子曰柱能播百穀蒼頡作書倮鳥跡以造文章也列山氏子曰柱能播百穀蒼頡作書倮鳥跡以造文章臣之稷之前又下云世主之道者故不數棄而以稷爲稷官也陶甄刑虞書曰皋陶謨夷猶夏陶甄刑有虞之孫祖繇之子己姓也爲夏伯制作陶冶之後吳回黃帝之後吳回顓頊之孫祝融爲火官○舊本注吳回下衍黎字今刪夏鯀作城鯀禹父也城郭作城郭此六人者所作當矣合其宜然而非主道者○舊校云主一作至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精故任天下而不強此之謂全人全德之人無虧也

君守

三曰凡官者以治爲任以亂爲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長大人主以好暴示能以能暴示眾○俗校云暴一作爲今案爲字是也注暴示乃表暴之意若作義爲威爲解以好唱自奮倡人臣以不爭持位維人臣以自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正文與注互異疑注文不可以不爭於君此不爭持位非忠臣也以聽從取容聽從取容阿意曲從是君代有司爲有司也有司大臣也大臣君選思盡忠退思補過代有司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後隨後也其業不爭取穿定業也君臣不定君不君臣不臣故不定也耳難聞不可以聽聽五音曰難見不可以視視五色曰難知不可以舉不可舉取容勢使之也言其人不忠不正苟取容說志意傾邪故曰勢使之也

凡耳之聞也藉於靜藉假也靜無聲乃有所聞故藉於靜之見也藉於昭昭明也非明目無所見故藉明以見物心之知也藉於理去聽義非聽不法故藉於理以法物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三官耳目心不得其正故曰廢亾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知曷知雖知就利避害不知仁義與就利避害之本也去其本而求之於末故曰得其正廢亾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知曷知雖知曷知其間見之義亦然馳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馳騁出獵也田獵禽獸亾國之主所樂及脩其本者弗爲也故曰愚者之所不至也則不知不知則不信欲爲可以致治安國仁義無皆者不可令知冰亾國之本無皆者之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之主不知去貪欲施仁惠若無皆之有冰雪盡春生秋殺不知冬寒之有冰雪也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行其理爲可理道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釐謚也音宜于起之後也起生貞子居平陽生康子與趙襄子共滅智伯而分其地生武子都安邑生景侯虞徙陽翟虞侯景侯子也○梁伯子史記韓世家貞子生莊子莊子生康子莊廣謂史記趙世家惟莊子無後今史記據世本蒲子見左傳及史晉趙世家惟莊子無後今史記據世本蒲子沫伯沫見此也昭釐侯史作昭侯乃昭侯子也昭釐侯令官吏之更易太者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獨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言識其耳中不害聞之中不害聞之人昭釐侯之相曰何以知其聞以其耳之聰也○聰貌本作聰正今案下文故曰聰與聞聞聰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聽去視無以見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亂任用也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識甚闊闊遠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闊博居天下安殊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博曠固窘十里之聞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閶梧東極之國○具林之國○具林作兩欲以意林作兩○南撫多顯南極○梁作鶴西服壽靡西極之國壽靡亦作麻○大荒西經作麻南服壽麻南字疑注引亦作麻北懷儋耳北極之國○大荒西經作鬷耳若之何哉○意林作何以得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亾其道固無二也故至智棄智至仁捨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書臣道也爲則據矣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

事哉故曰君道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賢愈)
(得知)有司請事於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
告仲父若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習近)
(習所親臣也)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
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況於得道術乎孔子窮
乎陳蔡之閒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無糝羹可斟無粒食故曰不斟不嘗)○
(斟乃糂之誤說文糂以米和羹也前漢人爲作不糝)晝寢顏回索米得而爨之幾熟
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選間食熟(選須臾)謁孔子
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
而後饋(○孫云御覽八百二十八後作饋 注文選陸士衡君子行作食潔後饋)顏回對曰
不可嚮者煤炱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攫而飯之(煤炱煙塵也)
(也○煤炱舊本說作煤室孫云選注作食煤炱 王川詩當天一舊本注煤炱下多之字此與注作食形近致誤 乃作煤炱又舊本注作匯今皆依選注刪正)孔子歎曰所信者目
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目見可信心妄不)
(足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記識)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
以知人難也

任數

四曰人之意苟善雖不知可以爲長(長上)故李子曰非狗則
不得兔兔化而狗則不爲兔人君而好爲人官有似於此
(作兔化而爲狗也 作君而好治人官)其臣蔽之人時禁之(人時有止之者)君自蔽
則其之敢禁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禁者)祓篲日用而
不藏於篋(祓除不祥篲埽除故不藏於篋喻人君好用也)故用則衰
動則暗作則倦(君用其智則臣安其職不能當責是以事不治也)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橈作甲子黔如
(臣作甲子之先辠之作黃帝臣)
作虜首(云○一作處首是此黔如虜首古當是也)容成作厤(○本容成作厤)
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尚儀即常儀古讀儀爲何後世乃有常儀之名)
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
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駕(○舊本乘雅作乘馬呂氏云乘雅作駕)
寒哀作御(○寒哀舊作寒哀云一作寒哀又云一作寒一字或衍文疑舊本杜作乘字乃杜字之誤)
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此二十官
者聖人之所以治天下也聖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
二十官盡其巧畢其能聖王在上故也(聖王在上官使人任其事也故盡)

(其巧盡也)聖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用其人得其能故所以能其所不)
知也所以知之也(老子曰不知知之此之謂也)乃養其神修其德而化矣
(無所思慮勞神謂養神也)豈必勞形愁弊
耳目哉是故聖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極燭六合(極北天)
(太陰也日能燭之○日月之謂也注非)而無所窮屈昭乎若日之
光變化萬物而無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無所屈而意不
可障(大通也與神道合也生道無窮乃不可障塞)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
而莫見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南面當陽)
(而治之天子也○本注末有也字)黔首畢樂其志安育其性而莫爲
不成(成其業)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
已親矣名號已章矣(章明也)管子復於桓公(復白)曰墾田大邑
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臣不若甯遬
(○新序作甯戚 畢本作甯遬)
請置以爲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
不若隰朋請置以爲大行(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以親諸侯)蚤入
晏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貴富臣不若東
郭牙請置以爲大諫臣(楚有箴尹之官亦諫臣○外傳新序皆無大字御覽二百七十三無臣字)
(臣字衍 管子小匡篇作)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
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若王
子城父(○外傳新序亦作城父)請置以爲大司馬(司馬主武之官也周禮大司馬)
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
若弦章(○管子小匡篇作弦寧 新序作弦章)請置以爲大理(大理治獄之官)
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夷吾在此
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受管子之命)十年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
不任己之不能(○黃氏日抄引作不任己之能)而以盡五子之能況於人
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
不職矣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
下固不過畢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無恃其能勇力誠信
則近之矣凡君也者處平靜任德化以聽其要若此則形
性彌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職而莫敢愉綖(愉解也綖緩也○舊校云綖一作)
(作順)人事其事以充其名(事上治也)名實相保之謂知道

勿躬

五曰明君者非遍見萬物也明於人主之所執也有術之
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
而國治也明於人主之所執故權專而姦止姦止則說者
不來而情諭矣情者不飾(飾虛)而事實見矣此謂之至治至
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虛辭不好淫學流說(不學正道流遊說)
(之流)賢不肖各反其質(質本)行其情不雕其素(素本)
(○孫云藝文類聚王行作行其情引作其情今依乙正)蒙厚
純樸以事其上若此則工拙愚智勇懼可得以故易官易
官則各當其任矣故有職者安其職不聽其議(議者議亂其職事也)
(不職之)無職者責其實以驗其辭(○案劉本辭作說)此二
者審則無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愛惡之
心(愛惡好憎)用虛無爲本(虛無無所愛惡也公正治之本也)以聽有用之
言謂之朝(有用之言有忠正於國者)凡朝也者相與召理義也(召致)相
與植法則也(植立)上服性命之情則理義之士至矣法則之
用植矣枉辟邪撓之人退矣貪得僞詐之曹遠矣(曹羣)故
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姦除姦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
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知性命則不爲無益之事)
(利民而已)故子華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子華子體道人也一事正事)正
性是喜羣衆不周而務成一能(能一事公正)盡能既成四
夷乃平(平和)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農之所以長而
堯舜之所以章也(長猶久也章明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
而拙人(自智謂人愚也自巧謂人拙也)
(字衍)若此則愚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
(詔教)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多且無不請也主雖
巧智未無不知也(所未能盡知也)以未無不知應無不請其道
固窮(固必)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君人乎窮而不知
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多大也更因不爲也)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
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詔(責臣以功不詔以所偏)
(見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實
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
(長養不知自然之性故以一下亦見則淮南主術訓作實)
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
燭(照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四荒遠也)禹曰若何而治青北

化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任登為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膽胥己，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為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為中大夫。襄子何為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為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唐鞅，齊用蘇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況俗主乎？

知度

六曰：失之乎數，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勢，求之乎國，危。吞舟之魚，陸處則不勝螻蟻。權鈞則不能相使，勢等則不能相并，治亂齊則不能相正。故小大、輕重、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下之地，方千里以為國，所以極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眾封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眾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輕，以眾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郼，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藉知乎勢，又況不及湯、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滅，以重使輕從，以輕使重凶。自此觀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槃盂，銘篆著乎壺鑑，其勢不厭尊，其實不厭多。多實尊勢，賢士制之，以遇亂世，王猶尚少。天下之民窮矣苦矣。民之窮苦彌甚，王者之彌易。凡王也者，窮苦之救也。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因其勢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姦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萬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嘗識及此，雖堯、舜不能。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勢不便，則奚以易臣？權輕重，審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勢也。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勢有敵則王者廢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賢於多者，則知無敵矣。知無敵，則似類嫌疑之道遠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焉，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適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爭，爭生亂。是故諸侯失位則天下亂，大夫無等則朝廷亂，妻妾不分則家室亂，適孽無別則宗族亂。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堯且屈力，而況眾人乎？積兔滿市，行者不顧，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雖鄙不爭。故治天下及國，在乎定分而已矣。」莊王圍宋九月，康王圍宋五月，聲王圍宋十月。楚三圍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時止矣？凡功之立也，賢不肖彊弱治亂異也。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所能識也。」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數，無其勢，雖悔無聽鞅也，與無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慎勢

七曰：聽群眾人議以治國，國危無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

補矣有金鼓所以一耳（金鼓也鼙鼓也鼙鼓鼓鼓也）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衆也勇者不得先懼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皆校云穴一作空案空與孔同）其唯聖人矣乎無術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彊逸貫習不足以成也

下二

八曰天地陰陽不革而成萬物不同（革改也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見白黑之殊耳不失其聰而聞淸濁之辨淸商宮王者執一而爲萬物正（者乎軍必有將所以一之也主國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子必執一所以搏之也（搏與專同說捕說見前書作搏說）一則治兩則亂今御驅駟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則不可以出於門國者不一也（駟馬也任中曰服在邊曰驂策也楚王問爲國於詹御四馬者六轡乃四人持故曰不一）子產何謂者詹子對曰何聞爲身不聞爲國身治國亂未之有也故曰爲身○爲國之本在調治也（調治也調和也調字卽改作治）詹子豈以國可無爲哉以爲爲國之本在於爲身身爲而家爲家爲而國爲國爲而天下爲故曰以身爲家以家爲國以國爲天下（爲治）此四者異位同本故聖人之事廣之則極宇宙嘉日月（嘉亦極也）約之則無出乎身者也慈親不能傳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爲近之（近盡知也）田駢以道術說齊齊王應之曰寡人所有者齊國也願聞齊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得材（材從林生）願王之自取齊國之政也駢猶淺言之也博言之曾獨齊國之政哉變化應求而曾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當（當合）彭祖以壽三代以昌（彭祖殷大夫治性壽論七百論語曰竊比於我老彭此之謂也三代夏殷周以治性而昌盛）五帝以昭神（五帝以昭神顯顯現高辛帝嚳高辛帝堯陶唐帝舜虞帝三皇之一也害以治世德道德顯明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爲楚將盛也（吳起謂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吳起衛人爲楚將盛也○梁仲子云商文疑衛鞅也○梁仲子云商文史記吳起傳作田文與孟嘗君同姓名）商文曰何謂也吳起曰治四境之內威諭教變習俗使若臣有義父子有序子與我執賢商文曰吾不若子（若如也）曰今日置賢爲臣其主安重（置治也安重安也）今日釋聖辭官其主安輕子與我執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子謂吳起○此可不法又不應後人所爲乎）曰士馬成列馬與人敵人在馬前援桴一鼓使三軍之士樂死若生子與我執賢商文曰吾不若子吳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則在吾上命也夫事君（言事君由天命）商文曰善子問我我亦問子世變主少羣臣相疑黔首不定（○孫云御覽四百四十六此下有爲此之少時四鷹之子乎鷹之我乎吳起默然不對少遂曰與子遂字須臾也與猶歸）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吳起見其所以長而不見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賢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勝於西河而困於王錯（王錯譖之於武侯）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大難車裂之難○盧云起後在楚事悼王王死貴人相與射起起伏王尸而死見史記本傳此書後貴卒篇亦同至戰國秦策韓非難言問田兩篇史記錄傳信信起支解此亦可信說苑亦有信言車裂是）夫吳勝於齊齊於晉晉於吳吳於齊（齊晉王伐宋而勝○案史表滅宋者齊湣王也）而不勝於越（越王句踐破吳王夫差破五制殺伐齊下其城七十二也）故凡能全國完身者其唯知長短盈絀之化邪

執一

呂氏春秋卷第十七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審應覽第六　重言　精論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具備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人主出聲應容不可不審凡主有議言不欲先（淮南記曰先唱者窮之路後和者隨之原也故言動欲遲人唱我和人先我隨以其出爲之入以其言爲之名取其實以責其名責德行之實也名德行之名也蓋虛名可以僞致譽實難以詐成故以其實考責其名也○注蓋虛名可以僞致譽本多作虛稱不可以僞致今從劉本改正）則說者不敢妄言不相當也而人主之所執其要矣也要約孔思請行魯君曰天下主亦猶寡人也將爲之（孔思子思伯魚之子也行去之也孔思對曰蓋聞君子猶鳥也駭則舉獸君曰主不肯而皆以然也遠不肯過不肯而自以爲能論天下之主乎凡鳥之舉也去駭從不駭也（去駭從不駭猶去駭從不駭未可知也去駭從不駭猶去之也）孔思之對魯君也亦過矣魏惠王使人謂韓昭侯曰夫鄭乃韓氏亾之也願君之封其後也（惠王魏武侯子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韓哀侯滅此所稱初事具韓昭侯哀侯之孫也哀滅使封鄭之後）請存亾繼絕之義若若封之則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請往對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見魏王曰大國命弊邑封鄭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憂出公之後弊邑不敢當也（弊邑爲大國所憂出公之先君也言爲晉公所執於銅鞮國不救故曰人國不救也欲使魏王怒曰韓封鄭之後故曰弊邑不敢當也魏王怒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謂勿復言（言封鄭非寡人意也客勿復言也）是舉不義以行不義也魏王雖無以應韓之爲不義愈謹厚也（厚多也）公子食我之辭適足以飾非遂過（飾好其非遂成其過）魏昭王問於田諭曰寡人之在東宮之時（昭王襄東宮之時）王襄王之子諭（襄王之子諭襄王之子也東宮世子也詩云諭諭世家或正）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諸乎（有是言不衍可刪）田諭對曰臣之所舉也（言有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子乎也○盧云古子乎子乎通列子黃帝篇今田諭對曰未汝之師聖此乎廣雅文云本又作子）田諭對曰未是而人之知聖也今諭未有功而王問諭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邪昭王無以應田諭之對昭王固非曰我知聖也耳問曰先生其聖乎己因以知聖對昭王（己謂田諭）昭王有

非其有田讀不察也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為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衛嗣君欲重稅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為民也其自藏之與在於上奚擇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己審則令無不聽矣國久則固固則難亡今虞夏殷周無存者皆不知反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說之而戰公子沓訾之申向曰向則不肖雖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見老者而使之戰請問孰病哉公子沓無以應戰者不習也使人戰者嚴駔也意者恭節而人猶戰任不在貴者矣故人雖時有自失者猶無以易恭節自失不足以難以嚴駔則可

審應覽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無遺者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援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荊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讔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也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賈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說荊國之衆相賀也故詩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其莊王之謂邪成公賈之讔也賢於太宰嚭之說也太宰嚭之說聽乎夫差而吳國為墟成公賈之讔喻乎荊王而荊國以霸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𤶑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喜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清靜者衰絰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郭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重言

三曰聖人相諭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從蜻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女居取而來吾將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勝書說周公旦曰廷小人衆徐言則不聞疾言則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勝書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勝書能以不言說而周公旦能以不言聽此之謂不言之聽不言之謀不聞之事殷雖惡周不能疵矣口唔不言以精相告紂雖多心弗能知矣目視於無形耳聽於無聲商聞雖衆弗能窺矣同惡同好志皆有欲雖為天子弗能離矣孔子見溫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貢曰夫子之欲見溫伯雪子好矣今也見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不可以容聲矣故未見其人而知其志見其人而心與志皆見天符同也聖人之相知豈待言哉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

不知。孔子曰：沒人能取之。（沒，行水中之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澠之合者，易牙嘗而知之。（淄澠，齊之兩水名也。易牙，齊桓公臣也，能別淄澠之味也。）白公曰：然則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胡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為可耳。（[illegible]）白公弗得也。（[illegible]）知謂則不以言矣。（[illegible]）言者謂之屬也。（[illegible]）求魚者濡，爭獸者趨，非樂之也。（[illegible]）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illegible]）淺智者之所爭則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illegible]）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illegible]）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聲，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夜而燭燎也。晉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寢疾，卜以守龜，曰三塗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願藉途而祈福焉。（[illegible]）天子許之。（[illegible]）朝，禮使者事畢，客出。萇弘謂劉康公曰：夫祈福於三塗，而受禮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願公備之也。（[illegible]）劉康公乃儆戎車卒士以待之。晉果使祭事先，因令楊子將卒十二萬而隨之，涉於棘津，襲聊阮梁蠻氏，滅三國焉。此形名不相當，聖人之所察也，萇弘則審矣。故言不足以斷小事，唯知言之謂者可為。

精諭

四曰：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illegible]）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毀譽成黨。（[illegible]）眾口熏天，（[illegible]）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illegible]）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illegible]）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illegible]）故辨而不當理則偽，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illegible]）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illegible]）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illegible]）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illegible]）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illegible]）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illegible]）箕子、商容以此窮，（[illegible]）周公、召公以此疑，（[illegible]）范蠡、子胥以此流，（[illegible]）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illegible]）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illegible]）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illegible]）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illegible]）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為死為顧可以見人乎？（[illegible]）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或作惑）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illegible]）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illegible]）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illegible]）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辯不若無辯。周鼎著倕而齕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illegible]）

離謂

五曰：非辭無以相期，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言不欺心，則近之矣。凡言者以諭心也，言心相離，而上無以參之，則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illegible]）秦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為，趙助之；趙之所欲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illegible]）平原君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藏三牙。（[illegible]）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辯，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illegible]）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龍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illegible]）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

兩牙甚易而實是也（辭易之說未聞）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舊○者乎上有也字衍今刪去）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辯相易奪也○孔穿孔子有其人理勝於辭公辯勝於理二語亦當並引）人有任臣荊莊國莊伯（莊國官名若莊之有相國）令其父視曰日在天視其參如曰正圍視其時日當今令謁者牽曰無馬令涓人取冠進上問焉涓圉人曰齒十二與牙三十（馬上下齒十二牙上若公孫龍去其三牙多而偏不可均故難也合為三十謂去其二少而均故易○正文與注皆難曉）人有任臣系邑者臣邑莊伯決之任者無罪（斷之便無罪刑○決便假當作殺）柴有證乎者邑編衣求之塗（塗塗也）見婦人衣編衣援而弗舍（援取編衣此賣）其所自為也（潛子曰子不如速與我衣背吾所以為者也今子之衣禪編也以禪編當紡編子登不得哉（得猶使也潛子）橫謂路鄰編衣計其禪與紡以為便非其理也言宋鄙無法也）宋王謂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最戮者眾矣而羣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宋王康王也言何故不畏我）唐鞅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為不畏（○橋按荀子解蔽篇引論衡作善者胡為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者此則羣臣畏矣居無幾何宋君殺唐鞅唐鞅之對也不若無對（鞅令宋王善與不善皆罪之以威王是以殺唐鞅故曰唐鞅之對不若無對）惠子為魏惠王為法為法已成以示諸民人（○借敕云一作民人）皆善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翟翦翟黃之後也）惠王曰可行（惠子惠施宋人也仕魏為惠王相也孟子所見梁惠王也）獻之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對曰今舉大木者前呼輿謳後亦應之此其於舉大木者善矣（輿謳或作輿謳）豈無鄒衛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鄒衛之音皆歌謳非雅樂凡人所說也不如呼輿謳宜於舉大木也）夫國亦木之大者也（言惠子之法若鄒衛之音宜於舉大木之耳於治國之法未可用也故曰善而不可行也）

注辭

六曰察士以為得道則未也難然其應物也辭難窮矣辭難窮其為禍輔猶未可知（猶尚也）察而以達理明義則察為福矣察而以飾非惑愚則察為禍矣（惑古者之說）古者之貴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傳授）惠子辭（諸侯受之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藏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為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為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為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為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鄧（鄧邑名也自拘於齊也）齊威王魏弗受（威王田和之孫孟子所見宣王也）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言幾不免難）凡自行不可以幸為必誠（言誠王幸亨傳國之名惠子幸亨以不受之名以為必誠也）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矣故為其害稼也（匡章孟子弟子也蝗蟲也食心曰螟）惠王曰可（公謂匡章）雖然請言其食葉曰螣分食州謂蝗為螣（螣王與惠子相輔受害於義者也○梁伯子云高氏注淮南泛論訓以陳仲子為孟子弟子此以匡章為孟子弟子均妄說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甚於蝗螟）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公謂匡章）匡章（匡章孟子弟子也食心曰螟）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築乎城上或負畚而趨乎城下或操表臬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臬以睎者也（施惠子名也表臬臬也）使工女化而為絲不能治絲使大匠化而為木不能治木使聖人化而為農夫不能治農夫者也而能公何事比施於滕螟乎惠子之治魏為本其治不治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言惠王用惠子之謀為土地之故廢獨其民將復之恐不勝用乃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此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故曰大將愛子有禽者矣）大衛之愚為天下笑得舉其讎乎（舉書其讎惡）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衛夷吾欲更著其名名仲父之名也）國邦三年而弗能敢士民罷敝（罷疲也○國家空虛同也）天下之兵四至（叔邶鄭之兵從四方來至也）眾庶誹謗怨望（眾庶誹謗怨望多也）諸侯不譽（譽道其德也）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翟翦言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事社稷乃存（翟翦言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又為惠王說事社稷乃存大木前呼輿謳後亦抑之豈無鄒衛之音不若此其宜也言當負於鄒衛而從其說社稷乃存名實散出也○注當負是當末也字誤之誤今改正）土地四削（國從此衰矣土地四方所侵削故曰國從此衰）名實散出（名實散出以鄒邶國也土地為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賊害也言惠王幸而獨聽於魏也）

子之言獨見聽者幸也用於魏者幸也以賊天下為實以治之為名臣竊之非不亦可乎（臣竊之非專亦可也）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彊力也（以彊白圭無以應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完安矜煙視媚行（媚行豎子操薪火而鉅新婦曰蒸火大鉅○蒸薪也）人於門門中有欬陷（欬音曰猶○欬從欠呼溢切豆即欬字注欠不可曉舊按云猶一作塌新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樂仲子寡欬為欬字之誤）不便之家氏也（寡氏婦氏○注與衛策惠子之遇我尚新見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之曰不然詩曰憯悄君子民之父母憯悄者大也悄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豈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婦乎詩豈曰憯悄新婦哉誹汙因汙誹解因解是誹者與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說我有大甚者惠子聞而誹之因自以為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不屈

七曰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也鼎大鼎不安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梁仲子云市邱見史記齊世家左氏莊八年傳作貝邱沛貝同音省文作市盧云昭廿年傳齊侯田于沛釋文沛音貝是則沛邱之邱信矣余案史記孟荀列傳索隱引呂氏春秋作酒牛之鼎不可以烹雞疑當以酒牛為是酒牛之鼎大鼎也寓喻意似更切又案藜蒿集載薦遽書引傳曰酒牛之鼎不可食少汁則焦而不熟其文與此正同市邱沛邱俱不聞以大鼎著名今欲言大鼎何為定取某地所出然藜蒿本亦注云一曰市邱之產故藜蒿以候稱來釋焉又注說卿伍疑為也注疑為誤文）少洎之則焦而不熟雖味美無所可用（蝸讀齧齒之齧齧鼎好貌○蝸字無故疑是蝸與偽蝸者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似此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通為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饒邪白圭之論白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蝸為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美也公孫龍說燕昭王以偃兵（龍說人也昭王燕王喻之子也偃止也○注當疑是當末也字誤之誤今改正）土地四削（國從此衰矣四方所侵削故曰土地四削）國從此衰矣（名實散出以鄒邶國也土地為仲父大名也讓國大實也說以不聽不信聽而若此不可謂工矣不工而治賊天下莫大焉（賊害也言惠王幸而獨聽於魏也）

破齊以爲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僅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爲也王無以應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之相國也曰先生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如是曰今土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路說謂周顯曰公不愛趙天下必從周顯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夫周顯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爲從矣魏令孟卯割絳縣安邑之地以與秦王○孟卯乃孟卯之誤淮南子注云孟卯齊人戰國策作芒卯秦魏策芒卯謂秦王曰王有所欲於魏者長羊王屋洛林之地也王能使臣爲魏之司徒則臣能使魏獻之今此云割絳縣安邑之地蓋疑即汾之異文字書不載梁仲子云安邑魏都也秦何割其國都以與人世誤不可信王喜令起賈爲孟卯求司徒於魏王○起賈編魏王即須賈○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王曰寧用臧爲司徒無用公公謂孟卯客何言王曰求以女爲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卯也孟卯太息曰安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縣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善牛也言使負牛持絳縣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卯之下者舊校云乃一作之卯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卯如身身王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令臣賣令秦卯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賈起賈言用卯爲司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爲有言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錘兩也謂分絳縣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足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卯令秦得其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卯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卯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抱也秦王立帝室陽令許綰誅魏王誅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爲帝也詐魏王言帝欲令魏王入朝也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魏敬謂王蓋作周訢以河內孰與樂重王曰樂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與樂及身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甚然甚善○舊本注二字在之下誤今移正乃輟行輟止不入秦○舊本輟今刪上有無字係誤衍今刪後決秦將白起攻趙三年坑其卒四十萬孤於長平故曰大勝也士民倦糧食○此二字下脫一當此時也兩周全其北存魏舉陶削衛地方六百有之字勢是有之勢是而入大秦入秦大秦奚待於魏敬之說也言何必待魏敬之說乃不入秦邪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行正文九字又於兩將字下俱注將字○舊本作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本是一句有大二字誤衍其患有將可以入而不入本是一句有與又同誤蓋不諳文義而以兩將字爲句乎今刪去入與不入之時不可不熟論也也論翔

應言

八曰今有羿彈蒙蓀弱於此而無弦則必不能中也羿夏侯有窮之君也善射百發百中蓋蒙羿弟子也亦能百中蒙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爲弓名○孫宣公音孟子逢蒙作逢蒙音薄江反似未敢乎此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賢雖過湯武則勢而無功矣湯嘗約於鄗薄矣薄或作亳武王窮窮於畢程矣畢程畢豐○程與程同孫宣公孟子音義程音程亦作程注畢程畢豐蓋以豐即程也畢豐皆在咸陽案周書大匡解維周王宅程三年孔晁注云程地名在咸陽左右後以爲國初王季之子文王所爲而遭饑饉乃徙豐焉是豐程不得爲一地雍錄云豐在鄠縣程在咸陽東北案孟子云文王卒於畢郢文王墓在今西安府咸寧縣畢程疑當即畢郢伊尹嘗居於庖廚矣太公嘗隱於釣魚矣賢非衰也智非愚也皆無其具也故凡立功名雖賢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賤治亶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己不得行其術也子賤孔子弟子家語○舊本作宓子賤誤今改正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家語屈節解吏作史下文臣吏吏皆外並同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之不善則宓子賤爲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勉猶趣也二吏歸報於君報魯君也曰宓子不可爲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吏邑吏也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敝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逐發所愛遣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要約量薄書宓子敝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三年巫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觀化於亶父見夜漁者得則舍之巫馬旗問焉曰漁爲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對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魚也古者重不尺不升于俎宓子懷仁人之化爲盡類也故不欲人取小魚所舍者小魚也巫馬旗歸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闇夜若有嚴刑於旁敢問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與之言曰誠乎此者刑乎彼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宓子必行此術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術也魯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備也先有其備豈遽必哉此魯君之賢也三月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嬰兒軒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鉞在後弗知惡也慈母之愛論焉誠也故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五字疑衍本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以誠說則信著之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鬬也說與治不誠其動人心不神動感神化言不誠不能行其化也

具備

呂氏春秋卷第十八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離俗覽第七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爲欲　貴信　舉難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義也人能蹈之者少故曰不足所有餘者妄苟也妄作苟爲不事理義君子少小人多故曰有餘也民之情貴所不足賤所有餘所不足者理與義也故貴之所有餘者妄與苟也故賤之故布衣人臣之行潔白清廉中繩愈窮愈榮雖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義斲削神農黃帝猶有可非微獨舜湯飛兔要褭古之駿馬也材猶有短故以繩墨取木則宮室不成矣舜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棬棬乎后之爲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於是乎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去之終身不反舜又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游入於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漫汙也而自投於蒼領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辭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卞隨曰吾不知也湯又因務光而謀務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務光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務光曰彊力忍詬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夏伐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詢我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於潁水而死湯又讓於務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請相吾子務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非其義不受其利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戶之農北人無擇卞隨務光者其視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視貴富也苟可得已則必不之賴高節厲行獨樂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牽於埶而羞居濁世惟此四士者之節若夫舜湯則苞裹覆容緣不得已而動因時而爲以愛利爲本以萬民爲義譬之若釣者魚有小大餌有宜適羽有動靜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亡戟得矛卻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爲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當其馬前曰今者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之君子濟人於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將眾亦必不北矣令此處人主之旁亦必死義矣今死矣而無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無平阿餘子與叔無孫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務求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白縞之冠丹績之袧東布之衣新素履墨劍室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卻而自歿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離俗覽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動必緣義行必誠義俗雖謂之窮通也行不誠義動不緣義俗雖謂之通窮也然則君子之窮通有異乎俗者也故當功以受賞當罪以受罰賞不當雖與之必辭不敢受也罰誠當雖赦之不外不敢逃也度之於國必利長久長久之於主必宜內反於心不慚然後動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爲養孔子辭不受入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賜之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駕辭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魯司寇萬乘難與比行三王之佐不顯焉取舍不苟也夫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墨子弟子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苟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二十五家爲社三百社七千五百家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殆近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論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獄親戚相忍今可得其國恐虧其義而辭之可謂能守行矣其與秦之野人相去亦遠矣

荊人與吳人將戰荊師寡吳師眾荊將軍子囊曰我與吳人戰必敗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於王而遁至於郢使人復於王曰臣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荊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之義乃爲之桐棺三寸加斧鑕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

所以數至也鄗戲之廣也（鄗湯所居也戲武王所居也）禍國之願也從此生矣（順從○舊校云生一作至）荊之爲四十二世矣嘗有乾谿白公之亂矣（靈王作乾谿之臺自立爲平王白公勝平王太子建之子也出奔鄭鄭殺之而立子熊章是爲平王白公勝請令尹子西司馬子期幸而不行白公之亂也○注舊本殺下有請二字今從舊校刪）而今猶爲萬乘之大國其時有臣如子囊與子囊之節非獨厲一世之人臣也（子囊楚令尹子囊之忠雖百世猶高外傳二篇高節士篇）故曰非獨厲一世之人臣荊昭王之時有仁焉曰石渚（渚序篇作石食）其爲人也公直無私上使爲政昭王之時楚平王之子熊軫（外傳史記作熊章方與平逸之及反）道有殺人者（道傳作逢新序同皆誤今從外傳史記作逢方與平逸之及反）立於廷曰殺人者死（案傳云公子囊殺之）石渚追之則其父也還車而反立於廷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不忍於父孝也）阿有罪廢國法不可謂忠且孝矣（阿私也）失法伏罪人臣之義也於是乎伏斧鑕請死於王（斧鑕斬具也）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事職也）石渚辭曰不私其親不可謂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謂忠臣君令赦之（舊校云君令一作令吏令吏捨之）上之惠也不敢廢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鑕毀頭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肖石渚之爲人臣也可謂忠且孝矣

高義

三曰爲天下及國（爲治也）莫如以德莫如行義以德以義不賞而民勸（勸善也）不罰而邪止此神農黃帝之政也以德以義則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華之高（西岳也）會稽之險（山名在吳郡）不能障矣（障防也）閭廬之教孫吳之兵不能當（孫吳吳起孫武也吳王闔廬之將也兵法五千言是也）故古之王者德過乎天地（過之）澹乎四海（澹之也○注疑未是舊本作泊也東西南北亦是安故或是安也與惰義同）極日月之所燭天覆地載愛愚不臧（臧藏也○愚舊作惡今從舊校云惡一作愚舊校改臧之訓藏未知何出）虛素以公（素質也虛以舉公王之實質也○注器疑當作虛王疑當作正）小民皆之（皆公也○己也○己其之敵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順天教變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得猶知也）此之謂順情（情性也順其天性也）故古之人身隱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身沒於前名明於後）就通而化脩利行乎天下（利民之化脩行滿天下）而民不識（識知也）時民不知堯德以登堯以嚴罰厚賞哉嚴罰厚賞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攻之（三苗遠國在豫之影蓋也）舜曰以德可

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孫子孝廉行德篇行德三年而三苗服禹曰水時序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險矣（孟門太行在河內之險也太行在河內之險也）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德命周（郵傳也命周命也）明堂金柱其後有以見先德後武也（作樂金鎛柱後武舞故曰先德後武舞）其猶此乎（此○舊校云此一作上）其滅武通於周矣晉獻公爲麗姬遠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夷吾居屈麗姬謂太子曰往肯君夢見姜氏太子祠而膰于公（姜氏申生之母也膰胙也）公將田之（注膰胙也）泥姬易之（易猶毒也○案仲子疑是易以毒也注本改作酒也蓋不足之字疑衍）曰所由遠請使人嘗之（由遠如蘭附子酒演壽子太子自飲沃歸膰故曰所肉故先使人嘗之）嘗人人死食狗狗死故沐太子太子不肖自釋（釋理也）曰君非麗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劍死（案傳云公子新城）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過衛衛文公無禮焉（文公名燬宣公庶子頑孟宣公也）過五鹿如齊齊桓公死去齊之曹曹共公視其駢脅使袒而捕池魚（共公名襄昭公之子○此與淮南人間訓同高氏曰抄云恐無此理）去曹過宋宋襄公加禮焉（襄公名茲父桓公之子）之鄭鄭文公不敬（文公名捷厲公之子）主不寤寤今晉公子之從者皆賢者也若不禮也不如殺之鄭君不聽去鄭之荊荊成王浸焉（浸漸也）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殺將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之象得反晉國晉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忠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博大也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鉅子孟勝二人學墨者也爲陽城君所說其道理成者爲鉅子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爲鉅子墨家之碩儒也注非下云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宋田襄子皆從之受學也）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

禍罪之陽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義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助以行義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義道繼續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也屬託也田襄子賢者也何患義者之絕世也（田襄子亦墨者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將高先死以除路還復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二人孟勝之弟孟賁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命於田襄子（二字句上當有二人字則已衍）鉅子於我矣不聽本作當今改正）遂反死之（反死孟勝於荊）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嚴罰厚賞不足以致此今世之治多以嚴罰厚賞此上世之若客也（義未詳）

上德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爲可（可用也）閭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閭廬吳先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爲楚將）萬乘之國其爲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也（孫云四覽二百七十一字國作字所兩字去下皆有衛字然案下文則不當有）國雖大勢雖衍（衍廣而儉無重耳二字則字去荊之秦秦繆公入之晉納之晉也○注晉既定興師攻鄭求被瞻被瞻謂鄭君曰不若以臣與之鄭君曰此孤之過也被瞻曰殺臣以免國臣願之被瞻入晉軍文公將烹之被瞻據鑊而呼曰三軍之士皆聽瞻也自今以來無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將烹文公謝焉罷師歸之於鄭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晉忠也行義於鄭而見說於文公也故義之爲利博矣今無有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當不當則民不從不威故不爲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仲因商衰民之用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故得其故民無所不用用民有紀有綱紀引其綱萬目皆張爲民紀綱者何也欲也

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之習也）句踐試其民於寢宮（○傳作…）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卻止也…）賞罰有充也莫邪不為勇者興懼者變（…）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密須國名…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國雖小卒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身為一世也○…）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鸂水（…）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太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見此論邪

用民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馬輕任新節（…○注…）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祈求也）苟得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七尺曰仞）其誰能當之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周書周公所作…）有讎而眾不若無有（…）厲王天子也有讎而眾故流于彘禍及子孫（…彘地名今永安是也）微召公虎而絕無後嗣（…召虎召穆公也…宣王…詩云…）今世之人主多欲眾之（…）而不知善此多其讎也不善則不有（…）有必緣其心愛之謂也（○緣…）有其形不可謂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無之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湯武通於此論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義以治之愛利以安之忠信以導之（…）務除其災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圜則圜若五種之於地也必應其類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無能敵之也）身已終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審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問於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驟戰而驟勝（驟數也）武侯曰驟戰而驟勝國家之福也其獨以亡何故對曰驟戰則民罷驟勝則主驕以驕主使罷民然而國不亡者天下少矣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歿於干隧也（…）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之鉤百而少及焉（…）顏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鄉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此注…）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亘為危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讎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傳校云…）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因而身為戮極也不能用威（○…）適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猘狗而弒子陽極也（…）周鼎有竊曲狀甚長上下皆曲以見極之敗也（…）

適威

六曰使民無欲上雖賢猶不能用（…）夫無欲者其視為天子也與為輿隸同（…）其視有天下也與無立錐之地同（…）其視為彭祖也與為殤子同（…）天子至貴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壽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勸（…）輿隸至賤也無立錐之地至貧也殤子至夭也誠無欲則是三者不足以禁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卻也（…）晨寤興務耕疾庸（…）為煩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無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雖多而上無以令之人雖得其欲人猶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審矣善為上者能令人得欲無窮故人之可得用亦無窮也蠻夷反舌殊俗異習之國（…）其衣服冠帶宮室居處舟車器械聲色滋味皆異其為欲使一也（一同）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順其天也（天身也）桀紂不能離不能離而國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則若性性異非性不可不熟不聞道者何以去非性哉無以去非性則欲未嘗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則夭以治國則亡故古之聖王審順其天而以

行欲則民無不令矣功無不立矣聖王執一四海皆至者其此之謂也執一者至貴也至貴者無敵聖王託於無敵故民命敵焉羣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與爭矣（炙雞狗所欲之故圖爭之之注兩之字皆衍）或折其骨或絕其筋爭術存也爭術存因爭不爭之術存因不爭取爭之術而相與爭萬國無一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強國令其民爭樂用也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夫爭行義樂用與爭爲不義競不用此其爲禍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言其大也）晉文公伐原（原晉邑文公復國原不從故伐之今河內軹縣北原城是下降○僖廿五年左氏傳作五年杜預注兩作三日韓非外儲說左上作十日呂覽審應篇作五日）命去之謀士言曰原將下矣師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得原失寶吾不爲也遂去之明年復伐之（○與左傳異不合）與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聞之乃下衛人聞之以文公之信爲至矣乃歸文公故曰攻原得衛者此之謂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誠信以得之歸之者非獨衛也文公可謂知求欲矣

爲欲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誰人不親（誰猶何也）故周書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則百事不滿也（周書逸書也滿猶成）故信之爲功大矣信立則虛言可以實矣虛言可以實則六合之內皆爲己府矣信之所及靈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人之有他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則天地之物舉爲用矣（舉皆也）人主有見此論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論者可以爲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歲地行不信草木不大（不信氣節陰陽皆不交歡不成歲也）春之德風風不信其華不盛華不盛則果實不生（在木曰實在地曰穀）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則長莖不精（莖成也）秋之德雨雨不信其穀不堅穀不堅則五種不成（堅好成也）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不開氣不通也）天地之大四時之化而猶不能以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乎於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信成物又況乎人事也君臣不信則百姓誹謗社稷不事虛官不信則少不畏長貴賤相輕賞罰不信則民易犯法不可使令（易輕也）交友不信則離故怨怨不能相親也百工不信則器械苦僞丹漆染色不貞（貞正也）夫可與爲始可與爲終可與尊通可與卑窮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襲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則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時當矣（當猶應也）齊桓公伐魯魯人不敢輕戰去魯國五十里而封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梁仲子云關內侯秦爵也漢書百官志引劉劭曰關內侯然則齊桓公許之曹翽謂魯莊公曰君寧死而又死乎其寧生而又生乎莊公曰何謂也曹翽曰聽臣之言國必廣大身必安樂是生而又生也不聽臣之言國必滅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懼劫盟莊公曰請從於是明日將盟莊公與曹翽皆懼劫盟莊公左搏桓公右抽劍以自承（承佐也○梁仲子云注非也左傳承之以劍襄十六年傳承之以劍杜云捧劍指其喉襄十六年傳承之以劍君前即云執劍指其喉襄十六年傳承之以劍自向故下云以頸血濺君之衣）曰魯國去境數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無生矣釣其死也數於君前（釣等也數亦死也）管仲鮑叔進曹翽按劍當兩陛之間曰且二君將改圖毋或進者莊公曰封於汶則可不則請死管仲曰以地衛君非以君衛地君其許之乃遂封於汶南與之盟歸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謂智（○御覽四百三十作人將劫君臨難而不能勿聽不可謂勇許之而不予不可謂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雖亡地亦得也莊公伐地曹翽信以四百里之地見信於天下君狂得也莊公伐地曹翽賊也信於仇賊又況於非仇賊者乎（公羊傳曰莊公升壇復故魯之附管子曰君許之桓公曰諾曹子手劍而從之請與桓公下與之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謂而桓公不忘曹子之信著乎天下自柯公之盟始焉此之謂也）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貴信

八曰以全舉人固難物之情也（物事也舉全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說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事猶業也）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故君子責人則以人（○梁仲子云此即以人望人之意）自責則以義責人以人則易足易足則得人自責以義則難爲非難爲非則行飾（飾讀曰勑勑正也）故任天地而有餘（任猶能也）不肖者則不然責人則以義自責則以人責人以義責難聽難聽則失親（親猶聽也故失所親也○梁仲子云聽疑當作聽）自責以人則易爲易爲則行苟（苟且不從禮義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國取亡焉此桀紂幽厲之行也只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瑾（○管子水地篇云夫玉瑕適皆見精也注云瑕適玉病也今此加玉旁乃俗作字書不載）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全皆本全上衍一字今刪）故擇務而貴取一也（分季孫氏劫公家孔子欲諫術則見外（季孫氏武子文子也劫奪公家政事而見遠外○昌校云梁一作論案注謂云桓子欲以道術論之而虛見遠外也）於是受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不見重外於是養而便說孔子受其養而不見重外（季氏便之○注非也受魯國以管仲（管仲殺也殺養則便說孔子也）孔子曰龍食乎清而游乎濁蟠蟠之今巨上不及龍下不若鯉丘其蟠蟠夫欲立功者豈得中繩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趨（趨走也）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穀璜（○穀璜作黃）文侯欲相之而未能決以問季充（○乃李克也因形近而誤）季充對曰君欲置相置則問樂羸與王孫苟端執賢（執賢猶舉也○新序四樂篇作樂而下同）文侯曰善以王孫苟端爲不肖穀璜進之以樂羸爲賢季成進之（○爲不肖舊本作而不肖賢今據新序改正）故相季成凡慮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穀璜友也而猶不能知何況知樂羸與王孫苟端哉疏賤者知親貴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季充之對文侯也亦過（過長也論語曰過猶不及言俱不得其適）雖皆過譽之若金之與木金雖柔猶堅於木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孟嘗君齊公子田嬰之子田文也白圭周人同文侯功何以不及五伯也）白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桓公也卜相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卜猶也成季成璜璜也）相也者百官之長也揮者欲其博也今揮而不去二人與用其雠亦遠矣且師友也者公可也誠愛也者私安也以私勝公養國之政也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羽翼佐之○舊本脫翼字今據李善注文選王子淵四子講德論補新序四作三士論之也注羽翼猶羽翼佐也）寧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以至齊（任車猶也○注非是與下部任車不可通淮南齊俗訓注云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此則是己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

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歌碩鼠也其詩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者是也○孫云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曰甯戚飯牛於康衢擊車輻而歌碩鼠與此正合梁仲子云今說苑善說篇云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霸也以上下文義求之願見寓是碩鼠之譌盧云案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又載一篇云滄浪之水白石粲中有鯉魚長尺半敝布單衣裁至骭清朝飯牛至夜半黃犢上坂且休息吾將捨汝相齊國李善注文選處公子安靈獻又載一篇云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柏青且蘭粗布衣兮縕縷時不遇兮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汝適楚國三歌與屢異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蓋仁和詠歸俯云乘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録之以備參致焉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之○新序作此五命後車載之桓公反至從者以請請所置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甯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爲天下爲治桓公大說將任之任用也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而與如同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聽必有以矣今聽而不復問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新序作當此舉也桓公得之矣

舉難

呂氏春秋卷第十九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恃君覽第八　長利　知分　召類　達鬱　行論

驕恣　觀表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衞衞扞也肌膚不足以扞寒暑扞禦也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辟除也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禁止也然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狡蟲蟲之狡害者寒暑燥濕弗能害古人知爲之備不唯先有其備而以羣聚邪羣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也君道立也衆之所奉羣故道立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羣衆也而人備可完矣昔太古嘗無君矣太古上古兩儀之始未有君臣之制其民聚生羣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之患上時所無者無以化下故以無君爲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明知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君施慶賞威刑以正之故天下之利也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行孝也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熊虎爲旗章明[illegible]也非濱之東樂浪朝鮮之縣箕子所封濱於東海也○[illegible]夷穢之鄉[illegible]大解陵魚其鹿野搖山揚島大人之居多無君東方之國無有君長揚漢之南[illegible]百越之際[illegible]敝凱諸夫風餘靡之地縛婁陽禺驩兜之國多無君[illegible]氐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illegible]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西方之戎無君者先言氐羌後言突人自近及遠也鴈門之北鷹隼所鷙須窺之國饕餮窮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無君北方之狄無君者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故曰多無君也此四方之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不知禮義無長幼之別如麋鹿禽獸也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類種也聖人深見此患也故爲天下長慮慮計也莫如置天子也置立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illegible]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illegible]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

不得常施時監作百故忠臣廉士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諫止也外之則死人臣之義也義重於身豫讓欲殺趙襄子欲爲智伯報趙襄子也已說在上篇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爲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狀貌無似吾夫者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變其音其友謂之曰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所道猶言所由趨案無所字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索求也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先知報後知也爲故君賊新君矣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矣○舊本作是爲先知報後知爲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失吾所爲爲之字兩本皆可通無此猶言無如此[illegible]疑其有脫字凡吾所爲爲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非從易也柱厲叔事莒敖公[illegible]自以爲不知而去居於海上柱厲叔自以不爲敖公之所知而遙去居於海上也夏日則食菱芡芡雞頭也一名鴈頭生水中冬日則食橡栗[illegible]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illegible]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言叔爲不見知於敖公而去今往死其難是與見知不見知無異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illegible]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illegible]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主之節也[illegible]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illegible]忠臣察則君道固矣[illegible]

恃君覽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慮天下之長利而固處之以身若也利雖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爲也[illegible]安雖長久而以私其子孫弗行也[illegible]自此觀之陳無宇之可醜亦重矣[illegible]其與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雖同取舍之殊豈不遠哉[illegible]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

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爲諸侯今至於我而辭之故何也○莊子天地篇作其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其如赤子今賞罰甚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作起也○莊子作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始首也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盍何不也行去也慮猶亂也○莊子作無落吾事落猶廢也協而耰遂不顧協和也耰椎也不顧不視也夫爲諸侯名顯榮實佚樂繼嗣皆得其澤伯成子高不待問而知之然而辭爲諸侯者以禁後世之亂也以止後世爭榮之亂也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孫云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注引辛寬曰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字李善注下讀是營丘之渚不得言於渚也仲昭云……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廣大也隆盛也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達通也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削少也殺衰也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少小也不知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營治也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得之者若湯武也失之者若桀紂也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爵爲鴻鵠鳳皇慮則必不得矣燕爵譬辛寬也言寬亦不能爲賢者慮也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燕爵志小而近也與一舉則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爲聖德之君至其郊也愚庳之民其爲賢者慮亦猶此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亦如燕爵爲鴻鵠鳳皇慮何能得既不得又妄誹謗之故曰豈不悲哉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門遲去去齊至魯也後門夕門已閉也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惜愛也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惜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惡安也不肖人亦自愛其身安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夫死之道也不濟也其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謂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則不之識也識知也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加上也達乎分仁愛之心識也故能以必死見其義不以義之不義也人耳欲食不能以衣且計惜其生而是乃解衣與弟子不義也不幸不善者也○汪本作亦猶此也言此母者有……

長利

三曰達士者達乎死生之分分猶辨也天下之君子知死生之分有義不苟生不苟死也達乎死生之分則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死生存亡之分有命苟非其義雖利不爲也不能以死生惑也故晏子與崔杼盟而不變其義延陵季子吳人願以爲王而不肯正作是本與下左傳所書延陵季子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吳人固以爲王延陵季子辭之去之延陵○上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孫叔敖楚令尹也論語云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不云孫叔敖皆有所達也有所達則物弗能惑荊有次非者得寶劍于干遂干遂吳邑○等云非本作飛漢書志作佽飛高注引作次飛○案傳云佽非荊人也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非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兩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荊王聞之仕之執圭執圭爵也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劍者其次非之謂乎禹南省方濟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仰視天而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憂於龍焉龍俛耳低尾而逝逝去也則禹達乎死生之分利害之經也經道也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廢伏有盛盈坌息坌息也○梁云坌當作坌人亦有困窮屈匱有充實達遂遂達也通也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感私邪念也傷神性也俞然而以待耳俞安也晏子與崔杼盟其辭曰不與崔氏而與公孫氏者受其不祥公孫氏齊公子之子孫也公孫氏不與崔氏者也故晏子俛而飲血仰而呼天曰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者受此不祥不祥同盟者也不祥也故崔杼不說直兵造胷句兵鉤頸直兵劍也句兵戟也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則今是已今是已言今殺子於是也○畢云本作……晏子曰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詩大雅旱麓之卒章也葛藟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福也○梁云毛詩作施于條枚也君子求福不以邪道也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賢者不可殺也罷兵而去晏子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僕之手曰安之毋失節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懸於廚今嬰之命有所懸矣晏子可謂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舉錯者不得與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國士知其若此也故以義爲之決而安處之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啓曰踐繩之節四上之志三晉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處於晉而迭聞晉事未嘗聞踐繩之節四上之志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啓曰鄙人也焉足以問白圭曰願公子之毋讓也夏后啓曰以爲可爲故爲之爲之天下弗能禁矣以爲不可爲故釋之釋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啓曰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無以應夏后啓辭而出凡使賢不肖異使不肖以賞罰使賢以義故賢主之使其下也必義審賞罰然後賢不肖盡爲用矣

知分

四曰類同相召（召致也）氣同則合（合會也）聲比則應（應和也）故鼓宮而宮應（鼓小宮大宮應）鼓角而角動（擊小角大角動）以龍致雨以形逐影（龍水物也故致雨影出於形故曰以形逐影）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國亂非獨亂有必召寇（召致○有讀曰又）獨亂未必亡也召寇則無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義（義之和也利）攻亂則服服則攻者利（得其實）攻亂則義義則攻者榮（得名也）榮且利中主猶且爲之有況於賢主乎故割地寶器戈劍卑辭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爲足（○有又曰讀）治則爲利者不攻矣（不爲利來攻）爲名者不伐矣（不爲名來伐己者）凡人之攻伐也非爲利則固爲名也名實不得國雖彊大則無爲攻矣（無名實之國雖彊大則無取此亡國也）兵所自來者久矣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丹水在南陽○案仲子云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舜卻苗民更易其俗（卻止也更改也）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有扈夏啟所伐曹魏屈驁未聞）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亂則用治則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亂而弗討害民莫長焉此治亂之化也（化變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愛之徵也武者惡之表也愛惡循義文武有常聖人之元也（元寶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時至而事生之聖人不能爲時而能以事適時事適於時者其功大（事之適時則無不得其功大）士尹池爲荊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司城宋官子罕名○司城宋卿官）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鞔履也工人也作履之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庳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荊荊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荊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得民歡心）仁者能用人（用人也）荊國攻

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脩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衝車所以衝突敵之軍能陷破之也有道之國不可攻伐使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外不敢來也）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宋在三大萬乘之間北有晉東有齊西有楚）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四境不侵故曰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節儉也）故仁節之爲功大矣（按春秋子罕相宋平公元公景公）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節儉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二引作覆）趙簡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謀利而得害猶弗察也今蘧伯玉爲相史鰌佐焉孔子爲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羣元吉渙者賢也羣者衆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羣元吉者其佐多賢也趙簡子按兵而不動凡謀者疑也疑則從義斷事從義斷事則謀不虧謀不虧則名實從之賢主之舉也豈必旗僨將斃而乃知勝敗哉察其理而得失榮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貴無若賢也

召類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肌膚欲其比也（比致也）血脈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氣欲其行也若此則病無所居而惡無由生矣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故水鬱則爲污樹鬱則爲蠹草鬱則爲蕢國亦有鬱主德不通民欲不達此國之鬱也國鬱處久則百惡並起而萬災叢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聖王之貴豪士與忠臣也爲其敢直言而決鬱塞也周厲王虐民國人皆謗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國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敗人必多夫民猶是也是故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諫好學博聞獻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無遺善上無過舉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過恐爲社稷憂王弗聽也三年國人流王于彘此鬱之敗也鬱者不陽也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不陽者亡國之俗也管仲觴桓公日暮矣桓公樂之而徵燭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說曰仲父年老矣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請夜之管仲曰君過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樂者反於憂壯而怠則失時老而解則無名臣乃今將爲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謂能立行矣凡行之墮也於樂今樂而益飭行之壞也於貴今主欲留而不許伸志行理貴樂弗爲變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霸也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爲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

鄙修事忌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言萬乘之主無所用自見其殘亾無朔日矣）孰當可而鏡（孰誰鏡照）其唯士乎（[illegible]）人皆知說鏡之明己也而惡士之明己也（[illegible]）鏡之明己也功細士之明己也功大（[illegible]）得其細失其大不知類耳

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趙簡子家臣也鐸尹鐸亦趙簡子家臣也）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illegible]）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質正）必使我醜（[illegible]）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illegible]）而不愛君之過也（[illegible]）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illegible]）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illegible]）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刻盡）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居處）有況乎在簡子之側哉（側猶左右也）

達鬱

六曰人主之行與布衣異（布衣匹夫）勢不便時不利事讎以求存（[illegible]）執民之命執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為故（故事也）故布衣行此指於國不容鄉曲（指志也布衣之人行志於國不能容於鄉曲也）堯以天下讓舜（讓予也）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論猶理也）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以為城池以為旌旗之表也）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羽山東裔之山也[illegible]）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為司空（禹鯀子也不敢怨舜）以通水潦顏色黎黑步不相過竅氣不通以中帝心（中得也）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illegible]）文王流涕而咨之（咨嗟歎辭）紂恐其畔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天下聞之以文王為畏上而哀下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詩大雅大明之三章言文王[illegible]）

齊攻宋燕王使張魁將燕兵以從焉齊王殺之燕王聞之泣數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興事而齊殺我使請令舉兵以攻齊也（[illegible]）使受命矣凡繇進見爭之曰賢王故願為臣今王非賢主也願辭不為臣（辭去）昭王曰是何也對曰松下亂先君以不安棄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齊者力不足也（[illegible]）今魁死而王攻齊是視魁而賢於先君王曰諾（[illegible]）請王止兵（止兵也）王曰然則若何凡繇對曰請王縞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齊客而謝焉曰此盡寡人之罪也大王賢主也豈盡殺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獨死此弊邑之擇人不謹也願得變更請罪（更改也）使者行至齊（[illegible]）齊王方大飲左右官實御者甚衆因令使者進報（[illegible]）使者報言燕王之甚恐懼而請罪也畢又復之以矜左右官實（[illegible]）因乃發小使以反令燕王復舍（[illegible]）此濟上之所以敗齊國以虛也七十城微田單固幾不反（[illegible]）湣王以大齊驕而殘田單以即墨城而立功（[illegible]）詩曰將欲毀之必重累之將欲踣之必高舉之其此之謂乎（[illegible]）累矣而不毀舉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illegible]）楚莊王使文無畏於齊過於宋不先假道還反華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來不假道是以宋為野鄙也（[illegible]）楚之會田也故鞭君之僕於孟諸（[illegible]）請誅之乃殺文無畏於揚梁之隄（[illegible]）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嘻（[illegible]）投袂而起履及諸庭劍及諸門車及之蒲疏之市（[illegible]）遂舍於郊（[illegible]）興師圍宋九月（[illegible]）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執犧委服告病曰大國若宥圖之唯命是聽莊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illegible]）乃為卻四十里（[illegible]）而舍於盧門之闔（[illegible]）所以為成而歸也凡事之本在人主（[illegible]）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簡人簡人則事窮矣今人臣死而不當親師以討其故（討伐也）可謂不簡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還師（還反也）可謂不窮矣夫舍諸侯於漢陽（水北曰陽[illegible]）而飲至者其以義進退邪（[illegible]）強不足以成此也（[illegible]）

行論

七曰亾國之主必自驕必自智必輕物（[illegible]）自驕則簡士（[illegible]）自智則專獨輕物則無備（[illegible]）無備召禍專獨位危簡士壅塞（[illegible]）欲無壅塞必禮士欲位無危必得衆欲無召禍必完備三者人君之大經也（經道也）晉厲公侈淫好聽讒人欲盡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謂厲公曰必先殺三郤（[illegible]）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illegible]）公曰諾乃使長魚矯殺郤犨郤錡郤至于朝而陳其尸於是厲公遊於匠麗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illegible]）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殺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當而反自及也（[illegible]）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則不知化不知化者舉自危（[illegible]）魏武侯謀事而當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慮莫如寡人矣立有間再三言（[illegible]）李悝趨進曰昔者楚莊王謀事而當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憂色敢問其說王曰仲虺有言不穀說之（[illegible]）曰諸侯之德能自為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擇而莫如己者亾（[illegible]）

今以不穀之不肖也群臣之謀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憂也而君獨伐之其可乎（霸王憂不得友）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則辭受辭受則原竭（辭受當受不受原竭謀臣不言之）李悝可謂能諫其君矣壹稱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齊宣王為大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王春居問於宣王曰荊王釋先王之禮樂而樂為輕敢問荊國為有主乎王曰為無主賢臣以千數而莫敢諫敢問荊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今王為大室其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為有臣乎王曰為無臣（○臣字舊本誤從新序補）春居曰臣請辟矣趨而出（出去也）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諫寡人之晚也寡人請今止之遽召掌書曰書之（掌○新序作尚主也）寡人不肖而好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諫不可不熟莫敢諫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宣王微春居幾為天下笑矣（微無也幾近也）由是論之失國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無春居故忠臣之諫者亦從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本原也）趙簡子沈鸞徼於河（○說苑君道篇作鸞水經河水四注同）曰吾嘗好聲色矣而鸞徼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鸞徼為之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鸞徼來之（○說苑作求）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鸞徼未嘗進一人是長吾過而絀善也（所得者皆過所不進者乃善故曰長吾過而絀善也○說苑作而黜）故若簡子者能厚以理督責於其臣矣（○說苑厚舊作後今從水經注四引改正）以理督責於其臣則人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非可與為直而不可與為枉此三代之盛教

驕恣

八曰凡論人心觀事傳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為高矣而日月星辰雲氣雨露未嘗休也（休止也○休舊本作休矣今從意林作也）地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鱗未嘗息也（毛蟲虎豹之屬羽蟲鳳皇之屬）凡居於天地之間六合之內者其務為相安利也夫為相害危者不可勝數人事皆然事隨心心隨欲欲無度者其心無度心無度者則其所為不可知矣人之心隱匿難見淵深難測故聖人於事志焉聖人之所以過人以先知先知必審徵表（徵應也表一曰奇表）無徵表而欲先知堯舜與眾人同等徵雖易表雖難聖人則不可以飄矣（飄疾也）眾人則無道至焉無道至則以為神以為幸非神非幸其數不得不然郈成子吳起近之矣郈成子為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嚮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歡今侯渫過而弗辭（侯何也）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郈成子之觀右宰穀臣也深矣妙矣不觀其事而觀其志可謂能觀人矣吳起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吳起至於岸門止車而休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僕謂之曰竊觀公之志視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而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我畢能（畢盡）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聽讒人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也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削弱）吳起果去魏入荊而西河畢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吳起之所以先見而泣也古之善相馬者寒風是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膹肳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人亦有徵事與國皆有徵聖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非意之也蓋有自云也綠圖幡薄從此生矣

觀表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

開春論第一　察賢　期賢　審爲　愛類　貴卒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開春始雷則蟄蟲動矣動蘇也時雨降則草木育矣育長也飲食居處適則九竅百節千脈皆通利矣通利不壅閉王者厚其德積衆善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雄曰鳳雌曰皇三代之王來至門庭周室至於山澤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此之謂也聖人皆來至謂舜得禹稷契舜得益湯得伊尹武丁得傅說是也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共伯夏時諸侯也以好賢仁而人歸之皆以來附爲稽也○案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至二十六年厲王死宣王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得意逍遙于共山之首周厲之難天子曠絕難厲王奔于彘周無天子十一年故曰曠絕也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天子也以此言物之相應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說者亦然言盡理而得失利害定矣書說者言天下之事不杜其分理得其理豈爲一人言哉爲天下言魏惠王死葬有日矣魏惠王孟子所見梁惠王也都大梁秦伐魏徙都大梁今陳留浚儀西大梁城是也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羣臣多諫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魏國策作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給足也請弛期更日更改也太子曰爲人子者以民勞與官費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義也子勿復言羣臣皆莫敢諫而以告犀首犀首魏人公孫衍也佩相印能合從連橫故號爲犀首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未猶無也是其唯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惠施也能相惠王也惠公曰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欒水○仲子云魏策作楚山之尾今本渦水之尾渦一作渦初學記引作渦山之尾潁水圖經注引作渦水之尾○案類聚引作楚山之尾初學記引作渦水之尾渦本作一見棺之前和和棺題也○天見棺之前和文王曰譆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欒猶出也○天國策注同初學記引作夫又於是出而爲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爲及日之故得無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撫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國策雨字因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爲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葬日惠子不徒行說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說文王之義○國策作有因有說文王之義說文王之義以示天下豈小功也哉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韓氏本都平陽其後徙都潁川陽翟新城今河南新城是也故我謂子之國也段喬爲司空有一縣後二日段喬執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唯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賢者也封人周禮亦有封人之官傳曰潁考叔爲潁谷封人也願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賞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封人子高出出上也段喬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縛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爲之言也而匿己之爲而爲也段喬聽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說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謂善說矣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欒盈欒盈晉大夫欒書之孫欒黶之子懷子也欒盈有罪於晉晉誅羊舌虎叔向爲之奴而朡朡繫也人爲奴周禮曰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案說文朡字不見也不當爭諫不爭不祥也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之故君子在憂不救不祥也乃往見范宣子而說也范宣子晉正卿也○案說文朡叔向之或體字也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而刑不慢賞過則懼及淫人刑慢則懼及君子與其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毋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虞而用禹殛誅也於舜用其子禹也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管叔蔡叔周公之兄也以流言欲亂周室故戮之周公其弟也以輔成王而爲天下也○注二人蔡叔爲周公兄誤已見察微篇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學豈可以已哉類多若此

開春論

二曰今有良醫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萬也以衛多故人之求良醫也故賢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醫而君人者不知疾求豈不過哉人君求賢以治國故曰以治病求良醫也不知今夫塞者○塞本作賽先代切說文云塞報也○今作賽從之勇力時日卜筮禱祠無事焉善者必勝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賢也魏文侯師卜子夏友田子方禮段干木禮式其閭也國治身逸逸勞天下之賢主豈必苦形愁慮哉執其要而已矣要明有賢師友雪霜雨露時則萬物育矣育成也人民修矣疾病妖厲去矣妖厲去也猶惡也故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賤治單父宓子孔子弟子宓不齊也○孫云李注文選作虙今案虙字是也虙羲字作此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說苑政理篇宓字作虙古通用宓子則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以治義矣任其數而已矣數術也巫馬期則不然弊生事精○說苑作弊性事情勞手足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察賢

三曰今夫爚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爚蟬者以火振其樹蟬去就火也明火不獨在乎火在於闇闇冥也其所見火乃能明也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走趣也○孫云李善注文選作君子之歸必若蟬之赴明火也凡國不徒安名不徒顯必得賢士之謂傳曰百乘之國必有賢士不有賢士也不能得國趙簡子晝居喟然太息曰異哉吾欲伐衛十年矣而衛不伐不伐果伐也侍者曰以趙之大而伐衛之細君若不欲則可也君若欲之請今伐之○今令簡子曰不如而言也而汝衛有士十人於吾所在吾所也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義也而我伐之是我爲不義也故簡子之時衛以十人者按趙之兵按止也沒簡子之身衛可謂知用人矣遊十士而國家得安簡子可謂好從諫矣聽十士而無侵小奪弱之名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閭里也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也周禮君子兵車不式而式國君閭也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歟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敢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謂以己之德易人之處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孫云李善注文選作太沖文選注魏都賦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何不以爲相也則君乃致祿百萬而時往館之時往館之其館也於是國人皆喜相與誦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隆高也居無幾何秦興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司馬唐秦大夫也○古今人表作司馬庾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選注引作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爲然乃按兵輟不敢攻之輟止也○魏字疑衍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嘗聞君子之用兵

莫見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謂也野人之用兵也鼓聲則似雷號呼則動地塵氣充天流矢如雨扶傷輿死（尸○死與屍同）履腸涉血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量猶滿也）而國之存亾主之死生猶不可知也其離仁義亦遠矣

期賢

四曰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illegible]）今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惑惑也）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illegible]）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亶父公祖之子王季之父文王之祖號曰古公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illegible]）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illegible]）狄人之所求者地也（[illegible]）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不忍為也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狄人臣奚以異（[illegible]）且吾聞之不以所以養害所養杖策而去（[illegible]）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illegible]）太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illegible]）能尊生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生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言今人重失其爵祿而輕失其身也）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釐侯昭釐侯有憂色（[illegible]）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將攫之乎亾其不與（○亾音無）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遠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之臧不得也（[illegible]）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知輕重故論不過（過失也）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illegible]）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illegible]）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也詹子曰不能自勝則縱之神無惡乎（[illegible]）不能自勝而強不縱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illegible]）

審為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illegible]）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illegible]）故身親耕妻親績（[illegible]）所以見致民利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眾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也（同等）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illegible]）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亾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不得宋（[illegible]）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illegible]）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illegible]）墨子九卻之不能入（[illegible]）故荊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無有（[illegible]）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illegible]）河出孟門大溢逆流（[illegible]）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illegible]）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illegible]）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illegible]）此禹之功也勤勞為民無苦乎禹者矣（[illegible]）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illegible]）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illegible]）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illegible]）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illegible]）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illegible]）民寒則欲火暑則欲冰燥則欲溼溼則欲燥寒暑燥溼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illegible]）

愛類

六曰力貴突智貴卒（[illegible]）得之同則遬為上勝之同則溼為下（[illegible]）其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illegible]）旬日取之與駑駘同所為貴鏃矢者為其應聲而至（[illegible]）終日而至則與無至同（[illegible]）吳起謂荊王曰荊所有餘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餘臣不得而為也（[illegible]）於是令貴人往實廣虛之地皆甚苦之（[illegible]）荊王死貴人皆來尸在堂上貴人相與射吳起吳起號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

亂王吳起死矣吳起拔八所射之矢以插王尸因言曰楚王有亂而射王尸欲令羣臣被誅以自為報也且荊國之法麗兵於王尸者盡加重罪進三族吳起之智可謂捷矣捷疾也言發謀以齊襄公卽位怡公孫無知收其祿齊襄公莊公鼎之孫僖公祿父之子諸兒也公孫無知僖公之弟夷仲年之子故曰孫於襄公為從弟無知不說殺襄公公子糾走魯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國殺無知未有君國人殺之未有其君也公子糾與公子小白皆齕俱至爭先入公家之衝也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鉤鉤帶鉤也鮑叔御公子小白僵卻偷使也管子以為小白死告公子糾曰安之公子小白已死矣鮑叔因疾驅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為君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籤矢也籤矢言其捷疾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惠於東周武君西周之君伶惠東周之臣也○案鮑也○高誘曰伶惠東周之臣也上謂偃也此不當又謂鮑令其子速哭曰以讓刺我父也刺者聞以為死罪所觀當又謂鮑刺者聞伶惠已死因報西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使刺者周武君曰伶惠已死矣

也刺者聞伶惠已死因報西周以為不信因厚罪之使刺者周武君曰伶惠已死矣

伶惠也趙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乏鴨○吾邱邱虞邱漢書作虞邱吾工武苑作虞邱鴨當作鴨乏鴨之或體集韻音戍用切孤究得聲未必然也孫云御覽三百十三又三百五十六皆作衣鐵甲操鐵杖以戰而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也幾至將所而後死至其將所然後死言吾乏鴨力有餘也

貴卒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慎行論第二　無義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傳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谿雖悔無及孰猶思也有水曰谿無水曰谿君子計行慮平也雖悔行不統淑陷入測齊無所復及也君子計行慮義慮度也度義而後行之也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故曰乃不利也有知不利者則可與言理矣理道荊平王有臣曰費無忌○宋邦乂本從左傳作極各本誤作忌與史記吳越春秋同王之寵臣也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好無忌勸王奪取王之寵臣也王為建取妻於秦而美也已奪之而疏太子疏遠也無忌說王曰晉之霸也近於諸夏而荊辟也辟遠也故不能與爭與爭霸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城父楚北境之邑今屬亳州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南方謂王說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惡之曰建與連尹將以方城外反連尹伍奢子胥之父也方城楚之險塞也反叛也王曰已為我子矣又尚奚求子太子也對曰以妻事怨且自以為猶宋也猶如也○左傳作猶宋鄭也齊晉又輔之也助將以害荊其事已集矣集合也王信之使執連尹執囚也太子建出奔出奔鄭也左尹郤宛國人說之無忌又欲殺之而令尹子常曰郤宛欲佚令尹酒子常名囊瓦令尹子蘭之孫郤尹光唐之子也宛字子惡注也○注光唐無攷尚或據世本為說宛字子惡注也字說又謂郤宛曰令尹欲佚酒於子之家郤宛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來辱辱屈也我且何以給待之無忌曰令尹好甲兵甲鎧也兵戟也子出而寘之門寘置也令尹至必觀之已因以為酬酬報也詩云蘇酬之時皆有物以致勸侑之意故曰因以為酬注報也舊讀及饗曰帷門左右而寘甲兵作執也今據詩彤弓傳改正○左氏昭廿七年傳作帷諸門左梁仲子云帷帳蓋寫○俱相近古多通借左氏定六年傳文小帷子本又作帷注子漁父釋文帷本或作惟無忌因謂令尹曰令尹甲在門矣令尹使人視之信已有甲也遂攻郤宛殺之國人大怨動作者莫不非令尹者動作者沈尹戌謂令尹曰夫無忌刑之讒人也沈尹戌莊王之孫沈諸梁葉公子高之父也○戌左傳作成字案昭廿七年傳殺連尹奢皮莊王之子也○夫衍字案昭廿七年傳作喪太子建子孫也昭王之耳目屏蔽今令尹又用之殺眾不辜以興大謗患幾及令尹幾近也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圖乃殺費無忌盡滅其族以說其國動而不論其義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滅其族費無忌之謂乎以滅邪害人人以公正害之故滅滅也

崔杼與慶封謀殺齊莊公莊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公莊名光靈公之子也景公名杵臼莊公之弟也慶封又欲殺崔杼而代之相於是崔杼之子令之爭後崔杼之子相與私鬬鬬鬬也鬬讀之○孫與株同左氏哀十七年傳太子又使椓之舊讀諸詩於此不切義當與豕同今人言挑撥意頗近之鬬猶本門內作卷字書無此字廣韻一遇鬬字下云兵鬬也又下降切俗作鬬集韻類篇皆同鬬與鬥戶字同之說為非今鬬字亦從之崔杼往見慶封而告之慶封謂崔杼曰且圍吾將與甲以殺之因令虛滿嬖與甲以詠之○虛滿嬖左傳作盧蒲嫳蒲滿二字形近古書多互出嫳舊本作嫳誤今改正盡殺崔杼之妻子及枝屬燒其室屋報崔杼曰吾已詠之矣崔杼歸無歸因而自絞也絞縊也慶封相景公景公苦之慶封出獵景公與陳無宇公孫竈公孫蠆諫封無宇陳須無之子桓子也公孫竈公孫竈之子樂堅之子子雅也公孫蠆公孫蠆之子子尾也與其誅慶封也與其誅慶封也今改正慶封董惠公之孫公子高酬之子子尾也○聖子嬰名酬子高名酬本子雅作子財誤今改正慶封以其屬鬬不勝走如魯齊人以為讓責讓將高其受慶封又去魯而如吳王子之朱方朱方吳邑以封慶封也○吳字當重王子朱王子之庶子閭以攻吳圍朱方拔之吳王恭王壽夢取之曰拔得慶封負之斧質以徇於諸侯軍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齊慶封弒其君而弱其孤以亾其大夫乃殺之亾其大夫謂崔杼崔杼死○亾左氏昭四年傳作以盟黃帝之貴而死黃帝得道仙而可黃然終歸於死堯舜之賢而死孟賁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慶封者可謂重死矣○死而又死身謂之重死爲僇支屬不可以見行攸之故也攸所也凡亂人之動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惡爲義者則不然始而相與久而相信卒而相親後世以爲法程程度也

慎行論

二曰先王之於論也極之矣極盡也故義者百事之始也始首也萬利之本也本原也傳曰利義之中智之所不及也能不和也義曰利之本也○似當作不知則趨利趨利因不及知之也不及則不知不知趨利趨行貌一則字可必也公孫鞅鄭平頴經公孫竭是已公孫鞅商鞅也鄭平秦臣經經趙人也公孫竭亦秦之臣也竭下自解以義勸則無賸事矣爲盡人臣與人臣謀爲姦猶或與之況乎人主與其臣謀爲義其孰不與者非獨其臣也天下皆且與之公孫鞅之英秦王之兄也攻戰無於是爲秦將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當應

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言當無有相見時也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爭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無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審也惠王殺鞅車裂之何得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而不見受乎公子卬家何以不取而殺之鞅執公子卬…

鄭平於秦王臣也其於應侯交也欺交反主為利故也方其為秦將也天下所貴之無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輕必失之去秦將入趙魏天下所賤之無不以也所可羞無不以也行方可賤可羞而無秦將之重不窮奚待待恃趙急求李欸李言續經與之俱如衛抵公孫與公孫與見而與入續經因告衛吏使捕之續經以仕趙五大夫人莫與同朝子孫不可以交友公孫竭與陰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國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況乎無此其功而有行乎

無義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謀之也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御覽三百三十八作堡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當至舊本作…今從元本御覽三百九十一作…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御覽作大說喜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舊本無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九字之身倒作身之今從御覽補正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大滅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太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矣明日端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逝往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夫惑於似其子者而殺其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孿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疑似

四曰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為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為制耳矣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無榮兄無親友無親夫矣強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強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也禁止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勸進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為治也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無仁義之行故亡也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矣小而不可知小弱而不可知故強大疑之國大國疑之也人之情不能愛其所疑小弱而大不愛則無以存小國為大國所疑而大國不愛則無以自存也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廢廢壞也強大行之危危傾也小弱行之滅滅亡也今行者見大樹必解衣懸冠倚劍而寢其下大樹非人之情親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大樹不欺人故信之也陵上巨木人以為期易知故也巨木人所同見故易知期會之也又況於士乎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又況強大之國強大之國誠可知則其王不難矣孟子曰以齊王由反手也故曰不難矣人之所乘船者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賢君子者為其能行義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賁孔子曰不吉賁色不純也故云不吉子貢曰夫賁亦好矣何謂不吉乎○案詩作奔奔賁賁傳五年襄二十七年左傳引詩皆作賁賁禮記表記引詩作賁賁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賁又何好乎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無處惡物之無名可名之也夫天下之所以惡莫惡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盜不與期賊不與謀盜賊大姦也而猶所得匹偶○所得二字疑倒又況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輕勸而助之勸進也必之士可知

壹行

五曰身定國安天下治必賢人身者國之本也…身定國安而治須賢人也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聖觀於春秋自魯隱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術一也得賢人國無不安名無不榮失賢人國無不危名無不辱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以用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虞用宮之奇吳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國者雖至於今存可也則是國可壽也有能益人之壽者則人莫不願之今壽國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過矣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至卑也舜布衣也故曰至卑伊尹庖廚之臣也傅說殷之胥靡也胥靡刑罪之名也皆上相天子至賤也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榑木大木也津崖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青羌東方之野也攢樹之所捪天之山○榑木即扶木…東至扶木也…至天也○捪音民…疑亦與…同音義鳥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東方其人黑齒因曰黑齒之國也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南方積陽陽數極於九故曰九陽之山也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羽人

鳥喙背上有羽翼裸民不衣衣裳也鄉亦國也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飲露吸氣養形人也西方氣所在故曰積金之山也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今正北之國也海○大冥也北方純陰故曰大冥之中處衡山者北極之山也其肱疑即海外西經之奇肱所謂一臂三目者是也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衍之中處疑是之窮虛或三字是衍文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犬戎西戎之別也夸父獸名也禺彊天神也之所處也積水謂海也積石山名也○郭璞注海外北經云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勞乎○梁仲子云此下有舊本作焦火不息○莊子逍遙遊作爝火不息夫子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辭曰為天下之不治與而既已治矣自為與啁噍巢於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於河不過滿腹歸已君乎惡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耕而食終身無經天下之色故賢主之於賢者也物莫之妨戚愛習故不以害之故賢者聚焉賢者所聚天地不壞鬼神不害人事不謀此五常之本事也皋子眾疑取國召南宮虔孔伯產而眾口止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為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荊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求人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數傳而白為黑黑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與狗則遠矣玃猳玃獸名也此愚者之所以大過也聞而審則為福矣聞而不審不若無聞矣齊桓公聞管子於鮑叔楚莊聞孫叔敖於沈尹筮審之也故國霸諸侯也鮑叔牙說管仲於桓公沈尹筮說孫叔敖於莊王皆賢其所說則審也吳王聞越王句踐於太宰嚭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不審也故國亡身死也太宰嚭吳王夫差之臣也稱越王之賢故吳王赦越越王滅吳張武智伯之臣也說趙襄子於智伯與韓魏攻趙趙襄子與韓魏謀殺智伯身死國亡也於人必驗之以理驗效也理道理也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舜以夔為樂正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為樂正樂正樂官之長也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六律六呂也六律為陽六呂為陰合之為十二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風八卦之風也正八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也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失之節也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知音也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之於宋君宋君令人問之於丁氏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無聞也聞若是求聞不若無聞也子夏之晉過衛子夏孔子弟子卜商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涉河○舊本涉作渡案古文作涉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至於晉而問之則曰晉師己亥涉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經理也分別也此聖人之所慎也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不得物之所以然者推之以人情則夔不得一足穿井不得一人矣故曰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察傳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二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貴直論第三　直諫　知化　過理　壅塞　原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賢主所貴莫如士所以貴士爲其直言也言直則枉者見矣（觀玉之自別漆之黑也敷枉者見矣）人主之患欲聞枉而惡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障塞也○孫云御覽四百二十八作是障水源而欲其流也）水奚自至是賤其所欲而貴其所惡也所欲奚自來（所欲欲聞己枉也貴其所惡聞直言則己枉何從來至子曰塞其耳而欲聞五音掩其目而欲睹青黃不可得也此之謂也）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能意姓名也齊士也宣王威王之子也）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身今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宅居也）宣王怒曰野士也（言鄙野之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耶（與猶用也彰明也上有明君下乃有直臣王胡爲不能用直之好直也）王乃舍之（舍不誅也）能意者使謹乎論於主之側亦必不阿主（阿曲也）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惡疾也）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illegible]）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爲戒（戒懼也）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大呂齊之鍾律也）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illegible]）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湣王不受狐援之言）狐援出而哭國三日（[illegible]）其辭曰先出也（出去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斮（斮斬也）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illegible]）吏曰哭國之法斮先生之老歟昏歟（昏亂）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illegible]）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墟丘墟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若狐援之言也）又斮之東閭每斮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illegible]）狐援非樂斮也國已亂矣上已悖矣哀社稷與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論也將以救敗也固嫌於危（固必也嫌近也）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達子之所以死之也（[illegible]）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兵及戰且遠立又居於犀蔽屏櫓之下（○孫云御覽三百[illegible]）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桴而歎曰（[illegible]）嗚呼士之遫弊一若此乎（[illegible]）行人燭過免冑橫戈而進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illegible]）簡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無使而身自將是衆也（[illegible]）今子親謂寡人之無能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illegible]）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illegible]）秦人襲我遜去絳七十（[illegible]）用此士也（[illegible]）文公即位二年底之以勇故三年而士盡果敢城濮之戰五敗荊人圍衛取曹拔石社（[illegible]）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蔽屏櫓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畢乘之（[illegible]）簡子曰與吾得革車千乘也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行人燭過可謂能諫其君矣戰鬭之上枹鼓方用賞不加厚罰不加重一言而士皆樂爲其上死（[illegible]）

貴直論

二曰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存矣凡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illegible]）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爲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illegible]）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illegible]）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illegible]）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illegible]）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爲霸荊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illegible]）以畋於雲夢（[illegible]）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illegible]）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爲葆吉（[illegible]）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及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緥而齒於諸侯（[illegible]）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說苑作王伏）葆申束細荊五十（[illegible]）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illegible]）葆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說苑作趨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析○說苑作折）放丹之姬後荊國兼國三十九（○說苑作三十）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直諫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論（[illegible]）以雖知之與勿知同（[illegible]）凡智之貴也貴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則不然（[illegible]）化未至則不知化已至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事有可以過者有不可以過者而身死國亡則胡可以過此賢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輕也所輕國惡得不危身惡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國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吳王夫差是也（夫差吳王闔廬之子[illegible]）

滅。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諫而不聽，故吳爲丘墟，禍及闔廬。吳王夫差將伐齊，子胥曰：不可。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處，居也），得其民不得使（使，役也）。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屬，連也），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吳、越之勢不兩立，越之於吳也，譬若心腹之疾也，雖無作，其傷深而在內也。夫齊之於吳也，疥癬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無傷也。今釋越而伐齊，譬之猶懼虎而刺猏，雖勝之，其後患未央（央，盡也）。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國者，齊晉也。君王若伐齊而勝之，徙其兵以臨晉，晉必聽命矣，是君王一舉而服兩國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國（上國，中國也）。夫差以爲然，不聽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謀。子胥曰：天將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勝；天將不亡吳矣，則使君王戰而不勝。夫差不聽。子胥兩祛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吳朝必生荊棘矣。夫差興師伐齊，戰於艾陵（艾陵，齊地也），大敗齊師，反而誅子胥。子胥將死，曰：與吾安得一目以視越人之入吳也？乃自殺。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東門，曰：女胡視越人之入我也？居數年，越報吳，殘其國，絕其世，滅其社稷，夷其宗廟，夫差身爲擒。夫差將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見子胥於地下？乃爲幎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故夫差之知慚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知化

四曰：亡國之主一貫，天時雖異，其事雖殊，所以亡同者，樂不適也。樂不適則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爲格，雕柱而桔諸侯，不適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截涉者脛而視其髓，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貌受以告諸侯。作爲璇室，築爲頃宮，剖孕婦而觀其化，殺比干而視其心，不適也。孔子聞之曰：其竅通則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晉靈公無道，從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使宰人臑熊蹯不熟，殺之，令婦人載而過朝以示威，不適也。趙盾驟諫而不聽，公惡之，乃使沮麛。沮麛見之不忍賊，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觸廷槐而死。齊湣王亡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顏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宋王築爲蘗帝，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胄，從下血墜流地。左右皆賀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說，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不適也。

過理

五曰：亡國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已擒則又不知。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生蟲者也。以宋之彊，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詘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爲王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齊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爲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

則孫據御覽三百四十七改正其當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關謂關弦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就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耳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用九石豈不悲哉○注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數道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爲九石也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也

壅塞

六曰亂必有弟弟文也○弟本一作第大亂五小亂三訓今從汪本乃古第字大亂五國晉國廢長立少立而復殺之也小亂三謂於翼樂盛以兵盡入于絳也○訓字或皆噫噫聲也或云與訓同義皆不當注者不明了此但皆指噫噫之亂安得忽及樂盛又於朝上例舉有缺文竊疑訓或是討字之誤惠公殺里克文公殺呂郤是討字之證惠公殺里克文公殺呂郤是討亂三也故詩曰毋過亂門所以遠之也九年傳子產引作詩節于虛禍未及處禍之所以免之也○兒疑兒字之誤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施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晉獻公立驪姬以爲夫人以奚齊爲太子里克率國人以攻殺之殺奚齊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已葬里克又率國人攻殺之復殺公子卓也於是晉無君公子夷吾重賂秦以地而求入地河外之城五入爲晉君也秦繆公率師以納之晉人立以爲君是爲惠公惠公既定於晉背秦德而不予地傳曰入而背秦賂此之謂也秦繆公率師攻晉晉惠公逆之與秦人戰於韓原晉師大敗秦獲惠公以歸四之於靈臺十月乃與晉成成平歸惠公而質太子圉太子圉逃歸也惠公死圉立爲君是爲懷公秦繆公怒其逃歸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懷公殺之於高梁高梁晉地而立重耳是爲文公文公施舍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隱薄賦斂宥罪戾有寬也節器用用民以時敗荆人于城濮荆人楚成王也定襄王周襄王子帶之難也

出居于鄭文公納之故曰定也釋宋出穀戍楚子圍宋又使申公叔侯守之穀邑晉文伐曹衛將平之楚愛曹衛與晉俱成解宋之圍召穀戍而去之也外內皆服外諸侯內卿大夫也皆服文公之德也而後晉亂止故獻公聽驪姬近梁五優施殺太子申生而大難隨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虜三君死申生奚齊公子卓也一君虜惠公爲秦所執因之霸業也○謂云三君死謂奚齊卓子懷公注誤大臣鄉士之死者以百數幾皆二十年自上世以來亂未嘗一而亂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慮不同情也事慮不同情者心異也故凡作亂之人禍希不及身希鮮也

原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三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四

不苟論第四　贊能　自知　當賞　博志　貴當

高氏

呂氏春秋訓解

一曰賢者之事也雖貴不苟爲雖欲苟貴不苟爲也雖欲不如禍曰苟爲也雖欲不如禍曰苟爲也非理不必當不自阿雖言見嫌當以忠正不自阿媚以取容也必中理然後動移也而不義然後舉非義不行也此忠臣之行也賢主之所說說猶也而不肖主之所不說○舊作而不肖主雖不肖主非惡其聲也說乃因下文而說今改正人主雖不肖句其說忠臣之聲與賢主同也事行其實則與賢主有異賢主能用忠臣之言不肖主能刑殺之故曰有異也異故其功名福福夫美子者也比干生而惡於商之也紂惡死而見說乎周武王說其忠也武王至殷郊係隨崇至殷○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伐崇而傳崇虞虞虞解因自結一字脫一字曰吾所以亦異賢主受大福故曰亦異也異故子晉見說於邁閎而惡乎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勉而自爲係孔子聞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爲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勝細民者天下有不勝匹夫者內也下與業一國也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霸之由余不肖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人字疑衍與戎王喜遂歡大亂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宰遺之宰謂膳宰戎王喜遂歡大亂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而不聽因怒而歸繆公也蹇叔非不能爲內史廖之所爲也其義不行也繆公能令人臣時立其正義故曰義之恥而西至河雍也雪除秦繆公相百里奚以百里奚爲相也晉使叔虎○梁仲子云叔虎即下文郤乞叔虎也見韋昭晉語注夫郤芮之父郤豹也豹見秦大夫秦公孫枝請見之公孫枝秦大夫子桑也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敵對曰非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爭見客事也○上子字疑衍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是將論而罪而況公孫枝出自敘於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何也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爲法也今繆公鄭之炙其霸西戎豈不宜哉晉文公將伐鄭趙衰言所以勝鄭之術文公用之果勝還將行

賞衰曰君將賞其本乎賞其末乎賞其末則騎乘者存賞其本則臣聞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勝鄭鄭既勝將賞之曰蓋聞之於子虎請賞子虎（覽○新序四十御）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難臣言之者也公曰子無辭郤子虎不敢固辭乃受矣凡行賞欲其博也博則多助今虎非親言者也而賞猶及之此疏遠者之所以盡能竭智者也晉文公亡久矣歸而因大亂之餘猶能以霸其由此歟（亡久謂避驪姬之亂在狄十二年歷行諸侯五年凡十七年歸當周因大亂之後能建霸功皆由用此術也）

不苟論

二曰賢者善人以人（賢者以人任人以人之德也）中人以事（中人以事任人以人之力也）不肖者以財（不肖者以財使人以財賄之謂也）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伯樂善相馬故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也）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歐冶善為劍故得十良劍不若得一歐冶也）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illegible]）舜得皋陶而舜受之湯得伊尹而有夏民（[illegible]）文王得呂望而服殷商（[illegible]）夫得聖人豈有里數哉（言得其用多不可以里數也）管子束縛在魯（為魯所縛也）桓公欲相鮑叔（欲以鮑叔為齊相也）鮑叔曰吾君欲霸王則管夷吾在彼（彼魯）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賊也射我者也不可（傳曰乾時之役申孫之矢中公鉤故曰不可矣）鮑叔曰夷吾為其君射人者也（[illegible]）君若得而臣之則彼亦將為君射人桓公不聽（不從鮑叔之言）強相鮑叔固辭讓而相（[illegible]）桓公果聽之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illegible]）魯君許諾乃使吏鞹其拳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境界也）桓公使人以朝車迎之祓以爟火釁以犧猳焉（[illegible]）有司除廟筵几而薦之（[illegible]）曰自孤之聞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聰孤弗敢專敢以告于先君（告）因顧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illegible]）管仲還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出於廟也）

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桓公可謂知行賞矣凡行賞欲其本也本則過無由生矣（過失）孫叔敖沈尹莖（莖○舊校云一作筮下同）相與友叔敖遊於郢三年聲問不知（問○一作聞）修行不聞（郢楚都也）沈尹莖謂孫叔敖曰說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調均以適主心子不若我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為子游（欲令孫叔敖歸隱也○游謂游揚）沈尹莖遊於郢五年荊王欲以為令尹沈尹莖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期思楚邑○[illegible]）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荊王於是使人以王輿迎叔敖以為令尹十二年而莊王霸此沈尹莖之力也功無大乎進賢

贊能

三曰欲知平直則必準繩（準平也繩直也）欲知方圓則必規矩（規圓矩方也）人主欲自知則必直士（直士正直言之士也）故天子立輔弼設師保所以舉過也（[illegible]）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illegible]）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務在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illegible]）湯有司過之士（[illegible]）武王有戒慎之鞀（[illegible]）猶恐不能自知今賢非堯舜湯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荊成齊莊不自知而殺（[illegible]）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illegible]）宋中山不自知而滅（[illegible]）晉惠公趙括不自知而虜（[illegible]）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illegible]）敗莫大於不自知（[illegible]）范氏之亡也（[illegible]）百姓有得鐘者欲負而走則鐘大不可負以椎毀之鐘況然有音（[illegible]）恐人聞之而奪己也遽掩其耳（[illegible]）惡人聞之可也惡己自聞之悖矣為人主而惡聞其過非猶此也（[illegible]）惡人聞其過尚猶可（[illegible]）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己（[illegible]）或言君之智也（[illegible]）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說知於顏色（見於顏色也）任座趨而出次及翟黃翟黃曰君賢君也臣聞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喜曰可反歟（[illegible]）翟黃對曰奚為不可臣聞忠臣畢其忠（畢盡也）而不敢遠其死座殆尚在於門（殆必也）翟黃往視之任座在於門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階而迎之終座以為上客（客敬也）文侯微翟黃則幾失忠臣矣（幾近也）上順乎主心以顯賢者其唯翟黃乎（○新序一作任座[illegible]）

自知

四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illegible]）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當則諸生有血氣之類皆為得其處而安其產（[illegible]）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illegible]）主之賞罰爵祿之所加者宜（[illegible]）則親疏遠近賢不肖皆盡其力而以為用矣（[illegible]）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而陶狐不與（[illegible]）左右曰君反國家爵祿三出而陶狐不與敢問其說（[illegible]）文公曰輔我以義導我以禮者吾以為上賞教我以善彊我以賢者吾以為次賞拂吾所欲數舉吾過者吾以為末賞三者所以賞有功之臣也若賞唐國之勞徒則陶狐將為首矣（[illegible]）周內史興聞之曰晉公其霸乎（[illegible]）昔者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illegible]）秦小主夫人用奄變（[illegible]）群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illegible]）公子連亡在魏聞之欲入因群臣與民從鄭所之塞（[illegible]）右主然守塞弗入也（[illegible]）曰臣有義不兩主公子勉去矣（[illegible]）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illegible]）菌改入之夫人聞之

大駭小主夫人驚也命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遠卒與吏其始發也發行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主君謂公子連公子連因與卒俱來至雍廬夫人夫人自殺雍廬秦公子連立是爲獻公怨石主然而將重罪之怨其入己也德薦改而欲厚賞之德其入己也監突爭之曰不可監突妻大夫也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衆多也若此則人臣爭入亾公子矣此不便主如此則諸臣爭內亾公子亾公子得入則爭爲君故於主不便也獻公以爲然故復石主然之罪復反也反其罪而賜薦改官大夫官大夫秦爵也賜守塞者人來二十石獻公可謂能用賞罰矣凡賞非以愛之也淵弄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雖愛之罰賞曰善有勸雖賞也惡有懲雖罰也此之謂也此先王之所以治亂安危也能者能治之也危者能安之也

當賞

五曰先王有大務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惡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立成也俗主則不然有大務而不能去害務與不能去害務此賢不肖之所以分也分別也使獵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反顧繕其行故見得也驥一日千里車輕也以重載則不能數里任重也任載賢者之舉亦也不問無功功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患不肖爲之任也患不肖之任故事故使其君貴名不立而利不及後世子孫也冬與夏不能兩刑惡故也○案刑草與稼不能兩成新穀熟而陳穀虧凡有角者無上齒果實繁者木必庳有殿曰果物莫能兩大故殿角者果實繁者木爲之庳小也○大戴禮易本命篇殿角者無上齒又戰國秦策引諺曰木實繁者披其枝亦是此義梁仲子云齒庳爲雋用智禍者無遂功天之數也遂成故天子不處全不處極不處盈全則必缺極則必反盈則必虧先王知物之不可兩大故擇務當而處之孔墨寧越皆布衣之士也處於天下以爲無若先王之術者孔子墨翟也寧越中牟人也御道術之士也故曰夜學之有便於學者無不爲也有不便於學者無爲也甚閒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夢見文王周公面問其道也論語曰吾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案吾衰久矣何是朱子以前讀法未本向讀法如此用志如此其精也精破害也何事而不達何爲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將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史記曰精誠所學致鬼神故曰有鬼告之也今有寶劍良馬於此玩之不厭視之無倦寶行良道一而弗復欲身之安也名之尊也不亦難乎寧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寧越曰請以十五歲○五字舊本脫據李善注文選補御覽六百十同人將休吾將不敢休人將臥吾將不敢臥○案吾下兩十五歲而周威公師之威公西周君也師之名以寧越爲師也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寧越之材而久不止其爲諸侯師豈不宜哉養由基矯弓操矢而往來之射而括或作六藝今從李本與下篇治樹廷嘗有神白猿荊之善射者見之能中荊王請養由基射之養由基搏弓而引之猿攀木而號號此之謂也○注淮字舊作由基二字誤今改正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幽通記曰養流眄而猿號中之矣發之則猿應矢而下則養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

博志

六曰名號大顯不可彊求必繇其道繇用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物治也君侯也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欲貪欲也不貪欲則天子安樂也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萬物之本也不可長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數也窺赤肉而烏鵲猝猩虎堂而狐鼠散見寬也敗走也衰絰陳而民知喪竽瑟陳而民知樂湯武修其行而天下從修其仁義之行故天下順從之也桀紂慢其行而天下畔慢易也畔背也待其言誠君子審在己者而已矣荊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策遺猶失也聞於國國人聞之也莊王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觀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純謹長令如此者其家必曰蓋蓋猶也身必曰榮矣所謂吉人也觀事君者也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曰盍官職曰進此所謂吉臣也吉善也觀人主也其朝臣多賢左右多人生有失皆交爭諫諫交諫也○外傳九新序二作正諫案諫亦諫也見說文如此者國

曰安主曰尊天下曰服服德也此所謂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觀人之友也莊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賢主之時見文藝之人也非特其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就成夫事無大小固相與通四獵馳騁弋射走狗賢者非不爲也爲之而智曰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曰得焉不肖主爲之而智曰或爲志曰騎惑之事不亾奚待記也齊人有好獵者人也齊本或作君或作尹皆誤今從日抄改正孫曰持久而不得獸入則魏其家室出則魏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則狗惡也欲得良狗則家貧無以買狗於是還疾耕疾耕則家富家富則有以求良狗狗良則數得獸矣田獵之獲常過人矣多也非獨獵也百事也盡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無有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殊異也賢不肖之所欲與人同堯桀幽厲皆然所以爲之異故賢主察之以爲不可弗爲以爲可故爲之爲之必繇其道物其之能者此功之所以相萬也萬倍也

貴當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五

似順論第五　別類　有度　分職　處方　慎小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似順論

一曰：事多似倒而順，多似順而倒，（倒逆也）有知順之為倒、倒之為順者，則可與言化矣。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天之道也。荊莊王欲伐陳，（荊楚也莊王楚穆王之子也）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城郭高，溝洫深，蓄積多也。」寧國曰：（寧國楚臣）「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賦斂重也，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洫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陳可取也。」莊王聽之，遂取陳焉。（傳曰伐而言取易也）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成子田常也）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故殺君而取國？」（殺君殺齊簡公取其國也）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疑不欲其死也）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夫死敗，人之所惡也，而反以為安，豈一道哉？故人主之聽者與士之學者，不可不博。

尹鐸為晉陽，下，有請於趙簡子。簡子曰：「往而夷夫壘。我將往，往而見壘，是見中行寅與范吉射也。」鐸往而增之。簡子上之晉陽，望見壘，而怒曰：「譆！鐸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將使人誅鐸也。孫明進諫曰：「以臣私之，鐸可賞也。鐸之言固曰：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見壘念憂患，而況群臣與民乎？夫便國而利於主，雖兼於罪，鐸為之。夫順令以取容者，眾能之，而況鐸歟？君其圖之。」簡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幾過。」於是乃以免難之賞賞尹鐸。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數更，雖未至大賢，猶足以蓋濁世矣。簡子當此。世主之患，恥不知而矜自用，好愎過而惡聽諫，以至於危。恥無大乎危者。

別類

二曰：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物多類然而不然，故亡國僇民無已。夫草有莘有藟，獨食之則殺人，合而食之則益壽。萬堇不殺。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為蹇，溼之則為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燔之則為淖。或溼而乾，或燔而淖，類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智，非大智之類也。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為小，不可以為大；可以為半，不可以為全者也。

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牣也，黃白雜則堅且牣，良劍也。」難者曰：「白所以為不牣也，黃所以為不堅也，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牣也。又柔則錈，堅則折，劍折且錈，焉得為利劍？」劍之情未革，而或以為良，或以為惡，說使之也。故有以聰明聽說，則妄說者止；無以聰明聽說，則堯、桀無別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賢者之所以廢也。

義，小為之則小有福，大為之則大有福。於禍則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獸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

高陽應將為室家，匠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為室，今雖善，後將必敗。」高陽應曰：「緣子之言，則室不敗也。木益枯則勁，塗益乾則輕，以益勁任益輕則不敗。」匠人無辭而對，受令而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敗。高陽應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

驥、驁、綠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則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見也，智固有不知也，數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說所以然而然，聖人因而興制，不事心焉。

有度

三曰：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則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為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暖有餘也；冬不用翣，非愛翣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為私也，非愛費也，節乎己也。節己，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況乎聖人？許由非強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況乎所教？是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又況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

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六者塞道使不通雖中所以）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不為動也）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不為者人道能行之亦無不為也）

有度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為化）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雖舜之聖不能為）武王之佐五人（五人者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穆公臣也造父周穆王臣也）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也）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也）國家之所以危也（危亡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鄗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眾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分職

五曰凡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婦君臣父子夫婦六者當位則下不踰節而上不苟為矣少不悍辟而長不簡慢矣金木異任水火殊事陰陽不同其為民利一也故異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異也同異之分貴賤之別長少之義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亂之紀也今夫射者儀毫而失牆畫者儀髮而易貌故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向摯處乎商而商滅處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處乎虞智非愚也向摯之處乎商典非惡也無其本也其處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處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應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絕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奄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韓昭釐侯出弋靷偏緩昭釐侯居車上謂其僕靷不偏緩乎其僕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鳥其右攝其一靷適之昭釐侯已射駕而歸上車選間曰鄉者靷偏緩今適何也其右從後對曰今者臣適之昭釐侯至詰車令各避舍故擅為妄意之道雖當賢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矯行則免國家利輕重則若衡石為方圓則若規矩此則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眾之所同也賢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謀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為先王之所舍也

處方

六曰上尊下卑則不得以小觀上尊則恣恣則輕小物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則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愛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賢主謹小物以論好惡巨防容螻而漂邑

殺人巨大防隄也如隄有孔穴螻蟻得而入之溝洫至於漂沒邑屋溺殺人民也 突沒一標而焚宮燒積○突亦作堗廣雅竈窻謂之堗或謂突當作窻案說文窻深也一曰竈突不云竈窻何得以突為窻之誤故今仍作突字又燎舊本譌作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致命不當為失失命不從士無先登之心而懷奔北之志故軍破敗將見禽獲而身死也主過一言而國殘名辱為後世笑國主過自汪厚乃為後世之人所非笑也 衛獻公戒孫林父甯殖食林父甯殖惠子也 鴻集于囿虞人以告獻大曰苑小曰囿虞人主囿之官也以鴻告也 公如囿射鴻二子待君日晏公不來至晏暮也 來不釋皮冠而見二子二子不說遂獻公立公子黔傳曰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此云立公子黔乃剽公之子太子黔剽嗣之弟也是為襄公案衛世家公子黔公孫也為剽之子乎 衛莊公立欲逐石圃莊公靈公之子也圃聯登臺以望見戎州而問之曰是何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戎州戎之邑也莊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國使奪之宅殘其州晉人攻衛戎州人因與石圃殺莊公立公子起公子莊公之弟也 此小物不審也審慎也 人之情不蹙於山而蹙於垤垤蟻封也蟻封卑小也 而蹙於垤垤蟻封也 齊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稱賢羣臣皆說去肉食之歡去食粟之為去絲罠之網言也 吳起治西河欲論其信於民吳起衛人也為魏武侯西河守論明也 夜日置表於南門之外置立也表柱也 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能徙南門之外表者任長大夫任猶倚也長大夫上大夫也○徐孚曾本明日日晏長大夫孫據定國子補御覽四百三十同 明日日晏矣莫有徙表者其也 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焉徙其表者也 民相謂曰此必不信有一人焉徙其表者也 曰試往徙表不得賞而已何傷言不敢必得其賞也○西京雜記作謂已言徙表不得賞非有害也注不得別 往徙表來謁吳起謁告 吳起自見而出仕之長大夫夜日又復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門爭表表加植不得所賞如前與前令同也邑人食賞爭往徙表表深植而不能徙不得其所賞也 自是之後民信吳起之賞罰吳起賞罰不欺民民信之也 賞罰信乎民何事而不成達獨兵乎言非獨信用兵以成功也大信用賞罰以成事故使秦人不敢東向犯魏西河也○苟校云登獨兵乎一作弄獨兵也漢注大謂本作亦

慎小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士容論第六　務大　上農　任地　辨土　審時

呂氏春秋訓解　高氏

一曰士不偏不黨柔而堅虛而實而能其狀腹然不儇若失其一然舒大不像給也輕略也 傲小物而志屬於大而志為連於有大成功也 似無勇而未可恐義之事也 狼執固橫敢而不可辱者堅固橫猶勇敢之士若此者不可辱亦不可害也○注猶猶 臨患涉難而處義不越越失南面稱寡而不以侈大處卽面君位也孤寡謙稱也士之如此者卽南面之君位亦處義而已不以奢侈廣大也○注位分日君民而欲服海外節物甚高而細字刪今案文義稱海之外四海之外 利弗賴事也行事甚高細小之利不恃賴之也 耳目遺俗而可與定世棄耳目視聽遺俗可與大定於一世也 富貴弗就而貧賤弗竭輕富貴甘貧賤○竭去也宋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術尊重道理而行蓋以巧術 寬裕不苦而中心甚厲不苦苦而自榮寬也○注榮疑營 不為物蜚唯義所在不妄屈折也 此度數人也甚難也難至高遠也難動以物而必不妄折不為物蜚唯義所在不妄屈折也 此國士之容也容猶法也 齊有善相狗者其鄰假以買取鼠之狗假猶請也請者相狗者買取鼠之狗也○舊校云一本作其鄰借之買鼠狗猶請也今案御覽九百五作其鄰借之買鼠狗則當脫字 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鄰翁之數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殺鼠不應不取鼠欲其取鼠也則怪之其鄰怪其後迹怪猶疑也後迹怪猶疑也 狗乃取鼠○俞校云本文鼠字衍狗乃取鼠 人心者誠也人亦然誠有之則神應乎人矣言豈足以驗之哉此謂不言之言也不言之言以道化也 客有見田駢者田駢人姓名 田駢聽之畢而辭之畢盡也辭辭令 遂敏辯也 客出田駢送之以目目視之也 客出田駢送之以目目送而 弟子謂田駢曰客士歟田駢曰殆乎非士也殆近也 今者客所食效士所術施也士所食效客所術施也○舊校云術當作道今案淮南子 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燭一隅則室偏無光偏半也 骨節堅成空竅哭歷身必不長長大 眾無謀方乞謗視見多故不良良善也 志必不公公正 不能立功立成 好得惡予好得好惡也惡予惡也 禍災日至故君國雖大不為王好得好惡原出故必不為王 子之容純乎其若鍾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鍾山美也玉美也陵上之木陵三日三夜色澤不變陵上之木陵三日三夜色澤不變故以此為喻也 淳淳乎慎且大皆天性也君子大性純敏故以此為喻也

灌畏化而不自自足（化欲也常畏而奉之不自自足其智思以爭必鬬詐而後行之也）乾乾乎取舍不悅而心甚素樸（乾乾進不能也取舍不悅常懷慎也心甚素樸精潔專一情不欲也）唐尚敵年爲史（史國史也）其故人謂唐尚曰（故人者舊也以唐尚明習天文宿度皆欲之處故爲顯之也）以謂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爲史也善而不爲也其故人不信也（不信其爲史及魏圍邯鄲唐尚說惠王而解之圍以與伯陽之子孟子所見梁惠王也解邯鄲圍也以與伯陽邑養之也）其故人乃信其善爲史也居有閒其故人爲其兄請（請於唐尚欲仕其兄）唐尚曰衛君死吾將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與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可信謂唐尚若爲史不可信謂唐尚欲衛君勸君不可得也而信爲信此患者猶病也）可得欲曰不可信而信也患者猶病也知人情不能自遠以此爲君雖有大下何益不能自適也其貪欲之情必危也故曰雖有天下何益也故敗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則戇願之人從而賀之有國若此不若無有古之與賢從此生矣（古人博位于賢以不肖不可于也）非惡其子孫也非徹而矜其名也反其實也（徹求也矜大也以國予賢則興子孫不宵予其國必滅也故曰反其實也）

士容論

二曰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資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爵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區區當作區區下同前論大篇作夠夠）自以爲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及之當作及己）爲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爲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爲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之安必待小（言相須也○而待字前論大篇與作恃下篇字亦作恃）細大賤貴交相爲贊（交更也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所樂（樂願也）

薄疑

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也據殷其樂曰君嗣君應之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者萬乘故願以受教也○案淮南道應訓所有上有子字此注非是頗以受教也）敬者願以千乘之國受教也（薄疑之對以千乘之國受教也）沂嗜酒國害正術可爲於治國乎（何有注皆不得本意）

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之賢爲王術若烏獲之力以舉一斤言其易也○淮南奉作舉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爲二東周之君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行仁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聞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衛昭事鄭文公故曰聞先生之義信有之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賢臣之言不死亡也）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使君無道臣不能止乃死亡耳被瞻言聽道行不死不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爲諸侯長矣我曼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務大

三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尊重也○次易用當本處用字據御覽七十七補亢倉子農道篇作易用則邊境安安則主位尊又多安則二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重亢倉子作重亦如大義之王言篇廣家語重重互異了）也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復（厚亢倉子作復下同）其產復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處居也）而無二虛民舍本而事末則不令（令善也）不令則不可以守不可以戰（戰攻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其產約其產約則輕遷徙輕遷徙則國家有患皆有遠志無有居心（居安也）民舍本而事末則好智好智則多詐多詐則巧法令（巧賣也如巧智之巧○亢倉子作巧法令則四字在下句首）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博曰王耕一發三之庶人終于千畝故曰皆有功業也○皆有功業亢倉子作耕有功發也此作發也韋昭注一墾一耨之發周禮作一墾此也玩注意似亢倉子本是）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當時當耕農之務農民不見于國都也孟春紀曰土布農事命田官令農民不得見于國也）以教民尊地產也（地產謂穀東郊故農民不得見于國也）

也）后妃率九嬪蠶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厤絲繭之功以力婦教也（力任其力勸其功也○亢倉子作勸人力婦教也）是故丈夫不織而衣婦人不耕而食男女異功以長生（異易也○以長生亢倉子作資相爲業）此聖人之制也（制法也）故敬時愛日非老不休（休止也）非疾不息非死不舍（舍置也）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損減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當時之務不興土功不作師徒庶人不冠弁（弁鹿皮冠詩云冠弁如星○冠弁不見詩攷恐是字誤）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衆（禮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燭故不以酒醴聚衆也）農不上聞不敢私籍於廟爲害於時也然後制野禁苟非同姓（苟誠也）農不出御（御妻也）女不外嫁以安農也（異姓之女不出閨色而嫁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糞（糞糞也）渝午水長不敢爲圃圃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渠溝也）農不敢行（守其職也）不敢伐材下木（後所不敢也）澤人不敢灰僇（燒灰不以時多僇）澤人不敢出於門眾罟不敢入於澤（罟網也詩云魚網之設罟也詩云魚網之設罟也詩云魚網之設罟也）澤非舟虞不敢緣名爲害其時也（舟虞主舟官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有國家難治三疑乃極（○義未詳）是謂背本反則（法則也）失毀其國凡民自七尺以上屬諸三官（三官農工賈也）農攻粟工攻器賈攻貨（攻治也）時事不其是謂大內奪之以土功是謂稽不絕憂唯必喪其粗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繼樂（繼結也）四鄰來虛奪之以兵事是謂屬禍（屬聚也）因胥歲不舉餌艾數奪民時大饑乃來野有餓來或談或歌旦則有昏喪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貞（不敢也○三字疑亦正文）

上農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窒塞汙下也突理出豐高也）子能藏其惡而揭之以陰乎（陰猶潤澤也）子能使吾土靖而剛浴土乎（土作土○古土土聞亦通用）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虞乎子能使龍夷毋淫乎（淫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冷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子能使蓁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詩云實堅實好此之謂也）子能使粟圃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強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棘羸弱也詩云棘人之泉棘言羸瘠也土亦有猶上急者

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緩。草諯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麻與菽。此告民地寶盡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狶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稑禾不為稑，種重禾不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任地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為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靹，為其唯厚而及。鑇者莊之，堅者耕之，澤其靹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汙。無與三盜任地。夫四序參發，大甽小畝，為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菑。實其為畝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埒，見風則蹶，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脩，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為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眾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咸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勿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耰也，必務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畝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遬長；弱不相害，故遬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夬心中央，帥為泠風。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秕，墝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轓而不發。壚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辯土

六曰：凡農之道，厚之為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秱長穗，大本而莖殺，疏穖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芳奪，秮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末衡，穗閱而青零，多秕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徼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秱疏穖，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本大而莖葉格對，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庢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摶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稙長而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薄翗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胕動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

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蒼○案蒼蒼青色也在竹曰蒼蒼在水曰滄滄字與蒼同義蒼蒼青色也蒼蒼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昌也失時之稼約薄也約薄也病也莖相若稃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忍饑忍者能也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舊校云一得時者作以爲食能耐也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氣力也章盛也百日食之百日食之者百日食之百日也耳目聰明心意叡智叡明也四肢也強也強也四肢變強也殆氣不入身無苛殃苛病殃咎也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五穀正時食之無病故曰正五穀而已

審時

呂氏春秋卷第二十六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本題秦呂不韋撰考史記文信侯列傳實其賓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稱不韋遷蜀世傳呂覽考序意篇稱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是時不韋未遷蜀故自高誘以下皆不用後說蓋史駁文耳漢書藝文志載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紀八覽六論紀所統子目六十一覽所統子目六十三論所統子目三十六實一百六十篇漢志蓋舉其綱也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間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則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又每紀皆附四篇而季冬紀獨五篇末一篇標識年月題曰序意爲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內篇而覽與論者爲外篇雜篇歟唐劉知幾作史通內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內篇之末外篇之前蓋其例也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爲醇正大抵以儒爲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爲不苟論者鄭其爲人因不甚重其書非公論也自漢以來註者惟高誘一家訓詁簡質於引證頗舛之處如制樂篇稱成湯之時穀生於庭則據書序以駁之稱南子爲蘧夫人則據論語左傳以駁之稱西門豹在魏襄王時則據魏世家孟子以駁之稱晉襄公伐陸渾稱楚成王慢晉文公則皆據左傳以駁之稱顏閔對魯莊公則據魯世家以駁之稱衛逐獻公立公子黔則據左傳衛世家以駁之皆不顧註家附會之失然如稱魏文侯虜齊侯獻之天子傳無其事不知誘何以不糾其謂梅伯說鬼侯之女好妲己以爲不好因而見醢謂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謂甯戚扣角所歌乃碩鼠之詩謂公孫龍爲魏人並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據又共伯得乎其首及張毅單豹事均出莊子乃於共伯事則曰不知其出何書於張毅單豹事則引班固幽通賦竟未見慘園之書亦爲可異若其註五世之厲曰遇書則梅賾僞本尚未出引詩庶羞孽孽作巘巘鼎鼓逕逕作諫諫則經師異本均不足爲失也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撰

呂氏春秋二十六卷 舊本題秦呂不韋撰 高誘注

其十二紀即禮記之月令顧以十二月割爲十二篇每篇之後各間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樂秋令多言兵似乎有義其餘絕不可曉先儒無說莫之詳矣

嘉錫案提要謂夏令言樂秋令言兵是也謂其餘絕不可曉者非也今以春冬紀之文考之蓋春令言生多令言死耳其孟春紀五篇一曰孟春二曰本生三曰重己四曰貴公五曰去私仲春紀五篇一曰仲春二曰貴生三曰情欲四曰當染五曰功名季春紀五篇一曰季春二曰盡數三曰先己四曰論人五曰圜道其本生篇曰「始生之者天也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以授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此官之所以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其貴生篇曰「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寄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則弗爲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制不得擅爲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此章本生篇末言官之所以立官也）其盡數篇曰「天生陰陽寒暑燥濕四時之化萬物之變莫不爲利莫不爲害聖人法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能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焉長也者非短而續之也舉其壽也」此皆於每紀之第二篇發凡起例極言節欲貴生之義其重己貴公當染則示人以修身立命之道以斷各盡其生也其孟冬紀五篇一曰孟冬二曰節喪三曰安死四曰異寶五曰異用仲冬紀五篇一曰仲冬二曰至忠三曰忠廉四曰當務五曰長見季冬紀五篇一曰季冬二曰士節三曰介立四曰誠廉五曰不侵其節喪篇曰「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一生安死篇曰「世之爲厚葬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發掘若宮室其藏財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此二篇爲冬令諸篇之發凡起例極言節葬送死之義蓋因世人之厚葬多藏寶器遂言古之人非無寶所寶者異而有異寶焉寶因古人所寶者異遂言萬物不同而用之於人者異而有異用焉蓋因前一篇而推廣以及之文氣銜接相續至於至忠忠廉以下諸篇則示人以舍生取義之道以期無愧處其死也斯其義例昭然可見安得如提要所言絕不可曉也乎然惠春生而冬死豈案而秋刑「論語」「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其取義何也！此所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

四庫提要補正

明王鏊撰

四氏春秋二十六卷

實其實客之所集也

洪亮吉北江詩話二云史記呂不韋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爲八覽十二紀三十篇高言秦楚產主客亦八人達者所云八公者是今考此家賓客類皆別裁諸子博物記傳成書率以前古者亡佚既多無從鉤勘即以今世所傳文子一書校之遺其剽竊者十至七八又故移徙前後倒亂次序以猶沛一時耳自而博收重資足見賢者之不足好古今一樣讀經載復考日記三云集衆成書而立言者宗主于博人言立論言愼法言尙綜等其脈絡貫穿條理相生文章之妙殆無不法及也

呂子校補序

今年春畢秋帆尚書校刻呂氏春秋余厠檢讎之末而曾共事者抱經盧先生也其時投梓於毘陵書簡稍觕未及覆審錯成重讀又斠剩義二百六十餘條古人言校書如埽落葉豈非虛數適余有武昌之役是編攜在行篋水窗清暇纂次為二卷已刻者不錄將詣尚書而請之或作補遺附卷尾亦盧先生意也戊申冬至日錢塘梁玉繩記於黃岡舟次

卷一
[illegible]

卷二
[illegible]

[illegible]

　錢塘梁玉繩

呂氏春秋序漢河東高誘撰

誘涿人見水經易水注當靈獻之時從全縣盧植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見高氏淮南子序 誘又有正孟章句見玉篇

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

意林注作儒士是也書字譌

為十二紀八覽六論 梁伯子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及呂不韋傳並云八覽六論十二紀以紀居末故世稱呂覽其書首十二紀之所由名也漢書藝文志亦稱呂氏春秋二十六篇不稱呂覽鄭康成注禮運云呂氏春秋謂之春秋則自漢以來皆以呂氏春秋為正名至於行文之便容有不拘耳

此余所校云誤也史記表傳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注引桓譚新論及誘序俱著其名曰呂氏春秋不獨藝文志禮運注稱之且古人作序皆在卷末呂氏十二紀終而綴以序意可知紀當居首八覽六論乃其附見者

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

論衡自紀云呂氏懸於市門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乖不合焉敢譴一字誘蓋本此

孟春紀　其味酸 注酸者鑽也

淮南時則注全周禮天官瘍醫以酸養骨鄭注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釋曰木立地中似人之骨立肉中義亦精

犧牲無用牝 注尚蠲潔也

月令注為傷妊生之類

本生　招蹷之機 注謂以蹷為門閫蹷機 李善注文選七發引此注作佁儗 切孤文無謂 亦不可從

高注雖誤然疑古機與織通借故云然又集韻佁訓固謂司馬相如大人賦佁以佁儗張揖曰佁儗不前也義亦得通李善譏枚叔好奇改佁儗為癡瘢知呂子元是佁字

注舜時雄陶人 人表作雄陶

路史後紀十二注云雄字作雄隸轉失之

注高位實疾顚 賈語文今本張宋庠改作僨讀誘注知分篇亦是爲字

必已篇注亦引傳曰高位疾顚

重已 注烏獲秦武王力士也

注本史記秦本紀然文子自然篇已言烏獲豈古力士全名如彭後之有彭蒙

去私 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祁黃羊對曰解狐可

即左氏祁奚請老一事矣字黃羊惟見此既誤以悼公爲平公復誤以軍尉爲南陽令與韓子外儲說左下言解狐薦其讎邢伯柳于魏文侯爲西河守全一緣傳九言解狐薦荆伯柳于魏文侯爲西河守全一緣傳高不糾其失何也

注蓐讀曰車菟之菟

御覽四百二十九引注蓐讀大車啍啍之啍也與今本異

仲春紀 舍采 注舍猶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貴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釋菜鄭注舍采月令作記采謂芹藻之類與此注異

黃帛古禮也似勝鄭注此與周禮春官大胥作采蓋

菜采古通故月令文王世子作菜又天官夏采釋文

或作菜彗釋帝堯碑以眉八采爲八菜也鄭司農云

或曰學者皆入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

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說亦別

貴生 注王子搜淮南子云越王翳也搜似翳

史越世家索隱據樂資以搜爲翳子無顯當是

鹿布之衣

仲弟處素曰鹿布疑麁布

注趨濟民而已 趨與取古

趨讀曰促言急于濟民

情欲 注彭祖殷之賢臣論語老彭是也

執一爲欲二篇注全案彭祖乃彭姓之祖生當高陽

時歷及唐虞老彭其後裔是殷初人也人表列彭祖

二等老彭三等此仍莊子大宗師說合爲一詳余所著人表攷二鄭康成解論語老彭爲老聃彭祖亦非至孫展禽示兒竊解老彭爲老子之側諸彭當作旁則失之鑿矣

當染 舜染於許由伯陽 注舜顓頊五世之孫伯陽蓋老子舜時師之者也

舜之祖幕出顓頊其世次無考史記以舜爲顓頊七世孫本于大戴禮已不可信此言五世又不知何據禮祭法疏引春秋命歷序云顓頊傳二十世詩生民左文十八疏引作九世帝嚳傳十世左疏作八世安得舜與顓頊止七世五世乎老子名耳字聃非字伯陽也伯陽父乃周幽王大夫論三川竭見國語今本史記老子傳有字伯陽三字乃後人竄入者索隱辨之矣此伯陽別是一人爲舜七友之一人表及陶潛四八日可證高以伯陽爲老子舜師之重言篇又以老耽爲論三川竭之伯陽孔子師之豈不謬哉

注禹顓頊六世孫伯益皋陶之子也皋陶子乃伯翳非伯益也益乃高陽之弟三子名見敘者路史有辨甚明

漢律歷志謂顓頊五世孫故此云六世然未確不如吳越春秋無余外傳言顓頊之後爲得也皋益全族而異支皋之父徵不著益之父但傳大業而已自列女傳謂皋子佐禹曹大家注以皋子爲伯益鄭詩譜潛夫論志氏姓及高注並因之殊難依據而伯翳即伯益不得爲兩人惟敘乃高陽第二子亦非伯益路史妄引水經洛水注附會尤不足信辨見余所著史記志疑十九

歧踵戎 墨子諸書多作雒夢

歧踵戎與雒夢未必是一人

注紂帝乙之子名辛 書稱商王受或云字受德亦見書及逸周書此云名辛與史全受紂音近辛以甲乙爲名也

榮夷終

終疑公字之譌或曰終其名

鄧偃 鄧乃御之俗字畢于作高邏御覽六百二十作郭偃

御偃無其人御乃郭之譌高與郭聲之轉即卜偃也

注大夫種楚之鄉人 鄉是時尚未屬楚尊師謂注又作事云太平寰宇記江陵府人物文種注南郭人必本子高注北宋本猶未譌若鄉若郭皆非楚地當依寰宇記改正

文選陸機豪士賦序注引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

王孫雄 墨子作王孫綽孫詒讓謂雒作公雄今各從本書

雄當作雒今本譌雄困學記聞六引呂是雒也雒駱古通

太宰嚭 注晉伯宗之孫楚州犂之子

左傳定四年伯州犂之孫嚭越絕吳越春秋社世族譜並全此與國語韋注謂嚭是州犂子重言注亦全未定孰是

孔子學於老聃 孟蘇夔靖叔

孟蘇二人他書未見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

桓當作平惠公卒于平王四十二年

竹書請禮在平王四十二年

功名 蠻夷反舌 注戎狄言語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

一說南有反舌國舌本在前末倒向喉故曰反舌

反舌即鴃舌注中二說恐非爲欲注祇載前說

季春紀 賜貧窮振絕乏 注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

行而無資曰乏居而無食曰絕

四字注得分明又慎大注云蕪衣食曰困

盡數 戶樞不蠹

處素云內則馬黑脊而般臂漏注漏讀爲蠍如蠍蛄

臭也此蓋言戶樞不至朽腐如蠍蛄之氣耳後漢書

華佗傳譬如戶樞終不朽本此意林作戶樞不蠹

論人 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 後食二字未詳

復食者行遠而後食不以中途飢渴索食也俗謂馬

豹者爲奔槽

注傳曰善進善

傳見晉語六韓獻子之言也

尊師　子張魯之鄙家也

子張陳人而以爲魯者張氏顓孫通志氏族略三謂出陳公子顓孫左傳莊二十二年顓孫奔魯張蓋其後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

通志氏族略五索盧複姓

臨飲食必獨絜注獨讀曰圭也

處素云周禮秋官蜡氏注獨讀如吉圭惟饎之圭士虞禮注引詩曰吉圭爲饎疏云毛詩凍獨爲饎鄭從三家詩故不仝釋文獨古玄反舊音圭

用蹤注三皇伏羲神農女媧也五帝黃帝帝嚳顓頊帝堯帝舜也

三皇五帝之名先儒所稱不一然三皇列女媧五帝無少昊俱未安

注離婁能見針末於百步之外

語見淮南原道

仲夏紀注蓋所謂舉則資舟夏則資皮備之也

二語出越語

注含桃鸎桃鸎鳥所含食故言含桃

含桃無鸎名之說字亦不作鸎鄭注櫻桃也釋文含又作函初學記引高注云含桃櫻桃爲鳥所含故曰含桃亦與今本異宋張淏雲谷雜記引此注作嬰桃

古樂注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

朱襄在炎帝前易繫辭疏初學記九並引帝王世紀言朱襄等十五氏蓋包犧之號御覽七十八載通甲開山圖仝蓋世紀所本亦不定是天子疑皆太昊氏之臣也安得以爲炎帝別號乎

辯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

辯叟有功於堯樂不得概以頑目之矣下文言周公逐象至江南乃爲三象之樂他書亦未見

季夏紀　命神農將巡功注昔炎帝神農能殖嘉穀神而化之號爲神農後世因名其官爲神農月令無字

古無以神農名官者鄭注以爲土神是也

音初　王及蔡公

蔡當作祭

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作書紀年整元年自殷遷于相即其事也

徐位山竹書紀年統箋曰據竹書河亶甲無宅西河作西音之事惟夏后胤甲元年居西河四年作西音呂氏讀記殷整甲也文心雕龍云夏甲歎于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興是又因不韋誤矣

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一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

簡狄聖母奈何以淫佚嗟之詩生民疏引王肅謂羨嫄箕居生子仝爲乖妄

明理　有狼入於國注河圖曰野鳥入主人亡也

司馬彪續五行志漢靈帝建寧中羣狼入晉陽南城門嚙人乃苛暴之應注未合

孟秋紀注少皞帝嚳之子摯兄也

少昊摯祖自軒轅爲青陽之胄注誤

蕩兵注炎帝爲火災黃帝滅之也

二語見文子上義淮南兵略路史後紀四注謂炎帝指蚩尤

注蚩尤少皞氏之末九黎之君名也

蚩尤乃炎帝之裔與九黎無涉此仍馬融臆解書呂刑僞孔傳仝

禁塞注晉厲公景公之子州蒲也厲公實名州蒲史記作壽曼聲仝耳

梁自子云左傳成十年正義引應劭韓議云周穆王名滿而有晉侯州滿

余元校云厲公之名春秋經傳作州蒲高氏依之釋文于左傳成十年云本或作州滿孔疏引應劭韓議曰周穆王名滿而有晉侯州滿史通五行志雜駁篇以蒲爲誤謂出王劭讀書志蓋滿蒲二字書傳中多以形似相亂如左傳盧蒲嫳後愼行篇作盧滿嫳之類而史記作壽曼即州滿也州壽古通滿曼音近

注宋康王名偃宋元公佐六世之孫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三百里西敗魏軍於溫四十七年滅此注依宋世家爲說四十七年年表假立此四十三年梁伯子云宋實無取淄楚地及敗魏軍之事詳所著史記刊誤中

宋康爲元公八世孫非六世而其滅在六十一年非四十七與四十三也刊誤今改名志疑

懷寵　皆益其祿加其級

後世百官加級始見此

論威　成荊致死於韓王

成荊古之勇士見戰國韓策及淮南齊俗漢景十三王傳作成慶古字通用

簡選　以戊子戰於鄢

路史後紀十四注曰呂覽周書戊子戰桀于鄢案傳得殺毛伯義弘曰是昆吾稔之日則非戊子

桀與昆吾仝以乙卯日在昭公十八年二月乙卯毛遂禽推移大犧注桀多力能推移大犧因以爲號而禽克之梁仲子云淮南主術訓桀之力能推移大犧此注本也孤竹子明鬼篇禽推移大戲則皆人名下指又云推移大戲主別兕虎指畫殺人誘以爲桀號義甚

晏子春秋諫上曰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則爲桀臣之名無疑高注仍誤于淮南

爵路史注以軍旅解之亦非

東征至于庫虛注國名也

叔弟匠誨曰高氏士奇春秋地名攷略云庫虛疑即晉之被廬此注爲國名疑非

愛士　陽城胥渠處注處猶病也注說處訓病未見所出費誠者耳彝篇有此亦正相類人表載胥渠無處字

處無訓病之義亦未必以三字爲名處猶居也當連下廣門之官作一句

以與陽城胥渠盧無幾何梁仲子云處字屬下與上文處一年文義相似

知士篇云晉無幾何文法政仝

季秋紀　爲來歲受朔日注秦以十月爲正故於是月受明年歷日由此言之月令爲秦制也盧云若以十月爲來歲而于九月始受朔日則就百姓言爲可若遠方諸侯則有不能逮者矣日據此則爲秦制吾未之信

九月受朔何以不能逮遠方說似未確月令一篇先儒或云周公作或云不韋作雖疑莫敢定然如太尉秦官名而曰命太尉圍秦獄名而曰省囹圄自秦

以下民始得立社而曰命民社皆不合周法且序意篇明言維秦八年良人請問十二紀則爲不韋作審矣或難云以十月爲朔故于九月言來歲而何以十月稱來年十二月稱來歲又秦并天下改朔不韋死于始皇十二年安得預知十月爲首乎曰不韋相秦十餘年秦已得天下大半故集儒士采三代參秦制創爲此書後人錄入禮記淮南取名時則也逸周書闕月令近刻以月令補之余未敢信周書月令馬融曾引之注論語鑽燧改火與月令迥異又管子幼官所述如三卯二郢二榆之屬判然不合一歲三十節氣春秋各八夏冬各七通三百六十日春秋各九十六日夏冬各八十四日當是周之時令如是可驗今月令非周法

命僕及七騶成駕 注 七騶於周禮當爲趣馬掌良馬駕稅之任無七騶之官也

蔡邕月令問答云七當爲六而鄭注七騶謂趣馬主爲諸官駕說者疏引皇甫侃曰天子馬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爲七高與蔡義全非

順民 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 繁蟬子云 論衡感虛篇 七年旱或言五年知此言五年亦非說李善注文選懸休碑與廣川長書亦作五年 墨子七患引殷書云湯五年旱選注兩引呂氏一作七年一作五年思玄賦注亦引作七年而三國蜀志御正傳注引呂又作三年文選辨命論注引湯克夏四年天大旱

有酒流之江與民同之 注 投醪同味

處素云越王投醪事列女傳水經漸江水注並言之文選七命曰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注引黃石公記昔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罈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罈之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滋味及之也高注本此意察微注亦述其事

士大夫釐肝肺同日而死

處素云肺上脫一字如節喪篇涉血盬肝期賢篇履腸涉血之義且與下條頗交臂相對

注 和子齊田常之孫田和也

史記田完世家和是常之曾孫

知士 威王堯宣王立

戰國齊策作宣王堯問王立是也下宣王亦當作問王此誤記

審己 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困學紀聞七云蓋因子路共之而爲此說

越王授 注 句踐五世之孫 五世孫則王翳也貴生篇有王子搜疑一人 越王無名授者據史越世家竹書紀年句踐五世孫名翳莊子讓王此書貴生有王子搜高注及陸氏音義引淮南原道謂搜即越王翳豈授爲搜之譌歟而搜乃句踐六世孫無顓非越王翳貴生篇已校其誤此復疑是一人蓋失檢也越絕吳越春秋句踐五世孫爲無彊又不全精通 義由基射光 光乃兕之或體書誤作先校者欲改爲虎非也 余所見本多作虎

孟冬紀 注 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

注依史五帝紀本大戴禮五帝德也其實顓頊不出黃帝亦非昌意子說在史記志疑一

物勒工名以考其誠

後世制器鐫某造蓋始于秦

注 凡天地四時皆爲天宗書曰禮于六宗

六宗之說十餘家見後漢書祭祀志注各盡所求殊難偏折高從伏生馬融解司馬彪駁之云帝在于類則禮者非天不得爲的論也

安死 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

左僖三十二年疏上壽百二十中壽百下壽八十

爲石銘誼之韙上

據此則秦時已有碑表矣

孔子徑庭而趨歷級而上曰以寶玉敗譬之猶暴骸中原也

左定五年季平子卒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此與論衡薄葬篇三國魏文帝志並謂爲孔子

異寶 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

此與列子說符淮南人間全韓子喻老謂封敖在未死時

異用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

賈子容經篇載此事作子贛謂孔子

跖與企足 注 莊蹻也

莊蹻字企足僅見此

至忠 文摯因出辭以重怒王 此事姑妄聽之而已

三國魏志華佗傳有一郡守篤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此實事與摯怒齊王類

當務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

史殷本紀宋世家以微子爲紂庶兄是也呂以爲全母不足據帝乙賢君不應立妾作后尤不應廢子之長且賢者而置晚生不肖之子如謂先妾後妻遂分嫡庶則當立后時何以不即立太子況妾既爲后子獨不得從親爲嫡長子乎

其次曰中衍

人表宋微中下注曰啟子與此異史記家語並依呂氏先儒多仍之惟鄭子由古史據人表云微子卒世子至死立世子之弟微仲衍孫頤谷曰孟子以微仲與微子並言疑是弟非子也人表有兩微仲或疑一子一弟說頗可采

受德乃紂也

受紂音相亂書立政曰其在受德暋猶言桀德豈二名乎遜書克殷解誤以受德爲名呂仍其誤鄭康成遂謂紂字受德僞孔傳又云帝乙愛焉爲作善字尤妄也

長見 注 吾望公之久矣 史齊世家作吾太公望子久矣

組紺號太公安得預知呂尙而葬之連志以爲誕語

高蓋有意更之

魯公以削至於覲存三十四世而亡

此及史魯世家韓詩外傳十皆作三十四世蓋不數

伯御一代也淮南齊俗作三十二混論作三十六並

誤覲與傳全藝文類聚五十一引作僅

介立　注五蛇以喻趙衰狐偃賈他魏犨介子推也

五蛇以比五士當取狐偃趙衰賈他魏犨胥臣爲五

此與左傳及杜注史晉世家及索隱所說各異蓋因

下云「蛇蓋之槁死中野故去習臣而數介推耳

誠廉　阻兵而保威也（疑是阻兵）

莊子讓王政作囿兵

不侵　豫讓之友謂豫讓曰

戰國策說苑復恩並作趙襄子語

序意　趙襄子游於囿中

從子常曰此篇係序意不應入此事疑屬前篇豫讓

事下傳寫錯誤耳

有始　晉之大陸（注魏獻子所畋）

處素云魏獻所畋者乃汲郡吳澤荒蕪之地非禹貢

大陸也高注誤詩予左通中

應同　商徵曰

困學紀聞二文心雕龍銘箴夏商二徵餘句頗存夏

徵見周書文傳商徵見此

龜言　周書曰

漢書晁錯傳作傳曰

其與人穀言也

穀言二字新猶善人稱穀人

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注白圭周人也）

白圭有二一在魏文侯時圭是其名周書史貨殖傳

所謂觀時變治生鄒陽傳所謂爲魏取中山者也一

與惠施並時名丹字圭（藏園雜著作注）魏人孟子所謂治水

以鄰國爲壑者子喻老所謂行堤塞穴者也此及趙

岐注並云周人誤（注言周人三見）楊子注言曰子之治

產不如丹圭則已先錯合爲一人矣

諫巡　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

史魯世家以吐握爲周公事鬻子上禹政淮南氾論

與此以爲夏禹黃氏日抄云此形容之語本無其事

也

務本　興雲祁祁（毛詩家訓書證篇韓詩興雲富作興雨詩祁祁甘雨爲證與雲雲訓盛師傳授有異非韓詩篇如靈臺詩後書左雄傳鹽鐵論水旱篇皆作雨字故家

訓以雲爲誤寫詩疏釋文並全顏說然非也韓詩外

傳八漢食貨志上隸釋無極山碑俱是興雲與此文

合錢說蓋本隸釋及野客叢書

無公故也（務大篇作無功公務功也古通用）

詩以奏膚公毛傳公功也隸釋樊安碑以功德爲公

德

論大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禍夫之長可以生

謀

困學紀聞二以爲呂氏引書外異案喪服小記王者

立四廟鄭注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制天子七廟

鄭注此周制殷則六廟疏曰殷五廟至子孫六此所

引逸書蓋在成湯之世也惟王肅不以七廟爲周制

謂天子立七廟高祖之父及祖并始祖及親廟四先

儒皆不從之書咸有一德改五世作七世乃晚出之

僞古文獨與王肅合豈足據哉（周本五廟漢二祧廟爲七）

姁姁爲相樂也（後作偈偈）

後務大篇作區乃嘔之省姁呴嘔煦並全

本味　身因化爲空桑（注伊尹母化作空桑）

空桑地名寰宇記空桑城在開封府雍丘縣西二十

里蓋母生尹即卒也楚辭天問水濁之木得彼小子

王逸注全此說謂尹母化桑妄矣

續耳（尸子韓子作牙人表作身皆隸時失之）

古牙字或作牙作耳故譌爲身字耳字

說湯以至味

漢藝文志小說家有伊尹說二十七篇史司馬相如

傳索隱稱應劭引伊尹書說文蠶字秝字注亦引伊

尹之言豈本味一篇出于伊尹說歟然孟堅謂其語

淺薄似依託也

陽華之芸（注華陽山名也在吳越之間）

處素云陽華即前有始覽所云泰之陽華也注疑非

有甘櫨焉（史相如傳索隱引慮物曰伊尹書云盧橘夏熟此或說記海外北經注引作甘柤）

處素云櫨本作樝字相似而譌

首時　亦不忘王門之辱（王門即玉門古以中畫近上爲王字王三畫正肖即玉字）

竹書夏發元年諸夷賓于王門與此全效周禮九嬪

玉藻注故書玉爲王逸論語有問王篇荀子王霸云

改王改行並是玉字本書過理篇公玉丹亦作公王

丹

秋霜既下眾林皆羸

羸字甚精

鄭子陽之難獨狗潰之（注子陽鄭相或曰鄭君好行嚴

猛人家有獨狗者誅之人畏誅國人皆逐獨狗也）

子陽鄭相乃駟氏之後史記稱駟子陽非鄭君也後

適威篇注子陽鄭君一曰鄭相並誤又淮南氾論鄭

子陽剛毅而好鬬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

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獨狗之驚以殺子陽適威篇云

子陽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懾獨狗而殺子

陽高氏彼注兩處皆言因國人有逐獨狗之擾殺子

陽此注亦誤

義賞　高赦爲首（韓非難一淮南氾論人間說苑復恩

徐廣曰一作赫）　今人表董作高赦史趙世家作共

作赫是也赦與赫聲相近共乃赫之譌脫

斷其頭以爲觴（此可詩秋器之爲酒器）

斷頭爲觴蓋以報灌酒之辱也韓子難三亦云知伯

頭爲飲杯淮南道應云襄子大敗智伯破其首以爲

飲器注飲酒器桮棬也（俗本酒史刺客大宛傳集解

索隱漢書張騫傳顏注引韋昭曰飲器桮棬也晉灼

曰虎子之屬或曰飲酒器師古小司馬以桮棬虎子

二解爲非甚是漢書匈奴傳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

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則知非椑榼虎子矣惟韓子喻老有漆首爲溲器之語與雜篇異故晉灼及鮑彪注戰國趙策以爲溺器也

長攻　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　注服衰謂朞年勿復三年也

史趙世家因左傳趙孟降於喪食之文謬謂簡子居定公喪改三年爲期高氏仍史誤而又移爲襄子居父喪朞年其實服衰者謂服未除也觀下服衰以遊可見

慎人　振振殷殷　廣韻一宛弘大　通雅振振殷殷　詩鄭風殷殷

通雅第九韓富作輪誘爲韓殿郎振字

舜自爲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王伯厚云疑與咸丘蒙一說而記之於舜

處素云韓子忠孝篇言舜放父殺弟引此詩蓋讀國時人議論如是此云舜自爲詩疑有譌舛

注百里奚虞臣也傳曰伐虞獲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繆姬

奚是虞之公族井伯乃姜姓子牙之後判然兩人故人表分列上中下下二等史秦本紀晉世家錯合爲一人高氏仍其誤耳

而共伯得乎共首　注共國伯爵樂其國隱於共首山而得其志也不知出何書　誘時作書紀年俱未出故云不知出何書而所言皆讀也

史周本紀正義引魯連子言共伯事在竹書前

遇合　所見八十餘君

莊子天運言孔子千七十二君史記淮南說苑諸書皆襲其說此云八十餘君其數且過之豈不妄哉論衡增曰孔子所至不能十國言七十餘國非其實也

姑蚨知之　釋名俗或謂舅　日章炎日蚨

釋名作伏一切經音義引釋名全處素云爾雅釋親釋文蚨音鍾今本作公故淮南氾論作君公漢書十三王傳注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今關中俗婦呼舅姑爲鍾鍾者章聲之轉也

人有大臭者

大一本作犬蓋腋病也輟耕錄引唐崔令欽教坊記謂之慍羝今俗云貉狗臭

興師伐陳三月然後喪

此言陳滅之故與經史異

必己　藏其血三年而爲碧

萇弘血化爲碧見莊子外物篇釋文引呂作化爲碧玉

遇盜於耦沙之中　注淚沙爲耦蓋地名也

漢地理志及說文洱水出趙國襄國縣之西山師古音藕寶宇記五十九渭水在邢州沙河縣西北七十一里俗名沙河水卽耦沙也

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無得魚死焉

左傳哀十一年太叔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錯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此文遂附會之耳

不衣芮溫　注芮絮也

訓芮爲絮當考

慎大　往視曠夏　梁伯子云曠空也或云見曠之說言其猛不可附也古猛切

曠字假勝猶漢書殺傳言獷秦後書段類傳言獷戾

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　注琬當作婉婉順阿意之人或作琬琰美玉也付書紀年注云后桀十四年命商伐有緡山緡山女於桀二人口琬口琰后愛之無子斷其名名於苑華之玉若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以與伊尹交遂以亡夏　高注殊未合困學紀聞二十亦非之案管子輕重甲篇女華者桀之所愛薛子難四桀索崐山之女楚辭天問桀伐蒙山何所得妹嬉何肆湯何殛蒙山卽岷山也王逸注桀伐蒙山得妹嬉蓋與伊尹交二句今本紀年注無之此據御覽一百三十五

親鄰如夏　注鄰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　書武成殷中庸作宣戒衣二字蓋本相近

處素云中庸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歟蓋戒殷是康誥非武成

命封夏后之後於杞

此與禮樂記史本紀世家俱言武王封杞非也大戴禮少閒篇成湯放移夏桀遷姒姓於杞文選張士然表成湯革夏而封杞史漢留侯傳酈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杞蓋武王因其舊封重命之爾故漢書梅福傳云紹夏于杞

注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也

此與離謂篇及淮南主術注全高氏之謬也商容殷末人而老子並孔子時安得師之蓋因淮南謬稱訓老子學商容一語而誤效文子上德曰老子學于常樅說苑敬慎作從郎淮南之商容聲相近也古有容成氏淮南本經注既誤爲黃帝時造歷之容成莊子則陽釋文又誤爲老子師何不檢勘如是管子小匡篇商容處宋則是別一人姓名者

乃稅馬於華山　注在華陰南西嶽也

華山乃陽華山在今陝西商州雒南縣東北非太華西嶽也閻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卷六下辨之甚明

鼓旗甲兵

經傳但言鼙鼓未有言及旗甲兵者惟史封禪書漢郊祀志有鼙鼓旗諸

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襄子語處素云老子曰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襄子語義所本說苑叢談云江河之溢不過三日飄風暴雨須臾而畢又本此文

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此殆鄙孔子之父事也

列子說符淮南主術道應並有此言而不官以兵加注不官以吾用兵見知於天下也

孫頤谷云加字列子淮南並作知據此注亦當作知

權勳　豎陽穀梁傳人表並是穀陽而史記貨殖世家淮南人間訓說苑敬慎篇與此並作陽穀

說苑敬慎篇五字當置漢書人表上譌刻在淮南人間訓下

至稿七日韓非作至於蓋七月

史正義引韓作九日

昔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注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梁伯子云將攻齊者尚有楚高氏因本文五國故不數楚然非也

燕篤主兵當不數燕

齊使觸子將

此與黃直並作觸子戰國齊策是向子也

下賢　就就乎注讀如由與之與

通雅九呂注由與之由與之與就从尤轉平爲近若與則遠矣處素云晉語引商銘就與爰爲韻是也

鵠乎注讀如浩浩昊天之浩

處素云鵠从告得聲漢地理志鵠澤孟康音告蓋古讀如此

故相鄭十八年

左傳子產相鄭二十二年并爲卿之年計之是三十三年此云十八史循吏傳作二十六並誤

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雖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

初學記二十四引作垂於衢疑今本譌行字又韓子外儲說左上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雖刀遺道三日可反

今女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

史魏世家正義引呂今女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又實作賞

報更　斯食之注斯猶盡也

斯字當解如斧以斯之爾雅釋言斯離也說文析也與錢百

御覽八百三十六作錢二百

因發酒於宣孟注發猶致也

處素云發酒義如檀弓首大夫發焉

順說　居四累之上注四累謂卿大夫士及民四等也君處四分之上四累即指上所言層累而上凡四等注非是而張湛注列子亦與之仝

淮南道應注云此上凡四事皆累於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與此注異虞氏兆瀛天香樓偶得云惠益論勇力之說凡四更端故云居四累之上不廣　北方有獸名曰蹶

爾雅釋地韓詩外傳五並作西方

惜矣

文選過秦論注惜作苦

貴因　賢者出走矣注謂箕子奔朝鮮

此謂向摯太師疆少師彊之類箕子封朝鮮乃商亡後事也

武王至鮪水

水經河水五注棠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崟崖上其下有穴謂之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河自鮪穴已上又兼鮪稱武王伐紂至鮪水即是處也

孔子道彌子瑕見蘧夫人注此蘧夫人未之聞或云爲

諡諡法小心畏忌曰蘧南子淫佚不得諡爲蘧明矣仲梁子云淮南泰族訓孔子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論義故合此似有脫誤

蘧夫人雖他無所見然春秋時夫人別諡甚多魯文姜穆姜皆淫佚而得美諡南子諡蘧無足異也此與

淮南語仝義鹽鐵論論儒篇亦云孔子因彌子瑕見衛夫人非有脫誤

察今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注驁千里馬名也

王者乘之遊驁因曰驥驁也

驥驁二字僅見別類云驥驁緣耳

先識　殷內史向摯

向史通十一通典職官三作高通鑑外紀作尚摯淮南氾論作藝通典作勢紀年與此仝

爰近姑與息

通雅十九云御覽引武王曰對愛近姑與息則爰是愛誤

知接　齊鄙人有諺曰居者無載行者無埋注謂臣居職有謀計皆當宣之於君無有載藏之於心也行謂鄙世也亦當輸寫所知使君行之無有藏埋之地中

天香樓偶得云蓋謂人之居止者凡物皆不當載負人之行徙者凡物皆不當埋藏高氏訓解甚謬至下云今臣將有遠行然後以遠行喻死耳

上蓋以楊門之扇注楊門門名

處素云楊門乃楊木之門非門名也南史恩倖傳敘小白掩陽門之扇楊陽古通

悔過　蹇叔有子曰申與視左氏蹇叔之子與師則必百里傒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白乙丙孫云均屬傳誤非三帥明矣史秦本紀云

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又以西乞術白乙丙爲孟明子

其妄亦仝

超乘者五百乘左傳作三百乘

禮喪服小記疏引呂作三百人與左傳合

鄭賈人弦高奚施淮南人間作蹇德

左氏但稱弦高此可補所未備

樂成　今世皆稱魯公哀公爲賢稱孔子爲能

哀字兩見皆當作定孔子仕于魯定公時也

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注西門豹文侯用爲鄴令史起亞之

此語不知何據

察微　注管叔周公弟也蔡叔周公兄也梁伯子以諸書皆言管蔡

兄周公弟惟孟荀及史記以管叔爲周公弟北史言蔡叔爲周公兄並不可信全謝山以皋鼬之會晉叔虞盟於鹿上證之

余初校語有譌漏今更之曰周公管蔡之長幼當依史世家管居周公上蔡居周公下左傳富辰敘魯於管蔡之後似是錯舉其次不必如此乃淮南泰族云周公誅管叔蔡叔未可謂弟齊俗云周公放兄故賢遂杜預皆言蔡叔周公兄楚語韋注亦言管蔡周公兄高氏察微開春兩注並全其說然注淮南氾論則曰管叔周公兄蔡叔周公弟何自相異也至管叔之爲周公兄孟子已有明文而書金縢孔傳趙岐孟子注褚生補三王世家後書樊儵傳白虎通姓名章列女傳一俱以管叔爲周公弟淮南氾論云周公有殺管叔云周公誅弟之案齊俗云周公誅弟又敘別高注仍之殊不足據

楚之遷邑曰卑梁梁伯子云卑梁是吳邊邑史記十二侯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傳皆全襲邑乃鍾離也此與吳世家所載皆誤

吳越春秋亦全此誤

孝經曰

周秦古書中引孝經處甚少

邱昭伯注邱氏魯孝公子惠伯華之後也以字爲氏因曰邱氏案仲孔云邱字爲氏當作以邑爲氏孝公八世孫成叔爲邱大夫因以爲氏

魯語韋注稱邱惠伯則惠伯始受邱邑非始成叔

舞者二人而已當作二八

左隱五年眾仲對羽數杜預依何休以人數如佾數遞減故以六佾爲三十六人范甯解全誘注依服虔不減人數故爲四十八人宋書樂志太常傅隆舞伎議以杜爲非以服爲允因學紀聞六亦言之劉昭續百官志注引漢官曰八佾舞三百八十人與舊說迥異豈以四十八人爲一列乎則尚少四人不可解也

去宥 東方之墨者謝子注謝子關東人也說苑雜言作謝射

子古謝射通

淮南修務亦有之高注謝姓子通綱然則謝乃地名

鄭屬太原政是關東

惠王問秦之墨者唐姑果說苑無果字

淮南作唐姑梁

正名 注潛王齊田常之孫田和立爲宣王潛王宣王之子也

此注誤甚田常之曾孫爲田和田和之曾孫爲宣王則當云潛王齊田常七世孫宣王之子也

注山頭井底不得方之者也

山頭井底蓋當時方言

審分 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正郵良也舊本郵作孫意郵孫陽

似順篇稱孫明明良音近注作孫無攷淮南覽冥注全似不必依舊語改舊本孫字作郵若孫陽乃伯樂姓名是秦穆公時人恐不可爲一晉語郵良亦曰伯樂蓋伯樂星名主典天馬孫陽知馬故以名焉而郵良之善御全于孫陽遂以爲號後世并孫氏蒙之然未見有直呼孫陽者

注里諺所謂牛頭而賣馬脯

晏子春秋六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子內篇漢書百官志三注引決錄曰懸牛頭賣馬脯蓋即行孔子語

蘇子由送柳子玉詩銜牛沽馬脯晏子春秋亦見說苑政理決錄條見光武紹

君守 昆吾作陶注昆吾顓頊之後吳回之孫陸終之子己姓也爲夏伯御作陶冶

作陶者當是陸終之子非爲夏伯之昆吾氏也注似誤合爲一人

知度 中牟有士曰膽胥已

膽姓甚僻

慎勢 神農十七世有天下

御覽七十八引尸子路史後紀四引呂覽並作七十世疑此譌倒然易繫疏引世紀禮祭注疏引命歷序皆云神農八世又路史載十六帝各不全

注倒矢而射橫戈而戰

二語本淮南泰族橫戈作倒戟

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闕止字子我諸子蓋疑爲宰予

成是謚當衍以恆爲常後人所改因闕子我誤宰我

此史記索隱之說宋儒俱仍之然非也宰我死田常史李斯傳韓子難言以及淮南人間說苑正諫指武鹽鐵論殊路頌賢並載其事不韋韓非李斯去陳恆不遠必非虛語其死爲誅叛討賊忠於簡公不愧孔門弟子馬遷著傳稱宰我與田常作亂夷族孔子恥之豈不誣哉

不二 法請著上王經五千言

稱道德二經爲上王經他書未見高氏必有所本

子列子貴虛 注壺子弟子

下賢篇言壺子爲子產之師此注依列子天瑞諸篇以列子乃其弟子似未合蓋列子多寓言也

注陳駢作道書二十五篇舊本作一十五篇今據漢藝文志改

士容篇注是二十五篇

兒良貴後

漢藝文志兵書四種權謀類有良一篇

執一 傾造大難身不得死焉注大難車裂之難起射死亦言支解唯此言車裂非

韓詩外傳一亦言吳起車裂

審應 昔出公之後聲氏爲晉公拘於銅鞮注出公聲氏韓之先君也

孫顯谷云戰國時衛入于魏此出公聲氏蓋指衛言史衛世家出公後有聲公疑即聲氏言魏之于衛亦未能存亡繼絕也注非

重言 於是遂封叔虞于晉

叔虞封唐其子燮改國號爲晉也御覽四百六十六引此作唐則是今本之譌

東郭牙至 說苑作東郭垂

管子小問作東郭郵疑垂字譌

精論 海上之人有好蜻者列子黃帝篇作有好漚鳥者

好蜻人罕用之注謂蜻蜓一名白宿亦新

白公問於孔子

白公作亂在孔子卒後三月恐未必有問答此本列子說符當是寓言而淮南道應又襲之

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注九日而殺之法室法室司寇也一曰浴室

左傳白公奔山而縊其徒微之此與列子淮南言歸死非實又九日而殺之本于淮南亦不知何出注非祥也據傳非祭也祥或是祈當由高氏臆造改

匠誨云左昭十五年傳非祭祖也注誤泛彼文離謂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列子力命亦云左定九年魯駟歂殺鄧析而沈其屍於淵張湛注列子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此既仍列子力命荀子宥坐之異而述鄧析之亂法有不可不誅者恐語增非實果亂則何以鄭用其竹刑而君子謂子然不忠乎今其書存二篇不屈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

今之具牒改名古有其例矣

士民罷潞注潞蠡也與露全

處素云逸書職方解其浸汾露周禮作汾潞蠡露路本通潞字以音全假借

煙視

謂若人在煙中目不能張其視甚微也

應言、注司馬喜趙之相國也

處素云中山策司馬憙使趙爲己求相中山注謂趙相國誤

注許綰秦臣也

顧谷云此疑即新序刺奢篇說魏王罷起臺之許綰魏臣非秦臣也

具備注繁弱良弓所出地也因以爲弓名

處素云漢書文選上林賦彎蕃弱文穎曰夏后氏良弓名善曰左傳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繁古通案封父疑夏時諸侯明堂位有封父龜

誠乎此者刑乎彼注施至誠於近以化之使刑行於遠

淮南道應作誠於此者刑於彼水經泗水注作誠彼形此形刑古通然與注義別矣

高義比於賓萌

稱客民爲賓萌頗新

上德德之速疾乎以鄭傳命

顧谷云王厚齋謂此可以證孟子引孔子之言處素云鹽鐵論論勇德之行速疾於馳傳重驛亦本之

遂以劒死

匠誨云內外傳皆言申生自縊獨穀梁言刎脰而死此言劒死殆用穀梁說

此上世之若客也義未詳

處素云上世即上文神農黃帝之時不賞而民勸不罰而邪止也若客疑即使民如借之義

用民風沙之民

淮南道應作宿沙古字通逸書史記解作質沙

適威魏武侯之居中山也轉詩外傳十新序雜事五俱作魏文侯

淮南道應亦作武侯

爲欲晨寤興務耕疾庸樸爲煩辱注樸古耕字既云疾庸則樸必非耕字又似爲下句闕疑可也

廣雅釋耕也音弋五音集韻作樸疑與樸是一字然上下必有脫文

貴信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注伸子云疑侯字衍盧云以耳目所見施之止世

春秋之初安得有關內侯恐亦未必以後之爵制施于上世案戰國魏策竇屬關內侯鮑注云侯於關內耳此時未爲爵然則關內者郊關之內也故管子小匡言魯邦請爲關內之侯或謂侯當作候秦策黃歇曰韓必爲關中之候魏亦關內候言比於候吏

舉難季孫氏刼公家注季孫氏武子季文子子也說當云桓子季平子子也

淮南說山有此語注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曰康子肥脅定公而專其政與此注異

擊牛角疾歌注歌碩鼠也三歌頁廣不可知

白石三歌後書蔡邕傳注孟子舜發畎畝疏洪興祖離騷補注郭茂倩樂府亦有之馮惟訥詩紀引蜀笑外傳云此歌不類春秋時人語蓋後世所擬高誘未之見也

長刑辛寬

說苑至公作辛樑

南宮括入

說苑作南宮邊子入表無子字

戎夷違齊如魯

人表作戎夷師古謂即式夷見呂氏春秋今本呂作戎廣韻注戎式皆姓而古式字叶音試與視聲近則作戎譌也

知分荆有次非者漢宦官紀注如淳引作欮非後書馬融蔡邕傳注北堂書鈔百三十七亟引作欮飛李善注文選江賦作欮非唯揚倞注荀子勸學所引全

淮南道應作欮非後書馬融傳作茲飛水經江水三注馬融蔡邕傳注江賦注北堂書鈔並作欮飛與邕

鄒諛全別本荀注亦作欮飛惟博物志作次非以爲是荆軻之字也

白圭問於鄒公子夏后啟

鄒公子之名甚奇齊武帝時小史名皇太子亦此類

召類禹攻曹魏屈驚有扈注啟伐有扈言屈驚不知出何書也蹠史國名紀夏后攻曹魏屈驚呂覽云啟

莊子人間世禹攻有扈此與之全說苑政理亦言之

疑禹先有伐扈事也顧谷云本書並不云啟路史說不知何據處素云莊子堯攻驩枝胥敖屈驚與晉敖

相似恐有譌錯

司馬子罕曰

司城譌刻司馬

注春秋子罕殺宋昭公梁伯子云春秋時子罕是樂喜陳賢臣奈何以爲殺君乎戰國時宋亦有昭公其時亦有子罕逐君專政如韓非子韓詩外傳淮南說苑諸書所說是

初校殊略今補之云高注謬甚春秋時子罕是樂喜

爲宋賢臣孔子贊其仁節奈何誣以殺君乎宋有二昭公一在魯文時一在戰國時先後與樂喜不涉史記李斯上二世書韓子二柄外儲右下說疑忠孝等篇韓詩外傳七淮南道應說苑君道皆云子罕逐君擅政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世爲司城如鄭罕氏之常掌國政故鄒陽書言子罕與墨翟並時且諸書但言宋君高氏以昭公實之何所據也韓詩外傳六有昭公出亡事

注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鰌左傳蘧瑗下有史鰌蘧德明作史鰌

左襄二十九注史狗史朝之子文子故釋文云史朝

如字非以史狗爲史朝也

注公子鞏疑是鞏之誤即鞏也但公子朝通於宣姜鞏而作亂不得爲賢梁伯子云或是公孫朝

鞏字必龜之譌余初疑爲公孫朝非也公子朝作亂

在後不得以難季札又文選東征賦注引傳公子朝

上有謂字甚精恐是今本左傳脫之

達鬱 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

此事未聞

管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此左傳陳敬仲之言而云管仲蓋因仝諶敬仲而誤

傳之

顧推之履 注弊履也 必非弊履

顧推蓋履之名狀非弊履也

注抗以玄錫摩以白蒻

二句出淮南修務抗作粉

驕恣 春居問於宣王 新序作香居

作香者非也困學紀聞五謂即書大傳之春子大傳

名衞觀春居諫宣王爲大室知孟子巨室之論指見

在事非虛論也

觀表 許鄙相脫 注脫字讀如窮穹之穹 脫乃尻之俗體玉篇呂刀切音

當作讀如穹高之高字形相似而誤

投伐禍相胥脅

投伐疑是禍姓

緣圓幡薄從此生矣 注幡亦薄也鐵作鐵物言薄令薄也語未詳當出緯書注亦欠明言薄或是言幡梁神子云淮南撮讀訓有緣出丹書河出緣圖語

緣疑仝絡幡疑作轓薄簾也淮南覽冥述聖王瑞應

云席羅圖黃雲絡注雜列圖籍以爲席蓐一說羅圖

車上席 後或是 絡謂車之垂絡黃雲之氣絡其車蓋此

言端圖羅絡于轓薄也高注非

開春 周厲之難天子曠絕 注周無天子十一年

史記共和攝政十四年

期賢 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軾之

文選魏都賦注引此文異

司馬唐

新序五作唐且誤加且字魏都賦注作司馬康亦誤

攷戰國魏策史魏世家康亦作庚在秦昭魏襄之世

乃別一人

貴卒 所爲貫鏃矢者 注小曰鏃矢大曰鵠矢

淮南兵略疾如錐矢注錐金鏃箭羽之矢也史蘇秦

傳索隱引作錐字

慎行 動作者莫不非令尹 左傳作非者

胙即古文作字進胙猶動作也杜注以國中祭祀解

之非

無義 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歸魏襲庇不受 注復歸

魏妄矣

史商君傳亦言鞅亡魏弗受復入秦被誅不得以爲

妄

疑似 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

楊子哭逵路見淮南說林北山移文所謂慟朱公之

哭 逵往引走南作岐 此與賈誼新書審微竝作墨子恐因泣

緣事而誤

注褒姒滅之

詩作威釋文云本或作滅故左氏昭元年傳及列女

傳七竝引作滅

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

據戰國韓策淮南修務人子當作孽子

壹行 子貢曰

說苑反質作子張

求人 得陶化益貞類橫革之交五人佐禹之交 未詳

之交疑支父之譌即莊子讓王本書貴生尊師所稱

子州支父也

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

襄裳之詩子產所作乎蓋爲之歌耳

察傳 有讀史記者

史記之名始此

貨直 能意見齊宣王 注能姓也

能姓甚解自知有魏將鏑荼當貴有秦大夫茵改亦

僅見

昔吾先君獻公即位五年兼國十九 韓非難二作并國十七

此虛言也直諫篇楚文王兼國三十九又說苑正諫

荊文王兼國三十竝妄

直諫

各本作眞諫此依黃氏日抄改

知化 扶其目著之東門

莊子盜跖云子胥扶服此與韓詩外傳七賈子耳痺

楚辭九歎竝仍其說然非實事匡謬正俗辨之

過理 趙盾驟諫 注盾趙衰子之子宣子也

盾爲趙衰子則當作成子此誤作襄

寡人自夫國居衞也帶益三副矣 注副或作倍荀活者

肥令腹大耳

魯昭公居喪而三易衰猶有章心也齊湣王去國而

三益帶全無心肝也荀活者肥當亦是古語

注詩云庶羞轂轉

詩作孽孽釋文云韓詩作轂

原亂 故詩曰毋過亂門 左昭十九傳子產引作詩

左傳昭二十二及周語下竝引以爲人之言不云詩

也

不苟 武王至殷郊係墮 韓非外儲說左下云文王一事而傳者異

韓子一爲文王一爲晉文公

當賞 注公子連一名元即獻公

秦獻公亦謚元故史索隱引世本作元獻公越絕稱

元王非別名爲元也

博志 使掉疾走馬弗及至已而得者其時顧也

頤谷云藝文類聚九十五引使牘疾走馬弗及也而

得之者時顧也

益聞孔丘墨翟晝日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

問焉

人但知孔子夢周公不知夢文王然則不僅于琴見文王矣墨翟何人亦能見文王周公乎恐語增非實

尹儒一作尹需

淮南道應及文選魏都賦注引莊子作尹需因琴瑟問來莊子逸篇作儒

荆廷蕾有神白猿

頤谷云藝文類聚引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攀樹而號與此不全疑誤以淮南說山爲呂也然文亦小異

似順　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

陳完爲田氏得國之祖陳恆之兄安得與之全名別類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劉曰注家匠家臣也

家匠者匠人也韓子外儲左上作虞慶爲屋分職　武王之佐五人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

高蘇公忿生也

淮南道應有此語彼注以毛公易蘇公與此異

處方　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注虞公貪璧馬之賂不從其言

不從宮之奇言耳孟子曰百里奚不諫

愼小　欲逐石圃注衛卿石惡之子也

左襄二十八傳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則之子當作從子處素據疑似篇子姪之稱欲改爲姪未安舊本作石惡之名尤非

仕長大夫注上大夫也

長大夫之稱他書未見

士容　骨節蚤成空竅哭慼

哭疑當作突

唐尙敵年爲史

黃氏日抄謂年相若之名是也抱朴子交際篇位顯名美門齊年敵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

此段幾及百字與務本篇全盭不章集諸各篇之失於檢照高氏屢欲載咸陽之金何以不新之

上農　后稷曰

後任地亦引后稷之言蓋上世農書也古重農事故以上農四篇終焉

奪之以亦事是謂蕭喪以繼樂

蕭喪二字未詳

任地　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注三尺爲甽甽謂廣尺深尺曰甽此云三尺一本作五尺並非玉海百七十六作二尺是也

錢竹汀云一夫百畝廣袤皆百步一尺爲甽則爲百畝二尺爲甽則爲五十畝一尺四寸有奇爲甽則爲七十畝皆以一甽爲一畮也疑孟子所言三代田制如此

草端大月注孟冬月也

孟冬稱大月者六陰俱升大陰之月也或謂秦以十月爲歲首故云大月殊非此四篇疑是古農書未必呂氏所撰

辯土　故畮欲廣以平

文選王元長策秀才文注引此前後七句亦以爲后稷語

審時　如此者不蝗

麻不說先時後時疑有缺脫

注附讀如府附與府音合知附附本府作痛漢碑舊本改

當是痛字傳譌作痛附與附不合音未必是一字

失時之稼約注約青病也

今俗所云青腰

呂氏春秋正誤

陳昌齊 撰

嶺南遺書

海康 陳昌齊 實臣撰

孟春紀篇

蟄蟲始振

據注及淮南時則訓振下當有蘇字

魚上冰

據注及夏小正淮南時則訓當作魚上負冰

候雁北 注 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也

按北過下脫周雒二字今据時則訓注增入

躬耕帝籍田

按籍下据注無田字正與禮記月令同今刪

三公五推

按三字因上三公九卿文而衍

本生篇

夫水之性清土者汨之

按淮南俶眞訓云水之性眞清而土汨之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按下句所字衍

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己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有色於此視之必慊己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己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

按三必慊字据文皆當連下己字爲句

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注 章章明美貌故生隕也

據下句注例當云害其生性故生隕也

非夸以名也

据注當作非以夸名也

重己篇

靜長至常亦然

按至常二字疑爲國安之訛緣國或作𡨦遂訛爲至

安與常形亦稍近也後求人篇亦有身定國安語

去私篇

王雖爲之賜 注 受賜也

按受賜也三字當是正文謂感王之意云爾

不可不行墨子之法

按元刻劉節軒校本墨子作墨者

仲春紀篇

蟄蟲咸動

按注及淮南時則訓咸動下當有蘇字

貴生篇

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

按在四官者四字當連下不欲二字爲句弗字衍此

卽前本生篇利于性則取之害于性則舍之之意也

顏闔守閭鹿布之衣

按鹿布疑仟䜌布形近而誤也

情欲篇

故每動爲亡敗

按亡字蓋因注文而衍

又樹大雖

据注又當作如

矜勢好智 注 矜大其寵契

按契當作勢

自有道論之則不然

按元刻劉節軒校本有道下有者字

當染篇

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 注 稱美其德以爲喻

按元刻劉節軒校本有道下有者字今据文刪正

也

按喻當作則

功名篇

樹本盛則飛鳥歸

按元刻劉節軒校本樹本作樹木据逸周書大聚解云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則木字是也

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按今疑作令

季春紀篇

乃告舟備具於天子焉

按淮南時則訓無焉字蓋因下文天子焉始乘舟而衍也

天子焉始乘舟

按焉淮南作烏音轉而義迥也

國人儺

据注國字上當有命字月令作命國儺

草木皆肅 注 草木肅棘木不曲直也

王石臞云淮南注草木上疏曰肅棘宜爲疎按肅疎猶蕭疎也

盡數篇

集於珠玉與爲精明

按精明据下文當作精良

反脩于招何益于中 注 于招埒藝也

按注于字當是因正文而誤非于招連文

論人篇

豪士時之

据文義時當作附

中情潔白不可量也 注 量行也

按量字非韻當爲墨字之訛左傳貪以敗官爲墨注云汙賄不潔白於義正合注行字亦汙字之誤耳

故知一則可動作當務

按動作上不得有可字今据文刪正

致遠復食而不倦

按復食二字疑爲履險二字之訛蓋履與復形近食與險亦稍近也

圜道篇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

據注常處下疑有乃有處三字

以言說一一不欲留

按說一二字疑衍以言二字連下讀

勸學篇

不爭輕重尊卑貧富注不爭輕重尊卑

按注缺貧富二字據正文增

尊師篇

成身莫大於學注成身遂爲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

按注君子下當有學字

天子入太廟祭聖

據注太廟當作太學

誣徒篇

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

按親字據注當是衍文

羈神於世注羈牽也神御也

按神疑作紲蓋紲或作絏因訛絏爲神左傳臣負羈紲是也劉熙釋車云紲制也牽制之也於注訓御之義亦合

用衆篇

辯議不可不爲辯議而苟可爲是教也教大議也

按不可不爲據注及前後文義皆當作不可爲二教字皆當作教

大樂篇

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注欲貪也人情欲故弗得不有求也

按注有字衍入下句當云人情有欲故弗得不求也

侈樂篇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

按愈多句首當盈寶字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注愈危累蓋統釋二句耳前當染篇國愈危身愈辱亦統釋之曰愈危辱

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

按性養性字當作生字或係所字

適音篇

以生全則壽長矣

按以字據上下文義例皆不應有今刪

樂無太平和者是也

按平字疑衍太即上文太鉅太小太清太濁之太也和字緊承上句適則和矣之和

音律篇

太簇之月陽氣始生草木繁動令農發土無或失時仲呂之月無聚大衆巡勸農事草木方長無擾民心

按此下半篇皆是韻語惟草木繁動無擾民心二句無韻疑動爲滋訛心爲志訛也

音初篇

音成於外而化乎內注內化生內心

按注句首衍內字

制樂篇

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

按畢校本文王曰語畢而更起也竊謂語畢更起固是立文之例然上文云若何其移之此下云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則在此處尚未得爲語畢也文王曰三字蓋因上文而衍

振亂篇

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注是息不道而伐有義也

按罰伐二字據上下文義當互易之

禁塞篇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

據文義當以四不可截句二非字連下讀非救守不可下衍取字與下文三可二不可一氣貫注高氏誤讀因而誤注也

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斯也

按厲字據文不當有蓋因上下文而衍

優寵篇

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

按說義字據上文當爲說議

得民勝奉而題歸之

按題歸二字不可解疑題字衍蓋歸字隸或作𨺅因誤爲題而又多出歸字耳

荒怠貪戾虐衆恣雎自用也

按自用也三字當是注文

雷乃始收聲

按王石臞云聲字據注刪淮南及初學記引月令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引周書並無聲字蓋自唐御修月令始改作雷乃收聲而周書亦因改從之矣

易關市

按淮南作理關市注通

論威篇

冉叔誓必死於田侯注冉叔儀工田侯齊君也

按儀工當爲義士之訛

簡選篇

西至鄲郭

按郭當作部

不可爲而不足專恃

據前後文義爲字乃無字之訛用民篇亦云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

決勝篇

以能鬬衆與不能鬬衆

按二鬬字下不得有衆字蓋因下文而誤衍

愛士篇

陽城胥渠處注處猶病也

按處當爲疾蓋處與疾形近又下文有陽城胥渠處

無幾何句疑訛

季秋紀篇

天子乃厲服厲飭 注 天子尙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飭

按淮南時則訓篇作厲服廣飾注云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今據改正並補注脫文

順民篇

得民必有道

按必當爲心今據上文改正

下養百姓以來其心

按來別本作求

今吳越之國

按文義今當作令

審已篇

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

按爲非二字疑因注而衍

精通篇

神者先告也

按文義不當有者字

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

按莊子養生主篇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此說全爲生又於無非牛者句妄加死字遂不成文理

飾喪篇

狐狸水泉蚊邪盜賊寇亂之患此枝之大者也

按此段前後文義是以柱喻狐狸水泉以枝喻蚊邪盜賊狐狸水泉字因上文而誤衍

雖聖人猶不能禁而況於亂

按亂下當脫國字

異寶篇

而無以爲之

按五字當因上文而誤衍

異用篇

萬物不同

揆通篇文意當衍不字

誠廉篇

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按劉師軒刻本有磨猶化也四字注今本脫

有始覽篇

天微以成地塞以形

揆注當作天微以生地塞以成

極星與天俱遊而天極不移

按元刻劉師軒校本天極作天樞以下文當樞之下證之則樞爲是

應同篇

夫覆巢毀卵則鳳鳥不至刳獸食胎則麒麟不來乾澤涸漁則龜龍不往

按舊刻作巢覆毀卵畢校作覆巢毀卵並誤此數語皆二句一韻當作巢覆卵毀龜龍不往則毀至一韻胎來一韻漁往一韻

去尤篇

外有所重者泄蓋內揣

按泄字疑爲也字之訛此書如貴生篇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託天下其廚爾甚者也其尊爾薄皆用此句法餘篇尙多

聽言篇

其與人殺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

按莊子齊物論云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爲異於鷇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語意正與此相同殺言二字疑爲鷇音之誤其與人三字或其異於人之誤也不然則人字衍也注殺言善言或作鷇音鳥言

謹聽篇

則於四海之內

按元刻劉師軒校本內作上

務本篇

列近則持諫

按晏子春秋有持巧說以正祿語諫字或當爲說也

論大篇

既足以王道矣

按此句當有脫誤後務大篇作足以王道矣亦不可解楊升庵瑣語作足以王矣或別有所據也荒土長爲韻名合韻

既有成矣已

按務大篇無矣字

長攻篇

遇時而天地也

揆文不得有地字

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

按十字當是注文

遇合篇

凡遇合也時不合必待合而後行

按前勸學篇凡遇合也合不可必與此語同意時字當連下讀畢校云當坐時字誤也

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

按再干當是稱子蓋緣篇古作再遂誤爲再而于與干近因並誤耳下文云見八十餘君何得言再干乎

愼大覽篇

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

按淮南道應訓作不肯以兵知揆本注則知字是

不廣篇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

按元劉師軒校本蟲外物二字

察微篇

孝經曰高而不危主楚不能之也

按呂氏時孝經未出無從引用孝經曰四十六字當是註語

正名篇

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

按前後文義不得有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十二字孔叢子載此事云雖見侮而不鬬是未失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云云今據刪

以爲臣不以爲臣者罪之也

按以爲臣三字亦衍文今據孔叢子及本篇前後文義刪之

審分覽篇

夫入主亦有車居無去車

按畢校云居字舊在車字上誤倒居字當屬下句今乙正竊謂有居車無去車原本不誤居車卽上文居於車上之義也又居去爲句中之韻必不可移易

奪其智能

按奪當作奮後任數篇以奸唱自奮去宥篇奮於取少主是其義也

君守篇

故思慮自心傷也

按心字據下文當刪

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

按人字据上文當作入

任數篇

心之知也藉干理注去物斷義非理不決

按去當作處

去三者不任則治

按去當作夫

知度篇

是之謂重塞之主無存國矣

按重塞二字當疊

慎勢篇

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注東方曰鞮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國語所謂曰鞮南三千里內被服五常華夏之盛明胡不用象譯狄鞮也

按注所謂下脫舌人二字其曰鞮南三字因上文而衍也胡字亦衍

天下之地方千里

按下當作子

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

按劉師軒校本完字下注云一作室竊謂据注意當作以家爲國蓋國亦作室遂訛爲室舊校者不省因改爲以家以室而室又訛爲完也後執一篇亦有以家爲國語

沙用鳩

按鳩當作騑据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騑釋音云騑乃鳥切鳩字疑卽乃鳥二字誤合爲一蓋乃與九形近遂爲鳩字而校者不知其誤棄騑用鳩相沿已久幾不復知有騑字矣

王也者勢也王也者勢無敵也

按据文義勢也句下不得重出王也者三字當是衍文

以宋攻楚奚時止矣

据注意當作以宋攻宋與孟子以燕伐燕同一句法

執一篇

耳不失其聽

按据文義聽當作聰

審應覽篇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

按舜聖二字據淮南氾論訓當互易

重言篇

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謎

按聽下當有朝字

明日君朝

按据上文當作公朝

離謂篇

不自以爲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

按畢校謂故惑爲句昭字當重竊謂故惑二字當連下惑之中爲句昭字不必重淮南俶眞訓云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二語與此畧同此

以惑惑對冥冥也惑惑連文亦見賈誼疏

淫辭篇

從辭則亂亂辭之中又有辭焉心之謂也

按亂辭亂字因上句而衍

令其父視日日在天視其笑如曰正圓視其時日當今

按曰日二字倒誤日當今日字當作曰

不屈篇

惠王曰惠子施也難以辭與公相應雖然請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

按此段皆惠子語原本訛爲惠王又誤衍惠子及惠子曰五字遂不成文義今刪正

應言篇

令趙興兵而攻中山

按趙當作燕蓋以燕攻中山反形中山攻燕之非也

令負牛書與秦

按負牛當作牛負言使牛負書耳淮南道應訓王喬負書而行

令二輕臣也

按令當作今

有之勢是

按當作有之是勢與十二紀行之是令同一句法

具備篇

乃通於天水

按畢校五字疑衍竊謂五字似尚可解或乃字水字係誤衍耳

高義篇

則後世之爲王臣者將皆依不利之名

按舊本無臣字不必補者將二字倒誤

上德篇

愛思不臧注臧匱也

按臧疑作滅滅與匱義近

適威篇

其獨以亡何故

按其當作矣

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文從而罪之注罪其爲也

按二爲字疑當作僞知字衍注爲字亦當作僞

而身爲戮極也不能用威適注適宜也

按不能用威適宜也据文義當爲極也句下之注原本誤以不能用威適爲正文而以宜也爲注遂多出適字今刪正

子陽極也好嚴

按極也二字因上文而誤衍

爲欲篇

聖人託爲無敵故民命敵焉

按下敵字當作繫淮南齊俗訓云聖人託於無敵故民命繫矣語蓋本此

舉難篇

責人以義責難贍

按責難贍責字當作則

長利篇

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邱之渚

按不若太公望下不得有封字當是因下句而誤衍

達乎分仁愛之識也

按識當作誠

知分篇

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劒以全己

按淮南道應訓作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劒而已今据改蓋次非惟視骨肉與劒皆爲腐朽廢棄之物故赴江刺蛟而無所憚若作棄劒以全己則亦棄之而已何必赴江哉

孔子聞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棄劒者

据淮南善哉當作善載不以而三字衍

召類篇

類同相召

按同當爲固

司馬子罕

按當作司城

達鬱篇

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顏椎之履特曾朝雨祛步堂下

按此數語殊不可曉疑善爲嘗之訛特爲將之訛兩爲而之訛也

觀表篇

暴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吾子也甚歡

按誤吾子二字

疑似篇

故墨子見歧道而哭之注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言兼別也

按淮南說林訓云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此墨子下當是脫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子十六字而又以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八字混入注內今据增正本書當樂篇亦有墨子見素絲而歎之語

戎寇當至

按當至別本作嘗至是也

壹行篇

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按則字下衍知字

士義可知故也則期爲必矣

按故也二字當是因上文而誤衍

而猶所得匹偶

按所得二字疑倒誤

求人篇

其肱一臂

按元刻劉節軒校本作共肱

北至人正之國

按淮南時則訓作令正注云令正丁令北海胡地今据改

貴直論篇

齊王不受孤竹而哭國三日

按孤竹二字當連出字爲句

壅塞篇

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

按使者遇其兄上据文不得有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八字當是因上文而誤衍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

按道當讀爲導連下不智聽智爲句

慮禍未及慮禍之所以兒之也

按慮禍下脫過字淮南人間訓云計禍勿及慮禍過之語本此兒當作免

不苟論篇

異故子胥見說於闔閭

按異字當緣上句而衍

贊能篇

舜得皋陶而舜受之

按受舊本註作授調用也据上下文義正文舜受當作堯授言舜得皋陶而堯授之天下方與上文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下文湯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呂尚而服殷商等語相連屬

强梧鮑叔固弊讓而相

按鮑叔二字當重而相疑是夷吾之說

自知篇

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猶其

按猶其當作尤甚猶尤音訛其甚形訛也

鍾況然有音

按況然猶鍾然也古況皇聲通

博志篇

明日往朝其師望而謂之

按舉按云望字上當重師字竊謂師字不必重當以明日往朝爲句其師望而謂之爲句此段亦見淮南道應訓

貴當篇

治人者不於事於君
按不於事淮南作不於人是也
此賢者不肖之所以殊也
按者字據別本刪
有度篇
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
按通乎性命之情下似當墨通乎性命之情六字見
氏文例多如此
則貪汙之利外矣
按利當作私
士容論篇
似無勇而未可恐狷狷固橫敢而不可辱害
王石臞云狷當爲獧連上文爲句趙策以秦嬴怒獧
諸侯按此敍以大獧害越大於鮑丘場衛爲折爲胡
王說是也
上農篇
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
按曰字衍
任地篇
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注窒容汙下也突理出壁高也
按注容當作谷理當作垤
孟夏之昔
按王石臞云昔猶夕也尚書大傳云月之朝月之中
月之夕鄭注上旬爲朝中旬爲中下旬爲夕
辯上篇
然則修注脩長也
按脩當讀如詩曼其脩矣之脩注訓長誤
知其田之際也
按際字據文義及韻並當作除
審時篇
如此者不益
按益當作嗌據文益作蓋蓋嗌作蓋御覽作蓋形
誤王石臞亦云然

辟迹不得恃定熟仰天而死
按恃當作待王石臞以不得待定熟爲句

呂氏春秋正誤

譚瑩玉生覆校

右呂氏春秋正誤一卷　國朝海鹽陳昌齊賓臣撰校登雲山房文稿稱先生論學謂不當分漢宋爲二漢儒有傳經之功宋儒有體道之實漢儒所長在訓詁宋儒所長在義理且程朱未嘗不從訓詁入也謂王伯厚顧亭林之學博而醇能爲功於程朱者也謂楊升菴毛西河之學博而雜所以病程朱者不足以爲病也謂明人言說文過於分近人言說文過於合謂今世宗漢學者失之拘墟其言皆近人之所不講者也云云雁山文集稱戴東原應　詔至京一見先生輒心折所校水經注先生指其訛舛處東原以限於官書未能更正嘗以爲恨邵二雲著爾雅正義成贊之先生爲駁正二十餘條云云其識議超卓大率類此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然陳遇夫史見稱不韋著書食客數千人其中豈無伏生孔甲盡哉出自漢儒則以爲是出自不韋則以爲非甚哉宋儒之固也是書正誤亦據淮南者獨多均秦漢古籍原未嘗以集衆爲諱也阮通志又稱先生於大戴記二十子淮南子荀子管子均有正誤嗚呼釗德植學於今無二訓元析奧蓍書滿家先生洵嶺表鉅儒哉

庚戌芒種後二日後學伍崇曜謹跋

劉安著

淮南鴻烈解序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其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耶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懲譬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澹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壽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棊峙亡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

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愚遂陵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會揖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漢河東高誘撰

淮南鴻烈解總目

卷一 原道訓
卷二 俶真訓
卷三 天文訓
卷四 地形訓
卷五 時則訓
卷六 覽冥訓
卷七 精神訓
卷八 本經訓
卷九 主術訓
卷十 繆稱訓
卷十一 齊俗訓
卷十二 道應訓
卷十三 氾論訓
卷十四 詮言訓
卷十五 兵略訓
卷十六 說山訓
卷十七 說林訓
卷十八 人間訓
卷十九 修務訓
卷二十 泰族訓
卷二十一 要略

目錄終

淮南總評

楊氏法言曰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雜

又曰淮南子其一出一入宇直百金

劉氏文心雕龍曰列子有稷山跨海之談淮南有傾天折地之說

劉氏史通曰淮南子牢籠天地博極古今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避父諱以長爲修後漢許愼註愼自名註曰記上今存原道俶眞天文地形時則覽冥精神本經主術繆稱齊俗道應氾論詮言兵略說山說林等十七篇李氏書目亦云第七第十九亡崇文目則云存者十八篇蓋李氏亡二篇崇文亡三篇家本又少其一俟求善本是正之

洪氏隨筆曰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漢書藝文志淮南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列於雜家今所存者二十一卷蓋內篇也奇者有入公山正安所延致客之處傳記不見姓名而高誘序以爲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然惟左吳雷被伍被見於史雷被者蓋爲安所斥而亡之長安上書者疑不得爲賓客之賢者也

高氏子略曰少愛讀楚辭淮南小山篇聳峻瓌磊他人制作不可企攀者又慕其離騷有傳窮究多思致每曰淮南天下奇才也又讀其書二十篇篇中文章無所不有如與莊列呂氏春秋韓非子諸篇相經緯表裏何其意之雜出文之沿複也淮南之奇出於雜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所謂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大山小山諸人各以才智辯謀出奇馳騁所以其書駁然不一

又曰其文字殊多新特士之厭常玩俗者往往愛其書況其推測物理探索陰陽大有卓然出人意表者

又曰淮南王尚志謀募奇士廬館一開天下雋絕馳騁之流無不雷奮雲集議橫起瓌詭作新可謂一時傑出之作矣

周氏涉筆曰淮南子多本文子因而出入儒墨名法諸家

陳氏曰按唐志又有高誘註今本記題許愼註而詳序文卽是高誘不可曉也序言自誘之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郡人又言建安十年辟司空掾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乃漢末人其出處略可見

黃氏日抄曰淮南鴻烈者淮安王劉安以文辯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旁搜異聞以成之凡陰陽造化天文地理四夷百蠻之遠見蟲草木之細瓌奇詭異足以駭人耳目者無不森然羅列其間蓋天下類書之博者也

盧泉劉氏曰右淮南一書乃全取文子而分析其言雜以呂氏春秋莊列鄧析愼子山海經爾雅諸書及當時所召賓客之言故其文駁亂序事自相舛錯漢許愼記上而高誘爲之註記上猶言標題進呈也故稱臣先儒誤以爲愼註又疑非誘註按註中不知者云誘不敏則爲誘註明矣其書雖無足取然論騷淮南之放得於莊列淮南之議論錯於不韋之流其精好者又如玉杯繁露之書是又非獨出於淮南

留心者

王氏文訓曰荀卿氏楊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爲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爲文

王氏厄言曰淮南鴻烈雖似錯雜而氣法如一當由劉安手裁

孫鑛曰篇中清淨無爲皆老莊陳語正以旁喻奇隨俊拔勝讀淮南者當在此不在彼也

淮南總評終

淮南鴻烈解卷一

漢 淮南王劉安著 宜黃黃錫蘅校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也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析八極廓張也析開也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末形者皆生於道虛也故源流泉浮沖而徐盈混混汩汩濁而徐清浮湧沖虛也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塞滿彌絡施用也用之無窮竭無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衍歛復也四方上下為六合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章明也甚淖而淈甚纖而微淈亦淖也微物多滯者曰淈淖音濁音獨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辰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鬼出言無蹤迹電入言其疾也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胸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惚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與宇宙之總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節四時而調五行呴煦覆育萬物羣生呴溫也煦也呴音虛煦音況潤於草木浸淫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生也角觡猶言骨格獸胎不殰鳥卵不殈胎不成獸曰殰殈清音殷音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含德之所致也含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像而弗宰跂行喙息蠕飛蝡動蝡音宜蝡音軟蝡行動貌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之能忽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布施稟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勤猶少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益損之而不寡斬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恍無形貌屈竭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恍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霜雪而無迹照日光而無景古影字扶搖抄音紗抱半角而上扶搖抄抱引戾也扶搖如半角如曲桑而上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鑰天門經行紀通蹈騰騰上也崑崙山名排斥鑰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音柄不能與之爭先勁堅策鍛也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謂天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於霄雿音翟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雿高峻貌無垠無際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回觀也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方樞本也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天之八維九野之形埒音力者何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簽數也簽數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

也是故智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呌音叫呼彷彿默然自得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謂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小大脩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蔡衛之箭扞張彎引也蔡美脩所出地名衛利也烏號黃帝弓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夫釋大道而任小數何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蜍音捕除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蟾蜍蟲也跳行舒遲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狡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王主帛元繒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在身者不知何適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蹠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徇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遙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脩法刻詠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

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夫萍樹根於水水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員者常轉窠(音科空也)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鸇搏鷙昆蟲蟄(音什)藏草木注根魚鼈潛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木處榛巢水居窟穴(棄木曰榛食獸有艽)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句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蟲(被剪也文身刻畫其體爲蛟龍之狀)短絺不絡(音袴)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袂卷也攘臂也)門之北狄不穀食腥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北狄鮮卑也弛舍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音濟)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究於物者終於無爲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聱(音鑿)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跂蹏(音啼)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爲人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羅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謂不欲爲王以火熏出之)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音墝)瘠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夫能理三苗朝羽民(南方羽民之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納受其朝也肅慎在北方)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澹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爲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爲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以賤爲號)而高者必以下爲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所謂其事強者遺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撰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甍堅於舌而先之敝是故柔弱者生之徒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徒類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合(合猶言行止)日以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後者易爲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蹠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之準執)猶錞(頓)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在前故犯難在後故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庶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大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

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雖節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磨（音磨堅莫能與之爭（磨礪也攻大物堅物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於不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音蟻蚑蚑行蟲小蟲）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利貫紛彼此相糾也）金石强濟天下動溶無形之域而翔翔忽區之上遼回川谷之間而洽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洞通）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紆（音紆轉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入死道欲蹠道也自無形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賤也）是故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葉累而無根懷囊天地爲道關門穆忽隱閔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爲之圈（圈環也）則名實同居音之數不過五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其全也純兮若璞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冲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澹不動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度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墮陽（破除墮陽以氣相薄）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冬志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勮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强而不轉（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其寢不躁其神不嬈（煩嬈也）淑淑（音逐）秋（音秋）寂寞爲天下（淑淑清靜寂寞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元仗（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爲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矣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得和知大已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邱（雲夢楚澤沙邱紂臺）耳聽九韶六莖（九韶舜樂六莖顓頊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鵠（音肅鵠霜鳥名）之謂樂乎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爲樂不以廉爲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人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慾故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傷性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旌也象以象牙爲飾）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齊列也靡曼美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强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兎此其爲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

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惑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故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元同也。無非無是。化育元耀。生而如死。耀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

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海嶠。邊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翠蓋以翠羽飾蓋也裏青雲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淫朗奇麗激揚之音。朗音朗激揚揚音曲名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仄也隱於榛薄之中。叢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為樞。上漏下溼。濁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堂雪霜霰霈。音枝生蔡蔣道遙於廣澤之中。而彷徉於山泉之旁。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鳥之啞啞。音雅鵲之唶唶。音惜豈嘗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慴。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傾危傾覆也新而不朝。久而不渝。朝明渝變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翺翔。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慊約也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

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不明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蚊蟯貞蟲。蟯動之蟲貞蟲細腰之屬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骨肉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睦然能視。睦音徒瞥然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蹟趾。趾音紙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蹟躓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于迮嶁列埒之門。迮嶁崖離嶁委曲之貌列埒不平均也而蹟躓于汚墓穿陷之中。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貪饕多欲之人。漠眛於勢利。誘慕於名位。莫眛猶純眛不知足也冀以過人之智。植於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

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弩機關言其疾）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淮南鴻烈解卷一終

淮南鴻烈解卷二

俶真訓（俶始也真實也道之實始於無化育于有俶育也出）

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有始者有未始有有有者有有無者有未始有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貌垠堮音寅堮音埕）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於宇宙之間被德含和繽紛龍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繽紛雜揉也龍蓯聚會也兆朕形埃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霧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苓蘢萑葦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喙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音參織也萑葦炫煌采色貌萑音婁葦音戶切摩也）有無者覩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儲與尼冶衰大意也）浩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毫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清澄莫見其形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寐者不知猶有所遁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物豈可謂無大揚搉乎（揚搉無慮大數也搉音鵠）一範人之形而猶喜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鶉爲鳥而飛於天鶉爲魚而沒於淵方其鶉也不知其鶉也覺而後知其鶉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鶉也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公牛氏魯人轉病易病也）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殺之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牙）志與心變神與形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謝報）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苟夫水鄉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水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瑕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濕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壯傷也）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狡狗之死也割之有濡（狡少也濡濡泥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槁人嬈音遶）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既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養形養神皆以壽終神形俱沒不但漠而已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古之人有虛混冥之中神氣不蕩於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摻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摻搶彗星七星摻音讒搶音槍杓北斗柄第一星杓音掣）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應交被天和食於地德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萬萬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萬萬沈沈盛貌）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賞罰不施而天下黃服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

有餘。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各得其志故相忘古之真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音養炙也抱志德而炙於和氣雜累成熟也孰肯解構人間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煩辱也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于枝萬葉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固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於前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鏡太清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餌。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係於跂躍之術。跂躍猶龜不正之道提挈人間之際。揮捩挺捅世之風俗。揮引捩利挺捅猶上下以求利便也揮音渾捅音善以模蘇牽連物之微妙。模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究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所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弊敝猶雜亦弊音敝音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以利害爲塵垢。以死生爲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登千仞之巒若鍾山之玉炊以爨崑。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骭自膝以下踝以上也骭音閑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元宝而不闇。休於天鈞而不礙。礙敗也天鈞北極之迪積寒之野休之輒敗。唯體道者爲能不敗也礙音爲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終隆山名皆險塞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水險也留滯也太行石閭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石閭飛狐句望皆險隘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懸教象之書巍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真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屈故以爲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熢。思慮不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清。臺持簡大也引楯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楯音允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動道出一原通九門。天之門散六徼。六合之徼設於無垓坫之宇。垓坫堺也音該坫宋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己也。是故舉事而順於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閒一和也。父母天地閒總和道也是故槐榆與柟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鷹門之間。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羿楊由商之於冶道。猶蓋之無一莖。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於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作祝金踊躍於爐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保猶葆寶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梓。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梓音遏讀作蘖旁生萌芽也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蘢蓯。遼巢彭濞而爲雨。遼巢彭濞氣積貌濞音譬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溼焉。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皆所得以至於妙。然而奚仲不能爲逢蒙造父不能爲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於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母本也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爲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小大修游矣。言饒夫秋毫之末。淪於無閒。而復歸於大矣。蘆荇之厚。通於無墊。而復反於敦靡。秋毫微妙故能入於無閒以毫末比道猶復爲大也厚猶薄也蘆葦荇蘆之中白荇言其薄柯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靡也荇音幸若夫無秋毫之微。蘆荇之厚。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音寅堀也而莫之要御。天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捅萬物。揣九變化。天地之閒。何足以論之。夫疾風教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蠶蟲適足以翔翔教亦拔也蠶音民蟲音蒙夫與蚊蟯同乘天機。蚊行蟯動論發細也天機神也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道也由此觀之。無形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

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所立於身者不寧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真人然後有真知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嚘苻姬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體若臣正上下明親疎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挈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彷徉於塵埃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為德德溢而為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為犧尊（犧尊酒器畫犧牛之象以飾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鏄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剞劂工鈎刀劂者規度刺畫墨邊交也所以刻鏤之具青黃采色之飾華藻華文鏄今之金尊鮮明好也）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間矣（間遠也）然而失本性鈞也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僞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僞者為精求於外也精有漱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於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揲音設）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溶於至虛而游於滅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效圄似虎而小圄音語）馳於外方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雷公夸父皆仙人）妾宓妃妻織女（宓妃神女）天地之間何足以留其志是

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營慧求索名利宅精神之宅）是故衆者假乘衣於春而暍者望冷風於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樗木色青駱而蘮蒲蜩睆（樗木青皮蘮螺蟲蜩牛鼎蜩蟬蜩音條也樗音敷蘮音裸蒲音與蜩音爪睆音喚）此皆治日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真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涔音水水溜之名大道上之稻水）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塊阜小山）所以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又況乎以無裹之者邪（無裹無形）此其為山淵之勢亦遠矣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虛其守虛疾也）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甘瞑於涸瀾之域而徙倚於汗漫之宇（涸閼無垠虛之貌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宇居也涸音閼）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一手曰提挈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景柱浮揚猶遊翔畛音軫）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顯顯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混沌大貌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羿善射能一日落九烏繳大風殺猰貐斬九嬰射河伯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吟所其德合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德澤頗烈施於民）而知乃始昧昧瞀瞀（瞀瞀欲明而未也昧昧欲所知之貌瞀音林）而覺視於天地之間是故其德頗而不能一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熱（竅通領理襲因竅法熱音整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提挈陰陽嫥捖

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嫥捖音專桓和調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於此萬民雕雕盱盱然莫不竦身而戴聽視（雕盱聽視）是故治而不能和下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之伯夏后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施（施讀作易）及周室之衰澆淳散樸雜道以僞儉德以行而巧故萌生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徒黨訟乎是非）於是博學以疑聖牽詩以脅衆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繁聲降之禮飾絃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懼離跂（離跂行之後也懼音滿離音化）各欲仁其知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鑿孔枘榫也一人刻木以人聲鑿即受之榫人施其巧僞索榮顯之名利也枘音芮）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夫世之所以衰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遠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攄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攄縮也皆不循理愁其思慮憊音勞）乃始招蟯振繾物之毫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曩行趨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於世（搖消掉捎言未能行仁義禮樂趨揚揚其詐誕之智以取聲名也掉音弔捎音稍）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誠也（誠樂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尚羊徜徉同）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於死生之境而通於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胷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

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音會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觀其易也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能虛其心以生道吉祥來止舍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蘊蘊音倭汚也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越於外而事復返之也越散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元光而求知之干耳口元光內明也是釋其熠熠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逢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煩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罽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罽音殺屑也簡蔽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已而已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聖人有所於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倜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教乎倜身身不見用倜倜然也倜音雷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干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誠達於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捨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淹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辯者不能說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知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真人之道也若

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天地之間宇宙之內莫能天遏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間而不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名倡綠水舞曲趨按節也蹀音牒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姮皇遺齊襄王后王連環田齊襄王連環智解此環后權破之謝日已解矣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脉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蠚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攢音贊蠆音養蠆音蔡蟲嚙膚而知不能平嚙音雜嚙音齧定也蚤蝨嚙膚而知不能平嚙音雜嚙也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蝨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日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擢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擢音卓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深水深音繁波暴溢也時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肩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

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桑九州貢金所鑄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方回善卷皆堯時隱士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間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逮至夏殷封侯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才士即解也刖解有奇異比干剖解也有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鬼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姣令紂妻之女菹梅伯之骸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之時嶢山崩三川涸飛鳥鎩翼走獸擠脚紂田獵禽荒故獸無不被害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於我亦有繫於世矣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爲湖勇力聖智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攢音贊蠆音養蠆音蔡蟲嚙膚而知不能平嚙音雜嚙也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蚤蝨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哉夫日察秋毫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物之來擢拔吾性擢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得邪擢音卓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深水深音繁波暴溢也時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肩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員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而處士修其道當

歷陽歷南國縣名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爲湖謂嫗視東城門闇有血便走上其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闇闇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闇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爲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高一夕旦而爲湖也勇法同命無遺脫也

巫山之上順風縱火宵夏紫之與蕭艾俱死宵夏大木其叢密自如宵紫芝喻賢智蕭艾賤草喻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擇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擇稼爲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世治則愚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能明烏號之弓谿

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弩蠻夷也以越船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船小船也艇一版之舟今矰繳機而在上罟罟張而在下雖欲翺翔其勢焉得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

卷二終

天文訓 文象也天垂文象日月五星及昜孛

天墜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大昭。墜古地字昜翼洞灟無形之貌道始于虛霩。霩音霞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涯垠重垠安貌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清妙之合專易。專一作特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為陰陽。襲合精氣陰陽之專精為四時四時之散精為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日月之淫為精者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為風地之含氣和者為雨陰陽相薄感而為雷。薄迫感動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陰氣勝則凝而為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毛後墜日至而麋鹿解。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蠃蛖應。宗本滅少也應內不滿蛖音謊應音蠡火上焦水下流。焦音蕉流音留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標末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陽燧金也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方諸陰燧人蛉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麒麟鬬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賁星墜而勃海決人主之

情上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淫雨霖也雨綿綿弄細而霖故先絕也責星家星也又作孛星墜隕勃大決溢也蟲食苗心曰螟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蜺音倪雄雌也雄為虹雌為蜺虹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官六府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氏東方曰蒼天其星房心尾東北曰幽天。陽氣始作萬物南方曰炎天北曰變天。陽氣已盛故曰炎天其星箕斗牽牛北曰變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收即於陰故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其星胃昴畢西南方曰朱天其星參東井。西方金色白故曰昊天或作昊朱陽也西南為少陽故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純卦用事故曰陽天何門五星東方木也其帝太皞。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太昊氏東方之帝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為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角甲乙皆木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以火德王天下亦號神農南方之帝其佐朱明。朱明融融執衡而治夏其神為熒惑其獸朱鳥。朱鳥朱雀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以土德王天下亦號神農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為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青陽以金德王亦號神農其佐蓐收。蓐音辱執矩而治秋其神為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以水德王天下亦號神農北方之帝其佐元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為辰星其獸元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寅卯酉子午四面之中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

宿。此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循也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其色。時見時匿。此皆譴告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一十八歲而周。太白元始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効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穀不熟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見封風一名融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風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風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風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風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兌卦風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風不周風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風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畴。春分播穀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德惠景風至則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德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登穀嘗祭閶闔風至則收斂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懼惕故去鼓琴瑟之樂不周風

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士工其始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爲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乙之庭也。太微星名太乙天神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所以爲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河太微者主朱雀。主猶與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畢狼之山。南極山日移一度月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北極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爲二繩。繩直也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鈎。東北爲報德之維。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之義維陽用事不盡常如此西北爲號通之維。酉北純陰陽氣閉結將萌西北爲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德始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滿。火正火王也十一月水正而

陰勝。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修。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陰氣作於下澤而出石精五色之精蟬始鳴。半夏生。蠶蟲不食。駒犢蠶蟲不食。駒犢黃口屈血脂蒲蟲蠶鳥應陰不食不搏。八尺之景修徑尺五寸。景修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術道徑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用則生。刑用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萬物成。

■未亦兩維之間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日有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鍾。鍾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鍾。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加十五日指丑則人寒。音比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盛陽而藏無有餘也見也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任也陽氣內藏陰氏於陽任成其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傷則注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鍾。林衆鍾衆陽極陰生萬物衆衆而盛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陽在外陰在中林以呂中於陽助成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故洗新陽氣養生去故就新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鍾

濟止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蔟蔟也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簇。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虛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十第一星玉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爲杓）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大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二陰一陽成氣三陽一陰成氣（陰精粗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日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九（或作入）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木色）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色）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金色）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水色）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月以鼓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撰羣禁關閭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蟄伏之類出由戶故關閭扇通障塞春木故毋伐木）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誠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賦斂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賦斂猶言浮欲猶也）庚子受制則繕牆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徵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害故誅不法）壬子受制則閉門關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徙（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徙）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淫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清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天卵暇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下不爲（不成也）丙子干戊子大旱蔡封燠（蔡蔣草也生水上相遮特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燠也燠音澳）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

墜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女主霜雪）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久乃收其藏而閉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雉鳩長鳴爲帝候歲（雉鳩布穀）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爲德月爲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蟄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音費）至于曲阿是謂旦明（旦平也）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正中（昆吾邱在南方）至于烏次是謂小還（烏次西南方鳥山烏所宿止）至于悲谷是謂餔時（悲谷西南方大壑深幾臨其上令人悲思）至于女紀是謂大還（女紀西北陰地）至于淵虞是謂高春（淵虞地名高春時加戌民雞春時）至于連石是謂下春（連在西北山言將欲寘下象悉春連音爛）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日入于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曙明浦涯也）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按以下至爲四時根時本在有其歲司之後此依宋本遷之以斗月從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

指丑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音引）律受太簇太簇者簇而未出也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鍾夾鍾者種始莢也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指未未者昧也律受林鍾林鍾者引而止也指申申者呻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鍾應鍾者應其鍾也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鍾黃鍾者鍾已黃也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宰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鍾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鍾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鍾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鍾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鍾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為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鍾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卯生者入數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入主黃鍾為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鍾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

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比於正音故為和（應鍾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為和）應鍾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日冬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鍾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為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為制秋分藁定藁定而禾熟（藁禾穗粟乎甲之芒定者成也藁音藁）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藁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從甲至癸）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其以為量十二粟而當一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為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為一斤三月而為一時三十日為一月故三十斤為一鈞四時而為一歲故四鈞為一石其以為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太陰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穴而處鵲巢鄉而為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勾陳在子元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為建卯為除辰為滿巳為平主生午為定未為執主陷申為破主衝酉為危主杓戌為成主少德亥為收主大德子為開主太歲丑為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為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為對太陰在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楊之閼）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為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除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為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為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為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觿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為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涒音吞灘音貪）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為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鄂（作音昨鄂音厄）歲星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為對太陰在戌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為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為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為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背觜參為對太陰

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本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紐曰日偕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鈎陳在後三元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鈎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於癸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左前刑右背德擊鈎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

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觿二參九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

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衛奎婁魯胃昴畢魏觜觿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施宣明太陰治秋則欲修備繕兵金德斷制故修兵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水澤冰凍故剛彊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十二歲一康康盛也甲齊乙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囚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畜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湛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趙也癸亥胡也戊戌己巳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攝提格之歲格起萬物承陽而起歲旱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蔵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閼逢萬物始芒穀出推遇未通單閼之歲單盡閼止陽氣盡止物而起陰氣盡止歲和稻蔵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萬物遇蒙甲而出執徐之歲執蟄除舒伏蟄之物皆敷舒而出歲旱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萬物皆生枝布葉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盛盛而大布女大出崔然落落大布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蔵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强圉萬物剛盛敦牂之歲敦盛壯也萬物皆盛壯歲大旱蠶登稻疾蔵麥昌禾不爲民食二升午在戊曰著雍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協洽之歲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蔵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屠別維離也萬物各成其性涒灘之歲涒大灘修萬物皆修其精氣歲和小雨行蠶登蔵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萬物畢生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陵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蔵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掩茂之歲掩蔽茂冒萬物皆蔽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蔵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元黓歲終包任萬物黓音乙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萬物終在亥大小淵藏腐代以迎陽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蔵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混敦沌陽氣皆混沌萬物牙蘖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登曰昭陽陽氣始萌萬物食生

赤奮若之歲奮若順也陽奮物而起無不順其性赤陽色歲有小兵旱水蠶不出稻疾菽不為麥昌民食一升。

正朝夕朝一作月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袤音茂立四表以為方一里矩音巨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矩北表參望日始出及且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輙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為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并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巳秋分而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巳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二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為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卷三終

淮南鴻烈解卷四

墬形訓 山川藪澤地所載形兆也

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四極四方之極昭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地形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農神之所經緯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稼穡盛張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五穀成大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戒也百穀成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氣所隱藏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復氣起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在太山郡是為東嶽王屋山在河東垣縣首山在蒲坂縣南同曲之中太華今宏農陰山是為西嶽岐山今扶風漢陽縣北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羊腸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屬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阻。何謂九藪。藪澤。曰孟諸、九澤在吳越間池陽一名具圃晉之大陸、雞鹿塞馬而家者鄭之圃田在河南中牟宋之孟諸在梁國睢陽東北澤齊之海隅、農猶崖蓋海濱楚之雲夢在南郡華容秦之陽紆在馮翊鹿蒙阿澤燕之昭余今太原都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雍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淮水出桐柏山南平陽閩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于午為經卯酉為緯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

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塡洪水以爲名山。息上不耗減稱之益多故以塡洪水稱崑崙虛以下地。極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上有木禾其修五尋。五尋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木禾之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一說沙棠水名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或作彭受北門開不死藥器也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旋室以旋玉飾室也縣圃涼風樊桐在崑崙閶闔之中。閶闔崑崙門名縣圃涼風皆崑崙之山名樊音篇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河水自崑崙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山名在張掖北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陽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崑崙之邱或上倍之。高倍也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曬。太帝天帝扶木扶桑在暘谷之南曬猶照也陽州東方曬者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環蜚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衆帝從都廣山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有影蓋天地之中若本在建木西。末有十日九州之大純方其葦。照下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光照其下千里。純緣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殯。音寅猶遠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皆藪名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少海亦澤名東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浩亦大也元音穴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近丹水故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寘。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邱。曰荒土。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在日之南皆爲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國長不滿三尺西方曰金邱。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流沙所出北方曰積水。曰委羽。寒水所積因以爲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純陽用事故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金氣之始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閶闔之門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都聚也元冥用事處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殯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會稽長沙臨國琦玗琪玉名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

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石舍玉之石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今河東永安縣西北方之美者。有崑崙之球琳琅玕焉。皆美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豹虎之皮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嶽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陽主生下陰主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邱陵高敞陽也故爲牡谿谷汚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龍淵龍之淵英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音殷啼極而無聲也風氣多聾。林氣多瘿。木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汚者爲衍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濁水人輕遲。水人重濁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消釋者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蓼。人死爲鬼。西方金金斷剖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寢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蓼辛如其蓼故曰直蓼不終其命死而爲鬼能爲妖怪病人也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燕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去燕秋分而北鴈秋分而南故曰代飛更也蛤蟹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墝土人大。沙土人細。細小也息土人美。耗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鷺鷥之屬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屬食木者多力而鷙。熊羆之屬鷙烈膽黃理也鷙音質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食葉者有絲而蛾。蠶蛾也食

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鸇之屬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食穀者知慧而夭。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蟲要之屬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從甲至癸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為蛤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也龜鼈之屬鱗魚龍之屬蘸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用者脅而無前。脅豕也熊猿之屬無前肥從前起也有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石卓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

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

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允上大口決脫。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

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修頸卬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音瞀

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不也。其人翕形。翕音脅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惷音中翕獸而壽。其地宜菽多大馬。

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鬚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

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木王而生豆夏生冬死。豆火也火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死菁冬生中夏死。菁水也水王而木生火王而死

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水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在中央故為主音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股民天民。肅慎民。修長也股脚也天民肅慎皆國名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自身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音稽隻也一臂一手一鼻三身民一頭三身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讙頭國。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三苗在豫章之彭蠡交股脚相交切穿胷胷前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號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豕喙喙如豕鑿齒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三頭身有三頭修臂臂長於身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子國。黑齒民。元股民。黑齒黑齒元股民股作生毛若矢鏃勞民。體作生毛若矢鏃勞民踞坐不定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何嬰民。跂踵足不至地何嬰以五指行句嬰頭鳥。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一目民。無繼民。無繼其人無嗣繼柔利民。人無嗣繼雜窠武人在西北陬。陬西北隅入山名磽魚在其南。磽魚如鯉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繼音蛙有神二人。連臂為帝。候夜在其西南方。連臂大呼夜行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邱在其東南方。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子為軒轅邱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殷臣知天道明吉凶甘櫨甘華。櫨音查百果所生。百果在其東北陬。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而死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本也昆吾邱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性終之上。肩夸父棄其策是為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而死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本也昆吾邱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性終之子為軒轅邱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殷臣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搏桑在東方。搏音團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嚳之妃也元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為元王殷之祖娀音嵩西王母在流沙之瀕。西王母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樂民。拏閭在崑崙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淵池在崑崙。龍門在河中崑崙夏陽界元燿不周。元燿不周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孟諸在沛。少室在冀州。少室大室嵩高之別名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

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龍衍爲以懇太陰蓋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后稷壩在建木西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人死後生或化爲魚）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江出岷山東流絕漠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開母山河出精石。雎出荆山。（積石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荆漂原雒州浸也）淮出桐柏山雎出羽山（桐柏山在上蔡）清漳出楊戾濁漳出鳥鼠（戾山在上黨發包山一名鹿苦出亦在上黨鳥鼠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北入渭河楊音昭）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苔衛（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苔衛皆山名）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黃中洛東南流入渭）汝出弗其流合名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漢陽縣西）渭出鳥鼠（鳥鼠同穴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涇又入河雒州川也上雒）洛出熊耳（熊耳在京師上雒西）浚出華寂維出覈舟汾出名雒出熊耳（熊耳在京師上雒西）浚出華寂維出覈舟汾出（山名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東南入河雒州川也上雒）燕京。（燕京山在太原汾陽冀州浸）祛出漬熊淄出目飴（淄水所出南入齊漢東南至雒州入江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洛出丹水出高褚（一名冢頰山在京兆上雒山名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河也）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平縣北或曰在臨慮西）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結給合一名也蘿山在晉陽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遼出砥石釜出景。（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流入海其原浪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岐出石橋。（呼橋音嶠）池出魯平（山名呼池并州之浸今中山漢昌呼池河泥塗淵出楠山（楠音嶠）雒漏北流出於燕（流於北燕塞外也）諸稽揚提。（諸稽揚提天神之名）條風之所生也。（條風之所生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清明風之所生也）

不周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炎生海人（炎人之先人炎音演）海人生若菌（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鯤生鳳凰鳳凰生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蟲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鯤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黿元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媛濕生容。（媛一讀蝯當風乾燥之貌）媛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元濕元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媛介五類雜種與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蕃多也）曰馮生陽（馮日馮木陽闕之先也）陽闕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元玉元玉生醴泉醴泉生皇莩皇莩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閬生屈龍（海閬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蘠（蘠流也無根木中草）蘠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萍藻生埃天埃天五百歲生缺欨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澒音禾）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不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清天八百歲生青曾（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生清泉清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土之氣御於赤天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赤丹七百歲

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火色赤其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礜礜石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元天元天六百歲生元砥（元砥黑也）元砥六百歲生元澒元澒六百歲生元金（水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元金千歲生元龍。元龍入藏生元泉。元泉之埃上爲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於元海。（北方之海）

卷四終

淮南鴻烈解卷五

時則訓 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北斗第七星 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旦時中於南方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木旺東方 其蟲鱗。鱗蟲龍爲之長 其音角。角木也 律中太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木味酸木香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所勝也春木勝土食所勝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振動蘇生也 魚上負冰。獺祭魚。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獺取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 候鴈北。候時之鴈從南方來北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馬七尺已上日龍 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旗日虎旗 食麥與羊。麥金穀羊土畜春木王以老食所勝也 服八風水。爨其燧火。取鑽燧中露水也火取其木燧之火八方之風其音所 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謂東宮琴瑟木也 其兵矛。矛有鋒鋭似萬物鑽地而生 其畜羊。羊土之母木 朝於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明堂中方外圓通達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東出謂之青陽南出謂之明堂西出謂之總章北出謂之玄堂告朔行令於左个之房東向堂北頭室也 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東郊。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場屏攝之位幣圭璧也用牡尚微也 禁伐木。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春天子日麛鹿子日麛卵者禁不得取蕃育萬物也 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大衆城郭妨害農功骼骨也有肉掩覆薶藏也骴音漬 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早落。國乃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並興。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百穀惟稷先種故日首稼不入不熟也 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春土受稼故官司空也

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蒼庚黃鸝也鷹化爲

鳩喙正直不鷙擊也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在足日桎在手日梏 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句音勾屈生者句直生者萌存孤所以順陽氣故句萌以通達 擇元日。令民社。元善也社祭后土所以爲民祈穀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令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狂癡之疾 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丈尺爲度斗斛爲量二十斤爲石角平斗稱也 端權概。概平斗斛者也 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戎旅征伐之事 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尚生育故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農事備故官倉也

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雀之宿牽牛北方玄武之宿 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鼠化爲鴽。田鼠鼢鼠也鴽鶉也 虹始見。萍始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於青陽右个。南頭室 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於天子。舟牧主舟之官天子將乘舟而遲故 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五覆五反慎之至矣 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鮪魚似鱣而大進於廟前日廟後日寢 乃爲麥祈實。宗廟祈求麥實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萬物蕃息以順生道之宜泄不宜吝當開藏也 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

振乏絕。無財日貧孤獨日窮 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使人問諸侯 聘名士。禮賢者。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下水上騰恐有傷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也 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畢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畢掩網也弋繳射也罝罘皆捕獸之網也羅網皆捕鳥之器小網長柄謂之畢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生道也九門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皋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也 乃禁野虞。毋伐桑柘。禁民可伐者 鳴鳩奮其羽。戴鵀降於桑。其羽直刺上飛戴鵀鳥也蠶時 具樸曲筥筐。樸音 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所以樂身 乃合𤜶牛騰馬。游牝於牧。𤜶牛特牛也騰駒也從牝於牧之所游牝將欲合之也 令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儺如今驅疫逐除是也磔禳猶是也裂牲謂之磔禳除陰氣以畢春也 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草木上書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料民户口故官鄉

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婺女北方玄武之宿 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火王南方 其蟲羽。羽蟲鳳爲之長 其音徵。長徵火也 律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火也 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金也 螻蟈鳴。蚯蚓出。螻蟈蝦蟆也蚯蚓陰氣始動於下故鳴 王瓜生。苦菜秀。王瓜色赤盛火之色也苦菜味苦而生不榮而實日秀 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食菽與雞。菽豆雞火畜 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竽笙中空象陽故吹之 其兵戟。

蔽有枝幹象陽布散也其畜雞。朝於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雞羽蟲陽也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還。乃賞賜封諸侯。修禮樂。饗左右。命太尉。贊傑俊。遷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修增高無有壞墮。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聚畜百藥。靡草死。陰氣極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刑者上之所施罪者定其輕重而施刑也決謂決遣之不收繫也不滋四鄰入保城郭自保守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春令。則蠶蝗爲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當秀之草不長茂四月官田其樹桃。地農事故官田也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亢東方蒼龍之宿危北方元武之宿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博勞鳥也五月陰氣於下博勞應陰而鳴反舌百舌鳥也五月陽氣極於上欲陰起於下故無聲也鵙音決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於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命樂師。修鞀鞉琴瑟管簫。調竽笙。竽笙也飾鐘聲執干戚戈羽。羽舞者所持翿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雩者呼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鞉雛嘗黍。雛新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黍爲主也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鶯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暴暴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無索不征稅也蓋當時氣散布在外當出入之際當體之而行寬大之之政挺。重。因益其食。挺者緩也存鰥寡振死事。先人死難者振起其子孫

游牝別其羣。熟騰駒。班馬政。是月孕馬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號傷騰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毋淫以定。晏陰之所成。至極也陽盡午中而微陰始重淵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事無徑當請詳而後行晏安也陰道靜故曰晏陰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禁民無發火。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邱陵。處臺榭。顧陽宣明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至。行春令。則五穀不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疾於疫。五月官相。其樹榆。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且。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奎西方白虎之宿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土玉中央其蟲。蠃。其音宮。律中黃鍾。其數五。百鍾林鍾其味甘。其臭香。上味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心火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奧。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蚜。蚜腐自擊擊頭土蚜蚜有翼甲能穿人難得殺蟲神作蠱易得敗吉可決吉凶人宗廟尊之故言登涼風音諫令涉人大材葦。涉人掌池澤官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秩常也當所當出芻豢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孝悌。厚席蓐。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美良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宜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閭里門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無索不征稅也蓋當時氣散布在外當出入之際當體之而行寬大之之政挺。重。因益其食。挺者緩也存鰥寡振死事。先人死難者振起其子孫

行利以殺草糞田畴。以肥土疆。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欮。民乃遷。從行秋令。則邱陽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女災生子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六月官少內。其樹梓。梓豫成熟故官少內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且畢中。斗北方元武之宿畢西方白虎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金王西方其蟲毛。其音商。毛蟲虎爲其臭腥。金味辛其祀門。祭先肝。肝木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鷹擊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天子衣之長商金也律中夷。則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臭腥其祀門。祭先肝。肝木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鷹擊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天子衣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金色白馬黑毛曰駱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方西宮其兵戈。其畜狗。朝於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廂堂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狗金畜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殺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將帥命將率。選率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誅暴慢。順彼四方。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省決獄平詞訟。決斷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麻。麻處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所以爲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大官九命之爵大使命卿使之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七月官庫。其樹楝。庫兵府秋節整兵故官庫樣實鳳風所食秋熟音練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且觜巂中。牽牛北方元武之宿觜巂西方白虎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

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元鳥歸羣鳥翔（候時之鴈從北過南寒氣至羣鳥肥盡試其羽翼而高翔）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章大廟（西向中央室）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撓弱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芻書閱視之）視肥臞全粹（全無虧缺粹毛色純者也）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音難）以御秋氣（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爲害）以犬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牧色日梁）穿竇窖修囷倉（穿竇以通水溼也穿窖以盛穀藏也）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八月官尉（尉戎官是月治兵故官尉）其樹柘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元武之宿柳南方朱雀之宿）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其兵戈其畜犬朝於總章右个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

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要簿書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曰帝籍收所收之藏神倉會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工不復作器）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總聚而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學習吹（上旬丁日入學宮吹笙竽習禮樂饗上帝）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參以其命數也）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受明年之歷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矢曰五戎）命太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授車以級皆正設於屏外（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以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屏樹垣也）司徒搢扑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扑以教導捶罰贊插威儀也司徒主衆教導之也）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命主祠祭禽四方（主祠典祀之官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報其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俛乃趣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留斷也）無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鼽敗也鼽窒鼻不通利鼽音仇）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境不寧土地分裂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隋師旅並興九月官候其樹槐（候望也是月修守備故官候）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元武之宿七星南方朱雀之宿）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水王北方）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甲蟲爲之長）律中應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武作行行門內地腎水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天子衣黑衣乘元驪服元玉建元旗（順水德也）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音殺）其畜彘（彘水畜）朝於元堂左

个以出冬令命有司修羣禁（順陰閉藏所當禁也）禁外徙閉閭大搜客（搜出之客爲奸宄也有新來者搜音搜）斷罰刑殺當罪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死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閉慎管籥固封璽（城郭欲其厚實故言修門閭備衆非常故曰警楗鎖須開閉管籥是楗開戒有禦奉故言修管籥不可妄開故言慎璽印也楗音蹇）修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飭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營丘壟之小大高痺（音卑）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壟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案視度法堅致功牢也）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也慢不牢淫巧非當之巧）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是廟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禱辭日月星辰爲天宗）大禱祭於公社畢饗先祖（公社后土生爲上公故曰公畢饗先祖先公後私之義）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肄習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門澤之賦（虞掌水官前長賦稅也）毋或侵牟（牟多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十月官司馬其樹檀（冬講武故官司馬）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元武之宿軫南方朱鳥之宿）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鳴不鳴虎始交（鶡鳴夜鳴求旦之鳥陰盛故不鳴虎陽中之陰陰氣盛以類發也鶡音天鳴音旦交讀校）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元玉建元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於元堂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

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暘月。陰氣在上民人空虛故命曰暘月暘音陽命奄尹申宮令。尹正也申宮令重戒也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婦事婦功大酋酒官之長秫稻及府秫黍米湛熇必潔水泉必香。湛漬熇蒸炊也潔無所污香無穢惡之氣湛音番熇音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良無銹漏之失得適生熟之宜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為民祭祀之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問也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音竹金石之聲寧身體安形性。閉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蚯蚓結。麋角解。荔馬蓐草芸蒿菜名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微陽水泉動。則代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涂闕庭門。涂音塗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行春令。則蟲螟為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疵。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白虎之宿氐東方蒼龍之宿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鵲感陽而動雉雞呼卵。雞呼鳴求卵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元玉。建元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薪。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鐵。其畜彘。朝於元堂右个。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旁磔四面皆磔出土牛令鄉縣出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其田器。耦合也命樂師大合吹而驅。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大而可折謂之薪小而束謂之柴薪燎炊也爨及夜燎之用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周於天。歲將更始。日窮於次者次元枵也紀會也是月於天者謂二十八舍也月與日相會窮盡於元枵更見南方玉是月周匝也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有也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豢。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於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為祟。祟四鄙失保。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病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十二月官獄。其樹檉。歲盡刑斷故獄官也樹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檉為然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朝鮮樂浪縣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音扶太陽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句芒木神司王也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日在其北故北戶貫頟項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祝融火神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饑渴。舉力農。賑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自從也絕繞過也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后土土神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露潤也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稱蠲養

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上四方之主故曰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蓐收金神其令曰。審用法。誅必皋。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離谿谷。守門關。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晦冥也有冬冰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標潤羣水之野。顓頊元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元冥水神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蟄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六合。孟春與孟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孟春始。羸孟秋始縮羸長縮短仲春始出。仲秋始入。內。二月擿種入月收斂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四月陽安十月寒濡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陽施刑刑獄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零落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不凍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不華而實春行夏令。淫陽發淫行秋令。水行冬令。肅氣蕭急夏行春令。風行秋令。蕪。蕪殺生行冬令。格。應澤格不流下秋行夏令。華。樹華茂行春令。榮。生榮行冬令。耗。零落也冬行春令。泄。市散發泄

行夏令旱。行秋令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大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修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則亡。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巧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挫折也流而不滯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也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評也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復還垸轉也垸音患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舒貌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也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常平民祿。以繼不足。教教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也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愎。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慴。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制。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濕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鴻烈解卷六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癰病。晉國赤地。白雪太乙五十弦瑟聚名神物謂元鶴之屬亦至無頭鬼類鼎戈以舞平公晉君癰病爲疾赤地旱也德薄不能堪故爲病而大旱。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文體傷折。海水大出。齊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有女利母財令嫁婦婦不肯女殺母誣婦婦不能明寃結叫天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景公支體海水爲之溢出。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衆。權輕飛羽。尚主也衆衆耳衆名主是官者至微賤瞽師庶女須賤於主衆也衆音洗。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暴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溺死能爲大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麾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爲之退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撝揮也揮日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眞。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於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成。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爲三軍雄。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尚猶若此。又況夫官天地。懷萬物。而友造化。含至和。直偶於人形。外直偶於人形而內有大道觀九鑽一。知之所不知。而心未嘗死者乎。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嘗君名田文雍門齊西門居近之因以爲氏巳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歔唏。欷音希唏音溪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欷唏失聲也狼戾猶交橫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不可學而得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君形者精神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

（弋射者）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善釣令魚馳鶩來趨鉤餌）夫物類之相應元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蠶咡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以蘆灰圍畫月運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鯨魚大魚長數里運音圍）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爲背外向爲譎）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怳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傳說死託精於辰尾星）故至陰飂飂（音罶）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有陽無陰亦不能生物）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招遠人當以無爲）親近者使無事焉（親附近者當以無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喻陰行陰行神化故能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順之者利逆之者凶（道自然無私人有能否逆順耳）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得失之度深微窮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殊死殊異而死王孫綽以一劑藥愈偏枯之病因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

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磁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於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薄落涇水）區冶生（區音歐）而淳鈞之劍成（區冶越人善治淳鈞古劍）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臣）太公並世故武王之功立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忽然來至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欲遠之道反有側欲）（求之去已遠也）人不得其道若觀儵魚（儵魚小魚可觀見而不可得）故聖若鏡不將不迎（將送也）應而不藏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自失道未必不得道）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也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溫和淪沒潛伏也鈍悶無情也）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赤螭青虬皆龍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草梅實）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蛇鱓自以爲能與赤螭青虬爭）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雲升於朝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凍暴雨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磛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入也咆嗥也）猨狖顛蹶而失木枝（猨狖猨屬）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動也）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

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凰也佼音交）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曾猶高也）過崑崙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砥柱在河東大陽之東）邅回蒙汜之渚（邅回猶徘徊也）尚佯冀州之際徑躥都廣入日抑節（蒙汜日所出之地都廣東南山名言鳳凰過都廣之野入日抑節之地翱翔之處也）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鶬鸛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又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迹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斂諧調也）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畢疾也）安勞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鞭驂也）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過歸鴈於碣石碣石山名）軼鶤雞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鶤雞鳳凰別名姑餘山名也言）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猋音標光中忽影也）朝發榑桑日入落棠（榑桑日所出落棠山名）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一作諭）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弗御道御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夭歲時孰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

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游於郊，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乘黃，諸北儲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然猶未及虙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猛獸食顓民，鷙鳥攫老弱。攫，搏也。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頹以鼇足柱之。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方牧太太之以止雨。積蘆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發，秋約，冬收。方柴四寸也。衆龜直身西臥。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當此之時，臥倨倨與聑聑。倨倨臥無思慮聑聑視無智巧倨音虛。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塡塡，音填其視瞑瞑，音眠。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魁魁不知所往，當此之時，貪猛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黃壚，黃泉下壚土。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虬。中為服旁為驂，應龍有翼之龍。援絕瑞，席蘿圖，黃雲絡，前白螭，導前奔蛇，黃雲絡車，白螭導前奔蛇，騰蛇從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朝帝於靈門，宓穆休於太祖之下。宓穆，穆和休息也。太祖，道之太宗。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昏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思刑，推瑣三王之法，精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拚而不興，舉事戾蓍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縮其和，天地除其德。縮藏也，和氣不復行也。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

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富。準望，懷思，富合也，合主意也。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稱比周而蔽君，臣父子之間而競載，驕主而傑其意。傑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壇裂。言不祥於神。容臺振而掩覆。容臺禮樂之臺，不行禮故振動而敗。犬羣嗥而入淵，將滅。緣犬失其主故嗥面入淵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澳。美人挈首，墨面而不容，草與髮并編為挈首不修容飾也。挈音栉。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故吞炭自殺。喪不盡哀，獵不聽樂，西施折勝，貴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勝，貴帝之神傷遠之不盡哀樂，獵不聽樂。故長笑。飛鳥鎩翼，走獸廢脚，山無峻幹，澤無洼水。峻幹，美材。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草。莎草，名蘇。金積折簾，璧裝無理。金積折其鋒，璧裝重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音雕。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鎖，以卜故空盡無腹。音辟。蓍策日施，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南北縱，西東橫。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所以衝城古者役不敢取其鮮，取其饑，收其饑尸，聚土而瘞之。以為京觀。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百人皆死，一人得反。是故質壯輕足者為甲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厮徒馬圉，輜車奉饋，厮役徒隸。圉，牛馬曰圉。輜音菑，輜車，輜重也。饋，饋遺也。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衣不完民窮也。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仆路僵，能搖頭言疲困也。身枕格而死，格，榜也。役賦不畢，榜之於格上不得下，枕格而死，枕首死。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奮矛，戲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葅人肝，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

下合而為一家，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為一，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翻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修太常，隆肢體，紬聰明，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修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夫鉗且大丙，不施鞶衿，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雜，嘿苟事也。嘿嘿猶孫算也，言不采取煩苛之事，嘿音默。雜嘿音墨。得更順其風，搖燿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言猶當以道德為本。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為治也，掉拔其根，掉音孝。無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為刻削，乃背道德之木而爭於錐刀之末，斬艾百姓，殫盡大牛，殫病也。而斫斫然常自以為治，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不道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潦水不泄，瀁瀁極望，瀁音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漯而無源者，漯音苔。演扶蔓者，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恒娥竊以奔月，西王母未及服恒娥竊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羿悵然若有喪，無以續之，羿悵然若有所喪亡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卷六終

淮南鴻烈解卷七

精神訓 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

古夫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窈窕冥冥芒芴漠閔顓漾鴻洞莫知其門昔未成形之氣芒音莽芴音忽顓音專漾音羊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煩氣爲蟲煩亂也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入天門骨骸有形反根歸土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亦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二月而脥音鍵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歙音翕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蹲烏蹲猶蹲也謂三足烏跱有足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迫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智腹充而嗜慾省矣智腹充而嗜慾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僻邪也勝或作遯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精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元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飛揚不從貌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慾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耗失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

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遂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吾安知夫刺炙而所遂之坯音坏）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正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喜（人賤已已不憎人尊已已不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獲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益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浸淵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益盎亦無以異矣（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涔之家決涔而注之江涔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涔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靜則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正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也）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喜（人賤已已不憎人尊已已不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獲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爲益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浸淵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爲益盎亦無以異矣（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涔之家決涔而注之江涔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涔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靜則

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也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竭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音養）與道爲際與德爲隣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于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籠也音煩）芒然彷徉于塵垢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于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隙糅雜也）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遣渾無所繫渾）泊然而往逸然而來（渾轉行貌逸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渾音揮逸音綠）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辨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耀如景之放以道爲紃有待而然（紃音巡法也）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廓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類醜也（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稱世之醜也類音欺）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濁其精不勞其神）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魂不抑其魂不騰（不夢神內守其智不萌無思念魂魄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之野居而無容處而無所（居無形容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者傳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鳧浴蝯攫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養形之人屈伸跳踉非真人之道不足以阻真人之心）使神湉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夫殯者趨不變狂者形不滑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殯者狂者精神散越故曰神有所遠徙）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摩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者形散化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散）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水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非形）故曰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則志不慴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

臺榭。人之所醉也。而堯嘗捕不飾。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析者不施楣楹枅音雞或作剖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音粝粗粢稷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祿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音堰延蜥蜴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微。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壺子之隱士壺子弟子。壺子持以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燭營諸曰括撮腸音歌。鬱鬱自閟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天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寓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也。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儷偕也。斥澤之鷃。飛不出頃畦。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殺齊莊公齊侯日不唯崔慶是從盟諸侯日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祀梁華華周皆齊士爲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迫戰而死故晏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臣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讓位不受兄子僚位不受兄子僚宋人或弒其主以獻子也。子罕宋司城宋官也不受獻。子罕不受獻。上者曰以天下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猶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逃。郝此以請死。子罕遂諾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辱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懸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缶。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始仍仍然知其益缶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或作聆聆猶闇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缶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圖籍也。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餘德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美其和。美適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贅人放倉。予人河水。贅音質賜也放饑地名倉穀藏也而餐之。渴而飲之。其人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放倉不爲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饑。與守其篙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篙竿受穀器井家人之人大怒破瓶有其井一實也。井水也篙音顧竿音頓陰大喜陽。大愛內崩。大佛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眛暗蔽也是人謂勝爲眛故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死之與生喻無知也一體也。今夫孫者。揭鑊甫負籠土。孫猶役也揭舉也鑊瓴也甫鑊也籠受土籠也鑊音瓴甫音察壅汙交流。喘息薄喉。汙穢如壅也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休蔭也脫舒也言孫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敞宎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踡跼而歸。通夕不寐。疵音慈瘕音賈踡音局當此之時。噲然得卧。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噲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水之疑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水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外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故目離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澀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達

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木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圈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後靡之樂。宜。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馮依玩弄也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犀蛇以爲上。有中國得而棄之。無用。犀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爲上有犀者然。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伐由貪大鐘之賂而亾其國。伐由晉獻國晉智伯瑤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伐由之君貪受鐘爲和說智伯瑤是以兵滅取其國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

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豔其色而愛之生奚齊遂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亂四世者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侯齊亡桓子惠公襄吾懷公圉也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五月不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亾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已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箑音翣扇也箑人謂扇爲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卷七終

本經訓本始也經常也治亂之由得失有常也

太清之始。太清之始謂三皇之時和也和順以寂漠。太清之始順不逆天暴物寂漠不擾民質眞而素樸。閒靜而不躁。推而無故。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其言畧而循理。其行倪而順情。畧約要徒簡易言脫其心愉而不偽。其事素而不飾。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卦八卦兆灼龜之兆所以占吉凶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明照於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軌道循順也當此之時。元元至殤而運照。殤音湯大也虛德之君恩仁廣大偏照四海也鳳麟至。著龜兆。甘露下。竹實滿流。黃泉出。而朱草生。機械詐偽莫藏於心。逮至衰世。銷山石。銷猶壞也求金玉也鑠金玉。擒蛙蜃。鑠刻金玉以爲器擒猶開也開以求珠也蠯音結消銅鐵而萬物不游。游長也剖胎殺夭。麒麟不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藏餘府庫資也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邱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電霰降虐。氛露霜雪不霽。而萬物燋夭。菑榛穢聚。埤畝。茂草曰菑木叢曰榛穢之於堰畝。芟野。芟長苗秀草木之句萌衡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榱。夏屋大屋也縣聯屋霤頭榱者桷戶榱也榱音衰桷也音角雕琢刻鏤。喬枝菱阿。芙蓉芰荷五采爭勝。流漫陸離。流漫采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貌修揉曲技。夭矯曾橈。芒繁紛

拏（皆是飾也 拏根音琰）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削刻鍇（公輸王爾皆古之巧匠 鍇則鍇尺制而刃句刀也）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菌露夏槁（松柏根茂菌露竹瓦皆冬生難 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菌冒論）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服之 淮二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蟲也）天旱地坼（坼音柝 爆裂也）鳳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句爪虎鷙之屬居牙 熊虎之屬）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持小室也蓬 蓬蒿篠蔽也）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也誹 譽譽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合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 猶尚羊無所主之貌浸潭廣衍也）掛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咐醞（嘔咐 猶酒醞 醞咐 音符）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蘭秋菊冬雷夏霜皆陰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譎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也）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憂也神明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邪也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菌冒論 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夷羊在牧 夷羊土神服之 淮二見於商郊牧野之地 飛蛩滿野 蛩蟲也 天旱地坼 坼音柝 爆裂也 鳳凰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鷙矣 句爪虎鷙之屬居牙 熊虎之屬 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 專持小室也蓬 蓬蒿篠蔽也 凍餓饑寒死者相枕席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 經書也誹 譽譽也 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天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一氣者也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君臣不和五穀不爲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合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 儲與 猶尚羊無所主之貌浸潭廣衍也 掛酌萬殊旁薄衆宜以相嘔咐醞 嘔咐 音符 醞咐 音符 而成育羣生是故春蘭秋菊冬雷夏霜皆陰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耻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譎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性命之情淫而相脅 脅迫也

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贍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耳不淫於聲坐倜而歌諧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悅也揮羽武象不知樂也（揮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修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棄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周髀表影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推求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鐘寫也（寫猶效敎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商清宮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巧欺也）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持之者樂利之民治之者湯武之君）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造書契則詐僞萌生去本趨末素樸作之業而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劫故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元雲神樓崑崙（益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漫反池恐見害故登雲）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巧工鼎鑄倕像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不當爲大巧也）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日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禍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衆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人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酌焉而不竭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權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權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蒼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蒼成黃帝時造歷術者屬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桑上置餘糧於畽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無害人之心故可尾虺蛇不整毒故可蹍履也時人謂自富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整音展畽音畦）逮至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丸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猰貐音軋貐獸名狀如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鑿齒獸名齒長三尺若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丸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疇華南方澤名）殺丸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邱之澤（以繳繫矢射殺之青邱東方澤名）斷脩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桑山之林湯時雨處）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陝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振動滔蕩也薄防百川滔高堙卑以害天下薄迫也空桑地名）龍門未闢呂梁未發江淮

通流。四海滇涔。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滇涔無岸畔也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絕闕山名禹所開以通伊水廛澗水名平通溝壑。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琁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爲肉圃酒池。燎熒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剖諫者。剖孕婦。擾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葦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葦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夏臺大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於宣室。牧野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抱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夫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麤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曉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押引和調之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大汜眾也蠕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靡縮卷舒。淪於無原。轉於無窮之原四不測。靡長縮短卷屈舒散淪人也終始虛滿。轉於無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歛。不失其敘。喜怒剛柔。不離其理。六律者。生之與

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非此無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于方外。名聲傳於後世。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並精。與鬼神總。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方地表正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從風。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韌。韌折也寬而不肆。肆緩也肅而不悖。肅急也優柔委從。以養羣類。物類也其德合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用大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技拔以爲正。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王者。法四時。則削。霸者節六律。則辱君者。失準繩。則廢。故小而行大。則滔。滔蔽不滿密不親不而不親。滔蔽不親。而不容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人愛其情。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上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道。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道逆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雜焉。精泄於目。則其視明。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大構。構連也鶩與宮室。構木相乘鶩也延樓棧道。雜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棲井榦。復道相通雜棲井榦。復屋受梁株蘭櫨。梁株柱蘭櫨柱頭

榱栿也櫨柱上拄郎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紆屈曲貌刻儼浮首虎頭之屬。蘸鏤雕琢。詭文回波。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滿游漢滅。菱杅紾抱。滿游漢滅皆文畫雜象水勢之皆壯采相衒持貌也菱芰杅采貫紾戾也抱轉也音款滅音郁紾音珍抱音蹲芒繁亂澤。巧爲紛拏音翠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與疊同旋石以純修碕。飾治也牒累疊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爲修修碕曲中水所崎處也抑減怒潮。以揚激波。抑止波怒水也瀨急流也曲拂抑止之故激揚之波起也遭阻以像馮浯。拂戾也遭迴轉流也馮浯二國多水故法而像之也馮音憑浯音吾益樹蓮菱。以食鷺魚。鴻鵠鸕鷀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龍舟刻爲龍文鷁大鳥也畫其象著船頭吹發與竽以爲樂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施樹立也爲險阻令難攻易守也後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有牆曰苑無牆曰囿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厦增加。擬於崑崙。門闕高崇崑崙然故曰擬闕際接也修爲墻垣。甬道相連。甬道飛閣復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殘墜增益也拔徑歷遠。直道夷險。道之險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馳騁而無蹟。蹟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流鏤。以相繆紾。繆紾相盤結也寢兒伏虎。蟠龍連組。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綠紀煜昱錯眩。照耀煇煌。錯雜眩惑也照耀煇煌煜光澤色貌煜音郁昱音玉偃蹇蔡。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乍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靈蘧蔬。劍理之美沒滅其瑕文鏡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靈竹蘧蔬草蘧取其邪文次敘劍鏡美皆人自蓄音滌鏡音段纖縱冗。似數而疏。纖冗相向連綿如綿縱文相向如錯似數如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荊吳二國善酸鹹之和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鋼橐口鐵筒入火中吹火者埵音朵羣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

時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音典盡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上圖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土事不文木工不斲。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文飾也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無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蠡之理。觚蠡之理謂若馬目龍相連干也無者冠文取乎直而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怒盛氣血充則氣激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故鍾鼓管簫干鏚羽旄。鏚音匕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之有實者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治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既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人口數責其稅歛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賣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贍。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之猶闌漫失其職業也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夫三年之喪。非強而致之。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被衰絰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纂。封其墓。類其社。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其子孫之賢者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僕人之子女。僕音雙因縶也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贍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僞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

卷八終

主術訓（主君也術道也人君宰國統御臣下之道也）

人主之術處無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論導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耳能聽而執正進諫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言為文章行為儀表於天下進退應時動靜循理不為醜美好憎不為賞罰喜怒名名自名類名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凡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月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視之乃是離之若欲飾之乃是賊之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反之元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元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背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穀新穀薦之明堂嘗之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倚伴也）其民樸重端愨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拂梳而狎犬也（拂音弼狎音甲）乃逾甚矣水濁則魚噞（魚經氣出口於水噞息之漸也噞音奄）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志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堁塵也弭止也堁音課）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贍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為而成塊然保真抱德推誠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修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為貴至精為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月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摩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辯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市南宜遂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開其辭（宜遂姓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方白公勝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遂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告其故不從來之以劫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為亂亦不從子之事謂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遂也）鞅鞈鐵鎧瞋目扼腕（音捩）其於以御兵刃縣矣（御止縣遂也）劵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為治難矣遽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觀焉（簡子晉卿趙鞅史黯史黯也）還報曰遽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罔塞險阻何足以致之故皐陶指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為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崔杼齊大夫殺莊公項）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襄楚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驚置不若此其亟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丈矣故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孔子遊於太山見榮啓期衣若帶索鼓琴而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徽音揮也言終威王齊宣王之夕）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寧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寧戚牛車下叩角商歌桓公悟之用以為相）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並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蔡）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論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為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橫扇四方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為非其次賞賢而罰暴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為平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為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為命夫權輕重不差繩直而不撓矯邪不私辟（繩直繩首繩微細也）枉撓不失鈇鋒直施矯邪不私辟

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為治者不與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槹音遂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非御者制舟者之巧拙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越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危險越人習水故能乘之幹音稈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驪馬而服騊駼黃馬白腹曰驪駼駼野馬也胡人所習騎音元騊音陶駼音余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觭伸鉤索鐵歙金推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觭角紫殺也音格然湯葦車三百乘因之鳴條擒之焦門焦或作巢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為治勇不足以為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堦井之無竈鼉鼈也堦音戒圜中之無修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驪緣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鴟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月顚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鴟鴞也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鶩疾也故古之為車也濕者不畫鑿者不鎮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媢媢妒也夫貴少者易傾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元默是故得道者不為醜飾不為偽善一人被之而不褒褒大也萬人蒙之而不福福小也是故重為惠若重為暴則治道過矣過猶為惠順也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因決而行故不怒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福於君賴音是故朝廷無拯田野辟而無蕪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制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橋者是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從仰取制於柱也人主靜漠而不躁百官得修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興堯而取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修其道也清靜無為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

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是乘衆勢以為事御衆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商也推之而弗猒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方論是而處當為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臣異道則治同道則亂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勝殷也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為之勢而不修道理之數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

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聲者可令嚮筋（嚮音壤筋音斤）而不可使有聞也瘠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夫鳥獸之不可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鷙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故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以修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之所以莫抓（音嚮）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無得於玉石弗犯也（玉石堅抓之不入）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腰而民有殺食自饑也（殺食省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察察其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他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者必治於官上稽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以效其功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君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是以中立而偏運照海內羣臣公正莫敢爲邪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勤力於下姦邪滅迹庶功日進是以勇者盡於軍亂國則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藝者游於辯修行者就於往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誘上令邪姦也）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臨南畝而有賢聖之辭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今治亂之機較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荀寅也）智伯伐中行氏并吞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之下身死爲

戮國分爲三豫讓欲報趙襄子漆身爲厲吞炭變音變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狥之豈其趨捨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檝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擒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德義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驅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熱稼必不可之數也君人之道處靜以修身儉約以率下靜則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狡蹂廉荒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人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也）萬民愁苦生業不修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綸綺繡寶玩珠玉（綸綺繡日綸五采具日繡）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強淩弱衆暴寡於是堯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大路不畫（大路土路不畫不文飾也）越席不緣（結蒲爲席也）大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糳（糳音鑿細也）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惛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也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

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猛獸。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傾頓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 大者以爲舟航柱樑。小者以爲楫橈。修者以爲榱桷。榱屋椽也 桷音脚 短者以爲朱儒柎樕。朱儒 柎樕 梁上叉蹲 小大修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鳥頭也 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猶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修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遷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埋。而乃責之以閭閻之禮。與愛之間。愛音愛 或佞巧小具。諂諛諛說。隨鄉曲之俗。卑下衆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是猶以斧劚毛。以刃抵木也。劚剪也 抵音擿 皆失其宜矣。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百官修同羣臣輻輳。羣臣歸君者 輻之輳載 者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是故威厲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法令察而不苛。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已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 乘舟檝者不能游而絕江海。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因其身。使言之而是。雖在禍人君之所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在卿相人君之所不可用。揄出策謀也音羌 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 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美辭 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知也。有言者窮。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讒。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分道通而秘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制音端 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爲無爲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已出也。夫才生於稑樑。稑樑日生。稑禾稑稑子榆頭也 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稑禾稑稑子榆頭也十稑爲一分十分爲一寸十寸爲一尺十尺爲一丈 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觀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隨。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立法禁亦自修之不廢 所禁於民者有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或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也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唇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也 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蹠孔子時人蹻作蹻楚威王之將軍能盜也 夫據隙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睛也 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是故明主。而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之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旋。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不能御者 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

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功勞而用朋黨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顯烈故爭於朝）其次功勞之臣反不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猨狖失本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割牲而爲大匠斷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秉於人資以爲羽翼也是故君人者無爲而有守也有爲而無好也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

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故善建者不拔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耳目淫則竭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淸虛以待不代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以奈何爲實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性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掌搏挼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邱墨翟修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偏爲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使無畏聘於齊不假道於宋宋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如今御史冠貝飾帶胡服鵝鶡讀曰私鈚字三音曰郊洛帶係鐶鐶也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以大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握劒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聵不使應敵（北宮勱也司馬蒯聵善擊劒）

挠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觚朝柳招舉也）今使烏獲藉蓐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者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橈制船桨也資用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決塘（城木城塘陡也皆所以蓄水音成）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且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說音悅）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醲安蘊細也音弱）然民有處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惔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民豐乃始縣鍾鼓陳于庭（登成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亥人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宜樂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鱉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哀經苫廬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也）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也）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力勤則匱君臣

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命無備有今日之食無明日之備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買甲胄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取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而水潦也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民莫困窮流亡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植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修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邱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疏食菜蔬曰疏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曰薪小曰蒸以為民資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麛夭不涸澤而漁不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置罦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摯隼鷹育罻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育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䲹不期年不得食皆為盡物故也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

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修封疆士春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除降百泉則修橋梁瞽張中則務種穀大火中則種黍菽虛中則種宿麥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修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矣實滿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為主者不忘於欲利也故堯為善而衆善至矣桀為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風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令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蔽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非正道不為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遣也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官名武王立戒慎之鞀欲戒君令慎鞀鼓者提鞀鼓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其於過也無

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瞽鼓而食樂瞽音盖奏雅而徹巳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故無求於神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事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一說鉅鹿漕運之橋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觀得失偏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畧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為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蒐力招城闕能亦多矣萇宏周敬王臣號知大道孟賁勇士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闕端能舉之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采善雜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懾猶懼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

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教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已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而大有寧也（教之以正故有存唯惻隱推而行之此故有寧也）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為正錯者為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耕之為事也勞藏之為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忤逆也）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為而榮乎且日何為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為而義且日何為而榮此難知也問晉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黯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虛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為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為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仁以為質智以行之兩者為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勃鍊巧敏遲利

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修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為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劒不知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有愚賢者不可與利器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塘決水涸則為螻蟻所食有掌修其隄防補其缺漏則魚得而利之（掌主也）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亡人無善志雖勇必傷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士僞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為也稱己之所得為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繆稱訓（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遣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過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即就也虞以論民虞默也幾終也就民默之即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尊猶過也）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載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事詩云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慎德大矣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薦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

黨情雖過無怨不藏其情雖忠來惡（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缺不滿也）滿如船（船少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已者也（遁欺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猘犬關睫（猘狂也關上之不安纖薦也睫薦蔭動搖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固慧者也（慧可蹶也一曰慧極）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劉材無所不用矣（劉殺也音留）勇士一呼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志聲也戴墜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容貌之所不至者威或至焉威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照詔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妙中行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

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氷之自寒夫有何修焉及時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同心救火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已則所動者遠矣錦繡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鍵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日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詔（詔誠也不可以教導戒人）論於人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吁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鷹鷙欲害之心故鳥魚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聽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爲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聽也）而躁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止爲僞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亘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莫得弗從也

爲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爲苟且簡易之行求也交止子）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能使無憂尋（憂患尋求也母不能止子）故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公懸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太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滔滔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其不能身苟正懷遠易矣）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躬身也）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沉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僨負羈以壺餐表其閭（僨負羈曹臣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餐重耳反晉代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禮不隆而德有餘（隆多也）仁心之感恩接而憯怛生（憯音慘）故其入人深俱之吁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債人則生爭鬬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抱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虛號焉往生也（言非爲冀幸往生利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鷹翔川魚鼈沉飛鳥揚必遠害也（鷹鷙欲害之心故鳥魚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甘甘非正爲聽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爲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聽也）而躁焉往君子之慘怛非止爲僞形也論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亘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

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殖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過失誤也忠悉心計謀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已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已者操鋭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莞子文錦也雖醍登廟莞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子產繡文黻雖惡宜以升廟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溫厚而非宗廟服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男子樹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宏演衛發公臣狄人攻衛食鶴公其所在去演斟鶴以盛之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子閭不受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慎一用之無勇者非先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已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不可遏抑搖奪人之欲榮也以爲已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已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卑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已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少必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不能匿身於人亦不能匿自隱身故若行獨祭不爲無人不競其容獨祭一水橋也行其上常競競恐陷故使人信已者易而素衣自信者難情先動動無不得無不得則無窘發窘而後快無著結滯也窘音君故唐虞之舉

錯也非以偕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惜議而治亂分矣言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惜議而皆亂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筦金石小大修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者進耕者日以却耕者却行事相反成功一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亡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夫差與齊戰於艾陵夷謂吳陽告子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絃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授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輪子賜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而不同材而各自取焉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未言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恢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恢急也音鷄矜怛生於不足怛驚也不足足知不足也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恢如踢好聲患信之人自樂爲之非恢恢也如踢自好爲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爲矜各在自性非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嗷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俛倨狗俛音弋倨音婁知情僞矣故聖人稟稟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爲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大非爲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

遺耒耜餘糧宿諸畯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在之君讓也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臣右還則失其所貴矣小快害道斯須害儀斯須暫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獄繫而無邪獄雖繁多而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成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故戎兵以大知小人以小知大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焉而不勝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已也釋已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藏其情必萌見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釣之哭也子孔子也曰子亨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發人情也深矣墜地漂池人或有墜穿或有填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嗜而亂生焉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故唐虞日孳孳以致於王桀紂日怏怏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議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即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損義多憂饑渴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害智憂閉塞故害智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侮蠻夷也皆能之行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天下弗能遏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亡國亦樂其所以亡也金

錫不消釋則不流刑。流洲流入型範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絕民之繫也。繫維也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修而境外亂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經營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或者以東爲西惑也。見日而寤矣。衛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而羸我。羸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亡。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故君子順其在已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于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恐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以人與國使得其用無道之世。以國與人。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爲猶用也無所用之。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厚膊厚切肉也膊音博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表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猶不自悔。

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禍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故民嫂之。嫂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獻羊於楚王。易魯酒。楚王以爲趙酒薄。而圍邯鄲。楚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羹。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已也。以爲國也。適於已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已。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其雍曰。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周政至殷政善。夏政行。共雍楚臣謝遠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慼乎善。合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泰山七十二君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修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隣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已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已殷高宗之子。放逐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已爭名者。不得孝已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尋其味而已不食慾也今人貪而弗味。歌之修其音也。長其音也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極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欲如草之從風。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使百姓皆得反業修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絡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殷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容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柱而知持後矣。形可止而影不

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禮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萇宏以智困。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反則獺避而爲暉目知晏。暉目烏鳥也晏無雲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漸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儒殺。簡公齊君柔懦田成子殺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者。其清濁一也。不與律合者由其清濁備于一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嘆。嘆憂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噞音振鷗也陀音跎蓋也今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爲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車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誅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之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緩。組音緩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響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

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修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成有極矣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强廣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廣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亡欲知天道察其數（數謂行屬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宜種）欲知人道從其欲（從其所欲）而親之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萬物將自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爲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爲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禍生於弗稱（除去也）聖人爲善若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儳走而內行無繩（儳竝也繩準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大戟亭歷二藥名）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似之而實非也）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子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常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遍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并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

卷十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一

齊俗訓（齊一也四字之風世之教理皆混其陷令爲一道也）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也）夫水積則生龍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胖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頰爲銖）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綏（大路天子車交龍爲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箠踰備之姦（抽掘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布羅紈素也緆音錯）必有菅屨跣蹻短褐不完者（菅茅也）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水蠆爲總芒（青蛉也音子稍）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夫胡人見廣（廣麻子音砦）不知其可以爲布也楚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

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楷炮烙生乎熬升子路揵溺而受牛謝揵拯同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國者受金於府贖人於他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厦淵屋連閣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鼉黿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音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僅不可以持屋僅小脊也摘音的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音言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梓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蝯黑蝯神蛇潛於神淵能興雲雨蝯音辰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觭不厭薄角觭刀劍羽間之漆角也觭音騎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況鳥於淵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籟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宂狙狢得堞防弗去而緣狙狢豚毋水埒防隄也狙音垣堞音朶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騏驥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以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淸明者物或堞之也堞塞羌氏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氏南夷僰西夷翟北狄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不傳狄騠之語也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

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東而投之水則沉失其體也金之性沉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湼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他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淸沙石濁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唯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淸神神淸意平物乃可正若壅之抑埴壅印埴泥也正與之正印亘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寧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戚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疑作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爲政波水不可以爲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爲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爲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

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滅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故胡人彈骨越人嚙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劓鬠其於服一也髽音槌以束髮括結笄簪鬠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放也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故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徐狐之俗相反徐狐北胡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剪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圓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掩髮掩縱也笑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牂羊之裘牂音臧羊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併以見容併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反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綦之服五綦謂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服悲哀抱於情葬禮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蹤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以為聽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宜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稾民虛府殫財合珠鱗施綸組飾束帛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以堯舜賢禹猶與子故伐啓啓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而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其服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祀戶葬牆置翣翣飾也衣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人為行列也六英舞兼用顓頊之樂其服尚青殷人之禮其社用石祀門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疎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王制禮

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制帶足以結紐收袵束牢連固不亟於為文句疏短之製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托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裁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宛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遂反於樸合而為道德離而為儀表其轉入元宜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祀衣袍祀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壞土莫測而已剖音出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邱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未定故不為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修于戚而笑鏤挿鏤所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名一絃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

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頭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 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松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遊元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五帝三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清明元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 鉗且得道。以處昆侖。扁鵲以治病。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 所爲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爲酸。或以爲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分也 或爲棺槨。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埋也檖順也音遂 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橫也。故百家之言。指湊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皆古善相馬者 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劂銷鋸。剞音几劂音厥銷音鋸 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鑪橐埵皆治具坊土形也 設非巧冶不能以冶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新剖始製也硎磨刀石 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衆師 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 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間。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 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 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 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 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也音搴 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扢。扢音益 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闚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 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 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不解也 一曲而辟

辟邪解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之見風也俔音遷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免免世治世之體難也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鏵長脛以踢揷者使入深鏵音畢強脊者使之負土春強者任負重耿者使之準目不止目令瞻偃者使之塗偃人塗地因其偃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賊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達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人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長宏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之言不可與衆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衰不可以爲世儀睿殷墨子以木爲鵲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駿裹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張裹良馬飛兔其子皆一日萬里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皆古好女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能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音啄獸窮則攫音腳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可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越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皐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越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揩殺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爲天下顯武使過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並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駟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

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音壯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越舍相非皆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潛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鬻而不觀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鵠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鵠胡汙澤鳥鱗鮪入口若露而死鱗鮪魚名音善委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林類築啓期皆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築啓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趨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已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水炭鈞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越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舉

爲禮者相矜以僞。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惠。爭爲僞辯人積而不訣。無益於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强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强者無以掩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邱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 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衆。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淳厚也 析天下之樸。錯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淸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沒溺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蘭以嗜其口。嗜貪求也 嗜音盡 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趍舍行義禮節詿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衆亂暴行逐利。煩挈澆淺。淺薄既薄尚淺也 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繡也 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淸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裘敗解也 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 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修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塞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士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通達。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陂。上高正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隣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隣國。志爲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讙。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抑門求水莫弗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 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鴻烈解卷十二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

太淸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淸又問於無始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窮。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之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淸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耶。知乃不知耶。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耶。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太子建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讐。故問微言 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也 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失魚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名 菑音甾 澠音黽 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

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為惠王為圖法。惠子惠施惠王梁惠王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許音虎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為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為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荊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石乙入曰石乙白公黨不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子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子泉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擒白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公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為人又無以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啗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閼于趙氏臣無卹簡子之庶子襄子名簡子欲于曰無卹賤今以為後何也董閼于襄子名簡子欲于曰是為人也能為社稷忍羞異日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為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為飲器飲漆器押柱也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為天下谿谿嗃獄閭道於被衣醫缺被衣皆堯時老人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為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醫缺繼以謷夷謷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亡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古者將門下從上而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弱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蹠足謷欬音傲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子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無地為君以道富也無官為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夷逢寒浞伯夷叔齊皋陶稷契伯益夔龍舜之佐七人與堯同臣其七人武王之佐五人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驥逐走則不勝驥託於車上則驥不能勝北方有蹶其名曰蹶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蹶鼠則顛常為蛩蛩駏驉音巨虛取其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蹷有患害蛩蛩駏驉必負而走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術嗣君以王術嗣君應之曰子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衰分為西東各自立其君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與無與也魯國之法魯人為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

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見小曰明魏武侯問於李克曰（李克魏武侯相）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亡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亡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夫差之所以自剄於干遂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商於齊莫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眾甯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已雖知之意所以用之）且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

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托於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魏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為之奈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修之身其德乃真也桓公讀書於堂輪人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在焉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桓公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大徐則甘而不固（苦急意也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為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死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

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賢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子佩楚莊王相疏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咎犯趙衰之屬）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反國起師伐曹剋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直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亡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為臣妻為妾親執戈為吳兵先馬走果擒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已葬五日

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年久年出也，若亡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以告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纏采薪者九方堙（纏宋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邱。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為楚令尹，適觀，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王在觀。）王不知起之不肖而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為人也。屈子曰：將奈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起為魯將伐齊，敗之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少待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形禍形已成。）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過為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殺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後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

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將，踰越也。）宜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之。）與大夫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罷，失信得原，吾弗為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溫亦叛。）故老子曰：窮今與今，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魚。此明於為人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又曰：知足不辱，孤立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

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鈎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鈎芒。捶音朵鍛銀擊也鈎鈎也 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鈎於物無視也非鈎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兢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且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圉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羑里在河內湯陰 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 元玉百工大貝百朋二玉爲一工五貝爲一朋 元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犴音岸胡地野犬費仲紂佞臣 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相視一日匠也 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爲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 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臣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間有其工宿沙霸天下者 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道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 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與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 且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泰穆公與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敝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令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襲經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襄公文公子 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病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擒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說解也 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 因獻十珥而美其一且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寂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元闕至於蒙穀之上。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太陰地名元闕北方之山蒙穀山名 見一士焉深目而元鬚淚注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下 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碑。碑陰 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龜爲倦 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遊至長不渝周行四極唯此陰之未闕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翛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寧背而遠至此此

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大陰之地尚見日月也載音拳）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窈奧也若我南游乎罔寔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宵冥之黨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氾（汰沃四海子天之際水流聲氾涯也寔音浪矚音屬）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氾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柾治（止駕柾治止駕其所駕之車楚人謂懷不得爲柾治柾音抔）悖若有喪也曰吾此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爲咫十寸爲尺）而自以爲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生水上狀似蕈蜉一名孽舟海南謂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蟬蟬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繞衣短褐（繞音問）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正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曰昭昭者神明也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昭昭之光燿燭四海圜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並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間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耀問於無有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無有弗應也光耀不得問而就視其狀貌寔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於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將爲災復讐起兵因慮慮之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錣音針）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問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死鄭人殺之故懼）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鍾（閉鍾格也上之鍾所以編薄磨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舊居空故柴籬之也）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蔽方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劒帶笏以示無仇（枹音孚）於此天下耿落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荊有俠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由寶劍而俠音夾干讀作寒）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俠非謂枻船者曰（枻楫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俠非瞋目敎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濤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棄劍者俠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甗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之要在門外還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東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至因見子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爲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恒不可繩也以喻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翔翔則不可也）遭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遊麋鹿無所陰蔽隱也皆趨文

于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其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爲政也以苛爲察。以切爲明。以刻下爲忠。以計多爲功。譬之猶廊葦者也。廊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震動也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臣讓以爲臣乎。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自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罰君也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文侯受觴而飲酹不獻。酹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爲臣。故有讓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廟名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右也坐右孔子曰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卮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武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

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鬬爭不已。爲之奈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供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瞀而載之木。瞀冒茂被髮也木舊皆冠也知文者冠瞀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亶音丹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族少。慮患者寡。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卷十二終

氾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也

古者有鑿而絺領。以王天下者矣。古者蓋三皇以前鑿頭著冕鑿嚴言未知制冠也絺領皮衣周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裘反褶以爲領鑿音謀其德生而不厚。刑措不用也予而不奪。無所後求於民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豈必裘衣搏帶。句襟委章甫哉。裘衣吏人之左衣博帶大帶句襟曲領衣也委委貌章甫冠名古者民澤處復穴。復穴重窟也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夏日則不勝暑熱。蠻垂聖人乃作爲之築土構木以爲宮室。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黃帝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絲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絲音恬絲索功也後世爲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古者剡耜而耕。摩盾而耨。剡利也屠大蛤摩利用之耨苗也木鉤而樵。抱甕而汲。鉤鐮也樵薪蕘武今充州曰小武爲鄒幽州曰毛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耨鋤斧柯而橅桔皐。而汲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輒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輒蹻輒數也勤勞也輒音胠而作爲之橑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嫁者之身不稱其名稱父兄舜不告而娶。非禮也。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

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應代姬聖人之權也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月而生於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制也故不從制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西階之上以賓道遠也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瓦棺陶瓦夏后氏用槨槨柱也兩柱之間蓋主其周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兩柱之間蓋主其聖周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蓋土曰聖周聖音郎殷人用椁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椁椁故牆設翣翣畫文柳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夏后氏祭於闇中夜祭於室中殷人祭於各從其爵命之數陽平旦祭於堂上周人祭於日出以朝朝庭也日出時祭於庭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舜九韶禹大夏湯大濩周武象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酒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三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祭饋之所周者也樂方也饋音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養己者禮爲陽經麻昭公循練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陵國侯蓼侯偃姓國侯也今在盧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尊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黠因殺蓼侯而妻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未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亡三代之起也不相襲而王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爲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周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巳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能恐失之可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政繼史作平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負扆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聲慴四海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玉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無擅恣之志無矜伐之色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臣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雖聲故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却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天下豈有常法哉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古者人醇工麤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麤樸堅緻也商樸不爲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鎯銜橛策錣而御駑馬也鎯銜口鎯中央鐵錣銜頭鐵馬麥馬也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民無犯法于刑故曰無刑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誓要誓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逮至當今之世忍詢而輕辱詢言后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剞而已矣楷弓無擊修戟無刺楷柔木弓無擊無鋒刃也刺鋒刃也戰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隨城衝突壞之渠幨也楯櫓所以禦矢連弩以射銷車以鬬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鋒鬬鬬車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今之所以爲辱也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飾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變周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爲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效以爲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

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虛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而道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適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埤也故聖人以身體之夫修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愚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稽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縱也刑推則虐虐則無親昔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大臣陳成子將相擅威擅勢私鬥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駱夷子皮得成其難殺簡公使呂氏絕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名尚陳氏代之也此柔懦之所生也鄭子陽剛毅而好斷子陽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猶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猶狗傳援舍人因之殺子陽猶言制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矜為柔懦此本無主斧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譬猶不知青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清之則燋而不謳燋悴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慎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清濁不受於外而自為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亡西河潛王專用淖齒而死於東廟潛音汶潛王齊王淖齒楚將齊為臣潛王無道淖齒殺之推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為樂盤旋揖讓以修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宍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修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彼之非也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諸聲也彼入宜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音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憂者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鞀亦鼓訟一猶於事故取小鞀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髮食也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効忠者則才不足也秦之時高為臺榭大為苑囿遠為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鑄金人以象之發適戍入芻稾戍守長城也人芻稾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責其稅箕賦似箕斂歛丁壯丈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之司農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海邊水天西至臨洮狄道臨洮縣東南至豫章桂林豫章郡桂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山在代郡南陽原在太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決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當此之時天下雄傑豪英暴露于野澤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給猶代以爭天下之權舍武厲誠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為不肖言尚武也遂至暴亂已勝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總鄒魯之儒墨過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旂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為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者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八極八方之極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也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家之所以亡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月之郭舜無置雉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微微成也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夫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亡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摯先歸文王莊年而紂乃亡終古向摯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亡之迹成敗之際也非

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會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社之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衆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亡者矣存亡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潘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率即墨市民擊燕師破之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岐周在西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居於宜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疆大勢位修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于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今太行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回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亡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道也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與婦人期而死之能貴之夫三軍矯過周而東鄭賈人之間乃矯鄭伯之存鄭國故事有所而有大功昔楚恭因而擒之潘尫養由基恭王懼而失體威儀如此覺怒其失禮奮體妻而美以讓兄此所人論事之局曲直伸卑弱柔如蒲葦本矜也以乘持應變尊禮也至其迫於事也是故忠之所在讓顏卑體奉帶運屐運也日拯非敢驕侮以救世不得不然也此權之而未可以施道也可可與權權者聖人之知權合而後舛者謂故禮者實之華而僞則無所用矣是故聖宜不結於一迹之塗事多號令行於天下知來以酒搏之飲不

也詎寸而伸尺（詎豈同）聖人爲之小枉而不直君子行之周公有殺弟之累齊桓有爭國之名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桓公以功滅醜（九合一匡之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掩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相矣故日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喉然也）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水激與波高下相薄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擒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田）管仲輔公子糾而不能遂不可謂智遁逃奔死不死其難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天弗友人君弗臣然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畧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畧大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鱣鮪皆大魚）而蜂房不容鵠卵（房巢也）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而爲齊忠臣段干太晉國之大駔也（駔駿恒一日市儈也）而爲文侯師（駔音祖音市）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爲魏臣戰國策曰芒卯也）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

其畧得也季襄陳仲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陳仲子齊人）不能存亡接絕者何小節仲而大畧屈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訾毀也行有毀缺也）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蹠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天下不子子）舜有卑父之謗（瞽瞍降在庶人）湯武有放弒之事五伯有篡亂之謀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備具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責備於人也）求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修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修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贍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圭曰璜夏后氏之珍玉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修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太公之鼓刀甯戚之商歌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畧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夫發于鼎俎之間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解于累紲之中興于牛頷之下洗之以湯沐被之以權火（權火取火於日之官也讀音弗權音灌）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

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類者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蘼本也蛇牀之與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各其種（歐冶長工也）王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失其情（碧盧或云碱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修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劍而利鈍識矣（薛燭齊邑燭庸氏子通利劍）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臾兒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哈口也音惡）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籬廩邱終不盜刀鉤（廩邱齊邑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逃去而不就）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來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爲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衆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用約而爲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爲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爲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

而勸善者衆也。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荒。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有服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虢之。梁由靡晉大夫扣。虢牢也。將復執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皆出死爲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爲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有戟也。長一尺六寸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贖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箭十二百姓皆說。乃矯箭爲矢。鑄金而爲刃。刃五刃也。力劒矛戟矢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誦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以近論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爲善。而莫難於爲不善也。所謂爲善者。靜而無爲也。所謂爲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已。故曰爲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弒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爲不善難。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

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縱跡。勒主簡束也。無愚夫惷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陳陣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遂成也。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而波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逢道之人不苟得。不遽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當水。足以盜瓶檻。而江河不能實漏巵。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累也。荆俠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傀入城門。以爲七尺之闉也。超江淮以爲尊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

夜見立表以爲鬼也。見寢石以爲虎也。懼搏其氣也。搏奇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爲雞。翫。若扣毛者爲駒。犢。柔者爲反內。堅者爲齒。孕人弗怪也。水生蠅。蝦。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爲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久則爲燐。遙望熒熒若燃。失燐音隣。山出嘄陽。嘄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見人而笑。嘄音交。水生罔象。木生畢方。狀如鳥青色赤脚一足不食五穀。是也。井生壙羊。魯幸子穿井獲土金其中存羊。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搜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機祥。而爲之立禁。機祥吉凶總也。禁戒也。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祭爲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高。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斷其肘。斷擣也。肘音宅。枕戶橛而臥者。橛音厥。鬼神瞰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祭爲上牲者。非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祭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綿綿曼帛溫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尊之。資用也。尊相戲以刃太祖斷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讐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內於刑戮。愚者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枕戶橛而臥。鬼神履其首。使鬼神能乏化。則不待戶牖之行。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搏者也。離者必病。離遠也。故託鬼神以伸

誠之也凡此之屬昔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宮府者也故以幾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機祥而狠者以爲井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大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 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疊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弃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弃堯時之諸侯河伯馮夷殺人弃射其左目中其腰又誅九婁封豨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於祀宗布祭田爲宗北布一曰令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或曰司命傳布也楚有任俠者其子孫鼓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爲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爲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弁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僥倖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加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兎兎音兎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

以爲之緣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眥不若鼠蚜足衆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衆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亾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以萃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劒緩帶而殿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蜚蠊鵲巢皆謂天下者至和在焉衡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卷十三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四

詮言訓 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微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亡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稽古太初人生於無形於有形而制於物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眞人眞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名尸尸上也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劒三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圍閭弒僚慶忌勇健亡在鄰國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梏桃梏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梏音棒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蜮狐之捷來措狐音鶴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移性之所無以爲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

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惡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惡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強必沉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爲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亡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已以強加之則戰格也）至勝由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吾游者不學刺舟而使用之斲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秋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厥文掘法（厥持掘音發勢也）治宮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濟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己用不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近舟爲歙遠舟爲張）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爲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出者有授而無予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德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修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攘却也）禍之至也非其求所至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不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亡矣修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

固者先爲不可奪以待敵之可奪也舜修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修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修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蚓也禍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不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道之者危故泰勝乎戎而敗乎殺（泰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殺）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楚昭王服諸夏而失敗之柏莒）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窮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備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衆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衆人之所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而可以退而修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修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達矣故世

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貨數而任巳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修故而事不須時治不修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敝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戶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衆其疏則怨人鮮見其離則譽鑑人能接物而不與巳焉則免於累矣公孫龍桀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桀不然桀不然桀不然爲論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供回子產誅之）蘇秦善說而亡國由其道則善無章修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鬬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始於陽明終於陰暗）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拚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修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修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凡事人者非以實幹

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不饜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音叛也離割國之錙銖以事人（左兩曰錙倍錙曰銖）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擇交之策而慎修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教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強老則好利一身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循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其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巳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贍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愼而辭助（自愼自恃也辭助不受他人之助值音預）一人之力以禦強敵不仗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爲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修明矣聖人勝心衆人勝欲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

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注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謂食視聽）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飯非不贍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巳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愛痕疵之與痤疽之發而豫備之哉夫甬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甬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崑崙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修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鈐音鉗）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雕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巳者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巳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事所與衆同也功所

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恩爲質不修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丘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直己而足物（生育物以足百姓）不爲人賴。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寧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而爲受名名興則道行道行則人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侯而求霸者必失其侯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

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覩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行所不得已之事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善博者不欲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適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馳者不貪最先（馳音兕驟也）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必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無術不能達）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周公殽臑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鐘鼓不解於懸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不遷處無所移之也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

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兩人相鬭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則免鬭者雖強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鬭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靜之勝躁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菜皆行列）甁甌有堤（堤下安瓶甌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琴瑟（菰蔣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遊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爲天子而不免爲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悶（悶憂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溉於志。（廋隱也溉灌也己自隱蔽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

則降北辯則相賊故治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譎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爭滿不鬬之間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先萑葦樽之上元樽俎之先生魚祭俎上有以生魚豆之先泰羹泰羹大羹不調五味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水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鑠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已質有之也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已而待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下不至古之存已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廉而能樂靜而能濾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上至於荒芒亦遠矣荒芒上古時也自死而天地無窮亦滔矣滔曼長也以數雜之

壽雜匝也從子至亥爲一匝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罪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修極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羿其骸於曠野之中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神貴於形也貴之故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作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謂之太沖

卷十四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五

兵略訓

兵在略謀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累累殺將以存亡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蹄者跂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爲最貴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爲甲爍鐵而爲刃貪財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擾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中絕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顓頊嘗與共工爭矣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堯戰於丹水之浦舜伐有苗啓攻有扈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火災故黃帝擒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亡不至於使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摡天下摡奪也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爲虎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食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

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焚五穀（焚音燔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祿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就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浙水而儲之（浙漬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晉文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為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梁塗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土墻垂音蝶）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為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強衆之所去雖大必亡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變化無常得一之原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沌沌孰知其藏凡物有朕雖道無

朕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刑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是故大兵無制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懾慴沮膽其處（懾音摺慴音舍）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修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呼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襲五度（襲誤五度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修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偏（迫也）處大而不窕（窕空也）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毫之末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滑澤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標質的射准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謂陳兵擊鼓之日）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東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鬬因民而虛天下為闘（鬬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候（斥候間諜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捷捽招杼皆拔取也杼音舒）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為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己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慝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修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衆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鐸相望（鐸鐸汙鐘以和鼓音淳）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陣解贖之數雜抱鎗而鼓之（鎗貫也抱抱也保於胷擊鼓也抱音浮）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修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衆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苦積給足士卒殷軫（殷衆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而勝亡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賚之數（奇賚陰陽奇秘之要賚音該）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亡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恒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度候觀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隧路亟（隧道亟言台軍隧道疾也）行輜治（行輜道路賦丈均（賦治也軍壘處軍尺丈均平也）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司空補空修繕者）收藏於後遷合不離無淫與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衆候領輿衆在軍之後者）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

今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爲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衆不足以爲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亡政者。雖大必亡。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沅湘二水名　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潁音影　西包巴蜀。東裹鄧淮。巴蜀鄧淮地名鄧音證　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所水上險縣之以方城。縣落也方城楚北塞也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極深之谿景也　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修鍪短縱。鍪小平音牟　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　錯車衝矛。疾如鏃矢。鏃金簇箭羽之矢　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地名　衆破於祁舉。楚國之強。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饑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貲民之三而稅二　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肆刑極刑輅輦輦橫木也　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繆。繆頓也音遼　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振臂袒右。袒右膊右臂衣也　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　周錐鑿而爲刃。周內錐矜以內錐刻鑿也　刻鍤筑耰鋤。刻鍤筑耰所也鍤音雲耰音憂　以當

修戟強弩。攻城畧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靡沸蟯動。蟯音饒　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太歲在河曲　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彗星柄在東方可以埽西人　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蹈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令關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強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修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亡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衆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侔則有數者會無數。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見之。訟公也　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爲之謀。形見者人爲之功。衆見者人爲之伏。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遍。俯仰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元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埜。鷙舉麟振。鳳飛龍騰。

發如秋風。疾如駭龍。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饑。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來。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條出與間。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瞬一明。孰知其端緒。本見其發。因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者。若聲之與響。若鐘之與鞉。鞉鼓聲聲。聆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磨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霆。薄之若風炎。凌之若火。凌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爲。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摩滯崩地。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凌人者勝。待人者敗。爲人杓者死。杓所擊也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衆。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敵。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敵。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翅。若蚌之足。蚌馬蟹也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

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却蟠屈也笠居羊腸道發筍門筍竹筍所以捕魚其一門可入而不得出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忘亂饑渴凍暍推其揜揜揜排捻捻欲卧揭揭欲坂也捻音安此謂因勢善用間諜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蓄盛曰蔚隱匿其形出於不意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蹂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決明於死生來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所以瞰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倒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填其隙極其變而東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蜀盡其調言我之畫謀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待後節敵在後使先已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斷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遽音速人不及步鋗音噴車不及轉轂兵如檀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之旗填填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不動不擾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能應先數則能勝疏博則能禽缺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凌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圍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抵搗也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非而竭池無奈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諸

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欺也廉者易謀也將衆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罝衆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鬬無術之軍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奈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冥冥者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藏至乎九旋之淵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勝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鈴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鈴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捧雖順招搖挾刑德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

夫括淇衛箘簬括箭栝淇衛箘簬箭竹之所出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然猶不能獨射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縑腐荷之楯荷蓮葉也也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舉之下大遲自上高正虛舉不駕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正也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兒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誅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誅音吊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元武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牡下者爲牝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洎洎如春屬屬如夏淋淫如秋典凝如冬典宗疑正宗正於冬也屬音燭淫音遥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其節斷割制錯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擾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爲之以歙而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作而後合前寘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元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交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視下如弟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亡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孫子名武是故內修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覘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饑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隘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饑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其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爲之勞也欲民爲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二望國雖大人雖衆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具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致也投高壺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此三事人所從隧隧者也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凌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嗑於辯嗑音竿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揆揆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者合符節疾如彀弩彀音廓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爵相與鬬未有死者也鷙鷹至則爲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爲躁奇有出治爲亂奇飽爲饑奇佚爲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爲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

貪。故動而爲人擒。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爲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之人。蔽之於前。堙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擇巨旗。擇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淩。鼎輕遲利。鼎軍之聲之遲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資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怪。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柎。肆柴。揚塵起埸。柎小柴埸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錞鉞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亡不能動。此善爲充幹者也。充盈幹強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饑渴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弭故以弓便隘則用弩。弩可以手弩以爲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六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稽。卒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邁晉公擒之黃池。晉公謂晉平侯擒之謂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憍悍遂過。憍勇也。不可正諭。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八擒之于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髯。髯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柩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鶩。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諸侯。封外。卒論斷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編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卷十五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六

說山訓（說道之旨委蘊者也）

鬼問於蒐曰道何以爲體（鬼人陰神蒐人陽神）曰以無有爲體蒐曰無有有形乎蒐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蒐曰吾直有所遇之耳（直然遇）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而非道也鬼曰吾聞得之矣乃內視而自反也蒐曰凡得道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鬼曰言者獨何爲者（鬼詰蒐曰言者獨何爲者耶）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反謂無形身）蒐反顧蒐忽然不見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亦入於無形之中）人不小學不大迷（學不博不通故大迷）不小慧不大患（慧不能通物故大患）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曾子舉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哀戀棺柩車而挽者感之爲之止輴音春）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亡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則其母也）鉏巴鼓瑟而淫魚出聽（鉏巴楚人善鼓瑟淫魚喜音而於水面聽之淫魚長丈餘無鱗出江中）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頸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割股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亡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失其所）故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蟦無觔骨之強爪牙之利上食晞墌（晞乾也墌土塵也一情專也）清之爲明杯水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日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載行也）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有言者則傷無言而神者載無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物莫不因其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念慮者不得臥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去念慮非真無念慮）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詩）音之清和不善其鷄鶩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蹤人故迹不能自爲新迹）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漁者豫且猶獻龜得龜以獻）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闔之故鈞可以敎騎騎可以敎御御可以敎刺舟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矢也（越人不知射向而還近在五步之內儀射法不知易矢參天之法）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天下莫相憎於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則敗漆入膠亦敗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冰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壞愈其立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堞堞遠之故也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渙乎其有似也（似若）其神之神者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無內無外不匿瑕穢（匿藏也）近之而肅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毫明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辭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順善以安其身）侯王賓之爲天下正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弒齊簡公子淵捷齊其大夫子淵捷）子罕之辭其所不欲而得其所欲孔子之見黏蟬者（黏音拈）白公勝之倒杖策也（衛姬之論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嫡衛之罪）有伐衛之志衛姬寵見桓公）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見說之爲宋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未章顯也觀論觀察而議論）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天器猶言天則）拘囚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廖也）倚牆之傍不可以立（爲辟牆也）執獄牢者無病長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心無外思）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無情欲之累猶神不死故多壽）故無病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劍（巧在心手故不用劍）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故不關楗）淳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淳于髡告其鄰復曲突徙薪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售頭厲類爲上客）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蔥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人二氣則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月不知晝日不知夜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死）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故有所善則

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克。遠之則磬音章。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如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瀹瀨之流。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水廣者魚大。山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揉埴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蠃蟻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爲遠。類能相感故曰不遠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欲不可以虛器召也。銅牛皮鞄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鞭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爲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爲見者所識一說自內服故不敢騎也亡亡者不敢夜揭炬。亡逃保者不敢畜噬狗。保保家也噬狗噬人之狗雖知將且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山有猛獸。林木爲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爲之不采。言人畏也爲儒而踞里閭。儒向禮義踞里閭非也欲誠迹而爲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舉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所行而行。所非。今夫閒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於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自求美名則不得美求名自損則有美名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元同。申徒狄負石自沉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爲抗。申徒狄殷末人不忍見紂負石自沉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爲常。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

多言者猶百舌之聲。喻人雖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不脂之戶雖開閉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祥。識書者之。祥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百人抗浮。抗舉浮飄不若一人挈而趨。挈提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便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二六十二人也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兎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兎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騁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一槩一當也善之而未純故無所適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亡其猨。而林木爲之殘。復捷疾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亡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故澤失火而林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上之所好下尤甚焉大夫種知所以強越。而不知所以存身。養宏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亡。知遠而不知近。知遠謂越周近謂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收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收者趙簡子伐之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掩其耳。惛人聞之可也。自掩其耳悖矣。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修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

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考曰帷縷非刺無以通故宜先也蔂言羅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水濁而魚噞。形勢則神亂。故國有賢君。折衝萬里。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行合趣同。千里相從。行不合趣不同。對門不通。海水雖大。不受齧芥。苟音慈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非此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堯之巧工捕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鉤可以得爲己用故不愛也魚故愛之以束薪爲鬼。以火煙爲氣。以束薪爲鬼。揭而走。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爲吉凶之氣讀殺牲以禳之先事如此。不如其後。巧者善度。知者善豫。備非死挑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挑部地名非爲逢蒙所殺不及操弓而射搏接也慶忌吳王僚之子要離爲闔閭刺之故死不及設其黃歲之力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謗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揚杲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然也流言雪汙。譬猶以湼拭素也。流放雪除穢黑素白也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駕僵仆也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被羊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二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唇而治齵。齵音語桀跖之徒。君子不與。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

毛折鎮邪而爭雖刃用智如此豈足高乎寧百刺以針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之也）萬人之蹟愈於一人之隧（隧陷也）有樂人之力儉者奉至且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也稱樂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可責怒也君子視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拔以此樂人孰如殺之故諺曰問誰殺之小人譽之其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爲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覈者雖學亦不能學矣見鈌木浮而知爲舟見飛蓬轉而知爲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以非義爲義以非禮爲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鎮邪不斷肉執而不釋焉蹠截玉（蹠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猶勝也歲賢今歲勝於昔歲所謂止也愈昨今日勝於昨日無止也）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礪諸而成器（礪諸攻玉之石言物有待我而貴者也礪音蠆）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礪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崑崙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者一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已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背而不得不知凡要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深微廣大矣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而能有濡（集下也）矢之發無能貫待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矢止乃能穿物因高而爲高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劒狗若爲土龍以求雨爲狗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約狗土龍之靈而得福也）土龍致雨雨成穀故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雨成穀故得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屨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修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而富火井中操釣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濟越乘桴而入胡欲無窮不可也楚王有白蝯（音猨）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攀枝號矣有先中中者也尚氏之璧（尚音扣）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盡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亡之數（法禁殺牛犯之者誅故曰必亡之數）以必亡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此所謂同汚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衆議成林無翼而飛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人信以爲有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有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信

有非禮而失禮是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信子立廉不飲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故聖人見霜而知水有焉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日也今爲一日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熙安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乱屯犁牛既拊以犧決鼻而羈（乱屯犁牛坤相音科犧音修角犧無屠決鼻羈頭而牽乱音主說而廟祠之辭祀河日沉）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和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劍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見彈而求鴞炙（彈可以彈鴞鳥因求其炙見廣雅之有實者可以爲有因求其成雖其理哉亦不病慕象解其牙不如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篳不怨人取之（招篳死者浴牀上之柄也篳音續）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人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故聖人同死生患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比干以忠廉其體被誅者非必忠也故寒顏音專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明月之珠

出於蠬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蠬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溝壑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所出日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所出乘之主冠錙鍾之冠履百金之車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三軍之衆齊三軍之衆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此皆學其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餌則蟬魚至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好魚者先具罟與笱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遣人馬而解其羈遣人車而稅其轅轅所以縛衡也轅音倚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羹不調鹽不成羹然有得事堯有遺道嬪母有所美嬪母古之嬪女西施有所醜故亡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瑕瑜之玉在涔泥之中雖廉者弗穢瑕瑜音遐演美玉也穢音會也弊箪甕甕在衖茵之上雖貧者不搏搏取也搏音團搏音團搏音熟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不能賤賢者在下位不能貴愚小人在上位春賞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賞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學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豹裘而雜不若狐裘而粹故人莫惡於無常行有相馬而失馬者然良馬猶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救之或接木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鄧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本而人予車轂鏡而度之巨雖可而長不足巨大也也蘧伯玉以德化公孫軌以刑罪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糈

頭愈鼠雖頭已瘦鼠齧人毒狸食之瘦頭瘦疾雖頭水中焚宜散積血斷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膏之殺鷺鵲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蠅漆見蟹而不乾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臄數十而後足臄雞足跳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愛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物固有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孕婦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所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願活類不可必推屬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駑截玉言柔勝剛也媒妁者非學讒也妁成而生不信妁猶詐也立懂者言動非學鬬爭也懂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挫廉也挫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所以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臠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也溼故炭重也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一人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迷也足履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是履也履迹自成行日中影自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子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彼臣惡人死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棄崔席後徵黑咎犯辭歸吾文棄其臥席之後徵黑者咎犯威下徵黑者咎犯威其損舊物故辭歸徵音梅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命盡故感而悲

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用不足貴周鼎不爲而不可廢周家大器不日炊而不可廢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地平則水不流重鈞則衡不傾物之尤必有所威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先傑而浴則可以浴而傑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久而言哀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侯能爲大波爲人作害身人所不欲言也或曰知其且救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救也而多活人其望救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文王污膺鮑申偃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子之子污膺胷胷也鮑申楚相稗諫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稗諫鄭大夫謀於野則獲鄭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也朱儒問徑天高於修人修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近人也寇難至璧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璧者走失其所也鄧人有鬻其母爲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勿苦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蠆牝牡之合而有毒故能螫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能攫搏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觝觸物莫措其所修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鎒田去莠苗者而已今沐者墮發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撥不正而可以正弓撥弓之掩也音撥物固有不正而可以利不正者利者撥不利者也力貴濟知貴捷得之同塗爲上齊捷皆疾也齊音濟勝之同逕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鏌音莫鏌勿釋牛車絕轔轔切

[illegible]人謂門切之輝車行其上則斷之也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悖矣

卷十六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七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本若林之叢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劒遽契其舟挽契刻也挽船弦板也墮劒於中流刻下舟其上則斷之也婦孺言識其於此下失劒也挽音汎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或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土龍求雨芻狗求病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蛛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命爲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緊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傳蛛蛛產則愈板蛛者貴之璜以夏后氏之璜也蛛音朱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足以履者淺矣然待所履而行者則智所不履而後行履音履履也待所履而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履以手抪音泡不得其數愈履愈敗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兎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來將水鳥來猶愛也毋聆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越人所髮椎髻無用冠爲椎固有柄不能自柄音柄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睫喻人能有所爲而不能自爲狗彘不擇甔甀而食甔音覃甀音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緬反也肥則烹之故近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德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薦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蟇蝍蛆蟲名蛇蛇不敢動蝍音即蛆音苴烏力勝日而服於雞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長也雞人名者鴻鳥雞人謂之祀祀間蠟時最禮能有修短也雞禮神祇祭祀時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雞音追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爲夭矣生壽死去所壽歸所卜故以爲壽彭祖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爲夭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

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音叫大匠不斲大巨不具大勇不鬬慊快叫謠呼也不鬬不自鬬大勇人鬬自長之不復鬬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太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兎鉒者全以金鉒者跛以玉鉒者發鉒者提馬韓家謂之投鬬金者金發發者疾迅也鉒音柱除跛者刺跛走發者外則內爲之搆搆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門愧人之頸愧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似似其恩水火相滑滑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鉉受水而火炊之鉉音懸骨肉相在其間五味以和鉉受水而火炊之鉉音懸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割足而適屨殺頭而便冠昌羊去蚤虱而來蛉窮昌蛉窮蟲蝨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之壞更爲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蠻瑗成器礪諸之功礪諸治玉之石一請曰礪鎮邪斷劍砥礪礪不復用也彌之力彼兎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強弩藏彌不復用也亘與嚶致千里而不飛無稷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罷棺者欲民之疾病也富棄者欲歲之荒饑也水靜則平乎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川竭而谷虛正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緅冠則戴致之緅則履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生

者不可却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軵推也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抗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也抗動則得魚任者輩也)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以兎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爲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守也)牛蹏彘顱亦骨也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謂梟一曰蝦蟆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蟆羹)舌之與齒孰先礱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蠋音蜀)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此驪姬也亡猶與也)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

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匱(蟬匱車類)(匱音簣)使但吹竽使氐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爲燕)無其君形者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爲謀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仁義之名於藜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使響濁者聲也情泄者中易測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人九月食瓜令人病瘧之類)(跋卜食喻人多言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至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蔐苗類絮而不可爲絮(蔐荻也所謂蘆花絮也)黂(音焚)不類布而可以爲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輪復其所過故能遠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見大以近論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古者百畝曰頃)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皰音報)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纇瑕類也置其纇瑕)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防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爲之

則同其所以爲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奮厲)項託使嬰兒矜(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小兒聞之咸自矜大)以類相慕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蝯狖之捷來乍(蝯狖仰鼻而長尾作皆疾以其標捷來使疾舉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爲測惑矣(篙擢船以篙渡江篙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白璧有考不(考釁污)得爲寶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故憎之也)盜賊之輩醜吠狗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于明也(不可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聽也(不可察察之則聞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不見父像)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爲足虎豹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魏之故築城也)饑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傍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弦之爲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不可再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爲繶(繶音亦)不必以紃(紃數也亦縚也紃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也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

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墮。墮墜也 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 當東而不死者不失其適。火乃爲火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無亡亦失也 未嘗適亡其適。言不東亦烈何適之有 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也 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鑰也 鑠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鑠食之而不饑。礜石出陰山一日能殺鼠 礜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 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竭堀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異。豈若適衣而已哉。槁竹有火。弗鑽不然。土中有水。弗掘無泉。龍象之病。人之寶也。龍大蛤中有珠象有牙故人以爲寶 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鬻。則不達。酤賣也 酒人車人得利不酤鬻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救人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而先自竭先不達猶以火救人先自熱也 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嫗於情色故曰有所劫 西方之倮國。烏獸弗辟。與爲一也。一膊一挺也膊音轉 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爛。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臥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和。喻衆能濟 少少不能有所成也 有以針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爲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釣者靜之。罶者抑舟。罶者抑之。罶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罶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抑擊也魚 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小國不鬬於大國之間。兩鹿不鬬於伏兕之旁。兕見食也 佐祭者得嘗救

鬬者得傷。陰不辨之木爲雷電所樸。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音登 頭風與空木之惡。名同實異也。頭中風空木惡其音同其實則異也 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修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 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自也紐係佩服也 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能勤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 予極涵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堀之也。爲不出戶而塵眯眯之非其道 屠者羮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爲數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葦有叢。萑音獸 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翔。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蘇秦爲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背也 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有幾言常畏也 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難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鳥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 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 倉未嘗粟。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醬音蓋 太山不上小人。背有肉目背太山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小人得上 旁光不升俎。旁光脯也俎豆之實唯 聊駁不入牲。駁牲色也駁音雹 中扉用籠快之。快至冬而不知去裘。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 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 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瑗。帶一也。瑗雖異所用者同 獻公之賢。救於驪姬。殺申生也 叔孫之智。獲於豎。去。三日不食面餓死也 桓郭。詹人魯春秋曰使人來。郭詹郭詹文公大夫以齊相公卒不使郭伯齊桓公卒不使郭伯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使人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 輻之入穀。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履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也化不冷於民民不附 善用人者。若蚍蜉之足。衆而不相害。若屑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敗也 清醥之美。始於耒耜。醥音覺清酒也 蠲蔽之美。在於杼軸。自與黑焉蠲青與布之新不如紵。紵之弊不如布。故善爲新。或惡爲故。善猶宜也 醨醨在頻。則好在穎。則醜。醨薄者頻上窒也窒者在穎以聲故醨醥音業醨音付 繡以爲裳。則宜以爲冠。則譏。譏人非之也 馬齒非牛。驪櫨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有其質。長而愈明。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穎。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 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善或作巧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胥。胥時落不待時落不待母秋時而零落也 曰不幸。饑終不墮井。抽瞥。瞥音蔑 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 應聲而至。血濺汙人以瞥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 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文一斑也 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爲蟜。子子爲蜃。蟜音蹻蜃音腎 兎齧爲鼠。兎齧蟲名鼠音康 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

金英黃玉英白廣燭搗膏燭澤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內之昧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水可折夏水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溺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轔音璘雖欲豫就酒不懷酺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故為失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礩也礎音楚伏苓掘兎絲死所生者亡故死一家失燻音標百家皆燒譏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一日之糧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修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幸諫者湯使人哭之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猘音制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愛熊而食之鹽愛彌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彌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心所說毀舟為杖音第心所欲毀鐘為鐸杖舟尾鐸大鈴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極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者得其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嘗我貨者欲與我市刺非嘗以水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專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荆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衆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盡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蠬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亂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捨茂林而集于枯不弋鵠而弋鳥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正無壑泉源不溥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愚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不能耕而欲黍衆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大鵬翼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擾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匹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堇和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時多故

日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乃見良御喟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逐鹿者不顧兎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人先信而後求能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屬畢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剝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累積不輟可成丘阜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遠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九道達曰逵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越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雖久不變故千歲一音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無之禍弗釋寅道作防害者故曰不釋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澤

則具擢對。舉則修土龍。擢對貯水器上臨淄之女織紡而思行者爲之悖戾。臨淄齊都悖亂惡也室有美容繒爲之籌繹。不密緻志有疏故纍徽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王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市不有盜心。府藏貨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其妻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疏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要見詈老莫之疾也。賊心苦。賊害也苦甘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見生物篇尾生與婦人信之失期牛至高期君命爲使以存國故不如牛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憂父之疾者于冶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卷十七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八

人間訓

人間之事得失之端存亡之幾也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鞼音志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顛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倦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處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軍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寢邱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坻谷後有莊邱名醜確音學荆人鬼好鬼越人機。機祥人鬼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綣。綣音卷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麗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麗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家得伏藏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國三卒而陽虎將舉劍而伯。伯迫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

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擿袪薄腹袪衣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可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穀名也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人君自謂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商君有罪走魏魏人不人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强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宜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山川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

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弱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弦而戰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

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雎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高陽雎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竘然善也竘高壯貌清口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愿愿願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三子皆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圍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為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為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為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為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為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

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王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積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輒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

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鼓北翟) 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聞倫晉人) 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 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乞) 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 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叕。(叕音拙短也)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 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

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 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費無忌楚臣) 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遊說於王之左側) 言太

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 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罽音計) 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元珠。

使雞朱提劉索之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雞朱列目提劉疾利忽怳善忘之人皆賤者臣也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衆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燔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飛穴一璞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臺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灌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爲之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譖之魯昭公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兩人搆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雖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訓梁柱蠹直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骈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雞也且塘有萬穴塘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遽無從入夫猫之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圍皆楚大夫令尹子國發羹而熱投巵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殺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成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毫毫六銖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未霄天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猶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壅窒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觴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

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正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正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正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孔子曰正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恬以三子之能易正一道正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囂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掩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楊翁子亦秦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蒲亦蓋擊青蓋六者爲珠顆者爲璣乃使尉屠雎尉屠雎秦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鎮城之嶺鎮城在南陵西南接豫林一軍守九嶷九嶷在零陵之塞九嶷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于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渠通湘水灌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甌首

（歐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築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緌（考成也）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欲）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修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名姓）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喜而悅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見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見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困往說之（困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郢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郢歌曲也）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叔杜蘧（叔音椒蘧音渠皆香草）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音備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猶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苣盤旋也今霸降而樹穀水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好儒而削代君爲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戰則以刃蔽宮人（宮人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巵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讀太公以爲節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厮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饮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曙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東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

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廻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敎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廬江。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決第也擊劇決第罷勞之責各有齊等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是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因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以下朝吳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宜子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然室不輟。公宜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然室不輟。公宜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宜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餘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援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約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物皆可術而治也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鈔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繫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貴。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修力一志。悉率徒屈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爲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成王刑者遂發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虛。追者至。踹足而怒。踹足蹀足也踹音短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慴於骨髓也。慴懾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贏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直也睛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懼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

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卷十八終

淮南鴻烈解卷十九

修務訓

修勉務遽聖人遽時寇敵弗顧履遽不取以清萬民

武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戎人以爲如此乃爲得道故以下應之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蚌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四者遠裔不親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讙兜堯佞臣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一曰三苗國名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作室築墻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沐浴霪雨櫛扶風風雨扶風疾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水門魚遊其中得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闢載山體令伊水得通修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修治防堤也曰載山行用輿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橇隨循也栞不刊識之者刊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情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讒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縣責也讓夏桀之過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怠懈惰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爲治水解譬以身爲贄陽盱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也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猶及也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蹔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轉鬻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及汲於行道也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必論滅之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肢音恩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猶必藉人通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皆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

鳩泥之用輻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郢楚都）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胡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臣子九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君何爲軾文侯曰臣子木在是以軾其僕曰臣子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臣子木不越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臣子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臣子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子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爲（使子木之已貴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曰悠悠慙子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臣子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跋蹠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跋皆躐疾行也蹠趍走也）臣子木閭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橢音妥）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謳也異轉而皆樂（轉音囀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夷八類）夫謳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効亦大矣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駭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駭也猶人馬之爲人馬勉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蹶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學包制禁也）齕咋足以嚙肌碎骨蹶號足以破盧陷匈（齕音劫咋音窄齧也嚙音雜等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壑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聲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帽思也憑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湎聾荒不可教以迫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佳好也）性猶嗜（嗜音逝）嗜欲也（嗜欲猶性也）猴喉鴟鴞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娛母但但也（蘧蒢偃也皆醜貌也戚施僂也蒢音蔡戚音斥）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誨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蹟之

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一待策錣而行爲馬雖策錣之不能進乎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夫恃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駩（駩念不通走音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輕利善趨者謂之訛音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修己感石而生禹）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吞燕卵而生契堅背而出）史皇（史皇蒼頡生而視之貌）生而能書（史皇蒼頡見鳥跡知著書）羿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涉水也（涉猶渡也）夫純鈞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鈞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解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盛）及加之砥礪厚其鋒刃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陸剸犀甲（剸音團）明鏡之始下型睹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蛾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短長也修長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鑄法。亂修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鑄刑法亂理之文修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女梱樂組。雜奇形。抑黑質。揚赤文。梱印綬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經投黑耳亦言其巧也梱音閫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大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擾肆。蛟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鬬。擾搏也肆極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觔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衛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萑矰矢弋繳衛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蟜知爲埵。貔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蓉。貔音獸芄音仇蓉音容榛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櫚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作歷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胡曹黃帝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奚仲夏車正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撫琴摭弦。參彈撫弦復徽上下手也擾援復徽。擾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擾也標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擾援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擾援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礦諸之功。木直中繩。揉以爲輪。其曲中規。檃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彷徉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索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達。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殺日之故。夫齊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拳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己身。淬霜露。欬蹻跌。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狀猶著也蹻履跌趨也不從蹊遂曰蒙涉故觸犯荆棘南姓榮疇字魯人淬音翠欬音胡跌音決百舍重趼。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趼音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泠。鈍闇條達。曉明泠猶子也鈍闇猶鈍惛也

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略天地。察分秋毫。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上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申包胥墳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也跣足不及者履也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犯津關。踰家籠。歷沙石。蹠逢蟲。曾茵重趼。茵蓐也趼繭時時立不動像音梗鶴跱而不食。跱立也鶴時時立不動像音梗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爲封豨修蛇。豨修蛇貪也上國中國皆大也豨蛇喻貪也上國中國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遑暇啓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虎車錄虎踰塞而東。塞函谷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蔡江水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怖音僵不避煩難。不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負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陣。莫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此自彊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彊。囷倉不盈。官御不厲。心意不精。將相不彊。功烈不成。侯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喻於道者不可動以

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入說人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敵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敵其頭自救不給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遂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易華也夫以微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李奇古之名倡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鄭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也古今一也故曰同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鋒。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無文齧齒卷鋒純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舉或擬刺枉橈濁解漏遞。而

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擬刺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遞音聲鼓也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寬人爭鼓之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刃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修營。唐牙莫之鼓也。代山桐以爲琴渙澗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修營音清淨舉和調通人則不然。服劍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調號鐘高聲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清濁之於耳聽。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彝子之相似者。彝音香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吉傳之徵者。唯聖人能論之。徵妙論發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爲知者也。脩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爲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元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閭棺亦不恨矣。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彼獨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譏而悠忽。誕漫傲敖也悠忽謂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衝廣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可細紋繡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搖。雜芝若。籠蒙目視。雜芝芝若香草籠蒙猶矇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猶笑巧笑流睛盼也口曾撓。奇牙出齵。齵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盼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齵齒頰連文婦人之媚也齵齒二音見前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頤顏之行者。無不憚悚。瘈心而悅其色矣。憚悚貪欲也瘈心頻閑也憚音單悚音謙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修。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衛楚宋王幸姬善謳攻舞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蘭。被風。蘭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鶩。言其疾也本末者舉。梧檟據句枉。無載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句枉曲枝見枉蝯自縱。好茂葉。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蟠蜿若蟠其者樹如燕附枝也龍燕枝拘言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人條以舞扶疏繁蹟貌如龍附雲如鳥集集搏援攫肆。蹀蒙蹈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太極其功蹀蒙蹈躍言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妙絕足險若爲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修擢舞爲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生而柔弱屈句委縱而木熙者非耿勁。耿絕也言非自有絕耿之強力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修。砥礪。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然也蔡藿之生。埃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榱桷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加覺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若子修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

卷十九終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歸於一理明其所謂也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迴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目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蠑未轉縣蠑蟬蛾見房舉蠑轉相愛行道星蟲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瑾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噞音紙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呿音佉唫音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澍音注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神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溢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嶽獄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浸入者也祲音浸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勮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

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毫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一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奚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祭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正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源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宰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江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虱蟣虱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蟄於淵而卵剖於陵蛟龍乳於陵哉伏於淵其卵自孕騰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漠居

淡。訟繆胸中。訟者繆靜也 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修之哉拊音大 聖主在上位廟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人無轍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金甗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而班白不負戴非法之所能致也夫失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德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大化而欲作則小 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濟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鑿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 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墝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以爲雖有法度而朱弗能統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圃也以奉宗廟鮮犧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犧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數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

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譏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翼雁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溷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燒死）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于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蹠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不可乎不可可而可乎可乎可辭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關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堙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贍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贍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逐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藜菜成行羸瓢有是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杯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簠方中者爲簋圓中者爲簋）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弦之琴調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有牆（音祭）不收於前撞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楚政盡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遊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雞夜鳴而起氣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臥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乎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漂之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填滿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

流（發下也）雖有腐骸（皆自流漸弗能汙也。腐骸骨也。漸水也）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擘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擘肯）。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厲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遂羈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堞壘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蓋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任賢德也。故舉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

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殷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煇煇。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晉文公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蹐駟。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淆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言。發揮善而爲之計。義

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踳馳。百事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攜天下之圖而右吻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所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目引邪欲而漂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至浦水。士億有餘萬。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豐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習射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訢訢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鍾。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宮。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發軫鄰之役。外內搖動。百姓罷敝。棄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靈王之弟。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凡伯周大夫。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下。夫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怏然而歎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烱烱。乎見烱烱。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

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智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窩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屍。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衆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敎之以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子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敎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聰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敎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七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謙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

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先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謂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發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逃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部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易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唱（唱謳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

西刺秦王高漸離朱意爲擊筑而謌於易水之上（高漸離朱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名二十一絃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謂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發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啓塞申子之三符韓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逃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部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易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唱（唱謳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

樂故五子之言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崭巖之山（崭音蹔）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貨衰也（貨賄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

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以法亡秦秦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歎之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讓處不休知禍之爲福也夏子再勝而有憂色（謂伐狄勝二邑）畏禍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公不背信諸侯利之）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頤蠶一歲再收（頤音厚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離與稻相似）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恭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擾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侂讎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蹊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滿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虱而入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勝（予蹄予對棊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爲

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沽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歲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愛讙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美鬚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早給三材也文辯善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强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瘵力不免於亂也

卷二十終

淮南鴻烈解卷二十一

要畧 鴻烈二十篇各敘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稽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真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泛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虛牟六合虛牟猶混沌規模也萬物象太一之容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窮則尊天而保真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治五藏澹漠肌膚藏音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俶真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埒有無之精嬴絕垣也埒有垣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人遺耆乎廉煩也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鄉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刑十二節一月爲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見神之日忌北朔南越皆謂之諸侯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論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浸想宵類撟掇拾取也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窒滯決溝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君宵寒暑並明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放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功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類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齊俗者所以一羣

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箴縷縷之間（縷音蔞　繡縷也）攕（攕音先　攕攕　纖也）掛（掛音恰　掛　掛也）睨（睨音哇　睨　偶也）鰌之郄也（郄音隙　同　攕攕　纖也　掛　掛也　睨　偶也　鰌　鍬也）接徑直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曜晛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屬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隯結細說捍搏困而以明事埒事者也（搏圓也　困毛也　埒　垣也　脈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壇　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亡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解隳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

同其所以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莘莘以自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澄徹神明之精以與天和相異薄（異　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合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祥風至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藏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識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本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汜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繩其要弗曲行匿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

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校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頓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窘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擣逐萬物之祖也（擣　音　搗　搗　擣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絃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驚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為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紛遠援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　滌　蕩也）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廣袤不可勝數（袤　音　茂）然祭者汲焉大也一杯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喻凡得要以通九野徑十門外天地捭山川其於道遥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姚（挾　至也　姚　音　妖　尤也）濶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歛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　耽樂　沉湎　酒也）作為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累善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陰符　兵謀）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

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偏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糜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蘄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剔決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蓄音雷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撓。濡不給拔。撓排去也音訓拔拔也音玄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線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漸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鍾撞之庭下。郊雉皆鳴。一朝用三千鍾。族聚也鳴鳴也鍾十斛籤賜也一朝賜羣臣之貴三梁丘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者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翳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墽音敲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強力。狠戾也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備興扈治。備興猶術業也扈治廣大也元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畢澤爲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於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窕。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

卷二十一終

右淮南鴻烈解二十一卷。按淮南王事已略見高誘序。如通考所引晁陳二家之說。及洪氏隨筆周氏涉筆。高氏子略論。次是書已具載本書卷首。亦不復采。但據高序王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其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則是八公之外。原別有大山小山。其人而王逸序楚詞乃謂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王逸高誘皆後漢人。而其說不同如此。今考漢書淮南王安本傳。謂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事。竊意此八公者。乃相與作外書中篇之人。而此內書則大山小山之徒爲之也。雖已軼其姓名。要於高誘所謂儒者或庶幾焉。若八公中左吳伍被皆與王共畫反計。而雷被又以被斥亡之長安上書者。豈足與之言仁義道德哉。謨嘗讀王諫伐閩越書。竊嘉其有忠愛之心。而文尤卓犖。即微此書亦可以不朽。惜乎其終爲客所詿誤也。汝上王謨識

許慎淮南子注序

附序高誘注

許慎淮南子注

孫馮翼輯

後漢書儒林傳載許慎撰五經異義、說文解字、而不言其注淮南子。隋經籍志有慎注淮南二十一卷。與高誘注並列雜家。舊唐志惟列誘注。新唐志則慎誘仍二家均載。迨元人修宋史志。復存誘而遺慎。致鄭齋讀書志及書錄解題、宋龍公武陳振孫尚目驗慎所注本。大抵其書亡於宋末。故陳氏所見。已將高誘注序混合慎注本中。而慎序先亡。至宋元易代。遂並全書淪沒。今明人所刻高誘注本亦非完書 則宋志之不載。固微實錄。而舊唐志之獨列誘注。迺漏遺失檢。幸新志能補其闕矣。若范史本傳例紀切要。無庸備載。未可執此爲疑也。北魏書劉芳傳。引淮南時則訓。慎誘兩注兼採。所謂東郊八里南郊七里之文。慎誘正復大同。北史芳傳 即本諸魏書。其引淮南注疏。未明言。然迎春迎夏諸令。時則訓有其文。而慎誘惟注淮南。未注義記也 然劉芳議禮。必並述之。可知兩注並行於世既久。自六朝流傳。至唐而益顯。故李善司馬貞釋元應馬總、殷敬順、陸德明等。採摭慎注。不減於誘注。其訓釋舊典。如方諸見月津而爲水。及魯酒薄邯鄲圍。庶女叫天。舜妻奔月諸事。可與誘注互証。然馮夷大丙。慎注則爲馮夷太白。朝菌不知晦朔。朝菌爲朝秀。入莫窒於沫雨。沫雨爲流灑。桓公喟然而嘗。爲慨然而悟。慎所據淮南本。多異明人刻本。茲緝錄慎注。於諸書徵引有淮南正文者。則並附記所出。而以明本攷其異同。且如墜形訓。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自東南至東北有黑齒民。文選注引脫至東北句。是則李善之誤。不得據

爲慎本之異也。陸氏莊子釋文曰。魏闕。淮南作魏。許慎曰。天子兩觀也。今選注神遊魏闕仍作魏。是又刻本誤改也。畢氏言慎標其首。皆曰閒詁。次曰淮南鴻烈閒詁之名。未詳其義。至其稱注曰記。上則說文解字已題曰記。蓋慎例也。慎注中義訓。如掇引也。紈素也。漼猶汎也。銷銅鐵璣也。說文皆與相符。又黑螟潛於神淵。選注引作泉。是唐人避諱改耳。若璐美玉也。說文刪美字。坠相連也。增作地相連。與夫蹠之訓蹈。而跳躍亦曰蹠。旁之訓澹。而濁水不流亦曰旁。睨本大目。復訓目內翳病。篆乃馬篆。復訓爲杖。瀾河南水名。亦訓湊瀾之流。若糧載粟米。莫鑒流瀾。說文手部水部不收糧瀾二字。此類並小學專家治說文者所宜精爲參校之資也。班固謂淮南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僊黃白之術。按隋志五行家曰。梁有淮南萬畢經、淮南變化術、各一卷。淮南中經四卷。至隋而亡。中經或即中篇。而卷數不符。諸書惟引萬畢逸句。皆稱萬畢術。唐志載之。亦稱爲術。太平御覽徵引至數十事。其書正文多四言爲句。注文乃悉言之。淮南好方技。後世或依託其名以成書。未必萬畢即劉安外書。但司馬貞歐陽詢、徐堅、已採其詞。且又著於阮孝緒七錄。則書亦近古矣。茲附錄許慎注內書後。竊比於外書遺意焉。淮南九師道訓、淮南八公相鶴經、亦書託淮南之稱。

漢延篤亦有淮南子注。隋唐二志均不載。其逸句惟文選嵇叔夜養生論注引一事。

太平廣記感應部。引東風至而酒泛濫句注。並載高誘之詞。明本亦闕。此條係洪榕存篇亭所記。

釋慧遠華嚴經音義。引慎注二事。其一誤以叔重刊作徐重。

許慎淮南子注

清　潘陽探馮翼輯

原道訓

大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文選西征賦注、今本淮南作橫四維而含陰陽、私字宙而章三光。

三光。日月星也。文選注同上、又司馬彪賦山澤詩注。

泰古二皇。太平御覽卷七十七皇王部注。

庖犧。神農也。御覽同上、今高誘注同。

俶真訓

昔馮遲太白之御。六雲霓。游微霧。驚忽荒。文選枚乘七發注、今本淮南作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入雲霓、游微霧、驚忽荒也。

馮遲太白。河伯也。文選注同上、今淮南高誘注、馮夷大丙古之得道能變陰陽者。

出於無垠鍔之門。文選張平子西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今本淮南作出於無垠之門、高誘注曰、無垠無形狀之貌、又張衡思玄賦注、垠音宜、堮音垠、

琅鍔。端崖也。文選注同上。

隋法刻刑。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今本淮南作隋法刻誅。

隋。峻也。文選注同上。

昔共工之力。怒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與高辛爭爲帝。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今本淮南無共字。

昔共工。古諸侯之強者。此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文選注同上。

地。麗也。爾雅釋文卷中。

漁者爭處淵瀨。

淵。水行疾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張揖曰七命注。

席旃茵。

茵。車中褥也。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

南遊江潯。文選郭景純江賦注。今本淮南作遊於江潯。高無南字。

潯。水涯也。文選注同上。又沈休文應詔樂遊苑詩注。淵潘。遙宋孝武宣貴妃誄注。並云潯涵也。無水字。

激軫之音。一切經音義卷十七。今本淮南。軫作摯。高誘注曰。激揚。摯。轉。皆曲名。又風俗通。調。嫌委。蹟軫。高注音軫。轉也。說林訓。軫和切適。高注。軫。轉也。莊神訓。千變萬軫。高注。軫。轉也。

軫。轉也。一切經音義同上。又文選枚乘七發注。注王元長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注。

揚鄭衛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佚荒湎也。文選枚乘七發注。今本淮南。皓作浩。

鄭衛。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文選注同上。

俶眞訓

物豈可謂無大揚搉乎。高誘注。揚搉。虛大數名也。

揚搉。粗略也。文選左太沖蜀都賦郭景純江賦注。並作揚榷。又魏都賦注。榷。揚榷。略也。又陸士衡吳趨行注。商榷。粗略也。言測度其麤略也。

含哺而興。一切經音義卷一卷九卷十三。今本淮南作含哺而遊。

哺。謂口中嚼食也。一切經音義同上。又卷十四。祇引嚼食也三字。

耳聽白雪清角之音。

清角弦急。其聲清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

譬若鍾山之玉。文選嵇叔夜琴賦注。

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文選注同上。

猶條風之時灑。文選陸士衡弔魏武文注。今本淮南時灑作時風。高誘注。灑。洒也。

灑猶汎也。文選注同上。

神遊魏闕之下。高誘注。魏闕。王者門外闕。

魏闕。王之闕也。文選陸士衡弔魏武文注。又陸德明莊子釋文卷上曰。魏闕。淮南作巍。許慎云。天子兩觀也。

嫂之以刳圃。高誘注。刳。巧工鉤刀。圃者。規度刺畫墨邊鑱也。

刳。剔。曲刀也。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注。刳作剜。九月反。

騎蹇廉而從敦圃。高誘注。敦圃。微庳而小。

敦圃。仙人也。史記索隱卷二十六司馬相如傳。敦圃作淳圃。

羸瘉蝸睨。

睨謂目內白翳也。一切經音義卷五又卷二十云。燭睨。目內白翳病也。

擢德搥性。高誘注。搥。取也。

擢。引也。文選曹子建七啓注。又繆熙遠蘇敬經音義卷上。亦引此語。而與徐重注淮南。並和本叔重之說。

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文選郭景純江賦注。今本淮南作人莫鑒於流潦而鑒於澄水。鑒於止水。又說山訓曰。人莫鑒於潦而而鑒於澄水。

楚人謂水橈溢爲蹂。文選注同上。按高誘注、樹水名、溢以語水旬曰、蹂音蹂、波橈溢也。

尾蹂陽阿之舞。

蹂、蹈也。文選張平子南都賦注音蹂協切。

蜜蚩曙崩。

蜜食血。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五蟲豸部。

飛鳥鐵羽、走獸廢足。文選左太沖蜀都賦注、今本淮南作走獸擠脚、雙翼剖作鐵羽。

鐵、殘也。文選注同上、又顏延年五君詠注、謝宣遠安城答靈運詩注、江文通雜體詩注、劉孝標辯命論注、或作鐵羽、殘羽也、多二羽字、一切經音義卷五作鐵羽而飛。

鵝子之弩。高誘注、鵝、鵝也、以柘染爲弩。

南方鵝子蟹出柘弩及竹弩。史記索隱卷十八蘇秦列傳。

天文訓

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羅獸、除。高誘注、除、毛微質也。

日者陽之主、是以春夏則羅獸除角。初學記卷一天部。

陽燧見日。

陽燧、五石之銅精。開慧道華經經音義卷上。

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方諸、陰燧大蛤也、熱磨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

諸、珠也、方、明也。初學記卷一天部、又太平御覽卷四天部、作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御覽同上、高誘注二句同。

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屬。文選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虎、陰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文選注同上。

麒麟鬬而日月食。

麒麟、大角之獸、故與日月相動。初學記卷一天部、又太平御覽卷四天部、相動作相觸。

鯨魚死而彗星出。

彗、除穢布新也。初學記卷一天部。

四守。高誘注、星名。

四守、紫宮、軒轅、咸池、天河也。初學記卷一天部、太平御覽卷六天部。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

歷十二辰而行。文選潘岳逝賦注。

堪輿行雄以知雌。文選楊子雲甘泉賦注、今本淮南作塡輿徐行雄以音知雌。

堪、天道也、輿、地道也。文選注同上。

墜形訓

八殯之外而有八紘。高誘注、紘、維也、又原道訓、紘宇宙而章三光、高注、紘、綱也。

紘、維也。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班孟堅答賓戲注。

土龍致雨。

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初學記卷二天部、白帖卷二、今高誘注同、面雲從龍句有故致雨也句。

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文選木元虛海賦注、今本淮南作自西南至東南方、有裸國民、自東南至東北方、有黑齒民。

裸人國、其民不衣也、黑齒民、其民黑齒也。文選注同上。

夸父棄其策。

策、杖也。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注、高誘注同。

燭龍在鴈門北不見日。

不見日、故龍以自照之、蓋長千里、開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初學記卷三歲時部。

時則訓

孟春之月其蟲鱗。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

麟。龍之屬也。文選注同上。

迎春於東郊。

東郊。八里郊也。北史劉芳傳。

具撲曲筥筐。

曲。蓋薄也。史記宋微卷十六韓侯周勃世家。

迎夏於南郊。

南郊。七里郊也。北史劉芳傳。

迎秋於西郊。

西郊。九里郊也。北史同上。

迎冬於北郊。

北郊。六里郊也。北史同上。後魏書劉芳傳。同

覽冥訓

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陷。海水大出。文選江文通豔建平王上書注。

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故冤告天。文選注同上。

魯陽公與韓酋難。戰酣方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

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文選注同上。

東風至而酒泛溢。太平廣記卷一百六感應部。今本淮南泛溢作滿溢。

東方。震方也。酒泛。清酒也。本味酸相感也。太平廣記同上。又引高誘注云。酒泛爲米糵麴之泛米。風至而沸動。

隨灰而月運闕。

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蘆灰環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初學記卷一天部。太平御覽卷四天部。

鳳凰之翔。至德也。灌羽弱水。莫宿風穴。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

風穴。風所從出。文選注同上。

短褐不完。

楚人謂袍爲短褐。後漢書王望傳注。又殷敬順列子釋文卷上。短作豆。無褐字。

潦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淵而无源者也。文選郭景純江賦注。

瀏。湊漏之流也。文選注同上。今高誘注本曰。瀏雨潦疾流者。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嫦娥竊而奔月。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

嫦娥。羿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文選注同上。

精神訓

陶人之廷埏埴。一切經音義卷十三。又文選馮季長笛賦注。作陶人之埏埴。今本淮南自譬。陶人之埏埴也。

埏。揉也。埴。土也。埏。埏也。亦和也。一切經音義同上。又文選注曰。埏。紓也。埴。土爲也。

苦洿之家。

洿。濁也。太平御覽卷三百七十一人部。

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高誘注。斥澤之鷃。爲飛不能出於頃畝。蓋鷃也。

鷃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文選曹子建七啓注。

機發於踵。

機發不旋踵。殷敬順列子釋文卷上。

本經訓

芒繁紛拏。

拏。亂也。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音女居切。

蒐之時大風爲害。羿繳大風於青邱之澤。文選王元長曲水詩序注。

大風。風伯也。文選注同上。又太平御覽卷五十三地部注云。大風。大荒也。

象廊玉床。

廊。屋也。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

大構架與宮室雜棲井幹。文選鮑明遠蕪城賦注。

皆屋榱飾也。文選注同上。

以純修碕。

碕。長邊也。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音豆俟切。又郭璞純江賦注。

主術訓

譬猶揭堞而望塞。高誘注。堞。塞塹也。

堞。塞塹也。文選宋玉風賦注。

當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痛。文選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注。今本淮南慨然作咽然。

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文選注同上。

鄒忌一徽琴而威王終悲。文選陸士衡文賦注。

鼓琴循弦調之徽。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文選注同上。又劉孝標廣絕交論注。陸士衡弔魏武文注。引鼓琴循弦調之徽一句。

鵝夜聚食蚤虱不失也。莊子釋文卷上。

堯年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屣也。文選孔德璋北山移文注。

言其易也。文選注同上。

韡冠。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四服章部。韡胡化切。今本淮南。楚文王好服韡冠。不言韡冠。

今力士冠。御覽同上。高誘注曰。獬冠。獬鶡之冠。知今御史冠。

鵝夜聚食蚤虱不失也。文選陸士衡弔魏武文注。陸士衡莊子釋文卷上。今本淮南作鵝夜聚蚤蝨。察分秋毫。

鵝。鷺鳥也。史記索隱卷二十七侯侏傳。又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作鵝。鷺鷥也。

一人耰耒而耕。高誘注。耰。蹈也。

耰。諸也。文選傅武仲舞賦注。又宋玉高唐賦注。耰。蹈也。

繆稱訓

魯酒薄而邯鄲圍。

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也。陸氏莊子釋文卷上。

暉目知晏。

晏。無雲也。史記索隱卷四孝武紀。又文選嵇子雲羽獵賦注。晏。無雲之皃也。

齊俗訓

炮烙生乎熱升。

執斗熨手也。燭人手逢作炮烙之刑也。太平御覽卷七百十二服用部。斗與今本異。或以字相近而有誤。

犧牛宜於郊廟。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螭。文選郭璞江賦注。

黑螭。神蛇也。潛於神泉。文選注同上。

中國嬰血。越人契臂。其一也。殷敬順列子釋文卷下。今本淮南作越人刻臂。中國歃血。

兕脅出血也。嬰所甲切。列子釋文。

脅若倪之見風。高誘注。倪。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綜。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文選郭璞江賦注。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一舟部。俱並作綜。

澆天下之淳。

澆。薄也。文選陸士衡招隱詩注。王元長永明篇秀才文注。劉孝標廣絕交論注。

道應訓

何異烏之愛其子也。

烏子大食其母也。太平御覽卷九百二十七羽族部。

孔子勁杓國門之關。

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殷氏列子釋文卷上。又史記索隱卷九天官書引杓引也一句。

是直聖人之糟粕耳。

糟。酒滓。已漉糟曰粕也。一切經音義卷三。

今不果往。

果。成也。文選鮑宣遺於安成審宣運詩注。又嵇休伯與魏文帝牋注。又魏文與鍾大理書注。

朝秀不知晦朔。文選劉孝標辯命論注。今本淮南朝秀作朝菌。

朝秀。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上。似蠶蛾。文選注引上。

故魏兩用樓霞吳起而亡西河。

樓季。魏文侯之弟也。文選枚乘七發注。樓霞作樓季。

明月之珠。

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李蕭遠運命論注。

夫亂人者。若青蠅之與蓋本。蛇床之與蘭藁。邢昺爾雅正義卷八釋草。

此四者藥草臭味之相似。惟治病則力不同。爾雅正義。

詮言訓

遊無朕。

朕。兆也。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注。

屈奇之服。一切經音義卷十二十五。

屈。短也。奇。長也。一切經音義。

兵略訓

綰抱而鼓。一切經音義卷十八。今本淮南作維抱綰而鼓之。

綰。貫也。一切經音義。

發斥不忘遺。此候之官也。

斥。候。視也。候。望也。史記索隱卷二十四半齊軍列傳。

有九疑之淵。陸德明莊子釋文卷上。又文選郭景純江賦注。作深忠九旋之淵。與今淮南同。

至深也。隨氏莊子釋文。又文選注。作九旋之淵至深。

揚塵起埸。

埸。埃也。文選班孟堅西都賦注。埸與疆同。於害切。

此蓋爲充幹者也。

幹。強也。文選陸士衡辨亡論注。

說山訓

貍頭愈鼠。

貍食鼠。太平御覽卷九百十三獸部。

說林訓

以蕩測江。一切經音義卷十五。

謂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者也。一切經音義。

柳下惠見飾曰。可以養老。

廉禽之家有樹柳。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藝文類聚卷八十九木部。太平御覽卷九百五十七木部。

山雲蒸。柱礎潤。一切經音義卷十八。

楚人謂柱礎曰礎。一切經音義。

有羅紈者必有麻蒯。

紈。素也。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注。

人間訓

楚攻宋。圍其城。

楚莊王時。圍宋九月。殷敬順列子釋文卷上。

擣載粟米而至。一切經音義卷十一十六。今本淮南作負粟而至。

擣。擔之也。一切經音義。

天下席卷而至於戲。高誘注。戲地名。在新豐。

戲。大旗也。史記正義卷八高祖本紀。

去高木而巢扶枝。高誘注。扶。旁也。

扶。傍也。初學記卷一天部。

修務訓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文選枚乘七發注。

陽文。楚之好人也。文選注同上。又劉孝標辯命論注。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一人事部。

手若蔑蘭。高誘注。蔑。其葉也。

飛蟲蠕蠕。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五蟲豸部。

受教一言精神洽。一切經音義卷十四。今本淮南作受教一言精神嶱洽。高誘注。洽。霑了也。

洽然解悟之意也。一切經音義。

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騏。今本淮南作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文選張衡思玄賦注。

鋌。銅鐵璞也。銷。生鐵也。文選注同上。

泰族訓

破九龍之鐘。

刻鼓爲九龍縣鍾也。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五樂部。

要略

旅鑄大鐘。撞之庭下。郊雉皆鳴。

旅鑄也。鐘聲如雷霆。雉皆應之。北堂書鈔卷一百八樂部。太平御覽卷五百七十五樂部。

已上諸書所引許慎淮南子注。若文選注。一切經音義。殷敬順列子釋文。間引淮南正文字句。或與今本增減同異。茲皆附注其正文。下至不引正文而專引注者。則取今本正文依分篇次。其未審者五事。附錄篇末。勿爲臆定也。

坠。相連也。文選左太沖吳都賦注。音扶必切。

崥山旁。文選注同上。音古抑切。

瑈。美玉也。文選謝惠連雪賦注。音路。

裝。束也。文選顏延年赭白馬賦注。鮑參軍長笛賦注。謝元晖京路夜發詩注。收乘七發注。又謝宣遠於安成郡庭運詩注。要飾也。

獵獵凡也。文選殷仲文九井詩注。盧子諒贈劉越石詩注。潘安仁河陽縣詩注。

論衡

王充著

論衡序

余覽東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節信仲長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並振落垂譽范史亦賴而品之而迨數立後獨仲任論衡八十餘篇有秘玩為談助遲許下見稱才逕者而節信公理次寡莫及若是何也言貴考鏡於古昔而尤不欲其虛寂靡當要如持衡入實肆酌昂抑免譁衆爾已潛夫一論指評時短抵牾面畧罔所考鏡而公理之曷言好澧湧而澹宕輒齟齬於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篋視之奚其傳仲任少宗扶風斌皮而又腹笥洛陽之藉其於衆流百氏一一啓其扃而洞其竅憤惋儒矜吊詭俊曲學轉相說屬而失真迺創題鑄意所著逢遇自紀十餘萬言大較旁引博證釋同異正嫌疑事即繇恭複遲而前後條委深密矩矱精篤漢立好虛辯異說中為糠虱凡九其事槩其法歲其旨務祛謬懲奢畎以近理實而不悍與昔賢聚訟上裨朝家奚憲下泮詞壇聽睹令人誦之泠然斥吊詭而公平開曲學而宏鉅譬一闢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貨直錙銖車重一無昧喙以故中

郎秋之帳中丁寧示人勿廣而會稽守遂許時有異人異書之袂邕與期北綜覽博識宣出仲任下頓前編光棟匪衡曷平淆仲任之旨而廣之定書不迎刃者鮮矣然仲任當其時閉門潛思絕慶弔墻牖各置刀筆數十星霜而就何難甚也倘畫如中郎必埃求者掾滑之白屋爽俊得寓目者能幾茲武林張君鵬滑善本鋟竣丐序不佞是書且揭兩曜而天行僻壤淡橋自令為談助與才逕者奚帳中可隱異人異書可疑而仲任有神必啞為千載知音也已余雅嗜仲

論衡序

仲任以其志鋪暴蓬師彪山雄之學濬諫聞之實而牖薄社耳目孰人覓矣故其紀曰口務明言筆務露文曉然若盲之闇月冷然若聾之通耳言不可旒纊也洛陽之市豈無縣黎莫雖而仲任以其神營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手之天下仰擷焉故其紀曰玉剖珠出玉剖則鳳璞莫隱珠出則魚瞀莫裹言不可繫与糧而日中為沽也微欽中郎隱之帷

論衡序

閒白傳匿之帖外馬總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櫝中珠況玉瘞耳目哉慶政也燔竹式也鑄李蓋其坪耳已諸衡八十五篇竟十餘萬言乃喟然稱曰是何能匿哉庭無鳳子之跡詩禮弦名異書席無禽凡之咨進趨皆登秘府仲尼伯魚猶匿況其凡乎且上物可蓄神物可蓄宛委商陽靈族司馬安所稗天真之服蘭其名山而化妃婦客夫耶故漢之帷渠之林唐之帖宋之櫝衡之櫝也量而出之無多賑人披且以為鏡利于鬻奉至則

塞明月夜光無因而至前則匹士按劍迺相與匿衡而衡誠懸也吾惡夫諸子之不平、之於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謹乎果誅而不失迫鑑而毋乎有傳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聽矣視衡星若垣次而立權亂喪一市之明矣摵易圭璧易墻尺爲輕寸爲重而一市人皆腸寒無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謂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爲洛陽將新衡多於舊衡業不勝匱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謂離朱者以無足售而罔象得之斯養性之經天君之職平欲史稱仲任年漸七十志力衰耗遂養性書十六篇不知誰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問之雲旗道程氏矣昔

皇明萬曆庚寅七月七日

前進士虞淳熙題序

論衡目錄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遇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儒增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儒增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福虛
龍虛
實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謝短
量知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自然
感類
書解
卷十九
宣漢
按四
喻鼎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僞
卷二十二
紀妖
問鬼
卷二十三
言毒
狀留
來歸
卷十五
定勢
明雩
雷虛
招致鬼
卷十六
亂龍
感虛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講瑞
商蟲
四諱
周時
卷二十四
說日
十反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解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目錄終

論衡總評

盧公武曰論衡三十卷後漢王充仲任撰充好論說時如論異終有實證只信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潛思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擇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後蔡邕得之秘玩以爲談助云世謂漢文章溫厚簡雅及其末也已衰觀此書與潛夫論風俗通義之類比西京諸書雖不及遠書乃如世人之言不誣

商濬採曰書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爲言皆徵天證物人事析物類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詳詳則禮義莫能盡而補闕莫能遺而拾墜於蘇且雜矣漢承秦滅學之後文景武宣以來所以崇獎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學者同愚承意日趨於文雅多聞之習凡所撰述自益而篤有如至後漢末往往規度如一律繩墨如一家是足以爲美於一時而不足以學制於來世何則事之詳純言之少釋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釋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敘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詞見他書乎表經後漢書云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見之以爲後驗歐陽之言可以了此書矣容有歸充書頗重者曰有多玉篇篇者爲珍誰少魚衆少者爲神子充曰文衆可以勝寡矣人無一引者百篇人無一字者爲言爲可貴矣子所謂之精覈而少雷同者正此謂歟

陳振孫曰充廣宗時人仕爲州從事前中初作此書扎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會稽時乃得之朗遂以爲秘寶然自今觀之亦未爲奇

王伯厚曰論衡蓋蔡中郎所祕玩而劉氏史通譏之曰九自紀述其父祖不自爲州郡所辟而若以誇頌舜禹聖益矜於己而厚辱其先何異誣父據羊學子名母名故之罪人也葛文康公何元朗謂劉子駿

人亦曰充料理子翰之可也至謂孔子只整而不食之言爲鄙以從俗斯公山之召爲篇又非其誠聽而不是以學制於來世何則事之詳純言之少釋也劉向新序說苑奇矣亦復少釋索之功闕詮定之密其敘事有與史背者不一二書詞見他書乎表經

非小疵也呂南公謂充飾小辯以豐餘素邑欲編傳之何其褒歟

論衡卷一

漢 會稽王充著 江寧顧沅建校

逢遇篇

舜行有常賢仕官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賢能薄德澤不可保以必卑賤武高才潔行不遇起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宗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遭在不遇處卑居賤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無不遇也故遇或抱洁行尊於朱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賢而輔暴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武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忠直宜遇作俱事夫差伯嚭重位負洁或此與惟而同主也或辯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賢于是也伊尹賢乎才俱也伊尹爲奴伊尹遇成湯算乎遇爾射也夫以賢舉賢猶殆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雖會偶合其遇賢舉賢猶殆欲爲治臣以賢才輔之雖會偶合其遇因宜只賢事惡君君不欲爲治臣以惡行佐之善志卑賤不遇則宜或以賢聖之臣遇欲爲治之君而終

有不遇孔子是也孔子雖聖無輔佐之臣輔佐之臣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梁非時君主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千里者必王良也能臣萬乘身顯者必堯舜也有接其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隱心妄意之變故至言意指聖賢遇逆非禮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尚古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堯是也虞舜許由堯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處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世俱面於堯處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當虞舜太公行稱許由伯夷操遊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精濁也許由見者之輔也生於帝堯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道由道德俱發仁義並行道德不清不濁未爲仁義不高不卑也其所以不遇也遭濁時遇武王誅紂公討暴國滅背義舉措約齊此其所以爲遇者也故

舜王天下皐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皐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屈不願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拒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爲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圉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爲善聲因越王不善更爲野聲越王大說故爲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愛爲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憎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能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僞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甚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爲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嫻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母進於黃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爲是適可爲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內調能定說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說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爲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說有補人之所知也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箑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己爲文則遇主好武己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己則不遇文主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卒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

準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爲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奈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爲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爲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爲況節高志妙不爲利動性定質成不爲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貴是名爲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爲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爲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內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鐮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飯之味與彼不污者鈞以鼠爲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爲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疏薄疏薄怨恨毀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慚恚毀傷其行二累也人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疏遠疏遠怨恨毀傷其行

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清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清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孟軻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妒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蜂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爲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搏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污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能也偉士坐以俊傑之才〔坐俊爲生〕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避害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愆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弦者思折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己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劓之朝吳忠貞無忌逃之戚施彌妒蘧除多佞是故濕堂不洿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鄒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絕也死灰百斛人不沃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蓋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招謗爲士者多口以休爲之卒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遠矣臧倉之毀未嘗絕也公伯寮之溯未嘗滅也垤

成丘山汙爲江河矣之若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取垢以毀謗言之貞良見妒高奇見排以讒佞言之惡言招惡高行招恥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毀焦陳留君兒名稱兗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毀及其當爲從事刺史惑康絀而不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祿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爲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強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產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知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富有命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策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鈞知其富異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

命有貴賤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者管仲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晏早秋也案古人君雖有不學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爲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爲才爲斯彼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爲當爲將相能下者宜爲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管之曰是必毀於行排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亦不知才知行操離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因衆福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善學明主父偃厚賤於齊排擯不用然時舉薦進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合上善其言徙拜爲郎人間種之才樂之慧非也備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衡圭深知楚于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于秦明封爲綦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爲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則平舉之適一鈞則蹶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雖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祿才明操以取貴榮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勞力自強命貴之人才智自高若千里之馬頓目跡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當命也遇王賜逃山中至誠不願自異得代越人嬉其穴逃不得免彊立爲君而天命當然難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子曰天也孔子見入孟子賢者諸人安遇不矣是非構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貴生日夫不可與期遇不可與謀遭逢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爲流矢所中疾苦甚后建夏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矢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蓋信與帝論兵問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賜予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達貧賤不遭富貴是謂從富貴爲貧賤從貧賤爲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爲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爲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因死秋冬耶相非能爲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爲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爲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通侯遭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貴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盛量于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受之如過一升出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鈞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稟值之命二曰強弱壽夭之命所當稟值謂兵燒壓溺也強弱壽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禀爲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強弱夭壽以自爲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強強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弱則命短命短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產而傷產之薄弱也渥強之人不幸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閒處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產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彊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彊其年壽虛劣軟弱矣稟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爲實枯死而生人有爲見天命而傷便實不枯亦至滿歲徒見不傷亦至百年然爲實見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盡完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揚者壽嘶喝羸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爲主性也始入號字者

民間夭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竟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未嘗得舜舜徵三十載在位堯退而老八載而終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歲九十吾與陽三焉文王九十七而崩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和氣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則入百歲矣卿公周公之見也至聖王之時尚爲太保則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爲而年壽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高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期增百減百爲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周侯王享國百年皆未享國之時皆由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終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幸幸有君有非及獨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陷者不中同日被害被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陷歐未必善陷歐幸中傷不幸俱歐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罰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僞賞信者偽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所回最天孔子曰不幸命短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虔賈之道講仁義之業宜家福而偶牛有牛禍服虔賈之類俱不幸也嗟嗟行於地人舉足而步之足所履螻蟻死足所不履全活不傷大塵野草車轍所蹈大所不蹈俗或苦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履大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過蟲也由是以論辯疏之蟲亦一寶也氣結圍積聚爲瘤瘤爲疽創流血出膿豈瘤疽所稟身之善災害衛之行過不過也蜘蛛結網蠅蟲過之或脫或獲獲者歌謠百歌得蠅或得或失獲者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計謀

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臥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己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爲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遺棄非工技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偶然也蒸穀爲飯釀飯爲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廚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爲良藥或遺枯澤爲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爲劍戟或爲鋒錟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燭膏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爲人用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絕糧俱以聖才當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

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修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爲主稟得堅強之性則氣渥厚而體堅強堅強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資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

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illegible]如何遭凶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死遭命者初稟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稟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兔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似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及長置以賢師良傅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體醜惡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祿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貴賤也祿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祿常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祿則禍殃乃至常苦不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羑里矣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祿盛變不爲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胸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劍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祿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祿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祿盛不能卻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

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祿不遇知己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脫幸也無罪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祿盛夭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錄召命善祿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祿并或與命祿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爲惡若是與命祿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爲簋廉冶者用銅爲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爲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埏爲簋廉簋廉一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爲柈杅柈杅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爲尊尊不可爲簋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天火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鱉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爲魚鱉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者蟲蛇未化人不食也化爲魚鱉人則食之[illegible]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蟆爲鶉雀爲蜄蛤人願身之變冀若鶉與蜄蛤魚鱉之類也人設捕蜄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爲黃能[illegible]願身變者冀牛哀之爲虎鯀之爲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爲貴變人之形更爲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爲嬰兒其次白髮復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

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繭，繭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輒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輒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

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減。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却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

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讖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滅，形消而壞。稟生人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黃。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黃而膚為垢，故禮曰：黃耇無疆。髮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蛾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歧道，墨子哭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

此則馴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寬。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敎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哉。以钁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

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為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钁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劍，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質，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

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此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黃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於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為強。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

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痴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饑飽，性已毀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卻無所畏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眾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然食能去饑。小人君子，稟

性異類乎皆謂五藏皆為用實不異而效驗者稟氣有厚薄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猛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猛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為惡人受五常含五藏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係其藏也麴糵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泊厚同一麴糵人之善惡其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意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子之名可得稱也貧劣宅屋不具猪壁穿壞人指當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鄭焉之具宅人弗復非謂之行田百畝鄭國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為膏腴則政教一鍾夫人之質猶鄭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雒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雒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道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教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天地之野虎狼不博獵地不蹂踐烈風疾雨行不迷烈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游蟲之所會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時履大人跡武言發帝嚳之服生息帝嚳之處姙身登而殖之隘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棄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為棄孫王號見莫何奴攻殺其父而見莫生棄於野烏啄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為神而收長及壯使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焉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見莫不當死故烏啄肉就而食之北夷棄離國王尚嬰有娠王欲殺之嬰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產子捐於猪溷中猪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置馬圈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噓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途南至掩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號北夷有夫餘國焉東明之母初姙時見氣從

為一水經從天涯或渴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佗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推轂算坐好之若性性貪說以漢德懼以強漢驚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藩其於推轂算坐也語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貞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姙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威猛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之使能識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地龍為客堯使禹治水驅地龍水治東流地龍潛處有異奇之骨故有龍興之驗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副帝后之位舜來遷堯舜在側匡弼曉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第井旁出不掩土害一有數字天下及生棄之牛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鳥蓋為僑天命不當死故有牛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為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臼出水疾東走母顧明且視臼出水既東走十里顧其鄰皆為水矣伊尹命不當沒故其母感夢而遷徙此以論雒陽之都其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殺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鉤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內既微小雖中又滑澤結靡鋒刃中鉤者莫不鏑鋒管仲射之正中其鉤中矢鋼固落不跌中殺肉命當富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圍子干子皙棄疾五人皆有龍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componentsmall加焉子干子皙皆跨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絕故共王死招為康王平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試于干為王十有餘日子

皆不立又懼子死皆絕無後乘疾後立寬緩楚謂如其神符其王日之長短與拜去璧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璧組若神符殺隱之矣晉厲作難誅趙所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賢聞之索於宮母匿見於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嗣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嗣遂脫出匿桑園賢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為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捷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有姿字仁好用酒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止臥媼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醉數酒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媼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陽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霸祖先至項羽怒懷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范增欲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刻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莊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與會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姙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黃氣之怪夜行斬蛇蛇輩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屠殺項伯為蔽湯遂不成遭得良增益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接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入山作炭暮寒臥炭下百餘人皆壓蓋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問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為章武侯夫積炭壓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廣于大陳置東宛人也其生時以夜遮兒母見其上若一丈餘狀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黃氣與天通長大住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蘭坂人也武者曷當無天人殊怪光明之驗乎

論衡卷三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沈子蘭宰嚭誣讒吳楚之君冤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絕子蘭宰嚭適爲讒而懷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爲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爲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謀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與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爲二臣生呂望傅說爲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修下治度數相得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祆當效周厲適闓櫝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鬭雞之變適生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鸜鵒致鬭雞之變鬭雞招鸜鵒之謠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爲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厭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衝自相承也父歿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代使父姑終歿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之人遭居適履月毀

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者命當盡也故殺人下辟囚命先中聖王德施罪隊先逢是故赦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爲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臥晝起矣夜月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臥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焉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爲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召同宅而處氣相加凌羸瘠消單至於死亡可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厭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黃次公取鄰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祿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穀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祿惡殖不滋之穀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

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寬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寬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阨其聲也命時當生睡臥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飢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皋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眾多非一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脅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仳脅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貌體佼好而眾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爲滕公所鑒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祖隆準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惠王魯元公主高祖爲泗上亭長當去歸之田與呂后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

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大有與正君父稚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爲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爲太子稚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爲皇后君上爲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爲成帝正君爲皇太后竟爲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爲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爲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黃次公故爲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爲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今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爲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爲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爲偶不宜爲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有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別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育養牛馬必有與眾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爲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無恤是爲襄子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衛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罵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爲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爲大將軍封爲萬戶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

有如父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絳侯子賢者推亞夫乃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一本日之丙辛）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璧雍之中相璧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逾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丞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璧雍之工可謂知命之工

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廁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遇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劍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遊

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禀氣於天立形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皋陶肩類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未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為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修己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實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為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內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高

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修行道德四乳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媼息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濟陽宮夜半無火內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殼之中也卵殼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雌非生長之後或敎使為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為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定於懷妊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栽蘖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

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為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不求內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蛇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蛇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王之誥曰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者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效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

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之動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聞吉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鳥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惡字）性惡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放字）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大字）祁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

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矣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輒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情性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一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一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

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之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夫決水使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而丹朱傲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

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己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石有純有駮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

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苟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黃赤黑之別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

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陰陽為火造化為工乎案陶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為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為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與喻人當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絕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為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爐竈故為之也及銅爍不能皆成器燔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為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

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輒相賊害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效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雞何不啄兔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蛇也申猴也火勝金蛇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齧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倉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強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詐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鵠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鵠鴈産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橫出為勝或詘弱綴跲蹥蹇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劍戟鬬也利劍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

故勢或以巧獲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骨力角爪不勝則以大而服小鷂食蝟皮博勞食蟬蛻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虻虻蚊虻乃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獅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制於犬獅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爲牧豎所驅長仞之象爲廷偵所制無便故也故失得其便也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強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商母吞燕卵而生商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禹遂生開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遂生者子孫遂死順生者子孫頗亡故禁射祭死敵王等色言之有顯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說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已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雨晦之形不能成一角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跡之人一角之跡鄉也姜原之身一蹤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嘗龍之子子性類父能能乘雲雨與高祖亦宜能駕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宜似龍也且夫合血之類相與爲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雷見雄牝雖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隱於庭吐漦於地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漦漦化爲元黿入于後宮與處女交漦生褒姒元黿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元黿所交弄王故褒姒爲禍周國以亡以弄褒交則有弄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接會何故二帝貿空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鈞來帝命我射之中

寬海寘太公往視見坟墓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後時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副母背而出妄也夫婦之生復育也副背而生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兔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復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商母吞燕卵與兔吮毫同實也禹禹之母生宜皆復口不當副背夫如是副背之說實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未必其先祖初爲人者生時遂也秦失天下群雄並起項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遂生乎如是爲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顓頊且夫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就聖者以爲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爲有殊絕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爲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今雖審無氣於鳥獸鮮不成子者何也鳥雀之身小鳥獸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漦夜之量不過數人二女吞其卵實宜能成七尺之形乎燕一鳥之卵且無一

雖成有骨未表又射之中腦墮死後則當遂之鬼見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爲二卿祖夫晉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獸子當昌之秋也獸乎見之若疑夢安空虛之象不必有實但今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爲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人化爲獸亦如獸爲人元黿入後宮殆先化爲人天地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心人不婚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蟻虱生於人也人不好蟻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相生精微爲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爲聖高后稷不望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黃帝帝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母何所感吞北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姬氏子氏姜氏姒氏因感故空生怪設猶見禹湯之地而著黃帝升天之說失失實之意遠反其半意顏作書與事相連妻原履大人跡時者某也姓當爲其下土乃爲女旁臣非基孕之

字不合本事故其實也以周雖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姒非孕子感氣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遂欲履雖遭吞薏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能不見而因以爲然聖人並妖因不說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說彼詩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失不感動母身也偏生穿胷出禹契遂生之說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事也堯高祖之母遂欲懷姙遭蒼龍載雲而而行人見其形遂謂之感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神遇孕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互克高祖受富貴之命能爲吉物遭加其上吉辭之瑞受命之證也光武皇帝產於濟陽宮鳳凰集於地孟禾生於屋聖人之生奇鳥吉物之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祥鳳凰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姓之子也禹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舜皆之子帝王之妃何爲遇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謂帝王之妃何爲溺於水夫如是言聖人

論衡卷四

書虛篇

世信虛妄之書以爲載於竹帛上者皆賢聖所傳無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飄而讀之賭其是之傳與虛妄之書相違則并謂短書不可信用夫世間真之實尚可知況隱之情尚可定顯文篇書是非易見觀總并傳非實事州牧不涉無思於事也夫世間傳書諸子之語多欲立奇造異作驚目之論以駭世俗之人爲讀篇之書以著辯異之名傳書言魏季子出游見路有遺金當及五月有被裘而薪者季子呼薪者曰取彼地金來薪者投鍤於地瞋目搏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下儀狀之壯語言之野也吾當夏五月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季子謂之請問姓字薪者曰子虞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名遂去不顧世以爲然殆虛言也夫季子聆吳之亂吳欲英立以爲主終不肯受去之延陵終身不還廉讓之行終始若一許由讓天下不肯貪封侯值寬委國餓死不辭貪刀鋸廉讓之行大可以況小小難以況大季子能讓吳位何嫌

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舜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爲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三終

貪地遺金季子往於上國遺遺徐徐君好其寶劍未之即予還而徐君死解劍帶冢樹而去廉讓之心恥負其前志也季子不負死者棄其寶劍何據一此生人取金於地季子未去吳乎公子也已去吳乎延陵君也公子與君出有前後事有附從不能空行於塗明矣既不取取金何難使左右而煩披裘者世稱柳下惠之行言其能以幽真自修潔也賢者同操故千載文志並季子於其林之處尚不取金況以白日前後備具取金於路非季子之操也或時季子實見遺金惜披裘薪者欲以益之或時言取彼地金欲以予薪者不自取也世俗傳言則言季子取遺金也傳書或言顏淵與孔子偕上魯太山孔子東南望吳閶門外有繫白馬引顏淵指以示之曰若見吳閶門乎顏淵曰見之孔子曰門外何有曰有如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正之因與俱下下而顏淵髮白齒落遂以痛死蓋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彊力自極精華竭盡故早夭死世俗聞之一有皆以爲然如實論之殆虛言也案論語之文不見此言考六經之傳亦無此語夫

顏淵能見千里之外與聖人同孔子諸子何諱不言聖人目之所見不過十里過此不見非所明察遠也傳曰太山之高巍然去之百里不見埵塊遠也案魯去吳千有餘里使離朱望之終不能見況使顏淵何能審之如才庶幾者明目異於人則世宜稱亞聖不宜言離朱人目之視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難審使顏淵處昌門之外望太山之形終不能見況從太山之上察白馬之色色不能見明矣非顏淵不能見孔子亦不能見也何以驗之耳目之用均也目不能見百里則耳亦不能聞也陸賈曰離婁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內師曠之聰不能聞百里之外昌門之與太山非直帷薄之內百里之外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舉鼎用力力由筋脈筋脈不堪絕傷而死道理宜也今顏淵用目望遠望遠目睛不任宜盲眇髮白齒落非其致也髮白齒落用精於學勤力不休氣力竭盡故至於死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云惟憂用老伯奇用憂而顏淵用睛暫望倉卒安能致此儒書言舜葬於蒼梧禹葬於會稽者巡狩年老道死邊土聖人以天下爲家不別遠近不殊內外故遂止葬夫言舜禹實也言其巡狩虛也舜之與堯俱帝者也共五千里之境同四海之內二帝之道相因不殊堯典之篇舜巡狩東至岱宗南至霍山西至太華北至恆山以爲四嶽者四方之中諸侯之來並會嶽下幽深遠近無不見者聖人舉事求其宜適也禹王如舜事無所改巡狩所至以復如舜舜至蒼梧禹到會稽非其實也實舜禹之時鴻水未治堯傳於舜舜受爲帝與禹分部行治鴻水堯崩之後舜老亦以傳於禹舜南治水死於蒼梧禹東治水死於會稽賢聖家天下故因葬焉吳君高說會稽本山名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因以名郡故曰會稽夫言因山名郡可也言禹巡狩會計於此山虛也巡狩本不至會稽安得會計於此山宜聽君高之說誠會稽爲會計禹到南方何所會計如禹始東死於會稽舜亦巡狩至於蒼梧安所會計百王治定則出巡巡則輒會計是則四方之山皆會計也百王太平升封太山太山之上封可見者七十有二紛綸湮滅者不可勝數如審帝王巡

狩則輒會計會計之地如太山封者四方宜多夫郡國成名猶萬物之名不可說也獨爲會稽立歟周時舊名吳越也爲吳越立名從何往哉六國立名狀當如何天下郡國且百餘縣邑出萬鄉亭聚里皆有號名賢聖之才莫能說君高能說會稽不能辨定方名會計之說未可從也巡狩考正法度禹時吳爲裸國斷髮文身考之無用會計如何傳書言舜葬於蒼梧象爲之耕禹葬會稽鳥爲之田蓋以聖德所致天使鳥獸報祐之也世莫不然考實之殆虛言也夫舜禹之德不能過堯堯葬於冀州或言葬於崇山冀州鳥獸不耕而鳥獸獨爲舜禹耕何天恩之偏駮也或曰舜禹治水不得寧處故舜死於蒼梧禹死於會稽勤苦有功故天報之遠離中國故天痛之夫天報舜禹使鳥田象耕何益舜禹天欲報舜禹宜使蒼梧會稽常祭祀之使鳥獸田耕不能使人祭祭加舜禹之墓田施人民之家天之報祐聖人何其拙也且無益哉由此言之鳥田象耕報祐舜禹非其實也實者蒼梧多象之地會稽眾鳥所居禹貢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天地之情鳥獸之行也象自蹈土鳥自食苹土蹶草盡若耕田狀壤靡泥易人隨種之世俗則謂爲舜禹田海陵麋田若象耕狀何嘗帝王葬海陵者邪傳書言吳王夫差殺伍子胥煮之於鑊乃以鴟夷橐投之於江子胥恚恨驅水爲濤以溺殺人今時會稽丹徒大江錢唐浙江皆立子胥之廟蓋欲慰其恨心止其猛濤也夫言吳王殺子胥投之於江實也言其恨恚驅水爲濤者虛也屈原懷恨自投湘江湘江不爲濤申徒狄蹈河而死河水不爲濤世人必曰屈原申徒狄不能勇猛力怒不如子胥夫衛菹子路而漢烹彭越子胥勇猛不過子路彭越然二士不能發怒於鼎鑊之中以烹湯菹汁瀋漎旁人子胥亦自先入鑊乃入江在鑊中之時其神安居豈怯於鑊湯勇於江水哉何其怒氣前後不相副也且投於江中何江也有丹徒大江有錢唐浙江有吳通陵江或言投於丹徒大江無濤欲言投於錢唐浙江浙江山陰江上虞江皆有濤三江有濤豈分橐中之體散置三江中乎人若恨恚也仇讎未死子孫遺在可也今吳國已滅

夫差無類吳爲會稽立置太守子胥之神復何怨苦爲濤不止欲何求索吳越在時分會稽郡越治山陰吳都今吳餘暨以南屬越錢唐以北屬吳錢唐之江兩國界也山陰上虞在越界中子胥入吳之江爲濤當自上吳界中何爲入越之地怨恚吳王發怒越江違失道理無神之驗也且夫水難驅而人易從也生任筋力死用精魂子胥之生不能從生人營衛其身自令身死筋力消絕精魂飛散安能爲濤使子胥之類數百千人乘船渡江不能越水一子胥之身煮湯鑊之中骨肉糜爛成爲羹菹何能有害也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趙簡子殺其臣莊子義其後杜伯射宣王莊子義害簡子事理似然猶爲虛言今子胥不能完體爲杜伯子義之事以報吳王而驅水往來豈報仇之義有知之驗哉俗語不實成爲丹青丹青之文賢聖惑焉夫地之有百川也猶人之有血脈也血脈流行汎揚動靜自有節度百川亦然其朝夕往來猶人之呼吸氣出入也天地之性上古有之經曰江漢朝宗于海唐虞之前也其發海中之時漾馳而已入三江之中殆小淺狹水激沸起故騰爲濤廣陵曲江有濤文人賦之大江浩洋曲江有濤竟以隘狹也吳殺其身爲濤廣陵子胥之神竟無知也溪谷之深流者安洋淺多沙石激揚爲瀨夫濤瀨一也謂子胥爲濤誰居溪谷爲瀨者乎案濤入三江岸沸踊中央無聲必以子胥爲濤子胥之身聚岸涯也濤之起也隨月盛衰小大滿損不齊同如子胥爲濤子胥之怒以月爲節也三江時風揚疾之波亦溺殺人子胥之神復爲風也秦始皇渡湘水遭風問湘山何祠左右對曰堯之女舜之妻也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斬湘山之樹而履之夫謂子胥之神爲濤猶謂二女之精爲風也傳書言孔子當泗水之葬泗水爲之卻流此言孔子之德能使水卻不湍其墓也世人信之是故儒者稱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以泗水卻流爲證如原省之殆虛言也夫孔子死孰與其生生能操行慎道應天死操行絕天祐至德故五帝三王招致瑞應皆以生存不以死亡孔子生時推排不容故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生時無祐死反有報乎孔

子之死五帝三王之死也五帝三王無祐孔子之死獨有天報是孔子之魂聖五帝之精不能神也泗水無知爲孔子卻流天神使之然則孔子生時天神不使人尊敬如泗水卻流天欲封孔子之後孔子生時功德應天天不封其身乃欲封其後乎是蓋水偶自卻流江河之流有回復之處百川之行或易道更路與卻流無以異則泗水卻流不爲神怪也傳書稱魏公子之德仁惠下士兼及鳥獸方與客飲有鸇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鸇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恥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鸇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鸇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世稱之曰魏公子爲鳩報仇此虛言也夫鸇物也情心不同音語不通聖人不能使鳥獸爲義理之行公子何人能使鸇低頭自責鳥爲鸇者以千萬數向擊鳩蜚去安可復得能低頭自責是聖鳥也曉公子之言則知公子之行矣知公子之行則不擊鳩於其前人猶不能改過鳥與人異謂之能悔世俗之語失物類之實也或時公子實捕鸇鸇得人持其頭變折其頸疾痛低垂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之人則因褒稱言鸇服過蓋言語之次空生虛妄之美功名之下常有非實之加傳書言齊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此言虛也夫亂骨肉犯親戚無上下之序者禽獸之性則亂不知倫理案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道之以德將之以威以故諸侯服從莫敢不率非內亂懷鳥獸之性者所能爲也夫率諸侯朝事王室恥上無勢而下無禮也外恥禮之不存內何犯禮而自壞外內不相副則功無成而威不立矣世稱桀紂之惡不言淫於親戚實論者謂夫桀紂惡微於亡秦亡秦過泊於王莽無淫亂之言桓公妻姑姊妹七人惡浮於桀紂而過重於秦莽也春秋采毫毛之美貶纖芥之惡桓公惡大不貶何哉魯文姜齊襄公之妹也襄公通焉春秋經曰莊二年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郜春秋何尤於襄公而書其姦何宥於桓公隱而不譏如經失之傳家左丘明公羊穀梁何諱不言案桓公之過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有五公子爭立齊亂公薨三月乃訃世聞內嬖六人嫌虛飾亂則言亂其姑姊妹七人矣傳書言齊襄

公負婦人而朝諸侯此言桓公之淫亂無禮甚也夫桓公大朝之時負婦人於背其游宴之時何以加此方修士禮崇厲肅敬負婦人於背何以能率諸侯朝事王室葵丘之會桓公驕矜當時諸侯畔者九國睚眦不得（一作）九國畔去況負婦人淫亂之行何以肯留或曰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人瘡不衰愈諸侯信管仲故無畔者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孔子者當時諸侯千人以上必知方術治疽不用婦人者管仲為君諱也諸侯知仲為君諱而欺己必恚怒而畔去何以能久統會諸侯成功於霸或曰桓公實無道任賢相管仲故能霸天下夫無道之人與狂無異信讒遠賢反害仁義安能任管仲能養人令之成事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無道之君莫能用賢使管仲賢桓公不能用用管仲故知桓公無亂行也有賢明之君故有貞良之臣臣賢君明之驗效何謂之有亂難曰衛靈公無道之君時知賢臣管仲為輔何明桓公不為亂也夫靈公無道任用三臣僅以不亡非有功行也桓公尊九九之人拔寧戚於車下責苞茅不貢運兵攻楚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千世一出之主也而云負婦人於背虛矣說尚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扆南面而朝諸侯戶牖之間曰扆南面之坐位也負扆南面鄉坐扆在後也桓公朝諸侯之時或南面坐婦人立於後也世俗傳云則曰負婦人於背矣此則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之語也唐虞時夔為大夫性知音樂調聲悲善當時人曰調樂如夔一足矣世俗傳言夔一足案秩宗官缺帝舜博求眾稱伯夷伯夷稽首讓於夔龍秩宗卿官漢之宗正也斷足足非其理也且一足之人何用行也夏后孔甲田於東萯（一作）山天雨晦冥入于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橑斧斬其足卒為守者孔甲之欲貴之子有餘力矣斷足無宜故為守者今夔一足無因趨步坐調音樂可也秩宗之官不宜一足猶守者斷足不可貴也孔甲不得貴之子伯夷不得讓於夔焉宋丁公者宋人也未鑿井時常有寄汲計之日去一人作日鑿井後

不復寄汲計之日得一人之作故曰鑿井得一人俗傳言曰丁公鑿井得一人於井中夫人生於人非生於土也穿土鑿井無為得人推此以論負婦人之語猶此類也負婦人而坐則云婦人在背知婦人在背非道則生管仲以婦人治疽之言矣使桓公用婦人徹胕膿婦人於背女氣瘡可去以婦人治疽方朝諸侯桓公重衣婦人襲裳女氣分隔負之何益桓公思士作庭燎而夜坐以思致士反以白日負婦人見諸侯乎傳書言聶政為嚴翁仲刺殺韓王此虛也夫聶政之時韓列侯也列侯之三年聶政刺韓相俠累十二年列侯卒與聶政殺俠累相去十七年而言聶政刺殺韓王短書小傳竟虛不可信也傳書又言燕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秦王不得誅死後高漸麗復以擊筑見秦王秦王說之知燕太子之客乃冐其眼使之擊筑漸麗乃置鉛於筑中以為重當擊筑秦王膝進不能自禁漸麗以筑擊秦王顙秦王病傷三月而死夫言高漸麗以筑擊秦王實也言中秦王病傷三月而死虛也夫秦王者秦始皇帝也始皇二十年燕太子丹使刺客荊軻刺始皇始皇覺之以徇二十一年使將軍王翦攻燕得太子首二十五年遂伐燕而虜燕王嘉後不審何年高漸麗以筑擊始皇不中誅漸麗當二十七年遊天下到會稽至琅邪北至勞盛山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平臺始皇崩夫讖書言始皇還到沙丘而亡傳書又言病筑瘡三月而死於秦一始皇之身世或言死於沙丘或言死於秦其死言恆病瘡傳書之言多失其實世俗之人不能定也

變虛篇

傳書曰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公懼召子韋而問之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也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民飢必死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者乎是寡人命固盡也子毋復言子韋退走北面再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有

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命二十一年公曰奚知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徙三徙行七星星當一年三七二十一故君命延二十一歲臣請伏於殿下以伺之星必不徙臣請死耳是夕也火星果徙三舍如子韋之言則延年壽得二十一歲矣星徙審則延命延命明則景公為善天佑之也則夫世間人能為景公之行者則必得景公祐矣此言虛也何則皇天遷怒使熒惑本景公身有惡而守心則雖聽子韋言猶無益也使其不為景公則雖不聽子韋之言亦無損也齊景公時有彗星使人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闇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也且天之有彗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益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回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君欲禳彗星之凶猶子韋欲移熒惑之禍也宋君不聽猶晏子不肯從也則齊君為子韋晏子為宋君也同變共禍一事二人天猶賢宋君使熒惑徙三舍延二十一年獨不多（一作）晏子使彗消而增其壽何天祐善偏駮不齊一也人君有善行善行動於心善言出於意同由其本一氣不異宋景公出三善言則其先三善言之前必有善行也有善行必有善政政善則嘉瑞臻福祥至熒惑之星無為守心也使景公有失誤之行以致惡政惡政發則妖異見熒之守心桑穀之生朝高宗消桑穀之變以政不以言景公消熒惑之異亦宜以行景公有惡行故熒惑守心不改政修行坐出三善言安能動天天安肯應何以效之使景公出三惡言能使熒惑守心乎夫三惡言不能使熒惑守心三善言安能使熒惑退徙三舍以三善言獲二十一年如有百善言得千歲之壽乎非天祐善之意應誠為福之實也子韋之言天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賞君夫天體也與地無異諸有體者耳咸附於首體與耳殊未之有也天之去人高數萬里使耳附天聽數萬里之語弗能聞也人坐樓臺之上察地之螻蟻尚不見其體安能聞

其聲何則螻蟻之體細不若人形大聲音孔氣不能達也今天之崇高非直樓臺人體比於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非若螻蟻於人也謂天聞人言隨善惡為吉凶誤矣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同形均氣語不相曉雖五帝三王不能去譯獨曉四夷況天與人異體音與人殊乎人不曉天所為天安能知人所行使天體乎耳高不能聞人言使天氣乎氣若雲煙安能聽人辭說見變之家曰人在天地之間猶魚在水中矣其能以行動天地猶魚鼓而振水也魚動而水蕩氣變此非實事也假使真然不能至天魚長一尺動於水中振旁側之水不過數尺大若不過與人同所振蕩者不過百步而一里之外淡然澄靜離之遠也今人操行變氣遠近宜與魚等氣應而變宜與水均以七尺之細形形中之微氣不過與一鼎之蒸火同從下地上變皇天何其高也且景公賢者也賢者操行上不及聖下不過惡人世間聖人莫不堯舜惡人莫不桀紂堯舜操行多善無移熒惑之效桀紂之政多惡有反景公脫禍之驗景公出三善言延年二十一歲是則堯舜宜獲千歲桀紂宜為殤子今則不然各隨年壽堯舜桀紂皆近百載是竟子韋之言妄延年之虛也且子韋之言曰熒惑天使也心宋分野也禍當君若是者天使熒惑加禍於景公也如何可移於將相若歲與國民乎天之有熒惑也猶王者之有方伯也諸侯有當死之罪使方伯圍守其國國君問罪於臣臣明罪在雖然可移於臣子與人民乎國君計其言令其臣歸罪於國方伯聞之肯聽其言釋國君之罪更移以付國人乎方伯不聽者自國君之罪非國人之辜也方伯不聽自國君之罪熒惑安肯移禍於國人若此子韋之言妄也曰景公亦譬予言觸何能動天使諸侯不聽其臣言引過自予方伯聞其言釋其罪委之去乎方伯不釋諸侯之罪熒惑安肯徙去三舍夫聽與不聽皆無福善星徙之實未可信用天人同道好惡不殊人道不然則知天無驗矣宋衛陳鄭之俱災也氣變見天梓慎知之請於子產有以除之子產不聽天道當然人事不能却也使子產聽梓慎四國能無災乎堯遭鴻水時臣必有梓慎

子韋之知災變而不御除者亮與子產同心也蓋子韋之言曰災或天使也心象分野也禍當君當如此言禍不可除是不可御也若夫寒溫失和風雨不時或韋之家禍之夫數所致可以善政賢行變而復也若災或守心者必死禍亡禍安可除修政改行安能御之昇政賢行尚不能御出虛星之三言謂星御而禍除增壽延年享長久之福誤矣觀子韋之言景公當使臣之禍非寒暑風雨之變年死命長之祥也固且亡身且死妖氣見於天客色見於面面有客色雖善操行不能減死祿已見也在體之色不可以言行減在天之妖安可以治除乎人病且死色見於面人魂魄之日此必死之徵也雖然可移於五部若移於奴役當死之人正言不可客色肯為善言之故誠而當死之命肯為之長乎氣不可減命不可長若則受祿安可御景公之年安可增乎由此言之災或守心不知所為故景公不死也且言星從三舍者何謂也星三從於一舍乎一從歷於三舍也蓋子韋之言曰若有君人之言三天必三徙君今夕星必從三舍者韋曰君出三善言災或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從舍不言三或時星當自去子韋以為驗實動離舍世增言三既空增三舍之數又虛生二十一年之壽也

此星見從三舍也夫景公一坐有三善言星從三舍如有十善言星從十舍乎災或守心為善言御如景公復出三惡言災或貫心乎為惡言御為惡言遂無善無惡災或安居不行動乎或時災或守心為善乎不為君德子韋不知以為死禍信俗至誠之感災或之應星必偶目當生景公自不死世則謂子韋之言審景公之誠感天免亦或時子韋知星行度適自去自以者已之知明君臣推議之所效見星之數七則言星七舍復得二十一年因以星舍計年之數是與齊太卜無以異也齊景公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塊固可動乎晏子嘿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晉見彗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迎見公臣非能動地地固將自動夫子韋言星從猶太卜言地動也地固且自動太卜言已能動之是固將自從子韋言君能從之使晏子不言彗星在房心則太卜之荒對不覺來無晏子之知臣故子韋之一言遂為其是余子韋書錄序亦言子

論衡卷五

異虛篇

殷高宗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高宗祭其相而問之相曰吾聞知之弗能言也問祖己祖己曰夫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朝亡乎高宗恐懼脩身而行道思索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興滅國繼絕世舉佚民桑穀亡三年之後諸侯以譯來朝者六國歷享百年之福高宗賢君也而感桑穀生而問祖己祖己行祖己之言修政改行桑穀之妖亡諸侯朝而年長久修善之義氣故瑞應之禍滅此虛言也祖己之言朝當亡故夫朝之當亡猶人當死人欲死怪出病欲亡期當人死命終死不復生亡不復存祖己之言改何益於不亡高宗之修行何益於除禍夫家人見凶修善不能得亡高宗見妖改政安能除禍除禍且不能況能招致六國延期至百年乎故人之死生在於命之夭壽不在行之善惡國之存亡在期之長短不在於政之得失桑祖己之占桑穀為亡之妖亡桑已見雖修善行其何益說何以知之魯昭公之時鵲鴝流巢於九河使晏為御以善政終不能違者水勢當然人事不能禁也河源不可禁二觀不可除則桑穀不可御也王命之當興也猶春氣之當為夏也其當亡也猶秋氣之當為冬也見春之微葉知夏有繁茂觀秋之零實知冬之枯卒桑穀之生其猶春葉秋實也必然猶驗之今評修政改行何能除之夫以興亡之祥見於夏時又何以知桑穀之生不為將亡出乎波時福已言之信野草之占失遠近之實高宗問祖己之後側身行道六國諸侯偶朝而至高宗之命自長未終則謂起桑穀之問改政修行享百年之福矣夫桑穀之生始為祥出亦或時吉而不凶被殷衰不亡高宗善祖己信野草之占謂之當亡之徵漢孝武皇帝之時獲白麟殺兩角而共觝使謂者於軍議之草曰夫野獸而共一角象天下合同意一也麟野獸也桑穀野草也俱為野物獸草何別矣軍議為吉祖己謂野草為凶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雊升鼎而雉雊祖己以為遠人將有來者說尚書家謂雉凶雉雊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雉伏於野草之

來巢師已祿文成之世皇都之旨有鵲鴝之言見今有來巢之驗鵲占謂之凶其後聚公為季氏所逐出於齊國果空虛都有虛墟故野鳥來巢師已虛之鵲意如古使聚公聞師已之言修行改政猶善居高宗之祿終不能滅何則鵲鴝之鳴已先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牛葉安得不茂也鵲鴝之先已出於文成之世矣根牛葉安得不茂源長波安得不廣此尚為近來足以言之夏將衰也二龍藏於庭吐漿而去夏王櫝而藏之及亡傳於殷殷亡傳於周皆莫之發至幽王之時發而視之漦流于庭化為元黿走入後宮與婦人交遂生褒姒後姒歸周厲王政亂國遂滅亡幽厲王之去夏世以為千數歲一龍數時幽厲衰亂等未為人也周亡之妖已出久矣妖出禍安得不就端見福安得不至若二龍藏時言曰余褒之二君也是則褒姒當生之驗也龍稱褒姒朝不得不生生則厲王不得不為惡惡則國不得不亡微已見矣五聖十賢相與卻之於不能滅善惡同實若神出鬼沒與惡辟見制必亡謂褒與可以善行除是謂善端可以惡政滅也何謂出於鬼者其中草履野為之形若民人處草廬之中可謂其人言而廬凶乎民人入都不謂之凶野草生朝何故不吉燒則民人之類如謂舍廬者吉長狄來至是吉也何故謂之凶如以草木者為凶朱草蓂莢出是不吉也朱草蓂莢皆草也宜生於野而生於朝是為不吉何故謂之端一野之物來至或出吉凶異端朱草蓂莢皆草故為吉則是以善惡為吉凶不以都野為好醜也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雉於周公高宗得之而吉雉亦草野之物何以為吉如以雉所分有似於士則應亦仍有似君子公孫術得白鹿占何以凶然則雉之吉凶未可知則夫桑穀之善惡未可驗也桑穀或善物兼違方之士辨皆立於高宗之廟故高宗後吉福享長久也說災異之家以為大有災異者所以誡告王者信也夫王者有過異見於國不改災見草木不改異見於五穀不改見至身左氏春秋傳曰國之將亡聽於不五穀災異見於五穀五穀安得熟不熟將亡之徵見亦有且亡五穀不熟之應天不熟虛為災或為福福

異之實未可知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
說者皆云天雨穀者非子道也得國而拜其非君欲
夫異此方凶惡之應欲者不忠而欲我行之殆吾欲
而和且饑饉之兆死其御止之不能禁遂伏劍而
何以為凶夫陰陽和太子速得國太子宜不死獻公
者猶之運也何以審太子伏劍御者之占俗之虛言
猶為吉凶況遺人以死之妖御者信俗之占故失吉
帛布穀成穀也婦人與蛇繞左輪相似類也蛇王實
之凶夫兩穀吉凶未實吉祖己以為凶而殯於江
草生於朝之時天下人五色雜王為乃皆笑而耕曰
之物也與穀桑實何芳為民生寄也死歸也
草生於朝家有道之爆燋也說去而亡桑古今量至
達者將榮龍降神讚問者見其質身身中之人殺
異之類不勝矣然則吉凶雖反蓋相似野草生於朝
喪表以人宗廟為朝龍為身之異故為吉而殷朝不
公太子至靈臺蛇繞王戰於城濮彗星出楚楚操其
君之子蛇遶車輪左曰以彗鬭倒之者勝文公夢與
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其腦問咎犯咎犯曰君得天而

行私欲共嚴承令不之言妄可審論災之來者於善
見國之利而忘君安凶書傳曰蒼頡作書天雨粟鬼
廢子道者不孝逆君和者天何用成穀之蘆從天降
國之危明也投殿將所成之穀從而下乎極論言之
死夫蛇遶左輪審為太子速成不財被災害陰陽和
宜疾薨今獻公不死之凶非成帛雖成布為人絲纏
也或時為太子將成帛與成布乎夫蛇繞猶陰陽
凶之實夫桑穀之生為不祥之惡天與之穀何故為
凶御者以為吉桑穀可定桑穀之言未可知也使樂
有貴龍質身身中之太平人來獻蛇草蛇草亦草野
救受命於天賜力以異加以異表獻之則為吉使樂
何足以降和祝龍祭善乎夫暢草可以燒釀芬香暢
皆為吉而為偶調貴設自生於尚朝與嘉禾朱草實
也夫以桑穀比於龍亦食蓋當為鸞鳥鳳凰為
角為不吉猶有若貴服與福無異何以謂之凶衛獻
亡晉文公將與楚成左輪御者曰太子下拜吾聞
柄以問咎犯咎犯對者速得國太子遂不下反乎舍
成王搏成王在上盬其腦為人子者盡和順於君不

成王伏其罪戰必大勝文公從之大破楚師向令文
公問庸臣必曰不勝何則彗星無吉搏在上無凶也
夫桑穀之占占為凶猶晉當彗末搏在下為不吉也
然而吉者殆有若對彗見天之詭故高宗長久殷朝
不亡使文公不問咎犯不明其吉故以大勝世
人將曰文公以至賢之德破楚之無道天雖見妖臥
有凶夢猶滅妖消凶以獲福殷無咎犯之異知而有
祖己信常之占故桑穀之文傳世不絕轉禍為福之
言到今不實

感虛篇

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
日九日去一日常出此言虛也夫人之射也不過百
步矢力盡矣日之行也行天星度天之去人以萬里
數堯上射之安能得日使堯之時天地相近不過百
步則堯射日矢能及之過百步不能得也假使堯時
天地相近堯射得之猶不能傷日傷日何肯去何則
日火也使在地之火附一把炬人從旁射之雖中安
能滅之地火不為見射而滅天火何為見射而去此

欲言堯以精誠射之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蓋誠無堅
則亦無遠矣夫水與火各一性也能射火而滅之則
當射水而除之洪水之時流濫中國為民大害堯何
不推精誠射而除之堯能射日使火不為害不能射
河使水不為害夫射水不能卻水則知射日之語虛
非實也或曰日氣也射雖不及精誠滅之夫天亦遠
使其為氣則與日月同使其為體則與金石等以堯
之精誠滅日虧金石上射日則能穿天乎世稱桀紂
之惡射天而毆地譽高宗之德政消桑穀今堯不能
以德滅十日而必射之是德不若高宗惡與桀紂同
也安能以精誠獲天之應也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
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見於是武
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瞋目而麾之曰余在天下誰
敢害吾意者於是風霽波罷此言虛也武王渡孟津
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天人同應人喜天怒非實宜
也前歌後舞未必其實麾風而止之迹近為虛夫風
者氣也論者以為天地之號令也武王誅紂是乎天
當安靜以祐之如誅紂非乎而天風者怒也武王不

奉天令求索已過瞋目言曰余在天下誰敢害吾者
重天怒增己之惡也風何肯止父母怒子子不改過瞋
目大言父母肯貰之乎如風天所為禍氣自然是亦
無知不為瞋目麾之故止夫風猶雨也使武王瞋目
以麾雨而止之乎武王不能止雨則亦不能止風
或時武王適麾之風偶自止世褒武王之德則謂武
王能止風矣傳書言魯襄公與韓戰戰酣日暮公援
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此言虛也凡人能以精誠
感動天專心一意委務積神精通于天天為變動然
尚未可謂然襄公志在戰為日暮一麾安能令日反
使聖人麾日日終不反襄公何人而使日反乎鴻範
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輒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安得從
襄公之所欲星之在天也為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為
長吏廨也二十八舍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
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日日行一度一麾之間反三
十日時所在度也如謂舍為度三度亦三日行也一

麾之間令日卻三日也宋景公推誠出三善言熒惑
徙三舍實論者猶謂之虛襄公爭鬭惡日之暮以此
一戈麾無誠心善言日為之反殆非其意且日火
也聖人麾火終不能卻襄公麾日安能使反或時戰
時日正卯戰迷謂日之暮麾之轉左曲道日若卻世
好神怪因謂之反不道所謂也傳書言荊軻為燕太
子謀刺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
白蝕昴此言精感天天為變動也夫言白虹貫日太
白蝕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畫感動皇天故
白虹貫日太白蝕昴者虛也夫以箸撞鐘以筭擊鼓
不能鳴者所用撞擊之者小也今人之形不過七尺
以七尺形中精神欲有所為雖積銳意猶箸撞鐘筭
擊鼓也安能動天精非不誠所用動者小也且所欲
害者人也人不動天反動乎問曰人之害氣能相動
乎曰不能豫讓欲害趙襄子襄子心動貫高欲篡高
祖高祖亦心動二子懷精故兩主振感曰禍變且至
身自有怪非適人所能動也何以驗之時或遇狂人
於途以刃加己狂人未必念害己身也然而己身先

時已有妖怪矣由此言之妖怪之至禍變自凶之象
非欲害己者之所為也且凶之人卜得惡兆筮得凶
卦出門見不吉占危睹惡氣見於面猶白虹太
白見於天也變見於天妖出於人上下適然自相應
也傳書言燕太子丹朝於秦不得去從秦王求歸秦
王執留之與之誓曰使日再中天雨粟令烏白頭馬
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乃得歸當此之時天地祐之
日為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木象生肉足
秦王以為聖乃歸之此言虛也燕太子丹何人而能
動天聖人之拘不能動天太子丹賢者也何能致此
夫天能祐太子生諸瑞以免其身則能和秦王之意
以解其難見拘一事而易生瑞五事而難合一事之
易為五事之難何天之不憚勞也湯困夏臺文王拘
羑里孔子厄陳蔡三聖之困天不能祐使拘之者睹
祐知聖出而尊厚之或曰拘三聖者不與三誓三聖
心不願故祐聖之瑞無因而至天之祐人猶借人以
物器矣人不求索則弗與也曰太子願天下瑞之時
豈有語言乎心願而已然湯閉於夏臺文王拘於羑

里時心亦願出孔子厄陳蔡心願食天何不令夏臺
羑里關鑰毀敗湯文涉出雨粟陳蔡孔子食飽乎太
史公曰世稱太子丹之令天雨粟馬生角大抵皆虛
言也太史公書漢世實事之人而云虛言近非實也
傳書言杞梁氏之妻嚮城而哭城為之崩此言杞梁
從軍不還其妻痛之向城而哭至誠悲痛精氣動城
故城為之崩也夫言嚮城而哭者實也城為之崩者
虛也夫人哭悲莫過雍門子雍門子哭對孟嘗君孟
嘗君為之於邑蓋哭之精誠故對向之者悽愴感慟
也夫雍門子能動孟嘗之心不能感孟嘗衣者衣不
知惻怛不以人心相關通也今城土也土猶衣也無
心腹之藏安能為悲哭感慟而崩使至誠之聲能動
城土則其對林木哭能折草破木乎嚮水火而泣能
涌水滅火乎夫草木水火與土無異然杞梁之妻不
能崩城明矣或時城適自崩杞梁妻適哭下世好虛
不原其實故崩城之名至今不滅傳書言鄒衍無罪
見拘於燕當夏五月仰天而歎天為隕霜此與杞梁
之妻哭而崩城無以異也言其無罪見拘當夏仰天

而歎實也言天為之雨霜虛也夫萬人舉口並解吁嗟猶未能感天鄒衍一人冤而壹歎安能下霜鄒衍之冤不過曾子伯奇曾子見疑而吟伯奇被逐而歌疑與拘同吟歌與歎等曾子伯奇不能致寒鄒衍何人獨能雨霜被逐之冤尚未足言申生伏劍子胥刎頸實孝而賜死誠忠而被誅且臨死時皆有聲辭聲辭出口與仰天歎無異天不為二子感動獨為鄒衍動豈天痛見拘不悲流血哉伯奇冤痛相似而感動不同也夫然一炬火爨一鑊水終日不能熱也倚一尺冰置庖廚中終夜不能寒也何則微小之感不能動大巨也今鄒衍之歎不過如一炬尺冰而皇天巨大不徒鑊水庖廚之醜類也一仰天歎天為隕霜何天之易感霜之易降也夫哀與樂同喜與怒均衍興怨痛使天下霜使衍蒙非望之賞仰天而笑能以冬時使天熱乎變復之家曰人君秋賞則溫夏罰則寒寒不累時則霜不降溫不兼日則冰不釋一夫冤而一歎天輒下霜何氣之易變時之易轉也寒溫自有時不合變復之家且從變復之說或時燕王好用刑

寒氣應至而衍囚拘而歎歎時霜適自下世見適歎而霜下則謂鄒衍歎之致也傳書言師曠奏白雪之曲而神物下降風雨暴至平公因之癃病晉國赤地或言師曠清角之曲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乎廊室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夫白雪與清角或同曲而異名其禍敗同一實也傳書之家載以為是世俗觀見信以為然原省其實殆虛言也夫清角何音之聲而致此清角木音也故致風而如木為風雨與風俱三尺之木數弦之聲感動天地何其神也此復一哭崩城一歎下霜之類也師曠能鼓清角必有所受非能質性生出之也其初受學之時宿昔習弄非直一再奏也審如傳書之言師曠學清角時風雨當至也傳書言瓠芭鼓瑟淵魚出聽師曠鼓琴六馬仰秣或言師曠鼓清角一奏之有元鶴二八自南方來集於廊門之危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吁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賀尚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

雖奇怪然尚可信何則鳥獸好悲聲耳與人耳同也禽獸見人欲食亦欲食之聞人之樂何為不樂然而魚聽仰秣元鶴延頸百獸率舞蓋且其實風雨之至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癃病殆虛言也或時奏清角時天偶風雨風雨之後晉國適旱平公好樂喜笑過度偶發癃病傳書之家信以為然世人觀見遂以為實實者樂聲不能致此何以驗之風雨暴至是陰陽亂也樂能亂陰陽則亦能調陰陽也王者何須修身正行擴施善政使鼓調陰陽之曲和氣自至太平自立矣傳書言湯遭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自責以六過天乃雨或言五年禱辭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天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於是剪其髮麗其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上帝上帝甚說時雨乃至言湯以身禱於桑林自責若言剪髮麗手自以為牲用祈福於帝者實也言雨至為湯自責以身禱之故殆虛言也孔子疾病子路請禱孔子曰有諸子路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孔子曰丘之禱久矣聖人修身正行素禱之日

久天地鬼神知其無罪故曰禱久矣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言聖人與天地鬼神同德行也即須禱以得福是不同也湯與孔子俱聖人也皆素禱之日久孔子不使子路禱以治病湯何能以禱得雨孔子素禱身猶疾病湯亦素禱歲猶大旱然則天地之有水旱猶人之有疾病也疾病不可以自責除水旱不可以禱謝去明矣湯之致旱以過乎是不與天地同德也今不以過致旱乎自責禱謝亦無益也人形長七尺形中有五常有瘅（一作癉）熱之病深自剋責猶不能愈況以廣大之天自有水旱之變湯用七尺之形形中之誠自責禱謝安能得雨邪人在層臺之上人從層臺下叩頭求請臺上之物臺上之人聞其言則憐而與之如不聞其言雖至誠區區終無得也夫天去人非徒層臺之高也湯雖自責天安能聞知而與之雨乎夫旱火變也湛水異也堯遭洪水可謂湛矣堯不自責以身禱祈必舜禹治之知水變必須治也除旱不以禱祈除旱亦宜如之由此言之湯之禱祈不

能得雨或時旱久時當自雨湯以旱久亦適自責世人見雨之下隨湯自責而至則謂湯以禱祈得雨矣傳書言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此言文章興而亂漸見故其妖變致天雨粟鬼夜哭也夫言天雨粟鬼夜哭實也言其應倉頡作書虛也夫河出圖洛出書聖帝明王之瑞應也圖書文章與倉頡所作字畫何以異天地為圖書倉頡作文字業與天地同指與鬼神合何非何惡而致雨粟神哭之怪使天地鬼神惡人有書則其出圖書非也天不惡人有書作書何非而致此怪或時倉頡適作書天適雨粟鬼偶夜哭而雨粟鬼神哭自有所為世見應書而至則謂作書生亂敗之象應事而動也天雨穀論者謂之從天而下應而生如以雲雨論之雨穀之變不足怪也何以驗之夫雲雨出於丘山降散則為雨矣人見其從上而墜則謂之天雨水也夏日則雨水冬日天寒則雨凝而為雪皆由雲氣發於丘山不從天上降集於地明矣夫穀之雨猶復雲布之亦從地起因與疾風俱飄參於天集於地人見其從天落也則謂之天雨穀建

武三十一年中陳留雨穀穀下蔽地案視穀形若茨而黑有似於稗實也此或時夷狄之地生出此穀夷狄不粒食此穀生於草野之中成熟垂委於地遭疾風暴起吹揚與之俱飛風衰穀集墮於中國中國見之謂之雨穀何以效之野火燔山澤山澤之中草木皆燒其葉為灰疾風暴起吹揚之參天而飛風衰葉下集於道路夫天雨穀者草木葉燒飛而集之類也而世以為雨穀作傳書者以為變怪天主施氣地主產物有葉實可啄食者皆地所生非天所為也今穀非氣所生須土以成雖云怪變怪因類生地之物更從天集生天之物可從地出乎地之有萬物猶天之有列星也星不更生於地穀何獨生於天乎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元雲神棲崑崙言龍井有害故龍神為變也夫言龍登元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為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夫作井而飲耕田而食同一實也伯益作井致有變動始為耕耘者何故無變神農之揉木為耒教民耕耨民始食穀穀始播種耕土以為田鑿地以為井井出水以救渴田出穀以拯

饑天地鬼神所欲為也龍何故登元雲神何故棲崑崙夫龍之登元雲古今有之非始益作井而乃登也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雲雲（一亦與字）龍相應龍乘雲雨而行物類相致非有為也堯時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堯時已有井矣唐虞之時豢龍御龍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非益鑿井龍登雲也所謂神者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為井使神與人同則亦宜有飲之欲有飲之欲惜井而去非其實也夫益殆不鑿井龍不為鑿井登雲神不棲於崑崙傳書意妄造生之也傳書言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流晉君憂之晉伯宗以輦者之言令景公素縞而哭之河水為之流通此虛言也夫山崩壅河猶人之有癰腫血脈不通也治癰腫者可復以素服哭泣之聲治乎堯之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帝堯吁嗟博求賢者水變甚於河壅堯憂深於景公不聞以素縞哭泣之聲能厭勝之堯舉賢人若禹者之時乎將洪水變大不可以聲服除也

如素縞而哭悔過自責也堯禹之治水以力役不自責梁山堯時山也所壅之河堯時河也山崩河壅天雨水踊二者之變無以殊也堯禹治洪水以力役輦者治壅河用自責變同而治異人鈞而應殊殆非賢聖變復之實也凡變復之道所以能相感動者以物類也有寒則復之以溫溫復解之以寒故以龍致雨以刑逐景皆緣五行之氣用相感勝之山崩壅河素縞哭之於道何意乎此或時河壅之時山初崩土積聚水未盛三日之後水盛土散稍壞沮矣壞沮水流竟注東去遭伯宗得輦者之言因素縞而哭哭之因況流時謂之河變起此而復其實非也何以驗之使山恒自崩乎素縞哭無益也使其天變應之宜改政治素縞而哭何政所改而天變復乎傳書言曾子之孝與母同氣曾子出薪於野有客至而欲去曾母曰願留參方到即以右手扼其左臂曾子左臂立痛即馳至問母臂何故痛母曰今者客來欲去吾扼臂以呼汝耳蓋以至孝與父母同氣體有疾病精神輒感曰此虛也夫孝悌之至通於神明乃謂德化至天地

俗人緣此而說言孝悌之至精氣相動如曾母臂痛曾子臂亦痛曾母病乎曾子亦病曾母死曾子輒死乎考事曾母先死曾子不死矣此精氣能小相動不能大相感也世稱申喜夜聞其母歌心動開關問歌者爲誰果其母蓋聞母聲聲音相感心悲意動開關而問蓋其實也今曾母在家曾子在野不聞號呼之聲母小扼臂安能動子疑世人頌成聞曾子之孝天下少雙則爲空生母扼臂之說也世稱南陽卓公爲緱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至誠災蟲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蟲閩虻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深野之中閩虻能不入其舍乎閩虻不能避賢者之舍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蟲變與閩虻異夫寒溫亦災變也使一郡皆寒賢者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溫乎夫寒溫不能避賢者之縣蝗蟲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蟲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一有偶字）於世世則謂之能卻蝗蟲矣何以驗之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

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跖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留去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

論衡卷五終

論衡卷六

福虛篇

世論行善者福至爲惡者禍來福禍之應皆天也人爲之天應之陽恩人君賞其行陰惠天地報其德無貴賤賢愚莫謂不然徒見行事有其文傳又見善人時遇福故遂信之謂之實然斯言或時賢聖欲勸人爲善著必然之語以明德報或福時適遇者以爲然如實論之安得福祐乎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問王安得此疾也王曰我食寒菹而得蛭念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廢法而威不立也非所以使國人聞之也譴而行誅乎則庖廚監食者法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吾恐左右見之也因遂吞之令尹避席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唯德是輔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爲傷是夕也惠王之後而蛭出及久患心腹之積皆愈故天之親德也可謂不察乎曰此虛言也案惠王之吞蛭不肖之主也有不肖之行天不祐也何則惠王不忍譴蛭恐庖廚監食法皆誅也一國之君專擅賞罰而赦人君

所爲也惠王通譴菹中何故有蛭庖廚監食皆當伏法然能終不以飲食行誅於人赦而不罪惠莫大焉庖廚罪覺而不誅自新而改後惠王赦細而活微身安不病今則不然強食害己之物使監食之臣不聞其過失御下之威無御非之心不肖一也使庖廚監食失甘苦之和若塵土落於菹中大如蟣虱非意所能覺非目所能見原心定罪不明其過可謂惠矣今蛭廣有分數長有寸度在寒菹中眇目之人猶將見之臣不畏敬擇濯不謹罪過至重惠王不譴不肖二也菹中不當有蛭不食投地如恐左右之見懷屏隱匿之處足以使蛭不見何必食之如不可食之物誤在菹中可復隱匿而強食之不肖三也有不肖之行而天祐之是天報祐不肖人也不忍譴蛭世謂之賢賢者操行多若吞蛭之類吞蛭天除其病是則賢者常無病也賢者德薄未足以言聖人純道操行少非爲推不忍之行以容人之過必衆多矣然而武王不豫孔子疾病天之祐人何不實也或時惠王吞蛭蛭偶自出食生物者無有不死腹中熱也初吞蛭時未

死而腹中熱蛭動作故腹中痛須臾蛭死腹中痛亦止蛭之性食血惠王心腹之積殆積血也故食血之蟲死而積血之病愈猶狸之性食鼠人有鼠病吞狸自愈物類相勝方藥相使也食蛭蟲而病愈安得怪乎食生物無不死死無不出之後蛭出安得祐乎令尹見惠王有不忍之德知蛭入腹中必當死出因再拜賀病不爲傷著已知來之德以喜惠王之心是與子韋之言星徙太卜之言地動無以異也宋人有好善行者三世不解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鬼神即以犢祭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生白犢其父又使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以享鬼神復以犢祭一年其子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當此之時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此獨以父子俱盲之故得毋乘城軍罷圍解父子俱視此修善積行神報之效也曰此虛言也夫宋人父子修善如此神報之何必使之先盲後視哉不盲常視不能護乎此神不能護不盲之人則亦不能以盲護人矣使宋楚之君合戰頓兵流血僵尸戰夫禽

獲死亡不以盲之故得脫不行可謂神報之矣今宋楚相攻兩軍未合華元子反結言而退二軍之衆並全而歸兵矢之刃無頓用者雖有乘城之役無死亡之患爲善人報者爲乘城之間乎使時不盲亦猶不死盲與不盲俱得脫免神使之盲何益於善當宋國乏糧之時也盲人之家豈獨富哉俱與乘城之家易子析骸反以窮厄獨盲無見則神報祐人失善惡之實也宋人父子前偶自以風寒發盲圍解之後盲偶自愈世見父子修善又用二白犢祭宋楚相攻獨不乘城圍解之後父子皆視則謂修善之報獲鬼神之祐矣楚相孫叔敖爲兒之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對其母泣母問其故對曰我聞見兩頭蛇死向者出見兩頭蛇恐去母死是以泣也其母曰今蛇何在對曰我恐後人見之即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必報之汝必不死天必報汝叔敖竟不死遂爲楚相埋一蛇獲二祐天報善明矣曰此虛言矣夫見兩頭蛇輒死者俗言也有陰德天報之福者俗議也叔敖信俗言而埋蛇其母信俗議而必報是謂死

生無命在一蛇之死齊孟嘗君田文以五月五日生其父田嬰讓其母曰何故舉之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何也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同殺其父母曰人命在天乎在戶乎如在天君何憂也如在戶則宜高其戶耳誰而及之者後文長與一戶同而嬰不死是則五月舉子之忌無效驗也夫惡見兩頭蛇猶五月舉子也五月舉子其父不死則知見兩頭蛇者無殃禍也由此言之見兩頭蛇自不死非埋之故也埋一蛇獲二福如埋十蛇得幾祐乎埋蛇惡人復見叔敖賢也賢者之行豈徒埋蛇一事哉前埋蛇之時多所行矣稟天善性動有賢行賢行之人宜見吉物無爲乃見殺人之蛇豈叔敖未見蛇之時有惡天微過之見其埋蛇除其過天活之哉石生而堅蘭生而香如謂叔敖之賢在埋蛇之時非生而稟之也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役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纏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堯舜桀紂猶爲尚遠且近難以秦穆公晉文公夫謚者行之跡也跡生時行以爲謚

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案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與穆公同也天下善人寡惡人衆善人順道惡人違天然夫惡人之命不短善人之年不長天不命善人常享一百載之壽惡人爲殤子惡死何哉

禍虛篇

世謂受福祐者既以爲行善所致又謂被禍害者爲惡所得以爲有沉惡伏過天地罰之鬼神報之天地所罰小大猶發鬼神所報遠近猶至傳曰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哭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異聞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汝何無罪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以久矣夫子夏喪其明曾子責以罪子夏投杖拜曾子之言蓋以天

實罰過故且失其明已實有之故殫受其過婦聞皆見皆以爲然無考論之虛妄盲也夫失明猶失聚也失明則盲失聚則聾聾病聾不聞之有過失明聞之有罪或也蓋耳目之病猶心腹之有病也耳目失明聽聞之有罪心腹有病可謂有過乎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原孔子言謂伯牛不幸故傷之也如伯牛以過致疾天報以德與子夏同孔子宜陳其過若曾子謂子夏之狀今乃言命命非過也且天之罰人猶人君罪下也所罰服罪人君赦之子夏服過罪以自傳天德至明宜愈其盲如非天罪子夏失明亦無三罪且喪明之病號與被厲之病喪明有三罪被厲有十過乎顏淵早夭子路菹醢早死菹醢極禍也以喪明盲之顏淵子路有百罪也由此言之曾子之言謂矣猶子夏之喪明喪其子也子者人情所通親者人所力報也喪親民無賜喪子失其明此恩損於親而愛增於子也增則哭泣無數數哭中風目失明矣曾子因俗之議以著子夏三罪子夏亦緣俗議因以失明故并受其過所以絕之過自非如此與不自罪何以異太史公爲非怙之爲名將不能以強諫故致此禍失當諫不諫故致受死亡之戮身任李陵坐下蠶室如太史公之言所任非其人故殘身之戮天命而至也非蒙怙以不強諫故致此禍則已下蠶室有非者矣已無非則其非蒙怙非也作伯夷之傳則善惡之行玉七十子之徒仲尼稱薦顏淵好學孟軻也廉空稽嫌不屈卒夭死天之報施善人如何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獨遷何義若此言之觀淵不當早夭盜跖不當全活也不怪顏淵不當夭而獨謂蒙怙當死過矣漢將李廣與匈奴戰王朝蘇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然以胡軍攻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侯後人怨恨無尺土之功以得見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且國命也朝曰將軍自念豈常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太守羌常反吾誘而降之八百餘人吾詐而屠日殺之至今悔之獨此失耳日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

曾子子夏未醉於俗故孔子門叔行未在上第也秦王賜白起劍白起伏劍將自刎曰我有何罪於天乎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白起知已萬罪服更後罰也夫白起知已所以罪不知趙卒所以坑知天書謂有過之人遭降卒何辜於天如用兵妄傷殺則四十萬衆必有不亡不亡之人何故以其善行無罪而竟坑之卒不得以善蒙天之福白起何故獨以其罪伏天之誅由此言之白起之言過矣秦二世使使者詔殺蒙恬蒙恬喟然嘆曰我何過於天無罪而死良久徐曰恬罪故當死築大延臨洮萬餘里此其中不能毋絕地脈此乃恬之罪也即吞藥自殺太史公并之曰夫秦初滅諸侯天下心未定與儒術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繫百姓之意養老矜孤修絕國之和阿意興功此其子弟遂誅不亦宜乎何與乃罪地脈也夫蒙恬之言既非而太史公非之亦未是何則蒙恬絕脈罪至當死地著萬物何過於人而蒙恬絕其脈知已有絕地脈之罪不知地也李廣惡之謂者僧之失不侯猶不王者也不侯何恨不王何負乎孔子不王論者不謂之有負乎廣不侯王朔論之有恨然則王朔之言失論之實矣論者以爲人之封侯自有天命天命之將見於骨體大將軍衛青在建章宮時鉗徒相之曰當至封侯後竟以功封萬戶侯衛青未有功而鉗徒見其當封之證由此言之封侯有命非人操行所能得也鉗徒之言實而有效王朔之言虛而無驗也多橫惡而不福順道而遭禍王朔之說自起自弄蒙恬自稱之類也倉卒之世以財利相切觸者衆同車共船千里爲讎至溺迫之地發其人而并取其財尸捐不收骨暴不毛在水爲魚鼈之食在土爲螻蟻之糧情窮之人不力爲強商以積欲貨遺或饑餓屢餓不飽惟人若富則而食之無君子小人並爲魚肉人所不能知更所不能覺千人以上萬人以下計一衆之中生者百一死者十九可謂無道至痛甚矣皆得賜逢富厚安樂天不貴其無仁義之心道相并殺奪其勢力作而名卒以人爲食加以溺禍使之天命章其陰罪明示世人

世知不可爲非之驗何義王朔之言未必審然傳言李斯與同才曲殺韓非於秦後秦王聽之李斯與韓非俱事荀卿李斯自以才能不及韓非知其賢歌舞支故愛惡禍之報也夫韓非何故而爲李斯所曲公子卬何罪而爲商鞅所擒車裂誅死誠賢歌父由死見殺何以教之如韓非公子卬有罪天後李斯商鞅報之則李斯商鞅爲天奉誅宜家其實不當受其禍如韓非公子卬無罪非天所刑李斯商鞅不得曲論者說曰韓非公子卬有陰惡伏罪人不顯見天知知之故受戮殃夫誅有罪之人非賊賢則逆道如賊賢則被所逆之道何非凡人窮達禍福之至大之則命小之則時太公窮困遭周文而得封寧戚困厄逢齊桓而見官非窮陋時運遇有命也太公寧戚賢者也尚可謂有非聖人神道者也虞舜爲父瞽所害未有非立爲帝未有是當時未到夜則命時至也案古人君臣聞彭後得達遇未必物有福天測其道測迹馬見而效方食其馬手劍睡歌兩驗由是言之蛟與龍常在淵水之中不在水中屋間明矣在淵水之中則魚鼈之類然鼈之類何爲上天天之取龍何用爲喻如以天神乘龍而行神恍惚無形出入無間猶爲乘龍也如仙人騎龍天爲仙者取龍則仙人食天精氣形輕飛騰若鴻鴻之狀無爲騎龍也世稱黃帝騎龍升天此言蓋虛猶今謂天取龍也且世謂龍升天者必謂神龍不神不升天升天神之效也天地之性人爲貴則龍感矣貴者不神賤者反神乎如龍之性有神與不神神者升天不神者不能龍地亦有龍虎鳥獸之物四星之精降生四獸虎鳥與龍不神龍何故獨神也人爲保命之長能爲鱗蟲之長俱爲物長謂龍升天人復升天乎龍與人則謂龍能升天者謂龍神也世或謂聖人神而先知猶謂神龍能升天也四聞聖人先知之明論龍之才謂龍升天故其宜也天地之間恍惚無形來者風雨之氣乃爲神今龍有形有

卒有善神而其後也一身之行一行之操結髮終死前後無異然一成一敗一進一退一寡一益一全一敗遭遇適然命時當也

龍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擊折破樹木壞屋室世謂雷擊折樹謂龍怒於樹木之中匿於屋室之間也雷電擊折樹木發壞屋室則龍見於外龍見雷取以升天世無是智賢不肖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官也夫天之取龍何意邪如以龍神爲天使猶賢臣爲君使也反報有時猶爲取也如以龍道是不遭非神之行天亦無用爲也如龍之性當在天在天上者固當生子無爲復在地如龍有升降時當生子於地子長大天取之則世名雷電爲天怒取龍之子無爲怒也且龍之所居當在水澤之中不在木中屋間何以知之根荀之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傳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傳又言禹渡於江黃龍負舟禹則次非龍能而龍能負舟東海之上有蓋丘新蓋或勇而有力出逼神湯使御者欲馬馬欲則沒御者投劍入則行行則食食則物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形體之類龍行食之物不得爲神何以言之龍有體也得言神魚三百龍爲之長龍魚之長安得無體何以言之孔子曰龍食鼎而游於清龍食鼎游於清游於湯魚食於鼎游於清瓦上不及龍下不爲魚中止其龍與山海經言四海之外有乘龍蛇之人世稱蛟龍之乘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儒子曰蒼梧蒼梧雲南界與蜀郡屬同矣韓子曰龍之爲畜也可狎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尺餘人或觸之必殺人夜見之爲蜀明珠人受此之爲蜀蠶又言蟲可狎而騎蛇馬之類明矣得曰封作泉蓋而筆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有泉者必有玉杯玉杯所盛泉蓋所扶則必龍肝豹胎夫龍肝可食其能難得難得則恐下恐下則禍生故從而殺之如龍神其身不可得殺其所何可得食食豹胎非一物龍肝豹胎者人得食而知其味美也春秋之時龍見于絳郊魏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有德乎對曰人皆不知非龍實智古者高辛氏有御龍氏

獻子曰是二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舜而錫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是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於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龍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懼而不得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由此言之龍可畜又可食也可食之物不能神矣世無其官又無董父后劉之人故潛藏伏匿出見希疏出又乘雲與人殊異人謂之神如存其官而有其人則龍牛之類也何神之有以山海經言之以慎子韓子證之以俗世之畫驗之以箕子之泣訂之以蔡墨之對論之知龍不能神不能升天天不以雷電取龍明矣世俗言龍神而升天者妄矣世俗之言亦有緣也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又曰升天又言尺木謂龍從木中升天也彼短書之家世俗之人也見雷電發時龍隨而起當雷電擊樹木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實者雷龍同類感氣相致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又言虎嘯谷風至龍興景雲起龍與雲相招虎與風相致故董仲舒雩祭之法設土龍以為感也夫盛夏太陽用事雲雨干之太陽火也雲雨水也火激薄則鳴而為雷龍聞雷聲則起起而雲至雲至而龍乘之雲雨感龍龍亦起雲而升天天極雷高雲消復降人見其乘雲則謂升天見天為雷電則為天取龍世儒讀易文見傳言皆知龍者雲之類拘俗人之議不能通其說又見短書為證故遂謂天取龍天不取龍龍不升天當菑丘訢之殺兩蛟也手把其尾拽而出之至淵之外雷電擊之蛟則龍之類也蛟龍見而雲雨至雲雨至則雷電擊如以天實取龍龍為天用何以死殺為取之且龍在水中亦遠

雷雨晦而乘雲雨非升天也龍魚之類也其乘雷電猶魚之飛也魚鼈而不謂之神龍乘雷電獨謂之神世俗之言失其實也物在世間各有所乘水蛇乘霧龍乘雲鳥乘風見龍乘雲獨謂之神失龍之實誣龍之性也然則龍之所以為神者以能屈伸其體存亡其形屈伸其體存亡其形未足以為神也豫讓吞炭漆身為厲人不識其形子貢滅鬚為婦人人不知其狀龍變體自匿人亦不能覺變化藏匿者巧也物性亦有自然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三怪比龍性變化也如以巧為神豫讓子貢神也孔子曰游者可為綸飛者可為矰至於龍也吾不知其乘風雲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乎夫龍乘雲而上雲消而下物類可察上下可知而云孔子不知以孔子之聖尚不知龍況俗人智淺好奇之性無實可之心謂之龍神而升天不足怪也

雷虛篇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為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呴吁矣世無愚智莫謂不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夫雷之發動一氣一聲也折木壞屋亦犯殺人犯殺人時亦折木壞屋獨謂折木壞屋者天取龍犯殺人罰陰過與取龍吉凶不同並時共聲非道也論者以為隆隆者天怒呴吁之聲也此便於罰過不宜於取龍罰過天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如龍神天取之不宜怒如龍有過與人同罪殺而已何為取也殺人怒可也取龍龍何過而怒之殺人不取俗取之人龍之罪何別而其殺之何異然則取龍之說既不可聽罰過之言復不可從何以效之案雷之聲迅疾之時人仆死於地隆隆之聲臨人首上故得殺人審隆隆者天怒乎怒用口之怒氣殺人也口之怒氣安能殺人人為雷所殺詢其身體若燔灼之狀也如天用口怒口怒生火乎且口著乎體口之動與體俱當擊折之時聲着于地其衰也聲著于天夫如是聲着地之時口至地體亦宜然當雷迅疾之時仰視天不見天之下不見天之

下則夫隆隆之聲者非天怒也天之怒與人無異人怒身近人則聲疾遠人則聲微今天聲近其體遠非怒之實也且雷聲迅疾之時聲東西或南北如天怒體動口東西南北仰視天亦宜東西南北或曰天已東西南北矣實如人不能見耳夫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易曰震驚百里雷電之地雷雨晦冥百里之外無雨之處宜見天之東西南北也口著於天天宜隨口口一移普天皆移非獨雷雨之地天隨口動也且所謂怒者誰也天神邪蒼蒼之天也如謂天神神怒無聲如謂蒼蒼之天天者體不怒怒用口且天地相與夫婦也其即民父母也子有過父怒笞之致死而母不哭乎今天怒殺人地宜哭之獨聞天之怒不聞地之哭如地不能哭則天亦不能怒且有怒則有喜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隆隆之聲謂天之怒如天之喜亦哂然而笑人有喜怒故謂天喜怒推人以知天知天本於人如人不怒則亦無緣謂天怒也緣人以知天宜盡人之性人性怒則呴吁喜則歌笑比聞天之怒希聞天之喜比見天之罰希見天之賞豈天怒不喜貪於罰希於賞哉何怒罰有效喜賞無驗也且雷之擊也折木壞屋時犯殺人以為天怒時或徒雷無所折敗亦不殺人天空怒乎人君不空喜怒喜怒必有賞罰無所罰而空怒是天妄也妄則失威非天行也政事之家以寒溫之氣為喜怒之候人君喜則天溫怒則天寒雷電之日天必寒也高祖之先劉媼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此時雷電晦冥天方施氣宜喜之時也何怒而雷如用擊折者為怒不擊折者為喜則隆隆之聲不宜同音人怒喜異聲天怒喜同音與人乖異則人何緣謂之天怒且飲食人以不潔淨小過也以至尊之身親罰小過非尊者之宜也尊不親罰過故王不親誅罪天尊於王親罰小過是天德劣於王也且天之用心猶人之用心人君罪惡初聞之時怒以非之及其誅之哀以憐之故論語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人君誅惡憐而殺之天之罰過怒而擊之是天少恩而人多惠也說

雨者以為天施氣天施氣氣渥為雨故雨潤萬物名曰澍人不喜不施恩天不說不降雨謂雷天怒而雨者天喜也雷起常與雨俱如論之言天怒且喜也人君賞罰不同日天之怒喜不殊時天人相違賞罰乖也且怒喜具形亂也惡人為亂怒罰其過罰之以亂非天行也冬雷人謂之陽氣泄春雷謂之陽氣發夏雷不謂陽氣盛謂之天怒竟虛言也人在天地之間物也物亦物也物之飲食天不能知人之飲食天獨知之萬物於天皆子也父母於子恩德一也豈為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何其察人之明省物之闇也夫不食人腐臭食之天不殺也如以人貴而獨禁之則鼠涉人飲食人不知誤而食之天不殺也如天能原鼠則亦能原人人誤以不潔淨飲食人人不知而食之耳豈故舉腐臭以予之哉如故予之人亦不肯食呂后斷戚夫人手去其眼置於廁中以為人豕呼人示之人皆傷心惠帝見之病臥不起呂后故為天不罰也人誤不知天輒殺之不能原誤失而責故天治悖也夫人食不淨之物口不知有其洿也如食已知之名曰腸滌感夫人入廁身體辱之與滌何以別腸之與體何以異為腸不為腸傷滌不病辱非天意也且人聞人食不清之物心平如故覩戚夫人者莫不傷心人傷天意悲矣悲戚夫人則怨呂后案呂后之罪未必過雷也道士劉春熒惑楚王英使食不清春死未必遇雷也建初四年夏六月雷擊殺會稽鄞專日食羊五頭皆死夫羊何陰過而雷殺之舟人洿溪上流人飲下流舟人不雷死天神之處天猶王者之居也王者居重關之內則天之神宜在隱匿之中王者居宮室之內則天亦有太微紫宮軒轅文昌之坐王者與人相遠不知人之陰惡天神在四宮之內何能見人闇過王者闇人過以人知天知人惡亦宜因鬼使天問過於鬼神則其誅之宜使鬼神如使鬼神則天怒鬼神也非天也且王斷刑以秋天之殺用夏此王者用刑違天時奉天而行其誅殺也宜法象上天天殺用夏王誅以秋天人相違非奉天之義也或論曰飲食不潔淨天之大惡也殺大惡不須時王者大惡謀反大逆無道也天之大惡飲食人不潔清天

之所罰小大不均等也如小大同王者宣法天制載食人不潔淨之法為死刑也聖王有天下制刑不備此法聖王闕略有遺失也或論曰鬼神治陰王者治陽陰過闇昧人不能覺故使鬼神主之曰陰過非一也何不盡殺案一過并治陰之義也天怒不旋日人怨不旋踵人有陰過或時有用冬未必專用夏也以冬過誤不輒擊殺遠至於夏非不旋日之意也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纍纍如連鼓之形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使之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若擊之狀其意以為雷聲隆隆者連鼓相扣擊之意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擊之聲也其殺人也引連鼓相椎并擊之矣世又信之莫謂不然如復原之虛妄之象也夫雷非聲則氣也聲與氣安可推引而為連鼓之形乎如審可推引則是物也相扣而音鳴者非鼓即鐘也夫隆隆之聲鼓與鐘邪如審是也鐘鼓而不空懸須有筍虡然後能安然後能鳴今鐘鼓無所懸著雷公之足無所蹈履安得而為雷或曰如此固為神如必有所懸著足有所履然後而為雷是與人等也

何以為神曰神者恍惚無形出入無門上下無根故謂之神今雷公有形雷聲有器安得為神如無形不得為之圖象如有形不得謂之神謂之神龍升天實事者謂之不然以人時或見龍之形也以其形見故圖畫升龍之形也以其可畫故有不神之實難曰人亦見鬼之形鬼復神乎曰人時見鬼有見雷公者乎鬼名曰神其行蹈地與人相似雷公頭不懸於天足不蹈於地安能為雷公飛者皆有翼物無翼而飛謂仙人畫仙人之形為之作翼如雷公與仙人同宜復著翼使雷公不飛圖雷家言其飛非也使實飛不為著翼又非也夫如是圖雷之家畫雷之狀皆虛妄也且說雷之家謂雷天怒呴吁也圖雷之家謂之雷公怒引連鼓也審如說雷之家則圖雷之家非審如圖雷之家則說雷之家誤二家相違也并而是之無是非之分無是非之分故無是非之實無以定疑論故虛妄之論勝也禮曰刻尊為雷之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校軫則鳴校軫之狀（校軫或作[illegible]）鬱律𡾊壘之類也此象類之矣氣相校軫分裂則隆隆之聲校軫

之音也魄然若裂者氣射之聲也氣射中人人則死矣實說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人在木下屋間偶中而死矣何以驗之試以一斗水灌冶鑄之火氣激𤏐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體天地為爐大矣陽氣為火猛矣雲雨為水多矣分爭激射安得不迅中傷人身安得不死當[redacted]工之消鑠也以土為形燥則鑠下不則躍溢而射射中人身則皮膚灼剝陽氣之熱非直消鑠之烈也陽氣激之非直土泥之溫也陽氣中人非直灼剝之痛也夫雷火也氣剡人人不得無迹如炙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是復虛妄也使人盡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圖出於河書出於洛河圖洛書天地所為人讀知之今雷死之書亦天所為也何故難知如以一人皮不可書魯惠公夫人仲子宋武公

女也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文明可知故仲子歸魯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夫如是火剡之迹非天所[redacted]書也或頗有而增其語或無有而空生其言虛妄之俗好[redacted]怪奇何以驗之雷者火也以人中雷而死即詢其身中頭則鬚髮燒燋中身則皮膚灼燎其尸上聞火氣一驗也道術之家以為雷燒石色赤投於井中石燋井寒激聲大鳴若雷之狀二驗也人傷於寒寒氣入腹腹中素溫溫寒分爭激氣雷鳴三驗也當雷之時電光時見大若火之耀四驗也當雷之擊時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驗也夫論雷之為火有五驗言雷為天怒無一效然則雷為天怒虛妄之言難曰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禮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為天怒其擊不為罰過則君子何為為雷變動朝服而正坐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為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己亦宜變順天時示己不違也人聞犬聲於外莫不驚駭竦身側耳以審聽之況聞天變異常之聲軒礚迅疾之音乎論語所指禮

記所謂皆君子也君子重慎自知無過如日月之蝕無陰闇食人以不潔淨之事內省不懼何畏於雷審如不畏雷則其變動不足以效天怒何則不為己也如審畏雷亦不足以效罰陰過何則雷之所擊多無過之人君子恐偶過之故恐懼變動夫如是君子變動不能明雷為天怒而反著雷之妄擊也妄擊不罰過故人畏之如審罰有過小人乃當懼耳君子之人無為恐也宋王問唐鞅曰寡人所殺戮者衆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罰不善善者胡為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毋辨其善與不善而時罪之斯群臣畏矣宋王行其言群臣畏懼宋王大怒夫宋王妄刑故宋國大恐懼雷電妄擊故君子變動君子變動宋國大恐之類也

論衡卷六終

論衡卷七

道虛篇

儒書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群臣後宮從上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龍胡髯吁號故後世因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太史公記誄五帝亦云黃帝封禪已仙去群臣朝其衣冠因葬埋之曰此虛言也實黃帝者何等也號乎諡也如諡臣子所誄列也誄生時所行為之諡黃帝好道遂以升天臣子誄之宜以仙升不當以黃諡諡法曰靜民則法曰黃黃者安民之諡非得道之稱也百王之諡文則曰文武則曰武文武不失實所以勸操行也如黃帝之時質未有諡乎名之為黃帝何世之人也使黃帝之臣子知君使後世之人跡其行黃帝之世號諡有無雖疑未定黃非升仙之稱明矣龍不升天黃帝騎之乃明黃帝不升天也龍起雲雨因乘而行雲散雨止降復入淵如實黃帝騎龍隨溺於淵也

案黃帝葬於橋山猶曰群臣葬其衣冠審騎龍而升天衣不離形如封禪已仙去衣冠亦不宜遺黃帝實仙不死而升天臣子百姓所親見也見其升天知其不死必也葬不死之衣冠與實死者無以異非臣子實事之心別生於死之意也載太山之上者七十有二君皆勞情苦思憂念王事然後功成事立致治太平太平則天下和安乃升太山而封禪焉夫修道求仙與憂職勤事不同心思道則忘事憂事則害性世稱堯若腊舜若腒心愁憂苦形體羸癯使黃帝致太平乎則其形體宜如堯舜堯舜不得道黃帝升天非其實也使黃帝點事修道則心意調和形體肥勁是與堯舜異也異則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實也五帝三王皆有聖德之優者黃帝不在上焉如聖人皆仙仙者非獨黃帝如聖人不仙黃帝何為獨仙世見黃帝好方術方術仙者之業則謂帝仙矣又見鼎湖之名則言黃帝採首山銅鑄鼎而龍垂胡髯迎黃帝矣是與說會稽之山無以異也夫山名曰會稽即云夏禹巡狩會計於此山上故曰會

偕炎禹至會稽治水不延特循禹帝好方伎不升天也無會計之事鑄鼎能乘刺鬚之驗也且名勝乎可謂實有子勝其母乎已者明狀可謂民朝起者歟乎

儒書言淮南王學道招會天下有道之人傾一國之尊下道術之士是以道術之士並會淮南奇方異術莫不爭出王遂得道舉家升天畜產皆仙犬吠於天上雞鳴於雲中此言仙藥有餘犬雞食之并隨王而升天也好道學仙之人皆謂之然此虛言也夫人物也雖貴為王侯性不異於物物無不死人安能仙鳥有毛羽能飛不能升天人無毛羽何用飛升使有毛羽不過與鳥同況其無有升天如何案能飛升之物生有毛羽之兆能馳走之物生有蹄足之形馳走不能飛升飛升不能馳走稟性受氣形體殊別也今人稟馳走之性故生無毛羽之兆長大至老終無奇怪好道學仙中生毛羽終以飛升使物性可變金木水火可革更也蝦蟆化為鶉雀入水為蜄蛤稟自然之性非學道所能為也好道之人恐其或若等之類故謂人能生毛羽毛羽備具能升天也且夫物之生長無卒成暴起皆有浸漸為道學仙之人能先生數寸之毛羽從地自奮升樓臺之陛乃可謂升天今無小升之兆卒有大飛之驗何方術之學成無浸漸也毛羽大效難以觀實且以人髯髮物色少老驗之物生也色青其熟也色黃人之少也髮黑其老也髮白黃為物熟驗白為人老效物黃人雖灌溉壅養終不能青髮白雖吞藥養性終不能黑黑青不可復還老衰安可卻也黃之與白猶肉腥炙之燋魚鮮煮之熟也燋不可復令腥熟不可復令鮮鮮腥猶少壯燋熟猶衰老也天養物能使物暢至秋不得延之至春吞藥養性能令人無病不能壽之為仙為仙體輕氣強猶未能升天令見輕強之驗亦無毛羽之效何用升天天之與地皆體也地無下則天無上矣天無上升之路何如穿天之體人力不能入如天之門在西北升天之人宜從崑崙上淮南之國在地東南如審升天宜舉家先從崑崙乃得其階如鼓翼邪飛趨西北之隅是則淮南王有羽翼也今不言其從之崑崙亦不

言其身生羽翼空言升天竟虛非實也案淮南王劉安孝武皇帝之時也父長以罪遷蜀嚴道至雍道死安嗣為王恨父徙死懷反逆之心招會術人欲為大事伍被之屬充滿殿堂作道術之書發怪奇之文合景亂首（一本作青苗）八公之傳欲示神奇若得道之狀道終不成效驗不立乃與伍被謀為反事事覺自殺或言誅死誅死自殺同一實也世見其書深冥奇怪又觀八公之傳似若有效則傳稱淮南王仙而升天失其實也

儒書言盧敖游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至於蒙穀之上見一士焉深目玄準鳶肩脩頸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樊然下其臂遯逃乎碑下敖乃視之方卷然龜背而食合梨（一本作蛤梨）盧敖仍與之語曰吾子唯以敖為背群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敖幼而游至長不偷解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殆可與敖為友乎若士者悖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也不宜遠至此此猶光日月而載列星四時之所行陰陽之所生也此其北夫不名之地猶崆峒也若我南游乎岡浪之野北息乎沉墨之鄉西窮乎窅冥之黨東貫須濛之先此其下無地上無天聽焉無聞而視焉則無眴此其外猶有狀有狀之餘一舉而能千萬里吾猶未能之在今子游始至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若士者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目仰而視之不見乃止駕心不怠悵若有喪曰吾比夫子也猶黃鵠之與壤蟲也終日行而不離咫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若盧敖者唯龍無翼者升則乘雲盧敖言若士者有翼言乃可信今不言有翼何以升雲且凡能輕舉入雲中者飲食與人殊之故也龍食與蛇異故其舉措與蛇不同聞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英食精身輕故能神仙若士者食合獸之肉與庸民同食無精輕之驗安能縱體而升天聞食氣者不食物食物者不食氣若士者食物如不食氣則不能輕舉矣或時盧敖學道求仙游乎北海離眾遠去無得道之效慚於鄉里負於論議自知以必然之事見責於世則

作夸誕之語云見一士其意以為有求仙之未得期數未至也淮南王劉安坐反而死天下並聞當時並見儒書尚有言其得道仙去雞犬升天者況盧敖一人之身獨行絕跡之地空造幽冥之語乎是與河東蒲坂項曼都之語無以異也曼都好道學仙委家亡去三年而返家問其狀曼都曰去時不能自知忽見若臥形有仙人數人將我上天離月數里而止見月上下幽冥幽冥不知東西居月之旁其寒悽愴口饑欲食仙人輒飲我以流霞一杯每飲一杯數月不饑不知去幾何年月不知以何為過忽然若臥復下至此河東號之曰斥仙實論者聞之乃知不然夫曼都能上天矣何為不仙已三年矣何故復還夫人去民間升皇天之上精氣形體有變於故者矣萬物變化無復還者復育化為蟬羽翼既成不能復化為復育能升之物皆有羽翼升而復降羽翼如故見曼都之身有羽翼乎言乃可信身無羽翼言虛妄也虛則與盧敖同一實也或時聞曼都好道默委家去周章遠方終無所得力勸望極默復歸家慚愧無言則言上天其意欲言道可學得審有仙人己殆有過故成而復斥升而復降

儒書言齊王疾痟使人之宋迎文摯文摯至視王之疾謂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雖然王之疾已則必殺摯也太子曰何故文摯對曰非怒王疾不可治也王怒則摯必死太子頓首彊請曰苟已王之疾臣與臣之母以死爭之於王必幸臣之母願先生之勿患也文摯曰諾請以死為王與太子期將往不至者三齊王固已怒矣文摯至不解屨登床履衣問王之疾王怒而不與言文摯因出辭以重王怒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悅將生烹文摯太子與王后急爭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摯爨之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文摯曰誠欲殺我則胡不覆之以絕陰陽之氣王使覆之文摯乃死夫文摯道人也入水不濡入火不燋故在鼎三日三夜顏色不變此虛言也夫文摯而烹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為一覆之故絕氣而死非得道之驗也諸生息之物氣絕則死死之物烹之輒爛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蓋其口漆塗其隙中外

氣隔絕不得漏泄有頃死也如置湯鑊之中亦輒爛矣何則體同氣均稟性於天其一類也文摯不息乎其金石同入湯不爛是也令文摯息乎烹之不死非也令文摯言言則以聲聲以呼吸呼吸之動因血氣之發血氣之發附於骨肉骨肉之物烹之輒死今言烹之不死一虛也既能言當烹不死此真人也與金石同金石雖覆蓋與不覆蓋者無以異也今言文摯覆之則死二虛也置人寒水之中無湯火之熱鼻中口內不通於外斯須之頃氣絕而死矣寒水沉人尚不得生況在沸湯之中有猛火之熱乎言其入湯不死三虛也人沒水中口不見於外言音不揚烹文摯之時身必沒於鼎中沒則口不見口不見則言不揚文摯之言四虛也烹輒死之人三日三夜顏色不變癡愚之人尚知怪之使齊王無知太子群臣宜見其奇奇怪文摯則請出尊寵敬事從之問道今言三日三夜無臣子請出之言五虛也此或時聞文摯實烹烹而輒死世見文摯為道人也則為虛生不死之語矣猶黃帝實死也傳言升天淮南坐反書言度世世好傳虛故文摯之語傳至於今世無得道之效而有有壽之人世見長壽之人學道為仙踰百不死共謂之仙矣何以明之如武帝之時有李少君以祠竈辟穀卻老方見上上尊重之少君匿其年及所生長常自謂七十而能使物卻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老更饋遺之常餘錢金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產業饒給又不知其何許人愈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座中有年九十餘者少君乃言其王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父識其處一座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五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驚以為少君數百歲人也久之少君病死今世所謂得道之人李少君之類也少君死於人中人見其尸故知少君性壽之人也如少君處山林之中入絕跡之野獨病死於巖石之間尸為虎狼狐狸之食則世復以為真仙去矣世學道之人無少君之壽年未至百與眾俱死愚夫無知之人尚謂之尸解而去其實不死所謂尸解者何等也謂身死精

神去乎謂身不死得免去皮膚也如謂身死精神去乎是與死無異人亦仙人也如謂不死免去皮膚乎諸學道死者骨肉具在與恒死之尸無以異也夫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鹿之墮角殼皮之物解殼皮持骨肉去可謂尸解矣今學道而死者尸與復育相似尚未可謂尸解何則案蟬之去復育無以神於復育況不相似復育謂之尸解蓋復虛妄失其實矣太史公與李少君同世並時少君之死臨尸者雖非太史公足以見其實矣如實不死尸解而去太史公宜紀其狀不宜言死其處座中年九十老父爲兒時者少君老壽之效也或少君年十四五老父爲兒隨其王父少君年二百歲而死何爲不識武帝去桓公鑄銅器且非少君所及見也或時聞宮殿之內有舊銅器或案其刻以告之者故見而知之今時好事之人見舊劍古鉤多能名之可復謂目見其鑄作之時乎

世或言東方朔亦道人也姓金氏字曼倩變姓易名游宦漢朝外有仕宦之名內乃度世之人此又虛也夫朔與少君並在武帝之時太史公所及見也少君有教道祠竈却老之方又名齊桓公所鑄鼎知九十老人王父所游射之驗然尚無得道之實而徒性壽遐死之人也況朔無少君之方術效驗世人何見謂之得道案武帝之時道人文成五利之輩入海求仙人索不死之藥有道術之驗故爲上所信朔無入海之使無奇怪之效也如使有奇不過少君之類及文成五利之輩耳況謂之有道此或時偶復若少君矣自匿所生之處當時在朝之人不知其故朔盛稱其年長人見其面狀少性又恬淡不好仕宦善達占卜射覆爲怪奇之戲世人則謂之得道之人矣

世或以老子之道爲可以度世恬淡無欲養精愛氣夫人以精神爲壽命精神不傷則壽命長而不死成事老子行之踰百度世爲眞人矣夫恬淡少欲孰與鳥獸鳥獸亦老而死鳥獸含情欲有與人相類者矣未足以言草木之生何情欲而春生秋死乎夫草木無欲壽不踰歲人多情欲壽至於百此無情欲者反夭有情欲者壽也夫如是老子之術以恬淡無欲延

壽度世者復虛也或時老子李少君之類也行恬淡之道偶其性命亦自壽長世見其命壽又聞其恬淡謂老子以術度世矣

世或以辟穀不食爲道術之人謂王子喬之輩以不食穀與恒人殊食故與恒人殊壽踰百度世遂爲仙人此又虛也夫人之生也稟食欲之性故形上有口齒形下有孔竅口齒以噍食孔竅以泄瀉順此性者爲得天正道逆此性者爲違所稟受失本氣於天何能得久壽使子喬生無齒口孔竅是稟性與人殊稟性與人殊尚未可謂壽況形體均同而以所行者異言其得度世非性之實也夫人之不食也猶身之不衣也衣以溫膚食以充腹膚溫腹飽精神明盛如饑而不飽寒而不溫則有凍餒之害矣凍餒之人安能久壽且人之生也以食爲氣猶草木生以土爲氣矣拔草木之根使之離土則枯而蚤死閉人之口使之不食則餓而不壽矣

道家相誇曰眞人食氣以氣而爲食故傳曰食氣者壽而不死雖不穀飽亦以氣盈此又虛也夫氣謂何氣也如謂陰陽之氣陰陽之氣不能飽人人或嚥氣氣滿腹脹不能饜飽如謂百藥之氣人或服藥食一合屑吞數十丸藥力烈盛胸中憒毒不能飽人食氣者必謂吹呴呼吸吐故納新也昔有彭祖嘗行之矣不能久壽病而死矣

道家或以導氣養性度世而不死以爲血脈在形體之中不動搖屈伸則閉塞不通不通積聚則爲病而死此又虛也夫人之形猶草木之體也草木在高山之巔當疾風之衝晝夜動搖者能復勝彼隱在山谷間鄣於疾風者乎案草木之生動搖者傷而不暢人之導引動搖形體者何故壽而不死夫血脈之藏於身也猶江河之流地江河之流濁而不清血脈之動亦擾不安不安則猶人勤苦無聊也安能得久生乎

道家或以服食藥物輕身益氣延年度世此又虛也夫服食藥物輕身益氣頗有其驗若夫延年度世世無其效百藥愈病病愈而氣復氣復而身輕矣凡人稟性身本自輕氣本自長中於風濕百病傷之故身重氣劣也服食良藥身氣復故非本氣少身重得藥而乃氣長身更輕也稟受之時本自有之矣故夫服

食精身除百病令身輕氣長復其本性安能延年至於度世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終始者乃長生不死人之生其猶水也水凝而爲冰氣積而爲人冰極一冬而釋人竟百歲而死人可令不死冰可令不釋乎諸學仙術爲不死之方其必不成猶不能使冰終不釋也

語增篇

傳語曰聖人憂世深思事勤愁擾精神感動形體故稱堯若腊舜若腒桀紂之君垂腴尺餘夫言聖人憂世念人身體羸惡不能身體肥澤可也言堯舜若腊與腒桀紂垂腴尺餘增之也齊桓公云寡人未得仲父極難既得仲父甚易桓公不及堯舜仲父不及禹契桓公猶易堯舜反難乎以桓公得管仲易知堯舜得禹契不難夫易則少憂少憂則不愁不愁則身體不臞舜承堯太平堯舜襲德功假荒服堯尚有憂舜安能無事故經曰上帝引逸謂虞舜也舜承安繼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夫不與尚謂之臞若腊如劣承衰若孔子栖栖周流應聘身不得容道不得行可骨立跛附僵仆道路乎紂爲長夜之飲糟丘酒池沉湎於酒不舍晝夜是必以病病則不甘飲食不甘飲食則肥腴不得至尺經曰惟湛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魏公子無忌爲長夜之飲困毒而死紂雖未死宜羸臞矣然桀紂同行則宜同病言其腴垂過尺餘非徒增之又失其實矣傳又稱紂力能索鐵伸鉤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蜚廉惡來之徒並幸受寵言好伎力之主致伎力之士也或言武王伐紂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輔以蜚廉惡來之徒與周軍相當武王德雖盛不能奪紂素所厚之心紂雖惡亦不失所與同行之意雖爲武王所擒時亦宜殺傷十百人今言不血刃非紂多力之效蜚廉惡來助紂之驗也案武王之符瑞不過高祖武王有白魚赤烏之祐高祖有斷大蛇老嫗哭於道之瑞武王有八百諸侯之助高祖有天下義兵之佐武王之相望羊而已

高祖之相龍顏隆準項紫美鬚髯身有七十二黑子高祖又逃呂后於澤中呂后輒見上有雲氣之驗武王不聞有此夫相多於望羊瑞明於魚烏天下義兵並來會湊助於諸侯武王承紂高祖襲秦二世之惡隆盛於紂天下畔秦宜多於殷案高祖伐秦還破項羽戰場流血暴尸萬數失軍亡眾幾死一再然後得天下用兵苦誅亂劇獨云周兵不血刃非其實也言其易可也言不血刃增之也案周取殷之時太公陰謀之書食小兒丹教云亡殷兵到牧野晨舉脂燭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戰血流浮杵赤地千里由此言之周之取殷與漢秦一實也而云取殷易兵不血刃美武王之德增益其實也凡天下之事不可增損考察前後效驗自列自列則是非之實有所定矣世稱紂力能索鐵伸鉤又稱武王伐之兵不血刃夫以索鐵伸鉤之力當人則是孟賁夏育之匹也以不血刃之德取人是則三皇五帝之屬也以索鐵之力不宜受服以不血刃之德不宜頓兵今稱紂力則武王德貶譽武王則紂力少索鐵不血刃不得兩立殷周之稱不得二全不得二全則必一非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耳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之浮杵也若孔子言殆沮浮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浮杵過其實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紂輕重殊稱多少異實紂之惡不若王莽紂殺比干莽鴆平帝紂以嗣立莽盜漢位殺主隆於誅臣嗣立順於盜位士眾所畔宜甚於紂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而獨謂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傳語曰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欲言聖人德盛能以德將酒也如一坐千鍾百觚此酒徒非聖人也飲酒有法胸腹小大與人均等飲酒用千鍾用肴宜盡百牛百觚則宜用十羊夫以千鍾百牛百觚十羊言之文王之身如防風之君孔子之體如長狄之人乃能堪之案文王孔子之體不能及防風長狄以短小之身飲食眾多是缺文王之德毀孔子之崇也案酒誥之篇朝夕曰祀茲酒此言文王戒慎酒也朝夕戒

慎則民化之外出戒慎之教內飲酒盡千鍾導民率下何以致化承封疾惡何以自別且千鍾之效百鄉之驗何時用哉使文王孔子因祭用酒千則受福庶不能厚德因饗射之用問乎饗射飲酒自有禮法如私燕賞賜飲酒乎則當聯飲酒宜與下齊賜尊者之前三爵而退過於三爵醉酗生亂文王孔子率羅之人也實賓左右至於醉酗亂身自用酒千鍾百觚大之則為桀紂小之則為酒徒用何以立德成化表著勞譽乎世闇德將毋醉之言見聖人有多德之效則庶增文王以為千鍾空益孔子以百觚矣

傳語曰紂瓦酒於酒以糟為丘以酒為池牛飲者三千人為長夜之飲亡其甲子夫紂雖嗜酒亦欲以為樂今酒池在中庭平則不當言為長夜之飲坐在深室之中閉窓牖燭故曰長夜今坐於室乎無當飲者起之中庭乃復還坐則是頻若相踏蹈不能甚樂今池在深室之中所三千人宜陳池室內觥飲池酒仰食肉脯偶樂在內乃為樂耳如審陳池面坐則前飲者於肉脯偶樂之作不得在前夫飲食飲不以能陳二百則三百紂之所與相樂非民必臣也非小臣必大官其數不能滿三千人傳書案紂惡紂惡三千人增其實也

傳語曰周公執贄下白屋之士朝侯之也夫三公為足之臣王者之貞幹也白屋之士閭巷之微賤者也三公執贄足之尊執贄候白屋之士非其實也特武待士卑恭不驕白屋人則言其往候白屋或時起白屋之士以壁一本作注迎禮之人則言其執贄以候其家也

傳語曰堯舜之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夫言茅茨采椽可也言不剪不斲增之也經曰粥成五服五服五采服也服五采之服又茅茨采椽何宮室衣服之不相稱也服五采畫日月星辰茅茨采椽非其實也

傳語曰秦始皇帝燒詩書坑儒士言燒詩書誠去五經文書也坑殺儒士者百其皆挾經傳文書之人也燒其書坑其人詩書絕矣百燒燒詩書坑殺儒士實也百其欲滅詩書故坑殺其人非其滅又增之也秦始皇帝三十四年置酒咸陽臺儒士七十人

池牛飲則其喪者不復用杯亦宜就集肉而虎食則知夫酒池牛飲非其實也

傳又言紂懸肉以為林令男女裸面相逐其間是為醉樂注戲樂節度也夫肉宜內於口口之所食宜聚不聚今言男女裸相逐其間何等聚者如以醉而不計宗尊則當其溺於酒中而裸相逐於肉間何為不言溺於酒中以不言溺於酒知不裸相逐於肉間傳者之設或言車行酒騎行炙百二十日為一夜夫言用酒為池則言其車行酒非也言其懸肉為林即言騎行炙非也或時紂沉湎覆酒湯池於地即言以酒為池漸酒糟積聚則言糟為丘懸肉以林則言肉為林林中幽冥人將走戲其中則言裸相逐或時裁酒用鹿車則言車行酒騎行炙或時十數夜則言其百二十或時醉不知問日數則言其亡甲子周公封唐叔告以紂用酒期於怨極欲以戒之也面不言糟丘酒池懸肉為林長夜之飲亡其甲子聖人不言殆非實也

傳言曰紂非時與三千人牛飲於酒池夫夏官百殷所為將漢紂周賞臣逆頌始皇之德齊萍下越逆諫始皇不封子弟功臣自為夾輔刺周賞臣以為面諛始皇下其議於丞相李斯李斯非淳于越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臣請勅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敢藏詩書百家語諸刑書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滅吏見知弗舉與同罪始皇許之明年三十五年諸生在咸陽者多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燔詩書起淳于越之諫坑儒士起自諸生為妖言見坑者四百六十七人傳增言坑殺儒士欲絕詩書又言盡坑之此非其實而又增之傳語曰町町若荆軻之間言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後誅軻九族其後怨恨不已復爽軻之一里一舉皆誠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夫秦雖無道無為盡誅荆軻之里始皇幸樂山之宮從山上望見丞相李斯車騎甚盛惡出言非之其後左右以告李斯李斯立刻車騎始皇知左右漏其言莫知為誰盡捕藏在旁者皆殺之

其殺漏星下東都至地為石民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地分皇帝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人誅之夫誅從行於樂山宮及誅石旁人欲掩滅言刻石者不能審知故盡誅之荆軻之間何異於秦而盡誅之如刺秦王在間中不知為誰盡誅之可也荆軻已死刺者有人一里之民何為坐之始皇二十年燕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徇不言盡誅其國彼或特誅軻九族九族衆多同里而處誅其九族一里且盡奸增事者則言町町也

論衡卷八

儒增篇

儒書稱堯舜之德至備至大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又言文武之隆遺在成康刑錯不用四十餘年是欲稱堯舜要文武也夫為言不益則美不足稱為文不虛則事不足褒堯舜雖盛不能使一人不刑文武雖盛不能使刑不用言其犯刑者少用刑希既可也言其一人不刑刑錯不用增之也夫能使一人不刑則能使一國不伐能使刑錯不用則能使兵寢不施秦無伐丹水舜征有苗四子服罪刑兵設用成王之時四國慕畔蒞夷徐戎並為患害夫刑人用刀伐人用兵舜人用法誅人用武武法不殊兵刀不異巧論之人不能別也夫德一有多故用兵犯法故施刑刑與兵猶足與異也是用足派用異形體雖異其行身同刑之與兵全秦禁邪其實一也稱兵之不用言刑之不施是責人耳缺目完以目完稱人體全不可責也人禁於刑虎性於擊人面以刺虎稱謂之勇不可聽也身無瑕缺身無不進乃為全耳今稱一人不刑不言

一兵不用莫刑錯不用不言一人不畔未得為優未可謂盛也

儒書稱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百發能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是必使上取楊葉一一更置地而射之也射之數十行足以見巧觀其射之者皆如射工亦必不至於百明矣言事者好增巧美數十中之則言其百中矣百與千數之大者也實欲言十則言百百則言千矣是與書言協和萬邦詩曰子孫千億同一意也

儒書言衛有忠臣史演為衛哀公使未還狄人攻哀公而殺之盡食其肉獨捨其肝史演發還致命於肝處哀公之死身肉盡肝無所附引刀自刺其腹盡出其腸實乃內哀公之肝而死言此者欲稱其忠矣言其自刺內哀公之肝而死可也言盡肉其腹實乃內哀公之肝增之也人以刀相刺中五藏即死何則五

於項弩如洞達於項脊侯宣死車張于石之尋恐不能人一寸矢撥鴻三況以一人之力引微弱之弩難加精誠安能沒衛人之矯乃氣也氣乃力也有水火之難惶惑恐懼舉提器物精誠至矣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加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預之可復謂能顯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搏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勝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啻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徑前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夜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歆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魯般巧之子刻木為鳶飛之三日而不集夫言其以木為鳶成之可也言其三日不集增之也夫刻木為鳶以象鳥形安能飛而不集乎既能飛翔安能至於三日如審有機關一飛遂翔不可復下則當言遂飛不當言三日徧世傳言曰魯般巧亡其母也言巧工為母存木車馬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有歸者文言疋為變論無反者增其實也

書稱齊之孟賁魏之信陵趙之平原楚之春申君得士下客招會四方各三千人欲言下士之至矯之者衆也夫言士多可也言其三千增之也四君雖好士士至雖衆不過各千餘人書則言三千矣夫言衆必言千數言少則言無一世俗之情言事之失也

傳記言高子羔之喪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難為故也夫不以為非實而以為難君子之言誤矣高子泣血死必有之何則附和獻實於楚楚則其見痛實不逮已情不逮泣涕涕盡四續以血今高子痛親哀極涕涕血盡而出實也而云三年未嘗見齒是增之也言未嘗見齒欲言其不言不笑也孝子喪親不笑可也安得不見齒孔子曰言不文成則不言傳曰其不見齒或時傳則言其不見齒三年安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尊為天子不言而其文言不言則知於增況高子位賤而曰未嘗見齒是必增益之也

儒書言伯夷為首陽之山人不食周粟餓而死夫伯夷清廉之人其不食周粟也宜矣夫不食周粟宜矣而言餓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稱者血流踵必恐懼恐懼舉提器物精誠至矣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加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預之可復謂能顯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搏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勝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啻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徑前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夜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歆羽者皆增之也

碎首而死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此言賢者萬善不愛其死仆頭碎首而庇以達其友也世士相為文書傳稱之莫謂不然夫仆頭以為善古今有之會息仆頭蓋其實也言碎首而死是增之也夫人之扣頭稱者血流踵必恐懼恐懼舉提器物精誠至矣舉一石者倍舉二石然則見伏石射之精誠倍故不過入一寸如何謂之沒衛乎加有好用劍者見寢石懼而預之可復謂能顯石乎以勇夫空拳而搏虎者卒然見寢石以手推之能令石有勝乎巧人之精與拙人等古人之誠與今人同使當今射工射禽獸於野其欲得之不啻精力乎及其中獸不過數寸跌誤中石不能內徑前摧折矣夫如是儒書之言楚熊渠子夜由基李廣射寢石矢沒衛歆羽者皆增之也

儒書稱秦王拔劍擊之斷以七首擿秦王不中中銅柱入尺欲言七首之利斷銅勢盛枝就利之刃脆堅強之柱稱荊軻之勇故增益其事也夫言入銅柱實也言其入尺增之也夫銅雖不若七首堅剛入之不過數寸始不能入尺以入尺言之設中秦王七首洞過乎軍發十石之弩射垣水之表尚不能入尺以荊軻之手力投輕小之七首身被羅縠之甲刃入堅剛之銅上下以承天休夫金之性物也用遠方貢之為美論以為鼎用象百物之奇安能入山澤不遇惡物辟除神蠱乎周時天下太平越裳獻白雉倭人貢鬯草食白雉服鬯草不能除凶金鼎之器安能辟蠱且九鼎之來德盛之瑞也服瑞盛之物不能致福男子服玉女子服珠珠玉於人無能辟除實奇之物使為圖服作牙身或言有益者九鼎之語也一有大事夫九鼎無能辟除傳言能辟神蠱是則書增其文也世俗增其言也儒書增其文也是使九鼎以無怪空為神也且夫謂周之鼎神者何用害之周鼎之金遠方所貢焉得稱以為鼎也其為鼎也有百物之象如為遠方貢之為神乎遠方之物安能神如以為焉稱之為神乎焉聖不能神聖人身不能神備器安能神如以金之物為神乎則夫金者石之類也石不能神金安能神以有百物之象為神乎夫百物之象猶留鬯也留鬯刻畫雲雷之形雲雷在天神於百物雲雷之象不能神百物之象安能神乎

將則亡之時狀智快人聚見鼎益取遠人銘樂以爲他器如皇求不得也後因言有神名則空生沒於泗水之語矣孝文皇帝之時趙人新垣平上言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於泗水臣望東北於陰直有金氣意周鼎出乎兆見非迎則不至於是文帝使使治廟於陰而臨河欲神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神器事皆詐也於是下平事於吏吏治誅新垣平大言鼎在泗水中猶新垣平詐言鼎有神氣見也

益增篇

世俗所患惡言事增其實者文垂辭辭由益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敎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益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璞之事十到百判審鈞之語千反萬呼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岐道蓋傷失本忠誠其實也蓋流之言百傳之語出小人之口輪問巷之間其猶是也諸子之文筆墨之論人賢所著妙思所集宜如其實猶或增之儒經藝之言如其實乎言審其過聖人制作猶違朝廷也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彼言聲聞於天見鶴鳴於雲中從地視之度其聲鳴於地當復聞於天失其實矣其鶴鳴於雲中人從下聞之如鳴於九皐人無在天上者何以知其聞於天也無以知意衛淮況之也詩人或時不如至誠以爲然或時知而欲以輸事故增而甚之詩曰雖周雖民雖有孑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孑遺一人不悉殫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孑遺一人增之也夫周之民猶今之民也使今之民也遭大旱之災貧窮無蓄積扣心思面若其窗人數食饑是者廩居不空口腹不餘何愁之有天之旱也山林之間不赫猶地之水止陵之上不濕也山林之間窮貧之人必有遺觀者矣而經蔽蔽世不易猶或也溢增過其實增過其實皆有事爲不長孟說以少爲多也然而必論之者方言經藝之增與傳語異也經增非一將舉數者令板惑之人觀覽采掇得以開心通意曉解爰語尚書協和萬國是其意德教太平之化化諸夏并及夷狄也言協和方外可也言萬國增之也夫唐之與周其治五千里內則時諸侯千七百九十三國冠服戒服數服及海之外不粒食之民若穿胸儋耳雕題黑齒之類并合其數不能三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德於三千之中矣而尚書云萬國褒增過實以美堯也飲言堯之德大所化者衆諸夏夷狄莫不強和故曰萬國猶詩言子孫千億矣美周宣王之德能慎一作天地天地神之子孫衆多至於千億言子孫衆多可也言千億增之也夫子孫雖衆不能千億詩人頌美增益其實然后稱如受邵封於宣王宣王以至外戚內屬血脉所連不能千億夫千與萬數之大名也萬言衆多故尚書言萬國詩言千億詩云鳴鶴九皐聲聞于天言鶴鳴九折之聲聲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弱言雖有才還增益其文欲言早甚也

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也非其無人也無賢人也尚書曰毋曠庶官曠空庶衆也毋空衆官寘非其人與空無異故言空也夫不言者皆據五常才劣不逮不成純質非狂妄頑鄙身中無一知也德有大小材有高下居官治職皆欲勉教在官尚書之官易之戶中猶能有益如何謂之空而無人詩曰靡靡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得賢者多而不肖者少也今易宜言闃其少人尚書宜言無少衆官以少言之可也言空而無人亦尤甚焉五穀之於人也食之皆飽稻粱之味甘而多腴豆麥雖鞠亦能飽飢食豆麥者皆謂飽而不甘粱謂腹空無所食竹木之性皆能扶病竹杖之力弱劣不及木或持竹杖皆謂不勁莫謂手空無把持天不言之臣豆麥竹杖之類也易持其具臣在戶言無人者無之其也尚書衆官亦客小材而云無空者刺之甚也

論詩曰大哉堯之爲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傳曰有年五十擊壤於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壤者曰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此言蕩蕩可也乃欲言民無能名增之也四海之大萬民之衆無能名堯之德者殆不實也夫擊壤者曰堯何等力欲言民無能名也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乎此何等民者猶能知之實有知之者云無竟增之論者又言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言其家有君子之行可旌官也夫言可封可也言比屋增之也人年五十爲人父爲人父而不知君何以示子太平之世家爲君子人有禮義父不失禮子不廢行夫有行者有知知君莫如臣臣賢能知君能知其君故能治其民今不能知堯何可封官年五十擊壤於路與堅丁未成人者爲伍何等賢者乎路使子羔爲郎等孔子以爲不可未學無所知也擊壤者無知官之如何稱堯之蕩蕩不能述其可比屋而封言賢者可比屋而封不能述其愚而無知之夫擊壤者難以言比屋比屋難以言蕩蕩二者皆增之所出起美堯之德也

尚書曰顧伊誅紂曰今我民罔不欲丕承天寶如兩不終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尺知後者乎者孔子也孔子修之星霣如雨如雨者如雨狀也山氣爲雲上不及天下雨爲雨雨星隕不及地上復在天故曰如雨孔子正言也夫星實或時至地或時不能尺丈之數雖審也史記言尺亦以太甚矣天地有樓臺山陵安得言尺孔子言如雨得其實矣孔子作春秋故正言如雨如孔子不作不及地尺之文遂傳至今光武皇帝之時鄭中漢南賁九上書言孝文皇帝時居明光宮天下斷獄三人彈美文帝陳其效實光武皇帝曰孝文時不居明光宮斷獄不三人稽舊修德美名流之是以君子處居下流夫賁九上書於漢漢爲今世增益功美猶遂其實況上占帝王久遠質人餘後衰述失實離本獨已多矣不遂光武論千世之後孝文之事載在經藝之上人不知其增居明光宮斷獄三人而遂爲實事也

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惡民民雖惡者非一而顧伊增師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益心不傷心不傷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悟悟也蘇秦說齊王曰昔者之中車裂擊人用磨舉強成事連任成帷擅汗成雨齊雖殘衆不能如此蘇秦增語說齊王也顧伊之誅紂猶蘇秦之說齊王也實聖增文外有所爲內未必然何以明之夫武成之篇言武王伐紂血流浮杵助戰者多說至血流如此皆欲紂之亡也士崩瓦解安肯戰乎然顧伊之言民無不欲如蘇秦增師說成言血流浮杵亦太過焉死者血流安能浮杵案武王伐紂於牧之野何北地商郊廣不能殺兵頓血流殺殺入土安得杵浮且周殺士卒皆賣盛櫝或作乾櫝無杵臼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言血流杵欲言誅紂懼兵頓士傷故至浮杵

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恆星不見星實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如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星

論衡卷九

問孔篇

世儒學者好信師而是古以爲賢聖所言皆無非專精講習不知難問夫賢聖下筆造文用意詳審尚未可謂盡得實況倉卒吐言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時人不知難或是而意沈難見時人不知問案賢聖之言上下多相違其文前後多相伐者世之學者不能知也論者皆云孔門之徒七十子之才勝今之儒此言妄也彼見孔子爲師聖人傳道必授異才故謂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謂之英傑古以爲聖神故謂七十子歷世希有使當今有孔子之師則斯世學者皆顏閔之徒也使無孔子則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驗之以學於孔子不能極問也聖人之言不能盡解說道陳義不能輒形不能輒形宜問以發之不能盡解宜難以極之臯陶陳道帝舜之前淺略未極禹問難之淺言復深略指復分蓋起問難此說激而深切觸而著明也孔子笑子游之絃歌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自今案論語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絃歌之辭弟子寡若子游之難故孔子之言遂結不解以七十子不能難世之儒生不能實道是非也凡學問之法不爲無才難於距師核道實義證定是非也問難之道非必對聖人及生時也世之解說說人者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曉解之問造難孔子何傷於義誠有傳聖業之知伐孔子之說何逆於理謂問孔子之言難其不解之文世間弘才大知生能答問解難之人必將賢吾世間難問之言是非

孟懿子問孝子曰毋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問曰孔子之言毋違毋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毋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爲嫌於毋違志乎樊遲問何謂孔子乃言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使樊遲不問毋違之說遂不可知也懿子之才不過樊遲故論語篇中不見言行樊遲不曉懿子必能曉哉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武伯善憂父

毋故曰唯其疾之憂武伯憂親懿子違禮攻其短答武伯云父母唯其疾之憂對懿子亦宜言唯水火之變乃違禮周公告小材勑大材略子游之大材也孔子告之勑懿子小材也告之反略違周公之志攻懿子之短失道理之宜弟子不難何哉如以懿子權尊不敢極言則其對武伯亦宜但言毋憂而已俱孟氏子也權尊鈞同形武伯而略懿子未曉其故也使孔子對懿子極言毋違禮何害之有專魯莫過季氏譏八佾之舞庭刺太山之旅祭不懼季氏增邑不隱諱之害獨畏答懿子極言之罪何哉且問孝者非一皆有御者對懿子言不但心服臆肯故告樊遲

孔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人當由道義得不當苟取也當守節安貧不當妄去也夫言不以其道得富貴不居可也不以其道得貧賤如何富貴顧可去去貧賤何之去貧賤得富貴也不得富貴不去貧賤如謂得富貴不以其道則不去貧賤邪則所得富貴不得貧賤也貧賤何故當言得之顧當言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去之則不去也當言去不當言得得者施於得之也今去之安得言得乎獨富貴當言得耳何者得富貴乃去貧賤也是則以道去貧賤如何修身行道仕得爵祿富貴得爵祿富貴則去貧賤矣不以其道去貧賤如何譬若貧賤起爲姦盜積聚貨財擅相官秩是爲不以其道七十子既不問世之學者亦不知難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謂孔子不能吐辭也使此言意結文又不解是孔子相示未形悉也弟子不問世俗不難何哉

孔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問曰孔子妻公冶長者何據見哉據年三十可妻邪見其行賢可妻也如據其年三十不宜稱在縲絏如見其行賢亦不宜稱在縲絏何則諸入孔子門者皆有善行故稱備徒役徒役之中無妻則妻之耳不須稱也如徒役之中多無妻公冶長尤賢故獨妻之則其稱之宜列其行不宜言其在縲絏也何則世間弼愛非辜者多未必盡賢人也恨人見枉衆

者非一必以非辜爲孔子所妻則是孔子不妻賢妻冤也案孔子之稱公冶長有非辜之言無行能之文實不賢孔子妻之非也實賢孔子稱之不具亦非也誠似妻南容云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具稱之矣

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汝俱不如也是賢顏淵試以問子貢也問曰孔子所以教者禮讓也子路爲國以禮其言不讓孔子非之使子貢實愈顏淵孔子問之猶曰不如使實不及亦曰不如非失對歟師禮讓之言宜謙卑也今孔子出言欲何趣哉使孔子知顏淵愈子貢則不須問子貢使孔子實不知以問子貢子貢謙讓亦不能知使孔子徒欲表善顏淵稱顏淵賢門人莫及於名顯矣何須問於子貢子曰賢哉回也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三章皆直稱不以他人激至是一章獨以子貢激之何哉或曰欲抑子貢也當此之時子貢之名凌顏淵之上孔子恐子貢志驕意溢故抑之也夫名在顏淵之上當時所爲非子貢求勝之也實子貢之知何如哉使顏淵才在己上己自服之不須抑也使子貢不能自知孔子雖言將謂孔子徒欲抑已由此言之問與不問無能抑揚

宰我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予何誅是惡宰予之晝寢問曰晝寢之惡也小惡也朽木糞土敗毀不可復成之物大惡也責小過以大惡安能服人使宰我性不善如朽木糞土不宜得入孔子之門序在四科之列使性善孔子惡之惡之太甚過也人之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孔子疾宰予可謂甚矣使下愚之人涉耐罪之獄吏令以大辟之罪必冤而怨邪將服而自咎也使宰我愚則與涉耐罪之人同志使宰我賢知孔子責人幾微自改矣明文以識之流言以過之以其言示端而已自改蓋不在言之輕重在宰予能更與否春秋之義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褒毫毛以巨大以巨大貶纖介觀春秋之義肯是之乎不是則宰我不受不受則孔子之言棄矣聖人之言與文相副言出於口文立於策

俱發於心其實一也孔子作春秋不貶小以大其非宰予也以大惡細文語相違服人如何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予改是蓋起宰予晝寢更知人之術也問曰人之晝寢安足以毀行毀行之人晝夜不臥安足以成善以晝寢而觀人善惡能得其實乎案宰予在孔子之門序於四科列在賜上如性情怠不可雕琢何以致此使宰我以晝寢自致此才復過人遠矣如未成就自謂已足不能自知知不明耳非行惡也曉敕而已無爲改術也如自知未足倦極晝寢是精神索也精神索至於死亡豈徒寢哉且論人之法取其行則棄其言取其言則棄其行今宰予雖無力行有言語用言令行缺有一概矣今孔子起宰予晝寢聽其言觀其行言行相應則謂之賢是孔子備取人也毋求備於一人之義何所施

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子文曾舉楚子玉代己位而伐宋以百乘敗而喪其衆不知如此安得爲仁問曰子文舉子玉不知人也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知之性何妨爲仁之行五常之道仁義禮智信也五者各別不相須而成故有智人有仁人者有禮人有義人者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於子玉其仁何毀謂仁焉得不可且忠者厚也厚人仁矣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子文有仁之實矣孔子謂忠非仁是謂父母非二親配匹非夫婦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夫顏淵所以死者審何用哉令自以短命猶伯牛之有疾也人生受命皆全當今有惡疾故曰無命人生皆當受天長命今得短命亦宜曰無命如天有短長則亦有善惡矣言顏淵短命則宜言伯牛惡命言伯牛無命則宜言顏淵無命一死一病皆痛云命所禀不異文語不同未曉其故也

哀公問孔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不遷怒不貳過何也曰并攻哀公之性遷怒

[illegible]遂誠也因其問則并以對之象以攻上之短不能其問曰康子喜問好學孔子荅對之以顏淵康子亦有短何不并對以攻康子康子弄琴人也操行猶有所失成事康子患盜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由此言之康子以欲爲短也不攻何長孔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子曰予所鄙一作者天厭之天厭之而子衛靈公夫人也聘孔子子路不說謂孔子淫亂也孔子解之曰我所爲鄙隱者天厭殺我至誠自誓不負子路也問曰孔子自解安能解乎使世人有聞頓之行天自厭殺之可引以管子路聞之可信以解今未曾有爲天所厭者也曰天厭之子路自信之乎行事當驚殺人水火燒溺人墻屋壓殺人如曰管驚殺我水火燒溺我墻屋壓殺我子路顏信之今引未曾有之驚以自誓於子路子路安肯曉解而信之今引行事適有臥厭不恬者謂此爲天所厭邪當諸臥厭不恬者未皆爲鄙隱也子路入道雖淺猶知事之實事非實孔子以管子路必不解矣孔子猶曰死生有命言實在天若此者人之死生自有長短不在操行水火之害以攻上之短不應其問明矣案其本紀不見厭鳥與河圖使孔子在孝文之世當曰吾已矣夫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疾道不行於中國吉恨失言故欲之九夷也或人難之曰夷狄之鄙陋無禮義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言以君子之道居而教之何爲陋乎則之曰孔子教之九夷者何起乎起道不行於中國故欲之九夷夫中國且不行安能行於夷狄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言夷狄之難諸夏之易也不能行於易難行於難乎且孔子云以君子居之者何謂陋邪謂修君子之道自居乎謂以君子之道教之

言移也惡事顏淵夭死孔子謂之短命由此知短命天死之人必有邪行也子路入道雖淺鄙孔子之言知延生之實孔子晉以子所鄙者天厭之獨不爲子路言夫子短命未當死天安得厭棄之乎若此晉子路以天厭之辭不見信不見信則孔子自解終不解也尚書曰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朋音舜物爲舟子不肖子也重天命晉爲私其子故引丹朱以勸戒之爲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予弗子廉已行事以往推來以見卜筮效已不敢私不肖子也不曰天厭之者知俗人皆舉引天也孔子爲子路行所疑不引行事效已不驚而云天厭之是與俗人解疑引天祝詛何以異乎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子自傷不至也已王致太平太平則鳳鳥至河出圖矣今不得王故隱應不至悲必自傷故曰吾已矣夫問曰鳳鳥河圖當何據始起始起之時鳥圖未至如據太平太平之實未必當致鳳鳥與河圖也五帝三王皆致太平然其瑞應不皆鳳鳥焉必然之驗於太平鳳鳥是爲也如修君子之道教之夷狄安可教乎爲入無圖無衣服孔子何能教九夷爲君子或孔子責不欲往意道不行勝者欲遂已然距或人之諫也實不欲往志動發言是爲言也君子於言無所苟矣如知其無苟欲自從此子路對孔子以子羔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子路知其不可苟對自進孔子辭之比夫佞者孔子亦知其不可苟應或人孔子子路皆以佞也

孔子曰鳥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何謂不受命乎說曰受當富之命自以術知數籌中時也夫人當責在天命乎在人知也如在天命知術求之不能得如在人孔子何爲言死生有命當責在天夫謂富不受命而自知術得之貴亦可不受命而自以勞力求之世無不受貴命而自得貴亦知無不受富命而自

得富者虞舜事孔子不得富貴夫周流應聘行說諸侯皆期望國君定計審策規無其術已矣夫自知無貴命周流無補益也孔子知已不受貴命周流求之不能得而期聘不受富命而以術知得富言行相違未聽其說或曰欲攻子貢之短也子貢不好道德而貨殖焉何必立不受命與前言當貴在天和違反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此言人壽起天與之輔人將廢天奪其祐孔子有四友欲因而起顏淵早夭故曰天喪乎問曰顏淵之死孔子不王天奪之邪不幸短命自爲死也知死命不幸不得不死孔子雖王猶不得生輔之於人猶杖之扶疾也人有病須杖而行知斬枚本得短可謂天使杖人不得行乎知能起行杖短能使之長乎夫顏淵之短命猶杖之短度也且孔子言天喪予者以顏淵賢也案賢者在世未必爲輔也夫賢者未必爲輔猶聖人未必受命也爲帝有不聖爲輔有不賢何則聖命骨法與才異也由此言之掃雪不徒行以爲之掃雪之恩深於顏淵恤死無棺大夫之義不可徒行也聖子也顏淵無棺子死且不殯況其禮備姓之人乎曰是蓋孔子實恩之效也謂情於舊德不稱恩於子皇以前爲士後爲大夫或知前爲士士乘二馬知爲大夫大夫乘三馬大夫不可去車徒行何不載賓所馬以爲棺乘其一乎爲士時乘二馬載一以贈舊館今亦何不載其二以副恩乘一以解不徒行乎不脫馬以贈舊館未必亂制準于有棺無棺廢禮傷法孔子重贈舊人之恩輕廢葬子之禮此禮無於他人制失親子也然則孔子不弭車以爲棺柳何以解於貧官好仕意無車而自云君子殺身以成仁何難退位以族避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最重也問使治國無食民飢寒難義難禁信安所立傳曰食廩實知禮節天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今言去食信安得成春秋之時戰國饑饉易子

調調生未必爲輔其死未必有棺孔子云天喪乎何難見哉且天不使孔子王者本意如何本稟性命之智不當之王邪期使之王復中悔之也如本不使之王期調亦何意知本使之王復中悔之此王無骨法使宜自在天也且本何善所見而使之王後何遲所問中悔不命天神論論深不論也

孔子之衛過曹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脫驂脫驂於舊館毋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孔子脫驂以禮情相應君子行之顏淵死子哭之慟門人曰子慟者孫之衆徒哀痛之甚也哭顏淵慟哭者孫之衆徒哀痛之甚也死有棺無棺顏路請車以爲之椁孔子不予爲大夫不可以徒行也與舊館脫驂以賻悲涕無從哭顏淵物諸車不與使備無副並涕與輸殊馬與車異邪於彼則禮情相副於此則禮義不稱未聽孔子爲顏之意孔子曰鯉也死有棺無而食粥魯而炊口體不食不聽聊思義也夫父子之恩信宜以子爲食孔子教子貢去食存信如何失去信存食雖不欲信信自生矣去食存信雖欲爲信信不立矣子遂行弗予費乎曰庶矣說曰無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曰子先富而後教之教子貢去食而存信食與富何別信與教何異二子殊教所向不同孔子爲國意何定哉

遽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曰夫子何爲乎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夫孔子之問也使者宜對曰夫子爲某事治某政今反言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何以知其對不失指孔子非之也且實孔子何以非使者非其代人謙之乎其非子對失指也所非猶有一實不明其過而徒云使乎使乎後世疑惑不知使者所以爲過辭乎曰書約則弟子辭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或曰春秋之義也爲賢者

譏蘧伯玉賢故譏其使者夫欲知其子觀其友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伯玉不賢故所使過也春秋之義為賢者諱亦貶惡介之吾今不非而譏賢介安所施故使孔子為伯玉諱宜默而已揚言曰使乎使乎時人皆知孔子之非也出言如此何益於譏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有是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也

子路引孔子往時所言以非孔子也往前孔子出此言欲令弟子法而行之子路引之以難孔子壞之不曰前言戲若非而不可行而曰有是言者誓有當行之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孔子言此言者誠解子路難乎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解之宜佛肸未為不善尚猶可入而曰堅磨而不磷白涅而不淄如孔子之言有堅白之行者可以入之君子之行歆而見汀邪何以獨不入也孔子不飲盜泉之水曾子不入勝母之閭避惡去汙不以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用我者其為東周乎為東周欲行道也公山佛肸俱叛者行道於公山求食於佛肸孔子之言無定趣也言堅定趣則行無常安周流不用豈徒有以乎勝貨欲見之不見呼之仕不仕何其演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濁也公山弗擾與陽虎俱叛執季桓于工人圍悉呼召禮等御對公山不見陽虎豈公山尚可陽虎不可乎子路難公山之召孔子宜解以向及佛肸未善善之邪也

藝祖無名也瓠葉勝母有空名而孔曾融之佛肸有惡實而子欲往不飲盜泉是則欲對佛肸非妄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枉道食氣畔之祿所謂浮雲者非也或權時欲行道也即權時行道子路難之當云行道不言食有權時以行道無權時以求食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自比以匏瓜者言人當仕而食祿我非匏瓜繫而不食非子路也孔子之言不解子路之難子路難孔子豈孔子不當仕也哉當仕而不仕也如孔子之言何其節也何彼仕焉食祿者子不宜言也繫而不食亦繫而不仕等也難子路可云吾豈匏瓜也哉繫而不仕也今吾繫而不食孔子之仕不為行道從來食也人之仕也主食祿也禮義之言為行道也猶人之娶也主為欲也禮義之言為佞親也仕而直言食祿可直言欲乎孔子之言解情而無依據之意不似禮理之名是則俗人非君子也儒者說孔子則法老聃不法周公佛肸不法周道不行失孔子情宗

公山佛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曰末之也已何必

論衡 卷十

論衡卷十

非韓篇

韓子之術明法尚功賢無益於國不加賞不肖無害於治不益罰責功重實任則用誅故其論儒也謂之不耕而食比之於一蠹論有益與無益也比之於鹿馬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有千金之馬無千金之鹿鹿無益馬有用也儒者猶鹿有用之更猶馬也夫韓子知以鹿馬喻不知以冠履譬儒韓子不冠徒履而朝吾將聽其言也加冠於首而立於朝受無益之服增無益之任百與風相遠行與衡相反吾是以非其言而不用其法也頻勞人讀無益於人身奚為腰斬使韓子逢人不辨見君父不謁未免有賊於身誅也然須辨謁以尊親者禮義至重不可失也故禮義在身身未必肥而禮義去身身未必瘠而化衰以謁有益禮義不如飲食使韓子勝食君父之前不得而用肯為之乎大辨謁禮義之故非益身之實也然而韓子終不失者不廢禮義以苟益也夫儒生禮義也辭取飲食也貴禮賤而廢儒生是棄禮義求飲食也使宜志聞都下惠風者將夫敬鄭夫寬此上化也非人所見叛千木闔門不出魏文敬之表式其國寡軍聞之卒不度魏使魏無干木寡兵入境境土危亡秦強國也兵無不勝兵加於魏魏國必破三軍兵頓流血于原今魏文式闔門之士御強秦之兵全魏國之境濟三軍之衆功奚大焉實奚先焉齊有高節之士曰狂矯華士二人是弟也義不降志不仕非其主太公封於齊以此二子解區齊來國不為上用之路問賢誅之韓子善之以為二子無益而有損也夫狂矯華士誠干木之類也太公誅之無所御到魏文侯式之御強秦而全魏功孰大者使韓子善干木闔門高節魏文式之是也狂矯華士之操干木之節也善太公誅之非也使韓子非干木之行下魏文之式則干木以此行而有益魏文用式之道為有功是韓子不實功尊有益也論者或曰魏文式叛干木之闔秦兵強之不至非法度之勇一功特慈不可常行雖全國有益非所貴也夫法度之功者謂何等也賞三軍之士明賞實之命嚴刑峻法富國強兵此法度也案秦之

敗壞廢綱紀敗上下亂而陵陽德水旱失時五穀不登萬民饑死無不得耕士不得戰也子貢去告朝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子貢惡背羊孔子產愛禮也故以舊防為無益而去之必有惡虛僞者之在世禮義之舊防也有之無益無之有損庠序之設自古有之直本學始故立官置吏官不可廢道不可棄儒生道官之吏也以為無益而廢之是棄道也夫道無成效於人成效者須道而成然足知路而行所蹈之路須不蹈者身須手足而動待不動者故事或無益而益者須之無效而效者待之儒生補戰所須待也棄而不存如何也韓子非儒謂之無益有損蓋謂俗儒無行操無指不重禮以儒名而俗行以實學而偽說貪官尊榮故不足貴夫志潔行張不徇脅禄去卿相之位若脫履者居位治職功舉不立此禮義為棄者也國之所以存者禮義也民能勝義願國危主今儒者之操重禮愛義率無禮之士激無義之人人民為善愛其主上此亦有益也聞伯寬風者貪夫廉懦夫有雖肯為此乎六國之亡皆滅於秦兵六國之兵非不銳士秦之力非不勇也滅而不勝至於破亡者蓋厲不敵秦秦不用儒學法度其何益哉使孟子變孟貴之意孟賁勢之意子操孟賁之勢孟賁不恐犯也秦不如也孟賁勢而孟子修禮孟賁不恐犯也秦之與孟賁之與孟子也無有法度卷必不美猶孟子操孟賁不避也其尊士式賢者之闔非徒孟子修禮孟敬也夫力少則修德兵弱則貴威秦以兵強威無不勝邪軍還泉不犯魏境者賢干木之闔高魏文之禮也夫敬賢為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諸之非法度之功如何高皇帝誅欲廢太子呂后意之即召張子房而取策于房教以敬迎四皓而厚禮之高祖見之心尚意沮太子遂安使韓子為呂后誅遂不遂勇力以此自安取祿之道也豈徒易儒夫太子敬厚四皓以尚高帝之誅猶魏文式叛干木之闔邪強秦之遠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治國之道所養有二一曰養德二曰養力養德者養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賢養力者養氣力之士以明能

用兵此所謂文武張設德力且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徐偃王修行仁義陸地朝者三十二國彊楚聞之舉兵而滅之此有德守無力備者也夫德不可獨任以治國力不可直任以禦敵也韓子之術不養德偃王之操不任力二者偏駮各有不足偃王有無力之禍知韓子必有無德之患凡人稟性也清濁貪廉各有操行猶草木異質不可復變易也狂譎華士不仕於齊猶段干木不仕於魏矣性行清廉不貪富貴非時疾世義不苟仕雖不誅此人此人行不可隨也太公誅之韓子是之是謂人無性行草木無質也太公誅二子使齊有二子之類必不為二子見誅之故不清其身使無二子之類雖養之終無其化堯不誅許由唐民不皆樔處武王不誅伯夷周民不皆隱餓魏文侯式段干木之閭魏國不皆闔門由此言之太公不誅二子齊國亦不皆不仕何則清廉之行人所不能為也夫人所不能為養使為之不能使勸人所能為誅以禁之不能使止然則太公誅二子無益於化空殺無辜之民賞無功殺無辜韓子所非也太公殺無辜韓子是之以韓子之術殺無辜也夫執不仕者未必有正罪也太公誅之如出仕未有功太公肯賞之乎賞須功而加罰待罪而施使太公不賞出仕未有功之人則其誅不仕未有罪之民非也而韓子是之失誤之言也且不仕之民性廉寡欲好仕之民性貪多利利欲不存於心則視爵祿猶糞土矣廉則約省無極貪則奢泰不止奢泰不止則其所欲不避其主案古篡畔之臣希清白廉潔之人貪故能立功憍故能輕生積功以取大賞奢泰以貪主位太公遺此法而去故齊有陳氏劫殺之患太公之術致劫殺之法也韓子善之是韓子之術亦危亡也周公聞太公誅二子非而不是然而身執贄以下白屋之士白屋之士二子之類也周公禮之太公誅之二子之操孰為是者宋人有御馬者不進拔劍剄而棄之於溝中又駕一馬馬又不進又剄而棄之於溝若是者三以此威馬至矣然非王良之法也王良登車馬無罷駑堯舜治世民無狂悖王良馴

馬之心堯舜順民之意人同性馬殊類也王良能調殊類之馬太公不能率同性之士然則周公之所下白屋王良之馴馬也太公之誅二子宋人之剄馬也舉王良之法與宋人之操使韓子平之韓子必是王良而非宋人矣王良全馬宋人賊馬也馬之賊則不若其全然則民之死不若其生使韓子非王良自同於宋人賊善人矣如非宋人宋人之術與太公同非宋人是太公韓子好惡無定矣治國猶治身也治一身省恩德之行多傷害之操則交黨疏絕恥辱至身推治身以況治國治國之道當任德也韓子任刑獨以治世是則治身之人任傷害也韓子豈不知任德之為善哉以為世衰事變民心靡薄故作法術專意於刑也夫世不乏於德猶歲不絕於春也謂世衰難以德治可謂歲亂不可以春生乎人君治一國猶天地生萬物天地不為亂歲去春人君不以衰世屏德孔子以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周穆王之世可謂衰矣任刑治政亂而無功甫侯諫之穆王存德享國久長功傳於世夫穆王之治初亂終治非知昏於前才妙於後也前任蚩尤之刑後用甫侯之言也夫治人不能捨恩治國不能廢德治物不能去春韓子欲獨任刑用誅如何

魯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𢸿是子不孝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見君問龐𢸿是子子服厲伯對以其過皆君子所未曾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韓子聞之以非繆公以為明君求姦而誅之子思不以姦聞而厲伯以姦對厲伯宜貴子思宜賤今繆公貴子思賤厲伯失貴賤之宜故非之也夫韓子所尚者法度也人為善法度賞之惡法度罰之雖不聞善惡於外善制有不制矣夫聞惡不可以行罰聞善不可以行賞也非人不舉姦者非韓子之術也使韓子聞善必將試之試之有功乃肯賞之夫聞善不輒加賞虛言未必可信也若此聞善與不聞無以異也夫聞善不輒賞則聞惡不輒罰矣聞善必試之聞惡必考之試有功乃加賞考有驗乃加罰虛聞空見實試未立賞

罰未加賞罰未加善惡未定未定之事須術乃立則欲耳聞之非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宮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僕之手而聽之有間使吏執而問之手殺其夫者也翼日其僕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不慟凡人於其所親愛也知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夫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韓子聞而非之曰子產不亦多事乎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寡矣不任典城之吏察參伍之正不明度量待盡聰明勞知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韓子之非子產是也其非繆公非也夫婦人之不哀猶龐𢸿子不孝也非子產持耳目以知姦獨欲繆公須問以定邪子產不任典城之吏而以耳定實繆公亦不任吏而以口問立誠夫耳聞口問一實也俱不任吏皆不參伍厲伯之對不可以立實猶婦人之哭不可以定誠矣不可定誠使吏執而問之不可以立實不使吏考獨信厲伯口以罪不考之姦如何韓子曰子思不以過聞繆公貴之子服厲伯以姦聞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夫魯君所以劫者以不明法度邪以不早聞姦也夫法度明雖不聞姦姦無由生法度不明雖日求姦決其源鄣之以掌也御者無術見馬且奔無以制也使王良持轡馬無欲奔之心御之有數也今不言魯君無術而曰不聞姦不言審法度而曰不通下情韓子之非繆公也與術意而相違矣龐𢸿是子不孝子思不言繆公貴之韓子非之以為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夫不孝之人下愚之才也下愚無禮順情從欲與鳥獸同謂之惡可也謂姦非也姦人外善內惡色厲內荏作為操止像類賢行以取升進容媚於上安肯作不孝著身為惡以取棄殉之咎乎龐𢸿是子可謂不孝不可謂姦韓子謂之姦失姦之實矣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擇爍金百鎰盜跖不搏以此言之法明民不敢犯也設明法於邦有盜賊之心不敢犯矣不測之者不敢發姦心藏於胸中不敢以犯罪法罪法恐之也明法恐之則不須考姦求邪於下矣使法峻民無姦者使法不峻民多為姦而不言明王之嚴刑峻法而

云求姦而誅之言求姦是法不峻民或犯之也世不專意於明法而專心求姦韓子之言與法相違人之釋溝渠也知者必溺身不塞溝渠而繕船楫者知水之性不可阻其勢必溺人也臣子之性欲姦君父猶水之性溺人也不教所以防姦而非其不聞知是猶不備水之具而徒欲早知水之溺人也溺於水不責水而咎己者己失防備也然則人君劫於臣己失法也備溺不閼水源防劫不求臣姦韓子所宜用教己也水之性勝火如裹之以釜水煎而不得勝必矣夫君猶火也臣猶水也法度釜也火不求水之姦君亦不宜求臣之罪也

刺孟篇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將何以利吾國乎孟子曰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夫利有二有貨財之利有安吉之利惠王曰何以利吾國何以知不欲安吉之利而孟子徑難以貨財之利也易曰利見大人利涉大川乾元亨利貞尚書曰黎民亦尚有利哉皆安吉之利也行仁義得安吉之利孟子不且語問惠王何謂利吾國惠王言貨財之利乃可答若設令惠王之問未知何趣孟子徑答以貨財之利如惠王實問貨財孟子無以驗效也如問安吉之利而孟子答以貨財之利失對上之指違道理之實也齊王問時子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夫孟子辭十萬失謙讓之理也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故君子之於爵祿也有所辭有所不辭豈以已不食富貴之故而以距逆宜當受之賜乎陳臻問曰於齊王餽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歸贐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戒歸之備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

以貨取乎?夫金歸,或受或不受,皆有故,非受之時已貪,當不受之時已廉也。金有受不受之義,而室亦宜有受不受之理。今不曰己無功,若己致仕,受室非理,而曰己不貪富,引前辭十萬以況後萬。前當受十萬之多,安得辭之?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亦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而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受堯天下,孰與十萬?舜不辭天下者,是其道也。今不曰受十萬非其道,而曰己不貪富貴,失謙讓也,安可以為戒乎?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士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曰: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如曰:孰可以伐之?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也?夫或問孟子勸王伐燕,不誠是乎?沈同問燕可伐與,此挾私意欲自伐之也;知其意慊於是,宜曰:燕雖可伐,須為天吏,乃可以伐之。沈同意絕,則無伐燕之計矣。不知有此私意而徑應之,不省其語,是不知言也。公孫丑問曰: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曰:我知言。又問: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孟子,知言者也,又知言之所起之禍,其極所致之福,見彼之問,則知其措辭所欲之矣。知其所之,則知其極所當害矣。

孟子有云:民舉安,王庶幾改諸!予日望之。孟子所去之王,豈前所不朝之王哉?而是,何其前輕之疾而後重之甚也?如非是前王,則不去,而於後去之,是後王不肖甚於前,而去三日宿,於前不甚,不朝而宿於景丑氏,何孟子之操前後不同,所以為王終始不一也?且孟子在魯,魯平公欲見之,嬖人臧倉毀孟子,止平公。樂正子以告,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

能也。予之不遇魯侯,天也。前不遇於魯,後不遇於齊,無以異也。前歸之天,今則歸之於王,孟子論稱竟何定哉?夫不行於齊,王不用,則若臧倉之徒毀讒之也,此亦止或尼之也,皆天命不遇,非人所能也。去,何以不徑行而留三宿乎?天命不當遇於齊,王不用其言,天豈為三日之間易命使之遇乎?在魯則歸之於天,絕意無冀;在齊則歸之於王,庶幾有冀。夫如是,不遇之議一在人也。或曰:初去,未可以定天命也,冀三日之間王復追之,天命或時在三日之間,故可也。夫言如是,齊王初使之去者,非天命乎?如使天命在三日之間,魯平公比三日,亦時棄臧倉之議,更用樂正子之言,往見孟子。孟子歸之於天,何其早乎?如三日之間,公見孟子,孟子奈前言何乎?孟子去齊,充虞塗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矣。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而誰也?吾何為不懌哉?夫孟子言五百年有王者興,何以見乎?帝嚳王者,而堯又王天下;堯傳於舜,舜又王天下;舜傳於禹,禹又王天下。四聖之王天下也,繼踵而興。禹至湯且千歲,湯至周亦然。始於文王,而卒傳於武王。武王崩,成王、周公共治天下。由周至孟子之時,又七百歲而無王者。五百歲必有王者之驗,在何世乎?云五百歲必有王者,誰所言乎?論不實事考驗,信浮淫之語;不遇去齊,有不豫之色,非孟子之賢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五百年者,以為天出聖期也。又言以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其意以為天欲平治天下,當以五百年之間生聖王也。如孟子之言,是謂天故生聖人也。然則五百歲者,天生聖人之期乎?如是其期,天何不生聖?聖王非其期,故不生,孟子猶信之,孟子不知天也。自周已來,七百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何謂數過?何謂可乎?數則時,時則數矣。數過,過五百年也。從周到今,七百餘歲,踰二百歲矣。設或王者生,失時矣,又言時可,何謂也?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又言其間必有名世,與王者同乎?異也?如同,為

再言之;如異,名世者謂何等也?謂孔子之徒、孟子之輩,教授後生,覺悟頑愚乎?已有孔子,已又以生矣。如謂聖臣乎,當與聖同時。聖王出,聖臣見矣。言五百年而已,何為言其間?如不謂五百年時,謂其中間乎,是謂二三百年之時也,聖不與五百年時聖王相得。夫如是,孟子言其間必有名世者,竟謂誰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治天下,舍予而誰也?言若此者,不自謂當為王者有王者,若為王臣矣。為王者、臣,皆天也。已命不當平治天下,不浩然安之於齊,懷恨有不豫之色,失之矣。

彭更問曰:士無事而食,可乎?孟子曰: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世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食功也。夫孟子引毀瓦畫墁者,欲以詰彭更之言也。知毀瓦畫墁無功而有志,彭更必不食也。雖然,引毀瓦畫墁,非所以詰彭更也。何則?諸志欲求食者,毀瓦畫墁者不在其中,不在其中,則難以詰人矣。夫人無故毀瓦畫墁,此不癡狂則遨戲也。癡狂人之志不求食,遨戲之人亦不求食。求食者皆多人所不得利之事,以作此鬻賣於市,得賈以歸,乃得食焉。今毀瓦畫墁無利於人,何志之有?有知之人知其無利,固不為也;無知之人與癡狂比,固無其志。夫毀瓦畫墁,猶比童子擊壤於塗,何以異哉?擊壤於塗者,其志亦欲求食乎?此尚童子,未有志也。巨人博戲,亦畫墁之類也。博戲之人,其志復求食乎?博戲者尚有相奪錢財,錢財眾多,已亦得食,或時有志。夫投石超距,亦畫墁之類也。投石超距之人,其志有求食者乎?然則孟子之詰彭更也,未為盡之也。如彭更以孟子之言,可謂禦人以口給也。

匡章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乎?居於陵,三日不

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弗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夫孟子之非仲子也,不得仲子之短矣。仲子之性潔,如吐之者,豈為在母不食乎?乃先譴鵝曰:惡用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以鵝食之,其兄曰:是鶂鶂之肉,仲子耻負前言,即吐而出之。而兄不告,則不吐;不吐,則是食於母也。謂之在母則不食,失其意矣。使仲子雖不食於母,鵝膳至不當食也。今既食之,知其為鵝,怪而吐之,故仲子之吐鵝也,耻食不合己志之物也,非負親親之恩而欲勿母食也。又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性,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是謂蚓為至廉也。仲子如蚓,乃為廉潔耳。今所居之宅,伯夷之所築;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仲子居而食之,於廉潔可也。或時食盜跖之所樹粟,居盜跖之所築室,汙廉潔之行矣,用此非仲子,亦復失之。室因人故,粟以屨纑易之,正使盜之所樹築,已不聞知,今兄之不義有其操矣。操見於眾,昭皙議論,故避於陵,不處其宅,織屨辟纑,不食其祿也。而欲使仲子處於陵之地,避若兄之宅,吐若兄之祿,耳聞目見,昭皙不疑,仲子不處不食,明矣。今於陵之宅,不見築者為誰,粟不知樹者為誰,何得成室而居之,得成粟而食之?孟子非之,是為太備矣。仲子所居,或時盜之所築,仲子不知而居之,謂之不充其操,唯蚓然後可者也。夫盜室之地中亦有蚓焉,食盜宅中之槁壤,飲盜宅

中之黃泉則惡能爲可乎在仲子之操滿孟子之說無無然後乃可夫魚處江海之中食江海之土海非盜所墾土非盜所殖也然則仲子有大非孟子非之不能得也夫仲子之去母辟兄與妻竊處於陵以兄之宅爲不義之宅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故不處不食廉潔之至也然則其徒於陵歸候母也宜自齊食而行絜潔之達也必與餓俱死之所爲飯者兄之祿也母不自有私粟以食仲子則矣仲子食兄祿也伯夷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之下豈一食周粟而以汙其潔行哉仲子之操近不若伯夷而孟子頌之若則乃可失仲子之操所當比矣

孟子曰莫非天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也桎梏而死者非正命也夫孟子之言是謂人無期值之命也順操行者得正命妄行苟爲得非正是天命於操行也夫子不王顏淵早夭子夏失明伯牛爲癘四者行不順與何以不受正命比干剖子胥烹子路蓋天下極惡非桎梏也必以桎梏被非正命則比干子胥行不順

論衡卷十一

談天篇

儒書言共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人極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論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變頓也兵革毀也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盧莫如山以萬人之力共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乘天下之兵悉海內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耶體也如氣耶雲煙無具安得柱面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能勝也如五嶽之巖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也人稟性命或當壓溺兵死雖或懷操修行其何益哉實廣國與百人俱埋積炭之下炭崩百人皆死廣國獨濟命當封侯也橫炭與巖墻何以異命不壓巖巖崩有廣國之命者猶將脫免行或使之止或足之命當壓猶或使之立於墻下孔甲所入主人子之天命當殿雖載入室猶爲牢者不立巖墻之下與孔甲載子入室同一實也

上極天乎不則爲其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審毀壞何用牽之四蓋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蓋古之大歌也四足長大故稱其足以立四極矣不周山也蓋歌也夫天本以日爲柱其工折之代以歌足當有廣圍何能立之久且蓋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若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強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其高古天與今無異當其大缺天之時天非壓於地也女媧人也人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廡之形去人不遠故其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首人皇最先入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漢淳漆滴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輕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來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抵於不周之山共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其多則天地相去展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頗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錯姊五石補苍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共工之方不能折也蓋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者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州禹貢九州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說異聞者驚駭然莫不能實然否相擬觀讀論述以試故虛實之事並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或爲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觀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具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徒充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觀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望日及從流沙之地觀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審地之廣少矣雜陽九州之中也從雜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雜陽三千里觀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觀極亦必復在北要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觀極猶在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辯雜極也日南之郡去雜且萬里從民遷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雜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雜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從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猶東西千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者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

之半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四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遠殆吳才非聖人平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滿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昆侖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皆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天弗敢言者謂之虛也昆侖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畢載不言昆侖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非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則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鄮鄞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南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崩長不復覺矣天如坯鄒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慝德害稽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慝德害天觀知之又紀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據天體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論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月舍猶地有鄉亭爲長吏舉矣鄉亭著地亦如星舍若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忒也明矣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人陰中陰氣晦冥故使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天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猶不見明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天

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橑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不見陸在察之若亡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即天高南方之星亦當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陲北上觀天天〔云有下半〕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

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既以火爲效又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者論日旦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磑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

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日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遠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磑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以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鄰國接境雞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烏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

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中何故有烏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燋爛而死焉烏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反螺與蚌邪且問儒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生日蝕時既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為有烏月中何為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既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為變及其為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為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為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襲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日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既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東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筐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

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霣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為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為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乎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十其氣必異今觀日光無有異者察其小大前後若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為一無為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天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覆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燿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為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燿況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為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即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並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閒浴湯谷之水乎留則失

行度行度差跌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霣如雨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霣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霣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霣如雨孔子之意以為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為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霣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霣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霣為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烏烏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烏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狀遠失其實也如星霣者天之星霣而至地人不知其為星也何則霣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霣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為之也人見鬼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霣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霣者非星而徒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霣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其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霣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霣石為星則謂霣為石矣辛卯之夜星霣為星則霣為石矣辛卯之夜星霣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霣數者史官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為星何以審之當時石霣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霣則謂之星也左丘明

者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眾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為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霣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為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為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為雲雲繁為雨猶甚而泥露濡汙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為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烝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徵也夏則為露冬則為霜溫則為雨寒則為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答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厚祿矣何必為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眾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劾也

問曰佞與賢者同材材行宜鈞而佞人曷為獨以情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饑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妒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

其能知賢別佞聽納忠諫者皆能遠識親仁而其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為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illegible]隱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好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十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弦設久矣觀術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為寄有邪佞之臣與害有朋黨之患無惡斗斛遠所量非其效不患無驗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者當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性而或觀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驗於考功遲近非賢非賢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違功有不相襲者知無相效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夫功之不可以效賢能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縱橫之術當此之時樓英不能與之爭計酈阜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樂康寧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成高祖祿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業成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為效無效未可為佞也難曰器中立功者聞之使能為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達者必傍義依仁觀於大賢故曉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能置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佞而何其好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見后夙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觀掌上之紋指掌中之理教局上之棊觀碁中之馬竟能匿測捕漁者知其罟會獸藏山吹獵者見其脉佞人與行於世世不能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能置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官人法曰推其往行以接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行見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爽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違者謂之無道惡中之功者謂之佞人聖王形惡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雜有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為賢非者為佞猶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欲也故曰刑故無小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賞誤故戚加增過誤減損一猱夷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為從疆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為橫六國不敢弱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強三秦橫橫則秦強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規賢佞秦有為無城惡之文功勳名顯不異於賢往行觀其揚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探其外是故詐善設飾者可知偽偽無情者可辯賢識君善者可得合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人君好辯佞人學來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交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上上者已露服上倫已不勝今操與古殊朝行與家判考鄉里之注誣朝庭之行察共親之節明事君之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昏見奸為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難時制宜佞者欺人直者曲捷權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誠權變非一今以為故考之好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順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宜故賢人之權為事為國佞人之權為身為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銳動邪正可名

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許已易為毀之苟不利於已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盡利利則便得師人其事將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消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德害人之敗而不伐隱情匿意為之功也如佞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於將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變人譽之危人安之毀危亦何取令甲有高行奇知名滑稽將恐人君召問扶面將已狹故廣不言常廣譽之為之者乘將意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驛前問其語矣譽毀欲入府在御則望欲入州志高明操與人異學遠則意不顧近風而用之其心不論不則卧病歲而命之則傷賢不則損威故人若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不稱相益會之不稱相損人君長其志信佞人之言遂誤不用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談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鬬須兵法以勝乘術則從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述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威事小益難覺大益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切廣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益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其知謀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益易知人若何難皆曰知人則昏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雖覺大佞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變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固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主必疑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指際會不密人君昏惑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是論在上知者在下猶火下見之著猶小下見之微或曰難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禦說計辯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

惰師則鬼谷也傳曰殊塗殊儀征檔習之鬼谷先生捐地為坑曰下說令我泣血明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六國蘇秦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金慢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遺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言所不及蘇者知深有術權變舞出故身尊榮顯為世雄探深謀則術深淺不能並行明闇不能並知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作高貪權求利曰高名自立突耕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勸君子利動小人佞人食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事世為佞者昔以論衆不能養其名上世刻傳秦宗養身遠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野子產辭位權國近世蘧瑗王仲宇東郭昔盧君陽宸位久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愛食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為惡矣何名之養義廣德遠祿行隨身何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陋暗則謂儒生以爲淺短稱舉文吏謂之深長是不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問文吏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宦用吏爲絕表也儒生有闕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不敢當歸弄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學謀材施用果能期於有益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劣功立將尊其能儒生乘業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世俗之論緣將好恶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无不儒生殊玉也夫文吏能敏堅理原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間能走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勑不敢邪曲者卒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救失匡惡不言者卒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生者必就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勢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責有之難當敵不待補佐使相將知力若日之照幽賞有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祟則醫不當而巫不迎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己之不能而跡儒生之不習不顧

文吏之所得用而尊其材謂之當吏非文吏愛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備書籍生無閑間所能不能任將故困於選舉伏於測量雖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雖文吏之後未得良稟之名守古循志業雖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既歲不見任則懈怠退見就歲則意不得賜職不勤察事不精進爲不能斥廢不習有修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觀將所知適時所急將志易移黃夜學問無資羅聖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高志妙操之人雖厚意相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稍闡不及意疏不密謬事不識封向謬誤并起不便進退夫度疾既言事繁士辭遲緩引古義剖切指歸直言一指觸禍犯忌封象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卑淺群材陸實論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悉欲成一家章句義理常具同超學史書讀律令令悉欲成一家章句義理常具同超學史書讀律令治作情案習對向清習脆弄案成室就召署輒能生儒生閑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惡不能知文吏以得爲能知實答以暫爲則不知儒生以希爲抽慈蔽闇昧不知顧進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稱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事文少也高也五曹自有條品傳書自有故事勢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奇矣實明之將從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解文也橋長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辯書也夫事可學而知德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而儒生務忠貞文吏趨經事有有忠貞之業藏胸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睦傳書置之於下節高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既法家郡官事務真大法令必以吏職任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國設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普政大義皆出其忠重仲舒褒春秋之義稱令於律儒事異者繼則春秋據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閑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儒是春秋不大

徇令不顧古趣學不存志義進不案讀度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闕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滯於朝堂材能之士遊世驛馳節操之人守庭解體驟馳日以巧辯竟日以拙非計頗知不及也希見調爲不習習也蓋足未嘗行竟爲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諸部世相結相文無不能褒邑俗縱鄉能蜂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彈也從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無事逸手醫爲卒瘡潰寡易爲者鎮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日材不敏不日未嘗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秉無不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廢不爲謂之不及意疏不密謬事不識封向謬誤并起不便進退之也如從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長論田田夫勝從商商賈賈人賢今從朝庭調之文吏朝庭之人也勿爲輕吏以朝庭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倉於實者也賓客也賓客皆至難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知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銀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沈溺泥者以水論腦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竟以後勝致毒民廢孔子曰事佛之至遺於神明張禪之日奉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惡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敘土崩就與道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綺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乘鑿伊周公築雒不執築杖夫筆墨簿書猶鋒鏑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斷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句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纏經寄

責聖意文吏掾筆考訪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聰敏民之情就者為賢只立難之稍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策出筒十萬文吏所知不過銓解舊書累千金號與貴直百千也京兆尹張敞與妻畫眉者材為名器器大者強物多然則儒生所慢可謂多矣逆生無聞不扶自直白紙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謂善延變認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風遷教日夜諄諄得聖人之極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為己勉趨權利考事則受賂臨民則采酒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且在位解冠刑劍一旋典職田宅并兼性非貪惡所習為者違聖教也故賈善儒路歸化莊義志修則廉吏從高明術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屋屋廣召幽隱春秋會稽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貴吏儒生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琳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敬授薄書之吏什並一二兩術知道學之理號多少之最故世稱賢其名書記記案其行也

若文吏少通能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為貧者受勝於主人富人不恥而貧人有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為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腹無仁義之學居住貧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餐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貧人之祿故曰素貧無道點之業不脩政治所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餐者也居右貧寒見將倒邪直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直言雖日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吏不好者有骨無肉脑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遮取閒御為地職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從漁御身不為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過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通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為公正之推政言者也位又疏遠遇而近諫經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當廟堂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

量知篇

程材篇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照琢其材也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貲錢百並為賢雖死亡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其百以為富人錢淡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為財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為掾吏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之藏尚奏奇餘不知之者以為皆吏深淺多少同一並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蓮山樹棗栗名曰美固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唐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量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韭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丈夫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修有經傳之學織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餘修儒生不為非而文吏好為姦須事雖無道學勉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貲官直貲貧無以償罰身為官作貲乃畢竟夫官之作非是廡則牆壁也是廡則用斧斤墻壁則用鏝鍤荷斤斧把案揮與鍤捶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牆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為官作刀筆斧斤鏝鍤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異商殊業所商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甚其多少其出益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無量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為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益之策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益哉其身篤祿知虛尤明見是非善尤可奇也蓋所與泉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為蒸爨以火烟熱寃淡光色澤測焰之於空其耀浩廣火竄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麻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粲繡藻華雜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趣學業發聚起論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都無刀斧之斷

乃成為器用凡人含天地之性最為貴者實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燒鑪冶之朝庭植箒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鐮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素貴古之服也無治練之治名穀蠶發繭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庭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蠶不能招吉也能鉤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埴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同科安得經於儒生哉御史之通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邊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鬼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技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意也御史非者譬猶稽據者僅無供曰食為腹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為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皆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為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為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有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難知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其知儒生所當審設也及自為稱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秦亡夏而封禁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為遠秦則淺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為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出開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迄今幾載初受何命復蒞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學幾載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為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無藏人也亦故知猶可以為師古今不知稱師知何從人問曰二尺

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為尺籍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為貴也事不曉不以為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為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為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為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奇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

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札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秋乎制作以為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為儒生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皋陶作獄必將曰皋陶也詰曰皋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

倉令淳于意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為父上書言肉刑一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各以其經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為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傅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臘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掛蘆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牆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

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令史無承長吏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閱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為善不賜鳥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百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劍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郭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郭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鄉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闕略不及偏駁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訾

論衡卷十二終

論衡卷十三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為力而儒生以學問為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答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鼎揭華旗者為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答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

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為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為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

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泰山不崇朝辦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故一有日字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褒烏獲然則董仲舒揚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涌胸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章句皆為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於塗矣勞倦能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魂狂亂遂至氣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馳涌滑漏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胸中之才茂一有惑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眾馬之蹄躡平陸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筋力以

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為功有力無助以力為禍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彊力之牛乃能挽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後乃能升逾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卻還墮坑谷有破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卻退竄於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之流浸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地仰溝洫決泆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抑其盛高之力宜於閭巷之深何時得達奡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胸之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

大位地雖高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重遺小才之將雖左右沙土之助難在顯位將不能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強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鑕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嚥之口不能受噉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商鞅之耕戰固非弱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齊齊輕為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為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碓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碓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強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千將之刃人不推頓苽瓠不能傷篠簬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簬之才也無推頓發動之主苽瓠魯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強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強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抗自衒者賢幾不售業為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鍤所以能撅地者跖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蓋持之也能用其善能賞其身則能量其力能別其功矣樊酈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酈於獵犬也夫蕭何安坐樊酈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為力而樊酈以力為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酈者以入秦收斂文書也眾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是以能圖其利害眾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夫之力也勇猛攻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斵削工匠之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為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為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以七尺為形通人胸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慕料貧富不相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儲生儲生不如通人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通明博見其為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為閉闇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為閉闇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殊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祕者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入

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州鹽井源泉深也人或鑿井面食或穿井不得泉有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為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才智高者能為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覽眾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其宜也開戶內日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窗牖以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觀明非徒窗牖之開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內道術明胸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上眇升樓臺窺四鄰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冥冥之內穿壙穴臥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臥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為占齊慶封不通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為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糅非一以其大地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眾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胸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眾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為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為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之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貴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眾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蓋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眾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收萬里之外荒服之表牽承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暗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廚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醲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鬭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鬭必勝之策也故劍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慕之吏陳所聞見將相覺悟得以改政右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並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通然則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睹重常之鳥劉子政曉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

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占故能攀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者子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膺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方字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為百世之聖師法祖修蓋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末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禀五常之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臥服為飯坑腸為酒囊是則物也倮蟲三百人為之長天地之性人為貴貴其識知也今閉闇脂塞無所好欲與三百倮蟲何以異而謂之為長而貴之乎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舞權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人不通者亦能自供仕宦為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以位為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將相長吏不得若有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見大賓蓋聚為郡術擁篲彼獨受何性哉東成令董仲綬知為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偉是以鍾離廬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既中實文說

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栘中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傅毅之徒名香文美猶不能為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則蘭臺之官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丸卵為體內藏胖子如豆為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紲豈聖國微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教授為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學勤力博聞彊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為匿生書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即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

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縕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墆長狄之項跖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為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既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人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眾說論洞溢稱為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者知神於龜能差眾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自君山以來皆為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為表觀見其文奇偉俶儻可謂得論也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紲表著情心以明己之必能為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強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聞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為謀集札為文情見於辭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為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桓君山易晁錯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為本筆墨之文將而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書梁孝開牢書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造習熟者所能為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遊文於牒牘哉州郡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平胸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為刺史任安舉奏在郡為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高末有周長生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荊楊生金珍物產

於四海幽遠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未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章雖奇論者猶謂稚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實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卻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乙子男孟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眾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眾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藏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膞無䐡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噉人詔書每下文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瞽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十三終

論衡卷十四

狀留篇

論賢儒之才既超程矣世人怪其仕宦不進官爵卑細以賢才退在俗吏之後信不怪也夫如是而適足以見賢不肖之分睹高下多少之實也龜生三百歲大如錢遊於蓮葉之上三千歲青邊緣巨尺二寸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十莖神靈之物也故生遲留歷歲長久故能明審實賢儒之在世也猶靈蓍神龜也計學問之日固已盡年之半矣銳意於道遂無貪仕之心及其仕也純特方正無員銳之操故世人遲取進難也針錐所穿無不暢達使針錐末方穿物無一分之深矣賢儒方節而行無針錐之鋒固安能自穿取暢達之功乎且驥一日行千里者無所服也使服任車輿駑馬同音驥曾以引鹽車矣垂頭落汗行不能進伯樂顧之王良御之空身輕馳故有千里之名今賢儒懷古今之學負荷禮義之重內累於胸中之知外劬於禮義之操不敢妄進苟取故有稽留之難無伯樂之友不遭王良之將安得馳於清明之朝立千里之迹乎且夫含血氣物之生也行則背在上而腹在下其病若死則背在下而腹在上何則背肉厚而重腹肉薄而輕也賢儒俗吏並在當世有似於此將明道行則俗吏載賢儒賢儒乘俗吏將衰世惡則俗吏乘賢儒賢儒處下位猶物遇害腹在上而背在下也且背法天而腹法地生行得其正故腹背得其位病死失其宜故腹反而在背上非唯腹也凡物仆僵者足又在上賢儒不遇仆廢於世踝足之吏皆在其上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於足救昧不給能何見乎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吏如積薪矣後來者居上汲黯之言東方朔之諭痛以非俗吏之得地賢儒之失職哉故夫仕宦失地難以觀德得地難以察不肖名生於高官而毀起於卑位卑位固常賢儒之所在也遭遇屈纏修身守節在下不訟故有沉滯之留沉滯在能自濟故有不拔之扼其積學於身也多故用心也固俗吏無以自修身雖拔進利心搖動則有下道侵漁之操矣楓桐之樹生而速長故其皮膚不能堅剛樹檀以五月生葉後彼春榮

之木其材強勁車以爲軸殷之桑穀七日大拱長速大暴故爲變怪大器晚成寶貨難售也不崇一朝輒成賢者榮舉之物也故湍瀨之流沙石轉而大石不移何者大石重而沙石輕也沙石轉積於大石之上大石沒而不見賢儒俗吏並在世俗有似於此遇亂長吏轉移俗吏超在賢儒之上賢儒處下受馳走之使至或嚴於死廢沒身不見得在長吏不能知賢而賢者道大力劣不能拔舉之故也夫手指之物鑿也度力不能舉則不敢動賢儒之道非徒物重之類也是故金鐵在地焱風不能動毛芥在其間飛揚千里夫賢儒所懷其猶水中大石在地金鐵也其進不若俗吏速者長吏力劣不能用也毛芥在鐵石間也一口之氣能吹毛芥非必焱風俗吏之易遷猶毛芥之易吹也故夫轉沙石者湍瀨也飛毛芥者焱風也活水平風毛芥不動無道理之薦用心暴察吏不詳遲以智進安得官爵猶水之轉沙石焱風之飛毛芥也是故毛芥因異風而飛沙石遭猛流而轉俗吏遇伴若而遷且圓物投之於地東西南北無之不可策杖叩動纔微輒停方物集地壹投而止及其移徙須人動舉賢儒世之方物也其難轉移者其動須人也鳥輕便於人趨遠人不如鳥然而天地之性人爲貴蝗蟲之飛能至萬里麒麟須獻乃達闕下然而蝗蟲爲災麒麟爲瑞麟有四足尚不能自致人有兩足安能自達故曰鴻飛輕於鳳皇兔走疾於麒麟鼃黽繁於靈龜蛇蟺便於神龍呂望之徒白首乃顯百里奚之知明於黃髮深爲國謀因爲王輔皆夫沉重難進之人也輕躁早成禍害暴疾故曰其進銳者退速陽溫陰寒歷月乃至災變之氣一朝成怪故夫河冰結合非一日之寒積土成山非斯須之作干將之劍久在爐炭銛鋒利刃百熟煉厲久銷乃見作留成遲故能割斷肉暴長者曰腫泉暴出者曰涌酒暴熟者易酸醢暴酸者易臭由此言之賢儒遲留皆有狀故狀故云何學多道重爲身累也草木之生者濕濕者重死者枯枯而輕者易舉濕而重者難移也然（一有生字）元氣所在在生不在枯是故車行於陸船行於溝其滿而重者行遲空而輕者行疾先王之道載在胸腹

之內其重不徙輒事之任也任重其取進疾遲難矣竊人之物其得非不速疾也然而非其有得之非己之力也世人早得高官非不有光榮也而尸祿素餐之謗喧譁甚矣且賢儒之不進將相長吏不開通也農夫載穀奔都賈人齎貨赴都皆欲得其願也如門郭閉而不通津梁絕而不過雖有勉力趨時之勢奚由早至以得盈利哉長吏妒賢不能容善不被鉗赭之刑幸矣焉敢望官位升舉道理之早成也

寒溫篇

說寒溫者曰人君喜則溫怒則寒何則喜怒發於胸中然後行出於外外成賞罰賞罰喜怒之效故寒溫渥盛凋物傷人夫寒溫之代至也在數日之間人君未必有喜怒之氣發胸中然後渥盛於外見外寒溫則知胸中之氣也當人君喜怒之時胸中之氣未必更寒溫也胸中之氣何以異於境內之氣胸中之氣不爲喜怒變境內寒溫何所生起六國之時秦漢之際諸侯相伐兵革滿道國有相攻之怒將有相勝之志夫有相殺之氣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太平之世唐虞之時政得民安人君常喜弦歌鼓舞比屋而有當時天下未必常溫也豈喜怒之氣爲小發不爲大動邪何其不與行事相中得也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漸微何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成事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寒南極則熱火之在爐水之在溝氣之在身其實一也當人君喜怒之時寒溫之氣閨門宜甚境外宜微今案寒溫外內均等殆非人君喜怒之所致世儒說稱妄處之也王者之變在天下諸侯之變在境內卿大夫之變在其位庶人之變在其家夫家人之能致變則喜怒亦能致氣父子相怒夫妻相督若當怒反喜縱過飾非一室之中宜有寒溫由此言之變非喜怒所生明矣或曰以類相招致也喜者和溫和溫賞賜陽道施予陽氣溫故溫氣應之怒者愠恚愠恚誅殺陰道肅殺陰氣寒故寒氣應之虎嘯而谷風至龍興而景雲起同氣共類動相招致故曰以形逐影以龍致雨雨應龍而來影應形而去天地之性自然之道也秋冬斷刑小獄微原大辟盡寒獄刑至獄若當矣夫比寒溫於風雲齊喜

起於龍虎同氣共知動相招致可矣虎嘯之時風從谷中起龍興之時雲起百里內他谷異境無有風雲今寒溫之變並時皆然百里用刑千里皆寒殆非其驗齊魯接境賞罰同時設齊賞魯罰所致宜殊當時可齊國溫魯國寒乎案前世用刑者蚩尤亡秦甚矣蚩尤之民湎湎紛紛亡秦之路赤衣比肩當時天下未必常寒也帝都之市屠殺牛羊日以百數刑人殺牲皆有賊心帝都之市氣不能寒或曰人貴於物唯人動氣夫用刑者動氣乎用受刑者為變也如用刑者刑人殺禽同一心也如用受刑者人禽皆物也俱為萬物百賊不能當一貴乎或曰唯人君動氣眾庶不能夫氣感必須人君世何稱於鄒衍鄒衍匹夫一人感氣世又然之刑一人而氣輒寒生一人而氣輒溫乎赦令四下萬刑並除當時歲月之氣不溫往年萬戶失火煙焱參天河決千里四望無垠火與溫氣同水與寒氣類失火河決之時不寒不溫然則寒溫之至殆非政治所致然而寒溫之至遭與賞罰同時變復之家因緣名之夫春溫夏暑秋涼冬寒人君無事四時自然夫四時非政所為而謂寒溫獨應政治正月之始正月之後立春之際百刑皆斷囹圄空虛然而一寒一溫當其寒也何刑所斷當其溫也何賞所施由此言之寒溫天地節氣非人所為明矣人有寒溫之病非操行之所及也遭風逢氣身生寒溫變操易行寒溫不除夫身近而猶不能變除其疾國邑遠矣安能調和其氣人中於寒飲藥行解所苦稍衰轉為溫疾吞發汗之丸而應愈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可種燕人種黍其中號曰黍谷如審有之寒溫之災復以吹律之事調和其氣變政易行何能滅除是故寒溫之疾非藥不愈黍谷之氣非律不調堯遭洪水使禹治之寒溫與堯之洪水同一實也堯不變政易行知夫洪水非政行所致洪水非政行所致亦知寒溫非政治所招或難曰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若順燠溫恆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溫順之寒溫應急舒謂之非政如何夫豈謂急不寒舒不溫哉人君急舒而寒溫遞至偶適自然若故相應猶卜之得兆筮之得數也人謂天

地應今問其實適然夫寒溫之應急舒猶兆數之應令問也外若相應其實偶然何以驗之夫天道自然自然無為二令參偶遭適逢會人事始作天氣已有故曰道也使應政事是有非自然也易京氏布六十四卦於一歲中六日七分一卦用事卦有陰陽氣有升降陽升則溫陰升則寒由此言之寒溫隨卦而至不應政治也案易無妄之應水旱之至自有期節百變千災皆以一曲變復之家疑且失實何以為疑夫大人與天地合德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洪範曰急恆寒若舒恆燠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當先天而天不違耳何故復言後天而奉天時乎後者天已寒溫於前而人賞罰於後也由此言之人言與尚書不合一疑也京氏占寒溫以陰陽升降變復之家以刑賞喜怒兩家乖迹二疑也民間占寒溫今日寒而明日溫朝有繁霜夕有列光旦雨氣溫旦暘氣寒夫雨者陰暘者陽也寒者陰而溫者陽也雨旦暘反寒暘旦雨反溫不以類相應三疑也三疑不定自然之說亦未立也

譴告篇

論災異謂古之人君為政失道天用災異譴告之也災異非一復以寒溫為之效人君用刑非時則寒施賞違節則溫天神譴告人君猶人君責怒臣下也故楚嚴王曰天不下災異天其忘子乎災異為譴告故嚴王懼而思之也曰此疑也夫國之有災異也猶家人之有變怪也有災異謂天譴人君有變怪天復譴告家人乎家人既明人之身中亦將可以喻身中病猶天有災異也血脈不調人生疾病風氣不和歲生災異災異謂天譴告國政疾病天復譴告人乎釀酒於罌烹肉於鼎皆欲其氣味調得也時或鹹苦酸淡不應口者猶人勺藥失其和也夫政治之有災異也猶烹釀之有惡味也苟謂災異為天譴告是其烹釀之誤得見譴告也占大以小明物事之喻足以審天使嚴王知如孔子則其言可信衰世霸者之才猶夫變復之家也言未必信故疑之夫天道自然也無為如譴告人是有為非自然也黃老之家論說天道得其實矣且天審能譴告人君宜變易其氣以覺悟之

用刑非時刑氣寒而天宜為溫施賞違節賞氣溫而天宜為寒變其政而易其氣故君得以覺悟知是非今乃隨寒從溫為寒為溫以譴告之意欲令變更之且太王亶父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為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使太王不易季名而復字之季太伯豈覺以避之哉今刑賞失法天欲改易其政宜為異氣若太王之易季名今乃重為同氣以譴告之人君何時將能覺悟以見刑賞之誤哉鼓瑟者誤於張弦設柱宮商易聲其師知之易其弦而復移其柱夫天之見刑賞之誤猶瑟師之睹弦柱之非也不更變氣以悟人君反增其氣以渥其惡則天無心意苟隨人君為誤非也紂為長夜之飲文王朝夕曰祀茲酒齊奢於祀晏子祭廟豚不掩俎何則非疾之者宜有以改易之也子弟傲慢父兄教以謹敬吏民橫悖長吏示以和順是故康叔伯禽失子弟之道見於周公拜起驕悖三見三笞往見商子商子令觀橋梓之樹二子見橋梓心感覺悟以知父子之禮周公可隨為驕商子可順為慢必須加之捶杖教觀於物者冀二人之見異以奇自覺悟也夫人君之失政猶二子失道也天不告以政道令其覺悟若二子觀見橋梓而顧隨刑賞之誤為寒溫之報此則天與人君俱為非也無相覺悟之感有相隨從之氣非皇天之意愛下譴告之宜也凡物能相割截者必異性者也能相奉成者必同氣者也是故離下兌上曰革革更也火金殊氣故能相革如俱火而皆金安能相成屈原疾楚之臭洿故稱香潔之辭漁父譏以不隨俗故陳沐浴之言凡相溷者或教之薰隧或令之負豕二言之於除臭也孰是孰非非有不易少有以益夫用寒溫非刑賞也能易之乎西門豹急佩韋以自寬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二賢知佩帶變己之物而以攻身之短夫至明矣人君失政不以他氣譴告變易反隨其誤就起其氣此則皇天用意不若二賢審也楚莊王好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二姬非兩主拂其欲而不順其行皇天非賞罰而順其操而渥其氣此蓋皇天之德不若婦人賢也故諫之為言間

也持善間惡必謂之一亂周繆王任刑甫刑篇曰報虐用威威虐皆惡也用惡報惡亂莫甚焉今刑失當賞惡也夫賞為惡以應之此則皇天之操與繆王同也故以善駁惡以惡懼善告人之理勸厲為善之道也舜戒禹曰毋若丹朱敖周公敕成王曰毋若殷王紂毋者禁之也丹朱殷紂至惡故曰毋以禁之夫言毋若孰與言必若教毋必二辭聖人審之況肯譴非為非順人之過以增其惡哉天人同道大人與天合德聖賢以善駁惡皇天以惡隨非豈道同之效合德之驗哉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僊僊（宜若為飄飄乎）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揚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若曰非人力所能為鬼神力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長卿之賦如言仙無實效子雲之頌言奢有害孝武豈有僊僊之氣者孝成豈有不覺之惑哉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告人君反順人心以非應之猶二子為賦頌令兩帝惑而不悟也賢嬰罹夫疾時為鄙相與日引繩以糾纏之心疾之甚安肯從其欲太伯教吳冠帶孰與隨從其俗與之俱倮也故吳之知禮義也太伯改其俗也蘇武入匈奴終不左衽趙他入南越箕踞椎髻朝稱蠻武而敗越他之性習越土氣畔冠帶之制陸賈說之夏服雅禮風告以義他覺悟運心嚮內如陸賈復越服夷談從其亂俗安能令之覺悟自變從漢制哉殷政之相違文質之相反政失不相反襲也譴告人君誤不變其失而襲其非欲行譴告之教不從如何昔[illegible]亦告敕之至於再三其所以告敕之者豈云當[illegible]人前善善惡惡善以賞加惡以罪天道宜然刑賞失實惡也為惡氣以應之惡惡之義安所施哉漢正首匿之罪制亡從之法惡其隨非而與人人為惡也如束罪人以詣吏離惡人與異居首匿亡從之法除矣狄牙之調味也酸則沃之以水淡則加之以鹹水火相變易故膳無鹹淡之失也今刑罰失實不為異氣以變其過而又為寒於寒為溫於溫（一有溫字）此猶憎酸而沃之以鹹惡淡而灌之以水也由斯言之譴告之言疑乎必信也今熯薪燃釜火猛則湯熱火微則湯冷夫政猶火寒溫猶熱冷也

顧可言人君爲政賞罰失中也逆亂陰陽使氣不和
乃言天爲人君爲寒爲溫以譴告之乎儒者之說又
言人君失政天爲異不改災其人民不改乃災其身
也先異後災先教後誅之義也曰此復疑也以夏樹
物物枯不生以秋收穀穀藏不藏夫爲政教猶樹物
收穀也顧可言政治失時氣物爲災乃言天爲異以
譴告之不改爲災以誅伐之乎儒者之說俗人言也
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干之激射毄裂中殺人物謂天
罰陰過外一聞若是內實不然夫謂災異爲譴告誅
伐猶爲雷殺人罰陰過也非謂之言不然之說也或
曰谷子雲上書陳言變異明天之譴告不改後將復
有願貫械待時後竟復然即不爲譴告（一有復告實乎）何故
復有子雲之言故後有以示改也曰夫變異自有占
候陰陽物氣自有終始履霜以知堅冰必至天之道
也子雲識微知後復然借變復之說以效其言故願
貫械以待時也猶齊晏子見鉤星在房心之間則知
地且動也使子雲見鉤星則將復曰天以鉤星譴告
政治不改將有地動之變矣然則子雲之願貫械待
時猶子韋之願伏陛下以俟熒惑徙處必然之驗故
譴告之言信也予之譴告何傷於義損皇天之德使
自然無爲轉爲人事故難聽之也稱天之譴告譽天
之應察也又以聖察偽損於天德何以知其聲也以
其聽之聰也何以知其自也以其視之明也何以知
其狂也以其言之當也夫言當視聽聰明而道家謂
之狂而盲聾今言天之譴告是謂天狂而盲聾也易
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故太伯曰天不言殖其道於
賢者之心夫大人之德則天德也賢者之言則天言
也大人刺而對者誅是則天譴告也而反歸告於災
異故疑之也六經之文聖人之語動言天者欲化無
道懼愚者之言非獨吾心亦天意也及其言天猶以
人心非謂上天蒼蒼之體也變復之家見誣言天災
異時至則生譴告之言矣驗古以知今天以人受終
於文祖不言受終於天堯之心知天之意也堯授之
天亦授之百官臣子皆鄉與舜舜之授禹禹之傳啟
皆以人心效天意詩之眷顧洪範之震怒皆以人身
效天之意文武之卒成王幼少周道未成周公居攝
當時豈有上天之數哉周公推心合天志也上天之
心在聖人之胸及其譴告在聖人之口不信聖人之
言反然災異之氣求索上天之意何其遠哉世無聖
人安所得聖人之言賢人庶幾之才亦聖人之次也

論衡卷十四終

論衡卷十五

變動篇

論災異者已疑於天用災異譴告人矣更說曰災異
之至殆人君以政動天天動氣以應之譬之以物擊
鼓以椎扣鍾鼓猶天椎猶政鍾鼓聲猶天之應也人
主爲於下則天氣隨人而至矣曰此又疑也夫天能
動物物焉能動天何則人物繫於天天爲人物主也
故曰王良策馬車騎盈野非車騎盈野而乃王良策
馬也天氣變於上人物應於下矣故天且雨商羊起
舞使天雨也商羊者知雨之物也天且雨屈其一足
起舞矣故天且雨螻蟻徙蚯蚓出琴絃緩固疾發此
物爲天所動之驗也故天且風巢居之蟲動且雨穴
處之物擾風雨之氣感蟲物也故人在天地之間猶
蚤虱之在衣裳之內螻蟻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螻蟻
爲逆順橫從能令衣裳穴隙之間氣變動乎蚤虱螻
蟻不能而獨謂人能不達物氣之理也夫風至而樹
枝動樹枝不能致風是故夏末蜻蛚鳴寒螿啼感陰氣
也雷動而雉驚發蟄而蛇出起陽氣也夜及半而鶴
唳晨將旦而雞鳴此雖非變天氣動物物應天氣之
驗也顧可言寒溫感動人君人君起氣而以賞罰乃
言以賞罰感動皇天天爲寒溫以應政治乎六情風
家言風至爲盜賊者感應之而起非盜賊之人精氣
感天使風至也風至怪不軌之心而盜賊之操發矣
何以驗之盜賊之人見物而取睹敵而殺皆在徙倚
漏刻之間未必宿日有其思也而天風已以貪狼陰
賊之日至矣以風占貴賤者風從王相鄉來則貴從
囚死地來則賤夫貴賤多少斗斛故也風至而糴貴
之人貴賤其價天氣動怪人物者也故穀價低昂一
貴一賤矣天官之書以正月朝占四方之風風從南
方來者旱從北方來者湛東方來者爲疫西方來者
爲兵太史公實道言以風占水旱兵疫者人物吉凶
統於天也使物生者春也物死者冬也春生而冬殺
也天者如或欲春殺冬生物終不死生何也物生統
於陽物死繫於陰也故以口氣吹人人不能寒吁人
人不能溫使見吹吁之人涉冬觸夏將有凍暍之患
矣寒溫之氣繫於天地而統於陰陽人事國政安能
動之且天本而人末也登樹怪其枝不能動其株如
伐株萬莖枯矣人事猶樹枝能溫猶根株也生於天
含天之氣以天爲主猶耳目手足繫於心矣心有所
爲耳目視聽手足動作謂天應人是謂心爲耳目手
足使乎旌旗垂旒旒綴於杠（杠音江旗杠之杠）杠東則旒隨
而西旌謂寒溫隨刑罰而至是以天氣爲綴旒也鉤
星在房心之間地且動之占也齊太卜知之謂景公
臣能動地景公信之夫謂人君能致寒溫猶齊景公
信太卜之能動地夫人不能動地而亦不能動天夫
寒溫天氣也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篙（一作莛）不能鳴鐘
而螢火不爨鼎者何也鍾長而篙短鼎大而螢小也
以七尺之細形感皇天之大氣其無分銖之驗必也
占大將且入國邑氣寒則將且怒溫則將喜夫喜怒
起事而發未入界未見吏民是非未察喜怒未發而
寒溫之氣已豫至矣怒喜致寒溫怒喜之後氣乃當
至是竟寒溫之氣使人君怒喜也或曰未至誠也行
事至誠若鄒衍之呼天而霜降杞梁妻哭而城崩何
天氣之不能動乎夫至誠猶以心意之好惡也有果
蓏之物在人之前去口一尺心欲食之口氣吸之不
能取也手掇送口然後得之夫以果蓏之細員圌易
轉去口不遠至誠欲之不能得也況天去人高遠其
氣莽蒼無端末乎盛夏之時當風而立隆冬之月嚮
日而坐其夏欲得寒而冬欲得溫也至誠極矣欲之
甚者至或當風鼓箑向日燃爐而天終不爲冬夏易
氣寒暑有節不爲人變改也夫正欲得之而猶不能
致況自刑賞意思不欲求寒溫乎萬人俱歎未能動
天一鄒衍之口安能降霜鄒衍之狀孰與屈原見拘
之冤孰與沉江離騷楚辭悽愴孰與一歎屈原死時
楚國無霜此懷襄之世也厲武之時卞和獻玉刖其
兩足奉玉泣出涕盡續之以血夫鄒衍之冤孰與卞
和見拘之冤孰與刖足仰天而歎孰與泣血天歎因
不如泣拘固不如刖料計冤情衍不如和當時楚地
不見霜李斯趙高讒殺太子扶蘇并及蒙恬蒙驁其
時皆吐痛苦之言與歎聲同又禍至死非徒拘而
其死之地寒氣不生秦坑趙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
衆同時俱陷當時啼號非徒歎也誠雖不及鄒衍四

十萬之衆豈當一賢臣之痛人坑埳之啼豈適拘囚之呼當時長平之下不見隕霜甫刑曰庶僇旁告無辜于天帝此言蚩尤之民被冤旁告無罪於上天也以衆民之叫不能致霜鄒衍之言殆虛妄也南方至熱煎沙爛石父子同水而浴北方至寒凝冰坼土父子同穴而處燕在北邊鄒衍時周之五月正歲三月也中州內正月二月霜雪時降北邊至寒三月下霜未為變也此殆北邊三月尚寒霜適自降而衍適呼與霜適會傳曰燕有寒谷不生五穀鄒衍吹律寒谷復溫則能使氣溫亦能使氣復寒何知衍不令時人知己之冤以天氣表己之誠竊吹律於熱谷令氣寒而因呼天乎即不然者霜何故降范雎為須賈所讒魏齊僇之折幹摺脅張儀遊於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二子冤屈太史公列記其狀鄒衍見拘雎儀之比也且子長何諱不言案衍列傳不言見拘而使霜降僞書遊言猶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也由此言之衍呼而降霜虛矣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妄也頓牟叛趙襄子帥師攻之軍到城下頓牟之城崩者十

餘丈襄子擊金而退之夫以杞梁妻哭而城崩襄子之軍有哭者乎秦之將滅都門內崩霍光家且敗第墻自壞誰哭於秦宮泣於霍光家者然而門崩墻壞秦霍敗亡之徵也或時杞國且圮而杞梁之妻適哭城下猶燕國適寒而鄒衍偶呼也事以類而時相因聞見之者或而然之又城老墻朽猶有崩壞一婦之哭崩五丈之城是城則一指摧三仞之楹也春秋之時山多變山崩一類也哭能崩城復能壞山乎女然素縞而哭河河流通信哭城崩固其宜也案杞梁從軍死不歸其婦迎之魯君弔於途妻不受弔棺歸於家魯君就弔不言哭於城下本從軍死從軍死不在城中妻向城哭非其處也然則杞梁之妻哭而崩城復虛言也因類以及荊軻秦王白虹貫日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計太白食昴復妄言也夫豫子謀殺襄子伏於橋下襄子至橋心動貫高欲殺高祖藏人於壁中高祖至柏人亦動心二子欲刺兩主兩主心動實論之尚謂非二子精神所能感也而況荊軻欲刺秦王秦王之心不動而白虹貫日乎然則白虹貫日

天變自成非軻之精為虹而貫日也鉤星在房心間地且動之占也地且動鉤星應房心夫太白食昴猶鉤星在房心也謂衛先生長平之議令太白食昴從矣歲星害鳥尾周楚惡之綝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災案時周楚未有非而宋衛陳鄭未有惡也然而歲星先守尾災氣署垂於天其後周楚有禍宋衛陳鄭同時皆然歲星之害周楚天氣災四國也何知白虹貫日不致鬥秦王太白食昴使長平計起也

明雩篇

變復之家以久雨為湛久暘為旱旱應亢陽湛應沈溺或難曰夫一歲之中十日者一雨五日者一風雨頗留湛之兆也暘頗久旱之漸也湛之時人君未必沈溺也旱之時未必亢陽也人君為政前後若一然而一湛一旱時氣也范蠡計然曰太歲在子水毀金穰木饑火旱夫如是水旱饑穰有歲運也歲直其運氣當其世變復之家指而名之人君用其言求過自改暘久自雨雨久自暘變復之家遂名其功人君然之遂信其術試使人君恬居安處不求己過天猶自

而雨猶自暘暘濟雨濟之時人君無事變復之家猶者其術是則陰陽之氣以人為主不說於天也夫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隨行而應人春秋魯大雩旱求雨之祭也旱久不雨禱祭求福若人之疾病祭神解禍矣此變復也詩云月離于畢比滂沱矣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離從也房星四表三道日月之行出入三道出北則湛出南則旱或言出北則旱南則湛案月為天下占房為九州候月之南北非獨魯也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有頃天果大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昨暮月離于畢後日月復離畢孔子出子路請齎雨具孔子不聽出果無雨子路問其故孔子曰昔日月離其陰故雨昨暮月離其陽故不雨夫如是魯雨自以月離豈以政哉如審以政令月離于畢為雨占天下共之魯雨天下亦宜皆雨六國之時政治不同人君所行賞罰異時必以雨為應政令月離六七畢星然後足也魯繆公之時歲旱繆公問縣子天旱不雨寡人欲暴巫奚如縣子不聽欲徙市奚如對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

市五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案縣子之言徙市得雨也案詩書之文月離星得雨日月之行有常節度肯為徙市故離畢之陰乎夫月畢天下占徙魯之市安耐移月月之行天三十日而周一月之中一過畢星離陽則暘假令徙市之感能令月離畢陽其時徙市而得雨乎夫如縣子言未可用也董仲舒求雨申春秋之義設虛立祀父不食於枝庶天不食於下地諸侯雩禮所祀未知何神如天神也唯王者天乃郊諸侯及今長吏天不享也神不歆享安耐得神如雲雨者氣也雲雨之氣何用歆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泰山也泰山雨天下小山雨國邑然則大雩所祭豈祭山乎假令審然而不得也何以效之水異川而居相高分寸不決不流不鑿不合誠令人君禱祭水旁能令高分寸之水流而合乎夫見在之水相差無幾人君請之終不耐行況雨無形兆深藏高山人君雩祭安耐得之夫雨水在天地之間也猶夫涕泣在人形中也或賞酒食請於惑人之前求出其涕泣惑人終不為之隕涕夫涕不可請而出

安可求而得雨乎雍門子悲哭孟嘗君為之流涕蘇秦張儀悲說坑中鬼谷先生泣下沾襟或者儻可為雍門之聲出蘇張之說以感天乎天又耳目高遠音氣不通杞梁之妻又已悲哭天不雨而城反崩夫如是竟當何以致雨雩祭之家何用感天案月出北道離畢之陰希有不雨由此言之北道畢星之所在也北道星肯為雩祭之故下其雨乎孔子出使子路齎雨具之時魯未必雩祭也不祭沛然自雨不求曠然自暘夫如是天之暘雨自有時也一歲之中暘雨連屬當其雨也誰求之者當其暘也誰止之者人君聽請以安民施恩必非賢也天至賢矣時未當雨偽請求之故妄下其雨人君聽請之類也變復之家不推類驗之空張法術惑人君或未當雨而賢君求之而不得或適當自雨惡君求之遭遇其時是使賢君受空責而惡君蒙虛名也世稱聖人純而賢者駁純則行操無非無非則政治無失然而世之聖君莫有如堯湯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如謂政治所致堯湯惡君也如非政治是運氣也運氣有時安可請求世之論者猶

謂堯湯水旱水旱者時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審然何用致湛旱以政致之不修所以失之而從請求安耐復之世審稱堯湯水旱天之運氣非政所致夫天之運氣時當自然雖雩祭請求終無補益而世又稱湯以五過禱於桑林時立得雨夫言運氣則桑林之說絀稱桑林則運氣之論消世之說稱者竟當何由救水旱之術審當何用夫災變大抵有二有政治之災有無妄之變政治之災須耐求之求之雖不耐得而惠愍惻隱之恩不得已之意也慈父之於子孝子之於親知病不祀神疾痛不和藥又知病之必不可治治之無益然終不肯安坐待絕猶卜筮求祟召醫和藥者惻痛殷勤冀有驗也既死氣絕不可如何升屋之危以衣招復悲恨思慕冀其悟也雩祭者之用心慈父孝子之用意也無妄之災百民不知必歸於主為政治者慰民之望故亦必雩也政治之災無妄之變何以別之曰德酆政得災猶至者無妄也德衰政失變應來者政治也夫政治治下一有也字則外雩而內改以復其虧無妄則內守舊政外修雩禮以慰民

心故夫無妄之氣歷世時至當固自一不宜改政以驗之周公為成王陳立政之言曰時則物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維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周公立政可謂得矣知非常之物不賑不至故勸成王自一話一言政事無非毋敢變易然則非常之變無妄之氣間而至也水氣間堯旱氣間湯周宣以賢遭遇久旱建初孟季北州連旱牛死民乏放流就賤聖主寬明於上百官共職於下太平之明時也政無細非旱猶有氣間之也聖主知之不改政行轉穀賑贍損郡濟耗斯見之審明所以救赴之者得宜也魯文公間歲大旱臧文仲曰修城郭貶食省用務嗇勸分文仲知非政故徙修備不改政治變復之家見變輒歸於政不改政之無序見異輒變易操行以不宜改而變祇取災焉何以言必當雩也曰春秋大雩傳家在宜公羊穀梁無譏之文當雩明矣曾晳對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曰吾與點也魯設雩祭於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謂四月也春服既成謂

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樂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龍之從水中出也風乎舞雩風歌也詠而饋詠歌饋祭也歌詠而祭也說論之家以為浴者浴沂水中也風乾身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風乾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審矣春秋左氏傳曰啓蟄而雩又曰龍見而雩啓蟄龍見皆二月也春二月雩秋八月亦雩春祈穀雨秋祈穀實當今靈星秋之雩也春雩廢秋雩在故靈星之祀歲雩祭也孔子曰吾與點也善點之言欲以雩祭調和陰陽故與之也使雩失正點欲為之孔子宜非不當與也樊遲從遊感雩而問刺魯不能崇禮而徒雩也夫雩古而有之故禮曰雩祭祭水旱也故有雩禮故孔子不譏而仲舒申之夫如是雩祭祀禮也雩祭得禮則大水鼓用牲于社亦古禮也得禮無非當雩一也禮祭也社報生萬物之功土地廣遠難得辨祭故立社為位主心事之為水旱者陰陽之氣也滿六合難得盡祀故修壇設位敬恭祈求效事社之義復災變之道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陰陽精氣倘如生人能飲食乎故共馨香奉進旨嘉區區惓惓冀見答享推祭社言之當雩二也歲氣調和災害不生尚猶而雩今有靈星古昔之禮也況歲氣有變水旱不時人君之懼必痛甚矣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形繹之義也冀復災變之虧獲酆穰之報三也禮之心惻怛樂之意歡忻惻怛以玉帛效心歡忻以鐘鼓驗意雩祭請祈人君精誠也精誠在內無以效外故雩祀盡己惶懼關納精心於雩祀之前玉帛鐘鼓之義四也臣得罪於君子獲過於父比自改更且當謝罪惶懼於旱如政治所致臣子得罪獲過之類也默改政治潛易操行不彰於外天怒不釋故必雩祭惶懼之義五也漢立博士之官師弟子相訶難欲極道之深形是非之理也不出橫難不得從說不發苦詰不聞甘對導才低仰欲求裨也砥石劘厲欲求銛也推春秋之義求雩祭之說實孔子之心考仲舒之意孔子既歿仲舒已死世之論者孰當復問唯若孔子之徒仲舒之黨為能說之

順鼓篇

春秋之義大水鼓用牲於社說者曰鼓者攻之也或曰脅之脅則攻矣陰勝攻社以救之或難曰攻社謂得勝負之義未可得順義之節也人君父事天母事地母之黨類為害可攻母以救之乎以政令失道陰陽繆盭者人君也不自攻以復之反逆節以犯尊天地安肯濟使湛水害傷人不以過害天攻之可也今湛水所傷物也萬物於地卑也害犯至尊之體於道違逆論春秋者曾不知難案雨出於山流入於川湛水之類山川是矣大水之災不攻山川社土也五行之性水土不同以水為害而攻土土勝水攻社之義毋乃如今世工匠之用椎鑿也以椎擊鑿令鑿穿木今儻攻土令厭水乎且夫攻社之義以為攻陰之類也甲為盜賊傷害人民甲在不亡舍甲而攻乙之家耐止甲乎今雨者水也水在不自攻水而乃攻社案天將雨山先出雲雲積為雨雨流為水然則山者父母水者子弟也重罪刑及族屬罪父母子弟乎罪其朋徒也計山水與社俱為雨類也孰為親者社土也五行異氣相去遠殷太戊桑穀俱生或曰高宗恐駭側身行道思索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義桑穀消亡享國長久此說者春秋所共闕也水災與桑穀之變何以異殷王改政春秋攻社道相違反行之何從周成王之時天下雷雨偃禾拔木為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周公之功執書以泣過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大雨久湛其實一也成王改過春秋攻社兩經二義行之如何月令之家蟲食穀稼取蟲所類象之吏笞擊僇辱以滅其變實論者謂之未必真是然而為之厭合人意今致雨者政也吏也不變其政不罪其吏而徒攻社能何復塞苟以為當攻其類衆陰之精月也方諸鄉月水自下衆月離于畢出房北道希有不雨月中之獸兔蟾蜍也其類在地螺與蚄也月毀於天螺蚄舀缺同類明矣雨久不霽攻陰之類宜捕斬兔蟾蜍椎被螺蚄為其得實蝗蟲時至或飛或集所集之地穀草枯索吏卒部民塹道作坎榜驅內於塹坎杷蝗積聚以千斛數正攻蝗之身蝗猶不止況徒攻陰之類雨安肯霽尚書大傳曰煙氣邪社不修山川不祀風雨不時

霜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弒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為民害責於地公王者三公各有所主諸侯卿大夫各有分職大水不責卿大夫而擊鼓攻社何知不然魯國失禮孔子作經表以為戒也公羊高不能實道仲舒不能定故攻社之義至今復行之使高尚生仲舒未死將難之曰久雨湛水溢誰致之者使人君也宜改政易行以復塞之如人臣也宜罪其人以過解天如非君臣陰陽之氣偶時運也擊鼓攻社而何救止春秋說曰人君亢陽致旱沈溺致水夫如是旱則為沈溺之行水則為亢陽之應何乃攻社攻社不解朱絲縈之亦復未曉說者以為社陰朱陽也水陰也以陽色縈之助鼓為救夫大山失火灌以壅水眾知不能救之者何也火盛水少熱不能勝也今國湛水猶大山失火也以若絲之繫縈社為救者以壅水灌大山也原天心以人意狀天治以人準人相攻擊氣不相兼兵不相負不能取勝今一國水使真欲攻陽以絕其氣悉發國人操刀把杖以擊之若歲終逐疫然後為可也設之際六國之時兵革戰攻力強則勝弱劣則負攻社一人擊鼓無兵革之威安能救雨夫一陽一陰猶一晝一夜也其遭若堯湯之水旱猶一冬一夏也如或欲以人事祭祀復塞其變冬求為夏夜求為晝也何以效之久雨不霽試使人君高枕安臥雨猶自止止久至於大旱試使人君高枕安臥旱猶自雨何則暘極反陰陰極反陽故夫天地之有湛也何以知不如人之有水病也其有旱也何以知不如人有瘅疾也祈禱求福終不能愈變操易行終不能救使醫食藥冀可得愈命盡期至醫藥無效堯遭洪水春秋之大水也聖君知之不禱於神不改乎政使禹治之百川東流夫堯之使禹治水猶病水者之使醫也然則堯之洪水天地之水病也禹之治水洪水之良醫也說者何以易之攻社之義於事不得雨不霽祭女媧於禮何見伏羲女媧俱聖者也舍伏羲而祭女媧春秋不言董仲舒之議其故何哉夫春秋經但言鼓豈言攻哉說者見有鼓文則言攻矣夫鼓未必為攻說者用意異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

而附益之孔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攻之可也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六國兵革相攻不得難此此又非也以卑而責尊為逆矣或據天責之也王者母事地母有過乎可據父以責之乎下之於上宜言諫若事臣子之禮也責讓上之禮也乖違禮意行之如何夫禮以鼓助號呼鳴聲響也古者人君將出撞鐘擊鼓故警戒下也必以伐鼓為攻此社此則鐘聲鼓鳴攻擊上也大水用鼓或時再告社陰之太盛雨湛不霽陰盛陽微非道之宜口祝不副以鼓自助與日食鼓用牲於社同一義也俱為告急彰陰盛也事大而急者用鐘鼓小而緩者用鈴簸彰事告急助口氣也大道難知大水久湛假令政治所致猶先告急乃斯政行盜賊之發與此同操盜賊亦政所致比求闕失親鼓使社知之說鼓者以為攻之故攻母逆義之難緣先發告鼓用牲于社發覺之也社者衆陰之長故伐此而至今言告以陰盛陽微攻尊之難奚從來哉且告宜於用牲用牲不宜於攻告事用牲禮也攻之用牲於禮何見朱絲如繩示在脅也陽氣實微故用物徵也投一寸之鍼布一丸之艾於血脈之蹊篤病有瘳朱絲如一寸之鍼一丸之艾也吳攻破楚昭王亡走申包胥間步赴秦哭泣求救卒得助兵却吳而存楚擊鼓之人伐如何耳使諭者申包胥一人擊得假令一人擊鼓將耐令社與秦王同感以土勝水之威却止雲雨雲雨氣得與吳同恐消散入山百姓被害者得蒙霽晏有楚國之安矣迅雷風烈君子必變雖夜必興衣冠而坐懼威變異也夫水旱猶雷風也雖運氣無妄欲令人君高枕幄臥幄字一本作據以俟其時無惻怛憂民之心堯不用牲或時上世質也倉頡作書奚仲作車可以前代之時無書車之事非後世為之乎時同作殊事乃可難矣世俗相非如何俗圖畫女媧之象為婦人之形又其號曰女仲舒之意殆謂女媧古婦人帝王者也男陽而女陰陰氣為害故祭女媧求福祐也傳又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仲舒之祭女媧殆見此傳也本有補蒼天立四極之神天氣不和陽道

不勝鹽女娟以精神助理王止雨滅乎

論衡卷十六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考說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爲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爲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畫龍乘車駕龍故有豢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伏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偽象乎牆壁畫樽象雷之形雷揮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類半擬芥磁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皆假不能擬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學雩祭典土龍事恒暴山亦雖以頻半磁石不能真是何能擬針驗井子驗窮竟以應乎點漢朝習雩筆墨漏海術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井真難是也不以象

論衡卷十五終

類說非也夫東風至（一有風乎涸澤竭魚死碧皇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當以真氣今使道之家陽燧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爲不能感天一也陽燧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值月之鉤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燧當與刀劍值月鉤爲比二也齊五宰君夜出泰陽關木謂客爲鶴鳴而真鶴鳴和之夫鶴可以感聲感則雨亦可以爲象效三也李子長爲政欲知民情以梧桐爲人象因之形鑿地爲埳以盛爲都卧水因其中因非正則水因不動因寃抑水因動出不知因之精神者水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水因也夫精神感動水因何爲獨不應從上就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珍金鑄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姦論者以爲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則非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效五也要年

極并聽石鈞象之不非類乎也皆能擬其土龍亦非真雨與禱石鈞象爲類六也楚葉公好龍牆壁盂樽皆畫龍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爲龍故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因象不以實故寢臥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見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爲人害荼與鬱壘縛以虎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新桃爲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閾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真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書書不見實驗偽疑惑子刻木爲鳥畫之三日而不能爲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刻木爲鳥不集之類夫雲爲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畫木爲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畫爲之氣木可以言鈞者以木爲魚丹漆其身近之水夫人夫人涉入愛門武帝驚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音樂近之使靈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宜春東湖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乘未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與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爲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時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登車翔盡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登車翔盡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嚴猛也名布爲侯示射無道諸侯也夫畫布爲熊麋之象名布爲侯麋貴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天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證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能變出水雲雨乃毛古者畫龍御龍常存風雲雨循舊交相隨遂卒然相見親成狀或至若

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爲真並來聚會夫丹水非真魚也魚合血而有知猶爲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智奴發覺邪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真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士也將軍奴發見精神在木也知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祭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居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降爲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母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庭之位御法標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泣涕輒下思親狀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亦象之類畫也雷雨見之何爲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其生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其生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爲李夫人夫人夜出帳帷伏床又則示行步恍惚夫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樽刻爲雲之象龍安肯來夫知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雖也雖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爲蓋所致也其蓋以爲功曹象吏之卒虎亦諸官之雄也功曹爲蓋來迫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蓋夫虎食人人亦有效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財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稱廉之士百不就一居功曹之官皆有盡心私舊故可以作德直廉遇小大皆有必誅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出以夏出由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遇虎持鹽之時猶性狂劫貪明儀殺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逼巧決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

由鴻婦人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舅死之不肖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邪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惡吏亦不應惡或曰虎應功曹之惡所謂不肖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節也雖有善政安能化虎大善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但因是也魯相者給事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惡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蒙不及陵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懼殃取禍是故應者不死於山獸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法戒猶被虎搏殺之何以為變魯公牛哀病化為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性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無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已謂都邑之地無蜂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魂內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適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內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觝上堵其後果為者耶公且出鵒鴝來巢其後季氏逐耶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質道為長沙王傅鵩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遂為梁王傅懷王好菊樂馬而墜賈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鴨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鴨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虛奴令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且覺時狐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蘇文伯時羊伏櫪下其後遂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輿時櫪入府中其後遂升陽太守夫吉內同古惡免一驗似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象多行事凡鳥暗舉藏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財侵漁故蟲

人為蜂蠆所螫為毒氣所中為火所燒為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食穀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猪牛象猩猩狼蜂蠆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為變燒蝗蟲蠶皆食人人身強大或不至死食卒之世穀食之蟲百灶饑惟自相噉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應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食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惡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保蟲毛蟲使食保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夫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惡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罪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惡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乎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鎖人家之有鼠也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凶安危鼠不擾亂禍災居危鼠為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皆安長吏無忠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人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貪穀身墨頭赤則謂武官為惡身赤則謂文官為惡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蟲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謂白布為民被刑乞貸者盛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或蟲之狀也皆因風雨象蟲滅之時則吏未始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蟲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變為害或皆有而為吏等類象多應何官吏善惡可得審也夫風鳳鳥之類者也號為聖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皆稱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徵驗亦異稅應時而有驗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穀天如雨集地食物不得穀草盡其頭身象類何吏吏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大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冀州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廉訓蝗食穀草盡日老稻莖盡葉去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稻穀食盡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蟲變化不常為蟲使人若不解其吏蟲猶自亡夫蟲風氣所生皆稟陰和之故凡蟲為風之字風氣於風故

蟲之於政如說蟲之家謂來蟲而重也夫之蟲類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蝨蟲不問有蟲衣裳書卷不得有蟲衣裳不潔有蟲蝨蟲蝨蝨蝨或長或短大小為異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其蟲只死生不擇日若生日殺似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蛭蛭食人是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地天地之間陰陽所生燒燒之類蜈蚣蟲蟲何似類乎地天地之間陰陽所生燒燒之類蜈蚣蟲之屬含氣而生間日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殖大食細弱知慧灰殖恩德物小大連相蓄聚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為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達物氣之性也穀天蟲之生也必依溫濕溫濕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跖之吏以秋冬潛藏伯夷之操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濕甚也甚則陰陽不和政亂徒當論於政治而指謂鄉部吏為蟲災事實矣何如蟲只溫濕生蟲以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謂見鳳皇麒麟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麒麟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麋而角麋而角者則是麟麟矣其見鳥而象鳳見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或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麋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麋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狀如麋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凰鳥之類者也號為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皆稱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徵以麋戴角則謂之麟麟相與鳳皇象今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鳳角之相猶戴午也頸項戴午竟舒必未然今晉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麋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時假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霍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與舜而安儀肖文也有若在昏暮側孔子孔子遇

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假如實性非也今五色之鳥一角之獸或時似類鳳皇騏驎其實非真而說者欲以骨體毛色定鳳皇騏驎誤矣是故顏淵庶幾不似孔子有若恒庸反類聖人由是言之或時真鳳皇騏驎骨體不似恒庸鳥獸毛色類真知之如何儒者自謂見鳳皇騏驎輒而知之則是自謂見聖人輒而知之也皋陶馬口孔子反宇設後輒有知而絕殊馬口反宇尚未可謂聖何則十二聖相不同前聖之相難以照後聖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狀生出異土雖復有聖何如知之桓君山謂揚子雲曰如後世復有聖人徒知其才能之勝己多不能知其聖與非聖人也子雲曰誠然夫聖人難知知能之美若桓揚者尚復不能知世儒懷庸庸之知齎無異之議見聖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聖則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世人名鳳皇騏驎何用自謂能之乎夫上世之名鳳皇騏驎聞其鳥獸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遊與鳥獸爭飽則謂之鳳皇騏驎矣世人之知聖亦猶此也聞聖人人之

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達則謂之聖矣及其知之非卒見暫聞而輒名之為聖也與之偃伏從文受學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當一年二年之時未知孔子聖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貢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無子貢之才其見聖人不從之學任倉卒之視無三年之接自謂知聖誤矣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唯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夫門人去孔子歸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聖又不能知少正卯門人皆惑子貢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子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賜退非爾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貢尚不能知聖世儒見聖自謂能知之妄也夫以不能知聖言之則亦知其不能知鳳皇與騏驎也使鳳皇羽翮長廣騏驎體高大則見之者以為大鳥巨獸耳何以別之如必巨大別之則其知聖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時鳥有爰居不可以為鳳皇長狄來至不可以為聖人然則鳳皇騏驎與鳥獸等也世人見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國

無有從野外來而知之則是鸜鵒同也鸜鵒非中國之禽也鳳皇騏驎亦非中國之禽獸也皆非中國之物儒者何以謂鸜鵒惡鳳皇騏驎善乎或曰孝宣之時鳳皇集於上林群鳥從上以千萬數以其眾鳥之長聖神有異故群鳥附從如見大鳥來集群鳥附之則是鳳皇鳳皇審則定矣夫鳳皇與騏驎同性鳳皇見眾鳥從騏驎見眾獸亦宜隨案春秋之麟不言眾獸隨之宣帝武帝皆得騏驎無眾獸附從之文如以騏驎為人所獲附從者散鳳皇人不獲自來蜚翔附從可見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大傳曰鳳皇在列樹不言群鳥從也豈宣帝所致者異哉或曰記事者失之唐虞之君鳳皇實有附從上世久遠記事遺失經書之文未必實也夫實有而記事者失之亦有實無而記事者生之夫如是儒書之文難以實事案附從以知鳳皇未得實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鳥亦有佞黠而從群者當唐虞之時鳳愨愿宣帝之時佞黠乎何其俱有聖人之德行動作之操不均同也無鳥附從或時是鳳皇群鳥附從或時非也君子在世

清節自守不廣結從出入動作人不附從豪猾之人任使用氣往來進退士眾雲合夫鳳皇君子也必以隨多者為鳳皇是豪黠為君子也歌曲彌妙和者彌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鮮鳥獸亦然必以附從效鳳皇是用和多為妙曲也龍與鳳皇為比類宣帝之時黃龍出於新豐群蛇不隨神龜靈龍皆眾蟲之長也其仁聖雖不及鳳皇然其從群蟲亦宜數十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稱為賢君漢將軍衛青及將軍霍去病門無一客亦稱名將太史公曰盜跖橫行聚黨數千人伯夷叔齊隱處首陽山鳥獸之操與人相似人之得眾不足以別賢以鳥附從審鳳皇如何或曰鳳皇騏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際見來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來至也鳥獸奇骨異毛卓絕非常則是矣何為不可知鳳皇騏驎通常以太平之時來至者春秋之時騏驎嘗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濟陽鳳皇來集夫光武始生之時成哀之際也時未太平而鳳皇至如以自為光武有聖德而來是則為聖王始生之瑞不為太平應也嘉瑞或應太平或為始生其實

難知獨以太平之際驗之如何或曰鳳皇騏驎生有種類若龜龍有種類矣龜故生龜龍故生龍形色小大不異於前者也見之父察其子孫何為不可知夫恒物有種類瑞物無種適生故曰德應龜龍然也人見神龜靈龍而別之乎宋元王之時漁者網得神龜焉漁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漁父之類也以漁父而不知神龜則亦知夫世人而不知靈龍也龍或時似蛇蛇或時似龍韓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良馬似鹿神龍或時似蛇如審有類形色不異王莽時有大鳥如馬五色龍文與眾鳥數十集於沛國蘄縣宣帝時鳳皇集於地高五尺與言如馬身高同矣又言五色與言五色龍文物色均矣眾鳥數十與言俱集附從等也如以宣帝時鳳皇體色眾鳥附從安知鳳皇則王莽所致鳥鳳皇也如審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鳳皇體色附從何為均等且瑞物皆起和氣而生生於常類之中而有詭異之性則為瑞矣故夫鳳皇之至也猶赤鳥之集也謂鳳皇有種赤鳥復有類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與禾中異穗謂之

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種地下有醴泉之類聖治公平而乃沾下產出也蓂莢朱草亦生在地集於眾草無常本根暫時產出旬月枯折故謂之瑞夫鳳皇騏驎亦瑞也何以有種類案周太平越常獻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種也魯人得戴角之麞謂之騏驎亦或時生於麞非有騏驎之類由此言之鳳皇亦或時生於鵠鵲毛奇羽殊出異眾鳥則謂之鳳皇耳安得與眾鳥殊種類也有若曰騏驎之於走獸鳳皇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然則鳳皇騏驎都與鳥獸同一類體色詭耳安得異種同類而有奇奇為不世不世難審識之如何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商均丹朱堯舜之類也骨性詭耳鯀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鯀瞽瞍之種也知德殊矣試種嘉禾之實不能得嘉禾恒見粢梁之粟茎穗怪奇人見叔梁紇不知孔子父也見伯魚不知孔子之子也張湯之父五尺湯長八尺湯孫長六尺孝宣鳳皇高五尺所從生鳥或時高二尺後所生之鳥或時高一尺安得常種

種類無常故曾晳生參氣性不世顏路出回古今卓絕馬有千里不必騏驎之駒鳥有仁聖不必鳳皇之鶵山頂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魚水精自為之也廢庭壞殿基上草生地氣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魚殿基上之草無類而出瑞應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種類也夫瑞應猶災變也瑞以應善災以應惡善惡雖反其應一也災變無種瑞應亦無類也陰陽之氣天地之氣也遭善而為和遇惡而為變豈天地為善惡之政更生和變之氣乎然則瑞應之出殆無種類因善而起氣和而生亦或時政平氣和眾物變化猶春則鷹變為鳩秋則鳩化為鷹蛇鼠之類輒為魚鱉蝦蟆為鶉雀為蜃蛤物隨氣變不可謂無黃石為老父授張良書去復為石也儒知之或時太平氣和麞為騏驎鵠為鳳皇是故氣性隨時變化豈必有常類哉褒姒元黿之子二龍漦也晉之二卿熊羆之裔也吞燕子卵履大跡之語世之人然之獨謂瑞有常類哉以物無種計之以人無類議之以體變化論之鳳皇騏驎生無常類則形色何為當同禮記瑞命篇云雄

曰鳳雌曰皇雄鳴曰即即雌鳴曰足足詩云梧桐生矣於彼高岡鳳皇鳴矣於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瑞命與詩俱言鳳皇之鳴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詩云雝雝喈喈此聲異也使聲審則形不同也使審同詩與禮記世傳鳳皇之鳴故將疑焉孝武之獲麟云有麞而角言有麞者色如麞也麞色有常若烏色有常矣武王之時火流為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麞而色異亦當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麞麞無角有異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武之所得麟者若麞之狀也武帝之時西巡狩得白麟一角而五趾角或時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魯所得麟云有麞不言色者麞無異色也武帝云得白麟色白不類麞故言有麞正言白麟色不同也孝宣之時九真獻麟狀如麞而兩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麞宣帝之麟言如鹿鹿與麞小大相倍體不同也夫三王之時麟毛色角蹄身體高大不相似類推此准後世麟出必不與前同明矣夫騏驎鳳皇之類騏驎前後體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

世所見鳳皇高五尺文章五色事前死後當復出見鳳皇與麟必也不與前世見出者相似而世儒自謂見而輒知之案相者人得道不取正名驎曰有鹿而角者時或無角以知也武帝使萬者終軍說之終軍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驎而言野禽者終軍亦疑驎以審也當今世儒之知不能過群人與終軍其見鳳皇與驎必從而疑之非恒之鳥獸耳何能審其鳳皇與驎乎以體也言之未必等以鳥獸隨從多者未必善以希見言之有鵬鶴來以相奇言之聖人有奇骨體貴者亦有奇骨聖賢偶有人無以別由賢聖言之聖鳥聖獸亦與恒鳥凡獸俱有奇怪聖人賢者亦有知而絕跡骨無異者聖賢鳥獸亦有仁善廉清體無奇者世或有富貴不幸身有骨為富貴表不為聖賢驗然則鳥亦有五采獸有角而無仁聖者夫如是上世所見鳳皇與驎何知其非恒鳥獸今之所見鳥聖之屬安知非鳳皇與驎也方今聖世竟舜之主流布道化仁聖之物何為不生或時以有鳳皇與驎鳳於篇降故知衆瑞皆是而鳳凰與驎皆真也

鹿世人不知美玉藏在石中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時鳳皇與驎以仁聖之性隱於恒毛庸羽無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猶玉在石中也何用審之案此論草於永平之初時來有瑞其事明宜惠來瑞歲至至元和章和之際孝章興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何時俱應鳳皇與驎連出重見疊於五帝之時此篇已成故不得載或問曰講瑞謂鳳皇與驎難知世瑞不能別今孝章之所致鳳皇與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鳥之記四方中央皆有大鳥其出來鳥皆從小大毛色類鳳皇實難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別別之如何以政治時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時其鳳皇與驎目不親見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堯之德明也孝宣比堯舜天下太平萬里慕化仁道施行鳥獸仁者感動而來瑞物小大毛色足奚必不同類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闇準況衆瑞無非真者事或難知而易曉其此之謂也又以甘露驗之甘露和氣所生也露無故而甘和氣猶已至矣和氣至甘露降德洽而衆瑞湊案水平以來孔於章和甘露常

指瑞篇

儒者說鳳皇與驎為聖王來以為鳳皇與驎仁聖禽也思慮深遠皆遠中國有道則來無道則隱無鳳皇與驎之仁知者欲以褒聖人也非聖人之德不能致鳳皇與驎此言妄也夫鳳皇與驎聖聖人亦聖聖人相值要世鳳皇與驎亦宜率教聖人游於世間鳳皇與驎亦宜與鳥獸會何故遠去中國處於邊外豈聖人而鳳皇與驎清哉何其聖德俱而操不同也如以聖人者當隱乎十二聖宜隱如以聖者當見鳳與驎亦宜見如以仁聖之禽思慮深遠遠則文王拘於羑里孔子厄於陳蔡神龜文王孔子仁聖之人憂世濟民不圖利害故其有仁聖之知遭拘厄之患凡人操行能修身正節不能禁人加非於己禁人操行莫能過聖人聖人不能自免於厄而鳳與驎獨能一有自全於世是鳥獸之禽賢於聖人也且鳥獸之知不與人通何以能知國有道與無道也人同性類好惡均等尚不相知鳥獸與人異性何能知之人不能知鳥獸之中而皆國見其物遭養之也孔子見驎之獲獲而又死則自比於驎自謂道絕不復行將為小人所殺獲也故孔子見驎而自泣者深其見得而死也非傷其本所為來也然則驎之至也自與獸會聚也其死人殺之也使驎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乎思慮深遠皆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夫以時無聖王而驎至知不為聖王來也為魯所獲殺知其遠害不能遠也聖獸不能自免於難聖人亦不能自免於禍難之亦聖者所不能避而云鳳與驎思慮深遠害遠妄也且鳳與驎非生外國龜中國有聖王乃來至也生於中國長於山林之間性慕見者人不得害也則知之思慮深遠皆遠矣生與聖王同時行與治平相遇世間聞之聖王之瑞為聖來矣何為乘彼卿鳳皇為之不遠鳳皇為之不知焚林而獵竭澤而漁龜龍為之不遠鳳皇龜龍之類也皆生中國與人相近乘卿彼屏氣不知林焚澤竭伏匿不遠無遠去之文何以知其在外國也龜與鳳皇同一類也希見不害謂在外國龜與鳳皇亦在外國矣宰宜皇帝之時鳳皇與驎黃龍神龜皆

鳥獸亦不能知人尚不能相知鳥獸為愚於人何以反能知之儒者成稱鳳皇之德欲以表別王之治反令人有不及鳥獸論事過情使實不著且鳳與驎豈獨為聖王至哉孝宜皇帝之時鳳皇五至麟一至神雀黃龍甘露醴泉莫不畢見故有五鳳神雀甘露黃龍之紀使鳳與驎審為聖王見則孝宜皇帝聖人也知孝宜帝非聖則鳳與驎為賢來也為賢來則儒者稱鳳皇與驎為堯舜來亦為宜帝來矣夫如是為聖且賢也儒者說聖太盛則論鳳與驎奇過其實春秋曰西狩獲死麟入以示孔子孔子曰我為來哉為來哉反狩而泣涕沾襟儒者說之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聖王來孔子自以不王而時王當若無威儀之德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我為來哉我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已道窮而來發絕心感故涕泣沾襟以孔子言麟為來哉知麟為聖王來也曰前孔子之時世儒已傳此說孔子隱此說而希見其物也見麟之至怪所鳳來實者麟至無所為來希有之物也行遇魯獲至其至同時則其性行相似類則其生出宜同處矣麟不生於外國外國外有鳳與麟不生外國外國亦有鳳與麟然則中國亦有來必外國之鳳與麟也人見鳳與麟希見則曰在外國見過太平則曰為聖王來夫鳳與麟皇與龜龍之至也猶醴泉朱草之生也謂鳳皇在外國則有道而來醴泉朱草何知而生於太平之時俱然時其興大相遠迥矣衰世亦有和氣和氣時生聖人聖人生於衰世衰世亦時有鳳與麟也孔子生於周之末世麟見於魯之西海光武皇帝生於成哀之際鳳皇集於濟陽之地聖人聖物生於盛衰世聖王遭一有也聖物遭字見聖物猶吉命之人遭吉祥之類也其實相遇非相為出也夫鳳與麟之來與白魚赤烏之至無以異也偽遭自躍王舟遂之火偶為烏王仰見之非無聞武王之德而人其舟烏知周家當起也於王起也謂鳳與麟為聖王來是謂魚烏為武王至也王者受富貴之命故其動出見吉祥異物見則謂之

瑞物有小大各以所見定德薄厚若夫白魚赤烏小物小安之兆也鳳皇騏驎大物太平之象也故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不見太平之象自知不遇太平之時矣且鳳皇騏驎何以爲太平之象鳳皇騏驎仁聖之禽也仁聖之物至天下將爲仁聖之行矣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乙祖乙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乙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夫鳳皇騏驎猶雉也其來之象亦與雉同孝武皇帝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又有木枝出復合於本武帝議問羣臣謁者終軍曰野禽幷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如此瑞者外國宜有降者是若應殆且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而蒙化焉其後數月越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將數千人來降竟如終軍之言終軍之言得瑞應之實矣推此以況白魚赤烏猶此類也魚木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鳥赤者周之應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世見武王誅紂出遇魚烏則謂天用魚烏命使武王誅紂事相似類其實非也春秋之時鸜鵒來巢占者以爲凶夫鸜鵒鳥來巢兆國之都且爲昭公之身且出奔也後昭公爲季氏所攻出奔於齊死不歸魯賈誼爲長沙太傅服鳥集舍發書占之云服鳥入室主人當去其後賈誼竟去野鳥雖殊其占不異夫鳳驎之來與野鳥之巢服鳥之集無以異也是鸜鵒之巢服鳥之集偶巢適集占者因其野澤之物巢非城宮之內則見魯國且凶傳舍人不吉之瑞矣非鸜鵒服鳥知二國禍將至而故爲之巢集也王者以天下爲家家人將有吉凶之事而吉凶之兆豫見於人知者占之則知吉凶將至非吉凶之物有知故爲吉凶之人來也猶蓍龜之有兆數矣龜兆蓍數常有吉凶吉人卜筮與吉相逢凶人與凶相逢非蓍龜神靈知人吉凶出兆見數以告之也虛居卜筮前無過客猶得吉凶然則天地之間常有吉凶吉凶之物來至自當與吉凶之人相逢遇矣或言天使之所爲也夫巨大之天使細小之物音語不通情指不達何能

一八六

使物物亦不爲天使其來神怪若天使之則謂天使矣夏后孔甲畋於首山天雨晦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之子必大貴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夫孔甲之入民室也偶遭雨而廕庇也非知民家將生子而其子必凶爲之至也旣至人占則有吉凶矣夫吉凶之物見於王朝若入民家猶孔甲遭雨入民室也孔甲不知其將生子爲之故到鳳皇諸瑞有知應吉而至誤矣

是應篇

儒者論太平瑞應皆言氣物卓異朱草醴泉翔鳳甘露景星嘉禾萐脯蓂莢屈軼之屬又言山出車澤出舟男女異路市無二價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頒白不提挈關梁不閉道無虜掠風不鳴條雨不破塊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其盛茂者致黃龍騏驎鳳皇夫儒者之言有溢美過實瑞應之物或有或無夫言鳳皇騏驎之屬大瑞較然不得增飾其小瑞徵應恐多非是夫風氣雨露本當和適言其鳳翔甘露風不鳴條雨不破塊可也言其五日一風十日一雨襃之也風雨雖適不能五日十日正如其數言男女不相干市價不相欺可也言其異路無二價襃之也太平之時豈更爲男女各作道哉不更作道一路而行安得異乎太平之時無商人則可如有必求便利以爲業買物安肯不求賤賣貨安肯不求貴有求貴賤之心必有二價之語此皆有其事而褒增過其實也若夫萐脯蓂莢屈軼之屬殆無其物何以驗之說以實者太平無有此物儒者言萐脯生於庖廚者言廚中自生肉脯薄如萐形搖鼓生風寒涼食物使之不臭夫太平之氣雖和不能使廚生肉萐以爲寒涼若能如此則能使五穀自生不須人爲之也能使廚自生肉萐何不使飯自蒸於甑火自燃於竈乎凡生萐者欲以風吹食物也何不使食物自不臭何必生萐以風之乎廚中能自生萐則冰室何事而復伐冰以寒物乎人夏月操萐須手搖之然後生風從手握持以當疾風萐不鼓動言萐脯自鼓可也須風乃鼓不風不動從手風來自足以寒廚中之物何須萐脯世言燕太子丹使日再中天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廚門象生肉足

一八七

論之旣正則萐脯之語五應之類恐無其實儒者又言古者蓂莢夾階而生月朔日一莢生至十五日而十五莢於十六日日一莢落至月晦莢盡來月朔一莢復生王者南面視莢生落則知日數多少不須煩擾案日曆以知之也夫天旣能生莢以爲日數何不使莢有日名王者視莢之字則知今日名乎徒知日數不知日名猶復案曆然後知之是則王者視日則更煩擾不省蓂莢之生安能爲福夫蓂莢之實也猶豆之有莢也春夏未生其生必於秋末冬月隆寒霜雪實零萬物皆枯儒者敢謂蓂莢達冬獨不死乎如與萬物俱生俱死莢成而以秋末是則季秋得察莢春夏冬三時不得案也且月十五日生十五莢於十六日莢落二十一日六莢落落莢棄殞不可得數猶當計未落莢以知日數是勞心苦意非善祐也使蓂生於堂上人君坐戶牖間望察莢生以知日數非謂蓂莢今云夾階而生生於堂下也王者之堂墨子稱堯舜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假使之然高三尺之堂蓂莢生於階下王者欲視其莢不能從戶牖之間見[illegible]訟三人斷獄乎故夫屈軼之草或時無有而也須臨堂察之乃知莢數夫起視堂下之莢孰與懸歷日於壁坐傍顧輒見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娛王者須起察乃知日數是生煩物以累之也且莢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雖質宮室之中草生輒耘安得生莢而人得經月數之乎且凡數日一二者欲以紀識事也古有史官典歷主日王者何事而自數莢堯候四時之中命曦和察四星以占時氣四星至重猶不躬視而自察莢以數日也儒者又言太平之時屈軼生於庭之末若草之狀主指佞人佞人入朝屈軼庭末以指之聖王則知佞人所在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聖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復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憚煩也聖王莫過堯舜堯舜之治最爲平矣即屈軼已自生於庭之末佞人來輒指知之則舜何難於知佞人而使皋陶陳知人之術經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人含五常音氣交通且猶不能相知屈軼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則太平之時草木踰賢聖也獄訟有是非人情有曲直何不并令屈軼指其非而不直者必爲心

一八八

空言生或時實有而虛言能指假令能指或時草性見人而動古者質朴見草之動則言能指能指則言指佞人司南之杓投之於地其柢指南魚肉之蟲集地北行夫蟲之性然也今草能指亦天性也聖人因草能指宣言曰庭末有屈軼能指佞人百官臣子懷奸心者則各變性易操爲忠正之行矣猶今府廷畫皋陶觟𧣾也儒者說云觟𧣾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爲驗故皋陶敬羊起坐事之此則神奇瑞應之類也曰夫觟𧣾則復屈軼之語也羊本二角觟𧣾一角體損於羣不及衆類何以爲奇鱉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案能與賁不能神於四足之鱉龜一角之羊何能聖於兩角之禽狌狌知往乾鵲知來鸚鵡能言天性能一不能爲二或時觟𧣾之性徒能觸人未必能知罪人皋陶欲神事助政惡受罪者之不厭服因觟𧣾觸人則罪之欲人畏之不犯受罪之家沒齒無怨言也夫物性各自有所知如以觟𧣾能觸謂之爲神則狌狌之徒皆爲神也巫知吉凶占人禍福無不然者如以觟𧣾謂之巫類則巫何奇而以爲善斯皆人欲神事立化也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光倉光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光害汝則復觟𧣾之類也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也尚父緣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夫觟𧣾之所爲人猶倉光之觟角也蓋有虛名無其實效也人畏怪奇故空褒增又言太平之時有景星尚書中候曰堯時景星見於軫夫景星或時五星也大者歲星太白也彼或時歲星太白行於軫度古質不能推步五星不知歲星太白何如狀見大星則謂景星矣詩又言東有啓明西有長庚亦或時復歲星太白也或時昏見於西或時晨出於東詩人不知則名曰啓明長庚矣然則長庚與景星同皆五星也太平之時日月精明五星日月之類也太平更有景星可復更有日月乎詩人俗人也中候之時質世也俱不知星王莽之

一八九

時太白經天精如半月使不知星者見之則亦復名之曰景星爾雅釋四時章曰春爲發生夏爲長養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氣和爲景星夫如爾雅之言景星乃四時氣和之名也恐非著天之大星爾雅之書五經之訓故儒者所共觀宗也而不信從更謂大星爲景星豈爾雅所言景星與儒者之所說異哉爾雅又言甘露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醴甘露也今儒者說之謂泉從地中出其味甘若醴故曰醴泉二說相違實未可知案爾雅釋水泉章一見一否曰瀸榛泉正出正出潛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是泉出之異經有異名使太平之時更有醴泉從地中出當於此章中言之何故灰居釋四時章中言甘露爲醴泉乎若此儒者之言醴泉從地中出又言甘露其味甚甘未可然也儒曰道至大者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翔風起甘露降雨潤而陰一者潤之甘雨非謂雨水之味甘乾推此以論甘露必謂其降下時遍潤養萬物未必露味甘也亦有露甘味如飴蜜者俱太平之應非養萬物之甘露也何以明之案甘露異於爲政不得其道人君受以自責恐神告忠諫勤形體而危亂之變繁不滅除空懷人君之心使明知之主虛受之責世論得稱使之然也夫賢君能治當安之民不能化當亂之世奚皆能行其針頌使方術暗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病病困則難扁鵲未如之何夫命窮病困之不可治猶夫亂民之不可安也藥氣之食病猶教導之安民也皆有命時不可令難力也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由此言之教之行廢國之安危皆在命時非人力也夫世亂民逆國之危殆災害繁於上天賢君人能不能治御詩道周宣王遭大旱矣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吉無有可遺一人不被害者實王賢者遭於德衰仁惠盡者其遇堯湯堯湯遭大旱水旱災害之甚者也而二聖政之所致故天地壓敝當然也以堯湯之水旱準百王之災變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則其禍福非德所爲也賢君之治國也猶慈父之治家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

孝如倘遭者者於恆未不蒙五穀故露味不甘蒙其下將土地波潤流濕萬物洽沾霑潤出此言之實雖且近得實蒙爾雅之言驗之於物案味甘之露下蒙潤木家所著之樹不能茂於所不著之木然今之甘露殆異於爾雅之所謂甘露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降下之驗也實露下是則醴泉矣

治期篇

世謂古人君賢則道德施行施行則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則道德頓廢頓廢則功敗治亂古今論者莫謂不然何則見堯舜聖賢致太平非材無道致亂得跡如實論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夫百石以上若升食以下居位治民爲政有教教行興上民治興亂皆有命期或才高行嫌居位職寡或智淺操薄治民而立上古之聲殊幽明考功操有功而加賞案無功而施罰是考命而長聲非實才而厚能也論者因考功之法據效而定賢則謂民治國安者賢君之所致民亂國危者無道之所爲也故危亂之世王論者以責人孫皆爲孝善子孫孝善是案典也百姓平安是國治也必有賢興必有廢興治非德所能成然則賢廢非德所能敗也治衰興廢皆天時也此論者之實未嘗苦樂之效也案安人樂富饒財用足也案富饒者命厚所致非賢惠所獲也人皆知富饒居安樂有命雖厚而不知國安節化行者歷數古也故世治非賢聖之功衰亂非無道之致國當衰亂賢聖不能當時當治惡人不能亂世之治亂在時不在政國之安危在數不在教賢不賢之君明不明之政無能損益世稱五帝之時天下太平歲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或時不然世增其美布一有然字或時政致何以審之夫世之所以爲亂者不以賊盜衆多兵革並起民乘饑寒負神其上乎若此者內殺貪之絕不能恐饑寒夫識寒盜至而能無爲非者寡然則溫飽並至而能不爲惡者有希時曰角廩貧民知禮節家食足民知榮辱興生於自餘爭起於不足穀足食多禮義之心生禮豐義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饑寒之春不貪親戚權祿之秋書及四海不貪親戚惡行也召及四海善義

也爲善惡之行不在人質性在於成之鍵權由此言之禮義之行在穀足也案穀成收自有年歲年歲水旱五穀不成非政所致時穀然也必謂水旱政治所致不能爲政者莫過桀紂桀紂之時宜當水旱桀紂之時無陰雨之災災至自有數或時遭在聖君之世實事者說堯之洪水湯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惡之所致說百王之災謂爲惡之應此見堯湯德優百王劣也實一是以見百明惡是以堯湯證百王百王遭變非政所致以變見而明禍福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失人之疾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見於面部其病過邪氣也其病不愈至於身死命壽並也國之亂亡與此同事有變見於天地猶人疾病而死色見於面部也有水旱之變猶人遇氣而病也災禍不除至於國亡猶病不愈至於身死也論者謂變復政治賢人疾病色凶可謂操行所生乎謂水旱者無道所致賢者遭病可謂無狀所得乎謂亡者爲惡惡者身死可謂非直乎夫賢人有被病而早死惡人有完全而老壽人之病死不在操行爲惡也然則或無故有夫何故哉其實當階乎安以升遷或命賤不任當由危亂以貶謫也以今之長吏況古之國若安危存亡可得論也

國之亂亡不在政之是非惡人完全而孝者非政平安而常有由此言之禍變不足以明惡論殘不足以證善明矣存天之變日月薄蝕四十二月月一食五十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數不在政治自變千數皆同一狀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歲害爲帝問楚有祲祥然之氣見宋衛陳鄭皆見此之時六國政教未必失說也歷數之都一夕洗而爲測當時歷數長短未必誰安也成敗繫於天吉凶制於時人事未爲天氣已見非時而例五穀生地一豐一耗穀雖在市一貴一賤豐者亦必賤耗者未必貴豐耗有成貴賤有時當貴豐穀賤時當賤耗穀直減夫穀之貴賤不在豐耗猶國之治亂不在善惡賢君之立偶在當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稱結繩至世則謂之賢君所政無道之君偶生於當亂之時世擾俗亂災害不絕遂以被國亡身滅謂世昏闇之爲德所致若此明於善惡之形不見禍福之內實也禍福不在善惡之證不在禍福天未到官未有所行故教明而無所改更也而當論成敗之人家久富

自然篇

天地合氣萬物自生猶夫婦合氣子自生矣萬物之生含血之類知饑知寒見五穀可食取而食之見絲麻可衣取而衣之或說以爲天生五穀以食人生絲麻以衣人此謂天爲人作畏人桑女之徒也不合自然故美議疑事可從也試依道家論之天者倉施氣萬物之中驗含饑而絲麻蔽寒故人食穀衣絲麻也夫天之不故生五穀絲麻以衣食人由其有災變不欲以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氣自變而人長像之以者說論之厭於人心交如天瑞爲說自然焉作無爲何居何以天之自然也以天無口目也案有爲者口目之類也口欲食而目欲視有嗜欲於內發之於外口目求之得以爲利欲之爲也今無口目之欲於物無所求索夫何爲乎何以知天無口目也以地知之地以土爲體土木無口目天地夫婦也地體無口目亦知天無口目也使天體乎宜與地同使天氣乎氣若雲烟雲烟之屬安得自目或曰凡動行之類皆本無有爲有欲故動動則有爲今天動行與人相似安得無爲曰天之動行也猶氣也體動氣乃出物乃生矣由人動氣也體動氣乃出子亦生也夫人之施氣也非欲以生子氣施而子自生矣天動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則自然也施氣不欲爲物而物自爲此則無爲也謂天自然無爲者何氣也恬惔無欲無爲無事者也老聃得以壽夫老聃稟之於天使天無此氣老聃安所稟受此性哉無其說而弗子獨言者未之有也或復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左右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爲君乃易乎桓公曰吾未得仲父故難已得仲父何爲不易夫桓公得仲父任之以事委之以政不使與知皇天以王僧之德與王政而譴告人則天德不若桓公而霸君之操過上帝也或曰桓公知皆仲賢故委任之如非管仲亦將譴告之矣使天遣堯舜必無譴告之變曰天能譴告人君則亦能故命聖君挺才若堯舜受以王命委以王事勿復與知今則不然生庸庸之君失道廢德臨譴告之何天不悔答也曹參爲漢相飲酒歌樂不聽政治其

子陳之節之二百當時天下無授龍之愛淮陽翁媼發吏不能禁波黯爲太守不嚴一縣不制一人高枕安卧而淮陽政清夫曹參爲相若不爲相波黯爲太守若御無人然而漢朝無事淮陽刑錯者參德優而黯威重也計天之成德能與曹參波黯而謂天與王政匱而譴告之是謂天德不若曹參厚而威不若波黯也遂信玉治衛子貢使人問之何以治衛對曰以不治治之夫不治之治無爲之道也或曰太平之應河出圖洛出書不賞不罰不爲不成天地出之有爲之驗也張良遊泗水之上過黃石公授太公書蓋天位漢祭祭命令神石爲鬼書授人使爲有爲之效也曰此皆自然也夫天安得以筆墨而爲圖書乎天道自然故圖書自成晉唐叔虞一有魯成季友生文在其手故叔曰虞季曰友宋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三者在母之時文字成矣而謂天爲文字在母之時天使神持筆墨刻其身乎自然之化固疑難知然若有爲內實自然是以太史公紀黃石事疑而不能實也趙簡子夢上天見一男子在帝之傍任夫人形不可久見也道家論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驗其言行故自然之說未見信也然雖自然亦須有爲輔助未耕耨垂因恭播種者人爲之也及敵人臨日夜長夫人不能爲也成爲之者敗之道也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明日枯死天教爲自然者宋人之徒也問曰人生於天地天地無爲人稟天性者亦當無爲而有爲何也曰至德就握之人稟天氣多故能則天自然無爲稟氣薄少不遵道德不似天地故曰不肖不肖者不似也不似天地不類聖賢故有爲也天地爲德造化爲工稟氣不一安能皆賢賢之純者黃老是也黃者黃帝也老者老子也黃老之操身中居清其治無爲正身共己面陰陽自和無心於爲而物自化無意於生而物自成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垂衣裳者舜無爲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又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則公曰上帝引佚上帝謂舜禹也舜禹承安樂治任賢使能恭己無爲而天下治舜禹承堯之安堯則天而行不作功勳名無

細幾山見人當道則前所發見在當側者也凡之直爲難圖且昌之嶽也黃石授書亦深且典之氣也如氣爲鬼鬼象人形自然之道非或爲之也草木之生華葉者蓋皆有曲折象類文章謂天爲文字誤爲草葉乎宋人或刻木爲猴作首尾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如孔子之言萬物之葉自爲生也自爲生也故能益成如天爲之其道當若宋人刻猴葉矣觀鳥獸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適可爲乎鳥獸未能造寶春觀萬物之生秋觀其成天地爲之乎物自然也如謂天地爲之爲之宜用手天地安得萬萬千千金爲萬萬千千物乎諸物在天地之間也猶乎在身腹中也身懷子氣十月而生身口耳目矣腹腸毛理血脈腦髓骨節五藏自然成腹中乎皆爲之也偶人千萬不名爲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或帝者王夫人王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方術作夫人形形成出入宮門武帝大驚立而迎之怨不復見蓋非自然之真方士巧奇之爲故一見便忽消散滅亡有爲之化比不可久行爲之化自成故曰蕩蕩乎民無能名萬年五十者擊壤於途不能知堯之德蓋自然之化也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黃帝堯舜大人也其德與天地合故如無爲也天道無爲故春不爲生而夏不爲長秋不爲成冬不爲藏陽氣自出物自生長陰氣自起物自成藏汲井決陂灌溉田物亦生長雖然而雨物之莖葉根培莫不治灌溉且溉海就與汲井決陂故無爲之爲大矣本不求功故其功立本不求名故其名成沛然之雨功名大矣而天地不爲也氣和而雨自集儒家說夫婦之道取法於天地知夫婦法天地不知推夫婦之道以論天地之性可謂惑矣夫天漢於上地懸於下下氣出上上氣降下萬物自生其中間矣寧其生也天不須復與也由子在母腹中父不能知也物自生子自成天地父母何與知故及其生也人道有教訓之義天道無爲然然其性故魚於淵從陸於山從其性命之欲也不驚魚今上陸不逐陸之類也上德治之若烹小鮮與天地同操自然之變

崇法欲為殊異之功不聽趙良之議以取車裂之患德薄多欲君臣相憎怨也道家德厚下當其上上安其下純蒙無為何復譴告故曰政之適也君臣相忘於治魚相忘於水獸相忘於林人相忘於世故曰天也孔子謂顏淵曰吾服汝忘也汝之服於我亦忘也以孔子為君顏淵為臣尚不能譴告況以老子為君文子為臣乎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淳酒味甘飲之者醉不相知薄酒酸苦賓主嚬蹙夫相譴告道薄之驗也謂天譴告曾謂天德不若淳酒乎禮者忠信之薄亂之首也相譏以禮故相譴告三皇之時坐者于于行者居居乍自以為馬乍自以為牛純德行而民瞳矇曉惠之心未形生也當時亦無災異如有災異不名曰譴告何則時人愚蠢不知相繩責也末世衰微上下相非災異時至則造譴告之言矣夫今之天古之天也非古之天厚而今之天薄也譴告之言生於今者人以心准況之也誥誓不及五帝要盟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伯德彌薄者信彌衰心險而行詖則犯約而負教教約不行則相譴告譴告不改舉兵相滅由此言之譴告之言衰亂之語也而謂之上天為之斯蓋所以疑也且凡言譴告者以人道驗之也人道君譴告臣上天譴告君也謂災異為譴告夫人道臣亦有諫君以災異為譴告而王者亦當時有諫上天之義其效何在苟謂天德優人不能諫優德亦宜玄默不當譴告萬石君子有過不言對案不食至優之驗也夫人之優者猶能不言皇天德大而乃謂之譴告乎夫天無為故不言災變時至氣自為之夫天地不能為亦不能知也腹中有寒腹中疾痛人不使也氣自為之夫天地之間猶人背腹之中也謂天為災變凡諸怪異之類無小大薄厚皆天所為乎牛生馬桃生李如論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為馬把李實提桃間乎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又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人之賤不用於大者類多伎能天尊貴高大安能撰為災變以譴告人且吉凶蜚色見於面人不能為色自發也天地猶人身氣變猶蜚色人不能為蜚色天地安能為氣變然則氣變之見殆自然也變自見色自發占候之家因以言也夫寒溫譴

告變動招致四疑皆已論矣譴告於天道尤詭故重論之論之所以難別也說合於人事不入於道意從道不隨事雖違儒家之說合黃老之義也

感類篇

陰陽不和災變發起或時先世遺咎或時氣自然賢聖感類慊懼自思災變惡徵何為至乎引過自責恐有罪畏慎恐懼之意未必有其實事也何以明之以湯遭旱自責以五過也聖人純完行無缺失矣何自責有五過然如書曰湯自責天應以雨湯本無過以五過自責天何故雨以無過致旱亦知自責不能得雨也由此言之旱不為湯至雨不應自責然而前旱後雨（一有之字）者自然之氣也此言書之語也難之曰春秋大雩董仲舒設土龍皆為一時間也一時不雨恐懼雩祭求陰請福憂念百姓也湯遭旱七年以五過自責謂何時也夫遭旱一時輒自責乎旱至七年乃自責也謂一時輒自責（一有也字）七年乃雨天應之誠何其留也有謂七年乃自責憂念百姓何其遲也不合雩祭之法不厭憂民之義書之言未可信也由此論之周成王之雷風發亦先類也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為成王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為葬疑或以為信讒二家未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尚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木偃禾頗為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已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為周公怒也千秋萬夏不絕雷雨苟謂雷雨為天怒乎是則皇天歲歲怒也正月陽氣發泄雷聲始動秋夏陽至極而雷折苟謂秋夏之雷（一有為字）為天大怒正月之雷天小怒乎雷為天怒雨為恩施使天為周公怒徒當雷不當雨今雨俱至天怒且喜乎子於是日也哭則不歌周禮子卯稷食菜羹哀樂不並行喜怒反并至乎秦始皇帝東封岱

嶽雷雨暴至劉媼息大澤雷雨晦冥始皇無道自同前聖治亂自謂太平天怒可也劉媼息大澤夢與神遇是生高祖何怒於生聖人而為雷雨乎堯時大風為害堯繳大風於青丘之野舜入大麓烈風雷雨堯舜世之隆主何過於天天為風雨也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設土龍以類求氣如天應雩龍必為雷雨何則秋夏之雨與雷俱也必從春秋仲舒之術則大雩龍求怒天乎師曠奏白雪之曲雷電下擊鼓清角之音風雨暴至苟為雷雨為天怒天何憎於白雪清角而怒師曠為之乎此雷雨之難也又問之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為雷風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曰然則天有所不能乎應曰然難曰孟賁推人人仆接人而起接人立天能拔木不能復起是則天力不如孟賁也秦時三山亡猶謂天所徙也夫木之輕重孰與三山徙三山不能起大木非天用力宜也如謂三山非天所亡雷雨則天所為乎問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德以公有王功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也難之曰伊尹相湯伐夏為民興利除害致天下太平湯死復相大甲大甲佚豫放之桐宮攝政三年乃退復位周公曰伊尹格于皇天天所宜彰也伊尹死時天何以不為雷雨應曰以百兩篇曰伊尹死大霧三日大霧三日亂氣矣非天怒之變也東海張霸造百兩篇其言雖未可信且假以問天為雷雨以悟成王成王未開金匱雷止乎已開金匱雷雨乃止也應曰未開金匱雷止也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由此言之成王未覺悟雷雨止矣難曰伊尹霧三日天何不三日雷雨須成王覺悟乃止乎太戊之時桑穀生朝七日大拱太戊思政桑穀消亡宋景公時熒惑守心出三善言熒惑徙舍使太戊不思政景公無三善言桑穀不消熒惑不徙何則災變所以譴告也所譴告未覺災變不除天之至意也今天怒為雷雨以責成王成王未覺雨雷之息何其早也又問

曰禮諸侯之子稱公子諸侯之孫稱公孫皆食采地殊之眾庶何則公子公孫親而又尊得體公稱又食采地名實相副猶文質相稱也天彰周公之功令成王以天子禮葬何不令成王號周公以周王副天子之禮乎應曰王者名之尊號也人臣不得名也難曰人臣猶得名王禮乎武王伐紂下車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三人者諸侯亦人臣也以王號加之何為獨可於三王不可於周公天意欲彰周公豈能明乎豈以王迹起於三人哉然而王功亦成於周公江起岷山流為濤瀨相濤瀨之流孰與初起之源岷山之所為到自始之所為來三王乎周公（一有乎字）也周公功德盛於三王不加王號豈天惡人妄稱之哉周衰六國稱王齊秦更為帝當時天無禁怒之變周公不以天子禮葬天為雷雨以責成王何天之好惡不純一乎又問曰魯季孫賜曾子簀曾子病而寢之童子曰華而睆者大夫之簀而曾子寢疾命元易簀蓋禮大夫之簀士不得寢也今周公人臣也以天子禮葬魂而有靈將安之不也應曰成王所為天之所予何為不安難曰季孫所賜大夫之簀豈曾子之所自制乎何獨不安乎子疾病子路遣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孔子罪子路者也已非人君（一有也字）子路使門人為臣非天之心而妄為之是欺天也周公亦非天子也以孔子之心況周公周公必不安也季氏旅於泰山孔子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以曾子之細猶却非禮周公至聖豈安天子之葬曾謂周公不如曾子乎由此原之周公不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周公不安天亦不安何故為雷雨以責成王乎又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武王之命何可代乎應曰九齡之夢天奪文王年以益武王克殷二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於金縢不可復為故掩而不見難曰九齡之夢武王已得文王之年未畢曰已得之矣難曰已得文王之年命當自延克殷二年雖病猶將不死周公何為請而代之應曰人君爵人以官議定未之即與曹下案目然後可諾天雖奪文王年以益武王猶須周公請乃能

得之命然精微非一卧之夢所能得也應曰九齡之夢能得也夢曰九齡之夢文王夢與武王九齡武王夢帝予其九齡其天已予之矣武王已得之矣何須復請人且得官先夢得爵其後莫舉猶自得官何則兆象先見其驗必至也古者謂年為齡已得九齡猶人夢得爵也周公因必效之夢請之於天功安能大乎又謂曰功無大小德無多少人須仰恃前之者則爲天矣使周公不代武王武王病成周公與成王而致天下太平乎應曰成事周公輔成王而天下不亂使武王不見代遂病死周公致太平何疑乎難曰若是武王之生無益其死無損須周公功乃成也周衰諸侯背畔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使無管仲不合諸侯夷狄交侵中國絕滅此無管仲有所傷也程量有益管仲之功偶於周公管仲死桓公不以諸侯禮葬以周公況之天亦宜怒微雷薄雨不至何哉豈以周公聖而管仲不賢乎夫管仲為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為不賢反坫三歸諸侯之禮天子禮具王者之制皆以人臣俱不得為大人與天地合德孔子大人也譏管仲之僭禮皇天欲周公之侈非合德之驗書家之說未可然也以見鳥跡而知為書見蜚蓬而知為車天非以鳥跡命倉頡以蜚蓬使奚仲也奚仲感蜚蓬而倉頡起鳥跡也晉文反國命徹麋墨舅犯心感辭位歸家夫文公之徹麋墨非欲去舅犯舅犯感慚自同於麋墨也宋華臣弱其宗使家賊六人以鈹殺華吳於宋命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其後左師怨咎華臣備之國人逐瘈狗瘈狗入華臣之門華臣以為左師來攻己也踰牆而走夫華臣自殺華吳而左師懼國人自逐瘈狗而華臣自走成王之畏懼猶此類也心疑於不以天子禮葬公卒遭雷雨之至則懼而畏過矣夫雷雨之至天未必責成王也雷雨至成王懼以自責也夫感則倉頡奚仲之心懼則左師華臣之意也懷嫌疑之計遭暴至之氣以類之驗見則天怒之效成矣見類驗於寂漠猶感動而畏懼況雷雨揚軒轅之聲成王庶幾能不怵惕乎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禮君子聞雷雖夜衣冠而坐所以敬雷

懼激發也聖人君子於道無嫌然猶順天變動況成王有周公之疑聞雷雨之變安能不振懼乎然則雷雨之至也殆且自天氣成王畏懼殆且感物類也夫天道無為如天以雷雨責怒人則亦能以雷雨殺無道古無道者多可以雷雨誅殺其身必命聖人興師動軍頓兵傷士難以一雷行誅輕以三軍剋敵何天之不憚煩也或曰紂父帝乙射天毆地游涇渭之間雷電擊而殺之斯天以雷電誅無道也帝乙之惡孰與桀紂鄒伯奇論桀紂惡不如亡秦亡秦不如王莽然而桀紂秦莽之死不以雷電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采善不踰其美貶惡不溢其過責小以大夫人無之成王小疑天大雷雨如定以臣葬公其變何以過此洪範稽疑不悟災變者人之才不能盡曉天不以疑責備於人也成王心疑未決天以大雷雨責之殆非皇天之意書家之說恐失其實也

齊世篇

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下世之人短小陋醜夭折早死何則上世和氣純渥婚姻以時人民稟善氣而生生又不傷骨節堅定故長大老壽狀貌美好下世反此故短小夭折形面醜惡此言妄也夫上世治者聖人也下世治者亦聖人也聖人之德前後不殊則其治世古今不異上世之天下世之天也天不變易氣不改更上世之民下世之民也俱稟元氣元氣純和古今不異則稟以為形體者何故不同夫稟氣等則懷性均懷性均則形體同形體同則醜好齊醜好齊則夭壽適一天一地並生萬物萬物之生俱得一氣氣之薄渥萬世若一帝王治世百代同道人民嫁娶同時共禮雖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法制張設未必奉行何以效之以今不奉行也禮樂之制存見於今今之人民肯行之乎今人不肯行古人亦不肯舉以今之人民知古之人民也物亦物也人生一世壽至一百歲生為十歲兒時所見地上之物生死改易者多至於百歲臨且死時所見諸物與年十歲時所見無以異也使上世下世民人無有異則百歲之間足以卜筮六畜長短五穀大小昆蟲草木金石珠玉蜎蜚蠕動跂行喙息無有

異者此形不異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氣為水火也使氣有異則古之水清火熱而今水濁火寒乎人生長六七尺大三四圍面有五色壽至於百萬世不異如以上世人民侗長佼好堅強老壽下世反此則天地初立始為人時長可如防風之君色如宋朝壽如彭祖乎從當今至千世之後人可長如莢英色如嫫母壽如朝生乎王莽之時長人生長一丈名曰霸出建武年中穎川張仲師長一丈二寸張湯八尺有餘其父不滿五尺俱在今世或長或短儒者之言竟非誤也語稱上世使民以宜傴者抱關侏儒俳優如皆侗長佼好安得傴侏之人乎語稱上世之人質朴易化下世之人文薄難治故易曰上古之時結繩以治後世易之以書契先結繩易化之故後書契難治之驗也故夫宓犧之前人民至質朴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彊欲凌弱眾欲暴寡故宓犧作八卦以治之至周之時人民文薄八卦難復因襲故文王衍為六十四首極其變使民不倦至周之時人民久薄故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稱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知世浸弊文薄難治故加密致之罔設纖微之禁檢柙守持備具悉極此言妄也上世之人所懷五常也下世之人亦所懷五常也俱懷五常之道共稟一氣而生上世何以質朴下世何以文薄彼見上世之民飲血茹毛無五穀之食後世穿地為井耕土種穀飲井食粟有水火之調又見上古巖居穴處衣禽獸之皮後世易以宮室有布帛之飾則謂上世質朴下世文薄矣夫器業變易性行不異然而有質朴文薄之語者世有盛衰衰極久有弊也譬猶衣食之於人也初成鮮完始熟香潔少久穿敗連日臭茹矣文質之法古今所共一質一文一衰一盛古而有之非獨今也何以效之傳曰夏后氏之王教以忠上教以忠君子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殷王之教以敬上教用敬君子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如忠承周而王者當教以忠夏所承唐虞之教薄故教以

忠唐虞以文教則其所承有鬼失矣世人見當今之文薄也狎侮非之則謂上世朴質下世文薄猶家人子弟不謹則謂他家子弟謹良矣語稱上世之人重義輕身遭忠義之事得已所當赴死之分明也則必赴湯趨鋒死不顧恨故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行事比類書籍所載亡命捐身眾多非一今世趨利苟生棄義妄得不相勉以義不相激以行義廢身不以為累行隳事不以相畏此言妄也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義之性則其遭事並有奮身之節古有無義之人今有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若夫琅邪兒子明歲敗之時兒為餓人所食自縛叩頭代兄為食餓人美其義兩舍不食兄死收養其孤愛不異於己之子歲敗穀盡不能兩活餓殺其子活兄之子臨淮許君叔亦養兄孤子歲倉卒之時餓其親子活兄之子與子明同義會稽孟章父英為郡決曹掾郡將撾殺非辜事至覆考英引罪自予卒代將死章後復為郡功曹從役攻賊兵卒北敗為賊所射以身代將卒死不去此弘演之節陳不占之義何以異當今著文書者肯引以為比喻乎比喻之證上則求虞夏下則索殷周秦漢之際功奇行殊猶以為後又況當今在百代下言事者目親見之乎畫工好畫上代之人秦漢之士功行譎奇不肯圖今世之士者尊古卑今也貴鵠賤雞鵠遠而雞近也使當今說道深於孔墨名不得與之同立行崇於曾顏聲不得與之鈞何則世俗之性賤所見貴所聞也有人於此立義建節實核其操古無以過為文書者肯載於篇籍表以為行事乎作奇論造新文不損於前人好事者肯舍久遠之書而垂意觀讀之乎揚子雲作太元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與之併肩故賤其言使子雲在伯松前伯松以為金匱矣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功治有奇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

殷湯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化薄不能相連之明驗也及至春秋兵革雲投戰方角勢奉以得天下無嘉瑞之獎若叶和萬國鳳皇來儀之類非德劣不及功薄不著之後乎此言妄也夫天地氣和即生聖人聖人之治即立大功和氣不獨在古先則聖人何故獨優世俗之性好奚古而貶今少所見而多所聞又見經傳增賢聖之美孔子尤大堯舜之功又聞堯禹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則謂古聖優劣今功化雖於後矣夫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讀經覽書者所共見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世常以紂封與堯舜相反稱美則就堯舜言惡則取紂禁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則知堯舜之德不若是其盛也堯舜之禪湯武之來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應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蓋有天命之實而世空生優劣之語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苗兵皆動而

論衡卷十九

宣漢篇

儒者稱五帝三王致天下太平漢興已來未有太平世謂五帝三王致太平漢未有太平者見五帝三王聖人也聖人之德能致太平謂漢不太平者漢無聖帝也賢者之化不能太平又見孔子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者今無鳳鳥河圖瑞頗未至恐其故謂未太平此言妄也夫太平以治定爲效百姓以安樂爲符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夫治人以人爲主百姓安而陰陽和陰陽和則萬物育萬物育則奇瑞出誠今天下安乎庶乎安則平矣端誠未具無害於平故夫王道定事以驗立實以效效驗不彰實誠不見時雖實德證驗不具是故王道立事以實不必具驗聖主治世明於平安不須待瑞且夫太平之瑞猶聖王之相也聖王骨法未必同太平之瑞何爲獨同堯舜之世太平瑞應各異猶家人當產物不同也或積米穀或蹤布帛或產牛馬或長田宅夫業米穀不愛布帛於牛馬不羨田宅則謂米穀布帛牛馬田宅爲瑞至矣然而古瑞河圖鳳皇不至今百姓安矣蓍瑞至矣然而古瑞河圖鳳皇不至謂之未安是猶食稻之人入飯稷之輩不見稻米謂稷爲非穀也實者天下已太平矣未有聖人何以效之未見鳳皇何以效實邑世儒不知聖何以知今無聖人也世人見鳳皇何以知之誠無以知之何以知

論衡卷十八終

論衡卷十九

今無鳳皇也安不能知有聖與無又不能別鳳皇是鳳與非鳳安不能定今太平與未平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三十年而天下平漢興至文帝時二十餘年賈誼創議以爲天下治和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夫如賈生之議文帝時已太平矣漢興二十餘年應孔子之言必世然後仁也漢一代之年類已備太平立矣賈生知之況至今且三百年謂未太平誤也且孔子所謂一世三十年也漢家三百歲十帝繼德承平如何夫文帝之時因已平矣歷世持平矣至平帝時前漢已滅光武中興復致太平問曰文帝有瑞何名太平光武無瑞何之太平如何曰夫帝王瑞應前後不同雖無物瑞百姓寧樂鳳氣調和是亦瑞也何以明之帝王治平升封太山告安也秦始皇升封太山遭雷雨之變帝未平氣未和光武皇帝升封天變然無妄太平之應也治平氣應光武之時氣和人安物瑞等聖人未已驗論者猶發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集於太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雀集於長樂宮夷集構古講瑞上世爲美論治則古王爲貴稱奇於今於不信然使堯舜更生恐無聖名孤者獨會聽者樂孤不見聽者之心不願也是故觀於齊不成晉遠於楚不遠宋周虞夏殷同載在二尺四寸簡者操筆朝夕誦習不見漢書謂漢劣不若亦觀孤不見漢游齊楚不顧宋魯也使漢有安文之人經傳漢事則尚書春秋也儒者宗之學者習之將與舊六爲七今上上王至高祖皆爲聖帝矣觀杜撫班固等所上漢頌頌功德符瑞正孤深廣旁沛無量瑞唐虞入奧域三代隔絕深海沮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且舍唐虞夏殷近與周家斷量功德實尚優劣周不如漢何以驗之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文武受命之降怪不及高祖光武初起之祥孝宣明之瑞美於周之成康宣王者宣孝明符瑞唐虞以來可謂盛矣今上即命奉成持滿四海混一天下定寧物瑞已極人廟訂儀唐世無民雍歷今亦天下修仁歲運遭氣發頻不登迫路無絕道之憂深幽無屯聚之姦周家雖常獻白雉方今句奴御昔京牢貢獻牛馬四裔修備

於上林九真獻麟神雀二年鳳皇甘露降集京師四年鳳皇下社稷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並見成典于谷炳燿奮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土靈光復至至如南郊之時甘露神雀降集萬歲宮其年三月鸞鳳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龍至見于新豐醴泉湧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出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雀前世罕見甘露醴泉祭后土天地之時神光靈耀可謂繁盛黑雉疾孝明時雖無鳳皇亦致鱗甘露醴泉神雀白雉紫芝幕禾金山鼎見靈木續命五帝三王經傳所載瑞應莫盛孝明如以瑞應效太平宜明之年位五帝三王也夫如是孝宣孝明可謂太平矣能致太平者聖人也世儒何以謂惟本有聖人天之祿命位爲前世者逆後世者泊我周有三聖文王武王周公拯時獨出漢興一代也何以富少於周周之聖王何以富多於漢漢之高祖光武則之文武也文武受命宜命年明今上過周之病康宣王非以身生興世可致增頌歌刻木銅鼎也稱事理之情定說者之實也修好興道治五千里內漢民勝土故荒服之外牛馬珍神白雉近鳳不若遠物古之戎狄今爲中國古之聚人今被朝服古之蠻貊今冠章甫古之戎翟今爲商賈以是石爲疾田以樂暴竭夏民爽相坰爲均平化不宜爲齊民弄太平而何夫實德化則周不能越漢論符瑞則漢盛於周度土境則周狹於漢漢何以不如周謂周多聖人治致太平儒者稱聖妻陸侯聖平而無所稱治亦桑盛使太平絕而無續也

恢國篇

孟子曰物之圖高深之測聖此言廣闊學於孔子積累歲月見道彌深也宜漢之興高漢於周極漢過周論者未極也恢而極之測見漢奇夫經急論者要妙乃見圖極論者猶奇驚出恢論漢國在百代之上者矣何以驗之黃帝有游鼎之瑞堯有丹木之祥舜時有蓂莢不服夏時有鳳翔殷高宗代見方三年殷王常祭惇亂周公東征前代皆然漢不獨此萬國之時陳殯反彗起殷治如安也孝景之時吳楚兵起量錯也何奴時稱正朔不及天靈之地王

功不如兵今皆內附貢獻牛馬此則漢之威盛莫敢犯也紂為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戮八百諸侯不期俱至項羽惡微號而用兵與高祖俱起威力輕重未有所定則項羽力勁折鐵難於摧木高祖誅項羽折鐵武王代紂摧木然則漢力勝周多矣凡克敵一則易二則難湯武伐桀紂一敵也高祖誅秦殺項兼勝二家力倍湯武武王為殷西伯臣事於紂以臣伐周夷齊恥之扣馬而諫武王不聽不食周粟餓死首陽高祖不為秦臣光武不仕王莽誅惡伐無道無伯夷之譏可謂順於周矣丘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為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襲爵乘位尊祖統業者易堯以唐侯入嗣帝位舜以司徒因堯授禪禹以司空緣功代舜湯由七十里文王百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位三郊五代之起皆有因緣力易為也高祖從亭長提三尺劍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奮威武帝海內無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推自然此則起高於淵洿為深於丘山也比方五代孰者為優傳書或稱武王代紂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

長大教言殷亡殷民見兒身赤以為天神及言殷亡皆謂商滅兵至牧野晨舉脂燭姦謀惑民權掩不備周之所諱也世謂之虛漢取天下無此虛言武成之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以武成言之食兒以丹晨舉脂燭殆且然矣漢伐亡新光武將五千人王莽遣二公將卅萬人戰于昆陽雷雨晦冥前後不相見漢兵出昆陽城擊二公軍一而當十二公兵敗天下以雷雨助漢威敵孰與舉脂燭以人事詐取殷哉成云武王伐紂紂赴火死武王就斬以鉞懸其首於大白之旌齊宣王憐釁鍾之牛睹其色之觳觫也楚莊王赦鄭伯之罪見其肉袒而形暴也君子惡不惡其身紂屍赴於火中所見悽愴非徒色之觳觫袒之暴形也就斬以鉞懸乎其首何其忍哉高祖入咸陽閻樂誅二世項羽殺子嬰高祖雍容入秦不戮二屍光武入長安劉聖公已誅王莽乘兵即害不刃王莽之死夫斬赴火之首與貰被刃者之身德虐孰大也豈以羑里之恨哉以人君拘人臣其逆孰與秦奪周國莽酖平帝也鄒伯奇論桀紂之惡不若亡秦亡秦不若王

莽然則紂惡微而周誅之易察莽罪重而漢伐之難寬狹難也高祖母妊之時蛟龍在上夢與神遇好酒貰飲酒舍負讎及醉留臥其上常有神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與呂后俱之山澤時自隱匿光氣暢見呂后輒知始皇望見東南有天子氣及起五星聚於東井楚望漢軍氣成五色光武且生鳳皇集於城嘉禾滋於屋皇妣之身夜半無燭空中光明初者蘇伯阿望舂陵氣鬱鬱蔥蔥光武起過舊廬見氣憧憧上屬於天五帝三王初生始起不聞此怪堯母感於赤龍及起不聞奇祥禹母吞薏苡將生得玄圭契母咽鷰子湯起白狼銜鉤后稷母履大人之跡文王起得赤雀武王得魚烏皆不及漢太平之瑞黃帝堯舜鳳皇一至凡諸眾瑞重至者希漢文帝黃龍玉棓武帝黃龍麒麟連木宣帝鳳皇五至麒麟神雀甘露醴泉黃龍神光平帝白雉黑雉孝明麒麟神雀甘露醴泉白雉黑雉芝草連木嘉禾與宣帝同奇有神鼎黃金之怪一代之瑞累仍不絕此則漢德豐茂故瑞祐多也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

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前世龍見不雙芝生無二甘露一降而今八龍並出十一芝累生甘露流五縣德惠盛熾故瑞繁夥也自古帝王孰能致斯儒者論曰王者推行道德受命於天論衡初稟以為王者生稟天命性命難審且兩論之酒食之賜一則為薄再則為厚如儒者之言五代皆一受命唯漢獨再此則天命於漢厚也如審論衡之言生稟自然此亦漢家所稟厚也絕而復屬死而復生世有死而復生之人人必謂之神漢統絕而復屬光武存亡可謂優矣武王伐紂庸蜀之夷佐戰牧野成王之時越常獻雉倭人貢暢幽厲衰微戎狄攻周平王東走以避其難至漢四夷朝貢孝平元始元年越常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夫以成王之賢輔以周公越常獻一平帝得三後至四年金城塞外羌良橋橋種良願等獻其魚鹽之地願內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為西海郡周時戎狄攻王至漢內屬獻其寶地西王母國在絕極之外而漢屬之德與大漢孰與方今哀牢鄯善諾降附歸德匈奴

矜被渥特拔討羌虜生口千萬數夏禹倮入吳國太伯採藥斷髮文身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罽衣關頭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巂鬱林日南遼東樂浪周時被髮椎髻今戴皮弁周時重譯今吟詩書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必誅廣陵王荊迷於薨巫楚王英惑於俠客事情列見孝明三宥二王吞藥周誅管蔡違斯遠矣楚外家許氏與楚王謀議孝明曰許民有屬於王欲王尊貴人情也聖心原之不繩於法隱強侯傅懸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海恩犯奪爵土惡其人者憎其胥餘立二王之子安楚廣陵強弟員嗣祀陰氏二王帝族也位為王侯與管蔡同罪罰誅絕二王立後恩已備矣隱強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其祀立武廢之義繼禍絕之恩方斯羸矣何則並為帝王乘兵相征貪天下之大統誠湯之藏非聖君之義失承天之意也隱強臣子也漢統自在絕無陰氏蕃輔義兩猶存之嘉惠渥也故夫雨露之施內則注於骨肉外則布於他族唐之晏晏舜之烝烝豈能踰此驩兜之行靖言庸回共工私之稱薦於堯

三苗巧佞之人或言有罪之國鯀不能治水知力極盡罪皆在身不加於上唐虞放流死於不毛怨惡謀上懷挾叛逆考事失實誤國殺將罪惡重於四子孝明加恩則論徙邊今上寬惠還歸州里開闢以來恩莫斯大晏子曰鉤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夫地動天時非政所致皇帝振畏猶歸於治廣徵賢良訪求過闕高宗之側身周成之開匱勵能逮此故夫雉雊鼎耳因雉以建德政頹雨施流聖哲優者乃立功化是故微病恒醫皆巧篤劇扁鵲乃良建初孟年無妄氣至歲之疾乘臥比旱不雨牛死民流可謂劇矣皇帝敦德俊乂在官第五司空股肱國維轉穀振贍民不乏餓天下慕德雖危不亂民饑於穀飽於道德身流在道心回鄉內以故道路無盜賊之跡深幽迥遠無劫奪之姦以危為寧以困為通五帝三王孰能堪斯哉

驗符篇

永平十一年廬江皖侯國民際有湖皖民小男曰陳爵陳挺年皆十歲以上相與釣於湖涯挺先釣爵後

往爵問挺曰釣寧得乎挺曰得爵即歸取竿綸去挺四十步所見湖涯有酒樽色正黃沒水中爵以為銅也涉水取之滑重不能舉挺望見號曰何取爵曰是有銅不能舉也挺往助之涉水未持樽頓衍更為盟盤動行入深淵中復不見挺爵留顧見如錢等正黃數百千枚即共掇摭各得滿手走歸示其家爵父國故免吏字君賢驚曰安所得此爵言其狀君賢曰此黃金也即馳與爵俱往到金處水中尚多賢自涉水掇取爵挺鄰伍並聞俱競采之合得十餘斤賢自言於相相言太守太守遣吏收取遣門下掾程躬奉獻具言得金狀詔書曰如章則可不如章有正法躬奉詔書歸示太守太守以下思省詔書以為疑隱言之不實苟飾美也即復因郡上得黃金實狀如前章事寢十二年賢等上書曰賢等得金湖水中郡牧獻詔令不得直詔書下廬江上不畀賢等今直狀郡上賢等所采金自官湖水非賢等私瀆故不與直十二年詔書曰視時金價畀賢等金直漢瑞非一金出奇怪故獨紀之金玉神寶故出詭異金物色先為酒樽後

為盟盤動行入淵豈不怪哉夏之方盛遠方圖物貢金九牧禹謂之瑞鑄以為鼎周之九鼎遠方之金也人來貢之自出於淵者其實一也皆起盛德為聖王瑞金玉之世故有金玉之應文帝之時玉棓見金之與玉瑞之最也金聲玉色人之奇也永昌郡中亦有金焉纖縻大如黍粟在水涯沙中民採得日重五銖之金一色正黃土生金土色黃漢土德也故金化出金有三品黃比見者黃為瑞也肥饒老父道發民書化為黃石黃石之精出為符也夫石金之類也質異色鈞皆土瑞也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傅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莖葉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酆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會公卿郡國上計吏民皆在以芝告示天下天下並聞吏民歡喜咸知漢德豐雍瑞應出也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冷道五縣榆柏梅李葉皆洽溥咸委流民嗽吮之甘如飴蜜五年芝草復生泉陵男子周服宅上六本色狀如三年芝并前凡十一本湘水去泉陵城七里水上聚石曰

德室正臨水有俠山其下幾陰水深不測二黃龍見長四十六丈身大於馬舉頭頓尾狀如國中畜龍燕室正民皆觀見之去龍可數十步又見狀如駒馬小大凡六出水逆流而上蓋二龍之子也并二龍為人由稱一時乃入宣帝時從皇下彭城彭城以聞宣帝部侍中宋翁一翁一曰從皇當下京師集於天子之郊乃遣下彭城不可收與御下等宣帝曰方今天下合為一家下彭城與京師等耳何令可與無下等乎令左右通經者語雅翁一翁一對免冠叩頭謝宣帝之時與今無異厚屋之集黃龍之出鈞也彭城零陵遠近同也者宅長逆四夷為異外陵在內猶為近矣當人公孫臣孝文時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其徵黃龍見於成紀成紀之地猶零陵也孝武孝宣時董仲舒說土德之運制禮作樂黃龍出於成紀為四海宜土德也黃龍制禮文帝之朝云漢色當尚黃數以五為名黃龍智慧之色黃故五土德者矣之生於土土氣和故黃生土之色黃故五土德者矣之生於土土氣和故黃生土之色黃故稱稱稽作甘故甘露集漢見往世不疑雖夏德神二龍在庭今龍變出應夏之數治消們也論衡卷二十

須頌篇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輔之臣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則說書者欲明文思以下雅所言也曰篇末也篇末謹也孔子曰篇末之人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鴻輔之臣盡斯作也或說尚書曰尚者上也上所為下所書也下者謹也曰臣子也然則臣子書上所為矣問儒者應言制樂言作何也曰應者上所制故曰制樂者下所作故曰作天下太平須樂作方今天下太平矣須詩樂雖可以作未得者不知也故曰制禮衛孔悝之鼎銘周臣勤行孝宜皇帝褒頌川太守黃霸有治狀賜金百斤漢臣勤政夫以人主須褒臣子臣子當褒君父於義較矣眞氏天下太平爰歌舜德宜王憲周詩頌其行召伯述職周歌宋詩是故周頌三十一篇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直上也由此言之臣子當頌明主德者者謂漢無聖帝治化來太平宜漢之篇論漢已有聖帝治已太平德盛之篇極論漢德非

龍出往世太平希出今小龍六頭並出遊戲來就庭六千歲後者也唐虞之時百獸率舞今亦八龍遊戲更久之尊近年俱者所食往世生出不過一二今并前後凡十一本多損奇考之後生有松喬之福也世露之降往世一所今並五將應土之數德布澤也皇瑞比見其出不空必有瑞為隨德是應孔子曰知者樂仁者壽息帝聖人故逆算奇後生黃為土色信在中央故軒轅德候以黃為號皇帝寬惠德神黃帝最能色黃示德不與炎方曰仁能康方之獸也皇帝聖人故仁瑞見仁者養育之味也皇帝仁惠愛黎民故昔帝時清廉之物也陽見於外皇帝聖明招拔屈大也瑞出必由嘉士賢至必後吉人也天道自然豫應偶合聖主獲福亦出尊賢者明臣良應事以康又或受命力亦同御也

論衡卷十九終

論衡卷十九終

當自然乃在百代之上表篇頌功宣漢主上詩之頌言右臣之與也合其家而觀他人之聖忽其父而稱異人之第未為德也漢今天下之家也光帝今上民臣之君也天號十德而頌其美說同奇而驅其功亂與疑暗不能也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成年五十擊壤於塗或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孔子乃言大哉堯之德者乃知堯者也論聖者不知聖主是則百者不能知黃也知聖主不能頌是則唱者不能言是非也然則方今百喑之怪與唐擊壤之民同一才矣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堯德蓋堯盛也擊壤之民云堯何等力是不知堯德也在舉殯稱光耀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遠近廣狹難得盡也況於唯漢皆知山折入東海者乎曉南北故夫廣大一者廣大字從橫橫敷橫溢猶屬難測漢德即唐日光海外也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漢盛也漢家著書委上及殷周諸子並作皆論德事無奚頌之言論衡有之又詩頌周名

猶言美者徒實考也夫一字之論尚猶明主況千言之論萬文之頌哉船車載人載與其徒多也案車材給執與加漆柔者也然則鴻筆之人國之紀摩柔漆也慶無個夫敏漢不登國無個文德閣不彰漢德不休就在百代之間頌美之德不著載也高祖以來著書非不論論漢詞馬長卿為封禪書文約不具詞馬于長卿頌宣帝以至孝武揚子雲錄宣帝以至哀平陳平仲紀光武班孟堅頌孝明漢家功德顯可觀見今上即命未有發載論衡之人為此事精故有齊世宜漢振國驗祥龍無雲雨不能參天鴻筆之人國之雲雨也載國德於傳書之上宜居名於舊世之後歲高弗德無人也城墻之上平地之頃也人加築新之功樹直臨地國之功德崇於城墻文人之筆勤於築新盛主德盛功宜莫不與頌紀載矣得稱雖流去無窮乎人有高行或無得其實或欲稱之不能言或謂不著不肯陳一所此三者孰者為賢五三之際於斯為盛孝明之時泉瑞並至百官臣子不為少矣唯班固之徒頌國德可謂舉得其實矣頌文論以奇彩漢合於漢誤不能及非不能及儒者之敏快難及也實面論之實更難及殷熟盛平堯王出雄以立功化故治則之稱為漢歡後治有則亂有時能以亂為治者優優者有之迷初孟年無妻氣至聖性之期也皇帝稱德教備其災板順盛明考為漢德變是故災變之至或在聖世時異論為漢論災是故春秋為漢制論論為漢作論好長古而短今言瑞則遠前而薄後是總變而定之漢不為少漢有實事儒者不稱古有虛美誠必然之位久遠之儒無近今之實斯蓋三增九德所以成也能聖實聖頌以興也儒者稱聖過實增

孝武皇帝封弟爲魯恭王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宮得佚尚書百篇禮三百春秋三百篇論語二十一篇闓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此時皆出經傳也而有闓弦歌之聲文當興於漢喜樂得闓之祥也當傳於漢寢藏牆壁之中恭王闓之聖王感動弦歌之象此則古文不當掩漢俟以爲符也孝成皇帝讀百篇尚書博士郎吏莫能曉知徵天下能爲尚書者東海張霸通左氏春秋案百篇序以左氏訓詁造作百二篇具成奏上成帝出祕尚書以考校之無一字相應者成帝下霸於吏吏當器辜大不謹敬成帝奇霸之才赦其辜亦不滅其經故百二尚書傳在民間孔子曰才難能推精思作經百篇才高卓遹希有之人也成帝赦之多其文也雖奸非實次序篇句依倚事類有似真是故不燒滅之疏一櫝相遣以書書十數札奏記長吏文成可觀讀之滿意百不能一張霸推精思至於百篇漢世寡類成帝赦之不亦宜乎楊子山爲郡上計吏見三府爲哀牢傳不能成歸郡作上孝明奇之徵在蘭臺夫以三府掾吏叢積成才不能成一篇子山成之上書其文子山之傳豈必審是傳聞依爲之有狀會三府之士終不能爲子山爲之斯須不難或章蓋張蓋豈不有以哉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策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見於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永平中神雀羣集孝明詔上爵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孝明覽焉夫以百官之衆郎吏非一唯五人文善非奇而何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長卿孝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揚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使長卿桓君山子雲作吏書所不能盈牘文所不能成句則武帝何貪成帝何欲故曰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歎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爲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候氣變者於天不於地天文明也衣裳在身文着於衣不在於裳衣法天

也察掌理者左不觀右左文明也占在右不觀左右文明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又曰觀乎天文觀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爲觀大人君子以文爲操也高祖在母身之時息於澤陂蛟龍在上龍觟炫燿及起楚望漢軍氣成五采將入咸陽五星聚東井星有五色天或者憎秦滅其文章欲漢興之故先受命以文爲瑞也惡人操意前後乖違始皇前歎韓非之書後惑李斯之議燔五經之文設挾書之律五經之儒抱經隱匿伏生之徒竄藏山中殄賢聖之文厥辜深重嗣不及孫李斯創議身伏五刑漢興易亡秦之軌削李斯之跡高祖始令陸賈造書未興五經惠景以至元成經書並脩漢朝郁郁厥語所聞孰與亡秦王莽無道漢軍雲起臺閣廢頓文書棄散光武中興修存未詳孝明世好文人並徵蘭臺之官文雄會聚今上即令詔求亡失購募以金安得不有好文之聲唐虞既遠所在書散殷周頗近諸子存焉漢興以來傳文未遠以所聞見伍唐虞而什殷周煥炳郁郁莫盛於斯天晏者星辰曉爛人性奇者掌文諧協漢今爲盛故文繁湊也孔子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爲漢制文傳在漢也受天之文文人宜遵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立五文在世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續故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爲也周秦之際諸子並作皆論他事不頌主上無益於國無補於化造論之人頌上恢國國業傳在千載主德參貳日月非適諸子書傳所能並也上書陳便宜奏記薦吏士一則爲身二則爲人繁文麗辭無上書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爲私無爲主者夫如是五文之中論者之文多矣則可尊明矣孔子稱周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孔子周之文人也設生漢世亦稱漢之至德矣趙他王南越倍主滅使不從漢制箕踞椎髻沈溺夷俗陸賈說以漢德懼以帝威心覺醒悟蹶然起坐世儒之愚有趙他之惑鴻文之人陸賈之說觀見之者將有蹶然起坐

趙他之惛誤氏沿煩不有陸卓之辯文人之休國之符也望豐屋知名家睹喬木知舊都鴻文在國聖世之驗也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夫候國占人同一實也國君聖而文人聚人心惠而目多采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天文人文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謚法所以章善即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聞知之者莫不自勉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傳流於世成爲丹青故可尊也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人枉道繩墨所彈安得避諱是故子雲不爲財勸叔皮不爲恩撓文人之筆獨已公矣賢聖定意於筆筆集成文文具情顯後人觀之見以正邪安宜妄記足蹈於地跡有好醜文集於札志有善惡故夫占跡以睹足觀文以知情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論衡篇以十數亦一言也曰疾虛妄

論死篇

世謂死人爲鬼有知能害人試以物類驗之死人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何以驗之驗之以物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世能別人物不能爲鬼則爲鬼不爲鬼尚難分明如不能別則亦無以知其能爲鬼也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爲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爲鬼人無耳目則無所知故聾盲之人比於草木夫精氣去人豈徒與無耳目同哉朽則消亡荒忽不見故謂之鬼神人見鬼神之形故非死人之精也何則鬼神荒忽不見之名也人死精神升天骸骨歸土故謂之鬼鬼者歸也神者荒忽無形者也或說鬼神陰陽之名也陰氣逆物而歸故謂之鬼陽氣導物而生故謂之神神者伸也申復無已終而復始人用神氣生其死復歸神氣

陰陽稱鬼神人死亦稱鬼神氣之生人猶水之爲冰也水凝爲冰氣凝爲人冰釋爲水人死復神其名爲神也猶冰釋更名水也人見名異則謂有知能爲形而害人無據以論之也人見鬼若生人之形以其見若生人之形故知非死人之精也何以效之以囊橐盈粟米米在囊中若粟在橐中滿盈堅彊立樹可見人瞻望之則知其爲粟米囊橐何則囊橐之形若其容可察也如囊穿米出橐敗粟棄則囊橐委辟人瞻望之弗復見矣人之精神藏於形體之內猶粟米在囊橐之中也死而形體朽精氣散猶囊橐穿敗粟米棄出也粟米棄出囊橐無復有形精氣散亡何能復有體而人得見之乎禽獸之死也其肉盡索皮毛尚在制以爲裘人望見之似禽獸之形故世有衣狗裘爲狗盜者人不覺知假狗之皮毛故人不意疑也今人死皮毛朽敗雖精氣尚在神安能復假此形而以行見乎夫死人不能假生人之形以見猶生人不能假死人之魂以亡矣六畜能變化象人之形者其形尚生精氣尚在也如死其形腐朽雖虎兕勇悍不能復化魯公牛哀病化爲虎亦以未死也世有以生形轉爲生類者矣未有以死身化爲生象者也

天地開闢人皇以來隨壽而死若中年夭亡以億萬數計今人之數不若死者多如人死輒爲鬼則道路之上一步一鬼也人且死見鬼宜見數百千萬滿堂盈庭填塞巷路不宜徒見一兩人也人之兵死也世言其血爲燐血者生時之精氣也人夜行見燐不象人形渾沌積聚若火光之狀燐死人之血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也其形不類生人之形精氣去人何故象人之體人見鬼也皆象死人之形則可疑死人爲鬼或反象生人之形病者見鬼云甲來甲時不死氣象甲形如死人爲鬼病者何故見生人之體乎天地之性能更生火不能使滅火復燃能更生人不能令死人復見能使滅灰更爲燃火吾乃頗疑死人能復爲形案火滅不能復燃以況之死人不能復爲鬼明矣夫爲鬼者人謂死人之精神如審鬼者死人之精神則人見之宜徒見裸袒之形無爲見衣帶被服也何則衣服無精神人死與形體俱朽何以得貫

卒之平精神本以血氣爲主血氣常附形體形體朽精神亦在能爲鬼可也今衣服絲絮布帛也生時血氣不附著而亦自無血氣敗朽迺已與形體等安能自著爲衣服之形出此言之見鬼衣服象之則形體亦象之矣象之則知非死人之精神也

夫死人不能爲鬼則亦無所知矣何以驗之以未生之時無所知也人未生在元氣之中既死復歸元氣元氣荒忽人氣在其中人未生無所知其死歸無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人之所以聰明智慧者以含五常之氣也五常之氣所以在人者以五藏在形中也五藏不傷則人智慧五藏有病則人荒忽荒忽則愚惑矣人死五藏腐朽腐朽則五常無所用識智者已敗矣所謂爲智者已去矣形骸氣而成氣骸形而知天下無獨燃之火世間安得有無體獨知之精人之死也其精漸也漸者殄之次也殄者死之比也人殄不悟則死矣案人殄復悟死當來者與殄相似於回夢殄死一實也人安不能知覺時所作猶死不能識生時所爲矣人言夢有所作於居人之旁附人言夢有所作於居人之旁附人言夢有所作不能復爲人死亦不能復爲形如夫婦妻同室而處淫亂失行姦怒鬬訟夫死妻更嫁妻死夫更娶以有知驗之宜大怒怒今夫妻死者家實無聲更嫁娶者乎忽無聞無知之驗也

孔子葬母於防既而雨甚至防墓崩孔子聞之流涕流涕曰古者不脩墓遂不復脩使此有知必志人不脩也孔子知之宜脩脩墓以喜魂神然而不脩聖人明睿曉其無知也佞骨在野時鳴呼有聲若夜間哭聲謂之死人之魂非也何以驗之生人所以言語呼呼者氣括口喉之中動搖其舌張歙其口故能成言嘗猶吹籥笙諸竽折破氣越不括于無所弄則不成音夫籥笙之管猶人之口喉也手弄其孔猶人之舌也人死口喉腐敗舌不復動何能成言然而枯骨時時鳴者人骨自有能鳴者焉或以爲秋也是與夜見哭無以異也秋氣爲鳴鳴之變自有所爲使骨死骨之側人則謂之骨鳴有知鳴於野草澤暴露以千萬數鳴號之辭宜歸焉夫有能使不言者言未有言者死能復使之言言者亦不能復使之言猶不能知猶發死人之棺爲言發之事死人不能復知也夫附精氣尚在形體尚全猶無所知況死人棺神消亡形體朽敗乎人爲人所殺偽語更告苦以語人有知之效也或爲人所殺明不知何人殺也或冢不知其尸所在使死人有知必志人之殺已也當能言於吏旁告以賊主名若能歸語其冢告以尸之所在今則不能無知之效也世間死者今生人殺而用之言及巫叩元結下死人還因巫口談背誇誕之言也知不誇經物之精神爲之象也或曰不能言也夫不能言則亦不能知矣知用氣言亦用氣猶人之未死也智慧精神定矣病則惛亂精神擾也夫死病之甚者也病死之微猶惛亂況其甚乎精神擾自無所知況其歇也人之死猶火之滅也火滅而煙不照人死而知不慧二者宜同一實論者猶謂死有知惑也人病且死與火之且滅何以異火滅光消而煙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謂人死有知是謂火滅復有光也除冬之月寒氣用事水凝爲冰驗春氣溫冰釋爲水人生於天地之間其猶冰也陰陽之氣凝而爲人年終歲盡物生以青爲氣或乎之也物死者夫或奪之也乎之物青奪之青去去後不能復乎之青物亦不能復自青聲色俱通並稟於天青青之色猶泉泉之聲也死物之色不能復青得爲死人之聲能復自言惑也人之所以能言語者以有氣力也氣力之盛以能飲食也飲食損減則氣力衰衰則聲音嘶困不能食則口不能復言夫死困之甚何能復言或曰死人欲有食氣故能言夫死人之精生人之精也使生人不欲食而徒以口欲有食之氣不過三日則餓死矣或曰死人之精神於生人之精故能散氣爲音夫生人之精在於身中死則在於身外死之與生何以殊身中身外何以異取水實於大盆中盆破水流地地水能變於盆中之水乎地水不異於盆中之水身外之精何能殊於身中之精人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矣何以驗之夫人之怒也用氣其害人所力用力須觸骨而還還則能害人怒怒之人則呼於人之旁口氣噴射人之面雖勇如賁育氣不害人使骨乎面擊暴足面蹶則痛擊蹶無不破折矣死骨朽

勢力絕乎足不舉雖精氣尚在猶向呼之時無聞聽也何以能害人也凡人與物所以能害人者手皆把刃牙齒利之故也今人死手骨朽腐不能復持刃牙齒落不能復嚙噬安能害人見之始生也乎是且威乎不能捧足不能蹶一有者氣通疑威未能壓強也由此言之精氣不能堅強審矣氣爲形體形體被腐猶未能害人況死氣去精神絕微弱無能來能害人乎世間能害人者邪死人之氣不去邪何能害人鄰邦之未字也溺溺於淵中溺而視之若水之形見雖佩伏犧方就成氣成之後能蹶驅之夫人之死猶溺溺之時溺溺之氣安能害人人之所以勇猛能害人者以飲食也飲食使足則強壯勇猛強壯勇猛則能害人矣人病不能飲食則身羸羸羸弱則其故至於死病困之時伏在其旁不能動此人豈其物不能禁奪羸病困劣之故也夫死羸病困劣之甚者也何能害人有鷄犬之肉爲人所盜竊雖怯無勢之人莫不忿怒忿怒之極至相威脅敗亂之時人相噉食非使其神有知宜能害人身貴於鷄犬已死貴於見盜物同死而精神亦滅安能爲害邪設謂人貴精神有異成事物能變化人與不能是反人精神不若物物精奇於人也水火燒溺尤能害人者皆五行之物金傷人木毆人土壓人水溺人火燒人使人死精神怎五行之物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不爲物則爲氣矣氣之害人者太陽之氣爲毒者也使人死其氣爲毒乎害人不爲乎不能害人夫論死不爲鬼無知不能害人則夫所見鬼者非死人之精其害人者非其精所爲明矣

論衡卷二十一

死偽篇

傳曰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將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執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韔而死趙簡公殺其臣莊子義而不辜簡公將入於桓門莊子義起於道左執彤杖而捶之斃於車下二者死人爲鬼之驗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無之奈何曰人生萬物之中物死不能爲鬼人死何故獨能爲鬼如以人貴能爲鬼則死者皆當爲鬼杜伯莊子義何獨爲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爲鬼世間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輩不爲鬼夫杜伯莊子義無道忿恨報殺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則夫死爲鬼之尊者當復誅之非杜伯莊子義所敢爲也凡人相傷憎其生恐見其身故殺而亡之見殺之家詣吏訟其仇仇人亦惡見之生死異路人鬼殊處如杜伯莊子義怨宣王簡公不宜殺也當復爲鬼與己合會人君之威固嚴一本作人臣營衛卒使固多衆兩臣殺二君二君之衛當輔之非有知之爲計惰惡之所爲也如兩臣神靈知二君死當報己如不知也則亦不神不神則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虛偽類眞故杜伯莊子義之語往往而存

晉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僕狐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趨登僕車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圖之太子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復與申生相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斃之於韓其後四年惠公與秦穆公戰於韓地爲穆公所獲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莊子義之類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爭於公神何肯聽之帝許以晉畀秦狐突以爲不可申生從狐突之言是則上帝許申生非也神爲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豈徒臣之與君哉恨惠公之改葬於上帝之尊命非所得爲也驪姬譖殺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惡甚於殺人惠公之罪輕於驪姬請帝罰惠公不請罰驪姬是則申生憎改葬不怨見殺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議燔燒詩書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惡痛於改葬然則秦之死儒不請於帝見形爲鬼諸生會告以禍是無道李斯無狀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辭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某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謂三王也即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曰實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審其爲鬼也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己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定其爲鬼須有所問然後知之死人有知無知與其許人不許人一實也能知三王之不許己則其謂三王爲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謂三王爲鬼猶世俗之人也與世俗同知則死人之實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請命用何得之以至誠得之乎以辭正得之也如以至誠則其請之說精誠致鬼不顧辭之是非也董仲舒請雨之法設土龍以感氣夫土龍非實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誠不顧物之僞眞也然則周公之請命猶仲舒之請雨也三王之非鬼猶聚土之非龍也

晉荀偃伐齊不卒事而還癉疽生瘍於頭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視不可含范宣子浣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宣子曰其不瞑以爲恨其子吳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吳以撫之猶視者不得所恨也樂懷子曰其爲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伐齊不卒有所恨也恨得之故目瞑受含宣子失之目張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則口噤口噤則不可含新死氣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撫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開少久氣衰懷子撫之故目瞑口受含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見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

有所恨志士則恨義事未立學士則恨問多不及農夫則恨耕未畜穀商人則恨貨財未殖仕者則恨官位未極勇者則恨材未優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有目不瞑者爲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復聞人之言不能聞人之言是謂死也離形更自爲鬼立於人傍雜人之言已與形絕安能復入身中瞑目闔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則能不免與形相守矣世人論死謂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見面使尸若生人者誤矣楚成王廢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以宮甲圍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王縊而死諡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夫爲靈不瞑爲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諡之曰靈心恨故目不瞑更諡曰成一有人字心喜乃瞑精神聞人之議見人變易其諡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能以自瞑張非神而何曰此復荀偃類也不病目亦不空張成王於時縊死氣尚盛新絕目尚開因諡曰靈少久氣衰目適欲瞑連更曰成目之視瞑與諡之爲靈偶應也時人見其應成乃瞑則謂成王之冤有所知則宜終不瞑也何則太子弑己大惡也加諡爲靈小惡也不爲大惡懷忿反爲小過有恨非有神之效見示告人之驗也夫惡諡非靈則厲也紀於竹帛爲靈厲者多矣其尸未斂之時未皆不瞑也豈世之死君不惡而獨成王憎之哉何其爲驗者寡不瞑者衆也

鄭伯有貪愎而多欲子晳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晳攻伯有伯有出奔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後歲人或夢見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之日駟帶卒國人益懼後至壬寅日公孫段又卒國人愈懼子產爲之立後以撫之乃止矣伯有見夢曰壬子余將殺帶壬寅又將殺段及至壬子日駟帶卒至壬寅公孫段死其後子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人以爲淫厲況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伯有殺駟帶公孫段不失日期神審之驗也子產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則知其實矣實有不空虛則不疑子產智人也知物審矣如死者無知何以能殺帶與段如不能爲鬼子產何以不據目與伯有爲怨者子晳也子晳攻之伯有奔駟帶乃率國人遂伐伯有公孫段隨駟帶不造本辯其罪徒小彼駟帶不報子晳公孫段恐彼與帶俱死是則伯有之冤無知爲鬼報仇輕重失宜也且子產言曰強死者能爲鬼何謂強死謂伯有命未當死而人殺之邪將謂伯有無罪而人冤之也如謂命未當死而人殺之未當死而死者多如謂無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強死能爲鬼比干子胥不爲鬼春秋之時弑君三十六君爲所弑可謂強死矣典長一國用物之精可謂多矣繼體有土非直三世也貴爲人君非與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類也以至尊之國君受臣子之弑禍其冤爲鬼必明於伯有報讎殺仇禍繁於帶段三十六君無爲鬼者三十六臣無見報者如以伯有無道其神有知世間無道莫如桀紂桀紂誅死不能爲鬼然則子產之說因成事者也見伯有強死則謂強死之人能爲鬼如有不強死爲鬼者子產將云不強死之人能爲鬼子晳在鄭與伯有何異死與伯有何殊俱以無道爲國所殺伯有能爲鬼子晳不能爲鬼強死之說通於伯有塞於子晳然則伯有之說杜伯之語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晉次於輔氏晉侯治兵於稷以略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病困則更曰必以是爲殉及武子卒顆不殉妾人或難之顆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見老父曰余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是以報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顆之德故見體爲鬼

結草動風神豫有知之效驗也曰夫鬼人之父能知魏顆之為鬼見形以動其戰必能報其生時所善報其生時所惡矣凡人交遊必有厚薄厚薄當報猶婦人之當謝也今不能報其生時所厚猶能報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驗能為鬼之效也張良行遇水上老父授書光武困北河北老人致謠命貴時吉當遇祠者之應驗也魏顆當獲杜回最當有功故老人妖兆結草於路人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足梁水壞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嘗先者必獲一見幕臣百姓也夫欲使梁水見之於是也而為之發朝而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祠文王聖人也知道事之實見王季棺見知其精神欲見百姓故出而見之曰市今帝王延葬淄地中有以千萬數無欲復出見百姓者王季何為獨然河洛之濱立梁井一水溢崩壞者將露見不可勝數皆欲復見百姓者乎梁水壞滑山之足猶河洛之流溢演坼也文王見棺和露測然悲恨當先君欲復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賢聖側怛不敢思論推生況死故入於寢門其何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鬼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見殺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亦之祀乎韓子能變郊晉侯有間黃熊黑豕之精神晉侯不能故入寢門晉知而祀之故疾有間非死人有知之驗乎夫鯀殛于羽山人知也神為黃熊入于羽淵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魯公牛哀病化為虎在故可實也今鯀遂殛於羽山人不與之處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為黃熊是死也死而鬼神為黃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間鬼鬼象生人之形見之與人無異猶非死人之神況熊彪人之形不與人相似乎猶鯀死其神為黃熊照熊之死其神亦或時為人人衆見之何以知非死禽獸之神也信黃熊鯀之鯀神又值所見之鬼以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黃熊為鯀之神未可審也且黃象也言鬼且主神明示象意意之古自有所為使鯀死其神者為黃熊當見黃熊必鯀之神乎請假祭山川誠晉侯當見山川何復不以死山川山川自見乎人病多或夢見先祖死人來立其側可復吹彈甚於信貴聖之言則周王季欲見百姓者也

齊景公將伐宋師過太山公晝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太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盛請百湯伊尹之祭湯乘以長鞭以答擊上而豐下指身而指斥公曰然是也伊尹黑而短蓬而揖盛上而銳下使身而下齊公曰然是也今奈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亟無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而發師和於朱公不用終伐宋軍果敗夫湯伊尹有怒過於公之伐宋故見夢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軍果不吉曰夫景公齊會夢見彗星其時彗星不出果不吉曰夫然而夢見之者見彗星其實非夢見湯伊尹實亦非也或時景公軍敗不吉之象也晏子信齊明言湯伊尹之形景公願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絕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湯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鄭子產將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產客叔禽曰鄭君寢疾於今三月矣趙武韓羅有加而無損今晉黃熊復請先祖死人求食故亦見形乎人夢所見更為他占於是以所見為實也何以驗之夢見生人明日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夫所夢見之人不與己相見則知熊之黃熊不入寢門不入則鄭不來負不求食趙武之疾非殷夏郊之禍非殷夏郊之禍則晉侯有間非死夏郊之禍也無禍之實則無有知之驗矣亦猶漢南王劉安坐謀反而死世傳以為仙而升天本為之虛子產聞之亦不能實偶晉侯之疾適當自死子產聞言黃熊之占則信黃熊鯀之神矣

高皇帝以趙王如意為似我而欲立之呂后忌恨後聽趙王如意為祟遂病不念而死是以如意精神為蒼犬見變以報其仇也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戰頸者後斷仆地而死目見彼之中己死後其神尚不能報呂后讎如意將身不自往使人怨之不知其為祟毒復不知殺己者為誰安能為祟以報呂后使死人有知快者莫過高祖高祖愛如意而呂后殺之高祖見怒宜如雷霆呂后之死宜不旋日豈高祖之精不

若知惡之神將死後留如意魯魯呂后之殺也

丞相武安侯田蚡與故大將軍灌夫杯酒之恨事至上聞灌夫繫獄當要救之勢不能救蓋夫坐法當要亦死其後田蚡病甚謂曰諾諾使人視之見灌夫當要偽坐其側蚡病不妄語至死曰相救不一人也後病者後病不見所殺田蚡見所殺田蚡獨然者心負慎恨病亂妄見也或時見他鬼而占鬼之人聞其往時與夫要爭欲見神審之名見其狂言諾則言夫要坐其側矣

灌陽都尉尹齊為吏暴虐及死怨家欲燒其尸去去歸葬夫有知故人且燒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齊亡神也有所憑秦時三山亡用水九鼎沒必以亾者為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時夷知怨家之謀病舉持亡怨怨家怨已云自去凡人能亡見能步行也今死血脈斷絕足不能復動何用亡去以烹伍子胥溺道彭越燒殺一餘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殺獨尹齊能歸葬失實之言不驗之語也

亡新改葬元帝傳后陵其棺取玉押印璽送定陶以

論衡卷二十二

紀妖篇

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夜聞鼓新聲者說之使人問之左右皆報弗聞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似鬼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坐撫琴而寫之明日報曰臣得之矣然而未習請更宿而習之靈公曰諾因復宿明日已習遂去之晉晉平公飲之施夷之臺酒酣靈公起曰有新聲願請奏以示公公曰善乃召師涓令坐師无之旁援琴鼓之未終憮然而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何道由師曠曰此師延所作與紂與紂為靡靡之樂也武王誅紂紂之臣師延東走至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削不可遂也平公曰寡人好者音也子其使遂之師涓鼓究之平公曰此所謂何聲也師曠曰此所謂清商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得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公曰寡人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鼓之一奏有玄鶴二八從南方來集於郎門之上危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翎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徹于天平公大悅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樂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於西大山之上駕象輿六元龍畢方並轂直指蚩尤屈伏地風伯進掃塵師延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鬼蟲伏地白雲覆上大合鬼神乃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隨流而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當國大旱亦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何謂也曰君非德盛公曰且聞之晉平公且病若國且旱亡妖也師曠曰先聞此聲者國削二國先聞之矣何知新聲非師延所鼓也曰師延自投濮水形體腐于水中精氣消于泥塗安能復鼓琴屈原自沉於江屈原善著文師延善鼓琴如師

延能鼓琴則屈原能復書矣揚子雲弔屈原屈原何不報屈原生時文無不作不能報子雲者死為泥塗手既朽無用書也屈原手朽無用書則師延指敗無用鼓琴矣孔子當泗水而葬泗水卻流世謂孔子神而能卻泗水孔子好教授猶師延之好鼓琴也師延能鼓琴於濮水之中孔子何為不能教授於泗水之側乎

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進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繆公嘗如此矣七日悟悟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之所謂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告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十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將拘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譆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日者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翟簡子問

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遂不見是何謂也皆妖也其占皆如當道者言所見於帝前之事所見當道之人妖人也其後晉二卿范氏中行氏作亂簡子攻之中行文子范昭子敗出奔齊始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以為貴簡子與語賢之簡子募（一本作方告）諸子曰吾藏寶符於常山之上先得者賞諸子皆上山無所得無恤還曰已得符矣簡子問之無恤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以為賢乃廢太子而立之簡子死無恤代是為襄子襄子既立誘殺代王而并其地又并知氏之地後取空同戎自簡子後十世至武靈王吳廣入其母姓嬴孟姚也其後武靈王遂取中山并胡地武靈王之十九年更為胡服國人化之皆如其言無不然者蓋妖祥見於兆審矣皆非實事吉凶之漸若天告之何以知天不實告之也以當道之人在帝側也夫在天帝之側皆貴神也致帝之命是天使者也人君之使車馬備具天帝之使單身當道非其狀也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禀取制度天地之官同則其使者亦宜鈞官同人異者未可然也何以知簡子所見帝非實帝也以夢占知之樓臺山陵官位之象也人夢上樓臺升山陵輒得官位實樓臺山陵非官位也則知簡子所夢見帝者非天帝也人臣夢見人君人君必不見又必不賜以人臣夢占之知帝賜二笥翟犬者非天帝也非天帝則其言與百鬼游於鈞天非天也魯叔孫穆子夢天壓己者審然是天下至地也至地則有樓臺之抗不得及己及己則樓臺宜壞樓臺不壞是天不至地不至地則不得壓己不得壓己則壓己者非天也則天之象也叔孫穆子所夢壓己之天非天則知趙簡子所游之天非天也或曰人亦有直夢見甲明日則見甲夢見君明日則見君矣曰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何以明之直夢者夢見甲夢見君明日見甲與君此直也如問甲與君甲與君則不見也甲與君不見所夢見甲與君者象類之也乃甲與君象類之則知簡子所見帝者象類帝也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夢見帝是魂之

上天也上天猶上山也夢上山足登山手引木然後能升升天無所緣何能得上天之去人以萬里數人之行日百里魂與體形俱尚不能疾況魂獨行安能速乎使魂行與形體等則簡子之上下天宜數歲乃簡七日輒覺期何疾也夫魂者精氣也精氣之行與雲煙等案雲煙之行不能疾使魂行若蜚鳥乎行不疾於人或夢蜚者用翼蜚也其蜚不能疾於鳥天地之氣尤疾速者飄風也飄風之發不能終一日使魂行若飄風乎則其速不過一日之行亦不能至天人夢上天一臥之頃也其覺或尚在天上未終下也若人夢行至雒陽覺因從雒陽悟矣魂神蜚馳何疾也疾與在必非其狀必非其狀則其上天非實事也非實事則為妖祥矣夫當道之人簡子病見於帝側後見當道象人而言與相見帝側之時無以異也由此言之臥夢為陰候覺為陽占審矣

趙襄子既立知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予之請地於趙趙不予知伯益怒遂率韓魏攻趙襄子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託平驛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予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無恤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赤書曰趙無恤余霍大山山陽侯天子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反滅知氏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襄子再拜受神之命是何謂也曰是蓋襄子且勝之祥也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襄子懼使相張孟談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竟以三月丙戌之日大滅知氏共分其地蓋妖祥之氣象人之形稱霍大山之神猶夏庭之妖象龍稱褒之二君趙簡子之所見象人稱帝之使也何以知非霍大山之神也曰大山地之體猶人有骨節骨節安得神如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何則人謂鬼者死人之精其象如生人之形今大山廣長不與人同而其精神不異於人不異於人則鬼之類人鬼之類人則妖祥之氣也

秦始皇帝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星墜下至地為石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聞之令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家人誅之因燔其石妖使者從關東夜

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鎬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之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言聞始皇帝默然良久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乃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明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如人狀是何謂也曰皆始皇且死之妖也始皇夢與海神戰恚怒入海候神射大魚自琅邪至勞成山不見至之罘山還見巨魚射殺一魚遂旁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到沙丘而崩當星墜之時熒惑為妖故石旁家人刻書其石若或為之文曰始皇死或教之也猶世間童謠非童所為氣導之也凡妖之發或象人為鬼或為人象鬼而使其實一也晉公子重耳失國乏食於道從耕者乞食耕者奉塊土以賜公子公子怒咎犯曰此吉祥天賜土地也其後公子得國復土如咎犯之言齊田單保即墨之城欲詐燕軍云天神下助我有一人前曰我可以為神乎田單卻走再拜事之竟以神下之言聞於燕軍燕軍信其有神又見牛若五采之文遂信畏懼軍破兵北田單卒勝獲復侵地此人象鬼之妖也使者過華陰人持璧遮道委璧而去妖鬼象人之形也夫沉璧於江欲求福也今還璧示不受物福不可得也璧者象前所沉之璧其實非也何以明之以鬼象人而見非實人也人見鬼象生存之人定問生存之人不與己相見妖氣象類人也妖氣象人之形則其所齎持之物非真物矣祖龍死謂始皇也祖人之本龍人君之象也人物類則其言禍亦放矣

漢高皇帝以秦始皇崩之歲為泗上亭長送徒至驪山徒多道亡因縱所將徒遂行不還被酒夜經澤中令一人居前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道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擊斬蛇蛇遂分兩徑開行數里醉因臥高祖後人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之人曰嫗何為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以嫗為妖言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何謂也曰是高祖初起威勝之祥也何以明之以嫗忽然不見也不見非人非人則鬼妖矣夫以嫗非人則知所斬

之蟲非蟲也云白帝子何故爲蟲夜而當道謂蟲白帝子高祖赤帝子白帝子爲蟲赤帝子爲人五帝皆天之神也子或爲蟲或爲人人與蟲異物而其爲帝同神非天道也且蟲爲白帝子則蟲爲白帝后乎帝者之后前後宜偶帝者之子官屬宜盛今一蟲死於三徑一蟲哭於道云白帝子非實明矣夫非實則象象則妖也妖則所見之物皆非物也非物則氣也高祖所殺之蟲非蟲也則夫鄭厲公將入鄭之時邑中之蛇與邑外之蛇鬬者非蟲也厲公將入鄭妖氣象蟲而鬬也鄭國鬬蛇非蟲則知夏庭二龍爲龍象爲龍象則知鄭子產之時能戰非龍也天道難知使非妖也使是亦妖也

留侯張良椎秦始皇誤中副車始皇大怒索求張良張良變姓名亡匿下邳常閒從容步遊下邳泗上有一老丈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泗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爲強忍下取履因跪進履父以足受履笑去良大奇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怪之因跪問諾

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復往父又已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來喜曰當如是矣出一篇書曰讀是則爲帝者師後十三年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無他言弗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習誦之是何謂也曰是高祖將起張良爲輔之辭也良居下邳任俠十年陳涉等起沛公略地下邳良從遂佐成帝封爲留侯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界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蓋古國之異神矣天地之化巧矣使老父象黃石黃石象老父何其神鄭國曰黃石審老父老父審黃石耶曰黃石不能爲老父老父不能爲黃石妖祥之氣見故驗也何以明之晉平公之時石言魏榆平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憑依也不然兵精偏也夫石不能人言則亦不能人形矣石言與妖星墮石陸車鄰民刻之無異也刻爲文言爲解辭之異文一實也民刻文氣發言民之與氣一性也夫石不見生牛所見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見其物也人病見鬼猶伯樂之見馬庖丁之見牛也伯樂庖丁所見非馬與牛則亦知夫病者所見非鬼也病者困劇身體羸則鬼持篋杖陵犯之若見鬼北惟遽跳御立守其旁病痛恐懼妄見之也初疾畏鬼見鬼之來疾困恐死見鬼之怒身自疾痛見鬼之擊皆存想虛致未盛有其實也夫精念存想或泄於目或泄於口或泄於耳泄於目目見其形泄於耳耳聞其聲泄於口口言其事當目則鬼見暮臥則夢聞夢臥靜室之中若有所與懼則夢見夫人推案其身與夢覺見臥居俱用精神投懼存想同一實也

一曰人之見鬼目光與臥亂也人之當也氣倦精盡在則欲臥臥而目光反反而精神見人物之象矣人病亦氣倦精盡目雖不臥光已亂於臥也故亦見人物象病者之見也若臥者百與夢相似當其見也其人能自知覺與夢故其見物不能知其鬼與人精盡氣倦之效也何以驗之以狂者見鬼也狂病惑不與善人相得者病因精亂也夫病且死之時亦與狂等臥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虛氣盛則象人而至室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地者病見地人坐其側山此言之驗夫實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統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象屋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承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交氣有與物同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弱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以甲乙病者則見甲乙之神也甲乙者東方木也木生於亥亥木之長生也甲乙之日病者木氣盛木氣盛則見甲乙之神矣何以驗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間與人雜則因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巫之辭類所因據其言內自從口出若童之語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言語自發同一實也世解紂之時夜郊鬼哭及余頃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國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言言辭至國且昌昌端到矣故夫端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曉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象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蔑遇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墮於車傷足喪履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

公將病及狂三者皆精衰倦目光反照故皆獨見人物之象焉

一曰鬼者人所見得病之氣也氣不和者中人中人爲鬼其氣象人形而見故病篤者氣虛氣盛則象人而至室則病者見其象矣假令得病山林之中其見鬼則見山林之精人或病地者病見地人坐其側山此言之驗夫實嬰之徒或時氣之形象也凡天地之間氣皆統於天天文垂象於上其氣降而生物氣和者養生不和者傷害本有象於天則其降下有形於地矣故鬼之見也象氣爲之也象屋之體爲人與鳥獸故其病人則見人與鳥獸之形

一曰鬼者老物之精也物之老者其精爲人亦有承老性能變化象人之形人之交氣有與物同者則其物與之交及病精氣衰弱也則來犯陵之矣何以效之以甲乙病者則見甲乙之神也甲乙者東方木也木生於亥亥木之長生也甲乙之日病者木氣盛木氣盛則見甲乙之神矣何以驗之以甲乙日病者其死生之期常在庚辛之日此非論者所以爲實也天道難知鬼神闇昧故具載列今世察之也

一曰鬼者物也與人無異天地之間有鬼之物常在四邊之外時往來中間與人雜則因惡之類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見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鳥獸及其生其妖動不離人形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巫之辭類所因據其言內自從口出若童之語矣童謠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口自言意自出則其爲人與聲氣自立言語自發同一實也世解紂之時夜郊鬼哭及余頃作書鬼夜哭氣能象人聲而哭則亦能象人形而見則人以爲鬼矣鬼之見也人之妖也天地之間禍福之至皆有兆象有漸不卒然有象不猥來天地之道人將亡國亦出國將亡妖亦見猶人且言言辭至國且昌昌端到矣故夫端應妖祥其實一也而世獨謂鬼者不在妖祥之中謂鬼猶神而能害人不通妖祥之道不曉物氣之變也國將亡妖見其亡非妖也人將死鬼象其死非鬼也亡國者兵也殺人者病也何以明之齊襄公將爲賊所殺游于姑蔑遇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引弓射之豕人立而啼公墮於車傷足喪履而爲賊殺之夫殺襄公者賊也先見大豕於路則襄

今且死之妖也。人謂之彭生者，有似彭生之狀也。世人皆知殺實公者非豕，而獨謂鬼能殺人，一惑也。天地之氣為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氣中傷人者謂之毒，氣變化者謂之妖。世謂童謠熒惑使之，彼言有所見也。熒惑火星，火有毒熒，故當熒惑守宿，國有禍敗。火氣恍惚，故妖象存亡。龍，陽物也，故時變化。鬼，陽氣也，時藏時見。陽氣赤，故世人盡見鬼，其色純朱。蜚凶，陽也，陽，火也，故蜚凶之類為火光。火熱焦物，故止集樹木，枝葉枯死。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言出文成，故世有文書之怪。世謂童子為陽，故妖言出於小童。童、巫含陽，故大雩之祭，舞童暴巫。雩祭之禮，倍陰合陽，故猶日食陰勝，攻社之陰也。日食陰勝，故攻陰之類。天旱陽勝，故愁陽之黨。巫為陽黨，故魯僖遭旱，議欲焚巫。巫含陽氣，以故陽地之民多為巫。巫黨於鬼，故巫者為鬼巫。鬼巫比於童謠，故巫之審者，能處吉凶。吉凶能處，吉凶之徒也，故申生之妖見於巫。巫含陽，能見為妖也。申生為妖，則知杜伯、莊子義、厲鬼之徒皆妖也。

杜伯之屬為妖，則其弓矢投措皆妖毒也。妖象人之形，其毒象人之兵。鬼、毒同色，故杜伯弓矢皆朱彤也。毒象人之兵，則其中人，人輒死也。中人微者即為腓，病者不即時死。何則？腓者，毒氣所加也。妖或施其毒，不見其體；或見其形，不施其毒；或出其聲，不成其言；或明其言，不知其音。若夫申生，見其體成其言者也；杜伯之屬，見其體施其毒者也；詩妖、童謠、石言之屬，明其言者也；濮水琴聲，紂郊鬼哭，出其聲者也。妖之見出也，或且凶而豫見，或凶至而因出。因出，則妖與毒俱行；豫見，妖出不能毒。申生之見，豫見之妖也；杜伯、莊子義、厲鬼至，因出之妖也。周宣王、燕簡公、宋夜姑時當死，故妖見毒因擊。晉惠公身當獲，命未死，故妖直見而毒不射。然則杜伯、莊子義、厲鬼之見，周宣王、燕簡、夜姑且死之妖也。申生之出，晉惠公且見獲之妖也。伯有之夢，駟帶、公孫段且卒之妖也。老父結草，魏顆且勝之祥，亦或時杜回見獲之妖也。蒼犬噬呂后，呂后且死，妖象犬形也。武安且卒，妖象竇嬰、灌夫之面也。故凡世間所謂妖祥、所謂鬼神者，皆太陽

之氣為之也。太陽之氣，天氣也。天能生人之體，故能象人之容。夫人所以生者，陰、陽氣也。陰氣生為骨肉，陽氣生為精神。人之生也，陰、陽氣具，故骨肉堅，精氣盛。精氣為知，骨肉為強，故精神言談，形體固守。骨肉精神，合錯相持，故能常見而不滅亡也。太陽之氣，盛而無陰，故徒能為象，不能為形。無骨肉，有精氣，故一見恍惚，輒復滅亡也。

論衡卷二十三

言毒篇

或問曰：天地之間，萬物之性，含血之蟲，有蝮、蛇、蜂、蠆，咸懷毒螫，犯中人身，謂護疾痛，當時不救，流遍一身。草木之中，有巴豆、野葛，食之湊懣，頗多殺人。不知此物稟何氣於天？萬物之生，皆稟元氣，元氣之中，有毒螫乎？曰：夫毒，太陽之熱氣也，中人人毒。人食湊懣者，其不堪任也。不堪任，則謂之毒矣。太陽火氣，常為毒螫，氣熱也。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為毒。故楚、越之人，促急捷疾，與人談言，口唾射人，則人脤胎，腫而為創。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愈人之禍者，生於江南，含烈氣也。夫毒，陽氣也，故其中人，若火灼人。或為蝮所中，割肉置地焦沸，火氣之驗也。四方極皆為維邊，唯東南隅有溫烈氣。溫烈氣發，常以春夏。春夏陽起，東南隅，陽位也。他物之氣，入人鼻目，不能疾痛。火煙入鼻，鼻疾；入目，目痛，火氣有烈也。物為靡屑者多，唯一火烈，火氣所燥也。食甘旨之食，無傷於人。食蜜少

多，則令人毒。蜜為蜂液，蜂則陽物也。人行無所觸犯，體無故痛，痛處若箠杖之跡。人腓，腓謂鬼毆之。見者，太陽之妖也。微者疾謂之邊，其治用蜜與丹。蜜、丹，陽物，以類治之也。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蜜丹，則知邊者陽氣所為，流毒所加也。天地之間，毒氣流行，人當其衝，則面腫疾，世人謂之火流所刺也。人見鬼者，言其色赤，太陽妖氣，自如其色也。鬼為烈毒，犯人輒死，故杜伯射周宣，立崩。鬼所賚物，陽火之類，杜伯弓矢，其色皆赤。南道名毒曰短狐。杜伯之象，執弓而射。陽氣因而激，激而射，故其中人，象弓矢之形。火困而氣熱，血毒盛，故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困為熱也。盛夏暴行，暑暍而死，熱極為毒也。人疾行汗出，對鑪汗出，向日亦汗出，疾溫病者亦汗出，四者異事而皆汗出，困同熱等，火日之變也。天下萬物，含太陽氣而生者，皆有毒螫。毒螫渥者，在蟲則為蝮蛇蜂蠆，在草則為巴豆冶一作野葛，在魚則為鮭與鮗鯸，故人食鮭肝而死，為鮗鯸螫有毒。魚與鳥同類，故鳥蜚亦毒。鳥卵與鴆卵蝮蛇蜂蠆皆卵，同性類也。其在人也為

小人，故小人之口，為禍天下。小人皆懷毒氣，陽地小人，毒尤酷烈，故南越之人，祝誓輒效。諺曰：眾口爍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道口舌之爍，不言拔木焰火，必云爍金，金制於火，火、口同類也。藥生非一地，太伯辟之吳；鑄多非一工，世稱楚棠溪。溫氣天下有，路畏入南海。鴆鳥生於南，人飲鴆死。辰為龍，巳為蛇，辰、巳之位在東南。龍有毒，蛇有螫，故蝮有利牙，龍有逆鱗。木生火，火為毒，故蒼龍之獸含火星。冶葛、巴豆皆有毒螫，故冶在東南，巴在西南。土地有燥濕，故毒物有多少；生出有處地，故毒有烈不烈。蝮蛇與魚比，故生於草澤；蜂蠆與鳥同，故產於燥。江北地燥，故多蜂蠆；江南地濕，故多蝮蛇。生高燥比陽，陽物懸垂，故蜂蠆以尾刺；生下濕比陰，陰物柔伸，故蝮蛇以口齚。毒或藏於首尾，故螫齚有毒；或藏於體膚，故食之輒懣；或附於脣吻，故舌鼓為禍。毒螫之生，皆同一氣，發動雖異，內為一類。故人夢見火，占為口舌；夢見蝮蛇，亦口舌。火為口舌之象，口舌見於蝮蛇，同類共本，所稟一氣也。故火為言，

言為小人，小人為妖，由口舌。口舌之徵，由人感天。故五事二曰言。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叔虎之母美，叔向之母知之，不使視寢。叔向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汝弊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之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有勇力，嬖於欒懷子。及范宣子逐懷子，殺叔虎，禍及叔向。夫深山大澤，龍蛇所生也，比之叔虎之母者，美色之人懷毒螫也。生子叔虎，美有勇力。勇力所生，生於美色；禍難所發，由於勇力。火有光耀，木有容貌。龍蛇，東方木，含火精，故美色貌麗。膽附於肝，故生勇力。火氣猛，故多勇；木剛強，故多力也。生妖怪者，常由好色；為禍難者，常發勇力；為毒害者，皆在好色。美酒為毒，酒難多飲；蜂液為蜜，蜜難多食；勇夫強國，勇夫難近；好女說一作心心，好女難畜；辯士快意，辯士難信。故美味腐腹，好色惑心，勇夫招禍，辯口致殃。四者，世之毒也。辯口之毒，為害尤酷。何以明之？孔子見

陽虎卻行白汗交流陽虎舞有口舌口舌之毒中人病也人中諸毒一身死之中於口舌一國潰亂詩曰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四國猶亂況一人乎故君子不畏虎獨畏讒夫之口讒夫之口為毒大矣

薄葬篇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右鬼以為人死輒為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為效驗儒家不從以為死人無知不能為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奢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為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為據則死無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情不可定為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類為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為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為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魯人將以璵璠斂孔

子聞之徑庭麗級而諫夫徑庭麗級非禮也孔子為救患也患之所由常由有所貪璵璠寶物也魯人用斂姦人覬之欲心生矣姦人欲生不畏罪法不畏罪法則丘墓抽矣孔子睹微見著故徑庭麗級以救患直諫夫不明死人無知之義而著丘墓必抽之諫雖盡比干之執人人必不聽何則諸侯財多不憂貧威彊不懼抽死人之議狐疑未定孝子之計從其重者如明死人無知厚葬無益論定議立較著可聞則璵璠之禮不行徑庭之諫不發矣今不明其說而強其諫此蓋孔子所以不能立其教孔子非不明死生之實其意不分別者亦陸賈之語指也夫言死無知則臣子倍其君父故曰喪祭禮廢則臣子恩泊臣子恩泊則倍死亡先倍死亡先則不孝獄多聖人懼開不孝之源故不明死無知之實異道不相連事生厚化自生雖事死薄何損於化使死者有知倍之非也如無所知倍之何損明其無知未必有倍死之害不明無知成事已有賊生之費孝子之養親病也未死之時求卜迎醫冀禍消藥有益也既死之後雖審如巫咸良如扁鵲終不復生何則知死氣絕終無補益治死無益厚葬何差乎倍死恐傷化絕卜拒醫獨不傷義乎親之生也坐之高堂之上其死也葬之黃泉之下黃泉之下非人所居然而葬之不疑者以死絕異處不可同也如當亦如生存恐人倍之宜葬於宅與生同也不明無知為人倍其親獨明葬黃泉不為離其先乎親在獄中罪疑未定孝子馳走以救其難如罪定法立終無門戶雖曾子子騫坐泣而已何則計動無益空為煩也今死親之魂定無所知與拘親之罪決不可救何以異不明無知恐人倍其先獨明罪定不為忽其親乎聖人立義有益於化雖小弗除有損於政雖大弗與今厚死人何益於恩倍之弗事何損於義孔子又謂為明器不成示意有明俑則偶人象類生人故魯用偶人葬孔子嘆睹用人殉之兆也故嘆以痛之即如生當備物不示如生意悉其教用偶人葬恐後用生殉用明器獨不為後用善器葬乎絕用人之源不防喪物之路重人不愛用痛人不憂國殫之所失也救漏防者悉塞其穴則水泄絕穴

不悉塞水有所漏漏則水為患害論死不悉則奢禮不絕不絕則喪物索用用索物喪民貧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蘇秦為燕使齊國之民高大丘冢多藏財物蘇秦身弗以勸勉之財盡民貧國空兵弱燕軍卒至無以自衛國破城亡主出民散今不明死之無知使民自竭以厚葬親與蘇秦姦計同一敗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為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為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為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夫如是世俗之人可一詳覽詳覽如斯可一薄葬矣

四諱篇

俗有大諱四一曰諱西益宅西益宅謂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懼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防禁所從來者遠矣傳曰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以為不祥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而弗聽以問其傅宰質睢曰吾欲西益宅史以為不祥何如宰質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有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欲無止二不祥也不聽規諫三不祥也哀公繆然深惟慨然自反遂不益宅令史與宰質睢止其益宅徒為煩擾則西益宅祥與不祥未可知也令史質睢用為西益宅審不祥則史與質睢與今俗人等也夫宅之四面皆地也三面不謂之凶益西面獨謂不祥何哉西益宅何傷於地體何害於宅神西益不祥損之能善乎西益不祥東益能吉乎夫不祥必有祥者猶不吉必有吉矣宅有形體神有吉凶動德致福犯刑起禍今言西益宅謂之不祥何益而祥者且惡人西益宅者誰也如地惡之益東家之西損西家之東何傷於地如以宅神不欲西益宅猶人也人之處宅欲得廣大何故惡之而以宅神為鬼則四面益宅皆當不祥諸工技之家說吉凶之占皆有事狀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人不忌避有病死之禍至於西益宅何害而

謂之不祥不祥之禍何以為然實說其義不祥者義理之禁非吉凶之忌也夫西方長老之地尊者之位也尊長在西卑幼在東尊長主也卑幼助也主少而助多尊無二上卑有百下也西益主益主不增助二上不百下也於義不善故謂不祥不祥者不宜也於義不宜未有凶也何以明之夫墓死人所藏田人所飲食宅人所居處三者於人吉凶宜等西益宅不祥西益墓與田不言不祥夫墓死人所居因忽不慎田非人所處不設尊卑宅者長幼所共加慎致意者何可不之諱義詳於宅略於墓與田也

二曰諱被刑為徒不上丘墓但知不可不能知其不可之意問其禁之者不能知其諱受禁行者亦不要其忌連相放效至或于被刑父母死不送葬若至墓側不敢臨葬甚失至於不行弔傷見他人之柩夫徒善人也被刑謂之徒丘墓之上二親也死亡謂之先宅與墓何別親與先何異如以徒被刑先人責之則不宜入宅與親相見如徒不得與死人相見則親戚在堂不得與相見如以徒不得升丘墓則徒不得上山陵世俗禁之執據何義實說其意徒不上丘墓有二義義理之諱非凶惡之忌也徒用心以為先祖全而生之子孫亦當全而歸之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開予足開予手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曾子重慎臨絕效全喜免毀傷之禍也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弗敢毀傷孝者怕入刑辟刻畫身體毀傷髮膚少德泊行不戒慎之所致也愧負刑辱深自刻責故不升墓祀於先古禮廟祭今俗墓祀故不升墓慙負先人一義也墓者鬼神所在祭祀之處祭祀之禮齋戒潔清重之至也今已被刑刑殘之人不宜與祭供侍先人卑謙謹敬退讓自賤之意也緣先祖之意見子孫被刑惻怛慘傷恐其臨祀不忍歆享故不上墓二義也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辭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夫徒不上丘墓太伯不為主之義也是謂祭祀不可非謂柩當葬身不送也葬死

人先祖痛見刑人先祖哀憐可哀之身遂可痛之屍使先祖有知痛辱哀形何愧之有如使無知丘墓田野也何慚之有慚愧先者謂身體刑殘與人異也古者用刑形毀不全乃不可耳方今象刑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與俗人殊何為不可世俗信而謂之皆凶其失至於不弔鄉黨屍不升他人之丘惑也

三曰諱婦人乳子以為不吉將舉吉事入山林遠行度川澤者皆不與之交通乳子之家亦忌惡之丘墓廬道畔踰月乃入惡之甚也暫卒見若為不吉極原其事何以為惡夫婦人之乳子也子含元氣而出元氣天地之精微也何凶而惡之人物也子亦物也子生與萬物之生何以異詛人之生謂之惡萬物之生又惡之乎生與胞俱出如以胞為不吉人之有胞猶木實之有扶也包裹兒身因與俱出若鳥卵之有殼何妨謂之惡如惡以為不吉則諸生物有扶殼者宜皆惡之萬物廣多難以驗事人生何以異於六畜皆含血氣懷子子生與人無異獨惡人而不憎畜豈以人體大氣血盛乎則夫牛馬體大於人凡可惡之事無與鈞等獨有一物不見比類乃可疑也今六畜與人無異其乳皆同一狀六畜與人無異諱人不諱六畜不曉其故也世能別人之產與六畜之乳吾將聽其諱如不能別則吾謂世俗所諱妄矣且凡人所惡莫有腐臭腐臭之氣敗傷人心故鼻聞臭口食腐心損口惡霍亂嘔吐夫更衣之室可謂臭矣鮑魚之肉可謂腐矣然而有甘之更衣之室不以為忌肴食腐臭之肉不以為諱意不存以為惡故不計其可與不也凡可憎惡者若濺墨漆附著人身今目見鼻聞一過則已忽亡輒去何故惡之出見負豕於塗腐澤於溝不以為凶者洿辱自在彼人不著己之身也今婦人乳子自在其身齋戒之人何故忌之江北乳子不出房室知其無惡也至於犬乳置之宅外此復惑也江北諱犬不諱人江南諱人不諱犬謠俗防惡各不同也夫人與犬何以異房室宅外何以殊或惡或不惡或諱或不諱世俗防禁竟無經也月之晦也日月合宿紀為一月猶八日月中分謂之弦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望三十日日月合宿謂之晦晦與弦望一實也非月晦日月光氣與月朔異也何故踰月謂之吉乎如實凶踰月未可謂吉如實吉雖未踰月猶為可也實說諱忌產子乳犬者欲使人常自潔清不欲使人被污辱也夫自潔清則意精意精則行清行清而貞廉之節立矣

四曰諱舉正月五月子以為正月五月子殺父與母不得已舉之父母禍死則信而謂之真矣夫正月五月子何故殺父與母人之含氣在腹腸之內其生十月而產共一元氣也正與二月何殊五與六月何異而謂之凶也世傳此言久拘數之人莫敢犯之弘識大材實核事理深睹吉凶之分者然後見之昔齊相田嬰賤妾有子名之曰文文以五月生嬰告其母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嬰嬰怒曰吾令女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至戶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嘿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如受命於戶即高其戶誰能至者嬰善其言曰子休矣其後使文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聞諸侯文長過戶而嬰不死以田文之說言之以田嬰不死效之世俗所諱虛妄之言也夫田嬰俗父而田文雅子也嬰信忌不實義文信命不辟諱雅俗異材舉措殊操故嬰名闇而不明文聲顯而不滅實說世俗諱之亦有緣也夫正月歲始五月盛陽子以生精熾熱烈厭勝父母父母不堪將受其患傳相放效莫謂不然有空諱之言無實凶之效世俗惑之誤非之甚也夫忌諱非一必託之神怪若設以死亡然後世人信用畏避忌諱之語四方不同略舉通語令世觀覽若夫曲俗微小之諱眾多非一咸勸人為善使人重慎無鬼神之害凶醜之禍世諱作豆醬惡聞雷一人不食欲使人急作不欲積家逾至春也諱厲刀井上恐刀墮井中也或說以為刑之字井與刀也厲刀井上井刀相見恐被刑也毋承屋檐而坐恐瓦墮擊人首也毋反懸冠為似死人服或說惡其反而承塵溜也毋偃寢為其象屍也毋以箸相受為其不固也毋相代掃為修冢

之人畏人來代己也諸言毋者教人重慎勉人為善禮曰毋摶飯毋流歠禮義之禁未必吉凶之言也

調時篇

世俗起土興功歲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歲在子歲食於酉正月建寅月食於巳子寅地興功則酉巳之家見食矣見食之家作起厭勝以五行之物懸金木水火假令歲月食西家西家懸金歲月食東家東家懸炭設祭祀以除其凶或空亡徙以辟其殃連相倣效皆謂之然如考實之虛妄迷也何以明之夫天地之神用心等也人民無狀加罪行罰非有二心兩意前後相反也移徙不避歲月歲月惡其不避己之衝位怒之也今起功之家亦動地體無狀之過與移徙等起功之家當為歲所食何故反令巳酉之地受其咎乎豈歲月之神怪移徙而咎起功哉用心措意何其不平也鬼神罪過人猶縣官謫罰民也民犯刑罰多非一小過宥罪大惡犯辟未有以無過受罪無過而受罪世謂之冤今巳酉之家無過於月歲子家起宅空為見食此則歲冤無罪也且夫大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興功起事空居無為猶被其害今歲月所食待子宅有為巳酉乃凶太歲歲月之神用罰為害動靜殊致非天從歲月神意之道也審論歲月之神歲則太歲也在天邊際立於子位起室者在中國一州之內假令揚州在東南使如鄒衍之言天下為一州又在東南歲食於西食西羌之地東南之地安得凶禍假令歲在人民之間西宅為西地則起功之家宅中亦有西地何以不近食其宅中之西地而反食他家乎且食之者審誰也如審歲月歲月天之從神飲食與天同天食不食人故郊祭不以為牲如非天神亦不食人天地之間百神所食聖人謂當與人等推生事死推人事鬼故百神之祀皆用眾物無用人者物食人者虎與狼也歲月之神豈虎狼之精哉倉卒之世穀食乏匱人民饑餓自相啖食豈其啖食死者其精為歲月之神哉歲月有神日亦有神歲食月食日何不食積日為月積月為時積時為歲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增積相倍之數分餘終竟之名

耳安得鬼神之怪禍福之驗乎如歲月終竟者宜有神則四時有神統元有神月三日魄八日弦十五日望與歲月終竟何殊歲月有神魄與弦復有神也一日之中分為十二時平旦寅日出卯也十二月建寅卯則十二月時所加寅卯也日加十二辰不食月建十二辰獨食豈日加無神月建獨有哉何故月建獨食日加不食乎如日加無神用事非也如加時有神獨不食非也神之口腹與人等也人饑則食飽則止不為起功乃一食也歲月之神起功乃食一歲之中興功者希歲月之神饑乎倉卒之世人民亡室宅荒廢興功者絕歲月之神饑乎且田與宅俱人所治興功用力勞佚鈞等宅掘土而立木田鑿溝而起堤堤與木俱立掘與鑿俱為起宅歲月食治田獨不食豈起宅時歲月饑治田時飽乎何事作同而食不等也說歲月食之家必銓功之小大立遠近之步數假令起三尺之功食一步之內起十丈之役食一里之外功有小大禍有近遠蒙恬為秦築長城極天下之半則其為禍宜以萬數長城之造秦民不多死周公作雒興功至大當時歲月宜多食聖人知其審食宜徙所食地置於吉祥之位如不知避人民多凶經傳之文賢聖宜有刺譏今聞築雒之民四方和會功成事畢不聞多死說歲月之家殆虛非實也且歲月審食猶人口腹之饑必食也且為巳酉地有厭勝之故畏一金刃懼一死炭豈閉口不敢食哉如實畏懼宜如其數五行相勝物氣鈞適如秦山失火沃以一杯之水河決千里塞以一掊之土能勝之乎非失五行之道小大多少不能相當也天地之性人物之力少不勝多小不厭大使三軍持木杖匹夫持一刃伸力角氣匹夫必死金性勝木然而木勝金負者木多而金寡也積金如山燃一炭火以燔燎之金必不銷非失五行之道金多火少少多小大不鈞也五尺童子與孟賁爭童子不勝非童子怯力少之故也狼衆食人人衆食狼敵力角氣能以小勝大者希爭量功量功以多勝寡者勝天道人物不能以小勝大者少不能服多以一刃之金一炭之火厭除凶咎卻歲之殃如何也

卷二十三終

譏日篇

世俗既信歲時而又信日舉事若病死失患大則謂之犯觸歲月小則謂之不避日禁歲月之傳既用日禁之書亦行世俗之人委心信之辯論之士亦不能定是以世人舉事不考於心而合於日不參於歲而致於時時日之書衆多并一時舉較著明其是非使信天時之人將一疑而倍之夫禍福隨歲移而至代謂而益舉事日凶人與凶有效曰吉人與吉有驗禍福自至則是前之吉凶以相戒懼此日記所以累世不疑或者所以連年不悟也葬歷曰葬避九空地臨及日之剛柔月之奇耦日吉無害則柔相得奇耦相應乃爲吉且不合此歷轉爲凶殆夫葬藏棺也欲藏尸也初死滿尸於棺少久藏棺於墓墓與棺何別欲其葬今異欲於棺不避凶葬於墓獨求吉如以墓爲重夫墓土也棺木也五行之性木土鈞也治木以藏尸穿土以埋棺治與穿同事尸與棺一實也如以穿土城地之法穿井穿冢亦宜擇日世人徒聞其事吾

未聽其禁不能其事吾不從其論日之不害又求日之剛柔剛柔既合又索月之奇耦夫日之剛柔月之奇耦合於葬歷驗之於吉無不相得何以明之春秋之時天子諸侯卿大夫死以千百數案其葬日未必合於歷又日雨不克葬庚寅日中乃葬魯小君以剛日死至葬日已丑剛柔等矣剛柔合善日也不克葬者避雨也如善日不當以雨之故廢而不用也何則雨不便事耳不用剛柔重凶不吉欲便事而犯凶非魯人之意臣子重慎之義也今魯剛柔得與寅日中以勝爲吉也禮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卿大夫士三月假令天子正月崩七月葬二月崩八月葬諸侯卿大夫士皆然如驗之葬歷則天子諸侯葬月常奇常耦也案世好信禁不肯君好求福春秋之時可謂衰矣認衰之間不肯舊矣然而葬埋之日不見所諱無忌之故也周文之世法度備具孔子意密春秋義纖如廢吉得凶妄來觸禍宜有微文小義眾證之辭今不見其義無葬歷法也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性設祭必有患禍

夫祭者供食鬼也鬼者死人之精也若非死人之精人未嘗見鬼之飲食也推生事死推人事鬼見生人有飲食死爲見當能復飲食感物思親故祭祀也及他神百鬼之祠雖非死人其事之禮亦與死人同茲以不見其形但以生人之禮准況之也生人飲食無日鬼神何故有日如鬼神審有知與人無異則祭不宜擇日如無知也不能飲食雖擇日避忌其何補益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福祭與不祭尚無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海內屠肆六畜死者日數千頭不擇吉凶早死者未必屠工也天下死罪各月斷囚亦數千人其刑於市不擇吉日受福者未必獄吏也肉盡殺牲獄具斷囚因斷牲殺制血之實何以異於祭祀之牲獨爲祭祀設歷不爲屠工獄吏立見世俗用意不實類也祭非其鬼又信非其禮持一非往求一福不能得也沐書曰子日沐令人愛之卯日沐令人白頭夫人之所愛皆在容貌之好疑頭髮爲首飾浴除身垢沒衛體疾沐有忌鬼無禍福無吉凶衣有利害俱爲一體共爲一身或善或惡所論不均俗人淺知不能實也且衣服不如車馬九錫之歷一日事馬二日衣服作車不求良辰裁衣獨求吉日俗人所重失輕重之實也工技之書起宅造屋必擇日大屋覆人形宅居人德何害於歲月而必擇之如以障蔽人身者神惡之則大裝車治船者豈施帽亦當擇日知以動地舉土神惡之則夫鑿溝耕田亦宜擇日夫動土穿地神地神能原人無有惡意但欲居身自安則神之壁心過不忿怒不忿怒雖不擇日猶無禍也如土地之神不能原人之意苟惡人動穿之則雖擇日何益哉王法禁殺傷人殺傷人背伏其罪雖擇日犯法終不免罪如不禁也雖妄殺傷終不入法繫官之法猶鬼神之制也穿鑿之過猶殺傷之罪也人殺鬼不在擇日繕治室宅何故有忌又學書論丙日云參類以丙日死也禮不以子卯禁樂殷夏以子卯日亡也如以丙日書子卯日禁樂未必有禍墨先王之名日惟論爲勸不忍以舉事也忌日之法

殺白恩在年歲之間老使隱如嫁母以子日沐能得愛乎使十五女子以卯日沐能自髮乎且沐者去首垢也洗去是垢盥去手垢落去身垢能去一形之垢其實等也沈盥浴不擇日而沐獨有日如以首爲最尊則櫛亦宜擇日櫛用木沐用水水與木俱五行也用木不避忌用水何擇日如以水尊於木則請用水者宜皆擇日且水不若火尊如必以尊卑則用火者宜皆擇日且使子沐人愛之卯沐其首白者誰也夫子之性水也卯木也水不可愛木色不白子之禽鼠卯之獸兎也鼠不可愛兎毛不白以子日沐誰使可愛卯日沐誰使髮白者夫如是沐之日無吉凶爲沐立日歷者不可用也蓋衣有害凶內日製衣則有禍吉日則有福夫衣與食俱補人體食補其內衣補其外俱食不擇食製衣避忌日豈以衣爲於其身重於人道所重莫如食急故人政一日食二日皆衣服貨也如以加之於形爲尊重在身之物莫大於冠冠飾無禁衣有忌於是尊者略卑者詳也且夫沐去塵垢蓋丙與子卯之類也始有所諱未必有凶禍也塊與歷歷上諸神非一聖人不言諸子不曾殆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禍不肆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間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爲獨當責之王法舉事以人事之可否不問日之吉凶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居之春秋吉凶不言卜日禮曰內事用柔日外事用剛日則柔以擇內外不論吉凶以爲禍福

卜筮篇

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龜數策應故於人蔵而號卜筮可否而信吉凶其意謂天地審鬼來必神靈有神靈同天地俗儒所言也何以明之子路問孔子曰猪肩今腐可以得兆蓍草老可以得數何爲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爲言舊也龜之爲言舊也舊狐疑之事當問舊舊也由此言之蓍不神龜不靈取其名未必可貴也

無其實則知其無神靈無神靈則知不問天地也且天地口耳何在而得問之天與人同道欲知天以人事相問不自對見其人親問其意意不可知欲問天天高耳與人相遠如天無耳非形體也非形體則氣也氣若雲霧何能告人著以問地地有形體與人無異問人不近耳則人不聞人不聞則口不告人夫言問天則天爲氣不能爲兆問地則地耳遠不聞人言信謂天地告報人者何據見哉人在天地之間猶蟣虱之著人身也如蟣虱欲知人意鳴人耳傍人猶不聞何則小大不均音語不通也今以微小之人問巨大天地安能通其聲音天地安能知其旨意或曰人懷天地之氣天地之氣在形體之中神明是矣人將卜筮告令蓍龜則神以耳聞口言若己思念神明從胸腹之中聞知其旨故鑽龜揲蓍兆見數著夫人用神思慮思慮不決故問蓍龜蓍龜兆數與意相應則是神可謂明告之矣時或意以爲可兆數不吉或兆數則吉意以爲凶夫思慮者己之神也爲兆數者亦己之神也一身之神在胸中爲思慮在胸外爲兆數猶人入戶而坐出門而行也行坐不異意出入不易情如神明爲兆數不宜與思慮異天地有體故能搖動搖動有生之類也生則與人同矣問生人當須以生人乃能相報如使死人問生人則必不能相答今天地生而蓍龜死以死問生安能得報枯骨之龜死莖之蓍問生之天地世人謂之天地報應誤矣如蓍龜爲若版牘兆數爲若書字象類人君出教令乎則天地口耳何在而有教令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不言則亦不聽人之言天道稱自然無爲今人問天地天地報應是自然之有爲以應人也案易之文觀揲蓍之法二分以象天地四揲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月以象類相法以立卦數耳豈云天地告報人哉人道相問則對不問不應無求空扣人之門無問虛辨人之前則主人笑而不應或怒而不對試使卜筮之人空鑽龜而卜虛揲蓍而筮戲弄天地亦得兆數天地妄應乎又試使人罵天而卜毆地而筮無道至甚亦得兆數苟謂兆數天地之神何不滅其火灼其手振其指而亂其數使之身體

疾病血亂湊踴而猶爲之見兆出數何天地之不憚勞用心不惡也由此言之卜筮不問天地兆數非天地之報明矣然則卜筮亦必有吉凶論者或謂隨人善惡之行也猶瑞應應（一作隨）善而至災異隨惡而到治之善惡善惡所致也疑非天地故應之也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蓍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周武受命高祖龍興天人並祐奇怪既多豐沛子弟卜之又吉故吉人之體所致無不良凶人之起所招無不醜衛石駘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焉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卜以龜爲有知也龜非有知石祁子自知也祁子行善政有嘉言嘉言善政故有明瑞使時不卜謀之於衆亦猶稱善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此言若然非卜筮之實也夫鑽龜揲蓍自有兆數兆數之見自有吉凶而吉凶之人適與相逢吉人與善兆合凶人與惡數遇猶吉人行道逢吉事顧睨見祥物非吉事祥物爲吉人瑞應也凶人道遇凶惡於道亦如之夫見善惡非天應善惡也善惡適相逢遭也鑽龜揲蓍有吉凶之兆者逢吉遭凶之類也何以明之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魯卿莊叔生子穆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謙夫卜曰逢筮曰遇實遭遇所得非善惡所致也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推此以論人君治有吉凶之應亦猶此也君德遭賢時適當平嘉物奇瑞偶至不肖之君亦反此爲世人言卜筮者多得實誠者寡論者或謂蓍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夫鑽龜揲蓍兆數輒見見無常占占者生意吉兆而占謂之凶凶數而占謂之吉吉凶不效則謂卜筮不可信周武王伐紂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龜而曰枯骨死草何知吉凶夫卜筮兆數非吉凶誤也占之不審吉凶吉凶變亂變亂故太公黜之夫蓍龜卜猶聖王治世卜筮兆數猶王治瑞應瑞應無常兆數詭異詭異則占者惑惑則議者疑疑則謂平未治疑則謂吉不良何以明

之夫吉兆數吉人可遭也治遇符瑞聖德之驗也周王伐紂遇烏魚之瑞其卜曷爲逆不吉之兆使武王不當起出不宜逢瑞使武王命當興卜不宜得凶由此言之武王之卜不得凶占謂之凶者失其實也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占之以爲凶何則鼎而折足行用足故謂之凶孔子占之以爲吉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故謂之吉魯伐越果克之夫子貢占鼎折足以爲凶猶周之占卜者謂之逆矣逆中必有吉猶折鼎足之占宜以伐越矣周多子貢直占之知寡若孔子詭論之材故覩非常之兆不能審也世因武王卜無非而得凶故謂卜筮不可純用略以助政示有鬼神明己不得專著記者摭取行事若韓非飾邪之篇明己效之驗毀卜訾筮非世信用夫卜筮非不可用卜筮之人占之誤也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夫不能審占兆數不驗則謂卜筮不可信用晉文公與楚子戰夢與成王搏成王在上而盬其腦占曰凶咎犯曰吉君得天楚伏其罪盬君之腦者柔之也以戰果勝如咎犯占夫占夢與占龜同晉占夢者不見象指猶周占龜者不見兆象也象無不然兆無不審人之知闇論之失實也傳或言武王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卒克紂焉審若此傳與孔子論卦咎犯占夢之類也蓍兆數無不然而吉凶失實者占不巧工也

辨祟篇

世俗信禍祟以爲人之疾病死亡及更患被罪戮辱懽笑皆有所犯起功移徙祭祀喪葬行作入官嫁娶不擇吉日不避歲月觸鬼逢神忌時相害故發病生禍絓法入罪至於死亡殫家滅門皆不重慎犯觸忌諱之所致也如實論之乃妄言也凡人在世不能不作事作事之後不能不有吉凶見吉則指以爲前時擇日之福見凶則刺以爲往者觸忌之禍多或擇日而得禍觸忌而獲福工伎射事者欲遂其術見禍忌而不言聞福匿而不達積禍以驚不慎列福以勉畏時故世人無愚智賢不肖人君布衣皆畏懼信向不敢抵犯歸之久遠莫不分明以爲天地之書賢聖之

術也人君惜其官人民愛其身相隨信之不復狐疑故人君興事工伎滿閣人民有爲觸傷問時姦書僞文由此滋生巧惠生意作知求利驚惑愚闇漁富偷貧愈非古法度聖人之至意也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已立決以卜筮示不專己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令衆下信用不疑故書列七卜易載八卦從之未必有福違之未必有禍然而禍福之至時也死生之到命也人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命窮操行善天不能續命長操行惡天不能奪天百神主也道德仁義天之道也戰栗恐懼天之心也廢道滅德賤天之道嶮隘恣睢悖天之意世間不行道德莫過桀紂妄行不軌莫過幽厲桀紂不早死幽厲不夭折由此言之逢福獲喜不在擇日避時涉患麗禍不在觸歲犯月明矣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苟有時日誠有禍祟聖人何惜不言何畏不說案古圖籍仕者安危千君萬臣其得失吉凶官位高下位祿降升各有差品家人治產貧富息耗壽命長短各有遠近非高大尊貴舉事以吉日下小卑賤以凶時也以此論之則亦知禍福死生不在遭逢吉凶觸犯凶忌也然則人之生也精氣育也人之死者命窮絕也人之生未必得吉逢喜其死獨何爲謂之犯凶觸忌以孔子證之以死生論之則亦知夫百禍千凶非動作之所致也孔子聖人知府也死生大事也大事道效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衆文微言不能奪俗人愚夫不能易明矣人之於世禍福有命人之操行亦自致之其安居無爲禍福自至命也其作事起功吉凶至身人也人之疾病希有不由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握錢問祟飽飯饜食齋精解禍而病不治謂祟不得命自絕謂筮不審俗人之知也夫倮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人物也萬物之中有知慧者也其受命於天稟氣於元與物無異鳥有巢棲獸有窟穴蟲魚介鱗各有區處猶人之有室宅樓臺也能行之物死傷病困小大相害或人捕取以給口腹非作窠穿穴有所觸東西行徙有所犯也人有死生物亦有終始人有起居物亦有動作血脈首足耳目鼻口與人不別惟好惡與人不同故人不能曉其音不見其指耳及其游

於鑑類檢殺同品其知去就與人錯異其天同地拉仰日月而鬼神之禍獨加於人不加於物未曉其故也天地之性人爲貴豈天禍爲貴者作不爲賤者設物其性類同而禍患別也則不上大夫聖工於貴者閒也聖王則慶不罰貴鬼神禍貴不殃賤非易所謂大人與鬼神合其吉凶也我有所犯抵觸醫官舉趾則法不曰過所致面曰家有負抬處不慎飲食過節不曰失調和面曰徙觸時死者累屬葬棺至十不曰氣相忤面曰葬日凶有事師之有犯無爲邱之所居居家宅耗業凶流尸棄人室居又尋先祖寢廟處殃疾病不諧醫巫患不修行妨害於禍名曰犯觸用知遠略原事不實傷人之材也鑽鑿罪可空作徒未必到災日懸繫拔時凶也使殺人者求吉日凶諸吏創罪推書時人獄繫牢能令事解兼令至獄人不觸禍不被罪不被罪不入獄一且令至解械徑出未必有解除其凶者也天下千獄獄中萬囚其無事未必觸忌諱也居位食祿專城長邑以千萬數其遷徙日未必逢吉時也歷陽之都一夕沉面爲湖其民未必

難歲篇

俗人臆心好信禁忌知者亦疑莫能實定是以儒雅服從工伎得勝吉凶之書伐經典之義工伎之說變儒雜之論今略實論今報覽總校是非徙世一悟移徙法曰徙抵太歲凶負太歲亦凶抵太歲名曰歲下負太歲名曰歲破故皆凶也假令太歲在甲子天下之人皆不得南北徙起宅緣葬亦皆避之其後東西若徙四維相之如者皆吉何者不與太歲相觸亦不抵太歲之衝也實問避太歲者何意也令太歲惡人徙乎則徙者皆有觸令太歲不禁人徙惡人抵觸之乎則道上之人南北行者皆有逢太歲之意哉長吏之心也長吏在堂人行觸車馬於其吏徙長吏惡之豈獨抱器載物去宅徙居觸犯之者而乃責之哉昔文帝出遇衛陵橋有一人行逢車駕避於橋下以爲文帝之車已過疾走而出驚乘輿馬文帝怒以屬廷尉張釋之釋之當論使太歲之神行若文帝出乎則人犯之者必有如橋下走出之人矣方今行道路者暴湯什延何以知非觸遇太歲之出也爲移徙者又

皆犯歲月也高祖始起豐沛供復其民未必皆慎時日也項羽攻秦安襄安無禁頗不忌不禱賽也趙軍爲秦所坑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俱死其出家時未必不擇時也長日不哭哭有重喪此已死者復尸有隨一家滅門先死之日未必反與皮已也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爲上朝不會衆沛舍不觸禁塗上之暴尸未必由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逆以歸忌由此言之諸占射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夫使食口十人居一宅之中不動鑿鋤不更居盛洞祀嫁娶皆擇吉日從葬至冬不犯忌諱則夫十人比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宅有盛衰若黃破直將不知避也夫如是今數問工伎之家宅廬即舊我則避之及歲破直將徙家移此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殺能解時往來不吉夫如是復令問工伎之家可徙則往可避則來此至百年能不死乎占射事者必將復曰治命壽極夫如是人之死生竟自有命非觸歲月之所致無負凶忌之所爲也

不能處不能處則犯與不犯未可知未可知則其行與不行未可保也且太歲之神審行乎則宜有曲折不宜直南北也長吏出會行有曲折如天神直道不曲折乎則從東西四維徙者猶干之也若長吏之南北行人從東如西四維相知如猶故觸之如不正而北南北之徙又何犯知太歲不動行乎則宜有宮室營壘不與人相見人安得而觸之如太歲無體與長吏異若煙雲虹蜺直經天地極子午南北陳乎則東西徙若四維徙者亦干之譬者今時人行觸紫霞蜺氣無徙觸負郭皆中傷焉如審如氣人當見之雖不移徙亦皆中傷且太歲天別神也與青龍無異能之能不過數千丈如今神者宜長大能之數萬丈今能處北方當言太歲在北方不當言在子其東有丑其西有亥明不專處北方極東西之廣明矣今正言在子位期土之中直子午者不得南北徙耳東避直丑巳之地西避直亥未之民何爲不得南北徙丑與亥地之民使太歲左右通得南北徙及東西徙可則丑在子東亥在子西丑亥之民東西徙衝歲之位已未

之民東西徙忌歲所破論者論天下九州以爲東西南北盡地廣長九州之內五千里竟三河土中周公卜宅經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雒則土之中也鄭衍論之以爲九州之內五千里竟合爲一州在東東位名曰莽縣雖自有九州者九焉九九八十一凡八十一州此言殆盡地形雖害假令有之亦一縣也使天下九州如儒者之說直雖色以南對三河以北豫州荊州冀州之都有太歲耳雖深之閒當竟徐揚之地安得有太歲使如鄭衍之論則天下九州在東南位不直子午安得有太歲如太歲不在天地極分最在民間則一家之宅亦有太歲雖不南北徙猶抵觸之假令從東北徙西北西北有太歲從東宅徙西宅西北有太歲武在人之東西歲在人之南北猶行途上東西南北皆迷觸人太歲位數千萬億天下之兵徙者皆因爲移徙者何以審之知審立於天地之間猶王者之位在土中也東方之民張弓西射人不謂之射王者以不能至王者之都自止射其處也今徙豈能北至太歲位萬自止徙百步之內何爲謂之衝死相之衝因王相衝位有死因之氣乾坤六子天下正道依漢文王象以治世文爲經所載道爲聖所信明審於太歲矣入武以立春東北徙抵長之下不被凶害太歲立於子彼東北徙坤北近於午谿長以坤徙猶子位何故獨因正月遷於寅彼於申從寅申徙相之如者無有凶害太歲不皆午而空曰歲破午實無凶觸而虛禁南北豈不妄哉十二月爲一歲四時節竟陰陽氣終竟復爲一歲日月積累之名耳何故有神而謂之立於子位乎歲分爲日累日爲月連月爲時統時爲歲歲則日月時之類也歲而有神日月時亦復有神乎千五百三十九爲一統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歲號統元也歲有神統元復有神乎論之以爲無假令有之何故害人神莫過於天地天地不害人人謂百神百神不害人太歲之氣天地之氣也何惜於人獨而爲害且文曰甲子不徙言甲與子然位太歲立子不居甲爲移徙者遷之而復居甲爲之而復居甲爲移徙時者亦宜復禁東西徙甲與子約其凶宜同不禁甲而獨忌子爲移徙時者竟

傷太歲乎且移徙之家禁南北徙者以爲歲在子位子者位午南北徙者抵觸其衝故謂之凶夫破者須有以擊破之也如審有所用則不徙之民皆被破害如無所用何能破之夫雷天氣也盛夏暴折折木破山時暴殺人使太歲所破若迅雷也則宜盲瘖死者宜暴如不若雷亦無能破如謂衝擊破衝抵安能相破東西相與爲衝而南北相與爲抵如並以衝抵爲凶則東西常凶而南北常惡也如以太歲神其衝觸凶神莫過於天地天地相與爲衝則天地之間無生人也或上十二神星明徙避之輩工伎家謂之皆天神也常立于丑之位俱有衝抵之氣神雖不若太歲宜有破敗移徙者難難太歲之凶發觸十二神之害爲移徙時者何以不禁冬氣寒水也水位在北方夏氣熱火也火位在南方案秋冬寒春夏暑者天下常然非獨南北之方水火衝也今太歲位在子耳天下皆爲太歲非獨子午衝也審以所立者爲主則午可爲大夏子可爲大冬冬夏南北徙者可復凶乎立春艮王震相巽胎離沒坤死兌囚乾廢坎休王之妄不可用也人居不能不移徙移不能不觸歲不獨歲不徙不得時亦工伎之人見今人之疾則時過於往時之徙俗心險危或者不絕故太歲之言傳世不滅

論衡卷第二十五

詰術篇

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名立宮商異則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詰曰夫人之在天地之間也萬物之貴者耳其有宅也猶鳥之有巢獸之有穴也謂宅有甲乙巢穴復有甲乙乎甲乙之神獨在民家不在鳥獸何夫人之有宅猶有田也以田飲食以宅居處人民所重莫食最急先田後宅田重於宅也田間阡陌可以制八術比土為田（一者不半）可以數甲乙甲乙之術獨施於宅不設於田何也府廷之內吏舍比屬吏舍之形制何殊於宅吏之居處何異於民不以甲乙第舍獨以甲乙第宅何也民間之宅與鄉亭比屋相屬接界相連不并數鄉亭獨第民家甲乙之神何以獨立於民家也數宅之術行市亭數巷街以第甲乙入市門曲折亦有巷街人晝夜居家朝夕坐市其實一也市肆戶何以不第甲乙州郡列居縣邑雜廁與街巷民家何以異州郡縣邑何以不數

甲乙也天地開闢有甲乙邪後王乃有甲乙如天地開闢本有甲乙則上古之時巢居穴處無屋宅之居街巷之制甲乙之神皆何在數宅既以甲乙五行之家數日亦當以甲乙甲乙有支干支干有加時支干加時專比者吉相賊者凶當其不舉也未必加憂支干也事理有曲直罪法有輕重上官平心原其獄狀未有支干吉凶之驗而有事理曲直之效為支干者何以對此武王以甲子日戰勝紂以甲子日敗二家俱期兩軍相當旗幟相望俱用一日或存或亡且甲與子專比昧爽時加寅寅與甲乙不相賊武王終以破紂何也日火也在天為日在地為火何以驗之陽燧鄉日火從天來由此言之火日氣也日有甲乙火無甲乙何日十而辰十二日辰相配故甲與子連所謂日十者何等也端端之日有十邪而將一有十名也如端端之日有十甲乙是其名何以不從言甲乙必言子丑何日廷圖甲乙有位子丑亦有處各有部署列布五方若王者營衛常居不動今端端之日中行旦出東方夕入西方行而不已與日更用何謂

甲乙為日之名乎術家更說日甲乙者自天地神也日更用事自用甲乙勝負為吉凶非端端之日名也夫如是於五行之氣徒當用甲乙決吉凶而已何為言加時乎案加時者端端之日加也端端之日安得勝負五音之家用口調姓名及字用姓定其名用名正其字口有張歙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夫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天得五行之氣為姓邪以口張歙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用口張歙聲內外定正之乎古者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生賜之姓也若夏吞薏苡而生則姓苡氏商吞燕子而生則姓為子氏周履大人跡則姬氏其立名也以信以義以像以假以類以生名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義若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像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為假若宋公名杵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其立字也展名取同義名賜字子貢名予字子我其立姓則以本所生置名則以信義像假類字則展名取同義不用口張歙外內調宮商之義

為五音術何據見而用古者有本姓有氏姓陶氏田氏事之氏姓也上官氏司馬氏吏之氏姓也孟氏仲氏王父字之氏姓也氏姓有三事乎吏乎王父字乎以本姓則用所生以氏姓則用事吏王父字用口張歙調姓之義何居匈奴之俗有名無姓字無與相調諧自以壽命終禍何在禮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不知者不知本姓也夫妾必有父母家姓然而必卜之者父母姓轉易失實禮重取同姓故必卜之姓徒用口調諧姓族則禮買妾何故卜之

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嚮失其宜貧賤衰耗夫門之與堂何以異五姓之門各有五姓之堂所嚮宜何門之掩也不如堂廟朝夕所處於堂不於門圖吉凶者宜皆以堂如門人所出入則戶亦宜然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言戶不言門五祀之祭門與戶均如當以門正所嚮則戶何以不當與門相應乎且今府廷之內吏舍連屬門嚮

有南北長吏舍傳閭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也失位罷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或安官遷徙或失位罷黜何姓有五音人之質性亦有五行五音之家商家不宜南嚮門則人稟金之性者可復不宜南嚮坐南行步乎一曰五音之門有五行之人假令商姓口食五人五人中多有五色木人青火人赤水人黑金人白土人黃五色之人俱出南嚮之門或凶或吉壽命或短或長凶而短者未必色白吉而長者未必色黃也五行之家何以為決南嚮之門賊商姓家其實如何南方火也使火氣之禍若火延燔徑從南方來乎則雖為北嚮門猶之凶也火氣之禍若夏日之熱四方洽浹乎則天地之間皆得其氣南嚮門家何以獨凶南方火者火位南方一曰其氣布在四方非必南方獨有火四方皆有也猶水位在北方四方猶有水也火滿天下水辯四方火或在人之南或在人之北譬猶火當在南方是則東方可燒金西方可燒木乎

解除篇

世信祭祀謂祭祀必有福又然解除謂解除必去凶解除初禮先設祭祀比夫祭祀若生人相賓客矣先為賓客設膳食已驅以刃杖鬼神如有知必恚止戰不肯徑去若懷恨反而為禍如無所知不能為凶解之無益不解無損且人謂鬼神何如狀哉如謂鬼有形像形象生人生人懷恨必將害人如無形象與煙雲同驅逐雲煙亦不能除形既不可知心亦不可圖鬼神集止人宅欲何求乎如勢欲殺人當驅逐之時避人隱匿驅逐之止則復還立故處如不欲殺人寄託人家雖不驅逐亦不為害貴人之出也萬民並觀填街滿巷爭進在前士卒驅之則走而却士卒還去則復其處士卒立守終日不離僅能禁止何則欲在於觀不為壹驅還也使鬼神與生人同有欲於宅中猶萬民有欲於觀也士卒驅逐不久立守則觀者不却也然則驅逐且者不過一席鬼神不去今驅逐之與舍之關則舍之吏舍之鬼復還來何以禁之暴發於庭堂後彈之主人堅彈則走彈之則來不彈自立幸解雀不禁使鬼神乎不為驅逐去止使鬼不神乎

與解逐等不常驅逐不能禁也虎狼入都弓弩巡之雖殺虎狼不能除虎狼所為來之患盜賊攻城官軍擊之雖却盜賊不能滅盜賊所為至之禍虎狼之來應政失也盜賊之至起世亂也然則鬼神之集為命絕也殺虎狼却盜賊不能使政得世治然則盛解除驅鬼神不能使凶去而命延病人困篤見鬼之至性猛剛者挺劍操杖與鬼戰鬥戰鬥壹再錯指受服知不服必不終也夫解除所驅逐鬼與病人所見鬼無以殊也其驅逐之與戰鬥無以異也病人戰鬥鬼猶不去宅主解除鬼神必不離由此言之解除宅者何益於事信其凶去不可用也且夫所除宅中客鬼也宅中主神有十二焉青龍白虎列十二位龍虎猛神天之正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妄集猶主人猛勇姦客不敢闚也有十二神舍之宅主驅逐名為去十二神之客恨十二神之意安能得吉如無十二神則亦無飛尸流凶無神無凶解除何補驅逐何去解逐之法緣古逐疫之禮也昔顓頊氏有子三人生而皆亡一居江水為虐鬼一居若水為魍魎一居歐隅之間主

疫病人故歲終事畢驅逐疫鬼因以送陳迎新內吉也世相倣效故有解除夫逐疫之法亦禮之失也行堯舜之德天下太平百災消滅雖不逐疫疫鬼不往行桀紂之行海內擾亂百鬼並起雖日逐疫疫鬼猶來衰世好信鬼愚人好求福周之季世信鬼修祀以求福助愚主心惑不顧自行功猶不立治猶不定故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國期有遠近人命有長短如祭祀可以得福解除可以去凶則王者可竭天下之財以興延期之祀富家翁嫗可求解除之福以取踰世之壽案天下人民夭壽貴賤皆有祿命操行吉凶皆有衰盛祭祀不為福福不由祭祀世信鬼神故好祭祀祭祀無鬼神故通人不務焉祭祀厚事鬼神之道也猶無吉福之驗況盛力用威驅逐鬼神其何利哉祭祀之禮解除之法眾多非一且以一事效其非也夫小祀足以況大祭一鬼足以卜百神世間繕治宅舍鑿地掘土功成作畢解謝土神名曰解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土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謂鬼神解謝殃禍除去如討論之乃虛妄也

何以驗之夫土地猶人之體也普天之下皆爲一體頭足相去以萬里數人民居土上猶蚤虱著人身也蚤虱食人賊人肌膚猶人鑿地賊地之體也蚤虱內知有欲解人之心相與聚會解謝於所食之肉旁人能知之乎夫人不能知蚤虱之音猶地不能曉人民之言也胡越之人耳目相類心意相似對口交耳而談尚不相解況人不與地相似地之耳口與人相遠乎今所解者地乎則地之耳遠不能聞也所解一宅之土則一宅之土猶人一分之肉也安能曉之如所解宅神乎則此名曰解宅不名曰解土禮入宗廟無所主意斬尺二寸之木名之曰主主心事之不爲人像今解土之祭爲土偶人像鬼之形何能解乎神荒忽無形出入無門故謂之神今作形像與禮相違失神之實故知其非象似布藉不設鬼形解土之禮立土偶人如祭山可爲石形祭門戶可作木人乎晉中行寅將亡召其太祝欲加罪焉曰子爲我祀犧牲不肥澤也且齋戒不敬也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日吾先君中行密子有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革車百乘不憂義之薄也唯患車之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賦斂厚賦斂厚則民謗詛君苟以祀爲有益於國乎詛亦將爲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詛之一祝不勝萬詛國亡不亦宜乎祝其何罪中行子乃慚今世信祭祀中行子之類也不修其行而豐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禍至歸之於祟謂祟未得祟得修祀禍繁不止歸之於祭謂祭未敬夫論解除解除無益論祭祀祭祀無補論巫祝巫祝無力竟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明矣哉

祀義篇

世信祭祀以爲祭祀者必有福不祭祀者必有禍是以病作卜祟祟得脩祀祀畢意解意解病已執意以爲祭祀之助勉奉不絕謂死人有知鬼神飲食猶相賓客賓客悅喜報主人恩矣其修祭祀是也信其事之非也實者祭祀之意主人自盡恩勤而已鬼神未必歆享之也何以明之今所祭者報功則緣生人爲恩義耳何歆享之有今所祭死人死人無知不能飲食何以審其不能歆享飲食也夫天者體也與地同

天有列宿地有宅舍宅舍附地之體列宿著天之形形體具則有口乃能食使天地有口能食祭食宜食盡如無口則無體無體則氣也若雲霧耳亦無能食如天地之精神若人之有精神矣以人之精神何宜飲食中人之體七八尺身大四五圍食斗食歠斗羹乃能飽足多者三四斗天地之廣大以萬里數圜丘之上一繭栗牛粢大羹不過數斛以此食天地天地安能飽天地用心猶人用意也人食不飽足則怨主人不報以德矣必謂天地審能飽食則夫古之郊者負天地山猶人之有骨節也水猶人之有血脈也故人食腸滿則骨節與血脈因以盛矣今祭天地則山川隨天地而飽今別祭山川以爲異神是人食已更食骨節與血脈也社稷報生穀物之功萬民生於天地猶毫毛生於體也祭天地則社稷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人之膚肉當復食也五祀初本在地門戶用木與土土木生於地井竈室中霤皆屬於地祭地五祀設其中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是食已當復食形體也風伯雨師雷公是羣神也風猶人之有吹喣也雨猶人之有精液也雷猶人之有腹鳴也三者附於天地祭天地三者在矣人君重之故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吹喣精液腹鳴當復食也日月猶人之有目星辰猶人之有髮三光附天祭天三光在矣人君重之故復別祭必以爲有神則人之食已復食目與髮也宗廟己之先也生存之時謹敬供養死不敢不信故修祭祀緣先事死示不忘先五帝三王郊宗黃帝帝嚳之屬報功堅力不敢忘德未必有鬼神審能歆享之也夫不能歆享則不能神不能神則不能爲福亦不能爲禍禍福之起由於喜怒喜怒之發由於腹腸有腹腸者輒能飲食不能飲食則無腹腸無腹腸則無用喜怒無用喜怒則無用爲禍福矣或曰歆氣不能食也夫歆之與飲食一實也用口食之用口歆之無腹腸則無口無口無用食則亦無用歆矣何以驗其不能歆也以人祭祀有過不能即時犯也夫歆不用口則用鼻矣口鼻能歆之則目能見之目能見之則手能擊之今手不能擊則知口鼻不能歆之也或難曰宋公

鮑之身有疾祝曰夜姑掌將事於厲者厲鬼杖楫而與之言曰何而粢盛之不膏也何而芻犧之不肥碩也何而珪璧之不中度量也而罪歟其亡之罪歟夜姑順色而對曰鮑身尚幼在襁褓不預知焉審是掌之厲鬼舉楫而掊之斃於壇下此非能言用手之驗乎曰夫夜姑之死未必厲鬼擊之也時命當死也妖象厲鬼象鬼之形則象鬼之言象鬼之言則象鬼而擊矣何以明之夫鬼者神也神則先知先知則宜自見粢盛之不膏珪璧之失度犧牲之臞小則因以責讓夜姑以楫擊之而已無爲先問先問不知之效也不知不神之驗也不知不神則不能見體出言以譏責人也夜姑義臣也引罪自予已過見擊之如無義而歸之絕身則厲鬼將復以楫掊鮑之身矣且祭祀不備神怒見體以殺掌祀如禮備神喜肯見體以食勝主祭乎人有喜怒鬼亦有喜怒人不爲怒者身存不爲喜者身亡厲鬼之怒見體而罰宋國之祀必時中禮夫神何不見體以賞之乎夫怒喜不與人同則其賞罰不與人等賞罰不與人等則其掊夜姑不可信也且大歆者內氣也言者出氣也能歆則能言猶能吸則能呼矣如鬼神能歆則宜言於祭祀之上今不能言知不能歆一也凡能歆者口鼻通也使鼻鼽不通口鉗不開則不能歆矣人之死也口鼻腐朽安能復歆二也禮曰人死也斯惡之矣與人異類故惡之也爲尸不動朽敗滅亡其身不與生人同則知不與生人通矣身不同知不通其飲食不與人鈞矣胡越異類飲食殊味死之與生非直胡之與越也由此言之死人不歆三也當人之臥也置食物其旁不能知也覺乃知之知乃能食之夫死長臥不覺者也安能知食不能歆之四也或難曰祭則鬼享之何謂也曰言其修具謹潔粢牲肥香人臨見之意飲食之推已意以況鬼神鬼神有知必享此祭故曰鬼享之難曰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礿祭夫言東鄰不若西鄰言東鄰牲大福少西鄰祭少福多也今言鬼不享何以知其福有多少也曰此亦謂修具謹潔與不謹潔也紂殺牛祭不致其禮文王礿祭竭盡其敬夫禮不至則人非之禮敬盡則人是之是之則舉事

多助非之則言行見畔見畔若祭不見享之禍多助若祭見歆之福非鬼爲祭祀之故有喜怒也何以明之苟鬼神不當須人而食須人而食是不能神也信鬼神歆祭祀祭祀爲禍福謂鬼神居處何如狀哉自有儲偫耶將以人食爲飢餓也如自有儲偫儲偫必與人異不當食人之物如無儲偫則人朝夕祭乃可耳安祭宜否則神宜飢宜飢則神宜怒當喜矣凡病人見鬼及臥夢與死人相見如人之形故其祭祀如人之食欲有飲食則宜有衣服故復以繒製衣以象生儀其祭如生人之食人欲食之冀鬼饗之其製衣也廣縱不過一尺若五六寸以所見長大之神貴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以所見之鬼爲審死人乎則其製衣宜若生人之服如以所製之衣審鬼衣之乎則所見之鬼宜如偶人之狀夫如是也鬼神未定厚禮事之黨獲福祐而堅信之乎

祭意篇

禮王者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宗廟社稷之祀自天子達於庶人尚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燔柴於大壇祭天也瘞埋於大折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大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亡其地則不祭此皆法度之祀禮之常制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推人事父母之事故亦有祭天地之祀山川以下報功之義也緣生人有功得賞鬼神有功亦祀之山出雲雨潤萬物六宗居六合之間助天地變化王者尊而祭之故曰六宗社稷報生萬物之功社報萬物稷報五穀五祀報門戶井竈室中霤之功門戶人所出入井竈人所飲食中霤人所託處五者功鈞故俱祀之周棄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

神祀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祀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用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禮曰祝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爲社傳或曰炎帝作火死而爲竈禹勞力天下水死而爲社禮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爲門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社稷五祀之祭未有所定昔爲恩其德不忘其功也中心愛之故飲食之愛鬼神省祭祀之自禹興修社稷祀后稷其後絕廢何皇帝四年詔天下祭靈星七年復天下祭社稷靈星之祭祭水旱也於禮舊名曰雩雩之禮爲民所發用祈穀實用祈穀實也春求穀實一歲再祀蓋重穀也春以二月秋以八月故論語曰春暮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浴乎沂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尊力勉思崇功立化道聖王之務也是故聖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當世能序星辰以著衆美能實均刑法以義修舜勤民事而野死鯀勤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爲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勤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災凡此功烈施布於民民樂其力故祭報之宗廟先祖已之親也生時有養親之道死亡義不可背故修祭祀示知生存推人事鬼神緣生事死人有貴功供養之道故有報恩祀祖之義孔子之言狗死使子藏埋之曰吾聞之也弊帷不棄爲埋馬也弊蓋不棄爲埋狗也立也貧無蓋於其封者一本無也亦與之席毋使其首陷焉延陵季子遇徐徐君好其劍季子以當使於上國未之許與季子使還徐君已死季子解劍置墓冢樹御者曰徐君已死尚誰爲乎季子曰前已心許之矣可以負君死故負吾心乎遂帶劍於冢樹而

所風乎舞雩詠而點慕春以月也周之四月正歲二月也二月之時龍星始出故傳曰龍見而雩龍星見時歲已暮蓋而雩春雩之禮廢秋雩之禮有故世雩修靈星之祀到今不絕名變於漢故世人不識禮意不具故儒者不知世儒案禮不知靈星何祀其雩雖廢而不識說郡官者曰明星祭明星之名說曰歲星歲是東方也東方主時春主生物故祭歲星求春之福也四時皆有力於物物求春者重本尊始也譬如猶者之說求者之福及以秋祭非求春也月令祭戶以春祭門以秋各宜其時如或祭門以秋爲之祭戶論者皆怪之乎不祭則明星非歲星也乃龍星也龍是二月見則雩所祭雨龍星八月潛入則秋雩祭龍賞僧者或見其義謂不空生春雩廢秋雩與故秋雩之名自若爲明星也實曰靈星靈星者神也神者謂龍星萃神者謂風伯雨師雷公之屬風以擅之雨以潤之皆以助之四時生成突景變化日月星辰入所將水旱人所忌懼四方氣所由來山林川谷民所取材用此鬼神之功也此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二去凶爲報功者其用意猶孔子之埋畜狗也祭爲不肖先者其恩猶孝之養餘於祭猶也聖人知其若此祭猶養或見敬若有鬼神修典葬祀若有鬼禍重恩尊功慮慈厚恩求必有鬼而亨之者何以明之以飲食祭地也人將飲食謙遜示當有所先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謂曰得食於君君使之祭然後飲食之祭猶禮之常祀也飲食亦可曰祭禮之常神亦可謂祀也祭祀之實一也用物之費同也知祭地無神猶謂諸祀有鬼不知類也經傳所載賢者所紀尚無鬼神況不著篇籍世間法祀非鬼之祭信其有神爲禍福矣所遭學仙者絕穀不食與人異食欲爲肯謂也見神清潔排仙人如何與人同食乎論之以爲人死無知其情不能爲鬼假使有之其人異食異食則不肯食人之食不肯食人之食一有食字則無求於人無求於人則不能爲人禍福矣凡人之有喜怒也有求得與不得得則喜不得則怒喜則福恩而爲福怒則督惡而爲禍鬼神無喜怒一有喜字則雖當祭而不絕久廢而不修其何禍福於人哉

論衡卷二十六

實知篇

儒者論聖人以爲前知千歲後知萬世有稱見之類猶端之聰事來則名不學則知不問自曉故稱聖則神矣若蓍龜之知吉凶蓍草稱神龜稱靈矣賢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謂之賢次名與則實殊質同則稱均以聖名論之知聖人卓絕與賢殊也孔子將死遺誡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壞我之梁頹倒我家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天下號始皇巡狩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蓋伊舒亂我書其後江都相董仲舒論思春秋連著傳記又書曰亡秦者胡也其後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論之聖人後知萬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況之吹律自知成氣大夫子氏之世也不案圖書不問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聖人前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性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古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教聖爲皇帝封矣亦後不可信也行事文記篇當人言耳非天地之書則皆緣附附古有所據狀如無聞見則無所狀凡聖人見聞而知千歲之驗也曰此皆虛也案神性之言皆在讖記所表皆效圖書古秦者胡河圖之文也孔子條暢增益以表神怪或後人詐記以明教聖爲皇帝封矣

王送之相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反者豈承狐到是帝時淮與七國通謀反漢建此宮者或時觀氣見象處其有反不知主名商鞅見蒙之勇則謂之是蒙北以論孔子見始皇伸舒或時俱言將有觀我之宅亂我之書者後人見始皇入其宅伸舒讀其書則增益其辭著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見始皇伸舒則其自爲殷後子氏之世亦當然而知之無爲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見始皇時伸舒亦後以吹律之類爲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魯安得上孔子之堂歸孔子之林類倒孔子之冢案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嶷浮江下觀籍柯度梅嶺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涉波乃西百二十里從陵中度上會稽祭大禹立石刊頌望于南海遂過從江乘渡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勞成山因至之罘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於沙丘平臺既不至魯誠記何見而云始皇至魯乎魯亦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則言蓋伸舒讀我書里子本葬于淮南幸墓之東曰後百年當有天子當葬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值其墓苑如其言先知之效見方來之驗也如以此效驗榜里子聖人也如非聖人先知其方來不足以明聖然則榜里子見天子宮挾其墓也亦猶辛有知伊川之當戎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後百年晉遂亡戎於伊川焉兆如辛有之知當戎見被髮之兆也榜里子之見天子挾其墓亦見博平玉有宮室之兆猶韓信之墳高敞地令其有可蓋萬家其後更有萬家處其墓旁故博里子之見博平玉有宮室之兆猶韓信之墳高敞萬家之處也先知之見方來之事無達觀別裁之明皆案兆察所推原事類春秋之時卿大夫相與會遇見賦作之變論言談之說皆則明吉凶之福惡則處因妖之禍則福應禍遠國未然無神怪之知皆由兆類以今論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慮所能見也不可知之事不學不問不能知也不學自知不問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惟思之難大

無難不可知之事厲心學問雖小無易故智能之士不學不成不問不知難曰夫項託年七歲教孔子案七歲未入小學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學問謂若項託之類也王莽之時勃海尹方年二十一無所師友性智開敏明達六藝魏都牧淳于倉奏方不學得文能讀誦論義引五經文文說議事厥高人之心帝徵方使射蜚蟲筴射無非知者天下謂之聖人夫無所師友明達六藝本不學書得文能讀此聖人也不學自能無師自達非神如何曰雖無師友亦已有所問受矣不學書已弄筆墨矣兒始生產耳目始開雖有聖性安能有知項託七歲其三四歲時而受納人言矣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時多聞見矣性敏才茂獨思無所據不睹兆象不見類驗卻念百世之後有馬生牛牛生驢桃生李李生梅聖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顏淵孝如曾參勇如賁育辯如賜予聖人能見之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損

益言可知稱後生言焉知後生難處損益易明也此尚爲遠非所聽察也使一人立於墻東令之出聲使聖人聽之墻西能知其黑白短長鄉里姓字所自從出乎溝有流壍澤有枯骨髮首陋亡肌肉腐絕使人詢之能知其農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非聖人無知其知無以知也知無以知非問不能知也不能知則賢聖所共病也難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賢者也尚能聽聲而知其色以聖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誰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術數直見一端不能盡其實雖審一事曲辯問之輒不能盡知何則不目見口問不能盡知也魯僖公二十九年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聞牛鳴曰是牛生三犧皆已用矣或問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問牛主竟如其言此復用術數非知所能見也廣漢楊翁仲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眇馬相去鳴聲相聞翁仲謂其御曰彼放馬知此馬而

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此馬亦罵之眇其御不信往視之目竟眇焉翁仲之知馬聲猶詹何介葛盧之聽牛鳴也據術任數相合其意不達視聽遙見流目以察之也夫聽聲有術則察色有數矣推用術數若先聞見衆人不知則謂神聖若孔子之見獸名之曰狌狌太史公之見張良似婦人之形矣案孔子未嘗見狌狌至輒能名之太史公與張良異世而目見其形使衆人聞此言則謂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聞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見張良觀宣室之畫也陰見默識用思深秘衆人闊略寡所意識見賢聖之名物則謂之神推此以論詹何見黑牛白蹄猶此類也彼不以術數則先時聞見於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據正術數術數不中集以人事人事於術數而用之者與神無異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類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術數是則巢居者先知風穴處者先知雨智明早成項託尹方其是也難曰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帝嚳生而自言其名未有聞見於外生輒能言稱其名非神靈之效

生知之驗乎曰黃帝生而言然而母懷之二十月生計其月數亦已二歲在母身中矣帝嚳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雖有一能未能遍通所謂神而生知者豈謂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謂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見之也黃帝帝嚳雖有神靈之驗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雖未就師家問室學人見其幼成早就稱之過度云項託七歲是必十歲云教孔子是必孔子問之云黃帝帝嚳生而能言是亦數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無所師友有不學書是亦遊學家習世俗褒稱過實毀敗踰惡世俗傳顏淵年十八歲升太山望見吳昌門外有繫白馬定考實顏淵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吳昌門項託之稱尹方之譽顏淵之類也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學學之乃知不問不識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五帝三王皆有所師曰是欲為人法也曰精思亦可為人法何必以學者事難空知賢聖之才能立也所謂神者不學而知所謂聖者須學以聖以聖人學知其非聖天地之

間含血之類無性知者狌狌知往鳱鵲知來稟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聖人為若狌狌乎則夫狌狌之類鳥獸也僮謠不學而知可謂神而先知矣如以聖人為若僮謠乎則夫僮謠者妖也世間聖神以為巫與鬼神用巫之口告人如以聖人為若巫乎則夫為巫者亦妖也與妖同氣則與聖異類矣巫與聖異則聖不能神矣不能神則賢之黨也同黨則所知者無以異也及其有異以入道也聖人疾賢者遲賢者才多聖人智多所知同業多少異量所道一途步騶相過事有難知易曉賢聖所共關思也若夫文質之復三教之重正朔相緣損益相因賢聖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世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以此而知來千歲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追觀上古探察來世文質之類水火之輩賢聖共之見兆聞象圖畫禍福賢聖共之見怪名物無所疑惑賢聖共之事可知者賢聖所共知也不可知者聖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聖空坐先知雨也性能一事知遠道孔竅不普未足以論也所

論先知性達者盡知萬物之性畢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達左不見右偏駁不純踦校不具非所謂聖也如必謂之聖是明聖人無以奇也詹何之徒聖孔子之黨亦稱聖是聖無以異於賢賢無以乏於聖也賢聖皆能何以稱聖奇於賢乎如俱任用術數賢何以不及聖實者聖賢不能知性須任耳目以定情實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輒決不可知之事待問乃解天下之事世間之物可思而愚人能開精不可思而知上聖不能省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天下事有不可知猶結有不可解也見說善解結結無有不可解結有不可解見說不能解也非見說不能解也結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聖人知事事無不可知事有不可知聖人不能知非聖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難知之事學問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問之學之不能曉也

知實篇

凡論事者違實不引效驗則雖甘義繁說衆不見信

論聖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間不能獨見非徒空說虛言直以才智準況之工也事有證驗以效實然何以明之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后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后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后取人不厭其取孔子曰豈其然乎豈其然乎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於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決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達視遙見以審其實問公明賈以知其情聖人不能先知一也陳子禽問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溫良恭儉讓尊行也有尊行於人人親附之人親附之則人告語之矣然則孔子聞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齊景公問子貢曰夫子賢乎子貢對曰夫子乃聖豈徒賢哉景公不知孔子聖子貢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聞政子貢定其實對景公云夫子聖豈徒賢哉則其對子禽亦當云神而自知之不聞人言以子貢對子禽言之聖人不能先知二也顏

淵炊飯塵落甑中欲置之則不清投地則棄償掇而食之孔子望見以為竊食聖人不能先知三也塗有狂夫投刃而候澤有猛虎厲牙而望知見之者不敢前進如不知見則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圍孔子孔子如審先知當早易道以違其害不知而觸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圍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四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死矣如孔子先知當知顏淵必不觸害匡人必不加悖見顏淵之來乃知不死未來之時謂以為死聖人不能先知五也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饋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孔子不欲見既往候時其亡是勢必不欲見也反遇於路以孔子遇陽虎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六也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如孔子知津不當更問論者曰欲觀隱者之操則孔子先知當自知之無為觀也如不知而問之是不能先知七也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殯於五甫之衢人見之者以為葬也蓋以無所合葬殯之謹故人以為葬也鄰人郰曼父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於

而有壟角在防殯於衢路聖人不能先知八也既得合葬孔子反門人後至雨甚孔子問曰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當先知防墓崩比門人至宜流涕以俟之門人至乃知之聖人不能先知九也子入太廟每事問不知故問爲人法也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非一孔子雖聖何能知之以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爲人法孔子曰疑思問疑乃當問邪實已知當復問爲人法孔子知五經（一有爲字）門人從之學當復行問以爲人法何故專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經復問爲人法獨以已知太廟復問爲人法聖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廟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也主人請賓飲食若呼賓頃者會賓如聞其家有輕子泊孫必教親徹饌退膳不得飲食閉館闔舍不得頓賓之執計聞必不往何則知請呼無喜空行勞辱也如非請者勞辱復還不知其家不曉其實人實難知吉凶雖聖如孔子先知宜知諸侯惑於讒臣必不能用空勞辱已聘召之到宜寢不往君子不爲無益之事

不居厚身之行施爲則流涕以取制勝之術空說非主以孔子絕糧之厄山此言之近不能知論者曰孔子自知不用聖思周道不行民在塗炭之中無殘獄佐諸侯行道濟民故應聘周流不避患恥爲道不爲已故逢患而不惡爲民不爲名故蒙謗而不避曰此非實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謂孔子自知時也何以自知魯衞天下最賢之國也魯衞不能用己則天下莫能用已也故退作春秋刪定詩書以自衞反魯言之知行應聘時未自知也何則無兆象效驗聖人無以定也魯衞不能用自知極也魯人獲麟自知絕也道極命絕兆象著明心懷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猶病未死祐卜使至也死兆未見需得活也然則應聘未見絕證需得用也死兆見舍卜遷證絕證定者以應聘周流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一也孔子曰游者可爲網走者可爲矰至於龍吾不知其乘雲風上升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聖人知物知事老子與龍人物也所從上下事也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龍亦神聖人亦神神者同

通精氣交連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就與老子言之聖人不能先知十二也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瞽叟與象使舜治廩浚井意欲殺舜當見殺己之情早諫豫止既無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爲何故使父與弟得成殺己之惡使人聞非父弟萬世不滅以虞舜不豫見聖人不能先知十三也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策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己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如聖人先知周公當知天已許之無爲頓復卜三龜知聖人不以獨見立法則更請命祕藏不見天意難知故卜而合兆兆決心定乃以從事聖人不能先知十四也晏子聘於魯堂上不趨晏子趨授玉不跪晏子跪門人怪而問於孔子孔子不知問於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曉聖人不能先知十五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也不亦宜乎孟子皆事之

人也言周公之聖處其下不能知管叔之畔聖人不能先知十六也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罪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然則聖人先知也子貢億數中之類也聖人據象兆原物類意而得之其見變名物博學而識之巧商而善意廣見而多記由微見較若揆之今睹千載所謂智如淵海孔子見竅睹微思慮洞達材智兼倍強力不倦超踰倫等耳目非有達視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狀也使聖人達視遠見洞聽潛聞與天地談與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謂神而先知與人卓異今耳目聞見與人無別遭事睹物與人無異差賢一等爾何以爲神而卓絕夫聖猶賢也人之殊者謂之聖則聖賢差小大之稱非絕殊之名也何以明之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問管仲曰與仲甫謀伐莒未發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曰國必有聖人也少頃當東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賓延而上之分級而立管仲曰子邪言伐莒對曰然管仲曰我不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對

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驩然喜樂者鐘鼓之色愁然清淨者衰絰之色怫然充滿手足者兵革之色君口垂不噞所言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又莒也臣竊虞小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別物審事矣云國必有聖人者至誠謂國必有也東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謂東郭牙聖也如賢與聖絕輩管仲知時無十二聖之黨當云國必有賢者無爲言聖也謀未發而聞於國管仲謂國必有聖人是謂聖人先知也及見東郭牙云此必是已謂賢者聖也東郭牙知之審是與聖人同也客有見淳于髡於梁惠王者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爲言邪將謂覓曰固也吾前見王志在遠復見王志在音吾是以默然客具報王大駭曰嗟乎淳于生誠聖人也前淳于生之來人有獻龍馬者寡人未及視會生至後來人有獻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生至寡人雖屏左右私心在之夫知子貢東郭牙之徒也與子貢東郭同則子貢

彼夫髡之見惠王在遠與音也遠與音之察不能過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見髡能知之以髡等爲聖則髡聖人也知以髡等非聖則聖人之知何以過髡之知惠王也觀色以窺心皆有因緣以准的之楚靈王會諸侯鄭子產曰魯邾宋衛不來及諸侯會四國果不至趙堯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且代君位其後堯果爲御史大夫然則四國不至子產原其理也趙堯之爲御史大夫方與公睹其狀也原理睹狀處著方來有以審之也魯人公孫臣孝文皇帝時上書言漢土德其符黃龍當見後黃龍見成紀然則公孫臣知黃龍將出案律歷以處之也賢聖之知事宜驗矣賢聖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術用數或善商而巧意非聖人空知神怪與聖賢殊道異路也聖賢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無神怪故名號相賀易故夫賢聖者道德智能之號神者眇茫恍惚無形之實實異質不得同實鈞效不得殊聖神號不等故謂聖者不神神者不聖東郭牙善意以知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聖人言臣之所學蓋其實也賢可學爲勞佚殊故賢聖之

東郭之徒亦聖也夫如是聖賢之實同而名號殊未必才相懸絕智相兼倍也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故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將者且也不言已聖言且聖者以爲孔子聖未就也夫聖若爲賢矣治行厲操操行未立則謂且賢今言且聖聖可爲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從知天命至耳順學就知明成聖之驗也未五十六十之時未能知天命至耳順也則謂之且矣當子貢答太宰時殆三十四十之時也魏昭王問於田詘曰寡人在東宮之時聞先生之議曰爲聖易有之乎田詘對曰臣之所學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田詘曰未有功而知其聖者堯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後知其聖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詘未有功而王問詘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乎夫聖可學爲故田詘謂之易如卓與人殊禀天性而自然焉可學而爲之安能成田詘之言爲易聖未必能成田詘之言爲易未必能是

號仁智共之子貢問於孔子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子貢曰學不厭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謂聖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得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騫顏淵則具體而微六子在其世皆有聖人之才或頗有而不具或備有而不明然皆稱聖人聖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者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孟子目以子貢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名稱相貿易也　卷終

論衡卷二十七

定賢篇

聖人難知賢者比於聖人爲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賢安能知聖乎世人雖言知賢此言妄也知賢何用知之如何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貴爲賢乎則富貴者天命也命富貴不爲賢命貧賤不爲不肖必以富貴效賢不肖是則仕宦以才不以命也以事君調合寡過爲賢乎夫順阿之臣佞倖之徒是也准主而說適時而行無廷逆之郄則無斥退之患或骨體嫻麗面色稱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澤洋溢過度未可謂賢以朝廷選舉皆歸善爲賢乎則夫著見而人所知者舉多幽隱人所不識者寡少虞舜是也堯求則咨於鯀共工則嶽已不得由此言之選舉多少未可以知實或德高而舉之少或才下而薦之多明君求善察惡於多少之間時得善惡之實矣且廣交多徒求索眾心者人愛而稱之清直不容鄉黨志潔不交非徒失眾心者人憎而毀之故名多生於知謝毀多失於眾意齊威王以毀封即墨大夫以譽烹阿大夫即墨有功而無譽阿無效而有名也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夫如是稱譽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賢也善人稱之惡人毀之毀譽者半乃可有賢以善人所稱惡人所毀可以知賢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賢不知譽此人者賢也毀此人者惡也或時稱者惡而毀者善也人眩惑無別也以人眾所歸附賓客雲合者爲賢乎則夫人眾所附歸者或亦廣交多徒之人也眾愛而稱之則蟻附而歸之矣或身尊貴而爲利或好士下客折節俟賢信陵孟嘗平原春申食客數千稱爲賢君大將軍衛青及霍去病門無一客稱爲名將故賓客之會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賢或不好士不能爲輕重則眾不歸而士不附也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詠之爲賢乎則夫得民心者與彼得士意者無以異也爲虛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樂何以效之齊田成子越王句踐是也成子欲專齊政以大斗貸小斗收而民悅句踐欲雪會稽之恥拊循其民弔死問病而民喜二者皆

自有所欲爲於他而僞誘屬其民誠心不加而民亦說孟嘗君夜出秦關雞未鳴而關不闓下坐賤客鼓臂爲雞鳴而雞皆和之關即闓而孟嘗得出又雞可以姦聲感則人亦可以僞恩動也人可以僞恩動則天亦可巧詐動也動致天氣宜以精神而人用陽燧取火於天消鍊五石五月盛夏鑄以爲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劍恒銅鉤之屬切磨以向日亦得火焉夫陽燧刀劍鉤能取火於日恒非賢聖亦能動氣於天若董仲舒信土龍之能致雲雨蓋亦有以也夫如是應天之治尚未可謂賢況徒得人心即謂之賢如何以居職有成功見效爲賢乎夫居職何以爲功效以人民附之則人民可以僞恩說也陰陽和百姓安者時也時和不肖遭其安不和雖聖逢其危如以陰陽和而效賢不肖則堯以洪水得黜湯以大旱爲殿下矣如功效謂事也身爲之者功著可見以道爲計者效從不章效無當於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師無當於五服五服非師不親水無當於五采五采非水不章道爲功本功爲道效據功謂之賢是則道人之不肖也高祖得天下賞蕭何爲首何則高祖論功比獵者之縱狗也狗身獲禽功歸於人群臣手戰其猶狗也蕭何持重其猶人也必據成功謂之賢是則蕭何無功功賞不可以效賢一也夫聖賢之治世也有術得其術則功成失其術則事廢譬猶醫之治病也有方篤劇猶治無方毚微不愈夫方猶術病猶亂醫猶吏藥猶教也方施而藥行術設而教從教從而亂止藥行而病愈治病之醫未必惠於不爲醫者然而治國之吏未必賢於不能治國者偶得其方遭曉其術也治國須術以立功亦有時當自亂雖用術功終不立者亦有時當自安雖無術功猶成者故夫治國之人或得時而功成或失時而無效術人能因時以立功不能逆時以致安良醫能治未當死之人命如命窮壽盡方用無驗矣故時當亂也堯舜用術不能立功命當死也扁鵲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術然后功成事立效驗可見觀治國百工之類也功立猶事成也謂有功者賢是謂百工皆賢人也趙人吾丘壽王武帝時待詔上使

從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於事後爲東郡都尉上以壽王之賢不置太守時軍發民騷動歲惡盜賊不息上賜壽王書曰子在朕前時輻湊並至以爲天下少雙海內寡二至連十餘城之勢任四千石之重而盜賊浮船行攻取於庫兵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言難禁復召爲光祿大夫常居左右論事說議無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見然其爲東郡都尉歲惡盜賊不息人民騷動不能禁止不知壽王不得治東郡之術邪亡將東郡適當復亂而壽王之治偶逢其時也夫以壽王之賢治東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觀賢則壽王棄而不選也恐必世多如壽王之類而論者以無功不察其賢燕有谷氣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致氣既寒更爲溫燕以種黍黍生豐熟到今名之曰黍谷夫和陰陽當以道德至誠然而鄒衍吹律寒谷更溫黍穀育生推此以況誰有成功之類有若鄒衍吹律之法故得其術也不肖無不能失其數雖賢聖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賢二也人之舉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勢貫山荊軻醫夏無且是矣荊軻入秦之計本欲劫秦王生致於燕邂逅不偶爲秦所擒當荊軻之近秦王秦王環柱而走醫夏無且以藥囊提荊軻既而天下名軻爲烈士秦王賜無且金二百鎰夫爲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藥囊提刺客益於救主然稱荊軻者意至勢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荊軻功不成不稱其義秦王不以無且無見效不賞其志志善不效成功惡不謀就事義有餘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細小智者賞之愚者罰之必謀功不察志論陽效不存陰計是則豫讓拔劍斬襄子之衣不足識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載也張良椎始皇誤中副車不足記也三者道地不便計畫不得有其勢而無其功懷其計而不得爲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賢三也以孝於父弟於兄爲賢乎則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舜有瞽瞍參有曾皙孝立名成眾人稱之如無父兄父兄慈良無章顯之效孝弟之名無所見矣忠於君者亦與此同龍逢比干忠著夏殷桀紂惡也稷契皐陶忠闇唐虞堯舜賢也故螢火之明掩於日月之光忠臣之聲蔽於賢君之名

死君之難出命捐身與此同臣遭其時死其難故立其義而獲其名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斯而舉亂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國之禍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禍而載其忠乎齊詹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僞也故忠臣者能盡善於君不能與陷於難案晏子之對以求賢於世死君之難立忠節者不應科矣是故大賢寡可名之節小賢多可稱之行可得箋者小而可得省者少也惡至大讒弗能數至多弗勝者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發於衰亂易見之世故節行顯而名聲聞也浮於海者迷於東西大也行於溝成識舟檝之跡小也小而易見衰亂亦易察故世不危亂奇行不見主不悖惑忠節不立鴻卓之義發於顛沛之朝清高之行顯於衰亂之世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懼白圭者爲賢乎則夫免於害者幸而命禍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神蛇能斷而復屬不能使人弗斷聖賢能困而復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於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縲紲伯玉可懷於無道之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陳蔡非行所致之難撫已而至則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已而滯矣夫不能自免於患者猶不能延命於世也命窮賢不能自續時厄聖不能自免以委國去位棄富貴就貧賤爲賢乎則夫委國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讓以國恥有分爭之名及太王亶甫重戰其故民皆委國及去位者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國去位皆有以也謂之爲賢無以者可謂不肖乎且有國位者故得委而去之無國位者何委夫割財用及讓下受分與此同實無財何割口饑何讓倉廩實民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讓生於有餘爭生於不足人或割財助用袁將軍再與兒子分家財多有以爲恩義昆山之下以玉爲石彭蠡之濱以魚食犬豕使推讓之人財若昆山之玉彭蠡之魚家財再分不足爲也韓信寄食於南昌亭長何

財之制顏淵算食鄒欲何財之譏管仲分財取多無廉潔之節貧乏不足志義廢也以避世離俗清身潔行爲賢乎是則委因去位之類也富貴人情所貪爲官大位人之所欲樂去之而隱生不遭遇志氣不得也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殷去貴取賤非其志也恬惔無欲志不在於仕苟欲全身養性爲賢乎是則老聃之徒也道人與賢殊科者要世濟民於難是以孔子棲棲墨子遑遑不進與孔墨合稽而還與賢老同操非賢也以庠義千里師持朋友無厭禮爲賢乎與大家富財能篤力助遠者莊堪之匱乏無以療饑羸則不能弃遠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無絕交千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絕食如水火雖貪惏之人逃亮而有施矣故財少則正禮不能舉一有餘則妄施施於千家貧無斗筲之儲者難責以交施矣舉裨千里之人材奚感碩之士手足胼胝面目黧黑無儋歲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與人異者矣推此以況爲君要誼之吏身被疾痛而口無一辭者亦肌肉骨節堅強之故也堅強則能隱事而立有功強之權制宰平之智威將兵之計不見已定之義居平安之時爲反逆之謀此其所以功誠國紀不得名爲賢也辯於口言甘辭巧爲賢乎則夫子貢之徒是也子貢之辯勝顏淵孔子序置於下實才不能高口辯機利人決能稱之夫自文章尚多虎圖畫夫少上林尉張敞之稱周勃張相如文章乃悟夫辯於口虎圖畫夫之徒也雖以觀賢以誠於筆文墨兩集爲賢乎夫筆之與口一實也口出以爲言筆書以爲文口辯才未必高然則筆敏知未必多也且筆用何爲敏以敏於官書事事之難者莫過於獄獄疑則有讞讞蓋世優者莫過張湯張湯文深在漢之朝不稱爲賢太史公序累以湯爲酷酷非賢者之行魯林中哭婦虎食其夫又食兒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背吏不暴也夫酷苛暴之事也雖以爲賢以敏於賦頌爲賢乎辯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疑而稱巨言眇而趨深懸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於彌爲崇實之化以清節自守不降志辱身爲賢乎是

義欲弱則遲時而敗節豫讓自賊支不能識貫高徙置身無完肉實體有不與人同者則其節行有不與人均者矣以經明帶徒聚衆爲賢乎則夫經明儒者是也儒者學之所爲也儒者學學儒矣傳先師之業習口說以教無的中之達思定然否之論鄉人之過書門者之傳教也其完者不遠教審今不遠業者則爲善矣傳者傳學不妄一言先師古語到今具存雖帶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學郡人門者之類也以通覽古今秘隱傳記無所不記爲賢乎是則傳者之次也才高好事勤學不倦者專成之苗有世祖遠文得成其篇業觀覽漢諸若與官文書若太史公及劉子政之徒有主領書記之職則有博覽通達之名矣以權略卓識能將兵御衆爲賢乎是韓信之徒也戰國復其功稱爲名將世平能無所施縱入禍門矣高鳥死良弓藏狡兎得良犬烹權詐之臣高爲之弓狡兎之犬也安乎身無宜則弓藏而犬烹安乎之主非衆臣而賤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韓信用權變之才爲若叔孫通之事安得謀反誅死之禍乎則避世離俗長加業滑之類也雖不離俗節與誰世者鈞清其身而不輔其主守其節而不勞其民大賢之在世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鈞可否之宜以制清濁之行子貢謙而止者子路受而觀德夫讓廉也受則貪也貪有益廉有損推行之節不得管清砂也伯夷無可孔子謂之非孤逆於聖難以爲賢矣或問於孔子曰顏淵何人也曰仁人也亟不如也子貢何人也曰辯人也亟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亟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賢於夫子而爲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亟德仁且悉辯且訥勇且恢以三子之能易亟之道弗爲也孔子知所設施之夫有高才潔行無知明以設施之則與愚而無德者同一實也夫如是皆有非也無一非者可以爲賢乎是則鄉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於流俗合於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說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孔子曰鄉愿德之賊也似之而非者孔子惡之夫如是何以知實賢知賢竟何用世人之檢苟見才高能茂有成功見效則謂之賢者

此甚難知賢何難者曰知人則哲堯舜之聰才高卓異者則謂之賢耳何難之有然而難之猶有難者之故也夫虎豹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謂能知賢愚也然則賢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猶難者不見所以知之則難矣人不易知也及見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譬猶工匠之作器也造之則無難不曉則無易賢者易知於作器世無別效真賢業於俗士之間俗士以辯惠之能據官爵之尊望顯位之寵遂尊爲賢之名賢者還在閭巷之間貧賤於老被無驗之謗若此何時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觀善心也夫賢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面來是何以觀心必以言有善心則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則有善行夫言行無非治家親戚有倫治國則尊卑有序無善心者自惡不分惡惑同倫政治錯亂法度失平故心善無不善也心不善無能善心善則能辯然否之義定心善之效明雖貧賤困窮功不成而效不立猶爲賢矣故治不法功矣所用者是行不責效期所爲者正正是者明則言不須繁事不須多故曰觀祝眸者五人貫於俗者則謂雖爲非戰禍者寡則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室室安能滿夫人不謂之滿世則不得見口說之實語筆墨之餘講陳在簡策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案春秋虛文案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聖人也有若孔子之業者雖非孔子之才斯亦賢者之實驗也夫賢與聖同觀而殊名世可得定則聖可得論也問問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問道弊也如問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無孔子之才無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觀聖有若孔子之業者未可知賢也曰問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義褒貶是非得道理之實無非情之誤以故見孔子之賢實也夫無言則察之以文無文則察之以言設孔子不作猶有道言必有起猶文之必有爲也觀文之是非不強作之所起世間爲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恒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陳平未仕劉邦問里分肉若一能篤承推之驗也夫劉向與訓文同一實也如君山得說漢平用心與爲

言不務多務審所謂行不務遠務審所由言得道理之心口誦說不辯辯在胸臆之內父故人欲心辯不欲口辯心辯則言醲而不遠口辯則辭好而無成孔子稱少正卯之惡曰言非而博順非而澤內非而外是世以才能謗之衆不能見則以爲賢夫內非外飾是世以爲賢則夫內是外無以自表者衆亦以爲不肖矣是非亂而不治聖人獨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類賢者猶誠之世有是非錯繆之言亦有審諦紛亂之事決錯繆之言定紛亂之事唯賢聖之人爲能任之聖心明而不闇貫心理而不亂用明察非非無不見用理決疑疑不定與世殊指辯言正是衆不曉見何則泥俗言之日久不能自還以復實也是故正是之言爲衆所非離俗之論爲世所譏管子曰君子言室滿室言室滿室怪此之言何以得滿如正是之言自室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然后乃滿如非正是人之乎則與安得爲滿夫歌曲妙者和者則寡言得實者然者則辯和歌與論言曰一實也曲妙人不能盡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魯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宣公論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斯春秋繁則地君山素承相之跡存於斬論者也

論衡卷二十七終

論衡卷二十八

正說篇

儒者說五經多失其實前儒不見本末妄生虛說後儒信前師之言隨舊述故滑習辭語苟名一師之學雖爲師教授及時委仕汲汲競進不暇精用心考實授受核虛說傳而不絕實事淫而不見五經並失其實尚書春秋事較易略正題曰蠡蠡之說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說尚書者或以爲本百兩篇後遭秦燔詩書遺在者二十九篇夫言秦燔詩書是也言本百兩篇者妄也蓋尚書本百篇孔子以授也遭秦用李斯之議燔燒五經濟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孝景皇帝時始存尚書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鼂錯往從受尚書二十餘篇伏生老死書殘不完遭婦傳於倪寬至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禮尚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至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尚書於壞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觀言詩書則獨謂經謂之書矣

傳者或抑尚書爲秦所燔而謂二十九篇其遺脫不燒者也審者此言尚書二十九篇夫之錄也七十一篇爲灰燼二十九篇獨遺那夫伏生年老篤耆復之學時適得二十餘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獨見七十一篇遺脫遺脫者七十一篇反謂二十九篇遺脫矣

或說尚書二十九篇者法四十七篇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失故二十九夫尚書法經於秦其見在者二十九篇失得法乎宣帝之時得伏生尚書及易禮各一篇禮易篇數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關遭者七十一篇獨爲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說曰孔子更選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猶有法也蓋修儒之說也未必傳記之明也二十九篇裁而不足有傳之者因不足之數立取法之設失聖人之意違古今之實失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其能讀者遂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尚書學博張霸百篇之序巧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誠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者傳見之人則謂尚書本有百兩篇矣

或言秦燔詩者者燔詩經之書也其經不燒弱夫詩經獨燔其詩書五經之總名也傳曰男子不讀經則有博戲之心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五經總名爲書傳者不知秦燔書所起故不審燔書之實秦始皇二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秦始皇齊人淳于越進諫以爲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難無以救也識青臣之頌謂之爲讀秦始皇下其議丞相府丞相斯以爲越言不可用因此謂諸生之言或亂黔首乃令史官盡燒五經有敢藏諸書百家語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經皆燔非獨諸家之書也傳者信之見詩經舊時亦數千篇孔子刪去復重正面存三百篇獲二十九篇也謂二十九篇有法是謂三百五篇復有法也或說春秋十二月也春秋十二公猶尚書之百篇百篇無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說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善善惡惡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於春秋者此者人道王道適具足也三軍六師萬二千人足以誅敵伐寇儀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孔子作春秋紀魯十二公猶三軍之有六師也士衆萬二千猶卒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師萬二千人足以成軍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義說事者好神道恢義不肯以違禍是故輕傳篇數皆有所法考實根本論其文義與後賢者作書詩無以異也故聖人作經賢者作書義將理竟文辭備足則爲篇矣其立篇也隱顯相從升降相附雜種異類論說不同更制爲篇意異則文殊事效則篇更據事意作妄得法案之義乎

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爲赤制之中數也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爲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謂相重之也浹紀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案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爲十二公事適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爲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爲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爲始是竟以備足爲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舉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紀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與今易相應殆周易也說禮者皆知禮也爲禮何家禮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禮方今周禮邪夏殷也謂之周禮周禮六典案今禮經不見六典或時殷禮未紀而六典之禮不傳世因謂此爲周禮也案周官之法不與今禮相應然則周禮六典是也其不傳猶古文尚書春秋左氏不興矣

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爲尺不知論語所獨一尺之意失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勒已之府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爲尺紀之約省據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錄疏略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齊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讀或是有錄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歲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說易者皆謂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子四夫聖王說易者皆謂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經河出圖洛出書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範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烈山氏之王得河圖殷人因之曰歸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圖周人曰周易其經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象十八章光六爻世之傳說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實其本則謂伏羲直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於俗傳苟信一文使夫實是幾滅不存既不知易之爲河圖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時連山歸藏或時周易案禮夏殷周三家相因益之制較著不同知以周家在後當今爲周易則禮亦宜爲周禮六典不與今禮相應今禮未必爲周也案左丘明之傳引周家以卦爲春秋春秋之經可以春始委蛇號號爲春秋春秋之經何以異尚書尚書者以爲上古帝王之書成以爲上所書教事相實而爲名不但盡作意以見奇說尚書者得經之實說春秋者失實之篇夫春秋左氏傳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書日官失之也謂官失之言蓋其實也史官記事者今時稱官之書矣其年月尚大難失日者故小易忘也蓋紀以善惡爲實不以日月爲意若夫公羊穀梁之傳日月不具獨爲意使失平常之事有怪異之說經直之文有曲折之義非孔子之心失春秋實及言夏不言者亦與不書日月同一實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堯以唐侯嗣位舜從虞地得達禹由夏而起湯因殷而興武王階周而伐皆本所興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為號若人之有姓矣說尚書謂之有天下之代號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為言蕩蕩也虞者樂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堯則蕩蕩民無能名舜則天下虞樂禹承二帝之業使道尚蕩蕩民無能名殷則道得中周武則功德無不至其立義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違其正實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猶秦之為秦漢之為漢秦起於秦漢興於漢中故曰猶秦漢猶王莽從新都侯起故曰亡新使秦漢在經傳之上說者將復為秦漢作道德之說矣

堯老求禪四岳舉舜堯曰我其試哉說尚書曰試者用也我其用之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觀者觀爾虞舜於天下不謂堯自觀之也若此者高大堯舜以為聖人相見已審不須觀試精耀相炤曠然相信又曰四門穆穆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衆多並吉若疾風大雨夫聖人才高未必相知也聖成事舜難知佞使皋陶陳知人之法佞難知聖亦難知堯之才猶舜之知也舜知佞堯知聖堯聞舜賢四岳舉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試哉試之於職妻以二女觀其夫婦之法職治修而不廢夫道正而不僻復令人庶之野而觀其聖逢烈風疾雨終不迷惑堯乃知其聖授以天下夫文言觀試觀試其才也說家以為譬喻增飾使事失正是誤而不存曲折失意使偽說傳而不絕造說之傳失之久矣後生精者苟欲明經不原實而原之者亦校古隨舊重是之文以為說證經之傳不可從五經皆多失實之說尚書春秋行事成文較著可見故頗獨論

書解篇

或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為言集札為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書為文實行為德著之於衣為服故曰德彌

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為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唯於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於蛇為神鳳羽五色於鳥為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為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為土山地無毛則為瀉土人無文則為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為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為表人以文為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

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二儒在世未知何者為優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衆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於後文儒為華淫之說於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答曰不然夫世儒說聖情共起並驗俱追聖人事殊而務同言與而義鈞何以謂之文儒之說無補於世世儒業易為故世人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宮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累二者孰者為賢案古俊乂著作辭說自用其業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跡不傳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孔子作春秋聞傳而不絕周公孔子難以論言漢世文章之徒陸賈司馬遷劉子政揚子雲其材能若奇其稱不由人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或曰著作者思慮間也未必材知出異人也居不幽思不至使著作之人總衆事之凡典國境之職汲汲忙忙或暇著作試使庸人積閒暇之思亦能成篇八

十數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髮何暇優游為麗美之文於筆札孔子作春秋不用於周也司馬長卿不預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虛之賦揚子雲存中郎之官故能成太玄經就法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長卿子雲為相賦玄不工籍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謂演易而益卦周公一沐三握髮為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虛閒也周法闕略不可因也夫禀天地之文發於胸臆豈為間作不暇日哉感偽起妄源流氣烝管仲相桓公致於九合諸侯相孝公為秦開帝業然而二子之書篇章數十長卿子雲二子之倫也俱感故才並才同故業鈞皆士而各著不以思慮間也問事彌多而見彌博官彌劇而識彌泥居不幽則思不至思不至則筆不利暴頑之人有幽室之思雖無憂不能著一字蓋人材有能無有不暇有無材而不能思無有知而不能著有鴻材欲作而無起細知以問而能記蓋奇有無所因無有不能言兩有無所睹無不暇造作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極居位不能領職蓋人思有所務者則精有所盡索著作之人書言亟奇其材已極其知已罷案古作書者多位布散解輸偵寧危非著作之人所能為也夫有所偏有所泥則有所自篤章數百呂不韋作春秋舉家徙蜀淮南王作道書禍至滅族韓非著治術身下秦獄身且不全安能輔國夫有長於彼安能不短於此深於作文安能不淺於政治答曰人有所優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為也非拙也精誠不加也志有所存顧不見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稱干將之利刺則不能擊擊則不能刺非弗不利不能一旦二也使彈雀則失鵲射鵠則失鴈方員畫不俱成左右視不並見人材有兩為不能成一使干將寡劍而更擊彈捨鵲而射鴈則下射無失矣人委其篇章專為攻治則子產子賤之跡不足侔也古作書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嬰功書並作商鞅虞卿篇治俱為高祖既得天下馬上之計未敗陸賈造新語高祖粗納采呂氏橫逆劉氏將傾非陸賈之策帝室不寧蓋材知無不能在所遭遇遇亂則知立功有起則以其材著

書者也出口為言著文為篇古以言為功者多以文為敗者呂不韋淮南王以他為過不以書有非使來作者不身自為如不作害禍衆此章尊之禍夫古今違屬求必皆著作材知極也鄒陽舉疏免罪於梁徐樂上書身拜郎中材能以其文為功於人何嫌不能營衛其身韓蠹信公子非國不願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奇非以著作材極不能復有為也春物之傷或羨之也殺物不傷秋亦大長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已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

或曰古今作書者非一各穿鑿失經之實傳違聖人質故謂之蕞殘比之玉屑故曰蕞殘滿車不成為道玉屑滿篋不成為寶前人近聖猶為蕞殘況遠聖從後復重為者乎其作必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答曰聖人作其經賢者造其傳述作者之意採聖人之志故經須傳也俱賢所為何以獨謂經傳是他書記非被見在傳經之文經須而解故謂之是他書與書相違更造端緒故謂之非若此者[illegible]是於五經使言非五經雖是不見聽使五經從孔門出到今常令人不缺滅誰謂之純壹信之可也今五經遭亡秦之奢侈觸李斯之橫議燔燒禁防伏生之休抱經深藏漢興收五經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輩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師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為是亡秦無道敗亂之也秦雖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具在可觀讀以正說可采掇以示後人後人復作猶前人之造也夫俱鴻而知皆傳記所稱文義與經相薄何以獨謂文書失經之實由此言之經缺而不完書無佚本經有遺篇折累二者孰與蕞殘易據事象詩采民以為篇樂須不驩待民平四經有據篇章乃成尚書春秋采掇史記史記與書無異以民事一意六經之作皆有據由此言之書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折累二者孰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諸子尺書文明實是說章句者終不求解扣明師師相傳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

論衡卷二十八終

論衡卷二十九

案書篇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而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

春秋左氏傳者蓋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宮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皆傳春秋各門異戶獨左氏傳爲近得實何以驗之禮記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漢之通人也左氏之言與二書合公羊高穀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諸家去孔子遠遠不如近聞不如見劉子政玩弄左氏童僕妻子皆呻吟之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叔上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叔尋因罪罷元叔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元言訥范叔章詭左氏得實明矣言多怪頗與孔子不語怪力相違返也呂氏春秋亦如此焉國語左氏之外傳也左氏傳經辭語尚略故復選錄國語之辭以實之然則左氏國語世儒之實書也

公孫龍著堅白之論析言剖辭務折曲之言無道理之較無益於治齊有三鄒衍之書瀇洋無涯其文少驗多驚耳之言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縱無實是之驗華虛誇誕無審察之實商鞅相秦作耕戰之術管仲相齊造輕重之篇富民豐國強主弱（一作）敵公賞罰與鄒衍之書並言而太史公兩紀世人疑惑不知所從案張儀與蘇秦同時蘇秦之死儀固知之儀知各審宜從儀言以定其實而說不明兩傳其文東海張商亦作列傳豈蘇秦商之所爲邪何文相違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黃帝子孫自黃帝轉相生不更稟氣於天作殷本紀言契母簡狄浴於川遇元鳥墜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紀言后稷之母姜嫄野

出見大人跡履之則妊身生后稷焉夫觀世表則契與后稷黃帝之子孫也讀殷周本紀則玄鳥大人之精氣也二者不可兩傳而太史公兼紀不別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今言浴於川吞玄鳥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跡違尊貴之節誤是非之言也

新語陸賈所造蓋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觀鴻知所言參貳經傳者古聖之言不能過增陸賈之言未見遺闕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應天土龍可以致雨頗難曉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豈晉侯之過邪以政失道陰陽不和也晉廢夏郊之祀晉侯寢疾用鄭子產之言祀夏郊而疾愈如審雩不脩龍不治與晉同禍爲之再也以政致旱宜復以政政虧而復修雩治龍其何益春秋公羊氏之說亢陽之節足以復政陰陽相渾旱湛相報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設龍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陽不改旱禍不除變復之義安所施哉且夫寒溫與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獨爲亢旱求福不爲寒溫求祐未曉其故如當復報寒溫宜爲雩禮之事漢材巨識第兩疑焉

董仲舒著書不稱子者意殆自謂過諸子也漢作書者多司馬子長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然而子長少臆中之說子雲無世俗之論仲舒說道術奇矣北方三家尚矣讖書云董仲舒亂我書蓋孔子言也讀之者或爲亂我書者煩亂孔子之書也或以爲亂者理也理孔子之書也共一亂字理之與亂相去甚遠然而讀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實故說誤也夫言煩亂孔子之書才高之語也其言理孔子之書亦知奇之言也出入聖人之門亂理孔子之書子長子雲孰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實省事失情二語不定轉側不安案仲舒之書不違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煩亂孔子之書者非也孔子之書不亂其言理孔子之書者亦非也孔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終孔子言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漢終其末盡也皮續太史公書蓋其義也賦頌篇下其有亂曰章蓋其類也孔子終論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龍必將有義未可怪也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五帝三王顏淵獨慕舜者知己步驟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識所追同一實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質定世事論說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論難追也驥與眾馬絕跡或蹈驥哉有馬於此足行千里終不名驥者與驥毛色異也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論次君山終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馬效千里不必驥騄人期賢知不必孔墨何以驗之君山之論難追也兩刃相割利鈍乃知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世人或疑言非是偽論者實之故難爲也卿決疑訟獄定嫌罪是非不決曲直不立世人必謂卿獄之吏才不任職至於論不務全疑兩傳並紀不宜明處孰與剖破渾沌解決亂煩言無不可知文無不可曉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可褒則義以明其行善可貶則明其惡以懲其薄新論之義與春秋會一也夫俗好珍古不貴今謂今之文不如古書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論善惡而徒貴古是謂古人賢今人也案東番鄒伯奇臨淮袁太伯袁文術會稽吳君高周長生之輩位雖不至公卿誠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觀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術之咸銘君高之越紐錄長生之洞歷劉子政揚子雲不能過也善才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偽真無有故新廣陵陳子迴顏方今尚書郎班固蘭臺令楊終傅毅之徒雖無篇章賦頌記奏文辭斐炳賦象屈原賈生奏象唐林谷永並比以觀好其美一也當今未顯使在百世之後則子政子雲之黨也韓非著書李斯采以言事揚子雲作太玄侯鋪子隨而宣之非私同門雲鋪共朝睹奇見益不爲古今變心易意實事貪善不遠爲術并肩以迹相輕好奇無已故奇名無窮揚子雲反離騷之經非能盡反一篇文往往見非反而奪之六略之錄萬三千篇雖不盡見指趣可知略借不合義者案而論之

對作篇

或問曰賢聖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教訓必作垂文何也對曰聖人作經

賢者傳記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也案六略之書萬三千篇增善消惡割截橫拓驅役遊慢期便道善歸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撥亂世反諸正人道浹王道備所以檢押靡薄之俗者悉具密致夫防決不備有水溢之害網解不結有獸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作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眾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賢聖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爲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故漢立蘭臺之官校審其書以考其言董仲舒則道術之書頗言災異政治所失書成文具表在漢室主父偃嫉之誣奏其書天子下仲舒於吏當謂之下愚仲舒當死天子赦之夫仲舒言災異之事孝武猶不罪而尊其身況所論無觸忌之言核道實之事收故實之語乎故夫賢人之在世也進則盡忠宜化以明朝廷退則稱論貶說以覺失俗俗也不知還則立道輕爲非論者不追救則迷亂不覺悟是故論衡之造也起眾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真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其本皆起人間有非故盡思極心以譏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談論者增益實事爲美盛（一作證）之語用筆墨者造生空文爲虛妄之傳聽者以爲真然說而不舍覽者以爲實事傳而不絕則文載竹帛之上不舍則誤入賢者之耳至或南面稱師賦姦僞之說典城佩紫讀虛妄之書明辨然否疾心傷之安能不論孟子傷楊墨之議大奪儒家之論引平直之說褒是抑非世人以爲好辯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今吾不得已也虛妄顯於真實誠亂於偽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雜廁瓦玉集糅以情言之豈吾心所能忍哉衛驂乘者越職而呼車惻怛發心恐上之危也夫論說者閔世憂俗與衛驂乘者同一心

矣悲精神面幽魂魄動胸中之情孟賁不振奮無益於性賢者於顏回達員黃老之教非人所貪不得已故爲論衡文者而皆直解實其政務言治民之道論衡諸篇實俗問之凡人所能見與彼作者無異也若夫九虛三增論死訂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覺也人君通聖敬敬於上人臣恭敬作論於下實得則上敬從矣其皆述聖之心使知虛實之分實虛之分定而一有餘事（後篇一）之化日以孳矣（作後序）

或曰聖人作賢者述以賢而作者非也論衡政務可謂作者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五經之興可謂作矣太史公書劉子政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桓君山新論鄭仲賓檢論可謂論矣今觀論衡政務桓鄭之二論也非所謂作也述論更爲前始不有者皆顏作者矣仲作章是也易言伏羲作人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圖八自演爲六十四故曰衍謂論衡之成爲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狀衍增益其卦溢其數多今論衡就

世俗之書訂其是傷辯其實虛非造始更爲無本於前也儒生就先師之說訓而難之文更就說卦之事義而考之謂論衡爲作備生文更謂作乎上書奏記陳列便宜皆欲輔政令作者循書奏記就說納應文成手中其實一也夫上書謂之奏奏記轉易其名謂之書建初五年中州頗數頻川汝南民流四徙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樂者信以備困乏官不納用退更記草名曰備乏酒脯五穀生逆盜賊況復飲酒盜賊不絕奏記郡守無民酒退逆記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書者上書奏記之文也記謂之造作上書上書奏記是作也晉之素而造之饋杯晉之春秋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揚氏之元卜氣號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答永之章論禍政務同一趣也漢家牧羊壁之林書論之造漢家九多勝成于張作樂揚于雲造元二經傳於董下續於閎授卓絕筆耳不述而作材疑聖人而漢朝不疑況論衡細說微論解釋世俗之疑辯照是非之理使後進聽見審否之分恐其廢失著之簡牘今著論衡及死傷之篇明死無知不能爲見貢觀覽者將一旋解約歷更爲傳發斯蓋論衡有益之驗也言有益雖作何害倉頡之書世以紀事姜仲之車世以自成但余之衣以辟寒暑禁之瓦屋以辟風雨夫不論其利害而徒誠其造作是則倉頡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賞也故夫有益也雖作無害也雖無害何補古有命使宋衛欲觀風俗知下情也詩作民間聖王可云汝民也何怪作因罪其身效滅其詩乎今已不然故詩傳亞今論衡政務其備詩也冀望見采而云有過斯蓋論衡之書所以興也且凡造作之過意其言妄而謗誹也論衡實事疾妄舞世宜漢振國驗符錢褒頌頌之言無謗誹之辭造作知此可以免於罪矣

論衡卷三十

自紀篇

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禍一族世皆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族老卒國絕因家焉以農桑爲業世祖勇任氣卒成不拔於人族內稱通侠怨怨皆報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汪率家徙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貫販爲業生子二人長曰蒙少曰誦誦即充父雖世任氣至蒙誦滋甚故蒙誦在錢唐勇勢凌人來復與家家丁伯等結怨舉家徙處上虞建武三年充生爲小兒與儕輩遊戲不好狎侮傍倫好掩畫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涌奇之六歲教書恭屈仁順聽從具備矜莊如家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笞母未嘗罵鄉里未嘗稱八歲出於書館書館小僮百人以上皆以過失被讀或以書誦得鞭充皆曰誦子字經明能就謝師而專門授業而論語尚書日誦千字經明能就謝師而專門授業而衆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辯而不好談對非其人終日不言其論說始者說於衆極

論其稽衆乃是之以筆著文亦如此爲縣行事上亦如此爲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郡府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爲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爲從事不好微名於世不爲利害見將常言人長希言人短專篤未達解已達者遠及所不善亦弗譽有過不解亦弗復陷能釋人之大過亦悲夫人之細非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爲基趾以材能爲名衆會乎坐不問不言賜見君將不及不封在鄉里舉逢伯玉之節在朝廷貪史子魚之行見汙傷不肯自明位不進亦不快快貧無一畝庇身志快於王公賤無斗石之祿意若貪萬鍾得官不欣失位不恨處惡業而微不放居貧苦而志不倦涇論古文甘問美言世書俗說多所不安幽處獨居考論實虛

充爲人肅重遊必擇友不好苟交所友位雖微卑年雖幼稚行苟雖俗必與之友好儕友雖徒不乏結俗材俗材因其微老蚤條隔之然終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無異見屈胡不自陳羊勝之徒摩口舌舌御陽自明入獄復出苟有全完之行不垂絲與瓦同績明月與礫同裝苟有二寶之質不容爲世所同世能知者雖隱顯不能別白雖尊猶卑處卑與尊操位殺與貴比德斯可矣

俗性貪進忽退收成率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嫉附原退窮居舊故教去志俗人之素恩故閉居作論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覩書而自覺故直寫其文某以俗言或譏謂之淺答曰以至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說江野不得所曉無不通者故西奉稽說於趙而李父不說商鞅且三家不而考公不用夫不得心意所欲雖遠充弄之言猶飲牛以酒受馬以膳也故鵲麗深遠之言聞學大而不遠於小不得已而強聽入胸者少孔子失馬於野野人閉不與子貢妙稱而懲馬圖論說而懲俗曉露之言意只深鴻之文猶和神仙之藥以治瘋疾制狐之裘以取新菜也且禮有所不循事有所不須學決知事不必身陶調和姿並不俟伏羲問琴之樂不用韶濩里歌之祀不待太平既有不須而又不宜牛刀割雞斬蛟采蒲失鼓我聲盆盎酌庖大小失宜審之者乘何以爲謂皆法以幾

何以為智喻難以易賢聖銓材之所宜故文能為深淺之差

充既疾俗情作譏俗之書又閔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睹所趨故作政務之書又傷偽書俗文多不實誠故為論衡之書夫賢聖歿而大義分蹉跎殊趨各自開門通人觀覽不能釘銓遙聞傳授筆寫耳取在百歲之前歷日彌久以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實論其文盛其辯爭浮華虛偽之語莫不澄定沒華虛之文存敦厖之朴撥流失之風反宓戲之俗

充書形露易觀或曰口辯者其言深筆敏者其文沉案經藝之文賢聖之言鴻重優雅難卒曉睹世讀之者訓古乃下蓋賢聖之材鴻故其文語與俗不通玉隱石間珠匿魚腹非玉工珠師莫能采得寶物以隱閉不見實語亦宜深沉難測譏俗之書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為分別之文論衡之書何為復然豈材有淺極不能為覆何文之察與彼經藝殊軼也答曰玉隱石間珠匿魚腹故為深覆及玉色剖於石心珠光出於魚腹其猶隱乎吾文未集於簡札之上藏於胸臆之中猶玉隱珠匿也及出荴露猶玉剖珠出乎爛若天文之照順若地理之曉嫌疑隱微盡可名處且名白事自定也論衡者論之平也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觀讀之者曉然若盲之開目聆然若聾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見父母不察察相識安肯說喜道畔巨樹塹邊長溝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樹不巨而隱溝不長而匿以斯示人堯舜猶惑人面色部七十有餘頰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使面黝而黑醜垢重襲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為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為猶當隱閉指意獄當嫌辜卿決疑事渾沌難曉與彼分明可知孰為良吏夫口論以分明為公筆辯以荴露為通吏文以昭察為良深覆典雅指意難睹唯賦頌耳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閉隱也後人不

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淺文讀之難曉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猶獨不得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為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分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孟子相賢以眸子明了者察文以義可曉

充書違詭於俗或難曰文貴夫順合眾心不違人意百人讀之莫譴千人聞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滿室言堂滿堂今殆說不與世同故文剌於俗不合於眾答曰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論說辯然否安得不譎常心逆俗耳眾心非而不從故喪黜其偽而存定其真如當從眾順人心者循舊守雅諷習而已何辯之有孔子侍坐於魯哀公公賜桃與黍孔子先食黍而啗桃可謂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貫俗之日久也今吾實猶孔子之序食也俗人違之猶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於鄭為人悲禮舞於趙為不好堯舜之典伍伯不肯觀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讀寧危之計黜於閭巷撥世之言訾於品俗有美味於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寶玉於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誰禮俗相背何世不然魯文逆祀畔者五人蓋獨是之語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眾之書賢者欣頌愚者逃頓

充書不能純美或曰口無擇言筆無擇文文必麗以好言必辯以巧言瞭於耳則事味於心文察於目則篇留於手故辯言無不聽麗文無不寫今新書既在論譬說俗為戾又不美好於觀不快蓋師曠調音曲無不悲狄牙和膳肴無澹味然則通人造書文無暇穢呂氏淮南懸於市門觀讀之者無訾一言今無二書之美文雖眾盛猶多譴毀答曰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為文欲顯白其為安能令文而無譴毀救火拯溺義不得好美論是非言不得巧入澤隨龜不暇調足深淵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辭簡指趨妙遠語甘文峭務意淺小稻穀千鍾糠皮太半閱錢滿億穿決出萬大羹必有淡味至寶必有瑕玷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然

則辯言必有所屈通文猶有所黜言金由貴家起文糞自賤室出淮南呂氏之無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貴也夫貴故得懸於市富故有千金副觀讀之者惶恐畏忌雖見乖不合焉敢譏一字

充書既成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或曰謂之飾文偶辭或徑或迂或屈或舒謂之論道實事委璅文給甘酸諧於經不驗集於傳不合稽之子長不當內之子雲不入文不與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稱工巧答曰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與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

充書文重或曰文貴約而指通言尚省而趨明辯士之言要而達文人之辭寡而章今所作新書出萬言繁不省則讀者不能盡篇非一則傳者不能領被躁人之名以多為不善語約易言文重難得玉少石多多者不為珍龍少魚眾少者固為神答曰有是言也蓋寡言無多而華文無寡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累積千金比於一百孰為富者蓋文多勝寡財富愈貧世無一卷吾有百篇人無一字吾有萬言孰者為賢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領斯蓋吾書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戶口眾簿籍不得少今失實之事多華虛之語眾指實定宜辯爭之言安得約徑韓非之書一條無異篇以十第文以萬數夫形大衣不得褊事眾文不得褊事眾文饒水大魚多帝都穀多王市肩磨書雖文重所論百種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書亦纔出百而云泰多蓋謂所以出者微觀讀之者不能不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眾川孰者為大蟲繭重厚稱其出絲孰者為多

充仕數不耦而徒著書自紀或戲曰所貴鴻材者仕

宦耦合身容說納事得功立故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數黜斥材未練於事力未盡於職故徒幽思屬文著記美言何補於身眾多欲以何趨乎答曰材鴻莫過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伐樹接淅見圍削跡困餓陳蔡門徒菜色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未與之等偏可輕乎且達者未必知窮者未必愚遇者則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祿善庸人尊顯命薄祿惡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稱材量德則夫專城食土者材賢孔墨身貴而名賤則居潔而行墨食千鍾之祿無一長之德乃可戲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祿泊非才能之過未足以為累也士願與憲共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蹻比跡高士所貴不與俗均故其名稱不與世同身與草木俱朽聲與日月並彰行與孔子比窮文與揚雄為雙吾榮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細於彼為榮於我為累偶合容說身尊體佚百載之後與物俱歿名不流於一嗣文不遺於一札官雖傾倉文德不豐非吾所臧德汪濊而淵懿知滂沛而盈溢筆瀧漉而雨集言溶瀉(一有富字)而泉出富材羨知貴行尊志體列於一世名傳於千載乃吾所謂異也

充細族孤門或啁之曰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為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眾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況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為妖變安得寶斯文而多賢答曰鳥無世鳳皇獸無種麒麟人無祖聖賢物無常嘉珍才高見屈遭時而然士貴故孤興物貴故獨產文孰常在有以放賢是則澧水有故源而嘉禾有舊根也屈奇之士見倜儻之辭生度不與俗協庸角不能程是故罕發之跡記於牒籍希出之物勒於鼎銘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跡百載異發士貴雅材而慎興不因高據以顯達母驪犢騂無害犧牲祖濁裔清不膺奇人(膺當為妨)鯀惡禹聖叟頑舜神伯牛寢疾仲弓潔全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丘翟聖賢揚家不通卓有子雲桓氏稽可遽出君山更稟於元故能著文

1445938
081·18
0022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

充以元和三年徙家詣闕楊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後入爲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得札之患歷年寒磨建和二年遷州家居年漸七十時可悉與仕路編絕老窮無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髮白齒落日月踰邁倘倫孤柴鮮所恃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脏數丹冉歲幸城陽雖祖恩猶沛澤乃作養性之書凡十六篇養氣自守遠食州酒閉明塞聰愛精自保遠輔服藥引導度算性命可延期須不老保魂無還垂書示後惟人性命長短有期人亦蟲物生死一時年歷但記魂魄留之猶入黃泉消爲土灰上自黃庫下至秦漢而承祈衷以聖道祈禮於道村如衡之平如繩之關勿老生死古今同不詳試命以不延可款書篇

論衡卷三十終

右子充論衡三十卷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自明奏漢興以來諸子文字之著未有過於此書者也其徒蔡邕見而歎曰秘而不傳吾之矣故不具論而深於後乃是書則不能無恨焉溪雖以來作者多矣其書或傳或不傳無足深怪獨怪仲任獨重劉子政揚子雲桓君山班文武周公並出一時又以君山所著新論爲甲於子長子雲論說之徒而新論十六篇見無一篇傳者此書八十五篇止缺招致一篇不知論衡之書果愈於新論歟抑專之者猶得其人歟昔蔡伯喈王景興得是書寶欲祕而不傳矣乃注令千餘年卒與子長子政子雲桓君山並行於世如君山書仲任非不欲傳之歟不能得以見而知君山當日於子雲書決其必傳本末而言中也今何氏纂書於南濱諸子書收采略備謬亦已久第授梓獨以論衡文繁費浮不能自雖幸業會移著而昌黎學業因以此事爲之題東田明府東田故博雅亦病此書不純重惜業書缺而不完即出百金佐刻刷費并以其本屬大公校刊則此書之得以復傳萬古者東田明府之力而謬乃能相與有成此雖事會湊然然以蔡伯喈王景興二人之用心則有間已效上王謬論

21101000162108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二〇
作者=
页数=806
SS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ttp://www.zgxqs.cn/bbs/

子居　打包上传